

起点中文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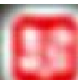
大上海1909

DA SHANG HAI 1909

最后的烟屁股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上海1909

DA SHANG HAI 1909

最后的烟屁股 著

第1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嘟——嘟——”这是轮船的鸣笛声，萧震雷被这长长的轮船鸣笛声惊醒了，他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堆装着大米的麻袋上，他挺身坐起，视线内竟熙熙攘攘，全都是穿着土布衣服、额头光亮、脑后拖着长长的猪尾巴辫子的汉子，这些汉子大多数都非常瘦弱，身体强壮的只是少数，再看周围，这里好像是一座码头，噢，江面上的那是小火轮？这种小火轮不是只有在影视剧才有的吗？现实生活中怎么还会有这种小火轮？只怕这是快有一百年的老古董了吧？哪家船厂还在生产？

萧震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像影视基地的地方？再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也同样是一件灰布无袖短褂，衣襟上是那种老式的布扣，再看腿上是一件黑色的粗布裤子，腰里系着一根麻绳，裤脚只齐小腿肚，下面还露出长长的一截小腿，脚上是一双已经有了几个鸡眼的沾满泥灰的老式尖头布鞋。

光光的额头、长长的猪尾巴辫子、带布扣的老式土布无袖短褂、江面上的老式小火轮，这他吗不是影视基地是什么地方？可是如果是影视基地，这些群众演员也太多了一点吧？

萧震雷抬起手臂看了看，这、这还是自己的手臂吗？感觉脑后有点累赘，伸手一摸，辫子？我擦，萧震雷立即从麻袋上跳下来跑到码头的岸边用手双手捧起水看着水中自己的面容倒影，这是一个二十多少岁年轻人的面孔，国字脸、鼻梁笔挺、浓眉大眼，脸型有些消瘦，看样子有些营养不良，不过这具身体的骨骼很粗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萧震雷心中翻起了惊天巨浪，此时他神情有些恍惚，他知道自己穿越了。在死之前，他是一支国际雇佣军团的团长，手底下有十几个非常强悍的雇佣兵，四五年来都一直活跃在叙利亚一带，谁给钱，他和他团队就为谁卖命。

可他和他的团队竟然被雇主出卖了，他们的落脚点被叙.利亚政府军得知，一枚导弹从天而降，负责通讯和信息侦测的九号在侦查到导弹时已经太晚，他和他队员们全部葬身在导弹爆炸之后的废墟之下，他得知自己穿越了，可不知道其他的队员是否也跟着一起穿越了过来。这时从身后传来喊声：“震雷哥，中午休息时间过了，工头让大伙马上开工，快去吧！”

萧震雷情不自禁地答应一声：“哦，知道了，马上来！”

开始干活之后，经过旁敲侧击，萧震雷终于知道自己穿越到了清朝末年的大上海，现在的身份是码头扛包的苦力，被附身的这个年轻人也叫萧震雷，那个叫他开工的年轻人是他同一个村的马小双，今天是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码头扛包对于拥有现在这副身体的萧震雷来说不算什么，毕竟这副身体相比其他苦力都要强壮，而且也早就适应了这个工作，因此扛了一个下午也不是很累，扛的包比其他苦力都要多两倍。

傍晚手工的时候，苦力们拿着竹签子排队在工头那领工钱，萧震雷也在其中，现在他刚刚到这里，内心复杂的情绪还没有平静，而且他对这个

陌生的世界还没有适应，对下一步的打算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看来只能暂时干这个苦力。

马小双站在萧震雷的前面，排队的前方还有不少人，马小双便转过身来道："震雷哥，你的力气比一般人都大，一个人可以干两三个人的活，我看在这里干一年，你就可以赚够钱回家娶个婆娘了，对了，你下午扛了多少个包？"

马小双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些羡慕，但那神态很真诚，萧震雷道："不多，才一百四十多个，不到一百五十个！"

"这么多啊？比你上午扛得还多些呢！"马小双很是惊讶，随即道："扛一个包两文钱，那你一共可以领多少钱？"

扛一包米只有两文钱？我擦，这年头干力气活太不值钱啊！萧震雷对这个时期的钱币单位换算不太清楚，不知道一个银元可以换多少铜钱，算了算道："差不多三百多文钱吧！"

"啊，这么多？"马小双被吓到了，他一个下午只扛了不到五十个包，按两文钱一个包，他只能领不到一百文，与萧震雷能领到三百文钱相比差得太远。要知道现在一个烧饼都要三文钱，一个干重体力活的成年人一顿可以吃八个烧饼，如果少吃点，按每顿吃六个烧饼算，早饭少吃点，一天三顿就要花掉差不多五十文钱，干一天活挣的钱只能养活自己略有盈余，盈余的部分勉强能养活媳妇。

萧震雷心里却在不停地咒骂，吗的，扛了一个下午的包，累得半死竟然只能领三百文？一个大洋可以兑换八百文钱（清末铜价回升），我擦，这他吗的什么世道？

结算工钱之后，萧震雷只领到了两百四十文钱，有五十四文被工头给扣下了，说那是给控制码头的帮会的抽水钱。

抽水钱，实际上就是保护费，萧震雷明白这其中的道道，看来这些地头蛇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收保护费的习惯。作为组织苦力干活的工头们实际上只是路子活泛些，认识的老板和帮会老大多一些，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实力，也就是在老板、帮会地头蛇和苦力们之间混口饭吃。

走出码头后萧震雷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门头上赫然是"十六铺码头"五个大字，心想原来这里就是旧时上海滩举世闻名的十六铺码头，我说怎么这码头如此之大，苦力和船舶如此之多呢！十六铺码头曾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码头、上海的水上门户，话说上海滩老大级人物黄精荣和杜月升两人在这十六铺码头还有着自己的仓库呢！

按照时间上来算，黄精荣早在十多年前就做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并且利用这一身份发了家，一举成为了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大亨，还自命青帮天字辈大佬，就连杜月升此时也应该成为青帮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吧？看来以后免不了要与这些大佬们打交道了，想到这里，萧震雷的心里不禁有些期待，能与这些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佬们身处于同一个时代，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出了码头后，萧震雷拉着马小双向右边走，马小双不解道："震雷哥，现在天都快黑了，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我看还是赶快走小东门进城回

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干活呢！”

萧震雷笑道：“急什么？天还这么早，小双，今晚哥带你去租界热闹的地方见见世面！”

“去租界？”马小双听了眼睛一亮，但又想起明天还要去码扛包干活，家里还有几口人等着他扛**活呢，有些不舍地拒绝：“震雷哥，我还是不去了吧，租界那地方规矩多，洋人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我怕……”。

“怕什么，有哥在呢，不用怕，走走走，哥带你去租界玩玩！”萧震雷说着拍了拍马小双的肩膀，抱着他的脖子哈哈大笑着沿着法兰西外滩路向北走去。

尽管外国人在租界地之外越界筑路，但在1909年这个时候，法租界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只在敏体尼荫路以东、爱多亚路以南、上海县城护城河以北地区，不过此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已经大规模扩张，东面扩展至周家嘴；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中区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英租界，北区就是原来的美租界，而西区和东区都是租界后来擅自扩张的。

两人沿着法兰西外滩路一直向北走，法兰西外滩路上越来越繁华，沿街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上海县城东面实际上临江的很大一片地也是法租界的地盘，这其中就包括十六铺码头和洋泾浜码头，其中十六铺码头要大得多，洋泾浜码头小一些。

走了一段，萧震雷正要带马小双转向去西面永安街，因为现在那一带比较繁华，却听见前方传来音乐声，而且人声鼎沸，看样子非常热闹，连忙道：“小双，那边好像是外滩公园吧？”

岂知马小双道：“不是，我听人说好像叫什么外国花园！”

萧震雷一拍脑袋想起来了，这个时候的外滩公园还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共花园或者公家花园，中国人则习惯称呼为外国花园或外摆渡公园、大桥公园。

过了公馆马路就是黄浦路了，萧震雷看见了一栋大楼，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就是轮船招商总局大楼，是盛怀宣投资了二百二十万两白银。在这个时期，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在外滩还是非常醒目的，因为周围除了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和大北电报公司大楼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比较高大的建筑了。

在经过这几栋大楼的时候，马小双都忍不住扭头仔细观看，嘴里问着：“震雷哥，你说这洋人们怎么这么厉害，能修出这么高大的房子呢？”

萧震雷听了笑道：“我们大清也是有人可以修建这么高大的楼房的，洋人们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小双，总有一天哥也带你住上这样的高楼！”

马小双没有嘲笑萧震雷的“无知”，而是傻笑道：“那敢情好！”

没过多久，两人就到了外滩公共花园外面，沿着黄浦路，萧震雷能看到夜晚的公园内在灯光的照耀下十分明亮，却是许多洋人们在跳着交谊舞，还有乐队演奏，很明显这是外国人在公园里举办宴会。

快要走到公共花园门口的时候，马小双一把拉住萧震雷有些担心地

说："震雷哥，咱们还是别去了吧，听说这里的洋人凶得很，根本不让我们大清的人进去！"

"洋人怎么啦？洋人也是人，别担心，有哥呢，走走走，我们进去看看那些洋婆子扭屁股！"萧震雷搂着马小双就走向公共花园门口。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这些下等的清国黄皮猪来的地方，立即离开！"萧震雷两人在公园门口被拦下来了，拦他们的是两个背着步枪的英国大兵。

两个英国大兵的话明显带有侮辱性，萧震雷一脸不爽地道："干什么？还派人在这儿站岗？这里是公园，不是你们家的！"

两个英国大兵听不懂萧震雷的汉语，只能不耐烦地用手指了指门口旁边墙壁上挂的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萧震雷扭头一看，借着门口的灯光清楚地看见那木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萧震雷看见这块牌子，差点把肺给气炸了，又响起刚才这英国士兵侮辱他是黄皮猪，热血往头顶上一涌，也没有想想后果，当场就发了飚，一拳打在左边英国大兵肋部脾脏部位，又以极快的速度抬脚踢断了另外一个英国大兵的脖子，此时萧震雷血冲顶门，两招都是杀招，根本没有留手，肋部中拳的英国兵被打碎了脾脏，右边的英国兵也被踢断了颈椎，眨眼之间就要了两条人命，两个英国大兵就这被干翻了。

打完后萧震雷才意识到自己做的鲁莽了，当即拉着已经看傻了的马小双就要跑，不过他又停下一脚踢向旁边墙壁上的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牌子原本就年久腐朽，哪里经得住萧震雷大力一脚，顿时散成了碎木屑。

"小双，快走！"萧震雷趁着现在公园门口没人，三下五除二就将两个英国大兵身上兜里的零碎全部搜走，连他们吃饭的家伙——两杆步枪也没有放过，同时催促还在愣神中的马小双开溜，两人转身跑开后，萧震雷注意到从公园内发出一道闪光照亮了他们两人的背影，心中暗道不妙，被人拍了照，万幸照的是背影而不是正面。

第2章沿街枪战

尽管公园内正在嗨得正酣的洋人们没有人发现门口发生的事情，但是这黄浦路上却有人在散步，萧震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干掉两名守门的英军大兵之后就被人发现了，只不过距离有些远，而且这件事情与洋人有关，目击者们还处在目瞪口呆之中萧震雷就拉着马小双跑远了。

“嘟——嘟——”在这关键的时刻，巡街巡捕的口哨声响了，这是巡捕们在巡街时发现警情通知同伴的措施，为了就是及时通知附近的同伴过来增援。

听到这个警哨声，马小双吓得腿都软了，噗通一声扑倒在地上，萧震雷一看，急忙回身将其拉起，两人继续向前跑，却不想这时前面几十米处从公园内围墙翻过来两个巡捕正好堵住了他俩的去路。

“站住，站着别动！”前面为首的是一个身着黑狗皮制服的探目，看见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神色慌张，两人身上又背着枪，而且他们身后还传来同僚的警哨声，便知道他们两个便是要抓的人，当即大喝一声，又从腰间掏出一把左轮手枪瞄准萧震雷俩人。

探目即是刑事侦缉警目，俗称探目，租界中包探的头目，黄精荣在法租界的身份就是探目，黄精荣是便衣探目，而前面那探目却身穿制服，而且是洋人，萧震雷心里一沉，想也不想立即拉着马小双躲在了公园围墙的石墩后面。

“出来！再不出来我就要开枪了！”那探目双手持左轮手枪慢慢向萧震雷两人躲藏的石墩靠近。

萧震雷此时心往下沉，不过他却对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后悔，事情既然已经做下了，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逃走，后面有巡捕在追击，前面又有巡捕拦路，想要逃出去，唯有干掉前面的两个巡捕。

可是那个探目手上有左轮手枪，萧震雷看了看身边正在颤颤发抖的马小双，用歉意的语气道：“小双，都是哥一时冲动杀了两个英国大兵，连累了你，不过小双你放心，哥就是死也会帮你逃出去！”

马小双尽管和萧震雷一起来大上海有一段时间了，可他毕竟是一个乡下小伙子，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一时间吓得有些六神无主，此时他已经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落下，结结巴巴道：“震、震雷哥，这这下闹大了，我们不会被洋人抓起来杀了吧？”

萧震雷见马小双吓得不轻，连忙安慰：“小双，相信哥，哥会带你出去的，不过你一定要振作，前往不能再害怕了，来，听哥的，深呼吸，对，深呼吸，吸气——呼气，好，不害怕了吧！”

萧震雷一边取下背在背上的一杆长枪，发现这是一款李 - 恩菲尔德弹匣式短步枪，刚才顺手拿走这两支枪的时候也没有注意，现在准备用枪才发现是这款枪型，弹匣在下方，双排弹匣，弹匣容量五发子弹，双排弹匣就是十发，7.7毫米口径，枪重大约8.8磅，全长1130毫米，枪管长640毫米，子弹初速738米每秒，最大射程一千码。

这款李 - 恩菲尔德弹匣式短步枪采用了由詹姆斯·帕里斯·李发明的旋转后拉式枪机和盒形可卸式弹匣（此后，英军的多种恩菲尔德手动步枪均是这个系统的改进），后端闭锁的旋转后拉式枪机，装填子弹速度比较快；安装固定式盒型双排容量10发弹匣装弹，弹匣虽可拆卸，只是为维护或损坏更换方便，在使用中弹匣不拆卸，子弹通过机匣顶部抛壳口（装弹口）填装，提高了持续火力，是实战中射速最快的旋转后拉式枪机步枪之一，而且具有可靠、枪机行程短、操作方便的优点。

萧震雷拉了拉枪机，很快便熟练起来，通过装弹孔可以看到这支李 - 恩菲尔德弹匣式短步枪的弹匣里还有满满的十发子弹，他将枪机前推让子弹上膛，拍了拍枪身道："伙计，今天能不能逃出去就看你的了，小双，你躲好，等会打起来，枪子儿可不长眼睛，听明白了吗？"

马小双看见萧震雷这副要跟租界巡捕干仗的架势，当即吓尿了，哭丧着脸道："震雷哥，当真要打啊，我们只有两个人啊，巡捕们肯定正从四面八方围过来……"。

萧震雷低声喝道："少废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强行杀出去了，你先躲着不要动，我让你跑你就跑，知道吗？要不然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

"好，好吧！"在生死关头之下，马小双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萧震雷身上，正是萧震雷现在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强势才让他没有被吓瘫。

两人躲在石墩后面，看不见前方那探目已经走到了什么位置，萧震雷思索着如何杀死那拿枪的探目，低头一看，脚下正好有一块小石头，连忙对马小双道："小双，我脚下有一块石头，你捡起来向前面扔过去，快！"

马小双闻言战战兢兢蹲下身体捡起那石子然后起身扔向前方，正握枪对准石墩的探目见一个黑东西向自己砸过来，下意识闭眼偏头躲闪，就在这时，萧震雷突然闪身出来对准那探目就是一枪。

"砰！"清脆的枪声响彻了整个黄浦滩，盖过了旁边公园内的舞曲音乐声，公园内正在花天酒地的洋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地惊慌失措，整个场面全乱了，绅士贵妇们此时已经顾不得礼仪和体面，狼狈至极地向公园外逃离。

那声枪响之后，拿枪的探目胸口中弹，仰面倒在了地上，萧震雷立即拉动枪机重新上膛，单发手动步枪就是这点不好，上膛需要手动，不能连发，不过这款枪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非常先进的步枪了，在射速上是这个时代最为快速的步枪之一。

"砰！"上膛之后，萧震雷一不做二不休，再开一枪将跟在探目身后还来及躲避的印度籍巡捕打死。

前面拦路的巡捕被清除了，萧震雷立即对马小双道："小双，快跑，一直向前跑，我在后面跟着！"

"哦，好！"马小双也没顾得上客气，迈开脚就跑，不过由于刚才的惊吓，他的腿有点软，跑了几步差点扑倒在地上，后面跟上来的萧震雷搀扶了一把才没让他倒下。

两人跑了几十米，后面就传来了枪声，子弹在萧震雷的耳边嗖嗖直

线，萧震雷回头一看，原来是一队公园内负责安全的英军士兵冲了出来，后面还跟着几个只拿着警棍的印度阿三巡捕。
　　萧震雷心中一凛，知道今晚只怕不好善了，想要逃离这里就必须要与后面那一队十几个英军大兵大战一场了，他当即侧身靠在了围墙上，端起步枪向追在最前面的英军士兵就开了了一枪，然后又迅速退壳上膛。
　　见第一个士兵被中弹，后面的几个英军士兵吓得立即趴在了地上，其他人则躲在围墙石墩后面，英军士兵开始还击，子弹不断地向萧震雷的藏身地招呼过来。
　　待火力稍弱，萧震雷立即闪身出来向一个趴在地上的英军士兵开了一枪，这一枪直接爆了那英军士兵的头，红的白的在夜晚路灯的照射都能看得清楚，其他的英军士兵慌忙躲了起来，趴在地上的直接跑到围墙边石墩后面躲着。
　　“砰！”一个英军士兵忍不住露头，却又被萧震雷一枪给干掉了，这连续好几次弹无虚发真正吓傻了那剩下的十余名英军士兵。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一名英军士兵小心伸出脑袋观察情况时，前面已经不见了萧震雷的身影。
　　此时的萧震雷已经用在马路上抢来的一辆洋自行车载着马小双穿过了上海县城北城墙进入了法租界的法兰西外滩路，江边就是十六铺码头，右边则是快要到大东门了。
　　萧震雷思索着今晚英租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租界工部局肯定会闹翻天，说不定现在租界各巡捕房已经接到了电话，连夜追查凶手肯定已经成为租界当局的头等大事，在租界公然袭击杀死英军士兵，还名目张胆地与英军和巡捕枪战，简直是挑衅租界当局、挑衅大英帝国，这是租界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身下的自行车必须要处理，就连顺手抢来的两支步枪也必须要藏好，一旦被人查出来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麻烦。
　　想到这里，萧震雷脚下用力蹬着踏板，自行车加速向南行驶，现在这个时间段上海县城的各城门已经关闭了，进城是进不去了，唯有去南边的南市寻找地方过夜。
　　两人骑自行车很快就沿着东城墙护城河绕了一圈到了南市，萧震雷将自行车推进了护城内沉入了水底防止被人找到，将两只步枪和一些步枪子弹埋在护城河边上后与马小双一起进了南市。
　　南市是上海县城的物资转运中心，凡是要进入上海县城或者从上海县城出来的货物物资都要先经过南市再转运出去，南站火车站就在这里，交通工具除了火车和马车之外，在陆家浜南面还有船运码头。
　　两人在南市了转了一会儿，萧震雷带着马小双找到了一家宁波客栈下榻，进店之后，萧震雷对站在柜台内的掌柜道：“掌柜的，还有房吗？给我们哥俩开一间！”
　　头顶带着地主老财帽子的掌柜见有人要住店，脸上立即堆起了职业性的笑容：“有有有，二位小哥跟我来！”

第3章大佬云集

今晚突如其来的一场枪击案让整个英租界瞬间震翻了天，枪击案发生之时，在公共花园内的洋人当中就有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兰代尔、副总董繆森以及其他七位董事、总办禄士。在枪响之后，这些租界大佬们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在仓惶之中由英国大兵们保护回到了工部局大楼。

在枪击案发生一刻钟之后，公共租界内，中区福州路上的中央捕房和南京路、*路上的老闸捕房，西区愚园路的静安寺捕房、新闸路捕房，北区的虹口捕房、汇司捕房，东区格兰路捕房、茂海路的汇山捕房、嘉兴路捕房等公共租界内九个捕房全部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督察长（亦称总巡，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最高长官）布鲁斯的电话，布鲁斯在电话中对各巡捕房局长雷霆大怒，随后公共租界九个巡捕房（历史上后来一共有十四个）全体巡捕出动在街面上各路口戒严和巡逻，抓捕一切可疑人员。

公共租界工部局，坐落在江西路二十三号，最开始的时候工部局的办公地点在河南路十二号，1868年在河南路十五号，1874年在江西路十七号，1880年变更为江西路23号，此后一直沿用下来，而后来的工部局大楼现在还没有兴建。

工部局总办处会议室内，租界大人物赫然全部在列，有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工部局总董兰代尔、副总董廖森与另外七名董事列德、布兰特、麦克利、德格雷、波兰迪斯、海菲、朱满，以及工部局总办处总办禄士和警务处督察长布鲁斯。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刚才在公共花园中，受了惊吓的大佬们一个个夹着又粗又长的雪茄吞云吐雾，以此来缓解心中惊恐的情绪。

良久，坐在首位的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拍着桌子怒气冲冲道：“无法无法，真是无法无天，歹徒竟然在租界内明目张胆地袭击站岗的士兵，还抢劫枪械枪击我大英帝国士兵和巡捕，我想问问，兰代尔先生，你们工部局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在你们的治下还有人敢挑衅大英帝国的尊严？”

公共租界行政体制与法租界完全不同，后者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受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从名义上来说，工部局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但实际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想正常行使行政权是绝对不能没有英国驻沪总领事撑腰的。因此，英国驻沪总领事等于就是租界工部局的保护伞和顶头上司，尽管总董和各董事的选举并不由英国驻沪总领事操控，但没有英国驻沪总领事的支持，工部局就玩不下去。

工部局总董兰代尔硬着头皮在法磊士的严厉的目光注视下站起来看向总办处总办禄士，将怒火转移到总办的身上：“禄士总办，你来告诉总领事和各位董事，租界内治安一向良好，今晚为什么会在公共花园门口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你今天必须给总领事和我以及诸位董事一个说法！”

租界工部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董事局，由一名总董、一名副总董和七

名董事组成董事局，这九人由租界外国纳税人大会选举产生，选举每年举行一次，董事会下设若干办事机构行使租界行政职能，其中总办处有总办一名，负责处理董事会交办的重要事务，总办代表董事会主持工部局全部行政事务。工部局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文件首先送交总办，由总办签注意见后转发各处办理并向董事会汇报，他出席董事会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对工部局行政事务的意见。工部局的大政方针由董事会议决，但董事会会议的议程由总办安排。总办还担任工部局各委员会的秘书，代表董事会安排这些委员会的讨论事项。作为工部局各类文件的法定保管者，他还负责指导工部局与其他单位往来文件的保管、编目及整理。工部局董事为兼职，各有自己的事务，具体事务处理多依赖总办，总办不在时他可以委托自己的副手行使职权，总办的地位高于其他各处处长。因此，工部局总办实际上就是公共租界最高行政长官，只不过他是由董事局任命的。

工部局除了总办处之外，还有其他职能机构，例如：警务处、火政处（负责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一切消防）、财务处、工务处、卫生处、法律处、地产委员会、乐队、图书馆、验看公所等诸多部门。

禄士是总办，是工部局实际上的各机构最高行政领导人，今晚发生的事情事出突然，没有任何征兆，而且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市政上，对治安上的事情管得不多，因此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现在总董把枪口对准了他，他只能再次分散火力，将矛头对准警务处督察长布鲁斯。

“布鲁斯督察长，你是负责租界各地治安的督察长，你来为总领事大人、总董和诸位董事解释一下吧！”

布鲁斯见禄士总办将皮球踢到了他这里，顿时浑身冷汗直流，这件事情可以说他是直接负责人，毕竟这是刑事治安事件，而且被袭击的对象还是英军士兵和英国籍探目以及印度籍巡捕，现场造成了八人被枪杀。

在众目睽睽之下，布鲁斯不得不站起来，“总领事阁下、总董和诸位董事、总办先生，刚才我也在公园内，等我赶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歹徒已经逃走，我在公园门口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两名被杀的英国士兵之外，公园门口墙壁上悬挂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子被重击击碎了，木屑散落在地上，我检查了公园门口两名被杀的英国士兵的尸体，他们其中一人的脾脏部位被重击致死，另一名士兵的颈椎被重击断裂而死，这两个部位都是致命的部位，他们是没有任何反抗的被杀死的，由此可见，凶手的身手十分厉害，公园围墙旁边马路上被击毙四名士兵、一名探目和一名印度籍巡捕都是被枪击击中头部而死，可见凶手不仅身手高强，更可怕的是他的枪法了得，在被如此多士兵追击的情况下，他依然可以做到枪枪命中，这不仅说明凶手枪法如神，而且心理素质极为强悍，在此之前，我们警务处侦探股事先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综合以上线索，可以推断出，凶手应该是因为看见了公园门口墙壁上挂着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才突然暴起杀人的，这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件，我怀疑此人有极大的可能是华人，而且是华人当中的爱国份子，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一般华人不会怎么干，从这一点来看，此人是革命党的可能性很大！

不论如何，不论凶手是处于何种目的，都严重破坏了公共租界的治

安，同时也挑衅了大英帝国的尊严，所以我们警务处绝对会尽一切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抓获归案！”

布鲁斯说得义正言辞，让总领事法磊士等人都忍不住点点头，布鲁斯在刑侦上还是有些本事的，尽管他年纪已经有些大了，但他的专业知识却没有丢，这几年在副督察长麦高云的辅助下将警务处打理得井井有条，租界的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帮会人物、革命党和清廷的密探走狗都不敢在租界内乱来。

在布鲁斯说完之后，总董兰代尔、副总董廖森和其他七位董事、工部局总办禄士都看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

法磊士抽了一口雪茄问道：“布鲁斯督察长，你刚才的分析很不错，那么你准备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呢？”

布鲁斯在刚才众人在议论的时候已经想好了侦破方案，他胸有成竹道：“阁下，我怀疑凶手是初到上海或者是初进租界，在租界呆了很长时间的人绝对不会这么干，一个刚到上海的人，肯定没有固定的住所，我们可以让各巡捕房派出巡捕在租界内各旅馆和饭店严加盘查刚刚入住的客人。在各个街道路口设置哨卡盘查一切可疑人员，一旦发现可以人员立即逮捕，事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半个小时了，凶手有可能已经逃出公共租界，我建议以工部局的名义照会法租界公董局和清国上海县县衙，请他们尽全力配合我们追查凶手的下落，在法租界和清国上海县县城、县郊和南市各路口设卡盘查，在各旅馆和饭店盘查刚刚入住的旅客，另外派出各巡捕房华人巡捕向当地各帮会发出协查通告，要求他们协助我们打探消息，一旦有可疑之人的消息立即报告，同时照会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陈琪美，让他限期交出凶手，否则我们工部局警务处就会全力清剿在租界的革命党，如此多重布置之下，我就不信凶手能飞上天！”

工部局各大佬们听了布鲁斯的处置方案，都不由点点头，这个追查方案可以说已经将整个上海的势力都调动了，在如此之多的势力介入下，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追查。

总领事法磊士掐灭雪茄站起来道：“好，兰代尔总董，我给你们工部局五天的时间，如果五天之内还没有抓到凶手，那么大英帝国的怒火不是你们可以承受的！”

兰代尔立即道：“布鲁斯上校，你听到总领事阁下的话了吧，五天之内破案，否则你就卷铺盖回国去吧！”

第4章临时转移

却说萧震雷和马小双住进宁波旅馆之后才算安心下来，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也慢慢平复，刚才已经让旅馆老板去准备一些热水洗漱，此时热水还没有被送上来，两人就坐在桌边椅子上等待。

马小双从萧震雷干掉那两个站岗的英军士兵开始就一直神情恍惚，今晚发生的事情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他一时间根本无法消化，此时他坐在椅子上发呆，萧震雷见他精神状态不佳，知道他是因为刚才的事情还没有缓过劲来，便出声道：“小双，你要是身体不适就趟在床上休息一下，等小二送热水来了我再叫你洗漱！”

说话间萧震雷感觉肚子里闹腾得厉害了，才想起从码头出来这么久还没有吃晚饭，难怪肚子一直咕噜咕噜乱叫，正想起身下楼让旅馆老板送些吃食过来，马小双一脸担忧地从床上坐起来问道：“震雷哥，你说洋人们会不会追到这儿来啊？”

“追到这儿来？”萧震雷听得神情一愣，随即好像想到了什么，额头上开始隐隐冒出了汗珠。

被马小双这么一问，萧震雷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英国人的能量，尽管这里不是租界，而是大清帝国上海县南市，但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洋人们不会想不到行凶者可能已经逃出了公共租界范围，如果英国人向法租界和大清上海县衙发出照会要求协查，法租界会不会买账暂且不说，以大清官吏的尿性，上海县衙怕得罪洋人，肯定会派出大量巡捕和衙役在整个上海县境内进行地毯式排查和搜索。

想到这里，萧震雷知道不能继续呆在这旅馆里了，尽管他相信他和马小双没有被人拍下正面相，但难保先前在与英国士兵战斗的时候没有出什么纰漏，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萧震雷连忙道：“小双，你刚才的话提醒了我，如果洋人们向县衙施加压力，县衙肯定会派出大量的衙役和捕快前来南市盘查，我们是刚刚住进这间旅馆的，而且我们逃走的方向正是南市这边，一旦我们被查出是刚刚住进来的，那些衙役和捕快肯定会怀疑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了，必须马上走！”

被萧震雷这么一说，马小双原本已经放松下来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他惊慌道：“震雷哥，那我们还等什么？快走吧！”

萧震雷点点头道：“小双，今晚的事情是震雷哥连累了你，我向你道歉！”说着便要想马小双行礼。

马小双见萧震雷这样，慌忙躲到一边没有让萧震雷对自己行礼，一直以来，萧震雷在他的心里就如同一个邻家大哥，很有安全感和信服力，自从到上海来，他都一直以萧震雷马首是瞻，现在萧震雷却对他赔礼道歉，他当然不能受了这一礼，“使不得啊，震雷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出门在外哪有事事都如意的，震雷哥你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刚才在外国花园门口为什么要杀洋人大兵，但我知道震雷哥你一定有你的道理，不管你干什么，我都跟着你，我们是一起出来闯荡的，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算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萧震雷见马小双说出这样的话，顿时心下十分感动，尽管马小双是个乡下小伙子，也没有什么文化，但这小伙子心思单纯、憨厚，讲感情，这年头还这么讲感情的年轻人实在是太难得了，萧震雷喜欢与这样的小伙子做兄弟，他感动道：“谢谢你相信我，小双，我刚才杀那些洋人大兵其实是有原因的，你知道那外国花园门口挂的那块牌子上写着什么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洋人们不但瞧不起咱们，还骂咱们是狗，那租界土地其实还是咱大清的，只不过是租给了洋人而已，洋人们却不让咱们进公园玩，还写下那样侮辱我们的话，我当时血气上涌没有考虑到后果，一时间没忍住就动了手，谁成想那两个洋人大兵那么不经打，一下子就被打死了！”

马小双竟然有几分血性，听萧震雷说了前因后果当场就眼红脖子粗，怒气冲冲道：“震雷哥，你做的对，那些洋人不把咱们当人看，咱们也不必对他们客气，几个洋狗子而已，杀了就杀了，大不了咱们不在这上海滩混了，还回去种我们地！”

萧震雷笑道：“这倒不必，当时天色已经擦黑，根本没人看清我们的长相，我想也没有人能认出是我们干的，只要我们自己不再提起这件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装作茫然不知的模样，别人肯定怀疑不到我们身上！”

马小双点头道：“是这个理，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别人根本不知道是我们干的！”

“嗯，事不宜迟，趁着县衙的衙役和捕快还没有搜查到这里，我们赶紧离开，另外找地方过夜，只要过了今晚，洋人们再想抓到我们就要困难得多，我们马上走！”

两人当即走出旅馆房间，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离开自然也是轻松无比，下得楼来，旅馆老板正好在柜台里算账，看见萧震雷和马小双从楼上下来，旅馆老板还以为他们是来催促送小二送热水的，连忙道：“两位客官，厨房正在烧热水，等烧好了我就让小二给二位送上去！”

萧震雷笑道：“掌柜的先别忙，我兄弟二人还没吃晚饭，正想出去找个小摊喝两盅，等我们回来，您再让小二给我们送上楼吧！”

旅馆老板根本没想其他，在这南市讨生活的大多是上海县附近的农民和渔民，南市的夜市生活也很热闹，萧震雷和马小双想出去找个小摊喝两盅也很正常，他连忙答应：“好好，等二位客官回来，老儿再让小二给二位送热水上去！”

“那就多谢掌柜的了！”萧震雷打了个招呼和马小双一起离开了宁波旅馆。

从旅馆出来之后，两人直奔西北方向而去，现在离开上海已经不可能了，出事了这么久，英国人肯定已经与上海县衙方面进行了协商，南市和闸北火车站以及各大轮船码头估计已经被官方力量所控制，这个时候想要离开上海肯定是困难重重，而且萧震雷也没打算离开上海，这个时代上海是整个中国与外国接触最多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知道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事情，离开了上海就等于变成了瞎子，只有在上海才可以睁眼看世界，

而且现在的中国许多进步人士和名人都在上海，只有留在上海才能与这个时代的精英们接触。

两人在南市民房之间到处乱转，看上去是乱转，其实是萧震雷带着马小双故意躲避着与人照面，南市是一个大市场，杂乱无章、卫生条件非常差，尽管这样，每天晚上在这里讨生活的人没有十万也有八万，这些人将上海周边的农产品和海产品运进上海县城和租界贩卖赚钱，又将大上海的新鲜洋玩意贩卖到其他地方赚取利润。

两人转了一会儿便来到了陆家浜（上海县城南郊重要的东西交通干河，在民国15年6月被填成了陆家浜路），沿着陆家浜河走普安桥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走，两人很快就到了宝昌路一带。

此时的宝昌路就是后来的霞飞路，宝昌路是法租界越界筑路的产物之一，不过现在法租界的管辖区域最西边还只到顾家宅（即复兴公园、重庆南路一带），宝昌路在顾家宅以西的实际控制权还是属于上海县，但此时的宝昌路上已经非常繁华了。

此时的宝昌路是由块石铺成，从去年开始已经通了2路有轨电车，道路两侧遍栽从法国引进的悬铃木树作为行道树，上海人习称“法国梧桐”。

尽管法租界的商人们已经开始开发宝昌路，不过宝昌路上依然有许多民宅，此时法国在法租界的驻军兵营就设在顾家宅，经过顾家宅时，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都小心翼翼地，唯恐引起兵营内法国兵的注意。

两人一边走着，萧震雷一边观察着路边的民居，就在马小双伸手抹汗时，萧震雷拉着他在一家卤料店停下，“掌柜的，来两只卤鸭、两斤卤牛肉！”

肉食对于马小双这样的苦力来说实在是太稀罕了，不过吃得这么好，他真有些舍不得，连忙道：“哥……”。

萧震雷在杀死两个站岗的英军大兵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些钱财，这些对于有钱人来说不算多，可对于一天累死累活的苦力来说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制止马小双道：“听哥的，今天咱哥俩吃点好的！”

马小双见萧震雷如此说，也只好作罢，闻了那卤料的香味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卤料店老板连忙答应一声就用油纸包好两支卤鸭，又切了两斤卤牛肉用油纸包好一起递给萧震雷，萧震雷示意马小双接下来卤菜，他掏出一把铜板付了账，随后又在附近杂货店沽了一斤白酒，在烧饼摊子上买了十个烧饼才带着马小双往回走，在一家漆黑的宅院门口停下。

“震雷哥，咱们来这儿干什么？”马小双十分不解地问道。

萧震雷扭头左右观察了一下情况，一边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一截细铁丝插进锁孔里捣鼓起来，一边说道：“在这里借住一晚，现在风声那么紧，旅店是不能住了，我们今晚就在这间房子里过夜”。

“啊？”马小双大惊道：“震雷哥，这是私宅啊，咱们这样擅自进去不好吧？被房主抓住了就惨了”

萧震雷安慰道：“别担心，我刚才看了，现在已经完全天黑，这门口大门上上了锁，里面房子里没有灯，说明房子的主人出远门了，今晚我们可以在这里睡个安稳觉，如果我所料不差，上海县衙的衙役和捕快很快就

会进行大范围搜查，只有在这种没有人的宅子里才是安全的，即便他们查到这里来，我们大可以冒充房子的主人！”

马小双明白了，点头道：“震雷哥，你真是太聪明了，这个办法都想得到，只要房主不回来，我们可以一直住下去！”

“不，最多只能住一晚，明天早上我们照常去码头干活，以后还住我们原来租的地方，如果不去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一切如常才是最安全的！”

马小双想了想，越想越觉得萧震雷的想法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在这种关头前往不能露了马脚，否则就有掉脑袋的危险，“震雷哥，我听你的！”

第5章道台和知县

黄埔江上轮船的鸣笛声络绎不绝，渔船、货船的灯火闪烁不定，江风吹过黄埔滩上的长提给南市带来一丝丝凉意。

萧震雷和马小双从南市出来得非常及时，事实上他们刚出了南市没过多久，苏松太道道员府和上海县县衙就派出了大批的衙役和捕快出了小南门进入南市开始挨家挨户的盘查陌生人，被江风吹来一丝丝凉意的南市整个儿被这些衙役和捕快闹得鸡飞狗跳，衙役和捕快们到处抓人，只要是可疑之人全都抓了起来，以前一些落网的案犯和江洋大盗在这次大规模的搜捕和盘查之中被抓，这也是上海县衙的捕快和衙役们没有想到的。

苏松太道道台府。

也就是上海道，略高于上海县、松江府，低于江苏省级别，正式名称为“分巡苏松太常等地兵备道”。上海道台属重要官员，虽为正四品官，但任满之后大多都升为正三品按察司（正三品）或从二品布政司，也有直接升至巡抚甚至总督的例子。

上海道台是监督苏、松、太两府一州地方行政的高级长官。凡该地区内的一切政务均应由各衙门逐级上报于道，由道台实施监督，并呈送于省。上海县地处松江府境内，其政务例由县上申于府，府上申于道，道报送于省。然而，由于道、县同城，县的行政事实上时刻处在道的监督之下。每遇大事，上海知县即就近请示道台，而上海道台在就近监督县政的同时也对县发号施令，直接参与地方的治理，成为实际上的行政上司。

现在的苏松太道道台衙门就设在上海县大东门内，占地14亩，兴建与雍正九年。上海道台可不是一个轻松的官儿，表面看上去上海道台级别很高，只要任满就可以升正三名或者从二品，可这个官儿不是那么好当的，因为上海道台要时刻与洋人们打交道，现在在上海的洋人们一个个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把洋人们伺候得不好，上海道台的日子就不好过，这些年上海道台从来没有人任满过，都还没有任满就被调走，实在是洋人们太不好伺候了。

现任上海道员是蔡乃煌，此人是1861年生人，乃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举，去年才接替梁浩如任苏松太道道员。

此时在府衙后堂内坐着三个人，上首就是蔡乃煌，蔡乃煌戴着官帽，身穿大清正四品官服，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圆眼镜，眼窝有些深陷，颧骨颇高，嘴唇上有一抹浓密的短胡子。

右手边坐着一个穿着大清正七品官服的官员，此人身体微胖，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前倾，下巴上留着一缕山羊胡子，这就是上海县署理知县李修梅，为什么说是署理？署理就是还没有正式任命，相当于代理的意思。前一任知县景嵩干了一年，也是署理，同样没有正式任命，景嵩离任之后，就由李修梅署理上海知县。

左手边坐着一个洋人，他就是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法磊士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与工部局总董和各董事开完会议之后就立即在一队英军士兵的保护下来到了道台府。一般情况下入夜之后县城各城门关闭就不再打开，

不过法磊士不是一般人，他亲自求见，蔡乃煌不敢怠慢，立即命令东城门守军打开城门，他亲自前往城门口迎接，并将法磊士接到大东门内的道台府内接待。

蔡乃煌抬手不着痕迹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端起茶杯对法磊士笑道：“总领事大人不必着急，现在本官的苏松太道和李大人县衙的所有衙役和捕快都已经出动，只要那贼人进入上海县境内，定然逃脱不得！”

上海县署理知县李修梅也连忙堆起一副讨好的笑脸道：“是啊是啊，蔡大人所言极是，总领事大人大可放心，只要那贼人进入上海县境内，下官敢保证一定会将其抓获，可如果那贼人隐匿在租界，下官等就没办法了！”

法磊士脸色严峻，因为气愤和激动，嘴唇那浓密的胡子都颤颤发抖，他拄着文明杖跺了跺地面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道：“事发之后，有人看见那两名凶徒沿着黄埔路向南逃了，很有可能逃入了南市，所以今晚你们必须把人抓住！”

听到法磊士这样说，蔡乃煌和李修梅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蔡乃煌敲着桌子思索一番道：“总领事大人，从黄埔路上的公共花园到南市可有一段不近的距离，这中间还隔着法租界呢，要知道法租界内帮会林立，革命党人也经常在法租界一带活动，出了南市这边，那两名贼人还很有可能跑进了法租界，而且总领事大人又没有那两名贼人的相貌特征，想要抓对人实在是有着不小的困难啊，不过总领事大人放心，本官一定尽全力协助租界方面，有什么事情，总领事大人可以直接照会本官！”

如果是有华人在华界打杀了洋人，法磊士肯定会强逼着蔡乃煌交出凶手，如果在期限内不交出凶手的话，就怎样怎样，可这次的情况不同，事情发生在公共租界内，抓捕凶手是公共租界警务处的事情，根本与上海县和苏松太道道台府没有半点关系，上海县县衙和道台府也没有义务帮英国人追查凶手，这次法磊士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来请蔡乃煌帮忙的，蔡乃煌能够及时出兵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他也不能再说其他，于是起身道：“好的，蔡大人，感谢你的帮忙，我会记住你的人情的，如果贵方有什么好消息还请及时知会我，我就不打扰蔡大人休息了”。

蔡乃煌也起身连忙道：“总领事大人不再坐会儿了吗？”

“谢谢，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下次再来府上做客！”法磊士拿起高筒礼帽向蔡乃煌弯腰行了一礼后转身离去，秘书立即跟上。

蔡乃煌挥手：“总领事大人慢走啊！”

等法磊士离开之后，李修梅拱手道：“大人，这洋人也真够不要脸的，事情发生在租界内，他却要求我们出兵在咱们的地界追查，这他吗叫什么事儿啊，依我看呐，应付应付了事，不必太当真”。

蔡乃煌摇头道：“不，如果凶手不是革命党人，本官倒是同意你的想法，应付一下了事，可这件事情如果真是革命党人做的，那咱们就不能应付了事，这几年革命党人闹腾得厉害，危害极大，朝廷大佬们早就发了话，对待革命党人，要宁杀错不放过！这么着，你赶紧回去县衙坐镇，督促下面那些人出点力气，尽量把人抓住，如果抓住了人要先知会本官，由

本官来与洋人交涉！”

好狡猾的老鬼，把人交给你，你就可以在洋人们那里获得好处吧？真把老子当傻瓜？李修梅心里嘀咕着，嘴上却应声道：“下官明白！”

……

法租界，八仙桥，同孚里。

同孚里是一排两层楼的衖堂房子，但里面住的都是法租界里亨得起来的角色。其中最为闻名上海滩的要数坐落在这里的黄公馆，黄公馆的主人是谁？上海大亨黄精荣，这是个在黑白两道都玩得溜溜转的大人物。如果说蔡乃煌和各国驻沪总领事是上海滩上的白道大佬，那么在这个时候，黄精荣无疑就是上海滩上的黑.道的大佬之一。

同孚里的总门，衖堂口，过街楼下，一边一条红漆长板凳，凳上坐着五六名彪形大汉，一色黑香云纱褂裤，微微的掀起袖口，对襟纽扣，板带宽厚，一个个虎臂熊腰，目光闪闪，像煞戏台上的武生。

这时从衖堂口走进来一个人，此人一身黑色对襟短褂，胸口敞开，里面露出白色汗褂，袖口卷起，露出粗壮手腕，脚下一双布鞋，走起路来是个外八字脚。

此人名唤黄振乙，绰号“饭桶阿三”，是黄精荣手下负责打探消息的得力人物，黄振乙跟那坐着的五六个彪形大汉很亲热的打招呼，那班人却皮笑肉不笑，嗯嗯啊啊，意思仿佛在说：“好啦，好啦，你们进去吧！”

穿出过街楼，头顶上又显露出天光，走进黄公馆的那座大门，门廊下，天井里，来来往往，到处是人。黄振乙不停地在打招呼，有时候又见他站住了喊了谁一声。

黄公馆的客厅，布置是中西合璧，百彩纷陈，红木炕几，垫着大红呢毡，紫檀木的八仙桌与靠背椅，覆以鱼虫花卉的湘绣围披，波斯地毡，上置紫红丝绒沙发。四面墙壁，层层叠叠的挂满了名家字画，楹联立轴，王石谷的大幅山水，和西洋裸女横陈图，遥遥相对；洋文的奖状，高悬在何绍基屏条之上，正当中是一幅关公读春秋图的彩色巨画，真人大小，栩栩如生。两旁悬一副泥金绣字长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照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第6章三大亨

“老板！”黄振乙走到一张方桌旁边在一人耳边附耳低声道：“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不知从哪儿蹦出了的两个小赤佬在公共花园门口干死了六个英国兵和一个英国探目、一个印籍巡捕！”

“啊！”一位方头大耳，嘴巴阔长的矮胖子吃惊地应了一声，转过脸来，目光落在黄振乙的脸上，此人就是名震大上海的黄精荣黄老板。黄老板肩胛块头并不太大，因此显得他那颗胖大的头颅，和他的身材颇不相衬。不过他却有一张正田字脸，四四方方，诚所谓“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他两颊多肉，嘴阔唇厚，张口容拳，应该毫无问题。在他那张紫膛脸上，隐约可见一块麻皮，这便是他绰号“麻皮精荣”的由来。同时，他有一对大眼睛，奋眦努睛时，目光炯炯，依稀可以洞彻别人的五脏六腑，但是威而不凌，严而不厉。他穿长袍、布鞋、白布袜，不管情绪喜怒哀乐，一开口便先冲出一句：“触那娘！”这句口头禅，终黄金荣一生，简直就无法蠲免。

原来此时黄精荣正坐在桌边与他的三位贵宾玩“铜旗”，铜旗也是纸牌的一种，和“挖花”约略仿佛，只不过少了一副“五魁”。玩“铜旗”是黄金荣唯一的嗜好，几十年来乐此不疲，几乎“一日不可无此君”。

见黄老板这边有事要办，牌桌上那三位贵宾也不好继续留下，全都起身向黄精荣拱手道：“黄爷，我等看今日也玩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改日继续？”

黄精荣见这三位要走，脸上显出笑容道：“也好，今日事挺多的，黄某人就不多留你们了，咱们再约时间玩几把，我就不送了，那谁，祥生，替我送送”。

“好的好的，黄爷留步，不必送了！”说完那三位贵宾便依次走了出去，

从门外闪身出现一人，这人相比外面那些人少了一些莽夫之气，多了一些斯文，他叫马祥生，乃是黄老板身边“八大金刚”其中之一，也是杜月升的同参兄弟，与杜月升一样，从前都是上海滩上的白相人，何为白相人？这是大上海俚语，也就是在社会上玩的人，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人、**。“八大金刚”也被称为“八个生”，盖因这八个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生”字，包括个个都是沪上闻人的杜月升、金廷荪、徐福生、吴榕生、马祥生、顾掌生等人。

马祥生侧身让过路让那三位贵客过去，然后伸手向外道：“各位老板这边请！”

等那三人走远，黄精荣脱口而出：“触那娘，这消息属实？”

黄振乙信誓旦旦：“绝对属实，刚才法捕房总监麦兰召集各捕房的头头脑脑开会下达了抓捕那两个小赤佬的任务，事后程探长从中央捕房打来电话说让您出全力找到这两个小赤佬！”

在1886年以前，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的最高长官都称为总巡，1886年开始就改称总监了，法租界警务处总监麦兰是从三年开始接任总监的。

黄老板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岂是白混的？他对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物是心里门清，能在公共花园门口干死了六个英国大兵和两个巡捕的人岂是那么好抓的？这种人绝对是心狠手黑、杀人不眨眼的江湖豪客，他黄老板现在是有家有小有产业的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麻皮精荣”了，去找这种的人麻烦，恐怕最终是麻烦找上门来吧？除了法租界巡捕房探目的这个身份之外，在道上，说话比他麻皮精荣有份量的可不止一两个，青帮和洪帮就有不少大佬不买他的账，认为他替洋人做事，辱没了祖宗。

这事是个极为棘手的事儿，不好办呐！黄精荣伸手摸了摸头皮，脸都皱起来了，嘴里喷出唾沫星子：“触那娘，麦兰这个洋鬼子这是要把我往火上烤啊，瞬息之间就干死了八个带枪的人，那两人岂是那么好相与的？弄不好，咱们会引火烧身哪！”

话音刚落，门口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不是引火烧身吗？这事啊，咱们还是少参合为好！”

门口出现一个身穿花白色旗袍、头发高高盘起、面容姣好、眼角带着煞气的女人，这就是黄精荣的老婆林桂生，林桂生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可以说没有她，黄精荣不可能有今天在上海滩的名声和地位，在法租界做探目和探长的华人以及帮会中人可不止他一个，例如金九龄、程子卿、任文桢、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这些人在巡捕房的地位就不比他低，但是这些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比他在上海滩有势力和名望，这都是林桂生的功劳，她帮助黄精荣利用法捕房的探目身份暗地里做见不得光的生意积累钱财，然后又用钱财发展私人势力，形成帮会组织这样的规模，而其他华人探长和探目却没有这样的心计，因此只能眼看着黄精荣在上海滩上越来越耀眼。由此可见，林桂生对黄精荣有多重要，大上海的白相人圈内，见了她都要尊称她“老正娘娘”。

黄精荣见林桂生来了，便转身走到炕几边坐下拿起烟枪凑到嘴边，旁边黄振乙立即掏出一盒洋火抽出一根火柴划燃给他点上，吧唧吧唧抽了几口，黄精荣舒服地吐出一口烟雾，“不参合？麦兰洋鬼子那边怎么交代？”

林桂生皱了皱秀眉，坐在炕几的另一头思索了片刻便道：“月升那孩子脑袋瓜子很灵活，不如把他叫来，问问他有什么想法和主意，如果他出的主意好，那你就答应我上次给你说的事儿！”

黄精荣愕然：“呃，你上次说的什么事儿？就是让月升管公兴记的事儿？”

“对！”

考虑了一会儿，黄精荣便扭头对黄振乙吩咐：“去将月升叫来！”

“是！”黄振乙知道，杜月升这次恐怕要发家了，不过他也不羡慕，他自知自家平凡庸碌，又欣赏杜月升的聪明伶俐、活络机警，而且杜月升就是他引荐给黄精荣的。

没过多久，就见黄振乙领着一个身穿灰布长袍，袖口挽起露出白色内衬、身材显得有些偏瘦的年轻人进来，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上海滩最著名的大佬杜月升。

此时的杜月升才不过二十一岁，他在黄精荣手下干了好几年了，已经是黄精荣最得力的八大金刚之一，不过他还没有开门立户。在黄公馆做事，上下人等并无薪水可拿，因为一般人都这么觉得，既然有黄老板的牌头可资利用，底下人应该反过来按月孝敬黄老板一些才对。但是杜月升虽已获得老板娘林桂生的信任，他仍还不敢放手自寻财路，和公馆里其他的人相比，他除了不定时的赏赐，没有其他收入，自然显得比较寒酸。于是，老板娘想起应该挑挑他了，桂生姐主动地给他一个美差，想把公兴记交给他管，前些日子把这事跟黄老板提了提，黄老板当时没答应，说是要再看看。

“老、桂生姐！”杜月升拱手弯腰行了个礼，算是打招呼。

黄精荣放下烟枪，瞟了一眼林桂生，示意她来说，林桂生看见自己丈夫的眼神，便明了其意思，她向杜月升招呼道：“月升啊，今儿找你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如果你处置得当，我就将公兴记交给你去管着！”

公兴记？杜月升心中一喜，脸上却是没有露出半点声色，略微沉吟道：“桂生姐，不知是何事？”

林桂生对杜月升的沉稳表现非常满意，要知道“公兴记俱乐部”可是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整日车水马龙，门庭如市，真个是：“手谈有豪富，进门无白丁。”

“公兴记俱乐部”赌场并非是青帮的生意，也不是黄精荣的买卖，而是广东财主开的，但是广东人只是有钱，却在上海滩没什么势力，想要在大上海这鱼龙混杂的地界上开赌场没有地头蛇罩着是绝对开不下去的，因此黄精荣自然就成了广东财主的保护伞，他的人在“公兴记”里看场子自然要拿一份薪水，黄老板每月也会得到一份孝敬。

由于公共租界当局管理很严，很少在明面上存在赌场之类的经营场所，可在法租界完全不同，法租界警务处的贪污*成风，警务处的头头脑脑们与各帮会之间达成默契，因此赌场、赌档、烟馆、妓.院等见不得光的场所明目张胆地开在大街上。如果能够给这么一间大型赌场看场子，在收入上是十分可观的，可以说是日进斗金都不为过。在林桂生看来，杜月升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竟然能够这么沉稳，这份镇定是十分难得的，这个人是个做大事的料，日后必定前途不可限量。

林桂生随即将情况说了一遍，杜月升听后思索片刻便道：“老板，桂生姐，依小子来看，此事很简单，没有人知道那两个江湖豪客逃去了什么地方，是有人看见他们向南逃了，谁能保证他们进了法租界和南市？说不定他们还在公共租界没出来呢？如果咱们真找着那两个人了，万一没得手怎么办？他们俩可是一瞬息干死了八个带枪的大兵啊，这份身手和胆量是一般人能有的么？与这样的人结仇，只怕我们还得好好掂量掂量，咱犯不着得罪这样的江湖豪客啊！不过洋人们那边，咱们也不能得罪，得罪了洋人，他们虽说现在不会把咱们怎么样，以后就难说，我觉得我们不如派些人去做做样子，不必当真，即便发现了那两个人的行踪，咱们也只当没看见，能应付洋人就行了，而且这事发生在公共租界，那是英国人的事儿，与咱们法租界这边八竿子打不着，咱们出工不出力，谁也不能说什么，如

果老板实在躲不过去，那就出点钱找两个替死鬼，一方面应付了洋人，另一方面也等于是变相地结交了那两个江湖豪客，不知老板和桂生姐以为如何呢？”

黄精荣和林桂生听得眼睛发亮，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各自点了点头，林桂生就道：“好，当初我果然没看错，月升是有出息的人，今日这事就这么办，月升啊，公兴记格只台子，就在巡捕房的隔壁。你去寻他们的老板，就说我喊你来的，要帮帮他们的忙，照例吃一份俸禄。”

第7章革命党

公共租界，马霍路，德福里一号，天宝客栈外。

两辆极其简陋的老式四轮汽车慢慢停在了天宝客栈斜对面的马路边上，前面一辆车后座上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公共租界警务处副督察长麦高云。他很年轻，今年才三十岁，是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督察长麦克尤恩之子，出生于香港，在英国受教育，并入皇家爱尔兰警察学校受训。1900年5月来华，以见习警官身份入工部局警务处，1904年任副督察长。他能在二十五岁就当上警务处副督察长，除了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之外，他本身的能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要知道外国人可不会如同中国人一样讲人情、讲关系，他没本事，工部局也不会让他当上副督察长辅佐布鲁斯。

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叫刘师裴，乃是同盟会会员，他衣裳破旧，带着一副眼镜，头发乱糟糟的，双手之上还戴着一副铁链，显然是刚从牢房里提出来。

麦高云抽着雪茄，吞吐着烟雾，问道：“刘，陈琪美就在这里吗？”

刘师裴连忙点头：“对，麦高云先生，这座天宝客栈就是同盟会在上海的革命总机关，一个月前才设立，陈琪美为掩人耳目，明为**声色，实则是暗地里联络浙江一带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常戏称此客栈为‘梁山泊’，这座革命总机关设立之后，浙江各地革命党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准备密谋起事！”

“梁山泊？”麦高云笑了笑，他来中国的时间不短了，也读过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这其中就有《水浒传》，当然知道梁山泊是水浒英雄聚义的地方，“呵呵，刘，可惜你不是水浒英雄！”

这话从麦高云的嘴里说出来，让刘师裴极为尴尬，明着说他不是水浒英雄，实则是在暗喻他乃是革命党人的叛徒。刘师裴也是倒霉，他不幸暴露了身份，在租界被清廷的暗探抓获，不过清廷暗探正准备将其押入华界时被租界巡捕扣下，刘师裴就这样被关进了公共租界华德路监狱。

这时刘师裴指着天宝客栈的门口道：“督察长先生，快看，陈琪美出来了！”

麦高云放眼望去，果然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身穿白色西装、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手持文明杖的青年男子从天宝客栈里走了出来，向路边跑来的黄包车夫喊：“黄包车！”

黄包车夫拉着车在天宝客栈门口停下，那青年男子就提着文明杖上了车，黄包车夫随即拉着车向前跑去。

“他就是陈琪美？”麦高云问道。

“是的，督察长先生！”刘师裴连忙回答。

麦高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跟上那辆黄包车！”

不久，陈琪美乘坐的黄包车在清和坊琴楼别墅门口停下，陈琪美丢了几个铜板给黄包车夫，便拄着文明杖进了清和坊琴楼别墅。

“哎哟喂，原来是陈爷来了，快快，姑娘们，接客啦——”门口打扮得

花枝招展，脸上也不知道糊了多少粉的**子用缠绕着粉色丝巾的小手指挥舞着丝巾搔首弄姿地高声叫了起来。敢情这清和坊琴楼别墅并非是什么别墅，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子。

待陈琪美进了琴楼别墅没多久，麦高云的汽车就在不远处停下了，刘师裴冷笑道：“哼，陈琪美以革命为掩护，经常用各国华侨捐献的钱款抽大烟，到妓.院玩乐、**声色，简直就是革命党人中的败类，真不知道孙大炮怎么会让他来上海主持大局！革命党人中有他这样的人在，每次起义不失败才是怪了！”

麦高云抽了一口雪茄，弹掉烟灰，伸出手在车外招了招手，从后面那两车上就下来五六个人，全部是华人巡捕，其中一个打头的就是华人探长金九龄。

金九龄带着五个华捕走过来在车外停下道：“麦高云先生，怎么搞？”

麦高云下了车道：“留下两个人看着他，其他人跟我进去会一会那位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总负责人陈琪美先生！”

“明白！”金九龄答应一声，点了两个巡捕留下看守刘师裴，带着剩下的人跟着麦高云进了琴楼别墅。

“哎呦喂，今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姑娘们，快过来服侍洋大人……呃，你们这是……？”**子看着一个洋人进来顿时心花怒放，原以为有豪客上门了，哪知道话还没说完就又看见五六个巡捕背着枪跟着这洋人的身后走了进来。

麦高云停下，他懒得与这种庸脂俗粉打交道，扭头看向金九龄摆了摆脑袋，金九龄会意，上前对**子问道：“陈琪美在哪个房间？”

“什么陈琪美？金爷说的话，奴家怎么听不明白呢？”**子装作茫然不知的模样应付着。

金九龄眼睛一瞪，凑到**子面前狠狠道：“你信不信老子立马封了你这窑子，让你去华德路监狱吃牢房？”

“别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千万别封！”**子吓得脸色都变白了，尽管她极力想掩护陈琪美，但奈何她在租界这地面上讨生活，怎么斗得过租界当局？而且还是租界爪牙的巡捕房探长？她连忙道：“他在天字三号房！”

金九龄立即向身后的巡捕们挥手，巡捕们立即持枪跑上了楼将各个关键的通道守住，麦高云才迈步穿过天井走上楼梯，金九龄紧跟其后，很快就到天子号区域。

来到天字号三号房间门口，麦高云示意**子开门，**子敲了敲们，里面响起脚步声，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女人，看气质和打扮就知道是这窑子里的姐儿。

金九龄当即掏出左轮手枪走了进去，那女人吓了得惊叫一声，连连后退不止，房间里的陈琪美也是大惊失色，惊慌之中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麦高云走进去摘下高筒礼帽弯腰向那窑姐儿行礼，彬彬有礼道：“尊敬的小姐，实在是对不起，惊扰您了，请恕我的手下粗鄙无礼，我带他们向您致歉！您能让我单独和这位陈琪美先生谈谈吗？”

那窑姐儿那敢不答应，别看洋鬼子平常一副彬彬有礼、声势模样，其实心黑手狠着呢，连忙向麦高云道了个万福就匆匆离开了，**子也溜之大吉，革命党人都是些亡命徒，洋大人更是不能惹，除了溜之大吉还能怎么着？

麦高云自顾自走到桌子边坐下，看着陈琪美道："陈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麦高云，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督察长！"

陈琪美深吸一口气，故作镇定向麦高云拱了拱手："麦高云先生可是这十里洋场的风云人物，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我陈某人只是一个底层的平民百姓，好像与先生素不相识，不知道先生找我有何事呢？"

麦高云冷着脸看着陈琪美道："今晚五十三十分左右，两个华人因为看见了公共花园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杀死了大英帝国六名持枪水兵、一名英国籍探目和一名印度籍巡捕，我想这种事情除了你们革命党人能干得出来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人会干这种事情了吧？"

陈琪美一脸愕然，他还真不知道公共租界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他还纳闷呢，天黑之后大街上到处都是巡捕，各个路口怎么都开始戒严了，原来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急忙道："麦高云先生，您说的这件事情我真不知道，作为革命党在上海的总负责人，我敢保证我的人绝对不会这么做！"

"够了！"麦高云大怒道："陈先生，不要急着推脱，我麦高云在这上海滩也混了快十年了，上海滩什么地方、什么人是我不清楚的？陈先生，以前你们革命党人在租界活动，我们工部局警务处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们不扰乱租界治安，我们才懒得管，但是这一次，你们闹得实在太离谱了，竟然敢公然杀死大英帝国的士兵，这是挑衅大英帝国的威严，这件事情一旦不能处理得平息驻沪总领事先生的愤怒，恐怕不只是你们，就连你们的孙先生恐怕以后也会被大英帝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你知道你们这些革命党如果被大英帝国列为通缉的对象，这是什么样的后果吗？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大英帝国的势力，你们将会成为过节老鼠，明白吗？我给你三天时间交出凶手，如果三天之内你不交出凶手，一切后果自负！"

麦高云走了，金九龄也带着巡捕跟着离开了，陈琪美消瘦的脸庞上滚落下来豆大的汗珠，他脸色苍白，全身精气神都像是被抽干了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麻烦大了，事情真的大条了，陈琪美想不出来自己手下那些人有谁会这么冲动干出这种事情，出了这样的事情，租界当局能善罢甘休？要与清廷的暗探们捉迷藏已经够辛苦、够累的了，现在租界工部局又认为是自己这边的人杀死了英国士兵，把租界当局给得罪了还能在租界呆得下去吗？

为什么麦高云认定是我革命党人干的呢？难不成有人看清杀人者的面目了？陈琪美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心里嘀咕着难道是他和他的徒弟干的？想到这里，陈琪美立即起身离开了琴楼别墅，往天宝客栈赶回去。

第8章大侠霍元甲

陈琪美一路上心有余悸，很快便回到天宝客栈。他性格豪放，善于组织，在同仁中以“四捷”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他在上海滩常出没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交班结友以为反清力量，故人说他“多有党羽”。去年秋，他在汉口筹办《大陆新闻》，万事俱备却因清吏的破坏而中止。回到上海他知道想要起事必须要有自己的武力，于是经人介绍加入了青帮，一跃成为大字辈的大佬，要知道此时在上海滩的大字辈的大佬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进了天宝客栈之后，他就看见自己的把兄弟刘福彪和几个帮中兄弟坐在一张桌子边喝酒，刘福彪乃是青帮老头子范高头的徒弟，号称“四庭柱”之一，是青洪帮中真正不要命的亡命徒，连忙走过去拱手道：“刘大哥和几位兄弟来了？”

刘福彪正端着酒杯喝酒，听见声音扭头一看，立即放下酒杯站起来道：“兄弟，你回来得正好，我们也刚到不久，正想找你说事呢！”

陈琪美见刘福彪神情严肃，便知道此事不小，连忙拿过一张椅子，大家坐下后，便问道：“刘大哥，出了什么事情，看你这样子事情很急？”

刘福彪点头道：“对，今晚不知道是哪路英雄在黄埔滩公共花园门口干死了八个洋人，现在洋人们都发疯了，停泊在黄埔江的英国兵舰上的英国大兵全都上了岸，包括所有的租界巡捕在内把整个租界翻了个个，这还不算，洋人们还让清廷狗官出动了衙役和捕快在南市一带大肆盘查，这次可惨了，帮中很多兄弟都是有案子在身，这下可好，我手下许多兄弟都被抓了进去，听说现在搜查正在从南市向顾家宅以西方向转移，看样子这几天上海滩要不得安宁了！我来就是想请兄弟想个办法，看能不能把人给捞出来”。

陈琪美闻言皱眉道；“这件太麻烦了，关键是这次死的是洋人，你知道刚才我撞见谁了吗？”

刘福彪配合地问道：“谁？”

“租界警务处副督察长麦高云！”

刘福彪大吃一惊：“他？他找你干什么？”

陈琪美心有余悸道：“这件事情麻烦大了，麦高云认为杀死那几个洋人的是我们的人干的，可我根本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如果真是我们的人干的，我不可能不知道！麦高云限令我三天之内交出凶手，否则后果自负，看他那口气，摆明了认定是我们干的，这要我们如何交人？”

“什么？怎么会这样？”刘福彪惊得差点跳了起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如果租界当局认定是革命党人干的，恐怕革命党人以后想要在租界活动基本上不可能了，出了这种事情，租界当局肯定会通缉革命党人！

陈琪美唉声叹气，刘福彪惊得目瞪口呆，其他几个帮会兄弟没什么主见，插不上嘴，饭桌上一时间沉寂下来。

良久，刘福彪一拍脑袋道：“兄弟，你说这事有没有可能事霍师傅做的？”

陈琪美抬头看了刘福彪一眼，连忙道："刘大哥，这种话还是不要乱说，我们也不要乱猜，其实我也这么怀疑，只是不敢肯定，我这么匆忙地回来就是来求证的！"

"那……那咱们去问问？"刘福彪试探了问了一句。

陈琪美皱着眉头思考着，正想说话，就听见楼梯响起，抬头一看，就看见一个身材瘦高、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头戴财主帽子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从楼梯上走下来，他起身拱手道："劲荪兄，快过来喝一杯！"

"哈哈，来的早不如来得巧，正好肚子饿了！"那中年男子笑着从楼梯上快步走了下来，一个帮会兄弟起身让了一个位置，中年男子也不客气，大大方方地坐下。此人姓农，名竹，字劲荪，出身于满人官僚家庭，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后来奉孙文之命回国在天津开设淮庆药栈，以经商为名，走南闯北，以采购药材为掩护，结识武林英豪。

陈琪美拿起酒壶一边给农劲荪倒酒一边问道：劲荪兄，怎么不见霍师傅师徒下来吃晚饭？"

"哦，霍师傅师徒刚到上海，想熟悉一下环境，这不今儿早上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农劲荪拿起刚倒满酒酒杯就一饮而尽。

陈琪美闻言扭头和旁边的刘福彪对视了一眼，心里越发认定那件事情很可能是那俩师徒做的，斟酌了一下，陈琪美便对农劲荪道："劲荪兄，天黑之时在黄埔滩的公共花园门口发生了一起袭击洋人的重大事件，一共有八个洋人被杀，据说是两个男子做的，现在外边洋人们都发疯了一般寻找凶手，大街上到处都是洋人大兵和租界巡捕！"

农劲荪四十多的人，人生经历丰富，陈琪美的这翻话他怎么会听不懂？他表情一凝："你怀疑这事是霍师傅师徒做的？不可能吧，我与霍师傅相交莫逆，对他的为人十分了解，霍师傅不是一个鲁莽之人，我看这事还是等他们师徒回来了再说，咱们不要在这里猜疑，免得伤了义士的心！"

陈琪美闻言点点头："有道理，我们好不容易将霍师傅师徒从天津请来，如果因为一件我们还不能确定的事情就胡乱猜疑，确实会寒了义士之心！"

几人说着话，不久，就感觉客栈门口有人进来，一个戴着财主圆帽，身穿短装马褂，脚上一双老式布鞋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身体壮硕的年轻人，年轻人的手上还提着大包小包东西。

"霍师傅回来！"刘福彪正好面对客栈大门坐着，一眼就看见了，立即站起来说道。

其他人扭头看见也都站了起来，农劲荪急忙走过去道："俊卿兄，你们师徒可回来了，出去了一天，我们还以为你们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大家正担着心呢！"

那中年人抱拳拱手道："哈哈，元甲和徒儿初到大上海，在各大街上转了转，被这大上海的繁华给迷住了，因此多看了看，耽搁了一些时间，让劲荪兄、英士兄担心，恕罪恕罪！"

原来这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北武术家霍元甲，他身后的年轻人正

是他的徒弟刘振声。此次他带着徒弟刘振声从天津到上海来是因为农劲荪和陈琪美力邀，此前有一个从英国而来的大力士名叫奥比音到了上海，此人在租界摆下擂台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上海民众十分不满，但又无人敢应战。农劲荪从报上得知此消息，遂向上海知名人士、同盟会员、革命党人陈其美推荐了霍元甲。陈琪美随即邀请霍元甲来上海会会那奥比音，给中国人争一口气，霍元甲受邀之后欣然答应，随即带着徒弟刘振声在农劲荪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

陈琪美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刚才有人在公共花园杀了八个洋人，现在洋人们都疯了，到处抓人，我还担心你们会遇到麻烦！”

霍元甲闻言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道：“敢情是这样，我说怎么大街上到处都是巡捕设卡盘查呢！”

刘福彪没什么心计，见霍元甲这么说，当即一拍大腿道：“霍师傅，我们还以为是你们师徒做的，正替你们当着心呢！不是你们做的就好，你不知道……”将整件事情详细地讲述了一遍，说完扭头对陈琪美道：“哈哈哈，兄弟，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霍元甲心思敏捷，将诸人脸上的表情扫了一眼便明白这几人定是认为是自己师徒做下那事，当即笑道：“哈哈哈，元甲倒是对那做下此事的人佩服得紧，如果换做是我，我倒是可以两招解决那两个英军大兵，不过用枪我可不会，更何况还是弹无虚发地连续开枪杀死六个人，我自问没那个能耐！”

这话一说出来，陈琪美等人立即反应过来了，这事还真不是霍元甲师徒干的，说到功夫，霍元甲倒是有这个能耐能用两招解决两个英国大兵，可他绝对不会用枪，也没有那么精准的枪法！

农劲荪见状连忙道：“是啊，也不知道是哪路好汉做下这等事情，不过这次却给我们同盟会带了无穷的麻烦！”

霍元甲立即问道：“怎么啦？别人做下此事，与你们同盟会又有何关系？”

陈琪美当即将自己刚才在琴楼别墅被麦高云堵住，限期让他交出凶手的事情说了一遍，霍元甲听后也皱起了眉头，他道：“此事确实是一个**烦，可洋人怎么就认定这事是你们的人干的？”

刘福彪骂骂咧咧道：“谁知道那帮洋鬼子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硬是要认为这事是我们革命党人干的呢！”

霍元甲道：“此事棘手啊，即便我们知道是谁做的，也不能将其交出去，咱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同胞绑了交给洋人处置吧？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可不是吗？陈琪美等人听了霍元甲的话，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了，这件事情还真不好处理，不交人吧，洋人那边肯定会全力清剿在租界的革命党，如果没有租界做掩护，革命党在上海真的会呆不下去，可如果交人吧，且不说能不能找到，即便找到了，难道还真交人不成？

思索良久，陈琪美咬牙道：“为今之计，看来我们只能撤离此地躲藏一段时间了，等风声过了再出来活动！”

农劲荪道："那俊卿兄与英国大力士奥比音比武的事情怎么办？到时候如果元甲缺席，人家英国人还以为我们怕了他们！"

陈琪美道："那霍师傅照旧与奥比音比武，这里是不能住了，我写一封书信，霍师傅拿着书信去找浙江财阀虞先生，先住在他的府上，虞先生接到我的书信定会对霍师傅师徒礼敬有加的！"

众人想想，也认为现在也只能这么做了，霍元甲向陈琪美抱拳道："那就多谢英士兄了！"

第9章蒙混过关

说撤就撤，陈琪美等人立即将天宝客栈的大门关上，将同盟会一些很重要的文件整理大包准备带走，其他人也各自回房收拾行装，等到深夜时分趁人不注意再偷偷撤离。

收拾完各式文件之后，陈琪美坐在房间的桌边点燃一支烟陷入了沉思，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刘福彪，他见陈琪美如此便问道：“陈兄弟，想什么呢？”

“哦？”陈琪美回过神来，抽了一口烟起身到门口打开门看了一眼，发现门外没人才再次关上门走过来坐下道：“刘大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派人找一找那两个江湖豪客？你想想这两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杀死八个带枪的英国大兵，这是什么样的身手？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两个人招至麾下，那么我们的革命事业将又添两大助力。刘大哥你想想，这两年我们举行了这么多次起事，每次都被清廷镇压了，我们在各处都受到清廷暗探的追踪，我想了很久终于让我想到了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统一，行事之前保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自己的武力，这一次劲荪兄和我把霍师傅师徒请过来与英国大力士奥比音打擂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想成立一个武术组织，专门训练反清力量，霍师傅就是这个武术组织的总教头，在功夫的训练方面，有霍师傅就差不多了，但在枪械和军事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而那两个人却能够空手抢走英国大兵的步枪，还枪杀了六个人，枪枪都命中要害，这种精准的枪法和军事素质绝对是极其罕见的，这样的人才我们打着灯笼去哪儿找？现在机会来了，只要我们找到这两个人，我自信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加入我们、加入到反清事业的队伍中来！”

刘福彪听了陈琪美的话，点了点头道：“明白了，我支持你的想法，只不过想要调动我们上海青帮的所有力量去找这个两个，只有去找我家老头子了，如果他答应的话，我想找到那两个人是迟早的事情！”

陈琪美嚯的一下子站起来道：“那我们还等什么，现在就去找你家老头子！”

刘福彪连忙道：“陈兄弟别急，现在大街上正在戒严，等深夜我们再去不迟！”

陈琪美经过刘福彪这么一提醒，知道自己性急了一点，又坐下道：“也好，那我们就深夜时分撤离之后再去！”

……

宝昌路西段。

萧震雷和马小双已经在这间无人的民宅内呆了近一个小时了，二楼房间里桌子上堆满了两堆鸭骨头和一些残羹冷炙，一坛子花雕酒已经见底。

马小双打着酒嗝摸着撑得鼓鼓地肚皮道：“震雷哥，从我懂事起，我就从来没有吃饱过，今晚这顿是我这一辈子吃得最饱的一次饭了，就算现在让我去死也值了！”

萧震雷听了马小双的话，心里有些酸楚，这清廷该造了多少孽啊，一

个种田的农民竟然一辈子没有吃饱过饭，这还有天理吗？这样的朝廷不被推翻才真是怪了。

勉强露出笑脸，萧震雷安慰道：“小双你放心，只要你跟着哥，哥绝对不会让你再饿肚子！以后吃饭穿衣都由哥来负责！”

马小双连忙道：“震雷哥，这怎么行？你也要赚钱娶媳妇了，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萧震雷眼睛一瞪：“怎么不行？以后你就跟我干，我付给你工钱，管你吃饱饭穿好衣裳，就这么定了！今晚我们做下这事太大，估计这段时间洋人们肯定会发疯似的找我们，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还得回码头去干活，一切如往常一般，你干活的钱自己拿着，吃饭穿衣算我的，既然你跟我干，我就得管你，刚才杀了那两个站岗的洋兵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些钱，这些洋鬼子真他吗有钱啊，两个身上就有十个大洋和三十二英镑！”

马小双惊异道：“震雷哥，十块大洋？这么多钱啊，这些钱可以娶一个媳妇了，英镑是什么？”

萧震雷笑道：“英镑是英吉利洋人用的钱，比大洋值钱得多，等哪天风声没那么紧了我就去把英镑换成大洋，你跟着哥也担惊受怕，见着有份，哥分你一半”。

按照1909年的汇率，1英镑大约可以兑换4美元，1美元可以兑换2.5个银元左右，也就是说1英镑可以兑换10银元。三十二英镑就是三百二十块大洋，尽管萧震雷还不知道此事的汇率，但他也知道这笔钱相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绝对是一笔巨额财富。

是人都喜欢钱，马小双也不例外，不过他也知道在今晚这件事情上他根本没出什么力，不能拿钱，连忙道：“震雷哥，既然你让我跟你干，我就跟你干，不过我可不能要你这些钱！”

萧震雷见马小双说得无比认真，就只好同意：“那好吧，小双，你什么时候缺钱就跟哥说，哥给你！”

正说话间，外面突然响起了嘈杂声，闹哄哄的，萧震雷和马小双听见了同时脸色一变，萧震雷立即从凳子上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窗户边看向外面，只见东面亮起许多火把，却是无数衙役和捕快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

“不好，来得好快啊，衙役和捕快们已经搜查到这边来了，小双，快把灯给关了！”萧震雷发现状况之后立即扭头对正看着他的马小双说道。

“噢，好！”马小双立即走到房门便关闭了点灯开关，房间里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观察了一阵子，萧震雷发现那些衙役和捕快已经搜查到东面第三家，也就是说只要再搜查两家院子，就会搜查到这间房子来，萧震雷思索了一阵道：“小双，咱们好像躲不过去，那些衙役和捕快不管搜查的地方有人没人，一律砸开了院子门进去搜查，看来咱们只能冒充这间院子的主人了，从现在起你是这间院子的下人，我是这里的主人，咱们给他们演一出好戏，等会他们喊门的时候你去下面开门，千万别惊慌，我就在你后面，他们问什么你一概不出声，由我来应付，明白吗？”

马小双有些害怕，“震雷哥，不会出事吧？”

萧震雷安慰道：“放心，放心，只要你别害怕，装作一副下人的模样开门就行，一切我来应付，我现在去换身衣裳，你把桌子上收拾一下，别让他们上来搜查的时候看出破绽就行！”

“好的好的！”马小双答应一声，慌忙收拾起桌子上的残羹冷炙，而萧震雷则走到隔壁衣物间找衣服，看这家的情况，经济条件应该不错，萧震雷很快就在衣柜中找到了一套马褂长袍换上，又拿了一顶财主帽子戴上，在镜子前一照，还真是那么回事，瞬间就变成了一副财主的模样，将辫子甩到脑后在回到那边房间时，马小双已经收拾妥当了。

过不多时，院子外面传来了哄闹声，随后就听见院子们被锤得当当直响，“开门开门，快开门，快开门！”

萧震雷站在房子的屋檐下对着院子外喊：“是谁啊？”

门外传来声音：“官府公干，快开门，再不开门就砸门了！”

萧震雷闻言向马小双摆了摆脑袋，马小双点头会意，向院子外方向喊道：“来了来了，别敲了，再敲大门都被敲坏了！”说着就快步走过去打开院子们。

院子们一被打开，外面的十几个衙役和捕快就分作两列冲了进来，一些捕快悬挂腰刀，一些衙役拿着长矛，另一些人端着步枪，武器是五花八门。

“诶诶诶，诸位官爷，这是怎么啦，怎么这么大阵势，出什么事儿啦？”萧震雷见捕快衙役们闯进来，连忙上前向一个捕头模样的人抱拳行礼问道。

那捕头打量着萧震雷一下，问道：“你就是这里的主人？”

萧震雷连忙道：“是是是，鄙人李德才，添为这套院子的房主，那边是鄙人的下人马五。这位大人，这是怎么啦？我们乃是良民啊，怎么这突然闯进来这么多官兵呢？”

“李德才？今晚有两个人杀了八个洋人逃走了，我等奉命搜查全县各地”那捕头继续打量着萧震雷和马小双，然后向身边一人招手道：“翻翻户籍，查查这家主人的名字是不是叫李德才！”

“是，张捕头！”那人答应一声立即开始翻户籍簿。

萧震雷暗自擦了一把冷汗，心中庆幸不已，幸亏刚才为了保险在房间的抽屉里翻了一遍，将主人家藏起来的地契给翻出来看一眼，否则此时就麻烦大了。

“张捕头，这家主人的名字确实叫李德才，今年二十八岁！”

捕头看了看萧震雷的脸，嘀咕道：“好像年轻了一点啊！”

“呵呵，托您吉言，托您吉言！”萧震雷表现的一副被别人夸赞的模样，突然看见捕快衙役们已经闯进屋内到处东翻西翻，连忙显出一副焦急的模样，从袖子口里掏出三块大洋暗自塞进张铺头的手中道：“张大人，麻烦你让弟兄们手脚轻点，千万别弄坏了家具，鄙人乃是善良之家，哪敢收留那些凶残的匪人啊！”

张捕头手中摸到了大洋，心中暗自一喜，心说这家伙还蛮懂事的嘛，

怕咱弄坏了家具才塞钱的，嗯，就不为难他了，不着痕迹地收了钱之后大声道："里面的，有没有发现？"

那些衙役和捕快刚进去搜，哪里搜出什么来？听见张捕头一问，都答应没有，张捕头立即道："好了好了，既然没搜到就撤离，咱们去下一家，今晚还不知道要搜到什么时候，快点快点！"

这群官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在这里总共没呆两分钟就掉头去了下一家，关上院子门之后，马小双因为害怕，早就虚脱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萧震雷也是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第10章老头子

外面捕快和衙役们哄哄闹闹过了好久才远去，嘈杂的声音才停止下来，回到二楼房间，萧震雷一屁股坐在桌边凳子上，掏出贴身藏着的左轮有枪放在桌子上，后面跟上来的马小双看见后眼睛一亮，连忙走过来道：“震雷哥，这是什么枪？哪儿来的？”

萧震雷倒了一杯水灌下，放下杯子拿起手枪摆弄道：“这是**，是去年美国人才推出的柯尔特警用特种左轮手枪，发射口径点38型特种柯尔特手枪弹！该枪采用摆出式转轮和新的可靠的闭锁系统，击锤不处于全待击时不能击发枪弹。没想到那英国探目竟然随身佩着这种手枪”。

萧震雷前世作为一支佣兵团的团长，对火器的发展可谓是清楚的很，打死那个英国探目之后看见这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当即就将这支枪顺手牵羊带走，还带走了尸体上的一盒子子弹。

马小双用一副崇拜的目光看着萧震雷道：“震雷哥，你真本事，竟然连洋枪都懂！”

萧震雷拍了拍马小双的肩膀道：“小双，如果你想学打枪的话，等过了这段时间风声不那么紧了，哥就教你打枪，怎么样，想学吗？”

哪个男人不爱刀枪？马小双尽管是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实巴交的农村小伙子，可也爱这些玩意儿，连忙如小鸡啄米一般点头道：“想学，想学，哥你一定要教我啊！”

这个年头，是个人都明白艺多不压身的道理，清末乱世，人命如草芥，如果有枪在身，而且还会用枪，枪法准，这就是保命的手段，在大上海这十里洋场也可以靠着这手段混口饭吃，绝对是活得有滋有味，马小双可不傻，有这种机会怎么会放过？更何况萧震雷还是他哥，比跟别人学更方便。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萧震雷就感觉身体上有些疲劳了，不过精神上却还很亢奋，这也许就是穿越带来的后遗症，看来要适应这具新的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对马小双说：“时间不早了，洗洗早点谁吧，明天一早天不亮咱们就得离开去码头干活，免得被人发现行踪！”

“哥，我知道！”马小双答应一声就去准备热水。

萧震雷趁着马小双去准备热水的时候，将身上一些东西和钱都拿出来清点了一下，除去刚才给那捕头暗地里塞的三块大洋，来之前在路边卖卤鸭、卤牛肉、烧饼、花雕酒花去了两百多文钱，数了数一共有三十二英镑的纸币、七块现大洋、还有十几文钱的铜板，这三十二英镑随时可以去银行兑换成大洋，够花一阵子了，银行方面可不知道这些英镑是从英军士兵身上顺手牵羊得来的。

除去这些，还有一支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子弹，大约一百发左右，也不知道那英国探目怎么随身携带这么多左轮手枪子弹，看这左轮手枪的磨损程度，这家伙分明是新货色，手枪上还散发出枪油的气味，难不成那英国探目才刚得来，还没有开过洋荤？

两杆李·恩菲尔德步枪和两个基数的子弹已经被埋在县城墙东面的护

城河旁边了，暂时不能拿出来，这左轮手枪也不能随便用，以免被巡捕房的人查出端倪，这次的事情因为一时间的冲动而捅破了天，要知道这个时代洋人根本就惹不得，更何况还是一口气杀了八个洋人，真正是天大的罪啊，这段时间还是在码头老老实实干苦力吧，等风声过了再说。

……

却说陈琪美和刘福彪两人趁着深夜时分与农劲荪和霍元甲等人分开之后，就立即去了青帮老头子范高头的宅邸，青帮和洪帮其实是一家，只不过洪帮中人一向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行事比较张扬，而青帮的组织性要严密得多，有些青帮中人也自称自己是洪帮之中，反之亦然。

两人到范高头宅邸的时候，老头子早已经入睡，此时听下人说陈琪美和自己的弟子刘福彪来了便穿衣起床。

“陈兄弟，这么晚了，你来这是……？”范高头对陈琪美深夜和自己的弟子刘福彪赶过来有些奇怪，尽管入夜时分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听说了，可他根本没当回事，这事与他本土青帮又没什么关联，他才懒得管。

不清楚内情的人就会纳闷了，为什么范高头的徒弟刘福彪称陈琪美为把兄弟，而范高头也称陈琪美为陈兄弟，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范高头是上海青帮本土帮内地位最高的老头子，他本是盐枭出身，前任老头子白癞痢去世之后，由他接任了上海青帮本土帮老头子的位置。就连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的大亨黄精荣也要尊他一声老头子，也甘心屈居范高头之下，连同另外三个人，李超五、刘福彪、潘钰清一起号称他手下的“四庭柱”。

此时的上海滩，青帮一共有四支，第一支是浙江湖州帮，老头子是李徵五，他是礼字辈大佬，这年头青帮礼字辈大佬已经剩下没几个了，其他辈分最高的也只是大字辈；第二支是江苏扬州帮，老头子是徐宝山，也是礼字辈，他是整个青帮系统中的名声最为响亮的大佬，他已经归顺了清廷；第三支是山东帮，老头子是张仁奎，同样是礼字辈，也归顺了清廷；第四支便是上海青帮本土帮，老头子就是范高头，同样也是礼字辈。

范高头的脑袋顶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就像长着一个小脑袋一样，因此他得了一个“高头”的雅号，而且这个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范高头就取代他真正的名字。

陈琪美与范高头本不相识，之所以相识，并且结为兄弟，是因为陈琪美的弟弟陈琪彩的缘故。1902年，琪彩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上海当任驻沪新军管带，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恰好在此时，范高头有一个名叫芮德宝的徒弟在城隍庙附近一个名叫“绿皮廊”的点心店里看见一个英国佬殴打女招待，芮炳德虽然是**出身，但对洋人是轻易不敢招惹的，因此只是上前劝解，却不想那英国佬太不蛮不讲理，不仅打了女招待，而且连芮炳德也打了，芮炳德劝架不成反而被打了，气愤之下也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他将**善于打架斗殴的本事全部拿了出来，将那英国佬狠狠揍了一顿。

这一打就打出了天大的麻烦，那英国佬回去之后立即向领事馆起诉状

告芮炳德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国人是享有特权的，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范高头作为青帮老头子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敢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范高头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却没想到这件官司落到了陈琪采的手里，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陈琪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进而要求由中国政府审理此案，严惩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款，承担经济损失了事。

陈琪采对芮德宝一案的处理，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这使范高头对陈琪彩非常感激。后来，陈琪采的哥哥琪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想到要抓住一股势力为己所用，就想到了范高头，因为陈琪彩的关系，他得到了范高头的大力支持，范高头还和比他小近30岁的陈琪美结为异姓兄弟，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拥戴陈琪美。由于和范高头的结拜，陈琪美成了青帮帮的“小老大”，其辈份比黄精荣还高一辈，这就是同盟会时期的上海革命党人和以后的国.民党人与上海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起因。

陈琪美与范高头结拜之后，认为自己初来乍到就成为与范高头一样的礼字辈大佬，担心下面的人不服，因此自愿降一辈为大字辈，又与范高头的徒弟刘福彪、芮炳德等人结拜为兄弟，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才在上海青帮本土帮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字辈大佬。

两人在茶几两侧坐下，刘福彪站在了范高头的身后，陈琪美见范高头问起，便道：“老大想必听说了傍晚时分从公共租界传来的消息吧？”

范高头摸了摸头顶肉瘤，纳闷道：“当然，难不成此事是你们做下的？”

陈琪美摇头苦笑：“老大您就别挖苦我了，我们哪有那本事，刚才租界警务处麦高云找到我，一口咬定是我们的人干的，还限令我三天之内交出凶手，我哪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就算我知道是谁干的，也不能把人交出去不是？咱可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太不敞亮了！”

范高头左手握着两个铁蛋不住地玩转，右手习惯性地摸了摸头顶肉瘤，深以为然点头道：“是这么个理儿，对于这等英雄人物，咱巴结还来不及呢，哪能干那种出卖英雄好汉的卑鄙勾当，这事你做的对！那你来是……？”

陈琪美道：“老大，我是这么想的，咱当然不能把人交给洋人，可这等英雄人物，咱怎么着也得结识一番吧？不然岂不是一大憾事？所以我想请老大发个话，让帮中弟兄尽全力寻找那两位英雄的下落！”

范高头可是老江湖了，陈琪美的屁股一撅，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指着陈琪美笑道：“你小子打的什么主意，难道我老头子看不出来？嗯，我想想，这事咱不能鲁莽，咱派那么多人去找他们，万一被他们误认为我等有歹意岂不是不妙？我看着这事不能明着来，还得暗访，如果找着他们的落脚点，前往不能乱来，咱得礼数到位，先摆明态度，不能让他们误会咱们是站在洋人那一边的！”

陈琪美越想越认为范高头不愧是老江湖，人情世故当真老练的很，当下同意道：“好，老大思虑周全，我就听你的！”

第11章头版头条

这一夜，整个上海滩，不论是租界还是华界，都闹翻了天，英*舰“林纳特”号、“普洛弗”号上的水兵和守卫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的海军陆战队以及公共租界各巡捕房的巡捕，法租界各巡捕房的巡捕、大清上海县道台府、知县衙门几乎所有的衙役和捕快都出动了，在整个上海滩翻了个个，都没能抓到在公共花园门口杀死了六个英国士兵、一个英国探目和一个印度籍巡捕的两个名凶手。

黎明时分，折腾了一夜的英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在军官的命令下撤退，水兵回到了军舰上，海军陆战队继续回去守卫英国驻沪总领事馆。

这件事情其实与法租界和上海县衙、道台府没多大关系，深夜时分，法租界的巡捕们和上海县衙、道台府的捕快及衙役在搜查无果之后早就回去睡觉了，谁还真的听英国人的？

天刚麻麻亮，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就从院子里出来，锁上院子们之后两人很快离开了，此时大街上还没什么人，等走过一段进入了宝昌路法租界之后，街面上的人就开始多了起来。

睡了一觉之后，萧震雷感觉身上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按照他以前的经验，这是身体在长力气，这就让他纳闷了，按照这具身体的年龄来说，已经有二十三岁了，就算还在长力气也不应该这么明显，而且现在他感觉精神非常的好，头脑非常清晰，思维速度极快，这到底是这么回事？难道说这是灵魂穿越过来的福利不成？

萧震雷思索了一阵，想不出什么头绪，晃了晃脑袋就不想了，抬头正好看见街边路边摊上有卖早点的，于是对身边的马小双说：“小双，走，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吃饱了再去干活！”

“好咧！”马小双答应。

两人走到早点摊子边上，萧震雷对早点摊老板道：“老板，来两碗混沌，要大碗的，另外再来十张饼！”

马小双见萧震雷叫这么多吃的，连忙道：“哥，多了多了，叫这么吃不完！”

萧震雷坐在长凳上：“坐，坐，吃得完，我还不知道你么，再多你也能吃完！”

坐在长凳上，在早点摊老板正在忙碌的时候，萧震雷打量着街道上行走的人们，这个时代的男人们每个人都还留着长辫子，只有极个别人已经剪了辫子，这样的人也只能呆在租界里生活，如果去华界，铁定会被官府中人当做革命党给抓起来，即便不是革命党，擅自剪去辫子也是很大的罪！

坐了一会，就听见有人叫卖香烟：“卖香烟啦！老刀牌香烟、白鹤牌香烟、飞马牌香烟，双喜牌香烟，卖香烟啦！”

昨天还没事，现在听见这烟贩子在叫卖香烟，萧震雷就感觉烟瘾有些犯了，立即伸手喊道：“诶，卖烟的，来一盒老刀牌和一盒双喜牌！”

岂知早点摊子的老板听见转身道：“这位客官，怎么能买老刀牌呢？这是洋人的烟，要吸烟就买白鹤、飞马、双喜都可以！”

尽管早点摊子老板没说明白，但萧震雷却是听明白了，原来早点摊子老板是想让萧震雷支持国产香烟，老刀牌香烟是英国惠尔公司生产的香烟，属于洋烟，而其他几个牌子属于国产香烟。

1902年，英美烟商在上海浦东设置“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分公司”，往中国各个地区倾销香烟。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认为洋货充斥，国货不振，长此下去，国家前途不堪设想，遂决心从事实业以救国。

经过一番考察，兄弟俩租得香港罗素街一座旧式仓库为厂址，于1905年在香港建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南洋公司的首推产品为“白鹤牌”卷烟，当时因发生美国政府虐待华工事件，反美浪潮席卷中国，“白鹤牌”乘此机会一举打响。随后，南洋公司又推出“飞马”、“双喜”牌卷烟，与英美公司抢占市场。英美公司惊恐万状，以南洋公司卷烟的包装模仿了英美公司，从而构成了仿冒侵权为由，禁止南洋公司的卷烟在市场上销售。南洋公司在竞争中终因亏损较大，于1908年被迫停产关闭。

简氏兄弟没有被英美公司的强大所吓倒，1909年，简氏兄弟筹集资金13万元东山再起，建起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面对“英美”咄咄逼人的气势，“南洋”进行猛烈的还击。首先，“南洋”不畏削价风，趁“英美”在上海“布防重兵”之际，将“南洋”产品向其“守备空虚”的内地薄利多销，使“英美”首尾不能相顾。其次，“南洋”还推出了广受欢迎的有奖销售。

为示“南洋”爱国真心，简氏兄弟还广济博施，资助公益事业。简氏兄弟的爱国热情，感动了亿万同胞，广大消费者拒吸“英美”的“三炮台”，争购“南洋”的“喜鹊”。这样，在激烈的竞争中，“南洋”不但未被“英美”挤垮，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

现在是1909年，后来民国时期很有名的三炮台香烟和哈德门香烟都还没有面世，哈德门香烟要等到1919年才生产，而三炮台要等到1921年才注册生产，现在洋烟中只有老刀牌香烟销路最好，最为有名，其他杂牌香烟的销路都不怎么样。

萧震雷也不与早点摊老板计较，要了一包白鹤牌和一包双喜牌香烟，又要了一盒洋火，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这个时代的香烟没有过滤嘴，口感实在不怎么样，点燃抽了几口，吐出嘴里的烟叶碎末，扭头一看，只见马小双正用眼睛盯着自己嘴上的香烟，萧震雷笑了笑将另一包烟丢过去道：“小双，你也想抽烟？你可要想好了，抽烟不是什么好事儿，别看我现在抽着很好玩，很酷的样子，要知道抽烟会上瘾的！得，你想抽就抽吧”。

马小双没有接那盒烟，从萧震雷已经拆封的那一包香烟中抽出一支含在嘴里用洋火点燃了，吸了一口便被呛住了，不住地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不行了，不行了，哥，我还以为这烟是什么好美味，哪知道又苦又辣，我还是不抽了！”说着将那只吸了一口的香烟扔得远远的，刚落在地

上就被一个路过的乞丐给捡走了，那乞丐看见捡了这么好一支烟，脸上露出丰收的表情。

不多时，两碗混沌和十张大饼送上来了，萧震雷连忙招呼马小双开动，两人喝一口混沌汤，吃几口大饼，津津有味，吃着大饼，萧震雷感觉这个时代的大饼真的很美味，绝对不是食物本身的美味，而是这具身体缺乏营养所致，尽管他这副身体在同时代的人当中已经是相当强壮的了，但依然缺乏营养，他相信只要保持足够的营养，这副身体还能够长得更加强壮，如果专门制定一套训练方法，只要两三个月，这副身体的战斗力就能超出前世自己的一大截，毕竟这副身体的骨骼先天上就很粗壮，现在的身高就差不多有一米八八了，比这个时代绝大多数洋人都高得多。

早点刚吃了一半，听见有小孩子喊："卖报卖报，昨日傍晚时分，六名英国大兵、一个英国探目和一个印度巡捕在公共花园门口被杀，俩凶手背影被拍下，租界巡捕房正全力追捕中"，他连忙扭头向喊声方向看去，招手喊道："小孩，来一份报纸！"

那孩子还没过来，马小双停下狼吞虎咽，惊异道："哥，你什么时候会识字了？"

"呃？"萧震雷急忙掩饰道："我不认识，不过我在学，一天学十个字，一年就能认识大部分字了，两三个月就能看报纸，小双，要不你也跟哥一样，学认字，学会了认字，以后也不会被人骗啊！"

马小双听萧震雷这样，眼睛顿时放光，人们都是有求知欲.望的，他也渴望上学，以前是没条件，家里穷，请不起先生教，现在听萧震雷说可以跟着一起学，这当然好，能认字在这个时代可是文化人，是很受人尊敬的。

"哥，这，这能行吗？"

"行啊，怎么不行？这样，从明天开始，哥每天教你认十个字，过一年你就是文化人了，就这样定了啊！"

马小双欣喜地答应："诶，我知道了，哥！"

卖报纸的小孩走了过来递上一份报纸，萧震雷接过报纸递上两文钱。打开报纸一看，只见头版头条上就印着一副黑白模糊的图片，图片上正是他和马小双背着步枪逃离的背影，不过这照片是黑白的，而且清晰度不够，又在傍晚光线暗淡的时候拍的，不是很清晰，想要从这背影上找到凶手难度很大，要说这张照片有什么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记录了两名凶手的衣着。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这两名凶手穿着非常普通的粗布短褂，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脑后有辫子，辫子缠绕在头上。

萧震雷将报道文章看了一遍，对于繁体字，他还是认识的，文中报道的全部都是猜测之词，唯一有价值的只有这一副照片。

萧震雷一边吃着早点，一边思索着，这张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看不清相貌，只凭背影根本无法确定凶手的身份，所以他完全不担心现在去码头干活会被人查出来，相反，如果不去码头，让码头上的熟人看见这张报纸，恐怕还会让人联想起来，如果去了，别人反而还不会相信是他俩，谁会知道两个杀人犯会有胆子继续回码头干活？现在要做的就是一切如常，

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否则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第12章有困难找精荣

（凶猛的大狗打赏了100）

事情果然如萧震雷预料的那样，上午在码头干活的时候，有巡捕房的人过来询问，码头上干活的苦力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几个巡捕自然不可能逮住每一个苦力拿着那张破报纸对照背影，只是把工头们召集起来，拿出报纸让他们辨认，工头们也不是傻瓜，当然不会随便指出两个人应付巡捕，能够干死八个带枪的英国大兵的人是那么好惹的吗？尽管巡捕房开出了天价悬赏金额寻找凶手的消息，那也要看是否有命花那笔钱！

几个巡捕在探目的带领下在码头上没有收获之后，转了一圈就离开了，码头上还是如往常一样忙碌。

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工头在苦力堆里说起上午巡捕过来询问盘查的事情，还拿出报纸让苦力们看，苦力们一边拿出自带的烧饼和开水一边吃着一边议论着这杀死好几个洋人的狠人。

对于洋人，苦力们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盖因洋人们在租界享有特权，即便犯了法也可以享受治外法权，不受大清律法的制裁，因此洋人们在租界里常常欺负中国人，经常闹得民怨沸腾，苦力们巴不得这样的狠人多出几个，杀杀洋人们的嚣张气焰。有的苦力们甚至还羡慕凶手杀洋人如同杀鸡的本事。

萧震雷和马小双也融入苦力们当中说说笑笑，当吃饱喝足了，萧震雷便起身去方便解决生理现象，马小双拍了拍手上的烧饼屑，也起身跟过去。

有苦力扭头看见两人的背影，突然道：“呃，你们别说，这小萧和小马两人的背影不就跟这报纸上的背影很像吗？”

听这人这么一说，其他人也纷纷扭头看过去，这一看不得了，那两人的背影还真的和报纸上那照片的背影很像，不过很快有人反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道：“别瞎扯了，你要说小萧和小马干活是一把好手，我还相信，毕竟小萧确实有一把子力气，但你说他们就是杀死八个带枪洋人的好汉，那我还真不信，他们俩来这里干活的时间也不短了，我跟他们也算是比较熟悉，他们俩都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人，怎么可能去杀凶神恶煞的洋人？他们没那个胆子！”

壮汉的这一番话也引起了其他大多数人的同感，萧震雷和马小双在他们眼里都是那种很老实的人，干活完了一般都直接回去，很少在外面玩的，更别说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打死他们都不信萧震雷和马小双有这种本事。

众苦力们纷纷赞同这壮汉的话的同时，工头却是看着萧震雷和马小双的背影若有所思，在苦力们都各自散去之后，他也起身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过了两天，在公共租界杀死八个带枪英国大兵的凶手依然没有任何消息，这不仅急坏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同时也急坏了同盟会在上海的总负责人陈琪美。

英国人是因为这件案子大大伤害了大英帝国的脸面，因此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一再给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工部局面对上面的压力，也只能给警务处各巡捕房下死命令，让他们限期破案，否则一干主要负责人就要卷铺盖走人。

警务处的大佬、督察长布鲁斯和副督察长麦高云怎么办？只能给下面的各巡捕房加压，同时也给在公共租界混的帮会大佬们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照会法租界和上海县衙，请他们尽全力收集凶手的消息，除此之外，公共租界巡捕房方面还对同盟会革命党改变了态度，他们一改以往对革命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开始加大力度对革命党进行打击，但凡有可能藏有革命党的茶馆、烟馆、妓寨、澡堂都一一被查抄。

这可苦坏了那些帮会大佬们，租界当局没有抓到多少革命党，反倒把他们的产业给查封了不少，因为这些产业大多是他们这些帮会大佬的，这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青帮本土帮老头子范高头。

这样一连两天，范高头在租界的产业损失惨重，心疼之下不得不将陈琪美找来商讨对策。

“兄弟，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必须想办法不能让巡捕房这样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别说你们同盟会损失惨重，就连我的产业也会垮掉啊！”

陈琪美闻言苦着脸道：“老大啊，我当然知道不能再让巡捕房这么搞下去了，可我现在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让租界当局不再找我们的麻烦啊！”

两人都一脸肉疼的模样，各自诉苦，站在旁边的刘福彪这时说道：“师傅、陈兄弟，咱们现在与租界方面说不上话，我看还得找一个中间人去跟租界当局疏通疏通一下关系，租界方面认定是咱们的人干的，可咱们确实没干这事啊，不能替别人背黑锅吧？”

听刘福彪这么一说，陈琪美脑子里灵光一闪，一拍脑袋道：“老大，经过刘大哥这么一提醒，我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黄精荣不是在租界吃得开吗？尽管他只是法租界的探目，但他好歹是租界官面上的人物，我想他应该有办法与公共租界高层搭上线，不如请他出面从中周旋一二，您看呢？”

范高头左手玩着钢球，右手习惯性地摸了摸头顶上的肉瘤，想了想点头道：“嗯，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阿彪啊，以我的名义请精荣过来一趟，就说我有事找他相商！”

“好的，师傅！”刘福彪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上海青帮中的四支，浙江湖州帮老头子李徵五、江苏扬州帮徐宝山、山东帮张仁奎、上海本土帮范高头，这四个人都是礼字辈大佬，已经是目前青帮中辈分最高的老头子，他们是传统的青帮老头子，青帮在他们手里有着苛严的帮规、有着正式的礼仪，青帮传到自称天字辈的黄精荣、现在还没有完全发迹的杜月升以及后来的张小林这几个青帮新大亨的手里之后，青帮已经失去了“盗亦有道”的灵魂，只剩下了外壳。

范高头派刘福彪去请黄精荣，黄精荣还真不敢怠慢，连午饭只吃了一半就丢下碗筷跟着刘福彪来见范高头。别看现在的黄精荣在上海滩上要风

得风，要雨得雨，可他自己很清楚，他之所以在黑.道上混得开，还真离不开范高头的撑腰，要不然就凭他一个法租界巡捕房的便衣探目就想通吃黑白两道？做梦！

匆匆从同福里赶到范高头的寓所，黄精荣见到了正在院子里漫步的范高头，此时范高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左手握着两个钢球玩转，右手拿着一个小紫砂壶，走几步便将紫砂壶的壶嘴塞进嘴里咪一口。

“老头子，您可有一段时间没叫我过来喝茶了！”黄精荣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珠嬉笑道。

范高头咪了一口茶哼哼道：“我不叫你，你就不会自己过来啊？还有，你也太抠了吧？每次来就带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孝敬我？这些年你也赚得不少了，别那么抠！听说你对那些要饭的都很慷慨大方，怎么对我这个老头子这么抠啊？”

黄精荣一听，呆了呆，急道：“老头子，天地良心啊，这些东西不值钱？要不您让人把这些东西拿到大街上去沽价，如果行家说的价少于两千个洋（大洋），我就不姓黄！”

范高头瞟了黄精荣手上提着的东西一眼，自知自己错怪了黄精荣，但他是老头子，可不会自己承认自己错了，摆摆手道：“算了算了，不管你拿的东西值不值钱，您能来就已经很给我这个老头子面子了！”

这话说的黄精荣很是委屈，“看您说的，好像我这小辈很不讲规矩似的，哪次您派人找我，我不是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的？”

范高头立马打住道：“得，这些废话咱就不说了，言归正传，你跟我来，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得咧！”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里屋，里屋坐着陈琪美，见两人进来，陈琪美立即站起来，他早就听说过黄精荣这个在租界里手眼通天的人，一直想结识一番，只不过苦于没有机会，而且黄精荣整日里呆在同孚里的黄公馆里，很少出来露面，一般人想见他一面很困难，很何况在上海地界还没有什么名气的陈琪美呢？

“老大！这位莫不是名震上海滩的黄老板？”陈琪美先跟范高头打了个招呼，转而向黄精荣抱拳行了一个礼。

黄精荣见陈琪美带着一副金边眼镜，尽管有些消瘦，但人很精神，一副器宇轩昂的模样，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下意识抱拳拱手回了一个礼。

“哈哈哈！”范高头介绍道：“精荣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结拜兄弟，陈琪美，他也是同盟会革命党上海总负责人！是孙先生的得力左膀右臂！”

还真别说，黄精荣一听陈琪美的身份，顿时心说此次还真不虚此行，这两年革命党人到处发动起义，声势闹得很大，虽然说每次都被清廷镇压了，但却让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统治更加雪上加霜。

第13章黑锅

陈琪美在同盟会中的身份不低，在革命党诸位巨头中，与黄新、宋教人、汪金卫、胡罕民等人相比，陈琪美的资历是比较浅的，他参加同盟会的时间比这些人都短，他之所以取得较高的地位，一方面他坚决支持孙纹，另一方面是他本身的能力很强，他能干和敢干，这得益于他早年长期从商，在商界中磨练了丰富了人生经历，这也是这些同盟会巨头都不具备的经历。

黄精荣一听说这人就是同盟会巨头之一的陈琪美，同时也是范高头的结拜兄弟，在青帮中排大字辈的大佬，当即就刮目相看，也是十分敬重，连忙再次拱手抱拳行礼道：“原来是陈先生当面，精荣竟然有眼不识泰山，恕罪恕罪！”

尽管陈琪美在青帮中的辈分很高，但青帮中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一定看辈分，有些混得好的，辈分也不高，就比如杜月升后来与黄精荣平起平坐，他只是通字辈而已，当时在上海滩的还有不少大字辈的人物，现在这个时候大字辈的青帮大佬就还有三十九个，到了1919年以后，礼字辈就仅仅剩下张人奎，而大字辈只剩下十七个了。

陈琪美还要找黄精荣帮忙，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辈分高，就可以在黄精荣面前摆架子，连忙还礼：“不敢不敢！”

“好了好了！”范高头在旁边摆手道：“你们就别互相客套了，精荣啊，这次找你来是有一件要事找你出面，公共租界到处抓人的事情事情你知道了吧？麦高云那洋鬼子认为杀了八个洋人大兵的人是英士的人干的，逼着英士交人，不交人他就派巡捕大肆抓捕革命党，就连我都损失惨重，不少铺子都被封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老头子的棺材本都得赔掉不可，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让给你出面找公共租界的头头们说和说和，这事真不是英士的人干的，他们不能老盯着革命党啊！”

黄精荣听了范高头的话，心中不由苦笑，你还真以为那些洋鬼子把我当什么了不得了人物了？他们只不过是利用我帮助他们管理租界的帮会，维持租界治安，让我去找他们说和，那些洋鬼子能给我面子？别逗了！

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嘴上却又是另外一番说辞，黄精荣抓了抓头皮看向陈琪美道：“陈先生，这事真不是你们革命党干的？”

陈琪美摇头道：“黄老板应该知道，我们革命党现在的任务是反清，不是和洋人们过不去，在反清的情况下，再去得罪洋人，我们在洋人地盘上还呆得下去么？我们没这么傻吧？”

黄精荣点头认可的陈琪美的说法，思索了一番说道：“老头子，陈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说话就不藏着掖着了，我实说了吧，这事儿啊，你们找我去说和也没用，洋人们现在是认定了是你们干的，那就是你们干的，你们就是想说不是都没用，因为你们拿不出证据，不过这事我倒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只是要花点钱疏通一下关系！”

范高头和陈琪美互相看了一眼，陈琪美便问：“不知道黄老板需要多少钱疏通关系？”

黄精荣伸出两根指头，陈琪美问道：“两千大洋？”

黄精荣摇了摇头道：“两万！”

两万大洋对于现在的陈琪美来说无疑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大多是靠孙文等人在海外找华侨们募捐的，并没有自身的经济来源，可想而知陈琪美身上并不是很宽裕，听说要这么多钱，他的脸色都白了。

范高头也是皱起了眉头，三人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房间里沉寂了几分钟之后，范高头才开口道：“这笔钱我来出吧，精荣啊，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老头子欠你一个人情！”

黄精荣哪敢领范高头的人情，孝敬他、为他办事是黄精荣这个小辈应该做的，如果让人知道了，人家怎么看他黄精荣？黄老板的算盘可谓是打得精熟，他的目的可不是要范高头欠他的情，他受不起，他是要陈琪美欠他的情！他连忙道：“怎么能让您出这笔钱呢？这样吧，我想想办法，不过这事还真不是一般的难办……”。

话说到这份上，陈琪美哪能不明白黄精荣的意思，他拱手道：“黄老板，琪美现在并没有这么多钱，一切还得仰仗黄老板从中周旋一二，如此事成功解决，我陈英士在此承诺，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必然不会忘记黄老板今日之贡献，我会向中山先生详细汇报黄老板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新的政府必然会有黄老板一席之地”。

黄精荣等的就是这一句，嘴里连忙道：“言重了，言重了，陈先生且看我黄某人的手段吧！”

当天晚上，法租界八里.桥路附近来了大批的法捕房巡捕，这些巡捕很快将路边一栋民宅给围了，巡捕当中，黄精荣黄老板赫然在列，此次行动由法租界警务处总监麦兰亲自带队指挥。

原来黄老板得到消息说在公共租界杀死六个英国大兵、一个英国探目和一个印度籍巡捕的两个凶手就藏在八里桥路附近的一间民宅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黄老板去见了法租界公董局总翻译曹振声，其实哪里是他得知了凶手的消息，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把戏罢了。杜月升是编剧，他是导演，他老婆林桂生是总策划加制片人，而两位主演是他花大价钱买来的替死鬼，这年头只要肯出钱，多的是大把的人愿意当替死鬼。

话说曹振声是何许人也？这人可不得了，他是早期的法国留学生，清末早期留学生几乎每一个人在后来都是民国时期的上层大人物。曹振声在法租界地位与黄金荣相捋；法界有所谓一文一武的说法，文的是曹振声，武的就是黄金荣。黄曹两家都是吃外国人公事饭的，平时来往得很勤，说得上是通家之好。

黄精荣尽管在上海滩吃得开，可他还不能跟租界高层直接对话，于是他找到曹振声说他得知了凶犯的藏身地点，让曹振声做中间人与警务处总监麦兰进行沟通。麦兰得知这个消息，当即与黄精荣见面，随后组织法租界巡捕们赶到八里桥路围捕凶犯。

在总监麦兰的指挥下，巡捕房们冲进了那间民宅，没过多久，民宅里传来噼里啪啦一阵枪响，枪战维持了五六分钟才停止，随后不久，巡捕们

抬着五具尸体出来，其中两个就是凶手歹徒的尸体，另外三个是巡捕的尸体，还有三人中枪受伤，敢情黄老板找来的两个替死鬼都不是简单角色。

话说黄老板这次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看来，演戏就要演全套的，要演得不留任何破绽，巡捕们事后在那间民宅里找到了两支步枪和一支**，还有一些子弹，这些都是被当晚凶徒抢走的，黄老板作为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在上海滩耳目众多，要打听当晚的详细情况易如反掌，因此将细节都做得很好，就连两个被击毙的凶徒的身高体型和背影都与报纸上的非常相似，当公共租界警务处从法租界警务处把两具尸体和被抢走的枪支接受过去之后，他们当即进行了结案。

事实上他们也不能不进行结案了，上面驻沪总领事法磊士每天都打来好几通电话催促破案，向工部局施加压力，警务处实在是撑不住了，现在法租界帮助破了案件，而且凶手尸体的身高体型和背影都与当晚在公园中的记者拍摄的照片相似度很高，差不多已经可以证明被打死的两个人就是当晚的凶徒，而且这两个人被击毙之前还与法租界巡捕进行了长达五六分钟的枪战，这充分证明了凶徒枪法高超的事实，尽管还有一些疑虑，但警务处的督察长布鲁斯已经没有时间再确认证据了，因为再不结案，他就要卷铺盖走人。

这件事情可谓是对于几方面的人都是皆大欢喜，工部局警务处的大佬们因为及时破案而免于被撤职，法租界警务处巡捕房在英国人面前倍有面子，黄精荣这位“破案专家”再次在洋人们面前证明了他的能力，因此洋人们对他更加倚重了，同盟会方面也因为这件事情不再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方面敌视，被抓的革命党人都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可以在租借自由活动了。

至于真正的当事人萧震雷和马小双，当第二天早上萧震雷从报纸上看到“两名凶手”在法租界八里桥路附近的一间民宅被巡捕们击毙的报道时哭笑不得，他不得不佩服那位黄老板的脑子，抓不到真凶，又想在洋人们面前露脸，最后不得不找替死鬼来达到破案目的想法真是太天才了。

马小双听萧震雷念完报纸上的内容后问道：“哥，这么说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咱们以后是不是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萧震雷摇头道：“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也许公共租界当局不清楚这其中的内情，可导演这一场闹剧的那位黄老板肯定是心知肚明的，这位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们依然要小心点，从今以后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提起那件事情，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知道么？”

马小双点头道：“明白！”

（大大们看书记得加入书架收藏，推荐票票多给一点哦，这就是动力啊！）

第14章被跟踪

一直过了一个星期，枪杀洋人的事儿好像没人记得起一样，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但萧震雷更加小心谨慎，这上海滩的事儿邪乎得很，谁都说不准，越是嘚瑟，往往死得越快，就连黄精荣那样的人一般都不愿意动家伙搞别人，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尽量用钱解决，以免惹来疯狂的报复，除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动刀枪。

这天码头上又来了几个人，不过这几个可不是巡捕，而是穿着黑色对襟短装，下身穿着青色灯笼裤，脚上一双老式布鞋的青帮子弟，青帮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副穿着，名言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别人没注意，正在干活的萧震雷注意到了，这些天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那几个青帮子弟进了码头之后，管着苦力们的工头们都被叫到了码头大门处旁边一间小平房里，这是管理码头的小办公室，为首的青帮子弟赫然就是青帮本土帮老头子范高头的徒弟，号称“四庭柱”之一的刘福彪。

“刘爷，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请坐，请坐啊！”一个工头一副讨好的表情，连忙掏出一包老刀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刘福彪。

刘福彪接过香烟叼在嘴上，旁边一个手下掏出洋火给他点上，他吸了几口，右手伸到头顶抓了抓光溜溜的头皮看着这满屋子的包工头说道：“各位工头不必害怕，今天把诸位叫过来不是找你们的麻烦，也不是要提高码头的抽水，这张报纸想必诸位应该都知道吧？”

一张报纸出现在刘福彪的手上，那就是萧震雷和马小双八天前的傍晚杀死英国大兵的背影照片，工头们当然都知道，识字的应该还看过，工头们不知道刘福彪为什么提起这件事情，一个个都看着他，听他说下文。

一个工头替大家问了：“刘爷，这事不是完了吗？法捕房都把那两个凶手开枪打死了，公共租界的洋人们也结案了啊，怎么您这是……”。

刘福彪没回答那人的话，继续道：“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就是要问问你们，在咱们的码头上，有没有与这两个人的背影相似的？无论有没有，今天我来问你们这件事情都不准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可别怪我刘福彪心狠手辣，绑上石头扔到海河里喂王八都是轻的！如果你们当中明明有人知道或者看见过有这样的两个人的背影跟报纸上相似的却不说，事后被我知道了，嘿嘿，那是你故意欺瞒我刘福彪，故意跟我过不去，那我也能对不起了，诸位都明白了吧？好了，有没有人见过有这么两个人的？如果有就说出来！”

工头们听完刘福彪的话都低声议论纷纷，刘福彪却不声不响用鹰一样的眼睛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工头，当其中一个工头发现刘福彪正在盯着自己的时候，心中一慌，以为刘福彪看出了自己心里藏着事，害怕之下连忙站出来道：“刘、刘爷，我知道有两个人的背影与这报纸上图案上相似，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俩，他们俩…….”。

“等等，这位留下，其他人全部出去，记住，忘记刚才的事情，我没有来过，你们也没有被叫过来问过话，什么都没发生过！”刘福彪说完，挥挥手：“去吧去吧！”

其他工头闻言转身依次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刘福彪和他的手下，再加上这个工头，刘福彪将他的手下几个人也全部赶了出去，到最后只剩下刘福彪和这个工头了。

“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

“是是是！”工头连忙答应，咽了咽口水道：“刘爷，这两个人是在我手下干活的，他们是从安徽过来的，一个叫马小双，一个叫萧震雷，马小双先来两天，后来就介绍萧震雷过来干活！”

“萧震雷？”刘福彪眉头一挑，“好霸气的名字，如果真是他俩干的，还真没辜负他这个响亮的名号了！哦，你继续说！”

“是！”那工头道：“我也是在别人开玩笑的时候才发现他俩的背影与这照片上相似的，有一个苦力开玩笑说有可能是他俩，其他人都不相信，因为这哥俩都是老实巴交的泥腿子，平常一棍子都闷不出一个屁来，他们有胆子干出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别说那些苦力们不信，我也不信！”

刘福彪在工头说完之后思索了片刻问道：“那你认为是不是他们俩干的？”

工头连忙道：“别别别，刘爷，我只是把我看见的告诉您，至于是不是他俩干的，这我真不敢下结论，万一真是他俩干的，事后要是他俩知道是我告的密，以那两位的手段，恐怕我这一百多斤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刘爷，您就别难为我了！”

刘福彪摆摆手道：“行了行了，我说难为你了吗？你先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别在外面乱嚼舌头，出了事可别怨我！”

“知道，知道！”工头连声答应，转身走了。

下午只干了两个小时就收工了，码头上轮船上这批货到现在就算是彻底下完，至于明天好有没有活干，还得等明天早上过来了才知道，如果明天没有包扛了，这些苦力们就得再找别的活干，不能再这儿干等着。

下了工之后，马小双和萧震雷走出了码头，马小双问道：“哥，现在还早，咱是回城里还是干什么去？”

萧震雷想了想拉着马小双就向法租界走去：“小双，咱们好像还没怎么把这大上海好好逛过一回，反正现在还早，明天也不知道有没有活干，咱们现在就去逛逛，坐坐电车到大上海各地方看看！”

马小双也想去各处逛逛，当然同意萧震雷的建议，两人走向法租界，那里有通往上海县和租界其他地方的有轨电车。

两人就这样逛了一个下午，到天黑的时候逛到了公共租界东区北面的宝山县境内，眼看着天就要黑了，马小双道：“哥，咱回去吧，天黑了，早点回去，明天说不定还要干活呢！”

萧震雷点头道：“嗯，那走吧，咱沿着黄浦江走到公共租界坐电车回去！”

两人走了十几分钟，萧震雷感觉跟在身后的人终于消失了，这整个一个下午，自从十六铺码头出来之后，他就感觉有人跟着，也利用种种机会窥探跟踪的人，很快便被他发现跟踪之人的身影，如果所料不错，那应该是帮会中人，而且是青帮的人，看来某些人还惦记着那件事情，还在寻找

他哥俩，更是怀疑到了他们头上，下午那几个青帮子弟应该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工头们都被叫走了，也就是说是工头出卖了他哥俩！
工头？哼，敢出卖老子，既然你他吗不想活了，那么老子就成全你！萧震雷将拳头捏的咋咋作响，心说还有跟踪的那帮人，老子倒要看看到底是在谁在查老子！
两人沿着黄埔江又走了一阵，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从下午到现在天色一直不太好，阴沉沉的，天黑之后外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没过多久，竟然下起了小雨。
“完了，哥，现在怎办？”马小双哭丧着一副脸摸了摸脸上的雨滴问道。
萧震雷看了看周围，发现前面路边有一栋黑影，应该是一个窝棚，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拉着马小双跑了过去躲在窝棚面对黄埔江的屋檐下避雨。
这雨下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停的意思，萧震雷也现在什么时候了，只感觉两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直叫，可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在雨中淋雨了，很有可能感染风寒，病倒了可不得了，即便肚子饿得厉害，萧震雷也阻止马小双要冒雨回去。
（收藏了吗？推荐票呢？给点动力！）

第15章挠钩

两人躲在屋檐下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震雷发现前面来了人，还拉着车，是一辆黄包车，这么晚了竟然有黄包车来这荒郊野地？来干什么？他连忙示意马小双不要说话，两人慢慢起身躲到后面去不让车夫看见。

果然，那黄包车夫鬼鬼祟祟的模样让萧震雷起了疑心，黄包车车夫停下之后，车上下来一个人，两人都是一副短装干练型打扮。

“二狗子，时辰应该差不多了吧？”拉车的矮壮车夫问那从黄包车上下来的瘦高个。

瘦高个一边穿蓑衣戴斗笠一边答道：“算算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走，咱们去江边等着，拿上手电筒和挠钩！”说完已经穿好蓑衣、戴好斗笠，便从江堤上走向江滩，后面的矮壮车夫答应一声，从黄包车上拿了一根长竹竿做的挠钩和手电筒跟了过去。

待两人走远，萧震雷扯了扯马小双的衣袖低声道：“咱们跟过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待会无论看到什么都别出声，知道吗？”

马小双答应：“知道了，哥！”

缀在那一高一矮身后，萧震雷和马小双都很小心，直到到了江滩边上才停下来，俩人在江滩边找了一颗大树爬上去观察着那一高一矮两个人。

此时那俩人正抱着胳膊蹲在江边，俩人都穿着蓑衣、戴着斗笠，不知道在等什么，无聊了便各自点燃一支烟抽着。

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萧震雷和马小双都坐在树杈上，头顶上有树冠遮挡着，还能遮挡一些雨水，身上只是滴了几滴。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正当萧震雷和马小双都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江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身影，那是一艘大货轮，应该有三四千吨的排水量。

看见那大货轮之后，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都隐约听到蹲在江边的其中一个人说的话：“来了来了！”

萧震雷和马小双不知道什么意思，但看情况应该是关键时刻到了，所以只能咬牙坚持，继续坐在树杈上等待。

这时萧震雷又发现那货轮上侧弦面对江岸这边闪烁着手电筒的灯光，连续闪烁了三下就停止了，岸边那瘦高个也立即用手电筒打着灯光，同样将手电筒的灯光连续闪烁了三下。

看到这里，萧震雷隐约明白了，这肯定是接头暗号，心中不由纳闷，他们在这是要干什么？难不成打了接头暗号之后，货轮会在这里靠岸不成？不能啊，没有码头怎么靠岸？难道不怕搁浅？

过了好几分钟，大货轮过去了，但从大货轮的侧弦上又开始闪烁着手电筒的灯光，在一公里之外的江边也亮了灯光接头，这是怎么回事？

约莫过了一刻钟左右，萧震雷注意到从江面上向岸边飘来一物，待那物品近了，蹲在江边的瘦高个伸出挠钩将那漂浮在江面上物事钩上岸来，尽管夜晚光线不太好，但从瘦高个打的手电筒的灯光照射下，他还是看清

了被钩上来的东西，原来是一个鼓鼓的**袋，也不知道那**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要用这样的方式下船？还得让专人在江边接驳？在码头直接下货不好吗？这多麻烦啊。

正思索间，那一高一矮两个人已经回转了，瘦高个拿着电筒和竹竿挠钩走在前面，矮个儿扛着那湿漉漉的麻袋走在后面，不管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浸泡在水里这么长时间后份量可不轻，而那矮个扛着它竟然很轻松地跟在瘦高个的后面，看来也有一把子力气。

两人一前一后走向河堤，正好经过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藏身的大树下，就在这时，萧震雷突然飞身而下，一个手刀切在瘦高个的脖子上，在那矮个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右脚就踢在了他的太阳穴上，两人几乎是同时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树上的马小双根本没有想到萧震雷会突然袭击这一高一矮两个人，待这两人倒下不动，他才快速从树上溜下来有些担心道："哥，你、你把他俩杀了？"

"没有，他们只是晕过去了！"萧震雷随口说了一句，然后蹲在地上将缝着麻袋口的麻线拆开。

"小双，拿着手电筒给我照着，我看不见！"萧震雷弄了一阵没拆开，拿起地上还亮着的手电递给马小双，马小双接过照在麻袋上。

这次萧震雷很快就将麻袋口拆开了，用手打开麻袋口一看，只见里面是一块块半截砖头大小的暗红色东西，看上去很像糖年糕，马小双忍不住道："哥，这是什么？"

萧震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让这一高一矮两个人在这里蹲守这么久，还让大货轮上的人打暗号接头确认岸边是自己人，再从大货轮上沿着江边一路上抛下这样的一**袋东西。

从麻袋里拿出一块，在手电的照耀下，萧震雷仔细观察这东西，确实不认识，凑到鼻子下闻了闻，当一股有些熟悉的罂粟气味冲进鼻孔时，萧震雷终于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他吗的**烟。

烟在这个时代有不少名称，其中最通常的称呼是"红土"，也有人叫它""，绝大部分都是从印度漂洋过海来的。一块这样的**在这个时代可以卖到两百块到三百块大洋，是绝对值钱的东西，比黄金还金贵，后来的民国初期，很多军阀把**当做钱款去购买军火，可以抵得上硬通货，比钱还具有购买力。

吸**是什么滋味？何以它会使得国家搆衅，千万人甘冒生命危险，而仍趋之如骛？它的味道确很香甜，没有雪茄香烟的呛辣，因此很多人都是只吸一次就上了瘾。吸食成瘾之后，不但终身难以戒除，须臾不可轻离，而且，瘾头还会渐次加深，瘾君子长日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志气消沉，体格愈弱之外，尤将精神日耗，于是死神提前来到。

早**产地都在国外，循着海路运入中国，而以印度为大宗。印度烟土分两种，由印度政府自种的称"小土"，又名"白皮"、"小洋药"、"疙里疙瘩"，每箱一百斤，约一百六十枚至二百枚。凡英国官方种的叫"大

土”、“红土”、“大洋药”，或曰“公班”、“刺班”、“姑”，每箱四十枚，重一百二十斤。其余波斯产者曰“新山”。“红肉”，土耳其产者称“金花”。

“这是**！”萧震雷说着便将手上的这块**烟丢了麻袋之中，撑开麻袋口估算了一下，大约有四十块左右。

即便按照最低价一块**卖两百块大洋，这一麻袋**也价值八千块大洋，这笔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马小双闻言怒道：“这些混账竟然在这里贩运**？天杀的混蛋，我杀了他们”。

马小双的伯父原来是镇子里的最有钱的地主，就是因为抽**而败了家产，搞得家破人亡，他对这事记忆犹新，因此特别痛恨贩运**的毒贩子。

“等等！”萧震雷连忙拦住要杀人的马小双道：“小双，这些混蛋确实该死，等我问清楚了再杀不迟，你先把他们捆上”。

“好了，哥，你问吧！”马小双抽出裤腰带将一高一矮两个人捆在一起后气呼呼退到一边。

萧震雷将那瘦高个拖到一边扇了几个耳光，瘦高个就醒了，看清楚面前的萧震雷之后又惊又怒：“你们是谁？干嘛打晕我们？我告诉你们，识相点快点放了我们，否则，哼哼！”

“哟呵，都到这时候了还这么硬气，行，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萧震雷说着一把抓住瘦高个的左手一根手指用力一掰。

只听见咔嚓一声，随即瘦高个就发出一声惨叫：“啊——”

“怎么样，很爽吧？嘿嘿，咱们再来！”萧震雷说着又掰断了瘦高个的一根手指，瘦高个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连续被掰断三根手指之后，瘦高个受不了了，连声讨饶：“别掰了，爷，大爷，好汉，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求你饶了小的吧？”

萧震雷收回手点燃一根烟抽着，吐出烟雾道：“说吧，你叫什么？这家伙叫什么？你老板是谁？货栈在哪儿？将这江边挠钩的勾当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如果有一个关窍没说明白，那么下一次就不是拜手指这么简单了，我会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片下来下火锅！”说着晃了晃从他身上搜出了的匕首。

瘦高个吓得脸色惨白，连声道：“是是是，好汉，我说，我说，我叫王二狗，他叫丁四，我们是闸北卢家胜卢老爷的家丁，我们卢老爷的烟土货栈是新开河路上鸿泰货栈！这些**是从印度国贩运过来的，因为**在租界是属于违禁品，从吴淞口到租界码头一带军警林立，关卡重重，为了避免被军警查到，必须先将这些**卸下，我们卢老爷算准了每夜黄浦江涨潮退潮的时间，从轮船上将这些‘土麻袋’一袋袋抛下船，这些‘土麻袋’浮在水面，个大，醒目，等到潮汐退却之时，水势倒灌，或由舢板捞起接驳，或由预伏在岸边的好手利用竹竿挠钩再一只只捞上来运走，各中关窍就是这样，好汉，我知道的都说了，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真是好手段，走私都这么有技术含量，在这年头真是不多见，不得不说你们家卢老爷真是这方面的人才啊，佩服佩服！”萧震雷说完不等瘦高个反应就再次将他打晕了。

接下来萧震雷又把矮个子丁四弄醒，依葫芦画瓢审问了一遍，丁四交代的与瘦高个王二狗说的差不多，他知道的还没有王二狗多，问完之后，萧震雷就将他打晕了。

那些通过贩运烟土发财的财主们一直琢磨着想出什么好办法能够躲过重重关卡的盘查，有人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利用涨潮退潮的办法将烟土运上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人发现，在历史上直到民国初期才被人发现这种走私烟土的办法。

因为最擅于钻漏洞的土商，他们本身就有极大的漏洞存在，闸北的卢家胜卢老爷就是这样的土商。到了后来的民国初期，这种走私的方法被人发现，一些江洋大盗、豪强获悉了个中秘密，立刻如法炮制，驾舢板的驾舢板，使挠钩的使挠钩，照样的去接土。一捞到或是一钩到，拖它起岸装上车子就跑，江面宽阔，地区辽远，英界法界华界，错综复杂，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圈。土商明明吃了大亏，却不敢奋身追赶、高呼求救。这是水上行劫，江湖上的暗语，叫做“挠钩”。这便是在上海闹了若干年，令老上海闻之色变的“抢土”案件之由来。

第十六章马小双杀人

（发对的话，打赏了100）

“挠钩”这种抢土的办法，不需要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但是其他抢土的办法就点暴力了，例如后来闻名上海滩的抢土案之一“套箱”就是这种办法。

当时的土栈（烟土货栈），都设在新开河路、上海县东北角城墙以北一带，取其为犬牙交错的接壤地带，便于掩护。土栈运货，将红土分装在镔铁煤油箱里，由土栈里一箱箱地搬进搬出。抢土者便在光天化日之下，驾着马车，车中藏有原庄货的煤油箱木匣，尽在运货行列附近往来逡巡，觑一个机会，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木匣套在煤油箱上，如此偷天换日，搬上马车便逃，令运土者措手不及，无法追赶。这种抢法，就名为“套箱”。

更有到处环伺，拦路打劫，趁土商运货途中，移花接木，假途灭虢，勒索分赃，甚至打闷棍，谋“财”害命的。那许多或有计划，或像偶然见财起意的抢法，他们自己统称之为“硬爬”，因为这么样抢土，或多或少要用点硬功夫。

清末民初大上海最狠的“抢土”角色，前后一共有十六位首脑人物，他们各以八人为一组，拥有徒子徒孙无数。以出道的时间区分，有所谓“大八股党”、“小八股党”的称号。有“土”斯有财，他们多的是顺手拈到的“傥来之财”、于是手面阔绰，挥金如土，因而成为众人钦慕艳羡的对象，往后黄浦滩上豪华奢靡之风，他们多少有点推波助澜的影响。

“小双，我问完了！”萧震雷说完将从王二狗身上搜出来的匕首丢过去道：“这两个人就交给你了！”

萧震雷这么做也有试探马小双的意思，试试他的胆子，看他敢不敢杀人，自从杀英军士兵开始已经过去近十天了，按理说马小双应该适应过来，如果这次马小双下不了手，萧震雷就决定给他一笔钱，给他买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将他送上回老家的火车，以免他心慈手软坏自己的事儿。

马小双心思单纯，哪里能明白萧震雷这是在试探他，他从地上捡起匕首，战战兢兢走到昏迷的王二狗和丁四的身边，握着匕首对准王二狗的胸口，迟迟不敢捅下去，但他一想到那些烟土贩子贩卖大烟害了那么多人，连他的伯父也是被大烟搞得家破人亡的就心中一团怒火，闭眼咬牙狠心之下一刀捅下，一股鲜血飞溅在他脸上，身下的王二狗挣扎了两下便不动了，他受到了那股鲜血的刺激，大叫着再次连续捅了一刀，就连被捆绑在一起的丁四也被他一起捅死了。

发现两人已经死透之后，马小双丢了匕首一屁股坐在湿泥土地里，眼神有些呆泄，萧震雷见状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道：“好了，小双，这两个可是坏人，杀了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人该死，说不定这是老天爷指引你来惩罚他们的，这是报应，明白吗？”

“报应？”

“对，报应！”

马小双好像找到了杀人的理由，心里负担尽去，脸上很快恢复了神采，萧震雷捡起地上的匕首在草丛里擦干净血迹插在腰间，一坐一右将两具尸体扛到江边，再从身上撕下布条，找来两块石头绑在尸体上，最后将尸体扔到了黄浦江里。

回转到原地，见马小双还在原地站着，用手电筒一照，发现树下有一滩呕吐物，心下便明白怎么回事，问道："小双，没事吧？"

马小双连忙道："没事，没事！"

"那行，咱们回去吧！"说完萧震雷就扛起麻袋向前走。

马小双见状立即跟上来一边走一边问："哥，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准备把这红土卖掉？这可不行，这是害人的东西，这一袋红土要害死很多人啊！"

萧震雷停下转身道："那难不成你让我把这些红土烧掉？这可是很多钱啊，一辈子也用不完的钱！"

"不是，哥，不是这样的，这些红土是很值钱，但咱们不能要这昧良心的钱，哥，你听我一句，我们可以去码头扛包，可以天天啃烧饼，但就是不能要这昧良心的钱！"马小双苦劝道。

萧震雷丢下麻袋抽出一支烟点上，一边吸着一边思索，最后道；"小双，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我们先把那什么鸿泰货栈给端了，把里面的烟.土全部抢走，然后再找一个买主全部卖掉，不过你放心，只要我们拿到钱，我们再去放一把火把那些烟.土全部给烧掉，不让烟土流落在外面害人，你看怎么样？"

马小双道："哥，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我要骗你就不是人养的！"

"别别别，哥，我信你！"

萧震雷点点头要扛起麻袋向前走，马小双连忙上前接过麻袋扛在肩上笑道："哥，让我来吧，这种小事哪能让你亲自出马呢？"

萧震雷笑道："你这小子，还学机灵了点，不错！"

两人到了江堤上将一麻袋**放在黄包车的踏板上，马小双让萧震雷坐进黄包车内，他拉着黄包车就跑，还别说，马小双这小伙子体力还真不错，从宝山县的黄浦江边拉着萧震雷和一袋红土一直跑到闸北，中间连歇都没歇。

进入闸北的地界之后，马小双一边跑一边问："哥，咱去哪？咱总不能把这么一袋祸害带回住的地方吧？这要是被人发现了死定了！"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着，突然想起下午闲逛的时候在闸北经过的一片废弃的厂房，于是道："小双，你还记得下午我们在闸北经过的那一片废弃的厂房吗？"

"记得啊，哥，难道你想把这东西藏在那儿去？"

萧震雷点头道："对，看上去那儿已经好几年都没人了，里面已经杂草丛生，挺吓人的，白天都没人敢去，把东西藏在那儿，应该很安全！"

马小双答应："那行，咱这就去那儿！"

不久，两人就到了一大片废弃的厂房区，这里原来有很多工厂，是官

商合资，大清官员什么尿性？官员又不会经商，又喜欢指手画脚，时间一长，厂子连连亏损自然就办不下去了。

现在这里的厂房早已经空了，连不少厂房都因为没人气又加上年久失修而出现了倒塌现象，厂房区内外杂草丛生，野蒿子长得比人都还高，现在几乎连一条进厂房的路都找不到了，一般胆子小的人根本就不敢进去。

萧震雷在前面打着手电筒开路，马小双扛着麻袋跟在后面，拨开一丛丛比人还高的野蒿，两人花费了好几分钟才进入到厂房区内，在一间厂房内的一堆垃圾旁停下，萧震雷扭头道："就这里，放下，然后用这些垃圾盖住！"

"好！"马小双答应后将袋子扔地上，将垃圾拖到袋子上盖住，很快就搞定了，两人随即走出了这间厂房，停下再回头用手电照了照，记住这间厂房的位置，然后很快离开了。

两人走外白渡桥到了公共租界中区，穿过英租界进入法租界，到永安街的时候，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已经饿得没多少力气了，看见路边正好有卖宵夜的，立即过去每人要了一碗面，两三口便吃了个干净，于是让老板再来两碗，最后每人吃六碗面才算勉强吃了个饱，尽管两人吃了这么多，可依然没有吓坏摆摊的老板，这年头绝大多数人吃不饱饭，能吃的人太多了。

填饱肚子后两人离开路边摊，马小双道："哥，县城门已经关了，咱们进不了城，现在去哪找地方住？"

萧震雷答非所问："小双，你会赶马车吗？"

马小双不明所以，点头道："会，我伯父家还没败落的时候，我就给我伯父家赶马车呢，当然会了，哥，这你不是知道么，还问？"

'呵呵，我忘了！"萧震雷搪塞了一下道："小双，我猜那些从大货轮上抛到江面上的红土恐怕已经全部运回鸿泰货栈了，这种东西是违禁品，越早脱手越好，那卢老爷肯定急着出手，为免夜长梦多，我们还是连夜把他的货栈给劫了，将里面的红土都运走藏起来！"

连杀了两人之后，马小双彻底脱胎换骨了，胆子肥了很多，他点头道："我听哥的，哥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第17章抢土

两人赶到新开河路上的鸿泰货栈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一片属于法租界的范围，平时是很热闹的，深夜之后也进入了寂静之中。

萧震雷带着马小双在街边店铺的屋檐下行走，两人都身处黑暗之中，隔得远了，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两蹲在鸿泰货栈的马路对面的店铺屋檐下，鸿泰货栈的大门口亮着电灯，非常亮，此时大门敞开着，一辆马车进去没多久，就见一个穿着名贵布料裁剪的马褂的中年人从马车上下来，货栈内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管事向中年人说着什么，那中年人听了雷霆大怒，发了一通火之后，就见几个打手模样的人坐上一辆空马车从货栈出来，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他们出来后，货栈的大门就关上了。

萧震雷猜测那穿着名贵布料制作的马褂的中年人很有可能就是财主卢家胜，他发火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丢了一袋红土，还有王二狗和丁四没有回来，那几个打手出去极有可能事奉了卢家胜的命令去找王二狗和丁四，卢家胜肯定以为事这两个人吞了一袋红土跑路了，因此才派人去追。

不久，卢家胜乘坐的豪华马车从货栈内出来，货栈的大门也再次关上，马车离去不久，萧震雷带着马小双悄悄溜到了货栈大门口的墙根下，萧震雷爬上围墙观察了一下货栈内的情况，货栈的院子里已经没有人走动了，一些空马车停在院子里，不过马匹都被牵去了马厩。

萧震雷溜下来对马小双道：“你那边暗处等着，等我料理了里面那些人把大门打开，你再进去帮我装货！”

马小双尽管知道萧震雷从小就拳脚功夫了得，前些日子又知道他枪法如神，但仍然有些担心道：“哥，你一个人行吗？实在不行的话，今晚就算了，我们再另外想法子！”

“放心吧，哥一个人绰绰有余了，你就在这儿等着，如果有巡捕过来巡逻马上吹口哨通知我，然后藏起来，明白了？”萧震雷说着从腰里抽出匕首含在嘴里，又拉起裤腿，从小腿内侧抽出**，往左边一摆，左轮手枪的弹巢弹出，弹巢里还好好的躺着六枚子弹，再往右边一甩，弹巢合上，将左轮手枪插在腰间后，一个跳跃就翻身进了货栈院子里，马小双立即退到了旁边店铺屋檐下蹲着。

萧震雷刚刚从院墙上跳下来，两个穿着对襟短打衣裳的就从货栈门口的值班室里走出来，萧震雷立即闪身到一边，原来这两人是来院子里巡逻，这货栈除了马厩和厕所在东北角之外，其他房子都是仓库，大得很，也不知道那些用麻袋装着的红土放在哪一间仓库。

待那两个巡逻的打手走远，萧震雷摸到值班室门口伸出头看了一眼，值班室的房间面积不小，里面竟然有八个人，分成两桌，一桌四个人都坦胸露乳，分四个方向坐着喝酒，桌子上一桌子的菜，有小菜也有卤料，里面的一桌四个人正推着牌九，牌九的玩法有多种，而这四个人玩的是一翻两瞪眼，三十二张牙牌，一次每人发四张，配搭成双，逐一的和庄家比大小。萧震雷看了一眼后缩了回来，然后慢慢退到了黑暗之中。

院子里不小，那两个巡逻的打手，都提着马灯，一人走在前面巡查各

处仓库，另外一人跟在后面，两人一边走着一边说着话，开着玩笑，经过各处仓库的时候，前面的人提着马灯到窗户上查看各仓库内的情况。

三号仓库，大门上画着一个大大的圆圈，圆圈内写着两个繁体字“叁號”，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了这里，大门的走廊下两侧分别有一根石柱支撑着屋檐，当两人走过第一根石柱，突然从石柱上落下一个黑影，只听见咔嚓一声轻响，后面的打手的脖子便被扭断了，黑影立即接过尸体上的马灯，让尸体靠在石柱上。

前面的打手一边查看着情况，头也不回地说：“刚吃完饭别乱扭，小心把脖子扭断了！”

“知道！”

“咦，你不是……”前面的打手听着声音不对，正要回头查看，黑影已经用一柄匕首插进了他的背心，正好穿透心脏，打手抽搐了两下便不动了。

黑影拖着尸体靠在石柱上，将马灯塞进尸体的手上，人刚死，尸体还是热的，将马灯塞进尸体的手上握紧，地上一根木棍，黑影捡起来撑在尸体的腹部，尸体便站立不动靠着石柱了。

值班室里，正推牌九的四个人刚好推完了一个庄，坐东边的一个秃子一边起身向外走一边道：“等会，撒泡尿先！”

对面一个瘦子连忙跟上：“等我一下，我也去！”

没了两个人，牌九也推不成了，另外一桌四个人正喝得起劲，也没人来挑土，剩下两人也凑过去一人拿了一个杯子将酒满上，与原本四个人一起喝起来。

秃子和瘦子一前一后走向东北角的厕所，秃子忍不住骂道：“吗的，今晚手气太不顺了，你小子每次都大我”。

秃子骂骂咧咧地，走了一截，已经道了厕所门口，却没听见后面的瘦子回话，一边说一边扭头：“我说你小子怎么不说……”。

一道白色的亮光闪过之后，秃子的脖子上就出现了一道血痕，一股鲜血从颈动脉中喷射出来，秃子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伸手捂住脖子，但很快倒下。

值班室里剩下六个人喝了一阵，两个推牌九的其中一个突然道：“秃子和瘦子怎么上个茅厕上了这么久？该不会是掉进了茅厕了吧？”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不过这话引起了打手头领络腮胡的注意，络腮胡摸了摸敞开的胸膛皱眉道：“是啊，这俩人去的时间不短了，该不会出什么事吧？那谁，你们俩出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叫一声！”

剩下两个推牌九的人只好不情不愿地起身出门去查看情况，可那两人刚出去没过两分钟就停电了，值班室里顿时漆黑一片。

打手头领络腮胡骂道：“吗的，早不停电，晚不停电，偏偏这个时候停电，那谁，把手电筒找出来，这黑灯瞎火也看不见，真个是不方便！”

打手头领刚说完就感觉一股热流喷在自己的脸上，他还以为旁边的小弟在黑暗中夹菜把汤汁水洒自己脸上了，忍不住又骂道：“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馋，你把汤水弄我脸上了知道吗？”

没有任何人理他，回答他的是两声闷哼声，接着像是什么东西倒在地上了，也许是感觉屋里头有些诡异，络腮胡突然觉得心慌、有些恐惧起来，刚要起身，突然一柄匕首横在了他的脖子上！

“谁，干什么？别他吗开玩笑，快把刀子拿开！”络腮胡感觉脖子上凉飕飕的，匕首的锋芒好像要隔开他的动脉血管，他忍不住大骂起来，实际上他的手暗地里伸向了腰间，却没想到摸了一个空。

“你是在找这个吗？”黑暗中伸出一个黑黝黝的枪管对准了络腮胡的后脑勺。

络腮胡一个硬东西正顶住自己的后脑勺，又听见这声音非常陌生，哪还不明白是强人闯进来了？当场吓地脸色都白了，连忙举起双手道：“别别别，好汉爷，你要什么尽管拿走，如果我说一个不字，您尽管开枪蹦了我。您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只要我知道我一定竹筒倒豆子都告诉您，如果我说的话有一个字不对，您也开枪蹦了我！”

萧震雷呵呵一笑道：“不错，爷我杀了这么多人，你还是第一个这么老实配合的！”

络腮胡当场吓尿了，“什、什么？他们都被您给杀了？”

“怎么？这年头死几个人很稀奇吗？撞在爷的手里，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老实回到爷的问题，红土存放在哪个仓库？一共有多少？”

络腮胡的心理防线早已经彻底崩溃了，此时哪里还想到其他，当即说出了实情：“在三号仓库，之前还库存有四袋，今晚又运来四十九袋，原本有五十袋的，不过有两个人扛着那一麻袋跑了，我们老爷已经派人去追那两个人。所以现在仓库里一共还有五十三袋”。

萧震雷问道：“按照现在是市价，这批货大约值多少银子？”

络腮胡是有问必答，他道：“我们老爷给各大烟馆的价钱是两百四十两银子一块红土，一袋有四十块，一袋也就是九千六百两银子，五十三袋一共值多少钱您自个算算就清楚了！”

五十万八千八百两！

萧震雷心算得到了这个答案，随后又问：“红土这种生意是违禁品，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摆在明面上买卖，卢家暗地里负责烟土生意的是谁？卢家胜怎么会做这种买卖，他为什么有洋人的路子？”

络腮胡连忙道：“负责与各地烟馆谈烟土生意的是管家胡二，我们家卢老爷是潮.帮中人。自上海开埠，划定租界以后，红土进口地便从广州、澳门移往上海，以前经营红土的潮.汕中人也就纷纷转移到上海，他们利用自身的多财善贾和以前与洋人们的长时间合作关系，在上海发展得很快，而我们家卢老爷就是当年第一批来上海的潮.帮中人的后代，也是现在潮.帮中人的领头人，鸿泰土栈是上海第一家专卖红土的土行，即为潮.帮人士所开设，我们老爷并不是唯一的老板，他是大股东，下面还有潮.帮中人若干股东”。

自鸿泰土栈开设之后，其后土行之设有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遂使上海成为全国红土的集散地，业者日进斗金，富可敌国，当然会让上海人看了眼红，但是上海人要想在土行界插一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无论财

力、经验、手腕以及对洋人方面的关系，他们都无法与潮.帮匹敌。

“明白了，谢谢！”

络腮胡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剧痛，随即失去了意识。

（大大们，看书记得加入书架收藏，有推荐票的多给点哦，三克油！）

第18章毁尸灭迹

干掉了络腮胡打手头领之后，从他身上取下一串钥匙，萧震雷到外面重新推上了电闸，货栈里又重新亮了起来，来到大门口用钥匙将反锁的大门打开，闪出半边身子向外面招了招手，躲在黑暗处的马小双看见，立即快步跑了过来跟着萧震雷进了或站内。

两人拿着手电筒来到三号仓库门口，马小双看见两个人靠在石柱上吓了一跳，萧震雷一边用钥匙打开仓库大门，一边说：“放心他们俩已经死了，跟我进来！”

到了仓库里面，萧震雷打着手电筒很快找到了红土，粗略数了一遍，恰好五十三袋，与络腮胡说的数字一样，萧震雷便道：“小双，你赶紧去马厩牵四匹马出来套两辆马车，套好之后先搬货，我去那边善后！”

马小双也知道萧震雷可能要去处理尸体，连忙答应：“行，震雷哥你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了！”

萧震雷还真是去处理尸体，这些尸体不能就这样丢在这里，他将所有的尸体都扛到货栈的院子里乱七八糟放着，并找了不少易燃物堆放在尸体周围，这个过程花去了大约五分钟，在扛尸体的过程中，他在这些尸体身上一共搜出了四支毛瑟**和四百发子弹。那卢家胜做这等走私烟土的生意，手上没有一点自保的家伙怎么守住这份家业？在这里搜出四支盒子炮也属正常，盒子炮是自动手枪，比步枪短小得多，便于随身携带，最适合用作干见不得人的生意的武器。

毛瑟**，俗称盒子炮，又称驳壳枪、自来得，如配备二十发弹匣的又称为大肚匣子、大镜面。是德国毛瑟兵工厂于1895年取得专利，隔年正是生产的。

这四支盒子炮有两支是配备二十发弹匣的，另外两支配的是十发子弹的弹匣，萧震雷搜出这四支盒子炮的时候欣喜万分，不为别的，只因为盒子炮的超大弹匣，尽管此时的盒子炮还不具备全自动功能，不能连射，只能单发，但盒子炮的威力大，使用方便，是较早的自动手枪之一。

与左轮手枪相比，盒子炮这种自动手枪的优点是弹夹容量大、威力大、射速快、射程远，不需要担心打着打着就没子弹了，而左轮手枪的优点是稳定性能好，开枪的时候一般不会卡壳，即便遇到打不响的时候只要再扣动扳机就好了，但射速慢、弹巢少，射程短，打着打着就没子弹了的缺点很让人蛋疼。

萧震雷将两支二十发弹夹的盒子炮插在背后腰间，将另外两支十发弹夹的盒子炮以及四百发子弹用布袋装好背在背上。

从值班室出来之后，萧震雷将各个仓库都打开找了一圈，发现仓库里大多是染料，还有一部分布料和棉花，在靠近厕所的一间仓库里，他发现了大批的桶装柴油，没想到卢家胜卢老爷竟然还做柴油生意，此时欧洲各国的汽车行业开始大力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在上海也有不少老爷们开上了汽车，只不过现在的汽车相对于后世的汽车来说还相当原始。

萧震雷一不做二不休，为了毁尸灭迹，不让巡捕房查到蛛丝马迹，他扛着一大桶柴油沿着各个仓库淋下，将整个货栈内都浇了一遍，特别是值班室里和院子的尸体上淋得更多，为了就是要将那些尸体全部烧掉，将整个货栈都烧成白地，只有这样，巡捕房才查不到什么，卢家胜也只会以为最值钱的烟土都被烧了，而不会追查烟土的去向。

忙活了一阵，萧震雷终于搞定，那边马小双也干得差不多了，五十三麻袋**全部装上了两辆大马车，萧震雷过去帮忙捆绑结实，每辆马车套上两匹骡马能够轻轻松松拉着跑。

“行了，哥，弄好了！”马小双擦了一把汗说道。

萧震雷掏出香烟点燃一支吸了两口说：“好，那咱们走！”

于是每人赶着一辆马车出发，经过货栈大门口的时候，落在后面的萧震雷从马车上拿出一支浸了柴油的火把，用火柴点燃了扔旁边仓库里，此时有点西南风，待会火势起来之后经西南风一吹，火势就会沿着仓库蔓延直到整个货栈全部都烧起来。幸好这家货栈与周围其他房子都隔着一定的距离，要不然萧震雷还不能这么干。

将马车都赶出货栈大门外之后，萧震雷又回到货栈内将大门反锁，然后跳墙出来。在两辆满载货物的马车连续穿过了两条街道之后，萧震雷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就发现货栈那边已经火光冲天了，当他们经过外白渡桥的时候，法租界那边才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估计等消防车赶到的时候，卢家货栈早就烧成了白地。

等两人赶着马车抵达闸北那片废弃的厂房，将所有货物都下下来堆放在原来红土的那间厂房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萧震雷让马小双将两辆马车藏在废弃的厂房里，又把四匹骡马栓好，这种时候万事小心一点为好，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让人发现行迹。他自己则找来一些野蒿盖在货物上作伪装，以免不相干的人无意中来到这里发现这批价值巨大的**。

萧震雷很清楚，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没有钱是不行的，这是一个乱世，但同时又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启年代，只有积极参与到这个大时代当中去，才会不虚此行，才能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对于萧震雷来说，来钱的办法很多，他也想过去抢租界里的那些外国银行，但后来被他自己否定了，抢银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他现在势单力薄，马小双只能打打下手，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他一个人即便再强也不可能与整个租界为敌，一旦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别说能不能抢到钱，能不逃出租界都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次冲动之下杀了那么多英国大兵，已经引起了洋人们的巨大怒火，如果再搞出一次惹怒洋人的大事出来，恐怕这次就不是那么容易糊弄过去了，黄精荣那些人也不一定会再找人给他背黑锅了。

因此萧震雷放弃了抢租界外国银行的打算，即便要抢，也要等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干，现在干这种事情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才选择了抢走卢家胜那批走私的烟土并以此来得到地一桶金。

干了这一票，马小双显得有些兴奋，但同时心里又有些矛盾，问道：“哥，咱这是不是就成了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了？”

萧震雷正抽着烟，突然听到马小双说这话，一口烟雾呛到了喉咙里，咳嗽了半天才缓过劲来，马小双惊慌失措地在他背上拍了好久。

缓过劲来之后，萧震雷骂道："胡说八道，那卢老爷是什么人？他走私烟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难道他是什么大善人不成？这等丧心病狂的人死不足惜，更何况咱们又没杀他，只是抢了他的货、烧了他的货栈而已，咱这是劫富济贫，是江湖好汉，咱不害人，只对付坏人，懂吗？至于那些被我杀了的打手，他们就是一条条恶狗，也不知道帮卢家胜干了多少坏事，难道他们不该死？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今晚时候到了，所以他们的阳寿就尽了"。

如果是其他的说辞，马小双还不一定信服，但萧震雷这一番说辞，还真让马小双信服了，让他的心里没有了疙瘩。

马小双心里没了疙瘩之后，也就不再在意这事儿，问道："哥，明天咱还去码头吗？"

萧震雷想了想摇头道："不去了，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估摸着离天亮没多久了，咱们先睡会，有事等天亮之后再说！"

第19章消息

天麻麻亮的时候萧震雷像定了时的闹钟准时坐起，他警惕地扭头观察着四周，见没有动静才放松下来，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即便现在穿越到了清朝末年也改不了。

见马小双还没睡醒，萧震雷也没有将其叫醒，他在废弃厂房附近四处走动了一下，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些生锈的铁丝、丝线、布条和木料，然后开始利用这些东西在周围布置一些陷阱，主要目的是防止有人无意中闯到这里来发现厂房内藏着的红土，如果有人无意中闯到这里必定会触动他布置的机关，机关发动后就会将闯进来的人吓走。

布置完后，萧震雷坐在厂房门口抽着烟，思索着以后的计划，抽完两支烟的时候马小双醒了，萧震雷当即带着他出了废弃厂房，走过一段之后来到了上海火车站北站附近，上海北站是沪宁铁路的起始站，这条铁路于1905年开始修建，1908年正式通车，也就是去年，从上海北站到公共租界的北区很近，走几分钟就进入了公共租界北区境内。

马小双跟在萧震雷身边一边走一边问："哥，今天咱干什么去？"

萧震雷叼着烟道："先吃早饭，吃完了咱再去买栋房子，买下房子了咱再去为那批'红土'找买家！"

马小双忍不住道："哥，你不会真的把那些烟土卖出去吧？"

萧震雷笑道："你看我是那样的人么？我说了会把那批祸害人的东西烧掉就会烧掉，之所以找买家就是为了弄一笔钱，这回咱们来一个黑吃黑！"

马小双又有些担心："哥，干这种买卖的人没一个是吃斋颂佛的，手黑着呢！咱只有两个人，只怕干不过人家啊，我怕到时候他们反过来把咱们给黑吃黑了"。

萧震雷拍了拍马小双的肩膀安慰道："放心，哥不会干没把握的事情，咱们两个人确实有点势单力薄，不过也正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好保守秘密，这种事情一旦传扬出去，我们恐怕就在上海滩混不下去了，到时候黑白两道都会追杀咱们！"

马小双一想也是，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萧震雷这些的举动被他看眼里，多少让他对接下来为烟土找买家的事情放心了一些，不过他又想起买房子的事情，问道："哥，你刚才说吃完早饭就去买房子？去哪儿买？咱手上可没有能攒够在这大上海买房子的钱呐！"

看见前面有一家早点铺子，萧震雷指着那店铺道："去那里吃！我现在手上有三十二英镑，大概可以换成三百二十块大洋，前几天我已经打听过了，以现在的房价，如果只是在上海县城周边买房子，倒是可以买一栋二进二出的房子，可如果在县城内或者英法租界内卖一套二进二出的房子怕是不够，不过我还是决定在英租界内买房子！"

马小双诧异加不解，忍不住问道："哥，这是为何？你不是说在英租界买房子的钱还不够吗？而且我们才做下那么大的事儿，你却要在英租界内买房子，这可是在洋人的眼皮子底下啊！万一被洋人发现这两件事儿是

我们干的，只怕我们跑都来不及就会被抓了！”
萧震雷一边过马路一边说道：“只要看好了房子，我们可以先住进去，给原主人付一部分定金，并不需要付全款，等我们有前了再付剩下的钱不迟，而且不过几天我们就能拿到卖**的钱了，至于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只要咱们俩不说，是没人会发现是我们干的，杀洋人那件事儿已经过去了，昨晚抢**的事情，没人会追究，没人会追查，即便有人追查也查不出什么，卢家胜绝对不敢声张他在货栈里藏了那么多**，所以他即便知道**被抢了也只能吃一个哑巴亏，明白了吧？咱们这笔财发定了！”
马小双听后放心多了，两人走到早点铺子门口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萧震雷摊子老板喊：“老板，来两碗稀粥、二十个大肉包子、一碟腌萝卜！”
这年头干苦力的一般没什么钱，都只吃烧饼、红薯，这些玩意饱肚子，不容易饿，而大肉包子要比烧饼贵，但份量又比烧饼少，因此干苦力的很少吃肉包子，只有附近的居民和稍微富裕一些的人家才吃大肉包子，可也没人一次性买这么多。
早点摊子老板见萧震雷一次性叫了二十个大肉包子，立即堆起了笑脸答应：“好咧，两位稍等，马上就来！”
填饱了肚子，萧震雷和马小双乘坐有轨电车到公共租界中区下车之后转了一圈，到了中午时分两人去澡堂子洗了澡，搓了背，又去理发店将乱糟糟的头发修剪了一番，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都换上了新买的笔挺西装、黑亮的皮鞋、衬衣、领带、礼帽，马小双的手里还提着两套在成衣店里买的上好布料裁剪的青色对襟短装、灯笼裤、崭新的尖头老式布鞋，所有开销加在一起才花了不到五块大洋。
中午，萧震雷带马小双在四川路上一家西餐厅吃午餐，这可让马小双出尽了洋相，想他一个乡下小子，哪里吃过什么洋大餐？好在有萧震雷教他，倒是没有被周围用餐的洋人们鄙视。
马小双学会之后，用餐刀笨拙地切着牛排，同时小声问道：“哥，你好像也从没有吃过这洋大餐吧？你是怎么会洋人这一套的？你又是怎么会说洋话的？”
萧震雷笑着对周围正在用餐的洋人怒了努嘴道：“看着听着就学会了，这又不是多难的事情！”
马小双恍然大悟，心说原来是这样，难不成这洋话很好学？我怎么就那么笨呢？
吃得差不多了，萧震雷向侍者打了一个响指，老外侍者很快拿着菜单走过来弯腰用英语道：“先生，请问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
“埋单！”
付了餐资，萧震雷又拿出一张小票第给外国侍者问道：“先生，我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想在公共租界买一套房子落脚，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出售吗？”
在这个时代，不管是酒馆、旅店的小二，还是西餐厅的侍者们的消息都是非常灵通的，他们在伺候各种顾客的时候听到的消息远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要多得多，因此萧震雷才会向这个洋人侍者打听消息。

早上的时候马小双问起为什么要在公共租界买房子，当时萧震雷并没有明说，原因只有萧震雷自己知道。经过这些天的观察，他发现此时上海滩大部分帮会势力都集中在法租界一带，但主要是青帮中的本土帮；在公共租界讨生活的都是一些江湖豪客，这些人长期干着杀人越货的无本买卖，并非长期盘踞在公共租界，而是拥有很大的流动性；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外的上海县境内，南市属于青帮本土帮，沪西地区由青帮中的湖州帮控制，在闸北、宝山一带由青帮中的山东帮和江苏扬州帮控制。

萧震雷是想着要在上海滩发展自己的势力的，因此必须要找一块地盘落脚，在法租界不行，法租界鱼龙混杂，帮会林立，更遭的是巡捕房与帮会成了一家，自己贸然插进去一脚必然会引得其他帮会和巡捕房的群起而攻之，沪西、南市、闸北、沪东、宝山一带这些都是青帮的地盘，现阶段还不具备去和青帮抢地盘的实力，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公共租界，也只有公共租界几乎没有帮会存在，毕竟这里是洋人们的大本营，租界工部局对这里的帮会管制还是相当严厉的，法租界经常发生警务人员与帮会人员勾结的事情，但公共租界很少有这种事情发生。

外国侍者见有小费，连忙收进自己的口袋道：“先生，您算问对人了，在九江路的英吉利公寓305房间住着一位法斯特先生，他的职业是一个中间人，用你们大清国的话说就是一个‘牙人’，他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我相信他一定有您想知道的消息！”

外国侍者的比喻并不准确，牙人是做正当生意的中间人的称呼，就是靠一张嘴吃饭的，这样的人基本都是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律师、状师都可以说是牙人，通过做中间人在交易双方抽取佣金，而中间人是广义的，它并非只指做正当生意中间人的牙人，还包括非法交易的牵线人，例如**的皮条客、黑市交易的中人，这类人都统称为中间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中介，它是一个中性词，不管是从事合法或者不合法交易的中介，都称为中间人。

“谢谢！”萧震雷站起来拿起旁边的礼帽戴在头上走了出去，马小双也立即跟了过去。

第20章暴打

九.江路上的英吉利公寓听着名字还以为是多高档、气派的公寓，这栋公寓楼就坐落在九江路边上，但却谈不上多么高档和豪华，它其实是英国人在十里洋场混得非常失败的一些人的栖身之所而已。

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走进英吉利公寓那破破烂烂的大门时，从里面蹦出来一只奇臭无比、神情极为慌乱、而且还不停呜咽的癞皮狗，看到这只癞皮狗，萧震雷神情警惕了一些，这是他长久以来的生存本能。

两人慢慢地、且很小心地上了三楼，三楼楼梯口却站着几个眼神极为不善的年轻人，从这几个人的衣着打扮上来看，萧震雷断定他们是帮会中人。

两人走过之后，这些帮会中人并没有刁难，直到走到305房间门口，萧震雷伸手正要去敲门，可门从里面自动打开了，一个脸色惨白、神情极为狼狈的年轻白人被两个帮会中人押着从房内出现在房内门口，后面还跟着一个穿着黑色对襟短褂，却露出胸口一撮毛的矮壮壮汉，看来这人应该是这些帮会中人的老大，而这个极为狼狈的年轻白人应该就是他要找的法斯特！

萧震雷知道自己和马小双很明显来得不是时候，连忙道：“不好意思，找错房间了！”

尽管萧震雷极为不愿意现在这就和这些上海滩上的帮会中人发生冲突，可事情并不是他能控制的，两只胳膊被反手绑住的年轻白人看见萧震雷和马小双出现在门口之后，眼神中立刻流露出一种类似溺水的人无意中碰触到某个物体时会不顾一切死死抓住的希望之光。

年轻白人立对萧震雷道：“噢，我的上帝啊，刘先生，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快帮我把欠高利贷的钱给还了，我一定会将您的事情办得一百个让您满意！”

萧震雷见多了世面，当然知道这个法斯特打的什么主意，他皱眉道：“这位洋大人，我想你认错人了，我并不姓刘，您还是好自为之吧！”说罢就要和马小双转身就走。

可现在不是萧震雷和马小双想走就可以走得了的，房内的矮壮大汉开口了：“慢着！二位既然是来找这位法斯特先生的，那么想必与法斯特的关系是极好的，既然如此，二位还是替法斯特把欠我们的钱给还了吧！免得把大伙闹得都不高兴，大伙一不高兴，就有人要倒霉了，这位先生，你说呢？”

这帮会小头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看见萧震雷和马小双身上的西装，一看就知道不是便宜货，能穿得起这种西装肯定是有钱人，既然有这样的冤大头，他怎能放过？放过岂不是对不起自己？

“我说了，我不是认识这个人，他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他欠您的钱是他的事情！我一直听说你们青帮做事都是讲规矩的，您总不能讹上我吧？告辞！”萧震雷说完就走，马小双立即跟了上去。

那矮壮壮汉被萧震雷这么一顿抢白，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脸色变得

阴沉，跟着走出门口盯着萧震雷的背影眼神中有些愤怒之色，向站在楼梯口的几个手下打了一个眼色。那几个靠在楼梯口的帮会中人立即双手挽着站成一排将楼梯口给堵死了。

萧震雷见状停下，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来问道：“你是青帮谁的手下？知不知道这里是英租界，不是法租界、南市、沪西、闸北、沪东和上海县城，这里不是你们青帮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地方！”

萧震雷这一番话一出口，矮壮壮汉脸上更加挂不住了，感觉今天丢了天大的面子，立即恶狠狠道：“怎么着？老子是青帮大字辈大佬李超五老大的手下兄弟田大光，你能老子怎么样？就算这里是英租界，老子今天还真想怎么样了，你以为你是哪根葱？敢与我青帮叫板？弟兄们，让这两个小赤佬长长记性，让他们知道与我青帮叫板的下场！”

“砍死他！”七八个小弟从身上抽出家伙一起向萧震雷和马小双招呼过去。

萧震雷一把推开马小双，双手双脚并用，拳拳到肉、一脚踢一个准，眨眼之间就将围攻自己的七八个帮会小弟干翻在走廊地板上，走廊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哀嚎之声。

萧震雷脸不红、气不喘地拍打着自己身上的西装袖子，又拉了拉西装的下摆，使得衣服更加笔挺，走到早已经惊呆了的田大光面前掏出一包白鹤牌香烟抖了抖，抖出一支叼在嘴里，用洋火点燃抽了两口将烟雾吐在田大光的脸上，田大光连忙后退躲避。

萧震雷一愣，立即甩手一巴掌扇在田大光的脸上，只听得一声轻响，再甩过去一巴掌，又是一声轻响，就这样连续打了十几巴掌，一边打一边骂：“老子叫你躲，你躲啊，还他吗黑.社会啊，青帮啊，我呸！本来呢，你们在法租界，大爷们在英租界，大家伙井水不犯河水，咱也不想与你们起冲突，给你脸你他吗还蹬鼻子上脸了？如果是范高头那老家伙，老子还佩服几分，青帮在他们这一代还算是盗亦有道，做事还讲一些规矩，李超五？潘钰清？刘福彪？他们算个屁？老子今天放你回去，你去告诉李超五，如果他这老小子再敢纵容手下到公共租界里搞事，再敢捞过界，老子就做了他，听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没有？不明白的话，老子再让你清醒清醒？”

田大光连续被打了十几记耳光，一张脸早就被打成了猪头模样，此时听萧震雷最后几句话，急忙叫道：“听明白了，明白了，好汉爷，您大人有大量，小的再也不敢了，回去就跟老头子讲！”

萧震雷伸手道：“拿来！”

田大光不明所以，愣了愣问道：“什么？”

“借据！“萧震雷指着躲在门后的法斯特道：“他写的借据！”

“哦，在这儿，在这儿！”田大光连忙从袖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心惊胆颤地递过去。

萧震雷接过来打开看了看，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票子道：“这借据上写着他借了你十块大洋的本金，对吧？一个月后连本带息还五十块大洋，真他吗是高利贷啊，没见过这么高利息的！这里是一英镑，相当于十

块大洋，这是还给你的本金，至于利息，你确定你还要吗？”

“不不不，不要了，好汉爷，是小人不对，小人捞过了界，小人不要利息了！”田大光连忙接过那一英镑的纸钞说道。

萧震雷一脚踹过去，骂道：“滚，再让老子在公共租界看见你们，见一次打一次！”

“是是是！”田大光被踹了一脚之后扑倒在地上，慌忙爬起来答应，又向其他手下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老子回去！”

第21章买房

待那些帮会中人狼狈而逃之后，白人法斯特从房内小心走出来凑到阳台往下看，见那些人从公寓大门走上大街消失不见之后才转过身来，看见萧震雷正盯着自己，而且脸色极为不善，连忙上前行了一个绅士礼道：“这位尊敬的先生，刚才真是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才会这样做的，不让我真的会被他们打死！，还请您原谅我刚才的举动，不过您放心，我相信您是来找我干活的，说出您的要求，我一定会把您的事情办得让你满意”。

萧震雷冷笑着抽着烟，吞云吐雾道：“哼哼，你以为就凭你这几句话就可以让我放弃对你的愤怒？我今天来找你是准备让你给我找一栋房子，房子要大、要豪华，但价格又不能太高，市值一万大洋的房子，你必须要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将价格砍下一半以上，如果办不好这件事情，你知道后果吗？哼哼，只要我一句话，刚才那些人就会将你沉入江底喂鱼！”

法斯特长期混迹于上海滩，对当地的灰色势力非常清楚，但他对于那些在公共租界内活动的流动性极大的江湖豪客和江洋大盗们却又不太熟悉，经过刚才的事情，他还以为萧震雷和马小双是活跃在公共租界的亡命徒，他宁愿得罪当地的帮会，当地的帮会不会杀洋人，就算他欠钱也没有生命之忧，可得罪了那些江湖豪客，恐怕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萧震雷这么将他吓得不轻，可萧震雷的要求也太高了，就算他的嘴巴很厉害，可也没有办法将市值一万大洋的房子砍价到一半价格以下。

他哭丧着脸道：“这位先生，您的这个要求也太高了，您要知道我只是一个包打听和中间人，我不是卖房子的户主，在价钱上我是说不上话的！”

萧震雷脸色一变：“这么说你就是没什么作用喽？”

“不不不！”法斯特以为萧震雷要干掉他，吓得他脸都白了，在生死关头，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连忙道：“先生，您别杀我，我知道有一栋房子非常大、非常豪华，价格也很低，但是没人敢买下来，因为这栋房子自从去年它原来的主人一家六十八口全部惨死在家里之后，那栋房子里不久就出现了不干净的东西，后来连续两个主人都被活活吓死了，在那之后全上海滩所有有钱人人都认为那栋房子不吉利，因此没人敢买下来！如果先生不忌讳或者说不害怕被恶魔上身的话，我想您看见那栋房子之后应该会满意的”。

“有鬼做怪？”萧震雷说着又道：“这真是有趣，我倒想去看看那栋房子，去看看是否真的有不赶紧的东，走吧，法斯特先生，带我们去看看”。

在法斯特的带领下，三人很快来到了北京路上，在苏州河南岸一动宅院门口停下，法斯特站定道：“先生，就是这里了！”

萧震雷打量着这栋房子，只见这栋宅子门前都已经杂草丛生，更别说宅院里面了，宅院里面的房子是一栋典型的西洋风格的尖塔高楼，整个洋房正面呈长方形，一共三层高，看建筑面积就知道里面有很多房间，楼顶

上是哥特式风格的圆圆的尖塔，只略计算一番就知道这院子的面积不小，至少也有二十亩大小，这块地方虽然位于苏州河南岸，但毕竟是在英租界内，市值应该很高才对，可就因为出了原主人一家六十八口全部惨死，后来的连续两任主人都被吓死的事情，造成了这栋房子无人敢买，因为没人买的缘故，价格也一直下跌，看来连洋人们也不能免俗担心厄运上身。

分开一人多高的野草，萧震雷走到宅子的院子门前问道："能进去吗？"

法斯特耸耸肩："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的房主很少到这儿来，不过如果要进去的话，只能从铁栅门翻过去"。

萧震雷往上一跳，双手抓住铁栅门上的横栏，将身体往上一拉，双腿就已经越过铁栅门跃进了院子里，后面马小双和法斯特见状也跟着爬铁栅门翻进院内。

萧震雷在院子里找了一根趁手的枯木棍分开密集的野草来到了洋楼门口，尽管洋楼的台阶上和门廊里布满了灰尘，还有一股腐朽的味道，看上去这栋洋楼很有历史沧桑感和厚重感，感觉就像一座神秘的古堡，它是有着历史的传承一般。

此时法斯特和马小双两人已经走了过来，法斯特介绍道："这座房子已经建成五十十多年了，当初建的时候墙体的主体材料全部是用的青石，在水泥发明出来之后，后来的房主又用水泥混合砂石对墙体进行了翻修和加固，可以说这栋房子非常坚固和结实，完全可以当碉堡用。现在的房主是上一任房主的儿子，叫麦德斯，听说混得不怎么样，有回国的打算，如果先生您真的想要买下这栋房子，我们倒是可以利用这一点砍一些价钱！"

萧震雷走到窗户边透过窗户看向房子内部，大门内是一个若大的客厅，而里面的情况让他有些诧异，扭头问道："你确定这房子的主人麦德斯不常来吗？"

法斯特笑道："这家伙的老父亲就是被这里不干净的东西吓死的，你想他会经常来吗？看看这房子周围的模样就知道这里至少也有好几个月没有人来过了！"

这房子有古怪！这是萧震雷观察房子内的情况后发现的，绝对有古怪，想想看，好几个月都没有人来过了，而客厅里的地面上却有许多新鲜的脚印，欧式真皮沙发长椅上（填充物当然不是海绵，而是天鹅绒之类的东西）光洁如斯，难道这里真的有鬼？

萧震雷沿着洋楼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洋楼周围有什么异常情况，沿着原路返回时若有所思，回到洋楼门口问道："那么法斯特先生，这栋房子现在是什么价钱呢？"

法斯特说道；"上个月麦德斯找到我，希望我给他找一个买主，他出的价钱是四千五百英镑，这个价钱现在已经非常低了，您应该知道如果这里没有发生那么多事情，市价绝对在一万英镑以上！"

萧震雷掏出香烟叼了一支在嘴里，见法斯特正看着他吞口水，于是丢了一支烟过去，那法斯特大喜，连忙接住，含在嘴里之后连忙掏出火柴划

燃给萧震雷点上，再给自己点上。

萧震雷吸了两口问道：“那你认为麦德斯可以接受的最低价格是多少？”

法斯特想了想回答：“如果先生真想买下来，我想凭我的谈判能力应该可以将价钱砍到三千五百英镑，再往下就很困难了！”

萧震雷退到院子中间的杂草中抬头看了看二楼和三楼以及楼顶的圆顶，对已经走过来的法斯特道：“如果你能将价钱砍到三千五百英镑以下，不仅你欠我的可以一笔勾销，而且每少一百英镑，我就支付你二十英镑的中介费用，至于麦德斯给你多少中介费用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法斯特立即道：“每少一百英镑，我要三十英镑的佣金！”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答应：“可以，前提是这笔生意一定要谈成，否则的话，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法斯特一点也不在意萧震雷的威胁，他笑道：“当然，只要与钱有关的生意，我都会全力以赴，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那位麦德斯先生！”

三人花了一个小时找到了洋房的主人麦德斯，法斯特这个家伙既当中间人，也作为萧震雷的谈判代表直接与麦德斯商量价钱的问题，这家伙的谈判能力果然非同一般，他死死地抓住那栋房子曾经发生过诸多诡异事件的问题做文章，再利用麦德斯急于想脱手的心理，将房子的价格直接砍到了三千两百英镑。

这栋房子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其实是有钱人以为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担心有不干净的东西，所以不敢买，而敢买的人又嫌价格太高，所以这房子就一直空了下来。

由于萧震雷手上暂时还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先付了三十英镑的定金，保证三天之内将剩下的钱款如数付清，到时候再去租界工部局办理房产转让手续，而麦德斯拿了定金则保证三天之内不准将房子再卖给别人，如果三天后萧震雷还没有付清剩下的余款，房主麦德斯则有权将房子卖给其他人，收取的定金也将归他所有，萧震雷不得再讨要定金，双方签订合同之后按上手印之后，合同即生效了。

第22章第二个小弟

买下了房子，以后就可以在这里落脚了，萧震雷心里安心了一些，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之前，暂时还不宜与这里的青帮为敌。因为这里位于公共租界，更在英租界内，上海滩的帮会人物一般不敢在英租界内乱来，公共租界巡捕房可不是吃素的，只有一些不怕死的江湖豪客和江洋大盗们敢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在英租界相对要安全和宁静一些。

至于他和马小双以前在上海县城内租的民房不能再住了，那里是青帮本土帮会的势力范围，自从昨天下午萧震雷发现有人一直跟踪自己和马小双开始，他就知道那肯定是当地帮会中人，至于是谁的人暂时还不清楚，不过可以确定一点，他们还不确认自己和马小双是不是报纸上的那两个杀死那么多英国大兵的人，所以他们只是在跟踪。

萧震雷可以装作没发现，但也受不了整天被人监视和跟踪，从昨天晚上监视的人消失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天了，再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这也让萧震雷松了一口气，也许是跟踪的人认为他和马小双根本就不是报纸上的那两个人，所以放弃了继续跟踪，不过这样也好，萧震雷心想至少现在不用与青帮起冲突了。

从原房主麦德斯的住处出来后，中间人法斯特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摸着身上各处部位，就好像长了虱子奇痒无比似的，浑身不自在，眼看着走到四川路上了，法斯特才鼓起勇气扭扭捏捏道：“先生，您看，您的事情我帮您办妥了，按照我们之前的协议，您应该付给我九十英镑的酬劳…….”。

萧震雷被法斯特这么“提醒”才想起来似的，“噢！”萧震雷拍了拍脑袋就好像自己差点忘了这事一样说道：“是的是的，按照约定我应该付给你九十英镑的酬劳！”说着将手伸进口袋里。

得！没钱了！萧震雷的手伸进西装口袋里停住了，但他立即叫道：“不对啊，法斯特先生，我记得好像是我救了你一命，是吧？”

“呃？”法斯特愣了愣，他不知道萧震雷怎么突然提起那件事情，不过他却不能不承认确实是萧震雷救了他的命，“是的，先生！我很感激您救了我，我将会把份感激一直放在心里，记在脑海的深处的！”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笑道：“法斯特先生，您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施恩不图回报的，不过呢，我知道您是一个生意人，而且您是从英国来的，算得上是客人，所以我还是认为应该尊重你们英国人的习俗，将我救了您的性命这件事情按照你们英国人的习俗来处理，您看啊，我救了您的性命，那么您应该支付给我多少酬劳呢？或者说您认为您的性命值多少钱呢？您千万别告诉我您的性命一文不值！”

法斯特傻了，马小双也傻了，只剩下萧震雷一个人笑呵呵、慢吞吞地抽着烟。

法斯特看见萧震雷那副模样就知道自己应得的九十英镑的佣金是拿不到了，伸出手狠狠道：“拿来，我要抽烟，给我一支香烟”。

这次萧震雷倒是没小气，抽出一支递了过去，法斯特伸手接过叼在嘴

上又抢过萧震雷手上抽了半截的烟屁股给自己点燃再还了回去。

连续抽了几口之后，法斯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他伸出右手大拇指道："先生，对于您，我只能用你们清国的一个字来形容，'服'，我服了！我来上海很多年了，清国人给我印象有很多种，社会底层的人一般都是麻木不仁的，商人们大部分都很诚信，但也有奸诈的，官员们一般都是欺上瞒下，献媚上级，欺压下级，绅士们都很爱面子，有学识的人都很谦虚，从来不炫耀自己，可是您呢？您给我的印象与我看见过的所有清国人都完全不同，您的脸上充满着自信，无与伦比的自信，你的眼神很亮，气质很独特，就好像您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一样，可您的另一面与清国人都非常谦虚谨慎的为人处事态度完全不同，那就是狡诈，是的，请原谅我这么形容您的性格中的这种特质。我原来以为您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但经过这半天的相处，我知道我错了，您是一个十分理智，并且很绅士的人，但是您身上又不缺乏杀手的狠辣，我看得出来，您身上没有九十英镑了，但您又没有杀了我灭口，而是用您救过我的命这件事情做文章，以达到您不想支付给我佣金的目的，我说得对吧，先生？好吧，不管您承不承认，我也不打算要那九十英镑了，以后我不欠您的，您也不欠我的，我们之间一笔勾销，这下您满意了吗？"

萧震雷没想到法斯特这个洋鬼子竟然说得一套一套的，看来确实有点本事，不过他可不想这么让法斯特离开，"这么说法斯特先生认为自己的命只值九十英镑喽？"

法斯特连忙道："不不不，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您没有钱支付佣金给我，而我又欠您的一条命，那我们只要互相抵消，以后谁也不欠谁的，难道先生的意思不是这样吗？"

萧震雷笑道："当然不是，按照您刚才的逻辑，也就是说我只要支付了九十英镑的佣金给您，您的命就还是我的，我随时可以拿走，对不对？"

法斯特彻底傻了，他被萧震雷绕晕了，回过神来抱着头一脸痛苦的表情说道："先生您不能这样，我的命只属于我自己，噢，上帝啊，见鬼！好吧好吧，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到底要怎么样？"

萧震雷终于满意，心说你小子总算上道了，问道："平时怎么能联系到你？"

法斯特老老实实道："英吉利公寓一楼门卫室有电话，您可以在任何公用电话亭查到号码！"

"跟着我混吧，以后要随叫随到，每个月给你200两白银的薪水，干得好还有奖金，这是两块大洋，是给你这个星期的饭钱，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去赌场赌博欠了别的人钱，我不仅不会救你，还会帮着别人剁了你的手指！"萧震雷说完丢了两块大洋给法斯特就带着马小双走了，很快消失不见。

一个混得被别人追债差点丧了命的赌徒，即使他是洋人，能够突然得到一份月薪200两白银的工作也实在是太幸运了，要知道并不是所有来大上海讨生活的洋人都能拿到200两的月薪，这个时候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

处督察长布鲁斯的年薪都只有7270两白银，平均算下来每个月也只有不到606两，副督察长麦高云的年薪只有2000两白银，平均算下来每个月的薪水还不到200两呢！

法斯特呆呆地看着手上两块现大洋脑袋里有些恍惚，月薪200两？那混蛋不会忽悠我吧？对了，他怎么知道我经常混赌场的？

第23章人为

“震雷哥？你咋给那个洋鬼子那么高的薪水？200两啊，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

马小双对萧震雷说要付给法斯特每个月200两薪水的做法很是不解，也不满，他认为法斯特根本不配拿那么多钱。

萧震雷笑着解释道：“小双啊，这个法斯特现在确实不值得我给他每月200两的薪水，不过我们要做长远的打算，他在洋人那边就是混得最惨的，在工部局和公共租界也说不上话，不过我看中的不是这个，我看中的是他那张皮，洋人的皮！以后无论我们干什么只要把他拉上，朝廷的官员和这大上海的帮派中人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先前青帮的人之所以敢抓法斯特，是因为法斯特欠他们的高利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法斯特去会审公廨或领事馆告状，他也打不赢官司。可如果法斯特没有任何把柄给人抓住，试问哪个清国官员、帮会敢对一个洋人动手？

马小双并不傻，萧震雷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法斯特的作用了，连声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哥，还是你想得周到，如果我们把那批货给卖了肯定有很多钱，有了洋人在前面给我们顶着，别人就不敢打我们的主意，是这样吧？”

萧震雷笑着点头：“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哥，我现在去干什么？”

萧震雷想了想说：“回县城里住的地方把东西清理出来，今天去找房东把房子给退了，然后去新买的房子，把院子和房子的里里外外都收拾一下，明天我们就搬进去住！”

听说明天就搬进新房子里，马小双很高兴，不过他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新买的房子毕竟是萧震雷的，尽管他把萧震雷叫哥，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觉得有些不好，因此他有些犹豫。如果是在后世，只怕许多人都没有什么顾虑地跟着一起住进去，毕竟后世不要脸的人太多了，而这个时代的人却不会这样。

萧震雷看出了马小双的心思，连忙道：“我知道你怎么想的，那房子太大了，哥一个人住着也觉得空荡荡的，再说了咱们还要一起做事，你分开住着又不太方便，等你以后攒够钱要娶婆娘了再搬出去也不迟！”

马小双听萧震雷这么说才勉强答应一起住进去。

....

十六铺码头。

刘福彪坐在码头门口的值班室椅子上喝着茶，两个打手带着包工头从外面走进来，一个打手报告：“老大，他来了！”

包工头连忙上前对刘福彪点头哈腰、鞠躬行礼，脸上堆起笑脸道：“刘老大，听说您找小的？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小的去做？您尽管吩咐！”

“嗯！”刘福彪将茶盏放在桌子上，拉开胸前的衣襟露出壮硕的胸膛和

黑黝黝的胸毛，双手撑在膝盖上问道：“那两个叫什么来着，萧震雷和马小双今天怎么没来码头干活？”

包工头连忙道：“不知道啊，不过昨天傍晚时分下工的时候我说不知道今天没有活干，只是让他们来码头看看，兴许他们以为今天码头上没有活干也就没有来吧，这谁知道呢？刘老大，您也知道我们这码头上干活的苦力流动性很大，今天在这个码头干活，说不定明天就不在这儿干了，哪有活干，工钱多，苦力们就往哪去，我们这些工头是没办法限制他们的！”

“唔！”刘福彪搓了搓腮帮子，沉吟了一会又问：“你知道这两个小子住在哪儿吗？”

包工头想了想摇头道：“我只知道他们住在小东门一带，具体住在哪个弄堂里就不太清楚了”。

刘福彪立即起身向外走去，其他的打手见老大走了，也都跟着走了。出了码头之后，刘福彪站定扭头对其中两个道：“你们两个去小东门一带找找看，只要发现他们两个就紧紧地给老子盯着，不准跟丢了，等晚上他们睡觉之后留下一个人继续盯着，另外一个人回去向我报告，明白了吗？”

“是，刘爷！”被指定的两个人同时答应。

萧震雷和马小双回到位于上海县城小东门附近的出租房附近弄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不过现在天气转热，白天的时间要比晚上长，所以五点多还算早。

两人到租的房子里收拾了一通，其实这些被褥行李之类的东西完全可以不要了，萧震雷并不在乎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新房子那边可以买新的，家具都是现成的，只是马小双一个穷惯了的农村小子舍不得丢掉而已，萧震雷又坳不过他，只能和他一起回来搬行李，不过萧震雷回来退房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顺便要做一下，他准备将埋在东城墙外护城河边上的两支李·恩菲尔德步枪和配套的两百发子弹取走，没有用任何东西包裹的两支步枪不能长时间埋在土里，那样很容易生锈坏掉。

退掉租的房子后，两人出了里弄口，马小双身上背着行李，萧震雷什么都没要，那些破衣服鞋子和被子都丢了给房东。

没走多久，萧震雷发现自己两人再次被人盯上了，跟踪的就是昨天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一边走之着一边思索，看来那些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呐！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和马小双的新住处，否则遗祸无穷。他决定和马小双分开走，于是说道：“小双，我去办点事，你先走，在老北门路的电车站等我，我带回去找你！”

马小双不知道有人跟踪，也没想其他的就答应了，于是两人分开，刘福彪的两个手下打手见状也分开，一人盯着一个。

分开之后，萧震雷开始在城内各个里弄堂子里到处兜圈子，走了几个弄堂之后拐弯看见以免低矮的围墙就迅速翻了过去，消失在狭窄的里弄巷子里。

跟踪萧震雷的打手转过弯之后就不见了目标，心里大急、神情大变，

他立即跑出巷子左右看了看没有发现萧震雷的身影，又返回巷子里找了一圈，直到确定跟丢了才不得不跺脚离开去找跟踪马小双的另外一个打手，马小双不知道有人跟踪，走得并不快，而且是沿着大街走的，因此很快被追上了。

“咦，你不是去跟另外一个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跟踪马小双的打手问道。

“唉，别提了，那家伙不知道在各弄堂里干什么，胡乱瞎转，转了几下我的头就转晕了，转过一道弯一看，人不见了，真他吗邪门了！”

跟踪马小双的打手道：“没关系，他们俩是一伙的，只要我们跟着这个小子，就不愁找不到另外那个！”

却说萧震雷确定甩掉了跟踪他的打手后就立即在街面上招来一辆黄包车，坐着黄包车出了东门，在门口下车后丢了几个大子发了车夫，然后沿着护城河一路往南走，在埋藏枪支的护城河边停下来。

左右看了看，趁着没人经过的时候迅速用手将沙土刨开，很快就将两支步枪和几个子弹盒拿了出来，三下五除二将步枪拆成零件之后连同子弹一起装进了麻袋里，然后扛着麻袋就走。

走到东城门附近就遇到了一辆空黄包车，萧震雷叫了黄包车直往老北门路而去，等到了北门附近的时候下车给钱，然后沿着老北门路步行向北走，这里已经是法租界，有轨电车站就在前面不远。

走到电车站不远处，萧震雷停下点上一支烟观察，他发现马小双果然老老实实站在电车站路边等待，而那两个跟踪的人也站在路边，只距离马小双不过四五米的距离，他们的周围还有十几个等电车的人，这些人的穿着各异，有男有女。

萧震雷扛着装着步枪零件的麻袋慢慢走过去，当他看到有一辆电车正快速向电车站开过来的时候，萧震雷无声无息地走到了那两个跟踪的打手身后。

电车来了，萧震雷将麻袋放在地上，双手突然用力向前一推，跟踪马小双的两个打手不由自主地同时向大街上跑过去，他们一直在不时地盯着马小双，根本没防备萧震雷对他们下手。

电车上的司机正要拉下电闸将车停下，这时两个人突然从路边跑到车前，他大惊失色，一时间慌了手脚，待反应过来去将电闸拉下来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被电车撞得飞了出去，尽管电车的速度不是很快，完全不能与后来的汽车速度相比，但因为电车质量太大，即便只有二三十码的时速也足够将那两个撞飞出去了。

“啊——”等车的那些人无不尖叫起来，就连马小双也忍不住扭过头闭上了眼睛。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出事了，在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萧震雷走过去蹲下检查了那两个打手的情况，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全身骨骼都多处骨折断裂，特别是躯干部位的肋骨断裂刺穿了内脏器官造成了大量内出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外科技术，即便及时将这两个人送到医院也救不活了。

萧震雷起身对电车上的司机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送他们去找大夫啊！"

司机早就吓坏了，萧震雷说完就走到路边拉着马小双就走，在那些人还在围观的时候消失不见了。

成功的利用这次交通事故做掉了这两个人，他们的死让萧震雷放心了一些，以后青帮的人再想找到他们也不太容易了，毕竟青帮中对他们俩熟悉的人只有这两个人，而且他们的死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个交通意外，青帮中人绝对想不到这起交通意外事故是人为的。

第24章“捉鬼”

回到新买的房子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原本萧震雷打算回来之后就立即将院子里里外外收拾一番，将那些齐人高的野蒿子铲除，再把洋楼里好好清扫一下，可因为那两个跟踪的青帮帮众而耽搁了不少时间，现在天色已晚，看来只有等明天再处理。

不过决定今晚住进来，萧震雷和马小双就连夜将房子里粗略地打扫了一番，至少没有了灰尘，只是家里还有一些乱，马小双因为昨晚只睡了几个小时，今天白天又忙了一天，打扫完房子之后就哈欠连天想睡觉，萧震雷神秘地对他说：“小双，你没听法斯特说这里以前一直在闹鬼吗？今晚咱们就来捉鬼！”

马小双听得心肝儿一颤，脸色发白道：“哥，我胆小，你别吓我啊，这里真的有鬼？”

“跟我来！”萧震雷拿着烛台转身就走出了二楼的房间，马小双见房间里漆黑一片，立即跟了过去。因为这里一直长期没人居住，早已经停水停电，两人只能用在这里找到的蜡烛照明，所以明天还得去供电部门和水厂找人来开通水电。

一直向楼下走到一楼西北角靠近厨房的杂物间门口，萧震雷将烛台放在一张破桌子上，伸手向下压示意马小双蹲下，马小双不知道萧震雷要搞什么，但还是照做，萧震雷立即将蜡烛吹灭了，走廊里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

对于从小生活在乡下农村，并且深受封建迷信毒害的马小双来说，呆在一栋有鬼、伸手不见五指的房子里真是要命，他浑身打着哆嗦，牙齿不停地打着颤，“哥，太黑了，我……”

不等马小双说完，呆在他身边的萧震雷就低声道：“别出声，鬼差不多就要出来了！”

这话让马小双更加害怕，紧紧地靠在萧震雷的身边，萧震雷也不在意，他将一根长木棒子拿在手上，低声道：“等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声，否则把鬼给吓回去再想捉住他就很难了，知道么？”

“知、知道了，哥！”马小双回答得连他自己都感觉有些底气不足。

萧震雷的烟瘾很大，不过因为要捉鬼，担心抽烟会把鬼吓跑，所以他都忍着没有抽烟，两人就这样一直蹲着没有出声，杂物间门边安静得只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杂物间内的角落里的柴草堆突然发出了响声，黑暗中一捆柴草被推倒下来，马小双吓坏了，刚要喊出来，萧震雷就一手捂住了他的嘴巴，马小双这才生生止住了叫喊。

感觉从杂物间角落里的柴草堆里一前一后出来两个人，突然一道耀眼的光束从杂物间里射出来照在杂物间门口对面的墙壁上。

紧接着就从杂物间里传来一个女人抱怨的声音：“我说当家的，每天都这样爬下水道真是臭死了，干脆我们直接住进来，住在这里找东西多方便？”

“闭嘴！”前面一个粗豪的男人声音怒斥道：“你这娘们懂什么？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你家的房子，是洋人的！你明天要是住进来，后天这房子的主人就知道了，扮鬼吓人的把戏就露馅了，明白吗？更吃亏的是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要不找到这批宝藏，我实在难以甘心，这前前后后我们已经杀了七十个人了，其中两个还是被我们吓死的，前后花了我们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来，我们过得什么日子？”

说着那男人就从杂物间里走了出来，面向了走廊的尽头——大厅方向，后面的女人不知道嘟囔着什么也跟着走出了杂物间，就在这时，萧震雷举起木棒面对着女人的背部敲下了木棒，头顶被砸之后，女人立即晕了过去，萧震雷迅速上前扶住她的身体让她平躺在地板上，再又快又轻地跟着前面的男人走去。

前面那男人感觉后面的女人没动静了就出声道：“你快点，今天咱们再从一楼开始找，我他吗就不信找不到藏宝地点！”

“不用找了！”后面传了一声。

“不找我们他吗的吃什么？我擦！”男人骂了一句，但很快感觉不对，立即回头，不过还没等他看清楚后面是什么就感觉脖子受到了重击，顿时晕死过去。

搞定了这两个“鬼”之后，萧震雷掏出香烟点上一支吸了两口后捡起地上的手电筒照过去喊道：“小双，把烛台拿过来！”

点上蜡烛之后，房间里亮起了灯光，萧震雷让马小双将这一男一女分别用绳子捆起来，马小双做事很仔细，他将这一男一女捆得结结实实。

萧震雷决定将这一男一女分开拷问，以此获得更多的信息，从刚才听到的一些零零散散的话中只能得知这栋房子里有宝藏，但具体的信息就不知道了。

将那女人的嘴堵上之后丢进了隔壁的房间，萧震雷示意马小双把中年男人弄醒，马小双也不含糊，甩手几巴掌将中年人扇醒了，但这家伙却不睁开眼睛。

萧震雷抬脚踢了踢中年猥琐男人道：“别装了，睁开眼吧！”

被捆绑住的中年男人很明显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打死都不睁开眼睛，他紧闭着眼睛一副惧怕的表情道：“不不不，好汉爷，小的懂，真的懂！睁开眼睛看了好汉爷的尊容，小人就铁定是死定了，好汉爷看中了小人身上什么东西尽管拿走，想让小的办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只要小的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绝不含糊，只要好汉爷不让小人睁开眼睛就行”。

萧震雷闻言哑然，随后忍不住骂道：“吗的，这年头的人怎么都这么猴精？好吧，既然你不想睁开眼睛那就不睁开吧，不过呢，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即使你不睁开眼睛也铁定没命，懂吗？”

中年猥琐男人急忙点头如小鸡啄米一般：“懂懂懂！小人懂，好汉爷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小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哟呵，想不到啊，你这猥琐男竟然有点文采！”萧震雷说着笑了起来，抽了一口烟后问道：“你们进这荒废的房子是来干什么的？”

尽管中年猥琐男闭着眼睛，但依然可以转动着眼珠子，听到萧震雷的

问话之后，眼珠子急速转了几圈回答道："小人是见这房子建得很大气，又长时间无人居住，正好这几天手头有点紧，所以就动了进来顺手牵羊的心思"。

"看来你这猥琐男不老实啊！"萧震雷说着抽了一口烟向马小双摆了摆头道："兄弟，给这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他不会老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得咧！哥，瞧好了吧！"马小双答应一声就开始招呼中年猥琐男，别看马小双心思单纯，没什么心机，人又老实，还有点胆小，可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对待他认为是坏人的家伙绝对下得了狠手。

"啊——"，"啊——"，"啊——"，"啊——"。

连续四拳击打在中年猥琐男的腹部，中年猥琐男就发出四声惨叫，并且嘴角开始流血，显然这四拳的力道不轻，看样子中年猥琐男受到严重的内伤。

"说不说？"萧震雷再次问道。

中年猥琐男尽管被打得不轻，但依然还是刚才那样的说辞，他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找宝藏，显然不可能因为挨一顿打就把秘密说出来。

萧震雷见这家伙不肯松口，知道必须要改变策略，他脑筋一转说道："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实话告诉你吧，在招呼你之前，我们就已经招呼过你老婆了，她挨不过已经说了，我现在问你就是想看看你们俩到底谁说的更可信，既然你不说，那留着你也没什么用，双啊，把他装麻袋里扛到河边扔河里去，记得扔之前在麻袋上绑上一块石头，不让麻袋浮上水面被人发现就不好了！"

马小双见萧震雷挤眉弄眼，立即配合答应："明白！"说着就真的找来一条麻袋罩在中年猥琐男的身上将其装了进去，然后把麻袋口系紧往肩膀上一扛就往外走。

中年猥琐男吓坏了，他虽然很爱财，但他更惜命，宝藏固然好，可命只有一条，没了命有宝藏也得不到，总归是别人的，被装在麻袋里的他立即大叫："别杀我，别杀我，好汉爷！我说，我说，我全说！"

中年猥琐男被放出来之后竹筒倒豆子一般将秘密说了一遍，原来他们确实是来这栋房子找宝藏的，既然是宝藏，那么藏宝肯定不少，因此藏宝所需要的地方必然不小，而这个院子占地面积达到了二十三亩，房子的建筑面积有一千平方左右，在这里是可以藏下不少东西的。

据中年猥琐男所说，宝藏是当年小刀会的财物，在小刀会被困上海县时，其首领把大量的财物通过秘密渠道运到租界委托好友——一个洋和尚保管，再后来洋和尚在租界娶了一个大清女子开始开枝散叶，但这个秘密始终没有泄露，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运送这片财宝的头领的后人得到了财宝就藏在这栋房子的消息，他们就是中年猥琐男和他的老婆，他们为了得到宝藏，不惜毒死了当年洋和尚的后代一家六十八口，房子后来被租界当局拍卖给另外一个洋人，于是他们夫妇挖了一条地道每晚出来扮鬼吓人，一次就将这房子的第二任主人吓死了，麦德斯的父亲，也就是后来买下这栋房子的第三任主人，在买下这房子不到半个月也被吓死，从此这栋

房子闹鬼的传闻就传遍了上海滩。

宝藏就藏着这二十三亩的地界上，但他们一直找了两年多就是找不到藏在什么地方。

第25章冤大头

中年猥琐男和他的老婆被马小双干掉了，别看马小双平时有些胆小，可他只是对官府和洋人畏惧，并且还有点迷信，实际上像马小双这种人杀起人来手黑的很，因为他心思单纯，杀人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理活动和负担，就像杀了两头猪一样，而那些心思活泛的人杀人的时候受到自身情绪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些犹豫不决，可马小双这种性格憨憨的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将尸体用麻袋装好之后，马小双和萧震雷一人扛着一具尸体扔进了附近的舒州河里，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两人匆匆睡下，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之后萧震雷留下马小双在新房子收拾整理，他自己则赶到闸北废弃厂房查看那批烟土是否还安全，检查之后没有发现烟土有被动过的痕迹，一些简单的机关陷阱也没有被动过。

从废弃厂房出来之后，萧震雷在附近找人打听财主卢家胜的府邸的位置，因为根据挠钩的王二狗和守卫土栈的络腮胡打手头子交代所说卢家胜的府邸就在闸北。经过打听，萧震雷得知卢家胜的府邸竟然距离废弃的厂房不足一里路，卢家胜也许想不到他的红土烟就在距离他府邸不足一里的废弃厂房里存放着吧？

萧震雷此时穿着一身青色长袖对襟短装、黑色灯笼裤、崭新的老式布鞋，头顶上还戴着一顶灰色的锅盖式布毡帽，他抓着一把花生斜靠在卢家胜府邸大门前马路斜对面的一颗大树旁，一边磕着花生，一边不时地观察进出卢家胜府邸的人。

临近中午时分，一个嘴唇上留着长长八字胡，下巴上留着长须、穿着长袍马褂、头戴宝盖管家帽子的中年男人从卢府大门里走了出来，门口两个站班的家丁向他鞠躬打招呼：“胡管家出去啊？”

“嗯！”那中年人点头答应一声，自顾自走下来台阶，从侧门拉出来的坐人马车刚好到门口，那中年人就撩起长袍下摆上了马车。

萧震雷看见将手中剩下的花生和花生壳往地上一丢，向斜对面一辆黄包车招了招手，那车夫见有生意立即拉车过来问道：“大爷您去哪儿？”

萧震雷从口袋里抓了一大把铜钱递过去道：“你尽管走拉着我走，我让你往哪边你就往哪边，我让你快你就快，让你慢你就慢，知道么？”

车夫本来不乐意，哪有坐车的顾客是这样的？不过看到萧震雷递过来的一把铜板着实不少，抵得上自己的一天的收入了，因此立即改**度爽快地答应：“好咧，大爷您坐稳了！”

卢家胜这两天因为土栈被烧的事情整个人都垮了，他呆在家里茶饭不思，时常大发脾气，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还打死了一个丫鬟，整个卢府里都是噤若寒蝉，没一个人敢大声说话，想想也是，土栈仓库里堆积的其他货物值不了几个钱，但那五十三麻袋红土的价值太大了，他在其中占了三成股份，本金花了近十万两，现在土栈被烧，他自己的那十万两被烧了是小事，关键是要赔其他一些股东的钱，而且赔的钱不是本金，是连本带利润，土栈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这次可以说是差点让他赔光了家底，他

不病倒才是怪事。

胡二管家这两天都在小心伺候着，唯唯若若，这不才得到一个机会出来散散心，他坐着马车到了一家澡堂子找了一个手艺极好的老师傅给他搓背，卢家胜派他出来是让他联络那些烟馆的老板，告诉他们这次的烟土不能及时地交货了，也就是打个招呼，毕竟双方商量好的，定期交易，如果货没及时运到要及时通知各大烟馆的老板。

萧震雷跟着胡二管家到了澡堂子里，等那老师傅给胡二搓了一会，他就站在门口靠在门边上，不一会儿功夫，搓背的老师傅出去换毛巾，萧震雷叫住他递过一块大洋："我跟里面那位老爷有事要谈，你不用来了！"

那老师傅拿了钱就走了，也没有怀疑什么，其实他们这些人都是人精，都有趋吉避凶的本能。

萧震雷压低布毡帽掩盖住大半脸庞走进搓背间叼着一支烟，掏出火柴点燃，抽了两口出声道："胡二老爷？"

胡二听着称呼和声音不对，立即翻身坐起，毕竟他也是做着见不得人的买卖，警惕性很高，看见萧震雷之后拱手道："不知这位好汉有何贵干？如何认得胡某人？"

"呵呵，卢家胜卢老爷的贴身管家，这大上海滩谁不认识？今儿来找胡老爷不为别的，只想请胡二老爷帮个忙，老子手上有一批烟土想要借用胡二老爷手上的渠道散出去！"

胡二本能地想拒绝，不过他想起这次自家老爷不能及时与各大烟馆的老板交易，只怕在各大烟馆老板心中的信誉度会下降，如果能够买下眼前这人手中的烟土，哪怕不赚钱也是划算的，思索一番后问道："不知道这位好汉爷手上有多少货？"

萧震雷也不疑有他，不过还是留了一个心眼说："七八千斤是有的！"

卢家知道货栈藏有烟土事情的人都以为烟土已经被烧了，胡二听了萧震雷所说的数量之后也根本没往烟土被人偷走那方面去想，只是这么大的烟土数量还是让胡二吃了一惊，心想什么时候这大上海有人可以一次性有这么大的出货量了？这让胡二开始警惕，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商业竞争的威胁，毕竟有人有这么大的出货量，其本身的实力肯定也是非常强的，大量的烟土上市必然会导致价格下滑，生意也会开始不好做了。

胡二此时没想别的，他却没想过萧震雷是如果知道他手上有**的销售渠道，只想着如何吞下这批货，然后打探到萧震雷的来历，"这位好汉，你这批货我全要了，开个价吧！"

萧震雷从嘴上拿下香烟笑道："实在对不起，胡二老爷，我只是想借用一下红土的散货渠道！"

胡二也是走惯了江湖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这家伙心狠手黑着呢，见萧震雷只想用销售渠道而不愿意把货卖给他，他当然不愿意，脸色一变道："这么说这事没得商量喽？"

萧震雷看着胡二变脸了，笑了笑，思索了一下决定改变初衷，既然这家伙自己贴上来送钱，那干嘛不要？于是说道："也不是不可以商量，老子出一个价钱，如果胡二老爷同意的话，我们就交易，如果不同意，那这

桩生意就只能告吹了，不过胡二老爷的散货渠道我是一定要借到的！”

胡二权衡了一下点头道：“好，你说价钱吧！”

“一块二斤五两的红土300辆银子，不二价！胡二老爷觉得这个价钱可以接受的话，咱们就约定时间地点交易！”

“300两？你怎么不去抢？”胡二听了这个价钱几乎暴跳如雷。

萧震雷摊开手道：“胡二老爷可以不做这桩生意，不过你的渠道一定要借我用一用！”

胡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如果我不借呢？”

“那我就只好请胡二老爷去见见我们家老板了，我们老板可不会像我这样好说话，见他之前先掉一层皮是绝对躲不过去的！”萧震雷说着从后背腰部裤带上抽出一支盒子炮对准了胡二。

这个时代有枪并且随身都带着这种盒子炮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要知道清政府对火器的管制是相当严厉的，即便清廷想向洋人们买枪也不是说买就可以买到的。突然一下子看到盒子炮，胡二脸色巨变，不过他很快堆起笑脸道：“这位好汉，胡某刚才是开玩笑的，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没必要动家伙不是？好吧，你这桩生意我代表我们家老爷答应做了，一块二斤五两的红土300块大洋，你有多少我们要多少！不知道怎么交易？”

“你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我们家老板有八千斤红土，让他准备九十六万两白银，记住我们只要现银或现大洋，钱庄开出的庄票或者银行的钞票一概不要，带足钱在二号钢桥上等着，戌时有人过去查验钱款数目，并给你们看货的样品，如果钱款数目正确，来人就会带你们前往交易地点，到时候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之后各奔东西”萧震雷说完收起枪就走了。

第26章交易

萧震雷根本不担心胡二不带着钱与他交易，卢家胜的土栈已经被烧了，那批红土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卢家胜现在非常缺货，他不能按时完成与各大烟馆老板之间的交易，这会让他失去信誉，要知道这年头不论是做正经生意还是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都是讲究诚信的，一次不诚信就失去了生意伙伴的信任，下次再想做生意就困难了。

因此萧震雷断定一旦卢家胜知道他手上有一大批红土，必然会想办法将这批货弄到手，即便不愿意大出血当冤大头，也会来个黑吃黑，但不论卢家胜怎么选择，此人都必须带着九十六万的现钱跟着马小双走，否则卢家胜就看不到红土，这就是萧震雷的依仗。

出去之后，萧震雷立刻开始布置，他买了一些油料，将油料藏在那五十四袋红土的下面，这是为焚毁这批红土做准备的，另外他还买了一些制作炸弹的原料，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只要你有钱，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这些原料并不难弄。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萧震雷才将计划布置得万无一失。

却说胡二心惊胆颤、且又极为兴奋地回到卢府上将遇到萧震雷的情况对卢家胜说了一遍，最后又道：“老爷，如果我们得到这批货，那么我们也可以跟各大烟馆的老板们有一个交代，即便赔一些钱也是值得的！”

卢家胜是一个精明的人，听了胡二报告的情况之后他想到的不是得到这批货就可以给各大烟馆一个交代，而是他可以挽回自己的损失，并且还能赚一大笔，另外还可以掐断这刚刚出现的一家可以大批量出货的卖家。实际上他毫不在乎各大烟馆老板对他怎么看。现在的大上海，红土出货量最大的就只有他这一家，各大烟馆老板想要大宗购进红土必须找他，否则就没有货源，这是他的凭仗。

思索了一番之后，卢家胜面露阴狠之色说道：“你的想法是不错的，不过老爷我是绝对不会拿出哪怕一个大子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弄到这批货，同时还要弄清楚对方是什么人，货是从什么渠道运进来的，上海滩出货量最大的是我们，现在竟然出现了另外一家出货量不比我们小的卖家，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明天晚上戌时你带四个人去二号钢桥等着，老爷我亲自带十几个好手暗中跟着，一旦到了目的地看见了大批的货，你马上发信号通知老爷我，到时候老爷我就带着人马冲进去将他们抓住，抢了货再逼问货的来路！”

胡二有些吃惊道：“老爷是想黑吃黑？咱们还不知道对方底细就来一招黑吃黑，万一点子很硬，岂不是给我们自己带来无穷后患？”

卢家胜狠声道：“怕什么？上海滩的势力难道老爷我不清楚吗？如果对方点子硬，绝对不会想要借用我们的散货渠道了，直接去找本地的地头蛇们岂不是要好的多？这说明对方是外来的，绝对不是本地势力！”

胡二想了想也觉得自家老爷分析得很有道理，又问起另外一个细节：“好的，老爷！不过对方要求我们带现银或是现大洋，其他庄票和钞票一概不要，难道我们要带着九十六万银子去？这得用马车拉啊！”

卢家胜有的是钱，对于他这种世代都从事走私红土买卖的生意人来说，一百万两只是九牛一毛，拿出来连嗝都不打一个，不过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他在心里权衡了一番，说道：“钱还是得先拿出来，对方不看到现银肯定是不会带我们去找到那大批红土的，拿去了咱们再拿回来就是了，丢不了，你去准备准备，让下面的人把家伙都准备好，免得到时候万一真打起来吃亏！”

“明白，老爷！”

第二天晚上，胡二带着四个人拉着一辆马车等在二号钢桥上，五个人的腰间都带着手枪，清一色的十响单发盒子炮。

戌时，马小双带着一顶破布毡帽准时出现在了二号钢桥上，钢桥上的电杆灯光将他的影子照在桥面上，影子越拖越长。

来到胡二等人面前，马小双按照萧震雷的嘱咐压低着布毡帽，遮住大半张脸，问道：“胡先生？”

胡二一愣，还从来没人喊过他胡先生，别人都是叫他胡管家，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待马小双喊第二遍时才反应过来答应：“我就是胡二！”

马小双一切都按照萧震雷的嘱咐进行着交易的步骤，他道：“按照道上的规矩，先看货样，再点验钱款数目！”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土丢过去。

胡二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一生土里土气的小子竟然知晓这么多道上的规矩，接过马小双丢过来的红土，在身旁一个跟班用手电筒灯光照射下查验货样的情况，看了看成色，又凑到鼻子下闻了闻，再用小手指扣下一小片塞进嘴里尝了尝再吐掉，说道：“是上好的红土，三子，打开马车上的箱子让这位兄弟查验货款！”

叫三子的跟班答应一声就转身走到两辆马车后面将车上的十四个箱子一一打开，胡二又对马小双道：“这位兄弟，两辆马车上一共有十四个箱子，为了携带方面，我们家老爷准备的全部都是鹰洋，按照现如今银两与鹰洋之间的兑换比例，九十六万两银子可以兑换一百三十七万一千块鹰洋，这里其中十三个箱子中都装有十万块鹰洋，最后一个箱子装的是七万一千块鹰洋，你可以清点一下！”

尽管事先有萧震雷的提醒和警告，但马小双看到一箱箱白花花的鹰洋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还是眼睛都直了，不过马小双虽然也爱财，但他不是一个极度贪财的人，他是那种爱财但又要取之有道的人，这一点从他的性格中就有所体现。

连续用手在几个箱子里翻腾了一番，没有发现搞鬼的情况，马小双经过粗略的清点确定数量应该没有多大的出入才挥手道：“钱款数量没问题，现在我带你们去看全部货物，跟我走！”

胡二向四个手下点了点头，立即跟了上过去，其中两个跟班赶着马车走在最后面，等马小双等人走了大约几百米，从钢桥的桥面钢架下方翻出来十几个身手矫健的人，其中就有卢家胜卢老爷，卢家胜从腰间抽出一支左轮手枪向其他人晃了晃道：“走，跟上去！”

另外十几个打手全部都端着步枪，跟在卢家胜的身后尾随着马小双等

一行人而去。

在钢桥的一端桥头，待卢家胜带着十几个手下过去之后，萧震雷从桥墩下翻身上了桥面掏出一支烟点燃，一边抽着一边注视着那群人的黑色背影。

（大大们看书记得加入书架收藏，有推荐票的多多奉献几张）

第27章人为财死

(感谢shuci1997打赏了100)

马小双带着胡二等人一直从二号钢桥在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逛了一大圈，从晚上八点钟一直逛到十点多，两个多小时，时间长了不仅胡二等忍受不了，就连跟在后面不远的卢家胜和他带来的十几个好手也受不了，这其中就有四个人一起因为走的时间太长而尿急在中途解决生理需要去了。

就在卢家胜正在纳闷去解决生理需要的几个手下怎么还没跟上来的时候，马小双等人好像到了地方，卢家胜再打量周围的情况，发现此地距离他家宅院根本不足一里地，这里原本是多家工厂的厂房，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关门了，因此厂房也就废弃了下来，他却没想到对方会把大批量的红土存放在这里，一时间卢家胜也忘记派人去催促后面那几个人快点跟上来，他带着剩下的九个人快步跟着前面的胡二等人悄悄地摸到了废弃厂房的墙根脚下。

胡人等人赶着马车随着马小双进了废弃的厂房区，这让胡二等人非常震惊，大批量的红土竟然藏在这里，距离自己家老爷的宅子不到一里啊，这帮人的胆子可真大！

正在震惊的时候，前面的马小双突然往旁边的野蒿丛里一钻就不见了踪影，这让回过神来的胡二大惊失色，正想掏出枪向野蒿丛里打几枪，但又想到胡乱打枪可能会把闸北的巡捕们招惹过来，只能作罢，于是让赶车的两个手下和另外两个人拿着手电筒到周围寻找马小双的踪迹，而胡二自己本人则提着手枪向外走，到了废弃厂房门口就看见不远处的围墙根上出现一个人向他招手。

胡二走过去见是自己老爷的手下，跟着来到卢家胜身边，还不等他开口，卢家胜就问道：“怎么回事？你怎么出来了，看到货了吗？”

胡二气恼道：“老爷，咱们上当了，那小子带我们进去之后就自个钻进野蒿丛里不见了踪影！我已经打发其中两个去找了，另外两个看着银子”。

卢家胜听了胡二的报告皱起眉头道：“不对啊，难道对方只是耍着我们玩？不好，里面有埋伏，他们是冲着那九十六万银子而来的！”

“有埋伏？”胡二大惊，随即急忙道：“老爷，既然里面有埋伏，那我们赶紧走吧，迟了恐怕来不及了！”

卢家胜大急：“可里面还有我九十六万两银子啊！”

胡二拖着卢家胜就走，“老爷，银子是小，性命是大，里面什么情况咱们都不清楚，为了这点钱把命搭进去不值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回去再说！”

被胡二管家这么一劝，卢家胜也醒悟过来，性命是最重要的，银子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于是点头道：“胡二你说得不错，咱们先回去，老爷我就不信在上海滩有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吞老爷我的银子！”

说走就走，十来人正要离开这里，可是这时刚刚被胡二派去寻找马小

双的其中一个手下从厂房门口跑了出来叫道："胡管家，我们找到了红土了！"

"什么？"卢家胜和胡二两人闻言都有些不可置信，所有人都停下来了，胡二疑惑道："老爷，我怎么感觉脑子不够使了？难不成那小子带我们就是给我们送土的？一个子儿也不要？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卢家胜也感觉这事真的有点玄乎，难不成真是天上掉馅饼了？不能吧？为了确认，卢家胜一把揪住刚才报信的打手喝问："你确定你们找到的大批红土是真的？"

打手吞了吞口水，信誓旦旦道："真的，真得不能再真了，全部都是上好的红土，跟老爷您前几天从印度国进的那一批红土一模一样，肯定是同一个地方出的！"

听了这话，卢家胜站不住了，立即伸手拨开打手就往废弃厂房里走，胡二急忙上前拉住道："老爷，您不能进去，里面到底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呢，还是先让小的带着他们进去看看情况，老爷您就在外边等着，等小的确认里面没有危险，发现的红土是真的再过来请您进去吧？"

卢家胜一想也是，还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要紧，急忙道："对对对，胡二，此时就劳你费心了，如果里面的红土是真的，老爷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也不会亏待这里所有人！"

"老爷言重了！"胡二客气了一句，向其他人挥了挥手："其他人跟我进去！"

看着所有人都跟着胡二进了废弃厂房大门，卢家胜又忍不住摸到厂房门口伸出脑袋看看情况，只是里面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倒是偶尔有几道手电筒的光芒照射。

这时突然一只手拍在卢家胜的肩膀上，卢家胜吓得跳了起来，但立即有一支手从背后伸过来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顶在墙壁上，让他看不见身后之人的长相，手上提着的左轮手枪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搜走了，

萧震雷嘴里叼着一直点燃的香烟，将刚刚从卢家胜手上夺过来的左轮手枪插进自己的腰间，吐着烟雾道："卢家胜卢老爷？"

"唔……你……你是谁？"卢家胜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只因他的脖子被萧震雷掐住了，说话实在困难。

萧震雷道："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只要确认你是卢家胜就行了！"说完伸手一个掌刀切在他的脖子上，卢家胜便晕死过去了。

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老爷，老爷，红土找到了，是真的，胡二管家让我过来请您过去！"

话喊完之后，一个打手从厂房区内部跑了出来，萧震雷将卢家胜像丢破抹布一样丢在地上，顺手将刚刚跑过来的打手拉扯过来拗断了他的脖子。

刚刚料理完卢家胜和这个打手，马小双不知道从哪里蹦了出来，"哥！"

"嘘——"萧震雷竖起手指在嘴边低声吹了一下，示意别出声，马小双点点头答应，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厂房区内。

等萧震雷和马小双摸到储藏红土的厂房边上时，胡二管家正带着十几个打手将掩盖在大批红土上的遮盖物取下来，看到这个情况，萧震雷对马小双低声道：“快去把那两辆马车赶到外面去！”

“好的！”马小双低声答应，转身走了。

约莫过了三分钟左右，萧震雷感觉马小双应该将两辆马车都赶出去了，而此时厂房内的胡二等人已经完全将红土上的遮盖物取下来，大批用麻布袋装着的红土出现在胡二等人的面前。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弯下腰将嘴里的香烟拿下来点燃了墙根上的引线，引线被点燃后发出“嗤嗤嗤”的声音，起身后再次抽了两口烟，扔下烟头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可惜了那十几人手上的步枪了！”

萧震雷完全可以从背后突然出现开枪将胡二和另外十几个人打死，以他的枪法和开枪速度，杀死这些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萧震雷想到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将胡二和所有人都打死，枪战拖延下去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闸北巡捕们赶到之前离开这里，这里毕竟偏僻，道路较少，容易被人堵住。因此萧震雷思考了多种方案才选择用这个办法。

赶到废弃厂区门口时，马小双已经在那儿等着了，萧震雷走到墙边将卢家胜扛到了马车上，在萧震雷看来，这家伙绝对是个超级土豪，世代走私红土的土豪，身家少得了吗？他准备再从卢家胜身上敲一笔。

赶着马车离开废弃的厂房不到一分钟，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滔天的气浪将整个厂房区都席卷进去，萧震雷和马小双回头看了一眼，废弃厂房区一片火红，在爆炸过后整个废弃的厂房区燃起了熊熊大火。

第28章三百万两赎金

废弃的厂房区发生爆炸和大火之后，整夜都无人救火，不仅仅是那里地处偏远，而且那里不属于租界范围，周围居住的居民很少，上海县衙方面也没有消防救火队之类的机构，因为不属于租界范围，公共租界方面即使得到了火警的消息，也没有派出消防队去救火，就让大火烧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大早，萧震雷已经在院子里连续打了几套拳，将自己的身体好好训练了一番才回到洋楼里，马小双此时也刚刚醒来，看见萧震雷进来打招呼："哥，你怎么这么早？"

萧震雷擦着汗水笑道："出去活动了一下，你以后也早点起来跟我学点功夫，在这大上海讨生活没点功夫防身是不行的！"

马小双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这年头想学功夫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有钱想请一个高手来教也不一定请得到，别人也不一定肯教，拜师的话，厉害的高手也不一定肯收你为徒，殊不知这年头的各家武学都藏得极其严密，轻易不肯传授给外人。现在萧震雷肯教他学武，马小双自然是欣喜万分。

萧震雷肯教马小双也不全是出于想培养一个厉害的帮手的缘故，大部分原因是马小双肯吃苦耐劳，性格敦实，身体很强壮，有的是力气，身体素质这方面是不差的，差的就是技巧性的武技训练，基本上不需要进行太多的基础性练习，也等于节省了许多的时间。

马小双高兴地答应："哥，我可以跟你学武了吗？这太好了！"

萧震雷笑了笑，擦干身上的汗水，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说道："看好姓卢的，我去买早点回来！"

马小双答应："好的，哥，你放心吧！"

萧震雷穿着对襟短装、灯笼裤和布鞋出去之后来到大街上，沿着大街小巷转了几条巷子，再次回到大街上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拖着一辆黄包车出来了，他在一家早点摊子附近停下，放下黄包车后去买了三人份的早点，再拖着黄包车回到了新家。

进了院子，萧震雷放下黄包车，提着早点走进了洋楼，马小双正在打扫客厅，萧震雷招呼道："小双，过来吃早点了！"

"好咧！"马小双答应一声放下拖把就过来了。

萧震雷拿起一个包子一边啃着一边问："姓卢的怎么样？"

马小双含糊不清地回答："可能吓坏了吧，没什么事儿！"

连续吃了几个包子后，萧震雷拿着两个包子起身道："我去看看！"

卢家胜被关在杂物间里，原本杂物间的地下暗道已经被萧震雷封死了，别说卢家胜不知道地下有暗道，即便知道也没办法逃走。

打开门，萧震雷走了进去，里面的卢家胜被蒙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他害怕地站起来，急忙道："好汉，好汉爷，您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口？要钱？要多少？您尽管开口，只要您不坏了我的性命，一切都好说，好说"。

被关到这里醒了之后，卢家胜就知道对方肯定有所求，否则根本不用

把他关在这里，直接杀了不就得了？干嘛还这么费事的打晕他还抓到这里来关着？

萧震雷走过去拉了一张破板凳坐下，解开卢家胜身上的绳索，将装着包子的纸袋丢过去笑道：“这事儿不急，来，先吃点东西，卢老爷您的身体可是金贵着呢，万一饿坏了岂不是不美？”

听了萧震雷这话，卢家胜的心里没底了，但是他又越发肯定对方绝对是有所求，如果是求财，这笔数目肯定不小，但不管怎么说，性命是第一位的，一般来说，绑匪如果拿不到钱，或者过了赎票期限很可能会撕票，因此卢家胜决定先保命。

吃着包子，满嘴里流油，嘴里却一点味道都没有，囫囵吞枣般地咽下两个大肉包子，卢家胜就再也吃不下了，擦了嘴巴后说道：“好汉，我吃完了！您有什么条件直管提，只要我能满足的，我卢某人绝对不含糊，只是请您拿了钱之后别坏了我卢某的性命，我听闻这行道上的江湖好汉都是讲规矩的，拿钱赎人，两不相干”。

萧震雷冷笑道：“想不到你还知道挺多的，既然你懂规矩，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只是想要借用一下卢老爷的销货渠道，而卢老爷您呢？您自个儿见财起意，企图黑吃黑将我们吞了，这是您先坏了规矩吧？”

“是是是！”卢家胜没想到对方秋后算账，赶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很清楚这个时候可不是逞强的时候，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卢家胜是深得此道的精髓。

萧震雷又道：“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您认为您应该受到怎么样的惩罚呢？做错了事情不能没有惩罚吧，否则的话人人都犯错而不追求，岂不是天下大乱？”

卢家胜又被吓了一跳，平常他可是一副士绅模样，十分的有型，现在却极为狼狈不堪，他着急道：“别别别，好汉爷，惩罚就不要了，要不咱改罚钱？对，就是罚钱，不是说钱能通神么？你开个价！”

“哈哈哈！”萧震雷大笑，“都说卢老爷财大气粗，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既然卢老爷想用钱解决问题，那就如卢老爷所愿，我们也不多要，三百万两白银，不二价，一个铜板也不能少”。

卢家胜脸色巨变，“三百万两？嘶——，好汉爷，您这口也开得太大了，我卢某人即便倾家荡产也没有这么多的银子啊！”

“别给老子哭穷！”萧震雷刚才还和颜悦色，声音中带着亲切之意，现在却如同要杀人一般，“卢老爷，你以为老子不清楚你们家是什么底细吗？从你爷爷那辈就开始做红土的生意了，这玩意利润巨大，除了军火，恐怕没有什么生意比做红土生意更赚钱了，区区三百万两与你们家的家产相比只不过是毛毛雨罢了，我可以拿脑袋担保，你们家存的现银就不止八百万两，这三百万两你都不肯拿出来，那就别怪兄弟我不讲江湖道义了！”

卢家胜吓得脸色惨白，以为萧震雷要撕票了，急忙道：“别别别，好汉爷，且慢动手，你看我家大业大，实际上的开销也大啊，我们家是有不少产业，可那都是不动产，不能马上变现的，这么着，您容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筹集三百万两给您送过来，您看如何？”

萧震雷笑道：“可以，不过您不能走，只能打电话回去让家人准备，三天之后送过来，钱送来了，卢老爷就可以回去了！现在请卢老爷跟我去打电话，不过你最好是别想着将眼睛上的黑布拿掉，如果你看清了我的长相，那么卢老爷，就别怪兄弟心狠手辣了！”

拿上布条的卢家胜原本还想出去的的时候趁着萧震雷不注意拉下蒙在眼睛上的黑布看看周围的环境和萧震雷的长相，却不想被萧震雷戳破了心思，当下也不敢耍花样，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眼睛蒙个严严实实。

将卢家胜带到外面，两人一起坐上黄包车，萧震雷让马小双拉车，三人一起离开了新宅子。

按照萧震雷的吩咐，马小双把黄包车拉到了法租界一个比较偏僻的公用电话亭，萧震雷带着卢家胜进电话亭拨了他家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萧震雷道：“是卢夫人吧？万分抱歉，尊夫现在在我们手上，如果想让他完好无损的回去，请在三天之内准备好三百万两银子，记住，千万别报官哦，如果惊动了官府的话，夫人您应该知道有什么后果，您要不要听听尊夫的声音？”

卢家胜的声音证实了他被绑票的事实，电话那头的卢夫人几乎拿不稳电话。绑票这种事情对于从后世而来的雇佣兵团团长萧震雷来说，实在是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再加上这个时代刑侦技术和通讯手段的落后，萧震雷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轻而易举的拿到了那三百万两，拿到钱之后他就把人给放了，他没有杀卢家胜，即便卢家胜在他看来应该说是罪该万死的，但是他既然干了绑票这件事情，拿了钱就绝不干撕票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原则还是要坚持的，没有原则的人就没有底线，永远也没有出息！

第29章遗祸

范高头、陈琪美、刘福彪、黄精荣等这些人一直在派人寻找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尽管上海滩看着不大，可在萧震雷和马小双两人有心躲藏之下，还真没有被范高头等人找到。在两个跟踪的小弟被电车撞死之后，刘福彪就失去了萧震雷和马小双踪迹，不过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刘福彪的怀疑，他倒不是怀疑这两人是被人做了手脚才被电车撞死的，他只是怀疑那两个小弟死得太巧了一点，怀疑归怀疑，刘福彪自从没了萧震雷和马小双的消息之后，也只能把这件事情暂且放下。

卢家胜被勒索了三百万两之后心里当然不甘心，不仅不甘心，而且对绑架他的萧震雷狠得牙痒痒，只是他不知道是谁绑架了他罢了。想他卢家胜在上海滩也是一号人物，尽管势力不是最大的，可以说在上海滩比他有钱的人还真不多，什么时候被人绑架了，还不知道绑匪是谁的？事后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会泄露到外界，被新闻媒体给捅了出来，这个面子可是丢大了。

为了出这个口气，他派人将报道此事的记者绑架了，取走了记者所知道的全部信息，而后亲自到青帮老头子范高头的府邸求见，他认为想要找到绑架他的歹人，恐怕只有依赖于青帮了，毕竟青帮在上海滩的消息最为灵通。

法租界，范高头府邸。

从大门外一直到三进的里间，过道两旁每隔两米就面对面站着两个打手，这些人穿着清一色的对襟短装，衣襟敞开，露出里面的白色内衬棉布汗褂，双脚叉开与肩同宽，双手背在背后，双眼目视前方，无论是从里看向外面，还是从外看向里面，都很有派头。

范高头看着跟在管家身边走过来的卢家胜抱拳高声道：“哈哈哈，这是什么风把卢老爷给吹来了？”

在上海滩值得范高头亲自出门迎接的人不多，不过卢家胜确实要算一个，范高头是走邪道的，属于顶级地头蛇，而卢家胜这家伙是捞偏门的，他想要在偏门上赚到钱，自然不能得罪范高头这样的顶级地头蛇，每月的买路钱、孝敬钱自然是一个子也不能少的，这只是因为这种钱不能省，但这不代表他畏惧范高头的势力，因为他与洋人的关系匪浅，否则他凭什么做红土生意？只要在洋人哪儿说上几句话，范高头在租借的日子就不好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卢家胜是范高头的财神爷，他的到来就意味着是给范高头送钱来的，所以范高头亲自出门迎接就不会让人意外了。

卢家胜抱拳回了一礼苦笑道：“范老爷子，别提了，被疼折腾得半死，付了一大笔赎金不说，事后还被人捅到了报纸上，想必这几天你也知道了吧？”

范高头一边做着里边请的手势一边说道：“略有耳闻，难不成卢老爷今天是为这件事情而来？”

说话间到了内堂，范高头请卢家胜坐下，侍女很快就端着托盘带来两杯茶，卢家胜接过茶碗放在桌子上说道：“正是，外界都知道卢某人被人

绑票勒索了，对赎金的猜测也是众说纷纭，可没有一个人知道卢某人具体被勒索了多少钱，不瞒范老爷子，卢某人被勒索了这个数！”说完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范高头眼睛里冒出精光，身体前倾问道：“三百万鹰洋？”

“三百万是不错，不过不是鹰洋，是三百万两！经过这一次，我卢某人可谓真正是倾家荡产了”卢家胜有些颓废地纠正道。按照现如今的兑换比例，一百两成色上等的白银可以兑换一百四十三块鹰洋，此时上海滩最大的钱庄之一义善源在日后因为股灾的原因持各业股票向上海道台刘燕翼借款十万两被拒绝之后不得不宣布破产，十万两就逼得一家实力极为雄厚的钱庄倒闭了，由此可见三百万两这笔钱的数目有多么骇人。

“嘶——”范高头闻言倒抽了一口凉气。

不等范高头说话，卢家胜又道：“那三百万银子不是我卢某人的，已经在别人的腰包里了，难道范老爷子就对那三百万银子不动心？今天我卢某人来不为别的，就为出一口恶气，只要范老爷子愿意帮卢某人抓到那个天杀的绑匪，把他交给卢某人处置，从他那搜到的三百万银子我卢某人分文不要，全部归范老爷，而且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有关绑匪的消息，不知道范老爷子意下如何呢？”

范高头闻言眼神中精光大盛，沉声道：“卢老板此言当真？”

卢家胜敲着桌子道：“范老爷子，你我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我卢某人在上海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啪！”范高头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声道：“好，卢老板，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卢家胜也站起来道：“当然！”

两人随即又坐下，范高头问道：“不知道卢老爷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消息？”

卢家胜回忆了一会儿说：“卢某人被绑票的那几天时间里一直被蒙着眼睛，即便有机会拉下蒙在脸上的黑布也不敢这样做，唯恐绑匪杀我灭口，因此卢某人只能从对方的口音上判断，绑匪应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主要负责出面与我说话的是一个声音中气十足的年轻人，依卢某人的感觉，那人的身形应该很高大，身体很壮实，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官话，还有，他们应该在公共租界一带活动！”

范高头闻言点点头，不过又很快皱眉道：“在公共租界？这怕不好办啊！”

英租界和法租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地区，双方“人物”虽有来往，但是利害关系和所持立场大不相同。活动在英租界的一般都是江湖豪客，这样的人不会经常呆在一个地方，流动性极大，而且公共租界当局对于地头蛇的态度要比法租界强硬得多，所以帮会人物顶多只在公共租界一带走动，但却不敢“活动”，而在公共租界活动的都是江湖豪客，租界当局拿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江湖豪客们没有什么办法，却对地头蛇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因此范高头有顾虑是很正常的。

不过范高头显然经不住那三百万两银子的诱.惑，他认为即便惹上了

公共租界那些江湖豪客，只要能得到那三百万银子也是值得的。

第30章严老九

（感谢：朱率打赏了100）

绑票卢家胜勒索了三百万两银子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萧震雷将买房子的钱如数付清，房产过户手续也办妥了，那栋实际上是一栋豪华别墅的宅邸已经是他的了。现在已经是四月中旬，这段时间萧震雷在上海滩各地进行考察，准备筹备建立工厂做生意，现在他手上一共有三百九十三万两银子，这么庞大的一笔钱款不能放在家里生锈，必须要找门路用出去，用钱赚钱才能把经济搞活，否则就只能坐吃山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拉起自己的人马势力，仅仅有钱是不行的，有钱没有势力保不住自己的财产，因此现在对于萧震雷来说，头等大事就是收小弟、拉队伍。

萧震雷已经找来法斯特将公共租界范围内一些势力打听清楚了，实际上公共租界并没有明面上的地头蛇，因此也不存在帮会，不过暗地里却是存在财雄势大的涉黑大佬，例如闻名上海滩的绅士严老九，论在上海滩的声望，严老九未必在黄精荣之下，此人明面上有自己的正当生意，与公共租界内不少工部局董事都有着不错的交情，可他在暗地里又开地下赌场、地下钱庄，经常收拢一些跑路到上海滩的江湖豪客作为爪牙，除了开地下赌场之外，他还贩卖军火，这些地下生意都是需要大量钱财才能玩得转的，由此可见他财势绝伦。

不明底细的人只知道严老九是上海滩上闻名遐迩的人物，时常赈济灾民，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又与洋人的关系匪浅，因此对他印象都是正面看到的，清楚严老九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个可不仅仅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听了法斯特的介绍之后，萧震雷抽着烟转身对马小双和法斯特说道："就是这个严老九了，我们要在公共租界打开局面，就先拿他开刀！"

马小双不知道严老九的厉害，可法斯特却清楚得很，他劝道："先生，我知道您急于想做点事出来，不过我既然拿了您的薪水，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您，这个严老九不好惹，他在公共租界通吃黑白两道，与工部局董事局的好几个董事的关系匪浅，在私底下他手下又有几十个江洋大盗组成的打手团队，您现在加上我也只有三个人，而且我再次声明一点，我不会参与打打杀杀之类的勾当，您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我可以断定不需要严老九亲自出面，他手下的人就已经将您料理了，如果您真的想动严老九，我劝您还是等自己的势力足够大之后再动手不迟，现在去无疑是送死的结果！"

萧震雷看着法斯特冷声道："一个月两百两银子的薪水是那么好拿的吗？这么多钱足够买下你的命了，更何况你还牵着我一条命呢！你拿了我的薪水就要替我做事，现在你带我们去严老九的地下赌场！"

法斯特闻言脸色数度变幻不定，最后发疯似的捏着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嘴里叫道："噢，上帝啊，我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啊，我这是被逼着上了贼船啊！"

发泄一通后，法斯特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懊恼地、胆战心惊地

带着萧震雷和马小双前往严老九的地下赌场。

在法租界，赌场可以明目张胆的开在醒目的位置，而在公共租界不行，工部局警务处方面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即便要开赌场，严老九也只能在地下暗地里进行。

开地下赌场的风险很大，一旦被查就会出问题，严老九的地下赌场只做有钱人的生意，当然道上那些人如果有钱也可以进去玩几把，陌生人进去玩需要熟人介绍，一个常客只能带两个人进去。

法斯特尽管现在混得不如意，不过他以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他有资格带两个陌生人进入严老九的地下赌场，在他的介绍下，萧震雷和马小双得以进入。

三人都穿着西装，进入地下赌场之后看见一个空间很大的厅，摆着十多张赌台，玩法多种多样，有摇骰子、梭哈、俄罗斯轮盘、麻将、牌九。

这个时代可没有赌场推出筹码之类的玩意，全部都是现钱开赌，这间地下赌场也不是一般的赌档，在规模和内部设施上要比上海滩其他赌场高档得多，只因为出入这里的人可不是仅仅是只有钱，来这里玩的人不乏名人。

三人在赌场里逛了逛，法斯特走在萧震雷身边低声介绍：“先生你看那边那位带眼镜、穿条格子西装的青年人，他叫秦连魁，是一名律师，不久前刚刚开了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各国法律和租界的法律非常精通，接过几起官司基本上没有输过，在租界政法界打响了名声！”

“哦？”萧震雷顺着法斯特的指引看过去，只见在一张玩梭哈的赌台边坐着六个人，的确有一个穿着条格子西装、带着金属框架眼镜的青年人，那人就是秦连魁。

此时的上海滩只须缴费而不必上课的“野鸡大学”不少，发出去的文凭泛滥，使得上海滩的律师多如过江之鲫，这许多律师中有真材实料地极少，有些所谓的“强盗”律师，伙同巡捕房中人拆账，包办窃盗抢劫案件。又有所谓“茶馆”律师，自己往茶馆里一坐，委托黄牛沿街兜揽生意，敲当事人一笔竹杠，再去找相关人士纳贿，辛苦一场，赚几文佣金花用。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秦连魁其人，字待.时，他是上海滩上律师中的前辈级人物，真才实学，经验闳富，精湛的法学造诣，和多年的体验阅历，使他洞澈人情，看破世间百态，判断能力之强少有人比；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喜欢替人拆字，一解疑难，由于臆则必中，老上海人都说他是“通天眼”，而此时的秦连魁远不如后来那么有名。

正在萧震雷心里动着心思的时候，法斯特继续介绍：“秦连魁的左边穿着马褂中年人是朱如三，右边穿深色西装、黄色领带是通行经理卢绍堂，对面的是地产投机大王钟克城，先生不会不认识吧？”

穿越过来前后加起来差不多二十多天，接近一个月了，萧震雷对上海滩的一些名人富户也都有所了解，法斯特介绍的那三个人都是清末民初的名人，也是名人中喜欢流连赌场的闻人。

他当然知道朱如三是何许人也，老上海人都知道在插袋角有一朱姓富

户，是上海滩上真正的名门望族。朱家富甲天下，纱厂、面粉厂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而卢绍堂作为通商银行苏.州支行经理当然有钱得很，赌起来手面上也是阔绰得很，而钟克城则是上海滩上非常有名的地产投机大王，身家巨富。

民国后来有位名人说过这样第一句话形容民国四个名人在赌桌上的风采，其中就有三个在这里，“钟克城赌得最豪，朱如三赌得最精，卢绍堂赌得最刁，唐生治赌得最恶”。

萧震雷点头道：“这几个人在上海滩上有着偌大的名头，上海滩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在赌场里转了一圈之后，萧震雷心下已经有了主意，他找了一张摇骰子的桌子坐下，这张赌桌上下注的有十三个之多，加上萧震雷就有十四个了，因此赌桌被挤得满满的。

第31章找茬

（感谢：反对的话打赏了588、心漂浮打赏了100）

萧震雷并不会赌博，他今天就是来找茬的，为什么找茬？逼迫这家地下赌场的幕后主人严老九现身！

“买啦，买啦……”荷官双手捧着骰盅摇了几下放在桌上催促着赌客们下注。

摇骰子是最简单的赌博玩法，有赌大小的，4点到10点为小，11点到17点为大，摇到豹子则大小通吃；也有赌单双的，如果押单，荷官摇到的点数加起来是单数则赢钱，反之输钱。

在荷官的催促下，赌客们纷纷下注，其实这张赌桌上的荷官应该称为庄家，正规赌场的荷官一般只负责摇骰子，不能做庄，庄家和闲家都是赌客，而这里并不是很正规，摇骰子的人既是赌场的荷官，又是赌桌上的庄家。

萧震雷掏出一张义善源钱庄的面值十两的银票放在自己面前的小字上，在这里赌的人都是有钱人，一把押五两已经算是押得很小了，赌桌上这次押得最多的是五十两，押得最少的是二两，而每次最低下注不能低于1两，这就是这家地下赌场的规矩，没钱别来玩。

1两白银在这个年代相当于一个纺织工人一个月的薪水，有的工厂的薪水还没这么高，因此这种地下赌场是真正的销金窟。

萧震雷在赌桌边玩了一个多小时，法斯特和马小双两人始终在站在他身后，明知道萧震雷是来找茬的，他们俩也因此不敢到处乱走。

在这一个多小时里，萧震雷有输有赢，但总体来说是输得多，他先后从口袋里拿出来二百多两银票，全部都输完了。

就在这时，法斯特弯腰在他耳边低声道：“先生，严老九出现了，西北方向穿白色绸子料衣服的人”。

萧震雷听了，不动声色，手指头轻轻地敲着桌子，脑子里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下一局又开始了，他掏出一张五两的银票放在小字上。

对面荷官不断地喊着，催促着赌克们下注，就是不开盅，萧震雷敲敲桌子叫道：“该买的都买了，别人不买你叫也没用，开啦开啦！”

萧震雷表示抗议之后，荷官不得不开盅，骰盅打开时，里面躺着225,9点小，在荷官陪了五两银票之后，萧震雷也不把银票收回，直接再押到小上面，再开时骰盅里面的是112,4点小，萧震雷又赢了，赌本也从5两变成了20两。

自从萧震雷上赌桌之后，这赌场上就开始邪门了，一连8次摇出来都是小，萧震雷每次都押中了，第8次摇出小之后，萧震雷的赌本就由最初的5两变成了1280两，这时赌桌上的赌客们看萧震雷的目光都变了。

从第5把的时候开始，有赌客就注意到不对劲，三两个赌客开始跟着萧震雷押，到了第六把，这赌桌上所有的赌客都开始看萧震雷押什么，他们就押什么。

庄家一连摇出了八把小，这在赌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这种罕见的

现象在赌场方面看来还不算什么，但却因为这连续八把开出了小，使得赌场方面赔得一大糊涂，不仅要赔萧震雷的钱，还要陪赌桌上其他赌客的钱，而这些赌客虽然都跟风，但都是有钱人，下注的钱当然不会少，总数加起来有两万多两，这次赌场方面就要配两万多两。

荷官的额头上汗珠不停地往下滴，脸上已经出现了怕人的惨白色，而赌客们却不管这么多，见荷官只站着不动，却不赔钱，自然有人叫起来：“喂，赔钱，赔钱啊！”

“对，赔钱啊，难不成你们赌场还想赖账？知道这里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吗？快赔钱！”有人起哄，当然有人附和，赌桌周围开始吵闹起来。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刚刚到这里的严老九立即派人向那荷官询问情况，便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严老九四十多岁的样子，个子很高，脑袋上有点儿秃顶，头顶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几根毛发，双眼眼眶有些凹陷，颧骨凸起，神色阴霾，他听那荷官说完之后转头看向萧震雷。

萧震雷穿着一身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油光水滑，面相器宇轩昂，严老九脑子里思索了片刻，对萧震雷没什么印象，想来应该是不认识的，但在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很少有不认识的，而且他有一个特殊的优点，那就是记性好，只要他见过的人，从来都不会忘记，可他是真的没见过萧震雷，而且萧震雷给他的感觉是有点深不可测。

严老九沉着脸转头对身后一个三十多岁中年人道：“阿鬼，赔钱，一文钱也不能少，接下来由你做荷官！”

“是，老爷！”叫阿鬼的中年人答应一声走到赌桌边让原先的荷官给赌客们赔钱，他自己走到荷官的位置上站定。

阿鬼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但实际阿鬼是一个长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年人，一张普通的脸看上去有些木讷，这个外貌很容易迷惑别人，不过萧震雷从阿鬼的眼神中看到了偶尔迸射出来的精光。

“各位爷！”阿鬼保持着一张木讷的脸色不变，等到赌客们的钱都赔付之后，他向周围赌客们拱了拱手用明亮的声音道：“现在由在下主持这张台子，我们赌场方面既然在这里摆台子讨饭吃就不怕赔钱，无论每次下注额度有多大，我们赌场方面一律接下，如果各位赢了，在下代表我家老爷答应各位，一律照赔不误，一文不会少，好，现在赌局继续！”

骰盅被摇了十几次之后被阿鬼轻轻放在了赌桌上，他伸手向前道：“诸位现在可以下注了！”

话音落下，赌桌边的赌客们都没有下注，全部扭头看向萧震雷，想看他如何下注，他们是准备跟风的，就连赌场内其他赌台的赌客们全部都被吸引过来看热闹了，这其中名震上海滩的名律师秦连魁、富豪朱如三、地产投机商钟克城、银行经理卢绍堂，他们也被这边热闹的气氛吸引过来了。

全场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萧震雷，他没有半点怯场，抽了一口烟之后微笑着伸手在面前的银票上数了数，抽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继续押在小字上。

其他赌客见状有些犹豫不定，因为前几场，萧震雷都是有多少银票都押多少，而这次他只押了一百两，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也没有把握？是了，一定是了，其他赌客们认为一定是这样，因此一个个都押了很少的钱在小上面，即便输了也只是几个钱而已。

在赌客们的哄闹声中，阿鬼揭开了骰盅的盖子，334,10点小，赢了！

“啊哈哈哈——”刚才还安静得一枚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音，现在突然之间爆发出巨大的哄闹声，所有的赌客都欢呼起来，在赌场的赌桌上从来都是赌客单独面对赌场，基本上输多赢少，而现在却是如此多的人一起面对赌场，而且赢了，接下来还要大赢特赢。

赌客们看向萧震雷的眼神充满了无限的热烈，他们基本上确定萧震雷肯定是一个赌术极为高明的超级高手，要不然连赌场方面的镇场高手阿鬼都束手无策？

“赔钱！”阿鬼脸上的肌肉抖了抖，向身旁的助手挥了挥手说道。

助手立即从提箱里拿出银票给每一个押对的赌客赔钱，赌客们拿到钱一个个都喜笑颜开，这就是人的贪财心理，他们可不管萧震雷和赌场方面有什么恩怨，也不管这件事情最后如何收场，他们只知道现在跟着萧震雷下注就会赢钱，谁也不会嫌钱多。

第32章找茬（2）

阿鬼看了看萧震雷，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摇出来的是345,12点大，怎么开盖之后就变成了334,10点小了？他明明知道萧震雷出老千了，可他怎么也看不出来萧震雷是如何出老千的。

原本木讷的脸变幻了几次之后，阿鬼咬牙盖上盖子再次摇起了骰盅，骰子在骰盅里滚动着、撞击着，一两次的清脆的声音响过之后，阿鬼将骰盅放在了桌子上，又道：“各位可以下注了！”

众赌客都看向萧震雷，萧震雷始终微笑着，不时地抽着烟，见众人都看向自己，他又笑着将自己面前所有的银票，一共1380两全部押在小子上面。

众人一看，都忍不住想：难道这个年轻人对这次十足的把握，竟然将所有的钱都押上了？

沉默了两秒钟之后，赌客们开始三三两两地下注，有些谨慎一点的还是只押了很少，胆子大一点的下注得多一些，秦连魁、朱如三、钟克城、卢绍堂等人互相看了看，卢绍堂笑道：“我说各位，这位小兄弟确实有些本事，不过严老九是什么人？这个年轻人竟然敢在他的地盘上打脸，而且当众打脸，依我看啊，这年轻人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很可能要吃大亏啊”。

秦连魁一直在注意观察萧震雷，听见卢绍堂的话之后摇头笑道：“我看不见得，人家既然敢来挑场子，自然是有些手段的，我说你们难道就不想跟着捞点零用钱？噢，对了，你们三个一个个都是土豪，不在乎这点小钱，我可没你们手头上那么阔绰，我先跟着这位兄弟发点小财！”说着拿出一张二百两的银票下注了，押在小字上。

朱如三、钟克城和卢绍堂都没有动，严老九是什么人，他们都清楚，尽管他们不怕严老九，但却不想因为这么点小钱得罪一个能够在租界洋人那儿说得上话的人。

只有少数人没有下注，其他大部分都下注了，阿鬼手按在骰盅上一把揭开，只见里面躺在112，4点小！

“噢噢噢……”赌客们再次欢呼起来，这次跟着萧震雷下注押小的又全赢了。

阿鬼看见骰盅里的骰子，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看了看桌面上的下注金额，粗略估算了一下，大约要赔十万两左右，这个金额太大了，阿鬼根本不敢做主，他扭头看向严老九。

严老九看着萧震雷的目光中金光闪闪，他实在想不明白到底是谁派萧震雷前来这里给他捣乱的，不过现在却不能计较这个的时候，他权衡一下，咬牙对阿鬼点点头。

阿鬼得到严老九的授意之后便吩咐身边的助手向赌客们赔钱，再次赢到钱的赌客们更加兴奋了，一个个挤过来跟萧震雷套近乎，争取混个脸熟，萧震雷笑着一一拱手点头致意。

赔完钱，阿鬼再次满头大汗地捧起骰盅再次开始摇起来，而站在对面

二楼的严老九此时也紧皱着眉头，也对现在的情况有些束手无策。

阿鬼摇完骰盅后再次放在赌桌上，看了看萧震雷之后不得不使出赌场的杀手锏，作弊！他的脚移动着在桌子脚上轻轻踢了一下，桌子反面一枚磁铁被推到了骰盅的正下方将骰盅内的骰子死死地吸住。

萧震雷这次依然将全部的赌资押在小字上，其他赌客们全部跟风，有些赌客下注的金额竟然达超过了一万两，整个赌桌上的赌资达到了二十万两。

“开吧！”萧震雷抽了一口烟之后笑着催促着阿鬼。

其他赌客们也都起哄让阿鬼快点开盅，在赌客们的催促下，阿鬼神色凝重地盯着萧震雷，双手伸过去将骰盅盖子揭开了。

“445，13点大！”阿鬼激动得大叫起来。

整个赌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怎么会这样？赌客们看见骰盅里的骰子点数，顿时面面相觑，又看向萧震雷，刚才不是还猜得挺准的么？怎么这次猜错了，这一把可把赌客们输惨了，大部分赌客都跟萧震雷一样，将身上的赌资全部押上去了，输了自然是变成了身无分文。

在赌客们都还不敢相信怎么会输了时候，阿鬼兴奋地催促着助手：“还愣着干什么？把押小的钱都收上来！”

赌桌上没有一个人押大，全部都是押的小，这次庄家可谓是一口将赌桌上的下注资金全部吞了。

然而就在这时，阿鬼因为激动和兴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赌“摇缸”的规矩，一局揭晓，必定要等赢的吃，输的赔，台面上的赌资统统结算清楚，收支两讫。然后再将摇缸盖上，连摇几下，等缸里的骰子点色全部换过，于是庄家再请赌客下注，猜赌缸里的骰子点数。

可这次阿鬼且因为太激动了，一时间有些得意忘形、手忙脚乱、粗心大意，把当荷官的一套规矩给忘了，他竟然还不等助手把赌资结算清楚就将骰盅盖上再摇起来，然后放到了一边。

萧震雷原本是非常郁闷，他以为这一局自己是十拿九稳的，可没想到阿鬼不知道动了什么手脚，竟然让骰子固定在了骰盅底部不动了，使得他在暗中的手段没有得逞，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输掉，而阿鬼接下来的举动却被他发现了这一幕。

萧震雷随即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将眉头阴霾一扫而空，换上一副笑脸，喜孜孜地用手压住自己面前的赌资向阿鬼说：“该你赔我了吧？”

“该我赔你？”阿鬼不由一怔，随即便打个哈哈说：“点子还摆在缸里，你押的是小，我摇出来的是445,13点大。”

萧震雷瞟一眼那只又摇过了的摇缸，一耸肩膀，轻飘飘地说：“这位兄弟不要瞎讲，摇出来的明明是八点小。”

阿鬼也去看看那只摇缸，一看之下，他脸色大变，心想偶然差错，这下糟了。方才分明摇出来了“13”点大，如今自己竟然将赢钱的证据湮没，重摇了这一次。阿鬼怎敢保险缸里的点数仍然是“13点”，而不是“8点”呢？这局摇出“13”点，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揭晓的，阿鬼自知大错已经铸成，为了幸免于万一，他眼睛扫着四周的赌客，急急地问：“各位刚才

都看到了的啊，我摇出来的是‘13点’。”

“是‘8点’！”萧震雷抢在前面，斩钉截铁地说。

四周的赌客闷声不响，噤若寒蝉。有人存心想看赌场的好看，有人摸不清萧震雷的来路，这小伙子莫非吃了老虎心、豹子胆，敢来啃严老九的边？以区区一名赌客，与堂堂一个赌场为敌，抓到毛病，便要硬吃，这个角色未免太狠了些。

第33章半路杀出程咬金

（感谢huntungg打赏了100）

局面僵持了，这个时候严老九不得不亲自出面，他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打手从二楼走了下来，然后吩咐阿鬼照赔，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道：“不知小兄弟贵帮头？”

严老九问的这是青帮隐语暗号，青帮的隐语暗号有两种形式，一是暗语，二是动作。而用语言表示的隐语暗语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问答，二是切口。而严老九这种形式就是问答，按一定的格式进行。

萧震雷不是青帮中人，当然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窍，只是根据字面意思来作答，“我无门无派无帮！”

严老九愣了愣，随即又问：“贵字派？”

萧震雷皱了皱眉头，他不明白这严老九这家伙问这些不知所谓的话是什么意思，根据字面猜测好像是一个人的字什么的，他觉得现在报出自己的字号也没什么关系了，以后都要在公共租界混了，别人迟早是要知道自己的字号的，于是他答道：“鄙人萧震雷，字寰宇！”

在场赌客们闻言都忍不住称赞一句：“好名好字，名响字更响！”

严老九继续道：“贵尊师？尊姓上下？”

萧震雷：“…….”。

严老九：“香头多高？”

萧震雷：“…….”。

接下来，萧震雷是一问三不知，根本不明白严老九问的是什么意思。

三言两语，严老九就将萧震雷的底细给问出来了，他当场抹下脸来，声声冷笑地说：“了不起，了不起啊，后生仔一个‘空子’就敢来我严老九的场子里抢食，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空子”在青帮暗语中的意思是不在帮之人，也就是说萧震雷没有任何帮会的背景身份。

言罢，他回头厉声大喝：“我们收档，立刻给我把大门关上！”

在场的赌客们虽然大多都是有钱人，但又有几个人曾见过这么严重紧张的场面？轰地一声，除了法斯特和马小双之外，赌客们都急速逃离萧震雷的身畔，纷纷奔向赌场后门，大家争先恐后，夺门而逃，唯恐迟了一步，便会城门失火，池鱼遭殃，白白陪萧震雷吃花生米。钟克城、朱如三、卢绍堂、秦连魁等四人却没逃走，他们只是离开了赌桌，远远地站在后门口处观望，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出了这样的事情，严老九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严老九等人死死地盯着萧震雷，他手下的打手们甚至都已经将手放在腰间的枪柄上了，只要严老九一声令下，他们绝对会掏枪将萧震雷三人打成筛子。

人都跑光之后，萧震雷抽着烟看着严老九笑道：“怎么？严老大输了这么一点钱就要关门，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一点？你赢别人钱的时候，怎么不关门呢？”

严老九闻言冷场了几秒钟，但随即就大笑起来，拍着手掌道：“哈哈哈，好好好，萧兄弟果然好胆色，别人唯恐殃及自身早早逃离，萧兄弟竟然还想从老头子我的手里抠下一块肉，萧兄弟既然不想走，那我严老九就舍命陪君子，萧兄弟你说吧，你想怎么玩？”

严老九下令关大门的意思只是想关门歇业，并不想对萧震雷怎么样，毕竟他如果想对萧震雷怎么样的话，就连后门也一起关了，用不再与萧震雷费这么多口舌，现在他真正是被萧震雷逼得不亲自出手了。

萧震雷笑道：“这里是您老爷子的地盘，我还是客随主便吧！”

“既然这样……”严老九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匆匆走过来的中年人打断了：“老爷……”。

那中年人见这里气氛有些不对，便生生止住了下面的要说出的话。

严老九情绪有些烦躁，他瞪了中年人一眼喝道：“有什么话就说！”

“是！”那中年人立即道：“老爷，外面来了三个东洋人，我想着关门谢客，可是此三人是日本驻沪领事介绍来的，拒绝不得，否则日本驻沪领事那边不好交代，所以特来请老爷示下如何处置！”

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严老九心想今天出门没看黄历还是怎么滴？点子有点背啊！既然是日本驻沪领事介绍来的，还真不能拒绝让那三个东洋人进来玩。

严老九转身向萧震雷拱手道：“萧兄弟真不好意思，稍待片刻，严某人去去就来！”

萧震雷也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不过既然来的是日本人，那么他的计划就要变一变了，毕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也拱手道：“这三个日本人只怕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不管怎么说，我与严老大还是同为大清国人，同属炎黄一脉，严老大尽管去，如果有用得上在下的地方只管开口！”

严老九对萧震雷说出这翻话很是诧异，心下有些别样的感触，他拱手道：“多谢多谢！”

不多时，严老九带着三个东洋人从大门进来了，这三个东洋人都身穿和服，腰佩武士刀，脚穿白袜，踩着木屐。

这三个东洋人，身材、身高都差不多，相貌也十分相似，只听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东洋人操着一口生疏的汉语道：“鄙人松山一郎，这是我的二弟二郎，三弟三郎，此次我们三兄弟来上海之后听闻严桑的赌场中有高手坐镇，一时间技痒难耐，因此前来贵赌场想找严桑手下的赌术高手切磋一二，还请严桑千万成全，拜托了！”说完站定躬身行了一个鞠躬礼。

由于甲午战争中清廷惨败，使得清廷方面对日本也十分畏惧，日本人在大清的威势渐渐有赶上列强的趋势，因此国人也对日本人持畏惧、谨慎态度。

听说松山三兄弟竟然是来找人切磋赌术的，严老九就有些为难了，“这个，松山先生，严某人对贵三兄弟不远千里前来我的赌场切磋技艺十分钦佩，只是赌术切磋必然要有输赢，你们三兄弟远来是客，我严某人总不能赢客人的钱不是？而且我这个赌场刚刚因为一些事情关门歇业

了，所以这个，您看切磋的事情是不是就算了，如果松山先生真想玩的话，等改天我的赌场开门营业了，您再来？”

松山一郎听了脸色一变，盯着严老九道：“严桑，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三兄弟输不起？又或者是以为我们没有钱？二郎，拿来！”

松山二郎拿出一张支票递过去，松山一郎接过递给严老九道：“严桑，这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两百万日元现今本票，严桑可以派人查验！”

以这个时期的汇率，两百万日元相当于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两库平银，这个赌本不是一般的充裕了，严老九犹豫道：“这……”。

松山一郎以为严老九故意推脱，是在是瞧不上他们三兄弟，因此脸色一变道：“怎么，严桑看不起我们三兄弟的赌技？”

“不不不！”严老九连忙否认，沉吟片刻便道：“好吧，既然松山先生执意要玩几把，那严某人就找人陪松山先生玩几把！”

言罢，严老九接过支票递给身边之人去查验，然后请松山三兄弟在一张赌台边坐下，找人送来雪茄、烟灰缸，却被松山一郎一一拒绝不要。

支票很快查验完毕，是真的，严老九找人换开，全部换成上海钱庄发出的庄票送到松山三兄弟面前，带诸事完毕便问：“不知道松山先生想怎么玩？”

“既然是在清国，那就玩你们清国人最擅长的，麻将吧！”

话音落下，严老九脸色大变，只因麻将有四个玩家，而松山三兄弟就占了三个，一对三，这不是必输的局面么？

第34章挑土

麻将桌上洗牌的声音哗哗作响，严老九已经输得满头大汗了，自从牌局开始打了一圈，他就没有胡过一次牌，一共输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这点钱对于严老九这个财大气粗的公共租界有钱的大佬说不算什么，可这是他在赌桌上第一次输这么多钱，如果再这样一次输下去，势必会输得倾家荡产不可。

其实严老九的赌术虽说不上顶尖，但也不差，只是松山一郎有三兄弟，而且玩的是麻将，赌术高也不一定能够以一敌三。

秦连魁、朱如三等人站在一边观看，此时他们都替严老九着急，尽管这场赌局与他们无关，但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与严老九的关系虽然谈不上过命的交情，但好歹也是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再者几人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如果松山一郎赢光了严老九的钱，再找上他们怎么办？一想到这里，在场的中国人都有了同仇敌忾之心。

萧震雷默默地关注着赌桌上的情况，他发现松山一郎三兄弟的赌术算不得高明，只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都非常好，一局牌两三圈下来他们就能够判断严老九胡什么牌，最难防的是他们有三个人，在出千的时候可以互相掩护作弊，严老九根本应付不过来，能胡牌才怪了。

萧震雷觉得不能让严老九被这三个日本人整死，从先前严老九的表现来看，此人至少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否则的话，此人就会直接让手下人对他们三人动手。

萧震雷想着，如果能与严老九成为朋友其实也不错，严老九在公共租界有着广大的人脉，不仅和租界高层洋人们的关系不错，而且与上海滩上各帮会大佬们的关系匪浅，这对于他在上海滩打开局面有好处。

想到这里，萧震雷上前走过去道：“严老大，在下看你玩了这么久也累了，不如小子替你挑挑土？”

“挑土”乃是牌场上的专业术语，赌局中有人尿急或有急事需要离开一会儿，可以请周围值得信任的人帮忙赌几局，但赌资不能带走，帮忙赌的人如果输了，用原有的赌资付清赌债，如果赢了，等原主人回来必须要请帮忙赌的人吃红。

“呃？”严老九诧异中看向萧震雷，见他一脸自信的样子，瞬间便决定答应，站起来道：“好好，那就多谢萧兄弟了，正好老夫我休息一下，来来来，请”。

萧震雷点点头走到严老九的座位上坐下伸手正要去洗牌，可松山一郎突然将牌一推说道：“慢着，既然严桑累了，需要休息，想请这位年轻人帮忙赌几局，我们三兄弟也没有异议，不过这次我们不玩麻将了，玩梭哈，而且严桑在赌桌上的赌资好像不多了，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可以玩几局呢？”

严老九闻言，一脸担心地看向萧震雷问道：“萧兄弟，玩梭哈，你……”。

“既然这三位东洋来的先生想玩梭哈，我自是没问题，远来是客

嘛！”萧震雷说着笑了笑，掏出一包老刀牌香烟抖出一支叼在嘴上，法斯特立即掏出打火机过去给他点上，这情景让严老九和松山一郎等人都大为吃惊，要知道这年头洋人个个都是大爷，能让一个洋人做手下怎么会是一般人？

严老九回过神来，立即对身边阿鬼吩咐：“快去准备两百万两银票给萧兄弟！”

阿鬼点头道：“明白了，老爷！”

两百万两的义善源钱庄的银票被送来了，厚厚的一大摞，都快堆起一尺高，而松山三兄弟那边更多，他们原本就有一百三十多万两的赌本，赢了严老九一百二十万两，现在加起来就有二百五十多万两了。

麻将桌换走了，换上了一张长长的赌台，赌台上铺着崭新的绿色毛毯，萧震雷看着松山一郎问道：“松山先生是吧？梭哈与麻将不同，玩梭哈如果不跟的话，其他人还可以继续，如果我感觉自己的牌小，不跟了，那么你们三兄弟之间是否要继续呢？如果不继续的话，那这赌局只怕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摆明了是你们三个对我一个啊，不知道松山先生以为呢？”

松山一郎闻言皱了皱眉头，扭头与身后两兄弟低声叽噜咕噜嘀咕了一阵后对萧震雷道：“我们决定由我一个人对阵阁下，不过我有权使用他们的赌资！”

“可以！”萧震雷点头同意，不过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玩梭哈洗牌、发牌很重要，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双方都认可的荷官，不知道松山一郎先生认为现场谁来做荷官最为合适？”

松山一郎一听，心想这还真是一个问题，他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弟弟，让他们其中一人做荷官，对面的萧震雷只怕不会同意，可如果让萧震雷身后的其中一个或者严老九的手下人做荷官他自己又不放心，左看右看，看见了秦连魁等人，连忙指着朱如三道：“让他来做荷官，肖先生的意见呢？”

萧震雷扭头看去，笑了笑道：“我没意见，只不过这个荷官的人选是松山先生提出来的，如果接下来松山先生在赌局中输了，可不能把责任推到荷官或者别人的身上！”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些清国病夫的！”松山三郎站出来指着萧震雷大叫。

萧震雷闻言眉头挑了挑，眼神中寒芒一闪而逝。

这是松山一郎对松山二郎大喝：“二郎，你给我退下，现在是我与萧先生对赌，萧先生是严桑都认可的人，可见赌术十分之高明，我很期待与他一战！”

松山二郎见哥哥发怒，只能气哼哼退到了后面。

松山一郎又对萧震雷鞠躬行礼后说道：“萧先生请放心，人选是鄙人提出来的，如果鄙人输了，当然不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好！”萧震雷看向严老九道：“严老大，那就请你去把朱老板请来当荷官吧，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由我萧某人一力承担，绝不会连累他！”

朱如三尽管是一个商人，但他家世代都在上海滩，可以说是上海滩上的本土富豪，什么场面没见过？萧震雷刚刚说完，他便不请自来高声大笑道：“哈哈哈，萧兄弟真乃豪杰之士，我朱如三也不是怕事之人，有幸作为赌资上百万两银子赌局的荷官，我朱某人荣幸之至，此事过后，朱某人定要好好与萧兄弟结交一二！”

萧震雷站来拱手笑道：“好，有劳朱老板了！”

经过协商，萧震雷、松山一郎、荷官共同约定赌局中底金一千两，每次说话不能低于一万两，上不封顶，只要说话方能够拿出足够多钱！

朱如三站在赌台一侧中间，戴上赌台上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双白色手套，拆开一副崭新的扑克牌挑出大小王之后放在赌台中间，用右手一抹，拿副牌便平铺在赌台上形成一长撂。

“萧先生，请验牌！”朱如三向萧震雷。

萧震雷笑道：“不必了！”

朱如三见状转向松山一郎伸出另外一只手：“松山先生请验牌！”

松山一郎见萧震雷不验牌，他自然也不想丢了面子、堕了自己的声势，因此摇头道：“不必了！”

朱如三见双方都不验牌，立即拿起桌子上的扑克牌开始洗牌，赌局正式开始，马小双和松山二郎每人往赌台上丢了一千两的银票作为底金。

第35章豪赌

朱如三洗完牌之后便给萧震雷和松山一郎发牌，第一张底牌是暗牌，从第二张开始是明牌，萧震雷的第二张牌是红桃k，松山一郎的第二张牌是方块j，朱如三发完第二张牌便道：“萧先生的红桃k说话！”

萧震雷正要说话，阿鬼拿着两盒雪茄走过来在他左手边的桌面上放上一盒，同时放上一个烟灰缸，又过去在把另外一盒放在松山一郎左手边，松山一郎拒绝了，阿鬼也不为己甚，取走了雪茄和烟灰缸。

萧震雷打开雪茄盒拿出一支闻了闻赞道：“好，正宗的古巴上等雪茄，噢，对了，小双，第一局来个开门红，丢十万两上去讨个好彩头！”

“我滴个乖乖，一把就是十万两！”众人无不豁然色变，即使是朱如三、钟克城、卢绍堂这些喜欢豪赌的赌场常客也没有一次喊这么大的。

“好咧！”马小双答应一声，就数了一叠银票丢到了赌桌中间，他现在十分相信萧震雷的本事，绝不怀疑萧震雷在没有丝毫把握的情况下会乱撒钱。

松山一郎皱着眉头看着萧震雷，过了三秒钟才拿起面前桌上两张牌，底牌在上，明牌在下，底牌是一个梅花4，这张牌小了一点，内心挣扎了一下，看向萧震雷的眼神中多了一些愤恨，他将底牌摊开摔在桌子上，嘴里吐出两个生硬的汉语：“不跟”

其实梭哈不到最后一刻一张牌发出来，很难定输赢，毕竟有五张牌，大小顺序比较为：同花顺＞四条＞富尔豪斯（三条加对子）＞同花＞顺子＞三条＞二对＞单对＞散牌。

松山一郎之所以不跟，除了他的底牌太小之外，主要是因为萧震雷第一把就玩这么大，一下子就将他的气势压下来了，使得他的心里没了底气。

既然不跟，做荷官的朱如三就继续发牌，马小双这时也已经将银票收走，只留下一千两的底金，松山二郎不得不又向赌台上丢了一千两底金。

在此后的连续七局中，只要自己的牌面大，他都最少喊话十万两，最多的喊道了五十万两，将松山一郎压得死死的，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松山一郎作为一个赌博高手，当然明白气势在赌桌上的重要性，这东西一旦失去，想拉回来可不容易，谈知道不能再这样被萧震雷压制了，必须反击，必须要抬高自己的气势，将萧震雷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

在第十局时，松山一郎终于得到了说话的机会，为了谨慎起见，他看了一下自己的底牌，底牌是方块q，牌面是黑桃k，看了底牌之后他的底气更足了一些，朱如三看了看双方的牌面，说道：“松山先生的黑桃k说话！”

松山一郎喊话道：“一万两！”

萧震雷吐出一口烟雾，笑道：“跟，加十万两！”

“你……”松山一郎闻言差点气得吐血，好不容易有一次喊话的机会可以抬高自己的声势，可没想到竟然被萧震雷加注给打压了，怎么能不生气？

萧震雷惊异道："怎么，难道不许加注吗？"

这是朱如三说道："当然可以，但只许加注一次，松山先生只能选择跟或者不跟，不能继续加注！"

加注是防止喊话方在本身底牌很小的情况使用诈术，一旦加注，喊话方就不得不面临跟或者不跟的局面，但不许无限制的加注，只能加注一次，否则一直加注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这是规则，松山一郎虽然不愤，但也没办法，底牌不小，他思索了一下选择了跟注，在他的示意下，松山二郎再次往赌台上丢了十万两银票。

继续发牌，这次松山一郎得到了一张黑桃q，明牌就成了黑桃k、黑桃q，底牌则是方块q，而萧震雷的明牌是梅花10和方块a，底牌是什么不知道，他一直没有看底牌，就身后的马小双和法斯特也不知道底牌是什么，现在轮到萧震雷说话了。

在朱如三的提示下，萧震雷道："十万两！"

马小双立即丢了十万两银票上去，松山一郎萧震雷的牌面，又想起自己的底牌，现在是一对q加一张黑桃k，只要萧震雷的底牌不是a，现阶段他赢的局面要大一些，他权衡了一下，看着萧震雷道："跟，加十万两！"

加注可以争夺得牌权，即争夺下一轮的第一张牌的归属权，其实谁都不知道下一张牌的大小，争的只是一个气势而已。

萧震雷看了看松山一郎，抽了几口雪茄后向马小双挥手："跟十万两"，不跟就等于是弃权了，赌桌上的赌金自然全部归对方。

银票都丢上赌桌之后，发牌继续，这次松山一郎得到了一张黑桃a，牌面成了黑桃a，黑桃k、黑桃q，底牌是方块q，这个派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不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拿不到同花顺、四条、同花和顺子了。

这次萧震雷拿到了一张梅花j，牌面变成了方块a、梅花j、梅花10，底牌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看过。

"黑桃a说话！"朱如三伸手指着松山一郎一方说道。

松山一郎发现萧震雷的牌有成为顺子的趋势，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牌，最多只能拿到三条了，而顺子刚好比三条大，不过他明白萧震雷不知道他的底牌，而且他不相信萧震雷会那么巧拿到顺子，他还有文章可以做。

思索一番之后，松山一郎喊话道："一百万两！"

萧震雷看了看自己的牌面，又看了看松山一郎的牌面，问道："松山先生，你还有多少赌本？不如我们就在这一把定输赢好了，梭哈！"说完向马小双挥挥手，马小双立即将所有的钱丢上了赌桌，不过这是不够的，因为松山一郎的赌本要比萧震雷多一倍。

果然，只见松山一郎冷笑道："梭哈？恐怕萧桑的赌本不够吧？我这里足足还有一百万二十万两！"

萧震雷看向严老九，"严老大，你看此事……？"

第36章赌命

（感谢：神圣之亡打赏了1000、反对的话打赏了1588）

严老九心里也没底，毕竟这次的赌注金额实在太大，他不是舍不得这点钱，而是对第一次认识的萧震雷的赌技有些不放心，不过他也明白，现在是双方都是骑虎难下，如果萧震雷因为赌本不够而不得不弃权认输的话，输得可是他严老九的面子，输的是中国人的脸面，以后他严老九还怎么在上海滩混？

咬了咬牙，严老九扭头吩咐阿鬼再去拿两百万两过来，钱很快被送过来了，赌局继续，朱如三开始发第五张牌。

松山一郎的第五张牌是红桃q，这下遂了他的心愿，拿到了梦想中的最大的一张牌，这样一来，他就是三条q、黑桃a和黑桃k。

但让松山一郎担心的是萧震雷拿到的是一张梅花k，这样一来，萧震雷的牌面就变成了方块a、梅花k、梅花j、梅花10，如果他的底牌是梅花q的话，就是顺子，松山一郎就输了。

朱如三说道：“萧先生梅花k说话！”

“还剩下八十万两吧？梭哈算了！”萧震雷看了一下自己的底牌之后向马小双挥了挥手，然后对松山一郎道：“不知道松山先生还有没有赌本？”

这时松山一郎等人在发现自己等人竟然没有赌本了，三兄弟脸色一下子全变了，沉默了一阵之后，松山二郎取下自己腰间的武士刀说道：“我们三兄弟把随身武器押上！”

岂知朱如三拿过这把五十刀看了看之后摇头笑道：“虽然松山二郎先生的这柄武士刀很锋利，可三柄加起来也不值八十万两银子，即便这三柄武士刀全部都是用黄金制作而成也不值这么多钱，松山先生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如果实在是没赌本了，那我只能宣布你们输了！”

整个赌场里鸦雀无声，萧震雷微笑着吸着烟，看着松山三兄弟脸色不断的变化，甚至听到他们的喘着粗气的声音。

过了十几秒钟，松山一郎才脸色阴冷地站起来看着萧震雷道：“既然萧先生要梭哈，那我松山一郎也不能不奉陪到底了，我们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但我还有一条命，我跟你赌命！”

“大哥，不行啊，不能赌命啊！”剩下松山两兄弟听说松山一郎要赌命，这可把他们吓得不轻。

“赌命？”萧震雷闻言故意大吃一惊，连忙道：“松山一郎先生，何必这样呢？咱们只是切磋而已，犯不着提着脑袋来玩啊，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属于你的赌本你拿走，如何？”

松山一郎阴沉着脸看着萧震雷道：“怎么？萧先生不敢赌？难道说清国人一个个都是病夫、孬种？”

萧震雷闻言脸色一变，不待其他人反应，便道：“好吧，既然松山先生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当你的命值八十万两银子，啧啧，松山先生，你们日本人的命真是金贵啊，一条命值八十万两银子，你看看我们大清国的百姓，大街上头顶插着草标卖身的数都数不清，一个成年人的价码

只要二十两银子就能领走，一个漂亮的女孩而更是只要十两，小伙子只需要五两，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如果这局我萧某人输了，这上面所有的钱都归你松山一郎了，可如果你输了，这赌桌上所有的钱都属于严老大，你还得自己结果自己的性命，这很公平吧？”

“凭什么？”松山三郎站出来大叫道：“凭什么我大哥输了就得自己结果自己，而你输了却没事？这不公平！”

“不公平？”萧震雷大笑道：“这很公平，因为我还有赌本，而你大哥没有赌本了，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的命押上去，这还得是我同意的情况下，否则你以为你大哥的性命真的值八十万两银子？你问问荷官朱先生，这是否公平？”

朱如三当即说道：“自古以来，赌桌上有拿钱赌的，有拿物品做赌注的，有输得倾家荡产的，也有把老婆孩子输掉的，我朱某人也算是赌场老手了，可就是从来没见过拿命来赌的，松山先生算让我第一次开了眼界，既然他愿意拿自己的命做赌注，而萧先生也同意他的命作价八十万两赌注，那么这就很公平了，松山一郎先生，你同意用你的命作价八十万两吗？”

松山三郎和松山二郎当即大急道：“大哥，不要！”

谁知道松山一郎不理睬他们，点头严肃地郑重道：“同意！”

“等等！”松山三郎见劝不住自己的哥哥，立即叫道：“既然可以赌命，那我也把我的命押上，萧先生如果不敢把自己的命也押上的话，就请你认输好了！朱先生，是不是这样？”

朱如三看了看松山三郎，又看了看萧震雷，思索片刻摇头道：“不可以，因为参与赌局的是松山一郎先生，而不是你，生命是属于个人的，松山一郎先生无权把你的命押上赌桌，除非在你自愿把自己的命作为赌注交给松山一郎先生处理，并且松山一郎先生接受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都不可以！”

松山三郎立即对松山一郎道：“哥哥，我相信你，我把自己的命作为赌注交给你处理，你跟他赌了，我相信哥哥一定会赢的！”

松山一郎反对：“不行，我不能拿你的命来赌！”

“我说可以就可以！”松山三郎大声道：“是我自愿给你的，你跟他赌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死在你面前，我不想我们大日本帝国输给这个支那猪”说着就要拔刀自刎。

松山一郎大惊失色，连忙答应，他不能不答应，和萧震雷赌的话，还有一半赢的机会，而如果不答应，马上就要失去这个三弟。

萧震雷听了松山三兄弟的对话，心里已经震惊得无以复加，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啊，拿自己的命来赌不说，几个兄弟还同时拿自己的命来赌，好吧好吧，既然你们自己想死，那老子就成全你们，不如你们三兄弟全部死在这里好了，免得你们去祸害其他中国人。

想到这里，萧震雷冷笑道：“嘿嘿，两位，你们已经打算好了，可你们还没问过我有没有同意呢！松山三郎先生，你想让我跟你赌命？你以为你的命和我的命等值吗？我告诉你，我不同意，除非你和松山二郎先生都

把自己的命赌上，我才和你们赌，否则算你们输！”

这时松山三兄弟和其他所有人都看向荷官加裁判朱如三，朱如三点头道：“理论上是这样的，我刚才已经说了，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不经过本人同意，任何人都无权拿别人的命做赌注，松山一郎先生愿意用自己的命作价八十万两银子，而萧先生也同意，现在松山三郎先生愿意把自己的命作赌注交给松山一郎先生处理，而松山一郎先生也同意，但还得看萧先生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命赌上，因为萧先生刚才已经梭哈了，而松山一郎先生也同意梭哈，所以不能加注，除非萧先生同意松山先生加注，萧先生提出自己的条件，除非松山二郎先生也把自己的命赌上，他才同意用自己的命赌松山二郎和三郎先生的命，现在就看松山二郎先生的选择了，如果他不同意，那么我将判定松山一郎先生输！”

松山三郎立即对松山二郎道：“二哥，你也同意吧，我们赢定了，真的，不信你问大哥！”

在松山三郎的苦劝之下，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松山二郎不得不答应将自己的命作为赌注交给松山一郎处理。

第37章生死状

（感谢逍遥西西打赏了100）

说实话朱如三真的不愿意做这个荷官，更何况这个赌局会要人的命，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他能够选择的了，既然做了这个荷官就要做到底，他左右看了看双方，说道：“好了，既然双方都同意了，那么赌局继续！”

“朱先生，请稍等一下！”萧震雷转身对站在附近的秦连魁拱手道：“想必这位是名震大上海的秦连魁、秦大状吧？”

秦连魁连忙还礼客气道：“不敢不敢，鄙人的律师事务所才刚刚开张不久，称不上名震上海滩！”

萧震雷只是想和秦连魁混了脸熟，以后在租界内行事说不定要请秦连魁帮忙的，现在有了交情，以后见面就好说话了，他转身向松山一郎道：“松山先生，这种牵涉到人命的事情，而且是私下开赌局，我认为还是应该找一个公证人进行公证，既然你们想赌命，那我们就不能不立下契约，双方都签下生死状，无论赌局谁输谁赢，都怨不得别人，我听闻在西方国家贵族中，也是允许私人之间发起决斗的，而在我们大清必须有决斗双方签下生死状为证，由公证人进行公证，赢家可以亲手结果输家的性命，也可以要求输家自己结果自己的性命，如果赢家不想让输家死，可以要求输家一生一世为奴为婢，如果输的一方赖账，公证人必须上诉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由会审公廨来监督执行，正好这里有一位律师，秦连魁律师，想必诸位都有所耳闻，所以我提议由秦连魁律师做这个公证人，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必须将赌桌上赌资现金的百分之十作为律师服务酬劳支付给他，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松山一郎看了看秦连魁，三兄弟商量了一下，松山一郎代表其他二人点头答应：“好，我们同意！”

“秦律师，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萧震雷问道。

秦连魁现在可没什么钱，名气也没有后来那么大，有这样丰厚的报酬，又有扬名立万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扶了扶眼镜腿说道：“好，既然你们双方都看得起我秦连魁，并且愿意将赌桌上赌资现金的百分之十作为酬劳来支付我的律师服务费，我当然愿意做这个公证人，我现在就起草生死文书，由我们三方签字生效！”

严老九吩咐人去准备纸张和墨宝，很快便送了过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场赌局必定要以其中一方死亡而终结！

“唰唰唰……”秦连魁用钢笔在纸上快速地书写着生死状，写完一份之后仔细看了一遍，又斟酌了几分钟，再抄写了两份，一共一式三份，先将这三份生死状交给双方互相签名，待赌局双方签名完毕，他再在公证人下方写下自己的名字。

赌局双方、公证人都签署生死状之后，秦连魁作为公证人给双方分别发了一份，自己收起另外一份，然后高声道：“好了，诸位，现在生死状正式生效，由我的秦连魁律师事务所正式接手有关法律方面的事务，而我

将作为公证人全程监督公证，输家必须履行赌约，否则我将起诉到租界会审公廨，到时候事情一旦闹大，恐怕就不只是当事人丢脸，而是各自背后的整个国家民族，你们害自己不要紧，千万不要害得自己的国家丢脸！”

会审公廨其实就相当于法院，是租界特有的机构，是上海历史上在特殊时期、特殊区域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根据中外双方的约定，如果案件涉及洋人或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纯粹华人案件，由中国谳员独自审断。

会审公廨设正会审官1人，总管公廨事务，副会审官6人，办理刑民案件，另设秘书处、华洋刑事科、华务民事科、洋务科，管卷室。陪审官则由外国领事担任。随租界不断扩张，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改名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裁判权实际由会审官操纵，亦不得上诉。

秦连魁这番话的杀伤力太大了，输家即便想赖账，也要想想赖账的后果，那是会让整个国家都都丢脸的，松山三兄弟听了这话都心中一紧。，不过松山三郎想起了一件事情，心情顿时一松，脸上还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这时轮到朱如三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他见诸事完毕，便高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赌局双方，诸位观众，现在回归正题，赌局继续进行了，本局所有的五张牌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双方都已经下注，就等着赌局最后的结果了，现在请双方亮底牌！”

话音落下，赌场其他人都看向萧震雷，又看向松山一郎，只见松山一郎伸手拿起自己的底牌摊开在桌面上，是一个方块q，整个牌面就是三条q、一个黑桃a、一个黑桃k，他哈哈大笑道：“支那猪，除非你拿到梅花q，否则你输定了，我就不信你的运气会这么好！”

萧震雷笑了笑道：“说实话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底牌，根本没看清楚，至于我的底牌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吧！”

言罢，萧震雷拿起桌上的牌搓开看了看，他身后的法斯特、马小双、严老九亲眼看见底牌竟然是一个梅花9，可是萧震雷将牌一合，再次搓开之后竟然变成了梅花q。

“很不好意思，松山一郎先生，我的底牌还真是梅花q！”萧震雷将底牌翻开摊在桌面上。

唯一的一张q竟然真的被萧震雷拿到了，这让松山一郎无法接受，他神情呆泄、双眼无神，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松山三郎更是大叫起来：“作弊，你一定是作弊了，否则你怎么会有偏偏拿的是梅花q？”

别说松山三兄弟，就连秦连魁、卢绍堂、钟克城、朱如三、阿鬼以及赌场方面一些人都不相信萧震雷会有这么好的运气拿到梅花q，可事实就是事实，即便萧震雷有传说中的幻术也不可能迷惑住所有人的眼睛。

萧震雷冷冷道：“事实上就是这么凑巧，我的底牌偏偏就是梅花q，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还有，松山三郎先生，没有证据最好不要乱嚼舌根

子，如果你有我作弊的证据，请你拿出来，否则请你闭嘴！”

言罢，萧震雷看向朱如三和秦连魁说道：“朱老板、秦律师，你们一个作为荷官及仲裁，一个作为赌局的公证人，请你们现在宣布赌局的结果吧！”

朱如三和秦连魁点点头，朱如三作为荷官和仲裁当场宣布道：“现在赌局结束，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宣布，获胜者是——萧震雷先生！作为输家，松山三兄弟的性命已经不由自己掌握，萧震雷先生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

萧震雷冷着脸盯住松山三兄弟，问朱如三道：“朱老板，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亲手结果他们的性命？”

第38章当场击杀

（感谢：huntungg打赏了100、逍遥西西打赏了100、李神官打赏了1000）

朱如三正要回答，这时松山三郎大声叫道：“等等，你无权处置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并非赌局的真正赢家，赢家是严桑，按照你们支那人的说法，你只是一个替他‘挑土’的！赌桌上所有的钱和我们三兄弟的性命都属于严桑！”

众人闻言这才想起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是萧震雷亲口提议让他来为严老九‘挑土’，既然是挑土，当然不能拥有所有的赌资。

松山三郎见众人的表情，知道自己的话有了效果，便有些得意洋洋，而且还面向严老九说道：“严桑，你会如何处置我们呢？你要知道我们是大日本帝国驻沪领事介绍来的，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情，你如何向大日本帝国驻沪领事交代呢？我希望严桑能够慎重地考虑清楚，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赤0裸0裸的威胁，严老九的颜色变得有些难看，但松山三郎的话确实起到了作用，严老九犹豫了，作为公共租界有数的大佬之一，他很清楚清廷对日本人和洋人的畏惧程度，他连清廷都不敢得罪，更何况是日本人？

萧震雷一看严老九的神色，知道严老九心神动摇了，立即开口道：“严老大，赌资和他们的性命的所有权的确属于你，但我好歹也给你挑土了这么长时间，你不能不给我一点吃红吧？相比这赌桌上的数百万两银子，这松山三兄弟的性命实在不值一提，不如你就把他们三个的性命当做我的吃红送给我吧？再则说了，日本人都是睚眦必报的性格，你以为你不把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会放过你？你也是混了大半辈子江湖的人了，应该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道理吧，我认为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麻烦，还是一劳永逸的好，以免日后追悔莫及！”

“严桑，不要听他蛊惑，立刻放我们走，我担保不会找你的麻烦，而且还会大大的报答你的！”松山一郎沉声道。

严老九始终犹豫不定，既不表态要放了松山三兄弟，也没答应将松山三兄弟的性命送给萧震雷，这让萧震雷有些着急，这次得罪了这三个家伙，恐怕他们安全之后会立刻展开报复，同时严老九的犹豫也让松山三兄弟更加着急，因为性命操控在别人手上的感觉实在太不好受了。

松山三郎最先忍不住，他“唰”的一下抽出武士刀对准萧震雷和严老九等人狂笑起来：“哈哈哈，你想要我们的命，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东瀛剑道的厉害，杀——”。

萧震雷眼神一凝，迅速从腰间抽出左轮手枪对准松山三兄弟连开三枪，“砰砰砰”，三枪全部命中松山三兄弟的额头，三人不可置信地一起倒在了地上。

“好了，诸位，现在什么麻烦都没有了！”萧震雷吹了吹枪口冒出的青烟，手腕一抖挽了一个枪花将左轮手枪插在了腰间拉下西装下摆，

看了看地上松山三兄弟的尸体，众人面面相觑，看向萧震雷的眼神中带着有些惊惧，特别是几个不相干的人。

“唉，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不管怎么说，老夫还是得多谢萧兄弟伸出援手替老夫解围，老夫感激不尽！”严老九一脸心忧地向萧震雷拱手行礼。

萧震雷还礼笑道：“严老大言重了，同为华夏一脉，在外人面前自当团结一心，否则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此事的后续处理就麻烦严老大了！”

经过刚才这么一段时间的同仇敌忾，严老九已然不再把萧震雷当做敌人，而是当做一个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一样，他点头道：“这是当然，只是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日本人只怕会给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又或者给朝廷施加压力，到时候老夫和萧兄弟只怕都要上会审公廨走上一遭啊！”

萧震雷闻言脸色一变，冷冷道：“哼，我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把这件事情传出去？如果真有人有这个胆子，在下敢担保他会和前些日子被杀的那八个英国大兵以及这三个东洋人一样的下场！”说完用他那死人一般的眼神在在场众人的脸上扫来扫去。

在场众人听到萧震雷的话都心中又惊又惧，敢情上个月杀死八个英国大兵、大闹英租界的人就是眼前这位！

众人看向萧震雷的眼神有些躲躲闪闪了，尽管这些当众多数都是租界的富贵人物，但他们自问没人敢对洋人动手，而萧震雷不但敢将洋人收为手下，还敢杀洋人，一次杀八个，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翻遍整个大清国除了眼前这位，恐怕就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了。

萧震雷也不惧这些人敢泄露杀死之前八个英国大兵和这三个东洋人的人就是他，这里人数有限，如果有人泄露消息，是经不起查的，而这些人也确实没有人想要去告发萧震雷，因为他们真的不敢，这年头不怕当官的，他们有钱可以斡旋，但却不能不怕萧震雷这种谈笑间就杀人灭口的狠人。

阿鬼吩咐手下将赌桌上的银票整理完毕，吩咐其中的一成交到严老九手里，严老九接过走到秦连魁面前递过去说道：“秦律师，按照事先的约定，这是你的律师酬劳费用，手下吧！”

这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赌桌上一共接近五百万两，一成就有近五十万两，秦连魁虽然身为律师，也还没有拿到过如此之多的法律咨询酬劳，此时见严老九亲手将这五十万两的银票交到自己的手上，差点就激动得双手发抖，好在他自制力很强，连忙稳住自己的情绪笑道：“那就多谢严老大和萧先生了！”

这时萧震雷走过来对二人说道：“严老大、秦律师，刚才我想了想，这三个日本人已经死了，他们来这里的事情肯定是有人知道的，至少日本驻沪领事就知道，过几天日本领事馆方面肯定追查他们失踪的消息，只怕会查到这里来，与其到时候我们陷入被动，还不如现在就将事情公开，这三个东洋人是赌命的时候赌输了，死得应该，有双方签订的生死契约为证，我们只要让会审公廨方面保持公正，日本人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严老九有些担心事情公开之后东洋人会找麻烦，这也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属于秦连魁的那份酬劳一文不少地支付的原因，现在萧震雷建议干脆把事情公开，让日本人抓不到把柄，他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于是问道：“萧兄弟，这事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萧震雷指着秦连魁笑道：“秦大状是处理这种事情的行家，我相信他应该有好的建议！”

众人闻言都看向秦连魁，秦连魁见众人的目光都注视自己，心下也有几分小得意，他扶了扶眼镜框架子说道：“处理此事不难，一方面你们首先要去会审公廨备案，将生死状交到会审公廨让会审官和外方陪审官审阅，会审公廨肯定会因为此事牵涉到东洋人而谨慎行事，而这个时候你们必须保证会审官和陪审官们不帮东洋人，所以该打点的还是要打点，这钱不能省，另外一方面，你们要通过报社将此事公之于众，让外界所有人都知道此事的真相，争取民心的支持给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让他们在有心要帮东洋人的时候心有顾忌，如果日本人不甘心而将此事对簿公堂，那你们也不用怕，因为此事无论是哪方面都对你们有利的，诸位请放心，我秦某人既然拿了你们的律师费用，就会用尽全部的本事帮你们！”

萧震雷和严老九等人连忙道：“那一切就拜托秦大状了！”

第39章声名鹊起

送走了秦连魁等人之后，严老九将赌场的事情交给阿鬼去处理，并邀请萧震雷前往他的宅邸做客，萧震雷也不推辞，带着法斯特和马小双一起随严老九前往。

一辆豪华四轮马车载着严老九和萧震雷两人在大街上行驶，十几个打手保镖在两侧慢跑着护卫，后面马小双和法斯特一人坐一辆黄包车跟随。

汽车行业已经开始发展，不过现在才刚刚开始起步，时速缓慢不说，故障还多，价格却也不便宜，所以此时的上海滩上汽车不多，能够接受汽车的上海滩大亨们也没几个，这个时期，上海滩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马车和有轨电车，而且这只是少部分人能够消费得起，大部分人都只能靠两条腿出行。

“这件事情还多亏了萧老弟啊，如不嫌弃，我们结拜为异性兄弟，以后以兄弟相称，不知道萧兄弟意下如何？”喝完茶之后，严老九在花园里对萧震雷说道。

萧震雷笑道：“求之不得，我也不矫情了，严大哥乃性情中人，我喜欢！哈哈哈！”

严老九闻言随之一愣，也跟着大笑起来，当即命人准备香案、香烛和三牲，两人就花园里斩雄鸡、喝血酒，歃血为盟！

事毕，严老九叫来阿鬼等手下指着萧震雷吩咐他们：“我已经与萧兄弟结为异性兄弟，从今以后，你等见了我家兄弟就如同见了我一样，称呼他一声二老爷！”

萧震雷一看阿鬼等人的年纪至少也有四十岁了，让他们叫自己为二老爷，还真有点强人所难，连忙道：“大哥，这只怕不妥，咱们还是各叫各的吧？”

“没什么不妥了，我说可以就可以！”严老九摆摆手，对阿鬼等人道：“二老爷如果有什么事情吩咐你们，不可推辞，就如同我吩咐的事情一样要办得妥妥的，还不快叫二老爷？”

阿鬼闻言一起称呼萧震雷：“二老爷好，如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吩咐我等！”

萧震雷抱拳道：“得罪得罪！”

待阿鬼等人走后，萧震雷和严老九又聊了起来，当严老九得知萧震雷是江北人，现在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鬼屋”别墅的新主人时大为惊讶。

严老九吃惊道：“前几天我才听人说起那栋鬼屋别墅被人买下了，人已经住进去，想不到那别墅的新主人竟然是老弟你啊？”

萧震雷笑道：“正是小弟，让大哥见笑了，小弟手中拮据，又想住好一点的房子，恰好听说有那么一栋价格低廉又洋气的别墅，就买下来了，别人不敢买，小弟我烂命一条怕什么？哈哈哈”。

严老九凝重道：“那房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那里阴气极重，老弟住在那儿难道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笑道：“别人住那儿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住在

那儿好像一切正常啊，也没有看见鬼怪之类的不吉利的东西！”

“这不正常啊！”严老九喃喃自语：“这都被连续吓死了好几个，唯独老弟你没事，可能是你身上血气极为旺盛，鬼物不敢现身吧！”

说到这里，严老九话题一转，“咱不说这种不吉利的事情了，对了，老弟，你现在在做什么行当？有用得着哥哥的尽管说话，在公共租界这一亩三分地上，哥哥我还是有点面子的，要钱要人你只管开口！”

这绝对不是客气话，不是大话。严老九能在公共租界的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就连洋人都要给几分面子，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洋人们最在乎的是利益，谁有钱他们就和谁做生意、做朋友，因为他们能从这些人身上赚到钱，恰好严老九是个有钱人、土豪，他虽然有钱，但又不是别人想宰就能宰的肥羊，而且还颇有手腕，因此洋人们既想赚钱又不愿意多生事端，只能与严老九做好朋友、合作做生意。

在道上，尽管严老九不明目张胆地占地盘、开码头，他却有自己的黑色势力、灰色生意，法租界和华界的帮会一般不会与他发生冲突，毕竟他的势力也不小，大家斗起来谁都讨不了好处。

萧震雷抱了抱拳笑道：“不怕哥哥笑话，我来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也有大半年了，此前一直都在码头做苦力扛包，如今我想在这租界拉起一帮兄弟‘开码头’混口饭吃，只怕以后叨扰哥哥的时候不少啊！”

严老九将自己的胸脯拍得砰砰砰直响，连声说道：“以老弟这身本事去码头扛包确实太浪费了，哥哥我刚才说了，有用得着哥哥的地方，你尽管说话！”

说到这里，他又皱起了眉头继续道：“只是，你杀死那八个英国大兵的事情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如果让租界工部局的大佬们知道，只怕哥哥我说话都不管用啊，我的手下我都不担心，他们不敢乱嚼舌根，我就担心今日在场的另外几个人，他们可不惧我严老九！”

萧震雷摆手道：“老哥尽管放心，那几个人可都是人精，又有偌大的身家羁绊，这种事情他们怎么可能随便与人说起？祸从口出的道理他们是懂的，再者他们没有证据怎么会轻易把这事泄露给洋人？”

严老九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也就放心了。不久，下人来报说酒席已经备好了，严老九当即请萧震雷前往一起上席吃酒，萧震雷也不推辞，与严老九推杯助盏，好不惬意。

酒席过后，严老九命人拿来二百万两银票说是给萧震雷召集人手、开码头之用，萧震雷虽然很想拿这笔钱，但他现在并不缺乏资金，也不想给严老九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因此极力婉拒，还为先前在赌场找茬的事情向严老九这个新结拜大哥赔礼道歉，坚持请严老九抽落赌场门闩，重新开张做生意。

为了避免赌命的事情夜长梦多，萧震雷和严老九经过紧急相商，连夜派人去活动。第二天清早，十里洋场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中国赌王大胜日本三大赌术高手的事情，日本三大赌术高手因为拿命来赌而输掉了性命，当场被杀，尸体也被移交给日本有关方面处理。

此事有诸多人证，而且还有双方在赌局开始之前签订的生死状作为物

证，会审公廨方面的有关官员也被严老九派人送钱打点过了，日本人虽然不甘心，却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暗自将这口苦酒吞下去。

上海滩民众得知此事，民众士气大涨，被洋人压制的一点点可怜的自信心又悄然回归，各大街小巷、茶馆、酒肆、澡堂、烟馆、妓寨等场所都有人大声议论此事，议论者们一个个唾沫横飞，就如同那斗败三个日本赌术高手的是自己一般。

此后，严老九对萧震雷极为推崇，在各处场所逢人便夸萧震雷为人“四海”，遇事担得起肩胛。而萧震雷经过此事，竟然在英法两租界声誉鹊起，平步青云，萧震雷三个字开始在十里洋场的黑白两道不胫而走，就连清廷上海道道台蔡乃煌也开始关注于他，他既然单枪匹马地和严老九扳过斤头，因此与严老九结拜为兄弟，又斗败了日本人，让日本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实在是大快人心，现在他已经有资格和黄老板、严老九一辈人物相提并论了。

第40章牙行

（感谢：潜水中老书虫打赏了100）

人怕出名，猪怕壮。萧震雷在十里洋场声名鹊起之后，应酬和事务也多了起来，在租界中国大小商人们、道上的各路江湖豪客、当地的地头蛇们都争相前来拜访，就连青帮本地帮老头子范高头都派人送来请柬请他赴宴。

与严老九掰腕子、结拜为兄弟，这都不能让范高头放下身段给萧震雷下请柬，但斗败东洋人又让东洋人吃个哑巴亏却不能谁都能做到的，至少范高头就认为自己做不到，也不敢随便招惹东洋人。

这段时间，萧震雷收请柬、收礼品都收到手软，他从后世而来，对清末这个时期的礼节不甚明了，好在没有闹出什么大笑话，不过这也让他吃不消了。

看着满屋子的礼品堆得乱七八糟的，又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实在是应付得辛苦，萧震雷感觉自己必须要找一个管家了，不止要找管家，还要找佣人，这占地二十三亩大小的别墅现如今只有两个人住，即便法斯特偶尔也在这里过夜也勉强只有三个人，实在是显得太冷清了。

萧震雷打电话将法斯特找过来问道：“法斯特，你以前是牙人，对于如何找管家和佣人应该很清楚吧？”

“当然！”法斯特拍拍胸脯，显示自己对这一行极为拿手，好让他对得起那每个月两百块大洋的薪水，他又道：“找佣人很容易，在沪西一带就有不少市场都有雇佣佣人和人口买卖的行当，找管家就看您要找中国管家还是找英国管家了，找英国管家只怕不是那么容易，英国管家只为西方人服务，给您这个清国人做管家只怕就没人愿意了。如果您要找中国管家，我建议您去找中国牙人帮您物色一个，如果您信得过我法斯特，可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我保证会给您找一个合格的管家！”

萧震雷想了想点头道：“好吧，找清国管家的事情就交给你，你呢，就暂时先兼任一下我的洋人管家，专门负责接待西方人，我想你应该能胜任吧？”

“噢，不不不！先生，英国管家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我根本干不过来，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专业的职业培训，我担心因为礼仪上的不周到给您搞砸了而得罪客人”法斯特急忙推却道。

萧震雷摊摊手：“我又不是英国贵族，也不是什么身份极为显赫的大人物，与西方人之间的交往又不涉及外交，就算礼仪上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我想客人也是不会太过计较的，就这么定了吧，你总不能白拿我二百两的薪水而不干活吧？好了，现在你带我去沪西找佣人！”

法斯特无奈，只能赶着鸭子上架勉强答应先兼任洋人管家，负责接待来访的洋人们，萧震雷给马小双打了一声招呼，让他看家，自己带着法斯特前往沪西找佣人。

出了公共租界，过了静安寺一带之后就是华界，由于紧邻租界，因此异常繁华，大街小巷商铺林立，沿街叫卖声此起彼伏。

萧震雷看见一个半大小子脖子上吊着一个木框子，框子里挂满了各色眼镜，正沿街叫卖，便招了过来挑了一副墨镜，这个时期的墨镜基本上都是一个模样，镜片都是圆圆的，也没得选。

萧震雷随便挑了一副戴在鼻梁上问法斯特："怎么样？是不是很帅气、英俊潇洒、**倜傥？"

法斯特见了撇了撇嘴："没觉得，如果您想自己显得绅士一点的话，我建议您头上戴一顶高筒圆帽，身上穿燕尾服，嘴唇上留一点点向两侧上翘的胡子，再戴一双白色的手套，拿一根精致的文明杖，脚上再穿上一双大头皮鞋，这样就差不多了！"

"那是西洋老古董！我要的是帅气、英俊，懂吗？算了，我的内心世界你不懂！"萧震雷摆摆头准备付钱。

一副烧包的模样让法斯特差点想吐，他连忙也拿一副墨镜戴在自己的鼻梁上腆着脸讨好道："老板，一起付了吧？"

一副墨镜而已，值不了几个钱，萧震雷也不甚在意，将钱一起付了，两人继续向西行走，沿街的行人看见萧震雷穿着一身洋服，还戴着墨镜，又跟洋人在一起，都躲得远远的，有些人心里还直骂他二鬼子。

没过多久，萧震雷看见一家牙行，"咦，这里有一家牙行，我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管家！"说完直径向那牙行走去，法斯特跟在身边快步追上。

所谓牙行，就相当于后世的中介所，后世有各种各样的中介，例如家政中介所、婚姻中介、房屋中介等等，都有各自的店铺，而在这个时期，各种中介所都称之为牙行，经营的范围远比后世经营单一行业要大得多。

刚进门，萧震雷就领略到了这个时期牙行牙人们嘴巴的厉害，只见一个穿着亮白色绸缎马褂、头戴宝盖财主帽子的年轻人迎上来，嘴里稀里哗啦的说开了："哎呀，二位爷大驾观临，有失远迎啊，恕罪恕罪！不知二位爷是想买宅子，还是想找个媳妇儿？又或是惹上了官司想找一个状师帮忙脱罪？如果您想买宅子，我这里刚好有几套宅子准备出手，保证价格便宜，宅子大、风水好、冬暖夏凉，如果您想找个媳妇儿，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媒婆，可以把死的说活了，把稻草说成金条，给您二位说个媳妇儿简直是小菜一碟啊，如果您是惹上了官司，您二位不用担心，我们这里可以给您二位介绍最好的状师，保证您半点事都没有，我们这里的生意路子广得很，不论您有什么要求，只要您说得出来，我们都可以为您二位办得到……."。

这家伙嘴巴一刻不停地说了一大串，萧震雷和法斯特连说话的机会都找不到，直到将萧震雷和法斯特说得云里雾里才停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他俩。

萧震雷回过身来，咳嗽两声掩饰自己的失态，才开口道："这位掌柜高姓大名？"

"不敢不敢！"掌柜的连忙客气两声，道："免贵姓何！"

"何掌柜！"萧震雷点点头笑道："幸会幸会，我姓萧，今天来贵店是想请何掌柜帮忙找个管家，不知道何掌柜在这方面有没有路子？"

何掌柜一听真是生意上门了，眼睛发亮，当即道："有有有，不知道萧老爷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萧震雷想了想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身家清白、善交际、能识文断字；第二，接人待物、礼数方面要精通；第三，岁数在三十五岁以上，如果有家有口，且是本地人则优先考虑，就这么几条！"

何掌柜用心记下，连连点头道："好的好的，这么着吧，萧老爷，我多找几个人，看哪天您有空儿我带着他们到您府上去，由您亲自挑选，如果您觉得我带的几个人都不满意，我再帮您找，直到您满意了，咱们这桩生意才算做成了，您看成吗？"

萧震雷很满意，点头道："就按你说的办吧，成！不知要花费几何？"

何掌柜道："您要先在鄙人这里留下五两银子，待咱们这桩生意做成之后，您和新招的管家双方都要在支付给鄙人与新管家一个月薪水的三成等同的酬劳！"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支付五两银子，等您给我找到了管家，并且我满意了，如果我的管家一个薪水是十两银子，我和他都要再付给您三两，一共是六两银子给您，是这样吧？"

何掌柜笑着点头道："对的，对的！"

五两银子对于这个时期社会底层人物来说是一笔不少的钱，许多人一年下来都赚不到五两银子，但能够请得起管家的大户人家当然不会在乎这区区五两银子，萧震雷很爽快地支付了五两，双方签订了委托协议文书。

从牙行出来后，萧震雷不由地对法斯特感慨道："刚才都看见吧？何掌柜才是真正的牙人啊，你这个外来洋牙人与何掌柜比起来只是一个半桶水！"

"我只是兼职做牙人，好不好？"法斯特忍不住耸了耸肩膀。

第41章管家和账房

萧震雷和法斯特从沪西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两男两女。根叔，近五十岁的单身汉，额头、脸上许多皱纹和沟壑，饱经风霜的一个老男人，有一条腿瘸了，行动有些不便，萧震雷安排他做花匠，整理花园和草坪，没事的时候养马喂马，护理马车。

狗蛋，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长得干瘦，会赶马车，人很机灵，手脚利索，萧震雷安排他做马夫，平时做些杂活。

吴妈，本地人，五十多岁，子女已经成家，萧震雷安排她做家务和保洁。

桃姐，不到四十岁的一个女人，西川人，大厨，做得一手好川菜，她负责萧震雷家里一日三餐。

傍晚时分，由桃姐主厨，做了一桌子菜，在萧震雷再三强迫下，整个家七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除了桃姐，其他六人都吃得赞不绝口、辣得浑身冒汗，法斯特这个洋鬼子操着一口英国腔汉语直说："好吃，好吃！"

晚饭后，牙行的何掌柜就带着四个人过来了，这是他找来的管家，一共四个备选人，由萧震雷挑人，萧震雷打量着这四个人，其中一个戴着老式圆框眼镜、穿着旧灰色长袍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和另外一个穿着长袍马褂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格外引人注目。

萧震雷问了一些问题，经过询问，得知戴眼镜、穿旧灰色长袍的人叫范之庸，湖.州人，是一个落第老秀才，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字。穿长袍马褂、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叫宋世杰，世代官宦之家，其父曾在两广做过地方知府，只因得罪了上官被革职，后郁郁而终，从此家道中落，宋世杰年轻时乃纨绔子弟，再厚实的家产也经不住他败的，等到家中一贫如洗时才不得不出来讨生活。

萧震雷将牙行何掌柜叫道一边道："何掌柜，我看中了范之庸和宋世杰，比我上午说的多要了一个人，当然，佣金是不会少你的，这个你可以放心，这样吧，你先带他们都回去，明天再带范之庸和宋世杰过来找我！"

多一个人，何掌柜就可以多收两份佣金，对于他而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他立即满脸欣喜地答应："好的好的，萧老爷，只要您满意就好，您满意就好！"

第二天，何掌柜果然如约带着范之庸和宋世杰来了，范之庸和宋世杰两人向萧震雷躬身齐声行礼："萧老爷！"

萧震雷送走了何掌柜之后伸手将他们扶起笑道："我这里就不要叫老爷了，我不是什么地主老财，也不是官老爷，你们就叫我一声先生吧！"

也许是他们在来之前就听何掌柜说了萧震雷要了他们两个，因此心理上早就有准备，两人闻言，互相看了看，连忙改称呼："先生！"

萧震雷本来只要一个人做管家的，本意是要留下范之庸，范之庸给萧震雷的印象是老实、算盘打得好，对一些礼仪很清楚，完全是封建时代老

文化的人的典型代表，让他做管家，萧震雷比较满意，不过看到了宋世杰之后，萧震雷又想把宋世杰留下，尽管宋世杰这个人前些年还是纨绔子弟，不过现在他也没有纨绔的本钱了，萧震雷看中的是他的社交能力，但凡封建时代的纨绔子弟都能够结交各色人物，而且宋世杰出身官宦世家，对官场那一套很熟悉，萧震雷自己觉得以后与清廷官场上的人物打交道的次数是绝对不会少的，因此必须要找一个熟悉官场规则又善于与官员周旋的人在身边。

萧震雷笑着点点头："好，二位，今天请二位过来，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鄙人想聘请宋先生为寒舍的管家，聘请范先生为鄙府的账房，宋先生的月例为二百两，范先生的月例同样为二百两，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范之庸和宋世杰闻言都非常激动，月例二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宋世杰清楚得很，他出身官宦世家，想当初他府上的管家也只有几十两银子，他想着这二百两银子只怕不那么好拿，不过既然有这么丰厚的薪水，那就只能尽心尽力为主家做事，才能不负这二百两银子的月例钱。

范之庸是落第的老秀才，由于清廷早在前些年取消了科举考试，读书人靠读书做官的途径被封死了，以范之庸为代表的读书人只能找活干养活自己，他之前也做过师爷、管家、状师之类的职业，但从来没有拿过二百两这么高的月例，现在听说月例银子有二百两，这个消息将他砸得一阵头晕。

两人再次行礼，范之庸拱手深情道："初来咋到，事儿还没做，先生就许下二百两银子的月例，可见先生对我等之器重，庸无以为报，必忠心做事，方才对得起先生的知遇之恩！"

宋世杰也一脸不好意思地说："刚来就领二百两银子的月例，实在惭愧之至，这份月例在整个租界都属于高薪了，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先生的气魄之宏大，所要做的事业必定也是非同凡响，先生看得起宋某，宋某这一百多斤就卖给先生，以后纵是造反杀头也百死无悔！"

"呃？"萧震雷听得打了一个激灵，心道这宋世杰好生厉害，一下子就说中了我的秘密。

萧震雷连忙打着哈哈掩饰自己刚才的失态，说道："哈哈，宋先生慎言、慎言，杀头造反的话也不要乱说，被朝廷鹰犬知道了可不得了。对了，二位先生刚来，我安排人给二位先生安排房间住下，从现在开始，宋先生，你就是我的管家了，范先生，你就是我的账房了，我这就把账目交给你管，以后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二位了"。

宋世杰和范之庸两人连忙行礼道："敢不尽心尽力！"

还别说，自从宋世杰和范之庸分别做了萧震雷的管家和账房之后，萧震雷就省心多了，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都有宋世杰和范之庸打理，再加上马小双在一旁帮衬，很多事情不需要萧震雷处理就被解决了。

这天萧震雷将宋世杰找来说道："宋先生，现如今洋人船坚炮利，而我大清则国势渐微，纵观列强之国无一不是工业发达、科技远超我大清？以我看，想要赶超列强，必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造船、造枪造炮的重工

业，我萧震雷身上流淌着炎黄血脉，身为大清子民，自当要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出一份力，因此我想心动不如行动，我打算先开一家工厂试试水，然后再慢慢扩大规模，宋先生以为如何？”

宋世杰看着萧震雷有些震惊，他惊讶道：“世杰自见到先生，就知道先生气魄不小，却没想到先生心系国家前途和命运，既然先生有这个志向，而且现在就准备开始，世杰以为可行，此事宜早不宜迟，有什么吩咐，先生尽管吩咐！”

萧震雷沉吟片刻道：“清廷官场黑暗，上下贪污索贿、官官相护成风，如果我们将摊子一下子铺得太大，只怕那些官员就会像饿狼看见了肥羊，宰肥羊一样宰我们，所以我打算先建立一座机械厂试试水，生产一些工业机器和机械，例如车床、铣床、刨床等等，为将来的工业发展打下基础，所需工作母机向各大洋行采购，可能采购到的工作母机的精度不是很高，这还需要我们自己再加工成更高精度的工业机器，而所要的钢铁原材料暂时只能向国外购买，你认为我们要将厂址选在什么地方合适？”

宋世杰想了想说道：“租界的地价太高，成本太大，开工厂不合适，宝山一带有不少荒地，价格低廉，而且距离租界不远，运输方面不论是用马车还是用轮船都很方面，距离火车站也不远，不知道东家以为呢？”

“宝山？”萧震雷想了想点点头。

宋世杰又道：“浙江商人在大上海开的工厂，世杰也是见过的，且不说将工厂开起来，就直说工人的培训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洋人的机器那些玩意不好弄，我大清子民识字的也没几个，只怕摆弄不好那些机器啊，如果东家真的下定决定要开机器厂，这个方面不能不仔细斟酌考虑！”

萧震雷闻言道：“我已经开始考虑了，准备让法斯特去联系一些洋人，看看在上海滩的洋人当中是否有懂机器和机械制造的人才，如果在上海滩找不到，就去出洋去找，一定要找懂这方面的人才！另外，关于工厂选址的事情，我也是想把工厂设在宝山，也看中了一块地，只是我从未与官府打过交道，对官场上那一套不是太懂，此事还须麻烦宋先生随我一起去会会那宝山县令”。

宋世杰拱手道：“好的！”

第42章英国大力士

（感谢：神圣之亡打赏了100）

“东家，可以动身去见宝山县令了！”次日上午宋世杰穿着一身名贵布料裁剪的长袍马褂走进客厅对萧震雷说道。

萧震雷正拿着一份报纸看着，对宋世杰的话充耳不闻。宋世杰等了良久，不明所以，走过去一看，只见报纸上头版头条写着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章园摆下擂台已经两月有余，至今无人能敌，但凡上擂之人无不被其打得吐血，直接被打死者甚至不再少数。

霍元甲与奥皮音相约比武的日期是在明年，而现在距离明年比武的日子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英国大力士奥皮音依旧每隔三天在章园摆设擂台，并登报宣称上擂台比武较技只需缴纳五两银子，如果能打赢他就能获赔一千两银子，为了刺激中国人，他的后台主子英国人沃林还在擂台两侧挂出条幅辱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连一个敢上台的人都没有，今天正好是奥皮音摆擂台的日子。

萧震雷看着报纸上的报道，黑白模糊不清的图片上奥皮音那嚣张不可一世的张狂面孔格外令人厌恶，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起身大怒：“洋人实在猖狂至极，宋先生，暂时不去见宝山县令了，咱们先去章园看看！”

宋世杰张嘴：“东家，我已经与宝山县衙那边说好了，现在这……”。

“去见宝山县令的事情往后推一推，先去章园看看那洋人奥皮音到底是如何的嚣张，就这么定了，让狗蛋准备马车，我们一起去！”萧震雷说着走向自己的房间换衣服去了。

宋世杰无奈，走到外面通知狗蛋不去宝山了，改去章园。

萧震雷很快就出来了，他穿着一身干练的骑士装，脚下是一双马靴，头上没有戴帽子，这段时间的好吃好喝，再加上每天都抽出好几个小时进行训练，原本有些消瘦的身体开始变得强壮，武力值也是直线上升，一身骑士装包裹不住他那强壮的体魄。

萧震雷给马小双布置了练武的作业就和宋世杰出了门，由狗蛋赶着马车赶往章园。至1894年，章园的面积达到了61.52亩，为十里洋场的私家花园之最。免费开放的章园已被认为是以西为主、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被誉为不分名族、不分阶级、不分性别、部分区域的公共活动场所。

除开奇花异木、荷塘假山等这些传统的园林内容之外，园内还有弹子房、点膳铺、抛球场、茶座、照相馆、旅馆等。在风格上逐渐西化，与传统风格合为一体，称得上是近代海派园林风格的典范。由于交通方便，又地处租界，清末民初举行集会、演说等社会公众活动，章园一般都是大家的首选之地。此地是游人如织的地方，所以在此举行集会，常能一呼百应，耸动视听。

1903年，园中还添设了有一定冒险性质的游艺车。其法是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车作形，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一人出小银元二枚可以乘车，登台以后，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似悬空坠下，十分危险，其实全无问题。据说西人喜之，乘者颇众。华人胆怯，多

不敢尝试。

若说起清末最为时髦的玩意儿，照相肯定是名列前茅的，而在这一方面，章园又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马车进入章园的时候，萧震雷看园中各处景点都有人摆弄着笨重的老式支架箱体照相机，镁光灯一个闪耀冒出一蓬黑烟，照相的师傅便通知正在摆poss的人照完了。

一条道路从西往东将章园一分为二，道路左侧的一块草坪上坐落着擂台，擂台上左右两侧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拳打东亚病夫”，下联是“脚踢清国猴子”，横批“打遍天下无敌手”。

擂台下聚集着上千人，大部分是脑后拖着长长辫子的中国人，少部分是洋人，有男有女，洋人们男的穿着西装革履，头戴高筒圆帽，女人穿着各式西洋流行服饰，洋气儿十足。

此时好像刚刚开始，一个穿着白色西装、脚下一双白色皮鞋、前额光亮、脑后拖着长长辫子的买办走到靠近观众的台前高声喊道：“诸位大上海的市民们，今天已经是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这章园摆下擂台的第56天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打败奥皮音先生，难道清国就没有一个勇士吗？偌大的清国就找不出一个有胆量上台的人吗？只要交五两银子报名就可以上台与奥皮音先生对决，赢了可以拿到一千银子啊，看看左右两侧的对联，大清国的勇士们真的懦弱到了没有人敢上台的地步了吗？........”

“二鬼子，滚下去”突然从台下人群中发出一声怒吼。

这个声音立即引起了台下观众中所有中国人的共鸣，所有人都大声呼喊：“二鬼子，滚下去，滚下去！”

这个时期在上海滩有许多替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称之为买办，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剪了辫子，有的没有剪，不过都穿着洋服，还能说一些洋话，大多数帮助洋人欺负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成这些人为“二鬼子”。

那买办被台下绝大部分观众一阵轰骂之后，抬起手臂用袖子遮住面孔狼狈不堪地逃到了幕后去了。

早已经从马车上下来的萧震雷和宋世杰两人已经在人群后面站了好几分钟，将刚才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宋世杰指着台上坐在左侧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头戴高筒圆帽的三十多岁的中年洋人说道：“先生，你看那个洋人，我早就打听清楚了，他就是擂台的公证人，中国名叫平福，是电灯公司的经理！坐在他左边的是奥皮音的后台老板沃林，沃林其实是一家英国马戏团的大班（后世“老板”这个称呼就是由粤语大班的叫法演变而来的）”。

“哦？”萧震雷闻言有些诧异，随即又愤怒道：“一个马戏团的老板就敢这么猖狂侮辱我们中国人？真是岂有此理！”

此时擂台上一个只穿着一条四角短裤的高大西洋壮汉光着身子从幕后走了出来，此人宽阔的额头，下巴上留下浓密的短茬胡须，满脸的横肉，身体更是魁梧高大，四肢极为粗壮，走起路来，脚下铺设的擂台木板都被压得咋咋作响，这就是擂台的主角奥皮音。

宋世杰适时对萧震雷说道：“先生，这就是奥皮音，我已经找人算过

了，自从他摆设擂台以来，已经有七十九个上台好汉被他打伤，更有二十三个人被直接打死，由于在比武之前签订了生死自负的文书，所以……”。

宋世杰没说完，萧震雷也明白了那些被打死打伤的武林中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找奥皮音的麻烦，实际上不能找奥皮音的麻烦，谁让双方都签订了生死状呢？

此时擂台那边的情况发生的变化，由于奥皮音的出场，且极尽挑衅、刺激之能事，台下有自认为身手高强的江湖好汉们一个个都受不了了，这其中就有一个率先忍不住一个纵身跳上了两米高的擂台，并大声喝道：“山东马汉龙前来会会你这个洋鬼子！”

第43章出手

其实霍元甲早与奥皮音相约在明年春天比试高低，而且霍元甲还请人用英汉两种文字在《苏报》上刊登广告声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大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较！”“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谁知奥皮音根本没把与霍元甲比武的事情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在章园摆设擂台，以至于今天才有会这么多人前来观看，也有如此之多身怀武艺之人因为气愤不过到来这里想杀杀奥皮音的嚣张气焰。

只见那山东马汉龙一个纵身跳上两米高的擂台，让萧震雷看到眼睛一亮，他情不自禁喝彩道：“好轻功！”

萧震雷可谓清楚得很，在后世一个世界级顶尖跳高运动员想要原地起跳跳过两米高几乎是痴人说梦，可这个马汉龙却跳得如此之轻松，这不由地让萧震雷想要与之结交一番。

马汉龙一身短装打扮，标准的武师练功服，两只袖口上的卯着铆钉，小腿上打着绑带，他跳上擂台之后就要对奥皮音动手，却被公证人一声叫住，平福用蹩脚的汉语高声说道：“嘿，清国勇士，想要与奥皮音大力士比试，就要想交五两银子，到这边来交钱”说着指了指旁边一个收钱的年轻英国人。

马汉龙哼了一声，在他看来，五两银子算什么？只要能打败奥皮音为中国人出一口恶气就什么都值了，对于那一千两的赔偿他根本不在乎。

马汉龙走到那年轻的英国人面前，从怀里摸出一枚五两的银锭拍在桌子上，交了钱之后，平福让先前的那个二鬼子拿着一张生死状过来给他签名和按手印，马汉龙用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又按了手印，生死状就算签了。

这一系列的程序完成之后，从擂台右边走过来一个身穿高大、穿着白色衬衣打着黑色领结的绅士，他走到擂台中间对马汉龙说道：“你好，马先生，我是此次擂台赛的裁判，现在我宣布擂台赛的规则，由于中国的搏斗中有许多手脚并用的招式，而奥皮音却不会这样的攻击方式，为了公平起见，规定参赛者在比武过程中不得使用指戳、脚勾等中国武术技法，而且不能攻击下阴，比赛没有时间限制，直到有一方主动认输或者倒地不起为止，由于搏斗的激烈性，而且双方都签署了生死状，所以如果在比斗中出现了伤亡了，后果自负，与他人无关，你听明白了吗？”

“我知道！可以开始了吗？”马汉龙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并且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裁判挥动双手示意马汉龙和奥皮音向他靠拢，直到两人都距离他很近了，他举起右臂向下一挥：“开始！”

“啪”裁判刚刚喊完开始，马汉龙就一拳击打在奥皮音的胸膛上，拳头击打在奥皮音的胸部发出一声闷响，奥皮音屁事没有，而马汉龙却被反震之力震得接连退了五步才停下。

奥皮音看着马汉龙后退的一副狼狈的模样，脸上流露出非常得意的笑

容，他用鄙视的神情看着马汉龙，举起自己硕大的双拳捶打着自己隆起的胸大肌大笑道：“哈哈哈，孱弱的清国猴子，你早上没吃早餐吗？你用点力啊！就你那点力气连给我瘙痒都不够！哈哈哈——”

台下中国人听了奥皮音这嚣张至极的话，都气得脸色发绿，群情四起，惹来一片大骂声，可奥皮音却充耳不闻，完全不放在眼里，依然迈动脚步向马汉龙逼近，双拳不时地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大声是戏谑：“来啊，你来打啊，你这个胆小鬼，瘦弱的清国猴子！”

由于之前有多了诸多的江湖好汉都是因为受不了奥皮音在言语上的刺激而丧失理智，在比斗中方寸大乱，进而被奥皮音打败的事情，所以马汉龙听了奥皮音的挑衅之言之后生生克制了自己的愤怒，他脸色极为难看，但却没有着急进攻，而是围着奥皮音转圈寻找战机，而且不停地试探奥皮音的虚实。

时间久了，奥皮音也有些不耐烦，他不可能一直跟马汉龙在擂台上耗着，他开始追着马汉龙打，而马汉龙因为找不到机会攻击奥皮音身体上的薄弱之处，只能不停地与之周全，他轻功好，身体灵活，攻击方式众多，唯一缺点就是力量不足以攻破奥皮音的肉身防御，他每次击打在奥皮音身体上的力量都如石沉大海，不能给奥皮音造成实质上的伤害。

擂台只有这么大，马汉龙再怎么躲避，周旋的余地也只有这么大，被奥皮音追逐的时间长了之后他开始心慌意乱，出现了破绽，立即被奥皮音抓住，奥皮音将他逼在了擂台的西南角上，使得他不得不孤注一掷地全力攻击。

奥皮音任他攻击，一把抓住他一只手臂，另一只手对准他的面部就是一拳。这一拳的力量对于马汉龙来说太大了，而且被攻击的部位是面部这种最为脆弱的地方，马汉龙被这一拳打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

还不等马汉龙头脑清醒过来，奥皮音的另一拳又到了，马汉龙的面部再次挨了一拳，就这样一拳接一拳，马汉龙的脑袋已经被打得当机状态，台下的观众都雅雀无声了，许多人都忍不住用袖子掩住面孔不忍再看下去，还有一些人唉声叹气，在他们看来，这马汉龙今天不死也要残。

“啊——”奥皮音连续几拳将马汉龙打得面目全非，头脑当机之后，他大叫着双手将马汉龙举起摔在擂台上。

“砰——”的一声，马汉龙的身体摔在擂台上发出一声巨响，擂台上的红色地毯都掀起一阵灰尘。

也许是马汉龙被这么摔了一下，头脑清醒了一些，晃悠悠开始爬了起来，可还没等他爬起来，奥皮音已经大踏步走过来，双拳连续击打在他的胸腹部，一拳拳下去，马汉龙口中不停地喷出鲜血，眼看着就要被打死。

萧震雷知道再不出手的话，马汉龙就会被打死，他正准备上台阻止，这时突然从西边传来一声大喝：“奥皮音，住手！”

喊声落下，道路上飞驰过来一辆马车，马车还没停下，就从马车内窜出一道影子，那影子以极快的速度飞身上台飞起一脚踢向奥皮音，奥皮音后背受到威胁，闻声不得不停止对马汉龙的攻击，闪身避开了攻击。

待奥皮音看清来人的长相之时，不由大怒道：“霍，如果我没记错的

话，你们中国武人是最看不起背后偷袭的吧？你对此有什么解释？”

原来阻止奥皮音的就是早已经与奥皮音约定明年春比武的津门大侠霍元甲，霍元甲一脸怒容地看着奥皮音道：“奥皮音，你我之间既然已经约定了明年春比武，你为何现在还要在这里摆设擂台侮辱我国人？”

台下的中国人都大声起哄，是啊，既然已经约定了明年春比武，你这个洋鬼子为什么不遵守约定，还在这里搅风搅雨？

场面一度有些混乱，台下的观众都愤愤不平，逐渐有暴乱的趋势，这时坐在左侧的马戏团老板沃林站出来趾高气扬地大声道：“没错，当初你和奥皮音之间约定明天春比武，可没有规定在这之前他就不能摆擂台！距离明年比武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等着把存款吃光吗？好了，霍，我希望你遵守约定，不要在这里捣乱了，否则我会到领事馆告你！”

“你！”霍元甲气得说不出话来。

萧震雷看到这里，对身边的宋世杰和马小双道：“走，我们过去看看！”

第44章代替

等萧震雷带着宋世杰和狗蛋赶到擂台上，此时已经有四个汉子围在已经倒地不起的马汉龙身边，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不断地摇晃着已经昏迷的马汉龙并悲戚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想来这四个汉子与马汉龙的关系不一般。

萧震雷走到擂台上来到这几人身后说道：“受重创之人最忌大力摇晃，此时切不可胡乱动他，在下略懂外科，如几位兄弟信得过在下，且让开一下让在下看看？”

听见身后的声音，刚才还在悲呼的中年大汉回头一看，见萧震雷器宇不凡、神情郑重，不像是胡说子人，连忙起身抱拳道：“既然如此，就劳驾这位兄弟施以援手，为我大哥诊治一二，我胡为山等兄弟定然感激不尽！”

“感激之类的话就不说了，来，我看看！”萧震雷抱拳回了一个礼就走近蹲下用手拨开马汉龙的双眼眼皮，发现见到阳光之后，马汉龙的双眼瞳孔开始收缩，他又解开马汉龙已经满是鲜血的上衣，发现马汉龙的身体驱赶部位有多处开始出现淤青，他用手在马汉龙的胸前顺着肋骨的摸了一遍，一共发现了四处骨折，于是顺手将这几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他乃是雇佣兵出身，学过一些自救的手段，给自己正骨只是小菜一碟。

将断裂的好几根肋骨接上之后，萧震雷松了一口气，对中年壮汉道：“胡兄弟，这位马汉龙兄弟胸前断了六根肋骨，我已经将断裂的肋骨给接上了，不过还要用东西给他的身体进行加固，以免造成断裂的肋骨再次断开，另外他可能还受有严重的内伤，这方面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建议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

“医院？”胡为山一听顿时一脸为难，“我们兄弟刚刚来到这大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哪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医院啊？”

萧震雷闻言道：“这样吧，我让我的管家带你们去，你们马上找两根长木棍，中间间隔半米，用绳索将两根木棍缠绕起来制成一副担架，将他抬到医院去，切记不可大力挪动他的身体！”

“好！”胡为山答应一声，立即安排另外三个兄弟去找木棍和绳索，东西很快被找了过来，萧震雷指点他们快速做成担架，然后轻手轻脚将马汉龙挪到担架上。

考虑到马汉龙受伤颇重，内出血十分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可能危及生命，于是萧震雷吩咐宋世杰道：“宋先生，这几位兄弟初来咋道，不熟悉上海滩的情况，你带狗蛋驾马车快点宋马兄弟去最近的医院，告诉医生，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救治，钱不是问题，无论花多少钱都要保住他的命！”

“明白，先生放心！”宋世杰答应一声就招呼胡为山等人抬着马汉龙坐马车。

看着马车走远之后，萧震雷这才回过头来观察擂台上的情况，只见霍元甲正和奥皮音紧张对峙，距离擂台最近的台下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和

一个年轻人正焦急地对擂台上的霍元甲呼喊着，大意是让他先下擂台，等比武日期到了之后再来与奥皮音切磋。

霍元甲因为奥皮音打伤马汉龙的事情恼怒不已，此次势必要让奥皮音撤掉擂台才肯离去，他头也不回地喊道：“劲荪兄、振声，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既然洋人存心要辱我国人，那么就不必等到明年再一较高下了，今天我霍某人就让这洋人知道我大清是不是病夫之国！”

此时台下观众早已经停止了哄闹，一个个张大眼睛和竖起耳朵，听见霍元甲这番话之后哪里还不知道他就是津门大侠霍元甲？刚才还无精打采如同死了爹娘，现在一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大声呼喊霍大侠将这个狂妄的洋人狠狠地教训一顿。

萧震雷也听到了霍元甲的话，他扭头看向台下，心道原来他们就是农劲荪和刘振声，又扭头看向霍元甲，只见霍元甲四十多岁的样子，各子不高，一身传统的长袍马褂，带着宝盖财主帽子，眼睛十分有神，从他的神态和姿势，萧震雷就可以看出霍元甲的武技十分之高超。

不过一想到如果霍元甲现在就要与奥皮音比武，那么就会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约定，这对于霍元甲这样德高望重的武术界前辈的名声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英国人可以以此为借口在舆论上大肆攻击，说不定英国人还会追究法律上的责任，毕竟这是在租界，英国人完全可以一手遮天。

萧震雷眉头一皱，不过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从擂台右侧走过去来到两人面前向霍元甲抱拳道：“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津门大侠霍元甲霍师傅么？”

两人都没想到会有人从旁边走过来，见到萧震雷身形如此高大强壮，而且一身的骑士装，霍元甲一时之间搞不清楚萧震雷底细和意图，谨慎地退后一步抱拳还礼道：“大侠称不上，正是霍某人，不知兄台是？”

萧震雷一脸惊喜地抱拳道：“原来真是霍师傅？在下江北萧震雷，字寰宇，对霍师傅敬仰已久，只恨无缘一见霍师傅一面，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实乃平生一大幸事！”

“萧震雷？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霍元甲闻言感觉好像在哪儿听过萧震雷这个名字，不禁忍不住嘴里念叨了一句。

距离很近的擂台下刘振声突然想了起来了，他连忙高声道：“师傅，前些天报纸上说有一个萧震雷的人在赌场赌命赢了三个东洋人！”

霍元甲听了顿时恍然大悟，指着萧震雷道：“难不成小兄弟就是在赌场赌赢了三个东洋赌术高手的萧震雷？”

萧震雷笑道：“如果没有第二个名叫萧震雷，字寰宇的人，那就是在下了！只不过赌乃下九流之道，不值一提！”

霍元甲暗自点了点头，心道这年轻人不骄不躁，以后前途必不可限量，他抱拳道：“原来真是萧震雷萧兄弟，似萧兄弟这等年轻俊杰，霍某人正要结识一番，只不过现在霍某人要与这洋人奥皮音算一笔账，还请萧兄弟退到一边，以免打斗起来殃及池鱼！”

萧震雷抱拳笑了笑，指着奥皮音笑道：“霍师傅，这洋人只是因为身体强壮有一身蛮力罢了，丝毫不动搏斗发力技巧，怎么值得霍师傅亲自出

手教训他呢？而且在下听闻霍师傅事先已经与他有了约定，如果霍师傅没到比武日子就与他动手，势必会对霍师傅的名声不利，霍师傅乃我大清武术界前辈高人，为此事而损名节却是大大的不妥，而且霍师傅以前辈高人之身份，即便打败了他也是胜之不武，况且洋人还可能利用此事为借口通过租界工部局追究霍师傅的法律责任，在下这些年习得一些武艺，自信可以对付得了这个洋人，如果霍师傅信得过在下，就将此时交给在下来处理如何？”

花花轿子人抬人，霍元甲虽然不是喜欢听奉承话之人，但听了萧震雷的一番话心里也是很舒坦，在打量着萧震雷的同时，发现他身形高大健壮，尽管个头很高，比奥皮音也矮不了多少，但下盘丝毫没有不稳的迹象，行走之间如龙行虎步，又举重若轻，可见对力道的控制已经到了高深之处，不过还是有些不放心，问道：“萧兄弟真的没问题？”

萧震雷笑道：“没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不是还有霍师傅坐镇吗？我相信霍师傅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被这洋人打死的！”

霍元甲听得不由一笑，心道这萧兄弟果然不是一般人，在如此情况之下竟然还有心情说笑，可见非常人也！当下点头道：“好，那就拜托萧兄弟了！”

萧震雷立即走到擂台边上蹲下对刘振声抱拳道：“想必这位应该是刘振声兄弟吧？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

刘振声连忙抱拳道：“请说，只要兄弟办得到，必定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没那么严重！”萧震雷身体前倾在刘振声耳边低声嘀咕几句，刘振声闻言眼睛一亮，顿时兴奋非常，连忙答应：“好，我这就去办！”

第45章入套

擂台下的观众将萧震雷与霍元甲之间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顿时议论纷纷。如果是霍元甲对阵奥皮音，观众们的信心可能大一些，毕竟霍元甲的名声不是盖的，他于七八年前就在天津卫吓跑了当时到天津耀武扬威的俄国大力士斯其凡洛夫，因此而名震天下。可现在由萧震雷对阵奥皮音，说实话，在场绝大多数观众都对萧震雷不报什么希望，尽管他的个子高，身形魁梧，可与奥皮音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再说萧震雷很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搏斗经验不足，这才是让在场观众们心忧的原因，甚至不少人还为萧震雷惋惜不止，在他们心里已经认定萧震雷会败北，很可能也会和先前的马汉龙一样被奥皮音打得进医院。

在刘振声离去之后，萧震雷站起声来面对奥皮音，此时霍元甲刚刚走到擂台左侧边缘与沃林和平福同列。

萧震雷走到奥皮音面前道：“霍师傅是我国武术界的前辈，你想要与他对决，先要过我这一关，如果你能打赢我，说明你就有资格与霍师傅交手，现在我与你打一场，你觉得怎么样？”

奥皮音闻言耸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模样道：“对于我而言没什么关系，相比其他的清国人，你也只是强壮那么一点点，我打中你一拳，你照样也得躺下，如果你想和我对决，那么请你去交钱吧，我不介意耽误几分钟解决你！”

萧震雷听了眼神中精光一闪而逝，竖起大拇指道：“很好，你够嚣张，我希望你躺在地上的时候会记得你说过这番话，再想想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奥皮音确实是一个大力士，这一点萧震雷清楚得很，不过他知道奥皮音只是马戏团的一个职员而已，奥皮音身体极为强壮，力量远超常人，却不是什么搏斗名家，拥有的是一副好身板和一身的蛮力，会那么一点点拳击技巧，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尽管如此，一般的练武之人想要击倒奥皮音却难之又难，因为击打力度达不到一定的程度是无法给奥皮音造成伤害的，就比如马汉龙，此人轻功极好，身体敏捷、灵活性远超常人，攻击技巧也是繁多，但因为攻击力量不足，不能对皮糙肉厚的奥皮音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又被奥皮音抓住了破绽而一顿猛揍，别说是马汉龙了，就萧震雷都自认为被奥皮音打中一拳也会吃不消。

萧震雷走到擂台左边看着沃林问道：“你就是沃林先生吗？马戏团的老板？”

沃林大吃一惊，心道这个东方人连这个都知道，那意味着此人肯定也知道马戏团的老板在租界不算什么大人物了？那么自己一直以来扮演的高贵的洋大人的角色就要被戳穿了？

想到这里，沃林不由得有些心慌，不过他急忙稳住自己情绪，装作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傲然道：“我就是高贵的沃林先生，你这个清国黄皮猴子有什么事情？如果想跟我的大力士比试就请交钱吧，否则就滚下擂台给

其他人让位置！”

萧震雷气急而笑，“哈哈哈，一个小小的马戏团的老板也冒充洋大人？你以为你是英国贵族？算了，本大爷也不跟你废话，你们的规矩是如果要奥皮音比武就要先交五两银子，赢了可以拿一千两，对吧？”

沃林挺着个大肚腩仰头望天，一副不理不睬地样子道：“当然，难道我尊贵的沃林先生会骗你不成？”

“按照这样算的话，如果我交一千两银子，又恰好赢了奥皮音，那你岂不是要赔我二十万两？”

“呃？”沃林听了萧震雷的话愣了一下，随即眼珠子溜溜乱转了几圈，；立即道：“当然，你的数学计算能力很不错，你算的是对的，如果你真的交一千两，又恰好赢了奥皮音，就可以拿到二十万两！”

萧震雷一副不信地模样摇头道：“我知道你才从英国来上海滩两个月不到，而且在上海滩没有不动产，我凭什么相信你有这个能支付这笔钱？除非你能出示相关的文件证明你确实有这个能力支付这笔钱，或者请他人担保，我才会交一千两与奥皮音在擂台上对决，否则我只交五两”。

一千两？这对于沃林这个马戏团的老板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想想看，一个马戏团每个月要养活那么多职员和畜牲，能盈余多少钱？别说沃林所拥有的这种名不见经传的马戏团，就算是英国顶级的马戏团一场表演能够赚到一千两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一千两对于沃林这种爱财如命的人来说简直有着致命的诱.惑！

为什么说沃林这个人爱财如命？从沃林安排只是马戏团职员的奥皮音打擂台赚钱就可以看出来此人不仅缺钱而且爱财如命，如果奥皮音是一个职业拳击手的话，沃林安排就可以理解了，毕竟职业拳击手打擂台的赢面要大得多，而奥皮音只是一个马戏团的职员，萧震雷分析到了这一点才会抛出一千两作为诱饵，不怕沃林不上钩。

沃林果然上钩了，他禁不住那一千两的诱.惑，他眼神发亮，仿佛萧震雷的一千两已经到了他的手里一般，连忙道：“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很快答复你！”说着就将身边的公证人平福拉到了一边。

沃林和平福在一边头碰头商议了好几分钟才达成一致意见，两人走了过来，沃林说道：“这位是公证人平福先生，他是大上海电灯公司的经理，他可以为我担保！”

萧震雷看向平福，平福适时点头验证沃林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萧震雷问道：“平福先生，你拿什么担保呢？如果我赢了，而这位沃林先生又拿不出二十万两，你拿什么为他填那二十万两的窟窿呢？”

平福闻言脸上出现了犹豫之色，这时沃林用手不着痕迹地扯了扯他的袖子，平福才咬牙道：“我在华德路拥有一套别墅的产权，以现在的行情大约市值七万两，另外我拥有大上海电灯公司百分三十七的股份，算市值的话，应该足够抵得上十三万两！”

萧震雷心中冷笑，终于上钩！他点头道：“好，那么由来谁作为公证人呢？平福先生，你现在成为了沃林先生的担保人，不能做公证人了，我想我们需要一位律师！”

就在萧震雷想找人去把秦连魁找来做公证律师的时候，突然从擂台下东边洋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如果各位需要律师的话，我想我可以作为你们双方之间的律师！"

话音落下，一个身材矮壮、带着眼镜、留着七分头的三十四五岁的洋人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分开人群走上了擂台。

萧震雷打量了这个洋人一下行了一个绅士礼用汉语问道："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又是哪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那洋人递过来一张卡片道："先生你好，我是佑尼干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信惇，也是佑尼干律师事务所的股东之一！"

萧震雷接过被称之为名片的纸片一看，突然想起这个费信惇是何许人了，此人乃是历史上后来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入选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1923年—1929年任工部局总董，任内公共租界发生了五卅事件、北伐军占领上.海等许多重要事件。没想到此人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律师。

萧震雷对费信惇日后是否依然会成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不感兴趣，现在他需要的是一个能行事公证的律师，他收起名片问道："费信惇先生是吗？据我所知你是美国人，尽管美国和英国是两个国家，可美国与英国向来是同根同源，我怎么相信你作为公证律师不会偏袒作为英国人的沃林先生和平福先生呢？"

费信惇闻言脸色大变，怒道："先生，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质疑我身为一名律师的职业操守！对于我来说，我的委托人和当事人就是我的上帝，只要我收了他们支付的律师费，我就会尽我所能为他们服务，不论他们身为哪国人！"

"呃？"萧震雷没想到费信惇的反应会这么大，连忙道歉："对不起，费信惇先生，我不应该质疑你的职业操守，我向你道歉，好吧，我决定雇佣你做我的律师，对了，你需要多少律师费用？"

费信惇想了想下定决心道："如果先生您赢了，那么您要支付您这次所得的百分之五作为我的酬劳！"

"百分之五？也就是一万两喽？"萧震雷说着考虑了两秒，答应道："好吧，我同意，现在交给你处理了，我希望您能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您需要负责的事务，因为台下的观众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我狠揍这个大块头了！"

费信惇行了一个绅士礼："如您所愿！"

第46章拳打西洋大力士

费信惇的办事效率很快，他首先向平福问清楚了对方在华德路的别墅的地址、占地面积大小、建筑面积大小，然后拿出一叠合同范本，修改了一些关键性的词句，将双方之间的约定写上去，规定如果萧震雷赢了，那么沃林就必须赔偿二十万两给萧震雷，如果沃林拿不出这么多钱，或者人跑了，则由担保人平福负责赔偿二十万两，由于现在还不知道平福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担保，因此合同上规定以二十万两为准，即便平福的资产不足二十万两，在将资产进行市价评估之后赔偿给萧震雷，不足的部分平福仍然需要在一年内还清。

协议弄好之后，费信惇将合同分别交给三方签字按手印，萧震雷始终是一副微笑的神情，十分的轻松，沃林则装作满不在乎、仿佛这次擂台比武奥皮音赢定了，而平福则是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显然是十分的担心。

平福的表情被萧震雷看在眼里，他非常的不解，平福是大上海电灯公司的经理，而沃林只是才从英国来的一个二流马戏团的老板，两人的身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平福为什么会愿意给沃林摆出的擂台做公证人呢？以平福的身家，怎么会愿意替沃林做担保呢？一千两银子虽然不少，可还不看在平福这个大上海电灯公司洋人经理的眼里吧？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一个迷！

萧震雷已经无暇想这些了，费信惇处理完他作为律师的事情之后就退到了一边，将擂台让给萧震雷和奥皮音两人。

这时裁判上来了，正要将两人招到身边宣布比武开始，萧震雷抬手示意道：“请稍等一下，容我对下面的观众们说几句话！”

裁判点点头，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就退到后面。

萧震雷走到擂台边缘面对台下的大上海民众用高亢的声音道：“大上海的老少爷们，在下萧震雷，江北人。洋人在这里摆擂台快两个月了，不但打死打伤我们中国人数十人，还在两侧挂出这种侮辱我们中国人的条幅，他们称我们是病夫，说我大清国是病夫之国。身为中国人，我等实在忍无可忍，霍元甲霍师傅原本是要亲自出手教训这个洋鬼子的，被我劝住了，因为霍师傅与这洋人大力士有约，双方约定明年春比试高低，如果现在就出手就会违背约定，这有损身为武林前辈的霍师傅的赫赫威名！所以，我对霍师傅说，由我来对战奥皮音，霍师傅没有怪我多管闲事，他很给面子的同意了，下面我就要与奥皮音决斗了，刚才我下注一千两，按照规定，如果我赢了，我就可以得到二十万两，到时候我请在场所有老少爷们到得月楼喝酒，如果我不幸被打死，还请老少爷们把我埋在黄浦滩边！来，刘兄弟，把我们的条幅打起来”。

话音落下后，擂台旁边的刘振声举起一个长竹竿，用力拉一根绳子，从竹竿顶端就展开一个条幅，只见条幅上写着：“拳打西洋大力士！”

从另一边也竖起一根竹竿，落下一副条幅，上面写着：“脚踢东洋武道家”，又有横批：“病夫无敌”。

现场一片寂静，有识字之人将这对联大声念出来之后，擂台下所有中

国人都激动得大声跳起来大声欢呼。

“好，写了好！”

“打死这个洋鬼子！”

也有进步人士举拳大声呼喊：“中国万岁！”

萧震雷说完后向擂台下民众们拱了拱手转身走过去面对奥皮音，沃林和平福等人见现场民众声势如此之大，也有些胆怯，气势上弱了几分。

裁判见萧震雷交代完便上前向双方招手示意他们走过来，首先向双方宣布了比武规则，在两人点头都表示明白之后挥下右手宣布比武开始就退到了一边。

萧震雷只比奥皮音矮两三公分，尽管在体型上相比奥皮音还有些瘦弱，但在这个时代的亚洲人当中绝对是超级强壮的了，奥皮音对萧震雷十分的警惕，因为萧震雷给他的感觉与之前和他比武的其他清国人不一样。

两人都没有急着进攻，都还在互相试探着，奥皮音不是职业拳击手，不过经过这接近两个月的擂台比武，他的搏斗经验也很丰富了，这得益于他能挨打的强壮体魄，正是因为他能扛打才熬出来现在的这么丰富的搏斗经验。

试探了几分钟之后，奥皮音开始进攻了，他迈着丁字形的步伐不断向萧震雷逼近，双拳不时地快速出拳攻击萧震雷的头部，萧震雷不停地躲闪后退躲避奥皮音的拳头。

经过几分钟的试探，萧震雷也明白了奥皮音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奥皮音人高马大，四肢不仅粗壮而且比他的要长，如果不近身，他很难攻击到奥皮音，因此他只能不停地闪避，以期寻找贴近奥皮音的战机。

看着萧震雷不停地闪避，这都开始好几分钟了，他没有发起过一次攻击，擂台下的观众们反应不一，中国人都神情紧张，揪心地盯着擂台上的一举一动，而在擂台下东边的洋人们则一个个捏着拳头大声地用洋文疯狂地呼喊着：“噢，奥皮音，打死他，打死他！”

“出拳，右勾拳打他的脑袋！打死这个清国猴子”。

场上的形势看上去萧震雷完全处于劣势，一直被奥皮音追着打，此时霍元甲已经在擂台下了，身边刘振声有些着急道：“师傅，看来萧兄弟十分被动，这样下去恐怕对他不利，快想想办法吧！”

霍元甲皱着眉头摇头道：“情况暂时还不明朗，依为师看来，萧兄弟还游刃有余，只怕是在寻找机会，毕竟奥皮音皮糙肉厚，如果不能击打在他身体的薄弱部位没什么作用，且再看看！”

“吼！”奥皮音不停地攻击，却始终打不到萧震雷，时间长了不由有些焦躁，他发出一声吼叫，大骂：“该死的黄皮猴子，你躲什么？你不是要与我决斗吗？该死的！”

萧震雷眼神中精光一闪，在奥皮音一拳打过来的时候，他矮身偏头躲过，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拳击打在奥皮音的右腋下窝内，“啊——”奥皮音当即发出一声惨叫，萧震雷趁着奥皮音吃痛惨叫的时候，右腿迅速抬起一记边腿以极快的速度抽在奥皮衣的左膝盖外侧，奥皮音再次发出一声惨叫，连连后退不止，直到退到了擂台的边缘才停下。

就这两下重击对奥皮音造成的伤害虽然还不足以致命，但绝对让奥皮音的战斗力下降了三成，众所周知，腋窝下没有肌肉保护，而且血管神经极多，受到重击之后极为疼痛，严重者会造成肋骨断裂插进肺部，形成大出血。奥皮音的左腋窝下中了一拳，已经造成了骨裂，这还是因为他的身体强壮程度远超常人，否则萧震雷这一拳就能直接要了他的命。

膝盖是人体最为脆弱的部位之一，不需要外部力量，只要自身运动方法不对或者运动过于剧烈都会造成受伤，而在外部力量的击打下，像膝盖这种关节部位根本受不了，奥皮音的左膝盖外侧被萧震雷抽了一记重边腿，这一下就让他的左膝盖受了重伤，在退后的时候就开始一瘸一拐了。

“好，打得好！”

“打得好，打死这个洋鬼子！”擂台下的所有中国人看见萧震雷开始反击，而且让奥皮音受伤不轻。立即大声欢呼起来。

萧震雷握着双拳沉声对已经受伤的奥皮音道：“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奥皮音听了有些犹豫，这时他的后台老板沃林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大叫：“该死的奥皮音，如果你认输，我就扣了你这个月的薪水，快打，打死他，只要打死了他，我奖励你十英镑，快打啊！”

沃林这次可谓是下了血本，十英镑差不多有一百两了，就算萧震雷没有赢，他得到的也只有一千两，能分给奥皮音十分之一已经是大出血了。

奥皮音一听要扣他的薪水，立即咬牙一瘸一拐向萧震雷冲过去，擂台下中国人看见后有人开始大叫：“快看，他被打瘸了，哈哈，他瘸了！”

看着冲过来的奥皮音，萧震雷抬起边腿就准备抽过去，攻击部位还是奥皮音刚才手上的左膝盖外侧，奥皮音看见萧震雷的动作下意识停下，却不想萧震雷这招只是虚招，萧震雷趁着奥皮音的注意力被引到下盘之际，立即挥拳攻击奥皮音的头部，奥皮音大意，左侧太阳穴中了一记重拳，当场头晕眼花，身体站立不稳了。

萧震雷岂会放过这么好的攻击机会，卷起手臂在奥皮音的胸前来了一记肘击，又抱着奥皮音连续来了几次膝撞，过后又是几拳击打在左右两侧的太阳穴上，奥皮音在这一连串的攻击下很干脆地倒在了地上。

第47章突变

擂台下现在已经围了几千人，密密麻麻几乎望不到边际，此时看着倒在擂台上一动也不动的奥皮音，没有一个人发出哪怕一丁点声音，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知道奥皮音已经在这里摆擂台将近两个月了，从无敌手，而且身为洋人，即便有人能打赢他，只怕也不敢真的将他打倒，以免被洋人嫉恨上以后过来找麻烦，现在奥皮音却真真实实被萧震雷打倒在擂台上了，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萧震雷脸不红气不喘，拍了拍衣服，看向裁判脸色不善地说道：“裁判先生，你好像忘了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了吧？”

“呃？”裁判反应过来，看了看倒地不起的奥皮音，又看了看正坐在擂台左侧脸色极其难看的沃林一眼，在萧震雷凌厉的目光逼视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到擂台中间拉起萧震雷的手臂举起大声道：“现在我宣布，此次比武，中方萧震雷获胜！”

“噢——胜了！胜了！胜了！”所有中国人都举起手臂跳起来大声欢呼起来。

咔嚓、咔嚓、咔嚓，从四周冒出一连串的闪光，原来不知道时候章园内的几家照相馆都派人抬着笨重的照相机过来照相，将这经典的一刻永远留在胶片上了。

“哈哈哈，恭喜恭喜，想不到萧兄弟有如此高强的身手，原本我还有些担心，现在却放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霍元甲带着刘振声和农劲荪走上擂台上来向萧震雷道喜。

萧震雷抱拳笑道：“两手三脚猫的功夫，在霍师傅面前班门弄斧了，见笑见笑了！早就耳闻霍师傅身边有一好友曰农劲荪，还有一佳徒叫刘振声，想必就是这二位吧？幸会幸会！”

“啊，萧兄弟太客气了，萧兄弟今天大杀洋人的威风，打压了洋人的嚣张气焰，为我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实在是大快人心啊，在下农劲荪，这是刘振声师侄！”农劲荪抱拳还礼道。

四人寒暄了几句，萧震雷想起沃林还没有给钱呢，立即与霍元甲等人打了个招呼，便转身看向沃林，哪知此时沃林正准备偷偷溜走，萧震雷哪里会让他逃走，立即大喝一声：“沃林先生，按照约定，你应该赔给我二十万两银子，现在请你拿钱吧！”

二十万两，这对于沃林这个只是二流马戏团老板的人来说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他怎么拿得出来，他从西方来东方就是来淘金的，要不然怎么会让奥皮音这个只是马戏团职员的家伙去打擂台替他赚钱呢？

沃林闻言，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变幻不定，良久才叫道：“二十万两？没有，别说二十万两，就是二十两都没有，你能把我怎么样？”

沃林仗着自己是洋人就以为萧震雷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想强行赖掉这比账，萧震雷怎么会善罢甘休？他脸色一变欺近冷声道：“不拿出二十万两银子，今天你就别想走！”

“怎么？你还想绑架大英帝国的子民不成？”沃林说着突然从腰间掏出

一把枪对准萧震雷恶狠狠道："我告诉你，黄皮猴子，信不信我现在打死你，你也是白死？"

看见沃林当场掏枪，除去萧震雷，擂台下和擂台上所有人都神情大变，擂台下的民众连连后退，唯恐枪响之后子弹打中自己，现场有陷入混乱的趋势。

萧震雷脸色不变，扭头看了看周围身后擂台下的民众的情况，知道现在必须稳定形势，否则造成市民大乱必定会引发惨祸，他当即立断大喝道："所有人不要乱，不要乱，他不敢开枪！"

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擂台下的民众逐渐稳定下来，这时轮到沃林慌张了，他脸色惨白，拿着对准萧震雷的手枪都不住的颤抖着。

萧震雷头也不回地大声问道："费信惇律师，我现在被人用枪指着，持枪人情绪极为激动，随时有可能开枪，我有自卫的权利吗？如果我自卫的话，击杀了持枪者是否有罪？"

费信惇听的一愣，连忙高声道："据我所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法律都这么一条，当事人在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自卫的，而且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萧震雷脸色不善地盯着沃林道："沃林先生，费信惇律师的话，想必你也听到了吧？我劝你不要激动，把枪收起来，当然你可以开枪，就算你杀了我，你以为这里这么多的中国人会放过你吗？我相信他们绝对会把你撕成碎片！来，放下枪，别做傻事！"

沃林尽管已经被萧震雷说的心慌意乱，心理防线几乎崩溃，但此时还保留着一丝清醒，他可不傻，只要他放下枪，等待他的绝对是把牢底坐穿，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赔给萧震雷。

"别动，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沃林颤抖着握着手枪指着萧震雷，阻止萧震雷逼近，又神情慌乱而又激动地大叫："你别骗我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有二十万两赔给你，你根本得不到那么多钱，我在东方也混不下去了，现在就走，如果你敢耍花样，我就开枪！退后，快退后！"

萧震雷见他情绪激动，也不想再刺激他，连忙停下了脚步，沃林见状一边用枪指着萧震雷一边开始后退，而这时有一个人最不想他逃走。

平福，这个大上海电灯公司的经理拦住了他，平福一把拉住他的胳膊神情焦急地叫道："沃林，你不能走，如果你走了，我就得为了填那二十万两的窟窿！"

沃林一脚将平福踹倒在地上，大骂："滚开，滚开，你这个该死的肥猪，就凭你那副丑陋的面孔也想得到爱丽丝？做梦去吧！爱丽丝是我的，你修养得到她，至于我欠下的那二十万两就拜托你了，谁让你喜欢爱丽丝呢？"

萧震雷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平福作为大上海电灯公司的经理怎么会愿意为沃林担保了，原来他爱上了一个爱丽丝的女人，而爱丽丝又是沃林的女人，沃林以爱丽丝要挟平福，平福才不得不为其担保。

沃林说完之后就想转身逃走，却不想倒在地上的平福突然不知道哪里

的力气一把抱住了沃林的一条腿使得他逃脱不得，沃林用力抽动却始终脱不了身，记得满头大汗之时，情急之下对准平福就是一枪。

“砰”的一声枪响，所有人都懵了。

情况变化得太快了，沃林刚才还用枪对准萧震雷，所有人都以为沃林为了逃走或者不肯赔付二十万两只怕会对萧震雷开枪，现在中枪的却是为其担保的平福。

平福倒在血泊中，子弹射中了他的额头，沃林脚下用力抽了出来，然后一脸仓惶地用枪不停地指着周围的人，并迅速离开擂台跑上附近一辆马车，打马逃走了。

萧震雷看了看死去的平福，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奥皮音，走过去蹲下检查了一下奥皮音伤势，发现奥皮音虽然受伤颇重，但没有还生命危险，连忙对费信惇喊道：“费信惇律师，能不能麻烦你找辆马车过来？”

周围之人闻言都知道萧震雷要把奥皮音送到医院去，都忍不住有些佩服萧震雷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就连霍元甲也忍不住在心里称赞了一句，连忙道：“萧兄弟，外面就有我一辆马车，如不嫌弃就用我的马车吧！”

萧震雷哪里会嫌弃，连忙道：“不嫌弃，不嫌弃，多谢霍师傅！”

霍元甲立即扭头对刘振声道：“振声，快去把马车赶过来！”

“不必，我扛他过去就行了！”萧震雷说着用力将接近三百多斤奥拼音扛在肩膀上走下了擂台，霍元甲、农劲荪、费信惇等人立即跟了过去。

第48章医院

（感谢：vladimir打赏了100）

萧震雷等人很快便将奥皮音送到了距离章园最近的医院，恰好宋世杰等人也将马汉龙送到了这家医院救治，一行人正等在手术室门口。

看着两个护士将昏迷中的奥皮音推进手术室当中，萧震雷等人跟在后面。众人便知道萧震雷将奥皮音击败了，马汉龙的兄弟胡为山等人看着受伤的奥皮音后露出愤恨之色，却生生忍住，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见萧震雷等人走了过来，胡为山指着手术室的门问道：“萧兄弟，像这等可恨的洋人，打死也就算了，何必还送他来医院救治呢？”

其他的四个兄弟也点头附和：“是啊，萧兄弟，这洋人打死打伤我们那么多同胞，实在是可恨之极，不如让他死在外面算了！”

萧震雷压压手说道：“诸位兄弟，这里是手术室，我们还是小声一点，以免影响到医生进行手术。奥皮音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被幕后老板沃林操控着身不由己，所有的事情都是沃林搞出来的，他只是一把刀，操刀的人是英国人沃林，我们揪着奥皮音不放算什么好汉呢？熟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应该找沃林算账才是，大家说对不对？”

胡为山等无兄弟闻言互相看了看，都认为萧震雷所说的有道理，都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

萧震雷又继续道：“刚才奥皮音已经被我击败，沃林面临着要赔付我二十万两银子的危机，他拒不赔钱，并开枪打死了为他担保的电灯公司的经理平福，然后持枪逃走了，现在平福的尸体还在章园内！”

“原来是这样啊！”胡为山听了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管怎么说，这次萧兄弟给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实在是大快人心，而且还及时派人送马大哥来医院救治，对我等有天大的恩情，我等感激不尽，如有用得着我们兄弟的地方，萧兄弟只管说话便是！”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胡兄言重了！”萧震雷笑了笑说道：“我们还是耐心在这里等待，相信马汉龙兄弟一定会吉人天相的！”

一番交谈下来，萧震雷赢得了胡为山等武术界好汉的强烈好感。

听了萧震雷的话，大家都安静下来了，萧震雷又想起沃林欠下的那二十万两银子的事情，现在沃林没有能力赔付那笔钱，担保之人平福又死了，看来追讨的这二十万两银子事情还得落在死鬼平福身上。

萧震雷转身对费信惇说道：“费信惇律师，当事人沃林已经逃走了，而担保人平福又被沃林杀死，依你之间，我还能将那二十万追讨回来吗？”

这事也牵涉到费信惇的利益，如果不能将那二十万两银子追讨回来，他的佣金就等于泡了汤，听了萧震雷的问话，他立即道：“当然，先生！在事前三方都是签署了协议的，不管人事如何变迁，也不管他们是生是死，他们都必须赔付这笔钱，赔付二十万两银子的事情现在就落在了平福的身上，尽管他已经死了，但他还有遗产存在，如果您没有其他的事情，我要立即赶回去调查他的所有资产，然后通过会审公廨方面冻结平福的所

有财产，清点和评估市值完毕之后对您进行赔付，如果还不足的话，那缺的部分就只能您自己承担了！”

萧震雷同他握手道：“那好吧，就麻烦费信惇先生了，您放心，您的律师酬劳费用，我会一分不少的支付给您！”

费信惇走后，众人都留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就连霍元甲、农劲荪、刘振声等人也留了下来，在他们看来，马汉龙被打伤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有关系，如果他们能够来得早一些阻止奥皮音的话，马汉龙就不会受伤。

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被打开了，众人还以为是马汉龙的手术完成了，急忙围了上去，却没想到出来的是为奥皮音做手术的医生，众人一看都停了下来。

只有萧震雷依旧上前问道：“医生，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那洋医生说道：“手术很成功，病人的身体很强壮，再加上你们送来得及时，现在病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不过他因为左侧腋下肋骨断裂两根，腹部又有一定的内出血，再加上头部受到一定的击打，所以需要休养半个月以上才能出院，其他部位的伤势都不是很严重！”

萧震雷同医生握了握手道谢：“谢谢您医生！”

霍元甲看着萧震雷向医生询问奥皮音的伤势，心里有些赞许，毕竟能够把一个曾经是敌人的伤势放在心上的人不多，这样的人无一不是拥有大气魄、大胸怀的人。

刘振声就有点不满了，他道：“萧兄弟，你怎么那么关心那个洋人奥皮音呢？他可是和你一起在擂台上进行生死对决啊，而且我看这洋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出手狠毒着呢！”

萧震雷笑道：“刘兄弟，并不是所有的洋人都很坏，洋人之中也有好人，而且大多都是好人，就好比我大清一样，难道说我大清就没有坏人？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洋人都是坏人，那么他们的国家岂不是会大乱不止？我们中国人和洋人除了肤色不同之外，还有不同的就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就比如我们大清的人，大多是重义而轻利，人与人之间都讲人情关系！但洋人却恰好相反，他们并不在乎人情，而重视利益！站在我们的角度看洋人，我们当然觉得他们太势利，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看我们，他们就会认为我们的人情关系太不可复杂、太不可思议！”

霍元甲等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恍然大悟，又若有所思，心说原来洋人是这样为人处事的，刘振声这些年轻人又对萧震雷更加佩服不已。

又等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才再次打开，为马汉龙做手术的医生出来了，众人围上去立即七嘴八舌的问情况，萧震雷一看这样不行，医生都没机会说话，他连忙举起手说道：“各位，各位，请安静一下！”

等众人安静下来之后，医生终于有机会说话：“手术算是完成了，不过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他的身体多处部位遭到重击，肋骨断了好几根，幸好送来的时候接骨及时，而且病人还伴有严重的内出血，他的内脏多处破裂，我们经过抢救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如果他能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能够醒来的话，就说明他挺过了危险期，如果

醒不过来的话就危险了！”

医生走后，众人都为马汉龙担心不已，霍元甲还吩咐刘振声去外面买一些补品过来，等马汉龙情况好转之后给他吃。

霍元甲等人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呆在医院，留下补品和一些钱之后就离开了，萧震雷也有许多事情要处理，自然不可能呆在医院，于是留下狗蛋在医院帮忙照顾奥皮音，他和宋世杰向胡为山等人打了个招呼之后就离开了医院。

第49章遭拒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时分，萧震雷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了，还不如先吃了午饭再去宝山，于是和宋世杰两人找了一家酒楼，两人小酌两杯，饭后又喝了两壶茶，掏出怀表一看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连忙结账走人，驾马车赶往宝山县衙。

到了宝山县衙门口，萧震雷和宋世杰将马车停在旁边，两人上前走到站岗的衙役面前，宋世杰摸出一块碎银子塞在衙役手里道："麻烦这位差大哥，鄙人宋世杰，这我家萧老爷，我家萧老爷与县令大人约好了，前来拜会县令大人，还请通报一声！"

那衙役将手中碎银子掂了掂，试了试重量，感觉份量不轻才收进袖子里，丢下一句"等着"之后就转身进了县衙内。

看着走进县衙大门内的衙役的身影，萧震雷感叹道："宋先生，你看这衙役收银子都收得如此理直气壮，可见世风日下多么严重，看来这大清的气数差不多要尽了！"

宋世杰被萧震雷的话吓了一大跳，连忙道："东家，慎言，慎言啊，此种言词且不可再说，否则离大祸不远矣！"

萧震雷冷笑道："现在革命党已经在各地闹得天翻地覆了，大清的统治根基已经摇摇欲坠，朝廷哪里有闲心管我们这等屁民胡乱说话的闲事？"

萧震雷的这番话让宋世杰沉默不语，也确实如此，只要听说革命党三个字，清廷的官员就吓得颤颤发抖，唯恐革命党在自己的辖区内造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要丢官罢职、要掉脑袋的事情。

这几年，革命党在各地举行的起义数不胜数，尽管没有一次成功的，但却如同给清廷统治者们敲响了丧钟，虽然起义一次次被镇压，可革命党并没有害怕，起义之事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让大清国各地官员都过得心惊胆颤不已，因此现在清廷各地官员的精力都转移到对付革命党上面去了，即便有人对朝廷不满，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来，也没人管了。

两人就站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下，萧震雷右手夹着一支香烟不时地吸两口，宋世杰不抽烟，他拿着一个鼻烟壶不时地凑到鼻孔下吸两下给自己提提神。

过了没多久，刚才进去通报的衙役走出来大声道："县老爷请二位进去，跟我来！"

萧震雷抬手向前一声对宋世杰说："咱们走！"

两人跟着那衙役进了县衙大门，进了县衙大门就看见一堵照壁，照壁的作用与萧墙相似，萧墙是古代国君宫室大门内面对大门的门屏，又称"塞门"、"屏"，后来一般官宦人家和大户人家的大门内也修上了一堵墙，称为照壁，主要作用就是在于遮挡外人的视线，防止外人向大门内窥视，臣子要到宫室里晋见君王，进宫室首先要经过萧墙，所以萧墙之内指的就是宫内。

绕过照壁之后，两人跟随那衙役经过审案公堂进了内堂，只见一个穿

着七品官服。头戴尖顶官帽的五十多岁的老官员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杯一动不动看着走进来的两人，身边还坐着一个师爷模样的家伙，三十多岁，长得尖嘴猴腮，一看就知道此人必然奸诈，鬼点子极多。

萧震雷躬身拱手，宋世杰撩起长袍下摆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两人同时道："山野草民萧震雷（宋世杰）拜见县令大人！"

葛县令还没有说话，坐在他身边的师爷就猛地一拍桌子大怒："大胆萧震雷，你一介草民，见了我家县令大人为何不跪？"

萧震雷用眼睛瞟了那师爷一眼，向葛县令拱手道："启禀县令大人，鄙人见了洋人也是不跪的，礼数不周之处还请县令大人海涵！"

宋世杰原本还为萧震雷刚才的行为捏了一把汗，直到萧震雷抬出洋人，他才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岂知那师爷尽是找茬，立即道："大胆，你这小小草民竟敢拿洋人来压我家县令大人？"

"不敢！"萧震雷不卑不亢回了一句。

葛县令见萧震雷见了自己竟然一点也不胆怯，还能与师爷顶撞，只怕是来头不小，还是不要得罪的好，以免踢到铁板上，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他连忙摆手道："算了算了，想来这位萧先生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不跪就不跪吧！来人啦，赐坐！"

待下人抬来两张椅子，萧震雷和宋世杰两人拱手向葛县令道谢："谢县令大人赐坐！"

葛县令等两人坐下后问道："本县听闻萧老板此事前来是想购买地皮建工厂？"

萧震雷欠身拱手道："正是，县令大人！鄙人想在贵县境内买下一块地皮建设工厂厂房，准备成立一座机械生产厂，生产一些机器和机械，为我大清的工业发展添砖加瓦！与西洋相比，我大清在工业上几乎等于为零，唯一称得工业的也只有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这几个，但现在汉阳铁厂生产的钢铁产量有限，质量上还比洋人的钢铁差一大截，江南制造局只能生产子弹和一些在河面上跑的小吨位民用船只，比起洋人的工业格局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鄙人准备先期投资五十万两银子把机器生产厂的架子搭起来，所需设备和原材料找各大洋行采购，只要能工厂能正常开工，生产出来的机器能用，我大清就可以用这些生产出来的机器进行工业化生产建设，然后逐步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

洋务运动搞了很多年了，除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还算成功之外，实际上整个大清国就没有几座像样的重工业工厂，这一点身为洋务派的葛县令可谓清楚得很，在他的治下，就没有一座能够看得上的工厂，都是一些小作坊，资产超过十万两的工厂也没有一座，现在萧震雷开口就要先期投资五十万两，这让葛县令有些兴奋和期待，一方面是如果这座机械生产厂能够建起来，也是他的政绩，另一方面他作为本县的父母，怎么说萧震雷想要平平安安地把工厂建起来也要给他一些孝敬吧？所以钱是不会少拿的。

葛县令看向萧震雷的目光就像是看见金菩萨一样，脸上堆满了笑容，

说道："好啊，萧先生，呃，如果不介意的话，本县称呼你一身萧贤侄？"
萧震雷心里直犯恶心，不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一个劲地笑着答应："县令大人如此称呼，小子求之不得啊！"
"好好！"葛县令笑着点头道："萧贤侄，你来这里投资开厂，本县十分欢迎啊，不知道贤侄打算把工厂建在哪里，又需要多少地皮？"
萧震雷连忙向宋世杰示意，宋世杰领会其意，立即起身走到墙边地图下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葛县令示意师爷去与宋世杰商量土地购买的事宜，内堂就只剩下萧震雷和葛县令两人了，萧震雷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面值相同的银票放在桌子上推过去，"初次前来，也不知道县令大人有什么喜好，因此也不敢乱买礼品，唯恐买错了惹得县令大人不快，小子与洋人打交道习惯了直来直去，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县令大人千万不要生气，该提点的地方还得提点一二，这里有一点点小子的心意，县令还请千万要笑纳！"
葛县令眼睛一扫那叠银票就知道这是一水的一百两面值的义善源钱庄的庄票，最少也有两万两，心说这萧家小子好大气魄，一出手就是两万两，看来果然是见过世面，与洋人厮混过的，他脸上堆起笑脸不动声色将那叠银票收进了袖口当中，然后两人说说笑笑喝茶闲扯。
不久，师爷和宋世杰两人商量完毕，确定了需要购买的地皮的具体位置和面积大小，师爷向葛县令报告了一下具体的情况，葛县令听了之后点头同意，想了想说道："萧贤侄，你看每亩作价八两银子如何？"
萧震雷知道葛县令在地皮的价格上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了，连忙道："县令大人说多少就是多少，鄙人无异议！"
"那就好！那就这么……."
话还没有说话，一个家丁模样的男子从外面走进来喊道："老爷！"
"什么事情？"葛县令极为不高兴。
那家丁模样的男人走到葛县令身边凑到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就见葛县令听得脸色一变，然后葛县令站起来看着萧震雷的脸色以为不善道："想不到，想不到啊，萧贤侄，你自己想死，也别来害本县啊，本县年岁不小了，经不起吓，你在擂台上打伤洋人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现在你竟然还想在本县的辖区内建工厂？你不怕洋人找麻烦，本县还想多活几年了，你这些孝敬本县实在消受不起，师爷，送客！"说完从袖口拿出一叠银票拍在桌子上，赫然就是刚才萧震雷送出去的那一叠银票。
这事一出，萧震雷知道买地的事情算是黄了，看来只能另做打算了，他默默收起银票向葛县令拱手道："告辞！"

第50章再碰壁

从宝山县衙出来之后，萧震雷一直阴沉着脸不说话，直到两人驾着马车进入公共租界东区之后，萧震雷才让宋世杰将马车赶到江边停下。

看着江边那个站立着的高大背影，宋世杰跳下马车提起长袍下摆慢慢走过去站在萧震雷旁边劝道：“先生，不必如此，在宝山买不到地，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购地，总会把工厂开起来的！”

萧震雷闻言叹了一口气，摇头苦笑道：“宋先生，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大清的官儿都怕洋人怕成这样，就更别说底层的老百姓了，我只不过是上擂台与洋人比武，把奥皮音打伤了而已，洋人都没有找我这个当事人的麻烦，那葛县令反而吓得脸色惨白，唯恐受到我的牵连，长此以往，如果大清的官儿、底层的老百姓都像葛县令一样害怕洋人，我们中国人还有希望吗？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却要受到洋人的欺负，害怕洋人找麻烦，你不觉得可笑和可悲吗？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想做点实事总是那么难呢？今天不是这个官儿吃拿卡要，就是明天那个官儿怕担责任不给你办理相关文书，让你的热情慢慢湮灭，让你身体的满腔热血渐渐冰凉！我们这些人还算好的，暂时不用为生活有仇，有吃有穿，底层那些老百姓呢？他们很多人没田没地，生活无所依，一日三餐能有一顿吃饱就不错了，这样的日子要持续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我只不过是想办一个工厂，招一些工人让他们有活干，有口饭吃，有衣服穿，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顺便为我中华的工业发展出一点点力，怎么就这么难呢？”

宋世杰听了萧震雷的这番话触动很大，他不是不知道大清国现在的现状，只是没想过国家一直这样下去的后果，而萧震雷的这番话让他内心开始不安起来，让他那点可怜的责任感悄悄的萌发出来了。

宋世杰不愧是在大清官场中混大的，他想了想说道：“先生，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先生立志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就不能气馁！在这大上海，除了先生之外，把工厂开起来的不在少数，他们是怎么把工厂开起来的呢？这一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即便没有路，我们也可以自己开辟一条路出来走，刚才的事情只是巧合而已，如果葛县令不知道先生上午与洋人比武的事情，我们购地的事情就办成了，所以先生不必在意，既然葛县令这里行不通，我们就去找松江府、上海道，我想总会买到地的！”

经过宋世杰这一番开导，萧震雷心情好了不少，他不是因为葛县令而气愤，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恰好让他看清了大清国现在的状况，对外畏惧洋人、崇洋媚外、处处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盘剥。

萧震雷沉默了，思索着，良久才开口问道：“宋先生，现任的上海道台是谁？”

宋世杰知道萧震雷是想走上海道台的路子，尽管松江府距离这里也不是很远，但上海道更近，而且论起与洋人打交道的时间和次数，上海道台肯定要比松江府多得多，再者上海道台的官阶要比松江府高得多，直接走上层路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他连忙回答：“现任的上海道台是蔡

乃煌!”

“蔡乃煌？”萧震雷想了想摇了摇头，他只是记得一些历史大事件和一部分民国时期名人，怎么会记得上海道台是何许人也？

“这蔡乃煌是什么底细？”

宋世杰介绍道：“这个学生清楚，蔡是广东人士，字伯浩，光绪十七年中举人，当时他二十岁，去年才上任上海道，据说他做上海道台是走的袁世凯的路子。家父在两广任职时，蔡时常前往拜见，说起来学生与蔡也算是老相识了，只是这些年学生家道中落，辗转来到大上海，前段时间听闻蔡做了上海道台，本想前往拜见，只是当时学生潦倒落魄，拉不下面子，所以才没有去，如果先生要去见蔡乃煌，学生愿意引荐！”

“那就委屈宋先生了！”萧震雷不好意思的说道，他知道让宋世杰为他的事去面见蔡乃煌有些难为情，毕竟当年宋世杰作为官二代，而蔡乃煌只是一个落魄举人，两人的地位相差何等之大，可现在却完全反过来了，让宋世杰抹开面子去见曾经在他面前屁都不是的蔡乃煌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谁知宋世杰笑道：“既然我已为先生做事，自当一切以先生为主，只要先生好，我那一点可怜的面子又算得了什么？”

萧震雷是一个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人，他立即道：“好，事不宜迟，我们即刻赶往道台衙门求见蔡乃煌！”

两人当即赶往位于上海县城大东门内的道台衙门府，县城在南边，而此时他们两正在公共租界东区，中间隔着公共租界中区和法租界。两人赶着马车通过一号钢桥进入公共租界中区，随后又转进法租界，通过法租界再进入上海县城城东。

在道台衙门门口树荫下将马车停住，拴好马匹，萧震雷和宋世杰就来到了台阶下，宋世杰塞了一块银元给站岗的兵勇说道：“劳烦这位差爷前去通报蔡大人一声，就说故人宋世杰来访！”

那兵勇摸着手心里的银元，不敢怠慢连忙答应，让两人稍等片刻，他就转身快步走道台衙门府内。

没过多久，那兵勇返回说蔡大人有请，两人便跟着那兵勇进了衙门里，两人进入庭院内就见到身穿紫白相间马褂、头戴宝盖圆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宋世杰定睛一看，正是那蔡乃煌。

看见宋世杰，蔡乃煌首先高声笑道：“哈哈哈，宋公子稀客，大驾光临，真令我寒舍蓬荜生辉啊！”

宋世杰抱拳拱手苦笑道：“伯浩兄太抬举世杰了，如今世杰早不是什么公子哥儿，只是落魄之人，伯浩兄如今贵为上海道台，肯接见我这个落魄之人，世杰感激不尽！”

蔡乃煌摆手，颇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诶，世杰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不论世事如何变迁，咱们的交情还在嘛！”说着看向萧震雷问道：“这位是？”

宋世杰连忙介绍：“噢，看我自顾着与伯浩兄说话了，却忘了介绍了，先生，这位就是如今上海道鼎鼎大名的道台蔡大人！伯浩兄，这位是

世杰如今的东家萧震雷，字寰宇！”
　　蔡乃煌听了宋世杰的介绍，心下一惊，他已经知道今天上午在章园发生的事情，在下午的各大报纸的号外还没有刊发之前他就得到的消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听到萧震雷这个名字了，两次都与外国人有关，第一次在赌场上击败了三个东洋赌术大师，第二次又将摆擂近两个月无敌手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打得住进了医院，心说此人只怕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在宋世杰介绍完毕之后，萧震雷拱手弯腰鞠躬行礼：“草民萧震雷拜见道台大人！”
　　在称呼上，中国人就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中国人一般都是习惯通过贬低自己来抬高他人表示尊敬，例如：“山野之人拜见大人，草民拜见皇上、娘娘，在下……”，而西方人则是通过抬高他人而贬低自己来表达尊重和尊敬，例如“伟大的某某，尊敬的某某，您的卑微的仆人……”，即便是从后世而来的萧震雷在清末这样的一个年代也不能完全免俗。
　　蔡乃煌看着人高马大的萧震雷，心里就生出了不愿亲近之感，在他看来，像萧震雷这样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安分的主，前些日子才在赌场里杀了三个东洋人，今天又把英国大力士打伤，照这样下去，迟早要惹出大祸来，与这样的亲近，只怕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尽管心里这样想着，但蔡乃煌表面上却没有表示出来，他笑着伸手道：“哈哈哈，原来是萧壮士，免礼免礼，请内堂说话！”
　　萧震雷两人跟着一起进了内堂，分宾主之位坐下，待丫鬟上茶之后，蔡乃煌就与宋世杰叙旧，一直胡天海地说了一个多小时，蔡乃煌就是不问宋世杰的来意，宋世杰只能在心里暗骂一声老狐狸后自己先开口。
　　“伯浩兄，今天世杰除了来与伯浩兄叙旧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伯浩兄帮忙啊！”说着宋世杰就将之前萧震雷交给他的银票放在桌子上推了过去。
　　蔡乃煌瞟了一眼桌子上的银票笑道：“世杰这是干什么？你我是什么关系？有话就直说！”
　　宋世杰也不客套，当即将意图说了出来，蔡乃煌听后摇头道：“世杰兄啊，你我相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本道员是什么性子你应该很清楚，按理说你的事情我应该帮忙，本道员不是因为萧先生上午打伤洋人而怕被你们牵连，这些钱我也想要，只是我不能拿，宝山毕竟属于松江府管辖，本道员与那葛县令之间隔着松江府一级，且不说本府说的话那葛县令会不会听，即便他买本道员这个面子，本道员也不能干这事，这属于越级干涉下级官衙行政事务，是破坏我大清地方官制制度的，如果被某些人参我一本，我这个道员也做到头了，所以……”说着将桌子上的银票又给推了回去。
　　事实上并非如此，事情根本没有蔡乃煌说的这么严重，他之所以不愿意帮忙，其实是他不愿意与萧震雷这种一看就不安分的人交往过密，因为他相信这样的人迟早要惹出大祸，他不想在以后被牵连到自己的身上。
　　萧震雷何等样人，蔡乃煌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怎么能听不出来，连忙笑道：“不碍事，不碍事，蔡大人能把话说得这么清楚，就已经是很

仗义了，我和世杰感激不尽，蔡大人公事繁忙，我等就不打扰了，日后再来拜访！”

出道台衙门出来之后，宋世杰皱眉道：“不应该啊，蔡乃煌这老东西既然不是因为怕洋人找麻烦，为什么不敢拿这些银票呢？”

萧震雷的也想不出原因，摇头道：“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原由，我们也搞不清楚，只不过这条路也走不通了，看来我们还得另外想起他的办法！”

第51章公兴记（一）

从道台衙门出来后，萧震雷和宋世杰赶着马车往回走，出了县城进入法租界，宋世杰坐在左边赶着马车，萧震雷坐在右边抽着烟思索着如何买地建工厂的事情。

不久进入法租界闹市区，萧震雷看见沿街一家门面很大，装修得有些气派，门檐上挂着一块“公兴记俱.乐部”的牌子，便问道：“这‘公兴记’是做什么的？”

宋世杰扭头看去，解释道：“这是一家赌场，是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进出的都是手头上颇为阔绰之人，听说现在在里面镇场子的是大亨黄精荣的得力干将、八大金刚之一的杜月升！”

“杜月升？他在这公兴记镇场子？靠边停下”萧震雷有些意外，对于杜月升，他可是不陌生，后来杜月升成了上海滩上最负盛名的人物，名符其实的上海王。

宋世杰见萧震雷神情有些异样，将马车停在街道边上，问道：“先生与这杜月升相识？”

“不认识，只是听说过这个人，据说此人为人四海，颇为豪爽，既然经过这里，我们就进去看看，走！”萧震雷摇头说着就下了马车。

很快有一个赌场小厮走过来，宋世杰丢了一点点小费让小厮照顾好马车，并给马喂一些草料豆饼，然后跟着萧震雷进了公兴记。

却说前些日子，杜月升为黄精荣出谋划策，成功地解决了八个英国大兵被杀的案子，让黄精荣不仅在法租界，还在公共租界英国人那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这让黄精荣大为高兴，感觉十分的有面子，因此黄精荣的老婆林桂生保举，让杜月升前往公兴记赌场镇场子，拿一份收入，黄精荣正高兴着，当场就答应了。

随后林桂生将杜月升喊来吩咐他说：“月升啊，那天我说了，只要你为黄老板解决那件事情就让你去公兴记镇场子，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你去寻公兴记的老板，就说我喊你来的，要帮帮他们的忙，照例吃一份俸禄。”

杜月升高兴地答应。这一天，杜月升兴冲冲地跑到华商总会，将来意向赌场老板说明。他万万不曾想到。赌场老板一开口，便让他碰一个钉子：“小朋友，‘空口无凭’这一句话，想必你总是知道的吧！”

当众受了一阵奚落，杜月升偏偏无言以对，他脸孔胀得通红，一个转身，匆匆地逃出了赌场。

回去以后，他决定闷声不响，免得招惹是非，让桂生姐觉得下不来台。又过了好些天，桂生姐偶然想了起来问他：“公兴记那边，给你多少俸禄？”

杜月升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桂生姐是何等精明厉害的人，一眼便已明了，她盘问杜月升，得知那日碰钉子的经过，当下不禁勃然大怒，她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厉声地说：“好啊，我亲自带你去，走！”

赌场老板看见桂生姐突然驾临，桂生姐是黄老板的夫人，在白相人地

界，都要尊称她“老正娘娘”。再看她身后还带了一位人物，正是那日被他三言两语打发了的小朋友。想想不对，吓丧了胆，他向桂生姐陪笑脸，说好话，殷勤招待，不等桂生姐开口质问，他先婉转解释那一天的误会。

桂生姐仿佛一句也不曾听见，她四两拨千斤，淡淡地笑着说：“你要凭据么？现在凭据自家来了。”

于是赌场老板吓得作揖打恭，低声下气地赔礼，说桂生姐关照的事情，他怎么敢驳回呢？他当时承认请杜月升吃一份长生俸禄，按月支领三十块钱。

正在赌牌九的一张台子停顿下来，赌客们瞠目结舌，呆怔的坐着，看桂生姐发威，赌场老板瘪透。

当着那么许多人，桂生姐台型扎足，面子挣够，难免有点睥睨群雄，踌躇满志，一时兴起，她望望停下来的那张赌台，说声：““我来推几副。”

轰的一声欢呼，赌场中人把桂生姐簇拥过去，正在推庄的赌客急忙含笑起来让位。杜月升跟在桂生姐身后，向赌台上一看，玩的是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三十二张牙牌，一次每人发四张，配搭成双，逐一的和庄家比大小。

瓜子糖果，热茶手巾，一概由赌场老板亲自侍奉，顷刻间便摆满了桂生姐靠椅旁的一张小茶几。杜月升看见那位老板连连地做手势，于是，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拥过来十几个人，围在四周飞来飞去地做“苍蝇”，他们分别在三门押注，这张赌台赌得好热闹，大家都跑来捧“老正娘娘”的场，杜月升耳中听见桂生姐的声声欢笑。

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杜月升微微颔首，嗯，桂生姐手法熟练，动作迅确，她一定是位行家。十几副庄推下来，她已经赢了不少。

大概是桂生姐忽然想起，以她的身份，怎可在赌场中久事留连？看看自己面前的筹码约摸有个两三百元，够做本钱的了，于是她回过头来，望一望杜月笙说：“来，月升，你帮我接下去。”

杜月升犹在错愕，桂生姐已经笑哈哈地站起身来，她说她还有事，要先回去，吩咐杜月升只管在这里玩，赌场老板把桂生姐送到车上。

许久不曾赌过钱了，何况又在面子挣足，置身这么豪侈舒适的赌场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杜月升呼卢喝雉，目挥手送，赌得痛快淋漓，于是他在这张赌台上大赢特赢，三个钟头下来，清点一下筹码，他发现竟赢了两千四百元之多。他想，这真是平生从所未有的快事啊。

杜月升好歹也混了这么多年，哪里能不明白他只是仗了桂生姐的势才能赢？这就好比在后世打业务牌一样，别人故意打一张字让你胡牌，你就是胡乱打也会赢钱。杜月升知道这个庄是桂生姐叫他代的，手气是桂生姐的手气，彩头是桂生姐的彩头。风太满了，还是赶紧收篷，否则等下又给她输了，那就不大好。

想到便做，他马上站起来，双手抱拳，做了个四方揖说：“时候不早了，黄公馆里我还有一些事情，就要先走一步。”

话一说完，嗡嗡抗议之声四起，庄家赢得这么多，说声走就要走，这

未免太不合赌场规矩。但是，大家都晓得他是同孚里黄公馆里的，尤其方才他由桂生姐亲自领来，抗议了几句，见杜月笙笑眯眯的置之不理。赌客们心说，算了吧，只好自认倒楣，输了钱还连个翻本机会都失去。

将筹码换了二千四百块钞票，用申报纸包好，捧在手里好大的一包，杜月升满怀欣喜，雇辆黄包车回同孚里，他忙于去找桂生姐缴账。

申报纸一打开，桂生姐看见赢了这么多钱回来，怔了怔，她轻缓的摇头，莞尔笑着说："月升，这真叫是你的运道来了。我喊你代几副，原想挑你赢两个零用钿，输了呢，算你触霉头。哪里想到你会赢了这么一大票，拿去吧，这笔钱统统归你，我一文也不要。"

"我不能拿。"杜月升诚心诚意地说："我是代你推庄的，赢铜钿是你的运气。"

"不是我的运气。"桂生姐若有深意地点他："是你吉星高照了。拿去吧，这个钱是你的。"

桂生姐坚持要给，杜月升一再推却，于是桂生姐说："好吧，我拿四百块的红钱，那两千块你拿走。"

杜月升却说："不，你拿两千块，我得四百块就心满意足了。"

闹得桂生姐不耐烦了，她沉着脸下了命令："叫你拿去就拿去！不要多说了！"

就这样，杜月升在公兴记里稳稳当当地做上了镇场子的大哥，按月领取三十块银元的俸禄。可上海滩的无赖、地.痞多如牛毛，杜月升又不是特能打的，仅凭他一人怎么能够护得住公兴记的安全？于是他向黄精荣讨来了四个帮手：叶道山、顾家荣、芮清荣、高新宝。

第52章公兴记（二）之花会

公兴记与严老九的地下赌场相比起来就差了一个档次，不仅进出的赌客的身份层次比不上严老九的地下赌场，就连赌场装潢和格局也比严老九的地下赌场差了一大截，不过这里有一种赌局却是严老九的地下赌场所没有的，这种赌局就是——花会。

花会是赌博的名目之一，由广东传来江南，而在上海滩附近最为流行，主要盛行在满目蓬蒿的江湾和南市一带，在上海滩上风靡了上百年时间。

花会的赌法是先列出三十六个人名，每人附以动物肖属，称为花神。例如张三（龙）、李四（虎）、王五（花狗）、贾六（田鸡）、赵七（黑狗）、刘八（曲鳝）、陈九（田螺）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花会开赌叫开筒，赌场上摆一张台子，台前坐着一个人，背对着赌客。他的头顶上挂一幅布，布上写着前次开出花神的名氏。另外又有一幅布写的是此次开筒的神名，严密裹扎，高悬于梁上，这一卷布谓之为彩筒。财客可在三十六位花神中择其一，写好，附以赌注，投入一个大木箱子里，等到大家押完了注，忽的炮竹喧天，震耳欲聋，台前坐的那人把彩筒一抽，布卷徐徐散开。布上所写的神名赫然出现，押中了的，照赌注赔二十八倍，这也就是说：押一两银子可获二十七两，押百两者足赢两千七百两。其余押不中的赌注，都由赌场老板统吃。

有的赌场开花会是每天都开，有的则几天一开，开一天则开两次，分为“日筒”和“夜筒”，其中日筒是在下午四点钟，夜筒在深夜十点钟，除了这两个时间点，一般不会在其他时间开筒，这是有说道和规矩的。

以一博二十七，**不可谓不多，如此大利之诱，于是好赌之徒趋之如鹜。赌场为了招揽赌客，派出大批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的兜揽者，这些人不分男女，统叫“航船”。男航船专走大小商肆店铺，勾.引店员和学徒；女航船则穿门过户，登堂入室，诱.惑三姑六婆，少妇长女，他们每拉一票财注，可获利十分之一。

杜月升当初就曾经在赌场做过男航船，最开始他还肯老老实实地做，拉到生意就一五一十往彩筒里送，后来眼见经他送入彩筒的赌注，一样的是石沉大海，输得无影无踪。他心想与其让赌客们瞎摸乱闯，还不如由他这位识途老马来个移花接木，代押代赌。他竟将赌客交付的钱，干脆越俎代庖，由他全权作主。头几次，两头落空，到是不曾露出马脚，然而手脚做得久了，诚所谓多行夜路定然会遇着鬼，他自己赌花会输脱了底，偏偏挪用赌客的赌本，明明中了的，反而被他移到统吃的名额上去了。这一下大事不好，杜月升赔不出钱，又怕赌客追究，秘密公开，他可能吃赌场打手的亏。从此以后，他不敢再上花会场，怕赌客找他讨账，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度过一段饥寒交迫的时光，直到被介绍到黄公馆做事才算是生活有了着落。

赌场里围着一大群人，足足有一两百，这些人将整个赌场挤得水泄不通，萧震雷眼见这里如此热闹，不禁有些惊讶，问道：“世杰，这家赌场

怎么会这么多人？”

宋世杰在上海滩也混了不短的时间，哪里不知道赌场里这点事儿？他解释道：“先生，这里在赌花会，这些人都在等着开筒呢！每个礼拜开一天花会……”

接下来宋世杰将花会的赌法和规矩以及赌资的赔付等方方面面介绍了一遍，萧震雷听了之后笑着疑惑道：“原来还有这种赌法？三十六选一？这赌中的机率岂不是很小？”

宋世杰道：“是的，先生！不过架不住赔率大、**多啊！”

其实萧震雷知道，就这种赌花会的赌中机率都要比后世那些什么彩票的中奖机率大得多，毕竟赌花会只是三十六选一，而后世则基本上都是三十六选五、三十六选七。

赌花会之所以在上海滩盛行时间长达百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赔率之大是其他赌博玩法所无法比拟的，另一个原因是赌场方面不容易作弊，因为彩筒内的花神名字是赌场老板事先写好的，在悬挂在悬梁之上后，赌客们才开始选择下注，在这期间内，彩筒一直是在赌客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只有所有人都下注完毕，背对着赌客们的拉绳之人才会下拉彩筒让布卷散开露出花神名。

“我们挤进去看看！”萧震雷说着扒开人群，直惹得周围之赌徒们一个个怒目而视，但看见萧震雷人高马大、体型魁梧，因此又不敢找麻烦，只能嚷嚷几句忍了。

两人好不容易挤到了最前面，此时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年人从后堂走了出来，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年轻人在前面引路，宋世杰见了便在萧震雷身边说道：“走前面的年轻人就是黄精荣门下八大金刚之一的杜月升！”

“原来他就是杜月升！”萧震雷看过去，说道：“果然不是一般人！”

出来后，杜月升举手大声道：“诸位肃静！花会马上要开筒了，请诸位安静，邵老板来了，现在请邵老板宣布开筒！”

没有掌声，赌场邵老板也不在意，他脸露笑容走到众人面前高声道：“好了，诸位，一个礼拜一次的花会又到了，现在是下午四时，我宣布今天的‘日筒’开——筒——”。

长长的拖音落下之后，背对着赌客们坐着的那人伸手一拉，头顶右边的彩筒打开，落下一卷布，上面写着“马长林（公鸡）”。

待众人看清卷布上写的这个花神名之后，绝大部分都唉声叹气，一副死了爹娘的模样，这些人都是没有赌中的人，只有一个人欣喜若狂地癫狂大笑：“哈哈哈，中了，中了，我中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范进，中了举人，高兴疯了。

哄闹了一阵之后，那人总算是没疯，领着赌场赔的钱高兴地走了，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跟着出去打他的主意。

赌场里花会结束之后，邵老板又道：“诸位诸位，今天白天的日筒已经开完，接下来诸位可以继续在这里玩几把，等到深夜十点我们再开夜筒，邵某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

第53章公兴记（三）

赌场邵老板离去之后，赌客们并没有离开赌场，而是一哄而散在赌场继续赌起来，有的玩牌九，有的打麻将，有的玩梭哈，有的玩俄罗斯轮盘，有的摇缸赌大小。

萧震雷扭头问宋世杰：“宋先生，不想玩两把？”

宋世杰摇头苦笑道：“先生就不要蛊惑我了，几年我因为赌博输光了家产，后来只能流落街头，差点落到讨饭的地步，自那以后世杰便发誓不再沾赌！”

萧震雷笑着点头道：“既然宋先生戒赌了，我也就不勉强，我先玩几把!”说着便找了一张赌桌开始玩骰子赌大小。

自萧震雷一上桌，他就大赢特赢，赌多少赢多少，一直没押输过，不到一个钟头，他就赢了一万六千两银子，这个情况很快便让镇场子的杜月升知道了。

“升哥，升哥！”高新宝跑进赌场旁边一个小间对正在里面坐着喝茶的杜月升说道：“出事了，出大事了！一张赌台上连开了二十九把大，其中有一人连押了二十九把大，每把都中了！”

“还有这种事？”杜月升听得一惊，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眉头一挑道：“难道有人出老千？可这也不太可能啊，摇骰子的是赌场的荷官，赌客怎么出千？”

一张赌台上摇骰子可能会连出几把大或者小，但绝对不可能一连摇出二十九把大，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绝对是有人出老千。

高新宝连忙道：“不管是不是有人出老千，你还是去看看吧，现在赌客们都开始跟着那人下注，再这么下去，赌场就不得不关门歇业了！”

杜月升迈步向外面走去，一边走一边问道：“你们没有发现那人出老千吗？”

高新宝跟在身边摇头道：“没有，自从他连续押中五把之后，我就带着一个兄弟在旁边盯着，可始终都没有发现他是怎么出老千的，这事儿说起来也真时邪了门了！”

“不是邪门了，是你们没有发现他的门道！即便我们知道他肯定出千了，可只要没有发现他是如何出千的，他赢再多的钱都是正途我们都没辙！”

高新宝建议道：“升哥，要不我们把那小子弄出去警告警告他，给他一点厉害瞧瞧，让他不要再来公兴记了，不然的话，让他这么赢下去，公兴记就会垮掉，我们也会丢了饭碗！”

杜月升听了立刻摇头否定：“不行，不能这么做，我们虽然是出来混了，在这里讨生活，但也要讲规矩，我们只是镇场子的，防止有人在这里捣乱，影响赌场正常做生意，而这种赌桌上的事情，我们却是不好插手，我们有我们的规矩，而赌界也有赌界的规矩，不能捞过界，在他出千之事没有被识破之前我们不能动他！你马上亲自追上去把邵老板请来，让他过

来处理这种事情！”
　　高新宝听了连忙答应：“好，我马上去！”
　　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近赌台，高新宝离去之后，杜月升发现这赌台周边围了许多人，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到内圈找到赌场的技术顾问严宝亮，赌场技术顾问其实就是负责赌场的赌术方面的事务的人，如果发现有赌客的赌术很高或者有人出老千，一般都由赌场技术顾问出马，在赌术上击败对手，或者抓住出老千之人。
　　“严兄，怎么样？”杜月升凑到严宝亮身边低声问道。
　　严宝亮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上等布料做的长袍，没有戴帽子，脑后辫子拖得长长的，他回头一看是杜月升，神情凛然低声道：“此人绝对是一个高手，我在这里十几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高手，我敢肯定他出千了，但我就没发现他是如何出千的，老板又不在……”。
　　杜月升安稳道：“严兄且放宽心，我已经派人去请邵老板了，我看现在只有你亲自出马去做荷官才行，那位兄弟（现在的荷官）已经顶不住了！你慢慢来，不着急，即使不敌，我想老板也不会怪罪于你的！”
　　严宝亮想了想，咬牙答应：“好，你快点去催一催邵老板，让他尽快赶过来，我估计我也顶不了多久！”
　　“放心，放心！”
　　严宝亮上去之后，杜月升观察着正坐在赌桌边大赢特赢的萧震雷，感觉有些眼熟，他向跟在身边的芮清荣说道：“阿荣，你去查查这人是什么来路，我怎么觉着他有些面熟啊！”
　　“好的，我马上去查！”芮清荣答应就走了。
　　一直过了半个多小时，赌场邵老板才在高新宝的引路，在几个保镖的保护下来了赌场，此时萧震雷面前赌桌上银票和银锭已经堆成了山，而赌场技术总顾问严宝亮此时已经输得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杜月升领着邵老板在二楼观看赌桌上的情况，在二楼能够清楚地看到赌场内的一切，杜月升给邵老板介绍了一下情况，邵老板额头上的皱纹深深的皱了起来，摇骰子是他的人摇的，赌客们只是下注而已，这如何能说是别人出老千？
　　邵老板听后不甘道：“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发现他是如何出千的吗？”
　　“没有！”包括杜月升在内，所有人都摇头。
　　“老爷，如果让他这么赢下去，再过一会儿赌场就拿不出钱来赔付赌客们的赌资，赌场就不得不关门歇业了！”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提醒着邵老板。
　　邵老板闻言咬牙道：“来人，下楼去宣布封台子，将那年轻抓过来给我严加审问，我倒要看看此人是如何出千的，赌场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出来！”
　　“是，老爷！”几个保镖答应一声转身就走。
　　恰好此时奉杜月升之命去调查萧震雷底细的芮清荣回来了，他看见老板也在，连忙对杜月升说道：“升哥，查出来，他就是前些天赌赢了东瀛

三大赌术高手，并且打伤英国大力士奥皮音的萧震雷！”

“什么？”杜月升听了恍然大悟，心说我怎么觉得那年轻人那么眼熟了，他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个萧震雷，他反应过来连忙叫住那几个刚走到门口的保镖：“你们等等！”

几个保镖闻言都停了下来，杜月升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身对邵老板说道：“邵老板，刚才阿荣的话，你也听到了，这个人不能动啊，且不说我们动不动得了他，即便我们能动得了他，外界舆论怎么交代？以后我们走出去还不被上海滩上的民众戳着脊梁骨骂死？再者，这个人的结拜大哥严老九可不是好惹的，别说我们黄老板，就连上面的老头子都得给他几分面子，而且我还听说范老头子对此人极为欣赏，还专门发了请柬在寿辰那天请他赴宴！”

邵老板一听，傻了，随后他一副死了爹妈的样子欲哭无泪道：“那怎么办？我这家赌场难道就这么让他给整垮掉？”

第54章结识

(感谢：(稻草人)打赏了200)

楼下的赌台上的气氛越来越热闹，只因赌客们跟着萧震雷下注都发了一笔财，有胆大之人下注多赢得多，胆小之人下注少赢得少，而赌场技术顾问严宝亮输得浑身冒汗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赌场邵老板在楼上看着急得团团转，偏偏萧震雷现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又有严老九这个大佬结拜兄弟撑腰，一般人根本动不了他。

“这、这可怎么办呐！”邵老板就差点跳脚了，他见杜月升一直看着下面，神情没什么变化，还以为杜月升想到了什么办法，为了保住赌场不垮掉，他连忙道：“哎呀，杜兄弟，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这样吧，只要你能解决这件事情，我就把我在这家赌场的股份抽出给你，你看成不成？”

赌场的一成股份？在场所有人听到邵老板这个承诺之后看向杜月升时都露出羡慕之色，要知道这家赌场可谓是日进斗金啊，而这家赌场的股东可不止一个，一成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已经相当大了。

杜月升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一直看着楼下赌台周围的情况，这可急坏了邵老板，他见杜月升不说话，还以为杜月升嫌少，他内心挣扎一番，再次咬牙道：“一成五，杜兄弟，我给你一成五，你替我解决这件事情，保住这家赌场，你就拥有这家赌场一成五的股份，真的不能再多了！”

杜月升这时才回过神来，听到邵老板这番话之后笑道：“邵老板言重了，杜某人下去看看！”

邵老板大喜：“好好，那就拜托杜兄弟了！”

一行人当即从下了楼向赌台这边走过来，围观参赌的一些赌客们被几个打手给拉开清理出一条路让杜月升和邵老板等人走到赌台边。

此时刚好一把赌完，杜月升向萧震雷抱拳拱手道：“原来是最近斗败东瀛三大赌术高手、在擂台上当众把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打伤进医院而名震上海滩的萧兄弟，在下杜月升！萧兄弟之壮举令杜某佩服万分。想不到萧兄弟竟然会关顾我们这家小赌坊，实在是杜某和邵老板之荣幸啊，今日一见萧兄弟，果然是器宇轩昂，人中龙凤，幸会幸会！”

赌台周围安静下来，邵老板也凑过来作揖打恭，陪着笑脸，说着好话，萧震雷打量着邵老板和杜月升，拱手笑道：“原来这位就是公兴记的邵老板，这位就是黄公馆门下八大金刚之一的杜月升杜老大，久仰两位大名，幸会！萧某刚才经过这里，一时心痒难耐，就忍不住进来玩几把，二位不会不欢迎吧？”

邵老板：“这……”。

话还没有说话，杜月升立即打断笑道：“欢迎，当然欢迎，萧兄弟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我和邵老板高兴都来不及，以后说出去，别人都知道萧兄弟曾经在公兴记耍过几把，杜某人和邵老板都会感觉倍有面子！”

这话说的，表面上听着很中听，可实际上却暗藏他意，意思就是说你萧震雷这么厉害的赌术高手却要在我们这种小赌坊里捞钱，也不怕别人说你欺负人么？（装比）

萧震雷什么样人，如何会听不出这其中的意思，他尴尬地讪笑两声道：“哪里哪里，杜老大太抬举我萧某了！哈哈，杜老大和邵老板都是大忙人，我就不耽搁你们了。来来来，荷官，我们继续，继续！”

严宝亮并没有继续摇宝，他被杜月升的眼神阻止了，杜月升大笑道：“哈哈哈，萧兄弟难得来我们赌坊一次，邵老板，你看萧兄弟能击败东瀛三大赌术高手，想必赌术是绝顶高强的，我们赌坊不是正缺这样的高手坐镇么？趁着萧兄弟在这儿，今天我们就请萧兄弟为我们公兴记赌场的技术总顾问，从我的股份分红中抽取一万两作为萧兄弟的月俸，您没意见吧？”

一万两银子的月俸实在是高得离谱了，可以说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月工资能超过一万两的，即便是英国首相、美国总统以及全世界最大规模公司的总经理的月工资也没有这么多钱，而杜月升的赌场股份每月分红能有一万两吗？只怕没有，但他就是这么说了。

“呃？”邵老板听得一愣，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连忙答应：“没意见，没问题，只要萧兄弟愿意，再高的薪水鄙人也愿意出！”

话说到这个份上，萧震雷哪里还好意思继续在赌桌上赌下去？再赖着不走就真的是给脸不要脸了，他站起来看着杜月升笑道：“哈哈哈，好，好啊，萧某时常听人说杜月升杜老大为人四海，遇事担得起肩胛，各路江湖好汉无一不说杜老大有孟尝之风，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竟然以一万两的巨额之高薪请我，从古至今，只怕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拿一万两的薪金，我萧震雷也不例外，杜老大和邵老板的好意我心领了，今天过来只是想结识杜老大和邵老板一番，可惜又无人引荐，只好出此下策，手段卑劣了一些，还请杜老大和邵老板千万莫怪啊！”

杜月升和邵老板听了互相对视一眼，各自明了对方的想法，杜月升连忙向萧震雷抱拳拱手道：“惭愧惭愧，杜某只不过是这十里洋场中的一闲人，而萧兄却斗败东瀛三大赌术高手、击败英国大力士奥皮音，狠杀了洋人之威风，大涨我国人之志气，使得洋人再也不敢如从前那样欺辱我国人，我杜月升敬佩不已，原本应该是我等前往拜会萧兄的，却没想到萧兄弟先来拜访我等，实在是令我杜某人汗颜呐！”

萧震雷摆手笑道：“只要我等存了互相结交之心，谁先拜访谁都无关紧要，今天能与杜老大和邵老板相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以后我在这十里洋场也多了两个好朋友，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今日多有得罪，改日定登门致歉，告辞告辞！”

杜月升连忙道：“等等，萧兄等等，萧兄这么着急走做什么？既然来了，怎么说也得喝杯茶、吃个便饭再走，让我等尽一下地主之谊吧？再说了，萧兄刚才不是说能与我们结识成为好朋友是人生一大快事吗？既然是人生一大快事，就应该痛饮三百杯！邵老板，还不快叫人准备酒宴？”

“噢？对对对！”邵老板一拍脑袋，连忙道：“你看我这脑子！阿荣，快去得月楼定一桌最好的酒席，告诉他们老板，今天我和杜老大要宴请萧老大，给我用心点整酒菜，如果得罪了客人，我就拆了他的得月楼！”

“我马上去！”芮清荣答应一声转身就分开人群跑了。

杜月升见状对萧震雷道："萧兄，你看邵老板已经派人去准备酒宴了，你再要走就不合适了吧？新宝，把萧兄在赌桌上的赌资都归拢拿过来！"

高新宝手脚很利索，三两下就将一大摞银票和一堆银锭归拢在一起，用一个布袋装好了交给杜月升。

杜月升接过后塞进萧震雷的怀里说道："萧老大，这儿都没什么事了，我们还是去得月楼，咱们边吃边聊吧？"

萧震雷看着怀中一大叠银票和银锭，摇头苦笑道："杜老大，酒席我去吃，可这些银票和银子都是刚才闹着玩随便耍的，我不能拿走！"

杜月升还没说话，邵老板这次倒是反应很快，他急忙道："萧老大，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些钱你无论如何都得拿，你不拿就是砸我们的招牌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开赌场的人黑了赌客的赌资，这话要是传出去，我这赌场就没人关顾了，所以为了我们赌场的声誉，萧老大，还是请您勉为其难地拿走吧！"

杜月升也在一旁帮腔道："是啊是啊，萧兄你不能断人财路啊！"

萧震雷只能无奈地苦笑着吩咐宋世杰将钱收起来，并大声对赌场内赌客们说请大家一起去得月楼吃酒，他请客！

赌客们听了大声欢呼，有酒席吃，没人不愿意，不迟白不吃，反正不用他们自己出钱，有人请客。杜月升和邵老板都不得不佩服萧震雷这一手玩得漂亮。

此时的杜月升原本只是赌场镇场子的人，每月领着三十块银元的薪水，没有任何的产业，可萧震雷的突然出现，却让他得了公兴记一成五的股份，他也是灵活之人，后来因此而发家并脱离黄精荣的门下单独出来开门立户了。

第55章招揽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萧震雷和宋世杰两人都在忙着重新找地皮建厂房的事情，可在整个上海滩以及周边地界，萧震雷就发现没有什么地方比宝山更为合适的，这可愁坏了二人。

这天宋世杰忙着去找地皮的事情，一大清早就赶着马车出去了。萧震雷想着躺在医院那二位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在医院打招呼的狗蛋也没空回来报个信，于是他在大街上一家名贵药材铺子里买了一些补品分成两份包好，招呼马小双一声，两人提着补品招了一辆黄包车来到了医院。

由于马汉龙的伤势较重，而且前几天萧震雷厉害的时候他还没有苏醒，因此萧震雷和马小双先去看望了马汉龙，胡为上等几人病房门口坐着，看见萧震雷二人走来，胡为山连忙站起来，他的几个兄弟也都跟着站起来。

“萧兄弟，你贵人事忙，不必在乎我们这些粗人，怎么还亲自过来了？”胡为山抱拳拱手，表现得十分客气和尊重，其他几人也都抱拳拱手行礼。

萧震雷还礼后问道：“刚好路过这里就进来看看，对了，马兄弟的伤势怎么样了？醒了没有，医生是怎么说的？”

胡为上一看马小双手上提着的两大包补品都不是便宜货，就知道萧震雷并不是路过而是专程前来的，连忙说道：“马大哥已经醒了，只是因为伤势过重，还不能说话，医生让我们不要太过打扰他休息，还说马大哥的伤势太严重，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马大哥不止是伤筋动骨那么简单，这估计得在这里调养半年以上才能下地！”

当初为马汉龙检查的时候，萧震雷就知道马汉龙不止是断了几根肋骨，内伤非常严重，内脏多处破裂，如果不是送来医院及时，恐怕性命不保，如果只是断了几根骨头，以马汉龙现在的年纪很快就可以长好，但内脏大面积受损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伤好之后还要仔细调养，逐渐恢复功能才不会留下后遗症。

萧震雷点点头：“人醒了就好，没事就好！对了，我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可以的，只不过时间不能太久，萧兄弟请！”胡为山走到门口打开病房门让萧震雷进去。

马汉龙全身都包裹着纱布，连脑袋也不例外，只露出一双眼睛、鼻孔和嘴在外面，萧震雷进来的时候他是醒着的，眼睛半睁半闭着，看见萧震雷来了，他挣扎了几下想坐起来，显然是看见萧震雷情绪有些激动。

萧震雷急忙走过去道：“马兄别动，你现在有伤在身不能动，躺着就好了，我就是来看看你，见你醒了我也就放心了！”

马汉龙听萧震雷这么说就不动了，这时胡为山提着一张椅子进来放在萧震雷身后道：“萧兄弟你坐！”

“好好，多谢胡大哥！”萧震雷说着坐下，又跟马汉龙闲扯起来：“马兄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先把伤养好再说，有胡兄他们在这里招呼着你就放

心吧！”

在病房里和马汉龙说了十分钟的话就起身告辞了，走到病房门外，萧震雷正要离开却发现胡为山等人衣服脏兮兮的，几人都是满脸的胡子拉碴，有两个人的脸色蜡黄，就连胡为山看上去也精神不济，双眼无神，这个情况让萧震雷纳闷不已，要说胡为山等人都是练武之人，身体都很好，怎么短短的几天不见就都一个个变成了这副模样？正要开口询问，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洋医生来了。

那洋医生对胡为山等人用憋足的汉语问道：“你们几个是马汉龙的亲属吗？他的医疗费用已经欠了三天了！十分抱歉，我们这里不是慈善医院，虽然针对条件比较差的病人有一些减免，但并不是完全免费治疗，所以请你们明天这个时候之前去缴费，不然我们只能给病人停药了！”

胡为山听了大急，连忙道：“医生，千万别停药啊，我大哥的伤势很重，如果现在停药肯定会死的，求您发发慈悲先给他用药，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补交医疗费的！”

那洋医生耸耸肩膀双手一摊，一副爱莫能助的模样道：“实在抱歉，医院有医院的制度，尽管我很同情你们，但我只是一个医生，并不是医院的老板，所以我帮不了你们，希望你们尽快缴费！”说完转身就走。

“等等！”萧震雷叫住那洋医生，他听了刚才的对话，就知道胡为山等人为什么短短的几天不见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了，他们带的钱肯定全部给马汉龙进行治疗了，而他们自己则在这几天没有吃饭，而且也是好几天没有洗漱。

萧震雷问道：“医生，马汉龙的医疗费还欠多少？”

那洋医生看了萧震雷一眼，见萧震雷穿着体面，气势不一般，就回答道：“欠六十六块！”

七十六块银元，这笔钱的数目不少，不过对于马汉龙这种程度的伤势来说，却算不上什么，因为伤势太严重，医生的手术费用也高，再加上医生用的一些药物都是贵重的西药，这几天加起来所有的费用也就高了。

萧震雷将手伸进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递给马小双：“小双，你跟这位医生去交医疗费，剩下的就先押在那儿，之后的医药费就从这剩下的钱里扣除！”

“好的，哥！”马小双接过钱答应。

萧震雷又对这洋医生道：“医生，从现在开始，马汉龙的所有医疗费都由我来承担，我希望你们医生给他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护理！”

“当然，先生，请您放心！”洋医生微微弯腰答应了。

等马小双和洋医生走后，萧震雷又拿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塞在胡为山的手里，在胡为山本能地要推辞的时候阻止他道：“胡兄，我知道你们都是头顶天脚踩地响当当的好汉，不过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出门在外没钱寸步难行，如果你把我萧震雷当朋友的话，这点钱你就先拿着用，带弟兄们去澡堂子洗个澡，找个酒楼吃饱饭，再去成衣铺子里给兄弟们买两套新衣服换上，在医院里也要保持卫生，以免身上的晦气传染到马大哥身上！”

胡为山听了眼圈微红，伸出颤抖的手接住了银票，说道：“萧兄弟高义，我胡为山铭记在心，待马大哥伤势稳定了一些我就带几个兄弟去找事做，一定会尽快把这钱还上！”

萧震雷闻言脸色一变，有些怒气道：“胡兄弟，你是看不起我萧震雷还是怎么着？区区一百两而已，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谈什么还不还的？你只管用，如果不够你就开口说话，怎么说我和胡兄弟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一口唾沫一个钉，别学那些婆娘唧唧歪歪的！”

胡为山听了萧震雷这番话先是一脸的惭愧，也许是想通了，然后变得豁达起来，抱拳笑道：“好，既然萧兄弟如此盛情，那我就代马大哥和兄弟们心领，萧兄弟这个朋友我们兄弟交定了！”

“那就好，那就好！”萧震雷笑了，随后又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要去找事儿吗？如果胡兄你们不嫌弃就过来帮我，我现在正想开一家工厂做生意，工厂的规模不小，到时候在工厂做事的工人会很多，而且在厂里有不少贵重的机器和原料以及生产出来的成品，所以这安全上就不得不跟上，我看几位兄弟都是身手高强之人，到时候可以帮我训练一下护厂队，作为护厂队的头领带领队员们保护工厂的安全，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当然，工钱方面我是绝对不会亏待几位兄弟的！”

胡为山等几兄弟都是在江湖上混的，别的本事也没有，也只会耍耍拳脚，动动刀枪，听了萧震雷的邀请，兄弟五人互相看了一眼，胡为山便抱拳道：“承蒙萧兄看得起我们兄弟，又在我们兄弟危难之时施以援手，可见萧兄弟义气高远、为人四海，我们无以为报，就跟萧兄干了，至于工钱什么的就算了，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萧震雷当然不会不给他们工钱，只要他们答应就行了，至于工钱的事情到时候再说，有了胡为山等几兄弟过来帮手，萧震雷也不会感觉孤立无援，毕竟这些人都是讲义气的江湖好汉，经常刀头添血的主儿，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手软，有了这几人的加入，他干大事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第56章雇佣

萧震雷让胡为山等人留下照看马汉龙，等马汉龙的伤势稍好一些之后再跟他去做事，胡为山认为照看马汉龙不需要五个人，留下两个人就行了，其他三个人从现在起就跟随萧震雷做事，话说这些江湖好汉尽管是一些刀头舔血的主儿，却是十分的豪迈，重情义、守信誉，这些都是萧震雷很看重这些人的重要原因。

胡为山在其他四个人面前显得比较有威信，他吩咐一个叫伍四友和一个叫蔡威的兄弟在医院照看马汉龙，自己则带着另外两个分别叫周传东和吴世荣的两个兄弟跟着萧震雷，俨然以萧震雷的贴身保镖自居。

离开马汉龙所在的病房之后，萧震雷准备去看看奥皮音这个洋鬼子，奥皮音虽然并不是真正的拳击搏斗家，但他身体强壮，有一把子蛮力，而且在上海滩摆擂台这么长时间，也很有一些名气了，萧震雷想将此人雇佣在旗下去吓吓那些大清的官儿，以免以后在办工厂干实业的时候，那些清朝的官员天天来吃拿卡要，有几个洋人在身边，那些赃官就不敢乱来了。

想到这里，萧震雷止步回头对胡为山道：“胡兄弟，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不知……？”

胡为山连忙拱手道：“萧……东家有事请吩咐！”

胡为山显然也意识到现在再不能跟萧震雷称兄道弟了，毕竟他和几个兄弟现在都在跟着萧震雷做事，还是识趣一点，把自己等兄弟的位置摆好，以免别人说闲话。

“胡兄不必如此，以后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萧震雷摆了摆手说道：“是这样的，我看那洋人奥皮音有一把子力气，对付平常三五个大汗不在话下，而且他是个洋人，在这十里洋场上也算有点名声，我准备把他收归旗下做事，镇一镇那些官老爷，如果有衙门中人来找我们的麻烦，可以让奥皮音出面打发，想必衙门中人看见有我们身边有洋人，也不至于太过刁难，当然我不会让他去欺负平常百姓，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因此我想请你们见到奥皮音的时候不要再对他敌视，你看怎么样？”

胡为山听了之后想了想点头道：“好的，东家！只要他不再欺负普通老百姓，让他去欺负一下官老爷们，我们倒是很乐意！既然以后要一起做事，我和其他兄弟当然不会再敌视他，只是马大哥那里，我就不敢保证了！”

萧震雷连忙道：“马兄那边我去跟他说，诶，你怎么又叫我东家了？咱们以后还是以兄弟相称！”

胡为山很识大体，他见萧震雷坚持要保持之前的称呼，而他自己又不想给人留下话柄，因此换了一个称呼，“那我还是称呼你为先生吧！这里的人不是都习惯这样称呼么？听说洋人们也这样称呼”。

萧震雷被弄得哭笑不得，担心再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胡为山会怎么称呼自己，因此只得随便他怎么叫了。

来到奥皮音住的病房，狗蛋正坐在病房门口的木制长椅上打盹，萧震雷拍了拍他的肩膀，狗蛋醒来见是萧震雷连忙擦了一下眼睛站起来

道："先生，您来了？"

萧震雷点点头问道："那洋人怎么样了？"

狗蛋好像对照顾奥皮音特别不情愿，如果不是萧震雷让他在这里，估计打死他也不愿意伺候一个洋鬼子，他不满道："进这间病房之后过了两天，这洋人就屁事没有了，直嚷嚷着要吃肉，照我说，先生您当时就应该把他打得更狠一点，让他几个月下不了地！"

"别胡说！"训斥了狗蛋一句，萧震雷就转身走到病房门口推门进去，其他人留下外面等待。

奥皮音正半躺在病床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香蕉，桌子上还放着一大堆水果，这些东西显然是狗蛋买的，估计在上海滩也没有其他人会给奥皮音买这些东西了。

看见萧震雷进来，奥皮音大吃一惊，急忙扔了吃了半截的香蕉从半躺的状态坐起，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他还以为萧震雷是来找麻烦的，毕竟当初他在昏迷之前还与萧震雷在擂台上搏斗。

萧震雷对奥皮音的反应视而不见，掏出一包烟抖出一支叼在嘴里，用火柴点燃吸了几口说："嘿，伙计，别紧张，如果我要是对你不利，就不会把你送到医院来抢救，直接让你死在章园就行了，不是吗？"

奥皮音一想也觉得有道理，慢慢放下了双拳，对萧震雷的警惕之心也随之放下，他不知道萧震雷救他是什么目的，说道："虽然我是被你打伤的，但是你也救了我，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清国人！"

萧震雷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你们英国人的不同之处，在擂台上我们可以生死相博，但下了擂台就不同了，毕竟我们之间没有私仇！即便在擂台上，在知道对方已经无力反抗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不会继续攻击，毕竟生命是最宝贵的！而你却在擂台上发狂将我的同胞打死打残，他们很多人明明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你为什么不停手还要继续攻击呢？难道你不认为你这种行为很野蛮吗？你们英国人不是自诩是文明国度的人吗？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极为野蛮的行径呢？"

奥皮音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精神有些恍惚，但随即抱着脑袋痛哭地叫道："噢，上帝啊，请饶恕我的罪过吧！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发狂，特别是在擂台上搏斗之后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看见对方就会想要不顾一切地将他撕成碎片？"

萧震雷听了一惊，心说难道沃林给奥皮音吃了什么药物？他忙问："最近一段时间？难道你来这里之前在英国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吗？"

"是的，先生！我在英国的时候好好的，可自从听了沃林那家伙的话上擂台与人搏斗之后就经常性的忍不住要发狂！"奥皮音说到这里好像想起了什么，连忙停下，很快便急切地问："对了，沃林呢？他在哪儿？他还欠我两个月薪水没给我呢！"

果然是沃林搞的鬼，看来真是沃林在奥皮音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他吃了什么药物让他在擂台上发狂，以至于打死打残许多上擂台比武的中国人。

看着奥皮音的样子，萧震雷叹道："我恐怕你要不回你那两个月薪水

了，因为沃林已经跑了，你被我打败之后，他就欠了我二十万两银子，我找他要钱，他没有钱给我，只能逃走，但是平福却不让他逃跑，因为如果他跑了，平福就得赔给我二十万两，沃林急于逃走，情急之下开枪杀了平福，然后逃走了，租界巡捕们现在正在追捕他，不过依我看他们肯定是抓不到他的！”

奥皮音听了萧震雷的述说之后整个人都呆了，良久他才破口大骂：“噢，这个该死的家伙、被恶魔诅咒的吸血鬼，他怎么能这样？那可是我两个月的血汗钱啊！”

萧震雷问道：“他欠你多少钱的薪水？”

“两个月的薪水一共四英镑！”

“可你现在欠我五十二两银子，大约五英镑的样子，这些钱都是你这些天在医院的花费，零头就算了，你还我五英就可以了？”萧震雷装作一副要钱的样子伸出手。

奥皮音傻了，不好意思地露出一副讨好的模样讪笑道：“先生，您看我现在不名一文，真的没钱还给你，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几天？等我伤好出院就找事做赚了钱就还给您，您看可以吗？”

萧震雷想了想一拍大腿道：“你给别人干活，还不如给我干活抵债，你看你给沃林干活的月薪是两英镑，你只要给给我干两个半月就可以还清债务了，当然这段时间我会提供你的吃住，你看怎么样？你不会是想欠债不还吧？”

奥皮音吓了一条，连连摆手：“不不不，我不是那种品行不良的人，我一定会还你钱的，噢，好吧好吧，我答应给你干活了，一个月两英镑的薪水，但是你不能像沃林一样强迫我上擂台比我，我实在是受够了！”

萧震雷脸上露出了狐狸一般的笑容，伸手握住奥皮音的手摇了摇笑道：“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我会让我的律师来找你签订雇佣合同！”

第57章暗杀大王

萧震雷带着马小双、胡为山等几兄弟回到萧公馆的时候宋世杰还没有回来，直到晚饭过后宋世杰才赶着马车回来了。

萧震雷见宋世杰一脸的疲惫，连忙上前道：“宋先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宋世杰摇了摇头拱手愧疚道：“先生，钱花了不少，可事却没办成，世杰真是无用，愧对先生信任！”

萧震雷早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不过这事也急不来，他毫不在意道：“没事，办事哪能不花钱的？买地办厂的事情我们再慢慢计较，不着急！”

言罢，想起还没给宋世杰介绍胡为山等人，于是指着胡为山等人对宋世杰道：“宋先生，这是胡为山胡大哥、周传东大哥、吴世荣大哥，他们以后负责公馆和工厂的安全，另外还有伍四友大哥和蔡威兄弟留在医院照看马汉龙兄弟，你们多多亲近！”

宋世杰尽管很疲倦又**，但还是露出笑脸向胡为山等三人拱手道：“欢迎胡兄、周兄和吴兄，以后先生和公馆、工厂的安全就拜托几位了！”

胡为山等人拱手还礼道：“宋先生太客气了，以后我们兄弟还请宋先生多多提点！”

“对了，宋先生还没吃晚饭吧？”萧震雷说着连忙向厨房方向喊道：“桃姐，桃姐，宋先生还没吃饭，快给他弄点东西填肚子！”

厨子桃姐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出来用她那特有的四川腔道：“现成的饭菜，热一热就可以吃，方便得很！”

吴妈是个上海女人，虽然一说话就是一口的上海腔，可心肠却是极好的，她道：“哎呦，宋先生还没吃饭的呀？桃姐你别忙啦，我去把饭菜热一热就行了！”

大家寒暄了几句，胡为山就带着周传东和吴世荣去院子里巡逻去了，萧震雷和宋世杰两人走到餐桌前坐下，宋世杰将今天去见了松江府知府的情况从头说起，刚说了一半吴妈就端着热好的饭菜过来了，萧震雷虽然很想知道后面的情况，可宋世杰还没有吃饭，只好坐在一边等着，让宋世杰吃完饭再说。

宋世杰吃饭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就干掉一碗，连续吃了三碗之后就放下了碗筷，萧震雷也没有递烟，他知道宋世杰抽不惯卷烟，只见宋世杰自己拿出一杆烟枪，又从腰带上解下一个烟袋，在烟枪锅里塞满了烟丝，用洋火点燃了美美地吸了几口。

见萧震雷正盯着自己，宋世杰这才想起东家正等着自己把见到松江知府的情况说完，连忙继续说道：“松江府衙门距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上海滩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那儿很快就知道，因此先生打伤奥皮音的事情，松江府也是知道的，他与宝山葛县令的态度一样，都是怕洋人找麻烦，怕惹祸上身，我去了之后好不容易把那衙门的师爷请到酒楼吃了一顿

酒，又塞了一点银子，那师爷总算是答应为我引荐松江知府，可松江知府得知我是代表先生去买地的事情之后就连面也不见了，直接让那师爷打发了我，真是可恶至极！”

萧震雷连忙安慰：“宋先生别急、别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要想真正干点事出来，就不能急躁，既然松江府的路子走不通，那我们就再想其他的办法，总归能想到办法的！”

宋世杰凑到烟枪嘴上吸了两口，吐出烟雾道：“先生，在回来的路上，我左思右想，总觉着这事还得解铃还须系铃人！葛县令、松江知府、蔡道台都是因为担心洋人找麻烦才不敢卖地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

宋世杰的话还没有说话，萧震雷就反应过来了，他站起来猛地一拍手掌道：“宋先生说到点子上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哈哈哈，宋先生你真是再世诸葛啊！”

宋世杰不知道萧震雷为什么这么高兴，在他看来，恐怕请洋人奥皮音出面比让如葛县令之流答应卖地更不容易，他诧异道：“先生为何如此高兴？你在擂台上把奥皮音打得进了医院，想请他出面去给葛县令说情只怕难如登天，除非他是傻子！”

萧震雷笑道：“奥皮音当然不是傻子，不过他爱钱！而且他还欠了我的钱，我今天去医院看望马汉龙的时候顺便去看了他，在沃林跑路之后，奥皮音已经失去了工作，现在又欠了我的钱，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接受了我的雇佣，现在他是我手下的雇员，我想我让他去找葛县令，他应该是不敢拒绝的！”

宋世杰听得眼睛睁得圆圆的，待萧震雷说完，他急切得问道：“先生，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这个事情我怎么会胡说？”

得到萧震雷肯定的回答，宋世杰大喜道：“太好了，这下好了，有奥皮音出面，葛县令就不会因为害怕洋人找麻烦而不敢卖地给我们了，只要买到地，我们的工厂就可以建起来！”

说完，宋世杰站来道：“先生，我们去找奥皮音，让他马上去找葛县令！”

萧震雷看着宋世杰一副急切的样子仿佛比他这个当事人还着急，顿时哭笑不得说道：“宋先生，现在奥皮音还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他离出院还需要几天，这事不能急，等他好了我们就带着他一起去找葛县令！”

“把法斯特也叫上，不能让这个家伙光拿银子不干活！”宋世杰补充道。

萧震雷点头同意：“好，把法斯特也叫上！”

夜已深了，萧震雷与宋世杰谈完之后就准备各自回房休息，这时在外面巡逻的周传统快步走进来向萧震雷拱手道：“先生，外面来了一个自称叫王亚乔的年轻人，约莫二十岁左右，我问了问，他说自己是安徽人，在听说了先生斗败东洋三大赌术高手，又在擂台上击败洋人奥皮音之后就迫不及待从安徽赶来要与先生一见”。

“王亚乔？”萧震雷闻言大吃一惊，连忙问道：“你确定他叫王亚乔，二十岁左右，是安徽人？”

王亚乔作为民国第一暗杀大王，在后世只要与杀手、间谍稍稍沾上一点边的行业中人谁不知道此人的威名？更何况萧震雷在前世作为雇佣兵就更加清楚了。

周传东肯定道：“是的，先生，我问得很清楚！”

“快请他进来！”萧震雷连忙说道，但又感觉不妥，立即改口：“还是我出去迎他！”

宋世杰和周传东见萧震雷这模样，都在心里纳闷，那王亚乔究竟是何等人物？竟然可以让东家亲自到外面迎接？尽管心中不解，但他们还是跟着萧震雷一起出了洋楼来到院子门口。

隔着老远，萧震雷就看见一个穿着灰色长袍、戴着一副眼镜、脑后拖着一根长辫子的年轻人站在门口，他便拱手抱拳高声道：“可是久光兄当面？萧震雷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站在院子门外的王亚乔莫名诧异，面露惊讶之色，连忙拱手答应：“正是某家，寰宇兄竟然也知道安徽有我王亚乔这号人物么？”

萧震雷已经在上海滩闯下偌大的名头，十里洋场的各大报社早就将他的资料履历报道出来，王亚乔知道萧震雷的字也在常理之中，萧震雷并没有感到惊讶。

“我与朋友闲聊时听闻久光兄自幼读书，聪颖过人，还曾经参加过清廷的科举考试，曾目睹官吏豪强压榨百姓，因而恨之入骨。每与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悲歌，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久光兄有古烈士之风，我听说久光兄大名之后恨不能赶赴安徽结交一番，但奈何身边琐事繁多，实在无暇分身，却没想到久光兄竟然先来找我了，快快快，请里面说话！”

第58章畅谈局势

（感谢：赏花品玉打赏了1000，(稻草人)打赏了200）

萧震雷亲自把王亚乔迎进别墅洋楼内在客厅坐下，宋世杰等人作陪，又让吴妈上茶，待客之道做得滴水不漏，这让王亚乔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寒暄一阵子家长里短，萧震雷和王亚乔都对对方有了一定的了解。茶水送过来之后，萧震雷请王亚乔用茶，王亚乔一边喝着茶一边心说盛名之下无虚士，萧震雷有胆气赌斗东瀛三大赌术高手，敢冒着被洋人找麻烦的风险上台勇斗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显然是极为不愤洋人在我大清国土上的所作所为了，从这几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萧震雷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是一个不畏强权的人是一个敢为民众说话的人，这不正是与我义气相投吗？

正思索间，就见萧震雷放下茶杯道："久光兄对如今的局势怎么看？"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着一颗热血之心，但凡有一点见识的都十分热衷评论时事政治，对于当下的局势踊跃的发表自己的见解，王亚乔也是不例外的。

见萧震雷问起，王亚乔放下茶杯一脸的愤怒道："现如今我大清国势衰微，去年元月，朝廷下令颁布《大清律报》，允许民间办报，当时民间反应良好，赞誉声一片，可实际上呢？发行报刊，均须事先呈报官府，出版前规定时限，交由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检查。这还不是等于是朝廷说了算？让你刊登你才能刊登，不让你刊登的你就刊登不了，这样的报纸办了有什么用？去年七月，拟定的西藏通商章程颇为有失主权，驻藏大臣赵尔丰都知道，还上奏朝廷酌情修改，可朝廷怎么做的呢？担心得罪洋人，竟然仍饬原议大臣留藏。到了八月份，全国上下都期待的《宪法大纲》被终于被批准了，可没想到他们竟然搞出一个皇族内阁，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官府权贵欺压民众也就罢了，洋人也在我大清欺压我大清子民，可恨的是那些官员竟然帮助洋人欺压我大清子民，实在是可恶至极！"

萧震雷见了王亚乔的谈吐，与传闻果然一样，王亚乔确实有古烈士之风，抱拳拱手道："久光兄见识果然不凡！"

王亚乔急忙还礼道："一点浅显之间，让寰宇兄见笑了！"

"不不不，久光兄说到了关键点上，我大清不仅内部一团糟，外部更是受到列强的欺压，从道光年间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如此，而且列强对我们的欺压越来越甚！"萧震雷说着喝了一口茶又继续道："从前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天朝上国，上至皇帝下到黎明百姓都认为我们高人一等，把周边小国和西洋之国统称为化外蛮夷，事实上在历史上，我们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比西洋要强大，科技要先进，可自从满清入关以后，朝廷限制枪炮研究、限制科技发展，认为那是奇淫巧计，我们的科技从此不仅停止不前，反而后退了，可列强就是靠这些他们认为的奇淫巧计发明出来的枪炮兵舰打得曾经的天朝上国满地找牙，这下好了，天朝上国的面子丢尽了，华丽的外衣被剥下，露出的是一副瘦弱不堪的残躯，大清的老大帝国，疆域广大，可实际上却是羸弱不堪，得知大清实际上不堪一击之后，列强们

就像闻到了鱼腥味的鲨鱼一样纷纷铺上来，今天在这里咬一口，明天在那儿啃下一块肉，趴在大清的身体上到处吸血吃肉，而朝廷那些大佬们开始大肆剥削民众的血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洋人们的欺压都是小事，只要国家强盛，那些曾经被列强吞噬的东西都可以夺回来，最为严重的是国家内部疲弱不堪，特别是满清贵族和官老爷们对底层民众的盘剥让底层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官府对内进行残酷的镇压，对外却卑躬屈膝讨好洋人，长此以往，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萧震雷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王亚乔听得眼睛发亮，急切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寰宇兄显然是对现今的局势有过深刻研究的，你认为是什么造成了现如今这种局面，又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萧震雷说道：“科技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我大清大部分人平穷落后和愚昧！”

萧震雷只说了自己分析出来的原因，却没有说解决的办法，王亚乔听了皱眉道：“寰宇兄说的这些，我闻所未闻，我常听人言我大清之所以比不上列强是因为政体不行，现在很多革命党都说要驱逐鞑虏，推翻满清，建立共和，难道不是因为满清的政体不符合潮流才会造成我国如此现状吗？”

萧震雷摇头笑道：“不不不，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并不能决定国家的强大与否，你看西洋的德意志帝国，它的版图只有我国一个省份那么大，但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在列强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强国，可它也是帝制国家，又比如现在的日本，它从明治维新开始只不过几十年时间，却已经有能力和胆魄与列强叫板了，它也是君主立宪制，世界上还有很多共和制的国家都比不上德意志帝国和日本，难道说共和制就一定比帝制先进？这不是政体的问题，而是思想落后，科技水平落后的原因！”

王亚乔听得频频点头，见萧震雷说完就立即道：“寰宇兄能说得详细一点吗？你为什么说我国之所以落后列强是因为思想落后和科技水平落后的原因呢？”

萧震雷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道：“你看啊，即便到了现在，不论是朝廷上下，还是民间都还是老想法，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淫巧计，因此绝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在明知道列强的现今科技能造出坚船利炮的情况下却不去学习，即便派出了一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了一些东西回来，那些大佬也不启用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而是任人唯亲，搞洋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就搞出一个官督商办出来，官府中人不懂经商却掌握着大权，这不是扯淡吗？后来的情况你也知道，但凡是官督商办的工厂基本上都垮了，工厂的钱被官员贪了，设备被当官的卖了，钱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因此我说思想落后是我们现在落后列强的原因之一，你解放思想，不丢开包袱怎么能学习到列强的现今科学技术呢？

我们落后的原因还有本身的科技落后，洋人的科技现今，因此他们的船坚炮利，火器厉害，而我大清到现在还只能仿造一些枪支，生产一些子弹，造几艘民用小船，由于技术的原因造成很多仿造的枪支和子弹不合

格！

思想落后就必然造成科技落后，科技落后就必然造成生产力落后，在列强国家，一个工人可以利用机器干活抵得上我们三个人干活，我们的农民一天只能耕三亩地，而列强的农民一天可以耕种三十亩，这难道不是差距吗？多余的时间他们又可以去干别的了，你说我们怎么比得过人家？

因为生产力落后，再加上在我国生产资料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这就造成了我国大部分人吃不饱、穿不暖！老百姓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大清国立国两百多年，这中间有多少铁杆庄稼？有多少不干活却可以拿钱的人？大清总共有多少土地，可这些土地都被那些地主、豪强占据着，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地种，只能租种别人地，还需要交很高的佃租，纵观历史，哪一次王朝灭亡不是因为土地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了绝大部分人没饭吃，老百姓才会造反的？所以我说现在大清的局势就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思想落后，科技落后、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

王亚乔听了很久没有回过神来，现在一直在思考着萧震雷的这番分析。

第59章狐假虎威

此后王亚乔一直在萧公馆盘恒数日，每日里与萧震雷谈说古今、纵论天下大势，就好似找到了知己一般，萧震雷这几天也没事，就留在家里陪王亚乔畅谈，有时候两人说到兴头上竟然抵足而眠。

在王亚乔看来，萧震雷的想法有很多与他不谋而合、志趣相投，几天下来让他竟把萧震雷当做了知己、兄弟。而在萧震雷的眼里，王亚乔的很多想法都超乎于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是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的人，是一个想要挣脱这个时代束缚的人。

过得几天，躺在医院里的奥皮音伤好出院了，萧震雷派狗蛋将他带回家，现在也让奥皮音出力的时候，他将奥皮音找来把自己想要买地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让奥皮音跟他一起去见宝山县令，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想要借助奥皮音这个洋人的身份给宝山县令造成压力的想法告诉奥皮音，这毕竟是家丑，给洋人得知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奥皮音见萧震雷这个新任老板要让自己陪着一起去办事，自然是满口答应，拿钱了自然要干活，西方人对这一点很有自觉性，至少在奥皮音看来，自己给老板做事就不能偷奸耍滑，这是违背职业操守精神的事情，看来西方对于职业操守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

正准备出门，萧震雷想着王亚乔在自己家里住着，留他在家里也会让他感觉无聊，因此来到王亚乔住的房间敲了敲门，王亚乔很快来开门，见是萧震雷，连忙拱手道：“是寰宇兄啊，快进来坐！”

萧震雷笑着摇手婉拒，随后又邀请道：“不了，我正准备要去宝山县衙找葛县令谈买地建厂的事情，如果久光兄没什么事情的话，不如和我一起去如何？”

王亚乔极为看不惯清廷官员欺压、盘剥百姓，甚至对那些贪官污吏颇为愤恨，对于见官员的事情一向是敬谢不敏，此时见萧震雷邀自己同去，本想着拒绝，但他又想，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得给萧震雷面子，因此勉强答应，于是三人坐着狗蛋赶的马车前往宝山县衙面见葛县令。

一路上萧震雷和王亚乔说着自己想购地建厂的事情，并说出自己的心声，想要建设工厂，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民族重工业，努研究科学技术，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萧震雷的这一想法，让王亚乔大为佩服，他感叹道：“我等还在空谈，而寰宇兄却已经步入理想的实施阶段，从这方面来看，寰宇兄就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啊！我等有志青年都应当向寰宇兄学习！”

萧震雷笑道：“哪里哪里，久光兄缪赞了，其实久光兄对我的启发很大，如果不是见到久光兄，我办实业建工厂的决心也没这么大！”

坐在旁边的奥皮音是个洋鬼子，听不懂汉语，只能用他那双好奇的大眼睛看着萧震雷和王亚乔一路上说说笑笑。

想起等会要办的事情，萧震雷脑子一转，便想到一个办法对付那葛县令，于是对王亚乔说道：“久光兄，等会要与葛县令谈买地的事情，不过

这葛县令得知我在擂台上打伤了奥皮音担心洋人找麻烦，因此在前些日子拒绝了我，因此这次去买地只怕不容易谈拢，所以有件事情还请您帮个忙，不知……？”

王亚乔连忙拱手道：“寰宇兄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多谢！”萧震雷说着凑到王亚乔的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

王亚乔越听脸上露出的笑意越浓厚，待萧震雷说完，他连连点头道：“没问题，这事我做得来！”

随后萧震雷也用英语与奥皮音交流了一番，争得他的同意，等会他也会配合二人，在马车抵达宝山县衙之前，三人商量完毕，约定王亚乔作为奥皮音的翻译，其实王亚乔不会英语，但这也没关系，只要做做样子就行了。

马车抵达宝山县衙之后，三人跳下马车走到了县衙台阶下，王亚乔作为奥皮音的翻译和“狗腿子”走到右边站岗的衙役面前趾高气扬地大声道：“你，去告诉你们葛县令，就说我的雇主——大英帝国大力士奥皮音阁下来访，让他立即出来迎接，如果惹得洋大人不高兴，他葛县令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说完还侧身向站在不远处的奥皮音指了指。

那衙役听了王亚乔的话，脸色一变，急忙道：“好的好的，您请洋大人稍等片刻，我这立马就去向县令大人通报！”

“快去快去！”王亚乔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挥了挥手，装得还挺像的。

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见葛县令穿着一身七品官服慌慌张张的从县衙内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大皮条比芝麻官还小的官吏。

带着这些官员直径走到奥皮音面前，葛县令拱手作揖堆起笑脸摆出一副讨好的模样献媚笑道：“哎呀，下官不知道大英帝国大力士奥皮音阁下莅临，有失远迎，还请奥皮音阁下恕罪恕罪啊！”

身后的一群官吏也跟着向奥皮音鞠躬作揖，个个都堆起了献媚的笑脸。其实清廷的官员也不是见了洋人就害怕和卑躬屈膝的，奥皮音可不是英国政府的外交官员，他们完全不必要对奥皮音弄出这副欢迎的场面，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奥皮音在上海滩上的名头太响亮了，近两个月摆擂无敌手啊，这是一般人吗？上海滩上和周边地区的清廷官员都以为奥皮音是英国政府推到台面上来找麻烦的代理人，他们本着不得罪洋人的想法，能忍就忍，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就一层一级往上推，天塌下来就高个顶着，他们只要自己不得罪洋人就行了。

作为奥皮音的翻译，王亚乔走到澳皮音身边凑到其耳边低声嘀咕着，在别人看来他这是在为奥皮音做翻译，实际上他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奥皮音自己也是听不懂的，在王亚乔嘀咕完了之后，奥皮音立即用英语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

随后王亚乔脸色严肃地指着萧震雷对葛县令道：“葛县令，奥皮音阁下说，这位你还认识吗？我就是为他的事情而来的，我希望萧先生今天能达成他的心愿，不然的话我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这是萧震雷适时地跨步上前拱手笑道：“葛县令，别来无恙啊，您不

会不记得我了吧？”

“啊——”葛县令看了看萧震雷，又看了看奥皮音，心说这真吗的邪门了，萧震雷不是在擂台上把奥皮音一顿狠揍吗？怎么这洋鬼子被打了一顿不但不计前嫌，反而过来替萧震雷出头来了？难道英国人都有被虐的心理倾向？

葛县令自己在想着事情，却忘记现场众人都等着他回话呢！旁边一个官员眼看葛县令好像中了邪一样，连忙伸手拉了一把葛县令的衣服轻声道：“县令大人，您怎么啦？还是请洋大人进县衙休息，上茶上水坐下再说吧？”

“哎呀，对对对，你看我这脑子？”葛县令总算回过神来，连忙邀请三人先进县衙再谈。

第60章

（感谢：(稻草人)打赏了100）

如果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萧震雷绝对不愿意做出利用洋人来给葛县令造成压力的这等狐假虎威的事情出来，不过事情已经做出来了，而且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也只能把戏演得像样点，以免葛县令等一些官员看出破绽，到时候可就不好收场了。

被葛县令人引着进了县衙在内堂，萧震雷和奥皮音舒舒服服地坐下，葛县令为了以示恭敬，还特意将奥皮音请到主人的座位上就坐，萧震雷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心里一阵愤怒和悲哀，清廷官员对待洋人的态度居然卑躬屈膝到了这种地步，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愤怒和悲哀吗？再看王亚乔，只见他脸色一片铁青，看向葛县令等人的眼神中似乎要喷出火来一样。

端着茶杯喝了两口，萧震雷咳嗽两声，提示奥皮音和王亚乔进入正题，奥皮音立即放下茶杯开始叽里咕噜说起来，说了一大堆之后看向王亚乔，示意他翻译给葛县令等人听，葛县令等官员也张大耳朵，伸长着脖子看着王亚乔。

王亚乔便翻译起奥皮音的话，“葛县令、诸位清廷的官员，奥皮音阁下说，今天他就是为萧震雷先生的事情而来的，尽管在擂台上萧震雷先生打伤了他，但他一点也不责怪萧先生，反而十分欣赏他的武勇，他说像萧先生这样的武士是他在清国见到的第一人，前几天他在医院听说了萧先生因为将他打伤而买地建厂遭到葛县令拒绝的事情之后十分不安和生气，他不安是因为他觉得是自己的原因连累了萧先生，生气是因为葛县令你们太不应该了，打擂台和买地建工厂是两码子事情，你们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所以他希望葛县令把地卖给萧先生，如此一来他也会因此放下一桩心事，不再对萧先生感到愧疚，如果葛县令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漂漂亮亮的，他就只好请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大人出面来主持公道了！”

王亚乔这番话将葛县令吓得不轻，葛县令想不到奥皮衣竟然可以请得动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真是好大的来头啊，法磊士可不是一般人，直接受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的领导，这是可以直接与两江总督端方对话的人物，上海道蔡乃煌见了法磊士都不敢喘大气呢！

葛县令连忙急切道：“别别别，法磊士总领事是何等人物？他肯定是日理万机，我们还是不要惊动他老人家为好，不就是萧贤侄想买地建工厂的事情吗？这事容易、容易！那谁，师爷，你马上和萧贤侄办理一下手续，至于购地的款项和日后的税收方面可以酌情给予一些优惠，毕竟萧贤侄办工厂也是为我大清的工业化建设添砖加瓦嘛，诸位大人，你们说是不是？”

众官吏哪能不明白葛县令的意思？急忙同声附和：“是极是极！县令大人所言不差，购地费和日后的收税应当酌情予以优惠！”

师爷答应一声，当即现场就与萧震雷办理购地和日后税收的减免手续，这等事情买地的位置和面积大小在上次早已经商量完毕，只是因为当时出了事情因为中途停止，现在再办自然是轻车路熟，只一盏茶的功夫就

办理完毕，用葛县令的话说这叫特事特办嘛。

办好手续之后，萧震雷将所有手续都收好，然后对葛县令等官吏拱手笑道：“县令大人和各位大人，今天正好奥皮音先生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只让他喝茶填肚子，不如这样，今天我做东，在这里最好的酒楼里摆上一桌，请奥皮音先生赏脸吃个便饭，还请诸位大人作陪，如何？”

县衙的何县丞最先反应过来，他急忙道：“当然不能让奥皮音阁下喝茶填肚子，不过这事不能劳烦萧财东，既然奥皮音先生到了我们这里来，自然应该是由我们县衙宴请奥皮音阁下的，还请萧财东和这位王翻译官作陪，县令大人，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既然奥皮音阁下到了我县衙，当然由我们来宴请，师爷，快去酒楼定一桌最好的宴席！”葛县令反应过来急忙对师爷吩咐道。

王亚乔作为翻译，凑到奥皮音耳边低声嘀咕着，众人也听不见他嘀咕了什么，只见他嘀咕完了之后，奥皮音就露出笑脸点点头，众官员见他笑着点头以为他很满意，于是他们心里都踏实了一些。

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杀向酒楼，为了让奥皮音满意，葛县令师爷也真是会来事，他竟然单独要了一个雅间，还从城里最著名的花楼叫了好几个姑娘专门陪奥皮音喝酒，奥皮音没有得到萧震雷的暗示下竟然来者不拒，不仅左拥右抱，而且任由那几名花楼姑娘将酒水一杯杯往嘴里灌，到最后竟然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回去的时候还是葛县令叫来几个衙役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抬上马车。

告辞了葛县令一行官员，萧震雷和王亚乔坐上马车，狗蛋在前面赶着马车回公共租界。

随着马车的颠簸，萧震雷抱拳致歉道：“久光兄，我明知道你憎恨这些清廷的赃官污吏，却仍然让你一起来受委屈，实在对不住！”

王亚乔连忙道：“寰宇兄切不可与我如此这般客气，只要事情能办成就好，我见那些事情多了，多看见一次也没什么关系！”

买地的事情总算是办成了，这次一共购得一块近五百亩荒地，位置接近公共租界东区北边不远，而且葛县令还答应由县衙拨款从萧震雷新建的厂房门口修建一条几里的公路连接到公路。

萧震雷可以想象修建的这条路肯定只能是在路基上铺一层沙子，要知道这个时代的水泥可是老贵的东西，用水泥修路基本上不可能，葛县令不可能从县衙拿出很多钱修一条好路。

近五百亩，这片地可不小，可以在这里建成一大片的工业区，形成上下工业产业链都是可行的，按理说这么大片面积的地应该不是无主之物，可偏偏这片地有许多的砂子和拳头大小的石子，用来做田却是不行，不仅土质坚硬，而且土壤没有肥力，仅仅要把土里的砂石弄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这里就成了无人问津之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荒草。

可是把这片地用来建造工厂厂房却是恰好派得上用场，有了这片地，就不用再占田地建造厂房了，而且这里距离水源很近，工厂在这里取水很方便，至于工厂用电的问题，萧震雷考虑是不是从租界接火力发电厂的电过去，不过这又要与租界方面协商，而且用洋人的电力，难免受制于人，

实在不行就自己多买几台大型柴油发电机组为工厂提供电力。

第61章加入

（感谢：松林书生打赏了100）

看着躺在脚下的奥皮音，萧震雷叹道：“久光兄，今天我借着奥皮音这个洋人的威风才镇住葛县令那帮人，总算是把事情给办成了，我这是真正的狐假虎威啊，说起来都脸红，实在惭愧、惭愧啊！”

王亚乔想了想安慰道：“寰宇兄，不必如此，在我看来，只要能达到目的，即便用一些手段也是可以的，再者说了，你的目的是好的，这就够了，办大事不能拘泥于小节！”

萧震雷抬头看向王亚乔问道：“久光兄，你真是这么想？”

“当然！”王亚乔点头，好像又想起了什么，随后问道：“寰宇兄，上次你说我们之所以落后于列强，是因为人民思想愚昧、落后，还有科技落后、生产力落后，土地兼并严重使得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些天我把你的这些话琢磨了很久，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只是你还没有说解决的办法，前段时间我听友人说起孙文先生的主张，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此来反抗满清的压迫，重建建立国家，你认为怎么样？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萧震雷点头道：“可以的，我也知道孙文先生的主张，不过我不赞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为何？”

萧震雷道：“久光兄你应该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尽管满清以异族的身份统治了中原两百余年，但此时他们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当中，是我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怎么能说驱逐他们呢？如果说驱逐，那么把他们驱逐到什么地方去？而且这个鞑虏是独指满清还是指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所有民族？如果按照这个主张去实行，那么我中华岂不是四分五裂吗？分裂国家是绝对不行的！后面这句恢复中华，我认为也不妥，什么叫‘恢复中华’？难道说统治者是满清，我们就不是中华了吗？只要中华文明不灭，我们就依然还是中华，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华相比汉唐时期要衰落得多而已！

我们要解放思想，不仅要解放自己的思想，还要努力让人民解放思想，要学习洋人们的现今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并且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土地兼并严重的问题，先让老百姓都吃得饱、穿得暖，在此基础上大力追赶西方列强，甚至超过他们，重现汉唐雄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先推翻满清掌握政权。因为你我都知道依靠满清统治者来实现这一目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会愿意放弃两百多年的铁杆庄稼，我们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按照这样的政治理念去努力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要推翻满清，就必须要掌握属于自己的军队，清廷可不会束手就擒，从这些年来，以孙先生领导在各地举行的数次起义就可以看出来，清廷尽管已经病入膏肓，但还在垂死挣扎，谁敢动它的统治，它是会凶猛反扑的，孙先生领导的起义军一次次失败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次次的起义之所以失败，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有几个方面。

第一，起义军很多都是被策反过来的，军队中本身就有很多人意志不坚定，是被其他人裹挟的，一旦发生战斗会意志动摇导致溃逃，第二，事不机密！现在的革命党组织不够严密，容易使得起义的消息泄露，在起义之前就让清廷方面有了准备。第三，由于革命党成员中有不少人品性不良，这些人都是投机者，还有很多人根本不是抱着追随孙先生的政治理念而战斗的，而是来投机的，有这样的人的军队又怎么会又有战斗力呢？第四，起义军成分复杂，缺乏统一有效的军事技能训练，纵使满腔热血也敌不过清廷爪牙的火枪火炮；第五，缺乏武器装备，清廷的武器装备大多都是从洋人那采购的，虽然都是洋人的淘汰品，但比起起义军手里拿的大刀长矛还要厉害得多。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次次反抗清廷的起义怎么能不失败呢？”

听了萧震雷这一番长篇大论，王亚乔听得连连点头，待萧震雷说完，他又思索了一会叹道：“萧兄果然见识不凡，这番话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最近几年，不少仁人志士都在从商建工厂，从事实业，而现在萧兄准备建工厂发展工业，难道也是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吗？刚才萧兄不是说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必须推翻清廷掌握政权吗？可仅仅发展实业，确实也可以救国，但好像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吧？”

萧震雷点头道：“久光兄说所不错，但发展实业并不是不可以组建自己的武装的。久光兄应该明白，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进入枪炮时代了，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没有钱如何能够组建军队，又怎么购买枪支大炮呢？难道就如孙先生一样在全世界各处向华侨们募捐吗？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这个办法还耗费时间了，而且也是杯水车薪，各地侨民也不是个个都是巨富之家，他们靠募捐而来的款项勉强只能维持革命党活动的组织经费，却无法组建强大的正规化军队，陆军、海军这些都是需要投入无数金钱才能形成战斗力的。想要有鸡蛋，就必须先有母鸡，只有靠母鸡源源不断地下蛋才能供应充足的食物，而你今天去亲戚家讨一个，明天再去讨一个，时间长了能行吗？所以我说还得自力更生，还是得靠自己的双手才行！

久光兄，实不相瞒，我准备在建工厂的时候组建一支护厂武装队，给每一个队员配发从洋行购买的快枪，最开始人数不能太多，因为护厂队是要向县衙报备的，利用工厂做掩护，我准备秘密组建一支军队，就以护厂队为基础，秘密扩充人数，凡是参加的人都必须经过严密的审核，只招收对清廷不满、不惧生死，与我等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待天下局势有变再揭竿而起，久光兄，你以为如何？”

“呃？”王亚乔闻言苦笑道：“寰宇兄，你把这等机密之事都告诉了我，难道就不怕我泄露你的秘密从而给你带来大祸？”

萧震雷哈哈大笑道：“这么多天的相处，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我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早就去清廷那儿告密了，不用等到现在！我之所以跟你挑明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想邀请你加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就当我没说过！”

“不！”王亚乔摇头道：“多谢久光兄看得起我，以前我也跟一些友人

交心，他们当中也有不少有志之士，我们在一起也谈起过这些事情，但从来没有像今天寰宇兄说得这么清晰，从来没有像寰宇兄已经付诸行动，这也是我的一次机会，我加入！”

萧震雷大喜，握着王亚乔的手追问道：“久光兄此言当真？”

“当然”王亚乔郑重地点头。

萧震雷兴奋道：“好，有久光兄加入，从此我道不孤！”

第62章竞标酒会（1）

萧震雷在宝山买下五百亩土地准备修建工厂厂房并成立机械生产厂的事情很快便传遍了十里洋场，这个消息是萧震雷找人故意散布出去的，上海滩上的建筑承建商们和各大洋行的大班都像猫儿闻到了鱼腥味一样扑了过来，这让萧震雷不厌其烦，他让胡为山将这些人都拒之门外。

要在这五百亩土地上修建厂房就必须要经过一番规划，萧震雷准备将这里建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区形成一个企业链，他让宋世杰把上海滩上所有的著名设计师的资料都找过来进行筛选，选出四名有设计作品的著名设计师组成一个团队，包干从工业区统一规划到厂房厂区设计的一系列事务，给出的时间为一个月。

有关厂房厂区的修建和采购生产机器的事情，萧震雷准备采取招标的形式对各建筑队和各大洋行进行招标，谁的资质高、价格低就选谁。

萧震雷把宋世杰找来吩咐道：“宋先生，你去给各大建筑公司，和各大洋行大班发出请柬，就说我明天在家里举行工厂厂区厂房建筑和生产机械采购招标大会，让他们将自己的公司或洋行的资质证明文件准备好。”

宋世杰和旁边的王亚乔都不明白举行招标会的好处，宋世杰疑惑道：“先生为何要弄得如此复杂呢？要建工厂和采买机器，我们直接找一个建筑队承建和找一家洋行采买不久行了，这举行酒会又要花费甚多，各大洋行来的大班肯定都是洋人，咱们总不能弄得太过寒酸吧？”

萧震雷见王亚乔也是一脸地不理解，于是解释道：“这个招标酒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竞价的酒会，比如我们要找建筑队，上海滩上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家最好，而且价格又便宜，去一个个打听调查又耗费时间，所以把他们请来并让他们出示资质证明就一目了然了，他们承建过什么工程，有多大的规模，又有哪些建筑机器，这对于我们找一个可靠又能把工厂修建得很好的建筑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我们通过对比，在价格合理、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找一个最可靠的建筑队！再说采购生产机器的事情，现在这十里洋场的洋行基本上都可以从西洋进口到我们需要的生产机械，但他们还需要从西洋其他公司采购，这其中的门道就多了，比如说怡和洋行，是一家最著名的老牌英资洋行，它在早期主要从事鸦.片和菜叶的买卖，但现在他们放弃了鸦.片贸易，经营的项目也开始多元化，它在英国的门路很多，可以轻而易举地就购买到我们需要的机器，德资的礼和洋行也是一家老牌洋行，它的经营项目主要是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美国人开的旗昌洋行，也是一家实力比较雄厚的洋行，这是一家经营项目多与航运有关的洋行，对于从海外运货过来要方便得多，毕竟他们有自己的远洋货轮，还有沙逊洋行、瑞记洋行、宝顺、仁记、琼记、广隆、华记等洋行的规模都不错，都有能力在西洋采买到我们需要的机器，但他因为主营的项目不同因此对生产这些机器的外国公司的熟悉程度也不同，采购的价钱也是不同的，对这个门道熟悉的洋行当然花费的成本要少，给我们的价钱自然想必其他洋行要少，采买的机器的质量和精度也会比其他洋行好得多！所以我们出点钱举办一个竞标酒

会不算什么！”

经过萧震雷这么一说，两人都明白了，王亚乔忍不住叹道：“想不到建工厂、采买生产机器还有这么多门道！”

“先生，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宋世杰拱手说了一声就走了。

待宋世杰走后，王亚乔忍不住道：“寰宇兄，这里人人都有事做，你看我就像一个吃闲饭的，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

萧震雷笑道：“我当然不会把你这个能人放在这里闲着，久光兄，这段时间以来，我发现你心思缜密、思维清晰、头脑灵活，而且听你说起过与清廷的爪牙多次较量过，再加上你身手不错，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个秘密行动队，主要作用就是对付清廷的密探爪牙，我们迟早要对清廷动手的，而且我们秘密训练军队、购买枪支大炮，肯定会被清廷的密探爪牙发现蛛丝马迹，所以成立一支打探、搜集情报、又有着身手高强的行动能力的秘密行动队对抗清廷爪牙势在必行，所以我想请你组建这样一个组织，我先让小双协助你，暂时拨付十万两的经费给你，需要的人手由你和小双自己去找，你看如何？”

萧震雷的话正中王亚乔的下怀，他本来就对这个行当十分地向往，都没有仔细考虑就答应下来：“好，既然你这么信任，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接下来王亚乔和马小双拿着萧震雷给的经费去秘密招收人马，王亚乔长期在江湖上行走，对江湖上的事情颇为熟悉，找一些人手不在话下，又有马小双在身边协助，萧震雷对他们很是放心，让马小双跟着王亚乔，萧震雷也是存着磨练他的想法的，马小双心思单纯，只有让他经历江湖上的人心险恶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为了将竞标酒会办好，萧震雷打电话给法斯特这个英国佬，让他过来帮助宋世杰准备第二天的竞标酒会招待事宜并且布置竞标酒会的现场，法斯特接到电话后迅速赶了过来，为了及时能够找到法斯特，萧震雷让他帮过来就住在萧公馆，反正这里的房子大多空着，就算住上一百人也不会显得拥挤，法斯特求之不得，这又让省去了一笔房费。

在法斯特和宋世杰的精心准备下，竞标酒会就设在萧公馆一楼大厅，这里空间宽敞，本来就富丽堂皇，再经过一番布置之后就更加大气。

第二天上午早饭时间刚过没多久，被邀请的各建筑队的头头和各大洋行的大班都陆续赶了过来，一时间萧公馆门口停满了各式模样的老式小轿车和精致豪华的马车，还有不少黄包车拉着一些客人赶过来。

宋世杰和法斯特在院子门口迎接客人，从外面酒店借过来的服务生在酒会现场来回地穿梭，给已经到来的客人们送上酒水，大厅里的留声机播放着西洋歌曲，估计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没几个人听得懂，播放音乐也只是营造一种气氛罢了。

萧震雷在大厅内招呼客人们，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人，萧震雷看见连忙对身边的礼和洋行经理鲍尔说了很抱歉之后转身走向大厅门口对来人抱拳道：“哈哈，大哥来了，小弟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快，里面请！”

原来来人是公共租界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佬严老九，严老九一身黑色长袍马褂，摘了圆帽递给身后侧的随从，拱手还礼笑道：“今天你客人多，

不怪不怪！”

在萧震雷的引路下，两人往里面走，严老九一边走一边道：“老弟，你可是有点不厚道啊，你要建工厂厂房怎么还专门搞个什么竞标会？哥哥我手底下就有建筑队啊，洋人有的建筑机器我的建筑队也有，洋人用洋灰筑墙，我的建筑队也可以啊，建造出来的大楼一点也不比洋人差，再者说了，你开竞标会也不给哥哥我发请柬，你自己说是不是不厚道？”

萧震雷一拍脑袋连忙致歉道：“哎呀，老大，我也不知道你手底下有建筑队啊，如果我知道，我哪里还会办什么竞标酒会？不过现在我知道也不晚，这个招标建筑队的事情等会就走个过场，还是用老大你的建筑队，不过有两件事情小弟我就不得不直说了，还请老大不要见怪！”

严老九摆手道：“咱们两兄弟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直接说！”

“好，既然老大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萧震雷点点头道：“用老大的建筑队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要派人监工，必须要保证质量，不能偷工减料，另外一个就是承建费用不能比其他建筑队高，等其他建筑队的竞标书送上来之后，咱们俩一起选一个价钱，总之不让你吃亏就是，你看怎么样？”

严老九最爱面子，哪里肯在萧震雷面前为了几个小钱丢了自己的面子？他大手一挥道：“好，不过不用选了，就按他们当中出价最低的价钱就行！”

萧震雷闻言笑着拱手道：“那小弟就多谢大哥了！”

第63章竞标酒会（2）

（感谢：redwin1打赏了200）

竞标酒会要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而且这才是第一次招标会，今天主要是向各建筑队和各大洋行经理、大班发放招标书，这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向各建筑队招标，让他们出示资质证明，并向各建筑队发放招标书，招标书上有萧震雷派人去衙门里报备成立的振华机械生产责任有限公司对于竞标方的具体要求和条件。

第二个环节是向各大洋行经理或大班发放招标书，振华机械生产责任有限公司需要采购的工业母机的具体要求在招标书上都有着明确的要求。

距离招标会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大厅里的留声机里播放着舞曲，带着女客而来的洋大班们和各自的女伴们翩翩起舞，为了这次酒会，法斯特还专门从歌舞厅请来一些洋妞舞女，这让那些没有携带舞伴的洋人们称赞不已，认为这个酒会办得不错。

在萧震雷之前不是没有民族商人想到过要建立机械生产厂，不是没有想到过要向洋人购买生产机器和机械的母机，只是这个时期的清国商人对建造机械工厂都不熟悉，别说生产机械，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制造机器和机械的机器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工业母机这个概念，他们知道的也就炼铁厂、炼钢厂、轮船厂这些，他们不知道这些工厂的设备都是需要工业母机制造的。

当萧震雷和严老九正在说话的时候，负责在公馆大门口做保卫工作和检查请柬的周传东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道："先生，四家东洋的洋行经理要进来，但是他们没有请柬"。

"东洋人？"萧震雷眉头一皱，问道："这四家洋行是哪四家洋行？"

周传东道："是三井洋行、三菱洋行、岩井洋行和东棉洋行！"

从理智上来说，萧震雷绝对不愿意和这些东洋洋行做生意，这不仅仅是因为前世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日本洋行在中国做生意基本上都是不安好心，都在为日后侵略中国在做准备。

就拿三井洋行举例来说，三井洋行的全称是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财团对旧中国进行侵略的机构之一。1877年"三井物产"在上海设支店。甲午战争后,在旅顺、安东等地陆续设置分支机构。为三井财团有关企业的代理商。和三菱公司一起垄断中国的贸易,操纵轮船运输和保险业务。后来还对北洋政府提供政治借款,收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不过萧震雷考虑到现在是招标酒会，即便他没有给这几家东洋洋行送去请柬，现在他们的经理得到消息亲自来了，他也不好把人家拒之门外，即便不愿意给东洋人做生意，该做的样子还是要做的，大不了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不选择他们就是了。

萧震雷想了想对周传动吩咐道："让他们进来吧！"

周传东答应："好的，先生！"

看着周传东忙得后脚尖踢着前脚跟，萧震雷知道还必须扩充人手，一

旦工厂厂房开始建造之后，以现在的人手肯定是照看不过来的，别说经营、管理的人才不够用，就连跑腿看门的都没有，为了举办这次招标会，宋世杰将马车夫狗蛋和佣人吴妈都派上了用场，最后还从礼查饭店花高价请了几个洋人服务生过来帮忙。

自那几个东洋洋行经理进来之后，萧震雷只股忙着招呼其他洋行经理，也没顾得上接待，直到十点钟招标酒会正是开始。

“先生，时间到了！”宋世杰走过来低声对萧震雷提醒道。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端着酒杯走向大厅北面靠墙放置的一个一尺多高的台子，只有两个平方大小，也只能站一两个人。

看到萧震雷这个主人走上台，下面的各建筑队的头头和各大洋行的经理们都停止了跳舞和闲聊，携带了女伴的将女伴带在身边，那些请来的舞女则走到一旁休息去了。

“诸位！”萧震雷在台上端着酒杯笑着说道：“今天是鄙公司的招标酒会，感谢诸位赏脸过来参加这个酒会，首先要感谢的是沙逊洋行的大班沙逊先生、礼和洋行的经理鲍尔先生、怡和洋行的经理……”。

凡是被萧震雷提到名字的洋行经理都很高兴地高举酒杯向萧震雷和其他洋行经理致意，大厅里各建筑队的头头和各大洋行的经理加上他们带来的女伴林林总总足有一百多人，仅参加竞标的建筑队和各大洋行就有好几十家，能在这么多人面前露脸也是不错的。

待将这些洋行的经理和建筑队的头头的名字念得差不多了，萧震雷看向几家东洋公司的经理故意问道：“呃，不知道几位怎么称呼？是哪家洋行的代表？”

一个秃顶中年人举手道：“萧先生您好，我是三井洋行的上海支店经理三井寿！”

第二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举手道：“萧先生您好，我是三菱洋行的上海支店经理铃木二郎”

“东棉洋行经理松下健二！”

“岩井洋行经理坂田一辉！”

这四人在这里自报名号做自我介绍，其他洋行经理都侧头窃窃私语。

萧震雷脸上有些诧异，随即道：“我萧某人没有给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送去请柬是我不对，真是抱歉，实在是这上海滩的洋行太多了，在派人送请柬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之处！”

言罢，萧震雷还微微弯腰鞠躬表示歉意，但他话题一转：“只是我很不明白，如果说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在没有接到请柬的情况下过来参加这次的本公司的招标会还说得过去，毕竟他们两家洋行有着与我们公司需要采购的机器设备相关的业务，可东棉洋行和岩井洋行也来参加竞标会就让我糊涂了，据我所知东棉洋行是一家专门从事棉花和纺织品贸易的洋行，而岩井洋行是专门从事皮革贸易的洋行，难道你们两家洋行准备抛弃老本行而改行经营机器设备了吗？这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啊”。

萧震雷的话音落下后，招标酒会现场一片寂静，但很快就爆发出一阵轰然大笑声，各大建筑队的头头和各大洋行经理都被萧震雷的话逗得哈哈

大笑不止。

东棉洋行经理松下健二和岩井洋行经理坂田一辉被这些洋行的经理笑得脸一阵青一阵白，最后忍受不了其他洋行经理们的带有嘲笑意义的眼神而狼狈逃离了萧公馆。

待那两人匆匆离开之后，萧震雷说道："现在酒会正式开始，请各建筑对的老板将你们的资质证明书面文件准备，请宋先生收一下，我们将对你们的资质书面正面文件进行核实，达到标准的我们就会进行通知你们可以进行竞标，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好意思了！"拍了拍手，就见宋世杰走过来将那些建筑队的老板们准备好的资质书面证明文件一份份收上来。

待这一程序完毕，萧震雷又说道："诸位洋行大班、经理们，我们振华机器生产责任有限公司准备投资两千万两白银建造在那五百亩的土地上建造工业区和购买相关工业生产设备组成大型连锁工业集团公司，整个工程分为四期，分五年建造完成，第一期工程先建造两个厂房区，成立两个工厂，第一个是火力发电厂，第二个是机械生产厂，连同购买生产设备和大型燃煤燃油发电机组，一共投入三百万两白银"。

"嘶——"底下的各大洋行经理们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这个时期上海滩上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但绝大部分工厂的总价值都只有几万两银子，超过十万两都不多，达到上百万两银子的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现在萧震雷告诉他们，他要投资三百万两银子建两个工厂，这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但同时也让人们嘴角流口水，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期工程，整个工程将耗资两千万两白银，如果能全部拿下振华公司所需的机器设备，那么他们会获利多少？这里每个人都是人精，谁都会算账，如果能拿下这笔业务，恐怕他们好几年都不用愁了！

萧震雷看了看下面这些人的反应，继续道："下面将会给你们发放我们公司的招标书，招标书上列举了我们公司需要采购的机器设备的数量、以及各个用途的机器名称，由于现在各国工业机器的型号比较多，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各大洋行具体能向本国采购到什么型号的机器，所以我们就只说明机器的用途，你们可以根据这些用途来选择可以采购的机器型号，并且列出售价另做一份竞标书，哪家洋行给我们的机器的价格优惠、质量又好，售后服务又到位，我们就会选择哪家洋行投标，另外我还要提醒各位一句，我们公司需要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不是你们国家那些被淘汰的早已经过期的东西，不要以为我们不懂，我们会派人去查，你不卖给我们最好的机器设备，我想总会有人卖给我们的，所以希望各位不要跟钱过不去，毕竟谁也不会嫌钱烫手，不是吗？"

（本书将在今天下午上三江推荐，届时请各书友大大们积极投一张三江票支持小弟，三江票在三江频道页面的右上方点击领取，每天可以领取一张！）

第64章东洋人的打算

“谁也不会嫌钱烫手！”这句话说到了这些洋行大班的心里去了，“你不卖给我们最好的机器设备，我想总会有人卖给我们的”这句话完全断绝了这些洋行之间互相串联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如果是再早个几十年，西方对东方都还没有形成有意识的技术输出壁垒，可先如今不同了。在十九世纪末期，只要有钱，连战列舰都可以买到，而且还不是外售版的，是正宗的原装货，例如李鸿章从德国购买的定远舰和镇远舰，在那个时代也都是相当先进的战舰。

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西方对于科学技术的保护意识就开始增强，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德国的强势崛起造成了欧洲局势紧张，更是造成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于是各国之间对于自己的技术都开始形成保护意识，防止自己先进的技术被敌对国家获取，再想要从西方购买到拥有先进技术的军事武器或者最尖端的工业机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可萧震雷又需要的是最先进的工业母机，这笔买卖对于这些洋行大班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为了降低自己洋行的风险，保护本国的最尖端的技术不外流，这些洋行大班们很可能联合在一起，达成一致的协议，联合瓜分这笔生意带来的利润，并且卖给萧震雷已经过时的工业生产设备，

萧震雷的这句话让各大洋行大班们对其他人产生了猜忌之心，联合起来垄断进货渠道将过时工业生产设备卖给萧震雷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现在就看谁拿出的价格更低、最先进、质量最好的机器！

在萧震雷说完之后，洋行大班们开始互相低声交谈起来，这时沙逊洋行大班伊利亚斯·沙逊高声问道：“萧先生，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贵公司的招标书，上面列举的工业母机有很多种，而我们需要时间去做这份竞标书，这毕竟关系到一笔巨额价值的买卖，马虎不得，所以您准备我们多长时间去准备这份竞标书呢？”

沙逊的话正是其他洋行大班想问，一百多人顿时都竖起了耳朵，萧震雷点点头笑道：“沙逊先生问得很好，我那块地的所有手续已经全部办下来了，只要条件允许，我当然希望随时可以开工，也希望我的公司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运转起来，因此时间越是快越好，我给建筑队的施工的期限是三个月，第一期工程要全部完工，建造厂房毕竟不同于建造高楼大厦，要简单得多，时间上也卡得紧一些，而从西洋用远洋轮船将工业生产机器运到这里最多一个多月，不超过两个月，所以我只能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做竞标书，在我的工厂建造完成、通水通电之时，工业机器也要同时运到进行安装调试，也就是说，下个月的今天，我们会再次召集大家召开一个投标会，地点就定在礼查饭店，具体在哪个宴会厅举行，届时我们公司会派人通知诸位，今天的招标会就开到这里，如果诸位没有其他疑问，现在就可以散会了，如果诸位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用午餐，我们的厨师已经准备好了！”

谁还有心思留下来吃午饭？在萧震雷说完之后，这些洋行大班们纷纷过来告辞，然后带着招标书离开了萧公馆，只有各建筑队的老板们没有

走，因为他们今天就要现场竞标，各建筑队的资质书面正面文件很快被审核完毕，萧震雷和宋世杰将收上来的各建筑队的资料进行阅读和帅选之后，将资质最差、建筑经验最少的三家建筑队剔除在外，通知其他八个建筑队的老板可以开始进行投标，严老九手下的建筑队老板也在这八个当人中。

各建筑队的投标书很简单，只要在竞标书上写上建造费用的金额数量就行了，八分投标书很快收了上来，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这些建筑队的老板们可是都带了会计师在身边，对整个工程的建造费用当然能够进行最快的计算。

不出意外，严老九手下的建筑施工队赢得了这次的投标，他的建筑队给出的价格与另外一个建筑施工队相同，都是比其他建筑施工队要低，但是他的建筑施工队又给出了一个其他建筑施工队都没有给出的条件，那就是他们可以垫付第一期工程的先期工程款五十万两银子，当然是萧震雷让严老九这么安排的，以免其他老板说这次竞标根本就不公平，这就是财大气粗的好处了，其他建筑施工队的资质比严老九手下建筑队更高的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哪一家建筑队有他严老九的财大气粗，他可以为他的建筑队施工队垫付先期工程款，而其他建筑队却没有这个财力做这种事情！

公共租界中区，四川路，三井洋行上海支店。

三井寿在二楼办公室里来回不停地走动，旁边站在他的秘书，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念叨："第一期投入三百万两，建造厂房花不了多少钱，用钱的大头还是工业生产设备，最少也要一百八十万两，暂且不说以后，只说第一期，如果我们能拿到这笔订单，那我们就赚大了，我在家族里面的地位就可以得到提高！"

秘书忍不住道："先生，那支那人说只要最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啊，我们怎么能把最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卖给支那人呢？即便您觉得这笔生意可以做，但家族那边能通得过吗？"

三井寿停下思索一番说道："你不懂，你认为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相比，我们的工业技术怎么样？"

秘书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此时他也不得不说实话，想也没想就道："当然是不如的！"

"你知道就好！"三井寿点了点头，又道："既然你知道我们的技术不如西方国家，你认为我们将机器卖给支那人会造成技术泄漏吗？别人都不稀罕了，我们的技术还算是机密吗？即便我们不卖，你以为那些西洋人就不会卖给他们了吗？他们拿出的机器所拥有的技术含量当然不是他们最顶尖的，但又比我们不如，所以我们中标的可能性最大！"

秘书想了想又道："可是即使是这样，支那人也不一定会选择与我们合作，要知道现在英国人才是在支那势力最大的国家，姓萧的难道不会受到英国人的压力而选择怡和洋行？"

三井寿听了这番话，不由眉头一皱，额头上顿时形成一个"川"字，想了两秒钟说道："你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英国人可能对振华公司没有影响力，但是却可以对清廷施加压力，而清廷又可以对振华公司施加压力，

毕竟振华公司是在华界！唔，这一点不能不防，你马上派人去盯着英国人和德国人，如果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及时报告！”

秘书立即鞠躬道：“哈衣！”

第65章葛县令的烦恼

正如三井寿的秘书所预料的那样，怡和洋行经理威廉·凯萨克决定利用自己是英国人，而且怡和洋行是英国在上海滩上的老牌洋行的影响力向宝山县葛县令施加压力，让葛县令对振华公司施加压力，促使振华集团将这笔庞大的订单交给怡和洋行。

威廉·凯萨克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为之，因为振华公司的招标会让他的怡和洋行没有任何的优势，英国人也不可能把最尖端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卖给振华公司，而其他洋行则不同，除去德国，起码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这些国家就没有这个顾虑，他们的技术相对于英国和德国来说都要差那么的一点点，他们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所含的技术先进程度不及英国人的，因此可以放心大胆的卖，这样一来，他的怡和洋行在这次竞标中就没有任何的竞标优势了，因此不得不动用怡和洋行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仅仅过了一天，威廉就去拜访了宝山葛县令，葛县令是从内地调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他对洋人害怕之极，威廉的造访让他心惊胆颤。

“威廉先生光临寒舍，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啊，葛某人倍感荣耀，不知道威廉先生此次来寒舍有何指教呢？”请威廉坐下、上茶之后，葛县令小心陪着笑脸问道。

威廉也不遮掩，直截了当地放下茶杯问道：“葛县令，振华公司的萧震雷，你认识吧？”

葛县令听了这话心肝儿都差点吓出来了，他以为萧震雷又惹怒了洋人，连忙道：“我认识他，只是不熟悉，怎么？难道萧震雷得罪了威廉先生？”

“不不不！”威廉否认，停顿了一下说道：“他没得罪我，我想他的振华公司正在向各大洋行招标采购工业生产机器设备的事情，您应该听说了吧？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请葛县令帮忙的！”

“帮忙？我能帮上什么忙呢？”葛县令听得一头雾水。

威廉拿起烟斗吸了两口笑道：“县令大人，振华公司不是在您的治下吗？用你们大清的话说，您是这里的父母官，我想您对振华公司也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吧？因此我想请您找振华公司的萧先生谈一谈，让他把采购工业生产机器设备的订单交给我们怡和洋行，当然，我们怡和洋行是不会让您白帮忙的！”

原来是这件事情，葛县令心里松了一口气，心说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只要给萧震雷打声招呼，想必萧震雷应该不会驳了自己的面子，而自己也能得到怡和洋行的好处，更不用得罪洋人，想到这里，他正要开口答应，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守门的衙役走到他身边俯身附耳低声禀报：“大人，门外有沙逊洋行的经理沙逊先生求见！”

看来聪明人不止威廉一个，也不止他一个人想到要利用葛县令对振华公司施压力，其他洋行的经理或大班也有人想到这个办法企图暗箱操作竞标结果，这不，沙逊洋行的老板维克多·沙逊也想到这个办法。

刚准备答应拍胸脯答应威廉·凯萨克的葛县令听了衙役的禀报之后心里一惊，他好歹是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老油子，立即想到沙逊此来恐怕也为了振华公司采购工业生产机器设备的订单的事情，看来只怕不能立即答应眼前这个洋鬼子了。

想到这里，葛县令吩咐那衙役将沙逊引到后堂安置，待衙役离开之后又堆起笑脸对威廉道："威廉先生，振华公司确实是在本县的治下，可他那公司并不是官督商办的公司，本县对那家公司的决策并没有话语权，不过威廉先生的事情就是本县的事情，本县一定将萧震雷找来好好谈谈，至于萧震雷会不会买本县一个面子把订单交给怡和洋行，本县也不敢保证，但本县一定会尽力！"

威廉看见来了一个衙役在葛县令的耳边嘀咕几句之后，葛县令的脸色就变了几变，猜想只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不过葛县令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也不能再说什么，因此站起来道："好，那就谢谢县令大人了，我看县令大人公务繁忙，就不多打扰，就先走了！"

葛县令正愁不知道怎么送走威廉，现在威廉自己提出要求了，他假装客气了几句，才说要送威廉到县衙门口，威廉也没有在意，直到两人走到县衙门口才转身向葛县令行了一个绅士礼，随即告辞离去。

葛县令这才得空转身进县衙内去见沙逊，果然不出他所料，沙逊也是为了振华公司的采购订单来的，这就让葛县令为难了，怡和洋行的经理威廉刚走，这沙逊也是为了订单的事情，这怎么不能让他为难呢？答应了沙逊，他又怕威廉那边找他的麻烦，如果答应了威廉，他又怕沙逊找他的麻烦，这两边都惹不起啊，这可怎么办才好？

想不到办法的情况下，葛县令也只能暂时应付沙逊，最后也不把话说满，只是答应就这件事情找萧震雷谈谈，至于最后能谈得怎么样，他实在不敢保证，沙逊也是在生意场上混了很多年的人，见葛县令这么说也只能暂时告辞。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陆陆续续每天都有上海滩上的洋行经理来求见葛县令，而且每一个洋行大班都是他不敢得罪的，这让他每日在县衙里如坐针毡，唯恐又有洋行大班因为振华公司订单的事情来找他。

最后葛县令一看这样下去不行，为了应付那些洋行大班，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因此他只能避而不见，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离开县衙外出躲避。

从县衙出来后，葛县令心情好多了，坐在轿子上由着轿夫把他摇晃，心情果然好了很多，他突然一下，整件事情都是萧震雷惹出来的，如果不是萧震雷搞出一个什么招标会，他至于被这些洋人搞得这么狼狈么？他一想，这样躲下去也不行，总不能一直不回县衙处理公务吧？既然萧震雷是罪魁祸首，那不如去找萧震雷商量一下对策？他萧震雷搞出来的麻烦，总不能让自己这个县老爷来处理吧？想到这里，葛县令当即让轿夫去振华公司的工地上，想必这个时候萧震雷应该在工地上忙着吧？

葛县令的运气不错，到达工地的时候，萧震雷正好在那，当得知县老爷来到工地之后，他立即赶到了工地入口处。

“哎呀，这工地上到处是稀泥，也不**全，县令大人不辞辛劳前来视察、指导我们的工作，小侄真是铭感五内啊，大人辛苦了！还请大人去那边凉棚用茶！”萧震雷看见葛县令走下轿子之后连忙堆起笑脸走过去笑着拍着马匹。

“嗯！”葛县令答应一声，又看了看远处工地上的情况，摆手拒绝萧震雷的提议说道：“喝茶先不忙，你陪本县去工地上看看，本县想看看这工厂是如何建造的！”

萧震雷也不勉强，连忙答应：“好的好的，正要请县令大人来指点一二呢，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啊！县令大人请随我来！”

第66章电灯公司

葛县令在萧震雷的陪同下在工地上逛了一圈，满足了一下好奇心，回到工地入口处的时候，他肥胖的躯体早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萧震雷将他请到凉棚坐下休息，又让人沏上一壶上好的茶。

“来来来，县令大人，这工地上简陋，条件有限，实在是招呼不周，恕罪恕罪！请喝茶，请喝茶！”

“嗯！”葛县令拿着手绢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由着师爷拿着折扇给自己扇风，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感觉这茶的味道还不错，于是多喝了两口才放下茶杯。

心里琢磨了一下，葛县令才带着有些责怪的语气说道：“萧贤侄啊，你说采购机器就采购机器吧，干嘛要搞出这么一个招标的事情出来，你这不是给本县找麻烦吗？”

萧震雷心中一惊，连忙道：“还请县令大人明言啊，小侄确实不知道这事情怎么会给您带来麻烦？这不应该啊”。

“怎么不会？师爷，你给萧贤侄说说这事！”葛县令吩咐了一句，自己又端起茶杯喝了起来。

师爷当即将这几天葛县令的遭遇向萧震雷讲述了一遍，萧震雷听后一阵愕然，他确实没想到那帮洋人经理们会走葛县令的关系，企图通过葛县令让自己将订单交给他们其中一个洋行，还幸亏这些洋人经理基本上都是找葛县令了，如果只有一个人找葛县令，葛县令肯定会给他施加压力，让他不好处理这件事情，而现在这么多洋人大班都找了葛县令，那么葛县令肯定是谁都不敢得罪，才跑过来找自己商量。

想到了这一层，萧震雷就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了，他笑着说道：“县令大人，其实您大可不必如此烦恼，这多洋人经理都去找您，对与您来说是一件好事，只要您没收人家的钱和礼，您就一点事儿都没有！”

葛县令听了这话，急忙问道：“萧贤侄，这话怎么讲？”

萧震雷替他分析道：“县令大人，您看，如果只有一家洋行经理找您帮忙的话，您迫于洋人的威势不得不帮这个忙，但是这么多洋人经理都找您帮忙，那您到底该帮谁呢？帮了谁都是得罪了其他人，那您这个县令的位置还能坐下去吗？所以您最好的办法就是谁都不帮，您回去之后，如果有哪个洋行大班再来找您，您就直接跟他说，都有哪些洋行经理都来找过您，您帮了其中一个都不好向其他洋行经理交代，如此一来，当那些洋行的经理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找您了，而是彼此之间互相敌视，他们会想另外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葛县令眉头挑了挑，有些犹豫道：“萧贤侄，这么做能行？”

萧震雷将胸脯拍得砰砰响，“县令大人放心，绝对能行，如果不行，我会亲自去找他们一架架谈，绝对不会让他们再去找您的麻烦！”

“那就好，那就好！”

总算打发走了葛县令，萧震雷回到萧公馆的时候刚好中午时分，桃姐也已经把午饭也做好了，他洗漱一遍就一个人吃了午饭，桃姐、吴妈和花

匠根叔三人在一边吃。
　　此时宋世杰还在工地上招募工人为培养生产工人做准备，而胡为山带着吴世荣在工地上监工，王亚乔和马小双去筹备秘密行动小组的事情了，没在家，而法斯特被萧震雷派去寻找懂得机械生产的操作工人去了，萧公馆里只有周传东和奥皮音负责萧公馆的保卫工作，不过让萧震雷比较放心的是周传东的武艺很不错，是他们六兄弟当然最好的一个，他甚至可以击败奥皮音，只是他这个人不喜欢出风头，人很沉稳，而且在六兄弟当中也是年龄最小的。
　　对于奥皮音，萧震雷在没事的时候教他一些格斗的技巧，让他自己练习，萧震雷可不想养着他整天闲着无事可做，教他一些格斗技巧也可以让他在保护萧公馆的安全上出一份力气，以后说不定还要让他在身边当贴身保镖。
　　吃饭的时候，萧震雷想起这都过去这么些天了，怎么费信惇那边还没有消息？按理说赔付工作早就完成了岸啊，那可是二十万两银子，不少了，要知道这个时期的上海滩上绝大多数工厂和公司的总资产都没有这么多，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追讨过来。
　　萧震雷吃完午饭之后就立即给费信惇打了一个电话，上次认识时，他收下了费信惇的名片，上面有费信惇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
　　电话打过去的时候，费信惇刚刚从外面吃完午餐回来，两人互相问候了几句，萧震雷就直接进入正题，询问追讨赔款的问题，费信惇在电话中说因为平福这个担保人死了，所以在会审公廨方面的手续办理要麻烦一些，不过这不要紧，只是时间问题，他让萧震雷放心，最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会审公廨的判决就会下来，到时候平福在电灯公司拥有的百分之三十七的股份和在华德路的别墅产权就全部归萧震雷所有。
　　萧震雷现在有了萧公馆了，对于别墅的喜好不是那么强烈，他在乎的是大上海电灯公司的那百分之三十七的股权，大上海电灯公司是一家外资公司，萧震雷只知道这家公司的股东都不是华人，公司地址在公共租界，它在上海滩以及周边地区拥有大量的电灯业务，占据着很大的市场，就连怡和洋行安装的第一盏电灯都是从这家电灯公司购买的。
　　对于这家公司，萧震雷很是眼馋，在他得知平福有这家电灯公司百分之三十七的股权，并且打败奥皮音之后，他就决定要对这家电灯公司进行绝对控股，只有对这家公司绝对控股，他才能掌握公司的话语权。
　　在得到费信惇的回复之后，萧震雷又问费信惇有关大上海电灯公司的股权情况，正好费信惇为了替萧震雷追讨那二十万，也对大上海电灯公司进行一番调查，他手上就有一份电灯公司的各持股人的资料，萧震雷想要的就是这份资料，他问费信惇可不可看看那份持股人的资料，费信惇说当然没问题，当场就要亲自送到萧公馆，萧震雷怎么会让费信惇亲自送过来？他拒绝了费信惇的好意，让奥皮音去费信惇的律师事务所将那份资料拿回来。
　　“先生，您要的东西拿回来了！”萧震雷正在后面花园里练拳的时候，奥皮音提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走了过来。

萧震雷刚好练完一套拳，停下走到太阳伞下拿起躺椅背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水，丢下毛巾之后接过奥皮音手上的文件袋，奥皮音则走到一边练习萧震雷教他的搏击技巧去了。

打开文件袋，萧震雷抽出里面一叠文件沿着游泳池一边走一遍看了起来，这几张文件他看了一半，突然惊异道：“咦？三井洋行竟然拥有电灯公司百分之八的股权？持股人还是三井寿？这倒是有点意思！”

第67章扑空

（感谢：赏花品玉打赏了100）

看完手上这份资料之后，萧震雷得知大上海电灯公司一共有七个股东控股，其中平福持有百分之三十七的股权，是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是一个名叫比利的英国老头，是电灯公司的大班，相当于总经理，此人拥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股权，而三井洋行的三井寿拥有百分之八的股权位列第三大股东，另外四个人一起有百分之十三的股权，他们每个人拥有的股权相比前三大股东来说都太少，在公司中没有什么话语权，也没有在公司中任职，只是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和股份分红的时候来一下。

萧震雷琢磨了一下，想要达到绝对控股的目的，所拥有的股权就必须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而即便他得到了死鬼平福的百分之三十七的股权，也距离百分之五十一还差百分之十四的股权，要再获取百分之十四的股权，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萧震雷看着这份资料摸着下巴在心里不停的琢磨着如何得到那百分之十四。

想了半天没有什么头绪，萧震雷决定还是找人调查一下这些股东的身份情况，可现在他身边能办这件事情的人只有宋世杰，可宋世杰在工地上招工，没有时间，有谁能做这事呢？他想了一下，突然一个人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秦连魁！

由于上次在赌场赌斗三个日本赌术高手，萧震雷与秦连魁这个大状已经不陌生了，于是他立即走到书房拿起电话翻找到秦连魁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拨通之后，对面传来的秦连魁的声音：“你好，我是秦连魁律师，您哪位？”

萧震雷对着话筒笑道：“秦大状啊，我是萧震雷啊，您还有印象吗？”

太有印象了，秦连魁心里说，他的声音从话筒中传过来：“当然，我就是忘了我妻子姓什么，也不会忘了萧先生啊，上次还是托你的福让我赚了五十万两的律师酬劳费，我想着忙完这两天就去府上拜访表示一下谢意呢！想不到萧先生先给我打电话了，秦某人真是受宠若惊，对了萧先生，你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萧震雷想了想道：“晚上应该有时间吧，怎么秦大状有事？”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请萧先生喝一杯酒，这么着吧，晚上八点，我在礼查饭店顶层餐厅订上一桌，静候萧先生大驾光临，还请萧先生一定要赏脸啊？”

礼查饭店可以说是上海滩上最早的现代化饭店，当时初建之时，上海滩才开埠只有三年时间。它在此时的远东地区是设备最现代化的豪华饭店之一，客房24小时供应热水、每间客房一部电话、具有中国最早的电梯之一、具有上海最早放映半有声电影（1908年），再早安装首批电灯、最早使用煤气，最早使用自来水，而且它的装修也相当豪华，因此在礼查饭店宴请客人在此时的上海滩可以说相当高规格的招待了。礼查饭店是这个时代世界名人来上海滩时所钟爱的下榻地，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有英国爱丁堡公爵和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五星上将、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将军。

除了礼查饭店之外，在上海滩上历史最悠久，最为豪华的酒店还有汇中饭店，在1903年以前，汇中饭店的前身叫中央饭店，1906年推倒旧楼重建新楼，于1908年完工，是这个时期上海滩上最高的建筑，其建筑规模和饭店设施在当时均属一流，也是第一幢安装电梯的建筑。

萧震雷听了秦连魁的话之后心说如果你真心想跟我交朋友的话还不如请我去你家里吃顿便饭。因为在萧震雷看来，能请到家里吃顿便饭的朋友才是真心的朋友，请客吃饭喝酒去饭店或酒店、酒楼的基本上属于交际和应酬，至少萧震雷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毕竟刚刚认识，虽说因为一单业务认识的，但毕竟不是很熟悉，萧震雷也不好厚着脸皮要去秦连魁的家里吃饭，于是答应道："好的，那我八点准时赴约！"

却说各大洋行的大班和经理都先后去求见了葛县令，这个情况让很快让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知道了，三井寿得到秘书报告之后感觉事情麻烦了，必须要想办法获得振华公司的订单。

三井寿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正心烦之极，却听秘书来报告说三菱洋行的经理铃木二郎求见！

三井寿对于铃木二郎来见自己有些纳闷，现在哪家洋行不是在为争取振华公司的订单而努力，这个铃木二郎怎么会有空来见自己？想了想，他还是决定见一见铃木二郎。

待秘书把铃木二郎领进来，两人一交谈，三井寿便明白了原来铃木二郎也知道了其他各大洋行向葛县令施加压力的事情，铃木二郎下午便去拜访了葛县令，可葛县令回去后按照萧震雷出的点子应付了铃木二郎，这让铃木二郎发现想要获得振华公司的订单这件事情只怕走葛县令那条路走不通了，他思前想后决定前来三井洋行与三井寿进行合作，两家联手拿下这个订单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得手之后订单上的采购项目一分为二，一家占一半。

当铃木二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三井寿之后，三井寿想了想也觉得两家联手毕竟实力更大，获得订单的可能性也要大一些，而且两家公司都是东洋公司，即便利润均分也是肥水没流外人田，只是三井寿还没有想出获得订单的最佳办法，这几天他已经把竞标书都做好了。

可不走一下关系，他心里总是不放心。

"铃木君，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在竞标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

铃木二郎笑道："三井君，据我调查振华公司是一家股份制公司，现在为止只有两个股东，一个是萧震雷，另外一个英国人法斯特，法斯特这个人我查过，他是从前是一个包打听，消息很灵通，同时也做中间人，可谓是穷困潦倒，我敢保证，这股份制其实只是萧震雷的一个障眼法，他真正的目的只是利用法斯特这个洋人的身份来抵挡清廷官员的压榨，也就是说振华公司完全是萧震雷一个人，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招标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不想让自己吃亏而已，我觉得，既然其他洋行的经理们都去找葛县令了，那我们倒不如去找萧震雷本人，如果我们保证支持他，他就不用怕清廷的官僚的压榨，我想他应该很乐意的！"

三井寿将铃木二郎的话思索了一番，点了点头道：“不错，在想不到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去直接找萧震雷，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振华公司是他的，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只是我们就这么去行吗？要不要带点钱？”

铃木二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二十万日元，如果你这边再拿出二十万日元，就有四十万日元，萧震雷虽然有钱，但他在既能买到机器的情况下又能拿回这么多钱，我想他只要不是傻子就一定会把订单交给我们的！”

要三井寿拿出二十万日元，还真让他有些肉疼，“拿出四十万日元拿到第一期的订单是不是多了一些？可如果想拿到整个全部工程的机器采购订单又太少了！”

铃木二郎阴笑道：“三井君，四十万日元不多，只要他把第一期的采购订单交给我们，难道他以后还能脱离我们而选择其他的洋行吗？”

三井寿仿佛想到了什么，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好，很好，就按照铃木君的办法来，现在刚过晚饭时间，我想我们现在去应该可以在萧公馆见到他！”

“那还等什么，走！”

两人随即坐着马车赶往萧公馆，可当他们抵达萧公馆的时候，萧震雷已经坐着马车前往礼查饭店去赴秦连魁的约了。

第68章聘任

晚上八点，由狗蛋赶马车，奥皮音做保镖坐在他身边，萧震雷坐在马车内，三人一起到了礼查饭店门口。

礼查饭店现在的主楼一共有五层，采用砖木结构，如此高的建筑在这个时代的上海滩已经是高楼大厦了，但仍然难以与六层高的汇中饭店相媲美，因此礼查饭店又在前面新建一座六层高的豪华大楼，新楼采用钢筋混凝土加砖木混合结构，目前正在紧张施工当中。

饭店的风格为新古典主义式样，拥有繁复的大弧形拱窗以及成排的爱奥尼立柱，灰色外墙，转角处屋顶上建有塔楼，拥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回廊式中庭，采用开放式的天窗进行上采光。礼查饭店的历任经理大都有过做船长的经历，所以该饭店的许多设施都仿照船上的式样，如饭店的走廊，油漆得好像客轮上通向睡舱的通道。饭店的设备十分完善，在寒冷的冬季，由最新供暖系统提供暖气；在炎热的夏季，则可用大量的电风扇来驱暑降温。

5层窗旁建有大弧形拱圈，3－4层之间贯以爱奥尼克式立柱。5层以上用凸线挑出横向的层次分割层，把整个建筑分成三种情调和风格不同的层次，设计师巧妙地将它们融入一体。

大楼内的墙面上饰有欧洲刚开始流行的大玻璃镜。大楼在黄浦滩路与北苏.州路及东大.名路的转角处均呈半圆形，有门，楼顶上有一座塔楼。

在这里每天的房费是六至十二块大洋，而此时中国人在上海滩开设的旅馆最高的房费也不过二百八十文钱。

饭店外灯火辉煌、犹如白昼一般，陆陆续续有客人来到这里准备进餐。萧震雷穿着一身雪白的西装，打着黑色的领结，头发梳理得苍蝇都站不稳，手拿着一支点燃的雪茄从马车上下来，走到酒店门口，就有两个门童鞠躬弯腰行礼，萧震雷带着奥皮音这个英国大力士保镖在门童惊异的目光中走进了酒店。

酒店的大厅十分的宽敞，今晚这里有舞会，晚上九点开始，现在还没有到时间，大厅内有酒店的服务生正在布置舞会会场。

在酒店的一楼还有酒吧、子弹房和扑克室可以供客人娱乐和消遣，这些娱乐活动为酒店带来了生意、增加了人气。礼查饭店是首家在周六和周日举行“交际茶舞”的饭店，从此，交谊舞会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开始盛行起来。

刚刚走到酒店大厅中间，就有一个侍应生走过来弯腰行礼问道：“请问是萧震雷萧先生吗？”

“对，我就是萧震雷！”

“秦律师已经在顶层孔雀大厅恭候您多时了，进您随我来！”侍应生说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在前面引路，三人坐着电梯上顶层。

顶层孔雀大厅是一个大餐厅，极为豪华和富丽堂皇，可容纳500人举办盛宴，又可兼作舞厅和交际场，其氛围很适合客居的欧洲人的高层次享受。此外，餐厅部还增设了许多小间分隔的雅座。

在侍应生的带路下，萧震雷来到了孔雀大餐厅右侧的雅间，在这里可以远眺黄埔江上的越洋巨轮和点点帆影，也可近观苏.州河中如梭来往的船只。在夏日的傍晚，沐浴在落日的余辉之中，感受着拂面而来的夹带阵阵凉意的江风，更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看见秦连魁从雅间走出来迎接，萧震雷连忙拱手笑道：“哎呀，秦律师，不好意思，萧某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不晚不晚，时间刚刚好！里面请”秦连魁点了点拿在手上的怀表说着，又侧身做了一个手势请萧震雷进入雅座，奥皮音这个英国大力士身穿一套黑色西装、白衬衣、蓝领带，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双手背在身后站在雅座门口，俨然一个门神，这副后现代的保镖形象在这里确实吸引了不少前来就餐的洋人们驻足观看，这让这些洋人们还以为有什么大人物在这里用餐。

两人对面就座，服务生很快拿着菜谱走了过来，两人分别点了一份牛排、萨拉、鱼子酱等西餐菜肴，秦连魁还要了一瓶红酒。

两人说了一会话，闲聊了最近上海滩上发生的一些新闻趣事，不一会儿工夫，侍应生就将他们点好的西餐菜肴和红酒一一送了上来。

倒上红酒，秦连魁举起酒杯道：“萧先生，上次你大战三个东洋赌术高手，实在精彩至极，听说你后来又在章园击败了洋人大力士奥皮音，实在大涨我国人之志气，来来来，秦某人在这里敬你一杯，另外还要感谢你上次推荐我做公证人让我获得了不菲的律师劳务费，我先干为敬！”说完边一饮而尽。

萧震雷见状也将只得将酒杯中的红酒全部喝光，秦连魁又将在两支酒杯中倒入红酒，两人连喝了三杯之后，秦连魁的脸色又些发红，显然是喝酒就上脸的那种。

在就餐时，萧震雷一边切着牛排一边说道：“秦律师，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原本时想请你吃饭来着，没想到却让你先请了！”

秦连魁笑道：“萧先生，你这就不对了，本应该就是我请你才对啊！”

说到这里，秦连魁停了下来，他意识到萧震雷给他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要找他，连忙改口道：“对了，萧先生打电话给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萧震雷放下刀叉说道：“对，秦律师知道我正准备在宝山开工厂的事情吗？”

“当然，这几天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事，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呢？萧先生所说的这件事情难道与您开工厂的事情有关？”秦连魁也放下刀叉问道。

一说起正事，两人都开始正经起来，萧震雷点头道：“对，你应该也知道，我这次投资建厂房开工厂的规模不会小，我准备把那那五百亩的地皮建成一个工业区，以后可能要组成一个工业集团公司，这方方面面的事情肯定是不少，其他的我倒不担心，就是担心遇到与其他工厂、清廷、租界当局和洋人之间纠纷，特别是牵涉到法律反面的事情，秦律师你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可以说是最早的律师之一，而且论才能和声誉在政法界都是大名鼎鼎的，所以我想代表振华公司聘请你做我们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另外

我还会请一个洋人律师做你的助手，薪资待遇方面好商量，平常没事的时候你照常可以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上班，只有遇到与法律有关的事情才请你出面，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秦连魁一听，这是好事啊，既可以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常上班，又可以多拿一份薪水，还有振华公司法律总顾问这个头衔，说出去也是倍有面子的，他笑道：“有如此好事，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承蒙萧先生看得起，我秦某人必定尽心尽力！”

萧震雷见秦连魁答应，也很高兴，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两人都干了，萧震雷放下酒杯又道：“既然秦律师同意了，那我们就抽个时间把聘任合约签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

秦连魁连忙道：“我随时都有时间，就看萧先生的安排了，另外萧先生有什么事情就直说，我现在不是振华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了吗？也应该开始做事了！”

“哈哈哈！”萧震雷大笑起来，随即扭头对雅座外喊了一句：“奥皮音，把东西拿过来！”

第69章美女被**

外面的奥皮音听见之后在秦连魁惊诧的目光中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进来，在萧震雷接过去之后又走了出去，秦连魁不可置信地指着门外的奥皮音问道：“萧先生，这、这个杨人就是英国大力士奥皮音？”

“对，他现在做我的保镖！”萧震雷随口说道，从公文包中拿出那个文件袋递过去说道：“秦律师，我想请你帮我查查这份资料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况以及他们的名下都有哪些产业，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噢！”秦连魁接过文件袋抽出资料开始看起来。

过了一分钟他一边看一边说：“调查这种事情应该找私家侦探最为合适，不过萧先生您放心，我与几家私家侦探社的关系不错，您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的详细资料送到您的手上！”

“那就拜托秦律师了，如果秦律师后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就过来我这边把聘书和合约的事情办理一下！”萧震雷说着举起了酒杯。

秦连魁也举杯点头笑道：“好的！”

两人从顶层吃完西餐下来的时候，一楼大厅的交谊舞会刚刚开始，秦连魁问道：“萧先生，您是在这儿再玩会，还是回去？”

萧震雷笑道：“听说这交谊舞会有不少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家闺秀前来玩耍，平常可不见不着她们，我想我还是留下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够遇到一位知心的红颜知己吧！”

“哈哈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秦连魁露出一副“我懂”的表情，一脸笑意地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先走一步，祝萧先生今晚有好运气！”

“秦律师慢走！”

萧震雷在大厅舞场的旁边酒吧坐下，要了一杯红酒一边喝着一边观察着舞场内的情况，看看是否有美貌身段迷人的大家闺秀出现，可让他失望的是一直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发现好的猎物，其余都是一些歪瓜裂枣和庸脂俗粉。

这期间倒是有几个洋女人过来邀请他这个英俊、健壮的清国人跳上一曲，却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除了这几个洋女人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之外，还因为她们的身上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劣质香水的气味，要么就是有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狐臭味。

正当萧震雷感觉索然无味想离去之时，突然两个姑娘出现在大厅门口让他的眼睛一亮，她们样子畏畏缩缩，两张清秀的脸上显露出对这交谊舞会的极度好奇与兴奋，眼神中又有些担心与害怕，她们穿着女装校服，两人都是两条麻花辫子从耳边垂到胸前，上半身是校服的蓝色斜襟布扣短装，下半身是黑色齐膝短裙，白色的长棉袜子，脚上是黑色绣花布鞋，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各学校女学生的校服基本上都是这种款式，简洁、素雅！

纯，实在是太纯了，这简直是清纯女神形象的典范代表，萧震雷微微一笑，放下酒杯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白西装就向她们走过去。

“哎呀，亚男，我们还是回去吧，你看这些男女都搂在一起扭着身

子，你还要进去玩，我看着都羞死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学校快要关门了”躲在后面的清秀女孩拉着想要进去的王亚男一脸通红地说道。

前面的女孩王亚男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性格却大大咧咧，有点像男孩子，大概是她的父母想要生个男孩子，却没想到生了个女孩，因此把她当男孩子养了吧，她的性格上课一点也不属于男孩，真是人如其名。

王亚男回头不满道：“碧瑶，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进去看一眼呢，怎么能就这样回去？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进去看看再走”。

“还是别看了，多羞人啊，走吧走吧！”程碧瑶急忙摇头要走。

这时从后面传来一个嬉笑的生意，显得十分的轻薄：“咦，两位小姐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啊？既然是来跳舞的，还还什么臊啊！不用担心，今晚你们俩的酒水钱算本少爷的，嘿嘿！”

这是一个留着猪尾巴辫子，前额光亮，穿着一身藏蓝色格子西装，脚下一双黑色正装皮鞋的年轻男子，他脸上一脸的淫.笑，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的富二代登徒子，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家丁模样的小厮。

程碧瑶听了这话，立即扭头看去，被这年轻男人的模样吓了一条，连忙躲到王亚男的身后反驳道：“我们不是来跳舞的，你、你走开！”

谁知那年轻少爷嬉笑道：“不是来跳舞的？那你们为什么在这里？看你们这模样，是哪家学校的学生吧？嘿嘿，正好，本少爷我还没有玩过女学生呢，今晚你们陪本少也玩高兴了，本少爷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后面两个跟班小厮立即奉承起来：“少爷真是好运气啊，这么俊俏两个学生妹玩起来肯定很过瘾！”

那少爷闻言顿时仰头大笑：“哈哈哈……”。

门口一个门童眼见这两个女学生要吃亏，忍不住出声道：“这位少爷，这里是礼查饭店，是洋人开的，请您最好不要在这里乱来，惹怒了洋人可不好收场！”

“哟呵！”那少爷扭头歪着脑袋盯着门童，狠狠道：“少爷我当然不敢惹洋人，可你这个小小的门童，少爷我还不放在眼里，你再狠一个给本少爷看看，信不信本少爷让你再这十里洋场混不下去？”

“你……”

那少爷怒喝：“你什么你？还不快给老子滚开！”

看着那少爷一副凶样，门童还是胆怯忍了，黯然叹息一声退到了一边，这让那少爷的气焰越发的嚣张。

“嘿嘿，两位小姐，你看打扰我们的人也没有了，这饭店楼上就有客房，如不少爷我让人去开一间房，等我们跳舞玩累了就直接去客房休息，来个三人大被**，岂不美哉？嘿嘿嘿……呃……唔”。

那少爷刚笑出几声就突然停止了，只见一只毛茸茸的蒲扇般的大手捏住了他的脖子，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这大手的主人却是一个高大威猛的洋人，两个女孩吓得躲在后面靠在了门框上，那少爷被捏住了脖子，脸上瞬间涨得通红，他的两个跟班随从看见是一个如此凶猛的洋人，吓得浑身颤抖不止，但他们又不能不管自己的少爷，情急之下两人噗通一声跪在地上

求饶道：“这位洋大人，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在这里搞事，你大人大量放了我们家少爷吧，求求您了，求您了！”两人说罢还不停地磕头，地板都被磕得砰砰直响。

就在这时一声英语传了过来：“奥皮音，你再这样抓住他的脖子，他会被你捏断气的，放下他吧！”

第70章邂逅

（感谢：游龙戏凤abc打赏了588）

不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个声音简直就是与一个洋人说的洋话没什么两样，话音落下后，奥皮音手一松，那少爷便掉下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一摔也摔得他不轻，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哎哟！”

奥皮音转身对着萧震雷弯腰鞠躬行了一个礼之后退到了一边，这让周围的人都不由有些震惊，让一个洋人做一个中国人的手下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萧震雷夹着雪茄走过来皱着眉头看着地上已经吓得尿湿了裤裆的纨绔，指着那两个跟班小厮道：“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废物带走？马上滚蛋！”

“是是是，谢谢先生，我们立马滚蛋，马上滚！”那两个小厮立即爬起来架住那少爷就往外面跑，很快上了门口一辆马车离去。

刚刚被这场闹剧搞得舞会都不得不停下来，过来看热闹的名流们和洋人们都很快散去，音乐又再次响起，舞会也重新开了起来。

王亚男打量着萧震雷，却被身后的陈碧瑶拉扯了一把，王亚男顿时有些脸红，她反应也很快，连忙对萧震雷道：“这位先生，刚才真是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那位洋下人，我们就要被那恶棍侮辱了，谢谢啊！”

“谢什么谢，就算不认识，遇到这种事情也应该站出来阻止的！”萧震雷笑着摆了摆手，又道：“对了，你们是哪家学校的学生？怎么会来这里？”

“我们是震旦学院的学生！”王亚男还没有说话，程碧瑶就率先说了出来，这惹得王亚男翻了一阵白眼。

“震旦学院？原来你们是震旦学院的学生，好像是在罗家湾吧？距离这里可不近，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礼查饭店在上海滩的地理位置在这个时期比较偏僻，又是在苏、州河与黄埔江交汇口的北面，而租界的闹市区是在公共租界的中区和法租界一带，萧震雷这么问也是有道理的。

王亚男扭扭捏捏道：“我、我们路过这里！”

萧震雷闻言笑了笑，也没有戳破王亚男的小谎言，“既然来了，就进去玩一下，我请两位小姐喝一杯酒，不知道两位小姐可否赏脸呢？”

“啊？喝酒啊？喝酒我们可不会！”程碧瑶连忙摇晃着小脑袋，两根麻花辫子甩得煞是好看。

萧震雷又道：“既然不会喝酒那就不喝，我请两位小姐进去跳上一曲，这总可以吧？”

程碧瑶看向王亚男，显然在她们两个中间，一向是以王亚男最有主意，王亚男微红着脸，看了看萧震雷，居然有些羞涩地点了点头。

萧震雷见状侧身将手一伸：“两位小姐，请！”

三人在舞厅旁边小酒吧要了一个雅座，就在舞池的边上，奥皮音则背着双手站在三人身后，大厅里播放舞曲，灯光有些暗淡，奥皮音也把墨镜

给摘了。
　　两个女孩不喝酒，萧震雷就让侍应生给她们每人送来一杯果汁，尽管这个时代没有榨汁机，但厨师们还是有办法从水果中把果汁给弄出来。
　　三人说了一会儿话，也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名字，也知道对方是哪里人士，虽然两个女人都没有想起萧震雷是何许人也，但还是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下一首舞曲响起时，萧震雷站起来邀请王亚男跳舞：“王小姐，我能请你跳一支舞吗？”
　　平时大大咧咧的王亚男这次显得很是羞涩，扭扭捏捏小声道：“我、不会跳，我怕踩着你的脚！”
　　“没关系，我教你，没有谁是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来！”萧震雷说着也不容王亚男反对，直接拉起她的手将她拉入了舞池内。
　　伴随着舞曲的节奏，萧震雷教王亚男跳着，刚开始王亚男总是踩着萧震雷的脚，不过她人很聪明，反应也很快，很快就熟悉起来，踩萧震雷的脚的次数也渐渐少了，虽然到这首舞曲的最后她还是有时会乱了步调，但已经学得很不错了。
　　两人下来之后，王亚男脸色通红，额头上还有些汗珠，显然是刚才跳舞时急的，不过她的精神很好，有些兴奋，她鼓动着程碧瑶也去场上跳一跳，也有一两个男士过来请程碧瑶，不过她都拒绝了，后来王亚男让萧震雷请程碧瑶去跳，程碧瑶才勉强答应。
　　从舞池中出来的时候，程碧瑶也是一身大汗，她看着奥皮音突然想起来奥皮音就是前段时间在章园摆擂台拳打中国人的英国大力士，立即惊叫起来：“你、你是那个英国大力士奥皮音？”
　　由于她说的是中文，奥皮音也听不懂，一脸的茫然，萧震雷回头看了一眼，笑着对两个女人说道：“没错啊，他就是在章园摆擂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认出来了！”
　　“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程碧瑶说着，突然又指着萧震雷道：“对了，你的名字叫萧震雷，难道你就是那个打败奥皮音的英雄？”
　　这话也让王亚男顿时睁得大大的，看向萧震雷的目光中也充满疑问、惊讶和欣喜。
　　萧震雷摸了摸鼻子笑道：“英雄算不上，比我厉害的人多了去了，我也只是恰逢其会罢了，比如原来与奥皮音约好了明年春比武的津门大侠霍元甲霍师傅，他就很厉害，别说一个奥皮音，就是十个奥皮音也是小菜一碟！”
　　这话让程碧瑶极为兴奋，她高兴得跳起来，活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原来还真是你啊，太好了，如果我们的同学知道我和亚男认识你，她们一定会羡慕死我们的！”
　　萧震雷心说原来我在这十里洋场还有不少粉丝，这还真是有点荣幸！
　　三人休息了一会聊了一会儿天，萧震雷又陪两个女孩分别跳了几曲，两个人女孩的悟性都不错，很快都学会了跳这种交谊舞。
　　交谊舞会散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约深夜十一点多，萧震雷说：“两外小姐，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办？要不我给你们在楼上开一间

房？只要你们晚上不随便开门，我们想这里应该很安全，如果你们要回学校的话，我送你们去，反正也是顺路！”

王亚男低着头小声道：“住饭店还是不要了吧？我可从来不在饭店过夜！”

“那我们还是回学校吧？”程碧瑶说道，但又想起现在时间太晚了，连忙摇头：“不行不行，现在学校早关门了，如果我们现在回去，被韩老头（韩绍康，教会法国籍教士，震旦学院校长）知道了肯定会拉着我们去唠叨一番，我最受不了他了！”

萧震雷笑道：“既然你们不肯住饭店，又回不了学校，不如去我家过夜吧？”

两个女孩闻言大羞：“啊——”

萧震雷连忙道：“别误会，别误会，我家里可不止我一个人，还有花匠、厨娘、佣人、护院，房间很多，两位小姐想住哪间就住哪间！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不是？”

两个女孩互相看了一眼，犹豫了良久才答应去萧震雷的家里过夜，但严重警告他不许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求三江票啊，弟兄们，下午两点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是领取三江票和投票的时间，别让小弟我垫底啊！）

第71章上门

（感谢：神圣之亡打赏了1888）

马车在萧公馆门口停下，狗蛋跳下马车去拉响门口的门铃，奥皮音下车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没过一会儿工夫就见周传东过来打开了大铁门，狗蛋驾着马车进了别墅内。

“咦，怎么是这里？”程碧瑶通过撩起的门帘看见眼前这栋洋楼惊异地说了一句。

萧震雷闻言问道：“程小姐以来来过这里？”

“没，没有！”程碧瑶连忙否认，脸色有些不自然。

马车在洋楼门口停下，这次周传东也锁好大铁门走了过来，佣人吴妈也从洋楼内走出来站在了大门口迎接，萧震雷从马车上跳下来将两个女孩子扶下马车给他们介绍了一下，然后对吴妈道：“吴妈，这是王小姐和程小姐，她们俩今晚在这里过夜，你给她们收拾两间干净一点的房间！”

吴妈答应：“好的，先生!”

夜半，王亚男刚刚洗漱了一番准备睡觉，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王亚男吓了一下，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她以为是萧震雷，既希望是他又有些害怕，轻轻走到门口问道：“谁啊？”

门外传来一个慌乱的女声：“是我！”

原来门外的是程碧瑶，王亚男连忙打开房门，就见程碧瑶一脸害怕的模样从外面钻进来，等她进了房间，关上房门反锁住，王亚男松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之后转身问道：“碧瑶，你怎么啦，一脸的慌张的模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程碧瑶拉着王亚男坐在床沿神情有些惊惧地说道：“亚男，你知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刚才在外面大门口的时候我连续给你打眼色你怎么没看见呢？”

王亚男一头雾水：“怎么啦？这里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这栋别墅可不简单，我跟你说.......”程碧瑶三言两语就将萧公馆以前发生神秘死亡事件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王亚男听后笑道：“碧瑶，我觉得你太紧张了，而且也太迷信了一些，你要知道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怎么能相信这些无稽之谈的东西呢？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可萧先生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也没见发生什么闹鬼的事情呀，我看你是自己吓自己，别信那些报纸上说的！”

程碧瑶还是有些害怕，她道：“好吧，不过亚男，我能不能跟你睡？”

王亚男见她这副样子，不禁有些好笑：“行，但你不许挠我的痒痒!”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两个女孩很早就起来了，早饭都不吃就来向萧震雷告辞，萧震雷正在草坪上练武，周传东和奥皮音两人也在，三人进行对练。

“两位小姐这么早就起来了啊？”看见两个女孩走过来，萧震雷停下打招呼。

王亚男笑着道："是啊，萧大哥，你们不是更早吗？对了，还没有吃早餐吧，稍等一下，桃姐应该把早餐做好了"。

王亚男连忙道："萧大哥，我们不吃早餐了，我们是来向你告辞的，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到学校去上课，如果吃早餐的话，我担心上课会迟到！"

"这样啊！"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可早上不吃东西也不行啊，我让桃姐给你们包一些点心，你们在路上吃！"

"真的不用了，时间不够了，谢谢你，萧大哥，我们走了！"王亚男说着也不让萧震雷继续说下去了，而是直接拉着程碧瑶转身就走。

萧震雷见两个女孩执意现在就走，于是只得对周传东说："传东，你快去让狗蛋准备马车，送王小姐和程小姐去学校！"

"好的，先生！"

萧公馆外远远来了两辆马车在门口停下，三井洋行经理三井寿和三菱洋行的铃木二郎同时从各自的马车上下来，铃木二郎看着公馆内说道："三井君，我们今天来这么早，我想我们应该能够见到萧震雷吧？"

"希望吧！"三井寿点了点头向大铁门走去，"走，过去拉门铃！"

两人刚走到门口，还没来得及拉门铃，就见大门从里面打开了，一辆马车从公馆内出来，两人急忙让路，马车经过身边时，三井寿通过马车的车窗看见了两个女孩坐在马车内，靠车窗的女孩，他竟然认识。

"这个女孩这么早怎么从萧公馆出来？难道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昨晚就在萧公馆过夜？"看着马车逐渐远去，三井寿忍不住嘀咕起来。

铃木二郎有些诧异，"怎么？三井君认识车内的女孩？"

三井寿道："我只认识靠窗户的那个，她叫程碧瑶，是裕盛纺织厂老板程裕盛的女儿，听说她在震旦学院读书，裕盛纺织厂与我们三井洋行有生意往来，一次去他们家作客时见过一面!"

"哦？原来是这样！"铃木二郎点了点头，若有所思道："那么她与萧震雷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们还是先去见见萧震雷吧！"

后院草坪上正在练武的萧震雷听见周传东走过来说道："先生，外面来了三井洋行的经理三井寿和三菱洋行的铃木二郎，他们昨天晚上就来过，只不过那时您已经去了礼查饭店，您和两位小姐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因此我就没有告诉您这件事情，没想到他们今天这么早又来了，您要见见他们吗？"

"三井寿？"萧震雷听了之后心中一动，思索一番后说道："你把他们带到客厅就座，让吴妈送上茶水，说我吃完早餐就过来！"

"好的，先生！"

萧震雷用毛巾将身上的汗水擦干，又跳进游泳池里游了几个来回，这才爬起来进了洋楼，吃了早餐之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正当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两人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他才出现在客厅的门口。

"哈哈哈，是三井先生和铃木先生吗？鄙人耽搁了一会，让两位先生久等了，恕罪恕罪！"萧震雷的人还没有出现，声音就传了过来。

两人听见声音，再扭头一看，见萧震雷走了过去连忙站起来鞠躬行礼道："没关系，没关系，这么早过来打扰萧先生，是我们唐突了！"

"呵呵，两位先生请坐！"萧震雷做了一个手势，待两人坐下之后他才坐下问道："两位先生都不是闲得无聊的人，这么早过来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两人闻言互相看了一眼。三井寿开口道："确实，萧先生，我们有点很很重要的事情想和您谈，不知道这里是否有隐秘之处？"

萧震雷心中冷笑，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点头道："好吧，我希望对我而言是好消息，请跟我来！"

两人跟着萧震雷来到了书房，萧震雷吩咐吴妈重新送来三倍茶水，然后吩咐周传东在外面守着，不准任何人进来，他反锁住房门走到铃木和三井寿对面坐下道："好的，两位先生可以说了！"

还是由三井寿先开口，他道："萧先生，想必您也知道，由于您召开了招标会，让各大洋行的经理们都有些坐不住了，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除了我和铃木君已经把您所需要的招标书做好了之外，其他洋行没有一家打算做竞标书，他们都企图通过其他的办法获得您的采购订单，这些天他们一个个都往葛县令家里跑，我想萧先生肯定不会没有得到消息！我们知道萧先生您才是振华公司的老板，只有您说的话才算数，对于您的工厂所需要工业机器生产设备，我和铃木的公司都无法单独全部以最优厚的条件给您搞到手，但是我们两家却可以联手接下这份订单，而且我敢保证我们给的价格是其他所有洋行都不能给的。"

第72章互坑

萧震雷静静地听完三井寿说完，这中途他没有打断或者插话，他虽然事先料到两人来这里的目的，但知道他们亲口说出来，他的心里才笑了起来。

这是你们自动上钩了，我可没逼着你们自己钻进来，萧震雷心里嘀咕着，面无表情点了点头，问道：“所以呢？”

三井寿站起来鞠躬行礼道：“请萧君把这份订单交给我和铃木君做吧，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吃亏和失望的！”

萧震雷拿过雪茄盒打开做了一个手势，三井寿和铃木两人同时道了一声谢谢，依次拿了一支，剪去头部之后点燃，三人开始了吞云吐雾。

萧震雷吸了两口后说道：“三井先生、铃木先生，我了解过你们两家洋行，从实力上来说，如果你们两家洋行真的联合起来确实有能力接下这笔订单，不过我凭什么把这笔订单给你们呢？你们又怎么保证给我弄来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是现今最先进的呢？”

这次铃木二郎接过话题，说道：“萧先生，我敢以人格担保，其他洋行绝对不会把他们本国最先进的机器卖给您，原因是他们要凭借那些最先进的机器让他们本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我们却可以将我国最先进的机器卖给您，因为相对于他们本国的机器，我们的机器在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上稍有不如，可比他们能卖给您的又要先进一些！他们担心技术泄密，而我们不同担心技术泄密。另外，我们来这里是有着很大诚意的，这是我和三井君一点小小的意思！”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支票放在桌子上推过去。

一张二十万，两张四十万，日元！萧震雷看着桌子上的两张支票有些傻眼，心说这两个东洋鬼子到底唱的哪一出啊？他们为了获得订单竟然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收买我？我擦，这两个家伙的脑子秀逗了吗？我是老板啊，我会收受别人的贿赂来坑我自己吗？

心中极为愤怒，刚想起身将两人轰出去，但萧震雷很快改变了这个想法，他心想既然这两个东洋鬼子送钱给他用，他何不收起来呢？对于这种想在中国捞好处的东洋小鬼子，能坑一把是一把，而且还要坑得狠一点。

萧震雷在此之前也派人打听过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来上海滩不久，对这边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与他们打交道的大多是清廷的官员，很显然他们是把他当成了清廷官员一样的人来对待了，想用钱来收买他，可他们忘了他不是清廷的官员，而是一个私营老板，怎么可能收别人的钱来自己坑自己？

萧震雷脑子里一转，很快便有了主意，他笑着摇头道：“想不到两位的诚意这么大，只是我不能收这笔钱，你们应该知道，在我们这里可跟其他地方不同，我们这里很多事情都是父母官说了算，也就是葛县令，如果他不同意我把订单交给你们做，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不可能得罪他，否则的话，我的工厂就开不下去，他一句话就随时可以让我的工厂关闭，你们说我怎么能够把订单给你们呢？”

听了萧震雷的话，铃木和三井寿相视一笑，铃木二郎立即道："萧先生大可以放心，只要你同意把订单给我们，我们就会去求见大日本帝国驻沪领事宫本先生，宫本先生与我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的关系匪浅，有了他的支持，您根本不用怕葛县令，他不敢把你怎么样的！如果萧先生愿意的，我们可以对您进行实质性的支持，我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可以入股您的振华公司，这样一来，清国的官员就更加不敢对付您了，您还可以借助我们的渠道将你工厂生产的机器卖出去，我想一定会很有市场的"。

三井寿也在一旁帮腔道："是的是的，萧君，如果有我们大日本帝国做您的后盾，谁都不敢把你怎么样，有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支持，您的公司很快就会发展壮大，生意会越做越大，您就等着数钱吧！我举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您知道裕盛纺织厂吧？这家纺织厂的老板是程裕盛，当初他的作坊只有几台纺织机，女工只有三两个，短短几年的时间发展到几百台纺织机，进千纺织女工，这都离不开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支持啊，今年棉布、棉纱都不紧俏，而程裕盛却收购了大量的棉花做原料，可生产出来的棉纱都没人要，大量囤积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如果不是我们三井洋行帮忙处理了一大批的话，他的裕盛纺织厂就因为周转不灵而倒闭了！听说到现在为止他还欠着纺织厂里几百女工的工钱没给呢！"

三井寿说的前面的那些话他没听见去，却是裕盛纺织厂的事情让他上了心，这家工厂竟然是日本人扶持起来的？难道日本人在其中占有股份？

萧震雷抽着雪茄思索了一番，没有动桌子上的两张支票，瞟了一眼之后慢慢说道："把订单给两位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点钱还不够，我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二位如果能答应这个条件的话，我不仅把第一期的订单给你们，以后的三期订单都给你们，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到了眼中巨大的喜悦，两人连忙同声问道："不知道萧先生还有什么条件？请您尽管说！"

萧震雷抽了一口雪茄吐出烟雾问道："三井先生，我听说你拥有大上海电灯公司的百分之八的股权？"

三井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点头道："是的，萧先生！我持有这家公司百分之八的股权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萧先生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难道您的意思是？"

"没错！"萧震雷笑道："我就是想要这百分之八的股权，我已经找人算过了，以现在大上海电灯公司的市值，您占有的那百分之八的股权价值还不到三万两，这笔钱比这桌上两张支票的零头都少，不知道三井先生舍不舍得割爱？"

"这……"三井寿犹豫了，他不是舍不得这点钱，只是那百分之八的股权是他私人持有，与三井洋行并无关系，而且他很看好那家电灯公司的前景，他认为日后电灯的普及率会越来越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使用电灯，要大规模普及，那么那家电灯公司就具有非常大潜力，所以他只是舍不得那百分之八的股份。

铃木二郎见状急忙伸手扯了扯三井寿的西服燕尾，示意他马上答应，可三井寿始终犹豫不决，铃木二郎只能对萧震雷说道："萧先生，我需要

跟三井先生沟通一下，您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吗？最多十分钟，可以吗？”

萧震雷笑道：“当然可以！”说罢便起身出去。

也不知道铃木二郎怎么说服了三井寿，或者他们两个之间又达成了什么协议，反正萧震雷再进来的时候，三井寿终于还是答应将那百分之八的股权转让给萧震雷，只不过这是送的，不要钱。

当然为了防止萧震雷收了钱之后变卦，三井寿提出，由他和铃木二郎先收回两支支票，不过为了表示诚意，他可以先把电灯公司的百分之八的股权先转让给萧震雷，萧震雷考虑了一番便答应下来，三人约定明天就找律师来签股权转让协议。

第73章前往

（感谢：波林神尊打赏了100）

秦连魁的办事效率很快，当第二天萧震雷打电话给他，请他过来处理与三井寿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他就带来了萧震雷让他调查的资料。

与三井寿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得很顺利，为了能够得到振华公司的这笔订单，三井寿也算是下了大血本，只是三井寿为了防止萧震雷拿到钱之后变卦，因此收回了两张二十万日元的支票，要求在下一次召开投标会的前一天才能将那两张支票交给萧震雷。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完成之后，萧震雷和秦连魁送走了三井寿以及铃木二郎，两人才转身回到洋楼内，两人在沙发上重新坐下，秦连魁拿出一份调查报告递给萧震雷说道：“萧先生，您要调查的事情已经搞清楚了，全部都在这里！”

萧震雷接过报告也没看，问道：“这么快？”

“时间就是金钱嘛！我找的私家侦探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这份调查报告我也看了，情况基本上属实！”

“哦？”萧震雷说着打开了牛皮纸文件袋抽出一叠纸，开始一页页认真看起来，不一会就看了，放下资料说道：“这些人当中平福这个第二大股东已经死了，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他的股份很快就会归于我的名下，而刚才第三大股东三井寿也把他拥有的百分之八的股权转让给我，我则拥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权，成了电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原本的第一大股东比利占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股权，成了第二大股东，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还有四个股东占有百分之十三的股权，而其中三个人不再上海滩，只有一个名叫罗伯特的股东在上海滩，这个罗伯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地磅橡胶公司的老板，等等，地磅橡胶公司？橡胶公司？橡胶？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萧震雷说着一拍大腿站了起来。

尽管萧震雷对清末事情的历史不怎么熟悉，但是对于1909年至1910年发生的橡胶股灾还是知道的，这次股灾造成了一次巨大的金融风暴，就因为这次的橡胶股灾引发的金融风暴，抽干了清廷最后的血液，使得清政府到了破产的边缘。

早在1903年，英国人麦边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而到了年底时候，在东南亚开设橡胶公司的将会达到了一百多家，总部设在在上海滩上的近四十家，其中以兰格志、斯尼王、皮瑞克、卡鲁蒙篷等橡胶公司的实力要强一些，而地磅橡胶公司只是一家小公司。

秦连魁见萧震雷的神情有异，问道：“萧先生，你怎么啦？”

“噢，没事，没事！”萧震雷反应过来，连忙说道：“秦律师，你对股票熟悉吗？特别橡胶股票？”

秦连魁不明白萧震雷为什么突然问起橡胶股票的事情了，不过他在来之前对地磅橡胶公司做过一些了解，毕竟调查资料上的罗伯特是地磅橡胶公司的老板，他说道：“不瞒萧先生，我就是一个股民，平时除了在事务

所里上班和在赌场里玩几把之外，我也没有其他别的爱好，最近听说橡胶股票能挣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买了一些，没想到我买的橡胶股票竟然涨了，以前留学的时候我在国外也听人说起过股票，做过一些了解，但说到精通或者研究，我就完全是门外汉了，我想萧先生是想问地磅橡胶公司的情况吧？”

萧震雷点头道：“对！”

秦连魁听了突然眼睛一亮，问道：“难道萧先生是想把罗伯特手上的电灯公司的百分之六的股权收购过来，从而达到对电灯公司绝对控股的目的？”

“呃？”萧震雷一愣，随即笑起来：“哈哈哈……秦律师果然不愧是头脑灵活之人，我的谋划一下子就被你看穿了，是的，这就是我的目的！”

“原来真是这样！”秦律师点了点头，随即说起了地磅橡胶公司的情况：“在来之前我做过一些调查，罗伯特这个人今年三十九岁，是一个德国人，这人以前在远洋轮船上做大副，后来不做大副来了上海滩，将近两年时间在格兰志公司上班，这几年橡胶行业发展迅速，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世界各地对橡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罗伯特也是看到了这个前景才从兰格志公司出来自己单独做，去年六月，他向德华银行贷款100万马克，又向华俄道胜银行贷款不下于两百万卢布，在东南亚买了几个橡胶园，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就是地磅橡胶公司，公司开起来之后，他随即向外界发行股票以达到融资的目的，刚开始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二十元（银元），现在的市值基本上翻了一倍还多，大约五十一两，尽管看起来股票的市值升值很大，可相比其他橡胶公司的股票升值的情况而言就相差太多了，现在已经快到了五月份，距离六月偿还银行贷款的期限只有一个多月，罗伯特新发行的股票还有很多没有卖出去，融资的金额还不足还清银行贷款，如果不能还清贷款，我估计他很快就会破产，现在他应该很心急，我想这对于萧先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和不错的机会！”

萧震雷听了心说这真是天助我也！只要罗伯特不想破产，只要他想把地磅公司发行的股票卖出去，他就必须要把电灯公司的百分之六的股权卖给自己，而自己则可以趁机进军橡胶股票市场，凭借着自己在未来对这次橡胶股票市场的先知先觉大捞一笔。

思索了几秒钟，萧震雷问道：“秦律师，我对电灯公司志在必得，不知道秦律师现在有空吗？如果得空的话，陪我去一趟地磅公司如何？”

萧震雷是老板，而秦连魁是员工，虽然这个员工的自由程度比较高，但老板发话了，员工还得听从，秦连魁笑道：“只要萧先生有任何吩咐，我随时都有时间！”

萧震雷战起来道：“那好，我们现在就去地磅橡胶公司会会罗伯特！”

两人坐着马车很快赶到了地磅橡胶公司，地磅橡胶公司确实不是什么财大气粗的公司，罗伯特将从银行贷来的钱款绝大部分去东南亚购买了橡胶园了，而剩下的钱就只能在租界租下一栋两层的小楼作为办公楼以及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

相比其他很多在上海滩挂牌的橡胶公司而言，罗伯特算是一个比较有

良心，而且是一个对股民比较负责的公司老板，至少他在东南亚有几片自己的橡胶园。而这个时期把总部设在上海滩上的多家橡胶公司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在东南亚有成熟的橡胶园，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滩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滩上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滩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第74章各取所需

罗伯特一头乱糟糟的金黄色头发坐在办公室桌后面抽着烟，脸色很是憔悴，眼圈都有些发黑，外人只知道他在上海滩开了公司、发了家，已经成了大富翁，可实际上自家事自己清楚，他现在欠着几家银行的一屁股债，再有一个多月就到了偿还贷款的期限，如果不能偿还贷款，银行方面就会把他的橡胶园拍卖，而他的公司也会破产倒闭。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罗伯特为股票发行的事情愁得不行，这是他自己的公司，当初为了绝对控股，不让居心叵测之人通过股市把自己的公司收购，他保留了百分之五十一的原始股权，只发行了百分之四十九股权的股票，尽管这近一年来，地磅橡胶公司的股票已经涨了将近一倍，但是融资得来的钱仍然不足以还清贷款，还差了一大截，如何筹够剩下的钱呢？罗伯特想了很多办法，也找了很多银行，但地磅公司的规模太小，那些银行都不敢把钱贷给他了，而且他买橡胶园成立橡胶公司的钱大部分就是从银行贷出来的，这一点，多家银行都清楚，他再想以橡胶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也行不通，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发行股票，将自己拥有的百分之五十一的原始股权拆开再发行一些出去，以此来筹集足够的钱款偿还银行贷款。

新股票已经开始发行了，可卖出去的速度还是太慢，大上海尽管是全中国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城市，但绝大多数人对于股票这种东西都还很陌生，即便是懂得股票是何物的人也对橡胶市场的发展前景没有把握，因此人们对于购买橡胶股票还处在一个犹豫期。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只怕还等不到筹措到足够的钱款，银行方面就会派人过来清算自己的公司财产了，伤脑筋啊！

“老板，外面有两个华人求见！不知道您是否要见他们？”助手推门进来向罗伯特报告。

“华人？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接待华人？就说我没空，快赶他们走！”罗伯特一副极度不耐烦地模样挥舞着毛茸茸的手臂，然后继续抓着自己如鸡窝状的头发。

助手并没有离去，他继续道：“噢，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他们说想和您商谈购买橡胶股票的事情！”

“我说了赶他们走，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他们想购买我的橡胶股票？”罗伯特站起来大声叫道。

助手回答：“是的，先生，您没听错，他们确实是这样说的！”

“快，快去请他们进来，等等，还是我亲自去！”罗伯特急忙整理了一下衣服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萧震雷和秦连魁正在楼下打探讨论着这家公司的情况，大堂里铺着大块石，非常地平整，打磨得很光滑，人站在上面可以照出倒影，萧震雷从后世而来，他一直以为装修是从七八十年**始的，却没想到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已经有装修了。

两人正在讨论时，一个近四十岁的洋人从二楼下来，后面还跟着刚才

上去汇报的助手，萧震雷心想这就是罗伯特吧？

果然，那洋人急忙走下来问道："我就是地磅橡胶公司的老板罗伯特，是两位先生要买我公司的股票吗？"

萧震雷上前伸出手笑着说道："我是萧震雷，是振华公司的大老板，罗伯特先生可以叫我萧，就是我想购买您的橡胶股票，这位是我们振华公司的法律总顾问秦连魁秦大律师！"

"您好！您好！"罗伯特急忙伸出手分别同萧震雷和秦连魁握了手，然后将二人请上二楼他的办公室里。

罗伯特的办公室里装修成西方风格，办公桌后面是一排书架，办公桌上放着小地球仪、插着一面小德国国旗，对面的墙壁上挂着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

地面铺着木制地板，打了蜡，光滑如镜面，走在上面通通作响，罗伯特请两人坐在办公桌对面，他自己则坐在自己的办公椅子上。

待助手送上咖啡退出去之后，罗伯特便迫不及待地说道："萧先生，我对于振华公司也略有所闻，这些天的报纸上都在报道振华公司在宝山建设工厂的事情，听说贵公司发布的招标会轰动了上海滩，举办招标会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按理说萧先生现在应该在忙着建设工厂的事情，难道我的股票比您建设工厂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哈哈哈！"萧震雷笑道："罗伯特先生，您应该知道只要自己认为有利可图，资本家就会如鲨鱼闻到了血腥味一般涌过来，我认为橡胶股还是很有前途的，而且我听说罗伯特先生正在为手上的股票不能快速脱手而烦恼，如果我购买了您的股票，不正好解决了您的烦恼了吗？您说呢？"

罗伯特闻言脸上有些不自然，他微微一笑说道："先生，我现在在发行自己公司的股票，当然想把股票卖出去，不过我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烦恼，现在橡胶股票势头良好，就比如我公司的股票，面值二十元的股票，现在已经升到了五十二元，也就是说每股上升了大约2.6倍！"

萧震雷吸了一口雪茄，喝了一口咖啡，弹了弹烟灰笑道："可我怎么听说罗伯特先生为了创办地磅公司找好几家英航贷了款，而还款的期限就是下个月，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用于还清银行贷款呢？地磅公司的现在的情况的确不错，这就好比你找别人借钱买了一只母鸡，母鸡正在源源不断的下蛋，可它下蛋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如果您在还款期限到了之后还不了钱，那么我相信银行方面肯定非常乐意把您的母鸡收回去，让它给自己下蛋，这对于银行来说不是更好吗？您说呢？"

罗伯特此时的脸色极为难看，带萧震雷说完之后，他紧紧地盯着萧震雷，过了好一会才一脸颓废地松懈下来，叹道："好吧，你说对了，我现在确实面临着这么一个困境，我想你今天来不是过来接我的伤疤的吧？说出您要买多少股?打算以什么价钱买？"

"这就对了嘛，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两厢对比一下就会少去很多争论不是吗？哈哈哈！"萧震雷说着大笑起来，抽了一口烟之后问道："那么您手上还有多少准备卖出去又没有卖出去的股票呢？卖完了这

批股票之后，你手上还有多少原始股权？”

罗伯特道：“五千股，每股面值五十元，今天的成交价是每股五十二元，我手上还有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萧震雷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罗伯特，说道：“你原先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绝对控股权，卖出去这些股票之后你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原始股权，也就是说你的百分之十一的股权卖了超过二十五万元，那么也就说你的公司总价值超过两百五十万元，随着股价的升高，这两百五十万元恐怕不是最终数字，可是罗伯特先生，你我都清楚，你的公司真正的价值肯定没有这么高，这个数字是市场带来的虚高数字，现在我来购买你的股票等于是帮了你的忙，现在大上海，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财力能买下你这么多股票呢？所以你想用每股五十二元的价格卖给我，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每股五十元的价钱，这五千股我全要了，不过您还必须把你拥有的电灯公司百分之六的股权送给我！”

罗伯特眼睛眨了眨，连忙道：“每股五十一元，电灯公司的百分之六的股份也送给你！”

萧震雷摇了摇头道：“罗伯特先生，我做生意从来都是一口价，从来不还价，我之所以一口价，实际上也已经替对方考虑的了，对方也一定能够承受，我相信你也能够承受每股五十元的价钱，可以说，你只赚不亏，如果我不买，我敢肯定一个月之后后你会破产，破产和只少赚了一万元，我想您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吧？”

罗伯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心中叹了一口气，站起来伸出手道：“好吧，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萧震雷也站起来笑着伸出了手和他握在一起。

第75章强势入主

（感谢：死宅之肆虐的琴弦打赏了100）

会审公廨的判决终于下来了，尽管平福已经死亡，但是他作为沃林的担保人，在沃林逃跑之后，也不得不承担起对萧震雷的赔偿，一共二十万大洋，会审公廨方面派人清查了平福死后留下的所有财产，他在银行有两千英镑的存款，在华德路有一套别墅住宅，另外在电灯公司有百分之三十七的股权，会审公廨方面请专门的会计师对他的别墅和股权进行了沽价，总价值大约二十一万三千大洋，会审公廨将萧震雷和平福的遗孀请到一起进行协商，最后决定判决萧震雷拥有华德路别墅住宅产权和电灯公司百分之三十七的股权，但萧震雷必须另行支付一万三千大洋给平福的遗孀，平福的遗孀本想留下那栋别墅自己住，可她没有多余的钱偿还债务。

大上海电灯公司原本是一家英资公司，尽管到现在为止已经不是纯粹的英资了，但大部分资产还是由英国人持股，可因为平福的事情，他的股份由萧震雷这个华人接手，这件事情就成了上海滩的一个新闻，虽然闹出来的动静不是很大，可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其中电灯公司的大股东兼总经理比利比任何人都要早知道这个消息。

蘸水鹅毛笔在纸上滑动得沙沙作响，写了两行字之后，鹅毛笔的主人就不得不将它插进墨水瓶里重新蘸上墨水再写，对于比利这个英国老头来说，尽管自来水钢笔已经发明了多年，可是他还是习惯用这支鹅毛笔写字。

“咚咚咚”

“请进！”比利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句，手上书写的动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带着眼镜、身穿西装的年轻华人走进来在办公桌前站定道：“老板，萧先生让我通知您去开会！”

“萧先生？哪个萧先生？开什么会？”比利停下来抬头皱着眉头看向自己公司的华人买办李书林问道。

李书林道：“就是振华公司的老板，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萧震雷先生，他让我来通知您去开股东大会”。

比利这个头发都差不多掉光了的老头闻言有些恼怒，瞪着李书林狠狠道：“李，你应该明白，你拿的是我给你的薪水，你是替我做事，也应该替我这个雇主多考虑，你明白吗？萧只是第二大股东，我才是第一大股东，他无权召开股东大会，而且召开股东大会也是有固定的时间的，不是他想开就能开的，你告诉他，我现在没空，另外其他一些股东也都不在这个城市，他想召开股东大会的事情只怕要落空了！”

李书林站在原地不走，他叹道：“比利先生，我们公司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我拿的是公司的财务支付的薪水，并非您私人掏腰包支付的薪水，而且这个股东大会您恐怕不能不去，因为据我所知，您现在已经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了！”

“什么？”比利脸色一变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深吸

一口气说道："我们公司章程早就有规定，就算他成了第一大股东，他作为在公司中没有任何职位的股东不是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也无权召开股东大会！"

李书林淡淡道："问题是，萧震雷先生已经掌握了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按照我们公司的章程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他现在对我们公司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能够随时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电灯公司并没有挂牌上市出售股票融资，之前股东只有七个，而现在只有五个了，实际上股东会就是董事会，在电灯公司，两者并没有实际上的区别。

拥有绝对控股权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随即一脸颓废地跌坐在椅子上。

当比利步履蹒跚地走到董事会会议室时，会议室长方形桌子边坐满了人，这些都是电灯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而萧震雷则坐在最上首的位置上，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召开股东大会吗？怎么公司的中高层人员都在这里？

"比利先生，您来了，请找个位置坐下吧！"萧震雷看见比利走进来便出声用英语说话。

公司的中高层的人员都看着比利，这让比利感觉自己丢尽了脸面，堂堂大英帝国的公民竟然被一个黄皮猴子的华人欺负成这样，大英帝国的公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窝囊了？比利冷冷地看着这些坐着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向他问好，这让他的脸色更加难看。

萧震雷左右看了看，见人都差不多到齐，便用英语高声说了起来，毕竟这里的中高层职员大部分都是洋人，华人只有少部分，而且这些华人也是都会英语的。

"好了，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没有来！现在我们开会！"

萧震雷说着停了一下，翻了下面前桌子上的文件，然后又道："原本只是召开股东大会的，不过现在公司能够召集到的股东只有我和比利先生，所以就临时决定召开股东会议和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会议，两个会议一起进行！现在公司的股东只有五个人，除了我和比利先生之外，还有另外三个股东，但是他们在两年前会回英国养老去了，连续两年都没有出席股东大会，所以现在股东大会只有我和比利先生说了算，而我现在拥有对我们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我想我有权利对公司现有的人事进行重新调整，这位是我的私人律师费信惇先生，现在由他对比利先生和诸位公司的中高层职员宣读相关的法律条文"。

站在萧震雷右后侧后的律师费信惇站出来道："在另外三位股东长期缺席的股东大会情况下，根据公共租界制定的公司法和电灯公司的章程的相关规定，拥有绝对控股权的萧震雷先生有权对公司现有人事岗位进行重新调整，诸位如果还有疑虑，可以向我咨询，我一定会尽心解答！"

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口说话，但情况很明了，在座的中高层尽管有人是某个股东的代表，但是他们此时也没有什么话说，毕竟人家是按照正规程序走的，而且也合乎情理和法律。

“没有人有其他的疑虑吗？”萧震雷问了一句，左右看了看，见没人说话，便继续道：“好，既然没有人说话，就代表诸位都没有异议，那么我现在决定撤销比利先生总经理的职位，改任改任公司后勤处处长！”

比利听完已经气得拍着桌子战了起来，但费信惇适时地说道：“比利先生您可以反对，但您的反对无效，因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在股东大会只有两个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占有股权多的股东拥有决定权，您可以反对萧先生的决定，您的权利是可以在萧先生的决定作出之日起的两个月之内向公司请求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您的股权，如果您与公司不能达成收购协议，那么您可以在萧先生作出决议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提起诉讼”。

“你、你们……”比利指着萧震雷怒斥，但他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身体摇晃了两次倒了下去。

会场一片大乱，萧震雷皱了皱眉头大声道：“快给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

第76章忽悠

救护车将比利老头拉走之后，管理层职员们再次在会议室集合，萧震雷走进来坐在老板椅子上看着众人道：“好了，诸位，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我请诸位安心，现在我宣布我自任公司总经理，由于比利已经住院了，恐怕暂时无法任职后勤处长的职务，由原后勤处长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买办李书林担任总经理助理一职，协助我管理公司事务，在我不在公司期间代替我全权处理公司事，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职位暂时不做变动，请诸位安心自己的工作，如果诸位没有其他事情的话，现在就散会吧！”

职员们闻言纷纷起身离开，走出会议室之后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互相议论，刚刚从一名普通买办被提拔成总经理助理的李书林也准备离开，可一想自己被新老板提拔了，怎么说也应该表示一下感谢，不能就这么走了，于是起身站着不动，等其他人都走了在走到萧震雷身边低头作揖道：“多谢老板提拔，我以后一定尽心为老板做事，老板您就看我的表现吧！”

萧震雷笑了笑点头，起身道：“小李啊，你跟我来一下！”

“是，老板！”

这段时间萧震雷早就跟李书林接触过，在接触之前也对他做过一些调查和了解，在这个时期，很多上海滩为洋人做事的华人买办都仗着洋人的势力欺负中国人，可还是有不少华人买办是有良心的，这李书林就是其中一个，李书林是一个孤儿，从小被叔父养大，后来在一家教堂打杂，跟着教堂里的神父学习了一些英语，他就凭着会说英语在电灯公司找了一个买办的差事。

萧震雷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原本属于比利的总经理办公室，他带着李书林走进办公室回头吩咐道：“把门关上！”

李书林闻言转身关上门，再回身时，萧震雷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椅上，并让他找椅子坐。

将办公桌上东西随便收拾了一下，萧震雷起身找了找，找到一罐子磨好的咖啡，用开水冲了两杯，一杯端给李书林，这让李书林受宠若惊，连声说着使不得。

萧震雷喝了两口咖啡坐下说道：“小李，我刚刚入主电灯公司，对公司的具体情况还不熟悉，你是公司的老职员了，麻烦你把公司里的一些情况给我说一下，好吧？”

“好的，老板！”李书林连忙答应，当即说起了公司的具体情况。

这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萧震雷听着也丝毫没有不耐烦的，待李书林说完，他大致也了解了电灯公司的情况，这家电灯公司最开始只是做电灯的代理生意，也就是说靠从国外进口电灯，然后在大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销售，而在这个时期，在中国国内的电灯基本上都是从这家公司卖出去的。

不过总做电灯代理生意也不是办法，因此公司的高层们后来就想到要自己生产电灯，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而且免去了

远洋运输的高运输费用，加上原有的销售渠道，生产出来的电灯不愁没有销售，毕竟在这个时期电灯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而且其他人想做也没有技术，可这家电灯公司不同，它的股东基本上都是洋人，从国外招几个有技术的工人是小菜一碟，然后再在当地招一些华工培训，生产机器设备从国外购买，不出半年，一个规模一般的电灯生产厂就建立起来了，生产出来的电灯款式与进口的一样，质量也不相上下，只不过想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李书林说完之后，萧震雷沉吟了一会说道："小李，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总经理助理了，我呢，还有另外的公司和其他的事情要打理，不会整天都在这里，所以公司很多事情都要交给你来做，电灯生产工厂那边我也去过了，倒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如今我们生产的电灯的款式和规格都比较单一，例如所有电灯都是一种功率的，也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款式的，这样不行，虽然现在大上海只有我们这一家电灯公司，但生产电灯的技术不是很高，只要有生产设备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很快就可以开一家工厂，如果别人也做这一行，我们公司以后就会面临很大的竞争，因此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生产多规格、多型号的电灯，还要生产不同价格以及层次的电灯，例如，一间普通平房用这种电灯，如果也让别人豪华的别墅也用这种电灯，你不觉得不合适吗？用在洋楼别墅的电灯至少要比普通老百姓的电灯要上档次吧？要不那些有钱人怎么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感，你说呢？

还有，生产的电灯在发光的时候也可以是其他颜色的，这也就是在电灯的玻璃上做点文章罢了，例如粉红色的电灯可以安装在女孩子的闺房或者婚房里！"

李书林听了之后眼睛睁得大大的，随即作揖道："老板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我以前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电灯太单调了，尽管在销路上还可以，可总感觉差了什么，现在听老板这么一说我才明白！"

萧震雷点头道："你明白了就好，以后这些事情都要你去做，我们不仅要生产多种规格、型号的电灯，而且还要在销路上下大工夫，也就是说要在全国各地找更多的代理商，让他们把我们的电灯推广出去，这也就要招手更多的业务员推广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公司现阶段的任务，要快速抢占全国市场，趁着电灯这个行业还是市场初期开发期，我们要先占领市场，以后别人想进入这个市场就要困难得多，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销售渠道对他们进行打压，而等别人也进入这个行业，我们再想这么做就很困难了，这是第一步，占领了国内市场之后就可以向国外市场进军了，第二步就是进入国际市场，这也是我要让工厂生产多种型号、规格个不同档次的电灯的原因，不同的消费层次有不同的选择，你让一个超级有钱的人去用一个普通老百姓用的东西，他愿意吗？以后我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去做，不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边，只要你做得好，电灯公司总经理的位置迟早都是你的，如果你对公司的发展有大的贡献，我会召开股东大会从各股东的原有股权中各抽出一部分送给你，算是给你的奖励！"

李书林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他想着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买办，在上海滩上从事买办这个工作的华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老板为

什么看中了自己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这么信任自己？把自己从一个普通的买办提拔成为公司一人之下数百人之上的人？这知遇之恩简直是粉身碎骨也无以为报啊。

“噗通”一声，李书林跪下了，“老板大恩，书林无以为报，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第77章借钱

（感谢：死宅之肆虐的琴弦打赏了200）

接手了电灯公司之后，萧震雷将公司大部分事务暂时交给李书林去处理，振华公司的工厂厂房的建造由胡为山和吴世荣管着，宋世杰管着工厂招工的事情，法斯特在上海滩到处找西洋技术工人，他则准备专心进军橡胶股票市场。

从今年年初开始，由于上海滩的洋人们不断地将伦敦橡胶市场上行情传过来，让上海滩上的各个橡胶公司的股票很快上扬。去年，伦敦橡胶市场上每磅才2先令，到了现在居然涨到了5先令，按照这个势头下去，估计到年底涨到10先令是绝对有可能的，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而现在不论是在远东还是在伦敦，很多金融寡头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日后众多的橡胶公司还没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萧震雷决定要趁着这个机会率先进入橡胶股票市场。

现在这个时期，橡胶股票的行情才刚刚有了起色，上海滩、包括伦敦橡胶股票市场的股价都才升值不久，就例如兰格志橡胶公司的发行股价每股约为60两，现在也仅仅翻了一倍多一点，这也是因为国际橡胶价格的涨幅造成的，许多橡胶公司的老板们都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抬高股价，再过一段时间，等这些橡胶公司的老板醒悟过来，市面价格估计会升高到一个难以相信的地步，所以这个时期进入股市大肆收购低价位的橡胶股票，需要花费的头寸就会少得多，等股价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进入花费的代价就会很大。

这些天萧震雷让秦连魁找私家侦探将上海滩上大大小小的橡胶公司调查了一遍，根据调查得知，现在把总部设在上海滩的橡胶公司只有十几家，远没有后来的四十多家那么多，在东南亚种植橡胶的公司也只有五十多家，相比后来的一百二十二家这个数字还差得很远。在上海滩的这十几家橡胶公司只有七八家真正在东南亚有橡胶园，就连最先在上海滩开公司的兰格志橡胶公司的麦边都没有自己的橡胶园，兰格志公司只是一个皮包公司而已。

拿着厚厚的一叠调查资料，萧震雷花了两个钟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看完后放下资料看着对面的秦连魁问道：“秦先生，这些资料属实吗？就连最先成立的兰格志公司都只是皮包公司，没有橡胶园？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

秦连魁拱手道：“先生，我敢担保这是真的，这些资料我也看过了，当时我也很震惊，就问了小福侦探社的马博阳先生，马先生说他恰好有一个本家亲戚在吕宋，就拍了一封电报过去让他的亲自到产地查询了一番，谁知道那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橡胶园！”

“哦？有这事？”萧震雷有些不可置信，兰格志公司成立也有五六年了，居然从来没有人怀疑它是一个皮包公司，要知道这家公司是上海滩上实力最大的橡胶公司，麦边那洋鬼子居然弄虚作假欺骗其他股东？

想了想，萧震雷问道：“这个小福侦探社的马博阳是什么来头？我这

几次的事情，他都这么快调查清楚，看来能力不一般嘛！”
　　秦连魁笑道：“这个马博阳确实不一般，想当初清廷委派留学生出洋去留学，原本是有他的，可不知道被谁走后门给挤下来了，他心中因此不愤，恰好他家里也不缺钱，因此就在家里死缠烂打，死活要家里出钱自费出洋留学，那批留学生都去了美利坚，他则自费去了英吉利，花了一点钱在英吉利皇家警察学校做旁听生，后来校方见他十分努力，各科成绩都远超其他英国学员，因此将他正式收为学校的学生，等他毕业之后，英方鉴于他出色的成绩想让他留下任职，却被他拒绝，之后回国，可他回国之后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咱大清也没有巡捕局，再者当初慈禧老佛爷下诏召回出洋留学的学生，他没有奉召，而是毕业之后再回来的，官面上的大人们也不敢用他，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一阕不振，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他又不想浪费了自己学到的东西，于是就自己在租界开了一家侦探社，据说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副督察长麦高云还是他的同学呢，他能在租界把侦探社开得风生水起，还多亏了他的同学照拂，不过他本身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他也不可能把您交代的事情这么快就调查清楚！”
　　“哦？公共租界警务处副督察长麦高云是他的同学？”萧震雷有些惊讶，随即又道：“既然他有这层关系，干嘛要自己开侦探社，而不找麦高云在警务处谋个职位？”
　　秦连魁叹道：“这其中也许有他的自尊心作祟的原因，也有可能他有着不愿意替洋人做事的想法吧，谁知道呢？”
　　萧震雷点点头：“嗯，这个人不错，有时间还请秦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是最欣赏他这样的人才的！”
　　“好，就看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了！”
　　送走了秦连魁，萧震雷思索一番之后，他让吴妈把账房范之庸找来。
　　范之庸很快赶了过来，见着萧震雷拱手作揖行了一礼：“先生，听说您找我？”
　　“哦，范先生来了？是这样的，最近我要用钱，金额比较大，除去建工厂、买机器和原料的三百万两之外，我们家还有多少银子可以动用？”
　　范之庸作为专业账房，听说东家相召，他当然是随身携带账本，现在听萧震雷问自己的家底，他连忙拿着账本翻了起来，过一会儿便道：“先生，除去那三百万两，账上还余七十万两！”
　　“嗯！”萧震雷闻言摸了摸下巴想了想吩咐道：“现在咱们家开销也大，这样吧，留下五万两以备不时之需，剩下六十五万两你给我准备好，我随时要用！”
　　范之庸连忙答应：“好的，先生，如果没有其他事情，之庸就先退下了！”
　　“你去吧，对了，顺便告诉狗蛋，让他准备好马车，说我要出门！”
　　.......
　　严老九府邸。
　　“老爷，二老爷来了！”
　　正在躺在花园躺椅上的严老九拿着一把小紫砂壶闻言站起来连忙

道："我兄弟来了？快，快请他过来！"
禀报的下人还没有答应，严老九就听见萧震雷爽朗的笑声从花园口门洞外传了过来："老大，不用请了，我自个进来了！"
"快去叫人上茶！"严老九对家丁挥了挥手将其打发走，又转身对萧震雷拱手道："我说兄弟，你可有些日子没来看哥哥我了，我正琢磨着要不要去你府上讨一杯茶喝，没想到你就到了，快过来坐！"
萧震雷在花园里的石凳上坐下没多久，一个丫鬟就端着一碗茶过来，萧震雷接过茶说了一声"谢谢"，待丫鬟走后，喝一口将茶杯放在石桌上笑道："老大，实不相瞒啊，今天我可以不是来专程看你的，而是找你来借钱的！"
"嗨！"严老九一拍大腿，说道："我当什么事呢？上次我不是说要给你二百万两吗？正好，这笔钱我一直给你留着呢！待会你回去的时候一起带走得了！"
"别别别！"萧震雷连忙道："老大，你给的，我还真不能拿，我说了，我是来借钱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咱们虽然是兄弟，不过在这钱财方面还是算明白点的好，而且我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两百万两少了点！"
严老九闻言眉头皱了皱，问道："好吧，那你要多少？"
"最少五百万两！"
"五百万？兄弟，你、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开工厂的钱够了吗？什么地方还要用这么多钱？"严老九吓了一大跳，他的全部身家加起来最多也不过*百万两，这其中还有不少是不动产，他已经上海滩上最顶级的富豪了，上海滩上也只有他这种开地下赌场的人才有这么多活钱可以拿得出来，其他几个的顶级富豪即便有如此身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银。
萧震雷沉吟了一下说道："小弟准备进入股市，现在的行情不错，进入的话有很大的赚头，等个一年半载就会有几倍的收益，如果老大也有兴趣的话，小弟我算您一份，到时候赚了钱，除去您的本金，赚的钱咱二一添作五，如何？"
"别，别！"严老九将脑袋摆得像拨浪鼓一样，他道："股票这玩意我听说过，不过我知道它，它不知道我，我看还是算了吧！"
言罢，想了想，严老九才道："兄弟，五百万两哥哥我确实拿得出来，只不过你也知道哥哥我的地下赌场有的时候需要用到大额现银，所以必须要留一些钱做准备金，这样吧，我给你三百万两，赚了是你的，如果亏了，你也不用还了，你看如何？"
萧震雷闻言不由苦笑，只好说道："得了，您把话都说道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行吧，不过我赚了钱，肯定会有您那一份！"

第78章准备

有了从严老九那儿借的三百万两，再加上自己这边还有六十五万两，萧震雷估摸着这笔钱暂时用在国内的橡胶股票市场上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为此，他将电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李书林找来。

“先生，您找我？”李书林得到通知后来到萧震雷在电灯公司的办公室。

萧震雷点了点头，丢过去一支烟，李书林恭敬地接了，但没有点燃，萧震雷吸了一口烟问道：“书林，我们公司有多少华人买办？”

李书林不知萧震雷何意，不过还是算了算，说道：“连我在内一共有二十三个！”

萧震雷吐出一口烟雾道：“好，你现在通知他们，让他们今天下午三点钟全部赶过到我在华德路的房子开会，就是之前平福在华德路的房子，你知道吧？”

“知道，先生！”

下午三点，华德路别墅。

自从这栋原本属于平福的别墅归于萧震雷之后，他也没有来过几次，平福的遗孀得到萧震雷派人送来的一万三千大洋之后就搬走了，在别墅内做事的几个佣人见房子换了主人也是准备要走的，不过萧震雷将他们全部挽留了下来，让他们继续在这别墅里做事，一共有五个人，一个花匠、一个马车夫、两个英籍女佣，还有一个英籍管家。

萧震雷在这间别墅的书房里研究着那十六家橡胶公司的股票，李书林推门进来作揖道：“先生，人都到齐了！”

“好！”萧震雷说着放下手上的资料起身向外走去，李书林紧随其后。

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两人走向楼梯，奥皮音跟在后面，正好遇到英籍管家袭德从楼下下来，袭德侧过身体让到一边，萧震雷吩咐道：“袭德，我和职员们开一个会，你通知其他人没事别打扰我们”。

袭德老管家鞠躬道：“好的，先生！”

三人上了二楼来到开会的房间门口，萧震雷停下转身道：“奥皮音，你守在门口，任何人不准进入！”

“如您所愿，先生！”奥皮音捏了捏拳头显示一下自己强壮有力。

萧震雷笑了笑转身进了房间，李书林随后跟了进去，将房门关上。

被通知前来开会的华人买办们一个个都有些忐忑不安，毕竟他们虽然知道新老板也是一个中国人，但他们还不清楚这个新老板会不会好相处，也不知道新老板通知他们来干什么，直到来到这里发现被通知过来的都是华人买办之后，他们都放心了一些。

“东家来了，大伙静一静！”有人见房门打开，看见萧震雷和李书林走进来之后立即喊了一句。

这些华人买办们连忙一个个鞠躬作揖，纷纷叫道：“东家！”

“东家好！”

“东家吉祥！”

萧震雷笑着点头，挥挥手道：“好，你们也好，大家都好！”
房间里摆着很多凳子，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萧震雷走到前面伸出手压了压：“大家都请坐、请坐，我先说两句！”
华人买办们迟疑一阵之后一个个相继坐下，萧震雷这才说道：“我们公司原本是英国佬开的公司，因此洋人职员比较多一些，你们这些人是我们公司当中所有的华人职员，自从我入主公司以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你们这些人还是对那些洋人心生敬畏，这不好，以前公司是洋人的，你们对他们敬畏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是老板，老板是中国人，你们身为中国人、身为我的同胞，为什么那么害怕公司的洋人职员呢？在洋人的国度，虽然也有贵族和平民之分，但大多数人是平等的，我们公司的那些洋人都是平民，没有贵族，在身份上你们和他们是平等的，所以你们用不着怕他们，而且你们越是怕他们，他们就越嚣张，你们把他们当成平等的，可能他们反而会更欣赏你们，所以啊，我希望你们能很好的和洋人职员们平等地相处！
下面说另外一件事情，今天通知你们过来，主要是要让你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会持续一年以上，而且你们不能回公司，也不能回家，吃住都在这里，有事让你们去办，你们才能出去，办完之后必须马上回来，在这段时间，你们的薪水都将翻两倍。比如说，现在你的每月薪水为十个大洋，那么接下来你每个月的薪水则为三十块大洋，如果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做的事情很顺利，赚了钱，结束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包一个大大的红包，这个红包也许是你们几年都赚不回来的，前提是你们必须听从安排，不能出任何差错，当然，这件事情不是让你们去杀人放火或者去做触犯律法，不愿意的请举手！”
虽然萧震雷给的条件是薪水比过去高出两倍，而且事情结束之后还有红包拿，但毕竟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能回家，并且相对的失去自由，所以他问一问也是应该的，毕竟相比失去自由而言，多一点钱实在算不得什么，可他低估了三倍薪水的魅力，在他看来自由比金钱贵重，而在这些华人买办眼里，只要能获得三倍薪水，就算一年不出门又算得了什么？
没有一个人举手表示要退出，萧震雷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举手，说道：“好，没有人举手，就表示诸位都不退出，我要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下面具体的情况请李书林助理跟你们说！大家欢迎”。
一阵掌声过后，李书林站在了众人面前，尽管他做总经理助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他在这么多人面前还是有一点点怯场，但萧震雷鼓励的目光激励了他，他深吸一口气大声道：“为什么今天来的是我们这些华人买办？一个洋人职员都没有？你们知道吗？”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人想举手又不敢举起来的样子，李书林看见指过去问道：“你知道吗？”
那人支支吾吾道：“是、是因为我们都是大清的人？”
“对！”李书林立即大声肯定，“你说得没错，老板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老板只相信我们这些华人买办，而不相信那些洋人职员！老板如此信任我们，又给我们这么高的

薪水，比那些洋人的薪水还高，我们是不是应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李书林众人犹豫了，不知道怎么回答，立即再次厉声追问：“是不是？”

“是！”

“应该！”

一个个声音先后响起，但不整齐，李书林再次大喝：“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老板如此信任我们，又给我们比洋人还高的薪水，除了老板，谁还拿我们当人看？洋人会吗？其他有钱人会拿我们当人看吗？老板如此相信我们，对我们就算亲兄弟也不过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老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这番话终于齐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番话的刺激下，对面的二十二个华人买办集体齐声道：“是！”

“呵呵，诸位放心，老板不要我们真的去赴汤蹈火，只是要我们尽心做事，对得起这份薪水，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叫做‘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们既然拿了这么高的薪水，就要做好老板交代的事情，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要守口如瓶，不拿自己不该拿的东西，如果让我知道谁他吗的吃里扒外，哼哼，不需要老板说话，我李书林就先把他弄进江里喂王八！听明白了没有？”

众人心中一惊，但还是集体一起大声回答：“明白了！”

接下来李书林让家在外地的人留下来，家就在上海滩的可以回去和家里人团聚一个一个下午和晚上，明天早上七点之前必须赶回这里，不能向家人泄露哪怕一个字。

第79章进入

为了能够及时得知股市的消息，萧震雷派人在众业公所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并找租界电话局牵了一条电话线装上电话，在这里派驻有五个人，一人负责专门接电话和用电话向华德路别墅传递各橡胶股票的最新消息，两个人在众业公所蹲守探听消息，两个人负责股票的买进和卖出。

众业公所，也就是证券交易所，1869年的时候，一些外国商人在上海滩成立了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当时称为“捐客总会”。1891年外商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股份公所，1905年，该公所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对象是外国企业股票、公司债券、外国在上海的行政机构发行的债券、清政府的金币公债以及南洋一带的橡皮股票等，这就是众业公所的由来，而此时的上海滩还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除了在众业公所的布置之外，萧震雷还派人在上海滩的各大外国银行附近各租了一间房子用作据点用语探听股票消息和买卖股票，这些据点也都装上电话方便联络，这些外国银行分别是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花旗银行等等。

萧震雷之所以要在这些银行附近租房子装电话，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看有哪家橡胶公司在这些银行发行股票、股价如何等，因为橡胶公司的橡胶园并不在这上海滩，橡胶公司到底有没有橡胶园、是否已经出产橡胶了，这些都不清楚，至少上海滩上的民众是不清楚的，为了取信上海滩的民众，并且能够顺利将自己的橡胶股票发售出去，那些橡胶公司的老板们一般都是找外国银行担保，有了外国银行的担保，他们才能取信于上海滩的民众，才有人购买他的股票，而这些橡胶公司一般都在担保的银行门口发售股票。

华德路别墅，萧震雷坐在二楼书房书桌后面抽着香烟，李书林走进来报告：“先生，按照您的吩咐，所有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随时可以进入橡胶股票市场！”

萧震雷起身走到窗户边打开玻璃窗，看着远处黄浦江上的帆影，抽了一口烟问道：“说说今天各橡胶股票的股价！”

“是，先生！”李书林显然是早有准备，闻言立即打开手上一个本子翻开念道：“今天的开盘价，兰格志股价是122两、斯尼王股价是皮瑞克股价是卡鲁蒙篷股价是72两，祥茂橡胶股价是68两、地磅公司股价是52两…….”。

“跟前几天的股价相比如何？”

李书林道：“大部分略有涨幅，但幅度不大！”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了几秒钟便吩咐：“咱们的资金足够，但进入股市的动静也不能太大，否则很容易过早的抬高股价，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先不着急，这样吧，吩咐各小组，按照你刚才的这个价格，今天每支股票限购十股，多了不要！”

“好的，先生！”

过了一会儿，李书林回来了，他报告：“先生，十三支股票都已经各

买下了十股，只有四支股票在昨天收盘的价格上没有人挂牌出售，它们分别是……”。

“哦？”萧震雷闻言转过身来，抽着烟思考着，想了一会吩咐：“让我们的人在众业公所挂牌，在昨天收盘价的基础上各加五钱银子的价格各收购一千股，收购的数量不要公布出去，直到购满为止”。

这四支没有人出售的股票的股价基本上都不高，而且这几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数量也不多，毕竟相比兰格志这些最早的橡胶公司，他们的规模要小得多，实力弱一些，发行股价当然也要低很多，即便各自买下一百股，也花不了多好钱，既然如此何不挂牌在这个价格上多收购一些呢？有家小公司只发行了一万股，每股股价现在才十几元。如果一点点的抬价，其他持股者可能会观望下去，直到股价升到一个他们忍不住的价位才会出手，可现在距离橡胶股灾还有一年多时间，萧震雷认为这不划算，他既然要坐庄，就要出大手笔，而且这个大手笔要悄悄地进行，不能让游荡在股市的精明人看出端倪，也不能让各橡胶公司的老板们发现异常情况，真正做到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好的，先生！”

到了下午，股市的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萧震雷吃完午饭躺在二楼阳台上午睡，刚睡醒没多久，李书林就走过来报告：“那四支股票我们已经买进了一些，不过现在有人挂牌在我们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了一两银子出售十股，我们的人马上注意到了，并且派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挂牌的出售股票的就是橡胶公司的人！”

“哦？有这种事情？”萧震雷闻言立即从躺椅上坐了起来。

李书林点头道：“是的！”

萧震雷一边掏香烟一边说道：“看来这几家公司的老板想借此机会抬高自己公司的股价从中牟利！”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是收还是不收？”

萧震雷点燃一支香烟抽了起来，思考了一会吩咐道：“不收，立即吩咐我们的人，取下收购牌，挂出售出牌，以昨天收盘价将今天收到的股票卖出！”

李书林愣了愣，他不明白萧震雷为什么会这么安排，这不是明着要亏本吗？刚刚以多五钱银子的价格收购，现在又减少五钱银子的价格卖出，这不要亏本还是怎么着？

“这……先生，全部卖出去？”

萧震雷摆手道：“你现卖着，看情况再说！”

“是！”李书林答应一声，随即退了出去。

萧震雷这一招使出来之后，把正在挂牌出售股票的人搞懵了，同时也把正在众业公所徘徊的人搞得晕头转向，不少人都说这些人是傻了吧？刚刚以五十一两五钱买的股票，现在竟然减价大甩卖，难不成这些人钱多得花不完，只能用这种方式？

不管怎么样，有人低价出售股票，自然有人忍不住去买一些进来，那边高价挂牌售出的人见状，立即派人跑出了众业公所，显然是向自己的老

板报告去了。

不久，这些挂高价牌出售的人好像接到了通知，他们将牌子取了下来，离开了众业公所。

萧震雷这边的人看见这一情况立即派人向华德路别墅汇报，接到电话的李书林放下电话就快步走来向萧震雷报告：“先生，挂牌的股票公司的人撤牌子走人了，我们这边也要取下售出的牌子吗？”

萧震雷点了点头，“当然，马上通知他们取下售出牌，挂出收购牌子，以更低的价格收购！”

李书林有些傻了，“这，先生，这样做的话，有人会卖给我们吗？”

萧震雷吸了一口烟笑道：“不管有没有人卖给我们，我们的目的是打压股价，一两天之内可能没有人会卖出自己手上的股票，但是时间长了，有人就会心烦气躁，担心股价大幅度下跌，会有人忍不住出手的！”

第80章碰头

晚上萧震雷回到了萧公馆，恰好宋世杰、法斯特、王亚乔也回来了，正好大家今天都在，萧震雷也想找他们了解一下招收和培训工人的情况。

在吃过晚饭之后，萧震雷将宋世杰、法斯特王亚乔叫到书房里问道：“宋先生，工人招收得如何了？有没有安排培训？”

宋世杰放下茶杯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些日子招收工人的情况：“先生，这些天在工地找活干的人很多，刚开始我还以为招工人会有困难，可没想到那边一下子来了好几千人，我奇怪着呢，心中疑惑，怎么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我发现那些人大部分都衣裳破烂、神情憔悴、脸有菜色，想必是饿的，后来我一问，才知道江北那边有发生旱灾的迹象，这些天我招收了五百多个工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先让他们在工地上搭建了一些工棚解决了住宿的问题，连同其它逃难的人，每天煮一些稀粥让他们糊口再说，只是这几千难民长期在那呆着也不是一个事儿。

至于培训工人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前几天我跑了几趟江南制造局，听说现在江南制造局很多工人都闲置下来了，没活干，薪资也发不下来，这种情况已经有很久了，那里面干活的都是老师傅啊，我估摸着是不是能从那儿挖一些老工人过来，因此就过去找人打听，这还让我去对了，我找到一个叫黄家财的老工人把情况一说，请他来我们工厂干活，薪水待遇方面要比在江南制造局好上一些，没想到那老头当场就答应了，很显然他是知道我们正在建工厂的情况的，我又问他可不可以把他在江南制造局认识的人都弄过来，他说现在江南制造局的许多工人们都在吃糠咽菜，穷得日子没法过来，只要他把情况一说，他敢保证很多人会跟着过来，这不，昨天那黄老头就带了一百多个熟练技术工人过来投奔我们，我把他们分了十几个组，每个组任命一个组长，让他们分别去培训刚刚招收的五百个工人，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机器设备，只能培训一些在工厂干活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让工人有纪律、讲卫生之类的！”

萧震雷听了之后，点点头对宋世杰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嗯，宋先生做的不错，只是工人还要继续招收，我们先期要建两个工厂，以这两个工厂的规模而言，五百个工人是肯定不够的，还要继续招，只能工人等机器，不能让机器闲置着等工人！”

宋世杰答应：“好的，先生！”

“另外还有，那几千难民就先让他们留在那儿，弄些稀粥给他们糊口，不让他们饿死就行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自己就会去找活干，不会一直赖在这里的，不过一定要叮嘱胡为山等人看好工地上的建筑材料，别让那些难民偷了材料去卖钱，这一点很重要！对了，从江南制造局挖过来的那一百多个熟练工人的薪水，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宋世杰说道：“我跟他们保证在我们工厂干活的薪水不会比在江南制造局低，还要高一些，具体要制定什么样的薪资待遇，还得先生您来定夺！”

萧震雷道：“你都许诺人家了，我们总不能言而无信，这样吧，在工

厂正式建成开工之前，他们薪资待遇按照他们在江南制造局的薪水发放，等工厂正式开工之后，我们再给他们酌情提高一些，至于那些新工人，在培训期间发给他们的薪水能够他们糊口穿衣就行了，等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之后在根据他们各自的技术水平提高薪水，具体多少，你根据市面消费情况去定！”

宋世杰点头道：“好的，先生！”

说完宋世杰负责的事情，萧震雷又看向法斯特，问道：“老法，你这边情况怎么样？招了多少个洋人技师或者工程师？”

法斯特一脸的歉意道：“老板，实在抱歉，我跑遍了上海滩和周边城市也只找到了四个懂得机械生产的工程师，您也知道现在欧洲局势有些紧张，各国都在加紧进行军备竞赛，工厂都日夜不停地开工，对工人的需求比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

萧震雷摸着下巴说道：“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没关系，四个就四个吧，我们暂且先用着，你明天带他们去工地培训工人，薪水待遇要让他们满意，不能因为我们给出的薪水太低而让他们跑了！”

法斯特答应：“好的，先生！”

说到这里，萧震雷就让两人先回房休息，毕竟这些天他们在外面忙碌也确实够累的了，只留下王亚乔在书房里。

“久光兄，秘密行动队筹建得怎么样了？”萧震雷丢了一支烟过去问道。

王亚乔接了香烟用火柴点燃，吸了一口说道：“经过这些天的努力，我和小双秘密招到了八十八人，这些人有些事江湖上混的，身手方面都不错，有的甚至还是高手，我准备把这些人组织成真正的行动队，主要负责动手的事情，平时除了训练之外不干其他的，这些人一共有三十六个，另外还有五十多个，我准备把他们训练成细作，这些人都是面相普通之人，混在人群中不会引人注目，他们除了要训练打探消息、与人周旋、隐藏身份的本事之外，还要训练杀人、打枪的手段。”

说到这里，王亚乔停了一下，喝了一口茶又继续道：“其他的都好说，唯独整个行动队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打枪的，我也不知道上哪去找一个会打枪的人，不过小双跟我说寰宇兄是一个用枪高手，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

萧震雷闻言看了王亚乔一眼，笑道：“怎么，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行，这个枪械教官我来当，你安排一个时间，最好是晚上，我去教他们打枪！”

王亚乔笑道：“行啊，只是要训练打枪，就必须要有枪才行，而且我们是秘密行动队，行动的时候只怕只能用短枪，长枪携带也不方便，我们一共有四十个人需要枪，最好是统一型号，这样方便配发子弹，可这批枪从哪儿弄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只是一两支枪从黑市上还可以想想办法，数目太大了在黑市上能否买到还得两说，即便能够买到，恐怕闹出的动静也不会小，被某些有心人知道了可不得了！”

萧震雷闻言皱起了眉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四十只枪，数量不少，

在黑市上购买肯定会引起租界巡捕房密探的主意，到时候惹来麻烦就得不偿失了，可如果向外国洋行方面购买的话，数量又太少了一些，再者要购买一批枪械，还必须要向相关部门报备，没有批文，那些洋行也不敢乱卖枪。

这事还真是有些伤脑筋，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其实我这里倒是有几支手枪和两支步枪，只不过数量太少。这样吧，你先去礼和洋行会会他们的经理，看能不能买到，这事不能明着来，被清廷衙门和租界巡捕房知道了都有麻烦，只能暗地里找他，能买到的话最好，实在买不到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王亚乔点头答应：“好！”

第81章范高头的寿宴

早上正准备出门的萧震雷被宋世杰叫住，“先生，过两天就是青帮老头子范高头的寿辰了，到时候我可能没空提醒您，寿礼我已经准备好了，吴妈知道放在哪儿”。

萧震雷一听，将脑袋一拍，差点把这事给忘了，范高头的寿辰还是要去一下的，不一定能跟人家搞好关系，但最好也别得罪人家，何况范高头这个人还是很讲江湖道义的，他领导下的青帮本地帮也算是盗亦有道的地下组织，一般不会乱来，做事都有很有规矩，本着不得罪的原则，别人既然早就送来了请柬，这说明他在范高头眼里还算得上一号人物。

在华德路别墅坐镇了几天之后，萧震雷将吸纳各橡胶公司股票的事情交给了李书林。这几天李书林一直跟在萧震雷身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股市的认识也深入了很多，这种悄悄吸纳各橡胶股票的事情，李书林也会处理了，萧震雷再教了一天就全权交到了李书林手上，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坐镇一年多时间。

第二天早上，萧震雷让奥皮音带着礼物跟自己走，今天是范高头的寿辰，他要去捧场，而且自从他在上海滩上闹出一点名头之后，还没有去拜会过本地的码头，不过他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按理说不会与范高头产生什么交集，不过在上海滩上混，就必须要人脉广，路子通，等到想走这条路的时候再去想办法疏通只怕就晚了。

范高头的府邸在法租界，并不是太远，萧震雷坐着马车前往，天气转热，马车的车窗帘被掀起，通过车窗可以看到沿途街面上的情况。

一辆辆黄包车拉着客人跑得飞快，车辕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这与自行车上安装的铃铛有着相同的作用，街道两边到处是摆摊的小贩，还有沿街的叫卖声，两侧上海滩上的一栋栋老建筑不断地向后退却。

突然，萧震雷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声音，连忙让狗蛋停下马车，从车窗里打招呼：“两位美丽的小姐，这是巧啊，你们在这儿逛街？”说着便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原来这两个美女就是上次在礼查饭店遇到，后来还在萧震雷家里过了一夜的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

两位美女听见有人打招呼，还以为又是哪位富二代登徒子，扭头一看，见是萧震雷从马车上下来，两人都露出微笑，王亚男道：“是萧大哥啊，今天礼拜六，学校没课，我们俩就相约出来逛街！”

程碧瑶也笑道：“对了，萧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萧震雷道：“哦，我去别人家府上喝寿酒，这不，要送的礼都在车上放着呢！两位美女既然都没什么事情，不如跟我一起去玩玩吧，吃完酒席，我就送你们回来，行么？”

两个美女互相看了看，王亚男道：“你去别人家府上喝寿酒，我们俩跟着去算什么事？再说了，吃酒席也没什么好玩的，我们还是不去了吧？”

萧震雷正愁没机会和两位美女相处，哪里能轻易放弃，连忙道：“你

们这么想就不对了，你们为什么读书，还在震旦学院这么有名的学校读书？难道仅仅是为了认识几个字？还不是为了增长学问、增长见识？让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这样吧？我这次去拜寿的寿宴上可是有着不少大上海的商界名流、租界大佬以及各界闻人，跟我去认识一下这些人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不说别的，以后再碰到那些地痞、纨绔，你们只要说我认识某某某，人家就不敢动你，是不是？”

“噗嗤——”程碧瑶被萧震雷说得忍不住笑出声来，一脸嗔怪地看着萧震雷道：“算你说得有道理，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就看亚男姐愿不愿意去了！”

萧震雷立马对王亚男发动攻势：“王小姐，去吧去吧，你看我们这么久才见上一面，错过了今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们，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啊?”

这话说得太**了，王亚男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女子，顿时脸色羞得通红，心里对萧震雷大加责怪，在大街上说出这么羞人的话，真是羞死人了。

萧震雷好说歹说，又对程碧瑶打眼色，让她帮着说话，程碧瑶心里其实也是欢喜的，见萧震雷给她打眼色，心中更加高兴，也帮忙劝说王亚男，王亚男总算是同意一起前去。

萧震雷三人赶到的时候，范高头府邸的门前停了许多车马，这些车马的主人都是前来参加范高头寿宴的上海滩的名流们，范高头尽管只是一个混码头的人，可他在上海滩的影响力着实不可小觑，租界工部局的大佬们都不敢轻易得罪他，否则他发动青帮中人搞大罢工，租界就有乐子可瞧了。

从马车上下来，萧震雷感觉屁股硌得疼，这些日子忙着也没怎么注意，今天得闲才注意到，回头一看，原来马车的轮子还是木制的，而且还是两个轮子的，难怪这么硌人，对狗蛋吩咐道：“回去之后找范先生，让他支点银子买一辆四轮马车，洋人坐的那种，不要怕花钱，跟车行的人说把轮子都换成橡胶轮胎，这木制轮子坐着怪难受的，就留着备用吧！”

狗蛋答应：“好的，先生！”

萧震雷说着转身将车上的王亚男和程碧瑶分别搀扶下来，再吩咐奥皮音将车上的礼品搬下来跟着走，几人走到大门口，负责接待的知客不认识萧震雷等人，心中疑惑之余连忙上前抱拳作揖询问：“敢问这位先生如何称呼？”

萧震雷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份礼单递上去笑道：“鄙人振华公司萧震雷，前来祝贺范老寿诞！”

知客闻言一惊，连忙堆笑道：“原来是赌斗东洋人，击败西洋大力士、又开设振华公司的萧财东！那谁，快去告知老爷一声，就说振华公司的萧财东到了！”

“是！”后面一个小厮答应，转身就向宅子内跑去。

知客见萧震雷带着两个女眷一起过来，也不觉得荒唐，这年月，上海滩上的风气相比内地已经很开放，许多大户人家举办宴会，客人们多有带

女眷参加，这是从洋人们那儿学来的。

随后知客接了萧震雷的礼单打开大声将礼品念出声来，待他念完，旁边一张桌子边立即有人递过来一支毛笔让萧震雷签名，萧震雷接过毛笔签上自己的大名，这时从宅子内走出来几个人，最前面就是范高头。

“哈哈哈，这就是最近名震上海滩的萧震雷萧老弟吗？今日一见，萧老弟果然一表人才，人中龙凤、英雄了得啊！”范高头一边抱拳一边从台阶上走下来。

萧震雷也来露出笑脸，拱手抱拳笑道：“后生晚辈祝范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直想着来拜见范老，只是近日来琐事缠身，无有空闲，姗姗来迟，还望范老恕罪啊，今日见了范老，让我大吃一惊，您今日真是六十寿辰？”

范高头眉头一挑，道：“当然，这还有假不成？”

“可我感觉您这么身强体壮、龙马精神，怎么看也只有四十岁啊！”

“呃？”范高头听得一愣，随即大笑：“哈哈哈，萧老弟果真不是一般人，好好好，萧老弟，你这个恭维老夫我生受了！这两位小姐是……?”

萧震雷连忙介绍；“范老，这是我的两位好朋友，王亚男小姐和程碧瑶小姐，她们都在震旦学院读书，在上海滩这地面上，以后还请范老多多照拂一二！”

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也是伶俐人，连忙双双向范高头道了一个万福，说了一大堆拜寿祝福的恭维话，范高头高兴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第82章结识商界大佬们

随后，范高头介绍了他手下几个徒弟，他们分别是李超五、刘福彪、潘钰清等三人，原来这三位就是范高头手下的“四庭柱”之三，另外一个黄精荣还没有到。

在范高头的引路下，萧震雷等几人走进了宅子内，偌大的三进三出的院子里摆满了桌椅，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碗筷和酒盅。

萧震雷被引到了第二进院子内的一间房子里，刚走进房间，萧震雷就看见房子里坐满了，从这些人的穿着和气度上，萧震雷就感觉这些人只怕没有一个是普通人，让他意外的是，他在这满屋子的人当中发现了霍元甲和农劲荪两人。

“哈哈哈，诸位，诸位，静一下，老夫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年轻俊杰！”范高头走进房间对众人笑着指着萧震雷介绍道：“这位就是前些日子斗败东洋三大赌术高手、又击败洋人大力士的萧震雷萧老弟！”

此时霍元甲和农劲荪站了起来，霍元甲拱手向众人道：“我与劲荪兄早就与萧兄弟有过一面之缘，萧兄弟，今天在这里相遇，真是太高兴了！”

农劲荪也拱手抱拳面带笑容，萧震雷连忙还礼道：“原来霍师傅和农先生也在这里，真是幸会、幸会！霍师傅，我一直想向您请教一些武技上的学问，只可惜这些日子事情实在太多了，没能去拜会霍师傅，今天在这里遇见，定要叨扰霍师傅一番！”

霍元甲笑道：“好说，好说，我们互相学习！”

这边范高头诧异道：“原来你们认识啊，那老夫就不给你们介绍了，介绍其他人吧，萧兄弟，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局提调、兼任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董事、铁路公司董事，医学会、中西女子医学堂、南市医院总董、华成保险公司、昆新垦牧公司、华兴面粉厂老板、闸、北水电厂经理李评书大人！”

好大的名头、好一大串头衔！这位可真不是一般人，此人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滩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来的民国影响极大。

萧震雷立即抱拳拱手行礼：“原来是李大人，小子拜见！”

李评书伸手做了一个免礼的手势，笑道：“好一个青年才俊，果真是一表人才啊！不过你可别叫我大人，我这个提调的职衔无品无级，当不得大人的称呼，哈哈哈！”

范高头又指着另外一个穿着马褂长袍、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道：“这位是朱佩真，字保三，二品候补道，华安水火保险公司的老板，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及《新闻报》等企业的股东，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商务总会协理等职，上海滩上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萧震雷向其拱手：“原来是朱大人，后生晚辈拜见！”

朱保三点头笑道：“青年人不错，以后多亲近亲近！”

“这位是通惠银号、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的虞恰卿虞老板！”

“书画大家白龙山人王老先生！”
“诚信银行沈曼云沈老板！”
……
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只要跺跺脚，整个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都得抖三抖，在范高头做介绍的时候，萧震雷都一一抱拳拱手作揖，这些大佬们见他虽然年轻，又闯出偌大的名头却丝毫没有一点浮躁之气，都对他都颇有好感，笑脸相对。
最后，范高头指着一个三十岁左右、身穿黑色西装、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手持文明杖的青年男子介绍道：“这位是老夫的义弟陈琪美，字英士，你们年龄相差不大，我想你们应该能聊到一块儿！”
陈琪美看着萧震雷，眼睛里直放光，在范高头做完介绍之后都忘记了说话，倒是萧震雷先拱手笑道：“原来是英士兄，英士兄大名，小弟如雷贯耳，幸会幸会！”
陈琪美看见萧震雷就好像一个生理和心理都极为正常的壮汉看见了一个极品美女一般，差点流出了口水，这目光让萧震雷一阵恶寒，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范高头见自己的义弟这副模样，就知道他起了爱才之心，唯恐他出丑，不着痕迹地扯了扯他的衣服，这才让他回过神来。
“啊，萧贤弟，今日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前些日子，萧贤弟在这上海滩上闯下来偌大的名头，陈某几次欲上门拜会，可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由头，又无人引荐，前几天听霍师傅说曾与贤弟有过一面之缘，正请他作陪前往府上拜会，怎奈俗事缠身，今日一见萧贤弟，果然是名不虚传，来来来，咱俩好好聊聊！”
陈琪美这么热情，再加上先前那番模样，让萧震雷实在有些心惊胆颤，连忙不着痕迹地拿掉了他缠上来的胳膊，脱身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萧震雷又将一直跟在身边的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美女向各位闻人大佬们作个介绍：“各位老大、大佬们，这两位是小弟的朋友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位小姐，现如今正在震旦学院就读，日后出没在上海滩上各处，还请诸位大佬们照拂一二！”
两个美女随着萧震雷的介绍向在座的大佬们作了一圈的万福，大佬们纷纷笑着表示：“好说好说！”
朱保三开玩笑到道：“依老夫看，萧贤侄与王、程两位小姐只怕不只是朋友这么简单吧，诸位看看，他们三人郎情妾意，显然是互相爱慕嘛，萧贤侄左拥右抱，真是羡煞旁人啊！”
这话一说出来，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位美女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两人心里直骂老朱为老不尊，竟然在如此之多人的场合开这种玩笑，真是羞死人了。
朱保三和虞恰卿乃是江浙商人的领头人物，宁.波籍买办多半出于朱保三的引荐，在同乡中他被称作“买办中的买办”。1900年以后，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以战胜国自居，盛气凌人，惟独对他优礼有加。更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则借重他的声望招来资本，扩大影响。例如，刘宏生创办的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聘请他出任董事长；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扩大改组招收外股，聘请他为发起人。

这个玩笑，以他的身份，确实有资格开得起，萧震雷也不恼怒，朱保三开这个玩笑反而帮了他的忙，拉近了他和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笑道："我倒是要感谢朱老大人帮我把话说明了，原本我是没有勇气向两位小姐表白我的心意，经朱老大人这么一说，倒是省去了我不少事儿，两位小姐，想必我的心意你们已经知晓了，还请两位小姐接受我的爱意吧！"

众人没想到萧震雷竟然会打杆子上，当众就向两位待字闺中的姑娘求爱，这在这个年代不说绝无仅有，但绝对是十分罕见的，不过他们见萧震雷是个年轻人，而且看上去还是一个新派人物，做出这等当众求爱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

众大佬们都含笑看着萧震雷三人，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美女听了萧震雷的话，早就羞得不知道往哪儿躲，倒是王亚男性子泼辣一些，将脸别到一边娇嗔道："你、你竟然同时向我们两人表白，你倒是想得美，天底下也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哼，你自个儿耍吧，我和碧瑶去别处玩了"说罢拉着程碧瑶就跑出了房间，引得众大佬们一阵大笑。

萧震雷追到门口高声喊道："别走远啊，很快要开席了！"

第83章纵论天下

待萧震雷从门口回转之后，立即就有大佬笑问：“萧贤侄，老夫倒是很好奇，你是如何让她们两人之间不心生醋意的呢？要知道让两个女人和平共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夫在这种事情上一直是束手无策，大伤脑筋啊”。

旁边立即有人大笑起来，萧震雷笑道：“倒不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她们两个之间会相处得这么好，说实话，今天还是我跟她们见第二次面呢！”

再坐的不少商界闻人都喜欢和萧震雷亲近，也想着和他拉近关系，不为别的，只为他正在筹建振华公司，要知道这第一期工程投入达到三百万两，这可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尽管再坐这些人都是上海滩的商界名人们，但他们当中家底达到三百万两的少之又少，此时的上海滩上真正有钱的可不是他们这些人，而是做烟土、军火生意的土财主们，那些土财主躲在暗地里闷声发大财，例如走私烟土的卢家胜就是这样的土财主，黑白两道都有生意的严老九就是这种土财主。

在坐的这些商界大佬闻人们想要跟萧震雷做生意，因此就必须跟他拉近关系，建造工厂需要用到很多建筑材料，例如砖瓦和水泥，在这些人当中，水泥厂老板刘鸿生就像从萧震雷这里接到订单，有五金生意的朱保三也想从萧震雷这里拿到一些订单，从事火油行业的丁钦业、徐文翁也想从萧震雷拿到订单，其他如：从事铁业、械器业的祝兰舫、项如松，做木材厂的曹予翁等人都想从萧震雷手里拿到订单。

在这个房间的上海滩大佬中，唯有陈琪美的年纪最小，在商界中，他的名声不显，论资历他与这些人相比都太浅，辈分也低，可他才是这里的主事人，虞恰卿、王一廷、沈曼云等人都是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而他又通过这些人认识、结交了李评书、朱保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想要逐步掌握商会、商团武装等，使同盟会在上海有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

陈琪美拉着萧震雷说了一大堆话，无非就是套近乎，想将两人的关系拉近，经过一番畅谈，萧震雷也察觉到了陈琪美的意图，可能是想要吸纳他进同盟会，这段时间陈琪美可是干了很多事情的，他一方面帮助霍元甲筹备精武会，另一方面也在从多方面了解萧震雷，他甚至还派人去萧震雷的老家了解情况。

果然了，待两人说了大约半个小时，陈琪美便道：“萧贤弟嫉恶如仇，不满洋人欺压我中国之人，我是很清楚的，这一点从贤弟赌斗东洋三赌术高手，击败西洋大力士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贤弟是心系家国之人，不知萧贤弟对各地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事情怎么看？对现如今清廷残酷压迫、盘剥百姓怎么看？”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清廷统治我中国已经二百余年，到了如今已经是病入膏肓，这不仅仅是清廷内部出了问题，还有我们中国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至于这些年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的起义，以我的看法是勇气

可嘉，不过他们屡次失败也是正常的！”

听了萧震雷的这番论调，陈琪美有些不高兴，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问道：“愚兄有点不明白，何解？”

房间里这十几二十多个上海滩的诸位商界闻人、大佬们见萧震雷说出这番话，又竖起耳朵，看着他，想听他如何说下去。

萧震雷继续道：“随着西洋人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视野中，我国人的思想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思想活跃的一批人开始不甘被清廷继续进行愚昧的统治，这些人就是革命党人，例如同盟会、中兴会、光复会等等这些组织，这些人又影响着许许多多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觉醒，他们开始不甘被满清统治，为什么不甘继续被满清统治？因为他们看到了现如今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中国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存在着几个主要矛盾，第一是朝廷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地方权力过大，朝廷已经渐渐失去了地方的控制力；第二是人民和封建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农民和地主、官僚、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土地、财富等生产资料被极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绝大数百姓没有田地、没有财富，贫富差距太大；第三是百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通过对清廷施压来剥夺百姓的利益，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矛盾，百姓和统治阶层的矛盾才是重中之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被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老百姓没饭吃、没衣服穿就要造反，只要解决了这几个主要社会矛盾，我们中国就会强盛起来！”

萧震雷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朱葆三拍掌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啊，听萧贤侄这番话，犹如黑暗中人看到了黎明的一丝曙光！”

李评书等人看向萧震雷的眼光都不一样了，他们没想到萧震雷年纪轻轻竟然有这等见识，能有这种见识之人绝对是有大智慧之人。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之后继续道：“洋人打败了清廷，要清廷割地赔款，清廷没办法，想要继续保持统治地位就不能得罪洋人，割地好解决，反正地多得是，可赔款就成了问题，清廷那些官老爷们当然是不想自己掏腰包了，只能把巨额的赔款平摊到每一个百姓身上，于是各种苛捐杂税就多了起来，朝廷找地方摊派，地方找百姓摊派，这就是如今的现状，百姓比从前更苦了”。

众人听得连连点头，陈琪美不置可否，问道：“那贤弟对各地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事情怎么看呢？为什么说值得同情，而他们失败又是必然的呢？”

萧震雷抽着烟，一阵吞云吐雾之后说道：“孙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长期在国外，看到了列强的强盛，看到了生活在列强国家百姓们的自由，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清廷脆弱的统治，要知道每一次起义都必然伴随着无数革命志士的牺牲，伴随着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也许这当中有些人是抱着投机的心态，但是绝大部分革命党人都是抱着一颗为民请命之心的，否则的话，谁愿意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难道这

些人的举动不值得同情吗？然而他们这些年的起义都失败了，这又是必然的，上天并不因为他们值得同情就让他们成功，我分析过他们失败的一些原因：第一，革命党人的组织太过松散、不严密，容易泄密被清廷密探抓捕；第二，革命党人当中成员太过复杂，良莠不齐，而且不少人是抱着投机的心态加入的，这些人没有坚定的革命之心，如何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满清的走狗干战？第三，武器装备奇缺，清廷密谈、走狗、军队都是洋枪大炮，而起义军呢？大刀长矛，怎么打？第四，革命党没有自己的武装、没有经过统一训练的富有作战能力的军队、没有坚决服从领导的军队，如何打得过清廷？就凭以上四点，就足以说他们是必败的，清廷虽然摇摇欲坠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豺狼都知道临死反扑呢，更何况是不愿意失去统治权的满清朝廷？”

萧震雷说完之后，房间里鸦雀无声，过了良久，李书平、虞恰卿、朱保三等人才回过神拍手鼓起掌来。

第84章青帮四巨头

房间的众人鼓掌声落下来之后，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再说话，而是都在思考着刚才萧震雷的一席话。

这时房间的门被推开，一个家丁过来走到范高头的身边附耳低声道："老爷，扬.州帮徐宝山、山.东帮张仁魁、湖.州帮李徵五，还有严老九都到了，管家让我来告诉您一声！"

"哦？"范高头闻言习惯性地摸了头顶上的肉瘤，不动声色道："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家丁弯腰告退。

范高头这才站起来抱拳向房间众人拱手作揖一圈道："诸位，老夫出去迎迎客人，诸位慢慢聊，失礼失礼"。

众人纷纷起身抱拳："老哥随意、随意！"

在这间房里的萧震雷和众上海上的商界大佬们正在继续刚才的话题的时候，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美女正在花园里赏花，这次来参加寿宴的客人肯多，也有不少人带着女眷，再加上范高头家里的女眷们，在后花园里倒是能见到不少女子的身影。

程碧瑶拿着一朵刚摘下的鲜花对王亚男道："亚男，你说姓萧的怎么那么胆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我们表白，而且还是同时向我们两个表白呢？而且他的胃口还不小，一个还不够，还要同时爱两个，真是的……"说着感觉有些害羞，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了。

王亚男听了扭头看了程碧瑶一眼，见她模样顿时心下明了，哼哼道："还说他胆大，我看你心里也是愿意的吧？难道你就不吃醋，就愿意与另一个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程碧瑶一听，立刻羞红了脸，娇嗔一声道："哎呀，说什么分享一个男人，羞死人了！你还说我呢，我看你也是爱上了这个姓萧的吧？要不然这几天晚上怎么都翻来覆去睡不着，咱俩一起的时候，你说话总是有意无意的提起他！"

被程碧瑶说中了心思，饶是王亚男这种性格的女孩子一时间也有些又羞又怒，连忙矢口否认："哪里有？你别胡说了，才见了一面，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人？"

"你有，你就有，难道我看不出来吗？你还狡辩，嘻嘻……"。

王亚男娇怒："哎呀，你坏死了，看我不打你……."。

两人嬉闹着追逐起来，不知不觉追到了前院。

大门口，范高头带着几个徒弟迎接着几个来客，这些人分别是青帮湖.州帮老头子李徵五、扬.州帮老头子徐宝山、山.东帮老头子张仁魁、租界大佬严老九。

说来也巧，这平常很少见面的大佬们今天几乎同时来到了范府，徐宝山和张仁魁两人是同门师兄弟，他们两人也投靠了清廷，而青红帮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可以说徐宝山和张仁魁两人的行径完全算得上是背离了当初青红帮创建之时的宗旨，范高头和李徵五对徐宝山以及张仁魁的态度自然

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看在大家都是同处一源的份上，平常也不怎么互相为难，可要是想拉关系那是没门的，不过这次做大寿，徐宝山和张仁魁两人联决而来，范高头也不好将他们拒之门外，毕竟来者是客，几人之间也没有私人恩怨。

可范高头的徒弟李超五却怒斥道："徐宝山、张仁魁，你们来干什么？清廷走狗，这里不欢迎你们！"

张仁魁听得脸色一变："老范，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徒弟？什么时候就连一个小辈也在咱爷们面前如此嚣张了？"

"超五，你退下！"范高头喝退李超五，对张仁魁和徐宝山勉强露出一副笑脸："两位兄弟来了？多谢捧场，多谢，请里面喝茶，彪子，将你两位师叔迎进屋里奉承！"

刘福彪闻言上前板着脸拱手道："两位师叔，里面请！"

徐宝山是一个身材极为魁梧的中年大汉，四十多岁，硕大的脑袋、光亮的额头，天庭十分饱满，十五岁起就开始游荡四方，广交朋友，他臂力超人、武艺超群，刀枪棍棒无所不精才，常常以寡敌众，在江湖上得了一个混号叫"徐老虎"。曾经的"仙女庙劫案"当中就有他，事发之后他逃回家乡，后被清廷捉拿并发遣甘.肃，可是却在途径山.东时成功逃脱。随后即潜入江湖成为一大盐枭，势力北及淮河南至长江一带，盛时党徒曾有数万之众。

张仁魁，此人的经历更加丰富，自幼跟着表叔习武，在经常与地痞的打斗中练得一手实战的好功夫，老家县衙开科考武秀才，全县有数百人参加，张仁魁力挫众人，得了头名，有了在家乡开设武馆教徒弟的资本，几年下来，在十里八乡也有了点名气。当年义和团起兵之时，他热血一涌，毅然加入，拜了义和团在山.东的首领青帮马风山为师，八国联军进攻京城时，慈禧和光绪吓得避难西.安，马风山率张仁奎等众徒还护送了一程。可想不到是后来清政府很快跟洋人达成了协议，割地赔钱，接着调转枪口清剿义和团，马风山遭到围剿，而张仁奎机警，拖着自己兵器铡刀躲了起来。流浪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了扬.州遇到了同门师兄徐宝山，跟着徐宝山走私贩盐，一次抢码头时，张仁魁一人力敌对方十余人，深得徐宝山的赏识，于是提拔作了心腹。徐宝山后来被清廷招安，张仁魁作为他的手下自然也在被收编的行列中，徐宝山驻防扬.州，而张仁魁则驻防镇.江，手下多是青帮势力延伸到南.通一带。

说起李徵五，他的湖州帮是最早进入上海滩讨生活的青帮一支，在上海滩的地头和码头也是最多，涉黑的生意也最多，势力极为庞大，公共租界、法租界以西的沪西和南市一部分几乎都是他湖.州帮的地盘，由于都是江浙人士，李徵五对虞恰卿、朱葆三等人多有照拂，在上海滩上也没有其他的势力敢给虞恰卿、朱葆三等商界大佬们找麻烦。

至于严老九就不用说了，他是本地人，也入了青帮，辈分虽然比范高头要低一辈，却不在范高头的管辖之下，自成一系，势力涉足黑白两道，生意上既有正当生意也有捞偏门的。

待刘福彪将徐宝山和张仁魁引进大门后，范高头才向李徵五拱手笑

道：“李师兄、严师侄，范老我迎接来迟，恕罪恕罪！”

“哪里哪里，今天可是你的大寿，你罪大，摆摆谱也是正常的嘛，哈哈哈，我不计较！”李徵五说着大笑起来。

严老九的年纪只比范高头小那么一点点，此时却要叫他师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人家辈分高呢？

“师叔，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严老九说着拱手行了一礼。

范高头笑着连连道：“好好，请里面奉承，请！”

第85章色胆包天

却说徐宝山和张仁魁被刘福彪领到院子里，要找一间房子供他们和他们的保镖们休息，可徐宝山拒绝了，他直接就在院子里选了一张桌子边坐下，他这样做是担心遭到暗害，毕竟他率手下青帮子弟投靠清廷这件事情做得极不妥当，他担心上海滩上青红帮子弟因为此事暗杀他，张仁魁见徐宝山这样，也猜到了徐宝山的想法，因此也随他一起坐在他的旁边，保镖们纷纷找椅子坐，就围在他们身边。

坐了一会儿，喝了一会儿茶，徐宝山就想上茅厕，跟张仁魁打了个招呼之后就找人问到了茅厕的位置，在两个保镖的跟随下前往茅厕方便。

正在院子的小路上行走之时，拐角处突然迎面撞过来一个女人，对方来得太快，而徐宝山也没有注意，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女人刚好撞到了他的怀里。

尽管徐宝山是一个大汉，可在没注意的情况下被这么一撞差点就被撞倒，正要发怒的时候，对方被反震力震得倒在了地上。

“哎呀！”王亚男跌倒在地上不由自主地惊叫一声。

后面追上来的程碧瑶见状立即上前扶住她连声问道：“亚男，你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没事！”王亚男答应着，在程碧瑶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两人起身后发现对面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壮汉一脸的凶险，正色眯眯的盯着自己两人，王亚男想起是自己先跑过来撞倒对方的，于是道了一个万福礼说道：“实在失礼，不小心撞倒了这位老爷，请恕小女子无礼之罪！”

正看着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流口水的徐宝山回过神来，嘿嘿一笑：“不失礼，不失礼！对了，两位美人叫什么名字？大上海的女人长得就是漂亮，你看看，细皮嫩肉的、水淋淋的，看着就舒服！”

王亚男和程碧瑶闻言皱起了秀眉，正待转身离开，却不想徐宝山的手更快，一脚跨出就拉住了王亚男的玉手，还不断地抚摸，一边摸一边赞道：“好嫩、好滑！”

“哎呀！你干什么？臭流.氓，走开！”王亚男发现自己被轻薄之后立即抽出玉手甩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清响，徐宝山正陶醉之间，哪里会想到王亚男如此刚烈打他耳光，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挨了一巴掌。

即便是徐宝山这张老脸皮糙肉厚，也经不住王亚男在气急之下打的这一巴掌，徐宝山摸了摸挨打的部位，只感觉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立即暴怒：“妈拉个巴子的，哪里来的小娘们如此暴烈，嘶——给我抓起来！”

这徐宝山也算是色胆包天了，在人家的地盘，不收敛一点，还如此张扬，见了漂亮女人就卖不动脚步，闹出事情来怎么收场？这自不必说，他也没考虑过这种后果，要不然也没有色胆包天这个词了。

而在徐宝山看来，他什么时候挨过女人的巴掌，什么时候吃过女人的亏，当然慈禧那个老太婆不算，今天来吃酒竟然被一个女人打了，而且一

张老脸都被打肿了，这要是传出去还不被人笑死？这个亏如论无何不能吃，想要不被人笑话，今天必须要带走这个女人做姨太太。

“你们，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快放开我，来人啦，来人啦，率流.氓啊！”程碧瑶和王亚男两个女子被徐宝山的两个手下保镖抓住，心急之下顿时大叫起来。

“臭**，敢打老子，老子出来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们他吗的还没生下来呢！今天你打了老子，好，老子不跟你们计较，但你们两个必须给老子做姨太太，否则老子就会被人笑，抢了你们做姨太太，别人就不会笑老子了，还会羡慕老子艳福不浅呢！”徐宝山一边说着一边骂骂咧咧地摸着已经红肿了脸颊。

两个女人这么不断地叫唤，立即就引起了周围之人的注意，这里宾客不少，还有范府的家丁、侍女和佣人们都围了过来。

正在客房里和房间里大佬们讨论着现今局势的萧震雷好像听到了王亚男的叫喊声，立即脸色一变，走到门口拉开房门，就看见院子里的客人们都向西边跑过去，他立即拔腿就跑出了门外。

房间里众人也停了下来，李平书脸色变了变站起来道：“外面好像出事了！”

“走我们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虞恰卿也站起来说了一句，立即走向门外，其他众人闻言一一跟了出去。

萧震雷刚从房间里跑出来，就看见奥皮音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立即问道：“奥皮音，两位小姐呢？”

“噢，我不知道啊！”奥皮音闻言耸了耸肩膀。

“跟我来！”萧震雷丢下一句话立即向出事地方跑去。

到了出事地点，萧震雷用力扒开人群走进去，就看见王亚男和程碧瑶被两个大汉控制着，两人脸露惊慌、恐惧之色，他当即脸色一变，当即起跳飞身上前，双脚直踢那两个大汉的头部，由于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女子身体瘦小，两个控制他们的保镖要高出她们一个头，他们的头部直接受到萧震雷的攻击，两人没想到突然有人动手，而且速度快到根本反应不过来，只来得及闭眼就双双被踢中脸部，同时发出一声惨叫放弃了对王亚男和程碧瑶的控制。

萧震雷飞身落下，保住两女，连忙问道：“别怕，别怕，没事了！”

王亚男和程碧瑶见自己两人已经被萧震雷救下，顿时委屈从心来，“哇”的一声同时扑入萧震雷怀中大哭。

“你是谁？哪里来的刁民，竟然打本官的手下？”徐宝山见一个年轻人突然蹦出来踢翻自己两个手下，将自己看中的两个美女抢走，顿时怒火冲天，当即指着萧震雷大喝。

萧震雷安慰了两女几句，听见对面那中年壮汉问起，顿时抬头冷冷道：“你又是谁？竟敢在范老太爷府上指使手下欺负两个弱女子，我看你不是来吃寿酒的，而是来专门给范老太也找麻烦的！哈，本官？老子管你屁的芝麻官，这里是法租界，你这狗官敢在这里撒野试试看？”

徐宝山闻言顿时面露尴尬之色，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萧震雷竟然骂

他狗官，这简直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大怒道："本官扬.州巡防营管带、青帮扬.州帮礼字辈头领，你这刁民竟然辱骂朝廷命官，简直是最该万死！"

"哈哈哈……"萧震雷大笑不止，"真是可笑，可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青红帮中义士一向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什么时候竟然有青帮中人被清廷招安了还在称自己为青帮之人的？你这狗贼背叛兄弟投效清廷，竟然还有脸面当着这个多人的面说自己是青帮老头子？你也不怕江湖上好汉们笑掉大牙？也不怕罗祖他老人家从地底下爬出来骂你是不孝徒孙？"

第86章结仇

徐宝山被萧震雷一番话骂得几欲吐血，正要有所动作，这时他的师弟张仁魁带着保镖走过来刚好听见了萧震雷的话，萧震雷这番话不仅骂了徐宝山，也将张仁魁给骂了，张仁魁还不待徐宝山有所动作，也立即走过来指着萧震雷大怒道："好小子，好一张伶牙俐齿，当众辱骂朝廷命官，对朝廷不满，我看你小子十有*是革命党！徐老大，咱兄弟纵横天下十数年，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糟践过？今天忍得下这口恶气，我老张忍不下，来人，给把这乱党拿下！"

话音落下，当即从他身后走出来几个壮汉拔出腰间腰刀冲向萧震雷，萧震雷面带怒容护着两个美女也不动作，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从旁边闪身出来挡在了这几个壮汉面前。

"嘿，伙计们，你们的对手是我！"奥皮音双手叉腰，用英语对几人戏谑道。

正要去捉拿萧震雷的几个清廷狗腿子看见突然闪出一个洋人巨汉，顿时脸色一变，全都停了下来，几人还连退了几步看向身后的张仁魁和徐宝山。

"洋人？"张仁魁脸色一变，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了一个洋人，这个情况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看向了徐宝山。

徐宝山也有些目瞪口呆，这怎么半路杀出了一个洋大人？徐宝山和张仁魁两人可是清楚得很，朝廷对洋人畏之如虎，又怕又恨，可有什么办法呢？干不过人家，恨有什么用？只能把这份恨意藏在心里，对洋人摇尾乞怜，唯恐得罪了洋人招来大祸。

上至皇帝、下到县官没有不怕洋人的，连皇帝、老佛爷都怕洋人，他徐宝山和张仁魁只不过是被招安的流寇头子而已，怎么不怕洋人？尽管怕惹上洋人，可刚才被萧震雷骂得狗血淋头，徐宝山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他尽量堆起比哭还难看的笑脸向奥皮音拱手道："这位洋大人，你身后那人是乱党，现在我们要捉拿他，麻烦您走到一边去，免得伤了您就不好了！"

奥皮音纹丝不动，这让徐宝山和张仁魁两人的脸色更加难看，萧震雷见状绕过奥皮音走到前面大笑道："哈哈哈，两个蠢猪，这洋人是我是手下，你们想叫他让开？这不是痴人说梦么？哈哈哈，真是比猪还蠢！"

徐宝山和张仁魁闻言，两人脸色瞬间变得一变潮红，显然是被萧震雷这番话气得血气翻涌，徐宝山不管不顾了，他喝道："他既然你这个乱党的手下，想来也不是很么好货，在洋人当中也不是很有身份的人！"

言罢，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左轮手枪指着萧震雷："叫你身边这个洋人走开，你和你身后两个女人束手就擒，否则我开枪打死你！"

"唰"萧震雷也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左轮手枪对准了徐宝山，冷笑道："你开枪试试看，咱们俩同时开枪，看谁命不好先中枪！"

"啊——"谁也没料到徐宝山和萧震雷突然会掏出枪来，这让周围的客人们顿时吓得连连后退，中间也让出了很大一块空地，刚才那几个狗腿子

抽出腰刀时没有人害怕，可洋枪就不同了，洋枪的威力大，一颗子弹就能要人命，这些在上海滩混得还不错的名人们怎么会不知道手枪的威力？如果这手枪不小心走了火，伤到了自己怎么办？当然是退得越远越好。

“住手！”突然一声大喝传了过来，原来是范高头正陪着湖.州帮老头子李徵五和严老九说话，等他得到消息的时候立即和李徵五以及严老九赶了过来，这个大喝声却是严老九发出来的。

人群让开一条路，范高头、李徵五和严老九等人赶了过来，严老九见徐宝山还用枪指着对面的奥皮音和萧震雷，当即脸色难看道：“徐宝山，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好说，先把枪放下，这里可是租界，不是在你的地盘上”。

范高头的脸色此时也是极为难看，虽然他还不清楚这件事情的起因，但这两人在自己的寿辰上当场把枪对峙，显然是没把自己这个主人放在眼里。家里摆酒，无论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主人都不希望有人在自家闹事，即便事情最后平息下来，也是被认为极为不吉利的，最好是什么事都没有，宾主尽欢，一旦在这中间闹出什么事情出来，主人都是很没面子的，也难怪范高头的脸色难看至极了。

他举手高声道：“所有人都安静，不要吵！”

在场之人闻言顿时都闭了口，看热闹的宾客们也都自觉了闭上了嘴巴，场面顿时安静下来了，范高头问道：“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问是怎么回事，当然是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不过了，这会儿王亚男立即反应过来，当先就将事情的起因详细说了一遍。

众人听了都看向徐宝山，心里直嘀咕着这徐宝山胆子也太大了一些，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范高头的寿辰上调.戏女宾客，说出去他也不怕别人笑话，真正是不要面皮的人啊！

徐宝山被众人用这样鄙视、耻笑的眼光看着，顿时有些尴尬，也有些恼怒，心急之下立即矢口否认：“简直是一派胡言，本官身为一营管带，什么女人没见过，怎会看上你这等庸脂俗粉？简直可笑之极，你这女娃怎的胡乱污蔑他人，是谁给你这个胆子？是不是这个乱党？”

“好了！”范高头不能不发话了，虽然他与徐宝山接触不多，但大家好歹都是同一辈份的大佬，互相之间多少有些了解，徐宝山是什么秉性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显然就是如那女娃娃说的一样，是徐宝山见色起意，被打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范高头也不管这件事情谁对谁错了，现在的情况是双方都都在他的寿宴上把了枪，都没有给他这个主人留半分面子，他也就不需要再给别人面子，他冷声道：“老夫不管你们谁是谁非，今天是老夫摆寿酒，你们给面子就来喝一杯，不给面子大可以不来，既然来了就好好的吃酒看，可你们却在老夫的家里动刀动枪，怎么着，你们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你徐宝山好歹是江湖上成名的大佬，现在虽然投了清廷，也是官儿，怎么就不收收性子，还跟一个姑娘一般见识？好了，都给老夫把枪放下！”

萧震雷脑筋一转，当即将甩了一个枪花将手枪收了，说道：“好，今天是范老爷子的寿辰，我给范老太爷面子，爷不跟你这个狗贼计较，换了地方、换个日子再让老子看见你这狗贼，老子定要将你大卸八块，老子连东洋人都敢杀，更何况是你这样的狗贼？”

“你.....！”徐宝山气得如牛喘一般，大怒道：“好好好，你要杀本官，本官就让你先死！”

言罢就要扣动扳机，范高头眼睛一瞪，突然举手一挥，之间周围十几支枪对准了徐宝山等人，围观的宾客们见状立刻逃散，转眼之间就只剩下三方人马了。

范高头冷冷道：“徐宝山，你敢开枪试试看？人家小萧都知道今天是我这老头子寿辰，动枪动刀不好，把枪给收起来，你难道连一个小辈都不如？今天你要是敢开枪，我老头子就让你们死在这里！”

徐宝山愤怒地看着萧震雷等人，又看了看周围用枪指着他和张仁魁的范府枪手们，心里权衡了一下现在的局势，咬了咬牙道：“好，范高头，算你狠，本来今天我一是来给你拜寿的，二是代表朝廷向你传达一句话的，上面有招安你的意思，就看你本人的意愿了，上面给你的条件是封你为苏松道巡防营标统，如果你答应，就率手下人马就接受朝廷改编，改编之后的人马依旧由你统领驻防此地，这可是一个肥差，还请你仔细考虑，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一个店了！”

范高头想了没想就拒绝道：“不必了，麻烦你回去告诉你的顶头上司，就说我老头子年事已高，老了老了不想晚节不保，老夫身是青帮之人、死是青帮鬼！朝廷如果想要对付老头子，就尽管派人来好了！”

徐宝山盯着范高头看了几眼，狠狠道：“我话已经带到，就不在此多做停留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日后江湖上总有再见的一天，告辞！”

一直将徐宝山、张仁魁等人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远去之后，范高头的土地李超五就嚷嚷道：“呸，我就说这两个老小子这次来没安好心，明着是来祝寿，实则想招安师傅，简直痴心妄想，也不想想师傅怎么会与他们一样！”

“少他吗废话，走，回去！”范高头瞪了李超五一眼，转身走进了大门内。

第87章幕后交易

从范府出来之后，徐宝山和张仁魁都铁青着脸坐在同一辆马车上，徐宝山想着刚才在范府受到的屈辱，想他徐宝山也是一代枭雄、在江湖上称王称霸，朝廷都奈何不得才想着将他招安，做个扬.州巡防营管带之后更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他越想越愤恨，忍不住咆哮："奇耻大辱、气死我了！老子好歹也是与他同一辈份的大哥，是朝廷命官，范高头这个老家伙竟然半点面子也不给，还有那个小杂种，吗的，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他的底细，真是失策，不管怎么说，老子一定要那小杂种死，还有那个老家伙，倚老卖老，不给老子面子暂且不说，还当场拒绝了朝廷了招安，吗的，老子可是在总督大人面前打了包票的，这回去如何与总督大人交代？仁魁，你找人查查了那个小杂种的底细，还有搞清楚范老鬼的活动规律，既然招安范老鬼的事情化成了泡影，让老子无法向总督大人交代，那就索性让他去见阎王爷，这样老子回去见了总督大人也有一个说道。

张仁魁闻言皱了皱眉头道："大哥，在租界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被租界当局抓住了把柄，只怕不好善后啊！"

徐宝山眼睛一瞪："怕他鸟？我又没说明着动手，咱们不会来暗的吗？先查清楚他们的活动规律，再去江湖上找几个亡命徒，出高价，我们自己不出面，即便出了事情也与我们无关。只要我们自己没有把柄给洋人抓住，他们能耐我何？大不了老子继续上山落草做山大王！"

张仁魁点点头答应："好的，大哥！"

"还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那两个小娘们而起，派人把他们绑过来。我徐老虎想玩的女人没有玩不到的！"

……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萧震雷每天都宝山的工地上、华德路别墅、萧公馆之间来回穿梭，如果股市的情况出现大的动静，他就先在华德路坐镇，等股市的情况稳定之后就交给李书林，再去工地上看看工程进度。晚上回到萧公馆休息睡觉。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为了让竞标会举办得更加有声势、尽量让上海滩人尽皆知，萧震雷专门包下了礼查饭店一天的时间，除去饭店已经有客人入住的客房之外，饭店其他场所在这一天之内都由萧震雷支配。

再过两天就是竞标会召开的时间了。萧震雷派人给一些上海滩的名流们送去请柬，同时也给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美女送去了请柬，经过上次的事情，那两个美女吓得不轻，萧震雷还为此事专程请她们去吃了一顿饭当做赔罪，两个美女也是通情达理之人，知道那件事情不能怪萧震雷，在请客吃饭再加上一番甜言蜜语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竞标会的前一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萧震雷来到书房给三井寿拨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之后，电话里面传来三井寿的声音："莫西莫西。我是三井洋行三井寿！"

萧震雷坐下笑道："三井先生，晚上好！"

“你是……？”电话的那头传来三井寿疑惑的声音。

“明天就是振华公司的竞标会了，您的三井洋行还想拿到订单吗？”

三井寿刚开始还没有听出萧震雷的声音，现在他完全想起来了，急忙在电话中说道：“是的是的，您是萧先生吧？我正想通知铃木君一起去您的府上拜会。没想到您先打电话过来了，您现在在家吗？”

“如果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赶过来的话。我想你们还能够在家里见到我！”

“嗨！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请您一定要等我们！”

挂了电话之后。萧震雷抽着烟，在书房里吞云吐雾，脑子里思索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要做的天衣无缝，要怎么样让他们吃了哑巴亏却有苦说不出！订单要交给哪家洋行做才能采购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呢？那些洋行可每一家都不是省油的等啊！

想着想着，萧震雷对于如何对付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有了想法，可对于到底把订单交给哪家洋行却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看来只有等明天拿到各家洋行的投标书之后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每家洋行的投标书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就决定将竞标的结果拖延一段时间再进行公布，一定要采购到最先进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萧震雷回过神来伸手按了一下书桌上的按铃，过了一会儿，吴妈推门进来问道：“先生有什么吩咐？”

萧震雷连忙笑道：“哦，吴妈，麻烦你去叫一下狗蛋，让他准备好马车，我一会可能要出门。另外叫一家宋先生，就说一会有客人到访，让他准备去门口接一下”。

“好的，先生！”吴妈答应后退了出去，并关上了书房的门。

三井寿和铃木二郎比萧震雷想象中要来得快，只了四十分钟他们就到了萧公馆门口，宋世杰将他们领进了门。

还是在书房里，萧震雷请三井寿和铃木二郎就坐，宋世杰让吴妈送来茶水之后关门房门站在了萧震雷身后。

萧震雷抽着雪茄说道：“三井先生、铃木先生，这里没有外人，我想我们之间可以开诚布公了，您说呢？”

两个日本鬼子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就见三井寿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两张现金支票，放在书桌上慢慢推向萧震雷然后松开手。

萧震雷看了三井寿一眼，扭头向宋世杰打了一个眼色，宋世杰得到暗示迈步上前就要伸手拿支票，却不想三井寿再次将支票按住。

萧震雷见状脸色微变，问道：“三井先生这是何意？既然我们已经说好了，难道你想中途变卦？”

三井寿露出一丝阴笑，说道：“萧先生，电灯公司百分之八的股权我已经无偿送给你了，怎么会中途变卦呢？只不过我怎么能相信明天竞标的时候，萧先生真的会选择我们两家公司？四十万日元，这可是我和铃木君的全部身家，就这样送给了萧先生，无凭无据的，实在不保险啊，我和铃木先生都有些担心！”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挑，“那你们想怎么样？”

三井寿笑着再次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萧震雷笑道：“萧先生只要签了这份文件，这四十万日元就是您了！”

萧震雷接过文件翻了翻，粗略看了一下心里嘀咕：“看来这两个日本鬼子不傻嘛，还知道让我签这份协议掣肘我，如果在明天的竞标会上我如果不宣布他们两家公司联合中标的话，他们就会将这份协议公布出去，到时候我声名狼藉，而他们又可以向日本驻沪领事馆告状我欺诈，日本领事馆则向清廷施压，到时候我的振华公司能否开下去都不得而知了，可如果我真签了这份协议，这东西就会一直成为他们掌握我暗箱操作的罪证，从而控制我，真是好算计”。

萧震雷心里一瞬间转了无数个念头，随即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钢笔扭开盖帽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又盖上了印鉴。

“哈哈哈！”三井寿拿过文件看了看，然后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中，起身后大笑三声伸出手道：“萧先生，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了！”

萧震雷瞟了那公文包一眼，也伸出手笑眯眯地说道：“两位先生，合作愉快！”(未完待续)

第88章舞女德玛

三井寿的马车刚刚从萧公馆出来，铃木二郎就忍不住道："三井君，这件事情终于成功了，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前后几期的金额绝对会超过一千万两，我们俩也会因为这件功劳而得到晋升，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庆祝一下？"

"哈哈哈，当然，当然要庆祝，今晚我们就不醉不归，你说我们去哪里庆祝？"三井寿大笑着，脸上得意的表情显露无余。

要说吃喝玩乐，在上海滩的日本人当中，铃木二郎就是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他想了想说道："三井君，我听说最近汇中饭店的舞厅弄来了不少漂亮滴花姑娘，各国滴花姑娘大大滴都有，很是迷人啊，不如我们去那儿？"

"哟西！我们就去汇中饭店！"三井寿同意，同时对赶车车夫道："你滴，赶车去汇中饭店！"

"嗨！"

萧震雷从洋楼出来的时候换上了一声黑色的西装，带着一顶黑色的礼帽，打着领带，此时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马车才出萧公元没多远，他立即钻进马车对狗蛋道："狗蛋，快跟上前面那辆马车！"

"好的，先生，您坐稳了！"狗蛋答应一声就赶车马车向院子大门口而去，正在门口的周传东立即打开院子门。

"先生，要不要叫奥皮音跟着一起去？"周传东喊道。

"不用了！"

汇中饭店的新楼于去年才建成开始对外营业，由于东西宽而南北窄，因此它正门设在南京路上，靠江滩的一面则成了侧门。新楼由祥泰洋行的工程师施高塔设计。王发记营造厂承建，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中国人能否做这样的工程抱有怀疑，迟迟不发执照。最后，王发记老板请杨斯盛作担保，才得到此项工程。

新楼高三十米。六层砖木混合结构，外观呈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风格。外墙用白色清水砖砌成，镶以红色水砖做腰线。门窗有圆弧拱，也有平拱。正大门为转门。屋顶建有花园，花园的东西两侧各建一座巴洛克式凉亭，夏秋季节可以坐在东侧的凉亭内观望黄铺江潮水。这座亭子与大楼东北转角半圆的围墙相连。使大楼显得更加挺拔与豪华。底层是大餐厅，同时可容300多人用餐。大厅四周用柚木作护墙壁，平顶饰以石膏雕花。平时大厅用屏风隔离，屏风拆除就成大礼堂，可供大型聚会使用。有乐队也可做舞厅使用，为了和礼查饭店抢生意，汇中饭店也不得不从世界各地弄来一些美女做陪舞之用。

马车已经在汇中饭店斜对面的马路边上停了一会，萧震雷坐在马车里撩起帘布看着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走进饭店，他就从马车上跳下来对狗蛋道："就在这里等我，不要走远了！"

"好的，先生！"

萧震雷一边走向汇中饭店，一边整理着身上的西装。脑子里思索着如

何将三井寿手上的公文包里的那份文件拿走，他不是专业间谍和小偷，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有点难度。

走到汇中饭店门口。两个门童弯腰行礼，萧震雷跟着旋转门走进了饭店内，伸手将黑色礼帽的帽檐向下拉了拉，以免被三井寿和铃木二郎无意中看见。

萧震雷迈动着脚步走近舞厅，舞厅用一些屏风围着，靠近屏风一圈摆放着一些桌子椅子。这是雅座，供跳累的客人们就坐休息。还可以叫上一些点心和酒水，

萧震雷站在屏风口面。他身材很高，脑袋超过屏风的高度刚好可以将舞厅内的情况看个清楚。舞厅里一个角落的留声机大喇叭正播放着英文交谊舞曲，一些男男女女抱在一起慢慢地扭动着身躯，周边桌椅上坐满了客人，有男有女，女人们有东亚女人，还有西方女人，东亚女人有穿着旗袍的、和服的、朝鲜服的，西方女人穿着各色细腰露胸宫廷装。萧震雷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舞女，他们脸上化着妆，而铃木二郎和三井寿两人刚刚到这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要了一瓶酒，他们的两个四个保镖就站在他们身后。

萧震雷思索着如何将那份文件拿到手，只有拿回那份文件，三井寿和铃木二郎就没有把柄威胁他了。他眼睛转动着不停地打量着舞厅的情况，突然他感觉一道目光看了过来，他的目光迎上去，那道目光来源于一个洋婆子，让他意外的是那个洋女人竟然很有几分姿色，他心中一动，计上心来，于是向那西洋美女勾了勾手指头，那女人看得一愣，随即笑了笑起身走出围着的屏风站到了萧震雷面前。

“美丽的小姐，您好，能认识您很高兴！”萧震雷笑着行了一个绅士礼用英语说道。

这西洋美女有些茫然，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句，萧震雷听了顿时恍然，立即改用德语道：“原来小姐您是德国人，真是幸会！”

西洋美女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一个会说德语的中国人，有些高兴，问道：“德玛，我叫德玛，先生您如何称呼？找我有什么事吗？”

萧震雷笑道：“是的，德玛小姐，您可以叫我雷。我想请您帮个忙，您看见坐在那边的两个日本人了吗？身后有四个保镖的两个，对，就是他们，那个矮个子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公文包，那里面有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我需要它，我想请小姐您帮个忙把它拿到手，并且交给我，当然我会出一个让您满意的价钱！”

德玛闻言顿时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连忙摇手道：“噢，先生，不，我不能干这种事情，而且我也干不了，您知道我今天上午才从德国来到这座远东的城市，我对这里完全不熟悉，如果我被抓住了，我会被他们打死的！”

原来是一个雏儿，我擦！点子怎么这么背呢？萧震雷心里忍不住暗骂了一句，但事情既然已经说给这个女人听了，这个女人就不能脱离干系，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塞进德玛的手里笑道：“你看，德玛小姐，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赚钱吗？这是你一半的酬劳，只要你拿到文件并且交

给我，我会再付给您一半的钱，你看可以吗？这可是一百英镑，相当于两千多德国马克了，我想您在这里需要做上很久才能赚到这么多钱，不是吗？”

德玛看着手里的钞票，她犹豫了，她确实需要钱，否则她一个女孩子也不会从万里之外的德国跑到远东来赚钱。

萧震雷见她这样，脑子一转就知道她为什么犹豫了，连忙道：“德玛小姐，要拿到那份文件其实很简单，您只要陪他跳舞，用尽办法灌他的酒，将他灌醉，然后暗示你可以陪他睡觉，他自然会带你去楼上开房，等他睡着之后你就打开公文包拿出那份文件，再走出客房把文件交给我，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吗？”德玛一听顿时有些心动了，但她还是有些害怕，“可是如果我被抓住了怎么办？”

萧震雷连忙道：“放心，请你放心，万一你被抓住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你看我也不想被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干的，对不对？”

德玛看着手里抓着的一叠钞票，这钞票是做不得假的，她迟疑地问：“真的吗？你保证？”

“当然，我发誓！”萧震雷举着拳头信誓旦旦道。

“好吧！”德玛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同意了。(未完待续)

第89章得手

这个时代的东方男人看西方女人的眼光几乎都是一样的，就如同西方男人看东方女人一样，基本上没有美女，这是意识形态和审美观的不同。

德玛好像是一个特例，她的长相无论是在西方男人眼里，还是在东方男人眼里，都是绝对的美女，美女之所以被称为美女，不能只有天使一般的脸蛋，还必须拥有魔鬼一般的身材，毫无疑问，德玛就是这样一个美女。

尽管对于自己的相貌和身材有着绝对的自信，但为了让自己更引人注目和撩人一些，德玛在走向三井寿的时候尽量扭动着自己迷人的腰肢，让自己显得更加的风.骚一些。

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身边已经有几个舞女在陪着他们喝酒了，但德玛走过来的强大气场还是引起了他们注意，让他们忘却了身边的那几个庸脂俗粉，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她，这就是美女的魅力。

“嗨，抱歉，打扰一下，我是德玛，英俊的东方男人，我想请您跳一支舞，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德玛尽量让自己显得自然和大方一些，也想让自己显得妖媚一些，只不过当这些话说出来，脸上的表情配合着语气表现的时候，她感觉糟糕透顶了。

看着这个引起全场男人目光注意的、并且之前还拒绝了好几个邀请她跳舞的男人的西方女人走向自己，并且向自己做了个“请”的手势，三井寿不需要身后的秘书翻译，他就知道德玛是来邀请自己跳舞的，这让从小就自负的三井寿的自信心更加膨胀到了极点。他那原本就显得极小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眯得只剩下一条缝了。

“噢，当然，当然，我十分乐意，尊贵而又美丽无比的德玛小姐。请”。

两人步入舞池随着其他客人们一起翩翩起舞，三井寿虽然不如铃木二郎那样会玩，可他的舞也是跳得不错的，尽管他那矮小而笨拙的身体和又高又苗条的德玛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可他还是极力地展示着自己的舞姿。

舞池中的男人们和坐在周围雅座上的男士们都看着德玛和又矮小又丑陋的三井寿一起跳舞，看向三井寿的目光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恨不得冲过去一脚将三井寿踢开，然后拥抱着德玛在舞池中飞舞旋转，而三井寿也感觉到所有男人的这种目光，这让他极为享受和陶醉。

萧震雷斜靠在屏风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舞池中的德玛和三井寿，又不时地看向铃木二郎。只见坐在雅座上、身边还有着几个舞女的铃木二郎完全没有理会那几个舞女了，直把目光投向舞池中的德玛，他的脸上露出的笑意。

后来的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萧震雷发现经过开始一段时间的局促和显得略微紧张之外，德玛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她仿佛天生就善于与男人周旋，而且随着时间的退役，她显得更加的游刃有余。这让萧震雷十分惊讶。

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在这种公共场合之下，这些跳舞的自诩为绅士和贵妇小姐的人们没有做出任何有损于脸面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舞曲声依旧不停，舞池中人们丝毫不见减少，而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坐在雅座上的德玛一个劲地给三井寿灌酒，连一直在旁边当电灯泡的铃木二郎也被殃及池鱼。几杯猫尿下肚就开始手脚不正经起来，三井寿当然不乐意只属于自己的德玛被铃木二郎占去便宜。尽管他们之前还因为利益的事情联合在一起，可这与享用同一个女人不是一回事。三井寿还没有大方到这种程度，正当他醉醺醺地准备向德玛提议另找地方聊天的时候，德玛却率先提出她喝多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并且希望三井寿陪她一起去的时候，三井寿欣喜若狂地简直无以复加，这让他不得不感叹桃花运来了怎么挡都挡不住。

当看着三井寿搂着德玛得意洋洋地去旁边大堂客房登记处开房的背影时，铃木二郎的眼睛里迸射出了嫉妒之火。

萧震雷迎面走来，他拉低了礼帽的帽檐，早已经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德玛身上都三井寿哪里能认出他来？在经过德玛身边的时候，他不着痕迹地将一张小纸条塞进她的手心里然后离开。

走向饭店客房登记处，三井寿掏出钱包正在要房间的时候，德玛偷偷地抽空看了一下手心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数字，那是房间的门牌号码，就在饭店客房登记员将现在空着的客房号码一一报出来让三井寿选择的时候，三井寿为了向德玛显示自己的绅士，他让德玛选择房间，德玛求之不得，立即报出了纸条上的房间号码306。

这是萧震雷之前去楼上摸清楚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并且已经将304房间订了下来，306和304这两间房是相连的，都是空置房间，没有住客，而且304和306之间的外墙上镶着一根排水管道，这个时期的排水管道不是后世的塑料制品，而是铁制管道，能够承受很大的力量，这方便从304房间的阳台翻进306号的阳台。

萧震雷之所以选择这两件房间，就是想让三井寿和德玛去306房间，而他则进304房间，万一德玛在行动的时候被发现或者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在304房间的他可以及时地从阳台翻过去进行救援。

“亲爱的美丽小姐，我想我有些迫不及待了！”在进入306之后，三井寿用日语色眯眯地关上房门说道。

尽管德玛并不能听懂三井寿的话，但她还是能通过三井寿的表情知道他在说什么，连忙用德语囔囔着摇头，而且还用手势比划着她想他继续喝酒，对于美女的这个要求，三井寿当然乐意接受，房间里有的是红酒和白酒，为了能以最快的速度灌醉三井寿，德玛选择了一瓶来自俄国的伏加特烈酒。

“哈哈哈，好好好，我喝，我喝，哟西，美丽的花姑娘，我真是爱死你了……”三井寿在被德玛连续灌了好几倍伏加特之后早就有些迷迷糊糊，最后终于撑不住倒在了桌子底下。

“喂，喂！”德玛连续推了三井寿几下，将他没有反应又听见他开始打鼾，就知道他彻底醉了。真正醉酒的人在喝醉之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而

在喝醉之后心里还很清楚的人是还没有彻底喝醉，三井寿显然是彻底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那种人。

德玛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她就要动手了，第一次干这种事情南面紧张、冒汗，她伸出颤抖的手抓向三井寿的公文包，由于紧张，她十分笨拙地打开公文包，这个动作花了她十几秒钟。

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被她拿了出来，按照萧震雷之前的吩咐，她将文件袋里的文件抽出来，并且将签了名字和盖了印鉴的最后一页单独取了出来折叠好塞进自己的胸前领口内，然后将剩下的文件再次装进文件袋内放回了公文包里。

几分钟之后，德玛打开房门，在站在门口的两个保镖的特别的目光注视下离开了306，这一切都很顺利，让呆在304房间准备随时救援的萧震雷没有机会施展翻墙绝技。

德玛在楼梯的转角处等到了萧震雷，她从领口拿出那一页签了名字和盖了印鉴的纸张递给萧震雷，萧震雷伸手去接，德玛却突然收回，脸上露出笑意道：“雷先生，您好像忘记了应该给我什么东西！”

萧震雷一拍脑袋，仿佛恍然大悟的模样，突然记起来了，他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递过去。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使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也都知道这个规矩，钱货两清之后，德玛喜滋滋地数着钞票，她一边数一边说：“雷先生，以后还有什么生意，一定记得找我！”

萧震雷将纸张收进自己的口袋里耸耸肩膀道：“也许吧，我会的！”(未完待续)

第90章二手货

回到公馆之后，萧震雷才算是真正松了一口气，从马车上下来，宋世杰还没有休息，听到动静之后走出洋楼迎接，同时还有账房范之庸。

“先生，您回来了？”两人同时问道。

萧震雷露出笑脸道：“嗯，事情办完了，明天的竞标会你们不用担心，只要按照我们事先计划好的去做就行了！”

“好的，先生！”两人同时答应。

掏出怀表一看，时间还早，九点一刻，萧震雷怀表塞进西装口袋里，然后对宋世杰道：“哦，对了，宋先生，书房里书桌上的那两张现金支票，你去拿着，明天清早就去正金银行门口等着，只要银行一开门，你就去提现，把钱全部提出来交给范先生存入我们在花旗银行的账号，然后再赶去礼查饭店准备接待各洋行经理的事宜！”

两人答应道：“好的，先生！”

交代这些事情之后，萧震雷就上楼去洗漱去了，这些天在工地和华德路别墅以及这萧公馆三头跑，实在是有些累，因此想早点休息迎接明天的竞标会。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萧震雷洗漱完毕，正要进入卧房休息，这时宋世杰从楼下上来道：“先生，礼和洋行经理鲍尔先生和德华银行经理费格先生求见！”

“德国人？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萧震雷闻言有些不解，礼和洋行和德华洋行都是德资，实际上是也是同一批德国资本家旗下的子公司，鲍尔和费格受雇于同一个老板。

宋世杰摇头道：“他们没说，只说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求见先生。请您无论如何见一见！”

萧震雷想了想，认为见一下也没关系，即便他们是为了订单而来，也可以谈一谈的，于是对宋世杰道：“走。咱们下楼去看看！”

两人下得楼来，宋世杰让周传东将院子门打开让鲍尔和费格的马车进入，萧震雷则在房子的门口台阶上等着。

当马车在门口停下，带着高筒帽子、拿着手杖的鲍尔和费格从马车上下来，萧震雷便走下台阶伸手同他们握手，说道：“欢迎鲍尔先生和费格先生前来做客！”

费格一脸歉意地说：“萧先生。深夜前来打扰，真是抱歉，只是事情太过重要，所以冒昧而来还请您见谅！”

“没关系！”萧震雷同两人握手之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两人进入楼内客厅坐下。宋世杰给三人各自泡了一杯茶就离开了。

现在也没有其他人了，萧震雷一边请两人喝茶，一边问：“两位先生这么晚来到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鲍尔闻言向费格点头示意，费格得到暗示就开口说道：“萧先生，明天您的振华公司举办的竞标会就要召开了，我们都知道你们举办这次竞标会的目的是想买到价格适宜而且在技术和精密度上要是当前世界上最为先

进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是这样吗？”
萧震雷不置可否，“当然。否则我没必要举办这个竞标会！”
费格点点头看着萧震雷道：“萧先生，我们知道您和其他清国人不同，这一点从您的所作所为可以分析得出来。您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这在你们清国人当中不多见，至少我见到像您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您应该明白，以现在的国际环境和局势，各国基本上不可能把最尖端和最精密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卖给您！”
萧震雷眉头一皱道：“费格先生。您和鲍尔先生今晚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的吗？”
“噢，不不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费格连忙否认。
萧震雷耸了耸肩膀伸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费格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道：“但是礼和洋行可以为了弄到您需要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小问题，你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不是新的，而是使用过一段时间的二手货，但我保证这片设备还有八成新。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德国有多家大型机器机械生产公司为了统一生产标准，准备换掉原来的设备，当换上新机器设备之后，原来的机器设备就成了处理品，放在仓库也会生锈，还不如拿出来卖一点钱，正好您需要。当然，走正当途径是无法通过海关检查的，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这批设备给您走私过来，而且也只能用走私的办法，只是这价格上可能要与新设备的价格差不多，毕竟走私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萧震雷闻言原本很轻松的脸色立即变得很严肃，他身体前倾道：“费格先生，您确定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您确定您真的能弄到最尖端和最精密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即使它们都是一些二手货？”
其实萧震雷在决定举行竞标之前就想过能不能买到最尖端和最精密的设备这个问题，答案是很难、特别难，各国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设备外售出去，技术保密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欧洲国家很强烈的意识。
可现在费格告诉他可以弄到这样的设备，不过不是新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即便不是新的，只要是最尖端最精密的设备就行了，有了这些设备，他的工厂就有了制造更加尖端、更加精密的机器设备的基础前提，这能不让他高兴吗？
费格立即道：“萧先生，我来到清国也很多年了，做德华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也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们绝对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只要您愿意将您振华公司之后的几个订单都交给我们礼和洋行！”
坐在旁边的礼和洋行经理鲍尔也出声道：“是的是的，萧先生，我作为礼和洋行的经理，也保证能够将您所需要的设备运过来，正如我的朋友费格先生所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您之后的订单！”
萧震雷没有说话，掏出一只香烟点燃，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站起来在客厅里不停地度步，他在考虑，在权衡得失。他知道以德国人严谨程度，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就算德国想玩花样，他也有办法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小，而且还要让德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思虑良久之后，萧震雷让费格和鲍尔两人稍等片刻，他上楼从书房里

拿了一叠协议过来，然后将这叠协议递给鲍尔说道：“我相信以德意志人的办事风格，在这件事情不会欺骗我，但我不能不防，尽管我很相信两位，可我们都是生意人，做生意还是按照规矩来，我这里有一份合约，如果你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就看看这份合约，合同上已经说明了，如果你们卖给我的机器不是最尖端和最精密的工业生产机器设备，你们礼和洋行就将面临退货，再加上巨额的赔偿！尽管这份合约在强大的德国面前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在你们不履行赔偿的情况下，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鲍尔和费格先后将合约看了一遍，尽管合约上注明了再卖给萧震雷的设备不是最精密的设备之后面临的赔偿金额有些过高之外，其他的条件在他们眼里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包括礼和洋行要派人给振华公司培训操作机器的员工，并且还要派人来沪安装机器和调试，另外还要卖给振华公司一批机器零件，以便在某些零件损坏之后可以更换，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派驻人员在振华公司负责维修和培训维修人员，直到振华公司自己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为止。

鲍尔和费格看完合约之后小声商量了一阵，便对此合约没有了大的异议，只是有些小文图跟萧震雷商量了一下，比如派来安装机器和调试，并且常驻在振华公司进行机器维修、检修和培训维修人员的这些德国人员的薪水需要振华公司负责，萧震雷也不在乎这几个小钱，当场就答应了。

最后双方皆大欢喜，萧震雷说现在还不能与德方签订合约，必须等竞标会结束之后，他才能宣布礼和洋行获得了竞标的胜利，再安排一个时间双方签署合约，鲍尔对此也表示理解，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两人就告辞离开了。(未完待续)

第91章暴露

上午九点，礼查饭店，当萧震雷坐着马车来到这里的时候，礼查饭店方面早已经将竞标会现场布置好了，为了防止有人捣乱或者发生意外事件而导致秩序混乱的情况发生，萧震雷早已经从工地那边抽调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今早清晨就赶到礼查饭店维持秩序，换上一身西服的这些大汉身上虽然还带着不少泥腿子的气息，还看上去还算那么回事，站在大门口检查请柬或是在会场周围巡视还是能镇住一些人的。

这三十多个大汉由吴世荣带队，工地那边由胡为山一个人带着一些刚招的工人组成巡逻队维持工地上的秩序。

吴世荣正带着几个人在门口站着，大门口要负责检查请柬，这次竞标会很重要，不能出现差错，因此检查请柬就是一个十分必要的程序，吴世荣亲自在门口盯着，他看见萧震雷从马车上走过来，连忙上前道："先生，一切都准备好，被邀请的各洋行大佬基本上都到齐了，但被邀请的那些上海滩的各界闻人还没有几个赶来！"

萧震雷料到那些人不可能来很早，因此他自己也是掐好了时间过来的，见吴世荣有些担心，摆手笑道："别担心，我们这次竞标会不是为那些人举办的，请他们过来只是为了这次竞标会增加一些光彩，他们不来也没关系，只要各大洋行的经理来了就行了，再等等看，到十点我们就正式开始。还有，一会儿从十点一直到竞标会结束这段时间，除了那些被邀请的客人。不要让其他任何不相干的人进入主会场，就连饭店的服务生也不能进入主会场！"

吴世荣听了点头答应："好的，先生，我会通知孔雀大厅门口的兄弟，您就放心吧！"

萧震雷点了点头。带着奥皮音直接上了五楼孔雀大厅，在与那些已经赶到孔雀大厅的各大洋行经理们一一打过招呼之后他就在孔雀大厅门口准备迎接受到邀请而来的上海滩各界闻人大佬们。

虞恰卿、朱保三、王一廷、沈曼云、李评书等人或扎堆而来，或独自一人前来，刚将李评书等人送进孔雀大厅就坐，回到门口就看见陈琪美从电梯里走出来，萧震雷上前抱拳拱手笑道："英士大哥来了。多谢赏脸！"

陈琪美也拱手笑道："别人的邀请我不一定会来，但是你寰宇老弟的邀请，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来的，即使你是不邀请，我也要厚着脸皮过来。哈哈哈！"

萧震雷感觉到陈琪美说话做事确实有几分感染力，心里琢磨着难不成干革命的人都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亲和力？眼下也没有事件琢磨这事，于是笑道："英士大哥果然豪气，恨不没能早生几年早些与英士大哥相识，请里面就坐，李老板、虞老板、朱老板他们都到了！"

陈琪美刚要说话，却听见后面传来一声："英士，我在后面都叫了你好几声。你就是没听见！"只见又一部电梯打开，说话的是范高头，他在几个徒弟的陪同下从电梯内走出来。跟随的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绅士。

别人也许不认识这人，但萧震雷却认识此人，不仅认识，还是真正

的“老朋友”，此人就是被他绑票勒索了三百万两的走私烟土的土财主卢家胜卢老爷。

萧震雷眼睛瞳孔一缩，心中嘀咕。老子好像没给这家伙发请柬吧？怎么这家伙也眼巴巴地进来凑什么热闹？咦，他与范高头走到一起。他们之间到底是神马关系？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还是特意跟着范高头而来的。是巧合还是这家伙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

来不及细想，范高头等人已经走过来了，萧震雷急忙拱手行礼道：“多谢范老太爷赏光前来参加晚辈举办的竞标会，有了您老，这次竞标会必然办得有声有色！”

范高头摸了摸头顶的肉瘤，堆起弥勒佛一般的笑脸道：“人老了，就像多出来走动走动，你小子没忘记给老头子头发一张请柬，还算是懂礼数，不像有些人一点规矩都不懂，老头子做寿他都不来，你说这种人能有多大出息？就算他有法国佬撑腰，老头子我倒要看看他能得意多久！”

萧震雷刚开始还不明白，直到听完才隐约猜到范高头说的是哪个人物，陈琪美在一旁替黄某人说着好话，“大哥，也许黄探长真是没空呢？他不是派人送来了贺礼了吗？人家有这份心就行了，您也不必太过计较”。

萧震雷也不能让他们一直站在门口说话，连忙道：“范老太爷，咱们还是里面说话吧，请请请！”

刚说完这句，萧震雷就感觉一道目光投射过来，扭头一看，却是那卢家胜，只见卢家胜眼睛里显露出震惊，萧震雷看到这个眼神突然想起来了，自己之前绑架他的时候是与他说过话的，虽然那时将他的眼睛都蒙住了，可卢家胜难道听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卢家胜显然是听出了自己的声音，看来自己绑架他的事情只怕是瞒不住了，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但是如范高头这些大佬们难道查不到或想不到自己是怎么发迹的？一个苦力凭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拿出几百万两建工厂的？这其中肯定有故事！

萧震雷想到这里心里一寒，看向卢家胜的眼神都带着杀气，冰冷冰冷的，卢家胜对上萧震雷的眼神，只感觉一股冰冷的杀意直透自己的心房，心脏都差点停止了跳动。

这是警告，卢家胜真真切切地读懂了这个眼神中蕴涵的意思，只有他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对面这个人就会对他采取行动。

在跟随范高头走进孔雀大厅之后，卢家胜一直魂不守舍的，他被萧震雷刚才那道杀气凛然的目光镇住了，这个情况一直到他随范高头等人坐下之后都保持着。

范高头注意到了卢家胜的情况，在他的眼里，卢家胜也算是一个混江湖的老油条了，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神态？他忍不住问道：“卢老板，我怎么看你从进门开始就一直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啊？”卢家胜回过身来，见范高头看着自己，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要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范高头，他在心里将范高头与萧震雷进行了一下对比，这一比就让他立即有了取舍，毕竟范高头在上海滩根深蒂固，而萧震雷算什么？勒索了他三百万两，也就这么点钱，除了这些萧震雷还有什

么？一些无用的名声，话说这能被称为实力吗？不能，还是范高头的势力大。

想到这里，卢家胜不再犹豫，他靠近范高头低声道：“范老大，我刚才发现了将我黑吃黑、抢走了我九十多万两，又绑票勒索了我三百万两的人！”

“什么？你确定？”范高头的生意突然提高，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注意，不过这些人很快就没有再注意这边。

范高头不能不震惊，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相与的角色，现在出现在这个会场里，说不定就会突然暴起发难，这可是要人命的事情，他立即让身后几个徒弟戒备，自己又连忙问卢家胜：“他是谁？在哪儿？”

卢家胜左右看了看，小声道：“就是萧震雷，就是他干的！”

“什么？是他？”范高头的脸色瞬间变了，不过他微微一想又点了点头道：“这个可能不是没有，之前我派人查过这个小子，一直觉得他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崛起与他是严老九的结拜兄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严老九的支持，拿出几百万两支持他建工厂完全说得过去，可如果不是严老九支持他，那么他哪来那么多钱开工厂？还先期工程就投入三百万两，这笔钱可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对了，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卢家胜狠狠道：“是他的声音，我认出了他的声音，虽然当时我被蒙着眼睛，可我的耳朵没有聋啊，我到死都记得这个声音，范爷，你一定要帮我报这个仇啊，那些钱我是不指望拿回来了，我只希望出这口恶气，如果拿回钱，都归您，我一文也不要，这是我们当初说好的，范爷，这次您无论如何都要帮我出这口气啊”。

范高头有些为难，摸了摸头顶的肉瘤，语气不太确定地说道：“这件事情不是很好办啊，我老范虽然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可没有干过明抢和绑票勒索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也不能干，我也活不了几年了，临死之前我也不想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要把那笔钱弄出来却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总不能别人有钱我就去抢、就去绑票吧？这十里洋场有钱的多了去了，如果我见了钱就眼红，我以后还怎么混？而且萧震雷这小子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连东洋人都敢杀，连西洋人也敢打，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这事你容我考虑考虑！”(未完待续)

第92章会场刺杀

距离竞标会开始的时间越近，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萧震雷将这些客人一一迎进孔雀大厅，当再次一次回到门口的时候，正巧看见宋世杰从电梯内走出来，宋世杰上前向萧震雷低声道：“先生，四十万日元已经全部取出来换成了美元存进了花旗银行！”

萧震雷闻言不着痕迹地点点头道：“好，你进去招呼客人，这里交给我！”

当宋世杰进去之后，又从电梯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人萧震雷没见过，但他感觉这人不简单，矮壮的身材，中年四十多岁的样子，身后跟着几个身穿黑色对襟短装、十分彪悍的汉子，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出一个人的名字——黄精荣，他急忙上前拱手道：“可是大名鼎鼎的黄老板当面？”

“哈哈哈，就是我黄某人，今天不请自来，萧老板不会不欢迎吧?”那人大笑着拱手还礼道。

萧震雷面露喜色道：“黄老板能来，必然让我这竞标会增色不少，萧某哪能不欢迎呢？黄老板，请里面用茶!”

在派人送请柬的时候，萧震雷是没有给黄精荣送请柬的，毕竟两人互补相识，而且未谋面，如果这样去送请柬实在是不妥当，他却没有想到黄精荣自己跑过来了，这让他很疑惑，一般来说，没有受到主人家的邀请是不能随便上门的，否则很有可能会被视为来故意闹事的，也不知道黄精荣来干什么？真的只是来捧场吗？萧震雷不得而知。

到十点钟的时候，该来的基本上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萧震雷便转身进了大厅。将门口留给吴世荣的两个手下照看。

等萧震雷进去没多久，楼下一楼后面的员工通道来了一个人，这人穿着十分的普通，看见门口站着两个人脚步放慢了一些，他有些犹豫。但还是向员工通道走去，他刚要进门却被两个人拦住了，却是吴世荣安排在这里的守门人拦住，其中一人问道：“你是什么人？这里不能进了，整个饭店已经被我们老板包下，你要吃饭请往别处！”

这人闻言连忙堆起一副笑脸道：“我是这里的服务生。我是来上班的！”

“服务生？”问话的人有些怀疑，再次问道：“你怎么来这么晚？”

那年轻人讨好一般的笑道：“这不昨晚玩了几把，睡得太晚了一些，今早就起来迟了，两位大哥行个方便。快让我进去吧，如果被我们经理发现，我就惨了!”

刚才说话那守卫让开路说道：“进去吧，今天幸亏是我们在这里！”

“多谢多谢，收工以后我请两位大哥喝两盅！”那年轻人说着急急忙忙进去了。

没过多久，这个人穿上了一身服务生的服装，手上拿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几杯红酒进了电梯。电梯很快在顶楼停下，他从电梯里走出来到来孔雀大厅的门口。

“干什么？”一个守卫拦住了他。

年轻人不慌不忙道：“我是饭店服务生，送酒的！”
左边守卫摆手道：“现在竞标会已经开始。其他不相干的人不能再进去，你走吧!”
这个情况让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但他反应很快：“哦，是萧老板让我送酒过来的，要不你去问一下你们萧老板？”
左边守卫看了看这年轻的服务生。转身走进了孔雀大厅，却看见萧震雷已经走上了台开始讲话。他想了想这个时候去打扰萧震雷很可能会被老板骂，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好的差事不能就这么丢了。他停下转身回来对那年轻服务生说道：“算了，既然是我们老板让你送来的，那你就进去吧！”
这些人只不过是刚刚经过一点简单培训的农民，离达到真正做保安的素质还差得太远，现在也只能站在门口唬唬人罢了，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混了进去。
大厅里聚满了人，这些人无一不是上海滩的大佬级人物、无一不是商界巨子，年轻端着托盘走到了人群后面。
“感谢诸位今天的到来???????那么，就请各洋行的经理们将你们的投标书都送到台前来，麻烦宋先生收一下，接下来等诸位稍等半个钟头，我们会在这个半个钟头选择出一家有真心诚意并且符合我们振华公司要求的洋行作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
就在人群后面的年轻人正将托盘下的枪口对准了台上的萧震雷的时候，萧震雷刚好说完走下台来，这让他的刺杀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他立即躲进了人群的后面。
这个情况让萧震雷发现了，原本他是发现不了的，只因那年轻人的服务生服装太过显眼，而且他记得他之前还向吴世荣下过命令，当竞标会开始之后就不能再让其他人进来，即便是有请柬的人也是一样，这个服务生是怎么进来的？这让萧震雷产生了怀疑。
宋世杰去收竞标书了，身边只有奥皮音一个人，会场周围那些维持秩序的保安都也不顶什么作用，萧震雷不确定那个服务生是什么人，但此人给他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他想了想不放心，将奥皮音叫过来问道：“会用枪吗？”
奥皮音摸了摸脑袋道：“以前用过，不过不是很精通，只能算是会开枪”。
萧震雷严肃道：“如果有人要刺杀我，我只问你有没有胆量向刺杀我的人开枪？”
奥皮音眼珠子一转笑道：“噢，老板，这可是一个危险的活儿，你只给我两个英镑的薪水就想让我把生命系在裤腰带上？用你们清国人的说法是不是太抠门的一点？”
萧震雷看了一眼，叹道：“好吧，从现在开始，你的薪水翻倍！”说着从腰间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塞进奥皮音的手上道：“记住你的职业道德，我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上，别让我的钱打了水漂！”

当然，老板，有我的保护，你绝对会没事的!”奥皮音拿着左轮手枪说着把玩了几下插进自己的皮带上。

竞标书被宋世杰收上来了，各大洋行的经理们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喝酒聊天，萧震雷在一个雅间等着宋世杰，奥皮音就站在雅间的门口像一尊门神。

“先生，竞标书都拿来了！”宋世杰走进雅间说道。

萧震雷接过竞标书放在桌子上却没有说竞标书的事情，而是说道：“宋先生，我感觉今天会场的情况有些复杂，很可能要出事，你马上通知吴世荣，让他多带一些人过来，但不要大张旗鼓，要不动声色，以免惊吓了客人们”。

萧震雷只所以这么安排，不仅仅只是他发现那个服务生不正常，还因为黄精荣以及卢家胜这个老家伙都不请自来，黄精荣是什么人？卢家胜又是什么人？这两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人，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可没有请柬!

“什么？要出事？先生，您发现了什么？”宋世杰神情极为紧张道。

萧震雷见他这样，安慰着笑道：“别紧张，我也只是有这个感觉而已，说不定是我多疑了，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么做只是多一个心眼为好”。

宋世杰点头道：“不错，不能不防，我这就去通知吴世荣”。

当宋世杰走后，萧震雷立即抽出时间将所有的竞标书都看了一遍，不出意料的是这些洋行除了礼和洋行之外，其他洋行的竞标书都达不到他的条件，这些洋行列出的机器设备不仅不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还贵得离谱，萧震雷决定就选择礼和洋行，其他的洋行全部谢绝，至于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萧震雷也只能报以冷笑的态度了。

当萧震雷拿着礼和洋行的竞标书走到台上的时候，各大洋行的经理们都站了起来，其他的大佬和绅士们也都将目光投向他。

打开竞标书，萧震雷笑着说道：“诸位，我们振华公司的决定已经出来了，最后获得订单是——礼和洋行！”

说完便看向人群，人去的后方突然出现先前那个服务生，萧震雷看到他端着托盘，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即侧身向旁边倒下去。

“砰——”的一声，原本非常安静的会场发出一声清脆的枪响，一颗子弹从萧震雷刚刚站立的地方射过去，将后面的墙壁打出了一个弹孔。

“啊——”听到枪响的人们即陷入了混乱，有点反应快的人趴在了地上，更多的人是向门口跑去，还有一些人被前面的人堵住了逃跑的路，来回不停地到处乱窜。

却说萧震雷倒在地上之后，立即打滚滚下了台子，又是连续两声枪响，两枚子弹打在他刚才滚过的地方，在他滚下台子之后，那服务生由于视线角度的原因便看不见他了。

服务生看不见萧震雷了，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目标的身影，却是那范高头，立即调转枪口向范高头开枪，却不想由于人群混乱，而且范高头身边有好几个保镖，这一枪没有打中范高头，却打中了一个保镖。

“吗的！”那服务生见刺杀失败暗骂一声，连续两次刺杀失败，让他十分的恼怒，便要提着手枪冲过去继续刺杀，可这时大厅里又传来一声枪响，那服务生突然身体一顿，停下脚步看了看自己的胸前，再抬头看向枪声的来源，只见一个西洋巨汗正举着一支枪对准他，枪口还冒着青烟，他不甘地倒在了地上。(未完待续)

第93章翻脸

萧震雷见刺客已经被击毙，便立即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刺客已经被击毙了，请诸位不要乱！"

在之前察觉到不对劲之后，萧震雷就考虑过了，在自己举办的竞标会上自己不能动手杀人，出了事情之后巡捕房的人肯定会赶来，如果杀了人即便没罪也会很麻烦，因此他才将手枪交给奥皮音，让这个家伙来替自己动手，而他自己则吸引刺客的注意力，奥皮音这家伙虽然有点憨头憨脑的，但这家伙还有些胆气，毕竟之前打擂台的时候打死过一些人，见过血，心理素质比一般人要强得多，奥皮音果然没有让他失望，成功将刺客击毙了。

在听到萧震雷的喊声之后，刚才还吓得脸色苍白、六神无主的客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就连已经跑出了孔雀大厅的客人们在听说刺客被击毙的消息之后又回到了大厅。

萧震雷对刺客尸体踢了两脚，见刺客已经死透，便急着向范高头那边走过去，来到范高头面前急切问道："范老太爷，您没事吧？又没有受伤？"

范高头活了这么多念，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被人刺杀这种场面自然也是有的，他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看着地上躺着的保镖尸体可惜道："多亏了我这个小仔，如果不是他，我今天就命丧于此了！"

在客人们围着两具尸体低声议论的时候，黄精荣扒开人群，一脸狼狈地从人群后面挤过来，几个保镖为他开路。

"老头子。你没事吧？刚才可是吓死我了，好险啊，幸亏地上这位兄弟仗义，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黄精荣跑到范高头面前上下打量着问道。

范高头见是黄精荣。顿时一脸地不高兴，忿忿道："老头子我还死不了，哼哼，刚才老头子我被人用枪打的时候，你躲哪儿去了？现在倒会跑出来问老子有没有事，我看你是巴不得老子被人打死。然后你好上位吧？"

黄精荣闻言，顿时脸色一变，急忙大声道："天地良心，真实天大的冤枉啊，老头子。我不就是上次在您过寿的时候没有去吗？您何必为这事生我的气了，那天恰好巡捕房开会，我不去不行啊，这才没有亲自赶过去给您拜寿，后来我上了四次门，您都不让我进，为了这事，您至于吗？今天我想着借着萧老板的光。应该能在这里遇到您，给您陪个不是，可谁知道又发生这件事情！"

眼见这两位为这点小事闹得不愉快。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原因，萧震雷急忙出来打圆场："范老太爷，黄老板，这事都怪我，是我萧某人没有安排妥当才这刺客混了进来，险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万幸的是各位老板都没事，范老太爷请放心。这位兄弟的安家费，我会派人送过去！"

范高头闻言脸色好看了一些。他也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全怪萧震雷，刺客毕竟是防不胜的，而且现在也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一个保镖被打死

了，出点安家费就了事。

这时刘福彪看着地上那刺客的尸体突然发出一声：“咦？”

众人顿时都看向他，范高头也扭头看着他问道：“怎么？”

刘福彪走过去蹲在地上拿起尸体的左手看了看，又伸手拨弄了一下尸体的头部，看清了刺客尸体的面孔，连忙站起来回到范高头身边附耳低声嘀咕了几句。

范高头闻言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将目光投向萧震雷，脑子里却动起了心思，他立即道：“大声点，别跟我一人说，跟这里诸位都说，让诸位都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刘福彪愣了愣，他马上大声道：“这个人我认识，叫邓剑，在江湖上是鼎鼎有名的杀手，不过此人长期活动在江北一带，这次却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里！”

“江北？”萧震雷闻言想了想说道：“这刺客先是想杀我，见杀我的机会已经失去就转移了目标，将枪口对准了范老太爷！这就奇怪了，刺客既然要杀我，怎么又要去杀范老太爷了？”

众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将目光投向范高头，范高头摸了摸头顶的肉瘤皱眉道：“老夫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结交过不少朋友，也结下了不少仇家，刺客要杀我，显然是又人要我的命，可这刺客又先向萧老板开枪，这说明什么？”

别人或许不太清楚，但萧震雷立刻就想到了，他冷冷道：“说明，刺客的雇主跟我们两个同时都有仇，这个人不难猜得出来了”。

萧震雷的话说到这里就没说了，他没有直接说出幕后主谋的名字，不仅仅是他没有证据，而且因为主谋是清廷的官员，这里又是租界范围，即便他知道是谁干的，现在也不能说出来，自己知道就行了，这个面子一定要找回来，否则以后在上海滩就不好混了！

客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想到是谁干的，有的人则在苦思冥想。

萧震雷说完之后，意识到不能让这些人一直站在这里，他向客人们赔礼：“诸位，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萧某在这里给诸位赔罪，惊扰大家了，今天的竞标会是礼和洋行被确定是我们振华公司的合作方，我们双方会择日签订合约，竞标会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萧某已经包下了礼查饭店，诸位可以在这里用餐和娱乐！”

“等等！萧先生，咱们之间的事情好像还没完，这竞标会怎么能就这么结束了呢？难道你今天不应该给我和铃木君一个交代吗？”三井寿那阴沉、愤怒的声音传了过来，铃木二郎的脸色也极为难看。

这里发生了刺杀事件，而且死了了，刚刚还准备向萧震雷告辞离去的大佬们听到三井寿的话顿时都不走了，看来这次的竞标会还这真不那么简单。

萧震雷闻言转过身来看了看三井寿。脸上出现一副突然想起什么事情的表情，一拍脑袋，脸色突然变得严肃，向周围的客人们看了一圈之后拱手道：“诸位，本来这件事情萧某人我是不想说的。可这位三井先生执意揪着这件事情不放，那我就在这里说一说，事情是这样的，昨晚三井寿和

铃木二郎两人秘密来见我，让我把振华公司购买工业生产机器的订单给他的三井洋行和铃木二郎的三菱洋行，他们给我的条件是两万现大洋。银票在这里！”说着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源丰润钱庄的银票向这些大佬们展示起来，被邀请的客人们倒是反应不是很大，只是对日本人依靠收买的方式的做法十分不耻，而那些洋行经理们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了，他们看向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目光十分不善。一个个都冷笑不止。

特别是礼和洋行的经理鲍尔，他用极其严厉的语气怒斥道：“你们日本人怎么能干这种恶心的事情？既然是做生意，就要遵守商业规则，如果生意场上人人都像你们这样，商业市场岂不是要一片大乱吗？如果像你们这样，以后做生意就根本不需要谈了，直接收买不是更好？你们这种搞暗箱操作的小人行径实在是令人齿冷！我会向你们日本领事控告此事，我相信他会给我一个交代！”

“对。我们也会向日本领事控诉此事，你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实在太无耻了，必须要受到惩罚！”各大洋行的经理们纷纷怒斥起来。

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被群攻。一时间心慌失措，三井寿额头上冒着汗珠大喊：“各位，不要听信他的胡言乱语，昨晚我确实给了他钱，而且诶数目不是两万大洋，而是四十万日元。并不是我们搞收买这种无耻的事情，其实振华公司早就跟我们签订了协议。订单也早就归我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了，是振华公司自己在搞暗箱操作。他们先是跟我们签订协议，又想用这种办法去欺骗其他的洋行，从而收取巨额贿赂款项！”

各大洋行的经理闻言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的问题？礼和洋行经理鲍尔此时也有些疑惑了，他不能不谨慎，这笔订单的数额太大，大到万一出了问题，他将万劫不复，他盯着三井寿冷冷道：“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三井寿立即道：“当然有，我们有萧震雷跟我们签订的协议为证！”

这时萧震雷“诧异”地怒斥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们签订过什么协议？我怎么不记得了？”

三井寿立即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袋抖了抖冷笑：“萧震雷，你别狡辩了，黑字白纸，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我不信，我根本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这是假的！”萧震雷大怒道。

“好，我请鲍尔先生看看这份协议，就让你死个明白！”三井寿说着抽出文件递给鲍尔。

鲍尔立即接过去翻开看，越看脸色越难看，可当他翻到最后一页再翻时却没有了，协议的最后一页没有，怎么没有签名和印章？再次翻了一遍，还是没有，他将文件丢给三井寿怒道：“你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是一厢情愿自己写出来的吧？协议的最后一页都没有，没有签名和印章，这算什么协议？”

三井寿脸色一变，立即接接过协议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始终都没有看到最后一页，他大叫道：“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铃木二郎凑过去将协议抢过来，同样没有看到最后一页，他的表情比三井寿还丰富。

这时三井寿脸色狞峥地指着萧震雷大吼：“八嘎，支那人，你欺诈我！你骗了我的钱！我杀了你”。

“白痴！”萧震雷心里骂了一句，向吴世荣和几个维持秩序的保安挥了挥手，立即几个人冲过来将三井寿和铃木二郎拖了出去。萧震雷这才对其他大佬和洋行经理们道：“诸位，抱歉抱歉，让大家看笑话了，我本来不想提起这事，想给日本人留点面子，可谁知道他们竟然为了订单竟然这样做！此间事了，现在也到了中午饭点，请诸位留下用餐！”

尽管萧震雷这么说，但这些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们怎么还能呆得下去？他们一个个告辞，而另外那些洋行的经理们见标的结果已定，现在再想把订单抢过去也基本上不可能了，因此他们也不再做逗留了，纷纷告辞离去。

转眼之间，顶楼的孔雀大厅就只剩下几个人和两具尸体，直到这个时候，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才赶了过来。萧震雷懒得跟巡捕房的人打交道，把这里交给宋世杰处理，可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在会场一直没有看到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美女，他记得自己曾经派人给这两个女孩子送去了请柬啊，怎么没来了？(未完待续)

第94章失踪

“桃子啊，新鲜的桃子，八文钱一斤，快来买啦！”

“卖香烟，老刀牌香烟、白鹤牌香烟、双喜牌香烟???????”

“包子，又香又大又白的肉包子勒！”

“啪，啪！”

大街上两侧不时地传来叫卖声，一辆马车驶过来，马夫坐在车上甩动着皮鞭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马车内烟雾他们缭绕，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两人鼻青脸肿地坐在马车内不停地抽着烟，刚才他们被吴世荣带人丢出来的时候，那几个原本是农民的保安对他们这两个日本人可没有什么好感，趁机在他们的身上招呼了几下，这几下可打得不轻，他们动一动都会感觉到无比的疼痛。

按理说被几个泥腿子给打了，日本人应该疯狂地报复，可真正打他们的是萧震雷，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他们理亏，再者，日本人内心的自卑心理使得他们在一个地方丢了面子之后，他们会从此不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因此他们此时选择匆匆逃离了礼查饭店。

这两个家伙极其的狼狈，原本是油光水滑的发型也成了乱糟糟的鸡窝状，整齐的西装和领带现在也是歪歪斜斜、皱巴巴的。

“嘶！”烟头烫到了手指头，三井寿将烧到手指上的烟头丢掉，疼痛刺激了他的不甘，他大怒道：“八嘎，八嘎牙路！不能就这么算了，铃木君，我们每人损失了二十万日元不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为大日本帝国公民却在支那被欺负了，丢了尊严。我们必须要找回来，必须要让萧震雷付出代价，也要让其他支那人知道惹怒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后果！”

铃木二郎抽着烟点点头，“哟西，萧震雷必须要付出代价。不过据我所知，萧震雷十分的厉害，而且他随身都带着那个奥皮音做保镖，想要对他下手不是很容易”。

三井寿阴笑道：“既然直接对付他不太容易，那我们可以对付他身边的亲人，利用他的亲人对付他！”

铃木二郎闻言立即问道：“三井君。您的意思是？”

“上次我们不是看见从他的公馆里出来两个女人吗？其中一个还是裕盛纺织厂老板程裕盛的女儿程碧瑶，依我看，他必然和程碧瑶的关系不一般，说不定他们是恋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绑架程碧瑶。吸引他来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程碧瑶对付他，只要让我抓住他，我一定要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他！”

三井寿的狞峥的表情让铃木二郎看在眼里都有些感觉心中胆寒，不过他一想自己和三井寿是同一阵营就安心了一些，他点头道：“没错！就要这样干”。

??????

范高头府邸。

刚刚回来的范高头躺在躺椅上摇晃着，刘福彪将一个紫砂茶壶递给他问道：“老头子，我有点不明白。在礼查饭店的时候，您明明知道是那杀

手邓剑是徐宝山的人，您为什么不说出来？而且在萧震雷的地盘。被徐宝山派人刺杀，他竟然连一句狠话都没有说，这也是不是太窝囊了？”

范高头接过紫砂壶拿在手上摩挲了几下，笑道：“你啊，你孔武有力，脑子却欠缺一些灵慧。那萧震雷不是一般人，老夫说出来和不说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只是做了一个提示。他立刻就想到了邓剑是徐宝山的人，你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他说一两句狠话又作用吗？既然没什么作用，何必要说呢？可实际上他将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你看着吧，他这样一个连东洋人都敢杀的人，绝对不会让徐宝山好过，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刘福彪不解道：“老头子，你这是为什么？萧震雷好像没有得罪过您吧？您干吗要对付他？”

范高头喝了一口茶道：“不是我老头子要对付他，是他手里那三百多万两银子实在是太让人眼馋了，而且我们还不能让这笔钱落到洋人手上！”

刘福彪这才明白范高头为什么要对付萧震雷了，敢情自家老头子被那三百万两银子迷花了眼，他想了想问道：“可如果我们如果想要得到那三百万两就必须要亲自动手啊，如果我们不动手，萧震雷总不可能把钱送到我们手上来吧？那笔银子也不可能自己长了脚跑到我们手上来吧？”

范高头点头道：“当然，不过现在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让萧震雷先跟徐宝山干起来，然后我们再动手，如此一来，萧震雷就会以为是徐宝山干的，我们既拿了钱，又可以看他们打得你死我活，这不是很好吗？”

刘福彪闻言伸出大拇指道：“老头子，你果然老奸巨猾！”

范高头眼睛一瞪：“怎么说话的？”

刘福彪被骂了，急忙讪笑着改口：“是老谋深算！”

??????

却说萧震雷在竞标会上没有见到王亚男和程碧瑶，还以为她们两人因为上次的事情一直不原谅他，于是叫狗蛋赶着马车去了震旦学院，到了震旦学院找到她们班上的同学一问，才知道她们两个早已经赶去了礼查饭店，可是萧震雷在礼查饭店根本就没有看到她们两个，在震旦学院得知的消息让萧震雷意识到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可能已经出事了。

有谁要对王亚男和程碧瑶不利？萧震雷想了想将上午发生在礼查饭店的事情联系到一起，立即猜到这很可能又是徐宝山搞的鬼，毕竟王亚男和程碧瑶只得罪过徐宝山，在她们得罪过的人当中，也只有徐宝山有这个能力把她们绑走。

萧震雷又想到，徐宝山真正要对付的并不是王亚男和程碧瑶，而是他和范高头，最主要的还是他，范高头对于徐宝山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干掉的，否则的话，范高头在上海滩上混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被人做掉？徐宝山必定是要拿王亚男和程碧瑶来对付他，也就是说在他没有被徐宝山干掉之前，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应该还是安全的。

想到这里，萧震雷让狗蛋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公用电话亭停下，他在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吴妈接的。

“吴妈？”
“哦，是先生啊？”
“是我，刚才有人打电话过来找我吗？”
“没有啊，我一直在客厅客厅擦地，没有听到电话响！”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神情严峻，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判断徐宝山或者徐宝山的人肯定要打电话过来，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去巡捕房报案，让巡捕房方面介入追查，虽然巡捕房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但却可以让徐宝山或者徐宝山的人不敢到处乱窜，活动范围必定会大大的减少。
让狗蛋赶着马车立即前往巡捕房，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距离这里最近的是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
“我是振华公司老板萧震雷，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让萧震雷没想到的是接待他的竟然是巡捕房副督察长麦高云，麦高云将萧震雷迎进自己的办公室就坐，倒上一杯茶之后问道：“萧先生，你可是一个大忙人，据我所知，您现在应该在忙着建设工厂的事情，怎么有空来我这里？”
萧震雷努力让自己急切的心平静下来，他喝了一口茶之后耸耸肩道：“实际上，副督察长先生，如您所说，我并不是闲得蛋疼了要来麻烦您们巡捕房，而是因为我的两个朋友失踪了，我怀疑他们被人绑架，所以我需要巡捕房的帮助！”
麦高云闻言差点笑出声来，他努力让不要笑，不过还是忍不住笑道：“虽然我只是每天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您的消息，但第一次见到您，您的幽默还是让我忍不住想笑出来，好吧，咱们说正经的，您确定您的朋友是在公共租界失踪的吗？还有，他们叫什么？家住哪儿？”
萧震雷道：“我当然确定，她们是两个女孩子，是震旦学院的学生，她们受到我的邀请前往礼查饭店参加今天我举办的竞标会，据我所知她们很早就出发了，可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看见她们，而且您知道从震旦学院到公共租界只需要经过法租界，这段路上人流量很大，歹徒不可能在法租界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区绑票，所以她们只有可能是在人烟稍微稀少的公共租界西区被绑架的！”
麦高云听得点了点头，不过他又皱了皱眉眉头，问道：“萧先生，您怎么确定不是您的朋友因为某些事情耽搁了呢？而把这件事情归于所谓的绑匪呢？”
萧震雷道：“实际上，最近我得罪了某个有势力的人，当然他不在租界内，不过他的却可以派人在租界做这种事情！还有，难道您不知道上午发生在礼查饭店的刺杀事件吗？这就是我的仇人派人干的，尽管凶手已经死了，但我知道是谁干的”。
“什么？该死的，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麦高云震惊的站起来大怒，随即对萧震雷道：“萧先生，这件案子我接了，您放心吧，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派找到您的朋友的下落，不过您要说出她们的名字和外貌特征，还有，震旦学院隶属于教会管理，这件事情很麻烦，所以还请您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校方！”

“可以，不过我只能隐瞒二十四小时！”萧震雷说着站了起来，并伸出手同麦高云道别。(未完待续)

第95章食人花

萧震雷从巡捕房回到萧公馆，马车行至公馆门口，他就感觉到几道目光正注视着自己，扭头一看，从马车车窗口看见马路对面大树下站着两个人正盯着这边，那两人坦胸露乳、穿着青色对襟短装、灯笼裤、尖头布鞋。

好像是看见了萧震雷的马车回来了，那两人当中有一人转身离去了，不知道是去干什么。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萧震雷还发现在斜对面一栋房子的二楼窗户里站着一个人，虽然那窗户的窗帘拉上啦，但窗帘布的边沿被一只手抓着，一只眼睛正盯着自己的马车。

青帮的人？萧震雷看见那两人的地痞气质和穿着，一眼就断定他们是青帮的人，自己家被人监视了？这到底是谁的人？为什么要监视自己？难道是徐宝山的人？还有，那窗帘后面的人是谁的人？难道他们是两拨人？一连好几个问号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在疑惑中，马车被狗蛋赶进了别墅内，萧震雷从马车上下来直奔客厅，见吴妈正在做家务，立即上前问："吴妈，还是没有人打电话过来吗？"

"先生回来了？"吴妈扭头一看是萧震雷，起身道："是的呀，先生，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刚才宋管家打来一个电话，是问您回来了没有，他那边已经处理好了，正准备回来！"

听了吴妈的话，萧震雷原本安静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到现在绑匪还没有打电话过来，这徐宝山到底存的什么心思？

就在萧震雷胡思乱想的时候，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个声音让他的心跳动得更加剧烈了，他不禁想到多长时间自己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剧烈跳动过？难道我真的爱上那两个女孩了，还一爱就是爱上两个？

这些思绪扰乱着萧震雷的思维，他看见吴妈正要去接电话，立即放弃脑子里的混乱思绪出声制止："吴妈。我来接，你去忙你的吧！"

吴妈见萧震雷神情有些异样，想开口询问却还是忍住了，答应一声就转身离去。

萧震雷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拿起电话然后坐在了沙发上问道："我是萧震雷，哪位？"

电话中传来一个粗狂、略带沙哑的男人声音："萧震雷，你的女人王亚男和程碧瑶在我的手上！"

听到这个声音。萧震雷的呼吸声明显加重了，他沉默了两秒问道："你是徐宝山的吧？你想怎么样？"

"哈哈哈，萧震雷啊萧震雷，我听说你杀了三个日本人，又把那个叫什么奥皮音的洋鬼子打得服帖了。还收做了手下跟班，从这几件事情来看，其实你也算得上一条英雄好汉，可没想到你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那天在范老鬼的府邸你不是很狂吗？你现在狂一个给我试试看？"

电话中徐宝山的声音让萧震雷怒火中烧，他知道他现在必须忍下来，

如果触怒了徐宝山，谁知道这屠夫会干出什么事情出来。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愤怒道：“徐宝山，你好歹也是一个在江湖上混了多年的响当当的人物。更是青帮老头子，你跟两个小姑娘为难，你不觉得掉价么？把她们两个放了，有什么招呼冲我来！”

“哼，你说得不错，我本来是不想为难那两个女人的。可谁让她们长得实在太水灵呢？就这么放过她们实在是太可惜了呀！哈哈哈！”

萧震雷喘着粗重的气息，咬牙切齿道：“你打电话过来不是专门来消遣我的吧？说吧。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了她们？”

电话中徐宝山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说出了条件：“看来你真是很在乎那两个小妖精。好吧，想让她们活命的话，就必须拿钱来赎，我听说你正在建工程，还打算用三百万两做这事？既然你这么有钱，那就拿两百万两来，而且要你亲自拿过来，要银票或洋人的纸钞，三百万银子你也拿不动，就这样吧！”

萧震雷听着听着就感觉徐宝山要挂电话的趋势，急忙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还有，如果在这段时间她们俩出了什么事情，我一定与你不死不休！”

“给你一天时间做准备，明天这个时候等我电话！”

话说到这里，电话里就传来嘟嘟嘟的声音，“徐宝山，我擦你大爷!”萧震雷大骂着重重地放下电话，发出很大的声响。

正在做家务的吴妈听见忍不住转过身来，就连正在账房算账的范之庸都听见了这个声音跑出来问道：“先生，怎么啦？”

萧震雷道：“两个朋友被青帮的人绑票了，心里有点烦，对不住，范先生，吓着你们了！”

“没事没事，哎呀，先生，被青帮的人绑票这种事情可不得了，如果人家只是要钱还好，可万一出了岔子，弄不好破财又丢命的呀！”

萧震雷摆摆手：“好了，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去忙吧！”

??????

却说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两人回到三井洋行的办公室，两人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抽着烟，想着怎么把程碧瑶从震旦学院绑票，可他们哪里知道程碧瑶现在早已经被徐宝山给绑架了。

铃木二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问道：“对了，三井君，我刚才才想起来，那协议书怎么就没有了签了名字、盖了印鉴的最后一页呢？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可是亲眼看见萧震雷签名盖章的啊，最后一页怎么不见了？”

听到铃木二郎这么说，三井寿也突然才想起这件事情，这之前他一直在对上午在礼查饭店受到的屈辱耿耿于怀，因此没有把心思放在这查找文件丢失的事情上面。

“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我也很疑惑，这最后一页协议书怎么会不见了。我记得我确确实实是放在公文包里的，而且我们从萧公馆出来之后就没有回来过，直接去了汇中饭店??????等等，汇中饭店??????”三井寿说道这里停下来了。

铃木二郎见他神情有异，立即问道："三井君。怎么啦？你想起了什么？"

三井寿突然眼睛里冒出凶光，喃喃自语道："一定是她，一定是她偷走了最后一页协议书，一定是萧震雷指使她这么干的！"

铃木二郎闻言也是凶光毕现："谁？"

三井寿看了铃木二郎一眼道："那个叫德玛的舞女！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那段时间只有她有机会从我的公文包里拿走文件！"

铃木二郎想了想点了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三井寿被灌多了猫尿。估计早就不省人事，那个叫德玛的女人岂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拿走公文包里的最后一页协议书？

想到这里，铃木二郎立即用饱含杀机的语气道："三井君，还等什么，我们立即去把那个叫德玛的女人抓来。只要撬开她的嘴，我们就可以去向宫本领事控告萧震雷！"

"好，我们走!"

两人带着几个保镖赶到汇中饭店用一点钱就很轻易地从饭店舞厅经理那里得到了德玛的住址，现在还没有到晚上，德玛还在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里休息，她被三井寿等人抓了个正着，被带到了三井洋行关了起来。

在三井洋行的一间空房间里，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还有几个保镖在这里。而德玛被丢在角落里，她因为太多害怕二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为了不让自己抓人进洋行的事情被其他人发现，三井寿为此还专门给在洋行内工作的职员放了假。让他们后天来上班。

看着可怜兮兮的德玛蜷缩在角落里，三井寿一脸凶光地走过去蹲在她身边问道："花姑娘滴，告诉我是不是你偷走了我公文包里的文件？快告诉我，否则的话，我让身后的这些男人好好的伺候你，你滴明白？"

德玛一脸惊恐的表情听完三井寿的话。却没有任何表示，铃木二郎在后面说道："三井君。她只是一个舞女，难道你认为她听得懂日语？"

三井寿听了一拍脑袋："快去把秘书找来！"

"嗨！"

秘书很快被找了过来。经过翻译之后，德玛听明白了，不过她摇头说了几句德语，秘书听后回头告诉三井寿，德玛没有偷东西。

"八嘎，你没有偷？不是你偷的会是谁偷的？好，既然你滴不说，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大日本帝国男人的厉害，你们几个过来伺候她！"

那几个保镖闻言欣喜若狂，立即低头道："嗨"，然后这几个保镖笑嘻嘻地一边走向德玛，一边开始解开裤带。

德玛一边惊恐地看着几人逼近，一边惊恐地大叫，手足乱抓乱蹬，而三井寿和铃木二郎则退到后面一边抽烟一边观看。

就在那几个保镖扑上去之后，突然之间鲜血飞溅，几个保镖一个个捂着脖子惊恐地看着德玛从他们当中穿过走向三井寿和铃木二郎。

"噗通！"

"噗通"

身后保镖们一个个倒在地上，德玛面无表情地走向三井寿和铃木二

郎，两人见状脸色大变，他们实在没想到德玛竟然不是一个弱女子，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

在惊慌之中，三井寿想起了自己腰间的手枪，他立即将手伸向腰部抽出手枪，可这是德玛看见三井寿的动作，她的眼睛瞳孔一缩，身体突然一闪，右手一扬，就见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脖子上喷出殷虹的血液，两人不甘地倒在地上。

“这就是招惹我食人花的下场！”德玛冷酷地丢下一句话走了，脚步声渐渐远去，三井寿和铃木二郎听到这句话眼睛睁得更大了，死不瞑目。

(未完待续)

第96章顺藤摸瓜

范高头府邸。

吃晚饭的时候，刘福彪走进饭厅来到范高头身边汇报：“老头子，有消息了！”

“哦？什么消息？”范高头说着放下碗筷用餐巾擦了擦嘴问道。

刘福彪道：“我们在租界电话局的兄弟偷听到了打进萧公馆的电话，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徐宝山打过去的，他威胁说萧震雷喜欢的两个姑娘在他的手上，如果萧震雷想她们活命的话就准备三百万两，明天下午等他的电话，看来他也准备向萧震雷勒索一笔”。

范高头闻言思索了一会，说道：“徐宝山是什么人，我们很清楚，他不这么做才是怪事，从那次寿宴之后，我与徐宝山就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他还先派人对我下手，这个仇老头子我无论如何要报，不过报仇不急，这笔钱可不能等了，再过几天萧震雷就会跟洋人签合约，预付款就得去掉一大笔钱，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签合约之前将那笔巨额款项弄到手，徐宝山找萧震雷勒索三百万两简直是可笑，他不知道萧震雷是勒索的行家里手，那三百万两就是萧震雷从卢家胜的手里勒索过来的，萧震雷可是吃素的角色？你看着吧，这次徐宝山十有*会吃大亏。还有，那笔钱毕竟来路不正，萧震雷不可能将它存入银行，我猜测他一定是藏在萧公馆里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带着那么多银两去见徐宝山，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来了，等他去见徐宝山，并且与徐宝山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我们就派人杀进萧公馆，把那笔钱抢走！”

刘福彪听了，恍然大悟道：“明白了，原来老头子您是这么打算的？可咱们这么做毕竟比好吧？我听英士兄弟的口气，他是想将萧震雷吸纳进同盟会里。如果这事能成的话，那他就跟我们是兄弟了，万一以后他发现这事是我们干的，还不跟我们翻脸？英士兄弟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啊！”

岂知范高头摆手道：“这是你和英士的事情，与我老头子无干，我只知道萧震雷手上有三百万两。我范阿宝在江湖上横行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这笔钱是不义之财，我拿了不算过分，这件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或者告诉英士。你以后就不要来见我了！”

“这??????好吧，老头子，我就当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你也别让我去抢钱！”刘福彪勉强答应。

赶走刘福彪之后，范高头让一个手下去将他的另外一个徒弟李超五叫过来，李超五得知师傅叫他，很快就赶过来了，“老头子。您找我？”

范高头点了点头吩咐道：“嗯，叫你来是有一件事情吩咐你去做，你从你的手下找十几个嘴巴紧、能打、敢杀人的兄弟。让他们准备好家伙，但不要带枪，等我的通知，做好了这件事情少不了你的好处！”

李超五一听有好处，立即眉开眼笑，不过嘴里却是说道：“为您做事是应该的。哪里能要您的钱呢？”

范高头对李超五的那点心思怎么会不清楚？他摆摆手：“行了，你去准备吧。到时候你亲自领头！”

“是，老头子！”

等李超五走后。范高头喝了一口茶，自言自语道：“萧震雷啊萧震雷，谁让你有那么一大笔来路不正的钱呢？老头子我看着实在眼馋，你就别怪老头子我心狠手辣了！”

??????

萧公馆。

吃过晚饭之后，萧震雷在二楼的窗户边观察着公馆门口的情况，他发现在街对面大树下盯梢的两个人不见了，而对面房子二楼的人还在监视当中。

思索片刻之后，萧震雷换上一身黑色的夜行衣，他下楼来走到杂物间，这里原来有一个地道口，被他封死之后就一直没有打开过，他将压在上面的重物挪开，又将一块水泥板翻开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他便钻入黑洞之中。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在公馆后面的一条街的下水道口，看着街上没人，他才从下水道里跳出来，再次盖上井盖，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萧公馆对面房子的楼下，萧震雷在几分钟之后出现在了这里，他抬头向看上了一眼，一栋两层高的房子，这在这个时代算得上是非常好的房子了。

他左右看了看，走到一根铁排水管道边，手脚并用，很快爬到了二楼窗户边，这是这栋房子的后面，而监视萧公馆的人在前面房间里，当然不知道萧震雷已经摸到了他们的身后，萧震雷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抓住监视的人，然后逼问是被谁派来监视的，不弄清楚这件事情，萧震雷心里不会安心。

他用小刀拨开窗户，将小刀含在嘴里，一脚踏在窗户上轻轻地跳了进去，房间里一片漆黑，他没有开灯，慢慢地摸到了房门口，伸手在门沿上往上摸，很快摸到了门栓，轻轻抽开门栓慢慢拉开门，只见斜对面传来一些光亮，那是从前面房间里传过来的，前后房之间应该是一个客厅，厅里没有开灯。

萧震雷蹑手蹑脚地走亮着灯光的房间门口，小心地伸出脑袋向房间里张望，房间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站在窗户边时刻盯着萧公馆，另一个坐在房中间的桌子边，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埋怨着领到了这个苦差事。

缩回脑袋之后，萧震雷正准备闯进去制服那两人，可这时坐在桌子边的汉子道：“我说兄弟，到了饭点的时间了，饿死了，要不我先回去向上头报告一下情况，再顺便给你带点吃的东西？”

盯梢的那人闻言转过头来想了想答应：“好吧，你快去快回，我一个人在这里，万一对面有人出去的话，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那行，我很快就回来！”坐着那汉子说着就起身向外面走来，萧震雷听见后立即缩进了黑暗之中。

当那人下楼之后，萧震雷的身影出现在后面房间的窗户边看着他的背影，随后萧震雷立即顺着铁排水管溜下来跟着那家伙，那汉子刚才不是说要回去报告情况吗？因此萧震雷决定跟踪盯梢，然后顺藤摸瓜，找到这两

人的背后之人。
　　那汉子一路走，走到路口处拦下一辆黄包车之后扬长而去，萧震雷也招来一辆黄包车让车夫跟着前面的车子，跑了一段路之后，萧震雷发现已经到了法租界。
　　在那汉子下车给钱之后，萧震雷也给了钱跟上去，那家伙七弯八拐，萧震雷虽然跟着，却并没有忘记记住沿途的路线和周围的建筑景致，走了一段路，他感觉非常的熟悉，这路好像以前走过，想了想，他终于想起来了，前些日子不是走这条路去过范高头的府邸吗？
　　一路跟着，让萧震雷吃惊的是，那汉子竟然真的到了范高头的府邸门口，而且还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萧震雷看着那汉子走进去之后，哪里还不明白他就是范高头的人？
　　联系到上午在礼查饭店看到卢家胜和范高头在一起的情景，萧震雷将思路缕清了一些，看来卢家胜为了报复，还是把事情告诉了范高头，而范高头很可能是在打那三百万两银子的主意！
　　三百万两不是一个小数目，用马车要拉很多车，而且这笔钱不干净，萧震雷推测范高头这个老家伙很可能已经想到他把这笔钱藏在了公馆里，而派人监视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他是不是在里面，又或者是等他和徐宝山干起来之后，范高头才带着人马杀进去抢走那笔钱！
　　这笔巨款，萧震雷确实是藏在了公馆内，这个情况只有马小双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而范高头能推测出来就已经说明非常的高明了。
　　站在街边大树黑暗之处，萧震雷看着范高头的府邸大门抽着烟，他吐出一口烟雾嘀咕道：“范老头啊范老头，一直以为你一把年纪了应该收敛一些匪性，原本还想着跟你做个朋友，看来你到老了也不能免俗，既然你不想要尊重了，那老子就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捏着烟头狠狠吸了几口，萧震雷将烟头扔下，习惯性地用脚掌踩灭，转身向前来的方向走去，这时他长期生活在生死边缘的生存本能感觉告诉他，他被锁定了！
　　就在这一瞬间，萧震雷迅速扑倒在地上，然后连续快速打了几个滚躲在了街边门店的廊柱下，他身上的寒毛竖起，背心里都湿了一大片，可这一过程原本应该有一颗子弹射过来的，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萧震雷疑惑着慢慢伸出脑袋看向那股杀气传来的方向，夜色还是夜色，什么都没有，他立即将这附近的制高点都观察了一下，过了好几分钟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过于紧张了，这是幻觉不成？”萧震雷嘀咕着，提着一支盒子炮从廊柱走出来，那股杀机感觉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待萧震雷离去之后，从他的后方一百米的一颗树下出现一道黑影，这黑影提着一支步枪看着萧震雷离去的方向沉默不语，掏出一包烟点燃一支，吸了几口之后丢在地上踩灭了，然互迅速转身离去。(未完待续)

第97章被勒索

萧震雷扛着一个大木箱子，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服从杂物间里出来，刚走到客厅就看见宋世杰、范之庸、法斯特、吴妈、桃姐、根叔等人坐在一起说话。

“你们都在啊！”

听到声音，几人扭头一看，见到萧震雷，而且是一身夜行衣的打扮，宋世杰吃惊道：“先生，您这是？”

“刚从外面回来！”萧震雷说着笑了笑，然后脸上严肃地指着外面道：“这几天你们都小心一些，外面有人在监视咱们家，不过你们放心，那些人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他们主要是监视我！”

众人一听萧震雷的话都有些恐慌，范之庸还建议萧震雷直接打电话给巡捕房，让巡捕们过来撵走了外面监视的人，不过这个办法显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萧震雷没有傻到会相信巡捕房那些废物们能够对付得了范高头的手下。

安抚了众人之后，萧震雷便给家里这些人安排这两天的事情，他道：“明天天不亮，吴妈，你就先回家去，宋先生和范先生，你们带着桃姐和根叔先坐狗蛋的马车去工地上住两天，法斯特如果没地方去，也去工地，家里明天就不留人了！”

宋世杰担忧道：“那先生您呢？您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对了，宋先生，你告诉胡为山，这几天让他提高警惕，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要多安排一些人巡逻，如果有人在工地捣乱的话给我往死里整，前往不能让工地的建筑材料出现问题。从而影响工程进度！”

宋世杰答应：“好的，先生！”

时间不早了，在萧震雷安排完之后，各人都回房去休息，萧震雷一个人到了书房内。关上门走到书桌后面椅子上坐下，他没开灯，随着“哧”的一声，一根火柴被划燃，火光将书房微微照亮，萧震雷将嘴里的香烟凑到火光中吸了两口。香烟点燃了，火柴燃烧了十几秒中之后熄灭，点燃的香烟在黑暗中忽明忽暗的闪烁。

直到五六分钟之后，香烟烧到了尽头，萧震伸手拉了一根绳子。房间里的电灯亮了，顿时如白昼一般，他将烟头按熄灭在烟灰缸中，起身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了电话局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是电话局的接线员，“公共租界电话局，接哪里？”

萧震雷刚要报出一个号码，但突然想到了什么。为了谨慎起见，他放下了电话，然后向门外走去。

几分钟之后。从公馆后面马路上的下水道里出来，很快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拿起里面的电话拨了电话局的号码。

“这里是公共租界电话局，您接哪里？”

现在这个时代可没有程控电话，全部是人工转接，萧震雷立即说道：“麻烦您帮我接5133”。

电话很快接通了，里面传来王亚乔的声音：“喂？”

萧震雷一边通过电话亭的玻璃查看周围的情况。一边说道：“久光兄，你们训练也有一个多月了吧？我认为是时候让弟兄们见见血了！”

王亚乔有些吃惊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寰宇兄。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不错。有人盯上了我们家，我估计最迟明天晚上就会有人杀进我们家，企图抢走我们的财产，而且这件事情还不能惊动巡捕房，否则我们会很麻烦！”

王亚乔在电话的那一头沉默了七八秒钟才问道：“那你想怎么做？”

萧震雷靠着玻璃墙说道：“我是这么想的，将你们的行动队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家里的杂物间有一个地道，直通公馆后面一条街的下水道井口，我想他们白天应该不会动手，第一部分的人马在明天天黑之后从下水道井口进入藏起来，我派周传东在地道内接应你们，等我离开之后这部分人就立即从地道内出来藏到楼上去，第二部分藏在公馆正大门外，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只要不被人发现就行，当对方的人马杀进公馆之后，藏在地道里的人突然杀出来，于此同时，藏在外面的人马一旦听到公馆内的动静就立即从大门口杀进去，从而形成两面夹击，记住，公馆大门对面有人监视，你们一定要小心，来之前不要被监视的人发现，另外你们自带兵器，我相信对方应该不会带枪，毕竟谁都不希望被巡捕房的人插手进来”。

王亚乔思索了这个方案，电话中只听见沙沙的声音，过了十几秒钟之后，他的声音才传过来：“好，我会按照这个计划行事！我想问一句，是谁要对我们下手？”

萧震雷也知道王亚乔肯定会问这个问题，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是青帮本地帮老头子范高头，因为在我们家里藏着一大笔钱，而且这笔钱的来路不是很正当，恰好范高头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我要用这笔钱开工厂以及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被他抢走！除了他之外，还有青帮扬?州帮的老头子、扬?州巡防营管带徐宝山，这个人派人绑架了我的两个朋友，希望我带着钱去赎人，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为了这笔钱，家里就交给你们了，至于徐宝山由我去对付”。

王亚乔对萧震雷一个人去对付徐宝山不放心，问道：“我这边人手比较充足，要不要我让马小双带一队人马跟你一起去？”

萧震雷不同意，拒绝道：“徐宝山绑架了我的朋友，我们去再多的人也没有用，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那??????寰宇兄，为了我们的抱负能够施展，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放心吧，我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命大得很，我会安全回来的！”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公馆的人就在萧震雷的安排下悄悄离开了，在这段时间内，也是人最困乏的时候，在公馆对面监视的青帮人员基本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哪里能那么尽心敬业，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负责监视的人都睡得死死的，根本没发现有人离开了公馆，整个偌大的公馆内只剩下

了萧震雷和周传东两个人。
早上两人随便吃了一些点心，上午的时候，萧震雷在院子里耍了几套拳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却不是徐宝山打来的，而是礼和洋行的经理鲍尔打来的，他打电话来问萧震雷什么时候签合约。
萧震雷现在哪里有什么心情去签合约？而且现在也不能签，范高头和徐宝山都正在等着这比钱呢，如果让他们得到了自己与鲍尔签合约的消息，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出来？原本他还指望巡捕房那边能不能获得一些线索，可直到中午时分仍然没有消息。
下午两点，迟到的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萧震雷神情凝重地接了电话，不出意外，这个电话是徐宝山打来的。
“萧震雷？”
“是我！你说吧，我听着，在哪里交钱赎人？”萧震雷立即说道，他这是在抢话语主动权，为的就是打乱徐宝山的部署。
徐宝山果然上当了，他虽然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可根本没有干过这么大的买卖，被萧震雷这么一问，他就脱口而出：“在陈家湾河滩上有一片空地，现在你立即带着钱过去，我们在那儿碰面，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只准你一个人来！”
萧震雷脑子里飞速旋转，等了两秒便说：“可以，但是要等到天黑之后，因为我还在筹钱，你应该知道要将三百万两银子换成银票和洋行纸钞有多困难！”
电话那头的徐宝山闻言顿时大怒，愤怒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萧震雷，我看你是不想让她们两个活命了，我昨天就说过了给你一天的时间筹钱，现在一天时间已经过去了??????”。
“够了!”萧震雷大声吼起来，他知道现在必须要将徐宝山的气焰压下去，“你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换到三百万两纸钞，这可能吗？你以为我是开钱庄的吗？想做多少张银票就做多少张？我做假的你也得要才行啊，我已经把我的人手全部派出去了，相信天黑之前应该能全部筹齐！我要确定她们两个还是安全的，你让她们其中一个听电话！”
徐宝山还是妥协了，为了拿到那笔钱，他不能不妥协，过了好一会儿才从那边传来他的声音：“你等着！”
大约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里面传来的王亚男哭泣的声音：“喂，姓萧的，都是你邀请我们去参加什么狗屁竞标会，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半道上被绑架？我跟你说，这些人个个都有枪，你千万不要过??????”。
“吗的，谁让你这臭婊?子说这些的，快把她拉出去！”电话中传来徐宝山愤怒地臭骂声，听上去很混乱。
萧震雷还在这边呼喊着，那边又传来了徐宝山的声音：“萧震雷，听到了吧？她们现在很好，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对她们怎么样，前提是你要听话，我再给你半天的时间，晚上亥时带着钱过来赎人，过时不候，嘟嘟嘟嘟???????”。
电话挂断了，萧震雷再喊了几遍没有反应之后怒骂着放下了电话。
(未完待续)

第98章公馆血战

随随便便吃过晚餐，萧震雷将周传东带到了一楼的杂物间，来到杂物间之后周传东疑惑道：“先生，您这是??????？”

萧震雷走到角落里将一个十分笨重的大木柜子使劲推开，露出一块水泥石板，他指着水泥石板道：“把它挪开！”

“好!”周传东答应一声就蹲下去将水泥石板翻了过来，露出来的一个黑哟哟的洞口让周传东目瞪口呆：“先生，这??????”。

萧震雷道：“这是一个地道，通向公馆后面那条马路的一个下水道口，今天我之所以把他们都支出去，其实是因为等会有人要杀进来，他们留在这里不安全，等会你从这里下去，地道里有我们的人，就是王亚乔王兄弟带的人马，你跟他们会合，就守在地道内，只要有人杀进来，你们就立即从地道内杀出来，而在外面还有我们的人，到时候他们会从外面与你们里应外合，你们一起讲这些人杀得一个不留，怎么样，有没有这么胆魄？”

周传东听了之后眼冒精光，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道：“先生，我跟马汉龙大哥、胡为山大哥这些年在江湖上闯荡，手里头怎么会没有几条人命？已经很久没有真刀真枪地与人干了，我有些迫不及待！”

“我还以为你听了这事之后会胆怯，看来是我小看了你，很好，这事之后，咱们就是真正的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处理，这里就交给你了！”

周传东点头道：“先生请放心！”

萧公馆外对面房子后院。

三十多个手提明晃晃雪亮钢刀的精壮汉子分成三排稀稀拉拉的站着，李超五从后面走过来。一直向二楼走去。

到了楼上，敲门之后立即有人开了门，正式监视萧公馆的其中一个，见到李超五之后急忙哈腰叫道：“超哥！”

“嗯！”李超五点了点头，迈步走进房子。来到前面的房间，正站在窗户边监视的人看见李超五进来也打了一声招呼。

李超五来到窗户边问道：“情况怎么样？”

这人说道：“萧震雷还在里面没走，今天感觉有些奇怪，萧公馆内比往常安静了一些，只有那个周传东整天在院子里巡逻，除了萧震雷之外。其他人都窝在洋楼里没出来过！”

“哦？”这个情况引起了李超五的注意，他好歹也是范高头手下“四庭柱”之一，还是有些城府的，他思索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在这时，盯梢的人突然道：“超哥。萧震雷出来了，他驾着马车!”

李超五闻言立即走到窗户的另一边撩开窗帘一丝缝隙，通过缝隙观察对面的情况，果然看见一个壮汉拉开了公馆的大铁门，萧震雷驾着一辆一般的马车从公馆内出来，那边盯梢的手下介绍道：“开门的那人就是周传东，这人有些武艺，不是很好对付！”

“他交给我！”李超五听了说道。他语气中充满着战意。

跟过来的小弟问道："超哥，什么时候动手？"

李超五摆手道："不急，再等半个时辰。你下去告诉兄弟们，让他们上来休息半个时辰，但谁都不准发出声音，否则惊动了对面的人，让他们有了防备，老子就剁了他！"这话说到后面语气变得极为凌厉。

跟班小弟心头一凛。连忙哈腰道："是，超哥！"

自从萧震雷驾着马车离开萧公馆之后。周传东就将公馆一部分电灯给关了，整个公馆内顿时显得有些暗淡。不过从这里还是能够看到公馆内大部分情况，只有洋楼内的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洋楼内不少房间都亮着灯光。

时间在慢慢过去，此时李超五等人浑然不知在他们所在的这栋房子的旁边房子里也来了一伙人，这伙人有十七八个，是分散在这里汇合的。

马小双正拿着几个大肉包子狂啃，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训练着实让他强壮了不少，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他的搏击能力大幅度提升，王亚乔的武技不错，是他们这些人的武技教官，再加上萧震雷时不时地过去给他开小灶，他的搏击技能不提升才怪。

"马队长，已经找到他们了，这伙人就在我们隔壁，大约三十多个，都是帮会中的狠角色，看来今天这场仗不好打！"负责侦查的队员过来报告。

马小双此时也没有以前那么老实了，在王亚乔和萧震雷的双重训练下，他变得很沉稳、刚毅，尽管性格上还有一些木讷，可相比一个多月之前已经是判若两人。

"帮会分子，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从人数上来说，我们的人数与他们相差不多，而我们是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在头尾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我不相信那群乌合之众能顶得住，只要他们一乱，我们就胜了。现在去问问大伙，都吃饱了吗？没吃饱的赶紧吃饱了，别等会砍起人来的时候喊肚子饿！"

有队员听到马小双这个木讷之人说出的话竟然有些搞笑，都忍不住笑了出来。马小双实在是从前饿怕了，以至于现在每句话都离不开"吃饱了没？"这几个字。

晚上八点半，时间刚好过去了一个小时。

李超五掏出胸前的怀表看了看，起身提着钢刀道："时间到了，兄弟们跟我下楼冲进对面的萧公馆，见人就砍，不过不要全部杀完了，留下几个我还要问问他们，萧震雷到底把财宝藏在什么地方，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就跟我走！"

言罢，李超五率先提着钢刀向楼下走去，其他三十多人依次跟上，这些人脚上都穿着布鞋，踩在地上也没有声音，即便是这三十多人一起走，也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不过他们这么多人出现在这里，而且人人都提着刀，吓坏了不少行人，附近刚好路过的行人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

萧震雷不在这里，李超五带这么多人过来实在是多余的，谁都知道萧公馆内总共也没有几个人，这三十多个人当中有这个想法的人不少，不过谁都没有说出来，跟着过来总有一点好处的。

在李超五的带领下，三十多人提着刀横穿过马路快步来到了萧公馆门口，一个个子有些瘦小的汉子三步并作两步跳上铁栅门，一下就翻了过去，大门随时被打开。

“兄弟们，杀进去！”李超五举着砍刀大喊着冲向洋楼的大门，身后三十多人也举着砍刀冲杀过去。

“杀呀！”冲到洋楼大门口之后，李超五再次喊了一句，可冲进楼里之后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他停了下来，身后三十多个汉子也冲进了大厅，这么多人站在大厅内竟然还显得有些空旷，闹出如此动静，按理说楼内的人都应该听到声音从楼下楼上出来了才对，可竟然没有一个人出现，这是怎么回事？

“老大，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一个小弟凑到李超五身边问道。

李超五原本满脸狞峥的表情这时没有了，只留下额头上深深的沟壑，他想了想立即道：“五个人一队，给我楼上楼下搜个遍！”

三十多人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气势汹汹地冲进每一个房间，看见值钱的东西就顺手拿进自己的口袋里，拿不动地就砸了。

一部分人搜一楼，另外一部分人已经上楼去搜楼上了，正当李超五正站在客厅盯着一个鱼缸研究的时候，楼上突然传来喊杀声、惨叫声，血腥味以极快的速度在整栋洋楼里传播开来。

李超五听见楼上的动静，脸上一变，他抽出砍刀厉声道：“兄弟们，跟我去楼上！”

正在一楼搜的十多人也听到了楼上的动静，在李超五一声喊了之后也都从各个房间里冲出来跟着他杀向楼上，随后楼上的喊杀声越来越大，惨叫声越来越凄厉。

在萧公馆外的一间房子里，马小双用抹布不停地擦拭着手上的开山刀，这是萧震雷找铁匠专门定做的，一共打了一百把，这刀的形状极其古怪，但看上去十分具有杀伤力。

这时一个队员推门进来道：“那伙人冲进了萧公馆，不久公馆内就传出了喊杀声，动静不小！”

马小双将抹布一丢，将开山刀提在手上道：“弟兄们，走，该是我们出场的时候了！”

十几人浩浩荡荡来到萧公馆门口，两个被留下来看门的青帮子弟看见这么多人冲杀过来，就想转身跑进公馆内报信，可还没有来得及就被冲上来的马小双等人砍死，马小双带着手下兄弟一鼓作气冲进洋楼内，他对这里可谓熟悉得很，听见声音就知道战斗正在楼上发生，立即带着兄弟们冲到二楼。

“杀！”马小双发出一声凶恶的吼声，十几人突然从后方冲杀过来，原本在各个房间内砍杀的李超五带来的手下立即慌了手脚，顿时被王亚乔和他的手下队员们砍杀得乱了阵脚。

王亚乔见状大喊：“兄弟们，我们的援兵来了，杀啊，砍死这些强盗!”

李超五的手下更加混乱了，形势更加不堪，伤亡人数急剧上升，就连

李超五在心慌之下一不留心被砍成了重伤，倒在地上起不来，这让他带来的青帮中人顿时溃败，很快便被王亚乔的人马围杀得干干净净，李超五也被抓获，但王亚乔这边的人马也伤亡惨重，死了十来人，几乎人人带伤。(未完待续)

第99章单刀赴会

在萧公馆斜对面一百米的一家酒楼的三层楼顶上，一个漆黑的身影趴在天台边缘，手上的步枪瞄准着萧公馆方向，当看见一辆马车从萧公馆出来，并且逐渐向这边而来的时候，黑影收了步枪，匍匐着身体慢慢退后，直到两米远之后才起身取下腰间的麻布布条开始将步枪缠绕起来，片刻之后整条步枪都被麻布缠上，从外形上基本看不出来是一条步枪了，做好这一切，黑影迅速从天台走下楼梯。

下到一楼的时候，酒楼的掌柜看见这神秘人连忙堆起笑脸："客观，您出去啊？"

黑色的礼帽、超长款灰色风衣、布满灰尘的高腰皮靴，、背后背着一个长长的草绿色帆布袋子，消瘦地下半张脸庞、嘴唇密集的短胡渣、嘴里叼着一支已经烧了一大半而烟灰还留在上面的老刀牌香烟，整个人就像是一柄凌厉的钢刀，似乎要斩碎世间一切。

风衣男闻言点了点头走到柜台边，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两块现大洋放在柜台上道："老板，多谢！"

"哎呀，客气，您太客气了！对了，您出门要小心一些，刚才那边萧公馆似乎发生了火拼，您一定要小心呐"掌故的看见那两块现大洋立即眉开眼笑，对于这种大方慷慨的主顾，掌柜的并不希望他走到大街上糟了无妄之灾。

风衣男没有理会，他走到酒楼大门边，侧身靠着大门，一辆马车恰好从酒楼门前经过，马车上驾车的就是萧震雷。待马车经过之后过了几秒钟，风衣男从酒楼走出来，一直沿着马车远去的方向走去，直到差不多看不见马车是身影时才遇到一辆空黄包车，他招了手坐上黄包车让车夫跟上前方几乎快要看不见的马车。

陈家湾距离公共租界中区的距离不近。即便赶马车也要走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沿途要穿过苏?州河、租界北区、在闸?北境内。

现在才七点多，距离亥时还有很长时间，萧震雷也不着急，一边抽着烟一边不时地吆喝。甩着马鞭。

到了租界北区，萧震雷就感觉有人在后面跟着，而且跟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后面有人有车是正常的，毕竟一条路修起来不只是给某一个人行走的。可如果后面跟着的人或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紧不慢地吊在后面，这就值得怀疑了。

跟在后面的人是什么？徐宝山的人？或是范高头的人？又或是昨晚那个"高手"？萧震雷不得而知，现在他也不能掉过头来去对付身后的尾巴，既然要跟，就让其跟着吧，到了地方再一起收拾。

穿过租界北区，进入闸?北之后，萧震雷发现远远掉在后面的黄包车不见了。但那种被跟踪的感觉并没有消失，他对这种感觉非常熟悉，昨晚在范高头府邸门前就是这种感觉。一定昨晚那个高手。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萧震雷的眉头皱了起来，心里头也沉重了很多，多出来这么一个高手，让他感觉到等会与徐宝山开战的时候心存顾忌。

进入闸?北之后就很荒凉了，石板路变成了泥土路。好在这些天天气不错，并没有下雨。道路还算好走，泥土路两侧郁郁葱葱的田野和荒草地以及野地里的阵阵蛙声给跟踪者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徐宝山选择的赎人地点陈家湾是一个好地方。这里不属于租界，只要不在租界，徐宝山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以他现在的官职和青帮中的身份，地方官怎么着也要给他一点面子，即便在陈家湾发生一场大火拼，地方官看在他的面子上也会息事宁人，可以说徐宝山占有本场优势，而萧震雷势单力薄，又是客场作战，即便是猛龙过江只怕是也难以敌得过徐宝山这个超级地头蛇。

离陈家湾只有几里路了，萧震雷勒住缰绳让马车停下，他从马车跳下来走到马车后面，从马车里拖出来一个箱子，这就是昨晚他从外面带回来的，打开木箱子，里面一支步枪的零件、一些五发单排弹夹、还有十几个英国菠萝形米尔斯式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自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英国人认识了手榴弹在堑壕战的巨大作用后研制出来的。这一木箱子东西是他昨晚离开范高头的府邸之后从租界一个军火贩子那里弄回来的，今天早上的几家报纸上还报道了这家伙死在了自己的窝点里，他的脖子被人拗断了，这事自然是萧震雷干的。

将木箱内一柄开山刀连带刀鞘一起绑在腰间之后，萧震雷迅速取出木箱内的零件，将这些零件组装起来，一支李?恩菲尔德短步枪被组装成了，萧震雷将两个单排弹夹安装进弹仓，将步枪背在背上，有从马车内拿出一个帆布袋子，将木箱里的一些弹夹和手榴弹装进帆布袋子背在肩膀上。

做完这些，萧震雷走到马车前面坐在车辕上，掏出一支香烟点上，烟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他知道徐宝山和一些亡命徒就在几里之外等着他，如果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而去，只怕不但救不了王亚男和程碧瑶，连自己都得搭进去，即便他从前是顶尖的国际雇佣兵，可此时王亚男和程碧瑶却成了他的软肋，如果没有她们，他自信即便是徐宝山带两百人过来，他也可以杀得他们屁股尿流。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后那种被跟踪的感觉再次消失了，萧震雷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差不多快要九点了，他叼着烟将挂在车辕上的马灯取下来，拿掉马灯上的玻璃罩子，掏出火柴将马灯的灯芯点燃，一阵微风吹来，灯火摇摆不定，他快速将玻璃罩子罩上，灯火便稳定了，再次将亮着的马灯挂在车辕上，他从跳下马车，走到骡马身侧，伸手大力拍在马屁股上，骡马吃痛，小跑着沿着泥土路向陈家湾方向而去。

萧震雷背着步枪和背包站在土路中间，看着马车远去，连续抽了几口烟后伸手取下烟头仍在地上用脚踩灭了，然后一个闪身钻进路边的荒草丛里不见了。

陈家湾，这里是一片河滩，左边是河堤，右边是小河，天气开始转暖之后，小河里的河水流动也渐渐急速起来。在河滩边上还有一片不算小的芦苇荡，水深齐膝盖。这里地方偏僻，即便是大打出手，当地官府也不知道，真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好地方。

河滩上燃起几个火堆，将整个河滩照得通亮，隔着老远就能看到这边的情况。徐宝山穿着一身青帮标准服饰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身后站着五十多人，每一个都拿着枪，这次张仁魁没有来，也不知道他找了什么借口，他比徐宝山可狡猾得多。

徐宝山从口袋里掏出金链子怀表看了看，皱眉道："时辰快到了，这姓萧的小子怎么还不来？莫非他不想赎回这两个小姑娘了？"

旁边一个青帮手下道："徐爷，我怎么总觉得这事不靠谱啊，您想啊，有哪个女人能值一百五十万两银子的？两个值三百万两？恐怕除了皇宫里的娘娘之外没有哪个女人值这么多钱吧？谁会这么傻用三百万两银子来赎两个女人？如果换做是我，我有这么多钱去哪买不到美若天仙的女人？而这两个女人还不是萧震雷的老婆，即便是他的老婆，他大可以等她们两个死了再去娶新老婆，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徐爷，我觉得您的要价太高了！"

听这个手下这么一分析，徐宝山也觉得自己办的这事还真是有点不靠谱，将心比心，如果是他，他也不会用三百万两去赎两个女人，即便这两个女人是他的老婆或者亲生女儿也一样。

有了这种感觉之后，徐宝山在这些手下面前就有些尴尬了，他在想这些手下兄弟会不会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想钱想疯了？

徐宝山一时间有些懊恼，问道："吗的，这么说今晚那姓萧的小子不会来了？"

"我想不会，除非他是傻子！"刚才那手下小弟说道。

徐宝山闻言问道："那两个女人在哪儿？"

"就在旁边芦苇荡子，放心吧，徐爷，我派了四个人在那看着，她们跑不了！"

徐宝山起身有些气恼道："吗的，看来姓萧的那小子只怕是真的不会来了，派人去把那两个娘们带过来，既然姓萧的不在乎她们，今晚老子就好好享用那两个女人！"

旁边的手下闻言脸上露出一副贱笑道："那小的就恭喜徐爷您今晚一龙战双凤了，嘿嘿！"

正要派人去将芦苇荡里的程碧瑶和王亚男带过来，这时从河堤上跑过来一个人，一边跑一边大喊："大人、大人，前面二里处来了一辆马车，上面有灯！"

这么大的声音，别说徐宝山，鬼都能听见了，他立即对正要去带人过来的小弟喊道："等等，先别急着去，别不会是姓萧的那小子真的来了吧？"

其他小弟也不敢确定，刚才那很有主意的手下用不确定的语气道："徐爷，要不咱在等等，等看清来人是谁之后再做决定？"

徐宝山想了想点头道："好，你带几个人去河堤上等着，如果真是姓萧的，立马派人来告知我！其他人分出一半去河堤另一边藏起来，等萧震雷一到就把他给围起来，乱枪打死，这次老子还真不是为了钱"。

"是，徐爷！"(未完待续)

第100章河滩枪战

河边芦苇荡。

芦苇荡中间有一片芦苇被砍掉了，空出一片，月光洒下来，照亮了这片地方，程碧瑶和王亚男两人双双被捆住了双手，周围四个拿枪的壮汉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住她俩，齐膝盖的河水很有些冰凉，让她们俩的小腿长时间浸泡在河水之中，身上的热量大幅度丢失使得她们脸色极为苍白、浑身直打哆嗦。

眼看着距离萧震雷拿钱来赎她们的时间就要到了，程碧瑶心急如焚，她哆嗦着问道：“亚男，萧大哥不会真的来吧？他们这么多人，他一个人是打不过他们的呀！”

这话让周围四个看着她们的壮汉听见了，其中一个凶汉大怒道：“闭嘴，再说话老子就当场办了你！”

程碧瑶吓得脖子一缩，再也不敢说话了，倒是王亚男闻言怒斥道：“叫什么叫？你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们弱女子算什么本事？你要有本事就到外面去，等我男人来了，跟他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那汉子眼睛一瞪：“你以为老子不敢？老子杀过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杀你男人就如杀鸡一样！”

“吹，你就吹吧，老娘待会就等着看你碰到我男人时候的熊包样，哼”抡起斗嘴，王亚男可是谁都不怵。

那汉子还带要说，另外一个汉子阻止道：“好了，省点力气吧，都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不冷吗？”

听到这汉子这么说，其他三人才感觉到下半身真是哇凉哇凉的，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让他们都忍不住打着哆嗦，河面上掀起了河风吹来，芦苇荡的芦苇沙沙作响，冰凉刺骨的感觉让他们都忍不住缩紧了肩膀。

就在这时，谁都没有发现在站在北边的汉子身后水中慢慢升起了一个黑影。这人背对着小河，那黑影突然伸手捂住这汉子的嘴巴，一道黑光从黑影的腰间出现刺进汉子的背部，这汉子身体轻微抖动了两下便没了动静，双手垂了下来，手中的步枪也掉到了泥水中。

“诶。你怎么回事，枪都拿不稳？”东边汉子见状问道，芦苇荡中尽管有月光，可光线却不是很强，只能勉强看清人影。哪能看到背后的黑影。

黑影突然将身前的尸体推向东边的汉子，自己却以极快的速度腾空而起，在另外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一脚踢向西边的汉子，喉咙被踢断的情况下，那个汉子仰面倒下，而此时黑影身在空中，将手中的开山刀越过程碧瑶和王亚男两人的头顶向南边那汉子投掷过去，身体在落入水中之后迅速移动来到东边被撞翻的汉子身前。一脚踩在倒在泥水中正准备挣扎着起来的汉子的脖子上，只听得咔嚓一声，那汉子脖子被踩短了。

“啊——”看到突然出现的黑影在两个呼吸之间就连杀了四人。程碧瑶和王亚男吓得同时惊叫起来。

“糟了！”黑影心中叹息，迅速将四个倒在泥水中的汉子检查了一下，发现他们都死了之后才从南边汉子的尸体山取回开山刀插进自己的腰间刀

鞘中，出声道："别叫了，是我！"

两个姑娘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顿时扑上来抱住萧震雷喜极而泣道："啊。是萧大哥！"

"好了好了！"萧震雷用湿漉漉的手拍了拍她们的背安慰着她们，而她们两个那么大的声音惊动了河滩上的徐宝山。

一个人影从河堤上跑下来大喊："大人。大人，马车上没有人。是空的，我们被耍了"。

"什么？"徐宝山闻言大惊，然而就在这时从芦苇荡里传来了两个女人的惊叫声，徐宝山听见后突然脸色一变，大声道："不好，吗的，姓萧的跟老子来了一出'声东击西'，快所有人跟我围住芦苇荡，老子今天让他有来无回！"

"是，大人！"

埋伏在河堤另一边的一半人马得到消息之后也立即从那边赶了过来，总共五十多人一起围住了芦苇荡。

萧震雷听见大量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心道糟了，这下被围在这芦苇荡如何是好？他连忙问两女："你们会游水吗？"

两个姑娘闻言都摇了摇脑袋，萧震雷见状心里凉了半截，如果只有一个姑娘，他倒是可以背着游到河对岸去，可背着两个姑娘游水就不行了，那样的后果是三个人一起沉到河底去。

脑子高速转了几圈之后，萧震雷发现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徐宝山，山这伙人来一场硬仗，他连忙道："快跟我上岸，现在只能跟他们硬拼了，你们两个要保持体温和体力就必须要上岸，快跟我来！"

三人穿过芦苇荡来到岸边趴在干燥的地方，萧震雷抬头看了一眼河滩上的情况，河滩上徐宝山带着他的人马已经将芦苇荡围了起来，尽管人员分散得很快，可要冲出去却不容易，因为他还有两个累赘。

徐宝山的人马有的站立端着步枪对准芦苇荡，有的蹲着，还有的趴在地上，所有的枪支都对准芦苇荡的方向。

这时从河滩上传来徐宝山的声音："姓萧的，你们跑不了了，识相的乖乖丢了枪出来，老子还有可能发善心饶了你们一命！"

萧震雷闻言大声道："放屁，你当我傻啊，等老子出去，你他吗不下令手下把我们乱枪打死吗？对了，有一件事情我问你，昨天在礼查饭店，那个杀我和范高头的刺客是不是你派来的？"

岂知徐宝山闻言大骂："什么狗屁，老子什么时候派人去礼查饭店刺杀过你和范老头？老子要杀你们，也得面对面的拿着家伙对着干，派刺客刺杀不是老子的做派！"

"不是他派人干的？那会是谁派的人干的？难道是范高头自己派人杀自己？这一招也太狠了吧？"萧震雷想了想对程碧瑶和王亚男道："你们两个趴在这里不动，即便对方冲过来你们也别动，否则被流弹打中就惨了。知道吗？"

两个姑娘闻言点了点头，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不动，萧震雷分别拍了拍她们的背心后就迅速离开了原地。

在岸边找了一个水洼，萧震雷趴在里面刚刚好，他从背包里取出五个手榴弹。将手榴弹上包裹拉线的盖子取下来在将手榴弹一一摆在地上。

昨晚之后，他将步枪放在地上，拿起最右边的手雷拉下引线就向对面徐宝山的人马丢过去，不等手雷落下爆炸，他迅速将另外四个手雷的引线拉掉分别投向另外的地方。

“轰，轰。轰，轰，轰”连续五声爆炸，炸翻了徐宝山手下十几个人，巨大的气浪和声响瞬间将徐宝山手下的士气打到了谷底。剩下之人的士气瞬间崩溃。

“吗呀，对方有西洋炮，大伙快跑啊！”一个小头目大叫一声丢了步枪掉头就跑，其他一些人听到这个喊声，也转身向后面逃跑。

徐宝山见状大怒，他虽然不知道萧震雷怎么会搞出这么多爆炸炸死了他十几个手下，可他根本不相信对方有炮，一定是使了什么诡计。他愤怒得拔出手枪对准最先逃跑的那个小头目就是一枪打过去，将其打死，又连续开了两枪打死另外两个。这一手镇住了其他想逃跑的人。

“都给老子回去，哪有什么西洋炮？这都是假的，再有临阵逃脱者如同他们的一样下场！”

徐宝山的狠辣手段镇住了逃跑的手下青帮地痞们，他们不得不转身面对芦苇荡里的萧震雷，而此时萧震雷正在用步枪快速地射杀着这些地痞。

弹仓里的子弹打完之后，已经连续有七个地痞死在了他的手上。有三枪放空，这是因为最开始没有校准的原因。校准准心之后效果就好了，但此时他再想这么轻松地射杀那些地痞们已经不是很容易。一个原因是地痞们虽然打仗不行，可他们逃命躲藏的本事是一流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只有一个人，所在位置的地势偏低，而对方的地势稍高，不好打，他想要不被打死就只能连续不停地换地方，而对方又都是怕死的地痞们，基本上都趴在地上只将枪口伸出胡乱放枪，身体和头部很少露出来。

“吗的，真是失策啊，早知道这样弄条船过来就没事了！”萧震雷躺在地上忍不住骂起来，骂完了不得不翻身放两枪，防止对方人马冲过来，还时不时地扔一两颗手榴弹过去，尽管没炸死几个人，但还是将徐宝山剩下的人马唬住了。

就在双方呈胶着状态时，突然从河堤上传来了枪声，这个声音十分的清脆，一声接一声，就如同放炮仗一样，但每一声枪响都带走一条人命，恰好河滩上燃起的几个火堆让河堤上的枪手将整个河滩上的情况都看的清清楚楚，那些趴在地上的徐宝山的手下都暴露在那枪手的枪口之下。

“完了，完了，后面有一个神枪手！弟兄们一个个被打死了”一个地痞悲催的喊道。这个声音让原本低迷的士气变得更加一阕不振。

徐宝山的脸色大变，他原本也是一个狠角色，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枪法如神，常常双枪弹无虚发，可这几年自从他被招安之后，武艺和枪法也荒废了，现在让他与河堤上的神枪手对着干，他还真没有这个胆量。他急切的思考着，看了看芦苇荡，突然眼睛一亮，大声道：“兄弟们，对方有神枪手，我们只有冲进芦苇荡里才有活命的机会，那里只有萧震雷一个人，他一个人没法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快，兄弟们跟着我冲进去，冲啊

——”

“冲啊——”

地痞们听见声音为了活命一窝蜂地向芦苇荡冲过去，原本五十多人的队伍，现在只有二十多人，这些人一起向芦苇荡冲过去却恰恰给了萧震雷机会，徐宝山忘了萧震雷手上还有好些个手榴弹。

“轰，轰，轰??????”手榴弹不停地在河滩上爆炸，残肢断臂和血肉到处横飞，就连徐宝山在冲向芦苇荡的途中被炸断了一条腿，趴在地上惨嚎不止。

河堤上的枪声还在不停的响着，而地痞们一个个倒下，直到没有人再站着为止。萧震雷找到了徐宝山的位置，他一枪打碎了徐宝山的脑袋。(未完待续)

第101章神秘人

“投降、投降，萧大爷，我们投降，别开枪，别开枪啊！”见徐宝山被打死之后，他手下的几个重要头目慌忙双手举起了枪大喊起来，到了现在他们也知道不投降不行了，不投降基本上只能全部死在这里，投降的话还能保住一条命。

萧震雷举目望去，只见河滩上还完好无损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受了伤且还在喘气的总共也不到十五个，他便喊道：“好，老子接受你们的投降，现在你们把所以枪支都捡起来堆在一起，然后各自解下自己的裤带互相把对方捆起来，记住不要耍花样哦，不然的话别怪老子的枪子不长眼睛！”

“是是是，萧大爷，我们马上办，只求您饶过我们一条狗命！”一个头目大叫着，并迅速将枪支丢在地上，又起身去捡其他位置的枪，其他几个头目见状也都丢了枪支，和那人一起捡枪堆起来。

不一会儿工夫，那几人就将所有的枪支都堆积起来，并且解下自己的裤带子互相捆绑，最后还有一人没办法自己捆自己，只能按照萧震雷的吩咐捆住双脚，然后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搞定这些人之后，萧震雷还不敢出去，因为对面河堤上的神枪手是敌是友还未可知，他高声喊道：“河堤上的是哪条道上的朋友？今日多谢兄弟施以援手，萧某人铭感五内！不知可否出来一见？”

话音落下，过了几秒钟就见河堤上站起一个人影，那人扛着步枪慢慢走下河堤，嘴里叼着的香烟忽闪忽闪的。待走得近了些，萧震雷拉着程碧瑶和王亚男走到河滩上，才看见那人带着礼帽、穿着骚包风衣，踩着高腰皮靴。

咦！这人的身形怎么这么的熟悉？等那人走到三十米处，萧震雷终于看清了那人的相貌。他顿时眼睛睁得大大的，脱口而出：“老鹰？怎么是你？”

那人闻言摘下礼貌露出完全的脸型，微微一笑道：“哈哈哈，能叫出我的代号，说明你确实是老大无疑了！”

萧震雷闻言脸色一变，将步枪往背上一背。从腰间抽出两支驳壳枪分别塞在程碧瑶和王亚男的手里吩咐道：“在这里看着他们，如果谁敢乱动，就打死他！我去就来”说着也不管两人的反应就直接走向对面的老鹰。

走到老鹰的面前，萧震雷盯着他喃喃自语道：“我擦，这该死的贼老天。真的是你吗？老鹰！”

“如假包换，我可不像你，我还是我，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

萧震雷闻言激动地张开双臂，老鹰也张开双臂，两人兄弟拥抱在一起，随即两人同时大笑起来，那笑声实在是太高兴了。

良久。两人分开，萧震雷扭头看了后面一眼，发现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姑娘正端着枪指着那些坐在地上的地痞们。顿时放下心来，他回头拉着老鹰走远几步，确定两个女人和那些地痞都听不到之后才站定问道：“老

鹰，你怎么能完好无损地穿越过来？有其他兄弟的消息吗？”

老鹰闻言摇头道：“我也不清楚，我推测可能是当时爆炸的时候，我距离爆炸中心比较远吧！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南?京城的郊外农田里。身上的装备也跟着过来了，由于弹药不多。我担心用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用的是毛瑟g98式步枪。是从黑市上买的。至于其他兄弟，我没有他们的消息！”

萧震雷点了点头，又道：“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昨晚和今晚跟在我后面的就是你？”

“是的！”老鹰点头承认了，他道：“半个多月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拳打英国大力士奥皮音以及赌斗三个日本赌术高手的消息，当时我还以为是巧合，但是我心里还是相信既然我都可以穿越过来，那么您穿越过来了一定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就决定过来看一看，虽然我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完全认不出你了，但是我从你的眼神、行为举止和行事风格上判断，那一定是你，只是你换了一个身体，而我则整个人都穿过来了！”

萧震雷露出笑容道：“幸亏你多了一个心眼，不然的话，说不定以后我们兄弟之间都有可能会拔刀相向，对了，既然我们两个都能穿越过来，那么其他人肯定也能穿越过来，我们必须想办法联系和通知其他兄弟，让他们全部到上海滩集结，以便于我们兄弟汇合”。

老鹰点头同意道：“我赞成，这是当务之急，老大你有什么办法？”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我看只能用老办法，你还记得当初我们为了躲避某些组织和某些国家情报局的追查而采用的土办法联络吗？”

“你说登报？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就从报纸上得知你的消息的啊！”老鹰听得眼睛一亮，连忙说道。

萧震雷掏出香烟递过去，说道：“是的，以现在的条件也只能用这个办法联系上他们，不过这个办法也只能对一些大城市管用，如果他们身在农村和小镇上，估计很久都看不到报纸，也不会知道我们的消息，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报纸联络的办法不能停下来，直到将所有的兄弟都联络上为止，这个时间也许只有几天，也许要几年，甚至直到我们死去”。

老鹰接过烟盒子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然后将烟盒还给萧震雷，摸出洋火划燃给萧震雷和自己点燃香烟，两人当即吞云吐雾。

“对，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联系上，我们就不能停止登报，直到我们全部死为止！”

兄弟俩在这陌生的世界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两人互相说着穿越过来之后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经历。

说完之后，萧震雷道：“老鹰，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咱们在一起多年，出生入死，早已经肝胆相照，战争造就了我们，也毁灭了我们，没有了战争你我估计都活不下去，但是现在不同了，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机遇的世界，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都有多种选择，没必要再走从前的老路，你可以利用自己远超这个时代的知识选择一辈子平平安安的做一个富家翁，也可以去国外赚够钱享受一生，更可以做你以

前一直想做却没有机会做的事情。无论你选择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老鹰闻言不由得苦笑，连续抽了几口烟叹息道：“老大，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性格，即便穿越到这个世界了，除了打仗杀人之外，我什么都不会，你让我去干其他的，我也干不了，我看我还是跟着你好了，你干什么都得算上我一份！”

萧震雷闻言抬头看向老鹰，不由问道：“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就想都不想要跟着我干？”

老鹰咧嘴一笑：“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否则当初你也不会去选择组建佣兵团了！”

萧震雷愣了愣，随即点头道：“是啊，我是一个不甘于被别人主宰命运的人，前世的时候，那时世界格局已经定型，即便你有通天彻地之能也只能被别人主宰生死，别人一个命令下来，我们就得去把性命别在裤腰带上，而这一世不同，世界格局还有两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再者，这么多天了，相信你也看到这个时期的国人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受洋人欺压不说，还被统治者逼得没法活下去，如果按照原来的历史发展下去，我们还要经过半个世纪才会站起来做人，这个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有多少人死于军阀混战、瘟疫疾病、天灾*？不身处在这个时代，根本不明白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承受的苦难有多深重，清王朝、列强骑在我们头顶上拉屎撒尿，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老实的老百姓个个太穷苦，只有不服王法的刁民才比其他人活得更好，你看见那些人，他们就是刁民，他们比其他老百姓都活得要好，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改变，我不想随着这黄埔江的波浪沉浮，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的，而我们做不到？”

老鹰闻言道：“我在暗中观察你也有很多天了，你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你做什么都必须带上我，不然的话，我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不说什么了，鉴于你的性格特点和技能，我想只有与军事有关的工作才适合你，咱们现在基础薄弱，工厂才刚开始建设没多久，我们不仅要自己训练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要清廷内部入手，以你的性格，让你混入清廷的军队只怕是为难你了，我决定把工厂护卫队的训练和指挥交给你来负责，另外我还有一支秘密行动队，你要负责他们的枪支训练，至于从清廷内部着手的事情，我再另选人手，如果能尽快联系到其他兄弟就好了！”

老鹰点头道：“好，我同意!”(未完待续)

第102章收服

不知不觉，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这可苦了程碧瑶和王亚男连个女孩子，她们俩早就在水里泡了很久，身上冷得不行，虽然上了岸，但由于之前流失了大量热量和体力，已经快要撑不住，好在萧震雷和老鹰及时谈完，她们两个才得以解脱，萧震雷见她们俩冷得厉害，就让她们去河堤上的马车内休息，那里没有江风吹，暖和一些。

接下来，萧震雷和老鹰一起将这些投降的徐宝山的手下们伤势处理了一下，让这些还在流血的家伙们免于一死。

“好了，我问你们，你们当中是头目的举手！”萧震雷提着两支驳壳枪站在这十几个人人带伤的家伙面前问道。

听了萧震雷的问话，这些伤员中有三个犹豫了一下举起了手，萧震雷见状问道：“只有你们三个，还有其他人吗？”

这三个人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道：“萧老大，没有了，就我们三个人是头目，这些人都是我们从手下兄弟当中选出来的能打的！”

“你叫什么？”

那壮汉道：“萧老大，在下朱福胜，十年前是十二圩、七濠口一带的盐枭头领，当时徐宝山带着数百人马过来抢地盘，我本想趁他立足不稳先做掉他，可没想到这家伙买通了我手下几个人反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在不敌之下，我不得不带着其他的兄弟投靠了徐宝山!”

萧震雷点了点头指着另外两个头目问道：“那么你们两位呢？”

中间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瘦子道：“萧老大，我叫孙七，徐宝山最初混入江湖中就是投靠的我，后来这家伙仗着自己的名声响亮。又大肆结交我手下兄弟，竟然反客为主自己做了大头领，虽然如此，但他也没有对我赶尽杀绝，让我一直跟着他混口饭吃！”

右边第三人三十多岁。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比起萧震雷和徐宝山也不逞多让，他道：“萧老大，我叫王真国，在绿林道上混口饭吃。一直跟徐宝山是盟友，他想养寇自重，就找到了我，我们联手一起糊弄他的上官，双方都有好处。不过徐宝山这家伙经常出卖盟友，光绪二十八年，他领兵剿灭高`资镇陶龙翔、陶龙丙二人，被晋升为参将。光绪二十九年，徐宝山又听从清廷指令，会同清军将他以前的绿林盟友曾国璋剿杀，并因功而擢升为江南巡防营帮统。被他出卖和剿杀的其他青洪帮山头会党数不胜数！我跟他成了盟友之后一直提防着他，可没想到这次还是被他给坑了。哎！”

听完这三人介绍完自己之后，萧震雷才知道这三人原来都是大有来头的，他思索片刻问道：“你们想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们吗？”

这三人闻言互相看了看。朱福胜道：“我等听闻萧老大当初在上海滩可是打死过东洋人，也上擂台打败过西洋大力士，我等虽然出生于江湖，乃是草莽之辈，但心中对洋人欺负我国人也是极为愤恨的，萧老大可谓是替我等出了一口恶气。今天徐宝山被萧老大杀了，即便我们回去也会受到上官的惩罚。能不能活命还未可知，既然如此。我看还不如就投了萧老大

混口饭吃！孙七兄弟、王老弟，你们俩认为呢？”

孙七道：“不妥、不妥，我等手下人数太多，大多数还在扬?州巡防营，咱们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而且萧老大是做正经生意的人，哪里能够接纳我们手下那么多兄弟？再者说了，萧老大并非我青洪帮中人，我们投靠他也不合适啊！这不是坏了我青洪帮的规矩吗？”

这话一说出来，旁边的王真国立马道：“孙兄弟这话，我王某人不敢苟同，什么叫我们投靠萧老大不合适？不是我青洪帮中人又如何？谁生下来就是青洪帮中的？在这里的十几个兄弟，几乎个个都是青洪帮之人，只要我等拜萧老大为老头子，萧老大就是青洪帮中人，即便他之前不是青洪帮中人，只要按照咱们青洪帮的规矩来，一样可以单独另立码头开山收徒！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我王某人怕死，想在萧老大面前讨好，实则是因为萧老大是真正义薄云天的汉子，这一点从萧老大只身前来营救两位小姐就可以看得出来，能对女人好的，难道不会对兄弟好吗？其实绑架女子威胁萧老大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是反对的，只是慑于徐宝山的淫威才不敢说出来罢了，现在他都死了，我还怕什么！萧老大，我王真国愿意拜萧老大为老头子，手底下有数百人马也愿意供萧老大驱策”。

帮会中人拜一个不在帮之人为老头子，这种事情在帮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这种事情也不稀奇。在历史上，后来的韩复渠这个省主席在没有拜张仁魁为老头子之前召开军政会议，当时恰好张仁魁这个青帮老头子给儿子办婚宴，他的军政大会竟然没有几个人参加，全都跑去参加张仁魁这个青帮老头子的儿子的婚宴去了，民国时期山?东许多军政大员都拜张仁魁为老头子以获取政治资本，这才是一大奇闻。

孙七和朱福胜一想也对，这萧震雷既有钱，讲义气，又是热血之士，且对朋友和兄弟都可以以性命相托，拜这样的人做老头子不但不会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而且说不定还有十足的好处。

想到这里，两人也都同时道：“王兄弟所言不错，萧老大，我等愿意拜你为老头子，还请您成全！”

萧震雷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回事？老子还没有发落你们呢，你们倒反而要拜老子为老头子，你们这三个家伙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的？

思索了一会，萧震雷不得其解，再抬头看去，只见王真国等人正眼巴巴的看着自己，他想既然人家要投靠，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的，都先收下了再说，如果以后发现这些家伙反骨，再收拾也不迟，现在人家要投靠，自己不收的话对自己的名声不好，想通了这一点，他便道：“好吧，既然你们三人愿意拜我为老头子，那就等回去之后再举办个仪式，现在这里除了你们之外，还有另外十五个人，这些人都愿意跟着我吗？”

朱福胜回头对后面那十五人道：“现如今我等都选择拜萧先生为老头子，你们如何选择？我可告诉你们，一定要认真选，别弄不好把自己的脑袋给弄丢了！”

这话带有明显的威胁性，朱福胜这是在帮萧震雷收服这些桀骜不驯之徒，这些人可都是徐宝山手下的精锐敢死之士，比起巡防营那些废物可强太多了，如果今天不是萧震雷和老鹰两人联手的话，换了巡防营就算来两

三百人也估计逃不了好。

这时萧震雷说话了：“诸位不必害怕，今晚的事情都是徐宝山搞出来的，本来与你们无关，即便你们另有打算，我也不会为难你们，只是你们想离开的话还得再等几天，等我这边将善后事宜处理完之后才能放你们走，以后你们在江湖上再不得残害善良百姓就行了！”

萧震雷说完之后，就有一个人大声道：“我愿意跟随萧老大！”

“我也愿意!”

“还有我！”

“算我一个！”

到最后只有三个人不愿意，想回家，不想在江湖上混了，萧震雷也不勉强，这种事情是勉强不来的，现在勉强同意加入了，说不定以后就会反骨，这种人早走早好。

萧震雷当即将这些人解开，让他们恢复自由，只是这些人几乎人人都带着伤，想走回租界基本上不可能，不过徐宝山等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骑着马，现在那些马都在对面河堤那边的树林里。

萧震雷让朱福胜这个没有受任何伤的头目带另外几个受轻伤的小弟去树林里把马都牵过来，又让孙七和王真国带着剩下的人把地上和尸体上的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以后还有用处。

经过一番清点统计之后，发现有四十二支枪是完好的，另外有十几支枪在刚才的战斗中多少都有点损坏，要么是零件坏了，要么是干脆被手榴弹给炸成了零碎，除了这些之外，还收集到了一千多发子弹，徐宝山带来的这些人原本就没有放几枪，只是打掉了很好少的子弹，大部分子弹都保留了下来。

萧震雷又让这些人撕下一些尸体上的衣服将枪支弹药捆起来，没过多久，朱福胜带着几个人将五十多匹马牵了过来了，枪支弹药都被放在马背上，所有人都骑上马走向河堤。

到了河堤上，萧震雷又指挥孙七等人将枪支弹药放在马车车厢内，如果就这样放在马背上，在进入租界之后被巡捕房的人发现就不好了。

众人在萧震雷的一声令下全部策马向租界方向奔驰而去，终于在凌晨时分赶回了租界，此时王亚乔等人早已经将公馆内清扫干净，丝毫看不出这里曾经发生大规模厮杀的痕迹。(未完待续)

第103章巡捕上门

“寰宇兄，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这些人是???????”在洋楼门口王亚乔和马小双迎接着萧震雷等人，其他人正在楼内处理伤口和休息。

萧震雷下马道：“久光兄，咱们进去说！”

“对，进去说，诸位请！”

一行人来到客厅，各自找凳子和椅子坐下，萧震雷给王亚乔、老鹰、朱福胜、孙七和王真国等人分别做了介绍，又说朱福胜等人要带着兄弟一起跟着他，王亚乔听了之后很是高兴，毕竟朱福胜、孙七和王真国等人都是青帮扬?州帮中的大佬级人物，手底下江湖都有数百兄弟，而且孙七和朱福胜两人还是扬?州巡防营的队官，相当于连长，他们手底下除了青帮子弟之外，还各自有近两百人的正规巡防营队伍。如果他们都拜萧震雷为老头子，那么萧震雷能够动用的经过训练的人马就有好几百人，这还不算王真国手底下的数百匪众。

大家休息了一阵，朱福胜提议现在就摆香案、写拜帖、敬茶等仪式，以此来确定关系，萧震雷和王亚乔、老鹰商量了一下，认为可行，毕竟后来民国时期的军政大员们有很多都有青帮的身份，包括老蒋在内都是如此。

于是萧震雷便招呼马小双等人准备香案、茶水和拜帖等事物，在香案后面摆上罗祖画像，朱福胜、孙七和王真国三人在香案前恭恭敬敬磕了头，分别写了拜帖，在众人的注视中各自端着茶水走到坐在香案旁边的萧震雷面前跪下说一句：“师傅，请喝茶！”

萧震雷先后喝了三人敬的茶。这个仪式就算是完成了，朱福胜等三人也算是正式成了萧震雷门下的门人弟子。

接下来大家就坐，朱福胜开始介绍青帮扬?州帮的情况，他道：“师傅，在江北青帮扬?州帮中。除了徐宝山之外，就数他的弟弟徐保真的最大，现在徐宝山死了，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青帮扬?州帮就要落在徐保真的手上，不过据我所知。徐保真这个人显然不是干头领的料，也不是带兵的料，我估计他干不来多久扬?州帮就会四分五裂，依我看，不如现在趁着徐宝山刚死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传到江北那边。就立即派人过去控制扬?州巡防营的兵权，同时也要掌握扬州帮的话语权！”

众人闻言都看着萧震雷，萧震雷思索片刻问道：“徐宝山带着你们出来之后，扬?州那边由谁主事？”

孙七说道：“巡防营由徐宝山的心腹郑大发统管，扬?州帮由他的弟弟徐保真坐镇！”

萧震雷想了想道：“郑大发这个人不能留，有他在的话，只怕没有人能够真正掌握扬?州巡防营！”

朱福胜听了萧震雷的话，立即站起来道：“师傅。弟子请命回扬州斩杀郑大发，掌握巡防营兵权，只是弟子一人力有未逮。所以还请师傅派得力干将随我一同前往，弟子愿意辅助师傅派的人！”

萧震雷看着朱福胜，心说这朱福胜还挺识大体、识趣的，为了让我放

心准许他回江北还提出了派人一同前往的提议，这人心思倒是很细。

思虑权衡了一番，萧震雷点了点头道：“好。此事宜早不宜迟，这样吧。你们三个都回去，久光兄。你这边分别派几个得力人手随他们一同前往，他们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你的人帮着解决。另外，真国，你回去之后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要迅速发展势力，将长江下游沿岸的绿林和青帮中大小头目都收服为我所用，那批枪你们带回去用，没有枪可不行！”

王亚乔一听萧震雷要把那批枪让他们三人带走，心里就有些舍不得，他的秘密行动队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枪呢。

萧震雷看见王亚乔的神色，立即对他打了一个眼色，示意他稍安勿躁，让他放心，王亚乔这才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马小双急冲冲走过来对萧震雷道：“大哥，有麻烦了，租界巡捕房的麦高云亲自带着大批的巡捕到了院子门口，现在周传东正堵在那儿阻止他们进来，您看怎么办？”

众人一听顿时都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朱福胜、孙七和王真国等人，还有那些受伤的人，萧震雷见状立即道：“诸位先别慌，小双你立即返回与小周一起把麦高云挡住一阵，我马上过来”。

等马小双走后，萧震雷又道：“诸位，巡捕房不比范高头那伙人，他们没有证据不敢乱来的，久光兄，先前你们闹出了很大的动静？要不然巡捕房这么会现在赶过来？”

王亚乔想了想摇头道：“搞出动静是难免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巡捕房的人应该早就过来了，不会等到现在，我推测应该是附近有人打电话报告了巡捕房，而巡捕房的人又担心我们这边火拼的人数和规模太大，他们只有等到火拼结束之后再来收拾残局！”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也只有这种解释了，他立即对众人道：“久光兄，你们不能呆在这里了，这样吧，你们马上从地道走，福胜、孙七、真国，你们也带着其他兄弟跟着久光兄他们一起从地道离开，出去之后的事情听久光兄的安排，老鹰，你也走，天亮之后去宝山工地上找宋世杰，我会通知他的！”

“保重！”众人闻言都拱手向萧震雷行礼，然后转身向杂物间的地道口走去。

花了几分钟时间将王亚乔等人送下了地道，萧震雷将地道口盖上，又在上面放上一个大木柜子，做好掩饰之后才返回。

来到公馆门口的时候，马小双和周传东两人快要顶不住了，巡捕们的脾气已经十分暴躁，特别是副督察长麦高云正在铁栅门外面不住地咆哮，叫喊着要把铁栅门砸破。

“副督察长先生。您这是在做什么？深更半夜的您不在家睡觉休息，却带着这么多巡捕到我家里要砸我的门，即便您是巡捕房的副督察长也不能这么干吧？难道你们英国人就真的以为你们可以在这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的以为这里就是你们的天下吗？”

正走过来的萧震雷说的这番话让麦高云冷静下来，他来到这里已经近

十年了，中国这片土地与印度截然不同。英国人可以在统治印度几百年平安无事，可在中国不行，弄不好这里工人就会大罢工，要么是商人罢市、全国各地拒绝购买某国商品，从而让该国损失惨重，或者那些被欺压太狠的人就会揭竿而起。如果真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估计他这个副督察长也做到头了，他不想被工部局赶走然后卷着铺盖回英国，这里的薪水比英国高多了，待遇也好的多。还有在英国没有的特权，相比英国，这里才是他的天堂。

冷静下来之后，麦高云立即摘下警帽表示歉意道："实在不好意思，萧先生，深夜打扰您实在是不得已，刚才我们巡捕房接到报警，说您这里发生了大火拼。您是我们公共租界的大商人，您的安全与公共租界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巡捕房得为您和您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负责。因此我带着大队人马过来了！"

"噢，是吗？那我得谢谢您了！"萧震雷夸张地叫道，接着转身指着自己的公馆洋楼道："您看，我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和我的家人都好端端的，没有什么火拼。我想一定是某人喜欢恶作剧的家伙给你们巡捕房的人打的电话欺骗了你们！现在这么晚了，感谢您和您的队员们不辞辛苦地赶过来。真的非常感谢，如果您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想我就不留你们了，请回吧！"

麦高云急忙道："萧先生，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进去检查一下是否有歹徒或者不坏好意的人躲藏在某个角落了，否则我无法向布鲁斯督察长和工部局交代，我这也是为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萧震雷看着麦高云，见这家伙铁了心的要进入公馆，便知道阻止不了，否则会闹出更大的冲突，到时候无法收场就不好了，想了想道："好吧，但是我要告诉您一声，我家里的东西都是很名贵的，万一你们哪位队员不小心打碎一件的话，只怕你们赔不起，到时会大家面子都不好看就不好了！"

"好的，先生！"麦高云答应一声，随着铁门打开，他当先走了进去，其他巡捕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院子。

不出意外，巡捕房的人在公馆内什么都没有发现，尽管公馆内的地板都是湿漉漉，而且空气中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可也不能证明这里发生过火拼，人家拖地拖湿的不行啊？人家杀鸡把鸡血洒在地板上了，洗了地板不行啊？检查、搜索一番无果之后，巡捕们只在二楼一间房间里找到了程碧瑶和王亚男，她们被巡捕们带了下来。

麦高云指着两女问萧震雷："萧先生，您昨天不是报案说这两位姑娘被人绑架了吗？那她们怎么会在您的家里，您不会是在戏弄巡捕房吧？"

萧震雷笑道："副督察长先生，我可不敢戏弄你们，她们确实被人绑架了，只不过今天被我赎回来了！"

"能告诉我是谁绑架的两位小姐吗？"

萧震雷摇头笑道："不好意思，我答应过别人，不能说出他们的身份！"

麦高云有些气愤道：“您知道您这是在包庇他们吗？”

萧震雷耸耸肩：“我这是在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我自己的能力解救我的朋友，你们巡捕房没有办法，难道就不允许我们市民自己想办法救家人和朋友吗？”

麦高云顿时语塞，气急败坏地带着巡捕房的人走了。(未完待续)

第104章人头

等麦高云带着巡捕们走了之后，萧震雷终于松了一口气，见马小双正从院子门口走过来，就问：“小双，那些尸体怎么处理的，确认他们的身份了吗？”

先前只顾说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他也忘记问王亚乔关于那些杀进来的强盗的身份，现在也只能问马小双。

马小双道：“大哥，尸体已经被马车运到江边丢进江里了，按照你之前的吩咐，人头都砍了下来，现在堆放在地道里，那些人确实是范高头的人，带队的是范高头的手下徒弟李超五，他被我们抓住了，正捆着丢在地道内！”

李超五被抓了这个消息让萧震雷精神大振，有了这个家伙的人头，就可以给范高头一个警告，思索一番之后，萧震雷带着马小双来到了杂物间打开地道口，提着马灯来到了李超五面前。

李超五全身上下被捆得结结实实，他的嘴被堵住，身上多处受重伤，伤口又没有经过处理，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将马灯交给马小双提着，萧震雷蹲下拿掉李超五嘴里的抹布问道：“你们来袭击我的公馆，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范高头的主意？”

李超五此时已经命不久矣，他也没必要说假话了，“当、当然是老头子的主意，没有他发话，我怎么敢私自动你？我还不想与严老九火拼！”

萧震雷想了一下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你手里的三百万两，他想要这么笔钱，卢家胜告诉他的，说你绑架了他。勒索了他三百万两！”

果然是为了那三百万两！萧震雷得到这个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但没有轻松下来，眉头反而更加皱得厉害了。

“那昨天上午在礼查饭店刺杀我的刺客时不时范老头派的人？”

李超五道：“不是，那刺客可是要连他一起杀啊，他怎么可能派人杀自己？刺客是一把双刃剑，谁都不敢保证中间会出什么意外。谁敢找人杀自己？除非那人疯了！”

萧震雷沉默了，既不是徐宝山，也不是范高头，那到底是谁派的人？他将自从穿越过来之后得罪的人一一回想了一遍，排除了范高头和徐宝山之后，突然一个人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是他？

卢家胜？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吗？他怎么知道是我抢了他的钱又勒索了他？难道他早就猜出来是我了所以才请刺客杀我？可那刺客为什么连范高头一起杀？不懂，真心不懂，看来只有逮住卢家胜之后才能问个清楚了。

萧震雷起身向地道走去，对马小双丢下一句话：“做了他，砍下他的人头。连同那些人头一起送到范高头的府邸门口堆起来，堆成一个塔形，把他的人头摆在最上面，我要让那些想打我主意的人知道我的厉害！”

“明白！”马小双答应一声，脸上肃然，眼睛里冒出一丝凶光，抽出腰间的开山刀对着李超五的脖子一刀斩下。

半个小时后，马小双和周传东两人驾着一辆马车离开了萧公馆。

第二天清早。狗蛋驾着马车从宝山回来了，萧震雷向他问了工地那边一些事情，工地上一切都还正常。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狗蛋告诉他工地上已经装好了电话，现在可以向那边打电话联系了。

萧震雷又想起老鹰的事情，连忙拿起电话给工地那边打电话，可电话打不出去，想着是不是昨天晚上范高头的人冲进来之前把电话线给剪断了。去检查了一下线路，果然发现院子外的电话线被人剪断。他找来梯子把线接上，才将电话打通。跟宋世杰说了老鹰要去工地训练护卫队的事情，让胡为山等人协助和配合一下。

打完电话之后，程碧瑶和王亚男刚好从楼上下来，她们俩要回学校，这都失踪两天了，学校老师和同学肯定都非常着急，必须要尽快赶回去报道，萧震雷于是安排狗蛋赶马车送她们去学校。

??????

范公馆门口。

一大群人站在范公馆门口的远处指指点点，整条街道都被堵死了，原因是在范公馆的门口堆着一大堆血淋漓的人头，这些人在看热闹的同时对于那些血淋漓的人头又非常害怕和恐惧，因此不敢靠近。

这时范公馆的铜钉大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头戴宝盖财主帽子、身穿长袍马褂的管家模样的中年人眯着眼睛、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走出来，也没看人就嚷嚷道：“吵什么吵什么？在范府门前大声吵闹，都不想混了么？”

这话说出来之后，那些哄闹、议论声还是没有停下来，只听一个声音传出：“哎，也不知道这范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啊，竟然惹得人家这么报复他，这事一出，以后这范公馆就成了污秽之地喽!”

“可不是吗？造孽啊！”

中年管家听了这话睁开眼睛正想发怒，可他看到门口一个血淋漓的人头塔的时候顿时眼睛睁大得如牛眼一般，他吓得肝胆俱裂，这些人头从地上向上堆积，有的人头对着范府大门口，有的面向大街上，有的人头的眼睛还是睁开的，鲜血淋漓，此时气温已经有些高了，这些人头散发的气味吸引了一些蚊蝇飞舞过来。

“我的妈呀！”中年管家回过神来大叫一声掉头跑进了大门内。

范高头刚刚洗漱完就从后院来到了前院，看上去他精神有些不好，自从昨夜李超五带着人马前去袭击萧公馆之后，他就一直在等消息，可他左等右等，却始终没有消息从萧公馆那边传过来。

萧公馆里面可是藏着三百万两银子啊，范高头担心李超五得手之后看见巨额财富之后起了贪婪之心私吞了那笔钱，于是派人去萧公馆打听消息，可是他派去的人却没有回来，于是他又连续派了几个人去打探，被派去的那些人仍然没有一个人回来，他才知道很可能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因此他一夜没合眼。

他左手握着钢球，右手拿着紫砂茶壶走到躺椅上半躺着，喝了一口茶后，玩着钢球问站在旁边的随从：“怎么搞的，如果得手了，超五应该早就回来了啊，如果没有得手也应该早就有消息了，难道那小子私自吞了那

笔钱跑路了？他还没有回来吗？”
随从低头道：“还没有，老爷！”
就在这时，管家神情慌张、步履凌乱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叫：“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范高头看见管家这样子，顿时眉头一皱，心头火气，站起来大怒道：“嚎，嚎，你嚎丧啊，大清早的，你嚎什么嚎，你家里人都死绝了吗？”
“不，不是！”管家停下喘了一口气道：“老爷，真是出大事了！”
范高头见管家这副模样，不似有假，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慢慢说！”
管家想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得道：“老爷，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您还是快去门口看一看吧！”
“走，去看看，难道天塌了不成？”范高头说着就转身向大门口走去。
到了大门口，管家指挥两个家丁把大门打开，范高头走过来，大门口刚好被拉开一扇门，他便迈步走了出去，等他刚刚站稳，一个人头京观便出现在他的眼前。
“哐啷”一声，范高头呆了，手上的紫砂茶壶和钢球一起落在了地板青石上，紫砂茶壶摔碎了，一壶茶水洒了一地，两个钢球落在地上滚出老远。
范高头眼睛一番，身体便向后倒去。
管家眼疾手快，一把将范高头扶住，但此时范高头眼睛闭上昏了过去，他急切地大叫：“老爷，老爷，你们这些小崽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扶老爷进去，一个人去请大夫，快去”。
“是！管家！”
管家又道：“还有，你、你、你，你们分别取把彪爷、李爷和黄爷都请来，就说府里出大事了，老爷昏迷不醒，快去！”
大夫很快被请了过来，经过一番诊治，范高头服了一碗药过了两个小时之后醒了过来，此时刘福彪、黄精荣、潘玉清三人也赶了过来。
范高头睁开眼睛看见三人坐在榻前，便开口说话了，他语速很慢，声音微弱：“你们都来了？哎，老头子终日打雁，却没想到这次被雁啄瞎眼！”
黄精荣出声道：“老头子，门口那堆东西我已经让人清理走了，事情我也听说了，连我也想不到那萧震雷竟然有这等实力，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您暂且还是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做计较！”
潘玉清皱眉道：“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子，您说您的钱用几辈子都用不完，干吗要惦记人家的钱？再说了，人家既然敢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就说明人家有实力保住它，萧震雷并没有得罪您啊，我看他对您还是挺尊敬的，该有的礼数都有了，再说了，这上海滩有钱人多了去了，您干吗跟她过不去呢？要我说啊，您这次啊真的做的太过了一点！”
“别说了，老子这次真是失策了，损失了那么多人不说，就连超五都搭进去了，这让我怎么跟他的家眷交代啊！”范高头说着开始老泪四溅。

(未完待续)

第105章入狱

萧震雷派马小双将一大堆人头摆在范高头府邸门口的举动确实将范高头给吓住了，范高头因此一病不起，人老了，身体本来就差了很多，范高头虽然在江湖上混了很多年，可哪里被人这么恐吓过？而且这也不仅仅只是被吓住了的问题，还有丢了脸面的问题，范高头是又怕又羞又怒。

刘福彪和潘玉清等人虽然都对范高头派李超五袭击萧公馆的事情在事前表示过反对，也很不赞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范高头也失败了，可在他们看来，萧震雷就不应该再派人将那么多人头摆在范府门口，俗话说砍头不过是头点地，可你把人头摆在别人家门口算什么事？这是杀了人还在打脸啊，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因此刘福彪和潘玉清、黄精荣等人原本对萧震雷的印象不错的，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都转而恨上了萧震雷，可也不敢再重蹈范高头的覆辙，不敢再轻易招惹萧震雷。

这件事情很快在整个上海滩传扬开来，消息灵通的都知道范高头与萧震雷干上了，最终以范高头大败亏输而结束，范高头的名头一时间在上海滩声望大跌，而萧震雷的名声则如日中天。

萧公馆。

上午十点左右，宋世杰和范之庸从宝山工地上回来了，他们确实是担心家里的情况，同时回来的还有根叔、桃姐，家里头又变得热闹了一些。

萧震雷只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宋世杰和范之庸，根叔和桃姐等人则是毫不知情，狗蛋去送王亚男和程碧瑶回学校之后顺便把吴妈也接了回来。

接近中午时分，萧震雷给工地打了一个电话。让老鹰抽个时间把卢家胜逮住，审问一番，看是不是他请的刺客。

打完电话之后他正拿着一份报纸看得津津有味，报纸上报道了昨晚萧公馆发生的事情，但记者写的很模糊。这也是因为没有多少人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记者们也只是凭空臆想和猜测罢了。

就在这时，宋世杰神色有些惊慌地从外面推门进来道：“先生，出事了，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的副督察长麦高云带着大队巡捕过来了，我们拦都拦不住。他手上有警务处督察长布鲁斯签发的搜查令！”

萧震雷闻言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脸色一沉，挥手道：“昨晚他来过一次，现在又来？难道是因为人头京观的事情？走，出去看看。我倒要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

说着两人走出了书房，来到房子大门的时候麦高云已经带着巡捕房走上了台阶，萧震雷抱拳拱手道：“副督察长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昨晚带着大队人马来过一趟，还以为保护我和家人安全为由将我家里搜查了一遍，难不成你现在又是来搜查的？”

麦高云穿着笔挺的督察长制服，带着大盖帽。走到萧震雷面前肃穆道：“萧先生，你说对了，就在三个小时之前。三井洋行的职员报案说他们在早上进洋行上班的时候发现三井洋行经理三井寿和三菱洋行的经理铃木二郎双双被杀死在洋行内，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四个保镖也被杀

死。经过调查，我们得知前天上午你在礼查饭店当众宣布了三井寿和铃木二郎想收买你，而后你派人将他们丢出了饭店的事实，我们巡捕房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死与萧先生有关联。至少你的嫌疑很大，我今天就是来搜查的。除了搜查之外，我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金九龄，把搜查令拿给萧先生看看，免得他又说我们巡捕房办事不遵守程序！”

萧震雷听了之后一阵愕然：“你说什么？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被人杀死了？你怀疑是我派人干的？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跟在麦高云身侧的华人探长金九龄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搜查令抖开在萧震雷面前，说道：“萧先生，这是布鲁斯督察长签发的搜查令，不好意思了，兄弟我公务在身，有得罪之处还请萧先生海涵，来人，给我进去搜！”

“是！”两队巡捕们听到金九龄下令之后跑进了洋楼内开始大肆搜查起来，洋楼内顿时翻得乱七八糟，连宋世杰、范之庸等人也被巡捕们盘问。

半个小时之后，金九龄走过来向麦高云报告：“长官，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物品！”

麦高云好像也知道搜查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他转身对萧震雷道：“萧先生，虽然在你的家里没有搜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这也不能排除你的嫌疑，毕竟这件案子事关两个日本商行的经理的人命，日本驻沪领事馆已经向工部局进行了严正的交涉，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破案给日方一个交代，所以我们办事不得不认真的一点，现在请您跟我们去一趟巡捕房，有关这件案子的事情，我们还需要你协助调查！”

萧震雷闻言脸上一变，说道：“副督察长先生，你说这件案子我有很大的嫌疑？你凭什么这么认为？难道说那天我派人把他们两个丢出去就有了杀人的嫌疑？要说嫌疑，也应该是他们要杀我的嫌疑吧？还有，请问你有证据吗？你要知道我也是租界的纳税人，你无凭无据就要把我带走调查，你知不知道我每分钟都有上万两银子的进账，如果事后查出来不是我干的，这些损失你承担得起吗？”

麦高云没想到萧震雷这么难缠，以前他办案的时候，只要是事关中国人的案子，基本上只要他把话一说，当事人就会乖乖地跟他走，可这个萧震雷明显与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是一个十足的刺头！

脸色一度数变之后，麦高云深吸一口气道：“萧先生，此案事关重大，有些事情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请萧先生体谅我们的难处，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您只是有嫌疑，并不是说此案就是您做的，我们只是请您回去协助调查，否则的话我今天带来的就不是搜查令而是逮捕令了！”

萧震雷不动，那些巡捕们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也不敢对萧震雷动手，及时麦高云下令，这些巡捕们也见得有胆量动手抓人，这些巡捕的消息可灵通着呢，昨晚袭击萧公馆的那些人去哪儿了？他们冲进来可就没有再出去过，这萧公馆内还不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还是少惹为妙。

两人僵持了两分钟，萧震雷才开口道：“宋先生，通知我的私人律师费信惇先生和秦连魁先生，把这事告诉他们，我想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宋世杰立即答应："好的，先生，我马上打电话！"

"走吧，副督察长先生！"萧震雷说着转身走出了洋楼，麦高云看着萧震雷的背影，喊道："金九龄，收队！"

"是，长官！"

萧震雷因为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被杀一案被抓进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上海滩，在家里刚刚喝了一碗小米粥的范高头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心情竟然一时大好，好像病体也康健了不少。

除了范高头之外，还有一个人特别高兴，那就是卢家胜，这家伙被萧震雷整惨了，时刻都想着怎么报复他，上次礼查饭店刺杀案就是他出高价请的刺客，原本想把这事嫁祸给徐宝山，可惜刺杀没有成功，而且也被萧震雷察觉了不对劲。

秦联魁和费信惇两人接到宋世杰的电话之后立即赶了过来，在得知萧震雷是因为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死而带走的情况之后，秦联魁和费信惇立即进行了紧急磋商，费信惇问道："秦律师，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日本领事馆的介入让我们去保释萧先生的难度增大了很多，布鲁斯和工部局只怕很难抵挡日本领事馆的压力！"

秦联魁抽了一口烟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把萧先生先保释出来，巡捕房并没有任何证据，只要萧先生出来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至于如何把萧先生保释出来，我认为既然日本领事馆插手了，那我们不如给他们找一个对手！"

费信惇闻言疑惑道："您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的最开始的起因是什么？是振华公司的订单，如果不是振华公司订单，我想萧先生可能不会与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产生交集，现在订单被谁拿走了？是礼和洋行，你以为日本领事馆插手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真是想为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主持公道？他们也许有这个意思，但我认为他们插手的主要原因还是那笔庞大的订单，如果萧先生因此而入狱，礼和洋行还能够得到订单吗？更何况合约还没有签订呢！"

费信惇听了秦连魁的话，顿时眼睛一亮，拍手道："秦先生高明，让德国人去对付日本人最好不过了！"(未完待续)

第106章以夷制夷

下午两点，江西路，礼和洋行。

此时的礼和洋行是远东最著名的德资企业，总行就设在这十里洋场，在中国其他大城市也设有分支机构。礼和洋行是汉堡轮船公司、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材厂以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等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这也是萧震雷把订单交给礼和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人家专业啊。

“咚咚咚”秘书走到经理办公室门口伸手敲门，然后推门进去。

办公桌后面的鲍尔抬头道：“有什么事吗？”

秘书道：“是的，先生，楼下有两个自称是萧震雷先生的律师想见您！”

鲍尔在中午的时候已经知道萧震雷被带到巡捕房的事情了，他正准备前往巡捕房，却没想到现在萧震雷的律师来找他，说明肯定有重要的事情，他立即道：“快请他们进来！”

“好的，先生！”

不一会儿工夫，秘书就带着秦连魁和费信惇两人走进了办公室就坐，送上咖啡之后就离开了。

“鲍尔先生，我是秦连魁，是振华公司的首席法律总顾问，这位是我的助手费信惇律师，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萧震雷先生的事情！”双方落座后，秦连魁首先做了自我介绍。

鲍尔与两人分别握手，然后坐下道：“作为萧先生的朋友，对于萧先生事情，我很震惊和担忧，正准备下午就去巡捕房看望。我想如果萧先生没有杀人的话，巡捕房是不会不给我面子放人的！”

秦连魁和费信惇互相看了看，费信惇点头道：“我代表我的老板萧震雷先生向您表达感谢，萧震雷先生曾经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过，德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严谨的种群。是做朋友的最好选择，德国需要朋友，中国也需要朋友！”

鲍尔脸上露出了笑容，“谢谢萧先生对德国人的赞誉，我想他的选择没有错，那么你们过来需要我为萧先生做什么呢？”

秦联魁这时说道：“如果这仅仅只是一件案子的话。我想我们并不需要您出面就可以将萧先生保释出来，可事实是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鲍尔诧异道：“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牵涉到巨额利润的原因，日本人并不愿意放弃振华公司的订单，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直到现在为止萧先生因为某些事情的耽搁还没有与您所在的礼和洋行签订合约。而日本人正是看到这一点，恰好又发生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被杀一事，所以他们想搅黄这件事情，从而胁迫萧先生妥协，将订单交给他们，您知道萧先生是一个诚信的人，他之所以选择礼和洋行合作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上德国人值得交朋友，而不是日本人！现在日本领事馆的宫本领事已经插手了此事。他向租界工部局施加了压力，巡捕房才不得不将萧先生带走协助调查，我想以您现在的身份去巡

捕房的话。警务处长布鲁斯不一定会买您的面子！”

听完秦联魁这番话之后，鲍尔的脸色极为难看，他恼怒的不是秦联魁说了实话，而是恼怒日本人竟然如此卑鄙，竟然不择手段，还想以非常规途径抢走属于德国的订单。这是不能让日本人继续搞下去了。

“我明白了！”说完他起身又道：“如果两位没什么事情的话，我想请两位去中央巡捕房等着。最迟两个钟头，萧先生就会被放出来。我以我的人格和名誉保证！”

秦连魁和费信惇闻言站起来分别同鲍尔握手，秦连魁道：“非常感谢，我想萧先生一定会庆幸认识了您，并且和您成为朋友，告辞！”

送走了秦连魁和费信惇之后，鲍尔立即转身回到自己办公室按响了桌上的铃声，然后将文件收进抽屉里，秘书进来问道：“先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让车夫准备马车，我要去德华银行！”

“好的，先生！”

收拾好文件、转身取下衣架上的高筒礼帽以及手杖，鲍尔便走出了办公室，带上了房门。

德华银行，上海总行。

德华银行是于二十年前，由德国十三家大银行联合投资组成，属德国海外银行系统，为德国资本在华活动的中心机构，资本总额最开始为白银五百万两。先后在中国各地设分行二十所；在中国发行纸币一元、五元、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银元券和一两、五两、十两、二十两的银两票。

助理敲开费格的办公室房门走了进去道：“费格先生，鲍尔先生到了！”

正在工作的费格抬头一看，只见鲍尔已经拄着文明杖走了进来，他连忙露出笑脸起身道：“噢，我的朋友，你今天工作不忙吗？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我可告诉你，我的存酒已经喝光了！”

鲍尔将自己的高筒礼帽和文明杖交给费格的助手走过来道：“我怕我再不过来找你的话，很快就要卷铺盖滚回德国去了，可能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费格闻言神情变得严肃，示意助手出去并且带上门，待助手出去之后，他走到酒柜前拿出一瓶酒和两支玻璃杯，扭开瓶塞倒了两杯酒，转身递给鲍尔一杯，自己拿着一杯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下喝了一口问道：“到底是什么事情？看你的样子，情况很严重？”

鲍尔端着酒杯喝了一口问道：“我的朋友，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振华公司的订单的份量重吗？”

费格不明所以，但还是点头道：“当然，我的朋友，这事不是已经敲定了吗？就差签合约的了，不是吗？难道有什么变数？”

鲍尔神情肃穆道：“您说对了，我的朋友！就在今天上午，三井洋行的三井寿和三菱洋行的铃木二郎以及他们的四个保镖被人发现他们死在三井洋行的一间办公室里，由于前天在礼查饭店的竞标会上，萧震雷先生当场公布了三井寿和铃木二郎收买他的事实，继而命人将他们赶出了会场的

事实，巡捕房的人就认为萧震雷先生有重大嫌疑，如果是一个拥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件案子与萧先生有关，毕竟当时受辱的又不是萧先生，而是三井寿和铃木二郎，如果说被杀的是萧先生，那么铃木二郎和三井寿拥有重大嫌疑是说得过去的，可问题根本不是这回事！

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个订单被我们洋行得到的话，在转账和资金流通的渠道上，我的意思当然是要走德华银行这条路的，我相信萧先生不会拒绝我这个小小的要求，可如果一天不签订合约的话，礼和洋行就拿不到订单，振华公司的资金也到不了我们礼和洋行在德华银行的账户上，我想你作为下一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您应该帮帮我，同时也帮帮您自己，如果这块到嘴的肥肉都丢了，德国总部那些大佬们恐怕不会放过我，只怕您的日子也不会好啊！”

费格正喝着酒，听了鲍尔的话差点被呛到，他皱了皱眉头道：“你说的这事是真的？”

鲍尔道：“当然，您以为我没事了跑过来跟您开玩笑吗？据我所知，因为三井寿和铃木二狼的死，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宫本领事已经介入，他向工部局巡捕房施加了压力，否则的话巡捕房的人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个拥有数百万两银子的巨商请去喝茶？三井寿虽然是日本三井家族的人，你以为宫本会为了他不惜亲自出面给巡捕房施加压力吗？东方人一向爱面子，他会自降身份做这种事情？”

费格疑惑道：“你的意思是？”

“订单！”鲍尔斩钉截铁道：“为了振华公司订单，日本人还没有死心，他们正好可以借着三井等人的死逼迫萧震雷先生将订单交给日本的洋行，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费格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他随即大怒道：“哼，日本人向来喜欢搞阴谋，这次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得逞！”

鲍尔立即问：“你准备怎么做？”

费格想了想说道：“我想我的朋友、公共租界工部局主管警务事务的董事德格雷先生应该有事可做了，鲍尔，如果你不忙的话，就陪我去一起去见一见德格雷先生吧？”

鲍尔笑道：“当然，我很荣幸！”

两人喝完玻璃杯中的酒，立即起身前往德格雷的住所，费格知道作为德华银行在华总经理的德格雷现在应该还在家中午睡，现在去正好可以见到他。实际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所有董事成员并不是专职的董事，他们每个人在上海滩都有一份正经的职业，而做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只是副业而已，并没有薪水可以拿。

一个小时之后，在鲍尔和费格的陪同下，德格雷从马车下来走进了中央捕房，正坐在巡捕房大厅等候的秦联魁、费信惇、宋世杰等人看见后立即起身相迎。

互相认识一番之后，警务处督察长布鲁斯得到消息立即赶了过来，尽管工部局总办处总办禄士是工部局的实际掌权人，可主管警务事务的董事会董事德格雷却可以对布鲁斯的职位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相反，禄士却没

有权利决定布鲁斯的去留，毕竟从名义上来说，总办处总办与警务处督察长是同一级别的职位。(未完待续)

第107章出狱

德格雷、鲍尔、费格等人来之前，巡捕房的电话早就被人打爆了，自从萧震雷被无端带到巡捕房之后，很多得知消息的上海滩市民们就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巡捕房表示不满和抗议，这些电话可不仅仅只是普通的上海滩市民打过来的，还有上海滩的华商大佬们。

普通市民之所以打电话抗议表示不满，是因为萧震雷之前斗败日本人又打败了西洋大力士，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特别是对于上海滩的市民来说，萧震雷可谓是具有民族气节的英雄式人物。

华商大佬们纷纷打电话到巡捕房，这些人多少与萧震雷有一点交情，要么与振华公司有点业务上的往来，从另一方面来说，萧震雷也是华商当中的一员，而且也加入了华商总会，萧震雷无端被抓，让这些华商大佬们感觉到了兔死狐悲之感。

一个个电话打进来，让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公众的意思很明确，你巡捕房要抓人可以，拜托拿出确实值得信服的证据，没有证据就把一个重量级的华商带走，影响有多大，你巡捕房知道吗？

且不说电话被打爆的事情，警务处督察长布鲁斯得知负责警务事务的工部局董事德格雷来了之后，立即带着麦高云和一些警务处的高级警官出来迎接。

“德格雷董事，欢迎您来巡捕房指导工作，我代表全体巡捕向您表示感谢！”布鲁斯见德格雷正在与几个人说话，于是立即上前说道。

德格雷闻言转过身来道：“噢，布鲁斯督察长，我确实要指导一下你们的工作了。去你的办公室吧，咱们谈谈，麦高云副督察长也来！”

“好的，先生！”两人同时答道。

其他人被留在了原地，三人一起进了布鲁斯督察长的办公室。

德格雷理所当然的坐在了原本属于布鲁斯的位置上。而布鲁斯和麦高云都坐在沙发上，像两个做错了事情的小学生等待老师的批评教育，实际上当两人看到德格雷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不妙，德格雷一般情况下很少到巡捕房，即使有时也是打电话通知他们去他的办公室。

点燃一支雪茄之后，德格雷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说起来：“两位先生。作为主管警务工作的工部局董事，我平时很少来巡捕房，因为我知道我经常来这里会影响到你们在其他巡捕心中的权威，影响到你们的正常工作，我相信你们。并且把一切警务工作交给你们两个全权处理，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维持公共租界的社会秩序并且有力地打击犯罪，维护各国在华利益，可是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都是投诉你们执法没有灵活性，华商萧震雷的案子我也听说了，按照习惯，你们有理由怀疑他。也可以请他来巡捕房协助调查，但是对于他这样拥有巨额财产的华商不能完全按照程序走，办案一定要有灵活性。知道你们将他带来巡捕房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吗？”

说到这里，德格雷敲了敲桌子道：“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打电话来的都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亨、富豪，一两个还没有关系，可是

十个、几十个富豪和大亨都打电话来就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么多人。我一个小小的工部局董事得罪不起啊，两位先生。你们能替我考虑考虑吗？而且我还得到消息，振华公司工地上的几千工人听说萧震雷被抓了。担心他们的饭碗不保，因此商量准备前来租界游行对工部局当局的做法表示抗议，一旦这些人进入租界，你们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吗？且不说这会给董事会造成多大的压力，只说一点，我们得要出动租界所有的巡捕才能维持秩序部发生混乱，到时候其他地方发生案情怎么办？你们两个作为正副督察长，难道不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吗？不要以为华人好欺负，拿破仑都说过，中国是一头还没有睡醒的狮子，我请你们不要惊醒这头狮子，好吗？说说吧，布鲁斯，听说是你下令把萧震雷带进巡捕房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布鲁斯从来没有感觉像今天这么狼狈，也从来没有被上司这么批评过，他额头上直冒冷汗，如果这次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他这个督察长只怕要卷铺盖滚回英国去了，都是那该死的日本人宫本！

布鲁斯羞愧道：“德格雷先生，非常抱歉让这件案子打扰了您，作为巡捕房的督察长，我当然知道对于上海滩的某些人物，办案不能一味地按照程序走，可我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日本驻沪领事宫本上午亲自过来向我表达了日本当局对三井寿和铃木二郎被杀一案的关注和重视，要求我们一定要从快从重办理，而且他还提出他怀疑萧震雷与此事有莫大的关联，所以??????”。

事情果然如费格所说的一样，德格雷听了布鲁斯的话之后确信了这一点，看来真的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而布鲁斯只是一个武夫，根本不懂各国对在华利益的争夺是如何的激烈。

敲了敲桌面，德格雷沉声道：“布鲁斯先生、麦高云先生，我请你们记住一点，你们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正副督察长，是隶属于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管辖下的高级官员，不是日本人的官员，也不归他们管辖，你们拿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给你们发的薪水，明白吗？日本人有什么事情让他们去找工部局董事会，你们只能服从工部局的命令，否则，那么就去拿日本人的薪水好了，两位先生，还要我告诉你们对此事的处理办法吗？”

布鲁斯和麦高云两人顿时满头大汗的站起来立正大声道：“不需要，长官！感谢您的指导，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

“很好！”德格雷满意地点点头挥手：“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布鲁斯立即向麦高云打了一个颜色，麦高云见状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不一会便带着萧震雷进来了。

德格雷见到萧震雷后起身走过来伸手笑道：“萧先生，我是工部局董事德格雷，我们巡捕房的工作没有做好，让您受委屈了，十分抱歉，不过现在好了，雨过晴天，希望您怪罪我们巡捕房，有时候巡捕房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同德格雷握手之后，萧震雷笑道：“我没有犯罪，也一直相信巡捕房会秉公执法，会给我一个清白的证明，现在果然如此，看来在德格雷先生和布鲁斯先生领导下的巡捕房是一个执法十分公正廉明的机构！”

德格雷道：“谢谢您的夸奖！”

这时布鲁斯在旁边开口道：“萧先生，现在您可以离开巡捕房了，对于之前的行为，我只能说一声抱歉，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实际上我和麦高云先生都一直希望与您结识成为朋友。请您原谅，还有某些程序必须走一下，在您离开之前还得亲自或者指定其他人为您办理保释手续！”

“谢谢，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保释手续的事情，我会让我的律师去办理！”萧震雷说着分别于布鲁斯和麦高云握了握手。

在回去的路上，同坐在马车内的宋世杰问道：“先生，在巡捕房没有受什么委屈吧？”

“没有！”萧震雷道：“那帮人没敢对我怎么样，这次还真是得谢谢秦律师和费信惇律师，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联系了鲍尔的话，我想这么快出来只怕不可能，看来我聘请两位做我和我公司的律师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秦联魁和费信惇两人相视而笑，同时道：“为您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

宋世杰又道：“先生，刚才我和秦律师以及费信惇律师谈了一下，我们都认为与礼和洋行的签约仪式必须尽快进行，毕竟德国人在您被保释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大力的，而且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再拖下去了，早点举行签约仪式可以绝了日本人的窥视之心！”

萧震雷闻言点头道：“确实如此，这样吧，等会回去之后，你给鲍尔先生的秘书打给电话询问一下鲍尔的意思，看看他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举行一个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届时将上海滩的记者们都请去！”

回到萧公馆之后，秦连魁和费信惇坐了一会就离开了，萧震雷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着烟，这次被请进巡捕房的事情还真是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同时，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死也让他十分的疑惑，他们到底是被谁杀的？而且还是杀死在三井洋行内呢？这真是太奇怪了。

思索了一阵，萧震雷没有任何头绪，这时宋世杰走过来道：“先生，已经询问过鲍尔先生了，他的意思是征询您的意见，当然他希望尽快，毕竟双方对这次的合作都抱有很大的诚意！而且他说时间地点由您来定，签约仪式和新闻发布会最好由礼和洋行来举办”。

萧震雷想了想就说：“那就定在明天上午吧，地点还是礼查饭店！”

“好的！”(未完待续)

第108章真相

入夜，范高头府邸。

下午萧震雷被放出来的消息传过来之后，范高头还没有高兴半天就再次病倒了，真是世事无常，恰好在这时，卢家胜前来看望躺在病榻上的范高头。

“范爷，事儿我听说了，听说您病了，我来看看您，您病好些吧？”卢家胜说着，连他自己甚至都感觉到自己这番关心有点假惺惺。

不过范高头和站在病榻旁边的刘福彪可没有这么想，范高头认为自己病了，卢家胜能够来看望一下，说明这老小子还算有点良心，至少不像某些人以为他要死了，心里正巴不得呢。

范高头闻言叹道：“哎，年纪大了，身子骨脆弱了，经不起风雨了，这次也是老头子我阴沟里翻了船，估计错了姓萧那小子的实力，否则也不至于有此一难，我这仇啊恐怕是报不了了，你那口恶气呢，老头子我只怕是没办法替你出了！”

“哎呀！”卢家胜急忙道：“范爷您说哪里话来，以您的势力，怎么会拿姓萧那小子没办法？现在您只不过是急火攻心，一时病倒了，等您病好了，要收拾姓萧的还不是手到擒来吗？再说了，姓萧那小子实在是太猖狂了，杀了人还把人头摆在您家门口恶心、威胁您，简直不当人子！不过呢，您年纪也大了，与其和萧震雷死拼，还不如跟他妥协算了，这滔天大仇不报也罢，您就安享几年算了，让他姓萧的去得意，总有人会收拾他的”。

这番话说得范高头脸上一片潮红，范高头显然被这番话给激将了。尽管怎么听都感觉卢家胜有挑拨之嫌，可范高头哪里会想到卢家胜的真实意图，至少在他看来，他和卢家胜都是与萧震雷有仇的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他还是听说过的。可他全然不知自己早就中了卢家胜的奸计。

范高头被卢家胜这番话一激，本身就对萧震雷恨之入骨了，现在又有卢家胜挑拨，哪里还能够保持理智？当即就对刘福彪道：“几十人派去都被他给灭了，看来一般的手段对付不了姓萧的，用刀砍不死他。那就用枪，你去找好枪手，在咱大清国找不到就去派人去西洋找，在花旗国不是有洪帮的人吗？给那边拍个电报，请他们找一个厉害的枪手过来。老头子就不信整不死他！”

刘福彪听了犹豫道：“老头子，咱自己人闹腾也就算了，干嘛找洋人介入？这不是给别人笑话吗？”

范高头闻言眼睛一瞪，怒道：“怎么？是不是嫌我老了，请不动你了？”

“不是，不是，老头子，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刘福彪连忙否认。被范高头那眼神逼得只能违心地咬牙答应：“好，我去给你办，这总行了吧？”

卢家胜见状心中响起了奸笑声。又见范高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同时有些倦意，便起身道：“范爷，我看您也累了，不如您早点休息，我改天再来看您！”

“要走了啊？”范高头挣扎着坐起来。对刘福彪道：“替我送送卢老爷！”

刘福彪点点头，伸手向外对卢家胜道：“卢老爷请！”

“告辞。告辞！”卢家胜拱拱手转身离去。

出了范府，卢家胜上了自己家马车。让车夫赶车回去，马车在颠簸中前进，他坐在马车中自言自语，声音极为阴冷和愤恨：“哼，一个老不死的，一个狂到没边的黄毛小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老东西对老子刮骨吸髓这么多年，明着要不说，暗地里还打老子的秋风，姓萧的更狠，先抢、后骗、再勒索，吗的这都是什么人呐！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你们不是狠吗？老子略施小计就让你们狗咬狗，让你们以为老子好欺负，都死了最好，哼哼！”

从法租界回去还有不短的路程，卢家胜坐在马车里yy了很久，不知不觉睡着了，车夫驾着马车小心地赶着马车唯恐惊醒自己的老爷。

在夜色中，马车上了一号钢桥，行走得更加平稳了，就在这时，车夫好像看见钢桥的中间站着一个黑色人影，这个黑色的人影面对着东边的江面，嘴里叼着一根香烟，烟火忽闪忽现，车夫只能看见对方的一个侧面，心里顿时有些忐忑。

待马车走进了一些，车夫看见那确实是一个人，戴着卷边牛仔帽、两条帽绳从两侧脸颊垂下、上穿着黑色的长风衣，风衣垂直小腿肚子，脚上一双高腰皮靴，背后背着一个长长的袋子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

当那人转过身来面对自己，车夫发现那人的脸看不清楚，但一双眼睛如狼眼一样在夜色中闪烁着凶光，不仅车夫看得心中一寒，就连套在马车上的骡马都吓得身体直立起来，两支前蹄腾空抬起，一声嘶鸣传扬开来，待马蹄落地，那骡马是无路如何也不肯前进了，还在不停地倒退。

车夫吓得浑身直冒冷汗，如刚从水中捞上来一般，他尽力地控制骡马地躁动，让马车停下来，骡马吓出这么大的动静，坐着马车的卢家胜立即被惊醒了。

车夫一边控制着马车，一边对车内的卢家胜哆哆嗦嗦，带着哭腔道：“老、老、老爷，有人拦路，看样子是个厉害的角色啊，小、小人害怕！”

卢家胜也知道那人是个厉害角色，否则的话，怎么会连骡马都吓得连连后退？他此时也吓得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如果对方只是要钱的话，一切都好说，可如果对方要命，只怕今晚就难逃一死了。

卢家胜咽了咽口水，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这位壮士、好汉？不知阁下挡住小老儿的去路，是何故？”

那人叼着烟，烟雾从嘴里喷出来随风吹散，吐出一句：“赶车的。滚！”

车夫听了这句话不但没有感觉受到了侮辱，而是仿佛获得了大赦一般，他丢了马鞭立即跳下马车，丢下一句：“老爷，您老保重。小人先走了！”之后就掉头跑了。

卢家胜被车夫很没有义气地丢下了，卢家胜气急败坏地大骂：“你这

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无论如何大骂，车夫是不会回来和卢家胜一起死了，看着对面那人迈开脚步向这边走过来，卢家胜害怕归害怕。但还是勉强提起力气挪到车辕边上拿起缰绳驱赶着马车，企图掉头逃跑。
　　那骡马看见对面那风衣男走过来，仿佛也害怕得不行，似乎有了灵性一般，听从丝毫不会赶车的卢家胜的呼喝声向旁边走去。整辆马车眼看就要横在钢桥上，再过一下就会完全掉头。
　　就在这时，走过来那风衣男右手撩开风衣下摆，露出腰间一个刀囊，刀囊上插着八柄寒光闪闪的飞刀。
　　“嗖嗖嗖”只见风衣男右手抚在刀囊上，右手一扬，如一道幻影一般，就见三道寒光闪现。紧接着就听见对面的骡马腾空而起发出一声悲鸣，马蹄落地后随即站立不稳，勉强维持了几下就跪倒在挣扎着。很快倒毙。
　　骡马死了，马车也翻倒在地上，车辕上的卢家胜随着马车掀翻在地，这下摔得不轻。风衣男子，右手按着刀囊，大步向前走来。待走到已经支离破碎的马车前，一支手颤抖着从散架的马车厢里伸出来。风衣男子将其拖出，一记手刀砍在卢家胜脖子上。老头儿顿时昏死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卢家胜从昏迷中醒来，刚睁开眼睛就感觉一道刺目的光亮射进眼睛，他又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敢再次慢慢眯起眼睛，这才看清楚面前的情况。
　　“萧震雷？原来是你小子把我弄来的？”当看清楚是萧震雷坐在面前，卢家胜立即大叫起来。
　　萧震雷抽着烟吐出烟圈道：“卢老爷，今天把你请来，咱俩就明人不说暗话了，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来的吧？”
　　卢家胜铁青着脸怒骂：“姓萧的，老子怎么知道你小子发了哪门子疯？你整了范高头就算了，干嘛又要整我？老子又没得罪你！”
　　萧震雷冷笑：“姓卢的，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好吧，老子给你提着醒，如果你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老子就不介意给你一点厉害瞧瞧！前几天在礼查饭店发生的事情，关于刺客的事情，嗯？有答案了吗？”
　　卢家胜：“??????”
　　“还不明白？小双，把这个狗、日的砍了脑袋再放到他们家门口去！”萧震雷说着对站在旁边的马小双摆了摆手。
　　马小双闻言从腰间抽出开山刀走过来就要一刀看下去，这时卢家胜突然惨笑起来：“哈哈哈，姓萧的，好吧，既然你想知道，老子就告诉你，你猜得没错，那天在礼查饭店的刺客确实我出钱请来杀你和范高头的，老子今天再次落在你的手里，就知道没命活了，反正要死了，在临死之前就把事情说个明白，不过，嘿嘿，你杀了老子，你的日子也不远了，有人已经请了最厉害的枪手对付你，你就等死吧，老子在地下等着你！”
　　萧震雷又道：“你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要杀我，我可以理解，毕竟你已经知道是我坑了你，在你那弄了点钱，可你为什么连范高头也要一起杀？他不是你的靠山吗？”

“我呸！屁的靠山！”卢家胜大骂道：“那老小子这几十年来就像一条吸血的蚂蝗黏在我身上，永远也吸不饱，拍也拍不掉，老子早就恨他入骨了，吗的，他收了老子的巨额保护费，在老子被绑架被你勒索之后，却不给老子出头，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杀吗？”

“明白了！放心吧，我不会动你的妻儿老小，前提是他们不招惹老子，你就一路好走，慢走不送”萧震雷点点头说着，对马小双摆手：“给他一个痛快的！”(未完待续)

第109章兄弟齐聚

距离与礼和洋行签订采购合约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款项的第一笔预付款也已经打入了礼和洋行在德华银行的账户，鲍尔前天打来电话告知萧震雷，说机器已经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运，由于打通了关系，海关方面没有检查，暂时一切顺利，如果远洋货轮在进入公海之前不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那么这批货就可以在一个多月之后抵达十?六铺码头。

这对于萧震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好消息，其中一个是李书林主持的收购橡胶股票的行动进行的很顺利，现在在上海滩市面上流通的橡胶股票基本上都被李书林吸纳了大半，股价也因此翻了一番，还有一少部分在普通市民手中，这些普通民众持有这一部分股票还在观望之中，期望股价再提升然后卖一个好价钱。

另一个好消息是，朱福胜和孙七回去之后在王亚乔派去的人的协助下暗中干掉了徐宝山的心腹郑大发，从而取得了扬?州巡防营的控制权，以朱福胜为主，孙七为副，清廷方面官员见徐宝山已死，又收了朱福胜送的贿赂，于是任命了朱福胜为新管带，孙七为副官带。

至于青帮扬州帮在徐宝山死后一度落在了他的弟弟徐保真的手上，不过徐保真并不能服众，也不是做头领的料子，他担心朱福胜和孙七等人谋害，因此主动退位让贤，让孙七接手了扬州帮的头领宝座。

法斯特被于半个月前已经被萧震雷派去国外寻找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了，萧震雷给他许诺，只要他从国外带回来一个低级技工。他就可以得到一百块大洋的奖金，带回来一个中级技工，他就可以得到两百块大洋的奖金，带回一个高级技工，就可以得到三百块大洋的奖金。如果他能够带回来一个学士学位的科研人员，可以得到五百块大洋的奖金，带回一个硕士学位的科研人员，可以得到一千大洋的奖金，带回一个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他可以得到五千大洋的奖金。如果他有本事带回来一个科学家，可以得到一万大洋的奖金，这个许诺，对于法斯特来说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他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找萧震雷要拿了两万大洋的活动经费坐船去了北美。

为什么要去北美而不是去欧洲？法斯特很清楚。现在欧洲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欧洲各国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军备竞赛，各地工厂加足了马力生产战争储备物资，工人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个小时在干活，根本没有多余的技工让他去找；而北美不同，北美虽然也在加紧生产武器装备，但只是为了防御。在技术工人方面，应该是有剩余的劳动力的，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带回来几个科学家呢！

工厂的厂房已经建起了一半左右，再有一个月就可以竣工，工人培训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等到机器运过来经过安装调试之后就进入磨合期，这个磨合期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这就看工人对于机器的操作熟练程度了。对于这一点，萧震雷还是有些担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招的第一批工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文化，虽然从江南制造局挖墙脚挖来一百多人。可这对于偌大的工厂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硬件

设施可以砸钱买，但是最主要的工人素质这个软件实在是需要时间。

在报纸上登暗藏暗号的寻人启事来寻找以前佣兵团的兄弟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丝毫的消息，除了老鹰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兄弟穿越过来了吗？这让萧震雷十分不解，为什么他俩穿越过来了，而其他人却没有呢？

等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之后，萧震雷和老鹰的情形都一度很低落，在经过几天的调整之后，萧震雷和老鹰都重新燃起了斗志，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这世界不可能没了谁就会天塌地陷。

经过上次被徐宝山绑架的事件之后，程碧瑶和王亚男两个美女与萧震雷的敢情急剧升温，萧震雷很多时候因为事情忙而没空去找她们，都是她们俩一起过来找萧震雷，而且萧震雷还经常在工地上坐镇，她们俩就趁着放假的日子去工地找他。

在萧震雷看来，与这个时代的美女们谈谈情说说爱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享受，至少在前世做佣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也不可能把命都不要了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去和女人谈恋爱。

那时，大多数时候为了解决生理需求都是随便找个站街女打上一炮，然后丢下一张钱提起裤子走人，又或者找一家酒吧一边喝酒一边寻找猎物，找到之后就带去酒店开房。可那样的日子还真不是一般人可以过的习惯的，往往当时兴致勃发，可事后内心的空虚寂寞不足为外人道也。

现在来到这个世界，再也不用担心被某些国家机构追捕，有这个机会找个女人谈谈恋爱，然后组建家庭生几个孩子，这对于萧震雷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以前是奢侈的东西，现在触手可得，能够把自己疲惫的心灵找个女人做为港湾停泊，实在是太幸福了。

这个礼拜六，程碧瑶和王亚男两人乘坐狗蛋的马车来到宝山工地上，看着大片拔地而起的工厂厂房，程碧瑶和王亚男的心情都很愉悦，毕竟这批偌大的、即将建成的工厂就是她们所钟爱的男人的事业的起点。

“亚男、碧瑶，你们来了？”萧震雷刚刚对胡为山吩咐了几句转身就看见两女从马车上下来，连忙迎上去，笑道：“今天又有一批人过来逃荒，恰好你们过来了，等会帮我们派粥给那些难民吧？”

这个时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地都在地主老财的手上，佃户只能只能租种地主的田地，地租又高，佃户们年年都没有余粮，这年头可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家人人口又多，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最是难熬，很多人没饭吃了就到野外挖野菜、捞鱼、打猎，可野生的数量毕竟不能和后世人工饲养的相比，相对于巨大的人口数量，野外和野菜、河里的鱼、田里的泥鳅鳝鱼田蛙、野外猎物根本就不够吃，当这些东西连带着树皮都被啃光的时候，人们就只能拖家带口的逃荒了，等到熬过了这段时间再返回家乡收割粮食。

“好啊！”听萧震雷要她们帮忙给难民施粥，两女不但没有嫌弃，而是非常高兴的答应，她们俩能够在震旦学院就读，家里头都还是很殷实的，从前可没有给难民们施过粥。

到了中午时分，当六口大锅烧起来，锅中的米粥被煮得翻翻滚的时

候，上千逃个荒者从公棚那边聚集过来，为了让施粥尽量加快速度，让所有的逃荒者都能在两个小时之内都能喝上米粥、吃上馒头，萧震雷事先让胡为山从护卫队中抽调了十二个队员过来在现场维持秩序，防止在施粥的过程发生踩踏事件造成人员伤亡，也为了保护程碧瑶和王亚男两个弱女子。

按照萧震雷事先的吩咐，胡为山带着人过来之后，就将十二个人都派出去，每两个人一组，组织逃荒者们分别在六口施粥大锅面前排上长队，不允许有人中间插队，如果有人插队，则严令插队之人到最后面排队才能领取食物。

还没有开始施粥之前，王亚男拿着勺子问站在旁边的萧震雷："萧大哥，待会施粥的时候每个人要给多少啊？"

萧震雷道："每个人一碗粥，多点料，少点水，再给两个馒头，只给一个人的量！"

程碧瑶道："可是如果有的人家里还有孩子老婆怎么办？只给一个人的量岂不是不够吃吗？"

萧震雷摇头道："咱们只是尽尽心罢了，你们还真的以为我们是菩萨吗？菩萨也不会给老百姓发粮食吧？再说了，这赈灾原本是官府的事情，我虽然有点钱可也不能把全国的百姓都养起来吧？他们家里还有别的人的话，可以一起来每人拿个碗，咱们又不是不给，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扛一口大缸，难不成你要把他的大缸装满？那现场的其他人还吃不吃了？"

"也是哦！"程碧瑶想了想萧震雷的话，感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做善事也需要尽力而为。

时间到了，萧震雷一声令下，开始施粥，逃荒者们拿着碗一个个上前领食物，领了食物的人立即走到一边也不嫌烫嘴，大口大口的吃着，这里施粥的食物份量远要比其他大户施粥要多得多，有些人家自己做饭都没有这么多的粮食吃，这一度让很多逃荒者都不想走了，想继续留在这里，或者干脆在工厂区外面搭棚子，等施粥的时候就过来吃，完全是混吃等死的架势。

后来萧震雷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改变了施粥的次数，每天只施粥一次，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在这里有足够吃的，比自己家里都吃得好，他们怎么还会想回去或者去找活干呢？

直到采取一天只施粥一次的办法之后，工地旁边的逃荒者们才没有继续赖在这里混饭吃的想法，有的人继续向南前进去了租界，有的人留下来在工地上找活干，有的人则想办法在工地旁边摆个小摊勉强能够糊口。

(未完待续)

第110章忍

施粥进行到一半，萧震雷想着华德路别墅那边收购橡胶股票的事情，而且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女孩子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正想带她们离开，把这里的事情交给老鹰、宋世杰等负责。

可就在这时，从逃荒者们的后方传来了哄闹声，打骂、惨叫、痛哭声也随之传来，萧震雷走到高处一看，只见后面来了数百个穿着青帮服饰的地痞，这些地痞冲进逃荒者的人群中就拳打脚踢，还不停地大声辱骂。

感觉到危险的逃荒者们纷纷逃离到一边，原本施粥的场地霎时间变得空荡荡的一片，逃荒者们拿着碗站在远处观望。

待逃荒者们都逃到一边之后，这数百人的青帮中人在一个中年大汉的带领下一个个趾高气扬地来到了六口大锅面前，那中年大汉光着脑袋，身材粗壮结识，长得满脸的横肉，颇有几分凶相，他在六口大锅面前站定对着大锅后面拿着勺子的王亚男等人大声道："妈拉个巴子的，把你们的管事的叫过来！"

萧震雷见到这些人过来，脸色早就不好看了，此时见这大汉问话，便上前一步抱拳道："在下就是这里管事的，不知道这位大哥带这么多人来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嗬！"那中年光头大汉反问一句，顿时冷笑道："你们振华公司在这里开工厂建房子经过了官府的允许，可没有经过我混江龙曹盖天的允许吧？在宝山这一亩三分地上，仅有官府罩着可不行，这里是我青帮山东帮的地盘。没有我混江龙的同意，谁也别想在这里讨生活！"

萧震雷闻言沉声道："那依着曹爷的意思。此事该如何解决呢？"

这时一个小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张椅子放在了曹盖天的身后，曹盖坐下挽着胳膊鼻孔朝天："你们振华公司在这儿开工也有一个多月了吧？之前老子本想着你们先走了官府的道。可能开始事情比较多，等忙过这一阵了就会主动来拜会老子，给我混江龙上供点茶水钱，可现在都他吗的过去快两个月了，你们竟然连一个人都没过来给老子孝敬，你说你们这是不是存心打老子的脸？老子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不拿出十万两买平安，从现在开始，你们这厂房也别建了。再砌一块砖，老子就叫弟兄们推倒一片！"

听到十万两这个数字，不仅混江龙身后的小弟惊得目瞪口呆，就连那些站在附近的逃荒者们都倒抽一口凉气，在这年头一个苦力一天拼死也只能赚六七十文钱的年代，十万两这数字他们简直听都没有听过，这混江龙开口就要十万两的孝敬，真正是狮子大张口啊！

"哈，哈哈哈"萧震雷闻言顿时大笑起来。

那混江龙曹盖天看见萧震雷竟然大笑。顿时站起来大怒："怎么？你们不想给？"

萧震雷笑罢，说道："给，钱我们肯定会给，只不过这位混江龙大哥。您是不是要价太高了一点？知道十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吗？这里这一大片厂房完全建成也只要十万两，您这位大哥开口就要十万两，据我所知。

就算是在陆军学堂读书的军官学生一个月的军饷补贴最高也只有一两八钱银子，十万两银子能养多少兵马你知道吗？可以给一支五千人的大军发放一年的军饷！你说如果我把这十万两送给宝山葛县令。跟他说，有位混江龙曹盖天大哥不让我们开厂子。这不仅断了我的财路，也断了他的财路，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曹盖天听得脸色一变，冷声道：“怎么？这位管事的先生是在威胁我混江龙曹盖天吗？”

萧震雷笑道：“不敢，麻烦您说个实价！”

那混江龙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口拒绝：“不行，老子说十万两，就十万两，少一个大子都不行，否则从现在开始，你们别想开工了，别以为把县令抬出来就能唬住老子”。

萧震雷冷冷地看着曹盖天，真想现在拔枪一枪干掉这家伙，只不过干掉了这家伙之后，他身后那数百人可不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家伙，真要干起来，就凭护卫队那刚刚才训练一个月的五十人不可能干得过这数百青帮大汉，可不开工又不行，耽搁一天就损失巨大。

心中权衡了一番，萧震雷咬了咬牙，决定忍了，“好，混江龙曹老大够狠，我认栽了！”

言罢对站在附近防范着曹盖天的胡为山道：“老胡，你骑马回去一趟找范先生，就说我说的，让他支取十万两银票过来!”

“是，先生！”胡为山答应一声转身就走。

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胡为山和范之庸才骑着马同时赶了过来，而那曹盖天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竟然一直坐在那儿，他身边的小弟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壶茶给他沏了一杯茶水，他就坐那儿喝着茶水，摇头晃脑哼着小调。

范之庸从马上下来，走到萧震雷面前拿出银票递过去道：“先生，这是十万两！”

萧震雷没有接，直接向曹盖天那边摆了摆脑袋：“送过去！”

范之庸向曹盖天那边看了一眼，转身走过去将银票递到曹盖天面前，曹盖天等了这么久，哪里会想到萧震雷真的找人给他送来了十万两，接过银票一看，才知道这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十万两银票，他这才仰头哈哈大笑。

“哈哈哈，振华公司果然识相，既然贵公司如此识相，那么今天我曹盖天就说话算话，不找你们的麻烦了，你们可以继续开工，不过，你们要记住，以后每个月的今天，都要按时送去保护费，一个月一万两，如果到时候没有送到，那我曹盖天只好再带着兄弟们过来了，弟兄们，走，咱们回去，今天我曹盖天发了财，你们也跟着老子吃香的喝辣的”。

“噢，噢，噢”曹盖天带着的那数百小弟闻言顿时大声起哄，一个个兴奋得不行，在一阵哄闹声中拥护着曹盖天扬长而去。

萧震雷铁青着脸看着那数百人马远去沉默不语，胡为山等人涌过来对萧震雷不甘心道：“先生，就这样吃个哑巴亏，让他们拿走那么多钱？”

萧震雷没有说话，他伸手进口袋里摸香烟，可以说这次是他自从穿越

以来，不，从前世开始一直到现在最为窝囊的一次，但不咬牙忍着又能怎么样？曹盖天这次带来的人数太多了，是护卫队人数的好多倍，即便萧震雷身为穿越者，自己武力超群，可又能如何？他不会傻到认为自己这些人能够与比己方多十倍的人马相抗衡，即便手中有枪，可毕竟子弹有限，而且不是自动步枪，火力杀伤力有限。

点燃香烟猛吸了几口，萧震雷吐出烟雾缓缓道：“今天这情况咱们能怎样？不给？不给的话就不能开工，拖一天就损失一天，拖个十天半月，损失就不止十万两了，与他们拼了？怎么拼？咱们这边满打满算也只不过六十人，姓曹的有接近五百人，虽然都是地痞，没什么战斗力，但胜在人多，真要打起来，打起了火气，咱们是干不过人家的，除非偷袭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自乱阵脚，可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根本做不到，与其咱这五十多人都损失在这儿，还不如忍了这口气，这个仇迟早要报的！”

众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默默无语，只是心中对曹盖天的愤恨更大了。

现场护卫队数十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不远处那上前人的逃荒者和建筑队的人都站在原地没有。萧震雷抽着烟，直到一支烟抽完了，才将烟头扔在地上吩咐道：“好了，继续施粥，胡为山，你在这里负责维持秩序，如果谁不按照顺序来，就停止施粥，告诉他们从今以后再也不施粥了，吗的，这些麻木不仁的人，吃老子的喝老子的都几个月了，今天发生这种事情，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老子这些粥如果喂狗，狗都知道摇几下尾巴呢！”

胡为山闻言抱拳沉声道：“明白！”

萧震雷又对老鹰摆了摆脑袋，老鹰走过去，两人并排走向工地办公室，萧震雷说道：“看来护卫队的训练要加快，装备也要尽快解决了，人数上还是太少，从明天开始以扩充护卫队的名义招人，扩大护卫队的人数，一直招，招齐一个连就训练一个连，不限人数，官府那边我去解决，但护卫队的具体人数还是要对外进行隐瞒，对内也要进行隐瞒，能知道的只限我们几个人，明天我会找建筑队的人，让他们在那边空地上再砌一圈围墙，暂时做训练用地和休息的营地，你找人在周围拉上铁丝网和布置障碍物防止有人窥探。另外再统治宋世杰和王亚乔他们过来，我们下午开个会”。

“好，我去通知！”

第111章黑市

下午两点，接到通知的几人都赶了过来，人都到齐之后，萧震雷便主持这个小会，先由比较清楚上午发生的事情的范之庸介绍了一下情况，待范之庸说完之后，萧震雷让他坐下，自己便开口道：“范先生已经做了介绍，情况大家都清楚了，现在我们说说要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每个月都给那曹盖天上交一万两银子吧？徐宝山都被我们做了，难道我们还要看他一个小小的曹盖天的脸色才能把工厂办下去？久光兄，你是负责搞情报的，你先说说这曹盖天到底是何许人也？手底下怎么又那么多人？”

萧震雷知道，今天这事出了之后，明天他就会再次扬名上海滩，不，不需要等待明天，今天下午的号外就会报道这件事情，这名声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而是坏名声，那些记者当中可是什么人都有，为了报纸的销量，他们当中有的是人为了增加新闻的噱头，把事情添油加醋一番，这肯定会让他的声望直线下降。

王亚乔闻言，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他想了想曹盖天的资料，说道：“这个曹盖天原名叫曹小七，以前也就是宝山县城里的一个地痞，后来不知道怎么攀上了张仁魁，拜了张仁魁为老头子，张仁魁便支持了他一些人手和十几条枪，从此这家伙就在宝山称王称霸，很快便收服了宝山所有的地痞混混，还开始开堂收徒，自己也做起了老头子！”

听了王亚乔的介绍，萧震雷笑道：“哈，绕来绕去。咱们还是得和张仁魁干上，只有做了张仁魁，才能拿住曹盖天，不然的话只对付曹盖天，张仁魁还是得找我们的麻烦！”

宋世杰点头道：“既然他们是这层关系。先生之言确言有理，打了小的，老的肯定得出面找回场子的！”

萧震雷抽着烟问道：“诸位都说说接下来怎么办吧！”

老鹰道：“老大，还有什么好说的，直接做了曹盖天，杀鸡儆猴！我们迟早也要与张仁魁干上的。现在动手做了曹盖天给他一点厉害瞧瞧，让他不敢暂时不敢找我们的麻烦，另外我们必须要组织一直足够保护自己的护卫队，现在护卫队的人数太少，而且没有武器装备。如果只是几个小偷小摸的进来搞事，护卫队还派得上用场，可像今天这样就完全不顶用了，所以我们必须扩充护卫队的人数，另外给护卫队每个人都配上枪械，组织护卫队进行搏斗和枪械训练，按照军队的距离来，咱们护卫队的薪水待遇这么好。不能养着他们不干活！”

这是之前萧震雷和老鹰两个人之间早就商量好的，在会上由老鹰提出来，如果其他人担心官府找麻烦而反对。那么就由萧震雷再出来斡旋，总之不让内部闹嫌隙和矛盾。

老鹰把这个意见说完之后，王亚乔首先表态道：“我同意蔡国栋（老鹰的名字）的提议，咱们在工厂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还有庞大数量的人力物力，也跟礼和洋行签了合约。一旦工厂因为这件事情停工，我们将会亏得血本无归。如果担心扩充护卫队的事情被官府得知，官府派人来阻止的话。我们可以给姓葛的送点钱，堵住他的嘴，至于枪械的问题，上次我

去找几家洋行的经理谈过了，遗憾的是没有谈成，他们都不愿意把如此少量的武器卖给我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可如果我们大宗订购的话，多的武器放在仓库也会生锈，用不上，可找黑市上的人去买，又担心闹出动静太大，惹来官府的注意！”

宋世杰和范之庸等都点了点头，担心引起官府的注意，他们也都先后表态同意老鹰的提议。

萧震雷看看大家说道：“好，既然大家都统一了意见，那我们就要立刻着手进行，从明天开始，蔡国栋和胡为山，你们继续在工厂门口竖起招护卫队员的牌子，具体招人的事情由胡为山负责，蔡国栋负责训练。吴世荣负责抽调一部分护卫维护工厂区的安全。宋先生负责去给护卫队员采买生活用品和衣物、鞋袜等等，范先生负责银两支出。武器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最近几天就解决，我亲自去找礼和洋行的经理鲍尔，给你的行动队买几条枪，他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只是如果要买数百条给护卫队用的枪，只怕鲍尔就要考虑一下了，毕竟这么大宗的武器交易，很可能触动清廷官方的敏感神经，不过这事大家也不需要担心，我会想办法，诸位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宋世杰想了想问道：“先生，那曹盖天和张仁魁的问题呢？”

众人闻言都看着萧震雷，他抽着烟思索了一会说：“暂时先不惹张仁魁，此人狡猾得很，而且他远在镇江，我们想办他也很费劲，不过要对付曹盖天就简单得多，这是我会找人解决！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没事的话，就散了，各负责各的事情！”

各自各自散去，萧震雷向老鹰和王亚乔使了个眼色，两人便故意走在后面与萧震雷同行，老鹰问道：“老大，怎么搞？”

萧震雷抽着烟道：“今晚你去搞定曹盖天，不要怕场面搞得太大，不给某些人一些震慑的话，某些人以为我们好欺负，只有镇住他们，他们以后想动我们的心思的时候才会掂量一二！”

老鹰闻言点点头道：“好，没问题，我来搞定曹盖天，杀他太简单了！”

“小心点，别阴沟里翻船！”萧震雷提醒了一句，扭头对王亚乔道：“久光兄，秘密行动队上次受伤的都好利索了吗？”

王亚乔点头道：“基本上都好利索了！”

萧震雷点头道：“好，那这样，今晚你带着能行动的所有人出来，我们一起去搞武器，天黑之前多准备一些马车，我们晚上十点整在一号钢桥南端集合，要掐准时间，也要注意不被租界巡捕盯上了！”

王亚乔心里虽然疑惑萧震雷去哪儿搞武器，但还是答应道：“好，十点准时在一号钢桥见！”

晚上八点，老鹰提着一个空帆布包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丢了一个银角子给车夫将其打发走，左右看了看，然后迈步走进了对面的里弄巷子里。

上海滩的人们将里弄称呼为弄堂，江南地区基本上都这样称呼，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江南民居，也不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的建筑形式。然而，

它又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带有外来的建筑影响，它最能代表近代十里洋场这个城市文化的特征，它也是近代上海滩历史的最直接产物，上海滩的弄堂与北平的胡同一样闻名于世。

老鹰叼着烟在这片里弄的巷子里七弯八拐走到一个灯光昏暗的门店门前停了下来，这家店没有任何招牌，又出于里弄深处，门口却挂着一个昏暗的灯笼，根据老鹰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这是一家黑市武器店。

他转身看了看，然后侧身敲了敲门，过了一分钟，木板店门才被拆开一条缝，露出一张猥琐的脸，这张脸三十岁许，长着一个朝天鼻，眼睛里散发出警惕的精光，嘴唇和下巴上长着稀稀拉拉的胡须。

“深更半夜了，有事吗？”店里那人警惕地问道。

老鹰也没看里面之人，不住地左右打量，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听见里面人问话后转过头来道：“朋友介绍来的，串蔓子、串非子（黑话：买枪、买子弹）”。

里面那人闻言并没有立即开门，用他那警惕的眼神不住地在老鹰的身上来回扫视，足足过了一分钟才问道：“钱呢？”

老鹰随即掏出一大包银子在手里抖了抖，银锭子在布包里磕得清响。

里面那人才拆下一块门板向里面摆了摆脑袋，示意进去，老鹰立即收起布包，再次回头看了看，才迈步进入店内，这个警惕的举动让店主放心下来，因为只有真正买武器的人才会这么警惕。

老鹰站在后面等了一下，店主重新插上门板才转身道：“跟我来，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老鹰一边跟在店主的身后，一边观察着店内的情况，他这才发现这家店实际上经营着一些杂货，闯过店铺进入里面的房间，店主走到墙脚搬开一张柜子，又将地下的木板抽调，竟然露出一个楼梯口，他在墙边拉了一下，楼梯口底下亮了，老鹰先顺着楼梯走到底，这竟然是一个地下室，面积还不小。

店主重新合上木板之后走下来，这地下室是长方形的，其中三面墙壁上都挂着枪支，有手枪，也有步枪，甚至还有燧发枪。

“你要什么枪？”店主问道，随即又道：“我这里在枪械方面算是比较齐全的！”

“手枪！”

店主闻言走到一侧墙壁边取下一支手枪，又弯腰在墙脚下的木箱里拿出一个弹夹装上，然后拉动枪机上膛后丢给老鹰：“这是鲁格手枪，正宗的德国货，半自动，零件精密如钟表，持枪伸直时，可以抵抗很强的力量，一旦弯曲，很容易继续收缩，非常实用！”

老鹰接过，对准对面墙壁上的靶标就连开数枪，眨眼之间八发子弹就打光了，靶标上子弹孔围着中心密密麻麻的分布，这让店主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还可以”老鹰打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又问道：“有香瓜（手榴弹）吗？”(未完待续)r466

第112章独闯龙潭

一道城墙对于经历过残酷训练并且在战争中屡次逃生的老鹰来说与一道院墙实在没有什么区别，他用绳索很轻易地就攀爬上了宝山县城的城墙，然后在顺着绳索潜入了县城内。

老鹰骑马赶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晚上九点，翻过城墙潜入城内之后，此时县城的大街上还有些行人，沿街的店铺也有些还开着。

走到一家杂货铺，老鹰停下来转身走近摸出几个铜板放在柜台上对老板道：“掌柜的，来包老刀牌香烟!”

店内老头驾着一副眼镜，闻言顿时低头大量了老鹰一眼，然后从身下柜子里拿出一包香烟放在桌子上，收起钱放进抽屉内。

老鹰拿着香烟拆开，抽出一支叼在嘴里一边掏火柴，一边问道：“掌柜的，知道混江龙曹盖天的宅子在哪儿吗？”

老头伸手指着右边道：“沿着这条街走一里，到了路口再往左走一百步就到了，很大的门脸那家就是了！”

“多谢！”老鹰收起香烟和火柴转身就走。

按照老头的指引的走法，老鹰来到了曹盖天的府邸，确实如那老头所说，这曹盖天的宅子的门脸确实很大、很气派，门口挂着大红灯笼，台阶上两侧还站在两个家丁，此时曹府的大门大开着，从里面传来哄闹吆喝划拳行酒令的吵闹声，看来今天曹盖天在工地上敲诈了萧震雷十万两银子十分高兴，晚上在家里大摆筵席宴请那些兄弟们喝酒。老鹰走到曹府门前停下，转身走上台阶。还拉了拉礼帽的帽檐遮住半张脸。

看见一个穿着长风衣，带着礼帽又背着袋子的汉子走上台阶。门口左边的家丁立即上前拦住道：“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来曹府干什么？”

老鹰突然出手，只见刀光一闪，这家丁便惊恐地捂着脖子连连后退，右边的家丁大惊失色，刚想大叫却见老鹰左手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枪对准了他，“你叫一个试试看！”

“别，别开枪，好汉爷，咱只是一个看门的。您、您就饶了小的这条狗命吧！”

老鹰不为所动，走过去同样一刀划破了右边家丁的脖子，看着两个家丁倒在地上。拖着他们的尸体，老鹰才迈步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曹府内，他转过身来放下尸体，将那两扇厚重的大门关上，把倒立在墙边的长木栓在门栓上，解下背包从里面拿出一把铁锤和几根长铁钉，用铁锤把这几根长铁钉一一钉在木栓上。铁钉穿过木栓钉死在大门上。

绕过壁照，印入眼帘的是一片灯火通明，在曹宅偌大的院子里，摆着七八十桌酒席。一直摆到了第三进院子里。

每一桌酒席上都是座无虚席，侍女、家丁、混混、地痞来往穿梭不息。有的人喝到兴头上了开始坦胸露乳、抬脚上椅，一张张如猴子屁股一般的脸孔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情与人划拳。

酒桌上的胡混地痞们自顾喝着酒、吃着菜。根本没有人注意门外走进来一个不速之客，就连那些端菜、盛饭的家丁和丫鬟们也没有人理会老

鹰。

老鹰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沿着院子中间的石子路一直向前走。穿过前院进入二院之后都没有拦下他询问。

他一边走着，一边观察着两侧酒席上的混混地痞们。用他那如鹰眼一般的眼睛寻找着他的目标，他的身体很放松，双手自然下垂，这是非常自然的行走姿势，却也是可以让他在第一时间发起攻击或者防御敌人的攻击。

他的第一目标是曹盖天，只有在做掉曹盖天的前提下，才能解决其他人，他不知道这宅院里是否有后门、侧门或者地道，为了防止曹盖天逃走，老鹰必须第一时间找到他，将他干掉，他不允许自己在进入这个世界后把萧震雷第一次吩咐他做的事情搞砸了。

进入第二个院子之后，他迅速用眼睛扫了一遍，这二三十桌酒桌上依然没有发现曹盖天的身影，如此看来，曹盖天肯定是在第三进院子里了。

快要走到第三进院子的入口了，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歪歪扭扭的醉汉，此人敞开胸膛，脑后猪尾巴辫子缠绕在脖子间，额头上油光发亮，还没有走跟前，就闻到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老鹰皱了皱眉眉头，迈步向一侧移动一步让开一个身位，却哪知那醉汉身体一歪，脚步凌乱，直扑过来，老鹰避无可避，直接被撞上。

那醉汉见撞了人，本身又喝醉了酒，还以为是别人撞了他，立即开始发酒疯，嘴里嘟噜着大骂："怎、怎么搞的，你他吗走、走路没长眼睛啊？"

知道被这醉汉闹下去的话，自己很快就被会被人发现端倪，老鹰的脑子转得很快，迅速反应过来扶住他："兄弟，没人撞你，你喝醉了，来，我送你去睡觉！"

那醉汉将老鹰一推："走、走开！谁他吗说我醉了我他吗跟谁急，老子不要睡觉，老子只不过是去放水，放完水再接着喝！"

"好好，去放水，我扶你去放水，走走走！"老鹰说着不由分说驾着这醉汉就往前走，在快要进入第三进院子时转弯向右，走到转角处看见一个石墩，将醉汉扶在石墩上坐下，醉汉便趴在旁边的廊柱上不动了，却没有人看见从他的胸口落下一滴滴殷红的血滴。

老鹰起身左右看了看，然后转身继续向第三进院子走去，这次很顺利地进入了第三进院子，没有任何人来找麻烦。

当跨过第三进院子的圆形石门洞的时候，老鹰立即用他的眼睛扫视着所有酒桌上的人，今天上午曹盖天带着数百人马大闹工地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只是当时萧震雷选择了忍让，他才没有行动，可是他却把曹盖天的相貌、身形以及衣着服饰记住了，但这第三进院子里仍然没有发现曹盖天的身影。

这家伙在什么地方?怎么找不到他？老鹰慢慢向前走，一直快要走到头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发现曹盖天，就在他准备转身返回第二进院子寻找的时候，石子路对面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两个打手从房内出来，随即曹盖天也从房内走了出来。

老鹰看见了曹盖天，曹盖天也第一眼就看见了老鹰，老鹰给他的感觉很熟悉，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他想起来了，上午在振华公司的工地上，这个冷酷的家伙就是那些护卫队其中的一员，老鹰的形象和气质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一道杀气扑面而来，曹盖天突然意识到了危险，在老鹰扬手的时候，他立即后退，并伸手将房门两侧两个打手一拉，三道白光闪现，两个打手倒了霉，他们被曹盖天拉着挡在了身前，三柄飞刀插在了这两个打手的身上，借着这个机会，曹盖天退回了房内并迅速关上了房门并栓上。

老鹰正要冲上去撞开房门，却感觉到旁边有威胁，想也不想立即转身，右手抚过腰间刀囊扬起，两柄飞刀脱手而出，左边走廊内两个枪手刚刚抬起枪便被飞刀射中咽喉倒地。

在这个空挡，终于有酒席上的混混发现了不对劲，拾起一把就向老鹰砸过来，老鹰抬腿下劈，那凳子顿时四分五裂，他双手从后面腰间一搜，两支盒子炮便出现在他手上对着第二进院子的入口就连开四枪，两个枪手应声而倒。

“啊——”当枪声响起，两个枪手被打死之后，第三进院子彻底乱了，混混们全部吓得躲进了酒席桌子底下，有些人迅速从身上摸出匕首、手枪、砍刀等武器。

当混混们都躲进桌子底下时，老鹰立即拔腿冲向房门，巨大的撞击力将房门撞破，木门破碎，木屑四处飞溅，老鹰落地之后一个地滚龙从地上起身，曹盖天刚好跑到榻前伸手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支左轮手枪。

“砰砰砰！”老鹰刚起身立即连开三枪，曹盖天还没有来得及转身就被打中，身中三枪的他缓缓倒在榻前。

见曹盖天中枪倒地，老鹰欺身上前来到他身边，对准他的脑袋再次开了一枪，正准备搜其身，因为老鹰要拿回那十万两银票。

可他没有时间了，外面的混混已经冲到了门口，他不得不转身对着房门连开数枪，先冲进来的三个混混扑倒在了房门口。

“砰砰砰”无数子弹从窗户、房门口射进来，将对面墙面打得千疮百孔，老鹰立即蹲下挪到窗户边站起，将双枪枪口伸出不停地开枪，随着枪声响起，外面也响起惨叫声和碗碟被击碎的声响。

“冲进去，冲进去啊，曹老大在里面啊，快去救他！”一个焦急的声音从外面传过来。

“我擦，这么长时间了，曹盖天哪还有命在？既然他已经死了，咱们就没必要再拼命，而且那家伙有两支盒子炮，枪枪要命，谁进去谁死啊！兄弟们别急，找好位置藏好，这里是后院，只要咱们躲在这里，他就跑不了，咱们耗也要耗死他！”

“对对对，大家藏起来，耗死他！”

第113章猛龙过江

此时，经过这经过这近两分钟的枪战，前院和第二进院子里的所有混混地痞们早就得到了消息，这些人并没有如普通人一样在发生枪战时逃走，他们第一时间是找地方躲藏，当发现点子被围在内院的房子里时一个个从躲藏的地方钻出来掏出武器涌向内院。

内院并不算大，如何能装得下数百人？一时间内院里人头赞动，老鹰在窗户边向外面随便放两枪都能打中几个，连续几声惨叫让混混地痞们意识到内院涌进来的人太多了，如此密集的人，怎么会不被打中？于是乎地痞混混们有呼啦一声向第二进院子退出了一大半人。如此内院的人还是有多，很多人都没有躲藏的地方，而是暴露在老鹰的枪口之下。

一个混混头目躲在一张倒地的桌面后大叫：“吗的，点子的枪法太准了，擦，大家伙一起开枪压制他，没有掩体的人迅速退出去，给我打！”

“碰、碰、碰”

内院里顿时又响起了一阵枪声，老鹰所在的房间的窗户早已经被打碎，此时一阵枪响，窗户的框子也被打得木屑乱飞。

老鹰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必须尽快离开，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惊动官府方面，到时候又是一个麻烦。

又在窗户口开枪打死两个来不及撤退到第二进院子的混混之后，老鹰趁着混混们的气势被压制的当口，迅速移动到曹盖天身边将他的尸体拖到窗户边墙脚下，在他的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一大叠银票。

果然是上午被敲诈走的十万两，他将银票塞进怀里口袋。然后将曹盖天的尸体提起来堵在窗户上，此时外面的混混们看见窗户边出现一个身影。想也不想就向那身影开火，密集如雨点一般的子弹打在尸体上，尸体顿时被打成了筛子。

而在这时候，老鹰却已经摸到了房门口蹲下，他从背包袋子里掏出几个手榴弹，扭开盖帽将手榴弹摆在地上，然后一个个拉掉引线以极快的速度扔向外面，当第五个手榴弹扔出去的时候，第一个被扔出去的手榴弹刚好因为引线延长而发生爆炸。

“轰”、“轰”、“轰//“轰”、“轰”。

连续五声爆炸。就感觉好像地动山摇，内院的桌椅板凳、残羹冷炙、碗筷盘碟被炸得到处乱飞，惨叫声此起彼伏，一块块血肉四面横飞。

当爆炸声刚刚落下，内院残存的一些地痞混混们还没有从如此猛烈的爆炸声中回过神来时，老鹰已经将两支盒子炮分别换上了二十响的长弹夹。

此时的盒子炮与毛瑟兵工厂二十年后生产的盒子炮的唯一不同就是不能连发，可装载二十响的超大弹夹使得像萧震雷和老鹰这样的人都对它特别钟爱。

换号弹夹后，老鹰立即起身冲出房门跳到院子里，对院子里残存的混混地痞们以极快的速度一一点名射杀。

混混地痞们此时早已经被连续不停地爆炸炸得头晕烟花。还没有被炸

死的人都躲在掩体后面不敢露面，根本不知道老鹰已经冲进了内院天井口，他们已经完全暴露在老鹰的枪口下。

“碰、碰”

超快的开枪速度和反应速度让老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光了两支盒子炮里的四十发子弹，刚才还没有被炸死的混混们不是被爆头就被打中驱赶要害处毙命。无一活口。

打光子弹的老鹰迅速躲在一张到底的桌子后面躲避着从第二进院子内零星射进来的子弹，这几百混混当中有枪的绝大部分都在内院，刚才不是被炸死就是被老鹰枪杀了。在第二进院子里和前院的地痞混混手中有枪的寥寥无几，绝大部分都是拿着砍刀和匕首或者是棍棒。

“我擦。内院的人全部被干死了，那家伙太厉害了。老子们根本就干不过他，快逃吧，再不跑就死定了”一个躲在圆形石门洞后面的混混伸出脑袋看见内院里到处是残肢断臂和满目苍夷、没有一个活口的场面后顿时一边大叫，一边往宅子大门方向逃走。

“砰！”一声枪响，那刚喊完正在逃走的混混就中枪倒地了。随后其他的混混地痞们听到一个狠厉的声音：“谁他吗再敢逃跑，老子就打死谁！你们给老子冲进去，乱刀砍死那家伙，快，快去，不然老子先打死你们！”

一个混混头目带着几个有枪的混混威胁着其他的混混们，胁迫他们冲进内院砍死老鹰，迫于那混混头目的淫威，其他混混们不得不胆战心惊地提着砍刀、棒子或匕首缓缓向内院靠近。

老鹰在内院一张桌子后面换上新的二十响弹夹，又背包里摸出了五个手榴弹，依照刚才的方法扭开盖帽摆在地上，此时他听到了第二进院子的对话声，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再让刚才发话的混混头目控制局势，必须以更加猛烈的手段击溃混混们的心理防线和抵抗意识。

又是五个手榴弹被先后抛进了第二进院子里，“轰轰轰轰轰”连续五声爆炸就像开火车，猛烈的爆炸将第二进院子里也炸得满目全非，混混的身体向一块块破抹布一样被爆炸撕开撕碎，身体的碎片到处横飞，从空中洒下的鲜血如同下雨一般，院子的地面瞬间变成了一片红色。

老鹰提着双枪大踏步走进第二进院子，见人就开枪，一个子弹击碎一颗脑袋，还在被爆炸炸得晕头转向的混混们根本不知道反击，被老鹰迅速开枪打死。

凶残，太凶残了，这是前院那些没有枪支的混混地痞们看见第二进院子内的情况之后的想法，就在老鹰还在不停地射杀第二进院子内残余的地痞混混时，前院的混混们终于胆寒了。没有人在这样的杀戮下还能保持心理防线不崩溃，还能保留抵抗意识不被摧毁！

“跑啊！”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句。反正前院都是一些没有枪支，也无关紧要的一些地痞混混。这里已经没有了头目威胁，所有人在听到这个喊声之后几乎就是条件反射一般地向大门冲过去。

此时已经没有人还有胆量面对老鹰，没有人愿意留在这里等死，逞强斗狠的混混们无一不是被干掉了，死得是那么的没面子。

退下空弹夹，老鹰迅速换上两个新弹夹，并大步迈进了前院，此时前院所有的混混都挤在大门处拼了命地捶打着大门，大门被钉死了。打不开，打不开大门就意味着逃不了，这不是等于要他们的命吗？

“我擦，开门，开门啊，我擦你大爷，快开们啊！”

“我擦你大爷，这是哪个挨千刀的把大门钉死了，我擦你祖宗啊！”

有人不停地捶打着大门。有人用砍刀砍着门栓，可门栓是用极为结实木料制成，短时间之内如何能砍断，即便被砍短了。大门也是不容易被打开的，因为它是被钉死在大门上的，而身后一尊死神已经临近。这些混混们哪里还有这个时间破门而逃？老鹰又怎么会给他们这个时间？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杀戮，老鹰的身上还干净如斯。只是在撞进房间内的时候在地上打滚把衣服上沾了一丝灰尘。

“嗖嗖嗖嗖嗖”又是五枚手榴弹被扔进了前院，从空中落下。“轰轰轰轰轰！”前院里烟尘四起，惨叫声乱成一片，还没死的全部躲在照壁与大门之间。

当老鹰大步跨进前院，提着盒子炮准备对前院剩余的混混们开火的时候，那些混混被堵在大门处，又被照壁挡着，这些人见逃不出去，又面临着死亡，立即有人噗通一声跪下大声求饶：“好汉爷，饶命啊，都是曹盖天逼着我们干的啊，不关我们的事情啊！”

在这人跪下求饶之后，其他人也都全部跪下求饶，“是啊，好汉，全部是曹盖天的主意，他仗着有张仁魁撑腰就逼迫我们，我们也是为了活命迫不得已啊！”

老鹰绕过照壁，却发现照壁与大门之间竟然还有两百多人，他手上两支盒子炮也只有四十发子弹，如果这些人不要命的冲上来，不给他换弹夹的时间，他一个人还真敌不过，看来只能留着这些人不杀了。

老鹰脑子一转，很快便有了主意，他提着枪走近道：“刚才最先跪下的四个人都到前面来！”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老鹰这是啥意思，老鹰厉声呼喝：“快点！”

立即有四个人手脚并用着爬到前面并排跪着，“好、好汉爷，是我们四个！你有什么吩咐？”

“数一下，这里一共还有多少人，快数!”

“是是是！”这四个家伙答应，立即开始清点人数，四个人一起很快就将这里的人数清点完毕，一共二百零八人。

“你们四个叫什么？”

“王川”，“徐铁”，“黄克强”，“汤嘉阳”四人一一说出了就的名字。

老鹰想了想，算了一下，指着四人道：“你们四个，每个人从这里选十个人出来做你们的手下，然后记住他们的名字，快点！”

这四人大喜，立即走入人群拉人做手下，很快挑选完毕，除去这44个人，还剩下164个，老鹰又道：“你们这40人，每个人从剩下的164人当中选4个人做手下，快点！”

那40人听了也非常高兴，想不到这次竟然因祸得福，不但没死，反而有了手下，自己做了老大。

挑选完毕之后，还剩下四个人，老鹰指着那四个人吩咐道：“你们四个分别给王川、徐铁、黄克强和汤嘉阳做副手，帮助他们管理手下！”

剩下那四人也大喜，显然这四个人之所以被挑剩下，肯定是他们不合群或者不招人喜欢，用这四个人做其他四人的副手，可以极大地对王川等人形成掣肘！

老鹰看着所有人道：“这四个人就是我指定出来的领导你们的老大，另外四个是他们的副手，他们的话就是我的话，谁要是敢不听从，今天这里死的人就是下场，身为手下就要有手下的觉悟！但如果这八个人当中有谁背着我反骨，你们当中有人发现了，可以秘密向我报告，会有奖励，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第114章打码头

晚上十点，黄埔路上的行人减减少了，在一号钢桥的南端街边却还有一个馄饨摊子的生意十分火爆，十几张小桌子，每张小桌子都坐着四个人，这些高矮胖瘦都有，衣服各不相同，不仅有男人，竟然还有女人。

这时一辆黄包车在路口停下，萧震雷戴着一定圆毡帽、穿着一身灰布短装背着一个大背包从车上下来，丢了几个铜板给车夫，车夫收了钱便拉着车跑了。

萧震雷迅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没有看到王亚乔等人，却对街边那家混沌摊子竟然那么多人吃混沌发生了兴趣。

掏出怀表一看，已经到点了，王亚乔等人怎么还没到？萧震雷心中疑惑，他决定去对面混沌摊子要一碗混沌，一边吃一边等。

“老板，来一碗混沌！”走到混沌摊子前，萧震雷对正在忙碌的中年老板喊道。

老板抬头一笑：“好的，客观请稍等！”

看着老板的相貌，萧震雷被惊到了，他没想到这个混沌摊子的老板竟然就是王亚乔，再扭头看看坐着吃混沌的那些人，竟然全部都是秘密行动队的成员，这些人显然都是经过了化装，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是从事秘密职业的人。

王亚乔不愧是民国历史上的暗杀大王，仅仅这一手化装技巧就对刺杀有着很大的帮助。萧震雷心里想着，不由竖起大拇指低声笑道：“行啊，久光兄，这秘密行动队在你的领导下果然出手不凡，我走到跟前都没有认出你！

“寰宇兄过奖了！”王亚乔谦虚地笑了笑问道：“是现在就走。还是吃了再走？”

萧震雷低声道：“不急，让大伙吃饱了再行动，给我也来一碗！”

“行!”

半个小时后，除了这个混沌摊子，大街上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的身影了。萧震雷放下勺子对王亚乔摆了摆脑袋，王亚乔点头回应，然后咳嗽两声，对正看过来的众人打了一个手势，众人见状全部起身，跟着萧震雷沿着黄埔路向南走去。

纵然是租界。可在这靠近江边的黄埔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大街上十分冷清，萧震雷和王亚乔带着众人来到一个角落里带出二十几辆马车，三四个人乘坐一辆马车向南而去。

原本萧震雷想搞一些汽车，最好是卡车用来运载货物。可这个时代汽车行业才刚刚兴起，别说大卡车了，就连小汽车都还是非常原始，柴油发动机的马力还太小，拖不了多少东西，因此只能作罢，全部用了马车。

“寰宇兄，咱么这是要去哪儿搞武器？”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王亚乔对萧震雷问道。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指着前方码头：“看，就是那里！”

王亚乔顺着萧震雷手指指着的方向看去，“十六里铺码头？寰宇兄。

你说我们要去十六里铺码头搞武器？码头上怎么会有武器？”
　　萧震雷刚穿越过来那段时间在码头做苦力，码头的情况可谓是非常了解，十六里铺码头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军用，一是民用，军用码头在北边。民用码头在南边，军用码头一般停靠着各国一些小型军舰。负担给这些军舰维修的任务。
　　据萧震雷观察到的情况，在民用码头内有几个大型仓库是洋人用来存放武器的。例如怡和洋行、礼和洋行、三井洋行等等这些洋行准备在中国出售的武器基本上都存放在这个码头的仓库内，而码头方面派专人守卫，如有人从洋行那里买了武器，只需要拿着洋行开具的提货单就可以来这里提货。
　　萧震雷点头道：“码头内有几个仓库是洋人们存放武器的，但凡从西洋运来的武器基本上都先存放在这些仓库内等着出售，我以前在这个码头干过活，知道这里的情况！”
　　王亚乔想了想，心里有些顾虑，他道：“守卫怎么样？如果等会动起手上，会不会搞出太大的动静？此事过后，租界会不会闹翻天？”
　　萧震雷听了后将大背包取下打开说道：“这里有九套巡捕的制服，和两杆步枪还有几只手枪，等会我穿一套，等会你挑选八个身手好，人又机灵的兄弟换上衣服跟着我，我们去码头内以检查安全的名义为由头接近那存有大量武器的仓库，从而干掉那些守卫，你留下两个兄弟在码头门口望风，然后带着其他兄弟迅速控制码头内其他人，千万要首先控制码头的办公室，防止有人打电话报告巡捕房，等我这边干掉守卫武器仓库的士兵之后，你再带人赶着马车过来搬东西，你看这样部署如何？”
　　王亚乔听了萧震雷的计划之后思索了一番，点头道：“我看可行，就这么办吧！”
　　“好！”
　　萧震雷立即把背包内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将那些枪械零件进行组装成两支步枪，除了两支步枪之外，还有一把左轮手枪和四只盒子炮，萧震雷拿了左轮手枪，两杆步枪要给穿巡捕制服的兄弟，另外四把盒子炮留给王亚乔。
　　很快，二十几辆马车到了码头门口附近，萧震雷跳下马车让后面所有马车都停下，王亚乔跟着跳下来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四十多人的行动队成员全部集中起来，萧震雷行动的步骤详细说了一遍，说完之后问道：“还有人不清楚的吗？”
　　没有人说话，萧震雷点头道：“好，既然都清楚了，久光兄，你挑八个人出来穿上巡捕衣服，其中两个人背着步枪，其他人拿着警棍！”
　　王亚乔点点头，伸出手指连续指了八个兄弟，这八个人被指出来之后每个人拿了一套制服穿在身上，其中两个人背着步枪，全部都收拾完毕之后，萧震雷左右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行人，当即挥手示意他们跟着自己走，这八个人立即排成两列纵队跟在萧震雷身后。
　　“开门，开门，快开门！”在萧震雷的示意下，一个兄弟拿着警棍走到码头大铁栅门前又喊又敲。

旁边门外走出来一个睡眼婆娑的汉子打着哈欠囔囔道：“干什么干什么？这么晚了，谁在外面大叫？”

敲门那兄弟摆着冷脸没有说话，只是冷冷看着走过来的门房汉子，那汉子走进一看，门口竟然站着两队巡捕，睡意顿时全无，立即堆起笑脸道：“哎呀，原来是各位差爷啊，请恕小的眼拙，一时没看清楚，不知道各位差爷深夜来此有何贵干呐？”

那兄弟用警棍敲着铁门大骂：“少他吗废话，最近街面上不太平，奉上头的命令，我们探长带我们来码头检查安全，还不快点开门？让咱们检查完了好早点回去睡觉！”

“啊，是是是，原来是例行检查啊，兄弟您怎么不早说，小的这就开门！”那汉子堆起笑脸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铁门被打开后，两队兄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了进来，萧震雷指着那汉子道：“你，提着马灯跟着我们走，给我们带路！”

“是是是，探长大人，我这就去拿马灯！”门房汉子答应一声就跑进门房内，一会儿就提着一辆亮着的马灯走了出来，其实码头内到处都有电灯，可谓是灯火通明，不过有些角落里还是很黑暗，需要用马灯照明。

萧震雷将门房汉子带走后，王亚乔打着剩下的三十多个兄弟走进了码头内，留下两个兄弟在门口望风，又对马小双道：“小双，给你两把枪，你带六个人去办公室，将里面的所有人控制起来，用绳子捆好，堵上他们的嘴别让他们叫出声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知道吗？”

“知道，王大哥！”马小双答应一声就点了六个兄弟跟他走了。

待马小双带人走好，王亚乔对其他人道：“走，跟我去宿舍那边，将宿舍里所有人都堵住，一个也别放跑了！”

码头也是有人看守和管理的，码头内有许许多多的仓库，仓库内都存放着不少货物，货物多的时候就连码头的露天场上都堆放着无数的货物，这些货物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参与看守和管理的人不少，因此有宿舍，特别是守卫军火仓库的西洋士兵，这些人都有枪。

码头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几个壮汉正围在一桌钱喝着小酒，桌子上有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这几个壮汉喝得红光满面的，有些醉醺醺的了。

在另外一家办公室，还有几个人正在推着牌九，骨牌在桌子哗哗直响。马小双带着六个兄弟偷偷溜到窗户下伸出脑袋观察了一下两间办公室里的情况。

“你们四个去那边，把那四个推牌九的人捆了，其他人跟着我！”

被指的四个兄弟点了点头，其中一个兄弟拿着盒子炮走在前面，三个人提着砍刀跟在身后。

马小双端着盒子炮一记重脚踹开了左边办公室的门，“哐当”一声响，门被踹开了，马小双第一个冲进去用枪指着里面的人，里面几个汉子见状顿时被吓醒了酒。

“举起手来，都别动，可别怪兄弟我没提醒你们，谁乱动打死谁！”马小双说着向跟着他的两个兄弟摆了摆脑袋：“解了他们的裤带把他们捆了！”

在马小双这边结束时，另外一间办公室也结束了，四个推牌九的家伙全部被控制住。(未完待续)r655

第115章打码头（2）

码头上堆积的货物如山，一堆堆货物将整个码头都占得满满的，王亚乔带着三十多个兄弟绕过一个个如小山高的货物堆向码头的宿舍房子靠近，走到货堆中间，突然前方有光亮，伴随着传来说话声。

王亚乔立即停下，然后举手摆了摆，身后三十多个兄弟见状立即靠在货堆边上隐蔽，王亚乔则伸出脑袋观察了一下，只见左边货物堆中间慢慢走过来四个人，腰间都挂着枪套，前后两人提着马灯，这是巡逻队，不能躲避，不能放他们离开，必须解决他们。

王亚乔眉头一皱，眼神中精光一闪，左右看了看，又抬头看了货物堆上方，转身对身后一人打了几个手势，那人看见后点了点头，在身后点了三个人，带着他们爬上了身边的货物堆顶部。

随着王亚乔从腰间抽出匕首，身后三十多人也拿出了砍刀、开山刀或匕首，一时间这条货堆巷子里刀光闪闪。

随着巡逻队四个人渐渐走进，说话声也越来越大，王亚乔等人顿时放慢了呼吸，特别是货堆顶部的四个人，他们每人都将匕首拿在手里，等待着那四个人走到他们的下方。

王亚乔又伸出脑袋观察了一下，立即缩回，并计算着巡逻队四个人抵达这里的时间，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字，当数到“1”的时候，他立即从转角处转身出来手上的匕首立即刺了出去。

最前面那人立时被刺中，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闷哼，身后三人顿时大惊。纷纷伸手想要拔出手枪，可就在这时。四个黑影从天而降将他们扑倒在地，四个黑影手起刀落。巡逻队四人便就此了账。

王亚乔灭了马灯，拿着匕首蹲在尸体旁边擦干血迹，然后指着这四具尸体的腰间说道：“来四个人，拿走他们手上的枪和弹夹！”

立即有四个人上前取走了尸体腰间的盒子炮和口袋里的弹夹，善后之后王亚乔带着这些人又继续向码头宿舍靠近。

干掉了这队巡逻队之后，王亚乔等人再也没有遇到巡逻队，一直走到码头宿舍都平安无事。

码头宿舍有四间房子，都是用铁皮搭建而成，每间房子里都放着十几张大通铺。此时夜已深，除了中间一个房里还有四个人正在搓麻将之外，其他三个虽然都亮着灯，但人都睡了。

王亚乔示意其他人在后面等着，他一个挨个在每个窗户下观察了一下情况，他发现每一间房内都有人睡着，每一间房的墙壁边都放着几条步枪，要想在第一时间控制局势，就必须要先拿到每一个房间里的步枪。

在回到队员们身边的之前。他经过每一个房间的房门时都用手轻轻推了一下，发现除了第一间房的房门被从里面栓上了之外，其他三个房间的房门都是虚掩着的。

王亚乔将情况跟队员们说了一下，然后开始分配任务。每八个人一组负责一个房间，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拿到房间内的步枪，然后控制房内的所有人。因为第一间房的房门是拴着的，因此必须要先把房门弄开。

然后再一起统一行动。

分配好任务，王亚乔打了手势。各队员都纷纷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要负责的房间门口等待，王亚乔带着七个人走到第一间房门口，他掏出匕首伸进门缝当中轻轻地拨弄几下，门栓便被拨开了。

收起匕首，王亚乔掏出一只盒子炮，向其他三间房门口的兄弟打了一个行动的手势，兄弟们纷纷冲进房间内，在第一时间抢到了枪支，然后将房内睡觉了或者还没有睡着的人全部拖起来，将他们一一捆绑，在他们嘴里塞上布条防止他们叫喊。

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也许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有人有胆量打码头的主意，这些守卫码头的人才会如此的松懈，毕竟守卫码头的人最少也有七八十人，而且人人都有枪，这么强大的武力，即便有人杀进来也会撞得头破血流。

王亚乔等人成功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每一个队员在这段时间内都受到了训练，一方面是因为码头守卫本身的松懈和警惕性过低，还有一个方面是这次行动计划得当，执行到位。

将四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捆绑之后集中起来，询问了俘虏这里的人数，再将人数进行清点之后，王亚乔将实际人数和被抓人数进行对比，数量大致相同，只是不知道办公室里的具体人数，另外还有守卫武器仓库的人数。清点人数之后，王亚乔派了向武器仓库和办公室那边分别派了一个人去询问进展。

却说萧震雷带着八个穿着巡捕制服的兄弟在门房汉子的带路下将码头检查了一半左右，渐渐靠近武器仓库的位置了，便指着那边问道：“那边是仓库吧？我们去那边检查一下就撤了！”

门房汉子听闻连连点头堆起笑脸道：“好的好的，探长大人跟小的过来，那边有几个法国大兵守着，一般人不能靠近，不过有小的带路就没什么问题了，请请请！”

十六里铺码头可是位于法租界境内，如码头这般重要的部门，法国佬怎么会不派一些大兵过来亲自守卫？这里有法国兵再正常不过了。

“嗯！”萧震雷挥了挥手，示意门房汉子在前面带路。

离得远远的，守卫武器仓库的四个法国大兵看见有人过来，立即端起枪对准了萧震雷等人来的方向。

其中一个法国兵用法语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萧震雷听得懂法语，不但听得懂而且会说，不过这不用他操心，那门房汉子见法国兵举枪了，急忙用法语叫起来，“对面的法国兄弟，不要开枪，这是巡捕房的差爷们过来例行公事，随便转转就走了，请法国兄弟们不要紧张！”

对面那四个法国佬听见了，当即放下了步枪，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人走过来，而是在原地等着。

萧震雷背着手大摇大摆地带着兄弟们走去，背着的双手在后面打了几个手势，意思是让他们等会分散开来，不着痕迹地围住那四个法国兵，等他的手势再一起动手做掉他们。

“哈，大家好，我是巡捕房的刘探长，我奉命带队过来检查码头安全

情况，打扰你们了！”萧震雷走过去对其中一个军衔比较高的法国兵伸出手用法语说道。

那法国兵没想到萧震雷的法语说得那么好，非常的惊讶，连忙同萧震雷握手，萧震雷掏出香烟给四个法国兵每人发了一支，尽管上头有规定在这里不能抽烟，可这些大头兵才不管什么规定，在这漫漫长夜不准抽烟岂不是要他们的命么？对于萧震雷派烟，四个法国兵很高兴，都凑过来接了烟，萧震雷用洋火给他们一一点燃，开始询问他们这里的一些情况，法国兵们非常的配合。

而在这时候，队员们已经在法国兵们不经意间将他们围住，萧震雷见时机成熟了，立即打了一个手势：“动手！”

只见四个队员迅速将匕首捅进了四个法国兵的背心，四个法国兵到死也没想到萧震雷这人这么阴险，他们还把他当成了朋友，却没想到来的是财狼。

“啊，你、你们”门房汉子不可置信地看着萧震雷等人把四个法国兵干掉，顿时吓得肝胆欲裂，口齿都不利索了。

萧震雷也不说话，甩手就是一把匕首投掷过去，匕首嗖的一下射中了门房汉子的胸口，那汉子连退几步便倒在地上死去。

“在尸体上找找看有没有钥匙，那谁，你去看看久光兄那边进行得如何了，如果那边顺利的话，让他把抓到的所有人集中起来派人看管，派人去外面把马车都赶过来，其他都过来搬东西，速度要快一些！”

在萧震雷吩咐之后，立即就有人转身离去，又有一个兄弟蹲下在尸体上找钥匙，果然在刚才这个军衔较高的士兵身上找到了一串钥匙：“先生，找到了！”

萧震雷挥手：“把门打开！其他人把尸体挪到一边藏起来！”

队员们动作很快很利索，不一会儿，尸体就被抬走，仓库的大门也被打开了，萧震雷当先走了进去。

当打开电灯的开关，电灯亮起时，萧震雷发现这仓库不是一般的大，一共分为八区，美一个列强国家都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存放货物，例如美国区、英国区、德国区、法国区、意大利区、奥匈帝国区、日本区、俄国区。

入眼的便是英国区和德国区，萧震雷走到德国区，这里又分为几个小区域，每一个小区域都放着一家洋行的货物，“呃，礼和洋行？”萧震雷走到礼和洋行的区域里的一堆箱子面前，摸出匕首将一个箱子撬开，只见里面有十杆毛瑟g98步枪，枪身上还有刷着防锈枪油，他拿起一杆拉动枪栓，哗啦一声响，好货啊，正宗的德国原装货！

第116章李鬼遇李逵

在这个时代毛瑟兵工厂生产的g98步枪绝对是好东西，是买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毕竟毛瑟g98在德国也是才装备不久的制式步枪，在历史上一直装备到二战结识前。萧震雷数了数箱子上标着同样记号的木箱子，同样的巷子只有五十箱，按照一箱装十支毛瑟g98来算，顶多也只有500支，在短期来说500支毛瑟g98步枪足够用了，可萧震雷并不满足，如现在这种公然抢租界军火仓库的行动只能干一次，以后就不能干了，也就是说是一锤子买卖，而萧震雷的想法是在两年内要建立二十家工厂，每个工厂按照秘密训练300个护卫来算，就要秘密训练6000人，加上装备和损耗，最少也需要7000支步枪,500支太少。

在礼和洋行货物区，除了这50箱子毛瑟g98之外，还有其他的步枪，例如1888式委员会步枪，在步枪中，这种1888式委员会步枪占了多数，但是这款步枪相比毛瑟g98而言就过时了，萧震雷当然不会要这种步枪，既然如此，萧震雷立即将其他几个国家的货物区都快速详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在英国区有300箱子李?恩菲尔德步枪，除此之外，在美国货物区发现了m1903春田式步枪300箱，在俄国货物区发现了200箱m1891式莫辛-纳甘步枪，在法国货物区发现了200箱勒贝尔步枪，又在日本货物区发现了200箱金钩步枪。

对于枪械，萧震雷决定只要两三种，武器种类过多对于后勤的压力很大。他想了想决定只要毛瑟g98步枪、李?恩菲尔德步枪和m1903春田步枪，而且这三种步枪在这仓库里的子弹够多。

匆匆检查了一遍刚返回仓库门口，王亚乔就带着兄弟们过来了，见面就问：“寰宇兄，情况如何？”

萧震雷道：“这里的武器太多了。我们一次根本就搬不走，只能挑选一部分！”

王亚乔点了点头道：“我不懂这些，这事你决定吧！”

萧震雷答应，当即指挥队员们开始搬箱子，将50箱子毛瑟步枪、300箱李?恩菲尔德步枪和300箱春田步枪全部搬走，每一辆马车最多只能装50箱。这么多箱子足足用了13辆马车，又用了7辆马车专门装子弹，剩下的6辆马车，萧震雷让兄弟们搬了八架马克沁重机枪以及子弹，另外在两辆马车后面拖上两门克虏伯75毫米山炮以及炮弹。

对于法国籍探长马丁来说。今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夜晚，就在刚才不久，他成功和爱丽丝小姐约会了，爱丽丝小姐可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马迪埃的女儿，是整个法租界最美的女孩子，多少男人为之倾倒，希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爱丽丝根本不把一般男人放在眼里。而这次和爱丽丝小姐约会的事情。马丁认为自己得向好朋友史蒂夫吹嘘一番，为此，他在送爱丽丝小姐回家之后。特意带着手下十几个探员前来十六里铺码头找史蒂夫，史蒂夫在十六里铺码头主持军火仓库的守备工作，可他哪里知道，现在斯蒂夫已经成了王亚乔的阶下囚。

一辆后车厢极大的巡捕警车开到了十六铺码头门口，马丁当先从副驾

驶跳下来，随后从车尾下来十二个人。这种警用车是专门定制的，用的是大型柴油发动机。声音非常吵。隔着老远就被人听到声音。

此时在码头门口守卫的两个秘密行动队队员的其中一个早就去向王亚乔报告了，留下一个人看着。

在马丁敲门之后。留下来的兄弟从门房里走出来询问：“这位探长这么晚了来码头有什么事情吗？”

马丁抽了一口烟道：“我是马丁探长，找你们史蒂夫中尉，麻烦你开门让我进去！”

望风的兄弟摇头道：“探长，码头在这个时候是不能随便开门的，上头有规定，实在对不起，不过我可以打电话给史蒂夫中尉，通知他在门口找您”。

马丁急忙道：“噢，那真是谢谢！，那你快点打电话吧”

“您稍等片刻！”望风的兄弟说完转身走进了门房。

等那兄弟跑进门房后，马丁身边的一个探员低声道：“探长，我怎么看这家伙的神色有些不对啊，而且我前几天都来过码头，刚才这个门房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门房！”

马丁眉头一皱，扭头问道：“你确定？”

探员肯定道：“是的，我敢肯定！”

马丁想了想道：“该不会是码头出了什么事情吧？不行，码头千万不能出事，这样，等会他把门打开之后，你带人立即控制住他，我们偷偷摸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探长！”

此时在仓库，萧震雷站在门口询问王亚乔：“久光兄，怎么样，还有多少？”

王亚乔将一箱子子弹放在马车上道：“差不多了，还有几箱子就搬完了！”

就在这时，另外一个望风的兄弟急冲冲跑过来报告：“先生、队长，出现了情况，码头门口来了十几个巡捕，远远的看见他们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跑过来报信了！”

两人闻言互相看了一眼，眼神中都出现了一丝担忧，王亚乔问道：“现在怎么办？”

萧震雷眉头一挑道：“呵呵，咱们是假李逵遇上了真李逵了，要怎么应对还得搞清楚他们的来意，这样，马上去给门房打个电话，问问那伙巡捕来干什么的！”

王亚乔一想也觉得应该这样，急忙对报信的兄弟点了点头，报信的兄弟答应一声转身就跑了，没过一会儿又跑了回来，并且带来了马丁来此的目的。

“你是说他来这里是找一个叫史蒂夫的家伙？”

“是。他们的领头的是这样说的！”

萧震雷摸着下巴想了想立即对王亚乔道：“既然他们来了，那就把他们全部留下，派人去门口打开门，把他们领过来，我们再露天货堆区设下

埋伏。等他们进入埋伏圈，我们立即冲出去将他们缴械，这边也不能停下，你安排几个人用绳索把箱子都帮牢固了，此地不能久留，等我们解决了那些巡捕之后立即离开。”

“好！”王亚乔迅速安排几个兄弟将箱子都固定在马车上。他和萧震雷带着其他的兄弟每人拿着一支枪前往露天货堆区埋伏。

快要走到露天货堆区的时候，萧震雷想起这些兄弟还没有经过枪械训练，甚至连枪都没有摸过，一会万一控制不了局势打起来可能抓瞎，他一边走一边对王亚乔道：“兄弟们还没有摸过枪吧？等会万一打起来。你告诉他们，马上躲起来，千万不要露头，一切都交给我，会打枪的兄弟也要千万注意保护自己，咱们训练这些兄弟不容易，损失不起！”

王亚乔认为萧震雷考虑得非常周全，也说得对。因此点头答应：“我，会转告他们！”

众人很快来到露天货物堆处进行埋伏，在萧震雷的指挥下。萧震雷打着十个人爬到货物堆顶上，王亚乔带着二十多人埋伏在货物堆的空隙间，只待外面那些巡捕过来就将他们全部围住缴械。

刚刚埋伏好，就看见前去领人过来的兄弟急冲冲跑过来王亚乔从黑暗处出来一把将他拉住问道：“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去把那些巡捕领进来吗？”

那兄弟急忙道：“队长，我还没有到门口。就发现那些人抓住了小五，而且一个个都端着枪朝这边摸过来。想来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萧震雷刚好就在他们身后的货堆顶上，听了这些话就明白了。巡捕们肯定不是专门针对他们来的，而是在门口望风的兄弟露了马脚被巡捕们发现了，否则的话，巡捕们来的就可不止十几人，而是几十人或者上百人了。他急忙让王亚乔带着那兄弟躲起来，等着巡捕们过来开火，看来这一战只怕是在所难免了。

身边这些兄弟都没有开过枪，步枪在他们手上也没有什么作用，萧震雷将身边几个兄弟的盒子炮拿了四支过来，两支放在身下，两支拿在手上，随时准备换枪。

在等着巡捕们来的时候，萧震雷突然想起一件事情，立即对身边一个兄弟吩咐了几句，那兄弟答应，带着另外两个兄弟下去了。

远处，一个洋鬼子带着十二个巡捕端着枪偷偷摸摸地向这边靠近，一看那架势就知道他们已经知道这里出了事情。

码头上的灯光将空地上照得通亮，连那洋鬼子在内，一共十三个巡捕的身形都暴露在萧震雷等人的眼中，他们分散得很开。

看着巡捕们走到空地中间，距离货堆只有三十米左右的样子了，萧震雷知道这是开火的最佳时间，现在巡捕们周围几十米范围内没有任何掩体，对于他这种枪手来说完全就是活靶子。

“打！”萧震雷大喝一声，双枪对准巡捕们不断开火，“砰、砰”

马丁这个倒霉鬼最先遭了殃，萧震雷怎么会放过他这个领头的家伙，他连中两枪之后到底死去，其他巡捕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被萧震雷一口气干掉了五个，剩下的七个吓得向货堆这边胡乱开枪。

萧震雷冒着横飞的子弹对剩下那些巡捕一一点名射杀，再损失了三个巡捕之后，剩下四个巡捕见势不妙转身就跑，这却是把后背留给萧震雷，连续四声枪响之后战斗结束了。

萧震雷从货堆上跳下来喊道：“久光兄，叫兄弟们赶了马车立马离开这里，要不然再等会咱们很可能被堵在这里了”。(未完待续)r655

第117章捅破天（一）

“轰轰轰”。

坐在马车上，萧震雷等人看着远处的十六里铺码头的上空升起一个个大火球，随之传来雷鸣般的爆炸声，这爆炸声就如同爆豆子一般接连响个不停，紧接着大地动摇。

码头仓库内军火实在太多了，当今世上战场上所有的杀人武器都可以在那个巨大的仓库内找得到。如果不是这次来的人数不够，如果不是只有二十几辆马车，萧震雷真想将那仓库里的所有军火都搬空，可他搬不走，既然搬不走，也不能留给洋人，那就只能炸了它。

军火仓库爆炸了，连带着整个码头都遭了殃，码头上燃起的大火被黄埔江上的风一吹，火势蔓延，整个码头都被点着了，没过多久，码头上空烧成了红彤彤的一片，那些被抓的*十个守卫也葬身在大火中。

没过多久，整个法租界都闹翻了天，巡捕房的警车、十几辆消防车赶到码头门口，却只能看着大火望而兴叹，火势太大了！

听见警笛声在码头鸣叫，萧震雷和王亚乔两人都暗中松了一口气，此时他们赶着马车才进入公共租界的黄埔路上不久，如果再迟一会儿就会被法捕房的巡捕们堵在法租界，想要逃脱就只能硬闯，而现在进入公共租界，法国人就鞭长莫及了，想要追捕，就必须要跟公共租界当局沟通争取配合，可这需要时间，估计等公共租界开始戒烟的话，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公共租界范围了。

在别墅里搂着情人睡得正香的麦兰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嘴里咒骂着起身接了电话。极不耐烦地道：“谁？”

电话中传来助理总巡拉皮埃急切的声音：“麦兰总巡，出事了，出大事了”。

麦兰被吵醒了十分的不爽，不满打断道：“拉皮埃，你知不知道深夜打扰别人睡觉是十分失礼的行为？”

拉皮埃：“”

麦兰见拉皮埃没有说话。认为他受到了教训，因此也没有再生气，于是问道：“好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难道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处理的，非要在这么晚了吵醒我吗？”

拉皮埃沉声道：“麦兰总巡。恐怕这件事情你不出面都不行，十六里铺码头出事了，半个小时前，十六里铺码头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整个码头都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我已经通知了公董局的马迪埃总董和其他董事，打了很多电话询问才得知你这个号码，我挂了电话立即就过去，在码头等你，你最好是在总董和其他董事赶到之前赶到码头”。

电话中传来忙了音，麦兰举着电话呆呆的，过了好半响才反应过来，他立即丢下电话就开始穿衣服。身边一个尤物腻声道：“噢，亲爱的，这么晚了你起来干什么？”

“出事了。我必须赶回去，你休息吧，改天联系！”

麦兰的运气不错，他的动作算得上够快的了，当他赶到码头的时候，

公董局的总董和其他董事都还没来。只有助理总巡拉皮埃在指挥救火和抢救货物，实际上抢救货物也抢不出来多少东西了。巡捕们和消防队的人也只不过是做一个样子给大佬们以及那些货主们看看罢了。

在这件事情过后，也不知道有多少财主、老板、经理要把萧震雷等人恨死。毕竟码头上的货物可是他们的，码头方便即便会赔偿，估计也不会全额赔偿，给几个钱意思意思罢了，还是要他们本人承受大部分损失，特别是对于各大洋行来说，他们在这里的货物是最多的，他们的损失最大。

从车上下来之后，麦兰看着码头内的熊熊大火，脸色变得异常的严肃，尽管这件事情他没有主要责任，但上头肯定会给他破案限期，这件案子实在太大了，主要是损失太过巨大。

走到正在指挥的拉皮埃身边，麦兰沉声问道：“拉皮埃，情况怎么样？”

拉皮埃见是麦兰，行了个礼之后道：“基本上烧得没剩什么东西了，我们也只是仅仅人事！”

麦兰想了想吩咐道：“尽量灭火吧，以最快的速度把火灭掉，然后派刑事科接收案件调查，我要在明天中午之前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放火，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明白了！”

没过多久，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马迪埃、副总董窦达尔，董事迪埃、爱卡尔德、儒尔当、马图、卡莫拉、帕蒂雷等人也先后赶了过来。总董马迪埃和其他董事们对此事非常愤怒，因为他们也是受损失者，这么大的损失找谁哭去？这还只是他们自己的损失，其他人的呢，特别是各国洋行的损失怎么办？

董事们发了一通脾气之后走了，留下一个星期破案的期限，否则卷铺盖滚蛋的命令，这可苦了麦兰和拉皮埃。

凌晨两点左右，萧震雷、王亚乔一行人赶着二十几两马车满载着枪支弹药，并且拖着两门克虏伯75毫米山炮以及八挺马克沁重机枪赶到了宝山工地上。

这次的行动非常顺利，得益于精密的计划和彻底的执行力，才能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化险为夷，这次行动也让王亚乔等人受益匪浅，从此也有了一些行动的经验。

这次行动闹出的动静不可谓不大，法租界当局和各大洋行方面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调查是难免的，而且绝对会加大力度，明里暗里都会进行。为了反正泄密，萧震雷与王亚乔进行了商量，把这次参与的队员全部带回去秘密训练，至少在几个月之内不准单独外出，抢回来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全部单独存放，派专门看守，没有萧震雷的同意，任何人不能靠近存放点。

当萧震雷他们过来的时候，老鹰也早就回来了，处理好武器弹药的事情之后，他把老鹰找来询问，其他人也都接到通知赶过来开会。

人员都到齐之后，萧震雷说道：“今晚咱们可谓是捅破了天，抢了十六里铺码头的军火仓库，又烧了码头，法租界当局肯定会发飙，黑白两道

派人调查是肯定的，所以诸位在外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要泄露出与这次行动有关的片言只语，否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众人闻言点了点头，老鹰道：“经过这次，咱们的武器弹药是有了，可如果大规模训练的话，仅仅是打靶训练就会搞出不小的动静，这事怎么解决呢？还有大规模招护卫队员，肯定会惊动官府，这也是一个麻烦事情，还有我们怎么解释枪械的来源？”

听了老鹰的话，其他人都认为这些是必须要考虑和制定应对方案的，在场众人都知道了萧震雷要反清的打算，但是至少现在还不能喝官府翻脸，也没有本钱与官府翻脸，所以在羽翼还没有丰满之前只能与清廷周旋。

萧震雷思索一番道：“关于枪械训练的事情，我准备找官府去买下一个山头，野外训练就在山里进行，平时在室内，工厂厂房建成之后开始肯定会有多的厂房，我们做一些布置，尽量让厂房隔音一些。大规模扩招护卫队的事情不必当心，尽管招，咱们弄一个区域禁止外人进入，同时也把秘密招的大部分送到山里去训练，关于枪械的来源问题，我明天就去找县令，找他批条子准许我们工厂护卫队买一批枪械自卫，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以上诸多问题，诸位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接下来，宋世杰、范之庸先后发表了一些意见和提议，萧震雷和他们进行了讨论，可行的就采纳，不行的就暂时搁置。

聊到最后，事情基本上都决定了，萧震雷想起了老鹰去解决曹盖天的事情，于是问道：“老鹰，曹盖天的事情处理得怎样了？”

老鹰道：“我办事你还不放心么？我到那儿的时候，曹盖天正大摆筵席，他被我杀死死了，那数百混混也死了一大半，另外二百多人都投降了，我琢磨着即便我们将那些混混全灭了，估计很快就有新的混混取代他们，与其这样，还不如留着他们，只要他们听话就行了，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在地方上镇着其他的混混，防止其他的帮会坐大，另外还可以打探各种消息！”

众人听了老鹰的话都陷入了沉思，萧震雷抽着烟问道：“能驾驭、控制得住他们吗？毕竟你这是以武力让他们不得不臣服的，短时间之内他们可能还老实，时间长了可能会出问题，不过这个办法只要操作得当也是可行的，武力威慑是有了，另外再给他们一些恩惠和好处，毕竟有利益捆绑才能长久！”

老鹰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将他们以前的组织结构打乱了，然后重新编制，现在他们之前上下级关系等级森严，但又互相制衡，我想他们应该不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反骨！”

萧震雷听了同意道：“那好，就这样定了，关于那些混混的事情，你也要多上心，一定要控制住他们，别让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明白！”(未完待续)r466

第118章捅破天（二）

翌日下午，法租界公董局，会议室。

法租界当局的大佬们几乎都在这里，他们分别是副总董窦达尔，董事迪埃、爱卡尔德、儒尔当、马图、卡莫拉、帕蒂雷等人，还包括公董局督办办公室督办拉费里埃、警务处总巡麦兰、助理总巡拉皮埃。

在秘书的陪伴下，总董马迪埃走进了会议室在主位上坐下，向各位董事以及在座的其他人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

马迪埃看向督办拉费里埃严肃问道："人都到齐了吗？"

拉费里埃起身道："是的，总董大人，会议随时可以开始！"

"很好！"马迪埃看了看左右两侧的大佬们道："昨晚深夜十六里铺码头发生的爆炸大火案想必诸位都清楚了，至于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引发的？是人为故意的，还是由于人为无意造成的，又或是意外原因造成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现在请警务处麦兰总巡说说案情吧！"

众人闻言有人看向麦兰，有人拿出雪茄点燃抽起来。

"好的，总董大人！"麦兰答应一声从助理总巡拉皮埃手里接过一个文件夹打开起身道："总董大人、副总董大人，各位董事先生，造成案件发生的原因，经过昨晚和今天上午的调查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这是一起人为故意造成的案件！"

董事们顿时议论起来，有的董事甚至直接开口大骂，毕竟在做的这些董事也是受害者，他们的货物基本上都囤积在十六里铺码头。现在码头烧了个精光，他们也是血本无归，这还不算，还有各国洋行的损失、华商的损失，这个巨大的窟窿由谁来填？当然他们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填这个窟窿。如果抓不到案犯，肯定会有人做替罪羊。

"先生们，先生们！请安静一下，让麦兰总巡向诸位陈述具体的案情，我相信先生也很想知道！"督办拉费里埃轻声提醒，他是公董局督办办公室的督办。已经连续四年担任督办了，董事会的召开和会议主持一般都由他负责，他的职务和权力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办处总办禄士差不多。

从身份层面上来说，这里任何一个董事的身份都要比督办拉费里埃的身份高，毕竟督办办公室是设在董事会之下的部门。不过督办拉费里埃是负责公董局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员，相当于执行总裁，而且是法国驻沪总领事喇伯第的亲信，在这个岗位上的时间比这些董事都要长，因为公董局的董事会成员选举也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会成员选举一样，是一年一次，不过是在法国驻沪总领事的主持下进行的，有的董事只能干一届就下台。有的也可能干好几届。众人听了拉费里埃的话之后都安静下来了。

麦兰继续说下去："今天凌晨，消防人员将大火灭了，我们巡捕房刑事科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取证。收集到案犯遗留在现场的一些证物和现场留下的尸骸，我们巡捕房派法医对现场的尸骸进行了法医鉴定，发现码头的守卫人员绝大部分都是被烧死的，还有五个人是被人用利器捅死的，

除了码头的守卫人员之外，现场的尸骸当中还有十三具尸体是我们巡捕房的同事。其中职务最高是一名探长，还有十二名探员。这十三人是死于枪杀，我们在现场找到的除了尸骸之外。还找到了不少弹壳，鉴定得知，除了我们巡捕的弹壳之外，其他的都是毛瑟军用手枪的子弹壳，而且是从两把枪口打出的。根据找到的证物和尸检结果显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案犯混入了码头内，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控制了码头内的所有守卫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用利器杀死了五个，其他守卫全部被俘虏，法医在进行尸检时没有发现尸体内有麻药的残留物，排除了案犯通过下迷药的手段控制守卫的结论，那么这样一来，到底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控制所有守卫又没有开一枪呢？我们巡捕房的结论是，案犯不止一人，而是一个团伙，而且这个团伙中的每一个人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其中有一个极为厉害的用枪高手，他一个人打死了十三名巡捕，很明显，这十三名巡捕是无意中来到这里，并且发现了码头内的情况，然后发生了枪战，让我们惋惜的是，他们十三个带枪的巡捕却被一个人全部干掉了。还有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一般罪犯作案都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动机的案子不是案子，而是疯子的行为，那么这些案犯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巡捕房查阅了码头上囤积的所有货物的入库单，发现除了军火库的军火之外，没有其他的货物还值得这个团伙做下这个案子！既然他们是为了军火而来，那么他们抢走了多少军火呢？很抱歉，我们现在查不出来，因为军火库被炸成了平地，无法清点少了多少军火，以上就是这个案子的情况！”

听完麦兰的案情通报，总董马迪埃看了看董事们问道：“先生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董事马图立即道：“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想的，我的要求是，第一，必须要尽快破案；第二，追回损失！”

这两个提出来之后，其他董事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要达到第一个要求不是太难，可第二个要求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毕竟整个码头都被烧成了平地，还怎么追损失？即便抓到了罪犯，罪犯只怕也没有那么多钱赔！

过了几秒钟，董事帕蒂雷开口道：“马图先生提了两个要求，我赞同，另外再提一个要求，抓住罪犯之后，一定要以最残酷的刑罚惩罚他们！”

“还有其他先生要提要求吗？”

没有人说话了。

总董马迪埃见其他人不说话，就开口道：“好，我们先说马图先生的第一个要求，尽快破案。这个要求我也跟赞同，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罪犯给纳税人一个交代、给那些在此案中受损失的客户们一个交代、给市民们一个交代！诸位都同意吗？同意的请举手！”

公董局包括马迪埃在内，八个董事都举起了手，马迪埃见状道：“都同意了，那么这一条通过了。昨晚我们做出了决定，一个礼拜之内必须破案，麦兰总巡，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麦兰硬着头皮站起来道：“总董大人，我请求宽限破案日子，一个礼拜的时间太紧了。我需要半个月！另外我需要经费，我们现在没有丝毫罪

犯的线索，所以我需要五万两作为悬赏向市民征集罪犯的线索，否则我无法破案，当然你们可以另请高明”。

马迪埃看向其他董事。董事们思索了一会都点了点头，示意可以宽限日期，钱可以给，首先把案子破了再说，如果这件案子都破不了，那在坐的人估计也没有什么脸面继续坐在这里了。

“好，我会给财政处打电话，给你五万两。半个月之内破案，破不了案，那么麦兰先生请你在十五天之后把辞职报告给我！”

“是！大人”

马迪埃又道：“那么来说马图先生的第二个要求。追回损失！我不知道马图先生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现在码头已经被烧成了白地，什么都没有了，也许那些罪犯抢走了一些武器，但谁知道有多少？抓到了罪犯之后，谁能保证罪犯有能力赔偿呢？”

其他董事听着也都点点头。表示同意总董的说法。

这是马图又道：“我可没有找罪犯赔偿损失，也没有哪个罪犯能够赔偿那么多钱！”

总董马迪埃皱眉道：“那你的意思是？”

“我想总有办法弥补这个窟窿的！”

董事卡莫拉皱眉道：“马图先生。这个窟窿可不是一个小窟窿，难道你想让公董局财政拿钱出来填这个窟窿？只怕财政上也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再说如果此时被纳税人知道了，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马图抽着雪茄笑道：“既然财政处拿不出来，那么公董局可以提高税率嘛，羊毛出在羊身上，难道这个损失要我们来承担？我们已经够倒霉了，我可没有钱拿出来赔给各大洋行的人！”

其他董事听了马图的话都面面相觑，没有人想到马图会说出这么一个办法，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要知道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如果贸然提高税率，商户们承受不起，纷纷跑去公共租界怎么办？法租界岂不是要变得经济萧条？再说了，如果提高税率，那么在坐这些董事的生意岂不是要跟其他的商户一样纳税？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岂知马迪埃皱眉道：“小幅度提高税率也不是不可行，只是这个提升额度要定多少才能不会大幅度的影响市场和经济？”

接下来董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一番讨论，确定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税率，这件事情就算定下来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赔钱。

码头被炸、烧成白地的案子在这天早上就惊动了整个上海滩，各大报纸的早报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则消息，新闻上称这次损失超过六百万两。

下午各大报纸的号外上刊登了法捕房发言人对于这个案件的通告，通告说此案乃是人为，有人抢走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并且炸毁了军火仓库，由于爆炸引发了大火，才将码头全部烧了，巡捕房并且发出五万两的巨额悬赏征集与此案有关的线索，任何人如果知道与此案有关的线索都可以向巡捕房举报，一时间整个上海滩、华东地区都震动，人们不禁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做下这等泼天大案？(未完待续)r466

第119章钱开路

外界已经闹翻了天，法租界的巡捕们像发了疯似得到处寻找与码头爆炸案有关的线索，在发下巨额悬赏的通告之后，效果还不错，有人举报说在案发当时，有扫街和清理垃圾的清洁工看见又一大队马车车队从码头方向公共租界而去了，看车队的规模和人数大约有二十多辆马车、四十多人，当时清洁工当时也没有特别的主意，因此提供的消息也仅仅于此，不过这也给巡捕房的调查指明了一个方向。

仅仅这样一个线索，法捕房的调查也只能往大团伙、车队方面进行调查，这个线索太过模糊，而且是跨境的作案，调查起来特别的麻烦，法捕房在进入公共租界和华界调查时还必须与当局进行沟通，取得当地的配合才行。

虽然法捕房的调查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可实际并没有取得多么大的进展，毕竟当时萧震雷等人选择的时间非常好，深夜时分大街上没有什么行人，也就是没有目击者，而且萧震雷等人当时选择的离开的路线也非常好，往北的黄埔路上进入深夜之后更是冷清，连老鼠都看不到一只，就别说人了，公共租界的情况更加的复杂，江湖豪客、江洋大盗甚多，也许人家干了这一票就跑路了，巡捕房去哪抓人？所以这件案子对于法捕房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难产！

对于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码头爆炸案，萧震雷充耳不闻，他在案发的第二天上午就坐在马车前往宝山县衙求见葛县令。

对于萧震雷的到来。葛县令谈不上多么热情，可也没有拒之门外。一个家丁将他请进了县衙内。

见到葛县令，萧震雷弯腰行了一礼：“参见大人！”

葛县令摆了摆大袖不咸不淡道：“萧贤侄啊。免礼吧，赐座！”

“谢大人！”在下人搬来椅子后，萧震雷道谢一声坐下。

待上了茶水，两人端着茶杯喝着茶水，葛县令便放下茶杯问：“萧贤侄这次来本官这里所为何事啊？”

萧震雷放下茶杯欠身道：“大人，小人的振华公司工地上最近连日来遭到地方上那些地痞的捣乱和破坏，损失很大，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恐怕小人的工厂就开不下去了。这次来是想向大人申请允许小人的工厂扩大护卫队的规模，另外请县衙方面允许小人为护卫队购买一些枪械训练，以作护卫工厂安全之用，还请大人成全！”

葛县令听罢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萧贤侄啊，你说的这件事情让本官颇为为难啊，你也知道最近几年革命党闹得太厉害，朝廷为了整治革命党而加强的对洋枪的管制，地方绅士没有经过官府的允许是不能私自持有洋枪的，所以嘛”

萧震雷看见葛县令这个样子。就知道这老小子想要好处，只要这家伙还贪财，事情就好办，就怕他不贪。事情就不好办了，在现阶段来说，暂时还不能跟清廷翻脸。别说没有实力，即便有自己的武装了。也不能率先向清廷开炮，枪打出头鸟啊！

他也不恼。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银票放在桌面上推出去，笑道："所以嘛，此事还得请县令大人想想办法，小人是这样想的，大人，如果我们振华公司组建一支洋枪队，既可以保护自己的工厂，防止地方上的地痞和某些居心不良之辈前来搞破坏，在官府需要的时候又可以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为大人分忧，这不论对于大人还是对于小人都是有好处的！"

在葛县令看来，萧震雷要扩大自己的工厂护卫队是正常的，不论是谁在投资了这么多钱下去之后就绝对不希望钱打了水漂，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不受损失。

瞟了桌子上的两张银票之后，葛县令凑近一点低声问道："萧贤侄，你跟本官说实话，那曹盖天是不是你派人做掉的？"

萧震雷装作吓了一跳的样子："大人啊，这事我也听说了，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还买了炮仗放呢！不过呢，您可冤枉我了，我哪有本事干出这种事情？我也不敢啊，没错，昨天上午他还带着手下数百混混跑去我的工厂工地上敲诈勒索，为了不惹麻烦，当时我忍了，给了钱，可我也没想到晚上他家就被灭了门，这事说起来也够巧的，别人可能以为是我派人做的，可我真没干过！"

葛县令看着萧震雷的表情说了这么多，迟疑道："真不是你干的？"

"大人，真不是我！"萧震雷一口否认。

葛县令也没有继续追问这件事情，又道："昨晚法租界码头爆炸案，你知道吗？是不是你做的？"

萧震雷愣了愣，随即一脸的苦相："大人，我就搞不明白了，您怎么什么坏事都往我身上想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就是，你先是弄死了三个东洋人，后来又打伤了洋人大力士，别以为本县不知道范高头与您之间那点事，你这小子就是一个不安定份子，想让我不往你身上想都难！

葛县令心里嘀咕着，嘴上说道："不是你就好，萧贤侄啊，不是本官要把你想得那么坏，你只要安分一点，本县就阿弥陀佛了，本官得到法捕房那边的消息，昨晚码头爆炸案中，码头的军火仓库不见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军火，洋人之所以闹得这么厉害只是心疼损失过大，并不是担心这批军火流落在外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刚才松江府发来电令，称接到了两江总督端方大人的令谕，让各府各县严加注意这批军火的流向，如发现蛛丝马迹要追查到底，一定要将这批军火找到，而且两江总督府已经派了专门的密探调查此事，所以啊。这个时候是非常时期，万万不能触了上头的霉头。否则后果实难预料啊！"

萧震雷心里咯噔一声，心说这老小子该不是在诈老子吧？这事是打死也不能承认的。连忙道："知道，知道，大人，你看小人的工地上不能就这样敞开着啊，小人现在就好比一个兜里揣着黄金的小孩子，如没有武力保护，肯定是被抢的对象啊，还请大人想想办法！"说着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张银票放在桌子上推过去。

葛县令瞟了一眼，眼神和脸色都有了一些变化。沉吟一会问道："你要扩充到多少人，要买多少洋枪？"

萧震雷一看有戏，连忙道：“大人，小人的工厂一旦开起来，工人起码得有两三万，护卫队怎么得有五百人吧?洋枪至少也得买个三四百条啊！”

“两三万工人？这么多？你该不会是忽悠本官吧？就连汉阳铁厂都没有那么多人啊！”葛县令吃惊的表示怀疑。

萧震雷不屑道：“大人，汉阳铁厂投入多少钱？建成时也就五百多万两，最初只拨付了42万两，而小人的工厂前期就投入三百万两。前后一共要投入两千万两，放眼整个大清，有哪家工厂能与小人这工厂相比？等工厂进入生产成熟期，两三万工人都还嫌少。到时候这么多工人，得为您治下解决多少就业问题？您的政绩上岂不是又添上大大的一笔？所以啊，大人。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想当年左宗棠大人如果没有胡雪岩这个富豪为他筹钱筹粮，他能立下诸多不世之功？大人难道不觉得您和我就是今日的左宗棠和胡雪岩吗？”

当葛县令听到左宗棠和胡雪岩这两个人之后。眼神中明显出现了一丝向往，左宗棠最后可谓是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做官做到他这个份上已经是到了极致了，而且结局还是相当好的。

葛县令看了看萧震雷，心说这小子出手就是三百万两，也不知道手里还有多少银子，看来是不少的，只怕比那胡雪岩的家底也少不到哪里去。

想萧震雷说出的扩充护卫队的人数和购买的枪支数量，葛县令心里原本是不同意这么多的，至少也要砍掉一半以上，不过在听到萧震雷说起左宗棠和胡雪岩的故事后，他觉得要成就左宗棠那样的功业，也必须要下血本，当即拍板道：“好，既然萧贤侄都这么说了，那咱们以后就如左宗棠和胡雪岩那样，你发财，我升官！你这个事情，本官同意了！”

“多谢大人！”萧震雷大喜，又道：“大人，小人还有一件事情！”

“只管说！”葛县令心情大好，仿佛他就成了左宗棠第二。

“是，大人，小人想把工厂后面的那座荒山和方圆四里的地皮全部都买下来，一来，小人的工厂全部建成还需要大量的石料，与其去地方地方买，还如不自己开采荒山的石料，二来，小人想把那一带建成振华公司的工人生活区，大人想想，几万人居住，同样要大量的建房子，也需要地皮才能建房子，当然，价钱方面小人绝对会让县令大人满意”。

葛县令一想，反正那荒山周围一大片无人居住，空着也是空着，还如不卖给萧震雷得点钱实在，于是当初拍板，将几张银票收进袖子里道：“行，这片地也是官府之地，周围也没有人烟，种庄稼又不行，空着也是浪费，官府就卖给你了，你那个护卫队扩充和购买枪支的事情，本官想了想，还是要给你一个名头为好，否则你一介草民怎么能拥有如此多的武力？这是违制的！本官就任命你为杨镇乡勇营把总，允许你招募500乡勇维护地方治安，准许你购买500支洋枪作为乡勇的兵器，不过这买洋枪的经费和乡勇的军饷得你自己解决，县衙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明日你再来一趟，办理相关文书”。

萧震雷大喜，起身行礼道：“多谢大人！”

第120章招兵买马（一）

萧震雷于第二天上午就去县衙把相关的批文拿回来了，有了官府的批文，就等于有了官方的承认身份，而且葛县令收了钱之后给了萧震雷一个乡勇营把总的身份，乡勇营虽然不是正规军事单位，只是一个临时性、随时可以裁撤的非正规军事单位，但好歹也是官方承认的地方武装，有了这个官方承认的地方武装身份，萧震雷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练兵了。

很快，工厂工地后面荒山方圆四里的地皮被萧震雷派人用铁丝网圈了起来，禁止任何人靠近和进入，老鹰得到萧震雷的指示，开始带人在这里修建护卫队的营房和训练场地，而胡为山则专门负责招兵，不仅在工厂工地上招人，还派吴世荣到沪西一带招人。

在前几天，一直躺在医院里养伤的马汉龙终于出院了，马汉龙对萧震雷当日在擂台上及时派人送他去医院救治并且垫付所有医疗费用的行为十分感激，如果不是萧震雷，他恐怕早就重伤不治而亡了，对于马汉龙这种有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想法的江湖好汉来说，萧震雷就是他的救命恩人，现在他的兄弟们都在跟着萧震雷干活，他当然也好意思自个独自离去，为了和胡为山这些兄弟在一起，也为了报答萧震雷的恩情，他决定留下来向萧震雷效忠。

萧震雷对于马汉龙入伙是非常高兴并且欢迎的，从当日马汉龙出于义愤而上擂台与奥皮音比武这件事情来看，马汉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一个不畏权贵和洋人势力的人。这样的人只要用得好，肯定是既忠心又得力。萧震雷让他和胡为山一样跟着老鹰训练护卫队，并且负责保卫工厂工地的安全。马汉龙很喜欢这份新工作，并且干劲十足，毕竟近两个月一直躺在病床上实在是太憋屈和无聊了，一直照顾他的两个兄弟也都成为护卫队的一份子。

前两天，法斯特从美国发来了电报，说他抵达了洛杉矶，并且已经开始了拉人的工作，有四个机械技术工人被他忽悠成功，并且带着行李上了到上海的轮船。要萧震雷做好接待工作，这事是应当的，到时候派人到码头举个牌子接人就是了。

法斯特的忽悠本事让萧震雷十分吃惊，这才刚刚抵达洛杉矶就忽悠了四个技术工人，以后还得了？看来这次没有看错人，法斯特确实适合干这种事情，这是他的专长。

六月中旬，发电厂和机械厂的厂房终于建造完成，现在只剩下厂房外的基础设施了。这些小事可以慢慢去做，最主要的厂房盖好就意味着只等机器到来就可以安装。

法租界巡捕房一直在调查码头爆炸案的事情，无奈消息和线索实在太有限了，这件案子好像根本无从查起。即便是发动法租界内的黑白两道所有的势力，巡捕房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消息，谁也没有想到萧震雷把武器弹药运到了宝山工地上藏了起来。并且封锁了消息泄露的可能性。

为了掩饰护卫队武器弹药的来源问题，萧震雷不得不在租界内到处向各大洋行购买武器弹药。可十六铺码头的爆炸案将各大洋行手上的武器弹

药全部被炸，因此租界内也奇缺武器。这就造成了黑市上的武器价格直线飙升。

最后萧震雷请鲍尔等洋鬼子打通关系，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务处购买了两百条旧枪，这还是从两个租界警务处各个巡捕房的仓库角落扒拉出来的。

实际上萧震雷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护卫队的队员们和秘密行动队的队员们用这种旧枪，他只是想让外界都知道他从租界买了几百条枪，这样一来，就可以掩饰护卫队手上的枪械的来源问题，法捕房怎么也没有想到做下码头爆炸案的人就在他们身边，还和他们一起喝酒，从他们手里买枪，萧震雷同他们来一招瞒天过海之计。

训练场上，护卫队员的队列训练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老鹰当任总教官，马汉龙、胡为山、吴世荣等人这些人最先接受他的队列训练，他们清早学，在吃早餐之前练熟，早餐之后就去教其他的护卫队员，这样训练起来速度大大的加快了，马汉龙和胡为山等人最辛苦，他们不仅要先学会了老鹰教他们东西，在学会之后白天再教护卫队员，晚上还要负责工厂的安全，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不错了。

六月下旬，礼和洋行的经理鲍尔打电话来说装机器的轮船已经到了码头，让他准备好运输工具去码头提货，这个消息让萧震雷欣喜万分，等了这么久，机械厂和发电厂的生产机器终于运到了，这就意味着只要把机器设备运到工厂就可以进行安装调试。

萧震雷立即准备骡马、板车和重物起吊工具，又把宋世杰等人找来，让他们组织工厂员工到码头帮忙将机器配件弄上车辆，那些机器都是拆卸成配件运过来的，否则的话，以这个时代的条件，很多东西都不能整体运输。

除此之外，萧震雷还派人将礼和洋行派过来的十几个技术人员安排在礼查饭店下榻，好吃好喝的尽可能的将他们招待好，这些人可都是祖宗，没有他们，这上海滩只怕没有人可以把那些机器零件组装一台台完整的机器。

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将所有的机器配件运到工厂内，所有人都累得骨头散了架一般，别人可以休息一下，但萧震雷不能休息，他得主持大局，安排其他人做事。

他把宋世杰找来吩咐道：“宋先生，现在机器运过来了，我估计这么多零配件的安装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以前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必须要在这一段时间内做好！”

宋世杰问道：“不知道先生所说的是哪些事情，我马上去办！”

萧震雷沉吟了一会说道：“第一，在工人中找一些识字、年轻、机灵的年轻人跟着那些礼和洋行派驻过来的技术指导，每个洋人身边至少要安排三到四个年轻人，让他们跟着这些洋人学习如何安装机器、如何给机器排除故障、如何操作机器等等，总之要把这些洋鬼子的本身都学过来，对于那些肯努力、勤奋、刻苦、学得快的年轻人要大力提拔，要给予他们奖励，发钱发东西都可以。第二，我们要设立工人技术等级制度，为工人考

核技术等级，不能让技术好的工人与技术差的工人的薪水和待遇相同，这是不行的，技术好的工人的薪水要高、待遇要好，如果薪水待遇都相同，那么谁还会努力学习钻研技术？我们的技术水平如何提升？如何制造出更加精密和尖端的设备？第三，这也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找到有经验、懂得工厂管理的职业经理人，我们这些人实际上都不懂得工厂生产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和工厂，难道让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去管？管得好还没什么，管得不好、不会经营，那么损失就不止一两个钱了，而是上十万、百万两的损失，所以你安排一下，在这半个月之内，我们一定要找到具有这样才能的人，怎么找？我看一方面在报纸上登招聘广告，另一方面向华商总会和各大洋行的经理们打听哪里有这样的管理人才！如果有人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话，你通知我，我亲自来面试，如果打听到哪儿有这样的人才，你也要告诉我，我亲自登门拜访”。

宋世杰点头答应：“好的，先生，这些事情，我马上去安排，那么面试的地点安排在哪儿？”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就安排在工厂区吧，不是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做管理层的办公楼吗？就安排在那儿，给我收拾好一间办公室，这段时间我在那儿办公！”

“是，先生！”

第二天，上海滩的各大报纸上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振华公司招兵买马的招聘广告，鲜红的几个大字，首先招聘的职位就是公司总经理，振华公司的招聘条件是不限国籍，性别男，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不限学历，拥有五年以上大型机械制造公司管理经验，在上海滩以及周边地区拥有一定的人脉、对机器设备的未来发展有着超前的眼光。对于这个职位，振华公司给出的待遇是一套位于租界的豪华别墅、专职秘书、一辆配专职司机的四轮汽车代步、年薪三万两白银，每年带薪假期两个月。

副总经理两名，这两个职位的招聘条件与总经理大致相同，只不过振华公司对副总经理的专业技术比总经理的要高，而在人脉上和管理水平上的要求比总经理低一些。在这两个职位上，振华公司也给出了相差不大的待遇，同样是一套别墅住宅、专职秘书、配专职司机的四轮汽车、年薪两万两白银。

再就是各部门的经理、部长等等，再往下招聘公司发电厂的厂长、机械制造生产厂的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等人，经理、部长、厂长、副厂长级别的管理层，都有一套公寓、马车代步。

这则招聘广告被刊登出来之后，整个上海滩的人们都快要疯了，谁也没有想到萧震雷会给这些职位开到这么高的待遇，这种对人才重视，并且给予的超级待遇在这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第121章招兵买马（二）

自从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之后，一连好多天倒是有不少人前来应聘，因为此次招聘的都是公司的高层管理，因此每一个前来应聘的都由萧震雷亲自面试，这期间倒是发现了几个人才，这几人都曾经在洋行做过买办，既熟悉与洋人打交道，也熟悉中国官场上那一套，在上海滩上也有着一定的人脉关系，只不过萧震雷发现以他们的才能和人脉关系只能担任部门副经理或者副厂长之类的职务，而且职务的侧重点还在于与外界沟通上，全然没有从事实业管理的经验，不过萧震雷还是将他们留下来，萧震雷把他们安排在公司的几个部门的副职上，其中一个安排在销售部门经理的位置上。

除了这几个人，其他前来应聘的基本上都是想浑水摸鱼的那种人，既没有才干，又想混个好职位，对于这种人，萧震雷不当场拒绝得罪他们，而是采用后世公司在招聘时的办法，让他们回去等通知，这一等就没有了下文。

虽然没有招到有才干的经理一级以上的人物，萧震雷也不气馁，时间还很充裕，才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而如今那帮礼和洋行派驻过来的技术人员还在安装机器，估计还得十来天的时间才能安装完成，萧震雷继续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的面试者们。

萧震雷很清楚，如果实在招不到总经理，他自己的确可以顶一阵子，但是他不可能一直顶着，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他的目的并不是创办实业，而是接着创办实业的幌子暗中蓄积力量准备反清。同时创办的实业要为他的反清事业提供能量，也就是说振华公司必须要赚钱。而且以后还有扩大规模，再以振华公司为基础，发展其他的工业事业，这就需要找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才行，这个人要在他不在期间能够独自把振华公司撑起来，他知道在现在的中国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才实在是难上加难。

振华公司厂区大门外，远远地过来一辆马车，马车是两轮的。自从振华公司的厂房开始建造，从杨镇到这里的道路也被振华公司给修通了。工人们和建筑工们也很方便来往于工厂和杨镇。

马车在工厂大门前停下，车夫扭头对车内道：“这位少爷，振华公司到了！”

一个穿着西装、带着礼帽、提着公文包的二十七八岁年轻男子从车上下来，递给车夫一个银角子道：“多谢了！”

“少爷您客气了，您走好！”车夫接过钱喜滋滋走了。

年轻人摘下礼貌大量了一下振华公司的气派大门，和大门后的工厂厂区情况，他深吸一口气向大门旁边的门房走去，他知道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份工作缓解现在的生活拮据的现状，在上海滩。他有不少朋友，可他不想依靠那些朋友接济，而且以他这些天来对振华公司的了解，他认为振华公司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公司。

他知道之前的留美学生归国之后基本上都混得不错。有的甚至在官场上混到了很高的官职，他已经回国一个多月了，依然没有哪个衙门要他。

这让他一度对自己学习的专业感到怀疑，不管怎么样。先找一份事做糊口再说。

刚走到门房门口，里面一个穿着西装、胸口挂着一块牌子的年轻人就问道：“这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很显然里面那胸口挂着小牌子的年轻人知道他不是公司里的人，因为公司里不管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的胸前都要挂一个身份岗位牌子，门房里除了这个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人。

他仔细看了看西装年轻人胸口那牌子，上面职位后面写着总裁秘书，原来是老板的秘书，怎么老板的秘书都在门房工作吗？

心里虽然疑惑，嘴里连忙说道：“请问先生，你们老板萧震雷先生在吗？我是来应聘的”。

那年轻人却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原来您是来应聘的，那您应聘什么职位？”

“财务总，请问您是？”

年轻人笑道：“我是老板的秘书！”

“那您怎么在这里？不是应该在老板身边吗？”

年轻人指了指旁边一个“应聘咨询处”的牌子笑道：“被老板派到这里接待你们这些可能是公司未来的大佬的应聘之人，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原来是被萧震雷派在这里专门接待应聘人士的，看来这萧震雷果然对人才很重视，连自己的秘书都派过来了，心里想着这些，他连忙道：“不敢，鄙人陈晖祖！”

“原来是陈先生，请跟我来，老板在办公室恭候您的大驾！”

这话说得陈晖祖一阵感动，回国这些日子以来，各衙门、洋行都对他不理不睬，爱要不要的样子，可谓受尽了冷落，没想到在这一家还没有正式投产的振华公司里受到了如此的礼遇，一个秘书说的话都给人如此的尊重，看来这振华公司果然不一般。

来到办公楼二楼的走廊尽头一个房间门口，这个房间的门堪比那些别墅洋楼的大门那么气派，门檐上有一块牌子写着：“总裁办公室”。

“请您稍等！”秘书说了一句，待陈晖祖答应后，敲门进去，很快便出来道：“陈先生，总裁请您进去，请！”

“有劳了!”

两人进了办公室，陈晖祖便看到东侧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有一排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很多书，有古籍线装书，也有西洋科技、经济类书籍，在办公桌和书架之间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穿着一件款式很特别看上去像立领西服的年轻人。

“总裁，陈晖祖先生来了！”秘书稍稍弯腰说道。

萧震雷起身走出来笑着向陈晖祖伸出手道：“欢迎您陈先生，我是萧震雷，您是从租界过来的吧？这么远麻烦您过来一趟，让您受累了，请这边就坐，小高，请帮我们倒两杯茶”。

“好的，总裁！”秘书小高答应一声转身离开。

这时陈晖祖才有机会说话：“萧先生太客气了，说实话，我从未受到

过如此礼遇，您让感受到了尊重，谢谢！”

“陈先生，应该是我谢谢您，您能来我们公司应聘，是详细我们公司，是看得起，认为我们公司有发展前途，这是对我们的肯定，这边请！”

两人落座后，秘书恰好送来了茶水，陈晖祖喝一口就进入正题，从自己公文包里拿出自己的履历递过去道：“萧先生，这是我履历，您看看！”

“好！”萧震雷接过陈晖祖的履历翻看起来，只看了一半，萧震雷就知道此人是谁了，陈晖祖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他的原名叫陈晖祖，后来改名晖德，字光浦，以字行世，乃是历史上近代华夏大名鼎鼎的银行家，这可是一尊大神。

“原来是陈先生是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的留学生，留学之前还在汉口任过职，了不起，了不起啊！陈先生，你是学金融经济的，对现今我国的金融现状怎么看？对我国现在的钱庄业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大了，陈晖祖是来应聘财务总监的，萧震雷不问与财务有关的问题，却问这种经济金融专家才能回答出来的问题，显然有些跑题了，不过这正是萧震雷的用意所在，因为他知道以陈晖祖的才能做一个公司的财务总监太屈才了。

陈晖祖知道这就正式开始面试了，他思索一番道：“我是不久前才回国的，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现在上海滩上很多市民对橡胶股有一种盲从的心理，这也是因为国际上对橡胶的需求日益加大，橡胶价格持续上涨造成的，洋人中有少人看到了这种情况正在想办法利用这种现状发财，市面上已经新开了好几个橡胶公司发行股票圈钱，我怀疑橡胶的股价极有可能被拉高到一个可怕的高度，而橡胶股票的高价是虚的，一旦国际橡胶价格出现滑落，或者某些使用橡胶的大国出台限制橡胶价格的政策，全世界都很可能爆发股灾，到时候西方国家消息传递比较快，而我国这边得到的消息比较晚，到时候损失最大的是我国，而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其中有我国自身的原因，我们没有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的衙门，以至于现在橡胶公司越来越多，随便租个房子，在大街上树个牌子就可以发行股票，这太乱了。

如今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形式太过单一，而且在资本上也无法与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相提并论，大多数钱庄和票号大多靠公款存汇业务支撑，一旦这些钱庄和票号失去靠山失去公款存汇业务，在存款被提而放款一时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周转困难，那么钱庄和票号必然要倒闭”。

第122章邀请入会

陈晖祖随后又对经济状况、钱庄、票号、银行以及股票市场说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尽管萧震雷对经济金融领域完全是门外汉，但他来自后世，长时间的受电视电影、报纸等新闻媒体的熏陶，听也听得多了，有那么一些了解，现在再听陈晖祖的阐述，感觉这陈晖祖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士。

在陈晖祖说完后，萧震雷沉吟片刻便道：“陈先生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对银行业的很多见解与我不谋而合，以陈先生的才华，在我振华公司做一个财务总监算是屈才了，我呢，正有意开一家银行，本金大概二百万两，我想请陈先生暂时先做财务总监的职位，待我筹集到本金和打通一些官面上的关节之后，陈先生再着手帮我去主持银行的事宜，不知陈先生意下如何？”

陈晖祖闻言有些激动，连日来多番受到冷落和不顺，现在终于有人看重、欣赏自己的才华，这还真有点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伸手同萧震雷握住道：“多谢总裁器重，一切就按总裁之言办吧！”

现在两人才刚刚认识，虽然已经确定了以后就要一起共事，但萧震雷也清楚交浅不言深的道理，陈晖祖能这么说已经很难得了，他想了想问道：“陈先生，公司这边暂时还很简陋，宿舍还没有建好，工人们也住在工棚里，先生在午休或其他时间想休息的话就只能在办公室里，您的待遇按照副总经理级别，给您配专职的汽车和司机。另外在租界还有一套房子，不过房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给您办好。在这期间您的住宿问题需要您自己解决，当然费用可以在公司财务上报销。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陈晖祖摇头道：“谢谢总裁，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那么您需要多长时间处理自己私事？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您明天就来上班！”

陈辉祖连忙道：“当然可以！”

萧震雷点点头，起身在办公桌上按了一下铃，秘书很快进来了，萧震雷吩咐道：“小高，陈先生的职位是财务总监，带陈先生去办理一下入职手续吧，另外立即给陈先生准备好办公室以及代步车马。房子的事情也要尽快办好”。

“好的，陈先生，请跟我来！”

送走陈晖祖之后，萧震雷心里感叹总算找到了一个人才，如果开银行要找总经理的话，在当今的中国，陈晖祖是第一人选。

想要招到与机械制造有关、并且拥有大型公司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实在太难了，这个时代懂得机械制造的人才本身就少，即便有也基本上都在为清廷效力。就更别说有管理经验而且又懂机械制造的人才了。

又过了几天，萧震雷面试了不少人，但能让萧震雷比较满意的少之又少，萧震雷选择了一个叫霍尔的比利时人做振华公司的总经理。又从上海滩两家小厂挖来两个人当任副总经理，这两个人分别叫邓华明和林志强，

这两个人都有机械制造的管理经验。以前所在的机械厂虽然规模较小，但好歹人家管理过大一批人。

　　这些高层人员定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招聘中层管理人员，这些事情自然是交给霍尔、陈晖祖、邓华明、林志强这些公司高层去做。另外公司的管理层结构、组织框架和章程这些都需要他们来做，萧震雷也只是偶尔提一下意见。

　　公司有了高层，很多事情就不需要萧震雷亲自去做了，这天他把工作交代给霍尔等人，就让狗蛋赶着马车送他回了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萧公馆。

　　回来洗了一个澡，洗去连日来的疲劳，刚刚换上干净衣服，负责公馆安全的周传东就走过来说：“先生，外面有一个陈英士的先生求见！”

　　“陈琪美？他来干什么？”萧震雷心里嘀咕了一句，想了想对周传东道：“你去请他进来吧！”

　　“是，先生！”周传东答应一声就走了。

　　萧震雷起身走到洋楼门口，远远的就看见周传东领着陈琪美和一个外国女人走了过来，当看见那个洋女人的时候，萧震雷感觉那女人好生面熟，仔细一想，这洋妞不就是那晚在汇中饭店的舞女德玛吗？陈琪美怎么跟她在一起？而且这个女人对那晚的事情可谓是清楚的很，如果她把那件事情说出？萧震雷心里否决了这个可能性，毕竟她是同谋，而且又收了钱，再说谁会相信一个舞女说的话？这种人的话在法庭上也不能作为证词。

　　放下心中的疑惑，萧震雷迈步走下楼梯笑道：“欢迎陈大哥前来寒舍做客，萧某不胜荣幸！”

　　陈琪美提着一个礼盒将其交到周传东手上后向萧震雷拱手笑道：“萧老弟你是个大忙人，看来我今天的运气不错，正好碰到你在家里，怎么样，我没打扰你吧？”

　　萧震雷装作不悦道：“陈大哥说哪里话来，你是请都请不到的贵客呢，即便是有事也要推了，先招呼你再说！这位美丽的小姐是？”

　　陈琪美当即做介绍：“这位是德玛小姐，是从德国来的，德玛小姐，这位就是名震上海滩的萧震雷先生！”

　　萧震雷和德玛两人心知肚明，都装作是第一次见面，做了个吻手礼之后，萧震雷请陈琪美和德玛两人进入洋楼客厅就坐，并让吴妈上茶。

　　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之类，陈琪美已经到这里来过几次，每次萧震雷都是热情的招待，两人相谈甚欢，这次来了之后，三人就坐在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聊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德玛说：“萧先生，我可以去后面花园看看吗？”

　　“噢，当然可以！”萧震雷笑道：“您可以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请随意！”

　　“谢谢！”德玛嫣然一笑，提着裙摆起身欢快地走了。

　　德玛去逛花园之后，萧震雷和陈琪美又继续闲聊，两人聊的话题天南

地北，无所不聊，从日本、美国的政治聊到巴黎的女人，说起风月，陈琪美是个行家里手，这也跟他的工作有关，他长期借着青楼妓寨的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这些地方混得久了，自然而然地成了老手，德玛这个女人就是他最近交往的。

聊着聊着，陈琪美话题一转问道：“萧老弟，我听闻最近这段时间，你与青帮范高头范老哥闹的颇为不愉快？”

什么颇为不愉快？简直就是成了生死仇家，陈琪美这样说只是不想让萧震雷脸上难看而已，萧震雷也清楚陈琪美和范高头的关系，以他与范高头的关系，他不可能不明白两人闹成这样的原因，那么陈琪美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萧震雷猜测陈琪美有可能是来当和事佬的，于是不动声色笑道：“陈兄，不是我要跟他闹，是他不厚道在先，这上海滩有钱人多如过江之鲫，超级富豪也不在少数，他贪婪也就罢了，那么多有钱人的主意他不去打，偏偏对我手里那点钱眼馋，我手里的钱难道就是大风刮来的？他这么做是为什么？以我为一个黄毛小子，外乡人，好欺负？陈兄，你跟范高头的关系我也清楚，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但在我这里，你是你，他是他，我绝对会区别对待，你要是看得起我，我还当你是朋友，可你要是来当和事佬的，那就恕我不能从命了，上次事情，双方都损失不小，我的兄弟们死伤惨重，缺胳膊断腿的也不在少数，他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跟他之间已经成了生死仇敌，没有化解的可能了！”

陈琪美还真没想到萧震雷这么快就猜中了他的来意，不过他也长期在外面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反应很快，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脸上丝毫看不出尴尬，连忙摇头道：“萧兄弟你别误会，我今天还真不是过来当这个和事佬的，我也当不了，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管，就如你说所，咱们各交各的，我刚才也只是随口一问罢了，这次我来是为了其他事情！”

“哦？陈兄请说！”

陈琪美喝了一口茶说道：“自从认识萧老弟之后，我们每次相谈甚欢，我相信萧老弟也应该猜到我是什么人了，没错，我是革命党，受孙先生的指派在上海滩从事革命活动，主持上海滩革命活动的一切工作事务，经过这么多天的闲聊和观察，我看得出来，萧老弟是不满清廷统治的，是同情革命的，至少对我们是没有敌意，而且萧老弟深知民族大义，正是我们革命者的理想人选，我代表同盟会上海分会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不知道萧老弟意下如何？”

萧震雷听得目瞪口呆，这样就算拉人入伙？如果答应就算进入革命者阵营了？这也太草率和儿戏了吧？这样的组织他还真不敢随便加入。

第123章怀疑

对于在自己发出邀请之后，萧震雷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而是一直在发呆，这一点让陈琪美有些奇怪，他再次出声提醒：“萧老弟，萧老弟？”

“啊？哦！”萧震雷终于回过神来，正色道：“陈兄，多谢陈兄看得起我，我很欣赏陈兄和你所在的革命党的所作所为，并且深感钦佩，中国正是有你们这些的革命党，才有希望，不过很抱歉，我不能加入贵组织”。

陈琪美对于萧震雷竟然拒绝了自己的邀请非常的纳闷，经过这段日子以来的观察，他发现萧震雷的思想是很进步的，对革命事业也是抱着同情态度的，而且刚才萧震雷也说了，钦佩革命党的所为所谓，这家伙为什么就不同意加入革命党呢？忍不住问道：“萧老弟，你为什么不同意加入我们呢？你要知道，迟早中国的历史将因为我们发生改变，这个世界终将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天翻地覆，所有人都会卷进来，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有你一个！”

萧震雷不得不承认，从事这种革命工作的人都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感染力，陈琪美说的话，每个字，在特定的语气渲染下都有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力量。可惜的是萧震雷来自后世，早就对这种带有巨大感染力的话语有着很强的免疫力。

“陈兄，我知道，中国的历史将会因为你们而改变，因为中国到了必须要求变的时候了，我不加入的原因是我对你们当中的某些主张不认同，但我对你、对你们所有的革命党人没有偏见。无论如何，你陈英士始终是我的朋友！”

萧震雷这么一说，陈琪美就明白了，事实上这些年在他发展革命党人的过程中遇到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就例如实业家张骞等人就是如此。张骞等人主张保留清朝皇室，主张立宪，他们这些人的主张与革命党人的主张有很多相同之处，那就是中国必须改革，因此大家还算是同一战线的人，大家虽然不至于亲如兄弟。但也绝对没有刀剑相加，很多时候还有往来。

陈琪美对萧震雷的这种想法是很理解的，不过他还是想搞清楚萧震雷对革命党的那些主张不赞同，于是他问道：“那么不知道萧老弟对我们的哪些主张不赞同呢？”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首先我就不同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话。虽然说满清是在两百多年前入主中原，以异族的身份统治了中国两百余年，可这都两百多年过去了，满人也早就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满清都可以容得下其他的民族，难道我们就容不下其他民族吗？而且在列强看来，满人就是我们中的一份子，只是满清是统治者。我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难道就因为是满清统治就不是中华了吗？错了，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中华。用不着恢复，你们所说的恢复中华，无非是恢复汉人对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你们要驱逐鞑虏，打算把他们驱逐到哪儿去呢？东北老家？或者驱逐到沙俄去？这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如果是这样。我想全中国人都不会同意这一点，这是要被历史诟病的！

除了我不同意这个主张之外。我还想问英士兄两个问题，你们把脑袋别在护腰带上是为什么？如果革命成功了。你们打算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难道你们这么干只是不甘心被满清统治，想要自己掌握话语权？打算自己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吗？”

陈琪美傻了，他以前听了一直是热血沸腾的一句口号，在萧震雷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和质问下，竟然是破绽百出，不仅仅是破绽百出，这还牵涉到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而萧震雷后面问的两个问题，他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是啊，难道我们真的只是不甘心被满清统治，想要自己掌握话语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别人凭什么跟着我们一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别人凭什么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陈琪美想着这些问题，久久没有说话，萧震雷也不打扰，眼看着到了晚饭时间，估摸着德玛快要过来了，刚想着就听到了脚步身，便对陈琪美说道：“英士兄，要不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也再想想，你们呢也对我再考察考察？”

萧震雷没有把话说死，也不想跟革命党彻底闹翻，毕竟大家有着共同的目的，正所谓求同存异嘛，在面对满清王朝的立场上，大家态度是一致的。此时革命党虽然在组织上还很松散，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成员也十分复杂，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贡献却是不容置疑的，至少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终结了，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巨大历史贡献。

陈琪美此时也回过神来，看见德玛走过来，于是连忙答应：“好，好的，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吴妈，吴妈！”萧震雷扭头喊了几声。

就见吴妈从厨房那边走了过来，“先生，您有什么吩咐吗？”

“吴妈你去告诉桃姐，晚餐多加几个拿手菜，今晚有客人在这里吃饭！”

“好的，先生！”

萧震雷这才转过身来对陈琪美笑道：“我们家桃姐的川菜做的一绝，今晚留下来尝尝她的手艺！”

陈琪美好像完全忘了刚才的事情，连忙大笑道：“哈哈哈，好，之前来过几次都没有在你这里吃饭，这次就尝尝！”

德玛也用憋足但很流利的汉语笑道：“看来我也有口福了”。

三人同时大笑，笑罢，萧震雷邀请陈琪美：“英士兄，趁着晚饭开始还有一点时间，要不咱俩手谈两局？”

“行，好久没有下棋了，就来两盘！”

晚上八点多钟送走了陈琪美和德玛，萧震雷回到客厅坐下，眉头却皱起来了，此前他一直很纳闷三井寿和铃木二郎到底是谁干掉的，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德玛的身上，毕竟德玛是一个舞女，而且还是一个德国人，但是今天他看到德玛之后心里就产生的怀疑，德玛的汉语进步得太快了，一个月之前她不仅不会说汉语，连听都听不懂，这还不是他怀疑德玛的主要原因，怀疑德玛的主要原因是周传东告诉他，德玛竟然在萧公馆内到处走，

不仅在花园，留楼上各个房间都去过，看似玩耍，实则是在刺探，这就让萧震雷不得不怀疑了。
洗完澡之后，电话响了，萧震雷刚好从浴室出来经过书房的门口，于是进入书房关上房门接了电话，“喂，哪位？”
“寰宇兄，是我，刚才我接到下面的报告，说有人在监视萧公馆，你那边一定要注意一点，下午是不是有人去过萧公馆？”
是王亚乔打来的电话，萧震雷听出了这个声音，看来为了萧公馆的安全问题，王亚乔专门派了人在萧公馆附近蹲点进行反监控，一旦发现有人攻击萧公馆，他们可以及时增援，也可以通知萧公馆内的人注意。
萧震雷说道：“不错，下午同盟会上海分会的陈琪美过来了，还有一个德国女人，是他带来的，怎么？难道我这里被监视还跟他们有关？”
王亚乔的声音从电话中传过来：“是的，因为监视萧公馆的人是跟着他们去的萧公馆，在他们离开之后，跟踪者一分为二，其中一个人留下来继续监视，另一个人跟着他们后面走了！”
萧震雷脑子里高速运转，随后道：“看来咱们又被一方势力给盯上了，久光兄，你认为监视我们的是什么人？”
王亚乔那电话那头笑道：“我想寰宇兄应该猜出来的吧？何必问我呢？”
萧震雷叹了一口气，心里权衡一番之后说：“久光兄，麻烦你解决掉监视萧公馆的人，顺便把跟踪陈琪美的人也解决了，在解决他们之前问清楚他们的身份，别搞错了，免得杀错了人引来其他的麻烦！”
“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
“等等！”
电话那边的王亚乔正准备挂电话，听到这句问道：“寰宇兄还有什么事吗？”
萧震雷摸了摸下巴道：“我总觉得跟在陈琪美身边的那个德国舞女德玛的身份不简单，说不定他是哪一国的间谍，你派人跟着她，但千万别惊动她，也要盯梢的人保护好自己，如果她真是某国的间谍，那么她的身手只怕是十分的厉害，我怀疑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以及他们的四个保镖就是被她干掉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显然是王亚乔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十分的震惊，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传过来：“好，我明白了！”
放下电话，萧震雷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个德玛怎么会在陈琪美的身边呢？她是无意中结识陈琪美，今天也是无意随同陈琪美而来的，还是她故意接近陈琪美来到萧公馆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萧震雷。

第124章损失

深夜，萧震雷在睡梦中被门外的吴妈叫醒，原来是有电话打过来，他穿了睡衣起来到书房接电话，“喂？”

电话里传来王亚乔的声音：“寰宇兄，是我！”

“哦，事情解决了吗？”萧震雷点燃一支烟问道。

“事情出了一点状况，可能有一点麻烦！”

萧震雷没有出身打断，电话王亚乔继续道：“监视萧公馆的人被我们干掉了，在做掉之前经过审讯，确实是清廷的暗探，但是在解决跟踪陈琪美的那人时出了一点意外，让他跑了，那人身手很强，不过他受了伤，能不能活着回去还不清楚，但我们不能不做最坏打算！”

萧震雷眉头紧皱，抽了一口烟后道：“也就是我这里已经暴露了？”

从事间谍这个行业的人通常是行走在黑白世界的边缘，非人非鬼，在大部分时候并不是间谍的身手越高就越厉害，战斗力只是间谍能力的其中一项素质，间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刺探情报，所有的能力都是在为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是间谍的战斗力越强，生存下去的能力就越强，这对于刺探情报有着很大的帮助。

因此，间谍在发现被人跟踪，或者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怀疑的时候，并不是你想将跟踪的人杀了就杀了，即便你战斗力再强，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也一样，或许敌人只是在怀疑你，并不肯定你是间谍，而你一旦动手。那么就意味着你彻底的暴露了，你的暴露就意味着你刺探情报的任务已经失败或者你被敌人确定了身份。而萧震雷就是担心清廷方面怀疑他与革命党有关。这是他现阶段不希望看到的，他还没有准备好与清廷方面开战。现在开战只能是前功尽弃。

萧震雷默默地吸着烟，他没有说话，脑子里却在分析着各种可能，过了一会儿问道：“这么说我们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清廷方面怀疑？”

王亚乔道：“被怀疑是一定的，不过我认为清廷方面怀疑最多的应该是陈琪美，毕竟跟踪他的人没有死，我们的人在追击那个人并且感觉那人可能会逃脱的时候释放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追击的人是革命党，既然是革命党那么肯定与陈琪美有关。我怀疑陈琪美的身份早就暴露了，清廷方面之所以派人跟踪他而没有抓他，其实是想将上海的革命党一网打尽！”

萧震雷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清廷方面只怕要收网了，今晚清廷方面肯定会对在上海滩的革命党动手，你们查到了是哪方面的人了吗?是上海县衙还是道台府？”

电话那边的王亚乔道：“按照你的分析，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打入上海县衙和道台府的兄弟没有消息传过来。如果清廷方面要动手的话，我现在应该得到消息了啊！除非这次盯着陈琪美的人来自南京！”

萧震雷听了王亚乔的话，脑子里灵光一闪，他连忙道：“对了。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我听宝山葛县令提起过一件事情，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上次码头爆炸案中丢了大批军火的事情而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高级密探前来

调查失踪军火的去向。这个高级密探可能怀疑码头爆炸案是陈琪美他们干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清廷方面很可能已经动手了。因为如果从南京来的人有端方的手令就根本不需要知会上海县令李修梅和上海道台蔡乃煌直接调动巡防营兵马。”

萧震雷闻言眉头皱了皱，思虑一会问道：“你们对革命党的情况摸得怎么样？知道他们在上海滩的各据点位置吗？”

“搞清楚了几个！”

萧震雷立即道：“虽然我们与革命党所走的路不同。但目的却是有着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清廷，我们不能在明知道他们会受损失而有能力帮助的情况下却不出手相救，你马上派人在那几个据点附近蹲守，一旦发现有清军过来立即通知他们撤离，但不要与他们照面，省得出问题！”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萧震雷就让王亚乔在萧公馆与秘密行动队其中一个据点之间牵了一条电话专线，不与外界接通，电话线走话城市街道的下水道走地道接入，不走外面，也不会被人发现，因此这条电话专线是绝对安全的，萧震雷和王亚乔在电话里才敢什么话都说。

天还没亮的时候，王亚乔再次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清廷方面果然动手了，革命党这次损失很大，除了王亚乔派人蹲点的那几个据点在清军到来之前被提前提醒，里面的人得以逃脱之外，在上海县境内的革命党据点几乎全部被端了，只有在租界内的一些隐秘据点得以幸免，即便是在租界内的有些据点，因为被清廷的暗探发现，也因此被端掉，虽然清廷的人马不能光明正大的进入租界抓人，可他们完全可以组织人手以便衣的身份进入租界开枪杀人，或者是闯入据点进行秘密逮捕，然后再秘密带回华界。

陈琪美这次也是因为王亚乔在清廷的密探赶来之前派人提醒而逃脱的，而德玛这个德国舞女也因此被清廷方面怀疑，不过鉴于她是德国人的身份，清廷方面暂时还没有对她动手，只是派人监视，而她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去招惹那些清廷密探。

第二天一大早，萧震雷在院子里晨练的时候发现自己家再次被人监视了，看来清廷方面的那个高级密探还是对他产生了怀疑，但是因为他的身份不一般，而且在宝山有着一份巨大产业，所以才没有动手，现在也只是在怀疑阶段，清廷密探虽然行事没有什么顾忌，但是也不能完全乱来，不能因为凡是与陈琪美接触过的人就逮捕，更何况还是萧震雷这样在上海滩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且不说他在华商界的人脉关系，就连洋人们也争相与他结交，得罪可这样人，如果洋人找麻烦，那个南京方面派过来的清廷高级密探只怕日子也不好过。

萧震雷知道，不能再把这个监视的人杀了，如果杀了这个监视的人，那么就坐实了他与革命党有关，想要平安无事，就只能任由其监视，全当不知道一样，他没有把这事告诉吴妈、桃姐和根叔等人，只是与周传东说了，让他主意一点不要露出破绽。

公共租界，云南路，宁商总会。

宁商总会是由朱保三、虞恰卿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发起组织的，持有港英政府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部总会执照，当时上海人称它为“特别照会”，非常“靠硬”，公共租界巡捕房末经会审公堂的允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保三、虞恰卿等人在业余时间经常去宁商总会打牌，约人会谈；同时也是掩护革命党人秘密集会、暂避风头等最好的掩护所，陈琪美在成功逃脱清廷密探的追捕之后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避难。朱保三等人也不是每天都来宁商总会，但这里却有专人打理，因此他受到了很好的招待。

躺在榻上，陈琪美拿着烟枪美美的抽了几口红土，闭上眼睛享受着红土烟味带来的愉悦感，连续抽了好几口之后，他才真正的平静下来，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声音：“朱老爷、虞老爷！”

“嗯，你下去吧，去门口看着点，不要让无关人等进来！”

“是，朱老爷！”

随后房门被推开了，朱保三和虞恰卿两人先后走了进来，陈琪美见状放下烟枪坐起，打招呼道：“保三兄、阿德哥你们来了！”

两人脸色严肃的点了点头，朱保三坐下后看见陈琪美身边的烟枪还有榻上矮几上的红土后皱了皱眉，忍不住劝道：“英士啊，红土这玩意不是什么好东西，用多了伤身，你受孙先生所托主持上海滩这边的革命事业，本身事情就多，再用这东西只怕精力不济，能戒了就戒了吧！”

陈琪美闻言看了看烟枪和红土，苦笑道：“多谢保三兄劝诫，我倒是想戒了，只是这玩意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戒掉的，我事又多，只怕没有这个时间，等革命胜利了再说吧，以后我尽量少用就是了！”

虞恰卿见气氛有些不好，立即转移话题：“好了，还是先说说昨晚的事情吧！英士，昨晚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清廷突然发难，我们的损失怎么样？”

陈琪美一脸的愁容和苦相，跟着孙老板这几年，成天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整日里担心被清廷方面的密探得知他的身份，担心被清廷抓捕，经过这几年的辛苦努力，好不容易在上海滩建立这么多秘密据点，算是有了一点点成果，总算是对孙老板有个交代，可哪知一个晚上就给全部捣毁了，弟兄们死的死，被抓的被抓，能逃脱的寥寥无几，富农一朝又变成了赤贫，心里的苦楚只有他一人知道。

他苦笑一声道：“清廷方面肯定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怀疑他们一直在跟踪调查我，事先没有抓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跟踪我找到我们的秘密据点，这帮人果然狠毒，我们几年的努力全白费了啊！”

第125章打探

“具体的损失还在统计当中，但在华界的秘密据点全部被捣毁这个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现在只剩下租界极为隐秘的五个据点没有被发现，兄弟们死的死，被抓的被抓，具体有多少人被抓，有多少人死了，还有多少人逃脱，还不是很清楚！”

朱保三和虞恰卿两人听了脸色突变，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闻之好久没有回过神来。

朱保三有些疑惑道：“昨日傍晚我还与蔡乃煌等人在一起吃酒听曲，没听到什么风声啊，怎么会突然出这种事？“

虞恰卿也道：“我昨天也在和知县李修梅等人在一起吃饭，也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县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动静，这事儿就奇怪了，再说了，如果巡防营方面有动作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李修梅和蔡乃煌的允许下就擅自动手，这事有蹊跷！”

疑问被说出来之后，三人都没有什么答案，谁也不清楚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玄机，一时间三人都没有说话了。

良久，虞恰卿才开口说话，“事已至此，再唉声叹气也是无用，看来英士你以后行事要收敛一些，不要那么张扬，一切都要秘密进行，否则孙先生回来我们如何向他交代？现在我们还是想想如何查清楚具体的损失，看看有多少兄弟被清廷抓走了，关在什么地方，如何设法营救才是当务之急啊！”

相比陈琪美，朱保三和虞恰卿两人在面对大事时无疑要沉稳老练得多，毕竟他们年岁一大把了。经历的事情要比年仅三十岁的陈琪美要多得多，如果不是他们是由陈琪美发展起来的。在革命党内的资历要比陈琪美浅薄一些，主事的人应该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朱保三点头道：“这话不错。英士你看如何进行？”

陈琪美神志恢复清明，思索一番便道：“这样吧，我对道上的人和事比较熟悉，我去道上打听打听，看看是否有什么消息，官面上那边就有劳两位哥哥了！明日晚间我们再在这里会面，两位哥哥以为如何？”

朱保三和虞恰卿闻言沉声片刻，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点了点头。虞恰卿道：“好，就这儿定了，英士，你这边还要尽快联系了一下失散的兄弟们，将他们秘密召集起来，一方面统计一下我们还有多少兄弟，另外一方面也对他们打打气，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损失是在所难免的。让他们不要悲观，把悲观化为力量继续与清廷斗，再有，我觉得你应该把此事致电告知给在花旗国的孙先生。让他心里也有一个底，你觉得呢？”

陈琪美闻言觉得虞老板考虑得比较周到，也没有不妥的地方。特别是向孙老板汇报这件事情，必须要尽快去做。如果等别人先向孙老板汇报了再汇报就晚了，于是说道：“阿德哥说得不错。我尽快去办！”

各人散去之后，陈琪美去找刘福彪在道上打听消息，自己则去了大北电报公司给远在美国的孙老板报告情况。

而朱保三和虞恰卿两人则分别去道台府和知县衙门，看是否能够得到

一些消息，晚间十分，两人再次碰面，却都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两人因此可以肯定，昨晚的抓捕行动不是道台府和知县衙门部署的，两个官府的衙役捕快们也都没有出动，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清军驻上海巡防营做的了。

此时清军在上海有五个巡防营驻守，一个名叫姜国梁的人为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如果巡防营要对革命党下手，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姜国梁的，因此两人决定从姜国梁那里套套口风。

可怎么着手呢？朱老板和虞老板两人与那姜国梁且不说没有交情，还素不相识，就这么贸然上门套话，不被当做革命党抓起来才是怪事。

经过一番努力打听，两人在上海华商总会得知华商会有一个成员，是个杨姓商人，此人与姜国梁颇有交情，而且这个杨姓商人还与一个名叫周南郊的贵州籍商人关系相交莫逆，周南郊是姜国梁的贵州同乡，周南郊平日里与姜国梁往来频繁，关系非常不一般，周南郊在上海滩能够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全都是姜国梁在背后撑腰。

为了打听消息，朱老板和虞老板当即于第二天中午在得月楼宴请杨姓商人和周南郊。他们两个作为华商在上海滩的代表人物，而且是宁波浙江帮商人的领头人在此时的华商会中是很有号召力的，相比朱老板和虞老板，杨姓商人和周南郊的生意就要小得多，如果能与朱老板和虞老板攀上关系，那以后在生意场上岂不是会顺风顺水，发大财？杨姓商人和周南郊接到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来来来，保三兄、恰卿兄，我老周再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了，你们随意，随意，哈哈哈！”尽管是朱老板和虞老板宴请那两人，可他们也存心来结交朱老板和虞老板的，因此一上桌端起酒杯就敬朱老板和虞老板。

朱老板和虞老板还想靠着他们打听消息，见两人轮番敬酒，也来者不拒，一概接下，酒过三巡之后，杨姓商人和周南郊就都有些晕晕乎乎了。

朱老板和虞老板见状互相对视一眼，看来时机已到，朱老板便扯出话题：“你们听说了吗？昨日里，巡防营对革命党人下手了，还抓了不少人，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朱老板这么说纯粹是在探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如果他们两人知道这件事情，在酒桌上十有**会忍不住说出来，可如果他们两人完全不知情，要么会追尾，要么就洗耳恭听。

果然，周南郊闻言醉醺醺地开始口无遮拦了：“当、当然是真的，这事我知道，巡防营的姜统领是我同乡，昨日晚上我去拜会他，我们正说着话，中间来了一个人拿着两江总督府的牌子，我不是官面上的人，因此只能回避，躲在里间听他们说起抓捕革命党的事儿，那南京来人好大的官威，姜统领看见那牌子都只能乖乖照办，发下令签，让第三巡防营听从那南京来人的指挥去抓革命党了，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怎么清楚了！”

怎么后来就不清楚了？朱老板和虞老板听了一半，却没有了下文，心中不免有些焦急，这些都显露在脸上，却不知被杨老板看见，杨老板一介商人，在商场上混了多年，自然会察言观色，见了朱老板的反应就知道这事不简单，再将他们一起宴请他和周南郊的事情联系到一起，答案就呼之

欲出了。

杨老板眼睛珠子转了几转，便闭口不言了，只端起酒杯向朱老板和虞老板敬酒，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喝酒，只是应付了事。两人将周南郊的话听到了心里，却不知道被抓的那些人有多少，现在怎么样了，是死是活？如果还活者，被关在什么地方？这是他们急于弄清楚的。

一顿酒席吃到最后，周南郊已经喝醉了，再想从他嘴里套点东西出来只怕不行了，而杨老板又闭口不谈，朱老板和虞老板对视一眼，看来这事还得从杨老板和周南郊身上下工夫。

让酒楼掌柜的把酒菜钱挂在自己账上，朱老板就和虞老板将周南郊与杨老板送出了酒楼，周南郊已经醉了，他的车夫将其扶上马车便离去，可杨老板还没有，他看着朱老板和虞老板就要上马车离开，立即喊道："保三兄、恰卿兄请留步！"

两人站定转身，朱老板问："杨老板，还有何事呢？莫非还没喝好？"

"哈哈哈，非也非也！杨某还有几句话想与两位兄台说一说，载我一程如何？"

朱老板和虞老板对视一眼，不知道这杨老板到底是何意，朱老板点头笑道："当然，杨老板请上车！"

杨老板向自己的车夫吩咐赶着马车跟在后面，便转身上了朱老板的马车，而虞老板则上了自己的马车。

马车走了一段路之后，杨老板就开口了："朱老板，刚才在席间我看出来了，两位兄弟今日宴请我和周兄只怕不是单单为了结交我们吧？是不是与巡防营抓捕革命党一事有关？"

朱老板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心中只说不妙，被这家伙看出了端倪，他脑子飞速一转，看了看杨老板的表情便明白了，这杨老板如果想告密的话，只怕不会专门留下来单独与自己说话，肯定是有什么目的。

得到这个结论之后，朱老板当即装作唉声叹气道："杨老板是个明白人啊，老兄我也不瞒你，在昨日巡防营抓捕革命党的过程中，我有一个远房侄儿遭了无妄之灾，被当做革命党抓进去了，我听说杨老板和周老板与巡防营统领姜国梁交情莫逆，因此宴请你们想打听一下我那远房侄儿现在如何了，被关在什么地方，如果可能的话，有没有办法把人捞出来！"

第126章捞人

听了朱老板的话，杨老板微微一笑道：“保三兄，你这可算是找对人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以我跟姜统领的交情，打听一点事还是很容易的，至于能不能把人捞出来我不敢打包票，明日晚间才能给你准信，不过嘛”

这显然是在要价，朱老板怎么会听不出来，立即道：“杨老板，这事还得请你帮忙，你尽管说，有什么需要我朱保三的尽管开口！”

两人都是人精，话说到这份上了，都有点心照不宣的意思，杨老板连忙道：“保三兄说哪里话了，我是这种要好处的人么？我就是仰慕保三兄，交你这个朋友，以后在上海滩的生意场上还要多多仰仗保三兄啊，你放心，明日晚间我保证给你一个准信！”

朱老板听了拱手道：“好，杨老板这个朋友我朱保三交定了，我听说杨老板你的粮行最近新进了不少小麦，我的立大面粉厂正缺原料，与其从别家粮行采购，还不如跟杨老弟做这笔生意，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杨老板大笑：“哈哈哈，保三兄所言甚是，那我就多谢保三兄了！”

“咱兄弟说什么谢字？”

“对了，你那远房侄儿叫什么名字？”

朱保三当即把一个革命党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名字告诉了杨老板。

晚上，朱老板、虞老板和陈琪美在宁商总会汇合了，双方将情况说了一遍，陈琪美吩咐刘福彪在道上打听到一些消息。但消息不多，革命党被抓一事在道上传播很少。纵使有一些消息，也都是大众知道的。大众只知道清廷对革命党动手了，不仅在华界的革命党据点被捣毁一空，就连租界也有不少据点被端，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兵马动的手，也不知道是谁负责指挥的。

在道上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陈琪美倒是联络上了不少逃脱的兄弟，并且告诉他们暂时不要聚集在一起，也不要在外面露面，现在风声紧。很容易被清廷密探抓住马脚，寻到蛛丝马迹，等风声过后再等通知。

朱老板和虞老板这边也把打听到的情况说了一遍，三人决定就从杨老板和周南郊身上入手，一定要想办法把被抓的兄弟们捞出来。

次日晚上，还是在老地方，杨老板如约而至，朱保三已经等候多时。

两人入座后，朱老板请杨老板喝酒吃菜。频频不绝，这让杨老板感觉受到了礼遇，当下也不卖关子了，放下筷子直接道：“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也给你在姜统领那边探了路，那些被抓的革命党全部被关在第三巡防营的营地里，日夜派重兵看守着。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南京来人还没有审讯到你侄儿身上，如果要捞人。得趁早，最好是今晚。因为一旦被审讯，让那位南京来人有了印象再想把人捞出来就不可能了，姜统领也不可能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帮忙，我把你侄儿的事情跟他说了，当然我没说是你侄儿，只说是一个朋友的侄儿，他答应帮忙，但要价两千两银子，他说这也是看我的面子，捞一个还成，如果多了就不行了，会被那位南京来人发

现，可少一个人却没有什么大碍，糊弄一番就过去了，他要两千两，不知保三兄意下如何？当然，如果保三兄嫌价太高，我可以为你引荐，让你们亲自谈！”

杨老板这么说也是为了避嫌，本来是想结交朱老板，他不想朱老板误会他从中收了好处。

朱老板怎么会听不出来，连忙道：“我还不相信你杨老弟吗？那就说好了两千两，这事还请杨老弟帮忙帮到底，领人的时候请杨老弟多费心！”

朱老板听了杨老板的话也知道想要把人全部捞出来是不可能的，捞多了的话，就算给再多钱，那姜国梁只怕也不敢私自放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能捞一个是一个，而且只能把被抓的人里面的主要人物先捞出来，至于其他人再想其他的办法营救。

“好说好说，保三兄的事情就是我杨某人的事情！”

深夜，朱老板和杨老板两人坐着马车到了沪西第三巡防营驻地门口，下车后两人走向站岗的兵勇，那兵勇见人走过来立即端起长枪对准两人大喝：“站住，巡防营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停留，速速离去！”

杨老板连忙拱手道：“这位兄弟，我们是来找姚管带的，麻烦你去通报一声，你一说他就知道，这里有点小小意思，兄弟拿出买壶酒喝！”

那兵勇一听，知道这两人肯定认识姚管带，既有钱拿何乐而不为呢？当即放下长枪接了银子塞进怀里丢下一句话转身就走，“等着吧！”

不一会儿工夫，那兵勇就出来让他们跟着进去，说是姚管带有请，两人随即跟着进了兵营，很快见到了姚管带，姚管带四十多岁，看面相就知道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

“拜见管带大人！”

姚管带淡漠道：“两位找我何事？”

杨老板立即道：“鄙人姓杨，是姜统领让我们来找管带大人的，他说只要给您一说，您就清楚了！”

朱老板见姚管带这副神态，就知道这家伙想索要好处，他等杨老板说完之后从袖子里拿出两张一百两的银票塞过去讨好道：“此事还得麻烦姚管带了，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您一定不要嫌弃！”

姚管带一看，是二百两，当即哈哈大笑道：“好，你们俩也算识相，本管带也不为难你们了，跟我来吧！”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两人对视一眼立即跟了过来。

一刻钟之后，姚管带送三个人出了驻地大门，其中两个就是朱老板和杨老板。另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衣衫破脏、神情萎顿，这就是被两人营救出来的陈琪美的得力助手李海秋。李海秋的位置非常重要，他在陈琪美身边帮办党务事务。对革命党在上海滩的情况可谓是清楚和了解，一旦这个人出了问题，在上海的革命党恐怕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然而，就在他们离去之时，在巡防营驻地内一间营房拐角处露出一个身影，看着三人离去，又看着姚管带返回。

那黑影待姚管带不见了，便立即离开了驻地到附近打了一个电话，不

到一刻钟。立即有一人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队火枪队快速向第三巡防营驻地开来，那人头戴着单眼花翎顶戴，身穿五品官服，身材高大健硕，孔武有力，一双眼睛如鹰隼一般。

从此人头戴单眼花翎顶戴就知道此人身份非同寻常，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簪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

花翎又分单眼，双眼。三眼，而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而这骑马之人穿着五品官服，又戴着单眼花翎顶戴。说明他在皇宫之中当差，因为只有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才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顶戴，且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必须是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上三旗出身。

不等驻地门前的兵勇说话，那骑马之人就直接打马冲向了驻地大门，站岗的兵勇见状大骇，当即拔腿就向驻地内跑去。

巡防营驻地内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一阵鸡飞狗跳之后，穿戴歪歪斜斜的姚管带提着裤子和官帽跑了过来，离着老远就看见两队火枪队严阵以待，而且个个杀气，再看领军之人，竟然是从南京派来的、镶黄旗出身的鄂那海，立即将帽子戴上，系好裤带之后乱滚带爬地跑过去。

“鄂那海大人，这么晚了，您这么来了？还带着火枪队，是不是有什么行动？您通知我一声就行，何必亲自跑一趟呢？”在姚管带的眼里，这鄂那海是绝对惹不得人，镶黄旗出身就已经是身份高贵了，而且还是前锋营的参领，只有伸一个小指头就能捏死他。

鄂那海脸庞粗犷，下巴和嘴唇上却是无须，光溜溜的，这给人的感觉有些怪异，但此人绝对不是太监，只能说明此人十分的阴狠，他冷冷道：“当然有行动，不过这个行动是来抓你的！姚石清，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背着本官私自释放乱党，其罪可诛，来人呐，给本官把姚石清抓起来！”

“是，大人！”几个火枪兵立即冲上去讲姚石清按在地上捆了起来。

姚石清大骇：“大人，大人饶命啊，下令放人不是下官的本意，下官是受人指使的！”

鄂那海闻言脸色一变，心中想到能指使姚石清的人在上海滩有几个人？道台蔡乃煌和知县李修梅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能让姚石清下令放人的唯有巡防营统领姜国梁，他在这里能调动巡防营的兵马，还得益于姜国梁的配合和支持，如果这个时候与姜国梁闹翻了，还怎么继续追查乱党，还怎么追查那批失踪武器的下落？

鄂那海当即大怒：“大胆，你还敢狡辩，乱党被关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竟然说是别人指使，有谁能指使你？来人啊，给本官堵上他的嘴带回去，封锁驻地，今晚之事，任何人不得泄露半句，违者杀无赦！”。

“是，大人！”

随后，第三巡防营被封锁，任何人都不准出入，士兵也取消了休假，不得外出，抓住就砍头，面对磨刀嚯嚯的鄂那海，没有哪个清兵兵勇有胆子冲出驻地。

管带姚石清被几个兵丁像拖死狗一样拖进了一间牢房捆绑在一根木柱上，这也是封锁了消息的，外界也不知道姚石清被抓了。

鄂那海头戴顶戴花翎，身穿五品官府走了进来，一个兵勇搬来椅子放在被捆绑的姚石清对面，鄂那海取下官帽递给身后的兵丁，摸了摸光亮的前额，根本不管姚石清如何大喊冤枉，直接让旁边手持皮鞭的大汉动手。

“啪”，“啪”皮鞭抽得清响，伴随着姚石清一声声惨叫。

足足打了三十多鞭子，鄂那海才举手示意行刑的大汉停下来，待那大汉气喘吁吁退到一边后，鄂那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出声道：“好了，你现在可以说了，是谁指使你放人的！”

“大人，我说，我说！”姚石清惨嚎着连声答应，“是姜国梁统领让我放人的，真的，下官要说假话愿意受千刀万剐！”

将茶杯递给身后的兵丁，鄂那海又拿出一个鼻烟壶狠狠吸了两口，也不看姚石清了，只是问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让你放人吗？放走的人叫什么名字，在革命党中是什么身份？”

姚石清咽了咽口水：“大人，这我知道，是姜国梁收了别人的钱，放走的人叫李海秋，姜国梁告诉我说那李海秋只是遭了无妄之灾，并不是革命党人，否则的话，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放人啊，请大人明鉴！”

鄂那海又问：“你审讯过李海秋了没有？姜国梁怎么知道李海秋不是革命党？他收了别人多少钱？”

“大人，没有大人的命令，下官怎么敢审？姜国梁怎么知道李海秋不是革命党，这个下官就不清楚了，下官猜测他可能也不知道那李海秋是不是革命党，只是他收了别人的钱，至于收了多少，下官就不知道了，他可没有分给我一文钱，下官，下官只是向来领人的那人索要了二百两银子，银票就在下官的口袋里！”

一个兵丁立即上去搜出了他口袋的两张银票，鄂那海接过银票看了一眼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继续问道：“前来领人的人姓甚名谁，是什么身份，家住哪里？”

姚石清道：“大人，我只认识其中一个，那人与姜国梁关系极好，是开粮行的，住所好像在租界，具体位置下官不清楚！”

鄂娜海拿着鼻烟壶凑到鼻子下闻了很久，才说道：“姚管带，按照你的罪行抄家灭族都不为过，本官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你放跑了一个革命党，本官让你将功赎罪，把那些革命党全部一网成擒，你愿意吗？”

姚石清哪有不愿意的？不愿意也得愿意，否则就不只是死那么简单了！

第127章投产

振华公司的机械制造厂的机器生产设备已经安装完成，目前正处于紧张的调试之中，而发电厂已经开始发电了，通往机械厂制造厂电力线路也已经铺设完成，要不然不少机器生产设备没有电力开动不了。

发电厂的发电设备主要采用低温低压链式锅炉蒸汽发电机组，发电标准煤耗率为520克/千瓦时以上，一共有六台，另外还有十二台大型燃油发电机组作为辅助和备用发电设施，初始投入一台低温低压链式锅炉蒸汽发电机组使用，用于为机器机械制造厂提供电力，一台低温低压链式锅炉燃煤蒸汽发电机组的单机装机容量为10500千瓦，如果所有的发电机组全部投入使用，总装机容量可达到10万千瓦，要这知道这些设备虽然都是二手货，可也是德国最先进的设备，连日本都没有。燃油发电机早在十多年前就被德国人发明出来，经过这十多年的研究和发展，燃油能量利用率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

一个发电厂不可能只为一个机械制造厂提供电力，想要不亏本，要赚钱就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如果将发电厂的大部分发电设备都开动起来，足可以供应周边县镇的供电，这样既解决了机械制造厂的电力问题，又可以为周边县镇供电赚钱。

现在发电厂的工人们正在把线路铺设向宝山县城和周边的一些镇子，这是得到了官府允许的，葛县令当然乐见其成。这也是他的政绩，没有任何刁难的答应了。而且没有收好处费，就连西边松江府都派人要求振华公司将电线线路铺过去。振华公司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派人处理此事。

想要让老百姓都用上电，就要铺设好电线线路，同时也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电，因此这个价格必须不能超过租界的电费价格，现在发电厂的发电成本与租界电力局差不多，但想要更加普及用电就必须还要降低成本，为此萧震雷专门召集了发电厂厂长、副厂长和发电车间主任们以及一些技术人员开会，要求想尽办法降低发电生产成本。只有将成本降下来才会对普及用电有帮助。

发电厂的厂长、副厂长、生产车间主任们开会之后与技术人员进行讨论和研究，决定一方面从技术上入手，尽量想办法提高燃煤的燃烧使用率和降低耗煤率，另一方面尽快铺设电线线路，增加发电机组，扩大发电生产规模，一般说来，规模越大，相对来说成本肯定越低。还要从其他方面减少损耗，比如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节约成本。

处理完发电厂的事情之后，萧震雷就专心泡在机械制造厂里观看礼和洋行派驻的技术人员对生产设备进行调试，这个工作非常繁琐。需要耐心和细心，要使机器生产设备达到原来的高精密程度，势必不能急躁。而且还要哄好那些洋鬼子。

“精度上还差了一点点，还不行。还要继续调式！”萧震雷拿着一根轴承用卡尺量了量直径说了一句。

“噢，好吧。我再试试！”一个德国佬耸耸肩膀答应。

这是在调试一台车床，刚开始安装之后，这台车床车出来的零件与这

台车床原本应该有的精度相差太大，经过几次调式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与理想中的精度的差距已经很小了，但萧震雷并不满足，因为他知道这种机器的制造精度越高越好。

又试了两次，经过测量后的结果总算让萧震雷满意了，好好的夸奖了一番那洋鬼子，随后吩咐其他人继续去调式其他机器，让工人们开始熟悉操作已经调式好的机器设备。

下午，萧震雷召集机械制造厂的大佬们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确定日后机械制造厂的生产产品和发展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萧震雷看着霍尔、邓华明、林志、陈晖祖等人道："今天的调式进度想必大家都清楚了，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左右，最多不超过十天时间，工厂的生产机器设备就会全部调式完成，之后就进入生产操作磨合期，这段时间主要是锻炼工人操作机器的熟练程度和配合默契度，这个时间可能需要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也有可能是三个月，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厂到底要生产什么产品呢？由于是生产操作磨合期，刚开始工人对机器操作不熟悉，肯定会有不少残次品，因此我们生产的产品不能太耗材，生产的零件必须要简单，损耗太大了我们承受不起。第二个，等到工人们操作机器都熟练了，残次品少了，生产操作磨合期也就过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生产什么产品呢？诸位有什么想法吗？"

总经理霍尔理所当然的第一个发表自己的看法，他道："总裁先生，我们公司现在正处于草创阶段，我认为先期不能生产太过复杂并且对零件精度过高要求的机器设备，我们可以先试着生产自行车，或者黄包车？"

相比其他的机器或车辆，自行车的零件无疑是相当少的一种车辆，而且这种车辆的售价不贵，平民大众都用得起，如果能够生产出比大上海街面上那些洋自行车更加低廉成本的自行车，是不愁没有销路的。

霍尔继续说道："可以说自行车上稍稍有些技术含量的零件就是链条、链轮、牙盘，可这几个零件用我们这种精密程度的机器生产设备简直太小儿科了，除了充气轮胎之外，其他的一些零件都很好制造，有些零件我认为可以找其他小型机器制造厂代工，打包出去，这样既不会对我们这种尖端机器有所磨损，又可以带动周围其他的企业，让他们有一口饭吃，至于充气轮胎。据我所知，在现在的中国境内还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口，找国外工厂代工。除了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生产黄包车，黄包车比自行车更加简单，现在市面上的黄包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但如果我们这边自己生产，那么不论是从生产成本，还是从运输费用上来说，都要比从日本进口低得多！"

萧震雷听着鼓掌笑道："好，很好。霍尔先生不愧是我看中的总经理！"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鼓掌，对霍尔的想法表示认同，毕竟磨合期内，生产太精密的机器设备浪费太大了，而生产自行车和黄包车的难度无疑要小很多。

萧震雷问道："那么霍尔先生，在过了磨合期之后，我们以生产什么

产品为主，你想过吗？”
　　霍尔想了想说道：“总裁先生，像振华公司这种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在清国是第一家。可以在整个远东地区都是少见的，如果整个工业区全部建成并且投产，成为远东地区第一也不是不可能，就看总裁想向什么方向发展！”
　　萧震雷抽着烟。“我的想法是把这里建成了一个机器机械制造产业链基地，我们的设备都是工业母机，准备用来制造机器机械的。在此基础上带动其他商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
　　霍尔耸耸肩膀道：“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总裁您已经为了我们的未来确定了方向，那么待磨合期过后。我们就开足马力生产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磨床、镗床，在生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了产品的销售问题，否则的话，产品没有销路，我们工厂生产的产品就会积压下来，这会占据大量的资金，对于生产是非常不利的！”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毕竟只生产产品，而产品卖不出去也是白搭，这等于是亏钱，这一点任何人都知道。
　　萧震雷笑道：“看来除了我们生产的产品本身质量过硬、精密度要高之外，市场总监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了，梁敬文先生，你对此有什么说的或者看法吗？”
　　一个穿着西装，带着眼镜的三十几岁青年人站起来道：“我很感谢总裁任命我为市场总监，我用一句话来说明产品销售的重要性，那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想要将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就必须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东西有多好，价格上比同类产品要优惠多少，我们还必须培训职员的口才，东西再好，推销人员口才不行也卖不出去，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销量不是问题！”
　　萧震雷发现，不得不说梁敬文几乎摸到了现代销售行业的精髓，想要把东西卖出去，就要看市场需求，而需求是可以带动的，如今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几乎为零，以此机器也没有几台，难道说洋人就不想把机器运过来卖吗？当然不是，只要有钱赚，洋人可以卖他们的祖宗，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对机器的需求还真没有多少，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太低，而且绝大多数人不识字，即便有机器，不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是操作不好的，这个时间太长，现在的中国资本家根本亏不起，因此现在的机械制造工厂极少，即便有也只是规模很小，生产的零件技术含量很粗劣的那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缺乏科学技术，没有技术开路，工厂如何能够开起来？别说技术了，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有几个是懂得机械制造的，有几个懂得设计图纸？
　　但是现在西方对东方的技术封锁远没有后世那么严密，只要肯出钱，还是可以从国外请来技术人才，而振华公司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从请的洋人。
　　在有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只要有钱赚，肯定会有人愿意开机器零件制造工厂，振华公司可以派出技术指导，下游工厂可以从一家发展到两家，再从两家发展三家、四家?，随着时间的延长，中国的工业就会形成产业

规模了。

第128章策划救人

“在机械制造工厂完全投产之后，我们还要建重型机械制造厂、汽车制造公司、拖拉机厂、发动机制造厂、机械零件制造加工厂，如果别人不做，那我们就自己做，把整个工业去形成一个产业链集团，所有的零件、配件和大型组建我们都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外售”。

这时秘书小高走进会议室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听完点头：“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小高退后两步转身离开，萧震雷继续给高层们说着今后的规划。

一个小时后，会议结束，萧震雷让小高准备马车，他自己则处理手头上一些事情，过了一刻钟，当萧震雷走到办公楼下时，狗蛋已经赶着马车等着了。

“先生，去哪儿？”狗蛋问道。

萧震雷一边掏出一支雪茄一边道：“去公共租界德兴茶楼！”

“好，您坐稳！”

当萧震雷赶到德兴茶楼的时候，王亚乔穿着一袭灰色长衫，头上带着一定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已经等在茶楼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了。

萧震雷上了二楼左右打量了一番，看见了王亚乔，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便架着雪茄摘下礼帽走到王亚乔对面坐下，“不好意思，久光兄，工厂进入生产磨合期，事情太多，耽误了一会！”

王亚乔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工厂的事情和与清廷作斗争的事情同样重要，工厂不做好就没有经费来源。这一点他很清楚，因此心里丝毫没有不高兴。萧震雷能道歉就已经很说明素质了，他一边磕着西瓜子一边给萧震雷倒了一杯茶。

萧震雷夹着雪茄端起茶杯喝了两口放下。问道：“到底什么情况？”

王亚乔左右看了看，一边磕着瓜子一边道：“得到可靠情报，前几天被清廷抓捕的革命党一共有六十多人，无辜者有十七个，在他们被抓之后，陈琪美、朱保三、虞恰卿等人经过多方活动得知他们被关押地点，但是只救出了陈琪美的党务助手李海秋。经过调查，上次主持抓捕行动的是受南京两江总督端方派下来的人，据可靠消息。这个人来自京城，名叫鄂那海，身份非同一般，是个厉害角色！三个小时前，我得到消息，鄂那海准备将上次抓捕的所有人全部斩首示众，时间是三日后的午时，地点定在县城北菜市口！”

萧震雷听完就明白了王亚乔的意思了，王亚乔是想营救那些人。否则他不会把这个消息说出来。萧震雷道：“虽然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一个理想而加入反抗清廷的队伍中来的，我们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别人是什么想法，我们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王亚乔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他这个人笑得很少，能让他笑的事情很少。这次他是从心里感到安慰，在来之前他还一直在担心萧震雷为了保存力量不想与清廷方面发生交火。担心萧震雷不管这事，毕竟那些人是陈琪

美的人，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现在他才松了一口气，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萧震雷又道："对了，陈琪美他们知道这事吗？"

王亚乔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他在上海滩经营了这么几年，手头上还是有些消息渠道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不过他们都自身难保了，现在鄂那海正派人四处抓捕他们，朱保三、虞恰卿等人躲进租界，又有保镖护身，鄂那海还奈何不了他们，而陈琪美只能到处躲藏避难，估计他们就是想营救那些人，也是有心无力！"

萧震雷心里也是很沉重，不仅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而且对营救那些人的事情感到有些棘手，要知道营救他们可是需要实力和付出代价的，不算工厂那边的护卫队，仅仅王亚乔手下的秘密行动队能参加行动的只不过四十余人，在现阶段而言，损失一个少一个。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这段时间队员们的枪械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如果一旦要动手救人的话，到时候肯定要动枪的！"

"自从你上次来教授他们打枪之后，我们一直按照你的训练方法在进行训练，已经没问题了！"王亚乔立即道："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和队员们每天都在进行枪械训练，子弹都打了四万发了！"

秘密行动队除去那些搞情报收集工作的特勤人员，其他出外勤参与行动的人一共才四十多个，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每个队员平均打掉了一千发子弹，这个打靶训练强度也算不错了，萧震雷也放心了一些。

还有一件事情让萧震雷担心，他感觉这件事情有些诡异，按理说鄂那海如果要杀那些人，直接从关押地点拉出来砍头或者枪毙就行了，何必要派人押着他们从沪西的第三巡防营赶到东面几十里外的县城菜市口呢？沪西居住的百姓也不比县城少，即使鄂那海有要杀人震慑其他革命党的意图，大可以在沪西摆下刑场就行了，不必要去县城，在萧震雷看来这事只怕有着蹊跷。

思虑了一番之后，萧震雷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久光兄，我感觉这事只怕不是那么简单，这样吧，你马上回去派人调查，我需要知道鄂那海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和性格特点，另外派人盯着各巡防营、县衙和道台府，一旦这几个地方有兵马调动的迹象，立即通知我，我就在萧公馆等着！"

"好的，我这就去！"

"等等，还有，盯着陈琪美等人。看他们在做什么！"

"明白！"

两人离开之后，萧震雷就坐着狗蛋驾着的马车回到了萧公馆。在二楼书房，找出一张地图铺开摊在书桌上细细研究从沪西到县城这一带的地形、道路、河流和主要建筑。随后干脆拿了地图叫上狗蛋前往县城北菜市口进行实地勘察。

由于公馆附近有清廷的密探监视，萧震雷这次要去实地勘察地形和环境，因此不能被清廷的密探跟踪，为了甩开跟踪的密探，萧震雷先是让狗蛋赶着马车去了跑马总会。

跑马总会俗称跑马厅，同治元年，英国商人霍格、吉勃.兰雷、派金、韦勃等人以低价购进泥城桥以西土地，第三次辟筑跑马场。当时霍格等人与英国驻沪领事一同向上海道台提出，要求划出**路以西地段。建一条长1.25英里、宽60尺的跑马道。在清政府同意下霍格用低价强征了**路以西、南京路以南围起的农田466亩，每亩折价仅25两银子。当时场地中间还有一个70余座房子的村庄，霍格等人强行以30两1亩地，100两1座房的低价买下，在清政府和英国人的重压之下广大农户根本无力抗争。最终用这块土地建成了号称远东第一的跑马厅。

萧震雷是跑马总会的正式会员，每月要缴纳会费10块大洋，会员比其他普通进入跑马厅观看马赛和赌马的人的待遇要好一些，正式会员有专门的座位，并且有人送茶水等服务。不是跑马厅的会员的人没有这种待遇。

想入马会要履行一定手续，年满21岁的任何国籍外国人均可申请入会，然后由9-11人组成的投票委员会进行表决，全部同意即行通过。如有1人反对。保留其申请资格，到下次开会时再表决，如有2人反对。须再过一个时期申请填表，如有3人反对。便永远取消其申请入会资格。到1908年为止，跑马场有正式会员320人。其他会员500人。

马车在跑马总会门口停下，萧震雷吩咐狗蛋赶着马车去县城北城门口外等着自己，他自己则下了马车快步走进跑马总会，跟在后面的清廷密探看见马车离开，又看见萧震雷进了跑马厅立即跟着进去。

今天有赛马，赛马场内人声鼎沸，闹哄哄的一片，人山人海，萧震雷走到会员专区拿出会员证，守门的人看了一眼就放行了，萧震雷进入会员专区之后就消失不见，而跟踪的清廷密探因为没有会员证却不能进去，只能站在门口干着急。

萧震雷进入会员专区就遇到不少上海滩的名人大亨们，大家彼此之间都有认识，露出笑脸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之后，萧震雷便从会员通道离开了跑马厅，在小侧门外喊了一辆黄包车直奔菜市口。

菜市口就是菜市场，卖菜的地方，县城北菜市场比较大，四周住房建筑将这里四四方方围成一圈，像一个大的露天天井，因此被称为菜市口。

整个菜市场足有带四百米跑道的操场那么大，清早，一些菜农或菜贩子就开始在这里卖菜，当然这里是有人管理的，一直到傍晚时分都还有人卖菜，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菜市场的午时是不准卖菜的，不仅不准卖，而且连菜都得拿走，把地方空出来，清扫干净，这些特殊的日子就是行刑的日子。

菜市口四周的房子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平房，但屋顶都有瓦，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是两层楼的房子，屋顶是平顶，上面可以应该可以藏人。萧震雷在这附近转了一圈，还借故去了这些两层楼房的楼顶观察了一下，如果鄂那海的目的是想在菜市口引出革命党营救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这些二层楼顶上安排一些弓箭手或者火枪兵，在这里居高临下射击，火力可以发挥到最大，到时候参与营救的人肯定会插翅难逃。

有一条大街穿过菜市口正中向北通向县城北门，向南直通小南门，可

以说这里是一进一出，但实际上出入口却不止这两个地方，周围店铺有些有后门，还有几条小巷子可以进出，因此菜市口这个地方并不是如同一个囚笼，即使到时候鄂那海派人将这附近所有的通道都守住，他也有办法自由进出。

将菜市口的情况摸清楚之后，萧震雷坐上马车，让狗蛋赶着马车前往西门，从西门出城一直往沪西方向而去，三日后上午鄂那海就会派人押送被抓的那些革命党和无辜市民走这条路进入西门再前往北菜市口。

坐在马车里根本无法看清周围的地形和建筑情况，萧震雷干脆出来坐在狗蛋的身边观察，一直走到沪西第三巡防营的驻地附近，发现这一路上房屋都稀稀拉拉，道路也不是太平整，萧震雷在沿途拿着地图一一对照，发现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地图对应的位置做个记号。

这一路走来，萧震雷发现了好几个值得留意的地方，但真正起到埋伏作用的地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杨家湾，杨家湾有一大片密集的树林，从沪西通向西城门的道路恰好要穿过这片树林，而在这树林里里藏两千人都不是问题，萧震雷在杨家湾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大大的圈圈。

回到萧公馆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萧震雷吃完晚饭之后洗了一个澡，在书房里坐了一会，不久就接到了王亚乔打来的电话，他给萧震雷讲了鄂那海的情况和性格特点，虽然不是很详细，但对于萧震雷来说这个足够了，他可以从鄂那海的一些情况和性格特点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是想将革命党引出来的话，这个人又会怎么做。

“还有一个消息，陈琪美在上次大搜捕之后并没有逃离上海滩，而是躲进了租界，我们打入革命党内部的情报人员下午四点左右发现他出现在宁商总会，在他进去之后没多久，朱保三、虞恰卿两人也先后赶到，我们的内线靠近他们所在的房间窃听，但担心身份暴露，没有听到全部的内容，只是隐约听到一些词句，根据这些词句推断，我怀疑他们也在想办法营救那些被捕的革命党和无辜人士！”

第130章阴谋

第二天清早，陈琪美给朱老板和虞老板两人分别打了一个电话，约好下午四点在宁商总会见面。

陈琪美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忙碌，他也和萧震雷一样沿着县城西门向西一直到第三巡防营驻地之间勘察地形，不管怎么说他在日本东京警监学校混了一年，后来又在东斌陆军学校混了一年，多少懂一点军事。

忙碌了一天之后，他在下午三点多先赶到了宁商总会，朱老板和虞老板两人不久之后也先后赶了过来。三人见面之后，陈琪美就说："两位老哥，我已经找好了人手，人不多，只有一百人，但个个都是敢死之士，另外我通过道上的关系找到了买枪和弹药的路子，不过数量不多，只有三十支枪，其中长枪二十支，每支要价一百一十个洋，短枪十支，每支要价八十个洋，子弹共两千发算送的，一共要三千个洋，在价钱上比以往要贵了两成，拿钱过去今晚就可以拿货！"

朱保三闻言皱眉道："价钱的问题且不说了，只要能买到就好，人数上是不是少了一点？而且枪支弹药也少了一些？要知道鄂那海可以调动一个巡防营四百多人，加上他从南京带来的火枪队，仅仅有枪的就有两百多人，咱们只一百人，枪也只有三十条，能打得过吗？"

虞老板听了也感觉这事有点悬，说道："是，在人数上他们就是我们的四五倍，武器上也比我们厉害得多，我觉得这事风险太大了！"

陈琪美对这两位老哥的担忧表示可以理解。在他看来，这两位老哥没有学过军事。不懂军事，不知道打仗可不是靠人多和武器好就可以打赢的。他笑道："两位老哥别急，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敌人的人数是我们的五倍，武器方面也比我们多和强，不过战斗的胜负的决定因素可不止这些，在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比比皆是，只要筹划得好、指挥得当，以少数兵力打败多数敌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再说了。鄂那海不可能把一个营的兵力全部派出来押送我们那些兄弟，他在刑场那边还要布置一些人手，在驻地还要留守一些，我估摸着他能派出一个队的兵力押送就很不错了，我的计划是在他们押送的途中设下埋伏，只要他们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我就有八成的把握成功！"

"哦，我倒忘了英士在日本是学军事的高材生！"朱老板听陈琪美说完之后好像想起来了，一拍大腿说道："既然英士这么有把握。我看就这么定了，一切由英士负责指挥营救行动！"

朱老板说完看向虞老板，陈琪美心下稍安也看虞老板的态度，虞老板闻言问道："英士。你打算在什么地方伏击押送的清军？"

陈琪美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份简易的地图摊开，指着地图上一出打叉叉的位置道："两位老哥看，这是我画的从西城门一直到沪西第三巡防营一带的地形图。我今天上午和下午专门去查看过了，我发现最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就是这里——杨家湾。这里有一大片密集的树林，从沪西通向西城门的道路恰好要穿过这片树林。而在这树林里可以藏很多人！到时候我们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树林里，只要清军押送队伍经过，我们就左右夹击，先

用火枪打一阵，待清军乱了阵脚，再让拿刀枪的兄弟们冲上去砍杀，我就不信打不垮他们！”

虞老板听了陈琪美的部署，扭头看向朱老板问道：“保三兄，你认为怎么样？”

朱老板摇头道：“我不懂军事，不过我觉得英士的部署没有什么问题！”

虞老板点点头道：“好吧，那就这么定了！”说着从袖子里拿出支票本写了一张三千大洋的支票，撕下来递给陈琪美。

陈琪美接过在兜里小心放好，说道：“既然保三哥和阿德哥同意了，那小弟今晚就去把武器弹药买回来，让兄弟们熟悉熟悉一下枪械，免得两天后打起来乱了阵脚！”

“好，一切小心一些！”

深夜，陈琪美在刘福彪帮助下降三十支枪连同两千发子弹买回来了。一般来说从洋行买武器，特别是如盒子炮这种短枪，洋行都会连同五百发子弹一起打包卖，毕竟此时的中国能生产子弹和枪支的地方很少，好像除了江南制造局之外就只有汉阳兵工厂可以成规模制造，但这两个地方造的枪支和子弹很多都不合格，而且这两个地方造的子弹都只能和配套的枪支使用。

黑市上买武器就完全不同了，首先黑市商人不会卖给顾客太多的子弹，因为他们也没有，其次，黑市商人出售的枪支都基本上不是全新的，原装货倒是有，可惜大多是旧的，有很多枪支的膛线都快磨得没有了，不过只要是枪，陈琪美等人也顾不得那么多，能打响并且打死人就行了。

陈琪美和刘福彪招呼兄弟们将马车上的三个箱子搬到房间里，房间比较大，这里已经等着三十个壮汉了，这些人都是陈琪美和刘福彪专门挑出来会打枪的人，说他们会打枪只是因为他们从前摸过枪，会开枪而已，并不是说他们枪法有多准，其实这些人也只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比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枪的人来说就好多了，至少他们会开枪，而其他人还不会开枪。

“好了，现在每个兄弟都过来拿一支，另外领二十发子弹，记住拿长枪的兄弟要领长枪子弹，那短枪的兄弟领短枪子弹！”

在陈琪美的安排下，房间里的每个兄弟都拿到了一支枪和配套的二十发子弹，会玩枪的人将枪机下下来，将枪膛里用布条清理干净，还不怎么熟悉的人开始熟悉枪支。有的人已经把子弹装进弹仓里上了膛，这种人都是多枪很熟悉的。否则也不会这么快就将子弹上膛，要知道这玩意可是要命的东西。

在所有人都领到枪和子弹之后。陈琪美又道：“都领到枪了吧？兄弟们今晚就不要回去了，留在这里熟悉熟悉，毕竟后天就要开打了，别到时候还打不准，明天刘兄弟会带你们去野外练习打枪，每个人都把那二十发子弹打光，打完之后枪支统一收起来，分散回来在这里集合，后面清早我们就去跟清狗干一场。当然怕死的兄弟可以不去，现在就提出来，我立马同意让你走，有没有怕死的兄弟？”

这些都是在外面混的，谁都爱个面子，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怕死，否则的话以后还怎么在外面混饭吃？因此陈琪美问了之后无人答话。

行刑前的前一天下午，萧震雷和王亚乔还是在老地方碰面了，两人一边喝着茶、磕着瓜子说着话。

王亚乔介绍了一下得到的消息：“革命党那边陈琪美等人的动作已经摸清楚了。他们聚集了一百人，这些人都是青帮的狠角色，是范高头手下的人，陈琪美是策划者。由他和刘福彪带队，准备明天上午埋伏在清廷押送队伍的必经之路杨家湾那片树林里，其中三十人有枪。另外七十人带大刀和长矛！”

萧震雷喝着茶问道：“鄂那海的情况呢？”

王亚乔道：“鄂那海控制了第三巡防营，这个营管带姚石清因为私放了陈琪美的助手李海秋被鄂那海抓住了把柄。姚石清为了保命只能听从他的命令，我们安排在第三巡防营的兄弟传来消息。鄂那海已经下了命令，明天上午第二队负责押送那些犯人去县城北菜市口，第二队有118人，原本应该有154人的，姚石清吃了36人空饷，这118人有一个火枪排36人，其他两个排一共72人都是长矛和大刀，至于其他两个队暂时还没有接到鄂那海的任务！我们怎么办？是和陈琪美他们一起在杨家湾伏击押送队，还是静观其变？”

萧震雷摸着下巴想了想，说道：“如果只有一个队押送的话，以陈琪美他们的实力，双方基本上相当，不过陈琪美他们有着地利的优势，而且是埋伏，出其不意，胜算当在六成以上，再说押送的清军既要对付伏击的人，又要防备身边的那些犯人，战斗力肯定大打折扣！依我看，我们不如暂时静观其变，但我们也要做好准备，让兄弟们把枪支都拆成零件用包袱装好，带足弹药，明天在杨家湾后面的吴家村附近等着，到时候我也去，你觉得怎么样？”

王亚乔点头道：“好，我们一起去！”

两人谈好之后就各自离去。

当天深夜，萧震雷正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接起电话道：“喂？”

“寰宇兄，是我！情况有些不对，第三巡防营的第一队不知道去向，我们按插在那边的内线就在第一队中，现在失去了联络，另外鄂那海带来那支火枪队也不见了！”

“这里面有阴谋！”萧震雷心中一惊，脑子里高速运转，鄂那海在筹划什么阴谋？他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立即道：“立刻派人去县城北菜市口打探，看看是否有人埋伏在那里！”

“现在县城的城门关闭了，不过我们还有兄弟在城内，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过来！”

过了一个钟头，王亚乔再次打来电话：“找到鄂那海带来的那队火枪兵了，我们的兄弟在菜市口发现了异常情况，菜市口东西两侧的所有店铺和民房全部被清军占据，估计那些店铺和民房的主人都被清军控制了，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失踪的第三巡防营第一队！”

萧震雷想了想吩咐道：“不要着急，派人继续打探，明天早上我们还

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在吴家村汇合，如果找到第一队立即通知我”。

“明白！”。

第131章伏击

天刚麻麻亮，萧震雷就起床了，鉴于公馆门口有清廷的密探监视，他让狗蛋骑着一匹马出去在某个路口等着，自己则洗漱收拾完毕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他让接线员帮忙接到振华公司。

振华公司的总机接通后他又让接电话的人转给老鹰，老鹰很快接了电话，“喂？”

“一旦菜市口发生大规模枪战，城门那边就交给你了！”萧震雷说完就挂了电话，提着一个大背包从密道出了公馆。

萧震雷把老鹰安排在城门负责接应是有原因的，这是退路，这条退路交给谁他都不放心，根据这几天的情况来看，清廷要杀那些革命党的决心已定，官府也派人在城门口和上海县城厢各地张贴了布告，报纸上都连续几天进行报道，无论怎么样，北菜市口午时问斩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不管鄂那海有什么阴谋，最后人犯是一定要押送到菜市口斩首的，除非陈琪美那帮人在杨家湾突袭得手，那么萧震雷自然没必要再打一仗，顶多也是浪费了一点点感情而已。

找到狗蛋之后，萧震雷接过马匹就吩咐狗蛋自己回去，他则上马向吴家村与王亚乔等人汇合。

六点左右，萧震雷骑马到了吴家村，此时已经有村民起来干活了，在村头附近的一片油菜地里钻出来一个人向他招手，他勒马停下一看，原来是马小双。

马小双从油菜地里窜出来接过缰绳道：“大哥，王大哥他们在油菜地里那边！”

“好，我这就过去。你把我的马藏好！”

“知道！”

萧震雷从路上一个跨步跨过沟渠进入油菜地里，王亚乔站起来打了一个招呼。萧震雷提着背包走过去两人一起并排坐下问道：“情况怎么样？还是没有第一队的消息吗？鄂那海的那支火枪队有没有什么动静？”

王亚乔从旁边一个兄弟的手里拿过来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一袋子包子和馒头递给萧震雷：“先垫垫肚子！”

萧震雷接过布袋拿出来一个肉包子就啃。对面又有一个兄弟递过来一壶水，他接了水壶灌了两口示意王亚乔说说情况。

王亚乔道：“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第一队的消息，我们安插在第一队的内线很可能是因为命令的原因被限制了自由，否则我们不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消息，鄂那海的火枪队还在县城北菜市口，他们占据的那些店铺和民房的主人全部被集中在一起看管，而火枪队的人则穿着房子主人的衣服，另外还有一部分火枪队的人上了二楼楼顶，我想他们是想从上到下都控制局面。只要有人劫法场，鄂那海的火枪队就可以从上到下一起开火，在这种情况下，劫法场的人基本上没有可能成功，还会因此全军覆没！”

萧震雷听了之后一边啃着包子，一边问：“鄂那海呢？他是不是跟他的火枪队在一起？”

王亚乔也拿出一个包子啃着，“没有，他也不见了！我怀疑他跟第一队在一起，第一队出现他就会出现！”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没说话了。他啃了几个包子喝了几口水之后，将背包打开，拿出一套干练的紧身衣服换上，之后又拿出两支盒子炮。先清理了保养了一番，然后装上两个满弹夹，将两支盒子炮插在腰间。将匕首等战斗武装装备在身上，再问道：“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在那边，一箱子弹链应该够了吧？”王亚乔说着伸手一指。

萧震雷顺着他的手指指的方向看过去。用防水塑料雨布盖着的东西静静地躺在那边，一个兄弟顺手掀起防水塑料雨布的一角，露出黑黝黝的钢铁三角支架和黑洞洞的枪口。

“够了，对了，带来的时候怎么不拆成零件？这么大玩意携带也不方便啊！”萧震雷说着又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螺丝刀之类的工具走向那被盖住的大家伙。

马克沁重机枪，在这个时代绝对是顶尖大杀器，堪称“陆地杀人王”，它的首次实战是在1893–1894年，南中非洲罗得西亚英**队与当地麦塔比利—苏鲁士人的一次战争中，一支50余人的英国部队仅凭4挺马克沁重机枪打退了5000多麦塔比利人的几十次冲锋，打死了3000多人，随后各国争相仿制，但真正让马克沁重机枪名震天下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中，德军装备了mg08式马克沁重机枪，一天的工夫就打死60000名英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从那以后，各**队相继装备马克沁重机枪，马克沁由此成为闻名的杀人利器。

掀开防水塑料雨布，这尊杀人利器才算是露出真容，黝黑的身躯发射出金属的光芒，萧震雷将一个u字型的铁箍兜在支架支撑点枪身上，再将一根带提手的刚棒从铁箍两端的小孔插进去，用螺丝铆紧，在枪身尾部也同样固定这么一个提手，又拿出一根结实的牛皮带两头栓在两个提手上，他提着皮带越过头顶挂在颈肩膀部位，一只手提着前面的提手，另一只手伸到扳机上，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挎着这个大家伙随意行动了，以他现在的体力和力量挎着这个大家伙一点也不吃力，即便是开枪时有很大的后坐力，凭他的力气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也是穿越带来的一点点福利。

“寰宇兄好大的力气！我们已经试过这玩意了，架在地上一个人操作、一个人供弹可以使用，但单独一个人想玩转它可不容易，这样提在手上开火的时候枪口不会乱跳吗？”王亚乔吃惊地问道。

机枪上没有装子弹，萧震雷提着机枪扣动了扳机，“咔咔咔”地响了几下。萧震雷笑道：“这家伙的后坐力确实不小，一般一个人可能控制不住。但我可以，以我的力气扛着它跑几个时辰都没问题。提着它想打哪儿就打哪儿！”

王亚乔有些羡慕：“没想到寰宇兄还有这等天赋!”

这时一骑快马奔驰过来，到了萧震雷等人藏身的油菜地前面的道路上停下，然后钻进油菜地，看见萧震雷和王亚乔就报告：“革命党的人马已经进了杨家湾树林里了，暂时还没有发现清军的押送队伍！”

“继续探！”王亚乔吩咐道。

“是！”那兄弟答应一声钻出了油菜地，再次骑马远去。

杨家湾，树林。

在陈琪美和刘福彪的带领下，一百多穿着统一的青色对襟短装，下身灯笼裤。脚下一双尖头布鞋的大汉们拿着武器走进了通向树林的土路。

走了约莫五六十米，陈琪美左右看了看，发现早这里两侧树木比较密集，树与数之间还有荆棘、野草，人藏在其中不易被发现，打起来的时候，由于树木比较密集，能够为己方提供掩护，当即止住脚步吩咐道：“就这里吧。刘兄弟，你带一半人埋伏在左边，我带一半人埋伏在右边，等我这边喊开火。你那边才能开火，万万不可擅自开枪，明白吗？”

“放心吧。陈兄弟，我晓得！”刘福彪答应一声就招呼其中一半人跟着他进了树林左侧。陈琪美则带着剩下的一般人埋伏在右侧，陈琪美先安排了几个兄弟去前方侦查。随后还告诉兄弟们怎么隐藏，开枪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就这样忙碌了半个多小时，这一百多人的队伍才算埋伏得像模像样。

直到过了近两个小时，陈琪美靠在一棵大树后面擦了额头上的汗珠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这时已经是九点半左右了。

就在这时，一个兄弟从沪西方向快速奔跑过来窜进树林里叫道：“老大，陈老大、刘老大，清兵的押送队来了，估摸着有一百一二十人，被押送的有七十多人，其中约莫四十人有枪！”

“与我们得到的消息差不多，看来应该没错了，让弟兄们藏好点，招子放亮点，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先开火！”陈琪美点点头说着，用盒子炮的枪口顶了顶自己礼帽，好让自己的凉快一些。

“是，陈老大！”

陈琪美又站起来与路对面的刘福彪确定一下，喊道：“刘兄弟，听见了，清兵马上要过来了，让兄弟们打起精神做好准备！”

对面立即传来刘福彪的喊声：“听见了！”

过了一刻钟左右，隐隐约约的吆喝声、辱骂声、鞭打声传了陈琪美等人的耳朵里，陈琪美听见后，握着盒子炮枪柄的手握得更紧了，手心、额头、背心里都有一点出汗，其他兄弟们的神情也开始紧张起来。

渐渐的，嘈杂声越来越近了，一些人影终于出现在陈琪美等人的视线里，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骑马的清军队官，一手拿着缰绳，一手握着腰刀刀柄，身后跟着四个手持红缨枪、穿着号衣的兵勇在前面开路。

中间是排成两列纵队、穿着白色犯人衣服的犯人，一共七十多人，这些人每一个的手上、脚踝都戴着铁链铐子，每一列犯人在被一根长长的绳索串着手腕，单独一个犯人想跑都不行，想要跑掉只能砍断绳子，否则只能拉着其他犯人一起跑，可一个人哪来那么大力气？除非所有人一起跑，但总有体力差的拖累其他人。

在两列犯人的靠近树林的两侧，每隔一米就有一个清兵手持红缨枪看押被围在中间行走的犯人，在整个队伍的后面是一个36人的火枪排。

陈琪美很清楚，这次伏击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打垮清军押送队的火枪

排，只有把火枪排打垮了才有可能打垮整个押送队伍。

整个押送队伍走过了一大半，在陈琪美焦急地等待中，走在后面压阵的火枪排终于出现了，陈琪美端着盒子炮对准其中一个背着步枪的清兵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响打破了树林的沉寂。

“兄弟们，给我打！”

“砰”、“砰”“砰”

随着陈琪美开了一枪，大喊一声，两侧树林内先后响起了枪声，火药燃烧产生的烟雾在树林内散发开来，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儿。

枪声连绵不绝，遭到埋伏的清兵们立刻乱了套，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除了最开始被一阵乱枪打死的几个倒霉鬼之外，其他人像兔子一样机灵地趴在地上，火枪兵在刚才的一阵突然袭击中损失了七八个人，但好像清兵的指挥官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似得，在最初的一阵慌乱之后，在前面骑马的清军队官立即滚落下马趴在地上向后面大喊：“火枪兵开火还击，开火还击，给本官顶住，其他人看住犯人，有谁敢乱动，一律砍了！”

“打，给我打，先打火枪兵！”陈琪美一边开枪一边大喊着。

似乎他的喊声被兄弟们听到了，有枪的兄弟全部向后面那些火枪兵招呼，但经过最初的一轮射击造成了清军火枪兵一些损失之后，清军的火枪兵也很快反应过来，他们有的蹲着向树林里开枪，有的趴在地上开枪，伤亡也少了很多。

陈琪美看着火枪对火枪这边干起来了，那么拿冷兵器的兄弟们也不能闲着，不能让士气低落，于是扯起嗓子大喊：“弟兄们，拿起刀枪冲出去营救我们的兄弟，杀啊！”

于是乎，埋伏在树林里的七十个吃大刀长矛的壮汉在刘福彪的带领下从树林内冲出来，他们冲到土路上与清兵混战在起来。

“杀，杀呀！”

喊杀声、长矛刺穿人体的“噗嗤”声、惨叫声，哀嚎声纷纷响起，那清军队官看见两侧树林内杀出这么多人，倒也没有慌张，抽出佩刀就带着一些清军与刘福彪等人对砍起来。

在距离这里向西的方向二三里处，一身官袍的鄂那海骑在一头健壮的战马上，身后跟着十几个背着步枪的士兵，萧震雷等人派人找了他一夜，却没想到他出现在这里。

听到东面树林里传来隐隐约约的连续不断的枪声，知道那边已经开打了，鄂那海拿起胸前望远镜观察着前方，开口道：“传令，传令第一队从左侧进入树林，第三队从右侧进入树林，快速向中间前进，突袭革命党人的后背！”

“是，大人！”士兵从腰间抽出一支手枪指向天空开了一枪，只见一道彩色的信号弹冲上天空发出一声爆响，炸开之后现出五光十色光芒，很快消失不见了，但此时两支军队出现在了鄂那海的望远镜中。

第132章失败

由于混战，两方人马在土路上、树林里已经战做一团，这是冷兵器之间的战斗，一刀砍下，一条胳膊或者一颗脑袋就掉落在地上，随之而来的是鲜血喷出，场面惨烈之际，陈琪美从来没想到过战场是这么的残酷，他一边躲在树后放着冷枪，一边观察着战斗的局势，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清军竟然没有崩溃，要知道这些清军只是巡防营的人马啊，可不是新军，连巡防营都这么有战斗力，那新军还得了？

清军怎么还没有崩溃？陈琪美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情，再这么下去，岂不是要拼个两败俱伤？想到这里，陈琪美不由大急，大喊："兄弟们，加把劲，清兵快要顶不住了，给我杀！"

听到陈琪美的喊声，刘福彪等和清兵混战在一起的兄弟们士气有了提升，砍人的动作加快了些许。

清军的火枪排损失很大，原本是一个排36人，因为被埋伏，又被两面夹击，再加上暴露在陈琪美等人的枪口下，已经死伤惨重，到现在已经死得只剩下一半人了，而陈琪美这边有枪的兄弟都躲在树木后面开枪，有天然的掩体保护，伤亡率比清军少得多，只死了四人。

尽管清军火枪排死了一半人，但另外一半还在抵抗，以巡防营的战斗力，如果换做以前，只怕是早就崩溃了，但是这次的情况明显不同，清军早就知道这里有埋伏，而且鄂那还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让这些清兵直到现在还在咬牙坚持战斗。

陈琪美这边发力加大攻击力度之后被夹在中间的清军就有些顶不住了，而且清军还要看守七十多个犯人。尽管这些犯人都带着脚铐铁链，让这些并没有完全被限制行动。有一个犯人偷偷捡起地上的大刀割断手上的绳子，然后趁着身边正在与刘福彪的兄弟战斗的时候。从背后用铁链勒住清兵的脖子，将其勒死。

有了这个例子，有几个胆子大的犯人也开始依葫芦画瓢，犯人们开始暴乱，这下清兵真的顶不住了，在兵力和武器上，清兵本身就没有占据什么优势，现在犯人暴乱加入战斗，清兵立刻陷入了困境。革命党这边看见犯人们脱离了控制加入战斗，立刻士气大振，杀得清兵们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两侧树林深处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正在向路上清兵开火的革命党一方的兄弟们一个个中枪倒下，陈琪美扭头一看，脸色大变，原来从后方正有大批清军士兵杀过来，对面的树林里也有大批的清军杀出来。原本是他这边夹击清军，现在局势完全倒转，成了他这边被清军夹击。

"完了，完了。上了鄂那海的当了！"陈琪美大急，一阵急火攻心，一股热流从肚腹涌向喉咙差点喷出来。他立刻压制生生忍住了，将那口热流再次咽了下去。

看着兄弟们一个个先后中枪倒下。陈琪美知道这次伏击失败了，中了清军的奸计。现在救人已经成了奢望，当务之急是立刻逃离，被清军抓住了就全完了。

想到这里，陈琪美立即对正在与清军厮杀了刘福彪大喊：“刘兄弟，我们中计了，清军势大，风紧，扯呼！”

这是通知刘福彪立即带着兄弟们撤退，陈琪美本事一个革命党人，可长期与会党、帮会人物交往，不知不觉也学会了江湖上那一套，喊黑话喊得十分顺口了。

刘福彪听见了陈琪美的统治，也知道事不可为，只能带着兄弟们撤退，否则的话再耽搁下去只能是被困死在这里，当即也是一声吆喝：“弟兄们，事不可为，我们先撤了，被抓的兄弟们，对不住了，来日我们再想办法营救，撤——”。

形势对革命党人极为不利，陈琪美和刘福彪想撤，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看到己方援军来了之后，清军士气大振，将想要撤退的陈琪美和刘福彪等人死死的缠住，陈琪美和刘福彪在心慌意乱之下哪里还顾忌那么许多，为了逃命，他们只顾自己在前面逃跑，完全不知道组织兄弟们边打边撤，没有组织的情况下，陈琪美和刘福彪身后的兄弟们一个个将后背留给了清军，清军见这么好的机会立即追杀。

革命党人这边顿时损失越来越大，由于有身后的兄弟们挡着，陈琪美和刘福彪两人倒是没有受什么伤，可他们身后的兄弟们一个个倒在了逃亡了路上。

在跑出两里地之后，陈琪美和刘福彪等人终于赶到了一辆马车前，此时他们身边只剩下十二个兄弟了，刘福彪立即指着一个会赶马车的手下：“快，你来赶马车，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陈琪美和刘福彪两人跳上马车，又有几个兄弟挤在马车车辕和车尾，其他人挤不上去只能提着刀跟在后面跑，此时身后又传来枪声，子弹嗖嗖嗖的飞过来，陈琪美等人更是亡魂大冒，其他人更是拿出吃奶的力气拔腿疯狂逃离。

在树林里，几股清军终于汇合了，陈琪美和刘福彪带来的百十来人大约有七八十人被留在了这里，这些人死的死，伤的伤，一半人被俘虏了，不是他们不想跑，而是跑不了，树林两侧的清军从后面冲上来进行了迂回包围，在陈琪美等人跑掉之后，这些人就围了起来，随着包围圈缩小，他们拼杀了一阵，最后突围无望之下选择了丢下武器投降了。

土路上、两侧水沟里、树林中到处都是尸体，有陈琪美带来的人的尸体，也有清军士兵的，尸体大部分都残缺不全，只有少数是被子弹打死的。

此时在土路的西面出现了一些人影，很快，鄂那海骑着战马，身后跟着十几个火枪兵排成两列纵队跑了过来。

待鄂那海勒住战马缰绳停下，一个队官上前行礼拜见：“启禀大人，战斗已经结束，杀死革命党42人，俘虏44人，其中38人受伤，犯人被杀12人，我军死31人，伤32人，革命乱党两个魁首趁乱逃脱，属下等无能，请大人责罚！”

“那陈琪美和刘福彪两人狡猾异常，这也怪不得尔等，你们先起来吧！”鄂那海了抬手说道。

“谢大人！”几个队官拱手后起身道谢。

其中一个队官又拱手问道：“大人，接下来如何，还请大人示下！”

鄂那海提着缰绳，看向前方神情严肃道：“立即打扫战场，第二队损失颇大，先回驻地休整、看家，第三队看押犯人和这些革命乱党随本官去县城北菜市口，第三队在附近两三里之外前进，准备随时接应、增援！”

“遵命，大人！”

几个队官立即大声吆喝起来，对自己手下的排长下达打扫战场的命令，尸体被丢弃在路上树林里没人管，尸体上的银子和大洋以及值钱的东西被清军士兵搜走一空，大刀、长矛和枪支弹药也被搜走。很快，第二队残兵们互相搀扶着转向沪西驻地而去，而第三队清军押送着犯人和俘虏们向西边，第一队则向树林深处走去。

吴家村。

一骑快马飞驰而来在一片油菜田前停下，从马匹上跳下来一个汉子窜进油菜地里，萧震雷和王亚乔两人立即站了起来，王亚乔立即问道：“李福来，情况怎么样？杨家村那边好像发生了枪战？革命党人成功了？”

在萧震雷和王亚乔看来，在兵力和武器相当，而占有地利优势和突袭的情况下，陈琪美带的那一百人肯定是必胜无疑的，他们之所以在这里等着一方面确定具体的情况，另一方面是防止万一。

李福来喘了一口气说道：“没有，革命党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而且是大败亏输，他们中了清军的计谋，在他们伏击押送队伍的时候，有另外两支清军分别从左右两侧突袭了他们的后背，因此他们反而被清军夹击，陈琪美和刘福彪两人见势不妙立即逃了，只来得及带走十几个人，其他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了，另外那两支清军是第三巡防营第一队和第三队”。

萧震雷和王亚乔闻言，互相对视一眼，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震惊和不可置信，萧震雷有些明悟了，原来巡防营的第一队失踪是鄂那海故布疑阵，也许根本就没有走远，只是调开各方监视人员的视线。

王亚乔看向萧震雷问道：“现在咱们怎么办？”

萧震雷皱着眉头、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会，问李福来：“鄂那海现在有什么动作？是继续向县城方向而来，还是转回第三巡防营的驻地了？”

“继续向这边来了，刚才在战斗中负责押送的第二队损失很大，被鄂那海派回去休整了，而命第三队押送犯人和俘虏继续向县城方向前进，第一队在附近几里处接应！”

王亚乔听了之后看向萧震雷问道：“寰宇兄，怎么样？咱们这里打不打？”

第133章踩点

鄂那海等人要去县城，必须要经过这片油菜田前面的道路，在这里打伏击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第一是油菜地地势偏低，第二是油菜地的油菜生长不高，敌人骑在战马上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看到油菜地里藏着人，起不到多大的隐蔽作用，如果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藏身，萧震雷也不会选择在这里，在这里总比其他地方光秃秃的田地里好一些。

思索了一阵之后，萧震雷摇头道：“不打，在这里打咱们也打不过，鄂那海现在有两队人马同时前进，只要其中一队受到攻击，另一队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过去进去增援，我们只有四十个人，虽然都有枪，可在人数上与清军相差太远，如果鄂那海只有一队人，我们这一仗必胜，可他有两队，如果他的两队人在一起行动，我们的胜算也有六成，关键是他们分开了，而且相距不远，我们打任何一队都会受到另外一队在背后或侧面的攻击，失败是必然的！”

听着萧震雷的分析，王亚乔不停地点头，待他说完，便又皱眉道：“那咱们怎么办？就这么回去？”

“不，咱们立即去县城北菜市口，在那边劫法场！”萧震雷将两支盒子炮插在腰间神色肃穆道。

王亚乔脸色一变，立即道：“劫法场？那边可是有清兵一支一百余人的火枪队啊，再加上鄂那海带去的这两队人马，总共有三百多人，我们这去不是送死吗？”

萧震雷笑道：“鄂那海这个人很谨慎、很阴毒。也很自负，刚才陈琪美那帮人惨败而逃。他必然以为这一路上都没什么事情了，不过他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另外一队人跟在附近，但是到了县城之后，他肯定会令第一队返回，毕竟菜市口只有那么大，围观的百姓又多，他的人多了不但摆不开，而且还碍事，再说他是一个自负的人，肯定想不到再陈琪美等人失败之后。还会有人敢去劫法场，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有办法对付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一支火枪队，如果将那一支火枪队搞定的话，我们就控制了制高点，还控制了菜市口两侧的店铺和民居，就完全可以在法场把人劫走，不但可以把人劫走，还可以让鄂那海损失惨重！”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王亚乔心里琢磨着，看着萧震雷的神色自如，信心十足的样子，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道：“寰宇兄。你有把握吗？”

“当然，没有把握我不会说出来，连退路我都想好了。再说了，兄弟们练了这么久。光练不行了，还得动动真格的才知道训练的效果如何！”

“那好。就这么办吧！”

王亚乔还是同意了，尽管在他看来，这个行动很有些冒险，但是还是值得一试的，就如同萧震雷所说，只要搞定了事先隐藏在菜市口的那支火枪队，这次劫法场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有七成以上！

从王亚乔本身来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冒险的人，而且他也喜欢冒险，否则的话他在历史上就不可能成为民国第一暗杀大王，只是现在的他还年轻，思想、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都远远不如萧震雷，所以他支持萧震雷的

这次劫法场的计划。
　　决定之后，大家立即行动，王亚乔招呼兄弟们将战马都牵过来，四十多人，每个人几乎都有一匹马，萧震雷将子弹箱塞进背包里背在背后，将马克沁重机枪跨在肩颈上，很轻松地上了马，马克沁重机枪有五十多斤，这点重量对战马的速度有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众人骑着战马纷纷离开吴家村向县城西城门方向狂奔而去。
　　到了县城西城门附近，大家纷纷下马，将战马交给两名兄弟看管，萧震雷将其中一个看马的兄弟喊过来吩咐：“把所有马匹都迁到北门附近，一旦听到北城门口有枪响，立即把马赶过来，明白了！”
　　“明白了，先生！”
　　“好，去吧！”
　　看着那两个兄弟赶着马匹沿着西城墙向北而去，萧震雷转身对王亚乔道：“久光兄，我们在城内有宽敞一点的据点吗？最好是距离北菜市口近一些的！”
　　王亚乔点头道：“有一处就在菜市口附近，相距不过一百步，寰宇兄是想？”
　　“为了不引起官府的注意，咱们分批依次进去，半个小时过后在菜市口附近那处据点汇合，你找两个机灵一点的兄弟跟着我，给我带路，另外昨晚探查菜市口的人是谁？我需要他给我将将鄂那海的火枪队到底控制多少店铺和民居”。
　　“好！”王亚乔答应，随后将两个兄弟叫过来吩咐道：“柳平、刘德才，你们两个跟着萧先生，进城之后找到高山，让他给萧先生讲讲菜市口的情况！”
　　“是，王大哥！”两人答应。
　　“我们先走！”萧震雷招呼柳平和刘德才后扛着用防水塑料雨布包裹的重机枪转身走向城门口。
　　进城门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几个守门的兵丁看见萧震雷丢过来几个银角子就喜笑颜开的放了行，跟着他的李平和刘德才看见清兵这副模样都恨得牙痒痒，只是碍于有正事要做，因此不动声色的跟在萧震雷身后进了城门。
　　进城后，萧震雷等三人快速向菜市口走去，距离虽然虽然有些远，但他们身上都带着枪械零件和子弹，三个人的重量可不轻，坐黄包车容易露出破绽，只能步行。
　　在经过一家药店的时候，萧震雷让两人在外面等着，他一个人进了药店，十几分钟后才出来，出来时将一包东西塞进了怀里。
　　在柳平和刘德才的带路下，他们在菜市口附近找到了高山，就是这个叫高山的兄弟昨晚探查到了鄂那海的那支火枪队隐藏在了菜市口。
　　四人来到菜市口旁边一家茶楼的二楼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边坐下。这里正好可以看到菜市口的全部情况。茶楼里喝茶的人几乎都在议论着等会正午时分在菜市口的行刑，待伙计送来茶水之后。柳平道：“高山，萧先生想知道菜市口的具体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好！”高山答应一声，就低声道：“萧先生，我大致点了一下数目，那支火枪队大概有一百二十人左右，他们一共占据了十六个店铺和五间民房，您看，北边有三家，东面三家，西面八家。南面有两家，另外在西面店铺的后面有三间民房，东面店铺后有两件民房被他们占据了，这些民居都是菜市口通向外面的出口必经之地，如果把南北主干道堵死，再有这些清军占据这些店铺和民居，任何人都休想逃脱，除了这些店铺和民居之外，有四十多个清兵被安排在西面的二楼楼顶。他们拿着枪在二楼可以用枪瞄准东、南、北三个方向的任何一个角落！”

萧震雷点点头问道：“这么说你知道哪个店铺的人是清军装扮的，哪个店铺不是清军装扮的？”

“是的，我知道！”

“好，我有见事情要你做。你先等你一下！”萧震雷说完转头看向柳平，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额银票递给他，吩咐道：“柳平。你们两个去附近的酒楼或者酒肆买一些酒来，要够一百二十人喝的。而且要好酒”。

柳平虽然不知道萧震雷要干什么，也没问。还是接过银票答应一声就下了楼。

萧震雷又问高山：“你知道这支火枪队的主事人在哪个店铺吗？”

“知道，先生您看，就在那个店铺，西面一楼中间的那间‘柴记杂货铺’，我观察了很久，那里面一个络腮胡的大汉应该就是火枪队的主事人！”

“很好！”

两人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喝着茶，没过多久柳平和刘德才两人就各自跳着两大坛子还未开封的酒上楼来了。

萧震雷立即招呼高山，丢下茶钱就起身向柳平二人打了一个眼色，四人一起下了楼，来到一处隐蔽的角落里，让两人把担子放下。

萧震雷将四个酒坛子的封盖揭开，每个酒坛子都冒出一股酒香，柳平等三人看着萧震雷，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先前从药店里搞来的一包东西，将白纸打开，里面是一些白色的粉末，他将这些白色的粉末分成四份分别倒进每一个酒坛子里，然后盖上封口，让几人一起将酒坛子摇一摇，那些药粉便在酒液中和匀了。

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这边，萧震雷掏出一包烟给三人分别发了一支，自己也叼一支在嘴里，四人点燃都抽起烟来，这让举动让柳平等人心里更加安定。

萧震雷吸了几口烟说道：“刚才倒进酒里的是迷药，喝了之后两分钟左右就会发作，等会我们一起去西面中间那家店铺，由我来控制这支火枪队的主事人，待我控制他之后，你们三个去给凡是有清军的店铺和民居送酒，告诉他们，这里马上就要行刑了，要杀的人有七八十人，死的人太多，煞气重，这是他们的队官买来给他们压惊的，每人喝一碗，不能不喝，待每个店的清军喝下晕了之后，你们要立即控制他们的身体，尽量不要搞出声响，不要被其他清军发现，弄翻一个店铺的人则马上去下一个店铺，由高山带路，他知道哪些店铺有清军，记住二楼顶上也不要放过，算

算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才会全部搞定，而清军的押送队伍差不多也刚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抵达，时间应该刚刚好”。

高山等人闻言信心大增，他们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弄翻那些清兵，三人立即答应，随即萧震雷和高山走在前面，而柳平和刘德才跳着酒坛子跟在后面一起向菜市口走去。

第134章下药

走到菜市口人口处，萧震雷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已经是上午十点二十分，由于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犯人就要被押送到这里进行问斩，菜市口内卖菜的菜农和菜贩子已经早早收摊，在东面空地上已经有十几个衙役正在搭建断头台，有一些十几二十个兵丁拿着红缨枪在断头台周围站岗将一些围观的百姓隔离开来，而前来观看斩首行刑的百姓也陆陆续续赶来。

官府将被抓的革命党和无辜百姓押送到这里开刀问斩，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百姓们看看跟着革命党造反的下场，一次就杀七八十人，血流成河，人头滚滚，看谁还有胆子再加入革命党，不怕抄家灭族么？而百姓们都是喜欢看热闹的，全世界百姓都是如此，即便有人忍受不了那种血腥的场面，在断头刀挥下的时候侧过脸或者闭上眼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许许多多的百姓，放着家里的事都不做了也要专程赶来凑热闹。

菜市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来，萧震雷等人进入菜市口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手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的老刀牌香烟，萧震雷慢吞吞走进了西面中间这间杂货铺里，嘴里头嚷嚷道：“老板，老板！”

一个穿着短装，围着灰色围裙的络腮胡子从店铺后面走过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僵硬得像谁欠了他三两百银子似得，此人看着萧震雷驾着烟走进来，脸上有些不耐烦的表情问道：“这位客官需要点什么？”

柳平等三人在店外等候，萧震雷度着步子在杂货铺里走了一圈。指着一物问道：“掌柜，这煤油灯多少钱一盏？”

这个时期很少有人称呼做生意的人为老板，只有那些洋行的华人买办、大班、经理才会被称为老板，老板这次词是粤语中称呼大班的谐音，后世“老板”这个词就这么来的。

“煤油灯？”络腮胡子扭头看向萧震雷手指的方向看去。“这，这”。

过了好几秒钟，这络腮胡子都说不出来煤油灯的价钱，萧震雷凑过去问道：“你是掌柜的，竟然不知道店里货物的价钱？你不是掌柜吧？”

络腮胡子怕露出马脚，心里一急。立即随便报了一个价钱：“算了，这位先生，你真要的话就给一两银子吧？”

络腮胡子是清军中一个队官，平日里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柴米油盐，哪里知道市面上的物价如何。再说他一个队官，薪水加上下面的孝敬、吃空饷，另外偶尔上官也还赏赐，每个月能拿的钱不少，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以为一盏煤油灯的价钱应该不会太便宜，就说了一个估计的价格。

萧震雷吓了一跳，手里的香烟也吓掉地上了：“一两银子？掌柜的。你这是明着在宰我啊，哪有煤油灯需要一两银子的？除非你这煤油灯是金子做的！”

络腮胡子原本就是一个粗人，性情急。哪里会做生意？鄂那海让他扮演掌柜还真是为难他了，他见萧震雷也不买东西，尽在这里瞎闹，当即就有些不耐烦了，摆摆手喝道：“要买不买，不买混蛋！”

“哟呵。你这人怎么回事，哪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

络腮胡子一听。顿时脸色一变，撸起袖子就要扁人。萧震雷立即撩开衣服下摆迅速抽出一支盒子炮放在腹部对准了他，他的背朝外，外面的人看不见他手里拿了枪。

络腮胡子看见萧震雷拿出一把枪，眼神中精光一闪，伸手就要从腰后拔枪，岂知萧震雷低声喝道："别动，否则打死你！"

络腮胡子手一顿，停止继续拔枪，慢慢放了下来，他脸色变得有些发白，是人都会怕死，而且像他这种人虽然孔武有力，可也只能在一般人面前耍耍威风，真要遇上杀人不眨眼的人，他也会认怂。就像萧震雷这样的人，脸上虽然是一脸的平静，可眼神中迸射出来的凛凛杀气让他不由胆寒。

络腮胡子有些发颤道："这位爷，你想干什么？你这别乱来啊，你看前面有不少衙役捕快，你要是不小心擦枪走火可就会惹出大麻烦！"

萧震雷冷冷的盯着络腮胡子，沉声道："少废话，转过身去，老子没问你话，你要是再说一个字，老子就崩了你！"

络腮胡子知道这下遇到了狠角色，人家根本不跟你闲扯，不给你翻盘的机会，直奔主题，为了性命照相，他只能暗探一声，慢慢转过身躯。

萧震雷看见这家伙后腰上有一物鼓鼓的，立即上钱一步用枪顶住络腮胡子的背部，另一只手迅速将他衣服掀起抽出插在腰带上的手枪，然后扭头向外面三人摆了摆脑袋，示意他们进来。

三人进来之后店铺里的光线就有些暗淡，这也说明他们三人的身板把整个店铺内遮住了大半，从外面很难看到店铺里发生了什么。

萧震雷立即将络腮胡子的全身上下搜查了一遍，不过再也没有搜出什么武器，一手拿着枪顶住他的后腰，一手抓住他的一个肩膀，将他抓到一张椅子上坐下。

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站在一旁的柳平立即摸出一盒洋火给他点燃了香烟，萧震雷用力吸了几口，吐出烟雾道："说吧，你的姓名和职务！"

络腮胡子连忙道："这位好汉，我就是一个开杂货铺的，我叫马三，要说职务那就是杂货铺掌柜啊！"

"哼，逗我玩是吧？"萧震雷脸色一变，冷冷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菜市口有不少店铺都被你的人马控制了，二楼顶上还有不少枪手，上上下下一共一百二十人左右，而你就是他们的头头。老子要是没搞清楚情况，会进来找你？你最好老实一点，如果你不老实，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你家里一家老小也不会好过！"

络腮胡子听完萧震雷的威胁后脸色剧变。他这才知道身边这家伙真正是一个革命党、亡命之徒，虽然他担心之后鄂那海惩治他，可现在还是保命要紧，被这些革命党惦记上，那就真的是永无宁日了，他不敢再装糊涂。立即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

"很好，很好！"萧震雷点点头吸了一口烟，呼出一团烟雾，指着门口三人道："秦队官，你看你的兄弟们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控制着这里。熬了一宿，等会还要杀人，杀的人可不少，足有七八十人，杀这么多人不害怕么？我体谅你和你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因此我让我的兄弟们准备了几坛

子酒，这就是让他们给你的兄弟们送过去。等会如果你的手下有人过来询问，你知道该怎么说吧？或者他们站在门口向这边张望，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秦大海听着萧震雷的话一阵心惊肉跳。别看萧震雷说得十分为他的兄弟们着想的样子，他知道这酒里肯定放了什么东西，萧震雷能有那么好心给他的手下送酒喝？

“这位壮士，好汉，你、你想干什么？你要毒死我手下这一百二十人？别这样兄弟，虽然我和我的手下们都是清兵。可要杀你的人的不是我们啊，是鄂那海要杀他们。你要找就去找他，别把搞我和我的手下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家有小的，如果死了留下一家老小怎么过日子啊？求你别这样，我可以下令让他们都把枪缴了，只要你不杀我们，真的！”

萧震雷笑道：“放心，这酒里没有毒药，喝不死人，喝了之后只是会昏迷几个小时罢了！”说完便扭头向旁边三人打了一个眼色。

高山等人看见萧震雷示意，便点点头从货架上拿了一大摞瓷碗，拆了草绳抱着这一大摞瓷碗转身走向外面，柳平和刘德才挑着酒坛子跟着出门。

等三人走了之后，萧震雷便盘问秦大海：“你们是从南京来的？鄂那海是什么来头？”

秦大海现在也老实了，说道：“是的，鄂大人实际上是从京城来的，据说是镶黄旗出身，身份高得吓人，目的是追查一批军火被劫案，顺便抓抓革命党！”

萧震雷听了军火被劫案，便问：“是不是十六里铺码头的军火被劫案？”

“对对对，就是这个！”秦大海连忙称是。

萧震雷明白了，看来上次葛县令说南京方面派了高级密探过来调查军火失踪案的事情，那个高级密探应该就是鄂那海了。

想了想，萧震雷又问：“这次要将那些被抓的革命党七十多人全部斩首，是鄂那海的意思吗？”

秦大海点头道：“是的，就是他下的令，由于他的来头不小，就连官阶比他高的上海道台蔡乃煌都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来，不敢跟他对着干，鄂那海之所以要将这些人全部都杀了，是因为最近两江总督换了人，端方大人被调走赴任直隶总督去了，新来的两江总督听说是张人骏大人，张大人不仅是两江总督，还兼任南洋大臣，鄂那海大人与张人骏没有什么交情，虽然他来头不小，可在地方上离开了地方官的支持，他也玩不转，他也知道这边很多官吏与革命党暗通曲款，因此担心夜长梦多，时间长了，这些被关着的革命党被其他的革命党收买地方官把人救走，所以才要这么急不可耐地把这些人都杀了！”

原来是这样，萧震雷这才知道清廷方面这次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将那些被抓的革命党拉到菜市口斩首了，看来鄂那海也担心出事，同时为了更有效的打击革命党，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引蛇出洞的办法，这个办法十分有效，被抓的七十多人全部要斩首，人数太多了，革命党不能不救，只可惜

陈琪美等人却上了鄂那海的当，中了他的计，不但没有救出那些革命党，连他们自己带去的一百人也损失殆尽，只逃走了十几人，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要说范高头手下的徒子徒孙无数，只要他一声令下，聚集几万人都是有可能的，但青帮那些人当中真正不怕死，敢打敢杀的真正有几个？那些人都是地痞混混，平日里在帮会里混吃混喝，无聊的时候欺负一下小姑娘，没事上街收点保护费，仗着人多在街面上耀武扬威还行，要让他们去个清军拼命就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胆气了，那一百人还是挑了又挑才凑出来的，这一去就折损了八成。

高山等三人的速度还是够快的，只用了四十多分钟就将那么店铺楼上留下的，一百二十人给麻翻了，这中途也有几个店铺的清军过来询问秦大海，高山等人是不是他派去的，在萧震雷暗中用枪顶着的情况下，秦大海为了保命只能按照事先萧震雷说的话去应对，将那几个过来询问的清兵排长打发了。

“先生，都解决了，一共一百二十八人，每人都有一只枪，短枪有十二支，长枪一百一十六支，那些人已经全部被我们捆上了！”三人走进来，高山先进行了报告。

萧震雷听了点点头，对高山道：“小高，小柳，你们两个把枪支弹药全部收集集中起来捆好，找麻袋装起来，小刘，你去找王兄弟，让他带人过来接管这里被清军控制的店铺，全部换上我们的人！”

“明白！”三人闻言各自散去，各负其责。

没几分钟的工夫，王亚乔就带着人马过来了，看见萧震雷点头打了个招呼，萧震雷介绍道：“久光兄，这位就是火枪队的队官秦大海，这次之所以这么成功，还真离不开秦兄弟的配合，说起来我还真要感谢他！”

秦大海闻言不由苦笑，这下真是麻烦了，如果这事被鄂那海知道，估计他也活不成了，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又能怎么样？跟萧震雷等人拼命？他还真没有这个胆子。

萧震雷也不避开秦大海，直接对王亚乔说：“等会动手的时候肯定是人多眼杂，保不齐我们当中就有人被别人记住相貌，所以现在最好派人个去布料店铺扯一匹布来，裁剪成四十多块，给每个兄弟发一块，动手之前全部蒙面！”

王亚乔道：“这个我已经想到了，因此在来之前都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片面巾！”(未完待续)r655

第135章劫法场（一）

在王亚乔找椅子坐下后，萧震雷旁若无人一般的对他说：“按照时间上来看，鄂那海估计很快就要到了，到了之后他可能要与这位秦大人打眼色联系询问或者直接派人过来询问情况！”说着停下扭头问秦大海：“是吧，秦队官？”

秦大海没想到萧震雷连这个细节都猜到了，只得耷拉着脑袋点头道：“是的，他押送犯人到了之后要走上端头台监斩，正好面对我这个店铺，可以看到我这里，当我看到他看过来的时候，我就举手表示一切正常，如果我摇头就表示出了问题！”

萧震雷握着的枪用力顶了顶秦大海的后腰，凑过去沉声道：“秦队官，我这个人傻，你可不要骗我，否则的话，我一傻起来，保不准手一抖扳机就抠动了，到时候你可别怨我！”

秦大海吓得浑身一哆嗦，如果萧震雷一直恶狠狠的样子，他反倒不怕，可萧震雷一直无温不火，脸上总是一副笑脸，眼神中却满含杀机，这才让他感到心里都发寒，他连忙道：“不不不，这位好汉，我起誓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一句假话，让我万箭穿心不得好死！”

萧震雷点了点头对王亚乔道：“久光兄，我想把这里交给你，秦队官也交给你，每个店铺里安排两个兄弟，其他人随我上楼顶压阵，我们在楼顶会用重火力替你们压阵！等到鄂那海取出令签丢在地上，刽子手举刀要砍的时候，你这边就动手开枪。只要枪响了，刽子手肯定不敢再砍。你们首先就要干掉端头台边缘的清军，清空那些被抓革命党周围的清军。这时候场面会大乱，但是你们不能再开火，而是盯着那些清兵，百姓受到惊吓之后肯定会到处乱窜，但大部分还是会向南北两个方向逃离，这些你们不要管，让百姓逃走，而且还要防止清军恼羞成怒之下向百姓开枪，没有了百姓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开火。你不要担心我们人手太少，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菜市口的四面和楼上楼下，人虽然少，但我们占据着绝对的地利优势，而且还有重型武器，清军即便是再多两百人，我也有把握救了人逃走，我们楼上开火之后，清军肯定被压制得向东面店铺内躲避。这个时候你们就迅速出去救人，救了人之后向北门方向撤退，我已经安排了人在城门口接应我们，清楚了吗？”

王亚乔点点头。又想到一个问题：“好，不过如果中途出现了变故呢？在救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怎么办？”

萧震雷摆手道：“这就要随机应变了，我就在楼上。到时候如果局面出现了变化，如何应对我会大声通知你们！”

“好。我知道了！”

萧震雷将秦大海交给王亚乔和马小双看管，他直接去了楼顶。而王亚乔掏出手枪看着秦大海，让马小双去分配人手。

萧震雷到了楼顶之后了，看见楼顶躺着许多清军士兵，柳平正在楼顶收集这些清兵的枪支弹药，数了数，这些清兵一共有四十多人，全部昏迷趟着，双手都被捆了起来。

看见萧震雷上来，柳平直起腰喊道："先生"

萧震雷摆手道："你继续！"说着将背包放下，从里面取出一只蔡司望远镜观察菜市口周边的情况。

没过一会儿工夫，马小双就带着十来个人来到了楼顶，萧震雷扭头看见便放下望远镜，对马小双道："先让兄弟们把这些清兵都拖到那边，别挡着路，另外找东西将他们的嘴都堵上，免得有些人的抵抗力强，在我们动手之前醒了叫起来就麻烦了，下面也派人去通知一下"

"好的，大哥！"马小双答应一声，立即招呼兄弟一起动手，很快就将这些清兵都拖到了楼顶的另一边，同时也派人去下面把那些店铺里的清兵的嘴堵上。

随着离正午时分越来越近，来菜市口杀人的百姓也越来越多，菜市口开始显得有些拥挤了，一些衙役将断头台围住，防止百姓靠近，断头台已经完全搭建完成，十来个刽子手提着大砍刀走到了台上坐下休息，这些刽子手一个个都袒胸露乳，胸前的胸毛长得都有些吓人。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南面大街上跑过来两队手拿红缨枪的清兵，这些兵勇在抵达菜市口附近之后就开始在大街上站岗，每隔两三米站一个人，他们把行人全部赶到街边，街中间空着不许走人，街边的百姓见状便知道犯人很快就要押过来了。

"让开，让开，全部都到边上去，乱党很快就要押过来了，再走路中间就被视为同党格杀勿论！"一个清军把总握着刀柄拿着鞭子站在街中间大喊，其他兵勇们拿着长枪驱赶着人群。

除此之外，又有提着铜锣的衙役一边走在前面敲着，一边大喊让百姓们让开道路，不要冲撞官兵。

在清兵们将百姓驱赶到路边这个过程中，百姓们发生了一些混乱，但问题不大，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百姓们是来看热闹的，可没有人敢冲撞清兵，此时连大街两侧店铺的掌柜和伙计们都从店铺里出来看热闹。

马上就要行刑砍头了，这附近许多店铺没有生意都要暂时关门，有些迷信的掌柜还要把店铺关起来，给伙计们放假，以免被煞气冲进去坏了财运，只有这附近的茶楼、酒楼的生意却十分火爆，在茶楼喝茶、在酒楼吃酒的客人比平常多了很多，这些人在这里议论着这次的菜市口砍头的事情，特别是在二楼又可以看见菜市口景象的茶楼和酒楼都被人挤满了，估计等会犯人被押过来的时候，这些地方的人还会更多。

不久王亚乔派人过来告诉萧震雷，人手已经全部安排妥当，那些被迷晕的清兵的枪支弹药也全部派人送走了，一切都已经搞定，只等鄂那海押送犯人过来。

萧震雷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分左右，鄂那海那边差不多应该来了吧，按照路程和脚力计算，时间上也差不多了。

这时从南边街面上来了一队人马，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中间围着一顶轿子，前面几人举着"回避"的牌子，前面有人喊话："知县李大人到，闲杂人等回避！"

原来是上海署理知县李修梅，别看只是一个知县，可这里是上海滩，

全大清最开放的城市，一年的财税抵得上其他地方一个省。李修梅只要随便捞一捞，到手的钱财都够一辈子花销了。

李修梅的轿子进了菜市口在东面断头台旁边停下，当李修梅从轿子里下来的时候，所有的衙役和清兵们都下跪拜见：“参见李大人！”

李修梅脸色肃穆抬手道：“都免礼，起身吧！”说着便迈开步子上了断头台东面的席位上坐下，其他人高呼“谢打人！”

约莫只过了几分钟，马蹄声以及一些稍稍有些整齐的步伐声就传了过来，一长条人马出现在萧震雷的视线里，他立即拿起望远镜向南面看过去，只见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身材魁梧，穿着五品官府，带着单眼花翎的清朝官员出现在望远镜中，这就是鄂那海，萧震雷不用问别人就能猜到是他。

萧震雷身边兄弟的手上就有步枪，在这个距离上，只要一颗子弹就能干掉鄂那海，但是他知道现在干掉鄂那海也救不了那些革命党，王亚乔手上只有四十人，都部署在菜市口，而犯人还在南面大街上，那边还有一百多人，再加上菜市口这边县衙的衙役、兵丁几十人，估计冲都冲不过去，就更别说救人了，想要救人，就必须要等到清兵差不多都进入菜市口的，在他的机枪射程范围之内，只有在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才能以少胜多，只有利用菜市口这个几乎封闭的地形才有胜算。

押送的队伍距离菜市口渐渐近了，和往常其他被斩的犯人不同，例如一些江洋大盗或者祸害百姓的赃官被斩的时候，沿街的百姓人都会向犯人丢臭鸡蛋、烂菜叶、石头，有时候犯人还没有被送上断头台就被砸得一身的臭气熏天或者头破血流。

然而这次没有任何人丢臭鸡蛋、烂菜叶，在站岗的清兵的身后百姓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那些被押送过来的革命党人，这些人都只是小虾米，真正的革命党在上海滩的重要人物一个都没有，仅仅陈琪美的帮办党务的助手李海秋都被救走了。

在街道两侧围观的百姓中间就有这些被抓的革命党的家人，或是妻子或是父母，这些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押送过来，而且马上就要被砍头了，准备立即冲破人群去喊，却被身边的亲朋好友死死的拉住，并且捂住嘴，如果被清兵们发现这里有犯人的家属，只怕会遭到诛连。

第136章劫法场（二）

鄂那海用他那毒蛇一般的眼睛在大街左右两侧百姓的脸上来回扫视，试图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人，尽管在半道上发生了一次埋伏事件，可他也不敢保证没有人再来营救这些革命党。

被他那眼睛看过的人，没有一个敢于他对视的，在他的眼神扫过来之前，百姓们纷纷低下了头，或者不由自主地把视线转向别处。

在清军防范如此严密，用如此多的清兵站岗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敢出来阻拦鄂那海押送的队伍前进的道路，鄂那海就这样带着押送队伍和犯人们进了菜市口。

原本要被斩的只有七十多人，可半道上那次伏击，清军又抓了四十多人，不过有十几个俘虏身负重伤，带着也不方便，鄂那海早就下令把那十几个重伤的俘虏全部杀掉了，还有三十个轻伤员以及6个没有受伤的俘虏随着一起被押送过来了。

进了菜市口之后，鄂那海在断头台旁边下马，立即有一个清兵过来牵走了马匹，鄂那海握着腰刀走上了断头台，直接来到看台席位上。

知县李修梅带着一干县府官员见状立即起身走出来向鄂那海见礼：“下官上海署理知县李修梅等参见鄂大人！”

鄂那海面无表情抬手道：“李知县、各位大人都免礼吧，今日让你们过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革命党有多么猖狂，看看本官这段日子以来抓捕革命党的成效，革命党一日不铲除干净，我大清就一日不得安宁。诸位也理应多为我大清、为皇上和太后分忧才是”。

众官员齐声称是：“是，多谢鄂大人提点！”

“鄂大人请上座！”

鄂那海在众官员的盛情之下坐在了主位的旁边。中间的主位却是没有人坐，众官员都很清楚。这个位置是留给道台蔡乃煌的。

这些官员坐的席位搭建着凉棚，此时距离正午时分还差半个小时左右，太阳照不到席位上，众官员一边喝茶一边聊着这次处斩革命党的事情。

实际上处斩犯人按照清廷的律法应该是由主审官判决之后发文给刑部，刑部核查无误并且批准之后再秋后问斩，可现在才春天，完全违法了大清律法与相关制度的规定，不过清朝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很多都不完全按照规矩来了。就好比对待革命党的事情上，清廷一般都是抓住就杀，只要上面下令，下面的人立马执行，例如鉴湖女侠秋瑾，她是1907年7月14日下午在大通学堂被捕，清廷在15日凌晨就将她处死，中间只隔了十来个小时，动作之快极为罕见。清廷根本就不给革命党人营救的时间。

太阳渐渐升高，眼看就要到正午时分了，这时一队人马护送着一顶轿子走了过来，排场比知县李修梅大得多。不过看到这个排场菜市口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道台大人蔡乃煌来了。

此时所有的人犯都被押上的断头台，分成十几排跪好，一排十个人。有些革命党人宁死不跪，但清兵一一将这些不肯跪下的革命党人的膝盖骨

敲碎。手段之狠辣实在难堪入目。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所有被抓的革命党人。包括那十几个无辜之人都知道逃生无望，尽管有一些人挺直了腰杆准备从容赴死，但还是有一大部分人被吓得瘫在断头台上，怕死乃人之常情，在场围观的上千百姓没有人笑话他们。

当蔡乃煌走上官员观众席的时候，鄂那海和其他所有官员都走出来行礼，毕竟他是这里品阶最高的官员，就连鄂那海的品级也比他低。

众官员起身高呼：“参见道台大人！”

蔡乃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抬手道：“诸位免礼，免礼！”

“谢大人！”

知县李修梅这时道：“大人请上座！”

蔡乃煌当仁不让地坐在了中间的主位上，原本监斩官是鄂那海，但这种时候鄂那海怎么会计较这种事情？他的想法是把这些革命乱党砍完了早早收工。

蔡乃煌坐下后扭头问鄂那海：“鄂大人，距离正午时分还有多久？”

“还有一刻钟！”鄂那海掏出怀表看了看，起身道：“大人，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卑职去确认一下人犯？”

蔡乃煌点点头，虽然鄂那海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但他知道这是必须要执行的程序，他是被鄂那海请来坐镇的，实际上他对此事非常不感冒，杀一些革命党需要他这个道台大人亲自到场么？他觉得鄂那海这是做个所有上海道的官员们看的，目的就是提醒这些官员们不要与革命党勾结，不要为了贪一点点小钱与革命党有什么瓜葛，其实他对鄂那海不经过他的同意就调动巡防营抓捕革命党极为恼火，不过一想到这个人从京城来的，来头不小，因此也就忍了这个口，反正这家伙也不可能长期呆在这里。

现在没有谁关心蔡乃煌的心里在想什么，菜市口内几千双眼睛都看着从官员席走到前面来的鄂那海，鄂那海拿着名单对所有犯人进行了核实，然后转身看向对面的杂货铺。

对面杂货铺的秦大海在王亚乔的控制下走到门口举起了手，鄂那海看到后心里松了一口气，这下他完全放心了。

回到官员座位席后，鄂那海对其中一个官员打了一个手势，那官员便起身拿着一卷绢布走到前面大声宣读：“查等共一百二十三人结党妖言惑众、蛊惑良民，危害江山社稷今判处斩立决，立即执行！”

那官员宣读之后退了回去，刽子手们在官员的命令下排成一排走到最前面一排犯人的身后，每个刽子手负责一个犯人，如果前一排犯人行刑完毕，他们就会走到第二排犯人身后，直到将所有的犯人都砍了头为止。

刽子手们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他们讲鞭子缠在脖子上以免挥刀的时候影响发挥，并且各自端着一碗酒，先喝一口喷在断头刀上，然后将碗里剩下的酒全部喝光，又将犯人的头压下露出脖子，这样他们砍起来也方便。

“蔡大人，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鄂那海再次看了看怀表，说了一句后征得了蔡乃煌的同意后从桌子上的签筒里抽出一支签丢在了断头台上，竹签落下发出一声清响，并大喝一声：“斩——”。

刽子手们听到命令，立即举起鬼头刀就要集体砍下，这时突然一阵枪响，“砰砰砰”，这阵枪响如放鞭炮一般，枪声停下之后，就见站在断头台最前面和南北两侧的清军士兵集体倒下十几个。

“啊——”

“天哪，有人劫法场！”

整个菜市口瞬间乱了，围观了上千百姓吓得惊慌失措，到处乱撞，由于在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几乎是人山人海，在断头台附近的人想挤都不挤不出去。在外围的百姓拼命地向菜市口的南北两个方向涌去，他们只想快点逃离这里，这种地方响枪，一不小心就会被流弹击中，那才是倒霉。

整个菜市口乱哄哄的，秩序全部乱了套，原本维持秩序的清兵许多都被老百姓淹没，更有无数人被推得倒在地上遭受踩踏生死不明。

“保护大人，保护大人！所有人都向这边靠拢，看着所有犯人，别让他们逃跑，逃跑者一律格杀勿论”一个队官抽出手枪大喝，命令所有都向断头台集结。

官员席上的官员除了鄂那海之外，所有人都被这一阵枪响吓破了胆，一个个屈膝蹲在了桌子下，借着桌子挡在前面保护自己。

不是王亚乔的兄弟们不想先打死这些当官的，其实是因为视线和射角的问题，分布在每个店铺的只有两个人，而且这些店铺都在南北西三个方向，但是在断头台上却有跪着十几排犯人，除了犯人还有刽子手和清兵兵勇，这些人挡在了他们向那些官员开枪的视线上。

鄂那海虽然也躲在桌子下，他却拔出手枪露出脑袋观察敌人在哪儿，刚才那一阵排枪响过之后，因为现场人太多，而且现在的子弹都是无烟火药了，他还真没看清楚子弹是送什么地方射过来打死了十几个手下清兵的。

“砰砰砰”又是一阵排枪响起，在端头太周围的清军又倒下十几人。

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大喝：“台上所有革命党兄弟都趴下，趴下！”

听到这个声音，所有犯人都选择了相信，立即趴在了地上，他们本以为这次是真的没命了，可没想到直到现在同盟会的那些兄弟还在想办法营救他们，而且是在这种戒备森严的环境下。

鄂那海在第二次枪响之后，他终于发现了子弹是从几个店铺里射出来的，他发现的就有三个，是北边的三个店铺，他立即大喊：“劫法场的革命党在南边中间三个店铺里，所有给我向那里开枪，快开枪！”

“砰砰砰”清兵士兵纷纷向鄂那海指的三个店铺里开枪，但因为中间还有许多百姓挡在中间，他们冲不过去，只能在原地不断开枪，这中间接二连三的有无辜百姓被流弹击中倒在地上死去。

第137章劫法场（三）

随着双方开火，菜市口不断有百姓被流弹击中倒下，王亚乔和他带的那些躲在店铺内的人马在开枪时还有着控制，唯恐开枪打到百姓，只有在有十足的把握的时候才开枪，可清军那边就完全没有顾忌了，他们接二连三的开火，枪声一直不停，有机灵一点的百姓知道趴在地上躲避子弹，绝大部分百姓听到枪响之后就四处乱窜。

随着无辜百姓一个个倒下，在楼顶隐藏的萧震雷看见后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在菜市口内有上千百姓，根本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疏散出去的，通向南北的街道就那么宽，东西两边随便有几条小巷子，可巷子也不宽敞，并排走两个人就被堵死。

必须把清军的火力吸引过来，否则无辜百姓死伤得会更多，因为清军在鄂那海的命令下根本就无所顾忌，可萧震雷不行，他不能因为自己等人要营救这些革命党就不顾无辜百姓的安全，原本他就为他们先向清军开火而引发百姓混乱造成踩踏事件而愧疚不已了，现在决不能让清军这么肆无忌惮的打枪伤害他们。

“小双，还有其他弟兄们，不能让清军这么打下去了，如果让他们这么继续打下去，恐怕我们还没有把那些革命党救出来，百姓就死了一地，我们必须把清军的火力吸引过来，弟兄们，等下听我的命令，我喊开火，大家就集体开火，要瞄准一点打，下面有太多百姓。稍微打偏就有可能打到他们，还有。弟兄们注意躲避清军的子弹，不要盲目开枪。不要把自己的大半身体爆露在清军的枪口之下，明白吗？”

马小双和萧震雷以及其他的兄弟一样背靠在楼顶的水泥护栏墙，他就在萧震雷的身边，听到萧震雷的话之后大声道：“明白了！”

其他的人也都点点头，他们每人拿着一只盒子炮，护栏墙脚下还放着几颗手榴弹和几个弹夹，有些人还在做着深呼吸，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经历这么大规模的战斗。

萧震雷拿着两支盒子炮，马克沁重机枪被他放在了一边。下面的百姓太多了，重机枪一旦开火，子弹乱飞，大量流弹击中百姓的机率比用步枪和手枪开火要大得多，至少在绝大部分百姓逃离这里之前不能使用重机枪。

“弟兄们，给我打！”大喊一身之后，萧震雷站起转身趴在护栏墙上，双手上的盒子炮对准下面的清军士兵就开火，“砰砰。砰砰”

“砰砰”随着萧震雷喊开火，马小双和其他十几个兄弟也站起转身趴在护栏墙上对下面的清军开火。

随着西面楼顶上传出枪声，断头台周围的清军一个个身体侧部中弹倒下，在有萧震雷这种枪法极准且开枪速度又快的神枪手的打击下。再加上马小双和其他兄弟们一起开火，一眨眼的工夫，断头台周围的清军就倒下了十几人。并且还在不停地倒下。

“楼顶上有革命党！给本官向楼顶上开火！”鄂那海用手枪一边向楼顶开火，一边大喊。

其实不用鄂那海下令。清军都知道怎么打，来此侧面楼顶的威胁实在太大。如果不加以压制，断头台周围的清军就会成为活靶子。

“砰砰砰”一大部分清军开始调转枪口向楼顶上开火，一时间挡在萧震雷等人身前的楼顶护栏墙被无数子弹打得水泥碎屑飞溅，护栏墙的外侧面被打出无数个坑坑洼洼。

萧震雷等人受到了一定的压制，火力减弱了一些，但也仅仅只是如此，他们身在高处，有居高临下的地利优势，清军在下方，开枪时准头大大下降，而且又有护栏墙挡着。

萧震雷手上两支盒子炮不断的开火，左右开弓不停，清军士兵一个个倒在他的枪口之下，在断头台正前面的清军士兵在这十几秒的时间里几乎被清空，地上躺着一地的尸体，而那些革命党一个个趴在断头台上不敢动弹，唯恐被流弹击中。

鄂那海看着自己的士兵被楼顶上的革命党一个个打死，顿时脸色铁青，当然他以为楼顶上的萧震雷等人是革命党，事实上萧震雷等人都蒙着面，确实很像革命党，而且从阵营上来说，萧震雷等人也算是革命党的人，在现在这个时期，只要是反清志士一般都会认为是革命党，这不仅是民间的看法，同样是也清廷的看法。

随着楼上楼下都开火，子弹从四周射过来，枪声来自四面八方，鄂那海这才明白他和他的手下两三百多人竟然被四面围困了，想清了自己的处境之后，鄂那海的脸色变得煞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埋伏在这些店铺的火枪队呢？难道已经被革命党全部杀掉了？先前秦大海不是在打手势表示一切正常吗？难道他是被人控制了？或者他投靠了革命党？

鄂那海被自己的这些想法吓了一大跳，他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和断头台周围这两三百手下今日只怕要与革命党血战一场了。

怎么办？怎么办？向巡防营救援？不行，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县衙和道台府那边的清军和衙役肯定会赶来增援，想到这里，鄂那海心里踏实了一些，他很明白自己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什么，就是看着断头台上那些捆绑住了双手戴着脚链的革命党，只要保证这些人不救走，那么这次革命党的营救就失败了。

“开火，开火，向楼顶上开火！”鄂那海对自己手下的清军士兵下达命令，刚才从周围打过来子弹没有了，在他看来，也许是因为人群太多密集那些革命党不敢乱开枪，那正好，他可以命令士兵们向楼顶上开枪。压制楼上的火力。

萧震雷一边低头躲避着飞来的子弹，抬头后看见断头台东面官员席上冒出一个脑袋大喊小叫。不是鄂那海是谁，当即向那边开枪。

“砰砰！”两个子弹连续打过来。鄂那海发现自己头顶上的官帽子竟然被打飞了，露出光亮的额头，他顿时低头躲在了桌子下，吓得脑袋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

道台蔡乃煌一身的狼狈，官袍都弄得脏兮兮的，鼻梁上的近视眼镜也不见了，看什么都是一片模糊，他捂着脑袋喊：“鄂那海，你怎么搞的？监斩乱党竟然有乱党来劫法场。你是怎么布置的？这下麻烦大了，你被同

僚们嘲笑无能之余，害得本官的面子也丢光了，你让本官怎么向总督大人和朝廷交代？”

鄂那海此时也十分恼火，他没想到革命党的胆子竟然这么大，在伏击失败之后竟然还敢来劫法场，这胆子已经不是一般的大了，难道革命党早就计划好了？现在半道上埋伏，如果失败了再在法场动手？想到革命党竟然有这么多军火。他已经认定上次在码头丢失的那批武器肯定是被革命党劫走的。

再观察在这里埋伏的革命党比在半道上埋伏的那些革命党明显要强悍得多，每一个人的枪法都很精准，而且这些革命党部署周密，行事诡异。开火时井然有序，丝毫不慌乱，躲避子弹也很在行。军事素质很高，比新军都差不了多少。连事先埋伏在这里的火枪队一百多人都被无声无息的干掉了，想到革命党如此神通广大。鄂那海心里不由发出阵阵寒意。

不过为了稳住蔡乃煌和身边这些躲在桌子下的官员们，鄂那海还是大声道：“蔡大人放心，这些革命党跑不了，他们只是占了突然袭击的先机，实际上他们的人并不多，如果不是现场百姓太多，挡住了兵勇的视线，我的兵勇们现在早已经冲过去把他们都抓起来了，等到百姓都散去，没有人挡路之后，我就下令兵勇冲上楼顶把那些革命党全部杀死！”

知县李修梅也喊道：“鄂大人，这样下去不行啊，官兵不能被乱党压着打，我们必须要反击！”

鄂那海道：“李大人，本官当然知道，现在兵士们正在向楼上开火，无奈乱党占据楼顶地利优势，又有护栏墙防护，我们一时间奈何不了他们，等到百姓散去，没有人挡路了，事情就好办了，而且我们只要看住台上那些乱党分子不让他们被救走，乱党就没办法，要知道我们这里所有的兵士们加起来还足足有三百人马！”

实际上现场清军数量已经不足三百人了，就在鄂那海等人在说话之际，楼顶上的萧震雷等人还在不断开火，清军们死伤惨重，其他清军见同伴死伤太多，已经渐渐有了胆怯之心，开始向断头台的东面官员席那边退却。

经过几分钟的混乱，在清军被打得死伤惨重的情况下，百姓们终于散去一空，菜市口地上到处躺着尸体，大部分是清兵，有少部分是无辜百姓，这些人有的是被流弹击中，有的是被踩踏而死。

鄂那海看见百姓们都跑了，没有人挡路了，知道反击的时刻已经到来，当即下令：“巡防营第三队第一排冲上楼顶，第二排冲向对面店铺，第三排攻击左边藏在店铺的乱党，县衙衙役攻击右边藏在店铺的乱党，抓住一个乱党赏十两银子，抓到一个头目赏五十两！杀！”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清军在受到鄂那海大量金钱的刺激下，刚才还在胆怯的他们立即双眼通红，端着枪支冲向四周的店铺。

“杀啊，抓住乱党得赏钱，得了赏钱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玩女人，杀呀！”清兵们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大喊着。

这些兵士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这些人眼里只有升官发财、银子、女人、田产，有这些他们就敢卖命，而新军不同，新军士

兵多少有一点点文化，特别是军官，许多新军士兵和军官的民主意识都开始觉醒，因此革命党能在新军当中策反一些军官秘密加入革命党。

“打，狠狠的打！”在杂货铺里的王亚乔现在也发现百姓都散去了，不论是他这边还是清军那边都彻底没有顾忌，因此在清军正在冲过来的时候，立即闪身出来向那些冲过来的清军开火。

“砰砰砰”

“砰砰”

冲在最前面的清军士兵最先倒霉了，一个个中弹倒在地上，不论是冲向杂货铺这边的清军还是冲向南北两个方向的士兵都被打死了好几个，这一轮开火就打死了这么多清军，这个情况让其他正在冲击的清军突然一顿，全都停止了冲击，这些清军士兵虽然想得赏钱，可也更怕死，他们在遭受第一轮损失之后，士气陡然下降，不再敢继续冲击了，一些人趴在地上，一些人往回退去，还有一些人蹲在地上开火。

“吗的，老子让你们冲！”萧震雷大骂一声，收了盒子炮转身将身后那挺马克沁重机枪操起来架在护栏墙上，打开弹药箱，从里面拿出一条长长的帆布弹链卡进子弹仓中，拉动枪机让子弹上膛，瞄准下面正在向杂货铺靠拢的成片清军士兵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重机枪开火时特有的声响在楼顶上空响起，只见杂货铺前方掀起一片血雾，无数碎石飞溅、清军士兵一排排抖动着身体，身体上喷出一道道鲜血倒下，有的甚至被强横的子弹懒腰扫成两段，还有的大腿和手臂飞起，一眨眼的工夫，杂货铺前面的清军士兵就死伤殆尽，还声音小猫三两只也转身向后跑躲在断头台后方去了。

解决了杂货铺前面的清军，萧震雷又立即调转枪口扫射正在攻击南边店铺的清军，那边清军已经快要攻到店铺门口，再迟一点的话，躲在店铺的兄弟就会遭到大批清军的围攻。

“哒哒哒哒哒”停了两秒钟的重机枪开火声再次响起，没有任何意外的，那些清军像割麦子一样成片成片倒下。

在这个年月，重机枪的威力在中国没有任何人清楚，只有见识过重机枪强大火力的洋人们才知道重机枪能带来什么样的杀伤力。

第138章劫法场（四）

“哒哒哒哒”萧震雷在楼顶上不断地用重机枪扫射着，在这种高度，而且在这个位置上，几乎三分之二的清军士兵的身影都暴露在他的视线和重机枪的射界之内。

很多清军士兵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子弹打穿了身体倒在地上死去，还有很多清兵明知道要逃跑，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地方跑，被围在菜市口，四面八方都有子弹飞过来，更多的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死，毕竟重机枪的射速太快了，清兵之间太过密集，重机枪的子弹很多时候一颗子弹就能打死两个或者更多的清兵。

进攻南边店铺的清军士兵全部被干掉之后，萧震雷不得不换停止射击，不是清军全部被干掉了，清军至少还有一半人以上，而是他刚才这条弹链已经打光了子弹，必须要换弹链。

打开弹仓之后，从弹药箱里再次拿出一条弹链，萧震雷感觉周围怎么平静下来了，扭头一看，只见马小双等人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楼下死伤一地的清军，他们已经被重机枪的强大无比的火力惊呆了。

萧震雷一边安装弹链，一边大吼：“都干什么？快点开火，打北边的清军，别他们接近北边的店铺，那里面有我们的兄弟！”

吼完马小双等人，萧震雷已经装好了子弹，现在可以再次开火了，他对楼下的王亚乔大声喊道：“久光兄，快点救人，快救人。我们掩护！”

萧震雷就在杂货铺的楼顶上，在这里喊话。王亚乔立马就能听见，他当即提着盒子炮从店铺里冲出来大喊：“兄弟们。跟我出来救人，快！”

听到喊声后，除了正在遭到攻击的北边几家店铺之外，原本躲藏在西面和南面的店铺内的兄弟立即端着枪冲出来踩着清军尸体和满地的鲜血冲向断头台。

这时躲在断头台后面的清军看见王亚乔等这些蒙面人冲出来救人，立即露出头来开火，但是楼上的马小双等人怎么能让那些清兵出来阻拦，他们集中火力向断头台后方开火，无数子弹射过去，在被打死了个清兵之后。其他清兵吓得再次躲了回去，而萧震雷则操作重机枪向进攻北边的清军士兵开火，北边的清兵必须要清理干净，那里是他们的逃生的通道，沿着北边街道一直向北才能逃出去。

“哒哒哒哒”子弹在白日里都拖着白光射出去，弹壳一个个被抛弹孔里抛射出来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咻——”一枚子弹飞过来，一道鲜血喷在了萧震雷的脸上，连眼睛都被鲜血蒙住了，他不得不停下来。用袖子在脸上擦了一把，扭头一看，身边一个兄弟的脖子被下方飞来的子弹打穿了，颈动脉破裂。大量的血液喷洒出来，这兄弟捂着脖子缓缓倒在了地上不断抽搐着。

没救了，萧震雷知道。这种伤即便在一百年后也不可能救活，而且还是在战场上。完全都是等于是被判了死刑。这不是萧震雷在这次战斗中看到的第一个死亡的兄弟，直到现在为止。楼上的十几个兄弟中已经有四个中弹阵亡了，就连马小双的左臂上也挨了一枪。

“我擦你大爷！”萧震雷看见身边这个兄弟倒在地上不断抽搐，还没死透，他也打起了火气，当即操作重机枪向楼下清兵疯狂扫射。

清兵成片成片地倒下，只几个呼吸的工夫，进攻南边几家店铺的清兵被清扫一空，地上铺满了尸体，清兵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楼上这挺机枪带来的强大杀伤力。

王亚乔等人已经冲到断头台下，他们开始将台上的革命党接下来，“兄弟，快下来，我扶着你！”

王亚乔带着一半人掩护，其他人将断头台上的革命党搀扶下来，由于这些人的双手都被捆绑在背后，有兄弟在将人扶下来之后立即掏出匕首将绳索割断，又有兄弟爬上擂台去将其他人拖下来，那些还能够走的革命党都自己拖着沉重的铁链跑向这边。

戴在脚腕上的铁链对于这些革命党来说太沉重了，对逃走极为不便，立即有兄弟将刽子手留下的鬼头大刀拖过来将那些缠绕在革命党人脚腕上的铁链一一斩断。

“混蛋，给本官冲过去，冲过去杀了那些革命党！”鄂那海看见王亚乔等人已经开始救人，顿时大急，他对躲在断头台后面的清军大声吼叫，在开枪打死了两个清兵之后，其他清兵只能冒着乱飞的子弹从断头台后面出来向革命党人开火。

这时楼上的萧震雷等人立即进行火力压制，无数子弹向断头台后方射过去，密集的子弹顿时将搭建断头台的木板和木架打得木屑乱飞，刚刚冲出来的清军士兵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后面的清军见状立即缩了回去，这让躲在桌子下的鄂那海气得暴跳如雷。

“高山，你带着几个人，领着这些兄弟快速向北门撤退，我们随后就来！”王亚乔指着被解救出来的革命党人对高山说道。

高山提着手枪向上一摆对那些人喊道：“兄弟们，跟我走，赶快离开这里，等会估计道台府的兵马就要到了，再拖下去我们全都走不了！”

在鄂那海的强令下，清军又冲了几次，但每次都损失惨重，由于有萧震雷的重机枪压阵，清军一次次被被赶回了断头台后面不敢露头，这给王亚乔等人营救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足足过了二十分钟，断头台上的革命党才被救下来一大半，萧震雷在楼上看见不由有些心急，再这么拖下去只怕会拖到道台府和知县衙门的兵丁赶过来不可，但是现在他又没有别的办法，鄂那海和一百多清兵多在断头台后面，时不时地出来打上几枪，让王亚乔等人不敢安心救人。

而在鄂那海这边，他看见台上的革命党被一个个救走，也非常心急，眼看着革命党被救走了一大半，再过一会儿就会全部被救走，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拍脑子暗骂自己死脑筋，干嘛要看着这些革命党，既然是来斩首的，那就直接杀了好了！他想通了这一点之后立即下令：“开枪，打死台上那些革命党，打死他们！”

躲在断头台后面的清军听见后纷纷举着枪向台上那些被捆绑着的革命党开火，“砰砰砰”台上还被捆住双手，脚上带着镣铐的革命党纷纷中弹倒下。

“我擦，该死的!”看着台上还有一小部分革命党来不及救走在转眼之间都被后面的清兵打死，萧震雷暴跳如雷，可那些清军躲在断头台后面，不仅下面王亚乔等人打不到，就连他这边也不容易打，那些清军也是狡猾，只伸出枪口却不露头盲目开火，可不敢怎么样，清军太多，即便是胡乱开火，台上那些革命党也难逃厄运，很多人身上被打出无数个弹孔，而有的人只被打中一枪就死了。

台上剩下的革命党都被打死之后，萧震雷和王亚乔都知道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更多的清兵会从南边赶过来。

断头台下的王亚乔扭头看向身后二楼楼顶的萧震雷，萧震雷见状打了一个迅速撤离的收拾，王亚乔看见后点了点头，向身旁兄弟们道：“撤，我们撤！”

言罢，他当先闪身出来向断头台一侧连开几枪掩护，其他人迅速向沿着街道向北城门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向清兵们藏身的地方开枪，由于大家在撤退的时候互相掩护，清军不敢露头，因此他们很快出了菜市口，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萧震雷看见后，对马小双道：“通知兄弟们，我们也撤，扛上那几个兄弟的遗体，你们先走，我掩护”。

“好，大哥，我们在楼下等你，要走一起走！”马小双答应一声对其他人道：“兄弟们，带上阵亡兄弟的遗体，我们撤！”

兄弟们纷纷收了枪，几个兄弟端着枪在下了楼梯在前面开路，后面的兄弟把枪插在腰间每人扛着一具尸体就走。

断头台清军那边见楼下的王亚乔等人都跑了，十来个兵勇端着枪冲出来准备追击，萧震雷看见后冷哼一声，手上立即扣动机枪扳机，“哒哒哒哒”一阵枪响之后，那冲出来的十几个清兵集体依次倒在了地上，吓得后面正要冲出来的清兵亡魂大冒，立即缩了回去，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率先冲出去，否则这次死的就是他们自己了。

见清兵们已经缩了回去，估计马小双等人也到了楼下，萧震雷立即背着弹药箱将重机枪往肩膀上一挎，端着机枪“噔噔噔”就跑下了楼。

下楼后，见马小双等人正在警戒，萧震雷立即道：“快，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马小双焦急道：“大哥”。

“少他吗废话，快滚！”萧震雷直接吼了起来。

马小双只得咬牙，提着枪一摆：“我们走！”

第139章终逃脱

此时萧震雷腾出手来，从胸前扯下一个手榴弹，扭开盖子，扯下引线，只听见手榴弹发出“哧哧哧”的响声，直冒着白烟，他向前冲了几步扔向断头台后方，要说菜市口从西面店铺到东面店铺足有一个足球场的长度那么长，即便是国际顶尖铁饼运动员也扔不了那么远，可萧震雷扔出的手榴弹向一颗炮弹一般呈一条抛物线飞西断头台后方，手榴弹在断头台后方上空爆炸了，刚刚冲出来准备向萧震雷开火的清军们顿时被一股爆炸气浪推倒在地上，爆炸下方方圆十多米范围内的清兵全部被炸死炸伤在地。

趁着清兵们被这颗手雷炸懵的当口，萧震雷迅速端起机枪向北城门方向跑去，然而他刚刚跑出菜市口，就听见耳边传来嗖嗖嗖的子弹飞过的声音，随后从后面传来大量的脚步声，感觉地面都有一点点震动，他回头一看，发现从菜市口南面街道上跑来五队清兵，应该是道台府的清兵到了，差不多一百多人，最前面的几排清兵已经开始举枪向他射击，刚才飞过来的子弹就是这些人发射的。

萧震雷立即转身趴在地上将重机枪架好，对准南边冲过来的清兵扣动了扳机，“哒哒哒哒”。

最前面的一些清兵瞬间倒在地上，后面的清兵看见前面的倒地死去却没有看见更前方萧震雷的机枪还在持续开火，依然背着枪向前面跑，却最终死在萧震雷的机枪下。很多人死得有些不明白。

除了步枪和手枪之外，这个时期的清兵们很多都没有听说过重机枪这玩意。更别说看见过了，即便看见了也不认识。丝毫不了解重机枪的威力。

重机枪扫射的威力太大了，一百多清兵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被从正面扫射过来的机枪子弹打了一半人以上，由于清兵是排成五列纵队前进，而且他们正对着萧震雷，重机枪的子弹有的时候，一颗子弹就可以打穿三四个清兵的身体。

在二战期间，德军曾经拿俘虏的盟军士兵做实验，让八个或十个盟军俘虏站成队列整齐的一排，然后一个德军军官掏出一支盒子炮对准第一个俘虏的太阳穴打一枪。这个子弹穿透了这一排所有俘虏的脑袋，十个俘虏全部被这么一颗子弹干掉，集体倒在地上死去。萧震雷现在用机枪扫射对面而来的清军子弹杀伤效果几乎与这差不多，有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一队清兵的身体，这一队清兵集体倒在了地上。

在被打死了大半人之后，一百多人的清兵只剩下最后面的二三十人，这二三十人终于反应过来，有的躲到一边去了，有的则丢了枪趴在了地上。死死地抱住脑袋，更多的人清兵直接丢了武器掉头就跑，如此惨重的伤亡，这队清兵直接崩溃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士兵敢向萧震雷开枪。

看见前来增压的道台府清军崩溃，萧震雷起身扛着机枪转上加快步伐向北城门方向跑去，很快就追上了最后撤退的马小双等人。

北城门内。

当枪声从菜市口方向传来的时候。正在进出北城门的百姓们大惊失

色，百姓们顿时陷入慌乱之中。不论是进程还是出城的人全都向城外涌去，城墙外是护城河。过了护城河就是法租界了，县城与法租界以城墙和护城河为界，历史上后来的法华国民路就是推翻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而来的，以路中间为界，路北属于法租界，路南属于华界。

菜市口传来的枪声也让守卫城门的清兵兵丁们慌了手脚，在一个棚目的带领下，守城的十几个兵丁开始驱赶百姓，城门渐渐被关闭，这是必然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出了事，守城门的兵丁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关闭城门。

原本闲置在一旁的拒马和沙袋很快被那些清兵兵丁抬到城门口，拒马横在最前面，沙袋被堆在靠近城门的地方，这些清兵便躲在沙袋后面，有步枪的把枪放在沙袋上对准菜市口方向，没有步枪只有红缨枪的兵丁则坐在地上靠着沙袋也不伸出脑袋张望。

加上棚目一共十二个人，只有四个人有枪，其他人全部都是拿着红缨枪，这也是这些清兵极为慌乱的原因，平时他们吓唬人还可以，真要打起来他们就不行了，四个有枪的兵丁总共不到二十发子弹，随便放几枪便没了，还打什么？

沙袋后面一个兵丁浑身直哆嗦，哭丧着脸道：“棚目，咱们还是跑吧，你看咱这里都是几个歪瓜裂枣，枪也没几杆，子弹当花生米磕几下就没了，你再听菜市口那边打得那么火爆，革命党肯定混进来大批人马，如果他们向这边冲过来，我估计我们顶不了一个回合就会全部嗝屁啊！”

另一个兵丁也结结巴巴道：“是，是啊，麻子说得对，我家里上有七十老娘，下有三岁小儿，我不能死在这里啊，真的，棚目，你带我们跑吧？”

棚目就相当于班长，这个棚目虽然也怕死，当想到擅自逃跑事后被抓住的下场肯定也是一个死，他立即厉声道：“跑？跑哪儿去？革命党在城内也只是闹一闹罢了，难道县城还被会他们夺了不成？等那些革命党跑了之后，这还是大清的天下，到时候你跑哪儿去？当逃兵被抓起来是要杀头的！”

听到这棚目的话，其他兵丁都不出声了，尽管这几年革命党闹得厉害，但是终究只是小打小闹，没有成气候，大清还是大清。

在这城门口，由于这些兵丁关闭城门，并且在这里堆建了简单的防御工事，百姓们都知道可能要打起来了，因此附近的百姓早就跑了个精光。

然而在距离城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有一辆板车，破板车上躺着一个人，这人正躺在板车上睡大觉，一定满是灰尘的灰色卷边牛仔帽盖住了头部，即便刚才从菜市口方向传来如此猛烈的枪声，这个躺在板车上的人都没有一丝动弹，城门口的慌乱和清兵兵丁们在拉拒马和堆沙袋也与他无关，板车的把手放在地上，整个板车有些倾斜，城门口的清兵们刚好看不见板车上有人，也完全没有想到那辆板车上还躺着一个人。

约莫过了二十多分钟，就在城门口兵丁们正惶惶不安的时候，从菜市口方向传来的枪声减弱了许多，就在这时，躺在板车上那人的手动了，他拿起盖在脸上的帽子坐起，然后下了板车，将帽子戴在头上，不知道哪儿

摸出一个手榴弹扭开盖子拉了引线就扔向城门口的沙袋。

躲在沙袋后的兵丁们看见斜对面板车上突然下了一个人，全都吃了一惊，棚目正准备大喊让那人速速离去，可那人突然丢了一个东西过来刚好落在沙袋后，这东西在地上滚了两下还冒着烟，兵丁们哪里见过这玩意，一个兵勇起身大喝："小子，你想死吗？竟敢袭击大爷我们，你活得不耐烦了"

"轰——"那家伙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一颗手榴弹报销了沙袋后的所有清兵，尽管有几个还没有死，但离死也不远了，老鹰扔了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之后，一边走向城门一边掏出一包烟叼了一支在嘴里，又摸出洋火点燃了吸着，他一边走一边撩开衣服下摆，从腰间抽出两支盒子炮走到沙袋前向几个还没有被炸死而受伤的清兵连续开了几枪。

他向街道尽头看了一眼，发现街道尽头有一些人互相搀扶这跑过来，知道萧震雷等人很快就要从这边撤退了，当即走到城门下去下巨大的横木栓子，一共有三根，将城门横木栓子取下之后，他用力拉开一扇城门，却发现护城河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有十几个法租界的巡捕和万国商团的武装队员驻守，带着铁丝刺的拒马被放在了护城河对面，在拒马的后面，那十几个法租界巡捕和万国商团的武装队员排成两排，前面一排蹲着，后面一排站立，他们全部用枪对准了城门口，老鹰知道麻烦来了。

这时护城河对面传过来一个憋足的汉语声音，那是一个法国籍巡长在喊话，"对面的人听着，我是法租界巡长博尔特，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在华界干了什么，请你们不要进入法租界，这里已经是法租界的地盘，如果你们想逃离，还请你们另选其他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如果你们想强行闯关，我们手里的家伙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砰——"一声枪响，刚才喊话的那法籍巡长应声而倒，他的额头被一颗子弹击中，出现一个血洞。

"噢，上帝啊，他们真的敢向我们开枪？"一个万国商团的洋人队长大惊失色的叫起来。

"轰——"一枚手榴弹从城门楼子上面飞过护城河落在了那两排法租界巡捕和万国商团的士兵中间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十几个巡捕和士兵瞬间全部倒在地上。

"噢，该死的，我的腿，我的上帝啊，这是哪里来悍匪？快救我，救我！"一个法国籍巡捕不断的惨嚎着，可惜没人理会他。

老鹰此时迈着大步提着两支盒子炮走过护城河，踢翻了拒马，看见地上还有三个人没有死透就顺便再赏了几颗花生米给他们，而城门口已经出现了王亚乔等人的身影。

第140章各方震动

萧震雷等人终于还是安全撤离了，在老鹰干掉了十几个法捕房的巡捕和万国商团的武装队员之后，随后赶来的王亚乔萧震雷等人带着那些被解救的革命党人闯入了法租界，随后他们在法租界内分散各奔东西，做到这一步，萧震雷自问对那些革命党人也算是仁至义尽，至于在大家分散之后他们能不能完全逃脱就看他们的运气了，毕竟在法租界要安全得多，而且法捕房的巡捕并不认识那些革命党人。为了给那些革命党人制造更多的逃离时间，萧震雷和王亚乔等人带着十个行动不便的革命党人骑着战马进入法租界之后从东往西横冲直撞，遇到拦路的巡捕和万国商团的成员就立即开火大杀特杀，有萧震雷端着一挺重机枪在手，所有拦路的巡捕都被扫射得支离破碎。

在法租界内，萧震雷等人所过之处是一片狼藉，法捕房的巡捕们死伤惨重，巡捕们虽然有枪，可是相对于萧震雷等人携带的武器而言都是一些烧火棍而已，如何是他们的对手？连一向喜欢在洋人们面前露脸的黄精荣等人都识趣的躲了起来没敢出来找萧震雷等人的麻烦。

从顾家宅一带，向走了不久就脱离法租界的地界了，进入了华界，萧震雷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在一块偏僻的地方下马休息。

萧震雷和王亚乔两人牵着马在一棵树下坐下，丢给王亚乔一支烟后。萧震雷一边划燃洋火点烟，一边说道：“久光兄。咱们分开之前有几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第一，这次把官府和法租界都整得够惨的，我估计官府和法租界方面都会闹翻天，接下来很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风暴，我们不能只防备官府，对法租界和英租界也不能不防备，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肯定会加大调查力度。也许会派出暗探暗中调查，记住，什么人都不要相信，这段时间不要让兄弟们出来；第二，这十几个行动不便的革命党兄弟交给你带回给他们好好养伤，能说服他们加入我们的就说服，如果实在不行也不勉强，人各有志，勉强不得。等他们养好伤，想走的就让他们走，每人给几块钱做盘缠”。

“明白了！”王亚乔抽了一口烟后问道：“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交代吗？”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第三，我们这次行动虽然成功了。但是也牺牲了不少兄弟，我刚才看了一下，死了六个。伤了四个，在战斗的过程中。有不少无辜的百姓死于混乱，这种事情官府肯定是不会管的。但我们不能不管，即便此事与我们无关，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给这些死了的兄弟家里送一些抚恤金和慰问品，让受伤的兄弟回去后好好养伤，另外把那些死于混乱当中的百姓的情况暗中调查清楚，给他们家里送点钱，钱方面不用担心，你统计一个数字出来之后联系我，我会给你送过去；第四，向工厂护卫队派出几得力人手进入其中进行秘密调查，我会跟蔡国栋和马汉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以招人的名义把你派的人招进去，我担心清廷和租界方面会派出密探混入护卫队调查我们枪支来源和人数规模，虽然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端倪，但咱们不能不防，一旦咱们的秘密被他们派出的密探查到，不论清廷还是租界都会视我们为敌，后果非常严重。还有一件事情，

咱们不能只盯着清廷方面，还得密切关注租界，要派人混入租界权力核心内部，随时掌握租界的动向，要注意团结那些有良心、有民族大义感的中国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助力”。

王亚乔点头道：“好，我记住了！”

?

道台府。

道台蔡乃煌、鄂那海、知县李修梅以及其他上海道重要官员几乎都在场，官员们都喝着茶，没有人说话。蔡乃煌和鄂那海等高官阴沉着脸，气氛十分凝重。

今天法场被革命党人给劫了，这事要是上报肯定得捅破天，可如果不报一旦被上面知道，后果在坐的人都很清楚。

鄂那海左右看看，见没一个人愿意出来说话，他咳嗽两声道：“蔡大人，依我看，此事想瞒也瞒不住，还不如索性把所有细节详细向上面禀报，至于上面是什么态度，有什么令谕下来，那是上面的事情，我们只要遵从就行了，顶多咱们这些人都被斥责一通，免官罢职应该不会，还有，在上面的令谕下来之前咱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不论是做给上面看，还是维护官府的声威和脸面，我们都应该针对今天的事情有一个反应，您看呢？”

蔡乃煌听了之后在心里暗骂，事都是你做出来的，抓革命党之前、抓了之后要杀头这些你也不跟我商量，现在出了事你倒是会说漂亮话，那你在布置法场之前怎么不做好安全工作？现在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你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把天大的麻烦丢给我们！

蔡乃煌铁青着脸看向鄂那海问道：“那么鄂大人觉得我们官府应当如何应对呢？你有什么想法吗？”

鄂那海一听，拱手道：“今天乱党竟然公然劫法场，这是在公然挑衅朝廷、官府的权威，因此我们必须要以更加激烈的手段对付乱党，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在明面上我们派人在城厢各路口设卡盘查，不仅道台府和知县衙门的捕快要动起来，就连各城厢自治公所的商团兵丁也要加入，凡是身份不明，言辞激烈，有乱党嫌疑之人一律抓起来。第二，在城厢各处张贴告示。高额悬赏乱党分子的消息，只要有人举报有乱党的消息。我们就重赏！抓住乱党暂时不杀，要严厉审讯，要顺藤摸瓜将他们全部铲除，没想到上次我们那么大的动作竟然没有撬动乱党的根基，反而让他们劫了法场，这说明他们隐藏在暗中的势力已经非常可怕，如果再让他们发展下去，势力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必然会揭竿而起。一旦他们在这里起事，各位大人，有什么后果你们应该清楚，你们能不能保全身家性命都难说！第三，除了在明面上部署这些动作之外，在暗地里我们还要派出密探深入各行各业探查革命党的踪迹，我希望蔡大人和李大人能将道台府和知县府的探子交给本官统辖，另外本官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人，暗中调查的事情就交给本官来做。至于明面上那几个部署就交给大人您，不知道蔡大人意下如何？”

其实鄂那海想将所有部署的指挥权全部拿过来，但是他也知道这次革

命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党确实猖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部署不周密。才让革命党有机可乘，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责任的，因此他只能保住自己暗中调查的权力。至于明面上的部署权和指挥权只能交出去。

蔡乃煌听了之后心下满意，心想鄂那海还是有点知趣的。没有想要拿过全部指挥权，不过他还是想问问其他人的意见。“诸位大人以为鄂大人所言如何？”

下面的官员的意见就五花八门了，但这些人说的话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毕竟这么大的动作，牵涉的权力和利益也不少，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损，不愿意自己的利益被其他人夺走。

蔡乃煌也只是随口一问，也没真的打算听这些人的话，当这些人吵吵闹闹、七嘴八舌的时候，他立即阻止：“够了，本官认为鄂大人所言不错，就按照鄂大人的意思来吧，本道台府的探子和知县衙门的探子都交给鄂大人统辖，尽早找到乱党的消息！”

法租界，罗家湾薛华立路，中央巡捕房会议室。

总巡麦兰咆哮如雷：“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他革命党在华界闹也就算了，竟然公然闯进我法租界开枪打死我三十五个巡捕，实在是可恶可恨，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尽全力找到他们，将他们抓捕归案，公董局以及领事馆已经打来电话，从即日起不允许任何革命党人在我法租界活动，见一个抓一个，如果清廷有意，我们将同意引渡给清廷，将抓获的革命党人交给清廷处置！”

坐在左右两侧的巡捕房大佬们都面面相觑，华人探长程子卿问道：“总巡先生，抓捕革命党我不反对，可如果将抓获的革命党引渡给清廷是不是不太好？我们抓了可以自己审自己判，为何要交给清廷？”

另一个华人探长任文帧也道：“是啊，总巡先生，咱们没必要把处置权交给清廷方面，法租界又不是没有监狱，又不是不可以进行审判，我也觉得没必要交给清廷！”

更有法国籍巡长、探长也不同意将抓获的革命党处理，毕竟这次萧震雷等人蒙着面闯入法租界一路狂扫，打死打死巡捕几十人，造成了整个上海滩的震动，而且死的法国籍巡捕、探长不在少数，在这里就坐的法国籍巡长、探长当然不希望放过报仇的机会，因此在华人探长任文帧反对之后，其他法国籍巡长和探长也表示强烈反对。

实际上华人探长程子卿、任文帧、丁永昌、陈三林、鲁锦臣、曾九如等人不同意将抓获的革命党交给清廷处理的出发点与这些法国籍巡长和探长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华人探长认为如果革命党交给清廷，必定是个死的结局，但如果这些革命党由法租界自行处置，他们这些华人探长还可以从中斡旋一二，说不定可以保全一些人的性命，毕竟他们手上有一定的权力，想想办法未尝不能让那些被抓的革命党免于被处死。

而这些法国籍巡长和探长们则完全是想替被萧震雷等人开枪打死的同僚和同胞报仇，毕竟大家都是来自法国，属于同胞，在租界竟然被华人给杀了，这不是挑衅法兰西的权威么？

在座这些人吵吵闹闹，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总巡麦兰的决定，这让麦兰十分恼火，他见会议室里秩序混乱，恼怒地敲了敲桌子大怒：“好了，吵吵闹闹成什么样子？要吵出去吵，脱了制服滚出巡捕房去吵！”

麦兰一发威，下面不论是法国籍巡长们还是华人探长们都噤若寒蝉，一个个低着脑袋不敢再言语了。

麦兰见这些人都老实了，心中怒气也消了几分，感觉也不能寒了手下这些人的心，该安抚的还是得安抚，他喝了一口咖啡之后解释道：“诸位，我明白你们是怎么想的，如果是别人，我绝对不会向他们解释什么，但是对于你们，我想我还是给你们说说我的理由，我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出于多方面角度考虑的，而且也是上面同意的。

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我们不能把革命党当做敌人，革命党的敌人是清廷，我们之所以要抓他们是因为搅乱了法租界的治安，打死打伤了我们的同事，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们要抓他们，至于怎么处理，我想我们还是交给清廷为好，这是清国内部事务，由他们自行解决，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不会给其他国家留下干涉清廷内部事务的把柄。

其次，从租界安全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自行处置那些革命党，清廷方面首先就不会同意，他们必然会向公董局和领事馆发出照会，另外，按照革命党打死打伤我们那么多同事所犯下的罪行，那些人都该判处绞刑，其他革命党也是他们的同党，如果我们杀了抓获的革命党，那么其他的革命党会不会把怒火转移到我们法租界？那些人可都是亡命徒啊，他们可以拿着炸弹与别人同归于尽，全然不在乎自己的生死，这样的人太危险了，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把他们逼急了为好，我们只抓人，要杀要刮交给清廷去做，我们不做恶人。

再次，诸位要知道，虽然我们法租界在清国享有治外法权，但是你们应该清楚会审公廨的会审官是清廷的官员，当初成立会审公廨是有协议的，如果案件涉及西人或西人雇佣的华籍仆人，由各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纯粹华人案件，由清国谳员独自审断，法租界是不能独自审案的，如果案件交给会审公廨，那么与交给清廷方面有什么区别吗？很显然没有！”

法国籍巡长和探长们听了这才释怀，也不再反对麦兰的决定，可程子卿等华人探长却大失所望。

第141章振作

公共租界，宁商总会。

房间里烟雾缭绕，朱保三和虞恰卿原本都不怎么抽烟的，今日里每人都是连续抽了好几支，朱保三年级大了，最近几年几乎是不沾烟酒，可今日上午、正午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心绪难宁，而陈琪美则是躺在榻几上不停地抽着红土，沉浸在麻醉虚幻的世界里，今天上午在杨家湾伏击失败给他的打击太大，原本是去救人，可没想到救人没成，反而差点把自己搭进去，连累着一起带过去的一百个兄弟只回来了十几人，损失实在太过惨重。

终究还是朱保三年纪大一点，遇事沉稳冷静得多，他掐灭烟头敲了敲桌子道："好了，事已至此，再暗自哀叹也是无用，现在我们必须要冷静，要振作！英士，别抽了，坐起来我们议一议！"

朱保三的话音落下后，虞恰卿也掐灭了烟头，他年纪比朱保三小得多，比陈琪美只大十几岁，在商界也混了不少年了，经历的事情也很多，长期与洋人打交道，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他赞同道："不错，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就这么消沉下去，英士，你别抽了，我们一起说说今天的事情！"

陈琪美听了只能起身将烟枪放在一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漱漱口，拿过痰盂吐干净了用手帕擦了擦嘴。盘腿坐直身体，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留下的习惯。回来后也没有改了。

"好吧，我先说说上午伏击的事情。原本一切都正常，押送队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发起了攻击，双方打了一刻钟，眼看着清兵押送队撑不住了，可这时从我们的身后来了大批的清军，他们从南北两边穿过树林突袭了我们的后背，兄弟们士气大跌，死伤惨重，形势急转。轮到我们撑不住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不得不通知刘福彪撤退，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至于后来在北菜市口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当时我和刘福彪等人正在逃命途中！"

陈琪美将事情的经过简单大致地说了一遍，然后又忍不住拿起烟枪吸了几口。

朱保三听了陈琪美的叙述之后思索了一会，问道："你们逃回来多少人？"

陈琪美闻言羞愧难当，低声道："连我和刘福彪在内。一共十四人！"

朱保三和虞恰卿两人听了对视一眼，眼神中都闪过一丝黯然，陈琪美更是唉声叹气，这也难怪。很少有人受到如此打击还全不当一回事的，伏击失败事小，陈琪美在乎的是他中了鄂那海的奸计。任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智商比别人低，不愿意承认也罢。可事实就是事实，他确实被鄂那海算计了。这才是他如此颓废的原因。

虞恰卿捶足顿胸："带去一百个兄弟，回来只有十二人，损失了八十八个热血壮士，事儿办成了也就罢了，可事没办成，反而折损了近九层人马，这让我们如何向那些死去兄弟的家人交代啊？"

朱保三一看大家又要陷入悲伤状态，立即道："好了好了，对于如何安置那些死去兄弟的家属的问题，我们再议，总之要给他们一个交代就是了，现在说了说正午时分在县城北菜市口发生的事情。据老夫得到的消息，当时有大约四五十个豪杰之士隐藏在菜市口周围的店铺之中，他们手中火力极为强大，而且那些人几乎个个都受过军事操练，枪法如神，清兵当时在场的有三百余人，后来又赶来一百余人，可如此多的清军却对那些豪杰之士没有任何办法，不仅没有留住他们，而且还损失了大半人马，等那些豪杰之士把我们被抓的兄弟救走之后，官府清点发现当时清兵只剩余一百余人，而且个个都被吓破了胆，无法再战了。英士，你确定这些人不是你安排的吗？"

"什么？保三哥你刚才说什么？四五十人干掉了三百个清兵？让清兵四百人只剩下一百多人了？这可能吗？"

陈琪美大吃一惊，在他学到的军事知识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那些清兵一个个都是活靶子任由那些劫法场的人开枪打。

朱保三和虞恰卿看陈琪美那个吃惊的样子，就知道那些劫法场的人不是他安排的，否则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些人的战斗力？

虞恰卿道："看来真不是你安排的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已经派人多方打听了，还找有命存活下来的一个清兵问了情况，应该不会错！"

喝了一口茶后，朱保三放下茶杯道："如此说来，那劫法场的人就是另外一方势力的人马，而且这股人马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那么这股人马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那些被救走的兄弟被他们带去了哪里？"

陈琪美这时精神好了很多，他被刚才朱保三说的消息震惊了，在朱保三说完后，他脑子迅速开动起来，心里很快有了主意，他道："两位哥哥，现在我们必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尽快找到我们那些被救出来的兄弟，第二，想办法把我们死在法场的那些兄弟的尸体找回来安葬，第三，想办法摸清那些救走我们那些兄弟的人的身份，尝试跟他们接触，看看是否能为我所用！"

虞恰卿听了陈琪美的话后想了想摇头，他道："第一和第二，我们现在就可以尽量去做，但是第三点我认为还为时尚早，能不能摸清他们的身份都犹未可知，就更别说说服他们加入同盟会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一点，这些人对我们不但没有敌意，而且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否则他们不可能冒如此大的风险！"

朱保三和陈琪美闻言都点点头，认为虞恰卿分析的不错，朱保三正要说话，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朱保三喊道："进来！"

一个年轻人推门进来道："朱先生、虞先生、陈先生，刚才刘福彪大哥打电话过来，说上午在伏击时被抓的那些兄弟回来了一部分，他让我告诉陈先生一声！"

听到这个消息，朱保三等三人都非常激动，朱保三立即对陈琪美

道："英士，我们先把你刚才说的前两点办了，你先去刘福彪哪里找那些回来的兄弟问问情况，看能不能与其他所有人联系上，而我和恰卿去办第二件事情，看能不能把那些死去兄弟的尸体找回来安葬！"

"好，我同意，我现在就去！"陈琪美也不墨迹，说去就去，而且那些兄弟被抓也与他有着很大的关系，尽快确定那些兄弟的安全也成为了他最应该做的事情。

振华公司，总裁办公室。

房门紧闭着，门外站着奥皮音和吴世荣。

办公室里，萧震雷、老鹰、王亚乔、宋世杰、范之庸、马汉龙、胡为山等人坐在沙发上围成一圈，茶几上放着烟灰缸和一盒雪茄、一包老刀牌香烟。

昨天上午萧震雷和王亚乔带的秘密行动队去法场救人的事情，宋世杰等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听了之后都不由捏了一把汗，好在一切顺利，损失也不大。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开个会，就是说一下昨天的事情，昨天那事出了之后，租界和上海县衙、道台府肯定是闹翻了天了，昨天下午各大报纸的号外和今天的头版头条都报道了这件事情，这还只是舆论上的，实际上法租界和道台府、知县衙门都开始有了动作，衙役、捕快、巡防营，还有城厢自治公所管辖的各种体操会组织在上海城厢各路口都开始设卡盘查过往行人，发现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就立即抓捕，言辞上有革命党倾向的人也会被抓捕，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抓了不少人，幸亏我们是在宝山，虽然挨着大上海，但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被波及，官府和租界方面还暂时没有怀疑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也能不防，保安部一定要加强巡逻，门岗对任何外来陌生人一律要严查身份，不允许随意放外人进去厂区，特别是进入护卫队训练去和营地，我们要防止租界和官府派密探渗透进来摸情况，招工部在招人的时候不能什么人都找，要核实应聘工人的身份，要派人盯着最近几天新招进来的工人们，如果发现有异常行为和表现的工人，要严密关注，如确定是租界或官府的探子，不要打草惊蛇，工厂区可以任由其自由活动，但是不能让其进入护卫队所在的营地和训练区，不能让其与护卫队员攀谈，对于此事也要告诫我们的护卫队员，要时刻警惕，有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不经意间泄露了我们的机密！"

胡为山和马汉龙两人闻言点了点头，胡为山负责招工部，而马汉龙负责的是保安部，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两人的工作压力很大，不过王亚乔已经遵照萧震雷的指示派了几个得力人手进入振华公司秘密调查振华公司可能已经存在的官方或租界的卧底。

第142章铁血救国社

说完对付官府和租界可能存在的动作的办法之后，萧震雷又问老鹰：“国栋，护卫队的训练情况如何了？”

老鹰坐直后说：“队列训练的基本动作已经全部教授完成，按照你的要求，我们加快了训练的进度，在白天进行队列训练，晚上晚饭之后抽出三个小时进行武技搏斗、冷兵器训练，这个主要由我和马汉龙负责，另外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枪械的拆卸、组装、保养、打靶训练，为了尽量不让开枪打靶时的声响传播太远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我们特意把打靶的时间定在了上午八点到十点这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几个工厂的机器几乎都全部开动了，噪音不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枪声的传播，另外我们还将室内打靶营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隔音效果技术处理”。

“很好，护卫队由你和马汉龙、胡为山负责，我很放心！”萧震雷肯定了老鹰几人的工作情况，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然后递给王亚乔说道：“久光兄，这是我对跟踪、窃听、刺杀、爆破、破坏、策反、心战、密写、渗透等一些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技能的一些见解和看法，你拿回去看看，如果觉得有用可以试着按照这上面的内容对秘密行动的情报人员进行训练！”

萧震雷在前世不是专业间谍，只是佣兵团长。但为了对付那些无所不在的间谍对佣兵团的渗透，他也想办法从某些国家搞来一些间谍训练方法。目的不在于训练自己的间谍，而是根据这些间谍训练的方法找出相应的办法去对付间谍。现在这些在前世找到的间谍训练方法终于派得上用场了。

王亚乔接过小本子翻开看了一业，瞬间即眼睛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宝库似得，忍不住道：“好东西啊，想不到寰宇兄对情报工作竟然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萧震雷笑了笑，左右看了看，问道：“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其他人都摇头表示没有，不过王亚乔闻言立即将小本子收起来，开口道：“寰宇兄。我有一个提议!”

萧震雷抬手道：“久光兄请说！”

王亚乔喝了一口水当即就说出自己了提议：“我们这些人今日之所以都坐在这里，并且对我们所过的事情都了如指掌，肯定是都有着同一个理想和目标，那就是救亡图存！在当今的中国，由于清廷的日益**不堪，对百姓加大了盘剥的力度，再加上清廷将列强对我们的压榨加诸于所有百姓身上，使得百姓大众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遇到灾年之更加凄惨。常常有易子而食这种惨绝人寰之事发生。因此才有了同盟会、中兴会、华兴会、光复会、复兴会等革命团体组织的出现，我们这些人自从相识伊始，已经正式走上了反清这条道路上，就例如昨日劫法场、闯法租界。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向我们的目标前进，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团体必须要有一个名号，即便我们还不能公开与清廷和列强叫板。但是我们也应该打出我们的旗号，让世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一方面是

争取百姓支持，另一方面吸纳有识之士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壮大我们的力量，仅仅靠我们这几个人如何成事？这是我的一点点见解和提议，希望寰宇兄以及其他同仁考虑！”

当王亚乔说完的时候，众人都还在思考着他的话，这时响起了掌声，大家一看，原来是萧震雷在鼓掌，只听他说：“好，久光兄这个提议太好了，我此前其实也有这个打算，只是时机尚不成熟，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工厂方面也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秘密行动组织，尽管还很弱小，但是这却是我们自己的武装，而直到现在为止，同盟会、光复会等都还没有自己的武装，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名号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久光兄提出了，那么大家就说一说吧，如果诸位都同意，那么大家就都想想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才能代表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如果有人不同意，那么请说出你的理由！”

众人闻言都纷纷表示同意成立团体组织，并且为这个团体组织取名，向外界打响名号。随后在萧震雷的主持下，大家每人都为这个组织团体取了一个名字，最后决定采用王亚乔取的命令，叫“铁血救国社！”

萧震雷原本想建议直接叫“铁血救国党”，但是此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某某党，基本上所有的革命进步团体都叫“某某会”、“某某社”，例如孙大炮组建的中兴、黄兴等人组建的华兴会、章太炎和陶成璋等组建的光复会。叫“铁血救国党”虽然听起来感觉很高大上，可如果这么叫则有点标新立异，容易引起清廷的强烈关注，毕竟党派是政治团体，只有在国外才有，现在还是暂时叫铁血救国社为好，等到条件成熟了在换成了铁血救国党。

众人对铁血救国社这个名称都很满意，既然为组织取了名字，那么接下来势必要组建和确定组织机构。

经过众人协商和共同选举，决定铁血救国社的最高领导人为秘书长，萧震雷为第一任秘书长，会议章程规定：“本社秘书长对于社外，有代表本社之权，对于社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行政、军事、司法、监察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

在秘书长之下设行政部、军务部、司法部、监察部等，行政部部长由宋世杰当任。在行政部下设秘书科、综合科、会计科、内务科、外务科、安全调查科、铁血行动科等。其中马汉龙当人安全调查科科长，王亚乔当任铁血行动科科长。

军务部部长由萧震雷亲自任部长。蔡国栋任副部长，在军务部下设军官管理科、士兵管理科、训练科、装备科、后勤管理科、军情科等等。

司法部部长人选暂时空缺。司法部主要负责制定组织章程、包括制定宣言、总章，制定社员规章制度、纪律等。

监察部部长由范之庸担任，下设若干科室。整个铁血救国社的组织机构看上有点向四权分立的样子。

连续两天时间，众人都在萧震雷的带领下完善组织机构、确立组织章程，在宣言中，众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协商，决定提出如下宣言：第一、推翻满清王朝，第二、创立新政权，第三、驱逐列强。第四、建设国家，

这四条既是宣言，也是铁血救国社的革命目标。以上四条按照实施之顺序则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军法时期，第二，为约法时期，第三是宪法时期。

接下来，众人又共同制定了社员章程，这是所有入社社员都必须要遵守的。任何人都不得违背。

在第三天下午，当所有章程都制定完成，所有人都同意之后，办公室里响起了激烈的掌声。

当掌声停下来之后。萧震雷说道："现如今我们所有的实力都在租界以北、宝山境内，虽然距离租界很近，但是我们在租界和上海滩却并没有势力。接下来组织有两件事情，第一。搞好工厂生产，努力赚钱。为我们组织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为武装力量提供财政支持；第二，把我们的势力向南扩充，我的计划是在公共租界和上海县同时进行，在租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底下势力，现如今不能在租界明面上活动，那就只能建立地下势力，为什么范高头等人为首的青帮可以在法租界搞，而我们就不能在公共租界搞呢？我还是青帮扬州帮的老大呢！我想派吴世荣去做这件事情，让他带一些人和枪，在公共租界上收拢一些街面上的地痞混混，同时结交一些江湖好汉，组成一个帮会，只要初期扛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打击，基本上就可以站稳脚跟，当然我们组织也要给予扶持，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同时我们也将在上海县建立一支武装，如何建立？当然不能明目张胆的来，因为官府不会允许，不过我们可以采取借鸡生蛋的办法！"

众人闻言均是疑惑，建立武装还能够借鸡生蛋？谁会这么傻把母鸡借给你？老鹰问道："这个借鸡生蛋是什么意思？如何借？找谁借？"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笑道："诸位知道上海滩上的各个体育会吧？最早的体育会是由朱保三、虞恰卿等人组织的华商体育会，主要建立华人商团以资自卫。这个什么体育会实际上就相当于给自己建立一个保镖队，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这个举动推动了租界以外的绅商们争相效仿。于是陆续有按照行业、区域和宗教等组成的二十余个商团出现。我的计划就是首先去说服上海城厢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老先生，让他同意我组建一个商团，保护我的利益，然后我再去找道台蔡乃煌，以前几日劫法场之事为由称上海滩市面不安全，必须要组建一支武装商团保护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再联合李平书、朱保三、虞恰卿等人联合向蔡乃煌进言，我想蔡乃煌应该不会拒绝"。

宋世杰疑惑道："可是先生在上海滩的华界并无产业和生意啊，李平书和蔡乃煌能同意你建立一个商团吗？"

萧震雷笑道："我很快就去南市开一些店铺，还顺便开一家银行！"

第143章拜会

过了两天，萧震雷就在派人在南市给自己买了一套院子作为在南市的住所，同时又在县城内买下几家店铺专门营销振华公司生产出来的飞马牌自行车和黄包车，振华公司生产出来的自行车和黄包车一经面世，立即受到上海滩市民们的追捧，原因有四：其一，美观大方、造型好；第二、骑乘舒适，省力，现如今从洋人或东洋买来的自行车骑乘时不赶路，所谓不赶路就是用尽力气踩踏板自行车速度始终不快，可振华公司的自行车骑乘时不仅舒适轻松而且速度很快，就如同后世的许多自行车的作用大多已经由交通工具改变为体育锻炼的工具了；其三、价格便宜，振华公司生产的自行车和黄包车在价格上比从西洋和东洋进口的要便宜一成左右；其四、飞马牌自行车和黄包车是国货，这个时期很多人都支持国货的，在价格和性能上相同的情况下，上海滩的市民当然支持国货。

除了自己开的几家专营自行车店铺之外，振华公司的自行车和黄包车还向国内外诚招经销商或代理商，加上宣传到位和营销策略实施得当，产品很快打开了销路，首先就在上海滩一炮二红，随后产品远销海内外。

萧震雷在县城有了店铺，在南市又了宅院，这也就是说他在上海滩有了产业。而且产业还不小，当然有理由为自己建立一支商谈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他准备前往求见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希望李平书同意自己组建的商团加入南市商团公会。

自从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总工程局随机改为“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成为整个华界由官府授权建立的地方自治总机关，李平书也由总工程局总董变成了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总董，《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城镇乡均为地方自治体。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实行议事与行政分立。乡议事会在本乡选民中选举产生，为议事机构。乡的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很简单，只有乡董、乡佐各1名。自治范围以学务、卫生、道路、农工商务、慈善事业、公共营业及自治经费为主。

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其权力行使而言。具有清政府让渡给它的一部分权力，比如民政管理权、财政税收权、公用事业管理权、工商管理权、文化教育事业管理权以及警务权、司法权等。

李平书的职位可不仅仅只是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总董，他还在江南制造局挂名提调职，兼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董事、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他曾经先后署广?东陵?丰、新?宁、遂?溪知县，后因为支持民众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湾的斗争而被清廷革职，城厢自治公所总董的职务并非是清廷的朝廷命官，只是上海滩工商界人士选举出来的相当于镇长的职务，没有清朝官员的编制。

李书平的住宅也在南市，他在租界也有公馆。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南市，这年头上海滩的有钱人没有谁在租界是没有别墅的，李平书也是如此，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可以随时躲进租界。而清廷方面如果要逮人还必须与租界方面沟通，可租界当局不一定买清廷的面子，毕竟巡捕房不可

能抓一个在租界没有犯案的知名人士。不过现在的李平书还没有转向革命，因此也不需要担心清廷对他不利。
马车很快到了李平书的住宅院子门口。典型的中国园林式的宅院，有假山有小水塘。有亭台阁楼，虽然不大，但在这上海滩也算是上等豪宅了。
“劳驾这位小哥通报一声，就说振华公司萧震雷求见李老先生！”萧震雷说着将自己的名帖递过去。
振华公司这几个月在上海滩的名头极为响亮，没有听过的人极少，李家这等大户人家对外界的消息自然是极为灵通的，那看门的小厮接过名帖极为恭敬道：“原来是萧先生，请您稍等片刻，小的这就去向老爷通报！”
没过多久，那小厮就去而复返将萧震雷引进了李宅，进门之后，那小厮接过萧震雷将手上的礼品在前面引路很快就到了客厅。
一个苍老浑厚的声音传来：“哈哈哈，这不是上海滩最近风头正盛的年轻俊杰萧总裁吗？老夫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萧震雷抬头一看，站在客厅门口的不正式李平书吗？当即拱手作揖下拜：“老先生太抬举我萧震雷了，区区小打小闹，与李老先生这些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相比就差得太远了，今日冒昧上门打扰，还望老先生海涵！”
李平书笑着一摆手：“得，咱们一老一少就不在这门口互相谦虚吹捧了，如不嫌弃，老夫托大，叫你一声萧贤侄如何？”
萧震雷一听，还有这等好事？这是求知不得啊，当即欣然应下：“那小子就高攀了，世伯在上，受小侄一拜！”
“哈哈哈，好好好，贤侄随老夫进来喝茶！”
“世伯先请！”
一老一少随即一前一后进了客厅就坐，两人刚刚坐下还没开口说话，一个穿着碎花布衣裳、扎着两条麻花鞭子的侍女就端着茶盘进来给两人奉上茗茶。
李平书做了一个请萧震雷喝茶的手势后，就端着茶杯揭开盖子喝了两口，放下茶杯问道：“听闻贤侄最近在南市这边买了一栋宅子，这以后咱们就成了邻居喽！以后要多多往来才是！”
萧震雷正喝着茶。闻言忙放下茶杯道：“世伯所言极是，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如有事互相照应一番也是极为方便的！”
“这两天老夫还想着去你那边坐坐，却没想到你先上门来了。对了。听闻你的振华公司生产的脚踏车和黄包车销路很不错？连洋人都向你的振华公司下订单了？”
萧震雷笑道：“振华公司刚刚起步，销路嘛暂时还算过得去，以后还得请像世伯这样的上海滩华商会财东们多多提携啊，大家共同发财！”
李平书闻言眼睛一亮，高兴道：“好，贤侄你的这话说得好，年纪轻轻却不焦不燥，沉稳干练，难怪能撑起这么大一片家业。还有你刚才这句‘大家共同发财’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商业嘛，就是促进商品经济流通的行业，如果其他人都没钱，生意人怎么能从别人手里赚到钱呢？只有让大

家都有钱了才能赚钱”。

“世伯见识不凡，看来小子以后还得多向世伯学习学习！”萧震雷却没想到眼前这个旧社会的老先生竟然在经济方面有如此的见识，看来以后还真不能小看了古人，想必相比这个老先生也是想通过自身对上海滩的经济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只不过由于大环境的原因而没有什么效果。

接下来两人又聊了一阵。聊得很高兴，当一杯茶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李平书问道：“贤侄此次过来老夫这里，不只是简单地来拜会一下老夫吧？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萧震雷见李书平问起。当即放下茶杯道：“世伯慧眼如炬，小子今日来确实还有另外一事，您在小子在南市这边有了地产。又在县城里买了六个铺面正在销售自行车和黄包车，另外小子还准备开几家酒楼。在南市这边开一家服装厂和一家纺织厂，这么大的产业没人护院也不行。因此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商团，人数在一百人左右，暂时还没有武器，我想向世伯申请将我的商团加入南市商团公会，不知世伯以为如何？”

李平书没想到萧震雷过来是说这件事情，这事对他来说其实无所谓，南市商团公会并非正式的官府武装组织，而是民间组织的自卫性质的团体，不过官府方面也是承认的，而且商团的武器弹药大多数还是官府拨付的。

之前清廷华界禁绝烟馆，官府深恐烟民暴动，于是商请五体育会派人员维持地方秩序，因此五团体乃组织临时商团，设司令部，分段出防，历三昼夜，得庆无事。时主其事者就是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商界领袖曾少卿等人。未几，五团体复组合而成商团公会，以求事权集中，指挥裕如。不久沪南区每至黄昏，辄有暴徒在街上杀人越货，名曰“采灯花”，过路的商旅少有戒心，常常被抢，人员也损失惨重，于是官府复商请商团团员武装出防，且揭示通衢，如有悍匪敢抗商团者，准予格杀勿论。商团一再不辞劳瘁为地方服务，因以益获官府信任。于是上海道台请两江总督拨发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七九步枪120枝、子弹5000发，以供商团出防之用，商团的基础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两年上海滩城厢周边还算安定，加上缺少枪支弹药，因此商团也缺乏训练，人员逐渐懒散，几乎不堪一用了。

李平书笑道：“这是小事一桩，贤侄的商团既要加入商团公会，那么商团武装的实力又强上一分，这几年洋人欺我大清日盛，为了维护我华商利益，商团公会的实力是越强越好，商团加入进来倒是没问题，只是这武器就不好解决了，前两年官府拨付的120条枪和5000发子弹，到现如今枪支损毁较多，有一半多已经不堪使用，子弹也是所剩寥寥无几，如果向官府方面申请拨付，即便蔡大人同意，等到拨付下来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萧震雷并不一定要商团公会给他的人分发武器弹药，也不指望官府会拨付武器弹药下来，他的目的只是要在商团公会的队伍中参杂进去自己的人，在通过一番运作将商团武装的实际指挥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萧震雷道：“这没关系，只要加入商团就行！”说完话题一转：“世伯，其实我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尽力尽早的给商团的队员们配齐武器弹药，

如果官府方面暂时不能拨付，我们可以自行筹集经费向洋人购买武器弹药装备商团武装人员，只要官府同意就行！”

李平书心中一惊，问道：“贤侄为何这样说？”

萧震雷拱手道：“世伯想必也知道前些日子革命党在半途袭击清军押送队和革命党在县城劫法场的事情吧？最近这两年革命党闹得越来越厉害、闹得越来越大了，他们革命党要造清廷的反，我们管不着，也与我们这些商人无关，但看上次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实在是太吓人了，如果他们一旦起事的话，那岂不是对我们的生意和产业有极大的冲击吗？如果一些兵丁擅自冲进我们的家里或者工厂大肆劫掠或杀人放火，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他们要怎么样我们管不着，但我们这些商人不能没有一丝保护自己和自身产业的实力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给商团的武装人员买齐武器弹药，再选派得力人手对她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加强他们的战斗力，而且还要保证他们在革命党起事之时不会倒戈！”

李平书听了萧震雷的话，越听越心忧，越听越害怕，其实这也是萧震雷在危言耸听，事实上根本没那么严重，不过萧震雷也没有夸张太多，至少革命党多次起事都是通过策反清廷的军队进行的，这些人的素质良莠不齐，一听说造反就肯定是抢钱抢粮抢女人，谁能保证革命党起事时不会冲进商家店铺或工厂杀人放火劫掠？

“贤侄所有不无道理，看来我要召集商团公会的议董们商议商议了！”李平书说着想了想，立即道：“就明日上午吧，我着人通知其他议董，贤侄的商团既然也加入进来，那你也是议董了，明日一并前来参加！”

萧震雷拱手笑道：“好，小子明日上午会早点过来！”

第144章加入商团

翌日上午，萧震雷如约早早来到李平书宅邸，与李平书一边喝茶一边闲谈闲谈半个多小时，不久商团公会的其中一个议董就到了，这便是成立了商业补习会的张本炎，其不仅是商团公会的议董，同时也是自治公所的办事总董之一以及商务总会议董。

随后不久，成立了沪南沪学会的自治公所议董、南区区长穆湘瑶，成立了沪北商余学会的自治公所办事总董之一的郁怀智，与李平书一起成立了南市体操会的王?震，发起沪西体操会的自治公所议董王馨等人陆续到来。而位于租界地区由朱保三和虞恰卿等人发起的华商体操会由于早在两年前加入了租界的万国商团因此没有派代表前来。

人都到齐了，大家坐在客厅里，每人一张椅子，李平书坐早主位上首，其他人分别坐于靠墙的两侧，萧震雷由于比较年轻，而且在商界的资历尚浅，因此主动坐在了末座上。

李平书指着萧震雷笑道：“跟诸位财东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最近闻名上海滩的振华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萧震雷，想必诸位不陌生吧？”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穆湘瑶笑道：“何止是不陌生，简直太熟了，这近两个月，我每天都在报纸的头条上看到他。连我们家下人都认为这年轻人是一个上好的金龟婿啊！”

“啊，哈哈哈——”众人闻言顿时轰然大笑。

萧震雷也微笑着在众人的大笑声中站起来拱手作揖。“小子初来咋到，年轻学浅。以后在商界还请诸位前辈多多提携！”

在座这些人都各有各的行业，各有各的生意，并不是竞争对手，与萧震雷也没有利益冲突，不但没有利益上的冲突，而且萧震雷的振华公司在很多原材料上都可以从在坐这些大佬们的工厂、公司中购买。

沪西人王馨笑道：“好说好说，提携是应当的，只不过你也得关照你的振华公司多多照顾我们的生意啊，我听说你的公司工人都快突破三千大关了。这每日里吃掉的粮食不在少数，正好老夫名下有一家精米厂，你是不是从老夫这工厂里采购一些大米回去？”

萧震雷则是无所谓，人人每天都要吃饭，振华公司的员工餐厅从哪里买米不是买？从王馨这里买几十吨上百吨都可以，他将手一挥：“既然王财东都这样说了，我哪能不照办呢？今日回去就让我那公司后勤部去王财东的米厂采购一千石吃了再说，如果好吃，工人都喜欢的话。那就再去多采购一些！”

王馨心下满意，点头道：“好，你这年轻人很好，我喜欢。哈哈哈”。

“咳咳!”大家都打趣了一伙儿，就听见李平书咳嗽两声，知道他有话说。于是都停了下来，有人看过去。有人端起茶杯喝茶。

只听李平书道：“萧贤侄这人不错，做这么大的生意却没有其他年轻人的浮躁。老成持重，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很尊重，不想其他人有了一点点成绩就人五人六的不可一世，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我认为诸位都应该对他多加关照，我们这些老家伙迟早都是要死的，不能咱们死了一了百了

让华商界后继无人，诸位以为呢？”

郁怀智点头称善：“不错不错，阿拉也喜欢这个年轻人，听说他把洋人都打服了，还收了做小弟，有点血性，就凭这一点，阿拉就要力挺他!”

其他人几人都看萧震雷很顺眼，至于有几个人说的是真话，又有谁说的是假话就不清楚了。

李平书又道：“这些日子萧贤侄在南市和城内也置办了不少产业，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和自身的安全，他成立了一个一百人的商团，但担心势单力薄引起某些势力的窥视，所以想要加入我们的南市商团公会，诸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穆湘瑶摇头道：“这能有什么意见？萧贤侄加入进来是最好不过了，我们商团公会总共才四百多人，却要协防南市、沪西、闸、北等诸多地区，人员太过分散，因此力量不足，如果萧贤侄的商团加入进来，刚刚可以弥补人员不足的问题！”

见穆湘瑶如此说，其他几人也都表示没有异议，最后李平书拍板此事就算成了，只需要向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报备就行，而他们这些人都是自治公所的头面人物，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接下来李平书又说另外一件事情，“好，下面说一下今日请诸位过来要商议的事情，也就是今日会议的主题，为商团增设枪支弹药，派员对武装队员进行加强军事训练的事宜，昨日与诸位通电话时都通过气了，不知道诸位考虑得如何了？”

郁怀智说道：“现如今的上海滩的治安确实比前几年好差了很多，不仅洋人更加嚣张了，就连革命党人也闹了起来，照这么下去，沪上的情况堪忧啊，为商团护卫增添枪支弹药我没有意见，经费方面自治公所里应该还有一些结余，不够的我们在座的诸位每人凑个份子应该置办齐备，只是一下子增添如此之多的枪械，道台府那边会不会准许就难说了！”

这时萧震雷起身拱手道：“我认为以现在的形势要说服道台蔡大人准许我们自购枪支弹药武装商团不难，原因有三：第一、不需要官府拿银子，这可以为官府节省一大笔开销；第二、商团被重新武装起来之后对城厢的保护力度加大，对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实际上也是在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发展了，官府的税收就多了，这对于官府而言何乐而不为呢？第三、商团武装虽然不是官府正规军事力量，但是官府是可以调动的，官府既不用出一分银子又得到了一个营的兵力，我想只要蔡大人的脑袋还算正常，他就肯定会允许的！”

众人闻言大笑，李平书笑道：“萧贤侄，你前面分析的几点都很好，很有说服力，老夫是赞同的，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都赞成，不过你最后一句话最好不要被蔡大人知道！”

萧震雷立即笑道：“那事，这种话我也只是在几位长辈们面前说说，哪敢当着蔡大人的面去说？”

众人被萧震雷说得很是高兴，李平书又问：“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如果没有异议，那么此事就这么定了，由自治公所向道台府衙门上书请准许自筹经费购买武器弹药重新武装商团护卫城厢内外交通顺畅、维护地方

治安，同时配合官府捉拿革命党人！”

其实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自治公所和武装商团不会对革命党怎么样，那是清廷的事情，最后那句话只是说说而已，用来向官府表明自治公所的立场，也只有这样，官府才有可能同意自治公所自筹经费给商团购买枪械弹药。

众人闻言都点了点头同意，给商团增添武器，加强商团的战斗力对他们自身也有好处，再说购买武器弹药所需要的花费也不是让一人出钱，由众人平摊。

李平书算了算：“加上萧贤侄的一百人，商团现在总共五百人，如果有多就剔除一些刺头，只留五百人，现在商团大约还有枪支60支左右，还需要购买450支，多余的用作备用，按照现在的市面价，一支步枪算上子弹大约90至110块大洋，就按平均价一百块来算，450支步枪加上配套的子弹一共四万五千块大洋，穆财东，现在自治公所还能拿出多少银子？”

穆湘瑶想了想，又算了算给出了一个比较让人高兴的数字：“除去日常开销所需的必须留下之外，应该可以挪出三万块！”

李书平又道：“那么还剩下一万五千块的缺口，咱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每人拿三千块出来，多余的暂时留下，如果采购时经费不够可用作追加，只是现如今在上海滩只怕还买不到数量如此之多的枪械弹药，要买的话只有北上去天津才可能有货，那么派谁去采购呢？”

萧震雷一看在座之人都没有出声便知道这些人肯定是都没有时间，或者是人的年纪大了，都不愿意跑远路，因此他只得站起来道：“各位长辈，小子年轻，这种事情当然交给我去最合适了，等道台府的批文下来之后，我就立即去把这事情办了！”

众人都笑欣慰地点点头，都认为萧震雷这年轻人头脑灵活，会察言观色，却又不浮躁，还知道替老人分忧，实在是一个大好青年。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诸位长辈商议一下，就是枪械弹药买回来之后，必定要对商团的武装队员们进行训练，训练的目的在于加强战斗力，不知道现在商团的教官是谁？接下来商团的训练由谁来主管？”

李平书说道：“实际上现在商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官，平常隔三差五的请租界万国商团中华队的代理排长徐通浩、石运乾等人前来充任教官，他们这几人都是出身圣约翰书院”。

第145章商团司令

萧震雷闻言摇头道："这不行，徐通浩等人虽然是圣约翰书院毕业，有文化水平，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军事学校毕业，不是正规军人，哪里懂得训练军事技能？人家万国商团的军官基本上都是退伍军官当任，士兵很多都是各国退伍士兵，司令官曾经都是上校军衔，这些人都是正牌货，我们既然要搞，就不能搞得比万国商团差！如果各位长辈信任我，我毛遂自荐当任商团的司令官，我会想办法把商团的战斗力提升上来，虽然不能搞得跟各国正规军相比，但也要比万国商团的战斗力强！"

穆湘瑶笑道："嗬，年轻人志气不小，你倒是说说看，如果委任你为商团司令官，你如何想办法提升战斗力？"

萧震雷一脸自信，喝了一口茶之后起身走到客厅中间伸出几个手指头道："要训练处一直战斗力强悍的武装商团，就必须要按照正规军的训练方式来进行，我不懂军事，我也不懂得治军，但我懂治人，治军就如同治人是一个道理，但又有不同，我的公司几千人，如果管理得不好，如何提高生产能力？工人如何听话卖力地干活？这也是有诀窍和方法的。我不会训练兵士，但我知道如何去好会训练兵士的人，要说当今世界上战斗力最强悍的陆军当属德国，这一点诸位不会反对我的观点吧？"

众人都点头。他们虽然没有出过国，但也都知道德国陆军确实是最厉害的。只从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日本的陆军是学习的德国。就在五年前，发生日俄战争，德国的学生日本人把俄国老毛子打得满地找牙，现在的德国被法国、俄国、英国这三个大国给牵制，而德国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萧震雷见众人点头，继续道："我准备请几个德**官来训练商团队员，如何确定德**官有能力训练好商团队员呢？我们不妨做个测试，将所有商团队员打乱，重新编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德**官有能力在短时间之内让商团队员们令行禁止，那么德**官的能力就毫无疑问了！"

李平书思索了片刻，肯定道："这个想法不错，请德国人来当任教官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们以前也没把这商团当一回事，因此在教官方面也就没有多下心思，既然贤侄愿意接手，我倒是没有意见。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请德**官，去哪儿请？请几个？每人薪酬几何？"

萧震雷早有打算，他道："至少也要有六个人。其中一个是总教官，另外五个为教官，每人负责训练一百人。人选方面我已经想好了，我与礼和洋行的经理鲍尔先生和德华银行的经理费格有点交情。我会请他们引荐一下万国商团德国队队长雷奥中尉，据我所知。万国商团的士兵并不是每天都要训练，雷奥中尉有足够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商团进行训练指导，具体的训练任务交给他带来的五个教官，错开他们的训练日期，是完全可以行的，我的计划是训练三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足够把商团队员训练成型，那么雷奥等德国教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再由我们从队员中制定军事素质强的人当任教官，继续按照德国教官之前教的进行训练，至于雷奥等人的薪酬，我计算过了，就以现在他们在商团的薪水为准，他们既可以从万国

商团拿一份薪水，又可以从我们这里拿一份薪水，我想没有人会拒绝！”

万国商团原则上是每年上半年征招新兵，但平时如果有人提出申请，也可以随时吸收，申请者经军医体格检查，该国临时出具证明，以及申请者本人和担保者的宣誓后，可以临时入伍，临时入伍者接受为期一周包括操练、射击等内容的新兵训练课程后，方可正式入伍，然后再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新兵专门训练。

万国商团士兵的训练季节一般从每年九月开始，直到当年12月结束，也就是说万国商团的士兵并不是每天都要进行训练，每年训练时间是三个月，他们还是不能与各国正规军相比。各队通常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靶场商团的常设营地进行周末训练，其主要内容有分队游行、射击、动员训练、露营、野战及防暴等，去营地的团员每天可以获得伙食补贴，10月份，商团军团、军士还要在英军军官的指导下进行特别训练，各类训练原则上都按照英军操典进行并使用英语，但中华队、日本队、俄国队和葡萄牙队则用自己的国家的操典和语言进行训练。此时的万国商团各队都属于义勇性质，也就是说没有薪水可以拿，但是军官是应该有薪水的，他们的薪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负担，万国商团的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所需均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供给。

李平书那等人见萧震雷都想好了，而且实行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在问了其他几个议董的意见之后就说道：“好，萧贤侄，我就以南市商团公会会长的名义任命你为商团司令，由你全权负责商团武器弹药的采购以及商团队员的军事训练及指挥！”

萧震雷拱手道：“领命！”

接下来的两天，李平书写了一份申请公函派人送到上海道台衙门，蔡乃煌看了城厢自治公所的申请之后召集府衙一干官员进行商议，最后裁定允许城厢自治公所自己解决经费为商团购买武器弹药，并且重新整训商团士兵，为上海滩的治安做出应有的贡献，毕竟从前商团在维护城厢治安上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深得官府的信任。这次城厢自治公所自愿自筹经费购买枪弹，官府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道台府很快就批准下来了。其实是蔡乃煌等人被上次萧震雷等人大闹法场吓坏了，以为革命党太过猖狂。如果城厢自治公所的商团公会能够有几百人，想必革命党人也不敢再肆意妄为了。

礼和洋行。

在上海道台府批准城厢自治公所自筹经费为南市商团公会购买枪弹的申请之后，萧震雷立即拿着李平书等人筹集的四万八千块大洋的支票前往租界面见礼和洋行经理。

“哈哈哈，萧，我的朋友，是什么风把你个吹来了？”鲍尔看见萧震雷在秘书的带领下走进办公室，立即起身走过去向萧震雷张开双臂大笑着说道。

萧震雷连连摆手：“噢，我的朋友，现在已经是六月了。天气实在太热，拥抱就免了吧，我想不想让自己全身都长痱子！”

鲍尔的满腔热情顿时被无奈取代，他只能耸耸肩膀无奈道：“好吧好

吧，请过来坐！是要红酒还是要咖啡，又或者是茶？”

萧震雷走到沙发边一屁股坐下道：“我随意，你喝什么顺便给我倒一杯就好了！”

“那好吧！”鲍尔不想苛刻自己，虽然他是一个很吝啬的人，但还是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当然顺便也给萧震雷也倒了一杯，不过在不久之后，他就为自己这个决定庆幸，因为萧震雷又给他带来了生意。虽然这笔生意没有之前那么大，但蚊子腿也是肉啊！

萧震雷喝了一口红酒点点头：“不错，好吧。鲍尔先生，我想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每次来找你，总是给你带来生意。今天也不例外！”

“噢，是吗？那真是太好了！”鲍尔闻言立即高兴地快步走到萧震雷对面沙发坐下，又道：“我听说上次你的护卫队缺少武器，而你却宁愿找巡捕房购买哪些用烂的二手货，也不愿意向我们礼和洋行订购呢？”

萧震雷放下酒杯道：“那个时候我的工厂被宝山的青帮混混敲诈勒索，护卫队急需武器武装自己保护工厂，而那时候你们存放在码头仓库的武器全部被炸了，你能拿得出武器卖给我吗？没办法，我只能去找巡捕房买几条破枪先用了再说！”

“好吧好吧，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我敬你一杯向你赔罪！”

一口喝完酒杯里的所有红酒，鲍尔却是没有忘记刚才萧震雷所说的生意，放下酒杯就问道：“那你这次要跟我做什么生意？难道你的公司准备采购第二批机器了吗？”

“暂时还没有，我估计至少还得三个月！”萧震雷摇了摇头，“这次我是来向你买武器弹药的，我知道你这里没货，不过我也不是马上着急要用，你们礼和洋行在上海滩这边没有了货了，在天津的分行应该有吧？”

“当然，当然！”鲍尔立即道：“要知道我们再清国可是有好几个分行的，你要什么武器？要多少？”

“毛瑟g98步枪和子弹，要450支，每支配500发子弹！”

鲍尔大失所望：“这么少？”

萧震雷苦笑道：“你以为我买枪去打仗啊？我只是一个生意人，买枪最多也只是为保护自己的生产财产安全，我不是官府的人，能给你带来450支步枪的生意就不错了，这次我是为南市商团公会买的，我也组织一支商团加入了公会，公会决定为商团配齐武器弹药，因此我就接了这个差事来找你，怎么？难道你嫌少不做这笔生意？”

“噢，不不不，如果是别人，我肯定会嫌少，但是你就不一样了，你即使只买一支步枪，我也卖给你，好吧，看在你是老主顾的份上，我给你一个公道价，每支步枪配五百发子弹一百一十块！”

萧震雷站起啦夸张道：“鲍尔，你还当我是朋友吗？你这是在抢钱你知道吗？黑市价都没有这么高，八十块一支！”

“你杀价太狠了，一百块一支，不然你去找别人好了，你要知道我要从天津等各分行调货，运输费是很高的！”

萧震雷瞪着鲍尔，一摆手：“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讨价还价了，八十五块，不卖拉倒！”

“你，你总要让我赚点吧，没有赚头，德国总部会让我喝西北风的，好吧，九十五块，不能再少了，真的”。

“九十，九十块，你看我已经退让了很多了，如果你连这个价钱都卖不起，那我真是看错你了，算了，我看你也为难，我还是去找怡和洋行买英国货算了！”萧震雷说着起身就走。

当萧震雷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鲍尔的声音：“等等！算你狠，九十块给你了，现在付一半订金，半个月后提货，再付另一半钱！”

萧震雷转身笑道：“没问题！其实我所鲍尔，你早就应该直接喊九十块多好！”

第146章安钉子

在礼和洋行经理鲍尔的引荐下，萧震雷今天约了万国商团德国队队长雷奥中尉面谈聘任雷奥出任南市武装商团公会总教官之事，刚准备出门便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王亚男打来的，说是和程碧瑶说好了，两人约他一起去逛寺庙，萧震雷既想与雷奥把事情谈妥，又不想爽约于佳人，因此与王亚男商量，让她们两人陪她一起去见雷奥，搞定雷奥之后再与她们一起去逛寺庙，王亚男两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既能与心上人在一起，又可以见见德国佬，因此欣然答应。

与雷奥约定的见面地点在一家咖啡馆，尽管还是清朝，可这年头在上海滩还真是什么都不缺，只是没有后世那么多高科技产品，要说娱乐休闲场所，此时的上海滩什么样的休闲场所都有，例如咖啡馆、休闲茶楼、酒吧、澡堂子、烟馆、青楼、会馆、舞厅，唯一没有的就是夜总会和ktv。

萧震雷是最先到的，他选了一个靠窗户又可以看见门口的座位坐下，雷奥还没有来，反倒是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先到了。

看见两人进门后，萧震雷站起来招了招手，两女看见萧震雷后脸上露出笑意，手牵着手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萧震雷向侍应生打了个来两杯咖啡的手势后坐下笑问：“你们怎么来这么快？”

王亚男道：“我们刚才就在瑶瑶家里，瑶瑶家就在附近。离这里不远！”

萧震雷知道王亚男的家在外地，不是本地人。也知道程碧瑶的家就这里，不过因为一直事情太多。也没想想起要去程碧瑶家里拜访一下，不过三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就贸然要去见人家父母还真是有些唐突。

“哦？瑶瑶的家就在附近吗？话说我是不是要提点东西去拜会一下程家伯父伯母呢？”萧震雷说完就笑吟吟地看着程碧瑶。

程碧瑶闻言一脸羞怯道：“哎呀，我爹爹妈妈都还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呢，还是等我跟他们说了之后再说这件事情吧！”

萧震雷也感觉现在就见人家父母确实太快了一些，怎么说也得再等一段时间再说，于是也没有勉强，一切顺其自然好了。

两女的咖啡很快送过来了，王亚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问：“你约，德国人做什么？”

萧震雷笑道：“我现在是南市商团公会的主要成员。前段时间革命党不是伏击了清兵又大闹了法场吗？商团公会的大佬们和上面的官老爷们都认为城厢治安状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决定要给商团武装增添武器弹药，并且要请懂军事的教官好好操练商团武装的队员们，这件事情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就想德国人的陆军不是最强的吗？所以就请人引荐了万国商团德国队的队长雷奥！”

两女都是震旦学院的学生，与这个时期的其他学生一样，都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对于万国商团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但也不是很清楚。程碧瑶有些不解，问道：“据我所知万国商团属于义勇性质，并非是

正规军编制，你请这样的人来训练商团武装能行吗？”
　　其实萧震雷很想自己训练商团武装。但他这具身体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上过任何的学校或军事学校的经理，如果他说自己训练商团。李平书那些人肯定认为他疯了，也不会相信他会把商团武装训练得有战斗力。因此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请人来训练，而德国人是最好的人选。
　　见程碧瑶疑惑。萧震雷解释道：“万国商团的士兵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就说德国队吧，起码有八成是退伍军人，之前一些不是退伍军人的万国商团士兵在加入之后都会接受军事训练，而我约见的这个雷奥在退伍之前的军衔是中尉，让他去当协统、标统可能不行，不过让他带几个人去训练五百人绝对没问题的！”
　　两女听了他这番解释之后才弄明白洋人在租界的万国商团虽然并非正规军事单位，但战斗力却是不用小觑的，公共租界就依靠万国商团的力量保护租界安全，前几年，租界与英国签订了协议，英国政府派出驻沪驻军军官亲自当任万国商团的司令官，现任的司令官巴内斯上校就是英国驻沪领事馆武官。
　　三人闲聊了一阵，萧震雷就看见一个穿着德军军服的三十多岁洋人走了进来，立即起身走过去打招呼：“请问是雷奥中尉吗？我是萧震雷！”
　　“噢，是的，我是雷奥，萧先生你好！”雷奥露出笑脸伸出了手。
　　萧震雷同他握手后将他引到与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对面就坐，经过介绍后，几人就算互相认识了，雷奥要了一杯咖啡。
　　咖啡送来之后，谈话就进去了正题，萧震雷道：“雷奥中尉，想必鲍尔经理应该说了一下大致的情况吧？”
　　“是的，但我还不是很清楚，事实上我并不介意再接一份活干，我们万国商团的士兵都是自愿加入，没有薪水，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每年只有三个月的训练时间，但也不是每天都训练，只在周某进行，当然军官不同，像我这样的队长每天早上要去位于虹?口的军营报道，这样可以有一份薪水拿，报道之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因此我的时间很充裕，不知道你要聘请我训练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如果离得太远我可能没有时间，因为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听了雷奥的话之后，萧震雷笑道：“雷奥中尉放心，我是南市商团公会的成员。我们公会有武装队员500多人，地点就在南市。距离这里不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这份工作与你现有的工作并不冲突！”
　　雷奥想了想答应：“如果是这样，那我接受您的聘任了，只不过您知道我一个人可能训练不过来，毕竟你的商团有五百人，这相当于一个营的规模了，我还需要一些人手帮忙才行！”
　　萧震雷喝着咖啡停下问：“那你还需要多少人？”
　　雷奥伸出一个巴掌：“至少要五个人！”
　　这个情况与萧震雷估算的一样，一个基层军官训练一百个士兵应该是勉强可以的，只是有些辛苦，在薪酬上估计要稍高一些。
　　于是他问：“好吧。那你就去找五个德**人，退役的也可以，你们六个人一起把我那五百人训练出来，虽然我们只是商团，但是我希望雷奥中

尉你能够带着你的人把我的商团训练得与德军士兵一样强悍，并且要让他们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你能做到吗？”

雷奥自信而又严肃道：“当然，只要你能保证给我足够的训练经费，以及让我满意的酬劳”。

钱。萧震雷不在乎，只要能把事办好，他不介意多出一点钱，想了想。萧震雷给出了一个价码：“雷奥中尉，你的月薪是一百块，你带来的五个人的月薪每人是八十块。你看可以吗？”

雷奥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时萧震雷又加了一句：“但是我要在三个月之内看到你们训练的成效！”

雷奥眉头一皱。但是很快下定决心，点头道：“好。我答应你，三个月之后我会让你看到一支不一样的商团武装！”

“那我们就成交！”

萧震雷知道要完全控制南市武装商团仅仅靠雷奥等人的训练是不行的，毕竟之前商团的成员都是李平书等人各自招募并合并起来的，他们在武装商团中都有自己的心腹，而现在他们的心腹都掌握着各自的人马，虽然是合并经过统一的训练了，可实际上还是各管各的人马，这也是萧震雷为什么会向李平书等人提议要将原来的编制打乱重新编组以检验雷奥等人带兵能力的原因，那些大佬们只以为萧震雷想让他们看看德国人的训练成效，殊不知他们已经落入了萧震雷设下的小圈套当中，当他们意识商团内士兵不受自己控制的时候已经晚了。

要想完全控制武装商团，就必须派出得力人手随着自己的商团加入，随着这几个人在训练中的优异表现肯定会引起雷奥等人的注意，雷奥等人认为他们足可以当任辅佐他们训练的军官就会任命他们为队长，经过慎重考虑，萧震雷决定派胡为山手下的几个兄弟进入商团。

第二天，萧震雷让老鹰给他在护卫队中挑出一百人待命，并且将马汉龙的结义兄弟伍世友、蔡威以及护卫队中三个表现比较优异的队员陈继祖、白成明、石家强叫过来。

萧震雷看着几人笑问：“几位兄弟，知道我把你们叫来是干什么吗？”

伍世友拱手道：“我等不知，还请总裁吩咐，我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哎，古人就是实诚，太实诚了反而让萧震雷不适应，不过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萧震雷分别拍了拍几人的肩膀，“好，这次把你们叫来，是想让你们跟着那抽调出来的一百人一起去南市加入南市商团的武装队，这次我聘请了几个德**官来训练南市商团武装队，但是南市商团武装并不是我们自己人，他们现在有四百多人，你们加入之后就有五百多人了，虽然我是商团武装队的司令，但是我们不能擅自任命你们为每个队的队长，这一切都要你们去争取，德国教官会训练你们，并将商团武装队中不服从命令，训练跟不上进度的人剔除掉，直到留下五百人为止，商团开始训练之前，以前的编制会打乱重新编组，我希望你们进入之后要努力表现自己，要分散在不同的队中，在训练时要努力训练让德国教官注意你们，你们要争取德国教官的好感并且获得队长或副队长的职务，从而控制

整个商团武装队的所有人，把其他的四百人变成我们自己人，记住你们不能顶撞德国教官，如果你们被德国教官踢出了队伍，那我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伍世友看向其他四人，然后大声道：“明白了，总裁，我们知道怎么做！”

送走这批人之后，萧震雷又把吴世荣叫过来，吴世荣也许是听说了上次铁血救国社内部高层会议，对接下来的工作已经有所了解了。

不过到来之后还是问道：“秘书长，您叫我？”

萧震雷起身指着沙发笑道：“坐！”

“是！”

萧震雷走到酒柜钱一边倒酒一边说道：“世荣啊，以后如果周围都是我们内部社员，可以叫我秘书长，如果有不是我们社员的人在场就叫我先生、总裁都可以，咱们铁血救国社暂时还不能公开露面，不过呢我们可以打响名号让世人所知”。

在铁血救国社成立之后，如吴世荣等这样比较熟悉以及工厂那边一些通过考察值得信任的骨干都差不多被吸收进来了，公司高层中除了总经理霍尔以及另外几个人还不知情之外，其他人都先后加入了铁血救国社。

吴世荣起身道：“是，秘书长！”

萧震雷端着两杯酒递给吴世荣一杯让他坐下问道：“今天让你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吴世荣放下酒杯道：“我略有耳闻，只是还不是完全清楚，还请秘书长明示！”

萧震雷喝了一口红酒，沉吟片刻便道：“经过社里高层商议决定，我们当前的任务除了抓好生产让公司步入正轨之外，另外一步就是全面控制上海滩周边势力，南北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南边我已经抽调了一百人过去加入了南市武装商团，依靠他们控制武装商团所有人为我所用，现在这一步已经进行了。北边这里，我想派人你做去，你的任务就是去做宝山青帮的龙头老大，在这方面蔡国栋会支持你坐稳这个位置，你控制宝山的青帮人马之后开始向南边的公共租界区域渗透，先收拢公共租界街面的地痞混混，但不要着急，刚开始动作不要过大，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我所说的开始动作不要过大，不是让你束缚住手脚，对于那些不肯归顺的地痞混混要行雷霆之手段，但又要给他们一点甜头，总而言之就是要恩威并施，尽早的控制公共租界所有黑色势力！”

吴世荣站起来沉声道：“是，秘书长！”

“来，祝你马到成功！”

第147章风雨欲来

英国领事馆，武官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大英帝国驻华武官巴内斯，他不仅是领事馆驻华武官，而且还是英舰海军陆战队队长，同时也是万国商团总司令。

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女人，竟然就是让萧震雷曾经产生怀疑的汇中饭店舞厅舞女德玛，现在这个女人一身英式女军装挺直了腰杆坐在巴内斯的对面。

巴内斯留着大胡子，马脸，右手手指间夹着一指雪茄，雪茄燃烧的青烟袅袅上升，让整个房间里都充斥着烟草的浓郁的香醇，他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大团烟雾道：“说说这两个月来你调查的情况吧！”

“是，上校！”德玛答应一声，随即说：“我接到任务之后就开始调查，先后接近了黄精荣和杜月升等人，并且检查了那两具尸体，我发现当晚被法租界巡捕房打死的两个人虽然身形与杀死我们几名英军士兵的歹徒极为相似，但是他们的枪法却与杀死我们八名士兵的歹徒的枪法相差很远，而且前者使用的枪支也与杀死我们士兵的枪支完全不同，后来我暗中打探，威胁、收买了黄精荣手下一个人，果然如我想象的一样，黄精荣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滩的地位和实力，竟然按照收买了两个死囚，让他们演了一出戏。这都是做给法捕房和我们看的。

被我威胁、收买的那名黄精荣的手下告诉我，黄精荣等人怀疑这件事情是萧震雷做的。就连他的老头子范高头也这样怀疑，因此我开始调查萧震雷。萧震雷这个人崛起得太过突然，一开始他只是十六里铺码头的一个苦力，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拥有几百万家产的富豪，这个情况太让人觉得奇怪了，后来我去十六里铺码头进行了调查，据萧震雷从前干活的包工头所说，萧震雷这个人来上海滩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多，干活也从不偷懒。很老实的那种，与现在的萧震雷截然不同，而且他和他手下小弟马小双的身形与歹徒的身形极为神似，后来我开始调查萧震雷，发现范高头手下的刘福彪也曾经派人调查过他，可是他派去的两个人却莫名其妙的死于车祸，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让我更加怀疑萧震雷，于是我开始接触他。我发现这个人的行迹极为可疑，他和他手下的小弟马小双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只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听完德玛的叙述，巴内斯皱着眉头吸着烟。沉思了几分钟后才说话：“如果在他没有发迹之前发现是他干的，即便是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将他绳之于法，但是现在的萧震雷已经不是我们再没有足够证据下就可以动得了的人了。这个人现在在上海滩的影响力太大，一旦动了他。很可能造成无法估计的后果，上次巡捕房因为萧公馆内发生火拼的事情将他请进了局子里。他的能量当天就展现出来了，华人律师、美国律师、德国人都冒出来了，我们不能再盲目的动手，如果要动手，就要有足够的把握一次将他碾死！”

德玛道："上校，我有些不明白，以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势力，难道我们还要顾忌清国人的感受吗？直接派人把萧震雷抓起来不就行了？华人要闹就让他们闹，抓几个杀几个就没人敢闹了！"

巴内斯看了德玛一眼摇了摇头，起身走到窗前抽着雪茄，过了一会才说："我们当然可以不顾忌清国人的感受，以我们大英帝国的在远东的势力要杀一个清国人，哪怕他是一个高官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可不仅仅只是针对清国人，还有德国人和美国人，萧震雷出了意外就意味着德国损失了几百万两甚至是上千万两银子的生意，你认为他们会干休吗？德国人会尽最大的努力为萧震雷周旋，美国人也不会看热闹，日本人和俄国人可能会在一边幸灾乐祸，国际政治不是你能弄懂的，你只需要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行了！"

德玛闻言身体一抖，脸色立变，迅速起身立正道："是，上校，请您给我布置下一步的任务吧！"

巴内斯吞吐着雪茄的烟雾，突然转过身来，眼神中闪烁着寒芒，"我们的士兵不能白死，我们大英帝国的权威和尊严不容亵渎，但凡侵犯它的人都要付出代价！既然不能走正规法律渠道抓他送他上断头台，那么我们就用黑暗的手段让他为自己所做下的罪恶买单吧，食人花，你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杀死他，但不能让外界知道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毕竟不光彩，我可不想引来闲言言语，你明白吗？"

德玛一抬右脚立正道："是，长官！"

??

公共租界萧公馆。

清早，萧震雷练武完毕在院子里吃早餐，一边吃一边拿着一份报纸看得津津有味，虽然都是有些豪门争风吃醋的小道消息，可也能娱乐大众。

这时周传东走过去俯身在萧震雷耳边低声道："先生，今天我发现除了监视我们的清廷密探之外，好像还有另外的人在监视我们！"

萧震雷眉头一皱："在哪儿？"

"斜对面蛋糕店门口的那辆四轮汽车，上面包括司机有三个人，虽然他们掩饰得很好，但是我发现他时不时地观察我们这里！"

"暂时不予理会，只要他们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我们就当做没看见，你先去忙吧！"萧震雷说着挥了挥手手。

"是，先生！"周传东点头转身离开了。

萧震雷报纸看不下去了，早餐吃了一大半还有没有吃完，拿起杯子将牛奶喝光之后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思索着：清廷盯着这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鄂那海要派人盯着就让他盯吧，这怎么又有一拨人来盯梢？是哪方势力的？也是鄂那海的人？或者是范高头的人？再或者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

萧震雷的脑子里想了很多，对方既然只在监视，那也说明对方只是怀疑，或者想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段时间自己也没有遇到什么刺杀之类的事件，说明对方的目的不是刺杀，而且他自己本身为了防止被人刺杀，在作息时间、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上都是不固定的，想到什么做什么，并

没有刻意地去安排什么，如此一来，对方即便是想从这些方面找到自己的习惯从而对自己下手也是不可能的。

思考了一会儿，萧震雷想不出什么头绪，既然猜不出来，那就查好了，他起身去了楼上，撩开窗帘拿起望远镜观察对面蛋糕店门口的那辆小汽车，说实话他还真看不起这种最古老的老爷车，不仅速度慢，而且还容易出故障，噪音也大，因此他平常都是坐马车。

小汽车的车牌号码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的镜头当中，他放下望远镜转身走到书桌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他直接说道："萧公馆斜对面的蛋糕店门口有一辆小汽车，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了，你派人查查那辆小汽车是谁的车，车牌号是xxxx"。

"好！"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没有坐下等着，他相信要查车牌号不需要多长时间，上海滩虽然不小，可能够坐得起小汽车的人却不多，而且公共租界和法捕房以及华界的车牌还是有区别的，只要熟悉车牌发放程序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区域的汽车。

果然，只过了一刻钟，书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来了，萧震雷接起来："喂？"

电话中传来声音："查出来了，车牌号是法租界法捕房的，据查这辆车一直在归华人探长任文帧使用，另外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据我安排在振华公司的人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工厂附近经常有人盯梢和窥探，我派人进行了反跟踪，发现监视的人是法捕房的人，我怀疑上次码头爆炸案的事情和这次在闹法场之后闯入法租界这两件事情，法捕房已经怀疑到你的头上了，否则法捕房不可能同时派人盯着工厂和萧公馆！"

萧震雷闻言抽了一口烟，说道："放心吧，法捕房只是怀疑，他们没有证据，也不能肯定是我干的，而且能做下码头爆炸案的不只是我有这个实力，范高头也是有这个实力，江湖上还有不少江洋大盗都有这个实力，而且萧公馆在公共租界，工厂在宝山，他们即使要动手也必须要通过公共租界或清廷官府，不可能有胆量越界抓人！"

"那你还是小心一点，一旦有情况要马上联系我！"

"我知道！"

挂了电话之后，萧震雷抽着烟思索了很久，又拿起电话："喂，给我接公共租界巡捕房老闸捕房！"

电话被电话局的人转接到巡捕房之后，那边很快接通，里面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这里是公共租界巡捕房老闸捕房！"

第148章借刀杀人

萧震雷立即大声道：“我是萧公馆的萧震雷，我要报案，刚才我的护院发现有人企图对我萧公馆图谋不轨，他们一些躲在左侧斜对面蛋糕店门口的汽车里，另外一些人躲在右侧斜对面二楼第三窗户的房间里，我希望你们尽快派人过来将这些歹徒抓捕归案，否则我这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巡捕房就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我会向工部局投诉你们，我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那边接电话的巡捕好像被萧震雷吓坏了，连声道：“明白，明白，我马上禀告我们金探长！”

金九龄正坐在自己探长办公室里将穿着长筒马靴的双脚翘在桌子上晃动个不停，一边哼着歌儿一边磕着花生，桌子上已经堆去了一大堆花生壳。

刚才接电话的年轻巡捕满头大汗地跑进来打声道：“探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金九龄十分不满地放下双脚，呵斥：“出什么大事了？你他吗家里人都死了吗？”

“不是！”年轻巡捕急忙道：“刚才萧公馆的萧先生亲自打电话来，说他家门口有人要对他家不利，那些人身上都有枪，让我们赶紧派人过去把那些人抓起来，如果我们去晚了让他家被匪徒袭击的话，他就向工部局投诉我们！”

金九龄闻言眉头一皱，也不磕花生了。立即将手上一把花生丢桌子上，拿起自己的警帽和配枪命令道：“马上通知火枪队集合!”

“是。探长！”

随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呼啸而至，一辆巡捕房的警车以正常速度开了过来。后面跟着四队背着步枪的巡捕在萧公馆门口停下。

正当在两处监视的清廷密探和法捕房华人探长任文帧等人都十分诧异，这公共租界巡捕房难道要对萧震雷动手了？

然而就在他们还在诧异的当口，那些公共租界巡捕们便在从汽车上下来的一个探长的指挥下分成两个部分迅速行动起来，而其中一半巡捕端着步枪迅速向蛋糕店这边冲过来，坐在汽车内的任文帧看见后脸色一变，立即对司机道：“快开车离开这里！”

马路并没有多宽，司机还没有来得及将福特t型汽车打上火，公共租界巡捕们就端着步枪冲过来将汽车围了起来。

t型福特汽车没有挡风玻璃，顶上就如同搭起来的一个雨棚。支架撑在汽车的前身，蓬船型车身，前后四个轮子与后世的摩托车车轮差不多粗细，这是一种不加装饰、结实耐用、容易驾驶和维修、可行乡间道路、大众市场需要的低价位车，从去年才开始销售，售价大约950美元左右。

“下车，举起手来，快点！”巡捕们对车内几人大喝不止，由于萧震雷报警时说歹徒手里可能有枪。因此这些巡捕们丝毫不敢大意，如果这个时候车内的人掏出手枪，很有可能局面出现失控，为了以防万一。他们不得

不人人都打击精神应对可能发生的开火。

探目曾九如扭头问坐在后面的任文帧："探长，怎么办？"

任文帧知道现在只能按照车外公共租界巡捕们的意思去做，都下去。如果与车外的公共租界巡捕们发生冲突，可能不好善后。因此对前面两人说道："按照他们说的做，都下车！"

三人老老实实下了。在公共租界巡捕们要求下，他们面对汽车站立并趴在汽车的车棚上，巡捕们迅速将他们身上搜了一遍。

"有枪！"

"这家伙身上也有一把！"

巡捕们大呼小叫起来，对任文帧等三人看管得更加严厉，不允许他们有丝毫动弹，随后金九龄被呼叫声吸引过来了。

一个巡捕提着两支手枪对走过来的金九龄道："探长，他们果然有枪！"

金九龄看了那两支手枪一眼，冷哼道："好大的胆子，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携带枪支欲对萧公馆不利，我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你们三个都转过身来，老子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三人听了金九龄的话都同时转过身来，任文帧笑道："金兄，别来无恙啊！"

金九龄看见中间那人竟然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任文帧，失声道："任探长，怎么是你？"

任文帧不由苦笑道："可不就是我吗？"

金九龄好像明白了什么，脸色变得很难看，语气也变得不善："任兄，你今天这做法就做得有的过分了，你知不知道你捞过界了啊？"

任文帧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众人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从另外一半巡捕扑过去的地方传来，紧接着又陆续传来"砰，砰，砰、砰"连续四声枪响。

金九龄脸色大变，立即对手下巡捕指着任文帧三人道："看住他们，等我回来再说！"说完便掏出手枪跑向枪声来源之处。

原来是去抓捕清廷密探的一半巡捕与躲在房间里的清廷密探发生了交火，等金九龄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房间内有两个人，都被打死了，而巡捕们这边有一个带头的印度籍巡捕被打死，也是这家伙运气不好，刚踹开门房间里的枪就响了，这一枪正中心脏，也不知道那清廷密探怎么会打得这么准。

金九龄走进房内观察了一下，然后走到其中一具尸体面前蹲下，在其尸体上搜了搜，除了几两银子之外还从腰间搜出一块腰牌，当看到腰牌时脸上变了几变，又在另一具尸体上搜了搜，同样也搜出了一块形状相同的腰牌。只是上面的刻字略有不同，金九龄已经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了。他起身对门外的巡捕们招手："把尸体抬回去！"

说完他转身站在窗户边，发现站在这里刚好可以看见整个萧公馆的全貌。他的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清廷探子为什么要监视萧公馆？难道萧震雷是革命党？这不可能吧？那家伙除了有钱什么都没有，如果是别人那么

有钱肯定不会去做什么革命党了。
金九龄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带着两个巡捕穿过了马路走到了萧公馆门口，敲了敲门对正在走过来的周传东道：“我是巡捕房的金九龄探长，我想见见萧先生！”
周传东一边开门一边道：“先生吩咐了，如果您来了就开门请您进去，里面请！”
金九龄拱了拱手：“多谢！”
这个时期的华人探长基本上都是帮会出身，无论在巡捕房还是在外面办公差，对方只要是华人。这些探长必定都是以江湖上的礼仪待之。
刚走到门口，就见一个年轻人迎出来，不是萧震雷是谁？只听萧震雷道：“金探长，我刚才听见外面传来很多声枪响，情况如何？”
金九龄摘下帽子笑道：“萧先生不请我进去坐坐喝杯茶吗？怎么我大老远带着弟兄们跑过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萧震雷闻言一拍脑袋：“哎呀，你看我都只顾着外面那几声枪响了，真是该死！快快快，金探长请进。吴妈，上茶！”
几分钟之后，金九龄喝着茶心里感叹：“他吗的，有钱人过的日子就是不同。这茶真他吗好喝！”
金九龄的内心独白早就显露在脸上了，萧震雷何等样人？立即察觉出来，开口问道：“金探长。这茶如何？”
金九龄不由自主地点头：“好，好茶！”
他刚说完。就听萧震雷笑道：“金探长喜欢就好，我这里还有半斤。等会金探长走的时候顺便带回去慢慢喝！”
“呃？这，这不好吧？”金九龄极是喜欢，可面子上有感觉不好意思。
萧震雷怎么不知道他的想法，摆摆手：“这有什么不好的，一点茶叶而已，不值几个钱，你尽管拿回去喝，正好我也不常喝，你就当帮帮我！”
这话说得太有意思了，金九龄面露喜色：“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用客气！”
金九龄感觉拿了人家的手软，怎么说也给得人家一个实话，于是低声道：“萧先生，那二楼第三个房间的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我搜了他们的身，发现他们是官府的密探！”
“官府？”萧震雷装傻充愣：“哪个官府？是租界还是那边？”
“当然是那边了，如果是租界这边的，难道我会不知道？萧先生，你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
萧震雷点了点头，想起蛋糕店门口汽车内的几个人，于是问道：“那汽车内是什么人？难道也是官府的密探？”
金九龄颇为玩味地看了看萧震雷，想了想还是决定说实话，“萧先生，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怎么不仅官府的密探在监视你，而且法捕房的人也在监视你？”
“法捕房？什么？你说那汽车里的是法捕房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干？真是岂有此理！”

金九龄心里说：“我怎么知道，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一看时间也不早了，金九龄就站起来道：“萧先生，那法捕房的几个人我先带回巡捕房，但是你应该知道，他们亮明了身份，而且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公共租界总不能不让人家把车停那儿吧？所以我也只能把他们带回去，之后肯定会放人的，当然如果他们继续找您的麻烦，或者不经过我们公共租界巡捕房就要带你走，你可以严词拒绝，并且立即给我打电话，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

“谢谢，谢谢！兄弟们都辛苦了，小小意思，都当我请兄弟们喝个茶”萧震雷同金九龄握了握手，不着痕迹地往他手心里塞了一张银票。

金九龄低头一看，心脏顿时砰砰乱跳，我滴个娘哦，二百两，这还只是茶钱！公共租界巡捕房华人巡捕的待遇要比西籍巡捕要低得多，大概只相当于西籍巡捕的七分之一，每月只有十二块大洋，而华人探长也只有二十块大洋，二百两银子相当于两百六十几块大洋，是他金九龄十三个月的薪水啊！他将银票塞进兜里千恩万谢的走了，并且带走了任文帧等人。

第149章急了

金九龄带着巡捕房的人走了之后，萧震雷上楼给王亚乔打了一个电话，让王亚乔派人调查金九龄的详细情况，他认为如果能够把金九龄变成自己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内线那就再好不过了，以金九龄的职务基本上清楚巡捕房的所有动作，只要有这人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随时给自己通风报信，那么他就不惧公共租界可能针对他的所有动作，即便巡捕房暗中组织人手对他采取突然行动，只要金九龄及时地传出消息，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应对。

点燃一支香烟，萧震雷走到窗前站定默默地抽着烟，他已经感觉到由于前两次的大行动，不论是清廷还是法租界都开始怀疑他的振华公司了，只要有行动，就不可能完全消除痕迹，清廷的密探和法租界的巡捕也都不是吃干饭的，自然会顺着这些痕迹追查，只得庆幸的是现在清廷和法租界都没有证据，否则的话清廷早就对他的振华公司采取措施了，法租界也早就会向公共租界工部巡捕房发出协调查萧震雷的通告。

前两次行动都是大动作，当然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作案的人数很多，清廷方面和法租界巡捕房也不敢肯定是萧震雷指使的，他们只是怀疑此事与振华公司脱不了干系，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如果贸然动手，萧震雷大可以一推二六五。或者干脆找个替死鬼，如此一来。对于他们来说，就等于打草惊蛇了，萧震雷以后肯定会更加小心，或者干脆蛰伏不动，那么他们再想抓住他的把柄就更加的困难，既然如此，索性暂时暗中继续调查，等到拿到十拿九稳的证据再动手不迟，这是清廷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打算。他们已经秘密联合在一起，双方都派出得力干将调查码头爆炸案和劫法场案以及在法租界当街枪杀巡捕案。

今天在公馆斜对面发现了法租界的巡捕蹲点，这让萧震雷感觉到有一股风雨欲来的趋势，看来清廷和法租界方面可能已经查到了蛛丝马迹，否则在劫法场案过后，清廷布置在对面的密探怎么没有撤走？

王亚乔已经派人渗透到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只是普通巡捕，但是想要调查金九龄的情况还是很容易的，金九龄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名声不小。只要稍加打听就很容易得到相关的消息。

下午王亚乔就打电话过来了，萧震雷接到电话后就听王亚乔在电话中说："金九龄虽然是华人探长，可是薪水不高，华人巡捕和探长的薪水比西洋巡捕的薪水低得多。再加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巡捕房的监察比较严格，特别对华人巡捕的监管力度更大，因此金九龄很少有其他的收入。他在公共租界买不起比较好的房子，只能在北区一带租了一间公寓住着。而且他前几年还把他老娘接了过来，据说他老娘最近一段时间生病了。一直在吃药，据说他很孝顺，虽然每天下工之后都出去花天酒地，可从来没有在外过夜的习惯，每天都回去陪他老娘说话，在生活上也是专门请了一个佣人照顾他老娘"。

萧震雷抽着烟听着王亚乔说着金九龄的情况，他发现要让金九龄就范还是有很大可能的，思考一了几秒钟之后，他对着话筒道："我想把金九

龄发展成我们再公共租界巡捕房高层的内线，如此一来，我们得到消息的速度就快很多，你认为怎么样？”

“按照金九龄的情况，把他发展成我们的内线应该不难，如果你已经决定了的话，我马上就开始着手进行！”

萧震雷立即道：“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事情做成了之后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

“明白！”

县城内一家院子。

当萧震雷借着租界巡捕房的手杀死了两个监视萧公馆的清廷暗探，这触动了鄂那海的神经，当鄂那海听了手下密探丙一的报告后勃然大怒：“什么？萧震雷竟然让公共租界巡捕房派人来打死了丙三和丙九？”

手下暗探丙一点头道：“是的，大人，当时我正要去那边听取他们的报告，却没想到碰到了租界巡捕房的大队人马，后来我就看见他们抬着两具尸体下来，我故意靠近了去看，确实是丙三和丙九，后来在附近打听才知道，巡捕房的人将他们堵在了房间里，双方发生了交火，对方也被打死了一个印籍巡捕，我推测应该是萧震雷发现了自己被监视了，因此才打电话给巡捕房，而且我还看见法租界的任文帧探长和他的两个手下探目也被带走！”

“可恨，可恨，姓萧的竟然这么阴险，居然想到借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手来杀我的人！”鄂那海此时满脸狞峥，咬牙切齿道：“好，姓萧的，本官虽然没有掌握你的证据，但本官要整死你也是易如反掌，既然你借巡捕房的手杀我的人，那么本官也不跟你讲什么规矩了！来人，去通知姚石清，让他集合人马跟本官前往宝山捉拿萧震雷，捣毁振华公司这个乱党窝点！”

“等等！”丙一阻止刚进来的传令兵，对鄂那海道：“大人，卑职以为这样不妥，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萧震雷是否在振华公司，如果他不在，我们去了固然可以捣毁振华公司这个乱党窝点，可萧震雷得到消息之后必定会逃匿，跑了他，我们这段时间所做的都等于白做了，而且姚石清的第三巡防营可是隶属于道台府，没有调令就擅自出防区进入宝山，这可是要杀头的，姚石清可不是傻瓜。他没那么大的胆子擅自调动军队去别的防区，再说。大人您要去宝山抓捕革命乱党怎么也得先给宝山县令打个招呼，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宝山县衙的力量。我相信只要您过去了，宝山县令不会不配合您的，量他一个小小的县令也不敢违逆您的意思！”

鄂那海想了想丙一的话也不无道理，刚才下令让姚石清集合人马去宝山振华公司抓捕萧震雷捣毁振华公司的命令还是太草率了一点。

“嗯，你说的有点道理，那就不动用姚石清的第三巡防营，咱们现在就去宝山县衙会会那葛县令，你去挑二十个人，把马准备好。不要告诉姚石清我们去了哪里，这个姚石清尽管暂时被我收服帖了，可本性难移，保不准他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行踪泄露出去”。

丙一闻言立即甩了甩袖子，单手撑地、单膝下跪答应：“喳！”

鄂那海带着二十几个火枪兵骑马绕过租界很快赶到了宝山境内，而他

还专门绕道去振华公司附近观察了一番，之后才带着手下去了宝山县城面见葛县令。
在县衙门口，鄂那海勒马停下，刚从战马上跳下来就见县衙门口一个站岗的兵丁跑过来下跪道："参见大人。不知道大人？"
鄂那海没有说话，丙一就大喝："少废话，马上告诉你们县令，就说从京城来的鄂那海大人来了。让他赶紧出来迎接！"
"是，大人，小的马上去通报。请大人们稍等！"那兵丁说完起身一溜烟跑进了县衙内。
却说葛县令正在县衙内后花园躺在树荫下纳凉，一边喝着冰镇凉茶。一边听着姨太太唱的小曲，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正听得高兴处。一个兵丁跑进来下跪道："大人，县衙外来二十个火枪兵，领头的是一个大官，自称是从京城来的鄂那海大人，让您赶紧去县衙外迎接！"
"鄂那海大人？"葛县令原本很不高兴，这家伙打扰他纳凉听曲了，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但瞬间想起前几日去松江府拜见知府大人的时候听知府提起过说是从南京下来追查革命党和军火失踪案的官员到了，名字叫鄂那海，听说还是从京城下来的。
想到这里，葛县令坐不住了，立即对站在旁边的侍女喊："快把本官的官服官鞋玉带和官帽都拿过来，另外通知在县衙办公的官吏全部到内堂集合"。
"是，大人！"
葛县令收拾一番，让侍女给自己穿戴整齐，连忙带着在县衙内办公的一干官吏走出县衙大门迎接。
"宝山县令葛士宏率本县大小官吏参见鄂那海大人，大人一路车马劳顿，请大人如县衙内休息！"
鄂那海背着后走到跪在地上的葛县令面前亲自扶起葛县令笑道："葛县令请起，本官来得匆忙，给你们地方上添麻烦了！"
鄂那海虽然为官阴狠毒辣，处置革命党更是从来不手软，但他也是会笼络人心的，特别从京城下来之后，想要办成事情没有地方官的配合是不行的，他很清楚这一点。
葛士宏急忙道："大人说哪里话来，您能来宝山是卑职等莫大的荣幸，大人请！"
"嗯，好！"鄂那海点点头，，满意地率先走上台阶，后面的二十个背着步枪的士兵自然有其他的官吏招呼，自不必他操心。
走到县大堂之后，鄂那海看见除了葛县令之外，其他县衙的大小官吏竟然都跟着走了进来，想必是想跟葛县令一起招待他。
鄂那海来见葛士宏是要抓萧震雷、捣毁振华公司的，此事在没有发动之前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对葛士宏道："葛县令，不知道本县绿营是谁在主事？"
绿营是清朝常备军之一，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它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

营，又称绿旗兵。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在咸丰以前大约六十万左右，较之八旗兵多三四倍。清朝中期以前，绿营尚称精锐。但以后承平日久，营务废弛，日趋**。自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即已不能得力，至咸丰间镇压太平军时，更屡战屡败。于是自同治至光绪年间历经裁汰，有的逐渐被改编为巡防营，失去了常备军的作用，绿营之制仅存空名而已，少数地区或州县还来不及改编，但人数已经很少，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葛县令听鄂那海问起绿营的事情，立即道："在绿营主事的是千总童铁山！童千总，童千总呢？"

只见一个身穿魁梧的大胖子像滚球一样滚了过来，下拜："童铁山参见两位大人！"

鄂那海看着童铁山那身形不由皱了皱眉头，但很快恢复了平静，点点头道："童大人请起！"

言罢，他又对葛士宏道："葛县令，本官有些事情想跟你与童千总两人说说，其他人就各自忙去吧，不必在这里陪着本官了，免得耽误你们正常的公事！"

"是，大人！"葛县令自是无所谓，他答应一声，有对其他官吏道："都听见鄂大人的话了吧？童千总留下，其他人都各归各位！"

其他官吏闻言顿时向鄂那海拜了拜，随后各自散去。

等众人离去，三人在内堂坐下，鄂那海自然坐在了上首，葛士宏和童铁山分坐在下首左右两侧，茶水很快被侍女送来了。

鄂那海端着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询问了县衙内和宝山县内的一些情况，葛县令都一一做了公式化的回答。

鄂那海也不管他回答得如何，他的目的很明确，刚才这一阵闲谈只是拉开话题，话题说开了之后，接下来正事就好开口了。

闲扯了半个小时之后，鄂那海就把话题引到了正题上："童千总，你的汛现在有多少兵丁、多少火器？"

汛是绿营最小的军事单位，绿营分为战兵和守兵两种，此外尚有马兵（骑兵）和水师。其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属称标，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称汛。标、协管辖一至五营不等，营以下分若干汛。

童铁山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回答："大人，卑职手下有六十五人，有枪四十杆！"

鄂那海闻言脸色一变，冷冷道："你一个县的绿营怎么只有六十五人？火枪怎么也只有三十杆？"

童铁山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身子都开始打颤了，这是葛县令连忙拱手道："大人容禀，现如今各地绿营基本都是只是一个空架子了，这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原本我们县绿营还有一百多人，可道台大人为了维持上海滩的县衙，从周边各县抽调了大半人马，因此我们先才只有六十多人，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上面的军饷发不下来，很多绿营兵长期拿不到军饷都跑了，我们也派人抓过，但是没用，所以?"。

第150章猪一样的队友

葛县令的话说出来之后，鄂那海虽然很想发火，可是这毕竟不是他该管的事情，再说他也没资格管这事，他并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什么八府巡按，没有王命旗牌，更没有尚方宝剑，他此来的目的是让各县令配合抓捕萧震雷，捣毁振华公司这个乱党窝点。

鄂那海平息了一下胸中怒气，摆摆手道：“算了，本官此来前来并不是调查绿营的军务，而是让你们配合本官抓捕乱党，不知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配合？”

鄂那海也只是随后这么一问，实际上只要有乱党的消息和踪迹，任何地方上的官吏都有义务，并且责无旁贷的配合朝廷派下来的专人抓捕乱党，葛县令和童千总听鄂那海怎么问，哪里敢说不配合？如果不配合抓捕乱党，他鄂那海将他们两人参一本，他们俩岂不是不死也要脱层皮？这年头只要跟乱党沾上一点点关系都可能要杀头，他们俩可不想平白无故地掉脑袋，连忙答应：“大人，抓捕乱党是下官等的职责所在，只是下官等消息来源有限，对乱党藏身何处一无所知，还请大人示下，下官等听从大人调遣便是！”

鄂那海满意地点点头，问道：“好，既然如此，那本官就不客气了，那振华公司，你们知道吗？”

葛县令听得一愣。“振华公司？这当然知道，怎么？难道大人所说的乱党就藏在振华公司？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振华公司有几千人，藏几个乱党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童铁山也这么认为。他见葛县令说得头头是道，听着连连点头附和。

鄂那海眼睛一瞪，沉声道：“葛县令说得没错，但也没说全对！”

两人不明所以，葛士宏立即拱手道：“还请大人明示！”

“振华公司的确有乱党，而且振华公司的东家萧震雷就是乱党的头目。既然萧震雷是乱党头目，那么振华公司就是乱党的窝点，如此大一个振华公司，里面有工人几千人，谁知道有多少是乱党？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振华公司的乱党绝对不会少，因为根据本官手下的暗探调查，前些日子在上海县城劫法场、冲击法租界开枪打死打伤法租界巡捕数十人的就是以萧震雷为首的一行乱党，而且本官也有理由怀疑上次劫走十六里铺码头巨额数量军火就是他带人干的，否则他的劫法场那许多枪支弹药从何而来？”

“这，这，这大人，萧震雷是乱党？这不可能吧？他这么大的家业在这里摆着。他用得着造反吗？要知道造反是要杀头的，难道真有人舍得舍弃这么大家业去跟着那些乱党造反？除非他是疯子！”葛县令还真不相信萧震雷是乱党，在他看来。乱党都是那些穷光蛋，只有那些穷人才想着要造反。

“哼！”只听鄂那海冷哼一声，“你以为那些乱党不是疯子吗？只有疯子才想着造朝廷的反！葛大人这么为那萧震雷开脱，难不成你收了他什么好处？又或者你根本就是同他是一伙的，在故意包庇他？葛大人，你要想

清楚了。乱党是要被抄家灭族的，包庇乱党也是要杀头的！”

鄂那海这番话说得葛县令顿时汗如雨下。他脸色有些惨白，要知道他可是前前后后收了萧震雷好几万两银子。而且萧震雷办工厂的地皮都是他亲自批的，而且卖的价钱还超级低，更重要的是萧震雷团练乡勇把总的身份还是他任命的，此前他还幻想着如左宗棠一样，有了萧震雷大量的钱财支持，他就可以一路青云直上，官至封疆大吏、甚至入阁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可现在他发现他不但实现不了这个愿望，恐怕还得被萧震雷连累得抄家灭族，这如何不让他感觉到恐惧？

他脑子也反应得很快，回味着鄂那海最后那几句话，分明是在逼他配合抓捕萧震雷，如果鄂那海怀疑他与萧震雷是一伙的乱党，只怕早就命人把他抓起来了，不用等到现在，想到这里，他立即撇清与萧震雷的干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人，请大人明鉴，下官对朝廷的忠心可鉴日月，从来没有收过萧震雷一分银子，也不是他的同党，如果他是乱党，下官绝对不会包庇他，请大人下令吧，我和童大人立即派出所有衙役、捕快和绿营所有兵士前往抓捕萧震雷和清剿所有隐藏在振华公司的乱党，不过下官以为还是应该先派人去振华公司打探一番，看看萧震雷是否在振华公司内，同时我们这边立即集合所有衙役捕快和童大人的绿营兵马，只要确定萧震雷在振华公司，我们立即带着兵马前往振华公司抓住他，清剿所有隐藏在振华公司的乱党”。

鄂那海很满意，他点头道：“好，很好，看来葛大人还是很深明大义的，如此，事不宜迟，葛大人，请你派人去振华公司打探消息，看看萧震雷是否在内，这边立即集合所有绿营兵马和县衙衙役捕快！”

“遵命，大人！”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同时起身向外面走去。

两人刚走到门口，葛县令好像想起一事，他突然停下，脸色变得极为惨白至极，童铁山见他停下不走了，心中疑惑，于是停下问道：“葛大人，你怎么啦？”

这时鄂那海阴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怎么，葛大人不想抓乱党了？”

葛士宏吓得转身扑通一声又跪在了地上，事到如今，他也知道只能向鄂那海坦白了，如果现在不说，等鄂那海知道就晚了，到时候鄂那海一定会整死他，现在把事情说出来，鄂那海还有机会从容布置，只要好好侍候好，鄂那海说不定还不会怪罪他，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还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刮子：“大人，下官罪该万死啊，下官此前并不知道萧震雷是乱党，他几个月前来见下官，说想在本县开工厂做生意，想向县衙购买一些地皮，大人您想，现在朝廷不是鼓励民间商人开厂做生意吗？所以下官就按照朝廷的意思准许他在本县开办工厂，并且让县衙方面卖给了他一块地皮，他的工厂很快就开起来了，可是半个多月前他来向下官诉苦，说本县有帮会地痞混混经常去他的工厂敲诈勒索捣乱，为了保护工厂，他求下官准许他招募一支工厂护卫队，另外再购买一批枪械给护卫队员使用，再加上他能说会道，下官一时被他蒙蔽，糊涂之下竟然答应了他，还任命他为杨镇团练乡勇把总，后来据说他向租界巡捕房购买了一批二手枪械，而下官的县衙衙役捕快加上童大人的绿营兵马加起来也不过百余人，如果贸然

就这么前往振华公司，下官担心、担心我们不但抓不到萧震雷，只怕还会送羊入虎口啊！”

鄂那海听得脸色越来越难看，到最后等葛士宏说完，他怒气难出，一把揪住葛士宏的衣领怒目而视：“什么？你说什么？你竟然任命一个乱党为乡勇团练把总？还允许他招募护卫队、购买枪械？本官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葛士宏吓得肝胆欲裂，急忙为自己开脱：“大人，下官事先并不知情啊，请大人看在下官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份上，饶过下官，下官必定报答大人大恩，大人恕罪，恕罪啊！”

童铁山在一旁看得真切，刚才葛士宏为绿营吃空饷的事情替他向鄂那海打了圆场，他也不能不还这个人情，当即下跪道：“大人，这个下官可以替葛大人作证，葛大人是真不知道萧震雷是乱党，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早就把萧震雷抓起来了，也不会允许他在本县开厂做生意，下官与葛大人同僚多年，对葛大人的为人还是很了解的，葛大人绝对不是包庇乱党之人，这次也是无心之过，大人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就放过葛大人这次，让葛大人待罪立功！”

葛士宏也连声道：“是啊，是啊，大人，请让下官待罪立功，如果抓不到萧震雷，下官愿意自己献上向上人头！”

鄂那海一手揪住葛士宏的衣领，眼睛盯着他的表情和眼神，发现他虽然惊恐，却不慌乱，便知道他确实不知道萧震雷是乱党的事实，于是松开手，狠狠道：“好，本官就放过你这一次，让你戴罪立功！你说，你允许萧震雷招募了多少乡勇？有多少条枪？”

被鄂那海问到这两个问题，葛士宏知道又来了麻烦，但是他又不能不回答，只能支支吾吾：“他、他招、招募了五、五百人，从租界巡捕房买了两、两百条二手枪”。

鄂那海一听，顿时感觉胸口憋得慌，一口热流直往上涌，他脸色极为难看地指着葛士宏大怒：“你，你混账，你该死，噗嗤——”

话没说完，一口鲜血喷出来，仰头就往后倒去，真正验证了那句：“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有这样的队友不被气死才怪。

第151章妙计

当鄂那海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下午，葛士宏、童铁山、丙一都在房里焦躁不安地坐着，看见他醒来后大喜过望，派人将大夫好生送走，几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鄂那海其实并没那么脆弱，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昏倒之前只不过是被葛士宏气得急火攻心，一下子没有缓过劲来，现在醒来之后也就没事了，他挺身坐起看着站在房里的几人心中开始了计较。

县衙衙役加上捕快只不过三十人，就算有枪也不多，而童铁山的绿营只有六十几人，枪械也只有三十杆，加起来的总人数也不过百十人来人，枪械顶多五十杆，可振华公司的护卫队却多达五百人，即便只招募了十天半个月，可他们有枪械两百杆，无论怎么算，鄂那海都感觉己方胜算太少。他很不明白，不是一向都是官府的兵马比乱党多吗？每次不都是官府大军围剿数量较少的乱党吗？可现在乱党的人数竟然比官府还多，怎么完全反过来了？难道以少了数倍的官府兵力去围剿多达几倍的乱党？这不是扯淡吗？恐怕被围剿的不是乱党，而是乱党反过来围攻官兵了吧？

鄂那海思索着如何既能抓住萧震雷，又能对付振华公司那五百人的护卫队，如果他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振华公司的五百护卫队绝对不止两百条破枪，向租界巡捕房购买两百条破枪给护卫队装备只是萧震雷欺骗世人的障眼法！

怎么办？向周边府县调兵？如果是绿营兵。周边府县的情况只怕都与宝山差不多，而且那些绿营兵都是守兵。都需要守备当地，根本不可能抽调过来，距离这里最近、且抽调兵力的只有守备上海的五个巡防营和在苏州的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才刚开始招募不久，兵士都还未招满，也未训练完成，苏州府只怕不会同意。那么从守备上海的五个巡防营中抽调一两个？蔡乃煌那老家伙能答应吗？要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人员复杂，革命党活动频繁。洋人更是虎视眈眈，蔡乃煌都嫌五个巡防营守备上海滩太少，否则他也不会从周边府县抽调绿营兵充实巡防营了，要从上海道抽调兵力出来，蔡乃煌那老家伙能答应吗？蔡乃煌可是对他极为不满了，怎么可能答应把守备上海的巡防营抽调一个出来？

鄂那海想了想放弃了这个想法，从周边府县调兵过来行不通了，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了恐惧。周边这么多府县，竟然抽调不到兵马剿灭乱党？如果让萧震雷将那五百护卫队训练成精锐士兵，如果乱党在这一带起事，那岂不是易如反掌？就凭周边府县那些花架子绿营兵如何能挡得住他？我的天哪！鄂那海只感觉阵阵寒意袭上身来。难道真是的天要灭我大清吗？

当鄂那海发现现在的局势竟然是如此严峻的时候，他只感觉无比的恐惧，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害怕。更不能逃走，一旦让萧震雷这头隐藏在宝山的猛虎长大。只怕到时候让他一闹，东南半壁江山都会丢掉。必须趁着这头老虎还没有长大就将其斩杀。

如何对付萧震雷呢？又如何对付那五百护卫队呢？鄂那海紧急开动着

脑筋，周围调不到兵马，那就是不能力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对，智取，如何智取？鄂那海想了想，想不到头绪。

他看了看葛士宏、童铁山和丙一等人，开口对葛士宏道：“哎，事已至此，再追究你的罪过也是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抓住萧震雷，并且剿灭他那五百护卫队，并且将隐藏在振华公司的所有乱党全部一网打尽，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从周边府县抽调兵力是法子，本官已经想过了，没用！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

三人互相看了看，随即都开动脑筋想办法，童铁山没什么脑子，他只是一个老粗，让他想办法半天都闷不出一个屁来，他抓耳搔腮坐立不安。

过了半响，葛士宏一拍大腿：“有了！”

鄂那海心里一喜，脸上却不显露出来，立即道：“什么办法？快说！”

葛士宏捻了捻下巴上的几根稀疏的胡子问道：“大人，您是掌握了萧震雷的确凿证据了吗？”

鄂那海一愣，他没明白葛士宏这么问的目的，但还是摇头道：“没有，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本官何必这么烦心？直接去见上海道台蔡乃煌，请他发兵剿灭萧震雷就是了，可是本官没有证据，蔡乃煌就不会出兵，他很清楚在上海县和萧震雷这两者之间什么更重要，显然是上海县的安全更重要，如果把守备上海县的兵马抽调出来至少要抽调三个巡防营才有绝对的把握剿灭萧震雷的那五百护卫队，那么如此一来上海县就只剩下两个巡防营了，想想看，租界有超过一千人的万国商团士兵，这还不算各国在上海滩的驻军，再加上乱党、躲在租界的江洋大盗，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上海县只怕顷刻间就失去控制，到时候乱党、江洋大盗、地痞混混都会出来浑水摸鱼，恐怕连洋人们也会趁火打劫，到那个时候蔡乃煌的脑袋就不保了，这个责任他背不起，但是本官有证据就不同了，他不敢不发兵，因为他同样也承担不起放任乱党祸乱我大清的罪名！”

三人都听得练练点头，鄂那海对局势的分析还是非常精准的，这一点，三人都很佩服。

葛县令又道：“这就是了。大人，您想想看。您没有掌握萧震雷的确凿证据，他肯定还不知道我们在怀疑他”。

“不！”鄂那海打断他：“他已经知道我们在怀疑他。上午他发现了本官派去监视他的公馆的两个暗探，并且借用租界巡捕房的人杀了他们！而且本官还怀疑上次监视萧公馆的那个暗探也是他派人杀死的，之前我一直认为是陈琪美派人杀的，但是现在本官不这么认为了，也就是说前后加起来，他一共杀了本官手下三个暗探，真是可恨！”

葛县令想了想摇头道：“这不影响下官要说的这个办法，他肯定还不知道大人要对付他，下官可以派人通知他有事相商。让他接到通知之后立即过来县衙这里，而我们事先埋伏人马在县衙内，只要他进了县衙，就成了瓮中之鳖，我们想怎么对付他就怎么对付他，只是那振华公司那五百护卫有点麻烦，不过应该问题不大，我们虽然人少，但是如果我们再抓住萧震雷之后再出其不意杀进振华公司内。并且宣扬萧震雷伏诛的消息，那些乱党在听到萧震雷已死的消息之后必定会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地，如此他们

会更加慌乱，那五百护卫招募时间太短。在那种局面下如何抵挡我们士气正旺的兵锋？我们一举破获以萧震雷为首的乱党团伙指日可待！”

听了葛县令的话，鄂那海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好好好，葛大人这个办法虽然简单。但是很实用，本官却想了许久也没想出来！”

葛士宏立即给他台阶下：“大人这是身在局中。正所谓‘当局者迷’，大人没想出来也是正常的！”

“嗯！很好！”鄂那海闻言。点了点头，对葛士宏刚才的表现很满意，他思索着葛士宏刚才说的办法，将前后思虑了一遍说道：“你这个办法很好，不过本官刚才又斟酌了一番，认为现在还不是对萧震雷动手的时候，必须再等个十天半个月！”

其他三人闻言都大是不解，齐声相问：“大人，这是为何？”

鄂那海问葛士宏：“葛大人，本官问你，振华公司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振华公司每天都在招人，前几天就已经有四千人了，现在估计最少不会低于四千二百人！”

鄂那海点头击掌：“这就是了，总不能这四千多人全部是乱党吧？如果是这样，那天下岂不早就成了乱党的天下了？本官以为还是先派人混进振华公司，把到底哪些人是乱党，哪些人可能是乱党，哪些人不可能是乱党这些事情查清楚！”

葛士宏认同道：“这个下官倒是没有想到，到时候如果杀进振华公司，总不能把那四千多人全部杀了吧？再说了振华公司好歹也值个几百万两，如果把所有工人都杀了，振华公司就治不了多少钱了！”

鄂那海听了葛士宏说起振华公司的产业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好像把这块肥肉给忘记了，也正如葛士宏所说，如果把那些工人全部杀了，振华公司就治不了多少钱了，有工人才能让振华公司赚钱，没有工人，那些机器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看来这件事情还得好好筹划一番，不能冲动乱来，对于那些工人也要仔细甄别才行，他说道：“不过前段时间本官派了好几个暗探过去装扮成普通百姓意图以应聘工人为名混进去，可是都没有成功，没有一个被选上的，这件事情只怕还得落在葛大人身上！”

葛士宏点头道：“这个没问题，下官想安排几个老家来的乡亲进振华公司做事，萧震雷应该不敢也不会驳下官这个面子，大人，是派您的人进去，还是派下官的人进去？”

“当然是派本官的人进去，你的人顶什么用？”鄂那海说了一句，然后又道：“等把大致的情况查清楚之后，本官再把在沪西的一百火枪队带过去一起攻打振华公司！”

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闻言大喜，葛士宏更是兴奋道：“如有大人的一百火枪队加入，胜算就更大了！”

“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本官那火枪队在上次乱党劫法场时被乱党用迷药全部迷晕过去，火枪和弹药全部被乱党搜走了，所以他们现在不是火枪队了，只能拿大刀长矛与你们那一百人一起对付乱党！”

鄂那海的话让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面面相觑，这不是空欢喜一场么？

不过葛士宏还是连声道："没关系，没关系，大人的火枪队拿着大刀长矛也一定是悍勇非常的！"

其实葛士宏心里在想，竟然在菜市口被乱党迷晕了一百二十多人，而且还是火枪队，这真是够可以的，还丢了枪支弹药，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这些人还有胆子与乱党对阵吗？只怕早就吓破了胆吧？

第152章夜宴杀机

晚上吃过晚餐之后，萧震雷让狗蛋准备马车，他拿着一张请柬放进口袋里，今晚他将要去参加德华银行经理费格举办的聚会，据说这个聚会受到邀请的基本上都是租界外国商界中比较有名的人物，还有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们、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们这些租界领头人物，到时候连英国驻沪领事法磊士、法国驻沪临时代办署理公使潘孙纳以及美国驻沪使馆领事嘉乐恒、日本驻沪领事宫本、德国驻沪使馆领事哈豪森等人都会到场，因此萧震雷不想放过这次认识各国驻华公使级别大人物的机会。

去震旦学院接了王亚男和程碧瑶，马车穿过一条条在昏暗灯光照耀下的树影婆娑的马路在一栋灯火辉煌的豪华别墅门口停下，别墅门口停着几十辆豪华马车，还有几辆福特t型汽车，相比如今的福特汽车，更多的大人物们还是更青睐豪华四轮马车。

萧震雷、王亚男和程碧瑶先后从马车上下来整了整衣裳，一个洋人管家上前微微鞠躬行礼：“欢迎您，萧先生！欢迎两位小姐”。

“谢谢！”萧震雷点了点头，微笑着递上请柬迈步走进了别墅，而那位洋人管家则指挥狗蛋将马车停靠在马路边，马车实在太多了，都聚集在门口显得有些拥挤。

王亚男和程碧瑶一左一右初拥在萧震雷的身边，让他吸引了许多男人的目光，洋人们就是羡慕清国人可以左拥右抱，拥有三妻四妾。这对男人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可洋人们却没有这么好的福利待遇。

洋楼的大厅里很宽敞。举办酒会、聚会最合适不过了，走进大厅就看见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扎堆在一去说说笑笑，绝大部分都是洋人，而华人则少得可怜，想想也是，即便华人再富有，在上海滩的地位再高，可在洋人眼里却算不上什么了，即便是再有钱。再有地位，也只是一个下等民族的人而已，也只是一个弱国的公民而已，怎么能与这些欧洲强国的高等贵族、公民相提并论呢？

“噢，欢迎你，萧，还有这两位美丽大方的东方小姐，我是这里的主人费格”费格正在与几个客人聊天的时候无意中看见萧震雷和王亚男、程碧瑶两人进来，于是便告辞客人走到门口前来迎接。

在费格看来。萧震雷无疑与其他清国人都极为不同，尽管他还留着长辫子，可他完全不似其他清国人那般迂腐以及对西方人怀有敬畏和深深的戒备之心。

这时鲍尔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打招呼：“嗨，萧。你来得晚了一点，噢，这两位小姐真是漂亮极了。欢迎二位小姐，我是鲍尔。礼和洋行的经理！”

王亚男和程碧瑶多多多少懂一点英语和德语，她们笑着向费格和鲍尔打招呼：“您好。费格先生、鲍尔先生！”

费格一脸羡慕的看着两女，对萧震雷笑道：“萧，看来我得向你学习了！”

萧震雷一脸疑问：“向我学习什么？”

“如何让两个女人和平相处啊！”

萧震雷和鲍尔两人闻言同时微笑起来，大厅里暂时还没有音乐，人们谈话都很小声，在这种场合下大笑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鲍尔指着费格笑道：“看来费格你不止一个女人了，什么时候把另外一个女人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吧？”

费格意识到自己刚才说漏了嘴，脸上有些尴尬，找了一个去通知乐队演奏音乐的借口离开了。

很快，大厅里响起了轻快的音乐，侍应生们端着一杯杯酒上来，客人们纷纷各自取了一杯酒在手上，有的客人去餐桌那边取了碟子吃一些小点心。

鲍尔领着萧震雷去认识一些洋人，而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女人则拿着酒杯站在原地闲谈。

费格将萧震雷引到几个人身板向他介绍一个五十多岁近六十岁、身体很胖、留着浓浓的八字胡的犹太男人：“这是哈同先生，哈同先生在上海滩的经历可是一段传奇，开发南京路时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一件商业经典案例，这位是他的夫人罗俪蕤女士，哈同先生、哈同夫人，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萧震雷先生，著名的振华公司就是他名下的产业，他还是电灯公司的最大股东”。

萧震雷微微弯腰笑道：“久闻哈同先生、哈同夫人大名，今日一见荣幸之至！”

哈同点点头道：“萧先生一出手就是不凡，这几个月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萧先生的报道，你的人气在上海滩很旺啊！”

哈同夫人也笑道：“这个小伙子不错，前途不可限量”，她是一个四十多岁微胖的中年妇人，看上去跟中国女人没什么两样，可实际上她有法国血统，据她自己所说，她是中法混血，她的父亲是法国侨民路易?罗诗，母亲沈氏。

哈同夫人和黄精荣的夫人林桂生都是女强人一样的人物，在哈同崛起的过程中，哈同的助力不少，就如同林桂生在黄精荣崛起于上海滩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只不过这两对夫妇在崛起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而已。

哈同夫人看人有着别人没有的眼力，她说的这番话在旁人听来都非常惊讶，萧震雷却笑道：“多谢哈同吉言，哈同先生，希望以后有机会一起合作”。

哈同笑道：“好，我喜欢和你这样有活力的年轻人合作！”

没过多久，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兰代尔、副总董廖娒森、董事列德、布兰特、麦克利、德格雷、波兰迪斯、海菲、朱满等人差不错一起到了，这些虽然名义上是工部局董事，可实际上他们依然是商人。只不过在公共租界他们是政治决策权的商人。

在这些人来了之后没过几分钟，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们：总董马迪埃、副总董窦达尔、董事迪埃、爱卡尔德、儒尔当、马图、卡莫拉、帕蒂雷等人也先后到了。在两个租界的董事们都到了之后，聚会的气氛显然高

涨起来。大厅里一时间气氛很热烈，音乐仿佛也轻快了很多。

不论是公共租界董事们，还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们都与哈同夫妇很谈得来，这与哈同的经历有关，哈同在上海滩发迹之后在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都先后当任过董事，还不止一届，在上海滩的洋商中拥有很广的人脉，根基不是一般的深厚，他自己开办的哈同洋行在上海滩也是财力颇为雄厚的产业。

通过鲍尔和费格。萧震雷先后认识了两个租界的这些董事们，之前大家都没有过交往，现在刚刚认识，大多聊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和国际政治局势。

约莫过了一刻钟，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大人物，这些人物相对于刚才的公董局和工部局的董事们来说，身份又要高一些，这些人都是各国驻沪领事，与刚才那些董事们相比。这几个人才是真正的职业外交政治家，而那些董事们只不过是披着一层政治人物的皮而已，权力范围也只是在租界范围之类，而且他们还要看这几个领事的脸色。

在德国领事哈豪森的身边。萧震雷看到了一个熟人——舞女德玛，德玛的出现让萧震雷十分惊讶，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德玛的时候是在汇中饭店的舞厅里。那时候她还是一个舞小姐，第二次是在他的家里。陪在陈琪美的身边，而现在她却直接来了一个九级跳。窜到了德国领事哈豪森的身边，这个女人的交际也太广阔了一些吧？

看着萧震雷有些惊讶的表情，德玛显然也注意到了他，她微微一笑，对哈豪森说了一句抱歉就向萧震雷盈盈走来。

“嗨，萧，你还好吗？”

萧震雷点头道：“是的，我很好，德玛小姐，我真是小看你了，你很神通广大，竟然认识德国领事哈豪森，关系好像还不错！”

德玛笑道：“实际上我和哈豪森先生是同乡，我也是最近才认识他并且知道我们是同乡的事实！”

“噢，是吗？这真是太好了，我为你感到高兴！”萧震雷耸耸肩膀。

德玛见萧震雷还没有拿酒，于是向一个附近的侍应生打了一个响指，侍应生很快走过来，她伸出修长的右手去取托盘上的酒，在手指伸到酒杯口上的时候，手指微微一弹，一些白色粉末状的细微物体从指甲中散落在酒杯当中，这个动作极为迅速，就连托着托盘的侍应生都没有注意到。

可是萧震雷注意到了，他从看见德玛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她的一举一动了，这个女人让他产生深深的怀疑，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给他的感觉是那么的神秘，这种神秘感带来不是的诱?惑，只有杀机，萧震雷感觉到了危险，从刚才的小动作当中，他注意到了那些散落在酒杯当中的白色粉末，尽管他不是专业间谍，可为了防备间谍是渗透也做过一些研究，他断定那不是迷药就是毒药。这个女人要干什么？难道她要杀我？或者是想把我迷倒？

脑子里正推测着这个女人的用意，德玛已经端着酒杯递到了萧震雷的面前：“萧先生，在这种场合下怎么能没有酒呢？那会显得你格格不入的，给！”

“噢，谢谢！”萧震雷接了酒杯道了一声谢，却没有喝，而是拿在手上，问道：“德玛小姐，知道陈先生最近在做什么吗？”

“陈先生？哪个陈先生？”德玛装作一副不明白的模样。

虽然这个样子很逼真，但是萧震雷却知道她在装傻充愣，他也戳穿她，笑道：“就是上次跟你一起去我家的那位陈先生！”

德玛虽然在与萧震雷说话，可萧震雷注意到她的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他手上的那杯酒上，他便确定这个女人必定对他有所图，但绝对不是好意。

“噢，你说的是那位吗？其实我与他并不是很熟悉，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来，我们一起喝一杯”

“哦，好的，干杯！”萧震雷笑着举杯送到嘴边，刚要喝进嘴里，却突然扭头看向别处，“哦，那边有一个朋友我得去打个招呼，德玛小姐，请帮我拿着，谢谢！”说着将酒杯交到德玛的手上，也不容她拒绝，就转身离去。

德玛两手都拿着酒杯看着萧震雷的背影，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巴内斯让她找机会杀死萧震雷，可她精心布置的这个杀局竟然就这样失败了，她知道她与萧震雷不熟，不可能经常接触他，而且萧震雷身边经常带着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再加上他本身伸手高强，她一个人想要杀死他困难很大，可下毒就完全不同了，这不需要面对面动手的交锋，只需要以极为隐秘的手法将毒下在酒中就可以了，可谁知道这个时候偏偏来了萧震雷的朋友，让她的布置化为泡影，她端着两杯酒走出了大厅，因为她必须要把这杯有毒的酒处理掉，被别人喝到就麻烦了。

事实上萧震雷并没有走远，与之交谈的是李平书、朱保三、虞恰卿等人，他一边与这些人闲谈，眼神却时常注意着德玛的身影，他决定宴会结束之后要找德玛好好谈谈，看看她到底是什么人，如果她不配合，他不介意对这个女人进行男士都会谴责的辣手摧花。

德玛在卫生间里待了不到两分钟就回到了大厅，回到了哈豪森的身边，按照常理，刺客刺杀不成一定会选择立刻撤离现场，可德玛不但没有撤，还回到了哈豪森身边，这让萧震雷心中很愤怒，她毒杀不成难道还想用其他的办法不成？

就在萧震雷随时盯着德玛的时候，德玛也在用余光盯着他，她还不知道萧震雷已经知道她要杀他了，她还在想着只要自己没有暴露，只要刺杀没有成功，她就必须继续这个任务。

第153章鬼佬的秘密

随着来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大厅里的音乐也开始发生变化，轻松、愉快的音乐变成了优雅的舞曲，听到舞曲声响起，男性牲口们纷纷寻找女伴步入舞池翩翩起舞，萧震雷也随着大流邀请王亚男进入了舞池。

在随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萧震雷分别于王亚男和程碧瑶跳了几曲，而这短时间德玛那个女人也没有闲着，她和不同的男人一直呆在舞池中间，试图接近萧震雷，萧震雷感觉到她的眼神中饱含杀机，在跳舞的时候故意远离她，毕竟在这种环境下，他明知道她要对他下手，他也不能把她怎么样，因为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出事，引发的后果将不可想象，他不知道那个女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要这么不顾场合的行凶，但是今晚他不但不会让她得逞，也不会对她事实反击，他不想惹麻烦，因此他处处躲着她。

过了一段时间，德玛好像感觉到萧震雷的意图，她不再刻意地接近，而萧震雷也为此松了一口气，他带着王亚男和程碧瑶找了一张靠墙的桌子边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说着话。

而这个时候法国驻沪临时代办署理公使潘孙纳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马迪埃进入了萧震雷的视线，他之所以注意到这两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大人物，而是因为这两个人在舞会开始时一直没有找女伴跳过舞，而是一直坐在椅子上说着话，看两人的神色，应该是谈正经事。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其他人包括李平书等华商们都多多少少带着女伴跳过一两支舞。

萧震雷不相信潘荪纳和马迪埃两人不会跳舞。在他们进入大厅的时候也看见过他们带来了女伴，可他们却任由别的人将他们的女伴请进舞池而无动于衷。他不由有些恶趣味地怀疑这两个人是否是基佬。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怀疑这两个人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不为认知的秘密，这两个人在说话中一前一后从大厅上了二楼，萧震雷看着他们上楼的背影，眼神中目光流转，他觉得他有必要跟过去搞清楚这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于是向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打了一个招呼就起身跟在潘荪纳和马迪埃身后上了楼梯。

当他来到二楼看着那两人的背影消失在一个房间的门口时，他感觉到楼梯上又上来了一个人，如果那感觉没错的话，来的人应该是德玛那个女人。他心中冷笑，这个女人到现在都还不死心，竟然还想着要杀人，他心中瞬间有了决定，然后立即顺着走廊内走去，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德玛来到二楼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萧震雷的身影，她只听见了皮鞋鞋跟撞击地板发出的声音是从走廊深处传来的，因此她断定萧震雷应该是在走廊尽头的某一个房间内。

走过了走廊三分之二，穿过一个半圆形拱门之后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德玛开始警惕起来，她伸出右手撩开裙子的下摆从大腿的内侧掏出一只精致的小左轮手枪，同时左手也摸出一柄锋利的小匕首，在这里杀人用枪明显不合适。一旦开枪势必会引来楼下守卫，巡捕房也会介入调查，她不想也不能闹出太大的动静。拿枪在手上只是以防万一而已，真正能用到的还是锋利的小匕首。

她慢慢地靠近左边的房门侧身靠在墙边。移动着身体慢慢靠近房门，她却不知道在她身后的半圆形拱门上一个黑色身影从天而降。黑影轻轻落地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她将房门的把手扭开并且迅速将房门推开用枪对准房间内，房间内空无一人，而在她正准备转身的时候，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她的后脑勺上，她能感觉到一股寒气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身体的各处，她的身体受到这股寒气的影响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她知道那是一个枪口。

于此同时，一个熟悉而又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德玛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噢，我亲爱的德玛小姐，我劝你别想打什么歪主意，否则我不敢保证我的手指会不会抽筋，如果是那样不小心扣动了扳机的话，德玛小姐您的美丽的躯体恐怕就会香消玉陨，请把你的双手举起来"。

"哼，你好狡猾！你是故意引我上来的吧？"德玛说着话，但也不得不把双手举了起来。

"进去！"萧震雷手上用力顶了顶。

德玛举着双手上的匕首和小左轮手枪走进了房间内，萧震雷用枪顶着她的后脑勺迈步进了房间，并顺便用脚将房门带上。

在房间中间站定，萧震雷伸手将德玛右手上的小左轮手枪拿了过来，就在这时，德玛突然转身用左手上的匕首向萧震雷的咽喉划来，萧震雷眼神中精光一闪，还伸在半途的右手顺道以更快的速度敲击在德玛的脖子上，颈动脉受到重击的情况下，德玛的大脑缺氧，眼睛一翻身体倒在地上了，刺过来的匕首也随之掉落。

"哼，想在我手上耍花样，小娘皮还嫩了一点！"萧震雷将两支手枪都收起插在腰间，蹲下捡起地上的匕首看着躺在地上的德玛就要结果了她，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争吵声从开着的窗户传来，让他停止了动手。

萧震雷知道这应该是潘菾纳和马迪埃的争吵声，他在上楼的时候就看见他们进了隔壁的房间里，他们在争吵什么，为什么争吵？虽然有争吵声，可是却听不太清晰，他立即收了匕首快步走到窗户边，伸出脑袋看了看，他便将匕首放在窗台上，抓住窗户框子爬了上去，窗户旁边有一根水管，他抓住水管跨到了隔壁房间的窗台上蹲下。

这个窗户是关着的，窗帘也是拉上的，虽然看不见房间内的情况。但却可以清楚地听到里面的争吵声。

"先生，这个月我们真的只能拿出这么多钱了。还请您体谅一下我的难处，我保证下个月一定给您补上这个月的不足。您看行吗？"这应该是马迪埃的声音，萧震雷听得一阵疑惑，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潘菾纳在向马迪埃索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就好玩了。

另外一个冰冷生硬的声音响起："马迪埃，你应该知道，公董局的总董和董事这些位置都是有价格的，每个月要上交多少钱是随着物价上涨和经济发展程度而决定的，并非我故意提高价钱！"

萧震雷蹲在窗台上听得清楚，这个声音想必应该是潘菾纳的。据他所知。潘菾纳只是法国驻沪临时代办署理公使，而并非特命全权公使。

所谓临时代办，就是他此前并非是领事或参赞级别的外交官员，在领

事馆内的职务级别很低。一般来说，在领事馆没有特命全权公使的情况下，都是由领事馆的参赞代办使事，即由参赞代替行使公使的职权，这与清朝的地方官没有朝廷的正式任命是相同的，例如上海县知县李修梅也没有朝廷的正式任命。只是署理知县，而潘荪纳的情况也差不多，他是法国政府在没有正式任命的情况下，临时代办署理公使。

尽管如此。潘荪纳的权力依然等同于特命全权公使，他有权代表法国政府行使特命全权公使的职责，代办临时署理公使已经一年有余了。而马迪埃被选举为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是今年1月26号，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公董局的选举是做给外界看的，实际上公董局的总董和各董事的位置都是法国驻沪领事任命的。毕竟它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受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的支配，因此法国驻沪领事有权决定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成员人选。在法租界公董局成立以来，历史上就出现过多次法国驻沪总领事解散公董局董事会的事情，然后自己任命其他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例如1865年10月12日法国总领事介绍上届公董局董事会，任命以莫雷尔为首的临时委员会、1907年6月21日，法国公使解散上届董事会，1912年法国总领事解散上届董事会，另组临时委员会，总董由法国总领事自任，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幕后的内幕不知道有多少。

萧震雷心里琢磨着，房间内的争执却依然不断，只听马迪埃说道：“领事先生，我知道，我很清楚，不是我们不想拿钱，实在是没有钱拿出来，想必您应该知道一个月前十六里铺码头发生了大爆炸案，整个码头的货物全部被焚烧殆尽，这笔损失太过巨大，都需要我们来赔啊，我们公董局最后七拼八凑总算是把这个窟窿填上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是拿不出钱来，您再给我们缓一个月，只要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月欠您的全数补上，真的！”

房间里安静下来了，唯一有的声音就是抽雪茄的吧嗒吧嗒声，过了足足两分钟左右，潘荪纳的声音才传来：“好吧，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下月的今天，你必须如数将这个月签的和下个月的钱一起交给我，否则我不介意解散董事会重组临时委员会！”

“谢谢，谢谢领事先生！”

萧震雷可以想象马迪埃此时有多么的下作和卑躬屈膝，脚步声响起，随后是房门被打开的声音，脚步声渐渐远去，想来是他们离开了，萧震雷正要回到隔壁房间，这次又传来马迪埃的自言自语声，这个声音充满着恨意：“哼，该死的潘孙纳，希望你下次不要逼得我太狠，否则把我逼急了，我就将与你进行政治黑幕交易的证据寄回法国，让你丢官罢职、身败名裂！”

萧震雷心中一动，咦，还有政治黑幕交易的证据？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如果能把这个证据搞到手，岂不是可以控制这两个鬼佬？

第154章偷证据

萧震雷返身扶着墙壁上的水管回到东边的窗台上，看见德玛依然昏迷的躺在地板上，他从窗台上跳进房间里，走到德玛身边蹲下伸手抓住她的头部，只要稍稍用力他就可以扭断这个女人的脖子，刚想动手，他突然想起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她为什么要杀自己，如果把她给杀了，还有另外的人来杀自己怎么办？如果杀手源源不断地出现岂不是非常麻烦吗？想到这里，萧震雷慢慢松开了手，看来还得搞清楚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以及她要杀自己的理由才行。

在这里审问显然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清醒之后大喊大叫岂不是要糟？而要把这个女人带出别墅也不可能，别墅内外有不少守卫，这行不通，看来只有先放过这个女人，再找时间通知王亚乔派人盯着这个女人，找到她的落脚点再说。

从二楼下来的时候，萧震雷刚好看到马迪埃带着自己的女伴走出了大门，显然是准备离去，他立即走到王亚男和程碧瑶面前道："两位美女，可以走了吗？"

程碧瑶笑道："走吧，其实这种租界大人物们的聚会也就这样罢了，不好玩！"

王亚男附和道："我也这么觉得！"

"那走吧！"萧震雷当即带着两女离开了大厅走了出去。

出了别墅之后，萧震雷注意到马迪埃乘坐的马车离开的方向，他正要去找狗蛋，狗蛋就赶着马车过来了。奥皮音也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亚男、碧瑶，你们先坐马车回去。我想起还有一桩生意要谈，改天我去找你们好吗？"

两女互相看了一眼。王亚男点头答应："好吧，别太晚了，现在外面不安全，你要注意一点"。

"我知道！"萧震雷说了一句，拍了拍奥皮音的肩膀："嘿，奥皮音，你把这两位美丽的女士送回去之后就和狗蛋直接回萧公馆，不用等我了，晚点我会自己回去的！"

奥皮音答应："好的。先生！"

两女很快上了马车，奥皮音也坐在了狗蛋的身边，狗蛋便赶着马车离去，萧震雷在马车离去之后顺着路边的一辆辆马车走去，这些马车的主人都还在别墅内没有出来，而马车的车夫们却坐在马车上等待。

萧震雷走到一辆马车旁边看见车夫正在打盹，他便伸出手按住车夫的颈动脉，车夫的脑袋很快耷拉了下来，昏迷过去。他将昏迷的车夫推进了马车车厢内。自己跳到车夫的位置上提起缰绳一抖大喝："驾——"

马迪埃乘坐的马车已经渐渐远去，只能看见一个黑点，萧震雷用马鞭抽打着马匹，马车速度跑了起来。不久就重新看见了马迪埃的马车身影，他这才放慢速度远远吊在后面。

两辆马车相距一百多米左右，萧震雷始终不紧不慢地赶着马车吊在后面。一直过了半个小时，马迪埃乘坐的马车进入了毕勋路一栋庄园式的建

筑。萧震雷赶着马车慢慢停下，他发现了到了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官邸。

“擦。早知道他今晚就住在总董官邸，就不用这么赶了，把亚男和碧瑶送回去再来也不迟啊！”萧震雷心里暗骂了一句，将马车赶到一处黑暗的树下，将马的缰绳系好，然后慢慢走向总董官邸。

这座总董官邸建成于四年前，供历届总董居住，总董马迪埃一家已经住进去四五个月了。因为绿色草坪上坐落的白色宫殿造型颇像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因此人们称之“小白宫”。整体设计严谨而艺术，端庄又不失华丽，代表法国人的权势，也代表着他们的艺术与浪漫。它端庄而华丽，严谨而艺术。整个建筑在设计时非常强调外形的水平线条，主楼前是一块占地很大的带法国艺术风格的大草坪。一楼有券门，两边是爱奥尼式双柱，门窗上还有着美丽的浮雕做装饰；二楼的窗为简洁的长方形窗，上面有锁石状雕饰，楼底层大厅的地面及天花板都用大理石饰面，天花板上有着精美的雕刻做装饰。

萧震雷站在铁栏杆外面的一角观察着总董官邸草坪上的情况，大门口有一条水泥路直通到“小白宫”的楼下门口，路的两侧栽有风景树，两个背着步枪的守卫不停地沿着靠近马路的铁栏杆来回地走动着。想要靠近总董官邸内的“小白宫”就必须要避开这两个守卫的视线。

萧震雷观察良久，发现想要避开两个守卫的视线，唯有在两人从大门口向两两侧背向走去的时候才可行，但必须要轻手轻脚，稍微弄出一点点动静就会被守卫察觉。

找到潜入的方法之后，萧震雷弯下腰顺着铁栏杆下面的石墙慢慢向大门口的铁栅门靠近，守卫背着枪在距离他不足三米的院墙内走过，大约一分钟之后，他才慢慢摸到大铁门旁边靠在大石墩上。

靠着门口大石墩等了近两分钟，两个守卫相向而行终于回到了大门口，他们在大门口转身背对背，再次向两侧走去，待两人走过二十米之后，萧震雷立即一只手搭在石墩上，一脚踩在铁栏杆上，一脚一手用力，身体就飞身而起，很轻易地就翻过铁栏杆跳入院内轻轻落地，他立即踩着草坪快速而又小心地向院中路边风景树跑去，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守卫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情况，萧震雷很顺利地潜行到第一棵树下躲在了背后扭头一看，那两个守卫依然故我地向两侧行走，他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再次向前面的风景树跑过去，一口气一直跑到“小白宫”一楼门廊下。

即便现在还没有到总领事兼任总董的时候，但现在总董的权力也很大，总董可以在这栋建筑内发号施令。威风八面，这个位置是很多人争夺的焦点。而在这座官邸内服务的人也是不少的。

为了不被人发现，萧震雷迅速隐藏身影在墙壁的黑暗处。他找了一会才找到可以爬到二楼的位置，在左侧一根廊柱上方的二楼有一个窗户打开着，他顺着廊柱爬到了二楼窗户下，房间内亮着灯，却没有人，房门关着，看装饰应该是一个女孩子的闺房。

从窗台上跳进窗户内，萧震雷稍稍打量了一下房间后就走到房间门口打开房门，伸出脑袋观察了一下外面。发现房外是一个走廊。

出房间出来，萧震雷发现二楼没有人，整栋建筑内都是灯火通明，这

栋房子里的人现在都在一楼，就在萧震雷正在企图寻找马迪埃所说那个“证据”的时候，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人上楼来了，萧震雷立即走到楼梯边一看，竟然是马迪埃上来了。他退到走廊内发现旁边有一个房间，伸手握住把手一扭，房门被扭开了，里面漆黑一片。看不清里面的布置，他立即闪身进了房间躲在门后面，当他的视线适应下来之后看清这个房间居然是书房。

等等。书房？马迪埃此时上来该不是进书房来的吧？想到这里，萧震雷在门后面呆不住了。他立即凭着有限的光线走到窗户边，发现窗帘很长。是落地窗，而窗台与窗帘之间有间隔二十公分的距离左右，这个距离应该可以藏下一个人，他立即撩开窗帘站到窗台上再慢慢放下窗帘，刚刚放下窗帘，就听见房门的把手被扭动了，马迪埃果然是到书房来的，萧震雷不由暗自庆幸自己机灵。

书房门被打开之后，房内的电灯亮了，萧震雷从窗帘的缝隙中看见马迪埃走了进来并且关上了房门。

马迪埃关上房门之后还把房门从房内栓上了，之后才转身走进房内，他却没有走到书桌后面坐下，而是走到一个柜子旁边蹲下。

那是什么？萧震雷看的真切，那个只有大约六十公分高的铁东西，难道那灰布盖着的是保险柜不成？

当马迪埃揭开灰布露出那东西的真容时，萧震雷知道自己猜对了，那真是的是一个保险柜，很老式的那种，正面只有转盘密码锁，马迪埃在转盘密码锁上不断地扭动着，萧震雷立即全神贯注地盯着那扭动的转盘。

“咔擦！”保险柜打开了，萧震雷也松了一口气，他总算记住了这个转盘的扭动方式。

马迪埃听见保险柜响了一声，就知道打开了，扭动把手将门拉开，他从保险柜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后转身走到书桌后面坐下，然后将小本子打开翻了翻，直到翻了好几页才停下将小本子放在书桌上，他从笔筒中拿出一只派克牌钢笔扭开盖帽开始在小本子上书写起来。

萧震雷躲在窗帘后面，目光中神采奕奕，他看向那小本子，心中想到，难道那小本子就是马迪埃所说的证据？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而且很大，想想看，马迪埃在潘孙纳那里受了气，而且他又说自己有记录他们之间政治黑幕交易的证据，那么他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今天送了多少钱给潘孙纳的事情记录下来，这个可能性极大。

马迪埃在小本子上写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快就写好了，然后又翻到前面看了看，才满意地合上小本子起身再次走到保险柜前蹲下将小本子放进去，再把保险柜的门关上，将转盘扭动几下之后盖上灰布才起身离开。

房间再次黑了下来，萧震雷撩开窗帘，从窗台上轻轻跳下，轻轻走到保险柜下揭开灰布，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洋火，抽出一根火柴划燃，接着火柴的微弱光亮照亮着保险柜门上的转盘，立即按照记忆扭动起来。

“咔擦！”保险柜响了，他伸手扭动把手拉开保险柜的门，此时火柴刚好熄灭，他伸手进保险柜摸出小本子，由于光线太暗，他看不见小本子写着什么，只能再次划燃一根火柴，火柴点燃之后，他立即翻开小本子，只

扫了一眼就断定这就是马迪埃所说的证据，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录的果然是今天晚上在费格的别墅里将三万两银子交给潘孙纳的事情，上面还有具体的时间记录，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金钱的详细数目，还有记录了一些潘孙纳与马迪埃的对话，如此详细的记录，即便只是马迪埃单方面的记录，这东西也足可以致潘孙纳于死地！

火柴再次熄灭了，萧震雷将小本子收进口袋里，将保险柜关好锁好，然后起身走到门口听了听动静，他发现外面已经有人上来了，想从书房走出去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他不得不走窗户离开。

第155章典礼

第二天正好是南市武装商团正式集中整训的第一天，也恰好是星期六，一大清早，萧震雷就让狗蛋赶着马车去震旦学院接了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再一起前往南市观看南市武装商团整训的开幕典礼以及授旗仪式，这种机会对于她们这些女孩子还是很少的，让她们见见世面对他们很有好处。

典礼和授旗仪式设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九亩地在南市老城厢西北部，临近法租界，社会成员复杂，三教九流混迹其中，一直以烟赌行业而闻名。

在九亩地比较出名的赌台有不少，这些以“游乐场”为名的赌窟挂着闪亮的招牌加上富丽堂皇的装饰，多的能容纳2000个赌客。里面灯光昏暗，没有钟表，而庄家又善于出老千、巧设机关，赌客们大多满袋子进来空袋子出去，许多人输了钱则剥下首饰去附近典当铺押了首饰再去赌，有的输得只剩下内衣裤，被称为“白斩鸡”，有些输光的赌徒无脸回家，便投河或上吊自尽，夜间常可见吊死在弄堂铁门或街头树上的赌徒。

萧震雷搞不懂李平书等人为什么要把好好的一个开幕典礼和授旗仪式设在九亩地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为此他还专门询问过李平书，据李平书所说，这是道台蔡乃煌定下的，目的是震慑那些混迹在九亩地一带的乱党、地痞、混混以及三教九流的人物们。

典礼和授旗仪式是在上午九点正式开始，萧震雷带着王亚男和程碧瑶在八点就赶到了九亩地大舞台，听说大舞台这里有热闹可以看。周围的居民早早来到这里占位置了。

自治公所一大早就派人在这里布置典礼的场所，一些椅子被整齐的摆在舞台上。下面一大片空地上四周钉上了木桩，木桩之间用绳索拌上拉直将整个新舞台周围全部围起来。禁止其他闲杂人等进入，只在两处地方分别留有一个进口和一个出口，还派人守着。

萧震雷等人还是最早到的，下了马车之后他便带着两女上了舞台找椅子坐下，一边与她们聊天一边等待。

约莫八点过一刻的时候，南市武装商团的人马开始渐渐进入新舞台下面的空地上，最先到来的就是萧震雷从工厂护卫队挑选出来的一百人，这些人由伍世友带队，他们并不是空手而来的。每人都背着一杆长枪，伍世友的腰间还别着一支盒子炮，这些人都身穿统一的着装，这是萧震雷为武装商团到县城一家裁缝铺特意定制的队服，每个人都要穿的，这些人不仅背着枪，他们还护着几辆马车走进了会场，马车上码着整整齐齐的长木头箱子，这些箱子里就是向礼和洋行订购的枪械弹药。当然这里只有枪支和少数弹药，大部分弹药都留在仓库里没有带来。

见商团队员陆续要进场，萧震雷让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就坐在舞台上不要随意到处乱跑，他则走下新舞台来到空地上指挥伍世友等人将马车上的武器弹药都搬下来堆放在舞台下码好。将马车赶到会场外，又让所有人在一侧集合整队等待其他人的商团武装人员进场。

随着其他的商团队伍陆续赶来，会场内也开始变得有些拥挤。萧震雷今天特意穿着一件为商团队员们定制的队服，他腰间别着手枪。脚上穿着一双马靴，他指挥到来的商团队员按照秩序入场。如有人不遵守秩序则大声呵斥，众人见他穿得一身笔挺，且腰里有枪，再加上气宇轩昂，都对他有些畏惧，不敢造次，乖乖按照他的指示依次入场，入场后在最里侧开始排队整队。

有萧震雷带着一些队员维持秩序，在会场外面的近四百多人的商团队员只花了几分钟就进场完毕，连队形都整顿得很好，萧震雷对此也很满意，这些人毕竟在从前都是经过一段训练的，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闲散了，但他们的底子还在，一旦认真，还是很很容易排成队形的。

等李平书等自治公所的大佬们来到九亩地新舞台的时候，所有的商团武装队员都已经在舞台前方的空地上排成一列列队形站好，整整齐齐的方阵，看起来还像模像样，李平书等人看到台前这些商团队员这副光景，不由得都对萧震雷刮目相看，看来萧震雷这个商团总司令还真是有点本事的，没有任命错误。

李平书带着自治公所一干大佬走过来笑道：“萧老弟，干得不错，这些商团队员平时懒散惯了，想不到你今天可以把他们整得服服帖帖，看来老夫任命你为商团总司令是正确的！”

萧震雷扭头一看，连忙转身拱手道：“哎呦，李公、郁公、穆公、王公，你们来了？咱们先上台就坐吧！”

李平书摆手道：“等等，待会道台蔡大人、知县李大人都要过来，咱们还是就在这里等着”。

“哦？蔡大人和李大人都要过来？这敢情好，有蔡大人和李大人支持，我们这个商团重新操练就更好办了！”

大佬们站在一起议论着这些商团队员，有说有笑，萧震雷看见六个穿着德军军服的军人被他安排的几个商团队员挡在了入口处，连忙向李平书等人告罪一声就向入口处跑去，没过一会儿就把那六个德**人领了过来。

“诸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万国商团的德国队队长雷奥上尉，他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十年，此次整训就由他当任总教官，这五位是他手下的军官，帮助他训练我们的商团队员！”

萧震雷向李书平等人做完介绍后又向雷奥等人做介绍，介绍完毕，雷奥等人向李平书等人敬军礼，做的十分正规和隆重，这让李书平等人对萧震雷又高看一眼。毕竟在他们看来洋人向来都是十分高傲的，让他们向中国人敬礼？这只怕不太可能。可今天萧震雷做到了。

介绍完之后，萧震雷就走到台上面向所有商团队员大声道：“所有人都注意了。本人名叫萧震雷，商团公会会长李公平书任命本人为商团武装总司令，从现在开始，由本司令接管商团武装指挥权，任何人不得违抗本人之命令，现在本司令命令：在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不准在下面私下讲话，如有人不听，一意孤行，发现一次罚没这个月的薪水。发现两次罚没两个月的薪水，发现三次，没有第三次了，直接开除走人，商团容不下你这大菩萨！”

在萧震雷这番胡说完之后，所有商团成员都没有一个人再敢私下开小差，更没有人敢交头接耳讲小话，这些人虽然不是正规军士兵，可从前经过训练。他们参加武装商团大多数也是为混口饭吃，罚没薪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受，哪敢再不安静下来？

萧震雷看了看下面，都安静下来了。确实没有人再敢说话，这些人的身体也都站得挺直了一些，他心下满意。又道："很好，现在还没有到典礼开幕的时间。本司令先给大家交代一些事情，等一会道台蔡大人和知县李大人都要过来参加这次的开幕典礼。当几位大人走上台的时候，诸位要跟本司令我一起向几位大人行礼，并且高呼'恭迎蔡大人和李大人'，都听清楚了没有？"

"知道了！"

"晓得了！"

"听明白了！"

萧震雷听得一阵火大，高声大怒："停，都停下，稀稀拉拉成何体统？给本司令喊整齐一点，我再问一遍，都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萧震雷大吼："声音太小了，你们他娘的早上吃的都是狗屎吗？"

"听清楚了！"这次声音整齐了，但音量还不够大。

萧震雷继续吼："老子没听到！"

"听清楚了！"

萧震雷总算满意了，点点头道："好，很好，这次就喊得很好嘛，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要认真起来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咱们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要按照正规军的样子来！为此，本司令专门从万国商团把德国队队长雷奥中尉和他的五个军官请了过来教导、训练你们，你们要知道，雷奥中尉和他的军官以前都在德国陆军中服役，很有本事，训练你们还是绰绰有余的，希望你们要听从雷奥中尉和其他教官的教导，要服从他们的命令，教官的命令就是本司令的命令，违抗教官的命令就是违抗本司令的命令，本司令就罚没你们的薪水，开除违抗命令的刺头，你们要知道，武装商团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是官府承认的地方武装，也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规矩，如果因为某些人违抗命令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本司令就杀他的头也是理所当然，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次很整齐，声音也很洪亮，李平书等人看见萧震雷在台上三言两语就把下面这些懒散的商团士兵训得老老实实，还颇为威武整齐的样子，都有些不可置信，就连雷奥中尉等人都不由对萧震雷刮目相看。

由听萧震雷继续道："好，现在就请雷奥中尉等人上台来跟大家见个面，大家彼此之间熟悉一下，有请雷奥中尉和其他的教官上台跟大家说几句，大家鼓掌欢迎"。

掌声响起，雷奥中尉和其他五个德**官在萧震雷的招呼下和所有商团士兵的鼓掌声中走上了台子。

教官们一个个走到台前向所有商团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姓名、年

龄、从前在德国哪知部队服役以及服役年限等等，介绍完了之后就退后，让另外一个教官继续自我介绍，这些人多多少少在上海滩几年，基本上都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虽然还不是很流利，但是当教官还是可以和队员们正常交流的，队员们也能够听得懂他们说的汉语。

大约八点五十分左右的时候，道台蔡乃煌、知县李修梅等人一起坐着轿子过来了，除了他们两个官员，竟然还有一个萧震雷意想不到的人也来了，他就是鄂那海，鄂那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二十个背着步枪的清兵，这些清兵原来的枪支在劫法场时都被王亚乔的人搜走了，现在这些步枪还是从第三巡防营借来的。

“南市武装商团总司令萧震雷率全体队员恭迎蔡大人、李大人和诸位大人”

随着萧震雷一声高呼，下面五百多商团队员随着他一起下跪高呼：“恭迎蔡大人、李大人和诸位大人！”

蔡乃煌、李修梅等人在这高呼声中走到了台上按照官职的高低一一就坐，当鄂那海看见萧震雷站在商团最前面，又听到他自称是商团总司令时，脸色一度数变，他在心里大骂：“这是哪个混账让姓萧的当商团司令的？姓萧的在宝山有五百人的工厂护卫，竟然在南市这边又当上了商团司令，如果这五百人也被他控制，并且训练成精锐士兵，还还得了？不行，不能让萧震雷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抓住他，让他的阴谋破产！”

可没有人看到鄂那海难看的脸色，蔡乃煌和李修梅刚开始还被下面整齐又洪亮的声音吓了一大跳，不过又马上高兴起来，这些人搞出如此大的声势还不是为了迎接他俩？他俩当然高兴，蔡乃煌站在座位上却不坐下，露出笑脸抬抬手喊道：“萧司令，你这商团不错，有一股气势，本官很看好你们，都起来吧！”

“谢蔡大人！”

“谢蔡大人！”又是一声高呼，蔡乃煌眉开眼笑满意地坐下了。

萧震雷跑到台上，对着下面大喊：“接下来请商团公会会长李公平书宣布武装商团重新整训典礼和授旗仪式正式开始！”

李平书在一阵掌声中走到前面宣布典礼开始，并且道台蔡乃煌为商团士兵们讲话，蔡乃煌虽然是四品高官，可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讲话，竟然有一些怯场，不过他好歹也是一个当官的，很快就镇定下来说了一大堆要商团队员们努力训练，保护城厢安全、保护市民安全、要效忠朝廷之内的官话。

第156章三井

三井洋行。

肥胖的三井福跪坐在垫子上看着弟弟三井寿的遗像，秘书站在旁边，秘书原本是三井寿的秘书，现在成了他的秘书，自从三井寿死了之后，日本三井财团不得不重新任命一个人代替三井寿在上海三井洋行的工作，于是三井寿的哥哥三井福就被派过来了。

良久，三井寿福起身问道："杀死我弟弟的凶手查出来了吗？"

秘书弯腰低头："三井先生，还没有，直到目前为止，公共租界巡捕房还没有任何线索，这是我想办法从巡捕房弄来的案卷！"说着打开手上的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递过去。

三井福接过文件袋打开，抽出一叠文件看了起来，秘书在一盘介绍："先生，根据巡捕房验尸官的检验，三井寿先生是被人用利器割破喉咙而死，包括三菱洋行的铃木二郎以及四名浪人武士都是死于同一种手法，凶手的手段十分残忍、快速和狠辣，基本上都是一击致命，验尸官还得出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结论，那四名武士是死于同一刀，三井寿先生和铃木二郎先生也是死于同一刀！"

三井福没有看很快，他听了秘书的介绍之后皱眉抬头问："死于同一刀？什么意思？"

秘书咽了咽口水，解释道："意思就是杀死四名武士，凶手只出了一招，杀死两位先生，凶手也同样只出了一招！"

听了这个解释，三井福顿时眼睛瞳孔一缩，眼神中寒芒闪烁不定。几秒之后才出声道："明白了，凶手是一个身手极为高明的人！此人不只是身手高明。而且出手毫不犹豫、狠辣异常，拥有这种身手。而且采用这种手法杀人，除了职业杀手之外就只有特工了！"

秘书认同三井福的推断，他点点头："是的，先生！"

三井福思索了片刻，看着三井寿的遗像问道："据说我弟弟死之前与振华公司的萧震雷之间有过矛盾？"

"哈衣！"秘书说道，随即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叙述了一遍。

三井福听完后问道："你认为我弟弟有可能是萧震雷杀的，或者是他派人杀的吗？"

"这个问题此前我已经想过了！"秘书说着伸手扶了扶眼镜框子，"从逻辑上来说，萧震雷杀人或者派人杀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杀三井寿先生和铃木二郎先生没有任何动机，即便他们之间有过矛盾，这个矛盾也不足以让他行凶，毕竟三井寿先生和铃木二郎先生没有对他的利益造成损失，他没有理由杀他们，除非他是疯子，可以毫无理由的杀人，事实上他不是，您可以继续看案卷。巡捕房在他们的死亡现场找到了一些刑具，是用来行刑的，刑具上还有一些血迹，但两位先生和四名武士的尸体上都没有受刑的痕迹。巡捕房推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两位先生和指使四名武士绑架了凶手，凶手此前一直在扮猪吃老虎。在最后关头他挣脱刑具动手先杀了四名武士，随后再杀了两位先生。第二种可能性是两位先生绑架了某

个人，在对那人行刑的时候凶手闯入。杀他们救走了被绑架的人，巡捕房的结论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凶手不可能先将两位先生逼到墙角动手杀死而放任四名武士不管，必定要先对付四名武士，然后才能对付两位先生，很显然这第二种可能不符合逻辑，而且现场除了两位先生和四名武士之外，只有另外一个人的痕迹，没有另外第二个人存在过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痕迹被清理的现象，另外一个人的痕迹很显然是凶手留下的，根据巡捕房在现场找到了凶手遗留下来的痕迹显示她是一个女人”。

“女人？哼，我早就知道他迟早会死在女人的手里，果然不出我所料！”三井福冷哼一声，骂了一句之后他继续看案卷，案卷上显示巡捕房在推测凶手是一个女人之后立即调查了六名死者在死前最后接触过的一些女人，这些女人也一一被巡捕房叫去协助调查，但是很可惜，根据调查，那几个女人都只是普通人，事发之时都有不在场证据。

查到这里，巡捕房的线索就断了，因为事发当日那天三井寿给整个洋行的人都放了一天的假，由于没有人上班，所以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从而也无从得知凶手的身份，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还不足以让巡捕房查到凶手的身份。

看完案卷，三井福闭目沉思，许久才睁开眼睛将案卷还给秘书吩咐道：“案子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督促巡捕房查下去，有什么线索或者有了进展要立即告诉我！”

秘书低头道：“哈衣！”

“还有！”三井福继续道：“虽然我弟弟的死是萧震雷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在招标会上当众揭穿了我们三井洋行对他的收买，并且骗了我弟弟的钱，这是在与我们三井洋行作对，是在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他的行为让三井洋行蒙羞，让三井家族蒙羞，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我要让他的日子不好过，你知道他的情况吗？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秘书道：“先生，我早已经派人查过他的底细了，他的家里人在几年前一次闹饥荒的时候全都饿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不过他现在与两个女人打得火热，关系应当不一般！”

三井寿闻言有些疑虑：“哦？闹饥荒饿死了？这么说他家很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哪里来的钱把振华公司开起来的？”

秘书立即道：“这也几乎是所有十里洋场的人都不明白的地方，一个穷小子怎么会突然那么有钱了，即便他是严老九的结义兄弟，严老九也不可能给他这么大的支持吧？所有这件事情一直让所有人都觉得很神秘！”

“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三井福下了这个结论，又想起秘书说起萧震雷有两个相好的女人，于是问道：“那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你说说”。

“哈衣！”秘书答应，随即说道：“两个女人都是震旦学院的学生，一个叫王亚男，十八岁，家住外地，家里是乡下一个土财主，有一些田地，上学期间一直住在学校，另外一个叫程碧瑶，家就在这上海滩，她的父亲叫程裕盛，开了一家裕盛纺织工厂，工厂有几百女工，我们三井洋行还在他们家的工厂占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几个月前，程裕盛决策失误，囤积

了大量的纱线准备大量生产棉布，可谁知道棉布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极不景气，因此裕盛防止工厂生产的棉布大量囤积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造成了裕盛纺织厂的资金短缺，连厂里的女工们的薪水都有好几个月没发了，由于我们三井洋行在裕盛纺织厂占有股份，程裕盛这个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算友好，三井寿先生在世的时候还每个月从裕盛纺织厂采购一批棉布缓解他们的资金压力，才没有让裕盛纺织厂倒闭，即便如此，裕盛纺织厂距离倒闭的时间也不远了，现在工厂女工的情绪十分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

“哦？还有这么一层关系？”秘书的话让三井福眼睛一亮，他脑子里瞬间有了一个让萧震雷脸面难看的计划，问道：“我问你，裕盛纺织厂有多大的规模？资产大约又多少？”

秘书道：“女工大约有五百余人，纺织机器有三百台，现在资产应该不超过十万两！”

三井福想了想，脸上阴笑道：“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找人去放出消息，就说裕盛纺织厂的老板程裕盛没有钱了，工厂快要撑不下去了，他准备把工厂便宜卖了跑路！”

秘书听了之后皱眉道：“先生，如此一来，那几百女工肯定得到消息，她们肯定会闹起来啊，闹到会审公廨都是很有可能的！”

三井福冷冷道：“我就是要让她们去会审公廨闹，他的女儿程碧瑶不是和萧震雷交好吗？我偏偏不让萧震雷如意，我要逼着程裕盛把他的女儿嫁给我，让萧震雷只能干瞪眼，程裕盛如果想让纺织厂起死回生，就必须要有人吃下他仓库里囤积的棉布，现在这个时候谁敢买他的棉布？只有我敢，他如果不把他的女儿嫁给我、不转让一部分股权给我，我看他怎么度过这个难关？上有会审公廨的巨大压力，下有女工闹事，他想摆脱这个危机只有求我！”

秘书理清了三井福的想法，点头道：“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可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别人都不敢买程裕盛的棉布，您为什么要买下？难道您不怕资金链断掉？现在这些东西压在手上就是废品，马上就是热天了，没有谁会买棉布啊！第二，您忽视了一个人，萧震雷，他是可是有钱人，难道他就不能往程裕盛的工厂注资吗？又或者他花点钱买下程裕盛纺织厂的棉布，虽然这批棉布没什么用处了，但是他此举却可以讨好老丈人，亏点钱算什么？”

第157章察觉

秘书的话提醒了三井福，三井福将秘书说的两个漏洞仔细想了想，第一个棉布卖不出去的问题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道：“第一个问题不需要担心，我有渠道把那批棉布卖出去，现在欧洲局势很紧张，各国都开始大量招募军队，囤积战略物资的事情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了，棉布这种东西只要不让它变质，就能够脱手。只是你说的第二个问题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到，萧震雷这个人有钱，为了讨好程裕盛这个未来老丈人确实有可能愿意亏一点钱，嗯，我想想?”。

这时秘书咳嗽两声：“咳咳，先生！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为了讨好新的经理，他也开动脑筋，倒是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说！”三井福摆了摆胖手。

“哈衣！”秘书低头答应，然后道：“先生既然有渠道处理掉那批棉布，那么先生就把它买下来！”

三井福一听，心说这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吧，还不是没有什么建设性？正要变脸发火，却听到秘书继续说道：“不过，我们买了那批货之后却拖着不付款！”

“什么意思？买了那批棉布却拖着不付款？等等，哈哈哈，我明白了！”三井福兴奋得手舞足蹈，“如果我们买下那批棉布，那么萧震雷就不能通过买下那批棉布的方式帮助程裕盛了，而我们又拖着那批棉布的款项不给，程裕盛还是没有钱缓解目前的危机。除非他直接借钱给程裕盛，呃。还是不行啊，如果他直接借钱给程裕盛。他还是可以度过危机的！”

秘书笑道：“先生多虑了，直到现在为止程裕盛都不知道他的女儿正在和萧震雷相好，萧震雷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女人是程裕盛的女儿，如果程裕盛知道他的女儿和萧震雷相好的话，他就不会有眼前这样的危机了！如果他以未来老丈人的身份向萧震雷借钱，萧震雷能不借吗？”

三井福点头道：“这倒是，这么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程裕盛知道他和萧震雷的关系，也不让程裕盛的女儿知道家里的困难？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秘书摇头道：“先生，我们只需要不让程碧瑶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就行了。毕竟到现在为止萧震雷都没有去过程碧瑶家里，双方之间的关系都没有确定下来，以程裕盛的那张老脸，您以为他会好意思去找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萧震雷借钱？如果他真是这样不要脸面的人，我估计萧震雷还真有可能重新考虑和程碧瑶的关系，要让裕盛纺织厂摆脱目前的困境仅仅只是欠那五百名纺织女人的薪水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要这个纺织厂起死回生至少也得再投入十万两，十万两可以买多少个女人呢？”

三井福问道：“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程碧瑶知道她家里的情况呢？”

秘书想了想，很快想到一个办法。“我可以收买她的一个同学，约她们一起去外地玩几天，只要让她暂时离开上海滩就行了！”

秘书说完就看着三井福，希望得到三井福的肯定。他自认为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

三井福想了想，摇头阴笑："这样还是不保险，我看不如直接找人绑架她。让她消失几天！学校不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吗？就选在放假的时候，学校的人以为她回去了。而程裕盛一心都在应对女工的闹事和官司上，他哪有时间去关心他的女儿已经放假了。你觉得呢？"

秘书低头道："哈衣，属下认为先生这个办法很好！"

三井福摆摆手："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一定要办好！"

"哈衣！"

这天萧震雷来到振华公司，还没有进入办公室就碰到了宋世杰，宋世杰叫住他，将他拉到一边低声道："刚才葛县令的师爷带着十几个人过来，说那些人是葛县令的家乡人，他那些家乡人过来找他，想让他帮忙县衙找活干，他师爷说他哪能把那些人都安置在县衙呢？但又不能把人往外赶，于是就想到了我们振华公司，葛县令的意思是让我们把那些人安排进咱们的工厂，随便安排干点什么都行，当时您不在，我又不好说不接纳，就先让师爷回去了，把他们先留下，现在那些人都在会议室等着，等你过来再决定"。

萧震雷一听，不由苦笑："你都把人留下了，还要我做什么决定？如果我不答应让他们回去岂不是得罪了葛县令？这个葛县令还真是不客气，事先也不打声招呼就直接把人领人来了，让我们都拒绝不了！算了算了，你通知那谁过来领人，看看他们都能干点啥，随便安排吧！但是对于那些人也不能纵容，不能让他们以为他们是县令介绍进来的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把工厂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如果他们违反了规章制度，该怎么处理还怎么处理，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否则队伍不好带，工厂的管理制度就形同虚设"。

萧震雷其实很烦这类找关系走后门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身处这个位置上不可能避免这种事情，即便在一百年后，也依然避免不了这种人情关系，你不给人家面子就会把人家得罪了，而且葛县令还是他暂时得罪不起的人。

宋世杰也是很无奈，他答应道："好吧，我这就去通知招工部派人过来领人！"

说完宋世杰就转身走人，萧震雷突然喊道："等等！"

宋世杰停下转身纳闷道："怎么啦？"

萧震雷皱眉道："宋先生，我怎么感觉这事不对劲啊？据我所知葛县令是湘北人，湘北离着这里可是有着几千里路程，那些乡下人大字都不认识一个，居然能跑这么远到宝山来找葛县令打工？"

如果是在后世，萧震雷对此事半点也不怀疑，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清末年间，交通不便、通信条件极差，有胆子走南闯北的能有几个人？两地相隔如此之远，且不说其他的条件，只从湘北到宝山需要花费的盘缠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出远门不是想走就可以走的，没有路引通关的时候都别想过去，还有，估计葛县令的家乡人连宝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只

怕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宋世杰闻言这才感觉这事确实有些蹊跷，他皱眉道："先生的意思是？"
萧震雷摸了摸下巴问道："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葛县令派来监视我的？毕竟咱们工厂有这么多护卫队，而官府只怕连一百人都凑不出来，如果我们攻打宝山，简直是易如反掌，葛县令虽然贪财，可他不傻啊！"
宋世杰想了想说道："这事还真说不好，不过咱们现在也不能把人给退回去，如果他真是怀疑我们，我们这样做只会更加让他怀疑！"
萧震雷知道宋世杰这话说对了，即便那十几个人是毒?药，现在也必须吞下去，问题是怎么吞？思索片刻后，他挥手道："走，跟我去见见那十几个人，看看他们到底真是农民还是探子！"
"好！"宋世杰答应一声就跟在萧震雷的身后走去。
经过与那十几个人接触和交谈，又通过观察，萧震雷基本上可以肯定那十几个人几乎都是探子，乡下农民的眼神不可能那么贼，虽然那些都穿得破破烂烂，可怎么掩饰不了他们身上那股精明的劲头，还有那十几个人明显不是像干过农活的料。
从会议室出来之后，萧震雷叹道："宋先生，幸亏你刚才跟我说起这件事情，要不然我们要吃大亏了，弄不好我们会提前暴露，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是乡下人，他们都是探子，不说其他的，仅仅他们的口音就对不上"。
"什么？"宋世杰大吃一惊，"这，葛县令难道真的怀疑我们了？"
萧震雷皱着眉头道："现在还不清楚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但是他派这些探子过来，而且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想把这些人混入振华公司，这就说明他派人这些人是来监视的，现在我们还不能把人退回去，只能收下来！"
宋世杰有些着急："那怎么办？护卫营地那边可是天天都在打靶，那么大的动静，只要留心注意，就会发现绝对不止五百人，也会发现绝对不止两百杆步枪。"
这件事情还真让萧震雷颇为伤脑筋，他可是护卫队的训练又不能停下来，他思来想去只能减少打靶的次数，于是说道："没办法，我看只能通知蔡国栋把打靶的次数降下来，而且还要派人盯着这十几个人，不能让他们到处乱跑！我这段时间正准备在闸北那边筹备建一家服装厂，只要建得差不多了就把那些人调到服装厂去，这边就让蔡国栋暂时先忍一忍，不要搞出太大的动静出来，以免惹得那些人怀疑"。
宋世杰听了叹道："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第158章找杀手

深夜，法租界的街头依然热闹非常，街两侧的摊点一直延伸到街道的尽头，平淡无奇的叫卖声不温不火，时不时的黄包车经过传来一阵阵铃铛声，从某个歌舞厅传来的西洋舞曲传得老远都听得见，附近赌场的吆喝声闹得周围的民居都久久不能熄灯。

范高头手下“四庭柱”之一的潘玉清领着四个小弟一脸晦气地从一条小巷子里走出来，看他们那模样，显然是刚才在赌场里输了个精光。

一个小弟摸了摸肚子抱怨：“老大，从下午太阳刚偏西那会一直到现在，小弟们还滴米未沾呢，实在是饿得不行了，要不咱先找个摊子吃点东西？”

听这么一说，其他三个小弟也感觉肚子饿得厉害，其中一个小弟却道：“想吃东西？你还有钱吗？”

其他几人一听，可不是吗？刚才五个人都输光了，就差没有把衣服都当了去赌，最后输得成为“白斩鸡”。

潘玉清见几个小弟的脸色，就哼哼道：“吗的，大爷我吃东西还要给钱的吗？走，跟老子去吃，尽管吃，谁敢收钱，老子就掀了谁的摊子！”

小弟们本来有些犹豫，要知道吃霸王餐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即便是在道上混的，也多数是要脸面的人，想挣钱要发达基本都是拿命去拼，大家都还知道金钱的巨大作用，可不需要花钱完全无视金钱的魅力和作用，直接靠武力吃了东西不给钱，这不仅仅违反了江湖道义。更是颠覆了常识，否定了金钱的作用。

可这些小弟见潘玉清的那副凶狠、理所当然的模样。一点点羞耻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吃一顿霸王餐算什么？以后还要天天吃霸王餐。让其他道上混的人看看，兄弟们吃饭从来不给钱！

潘玉清扯开青色短衫，露出胸前一撮黑毛，领着四个小弟走到一个面点摊子前对老板叫嚷：“掌柜的，给兄弟们每人来一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多放辣椒，牛肉多放点，听见了吗？”

那四十多岁的掌柜看见几人过来连连点头哈腰。将潘玉清等人引到一张桌子边坐下道：“好的好的，几位客官请这边坐，牛肉面马上就好！”

这掌柜的也知道潘玉清这一伙人只怕是街面上的地痞混混，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他们，如果招待得不好，说不定这些家伙闹将起来，以后的生意就不好做了，于是给他们每人都端上去一大碗牛肉面，而且牛肉放得特别多。这几碗别说赚钱了，只怕还有大大的亏本。

面条端上桌之后，潘玉清等五人就“唆唆唆”的哗啦声，大口大口的吃起来。一边吃还含糊其辞地称赞牛肉面好吃，以后还要经常在这里吃，掌柜的听到他们称赞时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不得罪这些地痞混混就好了，可后来他们说要天天在这里吃。掌柜的心就揪起来了，如果每天都让他们这个吃法。用不了多久，这摊子就会因为亏本摆不下去。

掌柜的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潘玉清等人已经先后吃完，随即起身就要离去，掌柜的一看这些人还没给钱呢，立即跑过去恳求道：“几位爷等

等，小的这是小本生意，小老儿家里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实在是亏不起，一共是六十文钱，还请几位爷把帐给结了吧！”

潘玉清停下，侧身将手伸在耳边大声道：“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看见潘玉清这架势，掌柜的有点害怕，但一想起这五碗牛肉面如果不收钱，今晚白做且不说，还要亏本，于是鼓起勇气将刚才的话再复述了一遍。

“啪——”潘玉清等掌柜的说完，甩起一巴掌打在掌柜的脸上发出一声清响，那掌柜的被打得在原地打了几个转倒在地上，疼得直喊：“哎呦，哎呦?”。

“你这老东西也不打听打听大爷是什么人，能在你的摊子上吃碗面那是给你面子，你老家伙还要收钱？你再去打听打听，大爷在这一带吃东西需不需要给钱？真是不知道好歹的东西，啐！兄弟们，我们走！”

几个小弟听了，跟在潘玉清后面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走了。

掌柜的跌坐地上看着潘玉清等人远去的身影嚎啕大哭。就在这时，在他摊子上另外一章桌子上吃面的一个人放下筷子齐声向他走来，此人头戴白色的礼帽，六月天里大晚上穿着白色的西装，白色的皮鞋。

一枚七钱二分的光绪银元落在掌柜的身前发出一声“叮咚”的响声，“掌柜的，买单！”一个女声响起，不等掌柜的反应，此人便迈步离开了。

掌柜的捡起地上的大洋看了看，扭头看着刚才那女人离去的方向，自言自语道：“这洋婆子真是奇怪，大热天的穿得那么厚实，也不怕热出病来！唔，一块大洋，今晚不但没亏本，还赚了！洋人真有钱！”

潘玉清吃饱喝足了准备吩咐小弟们各自回家睡觉，自己也准备回家躺尸，但想起从下午到刚才在赌场里的手气一直不顺，心里真是窝火，有想着俗话说赌场失意，那情场肯定要得意啊，于是让小弟们跟着自己去妓寨乐呵乐呵，现在身上半个大子也没有，看来待会只能来一场霸王嫖了，反正刚才吃了一顿霸王餐，再来一次霸王嫖也没什么。

几人刚刚走进花街一条黑不溜秋的巷子里，就看见前面一个白影挡住了去路，其中一个小弟吓了一跳，有些惊恐地叫道：“谁？前面那是谁？我跟你说，黑灯瞎火的，别他吗装鬼吓人！”

听到这个小弟一叫，包括潘玉清在内的其他几个人都吓得不轻，这时那白影好像转了一个身。向他们这边走了过来，地上还发出皮鞋鞋跟擦地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潘玉清松了一口气，不是鬼就行。

知道不是鬼而是人。潘玉清等人胆子立刻大了，他指着走来的白影大喝：“你他吗是谁。在这装神弄鬼吓唬人，信不信老子剁了你！”

“是吗？”白影说着，身体突然腾空而起，双脚在墙壁上连连踢打几下，瞬间就窜到了潘玉清等人身前，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他身边的四个小弟就先后倒飞出去。有的落在几米远的地上，有的撞在墙上落下，眼见是没了动静，估计是活不成了。

潘玉清好歹也是一个大混混，而且是范高头手下的四庭柱之一，还是

很有些凶悍的，他反应过来立即抽出腰间一把砍刀就要对着白影砍过去，可被等他的砍刀砍到白影身上，他自己就先被踢中了一脚。一阵剧痛从腹部传到大脑中，身体飞起落在几米外的地上，他忍着剧痛挣扎着想爬去来，此时那白影飞身上前将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匕首横在了他的脖子上让他吓得不敢再挣扎乱动了。

“你叫潘玉清？是青帮范高头的徒弟？”

潘玉清听到这个声音才知道这是一个女人。再看面相，原来是一个洋女人，而且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他很清楚自己那四个小弟肯定是没救了，有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手段的女人不是女魔头是什么？想到自己的性命此时就掌握在这个女魔头身上。他连大气也不敢出了。

他咽了咽口水回答：“是，是！”

“很好。我问你，现在在上海滩最厉害的杀手是谁？”

“杀手？”潘玉清不明白这个女魔头要干什么，说实话他对杀手这个词很陌生，但对这个词的同义词还是很熟悉的，“你说的是刺客吧？”

德玛想了想点头道：“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潘玉清思索一会儿道：“咱是道上混的，虽然跟刺客一道有些关联，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而且刺客这一道神秘异常，如果刺客让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就不用混了，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在上海滩这地面上杀人最多最凶残的江洋大盗是谁”。

德玛手上一紧，匕首割开了潘玉清脖子的皮肤，冷冷道：“是谁？快说！”

潘玉清吓得尿湿了裤裆，急忙道：“是朱胜椿和朱羊林两兄弟，他们俩兄弟武功高强，手下还有十个几个小弟，都是杀人越货、凶狠歹毒，横行大江南北多年的江洋大盗，这么多年官府都奈何他们不得！”

“很好，就是他们了！”德玛说着，从白色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叠银票放在潘玉清的胸口，“找到他们两兄弟，拿着这些钱请他们杀一个人，我要他们所有人全部出动，确保将那个人杀死！”

潘玉清听了这话心里松了一口气，这说明他的命保住了，对于朱胜椿两兄弟，他倒是可以找得到，可能不能请得动就没有十足的把握了，他低头一看，这叠银票数目着实不少，足有三千两，应该可以请动那两兄弟吧？他心里又多了一成把握，看着德玛道：“这位大人，我倒是可以找到他们两兄弟，至于能不能请动他们，小人没有十成的把握，不过小人可以试一试，不知道您要杀的人是谁？”

“萧震雷！”

“是他！”潘玉清闻言吃了一惊，随即说道：“其实我也恨他入骨，包括我们家老爷子，其实我们家老爷子早就从花旗国请了用枪高手来对付他，只是人现在还在路上而已！”

德玛沉默了几秒钟，显然是在思考，但她很快便道：“那是你们的事情，现在先办我的事情，钱已经给你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请到那两兄弟杀了萧震雷，如果你请不动他们，那就说明你没有什么作用，我一定会杀了你！”

“是是是，我一定请动他们杀了萧震雷！”

德玛很清楚萧震雷的实力，上次在费格的别墅里，萧震雷居然很轻而易举的就悄悄潜入到她的后背对她实施了突袭，在她突然反击的时候却又招到萧震雷的后发而先至的攻击昏死过去了，她不知道萧震雷当时为什么没有杀她，或者当场把她弄醒了审问，可是她却不会也不能因此而感激他，反而要置他于死地，这就是她的任务。

既然自己没有绝对的把握杀死萧震雷，那么就只能借助于外力，之所以找到潘玉清，当这个人作为中间人找别人去动手杀萧震雷，是因为她知道萧震雷与范高头有仇，而且仇深似海，万一这次潘玉清找的人杀萧震雷失败，萧震雷也只会查到潘玉清的身上，认为是范高头要杀他，萧震雷肯定不会想到是她动的手脚，这就是她的打算。

第二天上午，脸色不大好的潘玉清独自一人出了门，昨晚德玛的那一脚把他的腹部踢得不轻，很可能有了内伤，因此一大早他的脸色都是煞白煞白的，但是为了完成德玛交代的事情，他连治伤的时间都没有了，必须要尽快找到朱氏兄弟，因为他还不想被德玛干掉。

法租界、南市一带是青帮的天下，帮会林立，江洋大盗和那些亡命徒一般不会出现在这些地方作案，只是在这一带安身，而要作案基本上都在公共租界。

据潘玉清所知，朱氏兄弟和他们手下的十几个亡命徒都隐藏在九亩地一带，那里鱼龙混杂，社会成员复杂，是藏身的极佳之处。

潘玉清坐着一辆黄包车到了九亩地新舞台一带，下车之后就进入了九亩地的小巷子，这里的小巷子到处都是摆摊的，到处都是烟馆和赌档，这些店门口都有小厮叫喊着拉生意。

走过几条巷子之后，潘玉清在一条巷子口旁边的墙角看见一个人蹲着，手上夹着一指香烟，左顾右盼，看上去在望风，他便走过去蹲在此人身边递过去一支烟低声道：“兄弟，我是青帮潘玉清，我找你们老大朱胜椿谈一笔买卖，麻烦你领个道！”

那人扭头打量了潘玉清一会儿，接过香烟捏着嘴唇吹了一个口哨，就有一个汉子从对面走过来，刚才这人起身道：“此人是青帮的潘玉清，他有买卖找老大谈，你看着他，我去向老大报告！”

“好！”

第159章中伏

天色暗了下来，萧震雷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不早了，他收起钢笔放进笔筒，拿起桌上电话道："我是萧震雷，接安保部马汉龙！"

"是，总裁！"

过了几秒钟，电话接通了，里面传来马汉龙的声音："总裁，您找我？"

"你过来一趟！"

"好，马上来！"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将几份公司机密文件锁进保险柜，一边收拾着办公桌，一边等着马汉龙。没过多久，门外高秘书拉开了办公室的门，马汉龙走了进来。

此时萧震雷刚好收拾好，看见马汉龙进来便伸手指向旁边的沙发："汉龙，这边坐！"

"谢总裁！"

萧震雷倒了一杯水递给马汉龙，马汉龙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起身接过，萧震雷压了压手示意他坐下，他也坐下问道："前几天让你派人盯着的那十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

听到萧震雷这么问，马汉龙连忙道："是的，总裁，那十几个人被安排到各位位置上之后就到处活动，不仅到处查看，而且还找工人们闲聊，我找人问过了，这些人确实是来查革命党的，由于事先得到您和宋先生的指示，我早就派人通知工人们，让他们守口如瓶，我想暂时应该没有发生秘密外泄的事情，不过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

萧震雷听了马汉龙的话之后点点头，他想了想指示道："这段时间你们安保部门还是要辛苦一些，给我盯紧了他们每一个人。如果发现他们撬开了某些工人的嘴，给我立即把人抓起来。绝对不能让消息外泄！"

"明白了，我会时刻盯住他们的！"

"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公司这边你们多费点心！"萧震雷起身道。

马汉龙见萧震雷要走，自己也不好呆在总裁办公室，立即站起来："我也走了！"

坐着狗蛋赶的马车车厢里，萧震雷一直在想着葛县令师爷领来的那十几个人的事情，到底要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呢？一路上，萧震雷始终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虽然已经派人盯着那些人，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疏忽就让那些人的某一个钻了空子找到了能致他和振华公司于死地的证据？还是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啊！

不知不觉，马车驶入了公共租界北区，萧震雷坐着马车走这条路已经很多次了，刚刚从思绪中回过神来他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前边的青蛙和昆虫的叫声怎么没有了？要知道在这个时节的野外蛙声和昆虫的鸣叫声基本上是不断的，除非有人在附近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萧震雷看向前方道路的左右两侧，两侧都是树木。可他感觉到了肃杀

之气，立即沉声道："狗蛋停车，你躲到路边去！奥皮音，操家伙。有人只怕恭候我们多时了！"
　　狗蛋这小子虽然只是一个赶车的，但是自从跟了萧震雷之后人变得机灵多了，知道现在很危险。在帮不上忙的情况下还是躲远一点为好，他立即撒腿就跑到路边一棵树下藏了起来。
　　就在这时。前面传来一声大笑："哈哈哈，萧震雷果然不愧是萧震雷。老子们藏得这么严实都被你发现了，看来今天咱只能跟你硬碰硬了?"。
　　在这声音还没有停下的时候，萧震雷已经翻身滚下马车躲在车轮旁边抽出了两支盒子炮，而奥皮音跳下马车从座板下拉开一块木板，从里面操起一挺重机枪端在手上，此时恰好那说话声进入了尾声："?弟兄们，既然咱今天是来杀人的，那还客气什么？收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家把活干了，给老子打！"
　　"砰砰砰?"枪声如爆豆子一般响起来，子弹拖着光亮的尾翼顿时到处乱飞。
　　奥皮音刚好端起机枪把子弹带搭在肩膀上，前面的枪声就响了子弹就胡乱飞过来了，他吓得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感觉到自己竟然被吓成这样有些丢脸，他忍不住大骂一声："谢特！"骂完便连忙往后滚了几圈躲在了马车后面。
　　此时萧震雷也退到了马车后面，两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开枪，就听见马匹发出一阵悲鸣，四肢一软倒在了地上，好在马车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虽然马车的车厢已经被子弹打得比筛子还透风了，但是他们两个躲在后面却没有被子弹打中，所有的子弹都被马车车身和车轮挡住了。
　　萧震雷见奥皮音还在给重机枪上子弹，他自己便提着两支盒子炮向前方子弹射来的方。向连续开了七八枪，只听见两声惨叫打死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收获，毕竟在这野外黑灯瞎火，双方之间的距离少说也有四五十米，根本看不见对方，而萧震雷这边目标比较大，因为有一辆马车，在黑夜中看着是一个大黑影，这给埋伏的人指引了射击的方向。
　　在萧震雷打死了两个之后，那边传出一个声音："哎呀，姓萧的枪法贼准，大伙小心点，别被那小子点了炮了！"
　　听到这个声音，萧震雷立即探出身体向声音的来源处连续开了四枪，却没想到还真打中了，只见那边响起一阵怒吼声："羊林，羊林！姓萧的，我曰你祖宗，老子跟你拼了，兄弟们，老二被姓萧的干死了，给老子冲过去把他剁成肉酱为老二报仇，杀！"
　　"杀呀——"从前方路边两侧冲出来十几个黑衣大汉，这些人拿着各式枪支一边向马车这边开枪，一边向这边冲过来，嘴里还大喊着给自己等人打气。
　　奥皮音终于将重机枪装好了子弹，将弹链缠在自己身上，伸头看见前方黑影重重，不时地有子弹冲那边射过来，他嘿嘿大笑："伙计们，该你们吃我的花生米了！"
　　"哒哒哒哒?"重机枪一开火就如同一股金属龙卷风一般，已经向这边

冲过来的那些黑影顿时一下子倒下了七八个，另外一个萧震雷手上的两支盒子炮也没有停止过响声，冲过来的人影一个个倒在了地上，最身形最魁梧的那个也免不了被打中的下场，后面仅剩下的几个人一看前面之人全部栽倒在地上死去，顿时吓破了胆，转身就向后逃跑，萧震雷和奥皮音哪里会让他们逃走？手上丝毫不停，又是一通开火，哒哒哒

朱氏兄弟选择在这个地方本身就选择错了，受环境的影响实难伏击成功，他们还没有开始动手就被萧震雷发现了，如果选择在城区只要在两侧楼上埋伏，萧震雷绝对不易察觉到。

再者，刚才朱氏老二中弹而死，朱老大便失去了理智，完全不顾一切地带着兄弟门冲了出来，可没想到不仅萧震雷弹无虚发，而且奥皮音手上还有重机枪这样的大杀器，朱氏兄弟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在江湖上杀人越货搞出了偌大的名头，完全是凭借着一股子武勇和狠劲，可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头脑，遇到萧震雷这样的人，他们不惨败才怪，这次可惜了朱氏兄弟那一身好功夫却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前方已经没有人站立了，而奥皮音依然还扣着扳机不放，枪声还在响个不停，萧震雷伸手在肩膀上拍了拍：“好了！”

奥皮音松开扳机，机枪便不响了，然后就在这时，从奥皮音的侧面不远处发出一道火光，紧接着枪声响起，“砰——”，

萧震雷就听见奥皮音发出一声闷哼，暗骂一声：“我擦”，抬手就向那火光闪现处连开三枪。

“啊——嘶——”那火光闪现处传来一声惨叫。

“女人？”萧震雷立即越过奥皮音向那惨叫声传开的地方窜过去，等跑到刚才惨叫声传来的地方蹲下，发现人已经不见了，扭头左右看了看，只见前方黑影一闪，他又迅速向那边连续开了几枪，却没有听到惨叫声，拔腿追过去已然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既然追不到，萧震雷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回到了路上，他发现奥皮音此时已经倒在地上，而狗蛋还躲着没出来，他立即喊道：“狗蛋，快过来！”

狗蛋战战兢兢从一颗树后面小跑过来，萧震雷此时蹲在奥皮音身边掏出一根火柴划燃，很快找到了奥皮音的伤口，他撕开这个壮汉的上衣，撕下一块布叠成一块方块堵住弹孔出阻止血液继续外流，对狗蛋吩咐道：“来，按住这里！”

待狗蛋接手，他又将破衣服撕成条状将伤口处的布包包裹，这才大功告成，要取出子弹只有等去了医院才有条件办到。

做好这一切之后，萧震雷提着盒子炮走到朱氏兄弟等尸体处，用脚踢了踢每一具尸体，看看是否还有没死的。

还真发现其中一人没死透，他抓住对方的衣领问道：“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来杀我的？”

“潘、潘?玉清”那人说完脖子一歪彻底死了。

萧震雷闻言丢下尸体冷哼一声：“潘玉清，看来这姓范的老家伙还不死心，还想搞死我，这笔账早晚找你算清楚！”

当萧震雷扛着奥皮音带着狗蛋离开之后，一个黑影捂着胳膊伤口处出现在路中间，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狠狠道：“萧震雷，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第160章人头再现

萧震雷扛着奥皮音在前面快步走，狗蛋在后面小跑跟着，就这样过了十几分钟来到了有路灯的马路上，再走了几分钟在一个路口看到一个车夫拉着一辆空黄包车，便立即喊了过来将奥皮音放了上去，由黄包车拉着一路向医院跑去，萧震雷和狗蛋一直跟在车旁，直到送进医院抢救才算松了一口气。

按照奥皮音的伤势，又及时止住了血，抢救过来应该问题不大，萧震雷也没有怎么担心，交费之后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之后，他就让狗蛋去大街上买些吃食过来，肚子实在饿得厉害。

不久狗蛋提着几个大烧饼和一只烧鸡回到了手术室门口，两人就蹲着手术室门口吃了起来，吃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才被推开，一个洋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萧震雷立即上前问道：“医生，我朋友怎么样？”

洋医生摘下口罩说道：“手术很成功，他的身体很健壮，如果没有术后感染发生的话，他应该很快就会痊愈！”

“谢谢你，医生！”

“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洋医生耸耸肩走了。

过后不久，奥皮音躺在推车上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送到了病房，两人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狗蛋就说留他在这里看着就行了，让萧震雷先回萧公馆休息，萧震雷点点头就走了。

?

“咚咚咚咚咚咚”

“吗的，谁呀？深更半夜的，敲什么敲？”潘玉清谩骂着从女人胸脯上翻身下来。可门外那敲门声却始终不停，女人也被敲烦了。嘟噜着：“哎呀，你去看看是谁呀。老这么敲下去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潘玉清只好爬去来穿上鞋子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走出正屋便喊：“谁呀？”

院子门外敲门的人始终不答应，只是一个劲地敲门，潘玉清火了，加快脚步跑过去将门栓抽掉，拉开一扇门大怒：“擦你呃，小姐，你怎么？”

德玛看了看左胳膊上绑着的白纱布，抬头盯着潘玉清道：“你找的那伙人失败了。死得一个不剩”。

“什么？失败了！”潘玉清大吃一惊，随后又有点失魂落魄，嘴里念叨着：“怎么会失败了，他们那么凶悍的人怎么会失败呢？”

德玛仿佛没有看见潘玉清走神了，继续道：“其中有一个人在临时前说出了你的名字，萧震雷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是范高头做的！”

“呃？”潘玉清回过神来，急忙道：“这事根本不关老爷子的事啊，他都不知道我找了朱氏兄弟去对付萧震雷”。

德玛用毫无感情的语气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范高头是否知道此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让他知道萧震雷已经开始对他动手了！”

潘玉清听得一愣。忙问：“什么意思？”

德玛用行动回答了她来这里的目的，只见她手一挥，潘玉清便感觉喉咙处一凉，紧接着一股热流从他的脖子处喷出来。全身的力气随着这些热流喷出而流逝，他急忙捂着脖子连连后退，不想脚下一软。他便倒在了地上，身体开始不断的抽搐。

“喂。死鬼，外面是谁啊。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打发走？”屋里传来女人的声音。

德玛在这个女人的叫声中五指一张，一柄锋利的匕首从袖口落下，她握住匕首走到潘玉清身边蹲下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匕首伸向他的脖子

女人在房里连续叫了好一阵子都没有人答应，她骂骂咧咧系上亵衣带子，披上一件小褂穿了鞋就走出了门外，一边向外走一边还骂着：“死鬼，你狗?日的倒是答应一声啊！”

当走到大门口，却发现一个人影躺在院子门口，她还以为潘玉清没有醒酒，又在院子门口睡着了，走过去准备用脚踢，可走近之后发现那躺着的人竟然没有了脑袋，她顿时吓得头皮发炸，扯开嗓子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啊——杀人啦——”。

第二天早上，当范府小厮打开大门时，看见门口放着一个木盒子，感觉有些奇怪，那盒子上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他不认识，于是便抱着木盒子拿着纸条去找管家。

“管家，刚才开大门的时候看见门外就放了这个木盒子，这里还有一张纸条，咱不识字，不知道这是给谁的！”

“哦，我看看！”管家说着接过纸条看了看，然后对小厮道：“把木盒子给我吧，这是给老爷的东西，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竟然放在门口！”

“哦，好的！”

管家抱着木盒子找到了在后花园散步的范高头，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范高头明显好了很多，已经能够生活自理了，不过还没有完全好利索。

“老爷，刚才下人开大门的时候发现门外放着这个木盒子，上面有纸条写着是给您的！”

范高头拄着拐杖一边沿着碎石子路走着，一边问道：“哦？是谁送来的啊？”

管家摇头道：“不知道啊，纸条上没写，就写了是送给您的！”

“那拿过来我看看！”范高头摆了摆手。

管家正要递过去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道：“等等，老爷，这东西会不会是咱们的仇家送来的？这里面装的东西会不会有危险？”

范高头原本也没有想起这一点，听管家这么一提醒立即警觉起来，指着那木盒子：“对对对，把它放远点，找一个下人来打开它！”

“是，老爷！”管家答应一声，找了一个稍微远的地方放好。又把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厮叫来吩咐道：“你去把那木盒子打开！”

“哦，好的。管家！”小厮答应一声放下扫帚就走到木盒子面前蹲下，用手揭开了盖子。

“啊——”木盒子刚打开。小厮看见里面的东西便吓得脸色煞白，一屁

股坐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身体连连后退。
管家和范高头两人站着比较远，虽然木盒子打开了却看不见木盒子里是什么东西，见小厮吓得这么严重，管家立即问道：“木盒子是什么东西？快说！”
“是，是，是人头，是一个人头！吓死我了。妈呀！”小厮说完爬去来就跑出了后花园。
范高头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一大清早的被人送来一个人头，任谁都高兴不起来，他铁青着脸指着管家道：“你去看看，是谁的人头！”
“是，是，老爷！”管家战战兢兢答应一声，就慢慢挪动脚步向木盒子走过去。
当走到能看见木盒子内的东西时，管家停下了。愣住了，那、那是
“老爷，是潘玉清，没错。是他的人头！”
“什么？”范高头听了立即走过去，他要看个究竟，待走到木盒子面前仔细一看。正是潘玉清的人头不假！
“玉清！”范高头喊了一声，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他手下四庭柱除了黄精荣之外，其他三个跟他的时间都有很长时间了。他几乎把他们当成了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可现在三个只剩下了刘福彪，李超五和潘玉清都死了。
“你死的好惨呐！”范高头捧着潘玉清的人头大哭起来，良久，大声道：“谁敢的？到底是谁干的？”
管家被范高头这么一问，下意思往木盒子里再看去，发现木盒子里还有一封信，他连忙弯腰将那封信拿起来道：“老爷，看，木盒子里还有一封信！”
范高头立即将潘玉清的人头递给管家，接过那封信拆开抽出信纸看了起来，很快便看完，随即将信纸一丢大吼道：“萧震雷，老夫与你不死不休！”吼完便仰头向后倒去。
管家急忙将他扶住对附近其他人喊：“快来人，老爷昏过去了！”
内院的下人们一下子全涌了过来将范高头抬走了，管家看着众人抬着范高头去了卧室，他正要去派人请大夫为范高头看病，却看到那信纸丢在地上，于是捡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只杀一个潘玉清，下次就轮到别人，直到将你身边的人一个个全部杀死为止，萧”。
看完后管家吓得手一抖，信纸再次落在了地上，他想了想这封信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否则范府肯定人心惶惶。
很快，刘福彪和黄精荣被请了过来，给范高头看病的大夫刚刚走，在离开之前，范高头已经被大夫用针灸弄醒了。
刘福彪拿着管家递给他的信纸看了一遍，说道：“看来萧震雷是要与我们全面开战了！”
范高头半躺着榻上厉声道：“这不是废话吗？玉清都被他杀死了，之前我还听了英士的劝说，与萧震雷之间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不再计较那件事情，我们是想算了，可人家打心眼里没想过要跟咱们和解，不行，小

五子和玉清绝对不能白死了，你们两个准备人手，既然姓萧的要开战，老头子就陪他玩到底！”

“等等！”黄精荣连忙阻止，“老头子，这事只怕是没这么简单，刚才我来之前得到了消息，萧震雷昨晚从宝山回来的时候在租界北区那边遇到了伏击，他的那个洋人保镖都受了重伤，差点就挂了，现在人正躺在医院里，他本人倒是没事，我看我们暂时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中了别人的圈套”。

范高头听得眉头皱得老高：“你这消息是真的？”

黄精荣点头：“这还有假？下面的兄弟不至于敢用假消息糊弄我吧？”

“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么此时只怕还真的另有玄机！”范高头说着想了想指示道：“查，给老夫查到底，精荣，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如果真有人在中间捣鬼，老头子倒要看看是谁在把我们双方都玩弄于股掌之间！”

“好！”

第161章下手

虽然还没有把事情查清楚，但是范高头已经可以从种种迹象看出来，在他和萧震雷之间肯定有人捣鬼，上一次是卢家胜从中挑唆，这一点是范高头后来才想到的，不过那时候卢家胜已经失踪了，他猜到是萧震雷对卢家胜下了毒手，可这一次又是谁在中间为他们彼此拉仇恨呢？明知道中间有人捣鬼，但以萧震雷和范高头两人的个性，双方都不可能主动向对方表示和解，事情到了这一步，不管是谁对谁错，都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任何人在做和事佬都没用。

萧震雷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德玛在暗中捣鬼，他以为是范高头做的，虽然他此时想要对范高头，可是他暂时腾不出手来，官府在公司里面安了十几个钉子，日夜都想抓到对他不利的证据，这让他整日里心神不安，另外还有法租界巡捕房，好像也已经盯上了他，如此局面，他和振华公司好像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情况太过复杂，形势十分严峻，这让萧震雷不敢轻举妄动，而对于范高头来说，他认为即便要对付萧震雷，也要先把在中间捣鬼的人揪出来再看情况，做人做到了他和萧震雷这个地位，最让他们恼火的是被别人当做棋子，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玩弄他的人在耻笑他的智商，堂堂一个上海滩大佬竟然被别人当棋子摆弄，这让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要对付萧震雷，势必先查出从中捣鬼之人，因此萧震雷和他都没有妄动。

工厂那边防备严一些暂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官府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即便在怀疑他也应该是没有证据的。而且要对付他，官府还不能乱来。振华公司的规模不小，如此大一笔财产，没有人不眼红，如果因为盲目动手而让振华公司垮掉，那这笔财产就会大幅度缩水，这应该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因为官府既要搞清楚振华公司的情况，又不能让振华公司受到太大的震动，调查的时间就少不了。

除了官府在工厂安了钉子让萧震雷忧心之外。现在又有一件事情让他的心再次提了起来，萧公馆再次被人监视了，这次不是官府的人，而是法租界的人。盯梢的人化装成小贩在附近蹲点，一共有三个人，虽然这三个人换了行头，但萧震雷还是认出了他们，法租界的华人探长任文帧和另外两个华人巡捕。上次这两个人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带回去之后没过一天就被放了出来，这也是萧震雷早就预料到的。没想到这才过几天？这三个家伙竟然又来了。

清早，萧震雷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街道上任文帧三人，他们一个在摆地摊，一个挎着一个木头箱子卖香烟。另外一个坐在一辆黄包车的车把上，别人叫要坐车他都不拉。

被人整天盯着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萧震雷思索良久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他只得穿好衣服下楼一个人走出了公馆，此时刚好有一辆空黄包车经过。他便招手上了黄包车，跑出十几米只好他回头一看。果然如他预料的那样，摆地摊的任文帧把地摊一卷提起就与卖香烟的巡捕跳上了装扮成车夫的巡捕的黄包车，两人坐着一辆黄包车追了上来，但始终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
“跑快点！”萧震雷对车夫吩咐道，车夫闻言就加快的速度。
后面的任文帧三人也加快了速度，但拉一个人和拉两个人却是完全不同的，拉两个人对体力的消耗要大得多，跟在后面的黄包车渐渐跟不上了，任文帧见状只能三人轮换拉车这才跟上萧震雷坐的黄包车的速度。
见任文帧三人一直吊在后面，萧震雷脸色阴沉得可怕，看来有必要给他们一定颜色看看，否则让他们一直这样跟着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更重要的是心里不舒服，他心中冷笑，既然你们让我不舒服，那我也让你们不好过。
看到前面有一个公用电话亭，萧震雷叫车夫停下来，并让他等一会儿，他下了黄包车走进电话亭拿话筒拨通了吴世荣那边的电话。吴世荣受萧震雷的指派去宝山接管了青帮的混混们，在老鹰的支持下当上了龙头老大，最近这段时间向公共租界渗透的不错，公共租界北区街面上大大小小的混混团伙已经被他全部收编了，但凡不听话，不肯被收编的混混地痞，一律被打断手脚让他们永远也混不成了，更有不少人被人间蒸发，一时间公共租界风声鹤唳，巡捕房好像也闻到了什么味道，但是普通市民又没有什么影响，再加上巡捕房也还没有摸清具体情况，因此也暂时还没有什么动作。
“喂？”
“吴世荣吗？我是萧震雷，你听我说，我现在坐着黄包车马上要过一号钢桥往北走，后面有三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化了装跟踪我，你找一些人教训他们一顿，但是不要打死人，以免引得公共租界巡捕房介入，最好让他们在医院了躺个十天半个月，记住，有一个叫任文帧的探长身上有点功夫，你们别到时候没教训别人，反而让别人给教训了！”
“明白了，先生，我马上安排！”
挂了电话之后，萧震雷走出电话亭站定，掏出一盒烟抖出一支叼在嘴里，一边掏火柴一边观察身后跟踪的任文帧三人，此时任文帧三人停在街边装作闲谈的样子，萧震雷会心一笑迈步上了黄包车。
过了一号钢桥后进入虹?口，没过多久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萧震雷就看见路口处停了十几辆黄包车，这些黄包车夫都坐在车把上，虽然都穿着车夫的衣裳，一个个却长得五大三粗、孔武有力。
这些黄包车夫看见萧震雷坐的黄包车过了十字路口之后，又看见一个车夫拉着两个人跟在后面，其中一个坐着的黄包车夫在旁边一人打了一个眼色之后立即拉着黄包车就向路口中间跑去。
跟踪的三个任文帧三人唯恐跟丢了。因此跑得有点急，而且注意力都放在萧震雷坐的黄包车上。根本没有注意旁边突然杀出来一辆黄包车，等到拉车的巡捕反应过来时。两辆黄包车刚好撞在了一起，拦路的黄包车被撞翻了，车夫更是被车把甩出几米远，而任文帧和另外一个坐在车上的巡捕都被翻了的黄包车压在了车下，巡捕车夫也一个跟头栽出几米远。
路口周围的人基本上都亲眼看到了这一起黄包车相撞事件，任文帧两人被压在车下没有什么事情，黄包车不重，两人将车掀开后起身，装作车

夫的巡捕也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手臂上擦破一点皮，而那被撞的黄包车夫基本上也不要紧，站起来跛着脚走到任文帧三人面前指着拉车巡捕的鼻子大怒：“你，怎么拉车的？看见有人过来了还往前冲，你他吗是故意的吧？”

“我不是故意撞的，谁让你突然过来呢？”那拉车的巡捕连忙解释。

见两人吵了起来，任文帧又心急要盯着萧震雷，此时萧震雷坐的黄包车已经跑远了，再不跟过去就会跟丢。因此向另外一个手下巡捕打了一个眼色，示意留下拉车的巡捕，他们两人继续跟过去。

于是两人抬脚便要走，而把被撞的车夫立即拦住他们：“诶。你们干什么去？你们不能走，撞了人就想走？没门！”

任文帧正是着急的时候，立即怒目而视：“又不是我们撞了你。我们只是坐车的，你要找就找拉车的。不关我们的事，让开！”言罢便伸手将那被撞的车夫一。

却不知道这一拨的力气有些过大。被撞的车夫当即被拨得躺在地上，车夫当即大喊：“打人了，打人了?”。

随着这一声喊，那些坐在路边的黄包车夫们呼啦一下子全涌了过来将任文帧三人包围，其中一人指着任文帧大怒：“怎么？撞了人还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混了！”

又有另外一个黄包车夫指着拉车的巡捕道：“我认识他，他是法租界那边的，今天却跑到公共租界来了，这不是跟我们抢生意吗？抢我们的生意就是抢我们的饭碗，打死他！”

立即有人附和：“对，打死他！”

“打！”

众人一拥而上，任文帧三人顿时被十几个人围攻，拳头和脚顿时全部招呼过来，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淹没，每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看来盯梢是不行了，还是先跑掉再说。

“砰砰”突然两声枪响，众黄包车夫正打得欢实的时候被吓得全部停手，只见任文帧鼻青脸肿的举着一直左轮手枪，枪口正冒着青烟。

“打呀，继续打！往这儿打！”任文帧举着枪把脸往最近第一个黄包车夫跟前凑过去，他们本来就是地痞混混出身，尽管在法租界当探长有不少年了，可身上那股子混混地痞滚刀肉的气质并没有收敛，刚才被一顿暴打，顿说火冒三丈，这么多年了，从来只有他打别人，没有别人打他的，当然洋人上司除外，今天这些拉车的竟然把他一阵毒打，他不气愤才怪。

跟前那黄包车夫看他手上有枪，刚才又连开两枪，连一点顾忌都没有，心里有些害怕，脸色变了几变，连连后退了几步才停下。

这时有一个黄包车夫叫囔道：“大家伙都别怕，他有枪又怎么样？他刚才打了两枪，只有四粒子弹了，咱们这里有十几个人，还怕他？再说这里是公共租界，他敢开枪打人试试？弟兄们，给我打！”

“打死他们！”众人怒吼一声再次一拥而上。

任文帧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黄包车夫竟然如此大胆，连他手上的手枪都不怕，他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个黄包车夫冲上来伸手一挥，手枪竟然被打

掉落在地上了，现在人又多，几转之下，手枪就被踢到一边了。

“打，给老子往死里打！”一个黄包车夫一边会动着拳头一边大叫。

萧震雷其实早已经下车了，他此时正和吴世荣站在街边不远处一颗大树下看着路口的斗殴。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已经动手好几分钟了，再打下去，只怕任文帧等三人会被打死，而且时间拖久了很可能有巡捕赶过来，于是萧震雷对吴世荣吩咐道：“差不多了，别把人打死了，去把他们三个都带走，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审问！”

“明白！”吴世荣答应一声，又猛吸了几口烟后向站在殴打现场附近的一个人打了一个手势，那人看见后点了点头。

很快，那些黄包车夫都停手了，任文帧等三人躺在地上，每个人都被打得不能动弹，身上不仅遍体鳞伤，地上还有几滩血迹，他们三个很快被黄包车夫们分别拖到一辆黄包车上拉走，周围看热闹的人看见这个情况都忍不住摇头，替他们三个接下来悲催的命运叹息。

自古从来都是“民不举，官不究”，官老爷们除非亲自在现场看见，才有可能出面干预某个案子，可像刚才这种情况，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向巡捕房报警，市民们对巡捕房都没有信任感，报警有什么用？此事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那些看热闹的人回家之后可能跟左右邻居们吹嘘今天看到什么热闹，增加一点谈资罢了。

任文帧三人都被打得昏死过去了，等他们醒来的时候都发现自己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而且还被蒙住了双眼。

这是宽大的仓库，顶上几盏灯将仓库照得通亮，一张椅子放在了距离被捆绑的三人大约五六米远的地方，椅子后面站着十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一个个膀大腰圆，孔武有力，有几个人手里还拿着马鞭。

萧震雷和吴世荣两人走到了仓库门口，在进仓库之前，萧震雷拿出一个面具戴上，吴世荣看见也没说什么，他知道萧震雷不想让他手下的混混们看见自己的相貌。

走进仓库后，两人一边走一边嘀咕着，等到了跟前，大汉们都吴世荣打招呼：“老大！”

“嗯！”吴世荣点了点头，转头对萧震雷低声道：“先生，你先坐吧，我来审问！”

萧震雷打了一个ok的手势表示同意，然后坐在了椅子上掏出香烟点上。

第162章招供

吴世荣走到三人面前站定，抽了几口烟之后抱着隔壁问道："据我所知，不管是白道还是黑?道，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向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三位法租界的差爷，说说吧，为什么要进入公共租界办案坏了规矩？"

被绑在中间的任文帧闻言沉声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吴世荣呵呵一笑，随即冷冷道："看来这位任探长还没有认清现在的情况，来啊，给任探长清醒清醒！"

"好咧！"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提着一根马鞭从众人当中走出来站在任文帧面前，扬起手上的马鞭就抽打在任文帧的身上。

"啊——"只听见任文帧一声惨叫，被绑在左右两侧的两个巡捕听见他的惨叫声，立即大叫："头儿，头儿，你怎么样？你们这些混蛋，我警告你们，快放了我们，否则等我们出去之后一定会让你们好看！"

"哟呵，都这个时候了还死鸭子嘴硬，给我打，使劲打！"吴世荣阴冷地笑了两声，吩咐那壮汉动手。

那光着膀子的壮汉得了指令立即挥动马鞭再次抽打起来，与拳脚打人不同，皮鞭抽在皮肤上一条条血痕，由于人体表皮神经末梢丰富，因此被抽打之后疼痛无比，这是对神经系统的折磨，意志薄弱的人根本无法忍受。

"啊啊"随着一鞭一鞭地抽打，任文帧发出一声声惨叫，旁边两个被绑着的巡捕听到这个惨叫声都忍不住大汗淋漓。浑身直打哆嗦。

任文帧这个人能当探长还是有点能耐的，被抽打了这么多鞭子虽然惨叫得厉害。但是却没有崩溃。

时间越长，吴世荣的心里就越着急烦闷。他着急地走来走去，这让萧震雷看见了。萧震雷想了想向他招了招手，吴世荣走过去俯身，萧震雷在他耳边低声道："别着急，皮鞭抽打不要停止，直到他昏过去为止，等他昏过去之后用凉水泼醒了再抽，反复几次！"

吴世荣听了之后点头，起身对那鞭打的壮汉大声道："继续打。我不叫停就不能停，打得没力气了就换人，老子看他能挺多久，打死就算了，直接扔到江里喂鱼！"

"是，老大！"那壮汉答应一声加大力气了继续抽。

吴世荣又道："你们三个只要有一个人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老子就放了你们，如果都不回答，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了。这家伙被打死了就打剩下两个，直到有人愿意说为止，如果都不愿意说，那你们今天就都别想活着回去。打，给老子继续打，用力"。

联系几分钟的高强度和高频率的鞭打。任文帧终于还是撑不住昏死过去，吴世荣按照萧震雷的指示吩咐小弟去提凉水过来将他泼醒了。换一个壮汉继续抽打。被抽打的任文帧还没有崩溃，可他右边的一个巡捕还没有被打就率先崩溃了。

"别打了。别打了，兄弟，别打了，你们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捞过界吗？我说，我告诉你们，求你们别打了！"

任文帧原本被打得又快昏死过去，听了自己手下的巡捕竟然要招，顿时大怒："说你妈呀？你以为你说了，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我擦！"

那巡捕哭道："头儿，咱当巡捕只是混口饭吃而已，为了每个月十几二十块的薪水犯不着把命给搭上去吧？再说了，咱就一定给洋人卖命吗？头儿你想想这些年立了多少功劳？那些洋鬼子怎么不给你升官加薪？说到底洋人只是把我们当狗一样在使唤啊！"

这几句话就如同一把刀直接捅进了任文帧的胸口，捅破了他的心里防线，他脸色灰白，耷拉着脑袋，好似全身没有了力气一般。

吴世荣正要说话，却看见萧震雷向他打手势让他稍安勿躁，他便出出声了，等待了足足三四分钟，任文帧深吸一口气问道："如果我告诉你们想知道的，我怎么相信你们在知道你们想知道的情况之后会放了我们？"

吴世荣扭头看了萧震雷一眼，萧震雷点了点头，他便对任文帧道："我们只是想要把事情搞清楚，如果能够不杀人，我们又何必多粘杀孽呢？杀人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前提是你们配合的情况下说出真话，如果你们不老实，想用假话糊弄我们，那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应该明白，一个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很多时候都是被逼的！"

"好吧，希望你说话算数！"任文帧说了一句，吐出嘴里一口鲜血就道："你问吧，你想知道什么？"

吴世荣道："你们是法捕房的人，为什么化装进入公共租界办案？你们在办什么案子？"

任文帧道："我们是在跟踪振华公司的总裁萧震雷，法捕房怀疑他与一个月以前的码头爆炸案与半个月之前的劫法场还有擅闯法租界打死打伤三十多名巡捕有关！"

吴世荣闻言扭头看向萧震雷，萧震雷打手势："继续问！"

吴世荣点了点头继续问："这么说你们怀疑他是革命党？法捕房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少人？是谁命令你们去调查萧震雷的，还是你们私自调查的？"

任文帧舔了舔舌头，"给我一口水喝！"

"给他水喝！"吴世荣向旁边的一个大汉摆了摆手。

任文帧喝完了一缸子水后继续回答："是的，法捕房怀疑他是革命党，但这不重要，他是不是革命党法捕房并不需要关心，这是清廷官府的事情，法捕房关心的是他到底是不是码头爆炸案和擅闯法租界打死那么多巡捕的领头人，是法租界警务处总巡麦兰命令我秘密调查的，到目前为止，知道此事的只有麦兰和我们三个，当然，除了清廷方面的之外！麦兰已经与清廷方面的鄂那海达成了协议，我们法租界负责查萧震雷，而清廷负责查振华公司，双方情报共享！"

吴世荣皱了皱眉眉头，继续问："那你们查出来什么没有？"

任文帧摇头道："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查到，虽然我们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证据，但是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事情都是萧震雷主使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那些事情都与萧震雷和振华公司多多少少有牵连"。

任文帧已经把萧震雷想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这就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他起身向吴世荣点了点，转身就向仓库外走去。

吴世荣出来的时候，萧震雷已经在仓库外重新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吴世荣走过来也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问道：“先生，怎么样？”

萧震雷弹了弹烟灰道：“可以了，想知道的都已经清楚！”

吴世荣闻言指了指仓库里面问道：“那里面三个当差的是放了还是给”说完伸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萧震雷看了后笑了笑摆手道：“没必要，他们一直被蒙住眼睛，没有看到我们，而且杀了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反而会给我们引来麻烦，你想想既然他们是被法捕房总巡麦兰秘密派来调查的，如果他们死了，那么麦兰必定认为他们是我杀的，更加坐实了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码头爆炸案和打死打伤几十个巡捕的领头人，我们今天的动作却让他们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派人把他们送回法租界！”

吴世荣点点头道：“好，我马上去办！”

“等等，先不忙，你过来，我有些话跟你谈谈！”萧震雷说着向外面走去，吴世荣见状急忙跟了上去。

两人沿着马路一边走一边抽着烟，萧震雷吐出一口烟雾说道：“世荣啊，这些天我想过了，如果一味的靠打码头抢地盘以及靠收保护费维持帮会的运转固然可以维持下去，资金不是问题，关键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不会看着我们的帮会坐大，一旦我们的帮会有坐大的趋势，工部局当局必定命令巡捕房打击我们，到时候我们必定会如过街老鼠一般，公共租界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比较大的帮会立足呢？这就是原因，因为当局不允许，只要有帮会坐大，当局就会打压，这与法租界是完全不同，想要把帮会发展壮大又不用当心租界当局打压，我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

吴世荣眼睛一亮，立即问道：“什么办法？”

萧震雷吸了一口烟说道：“成立一家正规的公司，把帮会所有的兄弟成员都吸收进这家公司成为员工，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和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我决定成立的这家公司叫振华安全保卫公司，简称振华安保，当他们成为振华安保的职员之后，公司可以把他们派出去给我们自己的工厂、公司、店铺充当保卫人员，如果有别的工厂和公司需要保卫人员，也可以向振华安保公司洽谈业务，由我们派人过去保护他们的安全，例如银行、钱庄和票号，振华安保公司可以做这些安保业务从而赚取钱财维持振华安保公司的运转，而且我们还可以以需要为客户提供武力保护的理由向租界当局申请枪牌，这实际上是把帮会当做公司来运作，不但可以保护兄弟们不被租界当局打击，而且还能给他们一个好的身份和一份稳定的收入，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帮会成员，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有事需要用上他们的时候，一样可以用得上”。

吴世荣听了萧震雷的话，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直说这个办法好，就按照这个办法来组建安保公司。

第163章威胁信

萧震雷和吴世荣谈好之后就往回走，在快到仓库的时候，他又道："这几天我就找人去注册公司，把手续给办了，手续办齐全之后，我会通知你，你到时候过来拿着文件去租一个房子当做办公地点，暂时先租房子，等以后振华安保公司赚了钱再盖楼，公司成立之后你为总经理，下面的副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你考虑一下写个报告给我，到时候我来任命。还有，公司要有规章制度，这跟经营帮会是一样，帮会还有帮会的规矩呢，是吧？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来问我，你记住一点，振华安保公司是要盈利的，不是养老院，不是我们养着那帮兄弟，帮会也有财源啊，否则怎么养得起那么多兄弟？对吧？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我就等着看你的成绩了！"

吴世荣点头答应："好的，先生，我会尽力做好的！"

这时萧震雷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吴世荣道："这里有一封信，你派一个机灵的兄弟送到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潘孙纳的手上！"

"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潘孙纳？他可是大人物啊，这里面"吴世荣接过信封有些疑惑地看着萧震雷。

萧震雷考虑了一下说道："这个潘孙纳确实是大人物，法租界公董局都得看他的脸色做事，但是他有一些●把柄落在我的手上，刚才你也听见了，他们三个是法捕房总巡麦兰让他们秘密调查我的，也就是说法捕房高层当中只有麦兰是知情者，我们想要阻止法租界巡捕房继续调查这件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搞掉麦兰让他下台走人，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吴世荣听了之后点点头。但还是有些疑惑，"先生。我有点明白了，不过我不明白的是您虽然掌握了潘孙纳的一些把柄，但是潘孙纳毕竟不是麦兰的直属上司，他好像没有权利越过公董局决定麦兰的去留吧？而且据我所以，法国领事好像一直与公董局的关系不太好"。

萧震雷笑道："你说的这个倒是事实，历届法国驻沪领事与法租界公董局的关系都不太好，很多时候都差点撕破脸皮，原因是对法租界权利的争夺，从法租界公董局建立开始。财权和警权就一直掌握在法国驻沪领事手上，而公董局的总董、副总董以及其他董事却都是选出来的，但也有不少人在董事的位置上干了好几届，在公董局内部培养了不少嫡系和死忠份子，这样的董事是实权派人物，而驻沪领事有时候自己指派董事，被指派的董事却因此受到其他董事的联合抵制，公董局也经常否决领事的提案，造成了驻沪领事和公董局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之间就这样互相争吵不休，可是财权和警权又掌握在驻沪领事手上，所以公董局董事们想要掌握更多的权力就必须从驻沪领事手上把财权和警权夺过来，他们因此还想通过立法的手段夺取巡捕房指挥权。但是巡捕房的指挥权一直是被驻沪领事掌握的，驻沪领事当然不会把权力拱手相让，所以多次出现了驻沪领事以公董局越权为由宣布解散公董局。组建临时委员会的事情，所以我才要找潘孙纳谈谈。因为只有他才可以决定麦兰的去留，也只有他有权让法捕房不再调查我们！"

萧震雷解释了一番之后。吴世荣这才明白其中的缘由，他收起信封点头道："原来是这样，好的，我明白了，我会找人把信送到潘孙纳的手上的！"

信封里面不仅有信纸，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是萧震雷抄写的几次马迪埃给潘孙纳送钱的记录，原本子被他藏起来了，但他并没有把所有的记录都抄上去，只是抄写了一部分，而这些就足够让潘孙纳引起重视了。

法驻沪领事馆。

门口站着两个拄着带刺刀步枪的法国士兵，此时一个华人车夫拉着一辆黄包车在附近停下，他双手插在短装口袋里慢慢走向领事馆大门。

他在门口走了几个来回终于引起了门口的两个站岗法国士兵的注意，其中一个士兵端着步枪上前指着车夫用法语喝道："嘿，你干什么的？这里不允许闲杂人等乱逛，如果没有事情就速速离开，否则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快走！"

车夫见状吓了一跳，急忙舞动手臂道："诶，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来送信的！"

"走开，走开，听见了没有？"法国士兵听不懂车夫说的什么，只当他是来闹事的，因此立即驱赶。

车夫见这法国士兵驱赶他，立即伸手从口袋里掏东西，那法国士兵还以为他是掏武器，急忙用步枪瞄准车夫，可没想到车夫掏出来的是一封信。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来送信的，真的，你看，就是这封信，是送个你们领事的！"

看见车夫掏出信之后，法国士兵收起了步枪接过信一看，只见信封上面用法语写着潘孙纳领事收，原来萧震雷早就想到信会先送到哨兵手上，而哨兵是法国人，不一定懂中文，但法文还是看得懂的，因此他写信的时候连信封都是用法文写的。

"是给领事先生的信？是谁让你送信来的？"那士兵问道。

车夫哪里听得懂？只能连续重复相同的话，并且用打着手势，法国哨兵不耐烦了，向车夫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车夫见状立即拉车黄包车离开。

士兵拿着信送给了潘孙纳的秘书，秘书又拿着信来到了潘孙纳的办公室，"领事先生！"

潘孙纳只是临时代办，他还没有转正，但他还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威严，正色道："有事吗？"

"是的，领事先生，门外的卫兵送来一份信，是写给您的！"秘书说着将信放在了办公桌上。

潘孙纳拿起信封看了看，确实是写给他的，于是挥了挥手："行了，你先出去吧！"

"是的，先生！"

待秘书走后，潘荪纳用裁纸刀将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东西，有叠好的信纸，还有一个崭新的小本子，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先看信。

“亲爱的潘孙纳先生，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您，你有一个把柄在我的手里，您想知道它是什么吗？当然，您可以打开这个小本子看一看就知道我所说的把柄是什么了，如果您看完小本子之后认为这玩意根本对您没有丝毫的影响，您可以划燃火柴把它付之一炬，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和我进行面谈，明天上午十点，在心缘咖啡厅见面，到时候您就知道我是谁了！”

信很短，但是要说的意思基本上说清楚了，潘孙纳很生气，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威胁他，他看完信之后气得脸色铁青，哼哼，我倒要看看这小本子上到底写了我的什么！

打开小本子之后，潘荪纳翻到了第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公元1909年1月29日晚10点，我在潘荪纳的公寓见到了潘孙纳，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在家。在他的书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按照潘荪纳事前的要求，我将八万两银子的银票交到了他的手上，这是一月份的钱，以后我每个月都要代表公董局其他成员把相同数量的钱交代他的手上，以此换来他对我们这一届公董局董事会的支持，他曾威胁，如果我们不按时交给他相同数量的钱，他就解散这届公董局法租界公董局总董马迪埃，写于公元1909年1月29日晚11点35分”。

看完第一页，潘孙纳只感觉脑子“嗡”的一声，好像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在种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清醒过来之后脸色变为煞白，他麻木地翻开第二页，上面写着：“公元1909年2月28日晚9点，在汇中饭店405房，我将八万两银子的银票交给了潘孙纳法租界公董局总董马迪埃，写于公元1909年2月28日晚11点”。

看到这里，潘孙纳哪里还不明白自己的什么把柄握着别人手上，这可是能要命的东西啊，别看这东西只是马迪埃写的，可这上面的内容太详细了，详细得足可以致他和马迪埃于死地。而且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可不止他和马迪埃，肯定还有其他的董事知情，因为每次贿赂的钱都不是马迪埃一个人出的，如果认真调查，到时候能作证的绝对不止马迪埃一个人，这东西简直就是一个火药桶，一旦被被捅到外界知道，倒时候肯定会整死一批人，而他潘孙纳的罪名绝对是最重的。

“该死的混蛋，是谁？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敢要挟我？如果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一定把他撕成碎片！还有该死的马迪埃，这混蛋竟然记下这种要命的东西！”

潘孙纳在办公室里大发了一通脾气，办公室里的东西都被砸了个稀巴烂，整个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秘书推门看到满屋子乱糟糟的，问道：“先生”

“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

赶走秘书之后，潘孙纳一脸颓废的跌坐在椅子上，“该死的，该死的，噢，上帝啊饶恕我的罪孽吧，我该怎么办？”

第164章谈条件

上午九点半，萧震雷来到了心缘咖啡厅附近侦查情况，此前他有点担心潘孙纳这个老家伙一时气急丧失理智，会派人在咖啡厅里设下埋伏，等他一到就立即抓捕，不过他还是错误估计了潘荪纳，这老家伙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愚蠢，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就抓人，这只有猪才干得出来。事实上，萧震雷来之前也想过自己不出面，让别人来与潘孙纳见面，不过他担心其他人对付不了潘荪纳，因此只有自己亲自来了。

走进咖啡厅，一个站在门口的侍应生打招呼："欢迎您，先生！请问您一位吗？"

萧震雷扭头在咖啡厅里观察了一下，看到潘荪纳正焦急不安地坐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看着怀表，除此之外，咖啡厅里出来一个站柜台的中年女人，再就是这个侍应生了，他笑道："是的，我找人，您看，他就在那儿！麻烦您给我来一杯咖啡！"

侍应生弯腰道："好的，先生！"

萧震雷笑着迈步走向潘孙纳向他打招呼："嗨，潘荪纳先生，真是巧啊，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您！"

上次在费格的别墅里，两人经人介绍见过一面，不过没有深谈，潘荪纳对萧震雷还是有点印象，看见是萧震雷，也感觉有些意外，他起身同萧震雷握了握手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噢，萧先生，您也是来这儿喝咖啡的吗？"

"噢，我刚才从这里经过，看见您在这儿就过来给您打个招呼。您不介意我坐下喝杯咖啡吧？"

萧震雷一副笑脸，这让潘荪纳还真不意思拒绝。不过他心里却是骂着萧震雷不识趣，他一个人在这里肯定是在等人。而且他还担心可能引起萧震雷的怀疑，反正时间还没有到十点，于是他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当然，请坐！"

萧震雷道了一声谢谢就坐在了潘荪纳的对面，侍应生很快将咖啡送来了，他端着咖啡喝了一口，点点头："嗯，咖啡不错，对了。潘荪纳先生，我听说像您这样的历届驻沪领事都与公董局的关系都十分紧张，是这样的吗？"

潘荪纳闻言是些诧异地看着萧震雷，他有些无奈地笑道："噢，看来萧先生对此事也有耳闻，确实如此，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我听说萧先生最近又在县城和租界里开了好几家店铺，还在公共租界北区开设服装工厂。还有一家银行正在筹备当中？"

萧震雷笑道："是的，想不到潘荪纳先生竟然对这种小事都这么清楚，您真是对我太关心了，我会不好意思的！"

"哈哈哈"

两人就这样闲聊着。从租界里的大小新闻一直聊到国际形势，刚开始潘荪纳的兴致还挺高的，可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十点。他的心情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焦急。他不是在心里谩骂那个写信约他在十点见面的家伙怎么

还不来，而是在心里咒骂萧震雷这个家伙是在太能聊了。而且也太不识趣了，你说你喝杯咖啡就赶紧滚蛋啊，他吗老赖在这里不走算怎么回事？

眼看着咖啡厅墙壁上挂着的时钟就马上要到十点了，潘荪纳已经急得火烧屁股，可萧震雷还如同先前一样，说着欧洲的形势，说得眉飞色舞，潘荪纳心说真是可惜了这副好口才怎么不去当演说家，说不定还能在政界混个人样来，从商真是有点浪费人才了。

萧震雷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潘荪纳的表情，说得口干了就喝一口咖啡，潘荪纳那种心里极为焦急，脸上又装作一副没事的表情真是让他太爽了。

“噢，潘荪纳先生，在刚才这一段时间里，我发现您一直在看钟表，您一共看了十次，难道您在等人或者有事要去做吗？”

潘荪纳闻言立即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道：“噢，请您见谅，我确实在等人，如果您”

萧震雷当然知道潘荪纳的意思，意思是说你没事赶紧滚蛋吧，别耽误我的正事，他扭头看了看墙壁上的钟表问道：“潘荪纳先生，您和对方约的时间是十点吗？您看时间都过了”。

潘荪纳闻言扭头一看，果然，现在已经是十点零一分了，过了约定的时间，在西方人的眼力，迟到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如果到了时间没来，这说明对方可能不会来了，他叹道：“是的，时间过了，他大概不会来了！”

萧震雷看到潘荪纳这个表情，心中暗笑，以一种戏谑的表情道：“潘荪纳先生，您怎么知道不会来了呢？说不定他早就已经到了！”

“啊？”潘荪纳听了萧震雷说的这句话，顿时身子一抖，马上有些慌张地左看右看，连声问道：“哪儿呢？在哪儿？这里除了店员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没有理睬潘荪纳的惊慌，萧震雷喝了一口咖啡，掏出一包老刀牌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用火柴点燃了美美的抽了几口，然后吐出烟雾，看着潘荪纳笑道：“我知道他已经到了，而且在刚才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还跟您讨论了二十几分钟的国际局势！”

“萧先生，别开玩笑了，你，等等?”潘荪纳说着突然停顿了，好像想到了什么，抬手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萧震雷：“你，你就是那个约我在这里见面的人？”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耸耸肩道：“这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

潘荪纳看着萧震雷，脸色突然变得一片潮红，瞬间又变得发紫的猪肝色，从猪肝色又变成了白色，从白色变成了煞白。

这种脸色的不断变幻在萧震雷的观察中实在是太有趣了，不过他很快发现潘荪纳再这么变幻下去估计有嗝屁的可能，于是端起他的咖啡送过去：“潘荪纳先生。我觉得您还是先喝杯咖啡缓缓，您再这下去死在这里就麻烦了。这不仅害了我，因为我要跟你谈的事情还没谈呢。而且还害了这家咖啡厅，你看人家开一间咖啡厅多不容易，你说是吧？来来来，喝咖啡，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你很快就没事了！”

潘苏纳抢过杯子一连几口将杯子里的咖啡喝了个干净，“啪”的一下放下了杯子，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过了四五分钟才算缓过来。

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含在嘴里，正要掏打火机。萧震雷早就划燃一根火柴递过去，潘苏纳瞟了萧震雷一眼，还是把雪茄凑上去连续吸了好几口把雪茄点燃了。

猛吸了几口雪茄之后，潘苏纳的精神好了一些，脸色也好看了很多，他吐出长长的醇厚的白烟看着萧震雷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写信给我并约我在这里见面的人，说吧，萧先生，你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或者说你有什么条件？”

萧震雷抚掌笑道：“好，潘苏纳领事果然是一个聪明人、爽快人，我喜欢你这样的法国绅士，那么我就不阁下兜圈子了。我最近听说法捕房最近一直在调查我，指使者就是那个该死的麦兰总巡，他暗中指派了一个华人探长和两个华人巡捕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潘苏纳先生，如果你整天被别人这样盯着。你会感觉如何？”

“我想我会发疯的，呃”潘苏纳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他手下的巡捕房干的啊。

“很好！”萧震雷闻言笑着打了一个响指，看着潘苏纳笑道：“潘苏纳先生都知道整天被人这样跟踪调查会很烦很生气，那么您应该想象得到我会是一副什么心情了，所以我的要求很简单，我非常讨厌麦兰那个老鬼，我不希望看到他明天还坐在法捕房总巡的位置上，还有那三个华人巡捕，他们就像苍蝇一样讨厌，我知道领事阁下您是拍苍蝇的好手，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您了，有关他们调查我的所有卷宗，我希望您一页不少的拿给我，我会分辨您拿来的东西是不是原件，您最好还是别耍什么花样，否则的话，我在临死之前也会拉着您一起下地狱的！”

潘苏纳了听了萧震雷的话，原本好看了一些的脸色顿时又变得铁青，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萧震雷：“你，你是个疯子、恶棍，不不不，疯子和恶棍都比你有涵养！”

“哈哈哈”萧震雷闻言大笑起来，笑罢，他抽了几口烟，学着西方人耸耸肩：“如果要在疯子、恶棍与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以及所谓的绅士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做一个疯子、恶棍！好了，潘苏纳先生，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除了刚才我说的之外，最后还有一点，关于法捕房新总巡的人选问题，我想我需要考虑好了再通知您！”

“不可能！萧先生，我劝你别太过分了”潘苏纳听到萧震雷的这个条件，顿时炸了刺，要知道巡捕房可是法国驻沪领事维护自己在法租界权威的一支强有力的臂膀，如果连这条臂膀都不听自己使唤了，驻沪领事在法租界的话语权将会失去一大半，这是潘苏纳绝对不愿意失去的。

“呵呵！”萧震雷笑了笑，抽着烟看着潘苏纳，眼睛一眨也不眨。

潘苏纳也在死死地盯着他，双方谁都不甘示弱，两人就这样眼瞪眼的对视，看谁先撑不住败下阵来。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潘苏纳终究还是年老体衰先顶不住了，气势一跌，腰杆也坐不直了，整个身体靠在了后背上，“萧先生，你想指定法捕

房总巡人选这是不可能的，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萧震雷掐灭烟头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身体前倾盯着潘苏纳道：“领事先生，我想提醒您，局面的控制权在我的手上，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您下地狱，而您想整死我却还不是那么容易，在您整死我之前，法国政府下达的逮捕你的命令就会下来，你要赌一赌吗？如果您有这个胆量，我不介意陪您玩一玩！”
　　“你，你，你是一个魔鬼、恶魔！”
　　潘苏纳脸色惨白，他很清楚，公董局董事会八名成员当中有一半与他存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在政治上的，无关私人感情，而这些董事成员在法国政府当中都是有着后台的，如果萧震雷将那份证据交到这些人的手上，作为政敌的他们，一定会用这份证据置他于死地，并且夺取法租界公董局的财政大权和警务大权，他现在还只是临时代办并且是署理，从去年1月份开始就代办署理公使，足足过去了一年半了，迟迟都还没有转正，这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是他本身的资历就比较低，另一方面公董局那些与他不是一条线上的董事们的背后主子们在从中作梗，如果在转正的期间这件事情被捅了出去，那些不仅仅他的职位不保，连带着他背后的国内大人物们都会丢进脸面，那些大人物丢脸之后肯定会把怒气撒在他的身上，他可就不仅仅只是被撤职那么简单了，极有可能会死于非命，潘苏纳对那些歹毒政客们的手段可谓是一清二楚。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之后，摊开双手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随便您怎么说吧，难道你们法国侵略者侵略我们中国杀死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人，每年收刮走了无数从钱财，这种行为就不是魔鬼的行为吗？你还以为你们法国人是天使？是充满正义的？别逗了，没有谁会相信这一套，这只是你们自欺欺人罢了！”
　　“你，你，好，我不跟你斗嘴，你想要主宰法捕房的总巡人选问题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潘苏纳先生，谢谢您的咖啡，告辞！”萧震雷说完就起身向外走去。
　　“等等，等等！”潘苏纳慌忙叫住。
　　萧震雷停下转身笑道：“还有事吗？”
　　“你先过来坐下，我们再谈谈！”
　　萧震雷心中一笑，走过去再次坐下。
　　潘苏纳的脑筋高速运转，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既不让自己失去对法捕房的控制权，也能够让萧震雷如愿以偿，他道：“萧先生，我知道您是担心法捕房再针对您展开调查，所以想见到一个对您友好的人坐上总巡的位置，但我又不可能交出总巡人选的任命权，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我们双方都满意，那就是当任总巡的人必须是你我二人都同意的人选，您觉得怎么样？”
　　萧震雷脑子一转，认为这确实是打破现在谈判僵局的最好办法，他点点头：“好，具体的人选我们过几天在商量，但是明天傍晚之前，我先前提的条件你必须要全部兑现，我们达成协议之后，我将会为您永远保守这

个秘密，但是你不要想着拿回那份证据，没有了它，我不敢保证您还会如同现在对我这么客气！”

“你?”。

第165章嘴脸

法租界，罗家湾薛华立路，中央巡捕房。

中央捕房也就是警务处所在地，在这栋大房子里大部分房间是警务处各部门的办公室，中央捕房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房间，几年前监狱也设在这里，但能容纳的犯人很少，1905年警务处在马思南路建成了能容纳1000人的新监狱，监狱便搬走，直接由警务处管辖，经费由公董局承担，这里便只有警务处各部门办公室和中央巡捕房了。

“叮铃铃，叮铃铃”

麦兰放下文件，拿起桌子上的电话道：“喂，我是麦兰！”

“麦兰总巡，我是潘荪纳！”

麦兰一听，连忙起身立正道：“是，领事先生，您有什么指示？”

“我听说你们正在调查振华公司的萧震雷，有这件事情吗？”

麦兰心中一惊，这件事他可以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就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难道是任文帧说出的？不可能，他没有命令不会将这件事情泄露出去，麦兰脑子里瞬间转了几圈，但是还是没有丝毫头绪，他只能承认：“是的，领事先生，您怎么知道的？”

“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问你，你们调查得怎么样了？拿到证据了吗？”

麦兰立即道：“暂时还没有得到证据，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相信很快就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了！”

“唔，现在你把你们调查这个案子的所有相关案卷拿来我看看！”

上司要看案卷，这说明顶头上司对这件案子相当重视。麦兰心里相当高兴，如果能得到领事的支持就更好了。他当即答应：“好的，领事先生。我马上带着案卷过来！”

半个小时后，麦兰带着案卷到了领事馆。

“领事先生，关于那两件案子的所有案卷都在这里了！”麦兰说完恭恭敬敬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递过去。

“嗯！”潘荪纳接过文件袋，抽出那一叠厚厚的案卷，一页页看了起来，为了节约时间，他看得很快，每一页都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即使是这样。他也足足用了五分钟才看完。

看完后，潘荪纳将案卷放在一边，双手放在办公桌上看着麦兰道：“虽然调查的东西很多，但是刚才我也看了，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对于萧震雷这个人，我们不是想抓就能抓的，即便是有了证据，我们还要通过公共租界和华界方面协助！”

“领事先生。我明白，我会督促下面的人尽快拿到关键性证据！”

“别着急，你先坐！”潘荪纳起身向麦兰压了压手，问道：“你喝什么？红酒还是白兰地？”

“噢。谢谢领事先生，来一杯白兰地吧！”麦兰起身有血局促地说道。

潘荪纳走到酒柜前倒了两杯酒，端过来递给麦兰一杯。两人都坐下各自品着美酒，可麦兰却没有什么心思喝酒。他也知道这两件案子拖得太久

了，当初公董局给他的期限是半个月。现在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如果不是领事潘孙纳帮他顶着，公董局那边早就发飙了。

喝了几口酒之后，潘孙纳说道：“麦兰，我们是老朋友了，有些话我就直截了当的说，希望你不要介意！”

“好的，先生！”

潘孙纳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酒才放下酒杯才说：“这两件案子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特别是码头爆炸案，差不多快要有两个月，可你们巡捕房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你知道这让我很为难，公董局方面已经好几次在我面前大吵大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暂时避避风头的为好，你觉得呢？”

听了潘孙纳的话，麦兰脸色有些发白，“领事先生”

潘孙纳抬手制止他继续说话，叹道：“麦兰，有的时候为了大局，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是政治！当然，我并不是怕公董局的某些人，你也是总监的位置上干了好几年的人了，政治规则你应该懂了，这就不需要我向你多说吧？你呢，暂时离总监的位置，最近顾家宅那边军营里的军纪有些涣散，我军士兵常常在外酗酒闹事，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想你能过去当任副队长，专管军纪，严厉惩治那些军纪涣散的军官和士兵，你看怎么样？”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麦兰还能说什么？潘荪纳没有让他直接卷铺盖滚蛋就已经是看在大家是老朋友的面子上了，而且能够去顾家宅军营那边当副队长管军纪还是非常不错的，从警籍转成军籍，以后退休的时候还有一笔退休金可以拿。

麦兰很是感动和感激，他哽咽着站起来敬了一个礼，“是，领事先生，我坚决服从您的命令！”

如果萧震雷在这里，肯定大骂他是二百五，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这种人简直太愚蠢了。

“坐坐坐！”潘荪纳又让麦兰坐下，举起酒杯示意道：“那就祝你在新的职位上干得更加出色，干杯！”

“谢谢领事先生！”

两人喝了一起喝了一口，潘荪纳又装模作样的问道：“麦兰，你离任之后，对你的继任者有什么看法吗？或者说现在的警务处谁比较合适做你的继任者？副理总监昂库里尼怎么样？”

“他？”麦兰想了想摇头道：“他这个人当任副总监的时间太长了，而且年纪也大了一些，人有些老油条，缺乏朝气，我认为现在的警务处必须要提拔年轻人，助理总监拉皮埃可以考虑一下”。

潘荪纳点了点头，拿出一个信封递过去：“我知道了，总监一职我会慎重考虑的，这是你的调令，明天上午九点你就去顾家宅军营赴任，你离职之后巡捕房的事情暂时由副总监昂库里尼署理警务处的全面事务，等候新总监的任命下来，你先回去吧，回去之后立即和昂库里尼进行交接！”

“是，先生！”麦兰站起来，刚想走却想起那两件案子，于是看着桌子上的案卷问道：“那两件案子？”

潘荪纳起身将文件装进文件袋说："案卷先放在我这里，这件事情我会找人负责的！"

麦兰总算没有太蠢，明白了这两句话的话外音，"好的，先生，我告辞了！"

潘荪纳自己中意的警务处总监人选是副总监昂库里尼，可是他不知道萧震雷是否同意，这个昂库里尼以前当任过刑事督察，后来由刑事督察升任巡官长，再由巡官长升任副总监，在法捕房的时间非常长，在法捕房的根基可谓相当深厚，如果他当任警务处总监，那么此人绝对可以控制巡捕房，关键是此人会拍马屁，懂得恭敬，可助理总监拉皮埃却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的脾气比较冲，性格上比较叛逆，潘荪纳虽然也喜欢拉皮埃，但是在拉皮埃和昂库里尼之间，他还是觉得昂库里尼比较好。

自从任文帧等三人被毒打了一顿，后来被吴世荣派人送回了法租界，将他们扔在了一家医院门口，他们很快被人发现送进了医院治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躺在医院养伤。

麦兰被调离了法租界警务处总监的位置，由副总监昂库里尼代理总监职位，但是潘荪纳却迟迟没有任命昂库里尼为总监，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一直拖了一个多星期，新总监的任命才下发到警务处。

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新总监竟然不是昂库里尼，而是原助理总监拉皮埃！这其中的秘密只有三个人知道，他们就是萧震雷、潘荪纳和拉皮埃。

潘荪纳看中的总监人选是昂库里尼，拉皮埃虽然也不错，但还是比不上昂库里尼在他的心中的份量，而萧震雷本身并没有什么人选，但他得知麦兰离任之后由昂库里尼代理了总监职位，他就知道潘荪纳的想法了，他也抽时间调查了昂库里尼，他发现这个人虽然可以拉拢，可以收买，但是此人却是一个老油条，在警务处干的时间太长了，为人太过老道，这样的人极难控制，一旦翻脸，肯定比翻书还快，于是他又调查了拉皮埃，他发现这个三年前当任助理总监的，年纪不大，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拉皮埃的短板是资历不足，但是此人的权力心极重，对权力渴望很强烈，他决定选择这个人，于是他派人将拉皮埃请过去，承诺他可以让其坐上警务处总监的宝座，代价是要听话，拉皮埃开始并不明白萧震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后来萧震雷稍微透露了一点他与潘孙纳之间的瓜葛，拉皮埃恍然大悟，他明知道答应萧震雷就必须要给一些把柄让其掌握，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他出卖了自己，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让萧震雷抓住了把柄。

当潘孙纳得知萧震雷提议让拉皮埃当总监的时候本能的想不同意，但是他知道他和萧震雷之间必定要有一个人妥协，萧震雷会妥协吗？当然不会，潘孙纳只能自己妥协，任命了拉皮埃为新总监。

任文帧和他手下的两个华人巡捕还躺在医院了养伤的时候接到了巡捕房的解雇通知，通知他们出院之后可以去巡捕房办理离职手续，这让任文帧三人感觉大失所望，却丝毫没有办法，面对洋人，他们此时根本没有胆气反抗。

第165章出事

萧震雷先是让王亚乔策反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金九龄，让他们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中高层人物中有了一个高级眼线，后来又想办法对法租界警务处下手，在法捕房有了拉皮埃这个警务处总监的内援，此后再也不用当心法租界巡捕房找他的麻烦了，即便公共租界想对他动手，只要金九龄不暴露，他就可以及时得到消息从而从容应对。

没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背后搞他，萧震雷心情一时大好，他决定找王亚乔和程碧瑶两女出去玩一玩，他给她们学校打电话，让接电话的人去找王亚男来电话，王亚男很快过来接了电话。

“喂？”

“亚男，是我啊，今天有空吗？叫上碧瑶一起出去玩吧？”萧震雷在电话中的说话声带着一股高兴劲儿，也也感染了王亚男。

王亚男道：“好啊，不过我上午没空，我要去听演讲，下午才有空”。

“下午啊？那好吧，你叫上碧瑶，我中午去你们学校门口接你们一起吃午饭，就这样啊！”

中午，萧震雷开着一辆改装福特t型汽车如约来到震旦学院门口，这是他最近才买的汽车，这辆车与刚买过来的时候完全不同，萧震雷将它开到工厂进行了改装，外形上与二十年后的老爷车相差不大了，只不过在动力方面却没有改进，主要是现在的汽油发动机技术还在起步阶段。

振华公司已经度过了生产磨合期，此前生产的自行车和黄包车也不再生产，现在改为生产汽车。由于没有发动机生产技术，振华公司现在只能向国外订购发动机。至于其他的汽车零件和配件，振华公司能够自己生产都自己生产。不能自己生产的一部分向国外订购，另一部分让国内一些机器加工厂代工，汽车工业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领域，萧震雷在振华公司旗下另外又单独开了两个厂，其中一个厂就是汽车生产厂，在生产一些自己能生产的必要的零件之外，还研究发动机制造技术，另外一个厂继续生产自行车，之前的机械制造厂主要生产高精密度零件。

且不说这些。只说萧震雷在震旦学院门口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下午一点还不见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从学校里出来，倒是他开的这辆经过改装的福特t型汽车吸引了不少学生的围观。

“看见没有？同学们，这就振华公司生产的战马牌汽车，想必同学们当中人有人看见过福特汽车吧？那是很丑的，前面两根支架撑着一个棚子，下雨天都有雨水飞进车内，但是现在你看，这车有顶棚。前后左右都有玻璃，风吹不着，太阳晒不到，雨水淋不到。车里正常可以坐四个人，但挤一挤也可以坐五个人，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同学们在学校里要努力学好知识啊。学好了科学知识毕业以后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啊！”萧震雷向围观的学生介绍自己的新座驾，还对他们勉励了一番。年纪不大，可说话的语气却如同一个长辈在教训、告诫他们。

他这语气让在场的一些震旦学院的学生破为不感冒。但这些人看着这辆汽车还真的不能不服气，人家振华公司就有这个本事对洋人生产的汽车

进行改装，然后再把改装的汽车卖给上海滩的大佬们，当然外界根本不知道这些汽车是经过福特汽车改装的，一辆福特汽车售价大约950美元左右，可经过振华公司的改装后卖到了2000美元，直接翻了一倍，这中间只是加了一个铁框架和几块玻璃而已。

就在一些学生围着汽车议论纷纷的时候，王亚男从一辆黄包车上跑下来扒开人群看见萧震雷正站在汽车旁，连忙哭喊着跑过去。

“怎么啦，怎么啦这是？”萧震雷一把扶住扑过来哭哭滴滴的王亚男，急忙询问。

王亚男哭着道：“昨天我们学校就放暑假了，碧瑶昨天就回了家，中午我听完演讲就给碧瑶家里打电话，可是她们家佣人说碧瑶根本就没有回去过，我说我学校放假了呀，她昨天不是回家了，怎么会没回去呢？我当时就急了，叫了一辆黄包车去了她家，可谁知道她家被几百人围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才想办法进了她家，找到了她爹娘，她爹娘也都说碧瑶根本就没有回去过，我一想碧瑶肯定是出事了，她爹娘听说她昨天就从学校出来之后也急了，现在已经向巡捕房报了警！萧大哥，你说碧瑶是不是被人绑架了呀？”

萧震雷听着王亚男一边哭泣一边叙述，总算是把事情搞清楚了，既然学校昨天就放了假，程碧瑶也说了要回去，可她却没有回去过，家里人也说她没有回去，这就说明程碧瑶在回去的途中发生什么变故才导致她没有回家，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件事情当然是三井福派他的秘书找人干的，他们绑架了程碧瑶，为的就是不让程碧瑶知道家里的事情，从而不让萧震雷得知他未来老丈人家出了变故，如此一来，程裕盛就得面临破产的危险，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注入，程裕盛的纺织厂如果不想倒闭的话他就必须求助于三井福，也得把女儿嫁给三井福。可三井福和他的秘书千算万算却算漏了王亚男这个女子会找到程碧瑶的家里去，王亚男与程碧瑶的关系是极好的，她们同时喜欢萧震雷，而且也愿意同时分享萧震雷这个男人，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如果王亚男知道了程家发生的事情，萧震雷肯定也是会知道的。

见王亚男哭得跟一个泪人儿似得，萧震雷急忙劝道：“好了好了，你先别哭，我会想办法找到碧瑶的，来，我们先上车去碧瑶的家里看看情况！”

言罢，当即拉开副驾驶的车门让王亚男坐上去，关上车门之后他立即转到车前用手摇起动柄启动了汽车，再钻进驾驶室旁拉开车门钻进去发，汽车慢慢开走了，这让围观的男学生们一阵羡慕嫉妒恨。

萧震雷一边开着车一边问道：“亚男，你刚才说碧瑶的家周围围了几百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亚男闻言就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哦，是这样的，我从碧瑶家里出来之前问了一下程伯伯，他的纺织厂生产的棉布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仓库里，造成了纺织厂资金短缺，工厂的几百女工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伯父说不是他不想给工人们发薪水，实在是他家里没钱了，如果能够把那些棉布都卖出去有了资金周转，不但可以把拖欠的工人的薪

水发放下去，还可以继续将工厂经营下去，本来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他，不过前几天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个日本商人找到他，说想买下他工厂里积压的棉布，价格虽然不是很高，但买掉这批棉布也不是很吃亏，程伯父喜出望外，当然是求之不得，他当场就答应了，与那日本商人签订了买卖合同，可合同签订之后，那日本商人说好的第二天来提货，但是一连过了几天却不见人影，因为合同上说明了如果程伯父再把这批棉布卖给其他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话就将面临巨额赔偿，所以程伯父在这几天之内也不敢找其他的买主，但那个日本商人又不来提货付款，这等于是那批棉布成了别人的，而程伯父却没有拿到货款，还不能把棉布再卖给其他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件事情被工厂的女工们知道了，女工们以为程家要垮了，担心自己的工钱没了着落，因此今天上午全部都去了程家找程伯伯要钱！”

听完王亚男的话之后，萧震雷皱着眉头道：“我怎么听着这里面透着一股子阴谋的味道？碧瑶她爹跟那日本商人签合同的时候难道没仔细看合同、没有要定金的吗？”

王亚男道：“当时程伯伯只想快点把棉布卖出去，心情激动之下可能是忘记看了，定金倒是收了一些，只是不多，只收了二百两，这点钱还不够给十个工人发三个月薪水的呢！”

萧震雷想了想点头道：“行了，我知道了，我们先去碧瑶的家里详细问一问情况！”

王亚男焦急道：“那你赶快想办法去找碧瑶啊，她又没有回家，去她家里有什么用呢？”

萧震雷摇头道：“那你就错了，我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感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劲，你想想，在程家出了这么大事情的当口，碧瑶却不见了，如果她只是因为某些事情耽搁了，难道一天的时间还不够处理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她却不回去，这只能说明她被人限制了人身自由，或者说她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回不了家，这两件事情绝对不是巧合的，不要着急，我们先去程家了解情况再说！”

第167章好狗不挡道

在王亚男的指路之下，萧震雷开着车很快就穿过法租界到了公共租界，而程碧瑶的家就在公共租界西区。

“在前面路口左转，转过前面那个拐角走三里路就到了！”王亚男指着前方说道。

“好！”萧震雷答应。

汽车左转之后进入一条小路，行驶了五十米之后，前面来了一辆马车，除了赶车的车夫之外，马车后面坐着一个穿着西装的东方人，萧震雷看了看，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中国人，因为此人的嘴唇中间留着一撮小胡子，在现在这个时代，喜欢在嘴唇中间留一撮小胡子的东方人只有日本人。

小路并不宽，勉强能够容纳两辆车通过，两侧各有一条小沟，但是双方都行驶在路中间，谁都没有让道的打算，这就不可避免的都被堵住了。

萧震雷踩住刹车后按了按喇叭，“滴滴滴”。

前面马车的车夫探出身子指着汽车内的萧震雷大叫：“喂，你滴，汽车滴让开，让我们先过去！”

萧震雷摸出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探出身体指着那车夫：“你们的马车先让开，让我的汽车先过去，快点，好狗不挡道”。

那车夫一听，顿时大叫：“八嘎，你滴下等支那猪，我滴主人是高贵滴大日本帝国子民，你滴快快让道，耽误了我主人公事，你滴吃罪不起！”

萧震雷听了这番话心里窝火，“吗的，你小日本现在只不过是打赢了一场日俄战争罢了。现在就他吗狂得没边了？得，老子还有急事。懒得在这里跟你争吵”。

放下心中的愤怒，萧震雷也不言语。直接松开刹车，加大油门，汽车顿时发出一声轰鸣，直接向前冲过去，那小日本车夫和坐在车后面的日本中年人看见对方竟然开车直接冲过去，顿时脸色发白。

“八嘎，你滴要干什么？快快滴停下，停下！”车夫站在驾座上指着汽车大叫。

车夫的大叫于事无补，且不说马车上两个人。拉车的骡马看见前方冲过来一个庞然大物，顿时受了惊吓，扬起两支前蹄发出一声长嘶之后不顾车夫的控制竟然拉车马车跑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后面车驾顿时自然无可避免的被骡马拉着陷进水沟内，车身一半悬空之后，整辆马车当即翻倒在水沟，车上的小日本车夫和日本中年人被掀翻出去摔在了水沟旁边的水田里，砸翻了一片禾苗。

当马车翻倒的那一刻，汽车刚好从旁边开过去。既没有擦边也没有碰撞，萧震雷踩住刹车让汽车停下，伸出脑袋看见那小日本车夫和中年人日本人掉进水田里爬起来，两个人全部都是一身稀泥。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地方遗漏，活像两只泥猴子，他忍不住大笑。指着那两人：“哈哈哈这就是高贵的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得了，咱也没闲工夫看你们这两个小丑在这儿

耍把戏了。拜拜了您呐！”
萧震雷松开刹车，踩着油门开车汽车载着王亚男扬长而去。把满身是泥水的中年日本人和车夫留在水田里跳脚大骂，“八嘎，八嘎，可恶的支那人，良心大大滴坏了，你等着，不要让我查出来你是谁，否则我一定要整死你这个低贱的支那猪！”
车内没有空调，现在是六月天了，气温有些高，车内有点热，萧震雷打开车窗让车内透气，王亚男捂住嘴偷偷笑个不停，她刚才也可是全程看见了，两个日本人的掉进水田后的形象实在是太搞笑了。
在王亚男的指引下，汽车很快开到了程碧瑶家门口，让两人奇怪的是原本围着程家讨薪水的几百女工都不见了，程家门口空荡荡的，除了地上一地的垃圾之外一个人影都没有
，就连程家的大门也紧闭着。
萧震雷在门前停好汽车，下车后对王亚男道：“亚男，你去敲门，看家里有没有人！”
“好！”王亚男答应一声就上前敲门，过了两分钟大门才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被打开了，一个小厮伸出一个脑袋。
那小厮脸色有些灰白，看见王亚男后愣了愣：“王小姐，你怎么又来了？”
听了这话之后，王亚男脸色变得很不好看，气鼓鼓道：“我怎么就不能来？你们小姐回来了没有？你们老爷在家吗？”
“小姐没回来啊，老爷倒是在家，不过他刚才晕倒了，夫人正在照顾呢！”
“这是我和你们小姐的朋友，我们进去看看你家老爷！”王亚男指着萧震雷对那小厮说，说完又扭头对萧震雷道：“萧大哥，我们进去吧！”
萧震雷点点头，与王亚男一起走进了程府内。
小厮关好大门之后就丢下萧震雷两人，先跑去内院报信去了，不多时一个穿着体面面容姣好的四十多岁中年妇人带着两个丫鬟走了出来。
王亚男先走过去道：“伯母，听说程伯父晕倒了，现在怎么样了？请大夫了没有？哦，这是我和碧瑶的朋友萧震雷，他是振华公司的老板”。
萧震雷躬身行了一个礼，起身后说道：“伯母您好，来的匆忙，没带礼品就上门实在唐突！”
程夫人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原来小伙子你就是鼎鼎大名的振华公司的老板啊，好好，年轻轻轻就置下这么大一副家业，前途不可限量啊！来来，请这边坐，小翠啊，给萧先生和王小姐上茶！”
三人分宾主坐下，由于家里发生大事，程夫人心事重重，都显露在脸上，她脸色有些憔悴，对萧震雷和王亚男说：“刚才那些女工们走了之后，碧瑶她爹松了一口气，可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日本人。我们家老爷跟那日本人谈了不到一刻钟就晕倒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我刚才派人去请大夫了。相信应该很快就赶来！”
“日本人？”萧震雷问了一句，然后看向王亚男。
王亚男也看向萧震雷。两人都明白了，先前那辆马车上坐的就是一个

日本人，和车夫一起掉进了水田里，难不成是他们？

萧震雷问道：“那日本人是不是穿着洋服，三十多岁，戴着金边眼镜，头发打理得油光水滑的，嘴唇中间还留着一撮小丹仁胡子？”

程夫人一听立即点头道：“对啊，就是他。怎么，你们认识他？”

“不认识，不过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碰见他了！”王亚男说着，又将在路上碰见那辆马车的经过说了一遍。

程夫人听了之后十分解气，狠狠地说：“摔死他就好了，日本人真是太坏了！”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伯母，我们知道程伯父的工厂是因为欠了女工们的工钱，女工们担心程家工厂垮了拿不到工钱才围住程府的，怎么我们刚才来的时候。那些女工们都不见了？”

程夫人闻言脸色更加担忧了，她叹道：“我听下人们说，女工们原本是围在外面的，后来不知道是谁在人群中说我们程家可能要垮了。担心工钱打了水漂，所以向所有女工提议一起去会审公廨告状，要让官府勒令我们家把拖欠女工的薪水给发了。其他的女工听了之后都跟着一起去了，如果官府受理了她们的告状。那我们程家只怕真的要卖房卖地才能还清女工们的工钱了！”

萧震雷闻言道：“我听说程伯父在上海滩做生意多年，多多少少也应该认识一些人。有一定的人脉关系，难道就不能从一些生意上的朋友那里借一笔钱周转一下么？”

“哎！”程夫人叹道：“我们家老爷也不知道发了哪门子疯，一下子采购了几万石棉纱，家里的所有活钱都投进去了，可没过多久就发现今年西洋那边棉花大丰收，我们这边生产的棉布不但卖不出去，人家还往我们大清这边贩卖，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人就知道我们家厂子纺织的棉布只怕要堆在仓库里了，我们老爷那些朋友听说了之后都认为我们家要跨了，哪里还敢把钱借给我们？他们担心把钱借给我们之后打了水漂，没有一个愿意借的！”

官场、商场上这种墙倒众人推的例子屡见不鲜，萧震雷也不好说什么，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失踪的程碧瑶，而程碧瑶失踪这么久了，程家却因为工厂出了事情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女儿失踪的事情，萧震雷从程家人的态度上也看出来了，他们对程碧瑶这个女儿并不怎么上心，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观念里，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是别人家的人，受重视的程度肯定不如儿子重要，程家人可以不在乎程碧瑶，但是他不能不在乎，他感觉程碧瑶的失踪只怕与程家工厂出事的事情是有关联的，否则不可能又这么巧。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伯母，您知道程伯父跟那个日本人都谈了一些什么吗？”

程夫人摇头道：“他们实在书房里说的，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知道他们男人之间谈了什么！”

萧震雷听了程夫人的话之后，就知道这件事情只怕要等程裕盛醒了之后才能搞清楚。

三人坐在客厅里又说了一会儿话，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从后面房里走出来，心情很不好地对程夫人道："娘，大夫怎么还没来？爹都昏过去这么久了也不见醒来"。

程夫人连忙道："已经派人去催了，应该快到了，哦，家乐，这是你姐姐的朋友萧先生，王小姐你也认识了！"

少年叫程家乐，是程碧瑶的弟弟，也是程家唯一的儿子，他看了看萧震雷，倒是很有礼帽地拱手行了一个礼："萧先生好，我叫程家乐！"

萧震雷起身也拱手笑道："好，原来你叫家乐，这名字好，对了，你今天怎么上学？"

程家乐道："哦，我在南洋公学读书，学校放暑假了！"

萧震雷知道南洋公学，这所学校是盛怀宣于光绪二十二年创办的，就在租界内，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不仅有小学，中学，师范，还有大学，具有完整体制教育的学校。

没过久，一个小厮请来了大夫，这大夫倒是有点本事，一针下去就把程裕盛给弄醒了，这让程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送走了大夫，萧震雷等人在后面的房间里见到了程裕盛，程老爷年纪不大，也才五十多点，不过这个时代的人显老，看上去有六十多了。

经过程夫人介绍之后，程裕盛对于萧震雷能够在程家出事后赶来看望表示感激，只是刚刚醒来，精神上不大好。

萧震雷感觉到程碧瑶的失踪不是单独的一件事情，可能与程家被女工们围堵有所关联，因此必须要搞清楚这其中发生的事情，他看着病榻上的程裕盛问道："程老爷，刚才我听程夫人说你们家工厂欠女工的薪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女工们早不过来闹偏偏在今天过来闹呢？"

程裕盛闻言叹道："哎，工人们领不到薪水，我也很难受，这只怪我没看清形势让工厂资金断绝使得工厂陷入困境，工人们要闹事迟早的事情，不过我知道她们这次闹肯定是有人挑拨、散播谣言的，工厂里的几个车间主任也得到了一些消息，他们有人昨天就来告诉我了，只是当时我没怎么在意，再说他们要来闹我也阻止不了！"

"那您知道是谁在中间挑拨、散播谣言吗？"

程裕盛摇了摇头。

萧震雷看他的模样知道他确实不知道，于是又问："那刚才那个日本人来找你干什么呢？你们谈了什么？他是什么人？我怀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可能碧瑶的失踪也与此事有关"。

"哎，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连女儿也不见了，是我这个做爹的无能啊，虽然说向巡捕房报了案，可是巡捕房能顶什么用？"

程裕盛发了一通感叹之后说道："萧贤侄你刚才说的那个日本人叫三井福，是以前三井洋行经理三井寿的哥哥，三井寿死之后由他接手了三井洋行的生意，是现任的经理，他今天过来是想我出售一部分股权给他，他可以拿出一笔钱给我先把拖欠工人的薪水给发了，免得她们继续闹事！而且这还不是没有条件的，他要求我把碧瑶嫁给他，这混蛋，简直是趁火打劫，早知道日本人是这副德性，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让他们入股？"

听到这里，萧震雷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十有**是日本人捣的鬼，他同时也有些吃惊，问道：“怎么，难道三井洋行在您的工厂里有股份？占多少股份？”

“是的，三井洋行占三成股！”

“那三井福要您您卖多少股份给他？出多少钱？”

“三成股，一共三万两，这么多钱差不多刚好够给工人发薪水的！”

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只是这一切都还只是萧震雷的推测，没有经过调查，暂时还不能证实程碧瑶的失踪与三井福有关。

第168章私家侦探

在推测到程碧瑶的失踪很可能与三井福有关的时候，萧震雷第一个想法就是给王亚乔打电话，让他派人去调查三井福，看看程碧瑶是否被三井福派人给绑架了，但是他后来一想，寻找程碧瑶毕竟是他的私事，与铁血救国社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动用组织的的力量，这就有点小题大作了，而且也容易给人留下话柄，在公事和私事的问题上，他分得很清楚，可是如果不让王亚乔派人调查的话，那么去找谁调查呢？找巡捕房？太不靠谱了！

他想了好久才想到了一个人，连忙借用程家的电话给自己的律师秦连魁打了一个电话，“喂，秦律师吗？我是萧震雷啊！”

“是总裁啊，您有什么吩咐吗？”

萧震雷也没有废话，直接问道：“秦律师，我记得上次我听你提起过一家叫小福侦探社的私人侦探社，社长好像叫马博阳的人，这个人很有点本事，我有一件案子想请他帮我查查，你能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告诉我吗？”

“哦，可以可以，您记一下！”

“好的，我这里有笔，你说！”

打完电话从程家的书房里出来，萧震雷回到了程裕盛躺着的房间，王亚男见他回来便问：“怎么样，萧大哥？”

萧震雷点了点头走到病榻前对程裕盛道：“程老爷，刚才听了你的叙述之后，我仔细想了想，这明显是有人做的局，你被人骗了。而散步谣言促使女工们来讨薪水围堵你们家，又煽动女工们前往会审公廨告状事情是有人指使的。同样，那天与签订合同购买你工厂棉布也是有人指使的。这是同一个人，就是先前过来的日本人三井福，目的就是想侵吞你的工厂和占有碧瑶，如果你转让给他三成股份，加上他原本的三成股份，一共就有六层股份了，占有绝对控股权，工厂的经营权就不归你了，以后他想怎么经营工厂你根本就插不上手。如果他追加投资，而你又没有钱拿出来的话，那么你原本的股份就会被稀释，到那时候你对工厂就更加没有发言权了，或者他直接想个阴招侵吞你的股份，如此一来，不仅您的工厂没有了，而且连女儿也被三井福霸占！”

“什么？”程裕盛听了萧震雷的分析，直到现在总算是想清楚了所有事情。他顿时大怒：“好歹毒的东洋鬼子，竟然想出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程某人！咳咳，咳咳”

程裕盛说着一阵咳嗽，差点又晕死过去。又把程家人吓得不轻，揉胸、拍背好一阵忙活总算让他缓过劲来。

“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女工们都闹上公堂了，官府为了平息事件肯定会判罚老夫尽快还清女工们的薪水。只怕就在这两天，到时候只有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看能不能换来一笔钱了！”

萧震雷见程裕盛到现在只字没提寻找女儿程碧瑶的事情，心下有些气恼，当即口气有些不客气：“程老爷，这事都这样了，急也急不来，现在

关键是先找到程小姐，我怀疑程小姐是三井福派人绑架了，否则不可能那么巧，我已经找了一家私家侦探社去调查她的下落，您这边也要催促巡捕房卖点力气”。

程家乐也在一旁说道：“是啊，爹爹，现在姐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钱没了咱们家可以再赚，如果姐姐出了什么意外，咱们不是要后悔死吗？”

萧震雷不由对程碧瑶的弟弟程家乐说出这番话有些刮目相看，这孩子才十五六岁竟然这么懂事了，不简单、真是不简单！

听了儿子的话，程裕盛也感觉脸上发烧，自己只顾着生意上的事情，却全然没管女儿是怎么失踪的，只是派人去巡捕房报了案，完全没有关注案情调查的进展情况，他连声道：“对对对，现在咱们要先找到你姐姐！”

言罢，程裕盛又转头对萧震雷说：“我为小女有萧先生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找私家侦探的事情就麻烦你多费费心了，用了多少钱萧先生事后跟老夫报账，对萧先生的帮忙老夫感激不尽，等找到小女，老夫一定重谢，这边我立即动身去巡捕房询问案情的进展！”

程家乐立即道：“爹，我跟你一起去！”

萧震雷连忙道：“家乐就不要去了，你留在家里陪着你娘，家里有个男人总归好些的！”

“对！”程裕盛肯定了萧震雷的说法，“家乐，你就留在家里照顾你娘，有什么消息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几人当即兵分两路，萧震雷和王亚男一起去见小福侦探社的马博阳，而程裕盛则去巡捕房询问案情调查的进展情况。

萧震雷事先打电话与马博阳越好了在一家茶楼见面，两人开车汽车很快就赶到了定好的茶楼，刚上二楼，就看见一个三十多左右的青年人向他这边招手，这个青年人身体看上去很健康，身材不高不矮，穿着一件白衬衫，还打着黑色领结，头上戴着一顶礼帽，年纪轻轻的，桌子上却放着一根文明杖，活像一个英国绅士，看来是受英国贵族社会影响太深，萧震雷层听秦连魁提过，这个马博阳就是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学的还是警察刑侦专业。

萧震雷带着王亚男走过去问道：“请问是小福侦探社的马先生吗？”

马博阳起身伸出手：“是的，萧先生吧？这位是”

“是的，我是萧震雷，这位是我的朋友王亚男小姐！”

“王小姐你好，两位请坐！”

三人坐下后，马博阳提起茶壶给两人分别倒了一杯茶，就对萧震雷说：“秦律师给我打电话了，说是萧先生有件案子想请我帮忙查查？”

“是的！”萧震雷点了点头，现在事情紧急，还是直接进入主题为好，他介绍道：“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叫程碧瑶在震旦学院读书，跟亚男是同班同学，昨天她们学校放假了，碧瑶一个人回家了，她家就在租界西区那边，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去过，而恰巧在今天上午，她父亲的工厂几百女工堵在她们家门口找她父亲要钱，之前她父亲的工厂拖欠了工人三个月的薪水一直没给，据程家所说，工人围堵他们家是有人暗中散布

了程家会垮的谣言，而且今天上午有人煽动工人去了会审公廨告状，在工人们走后，三井洋行的经理三井福到了程家，提出可以出钱购买程家一部分股份帮助程家度过这个危局，条件是要把女儿嫁给他，所以我们怀疑程碧瑶很可能是被三井福给暗中绑架了，想请马先生帮忙调查一下，如果确实是被三井福绑架了，能不能请你把人救出来，如果您查清楚了确实是三井福绑架，却不能出手救人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说完将程碧瑶的一张照片递过去。

马博阳接过照片看了看收进了口袋，抽了一口烟之后点点头道：“听了萧先生的叙述之后我想我明白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懂，如果是三井福想通过不法的手段夺走程家的工厂，那他为什么要绑架程小姐呢？即便他喜欢程小姐也没动机用这种手段啊！”

对此，萧震雷心知肚明，他解释道：“马先生有所不知，这个三井福是三井洋行的新任经理，是前任经理是三井寿的哥哥，三井寿被人杀死了，而三井洋行一直怀疑是我杀的，因此三井福绑架程碧瑶报复我的可能性很大，所以?”。

“明白了！”马博阳点头道：“如果真是三井福绑架的程小姐，我想我会想办法查出来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试着把人救出来，如果实在不行，我会立即联系你！”

“好的，多谢你，马先生！那么关于费用的问题?”。

马博阳笑道：“萧先生以前找秦律师找我查过案子，也算是我的老主顾了，给你优惠一点吧，三百块，您看怎么样？”

萧震雷二话不说，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银票数出三百块递过去，马博阳接过银票看了一眼装进口袋起身道：“萧先生就等我的消息吧，最迟明天早上就会有消息，到时候我如何跟您联系？”

“打我家里的电话吧！”说着萧震雷就用笔写下电话号码递给马博阳，马博阳接了电话就走了。

等马博阳走后，王亚男问：“萧大哥，现在我们怎么办，去哪儿？”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道：“现在我们只能等消息，有马博阳去调查碧瑶被关在哪里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消息，程伯父已经去了巡捕房，我们再过去也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去等消息，马博阳的消息也好、程伯父的消息也好，他们得到消息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的，而且如果绑架碧瑶的人是针对我的，肯定也会给我打电话，这样吧，我送你去程家，你就在程家呆着，不要到处乱跑，如果真是针对我的，我担心他们会对你也不利，而且你在程家如果有绑匪打来电话，你接到电话之后可以立即联系我！”

“这样也好！”

第169章获救

将王亚男送到程家之后，萧震雷开车回到了萧公馆。程碧瑶再次被绑架，让萧震雷认识到现如今的明枪暗箭实在是让他自己感觉到心神疲倦，整天都身处在被人杀和杀人的环境下，根本没有心思考虑组织和事业上的发展，而要想安心发展组织和事业，唯有迅速解决掉现在所有的仇敌，不给别人报复的机会。

这一夜，萧震雷整整想了半宿，直到深夜他才下定决定，既然别人要搞他，他就不能一直避战，索性一次性解决，然后再图安心发展的问题。法租界针对他的调查已经解决了，那么就还剩下清廷、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卓玛，这个女人已经三番五次地跟踪并刺杀他，除了这两班人马，还有范高头这个死对头，范高头的事情可以慢慢来，这属于江湖恩怨，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即便杀了范高头，他手下的青帮帮众们也会继续与他为敌，而要避免双方之间互相刺杀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唯有一点可以解决，就是与范高头手下的青帮中人抢地盘，一方面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得无心安排刺杀的事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抢走他们的地盘，让他们没有生意可以做，让他们没有地盘可以立足，帮会没有了钱又没有立足之地之后，帮众们自然会一哄而散。

对付范高头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此人跑不了，剩下的就是德玛这个女人和清廷密探，他已经让王亚乔派人去追查德玛了，相信很快就有消息。而清廷方面，萧震雷分析清廷方面怀疑他的人应该不多。而且王亚乔也已经在清廷那边安插了不少钉子，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言。看来对他产生怀疑的应该只有鄂那海和葛县令，不过要证实此事，还必须要找人去证实这一点。

却说马博阳在接到萧震雷的委托之后就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不愧是学刑侦出身，他并没有直接前往三井洋行盯梢，而是先去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下属的建筑科调查三井洋行在公共租界一共有多少产业，这些产业的房屋都在何处，他将这些产业所在地址全部抄录下来，然后逐一进行分析排除。看看哪个地方最有可能藏人，经过排除之外，他发现只有两处地点容易藏人，第一就是三井洋行，这一栋大楼，房间很多，藏一个人不在话下，如果处置得当，即使是白天有雇员上班也不看不出端倪。另外一处就是在之前三井寿居住的地方，那是在北区一栋小别墅内，自从三井寿死了之后，就一直没人居住。藏人的可能性很大。

得出这两处地方可能藏人之后，马博阳并没有立即前往侦查，而是先骑自行车前往三井洋行门口等候。一直等到天黑，三井洋行下班之后他就一直汽车跟踪三井福。三井福下班之后就直接往自己的住处而去，此人在一家饭店长期包下一间房作为自己在上海滩的住处。既不用打扫卫生，也不用做饭，每天都住酒店真是会享受。

马博阳发现他一直都住在酒店之后，就知道他不可能把人藏在酒店客房内，这想要不被人发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毕竟酒店方面每天都要派服务员进房间打扫卫生。

之后马博阳立即骑车返回三井洋行，此时天已经黑了，他当即将自行车放在一边，自己从窗户处爬上了二楼，从一个打开的窗户进入了三井洋行内，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将整个三井洋行的楼房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每一个房间都查看了一遍，还找了底下是不是有地下室，都没有看见程碧瑶，由此他相信如果真是三井福绑架了程碧瑶，一定是把人藏在了北区的小洋房内。

当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北区三井寿以前居住的小洋楼时，他确信了这一点，因为洋楼内亮着灯，而且不止一个房间有灯，据他调查所知，这栋房子还在三井寿的名下，并没有转卖给别人，可三井寿已经死了，而三井福又不住在这里，那么这里现在是谁在住呢？十有**是三井福派人将程碧瑶绑架后关在了这里，又派人日夜看守。

他躲在小洋楼一颗树上观察着洋楼内的情况，从洋楼内传来一些日本人的唱歌声，像是喝醉了酒一般，围着圈跳着舞，而在二楼的一间房内，亮着灯光，窗户虽然开着，但是在楼房的屋前屋后都有一个日本浪人腰挎武士刀来回走动。

马博阳蹲在树杈上拿出一个望远镜看向二楼那间打开着窗户亮着灯的房间内，可他只能看见房内有梳妆台的一半空间，而看不到另一半，也不知道那房间里是否有人。

就在这时，那房间里一个白色的人影出现在望远镜中，那是一个姑娘，侧面非常像照片上的程碧瑶，她走到了梳妆台前坐下，对着镜子看着。

马博阳心中有些焦躁，如果那个女子此时转过脸来让他确认是否是他要找的人就太好了，只要确认是不是程碧瑶，如果确认是程碧瑶，他的调查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救人？这洋楼里那么多日本浪人，个个都腰挎武士刀，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那个本事从如此之多的日本武士的刀下把人救走，想了想还是决定把这件棘手的事情交给萧震雷去处理为好。

就在他心里默默祈祷的时候，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真的起身转过身来面向窗户，这让马博阳看了个一清二楚，确实是程碧瑶，除了衣服不同之外，脸蛋长得与相片上的程碧瑶一摸一样，应该就是她了，这下马博阳放了心，他悄悄从树上溜下来消失在夜色之中。

在萧公馆的萧震雷很快接到了马博阳的电话，当他听马博阳说程碧瑶就被关在三井寿以前居住的别墅里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但他很快冷静下来，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营救方式，自己去救人？还是让巡捕房去救人？思索再三，他还是决定通知巡捕房，让巡捕房去救人，既可以把人救出来，又可以抓住那些绑架的日本浪人，让三井福失去这些能够动用的武力，同时巡捕房出面占有正义的名分，三井福即便愤怒也只会把仇恨加在巡捕房，能够让巡捕房充当打手，何乐而不为呢？

想清楚之后，萧震雷立即开车赶到了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处值班的是副督察长麦高云，两人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麦高云对于萧震雷深夜来到警务处感觉有些诧异，“萧先生？这么晚了您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萧震雷严肃道：“当然有，白天程裕盛来向你们巡捕房报过案吧？他

的女儿程碧瑶失踪了，怀疑是被人绑架了，程碧瑶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找了一个私家侦探进行了调查，刚才我请的私家侦探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查到程碧瑶被关在哪里了，所以我想请副督察长阁下派人立即带人随我去救人！”

麦高云闻言皱眉道：“萧先生，不是我不相信你请的私家侦探的职业水平，你要知道出动大批的巡捕动作很大，一旦你的情报不准确，这是要让巡捕房蒙羞的！”

萧震雷笑了起来，“麦高云先生，我听说马博阳是你在英国皇家警察学校的同学？你认为他会是一个给雇主假情报的人吗？”

“马博阳？噢，天哪，你委托了他？”麦高云听到马博阳很是吃惊，他知道马博阳这个人是很骄傲的，此人一般不调查小案子，要查都是查大案子，而且收费很高昂，之前他就请马博阳帮忙调查在公共花园门口打死几个英国籍士兵的那件案子，可马博阳一口回绝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码头爆炸案和劫法场等几个案子出了之后，法租界巡捕房曾经去请此人帮忙侦破案子，可是此人又拒绝了，据他猜测，可能是马博阳那可怜的民族主义自尊心在作祟。

萧震雷道：“你认为我会说谎骗你？”

如果是马博阳调查的，麦高云还真不相信他给的情报是错误的，于是马上说道：“好吧，萧先生，我马上给虹口捕房打电话，让他们迅速派人去救人！”

“等等，麦高云先生，据马先生所说，那栋别墅内至少也有十三四名手持武器的日本武士，虹?口捕房那几条破枪能对付得了他们吗？如果出了事让程小姐受到了伤害，我一定跟你没完！”

麦高云没办法，只得下令中央捕房的一支火枪队迅速集合，并立即随同萧震雷前往北区救人。

巡捕房火枪队救人的过程很顺利，那些日本浪人武士根本就没有想到巡捕房的火枪队会来，当火枪队全部冲进去洋楼内，那些浪人武士当初就投降了，萧震雷甚至还心中暗骂这就是武士道精神？看来在枪械面前还是怂包一个？

第170章灭口

三井洋行。

三井福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巡捕房把弟弟在虹?口的别墅给抄了，他派人绑架的程碧瑶也被人救走，那些他派去的日本浪人武士也尽数被巡捕房抓获，实际上这件事情还是刚才秘书来告诉他的。

“八嘎、八嘎雅鹿！”三井福听秘书汇报了这件事情之后当即咆哮，“你滴，无能滴大大的干活！”

“啪啪啪啪”大骂之后三井福又甩起手掌连续打了秘书好几记耳光，打得秘书脸上肿的似包子，秘书被打之后还低头应声：“嗨！”

感觉自己的手掌都有些打疼，三井福甩了甩手，他怒道：“昨晚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来报告？”

秘书捂着肿脸，十分的委屈：“先、先生，我也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我准备直接来上班，后来一想应该过去看看那边怎么样了，可我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房子都被巡捕房贴上了封条，里面的人全都不见了，于是我找周围的住户打听，才知道昨晚巡捕房突袭那里，把里面的人都抓了，还救出了程碧瑶，我这才急急忙忙赶过来向您报告”。

三井福听了秘书的话也知道不能全怪秘书，可是巡捕房怎么知道人被关在那里？行动也太迅速了吧？以前可没见租界巡捕房的办案效率有这么高的！他又想到那些浪人武士都被巡捕房抓了，而那些人都是这个秘书找的人，如果他们把秘书供出来，那么巡捕房肯定会过来抓捕秘书。秘书被抓住之后会不会把他给供出来？他实在不敢保证秘书的忠诚度，这家伙才跟了他不过几天的时间会在巡捕面前要紧牙关挺过去？想要自己不被巡捕房抓进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秘书把他供出来，活人都有说话的时候。而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看来只能弃卒保车了。

三井福瞬间做出了决定，他立即露出一副关心的表情拍了拍秘书的肩膀：“你没事吧？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太冲动了一些，还请你见谅，拜托了！”说完还弯腰鞠了一躬。

三井福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秘书哪里见过老板给下属行礼的，当即被忽悠得泪流满面，连连鞠躬：“先生您别责怪自己了。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把人藏好，让巡捕房轻易地就找到了那个地方，而且如果我早一点得到消息，那您现在也不会这么被动了！”

三井福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摆了摆手：“行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善后的问题，你找的那些人都知道你的身份吗？”

秘书闻言脸上有些尴尬，“是的。先生，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我是您的秘书！”

三井福知道自己不杀秘书不行了，这个人如果不死，一旦被巡捕房抓住。巡捕房就会很快找上门来，到时候等待他的就是牢狱之灾。

他皱眉道：“巡捕房是昨晚深夜行动的，而他们现在还没有找上门来。也就是说现在巡捕房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我们，也许他们昨晚来不及审讯。但是今天上午他们一定会开始审讯，巡捕房得知是那些人是你找

的。肯定会过来抓你，所以你必须离开出去避避风头，等风声过了再回来，现在你立即收拾一些行李，马上就走”。

“是，先生，我现在就走！”秘书说完鞠躬。

“等等！”三井福叫住了秘书，然后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叠钱走过去递给他：“拿着，省着点花！”

秘书感动得一塌糊涂：“谢谢，谢谢先生！”

三井福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行了，我还是送你回去收拾行李吧，如果巡捕房的人动作快，而你又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的话很有可能被他们抓住，走”。

秘书还能说什么？三井福考虑得太周到了，两人当即下楼开车离开了三井洋行，不过在他们的马车刚刚离开，就有一辆自行车车跟了上去。

一个小时后，秘书赶着马车出了公共租界进入闸?北，又过了了好久马车行驶到一段周围没有人烟的土路上，三井福坐在车后座上说道：“这两天没有回日本的船，还要再过四天才有，你只能离开租界到华界躲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四天后你就悄悄回租界，到时候去我住的饭店拿船票，拿了船票就上船离开，如果风声过了我会给你发电报，到时候你再过来！”

秘书答应：“好的，先生，我记住了！”

言罢，秘书看了看周围，这里离城市已经很远了，他勒住马匹的缰绳让马车停下，“先生，我看你就送到这里吧，巡捕房的人应该不会追到这里来，我就在这里下车，您赶车回去吧，四天后我回租界去找您拿船票！”

“好，你一切要小心！”三井福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胸前的领带取下来，双手挽住领带的两端突然向前套在背对着他的秘书的脖子上。

“唔咳咳”突然被勒住脖子的秘书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他本能得伸出手想要拉开勒住自己脖子的领带，可三井福在后面死死地勒住他，他不停地挣扎，双手用力地把领带往回来，但是事无补，他的双腿开始用力地登着，就在这时，他坐着的木桌椅突然咔嚓一声断了，他被拉得向三井福的怀里撞去脖子上的领带突然一松，这时他一个转身脱离了领带。

“咳咳”咳嗽两声的秘书立即跳下马车，却跌倒在地上，但他立即从土路上爬起来向旁边的树林里逃命而去。

“八嘎！”三井福见秘书逃走当即大骂一声，他也从马车上跳下来，然后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追在秘书的后面进入了树林。

追进树林后，三井福看见了秘书的身影。他立即举枪射击，“砰砰”连开两枪。但这两枪没打中，打在了秘书身边的树干上。

听到枪响之后，秘书吓得屁滚尿流，他的腿都发软了，噗通一声扑倒在地上，但是此时死神已经临近，为了逃命，他的身体爆发出难以想象的能量，他立即从地上爬起来向前奔去。

“混蛋！”三井福气急败坏的骂了一句后又撒腿追了上去。他知道绝对不能让秘书逃走了，现在秘书已经知道他想杀人灭口，如果被其逃脱，秘书很有可能会去巡捕房自首，然后供出他这个幕后主谋，到时候等待他的

就是牢狱之灾。

又追了几十米之后，三井福向秘书的后背再次开了两枪，不过这两枪依然没有打中，他虽然着急。但没有气馁，继续追过去。

“砰！”第五声枪响，这次终于打中了，这发子弹打中了秘书的小腿肚子。秘书中枪之后倒在了地上，但还是不断地用双手向前爬。

三井福终于追上了，他用枪指着还在爬行的秘书走了过去。冷冷道：“跑，继续跑啊！”

秘书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拖着伤腿翻过身来看着三井福，一脸痛苦的表情带着不甘：“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都要走了，根本不会牵连到你，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三井福也知道自己理亏，他叹道：“对不起，我不应该杀你，但是我又不能不杀，你确实可以安全的离开，租界巡捕房如果找不到你，那么这件案子就成了悬案，但却永远也不会结案，只要你还活着，依然可以让我深陷囫囵，而且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我不想你用你所知道的秘密威胁我，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有一天我的秘密被世人知道，因为我是一个体面人，我不想背负不体面的罪名，所以你只能死！”说完扣动了扳机，发射了最后一刻子弹。

“砰——”枪声在树林里回荡，秘书胸口中弹躺在地上不动了。

看着秘书闭上眼睛不动之后，三井福全身才松懈下来，肩膀都下塌了一截，他转身向树林外走去。

等到三井福消失不见，一个身影慢慢走来，他来到秘书的身边蹲下，摸了摸秘书颈部的大动脉，“咦，还没死？该死的小日本，遇到我算你命大”。

下午，萧震雷开着汽车来到了程家，把汽车停好之后走到门口敲门，不多时门被打开，程家一个小厮看见是萧震雷，连忙堆起笑脸，十分客气，“萧先生，您来了”。

“嗯，我来看看你家小姐！”

“那请进，请进！”小厮连忙让萧震雷进去。

两人来到客厅，小厮前走几步进去通报，“老爷，萧先生过来了！”

程裕盛一家和王亚男此时正坐在客厅里喝茶，看见萧震雷都站了起来，程裕盛更是热情地打招呼：“哎呀，萧先生来了，昨日深夜如果不是你，小女还不知道受多大的罪呢，老夫多谢萧先生！”

程家其他人也都同时道谢，程碧瑶虽然被绑去了一天，但经过昨晚半夜和今天上午的休息，精神已经好了很多，看见心上人过来自然是满心欢喜，只是父母在侧，她不好意思表露情意。

萧震雷笑道：“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应该的！”

“自家人？”程家人听得顿时一愣，还是程裕盛反应得快，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连声道：“对对对，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那谁啊，还不给萧公子上茶？来来来，萧贤侄，请坐请坐”。

“多谢伯父！”

众人都就坐，上茶之后，萧震雷喝了一口茶后问道：“伯父，巡捕房

那边情况怎么样？没有抓到幕后主使？”

程裕盛见萧震雷问起这事，就放下茶杯说了一下情况：“老夫上午去了一趟巡捕房，根据你介绍的那个金探长所说，昨晚被抓的那些日本浪人武士已经招供了，他们说主使他们的是三井福的秘书井深一郎，巡捕房得到招供之后很快派人去三井洋行抓住，但是三井福说井深一郎上午并没有上班，然后巡捕们又去了井深一郎的住处，发现他家里很乱，有出逃的迹象，因此他们断定井深一郎逃走了，现在已经发下了通缉令”。

“逃走了？”萧震雷闻言皱了皱眉，如果抓不到井深一郎的话，那么幕后主使三井福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把三井福绳之以法喽？”

程裕盛摇头苦笑道：“恐怕不能，碧瑶虽然被救出来了，可是老夫的工厂却还是要面临着马上要被三井福夺走的境地，昨日那些女工将老夫告上了公堂，刚才你没来之前，会审公廨已经派人过来下达了传票，令我明日上午去受审，解决拖欠数百女工薪水的问题，老夫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哪里有钱拿出来给那些女工发薪水呢？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工厂的股份卖给三井福，与其只卖三成，还如不全部卖给他算了，如果只卖三成的话，老夫虽然还剩下四成，可已经不是大股东，那就没有工厂的经营决策权了，说不定以后三井福会想什么阴招把老夫那四成股份都给吞掉，刚才我们一家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

“原来是这样！”萧震雷又问道：“那您有决定了吗？”

程裕盛点点头道：“嗯，老夫想好了，这日本人太狠毒了，老夫这把年纪了招惹他们不起，当初如果不让他们参股就好了，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既然如此就把工厂属于我的股份卖给他们，从此再也不与他们来往！”

这时王亚男问道：“可是程伯伯，你把工厂卖给日本人了，那您以后怎么办呢？这么一大家子张口都要吃饭，每天都要花钱的呀!”

程裕盛现在哪有什么好主意？只得叹道：“哎，走一步看一步吧，总比每天都被日本人算计要强得多！”

“这倒是！”萧震雷点点头，问道：“程老爷，你那六成股份卖给三井福大概能卖多少钱？”

“他说他要买三成，价钱是三万，如果我把七成都卖给他，他怎么着最少也得给我五万吧？拖欠那些女工的薪水总共差不多一万两千两，将拖欠的薪水发下去之后老夫还剩余三万多两，再想想做点什么小生意吧！”

萧震雷心想自己不是要在闸?北那边开纺织厂吗？与其要买新地皮、招募新工人，购买新机器，还不如把程裕盛的纺织厂股份买下来，七成股份是有绝对控股权的，完全可以想办法把三井洋行占有的那三成股份吞掉，至于想什么办法，他心中自有定计！

第171章会审公廨

想清楚之后，萧震雷对程裕盛道：“程老爷，我有一个想法，最近呢我也想开一家纺织厂，如果一切从头开始，花钱倒是小事，关键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我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既然程老爷想卖掉工厂，那您与其卖给三井福那个混蛋，还不如卖给我，您看呢？”

程家人、包括王亚男都听得一愣，程裕盛有些疑惑，问道：“萧贤侄，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怎么突然想起开办纺织厂来了？现在纺织行业可不太景气啊！而且你如果买下纺织厂肯定要直接面对三井福，这家伙歹毒着呢，他可不好对付啊”。

萧震雷笑道：“程老爷，我想开纺织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是一直没有精力、没有时间，现在您这里有一家现成的，我当然想直接买下来，而且这次三井福真正对付的本来就是我，您只不过是受了无妄之灾，当然他想夺取您的纺织厂占位己有这是肯定的，既然三井福要对付我，那我就陪他玩玩，免得他在我们中国太过嚣张，搞得所有人都怕他，程老爷不必太过担心我，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程裕盛见萧震雷这么一说，他心下也是愿意的，既然萧震雷愿意接手，他还不如把工厂卖给萧震雷，也不用去面对三井福那该死的日本人了，斟酌考虑了一下后答应道：“好吧，既然萧贤侄愿意接手老夫的工厂就再好不过了，这样吧，我也不占你的便宜。工厂现在这个样子确实不值多少钱了，你给我五万两。那七成的股份就是你的了！”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想了想说道：“多谢程老爷的好意。实际上这个工厂还是值一点钱的，再说我和碧瑶、亚男是好朋友，我不让您吃亏，我给您四万两，拖欠女工们的薪水由我来负责，明天上我陪您一起去会审公廨当面向会审官说明您在工厂的七成股份已经卖给了我，由我接受纺织厂所有一切事宜，包括拖欠女工们的薪水都有我来负责！”

程裕盛闻言搓着手不要意思道：“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我们家碧瑶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真是她的福气啊！”

萧震雷笑道：“都说是自家人嘛。不用客气啊，哈哈！”

“对，对，是自家人，哈哈哈?”。

萧震雷当即借用程家的电话给秦连魁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带合同过来与程裕盛签定股权转让协议，秦连魁在电话中答应，很快就赶了过来。

在萧震雷的介绍下，程家人和王亚男都与秦连魁认识了。寒暄一阵之后，双方当即在秦连魁的见证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签完协议之后，程裕盛虽然心里松了一口气，至少再不用面对三井福。但是他心里一点也高兴不一起来，裕盛纺织厂是他多年的心血，就这样卖出去了一时之间还真是舍不得!

萧震雷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怎么回事。对他说：“程伯父，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您成全！”

程裕盛抬抬手：“贤侄请说，只要老夫办得到的推辞！”

“呵呵。是这样的，虽然现在工程已经是我的了，但是我现在没有得

力的人手进行经营和管理，所以我想请程伯父继续当任纺织厂的总经理，帮我管理这家厂子，当然薪酬待遇方面我绝对让您满意，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啊？”程裕盛闻言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激动得颤抖着问：“贤侄说的可是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程家人，特别是程碧瑶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萧震雷，她知道父亲的工厂现在卖给了萧震雷，以后她父亲就没事做了，这么大一家人吃喝拉撒都指望着父亲，如果家里没有收入来源坐吃山空，那四万两银子迟早也是要花完的，现在萧震雷让她父亲继续去经营管理纺织厂，一方面给她家里一份丰厚的收入，另一方面她父亲又可以继续做喜欢的事情，干自己的老本行，这无疑对她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萧震雷笑道：“当然，程伯父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吗？咱们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虽然有合同作为约束，但自认为是儒商的商人一向都是一若千金的！”

程裕盛当即激动地站起来道：“好，老夫答应你了！”

“那以后工厂的事情就多麻烦伯父了！”

又聊了一会之后，萧震雷和秦连魁离开了程家，由于放暑假了，学校里的学生已经不多，萧震雷担心王亚男一个人回学校不安全，就让她留在了程家，程家毕竟比学校安全一些，程碧瑶也想王亚男留下来给她作伴，于是王亚男就答应了。

秦连魁之前是坐黄包车来的，这程家地处偏远，可找不到黄包车了，萧震雷就开车送他回去，在回去的路上，萧震雷道：“我说秦大状，你身家也不少了，这整天坐黄包车也显示不出你大状的身份，我看你还是去买一辆车，你看像我开的这种车坐着舒服吧？我们振华公司汽车厂生产的，出厂价两千美金，当然如果你要买的话，我可以写个条子只收你一千五百美金，怎么样？”

上次秦连魁在严老九的地下赌场为萧震雷和那三个日本赌徒做法律公证人一下子就赚了十分之一赌注大约五十万两银子，这可是一笔巨额财富，再加上他还是振华公司的法律总顾问，薪水相当丰厚，完全用得起这样的汽车。

秦连魁苦笑道：“这车是好，可惜我不会开啊，再说开这机器，我真担心开着它冲到河里去！”

“你找个下人，把车买回去让他学，很快就学会了，以后你就每天坐车上班下班或者去办事，他就做你的专职司机，放心，养一个司机和一辆汽车，以你的身家绰绰有余！”

秦连魁一想也好，没车还真不方便，于是答应道：“那行，那我就买一辆，先说好啊，你答应的，只收我一千五百美金！”

“当然，我说话算数！”

秦连魁心下高兴，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对了，先前我来之前接到了马博阳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他给萧公馆打电话你没在，就把电话打到我那里了，说有一件事情应该告诉你，好像很重要，他认为你应该知道，所

以让我遇到你的话就转告你一声，这几天有空的话去他的侦探社一下！”

“好的，我知道了！”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开车再次来到程府，程府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黄包车，除了黄包车之外，还有一辆马车，看来今天程家的主要成员都要前往会审公廨听审。

看见萧震雷驱车到来，程家人和王亚男都从府里走出来，程裕盛笑道：“贤侄，就等你一个人了！”

萧震雷行了一礼：“伯父，既然都准备好了，那就走吧！”

“好，那就动身吧！”

程碧瑶和王亚男坐在了萧震雷的汽车上，程碧瑶的弟弟程家乐见两个姐姐都上了汽车，他也不想坐马车了，也跑到汽车边想挤进后座，两个女人哪里会让他挤上去，萧震雷只好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上。

会审公廨位于北浙路，内有西式会审公堂、管押所等，设正会审官1人，总管公廨事务，副会审官6人，办理刑民案件，另设秘书处、华洋刑事科、华务民事科、洋务科，管卷室，陪审官则由外国领事担任。

会审公廨的制度章程规定，如果被告和原告均是华人，则由中国人自己审案，洋人领事不准观审；如果被告是华人，而原告是洋人，洋人领事可以观审，会审也在会审公廨内进行；如果被告是洋人，而原告是华人，则审案在领事法庭进行，中方官员可以派人去观审。实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原来是相互的观审变成了只许外国领事到中国官署观看外国人为原告的案件的审理，而不许中国官员到领事法庭观看中国人为原告的案件的审理。会审也大大超出了原来条约的规定。外国领事不但干预中外交涉的诉讼案件，而且还篡夺了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讼案件的司法管辖权。

萧震雷等人赶到会审公廨的时候，会审公廨外已经是人山人海，都知道今天会审公廨对程裕盛拖欠数百女工薪水的案子进行审理，所有女工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很多不相干的人都过来了，当然最应该出现的各大报社的记者们都驾着沉重的照相机对现场进行拍照。

好不容易在女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当中挤出一条路进入会审公廨内，才发生身上出了一身汗，此时距离会审公廨开庭已经不足半个小时了。

会审公堂内坐满了人，大部分是女工代表，除了这些女工代表们之外，还有记者们驾着笨重的相机，作为程裕盛的合伙人，三井洋行也是被告之一，当主要负责人是程裕盛，三井洋行的人只是陪衬，这次三井洋行来的人是三井福，他也坐在了被告席上。

第172章庭审交锋

上午九点，准时开庭，一个穿着清朝官服、带着官帽的中年官员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书记员、录事、日本陪审官、翻译官等人，这些人进来之后，由主持会审公堂秩序的主任高呼：“起立”，座位上所有人都站起来，会审官等人按照自己的座位坐好，下面的女工代表们、观众才坐下，记者们则不断地用相机拍摄着，一时间会审公堂内镁光灯闪耀个不停。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规定与法租界会审公廨的规定不同，法租界会审公廨规定民事案件可以聘请律师辩护，但刑事案件不允许请律师辩护，而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规定刑事案和民事案件都可以聘请律师辩护，可但是这些女工都是没有什么钱的人，自然请不起律师，而程裕盛此时也穷的差点去当铺当了内裤，也请不起律师，都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

现任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官是宝颐，今天由{无 + quled他亲自进行会审，而日本方面派来的陪审管是驻沪领事宫本，宫本显然是来为三井洋行撑腰的。

宝颐说话了：“今日开庭审理裕盛纺织厂女工们状告裕盛纺织厂拖欠她们的薪酬一案，现在开庭，原告方，裕盛纺织厂一共拖延你们多少薪酬？”

原告席上一个女工代表站起来道：“启禀大人，厂里拖欠我们所有女工三个月薪酬一共一万两千两，请大人为我们追讨回所有薪酬！”

宝颐转头向被告席问道：“两位被告，原告说你们裕盛纺织厂拖欠她们三个月薪酬一共一万两千两，是否属实？”

程裕盛站起来耷拉着脑袋拱手道：“是的。大人！”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三井福站起来大声道：“我不承认，会审官、陪审官大人。裕盛纺织有我们三井洋行股份不假，但是这些一直由程裕盛在经营。我们三井洋行全然没管，现在由于他经营错误而导致纺织厂亏损，连女工们的薪水都拖欠了三个月共计一万两千两之多，这笔钱理应由他一个人承担，与我们三井洋行无关！”

三井福这些话一说话，观众席上顿时发出一片嘘声，很快就差点成了菜市场。

宝颐立即用锤子敲着桌子：“肃静、肃静！”

会审官发威，观众们很快就安静下来，宝颐这才开口道：“现在审理的是女工们与纺织厂之间了民事经济纠纷案。三井洋行作为纺织厂的股东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之后再说，现在请不要打扰本官审案！”

三井福张了张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顿时闭上了嘴巴。

宝颐停顿了一下接着问道：“被告，裕盛纺织厂愿意偿还拖欠了女工们三个月的薪酬一共一万两千两吗？”。

程裕盛道：“是的，大人，我愿意还钱。我程裕盛是一个讲诚信的商人，更何况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很好，如此一来此案就简单了！”宝颐点了点头。于是又问：“那么你准备如何偿还拖欠的女工们的薪水？据本官了解的此案的相关线索所

知，你的裕盛纺织厂的账面上只有二百两了，这离偿还一万二千两还差得太远，而你们积压在仓库里的那批棉布根本无人问津。卖不出去就是废料，不值钱！你准备怎么还钱呢？”

这时三井福忍不住站起来道：“会审官大人，偿还女工们薪酬事情事关我三井洋行的利益。我不反对裕盛纺织厂拖欠女工们三个月薪酬一万二千两的事实，但是要偿还这笔钱也是程裕盛一个人的事情。与我们三井洋行无关，他现在根本没钱。如果他在不卖房子的情况下想要还清这笔钱就只能卖掉工厂，但是工厂有我三井洋行的股份，他要卖只能卖掉他那一部分股份，我们三井洋行那三成的股份绝对不能动，而且他要卖掉属于他的股份，我三井洋行有优先购买权”。

“我反对！”萧震雷从观众席上站了起来，这引得观众们大为吃惊，众人都在想此事与这个年轻人又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反对？

萧震雷对坐在他身边的费信惇点点头，两人一起走出观众席来到了会审公堂的中间，却被维持公堂秩序的华人巡捕拦住。

前面不仅三井福和日本领事宫本的脸色不好看，就连会审官宝颐的脸色都变得难看，他用带着怒气的声音喝问：“汝乃何人？竟然在公堂之上胡闹？如不速速说出缘由，本官将立即命人将尔等轰出去”。

萧震雷拱手道：“大人容禀，在下振华公司萧震雷，就在昨日，裕盛纺织厂的程老爷已经将他名下在裕盛纺织厂的七成股尽数卖给了在下，所以说，在下才是裕盛纺织厂的大股东，在程老爷将他的七成股份卖给在下的那一刻起，就由在下负责裕盛纺织厂的所有事宜，包括拖欠女工们三个月薪水一共一万两千两的事情在内！”

“哗——”会审公堂内观众席上顿时变成了菜市场，每个人都互相左顾右盼与身边的人说着话，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在女工代表们看来，现在工厂换了主人，他们讨要薪水的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了。

“肃静，肃静！”宝颐再次敲了敲桌子，观众们听见惊堂声不得不安静下来。

宝颐看向程裕盛，问道：“程裕盛，萧震雷所说的是事实吗？”。

“是的，大人！”

宝颐又转头看向萧震雷问道：“振华公司的萧震雷，既然你现在是裕盛纺织厂的大股东，那么你要相应地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职责，你刚才也说了，裕盛纺织厂拖欠女工们三个月薪水的事情也由你负责，现在你走到被告席上，程裕盛。既然你已经不是裕盛纺织厂的大股东，拖欠薪水一事也由萧震雷负责。此案也就与你无关，你可以下去了！”

程裕盛拱手道：“多谢大人！”说完便从被告席上走了出来。

三井福顿时脸色铁青。他再度大声道：“会审官大人，我反对，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在股权转让方面，我们三井洋行具有优先购买权，而程裕盛不经过我方同意就擅自将股权卖给第三方是错误的行为，我请会审官大人判决他们之间的买卖无效！”

萧震雷向身边的费信惇点了点头，“三井先生，我请我的律师来回答你好了！”

费信惇看着三井福笑道："三井先生。我想你搞错了吧？没错，是有很多企业股东之间有这样的协议，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股东想出售自己手中的股权，而同企业的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可是你要搞清楚，这只是你们从前之间的口头协议，你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协议存在，而且公共租界工商法中也没有这种明确规定股东转让股权给公司以外的第三方要通知其他股东！"

程裕盛此时还没有走，他站定转身道："是的。会审官大人，我们之间没有书面协议！"

宝颐看向三井福沉声道："三井洋行的反对无效！"说完问身边的陪审管宫本："宫本领事有什么意见吗？"。

三井福的理由本身就站不住脚，宫本当然不会傻到这个时候出言反对，他摇头道："本领事没有什么意见！"

宝颐点点头："好。庭审现在继续，萧震雷，你刚才说承担拖欠女工们三个薪水一万二千两。你什么时候可以付清？"

萧震雷道："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全部付清！"

"好！"宝颐立即到："本官就判决你在明天中午之前将拖欠女工们三个月薪水一万二千两全部付清，如过期不付清。则由会审公廨出面强制执行，将没收你在公共租界内的房子然后出售给他人。所得钱财偿还女工们，你有意见吗？"。

萧震雷摇摇头："没有！"

这时三井福又道："会审官大人，我们三井洋行再次声明拖欠女工们薪水是程裕盛经营不善造成的，与我们三井洋行无关，即便工厂换了大股东，因为偿还女工们薪水的问题，我们三井洋行在裕盛纺织厂所占的三成股份是不能动的！"

萧震雷冷笑道："这不可能！裕盛纺织厂不是没有辉煌过，在它辉煌的时候三井洋行是拿了分红的，现在它没落了，也不能完全怪程裕盛，他也不想工厂亏损，做生意嘛，有赚有亏，谁都知道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如果你怕亏损，那你当初就别入股啊，难道你们三井洋行就只能赚不能亏？这道理无论放在哪一个国家都说不通，现在工厂的账目上一共还有二百两，除去这二百两，还需要一万一千八百两才能偿还拖欠女工们的薪水，这些钱由我们双方按照所占工厂股份比例的多少来出，如果你不出，我作为绝对控股人有权找人计算工厂的净资产，按照你三井洋行所占股份比例扣除你三井洋行要承担的那部分钱，也就是说你原来占三成股份，经过计算工厂净资产扣除你要出的那部分，你可能只有两成股份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三井福大叫起来！。

此时日本领事宫本帮三井福说话了："萧先生所说完全没有道理，不符合情理！"

费信惇站出来道："会审官大人，公司法规定股东对公司有责任也有义务，在享受公司分红的前提下，也理应承担公司可能存在的亏损风险，我的当事人所说合情合理，在法律上是占得住脚的，也是有法律支持的！

如果三井洋行不同意出和笔钱，那么我的当事人只能申请破产，找会计师计算工厂的净资产，然后出售工厂所有机器设备和地皮，所得资金一部分用来偿还女工们的薪水，另一部分按照所占股权比例进行分配，我的当事人不可能单独承担这笔欠债，这毕竟是整个工厂的事情，不是我的当事人一个股东的事情”。

宫本不清楚三井福的态度，也不好帮忙说话，他看向三井福问道：“三井福，三井公司是什么态度，是同意按照股份出钱，还是同意让工厂破产？”

三井福当然不想让工厂破产，他的目的是把裕盛纺织厂搞，到手，既然没有得到程碧瑶，那么这个工厂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一定要想办法夺过来，他想了想咬牙道：“好，我同意出钱！但是我们三井洋行作为工厂的股东，有权派人参与管理和经营！”

萧震雷笑道：“当然可以，这是应当的，至于你派谁来是你们三井洋行的事情，但是具体当任什么职务还要另外再协商！”

宝颐见没什么事情了，当即宣布退庭。

第173章偷梁换柱

庭审结束之后，萧震雷与程裕盛来到了裕盛纺织厂，厂里的除了两个看家的老头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好在现在的工人们都非常实诚，即便工厂拖欠了她们三个月的薪水，她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工厂里的机器设备和堆积在仓库里的成品棉布搬走换成钱。

程裕盛带着萧震雷在纺织厂里转了一圈，大致介绍了一下情况，情况比萧震雷想象的要好得多，虽然工厂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水了，但是程裕盛还是把工厂打理得井井有条，厂里各处地方都整洁有致，没有丝毫的脏乱差。

两人一边参观着一边说着话，萧震雷在脑子里思索着如何把三井洋行那三成的股份给吞掉，程裕盛带着萧震雷走到一个纺织车间介绍道："贤侄，你看这个纺织车间一共有六十八台织布机，都是今年年初才买进来的，也可以说是现在最为先进的织布机，可惜只用

了几个月！"

萧震雷在车间参观了一下，发现这些机器都非常新，保养得很好，几乎和新的没什么两样，机器上几乎没有丁点棉纱，也没有灰尘，这说明几乎每天都有人擦拭保养。

两人接下来又参观了两个车间，一大一小，都是纺织车间，但是这两个纺织车间的机器已经很旧了，特别是大车间的机器已经很陈旧，样式很老，工作效率也很低，而小车间的纺织机要好一些，款式不是很老，工作效率也要比大车间的机器要高很多。

在参观了这两个车间之后。两人又来到一个大纺纱车间，厂里不仅自己纺纱。而且还要从外面采购纱线，毕竟厂里面纺纱车间的生产能力还难以满足织布车间的需要。为了能让织布车间的产能开到最大，厂里经常要从别的纺纱工厂进货，这个纺纱车间有一半的机器比较新，另一半的纺纱机比较老旧。

参观完工厂之后，萧震雷问道："程世伯，三井福知道工厂里的情况吗？"

程裕盛想了想摇头道："从前三井洋行安排在厂里上班的副厂长石桥木宏自从工厂的情况日益衰落之后已经有两个月没来工厂上班了，听说是回了日本，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来上海滩都难说得很，三井福才来上海没多久？我估计他来之前都不知道三井洋行在我的厂里有股份"。

萧震雷思索一番。脑子里很快有了一个计划，不过这还得征得程裕盛的同意，他道："程世伯，我担心三井福并不会甘心失败，一计不成肯定又会想其他的阴招，我想了又想，与其我们总是被三井福算计，还不如我们给他来一招釜底抽薪，让他无计可施。只能干瞪眼！"

程裕盛听到萧震雷要算计日本人，顿时眼睛一亮，连忙问道："贤侄，不知这釜底抽薪是个怎么个抽法？"

萧震雷笑道："昨天我和世伯已经说过。其实我早就想开一家纺织工厂，都已经派人去联系购买地皮了，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三井福对工厂的

情况并不清楚，不如我们把工厂里的新机器和工作效率良好的机器都秘密搬走。搬到我新成立的纺织工厂去，只留下一些工作效率低下和不能用机器在这里。然后跟工人们说，让她们全部都去我们的新工厂上班，当然您放心，您还是新工厂的总经理，工厂的经营和管理还是由您来负责，新工厂只不过是借鸡生蛋！”

程裕盛并没有老糊涂，他愣了愣道：“如果把新机器和工作效率良好的机器都搬走，只留下效率低下和不能用的机器在这里，再加上工人们都去新工厂，那么这里岂不是成了一个空壳子？”

“没错！”萧震雷点了点头，继续道：“三井福不是想把这家工厂夺走吗？如果没有了机器和工人，这个工厂就等于成了一个空壳子，既然他要想阴招对付咱们，那咱们就既给他来一招釜底抽薪，再来一招金蝉脱壳，留给他的只是一个空壳子，值不了几个钱了，到时候我再把他叫过来，商量为工厂注资的事情，没了好机器和工人，想要让工厂重新开动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注资购买新机器和重新招募工人，重新招募工人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招募的新手需要培训才能上岗，而熟练工人又不是那么容易招到，而且重新给工厂注资的事情并不那简单，三井福会肯在为工厂注资吗？除非三井洋行的钱多得烧都烧不完，到了那个时候，三井福只能看着我申请破产，卖掉那些破烂之后所得的欠款扣除他必须要付的那一部分工人薪水，他能收回去的投资只怕没剩下几文钱了！”

程裕盛听了萧震雷想的办法，顿时兴奋地差点跳起来，“贤侄，你想的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明着我们也亏大了，实际上我们不但没亏，还赚了，把日本人那三成都赚过来了，高啊！”

萧震雷想了想，还是觉得有点不妥，这个计划还有漏洞，三井福不是傻子，工厂有多少机器和多大的规模，他只要派人打听一下就应该打听得很清楚，如果工厂的机器突然少了一大半，那么他完全可以向巡捕房报警，要求彻查机器突然不见了一大半的原因，一旦巡捕房介入，事情就会变得复杂。

想到这里，萧震雷摇头道：“悄悄的搬走一批新机器和工作效率良好的机器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数量突然少了一大半，如果三井福知道了此事必定要报警让巡捕房调查，我想了想，还是应该秘密买一批废旧的机器抬进来滥竽充数，糊弄一下三井福和他派来的代表！”

程裕盛想了想点头：“这好办，在上海滩的纺织厂多如牛毛，随便哪家厂子里都有一些废旧的机器。老夫可以想办法买一批，一堆废旧的东西。不值钱，有的老板还巴不得有人把它们拉走。甚至还倒贴车马费呢！”

萧震雷当即道：“那行，就这么办！程世伯，这件事情就麻烦你来做，今晚连夜把买到的废旧机器搬进来，再把新机器和工作效率良好的机器搬到新工厂里去，我下午从振华公司找一些人过来帮你，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程裕盛答应：“好，我下午就去办这事情。等你从振华公司叫的人过来之后，我们连夜就搬机器！”

“嗯！”萧震雷点了点头，又想到了女工们的问题，“对了，世伯，你马上派人把工厂里的管理人员都叫过到工厂里，厂长、副厂长、各科室的负责人，还有车间主任、生产小组组长这些基层管理人员全部叫过来，我们和他们一起开个会。把工人都拉到新工厂去的事情定下来，免得夜长梦多”。

“好，厂里有电话，我这就去打电话叫人去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程裕盛的动作很迅速。那些工厂管理人员也很快赶了过来，人不多，只有三十多人。程裕盛找了一个比较小的厂房让人收拾干净，大家就在厂房里开会。

程裕盛首先向工厂管理层介绍了萧震雷。上午在会审公廨的时候，也有不少工厂管理去听了庭审。都认识萧震雷。

“下面请萧总裁说一件事情！”

萧震雷在管理人员们的掌声中走了出来，“诸位，你们好，你们当中不少人上午去了会审公廨，应该认识我了，没有去的也没关系，现在你们也认识我了，既然大家都认识了，那我也就有什么说什么，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裕盛纺织厂为什么会落道这副田地？这其中当然有程世伯经营不当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三井洋行的三井福从中捣鬼，工厂绝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搞得工人们与老板对簿公堂，这不好听啊，程世伯不是不想把工人们的薪水给发下去，只是一时间周转不过来，其实他这几个月一直在想办法，腿都跑细了。外人不知道都还以为程世伯想赖账，却不知道这是三井洋行的三井福在挑唆，他一方面派人绑架了程世伯的女儿程小姐，另一方面放出消息说工厂要倒闭了，程世伯要跑路了，私下却向程世伯提出要低价收购程世伯手上的股份，工人们听说之后当然会担心自己的薪水打了水漂，程世伯和我都不会怪罪工人们，工人们累死累活的干了几个月却一分钱都没拿到，搁谁身上都不舒服，这一切都是三井福捣的鬼，我们只恨他，与工人们无关！”

管理层职员们听了萧震雷这一番话，都鼓起掌来，看来这个新老板还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大家一边使劲鼓掌，一边交头接耳低声议论。

“三井福真是该死，太恶毒了，这种歹毒的办法就想得出来！”

“是啊，日本人太坏了！”

“新老板这个年轻人不错，他是程老板的未来姑爷吧？”

萧震雷见管理层的职员们都反应不错，举手示意大家停下来，等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他又道：“今天去了会审公廨的人应该都知道，三井福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可是我想他并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来再来搞我们，想把工厂夺走，我和程世伯商量了一下，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得逞，我作为工厂的新老板，也希望你们这些工厂的管理层能和我们一条心！”

“好！”

“没说的，老板能跟我们交心是把我们当朋友，我们一定和老板一条心！”

萧震雷笑道：“谢谢，谢谢大家，我想请诸位能够把工人们都组织起

来，我在闸?北另外开了一家纺织厂，厂房和其他设备都是现成的，只是没有机器和工人，我希望诸位能够把工人们都组织起来全部带到新工厂里上班，三井福不是想夺走裕盛纺织厂吗？我只留下一个空壳子，看他怎么夺走？当然诸位这么多年为工厂劳心劳力，程世伯很感激大家，我作为新老板也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新工厂的薪水都将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一成，从现在开始，我会派人对诸位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到了年底的时候，工作努力、表现良好的人，我作为老板会给他发红包，这个红包可大可小，少的可能只有几十块大洋，多的可能有上万块，就看你的能力和表现了！”

“好！”

“太好了！”所有人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拼命地鼓掌，萧震雷和程裕盛互相看了一眼，心里都知道管理层的士气被鼓动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接下来，萧震雷让管理层的职员们明天上午同工人们一起前来领薪水，并且要与工人们沟通好，坚决要把所有的工人都拉到新工厂里去。

等管理层职员们都散去之后，萧震雷又让那两个看门的老头回家，给他们放两天假，晚上有人来搬机器，给两个看门的老头看见了可不好。

三井洋行。

“八嘎，八嘎雅鹿！该死的萧震雷，竟然与程裕盛那个老家伙合伙坑我，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三井福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将办公室里的东西都砸得满地都是。

三井福本来是想夺走程碧瑶，气死萧震雷，顺便把程裕盛也给坑一把，却没想到他没有气到萧震雷坑到程裕盛，反而被萧震雷坑了，真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裕盛纺织厂是三井洋行的财产，绝对不能让萧震雷在工厂里乱来了，如果他又经营不善导致工厂亏损，那损失的都是三井洋行的财产啊，不行，我得找人盯着他！”想到这里，三井福捡起电话道：“通知萧震雷，就说我要跟他商量派人去裕盛纺织厂任职的事情，另外准备好马车！”

“嗨！”

没过一会儿，一个职员进来道：“三井先生，刚才已经通知了萧震雷先生，他说让您明天下午去他家里商量三井洋行派人去裕盛纺织厂任职的事情，另外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在明天上午八点之前把三井洋行应该拿出来偿还工人薪水的那一部分钱派人给他送过去”。

三井福一听，顿时焉了，摆摆手有气无力地样子道：“行了，我知道了，你去财务部找人算了算，看需要拿多钱给裕盛纺织厂，然后你把钱拿出来给萧震雷送过去！”

“海！”

第181章各有心机

德玛跟始终不紧不慢地跟在艾弗逊的身后，她观察过艾弗逊，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杀手，她不是看不起艾弗逊，艾弗逊给她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痞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杀手？因此她也没有怎么隐藏行迹。

跟了三条街之后，马上又要转过一个拐角，德玛刚刚迈出一条腿，身体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一只胳膊就横扫过来，幸亏她反应很快，否则这一下被扫中喉咙肯定得躺下，可她刚刚伸出一只手臂挡住，可对方的另外一个拳头又击打过来，她不得不又歪头躲闪，可对方变拳头为掌将她的脑袋一扒，直接被对方顶在了墙壁上。

当德玛看清楚对方的面孔时，才发现这人竟然是刚才被她撞到的男人，“你？”

杰克冷冷道：“撞在我的手里，你实在是太不幸了”说完就要动手。

德玛心中一寒，立即道：“别动手，有话好好说，我没有恶意，真的！”

“那你为什么要跟踪他，别撒谎，否则我拧断你的脖子！”

德玛心中怒气冲冲，哼，该死的男人，真是不解风情，竟然如此粗鲁地对待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她心中虽然颇为委屈，但是也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绝对不会怜香惜玉，她脑子里转了几圈便张口说道：“他欠我钱，刚才我在公园里看到他，所以想找他要回属于我的钱！”

杰克心中疑惑，又有些犹豫不决，作为一个把杀人当做生意的人。除非危及自身生命，在没有钱赚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杀人。他盯着德玛看了几秒钟，开口问道：“他欠你多少钱”。

德玛正想说一百美元。但是她却突然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因为她突然想到这个数字可能太大了，说不定眼前这个人为了帮前面那人逃债而杀人灭口，她立即改口道：“十美元！”

杰克一直看着德玛，希望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说谎的迹象，但是很遗憾，德玛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说谎可以不眨眼，眼神也如平常一般。他脑子里转了几圈，身后从衣兜里摸出十美元冷冷道：“这里是十美元，我替他还了，如果让我再发现你跟着我们，我可不会像现在这么客气，拿着钱离开，马上！”

德玛毫不犹豫地拿了钱转身就走，她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的杀气太重了。等走过一段路拐弯之后她靠在墙壁上大口大口的喘气。她确定对方没有跟过来之后才放松下来，忍不住又想，为什么这个人给她的压力那么大？难道他就是刘福彪请来的杀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看他是否能够真的杀得了鄂那海。如果他真的有本事在重重护卫当中杀得了鄂那海的话，就说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说不定可以杀得了萧震雷。到时候可以出钱请他去杀萧震雷。

次日，来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拿回了那本名叫《茶花女》的书。书很快被交到刘福彪的手上，刘福彪拿到书之后打开。书页中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英语写着：“酬劳一万美元，明天在老地方先付五千美元，

事成之后的第二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付剩下一半！”

当这句话被翻译出来之后，刘福彪不由皱起了眉头，他实在没有想到杀鄂那海需要这么多钱，一万美刀可不是一万大洋，也不是一万两银子，这个价钱有点高了一些，不过一想道鄂那海的官阶以及此人杀了那么多兄弟，他就释然了，一万美刀就一万美刀，他当即派人拿了银票去外国银行换一万美刀。

第三天上午，来福一如既往地去接头，他手里拿着一个纸袋，知道里面装着很多钱，但是他是个明白了，丝毫不敢起一丝贪念，因为他知道只要动了这笔钱，等待他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纸袋被艾弗逊拿回来了，杰克同样没有露面，但是他一直都跟在艾弗逊附近，随时监视，既监视艾弗逊，也查看是否有人跟着艾弗逊。而艾弗逊丝毫不清楚纸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虽然他十分好奇，可他没想着要打开，尽管他是一个不着调的人，可他做事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如果他知道纸袋里装着的是五千美元，如果他知道自己一直在被杰克利用，如果他知道自己这几天一直在做着这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地下接头的工作，他一定会后悔得要死，可惜他什么都不知道。

宝山县衙。

“大人，请！”县令葛士宏我端起茶杯请鄂那海喝茶。

鄂那海刚刚到来，他坐在了左首位置，端起茶杯喝了两口之后放下茶杯道：“葛大人，安排进振华公司的那十几个探子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振华公司方面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人随时跟着他们，不让他们有单独休息的机会，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本官担心很长时间都查不清振华公司的底细！”

葛士宏听了鄂那海的话之后也紧锁着眉头道：“是啊，这件事情还真是有些棘手！”

鄂那海道：“这几天本官一直在想，是不是要命令那些探子冒点险，葛大人，你怎么看？”

葛士宏想了想问道：“鄂大人，可是下官当心动作过大的话，有可能会打草惊蛇啊”，他也有着自己的考虑，如果真的把萧震雷逼急了，萧震雷提前起兵发难的话，首先遭殃的就是他的宝山县，而鄂那海却可以躲进上海滩高枕无忧，他葛士宏就惨了，他这个宝山县令如果把整个县都给丢了，朝廷饶不了他，可被萧震雷抓住之后也十有**会被杀头，他左右都是一个死，除非动作快逃进租界，可革命党在租界也是有势力的，到时候革命党会不会追杀到底？无论怎么想，葛士宏都觉得萧震雷如果提前起事，他葛士宏都铁定要遭殃！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对付萧震雷的事情一定要谋划妥当之后才能进行，所以他为了自己的小命必须先稳住鄂那海，不让鄂那海一时冲动误了他葛士宏的小命。

鄂那海见葛士宏这么说，把心里早就想到的话说了出来：“本官就是要打草惊蛇，如果萧震雷这条大蛇一直缩在洞里不出来，我们岂不是一直要跟他耗下去吗？本官没那么多的时间，把动作搞大一点，看看他是什么反应，也试试他的底线！”

葛士宏立即道："大人，下官认为这样做不妥啊，您想想看，万一这次我们的动作过大，让他以为他的秘密已经暴露，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前起事的话，我宝山就遭殃了啊，大人您可以一走了之，下官我就惨了，丢了宝山，朝廷不会放过我，我被革命党抓住的话，他们也不会放过我，无论怎样，我都死定了啊！"

"呃？"鄂那海听了葛士宏的话才意识到自己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了问题，完全没有替个葛士宏考虑过，葛士宏确实说得没错，萧震雷如果提前起事，那么宝山被攻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葛士宏左右都是个死，他为了自己的小命肯定不赞成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就对萧震雷下手。

鄂那海想到对付萧震雷还需要葛县令的配合，因此不能不顾忌葛县令的感受，也不能不便葛县令的生死当一回事，如果自己一意孤行的话，葛士宏肯定不配合，对付萧震雷的计划就完不成了。

为了笼络住葛士宏，鄂那海只能放弃自己先前的想法，他点头道："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好吧，咱们暂时不采取过激的动作，让那些探子继续在振华公司里，但只要就机会的话就要采取行刺探振华公司的秘密！"

送走了鄂那海之后，葛士宏才感觉自己额头上全是汗珠，好不容易稳住鄂那海，又要祈祷萧震雷这小子千万别提前发动，否则他的小命就不保了。

坐在太师椅上，葛士宏闭目养神，但实际上脑子里却在转个不停，刚才听了鄂那海的话之后他明白派去的那十几个探子已经被萧震雷察觉出来，因此派了人日夜防备着，只怕很难刺探到有用的消息，看来只能另外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葛士宏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派去的人被盯住了，只怕再派人进去也不行，倒不如想办法收买工厂里的工人，萧震雷总不能对所有的工人都防备吧？

感觉到这个办法可行之后，葛士宏越想越兴奋，他立即派人将师爷叫过来吩咐："你去办一件事情，你这样"。

师爷听后点头道："大人放心，小人一定办好这件事情，把人给您带来！"

"嗯，很好！"葛士宏说了一句，又叮嘱："带来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明白，大人！"

第182章杀鄂那海

从租界通往宝山的路上，杰克和艾弗逊两人分别骑着一匹马，两匹马都是租来的，对于杰克这种过路杀手来说，买两匹马实在是太不划算，好在在上海滩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可以办到，租两匹马算什么？

艾弗逊对于杰克让他带路前往宝山方向十分的不爽，但是为了那每天的三美元的酬劳，他也只能忍了，在他的眼里，杰克比葛朗台还要吝啬。可实际上呢，如果按照每天三美元计算，他一个月平均可以得到九十美元的薪水，在这个时代，九十美元的月薪已经非常高昂了。

“嘿，我说杰克，我们干嘛要来这里？越往前走越荒凉了，你看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就进入了宝山境内！”

“哦？是吗？”杰克抓着缰绳双腿轻轻夹着马腹。

艾弗逊大声道：“当然，我去过宝山，这条路我走过好几次了，不可能记错的！”

杰克扭头前后看了看，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和周围的建筑，他勒马停下道：“好吧，我们回去吧，我也只是想出来走走！”

艾弗逊求之不得，他露出笑脸道：“那真是太好了，好吧，现在我们掉头往回走！”

杰克这次出来就是来踩点的，为了杀掉鄂那海，他必须要把鄂那海每天走到的路亲自走一边，这几天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对租界的法律做了一番了解，一是对鄂那海进行了一番调查，得知鄂那海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宝山。因此他决定对前往宝山的路进行一番踩点，看看在哪里动手最为合适。

两人刚刚掉头往回走没多久。萧震雷就看着汽车从宝山方向过来，很快便追上了杰克巨额艾弗逊两人。汽车经过两人身边时，萧震雷忍不住扭头打量着杰克，并不是因为杰克是一个洋人，上海滩的洋人多得是，洋人并不是稀罕动物了，吸引他注意的是杰克那一身美国西部牛仔的形象，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有洋人以这样一副形象出现。

当两人的目光相对时，萧震雷便知道这个洋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这人绝对见过血。而且还不少，只有杀过很多人的人才会具备那样的眼神，不过这不关他的事情，只要这个洋人不招惹他就好，萧震雷的汽车很快远去。

艾弗逊见杰克一直看着汽车的影子出神，便出声道：“噢，这个人叫萧震雷，是上海滩的富豪，不仅有钱。而且很厉害！”

杰克眉头一挑：“很厉害是什么意思？”

“呃，很厉害就是就是很能打！”

杰克有些不屑，“很能打吗？再能打能打得过枪？”

艾弗逊耸耸肩道：“嘿，杰克。用枪和能打是两回事，如果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个人武力就能派上用场了。或者当敌人离你很近，枪拔不出来就成了累赘！”

杰克淡淡道：“我从来都是一颗子弹解决问题！”

“那如果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那也只不过是多开几枪而已！”

在艾弗逊的眼力。杰克这个家伙没救了，不仅冷酷。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而且还是一个十足的超级自恋狂，当然这家伙不是对自己的容貌自恋，而是对自己的枪法超级自负。

三天之后的上午，艾弗逊一如既往地来到旅店找杰克，杰克却告诉他今天可以自由活动，不用全程陪同，这让艾弗森今天没有进账，他有些小小的不满，但他很快高兴起来，因为杰克告诉他，三美元的酬劳照发。

艾弗逊喜滋滋拿着三美元走了之后，杰克从床底下拉出皮箱放在桌子上，打开后将里面叠好的衣服全部放在床上，然后从身上拿出一把小匕首将箱子底部的一块木板撬开，当木板被拿出来之后，两支泛着白色金属光泽的柯尔特“决斗型”左轮手枪躺在里面，周围还盘着一条插满了子弹的子弹带，子弹带上还有两个枪套。

他取出两支手枪和子弹带，用一块干净的布片小心仔细地擦拭着手枪，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丝遗漏，他还找来一根筷子戳着布片插进枪管中清理枪管内部，花了一点时间对枪支进行保养之后，他又给两支手枪都上满子弹，这种柯尔特左轮手枪的弹巢同样装六发子弹。

做完这些之后，他便将两支手枪都装进枪套中，而子弹带就如同一根武装带，在行动中完全可以当做皮带系在腰间，上面挂着枪套，枪套中装着手枪，这样可以让他以最短的时间拔枪开火。

他拿过一个布袋将子弹带和两支手枪装好，又把衣服全部放进皮箱之中，将皮箱再次放进床下藏好后就提着布袋出了门。

实际上杰克在西部时平常与人决斗都只带一支枪，因为敌人往往只有一个人，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根据他这几天的观察，鄂那海每次出行一般都带八个清兵护卫，这八个清兵都背着步枪，想要杀死鄂那海之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掉他的手下清兵然后逃离现场，一支枪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柯尔特决斗型左轮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而包括鄂那海在内却有九个敌人，任何人都知道，左轮手枪与后来的自动手枪相比，有着火力弱和装弹速度慢的缺点，杰克还没有狂妄到在与九个敌人的战斗中换子弹，那不叫勇气，而是自杀。而如果有两支枪就不同了，他自信以他的枪法和开枪速度，完全可以在十二发子弹打光之前解决掉鄂那海和那八个清兵而自身不被子弹击中。

离开旅馆之后，杰克去了附近的车马店，他找店主租了一匹马，他这几天每天都来租马，算得上是老雇主了。车马店老板是一个华人，对杰克这个洋人老主顾很客气。而杰克虽然性子冷酷，但却丝毫没有其他洋人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让车马店掌柜的心里很高兴，在价格上也给杰克进行优惠，杰克虽然不清楚行情，但依然能感觉到这个车马店老板的善意。

他骑着马很快穿过一号钢桥来到租界北区，只用十几分钟便来到了租界北区与华界的交界处附近，他没有接近交接处的路口，这里虽然有些荒凉，往往一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看到一个人，但是在交界处的路口有一个哨卡。在哨卡执勤的是租界万国商团的队员，在那里动手显然不是明智之

举，一旦他开枪，在哨卡执勤的万国商团队员们肯定不会对他客气，他选择的地方距离哨卡两里，周围是一片田地，没有任何建筑，行人来往并不密集，他将马的缰绳系在路边一棵树上。从布袋里拿出子弹带围在腰间，子弹带上有铁扣，就如同武装带一样，他练习了十几次把枪之后就则坐在树荫下纳凉吸烟。

今天鄂那海来到得有点晚。他和他手下的八个清兵从南边的县城方向而来，他们九个人都骑着马，当他们出现在杰克视线里的时候还在两里之外。

杰克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动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行人稀少，周围没有民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被人看到战斗现场，他不想有目击者。这对他而言十分的危险，要知道他现在在上海滩可不是一个牛仔的身份，而是一个杀手。在美国西部的时候，他在决斗时杀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杀人越货的强盗，杀死那些人完全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可是今天他要杀的目标是一个清国大官，不过他有绝对的信心，只需要十几秒钟他就可以结束战斗扬长而去。

在自动手枪出现之前，左轮手枪在短距离战斗中绝对是王者，不过它也存在着火力弱和壮胆速度慢的缺点，但是不要忽略了一点，任何一种被使用和发展了近200年的工具，都会产生属于它的使用艺术。而这种“使用艺术”如果体现在武器上，那通常就代表“可怕的战斗力”。在这一点上，左轮手枪也不例外。

如果一名对你有敌意的左轮手枪速射高手站在离你不到10米的距离上，那对于你来说，如果想活命的话，理智的选择是不要做出任何挑衅性的动作，不要试图用你的自动手枪抵抗。就算你的自动手枪的弹匣里有再多的子弹，就算你的自动手枪的射速再快，都没用，在你能开枪前，对方至少已经能打中你两枪了！

左轮手枪快速射击技术是牛仔和江洋大盗们在解决个人恩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集快速拔枪、快速瞄准和快速射击于一体的左轮手枪射击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科尔特左轮手枪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决斗者”型左轮手枪，简直就是为了快速拔枪术而设计的，这把枪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在19世纪中后期西部的决斗场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左轮手枪快速射击技术也称为拔枪术，它有两种方法，第一，在拔枪的过程中将击锤扳到位，同时完成瞄准射击。第二，在射击时扣住扳机不放，而用另一只手反复撸动击锤。如果要开枪数次，这两种方法就要连接进行，但一般的情况下，一枪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是今天杰克没有使用第二种方法的机会，因为一旦开火，他要两手同时拔出两支手枪，只能完成第一个方法。

看着鄂那海和他手下八名清兵骑马走近了，杰克又吸了几口烟之后扔掉烟头起身走到了土路中间看着走在最前面的鄂那海。

“律”鄂那海勒马停下看见站在路中间的杰克，洋人？这鬼佬在这里干什么？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杰克看着他如同看着死人一般的眼神充满着杀

气，但是他还是感觉到杰克好像很不友善，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防备，从马上跳下来走几步拱手道：“这位先生”。

“砰”就在鄂那海开口的那一瞬间，杰克拔枪了，他两只手同时拔枪，同时开火，仿佛只有一声枪响，但却有两个人同时倒下，鄂那海和他右后侧的一个清兵，他们两个胸口各中了一枪。

就在其他七个清兵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杰克微微蹲下，一脚迈步向前一步，他手上的两支又同时开火了，还是如同一声枪响，又有两个清兵从马背上掉下。

剩下五个清兵顿时大惊失色，他们纷纷把背在背后的步枪取下来，可这时候杰克又再次开枪了，一个正准备向他射击的清兵被打死，另外一个还在拉枪机的清兵也被打中一枪跌落下马。

剩下三个清兵顿时吓破了胆，刚才还在准备拉枪机上膛向杰克开火的，可看到九个人一个呼吸的工夫就死了六个，他们的主子鄂那海还首先遭了殃，他们害怕了，动作慢了，这个给杰克赢得了时间，他先开了枪，同样是两枪同时开火，两个清兵中弹，但是这两个清兵手中的枪也响了。

杰克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闷哼，其中一个清兵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边肩头，但是那两个清兵也跌落下马，最后一个清兵还没来得及开枪就看见现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但他手中的枪还是响了，杰克手上的枪也同时响了，最后一个清兵跌落下马死去，他刚才胡乱开枪打出的一发子弹却没有击中杰克。

杰克忍着肩部的剧痛快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用枪指着地上的尸体，这时候马匹都跑开了，地上只躺着九个人，他逐个用脚踢了踢每一个人，在检查途中发现有一个清兵还没有死透，他又补了一枪，当确认所有人都死去之后才扭头看了看肩头的伤势，他收起手枪，然后将外衣脱下来，把穿在里面的衣服脱下撕成布条将伤口包裹住，防止伤口继续流血。

做好这一切之后已经过去了几分钟，这比他刚才射杀鄂那海和八个清兵的时间都要长得多。处理好伤势之后他才取了租来的马，骑马快速离开这里，他可不想与附近哨卡的万国商团的士兵发生战斗。

第183章财货迷人心

鄂那海在租界内被人袭击致死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此事，清廷方面也就此事紧急向租界方面发出照会，要求派员协助租界巡捕房进行调查，但租界方面却严词拒绝了，清廷也无可奈何。

按理说，租界方面一般是不会允许清廷官员带着武装人员进入租界内的，除非是请求政治庇护，但鄂那海明显没有请求过政治庇护，不过他这些天一直往返于宝山和上海县城之间，走租界是最近的，如果要绕道的话，则要绕一大圈，为了方面来往于宝山和上海县城之间，他事先跟租界当局打过招呼，租界当局见他只是过路就并没有刁难，可没想到这次他竟然被人打死在租界北区，而且连同他手下的八个全副武装的清兵也一同被杀，此事造成的轰动不可谓不大，面对媒体的压力，租界巡捕房也不得不加派得力人手进行侦破。

鄂那海的死让萧震雷非常的惊讶，他不知道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干掉鄂那海和他手下的八个清兵，而且在租界内动手，本身就很危险，公共租界巡捕房可不比清廷地方捕快和衙役，也不比法租界那些只知道收受贿赂的巡捕，公共租界巡捕房是有着很强破案能力的机构。

难道是陈琪美那帮人干的？江湖上还是有一些本事的人，要刺杀一个五品的清廷官员也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且鄂那海在上海滩喜欢出风头，不像蔡乃煌等人没事就呆在衙门不出来，革命党人想杀他也没有机会。而鄂那海几乎每天都要在外露面，这就给某些想刺杀他的人带来了机会。

萧震雷对于鄂那海的死并不关心。他只是好奇是谁做的，为此他给金九龄打了一个电话。金九龄在电话中告诉他，经过巡捕房的勘查和法医的检验，发现杀死鄂那海和八名清兵是两支手枪，而且是同一个型号的柯尔特决斗者型的左右手枪，子弹是点45口径，枪管长7.5英寸，这种手枪是为美国陆军配发的骑兵式制式手枪，还有一种型号为枪管长5.5英寸的炮兵式手枪，这两种枪管长度的柯尔特决斗者左轮手枪是军用型。但是柯尔特公司还生产了大量的民用版，枪管长4.75英寸到12英寸不等。

萧震雷也跟上海滩的军火商和黑市军火贩子打过交道，他知道市面上还是有不少民用版的柯尔特左轮手枪，但是军用版的几乎看不到，这两支军用版的柯尔特左轮手枪是哪里冒出来的？别说萧震雷，公共租界巡捕房负责调查此案的麦高云此时比他还纳闷，要知道这种枪就连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军舰船上的海军陆战队都没有配发，在远东地区的市面上根本就看不到，也只有美国领事馆可能有几支。难道要去调查美国领事馆？麦高云想想都感觉头疼，且不说人家让不让进去调查，即便让进去调查，人家根本不配合你。这种调查只怕也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当然麦高云也想到了一种可能，是有人从美国过来的时候带来的，途中瞒过了海关的检查。而且前几天刚好有一艘游轮是从洛杉矶过来，麦高云为了破案。他一方面派人蹲在美国领事馆门口，另一方面调查各个旅馆。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如果这件案子调查清楚了是美国人干的，他是会把凶手抓获归案的，尽管他没有权利审判，但是他是公共租界警务处副

督察长，他有责任和义务把所有嫌疑犯都抓获归案，至于嫌疑犯最后被怎么审判与他没关系，他只是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已。

由于巡捕房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萧震雷也不可能了解得比巡捕房还多，他虽然想知道是谁干的，可他也不会专门抽时间去调查这件事情，鄂那海死了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至少在清廷内部怀疑他是革命党的人又少了一个。

除了萧震雷之外，鄂那海的死让陈琪美、刘福彪等人士气大振，要知道鄂那海这个家伙可是杀死了他们几十个兄弟，现在鄂那海被他们请的杀手干掉了，他们也算是为那些被鄂那海杀死的兄弟们报了仇，也能够给那些兄弟们的家眷们一个交代了，一桩一直加挂在他们心头的大事终于得以解决，心情之畅快是无以言表的。

陈琪美高兴不仅仅是因为为那些死去兄弟们报了仇，还因为鄂那海的死让他又可以出来活动了，让他可以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没了鄂那海这条疯狗每天抓人杀人，他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上海分会又可以悄悄开始活动。

刘福彪与陈琪美高兴的原因不同，虽然他同样因为兄弟们的大仇得报而高兴，但他更为接下来可以请杰克去杀萧震雷而高兴，杰克能单枪匹马干掉鄂那海和八个清兵，说明此人是一个有真本事的杀手，绝对不是那些看着可怕实际上是个废物的家伙。

在得到鄂那海被杰克杀死的第一时间，刘福彪就立即赶到了范高头的府邸，将此事向范高头进行了汇报，汇报的情况非常详细。

范高头听了之后也感觉这个叫杰克的洋人确实本事不凡，他吩咐道："既然如此，那就让杰克去杀萧震雷，你马上找人搞到萧震雷的照片，明天送钱过去的时候顺便带过去交给他，看看杀萧震雷需要多少钱，对了，杀鄂那海一共花了多少钱？"

刘福彪道："一共一万美刀，不包括我在花旗国的拜把子兄弟替我出的盘缠！"

"一万美刀？"范高头听了之后感觉有些肉疼，眉头都皱起来了，但他很快释然，"贵是贵了一点，不过这钱花得值当！如果能把萧震雷给干掉，老夫这桩心思就了了"。

旁边的管家听了忍不住叹道："萧震雷死了就死了吧，只可惜了振华公司那么大的家业只怕要落到了官府的手里喽！"

经过管家这么一说，范高头也觉得可惜，那可是数百万的家业，振华公司值那么多钱倒是其次，关键在于它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只要管理得当，它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财富，范高头想到这里忍不住道："真是可惜了，老夫要是能够掌握振华公司就好了！"

听了范高头的话，管家眼珠子转了几转，突然有了主意："老爷，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把振华公司搞到手，只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罢了！"

"什么？"范高头闻言顿时激动地站起来一把抓住了管家的手，"你，你有办法？快说，如果只要让老夫得到振华公司，老夫一定重重赏你！"

"那多谢老爷了，您且听我慢慢道来！"管家不慌不忙道了个谢，然后

说道："老爷您想啊，如果萧震雷死了，在他没有子嗣继承香火和家业的情况下，他名下的振华公司和其他产业肯定会被官府接管，振华公司在宝山，理当归宝山县衙接管，而萧震雷在租界还有两处房产，一个电灯公司，这个估计便宜了租界当局，而在闸?北他还有纺织厂，在县城内还有多家店铺，这些得归上海县衙，老爷您可以分别求见宝山葛县令和上海县县令李修梅两人，这两人是地方大老爷，他们不可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那些产业据为己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售给别人，这里面就有说道了，咱们单说振华公司，在上海滩上有财力把振华公司盘下来的人屈指可数，振华公司几千工人要吃饭，工厂肯定不能停工，否则工人会造反闹事，为了尽快找人接手振华公司，官府唯一的办法就是贱卖，葛士宏肯定会肉疼，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而老爷您可以与葛县令协商，让他明面上低价将振华公司卖给您，实际上暗地里您和他各自占有振华公司一部分股份，他不出面经营，由您或者您派人经营，他得分红，如此一来，振华公司就不会被贱卖，葛士宏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位于上海县的其他一些产业，您也可以依照这个办法与李修梅协商，这个办法对您和他们都有好处，属于共赢，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

范高头听了管家的话之后，不由频频点头，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葛士宏和李修梅都是县官，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明目张胆把属于萧震雷的产业占为己有，只能卖给私人，所得钱财还必须归公，真正到他们手里的钱还是很少，但是如果把这些产业低价出售给私人，而他们实际上暗地里还是占着这些产业的大部分股份，他们没有理由不采用这个办法与别人合作。

不过范高头又想到了一点，他皱眉问道："你这个办法好是好，可老爷我还是要出大笔的银子从明面上把振华公司和那些产业买过来吧？葛士宏和李修梅不可能把出售的价钱压低到离谱的地步吧？而且这暗地里他们还占着大头，怎么看老爷我都没有占多大便宜啊！"

"哎呦喂，我的老爷！"管家急得跺脚，"您也不想想，难道葛士宏和李修梅一辈子都在这里做官？他们总有调任或者卸任的时候吧，说不定您今儿把那些产业买下来了，明儿他们就被调走了，如果您实在看不得他们占大头，您大可以先买下来，然后再想办法除掉他们啊，杀个把县令对您来说是很难的事情吗？"

范高头被管家点通了，他激动地站起来道："好，他们迟早是要走人的，如果赖着不走，老夫就想办法让他们回老家算了，此事就这么定了，要注意保密，万万不可泄露消息"。

"是，老爷！"

第184章葛县令的谋划

德玛也很快知道了鄂那海被杰克干掉的消息，这些天她虽然不敢跟踪杰克，担心杰克杀了她，但是她却可以通过那个叫来福的小厮知道事情的进展，当刘福彪知道鄂那海死了的消息不到一个小时，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她也没有想到杰克竟然可以一个人杀死包括鄂那海在内的九个人，这样的战斗力确实让她刮目相看，如此说来她就可以请杰克去杀萧震雷了，据来福带来的消息，杰克将在明天上午去公共花园与他接头并且拿走另一半的酬劳，于是她决定明天上午去公园等着杰克，等他与来福接头完毕之后再找他，请他杀萧震雷，不过在此之前她还必须准备一大笔钱，杰克看不到钱就会认为她是在戏弄他，说不定他会一怒之下杀了她，她认为还是不要触动杰克那个怪物的底线为好。

相比范高头、萧震雷和德玛这些人，宝山县令葛士宏得到鄂那海被杀的消息要晚得多，宝山临近上海滩，上海滩的报纸在宝山也有得买，他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才看到的这个消息的。

鄂那海的死让葛士宏有些发懵，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所说，鄂那海及其手下八个清兵都是被人枪杀，具体的情况，各家报社的记者也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报纸上只是做了事实上的报道，详细的情况还要等巡捕房发布通告之后才清楚，不过葛士宏好歹也是一县县令，他还是很有一些人脉的，他通过打听，很快就得知了大致的情况。他非常怀疑这件事情是萧震雷派人做的，但是也不排出是革命党人做的，毕竟无论是萧震雷还是同盟会的革命党都有杀鄂那海的理由，萧震雷杀鄂那海的理由是他秘密被鄂那海发现了，而同盟会杀鄂那海的理由是鄂那海一直在大肆抓捕、杀害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除了这两方人马之外，葛士宏还想不到有谁会这么做！

到底是萧震雷派人干的，还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干的呢？葛士宏不知道，但他的内心倾向于是萧震雷干的，如果是革命党人干的，鄂那海死了就死了。与他葛士宏无关，虽然鄂那海这段时间一直往返于宝山与上海滩之间，可鄂那海毕竟是死在租界内，不关他这个宝山县令什么事情。

可如果这件事情是萧震雷干的，事情就复杂了。葛士宏知道萧震雷派人暗杀鄂那海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鄂那海一直在怀疑萧震雷是革命党，也已经把暗探安插进了振华公司，可以说是在萧震雷的胸口插进了几根钉子，这让萧震雷感觉到了危险，于是萧震雷起了杀心，问题是那些钉子都是他葛士宏的名义安插进去的，萧震雷在派人干掉了鄂那海之后会不会再派人干掉他葛士宏呢？这才是葛士宏最为担心的。

其实葛士宏真不愿意相信萧震雷是革命党。毕竟萧震雷有着那么大的家业，不去好好经营而去闹什么革命，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而且萧震雷出手十分大方。这在葛士宏的眼里，革命党人中只怕没有这种做派的，可鄂那海的死让他已经有八成相信萧震雷是革命党了，可如果萧震雷真是革命党人的话，这与鄂那海被同盟会那帮人杀死的假设基本上没有区别，因为萧震雷既然能下决心杀死鄂那海。那么必定也知道那些原本是属于鄂那

海指挥的暗探是借着他葛士宏的名义安插进振华公司的，难道在萧震雷的眼里。他葛士宏不知道鄂那海怀疑萧震雷是革命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萧震雷十有*会对他葛士宏采取行动。

葛士宏毕竟不能完全确认鄂那海是萧震雷派人干掉的，要怎么才能确认这一点呢？葛士宏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称这个办法为“一石二鸟”。首先，他派人去通知萧震雷，让其前往县衙一趟商量要事，这是试探，也是其中一鸟，如果萧震雷借故不来，那么就完全可以确定萧震雷是真正的革命党，也可以确定鄂那海就是萧震雷派人杀的；如果萧震雷来了，虽然还不能确定鄂那海是萧震雷派人杀的，也不能完全确定萧震雷就是革命党，但是他知道萧震雷也不是什么老实人，更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因为以他的名义安排进振华公司的那些暗探全部被萧震雷派人给盯住了，什么都干不了，如果萧震雷不是在振华公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萧震雷为什么如此防备？

还有一件事情让葛士宏对萧震雷更加怀疑了，他通过师爷收买了振华公司一个普通的工人，那个工人供述振华公司的护卫队前段时间在营地里天天打枪，而枪声极为密集，且有一次那个工人看见五百护卫队中每一个人都有一杆崭新的枪。

由此可见，萧震雷即便不是革命党，所图也不会小，让萧震雷在这宝山安家落户，落地生根，发展壮大，这对于葛士宏来说，无疑是在身边埋了一颗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炸弹，为了自己的前途和老命着想，葛士宏认为绝不能放任不管，否则有一天一定会后悔莫及，与其等某一天萧震雷发难，还不如现在就把这个祸害剪除，只要萧震雷敢来县衙，他就事先在县衙内埋伏枪手和刀斧手，等萧震雷进入瓮中就出动枪手和刀斧手将萧震雷剁成肉泥，而如果萧震雷不来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既然确定是那家伙杀了鄂那海，也确定他是革命党，葛士宏就准备立即把此事通知蔡乃煌，因为这附近只有上海县境内的五个巡防营可以对付得了振华公司的五百护卫队，蔡乃煌在得知葛士宏确定萧震雷是革命党的消息之后不敢不出兵，如果被人参一本，蔡乃煌不但官位不保，还有可能被认为是乱党一系，掉脑袋都是很有可能的，毕竟蔡乃煌的后台袁世凯已经于今年一月份开缺回老家了。

下决心先下手为强之后，葛士宏立即派人前往振华公司，通知萧震雷赶往县衙，说是有要事相商，而实际上他一边派人通知萧震雷，另一边也已经开始抽调人手埋伏在县衙内，却不知道此事已经被王亚乔安插在宝山县衙的一个内线得知，但是这个内线因为葛士宏发下任何人不得走出县衙的命令而没能及时将消息传递出去而只能焦急地等待。

葛士宏是上午派人去振华公司通知的，但是当时萧震雷并不在振华公司内，也没有在萧公馆，而是在华德路的别墅里查看最近橡胶股的上升势头行情，这个地方是很秘密的，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很少很少，因此当振华公司的总经理霍尔给萧公馆打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吴妈只是说萧震雷不在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霍尔只能对县衙派去的人表示遗憾，说只要萧震雷到了振华公司他就将此事转告。

萧震雷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回到萧公馆，吴妈见他回来便将霍尔打电话来的事情说了出来，萧震雷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他抬头看了看挂在墙壁上的时钟，现在还没有到下班时间，霍尔应该还在办公室，他于是上楼给霍尔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你说县衙派人过来让我去一趟？有没有说什么事情？好的，我知道了！”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陷入了沉思，他换了一身衣服走下楼吃晚饭，这顿饭吃得有些沉闷，因为萧震雷在吃饭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话，而其他人看见萧震雷好像有心事也没敢说话。

其实萧震雷一直在想着葛县令派人来叫他去一趟县衙的事情，这件事情让他心里十分的不安，鄂那海才刚死一天的时间，葛县令为什么这么急着派人通知他去县衙？他可不认为在调查鄂那海的死因上自己能够帮得上什么忙，除此之外，他还想不到葛士宏有什么事情专门派一个人来通知。

对于鄂那海派人进入振华公司的事情，萧震雷自然是很清楚，那些暗探还都是以葛士宏的名义送到振华公司的，他不认为葛士宏对鄂那海怀疑他的事不知情，否则葛士宏凭什么帮鄂那海那个忙，即便葛士宏不问，鄂那海也不说，难道葛士宏就猜不出来么？

萧震雷心想，难道葛士宏认为鄂那海是我杀的，他担心接下来我会对他动手，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这个想法冒出来之后，在萧震雷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

如果借故不去的话，那么就坐实了自己是革命党，而且承认了鄂那海是自己杀的，葛士宏只要一封电报发出去，周围的清廷武装力量就会向振华公司扑过来，护卫队还没有训练成型，还缺乏一些战斗力，而且振华公司这么大的家业就会毁于一旦，铁血救国社这个刚刚成立没多久，正在发展的革命组织就会陷入波涛汹涌的漩涡之中，能不能存活下来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去了县衙正好跳进了葛士宏的陷阱之中，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怎么办呢？萧震雷一时间陷入了矛盾之中。

良久，他才有了主意，决定还是去一趟，但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他在出发前做了一番布置，他给老鹰蔡国栋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他说道：“老鹰，我需要你帮个忙，一个小时后我会赶到振华公司，具体情况到时候再说！”(未完待续)r640

第185章血洗衙门（1）

小汽车在漆黑的乡间土路上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萧震雷在开车，奥皮音坐在后座上抱着一挺重机枪正在上弹链，而老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擦拭着在工厂改装过的毛瑟g98步枪。

这支经过改装过的毛瑟g98步枪在开枪时不需要开一枪上一次膛，只上膛一次就可以连续开枪，但还不能连发，只是半自动，除了这个改变之外，抛壳口换到了左侧，在下方开了一个弹夹插口，弹夹容量20发，如此一来火力增强了数倍，不仅如此，这杆枪还加装了一支可调式单筒望远镜，望远镜是老鹰自己改装的，现如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生产用于狙击的专业望远镜。

“正在开车的萧震雷腰身上也插着两支盒子炮，这两支盒子炮都经过了改装，与二十年后的盒子炮已经没有什么两样，是可以连发的自动火力。

萧震雷开着车问道：“奥皮音，你可要把你怀里那宝贝伺候好了，别到了关键时刻打不响！”

奥皮音闻言耸耸肩：“那不可能，我已经检查过很多遍了！”

“那就好，等会我进了县衙之后，如果里面传出枪声或者打斗声，你要第一时间端着你这宝贝冲进去为我提供火力支援，如果进去晚了，我很可能会嗝屁，知道吗？”

奥皮音伸手一拉枪机，哗啦一声响，子弹上膛，“虽然我不知道嗝屁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怎么做”。

“很好，每个月花五英镑雇你。我觉得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

奥皮音听了脸色一垮，一副无奈的表情道：“就为了每个月可怜的五英镑。我就要扛着脑袋跟别人玩命，老板。能不能加薪水？你知道我正在谈恋爱！”

萧震雷笑了笑道：“看在你正在和女人谈情说爱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地给你加点薪水，从下个月开始，至于能加多少，这就要看你今晚的表现了！”

“那好吧！老板，为什么一些女人都很害怕我？是不是我的发型太可怕了？”奥皮音也不知道怎么想起问这样的问题。

不过作为他的老板，萧震雷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自己那点可怜的泡妞技巧传授一番，抽了几口烟之后他道：“这好像跟发型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你在面对女人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表情。别把自己弄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你的表情要是慈眉善目的，我想这样就会有女人愿意跟你交流了！”

“慈眉善目？唔，这个表情有点深奥啊！”

萧震雷笑了笑也不理奥皮音了，他对蔡国栋道：“老鹰，等会快要到城门口的时候你先下车，自己想办法进城，进城之后离开之前最好是把城门口几只癞皮狗给料理了，我这边会开慢一些。等你到了之后我再进县衙，如果真的打起来，你要在第一时间捣毁电报房。”

后面要具体怎么做，萧震雷没有明说。但是他和老鹰搭档多年的兄弟，后面的任务不需要他去吩咐，老鹰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距离城门口三百米的时候。老鹰扛着步枪和背包从车上下来了，萧震雷继续开车载着奥皮音向城门口而去。

到了城门口。萧震雷将车停下，走出车外对城门楼上喊道：“喂。楼上的，我是振华公司的萧震雷，跟葛县令约好了，快开门让我进去！”

过了一分钟才从城门楼上伸出一支火把，一个戴着兵勇斗笠帽子的脑袋伸出来观察了城楼下的萧震雷一下，也许是守城门的兵勇早就得到了命令，在观察了一下之后马上传下话：“原来是振华公司的萧老板啊，实在对不住啊，这么晚了要开城门的话，我还要向上面报告，上面同意了我才能打开，不过很快的，您老稍等一会啊！对了，您几个人啊？”

萧震雷挥挥手：“那好吧，我这里连我一起两个人，你快点去通报，这黑灯瞎火的，蚊子又多，在这呆久了会被蚊子抬走的！”说完便转身钻进了汽车内。

趁着现在有时间，萧震雷将腰间的两支盒子炮拿出来检查了一番，分别装上两个二十响的弹夹，又在怀里挂了几个手榴弹，万一真要翻脸打起来也能够有足够的火力。

这一等就等了一刻钟，当萧震雷一支烟抽完的时候，城门才缓缓被拉开，萧震雷等城门完全被拉开之后才发动汽车开进了城内。

汽车进城后，城门口两个兵勇正要将城门关上，这时一只手抓住了厚重的城门，两人如何也关不上，只见一只匕首闪电般地出现又悄声无息地消失，两个兵勇便倒在地上在抽搐中死去。

老鹰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抓着匕首闪身钻进了城门洞内，据他观察，城门楼子上至少还有两个人，他沿着城门洞子的墙壁一直走到了上城门楼子的楼梯口，在楼梯口刚走了一半，就听见城门楼上传来不耐烦的声音：“喂，我说你们俩在干什么？关个城门要这么久？能不能利索一点？干！那谁，你在这看着，我下去看看”。

老鹰听见就知道从上面有人要下来了，他立即快步向上走去，到了楼梯出口处矮身蹲在楼梯口的墙壁边的阴影里，他放下步枪，待一个人出现在楼梯口时，他立即起身一把捂住对方的嘴，另一只手上的匕首同时刺出，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刺倒，他想了想，将手上的尸体一松，尸体就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尸体滚下楼梯的声响很大，楼上传来一个声音：“干！这都能滚下去？”话音落毕，又有一个人举着火把跑了过来，老鹰故技重施，将这个举火把的人也做掉了，他取下火把，将尸体推下楼梯。然后将火把扔向城门楼上，却是没有听见什么动静。他伸出脑袋一看，城门楼上已经空无一人了。想来这里总共才四个兵勇。

老鹰解决完这四个兵勇后下了城门楼来到城门洞里将城门完全打开，将两具尸体移到一边之后才转身向城内行去，没过多久他就看见萧震雷的汽车停在街道边等他，汽车并没有熄火，他走过去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汽车再次发动向县衙方向开去。

也不知怎的，街面上竟然连一声狗叫都没有，要知道现在是六月天，现在刚刚入夜没多久。怎么县城的街面上居然没有行人，连狗叫都没有呢？这事透着古怪，萧震雷心里越发沉重了一些。

当汽车行驶到距离县衙约莫两百米时候，萧震雷停车让老鹰下了车，他则继续开车向县衙驶去，到了县衙门口，萧震雷停车熄火从车上下来，而奥皮音留在了车内没有露面。

“是萧老板吧？我们县太爷已经等您很久了，快请进去！”门口有两个兵勇站岗。其中一个兵勇看见萧震雷走过来便问道，声音还特别大。

萧震雷点点头走向县衙大门，大门此时刚好被人拉开，这让萧震雷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他一直垂下的双手手指动了几下，刚刚走到门口，就见一个家丁模样的年轻人出现在大门口。高声道：“萧老板来了，我们老爷正等着您呢！”

“劳烦县令久等了！”萧震雷说着迈脚跨进了县衙大门。这时他刚好经过刚才这个家丁的身边，他突然听见家丁低声道：“里面有埋伏。速速离开！”

刚要继续往里面走的萧震雷听到这个声音后立即停下了脚步，但是他没有马上转身离开，他扭头看了看这个家丁，眼神中带着询问，家丁低声道：“我是王亚乔大哥的人！”

萧震雷脑子里高速运转，现在退出去离开吗？开弓没有回头箭，退回去的话，葛士宏可以立即向外界通电说他萧震雷反了，如此一来他和振华公司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出头鸟总是先被枪打，清廷当面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围剿他和铁血救国社，可是现在起兵的时机远远还没有到成熟的地步，贸然起兵的结局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就是被剿灭。

萧震雷很清楚，退不出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这县衙里的任何一个人离开，不让葛县令有机会把电报发出去，而要实施这个办法就必须要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杀光县衙内的所有人，一个不留，哪怕只留下一个人都会后患无穷，可如果县衙内有老弱妇孺怎么办？萧震雷自认为自己的心肠已经很硬了，可是要对那些无辜的老弱妇孺下手还是太过残忍了。但是到了这现在这个地步，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在这一瞬间，萧震雷心里有了决定，他阴沉着脸，垂下的双手五指一张，左右两把匕首落入手中，他突然转身面向大门外，双手将两把匕首投掷出去，“嗖嗖”两把匕首正中门口两个站岗兵勇的后背，那两个兵勇立即扑倒在地上死去。

萧震雷见那两人已死，扭头对家丁道：“我还不能走，你的任务已经完成，马上离开这里！”

家丁还陷入萧震雷刚才突然杀死两个站岗兵勇的举动之中，此时闻言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是萧震雷在为他撤离清楚障碍，连忙道：“好，您小心一点！”

看见家丁跑出县衙，萧震雷立即对车内的奥皮音吹了一个口哨，奥皮音立即端着重机枪，身上缠着弹链下了车快步跑了过来。

“嘿，老板，你怎么现在就叫我出场呢？”奥皮音有些兴奋道。

萧震雷从腰间抽出两支盒子炮道：“我不想跟葛士宏那老家伙玩捉迷藏了，所以我改主意了，直接杀进去，一个不留！”

“噢，老板，你太凶残了，不过我喜欢！”奥皮音说着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走！”萧震雷当即在前面开路，两人分开分别从大门内壁照的两侧走了出去，县衙内静悄悄的，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房间内外都灯火通明，萧震雷突然感觉旁边房顶上人影一闪而过，他知道那肯定是老鹰。

向奥皮音打了一个眼色，奥皮音便端着机枪小跑过来，两人向左侧房屋靠近，走到屋檐下，萧震雷闪身到房门边正要一脚踹开房门，这时外面花坛里突然站起三个人端着步枪向这边瞄准，萧震雷的眼睛余光看见后立即大叫：“躲开！”同时向前面打了一个滚。

“砰砰砰”三声枪响，三发子弹打在了门上，如果萧震雷不向前面打滚躲开，这三发子弹就会在他身上打出三个窟窿。

萧震雷躲在屋檐的石柱下，伸出盒子炮向那三人连开三枪，“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那三人倒在花坛里做了肥料。

“砰砰！”又是两声枪响，两发子弹从前面的石柱后面射过来，原来前方也藏有清兵，却见奥皮音端着重机枪闪身出来扣动扳机，“哒哒哒”，一梭子子弹扫过去，碎石乱飞，刚才从石柱后出现的两个兵丁被打成了筛子。

“掩护我，守在外面！”萧震雷丢下一句话后一脚踹开房门，一个地滚龙窜进了房内。

“砰砰砰砰?”房间内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而从外面也不断有清兵端着枪冲出来向这边靠拢，但无一例外都被奥皮音的重机枪扫射而死，其他幸运没有被打死了都躲了起来被死死地压制住。

片刻工夫，萧震雷就提着枪冲房间了出来，他又开始清理下一间房，他也懒得冲进去房间内去开火，这些房间窗户不是用纸糊的就是玻璃，他从衣服内掏出手榴弹磕碎了玻璃丢进了房间内。

“轰——”房间内传出巨响，房间并不大，躲在里面的清兵全无幸免。

萧震雷依葫芦画瓢清理着一个个房间，外面有奥皮音用重机枪压制着向冲过来的清兵们，但凡冲过来的清兵都被打死，这让萧震雷从容地清理每一个房间。

没用几分钟的时间，萧震雷和奥皮音两人就把县衙内最前面的各个办事房间清理了一遍，至于打死了多少人没有清点，但人数应该不下二十人。

有些清兵见萧震雷和奥皮音两人的火力如此凶猛，想逃出县衙，但是无一不被奥皮音的机枪扫死。

第186章血洗衙门（2）

在第一进院子里县衙各办事机构有几个房间的几个清兵见萧震雷和奥皮音的火力太过凶猛，而且萧震雷的进攻又太迅猛，他们吓破了胆之后丢下驻守的房间逃进了第二进院子，萧震雷和奥皮音很快占领了县衙的审案大堂，此时，县衙第一进院子全部被清理干净，两人换了一下子弹又继续向第二进院子杀过去。

后院，葛县令在内堂不停地来回走来走去，从前面不断传来的不好的消息让他心烦意乱，他心里此时早就骂翻了天，吗的，辛辛苦苦布置的陷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却没想到萧震雷那个乱党竟然会识破了陷阱，还有胆量只带一个人就敢强行攻打县衙，吗的，老子怎么会招惹这种疯子？

“老爷，情况不妙，我们布置在前院的人马全军尽殁，只有几个人撤回了第二进院子，现在萧震雷已经带着他的洋人跟班杀进了第二进院子！”一个家丁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报告。

管家站在旁边听见后拱手焦急道：“大人，姓萧的火力太过强大，他们竟然有连珠炮，这可是不好对付啊，我看必须要想办法请援兵，不然我怀疑就凭院子里那些废材只怕挡不住萧震雷这头猛虎！”

葛士宏听得心头火气，气急败坏道：“救兵，救兵，我当然知道要请救兵，可现任姓萧的堵住了大门口，我们怎么派人出去？”

“架木梯，大人，派人架木梯出去。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管家立即道。

葛士宏扭头看向站在旁边的绿营千总童铁山，“童千总。你的兵营里还有多少人？”

童铁山苦笑道：“葛大人，能用的都带过来了。没带来的都是没用的货色，带来了反而坏事！”

“完了，完了！”葛士宏听了童铁山的话之后脸色惨白得吓人，他连退几步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仿佛被抽干了脊梁骨一般。

童铁山好像想到了什么，立即道：“葛大人，现在不是唉声叹气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呢？现在最要紧的是一方面给上头发报，把萧震雷已经造反现在正在攻打县衙的消息传出去。另外组织人手尽力抵挡，他们只有两个人，即便是火力再大也终归有限！”

葛士宏听童铁山这么说也觉得有些道理，连忙对刚才进来报告的家丁道：“你马上去电报房让他们立即给上海道台蔡大人发报，就说振华公司的萧震雷造反了，此时他正带人攻打县衙，快去！”

“是，大人！”那家丁答应一声，转身跑了。

“走。咱们去前面看看情况！”葛县令虽然怕得要死，但他也知道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如果他自己先露出害怕之色，下面的兵丁们肯定士气大跌。这个时候造成士气下跌可不是什么好事。

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在几个兵丁的保护下来到内院门口的时候，萧震雷和奥皮音已经在第二进院子的门口不时地将枪伸出来打机枪，此时他们还不敢冲进去。那些兵丁此时都躲在各种掩体后面。

葛士宏到来之后就开始瞎指挥，他竟然下令让七八个躲在掩体后面的清兵出来站在路第二进院子的小路上排成两排。第一排蹲下，第二排站立。都持枪对准第二进院子的门口，只要萧震雷和奥皮音露头，他就下令那些人开火。

萧震雷和奥皮音倒是最开始两分钟被压制住了，只能伸出枪管不时地打机枪，完全不敢露头。萧震雷一看这样不是办法，他对对面两米处的奥皮音打了一个手势道："我爬到墙上去吸引他们的火力，然后你出来干掉他们，欧尅？"

"欧尅！"奥皮音答应。

萧震雷当即从附近一间房里找来一张桌子放在墙脚下，他爬上桌子，由于身高体壮，刚好可以看见第二进院子里的小路上的那些清兵，他的双枪便开始向那边开火，在连续打死了两个人之后，那些清兵终于很快发现了子弹射来的方向，在院子中间的清兵和躲在各种掩体后面的清兵纷纷出来向萧震雷这边开火，一时间竟然把所有的火力都吸引过来了，无数子弹射过来将那面墙打得碎石纷纷飞溅。

就在这时，奥皮音从门口闪身出来面向第二进院子的排成队的清兵开火了，"哒哒哒哒"

一阵金属风暴吹过，那些无论是站着还是蹲着的清兵们全部被放翻在地上，他又向其他几处的清兵开火，那些清兵见状大惊，吓得立即躲进了掩体后面。

然而就在这时，突然从第三进院子的东南边的房顶上传来枪声，这枪声是那么的清脆，但又不连续，可每一次枪响都有一个躲在掩体后面的清兵被打死，在那个地方开枪，不仅可以对第二进院子进行射击，在第二进院子内的几乎所有清兵都暴露在那杆枪的枪口之下，在那里还可以对内院进行射击，视野非常的开阔。

萧震雷知道那是老鹰控制了制高点，并且开始清除第二进院子内的清兵，那些起兵一个个被打死，其他人见状只能躲在掩体的反面，可是如此一来却又要遭到萧震雷和奥皮音的攻击，不到两分钟的工夫，第二进院子内的清兵就被萧震雷、奥皮音和老鹰两面夹击给全部消灭了。

"老爷，老爷，完了，完了，前面院子里的人全部被打死了，乱党正在向这边过来，老爷，怎么办？"一个家丁捂住受伤的胳膊跑进了位于内院西南角的一间房子里，葛士宏和童铁山就在这个院子里指挥。

"什么？怎么会这样？"葛士宏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旁边几个清兵慌忙将他扶起来。

童铁山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让萧震雷带人冲进来的话，他也无法幸免，他问道："前面不是有二三十人吗？他们都躲得好好的，只要不是傻得站出去送死，萧震雷他们怎么可能打得中他们？"

那家丁哭丧着脸道："大人啊，他们可不止两个人，还有一个人已经爬到了对面的房顶上，咱们现在出去都有可能被打死！"

"什么？"葛士宏惊得跳起来，他连忙大叫："电报房把电报发出去没有？刚才去下令的人回来了吗？"

话音刚落下，从外面扑进来一个血淋漓的人，那人临死前叫道："大、大人，电报房完了，人全死了，发报机也被砸坏了！"

这个消息让葛士宏和屋内其他人全部色变，电报没有发出去，也就是说外界还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即便周围的居民知道县衙内发生了大规模枪战，可也不敢出来，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人进攻了县衙，只要萧震雷杀进来将这里所有人都杀死，这个秘密就没有人知道，因为鄂那海和葛士宏为了保密，根本就没有把怀疑萧震雷是革命党的事情告诉其他人，知道真相的只有三个，鄂那海已经死了，就剩下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知道，可这两人现在被困在这里，消息也传递不出去。

房间里一片寂静，童铁山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将房间最后剩下的四个清兵派出去对付萧震雷，然而在他们出去不到十秒钟就传来几声枪响，外面就彻底没有了动静。

已经检查完第二进院子所有的房间和所有倒在地上清兵尸体的萧震雷和奥皮音已经走到了内院的门口，他抬头看向侧面房顶上的老鹰，老鹰点了点头，他便对奥皮音道："守住这里，不要放任何一个人跑出去，否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奥皮音信誓旦旦道："我保证一粒精?子也射不出去！"

"那好吧，我不希望看到以后有很多不同肤色的小孩管你叫爸爸！"萧震雷说完提着两支盒子炮从左边开始清理房间，一间间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让他意外的是这内院的房间都快检查完了，可他没有发现一个老弱妇孺，看来葛士宏事先已经把自己的家眷和丫鬟下人们都迁走了，否则不可能看不到一个女人和小孩，这样也好，省得他动手杀没有反抗之力的老弱妇孺。

萧震雷在最后的西南角找到了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坐在门对面桌子边面向着房门，桌子上还放着茶杯，茶杯里有刚刚倒入的茶水，房间里除了他们俩，还有两个人，一个管家和一个家丁。

萧震雷推开门走进去，管家和家丁就想向他开枪，他看也不看，甩手就是两枪解决了他们，随着两具尸体倒地，葛士宏和童铁山两人吓得身体直发抖，虽然他们此时坐在椅子上，但是萧震雷却能感觉到他们正在颤抖。

萧震雷淡淡道："葛县令，我说你这是何必呢？我没碍着你什么，该孝敬的我一个子也没少你的，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即便你知道了什么，装作不知道，大家平安无事多好，可惜呀，你以为满清还能维持多久？这几年革命党闹起义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你以为现在的清廷可以扑灭这股燎原之火吗？哎，今天造成这副局面都是因为你鼠目寸光啊！"

葛士宏脸色死灰，"杀了我们吧，不过我们请求你放过我们的家眷，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你的事情的人只有三个，鄂那海死了，我们两个在这里，杀了我们之后，天下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我也希望这该死的天下改朝换代，可惜我没有那个勇气了！"

"谢谢！"

"砰砰！"

第187章官府震动

[限时抢购2015夏季新款韩版拼接男t恤短袖丝光棉正品德国宝马男装休闲t恤衫!

[限时抢购脚尖透明超薄隐性透明连裤袜(9.9包邮,送"女友"吧,嘿嘿)!

支持网站发展,逛淘宝就从这里进,go!!!

当天晚上县衙发生极为惨烈的枪战，最后是造成了八十七人死亡，战斗结束之后，除了萧震雷等三人，县衙内没有任何一个活口，萧震雷三人也迅速离开县衙消失无踪，县衙周围的居民早就吓坏了，即便萧震雷等三人离去很久之后依然没有人敢走出家门前往县衙查看情况，唯恐惹祸上身，而县衙内早已经是破烂不堪，死尸满地，阴风阵阵。

三人开车很快回到了振华公司，萧震雷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那就是鄂那海派来的十三个暗探，这些人必须要除去，之前没有除掉他们是不想惹起鄂那海和葛士宏的怀疑，但现在已经不需要再顾忌了鄂那海和葛士宏了。

萧震雷和老鹰一起商量了一下，为了不给工人们造成不良的影响，决定秘密解决掉那十三个暗探，由他们两人亲自执行，也是为了保险起见，目的自然是防止那些清廷暗探狗急跳墙、临死反击。

除掉那十三个暗探的行动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虽然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因为鄂那海的死提高了警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萧震雷会选择在深夜动手。

干掉那些清廷暗探之后，由马汉龙带着一些护卫队员把尸体进行了处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萧震雷交代下去，如果有外人或者工人问起那些人的下落，就说他们已经擅自脱离了岗位不知去向。

第二天早上，上海县城大东门内的道台衙门府热闹非凡，赶来的都是道台衙门内的官员们，这些人平时来道台衙门点卯可没有今天这么早。这一切盖因道台蔡乃煌的命令。

堂上官员们分作两侧，文官们坐在左侧，武官们坐在右侧，官员们互相交头接耳议论着蔡乃煌通知他们提前赶来点卯的原因。

这些官员中还是有消息灵通者，只听一三十多岁官员低声道：“你们知道吗？在来之前我刚好得到消息。听说昨晚宝山葛士宏葛县令一家在知县衙门满门被人屠了个干净！”

“啊——”众官员听得齐声惊呼，这个消息实在是太震撼了，地方官在驻地办公官署满门被屠的故事一般只存在于小说事话之中，都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大胆作者胡编乱造的，为的是一解心中怨愤，可现实中哪有人有那份胆量和武力冲进知县衙门屠杀知县一家？除非是暴民造反。又或者是闹兵变才有可能发生，可没有听说有暴民造反和闹兵变的事情发生啊。

众官员听刚才那年轻官员说了这件事情一个个脑子都嗡嗡直响，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那简直太吓人，如果真有人有那种本事的话。他们这些官员岂不是每日都要生活在恐惧之中，你想啊，人家既然能屠了葛士宏满门，难道就不能屠了在场这些官员的满门么？

就在众官员齐齐变色，内心都在为自己身家性命担忧的时候，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员发出一声冷笑：“哼哼，简直是一派胡言，我恰好也得到了消息。昨晚宝山县衙确实发生了大规模枪战，但据我得到的消息所知，县衙所有人被杀倒是真的。可要说葛士宏满门被屠却纯属胡说八道，宝山县衙内一共八十多具尸体，包括葛士宏和绿营千总童铁山在内，其他不是捕快就是衙役，还有一半以上是绿营兵勇，却没有老弱妇孺！”

众官员一听。脸色更加惨白，没有老弱妇孺。这不说明凶徒更加厉害么？要知道那些被杀的都是有战斗力的壮汉啊！

就在众官员更加害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比较沉稳的官员疑惑道：“如此说来。葛士宏和童铁山是早有准备的，否则葛士宏怎么会把老弱妇孺转移？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遭到了毒手，由此可见，凶徒却不是一般的厉害，恐怕是聚集了很多人一起干的！至少也得是一百人以上，要不然知县衙门里不可能死那么多人，估计是全死了，一个没剩！”

众官员听了此人的分析，都不由频频点头。

“蔡大人到——”就在此时有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声高呼，就见蔡乃煌铁青着脸背着双手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众官员立即拍手甩袖匍匐在地，齐声道：“参见大人——”

蔡乃煌走到主位上坐下，抬了抬手沉声道：“诸位同僚都起身吧！”

“谢大人——”众官员这才一起从地上爬起来。

蔡乃煌看了看左右，见该来的官员差不多都到齐了，便开口道：“今日这么早叫诸位过来，是因为昨晚发生了一件事情，消息灵通的同僚应该得到了消息，没错，就是宝山县衙的事情，昨晚宝山县衙遭到了众多强人的围攻，造成了包括知县葛士宏、绿营千总童铁山以及其他绿营兵丁、知县衙门的衙役、捕快一共八十七人死亡，无一活口！猖狂，太猖狂了，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蔡乃煌说的额头上青筋暴起，脸红脖子粗，继续愤怒道：“我大清建国两百余年，从未发生过如此惨事，昨天宝山县衙被屠，今天是不是松江知府衙门被屠？明天是不是轮到我苏松太道台衙门被屠了啊？这伙强人实在是嚣张至极，全然不把官府放在眼里，杀我官员如同杀猪狗一般！”

这时一个官员豁然起身拱手大声道：“大人，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而且要派得力人手赶赴宝山调查县衙被屠一事，总而言之，一定要将凶手抓获归案，不将那伙强人抓获归案誓不罢休！”

其他官员听了这个官员的话，也都纷纷起身表示要将此案追查到底，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都要一查到底，这伙强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在与整个清廷的官场作对，这样的行为绝对不会被任何一个官员容忍。

蔡乃煌很满意的点头道：“不错，诸位同僚都说到点子上了，现在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分歧和不愉快，在此案件这件事情上必须达成一致，希望诸位同僚能和本官一起同仇敌忾，呆会本官会就此事向巡抚衙门、总督府和朝廷发报通报此事，另一方面我们要调集兵力全力剿灭苏松太道境内的所有的匪患，要追查那些强人的踪迹！”

“是，大人！”众官员们齐声答应。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事情是萧震雷干的，也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革命党做的，如果是革命党做的，在官员们眼里，他们肯定认为革命党不会只屠了县衙而不会占领整个宝山，这与革命党的目标和宗旨不相符。

在蔡乃煌的组织下，整个苏松太道的官员们全部团结起来放弃所有的成见准备全力侦破屠灭宝山县衙一案，发誓要抓住那些悍匪，这些该死的悍匪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把整个宝山县衙给屠了，还有比这更嚣张的吗？还有比这更加挑衅官府权力的事情吗？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容忍。

为了破案，为了找到那些强人的下落，官员们重新整肃刑狱，整个苏松太道境内被关在大小监狱的那些江洋大盗和小偷小摸们这次真的遭殃了，官员们认为那些案犯既然是强人，就肯定与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和小偷小摸们有些牵连，把那些关在监狱内的江洋大盗们和小偷小摸们重新严刑拷问一遍，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与此同时，蔡乃煌也在向巡抚衙门和总督府以及朝廷方面汇报此事，并且就此次案件向巡抚衙门和总督府请求借调兵马全力清剿苏松太道境内的绿林山匪、江湖盐枭、江洋大盗，还苏松太道一个朗朗乾坤，而且道台府还决定从即日起，凡是犯案之人一律从严从重处理，可以只判一个月刑期的坚决要判一年，可以只判一年刑期的一定要判十年，只可以只判十年刑期的，一律斩立决。

宝山知县衙门被屠一案以及清廷官府做出的应对举措一时间让各新闻媒体舆论大哗，《民事报》这样评论：“从宝山知县衙门被屠一案可以看出，官府此时的力量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从古至今从没有听说过有悍匪敢于冲击官府衙门并屠灭满门，而现如今却开了历史之先河！”

《大公报》的记者在报纸上这样写道：“宝山县衙一事可以看出官府已经惹得民怨四起，百姓对官府的仇恨只能用鲜血来洗刷了，而官府对此事的反应犹如一个奄奄一息的恶人在做最后垂死的挣扎！”

《明乎日报》的记者在报纸上这样评论：“屠灭知县衙门一案，让我们看到清廷对百姓的压迫和盘剥使得百姓对官府愤恨到了何种地步，而清廷到现在只能靠胡乱杀人来震慑百姓维持自己的统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觉醒的国人们，站起来吧，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明乎日报》的这篇报道一经刊印发售之后，立即引起了各界强烈关注，顿时舆论哗然，公共租界工部局有关方面认为这篇报道政治性太过强烈，勒令该报立即停刊整顿。

第188章杀萧震雷任务

被查封的报纸除了位于租界内的《明乎日报》之外，在华界还有两家报纸被官府勒令停刊，官府的理由是这两家报纸的报道言辞过于激烈，有鼓动蛊惑民众之嫌疑，而针对这两家报社被勒令停刊的事情，其他一些报纸还专门对此进行了报告，一时间整个舆论哗然。

官府可不管舆论哗然不哗然，在华界的报纸只要言词过于激烈，立即勒令停刊，而在对待县衙被屠案的事情，清廷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清廷方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可谓是雷霆大怒，为了杀鸡骇猴，清廷方面给两江总督府下旨，令两江总督府派人调查，并调兵对苏松太道地区的匪患进行雷厉风行的清剿，一时间那些江洋大盗、惯匪们都遭了殃。后来事情失去了控制，上头派下了任务指标，下面的清兵抓不到大盗就拿良民的人头充数，闹得民怨四起，各报纸媒体又对此进行了报道。

且不说外界舆论闹得如何的沸沸扬扬，杰克在刺杀鄂那海的过程中虽然很顺利，不但杀死了鄂那海，还干掉了他的八个清兵，但是这场战斗中他自己也受了伤，而且伤势还不轻，他的左肩部被一发子弹击中，子弹留在了身体内。

他回到旅馆之后不敢出去医院取出弹头，担心去医院做手术取弹头被人怀疑，因此他只能在外面买了一些药品和必要的工具，返回旅馆之后自己咬着牙忍着疼痛取子弹，取子弹的过程非常煎熬和痛苦。子弹在击中肩部之后卡在了骨头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弹头取下。并且强撑着缝合伤口，抹上一些药粉。包扎完伤口之后再也撑不住，昏死过去。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起身洗漱穿衣服，然后去外面吃了一些东西补充体力，幸运的是伤口没有发炎，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实际上此时他非常的虚弱，昨晚自己给自己取弹头消耗了太多的体力，而且流血过多。如果不是他神奇特别强壮，恐怕根本就撑不住。

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起来办一件事情，那就是叫上艾弗逊一起去公园与来福接头取回另一半酬劳五千美元，这是他的卖命钱，他不能放弃。

上午在公园散步的人很多，杰克观察了一下，心里放松了一些，他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没过多久他和艾弗逊就找到了来福。并且让艾弗逊上前与之接头，艾弗逊很顺利的拿到了钱，当艾弗逊要离开时，来福又道：“麻烦你告诉你的主人。这次的活干得很好，我的主人非常满意，想请他干另外一个活儿。价钱随便他开，具体的情况都在这本书里。如果他愿意的话，明天我还在这个时间在这里等消息！”

艾弗逊闻言接过书点点头。“我会转告他的，并把东西给他，至于他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艾弗逊很快离开与杰克汇合，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公园，等他们俩走了之后，德玛从附近冒出来找到了来福。

“小姐？您，您怎么在这儿？”来福对德玛出现在公园内非常惊讶。

德玛扭头看了看，见周围没有什么可疑之人就说道：“你先别管我怎么在这里，你告诉我，今天你来这里与那人见面是为什么，你给了他什么

东西？”

“哦，小姐，是这样的，今天我一是来送钱给那人的，二是刘福彪又想请那个杰克杀另外一个人，照片都夹在那本书里了，我已经把书交给了那个人”。

德玛眼睛一亮，立即问道：“刘福彪又想让杰克杀谁，你知道吗？”

来福点头道：“知道，这次的目标是振华公司的萧震雷！”

德玛闻言心中一阵狂喜，这么一来，她就不必去出钱给杰克请他去杀萧震雷了，因为直接面对杰克的危险性太大，她与杰克照过面，当时她还撒谎是艾弗逊欠她的钱，这次如果她去见杰克说请他杀人，杰克会怀疑她是如何知道他的身份，他极有可能认为德玛一直在跟踪他，并且意图险恶，一怒之下出手杀了她的可能性非常大，她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德玛压抑住心中的喜悦，追问：“你们下一次接头是在什么时候？”

来福道：“如果杰克答应的话，明天还会在这里与我见面，如果他不答应，可能就不会来了！”

德玛点点头，摸出一把大洋在手上掂了掂递给来福，来福看见那把大洋，脸上顿时乐开了花，连忙点头哈腰：“多谢小姐，多谢小姐！”

德玛挥挥手：“有什么消息的话还是按照老方法及时通知我，我一定重重有赏！”

“是是是，如果有消息我一定及时告诉您！”来福说完便走了。

杰克拿到了钱，给了一点钱打发了艾弗逊，他带着钱和那本书回到旅店，这家旅馆在法租界，自从鄂那海被杀之后，租界巡捕房立即进入调查，为了躲避公共租界那些到处在各个旅馆搜查的巡捕，他不得不搬离原来的旅馆来到了法租界在这里找到一家旅馆住下，这里连艾弗逊都不知道，但是他却知道艾弗逊的住址，如此一来，只要不被人跟踪，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落脚点，而他也可以随时找到艾弗逊替他办事。

关上房门之后，杰克将纸袋里的美金倒在桌子上仔细数了数，数目是对的，他放心下来，将钱收进口袋里。，

他又拿起那本《茶花女》翻开，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的人，他感觉这个东方人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将照片翻过来看见背面写着：“振华公司老板萧震雷！”

原来是他！杰克想起了上次和艾弗逊一起去前往宝山的路上，在返回的途中，一个年轻东方人开着一辆很特别的汽车从他和艾弗逊身边经过。艾弗逊还专门为他介绍了这个萧震雷。

听艾弗逊介绍，这个萧震雷很厉害。到底有多厉害？是拳击搏斗厉害吗？现在自己身体有伤，这个活接不接呢？

杰克拿着萧震雷的照片凝视良久。他终于下定决心把这个活接下来，不过在动手之前一定要等伤好之后，这可能需要十天半个月，而且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接头的人也要换掉，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干这种活可是不是开玩笑的，杀手被抓住了在美国是要被绞死的，万万大意不得。他还决定做完这一单生意拿了钱就回美国把杰西卡给娶了，然后买一块牧马放羊。

深夜，一辆黄包车停在刘福彪府邸的门口，杰克从车上下来给钱打发走车夫之后走到刘府门口敲了敲门。

不久，大门被打开，来福伸出脑袋看见是杰克，他非常惊讶，“是你？杰克先生，你来找我家老爷吗？”

杰克听不懂汉语。他没有回答，但是来福已经拉开大门请他进去，他埋伏走进刘府，来福关上大门之后连忙对杰克道：“先生请跟我来。我带您去见我们家老爷！”

关于接头的事情，杰克认为必须亲自与刘福彪谈，更换新的接头方式。而且他语言不通，如果由旁人代替送信可能会造成接头方式泄漏。这就是他今晚冒险来见刘福彪的原因。

刘福彪对于杰克深夜到来非常惊讶，而且也吓得有些心惊胆战。要知道杰克杀了鄂那海可不是一件小事，鄂那海是一个五品高官，现在租界方面正在全力追查凶手，鄂那海这种级别的高官死在租界内让租界工部局方面十分的被动，这些天工部局这两天备受指着，很多报纸上对租界的治安进行了嘲讽，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探员们到处找人打听消息，如果被巡捕房发现嫌疑人出现在他的府邸，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是他也知道杰克这个时候来找他可能与杀萧震雷的事情有关，因此他还是第一时间见了杰克，并且把上次见面时的那个翻译的中间人叫了过来充当翻译。

“不知道这么晚了，杰克先生来带鄙人的府邸有何要事？”刘福彪问道。

听了中年的翻译之后，杰克道：“关于萧震雷的事情，这个活我接了，但是近几天内不会动手，至少再要过半个月的时间，等鄂那海的事情稍稍平息下来之后我才动手，而且我也需要休息！”

刘福彪想了想也觉得顶风作案的风险太大，如果杰克在杀萧震雷的时候没有成功被杀了还好，可如果他反而被抓住，他刘福彪这个幕后雇主就会浮出水面，估计他就得跑路了。她想了想答应：“好，杰克先生不必着急，等风声停下来再动手也不迟，这事就这么定了！”

杰克听了翻译之后又道：“还有一件事情，接头的地点要换一下，我们下一次接头在跑马厅，时间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上午十点，方式还是与之前的相同，但是必须要你亲自去接头，这次杀萧震雷的酬劳为两万美金，你接头的时候把一半的酬劳带过去！”

刘福彪听了翻译之后眉头皱起来了，两万美金的抽来虽然有些高，可这笔钱并不需要他来出而是范高头出，钱多钱少与他无关，他这次倒像一个中间人一样，不过他还是决定问一下。

“杰克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杀萧震雷的酬劳比杀鄂那海高出了一倍，您能解释一下吗？”

杰克听了之后本来不想解释，不过想到双方语言不通，沟通上存在着困难，如果不解释的话容易造成误会，于是他道：“我杀人的酬劳是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职业和对方本身的战斗力而定的，鄂那海虽然官位高，可他本身的战斗力却不行，因此我只收了一万美金，但是这个萧震雷不同。他本身的战斗力极为强大，我杀他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收两万美金还

算少的！”
　　刘福彪考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反正也不是他出钱，花范高头的钱他一点也不心疼，他又问起了他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这次为什么要我亲自去接头呢？而每次接头你却不出现，你要知道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
　　杰克听看翻译之后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每次接头虽然我没有出现，但是我都在附近，我不会让情况失去控制，而你这边人多口杂，我想你也不希望我们之间交易的秘密被泄露吧？那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很危险，所以我认为你还是亲自去接头的好！”
　　刘福彪深深地皱起了眉头，经过长达几分钟的考虑之后他才答应下来，这次杀萧震雷的事情比上次杀鄂那海更加重要，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且租界方面正在追查，所以还是小心一点为好，让下人去办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不放心。
　　第二天上午，德玛走进了茶楼，她是准备马上去公共花园的，但是临时接到了来福的接头信号，于是改道来了这家茶楼。
　　茶楼里热闹非凡，茶客观众们听着说书台上的说书先生讲到精彩处一个个都兴奋地大声叫好，打赏一个接一个。
　　刚走进茶楼，就有一个小二上前询问：“哎哟，客官您来了，里边请！”
　　德玛用眼睛一扫看到了来福正坐在一张桌子边磕着瓜子，她便道：“我找人！”说完便向来福走过去。
　　看见德玛坐在对面，来福想站起来，却被德玛阻止了，“怎么回事？有什么新情况吗？”
　　来福低声道：“昨晚深夜时分，杰克去找刘福彪了，他们具体谈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肯定与杀萧震雷的事情有关，而且刘福彪没有让我今天上午去公共花园接头，想来接头的地点和时间都换了，可能连人都换了！”
　　秀眉一皱，德玛说道：“可能杰克已经感觉到在公共花园接头已经不安全了，所以找刘福彪商量换了接头的方式，嗯，这样吧，你这几天给我紧紧盯着刘福彪，看他有什么异常情况，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即通知我，知道吗？”
　　“好的，小姐，我知道了!”
　　“给，拿去，省着点花！”
　　“谢谢小姐，谢谢！”来福拿着钱喜滋滋的走了。

第189章两败俱伤

萧震雷丝毫不知道刘福彪已经请了杰克来杀他，而德玛也希望杰克能杀死他，此时他正和宋世杰、范之庸、王亚乔、老鹰、马汉龙和吴世荣等人开会，除了这些人之外，振华公司的高层两个副总邓华明和林志强，还有财务总监陈晖祖等人都在场，唯独总经理比利时人霍尔不在其列。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之后，陈晖祖、邓华明和林志强等人都被发展成为铁血救国社的一员，所以今天才能出现在这里。

萧震雷看着众人道：“今天的常务会议由我来主持，主要是决定今年下半年我社的两个主要任务，而且这两个主要任务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作为我社的长期任务，第一，就是发展社员，现在我们已经在进行这一步了，但是速度还是太慢，我们的组织要发展壮大就必须不断的发展社员，把那些胸怀大志、有着敢为天下先、有着积极救国热忱的人发展到我们社中来，但是也不能为了追究发展社会的速度而忽略了考察的重要性，我们铁血救国社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接纳，我们要本着宁缺毋滥的宗旨，发展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秉承不论出身、不论贫富、不论文化程度、不论性别的宗旨，要看发展的对象是不是与我们一样心怀救国救民的想法，是不是有着一种愿意为拯救这个国家可以抛开个人利益、准备时刻牺牲的奉献精神”。

这翻话说出来之后，开会的众人都听得眼睛一亮，大家都十分振奋。每个人都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用笔在小本子上记录着。

“第二个任务，利用我们社现在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源发展壮大。在将工业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要努力积累社会财富。为日后训练军队、生产枪械大炮等武器、发展社员、推翻满清建立新的国家而凑集更多的经费。

现在我们有振华公司、纺织厂、十几家店铺，下一步我们还要向金融领域延伸，为什么要向金融领域延伸？具体怎么做？我们组织的经费和我们企业赚到的钱数额庞大，不能始终存在别人的银行和钱庄，为了保护我们组织的财产，我们必须管理和使用自己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要向金融领域延伸的答案，具体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就是开银行，这方面我已经和陈晖祖谈过了。光甫兄是金融领域的行家，他对这方面比较熟悉，开银行的事情就交给光浦兄来做，银行开起来之后，我们组织的经费和企业赚到的财富交给这家银行管理，银行不仅仅只是管理我们组织的经费和企业赚到的钱，还会从事其他银行现有的业务，具备其他银行的一切功能，也有一些其他银行不具备的功能。诸位对让光浦兄负责银行一事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众人纷纷表示对陈晖祖主持银行一事支持，毕竟他们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懂金融和经济，让他们负责，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做得来。更不知道如何下手。

换了接头人、接头时间和地点之后，来福再也不能及时得到相关的消息了，这让德玛也不知道杰克和刘福彪之间到底是怎么接头的。更加不知

道杰克准备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对萧震雷下手，这让她的心里如被小猫抓一般。

对于萧震雷和杰克的身手。她都有过体会，但是她却难以判断谁更厉害。杰克毕竟是用枪，而且是杀手，以有心算无心，胜算更大一些，不过萧震雷这个人也更加不简单，想要杀这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底杰克能不能杀得了萧震雷，这件事情的结果不可预料性很大。

她尝试着找到杰克，认为只要暗中小心的跟着杰克，就可以看到杰克刺杀萧震雷的现场，但是杰克这个人十分的警惕，而且下手太过狠辣，一旦被杰克发现，那么丢命的可能性极大，为了找到杰克，她跟踪了艾弗逊，试图通过他来找到杰克的落脚地，她成功见到了杰克，但是当杰克和艾弗逊分开之后，她试着远远的跟在杰克的身后，可她很快被发现了，为了不引起杰克的误会，她不得不沮丧的放弃跟踪，她还不想死。

跟踪杰克失败之后，德玛不得不想其他的办法，既然跟踪杀手行不通，那就跟着目标，她决定跟踪萧震雷，萧震雷有固定的住址，虽然有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过她可以租一辆汽车，萧震雷这个人远远没有杰克那么冷血无情，上次她被萧震雷制服之后，萧震雷并没有对她怎么样，这次她心里存在着侥幸。

萧震雷在公司开会完了之后又在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才从振华公司出来，此时不在这里上班的王亚乔早已经离开了。

他手指间玩着一块大洋，哼着小调从办公楼里出来，上车之后将随意将大洋塞进胸腔口袋里，汽车离开振华公司之后，他就感觉自己又被人跟踪了，为什么说“又”？是因为这些天一直有人在跟踪他，不过这个跟踪的人一直离得远远的，没有在危险的范围之内他也就懒得理会，后来他终于发现了跟踪之人的身份，原来是那个德玛，他没有找她的麻烦，这个女人反倒每天都开着一辆福特车跟踪他，萧震雷准备等到晚上之后再来一招反跟踪，搞到她的住处，摸清她的底细，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派来的。

汽车进入租界北区，路况稍微好了一些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快要天黑了，萧震雷加大油门提了一些速度，但是这个时代的发动机毕竟还很原始，速度终归有限。

汽车开了一段之后就到了上次鄂那海被杀的地方，而就在此时，前面出现一个人，路边还有一匹马，那个人站在路中间挡住了去路。

此时汽车已经来到那人跟前，不得不停车，萧震雷通过车前挡风玻璃看见挡路的人有些眼熟，很快便想起来了，挡在路中间就是上次看到了那个美国牛仔，那牛仔怎么在这里？难道？

萧震雷发现那人双手下垂，腰间左右两侧各有一只手枪，如此此时冲过去，对方有足够的时间拔枪开火，他心里计较一番后将汽车熄了火，身后伸手摸了摸腰间的盒子炮，安心了一些。

他悄悄将盒子炮的撞锤拨开，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来到车前看着对面七八米处的杰克用英语问道：“嘿，我说朋友，这么晚了你挡在这里做什么？我好想没有得罪过你吧？”

杰克没想到萧震雷会说英语，而且说得十分的地道，这让他心中有些

惊讶，但也仅仅只是一个惊讶，他还记着这次来的目的，冷冷：“没有，有人请我来杀你！”

萧震雷闻言眼睛瞳孔一缩，沉声道：“你是职业杀手？”

“现在是！”

得到这个答案，萧震雷点点头道：“这么说你是不会把雇佣你的人说出来的喽？”

“你认为那可能吗？别废话了，牛仔杰克给你一个公平拔枪的机会！”

沉默了几秒钟后，萧震雷说道：“谢谢！”

萧震雷已经无心去想是谁远赴万里之外的美国西部把这个杰克请过来杀他的，但是他知道这个杰克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牛仔，据他所知，美国西部牛仔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决斗，也因此发展出和研究出一套拔枪术，速度极快，也许在别人还没有把枪拔出来，对方的枪就响了，而且击中了对手，想到这里，萧震雷不得不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面对这个杰克。

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萧震雷知道自己有些吃亏，尽管他的短袖上衣扎在裤子里不影响拔枪，但是盒子炮却插在后腰皮带上，而杰克的枪却插在腰身侧，如果要拔枪的话，他需要的时间绝对要比杰克要多，但是到了现在他也没有时间去调整盒子炮的位置，而且杰克也不会傻到大方地让他把枪放在身侧随时可以拔枪。

两人都盯着对方，不同的是杰克盯着萧震雷的双手手，而萧震雷却盯着杰克的肩膀，双方都丝毫不敢大意，他们都知道只要大意，就有可能丢掉性命，杰克知道拔枪决斗在中国不流行，可他一点也不敢小看萧震雷，因为萧震雷给他的压力非常大，即便是到了现在，萧震雷依然从容不迫，他的眼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告诉杰克，这是一个从杀人如麻的战士。

大热天最讨厌人的就是蚊子了，天快黑了，野外的蚊子也多了起来，两天黑雾一般的蚊子群分别围绕了杰克和萧震雷飞舞，让两人都有些心浮气躁。

当杰克被蚊子叮了一下眼皮的时候，萧震雷发现对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而就在这一瞬间，他迅速拔枪射击。

“砰砰”

“砰”

两人都开枪了，虽然萧震雷先开枪，但是他是从后腰拔枪，需要的时间比杰克要多一点，而杰克也只是眨了一次眼睛就拔枪射击，两人几乎是同时开枪，不同是萧震雷所用的盒子炮是经过改装的，可以连发，他开枪后扣住扳机不动，打了两发子弹，而杰克虽然也想完成拔枪术的第二步，扣住扳机不动而另一只手的拇指撸动击锤，可是在他开了一枪之后已经被萧震雷打中了胸口，已经无法完成第二步，他开的那一枪也击中了萧震雷的胸口，两个人几乎是同时中弹，杰克被打中了两枪，而萧震雷只中了一枪，但杰克打中他的那一枪冲撞力太过强大，他的整个人都被子弹的强大动能撞得后退一步与杰克同时倒在了地上，这一场战斗可谓是两败俱伤！

第190章救命大洋

其实当萧震雷从汽车上下来，一直远远吊在后面的德玛就知道可能出问题了，她把汽车小心停在路边，然后躲在汽车旁边看着前方，她发现是杰克拦在了路上，这让她极为兴奋，她知道这些天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汇报，她马上就要见到杰克杀死萧震雷的一幕了，可实际上当她开着汽车出现在萧震雷的汽车后面时就被杰克观察到了，只不过杰克当时因为要对付萧震雷而已经没有其他的精力去管她，杰克当时的想法是杀死了萧震雷之后再去解决跟在萧震雷身后的那个目击者，但结果是他没有那个机会了。

当几声噼啪的枪响之后，萧震雷和杰克两人同时倒在了地上，生死不知，德玛躲在汽车边上伸出脑袋看着前方，足足过去了一分多钟，两个躺在地上的人都没有动弹，她瞪大了眼睛，心中却狂跳不已，她太高兴了，太兴奋了，萧震雷终于死了，而那个死人脸一般的杰克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个结果是她最乐意看到了，因为之前她已经注意到杰克看到了她，如果杰克没死，她还要为怎么不让杰克杀她灭口而烦恼，然后现在她根本不需要担心杰克会杀她灭口了，因为萧震雷和杰克都是死了，这一战是真正的两败俱伤。

又等了一分钟之后，德玛才掏出手枪迈步向前走，她很小心，举着手枪对准前方，眼睛却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唯恐他们突然诈尸跳起来。

鲜红的血液从弹孔中流出来浸湿了泥土，杰克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萧震雷射出的那两发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一枪正中心脏。另一枪打中了右肺，而萧震雷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此时也倒在地上，杰克的那一枪同样击中了他的左胸。

德玛举着手枪小心翼翼地靠近，她先是看了一下萧震雷，见萧震雷躺在地上毫无声息，而且左胸衣服上有一个破洞，她知道那是子弹孔，衣服的破洞口有一些血迹，但不多，也许子弹打穿了胸口。血从背部弹孔流了。

她用手枪对准萧震雷的胸口，然后伸脚踢了踢萧震雷，却见萧震雷没有任何反应，她原本还想蹲下检查一下尸体，但是另一边还躺着一个，那家伙可不是善茬，还是先确认一下杀手先生嗝屁了没有。

她慢慢走过去，依旧用手枪对准不远处躺在地上的杰克，走到杰克身边也先用脚踢了两下。见杰克没有反应才蹲下腾出一只手伸在杰克的鼻孔下，确实没气了，她突然注意到杰克的脸很煞白，可刚才看萧震雷的脸怎么不是这副颜色？正要起身回头。却后脑勺突然遭到一记重击，瞬间失去意识扑倒在地上。

萧震雷见德玛倒在地上，便弯腰摸了摸杰克的颈部大动脉。没有反应，确实死了。对于他这种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来说，他知道没有呼吸可不一定代表对方死了。只有确定没有了脉搏才能说明没有了生命。

他将德玛的手枪和杰克的两支左轮手枪全部收了起来，才龇牙咧嘴地

将手伸进胸前口袋中咬牙用力一抠，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闷哼，血淋淋的手指上是一块大洋，这块大洋的正中卡着一颗有些瘪了的弹头，弹头打穿了这块大洋，却没能穿透出去，穿透过大洋而已经变形的弹头部分还是钻进了胸口的肌肉当中，将整块大洋牢牢地钉在胸口上。

萧震雷看着这块大洋，嘴里不由地骂道："吗的，差点就交代了！"

解开胸口的扣子，撩开衣襟看了看伤势，子弹并没有击穿胸腔，只是钻进了肌肉当中，胸口有一个不足半公分深的血洞，属于皮外伤，他将短袖脱下来撕成两半将伤口处包裹起来，然后抽出腰间的皮带将昏迷的德玛双手反绑在背后，再将她扛起来走到汽车后打开后备箱将她扔了进去，盖上盖子，又将杰克的尸体扛进汽车后座上，再给汽车打上火之后钻进汽车开走了。

途中他停车找了一块石头搬上车，汽车在经过一号钢桥的时候他将杰克的尸体绑上石头一起扔进了江中沉入江底。

半个小时后，他开汽车来到了铁血秘密行动队的总部，这是位于公共租界西区一个偏僻的宅院里，王亚乔把这里买了下来之后挂上了一块远东扬子贸易公司的牌子，名义上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可实际上却是铁血秘密行动队的总部。

王亚乔从屋里走出来看见萧震雷光着膀子、胸口缠着一圈破衣服布条从汽车上下来，便走过去问道："什么情况？"

萧震雷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两支，递给王亚乔一支，自己叼着一直用洋火点燃了，吸了几口后说道："就上次叫你派人追查的那个德国女人德玛，你们一直没有找到她的下落，这几天她一直跟踪我，我装作不知道让她跟着。就在刚才我回来的路上，有一个洋人牛仔杀手拦路，那不是一般的高手，好家伙，幸亏我从公司出来的时候无意中将一块大洋放在胸前口袋里，不然的话，你以后都见不到我了，这块大洋救了我的命啊！"说着从裤子口袋里将那块中间卡着弹头的大洋拿了出来。

王亚乔接过去看了看，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道："确实够凶险的，走，先进去，我找人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好，找人把汽车后备箱打开，那个德玛被我打晕了塞在后备箱里！"

王亚乔立即安排人过来给萧震雷处理伤口，又找人把塞在后备箱内的德玛扛进屋内，然后带着萧震雷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两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王亚乔问道："那个牛仔杀手呢？"

萧震雷抽着烟说道："死了，被我打中两枪，尸体已经被我绑上石头丢进了黄普江里，不会有麻烦！"

"那就好！"王亚乔点点头，又道："既然那个德玛三分五次地要杀你，你为什么不杀了她算了，还要这么麻烦地带回来？"

萧震雷笑道："这个女人可狡猾着呢，当时我和那个洋人杀手同时中枪了倒在地上，她躲在暗处足足等了好几分钟才出来看我们俩死了没有，我是装死才骗过了她，之所以不杀她，并不是我见她漂亮而舍不得，我是想搞清楚是谁在指使她杀我，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了却始终找不到答案，今天我把她带到这里就是想在这里审问她一番，顺便也要搞清楚那

个洋人杀手是谁请来的，我想即便不是这个女人请来的，她也应该知道一点消息”。

王亚乔点点头道：“好，是你来审？还是交给我？”

萧震雷吸了一口烟道：“交给你吧！”

“好！”

德玛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处昏暗的房间里，被绑在一根十字木架上，双手和双腿都被绑得牢牢的，房间内有些阴冷潮湿，带有一股浓烈的霉味，想来这是一间很久没有人用过的房间了。

她醒了没过两分钟，就有两个壮汉推门走进来，她立即大叫：“嘿，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快把我放了，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可那两个壮汉充耳不闻，他们一个提着木桶出去，另一个在房间内一个火盆内的煤炭和木炭上淋上了一点汽油，用火柴点燃了，被点燃了木炭和煤炭开始熊熊燃烧，随后那人将一块烙铁丢进火盆里烧，烙铁很快被烧得通红，不一会儿工夫，提着木桶出去的那个壮汉提着一桶水进来了，手上还拿着一根皮鞭。

德玛看见这两个人的做派再傻也明白他们是要对自己用刑了，她大叫起来：“你、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私设刑堂，这是犯法的，快放了我，放开我，萧震雷呢？快叫他出来，他这个混蛋、恶棍！”

“咯吱——”

一个穿着长袍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这年轻人看上去脸型有些消瘦，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但眼神炯炯有神，他一手背在身后，一手夹着一支烟，走到德玛面前转身面对她站定，他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德玛。

“你，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德玛被盯得有些心慌意乱，立即大声嚷嚷起来。

过了好几分钟之后，王亚乔再次摸出一支香烟就着剩下的烟头点燃了，猛吸了几口吐出大量的烟雾，语气极为平静地说道：“德玛小姐，说吧，你是什么人，为谁服务？”

德玛将头一偏：“?”。

王亚乔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三分五次的杀萧震雷？”

德玛：“”。

王亚乔并不气馁，继续问道：“那个牛仔杀手是你请来的？”

德玛转过头看向王亚乔，犹豫了一下回答道：“不是，他叫杰克，是刘福彪从美国西部请来的枪手，鄂那海就是他杀的，为此刘福彪出了一万美元！”

王亚乔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又道：“看来德玛小姐不是不愿意配合，而是不愿意谈与你自身有关的话题，对吧？难道你就不怕我把这些刑罚加诸在你的身上？”

德玛看了一眼已经被烧红的烙铁、旁边的老虎凳等刑具，平静道：“你是一个聪明人，你认为这些东西会对我有用吗？想让我说出来，

可以，把姓萧的叫来！”

第191章心理防线

萧震雷此时就在审讯室的门外，他正抽着烟，听见德玛叫嚷着要找自己进去，他思索片刻便推开审讯室的门走了进去，王亚乔扭头看见正要说话，萧震雷竖起手掌示意他明白，“行了，久光兄，这位德玛小姐不是一般人，这种加诸于肉身上的酷刑对于她没什么作用，麻烦你将她请进一间干净一点的房间”。

他很清楚，酷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和整日里混吃等死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确实有着难以取代的作用，很多人之需要一顿皮鞭下来，嘴巴就漏风了，而对于有坚强意志和信仰的极少数人来说，酷刑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那些东西只能成为将他们炼成钢铁的烈火。

王亚乔见萧震雷这么说，于是向站在身后的两个壮汉摆了摆脑袋，然后走了出去，两个壮汉得到指示走过去将捆绑德玛的绳索解开，两人分别架住德玛的胳膊将她拖了出去，萧震雷抽着烟跟在后面。

换了一个干净的明亮的房间，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边放着一张椅子，对面三米处坐着德玛，她的手上戴着镣铐，萧震雷走进来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

德玛看着萧震雷道：“我要喝水！”

萧震雷看了德玛一眼，又起身倒了一杯水走过去递给她，她举起手上的镣铐道∵，.：“戴着这玩意我怎么喝？再说了，你们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

萧震雷平静道：“这里不是饭店，也不是你们家，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俘虏。就应该有俘虏的觉悟，不要妄想其他的东西。如果你不喝，我就拿走了！”

德玛狠狠瞪了萧震雷一眼。伸出戴着镣铐的手接过茶杯凑到嘴边咕咚咕咚几下喝了个干净。

萧震雷拿回茶杯返回桌子放下，扭头又问：“抽烟吗？”

言罢看了看德玛的眼神，也不待她回答，就自顾自地说道：“算了，看你那眼神就知道你是抽烟的，真不明白你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染上这种恶性，这可不是一个淑女应该有的习惯！”说完从桌上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用火柴点燃了吸了几口，再走过去将点燃的香烟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才接了香烟放进嘴里吸了起来。

萧震雷坐在桌子边，自己也拿出一支香烟点燃了，两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吸着烟，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神。

“你不是要找我吗？现在我就坐在你的面前了，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德玛眼珠子一转，狡黠一笑：“我是有叫你来，又没有说要跟你说什么话，我只是不想面对刚才那张死人脸罢了！”

萧震雷当然明白德玛嘴里说的死人脸指的是王亚乔，他看着德玛道：“好。既然你自己不说，那我就来问，你的真实姓名？”

德玛戏谑地看着萧震雷道：“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萧震雷吸了一口烟道：“我想我不应该对一个三番五次刺杀我的女人保持这种客气的态度，这种女人的心肠太毒了。它比世间任何毒物都要毒，使用任何一种酷刑对待这种女人都不为过，你觉得呢？”

德玛听得神情一怔。脸色有些发白，沉默半晌才道：“不是我要杀你。我和你没有任何恩怨！”

萧震雷紧盯着她：“那么是谁指使的你？”

德玛摇了摇头：“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可以杀了我。但你没有任何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萧震雷一边凝视着德玛，一边不停地抽烟，良久他决定改变策略，采取迂回战术，他说道：“三井洋行的三井寿和三菱洋行的铃木二郎是你杀的吧？”

德玛闻言就如同见了鬼了一眼，一副极为吃惊的样子，结结巴巴道：“你、你怎么知道的？”

萧震雷淡淡一笑：“也许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猜得出来是你干的了，巡捕房调查这件案子的案卷我找人查看过，种种迹象表明是一个女人，而三井寿寿和铃木二郎的死亡时间是在招标会的第二天，那天招标会结束之后，三井寿和铃木二郎一定在事后追查合约的最后一页为什么没有了，他们想来想去也只有你才有机会偷走合同的最后一页，于是他们派人去汇中饭店询问了你的住址，然后又派人去你的住处把你秘密抓到了三井洋行，你看上去只是一个弱女子，但实际上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不简单啊，当时连我都看走了眼。”

“咯咯咯你猜得没错，三井寿和铃木二郎那两个小矮子就是我杀的，那有怎么样呢？”德玛毫无顾忌地放肆大笑起来。

萧震雷抽了两个口烟之后，身体前倾道：“我听说日本人为了这件案子一直在催促公共租界巡捕房，让他们尽快破案，你说我如果把你交给巡捕房会怎么样？”

德玛听了萧震雷的这个威胁，好似完全无所谓一般，淡淡道：“随便你！不过如果你把我送给巡捕房，当初你收买我把文件从三井寿的公文包里偷出来的事情就捂不住了”。

偷合同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即便日本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不能怎么样，订单已经交给了德国人，日本人再怎么上蹿下跳都没用。可德玛的反应让萧震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能啊，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完全不在乎自己把她交给巡捕房归案呢？他再一看德玛，发现她的眼神很那好像是窃喜？对!德玛就是在窃喜！

难道德玛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又或者与工部局有关系？否则她听了自己要把她送到巡捕房的话之后全然没有半点反应？这极为不正常，一定是这样，可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为什么要派德玛刺杀自己？而且还是三番五次的进行刺杀？这不合情理啊。巡捕房有理由抓自己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在在公共花园门口杀死了六个英国大兵，可如果巡捕房怀疑自己的话。完全用不着派人暗杀，要知道巡捕房是执法机构。不允许也不可能搞暗杀，一旦被人得知，后果实难预料，那绝对会成为世界都轰动的丑

闻，没有人敢这么干！不过无论如何，德玛肯定与巡捕房或者工部局有关系，否则德玛不会是刚才那副表情。

在对德玛的真实身份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之后，萧震雷就知道把她送给巡捕房作为威胁没有什么作用了，他看着德玛一副吊个郎当的样子。摸着下巴抽着烟思索了一会儿又道："你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威胁到我吗？合同和订单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即便日本人知道了那件事情是我让你干的，日本人也不会怎么样，没有利益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干，吃力不讨好！但是你又不同了，你是杀死三井寿和铃木二郎的凶手，我想如果我把你交给日本人的话，日本人一定不会对你客气的！"

"你，你是个混蛋。恶棍，魔鬼！"德玛口不择言的大骂起来，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慌张，看来她不怕去巡捕房。但是担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萧震雷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对德玛胡乱骂出来的话又反驳道："哼，我看你是害怕了。恐慌了，口不择言了。我只是说要把你送给日本人，还没有付诸行动就被你骂成魔鬼。自从你落到我的手里，我可是没有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就这样还被你骂成恶棍、魔鬼，那你三番五次地刺杀我，你又算什么呢？比恶魔还恐怖一万倍的可怕怪物吗？"

"你"

"你什么你？"萧震雷毫不客气地打断，"人啊，总是喜欢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总是习惯了忽略自己所做的一切罪孽，而把别人所做过的错事放大，直到放大到比自己所做过的罪孽还要可怕无数倍，如此一来，她自己所做的错事在别人那被放大了无数倍的罪孽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毫无疑问，你就是这种人！"

德玛闻言激动起来，她使劲挣扎着，一边挣扎一边大叫："混蛋，混蛋，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我，唯独你不能这么说我！"

"哦？"萧震雷皱眉道："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说你，而我就不行呢？"

"因为，因为"德玛突然撒泼，大吼大叫："因为我爱上你这个该死的混蛋了"。

萧震雷感觉自己要醉了，这个世界到底肿么了？一个三番五次刺杀你的女人突然跟你说爱上你了，这他吗的是神马节奏？真是荒谬！

萧震雷甩了甩脑袋，又捏了捏自己的脸，看着德玛道："我今晚没喝酒！"

德玛一愣，随即道："你还没醉！"

萧震雷苦笑道："你们西方女人还真不怕丑，什么话随口就可以说出来，脸都不带红一下的，不过我要提醒你，德玛小姐，以现在这里的环境，你说的那句话好像有点大煞风景了，你认为我应该感动的痛哭流涕，然后立马把你放了，最后跟你谈情说爱吗？"

德玛听了萧震雷的这番话，突然气得浑身颤抖起来，抬起戴着镣铐的手指着他道："你，你怎么是这种男人？难道你一点都感觉不到我的心吗？"

萧震雷耸耸肩道："好吧，德玛小姐，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你能告

诉我吧？你一直在谋划刺杀我，而且也实施了好几次，那你是怎么爱上我的？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产生爱的时间和氛围，不是吗？”

德玛气急败坏，情绪失控道：“该死的，我他吗的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会犯贱到爱上你这个该死的混蛋！他吗的操蛋爱情！”

“装，装，你继续装！”萧震雷完全不相信这个什么可笑的爱情，他心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真不知道这女人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竟然想到用这种下作的办法想要逃脱吗？

“混蛋，你以为我这是装的吗？你怎么是这样的男人？你怎么这么不懂爱？”

萧震雷愣了愣，脱口而出：“吗的，老子不是法海！”

这句话把德玛也搞懵了，“关法海什么事？”

“呃！”萧震雷发现自己差点漏了馅，摆摆手道：“好，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既然你说你爱我，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刺杀我？”

德玛沉默了几秒后道：“因为有人让我杀你！”

萧震雷闻言破口大骂：“你他吗傻啊，到底是你傻还是你把我当傻子？别人要你杀你的爱人，你就来杀，你说敢说你不是傻子吗？还是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胡说八道？”

德玛闻言怒目而视：“你吗的，你当我愿意啊，有时候不是你不愿意就可以不做的，杀你是上面的命令，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任务！即便是死，我也必须杀死你，这就是我现在存在的理由！”

德玛的这番话透漏了很多信息，第一，德玛并不是自己要杀他，而是有人指使的，第二，德玛在一个极为隐秘的机构，第三，德玛的身份只是相当于一个杀手或者死士！第四，德玛所在组织的高层对他下了必杀令！

虽然得知了这些信息，但是这还不够，这还不足以得知德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萧震雷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在德玛说完之后，他的大脑经过高速分析得出了以上结论，时间极为短暂，他又立即追问：“你撒谎，有谁可以命令你？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好吧，你编故事，继续编，还什么狗屁上面命令你杀我，你真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吗？”

德玛被气糊涂了，失去了冷静，脱口而出：“我说的是真的，是巴内斯这个混蛋要杀你，我是他的人，我不可能违背他的意愿，否则他就会杀我的家人，你到底要怎么才能相信我！”

终于得到了有用的消息，萧震雷眼中神光闪闪，“巴内斯是谁？你们是什么组织？”

“你，你在套我的话！”德玛终于反应过来，大怒：“你这个该死，狡猾的混蛋！”

第192章军情五处

接下来，德玛紧闭着嘴巴死都不说话了，无论萧震雷用什么办法，她都闭口不言，这让审讯一度进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王亚乔从外面推门进来，其实他一直就在门口听到了萧震雷与德玛之间的所有对话，他走到萧震雷身边俯身附耳低声嘀咕了一句。

萧震雷闻言眼睛一亮，王亚乔随后离开了房间带上房门，等王亚乔离开房间之后，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笑道：“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不知道巴内斯是谁，我想这个人现在一定在上海滩，而且身份还不低，否则不可能命令你来杀我，而在上海滩可以命令你，身份又非同一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武官、兼任万国商团总司令巴内斯上校，对吗？”

德玛闻言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着小脑袋不言不语，显然是被萧震雷说中了。

萧震雷也不管她说不说话，继续道：“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与巴内斯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杀我呢？即使我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没必要跟我一般见识吧？”

德玛闻言抬头道：“因为几个月之前你在公共花园门口杀了六个英国士兵和两个巡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是你干的，但是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巴内斯上校≯ ∽ ，w○ww.认为你无视了租界当局、践踏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捕容易造成强烈的不良影响，但巴内斯上校又不能容忍你逍遥法外，所以决定决定让你秘密消失！”

“嗤”萧震雷一声冷笑。“嘿嘿，这真是太好了。堂堂驻沪领事馆武官密谋刺杀一个商人，这个消息要是被各大报社知道了。我估计大英帝国立马会成全全世界的丑闻！”

德玛见萧震雷那副样子，淡淡道：“是吗？谁会相信你的话呢？你以为你抓住了我，就可以把我当做攻击巴内斯的工具吗？如果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我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人，我只对巴内斯负责，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为英国服务，你如果把我推出去，巴内斯绝对不会承认。即便牵连到巴内斯，英国政府也不会承认！”

萧震雷抽着烟没有说话，他也知道仅仅凭一个德玛是对付不了巴内斯的，如果这件事情闹大了，英国当局肯定会撤掉巴内斯，让他当替死鬼，然后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想了想，萧震雷问道：“除了巴内斯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吗？比如说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

德玛摇头道：“巴内斯一直在让我专门调查这件事情。但是我虽然知道是你干的，但是找不到证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巴内斯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法磊士？他可不想挨骂！”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巴内斯只是一个驻沪武官，他怎么会有你这么身手高强的手下？你们到底是什么组织？说吧，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难道还想保密？即便你不说，我也会查出来。只

是浪费一点点时间而已！”

德玛沉默了很久才叹了一口气说了出来，“四年前。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了军队的改革，改革中有一项是成立军事情报部门，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是成立一个单独军事情报机构，一直挂靠在国防委员会名下，后来称之为军情五处，简称mi5。它一直是在处于极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不受政府领导，政府部门的名单上也没有它的名字”。

萧震雷来自后世，对于英国的军情五处可谓是知之甚详，前世他就没少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人打交道，他瞳孔一缩，叹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军情五处，看来我这个人还真是不幸，竟然招惹到了这个可怕的组织！可是据我所知，军情五处只负责国内的反间谍等安全工作，而海外的情报收集工作则由军情六处负责吧？你既然是军情五处的人，怎么会被派到中国来？你是一个德国人，而且现在德国间谍在英国四处活动，如果我是军情五处的长官，我绝对不会浪费资源，一定会派你回德国执行任务！”

德玛有些吃惊地看着萧震雷，忍不住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得这么多？看来我们对你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了！”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敲了敲桌子：“现在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

德玛不由有些气结，但想了想还是说道：“想不到你知道得这么多，没错，今年年初，由首相阿斯奎思领导的英帝国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调查和解决德国间谍问题。工作小组随后提出了创建一个保密局的建议，并从军队里抽调两个军官开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弗农?凯尔上校，他当时在国防委员会的情报科工作，这个情报科就是数年前成立的军事情报部门，他是有名的中国通；另一位是来自皇家海军的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他们俩联手创建了保密局，但不久就意识到这项任务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中一个人要负责了解英国本土正在发生的事情，想出对策加以阻止；另一个人则要负责派遣自己的特工去德国，以了解其战略计划。由凯尔挑起国内的担子，卡明则负责收集海外的情报，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有分工，但是情报工作向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名义上是军情六处的人，但实际上却是军情五处的人！”

“那么巴内斯呢？他是什么人？据我所知他来中国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军情五处和六处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他就应该在中国了吧？”萧震雷问完又点燃一支烟吸了起来。

德玛点头道：“没错，但他之前就是国防委员会情报科的人，在保密局分家之后他就被任命为军情六处上海站负责人！”

从房间里出来之后，萧震雷和王亚乔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里，两人面对面坐下，王亚乔丢给萧震雷一根烟问道：“具体情况我都听到了，我相信她没有说谎，她把自己知道的也都说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她？”

萧震雷点燃香烟抽了几口，思索良久才说道：“交给你处理吧！”

王亚乔开玩笑道："你会不会舍不得？"

萧震雷笑骂："在我眼里，你王久光可是从来没有开过玩笑啊，你认为我是那种为了儿女私情可以不顾一切的人吗？"

王亚乔点点头："那好吧！"

萧震雷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解决巴内斯这个麻烦，在知情人只有巴内斯和德玛的情况下，解决了巴内斯，那么公共租界和英国方面就没有人再怀疑自己了。

这天是9月2日，白天非常炎热，到了傍晚时分变得闷热，天边飘来大片乌云，看样子要下大雨了，可是过了晚饭时间，大雨却还没有下下来。

在公共租界北区华德路的尽头右边有一辆汽车，萧震雷坐在汽车驾驶座上，在这几天里，他派人调查了巴内斯的日常活动情况，巴内斯这个人虽然是英国驻沪武官，而且是军情六处的上海站站长，但此人十分贪玩，有着英国贵族非常严重的傲慢，更重要的是很有有点小资情结，他的家就安置在领事馆内，但他在外面还有一套秘密别墅，在秘密别墅里，他圈养着一个比利时女人，这栋秘密别墅就在此时萧震雷所在的马路对面，而今天自下班之后巴内斯就来到了这里与他的比利时女人密会，萧震雷从领事馆外面一直跟踪他到了这里。

已经三个小时了，萧震雷坐在车内一动也没动，这时他伸手从兜里摸出怀表看了看，时钟已经指向了十点，他从副驾驶座位上拿起望远镜向马路对面的别墅内看了看。

良久，他放下望远镜，拿出一支盒子炮检查了一下弹夹，再将弹夹装上后把盒子炮插回腰间，他推开车门下了车，关上车门后左右看了看，周围没有人，他迈步向别墅的围墙走去。

走到围墙近前他跑了几步一个跨步跳起，一只脚在墙壁上一瞪，双手同时搭在围墙上，身体一扭便翻身越过了围墙轻轻落在别墅内的草坪上。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虫儿在花丛里鸣叫却因为他的到来停止了，他弓着身体接着周围花草树木的掩护迅速而又悄声无息得来到了别墅洋楼屋檐下。

洋楼的大门已经关了，他围着洋楼绕道了后面，还在洋楼侧面的时候发现后面传来嬉戏声和水声。

他站在侧面的墙壁下伸头一看，只见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一个偌大的游泳池里嬉闹着，他猜测那是巴内斯和他的比利时女人。

第193章溺杀

在租界这地方土地寸土寸金，带游泳池的别墅与不带游泳池的别墅在价格上有着天壤之别，巴内斯只是一个武官，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置办这栋别墅？萧震雷心想如果不是巴内斯要置他于死地，他还真相和巴内斯交个朋友，大家一起用金钱交流一番，各取所需嘛，只可惜巴内斯一开始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在游泳池里办事，这巴内斯和他的比利时女人也真是够前卫的，萧震雷看见后缩回了脑袋，靠在墙壁上平心静气地等了好几分钟。

“哦，亲爱的，你太棒了！”风平浪静之后过了良久，女人慵懒地说：“不行了，身体有些凉，我得进屋里冲洗一下然后换一身干净衣服，亲爱的，你要一起去吗？”

巴内斯喘息着道：“噢，我还要再游一会，亲爱的，你先上去吧，等我游够了就会进去的，你不用管我了！”

“好吧！”比利时女人答应一声，划动着四肢优雅地向泳池边游去，游到池边上了岸，扭动着白晃晃的一片顺着草坪上的鹅卵石小路进了洋楼。

看着那片白花花的躯体消失不见之后，萧震雷看向游泳池里的巴内斯，巴斯内正向背对着他向游泳池的另一头游过去。

要杀巴内斯不难，只需要一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萧震雷不想再让这件事情引起巡捕房的怀疑，要不让人引起怀疑，就不能用枪，要让巴内斯死得很自然。或者说死得很意外，这就有些难度了。

此时巴内斯正游向泳池的对面。这对于萧震雷是一个机会，他带上一副手套。弓着身体以极快而又毫无声息的速度靠近游泳池，在巴内斯转身游回来之前他悄悄地潜入了游泳池水下，这一过程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也没有造成水面大的波浪。

巴内斯已经往回游过来了，就在这时，天空突然闪过一道亮光，紧接着一声响亮的霹雳声传过来，随后阵阵雷鸣之声络绎不绝，起风了。滂沱大雨接踵而至哗啦啦地落下。

巴内斯抬头一看，雨下得如此之大，看来是不能继续游泳了，他加快了速度向岸边游去，然而这时水底下突然闪过一道黑影，巴内斯就感觉自己的双脚被缠住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拽着他往游泳池深处拉。

他开始慌乱了，拼命地甩开膀子往水面划，可那水底下拖着他双脚的力量极大。他的双手在水面猛划了几下之后整个人就被拖入水面下，水面上只剩下滂沱大雨下个不停。

在水面下，萧震雷将巴内斯拖入深处，他又将巴内斯死死地按在泳池底部不让他有逃出水面呼吸的机会。巴内斯感觉到死亡的临近，用尽一切力量反抗想要逃脱，可是这都于事无补。

水面上大雨下个不停。水面下却杀机毕现，死亡降临。没有人知道巴内斯现在的想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潜入他的别墅杀他。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楚杀他的人的面孔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按在水底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得。

几分钟过后，巴内斯不动了，他被按在水底的时间太长而导致身体缺氧失去了生机，萧震雷见他不动了，将手伸在他的脖颈处摸了摸，没有了脉搏，他松开了巴内斯，巴内斯自己沉在了游泳池底部，萧震雷直接从水底游到了岸边，轻轻地爬上了岸，此时雨下得很大，他从水里爬起来的声音被大雨掩盖了，他扭头看了一眼洋楼的二楼一间亮着的房间的小窗户，窗帘上一个光着身体的女人的影子正不停地搓着自己的身子，他已无心欣赏这具美妙的**，匆匆离开了别墅，这场突然而来的大雨掩盖了他来过的一切痕迹，实际上他早就看出今晚会下雨，因此才选择在下雨之前动手，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掩盖一切痕迹，神仙都难查出真相。

女人总是很麻烦，在洗澡、化妆、穿衣服上花费的时间太多，却说比利时女人在二楼卫生间冲完澡之后换上干净衣服下楼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此时她没有看到巴内斯，她想外面下这么大的雨，巴内斯不可能一直呆在游泳池内的，于是她在楼内寻找，一边找一边大声叫着巴内斯的名字，直到她将洋楼内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仍然没有找到巴内斯的时候才心慌起来。

该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吧？比利时女人慌乱起来，她急忙招呼两个女佣人一起寻找，自己又拿了一把雨伞走出洋楼来到游泳池边寻找，还大声叫着巴内斯的名字，可巴内斯的尸体沉入了游泳池深水区的底部，晚上光线又太暗，根本无法看见沉入深水区底部的巴内斯的尸体。

几个人在别墅里里外外找了一个多小时依然没有看见巴内斯的踪影，而他的衣服、鞋子和公文包都还在，根本不可能离开别墅外出，再说停在洋楼前面的福特汽车也还在，巴内斯不可能光着身子离开。

实在找不到之后，一个女佣人建议比利时女人马上报警，比利时女人虽然想报警，让巡捕房派人来帮忙寻找，可是她和巴内斯的关系是极为秘密的，如果让外界知道巴内斯和她的关系，明天报纸的头条就会把他们之间的丑闻曝光，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权衡之下，她还是决定不向巡捕房报案了，一切等到天亮之后再说，她心里还存着一份侥幸，希望巴内斯是在跟她做了一个恶作剧，不过她还是给领事馆打了一个电话，可接电话的人说巴内斯外出还没有回去，于是她只能作罢。

九月三号早上，在别墅内等了一夜的比利时女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拿起电话给领事馆打了过去，对方的回答让她再次心慌起来，巴内斯依然没有回去领事馆。这无疑表明巴内斯是真的出事了。

就在她发呆地犯下电话的时候，突然从洋楼后面传来一声尖叫。比利时女人听见尖叫声后条件反射一般的从沙发上起身向房子后门跑去，刚刚跑出后门就看见一个女佣人从泳池边跑过来。

“夫人。出事了，出事了，先生，先生”女佣人看见比利时女人后大叫起来，但由于吓得不轻，因此有些气喘吁吁没能把话说全。

比利时女人立即抓住她的手焦急地问道：“先生怎么啦？快说！”

“他他在泳池水底！”女佣人一脸苍白地侧身指向游泳池。

天亮之后，外面的光线很强烈，再加上游泳池里的水很清澈，因此在游泳池边上打扫卫生的女佣人看见了沉在泳池深水区底部的巴内斯的尸

体。一般来说。人被淹死之后刚开始会沉入水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尸体会浮出水面，这个浮出水面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的几分钟后就浮出水面了，这种被淹死的人还有很大的机率被抢救过来，但是有的尸体直到几天之后才会浮出水面，尸体都开始腐烂。

当跑到游泳池边上看见水底的尸体时，比利时女人面无人色的瘫坐在地上，女佣人立即蹲下扶住她。“夫人，夫人，你可千万要挺住啊！”

良久，比利时女人才泪流满面地回过神来。用低沉的声音对女佣人道：“打电话给巡捕房吧！”

不久，巡捕房的人赶到了现场，当带队的探长发现淹死的人竟然是巴内斯时脸色都变了。立即给警务处打电话，接到电话的麦高云得知消息后忍不住暗骂自己这段时间怎么这么点背。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边清廷官员鄂那海被杀一案还没有任何头绪。这边英国驻沪武官巴内斯又淹死在别墅，真是事事不顺心啊，如果巴内斯是自己淹死的还没什么，但如果是被人谋杀的，那乐子就大了，他告诉现场巡捕房的负责人，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让任何报社记者得到消息进行采访，挂了电话之后他又立即打电话通知了警务处督察长布鲁斯和领事馆方面，然后驱车赶往事发地点。

麦高云赶到现场的时候，北区巡捕房的巡捕们正在进行现场勘查，巴内斯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停放在游泳池旁边一个担架上，尸体上盖上了白布。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现场勘查设备很先进，一个巡捕房拿着一个很小的闪光灯相机在现场拍照，但是现场早已经被比利时女人和女佣人破坏了，几个巡捕正在草坪上寻找，试图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麦高云到来之后，现场负责的探长就赶了过来，麦高云没有跟他客套，看了尸体确认是巴内斯之后直接问道：“大概什么情况？你先把情况说一下！”

“好的，先生，请跟我来”探长答应一声走到一个僻静处，麦高云也跟着过来了，探长便低声道：“刚才您也看见了，确实是巴内斯上校无疑，在您来之前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这栋别墅是巴内斯上校名下的产业，房里的那个女主人是一个比利时女人，经过询问和调查，她叫赫蕾丝，无职业，两年前从比利时来到这里，我猜测应该是巴内斯上校的秘密情人，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根据赫蕾丝和两个女佣人所说，昨晚吃过晚餐不久，她就和巴内斯上校在游泳池内游泳，大约半个小时吧，赫蕾丝就上岸洗澡去了，巴内斯上校一个人留在游泳池内游泳，等她洗澡换上衣服下楼的时候早已经下起了大雨，但是她还因为巴内斯上校早就从游泳池出来了，她叫了几声没有反应，于是她开始在房子里寻找，但是找遍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巴内斯上校，那时她才慌了，于是让两个女佣人一起寻找，他们当时也来泳池这边找过来，但根据她们所说，当时由于下雨光线很暗，水面上没有发现什么，但看不到水面下，那比利时女人还以为巴内斯上校跟她搞了一个恶作剧，您知道情人之间有这种玩闹也很正常，她们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放弃了，这一整夜她们都没有睡觉，直到今天早上雨停了女佣人在泳池边做清洁才发现了沉入泳池底部的巴内斯上校的尸体，我

们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刚才我粗略检查了一下尸体，尸体脸色发青，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初步判断是窒息而死，也就是说溺水而亡，但到底是不是溺水而亡我还不敢确定，这需要进一步解剖尸体检查！”

麦高云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说道：“如果是溺水而亡倒还好了，没咱们什么事情，只要封锁消息不被外界知道就行了，但如果是被人谋杀的话，咱们的麻烦就大了，搞不好警务处大批人都得下马”。

探长也是一脸戚戚然，“是啊，希望他是自己溺亡的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不久，警务处督察长赶了过来，与他一起来的还有领事馆派来的代表，领事馆派来的代表看了尸体确认是巴内斯之后就交代布鲁斯，一定要查清楚巴内斯的死因真相，另外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封锁一切消息，要想办法警告比利时女人和她的两个女佣人闭嘴，同时让参与勘查现场的巡捕房人员不得泄露任何消息，谁泄露消息就追究谁的责任。

可这件事情还真没有办法封锁消息，大批巡捕出入这栋别墅，还有高级警官到现场，早就惊动了嗅觉十分灵敏的各大报社记者，麦高云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别墅就被大批的记者围堵在大门外，丢下一句无可奉告之后匆匆逃离，这让记者们更加怀疑这次肯定又是一个大新闻，于是穷追不舍，有的记者甚至还暗地里收买参与办案的巡捕获取消息，当天下午，报纸上就对这件新闻进行了报道，巴内斯死亡的消息最终还是被披露出来，领事馆为此大发雷霆，要求巡捕房立即确定巴内斯的死因。

尸体抬回巡捕房之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尸检，由于此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有限，就连法医也没有发现尸体的异常情况，巡捕房最终还是确认巴内斯是自己淹死的，很可能是由于长时间泡在水中，又下起了大雨，气温下降，造成了他在水中肌肉痉挛，自己淹死在游泳池内。

第194章办报纸

范高头病了，病得很厉害，都起不了床。自从他让刘福彪去请杰克刺杀萧震雷之后，他就一直很兴奋，很期待，杰克连鄂那海都可以干掉，他认为杰克干掉萧震雷也不难，可过去这么长时间他发现萧震雷依然活得活蹦乱跳的，根本就像没有被刺杀过一样，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越来越焦虑了，他让刘福彪去联系杰克，可是杰克的代理人已经好多天没有去跑马厅与刘福彪接头了。

刘福彪为了尽快找到杰克，他想起杰克的代理人艾弗逊，虽然他不知道与他接头的人都名字，但是他记得艾弗逊的长相，因此他找来一个画功过硬的技师，由他会议口述，让画师画像，画像画出来之后他发现画得极为相似，于是让画师再临摹若干份，把这些画像交给青帮的小弟们，让小弟们拿着画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到处寻找艾弗逊。

艾弗逊这种人天天都在外面混，哪里可能不被找到，不出一天的时间，他就被青帮中人找到并带去见刘福彪。

刘福彪失望了，艾弗逊根本不知道杰克在哪儿，住在什么地方，即便他让人把艾弗逊打个半死也没能让艾弗逊也没能知道杰克的下落。后来刘福彪的一个手下得到一个消息，法租界一家旅馆有一个洋人顾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交房费，也很长时间没有3≠，ww¤w.出现，因此旅馆老板打开了那间房，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个皮箱，皮箱内有一大笔美元。旅店老板因此发了财，这种消息本来极为隐秘。旅馆老板当然不会傻到把这事说出去，可谁知道这家伙一次喝醉了酒把这事给说了出来。恰好被刘福彪的手下无意中听到了，刘福彪带人前往那家旅店，又派人把艾弗逊找去，艾弗逊认出了杰克的箱子，还有杰克穿过的衣服，确定就是杰克的，而且刘福彪也从旅店老板那儿把属于杰克的美金全部搜了出来，与他付给杰克的钱数目相当，直到这时刘福彪才真正直到杰克真的出事了。很可能在刺杀萧震雷的时候反而死在了萧震雷的手里，尸体也被处理了，因此才消失得无声无息。

范高头得知杰克极有可能死在萧震雷手里的消息之后病得更重了，派人去萧公馆杀萧震雷这种事情只能做一次，而派人刺杀萧震雷的事情又失败了，这让范高头失去了杀掉萧震雷的信心，萧震雷已经成为他心里的一根刺、一块心病，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十足的药罐子。

这些天他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睡又睡不着，而且本身年纪大了，不到十来天的时间就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彻底垮了。他年轻的时候又常与人好勇斗狠，身上的旧伤很多，现在身体垮了之后。以前的旧伤又在这关键时候复发，这一下就要了他的老命。

九月是十四日。撑了半个多月的范高头终于一命呼呜，这让萧震雷终于松了一口气。至少范高头是自己死掉的，他没有去吊唁，这种时候他还是觉得不要刺激刘福彪那帮人，虽然他不怕，可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此时他正在跟秦连魁介绍的记者张继尧在一家茶楼里闲聊，此前两人已经有过接触，萧震雷对张继尧也做过详细的了解，张继尧这个人有强烈

的民族自尊心，受过一定的文化程度的教育，是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从其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所撰写的新闻稿件的言词上来看，这个人对清廷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平等条约是极为愤慨的，对清廷实行奴化政策、大肆盘剥底层百姓也是极为不满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萧震雷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发展入社，再加上此人人品和做派上没有任何问题，有着文人的风骨和坚持，萧震雷就希望把此人发展入社，由此人来负责铁血救国社的宣传工作。

萧震雷端起茶杯向张继尧示意，喝了一口茶后问道："张先生对于最近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事情怎么看？"

十三天前，也就是九月一日，清廷鉴于形势的需要发布了上谕，上谕说："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诸国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这则上谕说得中规中矩，从维持政局的稳定上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全国四万万人口九成九是文盲，不识字就更别说懂法了。朝廷要广兴教育、理清财政，整顿军队，在各地设立巡警代替衙门的捕快，等几年之后这些举措有了一定的规模在看情况而定，参考各国而制定朝廷的宪法，商量一个立宪的实行期限，最后才颁布天下。

这则上谕颁布之后，确实收了立宪派不少有识之士的心，不少主张立宪的闻人名士都撰文在报纸上发表称赞,而且各省都开始先后成立咨议局。

张继尧闻言愣了愣，放下茶杯冷笑："立宪就意味着要放权、让权，皇帝和皇族再也不能乾纲独断，政令由内阁而出，弄不好连军权都不保，没有军权和政治决策权，皇帝就成了空架子，皇族也失去了往日荣耀的身份，高高在上的皇帝和皇族们甘心愿意放弃这个权利吗？也许有人会相信，而且相信的人还不少，但是我是不信的！"

萧震雷知道张继尧还真猜对了，两年后清廷虽然宣布了立宪，可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皇帝还是皇帝，权利丝毫没减弱，由于内阁是皇族内阁，皇帝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得到了加强，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换汤没换药，皇族内阁成立之后，消息传遍天下，当时天下舆论大哗。

萧震雷笑道："我也不信，上面说的话从来都是糊弄下面的，你要相信了，你被他们卖了都不知道，还傻乎乎地帮他们数钱呢！"

这个说法让张继尧听了感觉很新奇，他眼睛一亮，竖起大拇指

道："萧先生这个说法很有趣，确实如此，这些年朝廷跟洋人屡战屡败，每次不论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是割地赔款，割地的事情还好说，朝廷有的是地可以割，可赔款就难办了，怎么难办？没钱呗，朝廷那些大佬总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吧？他们才没那么大方，于是他们只能把毒手伸向老百姓，为了让老百姓掏钱又不至于闹出民变，官府就想着法子巧立各种名目，别看按人头算每个人收得不多，可咱大清国有四万万人啊，时间长了就是一笔大数目了，嘿，打仗是那些大人物们的决定，也是他们指挥的，打输了丧权辱国不说，却要让老百姓出钱，他们怎么不自尽以谢天下？"

萧震雷见张继尧越说越激愤的趋势，连忙转移话题："哈哈，张先生所以正合我心，对了，张先生从事新闻行业多长时间了？"

张继尧也醒悟过来发现自己有些激进，如果被清廷的暗探发现肯定很麻烦，这时萧震雷转移话题正好替解除了尴尬，他连忙答道："有五年了吧，我刚当记者那会，恰逢日俄战争！"

萧震雷点点头，掏出香烟递过去一支，问道："这几年难道张先生就没想过自己办一家报社吗？"

张继尧连忙双手接过香烟含在嘴里，用火柴点燃了吸了几口之后丢了还在燃烧的火柴，"前几年倒是没有这个想法，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开办一家报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最难解决，我做了这些年的记者虽然收入不少，可经常在外采集新闻素材花费也不小，报社方面补助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拿薪水倒贴，其次是申请执照的问题，现在租界方面对成立报社是审查也严格了许多，没一定的关系还真不容易拿到执照！"

萧震雷沉吟了一下，吸了两口烟说道："张先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想跟你合作，我想办一家报纸，你也知道老百姓有知情权，发生了大事，很多百姓过了很久才知道，又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办报纸有助于开启民智，既然张先生有办报纸的想法，但是缺少资金，又难以申请到执照，那么我倒是可以为张先生解决这两个问题，由我来出钱，并且解决执照的问题，由张先生来负责经营这家报社，不知道张先生以为意下如何？"

第195章庶民日报

张继尧没想到萧震雷此次约他见面的真正目的是想跟他一同开一家报社，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从事新闻行业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些年做记者也有不少心得体会和感悟，在别人手底下做记者，有很多限制，写出来的报道还要先给主编和老板看，主编和老板不同意发表，那就得重新，直到写到主编和老板满意为止，老板们开办报纸的目的大多还是为了赚钱，不想惹麻烦，更不想报社被查封停刊，真正有如萧震雷这般想法的毕竟是少数，可是如果有一家自己的报纸，那么受到的限制就大大减弱了，至少在报社内部没有人为的障碍。

不过张继尧也知道，报社想要不被当局找麻烦，老板必须要有很大的能量，在当局有关部门来找麻烦的时候有能力摆平，所以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报纸，这个后台老板要足够硬才行。

想到这里，张继尧又有些犹豫，他道："萧先生，我确实很想办一家报纸，可是现如今想要用报纸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足够的背景根本就行不同，现在租界方面对这方面管得也很严，我担心万一报社成立以后很快就被查封，所以"。

萧震雷听了张继尧的话之后就知道他担心什么了，他想了想，抽了一口烟笑道："张先生，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我有一些自己看法，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你姑且听一听。我认为记者的职责是实事求是的报道新闻事实，在报道之前要经过多方求证。确保新闻的真实性，而不能在报道的字里行间参杂着个人感情的描述和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记者与史官的工作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如果记者的报道没有了私人感情的观点，当局还有什么理由查封报社让报纸停刊？"

张继尧闻言皱起了眉头，仔细琢磨之后点头道："萧先生对于记者的工作的看法确实有道理，毕竟任何事物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会有不同看法，可是如果记者不能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话，那么如何体现新闻事实的是非观点呢？例如朝廷又加税了，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总该有个说法吧？再例如某某把他的偷人的老婆给杀了，这是对还是错呢？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也应该有个立场和观点吧？"

萧震雷点点头："不错，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以为可以这样解决，如果我们把报纸办起来的话，可以在报纸的某一个版面专门开辟一个评论员专栏向外界征集评论员文章，外界无论任何人都可以针对某个发生的事情或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将自己的言论书写成文字，把稿件邮寄给我们报社。我们报社经过审核之后认为观点很新颖、很犀利，具有代表性，可以刊登在评论员专栏中，对于这些评论员的文章。我们报社按照字数付给稿费，但是在这些评论员文章的最后，我们报社要表明立场。这只是评论员的观点，不代表报社的观点。当局要找麻烦，让他们去找这些评论员的麻烦。与我们报社无关！对于某些特别有名气的评论员，我们报社可以考虑长期与其合作，将其列为特约评论员，稿费和其他待遇从优！如此一来，我们的报纸既有实事求是的报道，又有对于某些时事新闻的评

论，而且由于有专门的评论员撰稿，在篇幅上要比记者所写大得多，能够让某些观点痛快淋涕地得以发表，读者们也看得过瘾，又不至于让当局抓到把柄找我们报社的麻烦”。

张继尧听着听着，眼睛越来越亮，带萧震雷说完之后，他猛得一拍桌子，萧震雷倒是没事，可把周围喝茶的人都吓了一条，搞得周围的茶客们怨声载道，两人连忙行礼道歉，众人这才释怀，又各自喝茶。

张继尧兴奋道：“萧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想的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好了，我相信我们只要采用这个办法，报纸肯定会办得红红火火，当局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萧震雷只能在心里苦笑，当局要找麻烦根本不需要理由，只是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报纸确实可以省却很多麻烦，而且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办报，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评论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在文章作者的落款处不敢再用自己的真名，而采用一个自己认为有个性或者表达自己意愿的名字，又或者是有着纪念意义的名字，总而言之，这些名字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如同那些作家一般总是喜欢写作时用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被称之为笔名。

萧震雷见张继尧这么兴奋，就趁热打铁，“张先生，刚才我所说由我出钱办报纸并且搞定执照，由你来负责经营的事情，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

“当然！”张继尧搓着手立即答应，“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呢，我还要感谢萧先生如此的信任！”

萧震雷笑道：“要说谢，理当我要谢谢你才对，我只是出钱，经营上的事情却是全部要交给你负责，以后就麻烦你多辛苦一些了，对了，不知道你需要多长时间处理你现在工作上的事情？”

张继尧连忙道：“这很简单，我只要跟原来的报社主编打个招呼就行了！”

“这就好，这样吧，这几天你去租界各处转转，挑几个地方为我们的报社办公地点选址，报纸的排版当然由我们自己来做，印刷就暂时找一家印刷厂进行合作，等报纸做起来之后我们再筹建我们自己的印刷厂，一方面可以印刷报纸，另一方面可以做印刷书籍这类业务！”还有另外一个用途萧震雷没有说，那就是印刷钞票，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张继尧早就有办报纸的想法，因此在报社办公地点的选址上也早有留心，而且他从事这么多年记者工作，对上海滩上的各个印刷厂也非常熟悉，他连忙道：“萧先生，其实我早就看好了几处地方，据我所知这几处地方现在都闲置着，租金也不高，而且我对上海滩的各个印刷厂很熟悉，就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您认为可以就行！”

萧震雷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又想想这几天还有什么安排，想了一会儿说道：“那后天上午吧，你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到时候去找你！”

“好！”张继尧连忙从公文包里拿出纸笔，给萧震雷留下了电话号码和地址，萧震雷拿了纸条收进口袋后就离开了，没多久张继尧喝完茶也提着公文包离开了茶楼。

九月十六日上午，萧震雷给张继尧打电话，两人在约好的地点碰头，然后一起去看看张继尧早就看好的几处地点，跑了一天，经过和那几处地点的业主洽谈，萧震雷感觉有一处地方比较满意，位置在南京路上，租金上也很便宜，要知道南京路可是闹市繁华地带，地皮真正算得上寸土寸金，这个位置在临街的四楼，没有电梯，面积大约有四百个平方，正因为是四楼，而且是单独的一层，所以做店铺做商场都不合适，老板觉得把这里当做住房租出去又不合算，毕竟要当住房出租价钱上又提不起来，萧震雷和张继尧要租了做报社的办公地点让老板喜出望外，双方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达成了协议，房主在价钱上做了让步，而萧震雷在租赁的时间上延长到五年，萧震雷丢下定金之后与房主约好明天再来签房屋租赁合同。

中午两人在南京路上找了一家餐厅喂饱了肚子，下午两人接着去找印刷厂谈业务，看看有哪家印刷厂愿意接下报社的报纸印刷业务，连续跑了三家印刷厂，不是规模太小无法承担印刷报纸这么大的业务，就是对方的生产印刷任务已经排满，还有一家印刷厂是因为安全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萧震雷经过参观对方的印刷车间发现不少工人都抽烟，他担心万一因为烟火的原因引起大火让报纸不能及时发售就会给报社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两人来到张继尧比较熟悉的最后一家印刷厂，两人来之前事先给这家印刷厂的老板打过电话，因此刚到印刷厂就受到了老板的接待，双方寒暄一阵之后萧震雷就提出想出印刷车间看看工人的工作情况和印刷设备，老板很热情，当即就带两人前往生产车间。

经过参观，萧震雷和张继尧发现这家印刷厂还有不少印刷机器都处于闲置状态，而且那些机器都还很新，显然这家印刷厂的产能还可以提高很多。

参观完毕之后，萧震雷和张继尧经过交换意见，对这家印刷厂比较满意，于是与老板商谈印刷报纸的业务，印刷厂老板对于有业务上门当然十分的乐意，在价钱上也开得不高，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一些，约定改日签订合同。

萧震雷又与张继尧商量，决定为报刊取名为《庶民日报》，取服务百姓之意。

第196章招聘记者

报社的办公场所已经租好，印刷方面的业务也找好了厂家，接下来萧震雷让张继尧去其他报社挖人，不但要挖主编、编辑，还要挖记者，否则张继尧一个光杆司令根本撑不起这么一家报社，主要报社的总编就暂时由张继尧兼任，他不仅要做经理还要做总编，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张继尧去挖别人的墙角之后，萧震雷则在大街上找了几个木匠和泥瓦匠给报社办公地装修，然后亲自跑了一趟工部局，现在工部局下属机构中还没有主管新闻媒体的单位，办报纸还需要找警务处，他找到麦高云让其搞一张许可证，麦高云现在因为几件凶杀案的事情而忙得焦头烂额，哪里有时间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如果是别人找上门，估计他会发一顿脾气后把人赶走，而萧震雷不是一般人，不论是在华界还是租界都是闻名遐迩的人物，在工部局内部也是有着很强人脉关系的，不说别的，他跟德国人的关系就很不错，而现在德国人又管着巡捕房的事情，不答应给萧震雷办，萧震雷虽然不能把他怎么样，可萧震雷有的是办法给他找麻烦，本着不给自己找麻烦的想法，麦高云还是指示自己的助理去给萧震雷搞一张办报社的许可证。

忙碌了几天，萧震雷这边已经把许可证办下来了，装修的进展也很快，萧震雷也不能一直呆在报社里，在振华公司和铁血救国社的事情挺多，他将许可证办下来之后就把报社所有的事情交给了张继尧。

铁血救国社最近要召开一个会议，主题就是要商议派遣有能力的社员分别前往各省筹建铁血救国社的分社。当然是秘密筹建，铁血救国社为了保护社员的人身安全。规定所有社员在没有得到组织允许的情况下都不能向外界公开身份，一切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秘密进行。被派往各省的社员都要是有领导能力、性格果断、有很高的思想觉悟的社员，在各省筹建分社的同时也要积极的发展社员入社，从而壮大组织的力量，如果能把手伸进当地清廷官府的内部那就更好了。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因为派社员赶赴各地筹建分社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在会议上商议解决，被派出去的人在各地建立分会之后就实际上成了一方诸侯了，分社的社员越多，分社的势力也就越大。那么分社是否会脱离总社或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社员在各地又要本着什么原则行事，又要遵守那些纪律呢？每个省要派去几个人呢？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分派人员的问题上，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权力的分配，每个都高层都推举几个熟悉的社员，虽然铁血救国社成立的时间还很短，社内这些高层也都还没有有意识地去争夺权力，但是这种事情不是某人没有意识到就不会存在，而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对此。萧震雷看得很清楚明白，可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类。有团体，权力的争夺就会无处不在，想要让这个团体成良性的发展。就必须把权力的争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例如绝不允许为了争夺权力而整个团体的利益而不顾。更加不允许为了权力而罔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底线。只要有人触动了这

个底线，萧震雷都决定绝不姑息，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而且在受到外力攻击和压迫的情况下，整个组织和团体都必须团结一致。

经过七天的紧张会议，这次会议需要决定的事情都基本上定下来了，被派往各省的人员名单也明确下来，这份名单属于保密级别为ss级的绝密文件，一旦这份名单泄露，那对于铁血救国社将是一次大灾难，所以知道这份名单上的所有名字的人只有几个。

每个省份被派去筹建分社的人员只有三个，其中一个为分社社长负全责，另外两个人为副社长协助，遇到大事不能决定的请示总社，一般情况下由三人共同商议决定，但分社社长有一票否决权。

会议结束之后，过了两天，得到通知的各社员收拾行李拿着领到的经费各自出发分别前往自己的目的地，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上面还规定不是前往同一目的地的社员之间不允许打听别人的目的地。

在那些社员都离开上海滩前往自己的工作所在地之后已经是九月下旬了，张继尧已经从别的报社挖来了十五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做主编，六个人做编辑，剩下七个人都是记者，报社刚开张不能没有老手记者，这些老手记者可以带新记者，过了一段时间新记者也就成了老记者，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单独采集新闻素材了，报社也就有了足够的记者在各地收集新闻。

报社所在的楼层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到了月底就可以开张，但是就凭张继尧挖来的那些人还不足以让报社启动起来，连报社的框架都没有搭好，办公室职员都没有配齐，一切办公用品都还没有怎么开张？

所以他跟张继尧两人进行了分工，由张继尧在报社坐镇，把办公用品买齐全，再让挖来的这些人拿着招聘广告去大街小巷张贴，之后去其他的报社打招聘广告，张继尧负责在报社面试前来应聘的人，而萧震雷则去震旦学院内招聘记者。

由于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女子都在震旦学院，而且都已经开学了，所以萧震雷把招聘的地址选在这里，一方面是有两女帮忙，还可以找到桌椅板凳以及一个阴凉的位置，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上学期毕业的学生经常回来校园，在这里也许能够，招到一些做记者的好苗子。他已经让张继尧在登广告的时候把应聘记者的面试地点写在了震旦学院。

萧震雷来到震旦学院之后先找到了王亚男和程碧瑶，她们听闻萧震雷是来招聘记者、需要她们帮忙引荐校方领导之后非常高兴答应帮忙。于是带着萧震雷去见校长法国籍教士韩绍康，韩绍康听了萧震雷的来意后原本是不愿意的。后来一想报社在学院设点招聘记者可是一个大新闻，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学校扬名，虽然记者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很吃香的职业，可没有一定的水平还真做不了记者，他便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萧震雷在王亚男和程碧瑶的帮助下在学校操场旁边找了一块场地，就在一棵大树下，从学校杂物间里借来好几套桌椅，擦拭干净之后就摆在大树下，两颗树之间拉着一个横幅。横幅上写着：庶民日报新闻记者招聘处。在旁边还竖着一块庶民日报社的简介牌子，下面还有招聘的职位和具体要求。

萧震雷坐在中间，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都是一脸兴奋地坐在他的两侧，她们两个逃课了，程碧瑶负责给前来应聘的人发简历表格，而王亚男则负责将萧震雷已经面试过的简历表格分类之后收起来，在旁边还有几张桌子上放着毛笔和砚台，应聘者可以在这里填写简历。

这次萧震雷要招聘全职记者和临时记者，应聘全职记者的人必须是学校毕业生或者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当然曾经做过新闻类职业的人士优先，而临时接着基本上就在在校学生当中招聘，这些人可以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去收集新闻素材，写成新闻稿件之后送到庶民日报社。或者报社有采访任务又人手不够时，这些临时记者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临时记者的薪水不高。每月薪水只能勉强可以糊口，这也可以帮助在校一些贫困学生解决生活问题。

摊子摆下来不久就有很多学生前来围观。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上来应聘，不过很快就有一人前来询问。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过来询问："你们好，我看你们的招聘简介，你们的报社叫庶民日报社，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可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报社啊，你们报社在哪儿？"

萧震雷可不想被人误会是骗子，他笑着介绍道："相关的介绍在简介上已经写了，我们庶民日报是刚刚成立的，报社地址在公共租界，还没有正式开张，所以现在在这里招兵买马、挑选良臣猛将！"

这年轻人点点头，随即问道："那您看我可以应聘记者吗？"

萧震雷道："记者是有风骨的，记者要实事求是的报道新闻事件的真相，弘扬光明，揭露黑暗，让民众有知情权，在你的新闻稿子里不能参杂着个人感情，不能对该新闻事件的表露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是非对错，看报纸的人自有看法，记者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记者要能够面对权贵而不屈服，面对金钱的收买而不堕落，这些你能够做到吗？"

萧震雷的这番话不仅让这个年轻人激动莫名，而且让其他周围这一大群年轻的学生们都听得热血沸腾，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腰杆都不由自主的挺直了。

他们当中所有人都意识到记者这个职业光荣而又伟大，这才是文人应该从事的职业，这个职业才是体现文人才华和风骨的最好舞台。

这年轻人扶了扶眼镜框子郑重的点头道："我能！"

萧震雷打量着这年轻人，问道："你是震旦学院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以前做过什么工作吗？"

"我叫林白衣，今年七月刚从南洋公学毕业，毕业之后留在了上海滩，这几个月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为了赚点生活费，我给人代写书信，在商铺给人算过账！"

萧震雷点点头说道："你从这边拿一张表格填一份简历，记得一定要写下联系方式，否则我们要录取你却无法联系到你就麻烦了！"

"好的，我明白了！"林白衣连忙走到旁边，陈碧瑶立即递过去一张表格，他接过去看了看，然后在旁边找一张桌椅坐下认真填写。

随后又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走过来说要应聘，这年轻人很瘦，脸有菜色，看上去非常的营养不良，萧震雷问道：“你是在校学生？”

“是的，我是浸会大学堂的在校学生，在报纸上看了你们的招聘广告才过来的”。

“那你只能应聘临时记者，我们报社招聘记者不能让学生放弃学业，不能与学生的上课时间发生冲突，你有写过什么文章吗？”

“有，在这里！”长衫年轻人将手上一叠稿纸递过来。

萧震雷接过看了起来，他看得很快，因为后面还有不少人在排队等着面试，匆匆看了几篇文章，他发现这个学生的文笔十分犀利，对时事有着一阵见血的看法，他连忙又将剩下的几篇文章都看完了，这足足花去了一刻钟左右。

合上手稿后萧震雷舒了一口气，抬头看向长衫年轻人道：“黄远行是你的笔名吧？这个笔名很不错，有点诗意，远行先生，我看你还是别做临时记者了，你的文笔很不错，很犀利，我这里有一份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做我们报社的特约评论员，你可以针对发生的新闻和时事写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写完之后寄到我们报社，我们会按照字数付给你稿酬，并且酌情刊登出来，而你又不用在外面跑新闻，如果你愿意的话，具体的稿酬和待遇我们再商量，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黄远行想了想认为做特约评论员也不错，虽然不能在外面跑新闻，不能秉笔把看到的新闻写成稿件，但是却可以对发生的新闻进行评论，这岂不是正合心意？他立即答应：“好，我答应！”

萧震雷看着手上这些稿件问道：“这些稿件我看着都可以发表出来，等会你可以把这些稿件寄到我们报社，或者亲自送过去也行，过几天我们的报纸就要发行了，这几篇评论员文章正好可以刊登出来！这样，你在旁边拿一张表格填下一下你的个人简历，填完之后交给我身边这位女同学，然后你明天去我们报社找张继尧总编，你们具体商量一下稿酬和待遇的问题，我会给张总编打招呼！”

黄远行点头，神色中有些兴奋和激动，“好的，谢谢先生！”

第197章剿匪消息

萧震雷在震旦学院忙着招聘了三天，这期间一共有一百多人前来面试，他也不可能把这些人都留下来，经过挑选，又与张继尧进行商量之后留下二十一人做全职记者，这些人将被分别驻留在沪西、南市、法租界、公共租界四个区、闸?北、宝山、松江等上海滩周边县镇当任记者，让有过做记者经验的人带一两个新人负责一个地区的新闻素材采集和新闻稿件的撰写工作。

另外还有十二个学生仔做临时记者，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节假日采集新闻素材自己撰写新闻稿件，除了这些人，萧震雷和张继尧还留下了十个人在报社做后勤、文员等工作，现在报社有全职记者二十八人，临时记者十二个。

要说报社在上海滩和周边县镇根本不需要招聘这么多记者，在上海滩的诸多报社也没有哪一家报社养这么多记者，可萧震雷招聘这么多记者却不是让他们吃闲饭的，他和张继尧进行了商量，把这些记者进行了分工，一部分记者专门盯着官府和租界当局，一部分记者专门盯着豪门大户，一部分人则盯着帮会，还有一部分记者则专门盯着上海滩的一些著名人士和娱乐界，最后一部分人则自由采集民间新闻素材，如此进行分工之后，庶民日报比其他报社获取新闻素材的时间要快得多，只要上海滩有什么风吹草动，庶民日报的记者们肯定是最先得到消息的，这些记者就好比后世港岛的狗仔队，如影随形。一天二十四小时蹲点，如果采集到什么新闻。他们会第一时间把稿件发回报社。

刚刚帮着张继尧忙完报社的事情，报社正式开张之后。萧震雷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两天，十月一日这天上午，城厢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就派人来请他过去，说是有事相商。于是萧震雷让奥皮音开车，他坐着汽车前往李平书在南市的住所。

家丁将萧震雷引进客厅，李平书看见看起身笑道：“寰宇老弟来了，来，快请坐！”

萧震雷连忙拱手笑道：“李公这么客气可是折煞我了，小子实在不敢当啊！”

“要的。要的，哈哈哈！”

当萧震雷坐下后问道：“不知道李公把小子叫来有何吩咐？你直说就是！”

这时丫鬟端着托盘过来送上茶水，李平书请萧震雷喝茶，喝了几口之后李平书才开口道：“是这样的，上次宝山县衙被屠一事你知道吧？”

“当然！”萧震雷点头道：“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听说在宝山县衙被屠的前一天从南京下来的鄂那海大人也在租界被刺了，我后来还想这事怎么这么邪门呢！怎么啦，李公，难道这事都过去快一个多月了，难道您老今儿找我来与此时有关？”

李平书点头道：“嗯。要说也有一定的关系，出了那两件事情之后，上面就认为那些悍匪太猖狂了，因此两江总督和这边道台衙门都派得力官

员进行调查和缉捕。可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可这事又不能这么算了。否则官府的脸面往哪儿放呢？你说是吧？所以南京方面发下话来，既然查不到线索。那么索性出动大批官兵把我省境内的江洋大盗、乱党、盗匪、占山为王的土匪们全部剿灭干净，一来给外界也有一个说法。二来呢犯案的悍匪肯定是藏在那些刁民，如果那那些刁民全部铲除了，悍匪也就被铲除了！”

萧震雷说道：“这倒是，不知道李公叫我来是为了？”

“刚才老夫说了，上面准备出动大批官兵剿灭那些刁民，可是咱们省有战斗力的军队也就是南洋第九镇，新军第十三混成协和第二十三混成协还在招募筹建之中，指望不上，但是这新军第九镇担负着镇守江宁的重任，只能抽调一部分兵力参与剿匪，而且这一部分新军的剿匪地在江北一带，在江南一带由各府县自行抽调绿营或巡防营进行剿匪，咱们苏松太道的兵力是足够的，可是因为租界的存在，必须要留下足够的兵力镇守，因此只能从五个巡防营当中抽调两个进行剿匪，但是兵力上却是不足，蔡大人想起我们南市商团不是还有五百人枪，于是就下令从我们武装商团抽调四百人，再从你的振华公司抽调四百人，凑足八百人编成一个标，下辖两个营，当然蔡大人也不让你白白出兵又出钱，暂时任命你为苏松太道第八巡防营标统，统辖这八百人，只要这次剿匪你的标能够有所斩获，立下一些功劳，蔡大人就举荐你为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你这八百人也划归第四十六标之下，不足的兵力编制由你自己补齐，新军军饷照发！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萧震雷闻言不由惊呆了，蔡乃煌竟然下如此血本？他疑惑道：“李公，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此前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前段时间得葛县令举荐成为杨镇乡勇团练把总，这从把总一下子提升到标统，这个提升幅度也太吓人了，说出来有点不敢让人相信啊！而且绿营和新军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我只知道巡防营最大的官才是千总营官，没听说过巡防营有标统的啊”。

李平书闻言不由苦笑道：“我当时听了蔡大人的话也是这么想的，你猜蔡大人怎么说？他说事急从权，让你当巡防营标统只是一个过渡，事后还是要把你提升为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的，我也琢磨过，想到了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蔡大人他很欣赏你；第二，第二十三混成协到现在人员都还没有招满，至少还差一半人，蔡大人想把你的几百人抽过去，先把架子搭起来，不足的再慢慢补充；第三，面对剿匪兵力不足的问题，蔡大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为了让你卖把子力气只能下这个血本！”

明吧了，可明白归明白，这是他还不能推诿不能拒绝，否则蔡乃煌可能会立刻翻脸不认人。

萧震雷想了想苦笑道：“李公，看来我不答应也得答应了？如果我把商团抽调走了四百人，那南市商团这边就只有一百人了，不会出什么事情吧？万一要是我抽调四百人之后，有暴徒或乱党趁我们势弱突然冒出来大肆抢劫诸位老板的货车和商铺，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萧震雷这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可说得李平书心惊肉跳，在自治公所

所有董事当中，他的家底是最丰厚的，如果有暴徒和乱党要抢劫，肯定会先对他的商队车辆和商铺下手，他脸色凝重，点头道：“不错，寰宇老弟啊，我们确实不能不防，小心总是无大碍的，这样吧，你给我留下几个得力人手，我再想办法让蔡大人同意让我从别处再招募一别商团士兵，让你给我留下的几个人分别统带，你看怎么样，还来得及吗？”

萧震雷听得心中一喜，刚才是他只不过随口一说，没想到李平书就自己提出继续招兵，这不是往他手里送兵吗？他立即说道：“如果加紧训练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我给您老留下几个最得力、最有威信的人，只要有他们在，保管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什么都不懂的泥腿子训练成精兵！”

李平书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老怀大慰：“这就好，这就好！枪械方面你能不能再给我想办法弄一点过来？”

萧震雷问道：“您老准备再招多少人？”

李平书道：“没有四百人，这城厢方圆上百里根本就不安全，我打算再招三百人，你就给我弄三百人的枪械和弹药吧！”

“好，这没问题，我与礼和洋行的鲍尔经理有点交情，价钱上应该可以便宜一点，但要给您备足一些！”

“那就让你费心了！”

离开李府之后，萧震雷想了想还是决定去振华公司把这件事情跟老鹰等人商议一下，这件事情他推不掉，只能按照蔡乃煌的意思去办，但是从工厂护卫队中抽调四百人必须还要与老鹰等人商量，毕竟现在工厂护卫队名义上只有五百人，可实际上已经有两千余人，肯定要抽调已经完成训练的队员，而护卫队的情况老鹰等人是最清楚的。

萧震雷刚刚进了振华公司，宋世杰就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总裁，你可回来了，我一上午都在找你！”

萧震雷请他坐下问道：“哦？老宋，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宋世杰点头道：“是的，我得到消息，据说新任的宝山县令前天下午就到了，您看是不是要去一趟拜会一下？”

“是要去一下，你知道这新任的县令姓甚名谁，是何方人士吗？”萧震雷想了想问道。

“我找人打听清楚了，据说此人叫钟林，是一个举人，这个县令是捐来的！好像是西川人士！”

“捐官？”萧震雷愣了愣，他一拍大腿后悔道：“嗨，吗的，我怎么没想到去捐官呢？如果我能把宝山县令的缺捞在手里，我们在宝山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宋世杰苦笑着摊了摊手：“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第198章要好处

萧震雷让宋世杰去打听一下这个钟县令的为人如何，要去跟官面上的人物打交道，得先摸清家的脾气和喜好，要不然过去之后还不知道怎么上门，也不知道怎么交谈，这是最虐心的。

随后萧震雷又对宋世杰道：“打听钟县令的事情你先放到一边，现在去通知蔡国栋、马汉龙和其他几个成员过来，我们开个小会，有件事情要大家商议一下！”

“好，我现在就去！”宋世杰答应一声就转身离去。

没过多久，班子里几个主要成员先后到来，此时萧震雷早已经安排高秘书为每个人倒上了一杯茶，准备好了烟灰缸。

点燃一支烟，萧震雷抽了几口后看着大伙道：“今天把诸位召集过来主要是突然出了一件事情，两个小时前城厢自治公所的总董李平书把我叫过去说江宁方面准备出兵剿灭江北和江南所有的土匪山寨以及盐枭巨盗团伙，但是苏松太道这边的兵力不足，守备地方都不够，哪里能抽调兵马去剿匪？道台蔡乃煌勉强抽调了两个巡防营，这远远不够，他看上了南市商团的五百人马以及我们公司护卫队的五百人马，决定分别从南市商团武装和我们护卫队中各自抽调四百人编成一个标，下辖两个营，是为苏松太道第八巡防营，由我出任标统，待剿匪归来之后将我们这个标划归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番号改为第四十六标，由我任第四十六标标统。明天我就要去道台衙门面见蔡乃煌，李平书只不过是受了蔡乃煌的指示事先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不想答应都不行，否则蔡乃煌不会给我好果子吃。诸位对于此事有什么看法，我们又当如何应对？”

在坐的其他人每人都是烟枪，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萧震雷的话说完之后，其他人吸烟的频率明显加快了，会议室里的烟雾更多了。

宋世杰先开口道：“我以为蔡乃煌这么做有很深的用意，他对秘书长掌握的五百商团武装和我们公司的五百护卫早就十分忌惮了，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借口夺走我们这些人马，要知道这边只有五个巡防营总共还不到两千人马。本身的守备就不足，如果抽调走两个巡防营，而秘书长又控制了一千人马，这一股力量对于上海滩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他肯定不会放心，而这次恰逢江宁那边要剿匪，因此他才觉得是一个机会，他肯定有着自己的打算，这次苏松太道的领兵之人肯定不可能是秘书长。以我看可能是巡防营统领以及吴淞炮台总兵官姜国栋，他可以命令姜国栋让我们的士兵当炮灰冲锋在前，如果秘书长带的两个营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他则可以借机吞并我们剩下的残兵败将。如果秘书长带着两个营在战斗中大获全胜，他则可以向秘书长示好，通过收买拉拢、封官许愿等一系列手段让秘书长对他效忠。例如就如秘书长所说，调往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出任第四十六标标统。而秘书长统带的两个营也划归第四十六标，可对于新军一个标来说。八百人远远不足，因此还要招募士兵，缺少军官，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向第四十六标派军官给秘书长的手下人马掺沙子，从而达到控制或钳制第四十六标的目的，秘书长想要做稳第四十六标标统的位置就必须要抱

紧他蔡乃煌的粗腿，否则很容易被别人取而代之！”

宋世杰的这番话简直就是把蔡乃煌的打算分析了一个透彻，蔡乃煌实际上就是这么打算的，宋世杰与蔡乃煌是老朋友了，也难怪他对能摸准蔡乃煌的脉搏，知道他吃的什么饭拉的什么屎。

其他班子成员听了宋世杰的分析后都认为非常有道理，都点点头，老鹰蔡国栋吸了一口烟开口说道：“其实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安全总负责人马汉龙疑惑道：“哦？国栋兄这么说想必有一番见解，不如快快说出来？”

蔡国栋道：“我们招手的第一批五百人护卫队到现在为止一共训练了五个月了，按理说新兵训练早就结束，但是为了不让这些人被外界发现，也不让他们出去惹事，我们一直没有让他们的训练没有停止过，可这么长时间了却没有让他们走上真正的战场，没有让他们有机会见血，秘书长和诸位都知道一个道理，没有与敌人干过仗的士兵永远都是新兵，而这次我们可以借着这次机会正大光明的磨练士兵，让他们见见血，脱离新兵的行列，我相信只要让他们见血，这次剿匪之后他们必然成为一支精锐军队！”

其他班子成员都听得连连点头，是啊，一支没有见过血的军队无论训练多长时间，无论有着多么好的战斗武器和装备都还是新兵，一旦经历大战，在大战中受到挫折都会崩溃，所以把那些已经完成训练的护卫队带出去见见血是很有必要的！

“我也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索性顺水推舟答应下来！”副总经理邓华明说道。

随后另一个副总经理林志强也表示赞同：“不错，护卫队训练了近半年，打掉了那么多弹药，也是时候检验一下他们的训练成效！”

萧震雷看向宋世杰和范之庸以及马汉龙问道：“老宋、老范，老马，你们的意思呢？”

宋世杰道：“我也同意，这确实是一次光明正大磨练我们军队的机会，既然蔡乃煌已经都算计好了，我估计秘书长你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即便你装病或者外出，蔡乃煌也会想办法夺取我们的兵权，与其这样，您倒不如很干脆的答应下来，只要我们牢牢掌控住这些人马，蔡乃煌就不敢乱来。因为他也担心把您逼急了您会突然发难，到时候他会得不偿失！”

范之庸和马汉龙也点头表示同意。认可宋世杰的说法。

萧震雷点头道：“如此我们就借这次的机会磨练军队，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蔡，你这两天把要抽调出来的护卫队四百人挑选出来，做好动员和准备，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那就散会”。

十月二日，中国自建的京张铁路通车，主持修建者为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全长380华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自主修建的铁路。

也是在这一天。萧震雷前往道台衙门面见蔡乃煌，汽车开到道台衙门门口后停下，萧震雷让奥皮音把帮他把帖子递进去，守门的兵丁看见是洋

人递过来的帖子不敢怠慢，接过帖子转身就进了衙门内。

几分钟后，蔡乃煌翻开帖子看了看见是萧震雷来了，心中颇为感慨，想当初萧震雷和宋世杰来找他希望可以买地建厂，他担心萧震雷这个人性子太野。容易惹出是非出来，而且那时恰逢萧震雷把奥皮音打得住进了医院，他也怕洋人找麻烦，给自己惹一身骚。因此就严词拒绝了萧震雷，可没有想到萧震雷最后却收服了奥皮音，还让奥皮音出面帮助说合。让葛士宏心甘情愿地卖了地。

萧震雷也如蔡乃煌预料的那样，果然到处惹祸。不过他也发现萧震雷虽然喜欢惹祸，但是每次都有办法化险为夷。还认识了不少闻名上海滩的大佬，反而让这家伙的势力发展得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有一千兵马，人人有枪，这在上海滩绝对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这让他感觉到了害怕，万一这家伙发疯或者被革命党策反了，那这上海滩岂不是要变天了？因此他趁着这个机会像削弱萧震雷的兵力，然后趁其虚弱的时候吞并。

“让他进来吧！”蔡乃煌摸了摸额头对对面的兵丁吩咐道。

“是，大人！”

不久萧震雷和奥皮音被刚才那兵丁引了进来，萧震雷见到蔡乃煌行礼道：“参见大人！”

蔡乃煌抬抬手：“萧把总，免礼吧，坐”。

“谢大人！”萧震雷答应一声，走到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

蔡乃煌也不废话，直接问道：“想必昨日城厢自治公所的李平书已经跟你提过了吧？”

萧震雷又不得不起身弯腰拱手道：“是的，大人，为朝廷剿匪，卑职义不容辞，但凡大人有令，卑职必定率手下人马冲锋在前”。

“嗯！”蔡乃煌要相信他这番话才怪，毕竟谁都不是傻子，不过他脸上有了一些笑意，“这就好，这次让你带商团武装和你那护卫队会同姜国栋统领一同出兵去剿匪也是事出无奈，谁让咱这里兵力不足呢？不过你放心就是了，本官不会让你白忙活，现在本官就任命你为苏松太道巡防营统领，将从商团和你的工厂护卫队抽调出来的八百人变成一个标，下辖两个营，由你统带，这次出兵剿匪以姜国栋为主将，你为副从旁协助，你们二人一定要同心协力将匪患清剿干净，待你得胜归来，本官就推荐你当任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你这两个营也一起带过去！”

萧震雷再次行礼：“是，大人！不过大人，这出兵也需要开拔费，需要添置弹药，卑职那八百人只有枪，没有炮，卑职想添置四门火炮，免得打起来吃亏，另外购买粮草之类的物资也需要银子，不知道大人什么事情把开拔费和弹药粮饷给发下来？”

蔡乃煌听得脸一黑，当场就想叫人把萧震雷拖出去剁了，可他也知道这绝对不行，逼急了萧震雷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据说这家伙一身本事不小，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洋人大力士，不好招惹，暂时忍下这口恶气。

蔡乃煌阴沉着脸道：“本官手里也不富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不过这次剿匪本与你无关，本官却让你去剿匪，不拿出一点钱给你也确实说不过去，这样吧，本官给你一万两，多余的没有了，你要买火炮、添置弹药

得自己想办法去找洋人买，不足的部分需要你自行筹集，如果你能打胜仗，一切缴获都归你，官府这边分文不取！”

萧震雷奸计得逞立即道：“谢大人”，这次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找鲍尔购买火炮了。

第199章土包子县令

萧震雷喜滋滋地拿着蔡乃煌书写的委任状从道台衙门里出来，他倒不是对于升官了欢喜，而是蔡乃煌同意了由他自行采购武器弹药，包括重武器火炮，开了这个口子之后，他就可以大肆购买重型武器了，再购买其他的军事装备将他手下所有人都武装到牙齿。

这张委任状实际上只是蔡乃煌自行任命的，并没有得到清廷的承认，蔡乃煌目的只是让他有一个名目和身份，如果在接下来的剿匪过程中萧震雷的两个营表现突出，蔡乃煌为了笼络住萧震雷必然要兑现承若，推荐他为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那时才是正式任命，也会报到朝廷备案，反正这个混成协还缺大半兵员，把萧震雷和他的两个营填进去再招收一部分人则刚刚好，蔡乃煌倒是打得好算盘，无论这次剿匪结果如何，他都不亏。

回去的路上，萧震雷想起还要购买火炮、炮弹，于是让奥皮音开车去礼和洋行，反正是顺道，现在就把该置办的武器弹药置办齐备了，省得再跑一趟。

鲍尔对于萧震雷的到来十分热情，倒不是他与萧震雷的关系真的有多么的好，也不是他真心把萧震雷当做朋友了，盖因萧震雷每次来找他都会给他带来一笔生意，且不说这生意大小，谁会有生意不做的？送上门来的钱都不要？那是傻瓜，鲍尔不是。

“萧，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你该不会是来找我聊天的吧？那我可没兴趣，我的兴趣是找女人聊天。而不是男人！”鲍尔拿着两杯酒走过来将其中一杯递给萧震雷。

萧震雷笑了笑喝了一口酒，笑道：“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好吧，如你所愿。今天我给你带了一笔生意过来！”

鲍尔立刻来了兴趣，“什么生意，有多少？”

“这就要看你的诚意了！”萧震雷笑了笑，从皮包里拿出蔡乃煌写的委任状递过去：“上海道台蔡大人刚刚任命我为巡防营标统，由我自行购买武器弹药，枪支和子弹这些我暂时不缺，就是缺少火炮和炮弹，另外我想再采购一些手榴弹，说说吧。你这儿都有什么好货？”

鲍尔看了委任状之后还给了萧震雷，他不是一定要看委任状才卖武器，也不是要确认萧震雷有这个资格采购大量武器，其实原因是这个时期在远东地区大规模出售武器给某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倾向，列强认为袁世凯有前途，把宝押在他的身上，于是就把大量武器卖给他，这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支持，清廷要搞袁世凯。还得顾忌列强的态度，而老袁就相当于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一样。

不过像萧震雷这样的小芝麻官，列强根本不在乎，只要是清廷官方的人就可以从他们手上买到武器。如果购买的数量过于庞大，洋行当然不敢擅自做主，还必须请示领事馆。但是数量不大，与对方所拥有的兵力规模相当的话。洋行就会直接做主出售。

列强在华出售武器也是要看对象的，一般黑市武器商人可以在他们手

里买到。数量不会很大，洋行也不会出售大宗武器给黑市商人，不是官家身份想从洋行手上买到武器很困难，例如那些地主老财想买几杆枪保家护院，江湖人士想买枪防身，洋行是不会卖的，原因是数量太少，洋行是批发商，而不是零售店，少量购买只能去找黑市商人，又或者从清廷军方淘一些。

还有，洋行不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售武器给革命党，出售武器给革命党就表明该国站在了革命党这一边，可这个时期清廷毕竟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牢牢统治着华夏大地，如果某国明目张胆地支持革命党，那么清廷必然翻脸，之前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会被清廷宣布废除，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列强在华利益，没有那个国家会傻到这种程度，要卖武器给革命党，洋行也只能偷偷地卖一些，而且数目不会很大，再说革命党想大宗购买武器也不行，因为没钱，活动经费都是找华侨们募捐的，哪里有太多钱买武器弹药？革命党的一贯做法就是在清廷军队内部策反。这种做法确实有着很大的杀伤力，但是清廷中人也不是傻瓜，经过这几年很多次被革命党策反了好多支部队进行了起义之后，清廷也学精了，那就是平常不给新军部队的士兵配发弹药，让新军士兵只有枪而没有子弹，想起义造反也打不响，革命党策反的新军多次起义失败都是因为没有子弹。清廷为什么只是不给新军配发子弹？为什么不连巡防营和绿营这些旧军队也不发子弹？因为新军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很多都识字，在思想觉悟上要比巡防营和绿营清兵高一些，革命党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一般都只在新军军官和士兵中发展，用三寸不烂之舌策反这些人。所以说啊，人读书读多了心思就不定，心思不定就容易被人鼓动和说服，相反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军队士兵绝大部分都是死脑经，认死理，想让他们卖命得拿出真金白银，可革命党人没钱，光凭空口白牙吐口水想策反他们也不太容易，革命党人要成事当然会捡容易去做，所以各省新军都被他们盯上了。

闲话少说，回归正题。鲍尔从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份清单递给萧震雷道：“我们礼和洋行的仓库所有存货型号都在这里，你自己选吧！”

萧震雷接过清单看了看，清单上面火炮的型号不多，不过都是德国产的，山炮和野炮都有，超过105毫米大口径的火炮数量少。不过他不准备买大口径火炮，大口径火炮虽然威力大，但重量也大。运输极为不便，思索再三。他决定就买两门克虏伯75毫米山炮，山炮相比野战炮要轻便得多。在江南这一带携带比较方便，而且他也不想买多，火炮价格极为昂贵，他还不想被德国人痛宰，现在他有机械制造厂，有技术工人，可以制造生产火炮的生产线设备，麻烦的是没有火炮生产线设备的图纸，要么购买一套二手火炮生产线设备。然后依照原样制造，，要么购买设备图纸自行琢磨生产，不过只有图纸没有实物比较麻烦一点。不过这难不到中国人。

鲍尔对于萧震雷只买了两门火炮极为失望，不过人家来了一趟，还带来了生意，虽然说数目少了一点，可蚊子再小也有肉，鲍尔还是同意卖给萧震雷。当然在价格上不可能做太多的让步，不过却也没有要价太狠，萧震雷对行情还是比价了解的，当然不会吃亏上当。

付了钱之后。萧震雷让鲍尔派人将火炮和配套的炮弹直接送到振华公司旁边的护卫队训练营地，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收货。

回到振华公司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中午。在食堂吃了午饭，刚准备眯一会养养神。宋世杰就找了过来，他告诉萧震雷打听到的新任宝山县令钟林的情况。萧震雷得知钟林的情况后考虑了几分钟。让他宋世杰去准备一些礼物，并把范之庸找来，从他的私人账房上取来一些银票。

下午两点左右，宋世杰将礼物送到了过来，萧震雷让奥皮音提着礼物出了振华公司开车前往宝山县衙。

很容易就见到了新任宝山县令钟林，这位仁兄在身板上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葛士宏是高瘦，而钟林却是矮肥，又矮又肥，整个人看上就是一个十足的肉球，脸上的肥肉见他那一双眼睛挤得只剩下一条缝了。

“哎呀哎，原来是萧老弟到了，请恕钟某有失远迎啊，哈哈哈！”钟林眯着双小眼从台阶上“滚”下来拱手说道，这家伙也惯会拉关系，见萧震雷只比他年轻十来岁，立即以兄弟相称。

萧震雷也拱手笑道：“冒昧前来拜会，实在唐突之至，还请钟兄莫要怪罪才是，小弟这里带来一些小小意识，不成敬意，还请钟兄一定要不要嫌弃才是啊！”

“哦，不嫌弃，不嫌弃，萧老弟有心了，你这人爽快，不做作，我喜欢，来，咱们县衙内说话！”钟林二话不说就拉着萧震雷进了县衙，奥皮音跟在后面。

其实钟林刚来就得知了县内最大的财主就是萧震雷，拥有振华公司这个聚宝盆，他一直等着萧震雷上门，毕竟今天以前萧震雷还只是一个把总，把总的品级太低了，比县令低了好几级，当然是萧震雷要来拜会他，可现在萧震雷摇身一变，变成了标统，标统相当于团长，这可是能县令平起平坐的武官，虽然只是蔡乃煌任命的，没有报备朝廷，但这等于是有了蔡乃煌的支持，钟林知道他这次想痛宰萧震雷的想法不太现实了，且不说萧震雷的官职已经与他相当，就说萧震雷手下还有五百人马就让他不敢起非分之心。

上次萧震雷和奥皮音、老鹰三人在这里大开杀戒，整个县衙血流成河，到处都是弹孔和手榴弹爆炸的坑坑洼洼，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可现在才过了一个多月，这县衙又被修缮得如新的一般，估计这是原本县衙的官吏们为了讨好还在路上的新任县令钟林而安排的。

进了内堂，两人分宾主坐下，待侍女上茶之后，钟林又请萧震雷喝茶，喝了几口钟林便笑道：“萧老弟，我这厢要恭喜你高升啊，从一个把总直接提到标统，这可是连升好几级，真是羡煞旁人啊！”

萧震雷摆摆手：“嗨，小弟我这个标统只是蔡大人临时任命的，为了剿匪统带部下方便而已，据我所知新军一个标有两千人，可我手下才八百人，差了一大半呢！我这个标统名不副实，我看啊等剿匪介绍了，我这个标统就会被拿掉！”

“不会不会！”钟林道：“只要你不犯什么大错，上面一般不会让下面的人降职，咱大清这官只要升上去了，一般不会降下来，除非自己找死，

嗨，咱说这些干嘛，来来来，喝茶喝茶”。

随后两人开始了闲聊，萧震雷问道：“钟兄这次是一个人前来上任还是带家眷一道过来的？”

钟林道：“我老家在西川，山高路远，我拿婆娘从未出来过，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颠簸就没让他，再说我那婆娘有点厉害，我要是带她一起过来，还怎么玩呢？嘿嘿！对了，老弟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有什么事吗？”

“没事，没事，钟兄初到这里，小弟我怎么着也要过来拜会不是？这今后钟兄就是这儿的父母官了，小弟以后还得多多仰仗钟兄关照，特别是我那振华公司，平时免不了被那些无赖和地痞们敲诈，以后还得请钟兄多多费心照看一二！”

萧震雷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两千两银票放在桌子上推过去笑道：“这是小弟的一点小小意思，还往钟兄不要嫌少！”

钟林看了看那些银票，脸上立即露出了笑意，眼睛眯得更厉害了，连忙将银票收起来，哈哈大笑道：“好说，好说！有我关照，我看谁敢打你的秋风，萧老弟你尽管放心，哈哈哈??对了，萧老弟是对这大上海熟悉，能不能带我去逛逛？听说这里的女人都是美得不得了咧！”

萧震雷见这家伙刚到这里没几天就想进上海滩玩女人，还真与宋世杰打听到的消息一致，他笑道：“噢，原来钟是同道中人，这还不简单，现在差不多下午三点左右，小弟我外面有车，咱们现在就去，到上海滩差不多就是四点，到了之后小弟带钟兄先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逛逛，看看租界的高楼大厦和黄埔滩边的大洋船，到了晚间时分就找一家大一点的青楼叫上一桌，叫几个美女陪钟兄喝上几杯，吃完喝完，咱们再去汇中饭店歌舞厅叫几个洋人舞小姐耍耍！”

“洋女人？这个我喜欢！”钟林原本眯起的小眼睛瞬间睁得大大的。

第200章炮灰

十月五日，萧震雷接到姜国栋派人通知后带着两个营一共八百人前往青甫与姜国栋的两个巡防营汇合。

八百人要编成两个营实在是有点困难，但也只能缩减编制，将原本14人的一个班减少成10人一个班，省去不必要的军乐队，将辎重营缩减为辎重连，全标下辖两个步兵营、一个火炮连（有两门克虏伯75毫米山炮）、一个机枪排（四挺马克沁重机枪）、一个辎重连、一个警卫排、一个侦查排，一步兵营下辖两个两个步兵连，一个步兵连下辖三个步兵排，一个排下辖三个班，每名步兵配发一直步枪、五十发子、三枚手榴弹，这才勉强将八百人变成一个团。

两门火炮是分别用两匹骡马拖拽，四挺重机枪用两辆马车拉着，辎重连有三十多辆马车，大部分都是空车，少部分装着炮弹箱、子弹箱和手榴弹箱子，还有几辆马车拉着粮食，却只有八百人吃一天，萧震雷也没有打算一次性带太多的粮食，粮食就在途中当地随时购买，反正兵力不多，即时购买也是可行的。

上午九点钟就赶到了青甫镇，此次出征的主将姜国栋早已经带着他带来的两个营在镇子外等候多时了，他带来的两个巡防营一共只有六百多人，比萧震雷的两个营还少了一百多人，当然他的部下是巡防营2，.，不是新军，在编制和兵力上不能比，两个营一共有六百多人在巡防营当中人数算得上是比较多的了。

萧震雷带着人马赶到的时候看见镇子口外面横七竖八的躺着几百人在野地里晒太阳，有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凑在一起玩色子赌钱。有的围在一起闲扯，这哪里是军队？这支军队哪里是去打仗的？看上去完全就是去游玩的。

看到萧震雷这支人马排着四队整齐的队伍开过来。刚才还在野地里躺着晒太阳的巡防营老爷兵们都不约而同的站起来，看着对方整齐的队伍、擦得雪白发亮的刺刀。听着对方喊着整齐嘹亮的号子声，这些巡防营的老爷兵们都有些自惭形秽，而当对方逐渐靠近，整齐划一的动作带有强烈的震撼感，使得这些老爷兵们不由有些心惊胆战，忍不住后退几步。

当队伍走到近前，骑着战马走在最前面的萧震雷勒住缰绳停下，竖起手掌大喝：“停止前进，传令兵？”

“到！”一个骑着战马的年轻士兵策马跑了几步过来答应。

“传我的命令。全军列队坐下休息，命令侦察排在周围方圆五里之内警戒！”

“是！”

随后萧震雷又对自己的勤务兵小马吩咐：“去向巡防营的士兵打听一下姜国栋统领在什么地方！”

小马立即骑马过去打听，很快便回转，原来这两个巡防营昨天下午就到了这里，而姜国栋昨晚就在镇内休息，到现在还没有过来，萧震雷用屁股想都知道姜国栋昨晚肯定是在镇内的青楼里过夜，搞女人搞得腿脚发软

起不来了。

萧震雷听了也不生气，巡防营嘛。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地方军队有多么遵守军纪，也别指望这些兵能打仗，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姜国栋这个统领都是如此。就更别说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了。

就这样等在这里也不行，谁知道姜国栋会睡到什么时候才起来，如果睡到下午。那今天岂不是走不了了？想了想萧震雷对小马说：“你去把他们这里的最高官衔的人找来见我！”

“是！”

没过多久，一个四十多岁有些粗狂。帽子戴得歪歪斜斜的中年壮汉带着几个兵丁走了过来，见了萧震雷一身与其身后一样的制服后有些疑惑。萧震雷见他如此，便开口道：“本官乃是道台蔡大人任命的巡防营标统萧震雷，你是何人？”

“原来是萧大人，标下第五巡防营管带何洪生拜见大人！”这何洪生虽然行礼，可脸上一副不屑的样子，只因萧震雷这个标统只是道台临时任命，并非朝廷命官，因此颇为看不起。

萧震雷也不在意，问道：“听说姜统领到现在还没有来？你派个人进镇找找，问问他今天是否拔营启程，如果不去了就早些给个回话，我也好让手下兄弟们扎营，搭帐篷遮太阳，这站在太阳底下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现在已经上午九点多，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十月了，可江南一带的十月天依然天气炎热，秋老虎正是发威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晒的时间长了准会出问题。

这何洪生也是热得难受，见萧震雷这般说，于是答应道：“好，萧大人请稍带片刻，待标下派人进镇子去询问姜统领！”说着便转身走了。

萧震雷这边的两个营正整齐地坐在草地上休息，为了不让士兵们闲着，在军官们的带动和组织下，一些士兵起身拿出自己的本事和手艺给其他士兵们逗乐子，还有的连队唱着民间民谣，甚至还有会唱京剧的士兵扮演起花旦，会唱曲在这个缺乏娱乐的年代是非常吃香的，虽然那士兵唱得不怎么样，扮演的花旦却也不想，可胜在搞笑，逗得士兵们哈哈大笑，就连巡防营的很多老爷兵们都忍不住凑过来观看。

这一等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已经接近中午了，萧震雷见姜国栋还不来，就令部队到附近树林里休息，而此时两个巡防营的大部分士兵早就进镇玩耍了。

部队正在生火做饭之后，姜国栋派人来通知萧震雷，让他带两个营官管带进镇子商议作战事宜。萧震雷打发走传令之人后开始和士兵们一起吃无法，既然姜国栋那家伙睡到中午才起来，他就让那家伙等上一等，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还不如再次休息一天，明天再启程上路。

吃完午饭后，萧震雷下令部队在树林外扎营布置防务，他则躺在一颗大树下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起来，而此时在镇内自治公所里等待的姜国栋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何洪生拿起一片西瓜吃了一大口，对坐在上首的姜国栋含糊其词

道："大人，这都过去近两个时辰了，还不见萧震雷的影子，我看着萧震雷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标统，朝廷都没有发文正式任命呢，他拽得跟二五八万似得，看他那得意的模样都想打他两个耳刮子！"

"是啊，大人！"另一个巡防营管带江水清也道："大人，咱不能这么惯着他啊，如果对此事不理不睬、不闻不问，那以后他还不得骑到您头上拉屎撒尿？"

姜国栋听着越听脸色越发难看，实在忍不住抬手一拍桌子冷声道："哼，真是岂有此理！来人，再派人去催，告诉他，如果他不能在一刻钟之内赶过来，本统领就以延误战机惩治他！"

旁边的传令兵还没有来得及答应，外面就跑进来一个兵丁单膝下跪报告："禀大人，萧震雷等人到了！"

何洪生立即指着外面道："大人，看看，看看，现在才来，一个个都嘚瑟的不得了！"

姜国栋被挑拨得脸如锅底了，冷哼一声道："让他们进来！"

不久，萧震雷等人个个穿着崭新笔挺地工厂护卫队制服走了公所大堂，萧震雷拱了拱手："想必这位就是姜统领吧？卑职萧震雷拜见！"

姜国栋看了看萧震雷，脸色不善道："你就是萧震雷？"

"正是卑职！"

"哼，本统领派人去叫你带你手下的管带过来议事，你为何姗姗来迟？因为你们的来延误了战机，你说你该当何罪？"

萧震雷"吓"了一跳："不会吧，大人，你派去的人可没说让我即刻就赶来啊，当时卑职手下全军正在开饭，既然统领大人没有要立即赶过去，卑职当然是吃了饭再来啊！"

"你你一顿饭要吃两个时辰？"姜国栋气得脸色发黑。

萧震雷"苦"着脸说道："大人，卑职手下几百号人马啊，卑职当然是等他们都吃完了，卑职才能吃啊，要不然卑职怎么会得一个爱兵如子的美称呢？"

姜国栋等三人直到现在还没看出萧震雷在装逼、在戏弄他们，那何洪生不由挖苦道："爱兵如子？我看这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吧？"

"算了，算了！"姜国栋一脸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他知道跟萧震雷这么闹下去没有一点用处，还不如直接进去主题，给萧震雷找麻烦，"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们就商量剿匪事宜，来人，拿地图来！"

很快，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地图被打开，这地图画在一块麻布上，地图打开之后被两个清兵钉在墙壁上。

姜国栋走到地图面前指着一处绿色的一片说道："根据官府的探子探查，有一股悍匪盘踞在苏?州西部靠近太、湖边上的这片山林里，他们在这里占山为王，经常下山打劫过路商旅，也时常洗劫附近的城镇，官府屡次征剿，但是都无功而返，只要原因是这片山林靠近太、湖，他们在湖边停泊有船只，只要官府进剿，他们得到风声之后就乘船跑了，也不知道躲在湖中哪个岛上，就连太?湖水师都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大约有一百人左

右，火枪二三十杆，匪首名叫杨飞，十分的悍勇”。

第201章没有年轻人的小镇

“还有这里，阳湖一带，这里有一伙流匪，人数大约与杨飞手下的人数相当，但他们喜欢流动作案，人人有马，个个都有火枪，匪首叫曾庆林，据说是盐枭曾国璋的儿子，老曾死后他带着残部到处流窜，这股悍匪最难对付，以上就是我们需要剿灭的两股悍匪。

所以本统领命令，萧震雷你带你的两个营去剿灭杨飞，本统领带两个营去剿灭曾庆林，明日上午各自率部启程，半月之内必须你必须要剿灭杨飞，拿到他的人头，否则军法从事，你有意见吗？”

命令都下达了，再有意见也没有用，看上去姜国栋自己把硬骨头拿走了，毕竟大股流窜作案的悍匪最难对付，因为行踪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时间去哪儿找？不过萧震雷不相信姜国栋会有这么好心让他捏软柿子，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萧震雷问道：“提意见倒是不敢，不过姜大人，您给卑职定下了半个月的剿匪期限，不知道您给自己又定下了多长的期限呢？”

这话一问出来，顿时把姜国栋给问住了。

姜国栋还没说话，旁边的何洪生大喝道：“大胆，统领大人自有计较，岂是你一个小小的标统可以询问的？何况你这个标统还没有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你竟然如此＄≦，ww︵w.责问上官，你这是不敬之罪！”

萧震雷听得脸色一变，扭头盯着何洪生冷冷道：“别他吗唬老子，你他妈算哪根葱？你一个小小的管带叫什么叫？老子官再小也你这个管带大！你们他吗的要是不服气可以去找蔡大人分说。别他么他吗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都是一群混吃等死的孬种罢了。姜统领如果认为我不该这么问，那就让我去对付曾庆林好了。时间相同，同样是半个月，如果我不能在半个月之内拿到曾庆林的人头，我自会到蔡大人处受罚！”

这一席话不仅把何洪生两人给骂了，还把姜国栋给骂了，姜国栋闻言不由得脸色一度数变，一阵白一阵红，后来又一阵青，最后他竟然笑了起来。摆摆手笑道：“我还当什么事情呢，行，既然萧标统这么问，那本统领也把剿匪的时间定在半个月，半个月之内不能剿灭曾庆林的话，本统领就去向蔡大人请罪！好了好了，萧标统就不要跟他置气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你还是早点回去让兵士们多多休息。这一旦开拔能够休息的时间就不多了！”

“那萧某人就告辞了，我们走！”萧震雷说完甩手转身就踩着马靴走了，两个营长伍世友和陈继祖也立即跟着离去。

萧震雷猜到姜国栋肯定给他准备了一个坑让他跳，否则那家伙不会在受到了那么大侮辱之后依然不愿意带队去剿灭杨飞而选择曾庆林。如果看来，杨飞的实力绝对不像姜国栋所说的那样只有一百人，也肯定不止二三十条枪。

萧震雷知道分兵各自对付一股悍匪。这个想法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蔡乃煌之所以要抽调商团武装和工厂护卫队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明知道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姜国栋依然要分兵。这不是脑袋有毛

病就是故意而为之，那杨飞绝对是一块硬骨头，肯定不好对付。

陈继祖骑着马跟在萧震雷身边道："团长，这姜国栋明显是不怀好意啊，您刚才那么骂他，他都不生气，生生忍了下来，还是让要我们去对付杨飞，只怕这杨飞不是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咱们还要不要去？"

陈继祖原本是护卫队中训练成绩最为出色的队员，而且还很有指挥和领导能力，后来萧震雷派他去了商团，这次商团抽调了四百人出来，萧震雷就任命人为其中一个营长，而伍世友则被任命为另外一个步兵营营长。

萧震雷点头道："去，当然要去，咱们这次出来的主要目的是磨练，让弟兄们见见血，不能因为敌人情况还不明朗就打退堂鼓，咱们现在可是有八百人，个个都有枪，还有重机枪和火炮，我就不相信他杨飞一个土匪的人马还能比我们的装备更好？他的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左右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可能有些悍勇，但肯定只能打打顺风仗，如果打硬仗，乌合之众是不行的，我相信在土匪当中杨飞的势力肯定不弱，但也绝对强不到哪儿去，否则官府不会容忍他存在到现在！"

伍世友骑着跟在右边，他听了萧震雷的分析点点头道："不错，团长说得有道理，说实话，咱们训练了这么久，但根本不知道真正打仗是什么样子的，这次是要来学习打仗的，而且一定要学会才行"。

如果按照后世的军队标准，五个月也只能算是脱离了新兵连的训练，只是学习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能打枪，有了纪律，但是想要训练出很高的战术素养还根本不行，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半人有过战术训练，这一半人就是护卫队的四百人，而另外那四百人的商团士兵根本就没有过战术训练，不过以这个时期的战术思想水平来说，各国的战术水平都还很原始，在进攻的时候几乎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排成队往前冲，或者一窝蜂的往前冲，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有德国人在一天之内用机枪干掉英**队几万人的战例发生。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今天让士兵们好好休息，明天一大早启程，我们加快速度赶到目的地，扎营之后派出人员侦查土匪杨飞的详细情况，在派人侦查情况的这几天，伍世友，你从你的营当中抽调一些班长和排长到陈继祖的营去教他们进行战术训练，现在已经是热兵器的时代，出现了连发枪和机枪，这些连射武器将会给集群冲锋的步兵造成惨重的伤亡，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士兵死得冤枉，必须要让他们熟悉了几种进攻战术之后才能让他们上战场，听明白了吗？"

"是，团长，回去之后我就抽调人手！"

十月六日，萧震雷率部启程，在路上他命令部队进行拉练，辎重连和重武器留在后面，其他人背着武器背包轻装上阵，从早上七点出发，到晚上十点左右就赶到了目的地穆度镇，但士兵已经非常疲乏，萧震雷立即下令扎营休息，并让警卫排当任警戒认为。

这里距离杨飞这伙悍匪的盘踞点凤凰山只有十几里了，杨飞这伙人经常下山来经过穆度镇前往南北两个方向的商道劫掠，但是从不劫掠穆度镇，穆度镇并不是交通要道，紧靠着太?湖，只有一些水产品，来往于南北的商人根本不需要经过这里。

穆度镇是一座古老的小镇，镇子上水网纵横，但是桥梁却不少，镇上的人世代生活在这里，生活很清净。

清早，镇上的人发现镇外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帐篷，还有许多穿着奇怪衣服、背着火枪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到来顿时引起了镇子里所有人的恐慌，因为之前曾经就有过清兵来这里剿匪，土匪没有被剿灭，镇子里反而被清兵们洗劫过多次，因此镇子里的人都对镇外这支来历不明的军队很畏惧，十分的警惕。

只带了一天的粮食，中午还等着米下锅，而后勤部队却还没有跟上来，萧震雷当即安排人员去镇子里购买粮食，又安排侦查连去附近侦查情况，看能不能摸到凤凰山上杨飞那伙悍匪的情况，他自己则带着勤务兵小马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进镇摸摸情况。

走进镇子，萧震雷发现这镇子很古老，到处都显得很古朴，老百姓看上去生活得非常悠闲，只是人们对他和小马这两个生面孔都保持着警惕的心思，非常的防备。

阵子的街面上行人不少，偶尔还有挑着蔬菜的老农走过，不时地传出叫卖声，但却看不到一个年轻人，非常的奇怪。萧震雷穿着一身西装，小马穿着短打，两人走了一段便看见一个茶楼，此时太阳高高升起，茶楼内已经坐了许多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闹哄哄的，在这僻静的小镇上，这里算是一处最热闹的地方了。

两人走到门口，立即有肩膀上搭着白毛巾的店小二出来迎接，“二位客官是外地来的吧，快进来喝杯茶，待会本茶楼还有先生说书！”

萧震雷闻言不由笑道：“不知道这先生说的是什么书？”

“杨家将啊，这可受欢迎了，快请快请！”店小二十分热情的招呼。

萧震雷便带着小马迈步走进了茶楼，一入茶楼就发现这里坐的基本上都是老人，男女都有，四十岁以下的基本上没有。

两人落座不久，小二就提来茶壶给两人倒茶，萧震雷趁机问道：“怎么这里都是老人，年轻人都很忙吗？”

小二听了这话脸色有些不正常，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这边就低声道：“这位客官有所不知，在西面以杨飞为匪首的凤凰山山寨上的土匪经常下来我们镇上抓壮丁，年轻人担心被抓去当土匪，基本上都去了大上海谋生了去了，留下老弱妇孺在这里，土匪抓这些人也没用，还得浪费粮食，杨飞那些土匪见在我们镇抓不到人入伙，就也很少来了，他们一般不抢我们这种镇子，只抢南来北往的商旅车队，客官您是外乡人吧？如果你是做生意的，那我得提醒您，小心着点，别让山上的土匪给盯上了！”

萧震雷连忙道：“多谢，多谢！”

第202章被堵

萧震雷和小马喝了一会茶，就听到旁边一桌有几个老头在低声议论着在镇外扎营的军队，其中一个老头问道：“你们知道镇子外的军队是来干嘛的吗？”

坐对面的另一个老头嗤笑一声道：“这还用说吗，摆明了是来剿匪的呀！”

左边瘦小的老头摇头道：“说不准，老头子我活了这么多年，年轻那会也是走南闯北的，可从来没有看到过穿这种衣服的官兵，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支军队与以往来剿匪的官兵截然不同！”

萧震雷心中一动，机会来了，连忙起身提着板凳凑过去问道：“老伯，有何不同？”

那老头扭头看了萧震雷一眼，见他不像歹人，于是笑道：“小伙子，你是外乡人吧，这里可能要打仗了，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再说那些土匪经常下山抓壮丁入伙，万一你被抓去落草就惨了！”

萧震雷用手指指了指西边笑道：“老伯，镇子口不是有大兵来剿匪的吗？土匪肯定不敢在这个时候下山！”

右边一边一个胖胖的老头出声道：“那可不一定哦，前些年官兵又不是没有来剿匪，剿匪好几次都无功而返，有两次匪徒还半夜从山上冲下来，官兵全然没有防备，当时就被杀了个屁股尿流，大败而回！”

萧震雷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可置信道：“这还得了？官府就任由这股土匪这么猖狂，没有发大兵来剿灭他们吗？”

听了萧震雷的话，这四个老头都不由苦笑不已。第一个说话的老头摇头道：“要剿灭这股土匪谈何容易，不是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自古官匪一家亲’，官府中有人与土匪头子杨飞暗中勾结。凡是有商旅车队打官府设下的哨卡经过，凤凰山的土匪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这当然是官府中有人通风报信，土匪得到消息之后就派人下山劫掠，如果有官兵来攻打山寨，土匪们因为有官府中人通风报信也能够事先得到消息做好应对，因此官府屡次来剿都无功而返！”

原来还有这种事情，萧震雷听着恍然大悟，难怪这股土匪总是剿灭不了。敢情这土匪窝里的老大与当地的官府实力派人物暗中勾结联手发财，一旦官府出兵进剿，内应立刻通风报信，进剿的官兵不大败亏输才是怪事呢！

趁着几个老头喝茶的工夫，萧震雷想了想又问道：“按理说那匪首在官府中即使有内应，也不可能每次都把官兵打跑吧？他一个山寨能有多少人？官兵又有多少人？就算官府中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杨飞再狡猾也没用啊，官兵只要把凤凰山围死了。给他断水断粮，他们那些土匪在山上还呆得下去？”

对面的老头不以为然道：“围山？就算围个十年八年都别想把他们渴死饿死！那凤凰山有一条清泉，水流虽然不大，可土匪们专门挖了一个水潭蓄水。只要老天爷别三个月都不下雨，他们就渴不死，再说了即使三月

不下雨。山上的清泉断流了，水潭也干了。那凤凰山背靠太?湖，还能被渴死？就算官兵攻上山去。土匪打不过他们还可以从容往太?湖上撤，他们可是有十几条大船呢，船上还有火炮，太湖水师那几条破船怎么敢招惹他们？”

萧震雷听得倒抽一口凉气，“老爷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土匪的船上有火炮？有多少？怎么来的？”

这老头见萧震雷怀疑他吹牛，他当然不干了，立即吹胡子瞪眼睛，“你这娃娃还别不信，听说太平天国那会儿，太平军在太湖上与官府的水师打了好几场，而且还在湖中一些岛上修建了炮台和武库，有几个岛上还有秘密武库，藏有大量的兵器、火枪和神武大炮，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有一个秘密武库被匪首杨飞发现了，他一下子就得了几百条枪和十几尊神武大炮，听说取出来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

如果这老头说的是真的话，太平天国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枪支火炮上一定是涂了防锈油，再加上密封效果很好，因此直到现在还能用，而且当初那批军火应该是崭新的，也许是从洋人手上买的，还没有开封过，只有新枪和新大炮上才有防锈油。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老伯，听您这么说的话，那杨飞手底下肯定有不少人马吧？要不然他再厉害，火枪再多，大炮再厉害，没有人用的话也是打不过官兵的呀！”

老头抽了一口旱烟道：“那可不，那杨飞手底下少说也有千八百人！”

“千、千八百人？”萧震雷极为震惊，“他怎么有这么多人？”

左边老头接口道：“嗨，这年头活不下的人多了去了，官府连连追加苛捐杂税，百姓交不起只能卖儿卖女卖地，这些都卖了再没有活头就只能落草喽！”

这话不假，萧震雷穿越过来大半年了，除了那些有钱人和达官贵人之外，他所看到过的其他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一个脸色看上去是健康的，几乎都是营养不良的样子，在每个城市的大街上卖儿卖女的数不胜数，就连上海滩那些繁华之地也不例外，很多快要饿死的人在临死之前都为这一辈子没有吃到过一口白米饭而死不瞑目。

凤凰山，半山腰。

山间小道上向下走来十几个人，为首两人当中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威猛、粗鄙豪迈，腰间插着一支盒子炮，此人正是横行太湖周边地区的凤凰山匪首杨飞，另一个男子长相俊朗，身材修长，二十多岁，左边腰间悬挂一柄宝剑，右边插着一支左轮手枪。

杨飞边走边对身边年轻说：“我说曾老弟，你这么着急下山干嘛呢。山下有官兵堵住了下山的路，你下山很危险。我说你就安心在我这里盘恒几日，我保证想办法把你送出去。这还不行吗？”

原来这年轻人就是曾庆林，乃是巨枭曾国璋的儿子，曾国璋被徐宝山坑死之后，曾庆林就带着残余人马逃走了，这几年到处流窜作案，他拱手笑道：“多谢杨大哥美意，不是小弟不知道好歹，实在是小弟的兄弟们还在山下等我，既然官兵已经到了这里。只怕我那里也有官兵去了，我担心

我不在那里，我手下那些兄弟应付不了官兵的围追堵截，日后若有暇，小弟定会再来拜见！”

杨飞见曾庆林这般固执，也只能由他去，叹道：“哎，既然兄弟你都这么说了，那做哥哥的就不留你！”

言罢转身从后面一个喽啰的手上接过一个布袋然后对身边曾庆林道：“这里面是两千发各式枪弹。我想你应该用得上，拿着！”

这年头子弹可是金贵着呢，由于现在中国的兵工厂数量极少，本身产量也小。就是供应清廷本身的军队都不够，根本没有外卖的可能，而且洋人卖枪子弹都是搭头。子弹打光了剩下空枪就打不响了，只能再去买。而这些土匪和大盗们哪里敢正大光明去买枪弹？因此子弹在这些土匪和江洋大盗的眼里比金子还金贵，送子弹比送金子还要客气。

曾庆林连忙接过道：“哎呀。杨大哥，你这太贵重了，这让我怎么好意思？”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杨飞不由分说将布袋塞在他手里，“咱们兄弟之间还客气什么，兄弟下山一定要小心啊，那些官兵可不是吃素的，实在不行就退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曾庆林将布袋递给自己身后的小弟，毫不在意抽出腰间左轮手枪道：“怕他个鸟，就凭兄弟我手上这支左轮手枪弹无虚发的本事，有谁拦得住我？杨大哥大可放宽心，你就留步吧！小弟去也，后会有期！”

杨飞拱手大声道：“兄弟一路慢走，小心一些！”

“省得，省得！”曾庆林说着便带着四个人顺着山道向下快步走去。

等曾庆林和他带来的四个人走远了之后，杨飞身后的一个年轻土匪小头目凑过来问道：“大当家的，现在子弹这么金贵，我们自己用都还嫌少，您怎么还送了两千发给那姓曾的？也不知道他们这次能不能闯过官兵的关卡，如果闯不过去，那两千发子弹不是便宜了官兵么？”

后面另外一个中年土匪小头目悠悠道：“可惜了他带走的一百两金子喽”。

这次曾庆林过来是带来一批赃物卖给杨飞的，由于曾庆林是流窜作案，没有固定的山寨，因此每次抢到货之后也没有销赃的地方，不过杨飞却有销赃的渠道，因此曾庆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着人把几次抢到的货卖给杨飞。

昨他们天下午到的，可没想到晚上萧震雷就带着大队人马抵达了山下镇子口，扎营之后安排了人马在通往外界的几个路口设下了哨卡，凡是从山那边过来的人都要严格接受检查，防止土匪们化装成老百姓逃脱，萧震雷这么一搞，就把曾庆林一伙人给堵在山上了，随后杨飞得到官府内线的消息，说是大批官兵进驻要进剿凤凰山，而且还不止这一路，另外还有一路往阳湖方向而去，曾庆林知道后就不淡定了，今天清早急着要赶回去，即便是要闯哨卡也在所不惜。

杨飞眼神中闪过一丝狠毒之色，冷冷道：“那小子这次带来了十几个人，人人都有枪，而官府设置的哨卡，每个也只有十几个人，在人数上来说，双方差不多，我给他那么多子弹就是要让他带着他的人马去试试这支

官兵的实力，如果官兵的哨卡不堪一击的话，那就说明这支官兵也都是一群窝囊废，我们完全用不着怕他们！”

年轻土匪小头目闻言立即竖起大拇指拍马屁：“大当家的高明啊，只要对方闯哨卡，双方肯定会打起来，胜负会立刻见分晓，咱们只要站在这儿就可以看见战斗情况！”

“嗯！”杨飞从身后年轻人手里拿过一只单筒老式望远镜向上下看去，也不知道这玩意有几百年历史了。

却说那曾庆林和他手下四个小弟走远之后，他手下其中一个壮汉问道：“头领，难道咱们真要闯哨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一旦开火必定会把镇子口的大批人马引过来，万一拖延时间长了，咱们很有可能永远也走不掉了！”

曾庆林在刚刚离开杨飞之后就阴沉着脸，此时他听了身后壮汉的话之后冷冷道：“你以为我真那么傻要去闯官兵的哨卡？那姓杨的怀着什么心思我一清二楚，老子才不给他当枪使，要试官兵的实力就让他自己去试好了，老子不奉陪！”

壮汉闻言放下心来，但是又开始担心，他疑惑道：“头领，那咱们怎么过哨卡，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过去，官兵肯定会把咱们都抓起来！”

曾庆林回头瞟了一眼壮汉，“我说要大摇大摆过去吗？是你傻还是我傻？咱们在山下的几辆马车上不是还有一些姓杨卖给我们的干货吗？咱们就扮成商队，幸亏来之前老子派人去搞了一张路引，不然几天还真不知道怎么过去，待会让大家把家伙都收起来了藏好了，别被官兵们发现，谁要是关键时刻给老子拉稀，老子一定饶不了他，听明白了吗？”

“是，头领！”

曾庆林停下转身怒道：“现在都他吗什么时候了，还不知道改口，叫东家，老子现在是你们的东家！”

“是，东家！”四人被骂得狗血淋头，这回终于记住了。

下山之后，曾庆林和四个小弟来到一片树林里，树林中藏着四辆马车和十来个人，这些人看见曾庆林等人出现之后立即走出树林迎接。

“头领！”

“头顶，咋样了？货卖出去了吗？”

曾庆林点头道：“嗯，卖出去了，钱在铁蛋身上，都给我听好了，等会我们扮成商队过哨卡，你们这些家伙都给我把衣服穿得整齐了，别他吗的把胸口露出来，把枪和子弹带、武装带、枪套都给老子收起来，记得我是你们的东家，从现在开始都叫我为东家，别他吗露馅了，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第203章露马脚

凤凰山和周边村落以及太湖边上的一些渔村通向外界有两条路，一条是进穆度镇，从镇东面出去，另一条路是经过穆度镇镇西牌坊门口向南，不过萧震雷的军营就设在通往南边的道路旁边一块荒地上，距离西边镇子口只不过一里路，萧震雷派人在通往镇子西面牌坊的路上设了一个哨卡，人数只有一个班，在军营旁边的道路上设了一个哨卡，同样也只有一个班，在镇子西牌坊处也设了一个哨卡，也就是说曾庆林等人想要离开这里，就必须要经过两道哨卡，要么一直往南走，先后经过两个哨卡，要么经过第一个哨卡之后转弯向西边的穆度镇前进，在镇子口再经过一个哨卡，进了镇子之后就没有哨卡了，可曾庆林不敢一直向南，一直向南就必须要经过军营旁边，这对他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队伍的威胁太大，他决定走穆度镇，只要进了镇就安全了。

曾庆林骑着一匹马走在最前面，几辆马车跟在后面，另外还有六个人骑马分别在车队两侧，四个人赶车，另外四个人坐在车夫旁边。

前面两百米就是第一个哨卡了，一个木板钉成的岗哨亭坐落在道路的左边，里面可以容纳五六个人坐下休息，在最前面是一个横在路上的拒马，拒马横木上缠着一些带刺的铁丝，骑兵想要越过去基本上不可能，强行冲撞拒马的后果肯定是战马的马腿肯定会被带刺的铁丝刮得鲜血淋漓，落地后绝对会到底不起。

在拒马和岗哨亭之间的道路两侧各有两个石头码起来的环形防御工事，每个环形工事内各有两名士兵端着步枪。在拒马的两侧各有一个士兵，还有四名士兵都端着步枪站在后面道路两侧。另外还有一个班长坐在岗哨亭内，最后一个士兵背着步枪站在岗哨亭门边。

看见这个哨卡竟然如此森严。曾庆林感觉到了压力，心里暗自祈祷千万别出岔子，他回头对身后其他人说道：“马上要到哨卡了，都老子打起精神来，别他吗东张西望，待会注意一点，千万别露馅，如果谁他吗没注意漏了馅，事后老子一定活刮了他。走！”

很快便到了哨卡处，刚才还在岗哨亭内休息的班长看见来了十几个人的商队立即提着步枪从岗哨亭里走出来喊道：“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前面的商队停下接受检查！”

班长向站在路边其中两个士兵摆了摆脑袋，三个人一前两后绕过拒马走过去，曾庆林连忙下马堆起笑脸拱手道：“哎呀，官爷吉祥，小的这是从湖边一些渔村收来的干货，捞您老费心了！”

班长提着步枪一边走向马车一边问：“别叫官爷，叫长官！你哪里人呐？”

“是。长官！哎呀，捞您惦记，小的是江北人士，这年头混口饭吃不容易。只能出远门到处收点货贩卖，赚几个小钱养家糊口罢了！”

“你的路引呢？”

曾庆林急忙从怀里摸出一张纸递过去：“在这儿呢！您看看，绝对没问题”。

班长接过路引看了一眼还给曾庆林。曾庆林收起路引，连忙又从怀里摸出几个银锞子抓起班长那只空着的手把银锞子塞过去。陪笑道："长官们辛苦了，这点小小意思请长官们喝口凉茶解解渴。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班长看着手上的几个银锞子，抖了抖，银锞子撞在一起发出沉闷的碰撞声，抬头看着曾庆林道："钱是好东西啊，可惜我不能拿，也不敢拿，你还是拿出去吧，如果你的货没有违禁品，你们也不是山上下来的土匪，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说完将几个银锞子塞回了曾庆林的手心里。

哟呵，真他吗邪门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第一次看到不收黑钱的官兵，曾庆林有点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待班长过去查看货物之后他才回过神来，连忙走过去陪着。

曾庆林这伙人的短枪都藏在身上，被衣服盖着如果不搜身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而长枪则藏在了马车底部的反面，如果不仰卧在地上是看不到的，班长和两个士兵在每一辆马车上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很快下令拉开拒马放行。

此时在半山腰的杨飞用望远镜看到曾庆林等人竟然大摇大摆的走过了哨卡，一时间呆住了，等回过身来破口大骂："吗的，那些官兵都瞎了眼睛么？竟然让姓曾的那小子就这么过去了，那两千发子弹等于白给了呀！"

年轻的土匪小头目连忙道："大当家的，现在咱们怎么办？官兵随时有可能攻山呀！"

"派人盯着官兵，一有动静立刻回报"杨飞想了想又道："通知各位当家都到聚义堂议事，上午一定要商量出一个办法来！"

"是，大当家！"

通过这个哨卡之后，曾庆林稍微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此时还不能大意，因为穆度镇镇口还有一个哨卡。

离开这个哨卡走远之后，曾庆林回过头来警告手下众人："还有一个哨卡在镇门口，现在还不能放松，千万别露了行藏，有几个看见女人就走不动路的家伙给我注意了，待会到了镇口之后都给老实一点，别他吗死盯着女人看，你一个人露了马脚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知道么？"

没有点名，但是众人都知道曾庆林说的是哪几个管不着下半身的家伙，其他人都忍不住低声笑起来，被说的那几个人脸色涨得通红，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

到了镇口果然看见牌坊处两侧站着穿着制服的士兵，一共十个人，都端着枪，但是这些士兵却没有设卡，而是把路障竖着放在路中间将一条路分成入口和出口，让进出的人各走各的道，为首的班长只是偶尔把可疑的人拦下并且检查，如果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就会放行。

到了附近，曾庆林想了想扭头对身后众人道："骑马的都下马，坐车上的除了赶车的车夫之外，其他人都下车走！"

众人听了他的话都照做，这个情形让刚好转过头来的哨卡班长看见，顿时心声好感，待曾庆林等人走过来，班长只是观察着，并没有上前拦住

询问盘查，曾庆林等人就这样无惊无险地进了镇子。
从茶馆里打听到一些消息的萧震雷和勤务兵小马正在回军营的街道上行走，一个小镇能有多少人？街道也不宽，曾庆林这伙人好几辆马车还有七个骑马的，一共十五个人，这些人迎面而来顿时引起了萧震雷的注意。
跟在身边的小马见萧震雷看着前面的曾庆林等人，说道：“这好像是一只商队，这镇子这么偏僻怎么有这么大的商队过来？”
小马正说着话，曾庆林等人骑着马走了过来从他俩身边经过，也许是感觉脱离了危险，有一个骑马的家伙就浑身不自在了，在伸懒腰的时候把上身的短装给扯了起来露出了插在后腰的十响盒子炮。
萧震雷原本就有些怀疑了，刚才那一幕让他眼中瞳孔一缩，脚下停了下来，这时小马见萧震雷不走了，而是扭头一直盯着已经擦身而过的商队看着。
“团长，怎么啦？”
萧震雷闻言回过头来对小马道：“小马，你快点跑回去传我的命令让警卫排带足弹药过来，速度要快，我去跟着他们，如果没有看见我就一直往前面追！”
“难道?是，我马上去！”小马答应一声转身就向镇西跑去。
萧震雷见小马走了，他当即转身慢慢吊在曾庆林等人的身后，另一边姜国栋带着两个巡防营去围剿曾庆林了，可没有想到曾庆林已经到了这里。
曾庆林一路沿着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此时太阳已经老高了，早上下山之前这些人都没有吃早饭，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因此这些人当中有人饿了，也有人渴了，之前是因为担心被哨卡的官兵发现，所以才没有感觉，可现在脱离了危险，这些人就忍不住了，其中一个骑马的家伙追上曾庆林道：“东家，肚子好饿，早上在山上你都不说吃了早饭再下山，也不知道出了镇子要走多远才有吃饭的地儿，我看不如就在这镇子里找一家酒馆吃了早饭再走吧？”
这人一说完，又有两个人策马上前帮腔：“是啊，东家，我们又饿又渴，就在前面找一家酒馆先对付一顿吧，吃完了立马上路，绝不耽搁，你看现在咱不是出来了吗？就用不着那么小心了吧？”
曾庆林回头一看，见身后其他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想了想就答应了，“好吧，不过吃饭的时候都给我老实一点，咱们才脱离虎口，老子不想被后面的官兵听到什么风声追上来，如果有人在吃饭的时候乱来，哼哼，都知道怎么做了吧？”
“知道知道，东家，我们只吃饭，一句话都不说，谁他吗说话老子先揍死他！”跟在身后的壮汉说着捏起了拳头。

第204章围攻酒馆

曾庆林等人也合该有此一劫，好死不死地要留下在镇上吃顿饭，如果不留下吃饭，即便是后面萧震雷带大队人马追上来，他们完全可以丢下货物，快马加鞭逃离，而萧震雷的人马都是步兵，两腿条腿再快也追不上四条腿，若是萧震雷不打算磨练警卫排的战斗力，他自己单独行动，凭借个人高超的战斗力也不一定能把这些人全部留下来。

萧震雷刚刚从茶馆离开，现在又回到了茶馆门口，原因是曾庆林一伙人在茶馆斜对面的一家酒馆门口停下来了，他发现原来这些人竟然要在酒馆吃饭，心说是你们自己找死了，可怨不得我。

没过多久，蹲在茶馆门口抽烟的萧震雷听到了整齐的脚步声，扭头一看，是警卫排到了，除了警卫排之外，就连两个营长伍世友和陈继祖也在其中。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扔下烟头从茶馆屋檐下走到街面上，警卫排长喊着号子让队伍停下，然后走过来向萧震雷敬礼报告："报告团长，警卫排奉命前来报到，请指示！"

伍世友和陈继祖两人也从战马上跳下来敬礼："团长！"

萧震雷还了一礼，也不废话，直接说道："可疑人员就在前面的酒馆里，一共十五个人，周排长，找几个枪法好的士兵爬到酒馆对面的二楼房顶控制制高点，命令一班长带一班开过去堵住街道另一头，派人疏散那边看热闹的百姓，拉起警戒线。二班长带队从旁边巷子穿过去，给我堵住酒馆后门。一个也不许放跑，三班带队冲到酒馆门口找好掩体待命。但不要擅自冲进酒馆内，如果那些人冲出来开枪，所有人可以立即开枪还击，明白了吗？"

"明白了！"

"行动！"

"是！"周传东答应一声，立即开始点了几个枪法好的士兵的名字，让他们迅速跑到酒馆对面的铺子里，爬到二楼楼顶瞄准酒馆内，又让三个班长带队自己的队伍负责各自的任务。

一班长这边刚刚带队这队伍开过去，正在酒馆内吃饭喝酒的曾庆林等人就听到了动静。曾庆林带着两个人走出酒馆查看情况，只见一队人马正排着队列跑过来，他来拉着两个小弟转身进了酒馆。

众人见他面色有异，一个长相凶恶的壮汉问道："东家，什么情况？"

曾庆林沉声道："外面来了大队官兵，也不知道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不过大伙不要慌，咱们看看情况再说，那个。二子，你带两个兄弟去后门看看，给我守住那里，万一官兵真是冲着我们来的。咱们就直接冲后门跑，前面那些东西都不要了！"

"明白！"叫二子的壮汉答应一声就点了两个人带着去了后面。

而这边曾庆林则转过身来站在大门边看着外面的情况，只见刚才过去的一队官兵立即开始将东面的街道堵住。让出来看热闹的店铺掌柜和小二都退回店里，西面又有另外一队官兵冲过去纷纷躲在马车旁边。并且取下

骡马脖子上套绳牵走了骡马，其他七匹马也都被牵走。那些躲在马车侧面的官兵纷纷趴在马车上端着枪瞄准酒馆内。

看到这里，曾庆林哪里还不知道这些官兵就是冲着他们这些人来的，他立即抽出腰间的左轮手枪大喝：“果然是冲着咱们来的，兄弟们，操家伙！”

有枪的匪徒们纷纷抽出腰间的短枪，长枪藏在马车下而手上没有枪的匪徒立即掀翻桌子躲在桌子后面。

酒馆内总共才三张饭桌，此时全部被掀翻，曾庆林等人将一张饭桌倒在地上推到门口堵住大门，他则躲在门边观察外面的情况，越看越心凉，他一看外面官兵的部署就知道这伙官兵绝对不是样子货，外面一切有利于向就管内射击的位置都有官兵，周围的店铺掌柜看见马上要打起来了，顿时纷纷关门歇业，免得遭了池鱼之殃。

“去一个人到后面问问二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曾庆林回头喊了一下。

“是！”一个匪徒答应一声正要转身向后面跑去，这时从后面跑进来一个匪徒喊道：“头领，大事不好，后面也被官兵堵住了！”

众流匪闻言纷纷色变，曾庆林脸色大变，但是他此时还没有乱了方寸，这多年在外面整日里刀头舔血，心理素质早就磨练得极为强悍，他立即喊道：“掌柜在哪里？把掌柜和店小二找来，快去！”

“是，头领！”

刚刚还躲在厨房内的掌柜、店小二顿时被带了出来，其实这掌柜和店小二就是父子俩，也就是酒馆的主人，小镇人口不多，而且偏僻，来吃饭喝酒的都是镇上一些熟人，生意不是特别好，因此也不需要请人干活，可没想到今天父子俩全部落入了歹人手中，这让掌柜万念俱灰，自己死了不要紧，而儿子还没有娶妻成婚了，膝下连个孙儿都没有，这不是要断了香火吗？

“好汉们，各位好汉呐，这不关老汉父子的事情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官兵会过来，我们一直在店里没有离开过啊！”掌柜兼任厨师一把鼻涕一把泪为自己父子二人开脱，希望曾庆林不要杀他们父子俩。

“别嚎了！”曾庆林一嗓子吼过去让掌柜紧紧闭上了嘴巴，他一把揪住掌柜的衣前门一个后门襟问道：“告诉我，这里还有没有其他出口逃出去？”

掌柜立即道：“这位好汉，这条街面上所有店铺都是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后面一条小巷子，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口啊，除非把墙壁打穿！”

把墙壁打穿？这根本不可能，这墙壁都是石头砌成的，还真以为是纸板糊的？曾庆林将掌柜的推倒在地上，“吗的，老子们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去告诉二子给老子死死守住后门，别让官兵从后门冲进来，吗了个巴子的，官兵们想要杀我们，老子要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弟兄们，都躲起来，子弹可不长眼睛！”

“是，头领！”一个流匪答应转身跑去了后门。

这时外面响起了喊话声："酒馆里面的土匪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今天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马上放下武器一个个出来投降，本长官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考虑，一刻钟之后还不给出答复，本长官就要下令开火进攻了！"

曾庆林闻言向后看了看，发现掌柜的父子竟然不见了，而其他兄弟竟然没有一个人看住那父子俩，他顿时心头火气，大骂一声："要老子投降？我投你妈呀！兄弟们给老子打！"

言罢便举枪像外面一辆马车后面的官兵开枪，"砰"。

可那士兵看见一根枪管从门边伸出来立即把脑袋缩了下去，让他这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竟然第一次放了空枪，这让曾庆林心头感觉不好，立即缩回门后面，"砰"的一声枪响，一发子弹从他鼻尖前面一寸射过去，给他的鼻尖带来一阵空气的灼热感。

见有人开火了，不管是酒馆内还是酒馆外酒馆外，顿时全面开打，一时间砰砰乓乓，短枪和长枪的枪声响个不停，如同过年放鞭炮一般。

萧震雷和陈继祖、伍世友以及警卫排排长周传东躲在一辆马车后面观察战斗情况，萧震雷指着附近两个士兵喊道："你，还有你，两个推进到酒馆大门两侧，其他人给我向里面全力开火压制他们的火力，周传东，命令二班长带人攻击后门"。

"是！"

双方谁都不肯示弱，但萧震雷这边的火力无疑要强大得太多，酒馆内的曾庆林等人只有七八个人有手枪，子弹但是足够，可以火力太小，而且用桌面当掩体根本就挡不住子弹，步枪子弹的破坏力太大，双方交战开火几分钟之后，酒馆内的枪声明显减弱了，原因是那些躲在桌子后的流匪几乎全部被打死，木桌桌面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躲在后面的流匪自然是无法幸免。萧震雷这边也有两个士兵受了伤，但很快被拖下去救治，立刻又有人接替了伤兵的位置。

曾庆林回头一看，自己手下弟兄差不多都死光了，这才慌了手脚，看见还有几个躲在楼梯口和厨房门口的兄弟伸出脑袋张望，他立即喊道："还愣着干什么，每人快捡一把枪去楼上找一找，看看掌柜父子是不是在楼上！"

"是，头领！"两个躲在楼梯下的流匪答应，立即从楼梯下冲出来去捡枪。

"砰！"

"砰！"

连续几声枪响，刚刚冲出来捡枪的流匪立刻被对面二楼的士兵开枪打死了。

曾庆林看得双眼欲裂，这时后门传来一声声音："后院四个人都被打死了，给我冲进去！"

曾庆林听了心中一慌，立即连滚带爬地冲到了楼梯上，向二楼跑了过去，他知道自己带来的兄弟全都被打死了，想要保命只有控制掌柜父子二人，不过他的把握也不大，万一外面的官兵根本就不管掌柜父子的死活，

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萧震雷见里面没有了动静，立即向门口两个士兵打手势示意他们冲进去，那两个士兵点头，端着步枪一起冲进了酒馆内，但是很快有退了出来，萧震雷正在纳闷，就看见曾庆林用枪顶着一个店小二模样的年轻人的脑袋走出了酒馆，“别过来，再过来老子打死他！”

第205章敌人的敌人

“哈，这家伙是个逗比吗？”萧震雷看见曾庆林竟然挟持人质走出酒馆后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句话把身边的陈继祖和伍世友说得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在这乱世，人命如草芥的年代，用人质威胁官兵简直是搞笑，萧震雷没有解释，他直接掏枪对着曾庆林甩手就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随后就听见曾庆林发出一声惨叫，只见曾庆林拿枪手的手腕被子弹击中，鲜血直流，手枪也掉在了地上。

附近的士兵见状立即群拥而上将曾庆林扑倒在地，很快曾庆林被反绑着双手捆绑了起来，萧震雷走过去看着曾庆林，不理会他憎恨的目光，见他因为手腕被击穿而疼得脸上的肌肉直抽搐，绕到他后面看了看，然后扭头对旁边一个士兵道：“你去药铺请个大夫，让他给这家伙上点金疮药！”

“是，团长！”

萧震雷再次走到曾庆林面前掏出一支香烟叼着嘴里，点燃抽了几口之后问道：“这位好汉高姓大名，在哪里发财啊？”

曾庆林闻言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抬头看着天道：“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曾庆林是也，横行苏南方圆数百里，今日落到你们这些狗官手里，要杀要刮悉听尊便！”

“咳咳乚♀长乚♀风乚♀文乚♀学，x.，咳咳”萧震雷正在抽烟，听了这话被呛到了，咳嗽了好几声才缓过来，他没有想到这次歪打正着竟然抓到了曾庆林，这家伙不是姜国栋要抓的人吗？被老子给抓了。姜国栋抓谁去？他笑了笑，竖起大拇指：“是条汉子。够硬气！”

言罢，萧震雷又问道：“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你最近不是在阳湖一带吗？怎么跑这里来了？难不成你已经跟对面山上的杨飞搭伙了？”

曾庆林自知被官府抓到了必死无疑，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萧震雷问什么他就直接回答，梗都不打一个，“这有什么不明白了，老子我到处干那无本的买卖，手里自然有不少货物，老子用不到不代表别人用不到，因此昨日装了几车拉过来卖给了姓杨的。今天清早却得到官兵围住了凤凰山的消息，还听到另外还有一队人马去了阳湖，想必是冲着老子的人马去的，老子担心手下弟兄们，因此连早饭都没有吃就急着下了山，原本已经过了你们两道关卡，却没有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你能告诉老子，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吗？我们到底什么地方露了馅？”

萧震雷对曾庆林一口一个老子毫不在意。他有时候说粗话的时候也常常带老子，抽了两口烟后笑道：“这木渎镇地处偏僻，几乎没有商队经过这里，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疑了。更可疑的是四辆马车除去四个车夫之外，竟然需要十一个人进行护卫，我看你们不像是商队。倒像是运的四车金子，既然是护卫完全可以把枪支拿出来震慑屑小。为什么要藏着掖着？还有，普通的护卫腰间插着盒子炮这种手枪。而且还不止一只，这哪里是护卫，打家劫舍也用不要这么多盒子炮！”

曾庆林闻言，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道：“老子这次栽得

不冤，你想怎怎么样吧？如果要杀老子，直接赏老子一颗花生米，让老子死得痛快点，老子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念你的好，你想知道什么尽管，老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求你别整老子，上刑具那些玩意就免了，老子不想临死还受那份罪！”

萧震雷听着笑了，再次竖起大拇指：“够义气，够光棍，行，你的要求我答应了，不过这事不急，我还有点事情想劳驾你帮忙，等大夫过来给把手上的枪伤处理之后再说！”

镇子不大，却也五脏俱全，药铺自然是有的，大夫很快被请了过来，曾庆林的手腕被子弹打穿了，大夫看了看伤势摇了摇头，从药箱里拿出金疮药洒在伤口上，包裹伤口之后对萧震雷道：“这伤即使治好了，以后这手也不能如以前一般好使了！”

“我擦，老子都要死了，还管那么多干什么！”曾庆林咋咋呼呼地说了一句赶走了大夫。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扔下烟头对曾庆林道：“走吧，到我那军营做做客！周排长，收队回营！”

“是，长官！”

回到军营里的时候已经是正午时分了，萧震雷和几个军官一起吃了午饭，又叫人给曾庆林送去饭菜，酒是没有的。

饭后萧震雷让陈继祖和伍世友安排全团士兵进行战术训练，而他来到了关押曾庆林的帐篷。

进了帐篷一看，只见地上几只碗里干干净净，就剩下一点汤汤水水了，而曾庆林则躺在地上睡大觉。萧震雷心说，嘿，还吃得挺干净的，这家伙倒是心宽得很，马上就要死了，居然还能吃得下这么多。

听到动静，曾庆林带着撩开坐起来，见是萧震雷后立即叫道：“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老子就要死了，你们也不让老子吃饱，这点东西吃进肚子里都不知道放哪儿了，想让老子做饿死鬼吗？”

萧震雷愣了愣，随即笑道：“外面的那谁，再给他拿一份饭菜过来”。

不久，饭菜被送来了，曾庆林再次将刚刚送来的饭菜吃了个干净，用他的话说勉强饱了，用不着再吃，再吃的话可能会成饱死鬼。

萧震雷将外面士兵送过来的一张椅子拉过来坐下，掏出香烟含在嘴里点燃之后递给曾庆林，曾庆林没想到萧震雷会给他递烟，愣了一下之后笑着接过去抽了起来。

萧震雷又给自己点燃一支，吸了几口之后问道：“饭吃了，烟也抽了，咱们该进入正题了吧？说说吧。你手底下还有多少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手上都有什么武器？”

曾庆林闻言连抽烟都停了下来，想了想摇头道：“你要问别的。我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让我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出卖同道，这我做不到，你还是给我一个痛快的，杀了我好了！”

萧震雷笑了笑，“好，我不问这个，你到底有多少兄弟。他们在哪儿，都有什么武器，我根本没兴趣知道，因为这是姜国栋的事情，与我无关，之前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负责攻打凤凰山，他负责对付你，都必须

在半个月之内拿到匪首的人头。如果我不能在半个月之内拿到杨飞的人头，就要被军法从事，可如果他不能在半个月之内拿到你的人头，却没有说要怎么办。老子当时被他摆了一道，事后才想起来，这个官油子别的本事没有。只会算计自己人。所以，我也不为难你。你去过凤凰山，应当知道杨飞的底细。我只要你把凤凰山上有多少人马、多少条枪，除了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重武器、山上的布防情况等等这些情况告诉我就行了！”

曾庆林思索了一番之后说道：“好，反正姓杨的也不是什么好鸟，老子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也不会心里过意不去。我想想啊，凤凰山上一共有八百多人，除去一百多妇孺之外，其他的都是精壮，一半人应该有火枪，其他人都拿大刀长矛，除了这些之外，山上还有六门炮，都是装铁球的那种，其中有三门布置半山腰上，可以打到山下，另外三门布置在山门两侧，我下来之前还听说姓杨的准备把湖边船上的六门炮拖到山去加强火力，从山下到山顶上一共有两道关口，第一道关口就是在半山腰，那里地势稍微平坦一些，姓杨的在那儿部署了两百多人，其中一百人有火枪，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大刀长矛，还有一些人有弓箭。在山上有三百多人，两百多人有火枪，另外在湖边水寨里有两百多人看守船只，通往水寨的道路非常狭窄，就在悬崖和湖边之间只有几仗宽，姓杨的则在这个通道的后面建了两个碉堡，据说还有机关炮镇守，想冲过去千难万难，而在南边的悬崖边上还有三十人，这个地方平时只有几个人，但是你们来之后就增加到三十人了，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如果你要攻山的话，最好是先想办法夺了湖边的战船，否则你即使攻上了山去，姓杨的也可以带着人马撤到船上，太湖那么大，他那些船随便找一个小岛藏起来，即使你有水师帮忙也奈何他不得”。

曾庆林最后的建议倒是说得不错，萧震雷点点头，清廷的太湖水师自从剿灭的太平天国之后就屡次裁撤编制和战船数量，到了现在只有两个营了，战船也只有那么几艘破烂，平日里看着杨飞的战船都得绕道走，想让他们帮着对付杨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攻打凤凰山，确实必须要攻下太湖边上的水寨，如果不把水寨攻下来，杨飞随时可以带着人马坐船逃走，可是攻打水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以前官兵来围剿的时候为什么屡次无功而返，还有几次被打得大败亏输？只因有水寨和战船在，杨飞就有了退路，从南方倒是有一条湖边小路通往水寨，可是这里却易守难攻，还有碉堡和重机枪防守，侧身又有悬崖峭壁挡住了，即便是用火炮也打不到。

过了一天，侦查排带来的消息，侦查的情况与曾庆林所说的相差不大，但由于杨飞防备甚严，侦查排只侦查到水寨、悬崖、以及通往水寨湖边关卡的情况，山上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萧震雷在侦察排几个士兵的陪同下花了一天的时间观察了一下土匪各处守备情况，将观察到的情况画下来绘制成一副地图，并且根据曾庆林的描述将山寨上的详细地貌和建筑都画了出来，与陈继祖和伍世友等主要军官进行了探讨，已经想出了一个进攻的方案，不过要实施这个进攻方案还必须要做一些准备，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在这期间，萧震雷又想起姜国栋，也不知道这家伙带着两个营的人马到了哪里，围捕曾庆林的人马如何了，萧震雷这么一琢磨，倒是让他想出了一个给姜国栋下绊子的办法。而这个时候，他之前派去尾随姜国栋的侦察排的人回来报告了情况，这几天姜国栋带着人马赶到阳湖之后就开始到处张贴捉拿曾庆林和他手下人的告示，并且许下悬赏重金，这一招还真管用，总有那么一些想发财而有恰好知道曾庆林手下藏身地方的人向姜国栋告密，于是姜国栋立即带兵抓捕，几个曾庆林的手下被抓了，幸好他的手下都是分散躲藏的，并没有全部聚集在一起，而且聚集在一起的人数太多容易被人发现，有几个人被抓住之后，其他人立即换了位置，不过这些萧震雷当然不知道，他派去的侦查士兵只是查到了有几个人被抓住了。

这件事情让萧震雷对那个给姜国栋下绊子的办法更加有把握了，他带着小马来到了镇上关押曾庆林的牢房。

看见萧震雷来了，躺在牢房里的曾庆林甩都不甩他，依旧躺在稻草上望着房顶不言不语，萧震雷也不跟他计较，示意看门的士兵打开牢房，待牢门打开他走了进去笑着问道：“怎么样，这里还舒适吧？”

曾庆林也不看他，翘着二郎腿晃荡不停，问道：“我说你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要杀的话，你早点动手行吗？”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自己想死的人！”萧震雷说着笑了笑，继续道：“行了，今天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你想知道你剩下那些兄弟的情况怎么样了吗？我的人刚刚从姜国栋那边过来，带来了有关你的人的消息，想不想听？”

这次曾庆林不淡定了，他立即爬起来急切地问道：“我那些兄弟怎么样了？”

萧震雷笑道：“看来你很是担心你那些手下兄弟，好吧，我告诉你，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姜国栋抓住了，听说过两天姜国栋准备把他们公开凌迟处死，至于其他人我想他们如果不傻的话应该都跑掉了吧！”

曾庆林看着萧震雷问道：“你告诉我这些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你那被抓的几个兄弟肯定是死定了，你想救都救不了，没有强大的实力劫法场根本不可能成功，如果你想报仇的话，倒是可以试试，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马，不过如果你真想报仇，我可以放了你，不过之前我带人在酒馆外围堵你，杀了你那么多兄弟的事情，你可能不能怪我，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你曾庆林，以为你们是杨飞的人马，如果知道是你，我绝对不会抓你，谁让我跟姜国栋有过节呢？能给他找麻烦我一百个乐意，有一句话叫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怎么说？”

曾庆林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能活命谁愿意死？即便萧震雷不提条件，如果他可以出去的话他一样要找姜国栋报仇。

第206章攻山(1)

十月十日，一切准备就绪，按照计划，要先从正面对凤凰山实施两天时间的佯攻，早上吃完早饭之后，一个营的兵力在凤凰山下摆开了阵势，萧震雷亲自出马在阵前指挥。

由于这些士兵都是新兵，虽然之前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训练，这几天也在营地里进行了进攻和撤退战术方面的训练，但是除了萧震雷之外，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有过真正的战场经验，士兵有没有战斗经验倒是其次，毕竟对方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基层军官没有临阵指挥经验这就很要命了，因此萧震雷决定亲自带兵进攻。

他将两个步兵营长陈继祖和伍世友，以及六个步兵连长、十八个排长，炮兵连长、机枪排排长，全部叫过来开会，在会议中他说：“由于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指挥战斗的经验，所以我决定这两天时间亲自在前面带队指挥，今天第一营来了，明天轮到第二营，我每次带一个排进攻，该排所在的营长、连长和排长都要跟在我们身边学习如何指挥战斗，该排排长要拿着本子和笔，一方面要注意躲避对面射过来的子弹，另一方面把我在战斗中每一次命令以及当时的战斗环境和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要详细记录下来，这虽然很有些危险，当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方面让你们亲身@4，w♂ww.体会战争的残酷性，尽快的适应战斗，另一方面让你们在战斗学习如果指挥作战，现学现卖是最快的学习方法。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理，因此。你们跟在我身边一定要注意安全，都明白了吗？”

其他人虽然想反对萧震雷。因为让他一个团长带队指挥一个排，太危险了，他们不想让他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可是除此之外又没有别的办法，如果真让他们当中的某一个去临阵指挥，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笑话和多大的伤亡，众人只能默认同意了。

萧震雷将众人都没有意见，便喊道：“炮兵连连长钱万里！”

“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站起来大声应道。

“在我带队展开进攻之后，半山腰的土匪们肯定要开炮。这种土炮是很多年前的前装炮，炮弹都是实行球，威力远远没有现在火炮的威力大，而且使用的应该是黑火药，发射时会冒出大量的黑烟，你的炮兵连不需要等待我的命令，在我带着一排进攻的时候就对半山腰的土匪防御工事进行炮击，但如果发现对方打炮，你们只要发现对方所在的位置就立即第一时间开炮敲掉它。你们不用担心对方的跑可以打到你们，他们的火炮没有那么远的射程。当然你们虽然学习过如何开炮，如何计算炮击距离、调整射击诸元，也进行过演练。但是却没有实际打过炮，这没关系，现在实践还来得及。如果对面山上的是跟我们一样的山炮，我还真不敢让你们在战斗中学习开炮。可是对方的火炮威力不大，只要不被正面击中。一般不会受伤，所以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开炮，一发不中就要立即调整炮击诸元，二发不中，再调整再开炮，直到计算准确打中为止，听明白了吗？”

钱万里大声道：“是，长官！”

“很好！”萧震雷压了压手，又喊道：“机枪排排长郝连山！”

“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起身大声答应。

萧震雷道：“在我带队进攻开始之前，你的机枪排就要找好位置架好机枪，将子弹上膛随时等待命令，现在是向山上进攻，传令兵跑来跑去不方便，我会让一营一连的掌旗兵跟在我的身边，他会手持军旗，如果军旗连续挥动三次以上，你的机枪排就要立刻为我们提供火力支援，压制对方的火力，特别是对方火力密集的地方，你手里有四挺重机枪，应该足够应付了，记住了吗？”

郝连山立即大声道：“记住了，长官！”

萧震雷站起来道：“好，一连一排长，除去文职人员之外，命令你的排在外面集合，一营长伍世友，咱们虽然是在进攻，但也不能不布置防御，要派人保护炮兵连和机枪排，要房子有敌人从其他方向向我方进攻，这些交给你来部署，我给你办个小时的时间，散会”。

半个小时后，萧震雷等人站在了一连一排面前，他身后还站着全副武装的伍世友、陈继祖、一连长、副连长等人，一排长向他报告队伍集合情况之后，他转身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半山腰的情况，此时半山腰传来了大量的嘈杂声，想来是土匪们也在加紧布防。

他转过身来脸色肃容大声道：“现在由我带着你们向山上进攻，待会如果有人在战斗中受伤，受伤之人所在班的班长要立即叫医务兵过来为伤兵处理伤口，处理伤口之后，如果不继续及时的救治可能会造成死亡或者残疾的，班长要安排一个士兵送伤兵下山进行进一步救治，送人的士兵在将伤兵下山交给医生之后要立刻返回继续参加战斗，但如果伤口处理之后丝毫不影响战斗，处理之后要继续战斗，比如擦破点皮这种小伤，这是第一。

第二，一旦开始进攻，班长要在前面带队，立医务兵在最后面随时救治伤兵，执法队在整个队伍最后面督战，如果有谁转身逃跑，给我立刻抓起来，事后在执行军法。

第三，开始进攻之后，所有人都给我散开，人与人之间不要聚集在一起，两个人之间自至少要相距三米的距离，如果大家窝在一起，别人一发炮弹打过来要炸死一大片，还有几个人不要站在一条直线上，如果三四个人站在一条直线上，对面一发子弹射过来，一下子就打死三四个，对于敌人来说，这笔买卖太划算了！

第四，进攻的时候端着枪不要给我抬头挺胸，你这样是给对面山上土匪当靶子，都给我猫着腰含胸，一旦进入山道上，各班班长要进行组织，安排三个人一个组，要互相掩护，冲几步就找掩体躲一下为后面的人进行掩护，靠着山壁、山路旁的树干、石头都可以做掩体，别他吗一个劲地埋头向上冲，你这是找死。

第五，有句话说军令如山倒，我发出的每一个命令，各班都要一丝不苟的执行到底，如有违反，军法从事，即使我让你去堵枪眼你也要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临阵抗命的下场就是就地枪决。

以上几点都给我牢牢记住了，这是在战场上的保命法则，只要你把这几条熟记于心，你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一排所有人都大声答应。

萧震雷这时掏出盒子炮将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大声道：“好，现在开始进攻，都跟着我！”说完便转身猫着腰向山脚的山路入口快步走去。

伍世友、陈继祖、一连长等人纷纷跟上去，但是没有靠近他身边，其他士兵们从背后取下步枪拉动枪机让子弹上膛，打开保险，纷纷端着步枪散开来赶在后面。

一个排只有三十多人，当散开之后就变得很稀松了，刚走了两百米左右，萧震雷带的这个排就进入了半山腰土匪火炮的射程范围，土匪们开始开炮了，只听得半山腰冒起一阵青烟，接着传来“嗵”的一声巨响。

萧震雷立即蹲下大喊：“所有人蹲下！”

刚喊完，其他人听见后全都蹲在地上，一颗铁球就砸了过来，将点砸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坑，那铁球砸在地上后去势不减，在地面上滚出老远，但是它刚刚砸下来的时候冲击地面，地面溅起一些泥土和石子将附近一个士兵掀翻在地，但是这士兵却没有大碍。

随后不到几秒的时间，又有两颗铁球砸过来，不过都没有砸中人，主要是士兵们按照萧震雷的要求都分散得很快，如果一窝蜂的聚集在一起，刚才这几炮肯定会多多少少造成伤亡。

这是对方的第一轮炮击，萧震雷大声喊道：“看见了吗？这种炮弹是实心炮，冲撞力很大，但是它不会爆炸，如果对方换成开花弹，落地就爆炸的那种，如果我们挤得太紧就会被炸死一大片！好了，现在土匪们的第一轮炮击结束了，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到山路入口，跟我冲！”

在他的带领下，所有人都向前冲过去，终于在对方第二轮开炮之前冲到山脚下，萧震雷立即让士兵躲在山壁下，当第二轮炮击开始后，三枚铁球都落在了空地。之所以刚开始向前快步走，而没有一开始就冲，是因为快步走可以容易停下来躲避炮弹，而冲起来之后就难以控制。

正在半山腰用单筒望远镜查看山下情况的杨飞看到萧震雷等人竟然无法无损的冲到了山下，顿时皱起了眉头，“吗的，这次来的官兵不一样啊，这他吗绝对是精锐而不是样子货，来人，给我把炮口对准山道上！”

“是，大当家的！”

第207章攻山（1）

[限时抢购2015夏季新款韩版拼接男t恤短袖丝光棉正品德国宝马男装休闲t恤衫!

[限时抢购脚尖透明超薄隐性透明连裤袜(9.9包邮,送"女友"吧,嘿嘿)!

支持网站发展,逛淘宝买东西就从这里进,go!!!

当炮口对准下面的山路之后，杨飞又问道："水寨和悬崖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身后一个年轻的小头目回答："还没有，大当家的，我想那些官兵不傻，进攻水寨和悬崖那边绝对是找死，没有千八百人填进去是绝对进不了水寨的！"

"嗯！"杨飞点了点头，对自己的山寨的防御力量还是很自信的，否则这些年他也不可能快活到现在。≤≤点≤小≤说，

"啸——啸——"就在这时，两声尖啸声从天空传来。

半山腰的杨飞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两杯炮弹就落在他们所在防御阵地后面的山壁上，"轰隆"，"轰隆"连续两声猛烈的爆炸，感觉山体一阵抖动。

杨飞神色木然的转身向后看去，只见四五十米之外的山壁上被炸出了两个偌大的黑洞，每一个直径足有两米大小，两门山炮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他倒抽一口凉气，脸上的肌肉抖了几抖，"吗的，这次的官兵竟然有西洋火炮？"

半山腰其他土匪们看见那两枚炮弹竟然造成了这么大威力，一个个都吓得脸色发白，双股颤栗，如果不是杨飞积威深重，他们当中可能早就有人丢下枪支逃跑了。

年轻小头目结结巴巴道："大、大当家的，这，这场仗只怕不好打啊，这次官兵训练有素，而且还有西洋火炮，我、我们只怕守不住啊，大当家的，照我说，咱们这次不如暂且避其锋芒。去太湖躲一躲，等官兵们走了。咱们再回来？"

"啪——"杨飞甩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年轻小头目脑袋发懵。他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的，你他吗长了个猪脑袋啊，要是被官兵攻上山寨，他们不会一把火把山寨给烧了？我们再回来有什么用？老子还要再花两年时间重建山寨？不到万不得已，老子是绝对不会放弃山寨的，所有人都给老子听好了，再有人胆敢说要坐船跑路，老子就先送他回老家！现在所有人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官兵要进攻了。都给老子瞄准了打，听到了没有？"

"是，大当家的！"

在杨飞的高压下，土匪们纷纷打起精神将枪口瞄准山路上，其他还有一些人挽起弓箭，另外一些人手持大刀和长矛，而三门前装火炮也已经准备完毕，铁蛋和火药都已经装好，引线也接上了。只要用火把点燃引线就可以发射。

山下，萧震雷躲在上山入口旁边喊道："一班长，带着你的人在前，

二班长。你带你的人居中接应，三班最后压阵，都给我注意了。即使在山路上也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三个人一组。两人靠右侧山壁，一人在左侧。时刻要注意躲在树木后面，留出山路中间位置，一个小组的三个人叫交替掩护前进，班长居中策应，都明白了吗？”

“明白！”

一班长迅速喊了三个士兵的名字，让他们三个人一组，又将身下的六个人分成两组，这三个组依次爬上山路，按照萧震雷的吩咐，两个人一前一后沿着山壁前进，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侧，每向上爬十几秒之后就不时地躲在树木后面，但他们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左侧的一个人跑到前面靠在山壁上，而原本在山壁边的其中一个就斜向上跑到左侧山山路边躲在树木后面，当其中两个人向上面的土匪开火时，另外一个迅速猫着要拿着枪向上前进。

萧震雷等人跟在一班的后面，第由于山路并不宽，只有几米宽，除了最前面的两组士兵之外，后面的人因为没有射击角度而不能开枪，所以说进攻的火力非常小，如果有一挺轻机枪倒是可以大幅度提升火力，麦德森轻机枪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不过萧震雷在上海滩还没有看到轻机枪是身影，看来还自给自足才行。

在一班长的带领下，一班分成三个小组依次向上爬，终于经过十几分钟的前进之后看到了位于半山腰的土匪防御工事，而他们此刻也暴露在土匪们的面前。

杨飞看到山道上出现了官兵，立即掏出盒子炮大喊：“官兵上来了，弟兄们，给我打！”

“砰”

“砰”

随着杨飞的命令下达，半山腰上终于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枪声，

三门前装火炮也先后开火，三枚铁蛋砸了出去，有一枚铁蛋落在最后的三班范围内扫中了一个士兵的小腿，那士兵当即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幸亏他身后不远的同伴跑上去拦下了他，否则他很可能滚下山去。

“轰！”

“轰！”

这已经是从山下发射过来的地四轮炮击了，两枚炮弹这次终于有一枚击中了土匪一尊火炮，那火炮当场被炸得散架，炮管也扫了出去，周围开炮的几个土匪全部被炸死。

萧震雷看到最前面一班的第一组战士进攻受阻了，三个人被压制不敢露头，对面土匪防御工事里面射出来的子弹太过密集，现在出去很有可能中弹。

他立即对身后的掌旗手喊道：“传令，让机枪排进行火力支援，先开两挺机枪！”

“是，长官！”

掌旗手随即摇动军旗，山下机枪排排长郝连山立即命令其中一挺机枪开火支援，“哒哒哒”

一阵阵沉闷的枪声连续不断的响起，一梭子接一梭子子弹射向半山腰土匪的防御工事，子弹打在前面的防御工事上，溅起一团团碎石乱飞，好几个倒霉鬼当初被打死，其他人还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依然将半个身子露外面向山道上的官兵射击，这还是因为山下的机枪手不熟练，如果是熟练的机器手，像土匪们这种情况，估计要不了几秒钟就会撂倒一排。

杨飞听见山下连续不断的枪响，用望远镜一看，顿时浑身直冒冷汗，立即对那些还把半边身子露在外面的土匪大喊：“吗的，那是马克沁机关炮啊，你们他吗的不想活了吗？都给老子躲起来！”

杨飞不愧是在江湖上闯荡了多年的巨匪，连马克沁重机枪都认识，他自己手上有一挺加特林多管重机枪就部署在湖边碉堡中。

众土匪们听到杨飞的叫喊声，纷纷躲了起来，杨飞又立即指挥一些士兵向上下的重机枪那边开枪，只不过距离太远再加上土匪们的枪法太烂，基本上对重机枪没有什么威胁。

半山腰的火力一度因为山下重机枪的开火而被压制，山路上的进攻部队立即加快速度向山上前进，但这一情况很快被杨飞发现了，他现在着急得不行，如果让土匪们现身向山路上的官兵开火，就会暴露在山下重机枪的枪口下。

这时，先前被打的年轻土匪小头目喊道：“大当家，快看，官兵快要冲过来了，怎么办？”

杨飞想了想恨声道：“吗的，来啊，给我往山路上砸滚石！”

“是，大当家的！”

一些没有武器而专门负责推滚石的土匪们纷纷将拦在滚石前面的木栏打开，一枚枚滚石被土匪们推下山去！

萧震雷很快发现了不对劲，他听到了隆隆之声和地面的震动，伸出头部一看，只从土匪的防御工事内滚出一些直径有半米长的不规则圆形石头，如果被这些石头砸中，下场可想而知！

他立即大喊：“所有人停止前进，注意躲避滚下来的石头！”

石头顺着山路滚下山坡，这个威力太大了，而且速度奇快，当十几个滚石滚下来之后有两个士兵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撞了个正着，整个人被撞得倒在地上，如果继续有滚石滚下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撞倒被碾死。

不过很快就没有滚石从上面滚下来了，萧震雷又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但是在部队前进之后，山上又有滚石滚下，这次再次有两名士兵被滚石撞倒受了重伤。

看来只要继续前进，半山腰就会继续推滚石下来，萧震雷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同时命令机枪排开火提供掩护。

但是那些土匪躲在大堆的滚石后面，山下重机枪根本射不到他们，萧震雷知道这次进攻只怕只能到此为止了，再往上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他立即下令撤退，一个班接一个班互相交替掩护着撤退，这让原本想趁势冲下山掩杀的杨飞在被打死了十几个土匪之后不得不放弃追击的打算。

“轰！”

“轰！”

又是两声爆炸响起，这次半山腰剩下的两门前装火炮一起被端了个干净，开炮的土匪们全部被掀翻在地上，顿时传来一阵阵哀嚎声，有的肚子被弹片划破，肠子都流了一地，有的人缺胳膊断腿，还有人脑袋不见了。

杨飞看着三门火炮全部被轰了，一门不剩，而且炮兵也都死伤惨重，顿时脸色极为难看，而且更加的忧心忡忡，他立即让手下清点损失情况，这一番清点下来，他发现仅仅这一轮防御，他的手下就死伤四五十人，而他这边却没有给官兵造成多么大的伤亡。

第208章学习和总结

[限时抢购2015夏季新款韩版拼接男t恤短袖丝光棉正品德国宝马男装休闲t恤衫!

[限时抢购脚尖透明超薄隐性透明连裤袜(9.9包邮,送"女友"吧,嘿嘿)!

支持网站发展,逛淘宝买东西就从这里进,go!!!

从一连一排撤下来之后，萧震雷休息了一个小时就又带着一连二排继续进攻，按照计划这两天的进攻任务都是佯攻，所以在尽量避免巨大伤亡的情况下，萧震雷尽量让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感受和体验一下战场的氛围，让军官如何指挥打仗，让士兵适应枪炮之声，磨练他们的胆量。。，

在接下来的两个白天时间里，萧震雷每次都间隔一个小时带着一个排的兵力进攻，每次进攻的时间差不多一个消息，如果防守的土匪开始放滚石和滚木，他就命令部队撤下山，这两种玩意造成的伤亡太大，士兵们训练得太好也不一定躲得开，主要是因为滚木和滚石从山上往下滚的时候受重力的作用速度会越来越快，冲击力极大，而萧震雷带的进攻队伍拉得很长，受到攻击的机率也大。

白天打仗，到了晚上，每个排都要在排长的组织下分班讨论白天的战斗细节，进攻战斗中如何移动、掩护、躲避才能减少被敌人射过来的子弹击中的危险，队员与队员之间要如何配合才能减少伤亡，同时又可以对敌人进行打击。

同时排长、连长、营长们也要进行学习和讨论萧震雷在战斗中的指挥，在每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个营长、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跟在他们身边，排长就负责记录他在当时情况下的每一个命令，到了晚上大家就坐在一起学习和讨论，这种学习是非常快的。

到了十月十一日晚上，萧震雷和排长以上的军官开会总结经验。战斗已经打了两天，两个营一共十八个步兵排。基本上每一个排都进行了两次以上的攻山战斗，都有了一些战斗经验。绝大部分人都适应了战场气氛，完全没有了刚开始打起来之后，很多人听到爆炸声都吓得腿软，看到同伴被打死时血肉模糊的情形吐了一地的窝囊样。

在这两天时间里，一共有二十一人阵亡，三十三人受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差不多损失了两个排的兵力，不过这对于萧震雷这支从来没有任何战斗经验，没有任何一个人上过战场的军队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仅仅两天的时间，只牺牲了二十一人，受伤三十三人，就让一直菜鸟军队变成了真正的精锐之师，如果再武器装备方面给这支军队配备得更加齐全，这支军队将是国内具备顶尖战斗力的军队。

在总结战斗指挥经验的会议上，萧震雷说：“这两天你们当中每一个几乎都跟在我身边参加过两次以上的战斗，这以后你们自己在私下也自己琢磨，打仗固然要拼勇气和血性。但如果只有血勇而没有脑子，顶多也就是一个莽夫，所以这是不可取的，真正会打仗的军官是经常动脑子的。你们不仅要把你们在训练和学习中从教官那里听来的军事常识和原则都要消化吸收掉，也要自己琢磨一些战术，比如在这两天时间里。我教你们的三

个人一组互相配合掩护进攻的战术，难道只有这一种战术吗？肯定不是。在每一场战斗中，由于敌我双方和战场环境等这些情况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战术。只要有利于我们取得胜利，在以尽量减少伤亡为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就采用什么战术。

各位都还是新手，虽然这两天跟在我身边学习了一下，但毕竟没有自己亲自指挥，因此从明天开始，我就不管了，由你们自己亲自上阵指挥，每一个排长亲自带队，手下的排长去带队指挥打仗了，你连长并不是没事干，你要居中协调指挥，当进攻排遭遇到强大火力阻击的时候，你要负责联系机枪排和炮兵排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你要安排兵力负责接应，要组织医生救治伤员，如果进攻部队伤亡太大，进攻士气已经开始低落，此时就要下令撤退，排长在带队指挥的时候，毕竟身在现场视野很小，看不到全局，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连长指挥，是继续进攻还是撤退，继续进攻的话如何打破僵局？采取什么样的战术？需要那些战斗单位协助等等，这都是你连长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上，手下连长在指挥战斗的时候，营长也不是没有事情做，你的大局观要更加宽广，要看得更远，想的事情要更多，一个连长毕竟只能管他的连队的事情，其他的连队呢？你是不是要管？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你们自己下去仔细琢磨，明天开始你们自己指挥，现在我来分配任务，一营继续负责佯攻，从正面吸引杨飞的注意力，二营明天负责真正从湖边进攻水寨，我把机枪排拆分，你们每个营都有两挺重机枪，炮兵连不拆分，你们谁有需要就呼叫炮火支援。我提醒一下，战术的采用是要根据战略目的或任务来制定的，打个比方，负责佯攻的一营，你们的任务是从正面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住他们的绝大部分兵力，而不是跟杨飞死磕，在制定战术、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要装得像样不能被杨飞发现我们的真实目的，而且还必须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至于二营，你们的任务，我刚才已经说了，夺取水寨控制所有战船，如果实在控制不了，可以考虑烧毁，断绝杨飞等人的逃跑的退路，就这么简单，都明白了吗？”

“明白！”所有人都站起来回应。

萧震雷起身摆手：“散会！”

其实所有人都很清楚，无论是从正面进攻，还是从湖边进攻水寨，难度都不是一般的大，这两条进攻路线都很狭窄，兵力难以展开，每次进攻只能塞得那么几个人，再多人也只能再后面看热闹，对于战局于事无补。

萧震雷的目的并不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杨飞，他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次的剿匪最大程度的磨练这支军队，让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完成从菜鸟到老鸟的蜕变。这是需要考虑的，而陈继祖和伍世友等人需要考虑的就是尽快完成萧震雷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人所在的位置不同，就决定了他需要考虑是事情的不同。要担负的责任也会不同。

如果萧震雷顶住士兵的伤亡，他相信自己亲自指挥，只需要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可以从正面冲上山头，毕竟他这些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只要让他们适应战场了，只要战术布置和执行得当，他们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是很大的，绝对不能山上那些土匪可以抵挡的。不过这不是他的初衷，他

不能把手下营长、连长们该干的事情给干了。

此时的凤凰山上。聚义厅里一片愁云惨淡，在杨飞等人看来，这次官兵们真是发疯了，这两天时间以来连续不停高强度的进攻在以往官兵过来清剿的情况完全不同，以前没有任何一支官兵竟然每天都毫不停歇的进攻，一天进攻十几次实在是太可怕了，每打退一次官兵的进攻，他就如同生了一场大病，每一次官兵进攻都会给他的手下带来几十人的晚上。除了那些进攻士兵的枪法很准之外，官兵的火炮杀伤力太大了，到现在为止，他的手下已经死了两百二十多人。受伤一百三十多人，整个山寨里到处都是哀嚎声，半山腰的防御阵地已经被官兵夺取了。现在除了水寨和湖边防御阵地上的人马之外，其他的人马都在山上了。仅仅两天时间就战斗减员三分之一以上，这个伤亡让杨飞难以承受。他不知道官兵的伤亡情况怎么样，但是他可以大致的估算出来，肯定比他这边要小得多。他之所以能够守住两天时间，完全是因为地利的原因，如果不是山路只有几米宽，而且呈斜坡状，进攻的官兵的兵力施展不开，如果是在平地上，只怕他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下来。

一般来说，进攻方的伤亡比例一般都要比防守方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防守方有掩体躲藏，而进攻方基本没有，毕竟在进攻的时候身体都暴露在防守方的枪口之下，但是如果双方士兵的战斗素养、勇气值、火力配备等计算出来的综合战斗力的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那么防守方比进攻方的伤亡大好几倍的情况也不是不会发生，杨飞这伙土匪与萧震雷带来的名义上的官兵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到现在为止，除去水寨和湖边防御阵地上的三百多人之外，凤凰上顶上能够战斗的就只剩下两百余人了，如果接下来的战斗继续上演两天，山顶就会失守，这是显而易见的。

聚义厅中间大火盆里燃烧的木材烧得噼啪作响，每个头目面前桌子上都放着酒肉，但是这些土匪头目们却没有心思吃饭喝酒了。

沉默寂静了很久，终于有一个头目说话了，“大当家的，请恕小弟说句丧气的话，情况诸位兄弟都看见了，这么守下去不是办法，官兵有人又有枪，子弹炮弹管够，他们没了人可以继续抓壮丁，没有子弹可以找洋人买，可我们这边死一个弟兄就少一个，子弹打出去一发就少一发，就这两天就损失了三成兄弟，再过两天官兵就会攻上山来，到了那时候就不是撤不撤的问题了，而是撤不撤得下去的问题了，依小弟看，咱们还是以保存实力为上策，只要手下有人马，到了哪儿都是爷，手里头没人没枪，到哪儿都是孙子，你不装孙子还不行！兄弟就是这么个想法，说得好不好还请大当家的别跟我一般见识！”

杨飞闻言没有发怒，扭头看向其他头目很平静的问道：“其他人是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兄弟们一起参详参详！”

一个穿着长衫，下巴上长着山羊胡子的四五十岁的干瘦中年人摸着胡子道：“大当家的，三当家说的这话糙理不糙，这次的这伙官兵很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官兵，这次很明显要把我们往死里整，打仗从来都是防守的一方吃亏，因为主动权在进攻方手上，防守方只能被动应战，进攻方想打就

打，不想打就休息，现在怎们守在这里，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接近两百人的伤亡，看官兵的情形不可能轻易撤走，如果我们继续守在这里，很可能会把手上这点实力都消耗掉，大当家的，这可是我们赖以生存下去的本钱啊，没了这个本钱，我么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是啊，大当家的，撤吧！”

“我也同意撤！”

一时间聚义厅里的土匪头目们都赞同撤退，实在是这两天萧震雷等人的进攻太过猛烈，给土匪们造成的伤亡太过巨大，这些人明显都开始胆怯了。

杨飞见所有人都想撤走，他的心也动摇了，思索良久之后他便说：“好吧，既然诸位兄弟都想撤，那就撤吧，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连夜撤退，前半夜咱们把一些要带走的东西都搬到船上去，下半夜咱们再撤走！”

其实杨飞就是舍不得上寨上那点家业，如果不是这样，他早就带着所有人马撤走了，犯不着跟萧震雷在这里死磕。

土匪们开始搬家之后，山上树林间隐隐约约发出了一排排火光让在站在帐篷外想事的萧震雷无意中看到了，看到那些一排排火光好像是向水寨方向而去的，他立即让侦察排去侦查一下。

一个小时过后，侦察排派人传回消息，萧震雷得知土匪们正在往湖边水寨的战船上搬东西，便知道杨飞可能顶不住了，想从水面上逃走。

他立即召集军官们再次开会，并发布命令，趁着土匪们正在搬家撤退的时候立即展开进攻，任进攻任务发生了变化，二营还是按照原计划从湖边和水面进攻，将火炮连和半个机枪排调到二营，全力阻止土匪们坐船逃走，一营放弃佯攻任务，真正从正面开始强攻，现在土匪们忙着搬家，正面防御肯定会大大下降，一旦打起来土匪们因为士气已经跌落谷底而没有抵抗之心了。

第216章驻地选址

萧震雷回到振华公司询问了一下方方面面的情况，目前振华公司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制造汽车，加工高精度零部件，自主生产汽车发动机，唯一的缺席就是没有制造汽车轮胎的工厂，而且现在的中国也没有橡胶化工厂，只能从国外订购。

将情况基本上良好，萧震雷便召集铁血救国社几个主要成员，把这次剿匪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又把即将调任苏州出任暂编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的事情说了，部队也即将调往苏州驻防，不过由于兵力不满员，所以还要从工厂护卫队这边抽调一千人过去。

经过商量决定把护卫队那些还没有训练完成的人员抽调到第四十六标，一共有一千三百人全部调走，在第四十六标的驻地可以光明正大的训练，而在护卫队留下五百人已经完成训练的人员护卫振华公司的安全。

除此之外，萧震雷提议还要以振华公司的名义继续招人，一边招人一边训练，以便在时机成熟之时有足够的兵力举事，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一致拥护。

将振华公司的事情交给众人之后，萧震雷于次日上午带着警卫排在火车北站乘坐沪宁铁路赶赴苏州面见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艾中琦，商量第四十六标驻地和驻防问题。同时他︾，w≥ww.还得去拜会巡抚宝棻，巡抚衙门就坐落在苏州城内，如果到了苏州而不去拜会巡抚，谁知道宝棻会不会给他小鞋穿？

在苏州下车的时候刚好是中午时分。在上车之前他将自己的汽车座驾让火车托运过来了，下车之前直接坐着汽车从火车货运车厢开下来。开车的是奥皮音，警卫排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他的汽车。在汽车开到之后一起从货运出口出了火车站。

当汽车以稳定的时速，后面跟着一个排的跑步士兵抵达苏州城门口时，守卫城门的清兵们看见这种架势根本没敢阻拦，萧震雷等人一路畅通无阻的近了苏州城内。

当汽车和队伍刚刚进城，守卫城门的清兵们就议论起来了，一个年轻的清廷忍不住先开口问：“诶，你们知道这是哪个营的人马？坐在洋车的里时什么人吗？”

旁边一个清兵道：“还能是什么人？我觉得应该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的人马，刚才那个可能是哪位大人的公子吧？”

“放你娘的屁！”一个年级稍大的清兵骂了一句，继续说道：“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那些兵老子又不是没见过。能有这般威武？有哪位大人有这种洋车的？再说了，没见坐着洋车后面的是一位年轻的大人吗？肩膀上挂着正参领的官衔吗？这可是标统才能佩戴的官衔，据我所知，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五标都还有一半人没有招齐全，标统的人选都还没有定下来，刚才这个年轻的标统明显是外来的，懂不懂？小子们！”

这老清兵倒是没有说错，正参领实际上就是清末新军武官的官衔，也就是相当于军衔。清朝武官的军衔如下：正都统，任职总统官（相当于后

来的军指挥官）；副都统，任职统制官（镇指挥官，统制）；协都统。任职统领官（协统）；正参领，任职统带官（标统），副参领。任职一等参谋官；协参领，任职营带官（管带）；正军校。任职督队官（连长、队长）；副军校，任职排长；协军校。任职司务长。

却说萧震雷坐着汽车带着警卫排的士兵们进城不久就看见一家比较大的酒楼，他叫奥皮音在酒楼门口停了车，准备就在这里吃顿饭，新任的警卫排排长是马小双，萧震雷的勤务兵也姓马，两人是本家，一同在萧震雷手下做事也算得上是配合默契，马小双立即停下喊了立定，警卫排顿时停了下来。

“马小双！”萧震雷走下汽车喊道。

“到!”马小双立即跑过去立正答应，“请长官指示！”

“把队伍分成两拨依次进去吃饭，不能饮酒，让老板快点上菜，每一拨吃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分钟！”萧震雷说着就迈步走向酒楼，一边走一边掏出一只金属烟盒从里面拿出一支含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了吸着。

“是，长官！”马小双立即答应，然后转身向身后警卫排的士兵们分派任务，一半人先进去吃饭，另一半人在外警戒，等先吃完饭的人出来后轮换。

萧震雷下午首先要见的是巡抚宝棻，按照上个月军咨处向朝廷奏定的《陆军军官军佐官职品目比照文官补官等差表》，实际上是文武官员的等级对照表，规定了武官的品级与文官的对应关系，这个等级对照表就是：大将军、将军，格同大学士，正一品；正都统，格同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使，从一品；副都统，格同总督、巡抚兼陆军部侍郎，正二品；协都统，格同巡抚、布政使、从二品；正参领，格同按察使，正三品；副参领，格同盐运使，从三品；协参领，格同道员，正四品；正军校，格同直隶知州，正五品；副军校，格同通判，正六品；协军校，格同知县，正七品；额外军官，格同县丞，正八品；上士，格同训导，从八品；中士，格同县主簿，正九品；下士，格同巡检，从九品。

如果按照这个对照表，萧震雷的品级应该是正三品，与按察使相同，可实际上呢？人家按察使鸟都不鸟他，他见了按察使还得立正敬礼，就是上海道台蔡乃煌也不是他能比的，下午见巡抚宝棻的时候他是必须要敬礼的，即便是按照这个文武官员品级对照表二轮，他也比宝棻低一个品级，因此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喝酒，只是点了几个菜吃了几碗饭。

下午见宝棻的时候。萧震雷给他送上了几样从上海滩带来的新鲜玩意，宝棻是个旗人。而且是一个十分开明的旗人，对于萧震雷送的洋玩意十分的欢喜。因此两人的见面还算是愉快的。

离开巡抚衙门之后，萧震雷就带着警卫排来到了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五标的驻地，驻地就在巡抚衙门的旁边不远，还有一个巨大的操场，专门用来训练士卒的，不仅第四十五标的标部在这里，就连协部也在这里。

“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当萧震雷的汽车开到第四十五标驻地门口的时候，马小双也停了下来，并且让身后警卫排也停了下来。

看到这支只有三十四人的队伍如此的威武，在驻地外执勤站岗的几个

四十五标的士兵都有点发懵，萧震雷坐在车上没动，向马小双摆了摆脑袋，马小双会意，立即上前大声道：“快去通报，就说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大人求见协统艾大人！”

“啊。是，是，请标统大人稍等片刻，小的马上去通报！”守门的其中一个士兵结结巴巴地说完转身而去。

萧震雷看着着几个守门的士兵忍不住摇了摇头。估计这几个守门站岗的士兵肯定是从巡防营那种旧军队中拉过来的，一般来说新军士兵多少都有点点文化，最不济也认识几个字。如果是受过训练的新军士兵绝不会被吓成这样，连证件都不看就转身去通报了。

没过多久。刚才去通报的士兵转回道：“协统大人请萧大人进去！”

萧震雷下车道：“奥皮音和小马跟我进去见艾大人，小双带着警卫排在外面等候！”

“是。长官！”

协统艾中琦是湖北武备学堂出身，算得上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正规军人，也是学的德国人那一套，此人比较守旧，对革命党人那一套做法不大赞同，但对清廷的态度又不是死忠那一种，这个人还有点怕事，是一个好好先生，如果做一个参谋官或者副协统的话，应该还行，但是作为一军主将就缺乏一点魄力和果决了，这是萧震雷见到艾中琦之后发现的。

两人见面之后一阵寒暄，聊起了军事，艾中琦见萧震雷这个没有上过军校的野路子出身的标统竟然在军事方面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这让他极为吃惊，他当即与萧震雷讨论起各国的军备情况，两人从下午三点钟一直聊到了天黑，直到艾中琦的勤务兵过来提醒他该回家吃饭了，艾中琦这才想起自己与萧震雷讨论军事问题竟然忘记了时间，又想起萧震雷过来肯定是为了驻地的问题，于是问道：“寰宇来见我是为了驻地的问题吧？”

“是的，总督大人的调令已经下达给我了，让我半个月之内率部抵达这里，所以我先过来跟协统大人商议一下军营驻地的事宜，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

艾中琦想了想说道：“现在第四十五标已经把驻地设在城内了，本官想你的驻地就不要设在城内了吧，一来两个步兵标都设在城内，城内实在腾不出地儿给你做驻地，二来你的驻地在城外可以与城内的第四十五标互为犄角，万一有事发生可以互相支援，巡抚大人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早就定下来的，至于具体的驻地位置，你倒是可以自己选择！”

萧震雷听到这里还有什么好说的，其实他还巴不得把驻地设在城外，如此一来他自己就方便得多，随时可以离开去办点别的事情！他走到墙壁上挂的地图前看了看，指着城外一处地方道：“就这里吧，大人，我选在南桥，这里距离苏州城只有三十里，急行军一个时辰就可以抵达！而且这里靠近上海滩，又近邻火车道，如果那边有事，我部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增援”。

艾中琦想了想点头道：“寰宇考虑得周全，就定在南桥了，那边应该还有空地，不过需要你去跟地方官吏交涉！”

“是，大人！卑职会办好的！”

第217章鸠占鹊巢

十一月五日上午，南桥。

萧震雷带着警卫排来到了南桥，花了一个上午在这附近转了一圈，在湖边发现一块长满了野草的田地，约莫有一百二十多亩，这块荒废了的田地地势比较高，做水田不行，无法灌溉，做旱田种植其他杂粮作物或者经济倒是不错，例如棉花之类的，可这大一片田地竟然被荒废在这里，这是何故呢？这块田绝对不会是地方官府的，如果是地方官府所有，早就租出去了，或者早就被地方官吏勾结地主劣绅暗中吞掉了，不可能留到现在。

马小双、勤务兵小马、奥皮音等人一直跟在他身边，当萧震雷在这片荒地上已经转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马小双说道：“哥，你看中这块地了？这地做军营不错，地势高，还背靠湖泊，坐北朝南，只怕这地已经有主了，也不知道人家卖不卖！”

萧震雷停下道：“你们猜这地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小双等人面面相觑，纷纷摇头表示猜不到，勤务兵小马道：“团长，难道你猜得中吗？”

↗，ww♂w.萧震雷掏出金属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后笑道：“我猜这片地的主人一定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地主劣绅，你们信不信？”

马小双明显不信，问道：“哥。你怎么知道？”

“你们想啊，这片地其实是一片好地。虽然不能做水田，可做旱田还是很不错的。旱田不需要很多的水，这块地又靠近湖边，偶尔用湖水浇灌一下应该是很肥沃的，可偏偏被荒废了，难道现在已经没有佃户了？这块地的主人找不到佃户种地了吗？明显不可能，除了这家伙为富不仁，引起了周边所有佃户们的极度厌恶和反感，才没有人给他种地的，而像这种为富不仁的劣绅。为人肯定又是极为吝啬的，他又舍不得把这块地卖掉，因此只能闲置下来任由它荒废了！”

言罢，萧震雷又笑道：“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小双，你派个人去附近找一个在田地里耕作的老农问一问就清楚了！”

“好，我这就去！”

过了约莫半个小时，马小双搞清楚情况之后马上过来向萧震雷报告：“嘿，哥。还真让你猜中了，这片地的主人叫刘万财，家住南桥镇上，周围在田地里干活的乡亲们都说那家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非常的阴险奸诈，常常与当地的官府勾结夺取别人家的田地，而且他把地租给佃户种。所收的租子高得离谱，好多佃户人家因为交不起租子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的。我去问的时候，那些乡亲还担心我们跟他是一伙的。刚开始都不肯说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们相信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

萧震雷想了想将勤务兵小马和奥皮音招过来吩咐道：“你们俩换一身衣服去镇上见见那个刘万财，问问他卖不卖这块地，卖多少钱，如果少于一千二百两银子都可以买下来！”

刚才萧震雷估算了一下，这块地差不多刚好一百二十亩的样子，如果说有误差也不会相差太多，按照一百二十亩计算，他给的每亩地的价格是

十两银子左右，这个价钱双方都不会吃亏，如果是上等田，每亩价格当然不止十两银子，可这些地都已经荒废了，价格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要把它重新开垦出来就需要花不少钱，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不会用上等良田的价格买下这块已经荒废的田地。

“是，团长！”小马答应一声就和奥皮音开车走了。

过了两个小时，小马和奥皮音回来，向萧震雷报告了情况，原来刘万财听说小马两人想买他的这块荒地，当即就想拒绝，不过看到小马身边跟着一个洋人，这年头洋人可惹不起了，因此刘万财不敢一口拒绝，眼珠子一转，当即出了一个离谱的价格，五千两银子，小马当然不肯接受这个价格，磨了一个多小时，可对方如论如何也不肯降价，小马和奥皮音就只好先回来了。

萧震雷听了小马的汇报之后想了想还是决定亲自出马，他当即换下军装，穿上便装，带着警卫排来到了镇上，为了不扰民，他让警卫排在镇外扎营休息，带着小马和奥皮音开车前往刘万财的府邸。

到了刘万财家门口停车，萧震雷下车一看，这刘府修得富丽堂皇，门脸颇大，看上像是大户人家，一般的地主豪绅的宅子都没有这般气派，这刘万财建房子倒是舍得花钱。

萧震雷让然小马去叫门，他和奥皮音就在外面等着，钉着铜钉的大门打开后，一个家丁伸出脑袋一看，将是小马，脸色一变：“怎么又是你？”

小马道：“可不就是我么，你们老爷在家吧？我找他有事，麻烦你去通报一声！”

那家丁连忙道：“没在，没在！”

小马诧异道：“不在？小哥你不是糊弄我吧？我刚才去了没多久，你家老爷怎么就不在呢？快快去通报，要是耽误了事，小心你家老爷对你不客气！”

家丁有些不耐烦了，“真的不在，老爷出远门了，刚刚走的！”

小马一愣，下意思问道：“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去京城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来，那可就说不准了，您要是没其他事情就请回吧，我们老爷不在家，我们这些下人也不好招待您！”

小马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回头看想萧震雷，萧震雷把他刚才跟那家丁的对话听得清楚。向他摆了摆脑袋，示意先离开再说。三人当即开车离开。

到了镇外的临时营地下车后，小马这才问道：“团长。事情还没办成了，您怎么带我们回来了？”

萧震雷道一边走向帐篷一边说道：“刚才我都听见了，你还没看出来吗？那刘万财根本不是去京城了，而是躲着故意不见我们，那块地再怎么值钱也不值五千两银子，他根本就没打算卖给我们，躲着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讨价还价！”

小马想了想说了一句：“这就奇怪了啊！”

萧震雷问：“奇怪什么？”

“他既然不想卖就明说了呗，干嘛要躲着不见我们？”

萧震雷指了指奥皮音："因为他的原因，刘万财担心拒绝卖地会引来洋人的报复。所以干脆躲着不见你们，可惜呀，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奥皮音这个洋人对这块地志在必得，就算他躲到天边也还是没办法保住这块地，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太多了！"

小马问："团长，你有办法了吗？"

萧震雷看了看天色，掏出怀表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才下午四点左右。他对小马道："这样，你现在进镇上打听打听，看看这刘万财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都在从事什么行当。打听清楚了马上回来告诉我"。

"好的！"

等小马走了之后，萧震雷换上军装带着几个士兵开车去了镇上的自治公所，镇自治公所就如同后世的镇政府一样。自从清廷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之后，全国各地的镇和乡就先后成立起来。自治公所也随之建立，自治公所里的议员们和董事基本上都是镇上有威望、有才学、有钱的人。穷苦老百姓可当不了议员和董事。

萧震雷开车在镇上一打听很快就知道了自治公所的位置，当即按照路人的指引开车前往，过了几分钟便在自治公所门口停下，这自治公所门口挂着一块繁体字写的牌子，很好认，写着南桥镇自治公所，不过镇上行政机构也在这里办公。

下车后萧震雷当即就了自治公所内，四个背着步枪的士兵跟在后面，刚走进大门，就将旁边门房跑出来一个穿着短装的年轻人畏畏缩缩问道："几位兵爷，你们找谁？"

萧震雷停下扭头问道："你们镇长是谁？"

镇长是县令任命，并非是由镇董事会选出，镇董事会和镇议事会的自治范围以学务、卫生、道路、农工商务、慈善事业、公共营业及自治经费为主，但不得干涉镇上的行政事务，行政事务由镇长负责，实行议事与行政分立。

那年轻人见萧震雷穿着新军军服，器宇不凡，当即不敢怠慢，连忙道："是何翰林何镇长，不知道兵爷您是？找我们镇长？"

"本官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让何翰林立即来见本官！"

那年轻人吓得腿一软就下跪道："原来是萧大人，大人请稍等片刻，小的这就去找何镇长过来见您！"

那家伙说着连滚带爬地向自治公所外跑去，萧震雷也没管他，自己在自治公所内转了起来，转了一圈之后发现这自作公所的房间还挺多的，中间的空地也挺大的，如果要住人的话，可以挤进来一个营都没问题，如果再把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祠堂给征用，装下两三千人应该是没问题的，看开在营地营房修建起来之前，士兵们和军官们的落脚点有着落了！

不过一刻钟，一个穿着绸缎马褂，带着财主帽子的微胖中年人气喘吁吁地小跑进来，看见萧震雷坐在公所中间空地一张椅子上，他连忙过来下跪："南桥镇镇长何翰林拜见标统大人，小人不知标统大人驾到，竟然让大人这里等了如此之久，实在是该死，请大人恕罪，现在天色已晚，小人

在自家备了一桌酒席，还请大人赏光前往！”

萧震雷抬抬手：“起来吧！”

“谢大人！”

“你就是本镇镇长何翰林？”

“是，是，真是小人！”

萧震雷扭头看了看道：“本官受命率部来此地驻扎驻防，所以从今以后，本官大半时间都要留在这里南桥镇的，不过我军在此地还没有驻扎营房，本官先来打个前哨办理修建营房的事情，过几天大军就要开拔过来了，但不能没有临时驻扎的营地，本官看你这自治公所面积够大，房子够多，住下五六百人应该勉强可以，另外再把你们镇上一些大户的祠堂借给本官的兵士们用一段时间，等本官把营房修建完毕之后，士兵们前往营房，本官自然会把这儿和其他一些大户人家的祠堂还给你们，何镇长，你是本镇的父母官，跟咱们新军是一家人，应该会支持我们新军的建设吧？”

何翰林听着萧震雷的话，越听脸色越难看，心里骂道，这些兵油子竟然要占了自治公所，那咱去哪儿办公？其他镇公所的人去哪儿办公？占据这里还不够，还要把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祠堂只占了，这哪儿行啊？让那些大兵进了祠堂岂不是要惊扰了列宗列宗？他没有当场答应，也不敢答应，如果答应了，别说镇公所的其他办事人员，就是那些大户人家也肯定也不会干，此时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这变脸让萧震雷看见了。

萧震雷脸色一变，右手伸向腰间装作要把枪的姿势，冷声道：“怎么，何镇长不想答应？不想跟我们军队鱼水一家亲？”

何翰林将萧震雷要拔枪，当场吓得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为了这么几栋房子把命丢了不值，再说了，这些人又不是霸占着不走了，只是临时借用一段时间，等他们的营房修建好了自然会离开，想到这里，他连忙道：“标统大人说哪里话来，小人愿意，当然愿意，标统答应有此要去，小人巴结都还来不及呢，怎么还会不愿意呢？您尽管用，有什么需要我们镇公所效劳的，您派个人支一声就行了！”

“嗯，很好，你小子很识趣，本官喜欢！哈哈哈”

何翰林听了这话倒是想歪了，只感觉菊花一紧，慌忙爬起来就要告辞而去，萧震雷一把抓住他，让他准备几桌酒菜送到镇公所里来，镇外还有三十个人没有吃饭吃呢！何翰林听了只能苦瓜着脸去筹办酒菜去了。

没过多久，小马找了过来向萧震雷汇报打听到的情况，萧震雷听后在他耳边嘀咕几句，小马听得连连点头。

第218章狼来了

看着天色渐晚，萧震雷让小马开车去镇外通知马小双集合队伍收拾帐篷行李赶到镇公所，小马领命而去。这边萧震雷又吩咐带来的几个士兵开始动手将镇公所内的每一间房子都收拾一下打扫干净。

马小双很快带着警卫排赶了过来，向萧震雷报告：“报告长官，警卫排带到，请长官指示！”

萧震雷指着镇公所内的一圈房子道：“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你带弟兄们一起收拾一下房子，把铺盖行李都铺好，院子里也打扫干净，另外给我单独收拾一间房子和一间办公室，再把桌椅板凳都搬到外面来，等会有人送饭菜过来，吃完饭之后，你要安排人在门口值班和公所内也要有人巡逻，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开始动手吧！”

“是，长官！”马小双敬礼后立即招呼身后正排着队的警卫排士兵们动手收拾房子、打扫卫生。

当马小双等人打扫完毕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不过这时何翰林刚好带着一些家丁赶着几辆马车过来，马车上装着不少食盒和大木桶以及酒坛子，食盒内装的自然是菜肴，大木桶内是蒸好的白米饭，酒坛子里装的是白酒。

“哎呀，还要何镇长亲自带人送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萧震雷笑着迎上去。

这态度让何翰林有点摸不准萧震雷的心思，先前还一副不合作就要杀人的样子。怎么现在却笑脸相迎了？这变脸也太快了吧？难怪年纪轻轻就能做到标统了，这变脸的功夫和脸皮之厚实在鲜有人及！他急忙装作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哎呀。标统大人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小人为大人做点事情是应该的，应该的！”

言罢，何翰林扭头对几辆马车旁的家丁们喝道：“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吃食都抬进去在桌子上摆放整齐！”

家丁们听了何翰林的怒喝声，立即动手把食盒、饭桶和酒坛子一一往镇公所里面搬进去，有的人提食盒，有的人提饭桶，有的人抬着酒坛子忙个不亦乐乎。萧震雷也不能全部让这些家丁们干活，他招呼马小双把不需要值勤和巡逻的士兵都找过来帮忙，三十多个人能吃多少东西，用得着这么多人吗？萧震雷其实也不过是做做样子。

当饭菜酒坛子碗筷都摆上几张桌子上，镇公所的院子里也已经被士兵人将灯火点亮，公所内一片灯火通明，何翰林感觉没自己什么事情了，于是向萧震雷告辞道：“大人，既然酒菜都送过来了。我想大人和这些军爷们也都饿了，大人和军爷们就赶紧上桌吧，小人留下几个家丁在这里等大人们吃完了收拾碟碗，小人也就不打扰了。告辞，告辞！”

萧震雷一把将他拉住道：“哎呀，何镇长你这是干什么？酒菜既然都上桌了。怎么着你也得吃了再回去不是？如果让你就这么走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萧某人不懂礼数。临吃饭了还让你走掉，你让别人怎么看我？来来来。今天我是借花献佛，用你带来的酒菜款待你！”

何翰林被萧震雷不由分说拉着上了桌子，看到这个情况，他也知道走是走不掉了，只能在这里吃了再回去，不过仔细一样，貌似这个姓萧的标统其实并不难相处，跟这个标统搞好关系也不错，只要这帮丘八吃饱喝足了别发酒疯就行，于是他就半推半就跟着萧震雷坐在了一张桌子边。

所有人都上桌之后都没有动筷子，萧震雷没有发话，其他人也不敢先动筷子，萧震雷拿过酒坛子开了封准备何翰林倒酒，何翰林一看这哪行？他急忙抢过酒坛子道："哎呀，标统大人这不是折煞小人吗？我来我来！"

给桌子上每个人都倒了一碗酒之后，何翰林端起酒碗起身对萧震雷道："标统大人，今天您初次到这里，小人消息不够灵通，没有及时带人迎接，实在是小人的罪过，匆匆备了这些酒菜也不知道合不合大人和各位军爷的胃口，这一碗小人敬大人和诸位军爷，小人先干为敬，大人和诸位军爷们随意、随意！"

这话说得，听了的人都觉得心里舒服，萧震雷也由觉得这何翰林能做上镇长还是真实有点本事的，仅仅这会说话的本事就不是一般人具备的。

何翰林说完便大口大口往嘴里灌酒，萧震雷见他喝完后笑道："何镇长太客气了，以后兄弟们在这里还得仰仗何镇长多多帮衬一二啊，既然何镇长都敬酒了，那我和弟兄们自然是领情的！弟兄们，都端起酒碗来，感谢何镇长的盛情款待，一口干了，但是，喝完了这一碗不许再喝了，干！"

"干！"所有人起身一起干了一碗。

萧震雷放下酒碗后对何翰林道；"何镇长，给我们介绍这个珍品菜肴如何？怎么个吃法，给我们讲讲，也让我们这些土包子长长见识！"

何翰林欣然答应，于是开始将这桌上的菜一道一道地介绍出来，话题有了这饭吃得自然是热闹，一直吃到半夜才结束，当然士兵们可没吃这么久，他们早就下桌了，有的却识字学习，有的已经劳累早早入睡，有的被安排值勤和巡逻。

何翰林是醉醺醺回到家里的，当他要休息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自己被萧震雷给忽悠了，萧震雷要借镇公所和镇上各大户人家的祠堂给士兵们作为临时安身之所，他当时迫于形势被逼答应了，可那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的，而刚才在酒桌上，萧震雷再次提起此事，他竟然跟萧震雷称兄道弟，拍着胸脯保证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还信誓旦旦说他可以说服那些大户们答应借出各家的祠堂。

要知道祠堂那是祖宗灵魂安息之地，那些大户人家肯借出来给那些丘八居住吗？他估计如果他去跟那些大户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大户肯定会跟他拼命！

想到这里，何翰林惊出了一声冷汗，酒也醒了，他再也坐不住，在房里来回走个不停，老婆娘在榻上翻身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便开口询问："我说你这是怎么啦？丢银子了？"

何翰林不耐烦道："如果只是丢点银子就好了，这次的事情麻烦大了！"

"怎么回事？"

“说给你听，你也帮不上忙，行了，你先睡吧，我出去想想办法！”

一个小时后过后，何翰林的家里来了不少人，这些都是镇上大户人家当家的主事人，既有镇董事会的董事们，也有议事会的议员们，还有镇公所的办事小吏和地主豪绅，其中刘万财就赫然在列。

此时刘万财打着哈欠道：“我说老何啊，到底什么事啊，你这大半夜的把我们叫过来干什么呀，外面天很冷的！”

何翰林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他当即道：“今天咱们镇上来了一支兵马的先头部队，从今以后就要在咱们南桥镇驻防了！”

听到他这么说，巡检徐宏海点头道：“这事我知道，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的人马，下午知府大人还派人过来找我专门说起这件事情，让我们少招惹那些新军，人家不好惹，我后来来你家来找你，可你们家家丁说你出门了，我就先走了，想着明天告诉你们也是一样，你找我们来就是说这事？他们来了就来了呗，咱只要不招惹他们就行了，你这又是操的哪门子心呀？”

何翰林跺脚急道：“哎哟，有的时候不是你不找事，事就不找你的！今天下午我就坐在家里什么都没干，这祸事就从天降了，公所看门的那谁跑来告诉我说镇公所来了大官，让我赶紧过去，我过去一看，确实是大官，却是一些大兵，嘿，领头是标统当着我的面要征收了镇公所给他手下的丘八做临时驻地，说是等他们的军营修好了就搬走，而且他的大队人马还没有到，过几天到了之后，镇公所肯定是住不下的，所以要借诸位的祖宗祠堂给那些大兵们做临时住所，你看这事闹得，和不是祸从天降吗？”

镇自治公所董事会总董任安之闻言幽幽叹道：“狼来喽！这一向平静的南桥镇只怕从此要不安生了！”

刘万财瞪着眼睛看着何翰林问道：“你答应把镇公所和我们这些家里的祠堂借给那些丘八住啦？”

何翰林苦笑道：“不是我答应不答应的问题，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镇公所里收拾了，当时那萧标统跟我说的时候，那一副凶样，只怕我不答应，他就要当初拔枪给我吃花生米，诸位啊，不是我何翰林要害你们，让你们把祖宗祠堂借出来给他们住，而是我还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死啊，无奈之下我只能先答应了再说！”

众人闻言纷纷色变，一个地主豪绅连退几步哭丧着脸道：“完了，这下完了，让那群丘八住进去之后，我们家祠堂肯定会被弄得乌烟瘴气，这不是让祖宗的在天之灵不得安生吗？”

第219章栽赃陷害

何翰林说出的消息让这群南桥镇的地主豪绅们如丧考妣，祖宗祠堂让那群当兵的住进去那还得了？这不是惊扰祖宗安息么？这是大不孝啊！可是不借出去怎么办？赤手空拳能够与那群拿枪不讲理的大兵对抗？这不是找死么？

堂厅里中绅士们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不是不愿意说，而是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有的只是不断的唉声叹气。

良久，何翰林出声道："诸位，咱们再叹气也没有用，关键是要想出一个办法来！"

众人闻言，其中一个豪绅瘪瘪嘴道："这话谁不会说？不是我们不想办法，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难不成我们把祠堂大门关起来，那群大兵就进不去啦？万一他们要是砸门怎么办？如果因此惹怒了他们，他们闯进各家行那掳掠、奸?淫之时怎么办？别忘了他们可是不讲理的大兵，嘿！这年头，这种事情还少么？诸位家里的都有不少娇妻美妾吧？"

这番话一说来，在场的绅士们一个个顿时面色涨得通红，被抢了钱、抢了东西都不要紧，可如︽8，ww☆w.果被那些当兵的给自己带上一顶绿帽子那可就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这些绅士们完全是在自己吓自己，萧震雷和他的警卫排可是什么都没干，到现在为止也只是借用了镇公所。在萧震雷看来，镇公所平时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如果镇长和一些公所内的办事人员要办公，完全可以回家去办理。暂借镇公所给弟兄们做栖身之所应该不会闹出多大的事情，反正这些地主豪绅们都不是什么好鸟，让他们吃点亏，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也等于变相的为那些老百姓们出了一口气。

此时刘万财出声道："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干，总不能他们是当兵的，咱们就要处处让着他们，把他们当爷供起来吧？这世道难道就没有了王法？难道就没有人治得了他们了？"

又有一个豪绅听了一拍大腿道："对啊，咱们拿他们没办法，总归是有人能治得了他们的。我看不如我们联名向知府衙门告状，我就不信治不了那姓萧的！"

众人闻言，有几个绅士都点头表示同意，其他人见状自然也不好反对，于是绅士们统一了想法，决定明天一早就派人去苏州城见知府告状，至于萧震雷要借镇公所和各家祠堂给士兵们做临时住所的事情，他们也阻止不了，到时候只能吩咐家中妇孺们尽量别出来露面。以免被那些丘八看见了见色起意。

日次清晨，萧震雷起了一个大早，他和奥皮音开车去了苏州城，随行的还有勤务兵小马和十几个士兵。他们骑着战马，这些是昨日在苏州城买的。此去苏州城萧震雷要在洋人在苏州开设的电报公司给振华公司发报，虽然无线电发报已经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大显身手了。可此时的中国基本上都还是使用的有线电报，例如丹麦人在上海滩开设的大北电报公司就是最早将海底电缆从日本长崎的铺设到上海滩。从而将有线电报引入中国的外

国电报公司，此后英美等国也相继在中国开展电报业务。

对于现在的萧震雷而言。有线发报太麻烦了，他已经在考虑把无线发报机给弄出来的事情提上日程，无线发报机并不是很复杂，上一世他的佣兵团就用无线发报机进行联络过，发报机还是自己组装的，不过小功率的发报机能传输的无线电波距离很短，想要进行超远距离的发报就必须要修建发射台并且提高发报机的功率，这对于他来说暂时还行不同，也只能进行短距离的发报，可短距离的发报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作用不是很大，不过倒是可以考虑用在情报系统方面，看来把发报机弄出来之后交给王亚乔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萧震雷此次去苏州城找电报公司给振华公司发报，主要是通知让老鹰蔡国栋率部赶来南桥镇，蔡国栋将担任第四十六标副标统的职位，蔡国栋走后，振华公司护卫队由马汉龙主持全面工作，蔡国栋将留下五百个已经完成训练的护卫队成员留守振华公司，基本上人人都配枪，还有两门山炮和两挺重机枪，其他的多余的武器弹药全部由蔡国栋率部顺便一道带到南桥镇驻军营地，上次从十六里铺码头抢来的武器弹药还有很多，足够装备好几千人，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这批武器弹药，萧震雷让蔡国栋率部从在夜间出发，行军路上白天休息，夜里行军，休息时严禁外人靠近，以免秘密泄露。

这次蔡国栋将率原来的三个营、炮兵连、机枪排、辎重连等一千三百三十余人，另外还有一千三百多未完成训练的护卫队士兵，总计有两千六百多人赶往南桥镇。

发完电报之后萧震雷并没有立即赶回南桥镇，他还要找建筑工人和工程队，另外还要购买建筑材料，例如砖瓦、砂石、水泥和木材。虽然他手下有两千多人的士兵，让这些人在修建军营时打下手做小工还行，让他们建房子就不行了，建房子还是得要专业的泥瓦匠和木匠才行。

萧震雷和奥皮音开车去采买建筑材料的时候，小马带着十几个士兵经过一番打听找到了一家布料店铺，这家布料店铺的主人就是刘万财，现在由他的儿子刘富林当掌柜经营着这家店铺，之所以知道刘万财的儿子刘富林在这里开布料店铺，这是小马昨天下午在镇上茶馆喝茶打听到的。

小马带着士兵们骑马在刘家布料店铺门口停下，看了看店铺的名字后，他骑在马上说道：“就是这里了，根据消息得知，乱党就藏在这家店铺里，弟兄们，给我冲进去把乱党抓起来，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小马这完全是在贼喊捉贼，他们自己就是革命党，却要来这里栽赃把刘家父子栽赃成革命党，为的就是整一整刘万财。

“是！”士兵们轰然应命，纷纷从战马上跳下来端着步枪冲进了店铺内。

这边发生抓人事件，立即就引起了周围店铺和行人们的注意，店铺门前很快就聚集起一大批看热闹的百姓，对于这种抓革命党的事情，这些年屡见不鲜，革命党闹得越厉害，官府抓捕得就越凶，只要谁有革命党嫌疑，抓进去不是死就是残，即便有命从牢房里放出来也只剩下小半口气儿了。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不是革命党，我不是，你们快放开我！”门外许多百姓正在围观时，两个士兵架着一个年轻的胖子从店铺里出来，这胖子用力地挣扎着并大喊大叫，可是这对于身强力壮的两个士兵而言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小马从马上跳下来走了过去，盯着刘富林喝问：“你说你不是乱党？”

刘富林此时十分狼狈，一身绸缎做的马褂也被撕破，脑后的辫子也在挣扎中散开，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直往下滴，看上去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他将小马走过来，立即说道：“对对对，这位军爷，小人刘富林，是南桥镇人士，时代从商，是本分人家啊，根本不是什么乱党啊，还请军爷明鉴！”

小马盯着刘富林看了几秒钟，大声喝道：“来人，给我进去搜！”

“是！”几个士兵立即又返回店铺内大肆搜查起来。

此时周围看热闹的百姓越来越多，自然也吸引了在大街上无所事事，整日里敲诈商户们钱财的衙门衙役们。

“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开，让开！”一个三十多岁的捕快带着两个跟班拨开人群走了过来。

“哎呦，这不是铁捕头吗？快，大伙给铁捕头让一条道！”一个附近店铺的掌柜看见这三个捕快走过来立即叫嚷着让周围的人让路。

当这个铁捕头带着两个小弟走进圈子里，发现原来是一个新军士兵正在抓人，他此时与小马刚好照了面，心里想着不蹚浑水，可是既然来都来了，如果话都不说一句就走，无疑会损害他在周围商户们心中的威信，他脸上立即堆起了笑容向小马抱拳拱手道：“这位军爷，在下是知府衙门的捕头铁易金，不知道贵部在这里所谓何事？为何要抓着刘家布料铺的刘掌柜？”

小马心知在这种地痞爪牙面前不能软弱，否则被缠上之后很难脱身，他脸色一变，厉声道：“我等奉命在这里抓捕乱党，这布料铺的刘富林有重大嫌疑，怎么铁捕头跟这刘富林关系很好？”

铁易金听得脸色一白，心中吓得心肝乱颤，他可是知道官府对待乱党或者有乱党嫌疑之人的手段，他自己也没少对那些乱党或者乱党嫌疑人进行毒打拷问，满清十大酷刑可不是谁都受得了的，他自问自己没那本事抗得住。

“不是不是，这位军爷误会了，铁某刚刚巡街至此看见这里出了状况，所以过来看看，在对待乱党的事情，我们官府和驻军的态度是一样的，军爷有什么需要铁某帮忙的尽管开口说话！”

第220急了

小马闻言点了点头，这时一个士兵从店铺里走出来，手上拿着一张报纸和一个黑色的小布袋，这是他早就安排好的栽赃嫁祸之法，现在只不过重新演了一遍。

小马接过报纸和黑色小布袋，看了看报纸，脸色一变，一把揪住刘富林的衣襟厉声道：“刘富林，你还说你冤枉？这份报纸是乱党发行的报纸，上面写的都是蛊惑百姓造反的言论，这种报纸是朝廷和各地方官府早

就明令禁止买卖和私藏的，你在家中藏着这种报纸还说自己不是乱党？我看你有重大嫌疑，即便你不是乱党，也是心向乱党或者同情乱党！”

刘富林看得脸色一白，立即叫嚷起来：“大人冤枉啊，我根本不是乱党，我也没有私藏这种报纸，青天大老爷啊，我是冤枉的呀！”

小马根本不理会刘富林的叫喊，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他打开那个黑色的小布袋伸手往里面一抓，抓出一把东西，将手摊开一看，手掌心里竟然是好几枚子弹，小马脸色一冷，盯着刘富林厉声喝问：“你还说你不是乱党？你的店铺里怎么v▼，w◆ww.会藏着这么多子弹？”

他又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小本子，翻了翻，脸色大变。“这里还有乱党的册子，这是只有乱党才有的东西！”

周围围观的百姓都看见了小马手上的一把枪子弹和一本革命党的宣传册子。不少人都不由自主的发出一声惊呼，很多人都在心里感叹。这刘富林只怕真的是革命党，藏着报纸还只是说明有嫌疑，但是搜出了子弹和革命党的宣传手册，这几乎可以板上钉钉的说明刘富林是乱党了。

这时刘富林已经吓得屎尿齐出，浑身没有了半点力气，全靠两个架着他的士兵将他架住，周围的百姓闻到了那骚臭味都忍不住捂住鼻子退得远远的。

“没话说了吧？来人呐，给我捆起来！刘富林利用这店铺从事乱党活动，实在罪大恶极。这店里的财物都是赃物，给我把这店铺和仓库里所有财物全部全部没收带走充公！”小马指着店铺里的大批的布料大声命令。

“是！“士兵们又冲进店铺里开始搬东西，一个士兵还拨开人群而去，也不知道干什么，不一会儿这士兵竟然雇来了几辆平板马车，士兵们就将搬出来成捆的布料往马车上搬。围观的百姓当中有不少都是周围店铺的掌柜，这些人都在心里叹息，看来刘家有大麻烦了。

士兵们人多，很快就将店铺的东西搬空。东西都全部装上了马车，布料店里已经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

小马又转过身来对铁易金道：“铁捕头，麻烦你把铺子封起来贴上封条。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否则视为同党！”

“是是是。铁某这就去办！”铁易金连忙答应，看着小马带着人走后。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按理说这查办乱党的事情一向都是官府在做。军队什么时候这么有空查乱党了？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当他还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懒得去细想了，干净找人将铺子给封了，而两个店里的伙计却被赶了出来，在所有围观的百姓离去之后，这两个店伙计也很快消失不见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当然是第一时间到车马店里租了一辆马车快速向南桥镇方向向刘万财报信。

刘富林先一步被小马带着十几个士兵押回了南桥镇关押在镇公所的一间房子里，而刘富的两个店伙计后脚就赶着马车回了南桥镇刘万财的家里向刘万财报告情况。

当马车在刘家门前停下，两个伙计连滚带爬地冲进了刘家大门，一边跑一边大喊：“老爷，不好了，少爷被抓了，少爷被抓了！”

此时刚好中午时分，刘家一家人正在吃饭，听到外面鬼哭狼嚎一般的

叫喊声，刘万财很是火大，重重的放下筷子怒喝："外面怎么回事？"

刚刚说完，就两个伙计从外面跑进来扑倒在地上，刘万财当然认识这两个伙计，这是他亲自安排在布料店的两个伙计，负责帮着刘富林做布料生意的，看见两人的模样，刘万财心里有一个不好的预感，立即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怎么现在跑回来了？少爷呢？"

其中一个店伙计哭着道："老爷，不好啦，少爷被人抓了，铺子也给官府给封了"。

"什么？"刘万财一听这个消息感觉头部一懵，就有些发晕，身体摇晃了几下才勉强站稳，刘家其他人也个个大惊失色，纷纷乱了方寸，眼下这饭也吃不成了。

刘万财定了定神，立即追问："官府为什么抓少爷，他到底干了什么？"

另一个伙计道："老爷，那些大兵说少爷是乱党，他们在店铺里大肆搜查，查出了一份通乱党的报纸，还有一些子弹和一本只有乱党的小本子"。

"乱、乱党？"刘万财闻言惊得连退几步，连身后的椅子也给掀翻了，在身体倒下之际，站在不远处的两个家丁上前将他扶住了。

刘万财的大房老婆此时已经是大声哭嚎起来，"老爷，儿子被抓进去，此时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你还不快点想办法把儿子就出来再说啊，可怜我的儿子啊！"

被大老婆这么嚎了一嗓子，刘万财也回过神来，没错，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办法去救人，至于什么乱党一说先搁置在一边，如果去迟了。而官府先动手把人给打死了，儿子岂不是死得太冤枉了？

刘万财挪动着胖胖的身体走过去问两个伙计："告诉老爷。这是多久的事情了？抓人的是官府哪些人？"

一个伙计道："是一群骑着马，穿着新军衣服的大兵。他们不仅抓走了少爷，连店里的所有布料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搬走了，负责封铺子的是知府衙门里的铁捕头！"

"新军？哪里的新军？苏州只有一个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五标啊！"刘富林说着又想起了铁捕头，"铁易金平时没少从老夫这里拿好处，难不成是这家伙搞的鬼？你们两个去外面等着，跟我一去找苏州找知府衙门的铁捕头打听消息！"

"是，老爷！"

刘万财将自己大老婆和几个儿女哭成一团，顿时心头火起，"嚎什么嚎。老子还没死呢，都别嚎了，告诉家里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给我把嘴巴闭紧了，谁也不许把这件事情说出去闹得镇上人尽皆知，听见了没有？"

说完刘万财带上一些钱财当即带了两个伙计坐马车赶往苏州城，下午赶到苏州城之后也不干别的，直奔知府衙门找铁捕头打听消息，礼品送了一大堆。好话说了一箩筐，铁捕头才告诉刘万财，其实他也不清楚抓人的是那支军队的人马，不过他可以帮着去打听打听。但是这个疏通关系需要

银钱，刘万财哪里敢不识趣，当即又给了铁捕头一笔银子。铁捕头收了银子告诉他先找一个客栈住下来，等打听出消息就会立即通知他。刘万财只是一个乡下土财主，在苏州城这种大城市哪里有什么硬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先找一个客栈住下等待铁捕头送消息过来。

此事暂且不提。两天以后，蔡国栋接到萧震雷的电报通知之后，当天晚上就率部连夜出发携带所有的枪支弹药和大炮等重武器前往南桥镇，这几天夜里行军，白天休息，中雨在十一月九日上午赶到了南桥镇，连续赶了几天夜路的两千多士兵们十分的疲惫，继续休息，萧震雷立即让他们将带来的武器弹药搬进早已经打扫收拾干净的镇公所几间房子里，并立即派人将镇长何翰林找来，让何翰林带着几个营长和蔡国栋去熟悉镇上各大户人家的祠堂，并跟这些人家打招呼。

回来后，萧震雷与蔡国栋和几个营长商量将两千多士兵分别按照几个先前的编制安排士兵们住进各家各户的祠堂，现在已经进入十一月份，晚上气温已经很低，再也不能在野外宿营，夜晚野外的低温会让士兵们受不了，先暂时寄住在镇上大户人家的祠堂里再说，等把军营建好了再搬进军营。

萧震雷说道："包括镇公所在内，镇上一共有十处可以供人居住的地方，国栋，你们去看过了，能够住下我们这么多人吗？"

老鹰想了想道："如果挤一挤的话应该可以，不过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卫生，人多毕竟混杂，不注意保持卫生的话，气味会很大，虽然已经快要入冬了，但我们毕竟人多！"

萧震雷思索了一番开始分配："这样吧，按照之前的编制，每个营分三个祠堂，炮兵连、机枪连、警卫排、辎重营和团部留在镇公所，还有一千三百人就往你们每个营分三百人，剩下四百人，分别补充进辎重营、机枪连、警卫排和炮兵连，先暂时这么分，让士兵们先住下再说，这两天我们把部队重新整编，搞出一个完整的编制出来，三个步兵营，把重机枪配发到连级单位，我们这个标是步兵标，按理说是没有炮兵、机枪连和辎重营的，不过我们现在单独在一地驻防，偷偷暗地里搞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搞的动静不要太大，，一般人也不会来查。一般来说一个营最多六百多人已经顶天了，不过我们现在有两千六百多人，如果每个步兵营只按照上面的规定满编的话，还有五六百人没地方安置，所以我们标下属每一个战斗单位都必须要增加人数，塞不下去也要塞，一个步兵营搞成加强营，在营下面增加一个步兵连，还有，每个战斗单位的主官以下都要增加两到三个副职，也就是说要给排长安排两个到三个副排长，给连长安排两到三个副连长，给你们这几个营长多安排几个副营长，这么做当然不是要分走原本属于战斗单位主官的权力，而是为以后部队扩编提前打好基础，以后部队扩编，从一个团扩编到两个团或者三个团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军官，这些副职就是为以后部队扩编做准备的，但是这些副职不是谁能够干得了的，要让下面的军官竞争，谁有能力有水平谁就上，没能力没水平的人给有能力的人让路，就这么简单！"

蔡国栋点头道："这个办法不错，很有可行性！"

萧震雷见几个营长和几个直属单位的主官都没有意见，又说道：“那么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国栋，你这两天辛苦一点，把部队重新整编的事情抓起来，搞出一个完整的编制出来！”

蔡国栋答应：“好的!”

萧震雷又道：“部队的军营选址我已经选好了，建筑工人也都找齐了，建房子的材料也会过两天送过来，工人们也会在那个时候一起过来，军队这边不能让士兵们闲着，还没有开始修建营房之前，每天要进行训练，各营自行寻找训练场地，但不得扰民，要警告士兵们遵守军纪，等军营开始修建之后，除了每天早上的例行体能训练之外，士兵们都要参与到营房的建设当中，这方面我想要找一个人当任后勤军需处处长，专门成立一个后勤军需处负责这件事情，以后军队的后勤和军需工作也都交给他处理，这个人选我考虑了一下让范之庸来负责！我已经找人去给上海滩那边发电报了，他这两天应该就会敢过来，他到了之后，除去训练的时间，其他时间你们把士兵们都交给他来支配，由他和建筑队去协商沟通，看看士兵们都能干些什么！”

蔡国栋和其他几个主官们都纷纷点头。

“还有一个问题，营房的位置我是看好了，只不过现在那块地是别人的，人家不想卖给我们，不过我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两天就会把地契拿到手”。

第221章走后门救人

在苏州城内打听消息的刘万财在碰了无数次壁之后终于知道他的儿子刘富林不是被新军第四十五标抓走的，既然不是第四十五标抓走的，那肯定就是第四十六标抓的，第四十六标在哪儿？在南桥镇啊，刘万财经过自己的推测之后忽然恍然大悟，敢情人家是专门冲着他来的！

刘万财当即带着两个店伙计赶回南桥镇，马车在南桥镇公所门口，刘万财正要走下马车，突然看见从对面骑马来了一队士兵，为首的赫然就是前几天找他买地的那个年轻人，虽然这年轻人换了一身新军军服，可那相貌确实被他记住了，人家抓人为了那块地，买地做什么，当然是为了建军营啊，早知道是这么回事，当初就应该把地给卖了，还能与新军结个善缘，可现在倒好，不仅店铺被封，店里的布料全部被没收充公，而且还连儿子也被抓进了大牢，刘万财心里那个悔啊，悔不当初！

刘万财正想走下马车去找刚才那个年轻人，可转念一想，前几天才拒绝了他，现在儿子也被抓走了，就这么去找他，万一那年轻人不理他怎么办？看来还得找一个中间人啊！这南桥镇谁最适合做他与新军第四十六标的中间人？当然是镇长何翰林啊！想到这里，刘万财等小马进了镇公所之后下了马车跟刚刚回来的几个士兵拉了一会家常，总算搞清楚了小马的身份。原来是萧震雷身边的亲信小马哥，他转身回到马车边立即对赶马车的车夫道："去何镇长家!"

"是。老爷！"

南桥镇并不大，马车走了几分钟就到了镇长何翰林的宅邸门前停下。刘万财刚下车就见何翰林家中的家丁走出来打招呼："哎哟，这不是刘老爷吗？您是来找我们家老爷的吗？"

"废话！"刘万财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铜板丢给家丁："你们家老爷在家吧，我找他有事！"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家丁看着手里的几个铜棒心中想道，这刘万财可是南桥镇上出了名的抠门啊，镇上有谁见过他给过别人打赏？这次只怕是开天荒第一回吧？家丁忍不住伸手掐了掐知道胳膊，哎哟，真疼，不是做梦啊。

家丁连忙收起铜板笑道："在家。在家，刘老爷您请！"

刘万财一甩袖子就迈步走进了何家，见到何翰林的时候，何翰林正在院子里逗鸟，话说这清朝八旗子弟别的没学到，倒是把遛狗斗鸡玩鸟这些玩物丧志的玩意学的精熟，就连下面的一些富人和地主豪绅都跟了学着附庸风雅，这何翰林显然也是其中的个中好手。

何翰林正对着鸟笼子里面的鸟儿吹着口哨，扭头一看。见是刘万财过来了，便停止逗弄鸟儿，转身拱手笑道："今天什么风把刘兄给吹来了，来。刘兄请这边坐"。

刘万财拱了拱手和何翰林一起走到旁边石桌石凳上坐下，待下人上了茶水，刘万财才说道："何镇长。实不相瞒，老刘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帮忙的！"

何翰林诧异道：“哦？刘兄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的呀？尽管说来。只要是我能帮的，决不推辞！”

刘万财叹道：“何镇长有所不知。我那在苏州城内开布料铺不成器的儿子富林不知道怎么的前几天被官府给抓了，当时给我急得不行，这不，前两天我赶到苏州去了，经过一打听才知道他因为窝藏乱党报纸、子弹和乱党的宣传手册才被抓的，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我清楚，让他花钱玩女人那是拿手好戏，可让他去跟着乱党造反绝对不是那块料，他也没那个胆子，所以我想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经过多番打听我才知道抓住犬子的并非是苏州知府衙门，而是新军第四十六标，就是准备在咱们镇驻防的这支军马！”

“什么，有这事？”何翰林吃了一惊，他吃惊的不是何富林被抓了，而是吃惊何富林是因为乱党罪名被抓的，这个罪名可不是小事能够花点钱就可以解决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事啊，其他人唯恐与自己扯上关系，都会敬畏远之，绝对不会沾染这种事情。

可是何翰林好歹也是做镇长的，这脑袋瓜子不是一般的灵活，他转念一想，这事有玄机，“不对啊，刘公子是在哪儿被抓的？苏州城？”

“是的！”刘万财唉声叹气。

何翰林捻着胡子皱着眉头道：“新军第四十六标的驻地在咱们镇，刘公子却在苏州城被抓，即便刘公子真的有乱党嫌疑，干这事的应该也是苏州知府衙门，关他新军四十六标什么事情？他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刘万财苦瓜着脸道：“可不是吗？我在苏州城打听到消息之后就火速赶了回来，刚刚到镇公所门口就看见一个人，那是个年轻人，他前几天带着一个洋人去我家里想要买我家位于镇北边的那块地，就是靠近湖边的那块！当时我并没有打算卖掉，可他当时带着一个洋人，，我本着不想得罪洋人的想法就没有当场拒绝，因此开了一个很高的价，后来我又假装出了远门躲着他们，可谁知道刚才看见他的时候他竟然穿着新军四十六标的军服，后面还跟着十几个骑兵，可见官儿不小，当时看见他穿着军服我就想明白了，我儿子被抓都是因为那块地的关系，根本与什么乱党无关，可我这么冒然去找他万一闹翻了怎么办？我想来想去还是得找个中间人，这不我就想到镇长您，无论如何还请您帮忙跑一趟说合说合！”

何翰林一听有些不想去，在他看来，那些军人可不好打交道，进个门还会拦住盘问身份，一板一眼的，镇公所里面现在森严得很，与以前完全不同了，这让他每次去那个地方都有些发憷。

他面露难色道：“刘兄，不是兄弟我不帮你，我真是不想跟那些丘八打交道，你不知道那些人说话一根肠子通到底，一句话能把你噎死，再说了，那地方现在戒备森严，就算我去了也不见得就能见到正主，正主是谁呀？还有，就算我见到了正主，我跟他怎么说呀？”

刘万财一听何翰林不想去，当场就急了，连忙道：“诶，别别别，何镇长，这镇上也只有你跟四十六标的人打过交道，此事真的非你莫属，还请你一定要帮这个忙，这是小弟一点心意，您放心，事成之后小弟还另有

重谢！”说完拿出来一个小木盒放在石桌上打开将开口转向面对何翰林。

何翰林将那木盒子里是两根小金条，心里顿时活了，他也知道这次刘万财为了儿子的性命可谓是下了血本，心里琢磨了一番，便将那木盒子盖上拿了过来，开口叹道：“刘兄，看在你爱子心切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替你去跑一趟，至于能不能成，那我可不敢保证了！”

“是是是，不管成不成，我都念你何镇长的好！”刘万财连忙说道。

何翰林想了想又道：“刘兄，如果真是那块地的原因，我看你那块地只怕是保不住了，他们四十六标不是要建军营吗？肯定是看中了你那块地，可你不想卖，他们当然得想办法把那块地搞到手了，这事啊，你就是告到知府衙门都不管用，我看你干脆把那块地送给他们算了，至于另外还要不要再拿点钱出来表示表示这就要看你自己的了，你也知道这人一旦与乱党扯上关系，就是不死也得脱成皮啊，也不知道你家公子现在什么情况了，哎！”

刘万财心里哇凉哇凉的，连忙道：“对对对，何镇长你说得太对了，我现在就想把我那儿子弄出来再说，至于那块地，他们想要就给他们罢了，只要能把我儿子弄出来，那块地又算得了什么！”

两人又商量了一番之后当即前往镇公所，到了镇公所门口按照先说好的，刘万财在公所门口等着，由何翰林先进去交涉，如果谈拢了，何翰林再出来带刘万财进去见主事人小马。

刘万财在镇公所门口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正当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终于看见何翰林从镇公所里走了出来。

“何镇长，情况怎么样，谈拢了吗？”

何翰林道：“你说的那位小马哥我没见到?”。

听到这里，刘万财的心里凉了半截，可何翰林又道：“不过嘛，我倒是就见到了萧标统！”

刘万财真的是柳暗花明，急忙问道：“啊，萧大人怎么说，我儿子有没有希望被放出来？”

何翰林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刘兄放心，刚才我跟萧大人谈了，他说你儿子的问题不大，还是有救的，至于怎么个有救法，刘兄，这不用我说你都清楚了吧？等会跟我进去见着了萧标统立马献上地契。另外，他们不是要建军营吗？当然需要买材料，你是不是要表示表示？当然你直接送钱、直接送地契是不行的，人家萧标统是个讲究人，你怎么着也得把话说得好听一些，你直接送钱送东西不是成了贿赂了吗？人家肯定是不会要的！知道怎么说吧？”

第222章新编制出炉

刘万财愣了愣，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随即又是一副苦瓜脸："镇长，这送钱送地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把话说得好听一些，咱们之间不是都直来直去的吗？怎么到了他这里就要绕一些弯弯道道了？"

何翰林一听恨不得踢死这肥猪，怒道："我擦，你是猪啊，咱们之间能跟他一样吗？咱们这么熟了，当然不用绕弯子，可他跟你熟吗？你不找个由头的话，他能要你的钱和地契？行了行了，等会由我来说，你在一旁点头哈腰就是了！"

"好好好，那就麻烦镇长您了！"

两人当即一前一后在站岗卫兵的注视下走进了镇公所再次见到了萧震雷，见到萧震雷，何翰林连忙点头哈腰，身后的刘万财也是一样，就差没下跪磕头了。

"标统大人，这就是我很您说的刘万财，就是他的儿子被贵下属抓了！"何翰林见到萧震雷之后立即介绍，又回头瞪了刘万财一眼，"还不快见过标统大人？"

刘万财当即膝盖一软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小人刘万财拜见标统大人！"

萧震雷坐着不动，笑道："起来起来，我是个粗人，我这里没那么多规矩，来来来。你们都坐！"

两人连忙道谢，站在了旁边却没敢坐下。这时何翰林又道："标统大人，是这样的。听说贵军要在我们镇驻防，在这里驻防就是保我们这一方百姓的安宁啊，大人和将士们劳苦功高！我们听说贵军的将士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地方住，这几天宁愿都住在各家各户的祠堂里也不扰民，这哪儿行呢，那是人住的地方吗？刘万财刘老爷听说了之后十分感动，他决定将他家在镇北的那块地捐给贵军用做建设军营之用，另外他还决定承担修建军营的一切费用，这也算是体现了我们和贵军之间的军民鱼水情嘛。因此呢，也请标统大人成全他的一片心意！"

刘万财这下明白了，连忙点头哈腰："对对对，何镇长说的就是小人的意思！还请标统一定要成全小人一番心意，这是那快地的地契，建军营所需要的材料小人回去就去置办，工人的薪酬也由小人掏"说着连忙将地契从袖子里掏出来恭恭敬敬放在桌子上。

萧震雷笑道："哎呀，刘老爷真是好人呐，我正在为将士们没地方住而忧心。你说这天气转凉了，如果一直住在各家各户的祠堂里也不好，现在刘老爷急我们之所急，真是雪中送炭啊。既然刘老爷这么客气，我就替手下将士们多谢了！"

刘万财连忙向何翰林打眼色，何翰林哪里不明白？他点点头后对萧震雷道："大人。那您看刘老爷的儿子刘富林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想了想说道："嗯，按理说牵涉到乱党的案子应该慎之又慎。不过呢，我们抓捕乱党。抓捕那些有嫌疑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杀人，杀人只是震慑那些冥顽不灵的乱党分子，对于那些牵涉不

深，还没有彻底陷入进去的年轻人，我们一直是抱着治病救人的宗旨，年轻人嘛，在外面闯荡难免有些行差踏错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机会改正，只要以后他跟乱党划清界限，不再跟乱党来往就行了！”

“对对对，大人说得太好了！”两人连忙附和，心里想着原来这姓萧的水平这么高，看这话说得多漂亮，难怪年纪轻轻的就能做到标统的位置，果然是个有本事的人啊！

萧震雷拿起笔写了一个下令放人的条子递过去：“拿这个去领人吧，刘老爷啊，把儿子带回去之后一定要用心教育，千万不可再让他走上歪路了！”

“是是是，大人放心，小人一定狠狠教训他！”刘万福接过条子千恩万谢和何翰林告辞离开了。

等两人一走，萧震雷拿着桌子上那张地契笑道：“这下事情解决了，一切准备就系，万事只欠东风！”

小马从外面走进来笑道：“团长，你不是采买了修建军营的材料吗？既然姓刘的愿意全包下来，咱们这钱岂不是出的太冤枉了？”

萧震雷笑道：“我是订购了修建军用的材料，可我还没有付钱，等材料送过来之后你直接带送材料的人去找刘万财要钱，如果他不给钱你就再把他儿子抓进来！”

小马忍住笑意道：“我明白！”

十一月十日上午，所有的泥瓦匠、木匠们全部赶到南桥镇，建筑材料也陆续被送了过来，泥瓦匠和木将在抵达之后由萧震雷派人带着在军营用地周围开始搭建工人板房以供休息，随后不久，接到电报通知的范之庸也很快从振华公司赶了过来接手了营房建筑之事，萧震雷终于从这些繁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开始与蔡国栋一起制定军队整编方案。

两人经过连续几天的努力制定出一份部队新的编制，部队新的编制具体如下：

步兵营：

1，班（棚）：班长1人，副班长2人，正兵4，副兵8人，共15人。

2，排：排部5人（包括排长1人，副排长2人），3个班45人，共50人。

3，连（队）：连部15人，3个步兵排150人、1个机枪班15人（两挺重机枪）、一个迫击炮班15人（两门迫击炮），一共195人。

4，营：营部52人，3个步兵连585人，一共637人。

5，团（标）：团部28人。3个营1911人，一个警卫连200人。宪兵队167人，共2306人。

炮兵营：

1。班（棚）：班长1人，副班长2人，正兵4，副兵8人，共15人。

2，排：排部7人（包括排长1人，副排长2人），3个班45人，共52人。配75毫米山炮两门。每炮配6匹骡马，共12匹骡马。

3，连（队）：连部28人，3个排156人，机枪班15人，迫击炮班15，共214人，配山炮6门，骡马36匹。

4。营：营部52人，3个连642人，共694人，配备山炮18门。骡马108匹。

骑兵连：

1，班（棚）：班长1人，副班长2人。正兵4，副兵8人。共15人。

2，排：排部5人（包括排长1人。副排长2人），3个班45人，共50人。

3，连（队）：连部15人，3个骑兵排150人、共165人，配战马150匹。

工兵连：

1，班（棚）：班长1人，副班长2人，正兵4，副兵8人，共15人。

2，排：排部5人（包括排长1人，副排长2人），3个班45人，共50人。

3，连（队）：连部15人，3个排150人、共165人。

辎重连：

1，班（棚）：班长1人，副班长2人，正兵4，副兵8人，共15人。

2，排：排部5人，三个班45人，护卫士兵30人，共80人。

3，连：连部30人，三个排240人，共270人。

全团一共3600人。这个编制比新军一个步兵标正常的编制足足多出了1600余人，其主要原因是按照正常的编制，第四十六标是没有炮兵营、骑兵连、辎重连和工兵连，可是这份编制表中，这些全部配备齐全了，按照原来的编制拨付的军费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份新整编方案的，所以军费的缺额部分必须要萧震雷等人自己想办法，而且现在兵员上也还差了1000多人，因此还要继续招兵。

萧震雷在召开的几个营级主官和直属单位的主官会议上让人给每人发了一份整编方案编制表，说道：“按照这个整编方案，上头给我们拨付的军费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些不需要你们操心，军费不足的问题，我会来想办法，你们的任务就是散会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将部队在原来的基础上按照这份整编方案进行重新整编，整编完成之后即刻开始整训，兵员不足的部分我会派人去招募，我要你们三个月之类完成基础训练进入战术训练阶段，半年内形成战斗力，有没有问题？”

“没有！”其他整齐地站起来齐声回答。

萧震雷压了压手示意他们坐下，又道：“很好，这是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现在我们说第二个问题，过几天蔡乃煌派的三个人就要过来报道了，他们是蔡乃煌的人，当然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的，所以这个炮兵营、骑兵连、辎重连、工兵连的事情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些单位必须另外安排驻地进行训练，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还有这些额外的编制，肯定会被上面知道，第二十三混成协协部下面的这些编制都还没有影子呢，到时候协部一纸调令下来将这些额外的战斗单位都调走，我们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种亏本的买卖咱不做，对外咱们要统一口径，千万不能说漏了嘴，国栋，另外找一处训练用地安排这些额外的战斗单位的事情就交给你来负责，而且要尽快，要赶在蔡乃煌派的人过来报道之前把这几个额外编制的

人马全部迁走！”

蔡国栋起身道：“是，保证完成任务！”

第223章下马威（一）

萧震雷又道："那么接下来说第三个事情，现在快要入冬了，士兵们都还穿着单薄的衣裳，睡得还是草席，这不行了，必须要尽快准备好三千五百套过冬的棉衣、棉胶鞋和被褥。老宋，你跟我们在闸?北的纺织厂和制衣厂联系一下，向他们订购如上这些物资，让他们想办法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我要在半个月之后看到这批货运到这里来，我们不能生产棉胶鞋，那就向其他的鞋厂订购！"

范之庸起身答应："是！"

蔡国栋问道："那迫击炮、山炮和重机枪不足的事情怎么处理？"

萧震雷想了想道："部队整编、整训的事情交给你们，等过两天我回一趟振华公司把迫击炮搞出来，按照振华公司现在的设备和技术把迫击炮搞出来应该不难，他们已经从江南制造局挖了几个造炮专家过来，前段时间法斯特又从美国那边送来了十几个原来在武器制造公司的工人和研究人员，估计研究一下应该可以仿造克虏伯75山炮和马克沁重机枪，重机枪不足的问题，你们先用那几挺机枪先训%，ww☉w.练，我会让工厂方面加紧研究吃透制造技术，我这次回去就专门做这件事情，成立一个枪械制造厂和一个火炮生产厂！"

众人都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还有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如何对待蔡乃煌派来的三个人的问题，诸位有什么想法？有的话说一说！"

范之庸说道："他们毕竟是蔡乃煌派来的人。我们的军费还要从蔡乃煌的手上抠出来，因此肯定不能将他们三个完全孤立。否则他们向蔡乃煌打小报告的话，我们就很难从他手里拿到军费了，但是又不能把他们当做自己人，更不能让他们拉拢下面的军官和士兵，我觉得这事情有些难办，关键是要在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上要掌握分寸！"

对于这件事情，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萧震雷想了想说道："这样吧，这件事情暂时搁置一边。等他们过来向我报道之后再做决定！"

蔡乃煌派来的三个人果然在第三天下午赶来了，萧震雷恰好不在，而标部其他人又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接待他们，让他们三个在镇公所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个下午，不过此时整编部队的事情已经完成，马上就要进入训练阶段，而除步兵之外的其他额外编制的一千多人也已经找到了其他的训练位置，没有被刚到的三个人看到。

蔡乃煌派来的三个人在接待室里等了一个下午。等得三人十分火大，特别是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另外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倒是还好，他们还与镇公所内的团部各部门人员进行了攀谈。不过团部这些人都被萧震雷派人打过招呼，他们什么都没有问到。

在镇公所的团部除了一个参谋部之外，还有后勤军需处、野战医院、警卫连、综合财务科、宪兵队、外事联络科。各营在这里也有办公室。

直到快天黑的时候萧震雷和蔡国栋等一些主要军官才从外面回来，外面的动静很大。蔡乃煌派来的三个人听到动静从接待室里走了出来就看见

一个挂着正参领官衔的年轻军官在大发雷霆。
“简直是无法无天，当了几天兵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吃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谁给你们的胆子？为什么不给钱？老子没给你们发军饷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的挑点东西过来卖赚点小钱容易吗？你们也知道要养家糊口，别人就不要养家糊口？如果那些人是你们的父母，在外面卖东西拿不到钱，又被人打了，你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我看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几个士兵被萧震雷骂得狗血淋头，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不敢吭声。
萧震雷又道：“他们几个棚目是谁？排长呢？都过来！”
两个军官走过来想向萧震雷敬礼，萧震雷指示道：“他们几个做出这样的事情也不全部是他们的责任，你们也有领导不力、管教不严的责任，标部会对你们进行全标通报批评，回去之后各自写一份检查，检查写得不深刻给我专门停职反省，这几个兵你们带回去，每个个人关一个星期的禁闭，明天带他们去受害者百姓家里赔礼道歉，从禁闭室放出来之后在全标所有将士面前做检查，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听明天了吗？”
“是，长官！”排长和班长立正敬礼答应。
挥手让他们带人离开，萧震雷和蔡国栋等人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蔡乃煌派来的三个人知道刚才发脾气的肯定是萧震雷，于是立即走过去，长衫中年人和两个西装年轻人立即过去道：“这位就是萧标统吧？”
萧震雷听到声音后停下转过身，看见这三人心中顿时明白只怕是蔡乃煌派来三个人，果然，接待室的一个军官连忙走过来道：“报告长官，他们三个说是来我标报道的，在这里已经等了两个多时辰了！”
“哦？”萧震雷看向这三人，“我就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你们是？”
那中年人拱了拱手道：“鄙人龚至臻，受蔡大人委派，前来向标统大人报道！”
一个相貌圆润的年轻人立正行了一个日式军礼：“步兵第三营副营长李标向标统大人报道！”
另外一个相貌销售的年轻人也立正敬了一个德式军礼：“步兵第二营副营长向铁军向标统大人报道！”
萧震雷一一还了军礼，将他们手上的调令接过来看了一遍后对三人笑道：“好啊，日盼夜盼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我部也是前几天才刚刚抵达这里，既要对军队进行重新整编。又要忙着训练，而且刚刚开始修建军营。诸事繁多，人人都忙得后脚踢着前脚，让你们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实在不是不好意思啊，等过段时间部队整训完毕，军营修建完成，一切走上正轨就好了，来来来，三位跟我来我的办公室坐一下，那谁。小马，去镇上的酒楼安排一桌酒席，今晚我要给龚参谋官、李副营长、向副营长接风洗尘！”
“是，大人！”小马答应一声就转身离开了，他已经由勤务兵的身份升到了副官，这个副官的身份其实就相当于秘书，但是却是有军衔的，而且还配枪。

几人来到萧震雷的办公室，由新的勤务兵小秦给大家分别倒了一杯水之后就退了出去。萧震雷请三人喝茶，蔡国栋和范之庸作陪。

萧震雷一拍脑袋想起忘记给他们介绍了，于是向龚至臻，李标。向铁军介绍道：“这位是蔡国栋蔡副标统，主管全标将士的作训，即作战和训练。这位是范之庸范副标统，主管军需后勤、将士们的思想、生活情况。我全标全面工作以及警卫连和宪兵队，来这里之前我与蔡大人就进行了商议。由龚先生任标部参谋官，李标和向铁军分别任三营和二营的副营官，这个龚参谋官既然已经来了，那就把标部作战参谋的工作挑起来，以后作战方面的军务参赞、谋划、战略和战斗部署等工作都交给龚参谋，龚参谋，这个没问题吧？”

龚至臻听得有点傻眼，他并非是军人出身，也没有上过军校，更是连近现代的一些军事书籍都没有看过，他是来当官的，刚才萧震雷说的什么军务参赞、谋划、战略和战斗部署等这些说得他有些头大，他将萧震雷问他有没有问题，他当然只能说没问题，这刚来就说有问题，以后还怎么在这里混下去？

萧震雷见龚至臻说没问题很高兴，向外面喊：“小秦，去通知一二三营的营长到我这里哎！”

“是，大人！”

萧震雷又看向李标和向铁军两人道：“你们两个人的具体工作由你们的营官去分配，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现在你们就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也互相认识认识”。

“好的，大人！”

原来龚至臻是蔡乃煌的幕僚，不过此人是袁世凯派在蔡乃煌身边的人，以前在袁世凯手下做事，萧震雷听到这家伙说出袁世凯，眼神顿时一凝，心中想到，难道袁世凯已经开始关注于我？否则的话，这家伙既然是袁世凯派在蔡乃煌身边的，又怎么会来这里？

在龚至臻介绍自己之后，李标和向铁军也先后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李标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就回国了，最近才被派过来，而向铁军则是陆军讲武堂出身。

没过两分钟，伍世友、陈继祖和周传东等三人一起来到了办公室，向萧震雷和蔡国栋、范之庸敬礼：“报告大人，伍世友、陈继祖、周传东奉命前来报到！”

萧震雷摆摆手笑道：“好，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言罢便将几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大家互敬军礼算是认识了。

说笑几句之后，萧震雷看了看手表，随即将勤务兵小秦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找两个人把三位长官的生活用品和军服、武装带、鞋袜从军需处领出来，那个老范，你给他们安排一下房间，军营才刚刚修建，这镇公所的房间也不多，这样吧，龚参谋跟我睡一间房，李标和向铁军睡一间房！等军营修建完成之后就有很多房间了，到时候每个人一间房，你们想把家眷接过来都行，现在诸位都挤一挤，他们这几个也都是两三个挤一间房，希望三位不要介意！”

既然大家都是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龚至臻等三人还能说什么，没有谁搞特殊，其他人也就没有由头表示不满，因此李标和向铁军都站起来表示没问题，可龚至臻则说道：“既然房子很紧张，那我就别麻烦范副标统了，而且我不习惯跟别人睡一个房，当然我不是嫌弃标统大人，而是我真的不习惯跟一个男的睡一个房间，我就在镇上找一个旅店住下，等军营修建完成之后我再搬过去！”

这话一说出来，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这明显是龚至臻想给自己开小灶，萧震雷咳嗽两声道：“这个，既然龚参谋不习惯跟男的睡一间房，那小秦你现在去镇上找旅馆给龚参谋开一间房，等会带他过去住，当然龚参谋，这在外面住旅馆的钱得你自己掏，现在我们标的经费很紧张，所以”。

龚至臻连忙道：“当然，当然，这钱我自己出”只要不让他跟一个男人同住一间房他就没问题，这点小钱他还是自己拿得出来的。

“好吧！”萧震雷见龚至臻愿意自己掏钱也就无所谓了，不过他又想起一件事情，说道：“对了，三位，我们标的规矩是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或者外出公干，每天清早军官和士兵一样要出早操，包括我在内任何人都不得缺席，三位刚来，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免得到时候你们迟到或者点卯的时候你们干脆没有就不好看了，任何人迟到或者不到都是要受罚的，一定要记得时间，待会我让小马给龚参谋安排一个勤务兵帮你打理一下生活上的事情，顺便给你们每人发一张作息时间表！”

晚上萧震雷在镇上一家酒楼摆了一桌给龚至臻等人接风洗尘，众人大吃大喝一通，喝得十分尽兴，搞得酒足饭饱才离开，他让小马带龚至臻去镇上的旅馆住，又给龚至臻安排了一个勤务兵。

第二天清晨五点整，全标步兵两千余人全部在军营驻地的空地上集合，其实各营连排都在住处整好了队形跑步过来的，来到这里直接按照自己连队所在的位置站好。

萧震雷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台子上，附近的营房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也开始了工作，身后站着蔡国栋、范之庸等人，原本龚至臻此时也应该站在他身后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赶来，萧震雷又向台下看去，见身穿新军军服的李标和向铁军却到了。

第224章下马威（二）

萧震雷拿起胸前铜哨吹了几下：嘟嘟嘟——下面台下两千多人鸦雀无声了，他开口大声道："各营、标部、标部直属连队、科室分别清点人数，宪兵队，从现在开始拦截还没有感到的军官和士兵，将他们集中带到前面来"。

各营长立即安排下面的连队开始清点人数，人数很快清点出来，出去生病请假休息和值班人员之外还有六个人没有来，这其中就包括龚至臻和他的勤务兵。

当所有的单位人数分别报到萧震雷这里之后，宪兵队押着六个人从外面走了过来，这其中就有龚至臻，此时他穿着新军军服松松垮垮，帽子戴得也是歪歪斜斜，还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样子，他的勤务兵跟在旁边苦瓜着一张脸。

萧震雷意外地看着龚至臻，诧异地问道："龚参谋，昨晚我不是提醒过你，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军官都要出早操吗？你怎么迟到了？"

龚至臻一脸的羞愧，叹道："哎！龚某惭愧！"

"给全标所有官兵介绍一下，这是上面派下来的龚参谋官，大家认识一下，那谁，不是派你给龚参谋官做勤务兵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吗？龚参谋官今天第一天就迟到了，你这个勤务兵是怎么当的，啊？"

龚至臻的勤务兵哭丧着脸："我，我。我"。

"我什么我？"萧震雷厉声道："这就是你的严重失职，来人，下了他的枪，拖下去关一个星期的禁闭，让他在禁闭期间写检查。写得不深刻继续写，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再放出来了！"

两个宪兵队士兵听到命令立即冲上来讲龚至臻的勤务兵拖了下去，那勤务兵也知道自己错了，竟然没喊没闹。

萧震雷又道："刚才迟到的这几个人，当值军官要记下来，待会不准他们吃早饭。加跑一圈，跑完了再来工地上干活，如果发现偷懒，中午饭也不准吃！"

"是！"蔡国栋站出来答应，他是今天的当值团级军官。其实这两天迟到的人数已经大为减少，最开始几天迟到的人更多，但经过萧震雷一番狠狠的整顿之后情况好了很多。

"那什么，龚参谋第一次参加早操，迟到也情有可原，不过下不为例，再迟到或者不到一样受罚！现在听我命令，各营、标部、标部直属连队、科室分别依次开始早操。由标部最先带头，其他各单位依次跟在后面，宪兵队注意观察。有谁偷懒想要躲避造成训练的，一律给我抓起来！"

萧震雷带头当先从台上跑下来，台上其他几人分别也跟着跑了下午，只有范之庸没有跑，他是文职军人，而且年纪也大。萧震雷准许他可以不跑，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待遇。在萧震雷等人跑下来之后，龚至臻只能咬牙跟着跑起来。在标部跑上路之后，随后其他各营的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也跑了起来。

只跑了不到两里路，萧震雷就发现龚至臻远远落在了后面，跑一截停一截，看来是真的吃不消，他当即向蔡国栋打眼色，蔡国栋立即安排一个士兵去强行拉着龚至臻跑，龚至臻也是倒了血霉，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运动量的他哪里吃过这种苦头？他被一个士兵拖着跑了几里路之后很干脆的昏死过去，萧震雷只要派人去找军医过来把他弄醒，弄醒之后继续拉着跑，这下龚至臻可是受了老大的罪了。

而刚刚加入的两个年轻人李标和向铁军两人虽然年纪很轻，都是军校毕业，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训练量，而这些士兵和军官当中虽然有一半人以上没有完成训练，可是他们在振华公司的护卫队营地早就经历过这种大运动量的体能训练，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每日清早都要来一次成了家常便饭。

当早操结束的时候，李标和向铁军两人也都累成了死狗一般，全身没了半点力气，其他士兵和军官仿佛向没事一样，都还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他们两人互相搀扶着走进了集合地，李标拉住一个士兵问道：“你们每天早上都要来这么一次吗？”

“是的，长官！”

李标和向铁军两人闻言都心又戚戚，如果真的每天都来这么一次，以后可有得罪受了，李标苦笑道：“向兄，看来这位萧标统治军确实有一套，如果他这么一直练下去，不说别的，这些士兵的体能是别的军队都不能相比的，在意志力方面也肯定比别的军队强，如果其他方面不是与其他军队相比不差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只怕相比北洋六镇也不会差很多！”

向铁军点头道：“李兄是留学东洋的，懂得比我多，只怕日本的军队也没这么练过吧？”

李标苦笑：“别说日本了，就是德国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训练量，一个早操就抵得上别人一天或者几天的训练量了！”

当所有人都重新回到集合地，几个士兵才抬着全身虚脱的龚至臻从外面走了过来，龚至臻在早操的长跑中跑昏过去了四次，每次昏死过去之后，萧震雷就让军医用针将他扎醒，然后让士兵继续拖着他跑，昏死过去再弄醒，如此反复了四次，最后他已经没有了一丝力气，躺在地上死都不肯起来，萧震雷只好让几个士兵将他抬回来。

龚至臻很清楚，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如果再来这么几次剧烈运动，这条老命很可能会交代在这里，因此他决定装病，萧震雷见他这样，就安排士兵将他抬回旅馆，让嘱咐他好好休息，不必当心部队这边。

早操结束后，各营散去吃早餐，萧震雷让小秦把警卫连连长马小双找来，马小双知道萧震雷找他后就放下饭碗跑过来：“团长，你找我？”

萧震雷招了招手，两人并排走着，萧震雷低声道：“待会你回去后派人盯着龚至臻、李标和向铁军他们三个，他们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都要记录下来，一旦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要马上向我报告，你跟着王久光学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学到一些东西了吧？现在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马小双连忙立正道：“是，保证完成任务！”

萧震雷点点头道：“好，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我要你组织成立一个军情调查科，专门调查我们内部是否有其他势力混入我们军队和组织当中的细作，并且派人前往各地调查其他各方势力的军事情报，要秘密行事，成员你可以从警卫连和其他各营发展或者向外界招募，这个军情调查科暂时没有编制，你们的活动经费直接找我拿，除了我和蔡国栋之外，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包括王久光在内，明白吗！”

马小双也意识到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可能会引来很大的麻烦，在铁血救国社内部已经有王亚乔主持的铁血行动科这个对外情报部门，在内部还有马汉龙负责的安全调查科负责清查内部的细作，而现在萧震雷又让马小双组建第三个情报组织，军情调查科，完全**于前两个情报之外，这件事情没有与铁血救国社其他高层商量，如果被人知道，有可能会引起其他人不满，现在现在不成立又不行，敌人的细作已经明目张胆地来到了军队内部，成立一个军队自己的情报部门从事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已经势在必行，萧震雷原本想跟高层们商量一下，通个气，但是现在高层都分散在几地，聚在一起开会都有点困难，看来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说。

马小双离去之后，萧震雷拿着自己的碗筷去营地炊事伙房打了一份饭菜，端着饭碗找到了李标和向铁军，见他们两个躺在草地上，身边的碗里的早饭还没有动。

“立正！”小秦大喊一声。

李标和向铁军两人听见后一惊，看见是萧震雷走过来，两人当即龇牙咧嘴地慢吞吞爬起来，不是他们不想爬起来，实在是身上还没有恢复力气，“长官好！”两人也学着其他官兵一样这样称呼。

萧震雷还礼后笑着问道；“训练量有点大，怎么样，你们还吃得消吗？”

李标苦笑道：“长官，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有有过这么大的训练量，刚开始还不适应！”

萧震雷点点头：“是的，刚才是这样，等过段时间你们就会适应的，你们还年轻，恢复很快，多努力，尽快进入状态”。

“是，长官！”

上午士兵们开始帮助建筑工人干活之后，萧震雷就开车来到镇上的唯一的一家旅馆，汽车停在旅馆门口，进了旅馆找到龚至臻住的房间，门口两个士兵见是萧震雷后立正敬礼，“长官好！”

萧震雷点了点头：“嗯，龚参谋怎么样？”

“刚刚吃了一些稀粥，正躺着！”

萧震雷推门走进去一看，龚至臻此时的脸色还是很难看，看来今天早上确实把他操练狠了，以他的身体暂时还恢复不过来，他问道：“龚参谋，还行吧？”

第225章枪械兵工厂

“哎呀，感谢标统大人来看望龚某，您看我这又没力气起来，实在是对不住！”龚至臻见萧震雷来了想坐起来却感觉全身仍然脱力，挣扎了几下还是坐不起来，只好连忙道歉。

“没事，没事！”萧震雷摆摆手找椅子坐下，说道：“龚参谋，我看你恐怕没有从事这么大的训练量，这以后每天清早都要进行这么大训练量，我担心你吃不消，如果让你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还真不好跟蔡大人交代，可如果让你不参加训练，其他军官和士兵肯定又要说我搞特殊对待，这兵不好带啊！”

龚至臻也苦着脸道：“是啊，让标统大人为难了，都怪龚某这身子骨不好！”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既然如此，龚参谋，我这里有个差事可以不用每天都出早操，只是你愿不愿做，当然你的职位和待遇不变！”

龚至臻听得眼睛一亮，急忙道：“什么差事，标统大人请说！”

“你也知道我们第四十六标还是要受第二十三混成协指挥的，而二十三混成协协部又在苏∈，w≮ww.州城内，如果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而我们这边又不知道，那我们四十六标岂不是很吃亏？再说了直到现在为止，协部还没有给我们将这个月的军饷发下来，所以我想在苏州城内设一个我们第四十六标的联络处。专门负责与协部和外界联络沟通，如果有什么消息及时派人通知我们这边。如果你愿意呢，我就任命你为联络处主任。还兼任标部参谋官职衔！”

龚至臻立即道：“标统大人，这种事情我在行啊，拉关系走后门、打听消息是我的拿手好戏啊，标统大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萧震雷笑道：“这就好，我还担心你不愿意去，既然你愿意去，那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等你身体恢复之后，我从警卫连抽调一个班由你带过去负责联络处的安全。另外筹建联络处的经费你找范之庸支取！”

“好，好！多谢大人给我这个差事！”龚至臻实在是被这每天清早超大的训练负荷量搞怕了，只想着怎么躲过这种训练，现在有这么一个不用每天都要出操，而且还是他喜欢的差事，他当然愿意干了。

萧震雷提醒道：“龚参谋，你在联络处是代表我们整个四十六标的，所以这找协部艾大人讨要军饷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每个月到时间了如果协部还没有把属于我们的军饷拨付下来。你就一定要上门想办法把军饷讨要回来，否则我们这边几千人就要饿肚子，到时候如果让士兵们因为军饷没发下去闹哗变的话，麻烦就大了！”

龚至臻也知道军队哗变的后果非常严重。因此他神色凝重地点头：“大人放心，大人既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龚某人去办，我一定会办得妥妥帖帖的。对了，大人。蔡大人不是给我们四十六标拨付了十万两吗？难道就用完了？而且我发现我军的人数比原本应该有的人数多了很多啊！”

萧震雷掏出金属烟盒抽出两支烟递给他，龚至臻接了一根连忙道谢。用打火机将两人的烟都点燃之后，萧震雷吸了几口说道：“我的傻哥哥啊，蔡大人给的十万两并不是算在正常的军饷当中，我们的正常军饷应该由巡抚衙门拨付下来，但是巡抚衙门负担了南洋第九镇的军饷，当然不愿意再负担我们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的军饷，因此我们的军饷是由道台衙并门拨付的，可是道台衙门拨付的钱却要由巡抚衙门中转然后再拨付给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而道台大人虽然给了我们十万两，可是还是要按照正常的数目每个月拨付一部分钱到巡抚衙门，你是蔡大人身边的人，难道这都不清楚吗？”

龚至臻不好意思道：“我到蔡大人身边没多久，以前一直在京城，对这事还真不清楚！大人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您放心，讨钱是我最擅长的，这事我拿手！”

萧震雷点点头道：“至于编制的问题，确实如你看的这样，人数比正常编制多了三百多人，多了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宪兵队，此事我已经向蔡大人禀报过来，既然蔡大人愿意出钱养着他们，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第四十五标是巡抚的人，我们四十六标是蔡大人的人，多出来的兵也是他的，龚参谋也是在京城混过的，这年头谁不想让自己手里多抓着一些兵马？”

龚至臻点头道：“大人说得有理，有理！”

经过这番谈话，萧震雷看出来了，这龚至臻与蔡乃煌并不是一条心，如果没估计错误的话，龚至臻十有**是袁大头的人，别看袁大头现在赋闲在家，但是此人的能量决不能一般人能比的，要知道北洋六镇都是他的嫡系心腹，尽管有几镇的统制被朝廷给换了，但老袁依然将北洋六镇牢牢掌握在手中，龚至臻是被老袁派来监视蔡乃煌的，而蔡乃煌显然不想让自己身边放一个钉子，所以想到将其派到四十六标来了，而龚至臻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并不是对老袁效死的那种人，因此他并没有反对萧震雷让他去苏州，至于李标和向铁军这两个人是谁的人马暂时还不清楚，可能是蔡乃煌等人，也可能是老袁的人，但也有可能是别的势力的人。

只过了两天龚至臻又生龙活虎了，十一月十六日，龚至臻拿着从范之庸那里支取的筹办联络处的经费，带着萧震雷从警卫连里抽调的一个班欢天喜地地去了苏州。

支走了龚至臻，萧震雷并没有放松下来。李标和向铁军这两个人可还在，他们到底是谁的人。他还一时间摸不准，不过他也没有精力整天盯着这两个人。有马小双派人盯着就足够，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十一月十八日，萧震雷和奥皮音开车回到了上海滩，先是与程碧瑶和王亚男两女约在一起玩耍了一番，两女对萧震雷这么长时间没找她们玩很是不满，这次萧震雷去找她们的时候都有点不理不睬的，不过当她们听说萧震雷这段时间又是率部剿匪，又是率部去了苏州驻防的事情之后就原谅了他。

搞定了两个女人，萧震雷一头扎进了振华公司。由于事先已经做过了相关的准备工作，所以这次单独成立一个枪支生产厂和一个火炮生产厂基

本上是水到渠成，机械制造厂那边已经把生产枪支和火炮的生产线所有的设备全部制造出来了，在这方面由于又有不少从江南制造局挖过来的造枪、造炮以及法斯特从美国兵工厂忽悠过来的武器专家的指点，制造造枪造炮的生产设备并不是很困难，经过几天的时间准备，枪械厂和火炮厂就这样在暗中成立了。

　　新成立的这两个厂周围二十四小时都有工厂护卫队巡逻，所有的员工都是从其他厂调来的老员工，而且家里都住在工厂里的。在这两个厂做工的薪水要比其他厂的薪水高，但是相对而言失去自由，还不能对家里人说现在的工作情况。

　　萧震雷拿着一支毛瑟98k步枪，毛瑟兵工厂现在还没有生存这种步枪。这支步枪是萧震雷根据自己前世的记忆将图纸画出来之后，由枪械厂的武器专家和技术工人们制造出来的样枪。

　　从美国兵工厂挖过来的枪械研究专家罗伯特现在是枪械厂的总工程师，他说道："总裁先生。当我看到您画的那张设计图纸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支枪的设计方面有不少与德国毛瑟g98步枪很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不可否认的是，这款步枪应该比毛瑟g98更加符合实战的需要。我相信这一定能成为一款非常经典的卡宾短步枪！"

　　凡是进入振华公司的洋人技师、武器研究专家都与振华公司签订过保密协议，作为补偿，振华公司要额外支付一部分薪水，这些洋人万里迢迢来到这里当然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赚，这些洋人才懒得管萧震雷为什么开秘密兵工厂呢！

　　萧震雷拉动枪栓，感觉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德国货，最主要的原因是制造枪支的钢材质量要比德国钢材差，枪支的使用寿命要比德国的原装货短，现在欧洲各国都在进行军备竞赛，想要从欧洲进口到刚才基本上不可能，振华公司用的钢材都是要不容易打通关系从汉阳钢铁厂采购过来的，但是钢材的质量上，汉阳钢铁厂生产的钢材无疑要比外国钢材差很多，而且最近日本人在打汉阳钢铁厂的主意，用汉阳钢铁厂采购钢材越发困难了，可是如果从美国进口钢材的话，成本又太高了，国内倒是有不少铁矿，但是现在那些铁矿都在人家的地盘上，萧震雷还根本没能力把手伸到别人的地盘上去。

　　罗伯特又继续道："可惜我们用来生产这种枪支的钢材质量不行，我相信如果打上一千五百发子弹以上，这支枪就会报废，还有用这种钢材生产出来的火炮的使用寿命也要比其他国家生产的火炮的使用寿命要短！"

　　萧震雷苦笑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看来筹建一个炼钢厂是势在必行了，尽管我们没有铁矿，可我们可以购买废旧的生铁或废旧钢材用来炼钢！"

第226章流水生产线

炼钢一般用生铁，但是用废旧的钢铁代替也不是不可以的，至少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二战以前日本每年都要从美国等其他欧美国家进口大量的废旧钢铁在自己的炼钢厂炼钢，炼出来钢铁丝毫比不用生铁炼出来的钢材质量差。

萧震雷将此事记在心里，准备接下来就事实这个计划，他拿着这杆新枪再次打量起来，对面枪械厂的总工程师罗伯特问道："总裁先生，这杆新式步枪还没有名字，你还是给它起一个名字吧，否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它了！"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就叫它zh1909吧，zh表示我们振华公司，也可以表示中华的意思，而这杆步枪是在今年设计制造的！"

罗伯特耸耸肩膀表示理解，"ok，就叫zh1909"。

萧震雷问道："这枪造出来之后，你们找人试射过吗？"

"当然，我们找了护卫队的士兵十几个人，轮流使用同一杆枪，连续开火两天两夜毫不停歇，一支枪大约开火一千五百多次就会废掉，但是 -◆，w¤ww.它的精确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除了哑弹之外，卡壳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受限于材料的质量问题，我相信它的性能会更加好！"罗伯特介绍着这支枪的实验情况。

其实萧震雷也知道，这种步枪可能在这种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不错。但是可能换了一个环境的，它的性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沙漠中使用，再就是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使用。都有可能对这种步枪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是只要能够正常开火，不会发生经常性的卡壳就问题不大，如果换了环境就发生经常性的卡壳就说明这枪不行，想想看，如果在十分危险的战斗中这枪突然卡壳了，这不是要命的事情吗？可实际上呢？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款步枪是没有瑕疵的，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就说后世美军的制式步枪m16在沙漠中使用就经常容易卡壳。原因是沙子容易进入枪管内影响开火。

"一千五百次？虽然相比其他步枪的开火次数少了一点，不过暂时也足够用了！"萧震雷说着，想了想问道："像这款步枪，兵工厂每天能生产多少支？"

罗伯特介绍道："限于工人的技术熟练度的影响，我计算过了，平均每天最多只能生产50支，因为我们暂时只有这么多熟练的工人，每个熟练工人大约需要三天到四天才能完成一支步枪的生产，平均下来就是每天生产50支"。

萧震雷闻言不由皱起了眉头。"咱们这么大的兵工厂，工具和机器设备都齐全，材料也保证充足的情况下，生产效率怎么会这么低下呢？"

罗伯特摊开手耸耸肩："没办法。工人熟练度不够啊，您想想，仅仅把枪管膛线内的一些铁刺或铁屑清除干净。让枪管内膛线的凹槽变得干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枪托的部分需要刷漆。金属部分需要打磨抛光，这些工序都是很耗时的。还有步枪不比手枪，步枪的组装比手枪要麻

烦得多，在组装之前的每个零件抛光打磨都是很耗时的！”

萧震雷想起了流水生产线，在工具和生产机器设备齐全的条件下，设计一条流水线生产线无疑会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设计得好，节省不必要浪费的时间，生产效率提高好几倍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按照现在的制造工序，几乎是每一个工人把制造步枪的所有工序都包揽了，难怪罗伯特说一个工人制造一支步枪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这怎么行，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是这种全能大师。

斟酌了一下之后，萧震雷说道：“罗伯特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设计一条流水线生产线，我们将生产一支步枪的所有生产步骤和工序拆分开来，然后让其中几个工人负责其中一道生产步骤和工序，也就是说让他们每一个人只需要做一种工序，当所有生产的零部件完成之后再进行组装，而我们可以再在各个生产步骤和生产工序之间用一条动力传送带连接起来，当一个工人完成这个零件的工序之后就把这个零件放置在传送带上，传送带会自动将这个零件传送到下一个工序由另外的工人进行下一个工序，如此一来，每一个工人只需要负责一道工序的话，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熟练的工人，这样也可以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罗伯特听了萧震雷的话，越想眼睛越亮，当他觉得这个提议完全可行，并且能够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的时候，一把抱住萧震雷狠狠的亲了一口，“噢，亲爱的萧，你真是太伟大了，这种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如果我没计算错误的话，按照你所说的设计一条这样的生产线，我们的生产效率会提高几倍，对了，您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您既然想出来这个流水线生产线的办法，我想您一定想过这其中的特点和要求吧？”

萧震雷点点头想了一下说道：“生产流水线设计要涉及多种数据的计算，在计算中要力求准确，而且这些数据之间是存在关联的。如果不清楚其中的联系，那么在流水线作业时就会节奏混乱，无法协调。所以进行流水线设计时一定要科学、合理地计算各项指标，并合理布置流水线。

首先，我们要明确流水线的类型，根据我的理解，流水生产线按照生产对象的数目可以分为单一对象流水线和多对象流水线。单一对象的流水线就是只固定生产一种产品，品种单一。属大量生产类型。而多对象流水线则是指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还可再分为：可变流水线。是固定成批轮番地生产几种产品。混合流水线。在一定时间内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在变换品种时，基本上不需要调整设备和工艺装备。

而按照生产过程的连续程度分为：连续流水线。指生产加工对象在流水线上的加工是连续不断进行的，没有等待停歇现象。它适用于大量生产，是一种理想的流水线形式。间断流水线，是指由于流水线上各工序的加工时间不相等或不成正整数倍，生产能力不平衡，生产对象在各工序之间会出现停放等待及时间间断等现象。

按产品运输方式可以分为：无专用运输设备流水线。流水线操作人员直接用手利用普通的运输器具将制品传送给下道工序。有专用运输设备流水线。采用专用运输设备在工序之间运送制品。

在设计时，我们要进行技术设计和组织设计，技术设计包括制订工艺

路线和工艺规程。设计专用设备，改装设备，设计用工装夹具，设计运输传送装置等内容。组织设计包括节奏、节拍、流水线设备的数量、设备的负荷系数、人数和传送速度。设计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布置，平面布置和点线布置等等！”

萧震雷说完的时候，罗伯特正拿着小本子用笔沙沙地记录着他刚才说的话，他笑道：“你不用记，心里清楚就行了。其实流水生产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务了，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和我们振华公司的汽车制造厂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用这种流水线生产模式，一个生产单元的工序就多大几千种，这个要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计算才能确定一条生产线上所需要的工人数目和每道工序之间的距离”。

虽然萧震雷这么说了。但是罗伯特还是用笔耐心地记下来，完了之后他拍着胸脯保证道：“总裁先生放心，我一定会为我们枪械厂设计生产一条最好的流水生产线！”

“那就拜托你了。等你设计完成并让流水生产线开始工作之后，我会奖励你的！”萧震雷拍了拍他的肩膀。又道：“对了，我觉得你还可以设计一条子弹流水生产线。我们现在生产子弹的速度太慢了，每一颗子弹的弹头还需要工人去磨，这太费时费力，而且子弹的质量还无法保证，如果采用工业标准化生产，哑弹和臭蛋的机率会大大的减少！”

罗伯特连忙答应：“好的，好的，我一定会让您满意，当我成功的时候，您也不能吝啬给我应得的奖励！”

萧震雷笑道：“当然，我说话是算数的！”说完从奥皮音的手里接过公文包拿出一叠图纸道：“这是我设计的一款手枪，与毛瑟军用手枪一样属于自动手枪，你看看能不能生产出来！”

这是萧震雷根据记忆中勃朗宁1911手枪的样子画出来的射击图纸，他对这款手枪的具体的性能参数和各零件尺寸大小都记得很清楚，因此画出来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

罗伯特接过看了看，点头道：“好的，我会认真对待此事的！”

离开了枪械生产厂之后，萧震雷又来到了火炮生产厂，之前他已经将一份迫击炮的设计图纸交给了火炮厂的总工程师美国人麦康纳，罗伯特和麦康纳都是法斯特从美国两家兵工厂忽悠过来的，而萧震雷给他们的薪水也并不低，至少相当于他们在美国薪水的两倍，年底还有年终奖。

麦康纳正带着一群中国工人技术和学徒围在一尊刚刚造出来的迫击炮面前，这是完全按照萧震雷的射击制造的，唯一不同的是，这尊迫击炮的炮管和外部零部件上还没有刷上防锈油漆。

“怎么样？我看看！”萧震雷挤过去扒开几个工人走进人群圈子内。

“噢，太漂亮了！”萧震雷看着这具泛着金属光泽的迫击炮。

麦康纳听见萧震雷称赞，当即有些得意，笑道：“当然，我和我带出来的徒弟所造出来的火炮绝对可以堪称艺术品，尽管它的钢材质量不能发射太多的炮弹，但是用两三年是绝对没问题的，等以后你们解决钢材质量的问题，这些小型火炮也可以淘汰了！”

萧震雷问道：“你们试过了吗？”

“还没有！”麦康纳摇头，“刚刚组装完成，不过按照你提供的炮弹图纸，我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一百二十多枚炮弹”。

“那我们去护卫队的营地训练场去试试打几炮？”萧震雷提议道。

“当然，我十分乐意！”麦康纳当即同意，于是萧震雷招呼几个技术工人抬着迫击炮，扛上几箱子的炮弹出了火炮生产厂，萧震雷和麦康纳乘坐小汽车，其他几个工人在工厂护卫队的保护下乘坐一辆大卡车向护卫队的训练营地方向开去。

这种大卡车是汽车生产厂制造出来的，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德国就制造出了卡车，卡车的出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因为汽车发动机马力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而已。

不久，萧震雷等人开车进了打靶场，靶场背靠一座小山，这座小山已经被挖掉了一半，石材都用来建造了振华公司的厂房和地基以及工人宿舍，剩下一半的山头被用作了护卫队打靶场的，打靶的时候弹头会射向山体的崖壁，不会打中其他不相干的人，萧震雷准备用这座小山做迫击炮的实验场地。

马汉龙得到消息也带着一些护卫队士兵赶了过来，一方面在周围警戒，防止泄密，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萧震雷招呼几个护卫队士兵过来，让他们跟着自己学习如何操作这种迫击炮，这是六十毫米口径的轻型迫击炮。

“你们看这种小型的火炮操作十分简单，弹道弯曲，可迫近目标射击，几乎不存在射击死角；炮弹从炮口装填后，依靠自身质量下滑而强迫击发，使炮弹发射出去。而且这种火炮携带方便，可以为步兵进攻提供炮火支援，尤其是山地战和堑壕战，配合步兵小单位（例如连、排、班）作战，为步兵之制式火力支援武器。特别适合于用来对付遮蔽物后方的目标。这里是调节炮口仰角的，这是炮身，这是炮架，这是座钣，这是瞄准具，这具炮就是由这四大部分组成，来，我们打一发试试！”

第227章火炮厂和弹药厂

迫击炮的实验效果很不错，萧震雷教会了几个士兵，亲自打了几炮，然后就由他们自己操作，随着炮手越来越熟练，炮击的准确性也越老越高，不仅实验了能目击到的目标，而且还对障碍后面、掩体后面以及战壕内的目标进行了炮击实验，迫击炮的命中率和精确度很高，这让麦康纳和其他一些技师和工人都很兴奋。

回到火炮生产车间之后，萧震雷对麦康纳道："我已经与罗伯特谈了生产一款步枪的事情，决定采取流水生产线的模式进行生产，这种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业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精确度都有很大的力高，我想这种流水生产线应该也是可以用在火炮的炮弹生产上面的，你有时间跟他聊聊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把火炮和炮弹的流水生产线也搞出来！"

麦康纳点头道："噢，好吧，希望能提供生产效率和产量！"

萧震雷又道："在制造的时候，我希望能尽量节约成本，要知道这种火炮很可能要对外出售，如果成本过高的话，买家就不会买单！还有，仿制克虏伯75▿，ww↑w.毫米山炮的事情进行得怎样了？"

"这件事情是密斯特赵在负责，我带你去看看吧！"麦康纳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人当即前往75山炮的仿制车间而去。

到了山炮仿制车间。萧震雷就看见很多工人都在打磨一根根粗大的炮管，还有人在造炮弹。这种克虏伯75毫米山炮在四年前江南制造局就开始仿制了，因此萧震雷派人从江南制造局挖来的造炮师傅对这个并不陌生。

克虏伯75毫米山炮是老式的架退式后膛火炮。何为架退式？即以炮架整体后退的方式完成后座！炮架分为上下两部分，炮身装载于上部分炮架之上。下炮架承载上炮架以及炮身并有一条供上炮架后座的滑轨，火炮射击后，在后坐力的推动下上炮架与炮身沿下炮架的滑轨后退通过上炮架与炮身的重量抵消后坐力，完成后座之后，由炮组成员利用绳索拉动火炮复位。架退式火炮发射时整个火炮产生较大位移，重新复位和瞄准都很浪费时间，使发射速度受到很大影响。相比之下，管退式火炮则要比架退式火炮的发射时间短很多。而现在这个时期管退式火炮已经被法国人发明出来了。

管退式火炮与架退式火炮的区别是在炮管与底座之间有一个缓冲器。以减少火炮射击时对炮架的作用力，这个缓冲器就是火炮的制退复进机，制退复进机的发明是火炮历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火炮从架退时代进入了管退时代。

管退式火炮技术现在在法国人手里还是绝对机密，德国人一直在派间谍想要窃取法国人的管退式火炮技术，但是法国人成功地躲过了德国情报机关的侦察和窃取活动，他们表面上进行弹簧式复进机构的多次试验，将敌方引入歧途。结果，德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仿制的法国野战炮。却是一种技术落后的假炮，使德国的炮兵装备落后了许多年。

萧震雷前世对各国的兵器技术发展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对水压气体式

制退复进机当然很了解，他本想现在就把管退式火炮搞出来。但是转念一想现在把这种火炮技术搞出来一旦被人发现泄露出去，各国政府肯定会如狼群一样窥视，到最后这项技术肯定是保不住的。既然如此还不如暂时不搞管退式火跑，先防止架退式火炮。一来可以先让工人和技术人员有制造火跑的经验，二来可以为军队提高火力打击力量。至于管退式火炮技术，萧震雷决定把它卖一个大价钱。

负责防止克虏伯75毫米山炮的工程师是从江南制造局挖过来的一个老师傅赵东升，他以前在江南制造局就是负责仿造这种火炮的技术人员之一，把挖过来之后，他带的一帮徒弟也都跟着过来了。

赵东升看见萧震雷等人过来立即走过来，“东家过来了，我们正在造炮！”

萧震雷问道：“赵师傅，现在每天可以造几门炮？”

赵东升道：“有了冲压机、刨床、铣床等这些机器，我们造炮的速度要比在江南制造局造炮的快多了，现在每天可以造三门炮，造炮弹五十发，只是这种炮造出来还是跟江南制造局那边的情况差不多，炮管的使用寿命要比从德国买的短得多，主要还是钢材的问题，开炮次数过多的话，炮管容易炸裂！”

萧震雷叹道：“这也是我们暂时没办法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也在尽力向西洋那边订购钢材，你们先用这些从汉阳钢铁厂买来的钢材用了再说，其实想要增加炮管的使用寿命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例采用缠丝裹紧炮管、用钢筒箍紧炮管等等这些措施，你们尽管试试看！”

赵东升点头道：“好的，东家放心！”

萧震雷看了看周围，发现已经造好的七八门山炮都是装在采用铁皮包裹着木质车轮炮架上，要知道一门山炮的重量达到了四百公斤，一般要用好几匹骡马才能拖动，而这种铁皮包裹的车轮虽然在承受力上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的道路状况对这种车轮的损伤很大，这种车轮很容易坏掉，而且火炮在拖走的时候没有弹性缓冲重量，萧震雷问道：“这个车轮难道不能换掉吗？可不可以换成橡胶轮胎的？就像汽车那种轮子！”

赵东升扭头看，顿时眼睛一亮，连忙道：“当然可以，如果换做橡胶轮胎的话，对牵引力的需要就小很多，原本要用三匹骡马拖着走的，换成橡胶车轮之后只需要用两匹骡马了，只不过换橡胶车轮的成本要大一些！”

萧震雷想了想挥手道：“换，你跟汽车制造厂那边订购一批，全部换上橡胶轮胎！用这种木质车轮如果碰到下雨天让火炮陷进淤泥当中，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好，我等会就去汽车制造厂那边!”

从火炮制造厂出来之后，萧震雷想了想又把罗伯特、麦康纳和宋世杰等人找来进行商量，决定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的制造单独分离出来，成立一个单独的弹药生产厂，他把这个想法跟几人说出来了。

几人想了想也觉得这样很好，一个厂专门负责生产一种武器，枪械厂就生产枪支，火炮厂就生产火炮，而弹药就生产弹药，如此一来生产方面

就不会产生冲突和混乱，各人负责各人的工作，不过枪械厂和火炮厂都要与弹药厂进行沟通和协商，制定相关配套的标准。

萧震雷道："关于弹药的生产，我们不能一直用手工的方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不合格的产品太多，要知道这是要用在战场上的，如果关键时刻子弹打不响，而敌人又冲上来了，这不是要人命吗？所以我要提一个要求，关于弹药的制造，例如弹头、弹壳、底火一定要进行高精度机器制造，我们现在有生产这些设备的机器，为什么不制造这种流水生产线的设备？有了这种设备，不仅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也减少了因为人为不小心产生的误差造成的哑弹和臭弹，当这些部件都用机器制造完成之后，可以采用人工填装火药的方式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将所有生产环节全部采用全自动生产模式，关于成立弹药厂的事情还请诸位多多配合，可能要从你们的厂里抽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还请你们多多支持"。

萧震雷说完后，其他几人都点了点头，认为以现在的条件确实可以将这些零部件用机器生产出来，不需要进行人工打磨弹头了。

会议结束后，萧震雷将宋世杰留下来问道："老宋，关于成立弹药厂的事情，你对弹药厂的厂长人选和主要技术工程师人选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宋世杰想了想摇头道："这件事情还是您自个拿主意吧，我对弹药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不太懂，技术工程师肯定要有很好的技术，而这个厂长对于技术要求不高，但至少也是要懂一些的，我还真给不了您什么建议"。

法斯特忽悠过来的人当中还有好几个技术很不错的武器方面的工程师，这些人做技术工程师还是可以的，可让他们当厂长就不行了，他不能把这种机密工厂的管理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人，也是振华公司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铁血救国社的不负责任。

那么到底让谁来负责弹药厂呢？萧震雷想了想，脑子里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从汉阳兵工厂挖过来的，叫高阳，三十多岁，人才和人品方面是不错的，如果不是汉阳兵工厂那边薪水都发不下来了，他肯定是不会跳槽的，仔细权衡了一番之后，萧震雷决定让高阳负责弹药厂，至于技术总工程师从那些美国来的技术人员当中挑选一个出任。另外由宋世杰全面负责三个武器制造厂，即枪械厂、火炮厂和弹药厂，这三个厂脱离振华公司而存在，不受振华公司的管理，以免机密泄露。

第228章见盛大人

十一月底，萧震雷召集振华公司所有高层人员召开了关于筹建炼钢厂的会议，在会议中，萧震雷举例说明了缺乏自己的炼钢厂在钢材原料上必然受制于人的窘迫状态，现在西方各国都在进行军备竞赛，除了美国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国家还有多余的钢材在国际上出售，即便有，出货量也是少得可怜。

而现在振华公司所用的钢材基本上都是汉阳钢铁厂购买，少数是从外国进口，可外国进口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汉阳钢铁厂能够出售给振华公司的钢材也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汉阳钢铁厂的铁矿石来源基地大冶铁矿已经被日本人全面控制，而且汉阳钢铁厂炼钢所采用的焦煤按照合同规定必须每年必须要采购日本多少吨焦煤。

1904年1月5日，盛轩淮与日本制铁所代表、日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及日本兴业银行理事井上辰九郎签订了《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及三个附件。合同规定：大冶矿局订借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金300万元，以三十年为期，年息六厘；大冶铁矿现有及将来接7≥，w◎ww.展之运矿铁路、矿山吊车、车辆、房屋、修理机器厂（下陆机厂）为借款担保；以矿石价偿还本息，不得还现款；头等矿石每吨3日元，二等矿石每吨2.2日元。矿价10年商定一次。

合同还规定，铁矿之外。其附属铁道、建筑物及机器等一切物件必须作为借款抵押，并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将上述抵押品出让或抵押与他国政府和私人。同时，还必须要求对方允诺雇用日本技师。在谈判中，盛轩淮因要钱改造扩建铁厂，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大都接受了。只是对聘请日本技师提出了异议，日方解释说，日本技师归他节制，他也就同意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奸计。此合同签订后，日本便全面控制了大冶铁矿，大冶铁矿成了日本八幡制铁所的矿石基地。

想想看。炼钢所需要的两个主要原料一个是铁矿石，另一个是焦煤，这两样都被日本人控制了来源，汉阳钢铁厂还如何进行盈利？直到去年，盛轩淮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公司成立后，企业才开始盈利。

这也是清**，如果国家强大。完全可以违反这个合同，不履行这个不公平的合同，日本人也只能干瞪眼，可是因为清廷无能。盛轩淮事后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了之后再反悔已经是来不及，他也不敢不履行那份不公平的合同。

萧震雷在振华公司高层会议上说："我们能够从汉阳钢铁厂购买的钢材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公司的需求了，现阶段我们只能向国际上购买。但是价格要贵很多，可是这也没有办法。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我们必须要筹建自己的炼钢厂。炼钢的焦煤可以从萍乡煤矿购买，现在这座煤矿还没有被日本人控制，炼钢需要的铁矿石，我们可以用廉价的废旧钢铁代替，或者从美国、南美洲和澳洲进口，解决了这几个问题，我们还必须要购买炼钢炉，据我所知现在国际上西方列强国家都已经使用了新式炼钢转

炉。另外，我们还要求炼铁炼钢的技术人员，前面几个问题好办，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最后一点，我们缺乏技术人员，这个是最难解决的！”

这时总经理比利时人霍尔开口道：“总裁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向你推荐一位冶金技术工程师，他是荷兰人，叫威廉姆斯，他是我在英国求学时的同学，他曾经在德国的钢铁冶金工业工作过，现在赋闲在家，如果你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我想他应该可以帮到我们的忙！”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他愿意来中国吗？”

“我想我可以说服他！”

“那么他的人品如何呢？请恕我无礼，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一旦确定他是我们需要的人才，那么购买炼钢设备的事情，我就想委托他进行，你要知道这可是涉及到几百万两银子的生意，我不想我的钱被人骗走！”

霍尔闻言表示理解，回答道：“当然，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他是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后说道：“好吧，散会之后他跟他联系一下，最迟两个月，我就会动身前往欧洲，到时候我会和他见面，如果确定他就是我们需要的人，那么我就将购买炼钢设备的事情委托给他进行，现在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由我去购买这种设备，卖方可能会对我们设置技术障碍，但是由西方人购买却不同了”。

霍尔答应道：“好的，我会很快着手进行这件事情！”

过了几天，萧震雷得到了一个消息，汉冶萍公司即将在上海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由盛轩淮主持这次的股东大会，萧震雷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前往盛轩淮下榻之处求见。

招商轮船局大楼。

“大人，外面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振华公司总裁萧震雷，他想见您，这是他的名刺！”一个随从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烫金的名帖双手递了过去。

“萧震雷？这个年轻人我听过！”盛轩淮接过名刺看了看，有些诧异道：“他不是蔡乃煌的人吗？怎么会来拜会老夫？”

盛轩淮可不是一个消息闭塞的人，上海滩以及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他都清楚得很，而他虽然跟老袁都是出自李鸿章的门下，但是两人又有些不对付，蔡乃煌是老袁的人，而萧震雷是蔡乃煌的人，他还是分得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明显是对头的人找来干什么？刚想让随从拒绝不见，但转念一想还是见见为好，于是吩咐道：“让他进来吧！”

“是，大人！”

不久，萧震雷在那随从的带路下来到了盛轩淮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布置得古色古香，既有中国元素，却也不乏西方装饰。

“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参见大人！”萧震雷穿着一身新军军装，行了一个军礼，而不是跪礼。

“哈哈哈，免礼免礼，萧标统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啊，年纪轻轻就出任了新军四十六标标统，还创办了偌大的振华公司，前途无量啊！”盛轩

淮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让萧震雷坐下。

两人分宾主坐下后，萧震雷笑道："小子这点成就与盛大人相比算不了什么，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随从很快端上来茶水，盛轩淮端着茶杯问道："萧标统这次来见老夫有何事啊？"

萧震雷刚喝了一口茶，闻言便放下茶杯道："为救汉冶萍公司而来！"

盛轩淮闻言差点把刚喝到嘴里的茶水喷出来，强行忍住咽下茶水或用手帕擦了擦嘴角，笑道："年轻人口气倒不小，汉冶萍好端端的，何须要你来救？"

萧震雷摇了摇头道："盛大人，咱们明人不说暗话，1899年2月，你与日本制铁所长官和田签订了《煤焦铁矿互售合同》。合同规定：日本制铁所向大冶铁矿购买铁矿石，第一年为5万吨，第二年以后数目，于本年三月议院议准后订定；汉阳铁厂购日本煤焦每年至少三、四万吨，价格面议；铁矿附近产铁山场，除汉阳铁厂自用外，如有别项销路，必须先供日本5万吨，如日本要加买矿石，必须照办。还规定大冶铁矿不得将铁矿石卖与中国地方另设洋人股份之铁厂，日本制铁所要委派委员二、三名常驻大冶石灰窑、铁山两地。

1900年，日本根据合同，派西泽公雄为大冶铁矿监督，在石灰窑江边建西式房屋两栋作为办公处。派驻石灰窑的日本人，除西泽公雄外，还有松尾茂条、加滕直三、石板益太郎、小野雄尾、松平卯三郎、浦瓞、弗楞克麟，远远超过合同规定的人数。日本从此开始实施对大冶铁矿的控制。

还有，在1904年，你又与日本签订了《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及三个附件，内容我就不说了，你是签订合同的人，当应该知道具体的条款，这个条约的签订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大冶铁矿的全面控制。

这些条款让汉阳钢铁厂所需要的两大原材料都被日本人全部控制，因此汉阳钢铁厂就算是更新了炼钢设备的情况下也迟迟不能盈利，这些我说的没错吧？您倒是看出来自己被日本人耍了，因此将大冶铁矿、汉阳钢铁厂和萍乡煤矿进行了合并，整合了资源，减少了浪费，这才让汉冶萍公司略有盈余，听说你又准备召开股东大会要在大冶铁矿附近建设新铁厂专门炼生铁，要向商家们招收1500万两商股，我说您这是要把那些商家坑死啊！"

盛轩淮一听，见萧震雷说破了自己被日本人坑了的糗事，顿时心中恼怒，大怒道："混账小子，向商家招股是为了将汉冶萍公司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这又如何是坑商家了？你今日不与老夫说个明白，老夫定不饶你！"

第229章买炼钢炉

萧震雷笑道：“大人别急嘛，我知道您的想法，按照现在汉冶萍的生产规模由于之前签订条款的问题而处处受制于日本人，您想用扩大生产规模的办法脱离日本人的控制，这个我是理解的，原本现在汉阳钢铁厂每年需要的焦煤也只需要三、四万吨，向日本人采购足够了，可是由于合同条款的约束，在价格上日本人说多少就是多少，这让汉冶萍公司吃了大亏，可是在你与日本人签订的合同中却将大冶铁矿的铁矿石当做贷款本息偿还给日本人的价格定死了，头等矿石每吨3日元，二等矿石每吨2.2日元，矿价10年商定一次。而且还不得还现款，只能以矿石偿还本息，我真的想不通，大人您当时为什么会签定这么对自己不公平的条款！而如果汉冶萍公司扩大生产规模的话，所需要的焦煤就远远不止三、四万吨了，除去三四万吨必须向日本采购之外，其他的就可以向其他国家采购，从而在焦煤上就不受日本人控制了，而如果新建一个炼铁厂开始投产之后，本身需要的铁矿石恐怕连自身需求都满足不了，那就不可能卖给日本人了，那么日本人控制大冶铁矿，把大冶铁矿当做铁矿石基地的阴谋就破产了，盛大人，我没说错吧？但是您想过吗？连我都看出来您的用心了，日本人会看不出来？他们会没有新的动作？”

□，↖x.n≡et

盛轩淮听了萧震雷的话，浑身惊出一声冷汗，冷冷道：“那你今天过来就是来告诉老夫你看出来老夫的谋划了？”

“当然不是。现在汉冶萍公司是商办公司了，大人如果不想让它继续亏损下去的。到最后被日本人吞掉的话，就把您在这个公司的股份卖给我吧！”

盛轩淮气极而笑：“哈。我看你是在做梦！来人，送客！”

萧震雷起身笑道：“大人，我希望您考虑考虑，如果回心转意的话，可以派人到振华公司去找我，标下告辞！”

萧震雷很清楚，盛轩淮要向商家招股两千万元的想法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了，汉冶萍公司如期召开了第一届股东大会。盛轩淮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要在大冶铁矿附近新建一座新炼铁厂，要招股两千万元，这个提议得到了股东们的一致赞同，股东们不能不赞同，因为盛轩淮现在的官职是正二品邮传部右侍郎，虽然名义上说汉冶萍公司由官督商办完全改成商办公司，但限于盛轩淮的身份，股东们谁敢反对他的提议？他可是正二品的高官，股东们都只是平头商人。反对他的提议是不想混了？因此在股东大会上，他的提议得到了全票通过，此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但是招股两千万元的事情进展缓慢。让原来的股东出钱他们肯定不干，那么这些钱只能向外界商民招收。

新建一个炼铁厂完全用不到两千万元，最多**百万元。至于多出来的钱，盛轩淮肯定是有其他的用途。即便是想招收，到**万商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界知道此事之后，商人们反应平平，招股的事情进展缓慢。

萧震雷一直在等待盛轩淮的答复，但是盛轩淮好像根本不为所动，不但继续向外界招股，而且也不派人过来回绝他，他心向难道盛轩淮已经有了什么办法搪塞日本人不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萧震雷就只能感到遗憾了，不过只要盛轩淮在再向日本人借款，不再中日本人的奸计，日本人也只能把持大冶铁矿的开采工作，并不能占有大冶铁矿，而汉冶萍公司则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萧震雷原本打算如果能买下汉冶萍公司的最大股份，就可以不必另外筹建钢铁公司，有现成的何乐而不为？他的打算其实也和盛轩淮一样，买下汉冶萍之后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另外寻找铁矿原料基地，等这些措施来让汉冶萍公司脱离日本人的监管，历史上盛轩淮就是这么干的，但是盛轩淮没有招收足够的商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再次向日本人借款，日本人当然愿意，这样他们又可以提新的条件，后来签订的合同果然造成了汉冶萍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了命脉。

可是萧震雷知道自己太一厢情愿了，盛轩淮不同意的情况下，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而且盛轩淮也不是现在的他能够对付得了的。

既然不能买下汉冶萍，萧震雷现在也只能自己筹建钢铁公司，如果能够从萍乡煤矿买到燃煤，也能够从大冶铁矿买到铁矿石最好，如果买不到，那就只能从外国购买焦煤，从外购购买废旧钢材和铁矿石进行炼钢，先把架子打起来，先期不需要多大的产量，只要能够维持为军队造枪造炮造弹药以及维持振华公司所需要的钢材就足够了，等以后掌握了一定的政权之后再自己开采煤矿和铁矿，据他所知，在江苏境内就有煤矿和铁矿，脉矿所在地他也是清楚的，虽然储量不是很大，但是只要能够满足钢铁公司的需求量就完全可以了。

筹建钢铁公司就需要炼钢炉和相关的机械设备，现在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钢材都是平炉炼出来的，平炉炼钢也是主流技术，只是平炉的制造工艺复杂，自己生产好像不大可能，他手下人没人懂那玩意，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西方国家买一台，买回来之后把炼钢炉的结构研究清楚，然后自己制造，在使用的过程中看看能否改进。

要买炼钢炉，萧震雷决定还是找德国人鲍尔，这个人的路子比较广，而且德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没有英国等国那么严格。萧震雷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女孩了，他这次去见鲍尔决定把两女一起带去，既照顾了自己做正事。也可以和她们俩在一起，与鲍尔谈完了还可以跟她们一起去吃午饭。

礼和洋行经理鲍尔对萧震雷的到来非常高兴。萧震雷每次来找他都会带来一笔不小的生意，这才是他看见萧震雷就高兴的理由。在他的眼力，萧震雷完全就是一个金主。

“哈，萧先生，好像有几个月没有看见你了，听说你最近混军队去了，而且似乎还混得不错，我想你这次来肯定是来向我采购军火的，对不对？”鲍尔一脸欢天喜地的迎接着萧震雷，当他看到萧震雷身边的王亚男和程碧瑶的时候。脸上露出的笑容更多了，“噢，我的上帝啊，我看见谁了？这不是我们最美丽的王小姐和程小姐吗？两位小姐好，很荣幸再次见

到你们，请到我的办公室里喝点东西！”

来到鲍尔的办公室，鲍尔分别给他们每个人倒上了一杯咖啡，他自己也端着一杯咖啡跟萧震雷三人聊得眉飞色舞。

他喋喋不休道：“噢，萧。我记得你一个多月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把总，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支军队的标统了？要知道标统在我们德国可是相当于团长啊，你真是让我羡慕，想当年我也是当过兵的人。只可惜那时候我只是混到了一个中士就退伍了，真是太可惜了！”

萧震雷耸耸肩膀：“没办法，因为我长得太帅了。你知道在我们这儿很多时候长得帅也是升官的资本之一！”

萧震雷的自我调侃立即招来了两女的联手围攻，王亚男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我怎么不知道长得帅也是升官的资本之一？你这都是瞎编出来的！”

“对，我看你就是臭美！”程碧瑶也一副娇嗔的模样说了一句。

鲍尔也被萧震雷给逗乐了。他刚开始还不知道萧震雷是在开玩笑，直到两女都围攻萧震雷之时才看出来。

“哈哈哈，你们三个很有趣，噢，我真是羡慕你们！”鲍尔一脸羡慕地看着萧震雷，随即又想起了正事，“萧，说吧，这次你准备要多少武器？我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任何需求！”他大手一挥，十分豪气的样子。

见到鲍尔说起4了正事，程碧瑶和王亚男也不与萧震雷打闹了，乖乖地坐在他身边喝咖啡，萧震雷放下咖啡杯子笑道：“鲍尔，这次我还真不是为了军火的事情，我们这支军队的军火上面已经拨付下来了，大部分都是汉阳兵工厂出来的，虽然我很想买你的，但是你知道上头给我的，我不能不要，除非我不想当这支军队的主官了！”

鲍尔不由有些失望，失望之色都表现在脸上，他又问道：“那你这次过来不仅仅是想跟我聊天吧，噢，上帝啊，我可不想看你们三个在这里打情骂俏！”

萧震雷笑了笑道：“好吧，我这次过来确实给你带来了一大笔生意，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做了！”

有生意不做是傻瓜，只要有一个铜板的利润，鲍尔都相信自己为了这点利润可以跑断腿，谁叫他是一个生意人呢？他连忙道：“什么生意？你先说说看？”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后说道：“我最近在考虑新建一家钢铁公司，原本打算直接将汉冶萍公司买过来算了，但是我们亲爱的盛大人不想卖给我，他宁愿让这家公司继续亏损下去，没办法，既然他不肯买，我只好自己来筹建一家钢铁公司，你知道筹建钢铁公司需要购买炼钢炉，在这方面你有什么门路吗？”

鲍尔听得眼睛一亮，连忙道：“萧，你想购买炼钢炉找我绝对是找对人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上面的那些老板当中就有是从事生产这个行当的，如果你把购买炼钢炉的生意交给我，我绝对可以买回来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钢炉！”

萧震雷严肃道：“亲爱的鲍尔，你应该跟清楚我的脾气，这次我不要

旧货了，我要一台全新的炼钢炉，据我所知，现在各国已经普遍采用了平炉炼钢，我不希望买来一台受原材料限制很大的转炉！”

确实如此，如今的西方列量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基本上都废弃了转炉炼钢，而普遍采用了平炉炼钢，最早使用平炉炼钢的是法国人马丁，因此平炉又被称为马丁炉，平炉炼钢法同当时的转炉炼钢法比较有下述特点：一是可大量使用废钢，而且生铁和废钢配比灵活；二是对铁水成分的要求不像转炉那样严格，可使用转炉不能用的普通生铁；三是能炼的钢种比转炉多，质量较好。因此，碱性平炉炼钢法问世后就为各国广泛采用，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炼钢方法。这种炼钢法直到六十年代才被氧气转炉和电炉所代替。

鲍尔耸耸肩膀道：“好吧，你是一个很了解世界工业技术发展现状的人，这在你们大清国真的不多见，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得那么多的，你放心吧，平炉炼钢在各国也不是什么高新技术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如果你把这个订单给我，我保证给你弄来最好的平炉，你要买多大的平炉？”

萧震雷想了想道：“至少要比汉阳钢铁厂的平炉大！另外，我可能要亲自去德国看看一看样品才能确定下来，订单我可以给你，不过我要去德国看样品！”

鲍尔无所谓，只要能拿到订单，至于萧震雷是否要去德国看样品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没问题，对此我代表我们礼和洋行对你去德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如果您去了德国能够买更多的工厂产品，我们就更高兴了！”

去德国必须要找一个理由，萧震雷沉吟片刻又道：“鲍尔，你知道我现在是四十六标的标统，没有特殊的原因，我是不能擅自离开驻地和中国的，这次回上海滩还是偷偷溜回来的，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想想办法，给我找一个足够去德国、却又不会引起我的上司不满的理由！”

鲍尔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道：“我在德国国防部有一个朋友，我给他发一封电报，让他以军事交流的名义向你发出邀请，我想有了这个理由，你的上司应该不会对你离开驻地和中国感到不满吧？”

“ok！”萧震雷很满意，“就这么定了！”

第230章卖火炮技术（1）

买炼钢平炉的事情定下来之后，鲍尔又道："萧，正好我这里也有一庄生意给你，如果今天你不来，可能过几天我会去找你！"

"哦？"萧震雷来了兴趣，问道："你有什么生意给我？"

鲍尔笑道："我看了你们公司生产的汽车和卡车，感觉很不错，你们公司生产的汽车比福特汽车在外形上要美观很多，而且坐在里面的舒适度不是福特汽车能比，而且发动机功率大，汽车速度也比福特汽车要快，还有那种绿皮卡车，我感觉那是一种载重量很大的卡车，对道路的要求不高，所以我想先订购二百辆汽车运到德国去试试水，那种绿皮卡车订购一百辆，看没有市场，不知道你的振华公司多久可以完成这笔订单？"

萧震雷闻言竖起手指："一个月，你需要的二百辆汽车和一百辆绿皮卡车就可以出厂，只是你这笔订单也太少了一点吧，你知道我公司已经把多少辆这种汽车卖去美国了吗？"

"多少？"

"汽车四千两，卡车一千两，现在我公司的生产任务都排到明年年底了！不过如果你要的话，我会让公司那边先把货给你"。

鲍尔还价道："价钱上可不可以优惠一些？"

萧震雷摇头道："鲍尔，你要知道我公司生产的汽车出厂价都是透明的，上海滩任何一家洋行经理都非常清楚，再说了，作为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利润，他怎么会有动力？你总得让我赚点钱吧？我公司还有几千人要养！"

鲍尔继续争取："我不要你降太多。每一辆少两百美元！"

"这不可能，这会扰乱市场的。我不会干这种自损利益的事情，如果被其他洋行的经理知道我给你另外一个价格，你知道我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抗议吗？以后我还用不用做生意在？这样吧，鲍尔，看在我们两个是老朋友的份上，我给你每辆汽车赠送一套装饰品"。

鲍尔将萧震雷态度坚决，看来是真的不能降价，他只好同意，有装饰品总比没有的好。这些东西卖出去也是一笔钱，虽然是数目不大，好歹蚊子腿也是肉不是？

双方立即找来律师签订了合同和意向书，合同是鲍尔向振华公司采购两百辆汽车和一百辆卡车的合同，意向书是萧震雷准备向礼和洋行采购一台炼钢平炉的意向书，因为萧震雷还要亲自去德国看平炉的样品，所以暂时只能签订合作意向书，等谈妥之后就签合同。

将一个钢铁公司建起来需要的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仅仅买一台平炉就要花不少钱。而且短时间之内要需要从国外购买铁矿石、废旧钢材和焦煤，这些都需要海量的资金，尽管萧震雷知道这些完全可以在掌握一定的政权之后再来做，但是他知道这种事情越早做越好。

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萧震雷把振华公司的财务总监兼任振华商业银行的总经理陈晖祖找了过来询问。

"光浦，我准备新建一个钢铁公司，需要的资金不在少数。现在振华

公司财务部那边和振华商业银行这边除去必要的流动资金之外，你可以抽调多少钱出来？”
陈晖祖闻言皱了皱眉道。问道：“总裁，建钢铁公司大约需要投入多少钱之后才能进入投产盈利期？”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我估计最少也要五百万两左右！”
陈晖祖摇头道：“总裁。除去必要的流动资金之外，我现在最多只能拿出一百万两给你，因为我们没钱了！”
萧震雷闻言眉头紧锁起来，“没钱了？怎么会这样？这几个月，我们公司的汽车和卡车还有自行车的销售情况都还可以啊，怎么就没钱了？”
陈晖祖道：“是的，我们这几个的汽车、卡车、自行车，绳子机械制造厂生产从机器都卖得很好，但是您忘了，您在这段时间也花去了很多，新建了枪械制造厂、火炮厂，弹药厂，另外电灯公司的李书林从我这里提走了五百万两收购市面上的橡胶股票，这是你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还有纺织厂、制衣厂都还暂时没有盈利，只能保持一个不亏损的状态！”
萧震雷点了点头：“好吧，我知道了！”
送走了陈晖祖之后，萧震雷点燃一支烟，吸着烟陷入了沉思，现在没钱了，怎么办？筹建钢铁公司的事情是必须要进行的，这事不能拖，而且接下来他要出国，先要去法国，然后是英国，再去德国，最后去美国，再从美国转回来，这次出国他是准备大捞一笔的，想大捞一笔没有足够的本钱可不行，去哪儿搞钱呢？
书房里烟雾缭绕，萧震雷在这里已经坐了两个小时了，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去抢银行，抢租界的外国银行，但是他知道不能这么做，上次抢码头的军火仓库，大闹法场，又闯了法租界，已经引起法租界、公共租界、清廷的格外关注了，如果不是他用了很长时间擦屁股才免于暴露，后果都不堪设想，这种直接触动当局神经的事情不能再干了。
各国设在上海滩的银行有没有钱？有钱，绝对的有钱，但是萧震雷知道即便是把其中几家银行抢光，那钱也不能用，市面上出现大量的钞票和金银，租界当局的巡捕房并非吃干饭的，一旦把各国洋人都惹怒了，他只怕也混不下去了，巡捕房绝对会根据这些钞票和金银的线索追查到底，现在正是铁血救国社大力发展时期，他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如果想要搞到钱，最好还是走正规途径。
除了卖武器技术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萧震雷想了很久，还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现在就事实这个办法的话，那么到了明年橡胶股灾爆发时，只怕上海滩那些钱庄、银行、票号和参与橡胶股炒股的土豪们损失肯定比例历史上还要大得多。
萧震雷权衡了很久，历史上那些钱都被洋人赚走了，与其让洋人赚走，还不如让他赚了来发展国家的工业。
一个晚上，萧震雷抽掉了几包烟，快要天亮的时候才睡下，到早上七点钟就醒来了，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洗漱一番吃了早餐之后，他便出了门，这次他再次来到了礼和洋行。
“噢，亲爱的萧，你今天怎么来了？难道你又给我带来了一笔生意

吗？”鲍尔对萧震雷才隔了两天就再次到访赶到非常惊讶。

萧震雷笑道：“没错，今天我给你又带来了一笔生意，我相信这笔生意对你以后的人生来说至关重要，在很多年以后，你再次回想起来的时候，一定会从心底感激我的！”

“得了吧！”鲍尔并不领情，他已经习惯了萧震雷跟他开玩笑，“这是生意，先生，是生意就不存在感激的问题！”

萧震雷纠正道：“可是这次的生意与以往不同！”

“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生意都是一样的，赚钱和配钱，就这么简单！”鲍尔说着摊了摊手耸耸肩膀。

萧震雷掏出烟盒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鲍尔看着他点燃也不说话，萧震雷吸了几口烟之后说道：“鲍尔，据我所知，你的上头老板当中有几个是开军火公司的，这没错吧？”

鲍尔闻言笑道：“当然，这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

“我听说德国国防部一直在想要把法国人的新式火炮技术搞到手，为此，德国不惜派了很多情报人员前往法国，可是直到现在为止，那些德国情报人员依然一无所获，而且还被法国人耍得团团转！”

“等等，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难道？”涉及到这种机密时间，鲍尔神色严肃起来，此时他看上去像一个刻板、严厉的家伙。

萧震雷点头道：“没错，我有一位朋友，他得到了法国人的这门新式火炮技术，并且对之了如指掌，还拥有完整的技术资料，他委托我帮他卖一个好价钱，这个新式火炮技术是德**方十分眼馋的，如果你的老板的武器公司获得这项新式火炮技术，然后将它吃透并且生产出样品，我想德**方肯定会给你的老板的武器公司下大量的采购定单，而你作为这个买卖的介绍人和中间人，你的老板在发大财之余，难道会忘记你这个功臣吗？”

没错，萧震雷就是想把管退式制退复进火炮技术卖给鲍尔上面老板的武器公司，按理说他应该去找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哈豪森，与哈豪森谈判，但是萧震雷却不想与德国官方打交道，如果德**方知道他有这项技术，会舍得花钱购买？答案是否定的，个人与一个国家做买卖，除非这个国家太仁慈，否则双方都不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这个买卖根本谈不成，而且德国国防部还会派出间谍过来搞他，想尽办法夺走技术资料，萧震雷才不会做这种傻事，而与鲍尔的老板做生意则不同，双方都是生意人，有条件可以谈，价钱都好商量。

第231章卖火炮技术（2）

鲍尔动心了，他不能不动心，萧震雷说得没错，尽管在这桩生意中他赚不到钱，拿不到佣金，可是他的上头老板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功劳，这是用钱都买不来的。不过这桩生意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萧震雷所掌握的管退式火炮技术是真的，而不是哄人的玩意。

鲍尔抽了一口雪茄问道：“萧，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要我怎么相信你所掌握技术是真的呢？”

萧震雷笑道：“据我所知，法国人一直在研究水压弹簧式制退复进技术，而这些人他们一直都在从事这项技术的实验，但是直到现在依然也没有成功，呵呵，其实他们早就把管退式火炮技术研究出来了，现在做的那些实验只不过是在欺骗德国间谍的眼睛而已，而那些德国间谍还傻乎乎地盯了好多年，真是可悲啊，被人玩了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完成的管退式火炮制退复进技术采用的类型是水压气体式，我只能说这么多，这玩意其实不复杂，我只要说出一点点相关的内容，那些脑子转得飞快的科技人员就会把它弄出来，但是我不说，你们的技术人员就算在研究十年也只能跟在法国人后面吃灰，而且现在欧洲形势极为复杂，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大战呢？这个时候德国的火炮发射精准度和发射速度相比法国∝，w√ww.人的火炮相差好几倍，你认为德国陆军会遭到什么样的打击？法国人的火炮打了三、四发炮弹，而你们德国人的火炮才打了一发，就凭这个发射速度上的差距。法国人就能打得你们德国人满地找牙！”

鲍尔越听脸色越白，他是经历过战争的。当然明白火炮技术上的差距会给战斗双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铺天盖地的炮弹落下来。对方凭借发射速度就能够稳稳地压住你一头，而且在你发现对方的炮兵阵地时，对方的火炮早就将炮弹打过来了。

鲍尔又担心被萧震雷忽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买卖，他很清楚这项火炮技术的价值，而且萧震雷也绝对会狮子大开口，思索了一番之后，他咬牙道：“我必须要看到相关技术资料！”

萧震雷摇头道：“鲍尔，我们是老朋友了。如果能够给你看，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刚才我说了，这技术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会骗你吗？以前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每次过来都给你带来了生意，这次也不例外，你应该相信我。当然如果你我不能互相信任，我也无能为力，那我只能为我的朋友另外找买家，噢。我认为俄国人和英国人不错，据我所知他们和德国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如果让他们得到这样的技术。而德国又没有这样的技术，我恐怕这对德国将是一场灾难！”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以身为德国公民为荣的德国人，鲍尔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法国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火炮技术，德国也必须拥有！

“好吧，萧，看在我们以前合作良好和你我之间友情的份上，我选择相信你，但是你也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做不了主，我只能作为中间人把这

件事报告上去，上面的老板是什么态度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的老板对这桩有兴趣的话，他肯定是会委托我来跟你谈判的，刚刚好，我们礼和洋行在上海滩这边有几个懂火炮技术的人，如果我的老板委托我跟你谈判，并且我们之间达成协议，那么我和你肯定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技术资料经过我方人员的验证没有问题，你才能拿走钱！”

在牵涉到巨额利益的问题上，再好的关系也只能靠边站，鲍尔这番话就表明了立场，意思是希望萧震雷不要拿假的技术资料来哄骗他，否则即使萧震雷拿到了钱也带不走。

萧震雷也严肃道：“你完全可以放心，只要我们之间达成协议，我不但会把技术资料卖给你，而且在交易的时候还会有实物供你们参剐究，以我的公司现在的设备，只要有技术资料，你认为我的公司会造不出来这种火炮吗？”

这番话让鲍尔的眼睛一亮，“对啊，以萧震雷的振华公司现在机器设备，只要有技术资料，完全可以造出实物，到时候拿着技术资料对照实物火炮进行一番参剐究，就不怕出问题了！

“好吧，我希望你真的拥有真正的技术资料，并且非常期待！”鲍尔说着站起来伸出了右手。

萧震雷伸手握住摇了摇，冷冷道：“鲍尔，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如果你们拿到了技术资料，也参剐究了实物火炮，却想黑吃黑不给钱，到时候可别怪我心狠手辣，我现在可是有一个团的兵力，惹火了我，我会不顾一切让你和你的人永远留在中国！”

鲍尔心中一凛，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平时喜欢跟他开玩笑的清国人此时却拥有完全不一样的气质，这种气质和这样的眼神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当然，当然，萧，我们已经有过几百万的生意了，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们德国人不缺钱！”

萧震雷离开之后，鲍尔立即给礼和洋行德国总部发电报，他的上头老板收到他的电报之后，对电报上所说的火炮技术非常感兴趣，其实不是那位老板感兴趣，是德国国防部感兴趣，只要德国国防部感兴趣，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买卖，德国现在正在扩军备战，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进行军备竞赛，只要他得到这项技术并且把它用在火炮上，就不怕德**方不为此买单。

过了两天，鲍尔收到了德国总部发来的电报，委托他与萧震雷进行谈判，这件事情被鲍尔预料到了，因为萧震雷不可能携带资料去德国，谁也不是傻子，唯一的谈判地点就是在这十里洋场，而且负责谈判的人就是他鲍尔。

而此时萧震雷正在火炮制造工厂和工程师麦康纳观看工人制造制退复进器的零部件。制退复进机分制退和复进两部分。制退机由制退管、活塞及液体组成，制退管与炮身后端之连臂相连，火炮发射时，炮身带动制退管后退，活塞一端之液体因受压力，自漏口流至另一端，此时液体即发生一种抵抗力，以徐徐制止炮身后坐。复进机系利用气体吸收后坐力之一部

分，待后坐结束时，被压缩之气体，因其伸张将后坐体推至原位。这样，通过制退复进机这个中介，炮管和炮架实现了弹性连接，既有利于减轻火炮的重量，又为提高发射速度创造了条件。

制造这些制退复进器的零部件其实并不难，几个熟练的工人按照萧震雷根据前世的记忆画出的图纸很快就将所有的零部件给制造出来，这东西是按照克努伯75毫米山炮的炮架尺寸大小造出来的，先把一门仿制的克虏伯75毫米山炮的炮管用吊绳吊起来，然后在炮架上安装制退复进器，再将炮管安装在制退复进器上。其实这种后坐原理早就被德国人豪森内发明出来了，但德**队拒绝采用这一专利。而法国于1894年从豪森内手里购买了这项专利，并根据它研制了具有液压气功式驻退复进装置的炮架，称之为弹性炮架。炮身安装在弹性炮架上，可大大缓冲发射时的后坐力，使火炮不致移位，使发射速度和精度得到提高，并使火炮的重量得以减轻。弹性炮架的采用缓和了增大火炮威力与提高机动性的矛盾，并使火炮的基本结构趋于完善。法国买来德国人的先进发明专利，又对德国人进行保密和欺骗，还反过来打击德国人。

这个制退复进器是为专门为符合克虏伯75山炮的炮架大小尺寸而制作的，实际上上如果重新铸造一门大炮，完全可以将大炮的重量减轻，因为架退式大炮为了克服其强大的后坐力而故意加重了火炮的重量，而如果采用制退复进器，火炮则完全不需要铸造那么重了。

管退式火炮在开炮之后会被复进器缓缓推至原位，但是架退式火炮在开炮之后则需要三、四个炮兵用绳索将其拖回原位，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机动性也差，为了不让火炮开炮时被强大的后坐力推得向后飞，故而在制造大炮时将大炮的重量增加，这两种火炮进行对比，性能上有着天差地别。

鲍尔接到总部发来的电报之后，立即与萧震雷展开了谈判，双方在价格上互不相让，经过长达一周的谈判之后，双方终于在价钱上达成一致意见，在180万美元这个价位上成交。

这个价钱看上去有些高，其实一点都不高。现在的75毫米火炮价钱每门卖到一万多两接近两万两银子，当然这是德国火炮在中国的销售价，出厂价卖给德**方可能没这么多，但是也不会低太多，德国陆军如果要换火炮，肯定会换上既轻便又发射速度快的管退式火炮，整个德国陆军需要的火炮就多了。

第232章疯狂贷款（1）

将制退复进器技术卖给礼和洋行得到了一百八十万美元，按照此时平库银与美元的汇率，大约相当于二百四十多万两银子，这点钱还不足以将钢铁公司开起来，但是购买炼钢设备平炉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这点钱对于萧震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准备去欧洲和美洲圈钱，想要圈钱也也是需要一些本钱的，为了凑够资本，萧震雷将目光盯上了上海滩橡胶股票交易市场，这几天他时刻关注这橡胶股票交易的市场行情。

12月6日，他来到了华德路别墅，李书林一直主管着这里，并在这里悄悄吸纳各支橡胶股票，根据李书林报告，这半年多来，上海滩各支橡胶股票的股价都大幅度上涨。

萧震雷问道：“今天各橡胶股股价如何？”

李书林翻开记录本子念道：“今天的开盘价，兰格志公司股价是325两，斯尼王股价是248两，皮瑞克股价是220两，卡鲁蒙蓬股价是212两，祥茂橡胶股价是196两，地磅公司的股价是172两?”。

萧震雷拿过他手上的记录本翻开起来，经过对比，他发现这几个月各支橡胶股票的股价基本上每天都在升高，只不过有的时候升得快，有的时候升得慢，半年的时间兰格志公司的股价大约提高了两倍多接近三倍，其他公司基本上都升高了三倍，有几家公司后来者居上，股价提升十来倍。

实际上。在国际上橡胶的价格涨幅远远没有各家股票涨得这么恐怖，这个股价有很大的水分存在。从这些股价升高的情况来看，上海滩的橡胶股热度已经升高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了。

由于现在基本上没有金融管制措施。股票价格上涨根本就没有什么限制，有时候一支橡胶股票的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好几倍，这就造成了不少人在一夜之间暴富，这个情况让上海滩的人们对橡胶股票越发看好和热衷参与其中了，虽然没有后来到疯狂的地步，但按照萧震雷的估计，现在用橡胶股票去钱庄、票号和银行当做抵押贷款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错，萧震雷就是这个打算，他准备把手上的股票拿去钱庄、票号和银行做抵押贷款。虽然能够贷到的款项不能按照股票市值来计算，但是也差不太多。

在进行这个计划之前，萧震雷却没有盲目的行动，他先是派人对上海滩各大钱庄、票号和银行进行了一番深入详细的调查，然后又经过了一番研究之后才开始进行的，有三家钱庄最先进入他的视线，这三家钱庄分别是正元钱庄、兆康钱庄和谦余钱庄。

正元钱庄的庄主叫陈逸卿，此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正元钱庄的庄主。另一方面他又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买办，这段时间他对橡胶股票各位关注，并开始用自己钱庄的钱大举进入橡胶股票交易市场购买各支橡胶股票，显然此人看到了橡胶股票的前景。他手上资金多，比散户显然更有势力。

但是谁也不是傻子，现在股价涨得这么厉害。一天一个价，谁知道后

面还会涨多少。在各种利好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人持悲观态度。全部都看好橡胶股的前景，因此，陈逸卿手上握着大把的钞票、庄票和真金白银，却没能从市场上收购到多少橡胶股。

得知了陈逸卿的情况之后，萧震雷认为机会来了，他当即让人准备了一点礼品，自己提着礼品带着奥皮音开车前往陈逸卿府上拜会。

陈逸卿的府邸是一栋中国花园式建筑，占地面积不是很大，但在上海滩这寸土寸金的地面还是比较豪华的，这里虽然也有一些西洋建筑的风格，但主要还是中国式园林。

萧震雷如今的名声在上海滩可谓是如雷贯耳，陈逸卿听说萧震雷在府外求见，当时就喜形于色，立即跑到府门外迎接，要知道萧震雷可是上海滩各大钱庄、票号和银行经理眼中的金饽饽，更是那些有年轻美貌女儿的之人眼中的金龟婿，谁都希望能与萧震雷攀上交情，这些经理们萧震雷能把钱存进他们的钱庄。

此前陈逸卿与萧震雷虽然也认识，但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两人也无甚交情，这次萧震雷突然上门来是为了什么？陈逸卿思索着，没听说萧震雷缺钱呐，既然不是来贷款的，那肯定就是来存款的喽？想到这里，陈逸卿的脚步更加轻快了。

走到门口一看，看见一个年轻人和一个洋人站在门口屋檐下，这年轻人穿着一件超长款藏青色羊毛尼大衣，头戴黑色礼帽，脖子上围着白围巾，双手上戴着真皮手套，脚下一双黑色皮鞋擦得光可照人。

“萧总裁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陈某有失远迎，恕罪恕罪！”陈逸卿拱手堆起笑脸说道，此人四十多岁年纪，身体颇有富态，脑后虽然拖着一根辫子，但却穿着一身西装，显然刚才才从外面回来。

萧震雷开玩笑道：“陈财东过谦了啊，你这里要是寒舍，这上海滩就没有寒舍了，哈哈哈初次上门，这是小弟我一点心意，还请陈财东不要嫌弃才是”。

“萧总裁能来我府上，我是求之不得的，哪里能够嫌弃了，来来来，里面请！”陈逸卿说完做了一个手势。

两人来到正堂屋坐下喝茶说话，奥皮音坐不住，一个人在外面花园里玩耍去了，萧震雷也懒得管他。

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起这上海滩的事情，不久，陈逸卿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先问道：“萧总裁今日来我府上，是不是有什么要事？如有用得找我陈逸卿的地方尽可开口说话，陈某虽然能力有限。但在这上海滩上还是有些人脉的！”

萧震雷闻言放下茶杯道：“不错，我今日过来是想与陈财东谈一桩生意！”

果然如此。陈逸卿听得眼睛一亮，连忙道：“哦？萧总裁是想在我的正元钱庄存钱？这好说。我可以给你的利息比别人高一些，你要存多少？”

萧震雷听了笑了笑，摇头道：“陈财东误会了，我不是来存钱的，而是来找你贷点头寸的！”

“贷、贷款？”陈逸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随即又挤出一点笑容道：“萧总裁您是在开玩笑吧？你的振华公司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现在可以说是日进斗金，怎么会缺钱花了？”

萧震雷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掏出金属烟盒打开向陈逸卿示意，陈逸卿摆手示意自己不抽，却从旁边拿出一个粗大的水烟筒，塞上烟丝用火柴点燃了，咕噜咕噜得吸起来。

萧震雷点燃香烟吸了几口说道：“陈财东有所不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知道我的振华公司是做干什么的，主要原材料都是钢材，没有钢材我的振华公司就得停工。可国内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们能从汉阳钢铁厂买到的钢材越来越少，大部分钢材只能从洋人手上购买，但是现在西方各国形势复杂。大家都在扩军备战，我们能够从洋人手上买到的钢材越来越贵，因此成本也越来越高。我不能在原材料上总是受制于人啊，所以我就想自己筹建一家钢铁公司。而钢铁公司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铁矿石和焦煤即便在国内买不到，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可以买到的。价格上虽然比国内贵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再说西方也不会一直是现在这么紧张的局势，可要建一家钢铁公司所需要花费的钱财不在少数，即便我这么大的家底，一下子也拿不出那多流动资金，所以不得不想其他的办法”。

陈逸卿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萧震雷是要建钢铁公司，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想当年汉阳钢铁厂建立起来后又经过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外人惊呼‘中国醒矣‘。可想而知，一家钢铁厂的建立对于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原来如此，想不到萧总裁有如此雄心壮志，竟然要筹建称之为工业之血脉的钢铁公司，我陈某人万分钦佩！”陈逸卿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其实心里是否真心实意的感慨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个商人、钱庄老板，有人要来贷款，他必须要做信誉评估，而以萧震雷的信用和家底，即便要贷款一千万，肯定也会有钱庄和银行会贷给他，因为他还得起。

陈逸卿心里虽然极为窃喜，但却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片刻咬牙道：“不知道萧总裁想贷多少？一百万两以内，我这里倒是没问题，如果超过一百万两，我就没办法了！而且还款期限最多只能三个月，你也知道我这里是小钱庄，如果抽走资金的时间太长会影响我们钱庄的业务”。

“一百万两？数目有点少啊！而且时间上也太短了”萧震雷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说道：“这样吧，陈财东，我听说你在收购橡胶股票，恰好我手上有一些，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用我手上那些橡胶股票做抵押，贷款两百万两，期限半年！以现在橡胶股票的行情，这玩意绝对可以当钱花，你看怎么样？”

陈逸卿听得一愣，“你有这么多橡胶股票？”

“当然，难道以我的身份我会骗你不成！”萧震雷说着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些股权证明文件递过去：“你看看，股票我没带来，太多了拿不动，这是各家橡胶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

陈逸卿接过去一一翻开，文件没问题，他松了一口气，不过心中一

想，为什么萧震雷拿橡胶股票只做抵押呢？能不能直接把这些股票买下来？

想到这里，陈逸卿抬头看向萧震雷问道：“既然萧总裁有价值这么多的橡胶股权，而且你又缺钱，不如讲这些股票卖给我如何？”

萧震雷抽着烟闻言摇头笑道：“陈财东，能够看出橡胶股票大有可为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在我看来，这些橡胶股票的价格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持续上升，估计涨个十倍以上都不是不可能，你以为我会把会下蛋的金母鸡便宜卖掉？如果我不是现在急需钱用，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些股票拿出来抵押的，如果陈财东只想买下我这些股票，却不想贷款给我，那我只能却别的钱庄和银行看看了，听说兆康钱庄和谦余钱庄的两位财东就有这方面的需求，今日多谢陈财东的款待，告辞！”

陈逸卿却没想到萧震雷说走就要走，这怎么行呢？虽然不能把股票买下来，但是人家是来贷款的，他是开钱庄的，而且人家有家底根本不能担心还不起，有钱不赚不是傻么？他连忙起身拦下：“哎呀，萧总裁，你这是干什么嘛，我又没说不贷给你，既然你不想卖股票，我也不勉强啦，但这不妨碍咱们之间的贷款业务嘛，来来来，咱们继续谈贷款的事情！”

萧震雷这才转身坐下，问道：“那我刚才说的贷款两百万两，期限半年的事情，你是个什么想法，拿不动拿得出来？”

陈逸卿听了这话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还以为萧震雷嫌弃他的庙小，没有那么多香火钱，“萧总裁，你这就不对了，我陈逸卿祖上三代都是开钱庄的，虽然在我这一代手里经营有些不善，但家底还是有一些的，你说的贷款两百万两，期限半年的事情，我这边没问题，你这里的股票按照市价的七成算来差不多也刚好两百万两，就这么定了！”

一般银行算抵押品价值给客户贷款的时候，绝对不会按照市价贷给客户多少钱，例如一栋房子假设市面价值一百万，银行绝对不会贷给你一百万，最多七十万，有的会更少。

第233章疯狂贷款（2）

陈逸卿的动作很迅速，他很快就与萧震雷办好了相关的手续，拿走了抵押的股票，并将两百万两银子的庄票给了萧震雷，萧震雷拿到庄票之后马上到花旗银行换成了美元。

事后，萧震雷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自己拿着股票去找钱庄、票号和银行抵押贷款，就凭他萧震雷三个字，以及他的振华公司偌大的产业就可以在上海滩任何一家钱庄、票号和银行贷款，而且他完全可以再另外找一个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拿着他的股票再去各大钱庄、票号、抵押贷款，如此两面进行就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萧震雷马上联系王亚乔，让他派一些可靠的情报人员过来，王亚乔很快派人过来了，一共六个人，萧震雷手上还有大约市值一千九百万两的橡胶股票，购入这些橡胶股票的时候他前前后后一共用掉了大约八百万两，半年时间涨幅大约2.5倍左右，但是以现在的股价上升势头看来，这绝对不是终点，因此这些橡胶股票还必须继续持有，就算缺钱也只能拿去银行抵押，但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卖掉。

他让每人分别拿着市面价值两百万多两的橡胶股票去各大钱庄、票号和银行抵押贷款，现在橡胶股票很走俏，这些钱庄、票号和银行也允许市
:: ⊙，ww≠w.民拿着股票去抵押贷款，甚至可以说上海滩的橡胶股票股价之所以被抬得这么高，很大程度上与各大钱庄、票号和银行推出的这种可以用股票抵押贷款的业务有关。

随后两天，各钱庄、票号和银行都有人拿着大量的紧俏的橡胶股票去贷款。银行、钱庄的经理们见有贷款生意，当然不会把生意拒之门外。因为按照现在的行情，橡胶股票几乎一天一个价。只有升而没有降的，即便这些那橡胶股票抵押贷款的人半年后不还款，银行、钱庄方面也可以将橡胶股票出手收回资金。

经过两天的时间，这六个人都将手上所有的橡胶股票抵押了，一共换回大约一千万两的贷款，萧震雷将这些钱全部换成英镑、美元和法郎。

于此同时，他自己也先后约见了各大钱庄的经理和银行经理，德国德华银行的经理费格首先与他进行了会面，两人在费格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会谈。

两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见面之后也没有什么客套的，费格问道：“萧，这次来我这里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呢？”

“效劳什么的不敢”萧震雷笑道：“我想找你贷一笔款子，你看你能够给我贷多少？”

费格有些吃惊，问道：“前几天我见过鲍尔，说他跟你做了一笔生意，那次你就进账了一百八十万美元，按理说你不缺钱啊，怎么跑到我这里来贷款？”

萧震雷笑道：“难道鲍尔没有跟你说我准备筹建钢铁公司的事情吗？”

“噢！我想起来了！”费格点头道：“确实听他提起过。是的，如果你要筹建钢铁公司的话，贷款也是正常的，如果是别人要贷款。我可能还要

考虑一下，但是你不同，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有振华公司这只母鸡，我不需要担心收不回贷款。对了你想贷多少？贷多久？”

萧震雷想了想伸出一只手指：“一百万金马克，贷款期限半年。半年之内我会在期限内还款，如果贷款还没到期，你们不得以任何理由催我还款，否则我有理由不还，这一条必须写进贷款合同当中”（1金马克＝10马克）。

费格闻言皱眉道：“一百万金马克？期限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数目上有点多了，按照现在的汇率，一百万金马克相当于三百五十万两平库银”。

萧震雷见他有些犹豫，摆手道：“你只说贷不贷吧，三百五十万两对于你们德华银行来说数目很大吗？如果你们德华银行连这点钱都贷不出来的话，那我只好去找别的银行了我不相信这上海滩就没有别的银行能够贷出这么多钱！”

德华银行当然可以贷出这么多钱，不过前两天有人拿着大量的橡胶股票来抵押贷款，一下子把德华银行内的现金抽走了不少，现在萧震雷要贷一百万金马克，如果把这笔钱贷给他，德华银行的流动资金就不足五十万两了，这才是费格犹豫的原因。

现在见萧震雷要走人，他哪里能眼看着这笔生意溜走？当即说道：“别啊，萧，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向拿你当真正的朋友看待，有这么大的贷款业务你当然要在我们德华银行办理，你放心，我们德华银行绝对有钱，你要一百万金马克绝对不是问题，我这就给你办理相关业务，至于利息，给别人是多少，给你就是多少”。

萧震雷闻言皱眉道：“费格，别人一般只贷多少，我又贷多少？你就不能把利息给我算低一些？”

费格摊手无奈道：“萧，你知道我们贷款给客户的利息收多少都是有相关规定的，并不是我说给你少算就可以少算的！”

萧震雷摆手：“好吧好吧，你们这些银行家一个个都是吸血鬼！”

费格也不犹豫了，他担心拖下去的话，萧震雷会去别家银行贷款，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帮萧震雷办好了贷款业务。

萧震雷还没有拿到德华银行的贷款，就立即分别约见了兆康钱庄、谦余钱庄的老板，这两个家伙对于炒股特别热衷，特别是对橡胶股的钟爱程度丝毫不下于正元钱庄的陈逸卿，

再分别与这两家钱庄的庄主进行会面之后，萧震雷成功地从他们每个人那里贷到了一百万两，合起来就是两百万两，这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炒橡胶股把钱庄里的资金抽走了不少，否则的话，萧震雷还能从他们的手里贷到更多，贷款这种事情，当事人不会到处乱说，钱庄和银行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机密，当然也不会到处乱说，因此萧震雷连续从几家银行和钱庄贷款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也只有他们双方当事人清楚，而那些银行和钱庄之间当然也不会知道自己同行把钱贷给了萧震雷。

随后，萧震雷又先后跑了几家钱庄，这几家钱庄分别是森源钱庄、元丰钱庄、会大钱庄、协丰钱庄、晋大钱庄，他一共从这几家钱庄当中贷到

了三百万两。

正元钱庄、兆康钱庄和谦余钱庄等这些钱庄在上海滩上的钱庄业中算不是最大的，但也算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在上海滩上的钱庄业中真正算得上是龙头老大的是源丰润票号和义善源票号这两家。

萧震雷首先找到了源丰润票号的大东家严义彬，话说这严义彬是何许人也？他有何德何能能够拥有源丰润这么大的票号？其实源丰润不是严义彬创办的，乃是他的父亲严信厚创办的。

严信厚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宝成银楼做事，因为好学上进，为店主胡光墉赏识。经胡介绍，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受李鸿章的委托驻沪襄办饷械。不久由李鸿章保荐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任河南盐务督销。1885年(光绪十一年)署长芦盐务帮办，次年于天津自设同德盐号，遂以盐务起家，经营商业，投资近代工业，资财渐厚。继于上海设源丰润票号总店，于京津等地置分店10余处，经营国内兑汇及商业拆放业务。未几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公款出入。此后陆续创办天津物华金店，上海老九章绸缎庄、中英药房、华兴水火保险公司，锦州天一垦务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1897年，受盛宣怀委派，创办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任总董、总经理及上海分行董事长。次年清廷下令各省设商务局，受命办理商务，拟定简章六条。1902年受命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任总理。越两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仍任总理。1905年于上海创办同利麻袋厂，并投资面粉厂、榨油厂、内河轮船航运等企业，1906年去世，后人推为宁波商帮先辈。

想想看，严信厚如此大的能量，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严义彬继承了源丰润票号和其他的产业，不论是官府方面，还是商界，看在已故严信厚的面子上，谁都不会轻易去为难他的儿子严义彬，很多时候还是帮衬一二的，因此严义彬在上海滩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面对萧震雷这么一个大金主要找自己借款，严义彬也欢喜异常，他问萧震雷要贷多少钱，萧震雷说三百万两，这么点钱对于现在的源丰润来说还真不是一件难事，严义彬二话不说当即给他办理了贷款手续。

没有任何意外，萧震雷同样也在义善源贷到了三百万两。相比严义彬而言，义善源票号的来头更大，他的东家叫李经楚，乃是交行的首任总理（官至邮传部右丞），此人也许名声不显，但他父辈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的父亲是李瀚章（六任总督巡抚），叔父是李鸿章，他是李瀚章的次子。

尽管李鸿章和李瀚章都死了这么些年了，但他们的门生都还健在，其中两个代表性人物就是袁世凯和盛宣怀，袁世凯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盛宣怀则出任邮传部尚书，有这两人在，谁人敢动李家的人？

第234章中外商战（1）

在上海滩的钱庄业进行大规模贷款之后，萧震雷又立即马不停蹄地向上海滩的外国银行业进行大规模贷款，除去德华银行之外，他又与之接触的外国银行就有东方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

在向每一家外国银行贷款时，他都要求对方对此事进行保密，实际上他不提这个要求，外国银行方面也会自动保密，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商业机密泄露出去。

加上德华银行，萧震雷一共从上海滩这九家外国银行贷款了两千两百万两银子，而他从上海滩的钱庄业贷款达到一千三百万两，他派去拿着橡胶股票去各大银行、钱庄贷款有一千万两，这三项加起来，他手上一共有四千五百万两！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就连清朝最有钱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最鼎盛时期的财富都只掌控了两千万两左右。在此之前，没有谁能够从上海滩的钱庄、银行业中贷款达到如此之多，萧震雷的振华公司和其他一些产业现在的市值满打满算最多也只值一千三百万两左右，他就是利用钱庄与钱庄之间、外国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的暗地里互相竞争，在业务上上彼此互相防备、保密这一点成功将整个上海滩的财富抽取一空。

然而上海滩的人们对此毫不知情，萧震雷将这四千五百万两全部注入自己开设的振华商业银行，接下来他准备大干一场了。

上海滩的金融业被萧震雷抽干了血液之后。钱庄业为了保证自己钱庄出现意外被挤兑，不得不向其他钱庄或银行调集头寸。但是这些钱庄和银行都没有多余的钱借出去了，自己都要向其他的钱庄和银行借钱。因此钱庄业不得不向其他城市的分号调集资金入沪，而外国银行也不得不从自己国内调集资金过来，但是这需要时间，而且能够调集资金也有限，因为此时的上海滩才是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其他城市如何能与上海滩相比？

华德路别墅。

萧震雷坐在书房书桌后面，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两叠报纸，一叠为外国报纸，有英语报纸、法语报纸、德语报纸、俄语报纸。另外一叠为华语报纸。这些报纸朝上的一页上有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报道，不论是外文报纸，还是华语报纸都是一样，不同的是，外文报纸报道的内容关键词与华语报纸报道的内容关键完全相反。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本土、印度等地由于病虫害的原因，棉花大幅度减产！”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由于降雨量的关系，今天法国、德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大部分国家秋季棉花产量相比往年大幅度下降！”

除了这几份报纸之外，其他如德国报纸、俄国报纸都报道了与棉花减产有关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所用的篇幅很小很小。平常人看报纸根本不会注意这样一个消息，但是萧震雷在看报纸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些报道。

与这些外文报纸相反的是，华语报纸都有文章报道华北、华中、华东

大部分地区今年棉花的收成获得大丰收，但棉农们却高兴不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第一。欧洲各地普遍棉花减产，缺棉花，需要从产棉大国中国进口。第二。中国棉花大丰收，棉农们却高兴不起来是因为棉花卖不起价钱。如果中国的棉花不出口，而棉花又大丰收。棉花价格肯定会下降，但是现在欧美地区因为缺棉花而需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棉花还是还卖不起价钱来，这就有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存在几十年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由于国内从事丝、棉贸易的商人们各自为战，让洋商们控制了价格权。

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滩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生丝价格日跌，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胡雪岩高调坐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开始了。开始，胡氏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占据上风。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再加上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剧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事已至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接着，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

胡雪岩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非全部是因为意大利生丝丰收以及中法战争爆发引发市面剧变，造成金融危机爆发，也不是全部因为他囤积生丝而激怒了洋商，论资金之雄厚，相信在上海滩的任何一家洋商都没有他有钱，洋人们如果联合在一起确实比他有钱，但是洋人们也并非都是铁板一块，他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

谁都知道胡雪岩是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之所以能够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与胡雪岩的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而李鸿章与左宗棠向来不睦，他不幸成为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

实际上执行对付胡雪岩的是盛轩淮，胡雪岩事先筹集资金囤积生丝，与洋商们展开一场中外商战之前，先找汇丰银行的买办席正甫帮忙从汇丰银行贷了一笔款子，又找当时的上海道台从道台藩库里借了一笔银子，而这两件事情恰好被盛轩淮得知，盛轩淮在胡雪岩正与洋商们斗得旗鼓相当之时找到席正甫，让他出面找汇丰银行经理找胡雪岩追还贷款，又出面给上海道台打招呼，上海道台接到盛轩淮的授意之后立即找胡雪岩，让其归还道台藩库的银子，要知道道台藩库的钱可是朝廷的钱，这是不能轻易挪用的，一旦被查出来掉脑袋都是轻的，胡雪岩不敢怠慢，立即想办法从自家的钱庄挪用了最后一笔流动资金，盛轩淮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派人散播谣言，说胡氏深陷于洋商商战，老百姓存在他钱庄的钱全被挪用去买了生丝，而生丝又积压卖不出去，百姓们听了这个消息担心自己的存款打了水漂，立即涌到胡氏钱庄挤兑，事情到了这一步，胡雪岩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加上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他再也撑不下去了，一代金融霸主就这样一败涂地。

萧震雷自从发现报纸上玄机之后就决定要与洋商们再来一场中外商场大战，现在他手握四千五百万两，资金雄厚，在上海滩无人能及，而且他有半年的时间不用担心被银行和钱庄追贷款，因为在签订贷款协议之时，协议中就规定了不到还款期限，银行不得追款，否则他有权拖欠不还。

书桌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纺织厂总经理程裕盛，另一个是电灯公司总经理助理李书林，他们都在等待萧震雷的指示。

萧震雷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一封封电报，这些电报都是从各省省会城市拍来的，电报上写都是各地棉花收成情况，而拍电报的人都是铁血救国社分布在各省社员。

看完所有电报，萧震雷起身走到窗户前沉思良久，就在程裕盛和李书林感觉双腿都站麻了实话，他终于开口了：“钱都给各省负责人汇过去了吗？”

“汇过去了，现在各地都有票号，还有银行，那边很快就可以收到，如果资金不足，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再汇，不会耽误多长时间！”

“很好，这次咱们决不能让洋人们把持棉花价格，如果买不到棉花做成棉衣，我看欧洲这个冬天会冻死多少人？通知下去，从明天开始，各地立即大量收购棉花，价格只要不超过每担二十两，有多少要多少，给我把市面上能够收来的棉花全部收上来，如果每担价格超过二十两立即发电报报告情况！”

“是！”

萧震雷开始了高调坐庄，他的指令下达之后，国内市场的棉花价格是一天一个价，有的时候是一天几个价，棉农们见价格蹭蹭蹭一直往上涨，也都不忙着出手了，这可让那些从事棉花生意的洋商们着急起来，棉农们囤积棉花的时间越长，价格自然也越高，洋商们如果要收购必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成本和资金，可是洋商们的国内又一直催着他们尽快买到棉花运回国内，现在已经进入十二月份了，农历十月了，冬季已经来临，气温越发下降得厉害。市面上没有棉衣出手，让棉衣的价格刷刷刷上涨不停，要知道此时欧洲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没有厚实的棉衣可不行。

第235章中外商战（2）

十二月十日，经过两天的收购，各地先后发来电报汇报棉花收购情况，萧震雷让人将电报进行整理，将电报上所说收购数目进行汇总计算，得知这两天共收购棉花120万石，最高收购价为4两银子一石，如果与洋人的收购战继续打下去，这个收购价绝对不是最终价格。

据萧震雷派人调查此前历年全国棉花产量，产量最高的一年不过46.5万吨，按一石160斤计算，也就是580万石，而萧震雷两天的时间就收购了大约五分之一的产量，现在全国的主要产棉区在华北平原、华中、华东地区，这些地区的棉花产量在全国棉花产量上占了绝大多数，事实上萧震雷也只是派人去了这些地区收购棉花，其他稍远的省市则没有派人，去，一方面是人手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地方即使有棉花也不多。

在萧震雷没有开始与洋商们展开棉花收购大战之前，棉花的价格每石只有的二两八钱银子，虽然各地价格有差异，但相差不是很大，仅仅两天的时间价格就上涨到了四两，这个价格让洋商们开始吃不消了。

在收购战打响之后，棉农们发现价格不断上涨，除了一部分棉农急于用钱，又或者担心棉价下跌而卖掉了手上的棉花，其它棉农手上都还有一些存货，实际上到了十二月这个时间段，棉花的收购其实已经进入了尾声，棉农手上只有很少的棉花了，今年的棉花大部分集中在中间小商贩或者中间稍大的棉商手中。而想要把棉花从这些人手上收购过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中间商都非常精明和敏感。许多棉花中间商都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棉花价格肯定还会继续上扬。这些中间上将手上的棉花捂得严严实实，等待着棉价继续爬高。

又经过两天的大打价格战，洋商们顶不住了，棉花的价格已经涨到了6两银子一石，这个价格比最初的价格翻了两杯有余，如果要继续收购棉花，在成本上就要比以往多出两倍以上。

华德路别墅，书房。

萧震雷问道："这两天的棉花收购情况怎么样？"

程裕盛道："昨天收了四十万石，今天到现在为止收了三十三万石。一共是七十三万石，加上上次收的一百二十万石，总共是一百九十三万石，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洋人们那边一共收了多少"。

萧震雷起身抽着烟，"洋人们到现在为止才收了一百零八万石，比我们收的少多了，哼哼，上海滩上各家银行的现金流都被抽空了，我看他们到哪儿去弄钱跟我继续打价格战。到哪儿去弄钱继续收，派人盯着那些洋商的一举一动，如果有情况要立即报告！"

"明白！"程裕盛点了点头。

其实此时的中国产出的棉花自己用都嫌不够，因为中国人口比其他国家都多得多。每年却还要往海外出口棉花，这是因为出口的棉花价钱上要比在国内贩卖高一些，棉商们当然想多赚钱。

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每年又要从国外进口棉纱和布匹，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缺布料，如果不从国外进口棉纱和布匹。则一半人以上没有衣

服穿。就以历史上的1910年为例，中国进口最大的数值就是棉纺织品，进口棉228.2万石，总价值6283万两关银（海关银），均价一石是27.53关银，棉花的价格在国内只有二两多，这一出一进，变成棉纱就翻了十倍的价格。除了棉纱之后，还进口棉布1700万匹，总价值在6785两关银，每匹均价为3.99两。

如果把国内要出口的棉花以高于洋商们的价钱拦截下来，在国内自己生产棉纱和棉布，就不会被洋人们赚走十倍的差价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就算有看出来了，但是却无法实现，因为国内的纺织业规模和技术无法与国外相比，一方面是因为棉纱和棉布的生产成本因为生产机器和技术的原因要远远高于洋商们，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纺织技术的原因，洋布和洋纱的质量要比国内生产的棉布和棉纱要好，还要漂亮好看，价钱也要低，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要大，老百姓们当然喜欢物美价廉的洋布和洋纱了，如此时间一长，国内的纺织业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也难怪之前程裕盛的纺织厂会濒临倒闭的境地了。

萧震雷根本就没打算要把这些囤积起来的棉花在国内自己生产，这不现实，国内没有那么大纺织规模可以消化掉这些棉花，而且生产出来的棉纱和棉布也没有洋布好，肯定竞争不过洋布，这些棉花最终还是要出口到国外，但是在价格上不能由洋人们说了算，必须由他说了算，这才是他的目的，之前的棉商们在自己的国家控制着货源，却不能自己定价，反而被洋人们控制了定价权，这无疑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萧震雷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以前棉商们分散控制的货源集中起来控制，将出口价的定价权从洋人们手上夺回来，逼迫洋人们让步，当然棉花出口的价格最终定在什么价位，这也不是他萧震雷想定多少就定多少，这是市场需求决定的，萧震雷要做的就是不被洋人们把持绝对的定价权。

萧震雷抽着烟走到窗户边看着窗外的精致，说道："按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能够手上的棉花肯定会越来越少，那些中间商不是傻瓜，他们手上还有不少棉花，肯定不会轻易出手，我们要做的就是无论洋人出什么价钱，我们的出价都要比他们高，让他们收不到棉花，他们想要收到棉花就必须出价比我们高。可我们绝对不能让步！这一次我们要把棉花出口定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后我们还要把生丝的出口定价权夺回来。再也不能让洋人们经济侵略我们！"

程裕盛只听得热血沸腾，仿佛年轻了几十岁一般。他脸色红润，点头道："明白！"

法租界，洋人富豪居住区。

在一栋豪华别墅的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这些人都是在上海滩从事纺织业生意的洋商，这里不仅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俄国人。

法国棉商夏维尔是一二谢顶的矮胖老头，他穿着一身体面的西装，脖子打着领结，看上去很有些绅士。只见他用手上的文明杖跺着地板狠狠道："诸位，这几天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吧？可怜的华人当中竟然有人要挑战我们的权威，想要控制棉花的货源，从而掌握话语权，这些天我们这

些人都在干什么？各自为战，火力分散，完全不是对方的对手，据我所知，发动这次收购大战的是振华公司的萧震雷。这个我已经派人调查得很详实了！难道我们这些人想要让黄皮猴子们把话语权从我们的手上抢过去吗？”

“咳咳！咳咳！”东棉洋行经理松下健二咳嗽了两声。

夏维尔看见恍然大悟，连忙表示歉意：“不好意思松下先生，我并没有针对日本人的意思，我说的黄皮猴子是清国人。不是日本人！”

松下健二听了这话他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他对萧震雷也是恨之入骨的，当初萧震雷在萧公馆举行招标就会。并在酒会上侮辱他们东棉洋行不务正业，从事着棉花纺织业生意却去参加机械制造业的招标酒会。这让他感觉到了极大的羞辱，对于这一茬。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了，他当然不愿意放过，这里有这么多有实力的洋商，他感觉到这次是整死萧震雷的绝佳机会。

松下健二点头道：“夏维尔先生说得不错，二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人的前辈们发动了一场商战，联合起来击败了当时的清国红顶商人胡雪岩，将清国纺织出口业的话语权牢牢掌握，这些年我们这些人跟着前辈们沾光得了不少好处和甜头，现在清国人想起来反抗了，难道诸位愿意将手上的利益让出去？难道我们比我们的前辈们不如？我相信只要我们这些人同心协力一定可以击败萧震雷，他就如同当年的胡雪岩一样一败涂地，到最后振华公司这个庞然大物就会轰然倒塌！”

英国商人拉尔夫开口道：“今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收到夏维尔先生的邀请之前，我就知道他的用意了，如果我不同意我就会赶过来，萧震雷以振华公司做靠山，资本雄厚，我们任何一家都无法也他相抗衡，现在唯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他，诸位以为如何？”

德国商人凯恩耸耸肩膀道：“我没什么意见！”

俄罗斯商人瓦尔洛夫斯基双手一摊：“我同意！”

意大利商人霍兰德抽着雪茄问道：“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众人都看向法国商人夏维尔，这次联盟合作是他发起的，想必他已经想到了什么好的对策。

夏维尔坐直身体正色道：“我认为我们可以分两步同时进行，第一，将产棉区进行区域划分，我们每一家分一个片区，各自在这片区域进行棉花收购，联合抬高收购价格，这个价格我们要达成一致统一，因为我们自己先不能内讧，只有达成收购价格统一才能保证这一点！”

说完，夏维尔看向其他人，在场众人都开始权衡起来，不久众人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一点。

随后，夏维尔又道：“第二，我们可以找清国官方帮忙，让各地的清国官府贴出告示，让棉农和棉商们去我们的收购地点卖棉花，我想在清国这样一个君权直上的国度里，底层老百姓是无法漠视官府的要求的！”

英国商人拉尔夫闻言点头道：“不错，不错，这个办法不错，我相信只要用这个办法，我们很快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收购行动！诸位怎么看？”

其他几个人互相看了看，都点了点头，表示这个办法可行，反正清廷

懦弱，地方官符看见洋人们更是害怕，只要他们这些人出面大声招呼，相信清廷地方官吏不会不给面子。

夏维尔看见在场众人都同意了，端起酒杯站起来道：“好，既然诸位没有意见，那么此时这么定了，现在就一起举杯预祝我们成功，至于细节问题，我们接下里再详谈！”

“好，干杯！”

“干杯！”

第二天晚上，洋商们再次在这里集合，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听到好消息的笑容，在他们开始动作之后，这两招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

萧公馆。

“叮铃铃——叮铃铃——”傍晚时分电话响了。

萧震雷刚刚从外面回来，进书房就听见了电话铃声，他走过去接起电话：“喂？什么？好，你统计一下有几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好，我知道了！”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脸色阴沉得要滴出水来，他没想到那边洋商竟然跟各地的官府大招呼，让官府出面在各处张贴告示，告示上让棉农们将棉花拉到洋商们设立的收购点去买，而有不少官府不想得罪洋人竟然答应了，告示张贴出去之后，还真有不少老百姓害怕官府找麻烦而不敢得罪官府，把棉花卖给了洋人设立的棉花收购点。

值得庆幸的是，洋商们在各地设立的棉花收购点不错，都是在抢购大战开始之后他们才匆匆派人赴各地设点，而萧震雷是谋定而后动，在发起战斗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占有绝对的优势。

现在的情况对于萧震雷来说还不算最糟糕，在此之前，他早就预料到了此次收购大战必然会十分惨烈，遇到的挫折肯定是很多的，却没想到洋商们会用这种办法，让官府出面发出告诉鼓动百姓把棉花卖给洋商，这一招相当的厉害。

萧震雷思索良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能不能挽回局面他没有把握，但是什么都不做可不行。

第236章中外商战之舆论攻击（1）

萧震雷对想出的那个办法进行一番思索之后拿起电话给庶民日报总经理兼总编打了过去，不过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听，难道还在报社加班没有回家？或者在外面应酬？萧震雷挂了电话再次拨打，这次是拨去报社总编办公室的。

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起来了，张继饶的声音传了过来，果然还在加班，“喂，我是张继绕！”

萧震雷立即道：“张总编，是我！”

“萧先生？”电话那头的张继绕有些惊讶，“您现在打电话过来是?？”

萧震雷沉吟片刻道：“我有件事情要你办一下，你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

“现在？”

“对，就是现在！”

“好，我马上过来！”

“等等！”萧震雷阻连忙又道：“你吃晚饭了吗？”

电话那边的张继绕听到这句话才感觉肚子咕咕乱叫，有些不好意思道：“这个，还没有！”

“那正好，我也没吃，我们在汇中饭店中餐厅见面吧，边吃一边谈！”萧震雷说完就挂了电话，穿上大衣之后招呼已经吃过饭的奥皮音开车出了萧公馆。

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如果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萧震雷绝￥，w↗ww.对不想把庶民日报搅进来，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了，利用舆论的力量！这个办法能不能行，他真的没有把握，但是不试一试又不甘心，要知道他这次可是下了重注。投入了巨资，失败了是小事。顶多亏点钱，可他不想被那帮洋商笑话他不自量力。不自量力又怎么啦？现在论资本之雄厚，他比家底薄？那帮洋人如果不是利用了清廷官员的软弱，怎么会出现现在的情况？

他这次就是要利用舆论的力量削弱官府对老百姓的影响力，对于要将手上的棉花卖给谁，官府并不能下达行政命令，那些清廷地方官也不全都是酒囊饭袋，如果这种事情都要用下达行政命令的话，那可就真的滑天下之大稽了，因此地方官员们也只是在告示上建议老百姓和棉商们将手上的棉花卖给洋人设立的收购点。如果两方的收购价相同，百姓们当然没必要得罪官府，卖个人情，把棉花卖给洋人的收购点，可如果萧震雷这边给出的价格稍高，百姓们就要犹豫一下了，但是这个时候官府的建议就很关键了，如果两方价格相同，而外界又发生了对官府极为不利的舆论。老百姓们得知之后可能会顶住官府的压力，这就是舆论的力量，给老百姓顶住官府压力的力量！

萧震雷在汇中饭店的中餐厅要了一个单间，这方便谈话。当他将菜点齐，又叫了一瓶白酒之后，张继尧也到了。他没有客套，直接坐在了萧震雷对面。

也许感觉萧震雷这次找他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因此张继绕刚喝了一口茶水就闻到："萧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我办？"

"不急。我们待会边吃边谈！"萧震雷说着拿出烟盒抽出两支烟，给张继绕丢过去一支，两人都各自点燃了，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报社的情况。

没过多久，服务员上菜了，菜品很快就上齐，萧震雷拿起酒瓶子打开盖子给两只小酒盅满上。

"来，走一个！"萧震雷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张继绕也一口吞了，这种小酒盅一口一杯，两人都没问题。

连续喝了三杯之后，萧震雷起身将单间的房门给关上了，然后转身回来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你是做新闻工作的，对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跟敏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天发生了一场我国商人和外国洋商为互相囤积棉花而发生的价格大战？"

"中外商战？有点意思了，这可是猛料啊！"张继绕闻言了很有些吃惊，他点了点头，端起酒盅一口闷了，放下酒杯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着，才说了起来："我前几天就得到了棉花价格连续上涨的消息，当时我就感觉这事有蹊跷、有古怪，说不定有内幕，因此我派了记者到各地去寻找线索，但是我们报社派出去的记者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相关的详细情况，所有暂时还没有报道，怎么？难道先生这次找我与这件事情有关？"

萧震雷放下筷子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想了想才开口："没错，实际上这次跟洋商们打价格战囤积棉花的中国商人就是我，就是我在坐庄！"

"萧先生？你？"张继绕听了这句话，就如同小猫看见了小鱼一般，眼睛里冒出精光，他这副反应完全显示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挖掘出一个重大新闻的兴奋。

"萧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

"当日，要不然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萧震雷抽着烟，正想着从哪儿说起，就看见张继绕以极快的速度从公文包里拿出小本子和一支钢笔。

萧震雷也不在意，继续说道："一个星期之前，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了一张别人从德国带来的一张报纸，那张报纸上报道了一个极为不起眼的新闻，那则新闻说，今年德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棉花都大幅度减产，据说是天气和雨水的原因，这则报道的篇幅很小，只有豆腐块那么大，如果不注意看，还真不会看到，也许别人不会关注这么一个新闻，但是我看到这里面不寻常了，然后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又派人去找其他的外文报纸，我先后找来了英文报纸、法国报纸、俄国报纸，那些报纸上竟然都有这么一条关于本国棉花减产的消息，那时我就断定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张继绕毕竟只是一个书生，只是一个做新闻工作的，他没有意识到这条新闻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商机，他不解道："先生，我有点不明白，这难道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萧震雷肯定地说："当然能说明问题，而且有很大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洋商们每年都要从我国买走很多棉花，将那些棉花运回国内纺织成棉纱

或者进一步纺织成棉布，这一去一来，中间的差价你知道吗？往年我们的棉花卖出去一石的价格只有二两多银子，最多不过三两，可是他们将那些棉花运回去加工成棉纱或布匹之后再运回来卖给我们百姓的价格是棉花价格的十倍以上，不，这还只是进口价格，真正到百姓手上的价格会更高!”

“嘶”张继绕闻言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差价有这、这么多？就进行一下加工就翻了十倍以上？我的天呐，这分明是抢钱呐！”

萧震雷吐出一口烟雾，一副无奈的表情，“没办法，谁让他们的纺织机器和技术比我国的好呢？如果百姓不买，穿什么？所以尽管知道价格很高，但是我们也只能忍痛挨宰，这就是现实的无奈，这就是科技差距造成的！这也是暂时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回到刚才欧洲棉花减产的事情上面，刚才我说了，那些消息应该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现在欧洲缺棉花，以往他们的棉花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今年却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必须要从其他地方进口棉花才能满足欧洲地区的需求，但是你看看，前段时间我们这边棉花的出口价与往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反而比之前的价格还要低一些，也就是说，不管欧洲缺不缺棉花，他们都是以与往年相差不大的价格在我们这里收棉花，而我们还不能不卖，为什么？因为洋商们联合在一起财雄势大，而我们国内又消化不了那么多棉花，不想烂在家里就只能卖给他们，因此他们掌握了棉花的定价权！而今年我们国内的棉花好不容易有一次大丰收，难道就让洋人们这么剥削？那些棉农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大赚一笔，却因为洋商们联合在一起故意压低价格而没有赚到更多的钱！这丰收与没有丰收有什么区别？你不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受洋人们的盘剥？凭什么他们就可以掌握定价权让他们自己大赚一笔，而让我们的百姓大失所望，但凡这个朝廷有半点血性，有一丁点硬气，老百姓都不会过得这么苦！”

张继绕不停地抽着烟，从他的深情和肢体动作可以看得出他现在十分的愤慨、愤怒，是的，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毫无疑问，新闻工作者是有国籍的，萧震雷刚才的这一席话让他听了非常愤怒，对洋商们肆无忌惮的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的无耻行径感到愤怒。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咒骂：“该死的，这帮吸血鬼，简直是欺人太甚！”在咒骂的同时，捏着拳头狠狠地锤在桌子上，桌子上的碗碟筷子都蹦了起来，汤汤水水都洒得到处都是。

第237章中外商战之价格大战

萧震雷道：“所以，这次我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如果是往年，即便是我有再多的资本我也不会跟洋人这么对着干，因为干不过，但是今年不同，今年欧洲本身就缺棉花，不是我们不得不卖，而是轮到他们不得不买，如果他们不从我们这里买棉花，他们那边就有很多人要冻死，而我们这里不同，我们这里用的是去年的棉花，今年即使囤积一年也没关系，不会出现大面积冻死冻伤的情况发生！所以现在的情况是需求关系逆转了，应该是他们求着我们买棉花，而不是我们求着他们卖给他们棉花！因此我跟他们打起了价格战，就是想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把定价权夺回来！”

话说到这里，张继绕哪里还会不明白这件事情的起因呢？他点头道：“明白了，我明白了，萧先生，我很佩服你，也许在当今的中国，只有你一个商人敢对洋人说‘不’，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洋人们有没有妥协？”

萧震雷摇摇头，“如果是你，你会放弃这么大的利益吗？不到最后关头，那些贪婪的洋人们怎么可能会放弃手中的利益？原本情况对我很有利，我现在有雄厚的资本，完全可以和他们打价格战，可是两天前这帮洋人想出了一个十分毒辣的诡计，他们竟然说动了各地的官府，让各地官府在各地张贴告示，，ww▼w.建议百姓和棉商把棉花卖给洋人们在各地设立的收购点，各地官府怕得罪洋人，不少地方官员都按照洋人的指示这么做了。不过值得幸运的是洋人们在各地的收购点都很少，以往都是棉商们找他们。现在他们不得不一方面找那些大棉商，另一方面派人去各地收购。事件有点紧，因此很多地方的收购点都还来不及设立，这就给了我机会想对策！”

张继绕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是担心百姓们和棉商们顶不住官府的压力把棉花卖给洋人们！”

“是的，如果我和洋人们给出的收购价相同或者我的略高一点点，百姓们肯定们不想冒着得罪官府的风险而把棉花卖给洋人们，可是如果我出的价格太高，我这边又太吃亏，要知道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我想来想去对付洋人这一招的办法只有利用强大的舆论力量。一方面让其他地方官府投鼠忌器，不敢拿自己的官声开玩笑，另一方面利用舆论唤醒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给予他们力量让他们有勇气对官府说‘不’，也让那些地方官不敢打击报复！”

“明白了，我明白先生今天找我来的目的了！”张继绕说着脸上的精神越来越好，眼神越来越亮，仿佛此刻充满了无穷的斗志，“先生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搞出让您满意的效果出来，不过我需要您提供一些资料，比如棉花、棉纺织品的进出口贸易和那些洋人们的一些资料。越详细越好！”

萧震雷答应：“没问题，这样吧，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我派人给你送过去，你有一天的时间准备。我也只能给你一天的时间，否则我的损失会很大很惨。这一天的时间可能就是亏损几百万两，所以后天早

上必须要让此事见报，以报纸新闻带来的强大舆论抵消官府出面的影响，只有这样，我才能与他们继续对抗下去”。

张继绕没想到这件事情严重到这种地步，一天的时间就亏损几百万两，这太吓人了，他神情严肃地郑重点头道：“好，我保证后天早上就将此事见报，我在其他一些报社还有一些朋友，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愿意帮我这个忙！”

十二月十三日早上，萧震雷派奥皮音将张继绕所需要的资料送到庶民日报去，然后在往华德路别墅，他自己则先行赶往华德路别墅坐镇指挥。

萧震雷刚刚走进书房没多久还没有来得及泡上一杯茶，就见程裕盛走了进来报告：“总裁，情况有些不妙，最新消息显示，昨天下午有几个地方的棉农和棉商在看到官府的告示之后已经将手上的棉花卖给了洋人们设立的收购点，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估计各地的百姓和棉商有很多都会顶不住官府的压力而将棉花卖给洋人们！”

萧震雷听了气得脸色铁青，额头上青筋暴起，一拳捶在书桌上大怒道：“混账，混账啊，这些地方官吏什么脸面都不要了，竟然帮着洋鬼子坑害自己的子民，我擦他们的祖宗！怎么会有这样的官府？怎么会有这样的朝廷？为什么它还没有灭亡啊？”

程裕盛闻言吓了一跳，连忙道：“总裁，慎言，慎言啊，这话万万不能在外面说！”

萧震雷脱口大骂：“怕他个鸟，大不了老子立马扯旗造反，吗的，朝廷这帮软蛋，没有一个硬气的，我擦！”

无论怎么发货，萧震雷都知道眼下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今天这一天给撑过去，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那些棉农和棉商们把手上的棉花卖给洋人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呢？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站到了窗户边上，他透过窗户看到了草坪行许多鸟儿在觅食，在草丛里找虫儿，当一只鸟儿找到一条小虫的时候，其他明显饿极了的鸟儿看见之后都过去争抢。

利益！萧震雷通过这件事情看到了这两个字，此时的中国人有几个又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有几个有着民族自豪感？又有几个人知道和懂得爱国主义？又有几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了？老百姓们只要有钱赚，只要他们手上的棉花能够卖到更多钱，他们才不会管棉花会卖给谁，在同不等价格或者萧震雷这边收购价稍高的情况下，棉农们和棉商们肯定不愿意得罪官府，都会去把棉花卖给洋人们，可是如果收购价格比洋人们的价格高处太多呢？在高利益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得罪官府吗？恐怕他们就要认真权衡了吧？

看来只有这样做了！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问道：“现在我们收购的最高价是多少？洋人们那边的收购价呢？”

程裕盛立即道：“洋人们那边已经联合起来，价格上也已经统一了，现在他们的收购价是五两二钱一石，我们的最高收购价比他们稍高，五两三钱银子一石！”

萧震雷闻言没有说话，他不停得抽着烟，心里却在计算着，抬高收购价格会损失多少钱，五两三钱和五两二钱只相差一钱银子，这一钱银子还不足以让棉农和棉商们不顾官府的压力转而把棉花卖给他，想要让棉农和棉商们顶住官府的压力，就必须要出一个相当高的价格，让利益的诱?惑去引到他们对抗理智！什么是利益的诱?惑？是远远高于洋人们给出的价格，什么是理智？是避免激怒官府！只有足够的利益才能让棉农和棉商们不顾官府的颜面！

思考了良久，萧震雷丢下烟头转过身来冷冷道："给那些有洋商收购点的城市和地区的我们的人发电报，传我的指令，从现在起，每石棉花价格提高到十两银子，整个上海滩的钱庄、票号和银行都被我掏空了，我倒要看看那帮洋商拿什么去收购棉花！"

如果只是四五两银子，那帮洋商手里可能还有一些钱，估计能撑过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萧震雷一下子又把收购价提升了一倍，五两跟十两的价格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原来只需要五百万两就可以完成棉花的收购，现在想要收到棉花就需要一千万两，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两倍的关系，现在上海滩的金融业已经被萧震雷抽干了血液，想要凑出五百万两，简直比登天还难！

"嘶"程裕盛倒抽一口冷气，他被萧震雷一下子提升一倍的收购价给惊呆了，愣了愣，他犹豫道："总裁，这么是不是太冒险了？这个价格太高了，如果洋人们不妥协的话，我们岂不是会损失惨重？"

萧震雷很清楚，现在只能下猛药，才能阻止棉农和棉商们把棉花卖给洋人们，洋人有地方官府出面，这对棉农们和棉商们的影响太大了，在舆论还没有闹起来的之前，想要消除这种影响就必须要许以重利让棉农和棉商们无视官府的压力，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一切都是狗屎，想要阻止老百姓赚钱？老百姓能够跟你拼命！

摆了摆手，萧震雷道："没关系，十两的价格并不高，从前就有一石棉花的出口价达到二十多两的，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以为我们亏了，那些洋人们就没亏？只要我们这次赢了，所有的损失都有洋人们买单，因为他们不得不买，行了，你去按照我的意思办理吧！"

程裕盛点头道："好吧，我这就去！"

第238章价格大战（2）

在程裕盛将萧震雷的指令派人用电报的形式发出去之后，萧震雷就一直坐在书房里等着，他一边抽着烟思索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收购价格提升一倍之后，棉农和棉商们看到这个情况应该会立即停止把棉花卖给洋人们。

在一般人眼里，五块钱和十块钱的区别不大，但是五百块和一千块钱的差别就大了，这与一千块只是五百块的两倍没有关系，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平常花的都是五块、十块，一千块对于五块和十块而言就是一笔巨款，他们并不是拿一千块与五百做比较，而是拿一千块与五块做比较。

虽然之前有官府贴告示让他们把棉花卖给洋人们，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棉农和棉商们不想得罪官府可能会陆陆续续地把棉花卖给洋人们，但是在每石价格相差一倍的情况下，棉农和棉商们就不一定买官府的账了，而且官府这只是建议，并不是规定一定要把棉花卖给洋人们。

如果棉农们和棉商们都因为价格相差太大，不想自己吃亏的情况下停止把棉花卖给洋人们，那么洋人们会怎样呢？官府的建议不起作用了，现在是收购价的高低决定了这市场，洋人们想要阻止棉农和棉商们把棉花卖给萧震雷派人设立的收购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同萧震雷再次打价格战，2，ww∞w.提升收购价格。

一个小时后，程裕盛接到各地发来的电报，他向萧震雷报告：“总裁。这提升一倍的收购价果然有了效果，棉农和棉商们开始不买官府的面子了。原本马上就要去把棉花卖给洋人们的棉农和棉商们在知道我们的收购点的价格高出洋人一倍之后都挑着棉花向我们的收购点而来，这下要轮到洋人们着急了！”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笑道：“每石足足提高了五两银子，在往常是绝无可能的，五两银子能干什么，你知道吗？你去码头上看看，那些苦力累死累活一天才能赚两三百文钱，差不多三四天才能赚到一个大洋，大半个月才能赚到五两银子。哼，官府出面就管用吗？他们这是相当于阻止老百姓赚钱，抢老百姓的饭碗。真当老百姓都是好脾气、老实？如果不让他们活了，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现在该轮到那些洋人们头疼了，我倒要看他们会怎么做，跟我们一样提高收购价？接下来他们肯定会有所动作，行了，你去继续盯着，如果有情况立即报告！”

“是，总裁！”程裕盛说完便退下去了。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着，上海滩距离各地都太远。即便是有电报互相传递消息，但是在执行上还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且收发电报也只能在大北电报公司，仅仅派人去拿电报和发电报就要花费不少时间。如果发电报和拿电报的人很多，还要排队等候，从各地得到反馈信息的时间太长了。这无疑会耽误太多的时间，如何缩短这个时间呢？萧震雷陷入了沉思。

想着想着。萧震雷脑子里灵光一闪，那帮洋人们现在不就是在上海滩吗？从各地得到反馈信息需要不短的时间。如果能直接从这些洋人们的身边得到相关的情报，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在洋人们才发出指令，各地洋

人们的收购点还没有来得及执行之前就布置了应对措施，这无疑于等于是事先知道了情报，及时作出部署，那么洋人们的一举一动就被掌握了，那还怕什么？

想到这里，萧震雷眼神中精光一闪，他立即转身走到书桌边拿起电话给王亚乔拨了过去，电话很快接通了，当王亚乔的声音传过来的时候，萧震雷庆幸王亚乔没有出去，他立即道：“久光兄，是我！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电话里说话不方面，你马上来华德路一趟！”

“好，我马上过去！”

不到一刻钟，王亚乔就开车一辆振华公司出产的小汽车赶了过来，萧震雷见王亚乔来了之后立即将相关的情况跟他详细说了一遍，最后他才道：“事情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很重要，它关系我们铁血救国社的发展壮大，关系我们中国的是否能够夺回棉花出口定价权，如果我们赢了，不仅我们自己受益，而且还能够为广大的棉农们争取到属于他们的利益，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投入了超过一千二百万两，那些洋人加起来虽然没有我多，但是也不会少于五百万两，如果这一场仗我们打输了，为了回笼资金，我们只能把棉花低价处理给那些洋商，亏得血本无归！”

王亚乔并非只是懂得情报、刺杀那一套，他听萧震雷说了情况之后也明白这件事情是一场你死我活商业大战，洋人们失败了不要紧，他们最多损失一些利益，不会亏得血本无归，如果萧震雷如果输了，振华公司都会垮掉，铁血救国社从此失去巨大的资金支持而陷入发展停滞状态。

他脸色严肃道：“我明白了，我可以做什么？”

萧震雷点点头道：“如果那些洋人们的身边有我们的人，或者大北电报公司有我们的人，让我们随时可以知道洋人们的一举一动，我想这场仗就好得打的多了！”

王亚乔思索起来，如果要随时可以知道洋人们的一举一动，有三个办法，第一，在那些洋商们的身边安插自己人，不过这个办法耗时太长，来不及！第二个办法是直接收买或者威逼那些洋人们身边的人，将他们身边的某个人变成自己人，这个最简单，耗时也短，如果顺利的话，一天时间就可以收到效果，第三，在大北电报公司安插自己的人随时监视来往的电报，只要有与那些洋商有关的电报一律截获。

思考了两分钟之后，王亚乔决定这几个办法同时进行。这件事情关系太重大了，涉及的金额也太大。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他起身道：“好的。我回去马上安排成立一个专门的情报小组负责这件事情，如果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之前就可以收到效果！”

法租界，洋人富豪别墅居住区。

各地市面上发生巨变，因为萧震雷这一边突然把收购价提高了一倍，这使得那些棉农们和棉商们无视官府的权威，不再把棉花卖给洋人们设立的收购点，这个消息对于洋人们而言实在是太不好了，先后收到消息的洋人棉商们经过紧急联系。立即全部先后赶到了法国人夏维尔的别墅里进行紧急磋商。

日本人东棉洋行的经理松下健二气急败坏地说："既然他要跟我们打价格战，我们就跟他打价格战，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么多公司难道还没有他萧震雷一家的财力大吗？跟他打价格战，前几天他擅自抬高价格的时候我就想跟他打擂台，如果不是拉尔夫先生阻止我，我一定要让他看看，谁才是有钱人，我要他知道他的振华公司在我们这些洋行眼里只是一个屁！"

众人见松下健二一副愣头青的样子，都不由得有些好笑。英国人拉尔夫摆手笑道："松下先生先别着急，虽然距离棉花收购时节的结束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急躁，急躁只能让我们乱了阵脚。价格战可以跟他打，关键是怎么打，我们不能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

夏维尔接着道："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时间紧迫啊，法国那边已经催促我尽快把棉花运回去。那边的工厂就快要没有原材料了，如果过了时间。夏天都快要来了，即使我们收购到再多的棉花也没用了，要大赚一笔，现在才是关键时期，尽快把棉花运回去，越早赚得越多，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收购到，现在棉农手里的棉花只有少部分了，大部分的棉花都囤积在那些棉商手上，他们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们可不比那些棉农胆小怕事，官府吓一吓就会乖乖就范，那些棉商一个个比我们都贪婪，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

拉尔夫点头道："是啊，这几天的战斗是最重要的，现在萧震雷突然把收购价提升了一倍，这让我们刚刚布置的措施全部失效了，在一倍的差价下，那些棉农和棉商们完全无视了地方官府的威胁，但是官府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只要我们把收购价提升到与萧震雷给出的价格持平就依然可以把棉农和棉商们拉过来，或者略低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价格不比萧震雷给的价格低太多都没什么大问题，刚才来之前我仔细想过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升价格才能挽回局面，否则只要我们超过两天时间没有应对措施，我们就会满盘皆输！"

松下健二问道："那我们现在就发出指令提升价格？把价格提升到多少？与萧震雷的一样，十两？"

"对！"夏维尔点头道："提升到十两白银一石的价格，你们都派人去执行吧，这两天为了方便及时处理突发情况，我建议你们都留在我这里，我会派人安排好你们的起居饮食，等这场大战结束之后你们再回去，那时候就是我们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ok！"意大利人打了一个响指，"那就这么定了！"

仅仅过去不到两个小时，萧震雷这边就得到了洋人们也提升收购价格的消息，萧震雷得知之后经过一番思考后就立即指示程裕盛，让他给各地收购点发报，马上将收购价提升到十一两，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一两。

在萧震雷再次提价之后，洋人们也很快得到了消息，经过一番紧急商议，洋人们也再次提升价格，同样也把价格提升到十一两，他们可舍不得提升太多，要知道每石提升一钱银子，加起来就多了，有了地方官府支持这张牌撑着，只要他们给出的价格低于萧震雷的价格太多，他们就可以搬回局面。

到了中午时分，双方的价格都提升到了十二两每石，中午大家也都没

有闲着，不过各地的棉农和棉商看出来了，现在收购棉花的两方势力在打价格战，这让棉农和棉商们都极为兴奋，他们算是看出来了，现在绝对不能出手，如果现在出手，那么价格再次上涨呢？岂不是亏了，因此他们死死地握紧手上的棉花，想要等到局面稳定下来之后再将手上的棉花卖掉。

到了下午两点，收购价格再次上涨，上涨到每石十三两，萧震雷对此无所谓，他手上的资金还绝对充足，虽然全国今年的棉花大丰收，但是他和那些洋人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棉花都收上来，老百姓总要留一些自己用，不然冬天穿什么？他估计能够时候收上来一半就不错了，要知道中国北方比较冷的地方人口也是不少的，也需要大量的棉花。

萧震雷那边倒是不担心资金的问题，可洋人们这边就有些吃不消了，他们每次提价都是非常的心疼，他们是商人、是资本家，每一个资本家手里的每一个铜板都沾染了血迹，如果没有必要他们才舍不得多花掉一个铜板！

只是现在他们不想提价也不可能，萧震雷对他们步步紧逼，如果他们不提价，一旦个萧震雷的价格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变动，而他们又不接招的话，那些棉农和棉商们担心价格下跌肯定会出手把棉花卖给萧震雷，所以他们只能再萧震雷提价之后立即跟着提价，决不让萧震雷把气势抢夺过去。

到了下午六点，天色渐暗，今天的价格、收购大战告一段落，双方的价格都停留在每石十五两这个价位上不动了，相比早上的五两二，五两三钱每石的价格，一天之内棉花的价格每石翻了三倍，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骇人了。

程裕盛向萧震雷报告：“虽然今天我们与洋人们进行价格大战，但是我们这边依然收了三十二万石，总共花去了四百二十万两银子，而洋人们虽然没有我们收得多，但是也差得不是很多，我估计大约有二十七八万石的样子，用掉的资金比我们少一些！”

萧震雷听了点头道：“很好！有情况立即报告！”

“很好！”

第239章资金链断裂

通过大幅度提升收购价格，今天总算是把这一天撑过去了，不仅撑过去了，而且还大量的消耗掉了洋人们手里为数不多的资金，也许洋人们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的资金即将告竭吧？此时谁知道上海滩各大钱庄、票号和银行的大部分现金流都被萧震雷给抽走了呢？

萧震雷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大上海滩的夜景，他相信过了今晚，到明天早上，局势就会大变，一旦报纸上把各地官府贴告示让棉农和棉商们把棉花卖给洋人们的事情捅出来，到时候社会各界反应激烈，舆论大哗，到时候他倒要看看官府的脸往哪儿搁？一个政权懦弱和无耻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太荒谬了，到时候局面肯定会很好玩！

此时在法租界富豪别墅居住区，以夏维尔、拉尔夫为首的洋人们每个人都非常疲惫的窝在沙发里，像是刚刚都经历过一场剧烈的运动，完全虚脱了一般。

今天的价格大战让他们耗干了每一份力气，当每一次提价的时候，他们都心疼得要死，随时从各地传来的消息都让他们紧张万分，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他们始终被萧震雷压过一头，由于及时采取了跟随提价的措施，他们今天虽然一直被压制，但是也没有输得太多，一天之内也总共收到了二十七八万石棉花。

意大利人点燃一根雪茄抽了几口说道：“我说诸位，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始终被压制。今年才收了二十七八万石，大部分棉花都被萧震雷收走了。如果按照这种情况下去，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最佳时间内收购到足够的棉花。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

德国人道：“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继续跟萧震雷拼价格？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们如果不跟着他拼价格又不行，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了！”

日本人松下健二恶狠狠道：“这个萧震雷处处跟我们作对，真是可恶至极，我看我们不如找人杀了他，只要他一死，振华公司就没有主持大局的人，到时候局面肯定会向我们这里一边倒！”

“噢，上帝啊。我怎么会有这种猪一样的盟友？”德国人痛苦的抱着脑袋大叫，“蠢货，请你记住，我们是商人，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商人，不是那些黑心的政客，事情一旦有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嚷嚷着要杀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去把所有中国人都杀了，去把他们的钱都抢过来。把整个中国都抢过来好了，你还来做什么生意？我擦！”

“你”松下健二被德国人骂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红，他此时恨极了德国人，却想到德国人可不是好惹的。只能把强行把恨意藏在心里。日本都是跟着德国学才变得强大的，徒弟想跟师傅翻脸？时间还早了点！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松下健二立即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马上狠狠道：“好。我们不杀人，但能放火吧？那姓萧的大肆收购棉花。挡了我们的财路，现在他收购的棉花是我们的好几倍了，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得意，我认为可以派人溜到他在各地囤积棉花的仓库放上几把我把那些棉花

全部烧掉，让他血本无归！怎么样，我这个办法不错吧？这样做可以为诸位出一口恶气，你们认为呢？我是不是太天才了，竟然连这种惩治他的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说完得意洋洋的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听了他这番话，都不由面面相觑，英国人拉尔夫痛苦地揉了揉太阳穴，他已经忍了这个日本人很久了，这次他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他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够了，松下先生，我真不知道你的家族是怎么派你这种蠢猪过来做生意的，德国朋友刚刚都说了，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烧杀抢掠的，你明白吗？我们的目的是收购足够得多的棉花运回国内加工，以我们现在的收购量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接下来萧震雷不收棉花了，我们把剩下的棉花都收上来也远远不够，我们只有让萧震雷认输，让他将棉花低价处理给我们，你现在要派人去把那些棉花一把火烧了，那我们还怎么赚钱，啊？如果你实在不懂，拜托你闭上你的嘴，可以吗？”

松下健二被骂得彻底没了脾气，只是被一个人骂还没关系，可是连续被两个人骂，他那一点可怜的自信心被骂得荡然无存，缩着脖子窝在沙发里开始沉默不语。

俄国人道：“我相信我们的麻烦远远还不止这些，就算最后萧震雷斗不过我们，只要他掌握着手里的棉花不卖给我们，我们的棉花缺口依然很大，还是完不成国内交给我们各自的任务！”

“不不不，瓦尔洛夫斯基先生，你错了，有一点你没有考虑进去，到最后萧震雷必然会跟我们妥协，把棉花低价处理给我们的！”夏维尔摇了摇头笑道。

瓦尔洛夫斯基诧异道：“哦？有什么是我没有考虑进去的？”

拉尔夫帮夏维尔说出了下面的话：“你没有考虑资金周转的问题，也没有考虑棉花进出口的时限问题，超过一定的时间，你以为萧震雷手里的棉花还有用处吗？等到明年的春夏来临之后，市场对棉花的需求就不那么紧迫了，他难道要把棉花留到明年？还有资金周转的问题，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他囤积了那么多棉花，用掉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两以上，这么多资金被用来囤积棉花，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他的资金怎么周转？而且我也相信他在银行的账户上绝对没有这么多钱，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从银行贷款而来的，要知道那些银行家们可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比我们更加贪婪和残忍，如果萧震雷的生意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些银行家们为了保证顺利收回贷款，绝对会率先出手催他还款的，或者向法庭申请暂时冻结他的所有财产?”

“等等，等等！”拉尔夫还没有说完，夏维尔就连忙打断了他：“我有点不明白，就算振华公司再怎么赚钱，萧震雷的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流动资金？他的振华公司现在满打满算最多也只值个一千两三百万两左右，他不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么多钱啊！”

这个问题让这些洋人们都陷入了沉思，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而现实是萧震雷真的有这么多钱再与他们打擂台，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否则他不可能收购到那么多棉花。

就在这时，夏维尔的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他身边低声附耳道：“先生，

我们在各地收购点的资金都用得差不多了，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们补充！”

夏维尔点点头道：“好，你去银行方面联系一下，向他们贷点款项，先贷两百万两，明天上午就分别给他们补充过去，现在我们设立的一些收购点的城市都有银行和票号，只要把汇票尽快送过去，以我们洋行的信誉，贷两百万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的，先生！”

等这个手下走后，拉尔夫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夏维尔摇头道：“一点小事，我们公司在各地设立的收购点的资金差不多用完了，你知道萧震雷故意抬高收购价，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先前带过去的资金到现在所剩不多，所以现在必须要补充，否则的话等到那边资金见底的时候再去补充就来不及了，我已经派人去联系银行贷点款”。

拉尔夫点点头，“不错，可能我这边也要补充一些资金！”说完对站在远处自己的手下招收叫过来，吩咐其去查查各地收购点的资金是否充足，如果不足要立即进行补充，以免时间上来不，至于资金也先从银行方面贷点款项，等资金回笼之后再还给银行。

接下来，这些人的手下都先后过来汇报用于收购棉花的资金不足了，大佬们于是让手下马上与银行方面取得联系，贷款之后及时派人把资金送过去，不过现在已经是晚上，银行方面也下了班，如果要办理业务也只能等到明天上午，不过还是可以提前打个招呼的。

没过多久，大佬们正准备去吃晚餐，夏维尔的手下走过来对他低声道：“老板，出问题了，我刚才跟东方汇理银行的查理经理打电话找他贷款，可是他说现在他的银行资金也不足，暂时不能给我们贷款！后来我又跟其他几家银行联系，可这些银行的经理都说他们现在没有多余的资金贷给我们，您看怎么办？”

“什么？你确定？”夏维尔大吃一惊，银行竟然没有钱贷出来？这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但他看手下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就知道手下没有撒谎。

“是的，老板！”

刚刚准备离开的大佬们看出来夏维尔遇到麻烦了，立即进行询问，夏维尔便将从银行贷不到款项的事情说了出来，可还没有等这些大佬们反应过来，他们这些大佬的手下都一个个走过来报告同样从银行贷不到款项。

众人闻言都面面相觑，同时脸色大变，英国人拉尔夫沉声道：“这次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第240章舆论攻击（2）

麻烦大了，摊上大事了！洋人大佬们都知道如果不能从银行贷款，那么接下来的收购大战怎么打下去？虽然他们可以各自的国内联系，让国内总部转一笔款子到上海滩来，但是这需要时间，此时银行系统可不比后世那么发达，电子转账说转就转，几秒钟的事情，现在的银行可没有电子转账功能，想要把钱从大洋彼岸转到上海滩来，必须要人带着汇票过来，乘船说也要一个月。

在知道上海滩其他所有的银行都不能提供贷款时，夏维尔等人的脸都白了，此时只有拉尔夫还头脑冷静，他站出来道："诸位别着急，我们的资金不足了，他萧震雷的资金也不一定充足，他擅自提价，消耗的资金比我们多得多！"

其他洋人们听了一想也是啊，他萧震雷能从银行贷款也不一定能够贷很多啊，他的振华公司只值那么多钱，一千万的价值抵押总不能可以从银行贷出两千万出来吧？银行的那些吸血鬼可没那么傻。

"不错，不错，萧震雷的资金也不一定充足，我们不能自己吓自己！"德国人凯恩点头说道，"另外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还必须想办法筹钱，既然从这几家的大银行贷不到款，我们可以向其他小银行想想办法，如果其他小银行也贷不到款，我们可以去找那些本地的钱庄和票号，以我们人难道还怕贷不到款吗？"

可怜这些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萧震雷已经把上海滩这些银行、钱庄和票号都掏空了，短时间之内根本无法贷到款子。

这些人忧心忡忡，以自我安慰式的方法熬到了天亮，他们匆匆吃完早餐立即离开了夏维尔的别墅，现在每个人都要想办法凑钱，如果没有钱，现在根本没有同萧震雷继续斗下去。

清早，庶民日本、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新报、晚报等多家报纸同时报道了这几天洋商们以比往年更低的价格收购各地棉花，而西洋各地今年棉花大幅度减产，而洋人却依然向要以极低的价格买走大量的棉花，谋取更大的暴力，民族资本家萧震雷为此愤愤不平，立即筹措大量的资金同洋商们抢购棉花，为了不让洋商们的阴谋得逞，萧震雷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为棉农们争取利益，而洋商们竞争不过就想出了阴招，让各地方官府张贴告示让棉农和棉商们将棉花卖给洋人们，这是典型的出卖本国百姓的利益，这是为虎作伥的丑恶行径，各报纸上呼吁广大社会群众团结起来，抵制洋商们的经济侵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呼吁各地的棉农和棉商们不要把棉花卖给洋人，不要让洋人们的阴谋得逞。

这些报纸一经面世之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各地的百姓和市民们纷纷义愤填膺，上海滩的民众最先发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行动，各个学校的学生们、老师们看到报纸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即组织了学生走出校门走上大街举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洋、反对将棉花卖给洋人等游行事件，一时间上海滩热闹非凡。

很多年没有发生这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还是四年前"大闹会审公廨

事件”的时候出现过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上海滩市民们的爱国热情开始被点燃了，民族意识开始渐渐被唤醒了。

庶民日报上将此事完全报道出来之后，在报道文章的后面还有几篇文章，这些都是各界人士对此事的看法和评论了，庶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说，地方官府竟然帮助洋商们坑害百姓，实在是国家之大不幸，是朝廷之耻辱，这样的官吏已经不配为中华之人，是被洋商们收买的汉奸，他们的行径是汉奸之行径。

明乎日报发表文章说，清廷地方官员做出此等向洋人献媚拍马之丑恶行径实乃清廷灭亡之前兆，下面的地方官吏都如此惧怕洋人、向洋人卑躬屈膝，那么朝廷中人只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朝廷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个统治了中华两百多年的异族朝廷是时候让它道台了，呼吁所有的民众都站起来反抗这样的**朝廷。

新报上说，萧震雷与洋人发起的棉花收购大战是第二次中外商战，第一次中外商战是二十多年前胡雪岩与洋商们之间的商场大战，那一次以胡雪岩惨败损失两千万两银子而告终，那么这次一次萧震雷与洋商们的商战还会如同二十多年那次一样惨败吗？上海滩新贵萧震雷是否有足够的财力与洋人们一争长短？

明乎日报的言论太过激进，租界当局方面接到了清廷方面的照会，要求立即查封这家报纸，租界当局也不想激怒清廷，因此立即启动措施将才恢复期刊发行许可四十八天的明乎日报再次取缔，明乎日报的老板**党人于右仁也被租界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得不得匆匆离开上海滩避难。

尽管这一天明乎日报被租界当局查封取缔了，但是其他报纸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情以极快的速度传到了中华大地，各地新闻媒体立即进行了转载和跟踪报道。

消息传出之后，各地文化界人士、进步人士都在报纸上发文呼吁本地的棉商们不要把棉花卖给洋人们，不能让洋人得逞。

洋人们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之后一个个纷纷色变，他们知道事情大条了，现在他们不仅资金上出现了问题，而且在舆论上还受到了强大的攻击，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他们紧急碰头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决定对外界的舆论不予理会，只要继续收购棉花就行了，但是报纸将他们与萧震雷进行棉花价格大战的事情报道出来之后，棉商们和棉农们都不再卖棉花给他们，这让他们十分的忧心忡忡，为了能继续收购棉花，他们不得不继续提升收购价格，在他们提升收购价格之后，倒是有不少精明的棉商看出来这次的棉花价格很可能是最高价了，如果这次不卖，等过一天价格就可能急速下降，这些棉商纷纷将手上的棉花卖给洋人们，他们丝毫不顾忌强大的社会舆论，当有人知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把棉花卖给洋人的时候，各地方的报纸纷纷站出来指责这些黑心的棉商不顾国家民族大义，为了一己私利而成全洋人的阴谋，但是这些贪婪的棉商们对此不理不睬，丝毫不予理会。

尽管这一天各大报纸将这件事情捅了出去，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也让舆论哗然，但是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有一部分棉商为图暴利而将棉花卖给了洋人们，萧震雷还是低估了商人们的贪婪之心，在任何贪婪的商人面前，只要有利益足够，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甚至为了利益而出卖国家和民族。

　　当萧震雷得知洋人们为了收购更多的棉花而不惜动用最后的资金提高收购价格的时候已经晚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洋人们这个时候还在提价，因此他一点准备都没有，这让洋人在今天这一天的时间里利用最后的资金高价收购了不少棉花，虽然距离他们所需要的棉花数量还远远不足，但是这已经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萧震雷对于手下人没有及时报告洋人们的动作极为恼火，他对程裕盛大怒道：“今天洋人们提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报告？”

　　程裕盛也是十分委屈，他道：“因为报纸报道这件事情的关系，各地很多棉商和棉农都把棉花卖给我们，我们在各地的收购点忙都忙不过来，因此实在分不出人手去监视洋人们的收购点，在这个时候各地收购点的负责人都以为洋人们的收购点肯定是冷冷清清，谁还敢把棉花卖给他们，可没成想还是有不少不要脸的棉商把棉花卖给洋人们，等我们的人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们那边虽然没有我们收得多，但是也有不少，不过我敢肯定洋人们的资金绝对快要见底了”。

　　萧震雷想了想，摆手道：“算了，此时也不能怪你，都是这些洋人们太狡猾了！刚才我脾气有些大，希望你不要跟我这个年轻人一般见识”。

　　程裕盛连忙道：“别，总裁，此事我还是有责任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萧震雷在书房里背着手走来走去，过了两分钟才停下扭头反问道：“你认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程裕盛摸着头顶上有些稀疏的头发想了想说道：“按理说现在洋人们的资金告竭，他们就是想收棉花也收不了，没钱谁会把棉花卖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马上把收购价格降下来，一来可以减少损失，二来那些棉农和棉商们见到价格大跌必定会蜂拥而至把棉花卖给我们，唯恐迟了价格跌到谷底！”r1152

第241章各出阴招

萧震雷闻言没有出声，他拿着烟盒走到窗前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呼出大量的灰色的烟雾，看着窗外的景致道：“程伯父，你这个办法固然好，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大幅拉下价格，受损失的是大量的棉农，而且社会舆论会怎么评价我？他们很有可能会说我落井下石，坑了大量的棉农，高价卖给洋人们还得了实惠，可低价卖给我算什么？别人没有那么傻，我拉下价格之后，棉农们和棉商们没办法只能低价卖给我，但是他们心里肯定会把我恨死了，我其实跟那些贪婪的洋人们没有什么区别！”

程裕盛却没有想到这一层，听得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他问道：“总裁，那我们要怎么做？”

萧震雷吸了一口烟，呼出烟雾道：“我们发起这次商战的目的是什么？是夺回定价权！棉价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不能坑那些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几个钱不容易啊！我要坑就坑洋人们！向各地传达我的指令，明天继续保持这个价格收购，不能高过洋人们的价格，也不要降价，同时把我们在各地囤积的棉花悄悄运出，找生面孔出面将一批批拉棉花到洋人们的收购地点卖给洋人们，另外给我通知陈晖祖，让他准备好两千万两现金，我要把从那些外国银行◎，ww→w.贷的款还给他们，另外还要再存一笔钱进去！”

程裕盛有些糊涂了，“总裁，这。我不明白啊，那些钱您才借了不到半个月就还回去。这”。

萧震雷笑道：“洋人们的资金就要见底了，如果不把那些钱换给银行。他们从哪里贷款继续高价收购棉花，而我们又怎么能把收来的棉花高价卖给洋人们呢？”

程裕盛听得眼睛一亮：“总裁，你这一招高啊，如此一来，棉农和棉商们都赚到了钱，比往年多得多，而我们也赚到了更多的钱，这一切都是洋人买单，太好了。太妙了，而洋人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手上的囤积的棉花已经全部卖给他们了，他们还在为认为我们的棉花会烂在仓库里而暗地里偷笑呢！实际上他们上当了，哈哈哈！”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法租界，富豪别墅居住区。

夏维尔等人围着坐在沙发上，每个人都是愁容满面。昨天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他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被报纸指名道姓痛骂了一番，说他们是比吸血鬼还要贪婪的邪恶商人，欧洲那边都那么缺棉花了。他们在这里收购棉花提高一点收购价，让中国的老百姓也多赚点会死吗？他们不仅不提高收购价，而且还压低价格。简直是一毛不拔，葛朗台与他们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该死的。那些报纸都疯了，支那人都疯了。报纸居然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骂得狗血淋头，那些老师和学生们竟然拉着横幅上街游行对我们的行为表示抗议，真的是疯了，我们只是在做生意，又没有去他们家打家劫舍，他们用得着这么对待我们吗？”松下健二端着红酒杯骂骂咧咧。

夏维尔等人听了忍不住翻了翻白眼，实际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清楚，

他们在这里刚开始大肆压价收购棉花其实与打家劫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后来萧震雷的加入才他们的打家劫舍行为不得不终止。

英国人拉尔夫摆摆手道："被人骂没关系，我们又没有损**什么，让他们骂，如果这样能让我们减少损失，我不介意让他们骂得更凶，现在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各个收购点的资金已经快要见底了，经过我的计算，按照现在的收购价格，我的公司在各个收购点的资金最多只能只能支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就会枯竭，我估计你们的公司也应该差不多，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没有钱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啊，等国内总部的款项汇过来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德国人凯恩抽着雪茄道："我们不能这么一直被动了，按照外面舆论攻击我们的势头，我估计未来一个星期之内都不会有所减弱，我们不能把那些报纸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让萧震雷一直跟我们这样作对，我们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同时想办法搞钱，没有钱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意大利人非常沮丧地说："凯恩，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斗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叫嚷着要让萧震雷好看，你看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凯恩起身大声道："我们当然可以有所作为，萧震雷哪里来的那么多钱？我相信他自己的流动资金本身并不多，他的大部分资金都应该是从银行贷款的，该死的，昨天我派人去银行打听，银行的人却说这是他们的商业机密，无可奉告！银行方面可从来没有这么对我们啊！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各自分别找自己国家的领事馆，我相信领事馆方面绝对不会愿意看到我们在这一场商战中惨败，我们去请求他们出面向银行方便施加压力，让银行找萧震雷催款，只要银行找萧震雷催款，他的资金就会枯竭，没有了资金，他如何跟我们斗？"

众人听得眼前一亮，仔细一想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也是现在唯一能想到对付萧震雷的办法，不过拉尔夫又道："那我们如何去搞钱呢？即便银行方面找萧震雷催款，追回贷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手上的资金就会枯竭，一旦手上的资金枯竭，我们可能会彻底失败啊！"

凯恩听后立即说道："我们其实可以去找那些华人的钱庄和票号想想办法，我相信他们手上一定还有钱，虽然不多。但肯定可以给我们支撑两天，而且如果银行方面追回了萧震雷的贷款。我们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了！"

"好好好，就这么干！"众洋人们鼓掌欢呼起来。仿佛他们看到了胜利一般。

德华银行。

经理费格对于萧震雷的到来有些吃惊，他这里可不是招待所，萧震雷才在这里贷款半个月左右，怎么又跑过来了，难道他的资金出现了问题，想要再次来贷款？费格揣着这样的疑惑接待了萧震雷。

递上一杯咖啡之后，费格先开口了："萧，如果你这次又是来找我贷款的，请恕我不能帮你了。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不想贷给你，而是我现在也没有多余的钱！前两天凯恩那家伙还找我贷款，我也没钱贷给他，我希望你理解我的难处，我的银行不能不留下一些流动资金，如果遇到储户们

挤兑的情况发生就惨了，所以我不能把我银行最后的流动资金给你，请你谅解！”

“噢。不不不，你想错了，我这次并不是要找你贷款的！”萧震雷说着拿起桌上雪茄盒里的一支雪茄笑着摆手。

费格有些惊讶，疑惑道：“你不是来贷款的。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难道我没事就不能来你这里，噢，费格。你太让我伤心了！”

费格有些无奈，连忙道：“好吧好吧。算我说错了话，萧。告诉我吧，我相信你来我这里不会是为了一杯咖啡！”

萧震雷慢吞吞点燃了雪茄，吸了几口才说道：“我是来还钱的！”

“还钱？这萧，你确定是来还钱的？要知道你才贷了半个月的时间！”费格对于萧震雷的举动是满脑子的费解。

萧震雷点头肯定道：“是的，还贷款，但是我现在不能全部还给你，我只能还两百五十万给，剩下一百万还是按照贷款合同规定的期限还给你，这应该没问题吧？”

费格当即表示没问题，这能有什么问题，客户还款表示他的银行又有一笔收入，这些钱又可以贷给其他需要的人，资金在这种进进出出的情况下不会滞留在银行生锈，而是贷出去产生利润。

“没问题，没问题！”

“不过！”萧震雷停顿了一下看向费格，“如果有人问起你们银行怎么突然又有钱贷款了，我希望你不要说出这些钱是我还的贷款，请为我保密！”

费格当什么事情呢，原来是这件事情，他笑道：“萧，你总是搞得那么神秘，好吧，我答应你了！正好昨天凯恩找我贷款，如果他还没有贷到款的，我倒是可以把你还的这笔钱贷给他”。

“这是你的钱，你想贷给谁就贷给谁！”萧震雷说完后当即与费格办理了还款手续，大笔的现银今天下午就从振华商业银行押运过来。

从德华银行银行离开之后，萧震雷又抓紧时间，一个上午将他贷款的上海滩其他八家外国银行跑了一个遍，把从这些银行贷的款项都还了一大半，还欠着每家银行一小半贷款，萧震雷还让他们承诺不能将这些钱是他还回来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各家银行经理都表示没有问题。

轮船招商局。

随从敲门走进盛轩淮的办公室报告：“老爷，查出来了，萧震雷之前从上海滩各家钱庄和票号贷了不少款项，根据我查到的就有一千万两，他正是用这些钱与洋商们抢购棉花，双方正在相持不下，现在的情况是双方谁都没有占到便宜，不过萧震雷这边收购的棉花明显要比洋人们多得多，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钱也应该用得差不多了，洋商们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

盛轩淮听了哈哈大笑，“好啊，萧震雷这小子果然不简单，勇气可嘉，竟然敢高调坐庄跟洋商叫板，拥有这种气魄的人，我生平仅见过一个，他是第二个，第二个在二十年多前已经被老夫整垮了，现在这个么??”。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盛轩淮其实只能呆在这里很短的时间，上次过来是召开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的，现在股东大会已经结束，招收商股的事情也在进行当中，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恐怕过几天他就得北上京城，他可是邮传部大臣，不能长期在外。

过了好几分钟，办公室里才又响起了盛轩淮的声音，不过这个声音的语气与之前大不相同，这个语气变得阴寒，冰冷刺骨，“哼，这小子目中无人，竟然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地说要收购老夫手中汉冶萍公司的股份，简直不知天高地厚，这小子让老夫心里不舒坦，这次老夫也要让他不好过，就像当年整死胡雪岩一样，这次老夫也整死他！你去把严义彬、李经楚和李逸卿给我叫过来，让他们马上来”。

“是，老爷！”随从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严义彬和李经楚分别是源丰润票号和义善源的大老板，李逸卿是正元钱庄的大老板，而源丰润票号、义善源票号、正元钱庄又是上海滩钱庄业和票号业的龙头老大，这三家的最大后台老板是谁？就是盛轩淮！他一句话当然可以让严义彬、李经楚和李逸卿叫过来。

半个小时不到，严义彬、李经楚和李逸卿就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轮船招商局盛轩淮的办公室里。

“拜见大人！”三人一起恭恭敬敬行了一个跪礼。

盛轩淮微笑着起身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伸手虚扶一下笑道：“都是自家人，不必行此大礼，都起来吧！”

“是，大人！”三人从地上爬起来退到了一边。

盛轩淮问道：“老夫听闻萧震雷从你们每家都贷了一笔款子？”

这三人都不知道萧震雷还从另外两人贷了款，直到现在听盛轩淮说起才知道，眼里都露出惊讶的神色，三人同时弯腰：“是的，大人！”

盛轩淮想了想问道：“如果老夫让你们立即去找萧震雷追回贷款呢？”

“这”三人没想到盛轩淮找他们前来是为了这事，李逸卿迟疑道：“大人，他贷款的期限是半年，现在才半个月的时间，咱们现在就去追款，只怕”。

盛轩淮闻言脸色一变，冷声道：“怎么，你不愿意？”

“啊，不不不”李逸卿连忙否认。

这时盛轩淮的随从在旁边插了一句：“前段日子，萧震雷来找老爷，竟然当着老爷的面要收购老爷在汉冶萍公司的股份，这简直是打老爷的脸！”

严义彬等三人立即明白盛轩淮让他们找萧震雷追款的原因了，李经楚等人马上义愤填膺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萧震雷那小子太张狂了，大人，我们这就回去找他追款，如果他不还，我们马上把他告上衙门，让他倾家荡产！”

“对，决不让他好过！”另外两人马上附和。

第242章应对之法

就在洋人们正在为斗倒萧震雷而积极忙碌的时候，萧震雷这边已经在开始将这段时间收购到的棉花拖到洋人们的收购点进行贩卖，找到的都是生面孔，洋人们设立的收购的人没有人认识这些生面孔，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棉商或者是棉农，就这样，萧震雷在低价位收购的棉花被一批批以高价位卖掉，为了迷惑洋人们，萧震雷派人在各地设立的棉花收购点并没有停止收购棉花，而是继续以略低于洋人们收购价的价钱收购棉花，一边低价买进，一边又高价卖出，虽然在接下来这几天收购的棉花赚不到什么钱，但是之前收购了不少棉花，赚头还是很大的。

洋人们的资金已经见底了，可是却找不到贷款，没有钱就不能继续收购棉花，这让洋人们心急如焚，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各大银行的经理们纷纷找上门来询问他们是否要需要贷款，贷，肯定要贷，不贷款怎么把棉花的缺口堵上？现在能够贷到款项，洋商们纷纷喜出望外立即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有了钱之后，洋商们底气充足了，之前他们就断言萧震雷的资金不可能一直支撑下去，双方谁能成为胜利者，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现在洋商们贷到了足够多的款项，他们自信能比萧震雷坚持得更久，只要购买到足够的棉花，就不跟萧震雷玩了，让他的棉花烂在仓⊕︽，ww⊥w.库里，他们很期待萧震雷哭丧着脸的样子。

萧震雷正在华德路指挥秘密出售棉花给洋人们的收购点时候，宋世杰从萧公馆那边打来电话。

“喂，先生。我是宋世杰啊！”

萧震雷道：“哦，老宋啊。什么事啊？”

“今天源丰润的严义彬、义善源的李经楚和正元钱庄的李逸卿以及其他一些钱庄的老板一行十几人前来公馆要求你在两天之内偿还贷款，如果你不还。他们声称就会把你和振华公司告上公堂！”

萧震雷听得心中一跳，但是很快平复下来，他皱眉道：“这帮人是怎么回事？我贷款的期限是半年，现在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们怎么就要我还款？这中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我不清楚啊，先生，赶快想想办法吧，如果被告上公堂的话，我们会很麻烦。要知道这些人的后台可都是盛轩淮啊，虽然蔡乃煌是老袁的人，本身跟盛轩淮有些不对付，但我猜他肯定不会与盛轩淮撕破脸皮，如果案子闹到道台衙门，蔡乃煌是不会怎么偏袒我们的！”

在听到这些钱庄和票号的后台老板都是盛轩淮的时候，萧震雷终于明白这些人为什么突然向他追款了，原来是盛轩淮在后面捣鬼，看来此人想重复二十多年的故事。像斗败胡雪岩一样来斗他，从资金链上着手进行！

其实根据合同，因为还款期限还没有到，那些人根本没有权利将他告到公堂上。如果那些人没有后台，或者后台的背景比不过萧震雷，衙门方面肯定不会受理。毕竟违约一方是他们，可是因为他们的后台是盛轩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权利在这个时期比法律大得多。蔡乃煌肯定不敢过分得罪盛轩淮，所以当那些人告上公堂之后，蔡乃煌肯定会受理。

萧震雷算了算手上的剩下的钱，原本他手上有四千五百万两银子，昨天还掉了以他的名义向九大外国银行贷款的一共两千二百万两贷款，当然利息肯定是按一个月算的，利息钱不多，直到现在为止收购棉花一共用掉了一千七百万两，还剩下六百万两，现在他才刚刚下达把棉花一批批秘密卖给洋人的收购点的指令，资金回笼还不多，手上也只有八百多万两，这些钱远远不够还那些从钱庄和票号贷来的款项，大约还差了四百多万两左右。

思索一番之后，萧震雷心里有的底气，他现在就是拖着这笔贷款不还，那些人也没有办法，按照他与各大钱庄和票号签订的合同规定，还贷期限是半年时间，这才半个月，他完全可以拖着不还，如果那帮人要把他告上公堂，可以啊，大家在公堂见，他不期望在公堂上蔡乃煌会帮他，他只要蔡乃煌能把会审的时间拖延几天时间，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他就可以回笼不少资金，到时候手上有足够的资金了，即便还了那些钱，他手上也还有钱应对突然状况。

“我知道了，你不必当心，我会处理好此事，如果他们再来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不在，出远门了，反正只要能拖着，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

“好，我明白了！”

放下电话之后，萧震雷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去道台衙门跟蔡乃煌打个招呼，如果那帮钱庄老板去衙门告状，让蔡乃煌能够拖延几天时间才上公堂！

到了道台衙门，正好蔡乃煌在办公，蔡乃煌见到他来了便皱眉问道：“你怎么还不回南桥军营里。如果军队那边出了事怎么办？”

萧震雷苦笑道：“大人，相信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几天我跟那帮洋人斗得旗鼓相当，现在我哪有时间回去？大人放心，那边主事的都是我的心腹，出不了什么大事，至于李标和向铁军，我已经找人看着他们了，他们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蔡乃煌听了这话才脸色好看一些，他点头道：“这就好，其他的我都不怕，我就当心里面混入了革命党，革命党蛊惑人心厉害啊，你说万一要是一个不好，军队被那些革命党混入进去又进行一番鼓动，闹出哗变的事情出来，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啊！”

“明白，明白，大人完全可以放心，我已经在四十六标内成立了一支秘密行动队，专门负责调查军队内部的奸细，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手抓人，决不让革命党得手！”

“嗯，你成立秘密行动队这件事情做得不错，很好！”蔡乃煌点了点头道：“我看你还是尽管结束这边的事情赶回南桥军营主持大局，你不在那边，我始终不放心啊！对了，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

萧震雷踌躇了一下才开口说道：“大人，半个月前我找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些钱庄分别贷了一笔款子，为期半年，却不知盛公怎么会知道了此事，现在期限还没有到，他便指示那些钱庄老板来向我追还贷款，如果他们告到大人的道台衙门来，我想请大人拖延七八天再开堂会审！”

蔡乃煌听说此事之后脸上变了颜色，在他看来，盛轩淮之所以对付萧震雷，完全是因为萧震雷是他的人，要不不然盛轩淮不可能跟一个小辈计较。

“这位盛大人，有什么不满完全可以冲着我来嘛，怎么把主意打到你身上去了？气量特忒小了一些！”

蔡乃煌言罢又对萧震雷道：“这个，寰宇啊，你放心，老夫不会放任别人欺负你，虽然袁公现在不在朝堂，但他的影响力是还在的，在这上海滩是老夫的地盘，还轮不到他盛老头指手画脚，且不说你占着个理，即便你不占理，有老夫一天在这道台衙门，别人也能把你怎么样！”

萧震雷大喜，拱手作揖道：“多谢大人照拂！”

蔡乃煌此时脸色凛然肃穆道：“你既然投到老夫的门下便是老夫的人，老夫不希望门下之人三心二意，不听招呼，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萧震雷说着起身从袖子袋里拿出一叠银票递过去道：“大人，这是标下的一点孝敬，还望您不要嫌弃，请您一定收下！”

蔡乃煌拿眼睛一瞟，估计大约有十万两的样子，露出笑容道：“你竟然舍得拿出这么多，有心了，好，老夫就先替你存下，日后若军队上缺军饷，老夫就把这些一并还给你当军饷！”

萧震雷笑道：“大人，这点钱都是小意思，这次只要标下斗败那些洋人，得到的好处是很多的，这点钱完全就是九牛一毛，日后标下还有孝敬！”

“好，好，你有这份心就行了！”蔡乃煌对萧震雷的态度十分的满意。

其实两人心里都各怀鬼胎，萧震雷是想靠着蔡乃煌打掩护，蔡乃煌毕竟是袁世凯的人，靠着蔡乃煌就成了袁世凯一系，别的派系的人就不敢打主意了，而蔡乃煌确实有要掌握萧震雷这一支军马的想法，这不止是他的想法，也是袁世凯的想法，前段时间袁世凯就发密电给他，让他拉拢萧震雷，将其吸收在身边，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军队，确保东南部的安全。但是蔡乃煌也知道萧震雷这个人极为不好驾驭，稍微弄不好就会遭到反噬，因为他是对萧震雷又拉拢又敲打，就是要让萧震雷在他面前老实一点。

袁世凯自从今年一月份开缺回原籍一直到现在已经离开朝堂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此人对国内的局势了如指掌，萧震雷这个突然在上海滩冒出来的小子竟然敢跟洋人叫板，这让他十分的好奇，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他发现萧震雷这个人已经是一员虎将，用得好的话绝对是一大助力，可如果用得不好就会遭到他的反噬。

第243章拖字诀

王亚乔派了一堆人专门负责收集洋商们的情报之后，萧震雷就对那些洋人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了，他现在指挥着各地收购点将棉花不断的从仓库暗中运出卖给洋商们，同时明面上又以略低于洋商们的价格从棉农们和棉商们的手里收购棉花，这些棉农和棉商们都是受舆论的影响没有把棉花卖给洋商们，转而卖给了他。

看上去这些棉商和棉农们少赚了一些，而萧震雷在后期收的棉花赚的钱也很少，但实际上棉农们和棉商们挣得比以前多得多了，表面上卖给萧震雷吃了一点亏，可实际上不仅没有吃亏，还大赚特赚了。

试想想看，如果没有萧震雷跟洋商们打擂台，那些洋商们会出这么高的价格收购棉花吗？最开始的时候收购价比往年都低，是萧震雷加入收购行列，才把棉价拉升起来，如果萧震雷现在退出收购棉花，那么洋商们绝对立即会把棉花价格降到最低点，棉农们和棉商们不仅没有现在赚得多，而且一年辛苦下来也只能勉强度日罢了，这就是萧震雷在这场收购战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老百姓当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愚笨之人，其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当中有睿智的老人们看到了萧震雷在这场战斗中起到的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他们说服了周围的棉农和棉商们都把棉花卖给萧震雷，而萧震雷居中牵制住洋商们，让他们始终以现在的高价收购棉花，让老百姓真正赚到了钱。再也不是如以前一样被洋人们控制了价格，即使丰收了也赚不到钱。

十二月十七日。以源丰润票号的严义彬、义善源票号的李经楚、正元钱庄的李逸卿等为首的上海滩钱庄和票号业大老板们联名前来道台衙门告状。

当鸣冤鼓被敲响之后不久，得到消息的蔡乃煌不得不赶回道台衙门。不过他并未升堂审案，而是派人将严义彬、李经楚一行人叫到内堂叙话。

“参加蔡大人！”除了李经楚之外，其他众人都向蔡乃煌行了一礼，这是因为李经楚现在已经是正三品邮传部右丞，在品级上比蔡乃煌还要高。

蔡乃煌微笑着抬抬手笑道：“诸位上海滩的大财东们起身吧，上海滩之所以能有现如今繁荣昌盛的局面，你们的功劳可是不小的，起来起来！”说完他起身向李经楚行礼道：“李大人也来了，恕下官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众人齐声道：“多谢大人谬赞”

李经楚笑道：“无妨，无妨！”

这里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与蔡乃煌有一些渊源，平日里该向蔡乃煌孝敬的也都孝敬了，特别是李经楚和严义彬二人，既与盛轩淮有关系，也与蔡乃煌有关系，在蔡乃煌和盛轩淮之间，他们其实两边都不能得罪。

待众人起身之后，蔡乃煌问道：“诸位今日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不知道诸位有何冤情呢？”

其实这些人也非常纳闷，按照程序在他们击鼓鸣冤之后，蔡乃煌是应

该当即升堂审案的，可蔡乃煌并未这么做。这是为什么？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现在蔡乃煌问起，这些人其中的代表李经楚就道：“是这样的，蔡大人。振华公司的萧震雷前些日子从我们这些票号或钱庄都贷了一些款项，数额还特别大。当时我们这些人之间并不清楚他同时向我们所有的钱庄和票号都贷了款，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贷给他的，现在萧震雷与那些收购棉花的洋人们斗得死去活来，我们当心萧震雷在这次商战中大败亏输，造成我们这些钱庄和票号的贷款不能收回，而且官府中诸多大人都在我们的钱庄和票号中有存款，如果我们贷款无法收回，也可能会给各位大人造成损失啊，所以我们经过慎重思虑之后决定向萧震雷追回贷款，但我们知会他两天之后，他仍然躲着我们，丝毫没有还款的意思，因此我们不得不一起来道台衙门告状，还请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

“是啊是啊，请蔡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其他钱庄和票号的老板们也齐声向蔡乃煌拱手作揖。

该来的还是来了，蔡乃煌心中嘀咕了一句，他想了想问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诸位放心，本官定然为你们讨个公道！对了，萧震雷的还款期限过了多久了？”

还款期限？众人面面相觑，萧震雷的还款期限根本就没有到，才过去半个月时间，还有半年呢！众人都看向李经楚，希望李经楚出来说话。

李经楚是这次打官司的主力人手，他也没有辜负其他人的期望，说道：“蔡大人，实不相瞒，他的还款期限还未到，但是我们还是想请蔡大人帮帮忙升堂审理此案，因为这次萧震雷与洋人们的商战十分的危险，我们并不看好他，所以我们想追回贷款，以免他垮了之后，我们的贷款打了水漂！”

蔡乃煌问道：“你们之间贷款时拟定的合约规定的还款期限是多久？”

“是半年之久！”李经楚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这是瞒不住的，到时候升堂审案查验合约的时候必定要查出来。

“半年？”蔡乃煌闻言脸上露出为难之色，“李大人，你这是为难下官啊，你们双方当事约定了还款期限，现在期限还没有到，你们就想追回贷款，这事明显是你们不占理嘛，你们让下官升堂审案，限令萧震雷马上还钱，如果下官这么干了，明显就是偏袒你们，而且那萧震雷并非善茬，他与租界洋人们那边的关系可不一般，到时候洋人们出面，下官要怎么办呢？”

见蔡乃煌不肯帮忙，这些人顿时都有些急了，李经楚连忙道：“蔡大人，此事无论如何还请你大人帮帮忙，而且这事也并非是我们这些人要跟萧震雷过不去，是盛大人打的招呼啊，我们当然也知道还未到还款期限就追回贷款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也不知道萧震雷怎么就得罪了盛大人，所以还请蔡大人帮帮忙！”

蔡乃煌就知道这帮人会抬出盛轩淮，他内心虽然恼怒，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他想了想说道：“这样吧，这件事情本身是你们不对，我派人去把萧震雷叫过来，让你们当面协商一下，看看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你

们看行不行？”

严义兵这时站出来道：“蔡大人，萧震雷一直躲着我们，我想即便您派人去把他找来跟我们协商，他肯定会说现在无法还款，结果还是一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您升堂断案，判定萧震雷立即还款给我们，如果他现在拿不出钱来，就下令封了他的振华公司和其他所有产业，将这些折价当做款项还给我们！”

蔡乃煌闻言摇头道：“这事本官干不了，诸位，不是本官不帮你们，你们知道萧震雷现在身居何职吗？他现在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论品级比本官还高，你让本官去审他？让本官下令去封他的产业？他手下可是有几千人马，如果他发起疯来怎么办？而且人家占着理，无论官司打到哪儿，都是你们理亏啊，既然是盛大人的意思，你们去找盛大人审案好了，本官这里实在招呼不起你们！”

“什么？这?”李经楚等人闻言脸色大变，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萧震雷现在有着这种身份，按照萧震雷现在的身份，确实不是他们轻易可以动得了的。

李经楚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方面是盛轩淮，另一方面蔡乃煌又奈何不了萧震雷，这要怎么搞？

蔡乃煌看见这些人的脸色，便笑着问道：“诸位可是在想回去怎么向盛大人交代？其实本官倒是有一个办法既能不能让你们得罪盛大人，又可以让萧震雷把款项还给你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听？”

能这样当然最好了，毕竟在商场上谁也不愿意得罪权势人物，既可以向盛轩淮交代，又能追回款项，有这种办法当然好了，严义彬连忙道：“大人请说，如果可行，我们一定照办！”

蔡乃煌喝了一口茶说：“其实萧震雷早就猜到你们会来本官这里告状，他让本官转告你们一句话，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礼拜之后他定然会将所有贷款全部还给你们，但是却没有利息，而本官这里也受理你们的状纸，但是本官会定在七日之后再升堂审案，到时候就解决你们之间的贷款问题，如此一来，你们既可以向盛大人交代，也可以追回贷款，一举两得！”

众人考虑了一下，想了想这个办法确实可行，虽然不能马上追回贷款，可一个礼拜的时间也不长，官府受理之后总要时间进行调查吧？这就可以在盛轩淮那里有个交代了，因此严义彬等人都同意了蔡乃煌的建议。

第244章最后的手段

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萧震雷来说足够了，在这七天时间里，他安排人员每天的出货量高达上百万石，基本上都是一边收，一边出，当七天过后，连各地之前囤积的棉花也都全部高价卖给了洋人们。

洋人们为每天都有高达百多万石的收购量而欣喜如狂，在他们看来，萧震雷这次要倒大霉了，他们的棉花已经已经收购得差不多，完全不需要萧震雷手里的棉花，萧震雷手里的棉花卖给谁去？只能烂在仓库里，萧震雷将赔得血本无归。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萧震雷的计，萧震雷手里的棉花已经全部偷偷卖给了洋人们的收购点，不过令萧震雷担心的是民间还有不少棉农还没有来得及将棉花卖掉，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因为收购点的工作效率优先，每天的收购量也有限，很多棉农已经把棉花都拉过来了，但是因为卖棉花的人太多而没有来得及卖出。

今年毕竟是一个棉花丰收年，按照估计产量应该比往年要多出三成左右，如果是以前，以现在的收购量，民间的棉花早就被收购一空，但是因为今年棉花丰收，产量比往年大，因此直到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棉花没有收上来。

这个情况让萧震雷忧心忡忡，估计再过一天左右的时间，洋商们就可以将所需要☆，w¤ww.的棉花收购完毕，一旦收购量达到他们的预期的数量就会停止收购，这些还没有来得及把棉花卖掉的棉农和棉商们岂不是要亏死？明年的棉价不可能还有这么高了，要知道这个价格是萧震雷与洋人们斗法而强行拉升起来的。而且也是因为欧洲缺棉花才会有现在的价格，如果明年欧洲不缺棉花了。还有现在这么高的价格吗？不可能！

法租界，富豪别墅居住区。

洋人棉商们正在在夏维尔的别墅里大肆庆祝着他们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棉花的收购工作。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在别墅里，夏维尔等人请来生意场上的朋友，并且请来了不少上海滩上的名媛作陪，别墅的大厅角落里摆放的留声机播放着悠扬的西洋风格的舞曲，男性洋人们一个个都搂着漂亮的女人翩翩起舞，侍者们端着各种酒来往穿梭其中为闲聊的先生和女士们送上美酒。

跳累了的洋人棉商们一起在夏维尔的二楼的房间里集合了，每个人端着一杯酒，满头大汗地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

夏维尔看着众人道：“诸位，按照这一个星期的每天的收购量来看。我这边只需要明天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收购，数量到了之后，我马上把最后这几批棉花安排装船了，你们呢？”

英国人拉尔夫说道：“我这边也差不多，过了明天之后，我的收购量也达到了收购数量，我的人已经在准备最后一批装船了！”

其他洋商们也都纷纷表示自己这边的情况差不多，这让这些洋商们都很高兴，他们一方面高兴自己这边完成了收购任务。另一方面准备对萧震雷嘲笑、辱骂、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萧震雷这次死定了，向银行借了

那么多贷款。收购的棉花又没有人愿意接手，这次肯定会亏得血本无归，到时候银行方面来追债。振华公司都可能保不住了。

德国人凯恩喝了一口红酒后感慨道："可惜啊，振华公司这么好的效益。就因为萧震雷这次惨败，很可能要倒闭喽！"

俄国人点头道："是啊。他没有钱还给银行，银行方面肯定会向法庭申请冻结他的其他财产，包括查封振华公司！"

拉尔夫摆手道："算了，说着这些干什么，今天是我们高兴的日子，只要萧震雷倒霉，我们就应该高兴！"

"是的是的，拉尔夫先生这句话说得太对了！那就这样说定了吧，我等会就通知我那边的人，等明天完成收购量之后就停止收购工作，将各地的人员都撤回来！"

"那么就这么定了，我也待会也通知他们明天完成收购量之后就撤回人员！"

"好！"

他们谁也不知道这时在房门外站着一个洋人，这个洋人在听到这些话之后转身轻轻离开了。不久，这个洋人离开别墅来到大街上找到一个电话亭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他说道："他们已经决定明天完成收购量之后就撤回各地收购人员！"

电话中传来一声："知道了！"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萧震雷这里，他此时很焦急，因为外有不少棉农和棉商的棉花没来得及出售，如果洋人们停止收购，那些棉农和棉商手里的棉花就将积压在手里卖不出去，即使有人愿意要，在洋人们停止收购之后，价格肯定会回落到最低点。

萧震雷一个人站在窗前思索着，夜已深，但是他毫无倦意，他在思索现在要怎么办，他不可能自己高价吞下那么大一批棉花，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阻止洋人们停止收购，可洋人们不可能无止境的收购下去，想要维持这个高价基本上不可能啊！

程裕盛站在萧震雷身后欲言又止，他担心萧震雷年轻，脑子发热冲动之下不管不顾地继续收购棉花，洋人们马上就要停止收购了，如果他们这边继续收购，那么收购来的棉花就会囤积在手上再也出不了手，这可是要积压资金的呀！

他忍不住道："总裁，我看还是给各收购点下令马上停止收购吧，再收的话，我们就出不了手了！"

萧震雷呼出一口烟雾，平静道："我们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就应该把它做完、做彻底，让所有的棉农老百姓们都赚到钱！传我的指令，让各地收购点继续收购，但是价格不能再这么高了。我们必要让那些棉农不能犹豫了，时间上来不及。降低价格的作用也可以催促他们尽快出手，等洋商们的收购点停止收购之后将价格定在每担十二两！"

程裕盛没想到萧震雷真的会这么多。他脸色剧变："总裁，不可啊，如果这样，我们会损失惨重的！"

萧震雷竖起手掌道："不必担心，我自有解决的办法，我还没那么

傻，明知道前面是一个坑还往坑里面跳，你去办吧！”

“哎！”程裕盛无奈地叹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程裕盛离开之后。萧震雷又连续抽了几支烟，当零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他从思绪中被惊醒过来，他决心已下，走到书桌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久光兄，有空吗？找你有点事，我在一号钢桥上等你！”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穿上一件皮袭大衣，戴上一顶狐狸毛皮帽子叫上奥皮音出门了。汽车在大街上行驶，街面上已经静悄悄的，只有昏暗的灯光照亮着前方的道路，在一些房屋巷子口。偶尔能看到还在摆摊的宵夜摊子。

萧震雷闻到一股烤臭豆腐的味道，嘴里顿时津液生出，咽下一口口水之后招呼奥皮音在街口停车。他下车走到摊子前让老板烤了三十文钱的臭豆腐，几分钟后他提着一包油纸包裹的臭豆腐返回汽车上。汽车启动继续向前开去。

到了一号钢桥，汽车停在桥中间。萧震雷提着油纸袋子下了车来到钢桥护栏边上，冬天里的深夜寒风刮在脸上犹如刀割一般，但这却能让他的头脑更加的清醒，他一边用筷子夹着臭豆腐吃着，一边看着河两岸夜色中的点点灯光。

不久，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了萧震雷汽车的后面，王亚乔穿着一身厚实的棉袄和棉裤，棉袄外面罩着一件旧长袍，头上戴着一顶类似雷锋帽的棉布帽子，他下车后看见萧震雷站在护栏边，便双手交叉插在袖筒里走过去在萧震雷身边停下道：“今晚天气不错，这里也是一个说话的好地方！”

萧震雷笑了笑，将手上的油纸袋和筷子递过去：“来点？”

“什么东西？”

“臭豆腐！”

“哦，这我喜欢吃，那就吃点吧！”王亚乔接过纸袋就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赞不绝口。

在王亚乔吃着臭豆腐的时候，萧震雷道：“情报小组传来消息，那帮洋人已经决定了，明天过后他们的收购数量达到预定数量之后就会停止收购，然后撤回所有人员，可是据我们估计，现在还有很多棉农和棉商手上的棉花没有来得及出手，我们手上的棉花倒是已经全部暗中卖给了洋人，可这些还没有来得及卖出棉花的棉农和棉商，他们手上的棉花大约还有两成左右，这么大的量积压在手上，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正在吃着臭豆腐的王亚乔闻言停了下来，皱眉道：“这确实是一个麻烦事！”

萧震雷继续道：“在来之前，我已经让程裕盛去通知我们在各地的收购点，明天继续收购，在洋人们撤回收购人员之后，我们也要继续收购，只是价格上降到每石十二两！”

“这寰宇兄，你可要想清楚啊，如果洋人不收了，我们收到手上也用不了那么多，只能囤积到明年，这可是要积压一大笔资金啊！”

萧震雷摇头道："我不会让这批棉花积压在手上，不过总要有人为此买单！我们不能让那些帮洋人就这么走了！"

王亚乔听到这里，也不吃了，连忙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做？"

萧震雷掏出烟盒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下定决心道："据我所知，洋人们收购的棉花都要从各地运到这里，然后在十六里铺码头装船起运回国，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他们将将那些棉花装船之前把各地棉农绝大部分棉花都收上来，而你需要做的是想办法让那些洋人们的船只在同一天，并且那些船只都要在十六里铺码头集中，这对于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毕竟十六里铺码头现在是上海滩最大的码头，你可以想办法把码头上其他不相干的船只弄到其他小码头去，如果一来，那些装棉花的大洋船就可以在十六里铺码头集中！"

王亚乔一时间没想明白萧震雷的用意，他纳闷道："为什么让那些装棉花的大货轮在十六里铺码头集中？还要在同一天时间？"

萧震雷看着前方黑漆漆的河面上，叹道："如果不想办法让那些装棉花的大货轮在十六里铺码头集中，不让他们在同一天，我们又怎么能够想办法放一把火把船上所有的棉花都烧掉呢？如果那些棉花不烧掉，我们手上的棉花卖给谁？我不想去求那些洋人，就只好让那些洋人来求我了！如此一来，棉价上自然由我说了算，我可不想让自己亏本！"

王亚乔听了惊得目瞪口呆，良久才回过神来，叹道："那帮洋人惹上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刚刚过了西方的圣诞节，洋人们的棉花收购已经停下来三天了，在这几天时间里，萧震雷让人在各地收购继续收购棉花，并在各收购点外挂上牌子，只收三天，三天之后就不再收购，那些没有出手的棉农只能让棉花烂在家里，这个消息让棉农们和棉商们大急，所有人都不再敢继续观望了，人们疯了似得用车马拉着棉花赶来萧震雷的收购点出售，用了这个办法，萧震雷才在三天之内将民间绝大部分的棉花差不多都收了上来，还没有收上的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自己要用的。

而在上海滩这边，王亚乔也确实发挥出了他这个情报头子的巨大能量，他想办法弄走了停泊在十六铺码头的小船，那些洋人棉商们将十六里铺码头有位置停船，都将大货轮停泊在这里，将棉花在这里装船，有的先装船完毕，但是为了让这些船在同一天，王亚乔又又想出阴招让这些船在开动之前出一点小故障，如此拖了两天之后，所有的船只都装上了棉花，整个江面上都是装棉花的船只。

第245章冬天里的一把火

十六里铺码头。

停泊在码头江面上装棉花的货轮差不多将整个江面都堵住了，原因是装棉花的船只太多太多，太过密集，船与船之间几乎都是紧紧相连的，最宽的距离也只不过一米左右，这里有数个外国洋行这次收购来的棉花准备起运回国。

晚上十点，凯瑟琳货轮上，这艘货轮停泊在所有货轮的最外围，江风从北方吹过来，发出呜呜呜的呜咽声。

船长梅尔按照往常的习惯一样带着几个船员走上甲板巡视，他可是知道上海滩虽然是远东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在这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无数的罪恶，停在码头上的船只经常性的有货物被偷走，特别是在晚上，如果没有人看守，那些可恶的小偷可能连船都给你开走。

在梅尔的带领下，船员们在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方块形货物堆的间隔缝隙中穿来穿去，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躲在这些货物堆中间，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偷棉花。

冬天的大上海如往常一般的冷，特别是在这江面上的深夜，一阵阵刺骨的江风吹过来，冻得船员们瑟瑟发抖，一个船员叫道：“船长，行了吧？冻死了，现在还有谁会过来偷东西？不怕冻死么？”

梅尔头也不回地骂道：“少他吗地废话，跟着走就是了，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就把你冻死了吗？给老子坚持住！”

在巡逻的过程中，梅尔对船员们的表现极为不满，他在巡逻时骂骂咧咧。隔着老远都能够听到他的骂人声。

巡逻了一圈之后，梅尔终于带着那帮非常不满的船员们回到船舱里钻进了热乎乎的被窝中了。只留下驾驶舱顶部一盏红灯一闪一闪地，显示着这艘船的存在。

就在梅尔等人返回船舱之后不久。黑夜之中在北方的江面上，一艘小木船悄悄而又快速地向凯瑟琳号货轮划过来，这只是一艘小渔船，非常地小，没有柴油发动机，小渔船上坐着四个人，两个一组分坐在渔船的两侧，用木桨快速地划着水，而这艘小渔船却如一支利箭一般冲过来。但是在快要靠近凯瑟琳号货轮的时候减慢了速度。

这是一个行动小组，渔船靠在凯瑟琳号上之后，其中一个人留守在渔船上接应，队长带着另外两个人向凯瑟琳号上甩了三根带铁钩的绳索，拉扯绳索之后，铁钩很顺利地钩住了船舷，三分立即顺着粗大的绳索向凯瑟琳号上攀登上去。

队长李安最先爬到凯瑟琳号的甲板上，之后迅速从腰间抽出两支盒子炮蹲在甲板上进行警戒，为还没有上来的两个队员提供安全掩护。

只过了两秒钟。另外两个队员就翻身上了甲板，李安便对他们打了几个手势，其中一个队员也拿出两支盒子炮像李安一样警戒，另外一个队员从背后的一个小背包里拿出几个玻璃酒瓶。这些玻璃酒瓶中装满了透明液体，瓶口处还有塞有湿漉漉的布条，他将这些玻璃酒瓶放在一起。然后掏

出一个金属打火机打燃之后将一个玻璃酒瓶瓶口处的布条点燃，原来这些玻璃酒瓶当中装的都是汽油。当一个玻璃瓶汽油灯点燃之后，他便将玻璃瓶子向远处甲板抛过去。玻璃瓶落在甲板上砸碎了，瞬间便燃烧起来，他又一一将剩下的几个玻璃瓶点燃砸碎，这些砸碎的玻璃瓶洒落在甲板上的汽油燃烧着，在江风的作用下，火势向南面蔓延，很快就将一包包棉花点燃了。

要知道棉花可是极为易燃的物品，碰到火星就会被点燃，棉花刚开始燃烧时没有明火，但是数量庞大，又有布袋包裹，很快便燃烧起来，只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蔓延到整艘货轮。

“成了，我们撤！”李安招呼一声，三人就顺着绳索溜下了货轮回到渔船上，四个人又再次用木桨将渔船往回划。

这点晚上，整个上海滩的民众都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十六里铺码头边的江面上燃起了冲天的火光，这大火被江风一吹，顿时迅速蔓延，不过片刻功夫，停泊在江面上所有装棉花的船只全部燃烧起来，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火海，没有任何一艘装棉花的船只得以幸免，这片火海太大了，江面上方便几百米范围内的船只全部被笼罩在其中。

这火势又将十六里铺码头烧起来，码头上的工人们根本反应不及，火势将堆积在岸边的所有打包的棉花全部吞没。

“叮铃铃，叮铃铃”。

夏维尔一脸睡意地伸手接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迷迷糊糊道：“喂，我是夏维尔！”

电话中传来一声即将要哭出来的声音：“老板，不好了，我们停泊在码头上已经装船的棉花全部烧起来了，全部着火了，整个江面上全是火，完了，全完了”。

“啪啦”一声，呆若木鸡的夏维尔丝毫没有察觉电话掉落在地上，他呆呆的，眼中的瞳孔仿佛没有了焦距。

半个小时过后，得到消息的洋商们纷纷从住所赶过来了过来，他们站在码头上看着滔天大火，却丝毫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这些总价值大约八百万两银子的棉花被大火烧成灰烬，洋商们一个个跪在地上痛哭流泪，多日来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就这么被一把火烧掉了！

“是萧震雷，一定萧震雷派人干的，一定是他，我要杀了他，这个该死的家伙，玩不过我们就跟我们来阴的，真是可恶至极！”夏维尔在码头上气得直跳脚，虽然没有把所有的棉花都烧掉，但是装船的棉花数量也有两成，现在这些棉花被烧了，也就是说还有两成的缺额！

棉花并非其他的易燃物，它极为易燃，却不经烧，价值大约八百万两银子的棉花只用一个小时不到就烧成了灰烬，洋商们瘫在码头的地面上一个个面如土色。

巡捕房的人赶来很久了，现在已经介入了调查当中，夏维尔找到法租界警务处警监拉皮埃，拉皮埃说道：“夏维尔先生，对于你们的棉花被烧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和同情，但是请你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件案子只是船员们不小心让棉花着了火，那我只能

表示遗憾，但如果是有人故意放火，我们绝对会将放火的人绳之以法！”

夏维尔的情绪极为激动，他抓住拉皮埃的手叫嚷道：“警监先生，我知道是谁干的，我知道！”

“哦，你知道是谁干的？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拉皮埃问道。

夏维尔连忙道：“是的是的，这件事情是萧震雷干的，我敢肯定是他，他在收购棉花的商业大战中输给了我们，他自己手中囤积的棉花全部都卖不出去了，所以他就报复我们，这一定是他干的！”

拉皮埃问道：“那么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夏维尔想了想，他还真没有证据，他大声叫嚷道：“我没有证据，警监先生，这还需要证据吗？这件事情摆明了就是他干的，你马上派人去把他抓起来！”

拉皮埃闻言摇头耸耸肩膀道：“先生，我们巡捕房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没有证据我们不能随便乱抓人，而且你所说的萧震雷并非是在法租界，即便我们有证据怀疑他，也不是轻易可以动得了他的，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难处，不过请您和其他的先生们放心，如果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拉皮埃走后，夏维尔等洋商们聚在了一起，拉尔夫一脸颓废道：“没办法，如果这件事情真是萧震雷做的，他肯定不会留下证据被巡捕房的人查到，我们要等到巡捕房破案，恐怕只能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走吧，先回去再说！”

十二月二十八日，洋商们的棉花烧掉的第二天，这天道台衙门受理了上海滩钱庄业、票号业的老板们联名状告萧震雷的案子，这件案子吸引了很多人关注，道台衙门外站满了围观的百姓。

说是升堂审案，其实这只是一个由道台蔡乃煌进行调解的过程，钱庄业和票号业的老板们理亏在先，在贷款还没有到期就向萧震雷追款，这违反了合同的规定，按照合同规定，萧震雷有足够的理由对此事不予理会，并且可以拖延到最后的还款期限才还款，不过由于有道台蔡乃煌的调节，萧震雷也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同时归还所有的贷款，但是坚决拒绝付给利息，理由是这些老板们违反了合同，必须要收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收不到贷款的利息，蔡乃煌支持了萧震雷的要求，同这些钱庄和票号的老板们进行了协商，那些老板们认为尽管昨晚洋商们的棉花被烧到一部分之后，但是这还不足挽回萧震雷的损失，萧震雷的仓库里的棉花绝大部分根本无法出手，这积压了大量的资金。因此这些老板们同意了蔡乃煌的调解，不收利息，只要求萧震雷偿还贷款就可以了，萧震雷此时早已经将原来囤积的棉花全部暗中卖给了洋人们，尽管这三天又收了不少棉花，但这些棉花只价值七八百万两，他手上有足够的资金，因此很快便将这些钱庄和票号的贷款还了。

第246章巨额利润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德国棉花商人凯恩从自己别墅书房内走了出来，他双眼红肿，眼睑发黑，显然昨晚一夜他没有睡觉，昨晚萧震雷派人放的一把火烧掉了他价值一百五十万两的棉花。

洗漱完毕，凯恩从盥洗室走了出来，走到餐桌前正准备吃早餐，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胃口，只是一直以来养成吃早餐的习惯才促使他来到了餐桌前。

这时一个佣人走过来将一封信递上说：“先生，刚才大门外有一个小孩送来一封信，说信是给您的！”

“哦？给我的？那我看看！“凯恩说着接过信封打开抽出信纸看了起来，他很快便将信看完，之后他的脸色不断的变幻。

良久，他才拿起一个汉堡起身喊道：“快拿我的外套来，通知司机准备马车，我马上要出门！”

“先生，吃完早餐在走吧？”佣人建议道。

“时间上来不及了，你去准备吧！”

“好的，先生！”

半个小时过后，凯恩乘坐马车出了租界来到华界一家茶楼，他从马车上下来吩咐车夫将马车赶到旁边等着，然后拿着文明杖，带着高筒礼帽走进了茶楼内。

门口一个店小二看见凯恩走过来，便立即上前迎接：“先生您好，请问您是凯恩先生吗？”

凯恩有些诧异这个店小二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难道他在上海滩已经有名到连一个店小二都认识他？不过他还是很快点头道：“我就是！”

店小二确认他就是凯恩之后，马上弯腰道：“凯恩先生您好。萧先生已经等您很久了，请您跟我来。请！”

凯恩心说原来是萧震雷安排这个店小二在这里等着的，于是他跟着店小二穿过楼下闹哄哄的大堂走上木质的楼梯上了二楼。茶楼的二楼不但有散桌，而且还有单独的雅间，这些单独的雅间靠着窗户，而且还能够看到一楼的情况，能够听到一楼的说书先生现场评书。

凯恩被店小二带到中间一个雅间便离开了，雅间门口站着奥皮音，他将雅间的门打开，萧震雷看见凯恩站在门口便起身笑道：“噢，凯恩先生。我的朋友，见到您实在太高兴了，快请进来!”

凯恩心里极度郁闷，他吗的，你他吗烧了我价值一百多万两的棉花，现在竟然装得像老朋友见面一样，脸皮要不要这么厚啊？原来一直以为清国人是最爱面子的人，却没想到你这个家伙竟然一点脸都不要！

尽管心里恨不得把萧震雷掐死，但凯恩的脸上却也没有表现的太过恼怒。他只是脸色有些难看，在萧震雷的招呼声中走进雅间在对面坐下。

萧震雷连忙招呼，给凯恩的面前放下一个碟子和刀叉，笑着说道：“凯恩先生。我猜你一定没吃早餐，来来来，我为你点了这家茶楼最著名的点心。你尝尝，绝对比你们西方那些破面包和烂汉堡好吃多了！”

破面包和烂汉堡？要不要这么侮辱人啊？凯恩心里有些窝火。他冷冷道："萧先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咱们就不要藏着掖着了，明人不说暗话，直接开门见山吧，你找我来干什么？"

萧震雷闻言咽下嘴里的点心，拿起桌上一个盘子放着的白色毛巾擦了擦嘴，喝了一口茶后笑道："看来凯恩先生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很了解，好吧，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昨晚码头发生大火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凯恩先生现在还有一部分棉花的缺口吧，据我所知，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收到棉花了，只有我这里还有一些，如果凯恩先生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可以谈谈！"

听到这番话，凯恩刚刚压下去的火气突然又上来了，但是他还是顾忌到自己的绅士风度，强行压下怒火，冷冷道："萧先生，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心机深沉和脸面之厚度，你放了一把火把我们的棉花全部烧掉了，现在却又约我来说想把棉花卖给我，你是我见过的最无耻的清国商人！"

萧震雷摇头笑道："凯恩先生，请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胡乱污蔑别人，那不是我做的！看来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啊，商人和政客这两个词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无耻，商人与商人之间，政客与政客之间，谁更无耻谁就会更加成功，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了解这一点，论及无耻和可恨，我们中国人恐怕没有你们这些侵略者更在行吧？你说呢？"

"你"凯恩气呼呼道："你月我来是来羞辱我的吗？"

萧震雷再次摇头道："不，是你先污蔑我的！凯恩先生，我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我并不认为你比我高贵，所以在我的面前，我希望你收起你的傲慢，跟我平等的对话，除非你来中国不是来赚钱的！"

凯恩并不傻，他知道现在只有萧震雷手上有棉花，想要赚更多的钱，就必须从萧震雷手上购买棉花，就如同萧震雷所说的一样，除非他来中国不是来赚钱，既然是来赚钱的，就不要意气用事，跟钱过不去的人是傻瓜，而凯恩自认为自己不是傻瓜，所以他很快平和了自己的心态。

"好吧，萧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中国人，确实如你说所，我来中国是来赚钱的，好吧，我还缺口十万石的棉花，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存货，可以卖给我二十万石，我也可以接受，在价钱上怎么算呢？"

萧震雷笑了，他竖起两根手指："我也不多要，每石二十两！"

"哈！哈哈哈！"凯恩气得笑了，"萧先生，你不会是想钱想疯了吧？我们最高的收购价才十六两，你竟然要二十两？你这是趁火打劫，你要知道我并非一定要采购这批棉花，如果你不卖给我，你仓库里的棉花就会烂掉！"

萧震雷坐直身体道："凯恩先生，大家都是要赚钱的，这些棉花是我花高价收来的，你总要让我赚点吧，再说了，即便你花二十两收过去，还是有很大的赚头的，现在欧洲缺棉花，很多人都没有棉衣，你拉到德国去就算卖三十两一石，都有纺织厂买单，不是吗？这样吧，我退让一笔，每石十九两五钱银子！"

"不不不，我最多只能出十六两！"

“凯恩，你非常没有诚意你知道吗？你应该明白这批棉花越早拉回去就越早产生利润，时间就是金钱啊，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赚钱，而不是跟我赌气，不是吗？”

凯恩心里的防线动摇了，他犹豫了一下，开除了一个价格：“好吧，我出十七两，不能再高了！”

“那可不行，凯恩先生，你们这些大商人吃肉，总得让我喝点汤吧？我每石只赚一两银子，而你们却可以赚十两以上，这绝对不公平，好吧，我再退一步，十九两，不能再低了！”

凯恩不同意，两人当即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双方在一钱银子的价位上争吵不休，知道最后在十八两二钱银子这位价位上才达成协议。

凯恩也知道时间紧迫，越早把棉花运回去越早赚钱，赚得也越多，他也不跟萧震雷废话，双方当即签订采购合同，签完合同之后，两人立即安排钱款和货物进行交割事项，凯恩还警告萧震雷，如果他的棉花再被烧，他就跟萧震雷拼命，萧震雷表示如果抓到放火的人，他亲自替凯恩报仇。

夏维尔等其他的洋人棉商们在得知凯恩竟然单独和萧震雷接触并且率先购买到了足够的棉花之后都气得暴跳如雷，一个个都咒骂凯恩是叛徒，一点节操都没有，但是骂归骂，他们也开始跟萧震雷接触，谁都不愿意商机失去，只要有利益，他们才不会在乎脸面，只不过三天的时间，萧震雷仓库里所有棉花绝大部分卖给了洋人们，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给自己的纺织厂作为原材料。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萧公馆。

书房里除了萧震雷之外，还有陈晖祖、宋世杰、程裕盛、李书林等人。

萧震雷问道：“陈先生，说说我们这次的收获吧！”

“好的！”陈晖祖答应一声就打开账本看了看说道：“我们手中最开始有资本四千五百万两，在第一阶段收购过程中一共花掉了一千七百万两，还了九大银行的两千两百万两，当时还剩下五百多八十三万两，后来通过将囤积的棉花悄悄拉出去卖给洋人们，一共收回资金两千四百万两银子，当时手上有资金两千九百万八十三万两，还了上海滩钱庄业和票号业的一千三百万两，剩下一千六百八十三万两，第二阶段又从民间收棉花用掉八百万三十万两，剩下资金八百五十三万两，最后棉花全部卖给洋人，一共得到九百八十万两，现在我们手上的资金还有一千八百三十三万两，除去用橡胶股票做抵押向各大银行贷款的一千万两，我们这次一共赚到了八百三十三万两，这这绝对赚大发了！”

第247章临行前的部署

萧震雷笑着给每人倒了一杯红酒，大家一起干了一杯当做庆祝，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兴奋激动的笑容。

过后，萧震雷对陈晖祖道：“光浦兄，我给你留下三百万两做备用，其他的我都带走，再过十天，我就必须要启程去欧洲了！”

众人顿时陷入了沉默，宋世杰问道：“先生，一定要去欧洲吗？你不在这边主持大局，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啊！”

萧震雷笑道：“没办法，我不去不行，军队是一个烧钱的机器，公司的研究机构也是烧钱的机器，我们组织发展需要很多的经费，社员们需要生存，需要养家糊口，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必须赚更多的钱，需要更多的先进的科技，此去欧洲，我就是去赚洋人的钱，最多半年我就会回来！别当心，我走之前会安排好一切，你们只要按照我的部署进行就行了，另外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我每隔一天就会跟你们发一封电报，你们有什么事情如果拿不定主意可以立即给我发电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们怎么处理！另外我离开之后，我们组织的发展不要太过于明显，发展社员始终都要在暗中秘密的进行，一定不要让清廷方面发现蛛丝马迹”。

众人见萧震雷已经有了打算，做好后续工作的安排，因此也都放弃了劝6∟，w≤ww.阻。

1910年1月1日，萧震雷开车赶回南桥军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军营的工程已经进入尾声阶段。在军营各房间刚刚粉刷完毕之时，萧震雷就命令士兵们从镇公所和镇上各大户人家的祠堂里搬出来。搬进军营内，由于才刚刚粉刷完毕。军营的房间内粉刷的石灰还未干，因此在进驻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必须要注意，不能将墙面弄脏。

按照第四十六标的内部编制，全标一共有3600人，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千六百多人，萧震雷在上次离开之前要求标部派人去各地招收兵员，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兵，所缺兵员已经全部招满，这些新招收的兵员也已经进入正常的训练状态。但他并没有下令负责招收兵员的标部人员撤回，而是要求继续招兵，有多少招收多少，接下来招收的兵员同样要进行一样的军事训练，但不会算作正式编制，职能算作预备部队，不过这些预备兵员的士兵的军饷待遇也不会比有正式编制的士兵差多少，如果以后遇到战争，主力部队有兵员损失。就会从预备部队抽调兵员进行补充，或者出现紧急情况，主力部队的兵力不足，就会动用预备部队全员上战场编成第二个主力团。

编制内各部队所缺乏的重机枪、迫击炮和火炮等武器装备。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经从振华公司内的秘密兵工厂先后运到，现在这些武器正在被部队熟悉和训练，按照萧震雷的计划。在辛亥革命战斗打响之前，全军部队的每个战斗班都必须要装备一挺轻机枪。以提高最小战斗单位的火力输出和作战能力，不过现在轻机枪的图纸已经被萧震雷根据前世的记忆将捷克式轻机枪的样式画出来了。并且已经交给秘密兵工厂进行制造，但是这其中还存在着几个制造技术上的难点，现在那些秘密兵工厂内的研究

员人员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不难解决，顶多是费点时间罢了。

轻机枪这个时候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是基本上都是偏重型，无论是持续火力输出和火力的强大，或者是性能方面都与后来的轻机枪相差太远，而且在机动能力上也远远不如，之所以叫轻机枪，就是要求机动性能能够跟上班排等小单位作战的机动能力，在这一点上，这个时代仅有的几款轻机枪还打不到要求，这才是萧震雷决定把捷克式轻机枪搞出来的原因。

萧震雷相信，一旦他的军队将轻机枪装备到班排，士兵们再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其战斗力绝对能一举名列世界各**队的前茅，当然，在重火力方面，现在萧震雷的第四十六标与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同等战斗单位相比远远不如，这是因为列强国家的军队一旦到了团、旅、师级等这些级别的战斗单位，基本上都会装备大口径野战榴弹炮团、营等编制，有的野战榴弹炮的口径甚至达到了一百五十毫米以上，射程达到一万多米，而萧震雷的第四十六标现在才只有75毫米山炮，无论是在射程和火炮威力上，萧震雷的火炮营都远远不如，但是国内的军队基本上在重火力上基本上没有超过他的，就连北洋六镇陆军配备的火炮绝大部分也都只是75毫米山炮。

回到军营这几天，萧震雷最先观看了各个步兵排的重机枪班射击训练，这些重机枪都是仿造的马克沁重机枪，由于时间的关系，再加上部队急需要重机枪，所以萧震雷在将后来的勃朗宁重机枪图纸画出来交给枪械厂制造之时，让他们先仿制一些马克沁重机枪交给军队使用，至于生产勃朗宁重机枪的事情暂时押后，这款重机枪将会在以后作为军队的制式重机枪，而仿制的马克沁重机枪只是过渡时期的装备，为了让子弹能够通用，在制造和设计时考虑了这一点，都使用七点九二毫米口径的子弹，不过之后生产的勃朗宁重机枪还有另一种大口径型号，使用子弹是十二点七毫米，这种大口径勃朗宁专门对付厚装甲和坚固的掩体，作为攻坚战斗时的强火力支援。

经过一段时间的射击训练，一些重机枪班的射击手已经学会了两连射、三连射等这些射击技巧，这让萧震雷很高兴和欣慰，虽然他们还不是很熟练，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支军队绝对能够被训练成世界超一流的强军。要知道直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列强国家重视重机枪在战斗中的巨大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说，重机枪这种武器一旦开火是很消耗弹药的。在后来的重机枪中，射速高达每分钟数千发，如果不会使用两连射和三连射，一箱子子弹转眼之间就会打得精光，能熟练操作和使用重机枪对于战斗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能够及时的提供火力支援又不会让支援的火力断掉，这就要看重机枪射击手的能力了。

接下来萧震雷又观看了迫击炮班的训练，一个迫击炮班配备两门迫击炮，一共15人。班长负全责，两个副班长分成两个小组，各自带六个人负责一门迫击炮，在一个小组内，行军途中由一名士兵负责背炮管，一名士兵背支架，一名士兵背底座，两名士兵各背一个炮弹箱，还有一个士兵

荷枪实弹负责安全警戒配合副班长的工作。在营地或者其他休息时间，这些迫击炮的零件和炮弹由各自负责的战士分别保管，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由保管的人负责。在即将战斗时，由小组内各成员互相配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组装固定进行炮击。

迫击炮班的训练也许是经过蔡国栋的指点和专门的培训。各个迫击炮班都已经有一套严格的组装和开炮的程序，这个过程被拆分都很细致，在每个小组内都有专门观察射程和计算炮击角度和调式射击诸元的士兵。也有负责组装零部件进行固定的士兵，不过在平时每个小组的士兵都要学习这些知识。毕竟战斗不是没有伤亡的，一旦战斗中出现了伤亡。那么该士兵负责的项目岂不是没有其他人会？那这迫击炮还能打准么？所以上面都要每个迫击炮班的每一个士兵都要熟悉每一个技术技能，一旦负责某个环节的士兵死亡或者受伤，就要求有另外的士兵继续他的职责，或进行观测射程和炮击状况，或进行射击诸元的调整等等。

不过炮兵要想达到合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学科，例如要学习坐标学，要针对射程计算炮击的角度，还要进行精细的各种射击诸元的微调，好在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

在最后，萧震雷又利用一些参观了炮兵营的训练，炮兵们首先进行的是炮击步骤的训练，将开炮的一系列过程拆解成若干个步骤进行，每一个人负责一个步骤或几个步骤，在整个炮击小组的人进行协调完成一整套开炮的程序，这些炮兵比迫击炮炮兵需要学些的更多。

在学习完开炮步骤的训练之后才能进行实弹射击的训练，与迫击炮相同，炮兵营的每一个炮兵都有自己的负责的工作，一个小组互相合作在长官的指挥下才能将一门山炮打响并且打得准。

1910年1月5日，萧震雷召开了营级主官以上的会议，为此，标部直属部队：炮兵营营长、骑兵连长、工兵连、辎重连连长等都分别从秘密驻地赶了过来，参会的人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警卫连连长、宪兵队队长，其他副职一律排除在与会人员之外。

在会议上，萧震雷首先提出了一个安全问题，“现在各种武器都已经全部到位，在军营这边就有仿制的马克沁重机枪，重机枪班的士兵们正在进行射击和其他人员的配合训练，这很容易被不相干的人看到或发现，而且现在军营的工程还并没有完全完工，还有建筑工人在施工，人多眼杂，因此保密工作要进行加强，如果消息泄露，我们虽然不至于遭到灭顶之灾，但也会很麻烦，这一点一定引起重视，各营连等单位散会之后要马上着手重新安排站岗、警戒和巡逻的安全工作，特别是夜间，巡逻和警卫级别要提高，要安排口令随时变更机制，门岗、各连长和连长级别以上军官的办公室和宿舍都要安装电话，出现问题可以最快速度的通知到连级单位，这一点团部负全责，国栋，这件事情你亲自抓一抓，装电话的事情由老范的军需后勤部门负责”。

“是！”蔡国栋和范之庸两人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

萧震雷压了压手示意他们坐下，又道：“第二点，训练的问题，现在各营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和山炮都有了，我希望你们尽快拿出一套完

整的训练方案出来，例如轻、重机枪对步兵进行火力支援的配合战术，迫击炮和山炮对步兵进行炮火支援的战术，例如步炮协同战术、战壕战战术等等，而且训练一天也不能耽误下来，无论出现任何情况或者恶劣的天气，每天都必须要安排训练任务，如果实在不行，也要安排出操，外面不行就在室内进行，还有一点，如果天气发生恶劣的变化，造成我们防区内百姓受到了自然灾害，我们第四十六标必须要全力以赴地进行支援和救灾工作，尽一切可能挽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

第三，纪律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三令五申地强调，这段时间的军纪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也没有听到有附近的居民来告状，宪兵队这段时间也没有抓到违纪的士兵和军官，这一点我很欣慰，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但是我还是想说，军纪一刻也不能放松，谁违反了军纪都要遭到惩罚，任何人走后门都没用，决不讲人情！宪兵队一定要保持警惕，时刻处于战斗状态！

第四，散会之后我会去秘密军营视察，看看那边营地的建设情况和士兵训练情况，你们这些从秘密军营来的人等会跟我一起去，我不会给你们通知那边做准备的时间，我就是要看到你们军营平时的样子，不要给我来虚的！

第五，过几天我会离开这里，在上海滩坐船启程前往欧洲，耗时大约半年的时间才会回转，我不在这段时间，第四十六标由蔡国栋支持全面工作，他拥有我不在这段时间内的绝对指挥权，希望各单位要服从他的指挥和命令，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人说话，萧震雷当即宣布散会，和那些秘密军营出来的军官们一起返回。

在秘密军营视察了三天之后，萧震雷把上面派来的李标和向铁军两人带回了上海滩，理由是他受德**方的邀请将要去德国进行军事交流访问，需要这两人陪同前往，目的无非是要把这两个不知道哪方面的眼线带着离开，以免两人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内在军用内搅风搅雨。

第248章启程

1月6日，萧震雷和蔡国栋拿着鲍尔送过来的德**方邀请函前往道台衙门面见蔡乃煌，向他说明前往欧洲的事情。

蔡乃煌见萧震雷才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有些疑惑道：“寰宇，你怎么又回来？军营里没事吗？”

萧震雷拿出德**方的邀请函递过去道：“大人，你看看这个！”

蔡乃煌并不是认识德文，他接过邀请看见上面文字像是外国字，便问道：“这是什么？”

萧震雷解释：“大人，这是德**方的邀请函，他们邀请我前往德国进行军事交流活动！”

“军事交流活动？”蔡乃煌乃是一介文人，对军事方面的几乎是一窍不通，疑惑道：“他们请你去学习西洋军事？”

“不不不，大人，不是他们请我去学习军事，是他们请我跟他们一起探讨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现代兵器的运用等等，打个比喻，就好比你们文人喜好诗词歌赋，朋友之间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一些经验和想法，大家一起互相进步，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

蔡乃煌闻言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萧震雷，围着他连续转了几圈，萧震雷都感觉自己身上起鸡皮疙瘩了，蔡乃煌才道：“这么说你还是一个兵家大才喽？要不然德国人会请你去搞什么‘军事交流活动’？”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讽刺，可萧震雷知道蔡乃煌是在怀疑，但他丝毫不为此而担心。因为这封邀请函可是真的，而且是知会过陆军部的。由于担心在自己走了之后，清廷方面会重新派人来接替自己的军职。他一早就求见了江苏巡抚，推荐了蔡国栋代替自己指挥第四十六标，实际上现在清廷的官员的官职越高就越怕洋人，巡抚宝大人见萧震雷拿着德国人的邀请函和陆军部的官文，根本就没有留难萧震雷的想法，能获得德国人亲睐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得罪的好，他表示让萧震雷放心去德国与德国人进行交流，第四十六标标统的职位会替他留着，并望萧震雷早日归来。

至于江苏巡抚为什么有权决定新军军官的军职。这就要从新军本身说起了，除了北洋六镇之外，各省成立的新军都是由本省自行组建成军的，无论是军官职位的任免，还是军费开支等问题，都是由各省自行承担，巡抚甚至有权决定一镇统制的人选。

萧震雷笑道：“大人谬赞了，我只是剿灭了几股土匪而已，不过我觉得德国人之所以邀请我赴德国进行交流。也可能与我在这几次剿匪中运用的一些新式战法有关，我这次来是来就是来向大人告假的，我不在这段时间由我这位兄弟为大人负责，他叫蔡国栋。是我的福标统，军队内部出现任何大小事情或者有什么举动，他都会和我一样向大人进行报告！”

蔡国栋立即向蔡乃煌行了一个正规正矩的军礼：“报告大人。四十六标副标题蔡国栋向大人报道！”

“嗯！”蔡乃煌闻言看了看蔡国栋，虽然脸上看不出来什么。但他心里却是极为不爽，因为他一看蔡国栋就知道这人不好收买。想要从萧震雷手

上把四十六标的控制权夺过来相当的困难，蔡国栋一看就是一个不苟言笑，极为冷酷的人，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没收买。

打量了蔡国栋一会，蔡乃煌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绪，他问萧震雷："这次你准备去多久？"

萧震雷道："之前我已经和德国方面通过电报联系过了，按照他们安排的行程，我估计大约要三到四个月，如果算上来回的时间，一共可能需要半年！"

蔡乃煌听了这话，也知道阻止不了，他也不想得罪德国人，他的靠山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军队中的许多教官都是德国人，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从德国采购，得罪德国人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想了想，蔡乃煌问道："上面知道此事吗？如果你走后，他们派人来接替你的职位怎么办？"

"知道的，陆军部就此事专门发下了公函，标下也已经向巡抚宝大人说明此事，他对我能够前往德国与德国人进行军事交流很是支持，并且答应给我留着这个职位，在我不在期间由我的副手蔡国栋副标统负责指挥全军"。

蔡乃煌点头道："那好吧，你什么时候启程？"

"船票已经定好了，三天后就启程！"

"好吧，本官祝你一路顺风，早日归来！"

"明白，标下等告辞！"

从道台衙门出来之后，萧震雷对蔡国栋问道："要不要在这里休息一两天，买点东西再回军营？"

蔡国栋摇头道："我不像你这么有闲情逸致，我看还是算了吧，早点回去处理那边的事情，我们两个都不在的话，我担心那边出问题！"

萧震雷想了想点头，确实如此，真正值得信任的也只有这个一同穿过来的难兄难弟，跟其他人总是隔着一层，"那好吧，我也不留你了，三天后我登船的时候你就不用过来送我了，等等，先别走！如果你有喜欢的姑娘，就试着跟别人交往一下，合得来就相处一段时间看看，咱们现在不比从前了，前世我们干的活随时会掉脑袋，但现在不同了，现在虽然风险也很大，情况却完全不一样，找个女人总比一直单身强，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让王亚男和程碧瑶她们两个从她们的学校同学当中给你介绍一个，就这么定了，不许反对，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大哥，就听我的，争取咱们兄弟同时结婚生孩子，在前世没有办成的事情，在这一世咱们总不能再留下遗憾！"

蔡国栋苦着脸道："可我对跟女人谈恋爱完全没有一点经验啊！"

萧震雷笑骂道："我擦，这还需要经验吗？只要你那根东西还能用就行了，再说前世你好像也不是雏了吧？这年头不需要会谈恋爱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你要实在没有与女孩子相处的经验，那我就给你保个媒，直接拜堂成亲，送入洞房，省去谈恋爱这一关，这总行吧？"

蔡国栋摆手道："你马上要走了，我看还是免了吧！如果是这样，我还不如自己去找，看哪个女人合我的意，我就去找个媒人保媒！"

萧震雷点头道：“这样也行，我大概六月左右回来，最迟不过七月初，到时候我希望看到你身边有一个女人了”。

蔡国栋返回南桥军营之后，萧震雷来到了震旦学院，此时恰好中午时分，他进入学校找到了刚刚下课的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

“亚男、碧瑶！”看见一群学生中的王亚男和程碧瑶之后，萧震雷举手挥了挥手。

两女看见萧震雷后都露出笑脸一起跑了过来，“萧大哥，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过几天就要去西洋了吗？这几天不需要做准备？”

将王亚男问起，萧震雷笑道：“准备工作都做完了，船票也都买好了，我这几天休息，陪你们好好玩几天，等我离开了，就可能半年都见不到你们了！”

程碧瑶闻言小嘴一嘟，颇为烦恼：“可是这几天我们还要上课呢！这可怎么办啊！”

“呆女，你不会请假啊？”王亚男笑骂道。

“那好吧，也只能请假了！”

萧震雷笑道：“两位小姐，走吧，我请你们吃午饭，吃完午饭，我再送你们回来上课，不过下午放学之前你们要找学校请假，接下来三天你们要好好陪陪我！”

程碧瑶羞涩道：“哎呀，萧大哥，你太坏了，用词不当，什么叫‘好好陪陪你’啊？我们可不是那些舞小姐！”

“好吧好吧，我说错了！小姐们请上车吧，我带你们去一家做菜很好吃的酒楼！”

接下来，萧震雷带着两个女孩吃了午饭，把她们送回学校上课之后，他就前往各大银行换上一些列强货币作为零用钱，大额的资金通过携带汇票，等到了目的地之后再找当地相关银行进行支取，不过在此之前，还必须由这里的银行向目的地银行发电报表示有大笔资金转入对方的银行内，电报上注明携带汇票之人的身份、姓名、账户名等等，有的还需要注明支取密码。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了，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个女人都向学校请了假，陪着萧震雷玩了三天，他们将上海滩所有好玩的地方都跑遍了。

萧震雷本来想让她们俩陪他一起去欧洲，但考虑到她们还要上课，再加上也不知道她们家里的态度，而且此行是否有危险他也不能确定，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还是决定不带她们去了，这两个女孩本身没有半点自卫的能力，万一这期间出了什么变故，他身在陌生、没有半点势力的异国他乡无法保护这两个女孩的话，他可能会后悔莫及，把两女留下，至少在上海滩，现在以他在上海滩的势力，基本上没有人敢动她们了。

1月10日，上午十点，萧震雷带着奥皮音和王亚乔派来的九个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行动组特工人员登上了前往英国伦敦的“伊丽莎白三号”邮轮，在王亚男、程碧瑶、宋世杰、陈晖祖等诸多铁血救国社高层和振华公司高层人员的满含泪光的视线中，邮轮缓缓离开码头，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流着眼泪拼命的挥手，萧震雷面带微笑挥手让他们回去。

第249章抵达伦敦

2月18日早上，萧震雷等人乘坐的“伊丽莎白3号”邮轮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过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途径地中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之后终于抵达伦敦港。

这一路上身为英国人的奥皮音没什么事情，而以粟谷为首的九个经受过特别严格训练的铁血行动科特工却在上船之后吐得一塌糊涂，还在他们的晕船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在船上颠簸了十几天之后，这些人才逐渐适应了船上的生活，身体也逐渐恢复。

邮轮抵达伦敦港之后，萧震雷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毛呢大衣，头戴黑色的礼帽，穿着发亮的皮鞋，手上戴着一双真皮的手套，拿着一根泛着光泽的文明杖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他身后跟着穿着统一的黑色西装、戴着黑色礼帽的奥皮音和以粟谷为队长的九人特工队。

天空中下着小雨，灰蒙蒙的一片，空气中布满着雾气，雨滴滴在嘴唇上，萧震雷尝到了酸酸的味道，他吐出一口唾沫道：“噢，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天气，奥皮音，你不要告诉我，伦敦的天气每天都是这样！”

奥皮音有些无奈的耸耸肩道：“事实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尽管很多时候不下雨，但伦敦的天空很多年就再也没有清新过了，不过虽然这里的天气很糟糕，但这毕竟是我的家乡，我还是很高兴回来这里，先生，希望你们也能在这里过的愉快！”

萧震雷笑道：“我们当然会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是来赚钱的，奥皮音。你跟着我已经有大半年了，等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我给你放几天假，你可以回去看看你的家人，我希望他们能为你回来而高兴！”

“谢谢您，先生，我想我的妈妈一定会高兴坏了！”奥皮音的语气和声音有些激动。

这时特工队队长粟谷靠近萧震雷身边道：“先生，前面二十米处有人举着写着您名字的牌子，那是不是来接我们的人？”

萧震雷闻言立即向前面看过去，视线越过码头上一个个赞动的脑袋看到了一个穿着大衣的瘦高个西方人举着一块牌子，牌子上正是写着他的汉语名字。那几个汉字写的倒是有点水平，只怕是请这里的留学生或者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华人写的，不过此人的旁边就站着一个华人年轻人，那一手字应该就是他写的吧？

“接我们的人到了，走吧！”萧震雷说着拄着文明杖向那高瘦个西方人走过去，到了近前才看清楚这人的相貌，不仅身材瘦高，脸也是瘦长的马脸，脸颊上长满了密集的短茬胡子。

“我就是萧震雷！”萧震雷用英语说道。

这人瞪大了眼睛。极为惊讶地说：“噢，上帝，您就是萧震雷先生，您实在太年轻了。你还会说英语，您好，我是威廉姆斯。噢，这位是我从伦敦的学校里请来的中国留学生密斯特白充当我们的翻译！”

萧震雷同威廉姆斯握了握手笑道：“谢谢你来接我们。威廉姆斯先生！”说完看向他身边的中国留学生，也伸手过去笑着用汉语说道：“白先

生。能在这异国他乡遇到一位同胞，真是幸会！”

这个姓白的中国留学生长得很斯文，与威廉姆斯一样，也很瘦，个子不高，看上去只有一米六多，不到一米七的样子，不过这个身高也算是很高的了。

“萧先生好，我叫白思秦，现在是城市大学的留学生！”这年轻人同萧震雷握手说道，他没想到萧震雷没有半点这个时代中国人的习惯和特点，现在的中国人见面都是拱手作揖，行抱拳礼的。

两人又攀谈了几句，旁边威廉姆斯就打着雨伞看着雨水有越下越大的趋势，连忙道：“萧先生，看来雨会越下越大，我们还是先赶往酒店下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三辆汽车就等在外面”。

“好啊，我们先去酒店住下再说！”萧震雷说着当先向码头外面走去。

一行人很顺利地经过了海关的检查，来到外面大街上果然看见外面听着三辆汽车，这种汽车还是他的振华公司的汽车厂生产的，与福特t型汽车那种敞篷完全不同，这是全封闭式的汽车，与后来的老爷车基本上已经很相似了，坐在里面要比福特车舒适得多，车窗上安装有玻璃，后面侧玻璃内还有窗帘，款式与后来的道奇老爷车极为相似。

加上威廉姆斯和留学生白思秦，一共有十三个人，每辆汽车又有一个司机，多出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坐不下，威廉姆斯便拿出一点钱给白思秦，想让他自己想办法回去。

现在下这么大的雨，白思秦如果要回学校就只能乘坐公共电车，萧震雷眉头一皱，阻止道：“等等，威廉姆斯先生，我想跟这位白先生谈谈，不如你让其中一个司机做电车回去，我来开车！”

“噢，好吧！”威廉姆斯将未来老板发话了，也只得按照萧震雷的指示办理，给了其中一个司机一些钱，让其自己想办法回去，众人这才全部上车前往酒店下榻，他就是振华公司总经理霍尔推荐的大学同学、有过钢铁冶金公司管理经验的荷兰人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坐在最前面一辆汽车上带路，三个特工坐在后座，中间这辆车由其中一个特工开车，粟谷坐在副驾驶坐上，萧震雷带着白思秦和另外一个特工坐在后座上，最后一辆车里坐着奥皮音和另外三个特工。

汽车在大雨中前进，前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刷掉雨水却又没有影响驾驶员的视线。

白思秦问道：“萧先生，您这次来伦敦是做什么的呢？探亲还是有其他的工作？我看您不像是一般人，一般人出行没有这么大的排场，你不会是朝廷官府的人吧？”

萧震雷笑道：“我这次来伦敦是来做生意的！”

“哦，你是做什么生意？我在这边留学三年了，说不定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白思秦显然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也许是在这边的中国人太少，遇到萧震雷这些从中国来的同胞就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萧震雷笑着用手指着顶上道：“这几辆汽车就是我在上海滩的汽车公司生产的，我就是来做这种生意的，顺便看看伦敦这边有什么其他的商机！”

白思秦惊得张大了嘴巴，半响才回过神来："我来伦敦三年了，国内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技术性很高的重型工业工厂吗？这种汽车是您的工厂生产的？我的天啊，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就连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才刚刚兴起这种产业啊！"

萧震雷笑着，没有说话，听到白思秦的感叹声，车内粟谷等特工无不显露出自信、自豪的神色。

三辆汽车在伦敦西区名店街丽晶街上一家酒店门前停下，这家酒店叫朗廷酒店，已经建成四十五年了，在此时伦敦的酒店行业中，其服务质量和豪华程度也算得上是排名靠前的。

由于事先得知了萧震雷等人的人数，威廉姆斯在朗廷酒店的四楼开了一个单独的套间以供萧震雷休息，另外在这间单间的对面开了三个双人间，这些房间已经足够了，除了萧震雷之外，晚上休息时，粟谷等九人不会全部睡觉，肯定要安排人员守夜，因此三个双人间足够了。

下榻之后，洗漱休息了一番，萧震雷在自己休息的客房与威廉姆斯进行了一番长谈，直到快要中午时分才结束。

经过这次长谈，萧震雷已经基本确定威廉姆斯就是他要找的管理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在谈话中，萧震雷发现威廉姆斯对于大型钢铁企业有着很丰富的管理经验，当然这是相当于这个时代的各种条件而论的，如果放在后世他当然是落伍了。

而威廉姆斯对萧震雷这个老板也很满意，萧震雷表示，只要威廉姆斯愿意屈尊前往中国帮他筹建钢铁公司，官面上的事情都由他来解决，威廉姆斯只需要全心全意管理好钢铁公司，让钢铁公司尽快筹建起来并且进入投产期就行，其他一些妨碍这件事情，萧震雷都会为他扫清障碍。

两人都没有问题之后，双方很快签订了一个聘任合同文件，文件中说明了威廉姆斯的职位和职责，以及他在当任总经理职务期间将获得的酬劳和待遇。

双方都很满意，萧震雷打电话让酒店方面送来一瓶红酒，两人一起干了一杯以示庆祝，随后萧震雷问道："威廉姆斯先生，以我现在的身份可以在英国买地吗？"

威廉姆斯闻言有些吃惊，"老板，难道你想在英国置业？买地的话，您现在恐怕不行，因为您没有英国国籍或者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你可以租，但是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当然如果您在这里成立一家公司的话，是可以买地的！"

原来是这样！萧震雷明白了，他想了想说道："威廉姆斯，我在伦敦这边大约要呆一个月多的时间，从今天开始，你就开始正式工作，我希望你接下来为我去注册一家公司，多花钱没关系，但速度要快，我想以最快的速度办好所有的手续！"

威廉姆斯虽然非常疑惑，但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还是马上表示没问题，今天下午开始他就会去跑这件事情。

第250章买地勘探石油

这里是一大片的麦田，林木葱葱，芳草萋萋，绵延的海岸像蓝色缎带，无边的田野似嫩绿地毯。一群群牛羊在草场上悠然自得地吃草，数不清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在树林间飞行。

萧震雷从伦敦来到英国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郡已经两天了，多塞特郡的南面便是英吉利海峡，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他和威廉姆斯已经在靠近海岸线的克利威尔角附近转悠了两天时间，经过两天的时间寻找和观察，萧震雷终于确定这里就是他要找的地方。

在这片土地的底下埋藏着储量大约五亿桶的石油，这就是后世英国石油公司旗下赚钱功臣威奇法姆油田，这个油田是英国六大油田之一，也是储量最为丰富的油田，这片油田在后世是1973年12月被发现的，1979年正式产油，是西欧最大的陆上油田，最高日产原油达11万桶。直到萧震雷穿越过来的那时候，该油田维持日产能力约6万桶原油、1000万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和500吨液化石油气。有一次接到一桩保镖的生意，任务就是保护英国石油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员，萧震雷曾经带着他的队员们来过这里，为了保证自己雇佣兵团保护的对象的安全，萧震雷还亲自带领队员在这片油田周围进行过地形侦查并且布置安全防御措施，因此他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回到一百年前，萧震雷再来这里，虽然地面上的建筑物是人非。地形也有细微的变化，但是一百年的时间毕竟变化不是很大。萧震雷花了两天时间就确定了他所要找的前世最容易出油的其中一口油井所在的位置。

萧震雷的目的就是要将这片底下埋藏着巨大储量石油的土地买下来，当然他没有时间耗在这里开采。也没有精力，最重要的是，如果探明这底下确实有石油，英国本地人恐怕不会让他开采得很舒心，不仅那些石油公司会眼红，估计英国政府也不会允许他这个卑贱的清国人肆无忌惮地在大英帝国的本土开采这种号称工业血脉的黑油。所以萧震雷的计划就是买下这一大片土地，找一队石油勘探队以最快的速度打出一口出油井，吸引所有石油公司的注意，然后将这片土地卖给其中一家石油公司。卖出让他满意的高价，之后拿着钱拍拍屁股走人。

在这两天时间里，威廉姆斯确实是很能干的，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替萧震雷注册了一家养殖公司，取名为白企鹅养殖公司，注册资金为十万英镑。

萧震雷夹着一指香烟踩着青青的绿草在草地上走着，粟谷带着一些人在周围附近警戒保护他的安全，不远处威廉姆斯走了过来说道：“老板，我已经打听过了。这片草场和周围的这一大片农田的所有权分别在六个人的手中，想要将这片土地全部买下来估计要花费不少心思，而且购买价格不可能按照一般的农田和草场土地的价格算，至少要高出两成！”

直到现在为止。威廉姆斯都不知道萧震雷真正的目的，尽管他已经是萧震雷手下的员工，萧震雷还是决定不到最后一刻。也不将真实的目的告诉他，而虽然他大学学的是冶金工业。可他对石油勘探完全不懂，他也没

有想到萧震雷的真实目是买下这里。然后钻探出石油，最后将这片土地高价卖出去。他还以为萧震雷就是想在英国买下这片土地用于养殖牛羊。

注册一家养殖公司只是萧震雷的一个幌子，目的就是掩盖他买地的真实目的，这家公司的股东是奥皮音和他两个人，由于奥皮音是英国人，为了避免在钻探出石油之后，被其他窥视的人盯上，他还是把奥皮音这个本地人拉进来做了其中一个股东，有了奥皮音的身份做掩护之后，其他人就不敢明目张胆的乱来，尽管奥皮音也只是英国最底层的一个平民。

萧震雷听了威廉姆斯的话之后，想了想说道：“钱不是问题，多花点钱没关系，我只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大片土地买下来成为我们公司名下的土地，这样吧，由奥皮音代表我，你作为他的谈判专家，你们两个一起去找这六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件事情办成，我在伦敦等你们的消息！”

威廉姆斯点头道：“好吧，你是老板，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萧震雷让粟谷留下三个特工辅助威廉姆斯两人，他则带着粟谷和其他五个特工离开了多塞特郡回到了伦敦。他之前已经计划好了，留在英国的时间不能太多，最多只能在这里停留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就要启程前往德国，在德国最多停留一个月，然后再从德国回转度过大西洋前往美国纽约，在美国干点什么，之后就横穿美国在西海岸坐船，争取在七月份之前回到上海滩。

留下威廉姆斯和奥皮音两人处理购买土地的事宜，萧震雷带着粟谷等人回到伦敦之后也没有闲着，他必须加快速度，为了节省时间，在威廉姆斯和奥皮音买地的同时，他同时开始了寻找石油勘探队的工作。

不过对于伦敦股票市场上的橡胶股票生意，他也不想放过，要知道这次的橡胶股灾，之后的几个月，中国人在上海滩实在是买不到橡胶股票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在伦敦股票市场上购买橡胶股票，伦敦橡胶股票的价额本身就已经不低了，经过不少中国人这么一炒，伦敦橡胶股票的股价也一路飙升，萧震雷准备这在这股风潮来临之前先下手为强。

首先他找来前两天给威廉姆斯当翻译的中国留学生白思秦，他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不错，那天跟白思秦进行一番长谈之后，他得知白思秦是城市大学商学院的。对股票也有一些了解，因此他派人把白思秦找来。让白思秦帮他负责大量买进暂时还处于低价位的橡胶股票，同时也买进一些中价位的橡胶股票。将股价拉高。

这次来伦敦，他带了一千五百三十万两银子，换成英镑差不多就是三百万英镑左右，现在英镑的购买力相当的强悍，三百万英镑虽然不能富可敌国，可也能够在橡胶股市内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了，就要干大一点，他决定留下一百万英镑用作买土地，剩下大约两百万英镑左右全部投入到橡胶股市内。实际上用一百万英镑购买土地太多了。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他想着的剩下的钱当做备用，万一哪方面超出了预算可以及时地补充。

尽管很欣赏白思秦，但萧震雷也根本不敢完全信任他，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萧震雷派了粟谷带着两个人跟着白思秦，名义上是给白思秦当助手，实际上则是监视，如果不是粟谷这些人还不会英语。无法与英国人进行沟通，萧震雷根本不需要白思秦，用白思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次

白思秦作为收购橡胶股票的主要负责人。他只是负责与英国人交流，钱款还是掌握在粟谷的手里，买到的股票也由粟谷等人保管。白思秦只是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白思秦对此也很理解。

打发了白思秦和粟谷等人去收购橡胶股票之后。萧震雷带着剩下的三个人来到了伦敦地质勘探研究所，经过一番打听之后。他找到了地质勘探研究所内的一个研究人员格兰特，格兰特是地质勘探研究所内专门负责研究石油勘探的研究人员。

下午五点半，萧震雷等四人坐在研究所门前马路对面的两辆汽车上，萧震雷所坐的汽车内还坐着一个英国男人，这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痞子，不过这种人却是消息很灵通的家伙，萧震雷就是通过他找到的格兰特，此时研究所已经下班了，一些人从里面走出来，有的人则推着自行车，有的人提着公文包步行，这其中还有一些女性工作人员。

这时坐在汽车内靠马路一侧的痞子奎尔连忙指着其中一个戴着眼镜，脸型有些消瘦、提着黑色公文包的中年英国男人道："先生，快看，那个穿着灰色夹克、戴眼镜、身边跟着一个女人的，那就是格兰特，他就是研究所里负责石油勘探的人，他身边的女人是他的妻子梅兰妮"。

萧震雷身体前倾，通过车窗向外面看去，看见了奎尔所说的格兰特，问道："你确定是他？"

"确定，我就是在这条街上混的，他化成灰我也认识！"奎尔连忙说道，为了钱，别说是出卖他的同胞，就是出卖他的父母，他也会毫不犹豫。

萧震雷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伸手打了一个响指，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特工阿兵就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奎尔，用刚刚学会的几句不生不熟地英语冷冷道："拿着它，滚蛋！"

"明白，明白！"痞子奎尔一把接过钞票欣喜若狂地推开车门下车跑掉了。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向阿兵道："阿兵，带上阿成去把我们的贵客请过来，记住，是'请'，不准动粗!"

"好的！"阿兵闻言答应一声，推门下车后向后面车上的阿成打了一个手势，阿成便从后面车上下来，两人一起迎着从研究所出来的那些英国人走过去。

两人走到格兰特面前将他拦下用刚写学会的几句因为问道："请问，是研究所的格兰特先生吗？"

格兰特看见两个黄种人来找自己非常惊讶，他在其他经过的同事的好奇的目光中点头道："是的，我就是格兰特，你们是？找我干什么呢？"

"尊敬的格兰特先生，您好，我的老板有一桩生意想找您谈谈，想请您移驾过去与他见个面！"阿兵说完侧身向马路对面指向萧震雷乘坐的汽车，此时萧震雷刚好摇下车窗，见格兰特看过来，便将手伸出车窗外竖起来表示打招呼。

格兰特点头，也举手打了一个招呼，他便身边的妻子道："梅兰妮，你先回去吧，我去跟那位先生谈谈！"

女人见阿兵和阿成两人样子有些冷峻，心中便有些不安，她迟疑道："格兰特，我担心"。

格兰特明白妻子的顾虑，他拍了拍妻子的手说道："梅兰妮，你放心吧，那位老板只是找我去谈生意，他应该没有恶意的！"

"那好吧，你要小心一点！"

格兰特注视着依依不舍的梅兰妮走远之后才对阿兵道："我们可以走了！"

"格兰特先生，请！"阿兵说着退到一边，格兰特便迈步穿过马路来到了萧震雷坐的汽车旁边。

阿兵立即上前拉开车门，格兰特矮身钻了进去，阿兵坐上了副驾驶座位，阿成回到另外一辆汽车上，两辆汽车一前一后离开了研究所。

汽车上，萧震雷对格兰特伸出手笑道："格兰特先生，我叫萧震雷，来自中国，听闻您是英国石油勘探界的最负盛名的人物，见到您很高兴，希望我的唐突没有惊扰到您和您家人以及同事，如果有，我表示歉意！"

格兰特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舒坦了很多，刚才他和他的妻子梅兰妮确实受到了一些惊吓，不过从萧震雷这番话里，他看得出来，不管眼前这个人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至少这个人是一个懂礼貌的东方绅士！

格兰特同萧震雷握了握手，他点头道："萧先生，我相信您没有恶意，不过我只是研究所一个勘探石油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本钱做生意，我恐怕你找我是找错人了！"

萧震雷连忙摇手："不不不，格兰特先生，你太妄自菲薄了，勘探石油是您的才能，这就是您的资本，而我敲好需要您的这种才华！"

格兰特闻言诧异道："您要雇佣我为您勘探石油？噢，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亲自带队去勘探了，也不知道那些老伙计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第251章用钞票砸人

“您说对了！”萧震雷表示了肯定，接着又道：“最近我发现一处地方的小水沟里冒出一些褐色的物资，这些东西很少，但是它们漂浮在水面上，我找了很久才发现它们是从水沟下面的淤泥里冒出来的，尽管它的量很少很少，少到难以发现，不过我怀疑那是石油，那片土地下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不过我不敢确定，所以找到了您！”

格兰特听到这里不淡定了，就像一个饥渴的汉子看见了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妙龄少女一般，他的眼睛发出明亮耀眼的光芒，急忙抓住萧震雷的手臂问道：“你确定？它在哪儿？”

萧震雷笑道：“现在天已经黑了，到了晚餐时间，如果格兰特先生不着急回家的话，我想请您共进晚餐，希望您能赏光！”

格兰特连忙点头：“当然，当然，我十分乐意！”

见格兰特上钩，萧震雷笑了笑，对开车的阿阳道：“找一家高级的西餐厅，我请诸位格兰特先生吃饭！”

“好的，先生！”阿阳答应。

二十分钟后，汽车在一家高级西餐厅门口停下，阿阳下车将车门打开，萧震雷从车上下来，另一边格兰特也下了车，萧震雷走过去笑着伸手向前一指：“格兰特先生，请！”

格兰特点了点头，两人迈步走上台阶来到了西餐厅门口，岂知刚刚走到门口，就见门口站着的两个门童其中一个将萧震雷拦下，用英语道：“黄皮猴子滚开，这种高级场合不是你们这些低贱的黄种人可以来的地方！”

萧震雷闻言顿时气得脸色铁青。他咬着牙对格兰特道：“对不起，格兰特先生。让您看笑话了，来人！”说着挥了挥手。

后面正走过来的阿兵和阿成听见了。也异常的愤怒，这两个门童侮辱萧震雷就是侮辱了他们，他们俩人上前伸手抓住两个门童的衣襟，将他们顶在门框上，这两个门童虽然个子很高，但阿兵和阿成更加壮实，他们被顶在门框上丝毫不能动弹。

此时正在餐厅里用餐的男男女女英国人听到动静都扭头过来看见了门口的情景都忍不住惊呼起来，正站在收银台附近的三十多岁的餐厅经理看见后立即走过来叫道：“嘿，嘿。你们干什么？快放开他们！”

阿兵和阿成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萧震雷走过去夹着雪茄吸了几口将烟雾吐在刚才阻拦他的门童的脸上，问道：“麻烦你将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可以吗？嗯？”

餐厅经理见萧震雷等人不理自己，有些恼怒，上前伸手就要推开阿兵，这时站在萧震雷身边的阿阳上前将他拦下，阻止他上前推人。

萧震雷丝毫不理会餐厅的经理，盯着刚才骂人的门童道：“你可以不说。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会踢爆你的卵蛋，让你成为英国最后一个太监！”

门童感觉下身一凉，慌忙不由自主地夹紧了裤裆。哭丧着脸

道：“别，别这样，我。我说，黄皮猴子滚开。这种高级场合不是你们这些低贱的黄种人可以来的地方，噢。这不是我的本意，是经理让我们说的，他告诉我们，不能让黄种人进来用餐！”

萧震雷闻言没理会这个门童了，扭头看向餐厅经理，那凌厉的眼神让餐厅的经理感觉到头皮发麻，他知道今天的事情麻烦了，事实上餐厅的老板和英国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这种场合不能让黄种人进来，是他这个餐厅经理擅自决定的，原因是他憎恶黄种人，为什么憎恶，因为他觉得黄种人低贱，不配在这种高级的场合进食。

萧震雷挥了挥手示意阿兵和阿成放开两个门童，这两个家伙就是狗腿子，跟他们一般见识纯粹是掉底子，要找麻烦就找经理的麻烦，事实上萧震雷就准备这么干。

他走进餐厅来到餐厅经理的面前，盯着经理的眼睛问道：“是你让他们这么做的？我怎么感觉你们白种人也没有高贵到哪里去？你以为你是谁？为什么不准我们进来用餐？以为我们没钱？阿成，箱子拿过来，打开！”

阿成闻言提着一个皮箱上前打开，只见里面码着一扎扎的钞票，萧震雷抓起一叠钞票就砸在餐厅经理的头上，“啪”的一声清响，虽然钞票都是纸做的，可一叠钞票砸在人的脸上可不轻，餐厅经理当即发出一声惨叫：“啊！”

萧震雷毫不停歇，连续抓出一叠爹钞票砸在餐厅经理的身上，把餐厅经理砸得惨叫连连，但餐厅内坐着用餐的英国人没有一个人起身阻拦，所有人都惊呆了，内心里大叫着，噢，我的上帝啊，我看到了什么，一个中国人拿着大捆的钞票把一个英国人砸得惨叫不止，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疯狂了，也许这是史上第一次有人真正拿钱砸人的事件，这个经理这次惨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的祖先有多高贵？你以为你有多高贵？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拿别人薪水的低贱下等人而已！居然敢骂我们是黄皮猴子？说我们是低贱的人？道歉，立刻道歉，如果不道歉，我就砸死你！”萧震雷一边用钞票砸人，一边大骂着。

餐厅的老板恰好就在这里，他是从厨房过来的，他听到了动静赶过来问清楚情况之后立即上前阻止萧震雷：“先生，尊敬的先生，请您先停下来好吗？我是这里的老板，我代我的员工因为对您不敬表示歉意，实在抱歉！”

钞票一张张散落在地上，足足有半箱子，但萧震雷丝毫不在意，这些钱既然砸出来了，他就不准备收回，只要砸得解气就行了，钱没了可以再赚，但绝不能向这些虚伪的英国人低头！

他知道他的名气从今晚开始就会在英国的上流社会流传开来，因为这是一家高级餐厅，前来这里用餐的都是伦敦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现在发生这种事情，明天全伦敦就会流传他用钞票砸人的光辉事迹，这种名声是钱都买不来的，而且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人会选择报警，当事人也不会追究，因为砸人的东西是钞票而不是砖头！

萧震雷停下来整了整衣服指着经理对餐厅的老板说：“这位老板，不

得不说您用人的标准实在是太差了，这种人的素质实在太差，他也配做这间餐厅的经理？”

“是是是，先生您的意见是实在太中肯了，太重要了，我马上给您一个交代！”那老板说着便转身面向餐厅经理严肃道：“皮尔斯，还不快点向这位先生道歉？听见没有？”

那叫皮尔斯的餐厅经理听着老板严厉的声音，不得不捂着已经被砸得有些浮肿的脸庞一脸狼狈的模样转过身向萧震雷弯腰行礼道歉：“对不起先生，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让门童那么做，请您原谅我的无知和无礼，拜托了！”

萧震雷并没有继续纠缠，人家已经道歉，再纠缠下去就显得他无礼了，他摆摆手：“算了，老板，我们是来进餐的，你的餐厅允许我们这种下贱的黄种人进餐么？”

老板哪敢说不允许？他急忙道：“哎呀，先生们怎么会是下贱的黄种人呢？您和您的朋友们都是高贵的，凡是来我们餐厅进餐的顾客都是高贵的！”

萧震雷对这位老板的态度倒是挺满意，说道：“我也是一个生意人，在我的眼里，每一个顾客对于我来说都是上帝，我对待他们都像对待上帝一样，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对待顾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您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顾客就是上帝？噢，先生，您的这句话对于生意人来说实在是太精辟了！”老板说着连忙对萧震雷道：“先生们，快请进，请这边靠窗户的位置就坐，侍者，侍者，快来招呼几位贵客！”

听到老板招呼的其中一个侍者立即走上前来为萧震雷等人服务，萧震雷对格兰特笑道：“格兰特先生，真不好意，怠慢您了，我实在抱歉，下一次我请您进餐的时候一定提前安排妥当，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格兰德极为不好意思，他连忙道：“不不不，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我为我有这样的同胞而感到丢脸，您是从遥远的古老东方而来的尊贵客人，我们没有招待好您，反而对您进行了侮辱，这不能不说是我的耻辱！”

萧震雷笑道：“我们谁也别客套了，请坐！”

两人总算是在侍者的引导下来到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阿兵等人背着手臂站在周围，忠实履行了保镖的职责，以现场这里的英国人对清国的了解，萧震雷这个人绝对不只是一个生意人那么简单，清国的生意人不会有这么煞气腾腾的保镖，他们认为萧震雷一定是一个极为富有，而且身份非常尊贵的清国贵族。

才坐下不久，格兰特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那边冒油的土地在什么地方？”

萧震雷笑道：“格兰特先生，请不要着急，我的人还在处理有关那块土地的所有权的事情，等这件事情解决之后，我保证你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不过您得等上三四天，而您这几天需要做的就是联系组建一支勘探钻井队，准备好所有的钻探设备以及井眼打通之后石油冲出来要进行堵眼需要的相关设备，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来商量一下您的酬劳问题，

您看呢？”

“ok!”

第252章出油了

对于格兰特这种执着的人，即便萧震雷不给他工钱，只要管饭，他都会眼巴巴地死乞白赖地凑过去叫喊着要跟着去找石油，萧震雷只一顿饭就把他搞定了，呃，别误会，他们可不是基佬。

第二天上午，格兰特就拿着萧震雷给的两万英镑去找人租设备去了，要组建一支钻井队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办成的。

萧震雷给了格兰特钱之后也不怕他跑了，他的家庭住址，家里有哪些人，萧震雷都打听清楚了，而且用两万英镑跑路也跑不了多远。

白思秦和粟谷等人在伦敦股交所收购橡胶股票还算顺利，但由于他们的进入，伦敦股市的橡胶股股价节节飙升，两百万英镑的入场虽然还没有资格坐庄，但是也能搅动不小的风浪，多支原本还处于低价位的橡胶股票由于他们的购入而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上升了好几倍，短短的三天时间，粟谷和白思秦手上的两百万英镑就全部换成了各种橡胶股票，而在这三天时间内，橡胶股的股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粟谷和白思秦向萧震雷报告股票收购情况，“先生，您给我们的两百万英镑已经全部用光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萧震雷夹着雪茄吸了两口思索片刻后问道：“现在各支橡胶股股价如何？”

粟谷道：“从总体上来说，伦敦的橡胶股还没有上海滩那么疯狂，不过从我们入市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收盘结束。我们购入的三支橡胶股票的股价都抬高了两倍以上，其他的股票的股价也有些上升只不过上升的势头没有拿三支股票那么猛罢了！”

现在可没有什么证监会之类的管理股市的机构。也没有什么限制股价价格上涨的涨停板之类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本，你可以让股价在一天之内上涨十倍。

“抬高了两倍多吗？”萧震雷问了一句，随后不等粟谷回答，又道：“看来这伦敦的橡胶股票市场没有人坐庄了，如果有人坐庄，庄家不可能让这几支股价在三天之内上涨好几倍，这不符合庄家的利益，既然没有人坐庄，那我们来坐庄好了。这样吧，明天上午一开盘，你们马上陆续售出一部分股票，暂时让这三支橡胶股票的股价回落一下！”

白思秦点点头，问道：“那让这三支股价回落到什么价位？”

萧震雷想了想吩咐道：“比最开始的股价高出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了，如果让这几支股票的股价一路飙升，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很容易造成崩盘，现在上海滩的橡胶股股价一直居高不下。每天都在上升，看上去很危险，实际上很安全，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些想发财都想疯了的人是什么心境。既然连上海滩都没事，我们不能让伦敦这边先崩盘，还是稳打稳扎的好！”

白思秦和粟谷两人同时答应：“好的。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办，先把股价打压一下！”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白思秦和粟谷等人去股交所之后，萧震雷接到了

威廉姆斯从多塞特郡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个好消息，威廉姆斯和奥皮音已经从那六个人的手里将那一大片的土地全部买了下来，虽然比估计的价钱多出了三成，但是也是非常值得的，一共花了十三万英镑，土地所有权转让所有的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这个消息让萧震雷极为兴奋，土地买下来就解决了最关键的一步，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等格兰特把钻探队组建起来了。

　　这年头，勘探队、钻探队特多，特别是在英法美德等国家，这些列强在全世界范围内找矿产、找石油，只要确定哪里有矿产和石油，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占为己有，但真正能够找到的却也不多，大多数都是无功而返，不仅赔了钱，人也累着了，因此闲置在家的勘探队和钻探队也不少。格兰特很容易就找到了一支钻探队，而且这支钻探队还是他的老朋友，钻探队的队长叫马西莫，与格兰特有十几年的交情了。

　　萧震雷正想去找格兰特，格兰特倒先找过来了，他带来了一个穿着厚实的灰布夹克的壮汉，介绍道："老板，这就是我找的钻井队队长马西莫，他钻井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经验丰富，手里的设备也很齐全，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老板你不反对的话，就是他了！"

　　马西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四十多岁的英国人，身材高大，脸上有着岁月留下的明显的痕迹，他向萧震雷点了点头，显然对于萧震雷这个老板是个中国人并没有十分的惊讶，看来是事先格兰特跟他介绍过了。

　　萧震雷伸手过去笑道："欢迎你，马西莫先生，希望我们会合作愉快！"

　　马西莫没想到萧震雷这个中国人这么的与众不同，竟然还会与人握手，他伸出粗糙的手同萧震雷握手道："合作愉快！"

　　请两人坐下之后，萧震雷拿出两包烟给两人一人丢过去一包，马西莫接过看了看，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你们喝什么？红酒，咖啡，还是茶？"萧震雷又问。

　　格兰特道："来杯红酒吧，预祝我们钻井顺利，尽快出油！"

　　"好！"萧震雷倒了三杯红酒，给两人一人一杯，端着酒杯走到两人对面沙发上坐下道："好吧，先生们，现在我们的队伍也齐备了，刚才我的人也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那块地所有权已经是我的了，我们随时可以进行钻探！"

　　格兰特兴奋道："老板，我们的护照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萧震雷诧异道："护照？要护照干什么？钻探地点就在英格兰的多塞特郡，不需要护照！"

　　"什么？在多塞特郡？这，这不可能，这些年我跑遍了全英伦三岛，就是没有发现有油田存在，如果英格兰多塞特郡有石油，我不可能不知道！"格兰特听萧震雷说那块地在英格兰的多塞特郡，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萧震雷摆手笑道："格兰特先生，别着急，现在我们人马已经齐备，地也买下来了，不管有没有石油，我想你都应该带着你的队伍去一趟吧？"

格兰特一想也是，无论怎么样都要去一趟看看，否则他还真不甘心，于是点头道：“好吧，那明天就启程去一趟！”

说完，他扭头对马西莫道：“马西莫，你回去马上定好去多塞特郡的火车票，带上你的人将机器设备都运过去，反正有老板出钱，不管有没有石油，我们都去钻井试试看，说不定真能钻出石油呢？”

马西莫点头：“ok，我这边绝对没有问题！”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开车和格兰特赶往多塞特郡，马西莫带着钻探队成员将机器设备搬运上火车托运到多塞特郡。

“上帝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会有石油呢？真是该死，这漂浮在水沟里的黑色物质，我敢打赌绝对是石油，绝对是！”格兰特来到这片草地上通过勘探之后一个个神经叨叨的大叫起来。

萧震雷走过来问道：“格兰特先生，能够确认吗？蕴含有石油土地有多大的面积？”

格兰特起身道：“我刚才勘探过了，这片油田很大，但是陆地这边只是占有一部分，大还有一部分在近海地带，不过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在海面上钻井开采，所以，萧先生，您的这块地就成了唯一开采的陆地，我想说的是，您要发财了，我敢保证，这里绝对能开采出石油，而且钻井也不需要太深就可以出油，不过一旦出油，由于这里临近海岸线，所以很容易环境污染，所以我建议最好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进行开采，不过我们可以先钻探一口井出来确定一下，如果有油，我们马上堵住出油口，不让过多的石油喷发出来污染环境！”

在后世这块油田被发现之后，经过了六年的时间才正式开采出油，这其中就是英国当局考虑到了随随便便开采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在做好了全部的工作之后才开采的，这一个过程足足用了六年的时间，不过萧震雷可不管这些，即便造成了污染，也与他无关，他的目的只想快点让石油喷发出来，好让那些石油大亨们找上门来，然后跟那些大亨们讨价还价。

格兰特找的钻塔地点十分的准备，这家伙果真石油真材实料的，不愧是专业人才，他让马西莫的钻探队钻探的地点与后世一口油井的位置完全相同。

经过四天的钻塔，马西莫的钻探机器向下打出了很深的距离之后终于有了好消息，这天下午，萧震雷刚刚从工棚里午睡起来，就听到钻探队的机器停了轰鸣，而那些钻探队员一个个发出欢呼的叫声，他跑出工棚一看，我的天，只见一道黑色的喷泉向上喷出几十米高。

“出油了，出油了，出油了！”

特工阿兵跑过来道：“先生，出油了，出油了！”

萧震雷暗中松了一口气，对阿兵道：“走，我们过去看看！”

第253章请记者宣传

萧震雷和阿兵迅速赶到了钻油井旁，但冲天而起的黑色石油从井口里喷出几十米高，让他们无法靠近，而钻井的工人们也被淋得全身都是黑油。

萧震雷眯着眼睛对阿兵道：“阿兵，快去通知威廉姆斯，告诉他，我们的钻探队打出的油井出油了，让他马上想办法通知报社记者过来采访！”

“好，我马上去！”阿兵答应一声转身就跑了。

萧震雷看见格兰特和马西莫等人正在商量着什么，立即走过去，原来两人正在商量如何想办法把油井口堵住，要知道就这么一直让油井喷油的话，周围地上都是石油，对于日后的开采也是极为不方便的，更加关键的是大量的石油喷出来，可能会流进南面的英吉利海峡造成大量的污染，也会是周围这片路上寸草不生。

与格兰特和马西莫商量之后，决定马上采取措施将油井口堵住，不过这需要时间，原因是油井口内的压力太过巨大，要不然那些石油也不可能被向天上喷出几十米高。

留下格兰特和马西莫在这里想办法堵住油井口，另外留下阿成等人五个特工在这里看守，防止有人破坏捣乱，他和奥皮音带着阿阳开车赶到镇上租了一间房子，准备把这里当做油田在镇上的办公室，一方面是因为油井口附近太过荒凉和简陋，如果有石油公司想要买下这片油田，在这里接待比较好，另一方面把办公室设在镇上。交通出行都很方便，而且也方便跟当地的居民进行沟通。

前几天当地的居民听说一家叫白企鹅的公司雇佣了一队石油钻探队想要在那片地上打井开采石油。当地的居民们都大肆嘲笑白企鹅公司的老板肯定是想钱想疯了，这里临近大海怎么可能会有石油？如果有石油他们难道不知道吗？

可这才过了四天时间。钻探队就真的在那片土地上打出了一口出油的油井，上帝啊，这个玩笑开大了，这是为什么？上帝他老人家为什么让一个外人发财而不是他们这些当地人呢？

尽管镇上的居民充满着羡慕嫉妒恨，但是却没有办法，谁让那片土地的所有权已经是别人的呢？更加可惜的是那片土地的原来的六个主人，他们在把土地卖给白企鹅公司之后就全部搬走了，估计他们还不知道这片土地上冒出了石油，如果知道。他们肯定会后悔把土地低价卖出去。

萧震雷考虑到了一个问题，想要在这段时间内安全地把油田卖出去，还必须要跟当地的居民们搞好关系，如果有人暗中以开采油田会给当地的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鼓动这些本地人闹事，事情就麻烦了，一旦有超过一定人数的当地居民闹事或者游行，当地政府可能就会介入，那时候才麻烦。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萧震雷让奥皮音拿着钱立即去购买大批的礼品，给当地的居民一家家送过去，以博得他们的好感。并希望他们多多关照，还说开采油田可以当地的经济带来活力，给当地的居民们

带来收益。本地居民也不傻，当然知道本地有这种资源会让当地居民也受益。

同时。为了及时地得到消息，萧震雷让奥皮音收买了镇上几个无所事事的痞子。让他们时刻盯着镇上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人暗中鼓动当地居民们闹事就马上报告，这些痞子都是见钱眼开的家伙，只要有钱他们什么都干，别说监视镇上的居民了。

当萧震雷在镇上租好房子，并且与阿阳打扫干净，简单地进行一番装饰，又买来一些办公用品，在房子门口挂上白企鹅公司的牌子之后，威廉姆斯的赶了过来，他的动作很快，多家报社的记者们都赶来了，记者们也不在镇上休息，直接赶往出油井那里进行采访，萧震雷留下阿阳在镇上的办公室值班，他和威廉姆斯带着各个报社的记者们前往油井口。

这些记者中除了英国本土的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等报社的记者，还有美国、法国和德国、意大利、荷兰等这些国家的报社记者，一共三十余人，这些记者都是消息灵通之辈，当萧震雷安排威廉姆斯去找记者过来报道此事后，威廉姆斯立即在伦敦放出消息，这些报社的记者就向闻到鱼腥味的猫咪一般，全部从伦敦蜂拥而至，虽然这些记者不太相信在多塞特郡发现了储量惊人的石油，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赶过来看看情况，要知道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这个消息对于能源界现有格局冲击力是很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人们发现石油将要成为未来工业的血液时，美国的标准石油就已经发展成了庞然大物，但是欧洲等国对于石油这种新型能源争夺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现在标准石油的老板洛克菲勒的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十亿美元，而欧洲和美洲等其他从事石油贸易和开采的石油公司规模与标准石油相比都远远不如，为了对抗标准石油公司，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和英国壳牌运输及贸易公司不得不在两年前进行合并成为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去年年初一个叫达西的英国人成立了一家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公司就在伦敦，这家公司就是后来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不过现在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反托拉斯的头号目标，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处标准石油公司解散，现在标准石油公司正处于被拆分为34家独立公司的阶段。

当记者们陆陆续续赶到喷油井附近看见那还未被堵住的喷油井口喷出的几十米高的黑色石油时，记者们都惊呆了，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英格兰南部的多塞特郡竟然真的有石油存在，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块油田的石油储量，如果储量足够多。那么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新闻。

萧震雷走到记者们前面举起双手喊道：“诸位，诸位记者朋友们。我叫萧震雷，是白企鹅公司的老板兼大股东。我身边这位奥皮音先生是我的合伙人，他就是多塞特郡人，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口油井所在这一大片土地都是属于我们白企鹅公司所有！”

一个泰晤士报记者急忙问道：“萧震雷先生，请问您是哪国人？怎么会在英国拥有产业？”

萧震雷笑道：“我是中国人，现在伦敦市面上很多富豪乘坐的龙骑汽车就是我的振华汽车制造公司制造的！”

“噢——”记者们一阵惊呼，原来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竟然就是生产那些漂亮汽车的公司的老板。

一个美国记者马上问道：“萧震雷先生，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石油的呢？”

萧震雷笑道：“这次我来英国原本只是来与一些商人商谈龙骑汽车在英国地区的代理销售权的问题，不过后来我身边这位奥皮音先生，他和我是朋友。他说服了我成立一家养殖公司，就是白企鹅公司，白企鹅公司成立之后我们就买下来了这块地准备饲养牛羊，前一段时间我在草地上漫步，发现水沟里冒出一些黑乎乎的漂浮物，虽然熟练极少，但是还是被我发现了，当时我就怀疑这里有石油，于是我就找到了格兰特博士。他是伦敦地质勘探研究所的石油勘探专家，他来找这里进行勘探之后就立即确定这里一定有石油，于是我们就找来了钻探队，下面诸位记者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身边的格兰特先生询问！”

镁光灯连续闪个不停。冒起一阵阵青烟，萧震雷、奥皮音、格兰特、马西莫等人都被记者们用照相机拍下了一张张照片，要比如何作秀。来自后世的萧震雷显然要比任何人都有经验，这就是他把记者们找来的原因。他必须要让这里发现大型油田的消息快速传播出去，引起那些石油大亨的关注。吸引他们前来购买。把这片油田卖掉是他目前唯一的选择，他不可能自己开采，英国当局也绝对不会允许他这个中国人在他们的后花园里开采石油，当然如果是其他石油公司就不同了。

每日邮报的记者问道：“格兰特博士，请问按照你的估计和测算，这块油田的储量如何？会很大吗？”

这个问题是所有记者都关心的问题，这也是这条新闻的关键，格兰特道：“经过我的计算，这里大约蕴藏着大约五亿桶原油，它还含有大量的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记者们听了不由一阵阵惊呼，“噢，上帝啊，这是真的吗？这个储量实在太庞大了！”

要知道现在英国国内的石油公司不少都是才成立不久的，而现在由于汽车的兴起，还有战舰都有使用燃油发动机逐步代替燃煤蒸汽轮机的趋势，这以后对石油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现在英国很多用油都是从美国那边购买的，如果英国国内有石油的话，那么英国在这方面就暂时不用受制于美国了。

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记者们纷纷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特兰特的话，其他的记者也开始一一询问特兰特有关这块油田的问题，格兰特也一一作答。

现场答问结束之后，萧震雷又高声道：“诸位，诸位记者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大家可以在油井的周围看一看和走一走，但请诸位注意，绝对不能携带火种靠近油井，否则引燃了油井，不仅会引发不可想象的后果，连你自己也会被烧死，为了大家的生命考虑，我希望把身上携带的火种，例如火柴和打火机都拿出来存放在我身边的周围高大威猛的帅哥这里，等你们离开的时候再行归还，另外我们公司已经在镇上的餐厅安排好了晚

餐，到六点的时候请诸位赏光一起去用餐，除此之外，我们还把镇上的旅馆包下来了，如果不着急赶回去的记者朋友可以在那里过夜。”

记者们一想也是，如果不小心把油井点燃了，那可就真的完了，油井起火倒是小事，把命搞没了那才叫冤枉呢，于是身上携带有火柴和打火机的记者们都拿出来交给了奥皮音保管。又听说有免费的晚餐和免费的住宿，都心说这个华人老板倒是很会做人，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以前采访的时候怎么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事情？看来这个华人老板成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很快就到了晚上六点，记者们本来就是匆匆赶来的，中午饭都没吃，现在肚子饿得厉害，所有的记者都随同萧震雷等人前往镇上的餐厅用餐，不过在离开之前，萧震雷安排阿兵等人开始在把这一大片土地暂时用简单的材料先围起来，布置警戒线，防止有人前来搞破坏，并且全天二十四小时安排巡逻。

为了跟镇上的官方人士搞好关系，萧震雷还把镇上几个警察请过来一起用餐喝酒在酒足饭饱之后，他让奥皮音给每个记者和警察都包了一个厚实的红包，并且希望记者们在报道时多多美言几句，请警察先生们对油田的安全多多关照一二。

拿了钱的记者们虽然不一定会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夸大其词、说好话，但是肯定是不会泼脏水，故意报道一些不实的情况引发民怨，而拿了钱的警察们当即表示油田的安全就包在他们的身上了，并信誓旦旦说谁敢去油田捣乱，他们就抓谁。

这些事情虽然是小事，但萧震雷知道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如果因为这些小事而影响了他的全盘计划就得不偿失了。

事实上没有一个记者留在镇上的旅馆里过夜，他们都连夜赶了回去准备写新闻稿，这条新闻越早登报的效果越好，哪一家的记者都不愿意落后，且不说英国本土的报纸，其他国家的报社派驻在伦敦的记者就更加心急了，这条消息早点传回去对他们本国也是很有利的。

第254章谈判

不出萧震雷所料，接下来几天，报纸新闻界对多塞特郡发现特大油田的新闻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一时间白企鹅公司成为了全欧洲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白企鹅公司的老板萧震雷更是直接进入了欧洲民众的视线，然而对他最感兴趣的当然不是普通的民众，也不是各国政府，而是欧美各国的石油公司，其中英国国内的石油公司更是虎视眈眈，对这块油田志在必得，而最有竞争力的就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方面在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中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因此它也是这块油田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石油公司，但这家公司的后台却是美国摩根财团，它的老板达西与摩根兄弟的关系匪浅。

尽管如此，标准石油公司在得到消息之后，也对这块油田垂涎三尺，尽管它现在已经被官司缠身，正在面临着被拆分，但是它旗下的各个子公司也对这块油田极为感兴趣，例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这是标准石油公司拆分出来的最大一家石油公司，它继承了标准石油公司一半的资产，被拆分出来之后仍然是美国第一大石油公司。

还有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公司是洛克菲勒石油托拉斯开拓海外市场的专业子公司，它的灯用煤油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品牌叫“美孚”。它的最大优势在下游，早就在欧洲、亚洲建立了销售网络体系。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从“标准大家庭”独立出来后。不久便与真空石油公司合并，成为一家“有下无上”的石油公司。由于这家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极为专业。因此它对萧震雷手上这块油田是美国石油公司中最感兴趣的石油公司。不过它的优势是在石油产业链的下游，对于上游的开采和炼油方面并不专业。

从标准石油公司拆分出来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也对萧震雷手上的油田志在必得。它的公司高层自认为在开采和炼油方面在这一行具有无与伦比的专业性，也想同其他石油公司掰腕子。

还有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即得克萨斯公司（即后来的德士古）和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顶住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压力成长起来，依托得州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大量油气发现，成为有实力向海外发展的两家美国石油公司，他们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支持才能没有被标准石油公司吞并，这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对萧震雷的公司也很有想法。

最有竞争力的当然是英国本土石油公司，即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英国人在壳牌石油公司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壳牌公司在伦敦有两个总部的其中一个。壳牌集团在印尼（当时是荷属殖民地东印度群岛）起家。其母公司有两家：一家是皇家荷兰石油公司，1886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找到并开发印尼第一个油田，建立起印尼第一座炼油厂、第一条输油管线和第一座码头。另一家母公司是英国的壳牌运输贸易公司，靠运输、销售俄国巴库石油起家，1896年在婆罗洲找到一个油田，建了一座炼油厂，并在远东有庞大的石油运销体系。1907年，这两

家公司合并。组成皇家荷兰—壳牌集团。
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发迹于伊朗。它是在中东找油的第一家石油公司。由于中东石油的战略地位，英国政府在其中投资，并控股40%。它随着中东（尤其是伊朗）石油工业的发展而壮大。
果然不出萧震雷所料，在三四天之后。他的白企鹅公司开采出大型喷发式油井的消息在欧美国家传播开来之后，欧美等国的石油公司的代表纷纷向多塞特郡赶了过来，而这其中最先赶来的当属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代表。
萧震雷和奥皮音在镇上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来自荷兰壳牌公司的代表英国人左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萧震雷专门请了一个律师陪同在身边。
左伊是一个十分傲慢的四十多岁英国人。当他发现接待他的竟然是前几天在敦伦高级餐厅用钱砸餐厅经理的中国人时，气焰有所收敛。但这并没有让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在萧震雷面前应该高人一等。
“左伊先生，我们这里条件简陋，如果招待不周还请您见谅，我也知道您是一个大忙人，能抽空来到我们这里已经是很难得了，我也不想浪费您的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如果谈得拢，咱们就接着谈，如果谈不拢，那咱们就终止，我们大家谁都不浪费谁的时间，您看怎么样？”
左伊这个人以前从未与中国人接触过，在他印象里，古老的东方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而萧震雷给他的印象就凭这几句话都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是一个不喜欢拖拉的人，双方还没有正式开场他就被萧震雷将了一军，在气势上有些处于下风。
不过左伊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是那种有着身为英国公民而超级自豪的家伙，要知道直到现在为止，大英帝国也是全世界的超级大国，没有之一，这也是左伊能够在萧震雷一刚开就想压制他时，他能够稳住阵脚的原因。
他点头道：“当然，买卖是否成功是以双方自愿为原则的，谁也不能强迫谁！”
左伊在来的时候就打过招呼，并且说明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从白企鹅公司手上买下这片油田的开采权，否则他也不会来这里，因此萧震雷也没有废话，直接问道：“好，既然贵公司想从我们白企鹅公司手上买下这片油田的开采权，那么不知道贵公司能够开出什么购买条件呢？”
左伊点点头道：“好的，我受公司的委托前来与贵公司谈判，我们公司给贵公司两种方案：第一，一次性买断，贵公司可以得到一千二百万英镑；第二，贵公司开始一次性得到两百万英镑，此后每年可以从我们公司得到六十万英镑的利润分成，一共二十年，二十年之后这片油田完全归我们公司所有，不知道贵公司选择哪一种？”
这两种方案看上去第二种方案要比第一种方案划算得多，但是实际上萧震雷对这两种方案都不满意，无论是哪一种方案，壳牌公司给出的价格都太低了，现在原油的价格大约在每桶15美元左右，按照这片油田的储量五亿桶，那就是75亿美元，当然这片油田的市值不能这么算，要把石油开采出来，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花很多时间，需要极大的成本，另外储

量的计算不一定准确，而且石油的开采利用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最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油田的价格不能简单的以石油储量乘以现在的油价计算。

按照萧震雷的心理价位，出售这片油田，最低出售价应该在四千万英镑以上，要知道在后世威奇法姆油田自从正式开采到萧震雷穿越时已经过去了快半个世纪，每日出油量依然不减，根据专家计算，这片油田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依然不会枯竭。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他真的想自己开采这片油田，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选择出售，但是他却绝不会甘心低价贱卖！

看着左伊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模样，萧震雷真想将他一顿狠揍，不过现在是在谈判，不是打架斗殴，也不是置气的时候，他笑道："左伊先生，这就是贵公司的诚意吗？实在抱歉，贵公司这两种方案，我们都不太满意，如果左伊先生是怀着诚意而来的，我希望贵公司能给出一个能让我们接受的价格！"

左伊脸色有些不好看，原本对这次谈判很有信心，在来之前他就进行过一番调查，据他所知白企鹅公司是一家新注册的养殖公司，并没有是什么背景，要说有背景，这家公司的老板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小军官，但是这种身份在英国没用，这样一家没有任何背景的公司在谈判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底气的，他以为这点钱就足够可以把白企鹅公司给打发了，却没想到对方竟然不上道，要知道这是英国本土啊，这个中国人有什么底气讨价还价？

想起自己还是一个绅士，不便在这种谈判场合下发火，他忍住怒气问道："那么贵公司自己想要卖出一个什么样的价钱呢？"

"九千万英镑！"萧震雷说道，"这个价格与贵公司给出的两种方案的价格相差太远，所以左伊先生，我对我们之间的谈判真的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之间的分歧太大了，几乎不可能达成协议！我看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左伊先生可以先回去跟贵公司能够做主的人商量一下，请恕我们不能继续接待您了，因为下午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老板达西先生会亲自赶过来，明天美国几家石油公司驻英国的代表也会赶过来跟我们谈判，等贵公司高层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我们再谈吧！"

第255章将计就计

左伊有些怒气冲冲地走了，萧震雷一点也不在意，现在找到他买油田的公司不少，绝不缺少壳牌公司这么一家，而且也不惧这家公司，尽管这家公司荷英两国都占有一部分股份，但英国这方面持有股份的并非是英国政府，而是个人，相反，去年才成立的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却不同，英国政府在这家公司中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这家公司可谓是后台强大，有政府做靠山，短短一年时间就发展起来了，在伊朗成功发现一片油田并进行了开采。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之所以会合并，就是因为美国的石油公司太过强大，实力太过雄厚，单独一家公司根本无法抗衡，只有合并才能抵挡美国诸多石油公司在海外的扩张，可壳牌公司刚刚合并有了与美国石油公司抗衡的资本，却不想英国这边又崛起一家石油公司，而且英国政府还在其中持有股份，壳牌公司可谓是受到了夹击。

萧震雷很清楚，英国政府肯定不会允许他把威奇法姆油田卖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接手这块油田的只能是壳牌公司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这两家中的其中一家公司，当然，英国政府最希望接手这块油田的是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毕竟这其中有政府的股份在内。

事情果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天晚上，威廉姆斯来找他，说了一个消息，原来英国当局已经派人联系了威廉姆斯，让威廉姆斯这个中间人转告他英国政府不希望威奇法姆油田落在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手里，这个消息让萧震雷明白。他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卖给壳牌。要么卖给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如果不听招呼。英国当局派来的人没有说，但是萧震雷可以想象得到，把油田卖给不属于英国的石油公司绝对没有好下场，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别想离开英国了。

萧震雷可不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既然英国当局已经定下了基调，那么他只能按照英国当局的意图行事，但是表面的工夫还是要做的，热情的接待几家美国公司、法国公司和德国公司的代表。

对于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创始人达西，萧震雷专门安排了一个时间与他进行谈判。达西显然不想壳牌公司的左伊那么盛气凌人，尽管达西还是有些傲慢，看不起他这个中国人，但是达西在谈判上的诚意还是尽显无余，没有一开始就把价格压得很低。

“萧先生，我们波斯石油公司虽然是一家新兴的石油公司，但是我们的实力是很雄厚的，与我们公司合作，你绝对不会吃亏。我想你应该认为考虑一下我们公司的报价，一次性付给您两千七百万英镑，当然如果您对这个价格不满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种方案。我们公司先行支付您一千万英镑，此后每年再支付您一百万英镑，这个期限是二十年。二十年后，这片油田完全归我们公司所有。您认为怎么样？”

这与萧震雷的预期价格已经相差不是很大了，却比壳牌公司的报价要高得多。达西不愧是波斯石油公司的创始人，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我看到了您的诚意，不过您的报价与我们公司

预期的相差有点大，因此我需要跟我的合伙人商议，这样吧，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我们明天再谈，行吗？”

达西点头：“当然可以！”

口头上说是要商量，其实是给双方一个缓和的余地，同时也给达西一定的压力，要知道达西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在行程上的安排肯定有些紧，他不可能一直呆在这里，所以他必定会速战速决，而萧震雷就是要拖延一下时间，让达西的心理上产生紧迫感，从而变得浮躁，如此一来，在谈判上萧震雷就更容易掌握主动权。

晚上，萧震雷一直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睡不着，他思索着如何在这些石油公司夹缝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尽管英国人已经暗中打了招呼，不能把油田卖给英国石油公司之外的其他国家石油公司，但是萧震雷绝对不会按照英国当局安排的路数走，该与其他国家石油公司接触的时候就要与那些公司接触，同时也给英国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也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英国当局，别把他逼急了，否则，大不了一拍两散，他得不到足够的好处，英国当局也别想赚到便宜。

因此刚才吃过晚餐不久，他就分别走进德国一家石油公司代表的房间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出来之后他又到法国一家石油公司的房间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又分别去了美国几家石油公司代表的房间里。

半夜萧震雷刚刚睡下，房间的电话就响了，他接起来一听，是油田油井处打来的，原来刚才阿兵等人巡逻时抓住了一个企图在油井口放火的家伙，他心中顿时一惊，随即又一阵后怕，刚才如果被那个人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油井口已经被堵住了，但谁知道井口被点燃之后会发生什么。

他立即穿了衣服招呼阿阳和奥皮音开车赶往油田，十几分钟之后，当他开车赶到油田的时候，那个企图放火的家伙已经被阿兵等人控制了并捆了起来，还从他身上搜到了火柴，另外还有一根火把，这显然是放火的工具。

萧震雷虽然不认识这家伙，但是他知道这个人肯定是镇上的居民，此人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好像很久没有洗过似的。

打量了这人一会儿，萧震雷冷冷道：“为什么要来这里放火？我们好像跟你没有什么仇恨吧？”

这人挣扎着大叫：“快放开我，你们这些强盗，这里埋藏的石油是我们镇上居民的。都是你们这些外来者利用卑鄙的手段抢走了！”

“呵呵，先生。你不觉得你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吗？”萧震雷说着围着这家伙转了一圈，接着又道：“很好。既然你不肯说，你以后就不用说了，来人，这里靠近海边，把这个不配合的家伙丢进海里喂鱼，我相信没有人会知道他去了哪里！”

“你等等，你们不能这么干！”那人挣扎起来，但是阿成和另外一个同伴拖着他就走，他吓得尿了裤子。当即大叫起来：“别杀我，我说，我说！”

“等等！”萧震雷举手，阿成两人马上停止下来，萧震雷走过去问道：“不要再考验我的耐性，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如果你不说，就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是谁指使你来的？”

“我说，我说，我叫裘德，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让我干的。他给我我一笔钱，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是什么人。我知道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燕尾服，脑袋上有些秃头！”

萧震雷闻言脑子里迅速出现了一个人影。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左伊？”

“噢，对了。我仿佛记得他的手下有一次就是这么称呼他的！”裘德连忙道。

萧震雷眼中冒出一道寒芒，冷哼一声，伸手一个手刀砍在这个叫裘德的家伙的脖子上，裘德的脖子被砍中之后双眼一番便昏死过去。

“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说不定这家伙还有用处！”

“是，先生！”

三月四日上午，萧震雷来到左伊的居住的旅馆房间，左伊对他的到来有些忐忑，毕竟昨晚他可以派了裘德去放火警告萧震雷，别太给脸不要脸，但是今天早上却好像没有动静，他担心裘德放火的事情败露了，因此心中极为不安，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如果外界出现一些对他不利的负面新闻，他回感觉很丢脸。

“萧先生，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萧震雷看着左伊冷冷道：“昨晚我的人在油田附近抓住了一个企图放火烧油田的家伙，哈，这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要知道油井口的密封措施并不是很好，一旦油井口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这个家伙太不小心了，他正准备放火的时候被我的人当初抓住了，在现场找到了火柴和浸了燃油的火把，经过我们审问，他供出是有人指使他干的，左伊先生，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左伊心中一慌，不敢与萧震雷对视，连忙转过头去，但心中有些恼怒，脱口而出：“我怎么知道谁指使的？”

萧震雷冷冷道：“左伊先生，难道您要我撕破脸皮吗？据我所知您是一位贵族，您可是有身份的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捅出去，您知道您会有什么后果吗？”

左伊想到这件事情如果被外界得知，他很有可能身败名裂，这种后果绝对不是他想要的，想到这种后果，他身体一抖，脸色变得愈加苍白，咽了一口口水问道：“你想怎么样？”

“告诉我壳牌公司的底价！”

“不，不行！”左伊脸色剧变。

萧震雷眼神一凝，盯着左伊威胁道：“嗯？你再说一遍？有种你再说一遍，据我所知波斯石油公司的达西先生就住在隔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找他，他昨天给我开出的价码是四千万英镑，对于我来说，这个价格其实差不多，毕竟谁都不是傻瓜，哪家公司都经过了计算的，给出的价格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如果我现在去找他，那我还有必要为你保守秘密吗？你

说呢？”

“别，别这样！”左伊连忙叫道，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一脸颓废地说道：“好吧，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底价，是四千两百万英镑，这是我们公司能够出的最高价，我们价格比波斯石油公司高，你可以卖给我们，这样你可以多赚两百万！”

萧震雷神秘一笑：“我想我需要考虑一下！”

第256章设套成功

得到壳牌公司的底价之后，萧震雷眼珠子一转，很快想到了一个忽悠达西的办法，他将奥皮音和威廉姆斯等人找来，三人凑在一起低声嘀嘀咕咕商量了十几分钟。

达西起来之后洗漱了一番就准备出门吃早餐，离开旅馆必须要经过萧震雷的房间，他走到萧震雷的房间时听到了房间里面传来争吵声。

“这次来十几家石油公司，这些石油公司大有来头的，我看我们还是举行一个竞拍会让这些石油大亨们当场竞价，谁给的价钱高，我们就把油田卖给谁好了！”

这时奥皮音的声音，达西听出来了，他停下一看，萧震雷的房门没关严实，他们的谈话声很清楚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达西听了这句话立刻意识到萧震雷正在和他的合伙人奥皮音谈论这次与油田出售有关的事情，他的心咚咚咚地跳起来，马上轻手轻脚地走到房门边靠墙站立不动，继续听房间的谈话声。

果然，房间内再次传出一个人的声音，这是萧震雷的声音：“举行竞拍会的事情恐怕不可能，英国当局已经找威廉姆斯转达了他们的意愿，油田只能卖给英国国内的石油公司，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这次只能打打酱油做陪衬，我们如果还想在英国混下去就不能违背那帮恶心政客的意愿，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石油公司就不只有几家了！”

奥皮音适时地配合着问道：“那你准备把油田卖给哪一家石油公司？”

达西听到了这里，心跳骤然加快，这可是关系到油田最后归属的秘密啊。他不能不竖起耳朵，屏住呼吸。

“我暂时还没有决定。不过我已经让威廉姆斯帮我调查过了，有资格、有实力。并且能拿得出足够的资金购买我们手上这块油田的，排除掉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英国国内只有壳牌和波斯石油公司这两家！”

奥皮音问道：“这我知道，你昨天分别跟他们谈过了，情况怎么样？”

萧震雷的声音又从房间内传出来：“他们双方的第一轮出价都与我们的心理价位相比要低得多，壳牌公司第一轮出价只有一千二百万英镑，而波斯石油公司的达西先生倒是很有诚意，给出了两千七百万英镑的价钱，不过我相信这都不是他们心里的最高价。因为我昨天想办法从左伊的那里得到了壳牌公司的最后底价，你知道是多少吗？”

奥皮音连忙问：“噢，是多少？”

“四千两百万英镑！”

“噢，这与我们的心理最低价四千五百万英镑还是相差不少啊！”奥皮音嘀嘀咕咕说了一句。

萧震雷道：“是啊，如果波斯石油公司能够出到四千五百万英镑，我们就把油田卖给他们，如果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我想我们还是与壳牌合作最为，毕竟他们是老牌石油公司了。而波斯石油虽然有英国政府支持，但毕竟去年才成立，实力有限！”

“这倒是！”奥皮音肯定了萧震雷的说法，又道：“对了。你是怎么从

左伊那里得知壳牌公司的底价的？”

萧震雷当即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站在门外的达西听到这里就知道自己该走了，他轻轻地离开了房间门口。走下楼来的时候，两个公司的职员已经在楼下等他了。他点了点头，一边向镇上的一家餐厅走去。一边思索着刚才在萧震雷房门口听到的谈话内容。

“那个中国人的心理底价是四千五百万？壳牌公司的底价是四千二百万，与我的心理底价差不多，可如果要得到这块油田就必须要比壳牌公司出价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壳牌的底价，四千五百万的价格虽然比我的心理价位高一点点，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毕竟这么一大块油田，多出一两百万英镑关系不大，这块油田至少能开采一百年，一两百万英镑在这块油田产生的价值中只占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嗯，看来要好好跟那个中国人和他的合伙人谈谈了，我的时间也紧迫，还要赶往波斯处理那边油田的事情，不能一直留在这里，快点把这块油田买下来心里踏实一些，壳牌公司那些家伙也不好对付，早点敲定下来，早点安心！”想到这里，达西向镇上餐厅走去的步伐加快了许多。

吃完早餐之后，达西立即带着秘书和司机去找萧震雷，重新展开收购谈判，萧震雷和奥皮音已经在镇上的办公室里等着他了。

两人见面后，萧震雷笑道：“达西先生，请坐，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想我们可以继续谈判了，时间上太过紧迫，我不能一直等待您给出让我们满意的价格，我们还必须腾出时间留给其他的石油公司，这个还请您见谅”。

达西自以为已经知道了萧震雷和奥皮音两人的心理底价，他对萧震雷的话不以为然，这是商场上惯用的伎俩，但是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担忧，否则很容易被萧震雷看出端倪，“好吧，萧先生，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耗在这里！昨天下午的谈判，我们波斯石油公司给出了两千七百万英镑的价钱，您当时说这个价格与您的期待价格相差较大，不知道您出价多少？”

“九千万！”萧震雷一本正经地说道，“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价钱，我们马上可以签署油田转让协议！”

由于自认为早知道了萧震雷的底线，达西此时看萧震雷的样子很想笑，但考虑到场合的问题，他还是忍住了，“萧先生，你的要价太离谱了，我想您自己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要价太高，我想没有任何一家石油公司会出这个价钱，我想您还是实际一点。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萧震雷闻言沉默了一下，思索一会之后说道：“好吧。达西先生是一个有诚意的人，那我也有诚意一些。七千万英镑，这可是我大吐血才能给出的价钱啊！”

装，继续装！达西很想笑，不过还是忍住了，他摇头道：“这个价钱太高了，我只能给出三千万英镑的价钱！”

“嘿，达西先生，你要知道这块油田的储量有五亿桶，这个储量足够开采一百年了。现在美国的原油价格有十五美元多一桶，你自己算算，五亿桶需要多少钱？你花七千万英镑买回去太划算了！”

“不不不，萧先生，这个价钱不是这么算的，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储藏在地下的石油全部开采出来，最多只能开采出百分之十五左右，而且我们买下来之后还要继续钻探油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铺设石油管道以及建设相关的炼油工厂，从将原油开采出来到产生利润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并不是把原油开采出来就能产生利润的。这个您明白吗？这样吧，我再加一百万英镑！”

萧震雷连忙道：“我承认您说得有道理，不过没有六千万英镑。我是不会卖掉这块油田的！”

“萧先生，您太没有诚意了。好吧，我再加一百万英镑。三千两百万英镑！”

“五千八百万英镑！”

接下来两人开始频繁的讨价还价，每次还价双方都列出一大推的理由，企图说服对方，但是双方都是心知肚明，努力在向四千五百万英镑这个价位靠拢。

实际上涉及到上千万英镑这种庞大数额的交易，一般情况下，谈判是绝对不会在一两天之内结束的，不过由于达西知道了萧震雷的心理底价，而且他也不能一直拖在这里，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不过为了装样子，显得谈判的艰难，他还是与萧震雷争锋相对、激烈的讨价还价。

经过两个小时的拉锯战，双方终于在四千五百万英镑这个价位上达成一致，此前达西虽然感觉这个价位比他的心理价位高出了两百万英镑，不过也不是不可以接受。而对于萧震雷来说，这个价位比他的心理底价四千万英镑足足高出了五百万英镑，五百万英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他在上海滩费尽心机累死累活才挣到一千八百万两，留下三百万两之后全部换成英镑也才三百多万英镑，现在只耍了一个小花样就赚到了比在上海滩还多的钱，这不能说洋人们的钱真的很好赚，就看会不会动脑经了。

谈判既然达成一致意见，达西认为就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直接签合同敲定这件事情，不过关于合同的细节问题，这还需要商量，而他又不能一直呆在这里，所以他认为还是早点敲定合同内的条款，于是说道：“萧先生，既然我们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还是尽早签署合同为好，您认为呢？”

萧震雷此时当然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太猴急，他问道：“那么达西先生认为什么时候签合同为好呢？”

达西想了想道：“就明天吧，我们把双方的律师都找过来确认一下合同的细节，您看呢？”

“是不是太急了一点？”

“不急，不急，如果萧先生没有意见的话，我看就这么定了，好吗？”

萧震雷心里暗喜，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好吧，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合同上要注明四千五百万英镑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打到我们白企鹅公司的账户上，合同能否正式生效由贵公司是否已经将全部的四千五百万英镑打入我们公司的账户上为准，钱全部到账了，这份合同才正式生效，否则这份合同就没有法律效力，我们公司在一个月之后将有权为油

田寻找下一个买主！”

“一个月之内？”达西听了萧震雷的这个要求眉头皱起来了，要在一个月之内支付四千五百万英镑，对于波斯石油公司这个才成立不到一年的石油公司来说确实有着不小的难度，不过他想到自己有政府的支持，又有美国摩根兄弟这样的朋友，要借到这笔钱周转一段时间应该不难，他想了想答应：“好吧，就按照您的意思，一个月之内全部支付！”

萧震雷又道：“达西先生，我认为我们可以搞一个盛大的签约仪式，邀请一些政要和新闻媒体界的记者朋友们前来参加这个签约仪式作为见证，同时也为贵公司成功购得这片油田造势，我听说贵公司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外界还名声不显，我认为这对于贵公司宣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萧震雷这么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宣传自己和白企鹅公司，更不是为了波斯石油公司着想，而是为他能够顺利拿到这四千五百万英镑，为了不让波斯石油公司赖账，把这个签约仪式搞得人尽皆知的程度，波斯石油公司就是想店大欺客也不能这么干了，只能乖乖地付账。

达西没想到萧震雷还能够想出这么好的一个点子宣传他的石油公司，这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两人当即一拍即合，达西还说要承担这次签约仪式的费用，要搞得热闹，场面要大，萧震雷当然没有意见，有冤大头付账当然好，他还可以留着这些钱去吃几顿好的。

三月五日上午，接到通知的各路记者和当地的政要人士纷纷赶来参加这个盛大的签约仪式，达西雇人在镇街道的尽头路口处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台子，下面摆放了许多桌椅，又请了乐队，鲜花抛洒得满地，搞得像一个结婚典礼似得。

双方在各自律师、当地政要和新闻媒体界的记者们面前庄重地签署了合约，最后互换合同握手，这件事情才最终结束。

接下来的一天的英国很多家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出资四千五百万英镑从白企鹅公司购得了威奇法姆油田的事情，而波斯石油公司也在这一天一举被所有英国人所得知。

第257章大好青年被忽悠

伦敦，朗廷酒店。

与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签约已经过去了好几天，现在威奇法姆油田已经被波斯石油公司的人全面接管，萧震雷等人全部撤回了伦敦，还是住在朗廷酒店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萧震雷决定一边在伦敦橡胶股市兴风作浪，一边等待波斯石油公司用来购买油田的四千五百万英镑划到白企鹅公司的账户上，只要这笔钱到账，他就马上离开英国，前往德国购买炼钢炉、参观德国的炼钢和冶金工业。

在萧震雷的房间里，粟谷在向他汇报这几天和白思秦在股市上收购橡胶股票的情况，萧震雷听后问道：“这几天伦敦市场上橡胶价格如何？”

“这几天涨幅特别快，今天已经上涨到每磅12先令了！”

萧震雷闻言点头道：“难怪股票市场的橡胶股价涨幅那么大了，橡胶实物价格都上涨这么快，就更别说股票价格了！这都是市场对橡胶的需求所致啊，去年美国进口橡胶达到五千七百万美元，今年估计会增至七千万美元左右。英国橡胶进口值去年为八十四万英镑，而今年估计会增至一百四十万英镑左右，橡胶的价格随着其需求量扩大而不断上涨，这才导致股票市场橡胶股票股价的上扬。现在东南亚那边橡胶的生产成本每磅只有18便士左右，加上运费同时考虑充分的利润最多也不过每磅二至三先令，在价格和需求的推动下，各种橡胶公司先后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并且发行股票！”

粟谷回应：“是的。先生，仅仅这十来天的时间就有两家新的橡胶公司成立并且发行了股票。我看接下来还会有橡胶公司成立，我们已经按照您先前的吩咐。只要有新的橡胶公司成立并且发行股票就马上进行抢购，而之前我们的两百万英镑经过好几轮的抬高股价再进行抛售打压，再低价位买进，通过这种短线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方式，市值已经升了一倍有余，现在大约有四百万二十万英镑了，各种橡胶股票的股价平均股价也再次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萧震雷对粟谷和白思秦等几人这段时间的表现很满意，点头表示了一下赞赏，他起身走到窗户边看着窗户外伦敦的夜景。抽了几口雪茄问道：“这两天上海滩那边有什么消息传来吗？”

自从离开上海滩之后，萧震雷就跟在宋世杰、陈晖祖等人每天都要进行一次电报联系，最少三天联系一次，尽管这个时代发一封电报是按字数计算价钱的，价格上算得上很昂贵，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的，先生！”粟谷立即进行汇报：“截止今天为止，兰格志的股价上涨到1100两，斯尼王的股价从2月25日的630两上涨到今天的750两。其他各支橡胶股票的股价涨幅更大！另外，现在上海滩的上至重要官员，下至难以计数的各地钱庄人员、各业的一般商人乃至一般职员均有介入，尤其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和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这三人联合起来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

放在外国银行。总价值140万两，他们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款100万两存放在这三家钱庄。他们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等这些钱庄调剂头寸大肆购买股票。现在那些人都疯了，就连官府扶持的源丰润和义善源两家票号都有牵涉其中。据陈晖祖总监的估计，这两家票号估计大约一共购进了四百万两的各种橡胶股票，但是现在他们还不满足，还想继续购进大量橡胶股票，上海滩那边买不到橡胶股票了，据说有些人准备来伦敦炒作”。

萧震雷很清楚，那些外国银行和上海滩的各钱庄以及票号还有钱购进橡胶股票是因为他来伦敦之前已经把从银行和钱庄以及票号的贷款全部还清了，除了用橡胶股票抵押的那一千万两没有还之外，其他全部贷款都还清，因此那些人才有钱买股票，否则那些人就是想买橡胶股票也没有钱，再加上市面上还能流通橡胶股票已经很少，基本上是有价无市！他们才想到要派人来伦敦抢购股票！

“真是一群蠢猪！有他们哭的时候，哼！”萧震雷冷哼一声骂了一句，“从明天开始，继续买进，只要市面上有橡胶股出售，一律买进，但如果价格升高必须要告诉我！”

“是，先生！”

3月10日，在伦敦城市大学留学的白思秦被萧震雷派人找了过来，经过这大半个多月的观察和考验，萧震雷发现白思秦这小伙子可堪一用，白思秦不仅人比较规矩，而且在商业上还比较有头脑，萧震雷想着如果他离开伦敦的话，这边的情况就交给白思秦负责，留下两个兄弟辅助应该是可行的。

“先生，白先生到了！”粟谷敲门进来报告。

站在窗前的萧震雷挥了挥手：“请他进来吧！”

粟谷点了点头将白思秦招呼进来，白思秦走进来微微弯腰道：“先生，听说您找我？”

萧震雷转过身来露出笑脸伸手指着沙发：“白兄弟，请坐！粟谷，麻烦你倒两杯红酒！”

粟谷答应一声就去准备了，这边萧震雷和白思秦坐下后就说道：“白兄弟，这段时间你和粟谷一起在股市上的表现我是看在眼里的，你很有眼光和才华！你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西方列强这么多吗？我想你在伦敦留学这么多年，应该有所体会吧？”

白思秦想了想语气有些悲愤地说道：“我们大清从来没有睁眼看过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直以来都自以为是天朝上国，从上至下都沉浸在这种自我陶醉的梦境里。直到英国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朝廷被打疼了才醒悟过来。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们落后西方列强太多了。这几年我在这边留学也经过一些调查和研究，我发现我们大清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缺乏对科学的正确认识，许多国人都以为那还不过是奇淫巧技，可实际上这才是强国之本！”

萧震雷递过去一支烟，白思秦摆手示意自己不会，萧震雷也没有勉强，他点点头道：“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你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最缺乏

什么？”

白思秦脱口而出：“当然是科学技术，洋人就是靠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造出坚船利炮打败我大清！”

萧震雷闻言笑了笑。说道：“你说的对，但也不对！”

白思秦愣了愣，随即问道：“何解？”

“我们中国现在虽然缺乏科学技术，但是最缺乏的还是人才！”

“缺乏人才？”

“对！”萧震雷说完指着白思秦道：“就如同你这样的各种领域的人才，科学技术是由人来掌握的，只有科学技术而没有人才，也不能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也一样无法同洋人一争长短，但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全面的各种人才。就等同于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将科学技术变成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我打个比喻，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高产量的稻谷。亩产超过一千五百斤以上，以我们中国的耕地地面积现阶段基本上完全可以解决老百姓的吃饱饭的问题，如果有人发明了高产量的棉花。我们中国就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衣服穿，当然要让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这些还不够，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不过只要解决有了这些技术问题，其他问题就好解决，所以说人才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是现如今的清廷不但不重视人才，还对归国的留学同胞打压，不让他们做官做学问！”

白思秦激动地问道：“先生，你说得太好了，你们是革命党吗？是同盟会的，还是光复会的？”

在这里，萧震雷也不怕有清廷密探，他笑着说道：“我们确实是革命党人，但不是同盟会，也不是光复会的，我们这个组织叫‘铁血救国社’，为了能挽救这个日益衰弱的国家，为了能够推翻满清、赶走列强，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我们一些人决定不计个人荣辱和生死，联合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鄙人现在添为铁血救国社的秘书长！”

“秘书长？”白思秦有些疑惑道，这是个什么职衔？

粟谷在旁边解释道：“秘书长是我们铁血救国社最高领导人，在国际上，许多组织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称之为秘书长！”

“噢，原来是这样！”白思秦恍然大悟，连忙道：“先生，您看我可以加入这个组织吗？”

萧震雷笑道：“当然可以，不过加入我们铁血救国社就必须脱离其他党派或组织，不能即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同时又是别的组织的成员，你以前加入过别的组织吗？例如同盟会？”

“没有，我没有加入过别的组织，我不喜欢同盟会的人，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江湖习气太重，我认为这对于一个反抗清廷的组织而言是很不利的！”

萧震雷没想到白思秦还有这番见解，看来这个小伙子还是很有想法的，他点头道：“白兄弟，这段时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头脑发达、反应灵活，而且热爱祖国的年轻人，我欢迎一切同我们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加入我们，不过在正式加入之前必须要经过层层考验，直到我们认为你在思想上足够的进步，我们才会介绍你加入进来，再次之前，我们可以吸收你

成为预备社员接受考验，等你通过了考验之后，我们会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全新的国家，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再也不受列强的欺凌，我们自己主宰自己国家的命运！”

白思秦十分激动地答应：“我愿意接受考验！”

第258章抵达德国

3月20日，波斯石油公司派人来告诉萧震雷，说购买油田的四千五百万英镑已经如数打到白企鹅公司的账户上。

波斯石油公司才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家公司在伊朗发现了一块油田，目前正在铺设输油管道，建设油井周围的相关建筑设施，用钱的地方也多，原本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支付这四千五百万英镑的，不过这家公司的老板达西与美国摩根兄弟交情不浅，他从摩根兄弟那里借到了一笔款项，又出面说服了英国政府，让英国政府出面担保在银行里贷到了一笔款项，这两笔款子加起来刚好够四千五百万英镑。

得到通知的萧震雷立即前往银行查询，经过查询之后得知白企鹅账户上多出了四千五百万英镑，那么合同就正式生效了，威奇法姆油田就正式成为了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旗下的油田。

他马上又找银行的经理重新开了一家私人账户，并将律师找来经过一番运作进行合理的避税，然后将税后的四千四百二十万英镑存入他重新开的私人账户中。

“他吗的，这一下子就交掉了八十万英镑的税收，我擦，简直他吗的抢钱！英国政府真是黑！”萧震雷对于交纳了一笔巨额的税收非常的不满，要知道八十万英镑可相当于四百多万接近五百多万两银子，五百万两银子可以干多少事情？不甘啊，真的不甘，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不交税。嘿嘿，那英国政府正愁没有借口。为了不让英国政府找到借口，萧震雷还是乖乖的交了税。

回到朗廷酒店。萧震雷召集威廉姆斯、奥皮音和白思秦等人商议，准备离开伦敦前往德国，毕竟来英国的时间也不短了，还有前去德国和美国，这中间需要花费的时间不少，而且国内的起义越来越频繁。2月份他们还在海上的时候，也就是2月12日，倪映典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但是失败了。原因是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进攻广州城时，被同乡并曾经是同盟会的友人诓骗遭到清营杀害，起义军顿时群龙无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到了2月27日。革命党人熊成基谋刺清廷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但未成功，被捕或被杀。

这连续几起事件给此时死气沉沉的华夏大地犹如倒入了一锅滚水，顿时各地风起云涌。大大小小的组织、会党在革命党人的发动下接二连三的发动了起义，虽然都被清廷镇压和扑灭的，但谁都知道。距离清廷灭亡的时间不远了。

伦敦这边的事情也将告一段落，萧震雷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伦敦橡胶股市的事情。因此才召集几人过来商议。

“这边的事情差不多了，我们也要即将离开伦敦前往德国。思秦，你还有学业未完成，就继续留在这里学习，另外橡胶股票的事情还要你在这里主持，如果没有出现其他的意外情况，现在就只买进不售出了，什么时候售出等待我的电令，我留下两个兄弟在这帮你，以免你一个人忙不过

来，你看怎么样？”

白思秦站起来道：“一切听从秘书长和组织的安排，我必定全力以赴，尽早获得组织的认可，通过考验！”

“好，好！”萧震雷笑着点头，又道：“除了这些事情之外，你在这边可以多跟其他的同胞联系，联络感情，将同胞们都团结起来，但是你的预备社员的身份要暂时保密，如果有人符合我们组织的要求，你可以积极争取他们，我作为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授权你可以发展预备社员，共同经受组织的考验，我会把阿成留下来，组织上的事情由阿成负全责，橡胶股票和其他事情由你和阿成共同商议决定，阿成将作为我们组织在伦敦的最高负责人，由他负责你们的考验！”

“是！”

阿成和白思秦一起站起来道：“是，先生！”

威廉姆斯、奥皮音等人来了之后，萧震雷将准备离开伦敦前往德国的事情通知他们，并让威廉姆斯明天去购买前往德国的船票，威廉姆斯说没问题，他表示他可以先行前往德国打前站，为萧震雷等人先去探路，准备好下榻的酒店等诸多事宜。

萧震雷一想觉得可行，于是就让威廉姆斯先行前往德国，他和奥皮音、粟谷等人过几天再走。

3月24日，萧震雷等人乘船前往德国，而威廉姆斯已经于三天前先行而去。

3月30日，萧震雷等人乘坐的客轮在德国汉堡港停靠，他们一行人终于抵达德国。码头上庞大的货轮发出长长的汽笛声，码头上各种船只来往不停，显示着这座城市的繁忙和发达。

威廉姆斯和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德国中年男人在码头上迎接，萧震雷等人下船后一一与威廉姆斯打招呼。

寒暄一阵之后，威廉姆斯向萧震雷介绍身边的中年德国男人：“老板，这位是卡洛瓦兹先生，是礼和洋行德国汉堡总部派来接待您的人！”

接着威廉姆斯又向卡洛瓦兹介绍了萧震雷，卡洛瓦兹同萧震雷握手道：“欢迎您，萧上校，鲍尔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好好招待您，我就是您的向导，同时也是礼和洋行德国总部派人负责与您接洽一切事宜的人，如果您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我将竭诚为您服务，我想您一路车马劳顿，急需要休息，我们已经在市中心给您和您的随从预定了好了酒店！”

萧震雷和卡洛瓦兹握手后说道：“感谢您的热情，我很荣幸来到德国，我在德国的这段时间就麻烦您了！”

随后萧震雷等人坐上了卡洛瓦兹安排马车和汽车前往酒店下榻，晚上卡洛瓦兹来找萧震雷问他最近的行程安排，萧震雷决定先把购买炼钢炉的事情给办了，办完了事情再玩不迟，于是告诉卡洛瓦兹，他想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想去生产炼钢炉的工厂去现场参观观摩，并且对炼钢炉的炼钢性能和容量进行考察，卡洛瓦兹对此毫无异议，他表示会马上安排。

3月31日，萧震雷、奥皮音、威廉姆斯和粟谷等人在汉堡游玩一天，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是德国通向世界的大门，是德国最重要的海港和最大的外贸中心、德国第二金融中心，同时是德国北部的经济和文化大都市。世界各地的远洋轮来德国时，都会在汉堡港停泊。晚上，卡洛瓦兹来告诉萧震雷，他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启程前往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工业区杜兹拉公司，这家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制造冶金机械和零部件的公司，生产炼钢炉也是这家公司的业务之一。

第二天，萧震雷等人由卡洛瓦兹安排上了前往鲁尔工业区的火车，火车从汉堡启程南下。

在火车上，萧震雷问道："卡洛瓦兹先生，我们要去的这家杜兹拉公司在鲁尔工业区的哪座城市？"

对于杜兹拉这家生产炼钢炉的公司，萧震雷在前世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这次来德国之前也没有听说过，想来应该不是很名气，也没有克虏伯公司那么有名。

卡洛瓦兹介绍道："萧先生，杜兹拉公司在埃森市，我们这趟火车可以直达，在埃森下车就可以了！

"埃森？"萧震雷心中一喜，问道："克虏伯公司不是也在埃森吗？他们是不是在一起？"

卡洛瓦兹笑道："这两家公司相距不远！"

早上出发，下午天黑之前就赶到了埃森市，下车后早有人在火车站外迎接，是卡洛瓦兹安排的人，用来接送的工具是马车，一共三辆，马车的车厢很大，一辆可以坐下六七个人，他们这些人完全可以坐下。

住的地方是一间旅馆，这间旅馆虽然比不上酒店，但在旅馆当中也算是豪华的了，毕竟埃森市是克虏伯这等注明的公司所在地，当然有上好的旅馆，不然如果有客人来这边谈生意连能住人的地方都没有岂不是显得这里很寒酸？

在一家餐厅里吃过晚餐之后众人回到旅馆里休息，卡洛瓦兹对萧震雷道："萧先生，我已经派人跟杜兹拉公司联系好了，明天上午八点我就过来陪同你们一起去参观，看看你们需要的炼钢炉是什么样子的，今晚你们早点休息！"

"等等，卡洛瓦兹先生！"萧震雷叫住他。

"萧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

萧震雷有些不好意思道："卡洛瓦兹先生，我对鼎鼎大名的克虏伯公司早就有所耳闻了，却一直没有机会前来德国参观克虏伯公司，我想能不能请你帮帮忙，让我们去克虏伯公司的工厂参观一下？"

卡洛瓦兹笑道："当然可以，我们礼和洋行是克虏伯公司的代理商之一，如果带客户前来参观，他们当然会给我们面子，这实际上也是向客户推销他们的产品，他们当然愿意，不过你们只能参观炼钢厂，克虏伯公司其他的武器制造厂却不能对你们开放，因为这涉及到军事技术保密的问题，希望您能够谅解！"

萧震雷连忙道："当然，当然，我理解，我们只参观炼钢厂就行了！"

第259章参观克虏伯工厂

4月2日，吃过早餐之后，萧震雷等人在卡洛瓦兹的安排下来到杜兹拉公司进行参观，这家公司对于有东方来的客人前来参观非常热情，毕竟想要让萧震雷等人掏钱就必须要让他们满意才行，因此在招待问题上非常到位，杜兹拉公司专门派了一名副经理全程陪同，卡洛瓦兹也一刻也不曾离开。

萧震雷等这一行人当中，只有威廉姆斯在冶金工业领域是专家，其他人全部是外行，因此在遴选设备上主要还是看威廉姆斯的意见，萧震雷把采购炼钢炉的事情交给他做主，一个原则就是要保证购买的炼钢炉的质量，在数量方面先采购一个小型炼钢炉和两个大中型炼钢炉。

在前往杜兹拉公司的路上，威廉姆斯给萧震雷等人普及平炉炼钢法的优点和特点，他说："第一，平炉炼钢可以大量使用废钢，而且生铁与废钢配比比较灵活；第二，平炉炼钢对于铁水成分的要求不像转炉那样严格，可使用转炉不能用的普通生铁。我听说你们中国汉阳铁厂最开始买的是转炉，买回去之后由于铁矿石的成分不符合要求而炼出来的钢材质量上有问题，直到后来重新购买了转炉才解决这个问题！"

萧震雷不由对威廉姆斯有些刮目相看了，他想不到威廉姆斯会对在世界各国眼里都不起眼的汉阳铁厂的情况这么清楚，看来威廉姆斯对于各国的钢铁工业情况都非常关注啊，这绝对是一个人才。

他点头道："是的，威廉姆斯。想不到你连我们中国的钢铁公司的情况都这么清楚！"

"没办法，我就是做这一行的。当然要对各国的冶金工业要进行详细的了解，时刻关注了！暂时不说这个。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威廉姆斯接着继续道："第三，用平炉炼钢的钢种比转炉要多，质量要好，目前各国大多采用碱性平炉炼钢法。据我了解，你们中国在二十年前就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了一座3吨平炉和一座15吨酸性平炉，这应该是你们国家最早的炼钢平炉。根据钢铁料中生铁或者铁水和废钢的配比，可以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第一种是矿石法，因为钢铁料绝大部分是铁水。为了氧化铁水中的杂质，在装料的是加入大量的铁矿石，第二种是废钢矿石法，料中生铁占了大多数一半以上，而废钢占了一半以下，要配加适量的铁矿石，第三种是废钢法，料中废钢占的比例大，为了比冲含碳量。要适当的配加生铁，一般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还有一种是增碳法，料中绝大部分是废钢。装料时要价无烟煤或石油焦等原料增碳，从经济上来考虑的话，有高炉供应铁水的炼钢公司一半用废钢矿石法。如果废钢价格较低，可以用废钢法！平炉炼钢的过程通常又分为补炉、装料、加热、兑铁水、熔化、精炼、脱氧和出钢等这些步骤。"

萧震雷听得头昏眼花。笑着道："想不到这炼钢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威廉姆斯先生。我不懂炼钢，但这并不妨碍我想开一家炼钢公司，因为有你在，你懂生产管理、懂技术，你需要什么，我会给你弄来什么，炼钢之外的一切事情我都可以为你解决，这买炼钢炉和炼钢的事情就交给你

了！”

威廉姆斯点头道：“多谢老板的信任！”

到了杜兹拉公司之后，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工厂的厂长等人都出来迎接，众人好一阵寒暄才算完，之后高层都有事离开，留下一个副总经理全程陪同参观。

在进工厂之后，萧震雷问对方：“贵公司有平炉的现货吗？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

那副总道：“炼钢炉并不是什么日常用品，只有炼钢公司才需要，因此我们平常一般不生产制造出来放着闲置，只有在客户订货之后我们才会开工制造，不过如果您要看现货的话，我们工厂内自己就有一台正在使用的平炉，现在我就可以带您去看！”

“那好，麻烦您带我们去看看！”萧震雷说完，对方副总点头带着众人前往炼钢厂。

众人在这位副总的带领下很快来到一个生产车间，每个人都被发了一定安全生产的帽子，这个炼钢车间非常热，众人刚进来就感觉一股热浪迎面而来，待走近一些就身上开始冒汗。

该公司的副总介绍道：“我们公司以前是不炼钢的，只生产制造炼钢炉，因为最近几年国际上对钢铁的需求日益增大，我们公司才装了一台炼钢炉，一方面解决我们自身刚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把用不完的钢材向市场上出售！”

萧震雷点点头表示明白，现在各国都在大肆进行军备竞赛，火炮大量造，各国的造船厂几乎就没有停工过，有的还分成一天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因此对钢材的需要超过以前任何时候。

走近炼钢平炉，该公司的副总就介绍：“我们这台炼钢炉只有100吨，只能算中型平炉，去年才开始炼钢，您看，这平炉主要以煤气或重油为燃料，当然也可以用煤炭，不过用煤气或重油时产生的温度要高很多。这个平炉主要组成部分有熔炼室、炉头、上升道、蓄热室、换向阀、烟道、烟囱等。您看这个大肚子就是熔炼室，炼钢原料就是装在这里进行熔化，这边是装料的炉门，后面的底部还有出钢口，下面还有用于炼钢、配热蓄热室的膛式火焰炉！”

萧震雷等人顶着高温酷热在这台炼钢炉周围参观了足足半个小时，搞清楚了所有的零部件和他们的功用之后才在该公司副总的带路下从出钢口向后面的工序流程走过去。

钢水从炼钢炉的出钢口流出来之后流进了一个长形水槽一般的器具当中，沿着这个长形水槽式的器具向后面流下去，在这道工序的后面。有工人们拿来各种磨具接满钢水抬走，这些钢水冷却之后变成了型号大小不一的大钢块或长方形的钢条。又或者变成了又长又细的钢筋等等建材。

在炼钢生产车间，萧震雷等人足足呆了一个上午。德国人也许是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不但没有不耐烦，而且还十分热情的介绍各种流程，人家根本几不怕技术泄露，这种炼钢的生产工艺和详细的工序流程，各国大都有了，别人根本就不稀罕，因此他们才会敞开了大门让萧震雷等人参观，

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你呆在这里看一天就能学会的。技术要进行实践操作积累经验才可以，而有些技术是看不见的，如果要保密，人家也会留一手，如果人人通过看一看就学会，只怕这技术也不值什么钱了，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防备萧震雷等人。

中午，由该公司副总安排在工厂的食堂里吃了一顿大锅饭，尽管粟谷等人对于洋人的面包奶油这些东西实在不怎么感冒。但是人家好歹一番心意，于是大家也就将就着吃了一顿。

在该公司副总安排的休息室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两点又继续参观，这次参观的是制造其他冶金机械零部件的生产流程和工序。这里有好几个生产车间，每一个生产车间同时生产好几个零部件，车间一面靠墙挂着一块大黑板。黑板上写着这个月的生产任务情况，以及每天的完成任务的情况。

对于萧震雷等人的到来。各个生产车间的德国工人们就当没看见，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情。通过一番观察，萧震雷发现德国工厂对于工人的管理非常严格，每一道工序出来之后，都有专人进行产品质量检查，不合格的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参观完毕之后，众人于下午五点左右回到了下榻的旅馆休息，萧震雷将威廉姆斯叫道自己的房间商量，两人都抽着烟。

萧震雷问道："威廉姆斯，你认为这家公司的实力怎么样？生产的炼钢炉能符合我们的要求吗？"

威廉姆斯点点头道："应该可以，之前我曾经做过调查，连克虏伯公司都是使用这家公司生产的炼钢炉，上午在炼钢车间参观的时候我对那台他们自己生产制造的炼钢炉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认为它的质量很好，如果我们买到的炼钢炉的质量比得上那一台就没有白来！"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那好，买炼钢炉的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这两天你做一下市场调查，现在的炼钢炉基本上都是什么价钱，厂家能不能派人安装和提供技术支持等等这些，你都要搞清楚，咱们别在这方面吃亏，别到时候把东西买回去不能用，被别人耍了，这可就要闹笑话了，我可不想被人当成傻子笑话，你明白吗？"

威廉姆斯严肃道："老板，你放心，我会严格把关的！"

4月3日，萧震雷等人前往克虏伯公司钢铁冶炼厂进行参观，不得不说卡洛瓦兹的能量和面子还是很大的，刚开始克虏伯并不同意萧震雷等人前去参观，毕竟克虏伯大炮之所以性能比其他的一些大炮的性能要好，很大程度上与克虏伯大炮所使用的钢材质量有关，而这些生产克虏伯大炮的钢材就是克虏伯钢铁冶炼厂生产出来的，克虏伯钢铁冶炼厂有着其他任何钢铁厂都没有的独一无二的冶金技术！

这一代的克虏伯家族的掌舵人是古斯塔夫?克虏伯，古斯塔夫以前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官，他本身与克虏伯家族没有血缘关系，德皇威廉二世安排他迎娶了老克虏伯的孙女伯莎，入赘到了克虏伯家族，改姓氏为克虏伯，以便经营这个显赫家族的事业，防止它落入政敌之手。恪守时间、遵从纪律、执行命令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以用餐时间为例，早餐是7时15

分，7时16分到的人就会发现餐厅关了门，别人已开始用餐。另外，即使在大冬天，古斯塔夫?克虏伯也不肯拨旺壁炉，有意把办公室搞得寒气袭人，以免变得无精打采。不得不说这个家族之所以名震天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克虏伯公司与其他的公司不同，这是萧震雷走进克虏伯钢铁冶炼厂的第一感觉，为什么不同，什么不同，萧震雷却说不上来，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

即便是在最容易产生垃圾的炼钢车间和零部件制造车间都非常的干净，当然除了地上那些因为工作正在工作而产生的铁屑之外，除了干净整洁之外，工人们的工作都井然有序，没有一个人闲着，也没有一个工人无所适从，克虏伯的管理将工厂工人的劳动力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丝毫的浪费。

炼钢车间不让萧震雷等人进去，因为里面有着克虏伯公司的核心机密——独一无二的冶金技术，任何一个进去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要经过严厉的严查，不能携带任何东西进去，也不能携带任何东西出来。

快中午的时候，萧震雷等人有些意犹未尽的从克虏伯钢铁冶炼厂出来了，不止萧震雷有些感觉时间上不够，威廉姆斯也是如此，他是搞这个行业的，因此比萧震雷更希望在里面多参观一段时间。

去餐馆吃午餐的路上，萧震雷问道：“威廉姆斯，你说我如果向克虏伯购买他们的冶金技术，他们肯买给我吗？”

威廉姆斯闻言差点忍不住翻白眼，他毫不客气地打击道：“老板，我不得不说您的想法实在太天马行空了，也太异想天开了，就算威廉二世想买他们的冶金技术，他们也不会买的，这是他们家族的最高机密，是赖以生存的本钱，谁要抢他们的这项技术，他们肯定会跟别人拼命！”

萧震雷闻言有些尴尬，笑着耸耸肩：“算了，我也只是随口那么一说，我还没傻到认为他们会真的为了钱而把饭碗给丢掉！”

第260章垂涎三尺

这天晚上，萧震雷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他对克虏伯的冶金技术垂涎三尺，但是他知道克虏伯绝对不会将这项技术卖给他，即使他出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会答应。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萧震雷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床头拿起旁边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燃抽了起来，当他连续抽了三支烟之后终于决定拿起桌子旁边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这是他来到德国后拨打的第一个电话，那么这个电话是给谁打的呢？

让他失望的是电话铃响了一分多钟也没有人接听，他放下电话继续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什么，立即爬起来穿了衣服从公文包中找出一张德国地图，拿出一支笔开始在地图的反面画了起来，没有尺和圆规，纸上的图画得不是很规则和工整，但是却能一眼看明白，凭着记忆，他足足画了一个多小时，这张地图的反面被他画得密密麻麻的。

画完之后，萧震雷放下笔看了看，觉得还算满意，正准备将地图收起来，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便问道：“谁呀？”

外面传来粟谷的声音：“先生，是我！”

萧震雷闻言起身去开门，粟谷走进来把房门关上，转身拿出一大卷白纸铺在桌子上说道：“先生，您看看，这是我们几个根据白天在克虏伯钢铁冶炼工厂参观后的记忆画出来的他们的生产工艺流程图纸，原本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份，不过每个人的记忆都有所不全。所以我们将每个人的图纸经过核对更改错误的地方，又重新绘制了一份更加准确而又完整的图纸。这里每一个生产工业流程都有一副详细的图纸说明，每个流程用的什么机器。虽然我们不知道机器的内部构造，当我们把外部结构和特征都画出来了，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要新建钢铁公司有没有帮助？”

萧震雷根本就没有让他们这么做，可是他们却自行这么做了，这就是职业特工的素养，他翻开图纸看了起来，直到几分钟之后，他才抬头称赞道：“很好，虽然这并不能让我们掌握克虏伯的冶金技术。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在建设炼钢厂的时候有一个借鉴，少走一些弯路，这份图纸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你们做得很好！”

对于萧震雷的肯定和称赞，粟谷感觉很高兴，他不苟言笑的脸终于有些松动，但是萧震雷接下来的话又让他觉得十分的委屈。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批评你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请示报告？有时候擅自行动是会出大事的，你知道如果让克虏伯的人发现这份图纸的存在会有什么后果吗？我们可能永远也回不去了，克虏伯背后的考靠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你知道吗？马上把这份图纸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图纸烧掉，等回去之后再凭借记忆把它画出来，知道了吗？”

粟谷被训了一顿。虽然感觉有些委屈，但萧震雷刚才的话也让他惊出一声冷汗。连忙立正道：“是，先生！”

“以后做这种事情之前要先汇报请示。我同意之后你们才能行动，明白吗？”

“明白！”

萧震雷将自己画的那张地图拿出来铺在桌子上问道：“这是我画的，画得不是很规范，你是专业的，你看看这份地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哦，好！”粟谷连忙凑过来俯身查看起来，当他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惊得下巴都快点掉下来，他以为自己这些人的胆子已经很大了，可萧震雷的胆子他们这些人的胆子还要大得多，这张地图竟然是克虏伯钢铁冶炼厂的平面结构示意图以及周围安全守卫的部署图。

粟谷抬起头问道：“先生，这，这”。

“这什么这，我让你看看这张图有没有错误或者遗漏的地方！”萧震雷立即呵斥道。

“是！”粟谷连忙答应，又看了起来，并将图纸上的画的每一个建筑，每一处守卫点的人数和武器装备与自己脑海中的记忆进行一一的对照。

粟谷核对得十分的仔细，因为他的猜想如果正确的话，一旦展开行动就要冒着很大的风险，这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核对完毕之后他起身道：“先生，您画得很好，我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说道：“明天你再带人去克虏伯工厂的外围看看情况，看看他们再守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确认一下，这件事情还不急，如果现在就动手，一旦被德方发现，他们极有可能怀疑到我们的头上，所以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尽可能的撇清与我们有关，另外这件事情暂时只能你我二人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人！”

“明白！”

粟谷将图纸烧毁之后就走了，萧震雷在房间里抽着烟继续在自己的脑子里完善着整个计划，拿到克虏伯公司的冶金技术，这是他来德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萧震雷也不想干这种事情，可谁让现在的中国与列强国家差距太大呢？先不过造船工业，仅仅是这冶金技术与西方列强就相差太远，人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中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起步，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军阀混战，刚刚发展起来的一点民族工业又要受到重大挫折。因此萧震雷不得不进行冒险，得到克虏伯的冶金技术，那么他接下来筹建的钢铁公司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至少在冶金技术上暂时不会落后列强了。

其实萧震雷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他很清楚，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没有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想要安心发展民族工业几乎是痴心妄想，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了，内部的混乱会造成很大的破坏，科学技术几乎不会得到任何的发展，甚至还可能倒退，因为在内部混乱中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毁坏以及人才的流失，人才的损失才是最可怕的，毕竟人才是传承文明的载体。

一直思考到了零点，萧震雷拿出怀表看了看，他走到桌边看着电话，犹豫了半分钟才拿起电话再次拨了先前的那个号码，这次没有让他失望，电话被人接起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喂？”

萧震雷刚想说话，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而他又意识到自己准备不

足，他当即立断挂掉了电话。

总归是没有正经干过特工的工作，经验不足啊，萧震雷对自己的表现有些懊恼，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干特工的料！

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餐之后，萧震雷将威廉姆斯叫过来说道："威廉姆斯先生，购买炼钢炉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今天我还在这里停留一天，去逛逛这里的大街和工业区，明天我就要离开埃森市去柏林了！"

威廉姆斯问道："这么快就离开吗？"

萧震雷点头道："是的，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还要去柏林跟德国国防部的人进行一个短暂的军事交流活动，这也是我来德国的主要行程安排之一，我们在柏林最多可能只会呆上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会返回汉堡坐船前往美国！炼钢炉的事情可能需要你在这边看着，等炼钢炉造好之后，你跟着炼钢炉乘船一起去上海，我安排奥皮音和我的两个保镖在这里给你当助手，你看怎么样？"

威廉姆斯无所谓，这是他的工作，他已经被萧震雷任命为新建钢铁公司的总经理，购买炼钢炉已经成为了他这段时间的最主要的工作，他答应道："好的，先生，我会盯着他们生产每一个零部件，直到我们满意为止。接下来我就要进行一番调查了，之后才跟他们展开谈判，关于价格和售后服务方面，我会跟他们力争的，这一点先生您可以放心！"

"有你在这里盯着，我很放心！"萧震雷拍了拍他的肩膀，又道："关于货款的支付问题，我来之前就已经同礼和洋行上海滩支行的经理鲍尔谈妥了，订货之后现付三成的订金，我们公司在上海滩那边会进行支付，你到时候给霍尔总经理发个电报过去通知他，他会解决的，等炼钢炉到了我们公司之后，再支付剩下的七成，同样由那边支付！你在这边可能开销也不小，这是我给你在这段时间的公关费用和其他开支，另外我还支付你半年的薪金，折算成德国货币，一共十万金马克！"说完拿出一张支票递过去。

威廉姆斯接过支票看了一眼就收起来放进口袋里，"好的，非常感谢您，先生！我不得不说您是一位慷慨的老板，我才开始工作几天的时间就拿到了半年的薪水，另外公关的费用也这么高，实际上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我在这边用不了这么多公关费！"

"先拿着吧，说不定会遇到什么需要用钱的事情，如果不够的话，你就告诉我留下来的保镖，我知道后会再汇点款子过来！"

"不用了，已经很多了！"

第261章约见

4月6日，萧震雷等人来到了柏林，他们在凯宾斯基柏林阿德隆酒店下榻，这次没有任何人陪同了，只要萧震雷、粟谷、阿兵等六个人，特工中两个留在了伦敦，两个留在了埃森市协助威廉姆斯和奥皮音。

凯宾斯基柏林阿德隆酒店，在此时是一家非常豪华、档次很高的酒店，那么它到底有多豪华，档次有多高呢？据说柏林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这个时代柏林的名门望族不惜卖掉冬日的别墅也只为能够拥有这家酒店的一间优雅套房！”

这间酒店直到一百多年以后还存在，并且经营得很好，在这里下榻过的名人数不胜数，其中就有欧洲的君主国王、俄罗斯沙皇，之后的查理?卓别林、迈克尔?杰克逊和马莲娜?迪特里茜都在这里下榻过。

在这家酒店的周围，最著名的地标式建筑就是勃兰登堡门，周围还有柏林大教堂和波茨坦广场、菩提树下大街等等。

萧震雷于第二天上午穿了一身整齐的军服、戴着军帽，加上他身材高大，这一身穿出来颇有几分威武。他在一家汽车行租了一辆振华公司生产的敞篷龙骑汽车，沿街经过一番打听后驱车来到了清廷驻德国使馆，他是来求见驻德国大使荫昌的，荫昌是满洲正白旗人，曾留学德国学习过陆军，因此常年穿着一套北洋军军服。

萧震雷见荫昌完全是例行公事，走个过场，怎么说他这次来也是打着与德国国防部进行军事交流的幌子。来到柏林不见见驻德国大使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而且万一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还有可以把领事馆给抬出来挡灾。

见到荫昌后，萧震雷敬了个军礼。“卑职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见过荫昌大人！”

荫昌今年五十一岁，脸有些消瘦，不仅脸瘦，连带着脑袋也瘦，他有些秃顶，留着两撇好看的八字胡，八字胡向上翘着，身上穿着一件灰色格子西装，里面却穿着一件青色的布扣绸子衣裳。看上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从上海滩启程之前，第二十三混成协曾经给这边发过一封电报，因此荫昌对萧震雷要来德国与德国人进行军事交流活动的事情知道一些，不过萧震雷现在才来见他这个驻德国大使，是不是有些太迟了？

荫昌打量了萧震雷一下，对他这副威武的军人姿态心里还是很满意的，这副军容走出去至少不会丢大清国的脸面不是？不过荫昌又想起萧震雷姗姗来迟的事情，心里又有些不舒服了，皱着眉头问道：“萧标统啊。你不是1月10日就启程了吗？按照行程上来说，你应该到德国很长一段时间了，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见本官？”

萧震雷立正道：“大人，卑职在来德国之前在英国伦敦下船呆了一个多月。因此直到现在才赶过来！”

“哦？你在伦敦停留一个多月？你在那儿干什么？”荫昌为此颇为好奇。

萧震雷犹豫了一下道："是卑职在伦敦有点私事，处理了私事再过来的，德国国防部这边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日期。只是要求在六月之前抵达就行了，因此时间在比较宽松！"

荫昌并没有继续就这件事情问下去。既然萧震雷迟来的原因搞清楚了，他也没有再追究。毕竟他在这边事情也挺多的，没有时间去理会一个小小的标统，不过他还是嘱咐道："萧标统啊！"

"卑职在，大人有何吩咐？"

"嗯，你刚来这边，对这边的情况也不太熟悉，除了跟德**方的交流之外，平常最好不要出去乱走，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要逞强，更不要惹祸，要知道这里是洋人的地盘，咱们惹不起，如果你不听本官的劝诫，万一你惹了祸，闹出了事情，别指望本官，本官可救不了你，你明白么？"

萧震雷立正道："是，大人，卑职明白了！"

荫昌想了想又道："对了，你明天上午再过来一趟，本官介绍两位青年才俊给你认为，你们年龄相仿，都是军人，应该谈得来！"

萧震雷答应："是，大人！"

从荫昌的办公室里出来后，萧震雷走出了使馆大楼来到了院子走向自己租来的汽车，这时大门口停下了一辆马车，从马车上下来两个年纪相仿、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东方男人，左边一人竟然穿着一套德军军官服，佩戴上尉军衔，右边那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两人都有军人风范，却又都有些书卷气。

萧震雷发动汽车向大门外开去，就见到这两个年轻人迎面走来，顿时有些诧异，因此放慢了车速，穿德军军服的那年轻军官看见敞篷汽车内的萧震雷竟然穿着一套崭新的国内新军军服，如此年轻居然佩戴正参领军衔，而且身形高大魁梧，颇为威武，不由自主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萧震雷看见后对于那年轻军官穿着德军军服也感觉诧异，见他敬礼，于是也举手还礼。

待萧震雷开车离去之后，穿黑色大衣的年轻人问道："百里，此人是谁？你认识他？

军官摇头道："不认识，韵农兄你没见他佩戴正参领的军衔吗？这相当于上校军衔，比我这个上尉大了好几个等级了，看他的年纪只怕比我们俩年轻了十来岁吧？呵呵！"

穿黑色大衣的年轻人笑道："算了吧，这样的年纪能佩戴正参领军衔估计是有什么厉害的后台，不过我看他那副皮囊倒是颇为威武，不去打仗却来这领事馆任职倒是浪费了！而且你也不必妄自菲薄，你在这边只是一个上尉，回去之后肯定比他这个正参领要高！"

军官摇头苦笑："不一定啊，我们俩都没有什么后台的，走吧，去见见我那位拜门老师，之后咱们再去找个地方好好喝两杯，咱们这么就没见了，今晚一定要喝个痛快！"

"我倒是有时间，学校的课程不是很多，倒是你整天呆在军营里，也不来常来柏林看看我！"

萧震雷开车从领事馆出来后就把那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给忘了，

不久，他在街边停车，下车后走向公用电话亭拿起话筒塞进去一个硬币后拨了一个号码，待电话铃响了两声之后立即挂掉了，过了三十秒左右，他再次拨了这个号码，这次他等电话铃声响了五次之后又将电话挂掉，再过了三十秒左右，他再次拨了这个号码，这次他没挂，电话铃声响了六声之后被接通了，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而且声音有些慵懒，好像还没有睡醒的样子。

“喂？你是谁？”这个声音虽然有些慵懒，但却很警惕。

“‘贞德’，好久不见，我是‘侯爵’！”萧震雷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那个女声再次传来：“你到底还是出现了，说吧，有什么任务？”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一边扭头看了看街道上的行人，一边说道：“晚八点，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兰斯酒吧见！”说完挂了电话。

萧震雷原本不想唤醒‘贞德’，现在还不是唤醒她的时候，但是他这次的计划需要一些装备，这些装备只有‘贞德’才能搞得到，因此他不得已而为之，他已经决定了，拿到需要的装备之后，他就让‘贞德’再次陷入到沉睡状态。

晚上六点左右，去柏林各条大街上勘察各街道情况的粟谷等人已经回来了，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楚整个城市的各条街道，各个建筑物，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从容制定撤离或躲藏的方案。

在酒店餐厅吃过晚餐，萧震雷等人回到房间，换另外三个人下去吃饭，他从袖口里拿出一把餐刀，这是刚刚从酒店餐厅顺手拿来的，他用餐刀撬开皮箱的底板，揭开底板从里面拿出一些小零件，还有一大把子弹。

粟谷看见他将这些东西拿出来，有些担心的问道：“先生，你这是？如果您要去办什么事情，就让我们去好了，没必要亲自冒险，您是我们的头，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我们怎么办？”

萧震雷一边极为迅速的将这些零件组装，一边笑道：“别担心，这次不是去办什么事情，而是去见一个人，我带枪也是以防万一！”

话音落下后，他面前桌子上的零件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手上的一把手枪，这是他的秘密枪械厂根据他绘制的勃朗宁1911手枪图纸而制造的，现在这款枪的名字叫振华1910手枪，这种手枪，粟谷等人每个人都有一支。

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之后，萧震雷将手枪插在自己的腰间，又将一枚枚子弹装在弹夹内，一边装子弹，一边说道：“这样吧，你带一个人跟我走，其他人留下！”

粟谷见萧震雷让自己跟着去，顿时松了一口气，连忙道：“是，先生！”

第262章酒吧接头

入夜十分，清廷驻德国使馆。

上午已经来过一趟的两个青年再次回到了这里，他们是被荫昌派人找回来的，荫昌要找的主要是青年军官，而穿黑色大衣的青年则是陪同青年军官而来。

荫昌的办公室内灯火通明，除了驻德大使荫昌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来头可大了，乃是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之叔父载涛。曾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专修骑兵作战科目，一生爱马，善画马。

载涛前来柏林的时间不短了，他是受清廷委派以考察德国陆军为名，协助荫昌办理同盟事宜。此事的源头要从英日同盟说起了，由于英日已经建立同盟关系，而德皇威廉二世也想插手远东事务，于是他召开荫昌的前任驻德大使孙宝琦提出建立中、美、美三角同盟的构想。孙宝琦是清廷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的儿女亲家，他听了德皇的提议之后不敢怠慢，马上发密电报告庆亲王，庆亲王当然立马禀报了慈禧，要不然怎么会有"妇人误国"的说法呢？慈禧连怎么处理国际外交关系都没有搞清楚，她当时在听了庆亲王的密奏后却认为鸦片战争中让大清吃尽苦头的英国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盟没有英国加入算怎么回事？孙宝琦在接到庆亲王的回电之后想德皇通报了国内的意见，威廉二世虽然在心里很瞧不起清廷外交上的幼稚，却不露声色的使用缓兵之计，一方面告诉孙宝琦等中、美、德商谈好后再与英国商谈。另一方面决定派皇太子出访中国，以显示德国的诚意。不久慈禧嗝屁了。孙宝琦也奉调回国，荫昌接任了他驻德大使的职位。但德皇的提议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清廷派了载涛过来协助荫昌办理同盟事宜。经过多次的接触，今天下午，载涛、荫昌和德皇威廉二世在无忧宫里进行密谈，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载涛坐在太师椅上问道："荫昌，德皇建议由我国派特使去美国进行这件事情，你认为怎么样？"

荫昌琦想了想欠身道："贝勒爷，三国结盟这件事情下官认为是对我们很有利的，不过德皇的意图让我有些不明白啊。这个结盟的提议是德皇首先提出来的，按理说洋人和洋人之间要好沟通一些，他为什么不派人去先找美国人商谈的这件事情，反而要想让我们派人去和美国人谈呢？"

载涛闻言也感觉这有点不可思议，皱眉道："我也想不明白怎么回事，看来这件事情还得由朝廷来定夺，刚才我已经向朝廷方面发了密电报告此事，因为密电上也说不太清楚，所以摄政王让我交代完这边的事情先行回国详细报告情况。你在这里继续跟德国方面接洽！"

荫昌答应："下官明白，一定妥善办理此事！"

载涛又道："另外德国皇太子前往我国访问，肯定要安排人员全程陪同，摄政王的意思是要安排一文一武。但是我们对德国皇太子不太熟悉，对他有何喜好也不太清楚，寻找全程陪同的人有些棘手啊。荫昌，你在这边的时间也不短了。难道对德国皇太子不了解吗？"

荫昌闻言不由苦笑，“贝勒爷。我都是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人了，而人家德国皇太子还是一个年轻人，我就是想跟他亲近也玩不到一块去啊，我也就见过他几面，说过的话还不到五句！”

言罢，荫昌语气一转：“贝勒爷，如果要找全程陪同的武官，我倒是有一个人选！”

“哦？是何人？”载涛连忙问道。

荫昌道：“此人叫蒋方震，字百里，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成绩优异，屡次考核都名列前茅，受到日本军界的高度评价，今年二十八岁，长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四年前又来了德国留学，精通德语，现在还在德军陆军第七军实习当任实习连长，德国陆军统帅兴登堡元帅和第七军军长马金生上将都对他十分的赏识，有一次兴登堡元帅召见他，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伟大的将才，这或者就应在你的身上吧！’，而此人在德国的时间不短，对德国人的生活习性很了解，和德国皇太子一样是一个年轻人，我想德国皇太子应该跟他能玩到一块去”。

“好！”载涛一拍大腿道：“蒋方震这个名字我听过，被日本人称为我大清士官三杰之首的蒋方震不就是他吗？想不到我大清还有如此人才能得德国元帅和上将如此称赞，荫昌，那蒋方震现在在何处？”

荫昌连忙道：“他原本随军在伊堡斯瓦德驻扎，恰好今日休假就过来看我，现在就在隔壁休息室，贝勒爷是否要见见他？”

“见，马上让他过来！”

“好，下官这就叫人喊他过来！”

休息室，青年军官正和穿黑色大衣的年轻人说着话，一个使馆工作人员走进来喊道：“蒋方震！”

青年军官听到这个声音，条件反射地站起来立正答应：“到！”

“荫昌大人要见你，跟我来吧！”

“是！”蒋方震答应一声，扭头对身边穿黑大衣的年轻人说道：“韵农兄，你在这里稍坐片刻，我去见见荫昌大人！”

穿黑大衣年轻人点点头：“去吧，别让荫昌大人久等，我在这里等你，今晚我们还要不醉不归呢！”

蒋方震随使馆工作人员进入荫昌的办公室之后，载涛与其攀谈良久，对他的表现举止很满意，随后荫昌就将德国想与清国和美国联盟的事情合盘脱出，之后问道：“贝勒爷听我说了你的情况之后决定让你全程陪同德国皇太子去我国访问，你和德国皇太子都是年轻人。应该谈得来，你看怎么样？”

蒋方震一听。觉得全程陪同德国皇太子可以增加自己资历和阅历，回国之后的本钱更足。而且荫昌等人也确实找不到其他的合适人选，再者他在第七军实习了这么长时间，该学的东西也都学到了，再留下也没有了什么意义，因此答应道：“既然贝勒爷和大人这么看得起我，方震必然竭尽全力！”

载涛听了当场拍板：“好，那就这么定了，百里啊，你这边也要准备

一下。向德国方面进行交接办理回国事宜，我看这样吧，等荫昌这边的事情处理完毕了，你就随荫昌一起回国！”

“好的，贝勒爷！”

一辆汽车穿过夜色，在昏暗的灯光下快速行驶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在兰斯酒吧斜对面的街道边停了下来。

4月份的柏林的夜晚还有些冷，汽车下来很久都没有动静，车上也没有人下来。萧震雷穿着藏青色毛呢大衣，戴上一顶圆毛皮帽子坐在后座上，他一直观察着兰斯酒吧的门口的情况，对每一个进去和出来的人都观察得很仔细。当看见一个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从一辆豪华马车上下来走进兰斯酒吧之后，他打开了车门，下车前想了想说道：“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不出来，你们不能进去！”

粟谷答应：“是。先生！”

萧震雷再次检查了一遍手枪，将枪插在腰间就下了车。他左右看了看，紧了紧大衣的衣襟，又把大衣的衣领翻着竖起来才迈步穿过街道向斜对面的兰斯酒吧走过去。

到了门口刚想进去，却被酒吧门口一个守门的壮汉拦住：“嘿，东方人，日本人还是清国人？”

吗的，在国外处处受到歧视，身上这身黄皮肤和黑眼睛黑头发时刻不招人待见，萧震雷满腔的怒火喷发出来，他眼睛盯着那壮汉一瞪，右手闪电般地捏住对方的脖子将其顶在门框上，那德国壮汉使劲挣扎却无能为力。

萧震雷力大无穷，捏着对方的脖子将其举在空中冷冷道：“你再拦我，我就让你死得很难看，明白了吗？”

德国壮汉的脸色此时已经憋成了酱紫色，呼吸极为困难，萧震雷的右手就如同一把钢钳钳住他的脖子，他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感觉自己快要窒息而死的时候听到了萧震雷的话，用尽最后的力气点点头，然后就感觉脖子上一松，他就摔倒在地上了，剧烈咳嗽一阵才缓过劲来，此时萧震雷已经推门走进了酒吧内，他看着萧震雷的背影，眼神中露出深深的恐惧。

萧震雷走进酒吧内停下，眼睛四处扫了一遍，他很快发现了目标的身影，正要走过去，却又看到了两个今天上午在领事馆见到的青年人，一个穿着德军军服，另一个穿着黑色大衣，他们正坐在一个靠近柜台的桌子边，桌子上放着好几瓶酒。

萧震雷看到了他们，他们早就先看到了萧震雷，原来这两人就是不久前从领事馆出来的蒋方震和张孝准，他们两人和蔡锷一同被称为“士官三杰”，在日本士官学校是真正的学霸型人物，在历次考核中都霸占了前三名的位置，让学校中的日本人羞愤欲死。

蒋方震目前在德国陆军第七军实习，在下面的部队当任实习连长，部队驻扎在柏林附近的伊堡斯瓦德，而张孝准现在则在柏林大学学习，他们两人来德国留学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委派和资助。

蒋方震看见了萧震雷，对张孝准道：“韵农兄，你看，这不是今天上午我们在领事馆遇到的那个正参领军衔的年轻军官吗？”

张孝准扭头一看，可不是嘛！说道："他换了一身衣服，好像就是他！"

此时萧震雷也看了过来，他对蒋方震和张孝准出现在这里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尽管不认识，但他想对方两人肯定也应该是中国人，否则不会一起出现在领事馆，出于礼貌，他向蒋方震和张孝准点了点头，蒋方震两人也举手表示回礼。

原本想过去打个招呼，但萧震雷想起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他就打消了去与蒋方震、张孝准打招呼的想法，走到目标对面坐下。

当这个金发女人看清楚萧震雷的时候，直起了身体吃惊道："是你？"

"不要大惊小怪的，淡定，要淡定！"萧震雷拿出金属烟盒打开递过去："来一支！"

金发女人本想伸手拿一支，但她想起了什么，摇了摇头表示不要。

萧震雷见她的样子就知道她顾虑什么了，笑道："放心，没毒，如果我要对你不利，你不会这么好好地坐在这里！"

金发女人想想也是，于是伸手从金属烟盒里拿了一支香烟，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一个打火机点燃吸了起来，而萧震雷则用火柴点燃香烟，两人面对面吞云吐雾。

金发女人看见萧震雷还用火柴点烟，露出一副鄙视的表情道："你好像也不缺钱吧？怎么还跟那些市井百姓一样用火柴？"

萧震雷闻言一愣，笑道："打火机烧的是油，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而火柴是用木料做的，树木砍伐了可以再种，属于可再生资源，我这么说你明白吧？"

"不明白，真是莫名其妙，你的想法太古怪了！"金发女人摇了摇头。

萧震雷不由苦笑，他知道自己不是想法古怪，是想法太超前了，现在这个时代有谁会去想到环保和节约能源？此时酒吧的侍者走过来询问："先生要喝点什么？"

萧震雷见桌子上就金发女子一杯酒，还喝掉了大半，于是说道："来一瓶白兰地吧，给我拿一个杯子过来！"

"好的，先生！"

待侍者走后，萧震雷问道："你这半年来怎么样？"

金发女子闻言看向萧震雷的目光有些乖乖的，"真是奇怪了，你怎么会关心我的情况？"

萧震雷笑着耸耸肩："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我不应该关心你吗？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我需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第263章惊闻

这家名叫兰斯的酒吧显然不是那种乌烟瘴气的二流酒吧，酒吧里的留声机放着悠扬的钢琴曲，显得颇有一些情调，没有人大声地吵闹，在这里喝酒的不仅仅只有男人，女人的人数显然也不少，而在这里喝酒的男人几乎有一半以上是德**人，这些军人都穿着军装，有的和女人一起，有的是几个同伴在一起，尽管如此，这些军人都表现得很绅士和优雅，没有人显得很粗鲁。↑，

萧震雷对这里的气氛很满意，他坐在金发女郎对面，静静地听着她轻声说着自己这段时间在柏林的情况，在这里的每一桌客人都只关注着自己身边的人，很少有人去打扰别人或者故意去偷听邻桌之人的谈话。

金发女郎将自己在柏林这段时间的经理说了一遍之后问道：“好了，我的情况我都说了，你来找我干什么？直接说吧！”

侍者送来白兰地就走了，萧震雷抽着烟等侍者离开后，脑子里思索了一下开口道：“我需要克虏伯公司的冶金技术！”

金发女郎闻言一愣，随即咯咯轻声笑了起来，萧震雷也不恼怒，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金发女郎自己笑了一阵见萧震雷没有什么反应，便止住笑，一副鄙视的模样说道：“你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了，如果克虏伯公司的冶金技术那么好拿的话，那么直到现在为止各国也不会放弃这种妄想而自己研究自己的冶金技术了，你知道自从克虏伯公司崛起之后开始到现在，一共有多少想要盗取克虏伯公司冶金技术的同行栽了跟头吗？每年至少有三起窃取克虏伯公司冶金技术的事件。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一个人成功过，这些企图窃取技术的同行无一例外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能够逃脱的屈指可数，如果你说要进克虏伯兵工厂拿点东西还有点可能。可是要紧克虏伯钢铁冶炼工厂去窃取冶金技术资料，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干这事纯粹是找死！”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后用平静地语气说道：“我不是来听你说诉苦和抱怨的，我首先跟你明确一点，你没有跟我讲条件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你再以这种语气和方式跟我这么讲话，我不介意让你消失！”

金发女郎闻言顿时身体一震，好像想起了什么，脸色变得煞白。连忙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喝了一杯酒之后，她的脸色才恢复了正常一些，舒缓了一下心中的惊惧，看向萧震雷的眼神有些惧怕，“好吧，你让我怎么做？”

萧震雷问道：“英**情六处有什么动作没有？”

金发女郎闻言身体前倾低声道：“在来这里之前我接到英国方面传来的命令，上面说德**方好像在克虏伯兵工厂研制了一种新式武器，让我和我的搭档想办法查明这种新式武器的具体资料。如果查明情况之后还必须要拿到这种新式武器的具体生产计划，以便英国方面采取防范措施！”

萧震雷闻言心中一动，问道：“你的搭档是谁？”

金发女郎的神色有些犹豫，这时萧震雷看出她的情绪。马上开口道：“我希望你说实话！我这个人最讨厌撒谎！”

金发女郎看见萧震雷眼中迸射出一道寒芒，这让她身入冰窖一般，她心头一凛。连忙道："他现在的名字叫安德里亚斯?科尔，这是一个流浪汉的名字。为了获取德国合法的身份，他杀了那个流浪汉并秘密掩埋了尸体取而代之。他原来的名字叫西德尼?乔治?赖利，这是我来之前想尽办法在军情六处秘密档案库里查到的，这家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在英国、德国、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呆过，据我查到所知，他不仅为英国人做事，而且还替俄国人、日本人做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间谍，他把德国的情报卖给英国人，又把俄国的情报卖给日本人，还把日本人和中国的情报卖给俄国人，对于这些，伦敦情报当局一清二楚，但是他没有把英国的情报卖给其他国家的经历，因此伦敦当局认为他一个不可多得的情报人员，对他那些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听了金发女郎的话，萧震雷就知道她说的这个人是谁，这家伙的本名叫西德尼?赖利，后世007系列的电影中的主角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人物就是他！尽管萧震雷没有在间谍界混过，可对于西德尼?赖利这个超级间谍还是有所耳闻的。

西德尼成为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之后很快被派往俄国从事谍报活动，回到俄国不久，赖利结识了日本派驻俄国的巡回武官明石元二郎大佐。明石大佐实际上是日本间谍。在交往中，明石发现赖利对俄国本土并没有什么感情，且生性狡诈，具有超人的说谎本领和高超的应变能力，看来他天生就是当间谍搞情报的材料，便考虑对其进行拉拢利用。明石建议其可以去中国的旅顺口做生意，他可以提供一些便利和帮助，西德尼当时经济上有些拮据，因此接受了明石的建议带着妻子移居旅顺口。

这家伙在旅顺口开了一家木料公司，利用木材公司老板的身份与当地俄驻军官员交往，以取得情报出卖给英国人。但是他获取情报的行径引起了俄国人注意，明石暗示他的处境很危险，并劝他立即离开，还答应可以推荐他为日本服务，当天晚上，西德尼潜入秘书的办公室里在抽屉里翻到了一本密码本和一张加密一半的电报，第二天他找个借口送妻子回伦敦，自己随后去了日本，其实这都是明石为了让他上钩而安排的。在日本东京，赖利很快与日本间谍机关的联络员接上了关系，并向其提供了俄国在旅顺口及其他地区有关防务和海军方面的十分详细的情报。对英俄日3方，赖利并没有完全忠实于任何一方。在日本期间，他又搜集有关日本和俄国的情报，然后出卖给英国。

这家伙后来还潜入中国的陕西等地住在一家寺庙里，谁也不知道这段时间他在干什么，实际上他暗中在为俄国人做事，在中国西部一带为俄国人搜集情报。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俄国情报机构西藏问题专家巴德米耶夫，为他搜集了中国西藏的有关情报。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他本名并不叫西德尼?乔治?赖利，而是叫西德尼?赖利，中间加了一个乔治是后来加入英国情报部门之后才加进去的，他是一个俄国女人和一个维也纳犹太医生的私生子，出生在乌克兰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1890～1893年他在维也纳习化学，后前往巴

西，与亚马逊河一带的一个英国陆军军官相识，1896年他被推荐给伦敦的情报机构，1899年改名西德尼?乔治?赖利”。

萧震雷说完之后，金发女郎目瞪口呆，结结巴巴道：“你，你怎么知道的？这些连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后来的一些经历！”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之后说道：“你不要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刚才说起他的时候，我发现你的神色不对，我要提醒你一句，这个人极其危险，你跟他搭档在帮助他完成任务的同时也要防止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出卖你，还有，千万别爱上他，如果有，我劝你立刻停止你这种幼稚可笑的感情，他这个人对任何女人都不会付出真感情，他在伦敦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个给外人看的摆设罢了，如果你想活得更长久一些，我希望你重视我的建议！”

金发女郎沉默了两分钟后抬头道：“我知道了，我会记住你的忠告！说吧，你让我怎么做？”

萧震雷想了想，脑子里很快有了新的计划，他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西德尼？”金发女郎问了一句，随后发现自己是多次一问，反应过来后说道：“平时我和他并不在一起，只有上面有任务的时候才由我联系他！”

萧震雷听了金发女郎的话，问道：“你来之前拿到了上面的指令，那么你接下来打算什么时候联系他，你们在什么地方见面？我需要见见这个人，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怀疑你的身份，你只管去跟他接头，我在暗中观察他就可以了！”

金发女郎道：“我已经跟他发出了联系暗号，约在明天晚上在阿德隆酒店餐厅一起吃晚餐！”

阿德隆酒店？萧震雷问道：“是凯宾斯基阿德隆酒店吗？”

“是的！”

萧震雷没想到会这么巧，金发女郎跟西德尼约定的见面地点竟然就是他现在下榻的同一家酒店。

“我知道了！”萧震雷点点头，拿起桌子上的白兰地酒瓶给金发女郎又倒了一杯酒，在给自己的酒杯里倒满酒放下酒瓶说道：“这样吧，窃取冶金技术的事情就不用你管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西德尼调查德军在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新式武器的详细情况，另外在你们动身前往埃森市之前，你得给我搞一部小型相机和相应的胶卷过来，我知道你们情报部门肯定有这种东西！”

第264章都是美女惹的祸

这个时代的相机大多还是一个支架撑着一个大木箱子的那种，但是这种玩意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们来说实在是太笨重了，在进行新闻采访的时候极为不便，现在的记者们已经开始使用小一号的相机，背在身上可以跑的那种，这种相机相当于于大木箱子的那种在体积上已经是很小的，可是对于从事间谍工作的间谍来说还是太大，不好隐藏和随身携带，因此为了窃取情报的需要，英法德俄等国的情报部门都相机开发了便于携带和隐藏的小型号的相机，这种相机虽然已经很小了，但比二十年后才被发明出来的微型相机仍然要打得多，不过只要不携带这种相机光天化日之下去窃取情报资料也不会出什么事情，秘密窃取是可行的，只要不被人发现，萧震雷需要的就是这种。◇↓◇↓点◇↓小◇↓说，

金发女郎点头道：“好，我从伦敦来的时候恰好带了这种小型号的相机，什么时候给你？”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如果你方便的话，明天晚上就在阿德隆酒店吧，我正好想知道你们接头之后是怎么商量的！”

金发女郎答应一声，拿起酒杯继续喝酒。

不远处就坐的蒋方震和张孝准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几个妙龄德国女郎，这几个德国女郎看上去像是贵族家庭出来的女人，显得颇为优雅和贵气，六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用德语交谈着，每个人的脸上都留露出笑容，看上去很开心。

蒋方震和张孝准两人都长相出众。其中蒋方震是相貌堂堂、风流倜傥，华尔兹跳得颇好。在比赛中还得过第一名，他在德国留学这段时间除了用心学习军事之外。游遍了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名胜古迹，徘徊第伯河畔，瞻念凯撒遗风，浏览佛罗伦萨的雕刻与古画，神往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参观圣彼得教堂的礼拜大典，感受宗教的神圣与庄严。他还精研了西方文学，歌德、莎士比亚、席勒的作品深受他的喜爱，他把赵尔巽汇来的钱款大多用作购买书籍，并且文学作品的书比军事方面的更多。这就造就了他刚毅的军人气质之中还有着儒雅。德国好多的名门闺秀都对他很倾慕，还有着德国女孩倒追他的事迹。

张孝准与蒋方震相比，少了几份儒雅，却多了几份英武和秀气，在德国留学这段时间经常与蒋方震探讨军事上的问题，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从未放弃过对体魄的锤炼，因此他虽然没有穿军装，可依然从骨子里散发着一股军人的英武之气，言行举止与军人看上去毫无二致。

此时这两个人在这里喝酒。而在这里喝酒的还有不少柏林的名门闺秀大小姐们，有认识二人的女孩子都过来打招呼，更有甚者直接过来搭讪，说上几句话就熟了。因此凑到了一起喝酒聊天、畅通文学和国家大事。

两个东方男人却霸占着四个漂亮的女孩，这让在酒吧里喝酒的其中几个德国年轻的军官心里颇不舒坦，其中就有三个穿着德军军官服的年轻军官在酒精的作用下有些迷糊不清了。其中一个站起来身来走到蒋方震和张孝准这一桌来找麻烦。

“嘿，东方人。你叫什么？为什么穿着德**服？我记得我们德军之中好像没有东方外籍兵团吧？”喝得最多的德军上士指着蒋方震叫嚷道。

这个声音太过刺耳，盖过了酒吧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声。酒吧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这一边。

蒋方震见这家伙多喝了几杯猫尿有些神志不清了过来找茬，他皱了皱眉头问道：“上士，你喝多了，你的长官没有交过你见到军衔比你高的长官要敬礼吗？立正——”。

这德军上士闻言条件反射一般的立正，身体挺得笔直，双脚靠拢，谁知这情况被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看着后忍不笑出声来，“噗嗤——”。

德军上士回过神来，感觉在这些女孩面前丢脸，顿时恼羞成怒，恶狠狠地盯着蒋方震怒道：“混蛋，你竟然戏弄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穿着德国陆军的军服冒充德**官？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说清楚，否则我就打电话给宪兵队过来！”

蒋方震脸色有些难看，这个德军明显是由于喝多了，再加上不想在这么多女孩面前丢了面子，因此才脑子一热跟他对着干起来，他严肃道：“上士，你只是一个上士，而我是上尉，整整高了你三级，你在问我之前应该向我敬礼，首先报出自己的性命和番号，你明白吗？”

德军上士将蒋方震一再让自己丢脸，顿时恼羞成怒，他想也没想就拔出腰间的皮套里的左轮手枪对准了蒋方震，大怒道：“混蛋，我让你说为什么冒充德军军官，快说！”

“啊——”有女孩看见这德军上士动枪了，胆小的顿时发出了尖叫声，不过很快被身边的同伴安抚住了。

所有人的心里都嘀咕着，这是怎么啦，都拔枪了，看来要出事了！

萧震雷也注意到这边出事了，但是他与蒋方震和张孝准两人不熟，也不知道这两年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方震和张孝准，因此刚开始没有立即过去，这时看见那德军军官竟然拔枪，气势颇凶，势态有些失控的样子，他对金发女郎说了一句让她先走的话就站了起来，金发女郎还没有起身，萧震雷的举动就被与那个德军上士一起的另外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少尉看见。

那少尉见萧震雷也是一个东方人，而且还跟一个漂亮妖娆得不像话的德国金发女郎在一起，心里极为不平衡，今天这是怎么啦，这些女人都瞎了眼吗？怎么一个个都找东方男人，把这里的德国男人都当不存在吗？他顿时叫嚷道：“嘿，这边还有一个东方人！”

那少尉说着迈开步子向萧震雷这边走过来，那脚上穿着的一双长筒皮靴走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听在周围酒吧客人们的耳朵里就如同敲在心脏上。

萧震雷见对方走过来，他停下没动，只拿眼睛盯着这个德国少尉，少尉也用那醉醺醺的眼睛盯着萧震雷，然后围着他慢慢走了一圈，周围的人都看着，却没有人一个人出来说话解围，金发女郎倒是颇为有趣地看着萧震雷，想知道他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少尉围着萧震雷转了一圈，却没理他了，扭头看向金发女郎，脸上顿

时留露出一副猪哥模样，看着金发女郎的眼神都是痴痴的，嘴角流下了哈喇子，用极为猥琐的声音笑道：“嘿嘿，这位美丽、尊贵的小姐，我叫莫尔兹伍德，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跟这个东方男人在一起，但我知道您绝对找错人了，你要找男人就要找我这样的，我绝对能满足您，而他不行！”

“噗嗤——”金发女郎刚喝着一口酒，听了少尉这些话顿时忍不住全部喷了出来，他对萧震雷笑道：“喂，别人在调戏你的女朋友，你怎么没反应呢？”

“哦，您是他的女朋友？”少尉问着金发女郎却看向萧震雷，继续道：“我认为你这个男朋友绝对找错了，你看他，不言不语，我这么侮辱他，他竟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猜他绝对是一个软蛋！”

“是吗？”萧震雷闻言微笑着伸手拍在少尉的肩膀上，少尉明明看见他的手身过来，却怎么也没有躲开。

“啊——”少尉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惨叫，他不能不叫，他感觉自己的肩膀都快要被捏碎了，在剧烈疼痛之余，他的身体顺其自然地往下蹲了下去。

就在萧震雷一手抓住德国少尉的肩膀将他往地下按时，他的另外一个同伴大叫着冲过来，“混蛋，放开他！”

萧震雷听到脑后风声，想也不想就抬腿往后一脚踹过去，那冲过来的德军中士立刻被踹中腹部，整个人被踹到趴在了地上惨叫起来，周围酒吧客人们将萧震雷如此大力气，都想象如果是自己被踹中会是什么感觉，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此时德军少尉趁着萧震雷对付中士的分神了，马上忍着剧痛脱离了萧震雷的控制，他装身就是一拳向萧震雷的脸庞打过了，萧震雷伸手拦下反扭他的手臂，一推一拉再一捋，只听见哗啦两声，德军少尉的这条胳膊就软趴趴垂下了，萧震雷又依葫芦画瓢，以极快的速度在少尉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又将其另外一条胳膊卸掉了所有关节。

用枪对准蒋方震的德军上士听见身后动静，扭头一看自己的两个同伴在一眨眼的工夫都栽在萧震雷的手里，顿时火冒三丈，转身就冲上去用枪对准萧震雷，哪知萧震雷早就有了准备，他身体一闪避开了枪口，瞬间来到中士的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住了对方左轮手枪的撞锤，无论上士如何抠动扳机都无法击发。

第265章连打带吓

酒吧内一时间大打出手令客人们惊惧不已，不过没有一个人选择逃离，来这里喝酒的不是德军军官就是柏林的贵族年轻人，这些人平时生活无聊，正愁找不到乐子，现这种情况却让他们有热闹可以看，特别还是德军军官与东方人之间的搏斗，就更有看头了。

萧震雷卡住了德军上士手上左轮手枪的撞锤，令其手上的手枪无法击发，那上士心里一急，左拳迅速向萧震雷的脸庞击打过来，萧震雷挥手将其格挡开来，又一个掌刀砍在对方拿枪的右手臂肘弯处，德军上士只感觉手臂一麻，萧震雷一只手顺势往下一捋，那左轮手枪便被萧震雷夺了过去。

“噢——”周围的客人们顿时一阵惊呼，这个空手夺枪的动作太帅气了，令这些年轻人们都忍不住惊叹起来。

人们议论纷纷：“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混蛋，还给我！”德军上士被抢了手枪之后感觉受了奇耻大辱，举起拳头摆出西洋拳的架势向萧震雷攻击过来。

萧震雷嘴角流露出轻蔑的微笑，将头一偏，迅速抓对方击打过来的拳头，又极快的速度转身给这家伙来了一个过肩摔，德军中士庞大的身体被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地板都有些震动，这次这德军上士摔得有些惨，感觉浑身都散架了一般，再也起不来了。

正想拍手结束这次搏斗，萧震雷却又感觉有人从背后冲过来，想也不想。照样侧身一个大力的侧踹过去，这次攻击萧震雷的是那德军中士。这个可怜的家伙，连续两次被萧震雷踹中腹部。这次被踹飞出去砸翻了一张桌子之后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嘿嘿，德军的战斗力也不过如此嘛！”萧震雷拍了拍手，整理了一下刚才因为搏斗而弄皱的衣服冷笑着挖苦了一句。

“你”躺在地上的德军上士听见这话气得七窍生烟，酒吧内的其他德军军官听了这话也感觉受到了污染，但是想起刚才萧震雷不费吹灰之力就干翻这三个德军军官就有些胆怯了。

萧震雷走过自己这边桌子边拿酒杯喝了一口，再往回走来，一只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将德军上士提起来喝道：“给站好，立正！”

这德军上士虽然被打趴下。却因为萧震雷是中国人而依然不服，萧震雷可不管他服不服，见他不配合，立即甩手就是两巴掌，“啪啪——”，两记耳光将德军上士的脸打得清响，脸庞以可见的速度迅速肿胀起来。

“立正，站好！”萧震雷再次喝道，而这德军上士还是不配合。萧震雷眼神寒芒一闪，手臂连续挥动，酒吧就只听见连续不停的“啪啪啪”的声音响起。

连续被打了八记耳光之后，德军上士终于胆怯了。乖乖按照萧震雷所说的立正站好，刚才还松松垮垮的身体现在变得笔直。

萧震雷见这家伙老实了，便侧身指着被卸掉了两支手臂关节的德军少

尉和还趴在地上的德军中士喝道：“你们两个。也给我过来跟他并排站好，快点。如果不想跟他一样被打得像猪头一样的话！”

看着脸肿得像猪头的一样的德军上士，少尉和中士两个人自认为没有受虐狂的倾向。于是再萧震雷那闪烁着寒芒的眼神中从地上爬起来走到德军上士身边并排站好。

将这三个家伙终于老实了，萧震雷扭头扫视了周围的德军军官和其他年轻男女们，冷冷道：“当然，我是一个很民主的人，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报警，不过要提醒诸位的是，一旦警方介入这件事情，哈，恐怕柏林市的记者朋友们很快就会得知消息，到时候闹得天下皆知，人们只知道三个德军军官在酒吧与一个下贱的中国人搏斗，却被打得猪头一般，这就是德军的荣誉，英法俄等国肯定会笑掉大牙，德皇威廉二世的脸面恐怕就不好看了，诸位以为如何呢？”

酒吧内所有人都沉默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萧震雷这番话太有杀伤力，任何一个人想要去打电话报警的时候都要想想后果，荣誉对于德国人，特别是德**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的，丢脸的事情他们从来不做。

然而就在这时，警笛声从酒吧外面传了进来，酒吧内的德军军官们一个个脸色剧变，完了完了，如果这件事情闹得警察局，事情的演变绝对会像萧震雷所说的那样发展，最后被报纸给捅出来，到时候德军就出大丑了！

“该死的，混蛋，这是谁报的警？如果让我知道，我一定让他好看！”从德军军官中走出来一个少校大声咆哮起来，他连忙指着几个军官：“你、你，还有你们几个，给我出去拦住那些讨厌的警察，告诉他们，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一切如常，让他们马上滚蛋！”

“是，少校！”几个被指的德军军官立即跑了出去。

此时就算喝多了其他人也都被刚才的惊险打斗给惊出了一身冷汗，酒醒了一大半。这个德军少校走过来对萧震雷道：“这位先生，你的身手很棒、很厉害！今天的事情是这几个家伙不对，是他们不应该发酒疯纠缠你和你的同伴，我作为这里军衔最高的人向您表示歉意，我们德军有森严的军法，对于不遵守纪律、扰乱治安的士兵和军官一定会严加惩罚，这三个家伙回去之后会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的，请您把他们交给我如何？”

萧震雷见这家伙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他也就不跟这班家伙计较了，点点头道：“好吧，看在你求情的份上，我就放过他们。让他们立马滚蛋！”

德军少尉被萧震雷将关节复位之后和另外两个同伴被那少校带走了，酒吧里虽然被打碎了几张桌子。但在老板和侍应生的收拾下很快恢复了原样。

金发女郎将那几个德军军官走后起身来到萧震雷身边笑道：“做得不错，我的骑士！好的。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想我该走了！”

萧震雷点点头问道：“好吧，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我有马车！”

萧震雷将金发女郎送到酒吧门口等她上马车离开之后，正准备向马路

对面的汽车走过去，身后却传来一个乡音："这位先生，请留步！"
萧震雷听见这声音停下转身看去，见蒋方震和张孝准两人一起走出来，他并不是认识蒋方震和张孝准。不过他相信能穿上德军上尉军服的人绝对不是无名之辈，旁边那位尽管没有穿军服，可依然英气逼人，也应该不是普通人，他拱手笑道："两位兄台叫我？"
蒋方震笑道："正是，在下蒋方震，这位是我朋友张孝准，刚才多谢先生替我们解围，不知道先生如何称呼？"
萧震雷听得眼睛发亮："啊。你们就是蒋百里和张韵农？中国士官三杰其中两个就是你们？真佛在我面前，我竟然不认识，真是该死！哦，对了。在下萧震雷，字寰宇，是苏州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统。很高兴认识二位兄长！"
"你就是萧震雷？在上海滩打败过洋人大力士的那个？难怪今天早上在领事馆看到你扛着正参领的军衔，想不到会在柏林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哈哈哈！"蒋方震和张孝准也都很高兴。三人伸手握住一起。
正所谓英雄惜英雄，三人在知道对方的身份之后都是一见如故，张孝准道："寰宇，今日我们三人一见如故，现在天色还早，不如我们再找一个地方好好喝一杯，如何？"
蒋方震也帮腔道："对对对，今日我们一起好好喝几杯，我们重新找个地方！"
萧震雷摆手笑道："喝酒没问题，我也正想跟二位兄长喝几杯，不过重新找地方就不必了，还是在这里吧，再去找其他地方浪费时间！"
两人听得一愣，张孝准问道："寰宇就不怕那些德军军官再回来找麻烦？"
萧震雷笑道："两位兄长放心，我断定他不敢来找麻烦了，那样只会让他们更丢脸！"
蒋方震点头道："寰宇说得不错，他们肯定是不敢来找麻烦的，我们还是转身进去再喝几杯！"
蒋方震在德军中实习了好几年，对德军的作风和习性是有详细了解的，他都肯定那些德军军官不会来找麻烦，那就一定不会来找麻烦，张孝准便道："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是在这里吧！"
三人回到酒吧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见其他人表现得非常惊讶，他们也没有理会，待侍者过来之后，萧震雷吩咐其拿一瓶酒来，待侍者将酒拿来，蒋方震和张孝准两人都抢着要付账。
萧震雷连忙拦住道："我知道两位兄长来德国留学都是四川总督赵尔巽资助的，本身并没有其他的收入，那点钱你们还是留着完成学业吧，兄弟我就不同了，我现在是新军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统，不仅有军饷，而且还有振华公司这个财源，算得上家资颇丰，今日这顿酒钱无论如何都要由我来出！"
蒋方震和张孝准见状只得熄了付账的心思，由萧震雷把酒钱给出了。待侍者离去之后，张孝准问道："对了，寰宇，你既然一心从军，怎么会想到创办振华公司呢？这家公司名气可不小，汽车都卖到德国来了，我这

段时间每天都听到同学当中有人提起振华公司生产的汽车如何如何！”

萧震雷没有急着回答，开了酒之后给三人都倒上一杯，三人举杯一起干了一个，放下酒杯之后萧震雷才说道：“想必二位兄长也知道，现如今我国国内新军的军饷相比绿营和巡防营等军队是最高的，但是即便如此，各地方任何一支新军的军饷也没有按照规定的数量如数发放到每一个士兵和军官手中，最多只发了八成，少的只有四成、五成。二位兄长都是有过当兵经历的，百里大哥在德军中实习，应该知道德军现在采用的是职业兵和义务兵相结合，而我们中国采用是职业制，士兵当兵都是为了吃饱饭，靠这个维持生计和养家糊口的，如果拿不到足额的军饷，必然不会卖死力气，因此无论如何战斗力都有限，如果能够足额发放军饷，那么情况将完全不同！再者，创办振华公司是我从军之前的事情，现在我这四十六标就是以我振华公司的工厂护卫队为骨干组建起来，有巡抚衙门拨付的军饷，再加上我的振华公司可以补贴一部分，倒是能够可以将所有军饷都足额发放每一个士兵和军官手里，而且我这四十六标没有旧军队的坏习气，军官都是我从士兵当中选拔了，选拔主要由两种，除了上一级军官任命之外，还有一种由士兵们共同推举班长，或者士兵们之间比试军事技能，获胜者为班长，排长和排长以上军官由我任命，如此一来，我的四十六标就避免了旧军队那些坏习气，再加上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基本上杜绝了克扣军饷的事情发生！”

听了萧震雷的话，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都有些惊讶，同时又有不少疑惑，蒋方震问道：“照你这么说，这四十六标完全是你一手建立的起来的，士兵总要训练吧，教官从哪里找的？那么你那些基层军官排长、队官都从哪里找的？”

萧震雷笑道：“我平时看些军事方面的书籍，自己自学了一些，教官都是我自己培养的，我教会了他们，再让他们去教别的士兵，这样做虽然耗时一些，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找不到教官只能自己来，不过二位兄长可不要看不起我这四十六标，虽然我不敢保证说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世界第一，但是与北洋六镇相比却不遑多让的！”

“哦，有时间倒是去你那四十六标看一看！”蒋方震和张孝准没想到萧震雷的口气这么大，一个重来没有学习过军事的人靠着自己看了几部军事书籍训练出来的军队有多少战斗力？

第266章一见如故（1）

萧震雷看着蒋方震和张孝准的神色就知道两人以为自己只看了几本兵书胡乱训练出来的军队肯定是豆腐渣，于是问道：“二位兄长是不是以为我没有上过军校，全靠自己胡乱看的几本军事书籍学到一些东西，这些根本不足以训练出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我是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进正规军队训练学习过，不过我可不是一个人，我还有朋友，我的朋友是懂军事的，军事技能也相当出众的！”

蒋方震摇头道：“不，我看你不是没有经过军校，也不是没有进军队训练过，恰恰相反，我们从你身上的气质看得出来，你肯定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否则的话，你身上的军人气质不会这么明天，虽然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服役过，但是我敢肯定这一点！让我有些惊讶的是你和你的朋友竟然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军队出来，这才是我疑惑的地方，他们的战斗力可靠吗？”

萧震雷点点头，他没想到这两人能看出自己身上有军人的气质，自从穿越过来之后，他就竭力隐藏自己身上的这种气质，以免被别人追根溯源，以后解释起来太过麻烦，因为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点￠￡小￠￡说，

“百里大哥猜得不错，我确实经历过军事训练，我的四十六标刚开始虽然经历过严格的训练，比新军的强度要大得多，不过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没有打过仗，因此刚才是我了让这些军队适应战场，我们去剿匪。利用剿匪的机会磨练士兵的战斗技能和军官的指挥能力，二位大哥也知道土匪的战斗力是很差的。即便是如此，我们刚开始由于没有经验。所以伤亡依然惨重，直到打了几场仗之后，有了战场经验，我们才开始得心应手，不过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蒋方震和张孝准听了萧震雷的话都不由点点头，认为这才对嘛，一直部队从上到下，只有几个人学习过军事，而且还都是半吊子。带出来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原来是经历过实战磨砺的。

张孝准问道：“寰宇，你在指挥战斗中，都打出了哪些经验？能跟我们说说么？”

这个问题也是蒋方震想知道的，尽管他们两个都是正规军校的科班出身，是学院派，但也只是在学校学习过，蒋方震倒是在连队里实习了几年，但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而学到的理论往往与现实相差很大。因此想要问问萧震雷这个有着实战经验的人。

萧震雷顿时来了兴趣，能跟蒋方震和张孝准讨论有关军事当面的东西，他还是很高兴的，他没有先说自己获得了哪些经验。而是问道：“两位大哥知道现如今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话，在野外正面战场，进攻方一般采取什么进攻战术呢？而防守方又采用哪些战术呢？”

两人闻言互相看了一眼。由蒋方震说道：“不说远的吧，只说最近十年内世界上一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是第二次布尔战争，第二是日俄战争。我们只说陆地地面战场，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进攻方采用

的战术有在鼓点声中列队集结大规模集群冲锋战术，还有利用深夜或敌人疲惫是发动突击战术，步兵进攻时一般配备炮火进行步炮协同战术，也就是以火炮清理敌军阵地一段时间，步兵再发动进攻，在步兵冲到敌军阵地前时，炮火开始向敌军阵地纵深方向延伸，这需要步炮协同演练得非常娴熟，也要掐好时间，否则炮弹很容易打到自己人头上。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还曾使用过一种波浪式进攻战术，也有人叫猪突战术或人海战术，也就是将进攻部队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间隔一定的时间向敌军阵地发起自杀式冲锋，就如同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连绵不绝！

这几次战争，包括之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除了利用山丘、树林和河流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之外，在野外的平地上，敌对双方在防御中都使用了堑壕战来防止对方进攻，不过由于之前的武器的火力强度和其他一些因素在制约，使得堑壕战在这些战争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不过我断定未来的战争中，一旦战事拖延或者持续时间过长，堑壕战必将大规模得到采用，特别是现在已经发明了铁丝网和重机枪这种持续火力的枪械，除此之外，防御方还在阵前修建防御性碉堡、设置步兵进攻的障碍、例如拒马和鹿岩等等！”

萧震雷点点头，只要学习军事的人，必然会对以前发生过的战事进行研究，他问道：“对于堑壕战，两位大哥有什么研究吗？例如堑壕如何修建才最为符合现在的战争模式？使得己方士兵伤亡大大减少呢？又如何进行火力配备加大对进攻敌人的打击力度呢？”

两人闻言眼睛一亮，同时问道：“这倒是没有，难道寰宇对此有些研究？”

“研究算不上，只是一些心得体会罢了！”萧震雷笑了笑，说道：“经过实战，我发现堑壕一定不能挖得太直，最好挖成锯齿形的，不要挖一条连续的壕沟，最好是挖成一系列孤立的阵地，而且挖掘堑壕时要根据地形和需要确定挖多深，有利于隐蔽保护士兵的深壕沟，士兵一般站立射击，有利于士兵灵活动作的浅壕沟，一般来说，如果是大规模战争，并且双方对峙时间长，挖掘深壕沟当然是最好的，我们一般把面对敌军进攻的一面叫胸墙，士兵背靠的一侧叫背墙，如果进攻方的炮火火力强大，一般背墙的地面要高于胸墙的地面，两面墙壁上要用沙袋、木架、木板和铁丝进行加固，如果对峙时间很长，则要时常维护。以防止天气或炮火减低它的强度”。

萧震雷还没有说完，蒋方震就急忙打断问道：“寰宇老弟。你能说说堑壕为什么要挖成锯齿形，不能挖成一条连续的壕沟。要挖一系列孤立的壕沟阵地呢？”

萧震雷被打断后也不气恼，解释道：“挖成锯齿形的壕沟，这就意味着一个士兵在壕沟里无法看到十米以外的东西。这种形状的壕沟在敌人从侧方进攻时会保护它里面的步兵，如果壕沟是一条直线，里面的所有部队都会暴露在从侧面攻入壕沟内的敌军火力面前，伤亡会很惨重。如果一颗炮弹落进壕沟内，它的弹片飞不了多远就会被挡住！”

事实上虽然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各次战争中都多少有些堑壕战出

现，但是各国对于堑壕战并没有过多的研究。因为条件还没有成熟，只有当重机枪、铁丝网等一系列军事装备出现之后，堑壕战才顺其自然地大规模普及出现了，历史上堑壕战得到大规模运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虽然蒋方震和张孝准两人都知道这种防御战法，可也没有进入深入的研究过。

现在两人听萧震雷说起堑壕的挖掘方法和要注意的事项，这都是用人命堆处来的经验啊，而且两人将他的话仔细一想，觉得极为合理。当萧震雷说完之后，两人都十分的欣喜，又连忙催促道："原来是这样，你接着说。接着说！"

萧震雷又道："之所以不能挖成一条直线的连续型壕沟，而要挖成一系列孤立的壕沟，是因为每个阵地都可以为它的相邻阵地提供火力支援。虽然进攻方可以在阵地间自由移动。他们还是要遭受防守方的火力攻击！"

"明白了!"张孝准又问："那为什么背墙的地面要比胸墙高才行？"

"这主要是防炮弹的作用，你们想想。炮弹爆炸时，弹片是由爆炸点向斜上方飞出的。爆炸点比胸墙高出很多的话，弹片能击中士兵背部和后脑勺的机率就要小很多，但是背墙地面比胸墙地面高的话，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如果这道堑壕被敌军占领，敌军可以马上将背墙变成他们的胸墙向防守方的第二道防线进行射击，不过这又是以后的事情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可以不需要背墙，如果敌军占领这条堑壕，第二道防线内的守军可以直接看见第一道堑壕内的敌军士兵，就能开火射击，但是刚开始守军没有丢失这条堑壕在遭到敌军炮火打击时伤亡肯定要大一些，所以说用不用背墙各有利弊！"

蒋方震点头道："不错，说得有道理！"

萧震雷又道："挖掘堑壕首先要选好防御阵地的地点，如果有地势稍高的地方最好，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天气会不会发生变化，一旦下雨，如果你的堑壕挖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壕内必定大量积水，这对于作战极为不便，因此无论选择地势是高还是低，都要考虑到这一点，还要挖掘排水口，将壕沟内的积水引入更低的地势，在一般在壕沟的地面最好是铺设一层木板，在挖掘堑壕时，还要在阵地后方挖掘支援堑壕，这是隐藏预备队的地方，在前线堑壕与支援堑壕之间要挖掘交通壕，为了防范敌军的大规模火炮打击，必须要挖掘防炮洞和掩蔽洞。防炮洞可以修建在一线堑壕的背墙面，而掩蔽洞修建在支援堑壕的后方，但一定要挖深，十米深都不算深，并且加固洞口，防止敌军的炮弹炸榻洞口将掩蔽洞内的己方士兵全部掩埋，如果敌军实施大规模火炮打击，阵地上只安排观察哨即可，一线堑壕的士兵们全部躲进防炮洞内，而支援堑壕内的预备队则藏进掩蔽洞。一旦敌军炮火打击停止，那么敌军步兵很快就会冲上来，藏在防炮洞内的士兵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跑到自己的岗位参加作战！"

第267章一见如故

“我认为，如果可以将火炮配备到连排一级，则无论是对于进攻方而言，还是对于防守方而言都将大大增强火力，当然，以现在火炮而言当然不可能配备到连排一级，因为它们太过笨重和庞大，如果可以研究生产出一种便于几个士兵就可以携带的超小型火炮，那对于战争来说，就要精彩得多了！”

“另外，据我所知，现在西方各国基本上都研制出了一种称之为手榴弹的单兵携带炸弹，分为香瓜型和手柄型，不过他们都还没有将这种手榴弹大规模装备到军队，我认为如果让每一个士兵携带四到五枚手榴弹，对于突击战斗是有好处的，对于在防守关键的时刻也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在各国都开始认识到重机枪的作用，认为它是克制大规模骑兵集群冲锋的制胜法宝，它的出现标志着骑兵时代的末日到来，但我认为重机枪的作用远远不止如此，一旦将它装备到连排一级的战斗单位，它将终结步兵大规模密集型冲锋的战术，将它布置在关键的位置，它会发挥难以想象的作用，据我所知，在布尔战争中，布尔军中有人用这玩意一次性干掉了几千人集群冲锋的英军傻蛋当然，如果可以发明一种重量和体积都比重机枪小得多的机枪装备到步兵班当中，这个步兵班的战斗力将呈直线上升”

“几位先生，对不起，我们打烊了。∈↗，请您几位明天再来好吗？”

正当萧震雷正向蒋方震和张孝准讲述着自己在军事上的看法和各种观点的时候，被酒吧的侍应生打断了。这让他很不爽，扭头一看。只见酒吧里空荡荡的，除了他们三个和几个侍应生之外，其他客人都走光了，再掏出怀表一看，嗬，十二点多了！

萧震雷收起怀表笑道：“二位哥哥，看来今晚只能聊到这里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聚？”

此时蒋方震和张孝准都沉浸在萧震雷所说的这一系列的对于军事上的观点和看法当中，直到他连续叫了好几声。他们才回过神来，果然不愧是军事天才。

张孝准有些不舍道：“啊，就打烊了？我才刚刚听得过瘾呢？寰宇在这些军事上的看法实在太深刻了，我有些还没弄明白呢！”

“是啊！”蒋方震也附和着，又道：“要不咱们再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继续聊，寰宇对这些方面真是高见，听着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错过了今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这么深刻的观点！”

张孝准立即道：“这么晚只怕其他酒吧都关门了。不如去我学校的宿舍，我那还有一瓶酒，咱们边喝边聊？”

萧震雷没想到这两位仁兄竟然这么执着，他心下不由有些哭笑不得。看来只作茧自缚，给自己找了麻烦了，不过这两位都是当前中**事界的翘楚人物。跟他们聊一些军事上的看法和见解，对他自己也很有好处的。尽管他是从后世而来，但他的对军事方面的认知都是基于后世的军事思想和

先进装备上的。在这个时代他有很多东西要从头学起才行。

他想了想说道："韵农大哥的同学可能都睡了，咱们这么去把他们吵醒也不好，不如去我那里吧，我现在住在阿德隆酒店，外面有辆车是我的，还有两个下属在车上等我，加上二位哥哥的话，虽然有点挤，但应该刚刚可以坐得下，不知道你们以为如何？"

蒋方震和张孝准哪里有不同意的，两人当即答应，三人便起身走出来酒吧穿过大街来到了汽车旁边。

粟谷和另外一个特工分别开车和坐在副驾驶座上，萧震雷、蒋方震和张孝准三人则坐在后座上，汽车缓缓开动向阿德隆酒店防线开去。

张孝准坐在车上左右上下前后看了看，十分好奇道："这段时间一直听几个同学说有一种从中国卖过来的汽车，坐在上面多么是舒适，想不到我今天就坐上了，寰宇，这汽车真是你们公司造出来的吗？"

萧震雷笑道："当然，这种汽车现在出厂售价大约两千美金，到了这边估计要高出一倍以上，所以，我现在钱是不缺的，就算养两三个镇的军队也养得起，当然了，朝廷也不会让我私人养这么多军队，但我能保证我麾下的军队不缺军饷、枪弹和大炮！"

说到这里，萧震雷叹道："我国的军队相比其他国家实在太弱了，这主要是因为国力太弱，虽然我国人口众多，不缺兵员，可惜没有西方这样的工业支撑起整个国防，而我国现在的军队大部分军队都使用他国的武器，即便有汉阳兵工厂和江南制造局，给自己军队造武器都不够，就更说出口到其他国家了，而且那几个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如果用来镇压国内叛乱还面前可堪一用，但是用来对付外敌却是完全不行的！"

蒋方震听了之后赞同道："是啊，寰宇是个明白人，知道我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在哪儿，有多少，可笑的是国内很多人都看不清这一点！我国的国防事业是一个大难题啊，十几年前一场甲午战争把仅有的一点海军也葬送了，到现在咱们的海军连海防线都保护不了，陆军方面虽然各省都建立了新军，但依然很多军队兵员良莠不齐，训练程度不一，战斗力相差悬殊！"

萧震雷思索一番试探道："这几年革命党人在国内屡次起兵，虽然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几年却越来越频繁了，二位哥哥对于现今国内的形势如何看法？朝廷还能支撑多久？"

萧震雷这番话问出来，蒋方震和张孝准都没有出声，过了好几分钟，蒋方震才坚定道："我是一个军人，只管军事，不问政治！将来不论谁夺得了天下，只要国家还需要我蒋某人，我蒋某人誓为国人强国强军之梦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孝准却没有说话，萧震雷知道他不好说什么，因为他早已经加入同盟会，而蒋方震却没有，这个时期的蒋方震是没有党派之见的，心里想着的只有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蔡锷也是一样，两人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对于清廷还抱有幻想，历史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两人不仅对清廷失望透顶，而且对后来的袁世凯当政更是失望。

萧震雷叹道："百里大哥大义，小弟钦佩之至！军人的确不应该过问

政治，但是却却不能不懂政治，否则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想要今生为国尽忠流尽最后第一滴血就要懂政治明时事，保存有用之身！说句大逆不道的话，两位哥哥这几年在国内是时间尚短，可能不了解清廷内部到底有多黑暗、多**了，现在这日子，老百姓都没法活下去了，依我看啊，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烂到根子上了，这朝廷怕是没救了，想要挽救这个国家，让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就必须忍痛割去腐肉，将现今之朝廷推翻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两人听了萧震雷这番话都有些诧异和惊讶，蒋方震问道：“寰宇也是同盟会的人？”

萧震雷摇头道：“不，我不是同盟会的人，我说这些话只是有感而发，并不是在帮同盟会说话，而且意图推翻清廷、结束这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也不止同盟会一个革命组织！”

说道这里，萧震雷反问：“刚才百里大哥用了一个‘也’字，难道二位大哥也加入了同盟会？”

张孝准见萧震雷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想想自己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他说道：“我是同盟会的人，百里不是！刚才寰宇有一些话，我认为说得不错，军人要懂政治明时事，否则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百里应该多考虑一下，当然我绝对没有打算要说服你加入同盟会的意思，虽然我们看法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情谊！”

蒋方震没有说话，看来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动摇的人，萧震雷连忙打破尴尬道：“算了，咱们不是要讨论军事上的见解吗？看我们把话题扯远了，呃，已经到了，两位大哥下车吧，我们进酒店房间再好好聊聊！”

蒋方震笑道：“好，先进酒店房间再聊，走走走！”

三人当即下车，粟谷陪着下来了，由另外一个特工去泊车，走到酒店大堂，萧震雷对粟谷道：“你去找酒店的经理，给我们弄几瓶酒过来，另外看能不能让他们给我们弄点下酒菜！”

粟谷连忙答应：“好的，先生，我马上去找经理！”

萧震雷三人上楼进了自己的单独一间房，将蒋方震和张孝准请进去，先给两人分别倒上一杯茶醒醒酒，一边聊着一边喝茶，没过多久，就见粟谷带着一个推餐车的服务生进来，他不但搞来了两瓶酒，而且还有几个精致的下酒小菜，这让萧震雷很是惊讶，要知道他出国这段时间一直以来住酒店都是吃的西餐，今天怎么会有这种中餐小炒呢？一问才知道，原来酒店的厨师都已经下班了，粟谷跟经理商量了一下，让他自己进去厨房找材料炒了几个菜，有了酒菜之后，萧震雷三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畅谈各**事发展情况！

第268章参加德军演习（1）

萧震雷、蒋方震和张孝准等人在酒店房间里就着几盘小菜几瓶酒一直聊到天亮，三人都依然还神采奕奕，但奈何天已大亮，各人都还有各人的事情，不能再聊下去了，因此只能再约时间。

萧震雷留两人在酒店餐厅吃了早餐，两人便要告辞离去，临行前蒋方震说自己近期内就可以能要结束在德军中的实习而回国，问萧震雷何时回国，如果时间上来得及的话，不如大家一起乘坐火车走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萧震雷还不能确定自己离开德国的具体日期，而且他还打算前往美国一行，所以无法跟蒋方震一起回去，只说自己近期内无法回去，但他也没有把话说死。

蒋方震和张孝准回去之后，萧震雷没有休息，他洗了一把脸换上干净的军服开车前往德国国防部，这次他来德国就是打着前来进行军事交流的幌子，既然收到了鲍尔在德国国防部朋友的邀请函，他当然得要去一趟，即便不是真正的军事交流，也要走一个过场。

谁知到了德国国防部之后，鲍尔的朋友贾维斯上校非常热情，不但与萧震雷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而且还留他吃了午餐，下午萧震雷提出是否可以就近去一支德军部队观摩和学习一下，贾维斯很大方的同意了，并且坐上了萧震雷的汽车带上一个勤务兵就前往郊区的柏林卫戍部队一个下属连队进行参观。

由于该连事先接到了电话通知，因此在萧震雷和贾维斯等人赶到之后，该连专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军事演习。该连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排占据一个小高低进行防守。而另外两个排作为进攻方向小高地发起进攻。

由于这次小规模的军事演习进行得很仓促，因此无论是防守方还是进攻方准备得都不是很充足。在一个小山包上，防守方挖掘的堑壕只有一小段，这是在直接面对进攻方正面位置，除此之外，防守方在堑壕正面前方布置了一些士兵利用山石掩体进行防御，实际上也相当于伞兵坑的作用，而且这里是呈斜坡地势，前方利用掩体防守的士兵不会阻挡堑壕内士兵的射击视线，这些利用掩体布置在堑壕前方的士兵向两侧城喇叭口形状散开着。确实可以看出布置这个防御阵地的军官还是有很高的战术素养的，防守方有一挺重机枪布置堑壕的中部，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个战场。

作为进攻方这一面，这边的兵力是防守方的两倍，这也是正常的，世界军事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防守方在战争中占据着优势，这是因为铁丝网、堑壕战、重机枪的出现，已经为防守方提供了绝佳的掩护。进攻方在防守方强大的火力下，光秃秃的暴露在枪口，损失要比防守方大得多，因此没有相对于防守方的两倍兵力以上。基本上别想要进攻。

进攻方这边除了拥有两倍的兵力之外，武器还有一挺重机枪，无论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士兵手上都有一杆毛瑟g98步枪，另外还配有若干手榴

弹。每个士兵配备一个基数的子弹，由于只是连级单位。因此没有火炮可以使用，所以这场演习只能进行没有火炮的演习。

萧震雷和贾维斯等人在进攻方的指挥所里观看演习，演习开始之后，进攻方便开始组织部队向山上进攻。

萧震雷皱眉问道："上校，怎么没有火炮，无论是防守方还是进攻方都没有一门火炮，不能看到德军的步炮协同战术的演练实在太遗憾了！"

贾维斯耸耸肩道："亲爱的萧，实在抱歉，由于你提出参观演戏的要求提得太突然了，这让我们没有时间准备，而且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要决定一场大型的演习还不够资格啊！"

萧震雷听了不由一阵无语，这也怪不得贾维斯，如果他是一个有实际兵权的上校，至少是一个团长，如果是团级规模的演习，必然会有火炮，可这家伙只是国防部的军官，并不是下面军队的团级指挥官，这次演习还是别人看在他是国防部军官的面子上勉强组织起来的。

在指挥所里，萧震雷用望远镜观察到进攻方竟然没有将唯一的一挺重机枪派上用场，而是让这挺重机枪闲置了，进攻方指挥官上尉连长穆德命令整个进攻部队全部压上去，让萧震雷觉得有些看头的是德军的单兵素质真正很强，战场上每个德军士兵都严格遵守着战场原则。

成编制的排成整齐的几排几列发动进攻的战术没有了，进攻方全部散开呈散兵阵型，士兵们都双手端着枪、猫着腰向山上发起进攻，有的士兵前进几步就蹲下向山上防守方开枪射击。

这种呈散兵阵型的进攻战术，在这个时期也许只有德军才开始采用，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双方几乎都还是让进攻的部队排成整齐的队伍集体发起冲锋，德军现在采用的散兵阵型进攻战术也许是德国人发现了重机枪对排成整齐的阵型发起进攻时的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才改变了以前进攻战术，不过在萧震雷看来，这些进攻德军的散兵阵型还不够散，如果防守方多几挺机枪，这些进攻德军照样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玩完！

进攻方发起进攻后，防守方开始射击，由于占据有利地形，防守方的士兵得到了很好的掩护，而进攻方发起进攻后则完全暴露在防守方阵地前方的开阔地上，事先防守方已经将山坡上清理干净，连那些稍大一些的石头都被清理走了，进攻方爬上山坡之后没有任何掩体可以躲避，直接暴露在防守方的枪口下，再加上防守方设在堑壕中间部位的重机枪的持续开火射击，进攻方顿时伤亡惨重。而且死死的被压制在山坡上动弹不得。

一个小时过后，进攻方伤亡过半。不得不撤回来，这次演习也算是结束了。是以进攻方失败而结束的。

萧震雷放下望远镜摇头说道："进攻方的进攻太消极和保守了，如果是这种进攻方式，即便再多一倍人也无法攻上山头！"

指挥所里的进攻方指挥官穆德此时还没有离开，听见萧震雷的话顿时不乐意了，他转身扭头道："消极和保守？你这个从中国那个落后国家来的军官有资格说我的指挥消极和保守吗？好啊，既然如此，那你来指挥一次进攻好了，我就不信你能用同等数量的兵力攻山头！"

萧震雷听了一愣，随即道："我可以吗？"

穆德道狠狠道：“只要你愿意就行。我是这里的连长，我可以安排再组织一次进攻，你来接替我的位置，如果你不能指挥同等数量的兵力攻上山头，你就必须要向我道歉！”

萧震雷闻言扭头看向身边的贾维斯，贾维斯耸耸肩道：“我没有意见，不过如果你输了之后可别想赖账！”

萧震雷笑了笑，问道：“如果我成功了呢？”

“不可能！”穆德大叫。

萧震雷道：“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奇迹总是会发生！”

穆德想了想咬牙道：“好。如果你成功了，那我就把我珍藏的一支鲁格p08手枪送给你！”

鲁格p08手枪是德军在两年前才开始装备军队的制式手枪，但也不是所有的军官都有，基层军官很多都还装备是毛瑟军用手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盒子炮，因此鲁格p08手枪在基层军官手中也都还是稀罕物。

萧震雷正想弄一只鲁格手枪玩玩，连忙道：“那就这么说定了。贾维斯上校作为证人，输了可不许抵赖！”

双方约定之后。穆德立即走出指挥所去重新安排一次进攻，那些刚刚准备下山的防守方士兵又被命令回去继续防守。山下这边进攻方的士兵也被重新组织起来。

“嘿，伙计，你知道吗？听说这次指挥我们的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军官！”一排长对二排长说道。

二排长闻言摇头笑道：“也不知道连长是怎么想的，竟然会让一个中国人来指挥我们进攻，我看这次还是一样，无功而返，在没有火炮相助的情况下，用两倍的兵力基本上不可能攻上山头！”

一排长道：“没办法，再来一次就再来一次把吧，咱们就当陪着那中国人玩一次！”

山上，当三排长听说这次负责进攻指挥的是一个中国人时，哈哈大笑道：“真是太可笑了，这不是开玩笑嘛？难道一个中国人就有改变战场格局的能力？好吧，既然上面已经定下来了，那我们就再来一次，这次要让他们败得更快，伙计们，都给我各就各位打起精神来做好准备！”

穆德安排好外面的事情之后走进指挥所对萧震雷说道：“萧，可以了，你现在可以下令开始攻击了。

萧震雷摆手笑道：“不急，麻烦穆德上尉去把两个排长叫过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穆德虽然很是疑惑，但还是让通讯员去把一排长和二排长叫了过来，“长官，我们前来报道！”

萧震雷大声喝道：“立正，稍息！”

当一排长和二排长稍息之后，萧震雷便说：“接下来的战斗由我来指挥，我决定把部队分为两个部分，一排长你带一排和二排一班从正面发起进攻，二排长，你带二排二班三班从敌军侧翼包抄，达到分散敌军之火力的目的，无论你们哪一个部分，在进攻的时候，我要求士兵与士兵之间的距离要达到五米以上，而且尽量不要多个人在同一条直线上，行径中每一

个士兵要不时地移动横向的位置，不能总是在一条直线上前进，能不能做到？”

一排长和二排长闻言互相看了一眼，同时点头道：“能！”

“很好！”萧震很满意，又道：“另外给我留下会操作重机枪的士兵，一个射击手、一个供弹手和一个扛弹药箱的士兵，这三个人都要会操作重机枪，另外再从所有人当中找两个枪法最准的人，有没有问题？”

两个排长不清楚萧震雷这么不知道的目的，虽然不明白，但还是答应道：“好的，长官，我们会按照您的要求做！”

半个小时之后，通讯员前来报告说一切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萧震雷当即下令由一排长带领一排和二排一班率先发起进攻，由于有萧震雷事先的安排和布置，这次正面进攻的德军士兵每个人之间都相隔甚远，被一颗子弹击中的机率大幅度开始降低。

这时山上的重机枪开始响起，强大的火力立即让进攻方士兵伤亡加大，萧震雷从望远镜中看到后立即下令：“传令兵，命令两个枪法好的士兵给我秒钟对面山上那挺重机枪的射手，干掉他，告诉他们两个，他们的任务就是盯着这挺重机枪的射手，只要有人操作它，就开火干掉它的主人，明白吗”

“明白！”

萧震雷又道：“还有，命令重机枪组跟上正面进攻部队后面，向山上防御阵地开火，压制敌军火力，掩护正面进攻部队，去吧！”。

“是，指挥官阁下！”

命令下达之后，这么指挥的效果就出来了，尽管这两个负责点射的士兵还不是神枪手，但在多射击几次之后就干掉了山头上的重机枪手，对方火力顿时减弱了，随后又有两个士兵去操作重机枪，但都先后被打死，那挺重机枪顿时没有人再去理会。

相反，进攻方这边由于有重机枪的强大火力掩护，山头上的防守方几乎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进攻方士兵在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下冲到了半山腰，不过这时对方开始向山下丢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而进攻方的伤亡也开始增大，不过由于进攻方有重机枪掩护，对面上头上的守军伤亡也不小。

萧震雷看到这个情况立即下令：“命令二排长带着二班三班从侧翼进攻！”

第269章参加德军演习（2）

从侧翼进攻开始之后，效果极为明显，为了防止进攻方从侧翼进攻上山头，防守方不得不抽调从正面有限的兵力，参与侧翼的防守，从而削弱了正面的防御火力，这让正面进攻的士兵伤亡大为减少，再加上正面进攻方后面有重机枪进行强火力压制，上头上的正面防御力量对进攻部队的杀伤力极为有限。↖↖点↖小↖说，

防守方支撑不住了，在被分散了兵力，又被敲掉了重机枪之后，全面被进攻方的重机枪压制住了火力，进攻方趁机快速向山上进攻，并且冲进对方的堑壕展开了最后的白刃战，可想而知战斗的结果了，由于兵力上的巨大差距，防守方在白刃战中被全歼。

指挥所里，萧震雷微笑着放下望远镜笑道："嘿，先生，战斗结束了，好像是我的进攻方全歼了防守方！"

指挥所里的其他人虽然没有上山查看具体的情况，但是贾维斯和穆德两人都用望远镜看到了战场上的情况，他们俩人放下望远镜目瞪口呆。

穆德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

"报告！"通讯员在门口喊了一声。

"进来！"

通讯员走进来报告道："报告长官，我军全歼山上守军，俘虏十四人，成功占领高地，我军阵亡二十四人，负伤十二人，报告完毕"。

萧震雷道："一半的伤亡啊，这个仗打得惨了一些，主要是正面进攻的开阔地太过狭窄了一些，如果再开阔一些或者进攻途中不是光秃秃的一片。伤亡还可以减少！那什么，穆德上尉。你是不是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呃？"穆德极为尴尬，但他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叫来勤务兵去他的宿舍将一支鲁格p08手枪连同枪套一起拿了过来。

萧震雷拿着这支鲁格手枪爱不释手，不停的把玩着，而旁边的贾维斯才刚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刚才萧震雷的指挥对于他来说实在太具有震撼性了，原来重机枪还可以这样使用，原来还可以用神枪手对付敌人阵地上的重火力，原来还可以从敌人阵地的防御力量薄弱的侧翼进行渗透。

回过神来的贾维斯立即将穆德拉到一边低声道："我要求你再安排一次演练，萧的战术实在是他华丽了，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实用。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如果给萧一个装备齐全的德国师，我敢肯定他可以横扫任何一个国家的陆军师！"

穆德虽然感觉有些丢脸，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萧震雷在这方面确实比他强得多，他问道："再安排一次演习倒是可以，不过，上校，这次您想干什么？"

贾维斯笑道："这次让他去防守，你按照他刚才指挥的那样指挥你的部队进攻。这次我要看他怎么防守！"

"哦，上校，您真是太狡猾了！"穆德听得眼睛一亮，立即称赞道。

贾维斯脸色一板："怎么说话的？是聪明！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准备？我去跟他说。让他指挥防守方，快去！”
“是，长官！”
等穆德出去之后。贾维斯走到萧震雷身边道：“萧，既然你已经指挥了一次进攻。不如你再指挥一次防守，如何？”
正在把握鲁格手枪的萧震雷闻言抬头看向贾维斯。发现他脸上一副极为渴望的表情，心下立即明白这家伙打的什么主意了，想偷师啊？那也得拿点学费啊！
脑子里略一思索，萧震雷便笑道：“让我指挥一次防御作战也可以，不过我有什么好处呢？”
“呃？”贾维斯愣住了，他没想到萧震雷会这么现实，这与他所见过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啊，这是怎么回事？
犹豫了一下之后，贾维斯说道：“萧，你知道我的权力有限，我能给你的，估计你都有，这样吧，我可以以国防部的名义向你们国家的陆军部发出照会，言明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以你的才能足够指挥一个军的兵力，我相信你们国家的陆军部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吗的，老子要往上爬还需要你们德国人来推荐？你这不是摆明了骂我们陆军部那些人都瞎了狗眼吗？这以后那些混蛋还不给穿小鞋？
萧震雷连忙摇头：“不不不，我不稀罕这个，嗯，如果你可以给我每年三十个留学生的名额的话，而且还得全免学费，进什么大学还得我来挑，如此我倒是愿意当一回防守方的指挥官！”
贾维斯听得眉头一皱，这倒不是萧震雷要留学生的名额让他为难了，实际上他作为国防部一个上校级别的高级军官还是有一点权力的，要几个留学生名额倒是没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每年都有派人来德国留学，就连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有，他头疼的是萧震雷要得太多了，三十个名额，而且还要学费全免，如果是那些留学生要进的是军校的话，问题倒不大，反正军校是包食宿的、学费也是全免的，一般不能出校，可如果留学生要进其他大学，每年三十个留学生需要的学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那些学校不可能因为他是国防部的就给免了学费，前几年还好，四年之后他每年就要负担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费用！
想了想，贾维斯还是觉得这笔买卖风险太大了，而且萧震雷要的名额太多，他摇舍不得头道：“萧，不是我舍不得几个免费的留学生名额，实在是你要的免费名额太多，我最多只能给你六个名额，如果你要自费的名额，我倒是可以给安排，三十个也不是问题，但全部免费的，我还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谈生意嘛，自然是要谈才有生意，要谈才会把生意谈成，萧震雷开始跟贾维斯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贾维斯每年给他十个免费留学名额和十个自费留学名额。
达成一致协议之后，穆德那边也准备好了，在穆德安排的勤务兵引路下，萧震雷随即前往山头上准备这次防御作战。
山上负责防守的三排排长见连长的勤务兵引来一个穿着其他国家军服的军官前来，又看见萧震雷的东方面孔，便知道这就是刚才指挥进攻部队

歼灭他的防守部队的中**官。

“三排长，连长安排这位中国上校来负责指挥这次的防御作战，你要听从他的指挥！”勤务兵说完对萧震雷道：“长官，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下去了！”

萧震雷点点头，待那勤务兵走后看先三排长，这是一个德国大汉，身材很魁梧，问道：“你就是三排长？”

“长官好，是的，长官！”

“你对我刚才指挥的进攻作战有什么看法？”

三排长刚才一战被彻底打服了，连忙道：“长官，我从来都不知道进攻战术还有这么多花样，刚才这一战一开始就让我乱了阵脚，重机枪射手被干掉让我们失去了火力压制，而且您又安排了重机枪压制了我军火力，还分兵分散我正面防御力量，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长官，你说吧，这次我们防御战怎么打？”

萧震雷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去：“抽烟吗？”

“噢，谢谢，在打仗之前来一支是最好不过了！”

“那你给每一个会吸烟的士兵都发一支吧！把所有士兵都叫过来”。

“好的！”

一个排也才四十多人，不到五十人的样子，萧震雷让大家聚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给所有士兵讲解这次防御战法。

“首先，我需要两名枪法最好的士兵，有没有？好的！”萧震雷看见两名士兵举手，指着他们道：“就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人的先期任务不是盯着对方的神枪手，而是隐蔽起来，一个人负责观察对方的重机枪，一旦对方的重机枪为他们的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就立即开枪敲掉它，另外一个人负责为这个人掩护，保护他不被进攻部队的神枪手干掉，听明白了吗？”

“明白！”

“很好！”萧震雷吸了一口烟又道：“重机枪组是哪几个人？哦，是你们？好，你们重机枪的防御位置要变一下，不能再呆在堑壕中间的位置，而是在左右两翼，不论你们是在哪一边，都要设置三到四个机枪阵地，机枪阵地要设置得尽可能地保护射手的安全，而且开火最多两分钟要以最快的速度换一个机枪阵地，刚才进攻方已经熟悉了我的战法，你们重机枪组很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要干掉的，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能开火，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明白吗？”

机枪组的几个人都点头：“明白了，长官！”

“还有，三排长，我们有手榴弹吧，我要你给每个士兵准备五个手榴弹，每个士兵都给我把手榴弹放在沙袋上准备好，听到我喊手榴弹准别，除了重机枪之外，士兵们都要开始扭开手榴弹柄盖，并且拉掉引线，自己心里同时倒数五个数，然后将手榴弹扔向敌军人群当中，都明白吗？”

“明白！”

萧震雷布置的敲掉进攻方的重机枪、隐蔽重机枪火力、还有手榴弹集体投掷等这些战法都是这个时代所没有的，可想而知会给进攻方带来多大

的伤亡。

第270章参加德军演习（3）

当萧震雷指挥的这边防守方准备妥当之后，山下的进攻方也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在穆德的一声令下，进攻部队开始向山上进攻，由于没有火炮等重武器，战斗的声势比正常的演习和真实的战斗要小很多。n∈n∈点n∈小n∈说，

“你们两个给我盯住山上的重机枪，只要它出现并且开火，就马上干掉它！重机枪组跟在正面进攻部队后面，对山上的守军进行火力压制！”

在进攻展开之后，穆德按照先前萧震雷指挥时的部署依葫芦画瓢给下面的人马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可他忘记了，萧震雷之前的部署是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的，要先敲掉对方的重机枪，己方的重机枪才能对对方进行火力压制，而他忘记了这个顺序。

当萧震雷通过望远镜看到山下进攻部队进入四百米范围之后，立即下令：“都给我听着，敌人已经进入最佳射击范围，给我瞄准了再打，别浪费了子弹不说还打不中，就当是练练枪法了，瞄准开枪时一定要注意隐蔽好自己，身体部位别暴露在外面太多，给我打！”

防御战斗毕竟不是狙击，这些德军士兵也不是狙击手，不可能要求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防御战斗要求火力猛和持续时间长，如果每个士兵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散失了强大的火力和持续性，这会让进攻部队抓住机会一举冲到阵地上进行白刃战。

阵地上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枪声，声势上却要小很多，连续性也要差一些。但是对山下进攻部队造成的伤亡却要打得多，毕竟随意开枪和仔细瞄准了再开枪的命中率是截然不同的。

“报告。我正面进攻部队伤亡很大，这次守军的命中率明显升高了！”通信兵跑进来向穆德报告说道。

穆德皱着眉头用望远镜看到了阵地上的情况。听着那稀稀拉拉的枪声，却造成了比之前更大的伤亡，他明白萧震雷是让守军在练枪法，这种打发在真正的战场上两军对垒并且战斗十分激烈，进攻方用人海战术时绝对不可取，但是在这种演习规模极小而且没有火炮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却很实用。

穆德想了想下令道：“让重机枪开火提供火力支援，压制对方的火力，命令第二梯队从侧翼进攻，吸引守军火力！”

“是。连长！”

山下的进攻部队的上山速度丝毫没有降下来，而且后面的重机枪也开始给他们提供火力支援，守军这边的火力一度被压制住，演习弹打在堑壕阵地胸墙的沙袋上溅起一阵阵尘土。

萧震雷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对方重机枪的位置，大声道：“神枪手给我干掉对方的重机枪！”

几十秒之后，对方的重机枪哑火了，连续两个射手都被解决掉，对方一时间没有了操作重机枪的人。

“干得好！”萧震雷大声鼓励着，又道：“现在你们俩的任务就是寻找

对方的神枪手并且干掉他们！”
“是。长官！”
这时三排长跑过来报告：“长官，对方从侧翼进攻了，两个班的兵力！”
萧震雷想了想命令道：“你带四个人过去守住侧翼，另外重机枪组也调过去支援你们。一定要给顶住，别让他们从侧翼冲上来！”
三排长犹豫道：“长官，如果把重机枪调到侧翼。那正面的火力会不足”。
萧震雷摆手道：“这个我自有办法守住正面，好了。执行我的命令！”
“是，长官！”三排长答应一声带着四个人和重机枪组走了。
相比正面。侧翼的进攻面要狭窄得多，守军用一挺重机枪和几个士兵守住这里，进攻方两个班的兵力在发起进攻之后被守军打得稀里哗啦的，本身的进攻面就狭窄，守军用重机枪守住这里，进攻方损失惨重，根本无法突破对方的重机枪火力的封锁，不仅前进不得，而且退不下去，只要暴露身体很快就会挨子弹。
山下，通讯兵向穆德报告：“长官，对方的重机枪出现在侧翼，我侧翼进攻部队受阻，损失惨重，前进不得也后退不了！”
“混蛋，怎么会这样？”穆德闻言有些恼火，在他看来萧震雷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重机枪不摆在正面却调到侧翼算怎么回事？
思索一番之后，穆德命令：“派那两个神枪手过去支援，给我打掉对方的重机枪！”
“是，长官！”
失去了重机枪的进攻部队虽然没有了火力掩护，但守军这边在正面阵地上的火力也不算强，因此依然能够快速向山上进攻，不过守军这边占据着地利优势，居高临下对防守很有利，伤亡要比进攻方小很多，只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对方兵力总归比守军这边多出一倍，对正面阵地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萧震雷不担心正面，他担心是侧翼，如果重机枪被对方的神枪手打掉，那么侧翼就危险了，要守住侧面，势必要从正面阵地抽调兵力过去，如此一来正面阵地的防守将变得十分薄弱。
过了不久，萧震雷听到侧翼的重机枪哑火了，随后三排长就派人来报告说重机枪手被人干掉，根据情况判断重机枪也被对方的神枪手击毁，但是对方的两名神枪手也被我方神枪手干掉，不过现在侧翼对方的兵力比我方要多得多，要想要守住必须要抽调一部分兵力过去。萧震雷听后立即从正面阵地抽调了七个人过去帮助防守侧翼。
布置在堑壕前方的一些石头和石堆后面的守军士兵基本上全部被进攻方干掉，也就是说堑壕前方再无屏障，进攻方的士兵摸到了这些石头和石堆的后面，利用这些掩体向守军射击，并且逐步向上推进。
眼看着只剩下四五十米的距离了，进攻方的一排长和二排长见发起冲锋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大声命令：“所有人准备——冲上去”。
进攻方从正面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萧震雷见状脸上露出笑意，大声

道："手榴弹准备——"。
不需要萧震雷喊投掷的命令，士兵们在听到手榴弹准备的命令时拉掉了引线，心里默数五个数之和将手榴弹一起扔了出去，"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接着手雷阵一波接一波，在阵地前方三十四米的位置上炸得天翻地覆，如果是真实的战斗，进攻方这次绝对要被炸得全军覆没。
山下指挥所里，当穆德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幕之后心里咯噔一声，完了！他没想到手榴弹竟然还可以这么用，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山坡上经过这么一通爆炸之后，被演习监督员判定阵亡或受伤的士兵提着步枪灰溜溜下山了，还留在原地的竟然没有几个人。
贾维斯在旁边看得清楚，他也不得不佩服萧震雷的想象力和狡猾程度，竟然想到将手榴弹集中大规模使用，等待进攻部队冲到阵地前几十米的时候将如此之多的手榴弹投掷出来造成的破坏力甚至超过了炮弹。
贾维斯放下望远镜叹道："演习结束了，进攻失败，下令让他们撤下来吧，这个中国萧很有军事才华，他竟然自己挡住了自己的进攻，就如同他先打造了一柄锋利无比的矛，刺穿了一切防御的盾牌，但他又打造了一面盾牌抵挡住了这支矛！"
萧震雷带着三排走下了山，其实他很清楚如果进攻方和防守方在士兵战斗力和装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进攻部队想要用两倍的兵力进攻这种拥有地利优势的阵地，成功的希望绝对渺茫，仅仅是地利这个优势就足以抵消多出的一倍兵力，想要拿下这样的阵地，最少都需要三倍以上的兵力才可能做到，否则即使拿下这样的阵地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损失更多。不过一场战斗是为战役服务的，而战役是为战略服务的，有时候为了战略方面的大局考虑，就不能在乎一场小战斗的兵力损失情况，如果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地点，乃是战略要地，即使损失十倍以上的兵力也是值得的。
下山之后，萧震雷对贾维斯和穆德道："两位，怎么样？服不服？像这样的战斗，如果士兵战斗力和武器装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进攻方没有三倍以上的兵力休想拿下阵地！"
穆德还是有些不服，他哼哼道："如果我这边有火炮，你绝对挡不住我方进攻！"
萧震雷耸耸肩："那可不一定，如果我知道你这边有火炮，我的防御阵地绝对不会这么布置，我会让你的火炮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哦，不早了，贾维斯上校，我想我们该回去了"
贾维斯点头道："好吧！"
在回柏林的路上，贾维斯希望之后的几天能与萧震雷继续探讨军事方面的见解，萧震雷怎么会不知道贾维斯的打算，他当然不会把后来的一些好的战术告诉这家伙，因此以自己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为由婉言拒绝了，贾维斯对此很是遗憾。

第271章布置

傍晚六点时分，萧震雷回到了阿德隆酒店，洗了个热水澡，又在房间里休息一阵之后换了一声干净衣服正准备下楼吃饭，粟谷走过来报告道：“先生，国内来了最新电报，四酒店方面刚刚送过来的，十六标可能会出了状况”。

萧震雷听了这话心中一紧，立即拿过电报看了起来，原来电报上说江苏巡抚换了人，宝棻被调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由原奉天巡抚程德全接任，程德全是袁世凯官僚集团的政敌，此前在东北主政期间就受到过徐世昌的排挤，自然对袁世凯官僚集团的人视为敌人，而萧震雷身上又恰好有袁世凯官僚集团的影子，因此程德全到任之后就想将萧震雷这个四十六标标统的位置拿掉，换上自己人，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但这股风吹起来了，如果程德全以他长期不在四十六标坐镇的事情做文章，要拿掉他这个四十六标标统的位置还是轻而易举的。毕竟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是江苏直辖的军队，巡抚有直接处置权，如果两江总督不插手过问，程全德可以任意任免新军二十三混成协的任何军官。

看完这封电报之后，萧震雷知道这事情麻烦了，他倒不是怕丢了这个四十六标标统的职位，因为这支军队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任命的大小军官都是心腹，即使上面派来新的标统到任之后也指挥不动，他是担心新的标统到任之后在四十六标乱来，好不容易拉起这支队伍。他不想被人搞得乌烟瘴气。

看来去美国是去不成了，现在必须要尽快回国。走海路太慢，前后要花去一个半月的时间。估计等他回去黄花菜都凉了，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德国进入沙俄，走西伯利亚铁路回国，这样最快，可是他没有门路，想要走沙俄这条线，就必须要跟沙俄当局打交道，他一个小小的地方军队上校。在柏林这地面上想要与沙俄方面接上线何其困难？

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了蒋方震，蒋方震说近期内可能会回国，也不知道这个近期是什么时间，看来有必要问一问，如果时间对得上，就请蒋方震帮忙带上他，他决定明天去国防部找贾维斯，让这家伙联系上蒋方震所在的连队。其实昨天上午蒋方震和张孝准离开之前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只不过从外面难以把电话打进军方内部，必须要由军方对外联络处才能打通，或者用军队内部线路才能打通。

萧震雷将这件事情暂且放在一边。他必须要赶到酒店楼下餐厅找个好位置，因为今晚金发女郎要也西德尼?赖利接头商议调查克虏伯兵工厂生产制造新式武器的事情，他必须要先找一个好位置观察西德尼?赖利这个人。

等他和粟谷赶到留下餐厅的时候。金发女郎还没有到来，餐厅里只是稀稀拉拉坐了几桌客人。就餐的人数还不到一半，他走进餐厅顺手从旁边报纸架上拿了一份报纸。将这些人逐一观察一番，将他们每一个人的相貌特征都记下，然后找了一张面对餐厅正门的位置坐下，这样他可以观察每

一个从外面走进来的客人正面相貌，粟谷坐在了他的旁边。

“先生，几位？”

“就我们两个！”

“请问你是现在点餐，还是稍等片刻？”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麻烦你先给我们来两杯柠檬水吧！”

“好的，先生，请你稍等！”

接下来陆陆续续有客人从外面走进餐厅就餐，萧震雷将这客人的面貌特征一一记下，当餐厅上座率到八成的时候，萧震雷看了看怀表上的时间，已经七点十分了，他还没有看见金发女郎出现，只好先叫来服务生点菜，刚点菜完毕他就看见金发女郎从外面走了进来。

金发女郎一双眼睛迅速将整个餐厅扫了一遍，她很快看见了萧震雷，但目光却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很快，她发现了今晚的主角——西德尼?赖利，此人正坐在一张靠窗户的桌子边，

萧震雷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金发女郎想靠窗户那边的餐桌走过去，他注意到了一个人，靠窗户的几张桌子只有一张桌子边坐着一个男人，他立即断定那男人就是西德尼?赖利！

这男人个子不算很高，但也不矮，他的脸有些瘦，留着七分头，头发打理得很光亮，用后世的话来说，一只苍蝇都可能在这上面站不稳，他穿着白衬衣、打着蓝色领结，白衬衣外穿着黑色马甲，与最外面的西装颜色一样。

果然不出萧震雷所料，这家伙就是金发女郎要见的西德尼?赖利，他见金发女郎走过来，立即起身和她拥抱以及亲吻，这完全是只有情侣才会做出的亲热姿态，这对狗男女果然勾搭上了，萧震雷此时有种捉奸的感觉，西德尼为金发女郎将椅子拉出来让她就坐，然后自己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向服务生打了一个响指表示要点菜。

嗬，这个打响指的动作还挺潇洒的，萧震雷心里十足的鄙视，此时他点的菜送来了，一份牛排，还有一个汤、一个蔬菜沙拉，还有一些点心，一杯红酒。

在这种餐厅就餐与在中餐厅吃饭的感受完全不同，尽快这里摆了二三十桌，就餐的客人上百人，可依然没有嘈杂声，整个餐厅里很安静，客人们都是用小声说着话，唯恐打扰了别人让自己丢脸，如果是在中国的酒楼，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

萧震雷一边就餐一边不时地观察了金发女郎和西德尼两人的情况，尽管相距不远，但萧震雷什么都听不到，他不会读唇语，也不会从两人说话的口型上判断他们交谈的内容。虽然这两人说话时像是一对情侣在交谈，但萧震雷知道这两人肯定是在商量去克虏伯兵工厂调查新式武器的详细情况和生产计划的内容。

西德尼好像感觉有人在观察他一样。迅速扭头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发现可疑目标之后皱起了眉头。萧震雷知道自己的观察引起了西德尼的直觉感受，因此他更加小心翼翼，不再直视对方。

过了半个小时，金发女郎好像说了一句抱拳的话，然后起身向洗手间

方向走去，起身时向萧震雷这边看了一眼，萧震雷知道这是她向自己暗示，有情况要当面报告，他等金发女郎离开之后拿起餐巾布擦了擦嘴并让粟谷等在这里。才起身向洗手间走过去。

转过两道走廊，萧震雷发现金发女郎从洗了手从洗手间出来走到了旁边的消防通道口，萧震雷立即跟过去，两人一前一后推开门走进了消防通道。

萧震雷进来时，金发女郎正抱着胳膊靠在墙壁上看着他，他走过去正想问什么，见金发女郎后面走过来几个厨师，便上前抱住她装作情侣亲吻起来，几个厨师虽然瞟了几眼。但很安静地从身边走过去了。

待那几个厨师走远之后，金发女郎迅速道："昨天我将任务通知他之后，他就已经想要了行动计划，刚才他跟我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以电焊工人的身份混入克虏伯兵工厂进行秘密调查！"

萧震雷问道："时间上来得及吗？而且兵工厂方面不会调查他的身份？"

金发女郎道："据说现在克虏伯兵工厂正在向外界招聘工人，而且熟练的电焊工是他们最需要的，他的身份如果不进行详细的调查应该没有问题。毕竟被他干掉的那个乞丐的相貌和身形与他极为相似，除非是那个乞丐的亲属或者邻居过来辨认。不过那个乞丐早就是孤家寡人，而且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道："这么说这个想法不错。从内部入手虽然花费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但是相对要容易得手一些，他什么时候过去？"

金发女郎道："这次我跟他一起去，明天上午就乘火车南下，我负责处理外围事务，他负责进入克虏伯兵工厂调查！"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我需要他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之后具体的行动时间！"

金发女郎立即明白了萧震雷的打算，她知道萧震雷准备让西德尼当靶子吸引德国人的注意力，然后他这边想办法进入钢铁冶炼厂盗取冶金技术资料，她思索片刻摇头道："这个我无法保证能不能及时的得到他的具体行动的消息，因为一旦他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之后，我是无法联系到他的，只能他主动联系我，如果我得到消息并且有时间的话，我会想办法通知你的，但你这样做对我的安全会存在着很大的威胁！万一他被抓住，极有可能供出我，即便他不被抓住，事后他难道不会怀疑我吗？"

萧震雷摆手道："这个你可以放心，如果他被抓，我一定会在他开口之前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永远开不了口，而且我安排的行动绝对会考虑到他可能怀疑你泄密这一点，我们是不会让他怀疑你的！"

金发女郎考虑一会，说道："好吧，我相信你！还有，我需要经费和酬劳，你们总不能每个月就给我那么钱吧？那只能算基本的薪水，你要知道我活动是需要经费的，而且我需要高品质的生活才能打入上流阶层，只有接触上流阶层才有可能接触到更高级的机密，我穿的要是私人定制的衣服和鞋袜，佩戴的要是值钱的珠宝首饰，我不可能每顿去啃面包，需要是年份长久的红酒、极品鱼子酱、高级厨师烹饪的牛排，尽管军情五处和六

处都有给我，但他们是他们，而你们又不同，你们必须展现你们的诚意！”

萧震雷听了心中冷笑，这女人真是??间谍活动固然需要大量的经费，但情报部门的运转绝对不是靠女间谍去包养男人才能玩得转，特别是漂亮女间谍，就要利用本身身为漂亮女人的资本去诱?惑和利用男人，从而达到窃取情报的目的。

萧震雷盯着金发女郎道：“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酬劳是酬劳，你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自然会给你相应的酬劳，但是经费方面只有这么多，你要明白，我们不是出钱给你来享受生活的，如果你这么漂亮一个女人还需要我们拿出昂贵的出场费给你挥霍，给你去包养小白脸的话，你这个女情报员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不如直接砸钱去收买别人好了，这样省事得多！你要明白你的优势是什么，是你的脸蛋、身材和你风姿，我不相信军情六处没有给你培训过这方面的内容，这次我并没有让你直接参与行动，而只是让你及时报告他的动向而已，这对于你来说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保护了”。

金发女郎将萧震雷有些发飙的迹象，心中有些害怕，她沉默了一下说道：“好吧，我不要求追加经费，但是你们总得给我发薪水吧，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只拿到过一次薪水！”

萧震雷盯着金发女郎看了几秒钟，然后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钢笔和支票薄，填了一张一万金马克的支票递给她道：“省着的花，大姐！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漂亮、身段高挑、线条优美的、风情万种的女人，你不应该为男人去花钱，而是要让男人为你花钱，否则你这身皮囊还有什么用处呢？你明白吗？”

“啰嗦！”金发女郎接过支票嘀咕了一句，装进包包内，然后从自己的挎包里拿出一个半截砖大小、用绸缎布包裹的东西递给萧震雷：“拿去，我已经在里面上好了胶卷，这是我们最小的相机了，别给我弄丢了，用完了要记得还给我！”

萧震雷接过相机塞进西装夹在腋下，又道：“以后我就不跟你见面了，会有专门的人跟你联系，这是联系方式，一共三套，第一套是常用联络方式，第二套是紧急联络方式，第三套是备用联系方式，紧急联络方式是只有在特别紧急的状态下才能用，备用联系方式绝不能轻易使用，这是你能最后联络到我们的方式，如果这套方式都不管用了，那说明我们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你很有可能永远流落在外，就像一个浮萍漂到哪儿算哪儿，记住之后销毁它！”说完从口袋拿出一张小纸条递给她。

金发女郎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它。

第272章紧急回国

回到餐厅之后，萧震雷发现金发女郎和西德尼都已经离去，他结账完毕回到客房当即将粟谷找来了过来，。￥f，

“随便找个位置坐！”萧震雷说着脱了上衣挂在衣柜当中。

粟谷左右看了看便坐在了一张椅子上，萧震雷挂好衣服提了一张椅子坐在了粟谷的对面说道：“粟谷啊，先前的电报你也看过了，看来美国之行不得不取消了，我得必须尽快赶回去，但是拿到德国克虏伯的冶金技术的行动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先前那个金发女郎，你记住了她的相貌特征了吧？”

粟谷点了点头，“记住了，她对面的那个男人，我也记住了！”

“很好！”萧震雷掏出香烟点燃，吸了几口说道：“明天上午他们就要乘坐火车南下去埃森市，我决定这几天单独回国，由你带着其他人全部跟着他们两个乘坐一趟火车去埃森市执行拿到冶金技术的行动，行动计划由你来制定，那个金发女郎是我们的人，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也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以后由你和她单独联系，这是联络方式，记住了之后烧掉！”

粟谷拿过纸条看了一眼便记住了，用旁边茶几上的打火机点燃烧掉了。

萧震雷见状又道：“这个金发女郎在我们组织的代号叫‘贞德’，最近克虏伯兵工厂正在生产一种新式武器，我怀疑德国人正在生产毒气弹，他们此去埃森市就是调查这种新式武器的详细情况。如果调查清楚之后，他们就会窃取详细的生产计划。那个男人真实姓名叫西德尼?赖利，他是一个多面间谍。不仅为英**情六处服务，而且还为俄国和日本服务，这个人不是一般货色，他不仅精通情报人员所有的技能，而且身手还极为高强，更重要的是他极为狡猾，具备超人的说谎本领和高超的应变能力，你千万不可轻视他，否则你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另外‘贞德’不仅为我们服务，同时也具备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的多重情报员身份，你制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她的安全，不能让她引起西德尼的怀疑，但是也不要百分之百相信她，否则你会吃大亏！

另外，我已经从‘贞德’那里得到消息，西德尼准备以电焊工的身份应聘到克虏伯兵工厂去工作，然后伺机调查兵工厂内生产新式武器的详细情况。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详细情况，他就会窃取德国人的生产计划，到时候‘贞德’会想办法告诉你有关西德尼在兵工厂行动的具体时间，所以你抵达埃森市之后要先设法与她取得联系。我觉得你可以利用西德尼转移德国人的视线，但是你要记住，如果西德尼不幸被抓。我丝毫不会怀疑他会咬出其他人，你要想尽办法干掉他。绝不能让他供出‘贞德’，还有。你们不能与威廉姆斯和奥皮音见面，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们又回到了埃森市！”

粟谷听完道：“先生，我记住了！”

萧震雷又道：“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后你将作为我们组织在欧洲大陆的最高负责人，欧洲大陆的情报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所以你

的任务很重，我要你在三年之内将我们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建立起一个严密而又极为完善的情报网络，你在这里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达到这个目的，经费方面不是问题，我会让王亚乔每年给你这边拨付三十万英镑的经费，如果不够，你可以申请追加，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

“明白！”

随后萧震雷让粟谷将其他几个人全部叫进过来，向所有人宣布他们将在明天上午跟随粟谷返回埃森市执行窃取冶金技术的计划，由粟谷全权负责，另外也向他们宣布了以后他们归粟谷领导，在欧洲范围内建立情报网络。

4月9日上午，萧震雷没有去火车站送粟谷等人，他们走了之后，就剩萧震雷一个人在柏林了，他在阿德隆酒店只留下一间客人，其他几间客房全部退了房。

如果想要从柏林去俄国，然后借道俄国走西伯利亚铁路回中国只能找清廷驻德国使馆，由他们开出证明并照会沙俄方面，如此沙俄才会放行，萧震雷原本也可以自己去找荫昌，但是他与荫昌不熟，贸然去找荫昌，也不知道那老头会不会答应帮忙，不过如果去找蒋方震就不一样了，蒋方震是荫昌的拜门学生，如果由蒋方震去找荫昌说，萧震雷相信荫昌肯定会给这个学生的面子。

于是萧震雷上午去国防部找了贾维斯，请他帮忙联系一下在第七军实习的蒋方震，贾维斯帮忙很卖力气，很快就将电话打到了蒋方震所在的连队。

萧震雷与蒋方震通话后将情况说了一遍，就是想借道俄国回国，而且时间紧迫，问他能不能帮忙找荫昌说说，让荫昌与沙俄方面联系，取得通行证，蒋方震当即说自己下午恰好要赶去柏林到领事馆将荫昌，估计也是回国的事情，说不定还能跟他一起回去。两人约好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后就挂了电话。

从德国国防部出来时，贾维斯用一副非常可惜的语气说道：“萧，我知道你在军事领域有很深的研究，可惜你不能多在柏林呆一段时间，这让我失去了继续求教的机会，你什么时候启程回国？”

“就这几天吧，应该很快了，如果不是我在国内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倒是希望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毕竟在这里也是有着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贾维斯，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贾维斯同萧震雷握手郑重道：“我想还有机会的，另外我会以我国国防部的名义向你们陆军部发去公函，向他们说明你在这里的杰出表现！”

萧震雷连忙道：“还有，别忘了留学名额的事情，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放心，我绝对不会赖账！”

下午，萧震雷开车去火车站接蒋方震，蒋方震驻扎的地点距离柏林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来往两地非常的方便。

接到蒋方震后，萧震雷问道：“百里大哥，你觉得荫昌大人找你来是

做什么？会不会是让你跟他一起回国的事情？”

蒋方震点头道：“我想应该是的，我已经向德军方面提出了回国的请求，上面应该很快就会派人来接替我，相信最迟后天就可以完成交接工作！”

到了领事馆，萧震雷停车在外面等着，蒋方震进领事馆见荫昌，他进去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刚上车萧震雷就询问：“怎么样，百里大哥，荫昌大人是什么意思？”

蒋方震笑道：“你运气不错，荫昌大人已经跟我说，我们11号下午启程坐火车去俄国，然后再从俄国坐火车去远东，也就是后天，我跟荫昌大人说了你也想尽快回去，他答应将你算在我们这一行人当中！”

萧震雷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也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回国，但是相比走正规渠道却要麻烦得多，而跟着荫昌和蒋百里等人一起走则是最方便的，也是最快的。

4月10日，萧震雷开车送蒋百里回军营办理交接手续，下午两人载着蒋百里的行礼回到了柏林，由于没有地方落脚，蒋百里在阿德隆酒店萧震雷的房间过夜，张孝准得知他们明天就要启程回国，也向学校请了假赶过来陪两人，准备明天送他们去火车站。

天黑之前，萧震雷将租来的汽车还给汽车出租公司，回到酒店将行李收拾整理了一番，晚上又和蒋方震、张孝准两人闲聊一夜，主要还是谈国际形势和世界各**事发展情况。

4月11日下午，萧震雷随荫昌、蒋百里等大使馆一行人去火车站坐火车去沙俄，张孝准等人送至火车站，众人挥泪告别。

萧震雷等人在沙俄境内坐火车呆了五天，幸亏他们乘坐的车厢为高级车厢，有卧铺床，当火车在伊尔库茨克停靠时，萧震雷等人下了车，然后从伊尔库茨克南下，准备穿过蒙古抵达京城，此时蒙古还是清朝的地盘，清廷对蒙古还有着绝对的控制力。

四月二十日，众人抵达京城，蒋方震要留在京城准备接待德国皇太子的事宜，并且被任命为京都禁卫军一个营的管带之职，在同龄人当中已经是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萧震雷在京城留了一天，将德国国防部的回执交到了陆军部之后就启程南下，蒋方震到火车站相送，临上车前，萧震雷对蒋方震说：“百里兄，京城的情况复杂，朝廷那些贵族老爷们肯定不会轻易放权，我看着立宪的事情十有**悬得很，而且那些旧式军队的官老爷们对你们这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一般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如果百里兄在这里过得不如意，随时可以南下去找小弟，我那四十六标标统的位置给你留着！”

蒋百里笑道：“你把这标统的位置给了我了，你干什么去？”

萧震雷笑道：“你当标统，我便出任副标统，或者参谋长也行，我的水平给你做参谋长应该还是可以胜任的吧？”

蒋百里无奈摇头笑道：“你太小看自己了，行了，多谢寰宇兄弟的一番好意，如果我在这边实在混不下去了，一定会去找你的！”

“百里兄，就让我们为中国之崛起腾飞贡献自己毕生的努力吧！”萧震

雷说完便让两个雇来的力巴将行李扛上火车，自己也转身上了火车，在门口转身向蒋方震挥手告别。

四月底，萧震雷回到了南桥军营。

第273章打狗不看主人

萧震雷的回归让蔡国栋、范之庸、宋世杰等人松了一口气，这几天新任巡抚程德全天天派人以视察军营建设、军队训练情况为名过来，实际上则是为了找茬，专门给蔡国栋等人找不痛快，想要以这种方法撤换军中一批基层军官，只不过程全德刚刚上任，手上并没有心腹可用，所以才迟迟不能得手，不过军中确实有好几个连长被程德全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拿掉，萧震雷回来后听说此事异常愤怒。︽，

军营早已经建设完毕，崭新的营房呈一个四方形，中间是训练场、操场，两侧是营房、军火弹药库、装备库、后勤物资仓库、伙房、澡堂、室内训练场等等。从大门往里面走，有一条大路穿过训练场和操场，两侧栽了一些树木，在操场的中间树立着一根旗杆，悬挂着大清龙旗。

当晚，萧震雷将蔡国栋、范之庸以及各营长和直属部队长官召集到自己的宿舍里开会。

“好了，在坐的都是自己人，客套话我们都不用多说，这几个月以来你们的成绩和表现在我回来后都看在了眼里，关于新任巡抚上任的事情，诸位不用担心，虽然我跟他不是一路的，但他也能没有任何理由就随便撤换我这个标统，他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绝对不会动我，万一我们反了，他这个刚上任的巡抚也做到了头。另外，关于那几个被程德全派来的人拿掉的连长的事情具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范之庸说道：“都是那些人故意找茬呗，其实这几个连长干得很好，并没有做过什么违反军纪的事情。他们就是恰好赶上了”。

萧震雷闻言抽着沉思了一会说道：“明天一早出早操的时候传我的命令，这几个连长官复原职。不用理会那些人，不经过我这个主官的同意就擅自撤我的人。他们这是在越权，官司打到哪儿我都不怕！”

范之用皱起了眉头，迟疑道：“团长，这样不妥吧？咱们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跟程德全闹僵，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起事，是斗不过他的，他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玩死我们！”

萧震雷冷哼道：“不，他刚来这里，全无根基。顶多那些见风使舵的巡防营的官员会拍他的马匹向他靠拢，但是新军方面他休想调动，协统艾中琦是宝棻的人，第四十五标又还没有标统”。

“不，等等！”范之庸连忙道：“你可能还不清楚，四十五标现在已经有了标统，就在程德全上任不久，他就命令了一个叫刘之洁的人出任了四十五标标统！”

“刘之洁？”萧震雷颇为意外，他连忙道：“这人是什么来头？”

范之庸道：“听闻此人以前在进过北洋武备学堂。后来又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归国后到东北任第三镇教官，之后提升为营管带，协助吴禄贞筹办边务。经过铁血行动科的调查。获知此人曾经先后参加过兴中会、华兴会，数年后，刘之洁调任东三省总督府督练公所参议官。后袁世凯的亲信陈宧来任总参议。刘之洁与之意见不合，遂生隙缝。拂袖离去。程德全任奉天巡抚时对参议官刘之洁的才能深为敬重。后刘之洁见程

德全调任江苏巡抚，就南下来投。程德全十分高兴地接纳他，并刚开始就任命他为巡抚衙门正参议，没过几天就任命了他当任四十五标标统一职”。

萧震雷想了想摆手道：“不管他，先把那几个连长复职了再说，如果这几个家伙有什么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众人互相看了看，“好吧！”

五月二日早上出早操时，值班军官挡着几千官兵的面当场宣布了萧震雷的命令，让那几个连长复职！

这可气坏了驻留在这里的程德全派来的视察的人，上午，带队来视察的巡抚衙门的参议官古大同就气势汹汹的来找萧震雷，见面就大声嚷嚷：“萧震雷，你想干什么？那几个被我们拿掉的队官都劣迹斑斑，根本无法胜任队官的职位，你下令让他们官复原职是不是对我们的处置不满？”

萧震雷道：“是！”

“你”古大同没想到萧震雷当场对他的处置不满，这让他气得七窍生烟，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萧震雷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不给他这个巡抚衙门参议官的面子，他脸色涨得通红，指着萧震雷的脸大叫：“你不满本官的处置，就是不满巡抚衙门，就是不满巡抚大人！”

萧震雷拨开他的手冷笑：“得了吧，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才是四十六标的主官，对四十六标所有军官的任免和处罚不经过我的同意都是无效的，你这是越级指挥，属于越权行为，如果军队中都像你这样越级越权行事，这军队岂不是要乱套了吗？再说了，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参议官，竟然越过我这个正三品大员任免我手下军官，你算哪根葱？谁给你的权力？”

“你，你你以为你是正三品就真的有正三品的身份？我朝历来就有文官高于武职的传统，武职正三品是不能与文官正三品相提并论的，朝廷只不过是给你们这些武人一些脸面罢了，你还真当自己是一个人物了？”古大同一副讥笑的嘴脸说着将脑袋望着天。

萧震雷冷冷道：“朝廷既然颁布了这样规定，我们武将们自然要遵从，以为同品级的文官高于武职，那只是你们酸腐文人的自以为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我们武将从来没有承认过！你给我滚蛋，从哪儿来滚到哪儿去！别在老子这里捣蛋！”

“你，你好好好，姓萧的，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我古大同不整死你誓不为人！”

萧震雷闻言顿时火冒三丈，一个跨步上前抓住古大同的肩膀就是一顿胖揍，一拳一拳砸下，打得他哭爹喊娘，不过萧震雷还是控制了力道，要不然这家伙还挨不了他一拳就会嗝屁。

当晚，古大同鼻青脸肿、一瘸一拐地来到巡抚衙门向程德全告状，“巡抚大人，那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实在太无法无天了，你看看，我是您派去的，他竟然丝毫不给您脸面把我打成这样，他打我就是打您呐，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他却全然不给你一点面子”。

听了古大同的告状，程德全皱起了眉头说道：“这萧震雷从西洋回来了？他也太不像话了，回来了也不来老夫这里报道，还把你打成这样，看来还真是一个莽夫！”

程德全是廪贡生出身，曾经入国子监学习，后来研究东北问题，看到东北的危局，寿山很赏识他，就推荐他去东北给人当幕僚，就如同后世给领导当秘书一样，干得好，跟领导贴心，领导自然会大力提拔，程德全也是这种际遇，甲午战争之后他被自己曾经侍候的靠山保举为候补知县，后来寿山署理黑龙江将军职，他随同前往办理将军文案，就这样他发达了，日俄战争后，他被清廷任命署理黑龙江将军，全权处理全省军政事务。1907年初，清廷将东北改为行省，以袁世凯官僚集团的徐世昌为总督，程于5月7日仅被任为署理黑龙江巡抚，职权削弱，显然是受到袁世凯官僚集团的排挤。为此，程被迫一再称病奏请开缺。1908年3月，徐世昌即以程“腿疾未愈”，建议军机处“赏假数月，回籍就医”。是月19日，清廷即将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一职开缺。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政局大变。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将徐世昌内调，任锡良为东三省总督，程德全也重新被起用，于5月23日任署理奉天巡抚，旋实授。但奉抚一职与总督同城，属政制改革精简机构的范围，遂于1910年4月28日裁撤，于是程德全被调任江苏巡抚。

5月4日，程德全派人命萧震雷前往巡抚衙门将他，萧震雷接到命令后带领警卫连全员前往苏州将程德全，警卫连一共有两百人，属于超大编制的加强连，武器装备与其他普通连队相同，但多了一个机枪排和一个迫击炮排，普通连队只有机枪班和迫击炮班。除此之外，警卫连还有六辆大卡车，即便是战时状态，这些打卡车也可以将全连所有人马和装备一起装运上车，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

萧震雷坐在最前面的敞篷越野车上，后面的士兵全都全副武装乘坐在五辆大卡车上，他此举就是去苏州城示威的，让程德全看看他的本钱，别搞得太过火，刚刚上任就想夺兵权？吃相也太难看了吧？他就是要告诉程德全，把他惹火了，他是完全有本钱造反的，他相信程德全能够做到巡抚这个位置，头脑绝对很清醒，应该不会乱来。

第274章示威（1）

卡车已经在十几年前被德国人发明出来了，直到现在为止也只有德国和萧震雷的振华公司才有生产，虽然德国早在十几年钱发明了卡车，却很少出售给其他国家，就更别说中国了，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基本上见不到卡车，直到振华公司生产出卡车。☆→☆→点☆→小☆→说，

上午，四五月份的太阳光照下来让人身上暖洋洋的，苏州城守城门的清兵们一个个睡眼朦胧、松松垮垮地打着哈欠时听到了远处传来机器轰鸣声，扭头看去，只见远方来了几个很小很小的铁盒子。

这些铁盒子竟然会自己移动，而且距离城门也越来越近，不过看那铁盒子上挂着大清的龙旗又不像是有着敌意的，因此清兵们没有第一时间关闭城门。可过了一会儿，这些铁盒子越来越近时，铁盒子在清兵们的视线里也越来越大。

“头儿，我怎么觉着不对劲啊，这是什么怪物，没看见过我大清还有这等怪物啊！它们不会吃人吧？”一个清兵对城门把总说，声音中带着颤意。

城门把总听得脸色一变，连忙发出一声尖叫：“还站着干什么？干给老子把城门关起来，要是那些怪物吃人不吐骨头，我看你们往哪儿跑，快快快，关城门！”说着转身撒丫子跑进了城内登上了城楼。

守门清兵们拿出吃奶的力气以最快的速度将城门关上时，萧震雷等乘坐的汽车车队也已经开到了城门下。

城门楼上，一个清兵惊讶道：“咦，头儿。我怎么看见那些铁盒子里竟然有人？”

“是啊，好像是真有人嘞！”其他清兵纷纷附和。

城门把总见周围闹哄哄的。出声道：“行了，都别吵。咱静观其变！”

车队停下后，萧震雷举手动了动，警卫连连长马小双从第一辆卡车副驾驶座上跳下来向前面萧震雷乘坐的敞篷越野车走去。

当马小双从卡车上跳下来时，城门楼子上发出一声声惊叹：“啊呀，还真有人啊，你们看那些铁盒子，它们的背上背那么多，脑袋里装着好几个呢！”

这些卡车被生产出来之后就被运到了南桥军营供四十六标使用，南桥镇上的居民倒是已经见过了。不过这些卡车还从来没有在外面露过面，也难怪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卡车的清兵们会吓得尿出来，不过这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清朝人见识浅薄，知识太少，有些愚昧，如果是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人绝对不会看见这些卡车就吓尿，就像第一次看见火车一样，刚开始看见都直接吓趴下，后来见得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团长！”马小双走到萧震雷乘坐的越野敞篷车旁边向萧震雷敬礼道。

萧震雷指向城门：“去让他们开门。咱们没时间在这儿耗着，见了巡抚之后我们还要赶去江宁（南京）”。

“是，团长！”李小双敬礼之后跑到城门下。

“楼上的人听着，我们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的。我们标

统大人奉巡抚大人之命前往巡抚衙门请见，快开城门，耽误了巡抚大人的大事。你们一个个都吃罪不起！”

城门楼子上的清兵们听了之后一个个都松了一口气，城门把总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对其他清兵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下去开城门，别给下面那些凶神抓住小辫子一顿胖揍。到时候谁他吗也吃不消！”

“是是是，把总！”清兵们答应一声，纷纷跑下了城楼打开了城门。

城外车队于是缓缓开进了城内，尽管速度很慢，当五辆大卡车出现在热闹非凡的苏州城内时还是吓坏了不少人，这个时期的人谁见过这玩意啊？不过当人们看见卡车上载着许多士兵、而且还活生生的时候都放下心来了，只要这铁盒子不吃人就好。

不久车队在巡抚衙门门前停下，马小双从卡车上跳下，大声吼着：“全连集合，各排清点人数！”

很快巡抚衙门门前热闹起来了，各排长整队、士兵们报数的声音此起彼伏，声势颇为威武，一时间把巡抚衙门内的人都惊动了，不少在巡抚衙门办公的官员们都跑出来看热闹。

各排清点人数之后排长们纷纷前来向马小双报告，最后马小双走到全连面前大声道：“全体都有，整理着装！”

“唰唰唰”士兵们快速整理着服装和装备。

随后马小双让士兵们立正之后转身跑向站在前面的萧震雷，向其报告：“报告长官，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警卫连集合完毕，战斗人员全员到齐，请长官指示！”

“稍息，原地待命！”

“是！”

巡抚衙门门口台阶上站着的官员们看着警卫连的表现，一个个顿时非常惊讶，议论纷纷起来。

“啊呀，这架势，这不比北洋六镇的差呀！”

有懂军事的人见状道：“什么不比北洋六差？我看比北洋六镇的还要强，能跟日本小鬼子比上一比了！”

巡抚衙门内，一个师爷拿着一份官文走到程德全身边道：“大人，两江总督府来了一份文书，说是从陆军部转过来的！”

“哦，上面说的什么？”程德全放下一本书问道。

师爷道：“陆军部说前段时间，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前往德国与德国国防部进行军事交流，德国国防部对萧震雷的军事才能十分赞赏，本希望萧震雷能多留在德国一段时间，但他没有同意，完成交流会之后就回国了，德国国防部的人对此表示很遗憾，他们说以萧震雷的军事才能足可以统辖一个军的兵力都绰绰有余，有大将之才，陆军部让我们两江总督府和巡抚衙门酌情考虑提拔一下！”

程德全听了之后接过官文又看了一遍。皱眉道：“这陆军部管得也太宽了一些吧？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是我省自建之军队，军官之任免全由我巡抚衙门自行任免之。他们陆军部一文钱的军费都不拿，还想插手我省军队的人事任免？”

清廷越来越衰弱的原因有很多。地方权柄过大绝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好比总督和巡抚这些封疆大吏，都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就以两江总督府和江苏巡抚衙门为例，陆军第九镇（也称南洋第九镇）是两江总督府组建的，军费等一应开支都有两江总督府拨付，现任统制为徐绍桢，第九镇只服从两江总督的命令，而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是由江苏巡抚衙门组建的。军费开始也由巡抚衙门拨付，军官等也都由巡抚衙门任免，不过作为江苏作为两江总督下辖的三省之一，两江总督不仅在民政上，而且在军务上也是有着插手过问权利的。

师爷劝道："大人，做个样子吧，陆军部的建议您还是考虑一下，给他们一个面子，以后见面也好说话！"

程德全有些生气道："我江苏新军也就一个二十三混成协的新军。他萧震雷已经是标统了，本官还怎么提拔他？难道要把协统艾中琦撤掉换上他？撤了艾中琦不是又得罪了宝棻吗？再说了，我正愁没机会拿掉他那四十六标标统的职位，现在让本官反而提拔他。可不是存心给本官添堵吗？"

师爷连忙道："大人息怒，息怒！其实"。

程德全见师爷那样子，皱眉道："有话就说。不必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是！大人"师爷答应。想了想说道："大人，宝棻已经调走了。他的人还霸占着协统的位置算什么？现在您上任了，当然得要换上自己的人，这是合情合理的，谁也不能说什么，否则你岂不是还要受制于人？另一个呢，以小人看来，大人您现阶段要拿掉萧震雷这个标统的位置还得仔细斟酌一二！"

"为何？"程德全心里极为不爽，二十三混成协受他的辖制，却不能任免其中的军官，这换了谁都不得生气？

师爷道："大人，小人已经派人打听过了，这四十六标乃是萧震雷一手组建起来的，虽然上海道蔡乃煌资助了不少，但他给的那点钱也就只够萧震雷塞牙缝的，这四十六标上上下下大小军官全部是他萧震雷的人，去年从陆军部调下来几个军官塞进他的军队当中，其中两个被他带去了西洋，可这次却没有随他回来，我看十有**被这姓萧的整死在外面了！"

"嘶——"程德全闻言倒抽一口凉气，震惊道："他有这么大的胆子？"

"大人，按照他给陆军部那边的说法是那两个人在去西洋的轮船上晕船、呕吐后得了重病，一病不起，还没到英吉利就死了，这个种事情也不奇怪，去往西洋那边要坐一个多月的船，船上生病是常有的事情，死在船上更不稀奇，也不知道萧震雷说的是真是假，这事除了他之外，其他人谁知道呢？还不是由他一张嘴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说明萧震雷此人绝对是心狠手辣之辈，四十六标被他视为了禁脔，您随随便便派几个人进入四十六标很有可能步那两个人的后尘，以小人看来，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计议为好，以免惹起急了他回狗急跳墙"。

两人说话时，一个官员走进来报告："大人，萧震雷来了"。

"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程德全正要吩咐这官员将萧震雷带进来，

却见他的话好没有说完的样子，皱眉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那官员犹豫了一下说道：“大人，萧震雷这次来带了足足有两百人，人人都全副武装，好家伙，这些人一个个威武煞气，恐怕比北洋六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哦？”程德全听得心中一跳，心道这萧震雷想干什么？本官只是让他来巡抚衙门见一见，他竟然带来这么多人，而且人人荷枪实弹，他这是什么意思？给颜色老夫看？
程德全没有说出来，师爷却忍不住道：“这萧震雷也太嚣张了一些吧？大人只是让他来见见，他竟然带这么多人来，他想干什么？炫耀武力还是逼宫？”
程德全脸色变了变，良久才吩咐道：“去派人通知刘之洁，让他做好准备随时增援，另外通知巡抚衙门所有武那备力量，有多少算多少，一旦萧震雷发难，要迅速给本官挡住，支持到四十五标到来！”
师爷急忙道：“大人且慢，大人三思，我看萧震雷不像是要攻打巡抚衙门，如果他要攻打巡抚衙门不会只带这么点人马，如果我们这边做得太过明显，恐怕反而会激怒他啊！”
那刚才报告的官员也说道：“是啊，大人，刚才下官看了萧震雷的部属，如果他真要发难的话，恐怕巡抚衙门的这点兵力和火器根本挡不住他们一刻钟！”
程德全听了浑身一颤，“有这么厉害？”
“是的，大人！”
程德全想了想，脸色一度数变，过了两分钟才说道：“走吧，跟本官出去见见萧震雷和他带来的那些部属，本官倒想见识见识他的部属到底是一副什么光景！”
从巡抚亚门内走出来，就有人大声喊道：“巡抚程大人到——”。
官员们听见纷纷转过身，见真是程德全来了，都甩着马蹄袖子下跪行礼，大声拜见巡抚大人，萧震雷向前走了几步立定，穿着长筒皮靴的双脚大力一靠，发出一声清响，立正敬礼道：“长官，标下萧震雷携四十六标警卫连奉命前来报道，请长官训示！”说完转身对警卫连大喊：“下枪，向长官敬礼！”
士兵们听到命令将步枪从肩膀上取下放在地上，这一连串动作分成几个步骤看上去极为有节奏感，而且很有气势，随后所有士兵齐声大喊：“长官好！”
士兵们如此整齐的动作，整齐的喊声，让程德全浑身一震，程德全又看见萧震雷穿一身笔挺的新军军服，左腰间悬挂一柄指挥刀，右边腰间武装带上挂着带枪套的手枪，加上他身材高大笔挺，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英武之气，这是他在任何军人身上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即使是日俄战争时期他看到的日本和沙俄军队中的军人也没有他这样的英武和正气。

第275章示威（2）

程德全一下就将先前对萧震雷的成见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想着有着这种英武和刚毅气质的军人绝对不是奸邪之辈，只有忠肝赤胆的军人才有这样的气质。Σ，而且萧震雷称呼他为长官，这个叫法虽然很新奇，但却让程德全听着极为高兴，不过他又想着萧震雷带着这么多人过来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因此问道：“萧震雷，本官只是叫你来，没让你带这么多人过来啊！”

萧震雷敬礼后说道：“长官，标下来之前接到了两江总督张大人的谕令，张大人命标下带一连人马赶去江宁，所以卑职来见长官就一起带过来了！”

“这个张人骏，本官刚来不久他就插手本省军务，真是岂有此理！”程德全心里虽然极为不爽，但是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他点头道：“原来是这样，既然张总督命你，那等会你就去吧，这是你带来一个连？怎么这么多人？”

萧震雷解释道：“长官，这是一个加强连，多余的人从其他连队抽调出来的，标下想如果张大人要看操演的话，增加这些人会好一些！”

程德全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想起刚才萧震雷说起操演，他心中一动问道：“你怎知道张大人要看操演？”

“长官，标下不知道，但标下不能不做好准备！”

程德全心想这是我巡抚衙门直属从军队，我这个巡抚都还没有看过四十六标的操演，你张人骏就要先看？这算哪门子事情？不行，要看这操演也得我这个巡抚先看。

想到这里。程德全立即道：“萧震雷！”

“到，请长官训示！”萧震雷立正道。

程德全对萧震雷立正敬礼的这副姿态很满意。点点头道：“去见张大人的事情不急，既然你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本官想看你们操演一回，看看你们自从成军一来操练得如何了，你看怎么样啊？”

萧震雷道：“长官有令，标下自然遵从，不知在何处操演？”

程德全想了想道：“就去四十五标驻地吧，通知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各大小官员以及四十五标上下军官人等全部过去观看！”

“是！”

时间还早，上午举行操演，下午还有足够的时间前往江宁，四十五标的驻地就在巡抚衙门隔壁不远。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很快接到了命令让驻地门口的卫兵放行，萧震雷带队来到四十五标驻地后，四十五标驻地很多士兵和军官都从营房里跑出来围观。

刘之洁看见萧震雷的人马乘坐卡车快速开进驻地十分震惊，他没想到卡车这东西竟然跑这么快，如果每一支军队都有这么多卡车，那么行军速度岂不是大大减少，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赶赴很远的战场？他发现了卡车这种交通工具对于军事上的作用。

发现自己四十五标的士兵们和军官们都乱糟糟的，刘之洁的脸上极为

难看。他当即下令让所有军官和士兵们集合整队。此时萧震雷带来的警卫连已经全部跳下卡车开始集合，并且有条不紊地清点人数并整队，然后开到了主席台下。

过了半个多小时，程德全和一众大小官员都已经全部到齐。程德全派来一个人告诉萧震雷操演可以开始了，萧震雷便小跑着来到点兵台下向程德全立正敬礼道：“长官，四十六标警卫连全员集合完毕。请长官指示！”

见萧震雷搞得这么严肃和正式，程德全也不得不站起来走到主席台前。挥手道：“开始吧！”

萧震雷再次敬礼转身返回，命令警卫连开始演练第一项。队列分列式演练，队伍以排为单位从左到右经过点兵台前，从齐步走到正步走，每一个排经过点兵台时，所有士兵都整体看向点兵台，并喊着“守卫疆土、奋勇杀敌、扬我国威”的口号。

这番检阅的气势颇足，让程德全等这些旧式官僚们看得颇为震撼，但一队队士兵从点兵台前走过，点兵台上都会响起一片掌声，周围观看的第四十五标的士兵和军官们也都议论纷纷。

一个管带说道：“这，这是怎么练出来的？如何能做到这般整齐？看来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是个人物啊，如果没有森严的军纪，是如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又有一个管带颇为不屑：“这有什么？只不过是样子货而已，真要打起来，我估计这帮人就怂了，是英雄还是狗熊，上了战场才知道！”

站在旁边的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听了怒道：“都给我闭嘴，在如今这个火器横行的时代，个人英雄已经成为过去，军队的战斗力首要看士兵与士兵之间配合默契度如何，在这一点上，萧震雷的这个连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了，你们看，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服装整洁，步伐一致，动作整齐划一，这需要很高的纪律性和默契度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一直想要找到一种方法训练军队中士兵与士兵之间的配合默契度，但始终找不到，今天却让我看到了希望！”

刚才对警卫连的演练有些不屑的管带说道：“标统大人，您是不是有些高看他们了？”

“我一点也没高看他们，这只是开胃菜，接下来肯定还有其他演练科目，我们拭目以待吧！”

分列式演练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接下来了进行了第二个演练项目，进攻行进中射击、躲避、配合。

在操场上，随着马小双一声令下，第一排士兵人人提着步枪纷纷散开，士兵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拉得极大，这些人端着步枪猫着腰快速向前冲过去，最前面的一些人冲了十几米就匍匐在地上开枪射击，后面的士兵纷纷蹲下射击，最后面的士兵们则立姿射击，立姿射击的士兵们射击完毕之后则越过蹲姿和匍匐的士兵冲到最前面再匍匐射击，蹲姿的则再爬起来向前冲过去再匍匐，最先匍匐射击的士兵们又跑到最前面匍匐射击，如此连续不断以梯队交叉前进，既可以快速冲锋，在冲锋中又有同伴掩护，如此则以最快的速度，又能以最小的伤亡发起攻击。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程全德等人只看见这些演习的士兵一个个身手矫健、灵活，奔跑如脱缰的野马，气势如白虹贯日，一个个都鼓掌笑着叫好，然而刘之洁等四十五标军官和协统艾中琦看得目瞪口呆，这种进攻战术几乎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进攻战术缺乏火力，但是如果安排几挺重机枪在进攻部队的左右两翼，进入射程之后设下机枪阵地，则完全可以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重机枪如果在侧翼，进攻部队就不会挡住重机枪的射击视线，当然如果给进攻部队配备轻机枪或者班用机枪最好。

刘之洁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他当然明白警卫连这个中进攻战术的精妙，虽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但是他一眼就看出了这种进攻战术的先进性，“这是什么战术，竟然攻防兼备！好，这个战术好啊！”

点兵台上的协统艾中琦看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对身边的军官说道：“想不到这个萧震雷竟然真有几把刷子，是个人才！”

第三个演练项目是打靶，萧震雷不想过多暴露自己的实力，打靶的演练是打的固定靶，卧姿，动作要领什么都相差不错，四十五标的士兵也训练过，这个几乎就是看打靶的结果，一份份打靶记录很快送到了点兵台上，射击的成绩很不错，协统艾中琦看到这些成绩感叹如果中**队都有这种射击成绩，战斗力无疑会提升一大截。

程德全问道：“这些成绩如何？”

艾中琦道：“大人，这种成绩比四十五标强得太多了，没法比，射击成绩基本上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打靶越多，射击准确性越高，想要提高射击成绩，就要准备烧钱，因为打一发子弹打出去的就是钱！”

程德全如何不知道这一点，他一个刚到任没多久的巡抚哪里有多少钱？像这种情况，前任离开之前一般都把钱带走了，只留下一个烂摊子，如果是从别的巡抚位置调过来，可能手上还有些家底，但是程德全之前是开缺回家了的，此番上任根本就没带钱过来。

操演结束之后，程德全留萧震雷在巡抚衙门里吃午饭，经过上午的一番操演，程德全也看出来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强悍，而且是萧震雷一手组建起来的，上上下下都是萧震雷的人，他想要夺走指挥权基本上不可能，与其逼得萧震雷狗急跳墙，还不如暂时跟萧震雷搞好关系，稳住萧震雷，谋夺兵权之事只能再想办法。

萧震雷在巡抚衙门吃过午饭之后就带着警卫连前往江宁将两江总督张人骏，这可不是糊弄程德全的，是张人骏发来了公文让他前去一见。程德全见他要走，也没有挽留。

第278章升任协统

萧震雷赶到江宁之后面见张人骏的事情很顺利，张人骏此前看过陆军部发来的公函，对萧震雷很是喜欢，除了萧震雷军事才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张人骏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萧震雷的身上有着袁世凯的影子，张人骏对他自然是各位照顾一些。⊥，

除此之外，萧震雷还去拜会了新任江宁将军铁良，铁良是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清末大臣，以“知兵”自称。江宁将军这一职衔的地位比两江总督还高，在江宁这地面上，除了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外，还有江南提督，此时的江南提督是张勋，也就是后来的“辫帅”张勋。

江宁将军统领驻防八旗，下辖同城驻防的左翼副都统1员，另兼管京口副都统1员。属官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统领前锋、领催、马甲、步甲、养育兵等约4000人。除此之外，江宁将军还兼管八旗江宁水师。江宁将军是从一品，与两江总督同级，但是由于江宁将军一向由满人当任，会同奏事时列衔在总督前，所以说江宁将军的地位要高于两江总督。

江南提督主要管着下江各府县本标、协、营外，江南提督还节制狼山（含扬州营、泰州营）及苏松（驻崇明，辖本标三营及川沙、吴淞各营）两镇总兵，可以说除安徽的军务由安徽巡抚兼任提督管着之外，江西和江苏两省所有巡防营全部都由江南提督管辖。

萧震雷求见铁良时，铁良本身以知兵而自称。见到萧震雷这个颇有治兵才能的年轻军官后颇为赏识，事后他与张人骏见面时提起对萧震雷的欣赏。言谈中隐晦提出可以对这年轻提拔一二，而张人骏也颇为喜欢萧震雷这个作风刚毅的年轻人。

过了两天。巡抚程德全接到了两江总督府发下来的调令和任命书，调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艾中琦前往江宁任总督府督练公所参议官，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升任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四十六标标统之职由副标统蔡国栋升任。

程德全看到这一封调令和两份任命，犹如挨了当头一闷棍，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他气愤的是张人骏把手伸到二十三混成协来了，不仅协统的位置被萧震雷得到，四十六标标统的位置也由萧震雷的人坐了上去。

其实这也难怪张人骏把主意打到二十三混成协。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张人骏和铁良都欣赏萧震雷，想要提拔他，而是因为他视为禁脔的新军第九镇居然跟他不是一条心，新军第九镇是两江总督的直属部队，可第九镇中却有诸多革命党人，而且不少还是军官，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赵声、柏文蔚、熊成基、倪映典、倪嗣冲、林述庆等人，这些人之前就在新军第九镇，这个时候熊成基、倪映典已死。赵声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的保护下已逃走。

张人骏不仅猜忌新军第九镇中的有诸多革命党人，而且还猜忌不是革命党的统治徐绍桢。徐绍桢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连立宪派都不算。他曾经上书朝廷，力陈忠君爱国思想。还极力主张先实行征兵制、后推行立宪。

应该说，他此时还是想当一个好官，富国强兵。保家卫国。但对清廷的**他同样痛心疾首，对手下兵士则呵护有加。前年。他视察时发现3营士兵龚士芳笔记本上有反满词句，仅劝退敷衍了事。去年。张人骏要拿名声在外的赵声开刀，徐绍桢同样百般回护，最后赵声辞职脱险。又想当朝廷好官，又对革命党手下留情，可换来的却是两头不满，徐绍桢可真是冤到家了。

清廷政治的黑暗，官员的昏聩，早已令民族感极强的徐绍桢十分不满。之前的两江总督的端方有所觉察，对徐和他的新军第九镇多有疑忌，张人骏接任后对其态度更是变本加厉，徐绍桢却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张人骏猜忌新军第九镇，因此他转而支持张勋的江防营和巡防营，武器弹药和军饷方面都向江防营和巡防营都先拨付给张勋，现在他见萧震雷前来拜会，就起了拉拢萧震雷的想法，萧震雷见可以把张人骏和铁良当做靠山当然愿意，当时就向张人骏表示效忠，这就是为什么两江总督府不通过江苏巡抚衙门直接戳升了萧震雷为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的原因，有张人骏、铁良、张勋等三人支持，程德全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把苦往肚子里吞。

尽管程德全对于两江总督府插手江苏省内的军务极为不满，但他却没有办法拒绝这一封调令和两份任命，否则的话不仅得罪了两江总督张人骏，而且还得罪了铁良和张勋，同时得罪了这三个人，他这个江苏巡抚就当得不舒坦了，想了想，只能叹了一口气让师爷派人将艾中琦、萧震雷和蔡国栋等三人叫到巡抚衙门来。

5月7日，萧震雷和蔡国栋来到了巡抚衙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艾中琦也在这里，萧震雷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张人骏已经任命了他为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艾中琦马上要被调走了。

“协统大人，您也在这里啊？”萧震雷看见艾中琦后敬了一个军礼，蔡国栋在萧震雷不在军中时一直署理着军务，也是见过艾中琦的，于是也跟着敬了一个军礼。

艾中琦看见萧震雷和蔡国栋两人都来了这里也是颇为惊讶，让点头道：“嗯，巡抚大人派人通知我今天过来一趟，怎么，你们也是接到巡抚大人的通知？”

“是啊！”萧震雷问道：“艾大人，你知不知道巡抚大人找我们来干什么？”

艾中琦摇头道：“不知道，等等看吧，见着巡抚大人就知道了！”

过了不久，程德全在师爷的陪同下来到了外堂，艾中琦、萧震雷、蔡国栋等三人起身敬礼，武官见上级官员可以不用行下跪礼，只需行军礼就可以了。

“参见大人！”

程德全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任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不会太高兴，他摆摆手：“免了吧，今天叫你们来是有几件事情与你们有关，第一件事情与艾协统有关，两江总督张大人颇为欣赏你，认为你颇有军事才能，因此决定调你入两江总督督练公所任参议官，这是调令，艾参议官，恭喜你高

升！”

萧震雷没有想到两江总督府会把艾中琦调走，艾中琦这个人虽然是为人比较保守，胆子也有点小，但此人却没有为难过萧震雷，他很担心协统这个位置的继任者被一个对他有敌意的人担任，这样的话他会很麻烦。

见程德全说出恭喜的话，萧震雷虽然很担心，但是也只能把这份担心压在心里，跟着程德全一样对艾中琦说着恭喜的话。

艾中琦心里明白，看上去是上调到隶属于总督府的督练公所，其实是明升暗降，他此去是当参议官，而不是总参议官，这职权就小了很多，哪里能比得上在二十三混成协当土皇帝来得强，不过他也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毕竟他的靠山被调走了，新任巡抚不会让他一直占着这个位置，而这一天终于带来了，他心里早就有了准备。

“多谢大人，我服从调令！大人，不知道新任协统是谁，我什么时候去江宁上任？”艾中琦接过调令压下心中的失落问道。

程德全又从师爷手上拿过一份公文道：“四十六标标统萧震雷统兵有方，可堪造就，乃国之良将，特升任二十三混成协协统，四十六标副标统蔡国栋升任标统，你们之间的交接在两天内完成，完成后各自即刻赴任！”

“是！”三人同时立正敬礼。

萧震雷和蔡国栋都好说，蔡国栋也不用和萧震雷交接，直接就接过标统的位置，而南桥军营距离苏州也不远，一个小时开车就能赶到，与艾中琦的交接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艾中琦却还要赶往江宁，不过此地距离江宁也不算远。

一天时间不到，艾中琦就和萧震雷完成了交接工作，艾中琦将携带家眷北上江宁赴任，临行前萧震雷送他们一家老小前往火车站上车。

上车前艾中琦对萧震雷道：“寰宇啊，你是一个有军事战略和战术才能的人，前途不可限量，二十三混成协交到你的手里，我是放心的，不过你太年轻了，要注意隐藏锋芒，不然容易遭人嫉恨，以后能走多远就看你自己的了！”

“多谢大人教诲！”

送走了艾中琦之后，萧震雷返回二十三混成协协部，协部就设在四十五标驻地内，距离巡抚衙门很近，但萧震雷丝毫不担心程德全会把他怎么样，这次与蔡国栋商议之后决定将四十六标警卫连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留下四十六标，由蔡国栋自行补充，另一半由他来到协部当做警卫营的骨干班底。

第277章处理军务

升任协统之后，萧震雷深感身边无人可用，只能将宋世杰调到二十三混成协协部当任副协统兼任军需处主任，副协统不属于正式编制，实际上本身就没有副协统这个军职，是萧震雷私自任命的，又将马小双调来当任警卫营营长，同时将四十六标宪兵队队长冯大刚调过来当任宪兵大队长。》，

萧震雷在协部转了一圈，发现协部的直属部队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这些编制虽然还没有满编，但是已经筹建得差不多了，如果把四十六标的骑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抽调过来的话，恰好可以让这几个协部直属单位满编。

这一天，萧震雷召集全协营官级以上会议，四十六标的直属骑兵连连长、工兵连连长、辎重连连长等人也被通知来开会。

这次会议，萧震雷的目的主要是要将协部编制完善起来，直到现在为止，协部都只有小猫三两只，四十五标的编制距离满员都还差了六七百人，甚至协部连野战医院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绝对不行。

“协统大人到——全体起立”会议室门口一声长长的报号响起，原来四十六标过来的军官们整齐地战起来，参谋官靳云鹗、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教练官朱熙等人一阵愕然，随即也反应过来，也都站了起来。

萧震雷见会议室里闹哄哄的，起立都不整齐，脸色有些不好看，他走到上首沉声道：“这里不少人都是从军校出身的，应该明白令行禁止是军人必须要做到的。刚才全体起立都喊了几秒钟，为什么还有人稀稀拉拉的不肯起身？是不是要我这个协统来个您请安呐？”

萧震雷一来就给了靳云鹗、刘之洁、朱熙等人一个下马威。这些人被萧震雷这么一通训斥都有些羞愧的低下了头。

萧震雷看了看左右，嘀。从四十六标调过来的坐在了一边，四十五标坐在另一边，分得还挺清楚的，他当即就指出来：“看看，你们自己看看，本协统刚刚到任，你们这些人就忙着拉山头、分派系，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听到了，按照军衔官阶高低依次坐下。速度！”

众人一听，慌忙起身各自找各自的位置，不一会儿会议室里又重新安静下来了，这时一看，刚才还对立的阵营此时已经全部打乱了。

萧震雷心下才满意了许多，说道：“我并不是要针对谁，我只要你们所有人都记住，军人是干什么的？军人不是那些文官和政客，军人不需要整天去算计这算计那。你们的职责是带好兵、练好兵，军饷、武器、弹药、装备等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们操心，我这个长官会替你们解决，一旦战事爆发。你们这些要能够拉得出去打好仗、打胜仗，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这些方面你干好了，长官自然会提拔你。你有能力，长官自然不会忘记你。如果你偷奸耍滑，带不好兵、整天只知道钻营升官发财，在别的军队也许可以，但是在本协统这里不行，如果有这种心思的人，本协统劝他尽快把辞职书交上来离开这里，免得以后因为犯事落在本协统手里没好果子吃，还有一点，本协统要郑重提出来，待会散会之后要

通知下去，全协所有人如果有谁吸鸦?片的，从现在起戒掉，如果自认为戒不掉，那他最好赶紧离开，一旦被发现，那就不仅仅只是赶出军营那么简单了，抓住一个杀一个，决不留情，你要抽可以，去外面抽，别在老子的军营里抽！”

萧震雷在这里特别提出抽鸦?片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国际上已经明确禁止买卖鸦?片，但是现在鸦?片依然盛行，屡禁不绝，清廷的军队中不管是巡防营、八旗，还是新军当中都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新军当中不少军官都是从旧式军队中抽调过来的，这些人过来的时候自然也把吸食鸦?片的习惯带了过来，还连带着让其他原本不吸的人都跟着吸了，就连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党人都吸食这玩意，只能说这玩意太可怕了，必须要用严厉的手段禁止，彻底杜绝鸦?片在军中流通。

杀气腾腾的一番话，让会议室中不少人都噤若寒蝉，四十六标的军官们都神情自若的坐着，四十五标当中有几个人浑身冒冷汗，显然刚才萧震雷的话说中了某些人痛处。

萧震雷继续道：“我们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从开始组建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吧，到现在为止，协部依然没有完善起来，四十五标，现在还差多少人才能满员？刘标统，你告诉我！”

刘之洁站起来大声道：“报告长官，差六百二十四人，长官，报告完毕！”

萧震雷看向宋世杰说道：“宋主任，四十五标还差六百二十四人，你散会之后想办法给他招来六百二十四人，我三天之内四十五标整编满员，有问题吗？”

“没问题！”宋世杰答应。

“刘标统，你有意见吗？”

“没有，长官！”

“很好！”萧震雷点头，想起还没有介绍，于是说道：“哦，差点忘了，这位是我们二十三混成协副协统宋世杰，是我请来协助我处理军务的，他除了是副协统之外还兼任军需部主任一职，原军需处改为军需部，由宋世杰管理，大家欢迎”。

一阵掌声响起，宋世杰站起来向众人敬了一个军礼，尽管姿势有些不太标准，但也还算合格。

萧震雷又道：“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协部改头换面，协部称呼改成协司令部，驻地就设在这里，与四十五标一起，协司令部下辖参谋科、情报科、军需部、行政综合科、警卫营、宪兵大队、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步兵第四十五、四十六标、炮兵营、野战医院等等，靳云鹗在吗？”

“在！”靳云鹗站起来道。

萧震雷皱眉道：“回答问题要称呼长官！”

“是。长官！”

萧震雷道：“你是上面派来的参谋官，二十三混成协都组建一年多了。到现在为止协部只有你参谋官光杆司令一个，我想你应该有些才能

吧？我限你三天之内把参谋科的架子搭起来。四十六标标部有一个参谋股，如果找不到人，你可以找四十六标蔡标统，从他那儿调几个人过来，我不希望我的协司令部参谋科连会画作战地图的人都没有！”

靳云鹗今年二十九岁，这个人是有些来头的，他的哥哥靳云鹏是是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人为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他本人之前考入保定参谋学堂。毕业后，被任命为清军江北清江浦陆军第十三混成协参谋官，后来就被调来了二十三混成协当参谋官。

靳云鹗受到会议室气氛和萧震雷雷厉风行的作风影响。大声道：“是，长官！”

萧震雷继续道：“刚才说了军需部由宋世杰兼任部长，情报科由马小双当任科长，同时他也是警卫营营长，我不知道上面是怎么确立编制的，按照正常的编制，我的协司令部只有28人，这28个人能干什么？如果打仗时被敌人派小股部队突袭我的协司令部，我这个协统毫无防备之力。所以我要增加一个警卫营确保协司令部的安全，军费方面我会想办法，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不需要另外组建一个警卫营，可以直接从作战部队抽调一个营或者一个连保护协司令部。这种做法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我们一个协的兵力本身就不多，如果从作战部队抽调造成兵力不足怎办？组建警卫营有两个好处。第一是保护协司令部的安全，第二是在作战部队兵力不足时可以作为预备队顶上去。这件事情我自会向巡抚大人禀报，军费方面如果巡抚衙门不给拨付。我自己想办法解决。警卫营由马小双任营长，缺员部分从两个标当中挑选！

行政综合科科长由何方华当任，他之前是艾协统的副官，现在留下了，就当任行政综合科科长，负责一些司令部里的一些杂事。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其中一个就是宪兵大队，这个编制本身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宪兵大队一定要成立，这是军纪部门，决不可缺少，宪兵大队大队长由四十六标宪兵队队长冯大刚调任，直接对我负责，宪兵大队下辖两个三个中队，一中队管司令部下辖的各部门、各直属部队的军纪，二中队管四十五标军纪，三中队管四十六标军纪。各宪兵中队由宪兵大队和各单位主官双重辖制。现在是非战时时期，如果到了战时，还要成立督战队，没有命令擅自撤离阵地，或者进攻时没有命令擅自撤回，督战队在后面执行军法！冯大刚，我要你在半个月之内把宪兵大队组建起来，人手由你自行从两个步兵标中挑选，有没有问题？”

冯大刚站起来大声道：“没有，长官！”

萧震雷继续道：“还有一个部门非常重要，就是野战医院，我们是军队，士兵们和军官们平时训练难免磕磕碰碰会受伤生病，特别是在战时，战斗打响后伤亡是难免的，没有医生和护士会让我们受伤的士兵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出现非战斗减员，所以必须要组建野战医院，宋世杰，这件事情你暂时负责起来，派人去各处找医生和护士，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如果别人不肯来，我们可以出高薪水请他们来，给他们解决编制问题！另外在野战医院组建起来之后，要让野战医院为各战斗部队培训医护兵，争取在一年之内，要让每一个战斗班都有一个医护兵”。

“是，长官，我会尽量想办法！”宋世杰答应一声，其实四十六标的野战医院已经很完善了，只不过相对于一个协来说还小了一些，所以还要继续找医生和护士，另外还有自行培养医护兵。

萧震雷看了看桌上的会议进程，继续道：“下面说一下司令部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这几个营，这两天我去各营巡视了一番，发现这些直属部队都还没有整编满员，我考虑了一下，把四十六标那边的炮兵连、骑兵连、工兵连和辎重连调过来，四十六标本身应该是没有这些直属部队的，这是我自行组建的，现在调过来与现有的人员进行合编，估计还有超标，不管超标不超标，先全部编进去再说，原来的炮兵连长、骑兵连长、工兵连长和辎重连长在合编之后升任副营长，协助现任营长管理各营事务，诸位都有意见吗？”

“没有，长官！”有关人员都站起来齐声答应。

萧震雷又看向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和教练官朱熙道：“刘标统、朱教官，明天我想看看你们这个标的军事训练科目的操演情况，你们做一下准备工作，别到时候乱了套，我不要看虚的东西，把真实的一面给我看，我想知道你们四十五标真实的训练成效！”

刘之洁和朱熙同时站起来道：“是，长官！”

“好，散会，回去后自己尽快把自己负责的工作都抓起来，经费方面不足的可以找宋世杰，他会替你们解决！”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等司令部主官在点兵台上观看了四十五标的训练科目操演情况，情况不是很理想，与萧震雷预期的相差很大。

过后，萧震雷将刘之洁和朱熙找来说道：“上次我带了一个连在这里操演，你们都看过了吧？“

“看过了，长官！”

“四十六标基本上都是那个水平，你们自己说说，现在的四十五标能不能与四十六标相比？”

两人闻言有些羞愧的低下了头，萧震雷没有继续贬低四十五标，毕竟刘之洁上任的时间比较短，对四十五标的训练根本就来不及进行，他继续道：“这样吧，司令部统一发下训练大纲，步兵方面四十五标和四十六标训练同样的科目，要求上也要一致，鉴于四十五严重缺乏军官和兵员，我决定从四十六标抽调一部分过来补充给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上训练进度，三个月之后我看你们的训练成果，有没有信心做好？”

“有，长官！”两人明知道萧震雷要往四十五标里掺沙子，但是也没有办法，谁让四十五标的编制还不完善呢！

第278章橡胶股票风潮到来

1910年5月底，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在萧震雷的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下终于完成了满编，而且比陆军部规定的编制要大得多，总人数达到了七千人，原本不足的兵员都是从振华公司护卫队拉过来的，这半年来振华公司护卫队又招了两千多人，整体人数虽然超出了编制上的人数，但是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既然萧震雷有钱养这么多多出来的人，他们也都闭口不言，谁也不会嫌弃自己手下指挥的兵力多。》，

袁世凯派来的龚至臻被萧震雷升任为司令部参谋科副科长，主要负责与巡抚衙门打交道，讨要军饷、装备、武器弹药、被服、军用物资等事项都由他负责。龚至臻这个人干其他的不行，但这方面好像真的很有本事，程德全原本想把二十三混成协的军饷扣留一部分，也不知道龚至臻用了什么办法，竟然把军饷一分不少的要了回来，这让萧震雷对他刮目相看，此后二十三混成协所有的外联事务都由他来负责了。

在二十三混成协满编之后，各部的训练也开始进行，按照萧震雷的要求，全军要在一年内完成所有训练内容和计划，包括单兵战斗素养、集体配合战术演练等都要完成，也就是说一年以后，这支军队要完全可以拉上战场，还不能打折扣。

布置完全军训练任务之后，萧震雷立即赶往上海滩，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再过一一段时间美国就会下令限制橡胶的消费政策，那时候橡胶风暴就会到来。所以萧震雷必须赶到上海滩坐镇，以免发生意外。

萧震雷回到上海滩还不急休息。立即将李书林找来询问橡胶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李书林本身就在华德路别墅主持橡胶股票的收购情况。被萧震雷叫来后就汇报道："先生，现在整个上海都疯了，兰格志公司的股价已经飙升到了1600两每股，斯尼王已经飙升到了1400两，其他一些橡胶公司的股票股价涨幅更大，现在我都有些害怕，如果橡胶股市突然崩盘的话，我们的损失绝对会很惨重！"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起来，他想了想。还是决定把手上的橡胶股票慢慢全部脱手，他不记得橡胶风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只记得是六七月份，现在橡胶股票的股价已经够高，它崩盘是肯定的，只是没有一个引子，如果这个引子出现，它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崩盘。

这个引子就是美国政府下令对橡胶实行限制消费的政策，这个政策一旦出台。必然会导致国际橡胶价格下降，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是橡胶股票股价大幅度回落。

"今天已经5月31号了，以现在的价格应该差不多了，马上传我的命令。从现在开始陆续放掉手上的所有股票，给伦敦方面也发出电报，让他们立即将手上的橡胶股票脱手。再给在美国的法斯特发去电报，让他关注美国政府的动态。如果美国政府发布限制橡胶消费的政策，立即发电报过来！"

"是！"

在萧震雷的部署下。李书林将抵押在银行的所有橡胶股票全部赎回，

同时将手上还有的一些股票在不会造成股价大幅动荡的情况下慢慢抛售出去。

6月25日，伦敦方面白思秦等人发来电报，已经将伦敦市场上收购的橡胶股票全部抛售完毕，获利四百七十万英镑。

6月26日，在萧震雷的指示下，李书林也将手上所有橡胶股票全部售出，获利两千二百六十万两白银，在这些橡胶股票抛售完毕之后，不论是伦敦市场，还是上海市场，橡胶股票的股价都出现了下滑趋势，这是在所难免的，几千万两的资金出入，足以造成了股票市场的巨大动荡。

后来有调查报告认为，这次橡胶股票投资总额高达八千万两，而中国人的投资额度占大约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按照原来的历史，没有萧震雷的参与，这次橡胶股票投资总额大约在六千万两之多，但是由于萧震雷的介入，不仅将上海这边这橡胶股票拉高很多，而且还在伦敦市场兴风作浪，让许多原本没买橡胶股票的人都投资了橡胶股票，因此现在比原来历史上的投资总额高了两千万两左右。

在中国人投资的额度之中，投入上海市场的大约在三千万两至三千五百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的数额大约在一千五百万两左右。外国人在上海市场和伦敦市场一共投入大约三千多万两，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应该是真实的。

在这高达八千万两的橡胶股票总投资额当中，被萧震雷一个人赚走了六成，这就是坐庄的巨大好处，剩下的还在橡胶股票市场，但是橡胶股票市场崩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就看谁出手快了。

6月28日晚，法斯特从美国发来电报，美国政府鉴于国际橡胶价格的暴涨趋势，已经出台了限制橡胶消费的政策，这个消息刚刚发布出来后，立即造成了国际橡胶价格大跌。伦敦市场上橡胶的实物价格原本为十四先令十二便士，才过了三天，也就是7月1日，橡胶的实物价格就下降到了十二先令五便士。

7月1日晚上，萧震雷在家里宴请陈晖祖、李书林、程裕盛以及铁血救国社各高层核心成员们，就连在苏州的蔡国栋、宋世杰和范之庸等人也悉数赶来。

餐厅里灯光明亮，餐桌上摆满了菜肴和白酒，萧震雷和众人说说笑笑来到餐厅，待所有人都坐下后笑道："今天请诸位吃饭，主要是为了庆祝在这次橡胶股票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这里，我要感谢光浦兄、书林和程老爷子，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人帮我操作，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收获。当然，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其他所有参与的人员的辛勤劳作，我们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收获，每一个人都是有功劳的，既然赚了钱，那么我们也不能亏待了那些在这件事情出过力的工作人员，事后肯定会有一份红包，不过我们这些人就不能拿钱了，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虽然是为了庆祝，但也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今天我们吃中餐，吃炒菜，喝白酒，来点实惠的。首先我们这第一杯酒，要敬在这段时间里与清廷方面做斗争而牺牲的勇士们，去年我们往各省派了大量的社员，这些人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很快展开了工作，发展社员，为我们铁血救国社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他们当中

一些人被清廷发现并被抓住，有一些人意志不够坚定叛变了，但更多的勇士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住了我们组织的秘密，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将继续接过他们手中的旗帜与清廷斗争下去，在这里我们敬他们一杯！”

这些铁血救国社的高层们并没有经历过于清廷方面的密探进行斗智斗勇的场面，但是依然可以想象到斗争的残酷性，特别是萧震雷和王亚乔，他们既是铁血救国社的高层，也是经历过与清廷密探做殊死搏斗场面的人。

所有人一起敬了一杯，接下来众人一起庆祝，一边进食一边讨论组织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规划。

吃完饭，众人在大厅里喝茶，继续讨论接下来的工作，这也算是一次组织年中会议，总结上半年组织的工作情况和所作出的成绩，对比实际工作情况和预期目标的差距，同时规划下半年需要做的工作。

在会议结束之前，萧震雷让陈晖祖通报了此地橡胶股票市场的收益情况，陈晖祖笑着说道：“我们在伦敦市场的收益是四百七十万英镑，折合白银两千九百万两，而我们在国内的收益大约在两千两百六十万两，总计五千一百六十万两！”

蔡国栋闻言笑道：“我看啊，还是洋人的钱好赚！”

“可不是嘛，秘书长才在英国呆了一月就赚了两千九百万两，果真是洋人的钱好赚！”

萧震雷憋在心里没说，其实他还在英国卖油田赚了四千三百万英镑，这笔如果折算成白银，大约有两亿五千多万两，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说出来要吓坏这些人。他也不是不相信这些铁血救国社的高层，人有的时候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担心拿出太多钱出来会造成这些高层花钱大手大脚，要知道现在一个纺织厂的女工的月薪才几两银子啊！

宋世杰笑道：“相比同盟会那些苦哈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向各地华人募捐资金，我们这些人算是享福的了！”

“哈哈哈?”众人一阵大笑。

萧震雷点头道：“不错，我们比同盟会那些人有钱，为了革命，他们不仅要与清廷斗争，还要拉下脸皮去找人募捐，而我们呢，经费方面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这样我们都还不能走在同盟会的前面，那我们就只能算是无能的，当然了，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钱能够解决的，但是没有资金支持，革命的困难性无疑要大得多，但我们不能被金钱迷住了双眼！”

第279章金融风暴（1）

在这次橡胶股票炒作中，萧震雷在伦敦市场和上海市场一共赚了五千多万两，这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一点水分都没有的，他先期投入的资金只有三百万两，在伦敦市场又投入两百万英镑，总投资额度折算成白银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万，而他赚了五千一百多万两，净利润率在300%——400%之间，可不论是上海市场还是伦敦市场，股价都提升了十倍以上，就拿格兰志公司来说，最初萧震雷进入时的股价是122两，今年六月份最高股价达到1670两，涨幅何止十倍？再拿斯尼王橡胶股票来说，萧震雷最初买进时是88.5两，今年5月底六月初的股价达到了1400两，涨幅接近16倍，这还只是比较有名气的两家橡胶公司的股票，其他没有什么脾气的橡胶股票股价涨幅更加恐怖，在股价涨幅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萧震雷依然只赚了3到4倍，这其中的原因有短线投资造成的原因，也有先期并没有那么多股票购入，有价无市的情况下，股价自然拉高，购入价就高了，分析下来就可以看出，这主要是初期没有那么多股票资源，有钱都买不到股票，因此才促使了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皮包橡胶公司的拔地而起。

『『点『小『说，

萧震雷得到美国政府出台了限制橡胶消费的政策之后，并没有把橡胶股价即将大跌的消息通知上海钱庄业和票号业的老板们，也没有通知上海滩的那些商业大佬们，五月和六月的时候。上海滩的人都疯了，都想着要在股票市场赚钱。谁也不会认为橡胶股票会大跌，在这种情况去告诉别人股价即将大跌肯定会遭来骂声一片。萧震雷不会自讨没趣。

在风暴来临之前，萧震雷吩咐陈晖祖将手上大批的各钱庄发出的庄票和票号发出的银票全部兑换成真金白银或者坚挺的英镑和美元，将所有钱都囤积在振华商业银行，因为他很清楚，当橡胶股票风潮来临之时，上海滩上的各钱庄和票号都将先后倒闭，那么他们发出的庄票和银票就会成为废纸，唯一能够保值的就是黄金和白银。

当伦敦市场橡胶股市行情大跌的消息传到上海市场时，上海橡胶股票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在之前的疯狂炒作中。上海滩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损失300余万两，兆康钱庄老板戴嘉宝损失280余两，谦余钱庄陆达生损失220余万两。

上海滩各钱庄老板在炒橡胶股票中亏损巨大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滩上不论是华界还是租界的市民们得到消息之后纷纷前往各钱庄挤兑，市面上陷入了极为恐慌的局面。

各钱庄的老板们不得不纷纷向同行拆借。但是上海滩的资金在此之前已经绝大部分被融进了橡胶股票市场上，不仅各钱庄早就空虚，其他行业也无钱可借了。

7月16日，正元钱庄门口堵上了无数市民。这些市民都是来钱庄取回自己的存款的，不过由于人数太多，再加上钱庄主人陈逸卿交代那些钱庄工作人员尽量拖延取款速度。因此来挤兑的市民越来越多。

傍晚时分，在陈逸卿的家里。陈逸卿、戴嘉宝、陆达生、严义彬、刘安生、李经楚等这些上海滩上的钱庄业和票号业的老板们都聚在一起紧急商讨对策。

陈逸卿急得在客厅中间走来走去，他满头大汗的拍着手急道：“诸位。这如何是好啊，这一个礼拜以来，我那正元钱庄都被挤爆了，我已经让账房们尽量拖延取款速度，如果不是这样，我的正元钱庄早就被挤兑空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边是撑不了多久的呀！”

戴家宝也苦着脸道：“我的兆康钱庄也差不多，从早上到晚上关门都没歇过，大门槛都被踩断了好几根了，对了，李大人，严老板，你们的源丰润和义善源资金充足，能不能从你们那调剂一些头寸过来，当然规矩我懂，利息我多加一厘，你看怎么样？”

其他钱庄老板闻言纷纷都说：“是啊，两位大人，帮帮忙吧，从源丰润和义善源调剂一些资金过来救救急吧！“

李经楚闻言摇头道：“诸位，不是我不帮你们，不仅是你们买股票亏了，我也亏得很惨啊，我的家业是比你们大，但这次我买的股票一点也不比你们少，我亏得比你们更多啊！我的义善源虽然还有点存银，但是也不多了，而且那些钱是道库存在义善源的，这些钱绝对不能动用！”

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也说道：“是啊，我们银库那些银子也是官府的官银，这笔钱绝对不能动，否则有杀头之祸啊，诸位，真是对不住，我等实在无能为力！”

这时李经楚说道：“诸位，我倒是想到有一个地方可以借到钱，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了！”

陈逸卿等人连忙问道：“李大人，哪里还可以借到钱？”

李经楚说道：“振华商业银行！”

陆达生不解道：“振华商业银行怎么还会有钱？难道他们没有参与橡胶股票的购买？再说了，即使振华商业银行没有参与，这只是一家开张还不到一年的银行，它能有多少资金可以借出来？”

这时李经楚抛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月前，振华商业银行的总经理陈晖祖拿着我们义善源的大额庄票从我们义善源提走了五百万两现银！”

陈逸卿这时也一拍大腿道：“我想起来了，一个月前他也从我的正元钱庄提走了一百五十万两现银！”

“对啊，我怎么差点忘了，他还拿着我兆康钱庄的银票提走了一百万两现银啊！”

经过陈逸卿和戴家宝两人突然说起，其他钱庄和票号的老板也都想起来了，大约在一个月钱，振华商业银行的老板陈晖祖拿着各钱庄的银票和各票号的庄票分别从这些钱庄和票号多多少少提取了不少现银，众人将各家被提走了现银数目相加，发现数额竟然高达一千五百万两之巨！

“所以，我说振华商业银行绝对有钱！”李经楚最后做了总结。

严义彬这时说道：“我记得振华商业银行的老板好像是萧震雷吧？”

众人闻言一时间面面相俱，振华商业银行的老板可不就是萧震雷么！想当初他们可以一起将萧震雷告上了公堂，逼着他还钱啊，人家估计到现在那口恶气都没咽下去，现在找他去借钱？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么？

众人沉默良久，陈逸卿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咬牙道：“只要萧震雷的能借钱还给我，让我能度过这次难关，保住钱庄不倒闭，就是让我给他下跪都行，我陈某人豁出去这张老脸不要了，现在就去向他借钱！”

戴家宝道：“对，我也去，他的银行里有一千五百万两，足够我们所有钱庄都度过难关了！”

“不错，算我一个，我也去！”

众人于是纷纷起身，一起坐着马车或汽车向租界萧震雷的萧公馆而去。

此时萧震雷恰好在上海滩处理此次橡胶股灾的善后事宜，并且还与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玩耍了几天。

晚上十点，萧震雷送王亚男和程碧瑶回家之后回到了萧公馆，洗了一个澡之后穿着一件白汗衫在书房批阅铁血救国社和振华公司的一些文件，这时狗蛋敲门走进来道：““先生，正元钱庄的陈逸卿、兆康钱庄的戴家宝、谦余钱庄的陆达生等上海滩各钱庄业老板求见！”

“他们来干什么？哦，明白了！”萧震雷嘀咕了一句，立即就想到这些人来干什么，肯定是来借钱来了，否则这些人不会这么晚来萧公馆找他，想了想对狗蛋道：“你请他们到客厅就坐，让吴妈给他们上茶，我随后就来！”

“是，先生！”

过了一刻钟左右，萧震雷从楼上下来，坐在客厅喝茶的众钱庄老板们连忙起身拱手一个个说：“萧老板，这么晚打扰实在对不住！”

萧震雷摆手笑道：“没事，没事，诸位请坐，对了，这么晚了，诸位来我这里干什么？”

刚坐下喝了一口茶，萧震雷就听陈逸卿说道：“萧老板，以前是我们不对，不该逼你还款，但那时我们也是被那些官老爷逼得没办法啊，所以还请萧老板原谅我们则个，今天我们过来是想向萧老板借点头寸度过市民的挤兑风潮，您放心，等风潮过后，我们一定尽快把钱还给您！”

萧震雷太清楚这些人的底细了，这些钱庄基本上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连那些储户的钱全都打了水漂，就算帮助他们度过这次难怪，他们也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还钱，每一个钱庄最少都亏空达两百万两以上，这个窟窿绝对不是一两年内可以填满的。

萧震雷摇头道：“诸位，不是我不帮你们，其实我也没钱，怎么帮你们？诸位还是请回去想想其他办法吧！鄙人真的无能为力，来人啊，送客！”

第280章金融风暴（2）

陈逸卿等钱庄老板们见萧震雷喊送客，顿时心中大急，一个个纷纷作揖哭喊：“萧老板，都是我们有眼无珠啊，您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借点钱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吧，只要能撑过这个关口，您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啊，行行好吧！”

萧震雷怎么也没想到平时人五人六的这些钱庄大老板们此时就如同一个个乞丐一样行乞似的，他突然心中一动，心里琢磨起来，暗道此时未尝不是一个整合上海滩这个远东最大金融中心的金融行业的最佳时机！

要知道此时的上海滩是中国最有钱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它的兴衰荣辱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清王朝的覆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次橡胶股票风潮拖垮了上海滩的金融行业，造成清王朝无钱可用的地步，清王朝的财政既已破产，朝廷自然就要想办法更加对百姓的收刮，这就有了后来的朝廷收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令出台，这直接导致了各地揭竿而起进行保路运动。▵↗，

因此萧震雷思考了一阵之后决定，对上海滩这些钱庄进行整合，挽救晚清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可以，但是绝对不能让这些钱庄对早已经开始垂死挣扎的清王朝继续输血了。进入橡胶股票市场的所有资金，差不多有一半被萧震雷赚走，有一部分被洋人们赚走，有一小部分被机灵的投资者赚走，有了一夜暴富的神话，还有一部分在股市中消失了。上海滩各钱庄和票号现在已经被市民们疯狂地挤兑。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各钱庄倒闭是迟早的事情。这都是小事，关键是所造成的后果是市面必然一片混乱。经济萧条，市民想赚钱维持生计都成了奢望，恐怕不久上海滩各条街道上都会到处是乞丐了，上海滩这个金融之都必然在经济上倒退二三十年。

所以萧震雷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不能让市面混乱，不能让经济倒退，必须稳定市面，但是又不能让清王朝在这次橡胶股票风潮下得到喘息之机。同时，这些钱庄的老板们虽然思想上有些守旧。但是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金融行业中的翘楚人物，如果能将这些人全部收归旗下，那么一旦对金融行业进行整合，所产生的力量势必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大发展。

思索良久，萧震雷心中有了决定，他看着这些可怜兮兮的上海滩的钱庄老板们问道：“诸位，要我借钱给你们也可以，不过就是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我的条件了！”

陈逸卿连忙道：“萧老板请说，只要能帮我们度过这次危机。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其他钱庄的老板们也纷纷说：“是啊，是啊!”

“那我们坐下谈把，诸位请坐！”萧震雷笑着压了压手。

各钱庄的老板们一个个惴惴不安地坐下看着萧震雷，唯恐他说出什么让他们做不到的条件。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说道：“诸位应该很清楚。现在上海滩除了我的振华商业银行之外，基本上已经无钱可用了，当然那些外国银行除外。但是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那些吸血鬼会借款给你们吗？很明显不可能。如果没有官府出面担保，外国银行是绝对不会借款给你们的。但是官府能轻易出面担保吗？没有朝廷的允许，蔡乃煌绝对不敢出面找外国银行借款稳定市面！这个我没有说错吧？”

钱庄老板们闻言不由一阵苦笑，萧震雷这番说的是实情，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是不会拉下脸皮来找萧震雷借钱的，因为只有萧震雷这里还有一点希望能够借到钱。

萧震雷见这些钱庄老板都没有说话，继续道：“当然，我萧某人也不想看到上海滩的钱庄也垮掉，毕竟诸位也是我们中国金融领域的精英，如果你们破产失败，必然会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现在我提出一个方案，能不能接受就看诸位的意思了，这个方案就是请专业会计师对诸位的钱庄现在的价值进行资产评估，然后将诸位的钱庄与我的振华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合并，当然各位在合并成立的新银行中所占的股份以你们的钱庄市值所占比例为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解决诸位现在的危局，二是可以挽救我国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稳定金融市场，三是留住金融行业的人才，这可谓是一举三得，诸位以为如何？”

众钱庄老板听了萧震雷提出的方案之后一个个脸上纷纷变色，他们没有想到萧震雷的胃口竟然这么大，竟然要一口将上海滩钱庄业所有的钱庄都吞并下去，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陈逸卿当即摇头道：“萧老板，你的这个要求太苛刻了，正元钱庄是我祖上三代的产业，并入你的振华商业银行岂不是改姓了吗？这无论如何都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其他钱庄老板也纷纷说道：“是啊，萧老板，你的条件实在是太难接受了，想个其他办法吧！”

正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尾，这是稍微有点志气的人都有的想法，就更别说这些在上海滩人五人六惯了的钱庄老板们了，让他们把钱庄并入振华商业银行，就等于是这些钱庄都被振华商业银行吞并了，如果让他们咽得下这口气？

萧震雷将这些人不答应，就知道他们还心存侥幸，他脑子一转，说道：“既然如此，各位请回吧，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诸位如果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想的，就赶紧回去想办法，我也不想看到你们的钱庄倒闭，阿狗，送客！”

各钱庄老板们见状只能黯然离开了萧公馆。他们确实还心存一点侥幸，既然萧震雷这里借不到款项。那就去找外国洋行借款，不过这需要官府出面担保。因此他们决定去求见上海道台蔡乃煌，请他出面为他们担保。

7月17日上午，各钱庄老板们组团来到上海道台衙门府外求见蔡乃煌，很快便得到了接见，可是让这些钱庄老板们大失所望的是蔡乃煌听说他们请他出面向外国银行借款的时候立即摇头拒绝了，蔡乃煌说：“如果本官的消息没错的话，你们这些人当中几乎每一个都还欠着人家外国银行的款项吧？之前的款项都还没有还，现在你们让本官出面担保又找外国银

行借钱？人家洋人们是傻子吗？这事本官帮不了你们，来人。送客！”

各钱庄老板们大失所望的离开了道台衙门，此时他们才感觉到有些绝望和茫然。

7月21日，萧震雷得到消息，正元钱庄、兆康钱庄、谦余钱庄等三家钱庄被市民们疯狂挤兑，钱庄的银库已经一两银子都没有，不得已之下，这三家钱庄的老板关门宣布倒闭。

这一情况让上海滩的市民们更加恐慌，他们向其他钱庄和票号挤兑的情况越发严重了，就连上海滩最大的两家票号源丰润和义善源都有些资金枯竭的危险。

正元钱庄、兆康钱庄、谦余钱庄等三家钱庄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次日上午《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当正元钱庄、兆康钱庄、谦余钱庄等三家钱庄倒闭之后，上海道台蔡乃煌才意识到了局面危机。此时的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同样也意识到这三家钱庄的倒闭必然引起全市银钱业的巨大恐慌，也会引起市民的恐慌，会给市面治安造成巨大的隐患。于是周金箴立即前往道台衙门求见蔡乃煌商讨对策。

7月23日，萧震雷在振华公司秘密火炮厂与工程师们忙着掷弹筒的研究和生产。迫击炮早已经装备了四十六标，现在搞掷弹筒很容易。掷弹筒其实就是超轻型迫击炮，口径较小，属于单兵携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占编制，任何一个士兵都可以携带它，基本上可以装备到班组作战单位，班组作战单位一旦装备了掷弹筒，在火力输出和支援上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它射角大、弹道弯曲，射程不远。主要用来杀伤躲藏在工事和隐蔽物后的敌人或者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它的杀伤效果好，操作方便，可以伴随由单兵携带随一线步兵移动，对一线步兵进行支援。由于单兵携带且可以隐蔽在障碍物后发射，它的隐蔽性很强。掷弹筒由特制的弹药袋携带，一个弹药袋可以携带8枚榴弹，一个二人掷弹筒小组可以携带16枚。

火炮厂总工程师麦康纳在图纸上最后画了一笔之后拿掉铅笔和三角尺，再看了一遍对萧震雷说道："现在应该可以了，按照这个尺寸再制造一门试试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继续再改进，您说呢？"

萧震雷点头道："好，这玩意比迫击炮都还要简单一些，关键是重量要轻，最好是比一般的步枪要轻，而且射程要大一点，精确率要高一些，射程最起码要在五百米以上才能保证射手的安全，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麦康纳点头道："放心吧，我会尽快让他们制造出成品出来进行试验！"

这时萧震雷的秘书小高走过来附耳道："总裁，上海道台蔡乃煌打电话过来让您去一趟道台衙门！"

萧震雷一愣，问道："他有没有说什么事情找我？你是怎么回答的？"

小高摇头道：“我问了，他没说，只说让您马上赶过去！我说您不在”。

萧震雷脑子一转，他便想到蔡乃煌为什么找他了，肯定是想让他借钱给那些钱庄老板们稳定市面。他微微一笑对小高说：“你去打电话告诉蔡乃煌，就说我已经回二十三混成协司令部了，不在振华公司！”

“好的，总裁！”小高答应一声就走。

“等等！”萧震雷又叫住他道：“通知各大钱庄的老板们，让他们明天晚上到萧公馆见我！”

“嗯！”

随后萧震雷给混成协司令部打电话，通知他们，如果有人找他，就说他去四十六标视察去了，萧震雷估计蔡乃煌把电话打到混成协司令部去，又或者直接派人去找，因此先安排了一招后手。

在安排了这招后手之后，萧震雷又给王亚乔打电话，让他派人盯着上海滩的那些橡胶公司的洋老板们，萧震雷担心他们携款潜逃。

等了萧震雷一天的蔡乃煌心中慌了，他不得不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7月24日乘专车前往江宁求见两江总督张人骏，不过在去见张人骏之前，他和周金箴在苏州站下车去巡抚衙门面见了巡抚程全德，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告，随后果然去了混成协司令部找萧震雷，当被告知萧震雷下四十六标时很是失望，由于时间上来不及，因此他只得和周金箴迅速赶往江宁求见张人骏，请求他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

程德全和蔡乃煌根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人，他怎么会帮蔡乃煌的忙？他还巴不得蔡乃煌倒台，因此根本就没有设法挽救的意思，只是向朝廷禀报了此事，不过张人骏又不同，他电奏朝廷，言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引起巨大市面巨大恐慌，并请朝廷下旨允许上海道出面向外国银行借款以稳定局面。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官府方面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200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然而此时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上海滩最大的票号此时也面临着市民们挤兑的巨大压力，如果不是严义彬和李经楚从交通银行拆借了一笔款子救急，恐怕此时也支撑不住了，这还是因为李经楚是交通银行总理的关系，如果不是这层关系，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交通银行借出款子。

第281章兼并（1）

7月24日晚，接到通知的上海滩各钱庄业老板们纷纷赶来萧公馆，此时上海道台蔡乃煌已经前往江宁，自然不知道这些钱庄老板与萧震雷的会面。Σ，

萧公馆的客厅里等会通明，除了倒闭的正元钱庄、兆康钱庄和谦余钱庄的三个老板之外，其他上海滩大小43家钱庄的老板悉数到场，萧公馆的客厅里就宛如一个巨大的会议室。沙发的数量有限，坐不下这么多人，佣人们搬来椅子和凳子以供这些钱庄老板们就坐。在这个时候，这些钱庄老板们也是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唯一能让他们这些人保住一份家业，还能够在这个行当讨碗饭吃，并且不失信于上海滩市民们的办法就是接受萧震雷的提议，除了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有着明显官府背景的票号之外，整合上海滩所有银钱业的钱庄和票号，将这些钱庄和票号与振华商业银行合并，除此之外再别无他法。

当所有人都到齐之后，萧震雷让狗蛋将院子铁栅门和洋楼大门都关闭，才在这些钱庄老板们的注视下走到主位上坐下，扭头左右看了看问道："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就开始！"

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后，萧震雷继续道："诸位老板们，今天你们能够到鄙人这里来，就说明你们已经认清了现在的形势，跟我的振华商业银行合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有人还在心存侥幸，认为道台蔡大人已经前往江宁。也许他得到朝廷的旨意可以出面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但是你们不要忘了。现在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强大的票号此时也是岌岌可危，如果能够从外国银行借到款项。这笔钱真的会存入你们的钱庄？你们跟官府是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只有源丰富和义善源有着官府的背景，蔡乃煌当然是要把钱存入这两家票号来稳定金融市场，而你们的钱庄由于得不到资金注入只能被迫倒闭，这就是现实！"

听了萧震雷这番分析，原本还有几个心存侥幸的钱庄老板此时彻底对官府失望了。元丰钱庄的老板问道："好吧，萧老板，上次你只是说了一个合并的办法，如何合并却没有具体说明。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萧震雷闻言道："当然可以，具体的办法就是首先对你们的钱庄进行资产评估，这个可以请专业会计师进行评估，这个资产怎么评估，会计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如果钱庄的店铺产权是你们自己的，当然算你们自己的资产，但如果不是你们自己的房产，而是租来的。就不能算你们的财产，会计师评估的时候会索要相关的证明文件，再计算你们钱庄内其他设备和设施的价值，另外还要查清你们自身的负债。这些都要在合并之前查清楚，合并之后的新银行是不会承认你们的负债，所以你们钱庄的真正资产是除去债务之后的剩余财产。如果在清算时，查到你们资不抵债。那我就只能抱歉了，凡是资不抵债的钱庄都不能被合并。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要么倒闭，要么卖掉其他产业还债，新合并的银行没有义务为你们还清债务！合并之后各人所占的股份按照各人现在钱庄或票号的剩余实际资产计算。"

在座这些钱庄老板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家底，有的可能有一些房产，还有的可能有开着其他的公司和工厂等等，资不抵债的情况应该很少，但也不是没有。

萧震雷继续说道："当然，对于资不抵债的钱庄，如果你们不想背负骂名，可以把钱庄卖给我们新合并的银行，债务也由新银行接手，但是缺额的部分要你们补齐，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整合所有的钱庄，而你们又不用背负骂名，如果你们想继续留在新银行工作，我萧某人是很欢迎的，但是你们不能成为新银行的股东！"

听了萧震雷提出的方案，这些钱庄的老板们纷纷感叹，看来谁都不是傻子啊，想要在这里面浑水摸鱼都不可能。

其中一个老板举手问道："萧老板，各钱庄与振华商业银行合并之后成立新的银行，那么新银行的管理层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萧震雷点头道："楚老板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新银行成立之后，最高管理层为董事会，董事会成员要求占有的股份至少在百分之一以上，否则不能成为董事会成员，其他股东则自动成为股东大会成员，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的常务理事机构存在，由于成员是按照占有股份的多少而确定的，因此不存在选举不选举的问题，董事会乃最高决策层，股东大会每年举办一次，主要目的就是董事会向各股东报告银行经营的情况和以后的经营方略，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分红，当然也可能银行要开分行，需要股东们继续追加投资，因此征求股东们的意见！股东们可以在银行工作，可以拿一份薪水，董事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工作，不拿薪水，只拿分红，没有股份的工作人员有薪水，平时银行的日常经营由总经理负责，董事会下设执行总裁，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各位合并进来的钱庄门店将改头换面，全部改成新银行的支行营业网点，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诸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在此之前，萧震雷早就让陈晖祖派人对这些钱庄的资产进行暗中调查和评估，对这些钱庄中早已经资不抵债的很清楚，因此他是不会对这些钱庄进行合并的，要合并的也只是那些资产大于负债的钱庄。

此时又有人问道："萧老板，对我们的钱庄进行资产评估和清查账目等事物需要耗时日久，在这段时间内，我们钱庄恐怕早就被市民挤兑得倒闭了，此时又当如何解决？"

其他钱庄老板们也都纷纷说："是啊，萧老板，这清查账目和评估资产的事情很耗时间，而且这个时间不短，如何解决我们这些钱庄的困境呢？"

萧震雷将手抬起来示意大家停止闹哄，等声音安静下来之后才说道："这清查账目和资产评估这段时间，我们振华商业银行会给你们钱庄运去一批钱款以解你们的燃眉之急，但是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同振华商业银行签订并购合约，经营权限由振华商业银行全面接管，之后钱款就会运到各家钱庄，在清查完账目和进行资产评估完成之后，再根据你们实际剩余的资产分配你们在新银行的股权，对于那些资不抵债的钱庄，我们心里是有数的，绝对不会接手那些烂摊子，这就是解决方案！"

各钱庄的老板们听了萧震雷的这个解决方案都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他们心里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只要振华商业银行接手，他们就可以完全当撒手掌柜，由振华商业银行处理后面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钱庄内宣布由振华商业银行派来的人接手经营管理，让钱庄内那些员工服从指挥就行。

萧震雷又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进行合并的事情暂时不能向外界宣布，所以我希望各位回去紧闭嘴巴，时机到了之后，我自然会站出来宣布此时"。

这就让各钱庄的老板们很是不解了，像现在这种受到市民疯狂挤兑的情况下，只有越早宣布合并之事才能稳住局面，可萧震雷却恰恰不这么做，这难道有什么说头？

其中一个钱庄老板问道："萧老板，您这做法让我等看不透啊，如果不早点宣布合并之事，市民们对各钱庄的挤兑就不会停下，时间长了之后，振华商业银行的存银够么？"

萧震雷摆手道："诸位完全可以放心，振华商业银行的存银完全可以抵挡住这次挤兑风潮，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诸位就不要操心了，我有我的理由，但我保证你们的资产绝对不会出现问题！"

听萧震雷这么一说，各钱庄的老板们都放心下来了，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他们的实际剩下的资产不缩水，萧震雷怎么搞都是他的事情，与他们无关，他们才懒得管。

实际上萧震雷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这次风暴不会被他并购各大钱庄的事情而影响，橡胶股票风潮要肆虐就让它继续肆虐，如果不让它继续肆虐，清朝政府的财政怎么会破产？如果清朝财政不破产的话，又怎么会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如果不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清政府又怎么会惹得各地发生保路运动，继而爆发起义？萧震雷巴不得清政府快点完蛋，他不会允许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让清廷存在的时间更长！

见这些钱庄老板们都没有意见了，萧震雷便让陈晖祖给这些人分发并购合同书，当然有几个老板没有拿到合同书，因为萧震雷早就派人调查过了，这几个老板的钱庄早就资不抵债。

第282章兼并（2）

没有得到合并合同的几个钱庄老板只能哀声叹气地将钱庄的转给萧震雷，连同钱庄内的员工、伙计和账房一起，萧震雷虽然接手了他们的钱庄，却不会替他们承担债务，那些市民存在他们钱庄的钱款，由他们自己偿还。+◆+◆点+◆小+◆说，

与各钱庄签订并购合同之后，萧震雷立即让陈晖祖派人去接管他们的钱庄，接过经营权，由于振华商业银行抽调不出足够的人手，只能从振华公司财务部们抽调一部分财务人员前往各钱庄接管经营权，同时又从各地会计师事务所请来一些会计师对这些钱庄进行资产评估并清查账目。

实际上再此之前，陈晖祖早就在萧震雷的暗示下派人对各钱庄的经理或者襄理等一些人进行拉拢，这些人看见市民挤兑如此严重，都担心钱庄撑不下去，因此也早就有跳槽的打算，现在这些钱庄由振华商业银行接手，他们当然高兴，既不用跳槽，可以继续留下工作，还能到更高的薪水，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当陈晖祖派人来接管经营权和派人清查账目以及进行资产评估的时候，这些人都非常积极的配合，整个过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丝毫的问题。

由于不想过早的让清廷方面知道这些钱庄被并购，因此萧震雷让陈晖祖下令，让各钱庄的工作人员依然对取款的速度进行控制，如此可以减少储户量的流失，当然，当风潮过去，新银行成立起来之后。只要信誉良好，让市民们放心。市民们肯定又会把钱再存进新银行，因为到那时候上海滩的中国人开的银行。也只有萧震雷这家银行，市民们即便想存钱也找不到其他银行，除非去外国银行，可外国银行毕竟是洋人们开的，随之的那些洋鬼子会不会捐款跑路？他们跑了去哪抓他们？还是中国人的开的银行让人放心，老百姓都是这种想法。

萧震雷这边已经并购了上海滩各家钱庄，而道台蔡乃煌，源丰润、义善源的严义彬和李经楚等人还没蒙在鼓里，各钱庄的经营权已经被陈晖祖的人悄悄接过经营权。

7月27日。清廷的旨意终于下来了，同意由上海道担保，由蔡乃煌向外国银行借款以稳定市面。两江总督张人骏电告蔡乃煌，让他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而此时，在市民们疯狂的挤兑之下，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最大的票号已经被挤兑得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下，严义彬和李经楚不得不再次光临道台府，希望蔡乃煌想办法稳定市面。

蔡乃煌此时也刚好接到朝廷的旨意和张人骏的电令，不过要出面向外国银行借款就必须要有资产抵押。否则外国银行方面根本不予理会，蔡乃煌与严义彬、刘安生、李经楚等人商议之后，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300万两的地契、股票。

8月4日。蔡乃煌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80万两、麦加利银行50万两、德华银行50万两、华俄道胜银行40万两、横滨正金银行30万

两，东方汇理银行30万两、花旗银行30万两、荷兰银行25万两、华比银行15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30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8月5日，市民们的挤兑风潮还没有过去，市面上只是暂时开始平静下来，这时萧震雷立即派陈晖祖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海滩各大报社的记者们都受到了邀请。

新闻发布会就在振华商业银行门口召开，现场气氛热闹非凡，锣鼓、鞭炮齐鸣，还请来了舞狮队现场表演。

上午九点，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萧震雷、陈晖祖和签订了并购合同的上海滩四十多家钱庄的老板们一起在台上亮相，这让台下的记者和围观的市民们都极为纳闷和疑惑。

陈晖祖走到前面向台下众人拱手作揖一圈，然后大声道："诸位，鄙人乃是振华商业银行行长兼总经理陈晖祖，今天我们振华商业银行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是有一件极为重要，并且将对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要宣布，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下面有请我们振华商业银行的财东、振华公司总裁、苏州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萧震雷大人宣布这件事情，大家欢迎！"

"哗啦哗啦"台下记者们、受到邀请而来的上海商会、工商界土豪们以及围观的上海市民们在短暂的愣神之后都鼓掌起来，这些人绝大部人都还是第一次听到萧震雷竟然已经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这可是掌握着实际兵权的人呐，而且有振华公司和振华商业银行撑着，萧震雷绝对不会缺少军费，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了。

萧震雷在剧烈的掌声中走到前面，伸手试了一下话筒，说道："欢迎诸位来参加今天我们银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既然是新闻发布会，那肯定是要爆料的，现在我就来宣布这件重大消息，为了抵挡这次因为橡胶股票带来的风潮冲击，为了挽救上海滩的金融市场，就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们振华商业银行已经与元丰、会大等上海滩四十家钱庄达成协议，联合起来进行资产重组，合并成为一家新的银行，之前的振华商业银行以及元丰、会大等这些名称全部取消，不再使用！"

萧震雷的话刚说完，台下就有记者举手，萧震雷指了指第一个举手的记者，"这位记者朋友有什么要问的呢？"

那记者推了推鼻梁上厚镜片眼睛问道："萧大人，我是大公报记者梁海涛，您刚才公布的这个消息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消息，请问新成立的银行叫什么名字？新银行成立之后，上海滩市民之前在各钱庄和振华商业银行的存款怎么算？是由新银行全部接手吗？"

萧震雷听了后说道："好，我现在就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振华商业银行和这四十家上海滩钱庄进行合并之后，新成立的银行名字叫振华银行，取振兴中华之意，之前储户们在各家钱庄和振华商业银行存的存款由振华银行全面接手，储户们可以拿着之前存钱的存票和能够证明身份的物品，例如印鉴、户籍到之前存钱的地点进行取款，如果是汇票，可以凭借身份户籍在我们新银行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兑汇，我们新

成立的振华银行和外国银行一样，不仅存取款自由，而且还办理外币兑汇业务，同时还有异地存取业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振华银行立争在一年之内将异地自由存取款业务的最短收款期限缩短在三天之内！”

此时又有一个记者举手，萧震雷一看，顿时一愣，这记者不是别人，正式他的红颜知己王亚男，王亚男和程碧瑶今年夏天都毕业了，前段时间两人都进入了庶民日报社工作，程碧瑶选择坐在办公室做编辑工作，而王亚男则选择了比较辛苦的记者工作，在这个时代，女记者还是极为稀少的，毕竟记者的生活作息时间极为不稳定，也许有的时候外面倾盆大雨都要出去采访，王亚男选择从事记者这个行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萧震雷笑道：“这位女记者，你有什么要问的？”

王亚男脸色一红，但很快进入状态，连忙道：“我是庶民日报记者王亚男，请问萧大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票号和钱庄都有这种所谓的异地存取业务，也就是在这个城市存取，拿着汇票再去另外一个城市的同一家银号取款，这样方便商人们进行大额携带款项，也方面大额交易，同时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方便，不用担心带着大量钱款在路上被劫道，您说的立正在一年之内解决最短收款期限缩短在三天之内，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拿着汇票到了目的地之后还要再等三天才能取款吗？这可没有其他票号和银号方便啊！”

台下记者们、工商界的大佬们和周围围观的市民们闻言也都点头：“是啊，是啊，这不是还没有以前方便吗？”

台下顿时议论纷纷，萧震雷压了压手笑道：“这位记者小姐理解错了，我刚才说的异地自由存取款业务并非这个意思，这么说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位小姐在上海滩工作，而你的家人却在京城，你每个月要给你的家人寄钱回去，但是走邮政却要十几天甚至一个月才能到，但是在我们银行办理了异地自由存取款业务就不用这么长时间，你只要在我们银行开户，开户之后有自己的账户和存折，你将存折放在京城的家里，每个月在上海滩这边我们的银行在这个账户上存入钱款，你的家人就可以于三天之后在我们开在京城的分行取款，不用你托人带回去，也不用走邮政耽搁十几天时间，如果我们将分行开在国外，在大洋彼岸的亲人也只需要三天就可以取款，这不是极大的方便了储户们呢？如果是商业钱款往来，举个例子，这位小姐你在上海滩，你从生意伙伴那儿购买了十万两银子的货物，而你的生意伙伴在京城，你当然不可能把存折送到那边去，为此我们银行专门开辟了商业汇款业务，你在这里只需要知道对方的商号名称或公司名称，在汇款的时候写好对方的姓名、职位、公司、地址或商号名称和对方在我们分行的账户号码，您的生意伙伴就可以在三天之内收到你汇过去的款项！”

第283章演讲

众人闻言不由纷纷惊讶万分，每一个人都在想，这可能吗？

王亚男立即叫道：“这不可能！”

萧震雷摆手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如果我在我们银行的每一家营业网点都配备一套电报机，这就完全可以实行，我们分行与分行，总行与分行，各分行与各营业网点之间用电报及时核对汇款信息就可以完全做到这一点！”

众人一想，可不是吗？如果每一个营业网点都有一台电报机确实可以随时收到总行、分行或其他营业网点发来的汇款信息，等别人来取款的时候，只要核对信息就行了。至于银行内部之间的钱款流通自然有银行自己的解决之道。

可是如果要在每一个营业网点都装一台电报机，那也太奢侈了吧？要知道现在的电报机体积极为庞大，只有专门的电报公司或官府才有那玩意，而且价格极为昂贵，振华银行这么有钱？就不怕亏本？

实际上，萧震雷的振华公司现在已经开始着手研制小型发报机，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只是还有一些技术难题没有攻破。

这时又有一个记者举手道：“萧大人您好，我是国文报的记者杨阳！据我所知，跟你的振华商业银行进行合并的这四十家钱庄的老板都多多少少在橡胶股票市场上亏了不少钱，绝大部分还动用了钱庄的存银，以至于当市民们前去取款时他们的钱庄拿不出银子，现在还有不少市民在这些钱庄挤兑。你们振华商业银行跟这些钱庄进行合并，重新组建振华银行之后能够拿出足够的银两供市民们取款吗？”

萧震雷点点头，说道：“这位杨记者问得很好。现在我要重点回答这个问题，振华商业银行原本就有足够的存银，不算外汇储备，振华商业银行现在就可以拿出一千万两白银，足够可以供所有在这四十家钱庄存款的市民提款，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动用黄金和外汇储备。所以，我想请现在的记者回去之后在报纸上报道一下，向市民们说明我们振华银行的绝对实力。我们不怕任何形式的挤兑，在振华银行，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准备足够的准备金，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准备金挪作他用。动用准备金是对广大储户们的不负责任。我们振华银行是一家以服务广大人民为宗旨和目的的银行，储户们发财了，我们才会发财，储户们没钱了，我们银行也会没钱，储户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在跟我们银行的职员开会时就说过，当储户们来到我们银行。我们接待储户要像接待衣食父母一样，哪怕储户只是存一文钱。我们银行的职员也绝不能瞧不起、给脸色，我们银行将在任何一个营业网点都设立一个投诉处，专门接待储户投诉银行职员的问题，储户们如果在我们银行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办理业务时遇到职员服务态度恶劣、不热情，都可以进行投诉，我们将对该职员进行严肃处理！”

在场这许多人闻言顿时都震惊，特别是那些工商界的大佬们，无不为萧震雷的资本雄厚而惊叹，要知道现在的钱庄平常最多拿出三百万两存银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一次性拿出五百万两都是凤毛麟角，也只有如义善源这样的票号才能拿得出来。

而这位杨记者闻言则感叹道：“萧大人的经营理念让我大开眼界，看来上海滩其他老板都要想萧大人学习了。我相信萧大人的生意会越做大越，萧大人不仅会做官，而且还会做生意，我等佩服！”

这时又有一个记者举手道：“萧大人，我是国民报记者史大年，我想请问萧大人，振华商业银行才成立不到一年，为什么可以拿出这么多钱？难道开银行有这么大的利润吗？”

萧震雷道：“我除了是振华商业银行的老板之外，还是振华公司的老板，以振华公司现在创造财富的速度，每个月我最少都有两三百万两进账，而且这次橡胶股票买卖我也参加了，只不过我退出比较早，该赚的钱都赚了！

一千万两算什么？钱对于我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数字符号而已。虽然我有钱了，但是全中国还有很多百姓都还吃不饱、穿不暖，很多百姓为了生计卖儿卖女，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希望百姓们都富裕起来，都吃饱饭、有衣穿，每家每户都住大房子，我希望国家繁荣富强，再也不用受洋人们欺压，我希望我走在洋人的国度里能够昂首挺胸，并且当洋人们问我是哪国人时，我可以骄傲的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萧震雷，都被他愿望感动，很多人都捏紧了拳头，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萧震雷继续道：“今年上半年我去了西洋，先到了英国，有一次我去英国人的餐厅吃饭，刚走到门口就被门口的两个门童拦下，我问他们为什么拦我，他们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你是一个低贱的中国人，不能进这么高级的餐厅’，当时我很生气，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低贱了？为什么洋人就高贵了？我们中国人真的低贱吗？他们英国人就高贵吗？这完全是狗屁逻辑！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创了大秦帝国、大汉王朝，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周边小国无不俯首称臣，一千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将大唐王朝的威名传扬四海，直到大明王朝，我们这个国家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就沦落到低贱的下等民族了？为什么我们一代不如一代？祖先留给我们的血性都去了哪里？我现在有钱了，那又有什么用？在洋人那儿还不是一个下等民族的贱民？”

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激愤不已，就连那些常年在商场中打滚的老油条们都不由自主的抓紧了自己的拳头，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迸射出愤怒的目光。很多人开始思考萧震雷的话。

过了好几分钟，才有一个记者举手问道：“萧大人，那两个洋人门童不让你进去吃饭，后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所有人又竖起了耳朵，萧震雷道：“当时我很气愤，我让我的两个随从将他们顶在门上，质问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规定。其中一个家伙看见我们凶起来有些害怕，说是他们经理规定的，恰好餐厅的经理出来。我就问他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没错，是他规定的，他还说一看你就是一个穷人。

中国人都穷。中国年年赔款，国家都穷了，个人哪里还有钱？当时我手上带了三十万英镑，折合白银有二百万两，我听了他很生气，让随从将装钱的箱子拿过来，我打开箱子抓起成捆的英镑钞票就砸他，我砸得他跪地求饶。最后餐厅的老板出来求情我才停手，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对待洋人，你就不能胆怯，你越胆怯他们就越欺负你，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在外面被洋人瞧不起？他们为什么敢欺负我，不让我进去吃饭？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祖国给我撑腰！

今天，我请诸位来到这里，就是想告诉诸位，我们成立的振华银行就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建立起来的，我们有钱了也不能忘记还有许许多多百姓正在挨饿，我们要给他们活干，要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所以我们要开更多的工厂、公司，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要创办更多的学校让孩子们都有书读，让他们长大了能够凭借自己学到的知识养活自己、造福社会、建设国家，我们这一代人穷不要紧，没书读也不要紧，但孩子们不能不读书，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受尽洋人的欺辱，但不能让他们继续受洋人欺辱，我们这一代人赶不走洋人，那就让我们的下一代赶走他们，如果下一代赶不走洋人，那就让下下代赶走洋人，直到赶走他们为止，让我们这个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诸位上海滩工商界的同仁和朋友们，如果有谁还要办实业、愿意为百姓们提供就业岗位，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找我们银行贷款，我们振华银行一定会提供全面的服务，并且我们振华公司也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建设更多的工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欢迎还没有事做的百姓们前来我们这里做事，也欢迎各界朋友跟我们做生意！”

铺天盖地的掌声响起，原本是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在变成了萧震雷的个人演讲，但是萧震雷的这次演讲无疑是成功的，现在里里外外都围着人，振华商业银行门口的马路都给市民们堵死了。

掌声渐渐停下来过后，有一个记者问道：“萧大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你用钱砸那个英国经理，一共砸了多少钱？后来您把那钱捡回来了吗？”

萧震雷笑道：“砸了一半，十五万英镑左右，大约一百万两银子吧！”

众人惊叹不已，这时一个声音讥笑刚才那个记者：“你这记者真是蠢货，我猜萧大人肯定没捡那些钱，既然把钱砸出去了，哪有再捡回来的道理，这不是丢面子吗？”

萧震雷笑道：“我确实没捡，不过觉得还是很可惜的，一百万两能干很多事情了，如果拿来该学校的话，可以盖很多学校，后来我想既然都以用钱砸洋人，为什么我不拿剩下的钱去盖学校呢？因此我决定把剩下的一百万两用来盖学校，让一些没书读的孩子能够上学，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在上海滩就有两所正在盖的学校，其他各省都有几家学校正在修建当中，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老师，所以我在这里想请记者朋友们在报纸上帮忙呼吁一二，如果有志于教书育人的读书人可以来我们创办的学校任教！”

记者们纷纷表示没问题，回去之后一定在报纸上表达萧震雷的愿望。

王亚男又举手，萧震雷点点头，示意她提问，王亚男便问道：“萧大人，这次橡胶股票风潮如此之巨大，上海滩的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跟你们振华商业银行合并的这四十家钱庄几乎都快要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你是怎么想到要对这些钱庄进行整合合并的呢？”

萧震雷道：“这位王记者问得很好，这次橡胶股票风潮来得很猛烈，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人进入橡胶股票市场，是因为近年来国际市场对于橡胶的需求急剧增加，这其中使用橡胶并且购买橡胶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由于需求急剧增加，就导致了橡胶价格在国际上屡次升高，有些投机的商人乘机开办橡胶公司发行股票，以达到圈钱的目的，橡胶股票价格之所以疯涨得如此厉害，在我们上海滩完全是由于钱庄和银行方面推手造成的，这些钱庄的老板参与直接带动了大量普通市民进入橡胶股市，现在橡胶股票风潮来了，同时也带来了金融危机，我不能看着这些钱庄全部都倒闭，钱庄倒闭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会丧失元气，会动摇根基，整合这些钱庄不让它们倒闭，这就给了市民信心，市面就会稳定下来，从而保住国家的元气！”

随后萧震雷又回答了一些记者的问题，到十点左右的时候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但这次新闻发布会起到的作用不小，不仅让市面彻底稳定下来，而且让外界对于振华银行充满了信心，就连洋人们也都不得不感叹振华银行的财力之雄厚。

可是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清廷后来之所以破产，其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是洋人银行釜底抽薪，另一个是清廷当中大员们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

第284章逼迫站队

8月8日，萧震雷已经结束了上海滩的事情返回了苏州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司令部，到现在为止，第二十三混成协人数达到7248人，可谓超大规模的编制，四十六标依然在进行强化训练，而四十五标自从招满人数之后也正式进入训练期三个多月，按照司令部统一发的训练纲要，新兵训练期也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进一步深化训练，除了训练单兵战斗技能之外，还有班组配合战术训练以及营连排等战斗单位的配合战术训练。

与四十六标相比，四十五标没有掷弹筒和迫击炮这等配发到连排班的重火力支援武器，士兵使用的都是步枪，而且还是国内生产的汉阳造，不过是1904年的改进型，不是之前的老套筒了。除此之外，四十五标的士兵也没有配发手榴弹，就连子弹也是限量使用，这让四十五标标统颇为不满，他直接找到了萧震雷讨要说法。

掷弹筒和迫击炮暂时还是军事机密，只有四十六标的军官和士兵们知道，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训练，刘子洁在四十六标参观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两样东西，他不满的是萧震雷既然给四十六标的士兵配发了手榴弹，为什么不给四十五标也配发。

“长官，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求见！”副官马小双走进来报告，马小双既是萧震雷的副官，也是警卫营营长，还暗地里兼任军事情报调查科科长一职。

坐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的萧震雷想了想抬头问道：“小双，我上次让你查刘之洁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是不是参加过中兴会和华兴会？”

马小双立正道：“长官，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刘之洁在日本留学期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这段时间和归国回来之后确实与中兴会和华兴会的人走得很近，但是我没有查到他参加过中兴会和华兴会，刘之洁这个人应该不是革命党人！”

萧震雷眉头一皱，说道：“为什么王亚乔的铁血调查科会认为他是同盟会的人？”

马小双想了想说道：“我认为这可能与他跟吴禄贞等人走得比较近有关，而且刘之洁这个人思想比较倾向革命，听说暗地里很推崇孙文，比较主张共和。不过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可以争取的，他心里应该是没有党派之争，是个心系国家、深明民族大义！”

萧震雷点点头又问道：“那四十五标教官朱熙这个人和靳云鹗呢？”

“这个我也查过了。朱熙这个人的没有身上没有同盟会和光复会等这些革命组织的影子，他与刘之洁差不多，虽然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是心向共和。对清廷方面的忠诚度也有限。至于靳云鹗就完全是袁世凯的人了！”

萧震雷思索了几秒钟道：“行了，我知道了，你去让刘之洁进来！”

马小双出去之后不久，刘之洁就在门口喊道：“报告，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求见长官！”

“进来吧！”萧震雷招了招手，待刘之洁在办公桌前面站定后问

道："刘标统有什么事？"

刘之洁大声道："报告长官，我是来向你抗议的！"

萧震雷闻言倒是一愣，顿时来了兴趣。问道："你向我抗议？抗议什么？"

刘之洁立即道："我抗议长官处事不公，为什么四十六标的每个士兵都配发了四个手榴弹。士兵使用的步枪也是德国货，连级军官以上都配发了新手枪，连一级的还配发了重机枪，而我四十五标的士兵不但没有以上这些，就连配发的步枪也只是汉阳造，训练时子弹还是限量供应？对此，我带代表四十五标全体官兵表示抗议，希望长官一视同仁"。

刘之洁近四十岁的人了，在萧震雷这样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面前讨说法，这情形无论怎么看都有点违和感。

萧震雷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起身走到刘之洁身边问道："有一个问题，如果刘标统回答得让我满意了，我就接受你的抗议，只要是四十六标有的，四十五标也一样不差！"

刘之洁立即道："长官请问！"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道："如果我下令让你攻打巡抚衙门，而巡抚程大人却越过我向你下令让你率部进攻我的司令部，你会听谁的命令？"

"这"刘之洁张了张嘴，他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回答，这是让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

刘之洁之前在东北是辞职南下来投程德全的，程德全很高兴接纳了他，并且委以重任，可以说程德全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萧震雷现在又是他的直接上级，按理说军中惯例是不能越级下达命令的，这会造成指挥混乱，不过军队中也没有明确规定上级不能越级指挥，这种越级指挥的事情并不少见，否则高级将领很容易被下级军官架空，有越级指挥这个法宝，手下军官就不敢乱来，一般来说，如果被夹在中间的人遇到这种事情，就看自己如何选择了，选择对了就前途无量，选择错误就死无葬身之地，萧震雷问的这个问题让刘之洁提前遇到了这种情况。

刘之洁很清楚，萧震雷猜忌他，认为他是程德全任命的，必然是程德全的人，如果四十五标也想获得与四十六标相同的待遇，他就必须做出选择，并站在萧震雷这一边，但是如果他选择了程德全，那么四十五标的待遇肯定不能与四十六标相比。

刘之洁想了想，语气有些凄苦道："长官，为什么一定要我做这样的选择，我是一个军人，我只知道保家卫国、守卫疆土，我不想卷入你们这些大人物之间的争斗当中，我只想好好练兵"。

萧震雷摇头道："刘标统，看来你还没有弄明白你的责任，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是服从命令，绝对的服从，只有绝对的服从才能让军队指挥如一，不会发生混乱，在战场上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没错，你是程巡抚任命的，他对你有知遇之恩，但这只是私人感情，你在军队里做的是公事，你可以为了私人感情把命不要，但是不要为了私人感情耽误军国大事，越级指挥乃是军中大忌，如果你还想这军中干下去，就必须完全服从我这个直接上级的命令，否则我不会容忍你这样不服从命令的人继续呆在

军队里，在军队里绝对没有人情可以讲，我这里的每一个军官和士兵是要上战场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我这里只需要一心为国的人，不是讲人情的地方，你要跟程德全讲人情，你就脱离军队去他身边报答他好了！自己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刘之洁走了，萧震雷这段时间就一直在想如何处理四十五标的问题，在从四十六标中抽调了一部分军官过来并且将四十五标的兵员补齐之后，刘之洁就对四十五标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了，而且刘之洁刚上任不久，原本就对四十五标的控制力不强，经过从四十六标抽调军官过来和补充兵员之后，刘之洁对四十五标的控制力更加不如从前了，但他始终是四十五标的主官，四十五标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瞒过他和教官朱熙。

随后，四十五标教官朱熙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萧震雷同样逼着他站队，他是老早就来到了四十五标的，可以说四十五标的组建他是从头到尾都参与的，对四十五标的控制力，他比刘之洁都还要强，不过他现在也和刘之洁一样，必须要选择站队，否则他们两个就会受到萧震雷的打压，会在四十五标混不下去，萧震雷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整死他们。

萧震雷的本意并不想用这么激烈的手段，他原来的打算是用潜移默化的手段争取他们，可是之前刘之洁突然过来抗议待遇不公让他改变了想法，想要相同的待遇可以啊，只要他们变成嫡系就可以享受同等待遇，他们都不是嫡系，都不能完全服从命令，萧震雷当然不可能给他们相同的待遇，如果那样，岂不是等同于资敌？他还没有那么傻，有人说后来的老蒋对于黄埔嫡系和非嫡系分得很清楚，不是嫡系装备待遇完全不同，那能怪老蒋吗？那些非嫡系的将领都在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各自有各自的算盘，并不真正和老蒋一条心，如果他们能绝对服从命令，不计较个人得失，老蒋绝对会对待嫡系一样对待他们。

过了几天，8月10日，刘之洁和朱熙两人一起来见萧震雷。

“报告！”

“进来！”

刘之洁和朱熙两人走进来站定，刘之洁站定道：“报告长官，我们想清楚了，您是对的，公是公，私是私，军队有军队的规矩，军人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作为您的直接下属必须要绝对服从您的命令，我们服从您的命令并非是效忠您，是效忠这个国家！”

萧震雷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很好，我很高兴你们能够想清楚这一点，从下个星期开始，四十五标的待遇将逐渐赶上四十六标！”

第285章插手新军第二十一镇

刘之洁和朱熙两人归心之后，四十五标就等于是完全掌握在萧震雷的手里了，程德全即便是想插手也不可能，随后萧震雷又采取各种办法和手段将混成协的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等主要军官都收归到旗下，让他们彻底与他站在了一起。

剩下就是一个靳云鹗不是自己人了，对待靳云鹗不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靳云鹗是袁世凯的人，萧震雷觉得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暂时还不能跟老袁翻脸，老袁的势力太大了，即便老袁现在处于闲置状态，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协统可以硬扛的，老袁手里直接掌握着北洋六镇的强大兵力，还或多或少对其他地方的一些混成协有着控制，总兵力加起来有十几万人马，而且与老袁一系的官员不计其数，萧震雷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都不能与老袁直接对抗，还必须让孙文等人顶在前面吸引火力。

除了靳云鹗之外，混成协其他军官全部都被萧震雷收服，现在第二十三混成协完全在萧震雷的掌控之下，在这其中，钱财起了不小的作用，主要是士兵和军官的军饷多是足额发放，这让士兵和军官们都没有了异心，再加上一些思想方面的教育，萧震雷已经将第二十三混成协七千多人马完全控制在手中。

这天萧震雷正在观看四十五标士兵们训练，马小双走过来道："长官，巡抚程大人请您过去一趟，说是有事相商！"

"哦。知道了！"

午饭后，萧震雷来到巡抚衙门将程德全，在程德全面前。萧震雷始终都保持着一个军人的姿态，不卑不亢，既没有不把程德全眼里，也没有献媚，总之一直是一副下级军官见上级的模样，这让程德全对他又爱又恨，恨他将二十三混成协牢牢控制在手里。有时候都还不听招呼，又爱他一身军人气节。

"长官，标下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萧震雷前来报道。请长官训示！"

程德全摆摆手："算了，不要搞得这么严肃，过来这边坐，本抚有事与你商量！"

"是。长官！"萧震雷走过去笔直坐下。

程德全拿过一张纸递给萧震雷道："萧协统。你看看这个，这是浙江巡抚增韫给本抚发来的电报，说浙江新军要重新整编，番号已经确定为陆军第二十一镇，不过现在浙江新军也才一个混成协的规模，扩编成一个镇还差不少军官和士兵，士兵倒是好招，但是军官就不容易找了。因此增韫问问本抚，能不能从你的二十三混成协抽调一批军官过去？当然。待遇方面绝对不会亏待他们，抽到过去的军官在新职位上最差也会保证原来的级别，有的可能还会被提拔重用，你看怎样？"

萧震雷在心里想了想，这倒是一个把手伸进浙江新军的机会，试想一下，一个协要扩编成一个镇，兵力和军官的缺额何其之多？一个混成协只有四千人左右，而一个镇却有一万两千多人，缺少了三分之二的兵员和军

官。
萧震雷知道新军第二十一镇，原本只是一个混成协，被确定为陆军第二十一镇的番号之后，第一任统制（师长）为吕本元，吕本元这个人是李鸿章的淮军出身，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在苏、院、鲁、豫各省作战。以功晋总兵，赐号强勇巴图鲁，后随李鸿章入直隶。光绪初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仍留统盛军马步各营，后参加过甲午战争与日本作战，因因镇压义和团有功，赏穿黄马褂，后调浙江，直到现在被任命为新军第二十一镇统制，此人没有接受过新式军事教育，与聂世成等人是一代人，年纪一大把了。
新军第二十一镇的前身为浙江新军陆军混成协，这个混成协的前身是浙江武备练军，四年前浙江巡抚张曾敫把武备练军改编为浙江新军第一标，任命李益滋为统带，下辖2个营，驻杭州笕桥。三年前，又组建浙江新军第二标，蒋尊簋为统带，下辖2个营，驻杭州南星桥。去年，浙江新军第一、第二标合编为陆军混成协，杨善德任协统领。现在第一标的统带换成了萧星垣，第二标的统带换成了刘询。
而这次要将这个混成协扩编为新军第二十一镇，按照计划的编制，将下辖第四十一协(原混成协改编)、第四十二协两个协和马队、炮队、工程、辎重各一个营，共编官兵10436人。第四十一协下辖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而第四十二协则下辖八十三标和八十四标。
萧震雷又想着要好处，说道："报告长官，我那些人只怕不愿意去啊，您想想，我们这里军饷充足，武器装备齐全，而第二十一镇新成立，什么都缺，他们去了如果不给升官，他们谁愿意去？"
程德全一想也是，这萧震雷有的是钱，手下军官和士兵军饷充足、武器装备精良，在这样的军队干绝对是很舒适的，把这些的军官平调到第二十一镇去重新开始，就算平级调动，只怕那些军官也不愿意走。
想了想，程德全道："这样吧，明后天浙江巡抚增韫就要北上京城述职，正好要经过这里，在这里落脚休息两天，到时候你直接跟增韫大人面谈，有什么要求向他提出来，如果他答应，你就调些军官给他，如果他不答应，你就当没这回事，老夫这也是抹不开面子才把你找来说这件事情的！"
萧震雷点头道："那好，既如此就等增韫来了再说！"
过了两天，增韫果然来了，程德全为了招待他本想将他直接迎进自己的巡抚衙门休息，奈何增韫不愿意喧宾夺主，程德全只得将苏州城最好的客栈给包下来以供增韫休息。
增韫是蒙古镶黄旗人，满清最后一任浙江巡抚。附生出身，他在东北任新民府知府时对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有知遇之恩，张作霖原本是土匪头子，就是增韫将其收编成为了正规军。
鉴湖女侠秋瑾遇害之后，她的遗骨安葬在西湖的西泠桥畔。不久一个叫常徽的御史来到杭州巡游西湖，偶然发现了秋瑾墓。常徽心想，"乱党头目"的灵柩怎能安葬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御史的职责就是受朝廷委派给地方挑毛病，常徽抓住这个把柄不放，回到北京就上奏一本。浙江巡抚增

韫接到的皇帝旨意就是：查办，铲平秋瑾墓。增韫在保护秋瑾灵柩的过程中是有功劳的，他在暗中通知了秋瑾的哥哥秋誉章，让其当天就挖开秋瑾墓，取出灵柩连夜运往绍兴，待秋瑾灵柩一迁走，增韫马上带领下属官员和差役，到西泠桥畔把秋瑾墓全部铲平，而后就向朝廷奏报了平坟经过，算是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同时也保住了秋瑾的灵柩。

在增韫来的当天，萧震雷就见到了他，增韫笑着说：“萧协统，听程大人说你手下的军官都不愿意去本抚那里任职，难道我新军第二十一镇很差吗？”

萧震雷笑道：“大人，现在各地新军由于军费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不满员的，而且士兵和军官的军饷也都没有全额发放过，但是在我这里不同，我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不缺银子，每个月的军饷都是足额发放到士兵和军官手中，而且我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武器装备精良，士兵所用步枪全部都是德国货，射击训练时子弹敞开了供应，您说说，在这种环境下呆惯了，谁愿意平调到军饷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不满员的军队呢？”

增韫一想也是，人都有想往高处走的心理，谁都不愿意走下坡路。

这时萧震雷说道：“如果大人可以承诺调过去的军官都可以官升一级，我倒是可以出面说服一些军官调过去，如果您不能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他们只怕不愿意离开我这里呀！这样吧，您还没有看过我手下那些军官的水平，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今天下午我安排一场军事演习让您过过目，我敢打包票，我手下一个营管带去任何军队都可以胜任标统之职，我手下的标统去任何军队都可以胜任协统一职，这绝对不是吹牛，如果您不信，今天下午我就让您开开眼界！”

增韫听了萧震雷这话，顿时来了兴趣，“好，本抚倒是要看看你手下军官到底都是社么水平，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不是说他们都不愿意去吗？怎么现在这么卖力？”

萧震雷笑道：“大人，这些人都是跟着我很长一段时间的，他们如果可以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当然替他们高兴，有些军官的水平并不在我之下，呆在我这里却不能升职，我不是耽误他们的前程吗？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得替他们争取，也许多年以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比我高，我的脸上也有光彩不是？遇到谁都说上一句，你看看那谁谁，当年就是我手下的军官！”

增韫闻言叹道：“萧协统是一个好上官！那就麻烦你下午安排一下，本抚就看看你们新军二十三混成协的薪水！”

第286章宰肥羊

下午，萧震雷安排的四十六标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军事演习，真实程度很高，战斗很激烈，地点就在南桥军营。浙江巡抚增韫被请到南桥观看演习。

演习一刚开始增韫就被镇住了，这支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是他在国内重来都没有看见过的，他将这支军队与北洋六镇在心里进行了一下比较，他发现这支军队比北洋六镇任何一镇的战斗力都要强，这不仅体现在士兵们的战斗素质，还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最让他看重的是演习双方的指挥官的指挥水平，指挥若定、有条不紊，信心十足。

演习快要结束的时候，萧震雷问增韫：“大人，怎么样？您看中了哪位军官？红方还是蓝方？”

增韫指着演习总指挥蔡国栋道：“本抚要他！”

萧震雷刚喝了一口茶，顺着增韫的手指看过去，见是蔡国栋，顿时一口茶呛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咳嗽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萧震雷苦笑道：“大人，你换一个人行吗？他叫蔡国栋，是我说下最有军事才华的军官，现在是四十六标标统一职，我不能把他给您！”

“不，本抚就要他，你要什么条件才肯答应？”增韫颇有一点非她不娶的架势。

萧震雷想了想，如果蔡国栋被调去新军二十一镇，最少也要谋个协统才划算，否则都有点浪费人才，要知道一个镇才两个协。如果蔡国栋可以统领一个协的话，那么就等于掌握了大约一半的兵力，以后光复浙江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要知道在历史上，老蒋只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就攻破了巡抚衙门抓获了增韫，浙江遂得以光复。

萧震雷心下有了主意，故作思考后才说：“大人想要他也可以，让他出任四十一协协统一职，我就同意调他去您那！”

增韫摇头道：“萧协统，不是本抚舍不得一个协统之职。而是因为这四十一协的协统人选早已经定了杨善德，此人之前是北洋第四镇第七协协统，本抚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此人从北洋那边要过来！”

萧震雷立即道：“既然四十一协不行。那就出任四十二协协统，增韫大人，您如果让蔡国栋去您那边还是任标统的话，那就对不起了。这个人我不能给您。放在您那任标统是耽误他的青春、浪费他的才能！”

增韫原本想任命原混成协第一标标统萧星垣为四十二协协统，现在萧震雷提出让蔡国栋任四十二协协统一职让他颇为为难，毕竟萧星垣是日本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出身，后入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做见习士官，回国后于1906年任浙江新军步兵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官，1908年升任浙江新军第二标统带官、旋改番号为第四十二协第八十二标标统，这个人是浙江新军的老人，因此增韫颇为为难。

不过增韫转念一想。萧星垣是去过日本留学的，这年头的革命党人许多都去国日本留学。说不定这个萧星垣就是一个革命党，将一个协交给此人统领确实有些不放心，而这个蔡国栋却不是留日学生，而且一直跟着萧

震雷，应该不是革命党。

思索了一阵之后，增韫咬牙答应道："好，本抚答应了，只要这个蔡国栋愿意跟本抚走，本抚保证命他出任四十二协统一职！不过本抚既然来一趟，仅仅带他一个回去是不是太吃亏了一些？萧协统能不能再给几个军官给本抚？"

萧震雷问道："大人还需要什么职位的军官？"

增韫又道："本抚还需要一个标统、两个营管带、四个队官、十个排官，教练官二十个！"

"大人这是在喝我的血啊，一下子就要走了这么多军官，大人知道我培养这么多军官需要花费多少钱和多少精力吗？"

增韫愣了愣，问道："那你想让本抚怎样？钱，你不缺，官职，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一协统领，官职已经到顶了！"

萧震雷笑道："这样吧，算大人欠我一个人情，这是要还的哟！"

"好，算本抚欠你一个人情！"

萧震雷很清楚，蔡国栋这些人被调去二十一镇之后，增韫为了控制军队肯定不会将这些人全部都安排在一个协，肯定会将他们打乱了塞进两个协和其他的直属部队之中，不过这没关系，萧震雷打算在这些人中塞进去一半具有政工工作能力的军官，利用随后一年的时间对新军二十一镇进行渗透，要知道新军二十一镇当中是有不少光复会成员的，可以说二十一镇所在的浙江就是光复会老巢，要跟光复会抢夺新军第二十一镇的控制权，困难不小。

随后增韫告诉萧震雷，他要去京城三天时间，大约四天后他回来接走蔡国栋等人，萧震雷表示自己会做好蔡国栋等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甘心情愿地跟着去浙江赴任。

萧震雷送走了增韫便将蔡国栋招到协司令部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他，"老鹰，我们现在控制的军队还是太少，一旦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就会纷纷举事，到时候我们能够占据的地盘将极为有限，而且江苏这地方是四战之地，战略纵深太小，恰好增韫过来想从我们这里带走一些军官组建新军第二十一镇，所以我琢磨着让你带一些军官过去，我已经跟增韫谈好了，你过去直接当任第二十一镇四十二协协统之职，另外三营营长周传东跟你一起过去，出任八十四标标统，除了你们两个之外，再从四十六标抽调四个副连长、十个副排长和二十个副班长跟你们一起走，幸亏我们在四十六标培养了不少副职军官。要不然军官还真不够用，看来要专门开一个军官培训班或者学校才行啊，对了。我刚才说的，你是什么意思？"

蔡国栋抽了一口烟说道："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既然去二十一镇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就去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放心吧，我会极力控制住更多的军队。等到真要举事的时候可以最快的速度和效率夺取政权！"

萧震雷点点头道："这就好，浙江那边就看你的了，只要我们能够全面控制江苏和浙江两省。等到清廷倒下之后，凭借这两个东南最富裕的省份的财税完全可以让我们养足够的军队并且在此立足下来，至于之后的事

情，我们根据形势再做打算！你回去之后立即跟周传东商量一下。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另外挑选跟你们一起去浙江的军官的事情也要抓紧，四天后增韫就从京城返回接你们去浙江”。

曹国栋问道：“那这边四十六标由谁来接手？”

萧震雷思索了两分钟后说：“标统一职由伍世友接任，他是最早跟着我的人之一，是值得信任的，你看呢？”

“我给他专门开过一段时间的小灶，接任标统一职应该没问题！”

萧震雷摆手道：“他的忠诚度可靠就够了，其他方面可以通过学习弥补，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打仗。就这么定了吧！”

四天后，萧震雷送走了蔡国栋和周传东等人。他们讲在浙江那边另外开辟根据地，原四十六标一营营长伍世友被萧震雷举荐接任四十标标统一职。

8月18日，送走蔡国栋等人的第二天，萧震雷接到了王亚乔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王亚乔在电报上说，上次萧震雷让他派人监视那些橡胶公司老板们的事情，他当时就进行了布置，这两天被他派去监视兰格志橡胶公司老板麦边的特工报告说麦边有出逃的迹象，不仅麦边有出逃的迹象，其他一些橡胶公司老板也有出逃的迹象。

为什么说是出逃呢？麦边的兰格志橡胶公司成立于1903年，当时成立之初就发行了不少股票，去年麦边见橡胶行情大涨，为了聚敛财富，他以非法的手段连续发行了好几次股票，为什么说非法？因为发行一次股票，他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百分比就要下降一截，如果多发行几次股票，那么他可能连控股权都失去了，股票的发行并不是无限的，如果持股占有率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就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也许早已经有人的持股率比他高，只是这个人不知道而已，因为股市根本没人监管，麦边这样的人才可以肆意妄为。

现在橡胶股票泡沫破灭，已经有人意识到麦边等这些橡胶公司老板无节制的发行橡胶股票的行为是骗钱的把戏，因此很多在这次橡胶股灾当中亏损严重的富豪们都把矛头对准了麦边等这些橡胶公司的老板们，这些富豪们、甚至那些愤怒的上海滩市民们围堵这些橡胶公司，甚至还有愤怒的市民们找到了这些橡胶公司老板们的住所，将他们堵在家里，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地打电话通知巡捕房方面，他们既有可能已经被愤怒的市民们撕成了碎片。

萧震雷看完电报之后立即让人给王亚乔发电报，通知王亚乔立即派人将这些准备逃出的橡胶公司的老板秘密逮捕看押，绝不能让他们携款潜逃，要知道这些人骗走的可都是中国老百姓们的血汗钱，这些橡胶公司老板们在这次橡胶股票风潮中骗到的钱加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上海滩几乎到了无钱可用地步，除了被萧震雷赚走了两千多万两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钱都进了这些橡胶公司老板的腰包，萧震雷指示王亚乔一定要把这些钱全部从这些橡胶公司老板的嘴里抠出来！

此时在上海滩，格兰志橡胶公司的老板麦边和地磅橡胶公司老板罗伯特两人在租界一家咖啡店见面了，他们在商讨一起逃离上海的计划，这几

天他们都被那些愤怒的上海滩市民们围堵在家里，今天两人都好不容易找机会溜出来偷偷见了一面。

两人趁着今天出来，一起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委托一位律师帮助他们找一家牙行将在上海滩的房产处理掉，然后两人又一起去购买了明天去欧洲的船票。

8月19日上午，穿着短袖衬衫、戴着白色礼帽和墨镜的麦边和罗伯特两人提着皮箱一起偷偷来到了十六里铺码头，准备坐邮轮离开上海滩回英国。

走进码头后，麦边和罗伯特都松了一口气，罗伯特问道：“麦边先生，您这次赚了不少吧，你的钱应该足够你在英国挥霍几辈子了吧？”

麦边笑道：“我准备回去之后就买下一块地，然后建一座豪华大庄园，庄园里要有跑马场、高尔夫球场、绿荫长廊、游泳池、花园等等，你别问我了，我猜你赚的钱估计也够几辈子花的，不是吗？”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都大笑起来：“哈哈哈”。

就在两人无比得意的时候，从后面快步走过来四个人，两两从背后架住他们的胳膊，同时用手枪顶住他们的后背。

“别动，别叫，乱动乱叫就打死你们！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最好给我们老实一点！”

麦边知道自己两人被人劫持了，吓得哆嗦道：“你们别”。

“闭嘴！”劫持麦边和罗伯特两人的其中一个人低声呵斥道：“你再说一个字，我就让你死！”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麦边理智地紧紧地闭上了嘴巴，刚才说话的人立即又道：“转身，跟我们老老实实走出码头，否则我就让你们变成两具尸体，走！”

麦边和罗伯特没有胆量反抗，乖乖地被这四个人架着走出了码头上了两辆汽车，这中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一天后，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满身伤痕，浑身是血的麦边用极为微弱的声音求饶：“别打了，别折磨我了，我说我说，我把钱全部给你们，只求你们别折磨我了！”

在麦边屈服不久，罗伯特也屈服了，他们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酷刑，先后都将自己在银行的账户的取款密码供述了出来，王亚乔派人拿着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存单和印鉴前往银行将他们账户上的钱全部转入了另外一个账户，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其他一些橡胶公司的老板都先后出逃，但是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在码头失踪了。

王亚乔将这些橡胶公司的老板们在银行账户里的钱全部都抠了出来，一分不剩，最后经过统计，从这些橡胶公司老板们身上一共抠出来一千八百万两。

第287章吊唁

转眼到了九月份，安徽北部发生灾情，饥民四起，民情困苦。9月15日，在苏州第二十三混成协司令部的萧震雷这天早上来到办公室，按照习惯顺手从司令部行政综合科办公室拿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提着几个包子和馒头做早餐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

突然一份报纸引起了萧震雷的注意，他连包子也不吃了，只见报纸上发布了一篇讣告，讣告也叫讣文，又叫“讣闻”，是人死后报丧的凶讯。它是死者所属单位组织的治丧委员会或者家属向其亲友、同事、社会公众报告某人去世的消息。讣告要在向遗体告别仪式之前发出，以便让死者的亲友及时做好必要的安排和准备，如准备花圈、挽联等。

这篇讣告写着津门大侠霍元甲已经于昨日逝世，他的追悼会于两天后在中国精武体操会举行，希望各位亲朋友人届时前往吊唁。

霍元甲是萧震雷一直很敬佩的一位武术家，三个月前的6月份，霍元甲在上海滩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的时候，萧震雷当时正在上海滩，还应邀去参加过庆祝典礼。

萧震雷知道历史上霍元甲是在1910年去世的，但具体哪一天却不清楚，因为什么原因也不甚明了。霍元甲在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之后开始向社会上很多青年传授霍家拳，并且毫无保留的公诸于世，没有任何门户之见，这在这个保守的时代是极为少见的。在上海滩期间。萧震雷曾几次与霍元甲交谈，并且在武术方面向其请教，霍元甲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从后世而来的萧震雷对这个时代的武技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看到这篇讣告之后，萧震雷很悲痛，情绪很低落，他匆匆吃了早餐，让副官马小双给他准备车辆和警卫，他要回上海滩去参加霍元甲的追悼会。

下午，萧震雷就回到了公共租界萧公馆。早就接到萧震雷电报的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已经从庶民报社赶来在萧公馆等他了。

程碧瑶接过萧震雷手上的行礼箱问道：“这么急冲冲赶回来，还把我们叫来是为何？”

萧震雷一边向屋里走一边说：“回来参加了一个前辈的追悼会，待会你们跟我一起去吊唁一下！”

王亚男问道：“是不是津门大侠霍元甲？”

萧震雷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我猜就是这样！”王亚男说着又解释：“自霍大侠去世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有传言说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上海滩的民众们知道后都很群情激奋!”

萧震雷停下道：“你是记者，难道你没前去调查采访？”

“当然去了，不过精武体操会的人没有证据也不好乱说。只是说霍元甲去世之前曾大量咯血！”

萧震雷点点头。几人走到客厅坐下休息，萧震雷叫来狗蛋，让他去外面附近的香烛店定做几个花圈，写上挽联，狗蛋领命而去。他又让跟随而

来的十几个警卫人员全部换上深色的西装。
　　萧震雷让两女在客厅等待，他自己上楼洗了个澡，换上一身深青色长衫后走下楼来，看见王亚男两女都穿的衣服颜色太过鲜艳。感觉不好，于是道：“走吧。我们去街上先给你们两个一人买一身颜色深一些的衣裳，你们穿得这么鲜艳去参加追悼会不好！”
　　不久，五辆小汽车从萧公馆里开出来，萧震雷和王亚男、程碧瑶坐在最前面一辆汽车上，后面四辆汽车上都坐着警卫人员，萧震雷本不想带这么多人，奈何熬不过马小双的坚持。
　　花了一个小时逛了几家成衣铺子给王亚男和程碧瑶一人买了一件深色的旗袍，直接穿在身上后，车队来到附近的香烛店带上狗蛋和他早已经买好的花圈挽联赶往精武体操会。
　　精武体操会在闸?北旱桥西边的王家宅，路程并不是很远，车队只用二十几分钟就到了，门口站岗的精武体操会的两个学员看见有五辆小汽车停在门口，便知道来人不少，也猜到来了重要人物，立即有一个人跑进去向主事人农劲荪报告。
　　萧震雷刚刚打开车门让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从车上下来，得到消息的农劲荪和霍元甲的徒弟刘振声就从会馆里面走了出来。
　　农劲荪看见是萧震雷，连忙和刘振声走下台阶拱手行礼道：“萧大人，感谢感谢，还劳烦大人大老远的跑过来一趟！”
　　萧震雷严肃道：“劲荪兄，你再要喊我什么大人，我立马转身就走！”
　　农劲荪连忙道：“别别别，我错了！”
　　萧震雷点点头对农劲荪和刘振声道：“两位节哀顺变！”
　　“多谢三位赶来，请里面喝茶！”
　　萧震雷等人跟着农劲荪和刘振声走进精武体操会，穿过一个偌大空旷的院子，院子四周拜访着一些练功的器具和刀枪剑棍之类的十八般兵器。通往安放霍元甲灵柩的后堂的路上，两侧每隔几米站着一个精武体操会的学员，到处悬挂着白布。
　　来到内堂门口，灵柩摆放在对面，墙壁上挂着霍元甲的大幅画像，里面坐满了人，萧震雷扫了一眼，就看见不少熟面孔，这其中就有陈琪美、刘福彪等人。
　　门口的一个学员递过来几朵白色的胸花，萧震雷等人接过后挂在胸前后走进了灵堂，看见有人进来吊唁，里面立即有人唱喏：“有客到——”
　　萧震雷等三人走到灵柩前，拿起桌上的香烛数了九根，放在香烛火焰上点燃了，给王亚男和程碧瑶每人三根，分别插在香灰炉里，再并排站好，听到唱喏之人喊三声鞠躬，便跟着喊声向灵柩鞠躬，最后是家属谢礼，礼数尽到之后，萧震雷又到家属面前说了一声“节哀顺变！”
　　“英士兄，你们也在？”萧震雷带着两女走过去向陈琪美拱了拱手打招呼。
　　此时陈琪美已经站起来，拱手站起来道：“寰宇老弟，多谢你赶过来，我们昨日就在这里，晚上回去之后，今早就赶过来了，来，老弟和两位小姐到这边就坐！”

此时没有亲朋前来，农劲荪和刘振声不用去外面迎接，于是就跟着萧震雷等人一起坐了下来，接过一个学员递过来的茶水说了一声多谢之后问道：“劲荪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六七月份的时候我还向霍师傅讨教过武技，那时他身体很康健啊，怎么才短短两月就”。

见萧震雷问起，周围众人无不面露激愤之色，刘振声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他咬牙切齿道：“师傅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萧震雷面露惊色，立即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农劲荪当即将事情的前前后后详细说了一遍，原来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之后声名大振，江湖上有不少朋友前来讨教，霍元甲都本着以武会友的态度，这让很多武术节的武术家都极为佩服，除了一些中国武术界的人前来以武会友之外，也还有日本柔道会的人前来找霍元甲比武。

日本柔道会的人对霍元甲的功夫颇为不服，在一次被打败之后，设在上海滩的日本柔道会的会长纠集了十数名柔道会的成员前来好麻烦，可霍元甲丝毫不惧，将他们集体击败。日本柔道会的人被击败之后怀恨在心，却在表面上装着心服口服的样子经常找霍元甲讨教，霍元甲没有门户之见，也对这些日本人放松了警惕之心，一次日本人发现霍元甲有哮喘病，就说柔道会有一名极为厉害的医生可以治疗哮喘，而且效果很好，霍元甲受不住日本人的热情邀请，就跟着日本人到了柔道会住了几天，几天之后霍元甲的哮喘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开始咯血，病情越来越严重，农劲荪等人立即将其从柔道会接出来送进医院治疗，但是毫无效果，几天之后霍元甲就去世了。

虽然没有证据，但农劲荪和刘振声等人怀疑霍元甲的死与日本柔道会的人有关，否则事情不会这么巧。

萧震雷闻言皱眉问道：“没有报巡捕房调查吗？”

农劲荪道：“报了，巡捕房现在正在查，但还是没有结果！”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巡捕房的查案能力虽然不差，但是如果有人向巡捕房打招呼，这案子也不知道拖到何年马月，要知道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有的时候巡捕房也不敢太过得罪他们，这件案子必须要尽快查明真相，时间拖得越久对调查越不利，如果几位不嫌弃，我介绍一个私家侦探给你们，此人是租界巡捕房副督察长的同学，名叫马博阳，查案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一也不怕得罪洋人，我有好几次都是请的他，他的私家侦探就开在南京路上，你们可以去找他，就说是我介绍的，费用方面应噶可以优惠一些”。

农劲荪等几人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农劲荪就道：“寰宇介绍的私家侦探肯定不差，想必是有真本事的人，既如此明日我就去一趟！”

第288章道台借钱

傍晚时分，萧震雷、王亚乔和程碧瑶等人在精武体操会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才告辞离开，萧震雷将两女送回程家之后回到萧公馆。

晚上九点，萧震雷再次冲了个凉水澡正准备入睡，这时狗蛋过来报告：“先生，外面来了一辆马车，马车上的车夫敲门说上海道台蔡大人来见！”

“蔡乃煌？”萧震雷吃了一惊，“他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才回来不过半日工夫，他就知道了？对了，你有没有问他，蔡乃煌过来找我是为什么事情？”

狗蛋道：“我问了，可那车夫不肯说，只是说您见到蔡大人就会知道！”

萧震雷心里琢磨起来，这蔡乃煌亲自找过来了肯定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否则蔡乃煌不会亲自过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琢磨了一会却想不出什么头绪，只好对狗蛋道：“你去把铁门打开让他把马车开进来！”

“是，先生！”狗蛋转身离去。

萧震雷随后穿上一身整洁的衣服走到洋楼门口准备迎接蔡乃煌，周围一些警卫人员正在附近巡视，没过一会，狗蛋打开大铁门让马车进了萧公馆，马车很快在洋楼门口停下，萧震雷上前将马车帘子接起，见里面蔡乃煌正弯腰要下车，“蔡大人，快请！”

蔡乃煌从马车上下来问道：“寰宇，这么晚来过来没有打扰你吧？”

“没有没有，大人请里面上坐！”

两人来到客厅，萧震雷请蔡乃煌坐上座。蔡乃煌客气了一番就坐下，吴妈很快端着两杯茶过来。萧震雷做出手势：“大人，请喝茶！”

蔡乃煌端着茶杯喝了两口很快就放下。他此时前来有要事，根本无心喝茶，放下茶杯之后看正想说话，却见佣人吴妈和狗蛋还在周围，就将刚要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萧震雷看见向吴妈和狗蛋挥挥手；“你们先下去吧！”

两人离开后，客厅就只剩下萧震雷和蔡乃煌了，蔡乃煌这才开口道：“寰宇啊，实不相瞒。这次我是来找你借钱的，这次你无论如何要帮我！”

萧震雷闻言一惊，他知道蔡乃煌这个人也是有傲骨的，就像这时候大多数文人一样，而且他作为一个正四品道台，让他开口向别人借钱，除非是遇到性命攸关的事情，而且要借的欠款还不少，连忙问道：“大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着急？”

蔡乃煌闻言叹道：“哎，这也是老夫失策，没想到这上面来。按照往常的情况，朝廷到了每年的九月要向列强支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我上海道要负责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这两家钱庄。可是你也知道，橡胶股票风潮刚过去没多久。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票号在经过市民的挤兑之后根本没剩下多少存银，官库也早已经是一贫如洗。这一时半会让我去哪儿找

190万两银子？我想来想去也只能过来找你借，把这事扛过去再说，等市面彻底稳定下来，官库有了银两之后我再还给你，你看如何？”

萧震雷心想自己和蔡乃煌的关系虽然不如表面上那么融洽，但怎么说两人现在也是同一阵营的人，如果蔡乃煌因为这件事情落马，那么后任道台能与他和平相处么？上海滩是此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如果上海道要给他找麻烦，只需要一点点指示，那些官吏就会为难振华公司，让振华公司的产品出不去，产品没有销往海外的通道，那简直是致命的打击。

可是萧震雷转念一想，如果蔡乃煌是以官府的名义借款，他不怕官府不还，毕竟官府也是要脸面的，可蔡乃煌是以个人名义借款，这就有点让萧震雷不放心了，万一中途发生什么事情，这借出去的钱岂不是会打了水漂？这190万两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萧震雷的脑子里瞬间转了无数个圈，但还是决定帮蔡乃煌这一把，他说道：“大人的信誉我是放心的，只是我手上也没有这么多钱，您等一下，我把振华银行总经理叫过来，从振华银行应该可以筹措到这笔钱！”

蔡乃煌见萧震雷没有推辞，心下稍稍放心，他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振华银行虽然兼并了上海滩四十家大小钱庄，这段时间虽然被市民们提走了不少款项，但是要挪出190万两应该还是可行的。

萧震雷起身走到电话机旁边拨通了陈晖祖家里的电话，电话接通后，萧震雷道：“光浦吗？你现在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好，我等你！”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回到沙发上坐下对蔡乃煌道：“大人，稍等片刻，振华银行的陈光浦马上就会赶过来，对了，您什么时候需要这笔钱？”

蔡乃煌道：“最好是今晚深夜凌晨之前，因为今天是15号，如果过了今天就超过了银两起运的期限，朝廷要在月底之前将今年的款项支赔付给列强，如果拖延下去，朝廷里某些人可定会为此事大做文章！”

萧震雷听明白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发现现在已经是九点半，距离十二点只有不到两个半小时，这点时间实在太过仓促了！

不久，陈辉祖开车赶到了萧公馆，萧震雷见他走进来，连忙道：“光浦，来来来，这是蔡大人，想必你是认识的！”

陈晖祖哪里能不认识蔡乃煌，要说他不认识新皇帝倒是真的，可如果不认识蔡乃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认识认识，蔡大人是上海滩的父母官，我哪能不认识，拜见大人！”

蔡乃煌笑道：“好好好，想不到振华银行的总经理这么年轻，好啊，我们大清有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放心了，快坐！”

“多谢大人！”

三人重新坐下后，萧震雷便对陈晖祖道：“光浦啊，是这样的，蔡大人现在急需一笔两百万两的款子，你现在能不能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从我们银行调出来？”

陈晖祖诧异道：“就现在？”

“对，在午夜十二点之前！”萧震雷道。

陈辉祖摇头道：“老板，这不可能，您也知道，银行到了下班时间就

会紧闭银库，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时才能打开，这是硬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跨过这道线，不论什么理由都不行，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后果不堪设想！再说了，即使我同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取出这么多现银，现在是下班时间，我去哪找人来把银子弄出来？190万两啊，用马车装要装多少辆马车？”

萧震雷对蔡乃煌叹道：“大人，你怎么不早点说这事，您看这急急忙忙的，我就是有钱也没办法从银行拿出来啊！”

蔡乃煌急得一脸的憔悴，“哎，我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过来找你啊！”

萧震雷想了想问陈晖祖：“光浦，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陈晖祖思索一阵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哦、快说，什么办法？”

陈晖祖没有先说什么办法，反而问道：“蔡大人，这笔款项是以什么方式支付？我是说这笔款子支付给哪家银行或钱庄？”

蔡乃煌虽然不明白陈晖祖为什么这么问，但还是回答道：“先由各省将承担的那部分银两起运到京城，然后朝廷再在月底之前支付给列强政府在各外国银行的专门账户上！”

陈晖祖瞬间明白了，“庚子赔款？”

蔡乃煌闻言有些尴尬，脸色有些微红，想来是因为**而羞愧，但还是后着脸皮点头道：“对，必须要在今夜之前交割！”

“我明白了！”陈晖祖点了点头，随即对萧震雷道：“老板，其实可以这样，蔡大人可以向朝廷说明，，由于橡胶股票风潮刚刚过去，上海滩现在银根吃紧，难以调剂款项，您声明已经同我们振华银行商量好了，这笔钱暂时由我们银行拨付二百万两垫付，这样一来就不存在逾期的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押运的军队启程前往京城了”。

萧震雷听了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扭头看向蔡乃煌问道：“蔡大人，你认为怎么样？”

蔡乃煌闻言眼睛一亮，连忙道：“这个办法不错！”

蔡乃煌立即赶回道台衙门，向朝廷有关衙门发出电报上奏，说明了无法将钱款及时起运往京城的原因，还说已经和振华银行商量妥当，由振华银行拨付这批银两先行垫付。

尽管萧震雷和蔡乃煌如此运作，但朝廷中一些早就看蔡乃煌不顺眼的官员依然找到了由头对付蔡乃煌。

由于蔡乃煌在向各外国银行的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朝廷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在接到蔡乃煌的电报之后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乃煌，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乃煌在上海收购《时事报》和《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

第289章求助

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巡抚参劾道台，自然是一参一个准。九月底，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遂将其革职，并勒令其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

10月7日，上海滩数家外国银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10月8日，被蔡乃煌抽出官款的源丰润票号由于银库空虚而应声倒闭，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消息传出之后，它在京城、津门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事后《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津门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虽然萧震雷答应借钱给蔡乃煌，但这件事情显然不是借不借钱的问题，即便是借钱给蔡乃煌，也无法挽回蔡乃煌被参劾的下台的命运，清廷中早就有不少人看蔡乃煌不顺眼，当蔡乃煌被参劾之后，萧震雷就知道蔡乃煌的道台官职是保不住了，他立即知会了陈晖祖，命其不能将答应借给蔡乃煌的钱汇给清廷，清廷又不得不另想办法，从大清银行调出两百万两支付庚子赔款。

蔡乃煌下台之后担心政敌置他于死地，因此秘密逃走了。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新上任的上海道台是刘燕翼。此人是进士出身，文采是有的。为官如何，萧震雷暂时还不知道，不过现在他已经不需要上海道台的支持了，他也与刘燕翼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交情，因此在此人上任之时也没有前往拜会，以他现在的军职，在清末武人地位大幅度提高的时代，他已经完全不用害怕刘燕翼。而刘燕翼上任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没什么动作，看来此人是一个老实人，毕竟是翰林出身的。

威廉姆斯和奥皮音已经从欧洲回来两个多月，同时也带来了三套炼钢炉，振华钢铁公司已经开始在紧张的建设当中，威廉姆斯是专业的钢铁公司职业经理人，萧震雷很放心的将钢铁公司的建设交给此人负责，同时从铁血救国社调来一名高级社员杜文涛辅助他。

10月10日，萧震雷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一则极为轰动的消息。中国人冯如研制出第二架自己的飞机，并且架势它在奥克兰进行飞行表演大获成功。这让萧震极为振奋，为何？盖因现在各国都大力发展海军，清廷的海军在甲午一战后损失惨重。维持近海安全都有困难，已经远远落后西方列强和近邻日本了，想要在海军建设方面赶超西方列强在短时间之内基本上不可能。但是现在飞机的发明才刚刚开始，各国在空军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如果在这个时候抓紧机遇大力发展空军，未尝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冯如是谁呀？这可是中国飞行第一人。提起飞机的发明和缔造者。不

少人都知道是美国的莱特兄弟二人，为了纪念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美国政府将最大的空军基地命名为“莱特基地”，并在他们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德顿附近修建了一座著名的“莱特大学”。但是与莱特兄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设计、制造和驾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架飞机。

相比建造一艘军舰需要花费数百万，制造一架飞机的成本却很低廉，如果制造的飞机能够适合作战，并且大规模生产的话，无疑会大幅度提升国防力量。

想到这里，萧震雷立即给远在美国的法斯特发电，让他立即联系冯如，让他告诉冯如，在中国还有人愿意资助冯如研发飞机，如果冯如愿意回国，萧震雷将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条件。

电报发出去之后，法斯特很快有了回电，他表示会尽快去奥克兰与冯如接洽，并且他还在电报中说他已经说服了一位名叫尼古拉?特斯拉的科学家前往上海就职，让萧震雷做好接待工作，并为特斯拉组建一个专门的高端实验室，组建高端实验室的材料和一些尖端实验仪器设备已经装船，过两天特斯拉就会随同这些仪器和材料一同前往上海。

萧震雷看到法斯特发来的回电一时间目瞪口呆，什么？法斯特这个家伙竟然把最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给忽悠过来了？怎么今年的好事接二连三？刚发现制造飞机的丰冯如在奥克兰，很快又会有特斯拉这种国际顶尖科学家加盟，萧震雷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特斯拉这种级别的科学家会被法斯特忽悠过来，但电报上明明写着尼古拉?特斯拉，这个人是科学家，而科学家当中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一个，他就是被西方科学界的精英人物誉为是唯一堪比达?芬奇并超越爱因斯坦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发明创造的巨匠，是他发明和创造了交流电系统，对现代世界工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斯拉引起的革命不仅限于电力工程，也涉及其他领域。他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取得了大约1000项发明。他的很多研究项目，因为大大超前于时代，技术条件远远无法跟上，而难以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科学发明体系仍然建立在特斯拉的遗产之上。特斯拉的研究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包括交流电系统、无线电系统、无线电能传输、球状闪电、涡轮机、放大发射机、粒子束武器、太阳能发动机、x光设备、电能仪表、导弹科学、遥感技术、宇宙射线、飞行器、雷达系统等等，并且他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是许多行业领域之父。交流电之父、无线电之父、雷达之父、自动化之父、自由能源之父、人造闪电之父。

再过一个多月，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将为自己工作。萧震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电报上的文字却是做不得假的。

萧震雷立即让人给法斯特发去电报。并且寄过去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以作为对他的奖励，能发特斯拉给忽悠过来，这种能力绝对不是一般人有的，这种人才必须笼络住，在电报中，萧震雷对法斯特的工作表示极为赞赏，并且言明对他这段时间的工作成绩表示了肯定，同时还说寄去了十万美元奖励给他，希望他再接再厉。忽悠更多的人才过来。

在振华公司的电报房里看着发报员发报完毕之后，萧震雷才心满意足

的回到了办公室，心情大好之下还哼起了歌儿，经过的员工看见萧震雷心情不错，都上前打招呼。

为了给自己庆祝一下，萧震雷倒了一杯红酒，站在窗前一边欣赏着外面的风景，一边细细地品味。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响了。萧震雷走过去接起来：“是我！”

电话中传来秘书小高的声音：“总裁，公司门外有一个自称叫农劲荪的先生要见您！”

“劲荪兄？他怎么找到振华公司来了？”萧震雷心里嘀咕了一句，随即对着话筒道：“我知道了，你下去接一下。把他接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好的，总裁！”

五分钟之后，秘书小高带着农劲荪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萧震雷抬头一看，连忙起身迎过去拱手笑道：“哎呀。今天是什么风把劲荪兄给吹来了？快快快，劲荪兄请进！”

农劲荪拱手道：“寰宇老弟。冒昧前来拜访，打扰了！”

“诶，不碍事，不碍事，来，请这边坐！”萧震雷请农劲荪坐下，让秘书小高送来两杯茶。

萧震雷问道：“劲荪兄，霍师傅已经故去，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农劲荪叹道：“哎，还能有什么打算，俊卿兄一生的夙愿就是把霍家迷踪拳发扬光大，让国人都可以学习，用来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精武体操会是他用来实现这些的第一步，现在他故去，我作为他最好的朋友，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将精武体操会继续开办下去！”

萧震雷见农劲荪的表情有些焦急，想必这次来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于是道：“霍师傅的愿望令人佩服，对了，劲荪兄，你一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我这里，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吧？直说无妨！”

农劲荪见萧震雷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他便立即道：“我今天来寰宇老弟这里确实有一桩要事要请你帮忙，俊卿兄的大徒弟刘振声你是见过的！”

“不错，振声兄武艺超群，已经深得霍师傅武艺的真传！怎么？难道劲荪兄今天来找小弟是与他有关？”

农劲荪点头道：“是的，前些天，你推荐给我们的那位私家侦探马博阳查出来俊卿兄的死因，俊卿兄是中毒而死的。他原本就有哮喘病，日本柔道会的人给他请了一个名叫秋野的日本医生给他治病，那秋野给他服了一种药物，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加重，没过几日俊卿兄就不行了，刚开始我们一直怀疑，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而且对方是日本人，有日本领事馆保护，我们奈何他们不得，马博阳接手这件案子之后立即进行了调查，他潜入了给俊卿兄治病的那个名叫秋野的医生所在的医院，并且找到了秋野给俊卿兄服用的那种药物，然后我们又开棺验尸，从俊卿兄遗体的肝脏部位取出一些进行化验，发现遗体肝脏部位也有着同样的药物，马博阳找到一家医院的医生对那种药物进行药物试验，发现那种药物的确有加重哮喘病发作的毒性。我们得知消息后正准备向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日本柔道会的人和秋野，但是马博阳告诉我们，去会审公廨起诉根

本没有用，这将案子牵涉到日本人，将会转交到日本领事馆的法庭进行审理，日方必定会百般为柔道会和秋野脱罪，我们告也是白告，振声气愤不过，前天夜里趁着我们不注意，他一个人前往日本柔道会去找那些日本人报仇，打死打伤十数人，事发之后他被巡捕房的人抓住了，你想他打死了那么多日本人，日本人能放过他？一旦案子被交到日本领事馆，振声肯定是必死无疑啊，昨天和今天，我们想尽了办法才见到振声，他倒是没什么大碍，身上的伤不是很要紧，只是被关在巡捕房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他救出来，但是都行不通，我们想来想去，在这上海滩只有你有能力救他出来，寰宇老弟，看在俊卿的面子上，这次无论如何要请你帮这个忙！”

萧震雷连忙道：“劲荪兄你先别着急，据我所知，现在在上海滩的日本人大多数都居住在上海县城内，而日本柔道会好像是在法租界内吧？”

农劲荪点头道：“对，没错！”

在这个时期，日本人在上海滩的势力还很弱小，而且在上海滩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居住在县城内，至于很少一部分居住在虹、口，在历史上，居住在县城内的日本人后来才渐渐迁到虹、口一带。

萧震雷皱眉问道：“振声兄现在被关在法租界哪个巡捕房？”

农劲荪连忙道：“不是被关在法租界巡捕房，而是被关在公共租界巡捕房！”

“这不对啊，他在法租界杀了日本人，这关公共租界巡捕房什么事？他们这不是多管闲事吗？这手也伸得太长了一点吧？”

农劲荪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振声当时在日本柔道会道场出来之后受了伤，而且提着一柄武士刀，浑身是血，巡街的法租界巡捕房发现了他后就开始追击他，他慌不择路逃到了公馆租界，恰好被几个公共租界的巡捕看见并将他围了起来，面对火枪，振声只能丢下武士刀投降了，被他们带走了！”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劲荪兄放心，这件事情发生在法租界，公共租界方面根本无权过问，只要振声兄被移交到法租界巡捕房，我就有办法救他！”

农劲荪着急道：“可我们根本与租界方面说不上话，公共租界方面会同意将振声交给法租界方面吗？”

“这就涉及到外交上一个引渡的问题了!”萧震雷说完又思索了片刻，说道：“这样吧，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明天上午你去萧公馆找我，到时候我会解决这件事情的，待会我会给公共租界巡捕房打个电话，让他们对振声兄照顾一下”。

农劲荪连忙道：“那就麻烦你了！”

第290章营救

10月11日，萧震雷一大清早去了炼钢公司建设工地上看了一下建筑进度，在工地上吃过早饭之后又匆匆赶回，等他回到萧公馆的时候，农劲荪已经在萧公馆等着了。▵↗，萧震雷换了一声西装之后带着警卫人员和他一起出门为刘振声的事情奔走，萧震雷准备先去公共租界见警务处副督察长麦高云。

在路上，农劲荪问道：“寰宇老弟，为什么要想办法将案子转交法租界？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要走几方面的关系吗？”

萧震雷抽着烟说：“对，如果案子在公共租界审讯，刘振声必死无疑，因为在公共租界案子最终会移交到日本领事法庭，但是如果案子移交到法租界就不同了，审讯案子的是法租界会审公廨，由清廷会审官和法国领事派人进行审理，日本人是无权插手的。在公共租界，列强势力互相牵制、利用，盘根错节，我说话在公共租界起到的作用不大，在法租界我倒是有些关系，能想想办法！”

农劲荪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又道：“难道就不能想办法直接把人救出来嘛？我当心振声被关的时间久了，会发生变故和意外啊！”

农劲荪作为同盟会的成员，是有些渠道知道萧震雷的一些底细的，就好比现在公共租界的底下势力，就是被萧震雷的人控制，就连法租界的底下势力也开始被萧震雷的人渗透，青帮在法租界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在范高头死后。本土青帮的一些规矩也被黄精荣等人抛出脑后，纯粹的金钱关系并不能维系青帮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因此本土青帮内部开始出现缝隙，这让萧震雷手下的吴世荣看到了机会。将触手伸进了法租界，法租界这一年来非常乱，经常有火拼之事，这都是吴世荣与青帮剩余老头子们抢地盘所致。正由于农劲荪知道这些情况，才问萧震雷是不是可以直接抢人。

即使真的可以抢人，萧震雷也不会这么干，从巡捕房或者监狱抢人？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玩命！即便能够把人抢出来，难保不会出现伤亡。用死一个或者死几个人的代价救出来一个，这值得吗？

萧震雷直接拒绝了抢人的建议，摇头苦笑道：“劲荪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那巡捕房是什么地方？是随便可以抢的吗？弄不好人没有救出来，反而把救人的人折进去了！你放心吧，这事才放生两天时间，即便有人要做的点什么，时间上也会来不及。这次我过去跟公共租界巡捕房方面打声招呼，让他们看紧点”。

见萧震雷这么说，农劲荪才稍稍放心了一些。

很快到了公共租界警务处，萧震雷这边的排场很大。立即惊动了副督察长麦高云，而且萧震雷在军队的军职已经相当之高，不由麦高云不引起重视。

“萧统领。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麦高云穿着一身警服，佩戴高级警衔走出来迎接道。说完看了看萧震雷身边的农劲荪一眼，便知道萧震雷此次为何而来了。

萧震雷笑道：“你应该知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不请我进去

喝被咖啡？”
麦高云无奈，身体一侧，手一伸说道：“请吧，我那些劣质咖啡也不知道你这个全中国最富有的人喝不喝得惯！”
“你这副督察长的咖啡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三人说着话来到了麦高云的办公室里，麦高云吩咐助理倒来三倍咖啡请萧震雷和农劲荪喝咖啡。
喝了几口咖啡，萧震雷放下杯子便道：“麦高云副督察长，我这次是为了一个叫刘振声的人来的，想必应该知道吧？”
麦高云沉吟片刻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刘振声涉嫌杀死日本柔道会八人，伤十一人，还杀了秋野医院的秋野医生，手段极为凶残、影响太过恶劣！不知道萧统领想要怎么样？”
萧震雷道：“我要你放了他！”
麦高云断然拒绝：“这不可能，此案还未审理，我就把犯罪嫌疑人给放了，那我成了什么了？上面追究下来，我可吃罪不起！”
萧震雷嗤嗤冷笑：“他杀人是在法租界内，是无意中闯入公共租界才被你们的巡捕抓住的，你们凭什么关押他？我看你们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该管的事情你们不管，不该你们管的，你们倒是管得挺宽的，霍元甲霍师傅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日本柔道会的人？我看你们外国人之间就是互相包庇，你们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存在就是专门与中国人民作对的，如果你一意孤行，我绝对不会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好过，你如果不信可以试试看，三天之内，我就要这公共租界处于彻底的混乱状态，商店关门歇业，码头停运、工厂罢工、交通瘫痪，整个公共租界如一个死城！我让你的巡捕房疲于奔命，让你们不得消停！”
麦高云闻言勃然变色，他知道萧震雷绝对有这个实力，在此时的上海滩，萧震雷的产业遍布各行各业，除了九家外国银行，萧震雷还垄断了整个上海滩的金融行业，其他一些小钱庄即使没有被萧震雷的振华银行收购和合并，但也躲在振华银行这根大树下乘凉，只要萧震雷一声令下，公共租界内的振华银行就会缩紧银根，让公共租界无钱可用，再发出一声号召，萧震雷旗下的工厂和与之相关的上下游各行各业的产业都将会大罢工，而且萧震雷还控制着公共租界地下势力，只要一声令下，包括车站、码头、公共交通、人力黄包车全部罢工，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公共租界就会彻底停止运转。
尽管如此，麦高云还是咬牙对萧震雷对视，他作为一个英国籍副督察长，在公共租界警务处是第二号人物，不想在萧震雷这个中国人面前认输和胆怯，他脸色异常难看道：“你在威胁我？”
萧震雷针锋相对：“没错，我就威胁你，你能奈我何？你可以一意孤行，咱们三天后见分晓，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在副督察长这个位置上呆下去！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正直的人，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威胁你，但是你不是，你不敢跟日本人作对，却只敢在我们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由此可见，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吃软怕硬的家伙，今天我就硬气一回，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想把我抓起来？有本事你下令试试看？信不信我的兵从外面冲进

来把你的警务处砸个稀巴烂？”

麦高云被萧震雷一阵挤兑，顿时又惊又恐，脸色涨得跟猪肝色一样，指着萧震雷结结巴巴道：“你，你，你就是一个蛮汉、地痞、无赖！”

“没错，我就是一个地痞和无赖！可我这个地痞和无赖比起你们这些英国恶棍差远了，处处标榜自己是绅士，其实一肚子坏水，如果你们是绅士，干嘛来侵略中国？妈拉个巴子的，给老子滚出中国去！”

“你，萧震雷，这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给我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麦高云大叫起来。

萧震雷整了整衣服，冷笑：“我当然会走，三天后如果刘振声还被你们巡捕房关押着，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你关着他，我就整得你卷铺盖走人！”说完向农劲荪摆摆头：“劲荪兄，我们走！”

两人很快走出了警务处，上车之后萧震雷吩咐开车的奥皮音去法租界警务处，农劲荪不明白萧震雷刚才这么多的意图，他忧心忡忡道：“寰宇，这刚才这么做完全激怒了那个洋人警察，他他恐怕更加不会随便放人了！”

萧震雷摇了摇头道：“不，劲荪兄，你太高看他了，他这种人色厉内荏，不敢跟我赌的，他知道我有这个实力把公共租界搅乱，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但是他又不愿意向我这个中国人低头，因此他只有一个办法既保住自己的面子，又让我没有借口搞乱公共租界，那就是顶住日本人的压力将刘振声引渡给法租界巡捕房！”

农劲荪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只要振声被引渡到法租界，你就有办法把他弄出来？”

“对！”萧震雷道：“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有一定的势力，他们有领事馆，但是在法租界，日本人是完全说不上话的！”

两人赶到法租界警务处之后，萧震雷下车找到了警务处总监埃皮拉，埃皮拉这是他扶持的人，只要与法租界巡捕房有关的事情，埃皮拉都有最大的权力解决问题，找到埃皮拉之后，萧震雷立即将情况一说，埃皮拉当即表示自己会办妥。

在萧震雷和农劲荪离开法租界警务处不久，麦高云果然向埃皮拉打来电话商量将刘振声引渡给法租界巡捕房的事情，此前埃皮拉一直就这件事情向麦高云交涉，麦高云都没有答应，现在去主动找过来了。

第291章武术教官

在回去的路上，农劲荪还是不放心，他问道：“寰宇老弟，这拉皮埃靠谱吗？他不会是嘴里答应，却实际上不作为吧？”

萧震雷道：“放心放心，他既然答应了，这件事情就没问题了！我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

农劲荪只能叹道：“也只能这样了！”

10月12日，公共租界警务处将刘振声引渡给法租界警务处，双方在巡捕在租界交界处交界，刘振声随即被法租界巡捕房带走。

得到消息的日本领事宫本对公共租界警务处副督察长麦高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立即前往法租界找警务处总监拉皮埃，希望将刘振声押往日本领事法庭受审，拉皮埃当即严词拒绝了日本领事宫本的无理要求，日本领事宫本随即退而求其次，求见法国驻沪领事要求在审理刘振声案件时派人观审，法国领事也同样严词拒绝了宫本，并言明这是不可能的，日本无权干涉法租界内司法权。

两天后，10月13日夜晚，萧震雷接到拉皮埃的通知，当即联系上农劲荪，让他开车前往法租界警务处巡捕房接人。汽车在巡捕房门口停下，不久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农劲荪看见后立即将手伸出车窗外，那男子迅速走过来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汽车启动沿着街道向前开去，男子上车后即将礼帽摘下，露出一张憔悴的脸，他就是刘振声。刘振声对身边的农劲荪道：“农叔。谢谢你！”

农劲荪闻言一愣，随即摇头道：“我虽然想尽办法却没能救你。这次你能够出来，却是别人帮的忙。你要谢啊，还得谢他！”

刘振声之前也是很奇怪，他只得以他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被抓住之后肯定是没命活下来了，却没想到峰回路转，竟然被法捕房放了出来，虽然是秘密释放的，但这也说明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帮忙，否则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他还以为是农劲荪，却不想农劲荪说是另有其人，他急忙问道：“哦，是谁帮的忙？难道是陈英士？”

“不是，英士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我现在带你去见他，你跟我去就知道了！”

一刻钟之后，汽车开进了萧公馆，萧公馆现在是公共租界最为有名的地方。只因这里住着上海滩最有钱、手上还有兵权的人，这就是萧震雷。

刘振声在上海滩的时间不短了，他在汽车上看到周围环境之后，立即明白了。这里是萧公馆，救他出来的是萧震雷，这让他有些惊讶。虽然萧震雷与他的师父霍元甲有过交情，算得上是朋友。但是却与他没有什么交情，萧震雷却冒着雨租界巡捕房作对的风险将他救出来。这份情谊只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还得清的。

开车的奥皮音在洋楼门口停好车，回头道：“到了，两位先生请下车，萧先生已经出来了！”

农劲荪和刘振声下车，果然看见萧震雷已经站在台阶上了，两人立即走上去，就听萧震雷亲切地问道：“振声兄，怎么样，在巡捕房没有吃苦

头吧？”

刘振声拱手道：“没有，巡捕房没有对我用刑，这次我能够出来，多谢萧先生帮忙！”

萧震雷连忙道：“哪里哪里，大家都是朋友嘛，来，两位快请进！”

来到客厅，萧震雷让吴妈给两人上茶，让其他人都出去之后，萧震雷问农劲荪道：“劲荪兄，对于振声兄，你们有什么安排吗？”

刘振声叹道：“以我现在的情况，还能干什么，只能亡命天涯了！”

确实如此，如果是在华界犯事，且杀的对象不是日本人或洋人，刘振声还可以出国逃命，但是刘振声是在租界犯事，而且杀的是日本人，租界当局已经将他定性为杀人犯，即便是逃到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也是被追缉的对象，而在国内逃亡，清廷方面为了不惹怒洋人，只怕如果发现了他，也会全力追捕，总之是不能被人认出，以他现在这种身份，无论逃到哪里都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随时可能要再次亡命！

农劲荪却说道：“我是这样想的，振声是在国内呆不下去了，我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他送到日本去，改名换姓在日本生活，而且在那边还有我不少朋友，给他找一间学校找一份活干应该是没问题的！”

萧震雷摇头道：“劲荪兄是同盟会的吧？你不用否认，否则你也不会安排他去日本，在日本，只有你们同盟会还算有些势力，但是我告诉，你以为把振声兄送到日本是灯下黑，以为日本人不会知道，那你就错了，日本柔道会应该隶属于日本黑龙会，这是一个细作组织，消息情报来源十分广泛，你们想逃避这个组织的眼线在日本活得优哉游哉，这是不可能的，日本黑龙会的人一直盯着振声兄，从他自巡捕房出来上车开始，你们就一直被人盯着了，虽然跟踪的人还不知道振声兄的真实身份，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如果不是我这里戒备森严，他们定然已经摸进来探查了，我让巡捕房安排的替死鬼不可能瞒过一世，日本人最终都会怀疑的，现在日本黑龙会的细作就在公馆外面监视，只要振声兄以真面目走出去必然会被人认出来！”

“日本黑龙会？”农劲荪脸上露出喜色，连忙道：“寰宇可能不知道，我们同盟会的孙先生与黑龙会的会首内田良平关系极好，我只要给孙先生去一封电报，由孙先生向内田良平先生说明一下这是个误会，我想内田良平应该会给孙先生这个面子的！”

萧震雷闻言脸色大变，经农劲荪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了，黑龙会是在一个叫“玄洋社”的日本爱国组织上建立起来的，首任会首就是内田良平，头山满为顾问。

萧震雷随即冷冷道：“劲荪兄指知道黑龙会的由来吗？”

“这这我倒是不清楚，寰宇，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农劲荪见萧震雷脸色有些不对，立即问道。

萧震雷冷哼一声道：“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黑龙会的前身叫‘玄洋社’，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组织，首领叫头山满，后来这个组织由日本政府改组成为黑龙会，并派下来一个叫内田良平的人出任首任会首，头山满则为总顾问，目的就是在于谋取我国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

名即从黑龙江而来。甲午战争过后，日本人不但夺取了台岛，而且染指了朝鲜、南满，十年前又成立了黑龙会要谋取黑龙江流域，你们以为日本人真的是想跟你们同盟会做朋友？你们这些人都是傻子，都被日本人当枪使了，与日本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夺取了台岛、朝鲜半岛和南满，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日本人不甘心窝在那几个小岛上，想要占据大陆，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可笑你们这些人竟然还想着靠日本人的支持推翻清廷，清廷固然可恨，但这终究只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打生打死都无所谓，谁能夺得天下就看谁的本事大，可日本人是外人，兄弟之间打架要请外人帮忙，这算什么？”

刘振声不是同盟会的人，他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对日本人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怒，脸上的表情诠释了他的内心，而农劲荪则是浑身大汗唰唰往下流，萧震雷这些话一字一句像一记一记重锤敲打在他的胸口上，让他几乎窒息。

过了良久，农劲荪才回过神来，“怎么会这样？孙先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对了，寰宇，你是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的？”

萧震雷道：“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这就是事实，内田良平和头山满这两个极为狡诈，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之所在自然被他们的手段迷惑了，振声兄如果去日本，肯定是死路一条！劲荪兄，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我有些话想单独跟振声说！”

“哦，好的，你们谈！”农劲荪说着起身走出了客厅去了外面院子里。

萧震雷等农劲荪走后，对刘振声道：“振声，我倒是有一个去处，而且没有人会再

追究你杀人的事情，就知道你肯不肯去？”

刘振声想也没有想就道：“我这条命是萧先生救的，我想你不会害我，我愿意去！”

萧震雷颇为诧异：“你就这么相信我？”

“当然！”刘振声道：“先生你刚才能说出刚才这么一番话来，足以说明是一个衷心爱国、心怀天下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害人呢？”

萧震雷点头道：“好，你的事情我来安排，我保证没有人能够找到你，而且你还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

“不知道先生准备安排我去哪里？”

萧震雷道：“去我的新军二十三混成协当武术总教官！”

第293章秘密扩军

就在刘振声从法捕房离开不久，法捕房羁押室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随即又传出一声惨叫，很快就见一个衣衫破烂，浑身是血的男子从羁押室里冲出去，此人见人就砍，听到动静的法捕房巡捕们纷纷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有犯人从羁押室里掏出来，立即进行拦截，但是此人太凶悍了，巡捕们见他逢人便砍顿时一个个吓破了胆，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再敢拦他，让他冲出了巡捕房的办公房，冲到了院子中，正当此人向巡捕房大门冲出去的时候，突然从两侧分别响了几声枪响，就将那犯人身上和脑袋上都中枪，扑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一个巡长握着手枪慢慢上前对准那尸体的脑袋再次打了两枪，尸体的头目已经面目全非了，巡长才收回手枪上前检查尸体，确认企图潜逃的犯人死了之后才起身大声道："杀人犯刘振声企图潜逃，在逃跑过程中打伤我巡捕房巡捕数人，被我巡捕们当初击毙，将尸体抬到停尸房，明天早上通知对方的亲属和日方领事馆，让死者亲属过来领走尸体！"

"是，巡长！"

此时在萧公馆，萧震雷已经与刘振声谈好了，安排刘振声去新军二十三混成协任五十总教官，但刘振声不能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包括农劲荪在内。

与刘振声谈好之后，萧震雷将农劲荪叫进来问道："劲荪兄，我刚才跟振声谈过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去处。这地方绝对安全，他也同意了。我特意跟你来说一声！"

农劲荪皱眉道："寰宇你安排他去哪儿？"

萧震雷摇头道："是在不好意思，劲荪兄。这个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去那里绝对是安全的，也许永不了几年，你们就能再见面！劲荪兄不会不相信我吧？"

农劲荪被萧震雷这么一挤兑，连忙摆手道："怎么会，怎么会，以你的为人，我是绝对相信的。这样也好，连我都不知道振声去了哪里，别人就更加不知道了，这对于他的安全是有利的，寰宇，拜托你照顾好他，就算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在俊卿兄的面上，振声就拜托给你了！"

"劲荪兄尽请放心！"萧震雷答应。又道："现在天色已晚，我这里有很多客房，劲荪兄和振声就在这里先住下，等我派人料理了监视这里的黑龙会的细作。明天上午你就可以离开了，但是你以后还要多加小心！"

见萧震雷说得这么严重，农劲荪也没有一定要走。连忙拱手道："那今晚就叨扰了你了！"

等农劲荪和刘振声两人上楼的客房休息之后，萧震雷吩咐几个警卫出去将监视的日本黑龙会的人料理干净。

不久。一个警卫进来向萧震雷报告，监视萧公馆的日本黑龙会的细作一共有两个。都被处理掉了，警卫这边有一个人重伤，看来这些负责监视的黑龙会细作也伸手不差，否则不可能将他手下警卫重伤。

农劲荪于第二天上午离开了。10月15日，萧震雷赶回苏州第二十三

混成协司令部驻地，刘振声随同前往，到了二十三混成协之后他就任命刘振声为全军武术总教官，不过刘振声先要接受军事技能训练，但训练合格之后才才能上任武术总教官的岗位。

过得几天，蔡国栋从杭州第二十一镇发来电报，他和孙传东等那些南下的军官全部都在第二十一镇站稳了脚跟，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满意的职位，增韫对他们这些军官的才能还是极为看重的，他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官升了两级，原本是副班长的军官到了第二十一镇都成了排长，原本是副排长现在都成了连长，副连长都成了营长，周传东现在是第二十一镇四十一协第八十二标标统之职，蔡国栋是第二十一镇四十二协协统，其他一些军官也都打乱了编制任职，这也是增韫为了防止他们这些都是从新军二十三混成协过来的军官搞串联，不过这对于蔡国栋等人没有任何影响，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蔡国栋在电报上说第二十一镇到现在已经招满全额兵员，部队也进入了训练期，第二十一镇统制吕本元是一个旧式军官，此人对于新军的新式训练完全不懂，而且此人最近生病了，将第二十一镇的新军训练全部交给了辖下各部队主官自主进行，这也方便了蔡国栋按照自己的意图训练四十二协。

四十二协有近四千人，这比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要少了将近一半人马，不过混成协是单独的军事编制，上面没有镇一级的军事单位，四十二协这是一个步兵协，只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一概没有，这些全部都归第二十一镇直属统辖。

只训练步兵对于蔡国栋来说就简单容易得多，他用自己出色的军事才华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将全协军官的心收服了，并且为这支军队建立了军魂，一支军队的军魂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一旦有了军魂，这支部队就很难被打垮，而且军魂一般都与建立它的军队首任主官有关。

看完蔡国栋发来的电报后，萧震雷放心下来了。他开始继续操心军队的事情，这天他到第四十六标视察部队训练情况，四十六标标统现在是伍世友，蔡国栋调去第二十一镇出任四十二协协统之后，他就接任了四十六标标统之职。

在视察过程中，伍世友看出萧震雷心里有心事，但没有当场问出来了，等到视察结束之后，萧震雷等人来到了伍世友的办公室休息，伍世友才抽空将其他人都支出去，问道：“长官，我看你今天下来心事重重。不只是视察部队训练情况吧？”

萧震雷闻言没有出声，掏出一合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几口才说：“不错，现在国内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你呆在这里看不出来，在外面接触很多消息就知道外面的情况很复杂，清廷现在是内忧外困，我得到消息，清廷又在秘密与列强接触，准备向列强贷款”。

“又贷款？这次以什么做抵押？”伍世友脸色有些难看，在萧震雷等人的影响下，伍世友这些人都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坚定的与清廷斗争的心，对清廷做出的一些卖国行为极为愤慨。

萧震雷道：“暂时还不清楚。我猜可能是这次的橡胶股票风潮的原

因，这让清廷的财政方面损失惨重，唯有向列强借款才能度过难关，否则朝廷官员的薪水都发不下来，谁还会忠于王事？这次的贷款额度大约1600万英镑，大约一亿两白银。”

伍世友咂舌：“这么多？”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继续道：“按照清廷这种搞法，我估计最多两年之内，清廷就会垮台，你看看现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浪潮。不算同盟会等一些革命党组织领导的起义，仅仅是农民被逼得没法活下去而起义的例子就发生了好几次。我们组织在东北方面的社员传来消息说现在东北方面好像有发生鼠疫的迹象，而当地的官府根本毫不在乎，且不作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一旦鼠疫蔓延，以现在我国的医疗条件。死亡人数只怕难以统计！”

“鼠疫？”伍世友听了脸色发白，这种病在这个时代简直太可怕了。只要染上鼠疫就很难活下来，而且这种疾病的传染率相当之高。

“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冬季了。怎么还会有鼠疫？”

萧震雷摇头道：“由于我们在东北的社员得到的情报也不是很详细，只能推测个大概，估计是从中东铁路经由满洲里那边传入东北的，幸亏现在是冬季，由于天气的原因，病菌的生长也会受到抑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地方官府虽然没怎么管事，但却担心这件事情传出去影响政绩，因此封锁了消息，媒体报社等方面都没有得到相关情况！过几天我们要召开组织内高层会议，商议一下救灾的事情，不仅是防止这个鼠疫事件，还有现在苏北那边由于九月份的涝灾造成了数十万人无家可归，无粮可食，很多灾民处在生死贫困线上，我们组织的宗旨是救国救民，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必须要组织救灾”。

伍世友看着萧震雷不由有些感动，心想也只有长官这样的人才会将老百姓放在心里，从古至今，有哪个人在拥有了如此之多的财富，并且手握重兵之后还由始至终都将老百姓放在第一位的？

“长官就是在为这些事情忧心吗？无论您有什么样的决定，我伍世友都坚决支持您的决定，既然要救灾就去救，如果钱不够，我可以动员官兵们都捐献一些，我们的父母亲人都是老百姓，我们拿钱出来给支援他们是应该的！”

萧震雷闻言一笑，同时心里一动，也许这是一个提高军队官兵凝聚力的办法，说道：“钱倒是不缺，不过你刚才说可以动员官兵们捐献一些，这倒办法很不错，目的不在意要募捐多少钱，在于在让官兵们都明白他们的责任，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从老百姓当中来，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姓，我们只有与老百姓站在一起才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现在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都在受灾，我们在这里吃白米饭、白面馒头能吃得下去吗？”

“当然不能，我马上去组织官兵们进行募捐，捐多少任凭自愿，决不强迫！”伍世友说着就要起身去安排。

萧震雷叫住他道：“等等，这件事情不急，要募捐也不在这一时半会，你先坐下，我还有事情跟你说！”

“哦，是，长官！”

萧震雷继续道：“刚才我说了，估计最多两年内清廷就会垮台，清廷垮台之后政治格局会怎么样呢？现在除了清廷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之外，朝中政治势力还有立宪派、保皇派、改革派，在野的政治势力还有同盟会、光复会和我们铁血救国社以及其他一些相对较小的政治势力。

我们铁血救国社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的政治组织，想要实现我们的治国理念，首先就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否则一切都空谈，我们与同盟会不同，同盟会那帮人经营日久，底蕴比我们深厚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人，我们组织虽然在全国各地也有自己人，但是毕竟创建时间太短，发展速度不如同盟会，日后想要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话语权，除了努力做出一些救国救民的事迹出来提高声望，还要控制更多的军队。

现在我们组织控制的有战斗力的正规军也是我们这个二十三混成协，还有蔡国栋控制的浙江第二十一镇四十二协，只有这两个协是正规军，完全是受我们自己控制，我们与同盟会和光复会那些革命党人不同，他们只是靠打入清军内部策反清军官兵，而我们这两个协是完全听从我们指挥的军队，当时只有两个协的军队太少了，一旦起事，这两个协的军队远远不够，所以必须要招募训练更多的军队。

想要招募更多的军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军费，这个我们倒是不担心，我们有足够的钱，关键是缺乏足够的军官，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派人去招兵，第二就是成立一个军官学校，招兵的事情我准备让你的四十六标去做，四十五标的刘之洁和朱熙这两个人还不是我们组织的人，我对他们难以放心，为了谨慎起见，这件事情还得在私下进行，由你第四十六标负责，正好你这里的军营够大，即便再多招一个协也是可以住得下的，如果房屋不够，那就继续再建一些房子，反正有的是地皮。从现在开始，半年之内重新招募一个镇的兵力，半年时间训练成军，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伍世友情绪有些激动，站起来道：“请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第293章赈灾和防疫

在清末，随着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地方势力渐渐抬头，重文轻武的思想也开始慢慢没有了市场，武人的地位开始拔高当，特别是清廷取消了科举制度之后，那些读书人没有了做官的途径，走从军这条道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民间平民百姓从军当兵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

因此对于军队老说，只要有钱，招兵现在根本不是问题，找招一些有文化识字的读书人也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财政是否能够支持，这也是清末地方新军常常不满员，并且军饷不能全额发放的原因。

招兵首先的问题就是安家费，安家费的作用相当大，有了安家费，新兵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进入军队并且一心放在训练上，如果不给安家费，原本要从军的年轻小伙子们根本不会搭理你。

安家费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一个新兵的安家费一般是一个士兵的每月军饷的几倍，安家费的多少要看招兵的困难程度，招兵越困难，需要的安家费就越多，这其实和市场物价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和平年代，兵难招，安家费自然很高，而在清末这个已经开始的乱世，百姓当中的青壮年为了生机和养活家人，很多人都愿意从军当兵，安家费自然要低一些。萧震雷这边招兵给出的安家费是每个人二十块大洋，相比其他地方新军给出的安家费要高出一倍，因此招兵就容易得多。

萧震雷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情，就是随着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多。创办一个军事学校已经势在必行了，我准备将军校设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废弃的庙宇。那里房屋齐全，只是由于常年没有僧侣居住。因此有些荒废，如果清理出来，再修缮一番恰好可以做我们的军校，由我亲自任校长，对于军校的学员，在我军当中，凡是力求上进的军官和士兵都可以参加报名考试！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其中学习，军校学员除了来自我军士兵和军官，还可以从社会上招生。但必须是有文化、思想进步的青年，而且还要通过政治审查，防止其他势力派细作混入其中。军校开学之后，前三期学制为一年，每半年招生一次，以后是否继续招生视情况而定。我准备将军校的班级分为四个，第一是士官班，第二是尉官班、第三是校官班，第四是将军班。将军班暂时搁置。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班，暂时只开前三个班，军校的老师从我们军中挑选军事才能过硬的军官当任，校官班由我来亲自授课。你这边也要做好准备！”

伍世友立正道：“是，长官！”

秘密继续扩军的事情就交给伍世友了，至于开办军校的事情萧震雷交给了宋世杰去筹备。宋世杰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得心应手，萧震雷将开办军校的事情交给他办是放心的。

10月20日。铁血救国社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商讨救灾赈灾的事情。在此次会议上，萧震雷首次提出了从百姓当中来，回到百姓当中去的政治理念，铁血救国社的宗旨是救国救民，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铁血救国社的一贯的宗旨，并且要始终贯彻下去，百姓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有了百姓才能形成一个国家。

萧震雷说："从东北传来的消息已经得到确认了，鼠疫已经开始蔓延，苏北那边的灾民日益增多，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同时进行，首先要购买大量的药品，派人运往东北，同时也要采购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的生活物资运往灾区，这两件事情都要由专人负责，将物资分发给灾民和病人的手中，我实在不放行把这些事情交给当地的清廷官府去负责！"

宋世杰说道："是啊，如果把这些物资和医药品交给当地的官府，我恐怕能有一成到灾民和病人手上就不错了，这件事情还得我们亲自来办！"

其他成员也都纷纷赞同，大家都对那些清廷官员的嘴脸一清二楚，将物资和医疗品交给当地官府，当地的贪官们肯定会贪掉绝大部分。

萧震雷将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意见，就说："看来诸位都同意了，那么这两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么派哪两个人去执行这两件事情呢？"

众人很快推荐了两个有着丰富组织工作经验的铁血救国社高层人员专门负责这两件事情。

萧震雷表示同意，他说："那好，就由付志坚和杨和泰两人分别去负责这两件事情，另外，我以为我们铁血救国社可以借这两件事情公开身份，让广大的老百姓知道中国有我们这个组织的存在，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理念，我们不是什么反动的组织，我们是有着崇高信仰和精神的政治团体，我们要为广大的人民谋福利！"

"公开身份？"宋世杰皱眉道："秘书长，我们不是一直在隐蔽中进行活动吗？如果公开身份的话，一定会引起清廷方面的围剿啊！"

萧震雷摆手道："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所说的公开身份是告诉大众我们的存在，我们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并不是我们要站出来暴露身份，其实清廷方面和其他革命组织都已经知道我们这个组织存在，只是我们在广大的人民当中还名声不显，所以要接着这个机会让大众知道有我们这个组织，如此我们才可以刚快的发展壮大，才可以在清廷倒下之后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声望，现在革命组织中同盟会的名声最为响亮，我们现在还不能和同盟会相比，当我们也不能完全被同盟会掩盖住光芒，我们要向世人宣扬我们的信仰、宗旨和目标！"

"秘书长说得好，这番话对我们有着太大的作用了！"

受到萧震雷的指示，庶民日报首先对发生在东北地区的鼠疫进行了报道，一篇报道出来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报纸上有图片、而且还有鼠疫的具体发生地点和直到现在为止的大致死亡人数，让人辩驳不得。

紧接着其他报纸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发布了消息，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基本上是采用的庶民日报的报告的数据和资料。

这些报纸刚刚报道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太相信，但是直到11月10日，庶民日报全方位的进行了报道，才让所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最先爆发鼠疫的地方是付家甸，不久，家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内一名中国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名中国人就是前三天由满洲里来到哈尔滨的。

这片报道的出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接着是恐慌，官府方面想捂盖子，但是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官府也知道盖子捂不住了，索性大方的承认，也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消息传出后不久，清廷和沙俄当局开会从速制订防治方法，并拨款先设验疫所。对此，参加会议的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聘用医生2人，助理医生8人，华人通译（翻译）1人。对于所聘用的医生，要求每天都要到卫生环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并会同中国商会附设之同仁医院派医生随时指导华人打扫自家卫生，以防传染，同时印刷大量的防疫传单分发给各家各户，在这一过程中，铁血救国社的社员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组织人员将大量的防御传单分发到每家每户，并现身说法让民众提高防疫意识，减少感染的机率，随着时间的延长，民众们渐渐都知道有铁血救国社这个组织，都知道这个组织是为老百姓而存在的，也都开始接受这个组织，并且很多有志青年都纷纷寻找这个组织中的人要求加入。

刚开始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以后每天感染的人数达到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为了逃避警察检查和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抛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个薄木棺材里，埋在乱坟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则可以在没人过问的情况下，从容运到城外安葬。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11月上旬，萧震雷让人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报道，铁血救国社将就此次鼠疫事件和苏北地区因为涝灾而发生的饥荒事件分别捐款两百万两，这些钱将全部用来购买药品、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这些物资将全部送到病人和灾民手上，这篇报道出来之后，立即让铁血救国社在华人地区名声大振。

第294章大科学家到来

防疫和赈灾工作在铁血救国社的主持下全面而有效的进行，为了防止具体执行人因为暴露身份而被清廷捕获，铁血救国社高层经过商议一致同意将买来的药品和粮食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活物资全部委托给国际红十字会分发到灾民和病人的手中。n∈n∈点n∈小n∈说，

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踪迹，对于铁血救国社的委托，对方很爽快的接受了委托。

在铁血救国社的带动下，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还有很多有志青年成为志愿者前往灾区帮助救灾，有很多大夫和中医医生也组团前往鼠疫爆发区域参加防治工作。

铁血救国社的高层会议结束之后，萧震雷在四十五标全军大会上动员全军将士募捐，他个人首先再次捐出一百万两，并且当中宣布出来，这让士兵和军官大为震动。

萧震雷指着最前面一个士兵问道：“小伙子，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

那士兵感觉被点名，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无意识地摸了摸脑袋道：“长官，俺爹娘都是种地的！”

萧震雷点了点头：“哦，也就是农民，是百姓，对吧？”

“是的，长官！”

萧震雷又看向其所有人问道：“你们当中还有谁的父母是普通老百姓的？请举起手来!”

“唰”的一下，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你们的父母亲人都是老百姓，我的父母也是老百姓，我们都是从老百姓的儿子。现在那些受灾的百姓和那些受到鼠疫病毒折磨的病人们都是老百姓，他们都是和我们的父母一样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我相信那些受灾的百姓或者鼠疫病患者们当中有你们的父母亲人。救他们就是救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人，所以我要捐款，买粮食、衣物和药品送过去，让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让他们不再受病魔的折磨！你们要知道，你们来这里当兵，不仅仅是赚钱养家糊口，你们还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保家卫国，只要我还在，你们就不用为生活为家人的生活担心，每个月的军饷会足额发给你们，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练好军事技能、服从命令，将一切侵犯我们国土安全的敌人打倒！”

“我首先捐款，本次捐款属于自愿，决不强求，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哪怕只捐一文钱也是一份心意，我们要的就是这份心意，如果没钱不捐也没关系！”

士兵们和军官们的反应很好，都纷纷踊跃捐款。这一次募捐行动无疑让这些四十五标的士兵们和军官们都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教育，这次思想教育很成功，使得萧震雷对四十五标的控制力更强了。

11月12日。萧震雷再次来到了上海，他是来接船的。科学家特斯拉乘坐的货船将在今天抵达十六里铺码头。

下午三点，货轮在十六里铺靠岸。一个长得脸型有些消瘦，嘴唇上留

着浓密胡须的五十多岁西洋男子提着一个小皮箱，此人穿着黑色燕尾服，拄着文明杖，从船上走了下来。

萧震雷立即上前伸手笑道：“是特斯拉先生吗？我是萧震雷！”

特斯拉看着萧震雷，十分惊讶的叫道：“噢，我的上帝啊，我未来的老板竟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不是开玩笑吗？该死的，我上了法斯特那家伙当了，他欺骗了我，他说你是中国最有钱的人，可以无条件支持我的任何研究项目，我才会接受他的邀请过来了，可你?”。

萧震雷尴尬的收回说，但是听到特斯拉后面的话之后立即道：“法斯特绝对没有欺骗您，我现在就是中国最有钱的人，只要您发起研究项目，我都可以无条件支持您，您要资金要设备，我都可以给您准备好，只要你能安心留在这里工作！”

“你？你是中国最有钱的人？就你？就你这年纪还是中国最有钱的人？”特斯拉有些不敢相信。

萧震雷正色道：“当然，特斯拉先生，人是不可以貌相的，您也不能因为我年轻就断定我没有钱！”

“我不相信！”法斯特摇摇头，又道：“除非你在两个小时之内拿一千万美金在我面前，我才会相信你！”

萧震雷一愣，随即笑道：“好，特斯拉先生，走吧，我现在就带你去！”

这时轮到法特斯拉愣住了，“不是吧，你都准备好了，我这可是临时提出来的，你不可能知道啊！”

萧震雷笑了笑，摆摆脑袋：“走吧，特斯拉先生，去看看，你也好放心，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去给你安排的下榻的酒店休息！”

特斯拉闻言点头道：“这样也好，法斯特那个家伙是在太不靠谱了，我怕再被他骗，你还是带我去看看钱再说！”

在码头上早已经有好几辆汽车等待着了，当萧震雷领着特斯拉走出码头的时候，特斯拉看见萧震雷准备这么多车来接，心下还是很满意，但是后面跟着十几个警卫人员却一个个扛着大箱子，这些大箱子里装着的都是特斯拉这些年的研究资料，这次来中国，特斯拉也一起带来了。

萧震雷对特斯拉的情况不是太清楚，他在前世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此人在美国一直受到美国科学界的排挤和打压，也许特斯拉这次来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受到了法斯特的忽悠，可能还有受到排挤的原因吧。

像特斯拉这种级别的科学家，在科学界受到排挤是正常的，特别是在美国那种环境下，而且特斯拉并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而且他对钱财方面并不是很在乎，在他给爱迪生打工期间。他每周的薪水仅仅只有几十美元，由于他不善于理财。以至于使得他在晚年期间生活得颇为凄苦。

这次他来中国，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一生挚友马克?吐温在今年四月份去世了，马克?吐温的逝世对于特斯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许远离美国是也是一种忘记忧伤的一种办法。以上种种原因加在一起，才使得他来到了中国。

一刻钟之后，车队在振华银行门口停下，萧震雷让其他人等带外面等着，自己带着特斯拉走进了振华银行总部。

“老板，您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陈晖祖得到消息立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迎接。

萧震雷指着特斯拉说道：“这位是我们从美国请来的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特斯拉先生，他刚到这里认为我太年轻。不可能有这么多财富，所以我想带他来向你证明一下，我到底有多少财富，我想你把银库的门打开，让特斯拉先生看看我到底有多少钱，当然了，这里是银行，不能说明银库的钱都是我的，你去把我的私人账户资料调出来。让特斯拉先生看看！”

萧震雷这番话是用英语说的，为的就是不想让特斯拉认为他和陈晖祖在演演戏，而是随心而为，特斯拉听了萧震雷的这番话之后心下放心不少。

“特斯拉先生。您好，我是陈晖祖，是老板的银行总经理。负责经营这家全中国最大的银行和他的私人财产，请您在这边稍等一会。我马上去拿银库钥匙，并将保安经理叫过来！”

陈晖祖走后。萧震雷对特斯拉道：“特斯拉先生，请你相信，你来到这里是正确的，这里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里也许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您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工作，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人给您施加限制！”

特斯拉点点头道：“希望是这样吧，我也不希望自己再打道回府”。

不久，陈晖祖和保安经理各自拿着一串钥匙过来了，保安经理向萧震雷和特斯拉弯腰行礼，“老板，听陈总说您想打开银库？”

“是的！”

保安经理答应道：“好的，老板！”

在保安经理和陈晖祖的带领下，萧震雷和特斯拉来到了底下银库的入口，及时是白天，这里也戒备森严，站岗的保卫人员都是全副武装，一个个站着身体笔挺，这让特斯拉对银行的保安系统之严格很好奇。

银库必须要陈晖祖和保安经理两人都用钥匙同时才能打开，银库打开之后，印入特斯拉眼帘的是一排排货架，货架上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金条和银锭，另外还有成捆成捆的外汇纸钞储备，除此之外就是大量的铜元、银元等等。

陈晖祖又拿出一个账本翻开来到特斯拉身边道：“特斯拉先生，您看，这是我们老板的私人财产详细情况，我们老板现在有大小公司三十多家，有固定房产六处，另外他有振华银行百分之九十四的股权！”

特斯拉点点头，扭头问道：“萧，我听法斯特说你还是一支军队的最高长官，是吗？”

“是的，这一点特斯拉绝对没有说谎！”萧震雷笑道。

特斯拉向外摆了摆脑袋：“走吧，送我去我工作的地方！”

“现在吗？”

“当然！我可不是一个只拿薪水而不干活的人”。

萧震雷连忙道："特斯拉先生，您工作的地方还有几十公里，来往上海滩不是很方便，我看不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逛逛这座远东最繁华的城市，明天我们就去您工作的地方，您放心，你的实验室已经建好了，只等将仪器设备将都安装好就可以开始工作，要不我先送送您去酒店？明天我们再过去，今晚我请您吃中国菜，ok？"

特斯拉想了想耸耸肩道："好吧！"

第295章商团扩编

特斯拉在萧震雷的陪同下在上海滩逛了一圈，整个下午都在逛，有的时候在闹市区走走，有的时候坐在车上看风景，城隍庙、黄埔滩等等地方都去过。

第二天，在特斯拉的强烈要求下，萧震雷送他来到了振华公司，在这里，萧震雷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实验室独立于振华公司之外，但这里又不缺乏人气，好在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人不少，特斯拉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安排好特斯拉的住宿问题后，萧震雷带他参观了振华公司的科研研究所，一边参观一边介绍：“尼古拉，你看这就是我的振华公司的科研研究所，在这里，主要有发动机研究项目、空气动力研究项、合金钢材研究项目、无线电研究等等二十个多个项目！”

特斯拉闻言一愣，问道：“这里也有人在进行无线电研究？”

“是的，尼古拉！”萧震雷介绍道：“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你提出的理论上进行的，现在这里的研究人员正在想办法尝试着将无线电发报机进行小型化的改进！”

“哦，他们成功了吗？”特斯拉连忙问道。

萧震雷摇头：“还没有，他们遇到了技术性的难题！”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当然，如果你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会受到启发，说不定就会成功了！”萧震雷说着就领着特斯拉进了研究项目组的工作间。

项目研究组的科研人员对于萧震雷这个老板带着一个外国洋人进来颇为意外，但是没人理会他们。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

特斯拉随便看了一遍，问道：“你们想把无线发报机小型化。要小到什么程度？”

“如果一个人能够随声携带就可以了！”

特斯拉闻言皱着眉头摇头道：“我倒是有办法可以让发报机改进成一个人可以背在背上的重量和大小，但是只能在有电源的地方使用。不过如果用电池的话，以现在的电池蓄电能力让发报机使用不了几次，所以说暂时只能用固定电源，而无法让它被随声携带使用！”

萧震雷闻言大喜，立即道：“只要能够让一个人能够拿得动就可以了，只是缩小版的发报机的功率与现在的大型发报机相比如何？”

特斯拉道：“经过我对电路的优化之后，功率方面应该不会小太多！”

萧震雷握住特斯拉的手不停地摇晃：“谢谢你，尼古拉，谢谢。你刚来就替我们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难题！”

特斯拉笑道：“不用客气，我现在也是你的员工。走吧，带我去我的实验室！”

“哦，请请请，我带路！”萧震雷说着满心欢喜地走在前面领路，特斯拉的到来让他十分兴奋，这老家伙简直是一个宝啊。如果能够把特斯拉带

来的那些研究资料研究透彻，那么中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科技技术问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以为特斯拉的存在。萧震雷的心情都很好，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了特斯拉这个科学界的超级大神存在，他就不用为科学技术的事情担心了。

现在萧震雷正在到处为特斯拉找助手。毕竟特斯拉只是一个人，不是神，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给特斯拉找一些助手，可以分担一些工作。让他有时间休息，同时也可以从特斯拉那里学习。不过要找到能够给特斯拉当助手的人真的不太容易，这让萧震雷忙活了两个月才给特斯拉找了四个助手，这四个助手让特斯拉很满意，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留学生，英语水平很高，也由于他们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因此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都没有障碍。

这段时间法斯特从美国发来电报，电报上说他去找冯如的时候太迟了，清廷方面的官员比他先一步找到了冯如，而且说服了冯如为清廷工作，冯如已经答应了清廷方面的官员，明年就回国。

这让萧震雷极为失望，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因为清廷方面并不能真正为冯如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条件进行飞机的研发和制造，现在的中国，也只有他萧震雷又这个条件，因为他有钱、有工厂，有钱就不缺乏研发资金，有工厂就有制造能力，而清廷方面根本不可能为冯如专门成立了一个飞机研究所和制造工厂，但是萧震雷却可以，关键萧震雷可以尽全力支持。

于是萧震雷给法斯特发去电报，让他继续关注冯如，如果冯如要回国，一定要弄清楚冯如的具体归国日期。

三个月后，1911年2月，萧震雷从法斯特发来的电报得知冯如已经和他的两个助手乘船回国了，他们将会在香港下船。他当即派人南下等待冯如，只要他们下船，被派去的人就立即与冯如取得联系，并邀请他前来上海滩工作。

派人南下去香港等待冯如之后，萧震雷接到了城厢自治公所的总董李平书的邀请，请他参加上海工商界人士举办的秘密会议，这让萧震雷极为吃惊，上海滩工商界人士集体秘密集会？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1911年2月27日，萧震雷来到了李平书在南市的住所，等他赶到了时候，李平书的住所里已经来了五六十个工商界的豪绅。

这些上海滩的工商界的大佬们见萧震雷来了之后纷纷起身向他拱手打招呼，“萧将军来了，有萧将军支持浙江事情，我相信应该没问题的！”

萧震雷拱手一一笑着回应，“好，好，诸位好，可是请诸位不要叫我将军，我现在只是一个协统，还算不上将军！”

李平书摆手道：“诶。萧将军就不要谦虚了嘛，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懂大清的军职军衔。按照你的现在的级别和职位，你应该是协都统衔。按照洋人们的军衔应该相当于少将军衔，这可是实打实的将军呀！”

土豪们纷纷附和：“是啊是啊，确实是少将军衔”。

萧震雷笑了笑没有接话，坐下后问李平书：“对了，李公，今日这么

多工商界大佬，，们聚集在这里，这是在商议什么事情呢？”
李平书道：“年前。英人两千多兵马进驻云南西部片马地区，这事你知道吧？”
萧震雷点头道：“当然知道！”
“去年朝鲜与日本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想必你也是应该知道的！”
萧震雷哪能不知道？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国内国外时事的，几乎每发生一件稍微大一点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彻底丧失了主权，该条约规定朝鲜皇帝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因此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政权的灭亡。
英军进入片马之后遭到当地傈僳族、景颇族人民猛烈的反抗，为首的是傈僳族头人勒墨夺扒，勒墨夺扒曾与片马各族人民一道，多次进行反英斗争。英军大规模入侵。激起了勒墨夺扒的愤恨，他毅然联络头人姚中科，率领各族边民，与英军进行了“誓死不屈”的斗争。当英军进入古浪大寨时。勒墨夺扒领导的100多人的抗英队伍，身披蓑衣，手持弓弩。伏击于古浪寨旁的丛林中，打死了一名英军军官。英军狼狈南逃。
英国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入祖国内地，舆论沸腾。各地人民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云南省城昆明各界组织“保界会”以为政府后援，云南省咨议局推举周钟岳、李曰垓为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力争收回七府矿产由于清政府只提出外交抗议和严重交涉，未派军到片马前线，英军未遇到严重阻力，因而在占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这让我国内民众更加愤怒，对侵略者的愤怒，同时也对清廷统治阶级的极为不满。
正是因为有了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和片马事件，让上海滩工商界进步人士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蚕食，才有了今天这次聚会。
见萧震雷点头，李平书继续道：“经过这些事情，我们这些老家伙们算是看明白了，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啊，朝廷又无能，老夫现在的官职只是挂着名而已，实际上已经是不管事了，专心经营着生意，可是按照现在这情况下去，只怕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人做生意都做不下去了，因此我们几个老家伙经过一番商议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决定成立武装商团！”
萧震雷纳闷道：“成立武装商团？咱们不是有武装商团吗？”
这话倒是不错，萧震雷现在还兼任着南市武装商团的司令呢，这支武装商团上次被抽调走了四百人之后，又再次补充了四百人，现在依然有五百人，武器装备也都还齐备，每日里都还在训练，丝毫没有空闲下来。
只见李书平摆手道：“咱们这只是南市武装商团，只是我们几个人组织起来的，现在我们把全上海滩的工商界同仁们都请过来了，就是商量筹备整个上海滩商界的武装商团，不仅在规模上要比先前的南市武装商团大得多，而且而且在武器上也要更加精良一些！”
“哦，原来是这样啊！”萧震雷点点头，又问道：“那您叫我过来是？”

李平书笑道：“如果按官职大小，老夫要给你下拜，不过这次老夫不跟你讲官职大小，跟你讲年纪大小，老夫就倚老卖老一回让人请你过来了，目的就是想请你出任我们全上海滩武装商团的总司令！”

萧震雷正要说话，李平书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举手阻止道：“老夫知道你是在苏州那边还有军务在身，在这边只是请你挂这名，这具体的武装商团事务由蔡威负责，他任副司令，你看怎么样？”

蔡威当时是由萧震雷派进南市商团的，南市商团被抽调走四百人之后，只剩下一百人，就由蔡威负责，后来又补充了四百人，依然由蔡威任副司令，负责所有训练和指挥，现在李平书准备在南市商团的基础上扩充为上海滩武装商团，人数增加到两千人，如果给这些人全部配备精良的武器弹药，绝对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既然李平书邀他出任总司令，萧震雷求之不得，而负责具体事务的人依然是他的人——蔡威，这等于是直接送一支军队到他的手上，何乐而不为呢？

萧震雷马上答应，拱手道：“既然李公看得起我萧某人，我岂能不识抬举呢？好，我答应了，做这个武装商团的司令！”

朱保三、虞恰卿等上海滩工商界大佬们闻言纷纷喜形于色，毕竟他们这些人不懂军事，不过萧震雷懂啊，他可是打了土匪，而且连胜几场的，有了这等战绩，自然是知兵之人，在他们看来，萧震雷能出任商团司令，是他们将商团交到一个知兵之人的手上，这是对商团的负责任，而且如果由萧震雷出任商团司令，地方官府就不敢刁难，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这时门口出现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还是个管带，年纪很轻，二十多岁的样子，有一股英武之气，李平书看见后连忙招手示意他进来，那年轻管带看见李平书向他招手，就迈步走了进来。

“来来来，英石啊，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就是苏州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萧震雷萧大人，还不来见过？”李平书拉着这年轻军官介绍。

年轻军官向萧震雷敬礼：“卑职李英石，参见大人！”

萧震雷还了个军礼，看向李平书，李平书介绍道：“萧将军，这是我远房侄儿李显谟，字英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日前刚刚调任南洋第九镇骑兵标第一营管带，日后还望萧老弟多多提携啊！”

萧震雷眉头一挑：“好说好说，我和英石兄年纪相仿，应该可以谈得来，英石兄弟是同盟会或光复会的人？”

李显谟摇头道：“不是，我只是跟他们当中有些人比较熟一点！”

第295章盘点力量

萧震雷与李英石很谈得来，两人年纪差不多，很多话题都是两人感兴趣的，李英石这个虽然不是同盟会和光复会等其他革命组织的人，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很开明，也很进步的，李英石在现代骑兵作战方面的看法深得萧震雷的赞赏，这让萧震雷心里起了想将此人拉入铁血救国社的想法，他的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还缺一个骑兵营管带，现任的骑兵营管带思想太过僵化，能力上也有限，如果把李英石调过来当任骑兵营管带，那无疑就填补了二十三混成协在骑兵训练和作战方面的不足，只是李英石现在是南洋第九镇骑兵标第一营管带，如果要调他过来，还必须要跟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打招呼，徐绍桢肯不肯放人还是一个未知数，要知道英石出任南洋第九镇骑兵标第一营管带还是徐绍桢亲自任命的，显然此人对李英石也是非常看重的。￥f，

萧震雷想着，骑兵以后注定是要落没的，终将会被装甲部队所取代，但是近二十三十内，骑兵还是有着一定的作用，骑兵可以担任机动突击任务，在战斗进行得僵持之时，如果有一支骑兵对敌军侧翼进行突击，必然能够打乱敌军的战斗部署，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

在骑兵作战这方面，萧震雷与李英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他越发欣赏，两人谈得投机，完全不理会其他绅士土豪们，等到他们两谈得差不错，李平书、朱保三、虞恰卿等人已经商量好了组建上海武装商团的具体细节。

征得萧震雷的同意之后，决定由萧震雷任武装商团总司令。由蔡威为副司令，负责管理武装商团日常事务。此次组建武装商团，决定在原来南市商团五百人的基础上扩充到两千人。并且购买枪支弹药将每一个士兵都武装起来，不仅要购买步枪子弹，而且还要给武装商团配备炮兵连。

武装商团的具体编制为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一个辎重连。等武装商团兵员招募齐全，训练完成之后就按照这个编制成军。此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李平书等人以城厢自治公所的名义向地方官府发去一封公函，县衙方面和道台府自知朝廷在对待外地入侵这件事情上不得力，因此对工商界私自将武装商团扩充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李平书的住所回到萧公馆之后，萧震雷记着南洋第九镇的事情，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省先后爆发起义，纷纷宣布独立，这其中南洋第九镇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徐绍桢一直遭到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的猜忌，因此南洋第九镇的弹药一直存在着严重不足的情况，即使是日常训练需要弹药也续保报备张人骏，张人骏首肯之后才会获得一些，在徐绍桢率南洋第九镇起义之前，张人骏还专门下令派人将第九镇的炮弹和弹药收走一空。让第九镇官兵只能用刺刀、大刀等武器与巡防营和江防营士兵作战，没有弹药哪里是巡防营和江防营的对手，第九镇第一次起义就因为缺乏弹药而失败失败了，当然徐绍桢起义失败除了弹药不足的原因之外。还有他和不少第九镇高级军官犹豫不定的原因。

萧震雷在想，南洋第九镇绝对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各地新军当中。除了北洋六镇之外，就数湖北的第八镇和南洋第九镇的战斗力最强。而且南洋第九镇与他的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最近，如果能够把这一镇兵力争取过来。对于他和铁血救国社来说都是一大的助力。

当天晚上，他约王亚乔见面，王亚乔如约而来，两人在双方密会，萧震雷问："铁血行动科对各地新军的渗透情况如何了？"

王亚乔知道萧震雷的意思，现在局势复杂，各地起义不断，萧震雷担心各地随时会揭竿而起，清王朝随时可能倒下，他作为铁血行动科的负责人，对自己手下做出的成绩是很清楚的，张口就说来："北洋六镇是袁世凯的班底，他对这六个镇的控制力极强，早期除了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有机会安插人员进去之外，外人已经很难插手其中，我们也只能在低层策反了一些军官，最高军职的不过是队官，其他多位排官，每一个镇都有十到八个我们的人。

江北的新军第十三混成协中，已经被我们策反了一个营管带和四个队官、六个排官。张彪的新军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这两支军队防备甚严，我们无法派人混入其中，也没有机会接近高层军官，因此只策反了几个排官和棚目，作用不大。

安徽安庆的第三十一混成协自从徐锡麟和熊成基等革命党人先后举行了两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方面对三十一混成协极为防备，协统余大鸿是一个私心极重、官瘾极大的人，而且现在他对清廷方面极为忠心，在招兵和军官的调遣都极为小心，我们的人难以混入其中，更别说策反高层军官，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策反了十几个棚目，不过这些底层军官虽然能够控制的人数不是很多，好在有十几个班，只要发生大事，混乱之后如果有主事之人镇定指挥，应该可以获取一些兵权。

江西南昌吴介章的第二十七混成协，这是我们派入人数和策反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商德全此人是小站出身，对袁世凯很忠心，策反他几乎不可能成功，而吴介章此人敦厚，性格优柔寡断，时常举棋不定，我们的人难以确定他的态度，这支混成协有三个标，分别为五十三标、五十四标和五十五标，其中五十四标统齐宝善和五十五标标统庄守忠都被我们的人策反，而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是老袁的人，而且极为忠心，基本上不可能策反，除此之外，我们铁血救国社在这支军队中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名高底层军官，不过这支军队中，同盟会的人也同样活动平凡，就比如有一个叫李烈钧的人，此人是五十四标一营管带，手下有些人，此外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在军中，例如林森和蒋群，这两个人就是马毓宝手下的军官。

浙江第二十一镇，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蔡国栋已经全面控制了第二十一镇。

广州的第二十六镇因为去年2月的起义失败而被遣散了，我们安排在其中的一些社员带着一部分士兵去投了第二十五镇，其他的各地方新军中都有我们的人，不过我们的人在各地行军中的职位都不是很高，一旦有事，他们发挥的作用不大，不过有着些人在各地新军当中，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应该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经过王亚乔这么一番叙述，萧震雷明白了他现在手中的力量，除了他直接控制的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和蔡国栋的第二十一镇之外，就只有江西南昌的第二十七混成协能够控制大部分力量，蔡国栋已经在上月被增韫任命为二十一镇统制，前任统制吕本元病死。

如果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他这边就可以迅速发动，并且控制江苏、浙江、江西这三个省份，至于其他身份，他手上的人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只能浑水摸鱼，运气好的话可能能够获得一些好处。

萧震雷点点头道："其他地方的地方新军我暂且不说，发展速度太多缓慢，南洋第九镇的情况如何？我们的人在这支军队中是个什么情况？"

王亚乔说道："南洋第九镇的情况极为特殊，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在这支新军中的军官是最多的，但是由于之前出了柏文蔚、赵声等这些同盟会革命党被查出来的事情，清廷对南洋第九镇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就连统制徐绍桢都被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人防备甚严，我们的人在这支军队中发展得极为不顺利，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就在上个月，我们的人策反了第十八协的标统孙铭，可除此之外，我们在南洋第九镇就再没有其他得力的人。"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想办法通知孙铭，让他去影响下面的军官，力争争取下面军官的支持，还有，能不能安排我跟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见个面？南洋第九镇所处的位置太过重要，如果我们能更多的控制这支军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好，这个我来想办法！"

随后两人又谈了很久，王亚乔也带来了不少最新得到的消息。王亚乔离开之后，萧震雷陷入了沉思，王亚乔这次带来的消息中有一条引起了萧震雷的重视。据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早已经与去年年底秘密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在民立报任主笔，以渔父为笔名撰写了大量的革命文章。

看来，同盟会的高层也看到了国内的局势不稳，宋教仁这个同盟会的核心人物都忍不住从日本回来亲自主持大局了。

第298章高层会晤

1911年3月12日，上海南北武装商团在斜桥西园举行大会，与会的全上海滩工商界人士达到一千多人，经过众人商议决定成立上海武装商团，人数定在两千四百人，编为五个中队，这比之前商量好的两千人足足多出了四百人，列强对中国的蚕食让这些开明进步人士看到了极大的危机，因此工商界有识之士们纷纷慷慨解囊，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的商人甚至从自己的护院和保镖当中抽调人员参加武装商团，因此这上海武装商团刚刚成立，总人数就达到了两千四百之众，由萧震雷任团长，由蔡威任副团长，由于萧震雷在苏州还有军职，因此由蔡威负责武装商团的具体事务。『『点『小『说，

上海武装商团成立之后，沪上各商户都感觉安全了许多，毕竟这支军队乃是他们这些努力筹建起来的，他们出钱又出人。

3月14日晚，萧震雷在书房批阅文件，秘书小高走进来汇报：“总裁，我们派去香港的人发回电报说冯如先生和他的助手已经抵达香港，而且带回了两架他们研制的飞机，我们的人见过冯如先生了，但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邀请，清廷派了宝璧号军舰专程迎接，将飞机和机器安置在广州郊外！”

萧震雷闻言叹道：“有清廷邀请他在前，他又怎么会接受我们的邀请呢？他不能不给朝廷面子，而且他的父母亲人都在广东，都在清廷的统制下生活，没有谁会不在乎清廷方面对待自己亲人的态度。这样吧。让我们的人继续留在那边，经常与冯先生接触。如果清廷方面支持他研究飞机也就罢了，如果清廷方面既不支持他研究飞机。又派人监视甚至控制他，就要立即想办法实施营救，而且不能忘了冯先生的父母等亲人，连他们也一起带来这边让他们一家团聚！”

“明白了！”小高答应一声，又道：“铁血行动科的王科长打来电话，说同盟会的陈琪美先生传来话，宋教仁先生想跟您见个面！”？

萧震雷心中一惊，问道：“同盟会方面获悉了我们组织所有高层的信息？”

小高摇头道：“应该还没有，他们只是说想跟我们组织最高首脑会晤。商量联合反清的事宜，您看怎么回复王科长？”

“他们先找到了铁血行动科的人？这说明他们当中还是有能人的啊！”

小高点头道：“应该是！”

宋教仁可以说是同盟会方面除孙文和黄兴之外的第三号人物，他绝对称得上是同盟会当中首脑级人物，同盟会的一些事务都是宋教仁在做具体的执行人。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见，你让王亚乔安排一下，近期就安排他和我见面，想要对抗清廷和北洋集团，仅仅我们自身的力量还太过薄弱。如果能够和同盟会、光复会等这些革命组织联合起来，那么对抗清廷的力量将会大很多！”

“好的！”

1911年，3月15日5晚，秘书小高接到王亚乔打来的电话。安排萧震雷与宋教仁见面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于16日晚8时在苏州河上见面，届时同盟会方面与会者将有宋教仁、谭人凤、陈琪美等三人。

萧震雷早与陈琪美认识。只是陈琪美还不知道萧震雷的真实身份，这次去见面可能会引起误会。但也许会让见面更加愉快，事情到底向哪方面发展。这就要取决于陈琪美的态度了，萧震雷本人是怀着诚意与同盟会首脑会谈的。

3月16日晚，气温有些低，萧震雷穿着一件风衣，带着礼帽坐上了一艘小渔船，一坐到船上，萧震雷立马想起了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只是专注于陆军方面，却完全忽视了海军，尽管甲午战争之后，清廷方面的海军遭到了重创，北洋舰队被解散，随后后来又重建，但规模方面已经完全不能与甲午战争之前相比了。

此时的清廷海军虽然大不如从前，可海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在起义时能够争取海军方面的支持，那无疑将增加一股巨大的力量，清廷早已经把海军全面整合之后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巡洋舰队，统领为程璧光，二是长江舰队，统领为沈寿堃，萨镇冰为海军总司令。

其中巡洋舰队以“海圻”号为主力舰，排水量4300吨，“海筹”、“海琛”、“海容”排水量均为2950吨，一共有15艘舰船，总排水量为1.8万吨；长江舰队拥有17艘舰艇，总吨位1.4万吨。其总体作战与巡防能力，虽然尚不如原北洋海军，但这些都是中国海军的种子，中国海军想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些舰船和海军官兵的基础上惊行。想到这里，萧震雷决定这次与宋教仁等人的会晤结束之后就专门进行海军方面的策反工作。

江心有一艘大渔船，萧震雷乘坐的小渔船赶到的时候，大鱼船旁边已经停泊着一艘小渔船了，他知道准是宋教仁等人先到了这里。

上船之后，一个铁血行动科的特工接过缆绳栓在大船上，并伸出手将萧震雷和宋世杰拉上大鱼船，并低声说道：“秘书长，他们已经先到了，科长在里面相赔！”

萧震雷点点头走进了船舱，宋世杰随后跟着走了进去，甲板上几个特工分别站在船角和船舷上警戒着。

陈琪美看见萧震雷当先走进来，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寰宇老弟，你怎么？”

船舱里除了陈琪美和王亚乔之外，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二十**岁，嘴唇上留着短须八字胡，脸型有些消瘦，个子不高，七分头，头发打理得很好，身上一声黑色西装，陪着白衬衣和黑领结，看上去很绅士。

旁边一人五十岁左右，嘴唇和下巴上都留着浓密的长及胸前的花白胡须，此人穿着一袭青色长衫，颇为有些文士风采。

这两人看见有人进来，在陈琪美站起来之后也站了起来，王亚乔立即起身介绍道：“宋先生、唐先生、陈先生，这就是我社最高领导人、秘书长萧震雷先生！”

“什么，你，萧寰宇，你，好啊，想不到你竟然是铁血救国社的秘书长，你瞒得我好苦啊！”陈琪美拿手指着萧震雷颤抖着说着，显然对萧震

雷隐瞒了他这么就极为恼怒。

萧震雷欠身道：“英士兄，我就是铁血救国社的秘书长，隐瞒你这么久实属无奈之举啊，清廷的密探太过厉害，简直是无孔不入，我当然相信你陈英士的人品，可我不敢放心你身边或手下之人，对于清廷密探的厉害之处，我相信英士兄应该是深有体会的，想必英士兄应该会原谅我隐瞒将真实身份的事情吧？”

陈琪美想想萧震雷说得确实在理，可他就是心里不舒服，想他以前还想将萧震雷拉进同盟会，这不是徒增笑料么？想到这里他就一肚子窝火，心里那口气始终不能消去，但现在这里是宋教仁做主，他也不便向萧震雷发火，气哼哼地将头扭到一边去了。

穿西装的青年人就是宋教仁，他打量了萧震雷一下，笑着伸手道：“原来你就是英士经常跟我说的寰宇兄弟，你好，我是宋教仁，我也没想到你就是铁血救国社的秘书长，你们铁血救国社的保密工作做得确实很不错，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向你们铁血救国社学习啊！”

萧震雷笑道：“哈哈，我们彼此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对了，这位先生是？”说着指着他身边长着长须的五十岁左右中年人问道。

宋教仁连忙介绍：“噢，对了，这位是谭有时，字石屏，现在负责我同盟会中部中部的会务兼军事联络工作！”

萧震雷同谭有时握手道：“谭老是革命前辈，久仰您的大名了！”

谭人凤笑道：“还是你们年轻后生有闯劲啊，你萧寰宇年纪轻轻就组建了名震天下的铁血救国社，在这次赈灾和防疫鼠疫的过程出尽了风头，国人十有**都知道有一个铁血救国社是专门为百姓出头的，厉害、厉害啊！”

萧震雷谦虚道：“哪里哪里，救国救民就是我社的宗旨，我社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崭新的国家，让它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让这里的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让这个民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让他们以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而自豪，而不是看见洋人就点头哈腰、自觉低人一等！”

萧震雷的这番话让宋教仁和谭人凤听了眼睛一亮，这确实一个很新颖且很好的政治纲领和目标，但两人都是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很赞赏这个政治目标，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心中的信仰。

“贵社的理念和目标很宏伟，但是这些都必须要首先推翻清廷才能有机会实现，今天很高兴见到萧先生，也为铁血救国社有这么年轻的领导人而高兴，那么萧先生，下面我们是否就联合起来反抗清廷的统制和压迫而进行会谈？”

萧震雷伸手道：“当然，诸位请坐！”

第298章联盟谈判

萧震雷和宋教仁等双方都是抱着很深的诚意过来的，就是为了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宋教仁首先提出双方联合的基础条件是必须合力推翻清廷，因为只有推翻清廷才能实现各自党派的政治理念，才能挽救广大人民与水火之中，对于这一点，萧震雷也深表赞同。

同时萧震雷也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立即停止双方的互相敌对的局面，第二，充分保证各自双方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的平等的权利。保证双方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力，不存在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在对抗清廷时，双方成员可以各自继续保持秘密的身份，如果知道对方的身份，又同时知道对方有威胁，有义务想办法通知对方撤到安全地带。

在对方答应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萧震雷又提出了己方的原则，第一，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如果双方有不同意见，可以暂时先搁置，总有相同的看法和意见，双方要以大局为重，同仇敌忾，这叫求同存异。第二，在革命成功之后，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同盟会方面不能撇开铁血救国社独自组建政权。第三，双方可以在对待清廷的问题形成一致的意见，达成统一，但是双方又是相对独立的，不能互相干涉各自的内部事务。第四，双方都可以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和外国对我国持友善态度的国家的支持，但是不能出卖国家主权，不能与外国势力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否则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宋教仁对于萧震雷提出的两个条件和四个原则方面表示赞同，陪同他而来谭人凤也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对抗清廷需要活动经费和资金支持。实行武装起义需要购买枪支弹药，要求铁血救国社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先期资金为两百万两，以后需要多少再另行商议追加。第二，要求铁血救国社向己方公开已经掌握的具体革命力量，并且将这些革命力量的指挥权交给同盟会方面来领导。

对于对方的第一个在资金上提供支持的要求萧震雷表示可以商量，但是在第二个要求上，萧震雷表示了拒绝，铁血救国社绝对不能把己方已经掌握的革命力量公开并且将指挥权交给同盟会。他提出，双方的合作和联盟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既要统一，又要独立。这股革命力量是铁血救国社辛苦建立起来的，铁血救国社有足够的人才能够指挥，并且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其实萧震雷对于与同盟会方面的合作既是期待又十分的小心，主要是因为同盟会内部的成员良莠不齐、成分复杂，不少人都是投机主义者，并不是真心为了信仰革命。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是萧震雷极为反感的，而且他们内部还极为喜欢内斗和自相残杀。

由于萧震雷坚决不同意交出军队的指挥权，宋教仁等人只能暂时将这个要求搁置在一边。全力争取铁血救国社方面的资金支持。宋教仁列举了同盟会在中国各地的大致情况，表示急需资金支持各地随时准备发动起

义。

萧震雷对于同盟会没有详细的策划和行动方案就草率进行起义，表示这是对革命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拿革命战士的生命开玩笑，希望对方在这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

陈琪美不以为意。他说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是难免的。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要给予清廷方面足够的震慑力量。他强调最近同盟会方面准备在南方举行一次大的起义，在资金上极为缺乏，还缺乏武器弹药和粮饷，希望铁血救国社方面能够提供两百万两，同时为了配合，铁血救国社也要在另外一处地方起事，以配合同盟会在南方的起义。

萧震雷闻言摇头道："资金上我可以提供一些支持，但是一次性要两百万两这不可能，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们社的革命同志的集体财产，我不可能那着这些钱随便送人、另外你们同盟会要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支持和理解，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随随便便胡乱搞一通，只会损失革命力量，徒增伤亡，在我看来，每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能随便牺牲，我希望贵方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慎重考虑，即便要举事，也要筹划得万无一失才行。"

陈琪美硬生生说道："既然刚才寰宇老弟说了不能干涉对方的原则，我们同盟会要举事，那就与铁血救国社无关。寰宇老弟就不要操那个心了，不管贵方是否愿意配合我们，我们这次举事都已经成了定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寰宇老弟还是说说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少资金支持吧？"

谭人凤见双方在一点上有不同的意见，连忙打圆场："既然在这一点贵方持不同意见，那不如暂且搁置，还是先把资金支持的事情敲定再说，寰宇老弟，你说呢？"

萧震雷点头道："那好，你们提出两百万两的资金支持，这有点狮子大开口了，橡胶股票风潮过后，市面银根紧缩，各银行之间基本上无银可调，你们可以去上海滩各家银行打听打听，包括外国银行在内，能够一次性拿出两百万两少之又少，现在我最多只能拿出十万两支持贵方，贵方还必须答应并且停止一切派人混入我方势力范围内从事策反、拉拢等行为！"

宋教仁想了想答应："好，我们可以答应不再派人对贵方的势力和成员进行策反和拉拢等行为，但是贵方提供的资金太少！"

陈琪美也道："就是，上次你们给苏北受灾和东北防疫方面就捐了两百万两，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大方？现在跟我们合作反清就这么小气了？"

萧震雷摆手道："几位。这不是小气和大方的问题，我们的理念不同。在我们的心里，人民是排在第一位的。灾区和鼠疫爆发区随时都有人病死和饿死，时间紧迫、人命关天，即使我们倾家荡产也要凑出足够的银两以解灾区和鼠疫爆发区的燃眉之急，就上次的捐款已经让我们元气大伤。看在双方联合的份上，所以这次你们提出要资金支持，我们虽然很困难，但依然咬牙愿意支持你们十万两，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拿出来最大的诚意了！"

谭人凤笑道：“既然寰宇老弟有困难，那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这样吧，我们不要两百万两，只要一百万两，你看如何，我相信以你萧寰宇的实力，区区一百万两算不得什么，对吧？”

萧震雷正色道：“几位，看来我需要提醒你们，并不是我方求着要与贵方联合。联合是贵方先提出来的，我方之所以同意是因为这对于对抗清廷有好处，同时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必须要给你们钱。刚才我说了，我答应支持你们十万两是最大的能力了，这是友情支持。并不是我方欠你们的钱，希望你们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

陈琪美又要再说。宋教仁摆手阻止他，对萧震雷道：“好吧。我们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了，贵方能够支持我们十万两，我表示感谢，刚才贵方提出的几个条件和几个原则，我方基本上都同意，只是我方提出了要求贵方将所控制的军队指挥权交出来，寰宇老弟并未同意，这一点，寰宇老弟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毕竟在我们同盟会中有很多都是从军校毕业的军事人才，这些人在军事才能无疑要比贵方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军校学习的人要强，毕竟对方的革命力量组建起来也不容易，将他们交到没有进过系统军事指挥学习的人手里，这也是对革命战士的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你说呢？”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着了就口，呼出烟雾说道：“遁初兄怎么就断定我们指挥不好军队呢？难道只有进过军校才会指挥打仗？汉朝霍去病将军从未经过系统的军事学习，他不照样打得匈奴人满地找牙？谁敢说他没有军事指挥才能呢？要我说那些经过系统军事学习的将军们能比得上他的没有几个人吧？”

“这”三人无言以对。

最后宋教仁说：“既然贵方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那么我方就这个问题暂且作罢，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双方都已经达成共识，关于我们将近期举事的消息，还请寰宇老弟代为保密，此事事关重大，一旦走漏消息，后果不堪设想！”

萧震雷笑道：“诸位放心，我只是知道贵方近期内有义举，但我对于你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动丝毫不清楚，我就是想告诉清廷也得他们相信才行啊！”

此时双方做会议记录的人员都记录完毕，萧震雷和宋教仁都在各自的书面记录上签署了这份备忘录，以作为双方联盟合作的初稿，详细的条款细节方面还要继续磋商。

第二天，萧震雷召集铁血救国社高层会议，将昨日与同盟会方面的商谈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整个其他人的同意之后，推荐由宋世杰接下来与同盟会方面进行详细的磋商。

在会议中，萧震雷就此次与同盟会方面的合作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意见，第一，在大局方面，我铁血救国社要与同盟会方面求同存异，要以博大的胸怀，捐弃前嫌，一致对抗清廷方面，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作出适当的让步。第二，和同盟会要既联合又要独立，这是因为同盟会方面成分复杂，他们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各有各的心

事和算盘，如果铁血救国社事事都顺着同盟会、征得他们的同意，这只能捆绑住我们自己的手脚。第三，与同盟会方面既要联合又要斗争，同盟会方面很多人都看不起、不待见铁血救国社，并对铁屑救国社抱有敌意，对于这些人，铁血救国社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铁血救国社联合的是同盟会中那些真心为国为民、以平等的眼光看待铁血救国社的进步人士，而不向对铁血救国社怀有敌意的人妥协。第四，要争取国外华人华侨方面的支持，但不能轻易与外国势力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即便合作，也绝不能出让任何国家利益。

另外，萧震雷还指出，在对待其他政治力量和国内民众的态度上，铁血救国社要争取其他政治团体的支持，特别是有着共和愿望和倾向的政治势力，还有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都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可以跟这些政治团体展开合作或联合，例如立宪派、光复会等。

对于国内民众，萧震雷的想法是团结进步民众、争取中间民众，孤立反对的顽固分子。

这些意见在会议上都一致性通过，获得了其他成员们的大力支持，在理论方面，还真没有人比萧震雷更加在行，做会议记录的秘书们将萧震雷的发言都整理出来，在会后要印刷出来分发到其他社员是手上阅读，要传达会议指示精神。

在会议的最后，萧震雷提出道：“我们铁血救国社成立了两年多，也经过两年的发展壮大和完善，到目前为止，虽然在组织结构上还不完善，但该有的都有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继续完善组织结构，我提议将我们组织的名称进行一定的更改，将铁血救国社更改成铁血救国党，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政党组织，不知道诸位以为如何？”

宋世杰点头道：“这点我同意，我们组织其实早就进入这个角色，现在改为政党名称恰逢其时。另外，我还建议在原来的铁血救国社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顺应更改组织名称。将组织的行政级别分为几级，并且分别确定各级组织的权限、任务和使命，最低一级为农村村一级组织，往上是镇一级组织，再往上是县一级、更高的是府一级和省级组织，最高为中枢组织，各省组织要坚决服从中枢组织的领导。详细的调整，我认为要进行细致的商议和广泛征求下面基层的意见！”

“我同意！”

第299章起义失败

1911年3月22日，铁血救国社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将铁血救国社更名为铁血救国党，成立中枢组织委员会和中枢组织常务委员会，同时对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结构将按照各行政级别划分，最高决策权力机关为铁血救国党中枢组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为中枢组织委员会的日常代理行事职能机构，其下有若干直属机构，再往下分别是各省组织委员会、各府组织原委员、各县、各镇、各村依次往下排，下一级组织机关对上一级组织机关负责，且上一级组织机关对于下一级组织机关具有绝对领导权。⊙，

这一则声明公布出来之后，标志着铁血救国党正式走上政治舞台，舆论纷纷侧目，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也让清廷方面如临大敌，清廷密探倾巢而出。但是没过多久，另一件大事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这让清廷方面根本无暇顾及铁血救国党了。原本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孙文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准备在广州起义。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香港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联络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

直到三个多月以后的四月份，起义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4月8日。黄兴等人召开统筹部会议，决定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计划分十路大军攻打广州：第一路由赵声当初从新军第九镇带来的同志发展起来的一支人马进攻水师行台，第二路由黄兴带领南洋、福建同志攻督署；第三路由同盟会广州骨干、谘议局议员陈炯明领东江健儿堵截满界；第四路由同盟会广州骨干朱执信领顺德队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同盟会番花分会负责人徐维扬领北江敢死队伍进攻督练公所；第六路由黄侠毅领东莞队员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纪彭领军策应徐维扬、黄侠毅两队；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领陆军响应；第九路由洪承点派队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刘古善领队分途攻守。

但是这个时候却出了一个意外，在参加起义中有一名南洋华侨名叫温生才，此人不听号令，擅自行动，于4月8日统筹会开会这一天单独行动，枪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当场被捕，随后此人供出了同盟会从香港往广州运送炸药的吴镜。清政府加强了戒严防范，并全城搜查革命党人，黄兴等人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进行了撤离和善后工作，原定的起义日期也被迫延后。

但是黄兴等人并不甘心放弃这进行了三个多月细致的准备工作的起义，4月23日，黄兴等人将起义前敌指挥部设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赵声由于名声在外，早已经遭到清廷方面的通缉，因此不便露面。就留在了香港统筹部任留守总指挥，而黄兴则任副总指挥亲赴最前面指挥，将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改成了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

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4月27日下午五点半。黄兴率200名敢死队员分四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小北门、巡警教练所和守南大门。黄兴首先发难，连发三弹，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歧，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却不料张鸣歧在护卫的保护下越墙逃遁。并且迅速赶到了水师行台取得了清军指挥权，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原来准备响应起义并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清政府的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等，因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武器，或因联络不上而没有参加起义；有的因起义时没有在臂上缠上作为标志的白布而发生误会，再加上两广总督张鸣岐于事前已有警觉，一时间侦骑四出，全城布控；再加上运送武器的同盟会员周来苏害怕海关盘查，竟然将好不容易从日本购得的七十余支精良步枪全部扔入近海里，造成武器弹药匮乏，革命形势遂急转直下，不容乐观。局面如此严峻，多数同志主张将起义展期举行，而其中不乏临战退缩的懦夫孱头，如胡毅生、姚雨平等辈。这三路领到人的起义意志都不够坚定，而且借故逃避，致使这三路选锋队无人领导，又这三路士兵无法及时领到武器，未能及时参加战斗，因此实际上进攻清军的只有黄兴这一路人马，后来其他三路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还是带着队伍赶来了，但是没有能够及时互相接应和支援，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黄兴在此役中被子弹击中断了两根手指头侥幸脱险。赵声、胡汉民由于没有及时领到战斗武器，二十九日才率200选锋队员出发，于三十日凌晨才抵达广州城外，但是此时大势已去，只能返回。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死难，这些的遗体暴露在广州接头近五天都五人处理，最后还是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挺身而出，不顾满清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于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正在美国旧金山为此次起义募捐的孙文等人得知起义失败、骨干皆尽阵亡的消息之后痛不欲生。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加快了全国革命**的到来。

这次起义爆发之后，全国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具体详情，有人讥讽说黄兴为屡败屡战的“常败将军”；也有人说，黄兴是上马杀贼、下马草檄的英雄；还也有人说，黄兴只是半吊子的军事家，自他掌管兵枢以来，几乎无役不从，无役不败，这样吃败仗吃得太多了，难道他自己都不觉得惭愧吗？

萧震雷在报纸上看到这些人的讥讽，心中颇为愤怒，以铁血救国党秘书长的身份，以曙光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片文章，文章说，起义之初，黄兴明知此役不可为而为之，乃是迫于革命存亡续绝之交，不得已而为之，发起此役虽败，但革命精神不死，宁死于战场，也不未战先溃，这是何等气概？讥讽黄兴的这些人也不想想黄兴是拿着什么样的武器与清军战斗的，那等于是徒手搏虎，这样起义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等于是在拿命玩，仅仅一次就够人敬佩的了。黄兴在看到萧震雷的这篇文章之后，对萧震雷颇有知己之感，还专程委托宋教仁送来了一份信，言辞恳切。萧震

雷接到信件看好立即写了一封回信托宋教仁转回，他在信中表示希望能与黄兴会晤。黄兴表示也十分愿意与萧震雷见面，将尽快安排时间和行程。

却说冯如刚刚从美国回到国内，陪着父母过了一个月的宁静生活后就向外界宣布准备在广州郊外进行一场飞行表演，这当时让国人十分兴奋，可以他的飞行表演还没有举行就爆发了广州起义。

随着革命**的即将来临，清政府怀疑冯如与革命党有关系，对他越来越不放心，他们不仅取消了冯如的飞行表演的计划，而且还派人监视冯如的行动和生活，反动政府的昏庸和**，使冯如非常失望，他时常仰天长啸，深感自己生不逢时，报国无门。

这一日，他在家中长吁短叹，助手朱竹泉进来道：“先生，郑先生来访！”

“郑先生?哪个郑先生？”冯如有些意外，感觉好像没有认识姓郑的先生。

朱竹泉道：“就是一个多月前，咱们回来在香港停靠住宿时求见的那位郑先生，振华公司萧震雷派来的人！”

冯如皱眉道：“是他？这样吧，你让他进来，我当面回绝他，绝了他的念想，免得以后他再来，被那些盯梢的看见了可不好！”

“是，先生！”

不久姓郑的先生被朱竹泉带进来，冯如问道：“先生为何又来？如上次不是跟先生说得很清楚了么？”

姓郑的先生笑道：“冯先生，此次是来救你的！”

“救我？我无病无灾无祸，为何要你来救？”

郑姓青年人摘下礼貌道：“清廷方面已然怀疑先生与革命党有染，现在外面日夜有清廷的探子监视，难道先生在这里住得十分舒坦？对于先生来说，研究飞机，制造更加性能更加强悍的飞机才是先生一生的目标，现在您被困在这里，难道就能完成这一目标吗？时不我待啊，美国人的飞机已经在巡洋舰上起降了，现在列强各国已然看到了飞机在战略上的巨大价值，都在大力研发，我国本已在陆军和海军方面落后列强甚多，空军是唯一有机会与列强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兵种了！”

第300章会面徐绍桢

“空军？”冯如有些失神，随即反应过来，一拍手掌大声道：“对，就是空军！是啊，时不我待啊，可我现在被困在这里，我怎么能出去，而且清廷既然已经盯紧了我，即便我去了上海，那里也依然是大清的天下啊！”

青年笑道：“丈夫大可放心，我的老板已经为您建好了全世界最好、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飞机制造厂以及研发实验室，您在那里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您，只要您同意，我们立即想办法把您和您的家人秘密送出去！”

冯如十分激动地握着青年的手：“好好好，我愿意去，我已经等不及了！”

5月初，在铁血行动科的安排下，冯如一家安全抵达了上海，萧震雷专程从苏州赶来迎接，冯如对萧震雷如此年轻十分意外，但也变得很随意。

萧震雷筹建的飞机制造厂、研发室和风洞实验室让冯如十分满意，他欣然接受了萧震雷的聘请出任振华飞机制造厂的总设计师，然后又十分无奈地结束了萧震雷的约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准他亲自驾驶飞机实验性能，只能由专门的试飞员进行。

5月8日，在国内形势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具体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哗然。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直接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自去年九月开始，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明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在这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立宪派人士多次赴京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实行内阁制，可这内阁就是个皇族内阁，根本是换汤不换药。

立宪派请愿的目的本有两个。其一是速开国会，其二是责任内阁，速开国会的要求就已经被打了折扣，而责任内阁又完全是一个皇族内阁。这让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对拥护清廷之心瞬间冷却下来，包括曾经的铁杆立宪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

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在这件事情上，清廷方面可以说在政治举措方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还不算，紧接着第二天。5月9日，清廷方面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且将铁路权抵押给四国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

要知道之前清廷早就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权力出售给了民间，而且粤汉铁路早已经集股兴建当中，清廷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朝令夕改，简直就是抢钱，都已经卖掉了铁路权居然还有无条件收归国有，这样的朝廷还有公信力可言吗？

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6月中旬，为抵制清政府出卖已集股兴工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利，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全国的保路运动由此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七月，萧震雷已经感觉到中华大地上的巨大变化，清廷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恰逢王亚乔派人说已经与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联系好了，可以随时安排他与徐绍桢见面，而徐绍桢由于思想上也比较倾向革命，因此也想跟铁血救国党的首脑人物见上一面，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这次的见面就顺理成章了。

约定的地点在江宁城内一家酒楼，萧震雷便服赶到的时候，徐绍桢已经到了，桌子上一叠花生米、几个小菜，还有一壶酒，桌子边坐着一个穿着马褂的五十岁左右。留着浓密短须的中年人，此人身体颇为硬朗。有行伍之风，他就是徐绍桢。南洋第九镇统制。

萧震雷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笑道：“徐统制，好久不见了？”

徐绍桢看到萧震雷出现在这里颇为意外，但也十分警惕，扭头看了看，问道：“萧协统不在驻地驻防，怎么到江宁来了？”

萧震雷笑道：“我这不是来专程与徐统制见面的吗？”。

“你？你就？”徐绍桢听了萧震雷大为吃惊。

萧震雷点头道：“徐统制不必惊讶，我就是铁血救国党的秘书长，这次聚会就是我让人安排的，惊吓了徐统制。实在不该，萧某在这里表示歉

意，这杯酒我敬您，先干为敬！”

徐绍桢见状不由道：“你就不怕我在酒中下药？”

“别人可能会，但是我知道徐统制不会，否则当年也不会放走赵声、柏文蔚等同盟会的骨干人物了！”

徐绍桢闻言不由苦笑：“看来你们把我这老家伙都查得很清楚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就是铁血救国党的魁首，不过想想也是，能够为党派取这样一个名字。说明这都是一群年轻人，而且你们的保密措施也做得太好了，我估计到现在为止知道你是铁血救国党魁首的人绝对不多！”

萧震雷点头道：“是的，徐统制是知道我真是身份的仅有几个人之一。想必徐统制已经知道我今天的来意。而你也有兴趣听我说点什么，否则你也不会过来跟我见面！”

徐绍桢说道：“不错，但是有一点。你想要说服我加入你们铁血救国党是不可能的，我这个人不想加入什么党。否则几年前就加入同盟会了，我只是想见见你这个人。并且听听你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萧震雷闻言笑了笑，说道：“好，我不说服你加入我们当中。徐统制是一个开明的人，在新军当中声望颇高，您应该看得出来，现在各地都在反对朝廷的一系列举措，皇族内阁已经暴露的朝廷的本质，清廷依然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搞出来的皇族内阁就是为了集权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立宪，将已经售卖出去的铁路权从民间收回，而且还不做出赔偿，从古至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政府，这还是第一次。四川、湖南、广东都已经发起了保路运动，群情激奋，朝廷方面却要调兵镇压，徐统制，你看着吧，我相信要不要几个月，局势就会大变，我不要求徐统制率部跟我一道举事，我只请求徐统制在局势发生巨变之后能够及时和我方保持联系，我们这个党很纯粹，而同盟会方面成分太过复杂，内部又矛盾重重，徐统制如果跟我们合作则会在最快效率的情况下完成举事！”

徐绍桢摇头道：“萧协统，我是朝廷的军官，你却要我反叛？我吃的喝的都是拿的朝廷的俸禄，让我反叛朝廷不可能！”

萧震雷道：“徐统制如果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你和南洋第九镇的军饷确实是朝廷发的，但是你别忘了，朝廷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总不能是凭空产生的吧？那是从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手里收去的赋税，老百姓为什么要交赋税？是让朝廷管理好这个国家，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让他们养兵守卫这片疆土，不是让朝廷那帮人吃饱喝足了反过来压榨他们，不是让你们拿着枪镇压他们的，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交税？你们要搞清楚，你们的军饷最终的来源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萧震雷的这番话对徐绍桢的触动很大，他思索了良久说道：“萧协统，有没有兴趣跟我去见一个人？”

“见谁？”

“张謇！”

萧震雷大为吃惊：“张謇？最后一个状元郎？好啊，我正想见见那位以实业为救国思想的大能！”

第301章最后的准备

在徐绍桢的引荐下，萧震雷与张季直先生见了面，张謇是清末科举最后一个状元，他的文采为世人所推崇，但他却以实业为救国思路，创办了纺织学校、海洋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我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季直先生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属于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三次主持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但是清廷最后却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紧接着有宣布将铁路权收归国有，这让他极为愤怒，对清廷也失望透顶，清廷的这一系列失措让他萌生了另寻他路的想法，于是先后找江苏巡抚程德全和徐绍桢等人交流过。

程德全此时对清廷还很忠心，没有被张季直说动，徐绍桢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形势，他虽然知道现在清廷已经很危险了，但是他不敢赌，既然萧震雷和张季直都是求变的人，他想不如把给他们引荐给对方，也许他们能找到共鸣点。

两人的见面非常愉快，有着共同的话题，萧震雷也是一个务实的人，这一点让张謇很高兴，张謇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就是君主立宪，并且说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如果突然从封建王朝直接进入共和，这会让人民无所适从。说不定会引发极大的动荡，萧震雷虽然认为这个想法有些过于保守，但他说他虽然不赞同君主立宪制，而赞成共和，但是这并不妨碍立宪派和他的铁血救国党之间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求同存异嘛，西方国家也有保守党、工党、保皇党等等这些政党，他们还不是在一个国家同时存在？

萧震雷的坦诚让张謇极为欣赏，认为他很有诚意。而张謇本身就是一个务实的人，两人在一起很快就找到了相同的看法和观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谈判，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与萧震雷的铁血救国党之间达成了联合意向，立宪派在经济上支持铁血救国党在军队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如果有朝一日，清廷倒台，铁血救国党要在政治上对立宪派进行支持，让立宪派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萧震雷对此深表赞同。

在一次谈话中，萧震雷问道：“季直先生，如果上海光复了，那么您认为由谁来出任都督最为合适？”

张謇想了想说道：“上海滩是一个政治势力大杂烩的地方。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这里十分的重要，我认为当然还是由寰宇你出任都督为好。你手上有兵权，而且你的二十三混成协距离上海滩最近。一旦上海滩发生什么变故，你的二十三混成协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控制局面。接管上海滩的权利也就顺理成章了！”

萧震雷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倒是愿意，可某些人就可能不会愿意

了，同盟会的陈琪美那帮人如果没有得到权利，还有光复会那些人，他们会善罢甘休？同盟会里的主张思想不统一，而且成员复杂，良莠不齐，极容易内讧。武力控制上海滩的局面不难，维持市面的稳定也不难，我早已经在上海滩留下了足够的兵力，不需要二十三混成协过去就能光复上海，二十三混成协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难的是如何对待同盟会那帮人？光复上海之后，我们肯定还要腾出手来对付其他地方的清廷势力，如果他们在后方捣鬼怎么办？总不能这革命还未成功，我就对他们大开杀戒，话头落在别人嘴里，说出去不好听啊！”

萧震雷的这番话让张謇也感到颇为棘手，他皱眉道：“那寰宇认为应该怎么办？陈琪美当年在日本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军事，半吊子都不是，他当上都督能带兵打仗？”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我是这样想的，同盟会确实在革命方面做出过大的贡献，如果不给他们一些职位也说不过去，既然如此，那我们索性大方一回，就推举陈琪美做上海都督，我们这边主要控制好军队和财权就可以了，这两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于同盟会那帮人，我还不放心，只有控制军权和财权，同盟会就不能撇开我们单独组阁执政，季直先生以为呢？”

“不错不错！”张謇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就让陈琪美做上海都督好了，我们这两方抓好军权和财权，刚才你说二十三混成协还有其他任务？不知是？”

萧震雷道：“一旦上海光复，江宁方面会没有反应？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人对南洋第九镇防备甚严，徐统制又不是我们的人，而且他还有些举棋不定，我不敢把希望全部放在他的身上，如果南洋第九镇因为他的犹豫不定而失败，我的第二十三混成协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江宁，并且稳定局面，南洋第九镇内部极为复杂，充斥着各种革命组织，这些人并不同属同一阵营，到时候肯定会极为混乱”。

张謇见萧震雷已经将事情都考虑到这一步了，心中越发认定他是一个可以成事的人，与铁血救国党合作的心也坚定了一些。

萧震雷又道：“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方面尤为激烈，我得到消息，四川各地已经全乱了，保路同志会已经接杆而起，清廷在四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我猜测最近清廷方面很可能会从周边地区抽调兵力入川镇压，而从湖北方面抽到兵力入川又是最快的。一旦湖北的兵力空虚，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那帮人只怕会坐不住。到时候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情，所以这几个月。我们要随时最好准备！”

张謇闻言叹道：“想不到寰宇对局势看得这般清楚，看来跟你们铁血救国党联合是对的，一切就看你的了！”

“大家共同努力吧！”

萧震雷回到苏州之后就立即下令军队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任何人不得请假、私自外出，如有违反，一律严办。

过后，萧震雷将陈继祖叫过来，陈继祖是秘密征召的一个镇兵力的统制，这个镇还没有被外界所知。官府方面当然也不知道，因此没有番号，

全靠萧震雷一个人养着，这新招的镇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分散在三个秘密驻地。萧震雷暂时命名为新军四十镇，经过半年的征召和半年的训练，基本上已经可以成军了。

“长官，陈继祖前来报道！”

萧震雷招收示意他坐下，起身倒了两杯茶放在桌子上。坐在陈继祖的对面问道：“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训练和思想方面有没有懈怠？”

“报告长官，没有任何懈怠，尽管现在训练已经全部结束，但是自从前日接到长官发来的强化训练的命令之后。我们已经制定了强化训练的内容，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这是详细的训练计划。请长官过目！”说着从腋下将文件夹双手递过去。

萧震雷接过文件夹翻开粗略的看了一遍，看完后合上文件夹示意他坐下。说道：“很好，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军队都不能携带，不训练的时候可以给士兵们安排一些业余活动、文化活动、可以安排他们学习，不能士兵的脑子闲下来，人的脑子一旦闲下来，就容易想七想八，这在军队是极为不好的现象，要坚决杜绝！”

“是，长官！”陈继祖起身答应一声，又坐下。

萧震雷考虑了一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然后打开抽出一叠文件看了看，递过去说道：“这是四十镇的具体编制情况，从你一直到下面的营一级主官的任命都已经确定了，你回去之后召集军官们开一个会，宣布一下，之后一边训练一边要把营级以下军官的名单确定下来，这个可以从展开军事指挥、战斗技能的考核和思想考核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最迟要在两个月之内报给我，明白吗？”

陈继祖起身敬礼：“是，长官！”

几天后，萧震雷左等右等海军方面的消息，重要在这一天有了回音，秘书小高前来报告：“秘书长，我方派往浙江象山港的人传回消息，经过这几个月的接触和做思想方面的工作，清廷海军主力的一些舰船上的官兵们都有革命倾向，我们的人已经与他们取得了一定的一致，例如海筹号巡洋舰舰长黄钟瑛就表示只要我们大力支持海军建设、添购新舰就支持我们，不过其他舰船如海容和海琛等舰官兵的态度还不明确，另外阿成和白思秦从英国伦敦发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和出访英国的‘海圻’号巡洋舰舰长程璧光联系上了，他说”。

今年五月，由于是英王乔治的生日，程璧光率海圻舰前往英国出访，至今还在伦敦。自从甲午之后，北洋舰队全灭，如旅顺、威海卫、烟台等地的军港都被列强租用，清廷在最近几年整合了海军，分为长江舰队和巡洋舰队，由于没有港口，巡洋舰队只能在浙江象山另寻港口，江南造船厂已经从江南制造局独立出来，为海军舰船做维修保养工作。

萧震雷立即问道：“噢，他怎么答复的？”

“他说暂时还无法答复我们，不过他很看好我们，如果我们起事，他会给巡洋舰队发报让黄钟瑛等人支持我们！”

萧震雷闻言极为高兴，兴奋道：“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吩咐下去，要继续做海军方面的工作，要加派人员进入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

等地，一旦局势有变，我们的人要迅速接管！”

小高立即用笔在笔记本上作好记录后说道：“明白！”

小高又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是！”小高道：“由于海军统制萨镇冰在清廷方面资历太深，我们的人没敢去接触他，不过我们的人倒是与他的参谋长汤芗铭进行一定的接触，但是进展效果不大，据说汤芗铭的哥哥汤化龙是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会议主席，是著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与张季直的关系极好，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汤化龙来将汤芗铭拉进来？”

萧震雷闻言心中一喜，“原来还有这一层关系？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去找张季直，让他出面去联系汤化龙，能不能成功就看张季直的了！”

张謇得到萧震雷的只会后，马上与汤化龙取得了联系，汤化龙当即写了一封书信给其弟汤芗铭，在信中劝说他要认清大势，一旦局势有变，要立即响应。接到哥哥亲笔信的汤芗铭很快与铁血救国党的人再次见面，这次见面双方都谈的很愉快，萧震雷派去的人向其承若，只要海军方面归附，铁血救国党必定为海军方面添船购舰，增加军费，并且当场给了一笔钱让海军方面发薪水，这让汤芗铭和黄钟瑛等人看到了铁血救国党的诚意。海军即使再强大也必须要依靠陆地才能存活，总不能一直漂在海面上，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清廷方面对海军就是爱理不理的，军费经常不够，这些年添加的舰船都极为有限，而且都是一些小船，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没有足够军费的支持，海军是无论如何也发展不起来的，而汤芗铭和黄钟瑛也都知道铁血救国党有钱，当然是伴着金主的日子好过一些。

与海军方面的关系有了极大的进展，这让萧震雷放心不少，只要武昌起义打响，到时候海军方面就可以及时宣布易帜。

第302章辛亥革命爆发

江苏、浙江和上海这方面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江西那边的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虽然已经有大部分兵力被铁血救国党控制，但是铁血救国党还没有什么高层在那边主持大局，特别在军事方面。

萧震雷想来想去决定将一直在振华公司训练护卫队的胡为山调过去，以他在铁血救国党的地位和资历，应该可以镇得住五十四标的齐宝善和五十五标的庄守忠等人，这些人毕竟是近期才策反过来的，可能意志还不够坚定，胡为山过去坐镇应该没问题，而且他是最早在萧震雷和蔡国栋手下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的人之一，在军事上还是可以镇得住场子的。至于马汉龙就继续留在振华公司，毕竟振华公司是他现在最大的财源之一，不容有失。

随后萧震雷将胡为山招来，命他前往江西南昌，作为铁血救国党在江西军事方面的最高指挥员，一旦局势有变，要迅速控制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并且收拢当地的清军巡防营。胡为山随即受命前往南昌主持大局。

随着间慢慢推移，萧震雷等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由于四川到处爆发保路运动，各地民众接杆而起，四川官府弹压不住，清廷不得不任命赵尔丰为四川总督，赵尔丰接任都督之后随即对保路运动的军民大开杀戒，这更加激起了四川民众的反抗，清廷在四川的兵力已经不足，清廷不得不从湖北调兵，任命端方率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共计近三千湖北新军精锐入川，而当时湖北新军总兵力也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新军官兵在北方秋训未归，这就意味着清军在湖北的兵力空虚。

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蒋翊武、孙武等发现了机会准备组织起义。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湖北留守新军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到了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说10月6日起义湖南难以准备妥当。因此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所以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然而到了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起义秘密因此而泄露。俄国巡捕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清廷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在失去蒋翊武、孙武、刘公等人的组织和联络之后。新军中的低层革命党人不得不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正式打响第一枪，以当时军职最高的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不是同盟会员，而

是日知会成员。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下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大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晚10点半，起义军兵分三路进攻总督衙门和附近的第八镇司令部，炮兵第八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进行炮击。刚开始时，由于起义军没有得力指挥，进攻极为不顺，再加上兵力上不够，进攻几次受挫。凌晨过后，起义军再次发起猛烈攻击，并将火把丢入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内，引到炮兵进行炮击，受到炮火打击的清军抵挡不住，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而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攻破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不得不退出武昌，至此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在这一夜，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得到了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萧震雷也不例外，他立即发电指示早已经抵达南昌的胡为山等人立即联络江西境内的党内同志和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五十四标标统齐宝善和五十五标的庄守忠等人，准备响应武昌起义。

而在这一夜，还有一些人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保定军校内的革命党人何贯中和李济深得知消息之后立即组织起来，并且连夜潜出校外用炸弹炸毁了漕河铁桥，此乃北洋六镇和清军南下的唯一铁路大动脉，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全城，随即发布安民告示。中午时分，在咨议局召集联席会议，商讨组织军政府，起义者都是一些低层军官，最高军职的吴兆麟也只不过是一个连长，自认声望不足服众，欲强迫推举原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黎不允，后经吴兆麟以总指挥身份提议公举黎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参长。黎元洪担心跟着革命党会被清廷剿灭，时日不远，因此在被革命党推举为都督时大叫：“莫害我，莫害我！”

起先，革命党人是要杀死黎元洪的，但是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是黎元洪的学生，他出面力保了黎元洪，并且向起义军各军官说明自己等人都声望不足以领导起义军，于是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

无论如何，黎元洪这个都督的位置是坐实了，想甩都甩不掉，黎元洪不得不发布《致全国父老书》宣布成立中华民**政府、湖北军政府，就任都督一职。总揽省区军政大权，下设军令、参谋、军务、内政、外交、司法、交通、理财、编辑等9部，另设总监察部，并成立秘书、顾问、稽查等处，由立宪派首脑人物汤化龙出任民政总长。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在第二天10月11日就传遍了天下，国内国外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此消息，起义最真实的消息也随后被报道出来，一时间举国震动，清廷皇族和大员们人人自危。

在接下来的十来天时间里，全国各地暗流涌动，各地革命党纷纷按捺不住，10月22日，焦达峰等共进会成员在长沙率先响应，与立宪派的谭延闿等人合作一举起义成功，设立湖南军政府，随后焦达峰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焦达峰为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都督府内设秘书监、主计处、顾问厅和督勤处等机构，主持日常工作。在立宪派的强大压力下，军政府被迫另设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立宪派通过参议院决议，胁迫焦达峰在都督之下，设立军政、民政两部，以谭延闿为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设会计检查院、盐政处及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外交六司，军政部下设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四处，负责人均以立宪派任之。

10月23日，在萧震雷的指示下，胡为山等人居中协调和指挥，铁血救国党员何启发等人在李烈钧等同盟会成员之前策反了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五十三标马毓宝随即在九江宣布起义。

九江光复之后，全身人心震动，各地新军酝酿准备响应，陆军小学、绘测学堂学生和测量司学员们也跃跃欲试。江西巡抚冯汝骙、兵备处总办张季翌以及藩、臬台等大员连夜商量应对之策，企图镇压。他们商议决定采取如下措施：第一，令臬台张检率部福九江剿灭独立的起义官兵；第二，软禁混成协协统吴介章。第三，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政迅速率部日夜兼程赶往南昌监视城外行军和城内学生。第四，由张季翌调陆军小学学生出城野操，趁机收缴其枪械子弹，第五，对新军和学生们进行安抚，企图收揽人心。

冯汝骙等人的这些举措更加激起了军民们的革命情绪，加速了起义日期。

十月三十日晚，在胡为山等人的坠下，新军五十四标齐宝善和五十五标庄守忠等人也同时在南昌和萍乡等地宣布起义。

第304章起义

11月1日，清廷在无奈之下不得不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袁世凯重进中枢，意气风发，当即下令冯国璋所率北洋军向汉口革命军阵地大举进攻，当日，革命军伤亡惨重，为保存有生力量不得不退往汉阳，汉口失守。

11月3日，黄兴就任中华民**政府战时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归元寺旁的昭忠祠，部队在汉水南岸拉开防线，与清军进行“拉锯战”。

袁世凯这套挟持清廷的把戏，萧震雷早就看清楚了，汉口的失守也没有让铁血救国党和同盟会等其他革命党组织灰心丧气，各地起义仍在进行。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中旬，萧震雷、徐绍桢、陈琪美、张謇等人等这些铁血救国党、同盟会、立宪派、无党派人士的首脑人物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商量在长江下游举事响应武昌起义的事情。众人一致决定在11月3日这天在苏州、上海这两地发动起义，随后江宁和浙江等地同时发动起义，一举推翻满清在华东地区的统治。

11月3日上午，萧震雷召集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全体关闭在苏州城内的四十五标驻地集结，并当着全体官兵面讲述了武昌起义的成功，随后又道：“??清王朝已经闹得天怒人怨，不得民心，全国民众早已不堪负重，覆灭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这是大势所趋，我们铁血救国党领导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新军第二十一镇、第四十镇也不能落于人后。只有发动起义推翻满清王朝，才能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才能免去压在老百姓身上复杂繁多的赋税和苛捐杂税，定立新法。让农民有田种，让工人有事做养活他们自己和家人。建立新的国家，就要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秩序，凡是阻挡我们这一目标的敌人，我们都要坚决予以消灭，全体将士们，现在我命令：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四十六标一营向南进军，光复吴江、昆山、太仓一带；二营向东进军。光复常熟、张家、江阴一线；三营光复苏州各县、无锡、太湖一带。第四十五标向西北方向进军，第一营光复宜兴、粟阳、高淳一线；第二营官府溧水、金坛一带；第三营光复句容、丹阳一带。第四十镇全体官兵向江宁进发，其他部队留守苏州准备随时增援各地！”

“是！”

萧震雷大手一挥：“各部队出发——警卫营一连跟我杀进苏州城内，营长马小双带二连三连和其他直属部队进攻巡防营”。

“是！”

各部陆续而又快速出发，萧震雷带着警卫营一连直扑巡抚衙门，而巡抚衙门就在隔壁，此时程德全早就得到了消息，命人在巡抚衙门周围布置好了防御工事准备死守到底。

部队抵达巡抚衙门不远处停下，萧震雷用望远镜看了看对面的防御工事。喊道：“喊两个迫击炮班过来，给我对准对面的防御工事轰几炮！”

“是，长官！”

迫击炮班很快被调了过来，找好阵地架设迫击炮之后。两个班长下令进行试射，每门炮各打了一发炮弹，四门炮弹落在了巡抚衙门的门前、防御工事的后面。发生一阵猛烈的爆炸，防守的清兵吓得屁股尿流。到处躲藏。在进行着弹点校准之后，再次发射了四发炮弹。这次无一例外，四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

萧震雷对警卫营一连长摆摆手："进攻吧！"

一连长当即抽出指挥刀向前一指："一连进攻——"。

大批的战士顿时端着步枪快速冲向巡抚衙门，几发炮弹爆炸之后，衙门前已经没剩下几个清兵了，士兵们清除了门口的几个清兵就冲到了衙门大门口，在一个班长的指挥下，七八枚手榴弹被扔进了衙门内，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士兵们一举冲进了巡抚衙门，衙门内很快传来稀稀拉拉的枪声，不久枪声就停止。

警卫营一连的通讯员从衙门内跑出来向萧震雷报告："长官，我一连已经全面控制巡抚衙门，巡抚程德全以及江苏大小官员等三十多人全部被俘！"

"让一连长马上收拢清廷士兵俘虏和溃兵，留下一个排在这里警卫之外，其他人都给我拉到街面上去巡逻，发布安民告示，如遇趁火打劫之辈立即就地正法！"

"是，长官！"

萧震雷又把宪兵大队队长叫来下令道："马上给各部队宪兵中队、小队下令，派出兵力在已经收复的城镇巡逻，对于那些违反军纪的军官和士兵要严惩不贷，如有发现违纪行为，不论军职大小、军衔高低，一律抓起来！"

"是，长官！"

二十三混成协参谋官靳云鹗已经被调去北洋第一军任参谋了，萧震雷的二十三混成协连个参谋长都没有，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亲力亲为。他将通讯副官叫来，派人去将立宪派张謇请来商量建立江苏军政府的事宜。

萧震雷带着警卫员和参谋处的一些人进入巡抚衙门，开始收拾一些房间办公。不久，张謇和江淮一些工商界人士赶了过来。

"哈哈哈，萧将军一举成功光复苏州，真是可喜可贺啊，恭喜恭喜！"张謇大笑着拱手走过来说道，其他工商界人士也纷纷拱手道喜。

萧震雷笑道："同喜同喜，光复苏州是我们整个江苏人民的幸事，从今以后，江苏人民就脱离了清王朝的压迫统治，在诸位工商业大佬的带领下走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张謇摆手笑道："诶，将军此言差矣，我等只不过是生意人，怎么能够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呢？顶多给他们一些活干而已，我们要在将军的领导下带着百姓过上好日子才对。诸位，不知老夫说得对不对？"

众人闻言纷纷附和："是极是极！季直所言甚善！"

萧震雷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些人还真不愧是常年在生意场上混的。这些话在以前他们是绝对不会说的，现在张口就来。

他吩咐警卫营安排人给这些江淮工商界的代表们上茶，准备就成立军

政府的事情与这些大佬们商议一二，待茶水都上来之后，萧震雷笑着伸手："诸位请喝茶，咱们一边喝茶一边说事，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也就不再拘泥于形式，现在就开始商议成立军政府事宜。我提议成立江苏军政府，设都督和副都督各一人，下设军政、民政、司法、检察、财政、外交等六司，诸位以为如何呢？"

众人闻言纷纷议论起来，对于成立军政府和下属这些部门，这些大佬们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这些人当中其中少半部分是铁血救国党的人，另外就是立宪派的人，这两方人数差不多。还有很少一部分是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人，这些人议论是由谁来任都督和副都督。

张謇这时咳嗽两声道："诸位，诸位，我推荐由萧将军出任江苏都督一职。萧将军既是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协统，同时也是铁血救国党党魁，在民间拥有极高的声望。且年轻有为，我以为萧将军当任江苏军政府都督符合广大商民的意愿！"

"对。我赞同！"

"我也同意！"

一时间这些人当中纷纷有人站起来表示支持，铁血救国党和立宪派的人都赞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的人虽然也想这个位置，但也知道自己的组织在江苏这边没有根基，只能无奈附和，同盟会的人虽然也极为不甘心，但在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反对。

可萧震雷站起来道："诸位，鄙人多谢诸位的好意，萧某自知年轻、才疏学浅，更兼资历和声望不足，无法担此大任，我建议由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当任都督一职，我愿出任副都督辅佐之。诸位且听我说，程德全此人虽然是满清官员，但对我等革命也没有表示过反对，甚至还暗地里支持革命，如若不然，我新军二十三混成协怎么安心训练？再者，程德全在许多豪绅和乡绅中颇为声望，如由他当任都督一职，想必其他心向满清的豪绅和乡绅们也会转向革命，如此我江苏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各处一片祥和，相比其他各省兵马过后一片狼藉的境况大为不同！"

众人闻言纷纷低头议论，萧震雷这番无疑让众人感触良多，这时有人站起来道："萧将军心怀宽广，容人之量堪比四海，我等不及也，既然萧将军提议由程德全出任都督，我支持将军！"

"我也支持！"

张謇却在心里感叹萧震雷的老辣，要知道都督这个位置并不好做，在现今这种情况下，各界支持清廷还大有人在，支持革命党的也不少，支持立宪派也很多，当任都督一职要平衡各方面，弄得不好就有可能激起民愤，而萧震雷虽然有着铁血救国党党魁的身份，声望在民间虽然很高，但在社会精英阶层中却属于小字辈，在革命党和立宪派这边也是资历太浅，萧震雷把都督的位置让出来给程德全当任吸引四方火力，他自己则当任副都督紧抓军权和财权，蓄积力量、积攒名声和资历，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确定了都督和副都督的人选之后，大家开始商议军政府其他职位，不出意外，萧震雷兼任军政司司长，也只有他才能坐稳这个职位，其他人做

上去也只是一个空架子，随后萧震雷提议了一些人当任各个职位的人选，几个关键的位置，例如检查、司法和财政等部门都由铁血救国党的人当任，并推荐民政司司长由张謇当任，但张謇推辞不受。萧震雷一想他可能是要在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谋个高的职位，所以才选择放弃了民政司长一职，萧震雷也没有勉强，任命了一位立宪派人物当任民政部长。

萧震雷之所以要将司法、外交、财政、检察等部门从民政脱离出来，是因为铁血救国党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官员出任政府职位，而且这些都是极为要紧的部门，只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放心，至于民政部门这个管理政事的部门在现在这个时期完全就是吸引仇恨的部门，政事处理得不好，各方面的不满都会向民政声讨。

瓜分政治利益的事情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落幕了，获得了职位的人都满心欢喜地去自己即将当任职位的部门赴任。

随后萧震雷让人将程德全带过来，并且对张謇道：“季直先生，待会说服程德全出任都督一职的事情，还得您老亲自出马啊！”

张謇点头道：“老夫尽力吧！”

不久程德全被带了过来，在张謇说出请他出任都督一职时，他就明白了萧震雷和张謇这些人的打算，无非是借用他的名头尽快平定江苏内部，为了活命，程德全只得答应，并且配合向全国通电宣布江苏独立，成立江苏军政府。

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实际上在江苏全省内部，各府各县的清廷官员们都很清楚现在在江苏最有权势的人是萧震雷，因此绝大多数清廷的官员在起义军到来之后都选择了投诚，并且投靠萧震雷，还很多官员申请加入铁血救国党，要入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要经过严格的考察才行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官员们都知道现在必须紧紧抱着萧震雷的大腿才能平安。

在江苏宣布独立之后，江宁方面极为震动，上海滩方面，萧震雷早已做好了部署，无须担心，他担心的是江宁方面，徐绍桢部能够按时起义，要知道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人早就防备徐绍桢了，江宁巡防营和江防营无论是兵力和武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徐绍桢有没有机会起义这才是萧震雷最为担心的问题，而且他担心徐绍桢那犹豫不定的性格，在种性格在关键时刻是要害死人的。

第305章独立浪潮（1）

在苏州这边起事的时候，上海方面也同时发动了。在之前经过几方面的协商，决定在11月3日这天兵分三路起义：第一路，铁血救国党这边由马汉龙全权负责军事上的作战，由宝山一带向淞沪、闸?北进军，光复会负责策反巡防营加入战斗，在暗中马汉龙已下令让潜伏在巡防营内的铁血救国党成员率部服从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的指挥，由西向东进攻淞沪方向。

第二路，在南市一带，由上海滩地方绅士和工商界代表们推举的李平书的侄儿李英石率上海武装商团进攻县城和县城周边其他地区。李英石也是萧震雷推举领导商团武装起义的，再加上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是李平书的侄儿，因此也还算服众，特别是武装商团副司令蔡威得到了萧震雷的授意，让他听从李英石的命令。

第三路，由同盟会的陈琪美率部队进攻江南制造局，由于同盟会在上海滩并没有兵权，因此陈琪美只能连同把兄弟刘福彪召集青帮子弟组成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手上的四五十条枪还是从武装商团借来的，原本武装商团是要分别来帮助进攻江南制造局，但陈琪美担心武装商团图谋江南制造局的大量军火，因此严词拒绝了李英石提出支援的提议，和刘福彪带着一百多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

铁血救国党这边，马汉龙率领振华公司护卫队两千多人携带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山炮、大口径野战榴弹炮从宝山向淞沪方向发起进攻，一路势如破竹，清军莫不能挡。纷纷望风而逃，更多丢枪投降。而光复会的李燮和则率领策反过来的清军巡防营从西面夹击，不到半日工夫。淞沪各地和沿海炮台全部被起义军占领。

铁血救国党和光复会这边起义的成功，大大刺激了李英石和陈琪美，下午李英石率商团两千多人向县城发起了猛攻，在四门火炮的轰击下，南城门轰然倒塌，副司令蔡威率部冲进了县城内，一路攻占了县衙、道台他们，道台刘燕翼听到风声在起义军还没有打到道台衙门之前就逃到了租界躲藏起来，并且带走了一部分道库官银在外国银行的存单和存折。在租界内做起了寓公。

由于萧震雷早有指示，占领县城之后，蔡威迅速接管了县库房和道库，收缴了官府的钱财在银行或钱庄的存单和存折，并接管财政大权并直接控制住如大清银行这些官方金融机构，同时收拢清军溃兵，将清军归并聚集起来重新打乱编成一支军队。

受到刺激的陈琪美等同盟会等人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陈琪美只能和刘福彪带着青帮子弟组成的敢死队一百多人与下午四点向清军控制的江南制造局发起了猛攻。由于枪械不足，事前他不得不向蔡威借了四五十支步枪才勉强给这一百多敢死队员凑够了武器。并且自制了若干土炸弹。

在带着敢死队来到江南制造局门口之后，陈琪美立即命令刘福彪率部向制造局发起决死冲锋，但驻守在江南制造局内的总办张士珩早有准备，门口堆起了齐人高的防御工事。防御大门内摆放着两挺装好弹链的马克沁

重机枪，当刘福彪率领敢死队发起决死冲锋时，清兵们纷纷开火射击。特别是两挺重机枪喷射出凶猛的火舌，敢死队员纷纷倒地。就连刘福彪也被子弹击中胳膊负伤。

进攻一刻钟之后，敢死队死伤过半。且在刘福彪也受伤的情况下，陈琪美心急如焚，他不得不下令敢死队退回到安全地带再做计较。

陈琪美知道现在强攻根本不可取，强攻只能徒增伤亡，因此他决定孤身一人进入江南制造局说服总办张士珩，对之晓之以理、劝其投诚革命，免遭流血之祸。

面对孤身一人进入制造局的陈琪美的软硬兼施，张士珩哪能不清楚陈的打算？他不但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命令手下清军士兵将陈琪美绑起来，并且下令将陈琪美押往制造局门口砍头示众，以震慑那些残余的敢死队员。

这时一个叫张杏村清军士兵立即站了出来劝说张士珩，对其晓以利害关系，说张士珩的亲人子女都在外面，一旦杀了陈琪美，革命党人怀恨在心，日后要报复怎么办？张家恐有灭门之祸啊。张士珩闻言深以为然，放弃了杀死陈琪美的打算，并命清兵将陈琪美捆绑在制造局的卫生间内。

陈琪美被抓紧江南制造局的消息很快传播出去，正在与蔡威接管上海县衙和道台府的李英石听到消息立即就要亲带一部分人马前往救援，此时蔡威拦住他说：“上海县城初定，需要英石兄坐镇主持大局，至于区区一个江南制造局而已，就由小弟带一队人马前去营救，今晚七时之前必然拿下制造局救出陈琪美，彻底光复上海！”

李英石对蔡威的极为欣赏，欣然答应：“好，一切就拜托你了，陈琪美是同盟会在上海滩的重要人物，不容有失，一定要尽全力救他出来！”

“司令放心，我去去就来！”

蔡威早就知道凭陈琪美那些人根本就攻不下江南制造局，他正等着这个机会呢，因此当即率领六百人前往江南制造局，当他们赶到江南制造局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时分，刘福彪正带着剩下的敢死队员躲着安全抵挡，他胳膊上还缠着纱布，纱布上沾染了鲜血。

蔡威当即命令武装商团的士兵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武装商团的武器装备明显要敢死队强得多，不仅人人都有精良步枪，而且还有手榴弹、重机枪，蔡威来的时候还带了一门火炮，当火炮架起向制造局门口轰了两炮之后，蔡威立即命令士兵发起了冲锋，门口清军守军已被炮弹炸得伤亡惨重，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被蔡威指挥起义军轻易冲进了制造局内，不到半个小时，江南制造局落入起义军的手上，总办张士珩也被抓获。

由于萧震雷早就有过秘密指示，攻下江南制造局之后不能对制造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造成伤害，因此张士珩等人虽然被抓了，但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蔡威将张士珩找来说道：“现在上海滩全境已经光复，制造局也被我铁血救国党占领。张总办，你是一个人才，我们党魁萧先生说过，江南制造局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光景，错不在你，而在于清廷方面，现在你有两

个选择，第一，收拾东西回家，我们也不会把你和你的家人怎么样，第二，留下来继续管理江南制造局，但是这以后不能跟以前一样了，要用心将制造局办起来，要培训足够的合格工人把机器都开动起来为我们生产枪支弹药，顺便把江南造船也管理起来，要让造船厂重新开工，建造大型战舰为国争光，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主要合情合理的，我定然会全力支持你，你看怎么样？”

张士珩被抓之后原本依然心死，可听了蔡威的这番话之后心思又活络了，他本就当任过北洋军械局的总办，又管过武备学堂，是李鸿章的外甥，接触到的人物不知凡几，见识也是颇为广博。如果是被同盟会或者光复会抓到，他相信自己必定不死也会脱层皮，眼见这铁血救国党的人不但不杀他，还要重新启用他，这让他颇为感动和感慨，当即整理衣裳下跪行礼道：“必然不负大人所托！”

蔡威连忙将他扶起道：“张总办，不，我代表铁血救国党上海支部和上海起义军指挥官马汉龙任命你为制造局新任总经理，我是你的直接领导，由你全权负责制造局内一切大小事务，尽快让制造局内和造船厂全部开动起来，如果缺乏资金，你写个报告过来找我，我会替你解决，对了，我们革命军不叫大人了，叫我长官就可以了，我们也不兴下跪行礼，以后要注意哦！”

张士珩笑道：“知道了！”

蔡威又道：“还有，你等会安排人准备一下将制造局内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枪械、火炮、子弹和炮弹都集中起来，待会我们的军队会过来接收带往南方前线为进攻江宁做准备！”

张士珩拱手严肃道：“长官放心，卑职马上就安排人去准备！”

不久，马汉龙派人来接收制造局的成品武器弹药，将这些弹药全部拉走，并且留下一个团的兵力驻守江南制造局和造船厂。

上海滩这边光复之后，萧震雷很快就接到了马汉龙、蔡威和其他留守在上海滩的铁血救国党高层的电报，恰逢此时萧震雷也接到了派往江苏其他地方各地军队的纷纷发来已经占领江苏长江以南所有地盘以及长江入海口以东地区的地方。

上海方面的电报向萧震雷请示我方对于组建军政府的态度，萧震雷指使无须管军政府的组建事宜，这些由同盟会、光复会和立宪派去折腾，我方只需要抓紧军权和财权，取得一个军令部长的职位、并且立即组织招兵事宜即可，马汉龙接到指示之后当即遵照指示而行。

第306章独立浪潮（2）

11月3日夜上海光复的消息与翌日传到浙江后，杭州全程军民激动万分，革命党人立即决定与当日夜十二点发动起义，并分头紧急通知各单位的革命同志。

由于浙江经过光复会的长期发动，革命的群众基层比较好，再加上铁血救国党的大量运作和活动，革命力量已经深入军队、工商业、教育界和会党当中。就连巡防营、抚署卫队、宪兵营和陆军小学堂学生也大半赞成革命。

按照计划，起义的口号为“独立”，所有参加的新军士兵或其他人员一律左臂缚白布为标志，以第二十一镇统制蔡国栋为起义总指挥，以二十一镇司令部为起义指挥部。

11月4日夜晚，蔡国栋召集全镇上下所有官兵，宣布起义，并配发足额弹药，第四十一协协统萧星垣等人得知蔡国栋发动起义之后仓皇而逃，蔡国栋立即命令铁血救国的军官蔡成勋接替四十一协协统之位，命令八十一标标统周成炎率部从南星桥出发向杭州城进发，命第八十二标标统韩兆基率部从笕桥出发，向杭城挺进。又命第四十二协协统周传东率部向浙江其他地区分头进军，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政权。

而驻扎在城内的工程营、宪兵大队官兵很快打开艮山门、望江门新城门，迎接八十一标、八十二标起义士兵进城。

八十一标在进城之后很快接到了蔡国栋的命令，随即命令二营占领了自闹市口至武林门沿大街通往旗营主要道武林门、钱塘门、涌金门、闹市口、官巷口、众安桥等地，包围清兵旗营。三营迅速赶往设在报国寺的军械局在。向军械局发起了进攻，但驻守在军械局的清军巡防营未做抵抗便投降。三营占领军械局之后当即分兵对清兵旗营发起进攻。

八十二标起义士兵从望江门新城门进城后。第三营率全营官兵在革命党人顾乃斌的引导下主攻巡抚衙门，第一、第二营即分头占领织造署和藩、道衙门及大清、浙江两银行。防守城南各地。革命党人张伯歧和同盟会会员蒋志清带领敢死队，配合第三营起义士兵对抚署发起进攻。由于有蔡国栋在新军中主持大局，同盟会、光复会等人在新军中并没多少势力，全靠从各处网罗的一些会党成员才能组织这一百多人的敢死队。

这时，革命党人王金发也带领敢死队也赶来参加战斗。王金发、张伯歧身先士卒，闯入抚署卫队室，击杀卫队长，然后抛出信号弹，发出进攻信号。在进攻抚署的过程。仅卫队教练官施放机关枪，进行阻击，但立即被卫队士兵夺去。起义士兵冲进抚署二堂。浙抚增韫越后墙逃跑，但很快被八十二标起义士兵所捕获。王金发指挥敢死队队员，要焚毁抚署，但是遭到起义新军官兵的阻止。

蒋志清当众要历述增温的罪状，要将增韫就地正法以振军心，震慑其他抵抗的清军，就在他要杀增韫的时候。起义军总指挥蔡国栋骑着高头大马在警卫营的护卫下赶过来阻止行刑。

“住手，刀下留人！”蔡国栋大喝一声飞身从战马上跳下，向巡抚衙门

走过来。
剑子手停止砍头，蒋志清脸上上前道：“总指挥。为什么不杀增韫？杀了他之后各地抵抗的清军就会士气大跌，这有助于我们迅速占领各地！”
蔡国栋举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走过去将增韫扶起来。揭开捆绑他的绳索道：“大人受委屈了，请先进去休息片刻。我处理了这边的事情就过去，来人。扶巡抚大人进去休息！”
极为狼狈的增韫感激地看了蔡国栋一眼，很快有几个士兵过来将增韫带走。蔡国栋这才转身对蒋志清说道：“我知道刚才这位同盟会的蒋同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杀了他固然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光复浙江各地，但是也同样给我们增加了光复后建设家乡的障碍，虽然说革命了，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懂得革命呢？中国四万万人口有几个识字的？有几个懂得革命的道理的？在我们中国，识字的士大夫阶层还占据着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这些人的思想一时间没有转过弯来，需要我们给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让他们跟随我们一起站起来革命，如此我们中国才能更快的赶超列强，而增韫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说服他加入到我们中来，这对于我们革命事业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我希望诸位都想想，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杀人吗？杀人能解决问题吗？革命不仅仅只是破坏，还有建设！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崭新而又强大的国家，让广大的人民能够吃饱穿暖，家有盈余，过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不再被压迫被剥削，不再被列强欺凌，让我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蔡国栋这番话说进了所有起义士兵的心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振奋人心的道理，这番话为所有人都指明了革命的方向，让他们有了十足的动力。就连蒋志清这些同盟会和光复的骨干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我是心里好像打开了一扇门！”
第二日拂晓时分，除了旗兵驻守的湖滨旗营外，杭州全城均为起义士兵所占领。全市大街小巷，白旗招展，安堵如常。蔡国栋与增韫致商量之后，让增韫致函给杭州将军德济，要他速降，以免其死。德济接到信件之后气得大骂增韫不忠不孝，拒不出降。于是，八十一标炮营营长张国威率炮队至吴山，架炮轰击旗营，击中将军衙门，旗兵们大起恐慌，派参领贵林为代表，赴起义军司令部乞求缴械投降。八十一标标统周承菼出面接受贵林的请求，当天傍晚，派兵搜索旗营，点收枪支。至此，杭州全城宣告光复。
杭州光复之后，蔡国栋派人联系城内同盟会、光复会和立宪派以及工商界绅士代表们前往巡抚衙门商议成立军政府事宜。
经过各方面会商拟定成立浙江军政府，推举著名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推举蔡国栋为副都督兼任军政部部长，褚辅成为政事部长，汪曼峰担任民政部长，高子白担任财政部长，汤尔和担任外交部长，傅修龄担任交通部长，陈良卿担任总务长。其他各革命组织各有任命，只是几个关键职位都被铁血救国党的人当任。

浙江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向全省各府传檄归附，在革命军大军的压迫下，各府纷纷改换城头黄龙旗，换成了共和旗帜。

在萧震雷的指示下，蔡国栋将浙军整编成两个军下辖四个师、一个独立师和一个混成旅，第一军由蔡成勋任军长，罗山为参谋长，韩德彪任政治委员，全军一共两万九千人八百人，下辖第一师和第二师，其中八十一标整编成浙江第一师，由周成炎任师长，吕长金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八十二标被整编成浙江第二师，由韩兆基任师长，陆开方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

第二军由周传东任军长，古石东任参谋长，刘海江任政治委员，全军三万一千人，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八十三标被整编成浙江第三师，由董克强任师长，宋政和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第八十四标被整编成第四师，由黄英杰任师长，杨元良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

独立第五师直接受军政部统辖，由原第二十一镇警卫标整编而成，师长孙明亮，参谋长钱卫学兼政治部主任，全师一万两千八百人。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兵营营、一个辎重营、一个侦察营、一个骑兵营。

浙军混成协由原浙江各地投诚和被俘的巡防营改编而成，由林成勇任旅长，谢剑铭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营，每团下辖三个步兵营，全旅官兵七千二百余人，由于这个混成旅是由各地巡防营和被俘的溃兵编成的，因此武器装备方面虽然齐备，当都是使用清廷生产制造的汉阳造，只配备了少量的重火器和火炮，五个主力师是完全不能比的。

现在这些军队正在整编，五个主力师和一个混成协加起来一共达到了总兵力八万一千人，但是现在只有兵力两万六千多人，也就是说还有五万多人的缺额，这些人需要在全省各地招募，因此当整编的命令下来之后，各部队长官迅速派人前往全省各地招募兵员，由于有光复之功，再加上革命宣传到位，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报名。

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招收了三万多人，其中第二军最先得到兵力补充进行整编，因为第二军要北上与上海、江苏和南洋第九镇等这些军队组成江浙联军进攻江宁，所以第二军最先成军。

第307章都督之争

此时由于武汉重镇汉口被清军攻陷，黄兴在汉阳一带指挥革命军与清军进行殊死搏杀，但革命军力量薄弱，武器装备和弹药补给都远远不如北洋军，因此武汉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南京能否及时光复，关系到辛亥革命的成败。

相比苏州、上海和浙江等地的起义非常成功而言，在江宁的南洋第九镇起义可以说还没有来得及起义就被扑灭了苗头。

原来，江宁城内原本驻有新军第九镇7000余人，但还另有江南提督张勋的江防军和巡防营等旧军2万余人。因武昌起义是由新军发起的，所以清政府对第九镇的新军也不放心。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都认为新军已经靠不住了，因此故意不予补充弹药，并派江防营进行监视。

10月31日，张人骏又命新军第九镇限期从城内移往距城城南30公里的秣陵关，为了让调防显得名正言顺，张人骏承诺给新军每个士兵发放150发子弹，并配发重机枪子弹10000发，由于与萧震雷约定的起义时间没有到，徐绍桢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得不接受张人骏的调令，率部驻防秣陵关，可驻防秣陵关之后，张人骏并没有派人送来承诺的弹药，徐绍桢这才知道上了张人骏的当，可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而且约定的起义时间没到的情况下，他只能忍了。

驻守在镇江的是十八协三十五标和三十六标，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述庆是同盟会革命党人，他联络暗中联络官兵。并亲自奔走在沪宁之间，准备起事。而且还联络徐绍桢，准备于11月4日准备一同举事。

可是就在徐绍桢准备举事的前一天夜里。也就是11月3日夜里，江宁城内的同盟会革命党人苏良斌等人在没有知会徐绍桢的情况下率先起义，苏良斌等人是从武昌秘密潜回江宁的，事先也不知道江淮一带的革命党人已经约好了11月4日起义，他们提前一天起义打乱了徐绍桢等人的全部计划。

苏良斌等人半夜纵火，使巡防营与督署卫队中有革命倾向的士兵，误认为新军已到，于是积极响应，但仓猝举事。以及自身力量的不足，导致城内原有可作为内应的军事力量，被张勋等一网打尽。徐绍桢已经布置好的原有里应外合的计划宣告破产。

第二天得到消息的徐绍桢当机立断，下令第九镇全体官兵兵分三路向南京城进攻，第十七协协统沈同午担任总指挥，率三十三标和三十四标向城南的雨花台进击，另外两路分别向通济门、汉西门发起进攻。次日，各路部队均到达无名河南岸高地。新军一路打着兴汉灭满的口号，声势浩大。午后中路先遣队到达花神庙北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被城内起义部队击溃的都署卫队，误认为城内起义已经成功，即高扬白旗。但此举被张勋的江防营部署在雨花台的守军发现，守军当即发炮猛击新军部队，由于补给不足。新军奋战到晚上已筋疲力尽，弹尽粮绝。

幸亏当时天黑之后天降大雾。这为新军的撤退提供了庇护良机，经过收容整顿后。徐绍桢率大部分部队沿着句容大道退往镇江。在这次起义

中，马队伤亡300余名，三十四标死400余名，三十三标300余名，炮标10余名，连工程队等，共计不下一千余名。

与徐绍桢等人率部进攻南京不利后撤退的情况不同，镇江方面在第九镇第十八协协统孙铭的率领下一举攻克了镇江，并歼灭了镇江城内的旗兵万余人，随后宣布镇江光复，成立镇江军政府，可在由谁当任镇江军政府都督的问题上，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同盟会等人一致推举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述庆出任都督一职，可他的职位才是一个营管带，而这次起义是由十八协统孙铭统领指挥的，无论是在职务还是在军中的声望上，林述庆都远远不如孙铭，不过林述庆是同盟会的人，孙铭虽然是在铁血救国党的策反下发动起义的，但他不是铁血救国党的党员，他是无党派人士，在这个时期，有没有党派是极为重要的，就好比率部攻陷上海县城的李英石，因为他不是革命党的人，在推举上海都督的问题上，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

在由谁当任镇江军政府都督的问题上，革命党内部有了严重的分歧，铁血救国党的人当然是支持孙铭的，而同盟会内部有一部分认为林述庆在军中的威望不足，难以服众，因此认为都督由孙铭来当最好，而其他大部分同盟会人认为孙铭不是革命党人，不能把刚刚从清廷手上光复的镇江交到不是革命党人的手上，这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这种说法和理由在这个时候是很有市场的。

经过一天的商谈和妥协，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由林述庆任镇江都督，由孙铭任副都督，林述庆统领同盟会革命党基础较好的三十六标，由孙铭统领三十五标。另外俘虏的清军巡防营等3000多士兵一分为二，两个标各自得一半，此事才算让几方满意。

上海光复后，各路人马为这个上海都督的位置可谓是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甚至还上演了全武行，当着江淮工商界和各界代表大打出手。

11月4日这天，各革命党组织头面人物、与上海地方各界人士，便在小东门内海防厅连日召开大会，讨论独立后的措施。大家都认为上海地方重要，必须推举一个有能力统领军政的人担任都督。但在都督人选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有功于上海光复的四大势力都想染指，差点酿成内部火并。

可都督一职到底由谁来当任呢？同盟会方面竭力推举陈琪美，帮会中人和留日学生们也大多推举陈琪美。光复会和吴淞一带被光复会策反的一些巡防营军队支持李燮和，而上海地方绅商则推举李英石或钮永建。但是由于李英石并非革命党人。更不是同盟会员，在当时这种党派成见极深的情况下。是通不过的，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而钮永建虽然是同盟会员，但在资历上却完全不能与陈琪美相比，因此参与竞争的就只有陈琪美和李燮和。

李燮和这个人他是具有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三会会员身份的老革命党，活动能力颇强，是后期光复会三个领导人物之一。他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到上海担任光复会上海支部的负责人，不久回湖南老家探亲。因被清政府侦探追踪即往汉口，正值武昌起义胜利，他受湖北都督

黎元洪的特委，以“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名义奔赴上海，参加光复上海之役中出其不意地立了首功，拿下吴淞、闸.北。当时按资望和功绩，陈英士略逊于李燮和，所以，连李平书都力倡举李燮和为都督。但是。他来上海不久，在上海没有什么基础，同时，光复会与同盟会虽自黄花岗起义已携手合作。光复上海又共同战斗，但相互之间的芥蒂并未消除，两会之间的倾轧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加剧。同盟会怎能把上海都督的桂冠轻易送给另一派呢？都督的竞争在上海光复后的两天时间里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由于陈琪美当任上海都督是萧震雷与张謇等人事先商量好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缓和各方面之间的矛盾。但事情的发展并未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下去。

11月6日。在海防厅连续召开了两天的讨论会议，终于进入尾声阶段。张謇在一阵剧烈的掌声中作为大会主持人上台宣布推举结果：“诸位，诸位，我谨代表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南洋第九镇革命军将士和江淮工商界各界同仁推举同盟会陈琪美先生当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一职！”

张骞说完便退到了一边。穿着一身新军军服、武装带系在腰间、头戴大檐帽、脚上穿着一双长筒马靴、腰间别着左轮手枪的陈琪美面带微笑，其实内心极为激动的走上了前台，

一阵剧烈的掌声响起，说明陈琪美在各界还是很有些深得人心的。

面对台下数百人，陈琪美微抬双手压了压，掌声渐渐停下，开口道：“承蒙铁血救国党的萧震雷先生和季直先生以及各位同仁的推举，鄙人诚惶诚恐”。

“反对，我强烈反对！”陈琪美刚刚开口就被一阵抢白打断，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大衣、头戴礼帽脖子上围着围巾的三十一二岁的青年人站起来大声喝道。

陈琪美心中一惊，台下数百人也纷纷侧目，寻找声音的来源，原来这说话的人是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璋。

陶成璋从座位上起身走到前面看着陈琪美大声道：“我光复会从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到鉴湖女侠英勇就义，牺牲之人不知凡几，就说这次光复上海，我光复会李燮和率领策反的巡防营将士一路奋勇杀敌，与铁血救国党的马汉龙很快就光复吴淞和闸?北，功劳比你陈琪美大得多，你凭什么坐这个位置？”

事情有些出乎意料，张謇皱了皱眉，忍不住道：“陶先生，光复会和同盟会向来同气连枝，拥有相同的目标，你这样将光复会和同盟会强风彼此，好像有些不妥吧？”

陈琪美立即道：“上海刚刚光复，你就站出来闹内讧，你这是要搞分裂啊！”

“说我搞分裂，你还不够资格，老子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就凭你这样的烟鬼就想做都督？也不怕天下人笑话我革命党无人！我光复会推举李燮和为上海都督！”

就在这时又一个声音响起，众人扭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商团军官服饰的年轻人站起来道：“陶先生觉得陈先生不适合担任上海都督，可我们

上海武装商团和绅商们也认为李燮和不适合当任上海都督，他在上海滩毫无根基，威望不足以服众，我们上海武装商团和绅商们一致推举李英石为上海都督！”

这一番话一说出来，在场数百人都知道这下麻烦了，这几方势力为了这个都督的位置互不相让，这军政府成立的事情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要知道上海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现在正是维持市面、稳定人心的时候，如果军政府一日不成立，市面人心就不稳定，现在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只有尽快成立军政府，行使政府职能才能让社会安定下来。

“砰”的一声响枪将在场数百人吓了一跳，只见同盟会成员黄郛举着一只手枪，枪口向上，还在冒着青烟。他说道：“陈英士不畏凶险孤身一人首先进入制造局，立下第一功。都督这个位置理应由他来当！”

刚才的商团军官也掏出手枪一阵冷笑，“哼哼，就你有枪吗？真是可笑，据我所知，陈英士率队攻打制造局时损失惨重，无奈之下想凭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张士珩，可没想到他不但没有说服张士珩，而且还把自己搭进去了，如果不是我们武装商团前往增援，说不定他此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如此，同盟会、商团和光复会之间对于都督这个位置争执不休。正当众说纷纭、争持不下之时，帮会成员刘福彪突然站起拉开自己的大衣衣襟，露出大衣内数个手榴弹大呼：“攻打制造局，陈先生吃了这么大的苦头，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这手上引线一拉，炸弹爆炸，大家同归于尽！”

在场绝大多数都只是普通人，而且还是名流绅士们，看见炸弹这种东西哪能还呆得住？纷纷吓得一哄而散。

突然，铁血救国党在上海的军事负责人马汉龙大声喝道：“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来人——”。

话音落下，很快便从外面冲进来一大队全副武装的新军士兵，士兵们端着枪对准手上有枪的黄郛、商团军官和身上绑着炸弹的刘福彪。

“无法无天，在这种场合下掏枪、用炸弹恫吓、胁迫同志，你们想干什么？亏你们还是革命者，来人，给我把他们都抓起来，如有反抗，就地正法！”

三人看见军队冲进来，不敢反抗，束手就擒，陈琪美有惊无喜的坐上了都督之职。

第308章疯狂扩军

经过各方斡旋，陈琪美勉强坐上了上海都督的位置，由马汉龙当任任军务部长一职，钮永建为司令部部长，黄郛由于掏枪大闹会场，什么都没捞着，李平书为民政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陈晖祖为财政总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

马汉龙当上军务部长之后，立即对上海所有部队进行整编，将光复会策反过来的清军两千多人整编成一个师，任命李燮和为团长兼任吴淞司令立即前往南京参加江浙联军，又将上海武装商团整编成一个师，任命李英石为师长长，并命他率部前往参加江浙联军准备北伐。又命刘福彪等人组织青帮人员，一共凑出三千余人，编成一个师，下辖三个团，任命同盟会成员张承槱当任师长率部北上参加江浙联军准备北伐，黄郛、刘福彪和蒋志清等分别当任团长。

马汉龙这样做也是为了妥协，毕竟在浙江光复时，同盟会方面没有捞到什么油水，蒋志清等人窝着一肚子火，陈琪美也多次向铁血救国党表示了不满，这也是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

除了这三个师要北上参加江浙联军之外，马汉龙还以振华公司护卫队四千多人为基础编练出两个师，分别为沪军第一师和第二师，不足的兵员在上海滩进行招募。听说军政府为革命要招兵北上北伐，各界有志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就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部分华人巡捕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到华界来报名。

就因为马汉龙在上海滩招兵，眼看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华人巡捕们几乎要跑光了，这可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极为不满。没有了华人巡捕，两个租界的巡捕房根本就玩不转。公共租界警务处和法租界警务处不得不将事情报上去让上头出面，事情最后闹到了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那里。法磊士立即出面找上海军政府都督陈琪美进行协商，陈琪美不想得罪洋人，只能让马汉龙停止招收华捕，马汉龙表示他可不能阻止那些华捕报名，他们都是自愿的，而且革命热情很高，他作为招兵的最高军官当然不能这么干。

陈琪美命令不了马汉龙极为恼火，这让他在法磊士面前颜面无存，他想到马汉龙是铁血救国党的人。是萧震雷的手下，于是立即给萧震雷发去一封电报说明情况。

萧震雷接到电报后考虑到现在国内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还不能与洋人翻脸，很快就回了一封电报，指示已经招进来的巡捕就算了，接到电报时算起，以后不再招收租界巡捕当兵，这才避免了租界巡捕房变成空的命运，同时还提出要租界当局保持中立。不能帮助清廷方面，最后催促上海军政府尽快排出军队北上支援北伐。

拿到电报之后的陈琪美立即将马汉龙找来，将电报给他，让找照指示办事。有了萧震雷的指示，马汉龙才下令停止招收华人巡捕，并命令李燮和、李英石和张承槱立即分别率领第三、第四、第五师开赴南京参与进攻南京的战役。

上海这边的革命热热闹闹的。苏州这边也没有闲着，江苏军政府成立之后杂事繁多。萧震雷将一些不太重要的政事交给程德全和铁血救国党在苏州的成员们处理，他在掌握全局的同时又抽出时间将手下军队进行重新整编。进行一轮疯狂扩军。

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直接改编成了江苏第一军，刘之洁任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第四十五标编成第一师，师长朱熙，参谋长兼政治委员的石堪，第四十六标改编成第二师，师长陈继祖，政治委员兼参谋长蒋正英。炮兵旅由原炮兵营改编，骑兵旅由原骑兵营改编，主要指挥官基本不变，这些军队缺员的部分面向社会招兵，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招齐全。

同时将秘密招募的第四十镇两万余人改编成了第二军，军长由伍世友当任，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这两个师的兵员和装备反而是最齐全的，改编完成之后基本上至缺很少的兵员了，在抵达南京外围的这几天时间里就已经招募满员，全军一共两万五千六百人。

除此之外，萧震雷又将江苏各地投降和俘虏的那些巡防营清军进行整编，编成一个师，师长余汉良，参谋长兼政治委员安延年，是为江苏第五师。

除去沪军第三师是光复会人李燮和领导的，沪军第五师是同盟会张承槱领导的，这两个师一共六千余人都不是萧震雷的嫡系，关键时刻肯定指挥不动，不能算在铁血救国党的军队当中，萧震雷自己算了算自己手中的能够指挥得动的军队：江西方面有四个师，浙江方面有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江苏这边有五个师，一共有十四个师和一个混成旅，现在这些部队除了用巡防营改编的江西第四师、江苏第五师和浙江混成协都是满员之外，其他主力部队都还不满员，不够只要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可以招募满员，这一点萧震雷倒是不担心。

徐绍桢在南京的起义失败后，率残部退往镇江，让沈同武和孙铭等人收拢部队，他亲自前往苏州和萧震雷见面。对自己的仓促起事悔恨交加，他决定卸去兵权，来到苏州之后见了萧震雷就说：“惭愧，我上了张人骏和铁良、张勋的当，又仓促起事，指挥不当才造成了部队一败涂地，如果不是撤退得快，南洋第九镇就完了，事已至此，还请寰宇率兵北上支援，另外我第九镇缺少弹药，还往寰宇能够拨付一些，我部愿意接受你的指挥和整编！”

萧震雷安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徐公不必顾虑太多，我江苏军政府的第三师和第四师已经进驻秣陵关了，不过江宁城内清军兵力众多，且武器充足，想要近期内攻下江宁只怕不太现实，这几日我已经与上海、浙江和江西方面进行了联系，约定成立江浙赣联军，各地各派一支军队过来促成联军，与11月20日之前在秣陵关下集结，最迟11月26日发起进攻！”

徐绍桢闻言心里松了一口气，说道：“这样最好，只要武昌那边顶住，我们这边再拿下江宁，便可渡过长江挥兵进入中原！”

萧震雷想了想叹道：“徐公，我现在不担心清廷不倒，到了这个时候，清廷倒台是迟早的事情，我是担心革命胜利的果实被野心之辈摘取

啊！”

“哦？此话怎讲？”徐绍桢闻言吃了一惊。

萧震雷道：“武昌那边的情况我很清楚，我革命军能够坚守到现在，不是他们有多能打，是北方那位袁大脑袋故意放水的！”

徐绍桢大惊：“什么？这这这这不可能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萧震雷冷笑道：“还能因为什么？拥兵自重呗！他也知道共和已经成必然之趋势，他现在想的就是成为总统，留着我们这些革命党威胁清廷，让清廷意识到朝廷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想要保全身价性命，皇帝就必须要宣布退位，他老袁不想做不忠之臣，于是借着我们这些革命党的手逼迫皇帝退位，如此他便可是不用背负不忠之骂名，真是好算计啊！”

听着萧震雷这么一分析，徐绍桢也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连忙问道：“那我们如何应对？”

萧震雷闻言不由苦笑，摇头道：“我们现在的力量还是太过薄弱，如果我军兵力强盛，就可以直接攻入京城，不与任何人妥协，可是这不太现实，北洋军十数万都是精锐之师，我现在虽然不怕他老袁，可如果打起来，只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下场，到最后消耗的是我国本身的实力，一旦有外敌入侵，只怕难以抵挡，没办法，明知道他的野心，但我们却没有能力阻止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据我估计，只要我们攻下南京，北方必定会派人过来跟我们谈判，你也知道，在革命党人当中，论资历，你我只不过是小字辈，何况你还不是革命党，到时候只怕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喽！”

徐绍桢想了想说道：“寰宇，不管怎么说，我支持你，他们同盟会虽然活动比较早，可在军队中的根基并不是很深厚，我看现在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等地都是你的人，你控制着这么大地方，我相信孙文也不得不重视你的意见！”

萧震雷思索了片刻道：“算了，这事以后再说，对了，你刚才说第九镇改编的事情，你看这样行不行，第九镇改编成江苏第三军，你任军长，下辖两个师，分别由十七协和十八协分别改编而成，所缺兵员由军政府面向社会统一招募之后优先给你补充，部队军官和士兵的待遇与我手下其他部队相同，你看如何？”

徐绍桢闻言大喜，他早就知道萧震雷有钱，手下军队的军饷都是足额发放，而且训练时武器弹药管够，跟着这样的人基本不愁后勤，这才是他主动投过来的原因。

第309章光复南京

接到萧震雷要组建江浙赣联军的命令之后，华东各省纷纷派出兵力前往秣陵关集结，11月16日，李燮和、李英石、张承樞等人分别率沪军第三、第四、第五师先后抵达，一共八千余人，在秣陵关外扎营。11月17日，何启发率赣军第一师五千多人抵达，11月19日，周传东率浙江第二军两个师一万八千余人抵达，在镇江的南洋第九镇被改编成江苏第三军下辖两个师，同盟会林述庆等人的军队也编入其中，加上收编的一些巡防营三千余人，这个军有一万三千多人，另外萧震雷的江苏第二军第三师和第四师，有两万五千多人，另外还有早已经投靠萧震雷的扬州巡防营的朱福胜、孙七等人也带兵两千人与人前来，联军总兵力达到七万人左右。

这么庞大的一股兵力，让所有参加这次联军的军官和将来们都信心十足，拿下江宁是指日可待之事，但萧震雷很清楚，在这些军队当中，真正还保持着原来战斗力的，估计也只有江苏第二军两个师和浙江第二军两个师，这两支部队补充的新兵很少，战斗力即便有所下滑也问题不大，其他各师由于补充的新兵过多，战斗力肯定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不过萧震雷有信心，除了李燮和、张承樞这两个师和镇江林述庆等光复会和同盟会领导一部分革命军之外，其他军队都是他的嫡系，指挥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绝对不会出现不服从命令的现象。他倒是希望李燮和和林述庆、黄郛、张承樞、蒋志清等人不服从命令，到时候他就有借口收拾。

11月16日。萧震雷赶往秣陵关，他赶到不到不久。沪军三个师就先后赶到了，立即有人前来指引李燮和等人安顿部队扎营，然后领着他们前去面见萧震雷。

萧震雷穿着一套没有挂军衔的新军军服，在帐篷里接见了李燮和等人，李燮和、黄郛、蒋志清等四人被人领着走进帐篷，那军官立正敬礼道：“报告长官，沪军几长官到了！”

“你下去吧！”萧震雷挥了挥手，然后对李燮和等人道：“诸位就是这次沪军的带兵之人？”

“报告，沪军第三师师长李燮和、第四师师长李英石、第五师张承樞向长官报道！”

萧震雷还了礼。让几人坐下，他坐在诸位上道：“诸位来得还是最快的，我刚刚收到电报，浙江第二军要后天才会赶来，江西第一师和由徐绍桢的南洋第九镇改编的江苏第三军明天就可以赶到，到时候兵马众多，主要一定要约束好部下，不要与友军起冲突，既然是军人。就要遵守军纪，如有违反军纪者，不管身居何职，一律严惩！诸位都明白吗？”

李英石首先站起来立正道：“是。长官！”

萧震雷又看向李燮和、蒋志清等人，这几人见李英石如此，也不得不站起来立正敬礼答应：“是。长官！”

过了两天，各地军队陆续赶到。萧震雷派人安排他们按照秩序扎营，并召集各路军队指挥官召开军事会议。商量进攻南京的方略。

在军事会议上，萧震雷毫无疑问的被推举为联军总指挥，尽管同盟会

这边蒋志清等人心里有些不服萧震雷的年龄，但其他各路军队指挥官都一直赞同，他们想反对也不行，只能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军事会议上，萧震雷道："这从攻打江宁的战役，即是我们夺取江宁，越过长江防线向中原腹地挺进的第一战，也是我们这些新军成军以来的第一战，诸位在各地打响的光复战斗相比这次攻打江宁之战肯定是小巫见大巫，这次是动真格的，是大兵团、大规模战役，双方投入的总兵力答十万人，仅仅我们这边就有七万，南京城内有江防营和巡防营几十个营共计三万余人，我们要在战斗中练兵，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士兵都是新兵，现在就是要把这些新兵都练成老兵，唯有通过实战才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训练再多、当兵时间再长，没有参加过实战的都不算是老兵，所以我希望诸位在战斗时一定要用心，多想多琢磨多学习！"

"是！"所有人站起来。

萧震雷压了压手，让大家都坐下，又继续道："好，现在我来说一下这次战役的具体战略部署：江苏第三军第一师孙铭、林庆述部负责由紫金山北攻开天堡城、太平门；北路由沪军三个师攻长江沿岸炮台；中路浙军周传东部由紫金山南攻朝阳门；南路苏军伍世友部攻雨花台、聚宝门；苏军第三军第二师沈同武、柏文蔚部和朱福胜部总攻浦口，以防清军沿津浦路逃窜。赣军第一师作为预备队，海军沿江随同前进准备随时支援！"

大军在原地休整几日，11月25日，萧震雷发出命令，各部队纷纷拔营前往各自进攻地点。

南京的地势较为险要，历来有虎踞龙盘之称，城内城外山冈起伏，炮台林立，易守难攻，五大要塞更为凶险。此刻，张勋已在这五大要塞：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雨花台、天堡城布置重兵守备，以抵御革命军。

吸取徐绍桢上次失败的教训，这次萧震雷作了精密部署。在进攻前的军事会议上，萧震雷指着军事地图一一向各军将帅介绍说："南京的险要，就在于这五大要塞。我军如果不先占领这五大要塞，就无法攻城。"

他看了看各路指挥官，继续道："五大要塞，周围六十里，而张勋已经把这五处布成一个相连的战区。其中乌龙山、幕府山是战区的门户。据我所知乌龙山炮台有近20门重炮，杀伤力极强，因此乌龙山炮台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否则，我军将蒙受重大损失。徐军长，据说你与南京总炮台的指挥官成鲲关系不错？不知道你不能不说动他临阵倒戈？"

徐绍祯闻言立即站起来道："我试试，能不能成我不敢保证！"

随后，徐绍桢与清军南京总炮台的指挥官成鲲秘密联系，在发起进攻前，成鲲带着一部分人树起了起义大旗，并暗中卸下了炮栓，使革命军未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乌龙山。事后，萧震雷任命成鲲为江浙联军炮兵炮兵司令。

为了扭转败局，张勋连夜调拨援军，让他们在天亮前夺回乌龙山。无奈大势已去，革命军又相继攻占了幕府山、狮子山。清军在昼夜之间连失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三处要塞，张勋急忙调动重炮，加强天堡城、雨花台的太平门一线火力，并派遣江防营提督王有宏带领重兵守备。

11月26日，萧震雷一声令下，革命军发起全线进攻。萧震雷率领参

谋团亲赴太平门前线指挥。在太平门驻守的是江防营提督王有宏，此人号称“大胆将军”，是张勋的一员武将，他将联军进攻，便亲自上阵，勇猛作战。萧震雷让部下准备重火力，等王有宏一出马，联军集中火力，他全身中弹百余发，当场毙命。太平门主将一死，清军立刻军无斗志，大败。

痛失爱将，张勋当晚调集城中所有清军，一鼓作气向城外反扑。面对张勋的反扑，萧震雷下令联军集中火力就地防御，清军死伤惨重，原本清军作为守城方，根本不需要如此，可张勋是个性格暴烈之人，冲动之下损失了大量兵力。

战斗两天，在萧震雷的调度和指挥下各军都先后经历过了战斗，得到了战火的洗礼，有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损失不大，沪军三个师因为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巡防营或青帮地痞，战斗力与正规军相去甚远，因此损失较大，李英石的沪军第四师要好一些，毕竟经过蔡威的训练，而且训练时间较长，士兵战斗素养都很高，损失很小。

两日后，联军迫近天堡城，天堡城位于南京紫金山的西高峰，原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保卫天京建筑的堡垒，城墙用巨大的石头垒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军事上控制南京的关口，居五要塞之首。

在前两日的战斗中，各路军队都进展很快，唯有沪军第三师、第五师不仅损失颇大，而且进展缓慢，还有苏军第三军林述庆、柏文蔚等部进展不大，感觉颇有些丢脸，因此这次李燮和、蒋志清、林述庆、柏文蔚等人主动向萧震雷请缨进攻天堡城。萧震雷考虑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天堡城攻击战打响，革命军各路大军，向紫金山冲击，冲锋号、枪炮声、厮杀声震天动地。天堡城清军，凭险据守阵地，机枪不断扫射，大炮不停轰击。林述庆、柏文蔚等人率领的革命军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双方死伤遍野。

11月28日，武昌方面发来电报，黄兴在汉阳指挥的防御作战失败，汉阳全面失守，北洋军占领汉阳，武昌岌岌可危，各方都知道现在唯有攻克南京方能挽救革命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全国各地都将目光放在了南京之战上。

12月1日，萧震雷下令调来海军战舰，用舰炮轰击天堡城，清军死伤惨重，不得不退却，革命军随即占领天堡城，

12月2日，联军终于攻入南京，南京至此光复。

第310章北伐徐州

南京光复之后，由于是同盟会林述庆率部首先攻入南京，因此他不等其他部队入城就自任江宁都督，接管政权，有不少违纪士兵抢劫财物、侮辱妇女，这让其他各省军队和其他同盟会人颇为不满。

萧震雷率部进城后立即下令对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进行了镇压，抓了一批人，为此，林述庆以为萧震雷是故意针对他，对他极为不满，加上他在镇江与其他同盟会成员和光复会成员不和，在革命党人中处于被孤立的境地。没过两日，他便向联军总司令萧震雷请命杜江北伐。

渡江北伐是萧震雷早就决定好了的，在南北谈判结束之前，能够抢多少地盘就抢多少地盘，而且抢了决不能吐出来。

萧震雷率部进城后一面接管政权，一边派人稳定市面，发布安民告示，同时派人去招兵，以补充各部还不满员的兵力。

光复后的南京不能没有政权稳定市面，可林述庆又最先自任自己为江宁都督，但没有人买他的账，最后经过多方斡旋，林述庆才自愿放弃江宁都督之位，出任北伐军临淮总司令一职，江宁都督由萧震雷暂代。

光复南京之后，战争并未结束，张勋等人还盘踞在徐州虎视眈眈，萧震雷处理好南京的事务就准备率军北伐，让徐绍桢率一部留守南京并接待各省代表。

原本在上海光复之后，陈琪美就电邀各省派代表聚集上海商量组建临时政府事宜，又电请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速派代表来沪参加。由于武昌是革命的首义之地。理应表示尊重，各省代表纷纷建议以武昌为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在临时政府还未正式成立前，推举黎代行临时总统职权。并请伍廷芳为临时政府外交代表。

而湖北军政府却始终坚持代表会议一定在武昌召开，旅沪的各省代表们经过商议决定再各派一人前往武昌，一人留守当任联络事宜。

11月30日，已经宣布独立的革命军11省代表齐聚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会议公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

12月2日，代表当中有人提出暂时虚临时总统之席，如果袁世凯同意共建共和，则待袁世凯反正之后再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3日，各省代表们继续会议。在一天时间内就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此同时，南京光复的消息传来，各省代表们兴高采烈，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于是各省代表纷纷移往南京举行。

12月5日，代表会议接到清政府通知，清廷方面已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赶赴汉口就南北和谈问题与黎元洪进行谈判。

此时萧震雷已经率兵北上，南京由徐绍桢率部留守。宋世杰辅助。在行军路上接到宋世杰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孙文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已经从美国启程回国，现在正在路上，孙文乘坐的船将在香港停靠。

接到电报后。萧震雷给海军方面发去电报，让萨镇冰派一艘海军舰船前往香港迎接孙文前来南京商量组建临时政府事宜。萨镇冰接到命令后随即派军舰前往。

萧震雷率部渡江北伐之后，同盟会陈琪美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潜寿和留沪各省代表们商议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临时大元帅，黎元洪为临时福元帅。由大元帅组阁，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是当天，陈琪美就致电武昌方面。

在汉口的各省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大多表示反对，认为留沪代表违反了11月24日代表联合会议的决议，那次会议决定留沪代表仅负联络之责，并无组织政府之权，此项选举应作无效。

同时，武昌革命党成员在私下里又提出了异议，不愿黄兴挂此大元帅之名。原因在于汉阳失守后，黄兴曾主张放弃武昌，而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等人却坚决反对。结果，黄兴在那次会议上成了孤家寡人，所有人都反对他放弃武昌的意见。因有此嫌隙，黄兴能否代表革命党执政的确成了疑问，黄兴本人也有点心灰意懒，他在听取了武昌代表的意见后，推辞任职大元帅。

这样一来，各省代表只好重新开会，举黎元洪为正帅，黄兴为副帅。那时，黎元洪本人尚在北方，一时半刻又来不了南京，选举大元帅一事就此搁浅。

陈英士对此持否定意见，他说："代表不分留沪赴鄂，权力完全相等。你们一去无消息，怎见得上海就不能行使正当权力呢？"他力劝黄兴出来担当此任。

1911年12月中旬，两湖、两广、福建、江西、山西、陕西、及云、贵、川、皖、苏、浙和奉天15个宣布独立省份的代表，奔赴南京，大家聚首一堂，所谓的地区和职权都不存在了，通过协商，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12月16日开会讨论选举临时总统。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唐绍仪曾在汉口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制。"于是，又有不少代表在选举临时总统的问题动摇起来。

12月16日代表会议上，有人动议，应当根据12月2日汉口代表会议的决定，暂时不选举临时总统，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不过又有人提出在这个过渡时期应该先成立临时军政府代行临时的职权，因而大元帅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到了会场上来。

由于此时孙文还尚在回国的途中，各省代表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纷纷要求马上进行选举。组织军政府的问题决定之后，很多人希望黄兴早日到南京组织军政府，由于接到萧震雷的电报得知萧震雷已经派舰船去香港迎接。黄兴便决定留在上海准备迎接孙文，然后再随同孙文前往南京。

清廷还未倒下。革命刚刚出现一丝曙光，革命党内部就为权力互相倾轧。萧震雷将这些早就看在眼里，他也懒得去管这些龌蹉之事，吩咐铁血救国党的人抓好财权，掌握住军队，无论革命党内部怎么闹，他都懒得管，只要不侵害铁血救国党的利益。

自从张勋从南京败退之后就一路撤往徐州，徐州南面，长江以北地区基本上没有多少清军。这一路上萧震雷所率领的北伐军六个师，一共六万多人势如破竹，各府各县纷纷望风而降，萧震雷一边收拢投降的清军巡防营，一边派人接管当地政权。

到了12月18日，萧震雷已经率部兵临徐州城下，徐州乃江苏北部军事重镇，地处江苏省西北部、华北平原的东南部，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长江三角洲北翼，北倚微山湖，西连萧县，东临连云港。南接宿迁，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陇海、京沪两大铁路干线在徐州交汇。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因此这里也是四战之地。占据这里进可攻退可守。

次日，萧震雷随即命令部队向徐州城发起猛攻。为了尽快攻下徐州。这次萧震雷动用了伍世友的江苏第二军两个师，这两个师训练完成之后就是兵额满员的，武器装备又精良，在补充了大批的山炮和大口径野战榴弹炮之后，在火力上已经与世界强国相当。

江苏第二军的战斗力要比其他参加北伐的各地部队强得多，士兵的单兵素质和战事配合，以及军官的指挥水平都远超其他各军。在战斗的第一天，由于进攻部队炮火猛烈，进攻凶猛，张勋驻守的徐州很快就失去了城外所有的防御阵地，残余人马不得不退往城内用城墙作为防御。

当晚，在军事作战会议上，各师师长、旅、团长都在，萧震雷道：“现在张勋部已经龟缩在城内，为了防止其顽抗到底，我意围三缺一，从北门正面猛攻，东西两门仰攻，逼迫张勋放弃徐州继续北逃，如此一来，我军既可以迅速占领徐州，又能尽量减少伤亡，我已调来第一军独立骑兵旅，一旦张勋弃城而逃，骑兵旅立即进行沿途追杀，消灭张勋有生力量，明天上午吃过早上就进攻攻城，西门由赣军第一师何启发部负责，东门由沪军第四师李英石部负责，主攻北门的由?哪位将军愿意当次大任呐？”

沪军黄郛部和蒋志清部连日来一战未打，一路上都是跟在大军屁股后面捡便宜，这让军中很多人瞧不起，黄郛和蒋志清等人自觉抬不起头，为了给自己等人增添一点战绩，在萧震雷问话之后，沪军第五师师长黄郛（张已调往武昌，师长由黄郛接任）立即站起来道：“总司令，这些日子以来，我沪军第五师一战都没打，将士们都已经憋坏了，都吵着要我向总司令请战，请总司令让我们沪军第五师主攻北门！”

萧震雷沉吟片刻点答应：“好，那就由沪军第五师负责明日北门主攻任务，命令：全军明日拂晓六时开饭，将全军所有炮兵和大炮击中起来，八时整命令所有火炮击中火力轰击徐州北城墙和城门，给我轰开一道缺口后，沪军第五师再发起攻击！”

所有军官站起来大声答应：“是！”

12月20日拂晓，北伐军吃过早饭之后立即开始为进攻做准备，所有的火炮被集中起来，江苏第二军原本就有一个炮兵旅，再加上其他部队此次前来多多少少都带了几门，零零总总加起来也有一百二十多门大炮，其中一百二十毫米以上大口径野战榴弹炮就有三十六门，如此之多的火炮同时开炮，徐州被城墙上防御的清军顿时遭到了灭顶之灾。

炮击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城墙有一段轰然倒塌，出现一道超过二十多米宽的豁口，萧震雷在前沿指挥部用望远镜看见之后立即下令：“黄郛，率你的沪军第五师，立即出击，给我从那道豁口冲进去！”

“是！”黄郛答应一声立即下令沪军第五师开始进攻。

沪军第五师是有青帮子弟为基础编成，大部分都是帮会成员，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新加入进去的也都是地方上的混混地痞，战斗力简直是弱爆了，很多人加入进来就是浑水摸鱼的。这样的部队能拉上战场打仗简直是个奇迹。

沪军第五师装备不是很齐全，大部分都还拿着大刀长矛，只有少数有枪支，在蒋志清等人的指挥下，这支部队向城墙豁口方向发起了冲击，但前锋刚刚冲到豁口处，城内的清兵就赶到了，双方当即在豁口位置遭遇，展开搏杀。

张勋手下清军中本来就有不少猛将，蒋志清等人指挥的那些地痞流氓哪里是那些清军的对手，刚一接触，在死伤了几十人之后当即崩溃，许多人掉头就往回跑，后面的人正在冲击，前面的人掉头正好撞个正怀，队伍一时间一片混乱，清军见状立即从豁口处冲出来追杀，第五师顿时被杀得哭爹喊娘，纷纷逃走。

蒋志清、刘福彪等人连续开枪打了几个逃跑的士兵都没有稳住部队，他们的卫队反而被溃兵冲散，无奈之下不得不跟着部队逃回，好在清军追出一段杀了一部分溃兵之后就撤回了城内，并且在豁口后面构筑防御工事。

指挥部里，萧震雷放下望远镜，脸色铁青地看着黄郛，冷冷道：“黄师长，这就是你的沪军第五师？他们这是在打仗吗？啊？幸亏清军当担心追出来撤不回去，没有尾随追杀，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尾随追杀，只怕我这个联军总指挥的指挥部也不得不跟着那些溃兵逃走了！”

黄郛被萧震雷一阵斥责，早已经有些难看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对自己手下部署不争气的行为极为恼怒，他咬牙道：“总司令，请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整部队再次发起进攻！”

萧震雷转身道：“你到底行不行？如果不行你就早说，我立马换人”。

黄郛处在心情极为尴尬、惭愧、丢脸的情况下浑然不知这是萧震雷的激将法，张口就道：“总司令，这次我亲自带队进攻，如一天之内冲不进城内，我提头来见！”

第311章血战

“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一天之内冲不进去，你也不用提头来见了，自行解除军职回家种地去吧！来人，传令林庆述率部赶来，如果沪军第五师今天冲不进去，就由林述庆部接替，同时让柏文蔚部也做好准备！”

“是！”

同盟会内部矛盾重重，思想并不统一，很多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和睦，黄郛等人与林述庆的关系也不好，此时他听到萧震雷准备让林述庆接替进攻，这摆明了是不相信他的沪军第五师能够攻进徐州城内，他脸色极为难看地走出了指挥部，心里发誓一定要攻进城内给那些看不起他的人看看他的实力。

不久，回到营地的黄郛看到了刘福彪和蒋志清等人正在收拢溃兵，他脸色难看的走过去大骂：“看看你们，一个个没用的孬货，死了几十个人就溃败了，你们还是一支军队吗？刘福彪，蒋志清，马上给我将所有人都集中起来，休息两个小时之后再跟我冲一次，老子就不信这么一大豁口还冲不进去！”

刘福彪闻言有些为难道：“师长，你看弟兄们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今天只怕不能进攻了，你能不能去跟上面说说让我们歇几天再战？”

“歇几天再战？你说得倒是轻巧，这是军令，军令如山倒，不服从军令是要杀头的，明白吗？废话少说，马上集合部队准备作战，如有违抗，军法从事！”

“呃。是！”

休息了两个小时后，沪军第五师在黄郛、刘福彪和蒋志清等人的组织下再次对徐州被城门发起了进攻。城墙豁口处这么长的宽度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堵住，清军只能在豁口内构筑防御阵地。防止革命联军从豁口冲进城内。

萧震雷在望远镜观察到清军已经在后面构筑了防御工事，为了给沪军第五师减少压力，他命令炮兵部队对那里轰击了十分钟，当炮声停止后，豁口后面清军刚刚匆忙构筑的防御工事被摧毁殆尽，此时黄郛等人刚好率部赶到，将城墙后面一片瓦砾，立即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杀进去。杀光那些清狗，杀呀！”

“杀呀！”刘福彪和蒋志清等人纷纷率部冲进了豁口。

然而，刚刚冲进豁口没多远，就看见烟尘中一个脖子上缠着鞭子的壮汉光着膀子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大马刀向这边一指：“给本官杀，将这些乱党杀回去，杀一个乱党士兵赏银五两，杀一个军官赏银二十两，杀一个标统赏银一百两！”

“杀呀！”清兵们听到这种巨额奖励，一个个顿时如打了鸡血一般。不要命一般地挥舞着大刀向黄郛这边冲过来，除了刘福彪还有些勇气之外，黄郛等人竟然胆怯起来，吓得止步不前。其他士兵看见后也停了下来，甚至有些士兵还在悄悄往后逃跑。

不过黄郛也知道此事绝对不能转身逃跑，否则会被追杀。能不能逃回去都是未知数，他当即命令所有人冲上去。在刘福彪和蒋志清等军官的带领下，第五师士兵们不得不跟着冲了上去。

双方在豁口内一场大战。杀得血流成河，尽管黄郛这沪军第五师基本上都是青帮中人改编而成，平时打架斗殴凶狠有余，可在战场上这些人的战斗力就完全不行了，在死伤一大片之后，士兵们纷纷抵挡不住开始往后撤。

蒋志清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再这么打下去，只怕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他当即命令几个士兵架住黄郛往回撤，亲自带着一些人挡在后面掩护大部撤退。

好不容易撤回阵地，蒋志清等人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堑壕内，休息一番之后经过清点，发现这次带来的全师一千八百多人，经过上午的两次进攻已经损失了四百多人，现在全师只剩下不到一千四百人了。

由于黄郛事先在萧震雷立下了军礼壮，黄郛不得不在下午继续安排进攻，下午连续两次进攻之后，沪军第五师伤亡过半，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不过清军那边也不好过，在白天的战斗中，清军也损失了五六百人，如果这次战斗与西洋人打仗，张勋可能连一次都顶不住，这完全不是因为洋人的战斗力比中**队强，而是因为在张勋这等清军将领的眼中，清廷输得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打败洋人，在意识上就先认为自己不行，怎么还能够打败洋人呢？但是如果敌人是革命党人，情况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清军将领眼中，革命党都是乱党，都是野路子出身，怎么是他们这种正规职业军人的对手？因此他们在先天上就认为自己有优势，根本不怕革命党人的进攻。

不过经过白天的战斗，损失惨重的清军让张勋意识到革命党这次只怕是发疯了，再这么打下去，他手里的兵就会打光，他已经在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了。

吃过晚饭之后，黄郛还待要整军再战，吓得刘福彪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情，神情戚戚道："师长，不能再打了，弟兄们经过一天的搏杀，除了伤亡过半之外，早已经身躯疲惫不堪，且士气极为低落，如果再战，只怕会立即崩溃，给我们第五师留点种吧，我老刘求你了！"

蒋志清也站出来求情道："是啊，黄兄，要战也要明日再战吧，今晚就让兄弟们休息一晚，不能把兄弟们往死里整啊！"

在蒋志清求情之后，其他一些军官也纷纷站出来求情，希望延缓进攻，让士兵们休息几天恢复士气之后再战。

黄郛现在是心里有苦也说不出，他昨晚可是当着很多其他各路军队将领的面签了军令状的，今天不率部冲入城内就递交辞职书，要回家种地去的，他也知道现在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了，再打的话部队马上就要散架，可是如果不打，过了十二点他就得交上辞职书走人。

看着手下这帮人的惨样，黄郛无论如何也拒绝不了，既然拒绝不了，那就只能写辞职书了，他安抚了众人，表示今晚不再进攻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写了一封辞职书，让他的马弁（官员随从，特别是骑马的官员）

送到了萧震雷那里，自己收拾了简单的行礼悄悄离开了营地向上海方向而去。

等到萧震雷看到书信，黄郛已经走远，派人找也招不到，萧震雷立即派人通知沪军第五师营级以上军官到总指挥部连夜开会。

刘福彪、蒋志清等人哈欠连天的赶到开会地点之后，萧震雷从外面走进拉，众人立即立正敬礼，萧震雷走到主位上坐下，然后压手示意众人也坐。

“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是否清楚，黄师长派人给我送来一封辞职书信，我派人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这个黄郛，昨天是他自己主动要请战，扬言要一天之内拿下徐州，否则就提头来见，我说提头就不必了，你好歹也是革命功臣，如果一天之内拿不下徐州就写辞职书回家种地，他签了军令状，今日我还特别命令集中所有火炮帮他开路轰塌了一段城墙，可他吃过晚饭没多久就派人给我送来了这份辞职书，他怎么能这么干？失败乃兵家常事嘛，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打败仗？他即使要走也应该见见我这个总司令再走嘛，难道我就那么不招他待见？这里是军队，不是想走就走，想来就来的地方，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撂挑子走人，把这里当什么地方？真是岂有此理，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抓住之后再做严肃处理！”

刘福彪等人闻言大惊，蒋志清连忙站起来立正敬礼道：“总司令，黄大哥之所以离开可能是觉得没脸见您了，您可能还不清楚我们沪军第五师的伤亡情况，今天白天我们一共发动了四次全面进攻，全师已经伤亡过半，士兵们士气低落是，伤员太多，根本无法再战，吃过晚饭之后黄大哥原本想再组织弟兄们再战，是我们几个苦苦求情，黄大哥才没有坚持，看来是我们把黄大哥给逼走的啊，请您如论如何网开一面，饶了他这一次！”

萧震雷闻言不为所动，板着脸道：“他黄郛好歹也是正规军校出身，难道不明白军法军纪是何等森严吗？可他还是如此藐视军纪，你们不必再说了，他的问题，等抓到了再说，是关是杀到时候再说！现在说说你们沪军第五的问题，所有人立正”。

在这段时间内，萧震雷在联军中一碗水端平，军纪森严，不论亲疏，而且赏罚分明，统兵有方，指挥作战战无不胜，在联军当中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支持和信任，在军中树立了极大的威信，因此在萧震雷一声呵斥之后，刘福彪等人不敢再言语，全都站了起来。

萧震雷待众人立正站好，继续道：“一军不可无主将，现在我任命刘福彪为沪军第五师代理师长，属于战场临时任命，正式任命等我去电上海军政府，到时候由军务部长马汉龙再正式发函任命！从现在开始，由刘福彪行师长职权，其他人等都要服从他的命令，否则就是违抗军令，都听明白了吗？”

“是，长官！”

第312章对决北洋第五镇

12月21日，孙文乘船抵达香港，听闻铁屑救国党党魁萧震雷早已经派海军舰船在香港等待迎接，连忙发来一份电报表示感谢。孙文下船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均劝孙文留在广东，但孙文坚持道："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鄂既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行。"于是，胡汉民、廖仲恺随同孙文乘坐海军舰船前往上海。

徐州，半夜时分，还在思索对徐州作战的萧震雷在指挥部里背着手观看墙壁上的地图，这时一个卫兵走进来道："报告，第二军侦查营从北面传来消息称发现大股清军打开城门向北方逃去，他们来电请示是否拦截？"萧震雷闻言立即转身，"消息是否属实？"

"千真万确，长官！"

萧震雷立即道："好，立即下令让第二军侦查营进行拦截，但不要把路全部堵死，把路堵死了，他们是会要拼命的，另外给第一军骑兵旅传令，让他们立即出击对张勋部队尾随追杀，直到歼灭他们为止！"

"是，长官！"

得到命令的第二军侦察营当即在往北撤退道路两侧进行设下阵地进行拦截，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当重火力武器全部拿出来，开火之后。沿途经过的张勋部队顿时遭到了惨重的打击，清兵纷纷倒地。更多人不敢停留，撒丫子沿着大路向北跑。由于侦查营事先截断了铁路运输线，张勋的败兵只能靠两条腿跑路，可是后面联军的骑兵旅很快追了上来，清兵被吓得屁股尿流，纷纷四散逃逸，但很快就被骑兵追上。

追了一夜，张勋的部队大部被追上后选择了投降，少部分在抵抗过程中被打死，只有张勋带着少量骑兵还在向北方逃窜骑兵旅追了两天。一直追到泰安才停止追击，再往北就不能追了，因为北洋第五镇就在济南，骑兵旅在泰安停下之后就地扎营，随即派出小股部队进击周边县府，周边县府将联军竟然这么快就杀到了山东腹地，顿时纷纷开成投向，城头挂上共和旗帜。

12月22日，萧震雷留下浙江第二军第三师董克强率部守徐州。并攻占周边县府，他率联军迅速北上前往泰安与骑兵旅汇合。

清廷方面得知北伐联军竟然连连进逼，兵锋锐利，朝中大臣们顿时惊恐万分。为了阻止联军继续北进威胁京畿，他当即下令北洋第五镇统制靳云鹏率部南下阻挡联军。

率军赶到泰安之后，萧震雷很快就得知了北洋第五镇大部已经从济南南下。萧震雷连夜召开联军师长级以上军事会议。

刘福彪等人对即将要与北洋第五镇进行交锋深感不安，没办法。这些年北洋军在全国老板姓的眼力已经成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跟他们打基本上没有获胜的可能。

萧震雷看了刘福彪、李英石等人一眼说道："北洋第五镇在靳云鹏的率领下已经从济南出发南下了。距离我们最多不过三天路程，听闻北洋陆军乃天下精锐，我很不服气，他们南下正好，我正要与他们交手，看到底是谁更精锐，现在我说说战略部署，命令：第一路，浙军第四师黄英杰部和江苏第一军骑兵旅从明日起向东北方向移动攻占淄博，攻占淄博后，骑兵旅由东向西进逼济南，黄英杰部留下足够的部队招驻守淄博，然后从淄博出发向东光复淄博以东山东半岛地区。第二路，江苏第二军第一师柳成龙部、沪军第四师李英石部散会之后连夜拔营启程向西进军，一路攻占肥城、平阴，占据平阴之后，沪军李英石部留下待命，柳成龙部在黄河边收拢岸边船只渡过黄河攻占东阿、聊城，而后向济南方向进军；第三路，江苏第三军第八师孙铭、林庆述部今夜连夜向东攻占莱芜，与我第四路主力形成犄角之势，江苏第三军第七师沈同武部留守泰安，剩下各路随我向北挺进，是为第四路。都说北洋六镇野战天下无双，我萧震雷这次就要啃一啃这块硬骨头！诸位都回去准备，今晚就要出发加快准备，连夜出发，明天出发的部队也要做好相应准备！"

"是，长官！"

北洋第五镇统制是靳云鹏，最近才上任，他的弟弟靳云鹗之前在萧震雷手下干过参谋官，不过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没多久就被调去了北洋第四镇任参谋。

北洋第五镇下辖第九协、第十协、马队第五标、炮队第五标、工程队第五营和辎重队第五营，其中第九协协统为马良，下辖部队第十七标（标统徐鸿宾）、第十八标（标统上官建勋）；第十协协统为贾宾卿，下辖步队第十九标（标统潘鸿钧）、第二十标（标统张克遥），马队第五标标统张培荣，炮队第五标标统郑士琦。

12月25日，萧震雷第四路主力北上迎战北洋第五镇靳云鹏，大军在向北行军途中，萧震雷接到了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孙文一行人乘坐的海军舰船已经过了入海口，正在向吴淞方向航行，舰船将在十六里铺金利源码头停靠，同盟会等主要人物黄兴、陈英士、张静江、汪精卫等革命党人以及上海各界要人，还有各国驻上海使团代表均要前往金利源码头迎接。

萧震雷接到电报之后，立即电令海军方面，派出建威号兵舰前往吴淞口迎接，同时让马汉龙的上海军政府军务部派出精锐部队前往码头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而且，他还在电报上特别指出，让马汉龙去请马博阳当任孙文在上海期间的安全顾问，说不定此时清廷方面派出的刺客已经身在上海滩了，一旦孙文踏实陆地就有被刺杀的危险，萧震雷跟马博阳接触不少，马博阳还是秦连魁介绍给他认识的，后来他发现马博阳在刑侦和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的能力极为出色，如果由马博阳来负责孙文的安全工作，他会放心很多。

发完电白之后，萧震雷跟着大军继续前进，不久通讯参谋官带着几个人骑马来报："报告总司令，侦查部队在前方三十里处的张家镇外南面三里处的丁庄发现了北洋第五镇的前锋部队，并且与对方交上了火，看旗帜

番号应该是第九协第十七标下面的一个营！目前双方各退后五百米在挖掘堑壕工事”。

坐在敞篷吉普车上的萧震雷点头道：“我刚才还在琢磨着侦查部队也应该遭遇北洋第五镇的前锋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消息。传我的命令，命令侦查部队派出小队深入敌军后方腹地侦查对方主力的情况，如果发现消息随时汇报，命令第赣军第一师何启发部加快行军速度赶过去参与堑壕挖掘、布置防御阵地！”

“是，长官！”通讯参谋官答应一声立即用笔在小本子上，然后将两页纸撕下来分别交给两个通讯参谋去传达命令，一个要骑马赶过去给赣军第一师传达军令，一个要去电讯科给侦查部队发出电报。

萧震雷吩咐司机将越野车停在路边，让部队过去，又让作战参谋官拿来作战地图，摊开放在汽车前部发动机盖子上研究作战部署。

研究了一刻钟之后，他马上对作战参谋官道：“命令：一，令沪军第五师刘福彪部在两个小时之内占据丁庄西南面杜家村，在馒头山上构筑防御阵地，通知后勤部门给他送五挺重机枪和足够的子弹过去，至于他如何度过西面那条小河让他自己想办法，但是有一点，不能强抢当地百姓船只，如果两个小时没有占据杜家村并修筑防御工事，就军法从事！二，令江苏第三军第二师柏文蔚部立即出发向东北方向迂回至丁庄东北三公里处的鸡冠山一带，必须要在两个小时内抵达，如果敌军占据鸡冠山，则立即向鸡冠山发起攻击，如果鸡冠山上无人驻守，立即占据之。三，通知炮兵旅加快行军速度，今天天黑之前必须抵达作战地点后方。去传令吧！”

“是，长官！”作战参谋官做好记录后敬礼离去。

随后萧震雷带着江苏第二军第四师、司令部警卫团和其他司令部其他直属单位向丁庄方向赶去。

一个小时后，萧震雷率部抵达丁庄前沿阵地，堑壕工事已经修筑得差不多了，不过此时北洋第五镇主力也已经到位，但此时天色渐晚，而且气候有些寒冷，不宜作战，双方都只是试探行放了几枪、开了几炮。

萧震雷将指挥部设在距离丁家庄3公里的青苗村一个富户家里，随后警卫团控制了村里村外各条小路，司令部的参谋处、野战医院等直属部门也搬了过来。

第313章对决北洋第五镇（2）

12月25日夜，此时正是西方圣诞节的夜里，萧震雷在青苗村的指挥部里听取参谋官向他汇报各部队发来的电报。

“孙铭、林庆述部发来电报，他们已攻占莱芜，收降了几百巡防营清兵；李英石部传来消息，他们于今日下午三时攻占平阴，柳成龙部正在收集船只搭建浮桥，预计明天天亮之前可以搭建完成，上午八时左右可以渡过黄河向东阿挺进。黄英杰部和骑兵旅刚刚穿过莱芜一带！”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这几路的速度都在计划之中，只有骑兵旅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可能是由于有黄英杰部的拖累延缓了骑兵旅的行军速度，思索一番后，萧震雷下令道：“给骑兵旅下令，命令他们加快速度先行，不必管黄英杰部，让他们务必在明天中午之前突袭淄博城，一举拿下，再等待黄英杰部！”

“是，长官！”作战参谋官答应并迅速作好记录后转身离开。

一个通讯参谋走过来道：“报告长官，上海来电，孙文先生预祝您旗开得胜，并希望与您早日会晤”。

萧震雷愣了愣，挥手道：“给孙先生回电，谢谢他的祝福，就说我请他保重身体，尽快北上南京支持临时政府事宜，待我北伐功成之时就南下与之会晤！”

“是！”

“报告长官，炮兵旅抵达，辎重部队抵达！”

“很好，明日只怕有一场恶战，命令炮兵旅迅速选好炮兵阵地！”

第二天。12月26日清晨，萧震雷醒来之后随便洗漱一番正啃着馒头。通讯参谋前来报告：“报告长官，就在一个小时前。昨日占据鸡冠山的柏文蔚部正遭到敌军猛烈进攻，敌军进攻部队预计有一个标的兵力，柏文蔚部派人来报，请求增援！”

鸡冠山在丁家庄的东北面，柏文蔚部等于是绕道一刀插进了靳云鹏的后肋，这个滋味可不好受，靳云鹏担心柏文蔚部随时可能从鸡冠山上冲下来，防不胜防，唯有趁着开战之前拿下鸡冠山。歼灭柏文蔚部才让他安心。

而柏文蔚部并非萧震雷的嫡系部队，在整编江苏第三军的时候只是在编制上对南洋第九镇进行了重新整编，增加了一些兵力，在武器上并未改头换面，这次也是因为轻装前往，只携带了重机枪这种重武器，火炮是一门也没有，至于迫击炮和掷弹筒这类武器，萧震雷肯定不会给他。因此战斗刚开始打响，他就因为没有火炮支援而吃了大亏，在被靳云鹏手下的炮兵轰了一阵之后损失了一百多人，随后徐鸿宾率十七标对他发动了猛烈进攻。在步炮协同战术配合下，徐鸿宾部一路进攻到了半山腰，柏文蔚不顾重火力暴露的危险一起开火才打退徐鸿宾部这次的进攻。不过这样也暴露了己方重火力的位置，让徐鸿宾的炮兵部队轰掉了三分之一的重机枪。

萧震雷闻言一拍桌子大怒：“请求增援？这仗才刚刚开打他就请求增援？你去电报问问他。他手底下可是有一千多人，一个小小的鸡冠山都守

不住。他是干什么吃的？给他下死命令，给老子守两天，两天之内不准撤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是！”

萧震雷又道：“另外，通知赣军何启发部，吃过早饭之后向对面北洋第五镇正面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让炮兵旅的大口径榴弹炮团做好准备，升起热气球观测，随时准备炮击对方炮兵阵地！”

“是，长官！”

上午八点，何启发部向北洋第五镇正面阵地一段发起试探性进攻，进攻兵力为一个营的，萧震雷亲往最前线指挥部观察战斗情况。

对面防守的应该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在这段防线上，也只能放得下一个连。赣军第一师的炮兵营对对面阵地进行了长达十分钟的炮击，隆隆的炮声在阵地后方响起，北洋军的阵地上被炮弹轰击地尘土飞扬，尽管身在冰天雪地里，但此时阵地上却像一个煮开的大锅，每一个炮弹落地都掀起冲天的尘土和雪渣，留下的一个个弹坑并且带走一条条人命，尽管北洋军训练有素，在这冰天雪地能够挖掘的堑壕并不是很完备，防炮洞都没有来得及挖掘，这一阵炮击让防守的这个十九标下面的一个连损失了一少半人。

赣军这边的炮击开始后，靳云鹏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望远镜观察着对方的炮击状况和己方阵地上的情况。

炮击接近尾声了，因为炮火开始眼神，赣军第一师两个连冲出堑壕分散开来向北洋军阵地这边发动了进攻。

靳云鹏观察了一阵道：“这进攻的是哪一支人马？火炮数量倒是不少，前面最少损失了一少半人”。

“启禀统制，这应该是赣军第一师的人马！”

“赣军第一师？是由五十三标改编的吧？如果是原来的五十三标，战斗力肯定比现在强，经过增加新兵后，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这估计有两个队的人马！我们这边由于天气和工具的原因，堑壕还是挖得不够完善，对方的火炮给前面那个连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传令下去，准备好一个队的兵力，如果阵地上那个连顶不住了，立即补充过去！”

“是，统制大人！”

看见进攻的赣军两个连已经进入双方阵地中间区域，战斗正式开始，北洋军阵地上响起一阵阵枪声，一股股青烟从堑壕上升起，对面冲过来的赣军不时有士兵中弹扑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北洋军阵地上的重机枪也不停地开火，进攻的士兵一片片倒下，但进攻部队也开始反击，士兵们一边冲过来，一边开枪。不过命中率就有限得多。

战斗半个小时，进攻的赣军两个连退了回去。损失了三四十人，战斗力还是相比北洋军差了一大截。这主要的原因是赣军刚刚经过扩军，每一个师都增加了一半人以上，战斗力不下滑才怪，这也是没有办法，只有足够的兵力才能控制地方。

随后何启发又在整条防线上发动了好几次试探性进攻，到了下午，萧震雷在得到参谋们的综合评定之后得知了对面北洋军的大致火力情况，其

实北洋军的火力并不是很猛，一个连有一挺重机枪就有很不错了。不过赣军这边才刚刚光复和整编，萧震雷并没有来得及给赣军换装，此时赣军所使用之武器仍然是从前的武器，与其他地方新军并无二致。

一天的战斗结束后，赣军第一师伤亡两百余人，其中阵亡了一百多人，这种进攻强度和伤亡程度是很高的。

晚上萧震雷再次接到了上海方面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孙文在哈同花园听戏的时候遭到了清廷派出的刺客的刺杀，幸亏马博阳和孙文身边的保镖尹氏两姐妹发现得早。及时阻止了刺客，并当场将刺客抓获，目前刺客正在被审讯之中，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

萧震雷看完电报之后立即让人发电报过去慰问。并让马汉龙和马博阳等人提高警惕，万万不可放松。

随后萧震雷又受到电报，柳成龙部于今日已经攻占东阿。目前正兵分两路，一路进击聊城。一路沿着黄河向北逼近济南。骑兵旅已经按照规定的时间，今天中午时分突袭了淄博。清廷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萧震雷会派出一支骑兵突袭淄博，在淄博方面的清兵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骑兵旅突袭成功，清军巡防营死的死，逃的逃。

萧震雷之所以能够这么轻松的指挥和调动联军各部队，就是因为他给每一只部队都配备了便携式发报机，这种发报机虽然还没有二三十年后那么轻便，但已经很接近了，这些便携式发报机就是在特斯拉的指导下研制出来，分装备到每一支部队当中。

相反，北洋军方面没有这种便携式发报机，传递命令和情报只能靠骑兵四条腿跑，阵地和指挥部之间也没有电话联系，全靠通讯兵两条腿来回跑。

12月27日，萧震雷命令赣军何启发部集中兵力突击北洋军其中一段阵地，在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北洋阵地顿时摇摇欲坠，靳云鹏不得不下令炮兵提供炮灰支援，萧震雷正是要对方暴露出火炮阵地地点。

一般情况下，双方的火炮阵地就不会部署在对方的火炮射程之内，这样会给对方摧毁的机会，炮兵阵地一般部署在将敌军前面两三道防线包括在最大射程范围之内，如果太过靠前就会进入敌军火炮射程，这是在敌对双方都具有相同火炮射程的情况下部署的。

可是如果有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火炮射程有多长的距离，往往会吃很大的亏，就好比这次萧震雷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就是为了让靳云鹏暴露炮兵阵地，因为他手上有大口径、60倍身管榴弹炮，这样的榴弹炮射程一般达到了一万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4000米以上，而北洋军所使用的火炮一般都是克虏伯75毫米山炮，这种火炮对于其他地方新军可能是好家伙，但是对于萧震雷来说就有点不够看了，他的江苏第一军和第二军以及浙江两个军五师都装备了大口径超长身管的榴弹炮团。

在阵地遭到全面进攻的情况下，为了给进攻的赣军第一师造成最大的伤害，靳云鹏当即下令炮标全面提供炮火支援。北洋军这边的火炮响了起来，一枚枚炮弹落在进攻士兵中间，不时有士兵被炸死或被气浪掀翻在地。

革命军这边在天空升起的气球很快发现了北洋军的炮兵阵地所在地点，观测员立即将坐标写好扔下地面，地面的炮兵看到坐标之后马上开始进行计算。

几分钟以后，作战参谋报告：“长官，榴弹炮团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开炮摧毁敌军炮兵阵地！”

萧震雷摆手：“开始吧，越早摧毁它，我们的士兵损失也越小！”

“是，长官！”

榴弹炮团开始第一轮试射并进行着弹点分析，并校准射击诸元，很快校准完成，第二轮齐射开始了，已经发现自己位置暴露，并处在对方火炮射程打击下的北洋第五镇炮队第五标标统郑士琦惊慌失措地命令炮队立即撤离原地，他的命令刚刚下达，炮队炮兵们根本来不及撤退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炮火打击。

在指挥部里指挥作战的靳云鹏听到巨大的爆炸声，走出指挥部向后方一看，只见炮队阵地方面升起了巨大的浓烟，那里火光冲天，不断有爆炸声响起，他脸色一变，立即对马弁道：“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弁离去之后，靳云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没过两分钟，联军那边却停止了进攻，进攻部队全部退了回去，这让靳云鹏心中更是没底了，越是安静的场面，他心中越发不安，他猜测对面那位总司令萧震雷肯定在筹划着什么阴谋诡计。

联军总指挥部，何启发喊了一声报告之后被4允许进去，萧震雷见他来了，等他立正敬礼之后还礼问道：“何师长，赣军第一师伤亡情况如何，统计出来了吗？”

何启发满脸的硝烟、疲惫和苦涩，见萧震雷问起立即立正道：“报告总裁，我师战死242人，重伤134人，轻伤262.人！”

萧震雷没想到这次赣军第一师伤亡这么大，想了想说道：“伤亡是大了一些，这样吧，把部队撤下来休整一段时间，让江苏第二军第四师华春明部接替！”

何启发咬牙道：“总裁，仗都打成这样了，让我撤下来实在不甘心，现在北洋第五镇已经没有火炮支援，请总裁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集中兵力进攻一处，我就不行攻不破它的防线，如果这次我还是攻不下，我就率部撤下来！”

萧震雷考虑现在让赣军撤下来换上苏军第四师确实不妥，这样有让苏军第四师摘桃子的嫌疑，思索一阵之后，他同意道：“好吧，今晚休息一夜，并安排人员把伤员都送到后方医治，明天上午你再组织人马攻一次！”

“多谢总裁体谅！”

第314章对决北洋第五镇（3）

12月28日，全国17省代表齐聚南京进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选举，铁血救国党作为第一个政党在各省代表名单上占有重要的比例和位置，这天萧震雷命令人发去电报预祝选举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在这次选举大会上，大总统候选人有两个，孙文和黄兴。很多代表要求将萧震雷也加入候选人名单，但萧震雷在得知此事后表示了拒绝，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以他的资历和威望是无论如何与孙文及黄兴等人相比的，按照铁血救国党在17省代表中的比例，如果和立宪联合起来，同盟会还真不一定能够胜出，不过萧震雷知道，一旦他获胜，那么同盟会那便势必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临时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同盟会那些不服之人暗中捣鬼，外部又由袁世凯这个巨大危险，到最后仍然还是改变不了革命成功落到袁世凯手里的结局。

接到张謇发来的电报，萧震雷看了之后不由苦笑，张謇在电报中埋怨他不该擅自做主退出大总统竞选，如果他不参加竞选，大总统之职位肯定会落在同盟会之手，萧震雷只好将他的理由列举出来用电报发过去。

张謇收到电报后没有再发电报过来，看来是对萧震雷的对之后局势的看法表示了理解和信任。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萧震雷立即赶到了前线指挥部，赣军第一师经过一夜休整再次集中兵力主攻北洋第五镇一段防御阵地。

上午8点整，战斗打响。这次何启发下了狠心，将全师精锐主力抽调过来对北洋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势。萧震雷命令炮兵积极配合。战斗一个小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之后。赣军第一师终于攻破了正面一段第一道防线，北洋军一个营的残兵撤退到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

第一道防御阵地的丢失让靳云鹏有些焦虑，他问参谋："济南方向的援兵到了吗？"

"统制大人，济南过来的三千巡防营援兵已抵达张家镇，按照大人您的要求目前正在整修战备工事，预计今日傍晚之前可以完成！"

靳云鹏看着地图良久，命令到："让各标各营再坚守一天，今晚我们撤退张家镇一带防守，在这丁家庄野外根本没有什么有利地形。两座山头都被联军占据，我们在这一战上吃了大亏啊！这次我们绝不能再把有利地形让给联军了，传我的命令，十九标去一个营去占据张家镇西面的六封山和黄顶山，一定要牢牢给我钉死在那里，再命令二十标去一个营去驻守东面的义安寺！"

"是，大人！"

下午，赣军第一师又连续发动了两次猛攻，靳云鹏接连丢失了好几处阵地。因防线太过漫长，他不得不集中兵力收缩防线，放弃了前面两道防线，退守丁家庄第三道防线。此时天色将晚，经过一天的猛攻，将士们省心极为疲惫。何启发不得不下令固守前面两道阵地，晚上休息。不再发动攻击。

12月29日，孙文乘火车抵达南京。并被17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大总统。自从南北和谈开始之后，袁世凯就对孙文回国的事情极为焦虑，他暗中让人联络各国驻华大使，各国驻华大使向正在上海滩租界进行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们施加压力，认为中国如果继续内乱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提出‘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其主要矛头指向南方革命当局。进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一些革命党的代表人物也附和这种主张。伍廷芳代表民军坚持和谈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又暗示对方，只要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革命党人愿以大总统的职位作为报答。

孙文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事情让袁世凯极为担心，他又担心北洋第五镇挡不住萧震雷指挥的各省联军，为了挡住萧震雷的兵锋，并且尽快篡夺革命果实，他一方面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宣布由他与伍廷芳直接电商和谈事宜。孙中山在妥协势力包围下，曾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但袁仍不放心，表面上用电报与伍廷芳就停战撤兵、国民会议、临时政府和清帝退位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论争。同时却密令唐绍仪留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后的优待办法及孙中山辞职和袁继任总统等问题。与此同时，袁授意段祺瑞率北洋将领联合发电，胁迫清廷开皇族会议，宣布共和。

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他又从武昌那边抽调北洋第二镇和第四镇向东进发，企图从北面和西面夹击萧震雷指挥的联军，切断其后路。

萧震雷在29日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即命赣军第一时向北洋第五镇发起攻击，但前线传来消息，北洋第五镇已经于昨夜退往张家镇防御，赣军第一师顺利拿下丁家庄。

萧震雷经过思索之后命令赣军第一师进入休整状态，命令苏军第四师姚成年部向张家镇北洋第五镇发起攻击，以便在北洋第二镇和第四镇到来之前解决北洋第五镇，在他看来，既然南北要和谈已经成为定局，他这边也必须要掌握足够的筹码。

29日下午，苏军第四师姚成年部向北洋第五镇防守的张家镇发起全面进攻，这次进攻与之前的进攻强度和质量完全不同，靳云鹏在战斗刚刚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半个小时的铺天盖地的炮火打击，在炮击中，苏军第四师就发起了攻击，这支军队每三个人一个小子，一前两后互相配合掩护进攻，士兵与士兵的间距极为分散，由于北洋第五镇之前就被萧震雷端掉了炮队，缺乏火炮支援，在家上此时北洋军重机枪熟练根本无法与苏军第四师相比，因此北洋军阵地上的火力程度对进攻的苏军第四师士兵所造成的伤亡微乎其微。

极其训练有素的躲避子弹、跳跃式前进攻击方、一边冲锋一边射击等等这些战术让进攻部队很快冲到了北洋军阵地前，此时北洋军阵地上已然损失很大，苏军第四师第一次攻击就突入北洋军阵地，并且开始争夺堑壕，手榴弹配合掷弹筒、迫击炮早已经让第一道防线的北洋军损失惨重，被苏军第四师进攻部队突击进第一道防线之后，剩下的北洋军士兵军心已然崩溃。

在后方指挥部用望远镜看的清清楚楚的靳云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问道：“这是谁的部队？怎么如此精锐，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火力？那种能打进堑壕的炮是什么炮？”

参谋道：“大人，看旗帜是应该是苏军第二军第四师，这是萧震雷的嫡系，武器装备极为精良、士兵训练比我北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师长叫姚成年！此前这个第四师和第三三师都被萧震雷秘密隐藏着，最近我们的人才探查到情报”。

靳云鹏闻言大怒：“混蛋，你怎么不早说？按照他们这种进攻力度、炮火覆盖程度和作战能力，只怕我的第五镇在这张家镇连一天都受不住！”

作战参谋闻言苦笑：“大人，别说我们，只怕连德国佬都不一定能够挡得住这个师的兵锋！”

靳云鹏想了想咬牙道：“下令将那三千巡防营拉过来，立即补充到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死死顶住，无论如何也要守住今天一天，明天我们直接撤回济南，利用城墙和城内房屋或还可以与之周旋，在这种地方根本无法挡住这样的军队的兵锋！”

“是，大人！”

苏军第四师是一支完整建制的步兵师，虽然刚开始只是一个标，可这个标足有一万余人，经过大半年的地狱式训练，士兵们已经拥有了超强的作战能力，在南京之战中迅速由一支新兵部队转变为一支铁血之师，与第四师相同的还有柳成龙的第三师，在此后的这段时间，萧震雷一直没有让第三师和第四师出面，就是要用这两个师做底牌。比这两个师更加精锐的是苏军第一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这两个师就是原来的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改编而成，除此之外，就是浙军第二军的两个师，这两个师是由蔡国栋直接训练完成的，在武器装备上虽然不如苏军第一、二两个师，但是在战斗素养上却是差不了多少，如果装备一样的武器装备，估计在战斗力上也能达到苏军的四个师的水平。

前沿阵地指挥部，作战参谋向第四师师长姚成年汇报：“报告师长，我军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开始进行穿插战术进攻，敌军正在向第二道防线投入大量兵力，估计有三千人左右，其大部分为巡防营士兵！”

在远处传来的机枪连续不断的“哒哒哒”声中，姚成年闻言冷冷道：“哼，人多有什么用？在这样的防御阵地上，人越多死得越多，传我的命令，让进攻部队停止进攻，撤回第一道防线，命令我师炮兵对敌军第二道防线炮击半个小时，随后继续发起进攻！”

“是，师长！”

“等等，命令一个营给我拿下东面的义安寺！”

第315章故人来

北洋军第五镇和援兵三千巡防营在张家镇挖掘的堑壕应对此时其他地方新军部队的炮兵可能绰绰有余，但是在萧震雷的嫡系部队的大规模火炮和曲射炮炮击下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挖掘的堑壕太浅，又没有用木板等加固，炮击一两次就彻底废了。北洋军和巡防营士兵身体很多露在外面，极其容易被子弹或炮弹击中，加上萧震雷的嫡系部队都配备有掷弹筒和迫击炮这两种曲射超小型火炮，在防御战斗中，北洋军第五镇和巡防营三千人损失惨重。

傍晚时分，在惨重的伤亡下，靳云鹏不得不下令残兵败将们撤到张家镇内的第三道方向内，此时再清点剩余兵力，他发现今天一天就损失了超过了三千人，其中也有一半是北洋第五镇的士兵，另外一半是巡防营。

今天这一战，让靳云鹏和第五镇的官兵都对第四师有了极大的畏惧之心，对方的进攻能力实在是太强悍了，且不说别的，仅仅火炮覆盖打击，就让他们靳云鹏损失惨重。

入夜时分，靳云鹏的指挥部里，所有人都一脸的愁云，这苏军第四师的战斗力太强悍了，正面对决根本就挡不住对方的进攻，龟缩在张家镇里根本就不是长久之计，明天对方依然会发动进攻，仅仅只靠镇上那些建筑基本上挡不住对方的强大炮火覆盖打击。

靳云鹏思虑良久，叹了一口气道：“给袁大人发电报，报告这里的情况吧！我们是继续坚守还是撤退到济南，请袁大人尽快下令。迟了的话，袁大人还能否见到我就难说了！”

“是。大人！”

这时一个士兵从外面走进来道：“报告大人，在镇北外两里的哨卡处来了几个官爷。说是要见您！这是他们的名刺！”

“哦？拿来我看看！”靳云鹏说着从士兵手里接过名帖翻开一看，脸上顿时露出喜色，连忙道：“原来是皙子先生，诸位快随我去迎接，相比皙子先生带来了袁大人的命令！”

指挥部里的各协统、标统、管带等人连忙答应：“是，大人！”

众人来到哨卡处，只见哨卡外面几个骑在马背上，其中最前面一人穿着皮袭大衣，头戴毛皮帽子。旁边一人身披军大衣，头戴大檐帽，一脸英武之气。靳云鹏连忙拱手笑道：“哎呀，皙子先生到来，正好可解我燃煤之急啊！”

见到哨卡那边来了人之后，骑在马背上的几人从马背上下来，穿皮袭大衣、头戴毛皮帽子的就是袁世凯的幕僚杨度。

杨度拱手笑道：“翼青老弟！噢，我来给你介绍，这是禁卫军管带蒋方震”。

靳云鹏和蒋方震点了点头。靳云鹏连忙问道：“皙子先生，我刚才给袁大人去电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形势于我十分不利啊，对面萧震雷的江苏第四师精锐无比。我军完全不是其对手，仅仅今日一天，我就连丢两道防线。损失达到三千余人，如果明天继续打下去。我第五镇只怕就会拼光了

啊，皙子先生快快帮我想想办法。如何应对此局？”
杨度笑着扭头与蒋方震看了一眼，笑道：“百里，看来你这个小老弟真是不简单呐，难怪你对他推崇备至！”
蒋百里笑道：“暂且不提他的军事才能，以他现在掌握江浙淮赣等地，就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长远目光和才能，咱们这次来只怕在他手里讨不到什么便宜！”
杨度闻言脸色一整，扭头对靳云鹏道：“翼青，我们这次来就是受袁公委托前来与萧震雷接洽的，南边唐绍仪已经快要与革命党代表们达成一致协议，如果那边谈成了，这边萧震雷即便个人要打也孤掌难鸣，你且放宽心，走，我们先去你的指挥部喝口热茶再慢慢做计较”。
“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两位快请！”靳云鹏刚才听见杨度和蒋方震的对话，知道此次与萧震雷洽谈，还得落在蒋方震的身上，顿时对蒋方震热情了许多。
联军总指挥部。
长长的会议桌两侧坐满了高级将领，萧震雷坐在主位上说道：“今天白天的进攻，第四师打得不错，但是战术配合上还有些生涩，不过这也怪不得你们，战也没有打几场，训练得再好都没有，只有经历无数次战斗才能铸就铁血之师，姚师长，今天你们师的伤亡统计出来了吗？”
其他地方新军将领听了心里忍不住诽腹，这种战术配合还是生涩？那要怎么样才算合格？
姚成年起立立正道：“长官，统计出来了，我军今天一共发动两次进攻，阵亡103人，受伤217人，俘虏782人，缴获各式步枪2679支，手枪245支，各种口径的子弹24万发，其他军资无数！”
萧震雷点点头道：“好，今天这仗打得总体还算不错，不过你们也不能骄傲自满，从此不把别的部队放在眼里，每次对敌就要尽全力，万万不可轻敌，坐下吧”。
“是，长官！”
萧震雷又道：“诸位可能觉得我对姚成年的要求有些过于苛刻，其实不然，他们是我训练出来的，我知道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你们心里也不要有其他想法，认为姚成年是我的嫡系，什么好装备都给了他们，而你们手下的兵用的还是老套筒，认为我亲他们而不亲你们，这是不对的，今天在这里就坐的都是我们铁血救国党的党员，在这里没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你们在我这里，我都是一视同仁，并不是我舍不得给你们好武器，而是我们的武器生产规模没有跟上来，不可能将你们全部换装，而且距离各省光复也最多才一个多月，这么点时间要给你们全部换装也来不及，事情总要一步步来，急不得。这次北伐战争结束之后，我会对铁血救国党旗下所掌握的所有军队进行重新整编，统一装备、兵员人数，到时候第三师、第四师有的武器装备，你们都会有！”
这些将领们听了面露喜色，一个个挺直了腰杆，精气神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时通讯参谋官走进会议室向萧震雷立正敬礼道：“报告总司令，江

苏第三师柳成龙部、第一军骑兵旅和浙军第三师黄英杰部分别来电！”

萧震雷摆手：“念！”

“是！”通讯参谋官拿出第一封电报念道：“总司令，卑职柳成龙已经与今日傍晚时分光复了阳谷、冠县、华县、在平等县，我师第一团已攻占齐河，随时可以渡河向东挺进攻击济南！”

萧震雷扭头全部看向墙上的地图，只见山东西部都已落入第三师的口袋里。

参谋官又拿出一封电报念道：“苏军独立骑兵旅旅长秦铁军报总司令，卑职于一个时辰前亲率骑兵一团突袭济南成东门，清军守军毫无防备，被我突袭得手，现我军已攻入城内，预计天亮之前就可以完全光复济南！”

萧震雷听得一喜，拍着桌子道：“好如此一来，北洋第五镇靳云鹏部就断了退路，已成为我瓮中之鳖！”

“哈哈哈”将领们也是非常高兴，顿时一个个哈哈大笑。

“卑职浙军第三师黄英杰报告总司令，直到现在为止，卑职已光复青州、寿光、昌乐、临朐，明日将向潍坊进击，卑职特向总司令请示，南面之青岛在德人之手，卑职是否攻击而取之？”

电报念完了，萧震雷思索了片刻说道：“给柳成龙去电，告诉他骑兵旅已经突袭进入济南，让他原地待命休整，收拢各地清军巡防营士兵，取其精壮，去其老弱编成一团驻防各地，另接管各县各府政权，与当地我党党员取得联系，将组建新政府事宜交由他们，要交代他们，尽量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但又不能违反原则，工作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告诉秦铁军，让尽快平定济南，维持城内社会秩序和市面稳定，严厉打击趁火打劫分子，之后派出一部对靳云鹏部进行合围，防止他强行突围。

给黄英杰发电，告诉他，国内尚未平定，暂时不宜招惹外部强敌，让他不要管青岛之德军，也不要擅自去招惹德人，如青岛之德军主动惹事，可反击之！，就这些，你去发电吧”。

“是，长官！”

萧震雷接着对众将道：“我想济南被我突袭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靳云鹏的耳朵里，到时候他肯定会惶惶不可终日。传东，你明日一早派人去前沿阵地喊话，让他投降，如果此人识相点投降的话，我还可以对他网开一面，如果他顽固不化，哼哼，那就发动攻击灭了他的第五镇！”

浙军第二军军长周传东起身答应：“是，长官！”

这时一个满脸硝烟的通讯员跑进来立正敬礼，然后向苏军第二军军长伍世友附耳低声说了几句话，伍世友听后向他挥手：“知道了，你先去外面等一下！”

“是，长官！”

伍世友站起来向萧震雷报告：“长官，对面阵地上打起白旗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个说是您的故交蒋方震，他说想见您！”

“蒋方震？”萧震雷吃了一惊，“他不是在禁卫军吗？怎么到这里来

了？这样，你代我去接一下，把他们安排一下，招待好，我开玩会就过去！”

“是，长官！”

第316章加入

却说为什么杨度和蒋方震着急连夜赶来见萧震雷？只因济南被骑兵旅突袭成功之后，靳云鹏的北洋第五镇残部已经被切断了退路，从济南城内匆匆逃出来的清兵赶来报告了靳云鹏，他们这才得知退路已被切断，如果不立即想办法让萧震雷停止进攻，靳云鹏的第五镇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杨度被蒋方震被带到指挥部附近一间农舍休息，不久萧震雷开会结束后过来刚好碰见外出解手的伍世友，问了一下情况才知道跟蒋方震一起过来的还有杨度，萧震雷对杨度这个人略有耳闻，思虑一番之后他决定先见见蒋方震，于是让伍世友去将蒋方震领到自己的休息室见面，他先行回到休息室等待。

回到休息室之后，萧震雷还没有等来蒋方震，却先等来了一份从南京那边发来的电报，宋世杰在电报上说兵工厂这一年来生产的弹药经过平常的训练和这段时间的战争已经告竭，剩下的弹药最多只能支持一个星期之用。

看到这封电报，萧震雷有些措手不及，原本他以为这次如果进攻顺利，行军速度够快的话，在南北和谈达成协议之前在西面用苏军第三师柳成龙部和浙军第四师董克强部迎战北洋第二镇和第四镇，他则亲率联军其他部队围歼北洋第五镇残部，然后迅速北上，现在在河北境内也只有驻扎京城的北洋第一镇稍稍有点战斗力，如果进展顺利，可以在几天之内抵达京城与北洋第一镇展开决战。一举而拿下京城。

可是没想到仗打到这份上，自己的后勤方面出了大问题。这是他之前所没有考虑到的，他想了想。这也怪他事先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在这次北伐战争中，作战消耗弹药太严重了，几乎没有节制，炮弹像不要钱一样往对方阵地上砸，还有他在振华公司的秘密兵工厂毕竟规模不大，难以承担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弹药供应，因此这才造成了弹药补给出现问题的现象。

看来只能跟北边袁世凯妥协了，但是弹药不足的情况绝对不能让老袁的人知道。否则老袁肯定会想办法压低给他的好处，吩咐送电报的参谋保密之后，萧震雷烧掉了那封电报，并让参谋给宋世杰发去一封电报，令振华公司那边迅速扩大兵工厂规模，同时将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和工人全部开动起来，日夜不停地生产弹药。

参谋刚刚走没多久，伍世友就带着蒋方震来了，萧震雷看见蒋方震出现在门口。连忙大笑着走过去张开双臂道：“百里兄，好久不见，风采依旧啊！”

两人都很高兴地拥抱了一下，蒋方震笑道：“我可没你过这么滋润。你看看你现在又是当都督，又是当联军总司令，统领华东几省军政大权。还把袁世凯的北洋军打得屁股尿流，当真是意气风发。风头一时无两啊！我可就不同了，别看我在京城。整天却做些鸡皮蒜毛的事儿，还得见着大官就甩袖打千作揖，这日子过得实在是憋屈！”

萧震雷连忙吩咐伍世友找人去倒两杯热茶过来，又请蒋方震就坐，两

人便开始攀谈起来，“百里兄，你不是在筹备接待德国皇太子事宜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蒋百里闻言苦笑道：“哎，别提什么德国皇太子的事情了，中美德三国联盟的事情被日本人知道后，又被日本人想办法破坏了，这事已经过去了，德国皇太子也不会过来了，改由一个德国亲王过来，没我什么事情了！”

“原来是这样！”萧震雷闻言点点头，“看来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不仅在综合国力、科学技术发展、军队建设、政治外交等等，在情报工作也甩开我们一大截了！对了，你怎么来这里了？莫不是代表袁世凯来说服我停止进攻的？”

蒋百里闻言笑了笑，喝了一口茶之后说道：“是，也不是！”

“怎么讲？”

蒋百里道：“你也知道现在唐绍仪受清廷和袁世凯的委托正在与南方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谈判，清廷方面迫于现状的问题想要一个南北划江而治的结果，可袁世凯又另有打算，他对立宪或共和倒是无所谓，如果要立宪，他的要求就是由他组阁，任内阁总理大臣，如果是共和，他当然希望这个大总统由他来当，原本没有什么意外，老袁和伍廷芳那边都谈得差不多了，可你这边攻势太猛，让袁世凯和清廷方面赶到了巨大的担忧，为了解决你这边的麻烦，清廷方面和袁世凯就想要派人南下立即与你接触谈条件，只要你放弃继续北伐的想法，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我本来在京城憋得慌，正愁没机会逃出来，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以你萧震雷的老朋友的身份毛遂自荐了，于是清廷和袁世凯就安排了我跟随杨度一起来见你！”

萧震雷听得心中一动，一拍手掌笑道：“百里兄这次出来就不回去了吧？正好，我这里数万大军，身边又没一个帮手，我一个人忙得实在是身心疲惫，如果百里兄能够留下来，我就轻松多了，只要百里兄愿意留在我这里，我可以不提其他任何条件都行，一个蒋百里足可以抵得十万大军！”

“你太高看我了！”蒋百里笑道，接着道：“这次我就是打着当说客的幌子出来了，哪能再回去？自从去年回国之后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也算是看明白了，看来当初你在京城火车站说得是对的，今天我来了就不打算走了，你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好歹你得给我安排一个位置！”

萧震雷大喜：“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当初我就说了，如果你愿意过来。我就愿意自动让贤，这个总司令的位置由你来做。我给你当助手！”

蒋百里连忙道：“别别别，你这不是害我吗？我在军中毫无根基。将军们都不认识我，让我当总司令绝对会搞砸，你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团长或营长就可以了！”

萧震雷闻言摇头道：“那可不行，堂堂蒋百里，曾经受到过德国兴登堡元帅赞誉的军事大家在我这里当团长、营长，别人会说我眼睛有毛病的，这样吧，如果百里兄实在不愿意当这个总司令的话，你就做我的参谋长。在革命军中，除了我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军官，其他新军军官差不多都是你的学弟，你名声在外，你来做我的参谋长，其他人肯定只有服气的

份，你看怎么样？”

蒋百里笑道：“那好，这个参谋长我就当仁不让了！此次袁世凯派杨度过来是跟你洽谈停战的，你有什么想法？按照你现在的兵锋。完全可以不用害怕北洋军，如果谋划得当，是极有可能攻到京城，完全不同与袁世凯妥协的”。

萧震雷从桌子上拿起烟盒抽出两支递过去一支，蒋百里接了，两人点燃香烟抽起来。萧震雷抽了几口说道：“你说的没错，不过你这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的。而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政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向袁世凯。南方大部分革命党和那些主张立宪的官僚们都已经认同由袁世凯来出任大总统，只要实现共和就行，包括同盟会的孙先生等人都是这种想法，如果我现在一意孤行，就算是我在军事上胜利了，可在政治上我也将一败涂地，说不定在我与袁世凯对决的时候，身后那些革命党和主张立宪的官僚们就会在背后捅我的刀子，而且我军现在剩下的弹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如果按照今天白天这种弹药消耗速度，估计撑不过一个星期就会出现后勤补给的问题，因此我虽然不甘心，但现实让我不得不妥协，我现在想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山东全境，掌控华东各省，先把实惠拿到手里再说，明日我就下令苏军第三师休整两日后和浙军第四师挥师西征，进入安徽，再从江西方面抽调一个师进驻安徽，如此一来，华东各省就剩一个福建需要解决了，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只要我牢牢掌控华东各省，袁世凯就算再怎么折腾，我也有足够的本钱跟他周旋，明天跟杨度谈判时候，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要华东地区”。

蒋方震闻言道：“你要的这个蛋糕不可谓不大，华东地区是现如今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袁世凯只怕不会轻易答应，而且山东是京畿的门户屏障，我猜老袁不会甘心把山东给你，仅仅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如果个你占领了山东，你随时可以北上打到京城城下，袁世凯没那么傻！”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思索一会说道：“你说的这一点确实如此，老袁估计可以让出安徽，但不可能让出山东，看来我们只能放弃山东了，不过福建我必须抓到手里！”

蒋百里想了想认为可行，“也只能这样了，掌握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就不用担心袁世凯倒行逆施，如果他有什么不轨之行为，我们也可以完全与他对抗！”

两人又商量了一会，萧震雷见蒋百里还没有吃晚饭，于是让警卫马上去伙房弄几个小菜，再将杨度找来，三人一起喝着小酒，吃着小菜闲谈。

杨度原本要就停战事宜与萧震雷谈判，但萧震雷阻止他说今晚只叙交情，不谈公事，这让杨度十分的郁闷，他当心过了第五镇残部的安危，过了今晚说不定萧震雷明天上午就会下令进攻一举歼灭第五镇残部，到时候萧震雷就可以挥兵北上，长驱直入河北境内，极有可能杀到京城威胁京畿，他想谈，可萧震雷偏偏不谈，三人喝完酒之后散去，萧震雷给蒋百里和杨度分别安排了房间休息。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果然下令姚成年部队对龟缩在张家镇内的残部进攻，东面的义安寺在早上一个小时的进攻中被拿下，张家镇的侧翼彻底暴

露在姚成年的兵锋之下。

济南被突袭之后，靳云鹏的补给已经被切断，即便能够守住张家镇，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估计也撑不过几天时间，但是萧震雷绝对不会给靳云鹏逃回去重新组建第五镇的机会，只有消灭了第五镇，才能掌握足够的话语权。

由于战争的原因，张家镇内的居民早在这几天内就跑了个精光，萧震雷也没有什么顾虑，他一边与杨度谈判，一边下令部队进攻，并且命炮兵对张家镇进行大规模炮火打击，一天下来，整个张家镇成了一片瓦砾。

这天夜里，实在撑不下去的靳云鹏率残部三千余人举白旗投降，靳云鹏以为萧震雷根本就没有和杨度谈，还把杨度扣押了，否则怎么会在谈判的时候发动进攻？因此，在绝望之下选择了投降。

到天亮的时候，苏军第四师完全接管了俘虏，打扫战场的事情由预备队接手，这次俘虏了北洋第五镇4470人，清军还有数千人在战斗中逃散，这些逃散清兵大多都是巡防营的士兵。

对于俘虏的北洋军士兵，萧震雷当然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部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等于是还给袁世凯和清廷，他才没那么傻，他让人将这些北洋军俘虏打散了编制重新整编，从其他部队抽调军官过去充任军官进行训练，再从山东地方上抽调几千巡防营士兵掺杂进去新编成一个山东师准备调往福建驻扎。

正在与萧震雷谈判的杨度看见想要阻止，可萧震雷完全不理他，气得他哇哇直叫。

有了蒋百里做参谋长，萧震雷确实轻松了很多，军务上的很多事情都交给蒋百里处理，他也是放心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百里就组建了一个参谋部，并且开始重新规划军队整编的事情。

苏军第三师和浙军第四师已经被调去向安徽方向开进，一方面是阻挡北洋第二镇和第四镇，另一方面是在于袁世凯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接管安徽。

第316章临时政府成立

在萧震雷解决北洋第五镇靳云鹏残部的这几天时间里，孙文已经于1912年1月1日这一天在南京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一职，孙文提议由正在前线的萧震雷当任副总统并请17省代表举行选举通过，萧震雷得到电报之后回电婉言谢绝，说自己参加革命的资历尚浅，能力又不足，实在难以堪当大任，建议由鄂军都督府都督黎元洪当任副总统，武昌是首义之地，应当考虑到首义功臣们的情绪，予以尊重。

17省代表们看了萧震雷发来的电报之后都对萧震雷如此谦让的高风亮节的品德表示赞赏，这让萧震雷瞬间在革命党人眼中的形像高大起来，特别是在如今革命党和袁世凯方面都在竭力争权夺利的今天，萧震雷这种为了大局着想，放弃私利的高尚情操让很多革命党人、无党人士、立宪人士都认为萧震雷才是真心为了中国革命而没有私心的人，这些人的心渐渐向铁血救国党靠拢。

孙文、黄兴等人和17省代表们回电给萧震雷，高度赞扬了他的高风亮节，然后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接着各省代表团也联名致电黎元洪：“各省代表会于元月二日决议，选举临时副总统，即于三日上午十时开选举临时副总统大会。我公当选。除通告全国外，并由本会特派员赍各省代表签名书敬呈钧鉴！兼表欢迎。”

南京临时政府也致电黎元洪：“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数投票，举我公充任。共庆得人，谨为中华民国前途贺。”

1月1日晚十点。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在大会上发表誓词：“倾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可是他拟定内阁名单之后，他就想起来自己把萧震雷和铁血救国党给忘了，他遇到了难题，按理说他是希望由黄兴来出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毕竟黄兴的资历摆在这里。可现在革命军大部分兵权都掌握在萧震雷的手里，不仅如此，临时政府所在地也是萧震雷的地盘，黄兴手上并无兵权，如果让萧震雷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恐怕黄兴心里会不舒服，其他同志也会有所不满，可如果让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队会不会因此而不满？要知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啊！

想来想去。孙文睡不着，将黄兴等人叫到自己的房间商量，就陆军总长的事情询问黄兴等人的意见。黄兴本人倒是不在乎陆军总长的位置，他道：“我于革命本身并无多少贡献。顶多就是多在外奔走了数年时间，相比萧寰宇率军北伐。光复神州沃土而言，我所做的实在太少，以我看，就任命萧震雷出任陆军总长一职吧？我愿为次长”。

同盟会其他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当事人黄兴都这么说了，他们也不好再反对。于是孙文让人给萧震雷发去一封电报，任命他为陆军总长。

萧震雷接到电令时正在与杨度拖时间，他看了电报之后让人回电说自己从军经历尚浅，指挥战斗的经历和经验都不足，而且年纪太轻，无法服众，电报上还说黄兴指挥过多次革命起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军事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推举黄兴为陆军总长，自己愿意为次长，否则不受！另外他推举萨镇冰任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次长，汤芗铭为巡洋舰队司令，由于程璧光尚在国外，由汤芗铭暂领。

萧震雷的谦让再次赢得了革命党人和南方立宪人士们和各省代表们的高度赞扬，一回歉然没什么，别人也许猜测他是假惺惺作态，可连续两回谦让，这就不是嘉惺惺作态了，这是真正的尊重革命元老和前辈。

于是孙文当即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任命萧震雷为陆军次长兼参谋总长。内阁九部九为部长和次长当中，同盟会、铁血救国党和立宪人士各占了三分之一。

萧震雷看到回电之后当即任命蒋百里为参谋部次长，让他率卫队南下南京组建总参谋部。

萧震雷之所以不当这个陆军总长，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没钱，在光复南京的时候，张人骏、张勋、铁良等人早就把官府的官银卷走，再加上同盟会林述庆等率先入城又进行了大肆收刮，临时政府哪里还有钱？临时政府新上任的薪水都发不下来，各省当然不可能把财权交出来，既然没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临时政府又没有存款，政府机构要运作起来就困难重重，毕竟谁都不可能高尚到把自己家钱拿出来倒贴。

既然政府官员们都发不出薪水，军队的军饷等费用就更加筹措不出来了，当任陆军部总长这个职位完全就是坐在火炉上，军队要军饷当然只找陆军总长，萧震雷才不会傻到坐在火炉上烤。

何况他早就知道跟同盟会合作，完全就靠不住，同盟会内部斗争激烈，太过复杂，与这些人合作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被他们拖后腿，既然同盟会想当老大，萧震雷就决定让他们当老大去与袁世凯干架，等他们干不过袁世凯纷纷跑路之后，他再来收拾残局，到那时候再重新组建政府，就没有人再拖后腿说闲话了。

与杨度的谈判拖拖拉拉进行了三天后，萧震雷才一本正经的与他展开谈判。现在靳云鹏的第五镇已经彻底没了，在通往京城的路上已经没有能够足够抵挡联军的军队了，萧震雷甚至可以一直打到紫禁城，不过后勤上不允许，而且经过这一个多月高强度的作战，将士们都极为疲倦，必须要让部队休整，否则很容易出事。

1912年1月5日，萧震雷正式坐在了杨度的对面，杨度代表袁世凯与萧震雷展开谈判。

实际上，袁世凯一开始只是认为萧震雷是个不错的军人，并且他找到蔡乃煌当后台。蔡乃煌便将此事报告袁世凯之后，袁世凯派人对萧震雷做了专门的调查，认为萧震雷这个人值得培养，因此他还暗中对萧震雷的升迁之路进行了帮忙，可没想到到最后萧震雷竟然脱离了他的掌控，强大到他都要正面对待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萧震雷提着茶壶分别在杨度和自己的茶杯到上开水，放下茶壶坐在杨

度对面道："杨先生，我看你也等得着急了，咱们就开始吧，首先就由我来抛砖引玉吧，我只有四个条件，第一，华东六省归我。名义上我还是受大总统领导。第二，袁公任大总统之后，如果进行全**队整编，我华东六省要二十个师的番号。第三，海军方面已经投入我的麾下，不可能再交给袁公，如果袁公想要组建海军，让他自己想办法，不要打我的主意，我是不会交的。第四，皇帝必须退位，此后再无皇帝，就这四个条件。如果袁公答应，我立刻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并尊袁公为中华民国唯一大总统，双方立即签署停战协议。"

杨度闻言脸色剧变，萧震雷提出的这四个条件前三个都超出了他的权限，而且在他看来，萧震雷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满足萧震雷的条件，萧震雷就完全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王，日后必然成为尾大不掉之势。

杨度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平复着心里的情绪，才开口道："萧总司令提出的这四个条件，只有第四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前三个条件都超出我的能够做出的权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需要向袁公请示一番，等袁公答复我之后，我再跟你详谈！"

萧震雷当然不会不答应，点头道："好，杨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开口！"

杨度离开之后立即带上随从去了济南洋人开的电报公司，在那儿向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将萧震雷的条件一一进行了汇报，并且请袁世凯尽快做出决定，明确能够付出的底线代价。

在京城的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看了萧震雷的腰间气得差点吐血，直骂萧震雷是狼羔子，不但不知道感恩，还反过来狠咬一口。

气归气，但这个决定还得尽快做出来并且给杨度发去电报，因为袁世凯也撑不住了，跟武昌革命党的交战已经把他的北洋六镇的财政和弹药储备都打空了，再也没有余力跟萧震雷继续打下去，而且萧震雷的嫡系军队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实在让他心有余悸，尽管在山西他还有第六镇，但是第六镇也才刚刚与阎锡山等人干了一仗，实力有所下降，最主要的是弹药储备已经严重不足，打不下去了，如果让萧震雷的军队打到京城，他做大总统的美梦只怕要破碎，是想来去，他还是做出了最后决定，并给杨度发电报说了自己的底线。

第318章南北和谈

接到袁世凯电报的杨度立即带着随从南下再次来到了萧震雷的军营驻地，与萧震雷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

其实在杨度从电报公司离开之后，铁血调查科的人就已经从电报公司得到了那封电报的结果，这个结果在杨度还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交到了萧震雷的手上。

“一个条件，袁世凯的底线是最多给我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这四个省？第二个条件，最多只能给我十个师？第三个条件，老袁倒是没有一定要海军，看来老袁也知道自己的财政养不起那么多海军，因此也懒得要了，还可以节约一笔军费，不过我也不能大意，说不定这个老家伙会在暗中捣鬼，让我替他养海军，这一点不能不防，还要加强对海军方面的控制才行”。

看完这封袁世凯给杨度发来的电报，萧震雷心里有了底气，自古以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给十个师的番号？只要有钱，他能够整编出二十个师出来，十个师有明面上的番号，另外十个师只能隐藏在暗处。

1月7日，杨度和萧震雷再次坐在了谈判桌前，杨度首先说袁世凯不同意萧震雷提出的条件，如果萧震雷真有诚意和谈，袁世凯可以给他长江以南的江苏地盘和浙江全省，这是第一点，第二，他说袁世凯只能给萧震雷五个师的番号，终于第三个条件和第四个条件，袁世凯可以答应。

萧震雷听了杨度说的条件，立即翻脸。“皙子先生，看来袁世凯没有半点和谈的诚意。现在我的军队已经占领山东全境，我随时可以进军河北。直接打到京城，他不但让我把山东吐出来，还要抢走江西、福建和安徽，他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既然这样，咱们也不用谈了，直接接着继续打吧，我看他老袁还有什么能耐！”

萧震雷说着转身就走，杨度这下慌了。他把条件开得太低，一下子把萧震雷惹火了，这可不行，袁世凯真的打不起了，北洋第二镇、第四镇和第三镇在武昌的时候已经在兵员上损失十分严重，虽然经过了补充，但战斗力也出现了下滑，关键是弹药方面已经不足以支撑下去，再打下去就会暴露弹药不足的缺点。如果被萧震雷发现就麻烦了，萧震雷肯定会直接挥兵北上一直杀进京城，以后就没有袁世凯什么事情了。

而实际上萧震雷这边也差不多，虽然在兵力上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勤上却跟不上了，同样也是弹药储备不足的问题，萧震雷还在极力掩盖弹药不足的现象。他也不敢把杨度逼得太狠，因此他嘴巴上虽然要嚷嚷着继续打。可实际上他走向门口的脚步很慢。

杨度比萧震雷着急得多，毕竟杨度不是袁世凯本人。他在得知北洋军弹药不足之后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的，唯恐被萧震雷看出什么破绽，刚才萧震雷大发雷霆，直接拍屁股走人，他当即就心慌了，连忙拉住萧震雷道：“哎，萧总司令别发火嘛，既然是和谈，那就得谈啊，不谈哪里来的和平呢？这就好比做生意一样，你可以开价，我当然能还价啊，对不对，来来来，别生气，咱们接着继续谈，你如果对我方还价不满意，可以继续

报价嘛！”

萧震雷闻言道：“好，既然如此，我也不客气，我可以不要安徽，但是我军占据的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再加上福建都必须归我，另外番号的事情，我最少也要十五个师的番号，这已经是我的底线！”

杨度听了脸色一黑，心想这萧震雷的胃口还真大，居然要五个省和十五个师的番号，想了想说道：“这样吧，咱们也别再像菜市场买菜一样，我直接报袁公的底线，江苏、江西、浙江、福建这四省归你，再给你八个师的番号！”

萧震雷琢磨了一阵，摇头道：“不行，四个省归我，这我可以接受，但是只有八个师的番号太少，最少十四个师的番号！”

杨度道：“萧总司令，我真的没有权限给你十四个师的番号，袁公给的底线是给你十个师的番号，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擅自做主，多给你两个师的番号，不过陆军部只负担十个师的军费开支，另外两个师的军费开支由你自己想办法，但是你的东南四省的财政大权必须上交！”

“上交财政？”萧震雷笑起来，“杨大人，你不觉得你这是在异想天开吗？如果我上交财证权，老袁可以随时掐断我的军费，你就是给我一百个师的番号，没有钱我也控制不了这么多军队，上交财政大权是不可能的！我今天也给你一个最后的底线，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这四个省归我，我需要十二师的番号，否则一切免谈，你如果做不了主，可以去请示老袁，不过我不保证你在请示这段时间你，我的军队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别，别这样嘛，萧总司令！”杨度说着，脑子里权衡着，考虑到把萧震雷惹毛了不好收场，咬牙道：“好，这两个师的番号我做主了，就给你十二个师的番号，那萧总司令，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要华东总督的官衔，否则我拿什么名义统领东南四省？”萧震雷又道。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杨度想也不必在乎一个官衔，萧震雷既然要这个官衔，那就给他，反正东南四省都是他的，给他这个官衔也没什么，于是答应：“好，这件事情我代袁公答应了！”

双方达成协议，萧震雷随即让人准备酒宴拉上杨度庆祝一番，并且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且就地驻扎，等在上海的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等人达成协议在撤回江苏境内。

袁世凯在得到杨度与萧震雷达成协议，并且在条件上稍微超出他给的底线之后也没有太过在意，只要能搞定萧震雷。这些都不是事，于是老袁立即下令让北洋第二镇和第四镇停止向江苏境内进发。驻扎在安徽境内，与萧震雷的苏军第三师和浙军第四师对峙。

萧震雷与袁世凯这边达成了一致。可同盟会内部却就临时政府内阁各部任职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本来武昌方面和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协和，事情起因于黄兴，黄兴自己已经竭力希望弥补这个裂痕，可是天下事往往是有了裂痕，只会扩大，很难弥缝。南京组府时，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也是黄兴的建议，其目的即在调和武汉。不过武昌首义的志士甚多，仅让黎元洪

一个人做副总统，在武昌方面看来是不公平的。当时黎元洪下面的革命同志中，最重要的有一位孙武，他对策划起义，贡献很大，起义前一天，孙武试验炸弹，不幸爆发被炸受伤。举义后孙武是军务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孙武由武昌到了上海，因为他和黎元洪接近。所以对黄兴很不好，由于和黄兴不睦，言谈之间。自然对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也不好。陈英士对孙武的印象便非常不佳。临时政府筹组时，孙武希望做陆军部次长。可是陆军部总长是黄兴，黄既然不欢喜孙武。自不会拉他作次长，而且有萧震雷在前，孙武就更加没戏了。于是孙武便被摈弃，就因此使得武汉和宁沪之间更形貌合神离。

1月下旬，在上海的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等人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萧震雷这边军队也基本上休整完毕，按照协议约定，他命浙军第二军第三师黄英杰部从山东半岛撤回，卷走了在山东半岛从那些旧官僚手中收刮来的钱粮，黄英杰部奉命在江苏北部重镇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一带驻防，又留下江苏第二军第三师柳成龙部驻防在扬州、泰州、南通、镇江一带。同时他率浙军第四师董克强部、沪军三个师、赣军第一师、苏军第三军孙铭部、沈同武部、林述庆部、柏文蔚部回南京。

1月28日，萧震雷的北伐联军班师启程返回南京，在行军路上，林庆述、柏文蔚等人骑着战马追上来，林述庆对乘坐在越野吉普车的萧震雷喊道：“总司令，卑职不明白，这北伐战争打得好好的，我们都已经占领山东全境了，看着就可以北进中原、直捣黄龙了，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呢？请总司令为卑职等解惑！”

萧震雷闻言皱了皱眉，示意司机靠边停下，吉普车停下之后，萧震雷从车上下来，此时林述庆等人也从战马上跳下了下来，萧震雷冷声道：“你们不呆在部队看着，跑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

“是！”林述庆道：“总司令，不问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心里总是不舒服！”

萧震雷大怒：“上级的命令一旦下达，你可以不理解，可以保留意见，但是必须执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们懂不懂？”

随着萧震雷凌厉的目光扫过来，林述庆、柏文蔚等人的眼神不由躲闪起来，萧震雷又继续道：“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你们问我，我问谁去？你们同盟会在各省的代表、那些旧官僚在各省的代表、立宪人士在各省的代表齐聚在上海滩租界与袁世凯派来的代表唐绍仪进行和谈，现在双方和谈已经达成一致，南北罢兵停战，你们问我为什么撤兵，你以为我愿意啊？咱们历时两个月，将士们浴血奋战，无数兄弟战死在战场上，却因为那些老爷动动嘴皮子，那些兄弟就白死了！咱们就是不愿意又能怎么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解要执行，不解理也要执行！我只能给你们这样的答案，如果你们想知道得更清楚，等回到南京，你们去问大总统好了！”

第319纷乱

2月上旬，萧震雷率部回到南京，受到临时政府各级官吏和广大市民们的热烈欢迎，其实老百姓哪里知道什么是共和，老百姓只要天下太平，

没有战争，没有那么多苛捐杂税就阿弥陀佛了。现在不打仗了，老百姓们当然高兴，也跟着官吏们出来迎接军队。

离着老远，坐在敞篷吉普车上的萧震雷就看见南京城下孙文、黄兴等临时政府首脑以及各部部长、次长等站在那儿迎接，在道路的两侧是无数举着共和五色旗、欢呼着的工人、农民、学生们。说实在话，萧震雷觉得这个规格有些高了，他和手下军官、士兵们实在担不起。

萧震雷立即让司机停下，然后招来通讯参谋官吩咐道：“马上传令师级和师级以上高级军官立刻赶过来！”

“是！”

高级将领们很快赶了过来，在萧震雷的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排成整齐的队形，整理好军容仪态之后带着他们齐步向南京城门下走过去。

南京城下，同盟会将领蒋作宾看见那些高级军官在萧震雷的带领下依然保持着整齐的步伐、整洁的军容，干净利落的作风走过来，一时间忍不住感叹：“萧寰宇果然有大将之才，这些骄兵悍将在他的率领下都变得服服帖帖！”

孙文和黄兴等人闻言也都忍不住点头称赞，道路两侧的群众们更是拼命的鼓掌为这些凯旋而归的将军们不焦不燥而大声鼓掌叫好。

徐绍桢在对孙文和黄兴等人道：“大总统、总长，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萧寰宇！”

孙文和黄兴等人看见萧震雷的英武的身姿，眼睛一亮。“好，好。果然是一表人才！”

临近城门下，萧震雷看见孙文、黄兴等人走过来立即喊道：“立定。全体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

安置好将军队伍，萧震雷立即上前向迎面走来孙文、黄兴等人立正敬礼道：“报告大总统，北伐联军总司令萧震雷奉命结束所有战事率军返回，请大总统指示！”

孙文不是军人出身，黄兴也只是一个半吊子，蒋作宾等虽然是军校出身，可对于萧震雷搞的这一套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孙文看了看黄兴等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对。

被萧震雷任命为参谋部参谋次长的蒋方震见状立即走到孙文身边低声道：“大总统，这个时候您要下令稍息，然后与各个将军们握手慰问一番，完了之后向萧总司令下令将各部队分别驻扎城外，妥善安置！”

听了蒋方震的话之后，孙文明白了，连忙对萧震雷道：“稍息！”

“是！”萧震雷敬礼之后转身对将军们高声喊道：“全体注意，立正。稍息，请大总统检阅和训示！”

萧震雷一连串的指令沉稳不乱、口齿清晰，他说完后退到了一边，连退后的动作都特别有讲究。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到连这些高级将领都是如此，那么下面的低级军官和士兵们岂不是更加威武？孙文等和所有人心里都忍不住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军队、才是铁血之师。

孙文首先上前握住萧震雷的手道：“寰宇。多亏了你啊，否则我们革命党人不可能有如今的局面！”

萧震雷严肃道："大总统过奖了。没有大总统这么多年四处奔走、向世人宣传革命的道理，我等只怕还会继续愚昧无知下去。我们是在大总统的思想感召下走出了这一步，这次北伐，无数革命同志血染疆场。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请大总统继续领导我们建设好国家，让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强盛！"

孙文闻言有些激动，连声道："好，好，好啊！我们中国要是有很多你这样的人才，何愁国家不强盛、百姓不富裕？"

临时政府的老爷们听见孙文的话，也都纷纷附和。

随后孙文、黄兴等人在萧震雷的介绍下认识了所有的高级将领，"大总统，这是苏军第二军军长伍世友、这是浙军第二军军长周传东、这是苏军第四师师长姚成年，这是沪军第四师师长李英石、这是沪军第五师刘福彪、这是赣军第一师师长何启发、这是浙军第三师师长董克强，这是"。

在萧震雷的一一介绍下，孙文和黄兴等人与这些高级将领们一一表示慰问，整个活动持续了半个小时，与这些高级将领们认识完了之后，孙文让萧震雷下令将联军将士在城外安营扎寨，妥善安置好北伐军各地的将士。

此时在南京城外，除了这些北伐联军将士，还有从广东、福建、广西、四川、云南和湖南等地而来的军队，这些军队原本也是来南京参加北伐之战的，只不过这些省份的军队赶来的时间不一，而且当他们最先赶来的军队抵达南京之后，萧震雷统帅的联军部队都已经打进山东境内，而这些省份的军队赶来时又没有携带多少弹药和补给物资，找临时政府要，临时政府一贫如洗，根本拿不出钱来，这让这些省份的军队哪里还有作战能力？因此这些军队全部都被耽搁在这里了，说是来北伐的，其实连打酱油的作用都没有，凑个热闹而已，黄兴曾经下令让这些地方军队返回原籍，但这些军队连口粮都没有，怎么还回得去？因此只能在城外逗留，临时政府又不能强制让他们回去，怕把这些人逼急了闹出兵变，因此只能一天拖一天，这件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不解决始终是一个隐患，现在萧震雷回来了，黄兴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把这个烫手的山药丢给萧震雷。

给各师长下令将部队在城外扎营休整之后，萧震雷带着军长级别以上的将领随临时在政府的官员们返回城内。黄兴趁机将萧震雷拉到一边说道："城外还有两万从各地赶来参加北方的地方军队，这些军队没有赶上你们的北伐。都被滞留在了南京，我曾下令让他们回去。可那些将领却以没有军费无法开拔为由赖在这里死活不肯走，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大乱子。现在你回来了，我也放心了很多，寰宇啊，你一定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萧震雷没想到一回来就碰上这种麻烦事，心向总不能麻烦都丢给我，你们却捡便宜吧？好日子谁不想过？有好事的时候没想起过我，现在有了麻烦就想把麻烦丢给我？我又不是救火队员。

萧震雷闻言皱了皱眉头问道："这些各地方军队既然没有赶上北伐，早就应该让他们回去了，一直滞留在这里算什么事情？既然他们没有开拔费。军部拨给他们一些开拔费也是应该的啊，不给他们开拔费，难道让他

们在路上饿死不成？再说了，我看那些部队基本上都是从前清朝地方巡防营改编过来的，真正心向革命的只怕没几个，让他们没钱回家，我估计在路上他们就会大肆劫掠，到时候遭殃的就是老百姓了，您是总长。难道不能找财政部要一些军费打发他们回家吗？”

黄兴闻言不由一阵苦笑，低声道：“寰宇，我也不瞒你，我这个陆军总长当得是实在憋屈。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别说我们陆军部没钱。其他几个部都没有，临时政府官员们的薪水都发不下来。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做事都没有精神，就更别说给下面的军队发军饷了！”

萧震雷皱眉道：“怎么会这样？当初联军攻进南京的之后。我可是没动府库一文钱，按理说当时张人骏等人逃离得匆忙，根本不可能携带大量财物，清廷留在南京的官银应该都还在啊，怎么临时政府会穷到这个地步？”

黄兴道：“临时政府接管的时候，南京的府库里倒是还有一百多万两，可是架不住官员众多、机构部门众多，而且临时政府成立时花费也不少，这一百多万两每撑过几天就没了，下面的人提议向老百姓加税，大总统又不允许，说共和刚刚成立就要向百姓加税，这与清廷何异？”

萧震雷沉默不语，一直跟着孙文等人回到了总统府。

在总统大厅坐下之后，萧震雷不等其他人说话就起身向孙文敬礼问道：“大总统，我听说半个月前，光复会的陶成璋先生被人刺杀在广慈医院，凶手抓住了没有？有没有派人进行调查？当时我等身在前线，消息也不太灵通，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陶先生也算是革命元老了，不能让他死得不明白，否则我等如何向其他革命同志交代？再者，这等刺杀事件如不查清，让刺客逍遥法外，以后我革命党人岂不是要人人自危？”

孙文闻言点头道：“寰宇说得不错，此事发生之后我已经下令陈英士立即派人调查！”说着对坐在附近的陈琪美问道：“英士，陶成璋被刺一案，现在调查得如何了？”

陈琪美早就听见萧震雷与孙文的谈话，并开始紧张起来，现在孙文问起，他一紧张背心里就开始冒汗，但不得不起身道：“大总统，职部已经加派力量调查，但直到此时却还没有什么线索！”

萧震雷见他那副神情，猜到此案十有**与此辈有关，可能又是革命党人内部的龌蹉引起的，但是这件案子不能就这么算了，如果不彻查到底，长此以往政治暗杀之风就会盛行，这绝对是对民主的最大伤害。

萧震雷立即道：“这都过去半个月了，英士兄的都督府还没有查到线索，社会各界都在等着调查消息和结果，咱们总不能无限制拖下去，陶先生名满天下，他的死因太过蹊跷，必须要尽快破案给天下一个交代，否则社会各界只会说我们临时政府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既然英士兄的都督府查不出来，那么此案就交给军方来调查吧？”

陈琪美大惊，他没想到萧震雷会刚回来就揪住这件事情不放，如果让军方插手，万一查出什么蛛丝马迹来，事情就大条了，他连忙道：“这怎么可以？查案是地方警察局的事情，军方插手算怎么回事？这是越权行

为！”

萧震雷愤然起身道：“我当然知道这是越权行为，但是你们地方政府也不能无限制拖下去啊，死的不是别人，是光复会领袖之一陶先生！陶先生是革命元老，我们不能让他这么死得不明不白，如果万一有一天你陈英士也被人刺杀了，我们这些没死的人也一天拖一天查不出凶手，你地下有知会怎么想？你的家人和其他革命同志会怎么想？我怀疑这绝对不会是一件简单的谋杀案，我见过陶先生，他虽然性格上有些偏激，在政治见解上与其他革命同志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但绝对没有私敌，除了因为政治原因，我想不出他还会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被人暗杀！我是一个军人，可我不是不懂政治，我知道如果政治上有什么不同见解，大家可以坐下谈，一定有解决的办法，难道一定要用刺杀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吗？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在幕后主使，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定要将这种暗杀之风灭杀在萌芽状态，如果此案就这么不了了之，以后暗杀之风盛行，还有谁敢出来做官、从政？此风决不可涨！”

在做的大多数官员听了萧震雷的话都深以为然，他们也做官的，在现在的政治圈内都是领头的人物，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刺杀，经过萧震雷这么一说，这些人顿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众人纷纷附和萧震雷，要求彻查此案给光复会和陶成璋的家人以及其他革命同志一个交代。

萧震雷转身对孙文道：“大总统，既然军方介入是越权行为，那我提议组成专案组赶进行调查，之前负责保护大总统的马博阳是英国警察学校毕业的，在查案方面很有一手，我提议由他任专案组组长，从警察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案组，立即接管此案所有证据和卷宗，在调查期间，都督府各部门都必须要无条件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扰调查！”

孙文想了想同意了萧震雷的提议，“好，此时就这么决定了，由马博阳成立专案组，并出任专案组组长全权负责陶成璋被刺一案，尽快给各界一个交代！”

“大总统英明！”

第320章反对

萧震雷其实并不是一定要针对陈琪美，只是陈琪美这次做得太过了，就算政见不同，也不应该派人搞暗杀，有关陈琪美与陶成璋在推举上海都督大会上的争夺过程，萧震雷也是略有耳闻，猜想除了陈琪美之外，也没有其他人会做这种事情，如果说是老袁派人干的，萧震雷根本就不信，老袁犯不着杀陶成璋，在革命组织中，比陶成璋有威望和能力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老袁只杀他而不杀别人？所以此事绝不可能是老袁干的。

其实陈琪美在做了上海军政府都督之后还是做过很多事情的，他在上海联络各方往来人员，向各地输送器械物质，他的才能和人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刚刚经过战火洗礼的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艰难，而每月用款数逾百万，大宗款项全无着落，关税收入又须解缴江苏省。

陈英士多次说：“治军、行政、百务待兴，仓猝之间需款孔急，府库空虚，民力凋敝，军备教育，政治实业，处处需款”。他在呈孙中山文中说：“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各师皆取道申江，纷纷供应，饷糈告匮，则向沪军；军械不敷，则向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

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烂摊子，沪军都督陈英士简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如果不是江淮工商界人士大力支持，陈琪美根本就撑不下去。不过这也得力于他竭力奔走于上海滩工商界，发动商民募捐筹款。

但仅仅靠向商民募捐根本不行。于是他又想到创立中华银行，另外向外部借款。利用他与资本家、商人广泛而又密切的关系。想方设法，开展借款活动。据《沪军都督府收支总表》统计，半年时间内，借款银总额达163万余两，在沪军都督府的收入类别中，除公款一项外，位居首位。

陈英士采取的上述财政措施是“一时救急之计”。中华银行所发行的公债票和军用票由于没有后备资金，成了“空头支票”，杯水车薪。实际没有能解决问题。

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由于缺乏严格规范的组织与管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至1912年2月21日不得不宣告结束。

临时政府决定由马博阳组织专案组调查陶成璋一案，在政令下达之后，马博阳当即从上海军政府警察局抽到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调查此案，此时正在调查中，暂且不提。

这天萧震雷趁着临时政府高层官员都在，就向孙文说起了军费不足，城外各地军队无法返回原籍的问题。

“大总统。让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军队一直驻扎在城内外也不是办法，我听说现在陆军部就每天给他们一点点粮食，还不能吃饱，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您看是不是想办法筹措一笔军费将他们都遣散？”

孙文将萧震雷问起这件事情，也不好不做回答，他扭头看了看在场的临时政府的高层官员们道：“既然寰宇说起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议一议，诸位看此事要怎么解决？”

财政总长陈锦涛道："此事的关键就在于政府没有钱。我的财政部的库房已经饿死很多老鼠了，如果有钱。直接给他们分发一笔遣散费，让他们自行回原籍就好了，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弄钱啊，没钱什么都干不了！"

在坐的官员们听了之后一个个默不出声，谁都知道筹款可不是一件好差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总不能派兵去抢吧？向商民们募捐的事情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要知道政府向百姓募捐这种事情可是从来没有过，陈琪美在上海滩搞一搞那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在这里，绝对不行。

陈琪美见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办法，他想了想很快想到了一个主意，说道："大总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筹到一笔钱，就是不知道可行还是不可行！"

"有什么办法只管说出来，行不的行得通我们商量之后才知道！"孙文摆了摆手说道。

"是，大总统！"陈琪美站起来道："之前有日本的朋友向我提起过，说他们可以为我们革命军政府提供贷款，不过要以轮船招商局做抵押，我琢磨着这事应该可行，我们只是以轮船招商局做抵押，由政府偿还贷款和利息，并不是出让轮船招商局！"

陈琪美刚刚说完，萧震雷眉头一皱，怎么又他吗的牵扯出日本人来了？脑子里转了一圈之后立即道："我不同意！"

其他人还没说话，陈琪美听到萧震雷反对的声音，心下颇为不满道："萧寰宇，为什么你总是要针对我，我这个提议由什么不对吗？咱们现在没钱，只能从国外想想办法，只是拿轮船招商局做抵押，又不是把它给卖了，你凭什么反对，你有本事你弄一笔钱出来啊！"

"哼，这是临时政府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军人，你让我筹钱？你也不觉得害臊？"萧震雷当即进行了反驳，他又道："我并不是要针对某一个人，我只是觉得你这个提议简直是乱弹琴，人家日本人凭什么要帮我们？人人都知道无利不起早、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你以为日本人会这么好心会帮我们？他们还不是看上了轮船招商局里面的轮船、机器设备和码头？再说了，你凭什么拿轮船招商局去做抵押？这轮船招商局是你家的还是临时政府的？据我所知那是由很多人持股的，尽管官府在其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股份，但是还有一大部分股份是商民的，你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拿去抵押，你这算什么？还有，临时政府只是暂时的，最终是要撤销并成立正式的新政府，而你却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向外国贷款，临时政府撤销之后由谁来偿还这笔贷款和利息？到时候新政府会承认这笔贷款吗？日本人到时候拿不到贷款和利息，他们岂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占据轮船招商局，你们有胆子不让他们拿走吗？如果被日本人夺走，那些商民的利益由谁来保证？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想卖就卖，谁给你的权力？"

"你"陈琪美气得脸色发白。不过其他人经过萧震雷这么一分析都知道这事只怕真做不得，如果做了，到时候是被人戳脊梁骨的。

孙文连忙出来道："好了好了，英士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欠考虑，寰宇，我看你得容我们有点时间想想办法，这事就暂时搁置，等款项有了着落再说！"

萧震雷并没有逼迫的意思，他道：“大总统，我并没有逼着临时政府拿钱出来的意思，我只是给大总统和在坐的诸位提个醒，不能不重视城外那些各地的军队，这些天他们可能还有点吃的，不会闹事，一旦他们连口粮都没有了，到时候闹出事来可就不好收场了，还请大总统和诸位同仁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萧震雷在担心城外那些乱兵会闹事，果然这天晚上就出了事情。

在城外西边一片营地里，这里驻扎着从两广来的军队，在一个破旧的帐篷里，一个身穿军装的中年人正在伏案疾书。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几个军官，其中领头一个长得极为彪悍，正在写字的中年人抬头看见后皱眉道：“许大彪，这么晚了你们不回营睡觉，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许大彪瓮声瓮气道：“旅长，你向上面反应没有？今天我们团又断顿了，只中午吃了一餐，现在弟兄们一个个饿得哇哇叫，饿着肚子谁睡得着？还有，上面一直不发棉衣，这几天我的团冻死了三十几个人了，今天下午已经出现了逃兵，如果再这下去，我的团就全完了！”

中年人闻言一拍桌子大怒：“出现了逃兵，你是怎么处理的？你不知道派人把他们抓回来明正典刑吗？”

许大彪也来了火气，等着眼睛大声道：“你以为我不想吗？一天只吃一顿，还是稀的，谁还有力气去抓人？如果我给弟兄们吃饱穿暖了，谁会傻到当逃兵？他们不要命了？早知道是这么一副光景，当初打死老子也不会带着弟兄们过来遭罪！”

中年军官闻言大怒：“放肆，许大彪，你这是怪我把你们带过来喽？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上面没钱没粮发不下来，你让我怎么办？我能给你生出粮食来吗？”

许大彪没经过脑袋脱口骂道：“吗的，上面那些人都是长着猪脑袋吗？没本事就别坐那个位置，坐着那位置又不作为，这他吗是要饿死冻死我们啊，没钱就别成立什么狗屁临时政府，我擦！”

中年军官闻言脸色剧变，抬手指着许大彪厉声道：“给我闭上你的嘴，别什么话都乱说一通，万一被人听了去，出了事我可保不了你！”

第321章兵乱

许大彪正窝着一肚子火，想也不想就道：“老总不要你保，吗的，现在人都快饿死冻死了，还怕什么？麻痹的，那些大人物们在城里吃好的喝好的，花天酒地玩女人，把老子们丢在这里喝西北风，好，你不给我们兄弟们想办法，老子总不能看着兄弟们都冻死饿死，老子自己去想办法，兄弟们，跟我走，老子带你们去吃香的喝辣的，老子就还不信了，手上有枪还没饭吃！”

中年军官闻言立即追出去，“许大彪，你给我回来，不准出去，都给我回来！”

没有人理会他，许大彪等人很快消失不见。

临时政府成立了，这段时间为了显示与清廷统治时期的不同，临时政府下令彻夜都不关闭城门，民众可以自由出入，这个许大彪等人提供了机会。

许大彪带着自己手下几百人，人人带着枪，浩浩荡荡来到了城门下，尽管临时政府宣布民众可以自由出入，但不等于军队可以自由出入城内外，而且还是一支数百人的军队，守城门的排长立即走到城门口喊道：“你们是哪部分的？没有调令在这个时候不得入城，快快返回！”

许大彪这数百人实在是饿极了，人在饿极了的时候早已经失去尊严和理智，这个时候谁还会在乎什么军纪？填饱肚子，穿暖和了再说。

听见那排长喊话，许大彪想也不想，拔出盒子炮连开两枪，站在城门口的排长当即中弹倒地。许大彪举着盒子炮大喊：“兄弟们，冲进去吃香的喝辣的。抢钱抢粮抢女人！”

“冲啊，抢钱抢粮抢女人啦！”听见许大彪这样的口号。这些大老粗们立刻被激起了原始的欲、望，一个个向城内冲去。

守卫城门一个排的士兵见排长被打死，这些乱兵要冲进城内，当即用手上的枪支开枪，城门口的防御工事内一挺重机枪立即开火，冲在最前面的一排乱兵瞬间倒在地上，可这并没有吓住这些乱兵，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凶残和血性，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在前面两排乱兵被打死后，重机枪手终于被一枚子弹击中而死去，乱兵们见状疯狂的扑上去抢夺了重机枪，数百乱兵瞬间淹没了其他城门士兵。

一个排的士兵在两分钟之内全部被干掉了，随后许大彪带着已经杀红了眼的乱兵冲进了城内，在街道中间停下后，许大彪看着两侧的商铺，还有一些商铺开着门，立面亮着灯。他当即道：“弟兄们，凭什么那些官老爷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老子们就只能受冻挨饿？给老子抢，有多少抢多少。金银财宝、粮食、女人、厚实的衣服，有什么抢什么，抢了之后我们就回南方。再也不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呆了！”

“听见团长说的话了吗？都开抢啦！”

乱兵们一哄而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冲进一家家店铺和一栋栋民居。霎时间整个西边城门附近整个乱起来，很快向城中间蔓延起来。

此时萧震雷正在参谋部处理军政文件。蒋百里脸色严肃地快步走进来

道："寰宇，出大事了，刚刚得到消息，一伙乱兵冲进了城内正在城西附近大肆劫掠，而且受到这伙乱兵的影响，西面各地军队都开始乱了起来，纷纷向城内冲进来，局势不容乐观啊！"

"什么？"萧震雷闻言脸色异常难看，他霍然起身道："我就知道迟早要出问题的，想不到来得这么快，马上传令警卫团立即出动守住通往总统府和各部机关的路口，如果有乱兵向临时政府机关冲过来，一律格杀勿论，给城外苏军第四师姚成年部、第六师孙铭部发电，命他们率部火速包围城外各地驻军营地，强行缴械，给苏军第一师师长朱熙打电话，令他紧急率部进城平乱，遇到抢劫之士兵全部缴械之后抓起来，如遇反抗，格杀勿论，给警察局打电话，通知警察局的所有警察立即集合，在全程戒严，严禁任何人上街游荡，让他们在各交通路口设卡，安排巡逻队在各条街道巡逻，如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捉拿，其余各部没有接到命令不得擅自调动，违者军法从事，我现在带一个连去总统府那边，这边交给你，有情况立即打电话过去通知我"。

现在也只有朱熙的第一师距离城西最近，而且第一师是他的嫡系部队，是值得信赖的。

"好，我马上去！"蒋方震说着迅速转身离去布置。

萧震雷在蒋方震离去之后，他马上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赶往总统府，一个连在参谋部外面迅速集合，萧震雷到来之后立即跳上吉普车向总统开去，一个连的士兵坐着数辆卡车，携带炮击跑重机枪等跟在后面。

此时城西已经彻底乱了套，就连城市中间都有些混乱的迹象，不过由于警卫团及时出动，骚乱还是被阻止在城西部分，凡是向城市中间位置冲过来的乱兵全部被警卫团给镇压了。

当萧震雷带着一个警卫连赶到总统府的时候，总统府已经加强了岗哨，执勤的军官看见萧震雷率部过来立即跑过来立正敬礼："长官！"

萧震雷下车点头还了一个军令后道："城西出现了乱兵，发动了动乱，为了总统府的安全考虑，从现在开始，总统府内外开始全面戒严，任何出入之人都要严格严查证件，不准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如有强行闯关者，格杀勿论！"

"是，长官！"

留下这个军官帮助警卫连副连长布置警戒线，萧震雷带着警卫连长和几个士兵进入了总统府，很快见到了大总统孙文和黄兴等人。

"大总统！"萧震雷立正敬礼。

孙文连忙上前焦急地问道："寰宇，你来了就好，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半夜会有如此大的动静，又为何到处有枪声传来？"

萧震雷道："大总统，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现在我已经下令城市全面戒严，警卫团已经出动在附近守住各个路口不允许任何乱兵冲过来。我还带来了一个警卫连加强了总统府的警卫力量，总统府的安全可以保证没有任何问题。据可靠消息，这应该是西面城外的外地军队爆发的骚乱，可能与闹响有关，数百人的乱兵从西城门冲进了城内在城西区域大肆烧杀抢掠，受到这伙人的影响，其他外地的军队也被带动起来，为了防止大规模

的兵变发生，我已经下令苏军第一师进城平乱，同时下令苏军第四师和第六师包围城外外地军队，对他们强行缴械，如此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平息纷乱！”

孙文等人闻言顿时安心一些，但是在兵变没有平息之前，在场这些人还是不敢大意。

不久，各部总长和次长以及临时政府各机关主要官员纷纷向总统府赶来查看情况，经过重重关卡进入总统府内看见孙文等人安然无恙才算放心，但此时谁也不想离开，在这种时候唯有在总统府才是最安全的，如果连总统府都不安全了，那么其他地方就更不安全。

随着苏军第一师开进城内平乱，城西位置变得更加纷乱，枪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密集，连带着整个城市都哄闹起来，各条街道上到处是警察和士兵巡逻，城西大肆抢劫的那些乱兵不甘被抓，与平乱的士兵起了冲突，开枪无法避免，但这些乱兵在有组织、而且战斗素养极高、装备精良的第一师面前，很快束手就擒。

在城外，由于苏军第四师和第六师出动得很及时，阻止了其他外地君度跟随一起发动兵变冲入城内，并且将各地军队两万余人包围起来，并强行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将他们集中起来看押。

天亮时分，骚乱终于得以平息下来，但是戒严依然还未接触，直到中午时分，萧震雷才下令接触戒严，不过苏军第一师被留在城内驻防，并且安排巡逻队在各条街道上巡逻，防止再次发生抢掠事件。

萧震雷脸色严肃地拿着一份调查报告来到了总统府求见孙文，“大总统，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首先发生暴乱的是粤军一个团，团长叫许大彪，手下有六七百人，他先开枪打死了西城门守卫的排长，又将这个排的士兵全部杀死并冲入了城内，受到他们的影响，湘军也有一千多人跟着冲进了城内，其他发生骚乱的部队由于苏军第四师和第六师出现及时将他们拦下没有造成破坏，经过统计，此次兵变共造成一百二十一间房屋被焚毁，有六四十三名百姓被杀，有三百二十六名妇女被侮辱，被抢掠的店铺达到两千多家，损失超过六百万两！”

广东都督胡汉民极为尴尬，粤军是他的手下，没想到这次先暴乱是粤军，但他此时也不好帮着粤军说话。不过其他政敌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很多要求将这些暴乱的士兵和军官全部处死。

第322章处置

在随后的临时政府总统府会议上，就如何处理那些参与暴乱的士兵和军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萧震雷虽然不想参与同盟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但他现在的身份是陆军次长和参谋总长，身为军队最高负责人之一，他必须要就此事发表意见，并且要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此事才能维护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

就在不少人提出要对那些参与暴乱的所有士兵和军官处以极刑的时候，他站出来道："大总统、诸位同仁，我反对将所有参与暴乱的军官和士兵都枪决，要知道这次参与的士兵和军官达数千人，他们是各地派来的增援北伐的军队，我们要处决他们是不是应该与各地军政府进行一下沟通，商量一下？再说，也并不是每一个士兵都是主动自愿参加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士兵和军官是被裹胁的，如果全部处决，则要杀数千人，这与屠杀何异？"

有人立即站起来冷笑着反驳："萧次长，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将军，你维护军官和士兵，我们表示理解，但是不能包庇纵容那些暴乱士兵和军官的罪行，可你是一个统兵之人，比我们更应该明白军纪军法的重要性，这次可是死了数百百姓，被抢了两千多家店铺，房屋被焚毁无数，难道这些被害百姓和被侮辱的妇女不需要讨个公道吗？"

萧震雷闻言冷冷道："我说过不再追究此事吗？我只是说不能把这件事情扩大化、搞诛连，如果有的人罪不至死也要杀，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屠夫？还有。诸公，我要强调一点。这毕竟是军方的内部事务，我们军方会自行处理。与你们这些政客无关，你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和黄总长会进行善后处理，必定会尽快给大总统、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一个交代！"

孙文听了萧震雷的话也觉得把这件事情拿到这么多人面前讨论有些不妥，这会给某些人搅乱政局的机会，如果单方面交给军方处理就简单得多了，只要能给受害者、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一个交代就行，他扭头看了看黄兴，问道："克强。你的意见呢？"

黄克强作为军方首脑人物，当任在心理上也是站在军方这边的，而且说到底这件事情的最终起因还在于他这个陆军总长没有解决好这些各地军队的吃饭穿衣问题，否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他也认为这次暴乱应该由军方内部自行解决，这也是为了维护军方的利益，如果以后军队方面出了什么事情，那些文官每次都要插手管一管，长此以往文官的地位又会凌驾于武官之上。又会与历朝历代相同，他不愿意看到武将被文官压制。

"就如萧寰宇所说，这些军人发生暴乱，是我们军队内部事务。理应由我们军方内部自行解决，我和萧寰宇作为陆军部总长和次长，自然会就此事给大总统、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至于诸位，还是想想怎么筹措军费。然后将这些地方军队遣返回去吧，否则这种事情迟早还会发生！"

有人立即道："我们如果能够想到办法筹钱。早就有办法了，何必等

到现在？再说了，这筹措军费是你们陆军部的事情，与我们各部有何关系？”

“就是！”有人立即附和。

萧震雷听了心中冷笑，临时政府竟然有这种人存在，真是奇葩，他气极而笑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军费需要我们陆军部自行筹集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当兵的还需要临时政府干什么？还需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直接带兵去抢好了，或者军队自己去做生意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军方拉得下这个脸面，全天下任何人的生意也没有我们军方做的好，谁敢跟我们军方抢生意得先问问我们手里的家伙答应还是不答应！可我们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们的使命是守卫疆土、抵御外辱、保境安民，不是强盗，军队当然要由临时政府来养，否则我们凭什么服从临时政府的指挥和领导？”

众人被辩驳得鸦雀无声，孙文见状只得不能在这件事情继续拖延下去了，再拖下去只会造成军方和临时政府这边的矛盾加深，于是立即道：“好了，军方的事情就由军方自行处置，我相信黄克强和萧寰宇会对此事给我、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件事情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就如何筹措这笔遣散费来商议一下。就如萧寰宇所说的一样，这件事情的根子还在于各地军队返程没有足够的开拔费，军队再回去的路上要吃喝拉撒，这些都需要钱，如果不给他们开拔费，他们也许会自行离去，但是谁能保证他们在返程的路上饿极了不到处烧杀掳掠？所以必须要尽快筹措到一笔军费遣返他们，诸位都想想办法，此时刻不容缓！”

这段时间孙文和陈琪美这些同盟会的首脑人物们也认识到临时政府这个家不好当，真正不好当，劳心劳力不说，还不讨好，说不定背后还有人骂他们无能，可不是无能么，否则临时政府怎么会天天扯皮，正经事一件都没干？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这也是临时政府内部很多人都坚决要求南北议和，并由袁世凯来出任大总统一职的原因，孙文等人在这段时间内也是心力交瘁，对于孙文而言，只要共和了，他当不当这个大总统无所谓，而且他也发现临时政府财政窘迫是导致临时政府机构运转不灵的主要原因，可是他又没有钱，去哪里搞钱呢？他没有办法，在国外募捐这么多年也没有募捐到多少钱，这回国更是没带来一文钱，哪里还有办法去搞钱？还不如把这个烂摊子丢给袁世凯，只要清帝退位、老袁是真心共和就行。

散会之后。黄兴和萧震雷回到了陆军部，两人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黄克强问道：“寰宇老弟，对于昨夜之事。你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件事情不能拖，越拖越对我们陆军部不利，必须要尽快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公布出来”。

萧震雷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要调查核实清楚，否则就成了滥杀无辜，他抽着烟思索了一会才抬头道：“黄总，我认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更不能把所有参与暴乱的士兵和军官全杀了。我建议立即成立此次事件调查工作组，由蒋方震任调查组组长，直接向你我负责，立即着手对参与暴乱的军官和士兵进行调查，搞清楚是哪些人指挥和

带队的，谁都在暴乱中杀人或者侮辱了妇女，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我们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此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一个都不能放过，不论牵涉到谁，犯事之人是谁的部下，都要一查到底。对于那些人的直接上级，我们还要追究他的领导责任，第二。凡是参与此事暴乱、并且杀过百姓或侮辱妇女的士兵和军官视情节轻重予以判决，杀了百姓的。一律要枪毙，主动侮辱妇女的。也要枪毙，不是自愿而是被同伴胁迫进行的，可以考虑酌情考虑减轻处罚，其他只是参与暴乱、并没有抢劫、杀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士兵和军官可以考虑进行劳动改造教育，等他们都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有了悔过之心再释放，你认为如何？”

黄兴闻言考虑了一下，认为萧震雷这么处理还是很客观公正的，并没有一点点偏袒或估计打击报复的意思，于是点头道：“我认为可行，既然这样，你就搞一份报告出来交到大总统那里，看大总统的意思，如果他同意，就按照这样办理，尽快把这事解决！”

萧震雷闻言苦笑道：“黄总啊，说实在话，我心里一点没底，就算我们把这事这个解决，但实际上的问题还是存在，如果不尽快解决诚外那些各地军队吃饭穿衣的问题，说不定很快又会出大事，到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解决？如果被乱军突击到总统府，你想过后果吗？”

黄兴闻言额头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他思索良久道：“今天的会议上对于军费方面的筹款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这样下去不行，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招陈英士，怎么说他也是上海军政府都督，看他能不能再从上海工商界想想办法！”

萧震雷点头道：“这样最好！”

经过三天的活动，黄兴终于从陈琪美那里弄来了一笔六十万元的款子，萧震雷得知消息后立即来找黄克强，将这三十万元全部提走，各部政客们还想着从这笔款子里捞点油水，毕竟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薪水。

萧震雷拿到这笔钱之后是一分钱也不给临时政府其他各部，各部总长和次长们纷纷去孙文那里告状，萧震雷理都不理，在他看来这些钱还不够赔偿那些死难百姓家属和受到损失的商户们以及被侮辱妇女的，可也不能全部把这些钱用来赔偿，还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各地军队的遣散费用。

很快萧震雷以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的身份发布了有关此事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第一，首先对在此次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包括被侮辱妇女）和受损失的商户及民众进行公开道歉并赔偿，由于临时政府财政状况不佳，所以赔偿不会太多，军方会根据受害者和受损失的实际情况进行赔偿。第二，严肃军纪，从即日起成立宪兵队，对任何在南京的军队都有执法权，防止军人扰民的事情发生，一经发现严惩不殆！第三，根据调查结果，针对参与此次事件的军人做出处理决定一下惩处：第一，对以许大彪为首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一共二十二人处于死刑；第二，对于在此次事件中主动开枪、用刺刀杀死平民百姓的一五十一名军人处以死刑，第三，对于在此次事件中主动侮辱妇女的一百九十二命士兵处以死刑；第四，对在此

次事件中只抢劫、没有杀人放火或侮辱妇女的六百多名军人予以五年刑期劳动改造；第五，对此次事件中不是处于主动或自愿的一千一百名士兵予以一年劳教。第五，对于各省派来参加北伐的军队，陆军部决定予以遣散回原省，至于如何遣散，遣散费的发放问题将另行公布！

这份通报让萧震雷一下子得到了全城百姓的拥戴，也让他在国内外的声望高涨。南京城内民众们都很感动，特别是那些受害者家属和受损失的商户们，因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朝代会因为自身的错误而给平民老百姓进行道歉和赔偿的，且不说赔偿了，能道歉的也几乎没有，虽然有汉武帝这样的皇帝下过罪己诏，但也只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没有向百姓们道歉，更何况现在萧震雷不仅代表陆军部道歉，而且还要进行赔偿，直到现在为止，中外都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进行赔偿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对参与哗变的军人进行惩处了。

这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连续两天了，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但萧震雷还是下令照常执行枪决。

法场在城外一片荒地，背靠一座土丘。这天上午，南京城内和周边地区无数民众举着油纸雨伞或穿着蓑衣来到了执法现场，法场周围围了十数万人，整个南京城都快空了一半。

或许早就预料到会是这么盛大的场面，萧震雷安排了一团的军队在法场周围警戒，并从外面到法场之间预料了一条可以通行卡车的道路，在两侧每隔几米钉上木桩，再在木桩上绑上绳索，防止围观的民众涌入道路上阻碍交通，而在道路两侧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士兵持枪站岗维持秩序。

不久，二十多辆大卡车装载着数百人经过通道抵达了法场，那些将要被执行死刑的参与哗变的军人押送下来。

萧震雷披着一件雨衣，头戴大盖帽从汽车上下来，几个军官跟在他的身后，他来到一排排死刑犯面前看了看，然后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在执行枪决之前，我要感谢你们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所作出的贡献，各地光复你们功不可没，你们是功臣，但是你们却又违反了军纪，作出了一个军人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哗变，而且伤及无辜众多，杀你们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要维护军纪的森严”。

不少人痛哭起来，有的人直接被吓得瘫在地上，十几分钟后，法场上响起了一排排响声，数百名哗变军人被枪决。

第323章泗水惨案、护侨

在袁世凯的秘密暗示下，冯国璋被北洋悍将在京城发动兵变，清廷统治摇摇欲坠，皇室中人吓得六神无主。2月12日，在袁世凯等人的逼迫下，清廷隆裕太后代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清王朝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也随之结束。

在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之后，袁世凯和孙文就南北和谈最终问题用电报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孙文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使清帝退位，自己愿拥他为总统。至于都城问题，孙文认为南京和北京都是可以的，但他内心更倾向于南京。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后，孙文便按照约定提出辞职，请袁世凯来代替，不过孙文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的两个条件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当时对文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辛亥革命之际，对中国南、北政权均有特别影响的日本朝野，则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日本方面的出发点很清楚，它是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机会，削弱中国在北方的防御，便利其对满蒙的侵略扩张。

在参议院(以同盟会员为主)讨论此问题时，主张建都北京的占20人，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只是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了南京。

然而从袁世凯这方面来说，他是根本不愿离开自己势力强大的北方而到南方受制于革命派。而北洋集团的将领们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

从客观上来说。萧震雷认为定都北平要比南京要好，在政治上。定都北平是各省大多数代表们的意愿；另外，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吞并东北的情况下。维持北平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制约日本和俄国，并抑制了复辟势力，使其最终没有形成气候。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南京不利于防守，而且紧靠长江，帝国主义的军舰可以对南京直接构成威胁。

不过萧震雷对定都的问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不想被革命党人孤立，此时也不能和同盟会这边闹翻。

就在同盟会这边就定都的问题与袁世凯打嘴仗的时候。萧震雷正在着手对各省驻留在南京城外的军队进行遣返工作，为了防止袁世凯翻脸不认人，萧震雷认为还是要继续保持足够的军队为好，他决定将各省在南京的军队大部分遣返，另外留下一些精锐编成一个师。

可这个时候偏偏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愤怒的华侨采取闭门罢市的行动以示抗议，荷兰殖民当局进而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萧震雷收到消息之后异常愤怒，立即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派人与荷兰公

使接触。并表示严正抗议，要求荷属殖民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华侨并对死难的华侨进行公开道歉和赔偿。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力。

然而荷兰当局并未重视，对萧震雷的警告不理不睬，萧震雷等了几天未见到任何回应，当即恼了，他决定先斩后奏，一面向大总统孙文提出军事干预行动的计划，一方面下令海军舰队南下向澳门港进发，同时下令浙江第一军两个师西进福建向广东进军。

于此同时，萧震雷代表军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如果荷兰当局不在三天之内给出满意的回应，他将下令军队进攻澳门，逮捕在澳一切荷兰公民。

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袁世凯那边暂时还没有动静，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于2月26日召开了总统府会议，并让萧震雷参加，指着他不该越过临时政府擅自与荷兰公使接触。

“萧寰宇，你想干什么？外交上的事情是临时政府的事情，不是你们军方该过问的，你擅自越过临时政府外交部与荷兰公使进行接触是越权行为，你这是藐视我们外交部，也是藐视临时政府！”

萧震雷不屑地瞟了说话那人一眼，轻蔑地冷笑道：“我就是藐视你们、藐视临时政府怎么啦？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少人闻言脸色剧变，那人立即对孙文道：“大总统，你看着萧寰宇嚣张跋扈，完全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不把大总统放在眼里！”

萧震雷耻笑，“行了，别把大总统牵扯进来，你们不敢跟洋人挺起腰杆说话也就罢了，却在这里数落我的不是，如果说英法俄德美日等过是列强，你们不敢招惹，别人也许不会说什么，可一个小小的荷兰都把你们这群家伙吓成这样，我看你们这个官做与不做都没什么区别，何必浪费百姓们的赋税养你们这些蠹虫呢？海外华侨虽然已不是我中华公民，我们血液里流淌的是同一个祖宗的血脉，同宗同源，大总统就曾经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当我们在为革命募捐的时候，是华侨们拿出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持我们革命，难道你们这些人都忘了吗?现在我们推翻了满清王朝，成立了临时政府，华侨们却因为举行庆祝仪式遭了难，而我们临时政府却不管不问，这算什么？翻脸不认人还是过河拆桥？可悲啊！以后你们再去募捐，我看谁还会搭理你们！”

在萧震雷的话音落下后，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有的只有香烟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没有人一个人大声的呼吸。会议室里的人都知道，萧震雷说的是对的，不能不管那些泗水华侨们，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没有今天的成就，几个月前，在座的这里有些人就是从那便回来的。

良久，孙文问道：“寰宇，你，有几分把握？你真的有办法让荷兰人屈服吗？你要知道这可不是儿戏，我们国内尚未平静，如果又招惹外地敌，稍有不慎会让整个国家陷入不利的境地啊！”

萧震雷见孙文这么问，就知道他已经被说动了，连忙道：“大总统放心，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西方列强之间在互相牵制，没有谁能够腾出手来管我们的闲事，荷兰人从前倒的确有些令人害怕，但是现在他们

不行了，他们在远东和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有限，如果不是各国力量互相牵制，荷兰人根本保不住荷属东印度，我们以拿下澳门为威胁以及宣布之前所有与荷兰人签订的协约为威胁，不愁荷兰人不低头，他们在荷属东印度虽然还有几条破船，但都是一些老旧船只，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将这几艘老旧战船开到远东来，击中我国现在的海军力量完全可以与他们一战，另外我们之前在英国订购的几艘战舰也已经可以交付了，我认为可以命程璧光迅速率舰队返回，如果荷兰人把荷属东印度的舰队倾巢而出对我们，可以命令程璧光从后面袭击荷属东印度港口，捣毁他们的老巢，再配合我们前后夹击它的舰队！如果有其他国家的公使来找大总统对您施加压力，您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推给我，就说是我在负责这件事情，让他们来找我好了，对付洋人，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儿！”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不少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有些羞愧，孙文经过缜密的考虑，决定萧震雷的建议，立即正式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名义与荷兰当局交涉。并且在此次会议上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

临时政府外交部立即就此四项条件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平当局，可袁世凯依然没有站出来。

很快在萧震雷的主持下，成立了华侨联合会，成为临时政府联络海外华侨和处理华侨事务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人民间的联系。

泗水惨案发生之后，华侨们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三天后，荷兰当局并没有回音，在萧震雷的命令下，两个师的部队迅速开往广东，并且海军舰队开始集结向澳门海域进发，谁也没有想到萧震雷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将军队开进广东境内，以达到控制广东的目的。

第324章斗朱尔典

萧震雷派兵进入广东境内威胁澳门荷兰当局，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对此极为不满，他表示浙江的军队不能进入广东境内，并且在次日召开的会议上强烈要求萧震雷下令撤回军队。

萧震雷表示军令已经下达，不能更改，还要求广东军政府方面解决粮草问题，气得胡汉民哇哇大叫。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把军队开进我广东境内也就罢了，还想让我广东军政府替你解决粮草问题，休想！”

萧震雷抽着烟笑道：“好啊，既然你不愿意我派兵进入广东境内，那就由你的广东军政府派兵威逼澳门，迫使荷兰当局答应我们的条件！”

胡汉民哪里有这个胆子派兵去对付荷兰人？他被萧震雷这番话逼进了死胡同了，进退不得，只能气哼哼等着萧震雷，却又无可奈何。

孙文对胡汉民如此不争气又羞又怒，可也不好当面斥责，毕竟是他的追随者，思前想后，现在也只有萧震雷有这个胆子与洋人交锋，于是摆手道：“好了，这件事情就由萧寰宇来解决，各部要密切配合，不能拖后腿。还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派使者过来向我们提出要求，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不许干涉泗水事件，诸位商议一下，要怎么应对？”

有人闻言立即惊恐道：“啊，英国人插手了？这可如何是好？”

萧震雷见在做不少人听说朱尔典派人来提出这种要求之后都有些畏缩起来，顿时对这帮人不争气的样子极为恼怒，这种呆在临时政府高层。中国不被洋人欺负才是怪事。他高声道：“好了，既然大总统把泗水事件交给我萧某人全权负责。一切自然由我来办理，大总统。如果朱尔典的使者再来找您，您让他直接来找我，由我对付他！”

2月28日，萧震雷正在批阅遣返各省军队的方案，这时秘书小高敲门走进来报告：“总裁，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代表威尔逊先生来了，您是否要见他？”

萧震雷放下钢笔问道；“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事情而来？”

“他说是为泗水事件而来的！”

萧震雷道：“你去告诉他，他想就此事和我商谈还不够资格，我现在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次长兼参谋总长。泗水事件的直接负责人，不是一个小小的代表想见就可以见到的，他的身份和我太不对等，朱尔典自己就是英国代表，他再派一个代表算怎么回事？把我们不当回事吗？如果他们要谈，就让朱尔典亲自来，否则我们不伺候！”

小高身体一挺：“是，总裁！”

朱尔典的代表在外面听了小高的回复后气得七窍生烟，虽然他只是朱尔典派来的代表。可这么多年他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中国上下官员奉承，那些清朝官员、北洋官员，即便是袁世凯见了他也得客客气气，可没想到在南京却遭到如此待遇。威尔逊气歪了鼻子拂袖而去。

回到住处后，威尔逊越想越生气，他又从住处来到电报局给在京城的朱尔典发了一封电报。极力地将南京临时政府如何傲慢、对他如何地不屑

一顾，而且还说萧震雷用极为恶毒的语言污蔑朱尔典。成功的引起了朱尔典对萧震雷的愤怒。次日一大早，朱尔典就忍不住收拾行李带着随从踏上了南下的南京的火车。

这两天萧震雷在处理各省驻留军队的事情上遇到了一个熟人——张孝准。是蒋百里带张孝准来见他的，原来张孝准已经被黄兴任命为陆军部军务厅厅长，协助萧震雷和蒋百里遣散各省在南京的军队。

三人在萧震雷的办公室里一边喝茶一边聊了一阵，萧震雷问道："遣散各省军队的事情已经差不多有了详细的计划，这两天之内就可以进行，如果进展得顺利的话，我估计最多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完成，而且我听说对于袁世凯是否要南下南京就职一事，临时政府和临时参政院已经有大部分人不再强行要求袁世凯南下，看来有妥协之意，如果临时参政院北上京城，而袁世凯在京城那边就职的话，我估计临时政府很快就会撤销，到时候陆军部各厅室也会随之撤销，我倒是还有一个江苏副都督、军务部长的头衔，百里兄也会留下来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如果真要裁撤临时政府机构，韵农兄以后有何打算？"

张孝准闻言不由苦笑，他在武昌起义之前就回国了，直到现在才好不容易在临时政府谋个职位，可没想到临时政府马上又要裁撤掉，等临时政府裁撤，他又成了无业人士，想继续干革命却没有了门路，这不能不是一种讽刺。

这时蒋百里说道："现在寰宇手下有十几个师，队伍庞大，急需人才，不如这样，韵农你留下来做寰宇的参谋长，我做副参谋长，我详细只要我们努力经营好这十几个师，袁世凯就算有什么异心，我们也完全有反制的力量"说着给萧震雷打了一下眼色。

萧震雷哪里不明白蒋百里的意思，虽然张孝准是同盟会人，但是与同盟会那帮人的关系算不上很好，不用担心他心向同盟会，萧震雷立即道："如果韵农兄能够加入我们，那就真是太好了，我左有蒋百里，右有张孝准，简直如虎添翼，他袁世凯老老实实做他的大总统实行共和也就罢了，如果他想图谋不轨当皇帝，我们绝不答应！再说了，现在才是临时政府，还得正式举行大选呢，谁说他老袁就一定能够当选总统？说不定我们也有机会组阁，到时候我们一起做一番事业，将中国建设强大，岂不快哉？"

张孝准却不好拒绝，也不好答应。不好答应是因为他是同盟会员，而且还是黄兴老乡，与黄兴的关系匪浅，这次来陆军部军务厅当厅长就是黄兴的提携，现在临时政府还没有裁撤呢，如果被黄兴知道他现在就开始找下家了，黄兴肯定会很不高兴。

不好拒绝的原因是他从内心来说也希望留下来做事，毕竟比起袁世凯，他与萧震雷比较熟悉，大家的年纪相差不大，有很多想法都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还有，萧震雷是心向革命的，而袁世凯这个人他琢磨不透，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萧震雷手下有十几个师的兵力，他想带带兵，锻炼一下自己的带兵能力，萧震雷恰好可以满足他的要求，现在他的职位虽然是军务厅厅长，级别比较高，但是这个部门只是处理杂务的一个

部门，不能发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秘书小高敲门从外面进来报告："总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先生到了！"

朱尔典原本是先去见了孙文的，他以为这种事情还是直接找南方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商量才能最快解决，而且来中国这么多年，从来都是跟皇帝或太后直接商谈，其他人在他眼里都不够资格。

孙文很热情的接待了他，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孙文说临时政府已经将这件事情交给了萧震雷全权负责，让他去找萧震雷商量，这还是朱尔典在中国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虽然有些生气，但朱尔典还是忍着怒气来到陆军部找萧震雷。

萧震雷听了秘书小高的汇报之后吩咐小高去请朱尔典进来，朱尔典等了不久，却不见萧震雷出来迎接，反而却是萧震雷的秘书出来了，他听小高说萧震雷请他请去，顿时脸都黑了，他的助手威尔逊还在一旁煽风点火，这让朱尔典更加恼怒。

朱尔典是一个典型的高身材、偏瘦的英国人，眼窝深陷，鼻梁高，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见到朱尔典出现在门口，萧震雷笑着起身向前走几步，伸出手笑道："朱尔典先生，欢迎你来南京啊！"

朱尔典黑着脸道："萧次长，您的架子也太大了吧？客人从这么大老远的地方过来，你连去门口迎接的礼帽都没有吗？"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皱，"请问您这次来是以私人身份还是代表英国？"

朱尔典仰头看天花板，鼻孔朝天："当然是代表大英帝国，我跟萧次长又没有交情！"

萧震雷一拍手掌笑道："这就没问题了，以朱尔典先生的级别，我能够起身走出这么远迎接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如果您是贵国首相或乔治五世国王陛下的话，我倒是可以去门口迎接，很可惜，您不是！"

萧震雷这么说一点都没错，按照正常的外交关系，朱尔典只是一个驻华公使，虽然在很多时候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但是他的级别却不高，如果不是清廷暗弱无能，怎么可能会让朱尔典每次都能直接与皇帝和慈禧对话？间接地抬高了此僚的身份？派一个小官接待朱尔典就足够了。

萧震雷这番话可把朱尔典气得不轻，差点就憋成了内伤，不过这番话也间接提醒了朱尔典，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第325章斗朱尔典（2）

朱尔典在接到助手威尔逊电报南下之前就猜到萧震雷这个人可能不好对付，哪知道这刚见面萧震雷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可是英国驻华公使，在中国的时间已经很长，跟各式各样的中国官员都打过交道，却从来没有见过有萧震雷这样的官员用这种态度对待外国公使。

朱尔典虽然很生气，但他也是老外交官了，他压制住心头的火气，说道："好吧，萧次长，我们就不要在这件小事上纠缠了，今天我来是以英国驻华公使的身份就贵临时政府与荷兰当局之间的关系表明我们大英帝国的立场和建议的，我希望萧次长认真考虑，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后果，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萧震雷闻言心头不住地冷笑，心道多管闲事的来了，这种人不出来蹦跶几下好像别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似得，我倒要看看这老头的丑恶嘴脸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的，于是他说道："哦，不知道公使先生向说什么？"

说到正事，朱尔典神情严肃，一本正经道："萧次长，我作为英国驻华公使代表大英帝国对于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军队开赴广东威逼澳门一事表示坚决反对的立场，我希望南京临时政府尽快下令军队和海军舰队停止前进！"

萧震雷闻言哈哈大笑，随即严肃道："朱尔典先生，我想您搞错了一点，您只是英国驻华公使，不是我们临时政府大总统，军队调动是我们临时政府的事情。你这个英国驻华公使让我下令军队停止前进，您也管得太宽了吧？再说了。这是我国与荷兰当局之间的事情，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当局搞出的泗水惨案而造成的。算了，我跟你这个英国公使说这个干嘛，您又不是荷兰当局他妈，做不了主，您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凉快去吧！"

"噗嗤——"坐在旁边的张孝准听见萧震雷这番话忍不住笑出身来，刚刚喝道嘴里的一口茶差点喷了出来。

"你"朱尔典气得脸色都变成了猪肝色，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萧震雷道："萧次长，你，你欺人太甚。你这是侮辱我，是侮辱答应帝国"。

萧震雷伸手拨开他的手指，笑道："朱尔典先生何必了，您不觉得多管闲事吃力不讨好吗？您只是英国驻华公使，不是荷兰驻华公使，你这么蹦跶出来替荷兰人说话，荷兰人不一定领你的情，时间也不早了，你还是回去吃午饭吧。我这里可没有准备您的午餐！"

朱尔典闻言喘着粗气冷冷道："萧次长，够了，我提醒您一点，我们这是在进行正常的外交会谈。希望您不要胡搅蛮缠。我大英帝国在远东地区有着自己的利益，我们不会允许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范围内轻易发动战争影响我国在华利益。南京临时政府调动军队开赴广东，有攻击澳门的意图。一旦南京临时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与荷属东印度发生战争，我大英帝国通往远东地区的航道必定受阻。这将会给大英帝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大英帝国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萧震雷冷冷道："朱尔典先生，您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这件事情是荷兰当局造成的，既然您不想让英国的利益受损，何不去与荷兰当局沟

通，威胁也好、利诱也罢，你让他们答应我们临时政府提出的四项条件不就完了吗？你却跑到我这里来让我们妥协，您是不是觉得我们中国好欺负？我告诉你，朱尔典先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满清王朝了，不是你们想欺负就欺负，想压榨就压榨的！”

朱尔典心里憋着怒气，不过脑子却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说气话，心里虽然认为中国自然是比荷兰好欺负，但是不能这么说，他道：“我当然也会与荷属东印度和荷兰当局进行沟通，让他们尽量保持克制，但是你们南京临时政府这边先要下令让军队停下来才行，你们军队逼近澳门势必大大的刺激荷兰当局！”

萧震雷摇头道：“这件事情错不在我们南京临时政府，也不在我们在泗水的华侨，是荷属东印度当局无故对我华侨实施暴力的罪恶行径，除非荷兰当局先接受我们的四项条件，否则我是不会下令军队停止前进的，如果朱尔典先生自认为自己是国际警察，管闲事是您的专业，那您就先摆平荷兰当局好了，只要荷兰当局答应我们的条件，这事就结束了，其实很简单，你跑到我这里来威胁我是没用，我不会吃您这一套！”

朱尔典闻言脸色更黑了，说了这么半天，不但没有效果，还反而被萧震雷处处奚落，他终于忍不住怒气说道：“萧次长，您知道您一意孤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萧震雷扭头看了看蒋方震和张孝准，随后对朱尔典笑道：“先生，我想告诉您一句话，我这个人绝不会向任何威胁低头，我当然考虑过这种情况，无非就是你们英国出兵干涉，打仗，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中国就是从战争中一直走到现在，据我所知，现在欧洲局势复杂，德国人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冲破英法等国的封锁，如果这个时候英国出兵远东地区，哈，我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偷笑，朱尔典先生，你以为你用战争就可以威胁我们吗？据我所知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人虽然打胜了，却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在那三年中陷入了泥潭当中，耗费了巨额军费，布尔人才多少人？我们中国有多少人？我们中国有广大的战略纵深，有数量超过欧洲总和的人口，也只有清王朝这样腐朽没落的王朝才会在你们的威逼下处处摇尾乞怜，现在你们英国人再派兵过来试试看，看我们中国会不会把你们这个日不落帝国拖垮？威胁。哼，从来只有色厉内荏的人才会威胁别人！”

战争最大的敌人就是进入消耗阶段。一旦打消耗战，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打不起。就好比后世苏联打阿富汗，当时苏联可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苏联就是在攻打阿富汗这样一个平穷落后的小国家而被拖垮了经济，最后甚至解体。

与后世的苏联相比，在国力上现在的英国无疑要差一大截，现在的英国人也不是傻瓜，知道中国与印度不同，对待中国只能慢慢蚕食，温水煮青蛙一样。可如果直接发动战争，造成不死不休的局面的话，很可能会被拖进无底深渊，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十几二十年钱的中国人，明智已经开启，再想像以前一样对待清王朝一样对打中国是不可取的。

不过朱尔典去知道自己不能弱了气势，他看不出萧震雷是真装逼还是假坚强。尽管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他却不像灰溜溜离开，他起身道：“萧次长，你也不用威胁我。我们大英帝国也从来不怕威胁，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们大英帝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萧震雷冷笑着将手一伸。“那您请便，我会拭目以待！”

“哼！”朱尔典拂袖而去。

不久。回到下榻酒店的朱尔典在房间里大骂不止，还摔碎了房间内不少东西。砸得房间内一片狼藉，直到把能够砸的东西都砸碎之后心里才好过了一些。

助手威尔逊一直在旁边，将一个个能砸的东西送到他手上，直到再没有东西砸了，看见朱尔典的气消了一些之后才说道：“先生，咱们不能就这么妥协，我们答应帝国在远东地区应该有足够的话语权，要让这些黄种人知道得罪我们大英帝国是没有好结果的！”

朱尔典拿出一支雪茄叼在嘴里坐在了沙发上，“你有什么好办法？”

威尔逊连忙掏出打火机一边给朱尔典点燃雪茄，一边说道：“其实我们可以搞出一点事情出来，吓一吓南京临时政府，例如让军舰在黄埔江上向华界打几炮，我就不信南京临时政府不害怕！”

朱尔典闻言皱起了眉头，心里琢磨着这么做的可能性和可能造成的后果，毕竟要动用军舰，这种事情很难控制，一旦萧震雷被搞起了火气，摩擦转变成了战争，这事就麻烦了。

思索了良久，朱尔典还是决定冒险试一试，他觉得萧震雷太可恶了，一点也不尊重他这个英国驻华公使，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给萧震雷一点厉害瞧瞧，于是对威尔逊道：“马上去订购前往上海的火车票，我们今天就去上海！”

“是，先生！”

两人的运气不错，下午还有一趟前往上海的火车，两人当即退房前往火车站坐火车前往上海，午餐就在火车上解决了，傍晚时分火车抵达上海。

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士对朱尔典的到来时分惊讶，毕竟两人来之前根本就没有打招呼，不过不管怎么样，人既然来了，法磊士就不能不尽情招待，要知道朱尔典可是他的顶头上司。

在领事馆吃了一顿舒心的高规格晚餐之后，朱尔典立即进行了工作状态，他让法磊士去把停泊在吴淞口附近海域的“林纳特”军舰舰长凯特尔叫过来，法磊士立即答应转身离去。

不久，法磊士带着凯特尔过来了，凯特尔是一个大胡子，穿着英国海军军官服，他向朱尔典敬礼道：“公使先生，凯特尔前来报告！”

朱尔典扭头对法磊士道：“这里没你的事了，有事我再叫你！”

“好的，先生！”法磊士当即离去。

随后朱尔典与凯特尔握手道：“凯特尔中校，辛苦你了，请这边坐！”

“噢，谢谢公使先生！”

威尔逊给两人分别倒了一杯咖啡后就出去了，两人坐下后朱尔典

道："凯特尔中校，这次找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去办"。

凯特尔道："先生请讲！"

"泗水事件发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向荷兰当局发出了通牒，并提出了四项条件，但是在规定的时间过去了，荷兰当局并没有回应，现在南京临时政府已经下令两个师的部队开向广东，如果他们双方打起来，这势必会影响我国在华利益，而且从印度到远东的航道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我去南京见到了那位负责此事的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萧震雷，这个人根本不接受跳调停，坚持要荷兰当局先答应他们的条件，这分明是不把我们大英帝国放在眼里，我想这位萧先生年轻气盛，还没有领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军威，因此我向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次把你叫过来，就是想让你把军舰开进吴淞口并向华界打几炮，吓一吓南京临时政府那位萧次长"。

凯特尔虽然是一个大胡子，可他不是那种傻瓜大胡子，他犹豫道："公使先生，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如果对方的岸防炮进行还击怎么办？我一艘军舰可干不过那么多岸防炮台啊，而且这很容易引发战争！"

朱尔典摆手道："这个你放心就是了，我猜他们绝对没有胆子还击，你开炮的时候注意一点，尽量往人少的地方打，只要不死人就没问题，而且你要控制一点，万一对方还击，一定要尽快撤离，别真的与对方打起来"。

凯特尔终于还是答应了，他立即赶回去做准备。

深夜，在凯特尔的指挥下，英**舰"林纳特"闯进了吴淞口，并向华界连续开了四炮，这可让将吴淞炮台守军吓了一大跳，吴淞炮台守军指挥官马立仁迅速下令所有炮台进入战备状态，他同时给上海军政府军务部部长马汉龙打电话报告情况请示。

马汉龙接到电报之后立即一方面向萧震雷发去电报请示，一边向陈琪美通报情况，其实不用通报，陈琪美等军政府大员都听到了隆隆的炮声，这可将陈琪美等人吓得不轻，陈琪美在电话中让马汉龙给吴淞炮台下令不要轻举妄动，搞清楚情况之后再做计较。

第326章强行收回租界

萧震雷接到电报之后立即想到了这件事情很可能是朱尔典搞出来的，目的就是对他进行恫吓，让他在泗水事件上进行让步。可他不是一个随便会退让的，朱尔典的目的很简单，让他让步，不会也不敢真的发动战争，毕竟现在欧洲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英国当局没有多余的精力放在远东地区，因此才让把日本拉近自己的同盟里牵制俄国和美国，可一旦英国和中国开战，势必会影响英国在欧洲的战略部署，俄国和美国也就有理由干涉远东事务，这绝对不是英国乐意看到的结果。

萧震雷有足够的底气与英国人周旋，他料定英国人不敢大干，只能用威胁、恫吓这种手段，但他害怕这种手段吗？他立即给马汉龙下令，命令吴淞各炮台立即进行还击，把英**舰往死里打，同时下令沪军第一师师长蔡威率部冲进公共租界对万国商团进行缴械，如有反抗，坚决镇压，并对公共租界实施全面占领和戒严。

吴淞炮台一共有五座炮台，十数门岸防火炮，分别在东、西、南、北和狮子林，对吴淞口夹江对峙，形成了一座严密的防御体系，如果同时开炮，一艘军舰是无论如何顶不住的。

在发了电报之后，萧震雷立即向全国和外界通电，声明由于英**舰率先对华界进行炮击，造成了数十人的伤亡，吴淞炮台守军才不奋起还击，同时鉴于英**舰率先对华界开炮的原因，萧震雷声明自己已经下令沪军第一师进入公共租界展开行动。这所有的责任都是英军军舰无故对华界开坡引发的，是英军想挑起战争。一切责任全在英国当局。

通电之后，此时虽然是在深夜。但是这个消息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最先得到消息的不是公共租界，反而是国外。公共租界内的外国公民们绝大多是还不知道，沪军第一师就已经开进租界，并且冲进了将万国商团的驻地，将驻守在驻地内值守的万国商团全部强行缴械，在控制了万国商团之后，沪军第一师又火速包围了英军在租界内的军营并闯进军营内控制住了所有的英军。

直到沪军第一师控制了整个公共租界和公共租界内各国的军营驻地，上海滩的市民们才得到消息。租界内的民众才从睡梦中醒来，在这一过程中，沪军第一师得手也不是那么顺利，同样遭到了一些抵抗，但是抵抗很快被瓦解，反而激起了沪军第一师很多士兵的凶性，这些士兵忍耐洋人早就忍受够了，现在有这么一个报复的机会，哪里会轻易放过？凡是反抗的洋人军官和士兵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截止第二天早上，一共有七八十个军官和士兵被枪杀。

在萧震雷下令不久，吴淞五座炮台同时对英**舰“林纳特”号进行了猛烈的还击，铺天盖地到炮弹在该艘军舰上和周围江面上爆炸。“林纳特”号军舰当即遭到重创，舰长凯特尔吓得屁股尿流，当即下领军舰火速撤退。脱离岸防炮台的射程范围之内，等脱离之后。才发现军舰受损严重，人员伤亡也极为惨重。凯特尔再也不敢让军舰进入射程向炮台射击了，岸防炮台的火炮射程毕竟要比舰炮射程远得多，火力和威力也要大得多，舰船比

岸防炮台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移动，而岸防炮台却不能。

很多公共租界居民直到第二天早上出门上班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变了，大街上到处是站岗的士兵，这些士兵还是新军士兵，一打听才知道是沪军第一师闯进了租界接管了权力，并且将公共租界内的所有外国武装全部缴械了，这让许多市民们热泪盈眶。

多少年了，终于有一支自己国家的军队进入了租界，市民们在打听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立即互相奔走相告，所有的市民在最短的时间了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自发的组织起来在大街上游行，高举旗帜，大喊口号声援南京临时政府，声援萧震雷。

公共租界工部局被接管了、巡捕房昨夜所有在值班的巡捕全部被扣押，只要是暴力机关全部被占领，但军队并未限制市民包括外国公民出行的权力，这让很多人认识到这支军队并非是野蛮的，这是一支有纪律、战斗力极强的文明军队。

其他各国领事馆倒是没事，只有英国领事馆被包围了，包括朱尔典、法磊士等人全部被困在里面，朱尔典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不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刺激萧震雷，这下好了，中**队冲入了公共租界，再想让他们退出去只怕千难万难。

幸运的是，包围英国驻沪使馆的沪军很快接到了新的命令，不再限制里面英国人的自由，在军官的带领下撤退了，这让朱尔典等人暗自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从领事馆出来之后发现中**队并未撤离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的工作全部陷入了瘫痪状态，不过这项工作现在由沪军接管了，而在江面上的英**舰由于没有接到上面的命令也敢轻举妄动。

这一夜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在上海滩的所有外国人，特别是各国领事们意识到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之前的清廷了。

“威尔逊，去买火车票，我们要去南京再去见见那位萧次长，该死的，这次搞砸了，也不知道萧震雷想要怎么收场，如果他拒不下令军队从租界撤军，那我们很可能从此失去对租界的控制权，想必伦敦方面已经知道此事，说不定等待我们的是一顿板子！”

朱尔典的忧心忡忡让威尔逊的情绪也变得十分低落，不过他还是安慰朱尔典：“先生不比太过担心，我们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朱尔典闻言大怒：“你是猪吗？中国人在行动之前就事先向外界通电了，各国都早就知道了此事，我们想推卸责任都不可能！”

威尔逊被骂了一顿，脸色顿时变得通红，但很快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连忙道：“先生，我们可以把责任推给那几个开炮的水兵身上，就说他们事先喝醉了，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才向华界开炮的，然后将他们秘密处死，造成他们畏罪自杀的假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身，您只要给凯特尔中校发电，我想他应该知道事情的轻重，会妥善处理好的！”

朱尔典仔细思索了威尔逊说出的这个办法，认为这是当前他与此事脱身的唯一好办法，当即道：“好，就这么办，你马上去买火车票，我立即分别给凯特尔和伦敦方面发电报！”

“是，先生，我这就去！”

威尔逊走后，朱尔典立即首先给凯特尔发电报，发完电报之后，他还没有来得及向伦敦方面报告此事，萧震雷却在他向伦敦方面报告之前代表南京临时政府通电全世界，单方面声明：由于英**舰无故对华界开炮，这是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侵犯，临时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解除与英国在公共租界的租界条约，解散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及其他一切行政机构，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全面接管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权，并进行驻军，宣布收回外国在公共租界的一切领事裁判权和司法权，外国领事馆在公共租界不再享有司法审判权力，不论是华人还是外国公民都将处在中华民国的司法管辖权之下。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也只有英国才在公共租界有驻军，法国只在法租界有驻军，其他国家在公共租界都没有驻军，因此昨夜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只有英国人受到了损失和打击，其他各国领事馆都相安无事，这也是萧震雷为什么敢对公共租界下手的原因，只惹英国一家，不招惹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列强势力。

其实萧震雷这段时间一直在与德国方面进行密谈，而且在昨夜，萧震雷已经连夜与德国在南京的公使希尔曼达成了协议，并签订秘密合作协议。德国表示如果萧震雷在远东地区与英国方面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德国一定会进行秘密支持，不仅在财力上支持，而且还会从武器装备、弹药上进行全面暗中支持，德国方面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萧震雷出售矿石给德国，出售矿石只要价格合理，这是正常的贸易，并不是卖国行为，萧震雷当然求之不得。

其实德国这么做也有着自身的考虑，德国想在远东寻找一个代言人，现在也只有萧震雷最为合适，如果萧震雷能够在远东拖出英国人，那么英国人势必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在中国，如此一来，德国就会轻松得多。

在今天早上，德国方面还通电公开对英国进行责难，说英国方面擅自破坏远东地区的和平，这是严重违反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协议的，并让英国方面保持克制，如果英国单方面对中国采取武力的行为，德国在青岛的舰队和军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在德国之后，就是沙俄，沙俄也立即通电表示支持中国，由于这几年英国拉拢日本这个小弟对沙俄在远东进行牵制，造已经让沙俄极为不满，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落井下石。

美国紧随其后对英国方便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由于萧震雷在美国秘密订购了两艘战列舰和两艘重型巡洋舰，这让萧震雷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客户，美国船厂的商人接到了萧震雷的电报后立即动用关系，让美国政府站在了中国这一边，在资本的世界，钱果然是无敌的。

第327章我的誓言

其实萧震雷对于朱尔典这种傲慢的英国人的内心世界真心不懂，他不知道这老家伙怎么会想到用这么极端的办法来威胁他，朱尔典的愚蠢的行为让他意识到收回公共租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了。

他在于德国、美国、俄国驻华公使联系并且进行紧急磋商之后，立即又给庶民日报的张继尧打了一通电话，让张继尧发动媒体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此事让全国民众知道。

这天上午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英**舰无故向华界开炮的侵略行为以及沪军第一师萧震雷的命令开赴租界收回公共租界管理权、吴淞炮台接到萧震雷的命令向英军军舰还击的铺天盖地的报道。

这些报道一出来，立即轰动了全国，全国广大民众立即在各大城市自发举行了声势极为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来声援萧震雷、声援南京临时政府。上海滩沸腾了，中国沸腾了，民族自信心在这一刻被完全激发出来。

萧震雷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向全国民众和海外华侨保证这次事件是由英军引发的，临时政府将坚决收回公共租界，并且呼吁全国民众站起来对抗外来侵略者，中国不能再沉睡了，中国觉醒的时刻到了。

这次讲话让萧震雷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让铁血救国党成为第一大党，无数有志青年纷纷申请加入铁血救国党。

此时的中国完全成了沸腾的世界，英国当局在此次事件中始终陷入被动之中，在萧震雷的手段下。就连英国人的盟友法国人都没有站出来替英国人说话，这英国人在国际上几乎陷入了孤立的地步。如果不是还有一个日本小弟跟在屁股后面，英国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

同时。英国的情报部门也察觉到了德国与萧震雷正在进行秘密接触，特工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向本土进行了报告，伦敦方面得知消息后迅速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处理。面对德国与萧震雷接触这件事情，伦敦方面感觉极为棘手，如果萧震雷成为德国在中国的代言人，以萧震雷现在的势力和发展势头，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宰中国的势力，到那时候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将大幅度减少或消失，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这是英国当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担心如果与萧震雷进行妥协，很可能助涨萧震雷的嚣张气焰，会让他得寸进尺，这些人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英国议会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只要萧震雷不投入德国人的怀抱，舍弃上海滩公共租界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保守派认为必须要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立即组织兵力进攻萧震雷。还有一部分认为可以支持袁世凯与萧震雷打擂台，利用袁世凯牵制萧震雷。

经过几天的紧急商讨，英国议会当局终于有了结果，为了保证萧震雷不投入德国的怀抱牵制英国在远东势力。可以考虑放弃公共租界，但为了牵制萧震雷，不让他坐大。对北方的袁世凯在资金和武器上的支持。于是伦敦方面立即给朱尔典发报，将伦敦当局的决定告诉他。让他立即与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联系，并处理好善后事宜。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那么一步难以跨越。萧震雷就这么大着胆子跨

越了这一步，并且造成了既成事实，英国佬也无可奈克，尽管英国在远东地区还有一些舰船，但是在陆军方面就差得太远，而萧震雷现在有十几个师的兵力，十几万人马，不是谁都啃得动的，而且萧震雷现在取得了全中国的民心，有全国中国四万万人的支持，任何人想要对付他，都得掂量一下自己的本钱，英国人不想在远东地区再经历一次布尔战争，这会把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拖垮，英国人会算账，因此他们妥协了。

朱尔典正准备北上南京就双方之间的冲突继续与萧震雷进行商谈，这次他是栽了，但是他不想把公共租界丢掉，伦敦方面可能就这件事情向他问责，可没想到他在出发之前伦敦方面就发来的电报，不出他所料，伦敦方面非常严厉的斥责了他，并且说已经派人过来调查事情的真是情况，让他立即与南京临时政府接洽，达成和解，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弃上海公共租界，反正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也不止这么一处。朱尔典接到电报之后放心下来，至少他有了足够的回旋空间。

3月1日，朱尔典来到南京再次与萧震雷会面，一开始就对临时政府突然出兵接管上海公共租界表示了抗议，要求萧震雷立即下令沪军第一师撤出租界。

“萧次长，我代表大英帝国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突然下令沪军第一师占领公共租界表示强烈的抗议，现在我要求南京临时政府立即下令沪军第一师撤出公共租界，并且对租界内所有损失进行赔偿！”

萧震雷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朱尔典问道：“朱尔典先生，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回去了，要知道我还忙着呢！来人，送客！”

朱尔典连忙道：“慢着，萧次长，好吧，我们都有诚意一些坐下来好好谈谈，好吗？”

萧震雷看了朱尔典一会，指向旁边的椅子：“请坐！”

“谢谢！”朱尔典说了一句，然后和萧震雷一起在椅子上坐下，说道：“萧次长，针对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解除与我国的租界地条约，我大英帝国不同意，我可以放弃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但我国必须要保留在中国其他各地的英租界管理权，而且我国不会放弃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我国放弃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之后，作为交换，南京临时政府得不与德国和俄国达成任何方面的协议！”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后吐出长长的烟雾，说道：“朱尔典先生，您作为英国最为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应该很明白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满清王朝，之前各国与满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将会在今后逐一废除，中国正在觉醒，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任何人或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无论哪个国家意图奴役中国人民，都将会被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力量碾得粉身碎骨！我理解英国当局的难处，但是中国收回租界决心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可以考虑给英国当局一些时间，暂时只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但是关于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不容谈判，因为这事关主权！如果英国当局不同意，我们有决心通过战争解决这个问题”。

这番斩钉截铁的话语就如同一道宣言，听在朱尔典的耳朵里让他浑身

一震，他在心里分析着萧震雷这个人，他发现这是一个信念极为强大并且能力突出的人，也许这个人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宰着远东的命运，中国也许会因为这个人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如同这个人所说，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朱尔典犹豫了一下，试探道："萧次长，我国同意将上海公共租界管理权归还给贵国，不够这个领事裁判权的问题让我实在为难，不如我们暂且将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先行放下，现在谈谈公共租界内有关我国政府和公民的财产问题！"

萧震雷摆手断然道："不行，收回英国在我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和上海公共租界是我们此次会谈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下面的谈判！"

经过长达三天的漫长的谈判，萧震雷终于与朱尔典达成一致，双方一致约定，中国南京临时政府收回英国当局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和英国在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在公共租界内的英国公民可以携带自己的所有财物离开也可以选择继续留下，与中国公民享有相同的福利和待遇，但是不能拥有中国国籍，临时政府不会没收英国公民在租界内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使用权，但无论是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都属于中国政府。

3月4日，当萧震雷将这则消息公布出去之后，全国陷入了疯狂的欢腾之中，多少年了，这是中国与列强争斗之中取得的一次最为伟大的一次胜利，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在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之后，荷兰当局看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决心，英国人都妥协了，他们也不敢再嚣张，慌忙答应了临时政府提出的四项条件。这次与英国当局和荷兰当局交锋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自身的强大，既然了民族自信心，同时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广泛赞誉，使海外侨胞第一次感到独立的中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

3月5日，萧震雷在庶民日报发表个人文章，标题为《我的誓言——祖国，我将用鲜血和生命誓保你永远辉煌、繁荣昌盛、太平安康》，这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发社会各界剧烈反响，这一刻，这个民族真的觉醒了。

第328章华东总督

（读者大大们：得益于书友风雷99的指出，前几章有一个常识性的历史知识错误，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不是荷兰的，前面搞错了，在此更正一下，希望读者们谅解，以后我会注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泗水事件得到解决之后，在以马博阳为专案组长的调查下，陶成璋被刺一案也终于查到了蒋志清和王竹青这两个人身上，蒋志清事先得到消息放弃了沪军第五师五团团长职务而躲了起来，随后在陈琪美的安排下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但王竹青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原本也得到了消息，只不过因为一些事耽误了时间就被专案组抓捕。

王竹青原本是光复会会员，且在陶成璋身边做事，但王竹青这个人本身就是江洋大盗出身，生性贪婪，无赖成习，因此时常受到陶成璋的批评和训斥，从而怀恨在心，恰巧蒋志清受到陈琪美的指使前来刺杀陶成璋，蒋志清寻找刺杀机会很长时间而无果，却在一次无意中得知了王竹青的江洋大盗出身的身份，因此收买王竹青并传言说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王竹卿信以为真，便与蒋志清预谋刺杀陶成璋，就在1月14日凌晨两点时分，两人潜入广慈医院将陶刺杀。

在杀死陶成璋之前，两人撞见了为陶成璋换药的护士，为了不弄出动静因此将护士制住并威胁其不许出身，将其打晕之后再潜入病房向陶成璋开了一枪，子弹正中头部。陶当场死亡，枪声传出之后。医院顿时沸腾，两人仓惶逃离。却忘记了被打晕的护士曾经与他们照过面。

刺杀案发生之后，护士担心凶手会灭口，于是辞掉医院的工作躲了起来，蒋志清和王竹青两人事后也想起来遗忘了护士这个目击者，也曾经派人寻找过，但是没有结果，当马博阳接手案件之后立即展开了调查，查到曾经为陶成璋服务的护士在陶遇刺的第二天就辞职，怀疑护士与陶遇刺有关。于是立即派人调查其踪迹，皇天不负有心人，护士终于被找到，再她的交代下供出了蒋志清和王竹青两人。

蒋志清逃走了，王竹青被抓，他是蒋志清找来的，只供出了蒋志清，蒋志清却已逃走，因此此案最终也没有查到幕后主使。南京临时政府在经过大人物的商议之后。决定隐瞒此案为蒋志清收买王竹青的事实，毕竟蒋志清已经逃到国外，人没抓住，就说明此案最终也没有破案。临时政府丢不起这个人，只能把所有的罪名推到王竹青身上。

当临时政府得知整个案件的情况后，孙文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随后，被浙江军政府和上海军政府分别悬赏三千元和一千元的凶手王竹青被抓之后很快便被处死。萧震雷原本想将此案侦破到底，查处幕后主使，但由于蒋志清的逃脱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蒋志清已经逃亡日本，临时政府这边马上要面临撤销，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在追查此案，即便派人去日本追缉，日本方面也不一定会协助或允许引渡，说不定被派去追凶的人都会有麻烦，此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3月6日，经过长时间的扯皮，临时参议院那些家伙们终于还是熬不过袁世凯的坚持，终于妥协，允许袁世凯在京城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其实在2月27日时，蔡元培等人就北上京城要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可袁世凯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搪塞，拖到现在临时参议院那帮人也被拖得没有耐性，只能勉强同意袁世凯在京城就职，并且答应将都城定在京城。此事尘埃落定，许多人终于放心下来，

3月10日，袁世凯在京城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南北方面长达几个月的对峙终于结束。

11日，孙伟在正式辞去南京临时政府一职之前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党人多数认为有了临时约法就可以根据此法约束袁世凯，可这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3月13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之名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按照协议，他任命萧震雷为华东总督，总领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四省军政。15日，张广建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都督前往山东任职，前朝文武各官照旧供职，并令各督抚改称都督。

萧震雷上任华东总督之后，刚开始并未对四省官员人事进行大的调整，他先将重点工作放在遣返各省军队的事宜上，这件事情因为前段时间的泗水事件和接管上海公共租界的事情略有耽搁。

不久，袁世凯决定整编全**队，为了缩减军费开支，必须要裁撤相当一部分地方军队，按照事先的约定，袁世凯不得不给了萧震雷十二个师的番号和编制，这十二个师的番号为陆军第二十一师至陆军第三十二师。

在孙文正式卸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入北京之后并且该院也迁入北京之后，孙文在南京成立留守府，任命黄兴负责，帮助萧震雷处理遣返各省军队事宜。

此时在南京城外的各省军队共有三万人左右，这些人多数都没有枪支，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萧震雷将这些人当中的精壮士兵筛选出来，共得一万两千人，编成一师，番号为陆军第三十二师，任命张孝准为师长。

将各省军队中的精壮筛选出来之后，其他被遣散的人都陆续领到了遣返路费陆续离开了南京，此事直到四月下旬才完全结束。

萧震雷将华东都督府定在南京，将江苏首府也从苏州迁到了南京。首先便是进行军队你整编，他手下原本就有江苏八个师、上海五个师、浙江五个师又一个旅、江西四个师。一共有二十二个师和一个旅。

在明面上，他必须要将这二十二个师和一个旅裁撤掉一部分。编练成十二个整编师，原来二十二个师又一个旅的人数除了少数几个师之外都不满编，总人数在十八万左右。如果整编成十二个师则要裁撤掉四万多人。

可萧震雷却不裁撤兵员，他将有正式番号的十二个师整编完成之后，又将剩下的四万多人整编成四个预备师，这四个预备师分别为江苏预备师、浙江预备师、江西预备师和福建预备师，分别驻扎在这四个省，作为地方驻军分散在各省的各县市。

整编完成并且拥有正式番号的十二个师将分散部署在四个省内，其中陆军第21师部署在苏北。22师部署在苏南，23师部署在南京，24师部署

在上海，25、26师部署在浙江，27、28、29师部署在福建，30、31、32部署在江西。这十二个师加上四个预备师，总人数在十九万两千人。

军队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了整编，这些军队原本就有了完成的编制，缩编只需要将人员补充完毕。对军官将领进行重新任命就行，这拥有正式番号的十二师和四个预备师完成整编之后立即进入重新整训状态，毕竟在整编之后兵员战斗素养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只有迅速进入整训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最强战斗力。在整编完成之后进入整训阶段，萧震雷对华东都督府下辖所有军队进行统一换装，统一制式武器和装备。

华东都督府下辖的军队所有军官一律配备振华1910式手枪为制式手枪。装备到排长一级，这款手枪是根据前世勃朗宁1911手枪改进而成。杀伤力大、小巧、耐用、方便、故障率较小。

这款手枪采用枪管短后座式自动发射方式，铰链式钱罐偏移闭锁。全长216毫米，枪管长127毫米，缠距406毫米，弹容量七发，初速258米每秒，每分钟35发战斗射速，口径11.43毫米，有效射程50米。

排长以下士官和士兵一律装备振华1909式步枪，这款步枪是根据前世毛瑟98k改进而成，比现如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步枪都要先进二十年以上，在改进之后，该枪的弹仓弹容量依然为五发，但是如果采用弹夹供弹，容量则增加到十发。

这款步枪为单发步枪，但无需手动拉枪机，重量3.9千克，口径为7.92毫米，长度为1100毫米，枪管长度600毫米，由于无需手动拉枪机，射速可达每分钟60发，有效射程达到八百米距离，弧形表尺，v形缺口式照门，倒v型准心。

士官和士兵除了配备一支振华1909式步枪之外，还装备刺刀、钢盔、五枚手雷、一个战术背包、水壶、铝制饭盒，弹药方面在战时配发一个基数200发步枪弹。每个步兵班还配一名医务兵。

除了这些基本的武器和装备之外，在每个步兵班配备一挺振华1911式轻机枪，这挺轻机枪是根据前世的捷克式轻机枪改进而来，全枪长：1161毫米，全枪重9.60千克。枪管长：672毫米。导气式自动方式，膛线有4条，右旋，缠距240mm。初速为830米/秒，表尺射为1500米，射速为500发/分，气冷式枪管冷却方式，30发弹匣供弹方式，使用枪弹为7.92x57毫米步枪弹，可以与振华1909式步枪弹通用。

在一个步兵排中，除了每个班装备一挺轻机枪之外，每个排还配备一个重机枪班和一个掷弹筒班，装备一挺重机枪和四具掷弹筒，这样的步兵排的火力堪称强大。

萧震雷下辖的军队使用的重机枪是从马克沁重机枪改进而来，采用风冷式散热方式，在作战频繁时也可以采用人工水冷式散热，在原来的马克沁重机枪的基础上加装了全钢防弹挡板保护射手的安全。

在连级作战单位，除以上作战装备之外，还配备一个迫击炮排，共六门迫击炮，另外还有一个医务班，七名医生和护士。

营级作战单位增加辎重连、侦查排、警卫排、由于排级和连级作战单位的火力已经足够强大了，所以营级作战单位就没有必要再添加重武器战

斗单位编制。

团级作战单位给团长配备参谋长和政治处长，协助团长管理、训练和指挥军队，直属部队增加警卫连、侦查连、工兵营、辎重营、山炮营、卫生工作站。

团级以上作战单位就是师级作战单位，师一级作战单位除了三个步兵团之外增加了情报科、参谋处、警卫营、骑兵团、榴弹炮团、军需部、作训处、政治保卫部、野战医院等部门。

在萧震雷和蒋百里的计划中，平时师一级作战单位为最高军事编制的基本战术单位，一旦发生战争，为了需要可以成立军一级的战役战术作战单位，由两个师或者三个师组成一个军，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组成集团军，由两个军或者三个军团编成一个集团军。

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时候，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已经全数北迁往北平，南京留守府的责任也已经尽了，不得不解散。

能够约束萧震雷单位已经不存在，那些立宪人士、旧官僚和一心往上爬的同盟会员们也都基本上去了北平，包括原本在萧震雷军中的柏文蔚、林述庆等人也找门路加入了北平临时政府下面的军队当中，其中柏文蔚被调往安徽、林述庆被调往山东，全都脱离了萧震雷下辖军队的行列。

原来沪军中的第三师和第五师由于都是由帮会人员组成，军纪相对较差，战术素质比经过训练的军队要差很多，在这次整编当中全部被裁撤，光复会的李燮和自己辞职走人了，第五师刘福彪在整编过程中被解除了军职，什么都没有捞着，只能跟着陈琪美混口饭吃，而陈琪美的上海军政府都督的职衔也眼看着不保。第四师李英石加入了铁血救国党，在这次整编过程中，他的第四师被保留下来，他本人的职务也没有丢掉。

经过这次整编，军队中凡是帮会、会党出身的军官和将领全部被剔除出军队当中，有的人得到了其他的地方政府中的职务，有的人什么都没有捞到。

第329章铁路修筑计划

经过整编后的东南四省十二个师和四个预备师总兵力为十九万两千人，萧震雷和蒋百里制定的计划是在半年之内形成战斗力，完成整训，并且在这半年内还要逐渐完成统一换装，争取在今年的十月份之前全部成军。

搞定军队的事情之后，萧震雷又着手进行东南四省的政府改制工作，他在南京成立华东都督府，旗下设立内政司、法务司、监察司、资政局，另外还设司令部统管四省军务。福建原本是同盟会的地盘，不过在划归华东都督府之后，萧震雷立即派三个师进驻福建，许崇智等人担心萧震雷谋害他们，不等萧震雷动手，同盟会人自己跑了个精光，这倒便宜了萧震雷，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就白白得了一个福建。

遗老遗少和立宪人士们很多都去了北平，这倒是让萧震雷省了不少心，这些人的离开让华东都督府辖下的四个省的政府部门中空出了不少职位，萧震雷立即安排铁血救国党的党员们补充进去，在四省政府部门中，铁血救国党原本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现在完全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他剩下的职位分别由一部分立宪人士和一部分同盟会人士占据。

为了更好的控制地方政府，萧震雷将政府部门中一些关键性职位全部安排了铁血救国党党员当任，比如四省总督、四省财政局和警察局这些将掌握地方经济和治安的重要部门。

到了六月份，萧震雷基本上完成了对华东四省的掌控，直到现在为止。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王，而一些小报上也出现了称呼萧震雷为东南王报道。

萧震雷很清楚。在政治上，如果没有经济支持是玩不转的。只有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政治才能够稳定，因此萧震雷在完成对华东四省的掌控之后，立即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地方经济发展，鼓励商业，降低商业税收，政府主要只掌握一些与矿产资源和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对于其他行业都允许民间商业参与，在降低商业税以及给民间商人放开经营项目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商业的监管力度。在法律方面也进行了约束和管制，尽量避免商业犯罪的行为发生。

6月底，国务总理唐绍仪上任只三月就递交了辞呈，当萧震雷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知道袁世凯要独裁的野心已经暴露出来了。唐绍仪为什么只干了三个月就递交辞呈？是因为他这个国务总理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总理刚开始时他时有着极大的政治抱负的，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可是袁世凯这个人一向喜欢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

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秉钧竟然以辞职相威胁。而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对于唐绍仪的辞呈，袁世凯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既然唐绍仪不愿意干，他还求之不得，只过了十几天便任命了陆征祥为国务总理接替了唐绍仪。

此时同盟会许多人都还不知道袁世凯独裁的野心，一心想要凭借政党政治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用政党组阁来架空袁世凯这个总统，可袁世凯是这么好对付的吗？萧震雷巴不得同盟会继续与袁世凯斗下去，如此一来，袁世凯就没有精力来对付他。

但是袁世凯却没有忘记萧震雷这个差点把他逼得没棋走的人，之前他实在是腾不出手来对付萧震雷，现在同盟会那帮人企图用政党政治来架空他这个总统，他只能暂时将萧震雷放在一边，专心对付同盟会。

萧震雷也乐得看袁世凯继续与同盟会厮杀，反正铁血救国党在临时参政院的人数不多，对袁世凯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他现在正在进行东南四省的铁路交通建造，这项计划在总督府被提出来之后，很快便被外界得知，报纸上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萧震雷之意是想孙文来主持，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就任了全国铁路督办的职务，但是现在权力在袁世凯的手里，他这个全国铁路督办的职位徒有虚名，袁世凯根本没有铁路给他督办，于是萧震雷就发电报请孙文来南京主持东南四省的铁路建造工作，并且聘任詹天佑为建造总工程师，预计从南京修一条通往江西九江、从杭州修一条通往南昌，再从杭州修一条通往福建漳州，从江西九江修一条通往福建厦门的铁路，一共四条铁路。

这四条铁路加来的路程相当之长，比之前所有修筑的铁路都要长得多，孙文接到萧震雷的电报之后立即从北平南下，并带上了詹天佑。

修铁路的事情就交给孙文和詹天佑，萧震雷只负责出钱，具体对建筑公司的招标工作和采购建筑钢材的事宜全部交给内政司去负责。

孙文见到萧震雷后立即问道：“寰宇，你们总督府真的要修铁路？”

“当然，这种事情我怎么会跟您开玩笑呢？”萧震雷说着掏出香烟递过去，见孙文摆手婉拒，便收回香烟抽出一支自己点燃一支抽起来。

孙文又问道：“那从什么地方修到什么地方？总耗资多少钱？预计多长时间完工？”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后起身来到一面墙壁下，扯开幕布露出一副巨大的地图，他拿起一根长鞭指在地图上说道：“我准备修筑四条铁路，第一，从南京到九江，第二，从杭州到南昌，第三，从杭州到漳州，第四，从九

江到厦门。这四条路线一共有多长我不知道，这需要专业人士去测量，并且计算需要多长时间建造和耗资多少钱财，而且具体路线还需要詹天佑总工程师去探查和规划，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具体的工作需要孙先生你们去做，资金方面由总督府成立东南铁路总公司来提供，铁路建成之后也由东南铁路总公司负责运营！”

孙文感叹道：“这四条铁路线加起来的路程不短，耗费的资金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你的总督府才刚刚成立，怎么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萧震雷笑道：“这一点请孙先生放心，资金方面由总督府来想办法解决，问题是你和詹总工程师有没有信心完成这项工作，要把这四条铁路修完，我估计最少也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孙文道叹一口气道：“我现在是全国铁路总办，可在建的铁路却没有一条，卸任大总统之后，我找了袁大总统好几次，希望能够将川省铁路的修筑工作提上日程，可袁世凯总是说现在没有资金，让我自己想想办法。现在你这里要修铁路，我当然要当仁不让地挑起这副担子，至于信心的问题请你放心，只要你能保证资金及时到位，我和詹总工程师一定会尽职尽责的把这四条铁路修完，这毕竟是造福万民的好事，只不过我还是担心你不能及时提供资金，一旦资金没有及时到位，铁路的修建工作恐怕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到时候又不知道拖延到什么时候！”

萧震雷皱眉道：“孙先生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让我一下子把修建这四条铁路的所有资金全部拿出来也不可能，而且现在还不知道修建这四条铁路具体需要多少钱，其实我是这样打算的，这四条铁路不能同时开工，要一条一条修，有个先后顺序，先修筑的铁路可以立即通车运营，用售票得到了钱支持下一条铁路的修建，我准备先修建从杭州到南昌这条铁路，这在四条铁路中应该是距离最短的一条，而且从南京到九江有长江航运，从杭州到漳州有海运，对于交通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只有能修通从杭州到南昌这条线，后面几条铁路的修筑面临的资金压力就要小得多，孙先生，您认为呢？”

孙文想了想扭头问詹天佑：“詹总工程师，你看呢？”

詹天佑点头道：“我认为萧总督计划得很好，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话，只要保证杭州到南昌这条铁路修建的资金到位，在这条铁路开通运营之后所得收益不挪作他用，我有信心在八年之内将这四条铁路修建完成！”

第330章扩大军工生产

商业方面的事情有政府负责，将修建铁路的事情交给詹天佑和孙文等人负责之后，萧震雷随即开始关注军工方面的建设和生产。

上次北伐，才打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弹药了，这还是振华兵工厂近一年的弹药生产量和江南制造局的存货量，由此可见，他的兵工厂的生产能力还需要大幅度提高。

这天，萧震雷前往宝山视察振华公司和兵工厂，振华公司的几个工厂倒是在稳步的发展当中，而且振华钢铁公司也已经在威廉姆斯等人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并且在三个月之间就开始正式投入了生产，现在日产钢铁1000吨，再有几个月就可以进入生产技术成熟期。

萧震雷在钢铁生产厂视察了一天，在视察中他一边参观一边问道："现在我们的特种钢材生产情况怎么样？"

威廉姆斯回答："特种钢材的生产工序和技术相对复杂一些，如果不是我们有详细的生产技术资料，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可以进入生产阶段，现在每天也只能生产两吨左右！"

萧震雷在心里算了一笔帐，发现每天只有两吨的特种材的生产量根本不可能满足十六个师的需要，要知道火炮的生产就需要特种钢材，特别是火炮的炮管，而且军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再说还要做好足够的储备，如果再像上次一样仅仅两个月就把储备的弹药全部打光了怎么行？

想了想，萧震雷道："威廉姆斯，我想让你尽管提高钢铁的生产产量。无论是特种钢材还是一般的钢材，产量都要提升五倍以上。越到以后我们对钢材需求越大，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准备。要招募足够的工人，订购足够的生产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炼钢炉，我们的机械制造厂就可以根据它的结构自行生产，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生产线不够，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多招募工人，然后将他们培训熟练，炼钢厂还需要增添炼钢炉，这个交给机械制造厂去解决。你给他们下订单，让他们尽快提上生产日程，招募工人的事情也要尽快实行，威廉姆斯，时间就是金钱啊，我们等不起，眼看着巴尔干就要成为一个火药桶，这个时候生产弹药武器是越多越好，不论是我们自己用。还是出口都好，如果资金方面有缺口的话，你跟陈晖祖去商量解决，反正我自有一个要求。尽管提高生产产能，我希望在两年之内，我们钢铁公司的产量可以提升十倍以上"。

威廉姆斯点点头道："好的。这个我来解决，不过有一件事我解决不了。现在我们的铁矿石刚刚达到我们的生产需求，如果增加炼钢炉、增加生产线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原材料，这件事情我解决不了！"

萧震雷闻言摆手道："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发在长江以南的安徽马鞍山地区发现了大型铁矿，现在这周边地区都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尽快展开开采，另外我还派人去澳大利亚购买了一大块土地，在那块土地上有着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铁矿之一，除此之外我还派人在南北的秘鲁、玻利维亚、智利等国分别发现了铁矿，并且将它们买了下来，三个

月之内，我保证你有足够的铁矿石原料可以用！”

威廉姆斯闻言惊喜道：“噢，上帝啊，这真是一个惊喜，不过，总裁先生，您为什么不声不响地就做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刚刚为原材料担忧，你就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铁矿，我们在为资金担忧，您马上又送来充足的资金，给您工作真是很轻松，多谢你，老板！”

萧震雷笑着拍了拍威廉姆斯的肩膀笑道：“你们都是人才，你们为我、为我们国家服务，我当然要在后面把后勤工作做好替你们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事情，你看我们合作得多么愉快，不是吗？”

“噢，当然！”

目前阶段来说，萧震雷控制的地区内拥有的矿产还很少，也只有马鞍山和萍乡，萍乡产煤矿，他前世在国内的时间比较少，只记得这两个地方，在国外的时间长，反倒是记得国外的矿产资源分布地点多一些。

为了解决矿产不足的问题，萧震雷可谓是煞费苦心了，早在一年前他就派人去澳大利亚、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这些国家去按照他记忆中的地点去买地，然后在购买的土地上勘探矿产，在前世他记得这几个国家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铁矿石和其他稀有金属矿石。

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勘探，终于分别在这几个国家都发现了铁矿和其他几个稀有矿产，于是又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各个地点的开采都已经进行，只要再过几个月就有能够源源不断的矿产从这接过国家运过来，再加上在马鞍山发现铁矿，不但不缺矿石，而且还有很多用不了，不过没关系，用不了可以储存起来，还可以卖给德国、美国换取技术和资金。

在炼钢厂呆了一天之后，萧震雷来到了枪械生产厂，现在枪械生产厂的厂长叫杜明，萧震雷到来之后，他一直全程陪同。

萧震雷一边参观振华1910式步枪的生产环节，一边问道：“现在振华1910式步枪的生产产量是什么情况？”

杜明连忙道：“总裁，由于我们还需要生产振华1909式手枪，所以现在每个月生产振华1910式步枪可以达到一万两千杆！”

萧震雷闻言算了算，发现半年内可以生产七万两千杆，加上之前生产的存货，基本上可以在半年后将十六个师全部武装起来，并且还有一些作为储备更换使用！

想了想后说道：“杜明啊，这几年内全世界范围内恐怕不会太平，对枪支弹药的需求会极为庞大，我认为你们枪械厂可以扩大规模，如果扩大规模都还不能满足需求的话，可以考虑开设分厂，多建设几个分厂，半年后完成振华1910式步枪和1909式手枪的生产任务之后，这两种制式武器还要按照提高生产产量，说不定明年我们全国的陆军都会全部使用我们的武器，让我们的武器成为全国陆军的制式装备，你们兵工厂的任务可不轻啊，所以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杜明闻言极为恭敬地弯腰道：“总裁，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就召集厂子的领导班子成员们开会商讨这件事情，一定不会给总裁和军队拖后腿！”

“嗯，这就好！”

杜明随后又道："总裁，我之前有过这么一个想法，您看啊，我们现在生产的振华1910式步枪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步枪都要先进二十年以上，我们当然不可能把这种武器卖给其他国家，刚才您也说了最近几年内全世界范围内恐怕不是很太平，我想我们兵工厂是不是增加一些生产线专门制造一些国家的武器，例如德国毛瑟g98或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然后把这些仿制的武器卖去欧洲，或者卖给其他股价，例如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我们尽量把生产成本控制到最低点，争取能够在价格上对这些武器的原装品形成压倒性优势，如此我们既可以靠出售武器维持兵工厂的生产规模，又可以获得资金维持新式武器的研发，而不需要国家和组织另外拨付资金给我们兵工厂"。

萧震雷听得眼睛一亮，举手拍着杜明的肩膀肯定道："好，很好，你这个想法简直太好了，你这种想法应该在弹药厂和火炮厂以及飞机制造厂推广，如果按照你的这种经营方式，我们兵工厂既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始终保持技术的先行，又可以借别人的手实验我们的武器的威力，还可以通过售卖武器获得足够的资金维持兵工厂的庞大生产规模，又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新式武器的研发，一旦我们国家有对外战争，我们的兵工厂的生产产能立刻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不需要重新招募工人和重新添置生产线，我支持你这个想法，你尽管大胆去做，如果有了外售型的武器，要马上派出业务员去国外联系业务，尽快给工厂拉来订单！"

得到萧震雷的肯定后，枪械厂厂长杜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十分激动，脸色涨得通红，连忙立正道："有了总裁的支持，我就信心十足了，总裁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拿出方案出来，尽快让项目上马，早日将我们的武器卖出国门赚取外汇！"

实际上后世的美国就是这么干的，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就是靠出售武器弹药大发横财，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德国进攻得太快，英国的步枪储备不足，根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装备军队，没办法之下只好将美国陆军淘汰下来的几十万杆二手步枪买过去装备给部队。

二战结束后，美国也向其他国家大肆出售武器，通过出售武器获取巨额的资金支持新式武器的研发，而其他国家很多都需要国家财政拨款维持武器的研发，美国却不需要，这就是其他国家的武器技术与美国存在着差距的其中一个原因。

第331章自主建造巡洋舰

枪械厂的参观让萧震雷很振奋，随后他又来到了弹药厂，弹药厂与以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不仅规模扩大了好几倍，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自从北伐结束之后，萧震雷指示弹药厂，不仅要扩大生产规模，而且还提高生产效率，以前他不知道，但是经过上次北伐之后他就对弹药的消耗有了一个明显的概念，几十万发子弹、甚至上百万发子弹看着数目挺大的，可到真正打仗的时候，这么大数目的子弹很快就会消耗一空，炮弹和手榴弹也是这样，根本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如果想要作战时一直保持充足的弹药补给，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生产也要跟得上消耗才行，因此扩大军工生产规模是刻不容缓的。

弹药厂接到萧震雷的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在三个月之内将规模扩大了六倍，经过改造后的生产线，其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弹药厂的厂长早就换了人，现在叫甄志华，萧震雷来了之后，他一直陪同，详细解说着流水线生产线上的各个生产环节。

萧震雷一边走一边问道："这才三个月的时间，规模就扩大了六倍，工人们操作机器的熟练度怎么样？还跟得上机器的速度吗？"

甄志华道："刚开始肯定跟不上，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现在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要求了，我觉得这些生产线还可以继续提高生产效率，我正在组织人手进行研究。不过暂时没有什么紧张！"

萧震雷表示肯定："这很好嘛，技术的研究时刻都不能停下。在技术上要有创新的精神，不能总拿别人的来用。别人的始终都是别人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国外进行技术封锁，那我们岂不是要抓瞎？技术上是不是就会落后？

另外呢，我认为你们应该成立一个火药研究部门，现在有发射药和爆炸药两种吧？那么能不能想办法提高这种火药的威力呢？最开始的时候是黑火药吧？后来呢？火药的威力越来越大，稳定性也越来越好，这都是技术上的革新，我们中国只是发明了火药，而将之发扬光大的却是外国人。人家已经超过我们这个师傅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羞愧吗？"

甄志华连忙道："是是，总裁的指示很重要，接下来我就会召开厂子高层会议，商量这件事情！"

刚好经过一条子弹生产线的最后一个生产环节，萧震雷从旁边的木箱里抓出一把子弹，这是7.92毫米口径步枪子弹，他看了看这些子弹，皱眉道："看来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弹头还需要做抛光处理，你看，这样的弹头在空气中穿梭，空气的阻力对它肯定很大。做抛光处理之后它的表面就会光滑一些，这样能够减少空气的摩擦力，让它可以飞行得更快更远。当然了，这种表面粗糙的弹头可能对目标的破坏力要大一些。如果能够让子弹发射更远，破坏力更大一些。还需要你们来进行试验！"

甄志华答应道："是，我们会按照总裁的指示进行改进！"

萧震雷摆手道："不要我说什么，你们就怎么做，这些事情你们这些

厂里的负责人要考虑在前面，这些技术上的事情要成立一个技术部门，专门来做这些事情，要有专门的人负责技术问题！”

“明白，明白！”

火炮厂的情况与弹药厂的情况差不多，不过有了特种钢材之后，火炮厂生产的山炮和榴弹炮的质量和性能都有大幅度提升，直追德国大炮，正是因为从德国克虏伯搞来了特种钢材的生产技术才有今天这番局面。

火炮厂的生产规模也升高了好几倍，在生产技术上也有了大的突破，火炮的生产最难的地方在于炮管，按照克虏伯的生产方法就是在大钢块上钻孔，将这大钢块从中掏空，这样才能形成无缝钢管，在这个时代，这种生产方法是最好的生产炮管的方法，钻孔之后再对炮管内进行打磨抛光、刻画膛线，这几个工序极为繁琐，但这也没有办法，以现在的技术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萧震雷一边参观一边将火炮厂的厂长周大春叫过来道：“现在你们火炮厂的规模是上来了，接下来要进行生产技术上的革新，要自己多钻研钻研，努力提高火炮生产技术，另外，接下来还有一个任务，尝试生产舰炮，特别是大口径舰炮，例如双联装炮台的舰炮、三联装炮塔的舰炮，将来我国总要自己建造海军舰船的，如果船造好了，却不能生产舰炮，那舰船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问题提出来，然后解决掉，只有我们自己掌握了技术，我们才能够随时可以生产，不用受制于人！”

周大春对舰炮不是很了解，问道：“我知道舰炮，可这个什么双联装和三联装是什么东西？”

萧震雷一愣，随即道：“你知道舰炮都有一个炮塔吧？”

“对，有了这个炮塔，舰炮就可以调式射击角度，最大可以一百八十度转向，炮口可以抬高、降低、向左向右等等！”

萧震雷点头道：“不错，双联装舰炮就是在同一个炮塔上安装两门舰炮，而且这两门舰炮的炮口同样具有向下左右调整的功能，三联装就是在同一炮塔上装三门舰炮。不过舰船上安装双联装舰炮还是安装三联装舰炮，要根据舰体的承受能力来确定，如果舰体只能够承受双联装，你硬要安装三联装舰炮，一旦开炮，舰船的甲板都有可能被舰炮的后坐力搞得变形。那么双联装和三联装有什么区别呢？这当然是有区别的，随着舰船的发展，舰炮口径越大。威力也越大，但是受舰船承受能力的影响。大口径舰炮在舰船上数量越来越少，这就减少了火力输出。在同一方向上，当然是舰炮数量越多，火力输出越密集，威力就越大，因此西方各国想到了在同一个炮塔上安装两门舰炮或三门舰炮，这样可以节省舰炮占据的舰船空间，这就是双联装和三联装的由来！”

周大春点头道：“我明白了，可是我们对生产这两种舰炮是两眼一抹黑啊，以前只是在远处看到过外国的军舰一眼。根本就没近距离观察过，对它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这让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

萧震雷摆手道：“这个你不用担心，海军方面最近正在组织一批人去美国海军培训和学习，到时候你打个报告上来，申请几个名额，派几个人跟着去美国人的军舰上参观学习一下，另外有关舰炮生产的相关技术资料

很快就会送过来，这个情况要保密。拿到资料后可以研究，但不能依葫芦画瓢，要研究透彻了生产我们自己的舰炮！”

周大春连忙道：“总裁，我明白！”

以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萧震雷也知道海军方面想要成长起来，仅仅靠自己研究技术不知道要等到何年马月，唯一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拿来主义，将列强的舰船建造技术或买或偷。然后派技术人员将这些技术吃透，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后形成自己的技术。这样才有可能赶上列强。

因此，萧震雷早就指示王亚乔，要成立海外情报部门，海外情报部门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商业情报调查处，便是以窃取海外诸国先进技术为主，排在前列的就是窃取外国先进的军工技术。其二，军事情报调查处，以侦查、观察诸**事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军队高层人事档案、变动以及军队调动为主。其三，政治经济情报调查处，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和评估，随时进行报告。

在火炮厂呆了一天之后，萧震雷接着前往江南造船厂，前段时间他已经下令将江南制造局和江南造船厂进行分离，以后江南制造局只负责武器和弹药的生产，而江南造船厂只负责船只的建造。

江南造船厂的厂长依然是张士珩，萧震雷来了之后派人将轮船招商局的新任总经理付康年找来过来，官方在轮船招商局占有相当一部分股份，在清廷灭亡之后，属于官方的股份当然由萧震雷的华东总督府接管，袁世凯虽然眼馋，但也没有办法，他的势力还伸不到上海滩来。华东总督府接手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之后立即进行了人事调整，萧震雷并且亲自任命了总经理人选，付康年就是在种情况下上任的，他是铁血救国党党员，为人刚正无私，做事不讲人情。

萧震雷就是看重他做事从不讲人情关系这一点，让他当了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就是要用他对轮船招商局内进行严厉整顿，辞退吃闲饭不干活的管理层人员和职员，但凡那些通过走后门进入轮船招商局的人只要是混日子的全部被清除，因为轮船招商局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被拖垮的，这些不但不做事，还占着重要的位置，不仅妨碍了能干活会干活的人，而且阻碍了轮船招商局的发展。

在整顿中，大股东盛轩淮的损失最为惨重，他在轮船招商局中的人几乎被清理了干净，因此他还曾气势汹汹来找过萧震雷讨说法，但是萧震雷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让他再也不敢提起这件事情，那就是盛轩淮在轮船招商局内的股份是哪里来的？他哪来那多钱入股？是不是要调查一番？对于这一点，萧震雷很清楚，在清王朝灭亡之际，盛轩淮利用自己的身份将不少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份转入了自己的名下，前段时间战乱不堪，谁也没有精力管这事，这才让盛轩淮得手，但是现在相对平静下来，萧震雷怎么可能再容忍此事？他也是看盛轩淮年纪一大把了，而且此人在中国的早期工业发展上也做出过不少贡献的，至少此人创办的一些学校就培养过不少人才，就看在这些功绩的份上，他也决定放盛轩淮一马，不再追究盛轩淮将一部分官办资产转入自己的私人名下的事情，可如果盛轩淮还要闹下去，他绝对不会客气，盛轩淮也是一个知道轻重并且看

得清大势的人，他知道现在的中国也只有袁世凯和萧震雷两人有资格争夺天下，袁世凯以前是他的政敌，他不可能再去投靠袁世凯，而萧震雷又是一个小辈，他当然也不可能为萧震雷效力，因此只能在上海滩做起了寓公。

萧震雷走在船坞内，张士珩和付康年等人陪同在一侧，他看见船坞内正在制造一艘船问道："这是在造什么船？"

张士珩道："总裁，这是一艘六百吨的小火轮，可以在江面上或近海航行！"

萧震雷又看了看这个船坞问道："这个船坞有多大吨位？"

"三千吨！"

"这里最大的船坞就只有三千吨吗？"

张士珩诧异道："是啊，总裁，您问这是？"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这江南造船厂从建成到现在一共建造了多少船、多少吨位？"

张士珩回忆道："大约应该有136艘吧，总吨位差不多21000吨左右！"

萧震雷其实对轮船招商局还了解得多一些，轮船招商局毕竟只是官督商办，而江南造船厂完全是官办，受到的约束太多，轮船招商局的造船吨位要比江南造船厂大得多，不过造船的经验要少一些。

萧震雷说道："造了这么多船，虽然总吨位不大，但毕竟数量摆在这里，这说明你们的造船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今后你们要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这样吧，我替海军方面向你们两家造船厂分别下达两艘轻型巡洋舰的订单，吨位都必须要达到三千吨或超过三千吨，如果船坞吨位不够，自己想办法，要么扩大船坞，要么重新建造可以容纳更大吨位的船坞，总之在两年之内，这四艘巡洋舰必须要造好交付，要制造的这四艘轻型巡洋舰具体是什么样的，你们的舰船设计部门要尽快拿出设计图纸出来与海军方面的人进行商讨！时不待我，以前那些吃干饭，不做事、混日子的人统统给我清理掉，只要干活的人，现在是新时代了，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不能再让那些陈腐的人再碍手碍脚！"

"是，明白！"张士珩和付康年连忙答应，同时他们心里也大喜，这两家造船厂可是从来没有设计制造过达到三千吨的战舰，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造船厂有过这种经历，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虽然这份荣誉很光荣，但是压力也是巨大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可不是那么容易。

第332章飞机制造

萧震雷分别在江南造船厂和轮船招商局订购了两艘三千吨以上的巡洋舰的事情大大刺激了福州船政局，福建也是在萧震雷的治下，船政局的主事人立即来到上海找萧震雷，希望也能够得到订单，其实福州船政局的造船经验和所造大船数量比江南造船厂和轮船招商局都要多得多。福州船政局曾经造过两千多吨的铁甲舰，全钢制战舰，这是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都没有过的造船经验。萧震雷想了想就便同意也让福州船政局也同样造两艘三千吨以上的巡洋舰，武器方面由振华火炮厂提供。

订单下达之后，这三家造船厂立即开动起来，在战舰设计图纸还在设计绘制的时候，三大船厂立即开始了扩充造船工人、扩大船坞和增添造船设备的工作。要知道建造几百吨的战舰和建造几千吨的战舰是完全不同的，所需要的机械也不同，在建造船体的时候需要用到水压机，有时候还要用到大型水压机，例如江南造船厂就是中国最早使用万吨水压机的企业。

向三大造船厂订购了六艘巡洋舰，这是给他们练手之用，只要这六艘巡洋舰造出来，性能方面比列强不要低太多就好，有了建造大型舰船的经验，以后再制造就轻松得多，毕竟万事开头难，只要迈出这第一步，后面的路就好走得多。

中国自行建造巡洋舰的消息很快被列强知道，特别引起了日本的警惕，日本针对华东总督府的动作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对三大造船厂的窥视和渗透也进行了，萧震雷早就知道消息传出去之后肯定会引来这些财狼。因此他早就下令由军队接管这三大造船厂的安全防卫工作，同时让王亚乔派专门的人员进驻三大造船厂进行反间谍工作。与此同时也要加派人手加强对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不能总是被动挨打，主动出击才是王道。

同时，日本方面也加快了通过扶持袁世凯的动作，想借袁世凯的手打击萧震雷，不过此时袁世凯还只是临时大总统，没有经过正式的国会选举，地位还不是很稳，老袁在此时也不想太过刺激萧震雷。毕竟萧震雷的手上实力太多强悍，他没有把握。

老袁不想刺激萧震雷，不代表萧震雷就眼睁睁看着老袁更加壮大，他的手早已经伸进了北洋军中，王亚乔的铁血行动科在两年前就已经对北洋军的中下层军官开始了策反、收买工作，只是袁世凯还不知道罢了。

三大造船厂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时，萧震雷已经来到了飞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已经建成一年有余，冯如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从事飞机的设计和制造指导工作。

冯如陪着萧震雷走进了一间高大的飞机制造车间，这制造车间倒是建造得很大，可以同时进行十架飞机的零部件装配和制造工作。这样的车间一共有十个，现在只有这一个车间在使用中，其他九个车间都在闲置。不过在这个车间工作的员工倒是不少，一旦要进行大量的生产制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形成生产制造能力，把十个车间都利用起来。

其他人都在围着一架全新的飞机骨架忙碌。而在这个飞机骨架的另一

边则停放着一家已经造好的飞机，这是一架钢制飞机，与冯如之前设计制造的简陋飞机不同，这家飞机有驾驶舱和座舱。

冯如带着萧震雷来到这架飞机下介绍道："总裁你看，这是我们最近设计制造的一款飞机，飞机的骨架都是采用钢材，蒙皮也是用的钢皮，在防护能力和结实程度上比我们之前制造以及现在国外制造的飞机都要好得多！"

萧震雷围着这架飞机慢慢转了一圈，这是最早的螺旋桨飞机，螺旋桨在机头前面，体积不是很大，造型估计也是这个时代比较好的飞机了，毕竟飞机研究在在美国和英国也才刚刚开始，其他国家甚至都还没有重视起来。

萧震雷问道："这架飞机试飞了吗？情况怎么样？"

冯如道："已经测试过几次，飞机发动机120马力，油箱装满燃油可以飞行160公里，时速130公里，最高升限两千二百米，如果能够将发动机的功率和燃油利用率再提高就好了！"

萧震雷摸着下巴道："飞行器发动机研究所的进展如何？"

"他们正在进行一种新的发动机的研究，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冯如说道。

两年前，冯如在美国举行第一届飞机飞行比赛时获得第一名，当时他驾驶的飞机时速是65英里，升限700英尺，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将飞机的性能提升了几倍。

萧震雷爬到飞机上参观了一下，又摸了摸飞机的蒙皮和钢架结构，下来说道："发动机的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我们现在能不能从飞机本身上下手呢？采用全钢结构虽然很结实，但如果采用其他轻型的材料呢？能够提高飞机的性能？比如说将钢制换成铝合金？或者飞机里面用材料不叫轻便但是结实的木料，外面用一层铝合金皮包裹，这样可以大大减轻飞机本身的重量，等以后发动机的性能提升之后，再想办法研制新型机体材料"。

冯如闻言眼睛一亮，点头道："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不过用上这种合金材料，还必须要钢铁公司那边帮忙才行，这毕竟涉及到冶金工业技术！用什么木料，这个我来想想，还是要做一家出来试验一下才行"。

萧震雷对飞机制造厂厂长阎国良问道："你们这里现在有多少试飞员？能不能安排一次飞行让我们看看？"

阎国良连忙道："有十二个试飞员，您想看试飞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安排一下！，总裁请跟我来"。

于是一行人来到了外面的试飞场地上，一个试飞员在阎国良的指派下来将车间那架飞机开出车间来到跑道上

随着飞机发动机越发轰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发动机喷出一道道浓烟，飞行了一百多米之后慢慢爬升起来，看得出来，这个试飞员的技术很好，可能练习的次数已经比较多，飞机在地面加速冲刺和爬升这两个环节都很平稳，爬升之后升空开始向前飞行，不久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好，好，好！"萧震雷很高兴的鼓掌，连声道："不错不错，这个试

飞员叫什么？飞行技术不错！”

阎国良连忙道：“叫高志远，飞机厂建立的时候就进来了，试飞已经有一年时间，飞行架次也有两百多次了！”

萧震雷点头道：“很好，这样的人才要大力培养，要给予更重要的人物，等以后我们成立了空军部队，需要这样的人才！”

“是，总裁的指示，我们铭记于心！”

十几分钟之后，飞机又飞回来了，并且开始在试飞场地上空盘旋，在天空做出一些简单的动作之后开始下降，可能练习的次数较多，降落的时候也比较平稳，看来这个高志远是一个不过多得的飞行人才。

萧震雷让阎国良把高志远找来勉励的几句，这也让高志远这些试飞员非常兴奋了，动力更足了。

从试飞场回去的路上，萧震雷问：“一旦飞机的性能可以达到作战的要求，你们怎么解决在飞机上搭载武器的问题？”

阎国良道：“总裁，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正在研究，叫飞机武器搭载研究所，我们的研究人员认为以现在的条件，想要让飞机形成战斗力，唯有在飞机上搭载重机枪，如果用步枪，不仅火力太小，而且对飞机也是一种浪费，如果用重机枪的话，可以由飞行员同时操作飞机和发射重机枪，不过我们通过试验发现，重机枪只有安装在飞机前部下方才能够形成杀伤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无法解决，这让我们的研究人员伤透可脑筋”。

萧震雷问道：“是不是飞机螺旋桨阻挡了重机枪的射界？如果发射子弹，子弹必然摧毁飞机的螺旋桨？”

“呃，总裁，您，您怎么知道？”阎国良十分震惊。

萧震雷笑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螺旋桨的叶子这么长，高速旋转时肯定会挡住重机枪的射击了！嗯，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问题，不过具体怎么做还需要你们自行摸索，我只提供研究方向”。

阎国良连忙道：“总裁请说！”

萧震雷道：“机枪在射击时，由于螺旋桨的叶片是高速旋转的，这很容易让子弹打到螺旋桨叶片，那么就必须要想办法让子弹从螺旋桨的叶片间隙中穿过去，能不能制造一个协调装置？当螺旋桨的叶片与机枪枪管形成一条线时就停止射击，这就避免撞击桨叶了，但是射手必需扣下扳机，否则机枪也无法进行射击！”

阎国良闻言眼睛一亮，说道：“总裁这个意见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是这些协调装置要如何制造出来就是一个问题了，我等会就去研究所把这个理论告诉他们，让他们按照这个方向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第333章组建空军

萧震雷对于冯如研制的这家全钢制螺旋桨飞机已经很满意了，发动机有120马力，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时的飞机发动机才100马力左右，这已经比欧美国家领先了两年多的时间。包括直列式发动机（以德国为代表）和转缸式发动机（以法国为代表）两大类；推进方式主要包括前置螺旋桨牵引和后置螺旋桨推进两种类型；速度大约在110～120公里/时之间；升限3,000～4,000米。

不过仅仅领先两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够，萧震雷让冯如和发动机研究所加大研究力度，争取在发动机研究和飞机材料的研究和整体设计上取得重大突破。

过了半个多月，飞机制造厂厂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按照萧震雷之前的指示和意见重新制造了一家飞机，飞机的材料换成了铝合金包裹轻质结实布料，这让飞机的重量大大减少，而且武器搭载研究所的人也发明了一种协调装置完美地解决了机枪射击和螺旋桨叶片旋转的矛盾，通过实验，结果非常让人惊喜，打了一万发子弹的重机枪，没有一颗子弹打在螺旋桨叶片上，他们将已经将重机枪和机枪射击协调器装上了重新制造的那架飞机上进行了飞行和射击实验，效果相当不错，飞机的性能大大提升了，发动机马力虽然没有增大，但是由于减轻了飞机的重量，不仅升限增加到三千五百米高，而且时速也增加到140公里每小时。增加邮箱之后，最大航程达到了300公里。

萧震雷接到电报后又立即赶到飞机制造厂。航程提高到三百公里，这绝对是一次质的飞跃。他亲自观看了一次飞行试验和飞机俯冲射击试验，效果非常好，只要飞机的性能能够保持稳定，并且增加飞机的携带燃油，航程应该还可以提高，如果能够提高到六百公里以上就更好了。

萧震雷当即给飞机制造厂厂长阎国良下令，立即招募更多的工人进行飞机制造的培训，然后制造六十架这种飞机并且装载重机枪和弹药箱，他指出还可以对飞机进行缩小。毕竟只有飞行员，不需要那么大的机身，这样既可以节省制造成本，又可以为飞机减负。

他马上让蒋百里成立空军司令部，并派出身体素质好、有文化、政治思想过硬的士兵前往飞机制造厂进行飞行培训。空军司令部成立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缺少飞行员、飞机和机场，飞机已经在建造中了，飞行员也已经开始培训，最重要多久是机场的建设。萧震雷决定在五处地方建造机场，这五处分别是上海、南京、南昌、杭州和厦门，在机场修建起来之后，每个机场暂时先配备十架飞机。一边培训飞行员积累飞行经验、一边培训地勤和机场指挥塔管理人员，还可以对周边地区进行侦查，剩下的十架另有作用。

在制造飞机的问题上。这次萧震雷进行了严格的保密，禁止任何消息外漏。以免引起列强们的注意力。

飞机能够飞上蓝天作战不仅仅需要飞机、飞行员、地勤和塔台指挥人员，还需要燃料。一般的汽油只能让飞机在气温正常的情况下进行飞行，

一旦气温突然降低，飞机的燃油很容易结冰或因高温使得燃油发生爆炸从而影响飞行，这就需要专门的航空燃油，对于这一点，萧震雷已经派人开始进入研究了，要在汽油中加入某些防凝固物质或抗暴性能的物质。

成立空军司令部的事情非常繁琐，不过这些都有蒋百里去负责了，空军司令部负责组建、训练和作战。司令部设立司令一人，副司令2人，参谋长1人，政治处主任1人，下设政治厅、作战厅、防空厅、训练厅、后勤厅、第一处（管人事）、第二处（管情报）、第三处（管作战）、第四处（管后勤）、第五处（管计划）、第六处（管统计）、法规处、研发处、设计处、地面安全处、作战计划处、飞行安全鉴别处、飞行安全处、总务处、秘书处、副官处、财务处、工程处、通信处、气象处、军法处、军医处、军眷管理处、司令办公室、总司令办公室、参谋长办公室室、政治部主任办公室、联络室、督察室、军纪纠察室、资料室、研究发展室等机构。政治厅之下又设秘书室、办公室、行政室、统计室、政治一处（人事）、政治二处（心战）、政治三处（党务）、政治四处（保防）、政治五处等机构。

空军司令部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单位，对于司令、两个副司令和参谋长的人选，萧震雷考虑了很久才下定决定，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也同样重要，政治部不能对这几个主官管得太紧，要适当的松绑，但也不能松绑太大，否则容易出问题。

想来想去，萧震雷决定亲自兼任空军司令，空军刚刚才成立起来，各部门也才刚刚开始行驶职能，空军的发展最开始很重要，不能出现偏差，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偏差很容易被其他各国追赶，要始终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在战斗力上保持前列，等到时机成熟了，在规模上也要保持领先优势。

萧震雷把宋世杰、范之庸、蔡国栋、马汉龙等人找来商议，问道：“你们认为陈继祖和周传东两人做空军副司令怎么样？”

宋世杰道：“陈继祖倒是可以，周传东是不是太老成了一点？空军刚刚成立，是不是应该让胆子大、敢闯的人担当重任？”

蔡国栋摇头说道：“我不这么认为，有一个陈继祖有冲劲就够了，如果两人都冒冒失失的，以后难免会出现问题！”

范之庸道：“国栋言之有理，虽然总裁兼任司令一职，可总裁不可能一直呆在空军司令部，具体的工作还是要由两个副司令和参谋长负责的，用一个沉稳之人把关，再用一个敢闯之人打冲锋，这样才保险得多！”

经过一番探讨，萧震雷最后还是决定让陈继祖和周传东两人当任空军副司令，负责空军大小事务，他这个司令只是兼任，主要掌握大方向，一般不管事，只有在出了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出来。

会议结束之后，萧震雷又把陈继祖和周传东找来，道：“你们两个准备一下，明天开始去空军司令部上任，司令部司令由我暂时兼任，你们两个当任副司令，负责具体的事务，关于怎么分工的问题，你们两个和参谋长去商量！”

“是，坚决服从组织调遣！”

“坐下，坐下！”萧震雷又道：“今天叫你们来，还有几件事情，你们想必也都知道一些情况，飞机想要飞机起来，要有飞行员、地勤人员和机场管理人员，现在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虽然蒋参谋长已经派出一部分士兵去参加培训了，飞行员的人数还是太少，以后我们要有远远不断的飞行员，这就需要我们成立飞行学院和地勤学校，要培养飞行员、机场管理人员和负责飞机维护维修、保养、装弹、供油等地勤人员，学校要开设专门的专业，例如机场需要工程和运输管理人员等等。

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两所学校成立起来，没有飞行教员可以找飞机制造厂要几个试飞员，他们的试飞经验都是很丰富的，学校内的学员不仅要学习与飞机有关的知识，还要学习文化知识，我希望你们在两三年之内培养出一千名飞行员一万名地勤和机场管理人员出来，刚开始可以大量招生，主要面对社会，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但是一定要通过政治审查，等我们对飞行员的需求不是那么强烈了再考虑酌情减少招生数量！”

陈继祖问道：“总裁，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

萧震雷道：“我准备空军方面在上海、南京、南昌、杭州和厦门分别建造一座机场，飞机制造厂已经开始建造飞机，先期生产六十架，按照他们的生产速度，大约两个月内可以完成交货，所以你们要在这两个月之内建好五座机场，我会给每个机场调拨一个团的兵力驻防，这几个团也将编制在空军的编制之下，六十架飞机生产完成之后，每一个机场分别得到十架，用于给飞行员训练和侦查之用，另外十架给飞行学校和地勤学校！这种飞机已经可以作战了，但我们不会生产太多，因为下一种性能更好的飞机很快就要面世，到时候我们才会大规模装备，我们要么不搞，要搞就要震惊世界，等列强发现的时候，已经无力阻止了，所以两年以后我要看到一千架以上的飞机可以用于实战，而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听到自己生产的飞机已经可以用于作战，陈继祖和周传东两人都有点发懵，但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激动之余连忙起身立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第334章海圻号回国

9月中旬，上任不到三个月的临时政府内阁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征祥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弹劾，不得不愤然辞职。第二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征祥都先后没干满三个月就干不下去了，民国政府才建立半年多时间，就连续换了三任内阁总理，可见现在的政治斗争何其激烈。

袁世凯是一个喜欢独揽大权的人，容不得别人反对他，而临时参议院又是由立宪人士、旧官僚、同盟会成员组成，这些人各自为各自的利益尔虞我诈，可陆征祥是一介书生，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他也不是袁世凯的人，之前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是想通过他缓和与参议院那帮人的关系。

陆征祥的性格特点注定了是要演悲剧角色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

想当初他在驻俄公使馆工作，唐绍仪和袁世凯都先后发电邀请他回国出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一职，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是为清廷外交第一人。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连续几次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到最后却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

袁世凯眼看着自己找来缓和与参议院那帮人之间的矛盾的中间人陆征祥也撂挑子不干了，便心头火起。心说你们这帮吃闲饭的东西既然这么给脸不要脸，老子就索性不给你们脸了。于是袁世凯便任命了自己的铁杆心腹及超级打手赵秉钧做了第三任内阁总理。

想当初，袁世凯要逼迫清廷退位，但又不愿承担骂名，就暗中唆使赵秉钧等人出面。赵秉钧知道这是讨袁欢心的天赐良机，于是格外起劲，逼迫孤儿寡母隆裕太后和溥仪下诏退位，向来无主见的隆裕太后只有拖延哭泣。在御前会议上，赵秉钧公然提出，南北两政府同时退位。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王公大臣默不作声，满洲少年亲贵则誓死反对，赵秉钧厉声喝道：“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至今都议不出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说罢扬长而去，满洲王公贵戚吓得面如土色。事后，赵秉钧干脆直接摊牌，威胁隆裕太后说。如能主动退位，将保证优待皇室，否者革命党催命，“将有不可测之事”。此时清廷实权和军队都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中。无可奈何的隆裕太后只好从命。

在前段时间，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内阁主张，正策划谋合小党为大党。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改组为民党。袁世凯为了探听民党虚实。让赵秉钧加入民党，赵秉钧遵从，遂与宋教仁交往甚密，宋教仁住在北京城外，经常夜间进城，到赵秉钧密室私谈，至天明始离去。宋教仁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

所不至，允诺国会成立后拥其为国务总理，甚至选为总统。赵秉钧亦推崇宋为大党领袖，组织政党内阁。宋教仁有时竟将党中秘密尽情吐露，赵秉钧亦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由是两人交欢。

对于袁世凯把赵秉钧任命为内阁总理，这更加引起了临时参议院那帮人和同盟会的不满，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袁世凯出于大局考虑没有对这些人采取什么举动，以免引起各省反弹，可没有以前那么客气了。

萧震雷在办公室里听着秘书小高汇报着北洋政府那边的情况，只能报以呵呵。这时电话响起，他接起来道："喂？"

"总裁，程璧光已经率海圻号回来了，目前以抵达浙江海域！"

这时萨镇冰的声音，这个声音有些苍老，但却很激动。萧震雷立即问道："那肇和号和应瑞号呢？有没有一起回国？"

肇和号属于练习型巡洋舰，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应瑞号则是轻型巡洋舰，是英国威克斯公司建造，这两艘舰都是清廷向英国方面在1909年订造的，由于清廷灭亡，买家自然变成了民国临时政府，而袁世凯现在没钱，海军又掌握在萧震雷的手里，他愿意出钱，所以这两艘舰自然就归了萧震雷，程璧光本来率海圻舰一直在伦敦，就是专门等着这两艘舰的交付。

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两艘舰由于民国临时政府没钱，一直拖到1913年才归国，现在萧震雷愿意付钱，因此提前了一年。肇和号造价21英镑，应瑞号造价20万4千英镑，这两艘舰上装备的武器相同，都装有6寸阿姆斯特朗主炮2门，4寸炮4门，47mm阿姆斯特朗机关炮6门，1磅马克沁机关炮2门，18寸鱼雷发射管2具。

电话中传来萨镇冰的声音："回来了，一起回来了！是让他们直接前往舟山港还是？"

萧震雷立即道："让他们一起前往上海，停泊在黄甫码头接受检阅，我这就准备动身启程前往上海，你们海军司令部组织一些人员先行前往！"

"好的！"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对秘书小高说："你去通知一下蒋参谋长，就说程璧光率海圻舰已经回来了，肇和号和应瑞号也回来了，我准备明天去上海搞个检阅仪式，问他去不去？"

"咚咚咚——"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萧震雷的话音刚落。蒋百里就敲门进来了，显然听到了萧震雷刚才的话。左手拿着一个文件袋，身边还跟着一个警卫员提着几包东西。他一边走一边道："我已经知道这事了，我这边整天忙得团团转，哪有空离开？而且司令部这边也不能没有人留守，我看你去就行了，见到程将军他们代我问一声好"说着将身后的勤务兵将那几包东西放在旁边的沙发上。

萧震雷想了想道："好吧，你来就是为了这事？"

"当然不是，要不我不如直接打个电话过来就行了！"蒋百里说着将手上的文件袋递过去道："十二个整编师和四个预备师已经全部整训完毕，武器装备也全部换装完成，就差服装这一项了。不过我已经带来了定做的

样品，海陆空各两套，一套作训服，一套军礼服，等下你看看怎么样，如果没问题的话，我就让后勤部门正式给服装厂下订单，一个月内全部生产完毕，下个月就让所有官兵正式船上新军装！还有。这是我们拟定的全军副团和副团级以上军官的人员最初任命名单，还有一些后备人选，这其中大部分没有变动，只有少数职位发生了变化。需要你最终拍板决定！”

萧震雷接过文件袋放进抽屉内说道：“我会尽快做出决定，这一期派留学生去德国和美国留学的事情你这么处理得怎样了？”

蒋百里道：“我们军队这边的人选早就确定了，教育厅一共二十个名额还没有报上来。不过我会催催，让他们派人带队带着学生赶来！”

萧震雷道：“好。这件事情尽快办理，不要错过了入学时间。这些名额来之不易，浪费了太可惜了，不过这次带队前往的领队一定要挑选政治过硬的人，我们让那些学生去德国和美国留学，是让他们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让他们学习先进的知识再回来报效祖国，不是让他们外出享乐，不是让他们回来的时候把国外的糟粕思想带回来荼毒国民！”

蒋百里诧异道：“这从何说起？”

“坐下说！”萧震雷指了指沙发，两人走向沙发坐下，秘书小高和蒋百里的警卫营退到了一边。

萧震雷给蒋百里丢过去一支烟说道：“这段时间文化界闹得挺厉害的，特别是那些留洋回来的学者，一个个嚷嚷着要摒弃旧文化，弘扬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在他们看来就是把国外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引进来，在国内把文言文全部改成白话文，摒弃一切旧俗礼仪，所以叫新文化。简直是乱弹琴，纵观全世界列强各国，哪个强国不是在自己本身的文化基础上强大起来，可曾有过用引进外国文化让国家强大的先例？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还是这个民族吗？这个国家还是中国吗？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不但以武力入侵我国，而且在经济上进行逐步蚕食，现在又开始用文化侵略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又影响社会各个阶层，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在列强用文化入侵我国的这件事情上，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充当着帮凶，说什么国外好，国外的人讲礼貌、讲卫生、国外的月亮圆、空气好，总之洋人的什么东西都好，真是岂有此理！

还有，那些学者还叫嚷着要废弃文言文，以后不论是公文往来、教学、书籍上全部采用白话文，文言文一律不用。有人举例说白话文比文言文还简洁，还举例子，无能为力这个词只有四个字，而用白话文只用‘干不了’三个字就够了，简直乱扯，这两个词的意思能一样吗？我不反对采用白话文，毕竟白话文确实要比文言文易懂，可全盘否定祖宗传下来的文化绝对是不可取的！所以这次派去带队的人选一定要慎重考虑，学生要自由，我们都能理解，可自由过头了就是放纵，任何事情都不能放任太过，必须要加以限制！”

蒋百里想想也确实如此，文化界有不少留洋回来的人的思想都很极端，任何事情太过极端了都不好，他点头道：“好，这事我会跟教育厅的人谈的！”

“对了，你看看这几套军服吧，那个小刘，把这几个袋子都拆开，把军服都拿出来让总裁看看！”

“是，参谋长！”

萧震雷接过小递过来的一套套军服，这些军服分三种颜色，军礼服和作训服颜色相同，陆军军服是草绿色，空军是天蓝色，海军白色，还有冬天的棉衣，他让小刘一一穿上试试，果然人靠衣装，小刘分别换上这几条衣服之后变得英武了许多。

“不错不错，就按照这些样式去定做吧，下月月底之前全部让士兵们都换上，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先做作训服，军礼服过一个月再送到各部队，棉衣到最后再送！”萧震雷看着满意就做了决定。

蒋百里道：“好，我马上让后勤部门去给服装厂下订单！”

第二天，萧震雷前往上海，抵达的时候萨镇冰等人已经在黄甫码头安排好了检阅仪式的所有事项，由于这次萨镇冰等人的大肆宣扬，社会各界都知道程璧光率海圻舰、肇和舰和应瑞舰回国之事，这一天前来黄甫码头观看战舰的人简直是人山人海，为了减少事故发生概率，不但新的上海特别政府派了大量的警察前来维持秩序，驻上海滩的陆军第二十五师派了一个营的人前来当任警卫工作。

当萧震雷出现在码头时有新任特别市长、铁血党党员林志强等一干市府人员陪同，看见上海滩社会各界头面人物都站成一排看过来，这其中就有李平书、虞恰卿、朱保三、沈曼云等人，他便走过去一一同他们握手问好。

李平书等人的心里不禁一阵唏嘘，想想几年前萧震雷还是不问一名的上海滩码头上的扛包苦力，可短短的几年时间摇身一变变成了东南王，真是世事无常，这其中的经历只怕只能用传奇来形容了。

第335章码头遇刺

九月底的气温很是燥热，江风吹在身上带来几分凉爽，码头上人声鼎沸，在军队牵出的警戒线外站满了人群，里里外外，不下三四万人，上海滩各界头面人物和代表们随同萧震雷一起站在警戒线内闲聊着。

萧震雷原本想带王亚男和程碧瑶一同前来，但是考虑到此时他还未与两女成婚，带着她们在出席这种场合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就没有带她们来，毕竟在这个时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保守，不过王亚男却以记者的身份在这里采访。

萧震雷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带着大盖帽，腰间扎着武装带，武装带上挂着手枪和指挥刀，看上去颇为威武。

几人闲谈着，李平书问道：“萧总司令，听说这次程璧光回国还带回来了两艘英国造的新式兵舰？不知这两艘兵舰战力如何？”

听见李书平这样问，其他商绅们也都纷纷好奇，虞恰卿也问道：“是啊，总司令可为我等解惑，也让我等对这两艘兵舰略作了解？”

萧震雷笑道：“李老说得不错，程将军此次回国确实将我国早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兵舰带回来了，这两艘兵力其中一艘叫肇和号，另一艘叫应瑞号。肇和号是一艘训练舰，不过它也配齐了武备，如果有必要也可参战，这艘舰船造价21万英镑，舰长97.6米，宽11.89米，吃水4.27米，排水量2600吨，功率6000马力。航速20节，舰员230名。载煤量550吨，载淡水量255吨。另一艘应瑞号是一艘轻型巡洋舰。造价20万4千英镑，舰长100.65米，宽12.62米，吃水3.97米，排水量2460吨，主机推进功率6000马力，航速20节，舰员230名；舰载武器有2门150毫米口径维克斯主炮，4门100毫米口径维式炮。2挺马克沁机关枪和2具鱼雷发射管；载煤量550吨，载淡水量255吨，这两艘舰船同吨位级别的战斗力上，火力还是很强大的！”

萧震雷心里还有一些话没说出来，这两艘船的缺点也有很多，航速是有些过慢，动力有些不足，像英国这种吨位的舰船的航速一般在25节以上，航速在25节以下的巡洋舰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以前订购这两艘船的那位载询大人被英国人给骗了。

众人闻言一个个兴高采烈，都在为中国增添了这两艘战舰之后海军实力又上涨而高兴不已，李平书感叹道：“好啊，这回咱们也终于有几艘像样的战舰了。对了，听说总司令还给江南造船厂和轮船招商局以及福州船政局都下达了订单要建造六艘战舰？这可是大手笔啊，只是不知道这三家造船厂能否完成这笔订单。要知道他们可是从来没有建造这种全钢制结构的大型战舰啊！”

萧震雷摆手笑道：“不错，我确实已经向这三家船厂下达了订单。现在这三家造船厂正在改造船坞，战舰的图纸也在设计当中。诸位不必担心，虽然他们没有独自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不过事儿都是人做出来的嘛，况且我们还从西洋请来了高级造船技术从旁指点，我相信他们能够完成这笔订单，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无法完成，我们也只不过是损失了一

笔钱而已，损失了一点钱没关系，至少让他们有了一定的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损失是值得的，只要他们有这胆子和勇气，我们就前进了一大步，凭什么洋人可以建造大型战舰，而我们不能建造？难道我们就天生比洋人愚蠢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我相信我们有朝一日总会赶超西洋各国！”

李平书点头叹道：“难怪总司令年纪轻轻就有今天这等成就，凭这等气魄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是啊，是啊！”人们纷纷附和。

此时在码头前面大街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房的房顶上慢慢冒出一顶毡帽，毡帽下一个黝黑的冷酷的脸庞，脸庞上两只眼睛迸射出阴冷的寒光，这双眼睛往对面码头上警戒线内的人群中扫视着，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身材高大，身穿笔挺军服的身影，这个人站在这群人当中犹如鹤立鸡群，十分显眼，这就是他的目标。

灰布毡帽下的眼睛盯着那个高大笔挺的身影看了几秒钟，拿出一个望远镜再次看了看，却不想这个动作无意中将他自己暴露了。

萧震雷是何等样人？此时正是下午三点左右，太阳已经偏西，太阳光线恰好照在望远镜上，望远镜上镜片立刻出现了反光现象，萧震雷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条光线，不过他没有马上扭头顺着光线射出来的方向看过去，他向站在附近的王亚乔招了招手。

王亚乔见状快步走过来道：“总裁？”

萧震雷道：“刚才我发现从码头对面那栋三层楼的楼顶上有一道光线传过来，我怀疑有人在那儿用望远镜窥探，值此关键时期，我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不管那里是否有人，你马上派人过去看看情况！”

萧震雷相信在这个时代应该还没有狙击步枪发明出来，刚才那道光想要么是镜子发出的，要么是有人用望远镜正在观察这边，不管如何，现场这么多人，绝对不能发生骚乱，因此萧震雷才将王亚乔叫过来，不过这也反应了王亚乔等人的安保能力还有待提高。

萧震雷虽然说得很轻描淡写，但是王亚乔却不敢大意，他立即扭头向那边看去，萧震雷刚想提醒他别向像那边看，却不想还是没有来得及，他立即拉住王亚乔。

房顶上的刺客发现王亚乔向这边看过来，心中一惊，顿时明白自己被发现了，但是这是唯一一次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很难完成任务了，他一咬牙立即放下望远镜，从身侧拿出一杆长枪瞄准那个高大的身影。

被瞄准的萧震雷立刻本能的感觉身上的汗毛竖起，危险，他立即抓住王亚乔向旁边倒下，但是还是太迟了一点，他感觉到左手手臂一阵刺痛，瞬间麻木，一团血花飞溅出来，当他和王亚乔两人倒下，枪声才从远处传来。

“砰——”

“啊，有人打枪！”

由于枪声传来的距离比较远，而且码头上的人很多，大量的嘈杂声大幅度掩盖了枪声，很多人虽然听到了枪声，有些害怕的，但却没有慌乱，

不过当看到萧震雷和王亚乔倒在地上，萧震雷的胳膊还流血的时候，人们终于慌乱起来。

萧震雷咬着牙爬起来，捂住了伤口，王亚乔也没事，他随后也爬起来。看见人群来时出现混乱迹象，萧震雷立即大喊：“不要乱，大家不要乱，枪手在很远的地方，威胁不到这里！”

他的声音很大，但此时人们已经慌乱起来，作用不大，而且由于码头门口有军队看守，这么多人一时间还冲不出去，人们挤在一起更加危险。萧震雷心中急切，吩咐李平书等人在警戒线内不要乱跑，他便对王亚乔道：“你快命人去追击刺客！”

“那这里？”

“这里有我，放心！”

王亚乔走后，萧震雷扒开一个警卫爬到旁边汽车顶上掏出腰间手枪，枪口朝天“砰砰砰”连开三枪，这三声枪响顿时将码头上数万人都惊住了，所有人头停下来回头看向萧震雷。

萧震雷立即到：“大家不要慌，刺客是来杀我的，我只是胳膊被打了一枪，没事，刚才刺客在很远的房顶上，现在已经跑了，威胁不到大家的安全，警察局的人已经去追捕刺客了，现在这里很安全，诸位可以放心留下来，如果想离去也可以，但不要着急，一个个向外走，不要推挤别人，这样很容易造成踩踏事件伤到无辜者！”

“萧总司令只是胳膊受伤了，没事就好，吓死我了！”

“是啊，是啊，那刺客太可恶了！”

“我觉得是北方袁大头干的，肯定是他干的！”

安静下来的人们听到萧震雷这么说都放心下来，大部分都留下来，只有少数人慢慢离开了码头，眼看着就要发生大规模骚乱的码头因为萧震雷忍着伤痛爬上车顶说明了情况而消失于无形。

“快去找医生过来，快去！”已经担任华东总督府下辖警务厅厅长的马博阳看见萧震雷的手臂还在流血时对着手下局长大喊。

码头上的人们看见萧震雷的整条胳膊都被鲜血染红了，都揪心不已，好在士兵们和警察们都在附近维持秩序，才没有让人们再次发生骚乱。

“没事，没事，告诉大家不要紧张，一点小伤而已！”萧震雷按住伤口对马博阳说道。

码头就有医务室，很快有人提着一个药箱在士兵的开路下跑了过来，那医生剪开萧震雷的袖子后看了一眼说道：“子弹卡在骨头上了，必须要送医院把弹头取出来！”

萧震雷连忙道：“不不不，我们是来接人的，现在人都还没到，我就离开算什么样子？这样，医生，你先给我止血，用纱布包括起来，等接了人我再去医院把弹药取出来，而且他们也应该快到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好了，就这么定了！”

第336章检阅

萧震雷坚持要等到程璧光的舰队抵达并且参加完检阅仪式之后再去医院取子弹，这个消息被码头上的人们知道后都极为感动，人们都关注着萧震雷，见他胳膊上缠着纱布，已经止血，但依然神情自若，身躯挺拔，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没有人再说话。

萨镇冰、马博阳等人见萧震雷坚持，尽管心急，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放弃劝解，并且让人弄来糖水给萧震雷喝下，失血之后喝一些糖水确实可以缓解身体的虚弱状态，萧震雷喝了一碗糖水之后过了几分钟感觉精神好了一些。

好在只过了半个小时，远处就传来悠扬的汽笛声，三艘舰船出现在江面上，这三艘战舰每一艘都有一百米左右，虽然比不上列强的大型战舰，但是在此时中国海军当中已经属于最大的舰船了。

“来了，来了，这是我们的战舰！”看见舰船出现在江面上，码头上的人们顿时集体欢呼起来，纷纷举事挥舞着，大多数人举着小国旗。

不久，海圻号等三艘战舰抵达，海圻好最先靠岸，肇和号和应瑞号分别并排停泊在江面上，舰船上的水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船舷边面向码头，这些水兵们虽然还穿着清朝士兵的服饰，但是已经减掉了鞭子。

舰桥放下搭在码头上，穿着清朝海军官服的程璧光带着战舰上主要军官向码头上走来，另外两艘战舰的主官也乘坐小艇向向码头这边划过来。

看见萧震雷和萨镇冰，程璧光和身后的军官们一时间都不知道要如何行礼。按照清朝的规矩行打千行跪礼显然不合适，可行军礼又不合适。

萧震雷看出了程璧光等人的尴尬。连忙上前上前握住程璧光的手道：“程将军，欢迎你们回来。你们心系祖国，不仅完成了参加英王登基典礼的任务，还在墨西哥等地宣扬我国国威，保护了华侨，为祖国争了光，感谢你们！”

程璧光闻言激动起来，原本就心下感慨，现在更是忍不住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他连忙含泪道：“我等身为国家海防力量的一份子。维护国家尊严是我等之义务！”

“好，好！”萧震雷同了握了握手，又向他身后的军官们走过去。

程璧光看见他手臂上缠着纱布，正纳闷着，扭头看了过去，这是萨镇冰过来说道：“刚才码头上发生了刺杀事件，刺客的目标就是总司令，他胳膊上中了一枪，子弹卡在了骨头上。我们都要送他去医院，可他坚持要等你们抵达并且参加完检阅之后再去医院，你快去安排检阅的事情，总司令越早去医院越好！”

程璧光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想到萧震雷冒着伤痛一定要等到他们抵达，就心中感动不已，急忙转身去战舰上做准备。其实在这之前舰队在舟山港停泊时他已经港口收到了萨镇冰的电报，因此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着萧震雷上战舰检阅了。

为了给萧震雷争取去医院的时间，在萨镇冰的主持下。欢迎仪式很快结束，萨镇冰、程璧光等海军将领簇拥着萧震雷走上海圻舰检阅官兵和战

舰上的设备情况。

“欢迎将士们回家！”萧震雷在一排排水兵们面前走过，一边走一边挥手喊道。

水兵们异口同声大喊：“誓死报效祖国！”

检阅完水兵之后，萧震雷又在海军将领们的陪同观看了战舰上的武器装备、指挥塔、水兵住宿舱、餐厅、弹药库、动力室等，战舰清理得很干净整洁，看来水兵们对战舰们很爱惜。

随后萧震雷又分别检阅了肇和号和应瑞号，这两艘战舰上的水兵和军官早在几年前就前往伦敦接受训练，当训练完成的时候，这两艘战舰也造好了，他们就驾驶这两艘战舰随同程璧光一同回来。

对于肇和号和应瑞号，萧震雷认为按照这两艘战舰的吨位而言，火炮的口径有些偏大，而且数量较少，像这种吨位的巡洋舰一般不需要安装这么大口径的主炮，只需要按照100毫米口径一下的速射炮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吨位增加动力用来提高航速，不过现在战舰也已经开回来了，再想让英国人改装也不可能，只能先用着，以后看看能不能自行改装。

从战舰上返回码头后，萨镇冰和程璧光等人就强烈要求萧震雷去医院治疗枪伤，萧震雷熬不过，只得在马博阳的安排下乘车前往医院。

上车前萧震雷想了想将萨镇冰和程璧光两人也叫上车，两人知道萧震雷可能有话跟他们谈，因此匆匆安排好舰队的事情就随萧震雷上了车。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萧震雷对坐在左右两侧的萨镇冰和程璧光说道：“我们在美国四家船厂订购的两艘战列舰和两艘重巡洋舰的建造进度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左右，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近期内安排足够的水兵前往美国参加战舰操作训练，等到舰船造好就直接开回来，这项工作你们必须抓紧时间办理，争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水兵的招募工作，越快越好！”

萨镇冰点头道：“好，我们回去之后立即做准备，那招募的水兵通过何种途径前往美国呢？”

萧震雷道：“乘坐前往美国的商船，这些事情我已经跟美国方面协商好了，美国驻上海使馆的工作人员会替我们找船，反正只要有船去美国，就安排一些人上船，直到全部的水兵都送走为止，萨将军，你要事先跟美国驻上海使馆方面的人联系好时间！”

“明白！”

这时程璧光问道：“总司令，您刚才说两艘战列舰和两艘重巡洋舰？战列舰我们都知道，拥有大口径主炮，吨位超过一定数量的战舰，只是这重巡洋舰又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巡洋舰，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重巡洋舰呢？”

萧震雷闻言一愣，随即想起来了，重巡洋舰这个概念是在前世一战以后才提出来的，现在还没有重巡洋舰这个名称，他笑道：“是这样的，我把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不超过一万吨，且主炮口径不超过203毫米的巡洋舰称之为重巡洋舰；主炮口径上限为155毫米以下的，排水量在6000吨

以下是为轻型巡洋舰！”

萨镇冰这时也才明白萧震雷为什么说有两艘重巡了，程璧光听了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如果排水量超过一万吨的重巡洋舰呢？”

萧震雷闻言笑道：“重巡洋舰其实没有必要造那么大，造那么大也是浪费银子，真要造那么大还不如直接造战列舰，如果一艘战舰的主炮是203毫米口径，除非对方是皮糙肉厚的战列舰，否则其他类型的战舰防护装甲也防不住203毫米这么大口径的火力打击，巡洋舰造得再大有什么用呢？吨位越大，对动力的要求也越高，算了，咱们暂时不说这个，把你们两个叫来，除了刚才说的组织水兵去美国训练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看了这三艘战舰，海圻舰也服役十多年了吧，现在还能保持24节的航速吗？另外应瑞号和肇和号，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设计得有些不太合理，很多空间都浪费了，对于现在的轻型巡洋舰来说，20节的航速能干什么？这么慢的航速只能被别人追着打，我想过了，现在我们的动力机械厂已经能够生产制造大型蒸汽轮机组和大型柴油机组，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三艘战舰开进船厂进行改装和维护，将动力系统进行更换升级，武器系统就暂时不进行更换，以后再说，你们看呢？”

萨镇冰和程璧光互相看了一眼，程璧光连忙道：“那改装升级需要多长时间？改装之后这三艘战舰的航速可以提高到多少节？”

萧震雷道：“我已经找人算过了，如果这三艘战舰同时进行需要三个月，一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改装升级，改装升级完成之后，海圻号的航速可以提高到25.5节，肇和号和应瑞号的航速都可以提高到28节，这已经比当前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的航速都要高出2到3节了！”

发动机动力技术上的进步最大的功劳要属于特斯拉，是他在动力研究所记性了指点，提供了技术支持，这才让动力研究所研制出来的大型蒸汽轮机和大型柴油机组的功率超过了其他各国。

两人闻言十分欣喜，程璧光连忙道：“这是真的吗？我国的战舰真的有希望在航速上超过列强？如此我国海军岂不是又赶超列强的希望？”

萧震雷见两人有些高兴过了头，忍不住泼冷水道：“短时间之内，我国想要赶超西方列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没钱，再说了，海军能否强大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程璧光还是道：“这个我们知道，只要在技术上我们不落后，赶超列强是迟早的事情，听了总司令这些话，我的干劲更加充足了！哈哈哈”。

第337章日本人

萧震雷到医院取出弹头之后没有留在医院，而是在萧公馆修养，政府方面安排了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护理。

10月11日，距离萧震雷受伤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了，萧震雷在萧公馆也修养这么多天之后伤口已经痊愈，正准备离开上海回南京去，这天萨镇冰带着六个海军士兵每人提着一个箱子来见萧震雷。

让士兵们将箱子放下之后出去等着，萨镇冰说道：“总司令，三大造船厂的船坞改造基本上已经快要全部完成，海军舰船设计研究所联合火炮制造厂的工程师、动力研究所的工程师等完成了六艘巡洋舰的射击图纸，他们也已经将他们设计的六艘巡洋舰的图纸送过来了，这是设计图纸，另外这六个箱子里装的是六艘巡洋舰的真实缩小版模型，经过我们海军司令部评估，如果这六艘巡洋舰可以建造完成的话，应该可以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

海军舰船设计研究所是海军司令部成立之后就成立起来的直属部门，直接归海军司令部领导，这个研究所将目前全国各个造船厂最好的设计专家都吸收进来，并且还从在国外学习过船舶设计留学生都吸收过来了，甚至还有从国外著名造船高薪挖来的著名船舶设计专家，实力还是很强的。

萧震雷闻言了精神大振，连忙道：“哦，快跟我说说，这六艘巡洋舰都是什么性能？”

萨镇冰将手上一根大腿粗的管筒揭开盖子，从里面抽出一大卷卷好的图纸，将之铺在萧震雷的办公桌上。图纸铺开之后，萧震雷看着第一张图纸上画着一艘战舰。各种数据、尺寸、火力点，战舰上的建筑等等都非常清楚。但想知道这张图纸上的战舰性能，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总司令，您看，这是第一艘巡洋舰的设计全图，按照设计，这艘巡洋舰标准排水量在3200吨，舰体为117*12.9*4.3，五座三联装102mm炮，战舰前部装三座。后部装一座，两座双联装47mm炮分为一前一后，4门18寸鱼雷发射管。

如果采用我们最新研制出来的大型蒸汽轮机组和最新柴油发动机组相结合，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又可以达到最大的功率，那么这艘战舰的动力可达22000马力，航速可达到28节，这样的航速在现在各国巡洋舰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六艘战舰中。这种战舰我们认为一起建造两艘最好！”

萧震雷不懂战舰，但是也知道五座三联装102毫米炮一共有15门，这样强大而又密集的火力绝对是现在其他各国巡洋舰而没有的，如果能装这么多火炮。其他国家一般都会选择安装口径稍大的舰炮，不过对于一艘排水量只有三千多吨的巡洋舰，萧震雷认为按照102毫米舰炮足够了。口径过大还要担心在开炮时舰体的承受能力。

他点点头道：“好，这艘战舰设计得可以。很好！那么另外的呢？”

萨镇冰道：“舰船设计研究所把这六艘战舰分为三个级别，三千吨、四千吨和五千吨。每一个级别有同种舰型两艘，第二种是四千吨级，您看看这张图纸！”

说着，萨镇冰将上面两张图纸拿掉，出现在眼前的这张设计图纸又不同了，他说道："这一级的巡洋舰标准排水量在4280吨，满载4750吨，功率25000马力，航速28节，舰体420英尺x41.，武备是2座双联装203毫米炮，三座三联装155毫米炮，两门75毫米炮，两个21寸鱼雷发射管，这种巡洋舰同样有两艘。

第三级是五千吨级，排水量为5400吨，满载6050吨，功率30000马力，航速28.5节，舰体430英尺，武备是3座三联装203毫米炮，2座双联装47毫米炮，2具21寸鱼雷发射管。"

萨镇冰将战舰的理论性能资料都讲述了一遍之后，又将地上的各个箱子打开，将里面六艘缩小版的真实模型拿出来一一摆在地上。

萧震雷走过去蹲在地上一一查看，这六艘战舰虽然分为三个级别，不过同种级别的两艘战舰在吨位和性能指标上也略有不同，但是武备是相同。

这实物模型制作得非常逼真，如果看上去很威武霸气，特别是28节的航速在一战和一战之前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巡洋舰都无法达到的航速，这主要是发动机技术的原因，萧震雷的动力研究所之所以能够研制出这么大功率的蒸汽轮机和柴油动力机组，都是因为有特斯拉这个超级科学怪物在技术上的支持，否则想赶超列强根本不可能。

萧震雷越看越满意，点头道："很好，非常好，就按照这样制造，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萨镇冰道："设计研究所那边说其他武器都好说，因为火炮厂那边已经可以自行制造大口径三联装的舰炮，只是这个鱼雷发射管和鱼雷制造技术还没有头绪，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就是炮塔转速受机械工艺的影响，估计难以达到列强战舰炮塔的转速；第三，造舰技术工人严重不足，想要在1914年之前完成这六艘战舰的制造很难很难！"

萧震雷闻言点燃一支烟抽起来，走了几步后站定说道："前两技术方面的原因，我可以找德国方面想想办法，德国人得了我那么多好处，他们总要给我们一些好处，至于第三个难点，这就需要你们自己办法了，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这需要你们去跟三大造船厂去进行沟通，我要这六艘战舰在1914年4月份之前完工！"

"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萨镇冰走后。萧震雷夹着香烟下楼来到花园里散步思索着以后的发展战略方向，民国成立大半年了。这段时间里政坛风云变幻，同盟会那帮人过了好久才意识到上了袁世凯的当。当初要是让他率兵一直打到北平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不过自从袁世凯当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他已经接连出错，对各地民众的压迫和剥削也日益加剧，最近还颁布了一部戒严法，想以此来镇压来各地的反对游行示威活动。袁世凯犯的这些错误都是小错误，还伤不了他的筋骨，现在他是大总统，在没有犯大错的情况下，如果有人闹独立反对他就是搞分裂。在政治上不但讨不到半点便宜，而且很快就会袁世凯联合各方镇压下去，所以萧震雷现在也不能擅自挑起战争，否则会在政治上失

利，他现在在等袁世凯出错，出大错，只有这样他才能师出有名。

时不我待啊，欧洲那边的形势已经极为紧张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已经在两天前爆发。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组成的政治军事联盟组织——巴尔干同盟为了反抗奥斯曼帝国提出给予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在沙皇俄国支持下于10月9日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现在塞、门两军正在进攻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保加利亚军进攻土耳其海峡以西地区，而希腊军进攻爱琴海诸岛，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才刚刚开始。也不知道这次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是在这次战争中，英法和德国等欧洲强国都还保持着克制。各国的首脑的头脑暂时还保持着清醒状态。

华德路一间厂房内，这里是铁血行动局上海站的秘密据点。由于是特殊部门，因此不能以正面形象公然出现公众面前。这里表面上是一家屠宰厂，实际上内有乾坤。

一辆汽车开到了屠宰厂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年轻走到大铁门前敲了敲门，大铁门上开了一个小窗，年轻人将证件递进去，一只手接了证件进行检查，很快将证件还回来，小窗关上，很快大铁门被人从里面打开，年轻人取回证件装回口袋回到车上，汽车立即开进了屠宰内。

屠宰厂一般都是凌晨时分宰杀牲口，白天不工作，这很好的掩护了这个秘密据点特殊性，而且屠宰场宰杀牲口时难闻的气味和血腥气掩盖了对犯人采取酷刑而发出的气味。

汽车一直穿过屠宰场范围周围的空地向对面开过去，在一间房屋门口停下，这间房屋亮着灯光，这么晚了，竟然还有三个人在这里值班，这三个人穿着整齐，全都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其中一个中年人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立即走出来。

汽车上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正是王亚乔，从屋里出来的中年人看见王亚乔立即上前道：“局长，您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有什么事情发个电报就行了！”

王亚乔也不说话，直接走进这间办公室，办公室内另外两个人看见后立即站起来：“局长！”

王亚乔点点头，对中年人摆了摆脑袋，中年人立即对其中一个年轻人道：“打开！”

“是！”那年轻人答应，连忙走到靠墙的一排书柜旁边用力一推，书柜便被推开，露出一扇双开门，中年人走过去将双开门推开，侧身道：“局座，请！”

中年人在前面带路，王亚乔带着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走了十几米便出现一个阶梯像地下，阶梯向下大约十多米，走到底之后，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条走廊，走廊内有好几道铁门，两侧是一个个房间，细数下来有几十间，在这条走廊上每个几米就有一个士兵站岗。

王亚乔走下阶梯之后问道：“在码头开枪打伤总司令的刺客还没有招供吗？明天总司令就要回南京了，虽然他没有询问刺客的任何情况，但我

们不能不给一个交代，都这么多天了，你们还没有丝毫进展吗？你让我如何向总司令交代，我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干下去？”

中年人闻言吓得浑身直冒汗，连忙躬身弯腰道：“局座，卑职无能，什么手段都用过了，那刺客就是不说，卑职担心下手过重把他弄死，到时候线索就全断了！”

王亚乔皱起了眉头，扬了扬下巴：“带路！”

“是！”中年人急忙答应，连忙指着看守走廊上的各道铁门。

不一会儿工夫，几人来到了一间散发着烤肉味和血腥味的审讯室，王亚乔来到审讯桌后面拉开椅子坐下，掏出一包烟后抽出一支含在嘴里用火柴点燃了吸了起来。

过了三分钟左右，两个士兵架着一个上身一副破破烂烂，沾满了干涸血渍的二十多岁年轻人进来，这就是十几天前在码头刺杀萧震雷的刺客。

这年轻人被绑在了一根十字木架上，脸色极为憔悴和苍白，身上血肉模糊，看来这些天被抓住之后吃了不少苦头。

这刺客向萧震雷开枪之后立即撤离了原地，但是王亚乔在此之前在码头附近各个交通路口都安排了人员，为的就是以防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因此这刺客在逃离时遭到了围堵，在被捕之前打死了两个王亚乔手下的特工，打伤了三个，警察局这边也是伤亡惨重，四死五伤。

王亚乔起身走到了刺客面前，抽了一口烟后问道：“谁指使你的？这些天你也遭了不少罪了，能够扛到现在，我相信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刺客，不是野路子出身，因为野路子出身的刺客绝对没有这种信念，我说得对吧？”

刺客疲惫地抬起眼皮看了王亚乔一眼，随后又闭上了眼睛。

王亚乔抽着烟看着刺客，脑子里思索了一阵，然后围着刺客转了一圈，他发现这个刺客的腿有点短，而且还有些点罗圈腿的形状，顿时心中一动，回到审讯桌前对中年人道：“把他的裤子扒了！”

“呃？”中年人听得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对两个士兵挥了挥手，其中一个士兵上前解下刺客的裤子，刺客下身竟然白色的屁兜。

“日本人？”王亚乔看见那白色的屁兜之后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为了培训派去日本进行情报工作的特工人员，他曾经对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习俗进行过一番详细的研究，自然认得那白色的屁兜意味着什么，要知道中国人是从来不穿这玩意的，朝鲜人也不会，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东西。

第338章追查

除了那条白色屁兜之外，王亚乔还起身走到刺客面前蹲下观察对方的膝盖和小腿，膝盖上有厚厚的茧子，小腿罗圈得很厉害，膝盖上有茧子和小腿罗圈，这说明对方经常跪坐，只有长时间的跪坐才会造成这样的生理特征。

抽了一口烟后，王亚乔道：“你认为还用得着隐瞒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刺杀我党领袖？”

这时刺客看向王亚乔的眼睛突然冒出精光，神情也变得极为狞峥，像要吃人的样子，“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你很厉害。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从萧震雷崛起开始，他就一直对我大日本帝国怀有强烈的敌意，现在他当上了华东总督，有足够的本钱与北方的袁世凯周旋，一旦他掌握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必然威胁我大日本帝国的安危，袁世凯与他相比，虽然在政坛的人脉和号召力要超过萧震雷，在武力上也不遑多让，但是袁世凯却有一个巨大的缺点，他的年纪大了，而萧震雷还年轻！再加上萧震雷近期内一系列的动作，怎么看他都有强军强国的巨大潜力，所以这个人必须死！”。

王亚乔陷入了震惊中，没想到日本人对萧震雷竟然有这么高的评价，看来日本人对萧震雷和铁血党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否则日本人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派往日本方面的特工还没有深入日本的重要部门啊，否则不会漏掉这么重要的情报。

恍惚中，王亚乔被烟头烫到了。他丢掉烟头后又点上一支烟，抽着几口问刺客：“说说吧。你的上级是谁？你们在中国有多少人，都在什么地方？”

刺客睁开眼睛再次看了王亚乔一眼。留露出轻蔑的神情道：“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王亚乔又抽了一口烟转身走出了审讯室，在走廊里站定抽着烟，中年人负责人跟着走出来等待指示。

“找人给这个人拍几张照片，立即派人去各个旅店进行搜查，拿着照片询问旅店的老板们，看看是否有人见过他，还有，给我派人盯住日本领事馆，调查里面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这个人绝不可能再此之前一直呆在中国。很可能是最近才从日本来上海的，一定要找到跟他接头的人，将他们一网打尽！”

“是，局座！”

王亚乔从秘密据点出来之后，立即驱车前往萧公馆面见萧震雷，汽车在萧公馆门口停下，秘书小高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是王亚乔，问道：“王局长，这么晚了怎么来了？”

王亚乔道：“有的要事向总裁汇报。总裁应该还没有休息吧？”

“这个”小高犹豫了一下道：“时间太晚了，我要去请示一下！”

“好，那就麻烦你了！”

小高进去之后不久又出来笑道：“总裁正好有空，王局长。你只有一

刻钟的时间，一刻钟之后我就要提醒总裁休息了！”

“谢谢，改天我请你吃饭！”王亚乔脸上露出了笑容了。

“都是为总裁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别客气！”小高笑着道：“跟我来把，王局长！”

萧震雷坐在沙发上正一边看着文件一边喝着茶。听到外面有声音，见小高带着王亚乔进来。连忙起身招手道：“久光兄，快来坐！”

小高将王亚乔带进来就出去了，并且带上了门，王亚乔走过来也不客气，坐在萧震雷对面接过萧震雷递过来的一杯茶，放下茶杯说道：“我这次来是来汇报上个月29号在码头发生的刺杀事件的！”

“哦？”萧震雷闻言放下手上的茶杯问道：“有结果了？是不是袁世凯派的人？”

王亚乔从身边皮包中拿出几张文件纸说道：“当时我也以为是袁世凯的人，可惜不是，也不是民党方面派的人。当天我们就抓到了那个刺客，不过由于那人极为顽强，我们想尽办法没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直到刚才我们才发现他的身份，他是一个日本人，这一点从他膝盖上的厚厚的茧子、小腿有严重的罗圈形状、下身穿着白色兜裆布可以看出来，他也亲口承认了，从他的口中，我们还得知日本当局已经对您和我党怀有很深的戒心，日本当局认为一旦您掌权，将会对日本构成极大地威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因此他们安排了这次行动！”

萧震雷皱起了眉头，随即冷笑道：“我早就猜到日本人不可能让我们这么顺利发展，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他们也不能不动手，因为我从来就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英法美等国虽然也在我国割肉喝血，可他们知道他们与我国相距甚远，根本无法达到占据我国国土的目的，可日本和俄国却不同，他们两国与我国接壤，随时可以派兵过来侵吞我国国土，日本吞下朝鲜和湾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度发生，不仅不能，我们还必须把失去的土地全部收回来！要达到这一点，我党就必须掌权，靠袁世凯？别说我不相信他，恐怕他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否则他也不会整日惦记着向外国银行借款了！”

说到这里，萧震雷停下抽了几口烟，又继续道：“从今以后，日本方面即便不敢明着对付我们，但他们肯定会在暗中想着给我们搞破坏，比如刺杀我们的高级官员和将来，又或者对我们的重点科研单位下手，再或者破坏我们的造舰计划，更有可能派人打入我们内部进行渗透、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所以今后你情报部门的任务会更加繁重，现如今，情报部门已经一分为三，你的铁血调查局就转攻国外这一块，世界各国发生的大小事务都要能够被你们第一时间掌握，从这次日本人派人刺杀来看，你的铁血调查局在日本从事情报收集的能力还差得远，否则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没有收到半点风声？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尽快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时间不等人啊，欧洲方面已经打起来了，弄不好全世界都得打起来，我们倒是想要多一点时间安心发展壮大，可别人不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我们只能跟别人抢时间！”

从萧公馆出来之后，王亚乔坐上了汽车，尽管萧震雷从头到尾都没有批评一句，也没有责怪一句，可王亚乔就是感觉到一阵羞愧，自从这个情报组织成立以来，萧震雷从来都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经费一直就没有缺过，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让萧震雷遭到了刺杀，情报系统是吃干饭的吗？王亚乔有着深深的自责。

他回到自己在上海的住所，立即给铁血调查局日本区负责人发了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申饬对方在此次刺杀事件中应当担负巨大的责任，如果不是对方的工作不到位，总裁怎么可能遭到日本人的刺杀？他要求对方必须要在近期内想办法派人打入日本高层身边，特别是情报部门的高层，只有如此才能随时掌握日本人的动作。

这一次，王亚乔决定亲自追查那个刺客背后的组织在中国的情报网络，他相信那名一定有人接应，一定在上海有接头人、有上线！

这次王亚乔不仅动用了铁血调查局在上海的全部力量，而且还从警察局调来大批人马对各旅馆酒店、最近出租的民居进行大范围的拉网式调查。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三天，几个巡警拿着照片上的刺客被一家酒店的侍应生给认出来了，根据侍应生所说，照片上这个人在他们酒店住下已经有半个月了，但是已经有十多天没有再出现过，也没有来退房，酒店方面当然不可能就这样让客房空着，好在服务员已经将那刺客的物品都整理出来装进了一个袋子里。在侍应生的带路下，巡警们拿到了属于刺客的那袋物品。

一个布袋装着一些东西，另外还有皮箱，这些东西很快被送到铁血调查局上海站的负责人手里，通过清点，调查人员没有在这些物品中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一本书却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这是一本新书，日文书，调查人员拿起这本书随意翻了翻，突然一抹黑字闪过，调查人员立即停下，再往回一页一页翻过去，终于找到了那一抹黑字的页面，这是一行用日文字写的地址，因为日文中有很多与汉字相同或相近，因此调查人员便认出这是一个地址，“桥头路224号”。

这个消息立刻上报给上海站负责人，负责人当即下令派人去这个地址进行监控，并且对这个地址的人员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得知，这个地址是一个临街瓷器店铺，住在这里的是一个中年人，五年前此人从外地来，做了这户人家的上门女婿，但不久这间店铺的主人，也就是这个中年人的岳父很快就病死了，他的老婆生下一个小孩没到一年突然死去，因此这个上门女婿平白无故就得了这么一家店铺，成了这里的主人。

第339章冒牌货

接到局长王亚乔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赵恩只感觉一种火烧眉毛的感觉，他身为铁血调查局上海站站长，萧震雷被刺案结束后的后续调查工作就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上，王亚乔给他的任务是尽快破获日本刺客背后在上海乃至在整个中国境内的组织。

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谁也不知道这个组织的网在上海或在中国有多大，也许只有几个人，也许这个组织在全中国各地都有成员，庞大得无法想象。赵恩虽然心急，但是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急不得。

正想着这件事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行动科科长廖强兴奋地走进来急不可耐地说："站在，查出来了，这个叫周大发的人一定有问题，因为他是上门女婿，在入赘之时等登记户籍时，以前的县衙登记了他老家的住址，我们的运气不错，在警察局户籍科旧材料上查到了他老家的地址，于是我们派人按照户籍上的记录派人去他老家进行了调查，虽然我们按照地址查到确实有这么一个叫周大发的人，但是年龄和升高都明显完全不符，也就是说，他是冒名顶替的！站长，怎么样？要不要抓？"

"什么？"赵恩站起来，"你说的是真的？这个玩笑可不能乱开，如果抓错了人打草惊蛇，那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就白费了！"

廖强立即道："站长你放心，我们的调查绝对是可靠的！抓不抓？"

赵恩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后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抓，马上抓。不过一定要稳妥，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明白。我立马去安排，他绝对跑不了！"廖强说着就要往外走。

"等等！"赵恩叫住他。沉吟片刻道："记住，把他的儿子也顺便带过来！"

廖强一愣，随即答应道："好！"

萧震雷给铁血调查局的待遇真的很高，现在铁血调查局基本上已经把主要力量部署在国外了，国内的情报工作都已经交给了内务调查局，但是铁血调查局的上海站这样一个机构竟然有六辆小汽车和三辆卡车，要知道振华公司生产的小汽车在国外都供不应求，甚至市府都只有市长等几个主要官员才有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

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停在了周大发的店铺附近，廖强推开车门从车上下来。向后面挥了挥手，几辆车上的行动人员和士兵们都从车上跳了下来，三个小队长快步走过来等待指示。

廖强道："一组去后面给我堵住后门，千万别让他从后门跑了，二组一分为二给我堵住这条道的两头，三组跟我进去抓人，还有，我要活口，待会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一组二组分散开之后，廖强带着三组向周大发的瓷器店走去，快要走到瓷器店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扭头对三组组长道："你去把这家绸缎庄的老板叫来，记住别闹出动静！"

"是！"

没过一会儿工夫。三组组长就带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过来，这老头穿着挺贵气，但很精明。一看就是生意人，但这老头看见廖强等这些人每个人都拿着手枪顿时吓得颤颤惊惊。

“头。这就是绸缎庄的老板！”三组组长介绍道。

老头连忙打千作揖：“这位先生好，小老儿冯德才有礼！”

廖强看得出老头有些害怕。笑道：“这位老板别担心，我们是警察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叫您过来想请您帮个忙！”说着将自己秘密警察的证件拿给老头看。

这大晚上的，老头根本就没看清楚，不过他也不认为这些人是假装的警察，连忙道：“原来是警察局的长官，不知道长官有吩咐？”

廖强道：“是这样的，您跟这家瓷器店的老板周大发熟吗？”

“都是邻居，街里街坊的，怎么会不熟呢，我们俩还经常一起喝茶，这周大发的茶艺相当不错，长官，您怎么问起他来了？”

“我想请您帮我把这家瓷器店的门叫开，不管您想什么理由，串门也好、借东西也罢，就比如你找他喝茶也行！”

老头不是傻瓜，相反还很精明，否则不可能开这么大的绸缎庄，他见廖强等这么多人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而且人人都拿枪，想必肯定是来抓周大发，这周大发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得让警察局出动这么多人来抓？而且还是便衣？

“长官，你们这是？长官，你、你们可不能害我呀，我跟那周大发是邻居，您让我这么干是陷我于不义啊！您就大发慈悲，别为难我了！”

廖强笑着安慰道：“冯老板别紧张，别紧张，我们只是有几个问题想带周大发回去问一问，如果没他什么事情我们自然很快就会放他回来，您作为他的邻居和朋友，应该帮助我们让他配合我们的调查，您这样维护他可是害了他呀，是不是？别担心，配合我们警察局的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周大发没事当然最好，如果万一他真的有事，您这些邻居和朋友长期跟他在一起岂不是很危险，对吧？”

到了这个地步，冯德才还是被赶着鸭子上架，颤颤惊惊的走到了瓷器店门口，扭头看了看正躲在大门两侧的拿着手枪的廖强等人，廖强向他点了点头，他这才咬牙抬手敲门。

店内传来声音：“谁呀？”

“我，老冯！”

店内传出周大发的声音：“老冯啊，这么晚了怎么过来了？”

冯德才道：“嗨，不知怎么的就是谁不着，这不找你来喝两杯茶吗，我带了点好茶。快开门吧！”

店内的周大发果然没怀疑，还淫?笑道：“嘿嘿。你这老鬼，我猜你是很长时间没碰过女人了吧。你去找个娘们泄泻火就不得了，来我干什么，我这里可不能泻火！”

“越说越不像话了，我都快半截身子入土了，哪里还有那种兴趣，少废话了，快开门！”

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周大发出现在大门内，在他还没有发现异常的情

况下。廖强等人突然从大门两侧出现扑上去将周大发结结实实压在了地上，并将他拷上了手铐。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周大发被扶起来之后大叫起来。

廖强冷笑道：“我们是警察局的，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抓你。来人，带走！”

周大发被抓到了铁血调查局上海站秘密据点审讯室，他被固定在一张椅子上，手脚全部被锁住。

廖强走到他面前坐下看着他道：“周大发，五年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在瓷器店打杂。瓷器店老板见你人老实、又勤快，于是把把你招为上门女婿，没过一年，瓷器店老板便死了。而且是突然死的，没有任何征兆，那时你的媳妇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可你媳妇将孩子生下来之后没过半年又突然死了，你能够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老丈人和媳妇都会突然死掉呢？如果说只有你老丈人一个人突然死掉还没什么，毕竟人年纪大了。也许身体有暗疾，突然暴毙也很正常，可你老丈人和媳妇连续都是突然暴毙，你不要告诉我这都是巧合！”

周大发哭丧着脸道：“长官，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我老丈人和媳妇为什么会死啊，他们确实是突然死的，俗话说阎王要人三更死，绝不会留人到五更啊，既然您是警察，那请您好好查查，我还想给我媳妇讨个公道呢，当时我是报了官的，可当时的衙门只是派了几个人过来看了一眼就草草结案了，说是死于隐疾，突然暴毙的，你说我上哪儿说理去？”

“少他吗给我打马虎眼！”廖强将文件砸在桌子上，冷冷道：“我们已经派人去你老家查过了，那村子确实有一个叫周大发的人，当时此人的年龄和身高体格与你完全不符，这个你怎么解释？那个周大发去哪儿了？是不是你杀了他然后代替了他的身份？”

周大发吓得六神无主，大叫道：“长官，您别含血喷人啊，没错，我确实不是他，但那个周大发不是我杀的，他是饿死的，不是我杀的啊！”

廖强冷冷道：“哼哼，你说不是你杀的就不是你杀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看那个周大发分明是你杀的，你的真实名字叫什么？从实招来！”

假周大发听了这几个问题顿时神情一变，随即闭口不言了，无论廖强如何审问，他就是不再说一句话，一个小时后，廖强见不拿出一点有杀伤力的东西，这假周大发是绝对不会开口了，他从文件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竖在假周大发眼前，“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别藏着掖着了，他都已经招供了，我可告诉你，一位的顽抗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对于你的一切，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就想听你说，如果你主动交代，我们还可以酌情考虑向法官求情给你减刑，看如果你一味的顽抗，到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

假周大发听了冷冷一笑，却依然不说话，还闭上了眼睛，对于这种人，廖强很清楚，一味的用刑是没有效果的，这种人有着很强的信念。

看到假周大发这副样子，廖强咬牙扭头对门边的手下道：“来人，去

把他的儿子带来！”

“是！”

听到这句话，假周大发终于按捺不住了，睁开眼睛，表情狞峥，厉声道：“你们想干什么？我的事情与我儿子无关，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廖强冷笑道：“怎么没有关系呢？一个日本间谍的儿子，他也是日本人！”

“你”

廖强掏出一支烟点上，抽了几口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的话，我不敢保证你儿子会怎么样，你如果主动交代问题，我可以想办法把你们父子送到美国去，并且给你们一大笔钱，两万美元！你这几年积攒的积蓄也可以带走，美国那边有不少日本人，他们也都生活得很好，你们父子过去应该不会觉得孤单！”

当儿子被带进来的时候，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终于让假周大发崩溃了，他低下了头颅道：“我交代，但是你必须保证兑现刚才对我的承诺！”

“当然，我说话算话！”廖强说着心里送了一口气，向身后的手下挥手：“来，给他做笔录，要绝对的详细！”

“明白，头儿！”

第340章无声的硝烟

南京，华东总督府。

“总裁，铁血调查局王局长来了！”秘书小高在隔壁办公室打电话过来向萧震雷报告。

“请他进来吧！”萧震雷说着放下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王亚乔夹着公文包走进来向萧震雷立正敬了一个军礼。按照编制，铁血调查局、内务调查局和军事情报调查局都挂靠在司令部辖下，属于军方编制，非外勤和特工人员在平时必须得穿军装，特别是要在办公室正常上班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平时不仅要和作战部队的军人一样作风严谨，而且只要穿着军装就不能解开风纪扣。

萧震雷也穿着一件军装，他的军衔是上将军衔，这是袁世凯授的衔，在上班的时候一直穿，但下班之后就会换上常服。见王亚乔进来便起身招手：“久光兄，请进！”

已经进入十一月，天气有些冷，办公室里虽然比外面暖和一些，但温度也高不了几度，萧震雷起身给王亚乔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的茶杯蓄满开水。

王亚乔接过茶杯道了一声谢，然后喝着茶与萧震雷一起坐在了沙发上，喝了几口茶之后，王亚乔放下茶杯道：“总裁，我是来汇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局在上海侦破日本方面的谍报系统的进展！”

“哦？那说说进展情况吧！”萧震雷说完继续喝着茶。

“是！”王亚乔说着便从皮包内拿出一个文件袋边说边打开道：“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将这个组织在上海滩的网络基本上全部掌握，即便是有漏网之鱼。我想也只有两三条，这个后续追踪工作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争取将他们全部打掉，一个不剩。

这个日本谍报组织是日本黑龙会上海分会。我们已经秘密抓捕了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小泉道远。根据他交代，日本黑龙会只是日本对外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黑龙会上海分会同时受日本驻沪领事馆和黑龙会总部的双重领导，在日本驻沪领事馆领导黑龙会上海分会的是武官北川仁一，这个人的身份特殊，我们担心抓了他会引起两国外交纠纷，不敢随意动手，另外，根据小泉道远交代。在我们华东总督府辖下和京城临时政府辖下的政府机构或单位中都有他们收买的人，而且人数不少，但是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南地区的被收买官员的名单，对于这些官员和北川仁一要怎么处理？我们担心全面动手会打乱总裁的战略部署，因此特来请示！”

萧震雷听了没有立即给出意见，拿着烟盒抽出两支烟丢过去一支，自己点燃一支抽着起身在办公室里度着步子，脑子里在权衡利弊。

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停下道：“这个事情一分为二。你的铁血调查局上海站负责抓捕黑龙会上海分会所有人员，包括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北川仁一在内，抓他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动，不可泄露半点风声。咱们现在还不能直接与日本在外交上闹僵，最好是造成他失踪的假象，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袁世凯跟他们周旋。如果袁世凯那边的人来闹，就推给警察局。让他

们去找人！抓捕被收买官员的事情交给内务调查局去做，把名单交给胡为山。你这边派出一些人进行协助，你们两方的行动一定要同时进行，要快、准、狠！其他地方我们暂时管不到，但是我们的地盘绝对不能让这些人继续坐在他们的位置上，这是巨大的危害！还有，对于我们管不到的国内其他地方，我们也不能放任，虽然不能直接行动，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派人进行监控，要对他们的身份和住址一定程度上的掌握，等待机会！特别是日本情报组织在我国其他省份地区的潜伏人员，要大力追查，抓捕行动结束之后你就把这项工作移交给内务调查局，你们铁血调查局把心思都放在国外，我需要你们当眼睛，我们不能成为瞎子看不到周遭的世界！”

王亚乔起身立正敬礼道：“是！”

待王亚乔离开之后，萧震雷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道：“小高，通知内务调查局的胡为山来见我！”

“好的，总裁！”

胡为山原本在江西任军务厅厅长，华东总督府成立之后，萧震雷对华东总督府辖下的四个省的政府机构和相关职位进行大范围调整，各省都督和一些关键的主要职位都换成了铁血党自己人，并且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了分离，政府不干涉军务，军方不能过问政府事宜，各地驻军都已经完成整训，编制齐全，军制严谨，萧震雷也不虞会发生兵变事情，对各部队还是很放心的，对于蔡国栋、胡为山、马汉龙等这些老人，萧震雷也不好让他们下去当师长，因此这些人都被调来了南京在司令部辖下的直属机构任职，例如蔡国栋就在司令部辖下的作战厅任厅长，胡为山在作训厅任副厅长兼任内务调查局局长，马汉龙任作战厅福厅长，还有徐绍桢任作训厅厅长，这些职位虽然不能直接带兵，但都是实权职位，而且一旦有战事发生，必须要组成军一级的战役编制，这些人就可以直接统兵了。

不久，胡为山接到通知过来了，萧震雷带他到沙发上坐下，说道：“刚才王亚乔来过了，他们已经掌握了上次刺杀我的日本谍报组织的情况，这个组织叫黑龙会，想必你应该有所耳闻，我刚才已经跟王亚乔说了，抓捕日本黑龙会在华东地区的成员的行动由他的人去做，你的内务调查局负责抓捕在我们治下被日本人收买的人员，人员名单在王亚乔手里，你回去之后找他进行沟通，要商量好，协调一致，坚决把我们管辖境内的日本情报人员和被他们收买的我国人员一网打尽。抓捕行动完成之后，审讯和后续追查全部交给内务调查局。我已经跟王亚乔打过招呼了，到时候你们尽快记性案件交接。以后国内的反谍报工作由内务调查局全面负责，在必须要的时候也可以请铁血调查局配合工作！”

胡为山立正道：“是，总裁！”

10月17日，铁血调查局和内务调查局联合行动，同时对日本在华东地区的谍报组织采取行动，行动代号为“摧毁”，一夜之间，日本在华东地区的谍报网络被连根拔起，不仅被收买的各地官员被抓得一个不剩。就连日本在华东地区的情报人员也无一漏网，这其中还包括日本在华东地区的最高情报负责人、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北川仁一，此人被秘密抓捕，在外界他已经失踪了。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为了不搞乱社会秩序，不引起民众的恐慌，对于那些被日本收买的官员全部以贪污渎职罪名逮捕，对于那些日本情报人员，铁血调查局同样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抓捕。尽量减小动静，降低对外界的影响。

日本驻沪武官北川仁一的失踪让日本驻沪领事馆大为紧张，毕竟北川仁一管理着日本在中国东南部的所有情报人员，如果他失踪。那么日本方面就失去了对在华东地区的其他情报人员的控制。

在这次行动中，虽然进行得很迅速很严密，但是依然有人跑掉了。就比如北川仁一的助手都宫太郎，这是唯一一个跑掉的人。此人逃掉之后躲藏了一个星期，待风声稍微平静一些之后才敢回驻沪领事馆。他回到驻沪领事馆之后，日本方面才知道情报组织在东南部全部被摧毁。

对于北川仁一的失踪，日本方面还不太敢确定他是被抓了还是躲起来了，为了尽快找到北川仁一，日本驻沪领事馆领事宫本亲自前往特别市府面见市长林志强，讲述武官北川仁一失踪的事情，要求特别市府立即给个说法。

市长林志强表示宫本应该先与北平临时政府外交部门沟通，由临时政府外交部门派人过来进行协调，他还强调特别市府是不能撇开临时政府外交部门与外国领事单独接洽的，不过他也表示在宫本与北平临时政府外交部门商谈这段时间内，他会责成特别市府警察局派出警察寻找，但这需要时间。

林志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让宫本找不到任何找茬的理由，只能气哼哼地回去了，回到领事馆之后立即将此事向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报告，希望北平公使馆立即照会北平临时政府外交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北川仁一。

可是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北川仁一竟然自己秘密回到了驻沪领事馆，他向驻沪领事宫本坦言，那晚他也被华东总督府辖下的情报部门追击，他拼尽全力逃跑，最后被逼得不得不跳进河里逃生，跳进河里之后他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躺在一艘渔船上，他担心自己一旦出现就会被抓住，因此一直躲在乡下，直到最近风声不太紧了他才敢秘密潜回领事馆。

宫本领事对于北川仁一的话没有丝毫的怀疑，要知道当天晚上，华东总督府辖下的情报部门的行动是极为秘密的，日本方面这边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否则也不会被一网打尽，他相信北川仁一不会出什么问题，为了北川仁一的安全，他安排船只将北川仁一送回了日本。

旅顺口，日本关东都督府。

福岛安正听完秘书的报告之后勃然大怒：“八嘎，八嘎雅鹿，我早就说过情报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北川仁一认为现在中国政权没有统一，各地军阀混乱，情报能力低下，因此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现在好了，我们在中国东南部辛苦建立的情报网络被一网打尽，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这个该死的混蛋，我要向东京方面控诉他，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身居要职！”

福岛安正是现任关东都督府的都督，关东都督府的前身是关东总督

府，前任总督是大岛义昌，这个机构成立于1906年9月1日，福岛安正也是今年才上任关东都督府都督一职，都督的职责是掌握管辖关东州，保护管理南满铁路的有关事务，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受外务大臣的监督；处理军政事务时，受陆军大臣的监督；处理有关作战事宜和军队教育问题时，分别受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的监督。因此，福岛安正与同外务省等各有关部门之间，因争夺权势而经常发生矛盾。不过由于此人的名声极大，日本国内各权力机构都不得不给他几分面子。

福岛安正是日本情报机构之父，此人是一个具有超前眼光的阴谋家、战略家。率先提出了“日本的防卫线在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惊世妄言；他曾几度潜入中国腹地侦察军事情报，为日本对清朝开战提供了详实的情报依据；他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精通五国语言使他窃取别国情报游刃有余。

他曾当任山县有朋的秘书官，替山县有朋收集海外情报。他认为情报工作不能简单的从报纸、文件中靠着一瓶浆糊和一把剪刀就能获得的，他更加倾向去实地考察，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

为了解英国的殖民统治，研究英俄在亚洲角逐的动向及对日本安全的影响，福岛将目光转向了东南亚和印度。1885年，福岛安正领命赴香港、缅甸、印度“考察”，并深入阿富汗，返日后提出《印度形势摘要》。1895年，日本受到俄德法三国干涉，被迫退出辽东半岛，福岛安正再次受命赴埃及、土耳其、波斯、俄国、阿拉伯、印度、泰国、越南、中国等地调查，返日后著有《中亚纪行》。这些报告为日本当局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起了至关重要的处用。

1887年，福岛安正被任命为日本驻德国武官。五年中，他详细的考察了欧洲务国的情况，其中俄国的动向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1891年1月，俄国公布了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并立即动工。这条连接俄国首都彼得堡和海参崴，横穿欧亚大陆的铁路，可以说是俄国侵略亚洲的最大武器。西伯利亚铁路横穿中国东北部，从哈尔滨向南有一分支，直达旅顺、大连，可以使俄国轻而易举的进入亚洲。

1892年2月，福岛安正从德国启程骑马向东前进，他一路骑马步行穿过彼得堡、莫斯科、阿尔泰山、西伯利亚、蒙古、爱晖、齐齐哈尔、吉林，最后抵达海参崴。在这一过程中换了八匹马，历时488天，行程14000公里，创下了情报侦察史上的奇迹。

秘书见这位日本情报之父、关东都督府都督大人大发雷霆，不敢言语，只能静静站在一侧等待指示。

福岛安正大发了一通脾气之后说道：“立即给内阁发电，有关参谋次长的下一任人选，我推荐明石元二郎！”

“是，将军！”

第341章刺宋案

负责国外情报工作的王亚乔还不知道自己手下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厉害人物，不过在明石元二郎被调任参谋次长，主官负责中国情报工作的任命下达之后，这个情报就被铁血调查局日本分布侦查到了，新任日本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乃是一个战绩不输于福岛安正的老牌日本情报人员。

经过调查，铁血调查局得知明石元二郎还曾经忽悠过西德尼?赖利为日本情报部门效力，在日俄战争期间，此人资助发动俄国1905年革命，把俄国腹地闹的天翻地覆，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被暗杀，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星期日惨案”，一日之间4600名请愿的工人被打死打伤。6月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都可以找到明石元二郎的暗影，除此之外，他还布置情报通信网、策反俄**官、煽动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运动、会见芬兰独立领袖，阻碍兵力的运输、秘密偷渡武器给反帝俄组织、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引导欧洲舆论对日友好等等事件，他被称为一人可抵十个师团的人物。要说明石元二郎与福岛安正的关系，他是福岛安正的学生。

此时明石元二郎还在朝鲜任职，他是第14宪兵队长、韩国驻扎宪兵队长、朝鲜驻扎军参谋长兼韩国驻扎宪兵队长，朝鲜驻扎宪兵队司令官兼朝鲜总督府警务总长，少将军衔。当然回国当任参谋次长负责中国情报工作之后，相信两国在情报领域的战争必然会一触即发。

此时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10月22日，门的内哥罗军队与为数2万人的塞尔维亚伊巴尔部队共同对色雷斯北部和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奥斯曼帝**队进攻。保军越过保土边界向南推进。位于保军集团右翼的第集团军击退上军。在左翼作战的保军第一、三集团军，在多次击退奥斯曼帝**队后。于10月22～24日在基尔克—基利塞附近击溃奥斯曼帝**队第三军，开始向南推进。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卢累布尔加兹发生激烈交战，奥斯曼帝**队第四军被击溃，仓促退却。

10月24日，塞尔维亚各集团军发起总攻，马其顿的奥斯曼帝**队集团被粉碎。在马其顿南部，希军于11月1、2两日在叶尼杰附近获胜，向萨洛尼卡展开进攻。该城守军于9日投降。希海军封锁土海军达达尼尔海峡出口，实施了夺取爱琴海诸岛屿的战役。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但盟军尔后的几次军事胜利并不符合一些大国的利益。俄罗斯帝国在支援巴尔干国家的同时，又担心保军进抵伊斯坦布尔不利于自己解决黑海海峡问题。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则认为塞尔维亚和希腊是站在协约国一方的，因此不希望它们强大，却把土耳其看作是自己潜在的盟邦，因此竭力防止奥斯曼帝国覆灭。在各大国的压力下，12月，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签订了停战协定。

1913年1月23日。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政变，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拒不接受和约条件。2月3日，巴尔干联盟各国重新开战。奥斯曼帝国在接连遭到几次失败后，不得不再次签订第二次停战协定。第一次巴尔

干战争终于在巴尔干各国签订《伦敦和约》后落下帷幕。

在这期间，北平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正撸起袖子与民党争夺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席位，袁世凯搞独裁还行。可让他搞政党政治根本就不是民党的对手。

2月4日，北平临时政府参众两院复选。民党获392席，共和、统一、民主、铁血党四大党仅得223席。按《临时约法》的精神宗旨。应当由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一职。3月，宋教仁受袁世凯邀请前往北平商讨出任内阁总理一职事宜。

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北站。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带着礼帽的三十多岁青年人从候车室门口走进来，左右看了看，找到了卫生间的所在，他便向卫生间而去。

来到卫生间，他还没有来得及解决了一下个人问题，就被人碰了一下，随后出现一个身影递过来一个用报纸包括的包裹，他不动声色接过包裹塞进怀中，然后走进了蹲坑位关上门，将报纸拿掉，里面是一支盒子炮，卸下弹夹看了看，弹夹是满的，他再次装上弹夹后将盒子炮插在了后腰上打开门走了出去。

从卫生间出来后，这个青年人拉了拉礼帽的帽檐，微微低着头向后面的火车站台走去，此时没有火车出发，进站口的铁门关着，没有车站人员值班，青年人左右扭头看了看，候车室虽然有些乘客，但这些人基本上都坐在长椅上，很多人都已经靠在长椅上睡着了，他走到进站口齐腰高的铁门处，趁人不注意时迅速翻了过去，然后快步走进进站台消失不见。

晚十点三十分左右，一辆开往北平的火车已经生火待发，火车站候车室工作人员打开进站口铁门开始检票。

火车站门口，一辆汽车从远处开过来停下，从车上下来几个人，他们分别是民党中人宋教仁、黄兴、于右任、廖仲恺。今晚宋教仁要坐火车前往北平与袁世凯商讨国事，黄兴等人是来送行的。

几人下车后向候车室入口走去，候车室入口站着几个背着步枪的士兵，自从萧震雷接管东南四省的政权之后，各地当局就最近为了打击日本在各地的情报网络，对火车站、轮船码头、车马店、大型桥梁等重要交通枢纽部署了守卫看守。

几人来到候车室入口，一个小班长伸手拦住道：“请出示车票和身份证件，并且接受检查！”

“怎么要检查证件了？”于右任连忙道：“这位班长，这是我们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先生，他今晚要前往北平”。

班长严肃道：“我不知道宋教仁是谁，我的职责是检查证件和车票，没有证件一律不准进入！”

宋教仁拉住于右任，掏出自己的车票和证件递过去笑道：“辛苦了，这是我的证件和车票！”

班长检查车票和证件之后让身边的一个人让身边一个人记录记下来，又让另外一个士兵对宋教仁搜身检查，确定没有携带枪支等危险武器之后将证件和车票还给宋教仁道：“你可以进去了！”

宋教仁将证件和车票塞进口袋走进了通道，这时班长又拦住黄兴等人：“你们不能进去，如果要进去就必须购买站台票！”

黄兴等人面面相觑，廖仲恺急忙道：“我们是来送人的，怎么就不能进去了？”

班长严肃道：“接上级命令，最近日本细作在我国境内活动频繁，为了防止日本细作在我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特在各地火车站、轮船码头、车马店、大型桥梁等重要交通枢纽部署检查站检查过往旅客的身份，禁止任何人携带枪械、刀具、易燃等危险物品上车威胁其他旅客的安全，你们如果要进去可以，去售票厅每人购买一张站台票再过来接受检查才能进入！”

黄兴等人这才明白火车站为什么会有士兵站岗盘查了，廖仲恺急忙跑向售票厅买了三张站台票，几人通过检查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将宋教仁送到站台上。

黄兴边走边说：“不得不说，这一年多来，在萧震雷的治理下，东南四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以前的死气沉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啊！”

宋教仁笑着安慰道：“克强兄不必羡慕，此次我们民党在国会复选席位中获得大胜，我们民党组阁之后，必然比萧震雷做得更好！中国在我们民党的带领下一定可以国富民强！”

黄兴闻言只感觉嘴里有些苦涩，说道：“希望吧！”

几人说着笑着来到了宋教仁要上的车厢口，廖仲恺掏出怀表看了看，道：“遁初兄，时间差不多了，要上车了！”

宋教仁点点头转过身来对黄兴等人道：“克强兄、右任、仲恺，孙先生在筹备铁路建造事宜，对党内工作无暇顾及太多，我走之后，党内事务就交给你们了，等我的好消息！”

黄兴伸手抱住宋教仁：“遁初，一路顺风，早日来电向我们通报消息！”

宋教仁拍了拍黄兴的背道：“我会的”。

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从侧后面火车上一扇窗户口伸出来一跟黝黑的枪管，枪口正对着宋教仁的腰部，“砰”的一声枪响，枪口冒出一股青烟，宋教仁顿时发出一声闷哼，紧接着又传出两声枪响，宋再次被击中两枪。

站台上正准备上车的乘客们和已经上车的乘客们听见枪响，顿时一片打乱，车上车下在一瞬间处于混乱状态，乘客们纷纷向逃离，刺客混在人群中从容逃离。

第342章讨袁

宋教仁被刺之后，立即被黄兴等人送往医院救治，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令人惨不忍闻。

特别市府很快得到了消息，市长林志强立即带领市府人员前往医院慰问，得知宋教仁还在抢救当中，林志强知道这下麻烦大了，宋教仁是民党领袖，他在火车站被刺，即将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他当即向南京方面汇报此事，并命警察局立即介入调查追查凶手。

萧震雷是在凌晨时分被程碧瑶叫醒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与程碧瑶和王亚男两女成婚，王亚男目前在内务司新闻处工作，程碧瑶则当任了萧震雷的生活秘书。

萧震雷看过程碧瑶递给他的从上海方面发来的电报之后立即做出指示，让特别市府派人全程陪同在医院，一有医生救治的结果消息立即上报，同时命特别市府成立宋教仁被刺案专案组进行调查，追查凶手，挖成幕后凶手。

特别市府市长林志强接到萧震雷的指示后马上找来警察局局长，宣布成立宋教仁被刺案专案组，由他亲自人组长，由警察局长任副组长，追捕凶手的具体工作由警察局长负责，这件事情要亲自抓，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凶手，给天下一个交代。

以这个时期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对于伤到躯干重要部位的枪伤几乎都是致命伤，当晚手术过后宋教仁的伤势情况更加严重。便血不止。

21日清晨时分，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分，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2时医生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而病情更加严重，唯一息尚存。

临终前，宋教仁留下遗言，有三件事情嘱托。“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图书馆；第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诸公故人为我照料；第三，诸君仍当努力进行，勿以我遭不幸。致生退缩，放弃国民之责任。我欲调和南北，费尽苦心，不意暴徒误会我意。置我死地，我受痛苦，也是我自作自受！”

22日凌晨4点多。宋教仁因被刺，经抢救无效身亡。消息于第22日上午传出。举国震惊，一时间各地民党中人和进步人士群情激奋。社会各界头面人物和代表纷纷要求当局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陈琪美等人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特别市府市长林志强于22日下午三点在市府礼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各界通报此消息，并说已经接到总督府电令，成立了宋教仁被刺案专案组，限期破案，誓要抓住刺客，揪出幕后主使之人，同时他还宣布为了尽快破案抓住凶手，市府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

孙文惊闻噩耗之后，铁路也不修了，立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特别市府警察局长，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路局

声誉，也主动拿出5000元赏金缉凶。

专案组成立之后立即对宋教仁被刺一案展开了调查，在全国瞩目的情况下，专案组承担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为了尽快侦破此案，警察局方面也在警力和经费上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随着侦破工作的有力开展，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真相，如剥笋般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三十多岁的矮壮青年人被抓了，经过审讯得知，此人名叫武士英，原是清军武官，山西人士，曾在云南七十四标二营当任管带一职，不过由于去年袁世凯上台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军队整编，许多军队就进行了裁军，云南那边也不例外，武士英就是这样被裁撤了，武士英被裁撤之后辗转流落到了上海，生活无依无靠，差点成了乞丐。

他还交代，前些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名叫应桂馨，此人现在的职务乃是一个总督府辖下检察司驻沪的一名巡长，而应桂馨同时又是共进会会长，共进会是民党外围组织，是民党中人。是此人给了武士英一千大洋、一只手枪和一张宋教仁的照片，让武士英杀了宋教仁。

应桂馨原来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孙文发现他品性不佳，为人奸诈阴险、骄横跋扈，将其撤职。此后，应桂馨便来到上海谋职，也不知他怎么活动，竟然在检察司谋了一个驻沪巡长的职位。

从武士英的嘴里得知是应桂馨指使之后，专案组立即调查应桂馨，发现此人在当任驻沪巡长一职期间大肆受贿勒索，最近还在法租界购置了一处房产，在那里还养了一个小妾。

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法租界巡捕房要求协助抓捕应桂馨，可法租界巡捕房总监埃皮拉坚决不同意特别市府警察进入法租界抓人。

为此，专案组调查人员还差点与法租界巡捕房发生冲突，不过由于此时外国在中国已经没有了领事裁判权，法租界当局最好还是不得不同意专案组派人进入租界抓人。

应桂馨被抓住之后，专案组调查人员对他的别墅进行了搜查，却一无所有，这时其中一名警察灵机一动，从应桂馨小妾的嘴里套出了应桂馨的秘密藏物地点，专案组从一个藏在墙角洞穴中的小箱内，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信件与电报。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电报、信件竟与北平临时政府有关，牵涉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此二人皆乃袁世凯心腹。由于事关政局，缉查此案的专案组不得不慎之又慎。但这些无可更移的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宋案确与赵秉钧和洪述祖有关连，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

专案组不敢擅自做出结论。将调查情况整理成卷宗上报道了总督府辖下的内政司警务厅厅长马博阳的手中，事关中国未来之政局。就连内政司司长宋世杰也不敢擅专，连夜带着马博阳一起来见萧震雷。

萧震雷此时还在工作。听程碧瑶说宋世杰和马博阳来了之后便接见了他们，几人坐下手，萧震雷问道：“你们这么晚了来见我，莫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宋世杰向马博阳摆了摆头，马博阳便拿出公文包里的文件道：“总裁，宋教仁被刺一案的专案组已经查到了关键证据，事情涉及到北平内阁

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事关重大，我等不敢擅自将这个结果向外界公布，而且他们身为内阁总理和国务秘书。我们也没有权利派人北上抓捕，更何况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

萧震雷闻言皱起了眉头，当随即又放松下来，问道：“调查结果属实吗？”

马博阳道：“我反复查看了案卷，发现了一些疑点，但这些疑点仍然无法推翻以上几人的重大嫌疑，我想让专案组继续更加深入的细致调查，但是民党那边催促甚急，所以”。

萧震雷没有说话。他点燃一支烟抽着，脑子里思索着，也许这是一个向袁世凯发动的最佳借口，宋教仁被刺之事已经让民党方面愤怒异常。一旦将这些证据公布出去，那么所有的矛头都将指向袁世凯，袁世凯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地步。在政治上被孤立，在军事上又没有绝对强悍的武力保证。萧震雷有信心在半年之内解决老袁，在武力上解决老袁之后。不仅在政治上取得巨大胜利，在武力上无能可挡，这个时候提出收归权力于中央，全国还有哪个军阀敢于他对抗？

思索了一阵，萧震雷让马博阳先回去，留下宋世杰，他需要仔细权衡利弊，待马博阳走后，他立即打电话找来蒋百里，三人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还在政治层面进行了一番探讨，认为完全可以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向袁世凯发动战争，一举拿下袁世凯。

次日，萧震雷打电话给马博阳，通知他让专案组将调查得到的证据向外界进行公布。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哗然。孙文再也无法安心开办实业修造铁路了，宋教仁遇刺，凭直感，他觉得此案与袁世凯有关，于是他马上前往上海。3月25日他抵达上海，当天召开民党高层干部会议，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宋教仁遇刺时，黄兴正在现场，当时一气之下，就想以同样方式予以还击，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后来冷静下来，觉得已是民国时期，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应按法律程序解决。

特别市府决定在4月25日依法对此案进行审理，然而就在审理此案的前一天，凶手武士英竟在严密的监护下中毒身亡。凶手目的昭彰，显系杀人灭口，以掩盖真相，干扰司法。本已明朗的案情急转直下，再次陷入迷雾与僵局之中。

当晚，专案组将将宋案案情侦查情况及相关证据通电公布。《民立报》、《国风报》、《国光新闻》、《庶民日报》等全国报纸闻风而动，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北平临时政府，一时间，全国各地因刺宋案激发，变得动荡不安。

然后就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袁世凯不惜以五厘高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磅的巨额借款合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似乎早就作好了动武准备，他一生所崇奉的一是贪诈，二是武力，贪诈不能解决的，便用武力。宋教仁倒下了，并不等于萧震雷和民党的瓦解与臣服，他知道孙文、黄兴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事必不可免，同时他也

想乘此机会，一举征服铁血党和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一劳永逸。

应桂馨见武士英已死，便当场翻供，万般抵赖，与应桂馨电函往来的洪述祖逃入了青岛租界，专案组一时间又找不到赵秉钧的直接证据，洪述祖还在青岛租界中发了一个通电，说与应桂馨的联系，是假借内阁名义，只想毁坏宋教仁名誉，并无谋杀之意。赵秉钧便以洪述祖通电为据，将宋案推得一干二净，对于特别市府法院的传唤也置之不理。

既然法律解决不了，那么唯有付诸于武力了。

萧震雷得知消息之后立即联系孙文黄兴等人，经过紧急商讨之后，铁血党和民党联名通电称袁世凯为刺宋案罪魁之祸首，一国之总统竟然用如此下作之手段，实乃国之不幸，他当即宣布起兵讨伐袁世凯，消息传出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二次革命暴发。

第343章摩拳擦掌

`南方各省迅速结成联盟，经过商议，每省各出一个师的兵力，以萧震雷为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军分为东西两路大军，东路军以蔡国栋为总指挥，率华东第一军（第21、23师组成）和第二军（26、29师组成）、皖军一个师从安徽和江苏北部向山东、河南境内进军；升任张孝准为华东第三军军长，下辖陆军第31师和预备四师，归于徐绍桢麾下，任命徐绍桢为西路军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统帅华东第三军、粤军一个师、滇军一个师、川军一个师、湘军一个师，西路军又分为中西两路，中路从江西、湖南境内向湖北进军，以张孝准为司令官，辖华东第三军、湘军一个师；西路以蔡锷为司令官，辖滇军一个师、川军一个师、、粤军一个师从川北向陕西进军。

萧震雷在南京成立联军总司令部，向南方各省下达军令，各省参与北伐的部队最迟要在6月15日之前抵达制定地点集结，自备粮草军资，总司令部只供给弹药。

军令下达之后，各省军队纷纷动了起来，大部分都开始招募兵员，现在各省是军阀割据，各有各的心思，萧震雷等人提出讨伐袁世凯，这是大势，这些精明的军阀们当然不甘落后，但这些人却不想把自己的精锐部队消耗在北伐战场上，因此在联军司令部下达军令之后，这些军阀们都纷纷招兵，想把这些匆忙招过来的军队送上战场，把自己的精锐留在老窝。为了招到足够的兵力，军阀们甚至在民间强拉壮丁。

4月28日。萧震雷一边给各省都督发电通知南方各省都督赶往南京参加联军高层军事会议，一边下令准备组织北伐事宜。作战部门、宣传部门、后勤部门都紧急开动起来，军工厂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开工。

在萧震雷通电讨伐袁世凯的第二天，袁世凯当然不想让自己在名义上落了下风，他指示文人喉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萧震雷等南方军阀罔顾国家民族大义，民国才刚刚成立，这些南方的军阀们就擅自闹分裂，以下犯上，这是要陷整个国家于危难，萧震雷这些人都是乱臣贼子。

萧震雷看到袁世凯的枪手们这样骂自己。当即不甘示弱，指示新闻部门予以反击，庶民日报等报刊上批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排除异己、任用私人、破坏临时约法，原本按照这样下去，中国是有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民主社会，但是由于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派人刺杀民党领袖，而使得中国的政治进入民主社会变得遥遥无期，这样的大总统要来有什么用？这样的政府要来干什么？坑害老百姓吗？坑害整个中国吗？清廷**、暗弱无能，我们揭竿而起推翻了清廷。而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要再拿起刀枪推翻他！

双方报纸新闻媒体迅速展开骂战，互不相让，互相揍露对方丑闻。舆论顿时升级，在这种级别的舆论对抗上，根本就没有输家和赢家。双方只要保证自己不处于舆论的下风就行了。

在双方争取舆论支持的同时，也各自在暗地里准备备战。此前袁世凯已经向列强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利息高达五厘。这次列强却没有要求

用什么做抵押，意图十分明显，列强各国想要借袁世凯的手打压萧震雷，他们在扶持袁世凯，不希望萧震雷掌握大权。

萧震雷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崛起得这么快，已经让列强各国感到害怕了，列强采用这种手段对付他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是列强之间也互相牵制，只怕已经有列强国家直接出兵对付他了。

袁世凯不仅向列强各大银行贷款，而且在军事上展开了行动，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陕西都督张凤翙、陕西都督阎锡山、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人都被其用钱财买通，拒绝参加北伐，阎锡山甚至还退出了同盟会成立的民党，派人在山西全省境内大肆捕杀党人。

这些人收了袁世凯的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缺钱，另一方面是他们不想参加在他们看来这种没有任何好处的战争，其中陆荣廷只想经营好自己的地盘，做个地方军阀，而唐继尧刚刚在贵州站稳脚跟，为了巩固自己在贵州的势力，他绝不希望再把自己手上的力量调走，要知道贵州此时并不平静，民党在这里闹得很厉害，他刚刚坐上的贵州都督的位置有些不稳。

而陕西都督张凤翙在刺宋案的问题上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不希望双方兵戎相见，山西都督阎锡山则完全是可墙头草，谁的势力大，他就向谁靠拢，而且他的山西处在北洋军的包围之中，他可不想战争还没有开始自己就被北洋军包了饺子，至于蒙满和东北各省现在当然是以袁世凯为首，毕竟袁世凯现在的势力可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湖北都督黎元洪根本就没有心思参加什么北伐，他是被革命党人逼得当任鄂军都督的，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早已经与他暗通曲款，去年八月，他更是与袁世凯合谋诱杀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从列强手里拿到贷款之后，袁世凯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原本他就有二十个整编师，经过一个月的招募和强拉壮丁之后又增加了三十个师。此前由于财政困难，他的前面二十个整编师都不满员，武器装备也是按照以前北洋陆军的装备配置，除了萧震雷手下的十六个师是齐装满员，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之外，北方各省和南方各省的陆军也由于各地方财政问题没有满编，武器装备更是五花八门，因此在全国所有军队中。只有萧震雷手下十六个师是最为精锐的、战斗力最强悍，其次是袁世凯的原北洋六个师。再次是袁世凯后来组建的十四个师，最次是各地军阀军队。

除了招兵买卖继续组建新的军队之外。袁世凯还向列强购买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列强分散在北方各地的洋行所有存货全部被袁世凯买走，但是这还不够，俄国和日本距离这里比较近，于是列强又从俄国和日本运来大批的武器弹药卖给袁世凯。一时间，袁世凯兵力强盛、武器弹药充足，袁世凯对此次用战争来解决南北争端信心十足。

5月15日，各省都督都先后抵达南京，当天萧震雷先后会见了各省都督。除去东南四省的都督是自己人之外，其他各省都督要么是同盟会人，要么是立宪人士，要么是旧官僚，有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云南都督蔡锷、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苏都督马明睿、浙江都督何汉盛、福

建都督曹世昌，江西都督陈敬祥，四川都督尹昌衡因为英国人在西藏闹事，已经率兵前往平息乱军侵扰，历时一年有余还未返回。此次由四川副都督张培爵替之。

云南都督蔡锷路程最远，他是最先启程，也是最先抵达南京的，萧震雷和蒋百里两人亲往火车站迎接。

火车停下之后。蔡锷穿着一身都督戎装带着一些随行士兵从火车上下来，蒋百里见到后连忙道对萧震雷道："蔡松坡到了！"

"走，过去接一下！"萧震雷说着向前走去。

等走进了。蒋百里挥手笑道："松坡，多年不见。更加威武了！"

"百里兄过奖了，我看你过得比我可滋润多了！"蔡锷笑道。

双方都穿着军装。互相敬了一礼，蒋百里连忙介绍："松坡，我来介绍，这位就是华东四省总督、此次北伐联军萧总司令！"

又对萧震雷介绍："总司令，这位就是蔡锷蔡松坡！"

"总司令！"蔡锷立正敬了一个礼。

萧震雷还礼后上前握住蔡锷的手道："蔡将军远道而来，辛苦了！此次北伐承蒙蔡将军鼎力相助必定会克定功成！"

蔡锷谦虚道："总司令太抬举我了，袁世凯倒行逆施，必须要讨伐，蔡某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劲，必定倾尽全力"。

萧震雷喜道："好好好，有蔡将军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外面已经备好了车，蔡将军，我们先上车再说？"

"好，总司令请！"

这次各省来的人都不一般，全都是各省都督，一号人物，萧震雷早已经指示负责接待的人给每一个都督都安排一栋单独的院落作为下榻之处，反正接管南京的时候，前清时候很多官员都留下了宅院，这些宅院无人住也是闲置，还不如收拾一番来招待这些从各省来的都督。

萧震雷和蒋百里将蔡锷送至下榻处后又与之一番畅谈，当谈到战略和指挥问题的时候，萧震雷道："蔡将军，由于广西陆荣廷、贵州唐继尧、湖北黎元洪、陕西张凤翔和山西阎锡山等人拒绝参加北伐讨伐袁世凯，据我们掌握的消息，陆荣廷与袁世凯亲近，而唐继尧又收了他的钱，所以我们在后方还不得不防备陆荣廷和唐继尧，我意由广东、云南、四川和湖南方面各调一个师屯兵边境威慑陆荣廷和唐继尧，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同他们开战，如果他们老实倒也罢了，一旦他们有所动作，我们必须要先发制人才能免去后顾之忧，松坡将军以为如何？"

蔡锷闻言点点头表示认同，随即又怒不可遏道："唐继尧这混蛋，前年年底我派他领军北上参加总司令指挥的北伐，谁知他率军途径贵州时竟然赖着不走了，霸占了贵州当上了贵州王，我念他是同盟会出身，对我还算尊重，可没想到这一年多竟然让他坐大，对总司令和孙先生发起的北伐都不予理会了，此人私心太重，我等不能不防，总司令的处置很好，我赞同！"

萧震雷笑道："松坡将军不必气恼，天下大势在我们这边，唐继尧这等跳梁小丑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既然松坡将军同意，那么等我见了胡汉

山、谭延闿以及四川副都督张培爵之后再同他们商量，此事押后暂且不说，有关北伐的战略部署和指挥权的问题，我还想征求松坡将军的意见！”

蔡锷笑道：“总司令太客气了，如不嫌弃直接叫我松坡就行了！”

“那好吧，松坡兄！”萧震雷说着继续道：“按照百里兄的北伐军总参谋部的作战部署，我们将整个战局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东线战场、中线战场、西线战场，东线战场以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向山东和河南进军，由蔡国栋将军当任总指挥，统辖华东第一军、第二军和皖军柏文蔚的53师，中线战场和西线战场由徐绍桢将军当任总指挥，其中中线战场由张孝准将军当任指挥官，下辖陆军第31师、预备四师和湘军43师，向湖北进攻，西线战场由松坡兄你当任指挥官，下辖滇军39师、川军41师、、粤军34师从川北向陕西进军，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蔡锷想了想感觉在战略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萧震雷把进攻的重点都放在了东线战场，显然是想在东线战场决一雌雄，只要东线战场取得胜利，中线战场和西线战场就算不能取得重大胜利，也关系不大，但是他这次来是带着必胜信心而来的，势必要在此次北伐战争中打出滇军的声威。

“百里兄在战略上部署我是很佩服的，我同意如此部署兵力，另外由徐老将军当任中线和西线的总指挥，我没有话说，徐老将军在前清时期的新军当中就有着很高的声望，我相信其他各地的将军也都要给他几分薄面，服从他的指挥，总司令如此安排甚好！”

“松坡兄胸怀宽广，我等佩服！”

几人又聊了一会，商议了一下具体的细节，眼看着时间不早了，萧震雷便起身道：“松坡兄，今晚我在总督府设宴款待你和其他各省总督，希望你能准时赏光，外面三辆汽车和司机就留在这里供你使用！”

蔡锷也连忙起身道：“好，我必定准时前往，多谢总司令想得这么周到！”

第344章部署

5月17日，联军高层召开军事会议，参谋长蒋百里主持会议，萧震雷作为总司令，孙文作为民党理事长，徐绍桢和黄兴作为中西两路大军的总指挥官和副总指挥官都有参加。除了各省都督之外，还有蔡国栋、张孝准、安徽都督柏文蔚也都有参加。

会议刚开始，蒋百里作为北伐军参谋长就开始部署作战兵力，按照事先与萧震雷和蔡锷等人商量好的，蒋百里将参谋部的战略部署计划详细说了一遍，接着又道：“袁世凯在中线和西线的兵力不多，他的北洋军主力主要都在东线，湖北黎元洪在去年将全省军队八个师整编成了三个师，这三个师的兵力基本满员，武器也不差，张孝准率华东第三军和湘军43师负责进攻黎元洪的鄂军，江防舰队将会配合你们进攻，对了，谭都督，你们湘军43师师长是谁？”

谭延闿道：“是陈复初！”

萧震雷问道：“陈复初是谁？何许人也？”

在坐的黄兴连忙道：“陈复初我知道，此人原来是是湘军第四十九标标统，武昌起义之后率部赶来参加战斗，曾在我的指挥下坚守汉阳，与北洋军激战月余，挫败过北洋军，荣立战功，当时他亦身负重伤！”

蔡锷也道：“我与他就旧，此人我熟悉，他治军严谨，不念私情，去年他的司令部移师沅陵。是时，鸦片烟毒已成沅陵一大公害，陈复初先行规劝，再行令禁止。并重惩开馆贩毒者。有一个叫王清源的人是陈复初姑表兄弟，因开馆贩毒被捉拿下狱。陈母及亲友为之求情，陈复初对亲友晓以大义。仍将王处决！”

萧震雷闻言点头道：“好，此人要得，现如今很多地方军队长官都在从事鸦片生意，他不但不做，还下令禁止，可见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能在克强将军的指挥下与北洋军周旋月余，可见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是他了！”

谭延闿见萧震雷夸赞他的手下将领。心中格外高兴，感觉倍有面子，笑道：“总司令如此抬举他，我先代他谢过，既然总司令看中他，那就由他率43师归在张将军麾下！”

蒋百里又道：“好，中线战场就这么定了，那么西线战场由川军一个师、滇军一个师、粤军一个师组成，司令官由蔡松坡当任。诸位有没有意见？”

孙文、黄兴等人都在，胡汉民就首先表态道：“松坡将军乃知兵之人，以都督身份指挥一路大军绰绰有余，足够服众。我同意，我们粤军将派出34师归于松坡将军麾下，师长由副都督许崇智当任！”

四川副都督张培爵也不甘落后道：“蔡将军的军事才能我是佩服的。我们川军也同意由蔡将军当任西线战场指挥官，并派出两个师参加作战！”

众人闻言一惊。两个师？不是说好了派一个师吗？张陪爵怎么改口成了两个师？萧震雷在众人的疑惑中问道：“张都督，你说派两个师？不知

道是哪两个师？这两个师都由谁指挥？”

张培爵道：“不错。来之前我已经与尹都督进行过电报联系，他所此次北伐关乎国运，既然要北伐就要彻底一点，我们川军就必须要出全力，我们将派出41师和42师参加，41师师长熊克武，想必在做不少人是认识他的，42师师长刘存厚，早年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也是一个知兵之人！”

众人闻言不由都点点头，不过萧震雷皱眉道：“熊克武并非军人出身吧？”

在场众人听得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知道萧震雷在怀疑熊克武的军事指挥才能，黄兴连忙道：“总司令，熊克武虽然不是正规军人出身，但他指挥和参加过多次起义，指挥经验是不缺的，再说有蔡松坡指挥，我想他应该可以胜任吧？”

萧震雷摇头道：“我并非怀疑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我和蔡国栋也并非是正规军军人出身，不一样指挥打仗？我是担心他能否坚决服从指挥，要知道我们这次是联合作战，最关键的在于指挥上能否统一，如果各行其是，不但不能增加战斗力，还会制约其他部队”。

这个理由一说出来让黄兴等人有些难办，毕竟谁都知道如果是正规军出身的人，从当兵第一天开始就被灌输服从军令的思想，可如果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在服从军令这方面的意识肯定会薄弱一些。

黄兴想了想咬牙道：“这个我可以担保，他是我们民党的人，我来跟他谈，如果在战时他不服从军令，蔡将军可以便宜行事！”

萧震雷扭头看向蔡锷问道：“松坡兄，你看呢？”

蔡锷沉吟片刻道：“既然克强将军担保，就这样定了吧！我们云南将派陆军39师参战，师长李根源，民党中人，毕业于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相信孙先生和克强将军对他都不陌生。”

孙文和黄兴闻言都点点头，孙文道：“由李根源当任师长，我们是放心的！”

蒋百里这时道：“好，既然如此，西线战场由蔡松坡指挥，下辖粤军许崇智部、滇军李根源部、川军刘存厚部和熊克武部，中线战场和西线战统一由徐绍桢老将军指挥，当任总指挥一职，蔡将军和张将军没有意见吧？”

蔡锷和张孝准两人同时站起来道：“坚决服从徐老将军指挥！”

喝了一口水之后，蒋百里又继续道：“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东线战场，由蔡国栋将军任总指挥，同样分为两个部分，安徽部分由徐继祖将军当任指挥官，辖吴铁成的陆军26师和柏文蔚的皖军53师，苏北部分由伍世友将军任指挥官，下辖姚成年的21师、黄英杰的23师、李英石的27师。如果诸位没有其他意见，就这么定下来了，另外关于联军后勤的问题，现在由总司令跟诸位说一说！”

萧震雷喝了一口水笑道：“后勤的问题可谓是重中之重，如果不解决后勤的问题，仗都不用打了，古今中外多少次战役是因为后勤出现问题而失败的？数不胜数，诸位都是知兵之人，我在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我作

为联军总司令，而且是此次北伐战争的发起者之一，在这里呢，我实在是抱歉，在这里只能替你们解决一部分弹药的供应，而且还不是全部弹药，毕竟诸位都知道，诸位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都五花八门，我们国家现在可谓成了万国牌武器倾销场，我只能供应与我们华东四省使用同一口径的枪支或火炮的弹药，你要让我拿出其他的口径的弹药，我们这边的兵工厂也没有生产，所以呢，另外一部分弹药和粮草的问题都需要你们自行解决，毕竟这次北伐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党，而是为了全中国，大家有钱出现有力出力，同心协议将袁世凯赶下台。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各部派出的军队都要服从指挥官的指挥，不能出现违抗军令的现象，更不能出现有联军沿途滋扰民众的事情发生，我们联军总司令部将会成立宪兵纠察队派驻到每一个师，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将严惩不贷，诸位有没有意见？”

谭延闿皱眉道：“总司令，没必要搞得这么严格吧？”

谭延闿是旧派人士，对于士兵从老百姓手里抢点东西或者调戏一下妇女这种事情感觉很正常，因此才说了这么一句。

萧震雷摇头道：“谭都督此言差矣，我们北伐联军是正义之师，而且都是新式陆军，现在民国了，军队也应该有新气象，怎么能够做出伤害百姓之事呢？想要取得北伐胜利，我们就必须要争取民心，如果我们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欺负百姓，怎么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呢？”

蔡锷附和道：“总司令言之有理，我同意，如果要成立宪兵纠察队，就先往我们云南39师进驻一队！”

胡汉民和张培爵也先后表示同意，谭延闿见状也不再反对，随了大流。

蒋百里又问道：“关于后勤的事情，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诸位没有其他的意见，那么粮草问题就由各位自行解决，我们总司令部帮着解决一部分弹药，其他的弹药也需要你们自己解决了！”

这些人也都知道，要让萧震雷一个人拿出所有联军的弹药和粮草根本不可能，即便萧震雷有钱愿意给，要运过去也不容易，等到运过去估计仗都打完了，他能帮着解决一部分弹药就已经很不错了，众人都纷纷同意。

接下来，萧震雷、蒋百里等人又与这些地方都督们商量了一下如何防备陆荣廷和唐继尧的问题，还是按照萧震雷的提议，为了防止在北伐战争打响之后陆荣廷和唐继尧在后方捣鬼，周边与之接壤的省份各派一个师屯兵边境以作威慑。

在细节方面，众人又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才算彻底确定下来，如此，各省就北伐联军的问题才算真正达成一致。

第345章西线攻势

6月15日，北伐联军各部均已赶到预定地点，各路指挥官也赶到了前线坐镇指挥，萧震雷则坐镇南京总司令部。

6月18日，在萧震雷的命令下，三路大军一起发起进攻，在这三路大军中，打得最凶的反而不是重兵集结的东线战场和不是中线战场，而是蔡锷指挥的西陆军，他手底下有四个师，武器装备虽然比不上萧震雷的华东军，但武器装备也不差，之前萧震雷在联军高层会议上就强调了，此次北伐关乎国运，所有各省联军必须排除精锐部队，强拉壮丁滥竽充数，各省都督都很尴尬，表示绝不会派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充数，其实他们原本就是这么想的，可萧震雷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点，他们也就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免得丢了面子。

驻守陕南的是陕西都督张凤翙手下大将张云山，张云山在张凤翙的命令下率两个师南下抵挡蔡锷率领的北伐西路军，双方在陕南地区发生了猛烈战斗。

激战三日，张云山不敌，率部撤退至汉中和安康一线依托坚固城防严防死守，蔡锷随即领军围城，但由于缺乏重火力，攻城战一时间陷入僵局，双方在城墙一带对峙，时有战斗发生。

广元，北伐军西路军指挥部。

“报告！”朱培德站在门口敬礼喊道。

“进来！”

朱培德左手夹着文件夹走进来立正敬礼道：“报告司令官，已经查出来了，负责守备汉中的是张云山。张云山早年是陕西新军下层军官，不过他和哥老会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辈分高，徒众也多。且大多是新军士兵，哥老会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会成员，因此张云山在陕西军中的地位很高，曾经还与张凤翔就陕西都督的位置发生过争执，去年底，他投入袁世凯的阵营，军队整编之后他得到了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的职位，他和张云山都投靠了袁世凯，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又存在了很大的矛盾。驻防安康的是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师张益谦，此人与张凤翔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据我们侦查，张益谦在刺宋案上很气愤，虽然没有过明确表态，但我们考虑可以争取一下！”

留日军官多多少少都有些联系或者彼此之间略有耳闻，蔡锷听了朱培德的报告后说道：“我听说过这个校友，应该是一个值得争取的人，这样。我写一封书信，你派人送过去看看他的反应，不，你亲自去见他。这封信一定要亲自交到他的手上。”

“是！”

蔡锷花了很短的时间写好一封书信装在信封交给朱培德，朱培德拿着书信就走了出去。

两天后，6月24日。从安康传来好消息，朱培德拿着一封信急冲冲过来向蔡锷报告。“司令，我回来了”。

蔡锷转过身来见是朱培德。连忙问道：“情况怎么样？张益谦怎么

说？”

朱培德拿起搪瓷杯子猛逛了一口水后说道：“司令，张益谦答应反正了，他让我回来跟你说，明日晚八点整待他召开军事会议清理几个张凤翔的亲信之后就率部举义，让我们这边做好准，这次他的副官也跟我一起来了，准备跟您商量举义细节问题，现在人就在外面！”

“哦？快请他进来！”

“是，司令！”

6月25日傍晚，蔡锷骑快马赶到安康城外联军前线指挥部，负责进攻安康的是川军刘存厚部，在前线指挥部见到刘存厚之后，两人一起吃了一顿晚餐，商量了一下迎接张益谦率部举义的细节事务。

晚上七点，蔡锷在指挥部里来回走动，等待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一种煎熬，他突然停下，走到地图钱前看了看，伸手在地图上找了找，问道：“朱培德，许崇智部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朱培德道：“中午的时候到了高滩，现在应该快到紫阳了吧？”

蔡锷在地图上找到了紫阳的位置，想了想立即对朱培德道：“你马上派人去传令，命令许崇智部不必来安康了，抄小路向西北方向而去，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拿下石泉、宁陕和佛坪！另外派人去汉中前线，告诉李根源和熊克武，别让张云山逃向宝鸡”。

“是，司令！”朱培德敬礼后转身而去。

刘存厚凑到蔡锷身边一看，眼睛一亮，连忙道：“司令这一招厉害，攻占了宁陕和佛坪，在汉中的张云山撤往西安的退路就被切断了，他想等来援兵的希望也变成了幻想，张凤翔的陕西陆军也才两个整编师，如果张益谦顺利举义，而张云山又被困死在汉中，那么留在西安的张凤翔的军队肯定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们拿下西安指日可待！”

蔡锷却没有刘存厚这么乐观，他忧心道：“张凤翔的正规军总共才两个师，而我们有四个师，袁世凯不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旦我们占了陕西全境，他就要面临两面受敌，北洋军中还是有能人的，不会没有人看不到陕西的危局，如果袁世凯派兵进入陕西，我们这仗就不是那么好打了！”

刘存厚不解道：“张凤翔虽然心向袁世凯，但他毕竟不是北洋嫡系，他会放心让袁世凯派兵进入陕西，难道他就不怕袁世凯派兵过来之后赖着不走了，他这个陕西都督的位置还能坐得踏实？”

蔡锷道：“张凤翔当然不愿意袁世凯派兵过来，可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就是极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对于他来说让袁世凯派兵过来帮助防御总比被我们攻占陕西要强得多，他肯定会想如果被我方占领陕西，性命都可能不保，可袁世凯派兵过来即便不能继续做都督了，至少袁世凯不会害他的性命”。

刘存厚听了点点头道：“有道理！司令，看来我们得早点做打恶仗的准备啊！”

“是啊！”

晚上九点，安康陈城楼上升起了一堆巨大的火堆，这是举义成功的信

号，蔡锷和刘存厚两人看见大喜，立即安排前往接洽事宜。

6月26日早上八点，蔡锷、刘存厚率大军前往安康城，赶到城下的时候，张益谦已经率领陕西第二师大部分官兵在城门处等候了。

勒住战马，蔡锷和刘存厚分别从战马上跳下来快步上前与张益谦见面，三人见面都极为激动和兴奋，互相挽着胳膊大笑，双方官兵们都举着枪支大声欢呼庆祝。

寒暄一阵之后，张益谦向蔡锷立正敬礼道："蔡司令，张益谦率部举义正式投入北伐阵营，讨伐袁世凯，愿服从司令指挥！"

蔡锷大喜道："好，有益谦兄加入，我们北伐西路军如虎添翼，哈哈哈"。

张益谦举义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在汉中的张云山得到消息之后破口大骂，乱砸一通东西，打伤了好几个下人才。张益谦投向了北伐军，安康落入了北伐军的手中，意味着汉中和安康两地原本的犄角之势已破，他张云山在汉中将独木难支，如果不及时撤退，那么覆灭只是迟早的事情。

张云山立即打起了撤退的算盘，他手上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且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战斗，部队已经大幅度减员，兵力只有三分之二了，再不走很可能全部都交代在汉中，打定主意之后，他在6月28日这天晚上率部悄悄撤离汉中。

李根源和熊克武在第二天早上发现汉中城头上只有几杆旗帜无力地飘荡着，鬼影都看不到一只，心中疑惑之下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前往侦查，很快得知汉中城已经成为一座空城，百姓倒是没少一个，张云山的人马全部不见了，率兵进驻汉中之后，李根源立即用城内的电报机向正在安康的蔡锷进行汇报。

蔡锷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回电，命令熊克武立即率部尾随追击，紧紧咬在张云山所部身后，熊克武得到蔡锷的军令后，不得不率领满是怨言的川军士兵继续追击张云山。

6月30日上午，张云山所部抵达了金水，却被前方侦查的小队报告说北伐军已经占领了前方的佛坪和宁陕，退往西安的路北彻底封死，听到报告的张云山脸色顿时变成一片灰白，前有重兵阻路，后有追兵死咬着不放。无奈之下，张云山想到了投降，他当即派人去与北伐军联系，为投诚展开谈判。

张云山派人过来之后，追击的熊克武和阻路的许崇智都下令部队暂时停止向张云山所部展开进攻，而是立即派人报告蔡锷，蔡锷收到报告后当即让熊克武和许崇智告诉张云山，必须无条件投降，方可保住性命。

蔡锷这么做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张云山与张益谦不同，他认为张云山这个人太狡诈，权利欲极重，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革命投机分子，还是典型的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那种人，现在张云山所部插翅难飞，蔡锷当然不会鸟他。

第346章曹锟

7月2日，张云山得知蔡锷不与他谈判，让他无条件投降，他气急不过，当即率军向许崇智部强行发起进攻，集中优势兵力攻击许崇智薄弱部分，想以此突围而去，不过许崇智得到蔡锷的警告，想到张云山可能会狗急跳墙，因此做了充足的部署，张云山率部激战一昼夜始终不能前进一步，一时间陷入重兵重围的张云山所部军官和士兵们人心惶惶，士气直接跌落到了谷底。

7月3日傍晚，早与张云山有旧恶的第一师三团团长万炳南率部反叛，叛军冲进张云山的指挥部将张云山以及指挥部的人员屠杀殆尽，并连夜收拢张云山其他部队，次日一大早向北伐军投降，李根源受蔡锷的指令，将万炳南投降过来的陕西军进行重新整编后加入到北伐军中。

攻下汉中和安康之后，蔡锷要安排西路军继续北上进攻西安的事宜，根本无暇分身处理汉中和安康等地的地方政事，于是给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发电说明情况，希望南京总司令部尽快派官员过来接收政务工作。

萧震雷接到蔡锷的电报之后对蒋百里、宋世杰等人感叹道：“如果换做是其他人，这会估计早就安排自己人去接管汉中和安康两地的政务工作了，蔡松坡高风亮节，我等不如也！”

宋世杰迟疑道：“那我们？”

萧震雷语气坚决道：“马上派出铁血党官员去接管政务工作，这些事交给那些地方军阀怎么放心？既然要与袁世凯争夺天下，就要有气吞山河的气慨。在处理政务上，我们铁血党人要相信自己比别人做得好。要有信心有能力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

“明白！”

安康，西路军指挥部。

攻占汉中和安康不久。蔡锷就将指挥部从广元移到了安康，很快指挥部又要移到镇安，这是在安康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了。

各军将领都入座在会议桌的两侧，蔡锷刚刚入座，朱培德就走进来俯身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蔡锷听得眉头一皱，问道：“消息是否属实？”

朱培德道：“这是刚刚接到的从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说着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电报纸递给蔡锷，蔡锷接过电报看了看，然后挥手让朱培德下去。

李根源问道：“司令。出了什么事情？”

其他将领都看向蔡锷，蔡锷抖了抖手上的电报纸道：“我就说拿下西安只怕不会那么顺利，袁世凯不会对西安这边的形势无动于衷，刚刚接到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袁世凯已经派出了部队增援西安，目前援兵已经经过了穿过潼关，从潼关到西安一路地势平坦，道路通畅，而我们还要沿途进攻各县。在时间上肯定是袁世凯的援兵比我们先赶到西安！”

这个情况让在坐的高级军官们都感觉颇为棘手，李根源问道：“司

令，这次袁世凯派得谁过来，有多少兵马？武器装备如何？”

蔡锷看了一眼电报道：“军统官曹锟。下辖第7师、第10师、17师，第7师师长刘鸿魁、第17师师长吴佩孚，10师师长卢永祥。总兵力近四万人！”

众人听了刚开始还没觉得什么，当听到有四万人时。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两人分钟内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不久刘存厚先开口道：“曹锟原来是北洋第三镇统制，刘鸿魁和卢永祥都是他手下大将。这个我倒是知道，只是这个吴佩孚是谁？好像没听过啊！”

蔡锷道：“这个吴佩孚可不是一个厉害角色，早年我在京师见过他，此人能文能武，是不可以多得的将才，以后诸位遇在战场上遇到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时朱培德上前两步道：“吴佩孚此前是北洋第三镇第六协第三炮标标统，去年直接从炮兵团长升任第17师师长一职！”

众人闻言又是忍不住心里一阵诽腹，暗道这吴佩孚升官也太快一点，按照袁世凯北洋军现在的编制是师、旅、团、营，从团长到师长中间还隔着旅长呢，这吴佩孚却直接越过了旅长当上师长！如果这吴佩孚不是袁世凯的亲戚，那就是他真的有真才实干。

蔡锷见众人都流露出有些怯战的表情，立刻沉声道：“怕什么？他们虽然有四万人，可我们也不少，在兵力上我们与曹锟相差不大，如果他把他的第三师带过来，我倒是要特别谨慎对待，毕竟第三师被老北洋军，战斗力不是吹的，可这第7、、10、17师都是今年才开始组建的，在军官和士兵军事素质上，我们的部队并不输于他们，我们唯一的缺点是重火力不足，不过诸位不要担心，我已经给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发过了电报，萧总司令答应派人给我们运过来二十门山炮，有了这些火炮之后，我们在炮兵上就不会输给曹锟，剩下的事情就是看谁能打的问题了，现在仗都还没有开始打，难道诸位就已经胆怯了吗？”

李根源涨红着脸道：“谁说的？司令，我请战第一个去对付吴佩孚，我还真不信他吴佩孚有什么三头六臂！”

其他人见李根源请战，都不甘示弱，毕竟谁也不想被人看不起，都纷纷站起来请战，蔡锷摆手道：“都别急，都的是仗打，你们就算不想打也不行，都坐下！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接下来怎么打？”

这些人毕竟基本上都是军校科班出身，说起打仗都还是很有一套的，许崇智道：“既然按照时间上来算，曹锟要比我们先到西安，那么我们不如先拿下商洛和宝鸡这两座大城，然后再伺机尽可能地向西安方向逼近。如此，我们再攻打西安之时就不必担心背后被袭了！”

众人闻言都随蔡锷来到地图前察看地图。良久，蔡锷问道：“诸位一位许师长的建议如何？”

“我认为可行。拿下宝鸡和商洛之后，我军可以对西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曹锟想到挡住我们，势必要分兵防守，我们可以采取惑敌之策，只在其中两面留下少量兵力进行牵制，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一路！”

这是朱培德在旁边见无人说话，才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蔡锷听得眼睛一亮，其他将领闻言也忍不住高看朱培德一眼。不过这时熊克武提出了疑问，他道：“如果对方发现了我方兵力很少，对我们进行牵制的少量兵力进攻怎么办？”

众人都看向朱培德，想听听他怎么说，朱培德胸有成竹道：“很简单，对方进攻的话，我们就迅速撤退，他们追，我们就逃。等他们不追了，我们再返回咬住，总之不让对方好过，这个时候我们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这一路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破对方的防御并且拿下西安。我财对方行军打仗总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粮草和弹药，粮草和弹药库肯定设在西安城内，只要我们拿下西安。曹锟各部就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到那时候就算他在兵力上占优势也只有败亡的下场！”

“好！”蔡锷听了忍不住夸赞了一句。又道：“我认为益之这个打法不错，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只是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方案，具体的作战方案还需要进行详细的完善，蔡锷当即下令让朱培德参与作战方案的完善工作。

在兵力上，蔡锷这边有李根源部、刘存厚部、熊克武部、许崇智部，再加上投诚的张益谦部和投降的万炳南残部，一共也有三万三千余人，比曹锟只少了几千人，不过在武器装备上，曹锟所部肯定要比蔡锷这边强得多，装备上比较统一，后勤上供应也比较方便，而且蔡锷这边的军队来自各省，还有起义和投降过来的军队，成分比较复杂，武器装备花样太多，这些因素都影响作战能力，不过蔡锷这边有曹锟没有的优势：第一，气势如虹，连续几场大声让西路军上到将军，下到士兵都有了很强的信心；第二，占据大义名分，北伐军是为正义之师，各方支援、百姓拥护，占据人和，这也是蔡锷不惧曹锟的原因。

7月5日，刘存厚部受命进攻商洛，李根源部受命进攻宝鸡，两支部队连夜启程向各自的目的开拔，想在曹锟部赶到西安之前拿下这两座大城，从而形成三面围攻西安之局面。

7月10日，经过四天行军，李根源部和刘存厚不先后拿下了宝鸡和商洛，此时早已经看出来蔡锷战略意图的曹锟已经命令吴佩孚所部先行赶到西安，并连日向商洛方向开来，但吴佩孚所部还是晚来了一部，他抵达时，刘存厚已经攻下商洛两天了。

在万炳南残部投降，而张益谦又战场起义之后，陕西陆军已经所剩无几，在商洛和宝鸡这两座大城也没有多少兵力了，根本经不住刘存厚和李根源两个师攻打，这两个师之所以用了五天时间才得手，是因为他们在路上就用了四天时间，要知道入陕的路可不太好走，他们能走这么快还是因为没有重火力拖累，如果有大量重火力，恐怕走得还要慢很多。

蔡锷在接到刘存厚命人传来夺取了商洛的消息的第二天，又接到了刘存厚派人送来的吴佩孚已经抵达蓝田的消息，不过由于吴佩孚已经知道北伐军占据了商洛之后就停止了继续前进，这也是因为刘存厚已经派了一个营驻扎在蓝田通往商洛的必经之路王孙山峡道两侧山上，而吴佩孚已经下

令部队在九间房修筑防御工事。

此时从西安到商洛可没有隧道穿越山谷直达，唯有走蓝田一条路，而且必须经过九间房，因此吴佩孚在这里驻扎重兵开始了挖掘防御工事，阻挡北伐军继续北上。

李根源部夺取宝鸡也比较顺利，不过由于部队行军时间比较长，作战频繁，将士们有些身心疲惫，士气也有些低落，在夺取了宝鸡之后，李根源部就派了一个营前往夺取了陈仓后就下令部队休整，同时派人前往西安方向侦查。

不久，就传来曹锟带着大部人马抵达了西安的消息，并且曹锟派出了第10师一个旅进驻到扶风和眉县一带，在西安留下卢永祥的第10师驻防，派出刘鸿魁的第7师在马当镇西安南面的马当镇和沣河一带布防。

曹锟认为北伐军占据了宝鸡，就等于切断了天水与西安方面的联系，三面受敌的滋味颇为不好受，而且根据侦查，在宝鸡的北伐军兵力不少，也不知道扶风和眉县一个旅的兵力能不能挡得住，考虑了两天之后，曹锟决定先集中兵力消灭宝鸡的北伐军，于是他命卢永祥留下一个团的兵力在西安，率领其他部队赶往眉县权力进攻陈仓，争取尽快拿下宝鸡。

曹锟这样部署着，蔡锷这边可没有闲着，他命令刘存厚部和张益谦部猛攻九间房，连续一个星期的猛攻给吴佩孚造成过了巨大的压力，吴佩孚一边指挥防御一边将战况上报给曹锟。

此时正是卢永祥率部前往宝鸡方向，曹锟接到吴佩孚的战报之后当即就想下令让卢永祥停下来率部前去支援吴佩孚，但他又很快想到这是不是蔡锷的计谋，要不让怎么可能巧？怎么在他命令卢永祥率部去进攻宝鸡方向的李根源部的时候突然加强了对蓝田的攻势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蹊跷？对了，南边刘鸿魁部还没有消息传来，难道蔡锷不打算从南边进攻？虽然南边山路崎岖，每一条道都不是很好行军，但是有多条道路通往西安，在防守上不是很吃力，可正是因为要驻防第道路太多，才觉得威胁。

想来想去，曹锟还是觉得先解决宝鸡方向的北伐军再说，吴佩孚在九间房暂时还可以顶得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刘鸿魁部守着各条山区道路，占据有利地形，也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反而是宝鸡到西安一线无险可守，如果北伐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宝鸡，西安就危险了。

第347章击败曹锟

一个星期了，刘存厚和张益谦已经指挥部队对九间房连续展开了一个星期的猛攻，虽然搞得声势很大，但两人都尽力控制着伤亡和火力，而吴佩孚那边占据防御有利地形，在防守上也做得游刃有余，双方都没有吃多大亏，也没有占什么便宜。

站在指挥部瞭望口钱，两人正用望远镜观察着前线战况，枪声络绎不绝，各种各样口径的步枪的枪声，还夹杂着重机枪的声音，火炮的隆隆声从今天的战斗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临近中午时分，一个通讯兵从外面跳下战马跑进来报告："刘师长、张师长，司令命令可以停止进攻了，如果吴佩孚组织兵力进攻，你们可以酌情防御和反击，这是命令书！"

刘存厚接过命令书看了看之后掏出一只钢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又递给张益谦，张益谦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等通讯兵接过命令书出去之后，刘存厚对张益谦道："老张，这些天也累得够呛了，下令部队撤回来吧，你我二人在指挥部轮流值守，阵地防御也轮着来，让其他人可以轮流休息休整，你看呢？"

张益谦道："我这边没问题！"

自从这次停止进攻之后，一连三天，刘存厚和张益谦这边都没有发动过一次进攻，这让此前一直被连续攻打了一个多星期的吴佩孚颇为不适应，同时也让他极为不安，怀疑北伐军在进行什么阴谋。

吴佩孚也想要试着向北伐军阵地进行进攻，但是在兵力上来说他这个17师的兵力比刘存厚和张益谦两个师的兵力并不占优势。以少数兵力进攻多数兵力，这战争史上极为少见。特别是战争的形式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基本上极少发生以少数兵力进攻多数兵力的事情。除非有足够的自信，除非敌我双方在实力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这种例子也不是没有过，就比如甲午战争的陆地战役，日本进攻朝鲜时的兵力并不算多，在兵力当时的清军可谓是占据绝对优势，清军之所以接连败退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士兵军事素质太差，没有与日军一战的勇气，另一方面将领贪生怕死。抵抗意识不坚决，还有一个方面是指挥太过混乱的原因，总而言之，那次日本人是以少数兵力打得具有数量优势的清廷军队亏爹喊娘、节节败退。

不过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北伐军不是清廷军队，吴佩孚的军队也不是日军，想要以少数进攻北伐军的数量众多部队成功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第四天，吴佩孚越想越不对劲，他决定派一个连尝试着向北伐军阵地发起一次试探性进攻。可试探的结果让是他大为吃惊，原来对面阵地上的北伐军早就不见了踪迹，留在阵地上的是一些穿着军装的稻草人。

吴佩孚迅速把这个消息派人向西安方面报告，两天后。他接到了曹锟从西安传来的军令，让他率部向商洛方向进攻，吴佩孚心里存在着极大的疑惑。他不敢倾尽所有兵力向商洛方向挺进，而是先排除一个营的部队做

先头部队。让大部队跟在后面，毕竟从九间房到商洛的道路不便于行军。如果北伐军还占据着王孙山两侧山峰，他想要打到商洛城下却是不太容易。

当吴佩孚率军赶到王孙山下的时候，果然不出他所料，北伐军在这里占据了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没办法，再难打也得打，吴佩孚当即命令发起攻击，攻坚战随即展开。

就在吴佩孚指挥部队攻打王孙山天险的时候，蔡锷在马当镇和沣河一线集结了优势兵力强攻马当，并且收集船只强渡沣河，守将刘鸿魁由于麻痹大意，在蔡锷发动攻击的时候来不及调兵增援，马当和沣河两线同时失守，守军大部溃散，刘鸿魁在几个马弁的拼死保护下逃得一条性命逃走了。

刘鸿魁也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他也是第二批北洋军人，曹锟、王占元、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人算是第一批，刘鸿魁打仗还是很勇猛的，不过此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就是好酒，除了面见长官之前不敢喝酒之后，平时一日三餐都不能少了酒，而且至少有一次要喝醉。蔡锷这次之所以这么容易成功就是得知了刘鸿魁这个缺点，选择了在夜晚时间进攻，刘鸿魁当时已经喝得人事不醒，深夜时分士兵又极为疲倦，疏于了防备，这才让蔡锷得了手。

第二天早上，蔡锷带着指挥部随同部队渡过沣河，这时朱培德也从一个竹排上跳上岸跑过来报告：“司令，刘存厚派人传来消息，吴佩孚正率领他的17师猛烈攻打王孙山，估计留在九间房的军队最多两个营！”

蔡锷眼睛一亮，“哦？如此说来，我们岂不是有机会活捉了吴子玉？马上去传令熊克武，让他下令一个团过去给我拿下九间房，从西面进攻九间房，我估计留在那儿的守军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侧翼会遭到攻击吧？去吧！”

“是，司令！”朱培尔敬礼之后转身离去。

蔡锷又对站在身边的传令兵道：“马上传令，让熊克武留下一个团收拢俘虏和打扫战场，其他部队全部随大军全速向西安城进发，传令许崇智部和张益谦部加快速度，争取在曹锟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攻入西安城！”

“是，司令!”

从秦岭山脚下的沣河到西安的距离并不远，只一个上午的时间大军就抵达了西安南城门下，西安城内顿时乱作一团，要知道现在西安城内才一个团的兵力，才两千人，要防卫四个城门，也就说每个城门只有五百人，而蔡锷这边却有两个师以及一部分降兵，总人数有大约一万五千人左右。是西安城内的七倍有余，双方实力太过悬殊。这才造成西安城内不仅官员们惊慌失措，就连曹锟也慌了手脚。

曹锟一直以为南部防御是最为稳妥的。毕竟要从汉中和安康方向来西安的道路都是盘山羊肠小道，有的地方更是仅能容纳一人通过，北伐军想要从这些小道上打到西安简直是痴人说梦，可是恰恰是他最信任的刘鸿魁坏了他事，因此在刘鸿魁被几个马弁架着逃回西安以一副极为狼狈的模样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当场拔出指挥刀想一刀剁了刘鸿魁，幸亏几个军官拉

住才让刘鸿魁捡回了一条命。

不过曹锟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刘鸿魁，没过多久北伐军就已经兵临西安城下了，这位让曹锟和一些军官大惊失色。这可如何是好，现在刘鸿魁所部已经全面溃散，想要把这些溃兵找回来基本上不可能了，城外北伐军已经大军围城，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在此之前曹锟倒是派人去分别向卢永祥和吴佩孚求援，现在就看能不能坚持到援兵到来了。

北伐军围城之后并未立即开始攻城，这天傍晚，从城外走过来一个举着白旗的北伐军参谋来到城门下掏出一封书信，声言这是北伐军西路军司令官蔡锷写给曹锟的书信。城楼上很快放下一个吊篮，那参谋将书信放在篮子之后没有离去，而是继续呆在原地等待。

第二天早上，送信的参谋返回向蔡锷报告。曹锟的人拿走了书信，但没有任何反应，其实那封信是蔡锷写给曹锟的劝降信。限他在今天天亮之前开城门投降，否则天亮之后北伐军就会发起进攻。

既然曹锟选择了不投降。蔡锷感觉自己仁至义尽，当即下令发起进攻。在南门发起猛攻，在东门、西门和北门三个方向进行牵制，战斗一天，南门城上城下尸体堆积如山，南门差点失守，如果不是曹锟在下午四点左右将自己的卫队调过来帮助防守，估计这会北伐军已经攻入城内了。

西安城墙很结实，蔡锷命令集中所有火炮全力炮击城墙，炮弹打了一天，城墙虽然已经看破不堪，但依然屹立在夜色之中。

深夜时分，曹锟趁蔡锷大军白天进攻劳累，组织大部分兵力打开东门强行向东突围，深夜城外漆黑一片，守在东门外的北伐军一个团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待反应过来的时候调集兵力已经来不及，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之后，还是让曹锟跑了，但曹锟只带走了两百多人，其他人全部被留下成了俘虏，西安随即被北伐军占领。

曹锟带着两百多人向东突围成功之后恰好遇到了被派去向吴佩孚求援的通讯兵，这才得知九间房也已经被北伐军一个团占领，不过这个通讯兵说他当时抵达九间房时北伐军正在进攻，他到了之后将西安的情况告诉了那里的北洋守军，他们已经派人去通知吴佩孚了。

曹锟听了通讯兵的汇报之后决定不再停留，立即向东快速前往潼关，哪里还有北洋军一个团的兵力，用一个团的兵力守潼关暂时绰绰有余，只要能将北伐军挡在潼关以西，不让蔡锷威胁河南和山西，他就有充足的时间重新调集兵力来对付蔡锷。

第二天，当卢永祥得知西安失守的消息之后大惊失色，为防止被北伐军东西两面夹击，他立即率兵向北退往甘肃境内，再从甘肃继续向北途径宁夏进入绥远。

而吴佩孚在得知西安被北伐军围攻而且北伐军正在进攻九间房的时候就知道坏了，前有阻路，后路被断，想要逃出升天，就必须出奇招，他也是心智坚定之辈，经过短暂的惊慌之后他派人在当地山区找到了一个山民猎户，让猎户带着走山间小路往东而去，在这个地区的山间小路太过险要，道路极为难行，大军在行军途中时常有人不小心滚下山去。

半个月之后，吴佩孚带着已经失去三分之二兵力和所有重武器的17

师出现在了潼关城下，所有人都饿得面黄肌瘦。而北伐军西路军在蔡锷的指挥下在半个月内迅速攻占了陕西大部。

第248章北洋第一军

南京，北伐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办公室。

“总司令，这是刚刚从参谋部转过来的情报，鉴于湖北危局，袁世凯已经命令段芝贵为北洋军第一军军长率军南下，其中王占元部已经进入信阳，李纯部已经进入襄阳，张树元部紧随其后过了南阳，总兵力达三万三千人”。

萧震雷知道王占元部是北洋陆军第二师，李纯部是北洋第六师，这两个师的前身分别是北洋第二镇和第六镇，这是袁世凯的起家部队，乃是现在北洋军中最精锐的其中两个师，至于这个张树元，他没有听说过，于是问道：“张树元是谁？他带的是哪支军队？”

军务秘书小高道：“总司令，上次北伐时，袁世凯的北洋第五镇靳云鹏部不是被我军消灭了吗？张树元部就是根据北洋第五镇一些逃走的溃兵重新组建起来的，张树元之前是第五镇炮标标统，他的炮标对我军炮兵摧毁之后逃走了，捡回了一条命，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动的，不但没有被袁世凯怪罪，还升任了第五师师长一职！”

“三个师，三万三千人！其中两个师还是袁世凯的精锐部队，张韵农部现在还被阻挡在长江以南地区，湖北黎元洪还有两个师的兵力在江北，再加上段芝贵的第一军，总兵力不下五万人，而张韵农只有三万多人不到四万人，在兵力上比段芝贵少了点啊！这场大雨拖延了我们的步伐，却给了袁世凯充足的调兵部署时间”。

小高附和道：“谁说不是呢！”

自从北伐战争打响后，刚开始几天天气还不错。三大战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这其中张孝准指挥的中线战场。北伐军很快就从江西推进到湖北境内并且夺取了湖北境内的长江以南地区，而且有长江舰队的配合。想要渡过长江踏上江北地区其实很容易，可随后的天气却发生了大变，连日暴雨让原本就已经进入夏汛期水位很高的长江水位再次急剧升高，渡江作战只能延期，不仅长江中下游地区连下暴雨，就连东线战场的山东地区也是暴雨连天，让这两线战场的战事不得不暂停下来。

这场雨每天都在下，时间长了之后不仅空气潮湿，有很多士兵开始生病。而且由于连日暴雨，造成了道路难行，且不说行军困难，如榴弹炮团和山炮营这些作战单位的军官可谓是愁白了头发，火炮轮子陷在泥巴路上的淤泥里，战马都拖不动，就连一些军用卡车都陷在泥坑里。

“萧震雷想了想吩咐道：“将这个消息通报给徐绍桢，让他心里有个底，另外你去找一下气象局。我需要最近几天各地的天气情况预报，越准确越好！”

“是，司令！”

不久，秘书小高回来了。从气象局拿来了各地的气象预报，萧震雷接过气象预报单看了看，心中松了一口气。过几天各地天气情况就会开始好转，可以让张孝准和蔡国栋做好打仗准备了。

此次北伐战争打响已经近二十天了。只有西路军蔡锷所部取得的战果

最大，已经占领了陕西大部。现在蔡锷部正在休整当中，南京方面已经派了官员过去西安接管政务，司令部也已经派了军官前往组织和收拢一些溃兵、降兵整编成地方武装维持陕西各地的治安。

中线战场和东线战场的战事却一直因为天气的原因没有任何进展，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天气晴朗之后再做计较。

看过天气预报单之后，萧震雷将它还给小高说道："送去参谋部给蒋参谋长吧，给他也看看，另外以我的名义给蔡国栋和徐绍桢下令，让他们做好准备作战准备，一旦天气情况允许，就立即发动，不要有任何犹豫，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活动活动了！"

"是，司令！"

武昌，前线指挥部。

指挥部就设在前鄂军都督府内，这里原来是黎元洪住的官邸，自从张孝准指挥华东第三军和湘军43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长江以南地区之后，黎元洪不得不忍痛放弃武昌，退守汉口和汉阳，想要以长江天险阻挡北伐军北上。

"报告司令，这是总指挥转来的南京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一个参谋走过来立正报告。

面向墙壁看着地图的张孝准头也不回地问道："什么内容？"

"情报部门得到消息，袁世凯已经派段芝贵为北洋军第一军军长，率王占元的第2师、李纯的第6师和张树元的第五师南下了，现在李纯部已经抵达襄阳，而王占元部抵达了信阳，段芝贵随同张树元的第5师过了南阳，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赶来汉口和汉阳，总兵力大约3万3千人，武器装备齐全，根据南气象局的预测，过几天天气就会开始好转，总司令部下令让我们做好作战准备，抓住战机一举渡过长江进攻江北！"

张孝准闻言转过身来接过电报看了看，随后沉吟片刻道："通知各师、旅、团长立即前来开会！"

"是！"

下午两点，从各处赶来的军官们在张孝准的主持下召开了前线高级军官军事会议，张孝准西先向军官们通报了北洋军三个师南下的消息，接着又通报了几天以后天气情况将会发生好转，战争将再次打响。

"总司令下令让我们做好作战准备，伺机而动！这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自主权，黎元洪不足为虑，他虽然还有两个师，但是他需要防御的战线太长，想依靠长江防线阻挡我们简直是痴人说梦，关键是从北方赶来的三个北洋师，据我所知王占元和李纯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大将，是北洋的老人，还有有些军事才能的，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在战术上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过这次袁世凯派段芝贵为总统官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我听说段芝贵这个人是有名的北洋皮条客了，他爬到如今这个高位，全凭他拉皮条的本事，不知道诸位听说过没有？"

"哈哈哈"众军官轰然大笑。

湘军43师师长陈复初笑道："我听说段芝贵这些年来为了攀龙附凤，

升官发财，谋取私利，常使用美人计。庚子年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来段芝贵前往投靠，袁世凯便任命他为天津北段巡警总办，但段并不满足于此，他针对袁的贪财好色，投其所好，多方选购名妓美女献给袁。此举深得袁氏欢心，在袁的保荐下，段成了天津巡警道。美人计初试成功，段氏尝到了甜头，得意洋洋。从此一发不可收，又导演了一次广为时人所知的美人计。那是为前清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与天津貌似天仙、才智出众的坤伶杨翠喜拉皮条，闹得天下皆知！”

这事在座不少军官都知道，当初载振对杨翠喜极为喜爱，想纳她为妾，但遭到杨翠喜的拒绝，当时段芝贵正好陪同载振，得知此事即利用手中权力威胁利诱杨翠喜的父兄，给银一万两作为赎身费，杨家被迫应允。段芝贵随即派随从在深夜中将杨翠喜送到载振邸中。载振大喜，感谢段芝贵玉成美事，即面请其父，夸段政绩卓著，心细才长，请破格使用。其父乃奏请慈禧，后即发上谕：“钦命天津巡警道段芝贵恩赐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着即前往任事。”段的上述情事被御史赵启霖所闻，乃上奏折参劾，各大报刊如《申报》、《时报》等也不惜版面作追踪报道。但赵的参劾遭到失败，赵本人被庆亲王以擅干上谕诬蔑亲贵重臣名节论罪革职，引起舆论大哗。事后，素以刚直敢言的岑春煊走访段，遭段手下传话者拒绝，岑春煊愤怒至极，即上奏折云：“段芝贵为皂班之子，李氏家奴，献妓取幸，众所不齿!命为封疆大吏，实属有违官箴。”并面见慈禧详细申诉。慈禧大怒，即再颁上谕将段革职。时段已在赴任途中，接上谕如晴天霹雳，十分懊丧，只好中途折返。载振因此事也不得不具疏辞职，而杨翠喜之名却哄动全国。

张孝准抬手制止军官们继续大笑，待笑声停下说道：“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小觑段芝贵，怎么说他也是从北洋武备学堂出来的，多少还是懂点军事，尽管他这些年把精力都用在了攀附权贵上了，对军事方面缺乏钻研，但对于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还是懂的，所以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因为他的一些荒唐事而轻视他，都明白吗？”

“是，司令！”

张孝准又问道：“各部队在长江沿岸的船只收集工作进展的如何了？如果还没有收集到足够船只的部队，尽快收集，我们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不管你们怎么收集，但有一点，不能从渔民百姓手里抢，总司令部的宪兵队已经过来了，很快就会进驻各部队，如果一旦发现诸位的部队有在地方上滋事扰民的被抓住了，到时候我可不会出面说情，逮住谁算谁倒霉，希望诸位回去之后约束好部队，别撞在枪口上！”

第349章渡江战役

7月10日，天气转晴已经三天，在七月这种酷热的天气里，只一天时间在太阳光强烈的照射下，泥土路就变得干硬了，各种山炮、榴弹炮等重型武器都被快速运到了前线。

7月11日，张孝准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宣布展开渡江作战计划，对于这次计划，时间定在7月12日凌晨时分展开全线进攻。不过由于王占元的第二师已经乘坐火车抵达了刘家庙车站并且加入了江防，而且李纯部也抵达了孝感，很快就可以抵达汉口，因此这次渡江战役对于北伐军来说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北洋军高层方面也意识到北伐军可能就会在这几天发动渡江战役，因此长江沿岸的防备更加森严了，江面上几乎看不到一艘小渔船行驶，由于这里即将发生大仗，即便是外国商船也不敢经过这里，唯恐遭了池鱼之殃。

12日晚，接到配合作战命令的长江舰队各舰船借着夜色的掩护从九江悄然来到了武昌段江面上，长江南岸的上千艘小渔船集结起来，士兵们一队队走上渔船。江防后方的炮兵阵地上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由于考虑到湘军43师在以连排为作战单位的基本作战单位的火力较弱，这次渡江战役张孝准交给了华东第三军的31师和预备4师负责，湘军43师作为预备部队负责江防。

如果是白天，上千艘渔船集结在长江南岸，这些渔船在分布在十几公里的岸边水域上，场面极为壮观。

以班为单位的士兵们走上渔船。轻机枪手匍匐在船头将机枪架在船头，装上弹夹。拉动枪机让子弹上膛，枪口对准北岸。其他士兵或蹲或趴着，一个班除了一挺轻机枪之外还有一门掷弹筒，负责操作掷弹筒的士兵也已经将掷弹筒固定在船尾，只要对岸的阵地进入掷弹筒的射程就可以开火，

排长和排部直属的单位又单独有几艘渔船，有的渔船掷弹筒组，有的是轻机枪组，这是为了加强班排火力而单独设置的，而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火力都布置在了岸边随时为渡江作战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种武器搬上渔船起到的作用不大，毕竟渔船开船时不太稳定，容易影响射击准确率，而且在见面上地势较低，重机枪手和迫击炮手观测不到对岸的火力点，这种武器只有在地势岸边才能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

凌晨时分，随着张孝准一声令下，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在夜空中。子弹和炮弹飞行带出的光亮尾翼在天空中不停地闪耀，就如同两条流星雨带从不同的方向相向飞行，两侧岸边不时地发生爆炸、火光和浓烟，步枪声、机枪声和炮声震耳欲聋。

步枪开火像放炮仗。机枪开火向放鞭炮，小口径火炮开炮声像坐过山车，大口径火炮开炮像开火车。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大规模战役的新兵蛋子都被炮声震得短暂性的失聪。

最先开炮是长江舰队，在渡江防线的十几公里的两侧。长江舰队展开

了舰炮齐射，尽管这些舰炮的口径还比不上陆地榴弹炮。但胜在舰船可以随时移动，还可以对深入对岸江防腹地的军事建筑进行火力打击。

其次是三个师的炮兵部队，山炮营和榴弹炮团，不过湘军43师只有一个山炮团，而且火炮数量还严重不足，主要靠31师和预备4师的炮兵，华东部队各师都是满编满员，而且在编制上比北洋军更加细致，每个师还要多出一两千人，炮兵部队的火炮数量更是超出北洋军甚多，而且弹药充足。

最后是各连排作战单位的迫击炮和重机枪，这些火力全都部署在岸边，不停地向江对岸的火力点进行打击。

炮击半小时后之后，已经做好准备的进攻部队开始划船向江北岸划过去，一个班一条船，最前面的几个人负责射击掩护，后面的几个士兵划船，一排排渔船就向离弦的利箭向对岸而去。

当渔船抵达江心位置已经可以向对岸射击，第一排渔船开始向对岸开火，此时北伐军对北洋军防守的长江北岸进行火力打击更加猛烈，无数炮弹落在江北岸阵地上，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冒起一团团巨大的火光，浓烟滚滚直冲天际。

很多渔船上不断有士兵被打死，也有的渔船被子弹射穿后开始漏水，缓缓沉入江面，跟多的渔船在士兵们的拼命划桨下快速冲向江滩，穿梭在子弹和炮弹编制的火力网中，万幸的是这一段江水水平面要比陆地地面低得多，而且没有江岸长堤，如果换做其他地段，在数量众多的火炮轰击下，长堤肯定顶不住炮火的打击在江水的强大压力下而崩溃，到时候江水灌入城市，整个城市上百万人就将被淹，那将是最大的惨事。

作为防守的一方，黎元洪的鄂军两个师和王占元的第二师损失极为惨重，在这次渡江中，北伐军投入了全部的火炮还有长江舰队的舰炮一起开火，王占元的第二师刚刚赶到不久，并未与华东军作过战，不了解华东的火力情况，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华东军的重炮部队根本就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在铺天盖地的猛烈炮火打击下，王占元的第二师官兵几乎被打懵了，事先挖掘的战壕很浅，在这种程度的炮火轰击下根本没有顶多久就宣告报废，半个小时过后第二师已经伤亡惨重，而且战壕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抢修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而来的炮火给第二师造成更大的伤亡。

当坐镇在刘家庙车站的王占元得知消息的时候，想将部队撤下来都没有办法，传令兵进不去，士兵们往后方撤退只能暴露身体死得更快。王占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被湮灭在炮火之中。

“完了，完了。我的第二师啊，该死的黎元洪。南方军有如此多的火炮也不叫个人过来告诉我一声，让我白白损失了一个团，这可是我第二师最精锐的一个团啊，该死的北伐军，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火炮？”王占元看着自己的第三旅王金镜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心疼得直大骂不止。

参谋长何佩镕的脸色也极为难看，他此时还保持着理智，劝道：“师长，息怒、息怒啊，火大伤身。我们事先对江对岸的北伐军缺乏了解，恐怕黎元洪也比我们知道的多不了多少，我估计他的损失不会比我们小，看

来江滩第一道防线是顶不住了，现在我们还是想办法组织加强第二道防线吧，如果让他们攻破第二道防线，我们在这里的指挥部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王占元虽然听了何佩镕的劝，但依然怒不可遏，他已经把黎元洪恨死了。在他看来，如果不是黎元洪无能，怎么可能让北伐军打到长江南岸？要知道黎元洪手下也是有三个整编师的呀，对岸的北伐军也只有三个师。他的三个师怎么就打不赢对方的三个师？

发了一通牢骚之后，王占元也只能把火气强行压下来，他也知道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强忍着怒气问道：“对面的指挥官是谁？”

何佩镕道：“你应该听说过，叫张孝准。字韵农，中国在日本士官学校三杰之一。另外两个是蒋方震和蔡锷，现在他们三个都已经名震天下，蔡锷为云南都督兼此次北伐西路军司令长官，蒋百里为华东军总参谋长兼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孝准现在是华东军第三军军长兼北伐中路军司令长官！”

“嘿，果然来头不小！”王占元哼哼唧唧吐了一口唾沫，说道：“年纪比我们小，官倒是当得比我们大得多，我王占元还就不信了，难道我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就干不过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哼！”

何佩镕提醒道：“师长，据说张孝准和蒋方震都在德国留学国！”

“留学留学，吗的，你是说老子没文化吗？我擦，留学很厉害吗？洋人那一套在这里不一定管用，只有打了才知道谁更厉害，好了，传令让石振声的步兵第五团进入第二道防线，尽量派人去江滩第一道防线传递命令，如果韩承灏还没死的话，让步兵第六团残部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帮助石振声部防守！让炮兵团崔霈部和骑兵团南元超部都做好准备，等待命令！”

“是，师长！”

江滩，北伐军乘坐的渔船终于冲到了岸边，由于江水水位过高，直接高过了沙滩，渔船几乎冲到了北洋军江滩第一道防线面前。

在北伐军前线指挥一个营长坐在其中一艘渔船上看见最前面的渔船已经冲到岸边，士兵开始向敌军阵地冲锋，他立即对身边的警卫员道：“马上发信号给炮兵，立刻实施炮火延伸打击！”

“是！”警卫员答应一声掏出手枪向天上开了一枪，一枚彩色信号弹冲天而起，在黑色的夜空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不久，江面上多条船上也都向天空射出信号弹，北伐军在南岸的火炮开始实施炮火延伸打击。

炮火经过短暂的停歇之后再次发威，逐渐向北洋军的第二道防线延伸过去，这让刚刚率部进入阵地的北洋第二师第五步兵团团长石振声吓了一条，立即发出命令让所有官兵都躲在堑壕内躲好，没有命令不准露头露出任何身体部位。

在江边，北伐军将士跳下渔船端着步枪冲向北洋军第一道方向，所有士兵、军官都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杀呀，杀——光复汉口、光复汉阳，活捉黎元洪和王占元！”

“轰轰轰?——”铺天盖地的炮弹落在江边第一道防线上，刚刚冲入第

一道防线内北伐军士兵立即遭到了猛烈炮火的打击。

“隐蔽，隐蔽——”在军官们大声喊叫下士兵们迅速找地方躲避，不过效果却不是太理想，这里的堑壕已经差不多被夷为平地，起到保护作用的堑壕已经很少了。

一个营级军官对身边传令兵大叫道：“传给司令部发信号，我们需要炮火支援，让野战炮团打掉对方的山炮团！”

“是！”

山炮的身径比（炮管长度与口径的比）一般在14倍以下，炮管较短，炮身比较轻便，便于山地作战，目前北洋军的炮兵团都普遍装备克虏伯75毫米口径的山炮，而野炮的身径比在14倍以上，身径比超过40倍以上的则叫加农炮，身径比在40以下的则叫榴弹炮。

野战炮相比山炮而言比较笨重一些，不过它的射程要比山炮远得多，它可以是榴弹炮也可是是加农炮，主要在于火炮的身径比大小的问题。

随着信号发送出去，江南岸那边的炮兵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野战炮团通过一番计算和校准射击诸元之后立即展开了还击，大量的炮弹落在了北洋第二师和鄂军炮兵阵地上，一阵火炮打击让北洋第二师炮兵团和鄂军炮兵团损失惨重，急匆匆抢救之下才在大量的炮火打击下抢救了几门火炮，这简直是在玩命。

北伐军除了在冲进第一道防线的时候遭到了一些炮火打击有些损失在很轻松地就占领了第一道防线，在司令部的命令下，部队继续向北洋军和鄂军的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随后赶来的上千门迫击炮和掷弹筒为进攻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炮火支援，在近距离作战中，迫击炮和掷弹筒比火炮还打得准，还要好用，山炮和野炮只是为威力打，但是无法打到在障碍物后面敌军。

今天在黑夜中发起进攻要比白天伤亡小很多，但是也因为没有光线而造成了很多的不便，黑夜同样也给守军带来了很大困扰，因为在光线很暗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搞突然袭击，很难发现对方摸到了什么位置。

经过几个小时是奋战，北洋军和鄂军的第二道防线已经岌岌可危，黑夜给北伐军的突袭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北洋军和鄂军的防线开始出现漏洞，这最先顶不住的是鄂军，在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之后，黎元洪竟然下令部队向汉川方向撤退。

第350章悍将王占元和牌友段芝贵

在刘家庙车站的指挥部里，王占元开始焦虑了，第二道防线如今快要顶不住了，要怎么才能挡住北伐军的进攻势头呢？

这时参谋长何佩镕一脸大汗地冲进来焦急道："师长，大事不好了，鄂军抵挡不住了，黎元洪竟然单方面下令部队撤往汉川，北伐军现在占领了鄂军撤退后留下的阵地，也就是说我军右翼已经直接面临北伐军的威胁，请师长速速决定去留，稍有迟疑我军便会遭到两面夹击之危机境地啊！"

"黎元洪害我啊！"王占元闻言大叫一声口吐一口鲜血，差点倒在地上，幸亏何佩镕反应快将他扶住了，待王占元清醒过后立即开始部署；"快，找人将火车都开往滠口车站待命，绝不能把火车留给北伐军，否则他们可以通过火车北上直接威逼信阳，另外让石振声给我在第二道防线顶住，骑兵团撤往滠口守住滠口待命，命令第七团团长朱延灿和第八团团长刘鼎臣在司令部周围布防，挖掘堑壕，挖宽挖深一些，给我钉死在这里，利用火车道和火车站周围的建筑连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把全师所有重机枪都集中起来，让炮兵团残部将仅剩的那几门火炮到候车室，备足弹药，我要让北伐军止步刘家庙，要让这里成为他们坟墓！"

候车室墙壁极为坚固，乃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一般的炮弹根本打不穿墙体，这也是王占元让炮兵把火炮拉进候车室的原因。

天亮时分，北洋第二师终于挡不住北伐军的兵锋。从第二道防线撤退，全线退往刘家庙车站。此时刘家庙车站已经被第二师第七团和第八团经过一夜的挖掘布防，整个车站的防御工事构筑完毕。以车站周围的建筑为依托，以候车室为中心，利用周围的建筑做为掩体并在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火车道之间挖掘堑壕方便掩护和联络，构成了一个极为完善的防御体系。

不过此时经过一夜奋战，北伐军将士们已经极为疲惫，在占据第二道防线之后就没有再行进攻，等第二梯队登岸之后已经是下午。

武昌前线指挥部。

指挥部里酷热难当，几乎所有人都汗流浃背，尽管如此。没有任何军官和士兵解开风纪扣，在作战和作训期间，是不能解开风纪扣的，这是纪律规定，违反了是要关禁闭的。

参谋们在各种传来的情报下，将敌我双方的军情变化在沙盘上做具现化，还有的参谋用笔在地图上做好标记，整个指挥部里川流不息。

张孝准抱着胳膊站在沙盘前盯着沙盘上看着，这时一个参谋走过来立正敬礼道："报告司令。前方预备四师传来战报，我预备四师步兵第二团、三团已经攻占鄂军三道防线，黎元洪率残部仓惶撤退，已然退往汉川方向驻守！31师传来战报。我师已经攻占北洋第二师王占元部的第二道防线，王占元抵抗意志坚定，已率剩余部队撤退到刘家庙车站驻守。我部已经对刘家庙车站进行围困，但王占元控制车站和火车道。火车已经开往滠口，对方随时可以往滠口方向撤退。另外，王占元已经利用车站周围的

建筑，将刘家庙车站周围构筑成了一个坚固的碉堡群，我师与一个小时前发起进攻，但损失颇大，对方占据有利地形，我方火炮还未运过江，迫击炮等无法对其造成损伤，请求司令部与长江舰队联系，让舰队舰炮提供炮火支援，并另行派兵截断其退路！”

听了这个参谋念完两份战报，站在沙盘边上的几个参谋立即将己方小军旗插在已经被我方占领的地区代表的沙盘位置上。

张孝准盯着沙盘看了几分钟后在沙盘前来回度着步子，显然在思考接下来的部署，良久他才停下道：“第一，命令预备四师第二梯队迅速北上追击黎元洪部，紧紧咬住他的尾巴，该师其他部队略作休整之后留下足够的警戒部队控制汉阳，其他主力于明天清晨全速北上接应第二梯队，伤员都留下，组织力量将重炮部队运过长江随后跟上主力，随时提供火力支援。第二，给31师传令，让他们不要蛮干，司令部会联系长江舰队，让舰队用舰炮对刘家庙车站进行炮击，31师要摸清楚对方的火力点，到时候通知长江舰队对方火力点的坐标方位，具体的炮击时间另行通知，在炮击之后，让31师组织火力小分队对刘家庙车站进行渗透性进攻，瓦解王占元的坚固防御工事。第三，给湘军43师下令，命令一个团收集船只从天兴洲渡过长江进攻三道桥，明天傍晚时之前一定要拿下三道桥，截断王占元的退路！”

“是，司令！”

三道桥位于刘家庙车站与滠口之间，是刘家庙车站到滠口的必经之地，大片湖泊沼泽上建筑三道铁桥铺设京汉铁路铁轨，因此而得名。只要攻占了这里，王占元想要逃走就不太容易了，除非他丢下大部队，单人匹马逃走。

两年前的武昌起义之成功后，革命军从多个方向进攻滠口，作战部队以湖北新军正规军队为主，此时汉口民军还未参入到阳夏战役中来，即使有，也是少数。清兵武装在三道桥顽强阻击，压制革命军数次冲锋，由于三道桥周围是大片湖泊泥沼，湖北军政府从江南派来的援军根本无法立足。进攻滠口失败，革命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向后退却，从此革命军就一直被北洋军压着打，直到连续丢失了汉口和汉阳。

襄阳，北洋第一军司令部。

司令部里传来哗哗的声响，一张方桌四个人各坐一方，周围还站着十几个军官围观，原来这里正在搓麻将，其中坐北朝南的一个正是第一军军长段芝贵，他满脸红光地笑着，双手不断和着桌上的麻将，嘴里却嚷嚷着：“四十八番，给钱给钱！”

另外三个军官输得满头大汗，一边搓着麻将一边从面前拿出一些银钱丢过去，段芝贵笑呵呵的将三家输给他的银钱收拢起来。

这麻将打得并不大，输赢也不算大，可段芝贵就是高兴，他除了喜欢给达官贵人拉皮条为自己铺设晋升之路这种攀龙附凤的手段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打麻将，他对打麻将没有别的要求，有些人打麻将还要看麻友牌品，只和牌品好的麻友打麻将，可段芝贵却完全不看麻友的牌品，只要有人陪他搓麻将，不管是谁，他都高兴，对于他来说，如果

一天不打麻将就心痒难耐，他这是有瘾，而且这瘾还不是一般的大，打麻将时完全不挑人，有得搓就行。

在这司令部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总司令处”，司令部内办事的有百余人之多，除了段芝贵坐的这张牌桌之外，另外还有六桌麻将，每桌都有人在玩牌，司令部内除了军用品之外，还有这七座麻将、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水数百打放置在墙边一侧，要用者可自行取之。

这时一个参谋拿着电报走过来报告：“司令，汉口、汉阳战报！”

段芝贵刚才赢了钱心里正高兴着，手上码着麻将牌不停，嘴里吩咐：“念！”

参谋只得念出来：“北伐军于昨日凌晨发起渡江进攻，火力凶猛，又是黑夜时分，我们不备，被北伐军偷袭得手，黎元洪部败退至汉川方向，我第二师仍坚守刘家庙车站，但损失颇大，现滠口车站仍然在我手，请司令火速派兵增援！”

打牌的军官和周围围观的军官们闻言都大惊失色，被北伐军渡过长江，而前方的鄂军和第二师抵挡不住，北伐军岂不是很快就会打过来？

段芝贵被这封电报搞得极为不高兴，刚才赢钱的一点兴致全没了，又看见军官们全都色变，便摆手道：“慌什么慌？都别慌，北伐军才刚刚渡江，占据汉口汉阳还需要时间呢，哪里有那么快打到这里来？李纯部到了什么地方了？”

那参谋道：“快到孝感了！”

段芝贵连忙道：“那什么，让李纯到孝感之后别再往前走了，就地构造防御工事，另外给王占元传令，告诉他受不住汉口就别守了，直接退往孝感方向与李纯部汇合就此展开防御，他那还有火车，逃回来应该没问题吧？”

“是，司令！”参谋答应一声，又道：“那黎元洪部呢？”

“黎元洪？别管他，两年前民党在武昌闹事时，他什么都没干就白白捡了个便宜当上了都督，嘿嘿，真是好运气，这人就是投机之辈，我看呐，这人看北伐军势大，估计很有可能会撇开我们再次与南方媾和，让李纯分出一支人马去汉川盯着他，逼着他跟北伐军死拼，如果他不干，先灭了他再收拢他手下军队，去吧！”

“是，司令！”参谋敬礼后转身离去。

第351章意外的说客

华东总督府。

萧震雷在后花园里练了几套拳，出了一声汗，刚刚收工就听见王亚男站在花园门廊下喊：“吃早餐了！”

“来了！”萧震雷答应一声拿起椅子上一条毛巾擦了一把汗走出了花园。

吃早餐的时候，萧震雷拿着一张报纸走到餐桌前坐下，程碧瑶和王亚男已经在等着了，吃了几口萧震雷就听见程碧瑶道：“诶，我说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老拿着一张报纸？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们？”

“呃？”萧震雷愣了愣，笑道：“好吧，我不看了，说吧，你们肯定有什么事！是什么？”

两女互相看了看，程碧瑶道：“你的大老婆这几天总是想吐，我们找医生看了，医生说她怀孕了！”

“什么？”萧震雷叫了起来，“你说什么？”

两人被萧震雷搞得吓了一跳，程碧瑶交道：“干什么？吓死我们了，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想要还是嫌小孩麻烦？或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不爱我们了？”

萧震雷连忙搓着手道：“不不不，我怎么能不想要呢？我想得要命，小孩当然好，有了小孩我也不会不喜欢你们，我那样的人么？快告诉我，亚男，你真的有了？”

王亚男羞涩地点头：“嗯，找医生看了！”

萧震雷责怪道：“你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人家之前不是没确定吗？”

萧震雷高兴道：“好了好了，你从现在起就别上班了，呆在家里好好养胎。知道吗？”

尽管王亚男平时性格大大咧咧，有些不着调。可在这个时代的女性都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母凭子贵。有了孩子在家里的地位就会稳固得多，现在的女性还没有独立到后世那种即便是有了一大堆孩子，过不去下还是一样要离婚的程度。

王亚男羞红着脸道：“嗯！”

吃过早饭，萧震雷在王亚男的服侍下穿好衣服后与程碧瑶前往隔壁的总司令部，军务秘书小高等在门口见两人出来连忙上前走两步，“总裁，您今日这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喜事吧？”

萧震雷闻言站定扭头看向程碧瑶，程碧瑶连忙道：“这事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萧震雷放心下来问道：“我脸上藏不住事吗？连小高都看出来了？”

小高吓了一跳。急忙道：“不是不是，主要是总裁今天太高兴了！”

萧震雷闻言摆了摆手，迈步向隔壁总司令部走去，沿途不断有卫兵立正挺身敬礼，来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萧震雷在办公室喝了几口茶之后在小高的陪同下来到了作战厅。

“总司令！”作战厅内正在忙碌的军官们见萧震雷来了都转身过来立正敬礼。

萧震雷还了军礼后问道：“情况如何？”

蒋百里说道：“西线蔡锷部还在休整当中，其中刘存厚部和李根源部正在潼关城下与曹锟、吴佩孚对峙。东线战场由于双方兵力都比较多，后勤方面也要准备充分，战线也拉得最长。因此蔡国栋和冯国璋都在调兵遣将。中线战场预备四师已经逼近汉川，正在准备进攻黎元洪部，王占元在刘家庙守了两天之后撤到了滠口继续死守，根据情报显示他的兵力损失比较严重。武器弹药也比较缺乏，能坚持到现在也是罕见了，我军31师和湘军43师正猛攻滠口。不过王占元在防守方面很有一套，我军短时间之内想要攻下滠口的话只怕伤亡会大很多！”

萧震雷看着沙盘上的局面。沉思了两分钟后说道：“王占元部经过连日来大战肯定已经有很大的伤亡了，我军没必要用两个师围困他。让湘军43师陈复初部留下，只围不攻，截断从滠口通向信阳的铁轨，王占元既然想留在滠口，那就让他永远留下好了，抽出31师越过滠口向孝感方向开进，如果段芝贵不想在孝感的李纯部有失，必然要增兵孝感，如此他在襄阳方向的兵力就会减弱，给蔡国栋传令，让伍世友派出一个师向西运动进军信阳，接下来就要看他怎么应对了，另外给徐绍桢传令，让西线蔡锷做好准备，中线战场可能需要增援，让他准备好一个师，随时向东南方向斜插南阳！”

一个军官问道：“总司令，如果段芝贵担心后路被抄而退守南阳怎么办？”

蒋百里笑道：“那正好，他把李纯部丢在孝感，不正好给我们围歼李纯部的机会吗？”

“哈哈哈，是啊！”众军官一听顿时明白了萧震雷的打算。

“报告！”这时一个参谋走过来打开文件夹道：“情报厅传来消息，袁世凯已经派了两个师增援中线战场，分别为56师师和57师，这两个师的师长分别是黎天才和李进才，两个师总兵力一万八千人，每个师大约九千人的规模，现在这两个师已经抵达许昌。”

众人听了这个参谋的报告之后都没有说话了，萧震雷走到大地图前看了看，再转身过来走到沙盘前说道：“老袁这是搞什么，这种添油战术想要搞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吗？两个师一万八千人，很明显不满编，仓促拉扯起来的军队就派上战场让他们送死？”

蒋百里皱着眉头道：“看来中线战场还是要速战速决才行，越往北方，我方战线和后勤线就拉得越长，对补给十分不利，而且这种添油战术消耗太大，我们华东军方面还好说，其他各省军队恐怕就吃不消了，弹药补给不能及时跟上，这仗还怎么打？”

萧震雷点了点头，思索片刻之后道：“命令，下令从江西调32师入皖，给柏文蔚下令，让他的皖军52师北上接替26师的防区，给蔡国栋下令，让伍世友调26师火速西进进攻信阳，给我拖住黎天才和李进才两个师，给徐绍桢下令，让他命蔡锷调熊克武部向东南方向进军攻击南阳，让

预备四师即刻对黎元洪部展开攻击，命31师逼近孝感”。

作战参谋们纷纷用笔记下萧震雷的命令，然后转身去传达命令了。

众人都散了之后，秘书小高走过来道：“总司令，海军参谋次长汤芗铭求见！”

“汤芗铭？”萧震雷皱眉道：“他不在海军司令部帮助萨镇冰和程璧光他们处理海军事务，来这里干什么？”

小高道：“不知道，他只说有要事求见，请您务必见他一面！”

蒋方震在旁边听得清楚，说道：“莫不是受黎元洪的托付而来的？”

萧震雷闻言一愣，心想这倒是很有可能，要知道汤芗铭的哥哥汤化龙是湖北军政府民政长，与黎元洪几乎穿一条裤子，黎元洪难道想弃袁世凯又投南方？

萧震雷看向蒋百里道：“百里兄，走吧，一起去见见汤芗铭？”

“好！”

两人来到会客室，汤芗铭正坐在椅子上，天气又比较炎热，可能是心里装着事，心火比较大，热得满头大汗。

看见萧震雷和蒋百里走进来，汤芗铭连忙站起来敬礼道：“总司令、参谋长！”

萧震雷压了压手，两人坐下后，萧震雷问道：“听小高说你有急事要见我？是什么事情呢？”

汤芗铭扭捏了一下，随即咬牙道：“前天我哥哥汤化龙通过熟人给我送来一封电报，说黎元洪委托他向要跟您谈判，让我过来当个中间人！”

果然是这件事情，萧震雷与蒋百里互相看了一眼，脸色有些难看，他道：“汤参谋长，我一向是很看好你的，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你是一个军人，军人就应该做军人该做的事情，不要插手政治上的事情，海军方面正在大力建设，事务繁多，难道你就没别的事情可以干了吗？我们华东军虽然军纪森严，但也不是不讲亲情，不过不能将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更不能在公事中掺杂私事，也不能因为亲情而误了公事，他黎元洪想谈的话不是不可以，他可以直接派人过来找我，为什么要通过你？难道我会因为你而给他更多的好处？我看你在这种事情上没有摆正好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你以为你什么人？皮条客还是政治掮客？我们华夏官场上历来风气败坏就是因为太讲人情关系了，而且绝大多数没有立场和原则，讲人情我不反对，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因为抹不开情面就违背原则！我看你在这方面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吧，你的职务先停一停，我给你放一段时间的假期，自己回去好好想想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写一封检查交给我，我看过满意了再说”。

汤芗铭此时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一时间脑子有些发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蒋百里连忙道：“铸新啊，这段时间海军方面事务也把你累得够呛的，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也好，我会跟萨镇冰打声招呼，你呢，这段时间在家也好好想想，你的能力我和总司令都是认可的，只是你这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现在不是前清了，军队有军队的规矩和纪律，是不能随便乱讲人情关系的，军人在政治上是要有坚定立场，否则的话，军队岂不是

随时可以造反？那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国家养着军队难道就是用来祸乱天下的吗？你心里也不要有什么负担，总司令只是让你暂时停职，并不是将你踢出军队，你自己回去一定要想清楚这些问题，明白吗？”

第352章歼灭北洋三个精锐师

汤芗铭的事情给萧震雷敲响了一记警钟，现在华东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前清事情军队的老人，陆军方面还好，启用的前清旧军队中的军官不多，但是海军当中基本上都是从前清投诚过来的，在思想上还有些多多少少受到之前时代的影响，萧震雷认为建立正规的现代军事学校势在必行了，以前都只是开一些军官培训班，尽管培养了不少军官，但是那是打游击，总是打游击是不好的，军队一定要正规化、国家化。

萧震雷对蒋百里说："百里兄，汤芗铭的事情让我有被敲了一闷棍的感觉，看来创办正规军事院校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而且军队在思想上的教育也必须要尽快抓起来"。

蒋百里闻言点头道："是啊，军队正规化和国家化是大势所趋，只有如此才具备与列强一争长短的战斗力，我同意！"

事后，萧震雷将范之庸找来，命他负责全军政治思想工作，在全军范围内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大对军队宣传爱国、服从命令和指挥的思想，他强调政工工作要深入到全军每一个班排级战斗单位，从事政工工作的军官要下到连一级。

同时他又召开高层军官会议，宣布筹建军校的事宜。空军飞行学校已经建立，包括飞行、地勤、机场工程和管理等多个专业，萧震雷还亲自兼任了校长一职，周传东任副校长负责学校具体事务。

现在要筹建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和海军军官学校，海军方面之前已经筹建了一个水兵学校。但水兵学校只能用来训练水兵，军官的培养还必须要专业的海军军官学校才行。萧震雷准备将建立的这两所军校由华东总督府直辖。直接建成两所军事大学，分别为华东陆军军官大学和华东海军大学。

他亲自兼任这两所大学的校长。学校的具体筹建工作和管理由其他人负责，他由于工作繁多，只是挂个名而已。这两所军事大学成立之后，分别从陆军和海军方面抽调文化程度较高、对陆军和海军军事有研究的军官充当教官和老师，学员一方面从军队中招收，另一方面从社会上招收，学员在军校学习期间一方面要学习军事理论知识，还有学习军事技能，另一方面还要受思想方面的教育。而且这还是重中之重。

将组建军事学院的事情交给相关人员处理之后，萧震雷继续关注战事的进展情况，他在战事方面坚持不越级指挥，在具体的战术方面也不干涉各师，只在战略方面进行调控，将整个战局形势进行控制。

东线战场由于双方兵力较多，防守都比较严密，双方暂时都没有得到有用的战机，因此东线战场方面陷入了僵局。如果想要打破这种僵局，除了继续增加兵力之外，就是要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可继续增加兵力只能增加自身负担。这一点不进萧震雷很清楚，袁世凯也很清楚，现在东线战场的双方总兵力已经达到了二十万。再增加兵力双方都会吃不消，可也不能这么老僵持下去。

想要打破这种僵局。萧震雷认为可以从中线和西线方面想想办法，如

果中线战场这边取得大胜。那么对东线战场就是最大的支援。

7月17日，26师从安徽北部西进攻占信阳，南下支援的56师和57师，不得不按照袁世凯的命令向信阳方向开进。中线战场31师逼近孝感，而黎元洪部又态度暧昧，李纯部感觉压力大增，不得不向段芝贵求援，段芝贵接到求援之后命令李纯部坚守，他率张树元的17师东进准备与56、57师夹击26师。

而这时在陕西西南部的熊克武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沿东南而下进入河南，段芝贵得知消息后大惊，顾不得夹击26师了，迅速北上退回到南阳，唯恐熊克武攻占南阳威胁他的退路。

7月20日，黎元洪派汤化龙来到了南京商量投诚的事宜，萧震雷亲自接待了汤化龙。

“汤先生，不知此次前来有何事呢？”

汤化龙欠身道：“总司令，我此次是代表李都督前来与您商量投诚事宜的！”

“哦？”萧震雷装作诧异道：“这黎元洪不是跟袁世凯混得挺好的吗，怎么现在又想起要投诚我这边了？他原本就是南方阵营的，南北和谈之后他就跟袁世凯勾搭上了，现在看袁世凯不妙，又想着转投到南方？汤先生，咱不带这么玩的，好吗？我这心脏承受不了啊！”

汤化龙闻言不由十分尴尬，心里苦笑，他其实也不愿意过来，估计过来也不会受到很好的接待，萧震雷没有给他脸色看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不过不来又不行，黎元洪部被预备四师围困在汉川寸步难行，想要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诚，想不惜一切代价冲出重围的想法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总司令，我们黎都督这次是很有诚意的”。

听了汤化龙的话，萧震雷知道为了今后的战局着想，还必须要接受黎元洪的投诚，有一个榜样和先例之后，其他北洋军官和势力才有可能在局势艰难的时候投降，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双方血拼到底的现象发生。

沉吟片刻后萧震雷道：“汤先生，您是一个文化人，我不说大话、也不乱封官许愿糊弄您。这样吧，您告诉黎都督，我接受他的投诚，他必须无条件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出城接受改编，有关他本人的安排，我会给他在内政司和政商局安排一个职位，但他不能再掌兵了，至于其他军队军官不愿意在军队干的可以选择解甲归田，我们会给退役安置费，如果他们想在地方从政。我们可以考虑安排，如果他们愿意继续留在军队。必须要先进入军校学习，在军事指挥才能和思想上都通过之后才能继续带兵。这就是我能给出的最后条件！”

汤化龙闻言沉默片刻道：“总司令，尽管您给的条件不高，但这样反而让我放心，你不乱封官许愿，给出的条件很实在，有您这番话，我就可以向黎都督交代了！”

萧震雷点头道：“好，你带句话给他，我跟他没有私仇。绝不会打击报复，即便我跟他有私仇，但是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上，我还是分得清孰轻孰重的，我会在南京等您的好消息！”

“好的！”汤化龙答应着，又道：“总司令，还有一件事情，我听说您

因为我让铸新来为黎都督的事情来找您，您让他停职了。您看，这事怪我，这件事情与他无关，我不该通过他来找您。您能不能原谅他？”

萧震雷闻言笑道：“汤先生，我停他的职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他自己。关于这件事情您不必说了，我们会处理好的！”

7月22日。黎元洪率部投诚北伐军，宣布取消湖北军政府。鄂军加入北伐军序列，鄂军就地接受整编，预备四师继续北上与31师分别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向孝感夹击，李纯部在孝感坚守了两天之后伤亡惨重，不得不向襄阳方向退却，而此时熊克武部却放弃南阳直扑襄阳，在李纯部撤退到襄阳之前占领了襄阳，切断了李纯的退路。

李纯部想要逃出升天，前往襄阳是不可能了，东面是信阳，已经被北伐军26师占领，尽管26师已经被56、57师牵制，但是26是却是整编满员，完全可以分出一个团向西攻击李纯部，南方31师已经追过来，想要掏出包围圈唯一只能从襄阳和信阳的中间穿过去，但是这之间没有官道，只有走小路，行军速度会很缓慢。

李纯部刚刚赶到随州，却没想到熊克武部一个团竟然神速般挡在了李纯不北上的毕竟之路随县，李纯的先头部队被挡住了随县，无论如何也冲不过去。

李纯心急之余不得不再想其他办法，7月25日，他率部东进，但在广水遭遇了预备四，被预备四师死死拖住，从北边而来的26师一个步兵团和31师分别从北方和西方对李纯部进行夹击，不久就被团团围困。

7月27日，李纯部弹尽粮绝，向段芝贵求援无果之下饮弹自杀身亡，余部尽数投降。

7月28日，被围困在滠口达半月之久的北洋第二师残部在王占元的带领下放下武器投降了，当张孝准看见王占元从满目苍夷的滠口出来的时候都惊呆了，这些投降的北洋军第二师官兵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目光散乱、神情麻木，没有一个人身上的衣服是完好的。

当在南京的萧震雷得知这两个消息之后连说了几声好，让宋世杰立即向湖北方面派出官员接管政务，尽快鄂省各地安定下来。

接下来萧震雷给徐绍桢下令，命令中路军各师休整两天后向南阳和信阳一带进军，配合在信阳的26师向段芝贵仅剩的17师和新增援的56、57师逼近。

8月1日，熊克武部和31师受命进攻南阳，段芝贵当时正在火车上在搓麻，因为他的司令部就设在火车车厢内，这是为了跑路方便，当他听说北伐军大军压境南阳时，他神色淡定地向报告的军官吩咐说让张树元率部留在南阳布防，他自己则下令火车向郑州方向开进，原本是想留在许昌的，可许昌距离南阳不是很远，段芝贵认为在许昌也不保险，说不定北伐军什么时候就打到了许昌，到时候还是得继续跑路，还不如索性跑远一点。

连司令都跑了，北洋军17师从上到下，从军官到士兵哪里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战斗还没开始打响，就有不少人开小差逃走了，不仅人跑了，而且还带走了枪支弹药。尽管张树元努力控制部队，还派出了督

战队抓捕逃兵，但是依然无法控制局面。

8月2日，由于张树元已经无法控制军队，以至于南阳城内乱兵四起，乱兵们炸了营，开始在南阳城内四处烧杀掳掠，城内一时间陷入大乱，到处发生乱兵杀人、抢劫、侮辱妇女的事件。

城外的31师官兵见城内已乱，立即发起攻击，由于城内已乱，此时已无人防守城池，31师很轻易地就突入了城内，接到命令的31师的官兵立即接管城池驻防并抓捕大街上作乱的乱兵，直到一天以后南阳城才平静下来，即便南阳城的乱兵被镇压得如此之快，也依然给这座城池造成了很大破坏。

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

“总裁，前方战报，中路军31师和熊克武部已经攻克南阳，段芝贵和张树元先后逃走，在攻克南阳之前，张树元无法控制部队以至于造成了炸营事件，当时乱兵四起，南阳遭到了一场浩劫，31师用了一天时间才平息兵乱，大部分乱兵被抓，少数逃跑！另外自从南阳被我军占据之后，北洋军56师和57师为了不被夹击撤退到了，现在还没有停下来，看情况很有可能直接撤往许昌”。

萧震雷闻言问道：“东线战场和西线的情况呢？”

“东线战场还是老样子，蔡国栋将军还没有找到突破口，暂时只能跟冯国璋对峙，西线蔡锷将军也在潼关城下与曹锟对峙！”

萧震雷走到地图前研究了一会说道：“看来还得在中线战场想办法啊，给徐绍桢下令，让熊克武部划归张孝准麾下，26师也归于中路军指挥，我不管他想什么办法，在8月20日之前，中路军必须攻到郑州城下！”

“是，总裁！”

“等等，另外去给我把参谋长请来！”

不久，蒋方震来到了萧震雷的办公室，“怎么着，总裁，找我有事？”

“哦，百里兄，来来来，有关东线战场的局势，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找你来参谋参谋！”

蒋方震闻言顿时来了兴趣，接过萧震雷递过来的茶杯问道：“哦，好啊，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第353章郑州之战（1）

萧震雷坐下喝了一口茶对蒋方震道：“我已经给徐绍桢下令，将熊克武部和26师都归于张孝准指挥之下，给了张孝准二十天的期限让他打到郑州城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西面威胁东线冯国璋的侧翼！”

蒋百里闻言起身走到墙壁上的大地图前，掏出一支笔在地图上画了几个箭头，然后又画出两个箭头指向东面，研究了一番之后转身道：“这个部署应该可行，可袁世凯现在的兵力最少还有二十个师可以调动，如果我们从中线调兵进攻冯国璋的侧翼，他有足够的兵力挡住我们！”

萧震雷摇了摇头：“二十个师倒是不假，可他那二十个师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少战斗力，这一点你我都清楚，不是给一些人发了枪支弹药就能打仗的，不过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从中线攻击冯国璋的侧翼还不够，所以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萧震雷道：“用海军舰船装载陆军实施登陆作战，插入冯国璋的后方！”

蒋百里闻言思索片刻道：“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且当任登陆作战的陆军必须要有很强的战斗力和极其坚强的作战意志，深入敌后很有可能不但威胁不到敌人，反而会可能被包了饺子，另一方面海军方面不是正在训练吗？难道要让他们停止训练，还有，以我们海军的舰船大小和吨位可装不下多少陆军”。

萧震雷点头道：“你说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都考虑过。也曾经考虑直接用海军运送一支军队在天津卫登陆直京师，正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嘛，不过后来一想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不太现实，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运载量，另一方运过去的兵力少了如果不能及时拿下京师捉住袁世凯，计划就会全盘失败，运过的那支军队还有全军覆没之危机，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只是派一支军队深入冯国璋的身后，只要能够搅乱冯国璋的后方，必然可以引起北洋军前线的混乱，如此一来。冯国璋必定会出现破绽，蔡国栋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你说呢？”

蒋百里琢磨了一遍道：“不错，这个办法值得一试，你打算派哪知部队去？”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说道：“深入敌后的部队必须要是精锐中的精锐，武器要精良，火力要强大，但是又不能携带影响快速行军的重型武器。例如火炮！这次我准备让22师负责这次的任务，只要步兵，不要炮兵，给他们装备足够的重机枪、迫击炮和、掷弹筒以及骡马！另外让海军筹集足够多的货运船只装载士兵和武器。让海军舰队进行护航。如果你认为可行的话，这个方案就交给你来做，会找萨镇冰过来亲自跟他谈。让海军方面来密切配合”。

“好吧，我来负责完善这个方案！”

8月4日。接到通知的萨镇冰从海军司令部来到了总司令办公室，萧

震雷见他到来招呼他就坐。

“萨将军。这次叫你过来是陆军有一个行动需要你们海军方面进行配合！”

萨镇冰道：“不知是什么行动呢？”

萧震雷解释道：“鉴于北伐东线战场的僵局，总司令部决定组织一支奇兵从海上进攻北洋军的后方，具体登陆地点暂时保密，由于要从海上进行登陆作战，所以需要海军护航，运载陆军士兵的船只方面，参谋部会自己想办法，你们海军只要到时候进行护航就行了！”

“总司令有命令，我们海军当然会执行”。

8月10日，中路军张孝准指挥31师、预备四师、熊克武部猛攻许昌，北洋军56、57师抵挡不住，不得不向北撤退，一直撤到郑州才止步。

8月13日，张孝准率部追到郑州，此时郑州已56、57师残一万两千余人，另外还有第8师、第9师、第12师，全部都是齐装满员，再加上郑州原本的城防部队，一共五万余人，当北伐中路军31师、预备四师、熊克武部抵达郑州外围的第二天，26师和湘军43师也随后赶来，除此之外，鄂军残部经过整编之后成了暂编91师和暂编92师，这两个师也随后赶来，中路军张孝准麾下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万人。

14日，萧震雷从南京发来电令，命令中路军张孝准分兵攻击郑州西面的洛阳，先解决后顾之忧再做打算。这一步一方面可以为中路军东进做准备，另一方面可以威胁潼关方面的曹锟部，曹锟如果不想被东西两面夹击，唯有向北方渡过黄河撤退至山西境内。

接到南京方面总司令部的电令之后，张孝准命令熊克武部和预备四师向西运动攻击洛阳，袁世凯在洛阳只部署了一个师，由于北伐军攻击速度太快，老袁根本就来不及调兵到洛阳布防，洛阳随即被围攻。

在郑州，张孝准指挥26师、湘军43师、暂编91师和92师从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发起了进攻，31师在新郑休整。

别看郑州有北洋军五万人，可是要守卫一座如此大的城市，十万兵力都不嫌多，五万人想要防守得密不透风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收缩防线，放弃郑州周围的镇子，直接在郑州城外布防。

负责郑州守备的是张怀芝，袁世凯原本是想请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出山前往郑州指挥，但王士珍拒不受命，而段祺瑞和冯国璋又有坐大、不听调令的嫌疑，冯国璋已经在东线战场指挥八个师的兵力，总兵力接近十万人，这已经让袁世凯非常忌讳了，如果再命段祺瑞前往开封指挥，他担心又会让段祺瑞坐大难以制约，想来想去把署理山东事务的张怀芝调到了郑州坐镇指挥。

张怀芝从前是军队养马的马夫班长，称为弁目，后来被选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炮科学习，在武备学堂这段时间，他不仅学习了军事，还自学了文化课，熟读《步兵操典》等军事书籍。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被选入当任伍长，后任北洋过山炮队领官。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张怀芝率炮队借调于武卫中军攻击东交民巷使馆，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王公大臣离京西逃时，张怀芝率部督战，

扼制敌军，因护驾有功，得到赏识和重用。1902年任北洋常备军左镇步队第四标标统。1903年，他又升任北洋常备军左镇步一协协统，奉命到山东组建北洋常备军陆军第五镇。1904年张怀芝调任山海关防营统领。1905年7月署理陆军第二镇统制官。1906年9月任南军暂编第四混成协统领，参加彰德秋操。1907年，张怀芝去日本参观日本陆军大学演习，回国后任北洋常备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1909年任北洋第五镇统制官。1910年部队驻天津。1911年2月29日任直隶混成协统统领；10月3日清廷任命张怀芝为甘肃提督。袁世凯复出之后，他被调任天津镇总兵，南北议和后就被调到山东任帮办山东防务大臣。

从张怀芝的履历可以看出，他还是属于北洋嫡系出身，不过在地位上要比北洋三杰要差一些。

北洋军第八师师长是王汝贤，第九师师长师孔庚，第12师师长陈光远，这三个人当中，王汝贤是直接效命袁世凯的，孔庚是陕西都督阎锡山的人，陈光远是冯国璋的人，56师师长黎天才只是被袁世凯欣赏，他却不效忠袁世凯，57师师长李进才是原清廷旧军人，清廷灭亡后加入了袁世凯麾下，至于对袁世凯又多少忠诚度就只有他知道了。

从资历上和与袁世凯的亲疏关系来看，张怀芝比这些人都要强得多，而且他也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对现在战争的看法和理解要比其他老军人深刻得多，这也是袁世凯调张怀芝过来坐镇郑州的原因。

不过张怀芝刚来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从许昌撤退过来的黎天才和李进才残部一万两千余人部署在郑州南城门外长达五公里的防线上，而这里又是北伐军的主攻方向，要知道黎天才和李进才部原本就士气低落不堪，由于匆忙从许昌撤退，武器弹药丢失极多，特别是重武器严重缺乏，张怀芝将这两支部队抵挡北伐军的正面兵锋实在是一记昏招。

当张孝准下令26师向黎天才和李进才部发进攻后，这两支部队防守的城外三道防线在一天之内就被攻破了第一道防线，部署在第一道防线内士兵能够逃到第二道防线内的寥寥无几，特别是李进才部在白天的战斗中损失极为惨重，这让李进才感觉北洋方面排除异己十分严重，他恐自己这次即便能够脱身，只怕回去也会被当做替罪羊，如此还不如投降北伐军。

于是当天晚上，李进才秘密派人与对面的北伐军联系，准备战场起义，张孝准确认李进才是真心投诚之后喜出望外，两支部队在深夜时分进行秘密交接，南城门外东南防线的阵地全部落入了北伐军手中，这让防守在南城门外西南防线内的黎天才部在第二天的战斗中被北伐军从侧面突然袭击，郑州城外的南门外防线顿时全面崩溃，北伐军直接抵达城下。

第354章郑州之战（2）

郑州南城门西南方向的防线崩溃之后，守将黎天才和一大片北洋军官兵投向了北伐军，黎天才是云南彝族人，他之前是鄂军第一师师长，后来黎元洪整编鄂军，他被抽调到北洋军，他是清末大臣岑春煊的老部下，袁世凯也比较欣赏他，就任命他在北洋军中当了一个师长，他原本就是心向革命的，如果不是不得已，他也不会一直留在北洋军中，从侧翼被突袭之后，他很快率领溃兵投靠了北伐军。

张孝准从黎天才和李进才那里获悉了张怀芝在城内的城防部署情况，看来张怀芝已经做好了打巷战的准备了，下午他就安排了进攻战斗，首先以重炮轰垮了郑州城墙，然后他命令以班为战斗单位沿着城内各条街道、小巷向城内渗透，并命令掷弹筒小组和迫击炮班跟在后面提供火力支援。

南面三道防线被突破之后，张怀芝部署在西面和东面的防御已经不起作用了，他迅速将部署在西面的第8师撤回城内，连同11师一起在城内与北伐军打巷战，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他并没有把部署在东面的第9师撤退城内，万一郑州实在守不住了，可以从东面撤退，北面是黄河，仓促之间是无法撤离的，只能从东面撤走。

战斗打成巷战之后，情况就变得艰难得多，紧张也开始变得慌忙，最重要的北伐军的大量山炮和野炮在巷战中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大，北洋军在张怀芝的安排和部署下以结构坚固的建筑为据点，火炮在城内移动困难。而且对躲在坚固掩体后面的北洋军没有办法，不过掷弹筒和迫击炮却在巷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两样武器不仅威力大、火力猛，更关键的是它们很机动灵活。可以随时移动，只需要一两个人就可以扛着到处跑。

城内北洋军的抵抗意志并不强，战斗进行到傍晚时分，北伐军已经占领了火车南站以及周边地区，并且夺取了车站内的火车头和车厢，这让张孝准极为高兴，有了火车在运送兵力和补给方面就极为方便了，他当即下令找人将火车开走。

入夜，张怀芝的指挥部。

为了撤离的方便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张怀芝将指挥部设在了东门附近，八月份正式极为炎热的时候，指挥部点着几盏马灯，勉强将偌大的指挥部里照亮，但在场的人无不热汗淋漓，神情焦虑。天气本身就热，再加上战事糜烂，士气低落，生死前途堪忧。众人无不焦躁不安，也难怪这些人就像是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的。

军官们都坐在椅子上，有人抽着香烟，有的呼着水嗬嗬、还有的人靠在椅背上抽着大烟。张怀芝满脸阴沉的看着这些一个个老烟枪吞云吐雾，心中哀叹，北洋军有这些老烟枪领军焉能不败？再看看段芝贵。早已经返回了京城，估计这会还与别人搓着麻将。快活无比呢！北洋军中真正有能力的人屡遭排挤，而没有能力靠着拍马屁、拉皮条取得袁世凯欢心的人却占据着高位。想到这里。张怀芝有些心灰意冷，但又不能丢下这些数万人马一个人开溜，回去之后怎么向袁世凯交代？

“都给我听好了！”张怀芝敲了敲桌子，见众人都停下来看着他，才继

续阴沉着脸说道：“现在都到了生死关头了，你们还他吗的抽，不抽会死啊？丢了郑州城，我们怎么回去面前总统？还有脸面吗？以前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样的，现在都给打起精神来！”

第八师师长王汝贤诉苦道：“张大人，今天一个下午我师防守的西门防线就被迫放弃了三分之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北伐军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小炮，一打一个准，我手上所有的水连珠机关炮到现在就剩下三挺了，其他的全被北伐军用那些小炮给敲掉，现在弟兄们时士气低落，我看着郑州城十有**是守不住了，咱们还是尽早做打算吧？”

“啪！”张怀芝闻言大怒，一拍桌子吼道；“混账，你这是扰乱军心，来人，给我拖到外面毙了！”

“是！”两个士兵从外面冲进来拖着王汝贤就往外面走。

众军官吓得心惊胆颤，看着张怀芝这架势是来真的，都哆嗦着不敢求情王汝贤却大叫：“姓张的，你他吗敢杀我？你有什么权利杀我，你不经过大总统同意就杀我，大总统不会放过你的！”

张怀芝丝毫不为其言语所动，直到外面一声枪响，喊叫声停止之后，他才盯着指挥部内其他军官沉声道：“第八师由李长泰暂时任代理师长！”

李长泰闻言顿时大喜，立即站起来向张怀芝立正敬礼道：“是，卑职必定不负大人厚望，坚决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

张怀芝摆手道：“其实刚才王汝贤有一句话没说错，这郑州城如果没有援兵来支援我们，恐怕迟早是要失守的，不过我们当兵吃粮，是为大总统效力的，总不能把郑州城拱手相让，北伐军要夺取郑州，我们势必要让他们崩掉几颗大牙才对得起我们拿的那些军饷。现在北伐军已经夺取了火车南站，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远了，我决定收缩防线，李长泰，你的第八师向后撤退到火车西站一带防守，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到南面帮助第11师布防！”

“是，大人！”

张怀芝又对第9师师长孔庚道：“孔师长，中午的时候北伐军一个营的部队抢夺了北面的黄河大桥，我军向北渡过黄河的退路已经被切断，你的部队一定要给本官拼死守住东门外的阵地，那是我们唯一的逃生之路了，如果东面的防御阵地也丢失，那我们就全完了，明白吗？”

孔庚道：“张大人，我尽力吧！”

新郑，北伐军中路军指挥部。

张孝准将副官叫过来拿出一封信交给他道：“你拿着这封信连夜赶去郑州，驻防在东门附近的北洋军是原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孔庚的部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时候，我跟他是校友，也是革命同志，只不过他比我低几届，我毕业的时候他才刚入学一年，你找到他将这封信交给他！”

副官接过信藏好，向张孝准敬了一个军礼之后转身离去。

孔庚与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的同班同学，关系很好。辛亥革命时，他被清廷任命为专使，他则乘机往来于京城、孝感间，联络同志，传递消息。本拟亲赴武昌参加革命，无奈中途受阻，那时恰好

吴禄贞驻石家庄，于是前去相见，被任为行营参谋长。后来吴禄贞被刺，孔转赴太原投阎锡山，被委为朔方招讨使，与清军战于碓门关一带，因功晋任晋军总司令，南北和谈之后，他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第一师师长。可以说孔庚还是有着强的革命倾向的，这也是张孝准给孔庚写这封信的原因。

在信送出去之后，张孝准立即让人给南京方面发去了一封电报，将说服孔庚战场起义的事情向南京方面进行了汇报，萧震雷接到张孝准的电报之后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能够给孔庚什么样的待遇，只有萧震雷那边给出条件之后，张孝准才好与孔庚商谈。

很快，萧震雷就在南京发来了电报，张孝准从通讯参谋的手上接过电报看了看，萧震雷给的条件是算孔根战场起义，部队仍由孔庚统辖，番号为暂编93师，归张孝准节制，等北伐战争结束之后在行整编事。

8月18日，张孝准亲赴前线与孔庚商议起义事宜，孔庚倒是很愿意倒戈，但是他担心家人的安危，他的家人都在太原，他不敢保证阎锡山不会把他的家人怎样，这也是他唯一心忧的一件事情，张孝准当即表示他来想办法将孔庚的家人从太原接出来。

与孔庚进行商谈之后，张孝准立即找到军中负责情报的军官，要求军情部门想办法把孔庚的家人从太原救出来带去南京，军情部门很快给出了答复，会立刻联系太原方面的情报人员展开行动。

由于孔庚与阎锡山是同学，阎锡山对孔根还是很放心的，因此也没有派人对他的家人进行监视，这让负责营救的情报人员很轻松地就将孔庚的家人从太原带了出来。

这两天北伐军没有进攻，张怀芝、李长泰和陈光远等人好好休整了两天，但更大的忧虑在张怀芝心中升起，他不知道这两天北伐军为什么会没有发动进攻，尽管这两天他和防守的北洋军都没有受到攻击，可他心中越来越不安。

8月21日，孔庚得知自己的家人已经被南京方面的人从太原接出来之后就放心下来，当天下午就召集全师军官宣布起义，并迅速向城内第9师陈光远部发起猛烈进攻。

陈光远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东门被突破，张怀芝惊恐之下来不及布防，被孔庚直接突进到指挥部附近，城内的北伐军两个师的残部顿时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插翅难逃了。

在组织兵力进行了几次大的突围战都失败之后，绝望之余张怀芝掏枪自杀身亡，陈光远和李长泰率部投降，张孝准立即指挥部队进城接管城防，安抚民众，并对投降的北洋军进行整编，淘汰老弱，留下精壮。

第255章牵一发而动全身

郑州失守后，北洋集团大为惊恐，在洛阳的北洋军58师原本就快要抵挡不住熊克武部和预备四师的进攻，在得知郑州陷落的消息之后，58师上下人心惶惶，兵无战心，士气极为低落，预备四师又连续发动了两天的猛攻，58师终于抵挡不住，残部作鸟兽散，师长王承斌更是死于乱兵之中。

洛阳的丢失，让屯兵潼关的曹锟部如坐针毡，直接面临东西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曹锟想得很清楚，在北伐军还没有来得及从东西两面夹击的空档中，他便让吴佩孚带人秘密在黄河渡口搭建简易桥浮桥，连夜从潼关从仓惶撤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同时派人在黄河沿岸监视北伐军的动静，尽管此时黄河水位有些高，可他也顾不了许多了，他可不认为仅凭自己受伤不到两个师的兵力可以抵挡东西两面的加急。

8月24日，北伐军全面占领除去山东境内的黄河下游地区，西线战场、中路战场和东线战场连成一条线。

8月27日，南京发出命令，西路军蔡锷部留下两个新的整编师驻防，蔡锷部渡过黄河向山西境内逼进。经过短暂休整的中路军受命继续北进和东进，渡过黄河先后攻占新乡、鹤壁和濮阳等地，至此北洋集团在河南境内的势力全部被铲除。

面对北伐军的步步紧逼，袁世凯不得不紧急抽调第3、12、13、四个师火速南下与原有的第10师、17师残部一起迎战蔡锷，又从东线战场抽调15、16、60、61师向西运动到曹县、东明、甄城、梁山一线布防，防止中路军攻击东线北洋军防线的侧翼。

除此之外。袁世凯又命令将62师、63师和66师从河北中北部移动到阳谷、大名一线，防止北伐中路军继续北进突入河北境内。

与北洋军越打越少不同的是北伐中路军越打越多。熊克武部已经回归到西路军建制，中路军张孝准能指挥的有26师、31师、预备四师、湘军43师、暂编91、92、93、94师。一共八个师的兵力，在兵力上比东线战场蔡国栋能指挥的部队还要多。

北洋军在东线战场抽调走四个师指挥，防线上终于出现了漏洞，这让东线战场负责指挥安徽北部作战的伍世友发现了战机，他发现驻防在鱼台的北洋军只剩下一个71师，这个是个新编练而成的部队，新兵训练都来不及完成就被派上了战场。

得到情报指挥的伍世友当即向蔡国栋请战，蔡国栋经过仔细推敲指挥很快就同意了伍世友的作战计划。

8月29日，伍世友命令自己最精锐部队之一的29师率先向驻防鱼台的北洋军71师发起攻击。东线战场正式打响，这是自北伐开战以来，东线战场打的第一仗。

29师不愧是华东12个整编正规师的其中一支部队，它的战斗力绝对不是预备四个师和其他各省地方军队能比的。

战斗只进行了一个上午，29师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就全线击溃了71

师的全部防线，71师残部仓惶向后撤退至金乡，于此同时，已经进入无人防守的商丘的32师也向单县进军，单县只有15师一旅。在得知32师正在向单县进军之后，15师第一旅立即在城外修筑防御堑壕，可是对于已经实现了驮马化的华东军而言，15师修建堑壕的速度也太慢了。堑壕还没有挖掘完成，32师就已经打到了跟前，15师一旅仓惶之间不得不撤往城内防守。师部分配的一个山炮营也来不及转移而被迫扔在了城外被32师俘获。

当得知1旅遭到攻击之后，驻防在曹县的15师2旅立即派出一个团前来增援。可惜这点兵力对于32师这种精锐部队根本不够看的，32师分出一部分兵力围困单县。用大部队埋伏了前来增援的15师2旅1团，这个团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全数被围歼。

失去了炮兵部队的15师1旅被围困在单县城内惶惶不可终日，在32师铺天盖地的炮火打击下，城防部队损失惨重，又在32师连续两天的攻击之后，剩下两千余人强行突围在损失了大量人员后，只剩下一千两百多人向东北方向的金乡撤退，将自己的师长丢在了西南面的曹县。

身在曹县的15师师长刘询只剩下一个团的步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营、辎重营、一个炮兵营。在第1旅被围困在单县的时候，刘询根本无法进行增援，只能眼睁睁看着第1旅被围攻，只因他手上的兵力太少，兵力太过分散。

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刘询手上现有的兵力和火力根本无法抵挡32师的兵锋，在权衡之后，刘询向冯国璋发电请求向后撤退到金乡，冯国璋也考虑到以刘询现在兵力根本不是32师的对手，为了避免32师被吃掉，冯国璋命令刘询撤退到菏泽与王廷祯的16师和60师的曹瑛部互为犄角，这三个师恰好分布在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上，主要其中一部遭到攻击，另外两个师可以随时增援。

攻占鱼台的29师继续进军，躲在金乡的71师残部和15师一千多人在金乡勉强抵挡了两日后不得不一直撤退到济宁才算站稳脚跟，但由于71师和15师一部的大幅度撤退，给北伐军东路军制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没有了71师残部的牵制，29师立即挥师东进，在微山湖畔收集了大量的渔船，一个团的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微山湖东面的微山县城站稳了脚跟，冯国璋全然没有防备29师竟然会利用微山湖上的渔船渡过南北走向的微山湖。

在得知微山县城失守的消息之后，冯国璋大惊失色。他立即调兵想抢回微山，但此时29师大部队已经渡过微山湖。就连重武器都全数运了过来，原本均衡对峙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29师攻击了北洋军东线战场的西面侧翼，这让冯国璋措手不及。

看着快要抵达枣庄城下的29师，他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他的司令部可是就设在枣庄啊，现在29师已经近在咫尺，如果不调兵过来挡住，他的司令部就只能转移，可司令部的转移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前方的将士必定认为司令部都撤走了。这仗还有什么搞头？而且司令部从枣庄撤

走，在军事上就意味着把处在台儿庄的北洋第3师和第4师这两个精锐师的后背留给了北伐军，一旦这么做，北洋第3师和第4师很有可能遭到围歼。

要从其他抵挡抽调兵力就必要就近，太远不能及时赶到，而且兵力数量不能太少，最少也要一个师的兵力，想来想来也只有将驻守兰陵的19师抽调过来。19师师长雷震春，此人武艺高强。手不释卷。此人很早就追随袁世凯，是袁世凯的铁杆支持者，在原来的历史上，他本是北洋第7师师长。

如果要讲资历。雷震春并不比冯国璋低，只不过冯国璋的起点要比雷震春高一些，小站练兵的时候。冯国璋是主要教官之一，而雷震春是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队官。

雷震春很多从前小站时期的手下现在都成了师长。有的官职比他还高，他心里当然极为不爽。特别是冯国璋，混到现在他也只是一个师长，而冯国璋已经统领着十个师。

接到冯国璋的调令，雷震春存心要给冯国璋一个难堪，他命令部队一天只行三十里，从兰陵到枣庄足足走了两天才到，等他赶到的时候，冯国璋在枣庄西面的防线已经岌岌可危，不过好在他及时赶到，才避免了枣庄被29师攻破的厄运。

冯国璋本来一肚子火，可雷震春总算是在关键时刻赶来了，倒是没有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可即便如此，冯国璋在枣庄的防御力量也已经损失惨重。

雷震春部被调到枣庄的小心很快被军事情报局的人查出来，情报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蔡国栋的手上，蔡国栋当即给伍世友下达了命令，让29师休整一天，放弃攻击枣庄，于次日夜里沿微山湖东岸掉头南下攻击在台儿庄的北洋第3师和第4师侧后方。

枣庄距离台儿庄并不远，29师接到命令之后于第二天休息一天，并没有继续向枣庄发起进攻，而刚刚抵达的雷震春部也只想出工不出力，没有主动攻击29师，其实雷震春也不是不想，而是想着等休息好了再与29师一决雌雄。

9月2日晚，八点才天黑，天黑之后早已经吃过晚饭并且准备妥当的29师悄悄撤离了阵地并迅速向南方前进，只在枣庄西面的阵地上故布疑阵迷惑了冯国璋和雷震春。

9月3日清早6时许，29师大部队抵达台儿庄附近的马兰屯，不过由于重炮部队还没有抵达，师部主官当心缺乏重炮部队的支援而功亏一篑，而且行军一夜，全体官兵又饿又困，于是让全体官兵吃点干粮之后休息，不过为了保密，29师派人封锁了前往台儿庄的道路，只准进不准出。

中午，野战炮团和各团山炮营相继抵达，随后辎重部队也赶到了，于是师部高层给蔡国栋发电，相约下午三点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

在枣庄的冯国璋还正在纳闷29师怎么连续两天了都没有动静，阵地上倒是有人走动，偶尔还会向这边打几枪，他丝毫还不知道29师已经不在原地了，早已经抵达了台儿庄附近。

冯国璋总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他心中存着疑惑，命雷震春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对29师的阵地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可反馈回来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29师的阵地上只有一个班的人，这些人在雷震春派出一个营进攻之后就迅速骑马跑得不见了踪影，两条腿又如何追得上四条腿？

枣庄，北洋军第二军司令部。

“你说什么？29师不见了？”冯国璋闻讯大吃一惊。

参谋道：“是的，大人！”

冯国璋急忙问道：“29师去了哪里？快说！”

“暂时还不清楚，大人，我已经派人去查了，29师不在阵地上，一万余人还有重炮部队离开肯定会留下痕迹，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得知他们离去的方向！”

冯国璋此时心里泛起阵阵寒意，这个29师只要不是渡过微山湖向西离开，无论向哪个方向前进都会给他的部署打来很大的破坏，他最担心的是29是南下去攻击北洋第3师和第4师的后背，如果是这样，只怕第3师和第4师凶多吉少，要知道在面临两面夹击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只怕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扛得住，更可怕的是一面先行进攻，吸引守军的全部注意力，另一面趁着守军的全部注意力被吸引到正面之后再从背后突然伸出，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掏出怀表看了看，冯国璋道：“现在是2点40分，我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一定要确定29师离开的方向！”

“是，大人！”

当冯国璋得知29师的确沿着湖边南下的消息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他立即命令参谋让发报员给陆建章和杨善德，这两个人分别为第3师师长和第4师师长，杨善德原来在浙江新军任协统，不过后来他被蔡国栋排挤出来之后就回到了京城继续在袁世凯手下混饭吃，去年袁世凯便让他出任了第4师师长，只可惜当陆建章和杨善德收到冯国璋的电报时已经为时已晚。

台儿庄的战斗打响在下午三点钟，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天气的问题，三点钟正是昏昏欲睡的时候。之前，南北双方在这里只是对峙，并没有开火，一直以来双方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一般，可突然而来的战斗打破了这里的对峙局面，因此北洋第3师和第4师所有注意力都被对面进攻的21师和23师给吸引了。

第356章两面夹击

蔡国栋部署在东线战场的兵力并不是太充足，总共只有八个师，近十万余人，其中部署在安徽北部的是32师、29师、皖军两个师，部署在徐州以北地区原来只有21师、23师，后来又把24师、25、30师抽调过来补充兵力上的不足，加上中路军的31师和预备四师，一共十个师的兵力，这已经是华东军三分之二的力量了，他老巢只留下六个师驻防，六个师驻防四个省，这在兵力上已经相当薄弱了，如果不是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性部队参与驻防，恐怕连治安都很难保证不会出现问题，这剩下的六个师在福建和江西分别部署了两个师，江苏和浙江各只留下一个师，驻防在江苏各地是22师，驻防在浙江的是27师，驻防在福建的是28师和预备一师，驻防在江西的分别是预备二师和预备三师。

部署在台儿庄对面的是21师和23师，用这两个师对抗北洋的第三师和第四师这两个精锐师，也是蔡国栋想看看，倒是华东军战力强还是北洋军精锐战斗力强。

接到29师来到的电报后，陈继祖就接到了蔡国栋的命令，在下午三点整准时指挥21师和23师向台儿庄内的北洋第三师和第四师发起了全线进攻，在铺天盖地的炮火的掩护下，北伐军21师和23师的士兵们端着步枪冒着腰快速从各条战线上向对面台儿庄北洋军冲过去。

尽管头顶上呼啸着炮弹头刺破空气的声音，爆炸声不断从阵地上传来，死亡和鲜血交织在一起。蹲在堑壕内的北洋军士兵不得不冒着被炮弹爆炸炸死的危险冒出头来向正冲过来的北伐军开火。

这支北伐军的进攻战术让北洋第三师和第四师的士兵以及军官们都极为吃惊，对方并不是一味的猛冲猛打。而是冲一段趴下射击，再冲。这中间分为几个阶梯，一部分士兵冲锋，另外一部分射击掩护，冲锋一段距离的士兵停下来趴在地上射击，刚才在后面射击的士兵则端着枪向前冲峰。

进攻的北伐军士兵数量并不是很多，但这种进攻战术让北洋军的士兵和军官感觉对方出动的兵力很多，而且对方的士兵在冲锋时极为分散，北洋军的重机枪对这种稀疏的冲锋阵型杀伤效果欠佳。

站在指挥部里用望远镜观察着第一道防线上的进攻战斗的陆建章和杨善德都皱起了眉头，陆建章道：“北伐军这是什么进攻战术。我们第一道防线那么强大的火力给对方造成的伤亡实在是太小了，看这架势，只要对方多冲几次，我们第一道防线很快就会丢掉啊！老杨，你以前跟蔡国栋共过事，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吧？难道你也不知道这种战术？”

杨善德闻言不由苦笑：“嘿，当初他是四十二协协统，我是四十一协协统，他防备我就像防备盗贼一样。我要观看他四十二协的操演，他根本就不让看！”

陆建章沉思了几秒钟道：“也许他和萧震雷早就有不臣之心了！”

就在两人正在说着话的时候，北伐军那边的进攻出现了变化，负责直接进攻的步兵倒是继续在冲锋。不过在后方，北伐军21师和23师为进攻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火力支援，掷弹筒、迫击炮、重机枪。重机枪部署在进

攻部队的两翼，可以直接对北洋军第一道防线上的守军实施火力压制。而且每个步兵班还有轻机枪这种能够快速移动的机枪，火力本身就十分强大。再加上重机枪的支援，火力输出简直堪称逆天，后方又有迫击炮和掷弹筒这两种曲射炮进行火力打击。

几轮迫击炮和掷弹筒炮弹打出来，第一道防线的北洋军伤亡率急剧上升，再加上北伐军的火炮覆盖打击，仅仅不到半个小时，战斗的形势就在陆建章和杨善德两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还以为凭着这两个师的战斗力，即便对方再强大，只要己方弹药充足，补给跟得上，完全可以挡住对方的，可这才过去了半个小时，对方的进攻部队已经冲锋到一线阵地前四十米了。

就这四十米的距离上，对方进攻部队的士兵们纷纷卧倒向北洋军的一线阵地扔出一枚枚手榴弹，陆建章和杨善德都知道现在列强有这种武器，但是很少有军队装备，没想到北伐军也有，而且还用得这么顺手，看来训练的时间不短了，那一枚枚手榴弹竟然都非常准确地扔在了一线阵地的堑壕内，一线阵地的堑壕内顿时在两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发生了连续不断的爆炸，这种程度的爆炸，即便是趴在堑壕内也无法幸免。

“杀——”当手那一波榴弹爆炸过后，北伐军进攻士兵们纷纷端着步枪从地上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大喊着冲进堑壕内，用刺刀捅向北洋军士兵的身体内。

堑壕内的北洋军士兵早就在刚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又被一轮手榴弹肆虐过后所剩无几了，侥幸还没有死的也被炸得头昏脑涨，还有不少被震晕过去。

从进攻开始到占领第一道防线，所用掉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堑壕内的北洋军几乎被全歼，只有很少人成为了俘虏，没有一个逃到第二道防线的。

刚才随着进攻部队冲进堑壕内，北伐军的炮击就开始向北洋军一线阵地后方延伸，这种步炮协同作战战术被21和23师的士兵们演练得无比熟悉，因此才能在配合上做得这么好。

“嘶——”陆建章和杨善德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惊骇和恐惧，无比的惊恐！如果对方的军队都有这种战斗力，那么这场战争根本就不用打了，北洋军根本就不是对手。

陆建章惊惧地说道：“他们发起北伐已经快三个月了吧？他们既然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开始发起进攻？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杨善德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道：“我想我应该明白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大雨，给我们双方的后勤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天气的原因也不适合作战，这才拖延下来，但是他们直到现在才发起进攻，可能是蔡国栋一直没有想到或者找到最适当的战机，尽管他们强攻的话，我们依然无法抵挡，但是他们需要承受的代价却要大得多，一个好的将军，其指挥作战必须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如果我猜得不错，蔡国栋的指挥思想就是这样的！”

陆建章震惊道：“原来如此！看来咱们接下来有一番苦战了，第一道防线比较松散，只是开胃菜，被他们这么轻易的拿下也不奇怪，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才是重头戏，老杨，我们各自负责自己的防线吧，尽量挡住他们为冯司令争取一些时间！”

“好！”

两人分开之后不久，北伐军又开始向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就在陆建章和杨善德两人都在全神贯注地指挥第二道防线内的军队作战时，他们却浑然不知两里之外的后方炮兵阵地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北洋第3师和第4师的两个炮兵团正准备为前线第二道防线内的守军提供炮火支援的时候，一大股骑兵突然出现在炮兵阵地的后方，这股骑兵足足有一个骑兵团的规模，它出现之后以极其快的速度向炮兵阵地发起了冲锋。

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一波接一波，在炮兵阵地上的炮兵们发现异常情况时，那股骑兵已经近在咫尺了，炮兵们甚至都能够看到骑士们的脸上显露出狞峥的凶恶表情，纷纷抽出骑兵刀挥舞着。

炮兵们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做出防御部署了，有些炮兵想要调转炮口对准那些冲过来的骑兵，但是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尽管有些炮兵拿起步枪或者手枪向冲过来的骑兵们开火，但是面对这么一股庞大的的骑兵队伍根本无济于事。

当骑兵们冲过来时，如同一股旋风呼啸而过，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的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很快被鲜血染红了，一具具北洋炮兵们尸体倒在地上，有的失去了脑袋，有的砍成了两段，而唯一完好无损的是两个炮兵团的一百多门火炮。

跟在骑兵团后面而来的是一大群跑步过来的士兵，这些士兵两手空空，他们跑到炮兵阵地前开始分工抄炮，有的人将炮弹的引信装好，有的人将已经装好引信的炮弹塞进炮膛内，炮手关闭炮闩闭锁，在指挥官的一声令下拉动了绳索，原来这是29师的山炮炮兵们，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把自己的炮放在了行军路上，空着手跑过来接管这一百多门山炮。

“轰轰轰”

原本应该支援第二道防线的炮火现在却打在了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的阵地上，北洋军第3师和第4师根本没有任何防备，铺天盖地的炮弹从天而降，给这两个师造成了无比巨大的伤亡。

第357章俘虏

“这是怎么回事？王用中这混账在搞什么？他吗的疯了吗？老萧，你快派个人去炮兵阵地上看看，为什么炮弹会落在自己人头上？”陆建章看见自己炮兵团将炮弹砸在己方阵地上给己方造成巨大的伤亡，顿时暴跳如雷，指着一个参谋长萧耀南大声说着。

“好，师长！”萧耀南答应后立即安排一个参谋去炮兵阵地上查看情况。

第三师炮兵团团长原来是吴佩孚，吴佩孚被调去任17师师长之后，王用中这个副团长就提拔起来当任了团长，时间不过才几个月而已。

尽管已经派人去查看情况了，可炮弹却没有立刻停止落在北洋军的阵地上，除了己方的炮弹之外，还有北伐军的炮弹也一股脑地落在北洋军的阵地上，这等于是数百门火炮一起开火，对北洋军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伤亡。

北洋第三师和第四师的堑壕防御阵地主要是针对对面北伐军而修建的，防御的也是北伐军，而对后方却没有什么防御力量，炮弹从后面砸过来对阵地上守军的杀伤力完全不是从正面北伐军打过来的炮弹可以比的。

陆建章看见一枚枚炮弹落在阵地上，不仅有北伐军的，还有己方的，这些炮弹不断的爆炸，自己手下的士兵们一个个被掀翻在地上，还有的人直接被爆炸分尸，许多人被炸得飞上天空成为一块破抹布一般落下。

陆建章双眼通红，急得跳脚：“完了，完了。我的第三师完了，这狗日的王用中。我擦你祖宗十八代啊！”

参谋长萧耀南在旁边幽幽道：“恐怕不只是我们第三师，第四师也完了。后方炮兵阵地肯定时出了什么变故，王用中这个人我还是相信他不会悖逆的，如果不是他出了问题，那就只有一个种可能，炮兵阵地被人给抄了，有人用我们炮来打我们！”

陆建章闻言顿时脸色变得无比惨白，嘴里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北伐军渗透到我们后方的消息啊，前线防备得这么严密，他们不可能通过封锁线深入到我们后方的呀！”

这时刚才出去的参谋跑进来道：“师长。师长，参谋长，不好了，我们的炮兵阵地被北伐军占领了，他们的炮兵正在向我方阵地开炮，而且还有大股北伐军向我们后方冲过来！”

两人闻言同时脸色剧变，萧耀南急道：“怎么会这样？我们的后方全无防备啊，没有任何防御措施，也没有部署兵力。基本上不设防，如果让他们冲过来，我们就全完了！”

陆建章脸色苍白得怕人，他想到了骑兵团。立即道：“快，马上命令骑兵团去拦截他们，将他们冲散！”

可那参谋却道：“师长。太晚了，骑兵团已经被对方的骑兵部队缠住。根本无法分身，李殿荣团长正带着部下奋勇杀敌。只可惜对方的骑兵数量太多，想要分兵拦截对方的步兵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陆建章闻言脑子一懵，身体摇晃了几下就向地上倒去，萧耀南急忙将

他扶住，慌忙道：“师长，这个时候你不能出事啊，否则第三师就真的完了！”

陆建章定了定神，想到了还有一支部队没有动用，立即道：“工兵营呢？快去命令工兵营拦住从后方杀过来的北伐军，为我们做出相应的部署赢得时间！”

“是，师长！”

那参谋走后，又有另外一个参谋拿着一封电报走过来道：“报告师长，司令部来电，说前几日进攻枣庄的北伐军29师这两天突然不见了，司令部估计敌29师很可能会南下攻击我们部身后，让我们立即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陆建章听了报告之后抢过电报纸匆匆看了一遍突然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了几遍后大骂不止：“该死的，司令部里那帮酒囊饭袋，人家都消失两天了，他们现在才发现，晚了，已经晚了，人家都已经捅到了屁股上了！”

萧耀南也心中一片冰凉，作为参谋长，他很清楚现在败已定了，基本上是回天无力，即便是大罗神仙过来都无法挽回败局，前方本身就伤亡惨重，再加上后方被捅，前方将士哪里还有勇气继续抵挡下去，很快就会兵败如山倒。

果然不出所料，当后方传来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时，前方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阵地上的北洋军第三师和第四师官兵就彻底乱了，再也无心抵挡正在进攻的北伐军，有的人丢下枪支就跑，有的直接举起枪支跪在地上投降，有的则扔了枪支在阵地上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更多的士兵是一股脑地成群结队向后方逃跑。

北伐军前线指挥部，军长陈继祖取下望远镜道：“刘师长，朱师长，立即命令21师、23师以班组为战斗单位进行深入穿插突击，以最短的时间瓦解敌军的防御，总司令和总指挥都先后交代过了，这是内战，兄弟相残啊，能抓俘虏尽量抓俘虏，尽量减少杀戮，给国家留一些元气！”

刘之洁和朱熙闻言互相对视一样，然后同时立正敬礼道：“是，军座！”

“等等，解决了北洋军第3师和第4师之后，23师与29师北上进击枣庄，21师挥师东进，攻击炎城北洋军的右翼，到时候24师会进行配合！”

刘之洁道：“是，卑职明白了！”

陆建章指挥部，北洋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唐天喜提着手枪带着一大群士兵来到指挥部气喘吁吁道：“师长，参谋长，外面乱了，全乱了！卑职已经无法约束部众，现在这里已经十分危急，还是让卑职带人护送你们逃出去再说吧？”

陆建章和萧耀南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了无奈和丧气，陆建章摆摆手道：“事已至此，唯有保存有用之身才能继续为大总统效力，走吧！”

“是，来人，护送师长和参谋长离开！”

29师从西北方向打过来了，向北逃离肯定不行，陆建章等人只能向

东北方向逃离，第四师在台儿庄的东面，背后没有受到攻击，乱兵更多，几乎所有的逃兵都向东北方向逃离，在他们准备逃到东北方向的兰陵。

“唐天喜，你有没有看到张鸿魁？”陆建章骑在一匹战马上问道。

唐天喜摇头道：“师长，我没有看见老张，他当时在西面，受到的攻击最猛，我猜他可能陷在那里了！”

“哎！”陆建章叹了一口气，催动战马加快速度向兰陵方向逃去。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大量的马蹄声，地面开始抖动，这是大股骑兵到来的征召。陆建章等人扭头望去，只见后面几里出出现一片黑压压的骑兵，这些骑兵跑动起来掀起一股股巨大的烟尘，直冲云霄。

就在所有人都在愣神当中的时候，一个溃兵首先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声：“啊，北伐军的骑兵团追上来了，快逃命啊！”

成百上千溃兵听见这个声音更加恐惧了顿时丢了步枪和身上所有的累赘之后就撒丫子四散逃匿，在这片平地上到处都是溃兵三五成群奔跑着。

23师骑兵团团长张秉臣挥舞着骑兵刀拍打着马臀，带着身后骑兵们奋力追赶着前面一大片的北洋军溃兵，这时一个通讯员骑马追上他喊道：“团长，师部传来命令，能抓俘虏就尽量抓俘虏，更不能屠杀俘虏，师部要求我们追击的时候要喊‘缴枪不杀’，将北洋军逃兵都收拢起来”。

“知道了！”张秉臣答应一声，马上喊道：“传令兵，将师部的命令传达下去，对于放下武器不再反抗的溃兵不能杀，通知所有人在追击的时候要喊‘缴枪不杀’”。

“是，团座！”

大批大批的溃兵很快被23师骑兵团的人追上，士兵们纷纷大喊：“缴枪不杀！”

溃兵们听到后都将枪支丢在地上，有的还下跪等待处置，骑兵团的士兵开始收拢这些俘虏，将他们集中起来派人押送带回去。

“团长，你看那边，那些人当中好像有北洋军的大官！”一个骑兵指着几百米外还在策马奔驰的一群北洋军对张秉臣喊道。

张秉臣闻言看去，果然发现那群北洋军都骑着马，其中还有好几个穿着北洋军军官服的人，他立即道：“来一些人跟我追上去，抓几条大鱼回去！”

这一追就追了几十里快要追到兰陵的时候终于追上了一群北洋军骑兵，看着这些北洋军被包围后纷纷戒备，张秉臣发现这其中竟然有两个中将，而在台儿庄附近的北洋军中只有陆建章和杨善德是中将军衔。

张秉臣顿时大喜，大笑：“哈哈哈，两位就是陆建章和杨善德吧？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再反抗还有什么用呢？你们以为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可以干得过我手下这么多人？我劝二位下令，让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免得伤了和气！”

陆建章和杨善德两人闻言都知道逃是逃不掉了，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难说，只少只要不激烈反抗，对方应该不会虐待自己这些人，于是摆手让身边士兵们都放下枪投降。

第358章列强干涉

南京，北伐总司令部。

9月3日傍晚，萧震雷接到了前线传来的战报，大喜，连声对秘书小高道："好，东线战场终于打破僵局了，袁世凯一招错，则满盘皆输，给蔡国栋发电，命令各部发起全线进攻，以凶猛的攻势瓦解北洋军防御，告诉他，海军舰队已经护送22师北上，不日即将抵达天津卫，只要22师踏上北方的土地，袁世凯集团必定人心大乱！东路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摧毁北洋军的防线，然后快速北上接应22师！"

小高写下电令内容后立正道："是，总裁！"

小高离开后，程碧瑶又走进来道："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来了！"

萧震雷摆手道："不见不见，你就跟他说我已经去各地视察了，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回来！"

程碧瑶叹道："日置益已经来了很多次了，你这样躲着他也不是办法，如果他将你躲着他的事情传扬出去，对我们也不利，外人还以为我们心虚不敢面对日本！"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着，思索了几分钟，对程碧瑶摆手道："你去让人带来他去三号会客厅！"

"好！"程碧瑶点点头转身走了。

萧震雷很清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来见他是为了什么，肯定又是为了调停的事情，对于南方各省结成联盟并派出联军北伐袁世凯的战争，各国驻华公使都来找过他了，其中德国和美国方面都没有插手的意思，这是因为他与德国和美国方面有着利益往来。而英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公使都先后来找他，希望他和袁世凯坐下来进行谈判。这些洋人们认为双方坐下来谈判不仅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也对列强有利。毕竟这些国家在中国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如果北洋政府战败，让南方政府执掌中国大权，那么对列强国家来说，这笔损失绝对不小，毕竟他们在袁世凯那儿投资了不少，如果袁世凯败了，他们的投资就很可能无法收回。对那些列强驻华公使，萧震雷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打发了他们。他甚至还请动了德国和美国方面出面进行干涉，英法俄等国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干涉被牵制住了，暂时没有来找他的麻烦，可日本人这个日置益却不顾德国和美国的干涉天天跑过来。

这次日置益可能也是得到了北洋军在东线战场溃败的消息才急不可耐地跑过来的，目的无非是要利用自己日本驻华公使的身份阻止北伐军继续向北洋军进攻，从而让北洋军获得喘息之机。

迟早都要与日本人对上的，萧震雷想着既然躲不了，那就直面面对吧，现阶段不能与日本人闹翻。但又不能低声下气，这个尺度有点难以掌握。

对自己的对策思索了一阵之后，萧震雷迈步走出了办公室，向三号会客室走过去。

来到三号会客室。就看见一个穿着西装的光头坐在沙发上喝茶，萧震

雷走过去，日置益看见后也放下茶杯起身迎上。双方握了握手，日置益说道："萧总督。见到您很高兴！"

萧震雷点点头，脸上一副古井不波的模样道："我见到日置益公使也很高兴。请坐！"

"谢谢！"日置益道了一身谢之后坐下，脸色一变："萧总督，本人对贵方安排我们在三号会客厅见面表示抗议，我作为日本国驻华公使，可以全权代表大日本帝国，可贵方却不安排我们在一号会客厅见面，而是安排在三号会客厅，这是对我以及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

萧震雷闻言笑道："日置益先生可能误会了，一号会客室和三号会客室并没有什么差别，为这几个会客室安上号码只是为了方便区分，而且现在一号和二号会客室有工作人员正在做清洁维护，所以我无法在这两个会客室接待你"。

"哦？是这样吗？"日置益有些不相信。

"当然，你认为我有必要对待外国使节进行区别对待吗？"

"那好吧！"日置益从萧震雷脸上看不出什么，只好放弃，端起旁边茶几上茶杯喝了起来。

既然日置益不着急，萧震雷也不着急，两人都端起茶杯喝茶，日置益在喝茶的时候偷偷瞟了萧震雷一眼，发现他完全没有急躁的迹象，四平八稳的，看来比耐性的策略行不通，因此只能开门见山，他放下茶杯道："萧总督，这几个月来你们南方诸省与北洋方面连连发生大仗，不仅给你们国内民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给我大日本帝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建议萧总督和北洋方面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判，这样不仅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有好处，而且对你们双方都有好处！"

萧震雷喝着茶摆手道："日置益先生，你这就不对了，我们南方诸省与北洋集团的战争是我国内部事务，是自家事，是兄弟之争，你们日本插手进来好像管得太宽了一点吧？"

日置益不愧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对于萧震雷充满斥责语气的话语一点也没有生气，他平静道："萧总督，我们大日本帝国当然不想管你们这种所谓兄弟之争的事情，但是你们之间的战争确实对我国在华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总不能让我国在华利益白白受损失吧？"

萧震雷闻言反问："哦？那你们日本在华有哪些利益受损呢？"

日置益没想到萧震雷会这么问，不过还是回答道："当然是贸易上的事情，由于你们双方发生战争，我国在华很多公司的贸易都不得不停下来，以免我国公司的员工什么和财产受到损失！"

萧震雷立即道："这样啊，这好办啊，你们日本的公司不在中国做生意不就行了吗？这样你们就不会受损失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日置益先生不明白吗？您可以回去告诉那些日本公司了。他们完全可以去和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等等其他国家做生意，何必在我国这一棵树上吊死呢？你说是不是？"

日置益闻言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感觉萧震雷说这些话完全有耍无赖的嫌疑了，沉声道："萧总督，怎么说您也是几省总督，怎么能说出这种不

负责任的话呢？我国很多公司在贵国做生意已经很长时间了，凭您这几句话让他们不在贵国做生意，他们就不做生意了？要知道他们在这里是有投资的，如果不和贵国做生意，这些投资不就打了水漂了吗？这个损失谁来负担？所以您的话我不敢苟同！”

萧震雷丝毫不生气，笑道：“日置益先生。做生意有赚有赔嘛，没有哪个生意人一生做生意只赚不赔的，这生意做不下去了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有的是自己傻，还有的是外部不可预测、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例如自然界的变化造成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都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现在我国这种情况是由于政局动荡引发战争，这也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因此贵国在我国做生意的商人赔本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国政府难道还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来决定这仗是不是要继续打下去不成？如此。我国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日置益道：“萧总督这话就说得差远了，我国商人的利益就关系到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国政府是通过向本国商人收税来维持运转的。商人们没有了受益，我国政府哪里来的税收。因此可以说你们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发生的战争对我国的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希望萧总督慎重考虑这一点。如果我国政府的利益受损程度超过我们的承受范围的话，那我大日本帝国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呵，终于说了狠话，要图穷匕见了吗？萧震雷心中冷笑，如果不是老子的布局还没有完成，老子才懒得在这里跟你这小鬼子磨牙。心里这样嘀咕着，萧震雷嘴上说道：“好，日本当局的态度，我已经知道了，我还需要慎重考虑，而且与北洋当局发生战争的事情是我们南方诸省一致同意的，我也要与各省都督进行协商，如果日置益先生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就不送了，如果有了消息，我会派人通知你的！”

日置益当然也知道不可能因为仅仅一次会面就会有好结果，因此起身道：“好的，那我就期待总督的佳音了，告辞！”

等日置益走后，萧震雷在窗前抽着烟思索着，他想到日本人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民族，日置益回去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思索良久，萧震雷走到电话机旁边拿起其中一部电话道：“接内务调查局！”

电话很快接通，里面传来胡为山的声音，萧震雷立即道：“派人盯着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看看他都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情，及时汇报！”

“是，总裁！”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又想了想，拿起另外一部电话道：“让蒋百里到我这里来一趟！”

打完电话后，萧震雷继续站在窗户前抽着烟。不久，蒋百里推门走了进来，萧震雷转身看见当即道：“百里兄，把你叫过来是因为出了一些状况！”

两人坐下后，蒋百里问道：“哦，出了什么状况？”

萧震雷道：“由于看到了北洋军出现了败象的情况，列强各驻华公使

都开始出面调停，要求我们停战坐下来谈判，有些国家忍不住了，如果我们南方掌权，他们在的利益就会受损甚至失去，之前在袁世凯身上的投资也会打水漂，这当然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今天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又找了过来，看他那架势，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你也知道，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怕还无法跟日本抗衡，我刚才考虑了很久，我现在只能跟他们拖着，争取拖两个月，因此我们的军队必须在这两个月之内解决北洋政府，造成既成事实，否则时间拖得再长的话，不仅我们在外交上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很可能引起各国不满，到时候引来群起而攻之，我们就麻烦了，而且时间拖得越久，我们在后勤上的负担越大，所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无法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唯有用军队的战绩来说话，一定要在两个月之内让北洋政府下台！”

蒋方震听了萧震雷的话也感觉到了事情极为棘手，他皱着眉头道：“照你这么说，我们只能从军事角度想办法了，要在列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解决北洋政府，解决袁世凯，让列强的希望落空，只有这样，列强才会重新寻找希望！”

萧震雷点头道：“不错，这就是我要说的，虽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在政治方面受困的情况下，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军事上了，我要你制定一个计划，在两个月之内解决北洋政府的计划，后勤方面也好及时供应上才行！”

蒋方震想了想说道：“如此，我们只能冒险试一试了！”

“冒险，如何冒险？”萧震雷问道。

蒋方震道：“海军舰队已经进入渤海海域了吧？既然如此，唯有命令22师在天津卫登陆之后直扑京城，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京城城下，在北洋当局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拿下京城，据悉，北洋第一师已经调往察哈尔，现在在京师的军队只有两支，其一是姜桂题的毅军，号称有十万人，实际上只有一万多人，也就一个正常的整编师的规模；其二，是由袁世凯的亲卫改编而成的拱卫军，也有一万人左右，据说现在是段芝贵当统领，这两支军队自编成以来都没有经过大仗，以22师装备之精良，训练之有素，将士之勇毅，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完成这次任务！”

萧震雷闻言道：“好，就这么办，向22师发电，命令姚成年率军在天津卫登岸之后迅速解除当地军队的武装，然后控制电话局、电报局，防止消息外泄，以最快的速度扑向京师，击溃拱卫军和毅军，22师手上虽然没有重炮，但是还是有掷弹筒和迫击炮的，如果需要重炮的话，天津机器制造局应该有不少，而且袁世凯从列强手上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因为应该还有一部分存放在天津卫，让他们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

蒋方震道：“既然如此，我马上去安排，希望这次能够成功吧，还要让姚成年带上发报机随时联络才行！”

第359章内忧

萧震雷也知道22师突袭天津卫成功之后肯定是瞒不住的，尽管可以及时控制电话局和电报局，但是各国在天津卫都有租界，各国领事馆都有自己的电报房，有发报机，因此22师控制天津卫之后丝毫不能耽搁，必须在袁世凯得到消息之前赶到京城，这也是萧震雷为什么要强调行动要迅速的原因了。

自从北洋军第3师和第4师在台儿庄溃败之后，冯国璋在山东境内的防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漏洞，之前拆东墙补西墙所带来的恶果现在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整个防线上的大崩溃。

21师向东面北洋军发起进攻，又配合正面的25师和30师从正面和侧翼两个方向冲击北洋军的防线，北洋军两面受敌，军心动荡，无法抵挡，在损失了大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不得不仓惶撤退。

冯国璋在枣庄鼓掌难鸣，不得不率部退守曲阜，另外东面的北洋军三个师的残部退到临沂，但是北伐军25师和30师紧追不舍，追到临沂城下又是一场大战，北洋军再次被击败，三个师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从三万多人只剩下一万多人，这些人已经兵无战心，全线退往曲阜与冯国璋汇合。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冯国璋手上六个师的兵力能够撤退到曲阜的只有雷震天的19师编制还算完整，其他部队的编制都彻底乱了，总兵力加起来不到两万三千人。

蔡国栋当即指挥部队紧紧跟着冯国璋，只留下少量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大部队分两路大军夹击在曲阜的冯国璋部。在而中线战场的北洋军四个师也已经被张孝准打了接连大败亏输。

9月8日，退到冯国璋已经是心惊胆颤。他全然没有想到北伐军的追击速度竟然会这么快，他率部刚刚逃到曲阜。北伐军就分两路大军追击过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部署防御就被北伐军追到了城下。

不得已，冯国璋不得不再次率部向北撤离，这次撤退他的军队丢掉了所有的重武器，几乎已经没有一门火炮了，而且在撤退的路上，大量的士兵开小差做了逃兵，从曲阜撤退的时候还有两万三千人，可当他率部撤退到济南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一万五千人了。

中线战场。连续两次大战之后，北洋军六个师的残部两万多人退守邢台一线，张孝准所部经过连日大战，将士都极为疲惫，为了以后能够继续保持战斗力，不得不让部队在邯郸停止北进，停下来休整。

在西线战场，蔡锷部四个师与曹锟部四个师在临汾一线连战数场，各有胜负。一时间难以分出高下，占据暂时形成了僵局。

然而就在这时，山西都督阎锡山突然宣布易帜，加入南方北伐军阵营。并亲自率一个师南下进攻曹锟部的后背。曹锟闻讯大惊失色，慌忙率军向东撤退，一路撤退到河北境内与中线战场的北洋军残部在邢台汇合。

当萧震雷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忍不住笑道：“这个阎老西。真是会做生意！”

随着阎老西的宣布易帜，山西境内的北洋军势力被清扫一空。萧震雷

当即命令蔡锷立即率部从山西境内北上抄近路向京师逼近。

仗打到这个份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北洋军已经是日落西山了。这个曾经耗费了满清无数钱财的军队即将要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而这个情况也更加让列强开始慌乱起来，日置益来找萧震雷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同时他也开始了在南京四处活动。

这天胡为山来总督府亲自向萧震雷报告：“总裁，这三天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已经连续三天拜会了孙文先生，由于环境的原因，我的人无法靠近，因此无法得知他们的谈话内容。”

萧震雷闻言皱眉道：“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我要知道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

胡为山急忙道：“明白，我会立即着手安排！另外刺宋案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情况出乎我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的幕后人物竟然是他！”

“谁是幕后主使者？”

胡为山没有回答，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材料递过去道：“总裁，您看看这些调查案卷就清楚了！”

萧震雷立即接过案卷查看起来，足足过去一刻钟，他才抬起头来，叹道：“没想到会是他！”

胡为山问道：“总裁，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是向外界公布还是??？”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这件事情让他颇为犹豫，要说通过这件事情足够打击对方的声望，让对方再也无法翻身，可惜他现在不能这么做，思索权衡良久之后，他开口道：“如果现在就将这件事情公布出去的话，那么我们南方各省联盟势必会立刻解散，北伐也会被迫中止，而现在正是解决袁世凯的关键时期，我们也许只有这一次机会了，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北伐中途夭折，不能让袁世凯喘过气来，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打得他无法翻身，将这件案件的所有卷宗和证据封存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翻看，还有将此案一切相关的证人另外单独关押，严加看守，没有你的亲笔手令任何人不准探视，出了任何问题，你得负全责。”

胡为山神情一凛，立正道：“是，总裁，我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

刺宋案的正幕后指使者的真实身份让萧震雷颇为吃惊，他没有想到会是那个人主使的，那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真的一点也猜不出来，尽管由于宋教仁的死可以让那个人获得最大的好处，但是对整个民党而来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胡为山过来总督府汇报的第二天，萧震雷正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程碧瑶走进来道：“孙先生来了！”

“哦？”萧震雷站起来，想了想说道：“去会客厅吧！”

“好！”程碧瑶说完走了。

萧震雷在办公室里来回度着步子。一般抽着烟一边思索着孙文的来意，是为了铁路的事情而来的？还是因为其他事情。想了几分钟没有什么头绪。一根烟抽完之后，他掐灭烟头走出了办公室。

来到会客厅后将程碧瑶正和孙文说着话，萧震雷快步走过去伸出手笑

道："孙先生真是稀客，欢迎欢迎啊！"

孙文起身与萧震雷握手笑道："你的工作繁忙，本不该过来打扰你，不过我不来不行啊！"

萧震雷伸手请孙文坐下道："哦？是不是修筑铁路的事情出了什么状况？"

孙文道摇头道："那倒不是，铁路的修筑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这次来找你是有其他的事情！"

萧震雷连忙道："请孙先生指示！"

孙文笑道："指示不敢当，是这样的。这段时间社会各界很多代表过来找我，说因为北伐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灾难，特别是在战争区域，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且因为战争，各地很多百姓都遭了无妄之灾，许多百姓冤死在战火之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交战区域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止，民间物价高涨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当然了，不止是社会各界的代表。还有我们民党、立宪人士和其他政治势力的代表都过来向我表达希望尽快停战谈判，让战争停止下来，也为国家保留一些元气。再这么打下去，受损失的是整个国家。如果此时有外敌入侵，我国拿什么来抵挡呢？

除了这些之外。各国驻华公使也先后亲自或派代表来找我，向我施加压力，希望我们民党尽快促成南北停止谈判！"

萧震雷听了之后想了想说道："孙先生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清楚，战争也确实给社会和民众们造成了一定的创伤，这是无法避免的，当初发动北伐战争的时候，孙先生您和民党诸位同仁都是立主要通过武力解决的，毕竟通过法律解决已经没有可能，唯有通过武力解决才能让国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当初我们也都达成共识，我们的本意并不想开创以地方对抗中枢这种先例，毕竟开了这个头，以后很可能就会有人效仿，但是不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民主之日变得遥遥无期，全国都会处在袁世凯的独裁、封建统治之下，战争带来创伤只是暂时的，这一点痛苦我们必须要承受，如果我们向袁世凯妥协，那么接下来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国家将永无宁日！"

孙文听了萧震雷的话，叹道："你说的情况我也想过，可是如今我们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而且还有外国势力插手，一旦让外国势力卷进来，后果将变得不堪设想！"

萧震雷听了眉头皱得老高，思索了一阵之后说道："好吧，孙先生，我答应您会谨慎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你也知道我虽然是铁血党总裁，但是我们党内是很民主的，并非什么事情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还需要跟党内高层商量，特别是军队将领的思想工作要做通，否则闹出什么乱子来就追悔莫及了，另外战争不可能立刻停下来，您也知道，现在北洋军已经出现颓势，这样吧，您再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在两个月之内我不能解决袁世凯的北洋集团，那我就同意停战谈判！"

两个月？两个月之内想解决袁世凯？这有点不太可能吧？尽管北洋军

现在被压着打，但是袁世凯手下可是还有着不少力量的，而且东北军还没有动弹，如果东北军入关，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孙文权衡了一阵答应道：“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如果两个月之内不能解决北洋集团，那么就停止谈判！”

第360章虚晃一枪

与孙文的谈话结束后，萧震雷颇感压力巨大，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必须要解决北洋集团的问题，时间非常紧迫。

萧震雷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麻烦又找上门来了。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再次找来上门来，也许这家伙在孙文那里没有达到目的，这才回过头来找正主吧？

直到这个时候，无论是国内民间、社会各界，还是国外列强们都已经意识到，南方政权的真正掌舵人已经变成了萧震雷，而这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已经开始影响和决定华夏未来的命运。

萧震雷对日置益这么频繁地找上门来颇为反感和恼火，但是又不能不见此人，躲是躲不掉的，日本已经不是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了，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已经是十足的列强国家之一，在军备实力上，现在除了英国、德国、日本之外，只怕没有其他国家比它强。

与日置益的会面仍然是在三号会客室，日置益已经懒得在这个问题上与萧震雷纠缠了，两人见面后，他直接进入主题："萧总督，前几天我过来说的希望你们南北双方停战谈判的事情，不知道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萧震雷道："哎呀，日置益公使先生，你这催得也太急了，这么点时间能干什么？你看看，这件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南方的势力不仅有我这边，还有民党，还有立宪人士。更有无政治组织的掌权人士，要与这么多人进行沟通。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不是我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的。如果我一句话就能决定，我就不是总督而是皇帝了！"

来之前日置益早就有被推脱或被拖延时间的思想准备，现在一看萧震雷这个样子就知道萧震雷又准备拖延时间，他实在是没有时间跟萧震雷玩捉迷藏的游戏，现在北洋那边的情况非常危险，尽管袁世凯手里还有不少军事力量，可那些军事力量大多部署在察哈尔、绥远、热河、东北等地，那些地方同样需要驻守，不可能将全部兵力抽调南下。即便可以抽调一些南下与北伐军作战，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掉进关内的，而现在北伐军已经杀到了河北中部和山东北部，这距离京师已经非常近了，北洋军打到现在精锐尽失，剩下的都是新组建不久的军队，在战斗力上与原北洋六镇相差太远，原北洋六镇都无法抵挡萧震雷的军队，就更别说这些新组建的军队了。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下去。只怕袁世凯还顶不了两个月，日本人可是在袁世凯的身上下了大注的，如果袁世凯战败下台，日本亏本就亏大发了。无论如何要逼迫萧震雷下令停战谈判。

想到这里，日置益说道："萧总督，你的难处我是理解的。但是你不理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难处，现在我国在华的生意人已经向我国政府控诉了。他们不愿意交税，说中国的战争不仅没有让他们赚到钱。而且还让他们血本无归，我国政府因为这些人不交税而损失了大量的税收，因此内阁发来电报让我转告阁下，大日本帝国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要么总督阁下答应下令停战谈判，要么大日本帝国就只能宣布武力介入中国的战争，维护大日本帝国在华利益！"

萧震雷闻言气愤难当，脸色顿时变得铁青，额头上青筋暴起，盯着日置益沉声道：“日置益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日置益的语气十分平静，这不愧是一个外交工作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道：“总督阁下，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在代表我国政府表明我国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至于您怎么理解，就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

萧震雷没有出身，而是死死地盯着日置益，几分钟以后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日置益先生果然是一个人才，实际上我并不惧怕威胁，只是我十分好奇，你们日本人怎么就那么喜欢支持袁世凯？他能给你们日本什么好处？你要知道袁世凯已经老了，他活不了几年了，如果他几年后突然死掉，你们日本在他身上的下注岂不是打了水漂？你们日本当局难道就没考虑过与我合作？”

前面几个问题，日置益当然知道原因，倒是后面萧震雷说到袁世凯的年龄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后一句话更是将他雷得不轻，日本与萧震雷合作？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现在萧震雷突然提出来，将他雷住的同时，也让他开始思考这个可能性，对啊，日本不能总在袁世凯这颗树上吊死吧？以前日本支持袁世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袁世凯在中国最有实力，孙文虽然有着很高的声望，但没有兵权，话语权无法左右政局，但是现在不同了，有能力左右政局的不止是袁世凯了，新崛起的萧震雷同样具备这个能力，日本不能把宝压在一个人身上！

日置益诧异道：“萧总督，你刚才是问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什么没有考虑与你合作？”

“是的，您的耳朵没有任何问题！”

日置益皱眉道：“可是你本人不是一直敌视我大日本帝国吗？”

萧震雷闻言十分的愕然，道：“日置益先生，你怎么会这么看我？或者说你们整个日本政府对我的看法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你们这一届日本内阁所有人都不是合格的政客，你认为我会让个人的好恶来影响对国家大事的决策吗？再说了，对中国造成国伤害的也不止日本一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等这些国家都对中国造成过伤害，按照你的逻辑，我应该对这些国家都有敌意才对啊，但是你也知道我和德国以及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有着很良好的合作往来，我甚至还派留学生去德国和美国留学！”

日置益一想，可不是吗？看来我对萧震雷的看法和研究还不够深入，这绝对不是一个仅凭个人喜好就决定国家大事的人，这个人非常理智，不会让个人情绪影响判断和决策，这种虽然可怕，但是也好控制，有的时候十分情绪化的人反而不好控制。

想到这里，日置益的心就乱了，萧震雷的提议充满着极大诱?惑，日本跟萧震雷合作？现在想想这种可能性还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袁世凯是个老狐狸，日本跟支持这个人还要防止他得势后被他一脚踢开，可萧震雷是个新崛起的人，这个人很年轻，应该比袁世凯这头老狐狸好糊弄一些，日置益越想越认为日本支持萧震雷的华东都督府、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是

可行的。

“好吧，那么萧总督，日本为什么要支持你、跟你合作呢？”

萧震雷笑道：“你看啊，我可以列举出多条理由。第一，我年轻，我的铁血党和华东总督府是一股新兴势力，我们的背景十分干净；第二，在南方势力中，我的华东总督府的势力最大，兵力最多，政权最为稳固，我们铁血党党员很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第三，我们华东总督府正在大力进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急需要大笔资金，我想你们日本商人肯定愿意参与进来。第四，中国和日本都是黄种人国家，占据着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数量，可我们黄种人却一直受到白种人的压榨和欺负，难道中国和日本就不能结成战略同盟，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局面，一起来对抗白人？”

这些话直接将日置益给砸晕了，他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可萧震雷说的第四条理由却让他认为十分可行，而且开始不由自主的向这个方向去想、去思考。

日置益晕乎乎的走后，坐在旁边做记录的程碧瑶担心的问道：“难道你真的要跟日本结成什么所谓的战略同盟，实现什么大东亚共荣的局面？要知道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如果跟日本结盟，我们绝对是处于下风，而且日本人会想方设法加强对我们的控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我们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土地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说道：“你以为我真这么傻呀？我这只不过是拖延时间、虚晃一枪，让日本人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无暇来管我和袁世凯的闲事，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重视日本吗？其他列强，包裹沙俄在内现在都没有精力管我国的事务，他们或多或少都被其他国家牵制，第二次巴尔干战场虽然已经结束了，可利益分配并不均匀，更大的祸端已经埋下了，只等爆发的那一天，现在各国都在暗地里做着大仗的准备，除了日本之外，日本在东亚无人牵制，沙俄现在的精力都放在了欧洲，如果日本人要对我国动武，没有人能够阻止！”

程碧瑶道：“那美国呢？美国不是一直在牵制日本吗？”

“美国距离这里有多远？如果日本出兵我国，美国真的能下定决心与日本对着干吗？要知道现在美国的舰队比起日本来还差得太远呢！”

第361章登陆

在回去的路上，坐在后座上的日置益问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秘书小野：“小野，刚才你也听到了，你认为萧震雷的提议怎么样？”

小野回过头欠身道：“阁下，小野不知，还请大人自行定夺！”

日置益闻言闭上了眼睛，萧震雷的话在脑海中不断的萦绕，大东亚共荣，大东亚共荣？这个设想太有诱?惑力了，如果中国和日本合作，达成战略同盟，日本就可以利用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和丰富的资源，只是这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当主导？当然肯定是日本，日本国力强盛，而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但国力衰弱。

回到下榻处，日置益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他想来想去，决定还是给国内发过去一封电报，认为日本不能将所有希望都放在袁世凯一人身上，还应该关注萧震雷，同时可以适当的支持萧震雷，与萧震雷达成一定的协议，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萧震雷取得最后的话语权，日本都是赢家。

电报发出去之后，日置益又开始动笔书写他在萧震雷提议的大东亚共荣这个设想上的看法，而且他在书写的过程中自行完善着这个设想上的不足之处，而且还利用空闲时间做深入的调查，以便为这个设想寻找支撑点。

就在日置益不在催促萧震雷停战谈判这段时间里，战争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9月12日深夜，在海军舰队的护送下，乘坐几艘数千吨货轮的22师抵达天津卫近海海域。由于此时北洋当局已经没有了海军，因此22师决定直接在天津卫码头实施登陆。

一艘货轮上。姚成年站在船舷上看着对面的天津卫码头，参谋长走过来道：“师座。将士们都吃饱喝足了，一个个都神采奕奕，就是连续战斗两天两夜都没有问题！”

“好！”姚成年闻言掏出怀表看了看，收起怀表道：“传令下去，给将士们半个钟头的休息和准备时间，半个小时后实施登陆，联系萨将军，希望海军舰炮掩护我们登陆！”

“好！”

半个小时过后，随着姚成年一声令下。数艘满载着士兵和武器弹药的货轮向码头靠近，黑夜中这些庞大大物没有引起码头上任何人的注意。

但是随着几艘货轮距离码头越来越近，货轮上的发动机轰鸣声传扬到码头上，立刻引起了码头上动静，不少码头巡逻队员跑出来查看动静。

“曹头，这是哪里来的船啊？这么晚来靠岸不怕出事么？”一个歪戴着大盖帽的二十多岁汉子问着前面身材矮壮的曹队长。

曹队长扭过头来骂道：“我他吗怎么知道？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说不定这些货轮下货需要苦力，待会去叫一些苦力过来还可以赚上一笔呢！”

外盖帽闻言立即堆起笑脸拍马屁道：“还是队长英明啊！”

一艘货轮向码头靠过来，当码头巡逻队的人看见货轮上站满了秘密麻麻、整整齐齐、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时。巡逻队每个人都吓得脸色惨白。

“曹头，这这这，是哪里来的军队？难不成是来攻打天津卫的？”

曹队长全身上下都冒起了冷汗，“别慌。都别慌，看看情况再说，谁都别乱跑。这时候谁跑谁死！”

众巡逻队的队员们一想，可不是吗？货轮都要靠岸了。距离这么近，虽然看不清相貌。可货轮上的士兵完全可以开枪射杀码头上的任何人！

货轮靠岸前，师长姚成年发布了命令：“警卫营上岸控制码头，将码头上所有人控制住，从他们当中找向导，分别派人去控制电话局、电报局、府衙、巡警局，切断城内所有电话线路，不许任何人向外界发报，将巡警局所有人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三个步兵团迅速向20师驻地靠拢，将他们团团包围，强行将他们缴械，如有反抗，格杀勿论，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所有任务！”

第一艘货轮靠岸了，警卫营率先冲上了码头，码头上所有人看见从货轮上端着步枪冲下来的22师官兵们后，全都识趣了丢掉了手上的警棍和枪支，将双手举了起来。

“啊，军爷，饶命，饶命啊，我们只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曹队长看见一些士兵端着步枪凶神恶煞地冲过来，吓得连忙举手大叫。

这群士兵只是围住了曹队长等人，这时一个年轻的军官穿着整齐的军官服，脚下踩着马靴，武装带系在腰间，上面挂着手枪套，大踏步走过来，模样颇为英武。

“各位，不用害怕，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我们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们想跑，那换来的后果就是吃枪子了！”年轻军官用鹰一样的眼神扫视了曹队长几人一样说道。

曹队长也是个机灵人，连忙颤颤惊惊道：“是是是，这位军爷说是，我们绝不跑，绝不跑，军爷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小的人必定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这倒不用！”年轻军官道：“你们都是本地人吧？对天津卫的大街小巷都熟悉吗？”

“熟啊，太熟了！长官有何吩咐？”

青年军官很满意，点了点头，扭头看见警卫营差不对已经全部上岸了，立即对曹队长几人道：“我们要去电话局、电报局、府衙、巡警局，需要你们带路，如果有近路就带我们走近路，干得好有赏钱，如果故意带错路，那就是死！”

“是是是，我们一定带好路！”

随着青年军官一声令下，警卫营分成几个部分，电话局、电报局这两个地方被分别派去了一个排的兵力，府衙、巡警局这类有武装力量的地方分别被派去两个排。警卫营其他部队驻防在码头，码头已经作为22师临时指挥部。其后上岸的是骑兵团，骑兵团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分成几个部分去控制整个城池通往外界的交通路口。

登陆之后22师直接刚开始了行动。迅速解除了城内巡警署内的武装，并且将驻守在城内的北洋20师驻地团团包围，这次突然袭击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不仅北洋当局没有任何察觉，而且北洋20师也没有做任何

防备。

码头临时指挥部。

师长姚成年和参谋长邓家铭走到临时指挥部旁边的空地上，几个文职军官正在摆弄着一台机器，其中一个军官将一根有插座的电线接过来，另一个军官将机器上一个插头插在插座上。

姚成年问道：“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以开始了吗？”

听见声音，刚才还在摆弄机器的几个文职军官都立正敬礼。其中一个军官道：“报告师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了！”

姚成年当即摆手道：“那就开始了，不能再拖了，估计现在租界内领事馆内的洋人们都听到了动静，让他们把电报发出去就麻烦了！”

“是！”那军官答应一声，就弯腰伸手将机器上一个按钮按下去，然后站起来道：“报告师长，可以了！”

参谋长邓家铭好奇道：“老姚这是什么玩意。你跟我还要保密？”

姚成年连忙道：“不不不，怎么可能？我也是刚才才知道有这种机器，这是一台电波信号干扰器，这玩意启动之后。我们所在这片区域的发报机就发不出去电波信号，也收不到从别处发来的电报！”

邓家铭听了大吃一惊：“啊，这玩意这么神奇？哪来的？”

“谁知道。估计是研究员那些怪物搞出来的吧！”

邓家铭有些不太相信，“这按钮按下去之后。租界内那些洋人的发报机就不能把信号发出去了？不可能吧？”

刚才那个文职军官道：“参谋长，这一点您可以放心。这机器被研究出来之后，可是经过很多次试验的！”

这时一个军官跑过来立正敬礼道：“报告师长、参谋长，步兵一、二、三团全部上岸集合完毕，请指示！”

姚成年还了军礼道：“警卫营已经给你们安排了向导，按照原计划行动！”

“是，保证完成任务！”军官再次敬礼后转身离去，两分钟之后，整齐的跑步声传来，没过多久，三个团的步兵七八千人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几人回到临时指挥部，姚成年对参谋长邓家铭说道：“老邓，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等解决了20师之后，我们就将辎重部队所有的骡马集中起来，估计有两千多接近三千匹骡马，按照每个士兵一匹骡马，可以送一个步兵团过去，连同骑兵团一起，让步兵一团和骑兵团连夜出发向京师方向开进，从这里到京师有二百多里，如果骑马的话，明天天亮之前可以赶到，趁着京师城门打开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夺城门！我们这里留下足够部队驻防之后也连夜尽数向京师方向开进，争取以最快的的速度赶过去支援骑兵团和步兵一团，辎重部队在城内外征集到足够的马匹和马车之后再运载辎重过去，你看呢？”

邓家铭想了想问道：“情报官，廊坊有没有北洋军驻防？”

情报官立即到：“报告长官，根据军情部门传来的消息，发现驻防廊坊的只有一个营，还是从前清时期改编过来的，据调查是武卫左军的一个营！”

“武卫左军不是姜桂题的毅军吗？那就没问题了！”邓家铭点点头，对姚成年道：“那好，师长，就按照你的部署进行吧，另外我建议由炮兵团留下驻防天津卫，反正他们没有携带火炮过来，战斗力比其他部队要低一些，留在这里驻防最好，如果有北洋军从南边打过来，他们可以就地利用天津机器制造局内的火炮！”

姚成年想了想加了一句：“让警卫营留下一个连帮助炮兵团驻防！”

四十分钟之后，临时指挥部里电话响了，一个通讯参谋走过去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就捂住话筒道：“师长，一二三团已经将20师三个驻地分别团团围困，但是对方拒不投降，而且还正在组织防御，郝副师长询问是否开火攻击？”

“等等！”参谋长邓家铭抬手出身阻止，对姚成年道：“师长，20师是从新军20镇改编而成的，资历很深，训练时间也很长，师长吴光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据说还跟蒋总参谋长、中路军张司令和蔡锷是同期同学，这支部队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如果打起来，我们只怕短时间之内不能解决战斗，耽误了北上京师的时间才是最麻烦的，最好还是想办法兵不刃血地解除他们的武装！”

姚成年苦笑道：“你说得倒轻巧，我可没这个本事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而且据我所知，吴光新还是段祺瑞的妻弟，想说服他放下武器？难！”

邓家铭想了想说道：“我跟吴光新是同乡，让我去试试？如果不行的话，你再下令开火！”

姚成年一把抓住他：“你疯了，如果你进去了，吴光新还会放你出来吗？”

“你也太小看别人吧？我相信吴光新不会用这种手段自保的，每一个军人都有他自己心里的骄傲，至少我是这样，我相信他也一样！”

姚成年一想现在除了强行进攻和派人去劝降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答应让邓家铭去试试，为了以防万一，他还给邓家铭安排了四个警卫随行保护他的安全，邓家铭没办法拒绝，只能同意。

也不知道邓家铭与吴光新谈了什么内容，一个小时以后，邓家铭和吴光新一起从20师师部里走了出来，吴光新与姚成年见了面，两人一番寒暄，随后吴光新下令20师所有人放下武器在驻地操场集合，随后22师派出士兵将武器弹药全部搬走。

这也是吴光新和姚成年商量好的，吴光新作为段祺瑞的妻弟，他总不能带着部队去打自己的姐夫，但是全师携带武器装备继续留在天津卫又会让姚成年不放心，因此吴光新只能选择这个办法，让姚成年派人将20师的武器全部搜走，如此一来他的20师就算是被全部缴械了，日后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怪他。

第362章突袭京师

天津卫被22师占领之后，租界内各国使馆很快都得到了消息，领事们纷纷用电报机向外界发报，但是电报发出去之后却没有任何回应，这件事情颇为蹊跷，领事们担心出了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各国领事馆立即派人出去，准备去附近的城市发报，但是却发现租界被北伐军戒严了，从租界出入华界的街口和道路被全线封锁，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各国领事只能呆在租界内急得跳脚却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戒严的那些大头兵根本就不理会他们是什么人，没有上面的命令，他们不会让任何一个洋人从租界出来。

消息被彻底封锁了，深夜11点左右，20师吴光新部被缴械，全体官兵都被关在三个驻地不能外出，姚成年分别派了三个连的兵力看守，然后命令骑兵团先行前往京师，步兵一团的士兵每人骑着一匹骡马紧随其后，再接着是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在后面步行跟上，连夜出发，留下一个警卫连协助炮兵团驻防天津卫，辎重部队连夜在城内外收集马匹和马车为前方大部队运送辎重。

由于此次突袭京师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师长姚成年亲自带骑兵团和步兵一团前往，留下参谋长邓家铭率师部和其他部队跟着后面。

凌晨一点半，骑兵团先头部队抵达廊坊，在廊坊外围找到一个向导带路，很顺利了突袭了驻防在廊坊的毅军一个营，姚成年下令在廊坊休息半个小时，等待后面的步兵一团。由于步兵中绝大对数人都没有骑过马，初次骑马根本就不会。为了防止跌落下马，只能用绳子将自己绑在马背上。由前面的骑马的人牵着缰绳行走，最前面的人安排骑兵团的作为先导，如此就不马匹到处乱跑了。

不久，步兵一团的一些主要军官先后赶到，姚成年立即召集几个人开会商议突袭京师之计划，摊开地图，提着油灯照亮，他指着地图上说道："根据情报显示，现在京师内外和周边地区只有两支部队。第一是袁世凯的拱卫军，这支部队是由前清禁卫军和袁世凯的宿卫部队混合改编而成，驻防在京师城内，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武卫左军，前些日子又改回了原来的名字，毅军！毅军驻扎在京师周围，但主力却在通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同时进行两步：

第一，夺取城门。步兵一团杀进城内解除拱卫军的武装，控制京师各处重要部门，特别是首先要控制袁世凯的总统府和皇宫，绝不能让袁世凯和溥仪跑了！

第二。由骑兵团突袭驻扎在通州的毅军主力，我相信姜桂题肯定不在驻地而在京城内，姜桂题不在通州的话。解决毅军比较容易一些，毕竟群龙无首嘛。只要我们进攻速度快，让他们来不及反应就完全可以拿下他们。

解决掉毅军的武装之后。收缴他们的武器，派一部分兵力严加看守，特别是那种刺头，抓住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让他们闹起来，解决毅军之

后，骑兵团留下一部分看守毅军俘虏，另外一部分迅速赶到京师支援步兵一团。

现在是凌晨两点，骑兵团迅速出发，抵达之后不要犹豫，立即突袭毅军主力驻地，而且事先要派人守住各个路口，防止有人逃走后走漏消息，骑兵团得手之后立即分出一部分人快速前去支援步兵一团。

步兵一团估计赶到京师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根据情报显示，这段时间京师的各大城门是在早上六点钟开启，步兵一团如果早到，就在附近找地方休息，等到城门快开启的时候做好准备。夺取城门的事情有专门的人去做，这一点诸位不用担心。

夺取城门之外，师部直属侦察营负责总统府和皇宫，步兵一团负责解决拱卫军，要以最快的速度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不能缴械，那就强行击溃或歼灭，关键时候绝不能仁慈，该开火的时候就要开火！提醒一点，开火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不能损坏古建筑和文物，例如皇宫这类的建筑，严禁任何军官和士兵在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顺手牵羊拿走里面的文物，一经发现，严惩不怠，都清楚了吗？”

“是，师座！”所有军官都站起来。

“出发！”

步兵一团和侦察营赶到京师的时候是四点四十分，快要到五点，此时天还没有亮，估计骑兵团已经对通州的毅军主力驻地动手了。

姚成年先让部队在城外的树林休息，让突袭城门的一个排的士兵做好准备，这个排的士兵全部换上商队伙计的衣服，在附近找来十几辆板车，用骡马拉着，板车上堆起一些麻袋，里面胡乱装了一些破旧的衣裳，重量很轻，另外还将几挺轻机枪塞进里面，这个排的士兵每个人的腰间都插着两支军用制式手枪，主要是因为它体积小，又装弹量大。

当夺取城门的部队做好准备之后，姚成年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五点多了，再做半个小时城门就会打开，他立即召集军官们最最后的部署：“化装成商队的这个排抵达城门之后揪准机会抢夺城门，只要有枪响，骑兵连就迅速出动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扩大战果和彻底控制城门，随后步兵行动，冲入城内按照事先的部署行事，各位都清楚了吗？”

“都清楚了，师座！”众军官一起答应。

姚成年再次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好，时间差不多了，行动！”

此时天色已经麻麻亮，一支商队慢慢向永定门外走过来，城楼上站岗的一个士兵嘴里嘀咕道：“吗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就有商队进城？”

旁边一个士兵打着哈欠道：“说不定人家想早点进城把货卖了呢？你管那么多干嘛？马上要交班了，等会是回去躺尸还是去喝两盅？”

“大清早的喝酒？算了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城门官是一个排长，踩着马靴走上城墙来到城门楼子上，两个士兵看见后立正敬礼：“排长！”

排长点了点头，看见城外来了一支商队，说道：“这支商队人数不少啊，有三四十人，嗯，时间差不多了，那谁，去通知一班打开城门，开始收税了！”

“是，排长！”

此时城外从四面八方走来不少人，连那支商队一共来了五六十人，而城内也来了上百人准备出城，这些人都在等着城门打开各自去讨生活。

“咯吱——”刺耳的声音传出老袁，老旧的城门被人从里面拉开了，十几个北洋军士兵从城门内分成左右两列走出来站在城门口两侧，四个个士兵抬着一根长长的木质拒马走出来拦在城门前中间位置将道路分成两个部分，右边进，左边出。

商队最先赶到，当然是先进城，化装成商队老板的排长挥挥手让后面的人赶着板车跟着他，走到城门口，城门值班的班长便走过来拦下，“停下，过来交税！”

“好的好的，老总，马上来！”排长答应一声向身后的士兵们打了一个眼色，化装的士兵们纷纷从腰后抽出手枪向站岗的北洋军士兵射击。

“动手！”排长掏出两支手枪大喝一声，向前面的排长连开两枪，“砰砰！”

排长动手之后，身后的士兵们纷纷开枪，还有几个士兵从板车上的麻袋下取出轻机枪向站岗的北洋军士兵扫射，几秒钟的时间，站岗的北洋军一个班士兵就被解决掉。

此时想要出城和进城的老百姓们早就吓得惊叫着四散逃窜，城门口除了那些北洋军躺了一地的尸体已经空荡荡的一片，排长见解决了这些人，立即用拿着手枪的右手一挥：“跟我冲进去解决了其他城门士兵，机枪在后面支援！”

“是！”

刚刚冲出城门洞口，就看见两队北洋军从两侧跑过来，士兵们都端着步枪，排长当即喊道：“一班对付左边，二班对付右边，三班支援，机枪火力掩护！”

“砰，砰，砰”。

“砰砰砰”

“哒哒哒哒”

手枪、步枪、机枪的开火声交织在一起，整个京城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破了黎明前的平静，整个城市沸腾起来。

经过几分钟的交战，守城门的北洋军一个排很快被消灭，主要是突袭的这个排火力太猛，制式手枪可以连续开枪，还有轻机枪这种强大的火力支援，北洋军这个排还没抵挡一分钟就奔溃了，但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走。

城外树林里的姚成年听到枪声响起之后，立即喊道：“骑兵连出击，彻底控制城门！，侦察营出击，步兵一团跟上！”

枪声在城门口响起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京师内才从沸腾状态又平静下来，一个上午的时间，不仅通州的毅军被全部解决，京师城内袁世凯的拱卫军也被全部击溃。

中午十二点左右，在南京的萧震雷接到了姚成年从京师发来的突袭京师成功的电报，兴奋得大喜过望：“好，好，太好了！”

冷静下来之后，萧震雷立即对程碧瑶道：“马上给姚成年回电，让他

收拢城内的拱卫军和毅军降兵，要控制好这两支部队，要让他们为我所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给这两支军队中的一些军官一些好处，官职、钱财都不是问题！”

第363章张勋复辟

北伐军登陆天津卫，并且在一天之内突袭京师成功的消息一经传扬开来，顿时天下震动，被围困在济南的冯国璋部和与北伐军中路军在邢台一线对峙的曹锟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以后，曹锟部和冯国璋部和各地北洋军势力立即变得人心惶惶，所有人都知道北洋完了！

萧震雷在22师全线控制京师的第二天命令西路军蔡锷部火速从山西北部向京师进发，支援在京师的22师，原本京师有22师和已经被收编的毅军、拱卫军残部，但是萧震雷还是不太放心，那些投降的毅军和拱卫军残部不能让萧震雷完全放心，22师毕竟要控制两个城市，兵力太过分散，一旦发生什么变故，都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能够及时增援。

自22师突袭京师成功之后，南京方面发布消息，已经控制京师和天津卫，并且抓获了袁世凯以及一干北洋党羽，前清退位帝溥仪安全，北伐军并未限制其人身自由。消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被传遍四海，各地的北洋军和北洋军所属势力范围的军队都停止了行动，袁世凯的被俘让这些军队的将领都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这不仅是为了袁世凯的安全，更多的北洋军将领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思量，毕竟现在这个局势，傻子都知道北洋完了，华东军十有八有要取代北洋掌控中国的政局。可在这个时候偏偏有人脑子发热，干出了一件十分令人费解的事情。

9月15日这一天，秘书小高向萧震雷报告：“总裁。军情局转来一封紧急情报，两个小时前。驻防在保定的武卫前军正火速向京师方向开进！”

萧震雷闻言一惊，“武卫前军是谁的部队？”

小高道：“是张勋的部队。为了表示仍效忠清室，张勋禁止其部卒剪去发辫，人称其为‘辫帅’，所部被称为辫子军！”

听小高这么一介绍，萧震雷想起来了，张勋这个人在原来的历史上的名声可不小，在历史上的二次革命时奉袁世凯命，率部往南京镇压讨袁军，纵兵抢掠。屠杀民众数千人。旋被袁世凯授为将军府定武上将军，任江苏督军，调往徐州，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1915年，拥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公爵，但内心仍一意维护清廷。袁世凯去世后，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任安徽督军，扩充至十三省同盟。拼凑实力，积极策划清室复辟。张勋复辟后，很快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张勋于是被通缉，继而逃到天津德租界地区。不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对洪宪祸首和辫帅复辟案犯均一律实行特赦。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恢复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被张勋拒绝。后来，徐世昌甚至还请他出任全国林业督办，他依然无动于衷。他在天津的松寿里闲居，一日，有一位客人劝他要识时务，该剪掉辫子了。张勋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京剧念白：“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张勋逝世后，政界闻人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祭文、哀诗和挽联不计其数，或敌或友，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几乎都

对其大加赞美，原因无他，只因他的忠心，不管他是死忠也好，愚忠也罢，总之他对清廷的忠心是很多满清皇族都无法相比的，在当时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忠心可谓是稀有的东西，所以不管他生前做过什么，死后仍然得到无数赞誉。

张勋的乡土情结十分严重，也许许多大人物都有着极为矛盾的心里，这位张勋大人也不例外，他在镇压二次革命时纵兵劫掠，屠杀数千人，却对家乡人极好，他在发迹后，惦念家乡父老，凡老家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都包管。民国时期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用一切花费全由张勋包下。他捐款在北平建立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民国初期诸多后来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们都曾得到过他的资助，他另外在奉新还用粮款救济当地灾民和孤儿寡妇。

想起张勋在前世历史上的所做作为，萧震雷不由有些头疼，这个张勋对清廷的忠心简直无法形容，这人率兵北上向京师方向开进，不用问，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果然，萧震雷又听秘书小高说道：“张勋手下的辫子军有一万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师的规模，士兵和军官除了留着辫子之外，与其他北洋军没有什么区别，此次他率兵北上打着‘保护清帝’的幌子，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目的！”

萧震雷知道这张勋此时只怕是真的上京保护皇帝去的，如果可能，此人还会发动复辟，毕竟现在还有着不少清廷的遗老遗少，不少人还掌握着兵权呢！

萧震雷立即走到墙壁边拉开帘子，看向墙上的大地图，保定距离京师并不远，不到两百公里，如果行军速度快的话，几天之内就可以抵达，但是现在京师周围只有22师、拱卫军、毅军残部，思索片刻之后，萧震雷道：“命令：第一，给22师发电，命参谋长邓家铭率22师镇守京师，命师长姚成年率拱卫军和毅军残部南下迎战张勋的辫子军，命令天津卫的留守炮兵部队立即派人给姚成年送去火炮和弹药。

第二，命蔡锷部加快行军速度，7日之内进入京师周围地界，阻挡察哈尔、绥远等地军队南下。

第三，给蔡国栋下令，命21师绕过济南，迅速北上支援22师。

第四，分别给蔡国栋和徐绍桢发电，让他们派人给冯国璋和曹锟传话，限令这两人三日之内率部出城无条件投降，否则三日之后展开全线进攻，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

小高记录完毕之后立正敬礼转身离开了。

让萧震雷意外的事，自从22师成功突袭京师并且进行控制之后，列强驻华公使们都集体保持沉默了，就连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这几天都没有找上门来，这让他有点不放心，他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内务调查局局长胡为山的电话。

“胡为山，列强驻华使馆方面有什么动静，这几天太平静了，我有点不放心！”

电话那边传来胡为山的声音："总裁放心，我们这边有人时刻盯着列强驻华使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自从22师控制京师之后，列强各驻华公使都先后接到了国内的电令，让他们静观其变！"

"哦？"萧震雷对此颇为意外，随即道："好，我知道了，有事随时汇报！"

"是，总裁！"

萧震雷脑子里琢磨了一会，想到也是各列强国内肯定都知道北洋军要完了，袁世凯的被俘意味着北洋集团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列强虽然不甘心，但是却暂时没有办法，现在各国互相牵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就算毗邻的日本有能力出兵干涉，日本国内各方势力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就算达成了一致意见，发动战争所需要作的准备时间就不少，因此，日本也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静待事态发展。

三天后，张勋率辫子军与姚成年率领的毅军和拱卫军残部在涿州附近遭遇，双方当即展开大战，辫子军以北上保护皇帝为名，士气高昂，而拱卫军和毅军为了在萧震雷这个新主子的面前留下良好的印象，也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两军队之前都是护卫京师的部队，军官和士兵的军事素质自然都不差，装备也是极为精良的，从前是北洋旧军队，现在转投了南京方面，气象立刻变得不一样了，而且姚成年在率军出征之前向这两支部队所有官兵做过动员，还承诺过，自即日起发全饷，并且根据军功发放奖赏，这让军士们士气立刻上升。

战斗打了两天，姚成年这边有从天津方面远远不断送过来的弹药军资补给，根本不用为后勤发愁，而张勋这边原本就起兵匆忙，携带的军资粮草和弹药就较少，连续两天战斗之后出现了弹药不足的情况，再加上伤亡极为惨重，以至于军心浮动，士气急剧下降。

姚成年发现这个情况，立即指挥大军一鼓作气攻破张勋部队的防御，将其大部击溃，张勋在一些马弁的保护下拼死逃脱，可此时北洋政权已然覆灭，周遭所存之地很快就会被北伐军接管，张勋竟然无处可去，只能和马弁们化装成百姓混进了天津德租界，从此做上了寓公。

第364章北上京师

身在济南和邢台的冯国璋及曹锟在接到南京政府的最后通牒之后犹豫了，但是两人却在最后关头都没有按照北伐军的要求率部出城无条件投降，原因是他们自认为手上还有兵权，而且还有不少兵力，应该得到很到的待遇，而不是无条件投降，就连阎锡山这等墙头草都能够得到款待，他们为什么就要无条件投降？因此两人心里颇为不平衡，决心要与北伐军死战到底。通牒的时间到了之后，无论是蔡国栋还是张孝准都准备指挥部队分别向冯国璋和曹锟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9月19日，东西两个战场再次爆发大战，铺天盖地的炮火笼罩着两个战场，北伐军气势如虹，而北洋军则士气低迷，战斗意志不坚，这仗如何打得赢？不到两日工夫，冯国璋部和曹锟部则相继溃败，两人被裹入溃兵之中四处逃窜，北伐军随即挥兵追击，不久，两人先后被擒，北伐战争至此结束，北洋集团正式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之中。

随着冯国璋和曹锟被擒的消息传出之后，那些遗老遗少们彻底失望死心了，就连被软禁的袁世凯、徐世昌和段祺瑞也仿佛苍老了许多。

北洋政府覆灭之后，国家总不能一直没有政权，不能没有总统或元首处理国家大事，萧震雷这边还没有想着要重新组建政府的事情，反而是在京师的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开始想这问题，并且积极筹备起来。

现在谁都清楚，新总统非萧震雷莫属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他有资格，就连孙文也不例外。孙文只是民党理事长，民党的党员虽然不少。可与其他政治势力相比也没有多少优势，这其中铁血党在各省的党员总和比民党都还要多，如果重新选举参议院议员，民党还不一定能够拼得过铁血党。虽然民党中人还有不少人掌握的兵权，但相比萧震雷的势力却差得太远。

9月22日，以张謇、严复等为首的立宪人士、以章太炎、蔡元培为首的光复会人士以及以伍廷芳等各政治势力的首脑人物同时向南京发来电报，请萧震雷北上京师出任临时大总统并商议组建新政府事宜。

萧震雷接到各方来电之后一一回复，称自己年少无知，资历尚浅。德才缺失，声望低微，尚不足以出任临时大总统一职，请诸公另选贤能。

萧震雷婉拒临时大总统一职的消息传扬开来之后，社会各界立即对萧震雷刮目相看，至少在很多人看来，萧震雷虽然少年得志，却是老成持重，很多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老家伙人都比不上他。而他现在又婉拒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此可见此人却不像某些人死死地盯着大总统那个职位，一时间社会各界诸多名流和闻人都对萧震雷好感上升。

可临时参议院那帮人却很清楚，新政府如果没有萧震雷在。如果新总统不是萧震雷，绝对会玩不转，首先就是没钱。再者没有有势力有兵权的人物坐镇，地方上没有谁会给中枢政府的面子。孙文虽然声望够高，但是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撤销这段时间内就可以看出孙文根本就玩不转总统的这个职位。

隔天。各方面又向萧震雷发来电报，再次邀请他北上京师出任临时大

总统一职，并就新政府成立事宜与各界相商。萧震雷接到电报之后再次一一回复婉言拒绝了，并且向临时参议院推举孙文接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萧震雷的这些电报发出去之后，参议院内的民党人士倒是不少同意由孙文接任临时大总统一职，但是参议院内的其他政治势力却都不同意，而且民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有些人甚至怀疑宋教仁被刺一案与孙文不无关系，因此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事情只能作罢。

这时参议院内有议员说萧震雷之所以不愿意出任临时大总统一职，是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把首都设在京师，而是要设在南京呢？众人闻言一想还真有这个可能，于是参议院众人各势力代表们又纷纷向南京发电，表示参议院愿意将首都设在南京，萧震雷可以就在南京宣誓就职上任。

已经连续三次邀请了，萧震雷感觉应该够了，再这样干下去就可能会被人说成矫情，于是回电表示受各方抬爱，盛情难却，勉力接受临时大总统一职，并且表示首都依然设在京师，自己不日即将北上赴任。

萧震雷接受邀请即将北上赴任临时大总统一职的消息经过新闻媒体的消息传出之后，顿时各地欢腾，特别是华东四省和已经被光复的湖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各界代表都对萧震雷表示拥戴。

25日，萧震雷召集总督府高层和铁血党高层开会，商议北上就职事宜，会议决定宋世杰暂时任南京留守，处理华东四省和新光复各省事务，其他人随他前往京师组建总统府和筹备新政府事宜。

29日，萧震雷携总督府大部分人马乘坐火车北上，于两日后抵达京师。

9月31日上午，十几辆插着国旗的小汽车在数十辆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的保护下正向永定门驶来，永定门外的道路两侧长满了人群，这些都是自发前来迎接的京师居民，站在永定门前的有西路军司令官蔡锷、22师师长姚成年、参谋长邓家铭、熊克武、刘存厚、许崇智、李根源、21师师长刘之洁，23师师长朱熙，另外还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张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汤化龙、伍廷芳等诸多各方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各国驻京师公使，例如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法国驻华参赞署理公使裴格、美国驻华特命公使内恩施、俄国驻华公使库明斯齐、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等列强诸国驻华公使尽数到场。

“快看，来了来了！”人群中一人大喊起来。

永定门前数万人闻言都伸长了脖子看向道路的尽头，果然看见车队出现。还有满载士兵的军用大卡车沿途保护。

人群骚动起来，除了那些大佬们闻人们。道路两侧的人群人人都举着一面小旗帜挥舞起来。车队渐渐近了，最后在永定门前停下。每辆汽车上的车门被打开，从里面下来几个人，加起来林林总总数十人之多。

秘书小高从车上下来后先打开了一侧侧门，萧震雷从汽车声下来，他转到另一侧将车门打开，程碧瑶和王亚男两女才从车上下来，在他身边一左一右挽着他的胳膊。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侧道路边人群中发出阵阵喊声。

萧震雷听到这个声音只感到浑身上下恶寒不已，这是谁搞出来的，这

么恶心人？尽管颇感不适。萧震雷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微笑的模样，举起一只手不停地向两侧群众挥舞，他相信在场数万百姓大部分来这里都是真心欢迎他的，可能有一些人是被某些想拍马屁的人组织过来的。

蔡锷等军人们一起走过来立正向萧震雷敬礼，萧震雷还了一个军礼，然后上前与他们握手，不停地说着“辛苦了！”

然后是参议院的各省代表们，张謇赫然站在第一位，萧震雷连忙走过去伸手握住摇了摇道：“状元公、季直先生。你们搞出这么大阵仗，太隆重了，我受不起啊！”

“诶，寰宇不必妄自菲薄！不如此。如何显得我等诚意呢？”张謇说着笑了起来，随后又道：“再说了，这些百姓可不是我们强行拉来的。而是他们听说你今日会过来，都是自发前来的。现在寰宇你来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放心了，政府不可一日无总统。国家不可一日无领袖啊！哦，对了，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康广夏”。

张謇说着指着身边一个五十五六岁的老头介绍道，萧震雷闻言扭头一看，连忙拱手作揖道：“原来是南海先生，震雷久闻先生大名了，日后新政府诸多政事还请先生多多指点一二啊！”

康有为原本就颇为看不起萧震雷，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人现在竟然混到这个地位，一无显赫家世，二无斐然之才学，何德何能窃居总统之高位？不过现在见萧震雷态度谦虚，没有丝毫倨傲自得之像，心下顿时舒服了一些，脸色也好看不少，心里也同时感慨，这萧震雷果然不愧是能走到这一步的人，这气度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好说好说，指点不敢当，大家坐下来讨论讨论倒是可以的！”

“呵呵！”

张謇又介绍身后另外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位是梁卓如！”

“任公先生的大名，震雷是如雷贯日耳啊，先生的那篇《少年中国说》简直犹如一道春天惊雷，劈碎了死气沉沉的冬季，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一般，当年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就是要除去腐朽、暮气沉沉的一些东西，要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先生这篇文章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之作！”

“大总统过誉了，大总统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必定带领国家走向富强之道路！”

随后，萧震雷又与严复、林森、章太炎、蔡元培、汤化龙、伍廷芳等数十人握手问好，这些人当中，萧震雷见过有些人，还有一些人这是第一次见，还有一些人想要上前与萧震雷认识，只不过他们的资格还不够。

接下来是外界国使节们，不管这些外国公使所代表的国家会不会承认新政府，这些外国公使都来了，这必要的姿态，既然他们在这里混，就不能不拜会和迎接萧震雷这个新的地头蛇老大。

萧震雷看着朱尔典，走过去同他握手道：“朱尔典先生，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幸会啊！”

朱尔典有些尴尬，他上次被萧震雷摆了一道，将上海公共租界给搞丢了，还把领事裁判权还给了中国，本来心里一肚子怨气，不过现在萧震雷

满脸笑意的走过来同他握手，他还是恨不起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玩不了别人，就只能被别人玩。

“幸会，看来萧总督即将要成为这个国家的掌舵人了，恭喜恭喜！”

萧震雷笑道：“谢谢，不过公使先生既然恭喜我，却怎么不带礼物呢？要不待会我们谈谈关于收回英国在中国所有租界的问题，如何？”

“呃？”朱尔典听了一愣，随即心中骂起来，这家伙怎么这么无耻？嘴上却打着哈哈：“萧总督说笑了，租界还没有到期限呢，怎么能够归还呢？”

萧震雷却道：“朱尔典先生这话却是说错了，租借地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只是暂时租界给贵国使用罢了，我国当然随时有权收回来，就好比你租了我家的房子，我现在要房子有用处，不想租给你了，肯定要收回啦，当然了，没有到期就收回租界是不对的，但是我国可以补偿嘛，对不对？”

朱尔典闻言脸色有些难看，不过还是保持着理智，仍然是一副绅士的样子，说道：“萧总督的话是不错，不过这件事情可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可以向我国政府转达萧总督的意愿，至于我国政府什么时候能够回复就不好说了，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及时通知您的！”

“好，我等待公使先生的佳音！”萧震雷点点头，他也没有指望现在就能够收回租界，刚刚只是随口一说，先打打预防针罢了。

美国驻华全权公使纳恩施伸出手笑着同萧震雷握手道：“萧总督，恭喜您即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我已经接到我国政府的发来的电报，只要您的新政府成立，我就会代表我国政府承认您的政府为合法政府！”

萧震雷笑道：“谢谢，请纳恩施公使先生代我向贵国威尔逊总统表示祝贺，祝贺他荣登总统宝座，并谢谢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

“好的，我会向我国总统转达您的话的，我国威尔逊总统还专门发电过来，邀请您有时间到美国访问！”

萧震雷连忙道：“我会认真对待威尔逊总统的邀请！”

随后萧震雷又分别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明斯齐、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法国驻华参赞署理公使裴格等列强公使握手问好。

第365章总裁

当晚，萧震雷在总统府下榻，并且举办晚宴招待参议院各省代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外国公使、军方高级将领。晚宴开始时，萧震雷携两位夫人出席，两位夫人穿着漂亮的旗袍引来所有来宾们的阵阵掌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萧震雷忙着将各地的参加北伐的军队遣散回原籍，并且将收拢的北洋军淘汰老弱，留下精壮后进行重新整编，又忙着组建新政府事宜，忙得不可开交。

军队的事情是重中之重，萧震雷将蔡国栋、蒋方震、蔡锷、徐绍桢、张孝准、伍世友、陈继祖、周传东、马汉龙、萨镇冰、程璧宽等等一些军中高级将领召集起来召开会议。

在会议中他说道："诸位，军队是国家保证地方安宁、防止外敌入侵、守卫国土安全、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利器，不可谓不重要，现如今全国各地各省各地区都在编练自己的军队，在军队中任用私人，地方财税也不上交中枢，长此以往必然形成军阀割据之局面，祸乱国家，历朝历代到了尾声差不多都是因为军阀割据而灭亡，现在新政府成立在即，我们就不能不对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整顿，我在这里强调几点：第一，各地地方武装兵权必须收归中枢，严禁任何私人掌握军队，我提议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将全国之军队和军务统归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之下；第二，建立完善的国防军体系，将全国各地的军队经过统一、严格的整编。淘汰老弱病残、只留下精锐再进行统一训练，然后对整编和训练合格的军队给予番号。有番号的国防军才有国家财政支持，此后兵员的招募、军官和将领的任命、军衔的评定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绝对不能儿戏！

国防军的组成部分为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地方武装警察部队，兵员暂时主要采用义务兵制度获得，现在全国的陆军经过整顿、整编、裁撤之后，留下六十个师的规模，最多八十万人，如果有战事发生，可以另行招募和增加番号，海军还有大力发展，暂时规定十万人的规模。空军方面还在努力发展之中，也限定在十万人的规模。

有关全**队整编的事情，交给总参谋部负责进行，由诸位负责协助，尽快拿出整编和国防军的编制、规模以及番号等有关的方案出来，争取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拿出具体的方案，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执行"。

众人听萧震雷说完之后都点了点头，这些人都是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高级将领，都知道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只有将军队指挥权收归中枢才能保证国家安全、防止内乱发生。

这时蒋百里问道："总裁，刚才您说要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管理、指挥国防军，那么最高军事会委员是什么组成结构呢？辖下有哪些部门组成？"

萧震雷点头道："蒋参谋长这个问题问得好，最高军事委员会辖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以及一些其他直属部门。根据这些部门的名字，诸位就应该知道这些部门的职责是干什么的，在这部门又下辖那些单位。由诸位商议一下，有了详细的组织结构方案之后。我们再

讨论通过，诸位以为如何？”

在座众人都表示同意。即日起就开始商量，争取早一点拿出方案出来，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架子搭起来。

萧震雷又道：“我提议由蒋方震任总参谋长、由范之庸任总政治部部长、由蔡国栋为总装备部部长，由徐绍桢任总后勤部部长，由萨镇冰任海军司令官，由蔡锷任空军司令官！”

蔡锷一听萧震雷提议让自己出任空军司令官，连忙拒绝道：“感谢总司令抬举，我对空军丝毫不懂，纯粹是个外行，外行怎么能够指挥内行呢？不行不行，这会耽误国家的空军建设进程的！”

众人见状都不好表态，也不知道蔡锷是真的感觉自己不能胜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因此也不好说什么，倒是蒋方震道：“既然这样，那我提议由总司令出任军事委员会总裁，由蔡锷任副总裁，马汉龙出任空军司令官！”

萧震雷点头道：“那好，我也就当仁不让，蔡将军也不要推辞了，现在国家需要人才，正值用人之际，你就勉为其难当任副总裁吧！”

几天以后，经过这些高级将领们的商量和斟酌，终于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详细组成结构完善出来，不少地方军队将领都被征调到最高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组成机构任职，而且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国防部中的职位也将由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当任。

萧震雷这样做的目的主要由几个方面，第一是因为现在还有不少省份都有军阀主政，就例如广西陆荣廷、贵州唐继尧、东三省的张锡銮、以及西北和北方绥远、察哈尔等省份都是军人主政，这些地方军阀不能长期留在地方上，以免给接下来的全**队整编造成障碍，第二个原因是，既然成立新政府了，参加过北伐战争省份的各地方将领或总督，中枢也要给他们留下位置，以免别人说闲话。

在组建新政府的过程中，萧震雷将在国会参加了一次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讲话，阐述了自己在组建新政府的问题的看法。

萧震雷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几百位各政治势力的议员们对着话筒问道：“各位同仁，我是尊重孙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的，但是按照孙先生当时制定的临时约法，该法对总统行使权力的掣肘极大，而且国会的权力太大，如果每一件政事总统都需要征得国会的同意，不仅耗费的时间太长，整天浪费在扯皮骂战当中，而且总统的宝座根本就不稳，国会可以随时弹劾总统，这个总统做来有什么意思呢？

诸位要知道，我们中国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国家，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为什么皇帝突然就没了，总统是个什么玩意？这个总统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如何来将这个早已经四分五裂的国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呢？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力提升起来，赶超西方列强呢？

如果诸位一定要我来当这个总统，我必须要阐明我的要求和观点，我先说说我的政治主张，现在新政府还未成立，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处于混乱状态，到处土匪、强盗横行，百姓朝不保夕，各地军阀割据，不听中枢号令，不讲财税上交中枢，想要结束这种混乱的状态，唯有集中权力和武

力，我将我的施政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军政时期，说的就是现在这种社会状态，唯有采用军政制度治国才能将全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一切制度需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加强宣传以开化全国之人心，从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第二，训政时期，当全国各省都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进入训政时期之后，政府当派经过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管理、帮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筹备选举制度，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县议员，以议立一县之当地法律。当全省达到以上情况者，可选省议员，制定全省地方法律。

第三，宪政时期，当全国各省各地都完成以上情况之，则参议院可商议拟订宪法而颁布之。全国以宪法为最高法律准绳，当宪法与各地方发生冲突时，以宪法为准！

现在，我要求参议院对临时约法进行相关方面修改，增大总统职权，否则中枢难以统辖地方”。

国会数百名议员听了萧震雷的发言之后立刻闹哄哄起来，临时约法本来就是孙文制定出来掣肘袁世凯的，萧震雷当然不愿意成为第二个袁世凯，他也不会使用武力或者无视规则强行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总统权力，这只会引起某些人的反对，只有让国会修改了临时约法，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扩大使用总统权力，而且现在除了一大部分民党人士反对他当总统之外，立宪人士、铁血党和少数民党人士都希望他出来出任总统稳定大局，他完全不用担心国会不会修改临时约法。

终于，经过长达三天的讨论、协商和妥协，国会终于同意增大总统一部分权力，同时对国会自身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于是又经过半个月的讨论和详细磋商，新的约法诞生了，新约法是在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彻底的改造，将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改为了总统制。

《临时约法》存在着立法权过大的弊端，对政府行使职权有过多的制约，不利于对国家的治理。《新约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是符合现在的实际的。但是却没有与前世历史上袁世凯将立法院置于行政权的附庸一样。

第366章座谈会

在有一个问题上，萧震雷和国会的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从快、从速的组建新政府，这是因为北洋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存在，例如现在当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奉天都督、吉林都督的张锡銮就是袁世凯的人，在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还有北洋军将领统帅的军队，例如北洋第一师何宗莲就率部驻扎在察哈尔，还有田中玉等人也率部驻扎热河和绥远，这些人都是北洋集团的大人物，现在这些人还没有向即将组建的新政府表示拥护和效忠的迹象。

新约法出炉之后很快就颁布天下，并实行开来，意外没有发生，新约法的颁布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即使是最为激进的民党某些人也用沉默表示了接受，萧震雷在这个世界已经多年了，他已经深深的了解到了这个时代的特色。

新约法仍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之内，只不过相对保守而已，比较接近德国、日本的民主模式，借鉴了德国、日本宪法精神，赋予国家元首以极大的权力，而对国会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个时代的很多有识之士看来，这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次有益尝试。

新约法出炉后，首要问题就是厘定官制，关于这一点，萧震雷不需要担心谁会唱反调，因为根据新约法的精神与规定，总统有权厘定官制，任用国务委员以及外交大使等政府官员，不必经过国会。在厘定官制的问题上，萧震雷思虑了很久。厘定官制之事非同小可，一旦新政府的官制确定下来。并且形成固定的体系之后再想更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就好比后世所说的行政改革一样。要进行行政改革就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触犯虎威，老虎能看着自己嘴里的肉被人抢走？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厘定官制之前，萧震雷还必须要考虑到诸多方面的问题，尽量让新的官制实行之后不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这其中需要安抚的人就有立宪人士、民党人士、还有其他政治势力的人士，另外还有满清的遗老遗少们，这些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尽管已经不在位了，但是在社会各界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在这两个领域，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毕竟不多，在这个时期还是受旧式教育的文化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还占据着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源。

10月10日，萧震雷召集立宪人士和满清遗老遗少们开座谈会，来的人很多，足足有三四百人，会议的地点在六国饭店。这也是萧震雷在抵达京师之后就马上宣布赦免命令。放弃追究前清官员之罪责的结果，要不让今天这座谈会还来不了这么多人，很多人都是在听说了这道赦令之后才从各地租界回到了华界居住，毕竟租界是外国洋人在管。住在人家的地盘上总是不舒服。

除了这些主客之外，还有不少记者收到消息也赶了过来，整个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周围都是记者们架着硕大的相机对着会场不停地照相。

上午九点整，会议正式开始。

这次萧震雷没有携夫人前来。夫人们也有自己事情要做。时间到了之后，萧震雷出现在会场。随着一个掌声的响起，接下来的近三十秒钟的时间里，掌声如同潮水一般袭来。

萧震雷走到前台放话筒的位置站好，待掌声停下，会场安静下来之后笑道：“从刚才的掌声来看，在座的诸公至少不讨厌我，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人与人之间如果不存在讨厌的问题，那就必然能够找到共同点，找到话题。今天我没有带夫人来，在我看来，女人有时候很麻烦，特别是当你娶了多个夫人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洋人朋友对我说，真羡慕你们中国人，因为你们中国的法律可以允许男人娶多个妻子，左拥右抱，好不快活！我说，当你没有女人的时候想女人，有了一个女人就会想两个，甚至三个，可当你的女人可以凑起来打麻将的时候，你就知道女人多了有什么烦恼了??”。

“呱唧呱唧”掌声响起，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所有人都被萧震雷说得深有同感了，都会心地笑着鼓，即便是思想极为保守的老人们也没有说萧震雷这些话伤风败俗，毕竟在这里都是一些大老爷们，谁家里没几妻几妾？

台下有一张桌子边坐着的一个老人一边鼓掌一边对身边的老头笑道：“这个姓萧的小子果然不一般！”

旁边老头叹道：“这就是人格魅力啊，也难怪他年纪轻轻就能走到这一步”。

待掌声停下，萧震雷继续道：“说起女人啊，我前些天遇到一件事情，一群女人来找我，她们自称是什么女权运动者，她们对我说，你作为即将组建的新政府的总统，应该在保护妇女法律的制定上出力，要让立法会制定一夫一妻的婚姻法，要让妇女不再受歧视。因为他们说西方很多国家在很早就是一夫一妻，最近百年来，西方各国的妇女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关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让她们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因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等轻工业的发展，妇女的社会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妇女在家庭中的社会地位就会随着提高，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避免的，不过说到一夫一妻制，我没有立即表态，毕竟我们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列强不同，我们一夫多妻的制度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是说改就能改的吗？这需要一个过程，强制规定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可以不限制，不限制有人家讨几房老婆，就算你出台法律限制了，难道有钱人家、达官贵人就不会在外面养几个女人吗？而且这还会造成不好的社会风气。我的意思是提倡一夫一妻，但不反对、不鼓励一夫多妻，只要他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能够养活她们就行！”

“好，说得好！”有人大声喊起来，掌声随之又响起来了。

萧震雷压压手，让掌声停下，“关于女人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在座的诸公不必担心新政府会出台新的法律将你们家中的几房夫人强行拆散，这一点请诸公放心。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文化的问题。

前段时间文化的新老两股力量在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上展开了一场大战，受过外国文化教育的新兴文化代表们认为，文化总该革新的，随着

时代的发展，新文化必然要取代旧文化，八股文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可文章做得再好，却不通实务，现在是民国了，国家需要有能力又务实的人才，赞成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因为白话文通俗易懂，只要是识字的人都能明白。而旧有的文人代表们则认为文化不存在对错的问题，更不存在腐朽的问题，两千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国家之所以到现在这个地步，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有问题，而是后人不会用的问题，那些奇淫巧技只能逞一时之能，长久不了。

对于新文化代表们的观点，我反对一部分、赞同一部分，文化确实需要革新，在不少领域可以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毕竟我们这个国家识字的人不多，如果在很多方面都使用白话文，对于孩童识字是有帮助的，对于文化的传播、政令的实施、法律的颁布实行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可是如果说完全摒弃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这一点我是不赞同的，纵观世界列强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以其他国家的文化为基础来成为强国的，列强无论哪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很多出样留学的人回来就叫嚷着要将西方国家的文化引进来以代替我们旧有的文化，殊不知这样正是中了列强国家的奸计，如果我们没有了自己的文化，那中国还是中国吗？

而旧文化代表们对于西方列强的科技看不起，认为那是奇淫巧技，我认为这种想法要不得，如果它真的是奇淫巧技的话，为什么列强能用这些知识制造坚船利炮打开大清的国门，将我们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打得满地找牙、割地赔款呢？德国的前宰相俾斯麦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欣赏，他说‘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只有在你的大炮打得到的范围之内，别人才会跟你讲道理，你的大炮打不到的地方，别人才不会跟你讲道理，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武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老派文化人所说的奇淫巧技却能够制造更加强大的战舰、威力更大的火炮，这些东西是一个国家的武力的直接体现，没有它们做保障，就算是你文化人的嘴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依然不会与你讲道理，你以为文化人就真的可以如同诸葛亮一样能够凭一张嘴把别人骂死吗？就算文化人都有这个本事，别人不等你开口说话就一枪结果了你！”

第367章清室优待条件

在萧震雷又说了自己关于几个方面的看法之后，就有人提问，“请问萧总司令，在清帝退位之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就清室优待条例与清室代表进行谈判，并且达成协议，老夫想问问，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将如何处置这个条件，新政府还能如实的遵守并执行这一条例吗？”

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在场绝大部分人都竖起了耳朵看向萧震雷，毕竟在座绝大多数都是立宪人士和满清遗老遗少们，这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这些人自认是满清的忠臣，在大势下不得不接受民国成立的现实，但他们依然关心以后清帝的生活问题。

萧震雷向说话的人看去，那老头他不认识，站在侧面的秘书小高立即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道：“说话的是张勋！”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笑道：“松寿先生的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也是我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清帝是在清廷代表和南京临时政府谈判协议达成之后自愿退位的，这与双方兵戎相见、取胜毫无希望之下被迫退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起码在态度上就完全不同，这也说明皇帝是心系黎明百姓的，并非是一味地为了自身权利而罔顾国家大义、置天下百姓而不顾。

皇帝今年才几岁，年纪还小，国家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并非是某一个人的错，将国家腐朽成如今现在这个局面的罪责归罪于皇帝或者某一个人的身上是完全不对的，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上从来就从来没有千年不灭的王朝，是朝代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才会被灭亡”。

萧震雷的这些观点说出来并非是刻意讨好这些立宪人士和满清遗老遗少，而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用非常客观的态度解析这个问题。

这些话听在这些人的耳朵里就如同一道甘霖降下。简直说到他们心里去了，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也不是他们这些人愿意的呀，他们何尝不想把国家建设强大，赶超列强？奈何人力如何扛得住历史洪流的冲击？

一个满清遗老擦着眼泪对身边的人说道：“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说的最为中肯的看法，没有任何的个人感情在里面，没有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说着开始大力的鼓掌。

掌声如洪水响彻不停，现场的中外记者们纷纷不停地按着快门将这一景象拍摄下来，还有的记者用笔记本将萧震雷的话一字不漏的记下。

萧震雷继续道：“我知道诸位都很关心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对清室优待条例的执行，刚才松寿先生问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就来重点说一些，这个优待条例是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尽快促成清室退位、南北共和而仓促制定的，在优待条件上有两条太过优厚，而且也没有明确清楚，第一条，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第二，清帝岁用400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这第一条没有明确皇帝尊号在以后是否能够世袭罔替，如果皇帝尊号不废除。那么皇帝在法律面前是否只能如同普通国民一般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第二条的清帝岁用四百万两，我不是说这个钱给

的太多了，只不过这总得有个期限，如果皇帝的尊号可以世袭罔替。存在一万年，那新政府岂不是要供奉一万年之久？诸位也知道，有一句老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可以保证我在总统位置上这段时间坚决执行这个优待条例，但是我不能保证我的下一任依然会坚持执行这个条例。如果我下台了呢？我总不可能一辈子干总统吧？俗话说人走茶凉就是这个道理！”

听了萧震雷这么说，在场数百人顿时都小声议论起来。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萧震雷说的是实在话，且不说总统答应的，就算是从前皇帝下的圣旨都有效力期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人，萧震雷见这样也不是一个事，连忙压压手，示意大家都安静下来，大家见他如此便都停止说话，一个个拿眼睛看着他。

萧震雷说道：“诸位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不过诸位再怎么说也只能代表个人，这样吧，我问一下，静云先生来了吗？”

静云是爱新觉罗?载沣的号，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的溥仪的亲生父亲，是第二代醇亲王，也是清末摄政王，皇帝退位之后，他就闭门在家，也不再见客。现在毕竟是民国了，载沣的年纪不大，只有三十岁，萧震雷也不好叫他的字，更不能称呼其爵位，只能称呼他的号。

萧震雷的话音落下之后，在场数百人面面相觑，足足过了一分多钟，才看见一个穿着黄马褂的三十岁左右男子站起来，众人一看，这不是摄政王载沣吗？众人这才想起萧震雷称呼的是载沣的号，也都觉得萧震雷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载沣很合适。

对于这个曾经大清王朝的真正统治者，萧震雷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尊重和谦卑，“静云先生您好，作为皇帝的亲生父亲，我想只有您有这个权利替皇帝做主，您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新政府能满足的尽量满足！”

载沣很欠了欠身，很平静地说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我们这些大清的遗老遗少能够得以在这个新生的国家存活下去已经是万幸，不再期望什么，新政府如何安排，我都可以接受，我也相信新政府能够做好这一点！”

得，皮球又踢回来了，还戴了一顶高帽子！不过设身处地的为载沣想想，也许这么说才是最好的，他毕竟是溥仪的父亲，当然得替溥仪着想。但是让他提条件，他又不知道萧震雷的底线在哪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提，只能把皮球踢回去。

萧震雷沉吟片刻道：“静云先生以及在座的诸公。清室优待条例中有三项，其中的第二项《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新政府对这两项都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关于第一项，也就是退位后的皇帝待遇条件存在一些疑异，诸位，今天我把诸位请过来，是很诚心的，我希望能够开诚布公地与诸公谈一谈。现在我就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其实在我看来，皇帝这个尊号现在已经可有可无了，有这个尊号说不定还是一个祸事，容易被某些心存不良之人利用，这是第一条，这第二条，关于清帝退位的岁用四百万两，我想问一句。这一年来，

袁世凯给过这笔钱吗？没有吧？有些条款写在纸上不一定能够兑现，第三条，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这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新政府不会反对。只是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暂居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移居颐和园呢？这得有个日期限定。静云先生和诸公，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存在异议的地方就这三条，之后的其他条款都可以接受，我代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针对这三条制定了两套方案，静云先生和诸公可以选择其一，如果对这两套方案都不甚满意，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接着谈，总有谈拢时候，静云先生和诸公以为如何？”

这番说得十分诚恳，即便是先前还对萧震雷有不满、甚至怀有敌意的人都感觉得到萧震雷此番的诚意。

载沣拱手道：“总司令请说，我等洗耳恭听！”

萧震雷点了点头，喝了一口水说道：“第一套方案：第一条，皇帝的尊号不废除，但不能世袭罔替，为了皇帝的人身安全着想和防止屑小之人利用皇帝的身份做出祸乱国家的事情，皇帝终生都不能离开颐和园，皇帝长大成人之后娶妻生子，子女由于不能世袭皇位，不再受到限制；第二条，皇帝的岁用四百万两，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和名誉担保，在我有生之年，每年农历的一月一日准时支付，即便我不在总统位置上，我的接班人不承认新政府每年支付这四百万两，我也会私人支付这笔钱。如果以后新政府更换货币，这笔钱按照白银与新币的兑换比例进行支付。第三条，皇帝最迟必须在今年公历的最后一天之前移居颐和园，如果皇帝将宫禁内所有文物捐献给国家，可以获得一次性两百万两的补偿。

第二套方案：第一条，废除皇帝的尊号，作为补偿，新政府一次性补偿他两百万两，此后颐和园将作为他的私产住宅，如果他要出售颐和园，必须出售给国家，没有了皇帝的身份，屑小之人也不能利用他的身份做什么，因此他的安全也不再成为问题，新政府将不再限制他的人生自由，他可以如同一个普通国民一样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里正常的生活，拥有普通国民一样的权力和义务，但在法律面前也和普通国民一样。第二条，新政府每年不再支付四百万两，而是一次性支付一千万两给他，第三条，他必须在今年公历的最后一天之前移居颐和园，可以带走宫禁内的所有物品，但不能出售也不能送人，更不可带去国外。如果将宫禁内所有文物捐献给国家，可以获得一次性两百万两的补偿。以上就是这两套方案，静云先生和诸公如果都不满意，散会之后我会安排专门的人员与诸位接着谈。”

这时载沣毫不犹豫地说道：“我选择第二套方案，而且第二套方案的第三条，我选择将宫禁内所有文物捐献给国家，除了留下一套家具以及生活用品之外”。

作为末代皇帝的亲生父亲，载沣很清楚自己该为儿子如何选择，既然皇帝的尊号已经毫无用处，还留着干什么呢？就如萧震雷所说的一样，留着这个尊号说不定就是一个隐藏的祸事，还不如不要尊号，获得实际好处，并且还能恢复自由之身，与自由之身相比，每年的岁贡又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了皇帝的身份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这些都不再受到限制。第一套方案看起来一辈子不愁吃喝，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但却成了笼中鸟，

失去了自由，只能呆在颐和园里。

萧震雷道："可以，同样可以获得两百万两的补偿，静云先生，你确定了吗？"

"确定！"载沣的语气十分肯定。

萧震雷点头道："好，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可以安排与静云先生签订协议，好让静云先生和诸公放心，由于他的年纪还小，无法支配这么数额庞大的一笔钱，这笔补偿款将暂时由静云先生保管，但这笔钱的所有权和支配使用权是他的，不能挪作他用，等待他十八岁成年之后再交给他！我要提醒的是，这份协议一旦签订，就无法更改，而且在坐的诸公也不要再想着恢复清室的统治，因为人民不会允许！"

接下来，萧震雷安排秘书小高草拟了新的协议，并且与载沣现场签订了协议，很多人多在都协议上签名作证。萧震雷的这个做法，直接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支持，使得他在日后的执政生涯中，这批拥有着国内相当一部分资源的遗老遗少们都在政治上始终拥护他。

接下来，萧震雷又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有人问他对于地权的处置，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孙文就在反清的口号中提出过平均地权这一条，现在萧震雷即将掌权，这些立宪人士、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萧震雷也不得不就这个问题正面面对这些人。他在回答中说，新政府不会收回地主手中的田地，但是新政府也不能不让老百姓活下去，因此新政府会规定一个最高田租数字，如果地主向佃户征收的田租高于新政府的规定，就算违法，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该田地判给佃户，耕地不能闲置，一旦发现有地主的田地闲置下来，新政府将会没收归公。

第368章就职演说

对于新政府采用的官制问题，萧震雷想来想去决定既不采用内阁制，也不采用总统制，而是采用总统内阁制，所谓总统内阁制，就是由总统任命内阁总理，再由内阁总理提名报请总统批准组建内阁。

内阁只管政务，不理军务，与内阁处于同一级别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监察院、最高军事法庭、最高法院。

与总统处于同一级别的是国会，国会掌握立法权，下辖参议院和立法会，但掌握司法权的最高法院却是总统辖下的机构，由总统任命首席**官和其他八名**官组成，这就是新约法中的内容之一，极大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

总统领导的行政机构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总统办事机构和内阁政府办事机构。除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监察院、最高军事法庭、最高法院这些机构之外，总统办事机构还有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铁血调查局、国内事务协调部等等，这其中总统办公室是总统办事机构的中枢，他是总统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它负责汇总情况、拟定方案以备总统决策的机构，办公室人员主要由总统顾问、助理等人员组成，主要人员为总统的幕僚和亲信。

内阁总理的内阁政府办事机构有内阁办公厅，作为内阁的中枢机构，其他各部分别有财政部、国防部、内政部、农业水利部、商业部、劳工部、卫生部、交通部、能源矿产部、教育部、外交部、警察部、文化部。除此之外还有若干直属部门，例如税务总署、工商总署、海关总署等等。

新政府官制制定措施出炉之后很快就送交了国会备案，针对即将实行的官制。萧震雷作为总统首先任命了内阁总理，由宋世杰当任。当然这是临时的，还需要等萧震雷正式上任总统后才能任命内阁总理。不过这也是先做好准备，宋世杰接到任命之后马上进行工作状态，很快向萧震雷提交了一份内阁名单，萧震雷看了提名之后很快批准了，交由宋世杰去一一向这些人发出邀请，现在各地北洋势力范围内的那些督军们基本上都接到了邀请。

成为内阁成员这种事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在那些督军们看来，看法不一，有的人认为是好事，这是高升了。有的人却认为不好，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去了中枢之后就不能如现在一样在地方上当土皇帝了，有些督军接到任命之后很快启程前往京师赴任，有的则拒不接受任命，谎称有病不能远行，萧震雷将这些称病不上任的地方军阀都一一记下来。

经过一两个月时间的筹备工作，新政府的组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只能萧震雷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就可以正式运转起来了。

这天萧震雷让程碧瑶去总统办公室找人写一份就职演说。程碧瑶问道：“这就职演说稿要怎么写？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萧震雷道：“主要写我的施政举措，写好了先拿过来我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拿回去修改！”

“那好吧！”

过了一天，程碧瑶拿着一份就职演说稿给萧震雷。“这是写好的就职演说稿，你看看！”

萧震雷接过看了一遍摇头道：“写得太空洞了，而且用文言文写能听得懂的人不多。就职演说是要在城楼上进行的，到时候可能整个京城的人都会前往。如果这个就职演说让绝大多数人都听不懂，你认为这个演说还有意义可言吗？”

程碧瑶迟疑道：“那。那我拿回去让他们重新写！”

“等等！”萧震雷喊住她，想了一下说道：“算了，今晚我开个夜车自己写，国内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演说稿，估计也没有人会知道总统上台演说要说什么！”

12月1日，这天是总统前往国会宣誓就职的日子，没有选举总统的程序，新约法在这方面并不完善，免去了总统选举的程序，尽快让萧震雷就任总统一职，这也是国会出台的一种稳定人心的应急措施。

上午8点，萧震雷将要在卫队的保护下前往国会，庞大的车队在总统府门前排成一条长线，从总统府附近一直到国会这段路上，道路两侧每隔两米便有一个士兵持枪站岗，道路两侧则站满了人群，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小旗帜静静地等待着看着总统府的方向。

总统府门前的车队一共有十二辆，在车队的前面还有一个排的礼仪骑兵排成四列纵队等待着，车队的每一辆汽车上的司机都做好了准备。

八点一刻，萧震雷携两位夫人以及亲信和幕僚们从总统府走出来一一上了车，当所有人都上车完毕之后，礼仪官大喝一声：“出发！”

骑兵队长拔出指挥刀向前一指，双腿一夹马腹便向策马慢跑而去，后面三十多个骑兵策马跟上，每一排的骑兵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距离，速度始终保持一致，车队的每一辆汽车也都打上火，跟在礼仪骑兵排的后面驶向国会所在地。

车队所过之处，道路两侧的市民们不断地挥舞着小国旗向车队致敬，这几年来，国民们经常能从报纸上看到或者听别人说起萧震雷的消息，很多市民都对萧震雷有了很多的了解，也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对于这位能当然总统还是很抱有期望的，国民们当然希望这样一位有能力的人当上总统之后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变化，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沿途欢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歇过，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坐在车内的萧震雷想打开车窗向民众们挥手，但是作为此次就职典礼最高安全负责人的内务调查局局长的胡为山却要求他为了自身的安全不能打开车窗，连车窗帘也不能拉开。

看着那些充满期待的神情。一边欢呼一边挥舞小国旗的民众的脸，萧震雷的眼角湿润了。民众们对国家元首的要求是什么？能吃饱饭、有衣穿、不被欺负就足够了，这是多么简单的要求啊！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果连民众们如此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呆在总统的位置上呢？

王亚男看见了萧震雷眼角的泪水，默默得掏出手帕替他擦拭干净，并且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萧震雷感觉到了，伸手在她的手臂上拍了拍。

总统府距离国会并不远，一刻钟的时间，车队就到了国会门前，萧震雷下车，周围有上百名记者。当他携夫人下车时，周围的闪光灯不断闪烁起来，由于有禁区，记者们和民众们都只能在禁区外，看见萧震雷和他的两位夫人之后，周围数千民众顿时大声欢呼起来。萧震雷露出笑脸向周围民众挥挥手。

对于京城的普通民众来说，如此近距离接触并看清楚这位权力堪比皇帝、即将成为总统的大人物的脸是多么的不可想象，这在从前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但是今天却发生了。就连前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普通民众想看见他的容貌也是不可能的，可这位即将成为总统的人却丝毫不在乎被民众看到，看来这个国家真的是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心里都不忍不住感叹，对于今天天不亮就到来之后被莫名其妙的检查一番的不满早就丢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很快，安装在国会门口的喇叭里就传来萧震雷宣誓就职的声音：“我谨庄严宣誓。我必将忠实执行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新约法，防止被国内外一切敌人侵犯。我将忠于约法。恪守不渝。我自愿承担这项义务，毫无保留之意，也决无推委之心。我必忠勤尽责，为执行我即将承担的职务克尽心力！”

半个小时过后，已经在国会宣誓就职完毕的萧震雷携夫人再次出现在了国会门口，他们没有任何停留地上了车，车队往城楼方向开去，所有人也都向城楼方向走去，因为他们都知道，总统将要前往城楼发表就职演说。

城楼广场上、人行道上、路边、道路的尽头，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一眼也望不到头，当萧震雷的车队出现时，欢呼声如同山呼海啸一般。

车队开进城门口停下后，萧震雷携两位夫人下车登上城楼，随行人员也紧跟其上，很快萧震雷的身影就出现在城楼上，欢呼声更大了，如同浪潮一般。

演说台上早就放了他的演说稿，他走到演说台前扭头看了看城楼下方人头赞动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克制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对着话筒说：“今天，我们一同在此集会，就是为了庆祝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的浴火重生，我在这里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通报，新政府成立了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两千年前，我们这个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一千年前，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甚至在三百年前，我们这个国家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就在最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家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已经证明，我们不是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我们固步自封、目空一切、骄傲自大、思想僵化，在盛唐时代，都城长安人口突破上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没有之一！在当时，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本国国民，而且还有无数外国人，从那时候起，甚至更往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要吸收

外部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并且以此为借鉴研究出更加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们要有宽阔的胸怀剔除糟粕、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创造出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且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原因之一，因此，固步自封、裹步不前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开放国门，要与国际接触，要睁眼看世界

人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但是生命却是一样的宝贵，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除非他触犯法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过去只是一句空话，但是在今天却已经成为现实”。

第369章外患

新政府已经成立，内阁各部门也已经组建完成，政府机构开始正式行使职能，新政府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等方面多管齐下。

在政治方面，新政府派出官员前往各省督促当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按照中枢的要求进行，裁撤和新建一些机构，例如裁撤掉一些不必要的部门和吃闲饭的官员，新建一些必须的政府机构，例如新建工商、税务、海关、法院、警察局、派出所等等，将官府内原有的相关机构裁掉，不使职能出现重复现在。

新政府还规定，各地行政主官不再有破案和审案的工作和职责，维持治安和刑事侦破工作由当地警察局全权负责，审案工作由法院负责，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将受到当地监察局的监督。

由于现在是军政时期，各地政府主要官员还是由上方委派，一些关键性部门的主要官员也由上面委派的主官任命，咨议局只能选举一些不太重要的副职。

同时新政府下令将各地财税征收权收归中枢，在各地建立的税务局就是承担这一职能的，为了维护中枢权威，各地征收的财税先统一上缴中枢财政，然后再由中枢财政下拨一部分给各地财政用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由于现在货币流通在民间还有很多直接用银子交易的现象，为了防止银钱押运途中出现损耗的情况，这一规定暂时先实行两年，两年之后地方财政收入直接留用在当地，不必先行全部上缴中枢。

新政府规定。取消人头税、城门税等等一系列苛捐杂税。在预算内财政收入构成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中枢与地方共享收入。其二是地方固定收入。中枢与地方共享的财政收入分为农业税、增值税、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分配额度上，中枢配享农业税和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配享所得税百分之六十，配享资源税的百分之百，配享证券印花税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归地方财政。而地方固定财政收入有营业税、城建税、契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为了将新政府的政令执行彻底，中枢还往各地派出调查组，一方面调查各地的行政机构的裁撤和组建情况，另一方面调查苛捐杂税的取消情况和新的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对于那些不执行中枢行政命令或者故意拖延的情况，中枢进行坚决打击，特别是在新政府发布行政命令之后。各地还在私下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的现象，一经发现，对当地官员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轻则坐牢，重则交给法院审判后枪毙。

在外交方面，新政府已经与德国、美国等周边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互派了外交公使。

12月25日，按照萧震雷的指示，新政府外交部门向各列强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照会规定，在三个月之内，对于还未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政府将强行收回各公使馆所在土地。将遣返各国外交人员，什么时候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了，再互派外交人员租用土地建设使馆。

新政府这一招太狠了。强行逼着各国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如果建立外交关系。则实际上是等于承认了新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性，用萧震雷的话说。新政府就是中华全国民众之政府，是得到了全国各族民众承认的合法政府，至于外国承不承认，这不重要。只要全国民众承认，它就是合法的。如果列强不承认新政府，新政府也将不承认清廷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对于新政府发出的照会，列强各国驻华公使气得牙直痒痒，本来还想用新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合法性存在着质疑的问题拿捏一番，想以此来胁迫新政府答应一些条款，却没想到新政府根本没按常理出牌，特别是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还准备以此为要挟来胁迫新政府承认让外蒙古自治。

各国驻华公使各自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汇报后就等待国内的消息，列强各国现在都在互相牵制着，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力量来管远东事务，而且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也不值得大动干戈，于是没过几天，各国纷纷承认了新政府为华夏之合法政府，除了沙俄之外。

辛亥革命期间，俄国为了将自己在远东的势力向南延伸，策动了哲布尊丹巴集团宣布外蒙古“独立”，为把外蒙古至于它的保护之下，沙俄当局大肆宣传说“蒙古与支那共戴满朝，故合为一国，今满朝已亡，自可独立，而此独立者，结余两方之间，自应由两方共同保护”。

1912年9月，沙俄派原驻华公使朗索为慈去库伦，以全权专使身份逼迫库伦当局直接签订《俄蒙协约》，协约规定保障蒙古自治的政治协约以及规定俄国人在喀尔喀权力的专条，不准中国兵进入蒙境，不准中国人移植蒙地。蒙古人方面也要承诺不缔结违背俄中条约所赋予俄国人的权力的协定，不得使外国人在蒙古享有之权力多余俄国人在彼得享之权力。

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得知消息后立即抗议俄国干涉中国内政，北洋政府当时也向沙俄当局发出照会，称：“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立协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沙俄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一概不承认”。

为了尽快让北洋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时的袁世凯不得不派出代表团与沙俄代表团在京城展开谈判，谈判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就在双方商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刺宋案爆发了，紧接着萧震雷和孙文等人联合发起了北伐战争，这场战争迫使谈判停止下来，也让沙俄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这不，新政府刚刚成立不久，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又找上门来，要求重启谈判，并向新政府外交部发出了重启谈判的照会，外交部接到照会之后，公文很快呈送到内阁总理宋世杰这里，由于此时新政府刚刚成立，国内还没有完全平定，因此在外交上还不宜触怒列强，对于这个尺度的把握，即便是身为内阁总理的宋世杰也不好把握。

这天晚上，宋世杰不得不带着库明斯齐呈送过来的外交照会公文来见萧震雷，请求指示。

萧震雷抽着烟接过宋世杰递过来的公文仔细看了一遍，拿眼睛瞄了一眼宋世杰说道“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外交部门就应该当即表示不会就此

事继续展开谈判，蒙古自古就是我中国之领土，蒙古是否自治、要不要自治，都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事情，关他沙俄什么事情？沙俄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为吞掉蒙古做准备。你看看，从袁世凯当时的代表陆征祥与俄国人已经达成的意向上来看，沙俄当局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我相信如果这份协议当时就算成功签订了，沙俄当局肯定会再次推翻，要求重新谈判，因为这上面有一条规定蒙古为中国不可分割之领土，这一条妨碍了沙俄吞掉蒙古意图！”

宋世杰点头道：“那我明天就责成外交部门直接向库明斯齐回复，关于蒙古问题不再进行谈判，沙俄此前在蒙古的行为属于干涉中国内政，擅自派兵进入蒙古驱逐我国驻蒙古办事官员，并且对我国在蒙古的驻军进行缴械属于严重的入侵行为，我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力！”

沙俄此时虽然部署在远东的兵力不多，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西线，但是沙俄却是英法两国的盟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在好几年前就签订了战略同盟协议，如果与沙俄开展，就要同时与英国和法国开战，且不说中国此时国内都还没有平定下来，即便是平定下来，中国也没有能力与三国同时开战，这纯粹是自取灭亡之道。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萧震雷也只能说出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力这种话，既不软弱退宿，也不激怒沙俄，避免开战，实际上沙俄不会也不敢轻易在远东地区开战，毕竟它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牵制在西线，被德国、奥匈和奥斯曼帝国牵制了。

宋世杰走了之后，萧震雷在书房里沉思了很久，思考着如何解决外部因素的压力，让自己腾出手来先解决国内问题。新政府现在最大的外敌不是英法两国，而是日俄两国，这是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引起的，英法等国虽然强大，但是毕竟与中国没有边境接壤，而且英法等国被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牵制，无暇分身，可沙俄和日本却不一样，这两国直接与中国接壤了。

第370章杀鬼行动

其实在宋世杰拿着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的照会函来找萧震雷之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就来找过萧震雷，此人来找萧震雷的目的就是当初萧震雷忽悠他的建立大东亚共荣的设想，萧震雷也没有想到日置益竟然对此事十分看重，认为这个设想很符合日本和中国当前的情况，而且他颇为执着。

日置益还对萧震雷表示，此次日本政府之所以这么快就承认新政府为合法政府，这也是日本政府的诚意，在他看来，既然日本都表示出诚意了，那么新政府也应该就建立大东亚共荣的事情与日本政府之间展开秘密谈判，例如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建立完整的经济金融体系，日本政府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日本军方可以派出军官团来中国帮助新政府整编国防军，日本政府还可以为新政府贷款，日本政府可以接纳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等等。反过来，中国要允许日本海军舰船可以在中国沿海任何港口停留，中国要允许日本在中国沿海各地驻军，要对日本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免除关税，要允许日本派出高级顾问来新政府任职。

萧震雷听了日置益这些完全一厢情愿的想法时有些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自己当初虚晃一枪的做法竟然让这个家伙如此的重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下了绊子吗？

萧震雷当然不可能派人与日置益谈判，这只不过是当他出无奈之下忽悠日置益的无意之举，日本人狼子野心。他们怎么可能会安好心，这跟做生意是完全不同的。两家公司合作还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可日本的动机是要以达到侵犯中国领土为目的。侵吞中国的利益，如果合作，也是不对等的合作，萧震雷当然不可能同意。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警惕，萧震雷没有当场拒绝，只说这件事情只是自己当初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并不成熟，需要好好想想，日置益也知道这种事情也不能逼迫太紧。如果要保密的话就不能搞得太激进，否则很容易被其他列强得知，到时候其他列强肯定会强烈干预。

萧震雷现在的感触是前有狼，后有虎，周围还有其他猛兽环伺，他只能在这些猛兽之间利用这些猛兽互相牵制才能保得平安，当狼逼上来的时候，他就得往虎身边靠一靠，利用虎的威风将狼吓住。可虎吓住了狼又要对他下手了，他又要如何应对呢？

思考了半夜，萧震雷才想出一个办法，现在以自身的实力是无法与沙俄或日本任何一方抗衡的。想要暂时性的解决外部问题让自己腾出手来平定国内，唯一的办法只能想办法让沙俄和日本之间互相掐起来，当这两个外部强敌互相斗起来之后。就无暇管他了，他才能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内部问题。让全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第二天早上，萧震雷让总统办公室给王亚乔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上午来一趟总统府。王亚乔接到电话之后吃过早饭就来了，在萧震雷的计划里，需要王亚乔的铁血调查局来执行最为关键的一环。

沙俄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既互相防备，又互相合作，朝鲜已经被日本

接管过去，而且主权都在日本人手里，沙俄在远东的势力也不小，为了争夺远东话语权，这两国还爆发了日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沙俄虽然败了，可毕竟没有伤元气，因此这两国直到现在还互相敌视。

同时，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这两个国家又出奇的统一一致，直到去年7月份，沙俄和日本两国已经第三次秘密订立密约，再次划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由此可见，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列强从来都是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

“叮铃铃，叮铃铃??”

萧震雷接起电话：“喂？”

电话中传来总统专职秘书小高的声音：“大总统，王局长到了，是不是带他进来？”

“请他进来吧！”

过了十几秒钟，宽敞、偌大的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随即被推开，小高带着王亚乔走进来，“大总统，王局长来了！”

“久光来了？你先坐一下，我马上就好，小高，麻烦你去泡两杯茶送过来！”萧震雷一边说着一边埋头伏案以极快的速度批阅公文。

“好的，大总统！”

当小高端着两杯茶送进来之后，萧震雷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将手上一部分公文批阅完成才放下钢笔起身向王亚乔走来，王亚乔看见萧震雷走过来立即起身站起，萧震雷压压手：“坐坐！”

在王亚乔对面坐下后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后问道：“久光兄，昔日，我们预定的目标暂时实现了，我们组建了新政府，这距离我们的最终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能不能达成最终的理想还需要更加的努力，从新政府成立到现在，你也看到了，广大的民众对我们还是充满着希望的，这就是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动力源泉！”

王亚乔闻言站起来正色敬礼道：“是，亚桥必定誓死追随大总统完成我们的宏伟目标，至死不渝！”

萧震雷压了压手让他坐下，又喝了一一口茶后沉吟片刻说道：“现如今国事艰难，虽然我们已经直接控制了十几个省，但是还有十几省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特别是北方一些省份，对于我们派去的公务人员强烈抵触，拒不配合中枢的行政命令，拒不配合整编军队和上缴财税，甚至还出现了中枢派去的公务人员死在当地的情况，这是典型的军阀割据现象，如果长此以往，势必国将不国，所以我们新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扫除国内不平。然后才有精力应对外部之事，可是想要整顿国内情况。就必然会遭到外部干涉，这其中以沙俄和日本为最。这些天我想了很久，认为想要腾出时间内整顿国内而不会受到干扰，唯有让沙俄和日本之间激起冲突，在外部制造他们的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才会无暇顾及我们！这件事情我想交给你们铁血调查局去做”。

“日本和沙俄？”王亚乔听了之后嘴里嘀咕着，很快明白了萧震雷的意图，他道：“大总统，这件事情要搞得多大？”

萧震雷点燃一支抽了几口，沉思了几分钟才开口道：“有多大搞多

大！就算他们之间爆发战争也没关系。但是有一点，在整个行动中不能与我国扯上关系，即便是别人怀疑到英国人，也不能让别人怀疑上我们！如果在行动中，你的人深陷囫囵，为了不引火烧身，新政府是绝对不会承认的，这一点你要有心理准备！”

王亚乔心中凛然，起身立正道：“大总统放心。个人的生死荣誉与整个国家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我知道怎么做！”

萧震雷拍了拍王亚乔的肩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行动就命名为‘杀鬼行动’”

王亚乔郑重点头：“明白！”

三天后，一脸憔悴的王亚乔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办公桌上的一叠手稿，除了手稿。桌子上还放着五张地图。看完手稿后，王亚乔将这些手稿清理出来，分成六份。这每一份是一个计划，将这六份手稿分别装入文件袋中。又将五张地图和六个文件袋全部装进抽屉内。

不久，办公桌上电话响起。王亚乔接起来道：“喂？”

“局长，他们来了，按照您的吩咐，我分别将他们引到单独的一个房间，现在他们都在各自的房间里等待，而且他们没有见过面，事先也不知道今天要来干什么，您现在是否要见他们！”

王亚乔想了想说道：“将他们分别一一带来见我，还是不能让他们互相照面！”

“明白！”

三分钟之后，办公室被敲响，秘书推门进来，然后站到一边，身后跟着一个穿着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秘书随后退出带了办公室的门。

“报告局座，鹰隼前来报道，请局座指示！”中年中校走到王亚乔对面立正敬礼道。

王亚乔还礼后说道：“鹰隼，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做，这个任务不仅危险、难度也极高，重要的是此事事关重大，出不得半点闪失！”

鹰隼再次敬了一个礼后道：“请局座指示，鹰隼坚决完成任务！”

王亚乔看着鹰隼足足两分钟，才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最上面那个文件袋，递给鹰隼，“打开它！”

鹰隼接过去打开文件袋，从里面拿出几张文件和一张照片，就听王亚乔说道：“你的这次的任务就是刺杀这个孩子，你可不要小看他只是一个孩子，想要成功刺杀他是极为不容易的，你再看看这几张资料，这是与这个孩子有关的资料！看完后记在心里，记住之后你就可以出去了，给你两天的时间处理个人私事，两天之后出发”。

鹰隼花了两分钟将资料快速看了一遍，看完后将文件和相片装回文件袋中还给王亚乔，然后立正敬礼，转身离去。

等鹰隼走后两分钟，王亚乔又拿起电话道：“带让下一个进来”。

“是，局长！”

过了几分钟，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敲响，秘书推开门后让出门口，一个

三十岁左右，面白无须，面容刚毅的中青年走进来。
“局座，飓风前来报道，请局座指示！”
王亚乔问道：“飓风，你回来多久了？”
“28天！”
“休息够了吗？”
“够了！”
王亚乔道：“这次的任务任然要走出国门，但是距离国门也不远！”说着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文件袋，打开后从里面拿出几张文件纸，又拿出一张地图走到摊开在桌子上。
“你看，你这次要去的地方就是这里，土门江下游！这里是朝俄边境，在这条江的两侧分别有日本驻朝鲜驻扎军的边防队和沙俄远东部队哥萨克骑兵巡逻，这是你需要执行的任务的详细情况！”说着将手中的文件纸递过去。
飓风接过文件将放在地图上的目光收回，这才迅速阅读文件纸上的内容，两分钟后他看完了，并且一字不漏地记下。
这时王亚乔道：“现在是冬季，那边肯定有大雪，行动结束之后记住抹去痕迹，不能让双方判断出是我方派人干的，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一旦日俄双方把怀疑的目光盯住我国，后果不堪设想！”
“明白！”飓风听得心中凛然，又问道：“我有多少人手可以用？”
“你可以从本部外勤中挑十个人！”
飓风闻言摇头道：“局座，如果你让我从外勤中挑选十个人，那这个任务我完成不了！”
王亚乔脸色一变，皱眉道：“为什么这么说？”
飓风道：“局座您应该知道，我们的外勤根本不适合执行这种任务，而且这次要去的地方要经过很长的冰天雪地的环境，气候极为恶劣，而且还是去打仗，大佬啊，我们只是特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身手和枪法都远超军队的士兵，即使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也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你让我们去跟正规军干仗，你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我们可没有像那些正规军士兵经过野战战术配合训练，打仗跟其他的外勤行动可是截然不同的啊！”
王亚乔气哼哼地盯着飓风，过了一会儿才冷冷道：“那你要怎么样才答应，而且有把握完成这次行动？”
飓风想了想说道：“军方有一支特殊部队，我曾经在那里受过训，如果能调一个小队给我，我就有把握完成这次任务！”
王亚乔闻言勃然色变，“不可能，你这个要求不行，动用这种部队，哪怕只调动一个小队都要经过总统亲笔手谕同意才行，而且它隶属军方，我们虽然也挂靠在军方名下，可你我都知道，我们和军方其实没有多少关系，要调动这么一支精锐部队，你以为我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飓风平静道：“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

第371章神秘真相

1914年1月8日，圣彼得堡，冬宫广场。

冬宫是俄国沙皇的皇宫，它面向涅瓦河，中央稍为突出，有3道拱形铁门，入口处有阿特拉斯巨神群像。宫殿四周有两排柱廊，气势雄伟。宫内以各色大理石、孔雀石、石青石、斑石、碧玉镶嵌；以包金、镀铜装璜；以各种质地的雕塑、壁画、绣帷装饰；色彩缤纷，气派堂皇。

冬宫广场的气魄和规模令人吃惊，它的全部建筑非常和谐。所有建筑物，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建筑师用不同风格建造的。在广场的中央有一根巨大的石柱，这是为了纪念战胜拿破仑在1830年至1829年而建造的，高47.5米，直径4米，重600吨，用整块花岗石制成，不用任何支撑，只靠自身重量屹立在基石上，它的顶尖上是手持十字架的天使，天使双脚踩着一条蛇，这是战胜敌人的象征。

在冬宫广场的对面是弓形的沙俄总参谋部大楼，这个弓形的巨型建筑将整个冬宫广场都包围进去了几乎二分之一，它的建筑中部是巨大的凯旋门。而在冬宫的右边、涅瓦河边上是俄海军司令部大楼。

冬宫广场上，人来人往，车马川流不息。带着貂皮帽子、穿着厚实的毛皮大衣，并且经过化装、看上去像一个大胡子俄国人的鹰隼手上举着一把雨伞遮挡天空飘落的鹅毛大雪混迹在形色匆匆的行人当中，他一边快速行走，一边观察着周围建筑的情况。

为了不让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与其他形色匆匆的行人走得一样匆忙，他并不在广场中间行走。而是沿着周围建筑前面的道路行走，如此走了一圈之后才离开这里。

第二天上午。他换了一声装束，并且又经过重新化装，这次他化装成一个老人，同样在这里逛了一圈。

一连五天，鹰隼都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在冬宫观察出现过一次，为了防止被人注意到，他每天只来一次，并且每次来的时间都不同。

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他要刺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9岁的儿子、沙皇俄国唯一的男性继承人、皇储阿列克谢王子。他知道上面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在于刺杀这个小孩之后嫁祸给日本人，从而造成日俄冲突，如果操作得当，让俄国人相信是日本人派的刺客杀死了沙俄皇储、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尼古拉二世会善罢甘休吗？到时候俄国和日本势必可能再次引发战争。这不是鹰隼需要操心的，他只需要完美的完成这次任务就行了。

但是他知道，要完成这次任务是极为不容易的，且不说目标的身份有多么尊贵，在目标的周围有多少人保护。想见到目标都不容易，而且上面给他期限并不是无限的，因此想办法潜伏到目标身边进行刺杀的想法并不可行。

而且他还在王亚乔的给他过的资料当中得知，目标自小便患有血友病。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是近亲繁殖时的产物，尼古拉二世找遍了全世界的医生都治不好这种病。但是几年前突然出现了一位名叫格里高利的神父，此人奇迹般的治好了阿列克谢。至此。格里高利便得到了皇后亚历山

德拉的垂青，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格里高利拥有高超的催眠术。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当他死死盯着人看时泛出道道蓝光；再加上他的声音，总是令人感到恐惧，昏昏欲睡。他的这种催眠术对女性特别见效，据说他睡遍了俄罗斯所有的贵族少女，如果跟处女发生关系，格里高利就会收藏她的一丝头发。

据传闻，格里高利除了能治愈皇太子的血友病外，还因为他神秘的预言能力。而这些能力，皇后就曾亲眼所见。除了占卜之外，格里高利还会诅咒术，只是从来没有人见他使用过。

鹰隼心想格里高利的催眠术可能是真的，但是什么预言术和诅咒术，这绝对是谣传，或者是格力高利故意放出来的风声，目的就是神话他自己，而这个时期的人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绝大多数都还是十分迷信的。鹰隼提醒着自己，如果有一天见到这位格里高利，一定要暗自戒备和警惕，千万别栽在此人的催眠术手中了，虽然他曾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训练他的催眠师的水平比格力高利肯定低了几个档次。

涅瓦河旁边的一间咖啡厅里，鹰隼经过化装再次以一个俄国人的形象出现这里，他推开门走进去，咖啡厅里的留声机播放着悠扬的歌曲，他的眼睛迅速一扫，很快便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他走过去在一个年轻俄罗斯姑娘身边停下，两人互相拥抱亲吻一下后，他在对面坐下，并向附近的侍者打了一个响指，侍者很快走过来询问：“先生您好，要喝点什么？”

“咖啡，谢谢”

“好的！”

待侍者走后，那俄罗斯姑娘低声道：“你怎么现在才来？都迟到了一刻钟了！”

“对不起，有事耽搁了一会儿！”鹰隼回答道，又低声问道：“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俄罗斯姑娘说了一句，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叠成手掌大小的纸放在桌子上手掌压在上面推过去。

鹰隼伸手按在她的手掌上，两人做出一副亲昵的模样摸着手，亲亲我我的说了好几分钟个，随后两人的手才分开，东西便到了鹰隼的手掌，鹰隼手腕一翻，东西便不见了。

俄罗斯姑娘正要说话，这时侍者端着咖啡过来了，她便没有开口，等侍者放下咖啡走了之后，她才低声道：“我搞不懂你要冬宫和总参谋部大楼的平面图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进去偷东西不成？我可警告你，这两个地方都戒备森严，你别乱来啊！”

鹰隼闻言脸色变了便，冷冷道：“别问这么多，今天我们见面的事情最好烂在肚子里，这对你有好处！听明白了吗？”

俄罗斯姑娘看着他的眼神有些害怕，连忙点点头道：“知道，我知道了！”

鹰隼对这个女人并不放心，她不是自己人，而是孟尔什维克手下的人，名叫玛丽安娜，这个女人现在在冬宫当侍女。为了寻找国外势力和资金支持，孟尔什维克的人到处与外国势力接触，一年前，铁血调查局得知

这个消息之后认为可以支持对方，于是铁血调查局在欧洲分部的人与孟尔什维克的首脑马尔托接触，双方很快就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铁血调查局为孟尔什维克提供资金支持，并派人为他们训练武装力量，而孟尔什维克则在情报上与铁血调查局进行共享。

思索了片刻，鹰隼问道："你知道格里高利这个人吗？"

"格里高利？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廷吗？我当然知道，你怎么问他来了？"玛丽安娜对鹰隼问起这个人极为吃惊。

鹰隼冷冷道："别废话，说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你们的人？"

玛丽安娜闻言一愣，随即笑道："怎么可能？他是神父，不是跟我们一个信仰，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

"我听说这个人在冬宫之中很是受宠，而且还颇得皇后和诸多贵妇们的亲睐，有这回事吗？我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得这么多女人的喜欢？难道他很会甜言蜜语，又或者他用催眠术迷惑了皇后和其他的贵妇们？"

"当然不是！"玛丽安娜闻言急忙否认，而起脸色瞬间变得通红，"格里高利虽然会催眠术，可他从不对女人们使用，他的眼睛很迷人，好像会说话一样，女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下面那东西很大"。

鹰隼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什么跟什么嘛？难不成这个格里高利与历史上秦始皇的便宜后爹嫪毐一样，靠下面那玩意混饭吃的？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玛丽安娜连忙道："不不不，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他下面那玩意真的很大，有二十八公分"。

"嘶——"鹰隼倒抽一口凉气，他看了看玛丽安娜的神色，那绝对不像是说谎或者胡诌的，看她那样子好像亲自试过？脑子里高速转了几圈之后，鹰隼问道："你跟格里高利是什么关系？"

"啊，没，没，没关系，我和他不熟！"玛丽安娜连忙否认。

鹰隼冷声道："你在说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代表你的组织处决你？"

"别，别，我说，我说！"玛丽安娜终究是怕死，鹰隼那死神一般的眼神让她不寒而栗。

"我是他的众多女人之一，在皇宫里，我需要经常配合他做一些事情，好让皇帝和皇后以及其他大人物们相信他的法力无边"。

鹰隼又问道："他就是凭他下面那玩意征服你的？"

玛丽安娜红着脸点点头："是，是的！"

"那他治好皇储是怎么回事？你可别告诉我他真的魔法无边这种鬼话！"

"他有一种药物可以极大的缓解皇储殿下的症状，并且有很好的疗效，但无法根治，很容易复发！由于有人跟他配合，所以在他进皇宫之前，里面就有侍女按照他的布置事先给皇储吃了药，等他出现之后装模作样地耍几下，皇储的病情就迅速好转了！"

原来如此！鹰隼松了一口气。

第372章被神化的人

鹰隼思索了片刻，便在心里做出了决定，他要会会这个格里高利！对玛丽安娜说道：“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玛丽安娜正喝着咖啡，闻言放下杯子问道。

鹰隼又道：“我想想见见格里高利，你安排一下！”

玛丽安娜闻言脸色突变，她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见格里高利，但是她知道眼前这个人绝对不是好惹的家伙，这一点从他的眼神中就看得出来。

鹰隼见他犹豫，又警告道：“你应该时刻记住你的任务是什么，跟格里高利玩玩可以，但是我提醒你别把自己陷进去，否则你的下场会很惨，不仅有人不会放过你，就连你的组织也会抛弃你！”

玛丽安娜闻言想到后果，脸色变得无比惨白，她很清楚不服从组织命令，不配合眼前这个男人的下场是什么。

鹰隼继续道：“我们有情报显示，格里高利的真实身份并非只是一个神父那么简单，别被他那双迷人的眼睛和他下面那硕大的生殖器官给迷惑了，我在这里提醒你，如果你继续沉迷下去，有可能被他卖了还在不知道，可能还会帮他数钱！”

玛丽安娜听到这番话后警惕起来，“什么？难道他有可能是别的组织的人？你的消息可靠吗？”

“当然，我们做过调查，他在进入皇宫之前曾经跟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情报人员都有过接触！”这些话当然都是鹰隼胡编乱造的，目的只是想说服玛丽安娜同意答应安排他与格里高利见面。

格里高利在后世的传闻中极为神秘，传言说他是英国人的特工。还有一种极为可信的推测说他是俄国革命者安排进冬宫搅乱皇宫的，并且利用他的能力搅乱沙俄朝政。为沙俄挖掘了坟墓，将沙俄推向了毁灭。自从他进了皇宫之后，沙俄的厄运就开始了。这个推测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但是格里高利的所作所为却与沙俄革命者的目的相同。

在历史上，一战开始之后，沙俄尤苏波夫亲王、皇族成员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俄罗斯杜马右翼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和一名医生在彼得格勒的尤苏波夫宫设下陷阱。尤苏波夫以妻子伊琳娜（尼古拉二世的外甥女）为诱饵，将拉斯普京诱来，给他吃了8块掺有氰化钾的蛋糕，喝了一瓶掺有氰化钾的马德拉葡萄酒，但拉斯普京毫无反应。于是尤苏波夫向拉斯普京开了一枪。打穿了他的肺叶，碰伤心脏后留在肝脏里。众人以为他已经死掉，正要处理尸体时，拉斯普京突然苏醒过来，扼住尤苏波夫的喉咙，说“费利克斯，费利克斯，明天就把你绞死”，随后挣脱了众人的制服。跑到尤苏波夫宫的庭院里。普利什凯维奇追出屋外，向拉斯普京开了三枪，最后一枪正中其头部。密谋者将他拖进屋内，拉斯普京再度苏醒过来。尤苏波夫用哑铃猛击其太阳穴，将他再度击昏。拉斯普京最后被扔入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中，尸体于次日被发现。法医验尸结果表明他是溺水而死的。拉斯普廷肺中全部是

水。如果丢入河中的就是一具尸体，他的肺中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水的。拉斯普京在冰面下的冰水中存活了8分钟之久。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士兵发现了他被埋在皇村的尸体。并运到彼得格勒游街示众，然后被焚尸扬灰。在焚毁拉斯普京的尸体时，目击者声称敛放其尸体的铅皮和锌皮棺材烧至熔化时，他的尸体还未被烧毁，并且从棺材里坐了起来，眼睛也睁开了。苏俄士兵不断向尸体上泼洒煤油，10个小时后才将其烧为灰烬。许多贵族妇女化装来到其焚尸地拾取灰烬，作为圣物崇拜。在他死后，有人将他那硕大的生殖器官割下来做了防腐处理，并保存起来，目前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里。

也许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人故意神话了格里高利，让这些故事流传开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对俄国这近百年来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他搅乱沙俄的朝政，杀死或流放了许多沙俄有能力的大臣和官员，俄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怕是不那么容易。

玛丽安娜考虑了很久才抬起头来道：“好吧，我答应你，我安排好之后要怎么通知你？”

鹰隼道：“还是和今天一样，在你的窗台上放一盆花！”

“那好吧！”

玛丽安娜回到皇宫之后这天晚上，格里高利突然找了过来并进了她的房间。这个人留着长短发、中分头，长脸，脸瘦颧骨高，脸颊、嘴唇和下巴上都长满了胡子，胡子一直垂到锁骨，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仅仅是这胡子就为他增添了一些男性魅力。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神父长袍，胸前挂着一个金属十字架，十字架用金属链子吊着，他的身材十分强壮，修长而又高大。

“玛丽安娜，你怎么又出宫了？事先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你知不知道你不在，我今天差点搞砸了？”格里高利脸色极为不善地盯着玛丽安娜沉声喝问。

玛丽安娜有些惶恐，连忙结结巴巴道：“神、神父，有人传话进来说我的父亲病得很厉害，而且当时情况很急，我又一时间找不到你，所以就先出去了，实在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

格里高利皱着眉头盯着玛丽安娜，走近在她身上闻了闻，这个动作让玛丽安娜如坠冰窖，她想起自己才刚刚从咖啡厅里回来，说不定身上还残留着咖啡的香味，如果被这个男人闻出来就惨了。

格里高利的鼻子没有问题，他还是闻到了玛丽安娜身上的浓烈的咖啡味道，脸色一变，对着玛丽安娜冷冷道：“你骗我，你根本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别的地方，因为你身上有咖啡的味道，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快告诉我，否则我让你知道欺骗我的后果！”

玛丽安娜吓得身子一抖，脑子却高速运转，她情急生智，张口就到：“我说，我说，有个贵人想要认识你，所以请我去外面的咖啡馆喝了一杯，就是这样！”

格里高利闻言眼神中迸射出寒芒，“是谁？竟然让你在我面前说谎话？”

“是、是伊琳娜！”

格里高利闻言一愣，追问：“伊琳娜是谁？”

“是皇帝的唯一外甥女！”玛丽安娜连忙说道。

“原来是她？”格里高利闻言眼睛顿时一亮，脸色顿时由阴转晴。他心里琢磨起来，有传言说伊琳娜喜欢尤苏波夫亲王，可他知道尤苏波夫是个同性?恋，据闻尤苏波夫十二岁时就经常穿他母亲的礼服，而且还在自己的自传中描述在吉普赛乐队度过的时光和穿戴女性的衣装，这个传闻虽然不确定尤苏波夫是否是真的基佬，但很多事情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尤苏波夫是同志，那么伊琳娜肯定有所察觉，而且现在尤苏波夫还在英国上学，难道伊琳娜耐不住寂寞了吗？

想起伊琳娜的美貌、青春和极为美好的身段，格里高利感觉自己又开始口干舌燥了，但是他又想起玛丽安娜竟然欺骗他的事情，脸色顿时又变得阴沉：“那你为什么说谎欺骗我？”

玛丽安娜吞吞吐吐道：“我，我当心你见了伊琳娜就不理我了！”

原来是这样！格里高利顿时放心下来，脸上露出笑意，伸手摸了摸玛丽安娜的脸庞，又在她的丰乳肥臀上摸了几把，安慰道：“好了，别担心，没事了，你放心吧，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明天你去找伊琳娜，就说我答应见她，并且想跟她见面，就安排在我在外面的郊区的别墅内！，我相信跟她的相处一定非常的愉快”。

接下来的两天，鹰隼除了继续观察冬宫的守卫换班情况以及总参谋部的哨兵情况之外，他还在日本驻俄使馆附近转了转。

小野吉利进入了他的视线，经过调查得知，小野吉利是日本驻俄使馆与沙俄当局外交部门的直接联络官，如递交外交照会、向沙俄外交部门送公文或为公使传话给沙俄外交部门等等这些事务，职位不高，却相当关键。

经过几天的观察之后，鹰隼摸清了小野吉利的活动规律，他又铁血调查局驻沙俄分部了解到了小野吉利的更多的情况，就在这天他在经过冬宫门前的时候看到了玛丽安娜房间，窗台上放上了一个花盆，他决定将小野吉利的事情暂且放下，一心一意地准备与格里高利见面。

晚上，他还是在原来的那间咖啡厅里见到了玛丽安娜，两人见面后，玛丽安娜就将她回到皇宫后被格里高利堵住，并且说谎欺骗格里高利说伊琳娜想与其私会，约定在郊外的别墅见面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他听了之后表示知道了。

第373章神针之威

1月12日晚上，一身漆黑的鹰隼按照玛丽安娜事先的指引来到了格里高利在郊外的状元。

马蹄踩在铺面铺面的冰渣上发出喳喳作响的声音，马车在庄园门口停了下来，透过庄园的大铁门，鹰隼看到庄园的建筑内灯火通明，然而里面却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想想也许是格里高利这神棍不想被人知道自己今晚与伊琳娜在这里幽会吧？

将缰绳放下，鹰隼从马车上跳下来，走到大铁门门口看了一眼，大铁门被锁了，门口有一根吊着铅坠的拉绳，这应该是门铃的拉绳，他想了想，侧身走到旁边齐人高的围墙边上，左右看了看，屈膝下蹲后用力一蹬，“嗖的”一声，身体突然窜起，稳稳地落在了围墙顶上，随后跳进了庄园内，身体轻飘飘地落在了雪地上。

就着庄园内建筑窗口透出的灯光，鹰隼踩着松软的白雪小心翼翼地向庄园那栋最大的建筑，一座三层楼的长方形楼房走去。

庄园里静悄悄的，十分安静，甚至安静得有些怕人，鹰隼很快就摸到了庄园主楼的门廊下，他将身体靠在墙边，慢慢向一扇窗户靠近，将头慢慢伸出去，通过玻璃窗，他看到了大厅内的情况，布置得极为奢华，十数盏水晶吊灯将整个大厅照耀得明亮如白昼，而且富丽堂皇。

从大厅里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音，十分的悦耳，大厅中间一个穿着黑色的神职长袍的四十多岁中年神父正站在那里闭着眼睛，双手随着音乐的乐调而高低起伏。神情颇为陶醉。

从这个人的装束来看，鹰隼知道此人应该就是格里高利。如今冬宫最受沙皇和皇后宠爱的家伙，沙皇和皇后之所以宠他。是因为他不仅治好了皇储的血友病，而且还因为他极为高明的预言术，凡是他预言的几件事情都发生了，这让原本就极为信仰神秘主义的沙皇和皇后就更加相信他，而皇后亚历山德拉对他完全是言听计从，他简直就像是她的主人一般，而且很多人怀疑他对皇后亚历山德拉进行着催眠和性双重方面的控制。

大厅里铺着地毯，旁边餐桌上已经摆满了佳肴和酒水，在墙壁的炉壁里生着火。炉火燃烧得很旺，就窗户上已经有一层朦朦胧胧的白雾。

仔细观察了一下，鹰隼发现这庄园里确实只有格里高利一个人，也许为了今晚的幽会，他已经将所有的佣人都赶回了家。

鹰隼走大正门口伸手按在大门上，缓缓用力一推，门开了，一股热气直冲而来，大厅里比外面冰天雪地暖和得多。他转身关上大门，再转身向正睁开眼愣愣地看着他的格里高利走去。

“你在等伊琳娜小姐吗？她不会来了！”鹰隼走格里高利面前三米处停下说道。

格里高利还以为鹰隼是伊琳娜派来的传话人，可看鹰隼是一个东方人，又有些疑惑。直到现在，他依然没有感觉到危险已经临近，皱眉问道：“你是谁？”

鹰隼神秘地笑了笑。绕过格里高利自顾自地来到餐桌边揭开一个餐盘

上的银质盖子，看见餐盘上的牛排还在冒着热气。白里透着血丝，一股独特的香味扑鼻而来。他抽了抽鼻子，伸手拿起叉子将那块牛排叉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不住的点头道：“嗯，味道不错，拉斯普京先生，想不到你家的牛排做得这么美味，请问你的厨师是哪里请的？”

格里高利看着鹰隼的所作所为，眉头皱得更高了，不过他依然没有感觉到害怕，实际上他在此之前早就经历过多次刺杀了，有一次是圣彼得堡当地的教会中的神父伊利奥多尔策划的，他被秘密抓住，教会准备将他赖以在皇宫中如鱼得水的巨大生殖器官阉割掉，在行刑阉割的搏斗中，拉斯普京逃脱了。第二次是一个名叫古谢娃的妇女，她是一个受拉斯普京伤害的人，发誓要报仇。古谢娃在拉斯普京的家乡波克洛夫斯科耶村行刺，尖刀捅破了拉斯普京的肚子，肠子都出来了，但是拉斯普京又逃脱了，而且活了下来。

“好了，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是谁？伊琳娜为什么没有来？”

“正好我没吃晚餐，这里的食物不错，谢谢您了，拉斯普京先生！”鹰隼说着又扭开葡萄酒瓶塞，拿起酒瓶在一只玻璃杯里倒了一些葡萄酒，凑到嘴边刚要喝下去，却停下了下来，抽了抽鼻子闻了闻，扭头看向格里高利道：“拉斯普京先生，我认为您一直是一个脱离了趣味的人，可没想到您还是这么下作，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在这红酒中下了催情药剂，对吗？您这是何必呢？如果伊琳娜真的来了，那么您完全用不到这种手段，她依然会投入您的怀抱当中，不是吗？”

格里高利被鹰隼说破了目的和心思，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而且情绪有些恼怒，他冷冷地盯着鹰隼看着，直到两分钟之后，他突然笑了，迈步向鹰隼走过来。

“你不是伊琳娜派来的人对不对？伊琳娜根本就没有约我见面，是你找到了玛丽安娜，让她对我说谎了，对不对？”

鹰隼笑了，放下酒杯道：“是的，很高兴您能反应过来，不是伊琳娜要见您，是我！”

“哦？”格里高利也笑了，指着沙发随意道：“那我猜您肯定是有事找我，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坐下谈？”

鹰隼弯腰道：“嗨，很荣幸！”

格里高利听得一愣，心中嘀咕，日本人？虽然心里疑惑，但脸上还是没有表露出来，两人坐在沙发上之后，他问道：“那么先生，既然您找我有事，那么您愿意介绍一下自己吗？”

“当然！”鹰隼道：“您可以叫我小野吉利，我是日本驻俄使馆对外联络官！”

“原来是小野先生。您好，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鹰隼道：“我有一个问题极为好奇。您是如何让冬宫那些女人对您趋之如骛的呢？他们都说您有魔法，可我不信。我知道您一定有什么秘密，对吗？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吗？”

“哈哈哈”格里高利听了鹰隼的话好像很是高兴，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笑道：“当然可以，有人愿意分享我的秘密，这让我很高兴，毕竟小野

先生也是男人，我很理解！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让女人喜欢亲近我的。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见了什么？”

鹰隼顺着他的话语看向他的眼睛，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顿时泛出道道蓝光，如同充满着魔力一般，鹰隼只感觉自己的精神有些疲倦，好像要昏昏欲睡的样子一般。

一分钟的时间里，格里高利说了很多话，但说得很慢，他的语气和语调极为特别，鹰隼此时完全一副痴傻的模样了。

“好了。现在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日本驻俄使馆对外联络官小野吉利！”鹰隼呆呆道。

格里高利又道：“我是说你的真实身份！”

“日本参谋本部对俄情报课副官！”

格里高利闻言一愣，心里嘀咕日本人怎么把手伸到我这里来了？他想了想又问道：“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与你搞好关系，从你的嘴里套出沙俄方面的重要情报！如果你不上道。就强行控制你为我所用！”

格里高利闻言冷笑：“日本人果然狠毒，也太狂妄自大，连沙皇和皇后都被我控制了。整个沙俄都被我控制了，你们日本人竟然妄想控制我？嘿。真是无知啊！信不信我立刻让沙皇对日宣战？”

“当然相信，只不过这需要我的同意！”

“你！”格里高利听见这话。顿时脸色剧变，发现坐在对面的鹰隼的脸色变得正常了，眼神也恢复了正常，而且还发出杀气腾腾的模样，“你怎么会？”

鹰隼嘿嘿一笑，“催眠术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

这也幸亏鹰隼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被格里高利催眠了，但是格里高利问到他的真实身份时，这个问题冲击了他潜意识里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反弹唤醒了他，随后他用早就准备好的一根银针暗中扎了自己一下，刺激了自己的神经，让自己彻底摆脱了催眠术的效果。

“哈，竟然脱离了我的催眠控制，你倒是有些本事！不过你以为你现在就安全了吗？”格里高利说着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准了鹰隼。

鹰隼看着那把手枪，突然笑了，那是一把鲁格手枪，鲁格手枪是半自动手枪，开枪之后想要继续发射就必须再次扣动扳机，而且第一次开枪前要将第一发子弹上膛。

他笑道：“拉斯普京先生，提醒您一下，您忘记将子弹上膛了！”

格里高利闻言一愣，向自己手上的手枪看去，这时，鹰隼突然将右手一扬，一道极为细小的白光闪过，格里高利就感觉自己的脖子上一阵刺痛，随即一种麻醉感瞬间蔓延到全身，身体完全不能动弹了，他惊恐地看着鹰隼，结结巴巴道：“你，你，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的身体不能动了？”

鹰隼却不说话，起身走到餐桌边，拿起刀叉将另一个银盘里的牛排也吃完，吃完牛排后啃了几个水果，直到吃饱喝足之后才转身回到沙发边，

将格里高利脖子上一根银针取下来。

掏出怀表看了看，鹰隼道："还有一分钟，你就会感觉全身如蚂蚁一般的啃食，那时候你会全身瘙痒难耐，那种瘙痒的程度会让你不得不用手去抓，就算将全身的皮肤都抓破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格里高利本身是一个搞怪的神秘主义者，只有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那些语言都是经过事先安排好的，鹰隼的这番话让他根本不相信，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让他失算了。

时间刚好过了一分钟，格里高利就感觉脚上开始奇痒起来，这种痒简直深入骨髓，太难受了，他忍不住蹬掉鞋子，用手去抓脚掌心，抓着抓着，他有感觉这股痒很快蔓延到脚背上，继而是脚踝和小腿，两支脚都是如此。

不一会儿，这股奇痒蔓延到了全身上下，而且程度越来越厉害，他惊恐地不停地用手去抓身上的每一处地方，而且越抓越痒，渐渐的，他开始大叫起来，因为不仅痒，而且他衣服内的皮肤有多处被抓破了，疼痛难忍！

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从开始的惊叫，继而到大叫，随后到嚎叫，最后甚至是惨嚎！他的衣服被自己抓破了，除了脸之外，身上到处都是血淋漓的，这是身上多处皮肤被抓破之后的结果。

他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不停地落下，惨嚎声充斥着整个庄园之中，在经过长达十分钟如同地狱煎熬一般的感受之后，他终于彻底崩溃了，颤抖着匍匐在鹰隼的脚下哀求道："救救我，救救我，我发誓，上帝啊，这种痛苦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忍受第二次了，无论您想让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您，并且成为你忠实的奴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主人！"

鹰隼见他这样就就知道差不多了，再让他抓下去，他就只有死的份了，于是伸手用银针在他胸前一处穴位刺入，中指在银针上一弹，银针快速晃动着，格里高利很快就安静下来，也不再往身上乱抓了，这说明全身性的瘙痒已经停止下来。

格里高利浑身是血、教士袍子也被他自己撕扯得破破烂烂了，他蜷缩在地板上剧烈的喘息着，身体还在瑟瑟发抖，"尊敬的主人，谢谢你的仁慈，将我从地狱之中拉回来，我将终身侍奉您，您有什么吩咐让我去做？"

还挺上道的，鹰隼很清楚自己这个绝技的厉害之处，因此也就没有感觉格里高利在前后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

第374章替死鬼

鹰隼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含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了，抽了起来，吸了几口之后说道：“我想要皇太子阿列谢克死去！”

“啊？”尽管格里高利现在感觉全身还极为疼痛，但是听到鹰隼的这句话，还是惊得一下子从地板上坐了起来，张了张嘴，犹豫了一下问道：“为，为什么，主人？他可是皇太子，如果他死了，而且被发现是谋杀的，整个俄国都会闹翻天的”。

鹰隼又吸了几口烟，说道：“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要让俄国闹翻天，让尼古拉二世暴跳如雷，失去理智，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日本人干的，我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告诉我，皇储住在哪间房，他的生活规律！在他死之后，你要有意无意的将这件事情引到日本人头上，并且在皇帝和皇后耳边吹吹风！而且你还可以利用这件事情继续展示你的预言能力，怎么，你不愿意吗？”

格里高利闻言顿时又浑身直颤抖，连忙道：“愿意愿意，主任的话就是我的使命！”

在格里高利看来，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一个恶魔，十足的恶魔，就凭手上那一根细小的银针就能让他生不如死，这种能力简直如同神魔一般，之前承受的那种痛苦他此生再也不想承受第二次，与这种痛苦相比，死反而是一种快乐！可他还不想死，无论这个男人让他干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当下，他立即将皇储所住的房间和生活规律一一说了出来。甚至将冬宫之中的各种秘闻和丑闻都抖搂出来。

在格里高利的叙述中，沙皇冬宫内的一切才同被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展露在鹰隼面前。鹰隼也才知道原来冬宫之中居然有着如此之多的丑陋和肮脏之事。

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鹰隼都知道了，最后问道：“我刚才说的话你就记住了吗？”

“是的，我记住了，事情发生之后，我会利用我的影响力将皇帝和皇后的视线转移到日本人头上去！”

“不不不，刚开始不需要你这么做，我相信沙俄当局的警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肯定会查到一些有关日本人的线索，等警察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才出马！”

“明白。明白！”

“还有一点，你刚才所经历的痛苦每个月的今天都会发作一次！”

“啊——”格里高利闻言顿时再次吓瘫在地上。

鹰隼又道：“不过你不用担心，只要你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听话，我会在它发作之前给你医治，不会让你再次经受痛苦，可如果你不老实，不按照我的指示去做的话”。

“不不不，我保证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如实的按照主人您的旨意去做的！”

“很好！你自己收拾一下吧。我走了，有事我会再找你，另外，那个

玛丽安娜不能再留了。这个女人对你好像并不是那么全心全意，再见，拉斯普京先生”鹰隼说完站起来向外走去。

鹰隼的话让格里高利想起了玛丽安娜那个女人。他眼神中顿时流露出狠毒之色，这时已经走到门口的鹰隼打开门停下。回头道：“噢，忘了谢谢您的晚餐了。拉斯普京先生！”

第二天上午，格里高利满脸阴沉的回到了皇宫，他现在在是沙皇和皇后身边的红人，是冬宫最大的宠臣，有的时候连三个公主都甚至嫉妒他在皇帝和皇后面前的受宠程度，尽管她们知道这种受宠与她们受宠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可她们依然嫉妒得要命。

格里高利来到玛丽安娜的房间里，却没有找到她，他知道她肯定是躲起来了，但是她能躲到哪里去呢？在他这种权臣面前，只要他一个眼神，就有大把喜欢拍马屁的大臣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他立即找到皇宫副侍卫长，说玛丽安娜想加害于他，昨夜将他骗出去差点与别人合谋杀死他，幸亏他法力无边才逃回来。

皇宫副侍卫长当即表示马上派人去抓捕她，格里高利又说，这个玛丽安娜太可恶了，抓住她之后不必审问，直接处死！皇宫副侍卫长表示明白，立即派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玛丽安娜很快被找到，尽管她此时躲在了伊琳娜的家里，但她还是被秘密警察抓了出来，她原本以为鹰隼会解决她欺骗格里高利的事情，可她却不知道鹰隼已经不再相信她了。她被秘密警察从伊琳娜的家里逮捕出去之后就在大街上被秘密警察用枪打穿了脑袋。

“咯吱”一声，圣彼得堡的西区的一条小巷子的一间破破旧的房子的门被打开了，一个身材矮小、穿着西装、领带歪歪斜斜的东方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夹着大衣一脸舒爽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就是小野吉利。

小野吉利只不过是日本驻俄领事馆的对外联络官，官职小得可怜，以他的级别还没有到能够携带家眷来俄国的地步，不过在薪水方面还是很丰厚的，因此他平常的生理需求不得不在圣彼得堡找野女人解决，对于他这种来说，与其去找野鸡，还不如找一个固定的女人，这样安全，也有情调一些，与他相好的女人是一个二十多岁、身材高大、长相颇好的已婚贫穷俄罗斯女人，这个女人从前是一个工厂女工，她有三个小孩，她的丈夫在日俄战争中死掉了，以她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累得跟狗一样，因此她不得不出来站大街以贴补家用，这个职业自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就出现了，在饿肚子面前，尊严和羞耻之心一文不值！幸运的是，她第一次出来站大街就遇到了小野吉利。

小野吉利来圣彼得堡多年，他可是此中老手，当与她办事时通过询问得知了她的情况之后就立即提出要养她，当然也包括她的三个孩子，因此她的三个孩子就这样多出了一个便宜日本老爸。

正要迈步离开，门里面又穿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天这么冷，要不你明天早上再走吧？”

小野吉利回头笑了笑，摇头道：“算了，我明天早上还有事，回去迟了不行的！”

刚走了一步，小野吉利又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把这个礼拜的钱给她，于是转身从西装内口袋套出一叠钱塞在门内女人手里，说道：“拿着，多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你看你都瘦得成那样了”。

“我，我”。

小野问道：“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我有了你的孩子！”女人咬牙道。

小野闻言脸上的笑容都凝固了，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良久，小野才道：“这件事情等我下次过来在说，你先进去吧，把门关好，我走了！”说着迈步走下台阶沿着小巷向外面大街走去。

女人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才叹息一声关上了大门。

小野心事重重的走向街边的路口，路口正停着一辆马车，他向车夫挥了挥手示意自己要坐马车，以免车夫驾车走掉，当车夫看见小野走过来时就从马车上跳下来，将一个小凳子放在地上。

“去日本领事馆！”小野走过来说着就迈脚踩着小凳子上，车夫在他上车的时候突然一个掌刀切过来，刚好切在他的脖子上，然后抬脚一脚提在他屁股上将他踢进了后座上。做完这一切，车夫若无其事地左右看了看，然后拿起小凳子丢进车内，自己上车拿起缰绳驾车离开了。

小野吉利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当他醒来的时候听到了房门被打开的声音，他扭头看过去，一个穿着黑色大衣、身材高大的亚洲人推门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纸袋，他正要说话，却发现自己的嘴被臭袜子堵住了，一时间一股呕吐感直冲脑际，由于嘴被堵住了，呕吐物没吐出来，反而又咽了回去。

那东方人走到桌子边将纸袋放下，又从旁边火炉上提起已经烧开的水壶往桌子上的水杯里倒满开水，将水壶放回火炉上继续烧着。

“唔，呜呜，呜呜呜，唔唔唔”小野吉利的嘴被堵住了，只能用鼻腔和喉咙一起发出声音，希望引起这个东方男人的注意。

东方男人瞟了他一眼没理睬，在桌子边坐下，从纸袋里拿出一块三文治张开大口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下就咬去了三分之一，他慢慢地嚼着，不紧不慢，一边嚼着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报纸打开看了起来。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桌上装三文治的纸袋瘪了，只剩下最后一块三文治他才停下来，并且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完全吃饱，但也吃个八成饱，这是他每一顿的固定食量，自从加入铁血调查局这个神秘的组织，他就从来没吃饱过，不是吃不饱，而是他不让自己吃饱，因为他知道吃饱了身体就会产生惰性，思维也会比不饱的情况下缓慢一些，特别是太油腻的食物，这会影响他的思考速度和反应速度。

第375章皇储被刺

将最后一口食物咽下肚子，鹰隼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看着正被绑在椅子上、嘴里塞着臭袜子的小野吉利道：“昨夜那个女人不错，应该是一个良家妇女吧？我听她说她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吧？这是好事，你又要当父亲了，恭喜你！”

“唔，唔唔唔”小野吉利听了鹰隼的话之后神情大变，鼻腔和喉咙里不断发出声音，身体也剧烈的扭动，椅子都被他挪动得哐当哐当直响。

鹰隼掏出香烟塞了一支在自己的嘴里，用打火机点燃，吸了几口，烟草的芬芳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他夹着香烟起身走到小野身边取下塞在他嘴里的臭袜子。

小野是一个极为冷静且理智的人，他知道这个东方男人既然敢把堵住他嘴的臭袜子拿走，就不怕他嚷嚷，这里也许是一个极为封闭的空间，或者是极为偏远的地方，即便是大声嚷嚷也没有人可以听见，说不定还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

他平静道：“我饿了！”

鹰隼闻言拿起桌上纸袋将袋口向下，从里面掉下一块三文治到桌子上，他又抓住小野的颈部连同椅子一起提起来放在桌子边，却不给他揭开绑在椅子上的绳索。

小野见状只能低下脑袋用嘴凑到桌子上去啃那块三文治，虽然很不习惯和方便，但好歹还是能够吃到，直到几分钟以后，桌子上的面包屑都被舔得干干净净了。

鹰隼拿起水杯凑到小野的嘴边使劲往他嘴里灌了一杯水，喝完后。他胸前的衣服上都被淋湿了。

“阁下是什么人？将我绑来想让我干什么？”小野吉利看着鹰隼问道。

鹰隼闻言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抓起桌子上的电话机往小野面前一推，“麻烦你给沙俄总参谋部的外事科打个电话。就说你下午三点钟会去给他们送一份公文！”

小野吉利不是傻瓜，他大致猜到了眼前这个男人要干什么，让他给沙俄总参谋部大楼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冒充他的名义混进去，这个男人混进沙俄总参谋部要干什么？他不得而知，但他知道绝对不是好事，说不定这家伙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出来，而且是他的名义干的！

想到这里，他浑身开始冒冷汗，问道：“你、你想干什么？”

“打不打？”

“”

鹰隼见他不配合。说道：“看来我要去拜访一下那个女人了！”说着就站起身来。

“不要，不要，我打，我打！”小野吉利慌忙叫道，刚想拿电话却想起自己的手还被绑着，又道：“你总要给我把绳子解开啊！”

鹰隼没有给他解开绳子，抓起电话开始拨号码，电话很快拨通了，他握着话筒将听筒伸到小野吉利的耳边。并低声道：“要是你敢乱说话，你

应该知道后果！”说着便松开了捂住话筒的手。

小野小心地看了鹰隼一眼，听到电话中传来声音，连忙道：“喂。是参谋总部外事科吗？我是日本驻俄大使馆对外联络官小野吉利，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要去总参谋部送一份公文！什么公文？哦，是关于贵我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公文。否则的话我也不会送到总参谋部而是送到外交部了，好的。好的，谢谢！”

放下电话后。小野吉利对鹰隼道：“那边说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会派人在门口等着！”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那个女人、三个孩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会很安全！”鹰隼说着起身伸手从小野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夹、护照和身份证明，然后又道：“这些东西借我用一下！”

小野忍不住问道：“难道你会还吗？”

正要转身离去的鹰隼停下回头正色道：“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答案是‘会的’”说完伸手打晕了他。

中午，鹰隼从外面回来，小野吉利也刚好醒来，在时间上算得刚刚好，还是如同早上一样，鹰隼用同样的方法让小野吉利吃了午餐。

吃完午餐后，鹰隼见时间还早，于是说道：“小野，趁着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聊聊吧，你虽然在使馆工作，可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对外联络官，以你的薪水能养得起两个家庭，还且还能够花天酒地，到处结交沙俄军政界人士，我想这里面一定有着其他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吧？说说吧，不说的话，你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说了！”

小野闻言不由苦笑，“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却不知道这一天来得这么快，看来，与明石元二郎将军相比，我还是差得太远！”

鹰隼没有接口，静静地抽着烟，看着小野吉利，小野沉默了好几分钟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看来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小野道：“我在沙俄国家银行存了一笔钱，存单就在你拿走的钱夹内，我希望你帮我把这笔钱取出来给那个女人送过去，她的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我希望她能把孩子生下来并且把他养大！”

鹰隼沉默几秒钟后开口道：“你这就这么相信我？不怕我杀了她们母子然后吞了那笔钱吗？”

小野道：“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我看人的眼光是不会错的，你不是十分残忍的人，我从你的一些行为上看得出你做事是有底线的，你我是同行，如果不是有必要的话，杀人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且那笔钱够他们母子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对于你而言却并不是一个值得突破底线的数额！”

鹰隼想了想答应：“好吧，谢谢如此相信我，我答应了。会把那笔钱给她送过去的！”

聊完之后，鹰隼转身盘腿坐在榻上。闭上眼睛养神，小野吉利见他如此也闭上了嘴巴不再说话。但是脑子里却不知道在想什么。

下午两点半，鹰隼准时睁开了眼睛，他看了小野吉利一眼，小野正神情傻呆地坐在椅子上，眼神也没有了焦距。

好像是听见了声音，小野吉利抬眼看了看鹰隼，平静地问道：“我的时间到了吗？”

“差点忘了一件事情，在这张空白纸上写上你要对那个女人说的话，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要不然他怎么会相信我呢？”鹰隼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白纸放在桌子上，又掏出钢笔放下，再将捆绑小野的绳索解开。

小野起身走到桌边，拿起钢笔，扭开盖帽突然反手向鹰隼刺来，却发现鹰隼正窝着一只手枪对准他，钢笔笔尖停在了鹰隼胸口处却刺不下去了。

“不要让我使用暴力！不要再让我发怒，否则，我不会保证完成答应你的事情！”鹰隼冷冷道。

小野身子一抖。窝着钢笔的手慢慢收了回去，转身在桌子上的白纸上写快速写了起来，写了满满的一页纸，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他刚刚写完。鹰隼以极快的速度打晕了他，当他倒下之后，鹰隼再次将他捆了起来。并且用一根银针在他的脖子上扎了一针，这可以让他睡上一天。

收拾好之后。鹰隼出了门，他提着公文包在街边招来一辆马车。上车之后让车夫赶车去总参谋部大楼。

今天的天气特别阴冷，没有下雪，天空也没有太阳，被北方吹来的寒风在空气中发出呜呜的呜咽声。

不久，马车穿过冬宫广场，在总参谋部这座弓形的建筑门口停下，在门口的哨兵处，已经有一个沙俄军官等着了，看见鹰隼下车之后，那军官迎上去立正敬礼问道：“请问您是日本驻俄使馆对外联络官小野吉利先生吗？”

“是的！”鹰隼答应一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递过去，那军官接过翻看了一下就领着鹰隼走到门岗处让里面的士兵给他登记，登记很快就做好了，沙俄军官带着鹰隼走了进去。

进了总参谋部大楼之后，两人上了二楼，这时鹰隼借口要上卫生间，并且将带路的沙俄军官诓骗到卫生间干掉了，尸体就丢在卫生间内，而且他还在卫生间内天花板夹层内拿出来一个黑色的袋子趁着无人看见很快上了顶楼。

在这里可以看见冬宫正面的全貌，他将黑色袋子打开，戴上手套之后然后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这竟然都是一些枪械零件，他迅速组装起来，很快就组装成一支毛瑟98g步枪，将五发子弹压入弹仓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两样东西，一个是瞄准镜，另一个是消音器，这两样东西都是特制的，这个时代也只有铁血调查局这样的机构才有装备。

消音器和瞄准镜很快就装好，他看了看怀表，时间快到了，按照格里高利提供的消息，三点二十的时候，皇储会被侍女叫醒并且在房间内穿戴整齐之后再去学习。他立即将眼睛凑到瞄准镜前看向对面冬宫的一间房间的窗户，在这个距离上想用肉眼看见冬宫窗户内房间里的情况根本不可

能，只有用望远镜才有可能看到，冬宫原本守卫森严，可谁也没有想到有人会潜入对面的总参谋部大楼顶上。

当时钟指到下午三点二十的时候，对面冬宫一间房内的房门被推开了，一个侍女进来走到床榻边叫醒睡在床上的人，很快一个**岁的小孩从床上坐起，并且揉了揉眼睛，然后伸了伸懒腰。

鹰隼真的不想对一个孩子下手，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肯定会向上面推掉这个任务，可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他生下来就注定要承受比常人家的孩子承受更多东西。

当皇储坐在一面镜子前让侍女穿衣服的时候，鹰隼狠心扣动了扳机，“秋”的一声，子弹冲出枪管，一眨眼间就击穿了对面窗户上的玻璃，在瞄准镜中，皇储的脑袋被击中，一道鲜血飞溅出来，侍女吓傻了。

鹰隼见目标已死，立即取下枪管上的消音器和瞄准镜塞进口袋中转身下了楼，步枪就丢在楼顶了。此时冬宫内皇储被杀的消息还没有传出来，鹰隼很轻松的走出了总参谋部大楼上了还等在门口的马车，马车很快消失在冬宫广场。

不久，冬宫内闹翻了天，正在享受生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接到皇储被杀的消息之后整个人都傻了，直到几分钟之后才暴跳如雷，并立即指示官员们一定要抓住凶手，找出幕后主谋，而这一次，神秘的格里高利再次一次预演成功了，两天前他就忧心忡忡的告诉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他已经预见了皇太子将有一场巨大的血光之灾，能不能躲过去还是个未知数，得知这个情况的皇帝和皇后当然不敢怠慢，加强了对皇储的保护，可没想到到最后还是出事了！

第376章伪造证据

没有人能够理解尼古拉二世现在的心情，阿列谢克是他的独子，而且是他最小的孩子，前面三个孩子都是公主，上天可怜他，让他最后终于还是有了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从生下来就体弱多病，而且后来还发现这孩子患有罕见的血友病，幸亏有前几年发现了格里高利这个神父才能治好阿列谢克，可是这个唯一的皇子竟然被人刺杀了！

尼古拉二世已经快要疯了，逮着谁找谁的麻烦，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他已经在冬宫之中连续杀了十几个侍女和侍者，就连皇宫副侍卫长和另外两个级别很高的大臣也被他无端发脾气给砍了脑袋，这让整个冬宫之中的人，包括皇后亚历山德拉都不敢触怒他。

实际上，皇后亚历山德拉比尼古拉二世都更加悲伤和愤怒，皇太子可谓是她是心肝宝贝，格里高利前几天还对她和她的丈夫尼古拉二世忧心忡忡的说预见了皇太子可能遭遇不测的兆头，这曾经一度让她神经高度紧张，并且将皇太子阿列谢克的保护级别提升了几个档次，可是没想到，这件可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亚历山德拉皇后这几天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尼古拉二世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谁见了他都得向上帝祈祷保佑自己是幸运的。

圣彼得堡的秘密警察在案发之后很快就介入了调查，这种级别的案件，警察局根本就没有资格，而且案件牵涉到了总参谋部。因为刺客是从总参谋部的大楼顶上开枪的。

经过三天的紧急调查，日本驻俄使馆对外联络官小野吉利进入了秘密警察们的视线。这个人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在案发前的十几分钟他进入了总参谋部大楼。当时有一个俄军军官领着他进去的，事发之后，有人上卫生间时发现了那名俄军军官的尸体，而且小野吉利是打着给沙俄总参谋部送公文的幌子进入总参谋部大楼的，可实际上总参谋部的外事科根本就没有接待过他，也没有收到他送来的公文，这让小野吉利的嫌疑更大了。

秘密警察们立即开始调小野吉利，沙皇尼古拉二世得到报告之后直接下令抓捕小野，按照他的意思。不管是不是小野吉利干的，先抓起来再说，抓住了再进行审讯和调查，毕竟现阶段小野吉利的嫌疑最大。

于是乎，得到沙皇直接授权的秘密警察们迅速赶到了日本驻俄使馆，全然不顾守卫使馆安全的日本兵的阻拦而闯进了日本驻俄使馆，在使馆内到处寻找小野吉利，还撬开小野吉利在使馆内的宿舍。

让秘密警察们高兴的是，他们在小野吉利的宿舍房间内发现了密码本、与沙俄有关的情报资料和与国内的电报通信往来。这些东西无不告诉沙俄的秘密警察们，小野吉利是一个间谍，是披着外交官这张皮的日本间谍。

消息很快上报到尼古拉二世那里，这些东西本来还不足以证明小野吉利就是杀死沙俄皇储的凶手。不过谁让尼古拉二世现在已经处于疯狂的边缘呢他？他看到这些东西后想也不想就下令军队将日本驻俄使馆一锅端，皇家禁卫军一个连的部队当即赶到日本驻俄使馆，先是将之团团包围。然

后喊话让里面所有人包括日本驻俄公使在内全部在限定的时间内出来投降。

日本驻俄使馆原本还想与沙俄方面进行沟通，他于是走出使馆与包围使馆的沙俄军队指挥官交涉。但是沙俄军官根本不跟他对话，直接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这让使馆内的其他日本人没了主心骨，所有人都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到了之后，使馆内的所有日本人不得不在绝望中走出使馆投降。

沙俄的秘密警察们还是很得力的，短短的两天时间内，通过突击审讯，使馆那些文职工作人员哪里经得住严刑拷打？很快都一个个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全部吐露出来，一时间日本部署在沙俄境内的间谍网络暴露无余，沙俄秘密警察们当即部署，以最快、最狠、最有效的方式将日本部署在沙俄境内的间谍网络一网打尽了，还知道了很多之前都不知道的秘闻，就例如俄国革命者多次起义都是日本间谍策划和推动的，这些秘闻让尼古拉二世暴跳如雷，他心里越发认定皇储阿列谢克就是小野吉利杀死的，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日本当局。

这天格里高利进入冬宫求见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对于格里高利，尼古拉二世虽然非常疯狂，但看见格里高利还是保持着一些尊重和冷静，因为之前格里高利的种种预言都确确实实发生了，这足以证明这个神父真的是神通广大，特别是皇后亚历山德拉，她对格里高利简直是敬若神明，她对格里高利的到位充满着期望，不仅希望他带来了好消息，而且还希望这个男人能够好好地抚慰她一番。

当格里高利告诉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刺杀皇储的凶手在最近两天内就会有消息，他预言皇储被刺案与日本当局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与尼古拉二世的推断是一模一样的，这让尼古拉二世好像得到了大力支持一样，他对格里高利表达了足够的善意，立即册封格里高利为皇宫首席顾问，这等于是完全相信了格里高利。

皇储被刺的第四天下午，鹰隼在涅瓦河畔与一个年轻人见面，这个年轻人是铁血调查局在圣彼得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次鹰隼的行动由他全权配合。

与其他国家一般都在使馆安排间谍人员不同，铁血调查局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中方使馆内安排间谍，因为使馆和大使或全权外交代表，不论是常驻还是临时的。一般都有外交豁免权，在使馆内安排间谍人员可以方便调查驻地国的一切情报。只要不被当场抓住现行，间谍人员如果能够及时逃回使馆内就可以得到保护。使馆驻地所在国也不会派人公然闯入使馆内抓人，当然尼古拉二世这种狂暴者除外，因为他现在已经疯狂了，在丧子之痛的刺激他，他全然不管什么外交豁免权了。

与年轻人接头成功之后，鹰隼不着痕迹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低声问道：“我让你做的遗书做得怎么样了？”

“做好了，如果是汉字，我的手下只要一天时间就可以把遗书搞出来。不过对方写的是日本字，这让我的手下没日没夜地连续干了三天才做出来，伪造笔迹的钢笔也在里面，钢笔内的墨水和遗书上笔迹是一样的，

你回去之后将小野的指纹印在上面就行了”年轻人说着快速递过来一个文件袋。

鹰隼接过塞进大衣内的怀中，问道：“字迹上应该没问题吧？会不会让人查出来不是小野的笔迹？”

年轻人肯定道：“绝对不会，在制作这封遗书之前，我们科室对小野吉利这个人做过充分的调查，包括他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身份、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为人处世方面等等这些方面。另外还有他之前大量的笔迹做参考，我敢拿脑袋担保，就算全欧洲所有的笔迹鉴定专家鉴定这封遗书都看不出来是伪造的！”

在这个时代，笔迹鉴定作为司法证据在欧洲已经开始被采用了。就连日本也开始采用。1622年意大利的卡米洛?巴尔迪发表《根据人的字迹判断人的性格和气质》。1872年法国米尚发表《书法的秘密》，论及笔迹与心理关系，提出“笔相”一词。继之在1891年出版《笔相学体系》、《笔相学的方法》。1895年意大利的龙布洛梭发表《笔相学指南》。德国汉斯?布塞于1896年发行《笔迹学月报》，主张“笔相”是笔迹鉴定的基础。在近代的欧洲普遍认为笔迹是书写人的气质、个性、才智、情感、道德、社会能力以至于好人和罪人的表现。在鉴定技术方面，法国的阿?贝蒂隆将其所发明的人体测量法引伸用于笔迹鉴定。发表《笔迹的比对和同一认定》一文。主张将字的字行方向、字的间隔距离、字的倾斜度、字的大小作为比对的依据。法国的埃?洛卡尔在其《犯罪侦查学指南》一书中也主张“笔迹经常不变的不是绝对大小，而是改变自己笔迹的比例关系”并认为笔迹鉴定从定性过渡到定量检验的方法就是精确测量。

“那好就！”鹰隼松了一口气，说道：“虽然沙俄方面对这封遗书进行笔迹鉴定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防，有你的保证我就放心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等任务彻底完成之后，这封遗书还是要想办法造成意外销毁才好，以免被人看出破绽！现在的笔迹鉴定专家的鉴定不出来，谁敢以后没有人能鉴定真假？算了，这件事情不用你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那行，现在风声紧，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免得被沙俄的秘密警察盯上！”

鹰隼抽了一口烟看了看周围，才道：“好，你先走吧，我来断后！”

傍晚时分，鹰隼回到了自己的临时落脚点，小野吉利就被绑在这里，这栋房子地处偏远，周围的房子很少，原来房主是一个老色鬼，已经被他干掉了，而且他经常早出晚归，因此附近的沙俄人也没有发现这间房子换了主人。

这几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鹰隼每次出去之前都会让小野吉利陷入昏迷状态。回来后，小野吉利还在昏迷当中，下午的时候鹰隼已经在另外的地方找好了新的落脚点，这次他回到这里就是要坐实了小野吉利就是刺杀沙俄皇储的事实。

鹰隼戴上手套将伪造的遗书放在桌子上，还拿出钢笔让处于昏迷状态的小野吉利用手握着钢笔做出写字的姿势，如此印在钢笔上的指纹就显得

很自然了。

小心将钢笔放在遗书上，鹰隼开始清理这间房子，将自己在这里的生活痕迹全部清理干净，包括指纹、脚印、毛发和生活用品等东西在内全部清理干净，只留下小野的痕迹。

当一切做好之后，鹰隼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让昏迷的小野吉利双手握住伸进他自己的嘴巴里，鹰隼握着他的手帮助他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声打破了这里的寂静，殷红的鲜血从小野吉利的头顶喷洒出来，鹰隼翻开手，原本盘坐在地上的小野吉利仰面躺在了地上，手枪的枪口还塞在嘴里，双手也紧紧地握住枪柄。

鹰隼立即清理自己留在这里的最后的痕迹，提着一个装着自己生活用品的大垃圾袋子离开了。

附近的沙俄居民听到了枪响，有人猜测出了事，因此给圣彼得堡的警察局打了电话，警察赶过来的时候，小野吉利的尸体已经冻僵了，警察们发现了桌子上的遗书，当他们找来一个翻译过来翻译出遗书上的内容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案子迅速转交到秘密警察们的手里，他们拿走了警察局取得的所有现场线索，当然也包括那张至关重要的遗书。

“什么？你说你们已经找到了刺杀皇储的刺客？快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要把他剁成肉酱！”沙皇尼古拉二世听到秘密警察局局长的报告之后当即情绪失控起来，并且冲上去一把揪住局长的衣襟大叫起来。

这时格里高利提醒道：“我尊敬的陛下啊，冷静，您一定要冷静，抓住刺客容易，杀死刺客更加简单，可您知道刺客只是一把刀，您就算把刀给毁了难道就替皇储报了仇吗？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在逍遥自在呢！”

尼古拉二世听了格里高利的话之后稍微冷静了一些，放开那局长问道：“他现在在哪儿？”

第377章雪狼部队

秘密警察局局长吞吞吐吐道：“尊、尊敬的陛下，我们找到刺客的时候，刺客已经死了，他是自杀的，不过他自杀之前留下了遗书，遗书上可以证明，他是受到了日本当局的指使，他自知无法逃脱，于是决定自杀一了百！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现场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就是刺杀皇储的凶手，而且幕后主使是日本当局，不过”。

“不过什么？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尼古拉斯二世非常不满地斥责。

“是！”秘密警察局局长道：“不过，这件案子在有些地方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不说别的，就只说遗书上说的”。

“够了！”尼古拉二世大吼，不等秘密警察局局长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我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的，这件事情摆明了就是日本人干的，除了他们没有别人，马上召开大臣会议，准备对日本宣战！”

九年前的日俄战争战败让尼古拉二世本来就对日本有着极大的怨念，也因此愤愤不平过，只不过当时国内的革命起义让他伤透了脑筋，为了专心平息内乱，沙俄才不得不与日本媾和，其实他的内心并非真的向日本投降了，现在日本人又派人杀了他的唯一的儿子，沙俄唯一的男性继承人，这让他如何忍得了？

现在他根本就不怕，如果是以前，他还有可能当心沙俄对付不了日本。但是沙俄现在可是有军事战略盟国的，那就是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早在1907年完成了协约国的军事战略联盟协议签订，结盟成协约国阵营。沙俄与日本开战，就意味着英国和法国也要对日本开战。

按照协议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其他国家的武力攻击，就等于是向另外两国宣战，其他协约国家有义务进行武力援助，日本人刺杀了沙俄皇太子，这不是宣战是什么？这就满足了协约的条款，如果沙俄向日本宣战，英法两国也必须向日本宣战。因此。尼古拉二世是有恃无恐的。

图们江下游，朝俄边境。

一队骑士踏着厚厚的白雪在林子里穿行，这队骑士一共有十四个人，但是有十七匹马，其中三匹马上驮着东西，每个人都穿着厚实的雪地色面料缝制的棉袄，外面披着一件白色斗篷，这种斗篷是用粗布缝制，缝制好之后浸泡在桐油当中。晒干之后再染成白色，披在身上不仅再雪地里起到掩护作用，而且能够防雨防雪，还能够保暖。

这一队骑士除了穿得保暖厚实之外。身上携带的武器还极为精良，他们每一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支步枪，这些步枪分为三种。如果有后世之人穿越过来，一定认得出这三款枪。它们分别是ak47突击步枪、mp5冲锋枪、加特林火神。

在这十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块头特别大的家伙扛着一挺加特林火神。六个持mp5冲锋枪，七个人有ak47，除此之外，这些人胸前每个人分别挂着五个手雷，在几个士兵的背后还背着两门迫击炮的零部件以及炮弹。这些人的斗篷下都带着雪地色钢盔，全副武装的模样就如同后世的雪地特

种部队一模一样，这是新政府军方的王牌之一——雪狼部队。

骑士们不紧不慢地在林子里穿梭，每个人都十分的警惕，特别是在前面开路以及在后面断后的人，中间的人虽然轻松一些，可谁也不敢大意，要知道现在已经出了国境线，而且即便是在国境线内，他们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行踪，要知道现在的东三省还掌握在张锡銮的手中，这家伙还没有表示向新政府效忠，而且颇有拥兵自重、想当东北王的意思。

队伍快要走出林子的时候，前面开路的骑士突然勒住战马，握着拳头竖了起来，后面的骑士看见他的动作之后也勒马停下来了。随即，所有人都翻身下马在雪地里打着滚躲在各种掩体后面，这些动作熟悉无比，仿佛经过无数次练习一样，一眨眼的工夫，原地只留下十七匹马，马背上已经空荡荡的了。

过了十秒钟左右，前面六十米处的林子边上传来“咕咕、咕咕咕”的声音，随后这边队伍有人捂着嘴吹起来：“呜哇、呜哇、哇哇哇！”

这时林子边上的一个微微凸起的雪地里伸出一只手，紧接着是另一只手，再接下来是脑袋和身体，一个人从雪地里爬了起来，然后快速向这边跑过来。

骑士队伍这边一个壮汉从一颗大树后闪身出来道：“是梁子，自己人！”说完便迎了上去，其他人见状也都从各个掩体处走了出来。

“头，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按照约定的时间，你们已经迟到了二十一个小时了！”从林子边上跑过来的年轻小伙子穿着一件后世的羊皮袄子，头上戴着毛皮帽子。

“张锡銮对从关内来的人都盘查得很严，路上想了很多办法才把装备运过来，所以耽搁了一天！”队长韩征稍稍解释了一下，又扭头对正在走过来的飓风说道：“飓风兄弟，这就是梁子，他是我手下最强悍的侦察兵，是东北人！”

双方没有敬礼之类的客套，都直来直去的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在韩征的招呼下，大家再次找地方躲了起来，韩征拉着梁子和飓风在一起，问道：“梁子，你来这几天了，侦查的情况怎么样？跟我和飓风兄弟说一说！”

“好的！”梁子答应一声，说着伸手从自己的羊皮袄子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白纸，翻开之后是一张自己绘制的地图。

他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点道：“头、飓风老大，你们看，这个红点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里距离我国边境大约五里地，你们是从那边走过来的，应该知道吧？我在这里观察了五天，俄国老毛子每天派人巡逻一次，经过这里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而日本人同样每天派人巡逻一次，经过河对面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左右，前后相差两个小时。每次巡逻，日本人有十四个人，都骑着马，而且还带着狗，俄国人情况差不多，清一色的哥萨克骑兵，十五个人一队往返巡逻，不同的是老毛子不带狗。老毛子的哨所距离这里六里地，有一个排的兵力，每次出来一个班巡逻，日本人的哨所距离这里有十五里地，要远得多，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韩征看了看地图，问道：“这里距离海边有多远？”

梁子道：“我去过，大概三十五里的样子！”

“按照我们的行军速度在清除痕迹的情况下需要两个小时！”飓风算了算说了一句。

韩征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现在是下午三点，也就是说老毛子刚刚过去一个小时左右，距离明天中午十二点还有二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在路上已经耽搁了一天，按照预定计划，接应我们的人差不多应该到了，如果我们拖到明天行动，接应我们的人很可能会在接应不到我们的情况下会离开！”

飓风点了点头道：“是啊，如果执行完任务之后原路返回，很有可能会被追查到踪迹，从而暴露我们的身份，老韩，你有什么想法？”

韩征思索一番又扭头看了看其他队员，想了想说道：“休息两个小时，我们连夜展开行动，争取今夜就完成任务，先端掉日本人的哨所，再突袭老毛子的哨所，正好他们两方面的哨所相距的距离足够远，即使打炮，估计另一方也听不见，飓风兄弟，你看呢？”

这次行动以飓风为首，毕竟他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而韩征虽然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在战斗时有最高指挥权，但是在决定具体的行动时还是要听从飓风的意见，毕竟飓风需要考虑问题比他韩征要多得多。

飓风想了想问道：“你有多少把握？”

韩征道：“如果日本人没有狗的话，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他们，可是日本的猎犬对我们的行动妨碍很大，不过没关系，我们小心一点，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即便是被发现了，强攻的情况下也能干掉他们，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压力就大很多！”

飓风道：“既然没问题，那就干吧，老韩，我相信你和你的人！”

“那好！”韩征站起来，吹了一个口哨，其他人听见后都扭头过来，发现他打了集合的收拾，所有人很快集中起来。

“休息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展开行动，在开始行动之前，先饱餐一顿，反正日本人和俄国人在这段时间也不会巡逻了，我们去弄点野味开开荤，吃饱喝足了再动手！”

“是！”

接下来韩征安排三个人出去狩猎，又安排两个人警戒，其他人生火、捡柴火，搭烤架，而韩征则与飓风两人讨论着战术。

第378章日俄互相宣战

经过大半夜作战的雪狼小队再次启程，历时两个小时后满身疲惫地抵达了三十五里外的海边，虽然气温很低，但是海边海水并未结冰，海浪不断地拍打在海岸边，迎面吹来咸湿的温暖海风，让雪狼小队的队员们精神了不少。

昨日下午，他们在五点左右向朝俄边境的日军哨所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赶到了日军哨所，并想办法先做掉了日军哨所外的两条军犬，干掉军犬之后就容易了，他们在六点半左右发起了攻击。

在雪狼小队的攻击下，日军哨所的反抗是徒劳的，战斗不到五分钟便结束了，哨所内一共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无人一人逃脱，全部被打死。

晚上七点半，经过打扫战场、伪造现场痕迹之后，雪狼小队用战马驮着一个小队的日军士兵尸体赶赴二十多里外的沙俄边防哨所，又经过一个多小时抵达了沙俄边防哨所附近，在派人摸清了沙俄哨所周围的地形和布防情况之后，雪狼小队在晚十点左右向沙俄哨所发起了突然袭击，沙俄哨所的俄兵们毫无防备，在雪狼小队的突袭下根本来不及阻止防御和反击就被全部干掉。

干掉了哨所内全部的沙俄士兵后，雪狼小队的队员们在队长韩征的命令下将带来的十五具日军士兵的尸体和装备横七竖八地丢在哨所周围，造成日军突袭了沙俄哨所的假象，布置完现场之后，雪狼小队迅速离开。在飓风和韩征的带领下前往三十五里外的海边出发，于凌晨一点左右抵达了海边。并且驱散了所有的马匹。

飓风拿出一个单兵发报机发了一封电报，不久。灰蒙蒙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鲨鱼”，这是轮船招商局在萧震雷的指导下最新研发制造的“鲨鱼1型”潜艇，可以说是最早的潜艇之一，因为德国人已经早在几年前就研制生产出了最早的一艘潜艇。轮船招商局研制生产的这艘潜艇功能不是很强大，下潜深度和在海水潜航的时间都无法与后世德国在二战之前生产的“u”潜艇相比，不过它的性能已经与“u”潜艇相差不远。

这艘潜艇虽然还比不了二战之前的多种型号的各国潜艇，但是它在这个时代要比德国领先二十年以上，因为它装备了主动声呐系统，主动声呐系统是研究院那帮人研发出来的。当然那些人显然是经过了某人的“指点”。

这艘新政府的潜艇浮出水面之后很快放下来四艘充气橡皮艇，每艘橡皮艇上两个人划着海水向岸边靠近，不久，雪狼小队全员上了四艘橡皮艇向海面上的潜艇划去。凌晨一点二十分，雪狼小队全员进入潜艇内，潜艇开始下潜，最后沉入海平面以下，直到这里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边防哨所被袭击的事情很快被日俄双方所知，经过分析。日俄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干的，因为现场留下了痕迹，而且周围的军事武装力量除了对方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尼古拉二世原本正在召集大臣会议就皇太子被日本当局指使刺客刺杀一事宣布自己的决定要向日本宣战。正在遭到了大臣会议很多大臣的反对，这时传来了边境哨所被日军突袭的事情，这让尼古拉二世更加的恼怒。这件事情更加坐实了日本人刺杀沙俄皇太子一事，尼古拉二世当即要宣布向日本宣战。不过已经得到消息的英国人迅速赶到冬宫阻止了尼古拉二世的行为。

在英国人看来，沙俄这是纯粹给英国和法国找敌人。英国和日本原本就有着友好方面的协议，如果沙俄向日本宣战，那么英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会降到冰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将彻底失去保护，英国人当然不希望这样。

可沙皇是什么？他是不正常的，你要跟他讲道理那就是对牛弹琴了，尼古拉二世非常恼怒英国人前来阻止他向日本人宣战，他当即威胁英国人，如果英国人一意孤行，那么沙俄将宣布退出协约国阵营而加入同盟国阵营。

这个威胁太有杀伤力了，如果沙俄退出协约国阵营，那么就意味着德国、奥匈帝国将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这对英法两国的压力实在太大，英国人不敢冒这个险，与英国在欧洲和本土的利益相比，在远东的利益就微不足道了，英国宁可失去远东的利益，也不想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英法两国只能默认了沙俄向日本宣战的行为。得到英法两国的默认之后，沙俄当即向日本宣战。

日本人甚至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明白，沙俄怎么就无缘无故向日本宣战了呢？内阁首相山本权兵卫更是一头雾水，调查报告很快送到了他的手上，看过调查报告之后，他直到日本被人陷害了，毫无疑问，这是有人希望日本和沙俄打起来！

有这个动机的国家不少，德国是一个，美国也有可能，萧震雷的新政府也是怀疑对象之一，当然山本权兵卫也怀疑国内的政敌，这也许是政敌搞出来的，目的就是轰他下台，并且再发生一次日俄战场，期望在远东地区获取更大的利益。

可是事到如今，山本权兵卫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与英国驻日公使进行联系和沟通，但是英国公使的态度耐人寻味，沙俄驻日使馆的人在向日本当局递交宣战书之后正在撤离当中，同时撤离的还有大批的沙俄人。

山本权兵卫当即向天皇进行报告，征求天皇的意见，他知道这种事情是解释不清楚的，越解释越是坐实了日本是幕后主使的事实。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日本不认账也不行了，只能背下这个黑锅，咬着牙与沙俄对抗起来，因为有情报显示，沙俄方面正在向远东方面增兵。于是日本也向沙俄宣战。

沙俄方面也不是盲目地与日本开战的，尼古拉二世一面向德国方面派人进行谈判，以稳住德国人，让沙俄在远东地区即将发动的复仇之战不会受到干扰，另一方面又给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发电报，让他求见萧震雷，与华夏新政府打好关系，争取华夏新政府的友好，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接到电报之后很快前来求见萧震雷。

1月21日这天，萧震雷正在总统办公室批阅公文，专职秘书他的太太程碧瑶在秘书办公室打电话进来说："大总统，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刚刚给外交部门打了一通电话，他希望与你见一面！"

"哦？"萧震雷随口问道："他有没有说什么事情？"

"没有！"

萧震雷思索片刻吩咐道："通知总统办公室所有相关人员一个小时后召开会议，我需要知道库明斯齐此次见我的目的所在，让他们做好相关准备"。

"明白了！"

接到通知的总统办公室所有人员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作为总统办公室负责为萧震雷提供情报支持的情报分析专家立即联系铁血调查局和内务调查局以获取相关的情报，而负责为萧震雷提供军事情报咨询的工作人员也立即联系马小双的军情情报调查局调阅相关的军情通报，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人员也紧急行动起来，这就是总统办公室的作用，这个团体可以调取全国所有资源为总统服务。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到了，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会议室坐下等待开会，程碧瑶到萧震雷的办公室通知他开会时间到了，萧震雷闻言放下钢笔合上文件，起身向会议室走去。

萧震雷走进会议室之后，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都站了起来，虽然没有军人们那样整齐，但也很干净利落，萧震雷压了压手："都坐吧，我想知道这次库明斯齐准备来见我倒是是什么目的，有答案了吗？"

负责为萧震雷提供情报分析咨询的杨度穿着一身黑色的得体的西装，头发打理得精神抖擞，他站起来翻开一个文件夹看了一眼后抬头对萧震雷说道："大总统，根据铁血调查局从圣彼得堡和柏林汇总过来的情报显示，尼古拉二世已经派出特使瓦尔多夫前往柏林求见德国威廉二世皇帝，根据调查显示瓦尔多夫此前曾在德国当任过外交使臣，与威廉二世关系良好，我们推测瓦尔多夫此行的任务就是与德国搞好关系，在沙俄在远东与日本发生战争期间不会受到德国的干扰和攻击，毕竟日本现在只与英国有战略方面的协议，德国没必要为了日本而开罪沙俄。

与此同时，内务调查局的情报显示，这几天沙俄驻华使馆与圣彼得堡之间的电报联系颇为频繁，他们截获了几封电报，其中有一封电报的内容已经被破解，电报的内容显示，圣彼得堡方面让库明斯齐暂时搁置蒙古自治的事情，全力搞好与我国的关系，以期在他们与日本交战之际，我国不会倒向日本阵营"。

第379章从中渔利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分析库明斯齐此次来求见总统是希望与我国缔结一定的盟约，虽然不一定能够让我们加入俄方阵营，也要让我们保持中立！”杨度说完后向萧震雷弯腰行礼后坐下。

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晶烟灰缸，只有一个，就放在萧震雷面前，萧震雷听了杨度的分析后一边思索一边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烟含在嘴里，用火柴点燃了抽起来。

思索了两分钟后，萧震雷夹着香烟问道：“其他国家方面有何反应？”

负责国际事务政治局势分析的唐绍仪站起来说道：“根据情报显示，一个星期前英国议会频频召开会议，首相阿斯奎斯每次都有出席，显然是对俄国与日本的冲突正在进行紧急磋商，后来从我国在圣彼得堡的情报机构传来消息，尼古拉二世以退出协约国作为威胁，一定要对日宣战，这让英法两国大为着急，随后英法两国便对沙俄向日本宣战表示了默认，但是英法两国却还未对日本宣战！

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对沙俄和日本开战幸灾乐祸，沙俄的存在不仅威胁着德国和奥匈帝国，同时也威胁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前年年底和去年发生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都有沙俄的影子，可以说它是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背后推手之一，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就对沙俄恨之入骨了，现在沙俄与日本人就要打起来，他们当然很高兴。有日本在远东牵制沙俄，不仅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连德国也轻松不少。

另外根据我们在日本方面传来的情报显示，德国驻日使馆方面已经开始频频接触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而从柏林方面传来的情报也显示威廉二世也已经派出了全权特使秘密前往日本，现在正在途中，我们分析德国人的意图很可能是要将日本拉入同盟国阵营，在远东牵制协约国的势力，同时也保护德国在远东的利益！

法国与英国穿一条裤子，情况都差不多，意大利当局暂时还没有任何表示，处在观望态度，美国方面对日俄冲突的态度。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分析，美国已经连续召开了两次总统专题会议，会议的具体内容不详，但根据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当局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的，我们分析这可能近年来美国在我国东三省的利益频频受到沙俄和日本的侵吞有关！

对于沙俄和日本来说，我国的态度很重要，但是并非一定要争取不可，因为日俄方面接壤的位置处在东三省眼皮底下。可东三省现在并非我们中枢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推测，张锡銮最近这段时间与沙俄和日本方面的使者频繁见面肯定是想从中渔利！谁给价钱高，他就倒向谁！”

萧震雷闻言抽了一口烟说道：“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自寻死路，这怪不了谁，原本我还想着为国家保留一些元气。最好是不要大动干戈，能以和平谈判的办法解决就谈判解决。那些地方军阀们有什么条件可以提，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招是行不通了。在地方上当山大王当惯了，当了山大王就想当皇帝，有的人就是那种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这事先

放到一边。沙俄与日本的军队调动情况如何？”

负责军事和情报咨询、一身戎装的蔡锷站了起来，他不仅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副总裁，同时也是总统办公室负责军事和情报咨询的工作人员，各国的军队情况、将领升迁和调动以及武器装备研发的情况都会汇集到他这里，然后由他向大总统萧震雷提供咨询。

“根据最新军情显示，圣彼得堡方面已经开始动员，两个师的陆军部队已经坐火车启程向远东方向开来，后续正在等待登车的还有四个师，归于两个军的建制，总兵力大约十三万人，加上沙俄原本部署在远东的两万多人，大约十五万兵力。不过据情报分析，沙俄方面准备出动的兵力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点。步兵基本都装备莫辛甘纳步枪，骑兵装备龙骑兵步枪和哥萨克步枪，火炮数量在五百门左右。海军方面，由于上次日俄战争中，沙俄惨败，太平洋舰队基本上全军覆没，就连波罗的海舰队也损失惨重，俄国海军也从世界排名第三，跌落至排名第六，当时只剩下黑海舰队了，包括装甲舰7艘、岸防装甲舰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2艘、炮舰6艘、水雷艇9艘、蒸汽船2艘、运输船8艘以及被扣留军舰和正在建造的5艘战列舰等。现在，沙俄海军有海军8艘战列舰(另1艘‘亚历山大二世’号为后备)，巡洋舰14艘（在地中海和太平洋各一艘），驱逐舰105艘，鱼雷艇25艘、潜艇25艘（9艘在太平洋）；正在建造中的有战列舰7艘、战列巡洋舰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36艘、潜艇18艘。现在这些舰船大部分都部署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在太平洋的海参崴仅仅只有一艘巡洋舰和一些小炮艇和潜艇，因此只能龟缩在港口内不敢出去，沙俄方面的想法很明显，不打海战，只打陆战！

而日本方面虽然背了黑锅，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应战，三个师团的兵力已经装船向朝鲜开去，这三个师团分别是第2师团、第5师团和第9师团，再加上驻朝鲜驻扎军一个师团和辽东半岛的兵力，在总兵力上也接近十万人，火炮方面有近四百门。截止到现在，日本陆军方面除去近卫师团之外，一共有十八个师团，其中十四个已经被定为常设师团，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双方肯定会再增加兵力，不过我估计沙俄方面肯定拖不起，第一次日俄战争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俄军的补给线太长。如果战争长期拖下去，再加上沙俄国内的糟糕情况。很可能会被拖垮，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听了蔡锷的军情通报和分析。萧震雷一边思索着一边抽着烟，随后断然道：“第一次日俄战争在我国国土上爆发的事情绝不能再度发生，清**也就罢了，他们不要脸，我们管不到了，现在是新政府，我们还要这张脸，如果这次让日俄再次在我国国土上打仗，那我这个大总统也不必当了。直接掏枪自杀以谢天下，而你们一起回乡下种地算了！打电话通知明库斯齐，让明天过来！”

“是！”程碧瑶连忙答应。

1月22日上午，库明斯齐来见萧震雷，两人在外宾接待大堂进行了会谈。

萧震雷问道：“公使先生，今天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呢？”

库明斯齐道："尊敬的大总统阁下，今天我来是代表我国皇帝陛下和政府向大总统承认承认以大总统为首的新政府是合法政府，同时我们也希望大总统和新政府能够在这次的日战争中站在我国政府这一边，如果大总统和贵国政府能够在站在我国政府这一边。那么我国皇帝陛下和政府将会非常感激，另外，我代表我国皇帝陛下和政府向大总统和贵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大总统和贵国政府能够允许我**队可以进入贵国政府境内攻击日军部队！"

萧震雷心中冷笑。抽着烟说道："库明斯齐公使先生，首先我向公使先生和贵国皇帝以及政府表示谢意，感谢贵国政府能承认我国政府为合法政府。至于在贵国和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中我国政府的态度，我暂时还没有看到贵国政府的任何诚意。还有，我想告诉公使先生。现在不是前清那时候了，上次日俄战争贵国和日本在我国的土地上作战对我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灾难，这笔账我还没有找贵国算呢，您现在又要求贵国的军队可以进入我国境内攻击日军？您还当我国政府是前清政府吗？借道的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果公使先生再提出借道的事情，那就是与我中国为敌"。

库明斯齐也是一个老家外交官，能屈能伸，从前他不能在前清还是在袁世凯当政那会都是盛气凌人的，就上次与新政府的外交官接触都是一副鼻孔朝天、威胁十足的态度，这次他知道不能再以那种态度对待萧震雷了。

萧震雷刚才说的话，他听了也不生气，连忙陪笑道："大总统阁下别生气嘛，贵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买卖不成仁义在"嘛，既然大总统和贵国政府不愿意借道，那我们就不再谈这个话题，只要大总统和贵国政府能够在这次日俄战争中站在我们这一边，我国政府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贷款和技术对贵国政府进行的支持，特别是在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专业方面"。

萧震雷闻言眼睛一亮，他倒是不是在乎沙俄方面能够拿出多少钱，因为他只得沙俄方面根本就拿不出来很多钱，现在沙俄造舰的钱都还是英法等国借给它的，他想要的是沙俄在造船和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尽管沙俄在这两个领域方面的技术要比英国佬差一些，可是比现在的中国却要强上很多，如果能够在这两方面得到沙俄方面的技术支持，中国至少能够在这两个领域前进十年时间！

不过这事不急，既然沙俄方面急着想拉拢中国，萧震雷就决定先收点利息，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其他，他道："公使先生所说的贷款和造成以及机械制造等当面的技术支持，我很喜欢，不过我认为在谈这件事情之前，贵国政府应该先表示一下自己的诚意，否则我难以相信！"

库明斯齐和颜悦色道："不知道大总统想让我国政府怎么表示诚意呢？"

萧震雷笑着伸出一个手指头道："第一，取消贵国与前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赔款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停止，第二，双方的边境恢复到以尼布楚条约为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北诺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

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阔疆域定为待议地区！第三，贵国侵入蒙古的军队立即从蒙古撤军，撤回贵国境内，不得再擅自干涉我国内政！”

萧震雷认为即使是尼布楚条约对于中国而言仍然是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总不能让沙俄让出整个西伯利亚吧？而且他提出这个恢复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问题，沙俄方面也不会答应，毕竟以现在新政府的实力，沙俄还没有懦弱到这个地步，他也只是往高了提价而已，至于最后能够谈到什么程度，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如果他现在实力足够，那就根本不用谈，直接拿回来就是，可惜梦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

面对萧震雷这种狮子大开口，库明斯齐没有表现出极为愤怒，只是皱眉道：“大总统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啊，您提出的这三条，我一条都不能做主！就比如您说的第二条，如果我国政府答应的话，那么我国政府就不必与日本人打仗了，因应为到了那时，我国的边界就不与朝鲜接壤了，我国与日本相隔万里，就是想打也打不起来了！”

萧震雷摇头道：“那你可说错了，即便是相隔再远，该打还得打，毕竟这次与以往不同，这次是日本人杀了贵国皇太子，并且率先侵入贵国边境线，后面的事情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严惩入侵的军官和士兵再道个歉就行了，可是日本当局派人杀贵国皇太子的事情难道可以通过谈判可以解决吗？这是奇耻大辱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尼古拉二世皇帝还有什么脸面当这个皇帝？沙俄人还有尊严可言吗？”

第380章统一

库明斯齐不得不佩服萧震雷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确实，沙俄受点损失不怕，就算打败了也不用担心，败了可以投降从头再来，谁没失败的时候？可面对皇太子被刺这件事情，明知道凶手是日本当局却不能报仇的话，那么不只是尼古拉二世没脸了，整个沙俄所有人民都将丧失尊严！

库明斯齐想了想，他必须将萧震雷的这些条件电告国内，以获取国内的授权，如果国内给出底线，他就好办了，于是他道：“大总统，我必须向国内请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先告辞，最迟后天，也许就是明天，我再来打扰您，到时候我们可以接着谈，你看呢？”

萧震雷点头道：“好，我随时欢迎公使先生过来！”

这时电话响起，萧震雷接起来道：“喂？”

“大总统，日本公使日置益通过外交部门说想要与您见面！”

办公室里很安静，而且只有萧震雷和库明斯齐两个人，再加上库明斯齐坐得很近，他很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萧震雷瞟了库明斯齐一眼，转过身捂住话筒低声道：“带他明仁堂等我！”

“好的，大总统！”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起身笑道：“不好意思，公使先生，耽误您的时间了，我送您出去，请！”

库明斯齐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刚才电话中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日本公使日置益来了，那家伙极有可能也是来拉拢萧震雷和中国的。如果中国站在日本这一边，而且中国出兵可以直接威胁西伯利亚铁路。可能俄军以后都到不了远东了，只能在中西伯利亚平原与中国和日本战斗。这绝对不行，必须要稳住中国！

萧震雷知道现在中国成了香饽饽，不仅沙俄想要拉拢中国，日本、协约国和同盟国都想拉拢中国，尽管中国现在还不强大，但是如果中国能真正统一，中枢能够控制所有地方政权，那么统一后的中国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陆军。在这个方面，各**事家们也是有过充分的研究的，萧震雷的国防军的战斗力已经不输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就如库明斯齐听到的一样，日置益确实来找萧震雷了，萧震雷对待日置益像对待库明斯齐一样，同样提出了非常难以接受的条件，废除前清与日本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日本需将湾岛等周围一系列岛屿，还括琉球群岛以及辽东半岛和南满跌路附属土地所有权。日军撤出辽东和湾岛、琉球群岛，让朝鲜自治等等。

日置益听了气得七窍生烟，这让他如何受得了？不过这家伙也真能忍，差点憋出内伤来都强忍着没有拂袖而去。而是继续与萧震雷谈话，试图说服萧震雷让中国站在日本这一边，并且与日本结成同盟。建立大东亚共荣这个设想。

与日置益的谈话让萧震雷非常的腻歪，不过萧震雷也表现出失礼的样子。他始终拖着日置益，既不松口答应日置益什么。也不对自己提出的条件作出让步，这让日置益像碰到了一个全身是刺的刺猬，无从下手，只能

决定徐徐图之。

就这样，库明斯齐和日置益每天换着时间来见萧震雷，萧震雷也跟他们周旋着，最后还是沙俄方面着急了，作出了重大让步，沙俄决定不再索要任何赔款，而且为了表示诚意，决定先从蒙古撤军，并且主动归还在华各地租界，至于边界的问题，沙俄方面的事宜是等这次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两国再就此事进行谈判。日本方面虽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却没有沙俄的让步大。

萧震雷当即派外交官员与库明斯齐进行具体的商谈，由于这些都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执行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谈判，因此沙俄方面很快就兑现了，在各地的沙俄租界很快撤销，负责治安的巡捕也就地解散，但还保留使馆和工作人员，不过已经没有了任何作威作福的权力。

紧接着是沙俄方面从蒙古撤军，早已经等待多时的国防军第一、五、七、九师打着驻防蒙古的旗号很快向蒙古开进准备接管蒙古的防务，按照沙俄与中国的协议，中国在蒙古与沙俄的边境是不能驻扎这么多军队的，只能驻扎一个师，萧震雷之所以多派了三个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多余的三个师在半道停下不走了，第一师已经进入了蒙古驻防，第五师留在了热河，第七师留在了察哈尔，而第九师留在了绥远。

中枢政府在对沙俄上的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免去了赔款，而且还收回了沙俄在华所有租界以及让蒙古回到了中华的怀抱，消息已经发布，立刻轰动世界，国内民众顿时举国欢腾，各地民众和进步人士都走上街头举起横幅举行游行，以前游行是对官府表示不满，但自从新政府执政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内游行是针对官府和新政府的，国内民心开始归附中枢政府，民众们民心高涨。

趁这个机会，萧震雷以最高军事委员会总裁发布军令，国防军第三、第六、第八、第十师、第十二师和第十五师分别从陕西、山西、四川出发，向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进军，强行接管各地防务，当地军阀起先纷纷发兵对抗，但很快败亡，各军阀头目纷纷逃亡。

于此同时，第四师从福建出发进入广东，第十六师湖南进军贵州，攻打不服从中枢行政命令的贵州军阀唐继尧，驻扎在云南的第十四师也从云南开进贵州境内，唐继尧不想丢失贵州王的头衔，率部与国防军十六师和十四师开战，很快战败，于是唐继尧为了保命，通电下野，丢下一个烂摊子化装逃亡香港。

广西陆荣廷见唐继尧都被搞掉了，他一个小小的广西，军队只不过五六万，而且装备奇差，根本无法与国防军相比，打是打不过的，陆荣廷见中枢政府这次是来真的，为了保住一条老命在国防军进入广西之前通电宣布下野，旗下军队将领见陆荣廷都下野了，于是纷纷向中枢政府通电表示愿意接受国防部改编，中枢政府随即派人进入贵州、广西，一方面接管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对当地军队进行整编，广东方面胡汉民见大势已去，独木难支，只能放弃广东都督的职位，表示愿意归属中枢政府，于是萧震雷让宋世杰派人去广东接管政权和军队。

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北洋残余军阀势力见中枢政府派兵进入，一

时间人人自危，在局面一度极为紧张，他们想要联络东三省的张锡銮同时起兵对抗中枢，但是却受到了中枢的强烈打击，国防军第五、七、九师接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之后立即展开了进攻，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的北洋残余势力很快被打垮，各北洋将领多数从此隐姓埋名，少数率部归顺了中枢政府接受整编。至此，经过一个多月，全国只剩下东三省还不在中枢政府控制范围之内。

　　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外人不知，新政府内部很快就传开了，原来已经没有皇帝尊号的小皇帝不见了，连同在京城和各地不少满清遗老至少有一半人都不见了，萧震雷闻讯后雷霆震怒，内务调查部部长胡为山为此吃了一顿狠批。

　　胡为山被批之后，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很快发现消失不见的小皇帝和一半以上的满清遗老遗少都出现在东三省，这些人以张勋为首，据可靠消息，这些人准备在东三省重新立小皇帝，恢复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东三省最高军事长官张锡銮也成为这些当中的中坚力量。

　　2月25日，萧震雷召开内阁和军事会议之后，立即以防止日本和沙俄的战争波及到中国境内的百姓为由，通电宣布双方的军队不得进入中国境内，否则就是向中国宣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他以监督双方军队为由，下令国防军第二师、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第十七师共十万余人、火炮六百多门自京师出发火速向东三省中朝边境方向开进。

　　部队行进至山海关前受到张锡銮的部队的阻拦，山海关守军拒不让国防军通过，接到消息的萧震雷当即大怒，他正愁没有由头干掉张锡銮，当即以拥兵自重、对抗中枢的罪名宣布张为叛贼，下令国防军第二、十一、十三、十七师进攻！

　　统一之战进入最后的尾声阶段，战斗打响没两天，山海关守军败退，国防军自关内进入关外，而在奉天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突然发难，派兵逮捕了张锡銮、张勋和所有逃亡关外的满清遗老遗少，并表示愿意归属中枢政府，愿意接受中枢政府改编。

　　谁也没想到事情演变成这一步，由于张作霖的倒戈，以张勋、张锡銮为首的满清遗老们在东三声恢复清室江山的希望完全破灭，随后黑龙江督军宋小濂、吉林督军孟恩远随即通电宣布下野，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通电率部归顺中枢政府。国防军接到命令后迅速接管东三省防务，并且改编原东三省军队，至此，全国完成真正统一。

　　3月10日，萧震雷随即以满清遗老叛乱为由，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例，将小皇帝和凡是参与叛乱的满清遗老的财产全部查抄充公国库。这一查可不得了，竟然查出来总价值三十亿两白银的财产。

第381章争相拉拢

随着萧震雷的一系列动作，实现了真正统一的华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沙俄方面为了拉拢中国，仅仅为显示诚意就表示不再索取赔款，并且归还了在华所有租界，还从蒙古撤军，不再干涉蒙古事务，这让萧震雷抓住了实现一统华夏的机会。

日本方面也意识到现在的华夏已经不同于以往了，为了防止统一的华夏被沙俄拉拢过去，日本内阁也不得不咬牙宣布不再索取赔款，并且表示收回日本在华所有租界，撤回租界管理人员，但是却没有归还在甲午战争中割让的湾岛、周边所有附属岛屿以及旅顺口、南满铁路附属地带等土地。

萧震雷也知道日本人的目的是最终在大陆上立足，绝对不会轻易把夺取的土地归还，否则的话，现在的日俄战争也不用打了，直接从朝鲜撤军多好。

对于这次的日俄战争，不仅沙俄是临时发起的，就连日本方面也是仓促应战，双方都没有多少准备，沙俄的主要兵力部署和精力都在欧洲，突然对日本作战完全没有准备，而日本方面也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战争的准备，毕竟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才刚刚开始有所好转，这都是军备竞赛引起的，日本还想趁着军备竞赛这段时间好好发大财，赚钱才是硬道理嘛，可没想到要打仗了，因此，日本虽然积极备战，但是在心态上却是一种拖延的态度，特别是政府方面，军方的战争狂人们倒是很积极。可资金不到位，后勤跟不上也没有办法。

沙俄方面也差不多。虽然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日战争非常积极，可架不住下面的军队和政府方面也都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不仅从军队的调动，还是军用物资的调配上来看，要发起战争最少都还要等几个月，至少两三个月之内是打不起来的。

同盟国对于日本方面拉拢是不遗余力的，也很有诚意，铁血调查局在日本的分布发挥消息显示，德国皇帝派遣的特使已经秘密抵达了东京，并且觐见了日本天皇，随后又拜见了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山本这家伙是海军出身，之前是海军大将，他提出了一个八八舰队的海军军备设想计划，他上台之后海军方面要军费就方便了很多。

可是在去年十一月的一天发生了著名的“西门子事件”，西门子事件暴露出了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在海军军备造舰计划中吃巨额“回扣”的内幕，这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惹出来的，但并非是德国人的本意，这件事情起因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有一个职员偷走了公司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该文件中有一份西门子公司同意给日本海军省负责武器采购的原舰政本部第一部部长岩崎达人少将25%的回扣的电报。日本海军方面接到德国驻日本西门子东京支店长的通知之后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当时正是八八舰队计划的紧张时刻，原以为山本权兵卫大将当了首相，海军要起钱来可以方便些，谁知道跑出来这么一档事。赶紧就成立了以出羽重远大将为委员长的查问委员会来追查这件事。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有人在德国拿了钱，而德国人做的只

是为日本人在英国定购的巡洋战列舰金刚号配内装的活，干正活的英国人也给了日本人钱。而且给得更加多，光舰政本部原本部长松本和中将一人就从英国人那儿拿了40万日元。

今年一月底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媒体当即进行了报道，并且在被后推波助澜。顿时就是一场地震。日本国会里乱成了一锅粥，传媒在拼命炒作，山本权兵卫的内阁立即变得摇摇欲坠，可这个时候偏偏又发生了日本被人诬陷刺杀沙俄皇太子，随后沙俄向日本宣战的事情，可谓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恰好这个时候德国皇帝特使来了，这给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山本权兵卫打了一针强心针，原本就因为沙俄向日本宣战，英法两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急剧降温，由于协约国联盟的关系，英法两国也不好继续与日本保持从前的外交关系了，因此日本方面对英法两国已经起了戒备之心，不过日本人虽然狂妄，却也知道仅凭日本一国根本无法和协约过抗衡，德国人主动找上门来，让日本人得到了外交支援。

德日关系由于德皇特使抵达东京之后开始急剧升温，这让协约国方面极为忧心，因为一旦日本全面加入同盟国阵营，那么对协约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将造成巨大的威胁，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影响力将直接下降到谷底。

英法等国开始注意到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如果中国能够加入协约国，那么只要向中国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以中国的人口和广大的战略纵深是完全可以牵制日本的，再加上有沙俄，日本不足为虑，因此英法两国纷纷向驻华使馆发出电报，让驻华公使立即接触萧震雷，尽一切可能将中国拉入协约国阵营。

而铁血调查局在日本的潜伏人员也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萧震雷很快看到了这份绝密情报的具体内容，这份情报的内容是：德皇特使面见日本天皇和首相山本权兵卫时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拉拢中国成为同盟国，与日本一道在远东地区牵制沙俄，沙俄势必要在远东地区部署更多的兵力，这会削弱沙俄在西线的实力，同盟国阵营在东线的压力也会随之减少很多，有了中国和日本的加入，沙俄很快就会被打得投降。而且日本本身的实力就不错，再加上人口众多、兵员丰富的中国，要击垮沙俄并不难，到时候德国、日本和中国就可以瓜分沙俄的广大土地，而且中国的国力较弱，在从属地位上，肯定是德日为主，中国为辅，到时候瓜分利益的时候，当然是德日得到的利益多，中国得利少。

这个计划让日本天皇和首相山本权兵卫极为心动，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那么日本在亚洲就是无敌了，而且还能够吞掉英法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地盘，如果能够彻底击败协约国，那么同盟国就可以瓜分世界，这是大到无法想象的巨大利益，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能够瓜分世界，德皇特使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动了日本天皇和首相山本权兵卫，不过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详细商谈，并非短时间能够有结果，但是拉拢中国的计划可以先进行，于是德国和日本也如同协约国一样，分别向国驻华使馆发电报，要求驻华公使立即求见萧震雷，全力拉拢中国。

中国于是成了香饽饽，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同时派人过来活动，

都企图争取中国，对于同盟国而言，日本已经不可能加入协约国了，也同样不可能保持中立，因为沙俄已经向日本宣战，日本唯一的选择只能加入同盟国，在远东地区只要拉拢中国，但是同盟国拉拢中国的动力却不如协约国那么大，这是因为德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并不多。

　　让日本人值得高兴的是，同盟国主动找上门来，这对日本在接下来的结盟谈判中有利得多，对日本现在有利的是英法两国还未对日本宣战，这让日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准备和部署，实际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并不想在远东和日本开战，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急剧降温也是因为与沙俄有盟约存在也是不得已为之，现阶段能够不宣战最好还是不宣战，英法两国自己也需要时间做准备。

　　萧震雷很快就接到了程碧瑶的电话，说英法两国公使想要见他，由于有强大情报系统的支持，萧震雷听完就知道英法两国公使此次来见他的目的，在接下来的会面中，萧震雷一直都是从容不迫且气场十足，这就是所谓的“手里有着足够的筹码，谁都得高看你一眼！”的情况吧？

　　萧震雷在会客堂会见了英法两国公使朱尔典和裴格，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下，朱尔典和裴格再也没有以前见清朝大臣和袁世凯的倨傲和盛气凌人，不过还是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萧震雷一边请两人喝茶，一边问道问道：“两位公使先生今天过来见我所谓何事呢？”

　　朱尔典和裴格互相看了一眼，朱尔典说道：“大总统阁下，现在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您是一个英明睿智的人，想必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希望贵国能够加入协约国阵营！”

　　萧震雷闻言笑了笑问道：“两位公使先生，我为什么要加入协约国？加入协约国有什么好处呢？”

　　这话如果在一般人听来肯定极为反感，这也太无耻了一点，一国元首明目张胆地要好处，说话口无遮拦，也太没有修养了，可你要真把列强的皇帝、国王、首相、总统等都当成绅士来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萧震雷要好处和利益并非是为了个人，而是为国家争取利益，就算手段再无赖、再没有修养、再无耻、甚至可耻、卑鄙、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可以的，因为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邪恶和正义之分！如果一定要给它们区分开来，那么所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都是邪恶的，因为全都为了利益！

第382章待价而沽

萧震雷的反应并没有让朱尔典和裴格气恼，反而让他们高兴不已。在他们看来，萧震雷如果断然一口拒绝，那对协约国绝对不是好事，而萧震雷既没有拒绝，又反问有什么好处，这就表明萧震雷至少对于加入协约国不反感，至于他们能不能说动萧震雷让中国加入协约国就看他们拿出的好处是否足够了。

法国公使裴格笑道："大总统阁下，加入我们协约过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举个例子：第一，协约国其他成员国会将中国加列入最惠待遇国，在关贸、关税方面的障碍将降至最低。第二，以前对中国实施的一些先进武器、工业机器等方面的禁运都会随之取消，我们甚至可以在很多领域方面的技术也不再刻意地对中国封锁。第三，成为协约国成员国可以得到其他成员的保护，一旦中国受到攻击，那也就等于是整个协约国集团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有义务要在武力上帮助和支援中国。当然其他协约成员国在遭受攻击时，中国也有义务这样做。我只是举这样几个简单的例子，加入协约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如果大总统愿意加入协约国，接下来我们可以就这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

英国公使朱尔典这时也说道："是的，大总统阁下，我们英国、法国一直以来与贵国的关系都是很友好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呆这么长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我向我们是有基础的。希望贵国政府能够认真考虑！"

萧震雷思索片刻便道："这件事情也不是不可能，我有一些条件。如果协约国方面能够答应的话，我国就加入！"

朱尔典和裴格心中一喜。双双连忙道："大总统阁下请说！"

萧震雷伸出手指头："第一，偿还我国已经支付的所有庚子赔款，还没有支付的不再支付；第二，归还协约国在我国所有的租界，包括香港和广州湾！这一条不能谈判。第三，你们两国进入我国西藏和云南干涉我国内政的军队（人数不多）立即撤出，并且保证不再唆使和威胁我国地方大员闹分裂；第四，归还我国的关税自主权，这一项也不能谈判。即使你们两国不答应，最多半年时间，我国就会向全世界宣告强行收回！第五，废除前清与你们两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我的条件，想让我国加入协约国，就必须答应一些条件，这是前提！"

对于第一条，萧震雷的想法是能够捞回来多少就捞回来多少，其实他也知道。钱拿出去了，想让别人吐出来的难度很大，君不见后世欠钱都一个个是大爷？而且那还是借的，赔款的性质与借出的钱是截然不同的。想把它要回来，难，难。难！

对于第二条收回所有租界，萧震雷的想法是一定要收回来。即便列强不归还，他还是决定强行收回。甚至不惜付诸武力，这一条没有任何可以谈判的余地。

在第三条的问题上，萧震雷早就有想法并且决定要将英法军队赶出去了。早在三年前，法国法属印度支那就派兵进入了云南境内，人数不多，

只有两千人左右，这都三年了，被法军占领的地方还有许多当地少数民族正在抵抗，如果不是新政府成立不久，国内还没有完全平定，实在不能得罪所有列强的话，萧震雷早就出兵了，而现在国内基本平定下来，是时候解决边疆事务了，因此萧震雷在条件中加上了这么一条。

至于第四条，这是必须要收回的，这在萧震雷看来，是绝对不能谈判的，如果对方不主动归还，那就强行收回！关税自主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是否独立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制定本国关税，管理本国的海关和处理海关收支的权力。

两年前袁世凯当政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以中国不能如期偿还外债为借口，将中国所有关税完全移交外国银行，这样就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权、海关税率、关税收支与保管等业务完全被列强所掌握。老袁的北洋政府虽然数次努力试图实行关税自主，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萧震雷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把关税自主权收回来，趁着世界局势大乱的这个时候终结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款，如果过了这个时候就不知道下一次有机会是什么时候了。

列强以武力强迫清廷通商，并且约定单方面的协定税率，这是列强侵略我国、使他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实际上最为狠毒而且形式上最为温和的巧妙手段，先是英国强迫清廷开放通商口岸，贤侄清廷自定税率权，然后列国纷纷效仿，要求设立最优惠的通商条例，然后再操纵我国内乱，借此攫取关税行政权，最后借口抵押外债夺我关税保存权，把我国关于关税的种种权力用种种好听的口实剥夺无遗！

失去关税自主权的弊端数不胜数，仅仅只就最为重要的来说，在经济上就有是四个害处：其一，束缚了我国农工商各种产业，妨碍了其向前发展；其二，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上的长时间贸易逆差，使得我国的经济体系漏洞日渐增大，出了现货流出罄尽，还替列强创造更多剥削我国的资本，造就了三十多个租界之外，还背负了十几亿的外债。其三，由于列强掌握我国关税权，使得外国商品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倾销进入我国市场，压倒我国国货，让我国刚刚兴起的手工业频临破产，让无数手工业者和农民大多流离失所。其四，让我国民生疲敝，民不聊生。

失去关税自主权不仅在经济上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在政治上也让我国主权大受限制，在财政上不能实现独立。还使得外国人得以干涉我国内政，并且造成了军阀割据长时间混战的局面。萧震雷很清楚关税没有自主权的后果是什么。因此他只能冒着不惜与列强开战的后果也要强行收回关税自主权。

对于第五条，萧震雷知道英法等国不可能一开始就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但他不急，因为他知道一战一旦打起来，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的，在一战期间，他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与英法等国周旋。

萧震雷说完之后又强调道：“哦，对了，从今天开始计算，一个星期之内，我希望你们两国把进入云南和西藏的军队都给我撤出边境线以外。任何有你们两国官方身份的人员都不能留在那里，包括间谍在内，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你们的军队还没有撤离，那我国政府只能派大军强行驱

逐，如遇反抗，那就只好开战了，这是最后通牒！因为你们的军队到现在还没有撤离，就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这是我国政府绝对不能容的”。

萧震雷的口气相当强硬，现在他根本不怕英法列强了，如果英法协约国不买账，他大不了就加入同盟国。以英法两国陆军实力和水平，他还真不惧，如果同盟国加上中国和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干掉沙俄，在战略上使得同盟国练成一片。同盟国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就算后来美国加入了协约国。也不一定能够干得过有了中国和日本加入的同盟国阵营，协约国的海军就算再强有什么用？只要同盟国控制了亚洲和欧洲大陆，战争就能无休止的打下去。

朱尔典和裴格两个被萧震雷强硬的语气和气势压得身上直冒冷汗，不过他们仔细一想也认为己方做得也确实太过分了，毕竟现在是他们有求于中国，在来之前竟然没有想到要先撤走进入边境的军队。

两人互看一眼后，一起站起来道：“大总统阁下，对于您提出的条件，我们两个都暂时无法做出答复，不过我们会立即向国内转达，我相信我们两国国内很快就有消息过来，希望下次来见您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愉快会面！”

萧震雷笑着站起来同他们两人分别握手，同时又说：“希望吧，其实作为一国领袖，其实我并不愿意与任何国家开战，毕竟我国才刚刚草创，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完，我刚刚说你们两国撤军的事情，希望两位公使先生引起重视，如果到时候出了事情，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好了，我送两位出去，请！”

“多谢大总统阁下！”

送走朱尔典和裴格之后，萧震雷在下午又接待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和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这两人来的目的与朱尔典和裴格基本上一样，他们是来说服萧震雷加入同盟国阵营的。

萧震雷也同样提出了条件，他要求德日两国撤走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归还各地租界，并且废除与清政府签订地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庚子赔款，日本当局还必须从湾岛以及附属岛屿撤军、归还湾岛、日军撤离朝鲜等等条件。

如果萧震雷提出的这些条件，日德都答应的话，那么中国就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再也没有任何不平等条约加诸在中国的身上了。

日置益和哈豪森显然没想到萧震雷的胃口这么大，特别是日置益，他的反应要比哈豪森大得多，如果日本将湾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都归还给中国，归还庚子赔款，还从朝鲜撤军，那日本这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努力不是都白费了吗？这只怕是日本当局绝对不会答应的，即使日本不加入同盟国也不会吐出这些已经到手的东西。

萧震雷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他也是狮子大开口，其实他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加入协约国还是加入同盟国，如果他决定加入同盟国，德国肯定会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地和利益，毕竟德国距离这里太远了，而且德国在华利益少得可怜，要不要都无所谓，但是日本却不同。

如果他决定加入同盟国，那么他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在乎日本之前做过什么，等同盟国战胜协约国之后，估计到那时他再跟日本算总账，那时候日本的实力和潜力也被耗干了，再打日本会容易得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也许要不了十年就能把日本人揍得下跪求饶。

得到萧震雷提出的条件之后，德国公司哈豪森倒是平静得多，他来之前就收到了德国方面的指令，如果能够把中国说服加入同盟国，可以考虑把青岛和其他一些在华租界尽数归还给中国，当然这是在中国同意加入同盟国的前提下，如果中国不同意，那么德国当然不能轻易把青岛和各地租界归还给中国，如果中国被协约国拉拢过去，中日之间势必要打起来，留着这些租界和青岛，到时候可以给日军提供登陆跳板。

才过去一天，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和日本公使日置益又来找萧震雷，说萧震雷提出的条件，德日两国政府可以考虑，至于具体最后如何决定，这还需要三国元首分别派出特使秘密协商，直到三国都满意为止。

英法两国倒是初显了一些诚意，在萧震雷向朱尔典和裴格提出了条件后的第三天，萧震雷就接到朱尔典和裴格的照会，英法两国进入西藏和云南边境的军队将在三天之内撤出中国境内，这也是体现英法两国确实是诚心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的诚意。

萧震雷对此很满意，立即下令驻扎在云南和西藏监视英军和法军的国防军军队礼送英法两**队处出境。由于英法两**地撤出得极为匆忙，因此在他们的驻扎地还留有很多军用物资无法带走，而且这几年来这些英军和法军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萧震雷下令指示将那些英法军队无法带走的军资折算成银钱，一半赔偿给当地的居民，一半留给当地政府发展民生，建设经济。

第383章海空军实力

2月29日。

“大总统，海军司令萨镇冰求见！”电话中传来程碧瑶的声音。程碧瑶也怀了孩子好几个月了，不过她的肚子还不显怀，还能坚持工作，而王亚男已经怀孕差不多快七个月，预计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就会生。

萧震雷说道：“请他请来吧！”

“好！”

不久，办公室门被敲响后被推开，程碧瑶推开门进来站到一边，萨镇冰向她欠身后走向正在办公的萧震雷，程碧瑶随即退出办公室并带上了门。

“报告大总统，海军司令海军司令萨镇冰报道！”萨镇冰站在萧震雷的办公桌前立正敬礼。

萧震雷此时真皱眉看着桌子上的文件，听到声音后抬头看见是萨镇冰后说道：“哦，萨将军来了，来来，请这边坐！”说着起身带着萨镇冰来到办公室的休息区。

两人都坐下后，萧震雷递过去烟盒，萨镇冰连忙表示不抽，萧震雷也没有勉强他，自己点燃一根烟吸了几口问道：“萨将军今天过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萨镇冰身体坐直汇报道：“报告大总统，我是来向您汇报‘旗鱼级’轻型巡洋舰海昌号和海风号、‘金昌级’东升号和落日号、‘金枪级’重型巡洋舰镇江号和镇海号已经晒装试航，现特来向到大总统报告，并请示是否批准让这六艘战舰正式服役？”

“是吗？完成晒装和试航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萧震雷闻言大喜，高兴得站了起来。

这六艘巡洋舰分别由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福州船政局建造，历时两年终于建造完成。并且在三个月之前成功下水晒装试航，当时萧震雷还亲自去参加过下水试航仪式。当时还有很多记者和列强各国海军军方人员参加。

旗鱼级的海昌号和海风号是两艘排水量在3200吨的轻型巡洋舰，有五座三联装102毫米炮。还有两座双联装47mm炮分为一前一后，4门18寸鱼雷发射管，发动机功率23000马力，航速可达29节，在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列强国家的轻巡能够达到这种航速、火力和装甲。

金昌级的东升号和落日号的排水量在4300吨，满载接近五千吨，功率25000马力，航速28.5节，装备2座双联装203毫米炮。三座三联装155毫米炮，两门75毫米炮，两个21寸鱼雷发射管。在全世界同吨位级别的巡洋舰中，这两艘航速最快，火力和防护方面也名列前茅。其实按照火炮口径来算，这两艘巡洋舰应该算作重巡，因为它有两座双联装203毫米主炮。

金枪级重巡镇江号和镇海号的实际标准排水量已经超过6000吨，满载可达7000吨，武备是3座三联装203毫米炮（9门）。2座双联装47毫米

炮，2具21寸鱼雷发射管，功率30000马力，航速28节。无论是航速还是火力，又或是装甲厚度都已经远超现在列强各国的重巡，甚至连列强的轻巡在航速上也差它们一大截。

萨镇冰道："刚开始试航后在海上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不过各大船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都有在舰船上，出现问题之后他们积极抢修。对于有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积极的修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这两个多月来没有出现一次问题！"

萧震雷大喜道："好，好啊，现在我国终于可以自己建造全钢制战舰了，而且排水量达到了六千吨，虽然耗时长了一些，但终究是造出来，在性能上还不错，在技术上已经超越其他列强国家，这是一次飞跃！"

萨镇冰也感叹道："是啊，大总统，说真的，两年前当您提出要自己建造战舰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会成功，我当时也没想到船厂的工程师们和造船技师们会迸发出无比的激情和干劲，我听说在这两年时间了，各船厂造建造这六艘战舰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就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钻研，终于将一些很关键性的造船技术难关攻破了，在这期间有很多工程师累倒在岗位上，就算住进了医院，等病刚刚好一点，还没有好利索又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正是因为有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我们才能建造出自己的巡洋舰！"

萧震雷点点头，他也听下面的人汇报过这些事情，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人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科技上从一无所有、一片空白，到造出原子弹、氢弹这种事情都发生了，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呢？

萧震雷道："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啊！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忘我、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我们在大型战舰领域的制造才突破了零的现状，他们是功臣啊！我要亲自去谢谢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海军，我还要去看看在战舰上的海军健儿们，你去跟总统办公室商量安排一下，尽快定个日子"。

萨镇冰答应道："好的，我马上和总统办公室进行商量！"

接下来的几天，由于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派出公使级别的外交人员与萧震雷接触，想要说服萧震雷加入各自的阵营，而且双方都表现出了一些诚意，例如日本和德国也表示归还租界，因此萧震雷开始派人分别于两方进行秘密谈判，至于到底最后的结果如何，萧震雷决定暂时还不表态，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公布。

外交方面交给专门的人去谈，萧震雷也轻松了很多，政务方面又以宋世杰为首的内阁处理，萧震雷需要操心的虽然不如皇帝，可也不少，这段时间他准备去各地走一走，视察一下国防军的军队建设，分别到陆军、海军和空军方面转一转。

从三月初一直到三月中旬这半个月时间里，萧震雷走了六个省份，视察了三个陆军师、两个空军基地和两个海军港口。

截止到现在为止，国防军的全面整编工作还并未全部完成，之前只完成了三十多个师的整编，而前段时间才真正统一，现在那些刚刚收归中枢

的管辖的省份正在进行陆军正面，按照计划，要整编出六十个师的陆军计划，陆军总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全部为正规军，统一装备，现在还需要整二十多个师。

而空军方面现在已经研发制造了第二代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截止目前为止，空军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十二个空军基地，有二十六个飞机场，六十八条机场跑道。第一代战斗机已经有一百三十架。二代机有战斗机两百架、一百六十架、鱼雷机一百架，飞行员已经培训了一千多名。

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二代战斗机的航速已经达到每小时320公里，最大航程达到一千三百公里，侦察机的航速还有快一些，航程还要长一些。轰炸机的最大航程可以达到一千五百公里，可携带五百公斤炸弹，而鱼雷机可以挂载一枚21寸鱼雷。

萧震雷在视察空军基地时感觉到飞机还是太少了，还必须要建造更多的飞机制造厂，空军方面表示制造飞机的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倒是培养了不少了，但是就是缺乏有知识的工人。

萧震雷说既然缺乏工人，那就招聘更多的工人，可以向大学或中学毕业生招聘，那些刚毕业的学生有文化，有指示，而且有活力，青春无限，将他们培养成熟之后可以让他们培训下一批工人，尽快多建几家飞机厂，还要培养更多的飞行员。

看望了几大造船厂的工人们之后，萧震雷又视察了海军基地、看望了海军官兵，现在水兵学院和海军指挥学院的还在不断的招收学生，每个月都有水兵和海军军官从学校毕业进入海军服役。

在这期间萨镇冰递来一份申请建造六艘轻巡、四艘重巡和两艘战列舰的造舰计划，并且申请造舰军费，萧震雷看到这两份申请报告之后把萨镇冰找来，允许建造六艘轻巡和四艘重巡，但是不允许建造战列舰，他指示将建造战列舰的计划改成建造飞机母舰，对飞机母舰的要求是一艘飞机母舰最少要能够搭载战机五十架，排水量在两万吨以上，要研究出能够让战机在自由起降的技术，以免战机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掉进海里。

萨镇冰听到萧震雷的计划之后很快想到了飞机搭载在舰船上的巨大威慑力量，他是见过战机进行过战斗、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演习的，如果能建造这样能够让战机自由起飞和降落的舰船，那么现阶段的大炮巨舰时代就将宣告接近尾声，海军时代将翻开新的篇章。于是他就要立即回去找设计研发人员商量，不过萧震雷叫住他说在美国订购的两艘战列舰和两艘战巡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试航了，海军方面需要做好接收准备工作。

这时恰好程碧瑶进来告诉萧震雷说美国驻华公使纳恩施再次送来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这是邀请他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电报，这样的电报已经送来过两次了，连这一次是第三次，萧震雷觉得人家美国人这么热情，再不答应就显得太那什么了，而且他自己也有意去美国访问，加强和美国方面的合作，于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的美国之行就定下来了，到时候可以带着从美国订购的四艘战舰一起回来。

第384章出访

3月22日，萧震雷受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在天津码头启程，乘坐以枪鱼级重巡洋舰镇海号为旗舰的护航舰队前往美国，随行护航舰船有旧舰海容号、新舰“旗鱼级”海昌号、“鲳鱼级”东升号和落日号等四艘大型巡洋舰和两艘鲨鱼级潜艇。

在临出发前，萧震雷还批准让海军方面给国内各大船厂订购两千吨级以下驱逐舰十艘、鱼雷艇二十艘、布雷船和炮艇二十艘、油船十艘以及近海巡逻舰船二十余艘，这些舰种体型和吨位较小，建造技术含量比大型舰船要低得多，既然现在以国内的造舰能力和技术水平暂时还无法大规模建造大型舰船，那就先将近海防卫舰队打造出来，保护国家近海安全，建立完善的海关系统，再以图将来。

在萧震雷启程前往美国之后，国内政务方面由内阁总理宋世杰负责，军事方面由总参谋长蒋方震和总装备部部长蔡国栋负责，继续整编陆军，发展空军和海军。军方中蔡锷、徐绍桢、萨镇冰、陈继祖、周传东等人陪同前往，随行的还有副总理大臣兼商业部部长张謇、农田水利部部长胡汉民、外交部长陆征祥、财政部长陈晖祖、能源矿产部部长林志强等，军方和内阁方面的随行人员加起来一共有二十多人，警卫和工作人员一百三十多人。

此次行程，舰队的第一站是日本东京港，舰队抵达东京港后将会停留三天，届时萧震雷会在东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其中两天是参观日本的大型工业工厂、港口和风景胜地，最后一天将会见日本大正天皇。再与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进行会，随后舰队将向夏威夷进发。

舰队经过几天的航行走出中国海域。这天海面上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海鸟不停地在天空飞翔，不时地掠过海面叼起一条海鱼。

萧震雷等人坐在舰队旗舰镇海号舰艄甲板上一边晒着太阳，吹着海风，一边聊着天。蔡锷叹道：“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我们自己的军舰出洋，而且还是去对外国进行国事访问，一时间感慨良多啊！”

萧震雷道：“我们这些人不少都去过欧美国家，但是去进行国事访问基本上还是第一次吧？噢，陆部长曾经是驻俄公使。他不算！我们这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啊！具体是个什么流程，我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呢！”

“哈哈哈”众人闻言轰然大笑起来。

笑罢，外交部长陆征祥说道：“大总统不必担心，我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已经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总统办公室进行了详细的商谈，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哦？”萧震雷问道：“那第一站是去美国哪个地方？”

陆征祥道：“我们抵达美国的第一站是洛杉矶，到时候美国西部华侨代表们都会齐聚码头欢迎大总统和其他同僚，在洛杉矶做短暂停留之后，我们会乘坐火车横穿美国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而舰队留下与我们在美国订购的四艘战舰汇合，一路上我们可以对沿途城市进行参观，威尔逊总统将在华盛顿欢迎您，我们会在华盛顿停留三天之后我们南下纽约。对纽约

这座美国的经济中心进行访问，最后我们乘坐火车返回洛杉矶，由舰队护航回国。在美国的全部行程十二天左右”。

“好！”萧震雷同意，这时舰队前方远处天空出现了一个黑影。很快那黑影变大并且渐渐降低高度，在海面降落后滑行了一百多米后转弯与舰队并行向一艘舰船靠拢。原来那是一架水上侦查飞机。

这次舰队出来除了带了补给船、油船之外，还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这艘母舰是用一艘旧的3300吨散装货轮改装的，搭载2架水上巡逻飞机和4架飞机，这四架飞机有一架是战斗机，一架轰炸机和两架鱼雷机，由于在甲板上起降的飞行技术还是不成熟，因此这艘母舰只携带了一共五架飞机，四架战机都是折叠翼战机，水上巡逻侦查飞机体积较大，只能在海面上起降，用垂直升降机将它吊上飞机母舰或下放到海面上，海军已经在用舰载机进行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起降的试验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在试验的过程中损失很大，但是这在萧震雷和海军高层方面来看是很值得的。

不久，一个军官拿着文件夹快步走来向萨镇冰立正敬礼，随后低声附耳嘀咕了几句，萨镇冰闻言脸色变了变，随后挥手示意他离去。

萧震雷见萨镇冰神情有异，忍不住问道：“萨将军，是出了什么事吗？”

萨镇冰见萧震雷问起，便道：“大总统，侦察机报告说在前方三百海里处发现了一支舰队，是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为金刚号战列舰，周围还有四艘战舰随行，正向我们这方向而来！”

金刚号战列舰是日本向英国订购的一艘战舰，也是日本最后一次向国外订购的大型主力战舰，这艘战列巡洋舰最近才建造完成从英国回到日本，回来后就被作为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日本向英国订购这艘战舰的目的在于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计，实际上此时日本的造舰能力已经与英美相差不远了。

其实这艘金刚号算不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战列舰，它应该被称为战列巡洋舰，战列巡洋舰介乎战列舰和巡洋舰之间，它有着战列舰的火力，装备有八门356毫米主炮，但却没有战列舰的超级防御力，不过它却有着巡洋舰的航速，它的标准排水量有26610吨，它的动力是36台油煤混烧锅炉锅炉，输出功率达到了64000马力，航速27节。这样的航速可以说完胜如今绝大多数现役的巡洋舰，列强很多在建的巡洋舰的航速都不一定有它快。

战列巡洋舰是为了应对地方的破交战而设计制造的，它有着战列舰的火力和巡洋舰的航速，敌方的破交战主要由巡洋舰执行，本国的战列舰根本追不上,而巡洋舰对巡洋舰又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所以才发明了战巡,火力对敌巡洋舰占绝对优势,航速也足以追上。因此,其设想的作用模式是遇敌巡洋舰坚决追歼,而遇到敌战列舰又可以高速逃避。这种战术意图在后来的福克兰海战中发挥能淋漓尽致,由巡洋舰为主力的斯佩分舰队在以战巡为主力的英国舰队面前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掉,完全没有应对能力。

不过战列巡洋舰在战列舰面前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尽管它的火力可比战列舰，但是它的防护装甲相对于战列舰的大口径舰炮炮弹而言太过薄

弱，只要被命中一炮，战巡就基本上被打废了。

萧震雷听了萨镇冰的报告手想了想说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这次要经过东京，要上岸访问，并不是去打仗的，但是也不能不对他们做任何防备！”

萨镇冰点头道：“明白！”

随即整个舰队都开始做海战的准备，舰载大炮的炮衣全部都揭开，水兵们井然有序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一枚枚炮弹被传送带和上降级从弹药库运到炮塔，水上飞机母舰也开始做准别，四架飞机开始加载弹药，轰炸机装配航空炸弹，两架鱼雷机也开始加装鱼雷，维护人员开始给每架飞机做检查。

战争的气氛开始降临，各舰船上都开始紧张的忙碌起来，萧震雷等人也没有了继续坐在舰艏甲板上喝茶吹海风聊天的闲情逸致了。

说实话，尽管舰队中没有战列舰，但萧震雷还真不惧怕三百海里外的五艘日本舰船，金刚号战列巡洋舰和另外四艘战舰巡洋舰，战舰的规模和数量与他这边差不多，而且他还有四架飞机，其中两架鱼雷机，现在这个时代的舰船上根本就没有放空火力，四架飞机可以随意向对方的舰船开火，只有要一枚鱼雷命中金刚号战舰，它就完了，因为它的装甲太薄，一般的战列舰都不一定能够承受一枚鱼雷，巡洋舰的装甲被鱼雷命中很大机率要完蛋。

萧震雷在镇海号上巡视了一番，发现海军官兵们都很紧张，他想了想来到指挥舱拿起扩音器话筒喊道：“我是总统萧震雷，诸位海军将士们大家好！前面三百海里处来了一支日本舰队，是我让萨将军下令让你们进入战备状态的，我们这次是去访问的，不是去打仗，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防范别人阴谋不轨，所以我才会下这个命令，刚才我发现很多官兵都有些紧张，这是正常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紧张是在所难免的，但我更多的希望你们不是紧张，而是兴奋，大战来临的兴奋！你们是军人，血液里要有对战斗的渴望才是正常的，否则就是懦弱！甲午战海战我们输给了日本，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难道我们永远要输吗？以现在我们这五艘战舰的作战性能，还有水上战机配合，完全不输于对方的舰队，如果这样你们都还在害怕的话，我们海军还有什么希望可言？鼓起你们的勇气，燃烧你们的热血，勇敢面对日本舰队，如果对方真的意图开战，那就战！不过现在请诸君放松，放松，人家还在三百海里之外，即使与我们遭遇也还有8个多小时，难道这段时间都一直这么紧张？等到日本舰队真正到来了你们还有精力和体力开战吗？好了，先做好准备，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385章访日本

萧震雷的一番鼓舞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了舰队官兵的士气，海军官兵们听得一个个热血沸腾，战意滚滚，是啊，如果对方意图开战，那就打，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且总统还在舰船上，无论如何不能让总统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像总统说的那样，即便是开战，也还有8个多小时呢，这么长时间一直绷紧神经是愚蠢的行为，还是先休息休息，养精蓄锐。

现在还不着急，两支舰队还有两百多海里，如果按照双方现在的航速相向航行，即便是在同一航道上航行，遭遇也要在8小时以后，现在双方的航速都在18节左右，只有在战时才提升航速至最大，如果平时都用最大航速航行，对动力系统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损耗的能源也很大，所以舰队在平时只按照正常是巡航速度航行。

侦查机每个两个小时就起飞去侦查一次，为了防止被日本舰队发现，侦察机一本都是隐藏在云层近距离观察，平时都是利用机载雷达观察日本舰队的所在位置，有特斯拉这样的超级科学家在技术上支持，机载雷达已经被装备在侦察机上了，不过由于技术原因，重量和体积还是大了一些，暂时只能安装在侦察机上。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都没有安装。

日本舰队的队形很分散，好像是在搜索什么，几个小时以后，侦察机发现日本舰队的航道与己方舰队的航道相错开了，也就是说两支舰队并不在一条航线上。

傍晚时分，天色渐黑。萧震雷听到汇报说日本舰队正与己方舰队在相距六十海里的间隔距离上错开了，也许对方是来迎接的。也许是来找麻烦的，具体目的不明确。日本方面也没有发来电报说明，萧震雷也不好让人发电报过去询问。一天后，舰队进入东京湾，并向日本方面发出电报。

3月28日早上，舰队进入东京湾，并以萧震雷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发出照会。几个小时以后，从东京港驶来两艘巡洋舰为舰队护航和引导。

下午一点，舰队抵达东京港口，由于萧震雷的到来。港口被戒严了，不过为了照顾在日本的华人的情绪，还是允许了两百多华人进入港口迎接，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率全体内阁成员在港口码头等待萧震雷的到来。

以前的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是傲慢的，但是现在日本人的态度收敛了一些，山本权兵卫带着内阁十数名成员在码头上等了一个多小时，可以说这个姿态还是放得相当低的。

山本权兵卫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萧震雷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有什么目的。又或者是故意这样做的，不过萧震雷也知道山本权兵卫在这个时期的首相宝座已经摇摇欲坠，由于西门子事件的缘故，日本朝野内外诸多势力都在向山本权兵卫施加压力。隐隐有逼迫他自动辞职的迹象，这一点萧震雷是很清楚的，因此这一次萧震雷在东京停留的这几天不会与山本权兵卫达成什么协议。

欢迎仪式搞得很隆重。日本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好的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特殊之处，并没有完全照办西方文化。这种改革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在萧震雷等人下船后，萧震雷在前。随行官员们分成军方和文官两个部分

跟在他的身后。
　　首先迎上来的是山本权兵卫，两人亲切地握手问好，经过各自的翻译解释之后，两人都点点头微笑着，握着的手不停地摇啊摇，在旁边的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闪光灯不停闪烁着。
　　山本权兵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一头的花白短发，如果穿上海军军装，萧震雷相信这个老头应该颇为威武，可惜这老头身上穿着一件燕尾服，白衬衣，打着领结，这一身穿在他身上确实不怎么样，让一个老军人当首相，也确实难为他了，不过也许他自身很想坐在这位置上。
　　接下来在山本权兵卫的引荐下，萧震雷和随行的文武官员们分别与站成一排的日本内阁大臣们认识、握手，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笑容，看不出哪些人是真心欢迎，那哪些人又是假意堆起笑脸。
　　与日本内阁成员们进行了认识后，后面是上百名日本孩子站成几排，这些小孩穿着可爱的童装，每个小孩的手里都拿着一束鲜花，当萧震雷、山本权兵卫和两国文武大臣们走过来的时候就挥舞着鲜花唱起歌来，萧震雷按照秘书小高的提示，亲吻了前面几个小孩的额头表示亲善和友好。
　　欢迎仪式进入尾声时，萧震雷和山本权兵卫两人走上一个一尺多高的台子面对两国文武官员和诸多的记者，这是记者们的时间，先是记者们拍照，这个时间有三五分钟。
　　接下来是记者提问时间，有一个日本记者提问："首相阁下，请问见到萧总统的第一眼时您是何感想？"
　　山本权兵卫道："年轻，太年轻了，这让我感觉我已经老了！"
　　台下记者们都纷纷露出笑意，确实如此，萧震雷今年还不到三十岁，而山本权兵卫已经六十二了，按照现在这个时代的结婚年纪，山本权兵卫的年纪应该是萧震雷的爷爷那种年纪。
　　又有人举手问道："我是大公报记者，请动大总统阁下，您这次准备在东京驻留几天，有何行程安排？"
　　萧震雷答道："大约三天，具体的行程安排不便透漏！"
　　一个日本记者紧接着问道："那么您这次顺道经过东京，是没有经过日本政府的同意的情况下自己要来东京看看呢，还是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邀请呢？"
　　萧震雷眉头一挑，这个问题有点带刺了，他答道："当然是受到了山本权兵卫首相的邀请。没有受到邀请我们当然不会擅自来到东京，就好比你经过你邻居家门口。邻居家没有邀请你进去坐坐，你就不能擅自进入别人家的门。否则就是对邻居家的侵犯！他完全可以把你打出来，并且让你终生难忘，或者直接把你打死，死了也白死，因为他有这个权利，而且理直气壮，他是正义的捍卫，而你是无耻的侵犯！"
　　这一番话说出来，带着极为强硬的语气给予相当厉害的反击。让在场所有记者都意识到别看这位总统年轻，可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待会问问题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免得如刚才这位日本记者灰溜溜的退到最后去了。
　　这时一个西方记者举手道："大总统阁下您好，我是华盛顿邮报驻东

京记者贾维斯，据我所知最近日本和德国的驻华公使以及英国和法国的驻华公使都在与贵国进行频繁接触，如果我推测不错的话，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试图说服您和您所代表的政府加入他们其中的一方，而现在您和您的官员们却出现在了东京。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在两大阵营当中已经做出了选择呢？如果是，那么您准备什么正式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

萧震雷略微一沉吟便道：“这位贾维斯记者先生以及在场的所有记者朋友，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之所以来东京是因为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先生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在前往美国的途中舰队走日本海域要比走关岛航线近得多，在我们启程自之前，各国政府基本上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受到了日本政府和山本权兵卫首相的热情邀请，因此我们来了。但这并不代表我和我所代表的政府已经做出了选择加入某一个阵营，现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与我国正在进行谈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最后我国到底如何选择要看谈判的结果，现在我还无法给外界任何答复!”

答记者问这个环节进行了半个小时，结束后是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与华人代表见面，由于担心安全的原因，日本当局只允许一百多华人代表进入码头，萧震雷面带微笑地走到警戒线边缘伸出手与华人代表们亲切握手问好。

这些华人有很多是留学生，还有很多是在日本做生意的，也有已经在日本定局的华人，看到萧震雷和他身后的文武官员们走过来，这些华人代表们都一个非常激动，纷纷伸出手与萧震雷和其他人握手，特别是那些已经在这里定居的华人们，一个个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政府元首出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需要超凡的勇气和胆魄，也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要知道走出国门就意味着安全上无法保证了，君子都知道不立于危墙之下，更何况是大总统呢？总统在国内可以呼风唤雨，刺客想要刺杀那是千难万难，但是离开国土就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了。

“大总统您好，看见您太高兴了！”一个学生同萧震雷握手时激动地说道。

萧震雷点点笑道：“在这里见到你们，我也很高兴，你们是留学生吧，好好学习，祖国等着你们学成归来和我们一道建设她！”

“嗯，大总统，我们会的！”

欢迎仪式结束后，萧震雷等人被安排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汽车，这些汽车都是振华公司生产的，现在振华公司的汽车已经销往全世界，由于其出色的外观设计和性能，将福特汽车远远抛在了后面，各国皇室和政府方面都有大量采购，振华公司推出的接受各国皇室专门定制的业务很受欢迎，属于最高档次，而各国政府用车都属于中高等档次。

下榻处早已经由日本方面安排好了，住在由日本当局包下的一栋高档酒店内，毕竟萧震雷的随行官员太多，一般的地方还住不下。酒店的外围安全工作由日本方面负责，内部由中方自己负责，为了安全考虑计，酒店的服务人员只能进入楼层的电梯口和楼梯口，接下来的服务由中方自己带来的工作人员负责，这让外人无法接近中方官员，也基本上杜绝了安全隐

患。

下午，萧震雷在房间休息，同时听取总统办公室顾问、幕僚们和工作人员汇报各方面的工作情况，还有国内的情况。

晚上，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代表日本政府宴请萧震雷和随行官员们，这次日本方面也是大出血的，请萧震雷他们吃的是日本最有名的人体盛宴，每个官员一个人体盛宴餐，场面堪称浩大，近百个美少女赤着甚至躺在餐桌上，身上摆放着各种充满着艺术气息的食物。

这个情况让中方官员非常尴尬，还是萧震雷有定力，大手一挥："既然来了，就入乡随俗吧，按照日本的礼仪，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一顿晚宴吃得不少中方老古董官员们面红耳赤，但放开之后也就没什么了，这也是古人为什么说食色性也，说明食与色和性是相连的。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拜会日本大正天皇，天皇在皇宫接见了萧震雷。按照萧震雷制定的政府官制来说，新政府是总统内阁制，这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与德国和日本的倒是很有些相似，德国和日本是君主立宪，而萧震雷是元首，任命内阁总理处理国事，级别应与君主立宪制的皇帝相当，但又没有皇帝的权力大，需要受到国会的制约。

大正天皇患有脑病，而且精神状态不佳，他曾经在去年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这事成为当时的笑料。病情发作时，大正天皇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如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这些在他病情发作的时候经常做出的举动让他大丢日本人的面子，经常被外国使节嘲笑。

萧震雷刚开始并不知道大正天皇患有脑病，与大正的见面也符合两国元首见面的程序，大正天皇表现得正规正矩，后来两人谈话时他却突然傻不拉几的拉着萧震雷叫哥哥，这让萧震雷和随行的官员们目瞪口呆，更让陪同的山本权兵卫和其他内阁成员们感觉大丢面子。

第387章洛杉矶的盛大欢迎仪式

萧震雷一行人在东京进行的为期两天的参观和访问，3月31日，在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和内阁成员们的目送下登上了舰队，舰队随后向夏威夷进发。从东京到美国西海岸的距离太远，虽然现在很多舰船的续航能力都可以直接抵达洛杉矶，但是生活物资和淡水必须要中途在夏威夷进行补给，因为淡水和有些食物无法存放太久。

舰队花了十来天的时间抵达了夏威夷，美国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大批官员和华侨们在码头上举行了迎接，在这里萧震雷和随行的官员们参观了蔗糖和菠萝种植园等产业。这里三分之二以上的耕地都种植蔗糖，产量极大，而菠萝的产量则居世界首位。

在檀香山休息两天后，舰队随后从珍珠港启程向洛杉矶进发。4月20日，舰队抵达洛杉矶港口。

当悬挂民国国旗的舰队出现在洛杉矶附近海域时，码头上数以万计的华侨们顿时欢呼起来，码头上人山人海，这里已经成为了华人华侨的海洋，这还仅仅只是码头，在码头外洛杉矶的街道上两侧一眼望不到头的黑头发黑眼镜黄皮肤。

“老陈，还没有到吗？”一个穿着长衫、戴着眼镜、脑后吊着一根长辫子的中年华人问着挤得满头大汗的老陈问道。

老陈四十多岁，已经剪了鞭子，穿着一身格子西装，打着领带，他挤过来之后掏出手帕擦了一把汗喘着粗气举手打一个招呼道：“老李，我刚才去问了，还没有。不过据说应该快了，慢慢等吧！”

老李身上的长袍是一件绸缎袍子。这是他最好的衣服了，这件衣服他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穿。平时都舍不得穿。

在半个月前报纸上报道华国总统要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之后，这个消息顿时如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北美地区，不仅全美华人都在向洛杉矶赶来，就连加拿大的华侨都有很多放下工作大老远地跑了过来，一时间洛杉矶的酒店和旅馆都人满为患，但这个时期的在北美的华人们都普遍工资比较低下，而这么远的跑过来吃喝拉撒住花费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他们毫不在乎，他们只想在洛杉矶亲眼看看华国总统。华国总统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壮举，这也许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有的事情。

老李掏出一包烟给老陈递过去一支，老陈接过香烟点燃美美的抽了一支，这种烟是从华国贩运过来的，在北美和全世界范围内都很畅销，不过这种香烟相当贵，一般人根本抽不起，不过今天来迎接大总统，心里高兴激动。也应该抽点好烟。

老陈抽了几口烟之后问道：“老李，伙计们都准备好了，待会大总统到了之后，你们可别关键时候掉链子啊！”

老李连忙拍着瘦弱的胸脯保证道：“放心放心。我的李家班绝对会拿出全部本事！”

李家班是一个戏剧班子，班子有固定的场地演出，每个星期演出两

次。洛杉矶当地的华人华侨们在工作之余经常去看看演出，聊以慰藉思乡之情。这次李班主把他的班子里的锣鼓队全部拉来了，锣鼓队里有鼓、夹叶、锣等等乐器。只要大总统出现就立即敲锣打鼓表示欢迎。

老李身后的锣鼓队的队员们也都聚在一起十分兴奋，显然对华国大总统一行人的到来非常激动，纷纷议论着总统长得什么样子，多大年纪了，是不是一个老头子？

这时一个白人警察扒开人群走过来指着锣鼓队的众人大喝：“你们这些乐器不能在这里演奏，它们太吵闹了，快快拿走，拿走！”

老陈一看不好，连忙挤过来掏出一包好烟塞进白人警察的衣兜里赔笑道：“警官先生，帮帮忙，今天是我们大总统到来的日子，我们想要这种乐器欢迎他，请您一定帮帮忙！”

周围其他华人也都附和，“是啊是啊，警官先生帮帮忙！”

白人警察摸了摸衣兜里的香烟，脸色好看了一些，但是还是不肯让李家班的人在这里敲锣打鼓，“不行不行，这些乐器噪音太大了，人听了之后很烦躁，快把它们拿走拿走，不然的话，我就将你们全部抓走！”

老陈说了一大堆好话，又送香烟，却没有丝毫效果，本来很高兴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极为糟糕，情绪顿时有些失控，大叫道：“我们就要在这里敲锣打鼓，今天我们还就在这里不走了，你想怎么样？抓我们啊！”

见老陈这么激动，周围其他华人也顿时都有同感，顿时同仇敌忾起来，开始推搡着白人警察，白人警察一看这还得了，这些下贱的黄皮猪竟然还反了天不成？当即就要掏枪。

这时后面来一个另外一个白人警察连忙拉住他劝道：“嘿，伙计，别这样，今天是华国总统到来的日子，他们想高兴一下也很正常，让他们在这里敲吧，只要不出乱子就行了，走吧走吧，我们去别处看看，今天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事情，要知道我们这份工作也来之不易！”

码头上，舰队终于靠岸了，码头上黑压压的华人华侨们纷纷挥舞着小国旗大叫起来，萧震雷和随行的官员们在下船的过程中到了浪潮一般的欢呼声，如同山呼海啸。

“大总统万岁！”欢呼声中突然冒出这么刺耳的一句。

顿时开始有人跟着大喊起来，“大总统万岁！”

“大总统万岁！华国万岁”。

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整个码头上数万华人华侨发出整齐般的喊声，这句万岁绝对不是对皇帝的称呼，而是一种尊敬！

在走下甲板的那一刻，萧震雷眼角含着泪珠伸手整理了一下衣服，扣紧了上衣最上面一个颗扣子，然后面带微笑的沿着舰桥走下去，一边走一边向码头上数万前来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同时喊着：“华人万岁、华侨万岁！”

当萧震雷和随行官员们脚踩着码头的地上时，欢迎的人群众中突然响起了锣鼓声，这声音震耳欲聋，及时在国内这么久萧震雷听到这种锣鼓声也仅有几次而已，现在竟然在洛杉矶这里听到这种声音顿时倍感亲切。

锣鼓声响起之后，周围的华侨们分开，两个舞狮队从人群后面出现，

在人群空出的空地上开始舞起来，萧震雷含笑着看着两个舞狮队，看到精彩处还鼓起掌，官员们也都很高兴，他们也没想到在这里会受到华侨们如此隆重的接待。

美国总统威尔逊不可能从东部华盛顿跑来西部洛杉矶迎接萧震雷，洛杉矶当地官员也不好代表总统迎接，毕竟级别太低，规格太低，如果由洛杉矶官员迎接，显得轻视，这一点美国方面也是有考虑的，因此决定不在洛杉矶安排接待事宜，不过美国政府已经在洛杉矶包下一座豪华酒店作为萧震雷一行人的下榻之处，而接待事宜由当地华侨联合会接手了，这也是今天会又如此之多的华人在码头来迎接原因之一。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穿着燕尾服的年轻人带着几个老人走过来，陆征祥连忙上前对萧震雷低声道："大总统，这就是我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说完对正走过来的顾维钧介绍了一番。

顾维钧欠身行了一个礼，开始介绍他身后的几个老人，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个有四十多岁接近五十岁，这人就是致公堂的头面人物司徒美堂，此次欢迎仪式就是他居中联络之主持的。

顾维钧介绍道："大总统，这位是司徒美堂先生，现如今在美华人华侨极具声望，此次欢迎仪式，司徒先生出力颇多！"

与这些人见礼，萧震雷当然没有上前握手，而是拱手笑道："司徒先生和诸位先生的大名，我在国内也多有耳闻，常听孙文先生提起他在美国筹款时多亏诸公照顾有加，此次又烦劳司徒先生和诸公，多谢多谢！"

司徒美堂等人既兴奋高兴又惶恐，连忙拱手还礼连声说："应当的，应当的！"

随后司徒美堂站出来大声向码头上所有华人华侨说请总统出来给大家讲几句话，萧震雷点点头微笑着走到一处高台开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道："革命之所能够成功，在很多程度上得益于孙文先生之前领导的多次起义，那些起义虽然没有能够推翻满清王朝，但是却动摇了清廷的根基，这为我们后来推翻满清王朝做出了前期工作，孙文先生告诉我说，华侨乃革命之母，没有海外华侨们的历次捐款，他们就无法筹到款项购买枪支和作为革命经费，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成功！

旧的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来临，在东方新的中国这头狮子开始苏醒，这与你们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新政府刚刚成立，还需要恢复民生，还需要大力发展建设，建设新的中国需要诸位的积极参与，我们欢迎海外游子回家，欢迎全球华人华侨回国投资和定局，新政府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我相信有了你们的参与，我们一定可以建设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第387章华工血泪

“出门在外，我知道在美华侨华们也都不容易，有的来美国已经很多年了，有的也许刚来不久，有的已经是第二代了，这些年满清腐朽，以至于让国内很多人都不得不走出国门求生，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跑到万里之遥的美国来讨生活呢？

据我所知，但凡来美国的华侨们当年都是坐在外国船上密不透风的货仓里，几十天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就像是装猪仔一样运到美国，而在这一过程中，有六成的人还没有抵达美国就死在了船上，尸体被那些万恶的船主丢进海里喂鱼！

刚来的而又满怀希望的华工都被安排做着社会最底层最苦最累的活，如开矿、修路等等，却只能得到最少的收入，很多人发现上当了，向要逃走，却又逃不掉，被抓住了反而被打得半死。有的因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咬牙留下，什么下贱劳苦的工作都做。

这么多年来，美国白人歧视黄种人、黑人。殴打、侮辱中国人已经成为了白人们的日常消遣，有的白人在大街上揪着华工的辫子强行要求叩响头，引起路人的围观和喝彩，白人警察们对这种无故的殴打不但不干涉，甚至看到流鼻血就认为你跟别人打了架，把你们抓起来。

华人华侨们在这里没有人权，被白人肆意杀戮，有多少人惨死异乡？数都数不清，当时的满清朝廷不但不保护华侨，华侨如果回国按大清律还可能被杀头。这样的朝廷要来有什么用？所以我们站起来了，推翻了它！

美国西部之所有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我们华工绝对是功不可没的，没有你们。横贯东西的铁路大动脉能修得起来吗？不能！在修这条铁路时，我们华工的工作效率高于白种人，这是美国雇主也亲口承认的事实，但是，华人总是做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而白人则担当那些轻松、安全的工作。更令人气愤的是，华人得到的报酬却总是远远低于白人，通常比白人要少一倍以上。由于工作条件恶劣，工作任务繁重。加上待遇过差，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我们华工因病或意外事故而死了多少人？不下万人！有人说横贯东西的大铁路下每一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具华工的尸体，这句话毫不夸张！

铁路修成之后，我们很多华工都失业了，当时由于美国的南北战争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并且蔓延到了西部，大量的劳动力也流向西部，为了活下去。我们华工不顾工作条件的恶劣，又干着那些有苦又累且收入低微的工作，如此一来，华工有了工作。却让很多白人反倒失业，因为美国雇主更喜欢用薪水低廉又勤劳老实的华工！

于是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便拉开了帷幕，**浪潮如瘟疫一般蔓延开去。我们华人被殴打和杀害是家常便饭，为此美国人还修订一项又一项的排华法案。他们竟然规定华人不许拥有房产，每人还得付人头税十元。头发不得超过一寸，遗骨不能出境，如此专门控制华人的法令多如牛毛！”

萧震雷的演讲说道这里，码头上数万华侨人人都想起了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楚，一个个满含泪水，许多人放声大哭，这么多年一直咬牙坚持，

再苦再累始终都不能哭过，现在萧震雷说的这些话让他们也知道祖国是知道他们心里的苦的，因此再也忍不住打开了感情的闸门。

萧震雷脸色严肃地挥舞着手臂大声道：“这公平吗？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华人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拿到最低的报酬？为什么我们华人要被白人们肆意杀戮，而他们却不用受到惩罚？难道我们天生下贱？错了，我们华人不但不下贱，而且还很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人种之一，我们的祖先在创造灿烂文明的时候，他们白人还在像野人一般茹毛饮血，那么我们华人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为什么会落到这副田地呢？那是因为我们华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靠山，没有强大的祖国给你们撑腰，你们当然要被欺负，这就是真理！

在明朝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有数的强国之一，西方列强谁也不敢小觑我们，是那该死的满清王朝坑害了我们国家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我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还退步了，落后就要挨打！

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建立了崭新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还刚刚成立不久，但是我们绝不像满清王朝一样懦弱，我们会誓死扞卫我们的权力，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别想再欺负我们！

这次我收到威尔逊总统的邀请来美国访问，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与威尔逊总统商谈，其中多数是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不过在来的途中我改变主意了，我决定在这几件事情之中再加进去一件，那就是首先要向威尔逊总统提出华人华侨在美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问题，排华法案这样的法律是对我们华人华侨是严重的种族歧视，我们新政府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新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商业合作就无法进行，以至于更深层的交流与合作也要搁浅，甚至影响两国外交关系。

诸位在这里受到委屈了，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了，可以去找我国驻美使馆寻求帮助；如果想家了，我们欢迎诸位常回家看看，现在国家草创，还很穷，但是诸位回去饭还是有一口吃的，如果诸位对我们新政府放心，认为国内大有商机，可以回国投资办厂做生意，我们都大力支持和欢迎，尽量给诸位解决困难！

刚才我收到了司徒先生的邀请要前往中华楼与一些在美各界华侨代表们见个面，而且我还听说码头外面一直通到唐人街的街道两侧都站满了我们的同胞，这些人都是来看我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北美各地很远的地方而来，来一趟不容易，我第一次来这里受到如此的盛情款待，感受到了同胞们的热情，我要走出与他们见见面，诸位可以跟着一起去，还请保持秩序，不要发生拥挤踩踏事件，好不好？”

“好——”数万人轰然答应。

中间分开一条路，萧震雷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带着文武官员们沿着通道向外走去，这期间不断有人伸出手，萧震雷都微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

短短的几十米距离，萧震雷等人走出码头就用去了十几分钟，来到码头外面，华人们的人数更多，街道两侧都站满了华人，所有人都挥舞着一面小国旗，看到走在最前面的他都很快发出欢呼声，他们为这个年轻的祖

国总统为欢呼，紧接着这欢呼声越传越远，直到街道的尽头。

马路边已经准备好了车辆，警卫人员甚至已经打开了车门就等着萧震雷上车，但是萧震雷看到这个情况果然说道：“不坐车了，步行吧！”

警卫人员大惊，这可不行，如果不坐车，在周围如此多人的情况下，安全实在无法保证，太危险了，如果有人躲在人群当中打黑枪后果无法想象。可萧震雷说“如果我坐车的话，你们不觉得这么多专程来看我们的华侨们会很失望吗？我相信你们能够出色的完成警卫任务”，这让警卫人员们无法再坚持，只能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情。

萧震雷要走路，其他文武官员们自然也不能坐车，都陪着他一起走路，大家一起走上马路中间，现在马路上已经空无一人，洛杉矶的警察们在前面开道，将站在街道上的人都赶到两边，萧震雷在最前面走，其他人跟在后面。

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向街道两侧的华侨们挥手致意，由始至终都面带微笑，这整个过程都被很多摄影师用胶片拍下来了。

他每经过一处，两侧的华侨们都疯狂的挥舞着国旗大声高呼：“万岁！”也许只有用这个称呼才能表达他们内心的尊敬。即使是这个时代标榜自己国家是最民主的美国政府的之前所有的总统都没有干过如此亲民的事情。

走到一处，突然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敲得震耳欲聋，萧震雷扭头看去，专门向那些正敲得起劲的华侨们挥了挥手，这让这些敲锣打鼓的华侨们更加兴奋了，有些人都激动得不能自已。

随着萧震雷等人沿着大街走过，两侧的华侨们都手拿国旗跟在后面，不一会儿功夫，整条大街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华人，将整条街道都站满了。

前面不远处人群之中，一个戴着礼帽、穿着马甲，抬着的手臂上搭着一件西装的华人年轻人看着马路中间走在前面的萧震雷，他将暗藏在西装下的左轮手枪的撞锤掰开了，只要扣动扳机，枪就会响，迎面走来的萧震雷就会中弹而死。

第388章访美策略

可是他看到如此之多的华侨跟在萧震雷一行人身后跟着一起前行，两侧还有无数华侨正在发出欢呼声，他突然意识到某个人让他来刺杀萧震雷可能是一个错误，如此受到爱戴的总统一定可以带领民众将国家建设强大，自己这些年来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吗？现在迎面走来的那个人极有可能是带领国内民众走向富强的人，如果自己扣动扳机，那个人必定会死，接下来国内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国内很可能会再次四分五裂，难道这就是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革命吗？不不不，不是！这个人不能死，他必须活着，他身负使命，他有这个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就有能力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想到这里，年轻人默默地收起了手枪，看了看周围的同胞们都在欢呼着，他受到感染，也举着一面小国旗挥舞起来，只是他不知道，早已经有人盯上他了，就在他刚才准备动手的时候，盯着他的人也准备动手，只不过看见他收起了手枪后也放弃了对他的行动。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萧震雷等人一行人终于走进了唐人街，在唐人街上一栋中国式三层楼门前停下，门口上方挂着中华楼的牌匾，有人在旁边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直响。此时一些华侨老人们已经从楼里面走了出来，极为热情的将萧震雷等人迎进中华楼内。

等到鞭炮放完，大家都在桌子边坐下了，中华楼内摆满了十几桌酒席。司徒美堂见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开席。于是走到萧震雷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萧震雷闻言点点头便站起来端着酒杯向在场十几座的代表们笑道：“诸位叔伯兄弟。今天我们从国内过来这里，是来这里来串门来了，我是你们的侄子辈，后背俩看望前辈，我们不把自己当客人，你们也不要把我们当客人，我代表我们新政府这次过来的所有工作人员向诸位叔伯兄弟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这是我迄今为止受到的最隆重的礼遇。就连我就任大总统一职时都没有这么隆重，其他的话都在这杯酒中，我先干了，诸位叔伯兄弟请随意！”说完一饮而尽。

掌声响起，很快所有人都拼命的鼓掌，紧接着这些老少华人代表们纷纷端起酒杯干了。接下来，在司徒的引荐下，萧震雷与在座的每一桌华侨代表们一一认识并碰杯。在场这么多华侨，工作人员担心萧震雷会喝醉。提醒他每座只要喝一次就够了。

这个宴会进行了很长时间，由于有工作人员的提醒，萧震雷没有喝醉，酒席散去之后还和这些华侨代表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新政府的意见和建议。

下午，萧震雷一行人前往洛杉矶政府安排的酒店下榻，刚刚入住酒店不久。洛杉矶市长就前来求见，两人在客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由于长时间在海上航行，萧震雷和随行人员都很疲倦。决定在洛杉矶休息两天，准备后天再启程前往华盛顿，萧震雷向洛杉矶市长提出明天去一些大工厂和公司去进行参观，洛杉矶表示没有任何问题，明天他亲自前来为萧震雷一行人做向导，萧震雷原本还想去后世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去看看，但

是此时的好莱坞虽然已经有人在那儿搭建摄影棚了，但是此时它只是一个只有不到八千人的小镇。

第二天，萧震雷一行人在洛杉矶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市内的石油化工企业等多家工厂以及一架飞机制造厂，洛杉矶的石油化工企业已经有很多年了，而飞机制造厂也才刚刚建成，在规模、设备和技术上比新政府还差一大截。

接下来他们又参观了码头航运业和造船业的工厂，洛杉矶港口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海港，处理了美国西海岸七成一声的海外贸易吞吐量。这个城市还是世界上种族和宗教团体最多的城市之一。

4月22日，萧震雷一行人乘坐一辆专列前往华盛顿。

在火车上，萧震雷啃着一块面包，拿着一份美国当地的报纸看着，秘书小高走过来说道："大总统，国内发来电报说英法两国同意放弃国内其他租界地，但是英国对于香港，法国对于广州湾都还在坚持不松口，另外在关税自主权的问题上，他们还是保留意见！"

萧震雷闻言道："那就接着谈，最好能谈个一年半载，告诉外交谈判人员，不要做任何形式的表态，他们还没有这个权利！"

"是！"小高答应一声，用笔在笔记上记下来。

萧震雷又问道："那么日德方面呢？"

小高道："德国倒是同意归还青岛，不再索要庚子赔款剩余款项，也同意归还其他地方的租界，对于其他一些不平等条约表示可是谈判解决，不过日本人却始终坚持表示不会归还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附属地，湾岛和附属岛屿等就更不用谈了，其他地方的租借地可以全部归还"。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知道了，告诉他们，不要着急，慢慢谈！"

"好的，大总统！"

在威尔逊派出的特使陪同下，萧震雷这一行人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走走停停，基本上都是在沿途大城市停下来半天或一天进行时考察或参观，萧震雷自己倒并不是想参观什么，他来自于后世，对这个时代的工厂生产感觉没什么好看的，他的目的是让那些陪同一起前来的手下官员们好好参观参观，让他们学学经验，吸收一点美国人的长处，回去之后经过改进看看是否适合国内的工厂，其实他这次前来美国见威尔逊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目的就是要带着这些手下官员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这天火车还在继续向华盛顿方面前进，他召集全体随行的官员们开会。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军方将领都有参加，他在会议上说道："诸位应该明白。我们这次来的几个主要目的：第一，是与美国在外交上更近一步。美国人已经将租界都归还给我们了。以前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也都废除了，所以就现在来说，我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比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要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关系更近一步，最好是和美国协定战略同盟关系。

这在清廷被推翻以前是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努力的，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出德国、中国和美国组成战略同盟，前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德国还准备派出皇太子去我国访问，以促成此事。但是此事却被清廷方面的无

能之辈泄露给日本人知道了，日本人从中作梗，这件事情便无疾而终，所以我们要看看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否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国在国际上不能被孤立，一旦被孤立，外交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和险恶，我们会夹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如果两方都对我国产生敌意，那么我国就会成为他们双方之间的战场。所以我国必须寻找盟友，而适合做我国盟友的，现在唯有美国，其他国家要么心向同盟国。要么心向协约国。美国跟我国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它与我国又不同，他周围没有敌国。南边一个墨西哥太弱，经不起它打。这是它的优势，而我国处在日本、沙俄和英法之间的包围中。我国又与美国不接壤，没有势力和利益上的大冲突。我国与美国的相同之处是现在都比较孤立，而美国这段时期本身就是奉行的孤立主义，但是欧洲两大阵营成立之后，美国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则无法维持下去了，它也必要寻找盟友！而我国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象，也是最为合适的”。

张謇问道：“大总统，为什么我国和美国都是对方的最合适的盟友呢？我国为什么不可以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选择一个呢？而美国也是如此呢？”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道：“很好，张部长几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国和美国现阶段如果选择一方加入，则会得罪另一方，我国的情况是清廷方面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太多了，我国现阶段即使加入其中一方，也不容易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打个比喻，如果我国现在就马上加入协约国，英法方面会跟我们平齐平座吗？会把占据我的土地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吗？以后可能可以，但是现在还不行，他们双方之间还没有打起来，加入同盟国也是这样，日本人占据了湾岛和辽东半岛、朝鲜，日本会轻易吐出来吗？只怕不可能，只有他们双方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才知道我国的重要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提条件，他们就不可能不应允！而在此之前，我们又不能被孤立，必须要找盟友，那就是美国！

美国是一个商业大国，由于地缘的关系，它与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没有比较大的冲突，而且美国与他们双方在商业上都有着十分频繁的往来，如果加入其中一方都会得罪另一方，在经济上会大受损害，因此美国不会轻易加入这两个阵营，但是美国也不是傻瓜，他也需要寻找盟友，因为一旦他们其中一方获胜，接下来势必要对付美国，所以为了防范于未然，美国也必须要盟友，如果我国现在还是军阀割据的局面，美国根本看不上我国，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国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在美国当局眼中就完全不同了，完全有资格值得他拉拢了！所以威尔逊才一连三次给我发来邀请函，请我来美国访问。当然诸位也要记住一点，我们是希望在外交上与美国更进一步，但不是乞讨，不是非要死乞白赖地围着他转，联盟是双方的，双方需要平等的进行这个联盟，我们绝不是祈求施舍，所以我们和美国当局的地位是相同的，诸位可别跟前清那些官儿一样看见洋人就摇尾乞怜！”

萧震雷在这方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这些随行的官员们都是这个时代人中之杰，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萧震雷只点了这么几句，他们很快

就明白了国际政治的这些关节。

萧震雷喝了一口水又道："接下来说第二点，就是排华法案的问题！这是我们这次来美国的重中之重！有人可能认为那些华侨都已经是他国之人了，不是我华夏之民了，我们犯不着再为了他们跟美国人过不去，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虽然华侨绝大部分已经入了美国籍，但是他们毕竟血液里流淌着和我们相同的血液，那天我在码头上的演说并非是胡乱八道，并非是忽悠他们，诸位将心比心，如果诸位换做是他们，在国内有人来募捐，将自己流血流汗挣来的钱都捐出去，好不容易盼着国内革命成功了，新政府成立了，可不管他们的死活了，他们得多伤心啊？咱们这不是过河拆桥吗？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哦，你有困哪的时候就去求人家，混好了却把人家撇到一边不管不问了，有些人可能做得出来，我们新政府绝不能干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以后我们在国外有事需要帮忙，世界各地的华侨还会帮我们吗？团结，要团结啊，诸位同僚们！我们华人只有团结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我们不要整天想着内斗、窝里反，有本事搞到国外去，别整天盯着自己家锅里那碗饭！不要再被外人说我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行吗？我在这里强调一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世界的华侨，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利益！"

萧震雷这番话说地在做的官员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很明显，萧震雷是借华侨的事情隐喻国内已经逐渐出现苗头的内部矛盾！

第389章统一思想

萧震雷看见在座的官员都陷入沉思，等了一分多钟，喝了几口水之后才又说道：“第三，这次我们来美国，肯定要与美国进行一些多个领域的合作，至于合作到什么程度、涉及的金额有多大，就要看美国人有多的诚意了，如果美国人能够废除排华法案、能够与我国签订战略同盟伙伴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增大合作领域的范围，加深联系和交流，在涉及金额方面甚至可以增加到十亿美元以上！

在与美国人谈到合作之前，诸位都要做好功课，看看我们国内在你所负责的领域还缺少哪些技术，在哪些领域的技术上，美国比我国要先进，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下工夫，把美国先进的技术引进到我国。

打个比喻，例如在造船工业上，美国人比我国在技术上要成熟、设备和技术上要先进，我们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嘛，在我国建造船厂，我们出地皮和一部分资金，美国人出另外一部分资金和技术，所得利润按照出资比例分配，这叫引进外资，如果美国人不放心，我们官方可以不出面，把地皮卖给民间商人，由民间商人与美国人合作，但是美国人也只能是民间人士，船厂管理由他们自行负责，自负盈亏！

再例如，在农业上，我国由于种子或耕作技术上的原因一直产量比较低，而美国人在这方面却比我们要强得多，我们可以引进他们的良种，带回去进行研究后培育出适合我国土壤的更加优良的种子，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还可以派人过来学习他们的耕作管理方法。但是要注意他们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我们，学习之后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定。不能盲目，也不能盲从。外国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

众官员听到这里都点点头，并开始鼓掌。

萧震雷待掌声停下后继续道：“政治和经济上主要就是这三点，在与美国人谈判的时候，诸位一定要注意一点，你在单价上多争取一文钱，可能就会为国家节约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在价格上要尽量争取每一文钱，但是又要掌握住分寸，别砍价砍得太狠把美国人吓跑。所以在谈判之前要做好这方面的功课，都知道了吧？”

众人闻言都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听萧震雷的话之后，官员们都用笔在笔记本上最好笔记。

萧震雷又道：“好，政治和经济方面就先说到这里，再说军事方面，这次我们来美国，军事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海战方面，我国海军几乎可说是啃老本，甲午海战过去很长时间了，以前的海战经验还适合现在吗？不一定吧？看看人家美国人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对海战的研究有什么进展？他们有没有提出新的海战理论？还有陆军，虽然美国陆军战斗力不怎么样，不过人家还是有优点的。也要多学学，多和人家交流交流。不要看不起人家，说不定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呢！不要闭门造车。我们自己也要多琢磨琢磨，多研究，再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取长补短嘛，如果你们不与时俱进，就算我现在给你最先进的武器、最强大的战舰，你却还用十几年的老战术，这样能打得过别人

吗？在战斗力这个问题上，武器当然很重要，但不是绝对的，使用武器的人也同样重要，毕竟武器是靠人才操作的嘛，战争是靠人来指挥的嘛，只有用心研究战法，研究战术战略理论，在有好武器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才能赶超列强，才能始终领先啊，同僚们！

各位将军知道吗？让飞机在战舰上起飞和降落最先实现这一点的其实是美国人，随后英国人很快就组建了空军部队，我们后来者居上超过了他们，虽然他们的空军规模没有我们的大，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英美等国的军方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多么敏锐的军事嗅觉啊？而你们呢，什么都需要我来提点、提醒，难道你们不会自己钻研和琢磨吗？人家英美等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满清入关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在军事思想和兵器上，我们国家其实一直在吃老本，一直都在享用着先辈的知识财富，这两三百年来没有丝毫进步，而且在兵器制造技术领域上还倒退了，没有人研究出新的战略战术思想，没有人在兵器研究上有新的贡献，当然这只是国家衰弱的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但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再强调要多培养军事人才，不仅要培养高级指挥员和底层军官，同样要培养战略战术研究领域的军事人才，要培养兵器研究人才，要培养军情分析人才，要培养参谋人才！要给下面的人创造机会！”

在场的军方将领们听了萧震雷的话都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可仔细一想萧震雷说的还真是一点都没错，清朝两百多年，在军事思想和武器研究领域没有丝毫贡献，而且清朝朝廷还禁止研究火器，而西方列强各国恰好在这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在军事领事进行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很多有些著名的军事家、兵器研究发明家，出现了很多军事著作。当然军事领域的发展也与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这从一战和二战中，世界武器研究是人类最快的时间短，大批杀伤力强悍的武器被研发出来，而一战和二战又是因为各国争夺世界资源而引起的。

在之前的两三百年里，西方各国因为利益的原因而长期发生战争，这也直接促使西方在军事领域的发展，经济越打越好，军队越打越强，兵器越来越先进，威力越来越大！相反，东方的清朝在这段时间相对平稳，可清朝却没有利用这难得的两三百年时间里发展经济和军事，白白浪费和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反而逐渐加强对百姓的压榨和剥削，统治者只是盯着国内那一亩三分地，还闭关锁国，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乐呵，自以为是天朝上国，一群蠢驴！

萧震雷又道：“由于现代武器的原因，战争不再只局限地面，还在海上，现在又可能发生在天空，进攻手段也不再只是地面进攻，可以施行海军抢滩登陆、空军空袭等全方位的战争模式，有人就认为我们古代先贤提出的战略思想不适用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例如孙子兵法，你能说它不适合现代战争了吗？不，它同样适合，只是你会不会用的问题，它是一部战略类军事思想著作，西方国家很多军事学家都在研究它，它是一部指导书，我们现代军人要做的就是在它的基础上研究出适合新时代武器的战

术！”

军方将领们一边听着萧震雷说，一边用笔记下来，静下心来一看一想，顿时豁然开朗。

停顿了两分钟之后，萧震雷见军方的事情说完了，于是说起司法方面的事情，他道：“这次除了政府和军方来的官员之外，还有司法部门的官员和国会的立法局官员，让你们一起过来，也是想让你们过来一起看看美国当局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建树，当然不是要你们全盘照搬别人的，我已经说过了，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我国，适合我国的才是最好的！

我国的官制与德国和日本相似，同样也借鉴了英法美等国家，特别是在立法和司法领域，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但是我们又没有全盘照搬美国的，因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当时社会纷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如果政府方面受到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掣肘太多，是无法这么快结束那个乱世的，这一点想必诸位都已经看明白了！

我国是把司法部门的最高法院与内阁同级，但又归属于总统辖下，而美国方面却不同，美国是三权分立，立法、司法和行政分开，而且互不干涉。诸位这次来也要与美国立法、司法领域的官员们多多进行交流，向他们学习学习，为以后我国立法和司法体系改革做准备！”

这个会议开了很久，萧震雷在思想上将这些随行的官员们进行统一，让这次来的没一个官员都知道自己在美国这段期间的任务是什么，这也是萧震雷第一如此详细地跟官员们在各个领域进行如此深入的交流。

4月29日，萧震雷一行人在美国总统特使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了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上同时升起了新政府国旗和美国星条旗，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萧震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萧震雷一行人抵达白宫时，一千多人挥舞着两国国旗，威尔逊陪同萧震雷走红地毯，登上讲台讲话，而记者们疯狂的拍照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

第390章总统会谈

萧震雷跟威尔逊的见面很愉快，这也许跟两国之间的需求有关系。威尔逊在两年前当上总统的，他当上总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当时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塔夫脱和进步党候选人、前共和党人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竞争严重分散了本应投给共和党唯一候选人的选票，他毫无困难地赢得竞选胜利。

威尔逊在1913年3月15日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新闻发布会，并且允许记者在发布会上向他提问，当然萧震雷还是华东总督的时候就召开过新闻发布会，只不过他当时还不是总统。

威尔逊是法学博士、哲学博士，也许美国的总统们在全世界国家所有元首中是最有学问的人，高学历比例最高。后世有历史专家对没过31位总统进行投票排名，威尔逊高居前4位，仅次于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萧震雷对威尔逊有过一些了解，他发现这位威尔逊总统也是一位美国孤立主义奉行者，现在欧洲列强国家们已经分成两大势力阵营，双方阵营都曾派出代表来美国向威尔逊和美国国会游说，希望美国加入他们的阵营，尽管美国国会中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想要加入其中一个阵营，不过奉行孤立主义的政客们还是占了大多数，总统威尔逊也同样如此，他和国会中大多数议员都认为美国身处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周围没有敌人，没必要参与到两大阵营中去。闷声发大财好了。

但是近两个月以来，局势发生了变化。双方有打起来的趋势，两大阵营打起来和对峙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只是对峙，美国仍然可以从中渔利，向双方出售军用物资和民用物资，大赚其财，可以如果双方打起来的话，总有一方会战败，到时候获胜的一方会怎么对待美国这个左右逢源的国家？威尔逊这个哲学博士出身的美国总统很清楚，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可言，只有弱肉强食！战胜者一方看着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会不会眼红？这是毫无疑问的！威尔逊和美国国会很多议员都看到了日后的危机。所以美国必须要找盟友，找来找去只有一个中国合适。

在会谈中，萧震雷问道：“总统先生，您认为现在的欧洲两大阵营的关系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而处在这个漩涡周围的我国和贵国又该如何自处呢？”

威尔逊说道：“从现在的迹象来看，欧洲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了，我相信他们迟早有一战，双方在远东地区都有利益存在，而贵国作为远东大国在这个时期的态度和立场十分关键，我国与欧洲两大军事政治集团都有商贸往来。他们双方现在的紧张局势对于和平是十分不利的，如果他们双方开战，我国不好选择，我们只能保持中立。但我们不会发表任何在遭到袭击的时候不参战的声明！贵国与我国的处境相似，却又不同，贵国政府刚刚成立。我认为贵国现在做出选择加入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不明智的！”

萧震雷笑了笑，不置可否。

威尔逊又道：“萧总统阁下。想必我国驻华公使纳恩施已经将我的建议转告给您了，我认为现在欧洲两大阵营已经形成。而且极有可能会爆发大战，我们虽然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要保持中立，但是我们却不能被孤立，我们两国的情况很相似，我认为我们两国应该加深各方面的合作，在外交关系上可以更进一步！”

萧震雷问道：“外交关系上更进一步？可以进到哪一步呢？”

威尔逊试探道：“比如在工业和农业以及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总统阁下，如果只是这些的话，我认为美国比英国和德国并不占有优势，我国也可以保持中立，然后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商贸上的往来，尽管在战争时期很多领域都无法合作，但我想在某些方面还是可以进行的，这好像并不符合您邀请我来美国的目的！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像欧洲两大势力集团一样形成一个战略联盟，共同进退！我们这个联盟不参与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战争，但是如果他们其中一方想要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必须攻守同盟，我想这也是总统阁下接连三次邀请我来美国的主要目的”。

威尔逊闻言笑道：“是的，既然总统阁下提出来了，想必对这个设想是赞同的，接下来我们双方就可以进入实质性阶段了，这会给我们省去很多时间！”

“且慢！”萧震雷抬手说道：“总统阁下，请恕我直言，现在们两国成立联盟的条件并不成熟，中间还有一些障碍，如果不排除这个障碍，会给我们成立联盟带来很大的麻烦！”

威尔逊想了想疑惑道：“总统阁下，我国已经在不久前归还了在贵国境内的所有租界，并且与贵国签订了放弃从前与清廷方面签订的一切条约的协议，还返还庚子赔款在贵国建立学校用于教育事业用途，我想不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障碍存在？”

“有，当然有！”萧震雷说道：“排华法案就是这个障碍，据我所知您不仅仅是哲学博士，还是法学博士，法律的目的是保证公平和公证，您应该明白排华法案不仅是对在贵国境内的华侨的歧视，也是对全世界华人的歧视，更是对我国政府的歧视，排华法案如果不废除，我国政府无法与贵国签订盟约，否则的话，我国政府无法承受人民的怒火”。

“噢，上帝啊！”威尔逊闻言皱起了眉头，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他此前一直没想到这个方面上来，现在被萧震雷突然提起，一下子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捏了捏眉心之后，威尔逊苦笑道：“总统阁下，你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这可是一块硬骨头，你应该清楚这是民众中的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我国政府恐怕在这方面能够做的很有限！”

萧震雷摇摇头道：“总统先生，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美国人民绝大部分都是善良的，都是友好的，他们很愿意与其他民族的人民交朋友，他们都是渴望和平的，对华人歧视的只是少数美国人，不是吗？我希望总统阁下在这方面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让政府上让宣传部门给美国人民在思想上做出一定的引导，实际上您也应该很清楚，美国的种族歧

视已经很严重了，和并不利于美国内部的团结和安定，不是吗？”

威尔逊想了想说道：“总统阁下，我本人其实并不愿意排华法案这样的法律条文出现，因为它是违背法律精神的，我们政府方面可以做出一些的努力，不过您也知道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允许政府方面对立法和司法方面进行干涉，不过我可以向国会提出议案，并且试图说服国会，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无法保证了！”

萧震雷伸同威尔逊握手说道：“我对此表示感谢，不管成还是不成，都不会影响我们两国现在的关系！”

两人又就其他方面交流了各自的看法，并且在商业合作领域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在科学研究领域也决定进行一些项目的合作。

回到下榻处，秘书小高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有三个消息，第一，刚刚得到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已经于前几天因为西门子事件被迫辞职了，为了稳定政局，日本大正天皇紧急任命了大隈重信接任首相一职！

蒋总参谋长发来电报说陆军整编已经全部完成，各新整编的部队也都有了番号，目前正在整训当中，预计三个月之内可以完成第一阶段的训练。

另外军情部门刚刚送来一封密电，日本方面鉴于我国陆军方面的兵力已经达到了他们难以忍受的极限，而且与沙俄的战争开战在即，日本内阁方面昨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大规模扩军的计划，日本海军方面也正在制定增添舰船和招募水兵的计划！”

本来因为萧震雷途径日本访问的事情，原本深陷西门子事件的山本权兵卫的情况得到了一些好转，但是日本政界对山本权兵卫都非常不满，最近日本政界各方面势力更是联合在一起发力对山本权兵卫施压，山本权兵卫无法对抗所有政界势力，不得不含恨下台。

按照萧震雷的设想，全国陆军暂时整编60个师，约150万人，对于中国这么一大的疆域，如此多的人口，而且现在国际局势不稳，150万陆军真的不多，比现在德国少得多。可这依然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如果中国还是以前的中国，即便是中国有200万军队，日本也不会害怕，但是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有一个统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且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钢铁工业、军工产业，在武器弹药方面完全做到了自给自足，这样的军队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强的。

第391章国会山演讲（1）

而日本呢？日本到现在为止包括近卫师团在内也只有十九个师团，而且现在一个常备师团的兵力规模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现在一个常设师团与德军一个师的兵力相差不多，只有一万八千人左右，这十九个师团当中还有四个不是常备师团，兵力人数比常备师团少很多，就算全都是常备师团的兵力规模计算，日本现在也只有陆军34万人，让日本内阁方面欣慰的是好在日本实行了预备役制度，如果把预备役动员起来，短时间之内可以让陆军总人数达到六十万人，虽然在总兵力上与中国相差还很大，但是两国的情况又不同，中国疆域广大大，国内又刚刚平定，需要军队镇守的地方很多，不可能把这一百五十万军队全部拉出来打仗，最多能抽出三分之二就不错了，日本可以只在日本本土留下两个师团就足够了，在军队战斗力上，日本自认为皇军的战斗力要比中**队强，这足可以弥补兵力上的差距。

萧震雷听了小高的汇报之后思索了一番问道："大隈重信是个什么情况？他在日本政界很有威望吗？要不然大正天皇怎么会在紧急情况让他出来稳定政局？"

小高作为秘书，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也是很认真的，他显然早就想到萧震雷会询问大隈重信的履历，连忙道："大隈重信曾经是日本第八任首相，现在已经是二次当任首相了，他今年七十六岁，肥前藩武士出身。明治维新的志士之一，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

萧震雷闻言笑道："七十六的老家伙了还要被大正天皇拉出来收拾烂摊子。也真是太难为他了，还有与他有关的其他资料吗？"

"有的！"小高连忙道："大隈重信在1888年的第一次伊藤内阁及其后的黑田内阁担任外相。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工作。日本在废除治外法权和确立关税自主的修改不平等条约中，他是主要功臣之一。山县有朋是他背后的主要支持者，实际上他也只是官僚军阀的爪牙而已，而且他出任首相应该也是日本元老会的意思"。

日本政界现在有多股势力，其一是宪政党，这是由以立宪改进党为中心，与立宪革新党等合并组建的政党；其二是伊藤博文组建的立宪政友会（藩阀集团）；其三是立宪同志会以及立宪国?民党、中正会等，这些势力比较小；其四是军人政治集团，以山县有朋为首。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都是日本明治元老会的成员。

包括今年新加入进去的西园寺公望在内。日本元老会一共已经有九名元老成员，他们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把持政权的九个寡头政治家，也是日本天皇重要国务的最高咨询者，最先成为元老会成员的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黑田清隆，后来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也加入进来，到了1901年，桂太郎又加入，今年旧公卿出身的西园寺公望也加入其中。尽管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是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均是先经过元老们参与讨论。由元老向天皇推荐，再由天皇向总理大臣"大命降下"授命组阁，形成所谓的藩阀政治，而现在的日本大正天皇由于经常发神经。在

政治上根本说不上话，所以说大隈重信实际上是此次元老们经过紧急商议推出来收拾烂摊子和压制立宪政友会的人！

萧震雷思索了一下吩咐道：“密切关注日本下一步的动作！”

小高立正道：“是！”

5月3日，萧震雷在华盛顿地区参观了一些美国大型企业和造船也之后再次与威尔逊总统进行了会面。这次威尔逊过来向萧震雷通报了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消息，他说：“我已经于昨日在国会发表了演说。试图说服议员们同意废除排华法案，但是您也知道。我们当中的保守人士还是很多，很多议员认为在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都没有文化，在饮食和卫生方面不太注意，而且整体形象较差，更重要的是他们抢走了很多属于白人们的工作！”

萧震雷闻言脸色有些难看，说道：“总统先生，我不敢苟同这些看法，难道没有文化就不能拥有人权吗？而且我并不认为华侨们的形象很差，穿什么衣服、留什么样的发型这是每一个人的自由，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在我们华侨身上就行不通了？再说了，华侨们工作认真负责，什么活都可以干，而且工价便宜，这不是那些资本家乐意看到的吗？这与他们抢走了白人们的工作与那些资本家有什么关系？”

威尔逊闻言笑道：“总统先生既然知道国会那些议员其实都是资本家们支持的，那么您也应该知道那些议员之所以能够当上议员都是需要拉选票的吧？而掌握选票的人就是您说的白人们，如果白人们不支持那些议员，他们怎么能够在国会有一席之地呢？”

萧震雷听了之后若有所思，他思索了一会儿说道：“总统先生，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我想见见那些国会议员们，他们应该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不是关起门来自以为是，我相信他们的幕后老板们绝不希望赚钱的机会从他们的身上溜走，而且这对于您也很有好处，不是吗？”

威尔逊诧异道：“您想去国会山演讲，说服那些议员们？”

萧震雷双手一摊：“难道总统阁下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如果不除非排华法案，恐怕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盟就得宣告破产，而且这也是我执政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办的第一件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办得很圆满，办得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不是吗？”

威尔逊闻言想了想下定决心道：“好吧，既然总统阁下有这个想法。那我就去试试看，如果有消息了。我会马上通知您的。哈，外国元首想要在美国国会山进行演讲，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吧？我希望您能成功”。

第二日，萧震雷照样带着随行官员们在总统特使的陪同下在附近城市的大型工厂参观，又在附近的大型农场观看美国农场主们在田间进行劳作。

傍晚时分，当萧震雷等人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就接到了威尔逊亲自打来的电话，威尔逊在电话中告诉萧震雷，去国会演说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动了国会，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的十点钟。

这对于萧震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立即让手下随行的工作人员团队准备演讲稿子，这十分重要，能不能说动美国国会废除排华法案，就看他明天上午在国会的表现了。

其实美国国会很多议员都在中美关系上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战略联盟，当初威尔逊之所以连续三次向萧震雷发来邀请函也是因为他得到了国会方面的授权，只是在废除排华法案上也不是一件小事，国会议员们也不可能轻易松口。排华法案的订立当初也是经过很多议员们同意的，代表着白人社会的统一意识，这如果突然废除会不会引起动乱？如果废除了排华法案，那么美国境内的黑人、其他亚裔人、拉丁人、印第安人会不会也会要求废除不利于他们的法案呢？所以美国国会也需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详细的论证。

萧震雷将要在美国国会进行现场演说的新闻很快被华盛顿当地的晚报报道出来了。第二天上午，美国各大报纸的早报也披露了这一消息，各国驻华盛顿记者在这一消息之后也将拟好的报道发挥国内。萧震雷还没有开始演讲，这个消息就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全世界。各个媒体在报道最后还说将萧震雷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内容和美国国会的反应在随后的时间里陆续报道出来。

其实在萧震雷接受访美并且启程之时，各国当局就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现在看到这些报道，各国对国际事务的分析专家们马上意识到美国和中国只怕要结成联盟了，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萧震雷要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内容，但是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的蜜月期。

5月5日上午9点半，萧震雷乘坐的汽车在美国国会大厦门口停下，美国方面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在门口设立了安全地带，禁止各国记者靠近，记者们只允许在安全警戒线外拍照。

国会大厦位于华盛顿25米高的国会山上，是美国的心脏建筑。是一幢全长233米的3层建筑，以白色大理石为主料，中央顶楼上建有出镜率极高的3层大圆顶，圆顶之上立有一尊6米高的自由女神青铜雕像。大圆顶两侧的南北翼楼，分别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办公地。众议院的会议厅就是美国总统宣读年度国情咨文的地方。东面的大草坪是历届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站在大草坪上看去，国会大厦圆顶之下的圆柱式门廊气势宏伟，门廊内的3座铜质“哥伦布门”，质地厚重，其上雕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浮雕，大门内即为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

当汽车停下后，安全警戒线外的数百名记者顿时骚动起来，如果不是有警卫人员站在警戒线维持秩序，可能那些记者就会冲过来了，这些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对萧震雷进行采访，问他此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主题。

当车门打开，秘书小高从副驾驶座位上下车，上前几步拉开后面车门，并将手护在车门顶部，萧震雷穿着一声得体的西装走下了车，他的短发打理得十分的精致，看上去整个人都非常的精神，这让在场所有人眼睛一亮，警戒线外的记者们顿时纷纷拍照，闪光灯闪耀不停，萧震雷转身向警戒线外的记者们挥手微笑着示意。

这时一个美国官员带着两个工作人员快步走过来向中方驻美公司顾维

钧进行交涉，顾维钧与美国官员交谈几句后转身向还在向欢呼的记者们挥手的萧震雷走过来，并在他耳边低声道：“大总统，时间差不多了，美国国会议员们已经都全部到位，而您进入国会还需要经过一些程序，要花费一些时间”。

萧震雷闻言收回手臂转身向国会大门走去，美国官员带着两个工作人员微微弯腰向萧震雷行礼后在前面带路。

十点整，圆形会议大厅议员席位座无虚席，数百名记者被允许在圆形大厅最外围拍照，萧震雷在美方国会工作人员的引路下走上了演讲台，镁光灯不停地闪烁。

萧震雷站在演讲台前不着痕迹地将演讲稿平铺在演讲台上，这也是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绝大部分演讲都不可能全程照着演讲稿念，很多都是根据已经写好的演讲稿主要大纲进行即兴演讲。

借着大量整个圆形大厅里所有人的时机放好演讲稿，萧震雷开口道：“先生们，很荣幸诸位给我站在这里的这个机会，这已经证明了诸位对我是存在好感的，我是第一个被允许站在这里进行演讲的外国总统，这也证明美国的民主化建设进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一向认为能够听得进去其他人的意见并且允许其他人说话才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可见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刚才我还当心有人认为我太年轻，不过我发现在台下还有比我更加年轻的议员，这说明政治并不是以年龄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作为”。

剧烈的掌声响起，议员们对这个开场很满意，他们在这短短的一段开场白中听到了几个从未听过的名词，例如“民主化建设进程”等等，而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国家是全世界最先走进民主社会的国家，萧震雷这番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392章国会山演讲（2）

“今天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说服在座的各位同意废除排华法案，关于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在我看来，人的地位有高低，受教育的程度有不同，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多有少，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生命就是生命，它不存在着贵贱之分，对于生命而言，尊严和人权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尊严和人权的生命是暗淡的，而排华法案是对尊严和人权的践踏，我认为它的存在影响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化建设进程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形象，它是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是时代的错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诸位的错误，既然是错误就不能让它一直错误下去，这才是一个已经趋于成熟政权的明智之举。

实际上，美国的近六十年来的建设过程中，华侨华工是有着重要贡献的，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的薪水，他们参与了几乎所有美国西部开发的全部工作，他们不应该被如此对待，而是应该作为美国的主人之一享有应得的权力。

西方社会很多人认为白人高贵，而其他人种低贱，这也是排华法案产生的原因之一，华侨能够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工钱又低廉，因此很多白人认为华侨华工抢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这也是排华法案产生的原因之一。

有关人种高低贵贱的问题，我只想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人种之分既然存在。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和神奇。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种肤色，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少了点什么？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这样一个新兴的国家，她的胸怀是宽广的，是包容的，所以才能形成现在这种独特的文化，全世界独一无二！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多民族、多信仰国家，在我们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不存在种族歧视。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才组成了如今的中华大家庭，我相信美国也是可以做到的！

有人提出华侨的存在抢夺了原本应该属于美国主题民族白人们的工作机会，这也是排华法案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之一，今天我来到这里带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嗡——”萧震雷最后这一句话像是在人群里扔进去一颗炸弹，炸得在场所有议员们都头晕烟花，缺乏工作岗位一直是美国当局最为头疼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好工作，都有钱赚，谁还会去在乎华侨的存在是否会抢了他们的工作？

圆形大厅里顿时议论纷纷。记者们也眼睛发光，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般，闪光灯顿时闪烁不停。

萧震雷继续道：“既然缺乏工作岗位，那就创造工作岗位。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之前我与贵国总统威尔逊先生已经在我们两国多个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如果这些合作都一一达成协议。并且得到实施，那么给我们双方每年都会带来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量。我们中国人口众多，需要粮食。大量的粮食，需要布匹、需要焦煤、需要石油、需要钢铁矿石等等，

许多商品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我与其去向英国或德国去买，为什么不在从美国进口呢？如果美国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需要开多少工厂？这会创造多少工作岗位，诸位计算过吗？中国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这个市场的庞大以及它对商品的吞吐量超过诸位的想象！

美国需要香烟、需要高档汽车、需要电器、需要香水、需要丝袜、需要瓷器和、丝绸、绸缎，需要物美价廉的服装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可以提供的，如果我们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进入更深层的合作，那么这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阻碍中国和美国达成一致的原因就是因为排华法案的存在，它就像一道鸿沟将中国和美国隔离开来，想要中国和美国进入更深层次的合作，就必须填平这道鸿沟！

现在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如果他们之间发生战争，那么美国与他们双方之间的贸易必定受到影响，美国必须要寻找新的合作对象才能保证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受影响，而我国也正处在两大阵营的边缘地带，我国也需要寻找新的合作对象。

先生们，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这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都不是祈求或施舍，如果中国和美国合作，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双方在这场合作中都可以得到实惠和利益，并且在战略上实现攻守同盟”。

有钱赚当然是美国人十分希望的，而且这份利益还能够在双方结成联盟之后得到切实的保证当然是他们更喜欢的，跟中国的合作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为什么不做？至于排华法案？法律这东西不就是国会的玩物吗？想要它有，它就可以有，想它没有，它就会被废除，这对于国会来说实在太简单不过了。

萧震雷很清楚，美国国会这些议员们都是老油条，跟他们感情牌？感情这东西值钱吗？且不说这些人只要有利益连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出卖，就更别说他这个外国总统了，指望说一些感动人心的话来打动他们？这是不可能的，想要说服他们，唯有利益才能打动他们，其他的都没用。

果然，在萧震雷这番话说完之后，圆形大厅里响起了剧烈的掌声，既能够解决白人们的就业问题，又能够从那些资本家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排华法案？废除它很苦难吗？只是投个票的事情而已！

接下来萧震雷又从过个方面阐述了中美合作等各方面的好处，把这些美国议员们说得直流口水，无他，有钱赚！

整个演讲经历了一个小时，圆形会议厅里不时地响起掌声，最后萧震雷讲完的时候，几乎所有议员都站起来鼓掌，记者们则是疯狂地按着快门。

演讲结束后，参议院议长马歇尔和众议院议长比彻姆双双走上前台同萧震雷握手，马歇尔笑道：“总统先生，您的演讲很精彩，这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马歇尔既是参议院议长，同时也是与总统威尔逊搭档的副总统，美国宪法是这样规定的，与总统搭档的副总统自动成为参议院议长，这有利于

加强总统和参议院之间的联系。

萧震雷同他握手道：“谢谢您的夸奖！”

比彻姆是众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是由众议院议员选举产生，一般任期为两年，比彻姆已经连任了两届众议院议长。一般来说，众议院议长是总统的政治对手。

比彻姆笑道：“总统先生，您的演讲别开生面，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听过的最为特别的、从另一个角度入手的演讲。以前我听别人演讲，几乎所有人都从感情方面入手，套交情这是演讲的常用戏码，而您的演讲刚开始就让我大开眼界，非常高兴您能来到美国，我看过有关您的报道，我很欣赏您的行事作风，冒昧的问一个问题，您这个总统可以连任多少界？”

萧震雷笑道：“因为我国政府刚刚建立不久，在宪法方面还不是很完善，又鉴于国内国际的复杂形势，宪法赋予我这个总统的权力要比美国总统大得多，也暂时没有明确规定总统任期年限，也就是说我可能只能干一届，也可能是终身总统，不过这一切都需要看人民的意愿！”

比彻姆和马歇尔闻言都将眼睛睁得老大，比彻姆目瞪口呆道：“这、这都行？终身制总统？那岂不是和皇帝一样了吗？”

萧震雷笑道：“当然不一样，皇帝有绝对的权力，并且超乎于法律之上，但是总统不行，而且我国国会每隔四年有一次进行宪法修正的机会，如果宪法修正案的提案获得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议员通过，那么就能进行宪法修正，如果我这个总统干得不好，国会肯定会有人提出进行宪法修正，并且对总统的任期和年限进行规定。我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只有不到两百年历史的国家，而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要突然完全进入民主时代几乎不可能，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强行进入民主时代，那么民主就会失控，整个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因此我国只能一步一步来，任何操之过急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比彻姆闻言点头道：“原来是这样，我想我明白了！对了，总统先生，今晚七点我将举办一个招待酒会，专门宴请您参加，希望您能准时赏光，到时候我介绍一些政界的朋友给您认识？”

萧震雷答应道：“好，我一定准备赴会！”

从国会大厦出来之后，许多记者追上来，有的记者跟在后面追问：“总统阁下，您认为美国国会会同意废除排华法案吗？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废除排华法案的议案，贵国政府与美国的一系列合作还会继续进行吗？”

萧震雷闻言耸耸肩膀道：“毫无疑问，排华法案将会是两国合作的最大障碍，我本人和我国政府当然是希望和美国当局达成一系列合作，这些我都在我的演讲中进行了说明，但这一切都要看美国人民自己的意愿了！”

第393章两手准备

萧震雷在美国国会山的演讲内容在当天下午就被美国各大媒体报纸报道出来，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如果美国和中国合作，每年就有数百亿美元的商业贸易额度，这个数字在这个年代是无法想象的，如此数量的贸易额度，资本家们需要再开很多的工厂，招募许许多多的工人，并且日夜开工才能满足需求，只要中国和美国签订条约，那么属于美国的海外贸易黄金时代就将来临。

有人怀疑中国当局没有这么多钱，萧震雷说的那个数百亿美元的数字只是一句空话，但是这个怀疑很快就被淹没了，有统计专家将这个怀疑反驳得体无完肤，现在中国生产的汽车热销全世界，过滤嘴香烟席卷全球，物美价廉的男女服装都卖到非洲和南美去了，牙膏和牙刷、香皂、洗衣粉更是人人每天都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华国的超级市场一经面世很快在世界各大城市落地生根，这些行业每年带来的利润几乎超出了人们能理解的范围。

就在萧震雷演讲的内容震动全世界的时候，这天下午，美国国会召开了会议，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时举行会议，为的就是尽快对萧震雷在上午时的演讲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因为萧震雷作为一个国总统不可能一直呆在华盛顿、呆在美国。到底要不要废除排华法案？如果废除，美国将与中国结成联盟，一系列商贸往来的合约很快就可以签订，如果不废除。鉴于民意，萧震雷就不会签字。每年数百亿美元贸易就此与美国无缘，而中国为了自保很可能会选在加入其中某一个阵营。美国则会被彻底孤立。

美国参议院的议员们都是在社会上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俗话说的就是贵族豪门的代表，这些人在参议院商议议案时都比较慎重，而众议院的议员们则是平民阶层的议员代表们。

参议院的议案内容是要是否授权总统与中国签订相关盟约，在这一点上，参议院实际上早就在内部达成了共识，这次开会只是走一个过场，毕竟这是参议院的权力，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及总统任命的官员须经参议院。

而众议院在有议员提出废除排华法案的议案进行紧急审议。但是在众议院中，仍然有议员对华侨存在着歧视和看法，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虽然萧震雷说两国结盟之后每年会给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贸易，但是这个时间能保持多长时间呢？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众议院的议员们考虑问题一般都是自身利益去考虑，以一个平民的角度去考虑。有人认为华工抢了白人工人的饭碗，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因为萧震雷说带来了每年几百亿的贸易额就会出现好转，只有通过法律才能维护白人主题民族的利益。

众议院议长比彻姆是一个比较倾向废除排华法案的人。在他看来，如果从美国之外的地方得到支持，他下次竞选总统的机会会大得多。例如与

中国合作，给美国带来大量的利益。这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政绩。他在废除排华法案这件事情上非常积极，尽管萧震雷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已经和随行官员们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了。他仍然没有放弃。

5月7日，已经过去两天了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答复的萧震雷率领出访团来到了美国纽约。纽约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

汽车在曼哈顿街头行驶，速度非常缓慢，不是不想开快些，而是快不起来，街头到处是人群，十米宽的街道显得非常拥挤，街道的两侧随处可见摆放着农产品、水果等商品的地摊，街道中间一辆接一辆的载货马车经过，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热闹是热闹了，可这卫生情况和交通秩序比上海滩也好不了多少。

萧震雷看着这街头的情况，街道两侧的楼房倒是修得挺高的，八层以上的建筑随处可见，而在中国最高的建筑还是上海滩六层高的礼查饭店和汇中饭店。

萧震雷对坐在身边的张謇道："季直先生，你看美国人的房子已经修这么高了，我们我国的房子最高的也才六层，那还是洋人修的，在建筑行业上，我国也要多向人家学习学习，虽然这种高楼大厦不适合乡镇和农村，可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还是修建这种高楼比较好，住得人多，占地面积小，修建得越高空间就越大，无论是居住还是办公都是很好"。

张謇点头道："是啊，我国在建筑方面的人才也还是有的，要培养更多建筑方面的人才就必须要建立专门的大学！"

在外参观一天后回到下榻的酒店，萧震雷和一行官员们进行座谈，大家都发表来美国这段时间对所见所谓的一些看法，会议到最后，萧震雷问秘书小高："美国国会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吗？"

小高道："大总统，我刚才都跑去问了，还没有！"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看了看所有随行官员，思索片刻道："咱们不能干耗着了，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的仁慈和大方上，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废除排华法案，那就是看不起我们！大家都不是处于同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还谈什么公平合作可言？咱们不能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必须做两手准备，如果美国这边这条路走不通，那我们就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我预计这次如果欧洲国家真打起来，绝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停得下来的，最少也得打个三四年时间，我们还有时间，等同盟国和协约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就是我们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失去的土地的时候，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和他们双方做生意，他们双方需要什么，我们就卖给他们什么，只要有钱赚就行，另外我们还可以做其他国家的生意，全世界那么多国家，这么大的市场，我们不愁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军事上还要得到加强，陆军方面还要继续招兵，征兵制实行预备役制度，空军要继续扩大，飞机研究所不能懈怠，要研究出性能更强大的作战飞机，海军方面要增添舰船。小高，传话下去让所有人做好准备，我们明天上午就启程去洛杉矶，萨将军，通知海军舰队做好返航准备！"

"是！"

5月12日，萧震雷一行人回到洛杉矶，他们将从这里随舰队回国。当晚，以司徒美堂等颇具影响力的华人代表们再次宴请萧震雷，为他和随行官员们践行。

酒宴上非常热闹，很多人都明白，这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萧震雷了，因此情绪上有些低落，但一个个都非常积极，很多人要向萧震雷提出要求合影，萧震雷当然不可能和所有人都单独合影，他和几个主要的华侨代表合影以后，所有人再次进行了一次大合影。

酒席散了之后，萧震雷和华侨代表们进行交谈，在交谈中他说道："有关排华法案的事情，想必诸位都已经清楚了，我们新政府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既然美国当局没有诚意，那我国与美国的合作也将全面停止，但是诸位也不要灰心，新政府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直到让美国当局废除排华法案为止，我这几天也分析了一些美国人在排华法案的态度问题，得出了一些结论，现在在这里给诸位说说我的看法：第一，美国人当中总体上对'排华法案'对华人造成的损害缺少反省，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第二，美国仍然有一些人对华人存在偏见，也就是种族歧视，这是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三，华人普遍缺少争取自身权利的努力，在这一点上，诸位要出力，要把同胞们组织起来向美国当局争取自身权利，不能坐等美国当局来施舍，你们之前在这方面的态度很消极，这一点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美国人压迫你们，你们难道不会反抗吗？难道就只能窝囊的默默的忍受？忍受是没用的，不要指望别人施舍给你们同情！以前清廷不管你们，你们没有支持选择忍受还情有可原，但是现在不同了，新政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不要怕。另外，华人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陋习，我这不是替美国人说话，例如耽于内耗、一盘散沙、疏于抗争等，现在在美国的华人已经不少了，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团结一心，不再为了蝇头小利而内部互相倾轧，我相信华人们一定能够争取到自己权益，记住，团结，要团结！团结一心才能保住整体的利益，如果整体的利益都无法保证，个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吗？"

第394章带舰队回国

这一番话说得在做的华侨代表们心服口服，且一个个激动莫名，这番话也为在坐的华侨代表们指明了以后的奋斗方向，所有人仔细一想，是啊，华人在这里本来生活就很苦，经常被白人欺负，大家为什么还为了一点点利益斗得你死我活呢？为什么不能放弃恩怨、团结起来同美国抗争，争取自身权利呢？

这时秘书小高匆匆快步走过来在萧震雷耳边嘀咕了几句，萧震雷闻言脸上露出笑意，看向所有人高兴地说道：“诸位，刚刚得到消息，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废除排华法案的提案，而且众议院还就排华法案曾经对华人们造成的伤害进行正式道歉！”

“呜呜呜——”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忍不住大声哭起来，更多人是满含泪水，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同时鼓起掌来。

几分钟后，等掌声停下来后，小高对萧震雷道：“大总统，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打来电话，希望您能在洛杉矶等他三天，他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与你签订盟约，并且为您送行！”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既然已经定好了行程就不要更改了！”说完后又扭头对张謇道：“季直先生，明天我们先走，我任命你为总统全权特使负责与美国方面的盟约签订事宜，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留下来，等盟约和一些列合作协议签订后你们再返回，你看如何？”

张謇道：“大总统有令，謇自当遵从。必不辱使命！”

“好，既然如此。那么就这么定了！”

5月13日上午，萧震雷留下张謇等一些官员与美国方面签订盟约和一系列合作项目的协定。他则带领其他官员先行启程回国。

这次回国在舰队方面不同了，几年前在美国订购的四艘战舰已经于前几天抵达了洛杉矶港口，这次将随同一起回国。

这四艘战舰分别是两艘纽约级战列舰和两艘战列巡洋舰，现在这四艘舰船是中国的了，称呼上也得改变，战列舰称为秦皇级，分别叫嬴政号和嬴驷号，战列巡洋舰为汉皇级，分别为刘彻号和刘秀号。

纽约级战列舰。美国在1911年开始动工建造，原来的历史上只建造了两艘，分别是纽约号和德克萨斯号，不过由于萧震雷的购买，增加建造了两艘，这就是嬴政号和嬴驷号。

由于萧震雷的要求，秦皇级的这两艘战列舰的武备与纽约号和德克萨斯号有些不同，纽约号和德克萨斯号上的主炮是五座双联装356毫米45倍口径主炮，而秦皇级上的主炮则是四座三联装356毫米45倍口径主炮。安装在前后中轴线上，炮塔数量减少了，而主炮数量反而增多。副炮也换了，纽约号和德克萨斯号上的是八座双联装127毫米炮。而秦皇级两艘战列舰上是两座三联装203毫米炮，两座三联装155毫米炮，分别安装在舰船的前后中轴线两侧。以平衡对船体的作用力，其中155毫米炮安装在舰艏位置以对付逼近的巡洋舰。虽然火炮数量变少了一些，但是这些副炮的威力却大了不止一倍。比绝大多数战列舰的火力都要强大。

美国的造船厂这个时候本来没有铸造三联装火炮的技术，但是为了满足萧震雷的需要，美国船厂老板不惜出重金请商业间谍从英国偷来了三联装炮塔的建造技术，该项技术也被萧震雷花钱从美国老板那里买来用在建造那六艘巡洋款舰炮。

秦皇级的两艘战列舰按照原来的设计应该是有鱼雷发射管的，但是按照萧震雷的要求去掉鱼雷发射管，将这些节省下来的体吨位增加动力，在萧震雷看来，战列舰用到鱼雷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在战列舰上装鱼雷发射管纯粹是浪费吨位，还不如节省下来增加动力，增加动力后的秦皇级两艘战列舰的最大航速为22节，比纽约号两艘战列舰要高出一节。

两艘汉皇级战列巡洋舰与秦皇级的战列舰吨位相同，都是27000吨，它们是牺牲了一些装甲的吨位而将这些节省下来的吨位增加了动力装置，这两艘战列巡洋舰的动力达到了65000马力，同时又取消了四具533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的设计，增加动力装置，航速达到28节，比日本的金刚号还快0.5节。

在火力上，它们同样安装有四座三联装356毫米口径主炮，五座三联装203毫米口径副炮、四座三联装76毫米炮，没有鱼雷发射管。

在萧震雷看来，战巡这种舰船与战列舰硬碰硬是很吃亏的，毕竟装甲的厚度根本无法承受战列舰的炮击，它的主要作用是来屠杀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看见战列舰基本上都要跑，但是追杀巡洋舰却可以毫无顾忌，用鱼雷对付正在高速逃跑的巡洋舰，命中的机率小得可怜，因此还不如不要鱼雷，在巡洋舰和鱼雷艇上安装鱼雷就好了，实际上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时期列强国家基本上都对战列舰进行了改装，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了鱼雷发射管，可见鱼雷发射管在战列舰和战巡上是浪费吨位和空间。

舰队离开洛杉矶码头，萧震雷等人站在舰船船舷上向站在码头上的张謇等人挥手告别，不多时，舰队距离码头越来越远，直到看不清人影，萧震雷才离开船舷对萨镇冰道：“走吧，在这艘战舰上随便看看！”

“好，大总统，我来给您介绍！”萨镇冰说完就在前面带路，为萧震雷等人介绍嬴政号战列舰上的各种武备和防护设施以及甲板下船舱内的情况。

来到战舰前部其中一个356毫米口径主炮的炮塔位置，一些海军士兵们看见萧震雷等人过来立即在一旁立正站好，萧震雷上前摸了摸炮塔上的防护装甲。又爬上去摸了摸炮管钢材，最后才走下来向其中一个士兵问道：“你们感觉这艘战舰怎么样？”

那士兵见萧震雷问他。有些兴奋又有一些激动，连忙道：“报告大总统。这艘战舰太带劲了，开炮时很过瘾，威力也大，我们在试航时进行过试炮，在命中的情况下，一艘一艘一千吨以上的旧船一炮就打得没影了！”

萧震雷点了点头又问：“这座炮塔的枪炮长在这里吗？”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站出来敬礼道：“报告大总统，我叫孙耀忠，是这座炮塔的枪炮长！”

“你认为这艘战舰上的火控系统怎么样？”

孙耀忠道："报告大总统，还是华东总督府时候我被送到德国留学。在德军海军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我发现这艘战舰上的火控系统还是太原始，精密程度根本无法与德国舰船上的火控系统相比！根据我的研究和对比，我发现当今世界海军舰船上的火控系统当属德国舰船最先进"。

众人听得心中一急，海军将领们都清楚，火控系统关系到舰炮的命中率，如果火控系统不行的话，那么在战斗中肯定会吃亏，这四艘战舰造成完成经历两年多时间。还花了那么多钱，买回去还是无法与西方列强相比么？

萧震雷忙问："你详细说说！"

"是，大总统！"孙耀忠当即将自己的研究和发现详细说了一遍。

众人听完就明白了，原来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舰炮的威力提升以及射程增加，交战双方距离已经超过5000米，简单瞄准器不能适应这种远距离需要。作为直接指挥火炮射击的枪炮长急需一种能够快速测定目标距离、航向和航速的新办法，很快。由陀螺仪、光学仪器和计算尺组成的最初的火控系统诞生了。

陀螺仪是必备的，它是用来解决射击的首要问题的。因为战舰在交战是不可能停下来。就算停下来射击，风浪的影响也势必造成舰体摇摆不定，影响火炮射击精度。陀螺仪的作用是确定一个水平参考面，在射击前测出舰体纵横摇摆引起的甲板倾斜，并修正其对火炮射击的影响，所以不管舰体如何摇摆，舰炮都能以水平面为基准进行射击了。各种光学仪器是火控系统的关键。交战中没有人能够拿着皮尺丈量舰体之间的实际距离，枪炮长只能通过光学仪器来读算距离，指定火炮角度；同时观测弹着点，确定下次齐射位置，早期的计算尺只需要确定适合的仰角和提前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期高精度的光学仪器很重要。

听了孙耀忠的介绍之后，萧震雷说道："这也不怪人家美国人，他们自己战舰上的火控系统也就这样，看来这四艘战舰开回去还得更换火控系统，提升命中率！另外还要加装声呐系统和雷达系统，对空和对海雷达都要安装，虽然因为技术原因的限制，雷达系统暂时还无法与火控系统结合起来，但至少能够起到一个预警的作用，别人的飞机和舰船还没有出现在视线之内，我们就先发现了别人，这可以赢得战机和准备时间，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和战斗力啊，萨将军，你们看呢？"

萨镇冰闻言肯定道："是的，大总统所言极是，而且我国还要继续加大对军事科技方面的投入和研究，即便我们有了这些大战舰，可像这种火控系统的战舰内部构造不够先进也是不行的！"

萧震雷点头道："好，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些，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想尽一切办法赶超列强，但是也不能超之过急！"

"是，大总统！"

接下来，萧震雷让舰船上各炮塔的士兵们进行一次火炮操作发射的演练，他和官员们在一旁观看，由于现在还在美国海域，不能随便开炮，以免引起美国当局的误会，所以只是进行演练，并不实弹开炮。

演练的过程让萧震雷等官员们大开眼界，他和其他官员们还是第一次

看到海军官兵操作舰炮，在演练过程中，士兵们分成几个部分，炮兵们在炮塔内操座炮塔，有的负责装炮弹，又的负责闭锁炮闩，有的负责开炮，有的负责计算，有的负责瞄准，有的负责校准炮击诸元，这是炮塔内的士兵的分工。

在外面还有负责运送炮弹的水兵，运送炮弹有专门的传送系统和升降系统，有专门的士兵负责，要知道356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体积可不小，份量也不轻，从弹药库到炮塔这段距离不近，必须要有传送装置和升降系统，而且运过来的炮弹还不能随便乱放，有专门的士兵负责照看炮弹，也有专门的士兵负责处理开炮之后从炮膛里滑出的炮弹壳，以免因为疏忽而引发意外，要知道这些舰炮炮弹的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专门一支队伍负责消防工作，一旦开战，舰船不可能完全不被命中，如果出现被命中的情况，消防队就要立即派人进行灭火和灭烟，以免火势蔓延和浓烟弥漫影响作战，也防止火势引爆炮弹。

萧震雷看见消防队的士兵都提着水桶，还有的拿着打湿的棉被以及衣物，他们就准备用这些灭火和灭烟？萧震雷指着那些消防水兵说道："这样消防效果太差了，想办法给舰船上订购一些水压设备和高压水枪，经过压力的水从水枪中喷出来对灭火的效果肯定要比这些人工灭火灭烟要好得多，而且高压水枪可以冲很远，也可以对靠近的敌舰进行攻击，影响敌舰发射鱼雷"。

萨镇冰闻言一拍大腿大喜道："大总统，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回去之后一定要马上解决，那个谁，把这件事情也记下来，回去之后要急得提醒我！"

他的副官连忙答应："是，将军！"

除了负责消防的水兵之外，还有后勤维修队，一旦舰船中弹而影响了作战，后勤维修队就派上了用场，特别是当舰船被敌舰的鱼雷命中之后，要想办法紧急修补被击穿的船体，避免让海水大量灌入船舱内，如果当时无法修补缺口，必须要关闭命中部位附近的水密舱，防止水渗透到其他船舱内影响舰船的航行和稳定，再将光灌入船舱内的海水抽出去。

舰船上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每一艘战舰上都必须要配备这样一支部队，人数不能太多，又必须战斗力强悍，这是保护战舰内部安全的武装，同时也可以进行登陆作战攻击。

第395章蛮横的日本

萧震雷在美国订购了四艘战舰的事情是非常秘密的事情，这件事情直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被外界所知，直到萧震雷一行人从美国回来并且将秦皇级两艘战列舰和汉皇级两艘战列巡洋舰带回来并且出现在中国海域、出现在天津港，才被世人所知。

中国突然增加了两艘战列舰和两艘战列巡洋舰对于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大，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也只是惊讶了一番，双方的距离相隔太远，中国多几艘战舰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这突然多出来的四艘战舰却刺激了沙俄和日本人的神经，沙俄还好，尼古拉二世虽然闻讯后虽然心惊，但也没什么太过剧烈的反应，沙俄在远东已经没有舰队了，在海参崴只有一艘巡洋舰和一些小吨位近海巡逻舰船，反正现在已经跟日本宣战了，这些舰船都龟缩在海参崴的港口内，也不虞被中国的舰队攻击。

日本人却对这件事情极为敏感，原因无他，只因日本距离中国太近，而且日本是海洋国家，海军是亚洲第一，接近世界第三的规模了，之前在海军规模上，日本可以说是完胜中国，中国的那些舰船在近海航行还行，但是用于远洋作战就完全不行了。

现在突然增加了四艘大型战舰，而且还是两艘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列舰和两艘战列巡洋舰，再加上前段时间建造成功下海试航后正式服役的六艘巡洋舰，中国的海军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日本现在最先进的战舰就是才从英国开回来没多久的战列巡洋舰金刚号，可这艘战巡比起汉皇级的汉武号和刘秀号在性能和火力上都差那么一点点。尽管日本也有几艘战列舰，但是这些战列舰都已经成为了老式战舰。在火力和防护方面都相差太远，即便是日本自行最新建造完成下水的两艘无畏舰河内号和摄津号也只有21800吨的排水量。主炮口径只有305毫米，装甲也比秦皇级的嬴政号和嬴四号薄弱得多，如果打起来，河内号和摄津号绝对只有被虐的份。至于其他的战舰就不用说了，在巡洋舰方面，华国自行建造的六艘巡洋舰在性能和作战能力上比现在日本舰队的巡洋舰要高出一大截，比英国人现在的巡洋舰都要好，这也是日本人最近一段时间才得知的，这种秘密也不可能保持太久。

在舰船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日本舰队已经落后了，日本海军方面唯一还保持优势的是海军规模和舰船数量，这是华国海军不能比的。

6月10日，日本，海军部，内阁海军大臣八代六郎办公室。

由于山本权兵卫内阁因为西门子事件的总辞职，海军大臣继任者加藤友三郎，为了保证海军八八舰队的预算和预定的下任首相清浦奎吾闹翻，双双出局。斋藤只好提名和日本中枢毫无牵连的八代六郎为后任。希望依靠他的清廉使海军渡过难关，于是八代六郎成为了大隈重信内阁的海军大臣。

八代六郎任命原海军人事局长铃木贯太郎成为海军次长，任命秋山真之为军务局长，八代上任后很快对日本海军进行整顿。以期望恢复海军权

威，他不顾井上良馨和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长老的忠告，动用海军大臣的人事权。把山本权兵卫和斋藤实两位大将编入预备役。为了削弱财部彪中将的影响力，把老资格的黑井悌次郎、野间口兼雄、栃内曾次郎3个少将提升为要职。还把和山本有亲密关系的提督统统赶出海军总部。

55岁的八代六郎穿着一身笔挺的海军制服，接过秘书递过来的情报看了之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站起来大怒道："八嘎雅鹿，支那人大大的狡猾，竟然背着我国向美国秘密订购了两艘战列舰和两艘战列巡洋舰，无耻、可恨！"

"嗨！"秘书见八代六郎发怒，吓得浑身浑身发抖。

八代六郎继续发作道："还有，为什么支那人向美国订购了这四艘战舰，人家都把战舰开会家了，我们到现在才知道？海军情报部门是干什么吃的，都是一群饭桶、废物，八嘎雅鹿！"

"嗨！"秘书吓得快要尿了。

八代六郎发了一通脾气，喘了一口气之后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抽着抽着停了下来看着手上的香烟，又骂道："八嘎，支那人真是大大滴坏了，竟然生产这种味道极好的香烟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钱！"

秘书差点没忍住，赶紧夹紧双腿，又道："嗨！"

八代六郎想将手上的香烟丢掉，但又舍不得，这烟老贵了，丢了太可惜了，想想支那人虽然可恶，可生产的这种香烟确实不是国内的香烟可比的，又抽了几口后向秘密摆摆手道："去准备一下，我要去拜会首相大人！"

"嗨！"秘书这下松了一口气，赶紧跑了出去解决生理需求。

半个小时候，八代六郎见到了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看着八代六郎问道："八代，你不在海军部整顿，恢复海军的名誉，跑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嗨！"八代六郎跪坐在大隈重信面前，低头后抬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过去道："首相大人，这是海军情报部门在支那发来的密电，您看看，支那人不声不响地从美国购买了四艘战舰，其中两艘战列舰以及两艘战列巡洋舰，这都是最新式的战舰啊，就算那两艘战列巡洋舰的作战性能也比我们最好的金刚号战列巡洋舰要好一些！"

大隈重信神情凝重地接过电报纸看了看，冷声问道："人家都把战舰买回了，你们海军情报部门怎么现在才得到消息？现在让我看这个还有用处吗？你总不能让我去跟支那人说赶快把那四艘战舰凿沉吧？"

这番话说得八代六郎羞愧地低下了头颅，大隈重信说到这里也知道这件事情不能怪八代六郎。毕竟他和八代六郎都是刚刚上任，都是收拾上任留下来的烂摊子。他想了想说道："你今天来见我是想让我批准八八造舰计划的经费吧？"

八代六郎连忙道："是的，首相大人。您看现在，在舰船的质量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了，我们只在数量和规模上比支那人强一些，如果我们不继续八八造舰计划的话，再过两年支那海军不仅会在质量上强于我国，就连规模也会超过我国啊，到那时候我们还拿什么制衡支那？支那人会不会找

我们报甲午海战之仇呢？大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大隈重信闻言眉头皱得老高，因为西门子事件。海军方面爆出了天大的丑闻，现在再批准建造新舰的经费，岂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可是不批准又不行，就如八代六郎所说，如果日本海军止步不前，再过两年就会被支那海军全面超过，到那时候就悔之晚矣啊！
　　思索了几分钟之后，大隈重信对八代六郎道：“这件事情，我要找其他内阁成员一起商议一下。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也参加，你先回去吧！”
　　八代六郎也知道这件事情急不来，只能起身行礼后告辞离去。而大隈重信等八代六郎走后，也很快出了门。他要向山县有朋等日本元老们报告这一情况，听从他们的指示。
　　华国，京师。总统府。
　　刚刚回国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萧震雷就已经再次进入了工作状态，现在距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没几天时间了。他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时间休息，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处理。就连他夫人王亚男就快要生孩子了，他也没时间陪伴。
　　“叮铃铃，叮铃铃”。
　　萧震雷接起电话道：“喂？”
　　电话中传来秘书小高的电话：“大总统，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求见！”
　　萧震雷眉头一皱道：“告诉他，如果他有事的话就去找外交部门！他一个小小的公使随时想见我就可以见我吗？我这个大总统就这么不值钱？”
　　小高闻言惊出一声冷汗，连忙道：“是，是，是，我这就转告！”
　　下班的时候，萧震雷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到晚饭时间了，必须要早点回去，家里还有两个怀着孩子的女人等着呢。
　　敲了敲桌子上的铃之后，小高很快就过来了问道：“大总统，要回去吗？”
　　“嗯，你去准备吧！”萧震雷一边收拾一边挥手。
　　“是！”小高连忙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过了几分钟，两人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从楼上下来走到一楼，这时从旁边快步走过来一个人喊道：“总统阁下，我是日置益，请您给我一点时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您谈！”
　　萧震雷扭头看向小高：“他怎么还在这里？”
　　小高不由苦笑，“大总统，我早就通知他让他去找外交部门，可他就是赖着不走，我怕打扰您的工作，所以就没有告诉您！”
　　萧震雷摆摆手，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日置益说道：“好吧，你有三分钟时间！”
　　日置益闻言立即挺直身板道：“大总统阁下，我代表我国政府向贵国表示严重的抗议，贵国为什么秘密向美国购买战舰而不知会我国？现在贵国这新增的四艘战舰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东亚地区的平静也被打破，如果贵国不想引起两国冲突，贵国必须立即向我国道歉，并且宣布停止今后一切造舰计划，还必须允许我国派出人员去贵国各大船厂监督！”

萧震雷眉头一挑问道：“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萧震雷对小高道：“你明天给外交部打个招呼，让他们给驻日本东京使馆发一封电报，让驻日公使去找大隈重信，就说日置益公使病了，需要治疗，让他派人来把日置益先生接回去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一下，他病得不轻！”

小高忍住笑答应：“是，大总统！“

第396章海军军备竞赛

萧震雷本来还算好的心情被日置益搞得糟糕透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虽然知道日本人很狂妄，但也要看对象，如果现在还是清廷，日本还真有可能如此蛮横地干涉华国购买军舰，可现在已经不是清廷时代了，日本人依然蛮横得让人无法忍受，萧震雷根本懒得理会这种有神经质的人。

外交部门收到消息后连夜起草照会文书，文中说我国购买军舰关你们日本鸟事？为什么要知会你们日本？日本是日本，华国是华国，各自都是独立主权国家，我国买军舰需要照会你们吗？日本纯粹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疯子日置益还胡言乱语说华国购买军舰威胁到了日本的安全，那么日本的联合舰队的存在难道不是对华国安全的一种威胁吗？你们日本也没有照会过我华国啊！日置益的无礼抗议到底是他本人发神经了，还是受你们日本当局指使的？如果是他本人发了神经，麻烦日本当局派人过来把他接回去接受治疗，我国外交工作人员是不会跟有神经质的人接触的，如果是日本当局指使的，那么对不起，这种无理的要求，恕我国不能接受！

鉴于日本当局的无礼，华国将降低驻日本使节等级，由原来的公使降低至代办。代办是驻外使节的最低级别了，不能再降。

按照各国使节等级的大致划分，一般可以将驻外使节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级别是特命全权大使，原为君主制国家中一国君主向另一国君主派出的全权代表。对外代表君主本人，享有极大的决定权。后成为国家首脑之间互派的最高外交代表。

其次是特命全权公使，原为君主制国家的元首向共和制国家的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后演变为大国向小国派出的外交代表。

最低是代办，是大使或公使不在任所时临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代表，后在维也纳会议中被规定为等级最低的外交代表，相当于一国外交部向另一国外交部派出的使节。

日本接到华国外交部门的照会之后立即报告了首相大隈重信，大隈重信看到照会内容气得鼻子都歪了，大骂日置益不知天高地厚，擅自做主跑去找萧震雷胡言乱语，同时又对华国降低驻日使节的等级，这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侮辱。

其实现在各国对外国使节的等级也不是那么在意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两国关系比较亲密的都是互派特命全权大使；两国关系一般，而且对方国力弱小就会派去公使级使节；如果两国关系已经降到正常情况一下，那就是派代办级的使节，同时也有一种藐视对方的意思，大隈重信如何不生气？

生气归生气，可大隈重信也知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日本和沙俄已经是敌人了，在远东地区不能再多出一个敌人，如果把华国推到了沙俄的怀抱。那么日本对沙俄即将发生的战争将会变得很艰难，以一国对抗两国，这可不是什么聪明人该干的事情，要知道华国现在可是有一百多五十万陆军。这可不是吃干饭的！

大隈重信能怎么办？日本人最能忍了，他也只能忍，于是他对华国降低驻日使节等级的事情毫不在意。但是与华国的外交关系却不能中断，他立即下令调回日置益。任命驻东三省总领事本多熊太郎为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接替日置益的工作，这件外交纠纷才算是平息下来。这也是新政府自成立以来对日外交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让华国的外交工作人员们一个个都极为振奋，不过日本当局表面上退让了一步，背地里却批准了海军的八八造舰计划，日本全国开始要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为海军筹集更多的经费建造新式战舰。

与此同时，华国也没闲着，日本人要新建大型战舰，华国也不甘落后，海军方面又向萧震雷提交了建造四艘航空母舰的计划书，在计划中，每一艘航空母舰的标准排水量都将超过两万八千吨，但设计图纸仍在设计当中，萧震雷以设计图纸还没有完成为由，暂时压下了造舰申请计划书，他必须要等看过设计图纸之后再做决定，于是海军司令部立即给舰船设计中心下死命令，尽快完成设计图纸。

海军方面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萨镇冰等海军高级将领看到从每股买回来的四艘战舰确实带劲，心里就想着国内的船厂为什么就不能建造超过万吨的战舰呢？现在有现成的样板在这里，工程师和技术以及造船工匠们可以从这几艘现成的样板上学习造舰技术啊。

现在华国和美国已经签订了盟约以及一系列合作计划，这些计划中有一项是美国必须与华国在华国境内合作建设一个船坞排水量在五万吨以上的造船厂，投资方都由两国民间商人充当，自负盈亏，股份按照投资比例而定，双方政府都不得干涉其经营，华国海军可以向这家船厂招标建造大型战舰，而这家船厂首先必须完成华国海军方面的订单才能接其他造船业务。

美国人多精明啊，现在精明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很太平了，欧洲已经成了火药桶，造船业还有再火起来，有一个美国造船业商人看到了美国与华国的合作必然有大量商机，而此人是做造船业的，当他得到美国和华国签署了一个在华国建造大型船厂的合作文件后立即开始了活动，很快在花了一些钱之后他就拿到了美国政府的委托书，并且跟着萧震雷等人回国的脚步就到了华国。

萧震雷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指示内阁方面和海军方面联系，把两国合作建造造船厂的事情落实下来，尽最快的速度把造船厂建成并开工。

现在各国都在疯狂地造舰，就连美国这个孤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大国都感觉到了不安全开始大量建造战舰了，就更别说其他欧洲列强国家，现在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一艘大型战舰建造完成并下水。

不过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海军都在继续向大炮巨舰的方向发展，战舰的吨位越来越大、舰炮口径也越来越大，火力越来越猛，舰船的装甲越来越厚实，这就是如今世界各国海军造舰现状。

萧震雷可没那么傻，继续造无畏舰和超级无畏舰完全是浪费钱财，凡是海军递上来申请建造战列舰的计划书全部被他搁置起来，要知道这个时代造一艘战列舰所需要的经费动作数百万英镑，多则上千万英镑，这笔钱

不是每一个政府都随时可以拿得出来的，与其把打造海军的钱浪费在建造很快就要过时和淘汰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上，还不如现在就开始发展航空母舰，趁着各国还没有意识到日后航空母舰将主宰大洋就开始大力发展航母，等到其他国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华国已经超过他们好几个档次了，让他们拍马不及。

而且建造航母还不能着急，一步步来，国内的造船能力暂时还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甚至连日本都比不上，所以萧震雷准备先造两艘小吨位的航母让国内的造船上试试手，增加一些经验，然后再造大吨位航母，他预计先造两艘不超过两万吨排水量的航母，搭载的舰载机在五十架以上。

6月18日，萨镇冰来向萧震雷汇报舰载机在改装的水上飞机母舰起降情况，他道：“大总统，这几个月来，飞机在水上飞机母舰上的起降训练损失太大了，我们这些人都非常心疼，截止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已经培养了一百多个能够熟练在母舰上起降的飞行员，可损失也不小，有六个飞行员在起降时造成飞机坠毁死亡，损失了九架飞机，其中三个受伤，从海里捞起来之后人也废了！”

萧震雷抽着烟听完萨镇冰的汇报完之后说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尝试，有这种程度的损失也很正常，不要怕损失、不要怕摔飞机，但是要加强对飞行员的保护，飞机驾驶舱的设计要增加对飞行员的保护设计，另外在母舰上也增加一些防止飞机冲进海中的防护措施，你们要善于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到现在为止，你们都发现了什么问题？”

萨镇冰想了想说道：“飞机在甲板上起飞的问题倒是不大，一把都能够顺利起飞，但也不是没有，有时候飞机前进速度不够快，到了甲板尽头还没有达到起飞的速度，就这样掉进了海里。不过主要就是在降落的时候出的问题多，例如飞行员控制不好，提前下降没有落在甲板上落在了海里，还有的是飞机下降时向前速度过快，甲板不够长，飞机冲过了甲板尽头冲进了大海，飞机发动机发动时噪音过大，在甲板上的地勤人员都无法与坐在驾驶舱的飞行员进行交流等等这些问题！”

第397章禁令

针对萨镇冰说的这些问题，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感觉甲板长度不够，飞机容易在起飞时跌落海中是因为飞机起飞速度不够，如果从甲板这一头开始加速，那么一架飞机的起飞时间就过长，万一遭遇到敌舰，可能舰上很多飞机来不及起飞就会遭到敌舰炮火打击，是这样吧？”

萨镇冰根本没有想过飞机起飞需要的时间过程还有存在这个缺点，他只想到起飞速度过慢容易使飞机掉落海中，还从没有想过单位时间内飞机起飞的数量会丧失作战时机的问题，听到萧震雷这么一说，连忙道：“对对对，大总统，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水上飞机母舰只有几架飞机，这还没关系，如果以后专门建造您说的航空母舰的话，舰上搭载的战机就很多了，那时候仅仅将全部战机起飞完成就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按照现在这种起飞是效率，可能战斗都结束了，舰船上还有很多飞机来不及起飞！”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你们可以这样，缩短起飞的跑道、增加一个强大的外力对飞机进行弹射，使得飞机在启动时获得一个额外的外部动力，只要这个外部动力够大，就可以让飞机在启动时达到起飞的速度，不至于让飞机掉落海中！”

“增加外部动力？”萨镇冰嘀咕了一句，问道：“飞机本身就很重了，如果装上弹药岂不是更重，哪里来那么大的外部力量对它进行弹射呢？”

萧震雷闻言敲了敲桌子道：“舰船上的高压蒸汽锅炉是干嘛吃的？蒸汽发动机连排水量几万吨的舰船都可以驱动，更何况只是一架小小的飞机？”

萨镇冰闻言眼睛一亮，一拍大腿高兴道：“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还是大总统聪明！”

萧震雷摆手道：“行了。我只是提个建议，这个办法行还是不行需要你们海军的技术工程师去验证。如果感觉可行，那么这个弹射器要怎么设计、安装在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力道才能将飞机弹射起来，这都需要你们去事先论证、做实验，先在陆地上进行实验，只有在实验可行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个设计搬到航空母舰上面去！”

“是，我明白！”

萧震雷又道：“关于飞机降落后冲出甲板尽头的问题，你们可想办法在甲板上装一个拦截装置缓冲飞机下降后向前的冲击力嘛，现在橡胶制品那么多，想办法弄出有弹性的橡胶拉绳。装在什么位置你们自己去计算，另外飞机发动机启动的时候造成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以及飞行指挥人员的交流不便的问题，你们可以设计一套手语，看见对方的手势就知道对方什么意思了！”

萨镇冰听了大喜，自己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将萧震雷说的这些都记下来，随后又问起关于建造大型航母的事情，萧震雷告诉他先让海军舰船设计中心把图纸搞出来了，设计时应该考虑国内造成技术的问题，先期不要建造大吨位的航母。设计时将排水量控制在两万吨以下，如果设计的船只过大，船厂造不出来也是白搭。

萨镇冰听了之后接受了萧震雷的建议，表示回去之后就让舰船设计中心将航母的排水量设计在两万吨以下。

这天萧震雷正在上班。程碧瑶从家里打来电话说王亚男快要生了，让他赶紧回家，萧震雷听说之后立即放下电话往家里赶去。

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医院院长已经亲自带着产科医生和护士们赶过来了，还带来了很多医疗设备、药物和血浆。而且接生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准备。

刚来到房间门口，就见医院和产科医生从王亚男的房间里走出来。院长和产科医生连忙道："参见大总统！"

萧震雷抬手道："情况怎么样？"

院长示意产科医生介绍情况，产科医生连忙道："大总统放心，刚才我已经给大夫人做过检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母子都很好，胎儿的位置也很正常，应该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现在护士们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也要去做一些准备，估计一刻钟之后就可以接生了！"

萧震雷同两人分别握手，说道："好，好，那就麻烦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们母子平安！"

院长连忙道："大总统放心，放心！"

王亚男由于性格比较泼辣和活泼，爱动，而且以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外面跑的时间比较多，身体比一般的躲在家里不出门的大家闺秀要好得多，这次生孩子也是因为她的身体比较好，生产比较顺利。

让所有人都高兴的是王亚男第一胎就生了一个男孩，得知喜讯的官员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表明萧震雷后继有人了，在宪法没有规定总统任期年限的情况下，萧震雷有极大的可能会终身连任，到时候他的儿子有极大的可能会成为接班人。

萧震雷很高兴，给儿子起名叫萧毓辰。大总统有后的消息很快被全国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很多地方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但萧震雷本人却没有任何表示，既不准备办满月酒，也不准备动用大总统特赦权力大赦天下，只是责成最高法院对近年来存在疑虑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如果发现冤假错案，就立即改判并酌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恢复受害人名誉等等，对于造成冤假错案的负责官员要进行查处。

而在自己家里，萧震雷还是让人准备了几桌酒席，把家里人都叫上，还有两个女人的娘家人，算是搞了一次家宴庆祝，除此之外就再也没别的了。

萧震雷之所以不摆酒，不庆祝就是不想给官员利用办喜事敛财的机会，前段时间他在外地视察，发现虽然新政府成立了。废除了苛捐杂税，经济条件开始好转了。但是各地还是有很多穷苦百姓生活上很苦，他也知道这并非是几天、几个月之内就能改变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国家也并不能从一个穷国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经济大国和强国，好在现如今基础已经打好。

可偏偏这个时候还有人顶风行事，商业部门一个副厅长为老夫举行八十大寿，大肆收取下属官员和商界商人们的礼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的萧

震雷当即向监察院下令立即介入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名副厅长这次收的礼金就超过八十万银元，这笔钱在这个时代可不得了，一个副厅长就能够收这么多钱？那么厅长、司长、部长又可以收多少礼金呢？

随后。那名副厅长被监察部们带走隔离审查，审查还没有结束，该官员所属政府机构就向外界宣布开除其公职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消息很快被新闻报纸媒体争相报道，京师和各地的报纸在最近几天内被卖的脱销，各大报社不得不紧急加印才满足民众的需求。因为言论自由，现在新政府并不禁止市民在闲暇时讨论国事，这与之前茶馆等公共场合到处悬挂“莫谈国事”的牌子完全不同。市民们在闲暇时经常在茶馆议论新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已经相关的人事变动。

很多人市民对于官员办酒席收礼金的事情还要被监察院调查这件事情很不理解，而且该官员还被监察院带走隔离审查了，这让很多人感觉既然连官员都不能办酒席收礼金了。那以后岂不是连平民老百姓都不能办酒席和收礼金了吗？新政府这个举动好像做得有点不好，这是很多人听说这个消息或者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想法。

办酒席和收礼金是国朝历来的传统，谁家没点大小红白喜事？有时候人生病了，半个喜事还能冲冲喜。很多时候办完喜事后人就好了，这可不是瞎说的。

针对这件事情，外界舆论看法不一。有的人认为新政府不能禁止官员和民众办喜事，办不办喜事这是民众只有。新政府无权干预，而且办喜事收礼金是历来的传统。怎们能说不能办就不准办呢？

另外一些媒体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认为新政府禁止办喜事和收礼金是好事，虽然此事历来有传统，但是传统是可以改的嘛，不好的就要改，而且办喜事有铺张浪费的嫌疑，官员收礼金有趁机敛财的嫌疑。

还有一些人认为无所谓，禁止和不禁止办喜事对社会影响不大，日子还不是照样过？不过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鉴于外界舆论纷纷，讨论越来越激烈，甚至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报纸上开始了骂战，对此，萧震雷专门召开了一次党内会议讨论这件事情，而且那名被查出的官员就是铁血党人，萧震雷选择查这个人也是有考虑的，毕竟是党内自己人，什么话都好说，可如果查其他党派的人，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不允许办喜事收礼金，话头就会落到别人的嘴里，造成的影响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召开这次党内高层扩大会议时，萧震雷还允许媒体记者可以旁听。

“今天之所以召开这个扩大会议，主要是因为最近一些不良风气开始盛行，我们出来革命推翻清廷，为的是什么？是为广大人民服务，是为了建设好这个国家，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能够幸福安全的生活，不是像过去清廷的官老爷一样骑在老百姓的头顶上作威作福、大肆敛财，如果有人是以这种想法而加入革命的，那这就是投机革命，这样的人就是投机分子！

办了一个寿宴就收了八十万的礼金，诸位知道这八十万是什么概念吗？八十万可以造一艘排水量两千吨的巡洋舰，可以给一个整编师发一年

的军饷，是一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哈，他一顿饭就搞到手了，如果每年多办几次这种喜事，十年以后他岂不是可以富可敌国？他是有钱了，老百姓就得卖儿卖女了！如果每一个官员和公务人员都像他一样，那我们推翻满清王朝还有意义吗？

别的政党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还是能管好自己的，我建议凡是我党党员从现在开始一律不准大办喜事、不准收受礼金，不准以办公务之名而大吃大喝、大肆铺张浪费，食物来之不易，要提倡节约，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执政了，就认为可以开始享受了，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别说我们能不能跟列强相比，现在我们能不能强过满清都还不好说，有资格享受吗？即便是将来有一天，国家在我们的治理下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我们也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止步不前，不能站在过去的功劳薄上沾沾自喜”。

这次会议召开的很圆满，铁血党高层对于这次会议的精神都非常拥护，并且迅速向全国各地的党支部传达会议的精神。

庶民日报的记者还专门获准了对萧震雷的一次采访，在采访中记者问道：“大总统，您在贵党扩大会议上提出禁止党内以办喜事为名收受礼金的建议，是因为你认为这种现象有可能引发党内官员贪污渎职，还会引发不良社会现象，更会造成铺张浪费，那么这个禁令会牵涉到全部的官员和公务人员吗?是否对其他政党党员也有效呢？普通民众也要求这样吗？”

萧震雷摇头道：“当然不是，这个禁令只对我党党内成员、全体官员和公务人员有效，对于其他人无效，毕竟这是一种风俗，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禁止”。

记者道：“如此一来，因为这件事情而引发的争论想必能够平息下来了！”

果然如此，当消息报道出去之后，几方争论就没有了，报纸上更多的是各方对新政府颁布这条禁令的看法，而官员们和公务人员们则一个个叫苦不跌，不准大吃大喝了，不准办喜事也不准收礼金了，夜生活也没有了，这是官员过的日子么？不过绝大多数官员对这条禁令是非常拥护的，有了这条禁令，官员们就可以直接拒绝别人的拉拢、贿赂。

第398章将计就计

京师的六月天天气非常炎热，萧震雷坐在办公桌前拿着一把芭蕉扇不停地给自己扇着风，一边审阅着文件。

秘书小高提着一件东西进来，萧震雷虽然没抬头看，但也感觉到他提着一个东西，头也不抬地问道："小高，提的什么呢？"

小高笑道："大总统，好东西啊，这是上海滩一家工厂生产的电风扇，新玩意啊，连洋人都没有，把这里接上电源就会很凉快了！"

萧震雷闻言抬头一看，嘿，那可不就是一台台式电风扇吗？虽然模样丑陋了一些，可插上电源之后确实有很大风，这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甚是凉爽。

"呵呵，好，不错不错，是个好东西！"萧震雷说着埋头继续工作。

小高将电风扇插上电源之后对萧震雷提醒道："大总统，今天的例会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是，大总统！"

例会是每天总统办公室每天都要召开的一次例行会议，主要是在每天下午上班时开始，多则一两个小时，少则半个小时或者一刻钟，主要是总统办公室幕僚和工作人员向总统汇报总结最近一天内发生的大事，或者总统在例会上向各幕僚和工作人员们询问国际国内情况。

十分钟后，萧震雷出现在会议室里，总统办公室的幕僚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已经在这里做好等待。

萧震雷拿着一把纸扇走进来在主位上坐下，感觉有些热，想起刚才小高提到他办公室里的风扇。于是就对小高说："去把刚才你提过去的那台电风扇提过来，天气太热了。让大伙都凉快凉快！"

小高迟疑了一下答应："好的，大总统！"

待小高走后。萧震雷打开纸扇扇着说道："好了，先生们，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杨杏城翻开文件夹首先说道："大总统，今天早上内务调查局经济侦查科送来一封非常有意思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近一个星期以来，有三十六个不同身份的日本人在我国各地的工厂和公司订购了总计一千六百万银元的商品和物资！"

杏城是他的字，他的名字是杨士琦，曾经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最为重要的幕僚之一。李鸿章以及袁世凯斗败每一个政敌的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其心计高深莫测，当世之稀有，颇有当世"贾羽"的美称，贾羽者，三国之毒士也，他与贾羽的风格颇有相似之处。

萧震雷诧异道："这很正常啊，有什么问题吗？"

杨士琦道："大总统，如果这些日本人购买的都是平常的商品也就罢了。内务调查局经济侦查科当然不会把这份报告送上来，问题是这些人购买的除了粮食之外，其余的都是军需品、军事战略类物质和商品，其中仅仅7.92毫米口径的子弹就订购了三千万发。另外还有75毫米山炮炮弹二

十万发。”

萧震雷眉头一皱，问道：“难道这些日本人都是自己直接出面订购的，他们连中间人都没有用？”

杨士琦道：“大总统。问题就在这里了，按照常理来说。日本向我国订购这么多的军用物资，其中还有弹药。如果不找强力人物出面说话，是无法通过海关的，而且如此要购买弹药和如此大宗的军用物资没有相关部门的批文是根本拿不到货的，可这些日本人还没有拿到批文就直接向各工厂和公司下了订单，从这一点来，他们要么是根本就没想把这些物资运出境，要么是他们有恃无恐，背后有大人物可以让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批文，或者他们还有另外的目的，故意不隐藏行迹，故意做给某些人看的！”

萧震雷听了杨士琦的分析点了点头，不得不说杨士琦的分析是非常透彻的，而且直指这件事情的关键，他问道：“杨先生说日本人可能故意做给某些人看的，这个某些人是指谁？”

杨士琦道：“沙俄安插在我国的探子，如果沙俄的探子发现了这件事情，必然会把情报传回圣彼得堡，那么沙俄当局会不会认为我们已经与日本人秘密结盟了？我知道大总统对我国在西方两大阵营当中的选择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当，沙俄必然会中了日本人的离间计，沙俄很有可能对我国产生敌意，而我国如果想要自保，就必须站在日本人这一边，日本人的心思不可谓不狠辣！”

萧震雷冷哼一声道：“哼，日本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通知下去，让内务调查局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要知道这其中到底有没有我国内部的强力人物为牵涉其中。另外，日本人不是要购买物资么？那就卖给他们，给他们批文，他们想买多少，我们就卖给他们多少，只要他们有钱！当然，我国海陆空的先进武器不能卖，弹药和军需物资可以卖，如果他们想要武器，我们的兵工厂可以仿造任何国家的武器卖给他们！日本人不是想离间我国和沙俄吗？我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通知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让他来见我，这件事情我亲自跟他谈，说不定我还可以把沙俄的生意也拉过来！”

这时坐在侧后面的秘书小高说道：“大总统，库明斯齐中午的时候已经打过来电话来了说下午想见您，因为您这几天的工作都已经安排满了，所以我推到了三天之后！”

萧震雷闻言道：“看来沙俄方面已经知道此事了！小高，散会之后通知库明斯齐过来！”

小高答应：“好的，大总统！”

下午四点，接到电话通知的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很快赶到了总统府，在小高的安排下见到了萧震雷。按理说库明斯齐一般情况下是见不到萧震雷的，有外交上的事务职能与内阁的外交部交涉，不过很多时候与外交部交涉都是扯皮，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很多驻外使节在很多时候都使节找驻在国的元首。

两人分宾主坐下后，萧震雷问道：“公使先生，我听说你想见我？不

知道所谓何事？”

库明斯齐闻言立即放下茶杯道：“大总统阁下，我代表沙俄帝国向贵国表示抗议，据我国所知，贵国最近一段时间向日本方面出售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包括数量极为庞大的子弹和炮弹，贵国这是在明显的帮助日本，大总统阁下，我希望您能够从贵我两国的友谊的角度出来，立即停止向日本出售军事物资和武器弹药，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上，我国是做出了很大努力的，例如我国是最先自行归还在华各地租界的国家、最先不再索取庚子赔款剩余款项的国家、最先与贵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难道这些还不足以正面我国对贵国的友谊吗？”

萧震雷闻言笑了起来，连忙安抚道：“公使先生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之所以让小高通知你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公使先生你想想，日本购买这么多军用物资必须要经过我国政府的同意才有可能拿到批文，可事实是日本人根本就没有经过我国政府的同意，擅自先向我国各地的工厂和公司下了订单，也就是说她们只是下了订单，却没有我国政府的批文，如果没有批文，他们是无法采购到那些物质的，即便他们买到了那些物质也无法通过海关运出我国境内！”

库明斯齐张了张嘴，“是这样吗？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

萧震雷笑道：“公使先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日本人意图，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贵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已经开始怀疑我国与日本走到了一起吧？”

库明斯齐闻言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日本人太狡猾了！”

萧震雷又道：“公使先生，今天让你到这里来，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那是什么事呢？”

“日本人订购的那些物资，我国已经决定卖给他们了，很抱歉，如果我国不卖这批物资，日本当局就会认为我国已经加入了协约国，事实上我国国会还有很多议员对于加入任何一方都不同意！而且我国已经与美国签订了盟约，想必您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如果我国要加入其中一个阵营必须要征得美国的同意，所以现在我国只能保持中立，我国可以向任何国家进行贸易，这不会受到影响！”

库明斯齐在听萧震雷说话的时候一度数变，待萧震雷说完，库明斯齐额头上深深的皱起了几道皱纹，想要说什么，萧震雷又道：“公使先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无法改变，但我可以保证的是现阶段我国是不会站在日本一方的，不论日本是否加入同盟国。如果贵国缺乏军用物资，完全可以向我国订购，比如在远东地区，贵国如果从欧洲运过来，仅仅运费的就抵得上那些物资的钱了，我国可以向贵国出售除了我国制式武器之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我认为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不是吗？而且从我国购买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库明斯齐心动了，想了想说道：“总统阁下，这件事情我无法做主，我需要向国内报告！”

第399章日本加入同盟国

得到萧震雷的建议之后，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回去后一方面向圣彼得堡进行汇报，一方面自己亲自去调查，他发现此事华国确实已经具备很大的生产能力，最近两年内华东四省范围很多各个行业的工厂和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有很多沙俄国内来不及生产的并且用于战争的物资都可以在华国境内购买到，华国现在就连武器弹药都可以大规模提供，这着实让库明斯齐大为吃惊。

库明斯齐一共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南昌等地进行走访和调查，这次调查让他大开眼界，原来此时的华国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清廷了。

回到京师的库明斯齐立即将自己这一个星期以来的所见所闻和调查得到的结果向圣彼得堡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他建议圣彼得堡在某些存货量不足的军用物资方面向华国购买，然后直接从华国运到海参崴，不仅价格上要便宜，而且还可以节省大笔的运费。

这边库明斯齐发了电报，沙俄国内又有拉斯普京这样能够左右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皇后的人从中斡旋，尼古拉二世终于决定采纳拉斯普京和库明斯齐的建议，用于远东地区作战的军用物资，能够在华国采购就从华国采购。

每过两天，库明斯齐再次来求见萧震雷，两人见面后他就将圣彼得堡的命令说与萧震雷听，萧震雷听后大为高兴，当即让人与他签订了采购协议。还按照惯例给了他一定的回扣，库明斯齐很欣喜的笑纳了。

6月27日下午。总统办公室负责国际局势分析的幕僚杨度拿着一份电报快步走进了萧震雷的办公室，“大总统。铁血调查局在日本的分布传来绝密情报，昨日，德日已经签订同盟协定，日本正式加入同盟国！”

萧震雷闻言脸色一变，起身道：“什么，消息确定了吗？”

“已经得到了确认，相信最近几天之内日德双方就会向外界宣布！”

萧震雷沉吟片刻，立即对杨度道：“通知总统办公室其他人，马上开会！”

“是。大总统！”

尽管心里早已经做好的心理准备，但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萧震雷还是被“震动”了，毕竟日德之间签订同盟协定已经与原来的历史不一样了，如果只是日本加入了同盟国，其他的情况不变，那么未来协约国还有可能战胜同盟国吗？要知道日本现在的实力可是不弱啊！就算美国加入协约国，协约国能够战胜同盟国的胜算也只是五五之数，毕竟日本在远东地区可以牵制沙俄很大一部分兵力。

不一会儿，萧震雷来到会议室的时候。总统办公室的所有幕僚和工作人员全部到齐，萧震雷问杨度：“情况都向大家通报了吗？”

“还没有，您是最先知道的！”杨度回答。

萧震雷摆摆手道：“那就现在向大家通报吧！”

“是，大总统！”杨度答应一声后向在座所有总统办公室的幕僚们和工

作人员通报了一下日本已经加入同盟国的事实。在座其他人听了这消息也极为震惊，毕竟沙俄和日本互相选择也才几个月，德日之间的谈判才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加入了同盟国，由此可见德国在拉拢日本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

萧震雷看了看众人的反应。问道："日本加入同盟国会对世界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我国造成了什么影响。诸位有什么看法？"

众人闻言低声议论起来，过了几分钟，大家商议完毕，杨度咳嗽两声说道："大总统，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日本的加入，同盟国方面实力大增，协约国方面在战略方面的优势很可能将不复存在！"

萧震雷伸手道："详细说一下！"

"是！"杨度答应一声向坐在身边的蔡锷点了点头。

蔡锷随即站起来走到对面墙壁边拉开了壁帘露出墙壁上一副巨大的世界地图，他顺手拿过指挥棒指着欧洲地区德国、奥匈和意大利等国画着圈说道："大总统、诸位请看，在日本没有加入同盟国之前，同盟国的东面是地域辽阔、气候严寒的沙俄帝国，它的战略纵深十分广大，战争潜力极强，同盟国的西面是法国和英国，这两国都是老牌列强，国力强盛，可以说同盟国是处在协约国的夹击包围之中，即便是德国在非洲地区由大片殖民地，但由于英国海军在海洋上的霸主地位，德国想要从殖民地获得大量的战争资源就必须要突破英法海军的封锁，双方在海上必有一场惨烈的大海战，这是德国的生存之战，如果能够从海外获得资源，德**队的战斗力将远超其他国家，可是协约国也不是傻瓜，不可能让德国轻松地从海外获取战争资源。如果德国的海军战败，那么同盟国将会彻底被封锁，除非它们能够一开始就先击败沙俄，迫使沙俄加入同盟国，如此一来同盟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再加上沙俄的资源，同盟国击败协约国也不是不可能，可是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沙俄虽然已经沦落为二流国家，可战争潜力在那儿，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被击败的！

现在日本加入同盟国之后，局势对于同盟国就完全不同了，原来是同盟国在战略上被协约国包围，现在是同盟国反过来对协约国进行了反包围，这是日本在地域上的位置决定的。

诸位请看，如果我国和美国保持中立，那么日本一方面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兵沙俄远东地区，由于沙俄在太平洋地区基本没有了海军舰队，日本首先就利于不败之地，进可攻退可守！

另外，日本以它世界第四、接近第三的海军力量，它可以联合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对协约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如澳洲、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印度的展开进攻，协约国在该地区的海军舰队实力并不强，日本和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完全有实力歼灭他们并且对英法殖民地进攻，一旦这些地区被日本占领，协约国从外部获得的资源将会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对于协约国来说绝对是无法承受的打击，没有了足够的资源，协约国拿什么来跟同盟国打？

我们再来看看远东地区，如果沙俄方面不在远东地区布下重兵，根本不可能阻挡日本的兵锋，要知道十年前沙俄就没有打赢日本，现在十年过

去，日本是越来越强，而沙俄被数次国内暴动搞得精疲力竭，更加不是日本的对手了。可是如果沙俄将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远东地区，那么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牵制就少了，同盟国可以率先解决沙俄，再回过头来对付英法等国！

如果沙俄在远东地区被日本击败，那么沙俄势必要投入更多的兵力抵挡日军，如果德国这个时候抓住时机集中兵力攻打沙俄，在两面夹击之下，沙俄必败无疑！到时候德国与日本练成一片，同盟国就完全突破了协约国的包围，德国和奥匈帝国还可以从沙俄和日本这边获取资源！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日本的加入，让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优劣之势倒转，现在同盟国胜的机率要比协约国大得多”。

蔡锷说完之后就回到了座位上，萧震雷盯着地图看着，眼神不曾移动，手却摸出香烟和打火机给自己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后说道：“从整个战略形势上，蔡将军分析得很不错，这样看起来同盟国似乎胜算要大一些。而从他们双方内部的情况来看，都有非常糟糕的地方，首先协约国中的沙俄，国内由于长期被革命党搅得动荡不安，在经济上很疲惫，但不管怎么说沙俄还是一个统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

可是诸位看看同盟国内，意大利这个国家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不定，它看似是同盟国成员，可实际上暗地里跟英法暗通曲款。

再看看同盟国重要成员之一的奥匈帝国，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的民族问题极其严重，国内激进势力太多，权力太过分散，不能高度统一，境内的独立运动经常风起云涌让这个国家动荡不安，如果欧洲火药桶爆发，奥匈帝国恐怕自身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让它抽出兵力和德国这些同盟国成员一道进攻协约国？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即便它抽调兵力对德国进行支援，诸位认为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少战斗力呢？它不给德国拖后腿，德国就要烧高香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猪一样的队友有什么作用？它不仅帮不上忙，还拖后腿、帮倒忙，如果协约国进攻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恐怕自身难保，别说出兵帮助德国攻打协约国了，它还要德国派兵来支援以及稳定国内的秩序！”

第400章世界大战爆发

从战争潜力上来看，协约国无疑是要大于同盟国的，即便是日本加入了同盟国也是一样，除非日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协约国在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中亚地区的殖民地，断绝这些殖民地对协约国的供血，如此同盟国才有可能战胜协约国。

萧震雷等人在分析着日本加入同盟国所带来的影响时，欧洲巴尔干地区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正秘密策划着一个行动。波黑地区于1908年被奥匈帝国吞并，在这边土地上有无数人对奥匈帝国充满着仇恨，这次行动就因为波黑地区的民族主义复仇而策划的。

明天是塞尔维亚的国庆日，为了庆祝这个国庆日，塞尔维亚的军队当中有一个叫“黑影”的极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决定策划一次行动。

原因是“黑影”组织得到了一个消息，明天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要来萨拉热窝郊外军营检阅军事演习，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为奥匈皇储在塞尔维亚国庆日来波黑阅兵是挑衅行为，于是“黑影”组织立即开始策划，最后“黑影”组织选中了它的外围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来执行这个任务。

“青年波斯尼亚”组织是“黑影”组织在波斯尼亚发展的外围组织，组成内的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对奥匈帝国吞并波黑地区极为愤怒和不满，当他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一个个都没有任何害怕，反而十分的兴奋。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活动，“青年波斯尼亚”组织获取了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行程安排。他们决定在斐迪南大公夫妇经过的大街上部署一共七名刺客进行一连串的刺杀活动，总之不杀死奥匈皇储夫妇绝不罢休。

就在黑影组织正在积极策划刺杀案的时候。作为刺杀对象的主人公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全然不知死神已经降临，依然在向萨拉热窝赶来。

斐迪南大公之所以要去波黑阅兵。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想象中的蓄意挑衅，实质上是因为他的夫人索非亚大公妃出身低微，每年大公妃生日庆典均十分尴尬，庆典招待会不办不行，办了又要招来维也纳贵妇们的闲话，大公妃不胜其烦。大公为讨夫人欢心，索性主动向皇帝讨了阅兵任务，准备借这个名头带老婆躲到波黑去，结果没想到却是进了鬼门关。

塞尔维亚政府对军方秘密组织“黑影”的策划是事先知情的。然而塞首相巴西奇慑于“黑影”在1903年暗杀国王（由于不满国王的谨慎政策，黑影成员冲入王宫，将国王夫妇斩成肉酱）的威势，不敢制止，仅仅暗中通知了奥匈边境海关戒备，但是却是于事无补，“黑影”组织在塞尔维亚军方的势力太大，首相巴西奇为了自保只能选择隐忍。

6月28日下午，杨度再次拿着一份电报风一般的速度推开了萧震雷办公室的门。并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欧洲火药桶可能要爆炸了，刚刚收到铁血调查局送过来的欧洲分部的加急电报。电报上说，就在三个小时前。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遭到了刺杀，双双身亡，凶手已经被抓获。但我方情报人员暂时还没有获得凶手的真实身份信息，不过却

获知了凶手的表面身份。是一个塞尔维亚籍的学生，相信后续报告很快就会送过来！”

萧震雷霍然起身接过电报看了一遍。想了想说道：“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都不要做，等到消息公布出来之后看看各国反应再做定夺！”

很好嘛，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连续有两个皇储被刺杀，先是不到十岁的沙俄皇储被刺杀，才过了三个多月奥匈帝国的皇储又也刺杀了，这两个皇储分别是两个阵营的人。同盟国几个国家怎么看都像是协约国伺机报复。

而此时在基尔海面游艇上度假的德国皇帝尼古拉二世获悉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身亡的消息后立即停止浏览活动。他活像一个押下了赌注的赌徒一样，不停地狂叫道：“1914年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英国伦敦当局有一部分亲德的内阁官员和议会议员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就知道要糟了，这绝对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此时英国伦敦当局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流露出参战的意图，因为它既担心德国悬崖勒马，又怕承担首先发动战争的责任。同时，英国内阁中，12名阁员不赞成参战，上下两议院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参战。整个工人阶级和大部分自由党人反对参战。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群众集会要求英国宣布中立。在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暗地里德国驻英大使说，英国同俄法两国没有任何同盟关系，不受任何义务约束，并一再申明英国的态度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在大国之间发生战争”。

沙俄当局的内部的气氛也极为紧张，因为巴尔干同盟是在沙俄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沙俄一再向外界展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但是奥匈帝国一再反对塞尔维亚的扩张，现在奥匈帝国皇储被刺，奥匈帝国势必会对塞尔维亚做出行动，而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就触犯了沙俄的利益，为了保住自己在巴尔干的利益以及影响力，沙俄绝对不会放任奥匈帝国侵犯塞尔维亚不管。

其他各国在闻讯之都保持了观望的态度，特别是法国当局，它呼吁奥匈帝国要保持克制，这件刺杀案应该是可以查清楚的，等待案件查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接下来的几天，欧洲列强们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从6月28日到7月4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奥匈帝国当局派出了最强阵容调查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一案，在这一个星期内。案件很快被查得水落石出。

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刺客叫普林西普，是一个名塞尔维亚族青年。他在枪杀斐迪南大公夫妇两人之后当场被警察抓获，并且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供认不讳。

奥匈帝国高层得到调查结果，两天以后，也就是7月5日，奥匈驻德大使卓基夷奉命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亲笔信呈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信中说：“奥皇储遇刺，是俄国和塞尔维亚大斯拉夫主义者直接鼓动的结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三国同盟，分裂我的帝国……如果我们容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意味着我的朝廷和我的领土将长期遭受危险……

最近在波斯尼亚的可怕的事件发生以后。你一定也认为奥塞之间的敌对想求得友好的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只要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首都）这种罪恶的煽动根源不受到惩罚，则所有欧洲君主国家的和平政策将受到威胁。”信中所谓惩罚塞尔维亚，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弗兰茨?约瑟夫恳求威廉二世表态支持他的战争行动。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看完信之后当场对奥匈驻德大使卓基夷表示奥匈帝国可以肯定地指望德国作为一个盟国和友邦为它的后盾，德国将全力支持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认为如果我们放过这次如此有利的机会，将是可惜的。

7月5日和6日，威廉二世连续召集高级将领和政府大臣在波茨坦宫举行会议。他把可能发生战争的信息告诉自己的大臣和将军们。将军们回答皇帝说，一切战争准备已经就绪。总参谋部的军需部长报告皇帝说：“在这次觐见后，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动员计划已在3月31日之前全部完成。军队和往常一样。都已做好准备”。于是德国作出了发动战争的决策。

奥匈帝国当局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肯定答复之后，也开始了积极的备战工作，并且准备率先挑动战争。就在德奥准备发动战争的同时，俄法两国也积极备战。

7月20日。法国总统彭加勒和总理维维安尼访问俄国。在彼得堡冬宫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两国首脑相互保证说，一旦对德国开战。两国一定履行自己作为盟国的义务，俄国过去在1909、1912和1913年的国际危机中。曾经三次让步和退缩，1914年它决定这次绝不让步和退缩了。俄法在两国会谈公报中以及在公开的外交场合。都一再强调两国“珍贵的友谊”，大肆渲染“亲如兄弟的海陆军力量”，并互相表示要“忠诚不懈地与它的盟邦合作”。

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史称“七月最后通牒”。该最后通牒一共十项条款，塞尔维亚当局只接受了八项，驳回了第五和第六项。

英国当局获悉条款的内容后，英国外长爱德华?格雷指出，此项最后通牒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他国发出之最可怕的文件”。所有国家都认为，文件的条款难以实现，实际上只不过是奥匈帝国用以惩罚塞尔维亚的开战理由罢了。

沙俄当局获悉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立即通知了奥匈帝国，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俄国的总动员，并表示俄国不容许奥匈帝国打垮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霸主。

7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提议德、英、法、意四国调停奥、塞之间的不和，但是在英国内部已经有绝大部分政客已经等不起了，于是英国在暗中极力怂恿法俄对德奥作战，并保证给予支持，这就给法俄两国壮了胆。英国的真正面目是在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的第二天才公开暴露出来的。因为与德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快要把英国的经济拖垮，内阁和上下议院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迟打不如早打，再拖延下去，将对自己不利。因为

英国看到德国的生产能力比自己强大，在海军造舰竞赛中将会很快赶上来，英国当局希望在1914年仍保持海军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战争击败危险的竞争对手。

7月28日，奥匈帝国见塞尔维亚不接受最后通牒的所有条件，当即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也不甘示弱，随即向奥匈帝国宣战。俄法两国当然站在塞尔维亚方面，立即进行战争总动员。

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止总动员，但遭到断然拒绝。当天下午，威廉二世接到俄法两国拒绝停止总动员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于是德国向俄国宣战。

8月2日，德国总参谋部为了实行施利芬计划，向比利时送交最后通牒，要求允许德军借道比利时对法军作战，并限在24小时内答复。全国只有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勇敢地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英国求援。

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沙俄对德国宣战。

8月4日，德国悍然破坏1839年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条约，4路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获知德国有入侵比利时的意图后，于8月4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尊重比利时中立。但德国宰相贝特曼对英国驻德大使声称：“国际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于是英国便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对德国宣战。这样短短一周时间内，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在一片战争叫嚣声中纷纷亮相，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欧洲那边这短短一个星期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宣战像吃饭一样简单，但是奇怪的是协约国除了沙俄之前早就对日本宣战之外，英法等国并未向日本宣战，而日本除了向沙俄宣战之外，也并未向协约国其他成员国宣战。

萧震雷知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还并未做好全面与协约国开战的准备，而英法等国也认为在远东地区自身也还为完成对日本作战，所以双方之间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宣战，都希望能够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做战争准备。

第401章大发战争横财

8月5日上午，萧震雷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代表华国当局假惺惺向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去电，让双方保持克制，以和平大局为重，表示华国愿意充当两大阵营的调解员并对双方的矛盾进行调节。列强各国接到华国的电报后顿时为之一愣，什么时候华国也有这种气魄了？各国都感觉十分的怪异。

尽管列强各国对华国突然站出来调停感觉十分的别扭，但是双方都本着不想再招来外敌的原则向华国发电表示感谢华国当局所作出的努力，但是很遗憾，现在两大阵营开战已经成为定局，无法挽回。华国随后又宣布，华国保持中立，参战双方不得扣押、攻击华国公民和商船。

在华国通电之后，美国当局也发表了一番通电，表示双方开战只要不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美国政府就保持中立，双方都不得伤害在双方境内的美国公民，不得扣留、向美国商船开火。

8月5日下午，萧震雷从新闻发布会刚刚回来，杨度拿着一张电报纸走进来报告："大总统，德国人率先动手了！昨日凌晨时分，德军默兹河军团越过德比边境攻占了比利时边境城市维塞，并且逼近了烈日要塞，在这一过程中，德国骑兵遭遇了比利时第12混成旅，该旅在比利时军官的指挥下进行最后的抵挡，但很快败退撤退到烈日要塞，就在今天上午，德军企图占领烈日要塞群，但是却遭到了要塞的机枪与大炮火力挫败，承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萧震雷抽着烟听完杨度的报告之后抽了两口烟说道："我估计德国是向从西线快速击败法国，德国原本是希望比利时能够继续保持中立。让德军顺利经过比利时的国土进入法国境内，但是德国显然低估了比利时维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决心。因此他们失算了这一点，从西线快速突破的计划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至少在作战时间表上就会出现延期，打个比喻，如果比利时不抵挡，德军只需要两三天就可以进军法国境内，可由于比利时的抵抗阻拦了德军的进军计划，估计德军要打通通往法国的道路需要延长十天或者半个月，这十天或半个月对德军的快速进攻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时的参战会不会影响德国进攻法国的快快速作战计划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英法两国绝对会利用这段时间调兵遣将！"

说道这里萧震雷问道："你认为这场仗会打多久？"

杨度摇头道："大总统，我可不会能掐会算，也不是预言家，这种事情怎么说得好？说不定明天的局势就会发生大变"。

杨度走后，萧震雷拿起电话说道："小高，通知英法两国驻华公使和德奥两国公使，跟他们分别约好时间，就说我请他们吃饭！"

"是。大总统！"

请吃饭是假，谈正事是真，萧震雷只是找个借口大家一起聚一聚而已，这一方面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当天晚上。萧震雷在总统府宴会厅招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法国驻华公使裴格，朱尔典和裴格在华国的时间都不短了，今晚萧震雷突然请他

们吃饭。他们就知道肯定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萧震雷肯定还有其他的事情。

果然不出两人所料。酒过三巡之后，萧震雷就进入了正题。他说道："据我所知，对于这次战争，法国当局应该还没有准备好，尽管贵国已经进行了总动员，但是在武器装备和军用物品方面肯定准备不足，现在我国又大量新生产出来的军需品，包括冬天穿的棉衣都可以供应，裴格公使，不知道法国当局是否需要？"

裴格和朱尔典闻言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都十分纳闷，难道萧震雷今晚找他们来就是为了兜售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现在萧震雷专门问起这件事情，裴格也不好不回答，想了想说道："我国确实在准备方面有所不足，在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方面应该是缺乏一些的，如果贵国有质量好可以出售给我国，我国当然求之不得，我可以为总统阁下牵牵线，至于贵国的东西能不能被我国采购，这就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了！"

这话说出来，此事十有**就成了，萧震雷也不指望法国一开始就向华国大量采购，毕竟战争才刚刚开始，以法国的生产能力暂时还应付的过来，不过战争如果拖个一年半载的话，不仅法国会被拖垮，就连英国都承受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考验着各国的制造能力。而萧震雷的想法则是在近两年内尽快在全国各地开设尽可能多的各行各业的工厂，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提升本国的制造能力，为日后参战做准备。

在这方面，萧震雷是有底气的，毕竟华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相比其他国家都要便宜得多，只要有技术、有资金，将工人经过短暂的培训很快就可以把工厂开起来，而且政府方面还可以大力扶持，提供优惠政策。

萧震雷向裴格道了一声谢，然后又问朱尔典："朱尔典先生，不知道贵国也是否需要军需品呢？"

朱尔典显然很了解华国的人情关系，在这种事情上也不好当面驳萧震雷的面子，于是笑道："既然大总统都这么说了，而且还专门为此事请我们吃饭，那我帮忙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可以想办法同国内联系，通过关系让军方向贵国采购一批，至于有多少数量，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如果数量不多，还望大总统别嫌弃，说不定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萧震雷举着酒杯笑道："朱尔典先生这话说得很好，就是为了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合作嘛，有朱尔典公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来来，二位公使先生，我们一起喝一杯！"

随后，奥匈帝国驻华公使和德国驻华公使也被萧震雷请了过来，在酒桌上一番畅谈之后，奥匈帝国公使也拍着胸脯保证可以向华国采购一批军需品，萧震雷要的就是这种开头，只要有了良好的开口，还怕以后没有生意可以做么？他可是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要大好几年了，直到打到双方都快打不动为止，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有好几次双方的武器当药生产都跟不上消耗，马恩河战役之后，英国更是奇缺武器弹药，为此还不得不把美国的二手货购买过去装备部队，可见当时英法缺乏武器缺乏到了什么程度！

德国公使表示，武器弹药方面不缺，军需品方面也不缺，德国缺的矿

石，什么矿石都缺，如果华国能够把矿石运过去，德国可以出比以前更高的价格。萧震雷认为这是一笔值得做的买卖。

一方面可以赚钱，另一方面他不想德国败得太早，这场仗最好是打个七年八年，耗尽欧洲元气，但是他又不能直接出兵帮助德国，只能在资源上给德国想想办法。在交易矿石时，萧震雷表示希望同盟国能够牢牢控制波斯尼亚一带，因为华国的远洋货轮跑去德国太远，他希望就在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的港**货，矿石在地中海港**货之后由奥匈帝国方面用火车运往德国，德国公使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立即表示没问题，只要能够买到矿石，德国不在意多做一些工作！

搞定了德奥之后，萧震雷手上又多了一大叠订单，这些都是钱啊，萧震雷又派人把日本驻华新公使本多熊太郎找来。

本多熊太郎之前一直在东三省，最近才上任驻华公使，这也是第一次与萧震雷见面，此人吸取了日置益的教训，不敢在萧震雷面前张狂放肆，姿态放得很低，见了萧震雷的面就鞠躬九十度问好："大日本帝国驻华公使本多熊太郎参见大总统阁下！"

"来来来，本多熊太郎先生，请坐！"萧震雷保持着笑容招呼着。

"多谢大总统阁下！"本多熊太郎又鞠躬道谢后才坐下。

请本多熊太郎喝了茶之后，萧震雷笑问："公使先生，上次贵国从我国购买的那些军用物资还好用吗？"

本多熊太郎不明白萧震雷找他过来怎么问起这件事情，但还是回答道："是的，大总统阁下，据我得到的消息，上次我国从贵国采购的那批军需物资很不错，我国各部队的反馈信心都很良好！"

萧震雷笑道："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贵国有没有准备再继续向我国采购呢？"

本多熊太郎这下明白了，说道："大总统阁下，很抱歉，我现在还没有接到国内向我发来这方面的信息"。

萧震雷却道："公使先生，我认为贵国应该趁着现在多采购一些储存起来备用，因为这场战争牵涉的国家太多了，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谁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打个三年五载，以贵国的生产能力能跟得上部队的消耗速度吗？"

"三年五载？这个"本多熊太郎闻言浑身直冒汗。

第402章故意泄密

一战的爆发并非全然是因为各国争夺资源引起，也并非是全部因为列强占有的殖民地分配不均衡，后来崛起的德国、美国和日本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还有另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使帝国主义各国统治不稳。为了转嫁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扩军备战，企图以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解决国内危机。如1898年至1905年之间连续发生了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等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为了解决国内危机而将矛盾转移到外面而发生的对外战争，一战的爆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战争爆发之后，奥匈军队与7月28日首先进攻塞尔维亚，并很快突进到塞尔维亚首都布尔格莱德，炮轰布尔格莱德，炸死平民五千多人，塞军随即组织兵力奋起反抗并反击，奥匈军队进攻失败反而被塞军打得伤亡惨重，不得不被迫全线撤退，被俘五万余人。

8月5日，德军西线部队围攻比利时烈日要塞，烈日城周围被十二座堡垒环绕，组成了一个要塞群，除了由混凝土、砖石以及泥土所做成的山丘之外，要塞主要的部份皆在地面之下。每座要塞皆拥有一个可伸缩的圆屋顶，可装设许多火炮，最大者可达6英吋。在堡垒群周围还有较小的防御工事和堑壕用以连接和保护堡垒群，但这些堡垒群和小型防御工事以及堑壕因为年久失修都已经接近半废置状态，而且因为时间仓促，比利时军队退守这里之后并未来得及修复这些防御建筑。甚至就连那些连接堡垒群的堑壕都没来得及挖掘就被德军围攻了。

在第一次进攻被挫败之后，8月5日夜。德军主力对默兹河以东的弗莱龙和埃沃涅炮台发起突击，骑兵在列日要塞以北强渡默兹河。从西面对要塞实施迂回。比军坚守炮台之间的堑壕，以火炮和步、机枪火力以及强光探照灯挫败德军步兵以密集队形发起的轮番进攻。德军于8月6日出动了飞艇部队对烈日要塞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比利时军队完全没有防备来自空中的打击，驻守烈日要塞群内的比利时军队损失惨重。

在进攻烈日要塞的战斗过程中，德军不仅使用了大口径围城炮，即420毫米口径榴弹炮，而且还使用了穿插战术在烈日城各要塞中间穿插进攻，德军使用的这种穿插战术在从前从来没有过，比利时军队面对这种进攻战术根本无力阻挡。两天后整个要塞全部陷落，比历史上提前了八天打通了进攻法国的通道。

8月9日，华国京师总统府。

在今天的例会上，萧震雷询问欧洲战情，杨度介绍道："德军西线主力在昨天傍晚时分攻克了比利时烈日要塞，大约付出了8千人的代价，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德军采用了与我军极为相似的进攻战术，特别是部署重机枪在两翼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大规模集中使用手榴、用神枪手射杀敌军重火力射手和敌军指挥官！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德军还使用了飞艇从空中投资炮弹轰炸以及使用了420毫米围城炮，给比利时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由于伤亡太大，再机上军队战术让比利时守军无从应对。因此

比利时守军只坚守了不到三天，烈日要塞就全部陷落！”
　　萧震雷听了之后说道：“德军采用的那些战术是我当初在柏林时留下的，想不到他们不但普及到了全军。而且还进行了改进和延伸。用飞艇投掷炸弹进行轰炸确实是一招很好的战术，控制了制空权就占据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大规模使用飞艇轰炸配合陆军进攻的话，可以说无往而不利。至于德国人使用的大口径围城炮，这可是攻城利器，至少我国就没有制造这么大口径的围城炮，而且我国地形也适合使用这么笨重的火炮！”
　　杨度又介绍道：“巴尔干战场情况是奥匈军队已经打到了布尔格莱德，用大量火炮轰击了城市，造成了数千名平民伤亡，塞军组织了大量兵力进行反击，现在奥匈军队伤亡惨重，不得不全线撤退，而且在撤退的过程中有很多奥匈士兵被俘，总计约五万余人！”
　　萧震雷点了点头，又问：“欧洲东线呢？德国和沙俄各自的情况怎么样？”
　　蔡锷起身走到墙壁边的地图下用指挥棒指着地图上面说道：“欧洲东线战场是指从波罗的海一直到罗马尼亚边境，德军现阶段主要还是以西线为主战场，兵力最多，东线这边德军只在东普鲁士部署了一个第八集团军，以及柯尼斯要塞警备部队，一共三十万人，以兴登堡将军为指挥官。沙俄军队方面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大约有五十万人，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最高统帅，德军现在在东线主要采取守势，并没有进攻的迹象，反倒时沙俄方面还在调兵遣将，有主动进攻德军的意图！”
　　萧震雷看着地图了点了点头，问道：“那么远东方面呢？沙俄与日本还在俄朝边境对峙吗？”
　　俄朝边境线并不是很长，在这几十公里长的图们江两岸，双方一共集结了近三十万大军，在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双方在图们江下游两岸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而现在又是八月份，江水流得很急，水温又低，想要突破防线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杨度见萧震雷问起沙俄和日本的情况，回答道：“是的！”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敲门走进来将一张纸递给了杨度，杨度接过看了一遍后脸上变了，立即对萧震雷道：“大总统，日本决定率先对沙俄动手了，不过他们不是在朝俄边境发动进攻，而是用海军舰队护航护送第四师团和第六师团在戈卢勃夫卡海岸进行了登陆，这是铁血调查局日本分布获取的绝密情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统办公室的不少幕僚和工作人员都发出一声惊呼，怎么也没想到日本准备先向沙俄动手。
　　萧震雷立即起身走到墙壁地图下找到戈卢勃夫卡的位置，戈卢勃夫卡在海参崴的东面，向北不到十公里就是纳霍德卡，这里有铁路通向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一旦被日军占领了乌苏里斯克，那么沙俄在这一地区的二十多万兵力将会失去后援和退路！想要活命只有两条路，第一向日军投降，第二进入华国境内向华国边境军队缴械。
　　盯着地图看了一会之后，萧震雷点燃一支烟，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从现阶段来看，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实力基本相当，可是同盟国的潜力却要小

很多。所以萧震雷决定在战争前期要让同盟国方面取得一定的优势，要让同盟国方面能够坚持得长久一些，所以必须要帮助同盟国。可是又不能让日本太过得意猖狂，日本人是那种一朝得意就蹬鼻子上脸的家伙，如果这次让日军围歼了二十万俄军，日本人狂妄之下说不定又会把矛头对准华国，在远东必须要让沙俄有一定的势力对日本进行牵制，不能让日本人有足够的精力闲着对付华国。

想到这里，萧震雷转过身来对会议室里的人说道："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透漏给沙俄知道，但是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是我方透漏的！沙俄在俄朝边境、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这一带有二十万兵力，如果这些兵力全部被日本围歼，那么沙俄在远东地区就没有力量在牵制日本人了，至少短期内没有，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太过得意，如果日本打得太顺利，说不定他们就会狂得不行，然后对我国下手，要扶持同盟国，主要是在欧洲战场，远东地区不能让沙俄败得太惨，要让日本不能打得太顺"。

众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日本人已经够强大了，如果在日本一次性击败沙俄在远东的军队，说不定日本就会调转枪口对准华国，这种事情日本人绝对干得出来。后来日本连珍珠港都敢轰炸，他们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萧震雷不该冒这个险，所以必须要让日本有所顾忌。

这个绝密情报很快听过特殊情报透漏给沙俄在日本的间谍知道了，沙俄间谍得知情报后立即上报，沙俄在远东方面的指挥官得知情报后大惊失色，因为他知道如果日军选择在那里登陆的话，俄军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如果让日本人攻占了围困了海参崴并且攻占了乌苏里斯克，俄军就会在远东地区大败亏输。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俄军选择了战略性撤退，部署在俄朝边境的三个师悄悄撤离了边境向乌苏里斯克南边的捷列霍夫卡撤退，只留下小猫三两只迷惑日军，另外在克拉斯金诺和斯拉维扬卡的俄军也全部撤往了海参崴北方一带拱卫这座要塞城市，防止日军登陆之后截断通往海参崴的铁路。

8月12日，日军果然在戈卢勃夫卡海岸进，行了登陆，并且只是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就占领了海滩，随后很快占领了纳霍德卡，可是让日军没想到的是俄军已经破坏了大量的铁轨，使得列车无法开向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这让日军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第403章成立国家银行

日军很快发现俄军部署在俄朝边境的军队全线撤退了，大部分俄军都撤到了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一线，因为只有在这一带，俄军才不会被突然从背后登陆的日军包抄，部署在朝鲜边境的日军第2、5、9三个师团迅速越过图们江下游向东北方面推进，很轻松地占领了克拉斯金诺，俄军在这里根本就没有部署多少兵力，但在斯拉维扬卡，日军却遭到了俄军顽强的抵抗，俄军在这里有一个师的部队，武器装备和弹药都不缺，日军想要攻破这里还得下一番大工夫。

日军和俄军在斯拉维扬卡进行了殊死搏杀，俄军一个师因为早已经部署在这里，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而使日军难以逾越。

而在北部，由于地形的原因，基本上无险可守，日军很快突破到海参崴附近，并与俄军在海参崴郊区展开大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企图从海面上进攻海参崴，但是俄军在此早就作了部署，海参崴港口被遍布水雷，没有熟悉的航道图舰队根本无法靠近，日军舰队在这里连续几次触雷而沉没了几艘舰船，在得不到正确航道图的情况下，日军不得不放弃从海面进攻海参崴的打算，从而加强在地面上的进攻力度，但是沙俄在海参崴已经经营多年，不仅在海参崴补给充足，而且还修筑了大量的要塞堡垒，日军仅仅只是进攻海参崴的郊区就遭受了大量伤亡，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日军就伤亡了一万余人却硬是没有攻取海参崴郊区堡垒。战事一度陷入了僵局。

8月17日，俄军在欧洲东线战场以优势兵力进攻德国东普鲁士。德军东线主将兴登堡随即增加东线兵力，以第八集团顶住俄军的猛烈进攻。将新增的两个集团军一分为二进攻俄军两翼，俄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两翼防线节节崩溃，战事还在继续，不过以眼下俄军的情况来看十分不妙。

此时欧洲西线战场德军已经推进到比利时和法国边境，由于德军来得太快，英法两国的兵力并未来得及完全运送到边境线上，德军抓住机会大举进攻，最先抵达边境的法军兵力太少。而且防御工事来不及修筑完成，根本无法抵挡德军优势兵力和强大炮火的打击，只两天之间，德军就突破英法联军边境防线向法国腹地进发，英法高层得知边境失守的消息后，为了摆脱德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不得不下令让正在赶赴边境作战的后续英法军队停止向边境前进，并在马恩河南岸构筑大量防御工事，准备在这里阻挡德军强大攻势并伺机反攻。

由于德军比原来历史上多了不少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的战术。因此这次进攻比原来历史上要快得多，英法联军也没有来得及在边境部署大量兵力就被击溃，这让德军的攻击速度快了近半个月不止，不过很快不利于德军的情况出现了。

这天萧震雷照常召开例会。听取总统办公室的幕僚们和工作人员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报告和判断。杨度对欧洲西线战场的情况做汇报说道：“根据铁血调查局在西线战场的情报人员的调查发现，德军此前一直都进行得很顺利，英法两**队被打了搓手不及。很多军队还在路上就不得

不停止前进，甚至往后撤退。但是德军似乎对英法军队部署出现了错误的判断，德军统帅部认为英法联军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凡尔登以南地区。因此德军西线主力开始向南和东南方向追击，实际上英法联军主力还在巴黎以北的德军右翼，德军右翼只有两个集团军，即第1和第2集团军，大约18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师，反观英法联军，他们在巴黎以北的德军右翼有6个集团军（它们是法国第3、第4、第5、第6、第9集团军和英军一个集团军)、66个师、约108万人。如此以来，在兵力上，德军右翼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根据我方情报人员得到的可靠消息，英法高层准备从右翼向德军发起反击，在兵力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判断德军实难抵挡，被迫撤退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如果不出意外，德军只能撤到苏瓦松-凡尔登一线坚守”。

萧震雷听了杨度的汇报之后，眉头皱了起来，抽了几口烟之后说道：“德国本来在底蕴上就不如英国，尽管装备制造方面已经超过了英法，但是资源上的储备却远远不足以长期的消耗，如果让他们双方在西线僵持下去，我看德军最多两三年就支撑不住，这不符合我国的利益，他们要打就让他们在欧洲好好打，最好是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协约国方面最开始输几场没关系，他们能挺得过来，但最开始不能让德国马上就陷入僵持战中，刚开始要让德军势如破竹，同时也带动远东地区的日本，让日本人看看德军在欧洲的表现，刺激他一下，让他在对付沙俄的时候加把子力气！”

杨度斟酌着询问道：“那让铁血调查局在欧洲的情报员想办法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情况透漏给德国方面？”

萧震雷摆手道：“你去安排吧，要做得不留痕迹，不能让德国人发现这些消息是故意有人泄露的！”

“明白！”

例会散会之后，萧震雷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他拿出小高整理好的文件堆中的第一份文件看了起来。

看了看文件袋，这是关于财政部送过来的一份关于申请成立国家银行以及申请进行币制改革的报告，财政部长陈晖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国内银行、银号、钱庄、票号鱼目混杂，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而使得金融业非常混乱，仅仅上海滩一地，就有银行、银号、钱庄和票号加起来数百家。很多在贷款中都是超高利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而且这些钱财和票号因为缺乏监管而毫无信用，有的人开钱庄纯粹是为了圈钱。等到存款达到一定的数额之后马上宣布倒闭捐款潜逃，不仅造成了大量储户的资金打水漂，而且还让金融市场变得非常混乱，民众都开始对官方开办的银行的信用度产生怀疑。

陈晖祖在报告中说，成立国家银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如果国家银行成立，它将拥有唯一货币发行权，其他任何公立银行和私有银行均不得发行货币。

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要对现有的银行、钱庄、票号、银号等进行整

顿。要规定一个最高贷款利息，如果银行利息过高，则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国家鼓励经济发展，因此国家银行要在这方面为这个政策保驾护航。

这份报告有几十页，萧震雷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看完，看完后起身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烟抽了一半便拿起电话说道："小高，通知财政部长陈晖祖来一趟！"

"是。大总统！"

陈晖祖的报告送过来之前已经先送到内阁总理宋世杰那里由宋世杰先批阅过了，宋世杰认为可行，在报告上做了批阅，送总统做最后的裁决。

陈晖祖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说现在白银是华国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除了白银之外还有制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之一，到现在为止，华国的货币制度还是银两制度。这个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华国的白银产量不多。币材来源稀缺，要维持银两制度。就必须要不时地从外国输入白银。而白银在华国是货币，但是在国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很普通的商品而已。因此，如果世界白银产量和销量出现变动，就必然造成白银价格的变动，必然会对华国的银两制度产生冲击，而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华国逐步进入世界市场，这种冲击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明显，加上其他内外因素的作用，华国的货币问题愈发严重，在清朝最后这十年的时间内，金融根本不受清廷当局的控制，因此在经济上也受到其他列强的操控。

萧震雷很清楚一个国家的经济被其他国家操控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等于是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上，因此华国在经济问题和货币上的问题必须要尽快解决，要让国家自己控制自身的经济，看完这份报告之后，萧震雷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

内阁与总统府并不是很远，只过了一个刻钟，陈晖祖就赶了过来了。

萧震雷看见他过来后便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两人坐下后，萧震雷说道："你的报告我看了，我此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看来这个国家银行的成立和币制改革的事情必须要提上日程了。

就按照你所说的，国家银行成立之后所具备的职能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问题和提供金融服务，但国家银行不具备具体的存款业务，也不具备向民间借贷的业务，只向专业银行发放大额贷款，国家银行不具备监管金融业的职能，我思前想后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监管金融业，就叫银监会，成为内阁直属部门，级别与财政部等这些部门相同。你觉得怎么样？"

陈晖祖听了之后想了想说道："大总统考虑得周全，我刚开始有考虑到自身监管的问题，把监管权力单独拿出成立银监会既可以对其他银行进行监管，也同时可以对国家银行进行监管！"

萧震雷抽着烟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么成立国家银行之后，肯定要对现在的金融行业进行整顿，你准备如何整顿现在的金融业？你在报告上说得并不是很详细，现在我想听一听"。

"好的！"陈晖祖答应一声，他显然对此早有准备，清了清嗓子说道："国家银行成立之后，必须要对现有的金融业进行整顿，让全国各大

小银行、银号、钱庄、票号进行资产重组，一共拆分重组为八大银行，经过整顿后，全国就只有八大银行，不再存在什么票号和钱庄等等，每家银行可以在各地开设分行，甚至可以将营业点开设到乡镇一级。

我认为为了保证国家对经济、金融方面的调控，国家必须在四家以上的银行进行控股，以后即便是再成立银行，也不再允许私人成立银行或者私人持有银行股份，各级地方政府如果要开设银行，必须要经过国家银行发放牌照才允许经营。要对民间私设钱庄进行坚决打击，对于私自发放高利息贷款和非法集资也要进行坚决打击。

国家银行成立后，为了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重组的各大银行必须要向国有银行存入银行准备金，以保证储户提款，其余的存款才能用于放贷或投资。国家银行通过调高银行准备金利率，可以减少银行贷款，抑制经济过热。国家银行通过调低银行准备金利率，增加存款利息对银行本身的压力，可以迫使其中部分存款流出银行，刺激投资增长”。

萧震雷听陈晖祖说时不断点头，待他说完便道：“很好，那么关于币制改革，你在报告上只说了实行币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没有谈到具体的改革方案！”

陈晖祖脸色有些尴尬，解释道：“之前本来已经送过来了，但是我后来又想起其中有不少名词解释不请，怕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看不明白，所以关于具体的币制改革的方案文件又被我拿回去重新修改了一遍，现在我带过来了，请大总统过目！”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萧震雷。

萧震雷接过文件袋打开抽出一叠文件开始看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而陈晖祖又在他一边看的时候一边解说道：“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在使用两种货币本位制，一种是金本位制、另一种就是银本位制”。

第404章筹备币制改革

“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但在充当货币商品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西方列强随着经济的发展，银本位制先是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一百年前又为金本位制所取代。到了到了二十年前，随着白银采铸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白银价值不断降低，金银之间的比价大幅度波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我国以外，各国先后放弃了银本位制。银本位制有两种类型，分别是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我现在是这两种本位并存，既使用银块又流通银元！很显然，银本位已经不适合了，我国也必须要马上进行币制改革”。

萧震雷一边看着文件一边听着陈晖祖讲述，又问道：“那么金本位呢？”

陈晖祖道：“金本位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现在各国基本上都使用的是金币本位制。用黄金来规定所发行货币代表的价值，每一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各国货币按其所含黄金的重量而形成一定的比价关系，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按法定的含金量，自由地将金砖交给国家造币厂铸造成金币，或以金币向造币厂换回相当的金砖，金币是无限法偿的货币，具有无限制支付手段的权利。各国的货币储备是黄金，国际结算也使用黄金。黄金可以自由输出或输人，当国际贸易出现赤字时。可以用黄金支付！”

萧震雷问道：“那么说我国接下来的币制也实行金本位制度？”

陈晖祖摇头道：“我不赞同实行金本位制！”

萧震雷诧异道：“为什么？”

陈晖祖解释道：“我统计计算过了，截止去年年底为止，英、法、美、德、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绝大部分黄金为少数强国所占有，这就削弱了其他国家货币制度的基础。如果我国也实行金本位制，就没有足够的黄金做保证金，一旦百姓受到某些人恶意的蛊惑大肆来银行挤兑，将对国家银行的信用造成巨大的打击。到去年年底为止，全世界约有60%的货币用黄金集中于各国中央银行。各国多用纸币在市面流通，从而影响货币的信用，而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政府支出急剧增加，大量发行银行券，于是银行券兑换黄金越来越困难，这就破坏了自由兑换的原则。

而且如果爆发经济危机，商品输出减少，资金肯定会外逃严重。引起黄金大量外流，各国必然会纷纷限制黄金流动，黄金不能在各国间自由转移，由于维持金币本位制的一些必要条件逐渐遭到破坏。国际金本位体系的稳定性也就失去了保证。如果我国现在实行金本位，是很吃亏的，本身基础就不牢固。如果其他国家放弃金本位制度，那我国又要改。与其如此，不如不实行金本位制度！”

萧震雷对金融真心不懂。别说不懂，就是看见那些金融方面的名词就

感觉头疼，他见陈晖祖也不赞同金本位制，便皱眉道："金本位制不行，难道我们还是要实行银本位制不成？"

"当然不！"陈晖祖道："现在基本上就只有我国是银本位制了，这个银本位制的弊端越来越大，必须要马上废除，而金本位制在现阶段而言，也开始出现很大的弊端，我这两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话，要实行什么的币制，想来想去，我倒是想到了一种办法，我个人是觉得可行的，那就是以国家信用做抵押，实行信用币制，也可以称为自由本位制，以纸币全权代替金属货币的流通，国家必须专门立法，如此，纸币就无须以金属货币作为发行准备，如果采用信用货币，那么纸币就给政府通过调节货补数量影响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

用纸币作为货币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可以滥发滥印的，并且容易被仿造，因为伪造和滥发滥印会造成通货膨胀，会让纸币的信用度下降，所以必须要有严厉的监管措施，必须严厉打击伪造纸币的行为。

除了使用纸币之外，还要制造辅币辅助主币在市场上流通，即本位币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辅助大面额货币的流通，供日常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它的特点是面额小，流通频繁，磨损快，故多用铜、镍及其合金等贱金属铸造，也要制造一些纸制辅币。如果用金属制造辅币，那么它的实际价值要低于它的面值。辅币仅具有限法偿性，但可以与主币自由兑换。辅币不能自由铸造，只准国家铸造，其铸币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萧震雷听得连连点头，陈晖祖提出的这个自由本位制就是后来世界各国在二战之后都开始采用的纸币本位制，金本位制已经在两次大战中完全被摧毁。尽管纸币本位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直沿用二十一世纪，各国也都没有改变。

萧震雷想了想又问道："那么如何操作呢？"

陈晖祖道："我想要先进行废两改元，之前我国的货币单位一直是以两为单位，现在要把这个单位改过来，改成元，然后再发行纸币，主要流通的纸币面值为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这些是主要货币，辅币有一分、五分、一角、五角。一角等于十分，一元等于十角！在纸币正式发行流通之后，民众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金银到银行兑换纸币，三个月之内完成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的兑换，三个月之后禁止金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萧震雷思索片刻便做出决定："好，此事就这样决定吧，财政部长的位置你暂时交出来，先暂时任国家银行筹备委员会主任，尽快将国家银行的班子搭起来，人事任命的问题等银行的班子搭起来之后再做决定，等国家银行成立，财政部要立即颁布废两改元令，国家银行随即对全国各地金融业进行整顿，完成向现代银行的转变过程，三个月之内要完成整顿工作，银行业整顿完毕之后再进行币制改革，最迟明年年底之前要完成币制改革，并向市面发行新货币，全面取代目前流通的各种货币！"

陈晖祖答应道："那财政部的工作由谁来主持？"

萧震雷反问："你认为谁接任财政部部长一直合适？"

陈晖祖对于这个问题反而不好回答了，他人比较年轻，如果说让他来推荐接任人选还真不合适，如果推荐的人太年轻，怕又做不好财政部的工作，日后在萧震雷面前不好交代。他想了想说道：“我认为目前有四个人是比较合适的，第一是伍廷芳次长，第二个是振华银行总经理陈锦涛，第三是中?国银行总裁吴顶昌，第四个是交行首任总经理李经楚，至于谁最合适，这就要大总统的决定了！”

陈晖祖走后，萧震雷把宋世杰找过来，两人商量了一下成立银监会和证监会的事情，并且就财政部长的接任人选、银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的人选和其他班子领导成员交换了意见。

萧震雷刚开始只是准备成立一个银监会，但后来一想现在股票证券市场也特别混乱，根本就没有监管机构和监管措施，很多人利用股交所大肆敛财而不用受到法律的监督，即使捐款走人也不会受到法律的责任，这是不行的，所以他想来想去还是将证监会一起成立。

两人商量之后，先由内阁总理找已经决定的人选进行谈话，在宋世杰与对方谈话完成之后，再由萧震雷与他们分别谈话，萧震雷做了肯定，然后由宋世杰提名报萧震雷批准，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毕竟是内阁成员，新增的银监会和证监会是内阁直属部级单位，级别与其他内阁部委相同，肯定要经过萧震雷批准才行。

萧震雷与宋世杰商量的结果是由伍廷芳接任财政部长一职，陈晖祖将辞去财政部长一直专门负责筹备组建国家银行，待国家银行成立之后就被任命为股价银行行长，这也是内阁直属机构，行长与财政部部长同级。

即将成立的银监会主席一职将由陈锦涛当任，并且负责组建银监会，陈锦涛是官费留学美国的留学生，专攻政治经济学，后来更是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回国，曾任大清银行监察、度支部预算案司长、统计局局长、印铸局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和资政院资政等，大清倒台之后，他被聘为振华银行副总经理，当陈晖祖出任财政部部长之后接任了振华银行总经理一职，出任银监会主席一职的能力是足够的。

证监会主席一职由吴鼎昌当任，也由他负责组建证监会，而李经楚与清廷旧势力的牵扯太深，萧震雷没有启用他的想法。

第405章推行

铁血调查局欧洲分部将英法军队的情况透漏给德军知晓，德军统帅部总参谋长小毛奇得知消息后心情疑惑，于是指示德军军情部门进行调查，两天后很快得到了确切消息，原来消息是真的，小毛奇心中大惊，如果按照他两天前的计划，让西线主力部队向东移动的话，那么西线主力的右翼第1和第2集团军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为英法军队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这不是军队战斗力和战术素养等方面可以弥补的，好在及时知道了英法联军的兵力部署和兵力情况。

于是小毛奇立即下令第三、四、五集团军立即停止前进，不用管向东逃窜的英法军队，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向西南对巴黎施行深远迂回包抄，配合左翼，完成对法国所有集团军的合围。同时他又命令第一集团军向东北方面运动，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显示，法国在西北部的边境地带被击溃的溃军又在法军高层的组织下重新编成了第6集团军，这支法军部队在德军西线主力的侧后方，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会对右翼构成巨大的威胁。

8月22日，受命向西北方向的德军第一军团在司令官克拉克的指挥下迅速北上，很快就在遭遇了法军用边境溃兵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法军第六集团军指挥官毛老里万万没有想到德军会再次掉过头来对付他的刚刚组建，还没有完成整编的第六集团，他根本就来不及部署防御就遭到了克拉克的攻击，法军第6集团军当场大败。被集中起来的二十多万人再次被全线击溃，克拉克随即向德军统帅部报告。并请求指示，德军总参谋得知消息后命令克拉克以最快的速度将法军在法国西北部的溃兵分割包围进行围歼。等彻底解决法国西北部的法军溃兵之后再南下与西线主力汇合，小毛奇又命令第二集团军迅速向巴黎方向挺进。

8月24日，德军西线第二集团军已经抵达巴黎北部郊外15公里处，巴黎顿时人心惶惶。当受命指挥的法军最高指挥官霞飞得知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被再次击溃之后，他就知道自己辛苦计划的对德军反击的计划破产了，而德军第三、四、五三个集团军又转向西南方向而来，他不得不建议法国当局放弃巴黎向波尔多撤退，巴黎一时间成为了前线。

霞飞将英法联军集中在了巴黎东北方向马恩河以南地区，而在巴黎地区北部根本就没有部署多少兵力。一旦被德军渡过塞纳河攻占巴黎，那么刚刚撤到波尔多的法国政府又会面临极大的威胁，而且巴黎失守会让刚刚被追到巴黎东北地区、马恩河以南的英法军队陷入被包围的境地，因为德军已经按照最初的计划，将那一柄死神般的镰刀从西北方向向巴黎挥舞过来，这好比一扇被推开的门，英法联军将被这扇门以弧形运动方向封死在房门和墙壁之间，房门就是德军西线右翼主力，墙壁就是德军正从凡尔登南下的左翼主力。霞飞不得不抽调第五集团军迅速赶往巴黎，但是时间太紧，根本来不及。同盟国和协约国在巴黎以及马恩河一线摆开阵势，双方集结兵力超过两百万。一场规模庞大的战役即将展开。

华国京师，总统府。

萧震雷今天照例召开了例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消息汇总和幕僚们的分

析。对德军方面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至于德军最后做得怎么样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

今天萧震雷对于欧洲战事只是听了一些消息汇总和幕僚们的分析就并未再过问。今天的主题是说另外一间事情，他说："前两天前财政部长陈晖祖提出了筹备组建国家银行的事情。经过诸位的分析，我认为也是可行的，而且也是现阶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国家银行组建完成以后就会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暂时先解决现在的问题，组建国家银行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诸位以为要如何做才能让民众知情并且支持呢？"

负责民事方面的幕僚唐绍仪站起来了，他在政府方面没有职位，只是被萧震雷聘请过来负责为萧震雷提供民事方面咨询、分析和建议。

唐绍仪说道："大总统，民众分两个层次，第一是普通民众，全国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这一部分人人数虽多，但占有的经济资源只是少数，而且太过分散，只要我们控制得好，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用报纸和广播事先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宣传，让这些民众认识到组建国家银行的好处，我相信只我们宣传到位，这些民众是会支持的，等国家银行成立之后，就一切都水到渠成了。第二就是富贵阶层了，特别是那些银行家、钱庄票号的老板股东们以及资本家们，这些人人数虽少，但是占据的经济资源却占了大多数。而且组建国家银行之后，必然要对现有的金融行业进行一系列的整顿，这肯定会触犯某些人、特别是那些金融业资本家的利益，如果这些人不合作的话，恐怕金融经济方面的改革就会出现问题！我们认为中枢政府只要安抚住全国最大的一些金融家们就没问题了，至于各地的钱庄和小票号，由各地方政府去做工作，让他们限期内做好他们辖区内那些金融业资本家的工作，让金融经济改革顺利完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做说服工作的时候不能采取过激的措施，以免造成社会动荡！"

萧震雷抽着一口烟，想了想问道："如果各级政府在对这些金融业的资本家们做工作的时候，有些人拒不配合，一位的顽抗到底怎么办？"

负责经济方面的陈晖祖起身道："大总统，这好办，如果有人一味的顽抗，拒不配合政府的改革政策，各级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对那些拒不配合的钱庄、银行、票号进行打压，同时也可以在行政上进行制裁"。

萧震雷听了陈晖祖的话立即明白了，他对这方面很清楚，要知道在后世，一个商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过政府的，仅仅各单位天天过来检查卫生情况、消防措施、纳税情况、营业执照等等就让你受不了，随便找点由头就可以让你停业整顿，如果不配合，则强行拉闸门贴封条，让你没得玩！

思索一番后，萧震雷点头道："好，就这么安排，不过我强调一点，在给各级政府发文的时候，在文件中一定要让他们注意态度，做事讲究方法和策略，不能蛮干，不能引发社会动乱，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政府主官就要下台，这事干不好也要下台，用这件事情也可以来考验一下各地政府官员们的工作能力！另外，光浦，现如今我国算得上比较财雄势大的金融行业的资本家都有哪些？"

陈晖祖道："大总统，财力比较雄厚、钱庄和票号规模以及封分号较多较大的有山西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安徽合肥李家、江阴盛家、广东潮汕张家、上海周家，这几家算比较大的，还有一些中等的！"

这些家族基本上都是前清时期留下来的各地金融业的巨商豪门，基本上都很有底蕴，而像朱保三、虞恰卿等人现在跟这些家族相比都还差得太远，根本不能比。

萧震雷对秘书小高道："安排一下，给这些人家发去请柬，我请客吃饭！"

"是，大总统！"

大总统请客吃饭，这还是一件很新鲜和让人感觉极为荣耀的事情，待请柬发下来去，各地金融界的大佬们接到请柬一个个笑傻了，这在前清那会等于是皇帝赐宴啊，于是这些金融界大佬们赶紧收拾行李赶往京师。

而此时政府部门的宣传机构开始了动作，宣传部门召集各大媒体的负责人开会，要求配合政府对组建国家银行、对金融业进行规范整顿和币制改革的进行大规模宣传，让民众从听说到了解，再到接受，让民众们有一个接受的心理过程，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地发现并解决。

各地金融界的大佬们兴冲冲的来到京师，可自从参加了萧震雷的宴会之后一个个又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原来萧震雷请他们不是真的请客吃饭谈感情，而是要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

不过萧震雷在宴会上也解释了，只是要对金融行业进行整顿，并非要剥夺他们的财产，国家将会对他们钱庄、票号、银行进行整合，对他们的财产进行资产评估之后按照资产的多少折算入新成立银行的股份，并且从他们当中选派能干之人主持经营，而他们这些人将作为股东享受分红，国家也将入股其中，以便对全国经济和金融进行调控。

第406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

8月26日，德军与英法联军在巴黎与凡尔登一线正式拉开大战，德军第二集团军三十万人猛攻巴黎，不到四日时间，巴黎失守，驻防巴黎的法军第3集团军被击溃，损失十五万人，正在路上赶来的法军第5集团军不得不停止增援，按照霞飞的命令部署在德军向东挺进的路上，接纳从巴黎溃败下来的第3集团军残兵败将。

9月1日，奥匈军队卷土重来进攻塞尔维亚，塞军兵力薄弱，抵抗一个星期损失惨重，不得不全线撤往中西部高原地区。

9月8日，经过二十余天的激战，东线战场德军在兴登堡的指挥下从左右两翼进行突破，俄军左右两翼大规模溃败，将数十万人留在中部被德军从两翼包抄围困，俄军战死、受伤、被俘者达二十五万人。

远东战场，俄军一个师在斯拉维扬卡损失过半，军心动摇，残部不得不于9月2日向乌苏里斯克进行撤退，独独留下三个师五万余人在海参崴，海参崴已经被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团团围困，成为了一座孤城，但这里还有五万俄军，这海参崴这座被俄军经营多年的要塞堡垒仍然坚若磐石，日军不得不留下第四、第六、第九三个师团包围并继续进攻海参崴，另外第二和第五两个师团和新运过来的第七师团继续向北进攻乌苏里斯克。

华国的国家银行在陈晖祖的努力和萧震雷以及内阁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以极快的速度成立起来，由于暂时还没有建造办公大楼，因此国家银行的办公地点设在一座前清时期的王府内。工作人员是从振华银行、财政部各单位抽调出来的。

在国家银行成立没几天，银监会和证监会也先后成立起来。这三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华国的经济和金融行业已经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

9月12日，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共同发布《废两改元令》。宣布在此后在市面上流通本国货币不再使用以“两”为单位，而是以元为单位，如在交易中，银钱会被折算成银元，而且规定此后除了国家银行之外，任何银行、机构和个人不得私下铸造钱币，否则是为违法，将会得到严惩。

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出台了《废两改元令》之后，银监会和证监会也先后出台了对金融业和证券股票期货业的相关规定和措施。对金融领域和证券市场进行规范和监管，从此，华国的金融业和证券交易市场逐步走上正轨。

国家银行成立之后，开始对全国金融行业进行整顿，将零散私人的钱庄、票号进行大规模整合，对这些钱庄和店铺的价值进行资产评估和统计，然后以入股资金折算进新成立的银行股份中，这个过程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最少也要三个月以上。

9月19日。经过近二十天的惨烈战斗，德军西线左翼主力第六和第七集团军突破重重障碍从马恩河上游以极大的代价攻下凡尔登，并越过马恩河向南进军，英法联军主力全部被德军右翼拖在了马恩河下游和巴黎一线。对从左翼进攻过来的德军根本毫无抵抗力，德军左翼主力很快从背后向英法联军插过来，法军第九集团军来不及撤退就被围在了马恩河上游。

经过四天时间的苦战之后损失三成兵力，然后选择了投降。逃出来五万余人，其他二十万人或被打死或被俘。少数逃散。

直到此时，英法联军已经损失超过了五十万人，这五十万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战死，另一半被俘，鉴于兵力损失严重，而且在战略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英法联军总司令斐迪南?福煦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越过塞纳河向南方撤退，而霞飞精心整备的马恩河战役就此搁浅。

从开始到现在，德军也损失了十五万人，其中战死七万，极小部分失踪之外，剩下或轻伤或重伤，击毙了英法联军二十六万余人，俘虏二十三万，交货军械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无法计量。

萧震雷很快得到了协约国在法国大败的消息，杨度拿着电报向他报告：“现在英法联军已经退到了塞纳河以南，放弃了塞纳河以北所有地区，他们在塞纳河南岸开始大量修筑防御工事，而德军西线主力经过两个月以来的大规模作战也需要调整，因此暂时就止步在塞纳河北岸。英法联军在这次大战之前刚开始有108万人，而现在只剩下一半了。只有法军第4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还算完整，其中驻防巴黎的第3集团军被彻底击溃，已经不成建制，收拢起来也不到三分之一的兵力了，而英国集团军也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兵力，现在英国方面正在准备运送另一批陆军登陆法国准备支援，法军第9集团军只逃出来五万人，其他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现在德军在西线的兵力比英法联军要多二十万人了，在形势上，德军完全占了优势，形势对协约国极为不利，四处战场，协约国一方没有一处占优势！”

萧震雷听了之后拿起电话说道：“小高，问一下内阁宋总理和外交部长陆征祥能不能腾出时间过来开一个会？”

“好的，大总统，我马上打电话询问！”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问道：“杨先生，你说以协约国现在的情况而言，我国现在向英法两国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各地法租界、香港、广州湾等租界以及废除一切前清与他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法两国反对的力度有多大？对于这个举措，现在是否可行呢？”

杨度思索了片刻说道：“大总统，由我国提出来的话，英法两国肯定还是会反对的，尽管现在谈判一直在谈，但是进展不是很大。不过经过同盟国这段时间的进攻，协约国方面完全处于劣势。英法两国的口气应该会松一些，我觉得如果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并且减少阻力地拿回这一切。可以先向边境方面增兵，一是在云南和广西方向增兵，第二是向西藏增兵，分别对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和英属印度形成军事上的压力，英国人如果失去了印度，战争潜力上就会损失一半，这绝度是英法无法承受的！”

萧震雷思索了片刻认为杨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尽管现在英法面对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但毕竟只是伤了皮和肉。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时候，现在和英法方面谈判的话，英法方面虽然会松动一些，但想要英法无条件的答应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军事上对英法这两处殖民地造成军事上的压力，英法才会感觉到害怕。

两个小时后，总统府会议厅里举行了一次极为保密的会议，在萧震雷

的示意下，杨度将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的情况分别进行了汇报。

待杨度汇报完毕坐下之后。萧震雷看着在座众人问道：“我只想知道现在的形势对于英法两国无条件归还关税自主权、各地租界、香港、广州湾，以及废除前清与他们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有多大的可能性？诸位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

宋世杰想了想说道：“情况我都清楚了，如果要无条件收回这一切，我认为目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尽管形势对协约国不利，但是协约国方面毕竟还没有伤筋动骨，如果英法联军再损失五十万人。那么这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我相信即使我国不提出来。英法方面也会主动提出来！我这是从局势上分析，其他方面我认为倒是可以在外交上做做文章。在外交上对英法施加一定的压力，英法方面让步的可能性会很大，但是要完全无条件，这只怕很难”。

萧震雷看向陆征祥问道：“陆部长，你看呢？”

陆征祥道：“大总统，我的看法和总理大人相同！”

萧震雷又道：“刚才杨先生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向云南、广西和西藏等边境地带增兵，在军事上对英法两国在东南亚和印度的殖民地施加压力，如果我们这样做，对你们的谈判有多大的帮助？”

陆征祥扶了扶眼镜框子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英法无条件接受与不接受在五五之数！”

萧震雷闻言不由皱眉道：“只是五五之数吗？”

“是！可能我们还顾忌过高了”。

又权衡了一番之后，萧震雷下决心道：“还是那一句话，趁着这次大战，我们要把一切失去的都收回来，先找协约国方面，他们对我国加入他们阵营的期望比较大，只有先从他们手里无条件拿回我们失去的，我们才能在战后不需要对英法付出什么，只要有五成的把握，我们都要试一试，蔡将军，如果我们向边境增兵，既不会让英法两国赶到绝望，又能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压力，让他们产生恐惧感，你认为我们要向边境增兵多少？”

蔡锷回答道：“我认为可以向云南、广西和西藏边境各增兵两个师，实际上根据我们对英法方面部署在东南亚和印度的兵力调查得知，英法在这一带并没有多少兵力，六个师近十五万人足可以横扫整个东南亚和印度地区了！”

萧震雷听了摸了摸下巴，思索了片刻便道：“好吧，以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总参谋部下令，分别从华东、华南、华中抽调两个市开赴云南、广西和西藏边境，以进行热带丛林适应性训练为名义在这一带驻扎，并进行训练”。

“是！”

萧震雷又向宋世杰和陆征祥说道：“我相信只要这六个师抵达制定地点，英法两国驻华公使肯定会坐不住了，剩下的事情就看你们内阁、外交部门的了！”

两人站起来道：“明白！”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很快下达，9月21日，六个师接到命令之后立

即整装登上了向西南方向开去的火车。

9月25日，两个师最先抵达广西和越南边境处，之前整个云南都只驻扎了两个师，而且还分散在各地，现在突然来了两个师，这让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法军如临大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阿尔贝特?萨罗听闻此消息之后顿时惊出一声冷汗，他立即向消息向国内方面报告。

此时法国政府当局刚刚迁到比斯开湾海岸的波尔多，政府高官们早已经被德军的大军压境吓得心神不定，又突然惊闻华国方面突然增兵法属印度支那边境，这让法国政府大佬们又惊又怒，法国当局立即让人给驻华公使发电，让驻华公使裴格立即向华国当局抗议，要求华国当局撤回进驻到边境的军队。

法国驻华公使裴格接到消息之后不敢怠慢，立即约见外交部长陆征祥，陆征祥在开会之后早就知道英法公使肯定会找上门来，却没有想到法国当局已经是惊弓之鸟，这么快就顶不住压力给驻华公使裴格发了电报。

两人见面后陆征祥问道：“裴格公使今天约见我有事吗？”

裴格严肃道：“陆部长，我代表法国政府向贵国提出严正抗议，贵国突然大规模增兵边境想要干什么？尽管我们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一直没有谈妥，但现在不是还在谈判吗？贵国怎么突然向我法属印度支那边境增兵，这是对我国的挑衅，我要求贵国立即撤回军队，如此才能让贵我两国关系像以前一样进行下去！”

陆征祥笑着安抚道：“裴格公使别生气嘛，我对这事还真不知道，这样吧，你稍等一下，我派人去问问情况，好吧？”说着叫来秘书让其去打电话询问具体情况。

秘书领命而去，过了一刻钟回转在陆征祥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陆征祥听了之后点了点头，挥手让秘书离开。然后对裴格说道：“公使先生，情况已经清楚了，这个情况不是向边境增兵，更没有针对贵国法属印度支那的意思，纯粹是我**方总参谋部制定的让军队在边境地区进行热带丛林作战训练计划，由于只有那一带才有热带丛林，所以训练只能在那里进行，这个还请裴格先生和贵国政府见谅，等我们的士兵训练完成之后肯定会撤回的！”

第407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2）

裴格闻言眉头皱得老高，问道：“这个训练需要多久？”

陆征祥摇头笑道：“裴格先生这可难倒我了，我只是外交部长，不是总参谋长，我还真不知道，军方也不会告诉我，我想应该是什么时候训练合格就什么撤回吧！”

搪塞，这绝对是搪塞！裴格经过询问这两个问题，立即清楚了陆征祥的态度，华国国防军在那里进行热带丛林训练是为了什么？只有要进行热带丛林战争才会进行那样的训练吧？这一地区也只有法属印度支和缅甸、暹罗属于热带丛林啊！想到这里，裴格身上开始冒冷汗，难道华国已经决定要加入同盟国？

裴格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陆征祥又道：“裴格公使，你看我们之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虽然你们有一些让步，但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并不满意，因此我希望裴格公使本着从实际情况出发，无条件归还我国的全部租界和关税自主权以及废除前清与贵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款！”

裴格闻言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想也没想就拒绝道：“这不可能，此前我国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这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了！”

陆征祥正色道：“裴格公使，我认为阁下以及阁下所代表的法兰西政府一点诚意都没有，一直以来贵国和英国等协约国都在试图说服我国加入协约国，但是在事关我国主权的租界问题、关税自主权问题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贵国始终都不肯无条件答应。难道这就是贵国的诚意吗？我国如果加入协约国，却还要在主权问题上受制于贵国。阁下认为我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裴格公使，据我所知。英法联军在巴黎和凡尔登一线的战事已经大败亏输，损失兵力五十万，近半数的士兵或战死或被俘，我相信德国只要再加把劲，英法两国很难再抵挡德军进攻，英国还好一些，它孤悬海外，又有强大的海军舰队保护，德军的公海舰队不一定能打得过。而贵国就不同了，如果英法联军挡不住德军的进攻，法国全境势必会落入德军之手，那么恐怕公使阁下都没有家可以回去了，幸亏这边还有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可以落脚，公使阁下，贵国何必冒着得罪我国的风险而一再坚持不肯无条件答应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以及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呢？您要知道我国的耐性并非是无限的，特别是我国大总统，他已经一再对我们外交部门施加压力了。让我们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如果贵国无条件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以及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我还可以在加入协约国的问题上对大总统施加一定的影响，公使先生。你看呢？”

裴格此刻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珠，这现象让陆征祥感觉极为好笑。心头又非常的舒畅，以前从来没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境遇。竟然逼得外国公使冷汗连连，这是在清廷和北洋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心头感慨，还是要国家强大啊，只有国家强大，外交工作才好做，否则的话即便是有通天之能，面对强国使节时也是无能

为力。

裴格极为狼狈的离开了外事会议厅，他向陆征祥表示这件事情他做不了主，他需要向国内请示。在他走后，陆征祥立即将他与裴格进行会谈的情况和经过向内阁总理宋世杰进行了汇报，宋世杰认为己方这边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就等法国当局的回复了，不过他还是让陆征祥将此事向萧震雷进行了汇报。

萧震雷得知会谈的经过和结果后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功，随后他召集幕僚们进行商讨。会议开始后他简单地进行了介绍了一下陆征祥与裴格的会谈经过和结果，介绍完了之后他说道："如果说收回这些还需要我国付出什么额外的条件，这实际上是等于交换，最终的结果还是我国在主权上并不完整，所以要付出什么条件而收回这些的话，我认为是不行的，至少只要我还是总统，就绝不会答应，要么列强无条件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么我们用武力强行夺回来，就这样简单，其实并不复杂，问题是我们现在不能与协约国和同盟国同时开战，只能先从一方收回我们的主权，就现阶段而言，我认为从协约国着手是最合适的，从陆征祥和裴格的会谈过程和结果来看，法国人已经顶不住压力了！诸位，说说看，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英法无条件同意，并且又不与他们发生战争"。

众人闻言多思索起来，有的还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这时杨士琦问道："大总统，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关于我国到底是加入协约国还是加入同盟国，您倒是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您的意图，恐怕不好参谋啊！"

众人听了杨士琦的话，在心里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问这个问题，即便是问了，萧震雷有极大的可能不会回答，还会遭致他的不满。

萧震雷沉吟片刻道："好，我想这个问题在坐的诸位都想问很久了，但是直到今天只有杨先生问出来，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出答案，加入协约国可以，加入同盟国亦可，就看我国如何选择，现在我国和美国是战略盟国，我国如果对某一方宣战，美国也必然要跟我们一起加入某一方，也就是说我国将成为一股力量强大的生力军，我国的加入可以扭转任何不利的占据，只要英国本土还没有被德军占领，我国都有能力力挽狂澜，又或者即便德军被打得全军龟缩回德国境内，我国也有能力扭转战局！"

直到这时，在座所有人才知道萧震雷的打算，也才明白当初他致力谋求与美国结盟的用心，跟美国绑在一起，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压倒任何一方的砝码，即便是加入同盟国，到最后打败了协约国，也可以反过来打日本，收回日本夺走的土地。

杨士琦回过神来说道："既然是这样，大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妨可以答应跟协约国秘密结盟，以此为条件收回我国一切主权以及废除与协约国方面一切不平等条约，理由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适合马上跟日本开战！"

秘密结盟？众人都不太看好这个主意，现在谁都知道英法损失很大，

他们会接受秘密结盟？只要华国有这方面的意愿，英法两国肯定会想尽办法把华国拉近自己的阵营，如此华国必然会马上卷入战争。

杨士琦也不管众人脸上诧异的表情，继续道：“如此我国就收回了被协约国一方拿走了主权，即便是英法等国将我国已经加入协约国的消息泄露出去，只要收回这一切，这就是值得的，毕竟按照大总统刚才所说，我们迟早要加入一方，就算消息泄露，我们也不吃亏，刚开始可以极力否认，如果日本人不依不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加入协约国，如此只要打败了同盟国，我们被同盟国夺取的权益还是会收回来！请恕我直言，想要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收回一切是不可能的，毕竟我国还没有强大到与全世界抗衡的地步！先用这个办法忽悠了英法收回一半再说，再通过参战和武力从同盟国手里夺回另外一半，这是唯一的办法！”

众人将杨士琦的话仔细想一遍，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件事情还只能按照这个方向进行，萧震雷也想了想，认为杨士琦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前人犯下错误，需要后人来承担责任，就像是父债子偿一样，清廷出卖了那么多主权、割让了那么多土地，这就是犯下了错误，现在清廷灭完了，想要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割让的土地收回来而不付代价，人家怎么会愿意条件还给你？这个道理放到任何地方都说不通。

萧震雷权衡了一番，当即对陆征祥道：“那就这样定了，陆部长，你去负责和英法沟通，以我们暂时秘密加入协约国为条件换取他们归还我国关税自主权、一切租界和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这秘密加入的时间最长一年，最短半年，也就是说最短半年之内不能将我国加入协约国的消息泄露出去，因为我国需要做战争准备！”

陆征祥起身答应道：“明白，大总统！”

回去之后，陆征祥立即与英法公使联系，此时朱尔典和裴格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华国吞并边境，这给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印度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个问题如果不赶快解决，他们就一直寝食难安。

三番一见面，各自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三方也都知道不能僵持了，各自退一步，华国同意加入协约国，但是协约国其他成员必须先保密半年以上的时间让华国做战争准备，另外协约国必须立即归还关税自主权、一切租界和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英法还必须在云南与缅甸，西藏与印度等边境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前英法以一切非法手段窃取的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不太清晰的边境划分也必须明确，并且树碑为界。

9月25日，协约国各代表与华国签订秘密协定，华国正式秘密加入协约国，协约国其他成员国承认保密半年时间以上给华国做战争准备，华国当即高调还向外界宣布收回前清时期被租界的土地、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关税自主权、并且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英法等国立即宣布表示愿意归还，德国也表示可以归还，日本保持沉默没有回应。

第408章图谋德国东亚舰队（1）

在华国当局的一再催促下，英法当局不得不加快租界官员的撤离速度，不过在谈判协议中有规定，原租界内的英法公民可以自由选择是加入华国国籍，还是保留原国籍，华国当局不能没收在租界的英法公民的财产，如果在租界的英法公民选择加入华国国籍，可以保留房产等土地所有权，如果不加入华国国籍，则只有土地房产使用权，英法公民可以携带自身财产离开，也可选择留下，如果离开华国，不能将文物带出华国国境。

由于租界撤销，英法官员很快要离开，租界内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些人对华国当局的态度不太放心，因此携家带口的返回了欧洲，有的则去了法属印度支那，有的去了澳洲，还有的去了印度或美洲，不过还是有半数人选择了留下，这些人在这里都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身家性命、财产和老婆孩子都在这里，这个时候离开还真舍不得，很多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这里出生的，属于第二代了，已经习惯在这里生活，回去还真不一定适应。

一个星期的时间内，英国和法国在华国境内的租界全部撤销，包括上海法租界、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英法租界，原租界内的英法官员尽数撤回本国，在英法官员撤离时，华国武装警察部队、警察进入维持秩序，随后政府机关入住接管行政权。

在同一时间，香港和广州湾也被华国当局接管，军队率先进入。与英法军队进行交接驻防，行政部门与英法官员进行行政管理权的交接。

德国与萧震雷的新政府的关系历来良好。这次当华国当局宣布收回一切租界、关税自主权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后，德国也宣布了归还青岛并废除与华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毕竟德国在中华国的利益实在有限，犯不着为了这么一个城市跟华国把关系闹僵，而且此时同盟国还不清楚华国已经秘密加入了协约国，为了不把华国推向协约国的怀抱，德国选择放弃了在华国的利益，归还了青岛，正在准备撤离青岛的驻军。

德国在撤离青岛驻军和德国公民时，分散在太平洋上各岛屿的德国东亚舰队受命赶来护航，得到华国当局的允许后进入华国海域前往青岛方向而来。

新进入总统办公室幕僚团的军事情报调查局局长马小双向萧震雷报告了这一个消息。“大总统，德国分布在太平洋各地的东亚舰队所有大小舰船已经全部进入黄海海域，三天之内可以抵达青岛”。

萧震雷挥挥手：“知道了！”

马小双敬礼之后转身离开，萧震雷又想起什么，连忙喊道：“等等！”

马小双又转回问道：“大总统还有什么吩咐？”

尽管两人很熟，可以在工作时间内还是不得不称呼职务，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

萧震雷问道：“德国的这个东亚舰队是个什么规模？有多少舰船、多少水兵，每艘舰船的情况如何，你都清楚吗？”

马小双见萧震雷问起这个。他顿时放松下来，幸亏来之前他早就做了

准备，马上就回答道：“大总统，德国的东亚舰队有六艘主力舰。分别为：沙恩霍斯特号装甲巡洋舰、格奈泽瑙号装甲巡洋、德累斯顿号轻巡洋、埃姆登号轻巡洋、莱比锡号轻巡洋、纽伦堡号轻巡洋舰。

其中沙恩霍斯特号装甲巡洋舰为德国东亚舰队的旗舰，它和格奈泽瑙号装甲巡洋为同一级，都是十年前制造。它们的标准排水量为11,616吨，满载排水量为12,985吨。船身全长144.7米。水线全长143.9米，全宽约21.64米。吃水约8.38米，均为高干舷、长艏楼船型，同样是4座等尺寸的高大烟囱，还拥有前后对称的、中部设有大型战斗桅盘的筒形主桅。水线装甲带最厚处达到150毫米，向艏艉方向逐渐减少，最薄处76毫米；炮塔正面防护是全舰最坚固的地方，装甲厚度约180毫米，炮塔座圈装甲厚度也是180毫米；甲板装甲仍然相对较薄，沿用舯部较厚向艏艉逐渐削弱的设计，最厚处63毫米。推进系统为三胀式蒸汽机组，三轴推进，设计额定输出功率增至26,000马力，设计航速22.5节建成服役后，该级装甲巡洋舰的实际航速均不低于24节。

它们都装备210毫米40倍口径主炮8门，仰角达到30度，是当前舰炮仰角最大的舰炮，因此获得了14,900米的最大射程，副炮是6门150毫米炮，它们的主炮射速比较快，射速均为4-5发/分钟，高于同期英国制造的234毫米和203毫米火炮，几乎与德制150毫米速射炮相当！

德累斯顿轻巡洋舰和埃姆登号轻巡洋舰是同一级的，艏部安装有冲角，标准排水量3660吨，满载排水量4270吨，装有12台锅炉，3台立式三级膨胀往复式蒸汽机，采用双桨推进，主机输出功率为13500轴马力，航速23.5节。侧舷部分重要部位装有80——100毫米厚的装甲，甲板厚度约18毫米，但是部分位置加强到78毫米，艏部冲角隔舱厚度约40毫米，而司令塔则由100毫米厚的钢板围成。主炮为10门克虏伯造40倍径105毫米速射舰炮另外还装有一些37毫米的小口径火炮和一些机枪作为辅助火力，水线下则装有两具450毫米鱼雷发射管。

莱比锡号巡洋舰舰长177.米，舰宽16.2米，吃水4.88米，标准排水量6619吨，满载8382吨。6台锅炉，三轴动力推进，动力18000马力，航速25节，续航力6200海里，配备三座三联装150毫米主炮，6门20毫米机关炮，四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纽伦堡号巡洋舰的性能与莱比锡号差不多，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些舰船上具体有多少人数，这里有这些详细的资料！”马小双说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详细的资料。

萧震雷接过去翻着看了看，说道：“资料先放在我这里，你先回去吧！”

“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将这些舰船的资料看了看，除了这些主力舰之外，德国东亚舰队还有一些辅助舰只，数量有十几艘，例如装甲护卫舰、驱逐舰、雷击舰（大型鱼雷艇）和炮艇，这其中还包括一些稍微老旧的巡洋舰，例如皇帝号装甲护卫舰、威廉王子号轻巡洋舰和科尔莫朗号巡洋舰等。

这些舰船虽然与最近一两年内下水的巡洋舰不能先比，但与这个时期的日本联合舰队的巡洋舰的火力和性能相比一点都不差。

这么一直数量非常客观，而性能又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同期舰船差，萧震雷顿时心中一动，他沉思片刻便走到办公桌边拿起电话说道：“小高，通知宋总理和蔡锷将军、萨镇冰将军、杨度先生、杨士琦先生到我这里来一趟！”

“是，大总统！”

不久，被通知的几人来到了萧震雷的办公室，由于这次会议机密，萧震雷没有将开会地点安排在其他会议室，而是直接安排在了自己的办公室。

“诸位看看这些资料，这是德国东亚舰队的所有舰船的资料！”萧震雷待几人坐下后将马小双拿来的那叠资料递给萨镇冰，让大家轮流看。

萧震雷一边抽烟，一边喝茶就坐在一旁等着，直到几人都看完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他这才笑道：“诸位看完了之后又什么想法？”

萨镇冰是海军司令，对舰船方面是行家里手，他说道：“除了几艘主力舰之外，其他舰船都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性能方面比现在的舰船差了很多，这六艘主力舰差不多也都是在十年前开始建造的，最迟下水也有五六年了，比我们现在的巡洋舰性能相差太远，不过吧，这些舰船与当今世界主流巡洋舰的性能相差不大，就比如说日本的联合舰队吧，它的很多舰船性能比这些都还不如呢！”

杨士琦问道：“大总统，怎么？难道您对这支舰队有什么想法？”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笑道：“我觉得吧，这支舰队如果回去的话，沿途经过的都是协约国的海域，以协约国在海军方面的强大，它们能安全回到德国的机率不超过三成，有极大的可能会被全部击沉在途中，与其这样，何必回去呢？不如留在这里好了，我国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不会亏待这些舰船上的德军水兵和海军军官，等战事结束之后再放他们离开，这不是很好吗？”

蔡锷很快回过神来，震惊道：“大总统的意思是要扣押这支舰队？”

在坐几人都知道萧震雷的打算，华国迟早是要加入协约国的，如果加入不成协约国，还是可以加入同盟国的，如果以后加入协约国，扣押的这支德军东亚舰队自然不用还了，如果加入同盟国，那么到时候华国舰队可以联合德国东亚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一起对付协约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舰队！

第409章图谋德国东亚舰队（2）

扣押德国东亚舰队？这句话一从蔡锷嘴里说出来，其他几人相继骇然，扣押一支舰队，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只是一艘舰船，要扣押它的话很轻松，可以这可是一支舰队啊，大大小小舰船加起来总共有二三十艘呢!人家要是配合还好，如果不配合的话，真打起来怎么办？

众人都很疑惑，先前不是定好了最少再过半年才对外宣布加入所属阵营吗？怎么现在就开始动手呢？

在众人的疑惑中，萧震雷说道："现在我们是中立国，德军东亚舰队这么强大，而且附近还有英国舰船，万一他们要是遭遇上了打起来，这可是在我国海域，他们双方在我国海域打仗，这是我国作为中立国绝对不允许的，为了防止他们在我国海域打起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支舰队扣押，正好，它们不是要在青岛停靠吗？那我们就将这支舰队堵在青岛港内。先造成既定的事实再说，然后再进行外交谈判，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思索起来，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这些人要么是政府负责人，要么是军方高级将领，要么是总统幕僚，自然都得替国家和总统考虑。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几人都在吞云吐雾，杨度这时问道："大总统的最终想法是吞掉这支舰队吗？"

萧震雷笑道："我是这么想的，可如果形势逼迫我们加入同盟国的话，这支舰队当然最后要还给德国人，就这么简单！"

杨度点点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国以中立国的立场扣押德国舰队的理由是存在的，如果不想现在开战。也只能以'扣押和保护'的名义，首先是不让它与协约国舰队在我国海域发生冲突。同时又以保护它的名义将它软禁在青岛港！"

萧震雷鼓掌笑道："不错不错，这个理由实在是高大上！萨将军，海军方面有问题吗？"

萨镇冰站起来立正道："只要大总统一声令下，海军就将立刻行动！"

"萨将军，记住，我们只是扣押和保护，不是和德国东亚舰队开战，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分寸！"

"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对宋世杰道："外交方面。你们政府部门多费心跟进，我估计事情发生之后，德国和日本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反应，外交部门一定要稳住，要不焦不燥，面对德国和日本的质问不能害怕，一定要注意态度，不能激化矛盾"。

宋世杰点头道："明白了！"

散会之后，各自散去。萨镇冰回到海军司令部立即召集最高层会议。进行秘密策划和部署，为了这次计划能成功，海军将主力舰队的战舰全部都用上了，海防任务交给一些吨位较小的海防巡逻舰。

10月7日。华国海军主力舰队战列舰嬴政号和嬴驷号、战列巡洋舰刘彻号和刘秀号等全数出场。

清晨时分，一支庞大的舰队穿过海面上的茫茫白雾出现在青岛附近海域，很快便来到胶州湾入海口并排成海战阵型。这支舰队将胶州湾入海口堵得严严实实。

德国东亚舰队所有大小舰船全部被堵在了胶州湾内，德军舰队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深陷囫囵。直到两个小时以后，一艘炮艇奉命出海巡逻抵达入海口处才发现。发现后入海口被华国海军舰队堵住后，炮艇迅速掉头返回，这还是因为炮艇吨位小、体积小，容易转向，如果是一艘战列舰，想掉头都不太容易。

德国东亚舰队是是德国唯一一支独立于国内母港的海军编队，它的现任指挥官是海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

1896年，德国向当时的清廷提出购买胶州湾作为东亚舰队的海军基地遭到了拒绝，但是到了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为德军军官狄特立克斯率领军队登陆提供了借口。最初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占领非常薄弱，但随着奥古斯塔皇后号防护巡洋舰的到来得以加强。1898年1月，海军军营建立，成为青岛的防卫部队。1898年3月6日，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德意志帝国海军东亚基地及相关保障和附属设施（包括青岛啤酒厂）随后建立。

舰队司令官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今年53岁，他17岁就加入了海军，已经在海军服役达到36年，他战舰上干过很多职位，这些经历让他熟悉舰船上任何一个位置。

留着花白短须的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刚刚起床正在漱口，这时参谋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有些惊慌地敬礼后说道：“将军阁下，出事了，出大事了！”

“别慌！”施佩说了一句，然后用毛巾擦拭嘴唇上的泡沫，再问道：“好了，你可以说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难道协约国舰队打过来了吗？”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施佩嘴角还带着笑意，明显是在开玩笑，可参谋官却笑不起来，他连忙道：“将军阁下，胶州湾被堵住了，是华国海军舰队，一艘奉命出海巡逻的炮艇遇上了他们，但没有遭到攻击，炮艇艇长回来报告说华国所有的大型战舰全都来了！”

施佩听了这些话淡定不下来了，他连忙放下毛巾和漱口杯子走出自己的舱房，他一边走一边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参谋官快步跟在后面说道：“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我担心消息传出来之后引起各舰船恐慌，所以没有向各舰通报，现在只有几个人知道”。

不久两人来到了指挥舱，指挥舱里只有几个人，分别是舰队参谋长、情报官、通讯官等几人。这几个人将施佩来了都立正敬礼。

施佩还了一个礼之后将几个人看一遍，注意到还有一个人不是他身边的人。立即问道：“就是你发现的华国海军舰队堵住了胶州湾？”

那炮艇艇长立正道：“是的，将军！”

施佩又问：“你确定是华国海军舰队吗？”

那炮艇艇长立即道：“将军。我的眼睛还很好，没有出什么问题，即

便那些军舰不悬挂华国旗帜，我也能认得出它们其中的嬴政号和嬴四号！我当然能确定！”

施佩眉头皱起来了，问道：“一共有多少艘舰船？”

“将军，华国海军能够派得上用场的舰船都来了，大大小小三四十艘，几乎是倾巢出动！”

施佩闻言后脸色在几秒钟之内变了数变，然后深吸一口气道：“拉响一级战备警报。命令所有舰船做好战斗准备！”

“是，将军！”

命令很快发下去，刺耳的警报声在整个胶州湾内回响个不停，所有德国东亚舰队的舰船上都开始紧张的作战准备，舰炮的炮衣被掀开，海军官兵们在检查舰炮和炮塔，每一艘舰船都开始生火，各舰船的上巨大烟囱内开始冒起滚滚浓烟，炮弹被一枚枚搬上甲板。

“通讯官！”

“到！”

施佩命令道：“将这里的情况向国内和驻华公使通报。请国内尽快回复，我需要授权！”

“是，将军阁下！”

“另外再派一艘巡逻艇过去侦查情况，搞清楚对方的情况之后迅速回来报告！”

“是！”

施佩取下大檐帽夹在腋下。他脑子里思索起来，炮艇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出海去巡逻发现华国舰队堵在胶州湾口的，这也就是说对方至少两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也许昨天深夜就已经赶来，只是没有攻击而已。以对方的舰队的规模，他的东亚虽然在舰船数量上没少多少。可是战舰的性能和火力差得太远，如果对方突然袭击的话，现在东亚舰队恐怕就早全军覆没了，也许对方根本就没有恶意，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出现在这里。

早餐过后，去侦查的巡逻艇回来了，根据巡逻艇上的人回来报告说华国海军舰队在胶州湾入海口还是没动，而且每一艘战舰上的舰炮的炮衣都没有取下来，舰上的华国海军士兵有的在进行训练，有的在休息，根本就没有开战的准备，施佩听了报告之后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几个意思？你不开战堵在入海口干什么？

思索了良久，施佩想明白了，华国海军舰队这不是要开战，而纯粹就是要把他的东亚舰队全部堵在胶州湾内，不让他离开。

施佩又对通讯官下令：“将华国海军舰队的情况向国内和驻华公使报告，面对这种情况，请国内下达指令，我们要怎么应对！”

“是，将军！”

施佩又对参谋官命令道：“给所有舰船传令，从一级战备状态下降到三级警戒状态！”

“是，将军！”

既然华国舰队不是来跟德国东亚舰队打仗的，施佩认为自己的东亚舰

队就没必要再保持一级战备状态了，长时间保持这中状态很累，时间长了不仅指挥官受不了，士兵们也受不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让舰队保持警戒状态，如果华国海军舰队真的开战，那么他的东亚舰队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战斗状态。

“抗议，我代表德意志帝国强烈抗议，贵国海军舰队为什么要堵住胶州湾？难道贵国想与我国开战吗？”德国驻华公使哈德森在外交部的会议室里向陆征祥大声叫道。

陆征祥微笑道：“哈德森先生先不要着急，事情我已经清楚了，我可以向公使阁下保证，我国绝对没有恶意，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哈德森根本不相信，摆手道：“别糊弄我，我不会相信你的，我要求贵国舰队马上撤离胶州湾入海口海域！”

陆征祥又耐心说道：“公使阁下能不能听我解释？”

“我不听什么解释，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们的舰队都已经把我国东亚舰队堵住了，你们不是想开战还是想干什么？”

坐在旁边的日本驻华公使本多熊太郎也说道：“是的，陆部长阁下，贵国这么做是严重挑衅我同盟国的行为，须知我大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不是吃素的，贵国必须立即撤离舰队，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陆征祥刚要解释，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陆征祥听了之后挥手让工作人员离开，然后对哈德森说道：“公使先生，我们大总统有请！”

“哦？”哈德森一愣，连忙道：“正好，既然你这里解决不了，那我就去找您们大总统！”

本多熊太郎也站起来道：“哈德森先生，我跟你一起去！”

陆征祥阻止道：“对不起本多熊先生，我们大总统只请了哈德森先生！”

本多熊太郎想去也去不成，只好跟哈德森说及时互通消息，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哈德森表示感谢后就跟着陆征祥走了。

两人来到总统府，很快就见到了萧震雷，萧震雷看见哈德森连忙招呼：“哈德森先生，你好吗？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我请你吃饭，你看怎么样？”

尽管很生气和愤怒，但哈德森连这点礼帽还是有的，他连忙躬身行礼道：“噢，谢谢您的慷慨，总统阁下！我虽然很想品尝您的厨师做出来的美味佳肴，但是我现在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相信您应该知道这是为什么！”

萧震雷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哈德森鞠躬表示感谢后坐下，萧震雷等工作人员上茶之后说道：“哈德森先生是为我国海军舰队堵住胶州湾而来的？”

哈德森道：“当然，我知道您日理万机，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是不会轻易来打扰您的工作的！”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笑道：“先生，我以为您是来感谢我的，可没想到您是来我这里兴师问罪的，您这样做让我的敢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您知

道吗？”

“呃？”哈德森傻了，随即反应过来道：“总统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您派舰队堵住了我国东亚舰队，我反过来还要感谢您？这是什么道理？”

第410章图谋德国东亚舰队（3）

萧震雷将手伸到旁边，正在做会谈记录的秘书小高立即递过来两张文件，萧震雷接过后递给哈德森说道："根据我们的情报部门昨天下午送来的可靠消息显示，当协约国方面得知贵国的东亚舰队要护送贵国驻青岛部队和在华的公民回国的消息之后，已经安排了两支舰队埋伏在贵国东亚舰队回国的必经之路上，这上面附有那两支舰队的详细情况，我看过了，以贵国东亚舰队的战斗力如果遇到那两支舰队中的任何一支都会全军覆没！"

这个消息是萧震雷让铁血调查局故意搞出来的，而且他还专门就此事与英法两国高层进行了商量，双方共同合作做出了一个欺骗德国情报部门的假象，并且英法当局确实也组织了两支舰队，只不过这两支舰队只是出海巡航，并没有真的埋伏在路上。因为萧震雷同时告诉了英法两国，华国当面得到可靠消息，德国准备用东亚舰队在太平洋和印度上进行破交战？何为破交战？顾名思义就是破坏海上交通的作战方式，专门攻击运送物资的商船。德国最高统帅部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事实而已。

英法两国得知德国竟然准备要让东亚舰队在太平洋上和印度洋上进行破交战，立马担心起来，其实以英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舰队规模和实力要比德国东亚舰队强大得多，但问题是太平洋和印度洋太大了，如果德国东亚舰队往太平洋上一钻。英法舰队去哪里找它？而且日本还是同盟国成员，英法两国在远东的舰队比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还差得太远。再加上德国东亚舰队，肯定是打不过的。既然拿它没办法，又阻止不了它进行破交战，那就只能采取萧震雷的提议，做一个计划，做出两支舰队要埋伏德国东亚舰队的假象，然后这边华国以保护德国东亚舰队为名，将它堵在胶州湾内，不让出海，如此一来。萧震雷不但忽悠了英法两国，也欺骗了德国，真可谓是上下周旋、左右逢源，德国人这下还得不得感激他？英法两国也要感激他！这几国被他卖了还在帮他数钱。

哈德森很快看完那两份文件，又连续仔细看了两遍才抬头道："总统阁下，这两个消息是真的？"

萧震雷闻言脸色有些不好看，不悦道："先生，你认为我会吃饱了饭没事干了吗？"

"哦，不不不。总统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德森连忙否认，又道："实在是这两个消息太事关重大了，不行。我要马上回使馆将这两个消息告诉国内，总统阁下，实在不好意思。我先告辞了！"

萧震雷急忙挽留道："等等，我的厨师都准备好晚宴了。专门为你做的！"

"对不起，对不起。总统阁下，时间太紧迫了，我必须马上赶回去，作为赔罪，下次我一定设宴请您！"

德国波茨坦，忘忧宫。

这座宫殿建成于德皇腓烈特二世时代，这座融合晚期巴洛克和洛可可

建筑风格的宫殿，建成之后果真成为腓特烈二世的忘忧乐园，在腓烈二世的梦想里，忘忧宫应该是隐秘的私人住所，而不止是豪华的宫殿。从腓特烈威廉二世到1918年间，这里都是德国皇帝的住所。

此时，威廉二世正在和心腹大臣以及元帅们讨论东亚舰队被华国海军舰队堵在胶州湾的事情，这个事情总要有一个解决之道。

威廉二世此时即为意气风发，因为无论是在东线还是在西线，他的军队都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战果，这让他的自信心变得极为爆满，他很想立即向华国宣战，以显示他作为德国皇帝的权威，显示德国的强大，不过大臣们和元帅们及时地阻止了他，他毕竟得的只是小儿麻痹症而不是像日本大正天皇一样有神经质，因此立即向华国宣战的事情也就作罢了。

威廉二世沉着脸看了看在坐的大臣和元帅们，问道："我的大臣和元帅们，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呢？总不能让华国舰队一直将我们的东亚舰队堵在胶州湾吧？还有，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诸位知道吗？"

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说道："我尊敬的陛下，东亚舰队的司令官施佩让人发来电报说华国舰队只是堵在了胶州湾入海口，并没有向东亚舰队开战的迹象，他还专程派人去查看，发现华国舰队的所有舰船都没有取下舰炮炮衣，海军士兵也没有作战的准备，这表明对方没有敌意，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也许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过来！"

"等等等，还要再等到什么时候？难道我的东亚舰队就应该被堵住，什么都干不了吗？华国这是欺人太甚，我德意志帝国虽然在远东的力量有限，可也不是他能够欺负的！"威廉二世极为烦躁地说着。

总参谋长小毛奇劝解道："陛下，我认为您应该冷静下来，只有冷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华国有意对我国开战，根本不用这么做，昨天深夜就可以直接对毫无防备的东亚舰队发起攻击，不用堵在胶州湾入海口！"

就在这时，一个内阁外交部长拿着一封电报兴冲冲走进来道："陛下、首相大人和各位元帅，哈德森发来了最新的电报！"

首相贝特曼连忙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脸色几度变化，最后才抬头对威廉二世说道："陛下，情况出现了变化，事情根本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华国情报部门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协约国得知我国东亚舰队要为返回的陆军士兵和公民护航，因此准备了两支舰队准备在我们返航的航道上设下埋伏，华国方面出于我们东亚舰队的安全考虑，才下令让舰队堵住了胶州湾，看似是要对我们不利，实际上是在保护东亚舰队！"

"是吗？怎么会这样？"威廉二世急忙抢过电报纸看了起来，看完后立即道："这两个消息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情报部门为什么没有得到消息，查，快去查！"

"是，陛下，我马上派人去查！"一个官员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第二天，德国情报部门得到了消息，情报很快送到了威廉二世这里，威廉二世看完后马上召集首相和元帅们开会。

威廉二世拿着电报纸说道："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在印度、马六

甲、金兰湾的英国远东舰队主力舰队和法国远东舰队都不见了，还有在英国皇家海军在大西洋的一支舰队也不见了，根据情报人员的分析，这两支舰队是极有可能冲着我们的东亚舰队去的！”

小毛奇叹道：“这么说我们是错怪了华国政府了！”

威廉二世看了看在座的大臣和元帅们，问道：“诸位，现在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是继续让东亚舰队留在远东还是让他们按照原计划启程回国，在将运兵船和客轮护送至安全海域之后再返回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破交作战呢？”

普鲁士亲王阿尔贝特是威廉二世的弟弟，也是海军监察总长，他说道：“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最少还需要六天时间才能从青岛启程，而英法两国组成的远东舰队则可以在这一段时间赶到华国与日本海的交界海域，正好可以将东亚舰队堵住！”

外交部长又拿着一封电报赶了过来，“陛下，首相大人和各位元帅，哈德森来了电报，华国方面向我国提议，以中立国的身份将我国东亚舰队扣押，禁止我们双方在远东海域交战，而且他们说不会将我们的军队和平民当做俘虏，但是为了堵住协约国的口，他们必须对那些陆军和海军缴械，海军军官和士兵也必须下舰，所有舰船由华国方面接管，等战争结束之后再归还！”

这次威廉二世少见的没有发火，转头向其他人扫了一眼，问道：“诸位怎么看？”

阿尔贝特亲王说道：“如果按照原计划启程的话，东亚舰队必然会遭遇英法远东舰队主力，我们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基本上会全军覆没！”

亲王只说了结果，没有对华国的提议发表意见，但是其他人都明白他的想法，与其全军覆没，还不如保住这些人和船，这是这么多人在青岛的开销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青岛已经归还给华国，不能再收税了，这些人再华国的费用还得国内出钱。

威廉二世问首相贝特曼：“首相，你的意见呢？”

贝特曼叹道：“既然明知道按计划启程的话，他们必然会全军覆没，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是无谓的牺牲，不值得，他们当中很多都是优秀的军人，不应该这样死掉，我看就按照华国的提议来吧，让华国扣押他们，这样一来，协约国就没有借口攻击他们了！”

威廉二世虽然不甘心，但也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做，于是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吧，首相，这件事情你们内阁方面与华国方面进行沟通，尽量不要出岔子，至于东亚舰队，阿尔贝特，给东亚舰队下令，让他们不要反抗！”

“是，我的陛下！”

第411章解决葡澳问题

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萧震雷终于将德国东亚舰队搞到了手，只是那些被扣押下来的德军东亚舰队的海军官兵以及之前驻防青岛的德国陆军共一万余人的安置问题让萧震雷颇为伤脑筋，把这些人关进牢房肯定是不行的，华国现在暂时还没有做好与同盟国开战的准备，而且华国也没有那么多牢房关押这些人，可是将这些德军放鸭子更加不行，将这些洋人放出来谁知道这些家伙会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经过幕僚团的提议，萧震雷决定让这些人去开矿和修路，总不能白养着这些人吧？让他们开矿和修路能让他们养活自己，不用华国和德国政府出钱，经过与德国方面商议之后，德国也同意了。

搞定了这些德国东亚舰队，并且将东亚舰队大小舰船三十多艘全部接管之后，萧震雷当即给海军下令，让萨镇冰派海军官兵接管这些战舰并开始训练，这些舰船以后就是华国海军中的成员了。

日本方面极为恼火，因为华国得到了德国东亚舰队的所有舰船之后实力上涨了一大截，虽然比日本海军实力还相差一大截，但是华国海军的这种发展速度让日本方面极为担忧，可是现在日本正在与沙俄开展，它本身就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仓促之间与沙俄开战就很勉强，如果现在又与华国开战，以华国现在的兵力，日本当局认为只怕华国加入之后日本很快就会失去朝鲜，日本好不容易把朝鲜搞到手，怎么愿意失去？日本当局一方面不想让华国发展壮大起来。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制裁华国，另一方面又不想将华国推到协约国的怀抱。因此日本当局现在极为矛盾。

好在华国除了之前在美国购买了四艘大型战舰之外。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向外国购舰，只是华国国内还在执行建造几艘巡洋舰。就算把德国东亚舰队的舰船都搞过去，华国在大型战舰方面的规模和实力相比日本海军还相差太远。

在主力舰方面，日本海军现在拥有一等和二等战列舰二十余艘，这是华国拍马也赶不上的，其中比较老旧的二等战列舰有：富士号、敷岛号、朝日号、三笠号、壹岐号（原沙俄尼古拉一世号战列舰改装）、丹后号（原沙俄波尔塔瓦号战列舰）、相模号（原沙俄佩列斯威特号战列舰）、周防号（原沙俄胜利号战列舰）、肥前号（原沙俄列特为尊号战列舰）、石见号（原沙俄鹰号战列舰）、香取号战列舰。而比较新的一等战列舰有：萨摩号、安芸号、河内号、摄津号、金刚号、比睿号、榛名号、雾岛号。扶桑号和山城号已经下水，但还未竣工。比较老旧的二等战列舰一般都编入了西海舰队（警备舰队），因为这些二等战列舰无论是防护、航速还是火力都无法与无畏舰和超无畏舰相抗衡了。而比较新式的一等战列舰都编入了常备舰队。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海军分为常备舰队和警备舰队，在甲午战争开始后的第六天。当时日本海军将警备舰队改名为西海舰队，并临时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进行合编，编为联合舰队，这就是日本联合舰队的由来。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联合舰队又解散为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日俄战

争时期再临时合编为联合舰队，在历史上，直到1923年日本联合舰队才成为常设编制，统一指挥。

现在日本常备舰队中只有金刚号、比睿号、榛名号、雾岛号这四艘是最新式的战列舰。但在西方国家来说也只能算是战列巡洋舰，而华国却有两艘真正的战列舰嬴政号和嬴四号，另外还有两艘战列巡洋舰刘彻号和刘秀号，在最新战列舰上。华国还要稍稍强那么一点点，不过日本海军新式战舰还有萨摩号、安芸号、河内号、摄津号等这些战列舰，尽管这四艘稍稍有些过时。可依然可以当做战列舰使用。而在巡洋舰方面，日本的巡洋舰都太多了。虽然华国的新式巡洋舰比较先进，但架不住日本的巡洋舰数量多。

因此在大型战舰方面。华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差距还相差太远，不是短时间可以追上的，毕竟建造一艘战列舰，除非造舰能力达到英国那种水平和能力，一艘也需要一年才能建造完成。

解决了德国东亚舰队之后，萧震雷把目光放在了澳门，华国政府早就宣布要收回一切租界地，协约国等方面都履行了这一点，英法国家在华国各地租借地的官员和行政人员都先后相继撤走，就连同盟国的德国都将青岛归还了，唯独葡萄牙在澳门的官员和行政人员还没有撤离，这是萧震雷绝对不允许的。

在历史上，葡萄牙是在1915年通过国会投票之后决定与法国结盟，但是与法国结盟之后并未与德国直接参战，直到1916年，德国想葡萄牙宣战，葡萄牙才派了一支367人的部队随同法军参加对德战争，这支小部队一共作战17次，其中11次作为炮兵打打炮，6次与德军交火，共阵亡9人，伤103人。从这些可以看出，葡萄牙参战只是象征性质。

现在葡萄牙还并没有加入协约国，而且葡萄牙现在只是一个三流国家了军事实力小得可怜，要收拾它，萧震雷认为不用费一点力气，他让外交部门电告驻葡萄牙公使馆，让驻葡萄牙公使向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当局递交最后通牒，限令葡澳官员和一切行政人员在10月20日之前撤离澳门，否则武力收复、驱逐葡澳官员和行政人员并没收一切财产。

驻葡萄牙公使接到电报后当即向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外交部长莫里斯递交了华国的最后通牒。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是1910年成立的，推翻了君主制之后建立了第一共和国。

莫里斯接到华国驻葡萄牙公使的最后通牒之后慌了手脚，立即去见总统，总统也感觉到事关重大，恐怕这次华国当局是来真的，以前葡萄牙还可以借助英国和法国这些欧洲国家的势力对清廷施压，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整个欧洲都陷入一片战火，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来管葡萄牙的闲事，葡萄牙总统立即通知国会，国会当即召开所有议员开会。

而此时华国这边也没闲着，一个步兵团已经部署在珠海临近澳门边防附近，这让葡澳当局的官员们顿时胆战心惊，没过两日，该步兵团又开始在驻地向澳门附近的海边开炮，一枚枚炮弹落在海边海水中爆炸，水柱冲天而起十几米高，吓得葡澳的军队士兵们一个个面如土色，这些都给葡澳当局以极大的心理压力。

葡澳当局立即将这边发生的情况电告国内，并且言明，如果不按照华国当局的要求同意归还澳门并且立即撤离的话，华**队极有可能会在最后通牒期到了之后就会打进澳门，到时候子弹和炮弹壳是不长眼。

此时的葡澳总督是米那，米那才从国内赶到澳门上任三个多月，这总督的瘾都还没有过足就遇到了这种事情，他的心情有多糟糕可见一斑，想当初他为了谋得这个职位可是投入了极大，到了这里来这几个月，不仅没有捞回本钱，眼看着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俘虏，又或者倒霉的话，不小心被一枚流弹击中那就真的是太冤了。

想来想去，葡澳总督米那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不过就这样回葡萄牙实在是太亏本了，他想捞一票一再走，可现在刮地皮是绝对不行的，如果被华**队得知了情况，恐怕人家一发怒，到时候拿机枪一架，突突突地扫射，他们这些人都得全死在这里。

可不刮地皮又能去哪里搞钱呢？米那又想到他的前任美兰德在这里呆了好几年了，应该捞足了油水吧？还有政务委员会那些排斥他的贪婪的家伙们肯定一个个富得油流。

米那最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他现身在葡军军营召集指挥官赫里斯和其他一些军官开会，宣布他的前任美兰德和政务委员会那些官员们在此之前一直与华国当局暗通曲款，出卖葡萄牙的机密，而且还说他们准备抛弃军队和其他所有人，带着财宝偷偷回国。

米那的挑拨成功了，他成功的激怒了军人们，葡澳军人们在米那的指挥下以叛乱为由逮捕了前任葡澳总督美兰德和政务委员会的所有官员，并立即将他们全部处死，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然后这些财产被米那和几个军官瓜分了。

10月20日，华**队进驻澳门，米那代表葡萄牙当局与华国当局签订了归还澳门的协议，随后在华**队的监视下，米那和所有葡萄牙士兵留下所有的文物，带着钱财登上了回葡萄牙的船只。很快，华国派来的行政人员接管了澳门的行政管理工作，除了日本占据的湾岛以及附属岛屿和辽东半岛之外，华国境内再也没有一个租界和殖民地，并非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华国和日本都知道，为了湾岛以及附属岛屿和辽东半岛，华国和日本迟早都有一战。

第412章吃饭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德军再次向英法联军发起了进攻，双方此前在塞纳河两岸对峙，塞纳河太长了，以英法联军现有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守住塞纳河南岸所有地区，只能选择防守河道较为狭窄，水流平缓的地段。

但是德军也不是傻子，塞纳河那么长，德军当然不会往联军防守的河岸进攻，而是选择了在没有英法联军防守的急流河段强行渡河。

为了渡河作战，德军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集了两千多艘小船，并且出乎英法联军意料地在塞纳河的下游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地方渡河成功。

10月上旬，德军第一集团军在剿灭了法国第6集团军残部之后迅速南下在塞纳河下游渡河占领韦尔农，并迅速向艾芙勒开进，如此一来英法联军部署在塞纳河南岸的左翼军队就大部分受到了威胁。

再者，由于德军已经占领了巴黎，实际上德军还可以从巴黎突破英法联军的防御，只是联军在巴黎的南方部署了重兵，德军在巴黎的兵力不足以突破，但只要第一集团迅速向东迂回，英法联军的防线就将出现极大的漏洞。

在历史上，由于德军统帅部的错误决定，为了扩大东线战场的规模从西线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东线，造成了两线作战地不利境地，但是在这里德皇威廉二世得脑子没有抽筋，西线战场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兵力，德军统帅部也没有再从西线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东线，俄军在损失了二十五万人之后实力大损。不得不退后蓄积力量。

在波兰与奥匈帝国接壤的加里西亚地区，俄军西南方面军同奥匈军发生激战。九月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俄、奥两**队在德涅斯特河到维斯瓦河之间300多公里的地段上全线进入战斗。双方兵力超过100个师。经过卢布林 - 赫尔姆战役、加利奇 - 莱姆堡战役和哥罗多克战役。奥匈军损失40万兵力，退守喀尔巴阡山脉一线。

德军为了支援奥匈军，于9月下旬，在维斯瓦河中游对俄军发动进攻，俄军顽强抵抗，双方均未突破对方防线，东线战场一时间又陷入僵局。

而在巴尔干战场，奥匈军队占领了塞尔维亚西部地势平坦的绝大部分地区，退守中西部高原的塞军因为弹药不足。又得不到协约国方面的补给，只能暂时窝在中西部高原。

在远东地区，10月18日，日军用损失三万余人的极大代价夺取了乌苏里斯克，歼灭了沙俄部署在乌苏里斯克的三个师的兵力，经此一战，日军进攻部队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参与进攻的三个师团基本上都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一边在乌苏里斯克休整，一边补充兵员和弹药补给。

而日军对海参崴还是一直围困。并时常打打停停，沙俄并未放弃海参崴，被围剿在海参崴的俄军三个师尽管一直在被围困，但依然在坚持。日军暂时拿这块硬骨头没办法，强攻的话自身损失不起，长期围困又被牵制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可如果从三个师团抽走一部分兵力又担心被海参崴内的俄军发现从而使得俄军强行突围，日本当局一时间对海参崴还真没有什

么好办法。只能暂时围困着，等以后想到办法再解决。

在华国。由于除了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湾岛以及附属岛屿没有收回来之外，其他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华国当局高层的心头也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各大报纸媒体都一直在报道这件事情，全国民众的自信心又回来了，再看见洋人也不怕了。

萧震雷这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业问题上，农业问题一直是华国有文明以来最重大的问题，盖因华国的农业人口比例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都要多得多，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华国就不可能平静下来，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

土地公有在这时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实行这个政策，那么接下来华国别说参加一战了，自身又会发生内乱，对国家本身的破坏会非常大。想要解决这个土地问题、解决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现阶段只有一方面只有强制性的让地主降低地租，让无田的农民租地主的田养活自己和家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产业，将一大部分无田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减少过多的农业人口对国家的压力。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之外，就是要想办法培育出高产量的良种，同时研究出提高产量的耕作管理方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月下旬，萧震雷开始走出京师在各省进行调研，他先是在京师附近的河北地区进行调研。

一天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萧震雷来到一处田间视察，此时刚好是收稻谷的时候，看见旁边田间有一老农和家人正在收割稻谷，萧震雷便大声询问：“老人家，你们这是收中稻吧？”

老农见萧震雷一行人个个都气度不凡，想来必是大人物，因此有些害怕，不过还是如实回答道：“这位长官问对了，这就是收的中稻”。

北方地区由于天气、气温等原因一般只种一季水稻，那就是中稻，中稻一般五六月份下秧苗，到九月底至十月就可以收割，但是在南方地区由于雨水和阳光充足，再加上气味比较高，因此可以一年种两季，三四月份下早稻秧苗，七月八份抢收，抓紧时间收割之后最迟在八月中旬以前就必须要将第二季秧苗中下，到十一月份或十二月收割。

一般而言，中稻由于阳光、雨水、气温的关系产量要比早稻或晚稻的产量高，有些地方既可以种只种中稻。又可以种早晚蹈，如果中稻种得好。产量有时候比种两季加起来都要高，例如在湖北和湖南地区就可以这样耕作。种一季中稻后再可以种油菜之类的经济作物。而在北方地区，种一季中稻之后将土地翻耕之后可以种植冬小麦，这在时间上刚刚好。

萧震雷掏出一包烟递过去一支又问：“那你们这里一季中稻每亩可以收多少谷子？”

老农受宠若惊，连忙接过，萧震雷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燃，老农吸了两口，一脸陶醉样：“好烟啊，咱们这等乡下人可没有抽过这么好的烟！”

感叹了一句后，老农回答了萧震雷的问题：“这产量说不好。年景好的时候每亩可收三石，最少的时候只有一石！”

按照这个时期单位换算，一石大约相当于后世的157斤，一石等于十

斗，一斗等于十升。如果是三石，换算成后世的市斤就是471斤，这还是年景最好的时候，可见一般情况下是收不了这么多粮食的。

萧震雷瞟了秘书小高一眼，小高回过神来立即掏出笔和本子记上。萧震雷又问："老人家，那这稻谷收完了记下来要种什么!"

老农道："当然是种麦子啊，到明年五六月就可以收，那时刚好又可以种水稻了！"

"种麦子大概是个什么收成？最多的时候可以收多少。最少的时候又多少？"

老农道："麦子的产量要低一些，最多的时候一石五斗，一般情况只有七八斗。少的时候三四斗都有，就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了！"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后问道："老人家。您觉得新政府跟以前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吗？是以前的地租收得高，还是现在的地租收得高？"

老农见萧震雷问起与官府有关的问题就不敢回答了。萧震雷连忙道："老人家，你尽管说，没关系，现在不以言论罪了，就算你是骂政府、骂总统，也没有人找你的麻烦！"

"是吗？"老农有些惊疑。

萧震雷肯定道："当然！"

老农见萧震雷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便放心了一些，说道："要说起来啊，这新政府还是比前清那会和老袁那会好了很多，前清和袁大头那会地租最高都收到了六成，现在新政府规定地租最多只能收三成，地主们胆子小子不敢得罪官府，就按照新政府的规定只收三成，胆子大的地主凭着自己家有人在新政府当官或当差，不把新政府的政令当回事，以前收多少，现在还是收多少，如果上面派人来查，此地官府中人早就得到消息，地主们做了安排，上面来的人自然查不出来，结果是不了了之了！"

萧震雷的脸色有些难看，问道："那这样的情况多吗？"

"不算多，但也不少！"

萧震雷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扔掉烟头对老弄道："谢谢您，老人家，我们走了，再见！"

在这里调研的结果让萧震雷的心情很差，回县城的路上，陪同的官员都见他脸色难看都不敢言语，以免触了霉头。

萧震雷的心情不仅差，而且很沉重，难怪现在这个时代的国人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这从田地的亩产情况和地租的多少都可以看出来，就拿那老农所说的情况来算一算，如果每年种一季中稻和一季小麦，按照最好的年景来算，每亩可以收471斤谷子和235斤小麦，如果地租是六成，那么除去交给地主的租子之后还剩下188斤谷子和94斤麦子，如果谷子和麦子的颗粒饱满，除去谷糠和麦麸之后，那么打出来的稻米和麦子米可以占七成中，也就是说一百斤稻谷去掉谷糠之后还有七十斤稻米，这算下来，租一亩地，每年可得66斤面粉和132斤大米。这个时代物资贫乏，除了这些粮食之外，能吃的东西都很少，一个成年人算一天只吃一斤米，这些大米和面粉最多也只能管六个月，如果一家有五口人，两个大人和三个小孩的话，这些粮食最多也只能管两个月，加上野菜之类的东西，再煮稀饭，

勉强能撑两个半月，如果让每个人都吃饱的话，这些粮食还顶不了两个月。只有租八亩以上的上等田才能保证不让自己饿肚子，可人或者不能只吃饭吧？还要买生活用品，柴米油盐酱醋茶，买衣服，这些都是生活开支，不能不用，这么算下去，一家五口只有在租十亩地以上才能保证口粮和生活所需，这还只能勉强吃饱堵住，还是最好的年景呢，可事实是并不是每一家无田的农民都能够租到十亩地，也并不是每年都是最好的年景。

接下来的两个月，萧震雷和随行的官员们先后在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

通过调研发现，河南的粮食产量最好，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和阳光都比较充足。江苏的每亩水稻平均产量只有2.48石，安徽是2.93石、浙江稍高有4.28石，江西3.36石、福建地区的水稻平均产量最高，有5.41石，广东是3.68，广西只有2.22，湖北2/28、湖南3.16，四川盆地比较肥沃，有3.69，其他地方都相差不大。而小麦的平均产量没有一个省达到一旦的，只有新疆最接近。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时期已经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种粮食作物均不仅对气候环境、生长条件要求不高，无论南北山区、丘陵、平原，硗确瘠地，皆可种植，而且高产。玉米的单产，在相同的地区，一般都高于传统的旱粮作物如小麦、大豆及粟、黍等杂粮。由于这两种粮食作物的产量高，又对环境要求不高，因此绝大多数农民都种植这两种粮食作物填肚子。

按照新政府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此时今年全国的农作物总种植面积为16.28亿亩，其中稻、麦、豆、黍、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为13.7亿亩，占总面积的84.2%，而去年因为跟北洋军阀打仗，只有9.8亿亩，新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快翻了一倍的种植面积，这也表明粮食产量将翻一倍以上，但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民众吃不饱。

第413章保护农民利益政策

从各地调研回来后，萧震雷又看到了内阁农业水利部呈送过来的田亩测量和统计数据，心里越发沉重。

11月初，萧震雷召开农业工作会议，除了农业水利部长之外，来的都是全国各省主管农业的官员，还有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参加。

在会议上，萧震雷拿着农业部门的统计调查数据报告说道：“这是我刚刚看到的农业部门对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调查统计数据报告，今年我们全国一共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6.28亿亩，如果按照一般年景每亩产量两石来算，全国可以收上来32.56石，如今我国人口有4亿6千万，诸位算算，平均下来，每个人可以分到多少粮食？”

在座几十个各省主管农业的官员马上算了起来，有人很快算出来了，并报出了数字：“是7石！”

“对了！”萧震雷一拍桌子大声道：“每个人可以分到7石，如果真要能分到七石粮食，那么人人都可以吃饱了，不仅可以吃饱，而且还有盈余，可实际情况呢？到现在为止依然有超过半数以上的百姓生活在吃不饱的生死线上，那些多余的粮食去了哪儿呢？诸位能告诉我吗？”

有人开口道：“大总统，每年我国都有很多粮食出口到国外，出口价当然比国内的价格要高一些，卖得起价钱才有出口，而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地主阶层藏在家里不肯出售，也许是担心以后有不好的年景，也许是感觉粮食价格过低卖了不划算！”

萧震雷道：“说对了！以往年景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没饭吃，年景好的时候也没饭吃。这是为什么呢？年景不好，粮食产量少。没有吃的很正常，为什么粮食产量高了，反而没有饭吃呢？这是因为谷贱伤农，以前物价全然由商人自行定价，商人将粮食产量高，因此就大幅度降低价格，价格低了农民的粮食卖了得不到多少钱，但是地租却要交啊，今年地租欠着。到了明天依然还不起，因此这种情况必须要得到遏制，一方面要保护自耕农，也就是家里有几亩田的农民，同时也保护佃户，也就是没田的农民，如何保护呢？我这几天琢磨了几个办法，诸位看看是否可行。第一，政府出台行政政令保护自耕农的利益。政府相关单位在每年的春天规定每年的最低粮食收购价格，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民间私人粮油公司，从农民手上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政令出台之后要监管执行力度，任何政令如果执行不得力，都是白搭。如果有人敢顶风作案，一律严查严办。第二。政府出台政令保护佃户的利益，佃户是自己没有田地的。要租地主的地才能种地收获粮食，刚才说的第一条对佃户的保护作用不大，因为佃户收上来的粮食有很多是要上交地主的，为了保护佃户的利益，政府要出台政令，规定地主向佃户收租只能收钱财，不准再收粮食，并且要规定租种田地的每亩租金多少，按照上中下三等田地，上等田每亩租金不能超过多少，下等田每亩租金不能超过多少！如此一来佃户就不用把粮食交给地主，留下足够自家吃的口粮之后再卖掉多余的粮食，所得的金钱一部分用来支付地主的租金，剩下的留着家用！”

有官员听了之后举手说道：“大总统，如此一来，只怕就没有粮食商人从事粮食生意了，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粮食收购价格高过市场价格太多的话，谁还会做这门生意呢？有些地方不产粮食，如果没有商人运粮食过去买的话，那里岂不是要闹粮荒？”

萧震雷点头道：“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要说的是，粮商是不可能没有利益的，再者说，政府规定最低粮食价格也不能规定高得太离谱，要经过调查统计再制定价格，要保证农民能够吃饱饭，又有衣服穿，略有结余，当然这两条政策对农民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却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同时也加重了城市人口的生活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城市人口需要买粮食，而农民不用，他们自己吃余粮，粮食价格高的话，城市人口的生活费用就比较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国家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你不让农民吃饱饭，他们就要造你的反，你能顶得住吗？不管怎么样，先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再说，只要解决了农民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唯独这个饿肚子的问题不能拖，拖了就会拖出问题来！”

众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不约而同点点头，可不是吗?历来造反的都是以农民为主体，其他阶层的人造反没有农民的支持根本就不会成功，所以说只要安抚住了农民，其他人想造反也是白忙活。

掌声连续响了几分钟才停下来，萧震雷又道：“当然了，仅仅让政府出台这两项政令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按照我们的耕地数量来说，我们国家本身是不缺粮食的，粮食有一部分出口了，还有一部分被地主藏在家里，宁可霉烂也不低价卖出去。政府出台政令规定佃户以后只支付地租的租金就行，不再直接给粮食，地主藏粮食的问题就会解决，出口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自己国家的百姓都吃不饱饭，还要卖给其他国家，这不是有病吗？不是那些商人有病，商人是逐利的，这不能怪他们，怪谁呢？怪我们这些当权者，明知道我们自己的百姓都吃不饱饭，还要让那些商人把粮食卖去国外，这不是我们这些当权者的责任吗？

以前的人总是说皇帝是上天之子，百姓是皇帝的子民，皇帝代天沐泽万民，大臣和官员代皇帝牧守四方，这是什么意思，它真正的意思是说大臣和官员们是要代替皇帝管理好子民，想办法让他们吃饱饭、吃暖衣，生活得无忧无虑，而不是想着法地去奴役他们。

总是有些人认为当官了，就应该享受，应该让那些百姓孝敬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瞧不起那些百姓。诸位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并不是官位越高，就越可以作威作福，不管百姓的死活，有这样想法的人，他的官是当不长的，我希望诸位能够记住一句话，官位越高、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这时有人举手道：“大总统，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我们还应该在现阶段尽量限制粮食出口，但是我们政府又不能明确规定商人不准将粮食卖去国外，毕竟国外的粮食收购价比较高，而且出台那样的政令会打击商人们的积极性，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提高粮食出口关税，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在前一段时间在大总统

和中枢诸位同志们的努力下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听了这个官员的话，其他官员们顿时议论纷纷，提高粮食出口关税的办法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萧震雷点头肯定道：“好，这个提高粮食出口关税的办法，既能够抑制大规模的粮食出口，又给我国增加了关税收入，我们可以用这些关税收入从事基础设计建设、将这些钱补贴给农民。当然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们还要从粮食良种本身上想办法、从耕作管理方法上想办法。

现在我国粮食平均产量太过底下，尽管以前也低，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人工培育的办法改良良种呢？能不能通过这种办法提高粮食产量呢？今天这次会议我把国内的几位从事农业农事研究的学着和科学家给请过来了，现在请他们来跟我们谈一谈！”

一个中年研究员站起来道：“大总统好，各位长官们好！我们认为通过改良良种是完全有可能提高粮食产量的，这在欧美国家已经有科学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按照大总统的指示，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专门从事粮食良种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另外大总统说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在耕作的管理方法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土地进行施肥，除了有机肥料之外，还可以生产一些无机肥增加土壤的营养，提高粮食的产量，另外我们认为还可以进行精耕细作来提高粮食产量，除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之外，要研究出粮食作物的习性，根据它们的习性来进行管理，保持充足的阳光、水分和温度”。

这次会议在萧震雷的主持下开得十分圆满，确定了未来五年内的农村农业工作方向和方法，在农业工作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也为以后彻底解决农民问题达到了基础。

第414章工业大发展

11月2日，左翼受到严重威胁的英法联军不断从塞纳河南岸各地抽调兵力阻挡德军第一集团军，德军西线右翼主力第二集团军看破了英法联军防线上出现的漏洞，攻破凡尔赛，第三、四、五集团军突破塞纳河各处河段，英法联军不得不再次后撤退守奥尔良，在卢瓦尔河南岸设立防御阵地，并炸毁河面上绝大部分桥梁，以防止德军尾随追击。

于此同时，德军西线左翼主力第六、第七集团军渡过塞纳河上游向第戎方向前进，得到消息的法军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迅速从里昂北上。

11月8日，德军第六、第集团军与法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决战于第戎，双方一百万大军在这里进行了殊死搏杀。激战七昼夜，德军利用小股部队穿插突击，突破了法军防线，并在法军长达三公里纵深的防御阵地上穿梭分割包围，法军遂全线溃败，损失三十万人，残部十八万向里昂方向撤退。

鉴于远东战场的颓势，沙俄当局不得不再从抽调兵力增援远东战场，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二十万人走远东铁路被送到了哈巴罗夫斯克，这里靠近华国东北角上边境，远东铁路经过这里，日军想要夺取更多的土地也必须要经过这里。

由于日军在这一段时间损失也比较大，在攻克乌苏里斯克之后并没有大规模的行动，不过此时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已经差不多损失了大半，而日军现在正在用小股部队逐一夺取乌苏里斯克周围的沙俄城市。

冬季快要来临了，不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都知道冬季寒冷的天气对后勤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因此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想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再大战一场，已达到各自战略上的目的。而德国与英法已经开始了，沙俄和日本都各自在做着准备。奥匈帝国就是一个大酱油的，尽管国内兵力不少，可实际上的战斗力只能用豆腐渣来形容，它不给德国人拖后腿，德国人就得烧高香了，德国还要派兵支援它，以免它被沙俄和塞尔维亚得满地找牙。

关注完农业问题之后，萧震雷又将目光转向了工业和能源矿产业，国家想要发展。想要变强，就必须大力提高生产力，物资贫乏、经济不活跃都是生产力低下的缘故，生产力提高了才能解决物资贫乏的问题，才能让物资丰富起来，才能搞活经济。

而生产力的提高在于发展科技，这是前提条件，在有技术的情况下就要将技术用在发展生产力上，生产力包括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可以提高农业农业的生产力，例如机械厂生产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耕田机，工厂为农业生产肥料、农药、除草剂等等，这些机器都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反过来，农业的产量提高了，可以向工业输送足够的原料。这个时期绝大部分工业原材料都是农业提供的。例如经济类作物如棉花、黄麻、线麻、药材、生产燃料的植物等等，当然还有粮食类作物。合成类的工业原料在这个时期还是很少的。

除了农业之外。能源矿产业也为工业输送原材料，而工业又为能源矿

产也提供高效率的挖掘和运输机器。可以说各行各业有很多地方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总的来说，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动力，动力发达，那么这个国家就活力十足，动力不行，这个国家就死气沉沉。

想要工业发达，就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继续，这一点萧震雷很早就一直在做，这几年来的成效不多，现在华国在很多领域的科技程度已经不输于欧美国家了，这也是萧震雷不断从欧美国家引进人才和科技的结果。

11月28日，萧震雷视察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以及汉阳、武昌和汉口等地的工业发展情况。

据当地的官员介绍，现在武汉三镇在这几年的时间已经现有建立起十几家工厂，萧震雷询问了一下这些工厂的规模以及所从事的行业，发现这些工厂的规模都不算大，最大的工厂不到一千工人，最小只有百人。

萧震雷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当地的工业发展太过缓慢，要向上海、江浙、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学习和借鉴一些经验。

新政府成立之后自然不能让汉冶萍公司再受到日本人的控制，日本专家和管理人员被强行驱逐，与日本人签订的合约也被强行废除，这曾经一度让日本人极为恼火，日本方面多次指使日本驻华公使馆向华国当局交涉，但是外交部门当然是帮亲不帮理，任他日本人如果威胁恐吓，要么是不理睬，要么扯皮吵架，总之前清与日本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如果不是现在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当局早就发兵夺回辽东半岛了。

之前的汉阳铁厂被搬走了，搬到了郊区，原址建立了博物馆和居民区，新的汉阳铁厂重新确定了股权，政府控股，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但政府不派人经营，只负责监督，主要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请善于经营的人才任总经理，如果经营不善或者造成铁厂亏损，官方有权要求董事会重新任命总经理。

新的汉阳铁厂更换了不少炼铁炼钢设备，规模比从前更大，管理方法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向振华钢铁公司学的。

到现在为止，全国已经有六家大型钢铁公司了，除了振华钢铁公司和汉冶萍公司之外，在东北还有一家新建成不久但已经投产的东北钢铁公司，在绥远有一座绥远冶金公司，在四川还有一家钢铁公司，在安徽也有一家，现在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日本，年产量可以达到八十万吨，而此时日本的钢铁年产量只有25万吨。日本海军舰队总吨位有68万吨，而华国即使把德国东亚舰队都算上也只有不到28万吨。

这么多钢铁公司建立起来是需要大量钱财的，把这六家钢铁公司捡起来将当初萧震雷卖油田的钱基本上用得差不多了，但是萧震雷手上还有从满清遗老遗少那抄家抄来的三十亿两白银还没动，所以此时萧震雷还不缺钱。

在全国各地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在华东、华南一带的工业发展情况比较好，而在其他地方则不尽人意，萧震雷认为这种发展速度还是太慢了，国家必须要大力扶持，以重工业为领头羊，其他各行各业齐头并进，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由国家控制之外，要大规模扶持民间商人建立中小型企业，不仅在贷款上要降低贷款利率，还要在政策上倾斜。

在萧震雷的指示下，内阁工业部门、财政部、国家银行、工商总署和税务总署很快联合出台了一些列扶持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部门表示尽量减少简化项目审批流程，财政部表示将专门准备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新成立的有关一些企业，国家银行出台政策表示将降低银行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准备金率之后，银行方面的存款压力就比较大，必须要将这一部分钱降低贷款利率贷出去，如此，要贷款办厂开公司的商人贷款就比从前要付的利息少了很多。工商总署表示将简化营业执照的申办程序，争取做到一条龙服务，而税务总署则表示可以对从事某些行业的企业进行返税。

在这些中枢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之后，精明的商人们都感觉好时代要来了，这是工业、商业迅猛发展的前兆。国家专门出台政策扶持发展商业、发展工业，这是从前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商人们看到了机会，于是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一些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各地就有七八千家大小型企业相继成立并进行投产。

为了防止这些企业盲目地建立起来后生产的产品找不到销路而造成亏损、倒闭，萧震雷还指示相关部门要组织人员对这些工厂、企业在生产管理、产品的类型、销路上进行指导，这个措施的效果非常好，那些工厂、企业刚开始还需要知道，但是很快他们就摸清了套路和门路。

到了年底的时候，工商总署经过统计发现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型各类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万余家，在这段时间中有的经营不善倒闭了，有的则发展得走上了正轨并发展壮大起来。

萧震雷看到这些数据和税务总局递交上的今年的财政收入报告后很是高兴，再看看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从前，相信再过不久工业总产值就可以超过日本，虽然人均收入还有待提高，但是相比前两年已经是好了很多，如此之多的工厂成立起来之后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一部分没有田地的农民就业问题，将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总算前进了一大步。

第415章再扩军

欧洲战争正在打得惹火朝天，而华国全国各族人民都在热热闹闹地过春节，这是萧震雷来到这个世界过的第五个春节了，而这一个春节过得是最舒心的，华国废除了从前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租借地、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背负在身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只待日后出兵收回辽东半岛、湾岛等地就安心了。

其他人还在过春节的时候，萧震雷已经开始上班，初六这天蒋百里过来呈上一份报告说："这是这一年来陆续征召的陆军编练情况，一共四十个师，刚好一百万人，加上之前的一百五十万，一共两百五十万人，这是各师的编制和番号情况，全军当中有资格出任这四十个师师长职务的一共有一百八十八人，人员名单都在这里"。

"好，我看完会尽快挑选任命"萧震雷点了点头，又道："对了，还要继续征召兵员，先招募五十万，如果不够的话以后再看情况继续招募！"

"这"蒋百里闻言迟疑起来。

萧震雷抬头看向他问道："怎么？有问题？"

蒋百里顿了顿说道："大总统，现在外面已经有人对我们这么大肆扩军颇有微词，说我们有点穷兵黩武的意思"。

萧震雷闻言没出声，摸出烟盒掏出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起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抽烟。过了好几分钟才说道："百里兄，别人看不明白。我相信你不会看不明白，这次大战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牵扯出来的国家、遭受战争的人民的数量都是亘古未有，我相信随着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卷入其中，我们也恐怕无法幸免，别看日本现在没有招惹我们，只要它彻底击败了沙俄在远东的军队，我敢肯定日本的野心就会急剧膨胀，然后把枪口对准我们！

这场战争是怎么引发的，百里兄你清楚，我也清楚。很多人都清楚，这是一次重新划分势力地盘、重整世界秩序格局的战争，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参与进去如果获胜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不参与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被不波及，日本人对我国早就垂涎三尺，这从它一步一步蚕食朝鲜、辽东、蒙满就可以看出来，其他国家也早就想要瓜分我国，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只有你强大了，别人才不敢招惹你，对于国际事务要积极参与而不是总是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你不争取不争夺。别人就会来瓜分你，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这次是一个机会，我们想要不被列强欺辱。就要有足够的强大的力量，要向列强展示我们的力量。让他们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歪心思，而这一次就是向列强展示我们力量的时候。向日本人夺回我们原本应该的土地，我们总是说想要强大，可如果不付出怎么能强大呢？现在我们有什么？比富有，我们比不上美国和英国，比科技我们也比不上他们，我们唯一的长处就是人口多，地域广大！

这近一百年来我们落后了，我们一直被欺辱，想要翻身并不能靠宽宏

大量能够做到，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你强大，别人才会尊重你，你以为谦虚别人就会尊重你吗？别人会以为你软弱可欺，屈辱只有用鲜血来洗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用我们自己的血、用那些敌人的血来铸造我们的荣耀！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我国只需要一百万兵力就足够可以保证自身安全和镇守地方？何尝不知道增加一百五十万士兵就会增加财政负担？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做准备还来得及，一旦日本打过来，到那时候我们就来不及准备了！

反对的人总是存在的，这一点无法改变，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我只能要让绝大部分人都喜欢我就可以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权力**发动战争，这是为我们这个国家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四亿五千万人口啊，仅仅这个数字的人口数量就压得政府喘不过气来，这些人每天早上起来就张口找我要吃的，我要让他们吃饱穿暖，再过二十年、三十年，那时候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小孩岂不是会生得更多？到时候人口突破十亿，我们拿什么让他们生活？”

蒋百里听了这么多，感觉到了萧震雷身上所承担的巨大压力，的确，这个大总统的宝座并非是那么好坐的，如果像袁世凯那样当然坐着很舒服，可他为了权力可以不用顾忌主权和百姓死活的问题，但是萧震雷却不行。

“明白了！”蒋百里敬了一个军礼。

“等等！”萧震雷叫住正要走的蒋百里，扬了扬手上的这叠文件说道：“这些师长候选人员名单上还有不少人应该都没有经过军校吧？”

蒋百里点头道：“是的，大部分都没有经过军校，全靠军功和资历提拔到这个位置的！”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让他们全部先进军校深造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拿他们的考核成绩单给我，然后我再确定这四十个师的师长人选！”

“好！”

再次扩军五十万，这个消息事瞒不住的，日本方面也很快得到了消息，这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极大重视和慌乱，日本不可能像华国一样扩军这么多，日本总共才那么点人，此前已经将预备役全部征召了，加上常设师团一起一共凑足了四十个师团，七十二万人，前半年已经再招募了三十万人，兵员达到了一百万，几乎将全日本闲散的男性劳动力都征召进去。如果再扩军的话，可能连十几岁的小孩都要被招进去当兵。这对一个国家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而华国不同，华国的人口基数在那儿。四亿五千万，即便是征召一千万人都可以承受，只要能够保证生产跟得上就没问题，但是日本却不行，尽管此前日本的经济有些低靡，但是经过最近的扩军和增加军费以及对沙俄开战之后经济就有所回暖，但是如果再继续扩军，超过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对生产和经济肯定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但是日本看着华国扩军却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自己也扩军才能抵挡得住心中那份恐慌，于是日本当局也宣布继续扩军五十万，这个命令发下

去之后立刻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反对，也让在野党找到了攻击大隈重信内阁的机会，不过在野党反对也没有多少作用，这毕竟是来自外部的压力造成的，如果不扩军，则华国会对日本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于是，日本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凡是年龄超过十四岁以上的男丁都必须要进入军营参军，而且这是强制性的，如果不去，警察和军队就会派人来抓。躲都躲不掉。

这才是真正的穷兵黩武！华国虽说也扩军了，但是如果将兵员控制在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华国还是可以承受得起的。再多也会吃力，这也是萧震雷一力主张扩军的原因。

美国人对于华国这个盟国这么这么折腾并没有表示不满。一方面是华国确实给美国带去了很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在经济上的交流合作很愉快。另一方面是日本这些年来崛起对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有华国这个盟国在远东地区牵制日本，这也是美国当局喜闻乐见的。

美国总统威尔逊甚至还曾经向萧震雷发电报询问华国扩军这么多是否武器不够，如果不够的话，美国愿意无限量供应，价钱上好商量，可惜华国现在已经有了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并不需要再向外界采购。

萧震雷之所以要再扩军五十万也是为了战争做准备的，与英法签订的密约上已经规定了，华国必须在半年到一年内加入协约国参战，到时候如果不参战的话，英法肯定会把密约的内容公布出来，那时候即便华国不向同盟国开战，同盟国也会向华国宣战。

现在除了海军还要继续增添舰船、陆军方面的兵力再扩军五十万、空军还要增添更多的战机和飞行员之外，萧震雷觉得剩下的事情就是后勤保障的事情了。

后勤保障包括很多内容，武器、弹药、装备、运输车辆、粮食等等，这些每一样都非常重要，而在战争中消耗最快最大的就是弹药、其次是粮食、再次是武器。

最高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现在是蔡国栋管着，萧震雷将蔡国栋找来，两人商量着后勤工作的事情。

萧震雷说道：“这场仗肯定要是打起来的，时间不超过九个月，你总后勤部这边能保障多长时间的及时供应？”

蔡国栋说道：“三百万兵力、一年的消耗应该没有问题！”

萧震雷听了皱眉道：“三百万人一年，就算我们有三百万兵力，这三百万人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打仗啊，难道你把这个也算进去了？”

蔡国栋说道：“新兵需要训练，这训练过程中的消耗就不少，我这是把所有消耗都算进去了！”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武器和装备方面倒是其次，节约一点，一个士兵两套军装再加一套冬装可以管一年，但是弹药的消耗是一个大问题，幸亏我们现在已经统一了武器，子弹只需要生产几种型号就够了，如果还向以前万国牌，那可真是受罪！必须要把弹药的生产产量再提高，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蔡国栋笑道：“办法当然有，第一，拿钱重新再增加假设兵工厂，只

要有钱，我三个月之内给你增加四个兵工厂，当然这还不够，另外还需要从国外采购，据我所知英国在印度有好几家兵工厂，现在英国还没有用到他们的产能，我们可以向他们订购弹药”。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那好，就这么办，你明天派人过来拿批文，向印度的兵工厂订购弹药的事情也尽快落实，后勤上一定不能出问题！”

想了想，萧震雷又问道：“空军方面的航弹储备数量够不够？鱼雷机的鱼雷呢？”

蔡国栋道：“航弹到现在为止，二十公斤的航弹储备了两万枚，五十公斤的储备了一万枚，一百公斤的储备了五千枚，两百公斤的储备了一千枚！”

萧震雷摇头道：“少了，太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场仗会打多久，四年啊，四年内会消耗多少弹药？”

蔡国栋点头道：“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你也知道这仗不会每天都有打的，飞机不可能每天都向敌人丢炸弹，我们现在不是还在生产吗？一边消耗一边生产，如果一下子生产太多，等你把仗打完了仓库里还满满的库存怎么办？这些东西肯定会过时的，到时候只能贱卖给其他小国家或者销毁！”

萧震雷思索着蔡国栋的话，认为他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个弹药的问题还真是不好把握，不过如果对战争进程进行掌握的话倒是可以控制弹药的生产数量以满足战争需求，等仗打完了，这些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以后新的战争武器又出来了，既不浪费又节约了军费。

“那就继续生产，现在多准备一些对以后的生产压力不是小了很多吗？再生产一些，这场仗也说不准会打到什么时候，现在的情况已经跟历史不同了，说不准会打个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好吧！”

接下来萧震雷又询问了海军的弹药储备，特别是舰炮炮弹的储备，舰炮的口径比较多，大小口径有七八种之多，要一一生产还真是很麻烦的。蔡国栋回答说以海军现在的规模使用足够了，萧震雷这才放心下来。

第416章毒气弹对轰

冬天快要过去，春季就要来临，冰雪开始融化，相比德国和沙俄，甚至更北的北欧国家，法国的冬天其实并不是很冷。

在第戎战败的法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残部退往里昂之后，德军左翼主力第六集团军继续南下追击法军，第七集团军侧向西南方向前进，并在一个星期后在卢瓦尔河上游渡河继续向西南方向包抄。

1915年2月18日，德军第七集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六军以极快的攻占了博格斯，博格斯在奥尔良的东南面，交通四通八达，如此一来，英法联军部署在卢瓦尔河中游南岸的上六七十万大军的背后就暴露在德军第七集团军的面前，在最西南部的法国当局的临时所在地波尔多也暴露在德军的攻击之下。

英法联军顿时一片恐慌，法国政府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再次更换地点，将政府所在地前往南部最大的城市图卢兹，而在前线的英法联军得知自己的后背都受到了威胁，于是军心开始动摇，英法联军高层不得不下令全军向西南方向撤退，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一时之间如何撤退得井然有序呢？德军发现了联军撤退的混乱状态，当即挥兵猛攻奥尔良，军心动摇的奥尔良守军只坚守了两天就向后撤退了，德军随后渡过卢瓦尔河紧追不舍，英法联军在逃亡的路上损失惨重，原本还有七十万人，等撤退到勒芒的时候只有四十万人，这中途被追杀致死、掉队、失踪、病死着多达三十万人，后来有人把这次逃亡称为死亡之旅。

经过这次惨败。协约国一片哀嚎，之前心思摇摆不定的意大利原本从协约国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的许诺。是想要对奥匈帝国宣战的，但是现在看到协约国败得这么惨。哪里还敢向奥匈帝国宣战，立即调转枪口向协约国宣战。

没过几天，一个集团军的意大利军队就从边境出发向法国境内进军，部署在东部边境的法军第八集团军立即仓惶迎战，双方在塞尔地区展开一场大战，法军士兵发现这些意大利士兵除了人数可怕之外并没有值得什么值得恐惧的地方，意大利军队在战前并没有什么准备，甚至许多士兵的头盔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不少军官的手枪也是自己花钱买的。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

在法军布防的山上，法军士兵发现意大利军队的仰攻毫无章法可言，军官们只是让士兵向山上发起冲锋，法军士兵们发现自己只要使用步枪瞄准这些正在喘着粗气的爬山的意大利士兵，在射击一段时间之后意大利士兵们就会崩溃，实际操作难度并不比平时训练时射击移动靶的时候困难多少。

在一处山头上，法军只是部署了一个连的兵力，而两个师的意大利军队向这座山头进攻，意大利军队的数量是法军的一百五十倍。却依然无法冲破法军这道防线，这完全能够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虽然进攻的时间不断延长，法军方面的军队源源不断的来到前线，而这个时候意大利军队还在以缓慢的速度向前推进。

意军在渡过了迪朗斯河之后欣喜若狂。他们以为胜利即将唾手可得，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顺利的渡河让他们面临了灭顶之灾。来到法军的防线之后，意军发现他们面对的是高耸的峭壁。意军在攀岩的过程中被守军成片成片的打死，虽然意军士兵的尸体飘满了整条河流。但是意大利军队军官并不在意士兵的伤亡，不断地将军队投入前线。虽然军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但是人海战术也成功突破了法军的防线。

在意军携大胜之威向前突进的时候，他们惊讶的发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一条巨大的山脊，无奈之下士兵们只能在军官的催促下继续向法军防线发起攻击，这些守卫阵地的法军向意军进行反冲锋，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进行攻击的意军在发现法军开始反击之后，迅速失去了作战勇气开始溃逃，法军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地追击，漫山遍野都散落着无数逃命的意军士兵和追击的法军士兵，意大利对法国的进攻就这样流产了，法军甚至还追击到意大利境内，至此，即使意大利军队拥有再多可怕的数量也吓不住任何敌人了。

撤退到勒芒和图尔一线的英法联军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不得不再次要面对追击的德军的进攻，好在这个时候德军的进攻力度也疲软下来，英法联军用极为惨重的代价守住了勒芒和图尔一线。

就在这时，英国的援军到了，这次英国从本土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非洲一共抽调了一百万兵力分三次全副武装地运到法国，这是第一批四十万人，有了这片生力军之后，英法联军的兵力得到了一定补充，尽管与损失的比起来少得多，但聊胜于无。

仗打到这个份上，英法联军高层明显感觉到自身兵力损失太大，而且兵员补充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现在必须想办法遏制住的德军的凶猛攻势，于是英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德军。

英军高层有人提出要使用毒气弹对付德军，毒气弹这玩意在这个时期还是绝对机密的存在，除了有限的一些人知道之外，双方阵营的很多高级将领和政府高层都不清楚，民间更是连听都没有听过。

毒气弹最先是德国人搞出来的，英国人随后也开始研制，其他国家得到消息之后也秘密进行研究，但实际上进行生产的最先就是德国和英国。毒气弹的杀伤力很大、很广，这是通过实验得知的，它的杀伤力效果已经被证实了它是真正的大杀器。在被逼无奈之下，英法两国决定对德军使用毒气弹，遏制德军的凶猛攻势。

3月15日深夜，天空阴云密布，东北风微微吹起，德军各部接到参谋总长的命令：立即起身，饱食，准备在黎明时分向英法联军阵地发动进攻。

开刚蒙蒙亮，随着一阵“隆隆”的车轮声，英法联军突然发现黑压压的100多辆德军军车向阵地开来，便立即用各种炮火还击。

打了一阵，英法联军似乎招架不住，便向后仓皇撤退。德军不知是计，便加快速度，向德军猛追过去。

几万名德军杀声震天，人如潮涌，直追到一处空旷地带。

忽然间英法联军后方的炮兵阵地上大炮齐鸣，截断德军的退路，前面

逃跑的英法联军也停下脚步，转而向德军射击。几万名德军只好在这片平旷的地面上寻找小丘或树丛作隐蔽。

就在这时，空中传来螺旋桨的轰鸣，几十架英法联军飞机从西南方直飞过来，一到这片平旷的地带，便纷纷投下炸弹，这些炸弹坠落在地时，并没有多大的爆炸声，却个个腾起团团浓烟，迅速向四周弥漫。

德军顿时醒悟，知道这是敌人在施放毒气，纷纷系上毛巾。但这根本不起什么作用，靠近毒气弹的战士们纷纷倒下，头晕目眩，呼吸紧张，紧接着便口角流血，四肢抽搐起来。

飞机刚刚飞过，位于西北面高地上的英法联军又不断地发射毒气炮弹，大量毒气笼罩着大地，连乱草中的野兔也惊跳起来，一会儿，便伸直了腿。

这就是英军的秘密武器——氯气弹。这种气体比空气重1.5倍，人吸入这种气体，马上就会窒息而死。

很快，德军就有1万多人死亡，其余已丧失战斗能力。

这时，头上裹着防毒纱罩的英法联军军，从四面八方冲向德军阵地，10公里长的防线已无人防守，英法联军轻松地占领了这段阵地。

这是人类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毒气，在依普尔运河河畔的草丛、树根下，成千上万的德军的战士蜷缩成一团，令人惨不忍睹。

事后，得到消息的德皇威廉二世气得雷霆震怒，发誓要向英法联军报仇雪恨，原本德军是生产了足够的防毒面具的，准备在进攻不利的时候使用毒气弹对付英法联军，不过自从进攻一来战事就打得很顺利，因此德军就放弃了使用毒气弹对付英法联军的打算，可没想到英法联军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竟然抢先使用了毒气弹，这如何不让德皇威廉二世恼怒？

于是德军也不甘示弱，四天之后，德军用火车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毒气弹，和防毒面具，贩毒面具很快发放到士兵手上，毒气弹也发到了各部队和飞行部队。

于是在一个深夜，德军派出了几十架飞机向英法联军的阵地上投入了大量的毒气弹，睡得正香的英法联军哪里知道德国人搞偷袭，投的还是毒气弹？当天夜里就有两万多人失去，还有更多的士兵被毒气弹造成了双目失明。

恼羞成怒的英法当局又谋划对德军继续使用毒气弹报复，于是双方你来我往，连续几次使用毒气弹，接连两个月内，造成了双方十几万人死亡和失明。

第417章匪患

毒气弹的作用其实与一颗普通的子弹没什么区别，它们被人类造出来都是用来杀人的，不同的是子弹的杀伤范围小一些，而毒气弹是大面积杀伤力，所造成的效果也截然不同，给敌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也不同，毒气弹会让人极为痛苦的死去，旁人在心理上无法承受，感觉很残忍，而子弹一颗就要人命，死了也就死了，没啥痛苦，这就是普通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区别，也是人们为什么可以忍受战争中可以使用枪炮，而不能忍受使用毒气弹，认为它被发明出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原因。

在得知英法联军和德军分别在西线战场大规模使用毒气弹造成了十几万人的伤亡之后，萧震雷站出来装模作样的对双方都谴责了几句，认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如果让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武器肆无忌惮并且大量的使用出来，赌气蔓延到其他地方，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他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共同约定停止使用毒气弹。

很显然，协约国和同盟国没有谁会买他的账，而他也只是站出来刷一刷存在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几句话而就可以博取一些声望，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双方不搭理他，他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了，这两方人马在欧洲打生打死不关他屁事，就算全欧洲的人都死关了他也漠不关心，他现在关心的是国内问题一些问题，而且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不得不尽快解决。

首先就是匪患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清朝末年的时候各地土匪就已经成灾。到了民国初年，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土匪以推翻满清的名义起义参加了革命军。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土匪仍然啸聚山林，以打劫过路的商旅、打家劫舍为生活来源，特别是袁世凯统治的那一年多，匪患不但没有减轻，而且由于袁世凯的横征暴敛越来越严重。

全国各地中，匪患最为严重的要属河南，在袁世凯统治的那一年多时间，河南都督是张镇芳，此人与袁世凯是同乡。两人交情莫逆，当初袁世凯开缺回乡，清廷任命了张镇芳接任署理直隶总督一职，因此张镇芳是满清最后一位直隶总督。

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委派了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是项城人。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他为家乡捐银六万两，开办百家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早办六年。宣统元年的时候。河南受灾，项城地势低洼易涝，灾荒更重。张镇芳特捐银四千元救灾，一半给项城。一半给豫省其他受灾地区。他对自己的家乡不错，可对河南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当上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之后。赋税不仅没有比清廷时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河南各地百姓不堪负重。纷纷逃入山林为匪，这其中最大的一伙人的头目叫白朗。

白朗此人充分利用灾民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失望、怨恨的反抗情绪。积极联合其他绿林头目，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数千人，北洋当局曾经派人数万围

剿，但白朗与当时的革命党人有联系，受到革命党人的指导，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无法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

因此当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废除了绝大部分苛捐杂税，还大力扶持农民、佃户，这让白朗这伙人没有了群众基础，说下的土匪们都纷纷偷偷下山重新当了农民，不愿意再呆在山上为匪，白朗虽然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当手下土匪只剩下一千多人、政府发布了告示让山上的土匪们放下武器下山接受改造的时候，白朗还是不愿意解散土匪下山接受改造，而是继续在山上称王称霸，并时常与民党一些人暗中联系。

河南一地除了白朗这伙土匪之外，还有其他不少土匪和秘密会党，在永宁和泌阳之前有一片地区，这些地区群山起伏，熊耳山脉和伏牛山脉耸立在其间，当地居民多数以种粮为生，很少有剩余出售。耕地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商业和手工业。大多数贸易在山里的集市中进行，河南匪帮和秘密社团就分布在这一带。土匪活动成为穷人对贫困的普遍反应，他们攻击掠夺那些比自己富有的人，而象红枪会那样的秘密社团则由比较可靠的富有阶层所支配，以保护代表他们权力的财富，于是秘密社团成为对付土匪抢劫的工具。

在政府武装和土匪之间，还有一个武装组织，那就是地主武装，地主阶层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红枪会这样的组织就属于地主武装。除了红枪会这样受地主控制的武装之外，地主武装还有其他力量，例如乡团、民团，还有地主的私人武装，保家护院的直系力量，这样的武装在一地虽然不多，但是全国各地加起来的总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土匪们占据山林没有生过来源，唯一的办法就是劫掠，这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让土匪们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种情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好转，但是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新政府这两年一直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对待土匪们一般都是以安抚为止，使用武力围剿的很少，这也是这些土匪们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萧震雷在这段时间从内务调查局各地分布呈送上的报告中看到，匪患对各地的治安环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济发展造成了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

3月20日，萧震雷又看到了一份调查报告，白朗这伙土匪竟然占据了卧牛山，周边县市的商旅们很多都遭到了这伙土匪的劫掠。

随后萧震雷下定决定要趁着这段时间扫除国内一切不稳定因素，然后在专心一直地加入一战，他让秘书小高通知总统办公室所有幕僚和工作人员开会。

会议开始之后他就说道："这连续两个月以来，我都看到了内务调查部送来的各地匪情的调查报告，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根据内务调查局的调查显示，匪情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与民党中人有关。这是有人从中挑唆、策划和指挥，说起民党，我实在不愿意做出那种手足相残的事情，本身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可是如果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一己之私就挑唆、策划和指挥土匪们伤害民众，这是一政党应当做出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就是想向诸位咨询一下，下面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党对待这件事情？先说匪患的事情吧。"

众人听了之后都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建议，而是思索着自己的对策。这时杨度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对待土匪，最简单的摸过去就是招安了，招安的话既不需要派兵围剿，又不需耗费巨大！"

"不可！"杨度刚刚说完，梁启超就起身高声反对，他对萧震雷拱手道："大总统，新政府不同于满清朝廷和北洋政府，我们新政府才刚刚成立一年多，如果要将那些土匪进行招安，势必要给他们当中的首领安排官职或军职，且不说以他们的土匪秉性能否在那个位置上干好，就说这官位岂是说给就给的？那不是说官位根本不值钱了，什么人都想坐都可以坐上去，新政府刚刚成立一年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以后是不是会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呢？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那我们这个新政府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我认为对于那些土匪绝对不能妥协！"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对杨度道："杨先生的办法是不错的，只是不适合现在，也不适合我们新政府，我们就算是为了自身着想，也不能将土匪拉进官场之中！"

第418章大烟泛滥

众幕僚们听萧震雷这么一说就知道招安这条路行不通了，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莫过于派兵围剿，可全国各地都有土匪，而且数量不在少数，这要清剿肯定要大规模的出兵，土匪们太过分散，对于清剿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再有一点，土匪们也并非那么单纯，有的土匪就只是土匪，是之前被清廷和北洋政府逼得没办法了才上山当土匪的，但有的土匪本身就是当地官员安排的，还有一种是官员与土匪勾结在一起，属于官匪勾结一起坑害民众，如果是后两种情况，官兵都难以清剿土匪，因为在官兵行动之前，就有官员对土匪通风报信了，土匪早就有了准备或者跑掉了，官兵去了也是无功而返，这两种情况最难解决。

这时张一麐站起来向萧震雷拱手道："大总统，余有几点浅见，不知当说不当说？"

张一麐和杨度、杨士琦从前都是袁世凯的幕僚，而且还都是比较重要的幕僚，张一麐的是极为有才华的，他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就不错。说起幕僚，人们脑子里会浮现绍兴师爷的形象，伏案捉刀，书写公文，与幕僚相连最紧密的恐怕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趋炎附势"等词句了。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优秀的幕僚，需要有高超的智慧、深远的识见，谨慎自谦而不卑躬屈膝，内心骄傲又不鲁莽顶撞，不仅要把握好与上司间关系的分寸拿捏，尤其要有优良的品德。比如张一麐。就是一例。

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在上海报纸上连载的那本《戊戌日记》。就出自于张一麐的手笔。尽管张一麐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且袁世凯对于张一麐有知遇之恩。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张一麐表现得相当有风骨，历史上袁世凯要称帝，张一麐是坚决反对的，后来看劝不住他便辞去了北洋政府的官职而去。

张一麐自从加入萧震雷的幕僚团队，一般开会的时候很少开口说话，但是只要说话就必然有很好的策略。萧震雷闻言连忙抬手道："公绂（张一麐的号）先生请说！"

张一麐清了清嗓子说道："余以为可以从多方面同时进行，第一，孤立土匪们。由宣传部门向民众们宣传土匪们历来做下的恶行，陈述土匪们对社会、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如此一来，基本上可以将土匪们孤立开来。没有百姓们的支持的土匪是长久不了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很清楚地被当地政府得知。

第二，由当地政府向各地民众发下悬赏令，乡民只要有土匪的消息，向政府报告可以获得奖赏，如此一来。有些企图混在百姓当中的土匪也很快被发现，有百姓充当政府的耳目，土匪就是躲起来也很快被发现。

第三，向各地的土匪发出限期下山投降并且接受改造的最后通牒。如果在期限内还是没有下山，政府便出动军队进行围剿，由于国防军属于国家对外武装力量。不适合对国内作战，我认为可以用各地的武装警察部队。只是土匪们都一般聚集在山林之中，山林地势险要。一般都易守难

攻，如果没有强大的火力支援，想要攻上山头必然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而武装警察部队的火力偏弱的问题不好解决！”

萧震雷细想了一下张一麐的这几点建议觉得很不错，这三点都是非常好的建议，而且都说到萧震雷的心里去了，特别是最后一点，不用国防军而用武装警察部队剿匪。从名义上来说武装警察部队只是警察而不是军队，用武装警察去剿匪不会给外国势力干涉的街口，萧震雷看向其他幕僚们问道：“对于公绂先生的这几点建议，诸位以为如何？”

蔡锷感觉不错，首先站起来赞同道：“我认为这几点建议不错，值得采用！”

“同感！”杨士琦也表示了赞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觉得可以一试。

萧震雷将诸位幕僚都比较看好这几个办法，于是一锤定音道：“好，既然如此，那么就这么定了，将这个方案交给内阁有关部门去执行，考虑武装警察部队可能火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从当地驻军给他们调配一定数量的掷弹筒小组和迫击炮班予以协助，剿匪行动完毕之后再归建！下面说下一个问题，大烟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比匪患还严重，虽然政府早已经下令全面禁烟，可谓是三令五申，但是依然有人敢冒杀头的风险从事走私大烟的买卖！”

萧震雷说道这里停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在场幕僚们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出身，他放下杯子继续道：“我从前在上海滩码头扛包的时候一直听洋人们叫我们‘东亚病夫’，看看我们的民众，一个个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神情木纳、死气沉沉，毫无半点生气，也难怪洋人们叫我们‘东亚病夫’了！”

“这‘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萧震雷敲了敲桌子，“大烟造成的，没有大烟，我们的国人怎么会有这种耻辱性的称号？大烟的危害有多大，我不说诸位也都明白，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可是大烟所带来的高额利润蒙蔽了某些人的眼睛，以毒害国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为自己谋取私利，所以这大烟必须要禁，而且要禁绝，要在警察部专门成立缉毒司，各省警察厅、警察局也要成立缉毒部门，凡是与大烟有关的案子都要缉毒部门负责或者有缉毒部门的人参与！要在立法院专门立法，对于贩卖大烟的人，必须要重判，要确定贩卖大烟超过多少重量要判死刑，这种人的危害比杀人犯的危害还要大，杀人犯杀的人一般只有个把人。可贩卖大烟毒害的却是无数个人、无数个家庭，如果这种人都不判死刑的话。那什么犯人判死刑？”

“还有，对于吸食大烟的人。这种人在法律上也要给予严惩，政府要本着对人民、对他的家庭负责任的态度，抓住吸食大烟的人之后要对他进行强制性戒除毒瘾，即便他戒不掉，就是死在戒毒所里也比放出去危害家庭、危害社会强！只有在确定完全解除了毒瘾之后才能放出去”。

大烟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的华国可谓是相当的普及，别说民间普通人，就连政府高官、军队高层都有不好人一直好这一口，在座这些幕僚们和工作人员可谓是有着相当深的体会。

当然，大烟不能与后世提炼的高纯度冰毒相比。吸食之后不会立刻上

瘾，即便是上瘾要戒掉也不是很难的事情，染上大烟只要时间不是太久，意志力稍微强一些的人都是可以戒掉的，但是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戒掉，吸食它的人可以忘却一切烦恼、感觉生活在无比每秒的世界里，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那些有钱人和上流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并不缺钱，在心情烦闷的时候抽两口。大烟是他们的精神慰藉品，这也是清廷和北洋政府都想要禁止却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上层有需求嘛，连慈禧都抽这玩意。下面的人还不眼巴巴给她送过去？既然上层有这东西的需求，它本身又有着巨大的利润，那它怎么可能被禁绝呢？因此在清末和北洋时代。禁烟都成了一句空话。

众人听了萧震雷的话都在心里认同，确实。这大烟的危害太大了，但是这些人也都知道。想要完全禁绝大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

杨士琦这时起身向萧震雷拱手道：“大总统，诸位，这要禁绝大烟只怕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啊！”

“哦，为什么？”萧震雷皱起眉头疑惑地问道。

杨士琦道：“大总统，据我所知，现在在西南一带还有大片的农田在种植大烟，这些当然是有当地官员罩着的，否则那些农民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再种大烟，当然还有山匪在山里种大烟的情况存在，不过这只是少数，要禁烟就要先把我们国内的大烟田全部焚毁，可这样一来就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要禁烟的阻力肯定不小！”

“再一个，现在我们政府高层和军队军官、高级将领都有不少吸食大烟的，如果禁烟的话，他们以后的‘口粮’去哪里找？这些人肯定是反对禁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还有一个，我国大烟的来源除了有人在国内各地种植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从印度那边运过来，从运过来的大烟主要在两个城市上岸，第一就是广州，第二就是上海，新政府成立之后，由于政府工作得力，大烟基本上不能从广州上岸了，全部转到了上海上岸，难道上海的地方当局禁烟不得力吗?不是，而是因为有人罩着！”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皱，问道：“谁罩着？谁那么大的胆子？”

杨士琦吐出几个字：“青帮和洪帮！”

这个时期的青帮和洪门可以说势力已经极大了，仅仅上海滩一地，青帮和洪帮的人数就超过十几万人，这还不算江淮和江浙一带，如果把华东一带全部算上，青帮和洪门的子弟只怕有数十万之众。可以说青帮和洪门的事情极为不好解决，因为这两个帮会的人数太多，特别是洪门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性，想要对这两个帮会动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先还必须做好周密的安排。

上海滩可谓是革命党的大本营之一，当初民党在上海起事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青帮和洪帮的死士，上海滩光复之后，这些青洪帮成员们很多都凭借功劳在政府部门中谋了职位，而青洪帮的人数又众多，且主要聚集地点就在江淮、江浙一带，其中以上海的帮众最多，有这些人撑腰，他们在上海滩占据了航运的主要势力，再加上青洪帮在政府部门有人，因此想要

在上海滩禁大烟难上加难！

萧震雷知道杨士琦说的是比较中肯和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在西南一带确实还有人在种大烟，这些是有人罩的，罩着种大烟的人是那些从北洋时代转投过来的官吏，有的是率部投诚过来的旧军官，这些人自以为做得隐秘，别人不会知道，其实中枢部门早就有人在调查，萧震雷也不是一天两天才知道这个事情，而是他们一开始他就知道了，只是他一直在忙着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无法分心吧，现在腾出手来，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些事情了。

另外一个，有政府高官和军队高级将领及军官吸食大烟的也不再少数，对于这一点，杨士琦也没有乱说，就在这些幕僚和工作人员当中就有人吸食大烟，其他的政府部门也有不少，当然这些吸食大烟的人没有一个是铁血党的党员，几乎全是其他政治势力的官员或者是从原北洋投诚的军事将领或军官。

萧震雷对于这一点也是知道了，但是他不知道在军队和政府高层中竟然有这么多人还在吸食大烟，至于具体的数字，恐怕需要内务调查局呈送一份详细的调查统计报告上来才清楚。

而在上海滩的青洪帮为大烟贩子提供保护收取好处费的事情，萧震雷也是清楚的，这种事情不用去问，只要脑袋还正常的人都知道，现在上海滩的青洪帮以张仁魁、李徵五、黄精荣、张小林和杜月升等人为龙头老大，这些人的地位最高，产业和财力以及手下的把头兄弟也最多。看来要禁烟，就必须要解决这些方面的阻力，旧军官和旧官僚替种植大烟做保护伞的问题不大，有些旧军官看似手里还有一点兵权，但是实际上只要萧震雷一句话一道命令，这些人马上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青洪帮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帮派而已，还干的过政府？主力最大的乃是有些大烟贩子背后的民党官员。

第419章通气

除了匪患、大烟之外，还有一事情是萧震雷认为现在不得不解决的事情，那就是社团和帮会的问题，社会和帮会如果放到若干年以后再想要去解决的话，很难很难，因为多年以后政治肯定更加民主化，法制方面也会逐渐健全，社会各界对于人权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对人权也会更加尊重，国家元首的权力也会逐渐弱化，再想彻底解决帮会和社团的问题难上加难，就比如后世的香港，港府当局不是没有想过解决社团问题，但是解决的阻力大到无法想象。

萧震雷不想等到以后无法解决的时候再去解决帮会和社团问题，趁着现在总统权力够大，权力相对集中，彻底解决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些问题，就比如帮会问题，比如民党问题。

特别是民党的一些搞法触动了萧震雷心里的底线，他一向主张政治上的事情用政治手段解决，谁输了就下台。不能伤及无辜，更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只要秉承这个宗旨，在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内，上层无论再怎么斗法，都不会波及底层百姓和动摇国家的根基，国家依然能够正常发展、依然能够壮大。但是民党的一些搞法明显是触犯了游戏规则，煽动、策划和指挥全国各地大小土匪势力与政府对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是萧震雷不能容忍的。

其次，民党中有不少官员与帮会和社团勾结，充当帮会和社团的保护伞获取利益，并为大烟的走私保驾护航。

再次。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军官中吸食大烟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民党中人，要禁烟的话。这些人肯定都会反对，他们甚至还会以此为借口攻击萧震雷。毕竟在这个时代抽几口大烟不算什么大事。

萧震雷心里其实权衡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将匪患、大烟、帮会和社团、民党等这几个问题一起解决，这些问题看似是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都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比如民党煽动土匪与政府对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且还充当帮会和社团的保护伞获取利益，而社团和帮会又参与走私大烟、为大烟的走私提供渠道，并且严重威胁社会治安。

其实最难的民党问题在萧震雷看来反而好解决，都是明面上的，谁是民党，谁不是民党。内务调查局都清楚得很，到时候只要照有劣迹的民党名单抓人就行了。

反倒是帮会和社团的问题不好解决，因为现在社团和帮会只有两个，其他社团都依附在这两个帮会之下。这两个帮会就是洪门、青帮！而其中洪门又分为天地会和哥老会，天地会形成于乾隆时期，到嘉道年间，天地会的组织制度开始定型，一般设有大哥、二哥、三个为会首，分别称“红棍”、“纸扇”。“草鞋”，因此天地会只有首领称哥，且只有三位哥，内部机制比较简单。一般通过集体的结拜仪式形成。会场设忠义堂，供奉传说中的洪门五祖牌位，表明反清复明的宗旨。入会者需要经过一套繁琐的仪式，并歃血为盟。结成虚拟的血缘关系。

而哥老会吸收了天地会和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哥老会的组织比天地会

要复杂得多。每个团体有山、堂、香、水名目，“每山之首领称为正龙头，正龙头下有副龙头，副龙头下有坐堂、陪堂、刑堂、理堂、执堂、谓之五堂，另还有盟正以及香长职务（以上称为内八堂，是哥老会的领导层大爷）。还有心腹、当家、红旗、巡风等都是小头目级别，此外，普通会员根据级别不同、分别称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等等，各级头目与会员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至于青帮，是原来的漕运水手行帮转变而来，最初行业性特色鲜明，随着漕运的没落，青帮开始打破职业限制，向码头以及大城市进军，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大了组织势力。青帮内部分为三个帮派，都是通过拜师形成的，组织水平较低。青帮投资更需要凭借自己的威信和手腕来控制徒众。因此，江湖人数入了青帮的可以再如洪帮，但是入了洪帮就不能再如青帮了。

洪帮的组织形式要比青帮严密得多，联系方式也是极为复杂的，切口和手势非常繁琐，想要对这个帮会深入的了解必须要加入其中才能一窥全貌。

这也是萧震雷认为对付帮会要比对付民党要容易得多的原因，民党中人对自身的保护意识并不强烈，组织形式也相当松散，对全社会都是公开的，要调查民党中人很容易，可要查洪帮中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萧震雷认为要解决匪患、大烟、帮会的问题，就必须先解决为他们充当保护伞的民党，只把保护伞摘去了再对付匪患和解决大烟、帮会的问题就要简单得多。

萧震雷也知道解决民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搞得过火了，别人会说他搞独裁，解决民党并不是说要将民党一网打尽，这是不行的，他只是要将民党中那些害群之马揪出来，给民党其他人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将民党一网打尽，那么其他政治势力必然会反对，因为这些人都知道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道理，只要他敢对民党大开杀戒，那么其他的政治势力肯定会抱团反对他，尽管以现在铁血党的势力，他一点都不怕这些政治势力抱团反对，但是他却不想也不能将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一网打尽，那样会让铁血党没有监督，他的想法是以铁血党在朝执政，以其他政治在野做监督。

想来想去，萧震雷决定还是决定先与民党理事长孙文通个气，做到先礼后兵，争取说服孙文支持他，如果孙文能够支持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得多，可如果孙文不支持，那么处理民党的事情也必须要进行，他不能因为孙文不支持就放弃，这不符合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表现，之所以先要与孙文通气，一方面也是取得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表示一种尊重，如果把事情都给办了，人家心里都有疙瘩了，再去说有用吗？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天萧震雷请孙文到总统府做客，两人谈些日常话题，说些国际国内的事情，聊了一个上午，两人都聊得很开心，中午萧震雷在总统府设宴宴请孙文。

在席间，孙文问道：“大总统今天请我过来只怕不是仅仅请我做客这

么简单吧？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

萧震雷闻言叹道：“今天看先生这么高兴，本来不想说的，可还是让先生给看出来了，确实，今天请先生过来另外有事！”

孙文放下筷子抬手道：“大总统有事就直说！”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萧震雷说着向站在旁边的小高伸出手，小高立即将一个文件袋递给他。

萧震雷接过文件袋对孙文道：“先生，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段时间国内有些不太平？”

“不太平？何意？”孙文疑惑道。

“根据调查，现在全国各地的山匪正在准备伺机作乱，还有国内的大烟屡禁不绝，竟然越来越多，据调查发现一方面是因为有人在种植大烟，另以方面是有人在替那些贩卖大烟的贩子提供保护，而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贵党成员的影子，这是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面牵涉到贵党众多成员，而且还有几个是先生的左膀右臂！”萧震雷说着将手中的文件袋递过去。

孙文听了萧震雷的话脸色剧变，但还是接过文件袋打开抽出里面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整整看了半个小时，越看脸色越黑。

看完之后，他逼上了眼睛，他的内心颇不平静，他知道萧震雷给他看这份调查报告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萧震雷表面上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给他面子表示尊重，实际上呢？是希望他配合，这样对谁都好，先跟他通气也为给他一个整顿民党的机会，他可以从容做一些布置，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但他也知道既然萧震雷给他看这份文件，就绝对做好了准备，他就算想通知文件上的那些人，那些人只怕也跑不掉。

过了良久，他睁开眼睛道：“大总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用在乎我的感受，这些人违背我们当初的革命宗旨，不仅不为建设国家出力，反而还拖后腿，有些人实在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体现律法的威严神圣！”

萧震雷摇头笑道：“先生，我可不是皇帝，那些人该杀不该杀，到底要判多少年，这有法律规定着呢！我知道先生心里肯定不好受，其实先生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整顿民党，民党也必须到了要整顿的地步了，只是”。

“怎么？”

“只是这件事情之后，贵党成员恐怕就不能再进入政府和军方了，这并非是我一个人意思，之前我已经与其他几派商量过了，这是我们商量的结果！”

第420章官场飓风

京师。

作为国会参议院议员，马一鸣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他作为粤省民党代表议员每个月有四百多块钱的薪水，除了这固定的薪水之外，另外还有额外的收入，这都是下面的人孝敬他的，与其说是孝敬，还不如说是代言，代什么言？当然是在国会里为孝敬他的人说话。

短短的一年时间不到，他这个国会议员就积攒了很丰厚的家底，不仅在京城买下了一套很大的四合院，而且还把这四合院弄得古色古香，一些朋友们过来拜访的时候没有不羡慕夸奖的，这让马一鸣非常自得。

早上起来后在院子里转了两圈，洗漱之后吃了早点，穿戴一翻之后就准备出门去拜访朋友，他是不需要固定上班的，国会除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外，议员是不需要每天都上班的，因为国会也不是每天都开会，只有召开国会的时候才需要议员们到场，因此像马一鸣这样的国会议员们平常就是闲得蛋疼的那种人。

“咚咚咚?”院子门外有人在敲门。

正在整理仪容的马一鸣听见后对正在做事的下人喊道：“阿福啊，有人敲门，去开门看看是谁！”

“好的，老爷！”阿福连忙答应，就放下手中的活计。

马一鸣不悦道：“阿福啊，我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再叫老爷了，老爷是以前的叫法，现在要叫先生！”

“呵呵，我这不是没习惯嘛。先生放心，我很快就会习惯的！”阿福说着就走出屋外。

没过一会儿。就见阿福领着两个人进来，对正在收拾打扮的马一鸣道：“先生。有两位警察局的先生找您！”

马一鸣闻言转过身来，看见两个穿着整齐黑狗皮的探员后皱起了眉头，心里直犯嘀咕，这大清早家里就来了两个差佬，真是晦气！尽管心里颇为不爽，他还是装着和颜悦色的样子，毕竟他现在可是议员，不是以前怀里揣着炸弹逼着清廷的知府反正的时候了。

“鄙人就是国会议员马一鸣，这一大清早的。不知两位警官来我府上有何指教啊？”马一鸣背着手鼻孔朝天地问道。

两个探员闻言互相对视一眼，左边一个正色道：“马议员您好！是这样的，昨天半夜时分，八大胡同的‘赛金花’杜小姐到我们警局报案把您给告了，说你嫖了她之后不但不给钱，还把她花了二十块新买的肚兜给拿走了，说是留做纪念”

“放屁，她放屁！她这是诬陷，绝对是诬陷。我没有拿她的肚兜”那探员话还没有说完，马一鸣就脸红脖子粗地破口大骂起来，想他一届国会议员，并不缺钱。怎么会在乎那几块钱的嫖资？这不存心恶心人吗？

右边探员立即道：“这么说你承认昨晚在她那儿呆到半夜，并且没给嫖资喽？当然您不承认也不行，我们会去八大胡同找人询问调查。对于你所说的没拿她的肚兜一事，我们也会调查清楚的。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她的

一面之词，现在请您配合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此案！”

马一鸣闻言顿时脸色一白。连忙道：“两位警官，你们想问什么能不能就在这里问，不要去警局？”

马一鸣可不想成为全京师乃至全天下的笑柄，这种事情哪里上得了台面？前清那会和民国这两年，别说清廷的官员，又或是民国的高官进入八大胡同乃是家常便饭，大家平时在酒桌上说笑也就罢了，绝不会搞得人尽皆知。就算是京师大学堂都有教员经常在八大胡同里厮混，有一次还被人写出来送到报社报道出来，那位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平时德高望重的教员顿时斯文扫地、身败名裂，想起那位的下场，马一鸣当真打了一个哆嗦。

左边的探员生硬地说道：“不行，请马议员配合我们的调查，请！”

监察官员的德行的职责在监察院，但这只是针对政府官员，监察院是不能对国会议员进行监察的，但是国会议员一样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了治安、触犯了刑律，警察一样可以找他们的麻烦，法院一样可以审判他们。

马一鸣见无法躲掉，又不能武力抗拒，只能颓废地跟着两个探员走了。

南京。

作为主管水路航运的官员，廖建兴可谓是肥得流油，在这片地面上，各航道、水运码头都在他的管理范围之内，因此平时晚上他家里九点钟之前基本上都没有断过客人，来的客人不是送钱就是送礼物，他也是一概来者不拒，统统收下，像他这样名目张胆收贿赂的官员还真不多。

这是有原因的，他是民党中人，但是在民党中他的地位很低，不过他有一个发小，他这个发小可不是一般人，那可是皇亲国戚，正儿八经的国舅爷王思明，王思明的妹妹那是当今第一夫人王亚男，那王思明不是国舅爷是什么？有王思明撑腰，廖建兴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收钱收到手软。

可是今天情况好像不大一样，一清早的，廖建兴的办公室里来了四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西装，左胸口别着金属国徽，这是便衣执法人员的标配，官员们和工作人员们看到这阵势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廖建兴局长吗？”领头的中年人语气生硬的问道。

廖建兴嚣张惯了，哪里容得下别人对他这种态度和语气，他语气颇为不善道：“我就是！你们是什么人？来我这里干什么？是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道：“我是监察局第二科首席调查员侯正林，根据我们调查，你涉嫌在职期间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暴利，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廖建兴脸色一变，恶狠狠道：“你们要查我？好大的胆子！谁给你们的胆子？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发小是当今国舅爷王思明！”

侯正林面无表情道：“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只负责查案，请吧！”

廖建兴脸色极为难看道：“侯调查员，难道一点情面都不讲？让我打一个电话！”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没有这个权利！来人，目标不配合，强制带

走！”侯正林说着挥了挥手。

“是！”后面两个调查员立即上来将廖建兴控制住，将他带出了办公室。

像这样的情况还在全国各地发生，而且就是集中在这几天之内，但全国各地很多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这样的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并且开始趋于尾声。

这个行动就像飓风一样，一个星期之内席卷了整个华国的官场，超过一千个官员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被监察院带走调查，造成了华国官场上一次巨大的动荡，当这次行动正在落下帷幕之时，很多官员都心有戚戚。

经过好事官员的统计发现，这次被带走调查的官员各党都有，但绝大部分是民党中人，而且还有好几个是民党高层，从前那可是风云人物。

当这次风暴停下来之后，民党中央立即宣布将这些被监察院带走调查的人全部开除党籍，并责令所有还在政府当中从政的官员们立即向上司提交辞呈。

最近总统之下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政治联盟会，简称政盟，各党的首脑都是政盟的常委会成员，孙文当任第一届政盟主席，政盟由执政的铁血党参与，其他党加入组成，各党可以就治理国家等事务通过共同协商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自己的提案和建议，总统对于政盟提出的提案和建议必须引起重视，并且最短在三个月之内给出回复，如果不同意政盟的建议和提案，必须要给出理由。政盟很快在各省、市、县成立分部，有权分别向各级政府提出政治主张。

在官场剧烈动荡之后，各地政府当中的其他党的官员很快都被调入了政盟养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政府当中已经是差不多全部是铁血党党员了，但还是有不少无党人士，不过这也不影响大局。

从此，铁血党一党执政，民党、立宪党、共进统一党等诸多党派通过政治联盟会协商解决政治事务，并监督铁血党的执政。

总统府，总统办公室。

“大总统，范监察长来了！”总统秘书小高打来电话向萧震雷报告。

“请他进来！”

过了两分钟，小高带着范之庸走了进来，范之庸现在是监察院院长，这可是权势部门，不过这个权利是总统给的，可以说监察院就是总统手上的一把刀。范之庸从前是个秀才，一步步从账房做到了监察院院长的高位，他很清楚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只有跟着萧震雷，他的地位才能稳固，因此当萧震雷让他主管纪律和思想工作之后，他就强迫自己要六亲不认，只认萧震雷。监察院的权力可谓相当之大，可以查处除内阁总理之外的任何政界官员。

第421章皇亲国戚尽坑爹

监察院可谓是另成体系，它不与内阁政府发生关联，只对总统负责，在办案中如果牵涉到不是政府官员的社会人员，如需要武力协助，可以要求当地警察部门配合，而为了防止监察院权力过大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在总统之下又设立了一个风纪委的部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查处所有铁血党党员的风纪问题，不论是政府内阁、监察院、法院、最高法院、国会议员等等一切单位铁血党党员的风纪问题都在风纪委的管辖之下。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风纪委有权限制铁血党官员的人身自由，并且将其隔离，防止其利用自身权利阻拦风纪委办案。

“大总统！”范之庸站在萧震雷的办公桌前面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

萧震雷笑着起身招呼道：“老范，来，过来这边坐！”

“谢大总统！”

两人就坐后，萧震雷问道：“老范，这次官场整肃行动情况怎么样？”

范之庸欠身道：“大总统，这次行动到昨天已经全部结束，所有涉案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在内一共一千三百八十八人，其中我党占百分之二，民党占百分之九十二，其他党占百分之六！”

萧震雷叹道：“想不到我们这个新党也有这么多同志开始堕落了，思想方面还要加强教育，老范，你是我们党专管思想教育的，你要多费点心思，以后凡是官员升迁赴任之前都要先进行三个月的思想教育学习，学习考核达标了才能上任。不达标说明他思想方面还不行，考试时考官不能放水！”

“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问：“那这次的行动，审讯结果都出来了吗？”

范之庸道：“基本上都出来。由于我们掌握的证据都比较充分，他们也抵赖不得，因此都供认不讳，不过”。

“不过什么？你有话就说，在我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萧震雷有些不悦道。

“是！”范之庸连忙答应，说道：“不过，民党的廖建新拒不配合我们的调查和审讯，态度方面极为恶劣，甚至还扬言出去之后要整死办案人员。您的大舅子王思明是他的发小，得知廖建新被我们在南京的办案人员抓捕之后还专门打电话给当地监察局局长，让其放人，没有我的命令，人当然没放，后来他的电话又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没答应，他却亲自跑到监察院大吵大闹，这事闹得挺大的。闹得我放人不好，不放也不好”。

萧震雷听了范之庸的话，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道：“小高你来一趟！”

不久。小高敲门进来问道：“大总统，找我？”

萧震雷盯着他问道：“我问你，王思明跑去监察院大闹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小高知道坏事了。连忙道：“知道，我也是刚才才知道的。没来得及跟大总统说，范监察长就来了”。

萧震雷听了他的话。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挥手：“合着你们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要及时报告，否则的话，你就回家种地去！”

“是，是，大总统！”

小高全身冒冷汗地离开后，萧震雷对范之庸说道：“老范，这件事情给你造成了一定影响，你不要有心理包袱，以前怎么干的，以后还怎么干，谁有问题就查谁，不要因为某些人是我的亲戚就有所顾虑，这个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也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是全国所有人民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

“是，大总统！”

萧震雷点点头：“嗯，这样吧，你先回去，把这些已经查清楚了，并且已经交代了的连同案卷、材料和证据一起移交给法院，他们该知道怎么做的！”

“是，大总统！”

待范之庸走后，萧震雷又拿起电话道：“给我接风纪委秦连魁电话！”

“是，大总统！”

铁血党中枢风纪委的最高负责人是秦连魁，他现在的职务是中枢风纪委秘书长，他原来是最高法院**官，不过由于新建了铁血党中枢风纪委，缺乏主要负责人，因此萧震雷就把他平调去当任了风纪委的秘书长一职，职务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是在资历上却多了一份资历。

电话很快接通了，“大总统，我是秦连魁！”

“哦，秦秘书长，王思明在监察院大闹的事情你清楚吗？”

电话中传来秦连魁的声音：“刚刚听说，大总统怎么亲自过问起这件事情？”

萧震雷极为恼火道：“我怎么能不亲自过问，你们一个个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你们这是为我好还是为他好？又或者是担心我的面子过去不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内阁农林部门排名最靠后的副部长竟然跑去监察院大吵大闹，成何体统？我问你，他在作风纪律方面有没有问题？”

“这个大总统，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部门只有在别人举报的时候才会派人调查，平时是不能主动调查某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展示还没有接到有人举报他”。

萧震雷道：“这件事情也算是违纪吧？现在你们都清楚了，根本不需要别人举报，如果你们在知道的情况却不采取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还需要我说吗？”

电话那头的秦连魁沉默了两秒钟后说道：“我知道怎么做了，明天就派人过去！”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又电话给宋世杰，问他同样的问题：“王思明跑去监察院大吵大闹的事情你是否清楚？”

宋世杰回答说：“已经知道了，现在正在召开内阁会议商量对王思明的处理决定！”

萧震雷说："那我等你们的处理决定！"

王思明只是一个排名最靠后的农林部副部长，说到级别真的不高。但架不住他的另外一个身份，第一夫人的亲哥哥！在萧震雷打电话来之前。宋世杰等内阁成员们还真不知道对王思明怎么处理，而萧震雷打电话过来之后。宋世杰就知道萧震雷的态度了，要办，而且要严肃处理，否则的话萧震雷也不会亲自打电话，如果只是按照正常情况处理电话，只需要秘书打个电话就行了。

接完电话后的宋世杰回到会议室，此时会议室里内阁成员们正议论纷纷，有人说王思明是大总统的大舅子，是第一夫人的哥哥。这件事情只怕不好处理，处理得过轻的话，那么内阁就无法向监察院交代，以后监察院还不死盯着内阁官员不放？处理的过重也不好，那要是第一夫人问起来，如何交代？

宋世杰进来之后，内阁成员们顿时安静下来，他说："刚才大总统亲自打电话来了！"

内阁成员们顿时纷纷惊鄂，张謇连忙问道："大总统说要怎么处理？"

"大总统没说让我们怎么处理。只是说等我们的处理结果！"

"啊？"

宋世杰敲了敲桌子说道："诸位，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幸亏当时监察院方面已经封锁消息，没有让媒体方面知道。如果一旦这件事情被外界得知，这就是一件天大的丑闻，哈。一个内阁副部长却敢跑到监察部监察长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成何体统？简直是无法无天。如果媒体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这不是丑闻是什么？我们内阁还要不要脸面？监察院方面怎么想？会不会认为是我们内阁故意这样整的？到时候闹得阁院之争就不好看了。所以这件事情必须从快从重解决，大总统打电话来虽然没有说让我们怎么处理，但是他打电话就表明了态度，严办！"

有人问道："严办？到什么程度？"

内阁成员的任免在内阁总理向总统提名，由总统批准，而内阁总理的任免需要由总统任命，再由国会批准，国会可以弹劾内阁总理。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内阁副部长，内阁总理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所以任免，不过为了表示尊重其他的内阁成员，宋世杰一般不搞一言堂，很多事情都是召开内阁会议商议。

宋世杰道："暂时停止他的副部长职务！我相信总统肯定还有其他的安排"。

王思明的职务就这样被停止了，只可惜他此时还不知道，他还在京城某处对监察院方面表示极为不满，发誓要对范之庸怎样怎样。其实王思明当初能够在内阁谋个职位并且当上副部长，都是因为内阁某成员知道他是第一夫人的亲哥哥，为了博得第一夫人的好感而特意提拔他的，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懂，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傻到跑到监察院去闹事，这纯粹是傻叉行为。

傍晚时分，萧震雷回到了家里，其实总统府有足够多的房间和地方，而且内部环境还不错，完全可以将家安置在总统府内，不过这段时间程碧

瑶快要生孩子了，为了不让她受到打扰，萧震雷将家搬到了位于郊外的庄园。

萧震雷脸色很差的回到家里，这让王亚男和程碧瑶等人极为诧异，王亚男一边替他脱下外套，一边问道："今天怎么啦？是不是出了什么不好的大事？"

萧震雷闻言冷笑道："嘿，大事？确实是出了不得了的大事，你那个白痴大哥真是会给我长脸！"

王亚男闻言脸色一变，给萧震雷脱外套的手不停，嘴里随意地问道："怎么啦？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了？"

萧震雷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如果只是斗鸡遛狗、胡作非为也就罢了，别人顶多只是多一点饭后谈资，嘲笑一下他这个皇亲国戚仗势欺人，只要不闹出人命，不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倒也没什么大问题，可这次他简直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跑到监察院监察长范之庸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要求范之庸下令放了他那个被调走调查的发小，你说他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他脑子如果没有被驴踢怎么会干出这种混账事？被他这么一闹，以后监察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如何还有威信可言？有他这么一带头，其他的皇亲国戚岂不是要有样学样，只要那个国家机关惹得他不满意了，他们都可以去大闹？老范那人也是脾气好，如果换做是我，我当场就先把他控制住关起来再说，管他什么狗屁皇亲国戚！"

王亚男听了萧震雷的话，脸色有些发白，连忙道："这，我哥哥他现在怎么样？不会出有什么事吧？这事确实是让老范受委屈了，我待会给他打个电话过去道个歉！"

萧震雷闻言摆手道："你就算了吧，你打电话过去算怎么回事？让外人知道了，别人还以为你在护短，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看他这个农林部的排名最后的副部长职务也不能干了，不仅不能干了，还要把他关起来一段时间，让他在号子里反省反省，这件事情必须要严惩，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哥哥，是我的大舅哥就可以网开一面，惩罚他也是维护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如果不这样做，以后会有人有胆子跑到我的总统府里大吵大闹的？"

"这，这是不是惩罚太重了！"王亚男连忙求情道："我就他这么一个哥哥，我爹娘死得早，是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关进号子里啊！"

你还就这么一个哥哥？如果多几个这种草包哥哥，那我岂不是天天要头疼？萧震雷摆手道："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答应你，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如果你真是为了他好，就什么都别说了，什么都别做，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全国关注，如果你因为你哥哥的事情而跟有关部门打招呼，很快就会被某些人抓住把柄，你这不是为他好，而是害了他，明白吗？"

程碧瑶听了之后在旁边也道："是啊，亚男姐，你现在可前往别犯糊涂把自己给陷进去！"

王亚男听程碧瑶也这么劝自己，只能叹道："哎，也只能这样了！"

第422章打老虎灭社团再剿匪

第二天上午，中枢风纪委将正在六国饭店客房里休息的王思明带走调查，此事不知怎么被一家报社记者在六国饭店门口拍到了现场照片。本来那名记者根本就不认识王思明，但是王思明被带走时大吵大叫，还叫嚷着自己是大总统的大舅子，是第一夫人的亲哥哥，记者这才知道王思明的身份。很快，下午这家报社就加印了若干份号外并发售。

京师街头上，小报童举着报纸高声叫卖："号外，号外，震撼新闻，本报记者今日上午在六国饭店门口拍到当今国舅爷王思明被中枢风纪委带走调查的现场画面，有图有真相！"

这些报童一遍接一遍地一边在大街边喊着一边挥舞着手上的报纸，很快很多路过的市民听到这个消息都蜂拥过来购买，国舅爷被抓走了？这个消息确实太震撼了，谁都想一窥究竟，看看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中枢风纪委这个部门是干啥的，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权力机关，幸好报纸上专门介绍也这个部门的情况，原来这个中枢风纪委是最近才成立的部门，直属总统管辖，这个部门的职责是专门调查铁血党党员违反作风、纪律问题的部门。看过报纸后人们才知道这个部门是干什么，既然受总统直辖，又抓了总统的大舅子，这是怎么回事？看来这个中枢风纪委有点六亲不认、不畏强权的架势啊。

当这封报纸出来之后，其他报社也纷纷派出记者对这件事情进行跟踪报道，有人向相关报社透漏了消息。说王思明在昨天大闹了监察院，但此事还没有得到证实。各大报纸也只能进行猜测。

内阁已经停止王思明的职务，但是并未向外界宣布。只是在内部进行了通报，并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漏，而中枢风纪委也并未向外界公开承认此事，但是体制内的所有大小官员和工作人员没有不知道此事的。

这件事情在官场中传开以后，中枢风纪委这个衙门的名头就直冲云霄，官场中人谈到中枢风纪委都人人面如土色，毕竟中枢风纪委连国舅爷都敢抓，而且还把国舅爷送进了监狱，判了八年。这种胆量哪个衙门有？而且大总统似乎并未有任何反应，看来中枢风纪委这个衙门极为受宠啊。

只有那些不清楚内情的人才认为中枢风纪委不畏强权，而清楚内情的人都知道王思明是因为替民党中人撑腰才被拿下的，看来这大总统为了对付民党，连自己的大舅哥都放弃了，真可谓狠啊！

好了，老虎也打掉了，该是时候清理阿猫阿狗了，中枢部门一声令下。各地军警各部门单位迅速出动，将青帮、洪门的大佬头目们都一网打尽，全部控制起来，当局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帮会和社团聚众在一起。靠武力以保护为名向民众勒索钱财，并收集大量枪支弹药危害社会，这些帮会和社团成员平时不务正业、欺压善良、鱼肉乡里和街坊。惹得民怨沸腾，而且帮会和社团控制着烟馆、澡堂、青楼、赌馆等这些污垢之地为害百姓。还为贩卖大烟的毒贩提供掩护和保护，只有打掉这些帮会和社团。才能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短短一个月的行动，青帮和洪帮数千名大小头目被抓一空，在这行动

中，那些帮众们纷纷如鸟兽散，存在数百年的帮会和社团组织在国家强力机器的面前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随后当局颁布法令，声明以后民间凡是成立各种组织必须向相关部门报备获得批准之后方可实行，否则视为违法，一经发现便要取缔。

帮会和社团被打掉之后，社会治安确实好了许多许多，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路不拾遗的情况，这种情况被各大报纸报道出来，民众们纷纷称赞当局的正确举措，对当局更加拥戴。

各地的大烟田地全部捣毁了，当局颁布政令，此后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再种植大烟，如一经发现不断予以巨额罚款，还要判刑。

为那些种植大烟提供保护的旧官僚和旧军官也都被带走调查，再也没有人敢为种植大烟的人提供保护，所有农田都开始种植粮食、蔬菜、经济作物和药材。

当老虎、帮会和社团以及大烟都被铲除之后，也到了剿匪的时候，这次由中枢统一部署，各地方政府负责指挥，由各地武装警察部队执行剿匪任务，由当地驻军派出重火力支援，中枢派专员赶赴各地督导，不管当地官员是否与土匪们有勾结，凡是发现问题的，只要有疑问，就将当地官员调离原来的岗位，调离之后再调查，查出问题就处理，如果查出没问题，就平调到别处，在剿匪过程中表现出色的地方官员和武装警察官兵根据其功劳给予奖赏或提拔。

4月24日，统一剿匪行动开始，各地立即开始进行剿匪，首先是第一期宣传，向匪患区域的百姓们宣传土匪的历来危害和累累罪行，毕竟在有些地区土匪与百姓们的关系是不错的，而且有些百姓甚至还包庇土匪，特别是那种劫富济贫的土匪，深受不少百姓的喜欢，而通过宣传等手段可以达到分化那些土匪和百姓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将土匪孤立起来，没有百姓的庇护和支持，土匪们也只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在宣传的同时，也向匪患区的百姓们发下悬赏令，但凡向当地政府提供土匪消息的百姓，只要消息是真实的，经过核实之后都可以得到政府的悬赏奖金，这可不是小钱，自然有人想要得到这笔赏金，那么自然就有人来告密。

在这两步执行之后，各地政府向土匪们下达最后通牒，让其下山向政府投降，在经过改造教育之后可以考虑释放，既然是最后通牒，当然有最后期限，如果到了最后的期限还不下山投降，当地政府就要派武装警察部队进剿了。

一个星期的最后期限很快就到了，经过这几步之后，大部分地方的土匪们都感觉走投无路了，再扛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都下山投降了，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不投降，这其中就有最著名的白朗。

当初白朗起事是反对袁世凯的统治，杀官造反，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了，可他依然没有下山投降的意思，还向官府索要当初他家的百亩良田，当地政府怎么会答应这种无理的条件？当初白朗也是他们村里的地主之一，他被本村另一个地主陷害入狱，家人卖掉家里的百亩良田贿赂当时的清廷县官才被释放出来，那些田地早就过了几道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回到白朗手中了。

当地政府当即派武装警察部队进山围剿，白朗率他手下匪众们藏在山中偷袭，山道地势险峻，行军颇为不便，刚开始进剿的警察部队便遭到了埋伏，不过好在这些武装警察部队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而且武器精良，加上又有军队重火力支援，稳住阵脚之后随后发起反击，在战斗中白朗中弹负伤，军师李白毛接过指挥权之后带着匪众们撤退，并带着武装警察部队在山里兜圈子。

警察部队的指挥官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剿灭白朗这些人，时间长了之后他这些武装警察士兵们先就会被拖垮，因此他立即派人下山找来熟悉附近地形的猎户做向导，有了当地的猎户做向导，指挥官很快便知道了附近的具体的地形，也猜到了白朗这些人的藏身地点，于是兵分三路向白朗等人的可能藏身点围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白朗等人被围住之后才发现，不过那时为时已晚，匪众们奋力突围，但是武装警察部队火力十分凶猛，而且事先又有准备，在突围过程中，白朗再次中弹负伤，军事李白毛带着少数人马突围出去，大部分匪众被围住之后投降。

身负重伤的白朗没过几天便死了，军师李白毛和另外一位头目李鸿宾带着数十人前往与另一伙以宋老年和邱占彪为首的土匪们合并，两支土匪合并成为了一支，但是这些人很快又被武装警察部队给盯上了。

在商量之后，土匪们决定不再窝在山里，他们偷偷溜下山准备攻打城镇，山里虽然地形险峻，但是毕竟地方小，如果被围则很难逃脱，他们认为走出山里之后肯定会灵活一些，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可他们不知道现在不是从前了，从前袁世凯时期有百姓们护着他们，他们想走就走，想打就打，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被孤立了，他们刚刚出现，就有百姓马上去报告当地政府，他们的行踪便泄露了，很快被各县赶过来的武装警察部队给围住，经过一番厮杀，土匪们大败，死伤甚重，余者皆降。

在白朗这些人被剿灭之后，其他各地方的土匪们也相继被剿灭，至此，闹腾了多年的匪患终于被平定，政局上稳定，地方安宁，华国内部终于可以安心发展了。

第423章发行新货币

在政治上解决了拖后腿的民党，在地方上解决了严重影响治安的匪患和帮会以及社团，在民间解决了大烟对民众的危害之后，没有这些因素的制约，华国立即进行经济高速发展期，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安心、踏实，只待将生活质量及水平提高了。

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快进行货币改革，因为现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银票等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这段时间，萧震雷经常亲自过问货币改革的问题，有时候还把电话打到国家银行总部向陈晖祖询问这件事情的进展情况。

要进行货币改革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派人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对现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的种类、数量有了一个大概的统计，然后进行详细的分析，评估市场对货币改革的需求程度。

其次，要对新货币进行图案设计、要研究货币纸张的组成成分，而且这两件事情是重中之中，还急不来。一套新货币有多种面值需要进行图案设计，例如一分、五分、一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这还仅仅只是纸币，另外还有硬币的图案也需要设计，而且这些图案都不能只设计一套，要设计多套以备挑选最为合适的。

货币图案的设计并非是一个普通的设计工作，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印刷的问题，同时也需要考虑能否在纸张上完美呈现图案的效果，另外最为重要的是它还需要考虑防止伪造因素。要在设计的图案中设下防伪标识，以便专业人员和百姓辨别货币的真假。

另外。钞票的纸张也是新货币的非常重要因素，钞票的纸张需要很高的强度。要有极强的耐磨性、耐折性以及较大的抗水性能，并且适合凹版印刷。

这天，陈晖祖拿着钞票和硬币图案设计图来见萧震雷。设计图被装订成册，一共有三套设计图，而萧震雷看过之后要从中挑选出一套。这每一套设计图当中，一共有十四种面值的设计图案，其中钞票九种面值，硬币五种面值。

陈晖祖将三套设计图都拿出来说道：“大总统，这是三套设计图。您看看！”

萧震雷点点头，接过三本装订好的设计图放在桌子上开始一册一册看起来，陈晖祖则在他看的时候介绍各种面值的设计图案中的含义以及防伪标识。

花了半个小时看完后，萧震雷问道：“这三套图案，你们自己是怎么看的？”

陈晖祖连忙道：“大总统，我们认为这第一套是最合适的，不论图案上所代表的意义，还是上面的防伪标识也是最为复杂和多样的，如果采用独特的印刷技术。我们认为至少十年之内无人可以仿造，十年之后我们早就有自己研发的钞票用纸了，那时候再换第二套货币就简单得多了！”

萧震雷闻言没有出声，再次将这些图册都翻了一遍。他发现一个问

题，陈晖祖所说的第一套设计图案所有面值的其中一面图案都是他萧震雷的头像，有的是正面相。还有的是侧面相。

发现这一点后，他笑道："这一套设计图案中。怎么每一种面值都是我的头像呢？不要都用我的图像，只将大额面值用我的头像就可以了。其他面值的用其他图案代替，如果都用我的头像，这不显得很单调吗？"

陈晖祖听得一愣，连忙道："是是是，是我们没有考虑周全，回去就改过来！"

萧震雷将图册还给他后问道："关于钞票纸张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据我所知道，国内好像还没有合格的钞票用纸吧？"

陈晖祖马上汇报道："大总统，我们已经开始筹建钞票专用纸厂，并且准备在厂里建立专门的承当钞票纸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研发的研究中心，还有专门负责质量检测和真伪鉴别的检测中心，另外还兼营防伪证券纸。鉴于我国目前没有合格的钞票用纸，但我们现在又急需货币改革，在短时间之内自身无法研制钞票用纸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采用美国的纸张，并引进美国的钞票印刷工艺和技术后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等我们自身研发出合格的纸张和有了成熟的印刷工艺以及技术之后，我们在更换第二套货币"。

萧震雷问道："那跟美国方面联系的怎么样？他们同意了吗？"

陈晖祖点头道："已经初步达成了意向，相信很快就能达成一致！"

萧震雷皱着眉头叹道："如果不是没有别的办法，我真不希望采用其他国家的钞票用纸，因为这容易被他们把握住钞票纸张的原材料的供应，一旦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出现丝毫的变化，他们不再出售钞票用纸给我们，你知道这会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明白！"陈晖祖神情严肃的点了点头，他很清楚，就连金属货币都有严重的磨损，在以前还有"火耗"，就更别说纸钞了，钞票在民间的流通损耗更为严重，国家银行方面必须定期收回一部分破旧纸币，再投放当值数量的纸币进入市场，还要根据经济的发展情况适当地增加印刷钞票量投放到市场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打，但是又不能无限制地印刷钞票，印多了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按照以上的情况，国家银行每年对钞票专门用纸的需求是很大的，如果采用美国的钞票用纸发行新货币，那么如果在自身没有研发出合格的专用钞票纸的情况下，以后国家银行每年都必须要向美国订购一大片钞票用纸，这个数量根据全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可如果一旦美国停止向华国出售钞票专用纸，那么对中国的经济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因为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掉市场损耗掉的钞票，就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银行银根会紧锁，商人和百姓贷款额下降，经济活跃度就会下降，这些都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萧震雷又道："还有一问题千万要注意，我们是从美国引进印刷工艺和技术，但是绝对不能全盘照搬，如果全盘照搬美国的技术，那么美国岂不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印刷我国的钞票？这个后果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所以引进技术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先研究透彻之后再改进成我们自

己的技术，技术和工艺也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以后我们要研发出我们自己的印刷工艺和技术！纸钞的防伪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要让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仿造不出来！”

陈晖祖弯腰道：“是，大总统，卑职明白！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回去工作了！”

5月初，国家银行向外界发出公告，从6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开始流通新货币，首先，各大银行必须用库存的各种黄金、银锭、银元、铜币等货币向国家银行换取新币，民众或商家如果向银行贷款或取款，各大银行必须要换算成新币，用新币结算给民众或商家，民众和商家可以用手上的黄金、银锭、银元和铜板到银行换取新币，由于之前黄金不是只要流通货币，所以黄金如果要兑换新币的话就要按照市价进行兑换，而银锭、银元和铜板之前都是主要流通货币，所以在与新币兑换时按照固定的兑换比例进行兑换，全国统一。

新政府还是很有公信力的，在国家银行发布公告之后，全国民众都在翘首以盼，毕竟钞票确实比银两好携带，使用也方便，从前一两银子换成铜板多的时候可以换一千四百枚，少的时候也可以换八百枚，如果吃一碗混沌用一两的银子去付账，这就会给店家带来极大的困恼，找钱太麻烦啊。

不过还是有些人对新政府发行的新货币心存疑虑，担心它的流通能力和被民众的认可度，不过从前那些钱庄和银号以及票号都有使用过银票，银票其实也是一种钞票，不过它是私人钱庄或有官府参股的钱庄发行的，是靠着长年累月的信誉积累而获得的民众的信任，而新政府发行的新币却不同，是以政府的信誉度为前提条件的，直到现在为止，好像新新政府好像还真没有做出失信于民众的举措，而且民众对于萧震雷这个大总统还是很信任的，民众们都相信只要有大总统在，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特别是当6月1日那天到来，当有人从银行出来拿出刚刚取出来的那一张张精美的百元大钞向其他人炫耀时，人们看着那些精美华丽的百元大钞后都被它们征服了，新币发行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全国所有人的认可，因此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就畅通无阻了。

不过新币华元的价值是很值钱的，它与美元的汇率是1比1.22，如果按照一般情况来计算，华元与美元的汇率绝对没有这么高，因为这个时期各国基本上都是采用金本位，而华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黄金库存做货币发行准备金。华元不是金本位，所以各国货币与它的结算不能按金本位进行的汇率换算，而是按照经济总量。

第424章法国被灭国

在欧洲战场，俄军自从被德军击败之后兵力损失惨重，在兵力还未完成集结，装备还未到位的情况下，俄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这在近半年的时间内，东线战场相对平静。

而在历史上德军快速进攻的计划失败后与英法僵持的局面没有出现，现在德军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西线战场，德军统帅部认为，既然俄军现在转入战略防御，那么德军就集中力量先击败英国和法国，等解决了西线战事再回过头来对付沙俄，反正现在有日本人正在远东战场牵制沙俄。

沙俄的压力确实堪比德国，它所承受的压力甚至比德国的压力还大，它本身的钢铁产量无法与德国相比，机械制造能力也与德国相差太远，德国虽然也是两线作战，但德国因为强大的生产能力暂时还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沙俄就不行了，它不生产能力远远比不上德国，却也要同时两线作战，因此在被德军击败后，不得不转入防御状态。

德军在西线战场与英法联军进行了几个月的毒气战，双方都发现现在对方对毒气的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在士兵防护方面都准备得很充分，再想用毒气弹对敌突破的战术意图已经很难实现，因此毒气弹开始渐渐在两方阵营里失去市场。

5月，德军在西线战场再次向英法联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双方激战半月有余，英法联军不论是士兵战斗力、战斗意志和兵力上都无法与德军相比，因此在战斗半月之后英法联军再次被迫向西南防线后撤。

看这情况。英法联军在法国西南部分的军队很快就会被逼得退到海边，到时候德军一窝蜂涌上来。恐怕英法联军就得被逼得淹死在海里了。

与此同时，德军在西线战场的左翼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在里昂击溃了法军第八集团军以及第一集团军残部。攻占了里昂，法军残部向南方大规模撤退，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法国南方已经基本上无线可守了。

看法军撤退的那么勤快且迅猛，而德军的攻击又是那么迅猛，法国人这是要亡国的征兆啊，这是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的看法，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法国陆军兵力已经折损了四十分之三，而且土地也失去了一大半。哪里还有力量对抗德军，除非英国人能够出更多的兵力，否则法国注定要亡国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英法两国也知道在陆地上只怕暂时打不过德国了，毕竟在西线战场，德军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英法两国高层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留着剩下的有生力量等待以后的反击，两国派出大量的船只将法国西南部剩下的英法联军四十多万人全部运往英国，而留下法国南方的法**队继续作战。如果实在不行就经过西班牙退往北非。

英法联军的算盘倒是打得很响，只可惜德国方面很快就知道了这些消息，德军也因此加强了对西南部英法联军的进攻，英法联军无奈之下只能边打边撤。而在这边打边撤的过程中，兵力损失相当严重，德军还派潜艇穿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西南海域游弋。

到了六月份。英法联军在法国西南部分的军队在损失了十多万兵力之

后终于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船只，而这时原本四十多万人的英法联军只剩下三十万不到了。在前往英国的海面上，这些船只还遭到了德国潜艇的疯狂追杀。在损失了十几艘运兵船之后，英法的海军舰船才将这些德军潜艇驱逐，德军也因此损失了不少潜艇，法国西南部也落入了德军手中。

留在法国南部的法军还有约二十万人，这些人被德军西线左翼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压着，步步向南推进而不得不向南继续撤退，原本搬到图卢兹的法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转移阵地，而这次法国政府当局不得不坐船离开法国前往英国组成流亡政府继续指挥军队对德作战。

六月底，法国南部的法军在在霞飞的指挥下与德军再次进行了一场大战，但损失惨重，原因是意大利又派出一个集团军进入了法国境内，同盟国的兵力得到了加强，在这次战役中，德军和意军的损失要轻一些。直到这个时候，法军已经失去了后勤补给，不仅兵力越打越少，而且没有了弹药补给。

趁着德军调整进攻步骤的这段机会，霞飞派人与西班牙当局进行商量，希望西班牙当局允许法军撤退进入西班牙境内前往北非。

西班牙当局也不是傻瓜，知道如果让法军进入境内，势必会引来德军大举进攻的借口，而如果不让法军进入，德军就没有借口进攻西班牙，毕竟现在西班牙已经宣布了中立，除非德军早就存了吞并西班牙的决心，而西班牙当局并不敢冒这个险，因此严词拒绝了霞飞派去的人。

无奈之下，霞飞只能求助了海军，法国海军负责地中海方面的安全，在接到霞飞的求助之后联合一些英国的货轮将霞飞的人马运到了摩洛哥，至此，德军全面占领了法国，法国亡国了。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在全世界各地的法国人都忍不住痛哭流涕，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法兰西帝国竟然被人打得亡国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耻辱啊。法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当局在法国亡国之后也夹紧了尾巴，不敢再对殖民地当地的居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唯恐这些人起来反抗，如果是那样，他们这些法国人恐怕也将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原本之前还想着要加入协约国的一些国家看到法国被德国打得亡国之后再也不敢提起加入协约国的想法，很多国家都现在开始想着加入同盟国，如此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可以捞一些好处。

在法国全境被德军占领之后。德国在西线的战事也暂时告一段落，这个时候德皇威廉二世还在希望英国当局能够求和。希望能和英国坐下来谈判，但是英国人却是没有下跪求饶。而是还在从加拿大、澳洲等地调集兵力赶来作战，而原本已经赶来英国又没有来得及运到法国战场的加拿大和澳洲军队已经达到了五十万人，再加上英国本土正在征召的三十万人和从法国战场撤退的三十万人，英伦三岛现在还有一百一十万兵力，在北非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接近四十万人，整整一百五十万人，英法还有足够的本钱反攻，英国现在怎么会选择屈服呢？威廉二世的算盘打错了。

西线的陆地战事已经暂时结束了，德国想要搞定英国。仅靠陆军是不行的，因此德国将写下来的战事交给了德国海军公海舰队。陆军方面由于结束了西线战事，德军得以能够从西线抽调兵力增援奥匈帝国对付塞尔维

亚，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小弟的作用，德国人让意大利出兵巴尔干，与奥匈帝国一起对付塞尔维亚，并同时派人游说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由于受到德国的利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最近也宣布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并且出兵向西进攻塞尔维亚，同时宣布“圣战”，又派出一个集团军向北进攻沙俄高加索地区，看形势。同盟国形势十分良好，气势如日中天。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奥斯曼特土耳其帝国在进攻沙俄高加索地区时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刚开始时俄军交战不利。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而随后不久俄军组织兵力发起了反攻。土军九集团军被围歼，损失7万多人。土军因此不得不转入防御势态。

不过同盟国对于塞尔维亚的进攻却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在这之前，保加利亚也接受了同盟国开出的条件与德、奥、土、意签订了军事条约，五国一起进攻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仅以20万装备不良的军队抵抗德、奥、保、土、意五国60多万大军的夹击，不到一月，塞军被击溃，一部分转移到亚得里亚海滨，后转往希腊，塞尔维亚全境被保军和德奥军占领。

此后，同盟国开始积极筹备东线战事，德国居中联络，让同盟国各国共同出兵进攻沙俄，趁着现在是夏季，北方天气不热也不冷，这个时候是向沙俄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

七月上旬，德军在东线聚集兵力60个师、奥匈帝国出兵35个师、意大利出兵39师，保加利亚出兵8个师，一共142个师，近两百万的兵力，堪称恐怖。

中旬，同盟国两百万大军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对俄军展开全面进攻，目的是将俄军主力包围在“波兰口袋”内加以消灭。而沙俄方面也知道这场战役可能真的要拼命了，如果再不拼命可能就会真的丢掉老命，因此沙俄方面再次调集了11个集团军，共260万人决心与同盟国决一雌雄，战斗正式打响后，俄军就因为组织不力、士兵战斗素养太差、装备太差而被打得节节后退。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看不行了，为了自己的老命着想，他赶紧向英法两国求援，说这个时候英法再不出手的话，等同盟国干掉了沙俄肯定会再回过头去对付英法，这会给同盟国个个击破的机会。

英法当局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两国紧急磋商，决定从南部出兵牵制同盟国，首先是法国海军舰队在地中海上与意大利海军进行一场规模盛大的海战，这场海战历时一个多月，以意大利海军被歼灭大部，少部分逃往土耳其为结局，而法国海军也是伤亡惨重，不过好在解决了同盟国在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的海军力量。

随后协约国在北非地区开始组织兵力，英国、法国、比利时北非殖民地、希腊、葡萄牙、黑山亡国、圣马力若共和国等协约国家组织兵力六十万人用大量货轮运往意大利，由法国海军舰队护航，登陆意大利南部沿海随后对意大利发动大规模进攻，意大利军队本来就是打酱油的角色，哪里

是协约国的军队的对手?很快就大败亏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意大利就全线沦陷，协约国的军队直接向奥匈帝国南部进攻，在受到攻击之后，奥匈帝国国内根本抽调不出多少兵力抵挡，只能从东线战场抽到兵力南下，这样一来同盟国在东线战场对沙俄的军事行动就出现了缺口，沙俄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反击，双方在喀尔巴阡山山脉口进行了反复的争夺，均死伤惨重，一天最高的伤亡达到了七万人。

华国、京师。

欧洲发生的战事情况很快通过电波传到华国，华国高层在最短的时间内得知了欧洲在近两个月发生的战事具体情况。

“目前，欧洲东线战场已经陷入焦灼状态，战事频繁，但谁都暂时奈何不了谁，平均每天都有超过上万人死亡”。

“在欧洲南部，意大利全境已经被协约**队占领，意大利政府当局也落入了协约国手中，在协约国的逼迫下，意大利政府宣布加入了协约国，而在东线战场上还有39个意大利步兵师，这39个意军师突然倒戈让同盟国方面措手不及，奥匈军队、保加利亚军队毫无防备被打得大败亏输，如果不是德军压住阵脚，恐怕这次协约国方面里应外合之下，同盟**队就会全线溃败，尽管德军已经稳住了阵脚，但是同盟军队在东线对沙俄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倒戈的意军在德军的围攻之下损失过半，剩下的已经逃回意大利，西线暂时很平静，德军留下了一些兵力在法国，英法方面好像暂时没有登陆法国的打算，这就是欧洲最近一段时间的战事情况！”蔡锷对萧震雷和其他幕僚团成员进行详细介绍后就坐下了。

第425章日本意图？

听了蔡锷对欧洲军情的通报之后，杨度笑道：“这英法两国也真是顽强，仗都打到这份上，法国直接灭国了，英国人还不投降，他们就不怕步法国人的后尘？”

萧震雷闻言摇头笑道：“想让英国佬投降？怎么说它也是几百年的世界老大，谈何容易？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个面子问题害死人啊！”

众幕僚们听了萧震雷这话都露出会心的微笑，萧震雷又道：“经过这段时间欧洲战场的情况来看，正如我们当初所推断的差不多，协约国方面，特别是英国的战争潜力是巨大的，它有着全世界最多的殖民地，占据着全世界最多的战略资源，想要打垮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从这段时间的战役情况就看得出来，现在它的殖民地军队正源源不断地赶过来，如果英国海军不出问题的话，德国想要打到英国本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同盟国和协约国谁胜谁败，最后还得看到底是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厉害，还是德国公海舰队厉害，只要他们分出胜负出来，那么这次战场的结果基本上就出来了，不过我不看好德国海军，当然了，就算德国击败了英国海军也并不代表同盟国就赢得了战争，这其中影响战争结果的因素有很多，现在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说说远东战役的问题，沙俄尽管在欧洲顶住了同盟国的疯狂进攻，但是在远东方面却节节败退，日本人已经打得顺手了。又缴获了沙俄方面大量的武器，根据最新消息。日军已经在哈巴罗夫斯克击败了沙俄军队，沙俄在远东地区就只有伊尔库茨克还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他地方的兵力都不能形成战斗力，无法阻挡日军占领西伯利亚，具体的情况由蔡将军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蔡锷再次站起来：“好，现在由我继续给诸位通报远东战场的情况，一个星期前，日军四个师团七万余人对哈巴罗夫斯克的沙俄军队发起了猛攻，俄军先后丢失了城郊和城内的大部分地区，俄军残部本来想乘火车后撤。但是日本在进攻之前派特务炸毁了一段铁轨，俄军残部根本没有时间将炸断的铁轨修复，在弹尽粮绝之下，俄军选择了投降”。

“另外，在海参崴坚持了大半年之久的五万俄军已经于前天向日军投降，没办法，海参崴虽然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从外部难以攻破，但是里面的存粮和弹药只能支撑俄军维持这么长时间”。

“如此一来。围困海参崴的三个日军师团就将可以腾出手来，加上北面哈巴罗夫斯克的四个日军师团，日军在远东地区的总兵力就达到了十三万人。现在沙俄在远东地区只有伊尔库茨克还有三个师的兵力，而这三个师的兵力相对于七个日军师团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那么这些日军不对我们下手还好，一旦对我们下手，在这么长的边境线上。我们根本就防不胜防！如果值得欣慰的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在得知哈巴罗夫斯克的俄军投降之后，俄国人已经将从哈巴罗夫斯克到伊尔库茨克这段西伯利亚铁路各处关键地点都炸毁了。日本人想要占领偌大的整个西伯利亚根本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成的！”

这时总统秘书小高走进来在萧震雷身边低声道：“大总统，蒋总参谋长来了，说是有紧急情况！”

萧震雷摆手道：“请他进来！”

“是！”小高答应一声转身离去，而大家继续讨论。

没过一分钟，蒋方震拿着文公包走了进来，“大总统，各位好！”

萧震雷问道：“百里兄，听小高说你有紧急情况，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情况紧急，且事关重大，我打电话听说总统正在和幕僚们开会，所以立即赶过来了！”蒋方震说着立即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叠文件说道：“总参综合情报分析局最近几天从日本方面得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情报，这其中有一份情报显示日本第八师团从弘前调到了横滨，第十师团也调到了横滨，还有一份情报显示第十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也调到了横滨，我们开始还以为日本准备继续向沙俄远东地区增兵，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如果日本方面要向沙俄方面增兵，陆军登船完全不用在横滨港，直接如以前一样在日本北部的大凑港军港登船岂不是更好？这几天我们又收到一份情报，日本海军开始组成联合舰队，其中常备舰队开始在日本东南部海域集结，另外我们还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情报，日本陆军向多家工厂订购了大量的防晒霜，什么地方需要用到防晒霜？只有热带地区，综合情报分析局认为日本很可能要对太平洋地区动手，就是不知道是要对哪一方，如果是对美国方面动手的话，我们就要立即做好对日本开战的准备，如果是对英法动手的话，我们应该还有时间！”

萧震雷听了蒋方震的话，知道现在搞清楚日本的意图非常重要，他立即道：“小高，马上通知马小双和王亚乔过来！”

“是，大总统！”

接到紧急通知的马小双和王亚乔很快赶了过来，幕僚中有人以最简洁的话语快速将情况给二人做了叙述，待两人都明白了情况之后，萧震雷说道：“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即将有大动作，但是我们不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是想对我国发动进攻呢？还是想对澳洲、菲律宾，又或者是关岛和珍珠港？日本这么大的动作，不可能是在搞演戏吧，再说现在这个时候搞演习不显得很愚蠢么？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相关的情报证实日本的真实意图！”

两人立正敬礼道：“是，大总统！”

两大情报机构紧急行动起来，不到两天的时间，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就汇总过来，并且送到总统办公室。

总统办公室有专门的国际战略情报分析部门，负责为总统提供国际事务咨询服务，而铁血调查局王亚乔、军事情报局马小双和内务调查局胡为山是这个战略情报分析部门的主要人物之一。

这天王亚乔来见萧震雷，在获得准许之后在小高的带领下走进了萧震雷的办公室，他道：“大总统，有结果，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汇总分析，我们推断日本此次最大的攻击对象是澳大利亚，这个可能性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哦？”萧震雷皱起眉头，起身来到墙壁下看着墙壁上的地图，用手比划了一下问道：“从日本横滨港南下进攻澳大利亚，日本联合舰队有这么长的续航和作战能力吗？”

王亚乔连忙指着地图上说道：“大总统请看，除了关岛以及诸位的几个岛屿是美国人管着之外，南边的加罗林群岛、密克罗尼西亚。新几内亚都是德国的属地，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日本要借用这些岛屿作为中转站进攻澳大利亚的话，我想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萧震雷闻言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太平洋上还有这么多岛屿是德国属地，那么日本要借用这些岛屿进攻澳大利亚太容易了，德国还巴不得日本进攻澳大利亚呢，如果日本占领了澳大利亚的话，那么英国从外部获取兵力支援和资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有了德国这些太平洋上岛屿的支持，日军舰队随时都可以得到物资支援和补给，就比如加罗林群岛，由雅浦岛、特鲁克群岛、波纳佩岛、帕劳群岛等900多个岛屿组成，在它的行政中心科洛尼亚有大型港口可以供军舰停靠，之前德国东亚舰队就经常在这里停泊和补给。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面积比加罗林群岛还要大一倍以上，其中马绍尔群群岛还有德国人修建的军事港口和基地。

萧震雷摸了摸下巴，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问道：“这次日本的护航舰队规模怎么样？是日本海军的常备舰队所有船只都在吗？”

王亚乔点头道：“对的，毕竟这次运输船队上有四个师团，七万多人，如果出了意外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澳大利亚的海军舰队虽然比不上列强，可规模也不小，日本如果不出动常备舰队所有舰船想要保护运兵船队的安全是没有绝对把握的！”

萧震雷盯着地图上看了一会说道：“从日本到澳洲的途中，显然是加罗林群岛距离日本要近一些，如果通过加罗林群岛进行补给，再通过新几内亚最后一站进行补给之后就可以直接对澳大利亚北部沿海登陆作战了！久光兄，想办法搞清楚日本海军舰队在日本南部海域集结的具体海域地点以及舰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有没有问题？”

王亚乔想了想说道：“虽然困难很大，但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搞清楚！”

“好，看你了！”

第426章谋日（1）

英法两国对付德国已经相当的吃力，而华国与协约国签订秘密条约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英法两国肯定会催促华国尽快对同盟国宣战，萧震雷知道这无可避免，即便是他不向日本宣战，英法两国也会将华国与协约国秘密结盟的消息泄露给同盟国知道，到时候他就这边就会很被动，说不定不等华国向同盟国动手，同盟国就已经向华国动手了，与其到时候被动，还不如自己这边主动一些，将战争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那就是主动向同盟国宣战，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日本。

萧震雷唯一忌惮的就是日本海军舰队，现在日本海军舰队的总吨位和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四，第一是英国，第二是德国，第三是美国。以华国现在的就那么几艘主力舰，再加上其他一些打酱油的小吨位巡洋舰根本不是日本海军舰队的对手。

萧震雷知道仅仅用华国现在的海军舰队去打日本海军舰队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的，但是他却有手段对付日本海军舰队，这也是他让王亚乔去将日本舰队集结海域的具体坐标和具体出发向澳洲进军的时间搞清楚的原因之一。

让王亚乔去调查日本舰队之后第二天，萧震雷在工作的时候，秘书小高进来报告道：“大总统，英国公使朱尔典求见，他说无论如何要见到您，您看？”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萧震雷听了小高的话之后就猜到了朱尔典这次的来意，他想了想摆摆手：“去请他去一号招待厅吧！我马上就来”。

“是。大总统！”小高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萧震雷放下手中钢笔，从桌子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他起身一边在办公室里走着，一边抽着烟。脑子里却思索着接下来的工作方向，他很清楚，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肯定是要放在战争方面了，首先要全力对日战争，但是他需要时间布局，而对日战争又要找到一个好的借口，一方面是向国际上表明华国是被迫发动战争，而不是无故主动地攻击他国，另一方面也是给国内民众一个说法。让国内民众感觉到己方是占据大义的，对日战争是有道而并非无道，以有道伐无道才能获得百姓们的全力支持。

思索良久后，手指间传来一阵灼热的疼痛，一看是香烟烧没了，赶紧灭了烟头大步向办公室外面走去。

当萧震雷来到一号接待厅的时候，朱尔典正在喝着茶，看上去他脸色很平静，但是萧震雷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很焦虑。显然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朱尔典公使先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萧震雷笑着伸着手走过去。

朱尔典连忙站起来同萧震雷握手说道：“没关系，总统阁下公务繁忙。我等一下也是应该的！”

萧震雷没有接口，笑着请朱尔典就坐，两人坐下后。朱尔典就迫不及

待地拿出一份公文呈送过去说道：“大总统阁下，自从贵国与我们协约国方面签订密约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协约国各国领导人认为给华国准备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贵国应该履行密约向同盟国宣战了。这是我国的国书，请大总统过目！”

萧震雷接过英国外交国书看了一遍之后交给小高拿着，然后对朱尔典说道：“向同盟国宣战需要一个理由，说难听一些就是需要借口，这需要时间准备，麻烦朱尔典先生转告贵国领导人，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过后我国立刻向同盟国宣战！”

朱尔典作为一个外交老油条，当然知道这其中的道道，对此也是很理解，他当即表示道：“好的，大总统阁下，我会转告我国国王陛下和首相大人的，我们共同期待华国的举动！”

萧震雷点点头，提醒和警告道：“公使先生，我还希望您提醒贵国国王和首相，这件事暂时要绝对保密，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可以知道之外，要对其他人保密，因为此事一旦传开，被同盟国方面得悉我国的动作，我国将失去先机，这对于我国向同盟国作战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因为贵方的原因造成了泄密事件，我会对此事追究到底！”

朱尔典听了严肃道：“总统阁下请放心，我敢保证在华国向同盟国宣战之前，同盟国方面不会得到任何风声。

“这样最好了！”

朱尔典走后，萧震雷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说道：“接总参谋部蒋总参谋长！”

电话很快接通了，里面传来蒋百里的声音：“大总统，是我，是不是要动手了？”

萧震雷闻言笑道：“看来你早就迫不及待了，你猜对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刚才送来了英国首相和国王的国书，要求我们尽快参战，我争取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军队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萧震雷听了之后沉吟片刻后说道：“这样吧，今天下午三点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我们就此事进行详细的商议一下，地点就在总统府！”

“好的！”

挂了电话之后，萧震雷又给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秘书处打电话，让秘书处通知最高军事常务委员们今天下午三点来总统府召开会议。

吃过午餐之后，萧震雷休息了一会，到下午两点的时候，他照例召集总统办公室的幕僚们开了一个例会，听取了一些各方面的消息以及幕僚们对现在局势的分析。

下午三点，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在一号会议室齐集一堂，萧震雷准时出现在会议室内，他向各成员们一一打招呼。

待所有人都坐下后，他说道：“诸位，清闲的日子到头了，现在该是诸位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军人的真正价值。言归正传，今天上午，英法方面已经催促我了，希望我国尽快参战，一方面可能是英法在欧洲抵挡德军已经很吃力，另一方面可能是日本对沙

俄远东地区的威胁太大，还有一点协约国方面可能也察觉到了日本可能会对澳洲或者印度动手，担心这两个主要原材料供应地被日军占领，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法避免的，英法方面是不把我们拖下水不会甘心，日本人的野心太大，我担心日本人对沙俄方面大胜之后自信心膨胀太大太快，极有可能失去理智对我国动手，有这几方面的原因，我考虑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还不如现在主动出击，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掌握战争主动权！所以我决定率先对日本动手，诸位认为如何？如果我们率先动手的话，要最先进行哪一步？是让陆军先夺回辽东半岛，还是先打下朝鲜，又或是先对侵占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动手？”

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听了萧震雷的话都开始思考，权衡各方面的利弊，空军司令马汉龙看了看其他人，见这些成员都在思索，他就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认为大总统说的主动出击是可行的，有一句话叫做‘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自古以来，在军事上进攻方是占有绝对主动权的，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另外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将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先拿下辽东半岛，其次联合沙俄对付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军队，再次剑指朝鲜，最后打上日本本土！”

“这是马汉龙的意见和看法，诸位以为呢？”萧震雷看着其他人问答道，他又看向徐绍桢，问道：“徐将军，您怎么看？”

徐绍桢见萧震雷点了自己的名，思索一番后说道：“我认为马将军的意见是可行的，只是我认为把这几个步骤改一下，还是先打下辽东半岛，其次打朝鲜，打下朝鲜再打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如此我们就不用两面受敌，最后打日本本土”。

其他几个委员会成员都点点头，徐绍桢毕竟是老军人，看得还是很远的。

萧震雷皱眉问道：“没有其他意见了吗？”

“咳咳！”蒋方震咳嗽两声，这时蔡锷也开口了：“我”。

两个人同时开口，但反应过来后又同时闭口，蒋方震说：“松坡兄你先说吧！”

蔡锷也道：“还是百里你先说吧，你是总参谋长！”

蒋百里见状也不谦虚了，开口道：“我认为日本对我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日本的陆军，日本陆军无论是兵力、士兵战斗素养、又或是武器装备和火力强弱都无法与我国相比，对我国最大的是日本海军，远东地区日本海军是无敌的，日本有这支海军存在就先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即便是我们歼灭了辽东半岛、沙俄远东地区的十五万日军，又或是朝鲜守备军，我们也能隔海看着日本干瞪眼，因为有日本海军舰队存在，我们的陆军根本就登不上日本本土，所以说要打日本，先要想办法解决日本海军舰队，否则日本海军舰队干掉我国海军之后可以随意对我国沿海任何地方进行攻击，这样一来我国就防不胜防！”

“当然了，刚才徐将军和马将军的战略方面意见，我认为是没错的，我们可以先解决夺回辽东半岛、朝鲜，歼灭所有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然后再想办法对付日本海军，也可以先想办法解决日本海军，再对付辽东半

岛、朝鲜和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这就是我的一点看法！”

第427章谋日（2）

萧震雷看向蔡锷，刚才他与蒋方震同时有话要说，蒋方震已经说了自己的意见，现在轮到蔡锷了，他便对蔡锷道：“松坡兄，你认为呢？”

蔡锷道：“我以为还是应该先想办法解决日本海军舰队，如果不解决日本海军舰队，在我们攻打辽东、朝鲜和沙俄远东地区的时候，日本方面完全可以运输兵力与我们对抗，最后搞成添油战术和消耗战，如此一来，陆地战争肯定是旷日持久，如果打成欧洲那种局面，以我们现在的国力是支撑不住的，到时候全国老百姓都要了紧裤腰带过日子了，我以为对付日本还是速战速决最好！”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不得不说蔡锷的意见还是很好的，毕竟新政府才成立两年，国力还很弱，支撑不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这会对生产、财政方面形成巨大的负担，如果能够快速解决日本最好了。

他又看向其他人问道：“诸位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蔡国栋这时说道：“刚才几位将军都说了意见，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显而易见，先解决日本海军舰队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如果先解决了日本海军舰队，那么在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就会失去后援，没有支援的话，日军在这些地区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即便我们围而不打，他们可能也自己垮掉，所以说，最先解决日本海军舰队，然后再对付以上地区的日军是最好的作战方案！”

张孝淮说道：“关键是日本海军舰队可不是纸糊的，也不是说解决它马上就可以解决它。以我国现在的海军实力只怕还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吧，毕竟这二十年来日本海军一直在发展。我国知道最近两年才重新添置舰船，这中间的差距太大了！”

“也就是说如何解决日本舰队是关键了！”马汉龙说道：“我觉得我们空军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萧震雷抬手道：“马汉龙。说说你们空军的情况，现在有多少飞机、多少飞行员、各种型号的飞机性能如何？”

“是！”马汉龙答应一声说道：“在欧洲战场，德军和英法先后使用了飞艇和飞机作战，飞艇作战是我们早就知道的，飞艇在载重方面无疑比飞机强得多，所以它可以携带大量的航弹对敌军地面目标实施轰炸，但是飞艇有着致命且无法改变的缺点，那就是速度太慢、灵活性太差！一旦遇到战斗机，那就是铁定被击落的下场。所以在飞机发展到可以用于作战的情况下。飞艇就被淘汰了，现在以德国的飞艇部队最多。

在飞机方面，上次德军进攻法国西南地区时使用了飞机作战，随后英法两国也使用了飞机与德军的飞机对抗。如今其他国家的飞机性能都还无法与我国相比，现在各国的飞机时速普遍在每小时120公里，只相当于我国的第一代战斗机的速度，作战半径太小，在航程上还无法进行长距离作战，英国的战斗机还无法从伦敦飞刀柏林作战。德国的战斗机也无法从柏林飞到伦敦作战，现在我国的战机时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340公里，已经是第三代，航程方面。我国研制的k3大型轰炸机正常航程达到1900公

里，最极限航程已经达到2860公里，最大载弹量达到四吨。按照这个航程来算，如果轰炸机从上海起飞。轰炸机减少航弹数量而额外携带油料，那么日本绝大部分地区都将处在我k3大型轰炸机的攻击之下。完成轰炸之后还有足够的油料返回，我们可以用轰炸机和鱼雷机摧毁他们停泊在海军基地的所有舰船、造船厂和维修港口”。

马汉龙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其他将军都极为震惊，怎么现在的飞机有这么厉害吗？前几年飞机的速度在一百多公里每小时吗？怎么这才过了几年时间，飞机研究进展这么快？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付日本海军就要容易得多了。

萨镇冰这时也说道：“大总统，我想我们海军还有可以有所作为的，尽管我们海军舰船方面的数量还无法与日本相比，但是我们海军航空兵部队却可以完全弥补舰船方面的不足，现在我们海军已经用四艘一万三千吨的大货轮改装成四艘水上飞机母舰，每艘母舰可以搭载三十五架舰载机，舰载机全部采用折叠翼，每艘母舰上分别有战斗机20架、轰炸机10架、鱼雷机5架，如果四艘航空母舰一起行动，对敌作战时分为两个梯队，每个梯队70架战机，我相信敌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防备我们从天空进攻！”

萧震雷点头笑道：“好，想不到萨将军和诸位将军都说到了点子上了，把诸位的想法总结起来的话，跟我的想法是很接近的。首先，打掉日本人的海军舰队，打掉了日本海军舰队，日本就没有出海作战能力了，只能窝在小岛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都会失去后援和补给，他们蹦跶不了多久，如何打掉日本海军舰队呢？刚才萨将军和马将军都说出了自己的办法，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既然用海军舰队打不赢日本海军舰队，那就用空军打，现在各国的空军都处在起步阶段，与我国空军的距离相差还很远，日本人甚至只有一些最原始的飞机，他们的海军舰队也只有几架飞上飞机，每一艘战舰都没有安装任何放空武器，这对于我们用空军对付他们的海军舰队是极为有利的，他们恐怕都没有想到飞机还可以对付舰队吧？”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要干，那就干一场大的，一次性将日本所有有战斗力的战舰全部炸毁，如果是平常，要将日本舰队所有战舰全部炸毁很困难。因为日本舰队并非全部都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个军事港口。要么是在巡航，但是这段时间不一样了。日本准备偷袭澳大利益，我已经让王亚乔派人去调查日本联合舰队护航出发的时间和所有舰队的集结地点，只要搞清楚这两个具体情况，那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马汉龙和萨镇冰听到这里，都双眼发亮，急切地问道：“大总统，我们要怎么做？”

“别急，听我一一道来！”萧震雷笑了笑，继续道：“等搞清楚日本联合舰队的集合地点和出发的时间之后。我们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空军的陆基轰炸机和鱼雷机分作三个批次携带弹药飞向日本联合舰队集结地点，每个批次作战机群间隔时间半个小时，第一批轰炸机和鱼雷机发现日军舰队之后立即展开攻击，轰炸机向日军舰队战舰上投掷航弹，以大量杀伤舰船上的日本水兵、摧毁舰炮和舰船动力为目标，而鱼雷机则负责向

每一艘战舰投放鱼雷，鱼雷机投放鱼雷完毕之后立即返回，轰炸机也必须在半夜小时之内将航弹投放完毕。尽可能地对日本舰队上的日本海军官兵和舰船造成最大的伤害，等第一批作战机群刚刚离开，日本舰队上的海军官兵开始收拾残局的时候刚好抵达，再次对日本联合舰队进行轰炸并投放鱼雷。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投放所有的弹药，否则油料不够无法顺利返回空军基地，第三波作战机群也是如此！”

“等第三波机群刚好撤回时。而第四波战机又到了，这第四波战机哪里来的？没错。就是海军航空兵，将四艘水上飞机母舰全部出动。四艘母舰上的战机分作两个批次对日本舰队进行攻击，不过要注意一点，这由于是对舰船攻击，因此战斗机的作用远远没有轰炸机和鱼雷机的作用大，所以出动作战机群的时候，战斗机所占的比例不能太高，比如之前每艘母舰上有二十架战斗机，这个比例对现在海面作战太高了一些，将每艘母舰的战斗机下降到十架，空出来的补充鱼雷机和轰炸机，鱼雷机要占多数，有时候一枚鱼雷就可以让一艘战舰沉没，萨将军，记着这一点，回去之后马上更换！”

萨镇冰立即道：“明白了，大总统！”

萧震雷又继续道：“水上飞机母舰行动一定要有其他战舰护航，这次行动将所有能够出海远航的超过两千吨以上的战舰全部带上，一方面为四艘水上飞机母舰护航，另一方面等收拾海战残局，等将日本联合舰队打残之后，对于那些日本舰船能够俘虏带回来就带回来，如果不投降就彻底击沉，绝不能让任何一艘日本舰船逃回去！”

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中有几个对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并不是很了解，因为飞机的研发和制造都是极为机密的事情，就例如徐绍桢，他就不甚清楚，问道：“大总统，难道我国的飞机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击败日本舰队的地步了吗？”

萧震雷笑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国的空军已经领先各国很远，现在各国的战机还只是第一代，而我国已经是第三代了，无论是飞行速度，还是航程，又或是火力，都各国拍马都赶不上的，相对于现在的日本舰队来说，我们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是很强大，因为他们的舰船上没有任何防空火力，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打他们的份，而他们打不到我们！只要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死定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蔡锷闻言踌躇满志，跃跃欲试道：“看来这次真的要看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了！从甲午战争战败到现在已经足足二十年了，不仅西方列强压在我们头上让我们喘不过起来，后来又多了一个东洋人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如果这次我们能够一举摧毁日本联合舰队，那我们就真正能够扬眉吐气了，任何国家都不敢再小看我们！”

“是啊！”范之庸点头道：“甲午战争的时候我刚好十八岁，那时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当听到北洋舰队竟然被打得全军覆没的时候，我当场就要放弃科考准备投笔从戎，呵呵，那口气到现在都一直憋在心里！”

“好了，我们继续！”萧震雷又道：“刚才我们说完了首先解决日本联合舰队，当解决了日本联合解决之后呢？我是这么考虑的，海军舰队继续

行动，炮击日本沿海各个港口，首先攻击海军基地、军事港口、船舶制造厂和船舶维修港口，再次攻击民用港口和码头，彻底摧毁日本与外界的联系途径，最后轰炸日本的军事工业工厂！”

“与此同时，陆军方面当然也不能闲着，不但不能闲着，还要有大动作，首先出兵收复辽东半岛、南满铁路，进而继续进攻朝鲜半岛，夺取朝鲜半岛之后以朝鲜半岛为前进基地准备进攻日本本土，当然从我国境内也可以直接进攻日本本土，但是如果在朝鲜半岛南端修建空军基地，我们的空军陆基轰炸机、战斗机就完全可以对日本任何地点进行攻击！我希望打得日本投降，如果不投降，就直接灭他的国，这个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大总统，那沙俄远东地区的日军呢？难道我们放着他们不管了？沙俄方面会不会有意见？”马汉龙问道，这个问题也是其他几个人想问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问。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说道：“据我所知，沙俄远东地区很多土地在清朝以前都是我国的，包括西伯利亚在内！那片庞大的土地上拥有无法想象的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以前没有机会收回来，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而且有能力，我们当然要收回来，要不然是要被子女后代骂娘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帮沙俄干掉那些远东地区的日军，我们还怎么能够收回那片庞大的土地呢？你们啊，政治敏感性太差，我推测沙俄方面肯定顶不住同盟国方面的进攻，如果沙俄要是被打得投降了，或者因为内乱而退出战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收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因为到那时候我们是从日本手里夺回来的，而且因为沙俄已经投降或者退出战争，我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当然不用还给沙俄！”

原来如此！在坐的其他几人原本还不明白萧震雷为什么放着远东地区的那些日军不打，敢情是这么打算的。

第428章对日宣战

8月1日，华国总统府。

王亚乔提着公文包快步走到总统秘书办公室门口，看见小高正在里面，立即道：“高秘书，我有紧急情况要向大总统汇报，麻烦你马上通报一声！”

“哦，是王局长啊！”小高抬头看见说了一句，又道：“好的，王局长等一下，我问问总统有没有时间”说着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小高在电话中说了王亚乔求见的事情，只听他嗯嗯两声就放下电话对王亚乔道：“王局长，总统请你进去，跟我来！”

两人来到总统办公室门口，小高敲门之后推门进去站在一旁说道：“大总统，王局长来了！”

萧震雷闻言放下笔招呼：“久光兄，来，这边坐！”

“谢谢大总统！”

两人坐下后，王亚乔拿出一份分析报告说道：“大总统，有确切的消息了！您看，这是我们根据最近两天和之前获得的一系列消息推断出来的结果，日本联合舰队将于五天后的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在土佐湾附近海域集结，时间是我们根据各种情报推断出来的，前后相差最大不到三个小时，地点是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这是具体的坐标，你看看！”

萧震雷接过报告详细看了一遍，随后皱眉道：“日本联合舰队为什么要在土佐湾进行集结，这去加罗林群岛的航线上能够集结的地方多了去了！”

王亚乔说道：“这个我们也进行过分析和推测，大总统您看，日本现在有三个大的海军基地。第一、横滨海军基地，第二、佐世保海军基地。第三、吴港海军基地。除了巡航之外，日本的海军舰船一般都停靠在这三个大海军基地内保养、维护和补给。这三个大的海军地点并不在一个方向上，佐世保海军基地在长崎，吴港海军基地在广岛，而横滨海军基地则在东京湾内，在土佐湾进行集结是最快也是最安全的地点。”

萧震雷看着地图点了点头，说道：“也就是说只有五天时间了，但是我们如果要向日本开战的话，就必须要找一个借口，你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王亚乔点头道：“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只能您一声令下就可以马上实施！”

萧震雷指示道：“这个事情不需要请示我，你们自己看着时间安排，而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明白！”

东京。

钱四清来日本东京已经五年了，他在这里认识了他的妻子陈慧，陈慧也是华国人，她的父母是从清朝那会举家搬来日本的，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十分幸福。钱四清在这里开了一家面馆，生意非常好。

除了他的面做得确实好吃之外，周围还有不少华侨同胞捧场，因此他

的生意比这条街上的其他日本面馆都要好。而这就让那些日本面馆的老板极为不爽了，时间长了之后，这些日本面馆的老板都与钱四清非常嫉恨。经常找一些日本浪人来他的面馆捣乱。

这天又有几个日本浪人挎着武士刀醉醺醺的走进钱四清的面馆，一个领头的日本浪人大叫：“老板出来。谁是老板？出来！”

钱四清看见又是几个日本浪人，连忙点头哈腰走过去招呼：“几位先生有何贵干？是吃面还是有其他事情？”

领头的日本浪人一把揪住钱四清的衣襟大叫：“听说你是华国人？你既然是华国人。你不呆在华国，跑来日本干什么？你在我们开店，抢我们日本人的生意，赚我们日本的钱，你的良心大大滴坏了，你滴，马上混回华国去，这里不欢迎你！”

钱四清连忙陪笑道：“这位先生请松手好吗？有话好好说，这是公共场合！”

“哈，公共场合？这是我们日本的地方！”日本浪人用力将钱四清一推，钱四清顿时被推得连连后退，撞倒了几张桌子。

这时钱四清四岁的儿子钱小虎刚刚从外面玩耍回来，看见自己的老爹被欺负，立即冲过来抱着日本浪人的大腿张口就咬。

“啊——疼死我了，八嘎，八嘎雅鹿，送开，快松开！”那日本浪人痛苦地大叫着将钱小虎推开，然后抬腿就是一脚踢过去，钱小虎被踢得撞倒了墙上昏死过去，脑袋都流血了。钱四清一看自己儿子撞在墙上头部流血，还因为儿子死了，当即悲愤地大吼：“该死的日本人，老子跟你们拼了！”说着便冲上去与那日本浪人厮打在一起。

三个日本浪人年轻力壮，又是武士，钱四清如何是对手？很快被打得趴在地上。店内吃面的华侨们见状义愤填膺，纷纷上前与日本武士理论，不让这三个日本浪人离开，三个日本浪人抽出武士刀威胁一番后扬长而去。

店内的几个华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浪人大摇大摆的离开，此时很快被当地华侨联合会得知，在华侨联合会的调查下，打人的三个日本浪人的身份被扒出来了，华侨联合会立即组织华侨们到当即日本警察局报案，要求日本当局严惩凶手。

数十个华侨举着横幅示威，这让东京一些仇视华人和华国的日本人非常愤怒，在某些极端主义的日本人的蛊惑和组织下，大批大批的日本人上街与正在抗议的华人们对峙，双方情绪都很激动，日本当地警局出动警力力图维持秩序，但是局面还是失控了，双方由对峙发展到严重的暴力冲突，一个小时内，有数十人手上，十几人死亡，而且死的大多还会华人。日本警方鉴于局面失控，出动军队才平息这场暴乱。

华国驻东京使馆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去看望那些在冲突中死亡和受伤的华侨，并且同时向国内报告情况，国内方面接到消息之后要求日本方面三天之内交出杀害十几个华人的凶手，并且就此事向华国道歉，否则后果自负。

这种事情要说可大可小，主要看受害方是否强大、是否执意要追究，

就好比当初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华国被杀害，德国方面立即以此为借口派兵登陆青岛，强取了青岛做基地。日本方面对此这件事情并未在意，只是死了十几个人而已，对于华国方面的警告，日本方面只是敷衍了事。

然而在华国方面通知日本之后，驻东京使馆的工作人员开始组织华侨们撤离东京，又租了好几艘船停泊在东京港，华侨们在使馆工作人员的组织下纷纷收拾行囊准备返回国内。

这个情况很快被日本内阁得知，首相大隈重信得知消息后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华国方面的要求和通牒。

“诸位，想必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华国驻东京使馆的人已经开始组织支那人登船撤离，他们这是准备干什么？是准备向我国开战还是恐吓我国？”

外务省大臣说道：“首先大人，我以为此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华国的要求，我国断不可答应，将那些杀人的浪人交给支那人怎么可以？就算要追究此事，那些浪人应该是我国政府审判而不能把人交给他们，支那人的要求实在是无力至极，另外对于华国要求我国政府道歉，我们绝对不能答应，否则的话，华国还以为我国怕了他们，以后他们更加会蹬鼻子上脸，对于此事，我们绝对不可以妥协！”

陆军大臣也说道：“是的，首相大人，我也以为不用理会那些支那人的叫嚣，他们要撤回华侨和使馆就让他们撤吧，我相信华国肯定想以此恫吓我国政府，想以此占据上风，在国际上博得声誉，我们万万不可中了支那人的奸计，支那人大大滴的狡猾，这绝对是他们故意做出来的姿态！”

大藏省大臣有些忧心地说道：“我总有些不好的预感，万一这次支那人不是恫吓，而是准备来真的呢？”

“哈哈！”海军大臣叫道：“且不说支那人有没有那个胆子真的与我国为敌，就算他们这次是来真的又怎么样？支那人只是陆军数量多而已，如果真打起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不是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对手！”

陆军大臣见海军大臣帮着陆军说话，对他点点头表示感谢，海军大臣又继续道：“再说，在亚洲地区，我大日本帝国的海军是无敌的，支那人能把我国怎么样？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再来一次甲午海战，将支那海军彻底歼灭，如此一来，我国就可以随意进攻华国了！而华国却不能把我国怎么样”。

经过一个上午的商议，日本内阁终于还是决定静观其变，对于华国方面的要求、通牒不予理会，对于华国驻东京使馆组织华侨撤离的事情不闻不问。

八月六日上午八点，从上海两处空军基地陆续起飞一百架战斗机、两百架大型轰炸机、两百架鱼雷机向日本土佐湾海域飞去。

上午十一点整，华国当局通电日本和全世界，以日本歧视华人华侨，对在日华侨使用武力造成数十名华人无辜伤亡为由向日本宣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第429章空军出击

八月六日这天是一个好天气，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只是气温有些高，海面上吹着微风。突然之间，远处传来隆隆之声，在东海海面打渔的渔民们抬头放眼望去，只见远处天空出现一片密密麻麻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来得太快，渔民们还没有看清楚，那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就变成了偌大的铁鸟飞到了头戴上空呼啸而去。

“嘶——这么多大铁鸟，这是干嘛去啊？”一个年轻的渔民看着远去的数百只大铁鸟喃喃自语。

船头的老渔民破口大骂：“关你屁事？这种铁鸟又不是没有看见过，每天出来打渔都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大铁鸟在天上飞，声音又打，吵死人了，别看了，快拉网，今天打不到渔，一家子都得喝西北风去！”

年轻渔民说道：“爹，今天不一样，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大铁鸟一起飞的？几百只啊，而且好像还是飞向小东洋那边去的！”

老渔民听大儿子这么一说，想想还真的有些不正常，平时虽然也能经常看见这种铁鸟在天上飞，可从来没有这么多一起的，这个数量也太大了，看上去就像一片快速移动的乌云，风雨欲来的样子，极为吓人。

庞大的机群排成一个攻击三角阵型在天空中呼啸而过，这就是第一波攻击作战机群，机群的指挥官蓝如龙的座驾是一架特大号的轰炸机在最前方带队。这架轰炸机是经过改装的，机舱内部正有数十人在工作，他们不断地计算着飞行速度、时间、判断着航向。收发电报，这是并不是一架轰炸机。而是一架预警机，这上面安全了一台大型电报机。可以随时与国内基地进行联系汇报情况。

一个飞行员一边驾驶着飞机，一边看着下方海域，判断着周围的位置和坐标，又不时地看着航空手表，根据飞行速度表盘上判断此时机群的具体位置。

没过多久，他好像看到了陆地，定睛一看，果然是陆地，再看了看那陆地地形。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地形图，他确定已经到了日本的长崎。

由于此时的通讯技术还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天空中飞机与飞机之间只能通过飞行员与飞行员之间打手势进行联系，战斗的指挥也只能通过手势进行。

指挥官蓝如龙派人向左右后侧的飞机飞行员打手势：“通知下去，已经到了日本长崎，为了防止被日本人发现后有所准备，现在所有战机拉升高度，进入云层，尽量躲入云层飞行。”

左右后侧的飞机飞行员立即将这一命令传递出去。仅仅这个传递命令的过程就过去了好几分钟，但是蓝如龙却不会等这么久，他将命令发布出去之后，就拉升操作杆。飞机抬头向上方云层飞去，后面的战机看见后很多尽管还没有得到命令，但是都跟着他的飞机飞向云层。

当机群进入长崎云层上空之后。尽管躲入了云层飞行，但是五百架战机的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可不是能够消除的。隆隆之声依然传到了地面上，这让长崎地面上很多劳作的日本人都有些好奇。这儿嘈杂的声音从哪里来

的？很多迷信的日本人甚至以为老天爷要发怒了，都跪在地上祈求。

今日日本陆地上空之后，机群距离土佐湾的距离就不是很远了，蓝如龙还是下达具体的作战命令，他这第一波攻击机群一共分为五个战队，每个战队有一百架战机，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2，也就是说每个战队分别有战斗机20架，轰炸机40架，鱼雷机40架。

按照他的部署，每个飞行战队分为二十个飞行战斗小组，即一架战斗机、两架轰炸机和两架鱼雷机组成一个飞行战斗小组，攻击目标在三千吨级以及以下的日军舰船用一个战斗小组对付，如果在整个攻击过程还没有结束，而攻击目标受到重创并且失去动力又或者即将沉没时，该飞行战斗小组立即放弃攻击此舰，去帮助别的飞行战斗小组；攻击目标在六千吨级以下的日军舰船，用两个攻击小组对付，同样，如果在整个攻击过程还没有结束，而攻击目标已经受到重创并且失去动力又或者即将沉没时，该飞行战斗小组立即放弃攻击此舰，去帮助别的飞行战斗小组；攻击目标的排水量在一万吨或一万吨以下又在六千吨以上，用三个飞行战斗小组对付；攻击目标的排水量在一万吨以上、两万吨以下，用四个飞行战斗小组对付；攻击目标的排水量在两万吨以上，用六个飞行战斗小组对付，至于如何区分目标排水量，这从舰船的大小、长宽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这是第一个部署。

第二，作战时分工要明确，当抵达作战空域之后，第一、二、三战队负责攻击日本舰队的主力大型舰船，也就说是凡是超过一万吨排水量的装甲巡洋舰、战列舰、战列巡洋舰都是这三个战队的攻击目标。而第四和第五战队负责攻击排水量在一万吨以下的重巡和轻型巡洋舰以及驱逐舰护卫舰、鱼雷艇等等舰船。

第三、各飞行战斗小组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准攻击目标，找到之后不要轻易改变攻击目标，不要三心二意，各有各的攻击目标，如此一来，整个攻击行动就会井然有序，不会处于混乱状态，除非攻击的目标已经失去了动力、又或受重创或即将沉没才允许改变攻击目标。

第四，如果在攻击过程中，战机出了问题，或被击中无法安全返回时，要第一时间跳伞，等待海军舰队的救援。

第五，任何一架战机都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因为燃料存量不允许作战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战斗机允许保留少量弹药，轰炸机要将弹仓内的航弹全部投掷完毕，只允许保留机枪子弹，鱼雷机也要投掷完鱼雷，因为鱼雷机一般只携带一枚大型鱼雷或两枚中型鱼雷，因此在投掷完鱼雷之后可以先行返回，无须等待其他战机。

等到蓝如龙将所有命令发布完毕，五百架战机都得到这些命令之后，机群已经再次看到了大海，蓝如龙观察了一下下方陆地与海面相接的轮廓之后，他又扭头对照了旁边的地形图看了看，发现前方已经到了佐伯，前面海湾是佐伯湾。

机群飞过佐伯湾，在海面上空飞行了一段距离不久又看到了陆地，蓝如龙猜测那应该到了宿毛，前方的海湾就是宿毛湾。

机群飞抵宿毛上空之后，在蓝如龙的预警机指挥之下。五架体型较小，而且极为灵活的侦察机加快飞行速度分别向四个方向飞去，他们这是先去侦查土佐湾空域，找到日本舰队的集合地点。

实际上，华国海军舰队已经向土佐湾赶来，距离土佐湾也不过只有一百海里了，而在土佐湾的海面一下，早就有华国十几艘潜艇隐藏在这里，三个潜艇编队的规模。

此时，一艘稍大的潜艇旗舰将天线升到海面上发送着电波，舰艇编队的旗舰将日本舰队的情况源源不断地向正在赶来的海军舰队报告，这三个潜艇编队分散在土佐湾周围海域，隐隐已经将土佐湾团团包围。

第一波，一波攻击机群。

蓝如龙抱着双臂在预警机指挥舱里走来走去，尽管这架预警机是最原始的预警机，除了只能与国内基地进行电报联系之外，就只能通过在窗户向其他战机打手势这种方式传达命令这个能力了，但是即便只是这样，它依然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它能够及时地组织机群进攻，及时地将命令传达出去，这里就是一个指挥中心。

“长官，前方已经到达土佐湾海域，三号侦察机发电报报告说发现有一架日本飞上侦查飞机正向我们这边飞过来，请长官迅速做出指示，迟了我们会暴露”一个空军军官走过来报告道。

蓝如龙立即道：“命令护卫飞行战队派出两架战斗机迎上去干掉它，不能让它逃回去通风报信！”

“是，长官！”

等那军官走后，蓝如龙喃喃自语道：“看来得想办法催催上面尽快将无线通话机器装到飞机上，否则这样指挥极为不方面，侦察机还好一些，一个飞行员驾驶飞机，另一个发电报，其他战机上面即不能发电报，又没有无线通话机器，只能用打手势，命令传达都很不方面啊！”

这个时期无线发报机器都普遍体积庞大、重量太重，除了华国已经将发报机小型化，可以单兵携带之外，其他国家的技术根本就没有进步多少，没有哪个国家想到过要把无线发报机装到飞机上去，更别说无线通话设备了，而华国方面已经发明了无线通话设备，只是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将无线通话设备装到战机和战舰上。

第430章待宰羔羊

日本，土佐湾海域。

这片海域此时已经聚集了六十余艘大小战舰，整个日本海军的所有主力战舰以及一些已经退居海防舰队的战列舰都赶到了这里。

此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旗舰金刚号战列舰上正在召开一场会议，主持会议的正是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吉松茂太郎，参加会议的有他的参谋长山中柴吉、第二舰队司令官铃木贯太郎、参谋长山屋他人、第三舰队司令官山下源太郎、参谋长枥内曾次郎、第四舰队司令官竹下勇、参谋长冈田启介。吉松茂太郎除了是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之外，他还兼任了第一舰队的司令官，山中柴吉也兼任第一舰队参谋长。

吉松茂太郎年轻时曾在法国留学，他参加过甲午海战，那时任吉野号分队长，在日俄战争中分属在第二舰队队列中，任常磐号舰长，在当时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的指挥下参加了蔚山海战和对马海战，可以说是一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日本海军将领，要知道当年参加过日俄战争海战的日本将军，现在都是老的老，死的死，老一辈的海军将领都退休当了元老，也只有吉松茂太郎这一辈人可以撑起日本海军了。

吉松茂太郎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上的头发剃得光光的，只留一点点短茬，在会议室的灯光照耀下，他的头皮上还有些油光发亮。

他握着指挥刀刀柄坐在主位上看着其他将官道：“诸位，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就启程向加罗林群岛进发了，此次帝国决定对澳大利亚作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争进行了这么大半年，我国战争储备资源消耗得很快。协约国当然不会卖给我们战略资源，盟国方面也没有多余的卖给我们。就算有也运不过来，很多如铁矿石、橡胶、石油等方面我国都只能从外部购买，而美国和华国在战略方面又大肆涨价，让我国损失很大，这些年积累的一些财富都被消耗一空，所以为了获取战略资源，我们只能从协约国手上夺取，而澳大利亚距离我们相对较近，而势力又比我国相差太远。因此作为我国首选的攻击目标，只要我们能够快速攻下澳大利亚，我们就能够获得大量的战争资源，所以这次还请诸位竭尽全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未来，拜托了！”说完弯腰低头行礼。

其他将官见状立即同时弯腰低头答应：“嗨！”

这时通讯参谋官拿着一封电报脸色发白地急冲冲走进来，来到吉松茂太郎身边俯身

附耳低声道：“司令官阁下，紧急情况，刚刚接到海军省军令部电报。华国在一刻钟之前向我国宣战了！”

“什么？”吉松茂太郎闻言惊叫一声，与会其他将官见状都看过来，他扭头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通讯参谋官低声将最近几天发生的东京华人华侨与日本浪人之间发生的冲突详细说了一遍。

吉松茂太郎听了通讯参谋官的报告之后脸色一度变了数变，沉默了两分钟之后才问：“军令部除了向我们通报这个消息之外。有没有发下命

令？”

“有！”通讯参谋官拿出手上那份电报说道：“军令部命令我们暂时放弃前往加罗林群岛的计划，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吉松茂太郎脸色变得极为严肃，他拿过电报很快扫了一眼然后放在了桌子上。抬头向两侧将官们看了过去，见到其他人的询问的眼神和表情。他沉声道：“诸位告诉诸位一个不知道是好的消息还是坏的消息，华国在一刻钟之前向我国宣战了。海军省军令部命令我们暂时放弃前往加罗林群岛的计划，原地待命！”

“啊——”。

“什么？”

第二舰队司令官铃木贯太郎大怒，拍着桌子起身怒道：“八嘎，八嘎雅鹿，狂妄的支那人，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反过来却向我国宣战了，正好，我们也不用去加罗林群岛了，攻下华国也同样可以得到很多战略资源！”

“哟西！”第三舰队司令官山下源太郎面目狞峥道：“其实我就早就反对打澳大利亚，那地方太远，不如直接进攻华国，可惜之前没人听我的建议，现在好了，我们不惹华国，华国反而惹到我们头上，这正好遂了我的心愿，诸位还等什么？司令官阁下，不如我们现在就直接启程去华国，在华国上海或杭州湾登陆！”、

吉松茂太郎敲了敲桌子，沉声道：“好了，别说气话了，现在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吗？我们是军人，不是乌合之众，要服从军令，海军省军令部已经发来的让我们原地待命的命令，我们就原地待命好了！参谋长，各舰队所有船只、运兵船都已经到了吗？”

参谋长山中柴吉立即道：“是的，司令官阁下，按照计划，所有该到的舰船和陆军方面四个师团所乘坐的运兵船队已经全部赶到了！”

吉松茂太郎摆手道：“给各舰队各舰船下令，熄火关闭锅炉、下锚，等待下一个的命令！”

“嗨！”

吉松茂太郎看着这几个分舰队司令和参谋长道：“诸位，你们认为军令部的一下步计划会是哪里？是继续以澳大利亚为目标还是转而进攻华国？”

“这还用说吗？华国近在咫尺，而澳大利亚太远，要知道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实力都在我们这里了，如果我们离开，那不让华国海军舰队在我国海域肆意猖狂？我以为只要军令部那帮混蛋只要不是傻子就知道该下达什么命令了”。

华国，京师总统府，战略指挥厅。

萧震雷一只手背在背后。一手夹着香烟，静静地在一个巨大的沙盘前。沙盘上模拟着华东地区、东海、日本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地形图。在日本四国岛最东部的上空正插着五架战机模型，每一架战机代表一个飞行战队（一百架战机）。代表着第一波攻击作战机群已经抵达了土佐湾附近。在九州岛和东海海面上同样分别插着五架战机，分别代表了第二波攻击机

群和第三波攻击机群，每一架战机模型上都有华国国旗标志。

而在土佐湾海面上，有六十余艘日本战舰模型，悬挂着日本国旗帜，在这些战舰的周围还有一些较小的潜艇模型，模型的艇身上印有华国国旗标志。

在土佐湾南部八十海里处海面上有一直庞大的舰队模型，悬挂着华国国旗，舰队舰船数量有四十二艘。相比日本海军舰队的模型数量少了很多，这就是华国海军舰队的主力舰队，几乎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了，而在土佐湾的日本海军舰队只是日本的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却没有赶过来。不论是舰船的吨位大小，还是数量规模，华国舰队都无法与日本舰队相提并论，两则相差距离太大，但是华国海军舰队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支舰队当中有四艘水上飞机母舰，每艘母舰上都搭载了三十五架战机，之所以说它们是水上飞机母舰，是因为它们都使用超过万吨的散装货轮改装而成。而并非真正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很多功能，水上飞机母舰都没有。

在这里。除了萧震雷之外，还有蒋方震、蔡锷、蔡国栋、徐绍桢、马汉龙、范之庸、张孝准等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

这时一个军官夹着文件夹走过来立正敬礼道：“报告。第一波攻击机群发来电报，他们已经抵达土佐湾海域上空。并且侦察机已经发现了日本海军舰队，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对敌发起攻击，现在正在做攻击准备；第二波攻击机群发来电报，抵达九州岛熊本市上空，第三波攻击机群抵达福江岛以南六十海里海域上空，各攻击机群与预定的时间间隔差别不大，在正常范围内，如果在战斗过程不贪恋作战，及时返航的话可以安全返回！”

“另外，海军前线舰队司令官程璧光发来电报，说四艘水上飞机母舰上已经开始做准备，舰载机开始升上甲板，预计一个小时后让战机升空，一刻钟之内完成第一波攻击机群的起飞”。

报告战情的军官刚刚离开，秘书小高就快步走了过来报告：“大总统，美国公使纳恩施求见！”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问道：“他说有什么事吗？”

小高道：“他没说，我想可能是向日本宣战的事情！”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是啊，我们和美国是盟国，单独向日本宣战却不事先知会美国，这确实好像不礼貌，诸位，我先走一步”。

众将军都表示理解，萧震雷这是要去打发美国人，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美国人这次是来兴师问罪的，闹不好美国人这次会单独解决盟约都说不定，华美密月期将一去不复返。

土佐湾上空，第一波攻击机群。

在预警机内，蓝如龙站在驾驶舱内用望远镜看着前方，前方海面尽头隐隐约约已经看到了许多的黑点，那是日本海军舰队！

蓝如龙立即喊道：“传令，日本舰队就在前方，各战队、飞行战斗小组做好战斗准备！”

“是，长官！”

金刚号战列舰会议室内，参谋官快步走进来向吉松茂太郎报告

道："司令官阁下，刚才下面报告说一架飞往西北方向的水上侦查飞机没有按照预定时间飞回来报告情况，我认为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不能不防！"

各分舰队司令官和参谋长还在开会，并没有离开，第三舰队司令官山下源太郎闻言耻笑："我说通讯参谋官阁下，你的神经也太紧张了，西北方向那是四国岛，那里能有什么危险？难道华国的舰队从西面冲上了四国岛，再从四国岛冲过来向我国开炮吗？"

"哈哈哈"各舰队司令官和参谋长们听了这话纷纷大笑起来，想想也是，西北方向怎么可能有危险呢？如果说真的出事了，也只会是那家水上飞机出了故障，此时日本海军的水上侦查飞机也只不过只有几架，飞行的最大航程只不过一百六十公里，如果跑一个来回，最大侦查半径也只有八十海里，如果真出事了，肯定是落在四国岛的陆地上。

吉松茂太郎虽然想笑，但他好歹也是这里的最高长官，还是保持着一定的严肃，不过嘴角的效益显示他此时也很想笑，他对通讯参谋官摆摆手道："好了，你向四国岛上的当地官方发个电报，让他们派人查一下，看看是否有我们的水上飞机降落或者坠毁，让他们尽快给个回复，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让他们帮忙照看一下，不要让闲杂人等靠近飞机残骸，如果飞行员还活着，也请他们代为好好照看！"

通讯参谋官迟疑道："可是有传闻说华国已经研发出了飞行距离很长的飞机，我们那架水上飞机会不会是被华国飞机击落了？"

吉松茂太郎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通讯参谋官，"我看你是有妄想受虐症吧？别说华国，就是现在英国和德国的飞机最大航程也只有两百多公里，飞行时间也只有两个小时，飞行速度只有一百二三十公里每小时，你以为华国的飞机会比英国和德国的飞机先进吗？蠢货，还不滚出去！"

"嗨！"通讯参谋官被说得一脸羞愧地走了出去，走路的姿势特别的狼狈，几乎是掩面而逃。

吉松茂太郎等人继续刚才的会议和讨论，又过了十来分钟左右，这时外面传来大量的嘈杂声和喧哗声，紧接着传来隆隆之声。

前十分钟羞愧而去的通讯参谋官再次狼狈地跑进来，吉松茂太郎正要派人出去询问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看见通讯参谋官狼狈地跑进来，立即询问："外面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嘈杂？"

第431章一边倒的屠杀

通讯参谋官一脸的惨白，哆哆嗦嗦道：“天、天上、飞、飞机、很多飞机、全部都是华国的飞机，向我们舰队飞过来”。

“呜呜呜”这是炮弹从空中落下刺破空气的声音，这个声音让吉松茂太郎等人面色剧变。

“轰轰轰”金刚号战舰顿时一阵晃动，吉松茂太郎等人一个不小心全部摔倒在指挥舱地上。

“轰！”一枚航弹落在了会议室旁边，穿透了甲板在会议室旁边爆炸，四周的舱壁被炸得四分五裂，窗户上的玻璃被炸弹的冲击波震碎并且四散飞溅，吉松茂太郎等人一个个发出一声惨叫，显然是受到了玻璃碎渣的照顾，第二舰队司令官铃木贯太郎刚好站起来当场被玻璃碎渣射成了筛子，其他人或多或少也被玻璃碎渣射中，有人受了重伤，有人受了轻伤。

吉松茂太郎等人忍着伤痛爬出会议室外，爬出指挥舱后看到海面己方战舰上到处升起了滚滚浓烟和大量的火光，再抬头看天空，我的天哪，天空的飞机像蝗虫一样密集，这些飞机分成无数个小队向舰队发起攻击，有的飞机向战舰投掷炸弹，那些炸弹比母鸡下蛋还密集，炸弹落在甲板上顿时就爆炸开来，有的是穿甲弹，穿透了甲板之后在战舰内部爆炸，有的直接在甲板上爆炸，炸得那些舰炮炮兵和水兵们的尸体到处乱飞，战舰上到处是大火、浓烟、鲜血，战舰上的舰炮炮塔受到了重点照顾。不少炮塔和炮管都被炸废了。

有的飞机用机载机枪向战舰甲板上的炮兵和水兵扫射，那些飞机从战舰舰艏的前方俯冲过来。然后从飞机肚腹两侧飞射出两道火舌，这两道火舌射到战舰甲板上。所过之处，炮兵和水兵们顿时像割麦子一样倒下，机枪火舌设在战舰甲板上，子弹打出一道道火花，有的装甲薄弱处则直接被打成了筛子。

李飞是第三战队的轰炸机飞行员，他驾驶着一架轰炸机，前面的同伴们早就已经开始攻击了，他才刚刚抵达，看着接近的日本舰队。他心中激动莫名，操作着操纵杆将轰炸机微微转了一个方向，他跟着前面的战斗机开始进攻一个目标，一艘大家伙，他决定从这艘大家伙的舰艏发起攻击。

飞到这艘大家伙的正面之后，他大力下压操纵杆，轰炸机当即向前下方俯冲过去，在抵达舰艏的时候他立即拉起操纵杆，身后座位上的搭档立即拉起了航弹投掷开关。六枚五十公斤的航弹从弹仓落下，当轰炸机从战舰飞过去之后，六枚航弹依次落在了大家伙的甲板上，有两枚是穿甲弹。钻井了甲板之下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战舰都抖动了，而另外四枚航弹是开花爆破弹。当初在甲板上一一发生爆炸，周围甲板上的数十名日本海军官兵像破抹布一样被炸飞了。甲板被炸得坑坑洼洼、有三处地方还起火了。

“轰——”这时一艘战列舰内部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原来是一架鱼雷机投放的一枚鱼雷正好击中了这艘战列舰的弹药库位置。引发了弹药库内炮弹的殉爆，战舰当场被炸成了两截，并开始缓缓沉没，其他舰船上的日本海军官兵一看，完了，是朝日号战列舰！

日本舰队上许多还活着的并且躲在船舱内的官兵都在不停地咒骂着联合舰队司令官吉松茂太郎，如果不是他下令让所有战舰都熄火关闭锅炉并且下锚，这些战舰怎么会像靶子一样停在海面上任由华国的飞机群轰炸？

日本舰队可不就是一群活靶子么？正是由于吉松茂太郎一个小时前下了一个愚蠢的命令让所有舰船都熄火关闭锅炉，并且抛下了铁锚，因此这些日军战舰现在根本就动不了，即便是有些舰船的动力室已经开始生火，可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将战舰开动的。

“轰”、“轰”连续两声巨大的闷响让三笠号和壹岐号两艘装甲比较薄弱的老式战列舰的舰艏和舰尾分别被炸得翘了起来，这两艘老式战列舰分别被击中一枚十八寸鱼雷，薄弱装甲又是老式的战列舰，在设计和防护能力上都显得比较落后，这两枚鱼雷直接让这两艘战列舰给报废了，鱼雷爆炸的部位都出现了巨大的洞，海水疯狂地向船舱内灌去，堵都堵不住，所有其他舰船上的日本海军官兵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两艘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战列舰缓缓下沉。

且不说只有战列舰遭到了攻击和轰炸，在整个日本舰队的外部，那些巡洋舰和驱逐舰遭到了攻击更加的猛烈，它们排水量小、船小、受到攻击的火力也大，它们不仅要收到来自天空的攻击，而且还要受到来自水下的潜艇的鱼雷攻击。

这些日本舰船像死鱼一样横在海面上，华国埋伏在周围的潜艇发射的鱼雷和天空鱼雷机投放的鱼雷一打一个准，几乎每一枚鱼雷都命中了目标，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个别鱼雷机飞行员在投放鱼雷的过程中太过兴奋和激动一时间失手。

海面倒处不停地传来爆炸声，到处是浓烟滚滚，在命中率如此高的鱼雷攻击下，最外围的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等一一被鱼雷击中，尽管日本海军官兵们都在奋力的抢救堵窟窿，但是依然挡不住舰船被命中的次数太多，不少老式的舰船都开始沉没。

屠杀，这简直是屠杀啊！吉松茂太郎满脸血污在指挥舱外面，看着天空那些华国的飞机肆无忌惮、毫无压力、像玩儿似得攻击他的舰队，他浑身都在颤抖着，他突然想到，不能像傻子一样被华国飞机轰炸，他立即喊道：“参谋长，参谋长！”

“将、将军，我在这里！”山中柴吉扶着舱壁一瘸一拐地爬过来答应。

吉松茂太郎大吼道：“你还行不行，如果还撑得住就立即去传令，让所有舰船立即生火起锚逃离这里，并且让所有舰船上的官兵们反击，快反击！”

山中柴吉苦笑道：“司令官大人，拿什么反击，我们拿什么反击？这些比蝗虫恐怖无数倍的华国飞机在天上，我们在海面上，我们没有武器可以攻击到他们啊！”

“八嘎，八嘎！”吉松茂太郎立即道：“我们的战舰上不是有步枪吗？有些小型舰船上还有重机枪，快让他们组织人手用步枪和机枪向那些华国战机反击！”

“是，司令官阁下！”山中柴吉答应一声就在指挥舱传令，到了这个地

步，也只能活马当死马医了。

第一波攻击还在继续，很多战机都已经完成了三次进攻，有的战机都已经完成了四次俯冲扫射，有的轰炸机也完成了四次轰炸，弹药消耗了一半以上，有一部分投放鱼雷完毕的鱼雷机开始陆续返航，后面还有源源不断地鱼雷机还没有来得及投放鱼雷。

在山中柴吉下达了命令之后，有些舰船开始生火起锚，有些舰船上开始响起枪声，但是这些舰船很快遭到了重点扫射、轰炸，这些微弱的反击很快被镇压，反击的舰船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击沉。

正在天空中巡航的预警机很快发现了下方海面上有日本战舰的烟囱里冒起浓烟，这是在生火准备逃离，情况很快报告到蓝如龙这里，蓝如龙听到报告后立即下令："传令，重点攻击那些正在生火的日本战舰，另外给我攻击最外围的日本舰船，将它们打残不能开动讴，让它们将中间的日本战舰全部围住！"

"是，长官！"

命令下达后，那些正在生火的舰船和日本舰队最外围的舰船遭到重点攻击，小吨位的驱逐舰、雷击舰根本没有多少防护力，在如此密集的轰炸和鱼雷攻击下，第一波攻击还没有完成，就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驱逐舰和雷击舰被击沉，超过半数以上的巡洋舰重伤，三分之一上的巡洋款已经沉没，原本有六十七艘战舰的日本舰队，到现在为止，已经只有四十一艘战舰还浮在海面上，剩下的这四十一艘战舰，几乎每一艘都收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有的甲板上被炸得面目全非，有的战舰上已经没有了一个完整的炮塔，而且每一艘战列舰几乎都被命中了一枚鱼雷，有的战列舰还被命中了两枚或者三枚鱼雷，生存能力大大下降，毕竟打活靶子谁不会打？

例如金刚号战列舰就中了两枚鱼雷，它的水下装甲太过薄弱，根本经不住十八寸鱼雷的攻击，现在它的一侧开始倾斜，战舰上的日本海军水兵正在努力排水，以期望挽救这艘日本最为先进的战舰。

在例如比睿号和雾岛号战列舰，这两艘战列舰也受到了重点的照顾，各自被命中了三枚鱼雷，这还是因为鱼雷机投放的鱼雷口径不够大，如果是533毫米的鱼雷，被命中三枚鱼雷之后恐怕沉没的机率会超过七成以上。

第432章逼日舰投降

华国，总统府战略指挥厅。

萧震雷打发了美国驻华公使纳恩施之后又迅速赶回来，众将军见他回来都退了一步，让出沙盘周围的空间，萧震雷看着沙盘上，情况出现了变化，原本在四国岛靠近土佐湾附近上空的第一波机群已经出现了土佐湾日本舰队的上空，原来日本舰队主力舰队在这里聚集了六十七艘战舰，他刚刚去应付纳恩施才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而现在还完好的日本战舰已经只有四十多艘，其他舰船要么歪斜、要么翻转，要么断成了两截。

“打了多久了？怎么日本舰队这些舰船变成这样了？”

空军司令马汉龙解释道：“大总统，还差几分钟就战斗半个小时了，第一波攻击机群也该全部返航，第二波攻击机群马上就会赶到，这些歪斜或翻转或断成两截的日本战舰都是已经受伤的，虽然还没有沉没入海面下，但是大都沉没已经成定局，又或是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萧震雷有些惊讶，他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不到半个小时就打成这样啦？日本人的战舰上即使都没有放空武器，可也至不至于每一艘战舰都被打成这样吧？难不成他们都停泊在海面上当活靶子任我们打？”

总参谋长蒋方震笑道：“可不是嘛，也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搞的，这些战舰停泊在海面上全都关闭了锅炉熄了火，战斗开始后，有些日本战舰开始生火。特别是外围的日本战舰生火想要逃离，不过想要生火逃离这不是一两分钟之内可以搞定的。刚刚生火就被我们轰炸机群重点照顾，现场指挥官又下令将外围那些小型战舰重点攻击。将它们全部炸得瘫痪在海面上，如此一来，中间那些战舰就没有航道逃出去，这些歪歪斜斜的战舰都是已经失去动力或受损程度极为严重的，还有几艘战舰断成两截正在沉没中，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相信再过不久，这些断成两截的战舰就会完全沉入海底！”

“这还真是一个意外！吉松茂太郎这个日本人的脑子进水了吗？他竟然让全舰队战舰都熄火关闭锅炉？不过这样也好，他倒是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萧震雷说完。又突然问道：“海军舰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海军司令萨镇冰说道：“距离战场还有六十海里！”

萧震雷闻言思索起来，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用火柴点燃吸了起来，他围着沙盘慢慢走着，眼睛却没有离开沙盘。

走了一圈之后，萧震雷停下抽了两口烟说道：“照这么打下去，恐怕用不着水上飞机母舰出动舰载机群去攻击，日本舰队就会全部被炸沉了，给第二波机群和第三波机群传令。停止鱼雷机的攻击，鱼雷机只能在日本舰队上空盘旋、警戒，等待命令！战斗机和轰炸机照常攻击！”

空军司令马汉龙闻言没有立即答应并执行命令，不解道：“大总统。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目标不就是摧毁日本舰队吗？只要将这里的日本舰船全部解决了，日本的西海舰队一些破船就不足为虑，想解决剩下那些海防老旧舰船很容易。此后日本海军就会一阕不振了！”

萧震雷瞟了一眼马汉龙道：“按照这个情况进展下去，土佐湾上的日

本主力舰队被全部炸沉是板上钉钉的。日本主力舰队是完了，可我国海军舰队却没有增长实力啊。与其炸沉这些日本舰队，还不如将他们全部俘虏，既打击了日本海军，减弱了日本海军的实力，又增加了我国海军的力量，这些舰船绝大多数还漂浮在海面上，只有几艘正在沉没当中，尽管所有舰船都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但只要我们海军舰队赶到及时，采取措施之后就可以不让它们沉没，将这些日本战舰全部拖回来，修复改装一番很快就可以形成战斗力量了！”

萨镇冰听了萧震雷这番话后眼睛睁得大大的，此时他的眼神特别明亮发光，搓着手连忙道：“好好好，大总统思虑周全，我等拍马不及，就这么办！那要不我马上给海军舰队传令，让他们以最大航速，全速赶往战场海域逼迫日本海军舰队投降？”

萧震雷摆摆手：“舰载机群照样起飞，鱼雷机就不必起飞了，去吧！”

“是！”萨镇冰立正敬礼后欢天喜地的传达命令去了。

萧震雷转头看向马汉龙问道：“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传令？”

“呃，是！”马汉龙回过神来，答应一声转身就走。

“回来！”萧震雷又叫住他道：“告诉第二波和第三波攻击机群，投弹攻击要准一些，争取在海军舰队赶到之前摧毁所有日本战舰上全部火力，让他们逃又逃不掉，打又没有完好的舰炮开炮，只能选择投降，除非他们全部自沉，记住了吗？”

马汉龙立刻立正敬礼：“是，大总统！”

萧震雷见马汉龙走出指挥厅，转身问蒋方震：“陆军方面准备得怎么样了？”

蒋方震立正道：“第一军和第四军已经进入东北地区，日本在辽东半岛部署了1个陆军师团（关东师团）、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一共大约四万人，部署在朝鲜的是近卫师团，另外还有朝鲜人编成的三个师四万人，共计大约六万人！”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问道：“除去第一军和第四军，我们在蒙古、热河和东三省一共有多少驻军？”

蒋方震回答道：“蒙古两个师、热河一个师、东三省三个师！”

萧震雷思索了一会道：“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为了以防万一，给蒙古和热河各增加一个师驻防！”

“明白！“蒋方震答应，又说道：“我也是这么考虑的，这两天有情报显示，沙俄远东地区的日本已经派人逐渐修复西伯利亚被沙俄炸毁的铁轨，有大批的日军正在向赤塔和伊尔库茨克方向运动，我相信以沙俄在赤塔和伊尔库茨克的兵力是不足以抵挡日军进攻的！”

萧震雷闻言笑道：“那不正好吗？日本人肯定是要先解决沙俄在西伯利亚的军队，然后再集中兵力进攻我国北方，先让日本人把沙俄西伯利亚地区打下来，我们再从日本人手上夺回，沙俄人再想拿回去就得问问我们答应不答应了！让第一军和第四军做好准备，一旦日军进攻赤塔和伊尔库茨克，我军立即对辽东半岛的日军展开进攻，现在已经是八月了，我希望在进入冬季之前拿下朝鲜半岛”。

蒋方震立正道：“明白！”

土佐湾。

轰炸还在继续，第一波攻击机群已经全部返航，而第二波攻击机群已经到达，刚刚犹如享受着地狱一般煎熬的日本海军官兵们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再次惨遭轰炸，之前一直躲在船舱内不少日本海军官兵和水兵们此时正在甲板上救火、扑灭浓烟，在第二波攻击机群抵达时，他们已经来不及躲入船舱内，只能躲在甲板上的炮塔等一些掩体旁边。

得到了命令的攻击机群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只能攻击甲板上武器系统和舰船上的日本海军官兵，不能将将战舰炸沉。

于是战斗机专门攻击甲板上的日本海军官兵和水兵，而轰炸机轰炸甲板上的武器炮塔，而鱼雷机则在天空盘旋警戒，只要有日本战舰生火启动想要逃跑，则负责投放鱼雷将其炸沉。

在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时间内，有很多日本战舰已经生火，只是因为外围的一些战舰被击毁或则被打得瘫痪，失去动力之后无法移动，这些受到重创的掌控堵住了被围在中间战舰的航道使得这些日本战舰无法离开。

“八嘎，八嘎，我们是在被屠杀啊，该死的！”日本舰队参谋长山中柴吉愤怒地大叫着，他对属下下令道：“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否则我们全部都会死在这里！马上传我的命令，已经生火有了动力的舰船撞开前方的失去动力的舰船，给本将军撞开一条航道出来，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逃脱”。

“是，将军！”

联合舰队司令官吉松茂太郎听了之后喃喃自语道：“没用的，没用了，这显然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轰炸，华国方面显然已经策划了很久了，他们获取了我们在这里集结的消息。我们准备澳洲的计划，并且决定在这里集结的地点和时间只有很少人知道，而华国方面却很够清楚的知道了这些，这说明了什么？我们一直在对华派遣各种间谍，对华国方面进行了情报渗透和战争，但却忽视了自身的防御，让华国方面的间谍渗透到了我们的核心部门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我们的准备进攻澳洲的情报！完了，全完了，难道你没有发现吗？现在的情况与之前又不一样了，他们只是在轰炸我们的舰船，而那些投放鱼雷的飞机却没有再攻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不想击沉我们，只是攻击我们战舰上的武器和官兵！”

山中柴吉顿时醒悟过来，骇然道：“他、他们想全部俘虏我们！”

第433章围

轰炸还在继续，天空中的战机好像无穷无尽，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每一架飞机都不停地向海面的日本战舰扔炸弹，每一个炸弹爆炸都要带走几条人命，炸毁一片甲板或是又有一个炮塔被炸毁。

所有战舰上还活着的日本海军官兵已经快要疯了，天空中的飞机什么时候能停止轰炸？这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奢望的了，从开始遭到轰炸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这片海面上到处是火光，不仅战舰上到处燃烧起来，还有战舰沉没后燃料泄露浮出海面，那些油料遇到大火高温后又开始燃烧，现在海面上整个一片火海。

各艘战舰上到处是坑坑洼洼，甲板没有一处是平整的，有的舰船甲板早就看不出甲板的模样个形状，只看见到处都是直径达几米宽的大洞，坑坑洼洼的残破甲板上处了一堆堆已经被炸成了废铁的炮塔之外，还有大量的尸体、残肢断臂、鲜血和火焰，现在的炮弹火药很多在爆炸之后都可以导致燃烧，就连钢板都会烧穿。

舰船上残破不堪，海面上更加恐怖，在舰船遭到轰炸时，很多日本海军官兵和水兵们全身起火，有的不堪忍受继续呆在舰船上遭到轰炸，都跳进大海中，以此来躲避火焰和炮弹，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大海中实际也不安全，那些战斗机在看见日本海军官兵都跳入大海后立即向海面上扫射，很快海水都被染红了，一具具尸体漂浮在海面上，到处都是。

到现在为止。日本海军舰队仍然没有任何还击的能力，只能验证看着自身被华国战机群屠杀。也还是华国机群不想将这些战舰炸沉，只想将这些战舰打得失去反抗能力和行动能力。如果不是这样，日本海军舰队早就全军覆没了。

吉松茂太郎已经绝望了，他整个人都神情呆泻，不断地捏着拳头捶打着自己的头部，责怪自己下令让战舰靠得这么密集，并且关闭了锅炉熄了火，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完全有可能分散逃离，各自分散逃离之后。每一艘舰船所遭到了攻击火力就会小很多，而现在这样全都集中在一起，天上的飞机丢炸弹就炸一片，炸弹炸不到这艘船，有很大的机率落在另外一艘船上，落进海里的机率倒是小得多。

参谋长山中柴吉满头大汗，焦急地看着外面犹如世界末日一般的场景，回过头来对吉松茂太郎道：“司令官阁下，我们现在不是绝望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办法自救啊，否则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舰队就全完了，如果舰队完了，我们就是罪人啊。我不想做罪人，你明白吗？快想办法吧！”

吉松茂太郎暴走：“想办法，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可是却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挽救我们现在的危机。现在我们只能祈求华国人的飞机不再飞来，华国的海军舰队也没有在来这里的航线上！”

“八嘎。八嘎！”山中柴吉大叫着击打着舱壁，以此发泄自己心中的憋屈。

吉松茂太郎看见还在会议室内的几个司令官，顿时勃然大怒，“你们还在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点回去各自的旗舰指挥救火、堵住漏水？”

“嗨！”几个舰队指挥官慌忙答应，并且匆忙离开了会议室，乘坐小艇回去自己的旗舰坐镇指挥。

吉松茂太郎又对山中柴吉道：“山中君，麻烦你去让人统计各舰损失情况，武器系统、动力系统、人员伤亡情况都做个大概的评估出来，越快越好！”

“嗨！”

山中柴吉立即将命令传达下去，回来后与吉松茂太郎两人在士兵的搀扶下来到了指挥舱，外面依然爆炸不停，战斗机不时地俯冲扫射。

不久有人进来报告全舰队损失情况，结果让吉松茂太郎和山中柴吉犹如跌入冰窖，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前受了重伤并且已经确定会沉没的二十几艘战舰已经全部沉没，都是一些老式战舰和外围的小型战舰，那些比较新式的、而且比糙肉厚、体型比较大的战舰虽然受重伤，却还没有沉没，更让两人绝望的是，几乎所有还残存的战舰已经没有一艘完好无损的了，也没有任何一艘战舰还可以开火，也就是说所有战舰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部失去了反抗能力，甲板上的所有炮塔都被摧毁，这显然是华国战机群故意为止的。

听了报告结果后，日本舰队两个军职最高的人都久久没有出声，任由炸弹在附近爆炸，他们两人却无能为力，这时又有一个军官进来报告到：“司令官阁下，发现前方出现了前方华国舰队，看规模应该是主力尽出了！”

两人听了这个报告，各自立即拿起望远镜向前方看去，果然，在望远镜中看见了只在照片看见过的华国的几艘大型主力舰，如战列舰赢政号和赢四号，还有战巡刘彻号和刘秀号，其主力巡洋舰尽数出现在视线中，周围还有几十艘辅助舰船。

最后还是吉松茂太郎打破了沉寂，他放下望远镜说悲壮地说道：“山中君，看来我们被俘已经成为定局了，即便我们现在的舰船数量比他们还多，但是他们是全副武装，气势汹汹而来，而我们体型庞大，数量众多，但是我们的牙已经被扒光了，而且浑身伤痕累累，全身没有任何力气，没有了任何攻击能力，除了投降，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这时一个军官提醒道：“司令官阁下，支那人的飞机正在减少，而且向他们的舰队方向飞去！”

吉松茂太郎和山中柴吉抬头看去，果然如此，那些刚才还在天空随意扔炸弹、随机用机枪扫射的华国飞机开始渐渐退场，这在华国舰队出现之后发生的，也许他们接到了什么命令。难道那些在天上飞的飞机可以和华国舰队联系？

现在想这些头是徒劳的了，吉松茂太郎脸色灰白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山中君。我们玩了，日本海军舰队完了。我想华国舰队很快就会要求我们投降”。

如果没过两分钟，通讯参谋官拿着一封电报过来报告道：“司令官阁

下、参谋长阁下，华国舰队发来明码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无条件投降，所有人员走上甲板排成整齐的队列，让他们接收！”

“八嘎，八嘎雅鹿！”山中柴吉大叫起来，“支那人太狂妄了，他们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投降。我们宁愿将所有战舰凿沉，宁愿全体玉碎，也绝不投降！”

吉松茂太郎想了想，又看了看外面的情况，现在舰队太惨了，已经找不到一艘看相好一点的战舰，每艘战舰都受损严重，轰炸停止了，但却没有安静下来。甲板上、船舱内和海面上到处充斥着惨嚎声、求救声、嘶喊声、哭泣和呜咽声，很多舰船上还在燃烧着大火。

吉松茂太郎对旁边一个军官说道：“传令，让各舰军官组织人手救火，扑灭浓烟！让那些快要沉没的战舰上的官兵们都转移到好一点的战舰上！”

“是。司令官阁下！”那军官领命而去。

山中柴吉对吉松茂太郎大吼道：“司令官阁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已经败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反正要凿沉各舰，还让他们转移干什么？”

吉松茂太郎脸上一副木然的表情摇了摇头道：“山中君。我们这里汇聚了日本海军的所有精英，如果我们都死了。日本海军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战舰没了，我们可以了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攒钱再造战舰，但是如果我们这些海军精英都死了，那我们大日本帝国海军就彻底完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活着，忍辱负重，即便我们现在投降，我想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日本，那时候就是我们发愤图强、重振日本海军，重新崛起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做傻事，我们要保留有用之身以图日后。你想想看，甲午战争中，我们歼灭了北洋舰队，日俄战争中，我们歼灭了沙俄海军舰队主力，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先后再次崛起，并且比从前更加强大，既然他们都可以忍辱负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山中柴吉听了吉松茂太郎的话沉默了，几分钟以后，他抬头眼神坚定地看着吉松茂太郎，真诚地说：“谢谢您，司令官阁下，是您让我明白了我们的使命，我不死了，投降就投降吧，我们一起留着有用之身寻找机会让大日本帝国海军再次崛起”。

“这就对了嘛！”吉松茂太郎点了点头，对通讯参谋官说道：“你去给华国舰队回电，请他们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且让各舰队司令官、各舰舰长都到我这里来！”

“嗨！”通讯参谋官答应一声便离去。

吉松茂太郎等通讯参谋官走后，对山中柴吉道：“山中君，等会我与各舰队司令官、参谋长和各舰长开会时会命令他们率部投降，交接的时候由你带着他们向华国海军舰队司令投降，递交投降书，并向他们要求给我们的海军官兵公正的待遇！”

山中柴吉问道：“那司令官阁下您呢呢？你在这里，我怎么能够带着他们向华国舰队投降？”

“我？”吉松茂太郎闻言一声惨笑，悲壮道：“山中君，大日本帝国海

军战败，舰队被华国海军舰队全灭，而绝大部分海军官兵携舰投降，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来扛，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扛不起，只有我才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合适负责任的人，待会开会完毕之后，我会剖腹自裁，以向天皇陛下、内阁、海军部和全体日本国民有一个交代，到时候我想让山中君当我的介错人！”

“什么？司令官阁下，万万不可啊，您不是说要忍辱负重的吗？怎么您让我们投降，而自己却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山中柴吉大惊道。

吉松茂太郎平静道：“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来负责任，否则我们全体海军就会被钉上耻辱架，你和其他人投降只是奉了我的命令才投降的，你们并没有背叛，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只有这样，日后你们有机会回到日本才能够重新进入海军，明白吗？”

山中柴吉明白了，他呆呆地望着吉松茂太郎，没想到吉松会想要一个人背负所有的罪责和屈辱，他深深的鞠躬，“拜托了，司令官阁下！”

华国海军舰队，嬴政号战列舰上指挥舱。

程璧光用望远镜观察着日本海军舰队的情况，这时通讯官走进来立正报告道：“报告司令长官，日本舰队发来电报表示愿意投降，但要求俘虏的公正待遇，并且希望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程璧光闻言扭头看向旁边的副司令官兼参谋长沈寿堃问道：“沈兄，你以为呢？”

沈寿堃放下望远镜笑道：“现在日本人已经翻不起大浪了，他们这个要求也属正常，毕竟全舰队投降可不是一件小事，吉松茂太郎也需要说服各舰队司令和各舰舰长，为了不在待会的投降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以为不妨就给他们一个小时！”

程璧光闻言点头道：“不错！”说完对通讯参谋官道：“你去回电，同意给他们一个小时，让他们一个小时过后，所有人都上甲苯集合，将手枪、步枪和机枪之内的全部堆在甲板上等待清点，还有弹药库也要封存！”

“是，长官！”

“等等！”沈寿堃叫住他，补充了一道命令：“给各舰船发报，让各舰海军陆战队立即准备好武器弹药、装备和小艇，等待命令下达之后就乘坐小艇登上日本舰队各舰船接管，他们的任务是控制好那些日本海军官兵，清点枪械和看管好弹药库，检查是否还有完好的炮塔和鱼雷发射管，如果有，一定由我们的人控制，还要检查各舰是否安装了炸药，如果有，一定要想办法清理干净，为投降仪式提供安全保障！”

“是，长官！”

接受投降过程中，为了己方舰队的安全，舰队是不能靠近对方舰队的，只能用小艇送士兵过去接收，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对方到底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谁也不敢保证对方的战舰上还有开火反击的能力，如果一旦让舰船靠近，对方还有攻击能力，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而且在这次的攻击中，机群重点还是攻击舰面，侧弦水下的鱼雷发射管基本上都完好，如果

舰队靠近，对方完全可以用鱼雷攻击，在短距离上，想躲都躲不开！

第434章受降

看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程璧光决定将各舰队司令官召集过来商量一下受降仪式的事情，他对沈寿堃说道：“沈兄，趁着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召集各舰队主官过来开个会，商量一下受降仪式，免得到时候出丑，你以为呢？”

“好，我去安排！”沈寿堃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华国海军看着规模不大，但现在主力舰队也有四个分舰队，每支分舰队以一艘战列舰为旗舰，其中以嬴政号战列舰为旗舰的分舰队就是第一舰队，舰队内还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六艘雷击舰、四艘潜艇、一艘补给船。以嬴四号战列舰为旗舰的的分舰队是第二舰队，以刘彻号战列巡洋舰为旗舰的分舰队是第三舰队，以刘秀号战巡为旗舰的分舰队是第四舰队，每支分舰队分别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六艘雷击舰、一艘补给船。

不久，各舰队主官陆续到来，第一舰队司令黄钟瑛、第二舰队司令沈鸿烈、第三舰队司令温树德、第四舰队司令汤廷光来到会议室就坐，他们的副手和参谋长留在各舰指挥。

黄钟瑛是福建人，沈鸿烈是湖北人，温树德是青州人，而汤廷光是广东人。在清末民初，海军拉帮结派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在清末的海军舰队中，其中以福建人的势力最大。在武昌起义后，海军全部投靠了萧震雷，但是海军中福建帮势力极为排外。而且甚为团结，为了统管好海军。萧震雷不得不想尽办法打压闽系、扶持其他人牵制闽系，以免闽系日后坐大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第二舰队司令沈鸿烈就是他扶持起来的。其他两个分舰队的司令温树德和汤廷光也是被扶持起来的。

要抡起清末海军中，资历比他们三个高，底蕴比他们身后的大有人在，但是萧震雷为了压制闽系，不得不让不少闽系海军将领做机关管理闲职，不让他们下舰队，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利用给日本人做投降准备的一个小时的时间，程璧光召集这几个分舰队司令开会商量了一下受降仪式的具体事宜。

一个小时过后，差不多已经开会完毕的程璧光正要宣布散会。这时通讯参谋官走进来报告：“长官，日本舰队发来明码电报，表示我方可以派人过去接受俘虏和舰船了，日本舰队方面已经组织了所有的海军官兵和伤员在各舰甲板上等待！”

程璧光对沈寿堃道：“沈兄，那就给各舰海军陆战队下令吧！”

“好，我这就去下令！”

沈寿堃亲自去下令，給各舰海军陆战队分派任务，哪一支海军陆战队负责接管哪一艘日军战舰，这都需要具体明确。免得到时候一片混乱，如果有的日舰有两支或三支陆战队接管，而有的日舰却无人接管，那就真是闹笑话了。他还命令。每一支陆战队要携带一面旗帜，只有当接收完成、完全控制改舰并且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能在接管的日舰上升起己方旗帜，否则不能升旗。

受降其实并不是很轻松。特别是那些海军陆战队，他们要先乘坐小艇赶往每一艘日军舰船。登上日舰之后清点人数，包括没有负伤的日本海军军官、士兵人数以及各自的司职。还有受伤的人数、各自司职等等，要轻点枪支弹药，要检查船舱内外，要将所有可能会造成危险的东西都清理出来，并且清点弹药库和鱼雷舱，清点完毕之后要派专人看管。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知道下午三点左右才接收完毕。

程璧光等人在嬴政号上等待着，下午三点十分，通讯官拿来电报报告：“长官，各舰全部接管完毕，所有日本舰船上都已经插上了我方旗帜，并且经过了确认，另外接管日舰金刚号战列舰的海军陆战队队长温海成发电过来报告说联合舰队司令官吉松茂太郎在他们宣布投降前已经剖腹自杀了，尸体和遗物已经被我方接管！现在日方由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兼第一舰队参谋长山中柴吉负责，他是最高负责人，他受吉松茂太郎的命令率部投降”。

第二舰队司令沈鸿烈不由笑道：‘嘿，这个吉松茂太郎竟然会自杀，一死百了！日本人果然够狠，如此一来，日本海军舰队战败责任全部被他一个人扛过去了，一个死人，日本国内再怎么恼火能对一个死人怎么样？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黄钟瑛也点头道：“不错，吉松茂太郎一个人把责任全部扛过去了，而山中柴吉确实奉命率部投降的，他和其他的海军官兵都不用负任何责任，这也让日本国内对他们不能指责”。

程璧光举手制止道：“好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吉松已经死了，再议论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就是受降仪式的举行，受降仪式就在嬴政号上举行，由海军陆战队派人将山中柴吉和其他日本海军的各舰队主要将官、各舰舰长带过来，我们在这边让各舰队主官、各舰舰长出席受降仪式，让日方来之前准备好降书、指挥官的指挥刀！诸位以为如何？”

“不错！”

沈寿堃点头道：“嗯，我看可以！我觉得还应该让准备照相机、摄像机将受降仪式的画面拍下来保存留传后世”。

“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是参谋长脑子灵活啊！”汤廷光笑道。

程璧光说道：“既然诸位没有其他意见，那么此事就这么决定了！马上通知日方，让他们做好准备”。

“是！”

沈寿堃想起一件事情，又道：“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还需要核实哪些被俘的日本舰船动力完好，可以正常航行，哪些动力受损，船体不能正常航行了，这些都要做统计，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从我方舰船抽调舰船驾驶和操作人员过去，或者直接从俘虏当中找驾驶和操作人员，我方陆战队负责看押和监视，然后组织舰船和人手将俘虏和这些舰船都拖回国，司令官以为如何？”

程璧光闻言点头道：“参谋长考虑得周全，这样吧，先派人过去做统计，然后向国内发报请示，受降仪式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是继续寻找日本西海舰队继续攻击，或是直接回国还需要国内给出具体的命令，先这样

办吧！”

“是，长官！”

下午四点，在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看押下，日本舰队最高长官山中柴吉和其他分舰队长官以及各舰舰长等六七十人乘坐小艇来到了嬴政号战列舰。

此时嬴政号上，全体官兵都在甲板上集合，在船舷上每个两米便有一个陆战队士兵持枪站岗，中间从舰桥到舰艏甲板这段距离上，整齐地站满了海军官兵，这些官兵穿着笔挺的海军制服，皮鞋擦得光亮。

战舰上所有官兵都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前方，那是日本投降者前来的方向，而在舰艏甲板位置，程璧光、沈寿堃等人已经早就等在那里了。由于靠前的位置极为有限，很多海军官兵都看不到前面的情况，因此很多海军官兵都趴到指挥舱顶上、炮塔顶上观看。

日本人终于出现了，他们分别从小艇上分别吊上嬴政号甲板上，当所有前来参加投降仪式的日本海军将官都被吊上甲板之后，在华国海军军官的统一安排和整队之后齐步向舰艏甲板方向走去。

“咔，咔，咔！”在这些来投降的日本将军们行走的过程中，两侧不断有海军士兵用照相机拍照，闪光灯不断闪耀让这些人当中有人忍不住抬手遮住眼睛和面孔。

除了拍照之外，还有三台拍摄电影的摄像机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全程跟拍整个受降仪式的过程。

俘虏们走得不快也不慢，这些都还是穿着日本海军军服，军衔都还在肩膀上，很多人一眼就认得出这些日本俘虏的身份。

日本海军将军们一个个死殃耷气，包括山中柴吉在内，这六七十人每个人都耷拉着脑袋，走路有气无力，活像被抽走了魂魄的丧尸一般。

俘虏们很快来到了程璧光和沈寿堃面前按照队列整齐的站好，山中柴吉从身后三山下源太郎手上接过一卷用红绳捆绑的卷纸向程璧光鞠躬九十度递过去道：“尊敬的华国海军舰队司令官阁下，我受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吉松茂太郎将军给下的命令向贵军投降，这是我方降书，请贵方接受我方投降”。

程璧光面色肃容地接过降书拉开红绳，打开降书看了一遍，便再次卷起递给身边的沈寿堃，沈寿堃看了一遍将它装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交给身后的军官保管。

山中柴吉又从腰间取下自己的指挥刀弯腰双手呈上道：“将军阁下，我代表全体舰队官兵向贵军投降，请接纳！”

程璧光接过指挥刀这才说道：“好，我方接受贵方投降！”

这一过程被摄像机和相机真实地拍摄下来，投降仪式结束后，程璧光立即命令向国内发电报告投降仪式的事情。

第435章震惊世界

华国，总统府。

萧震雷等人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四点都在战略作战指挥厅里等待着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从最开始的空军轰炸和海军航空兵轰炸到后来的海军舰队逼迫日本舰队投降后的接收工作，他们都一直在密切关注。

正当萧震雷等人焦急等待海军舰队的结果时，萨镇冰兴冲冲拿着一封电报纸走过来，他的脸上仿佛年轻了二十年一样，荣光焕发、精神抖擞，“大总统，各位，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日本联合舰队参谋长山中柴吉率所有海军官兵以及舰船向我国海军舰队投降了，刚才程璧光等人已经在嬴政号上完成了受降仪式，这是程璧光发来的电报！”

“好，好，好！”萧震雷闻言身体一震，激动得忍不住连声说了三个好字，其他将军听了也都激动莫名，满含泪水。

“从1840年，英国人用军舰大炮敲开了我国的国门开始，这近八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列强先后纷纷将军舰开进我国海域，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洋人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我们稍有不服便动刀动枪动军舰，逼得我们不得不答应他们的一系列无礼要求，他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下无数不平等条件，此后割地赔款成了家常便饭，更有甚者，八国联军联合进攻我国、日俄两国竟然在我国的国土上大肆开战，对我国国民造成惨痛的损失，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今天我们终于有能力一雪前耻，先拿了日本人开刀！我们不会就此终止。还要继续打日本，把日本海军彻底全部歼灭。不给他们留下一艘战舰，甚至不给他们留下一艘渔船！”

众人纷纷点头，一个个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待大家情绪平复之后，萨镇冰又说：“大总统，程璧光在电报中请求下一步指示，是舰队押送俘虏和那些被俘舰船回国，还是用一小部分舰船押送俘虏和被俘舰船回国，主力舰队仍然继续进攻日本沿海，寻找日本海防舰队的船只。予以消灭？”

萧震雷闻言道：“当然是继续作战，以他们现在的续航能力和补给能力，绕日本转一个圈应该没问题，现在他们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他们有几个大船厂，都在港口城市，在这些船厂内有不少正在建造的舰船，有几艘都快要完工了，例如山城号和扶桑号战列舰这两艘日本自行建造的两艘战列舰就快要完工了。现在正在船厂晒装、安装内部设施，我们的舰队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港口布满鱼雷，不让这些即将完工的日军战舰出海，等我**队登陆日本之后。我们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接收新舰了；第二，轰炸日本沿海总要港口城市，例如东京、横滨、佐世保、吴港、大阪等等。摧毁他们的海防系统。在这一点上，空军也不能闲着。今天空军立了大功，应该予以肯定和表演。但是不能骄傲自满，空军也要制定轰炸日本重要城市、军事设施、交通设施的计划，尽快提交上来，得到获准之后立即实施！”

萨镇冰和马汉龙立正敬礼道：“是！”

萧震雷又看了看墙壁上的大钟，说道：“今天时间太晚了，明天上午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海军大胜的消息！”

“好！”

就在各人散去不久，日本方面在获悉了海军舰队战败，多数战舰和全体官兵投降的消息之后，日本内阁所有人都惊呆了，在他们看来这简直不可能，以华国那点可怜的海军实力怎么可能打败日本舰队？可他们不知道华国的空军实力已经远超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

日本内阁方面在震惊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暴怒，一方面向大正天皇报告，另一方面准备发布对华宣战事宜，同时撤回驻华公使和使馆。

下午五点，大正天皇就宣布对华宣战，只不过日本方面还没有披露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已经全军覆没，大部分舰船和海军官兵被俘虏的事实，日本内阁方面担心宣布这个消息之后会引起国内民众的恐慌，同时也可能引起盟友方面的担忧，不过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消息迟早是要被外界得知的，就算他们自己不披露出来，华国方面也会向外界宣布这个消息，以此来打击日本，而日本内阁方面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当天晚上，就在日本向华国宣战才过去三个小时，晚上八点，英国当局宣布向日本宣战、法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不甘落后，紧跟着英国于一个小时后也向日本宣战，在他们看来，华国陆军兵力多，可以牵制日本方面，甚至在海军方面都可以对日本进行牵制，他们还可以争取让华国派兵去欧洲参战。

在法国向日本宣战不久，欧洲正是大白天，比利时、希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好地区先后向日本宣战，日本也一不做二不休，向所有向它宣战的国家宣战，这一天之内宣战的次数是大战开始以来最多的一天。

8月7日，第二天上午，华国国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向各国驻京师的记者宣布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主力昨日于土佐湾海域被我国海军舰队击败，并俘虏大部分舰船和日本海军官兵，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基本上被全歼，同时被俘虏的还有四个日本陆军师团，他们分别是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师团，被俘共六万，在海战中日军伤亡两万人，尸体漂浮了整个海面，整个海域的海水都被染红。

但这个惊天消息被发言人公布出来之后，立即引起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一片哗然，记者们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想想日本海军舰队是什么实力？而华国海军舰队又是什么实力？且不说海战经验和海军底蕴，且只论海军战舰的总体吨位，华国海军舰队就远远不如日本海军舰队，华国海军舰队击败了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还俘虏了大部分舰船和舰船上的日本海军官兵，要不要这么撒谎来欺骗记者欺骗民众？

当场就有日本记者冷笑不止，心想这华国当局莫不是得了妄想症了，居然让人宣布这样不可能发生的消息？

一个日本记者举手道：“发言人先生，我是朝日新闻的记者木村板载，您不觉得您宣布这样的消息是在欺辱在场所有记者的智慧吗？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把全世界的民众当傻子耍？只要脑子还算正常人都知道，以华国海军舰队现在的实力，是没有任何可能击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队

的，贵方还说俘虏了联合舰队大部分舰船和官兵，您能不能不要这么往脸上贴金，您要知道谎言始终是要被戳穿的，到了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天，您和您所代表的政府的脸往哪儿搁？”

新闻发布会现场大部分记者听了这话都哄然大笑，顿时会场一片闹哄哄的。

新闻发言官大声喝止：“肃静、肃静！我想说的是，事实就是事实，如果我得了妄想症，我想刚才在我宣布这个消息之后，我的同僚肯定会出来阻止我，并且宣布消息不属实，不过非常遗憾，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说我一个人得了妄想症还说得过去，以你们的智商，难道你们以为我的同僚们都得了妄想症吗？我国当局所有人大佬都得了妄想症吗？他们并没有出来阻止我，也没有宣布我得了妄想症，这说明什么？说明消息是真实的，它已经发生了，这不是你们智商低，也不是我得了妄想症，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奇迹存在的！”

听了这新闻发现人的话之后，在场记者们都冷静下来了，再次陷入了议论纷纷的闹哄哄局面，毕竟他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而他们这些记者都只是在主观意识上认为华国舰队不可能战胜日本舰队，但这谁又能够保证这种事情真的不会发生呢？毕竟古今中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时新闻发言人又抛出一个震撼性的消息：“现在我国舰队已经在返航的途中，我国政府决定将俘虏的日本舰船和日本海军官兵全部带到上海，让国内民众和全世界都看看，来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至于海军舰队具体抵达上海的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各位，到时候各位可以前往！”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各国记者纷纷回去写稿，并立即用电报的形式发回国内，向国内通报这一消息。

消息很快在各国传扬开来，这个消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震动，但几乎所有国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是华国政府单方面公布的，不过造谣的可能性极低，毕竟一国政府不可能开这种玩笑，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已经相信了，如此一来，这又让各国政府大为震惊，都在纳闷，华国舰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竟然可以完全无视实力上的绝对差距打败了日本舰队，真是不可思议啊！

第436章举国沸腾

上海滩。n∈n∈点n∈小n∈说，

东亚株式会社。

孟文华客气地接过大岛铭隆递过来的茶杯说道：“多谢！”

大岛铭隆自己也拿起一杯茶笑道：“孟先生，尝尝看，茶虽然是从贵国传入我大日本帝国的，但是我大日本帝国却是茶道推向了巅峰！”

孟文化听了这话心里颇为不爽，但他也不好当面表现出来，当下轻尝一小口，入口之后也只是感觉一般，放下茶杯道：“茶不错，大岛先生，我们还是来谈正事吧，不知大岛先生请我过来有何贵干呢？”

其实孟文化真正不想来，向来只有主动上门谈生意，哪有被请来谈生意的道理？如果不是这东亚株式会社的大岛铭隆打着日本驻沪领事的旗号，他不想得罪日本官员的话，真心不会过来。

“哈哈哈，孟先生果然是个爽快人！”大岛铭隆笑了笑，放下茶杯正色道：“既然孟先生开门见山，那鄙人也就不兜圈子了，是这样的，我听说孟先生正在的船厂生意不错，打算参点股份，不知道孟先生以为如何？”

原来打的这个主意！孟文化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大岛先生，目前鄙人的船厂并不缺资金，如果以后缺资金的话，我想我会考虑大岛先生的！”

大岛铭隆脸色由刚才的笑容可掬，马上变成了尴尬和难看，他毫不气馁道：“孟先生，有钱大家一起赚嘛，何必吃独食呢？这么做太不厚道了吧？据我所知，你的船厂还有美国人的股份。既然美国人可以入股，那我们东亚株式会社为什么就不能入股呢？要知道我们东亚株式会社可是有着大日本帝国官方背景。如果有我们入股的话，那么孟先生的船厂岂不是有着更加强大的靠山。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对船只的需求量是很大，您的船厂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缺乏订单的！”

孟文华笑道：“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孟家的船厂暂时不接受其他人入股，也没有扩大生产制造规模的打算，大岛先生的好意，我孟某人心领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孟某还有事要处理，改日设宴宴请大岛先生！”

“等等！”大岛铭隆叫住正要起身的孟文化。用冷冷的眼神看着他，又用带威胁的语气说道：“孟先生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要知道我们东亚株式会社是有着大日本帝国官方背景的，而孟先生的态度对我们东亚株式会社很不友好，对东亚株式会社不友好，就是对我大日本帝国不友好，孟先生知道对我大日本帝国不友好会是什么后果吗？”

孟文华闻言脸色一变，又惊又怒道：“大岛铭隆，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我警告你，这是上海滩。不是你们日本，也不是以前的租界了，如果你敢乱来，警察们可不是吃干饭的”。

“警察？哈哈哈”大岛铭隆大笑。随后便冷冷道：“我大岛铭隆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黑白两道的关系数不胜数，警察局那帮人还是从以前租界巡捕房转过来的。有谁敢不买我几分面子？弄死几个人算什么？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之后如果你不答应。我就灭你满门！”

“你，你。强盗，土匪！”孟文华伸出手指颤抖着指着大岛铭隆底气不足地叫道。

大岛铭隆见孟文化心志已夺，便拍了拍手，从外面走进来四个日本浪人，他对那四个日本浪人道：“替我送孟先生回去！”

“嗨！”

孟文华心情极为糟糕地从东亚株式会社走出来，看着后面跟着四个日本浪人，心里极为厌恶，可是胳膊又拧不过大腿，这大岛铭隆可谓是上海滩一个老流?氓，以前跟青帮和租界巡捕房都有着不浅的关系，即便是到了现在，在上海滩的势力也不小，被此人给盯上了，孟文华心里感觉有些压得喘不过气来。

坐在马车上，孟文华一直在想着怎么过了大岛铭隆这一关，对跟在身后的四个日本浪人根本不理睬，他也不是没想到去报警，但是现在大岛铭隆根本就没对他做什么，而且那日本人在警察局里有关系，如果贸然报警，只怕没把大岛铭隆怎么样，自己反倒先遭了他的毒手。

这也怪孟文化的底蕴不够深厚，他原本只是轮船招商局一个中高层支援，后来听说政府扶持私人建造船厂，于是心里一动就决定出来单干，他先是找亲朋借了一笔钱，又用政府的扶持政策从银行贷了一笔款，加上他自己这些年也有些积蓄，他与他的一个美国造船技师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造船厂，这也符合当初华美两国合作的条款，因此两国方面对这种行业都比较支持，华国政府在船厂地皮和政策方面给予支持，美国方面在造船设备和机器零部件采购方面不再设置障碍，他这家船厂也因此很快开了起来，没想到华国新政府成立之后，又与美国结盟，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很快，对航运的需求与日俱增，他的船厂也因此订单不断，不过也因此引来了日本人的眼红。

就在孟文华绞尽脑汁地如何解决大岛铭隆的威胁问题时，前面街边一个报童挎着一个书包，书包里装满了报纸，手上还拿着一份报纸挥舞着大声喊道：“卖报卖报，轰动新闻，震撼世界！鉴于五日前东京发生的日本民众肆意打杀我国侨民事件，日本政府采取漠视态度，全然不理会我国政府要求和警告，任由事态升级并向更急恶劣的方向发展，致使我国侨民在东京死伤上百人，我国政府于昨日上午十一点向日本当局递交国书，正式向日本国宣战！还有还有，国防部于今日上午九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宣布我海军舰队于昨日下午在日本土佐湾海面击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俘虏日本联合舰队大部分舰船和官兵，海军舰队将在上海滩献俘，快来看，快来买啊！”

什么？刚才报童那一番话犹如一道惊雷，孟文华整个人都呆住了，周围所有听到报童声音的人都惊呆了，就在马车快要走过去的时候，孟文华连忙对车夫喊道：“停车，快停车，去给我买一份报纸！”

“是，老爷！”

报纸很快买来了，孟文华接过报纸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一目十行，很快将两篇新闻看完。由于昨日华国当局向日本当局宣战时只是向日本当局递交了国书，并向各国通电，各国政府虽然知道，但是并未及时通

知媒体方面，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民众并不知道此事。直到今天早上，国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才正式得知这一系列消息。

看完之后，孟文华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这是高兴的，他捏着拳头又哭又笑：“狗、日的东洋小鬼子，你们也有今天啊！”

这时整个大街上都热闹起来了，原本还十分忙碌的街道上已经变得热闹非凡，得知消息的街道店铺各店主们兴冲冲提着鞭炮在门口放起来，旁边店铺的店主见状急忙打听出了什么事情，当听说了报纸上的消息之后，也跟着去买鞭炮，大肆清楚，一时间整个街道上都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这时孟文华注意到报纸上还有一则报道，这是外交部门发出的通告，通告上说鉴于华日两国已经互相宣战，处于战争状态，日籍公民不宜在滞留在华国境内，限日籍公民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回国，除了随身的行礼衣物之外，出境时不得携带任何财物，所有日籍人士遗留的财产全部由华国政府接管，用于赔偿给同样被日本当局没收了财物的华国侨民。如日籍人士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国，将被强行押赴矿山劳作。

“万岁，万岁，华国万岁，大总统万岁！大岛铭隆，这回我看你还怎么威胁我！”孟文华看到这则消息之后，大笑起来，随后扭头看了看身后还赶着的四个日本浪人，心中嘀咕，看我不整死你们，哼哼，他当即对车夫道：“去警察局！”

“是，老爷！”

一时间在华国的日本人顿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以前还有些人对日本人心存畏惧，就连捕房这种机构很多时候为怕惹麻烦都不愿意招惹日本人，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最让所有国人都不在害怕洋人、日本人的事情就是海军舰队击败了日本联合舰队，没有了强大的联合舰队，日本人就是没有了牙的老虎、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全国各地的民众在得知这些消息后自发进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很显然，不这样做不足以发泄他们一直以来被洋人、东洋人欺负的怨气，也不足以展示他们的高兴。

要说这次，华国还因此发了一笔财，本来按照国际惯例，如果两国宣战，都会允许各自的公民携带财物回国，但是日本人颇为不讲规矩，在宣战的时候竟然宣布没收所有还没有撤离日本的华侨的财产，华国当局因此恼羞成怒，也责成外交部门下达了相关的规定，没收所有在华日本人的财产，而在华日本人可要比在日华人多得多，拥有的财产也要多很多。

第437章继续

全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一共持续了好几天，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人人纷纷自发的组织秧歌队、锣鼓队、舞狮队、舞龙队上街表演庆祝，这几天里鞭炮都不知道放了多少，全国都沉浸在过节的热闹气氛中，各地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放了一天假，学生们在学校老师们的组织下上街游行庆祝华国海军舰队击败日本联合舰队，打着横幅祝贺中枢政府！

8月8月晚上，萧震雷在京城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在广播中说："海军舰队的胜利是我国政府的胜利，是我国人民的胜利，近一百年来，我们每天都在忍受着外国列强等帝国主义欺压和奴役，我们的人民被剥削、我们主权被侵犯、我们的土地被强行割让，还有大量的赔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我们辛辛苦苦地劳作所赚的钱绝大部分却被满清和外国列强收刮，而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受到列强的压榨和欺辱，我们废除了一系列苛捐杂税，为人民减轻负担，只需要上交应该的税收用于政府支出和维持军队规模、保持军队和发展军队战斗力量，收回已经收回了满清时代丢失了全部主权、租借地，并且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接下来我们还要收回被日本强行占去的辽东半岛、湾岛以及附属岛屿和朝鲜半岛。

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能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国土和主权不被侵犯，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人民的支持，新政府的军队每一个士兵和军官都来自于人民当中。政府官员也是从人民中产生，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来自于人民的上交赋税。我们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和人民是一家人。

在接下来的政府工作当中，我们还想继续对日作战，直到日本主动投降或我们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

除了对外战争之外，政府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要努力发展经济、扩大内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廉政监督建设。

首先说发展经济，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做生意、开工厂、办公司，解决闲散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要鼓励农民走出田地和农村，进入工厂、公司工作。鼓励地主加大农业投入，提高粮食产量，政府要扶持科技产业，提高全国各地的生产能力，使物资丰富起来，五年之内要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再也不能饿肚子。

其次，扩大内需，即要通过发行国债等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启动投资市场，通过信贷等经济杠杆，启动消费市场，以拉动经济增长。

再次。进行基础设施，可以加大政府财政对民间的投入，它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农村文化生活设施、水利灌溉设施等等。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为经济发展疏通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得越好，经济发展就越快越稳。

最后。进行经济发展报为它保驾护航，就要进行廉政监督建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牵涉到大量资金投入，难免有贪婪之官员心存侥幸企图侵吞各种款项，因此必须要进行严厉的监督，要健全监管体制，要逐渐转

变从以人管人过渡到以制度管人?”。

萧震雷的讲话被国内外媒体争相转载，这相当于这一项政府工作报告，也相当于今后几年的政府施政纲要，此后各国政府首脑都学他一样在上任时或特殊时期都要做这个样子的报告或者演讲，以聚集民心和争取支持率。

接下来的几天，华国空军在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受命对日本相关的重要城市、港口、交通枢纽、重要军事设施进行大规模轰炸，与之配合的还有海军舰队主力。

总统别墅。

吃过晚饭后，萧震雷抱着儿子萧毓辰在花园里漫步，几个保卫人员不紧不慢得地跟在不远处，在花园里转了一圈，王亚男走过来道：“儿子给我吧，空军司令马如龙来了！”

“好，别在外面呆太久，蚊子多！”萧震雷将萧毓辰交给王亚男说道。

王亚男接过儿子道：“知道了！”

进屋之后就看见马如龙提着公文包在客厅里做着，萧震雷打了一个手势让马如龙跟他去书房，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书房坐下，很快有人送过来两杯茶，又打开风扇，书房内顿时凉爽起来。

喝了几口茶之后，马如龙放下茶杯道：“大总统，空军飞行员已经休整完毕，所有战机都经过维护和检修，可以再次作战了，请大总统下令吧！”

正在喝茶的萧震雷听了这话放下茶杯，没有立即答应，而是问道：“上次空袭日本主力舰队的过程中，我方伤亡情况如何？”

马如龙摇摇头笑道：“伤亡很小，有十六战机因为飞行途中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返航，没有参加空袭，还有五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出了问题，飞行员跳伞，飞机坠毁，其中两人获救，三人失踪，两架飞机坠毁在日本境内，，另外三架都坠毁在海上，在空袭过程中，日本海军舰船上有少量人员用机枪和步枪向战机开枪，我方战机因此被击落了三架，飞行员都获救了，对于在日本境内失踪的飞行员，我们已经和铁血调查局进行了沟通，请他们全力展开调查，一旦得知他们被日本抓获，就请他们全力展开营救，我们已经联系海军方面，已经派出舰船赶往另外一架战机坠毁的海域，搜寻失踪飞行员的下落，我们空军也派了飞机前往失事海域寻找！”

萧震雷听了之后说道：“从这些数字上来看，我们空军还有很大的不足啊。故障率太高了，看来飞机的设计、零部件的生产、装配等各个生产环节在质量上还要得到加强。地勤人的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另外，训练还是不足。飞行员的心理素质肯定还有不少不过关的，日本舰队可以说没有任何防空武器，用的只是单发步枪和机枪，机枪还是从舰船上拆卸下来用来对付小艇的重机枪，我们竟然还是有三架战机被击落，到底是他们点子背呢？还是我们飞行员的水平太差？所以日后空军飞行员的训练还有加强，特别是飞机技术和心理素质的训练要加强！”

马如龙点头道：“是，大总统！”

萧震雷点点头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之后继续道：“以我们现在轰炸机

的作战半径来看，日本有一部分国土不在我们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这一部分日本北部地区交给海军舰队，你们空军就负责在轰炸机作战半径之内的日本地区的轰炸任务，重点要轰炸重要的军事设施、重要城镇、交通枢纽等。

另外，上次的轰炸过程中，只有第一波攻击机群的鱼雷机有投放鱼雷的实战经验，再接下来的轰炸任务当中，可以派出鱼雷机对日本近海舰船进攻攻击，对日本海军残存的海防舰队的攻击，你们空军和海军。谁逮到了就谁去打，不要抢也不要让！”

马如龙点头道：“明白了！”

“你们的轰炸计划做出来没有？”

“已经做出来了！”

要轰炸一个国家，肯定要事先做好轰炸计划，首先要轰炸最重要的城市、军事设施和交通枢纽。然后再轰炸二线城市，做出计划才能最有效的摧毁敌人的抵抗能力。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后吸了几口说：“给我讲讲！”

“是！”马如龙答应一声就说道：“我们拟定首先轰炸佐世保和吴港两大海军基地，另外的横滨海军基地交给海军去负责?”

日本。长崎佐世保海军基地。

日本海军舰队主力的覆灭不仅让整个日本一片愁云惨淡，更是让佐世保海军基地港口内的海面上空空如野。主力舰船都被华国海军舰队俘虏了，现在佐世保海军基地港口内的海面只停泊着几艘小舢板。其他十几艘老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都出去巡逻了。

日本政府在佐世保设了镇守府，佐世保镇守府是日本防卫西侧海域的重心，海军基地当然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明治维新后，1886年，日本制定海军条例，将全国海岸线划由五个镇守府管理，分别北海道室兰、神奈川县的横须贺、京都府的舞鹤、广岛县的吴、长崎县的佐世保，而司令长官必须是中将或大将才能当任。井上良馨、东乡平八郎就先后当任过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

自从海军主力舰队覆灭之后，整个海军基地内所有日本军人都如同抽掉了脊梁骨一般，所有人都死气沉沉，他们都很清楚，海军舰队主力覆灭意味着什么！尽管还有海防舰队存在，但是海军舰队都是一些老旧的战舰，有的战舰已经服役了三十多年了，这种舰船也只能在近海跑跑，想要进行远洋作战基本上不行，而且这些年代久远的老旧战舰在火力、防护装甲和航速上都要比新式战舰差得太远，日本海军从此要一阕不振了，这是所有佐世保海军基地日本军官和士兵都知道的事情。

藤井较一是佐世保镇守府的现任司令长官，也是佐世保海军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岛村速雄同期同学，岛村速雄是谁？他是甲午战争海战的日本联合舰队的主要参谋，后来更是东乡平八郎的参谋长，参加指挥、策划日俄海战。

藤井较一的心里极为烦躁，他在港口基地内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来回走来走去，副官实在受不了他来来回回地晃眼睛，忍不住劝道：“司令官阁

下，您现在着急也没有办法，还不如坐下来喝杯茶，静下心来慢慢等！”

藤井较一焦躁道：“你让我怎么安心得下来？这都好几天了，军械设计部那帮酒囊饭袋还没有设计出针对飞机的防御性武器，你说说，如果支那人派飞机过来轰炸我们的海军基地怎么办？我们拿什么来防御？哎，在空军的发展上面，支那人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远远把我们甩在了身后，就连欧美国家也拍马赶不上了，可笑我们国内某些人还以为自己的海军差不多天下无敌了，却没想到支那人的一次轰炸就摧毁了我们半个世纪的努力，看来以后这世界只怕是飞机的时代了！”

看来日本人当中也不乏聪明人，很快想到了大规模的战机集群不仅对海军舰队有着巨大的威胁，同样对陆地设施有着巨大的威胁，舰船如果在航行还可以跑，而地面设施就在那儿，跑都跑不掉，既然跑不掉，就只能部署防御性武器，日本当局已经意识到，近阶段必须要设计制造出一种对空防御性武器，尽管不能完全防住对方机群的大规模轰炸，但也要让对方知道再进行大规模轰炸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也是要付出惨痛伤亡代价的。

而现阶段要仓促之间设计一款对空武器谈何容易？设计武器又不是吃饭那么简单，因此，日本当局虽然对军械设计部门提出了要求，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

这时副官说道：“司令官阁下，您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机枪改装一下用来对付天空中的飞机？”

“重机枪改装？怎么改装？”藤井较一停下诧异地问道。

副官解释道：“司令官阁下，您看啊，我们现在的重机枪都是用脚架支撑了对敌平射的，它无法上抬枪口，是因为脚架的设计造成了它的上下仰角太小，如果我们能够将它的脚架重新设计一下，使得它可以全方位的自由调转枪口，能够将射击仰角增大80度，甚至90以上，那么不是就可以射击天空中的飞机了吗？”

藤井较一听得眼睛一亮，拍着副官的肩膀大笑道：“好，好，这个想法很好，我认为可行，我这就给军械设计部门提出一个”。

“呜呜，呜呜呜”

藤井较一还没有说完，外面就想起了警报声，两人脸色一变，连忙跑出去抬头一看，远方天空黑压压飞来一片“乌云”，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第438章轰炸东京（1）

茫茫大海上，舰队以正常航速14节航速航行，天空中、海面上不时地飞舞着一群群海鸟，海鸟们传来吱吱的叫声，海浪拍打着船舷侧装甲板，不时地发出声响。

嬴政号上船舷边栏杆处，程璧光扶着栏杆眺望大海与天空交际之处，这时船上拉响了警报声，一个军官快步走过来立正敬礼道：“将军，我方舰队已经抵达浦贺水道，再过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前方发现两艘日本近海巡逻船只，看到我方舰队之后，他们正在快速逃离”。

程璧光闻言振奋精神转身便向指挥舱走去，一边走一边问：“对方两艘巡逻船是什么船，多大排水量？逃跑的方向？距离我方距离？”

“报告将军，是两艘近海巡逻炮艇，初步估计大约不到六百吨，正在向东京湾方向逃窜，距离我方舰队大约5海里！”

两人快速步行，很快来到了顶层指挥舱内，里面参谋长兼副司令长官沈寿堃正在指挥，听到旁边军官提醒后，转过头来，对程璧光道：“老程，你来啦，对方两艘不到六百吨的炮艇距离我方大约5海里，我已经派‘东升号’和‘海昌号’两艘巡洋舰去追击了！”

程璧光拿起望远镜看向前方海面上，望远镜中看见远方有两艘身影比较模糊的小炮艇身影，后面有两己方两艘巡洋舰正在快速追击，东升号和镇江号分别是四千吨级和三千吨级的巡洋舰，按照舰炮主炮口径来算的话。东升号是重巡，而海昌号轻巡。它们的航速基本相当，都有二十八节。不过海昌号毕竟是轻巡，航速上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最大航速可达二十九节，这已经当今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轻巡了。

程璧光一边观察一边问道：“多久可以追击到舰炮有效射程距离？”

旁边一个军官显然早就计算过了，回答道：“报告长官，现在对方距离东升号和海昌号已经不足五海里，已经在舰炮射程范围之内，按照我方战舰航速和对方的航速对比，最多五分钟就可以追击到有效射程！”

“嗯！”程璧光看了看。说道：“也不知道对方炮艇上是否有电报机，如果装有发报机的话，估计横须贺海军基地已经知道我们的到来，如果没有发报机的话，我们巡洋舰追上去击沉它们，还可以打横须贺海军基地一个措手不及！”

沈寿堃说道：“看对方的那身影，应该不是新造的炮艇，如果是老式炮艇的话应该没有安装电报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便日本已经知道我们到来，也没有很好的措施防范我军舰队，日本人是否知道我们已经到来，对我们攻击横须贺没有多大的影响。从这里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已经不足两个小时的航程，即便日本人想准备或者转移什么，也已经来不及了！”

这话倒是不假。完全没有说大话的意思，以日本现在的海军基地的情况。根本就没有防空设施，而且从这里到东京湾沿海地带早就没有了岸防炮台。日本人自以为海军舰队在亚洲称王称霸了，早就拆除了岸防炮台，

这玩意只有弱国才用，海军强国基本上不用岸防炮台了。日本人有了可以称雄亚洲的海军舰队，当然不屑于再让需要不停维护、耗费巨大的岸防炮台摆在那里。

程璧光想了想说道：“我看不如起飞几架战机快速解决掉那两艘日本近海炮艇，一方面可以拖延他们逃跑的速度，另一方面也给鱼雷机一些实战的经验，上次我们的鱼雷机就当了看客，而没有参加作战，老沈，你看呢？”

沈寿堃点头道：“我看行！”

“那好！”程璧光见沈寿堃同意，立即对传令官道：“传令一号水上飞机母舰起飞一个两架战斗机和四家鱼雷机攻击前方日本海军两艘炮艇，让他们稳着点打，别慌张，鱼雷投放准一点，要找准提前量！”

“是，将军！”

说实话，用鱼雷机进攻小吨位的炮艇，纯粹有用大炮打蚊子的嫌疑，小炮艇吨位太小，舰长有限，五六百吨的小炮艇，估计舰长也不过十几二十米，而且炮艇的速度是很快的，想用鱼雷机投放鱼雷击中这么小的炮艇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程璧光这可谓是给舰载鱼雷机飞行员们出了一个难题。

没过几分钟，我方两艘正在追击的巡洋舰已经开始向那两艘正在逃跑的日本小炮艇开炮了，轰轰轰，连续几声炮响，一发发炮弹落在了两艘正在逃跑的日本小炮艇周围，炮弹落在水中爆炸，炸得水柱冲天而起，巨浪都差点将那两艘小炮艇掀翻，照这么打下去，根本就不用舰载机出马了，可能那两艘小炮艇很快就会玩完了。

舰载机还是起飞了，不一会儿工夫便追上了正在逃跑的两艘日本小炮艇，战斗机开始俯冲扫射，而后方追击的巡洋舰还在不停地开炮，鱼雷机也不甘示弱，由于有程璧光的专门提醒，鱼雷机飞行员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决定争取第一次投放鱼雷就命中目标。

两艘日本小炮艇的艇长已经快要哭了，要不要这么往死打啊？天上有飞机机枪扫射，还有投放鱼雷的鱼雷机，后面又有巡洋舰用舰炮开火，这是要往死里整的节奏啊。

五六百吨的炮艇，基本上没有什么防护装甲，甲板上层建筑在战斗机的扫射下很快被打得千疮百孔，驾驶舱内一片狼藉，玻璃碎了一地，舵手和艇长相继被打死，炮艇由于无法操作，开始在原地打转，一架鱼雷机揪准机会投放了一枚鱼雷，飞行员估算得很快，鱼雷正中炮艇的中部，“轰”的一声巨响，五六百吨的小炮艇当场被炸成了两截。

后方巡洋舰上的海军官兵看见舰载机取得的战果后也不敢示弱，开炮的频率开始上升，就连主炮203毫米口径舰炮也开火了。

“轰！”在几轮炮击之后，另外一艘小炮艇也没能幸免，它被一枚203毫米炮弹击中，彻底被打废了，甲板上的小炮以及其他设施全部被摧毁，艇上的其他日本兵也全部被炸死，小艇失去了动力，侧弦还破了一个洞，海水正往里面灌入，尽管还没有沉没，但沉没也是迟早的事情，失去动力之后速度很快降了下来，又一架鱼雷机投放了一枚鱼雷，命中小炮艇的舰

艏部位，“轰”，这枚鱼雷将小炮艇炸得整个船身都竖在了海面上，翻倒之后不到几分钟就沉没了。

“解决了！”沈寿堃脸上露出了笑意，整个过程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两艘最新式的巡洋舰、两家战斗机、四架鱼雷机，还对付不了两艘小炮艇就真的说不过去。

程璧光掏出怀表看了看，扭头道：“老沈，我觉得先用舰载机攻击横须贺一次，等我们舰队赶到之后再收拾残局，今天之内不仅要摧毁横须贺海军基地，还要轰炸、炮击东京！”

沈寿堃想了想点头道：“可以，那就给国内发报吧，国内回复准许之后就立即起飞舰载机，现在先让水上飞机母舰做好准备！”

“好！”程璧光对传令官道：：“传令，第一，给海军司令部发电，我舰队已经抵达浦贺水道，决定即将起飞舰载机轰炸横须贺海军基地，将横须贺海军基地摧毁之后继续深入东京湾对日本东京实施轰炸和炮击，请司令部准许此次行动！第二，命令四艘水上飞机母舰做好所有舰载机起飞准备工作”。

“是，将军！”传令官做好命令记录后立正转身离开。

横须贺距离华国比较远，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款陆基战机的作战半径能偶达到这个距离，除非飞过来不想再飞回去了倒是可以轰炸这里，这一点日本人倒是很清楚的，因此横须贺海军基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备，只是为了防止华国海军舰队可能会过来炮击，因此横须贺海军基地在周围航道上布置了一些水雷，但是由于时间太短，布置的水雷也极为有限，而且按照图纸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

日本方面根本就没有想到华国海军舰队有海军航空兵这个兵种，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舰队都只是用飞机来做侦查，而且都是水上飞机，能完全自由在战舰甲板上自由起降的舰载机也只有华国海军舰队的舰载机已经具备作战能力并形成了规模。

半个小时过后，水上飞机母舰准备完毕，飞行员已经全部到位，一部分战机已经升上甲板，随时可以起飞。

通讯官走进指挥舱立正敬礼后道：“报告长官，司令部来电，准许这次轰炸和炮击横须贺海军基地和东京的行动！”

程璧光问道：“水上飞机母舰都准备好了吗？可以起飞舰载机了吗？”

“是，长官，水上飞机母舰都发来电报，全部准备完毕！”

“那就传我的命令，分四个批次起飞舰载机，一号和二号水上飞机母舰上的舰载机轰炸横须贺，三号和四号水上飞机母舰上的舰载机轰炸东京！舰队全体舰船提高速度，以每小时十八节航速向横须贺海军基地前进！”

“是，长官！”

第439章轰炸东京（2）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华国的空军已经形成规模，共有新旧战机三千三百多架，战机也分为战斗机、轰炸机、鱼雷机、运输机和侦察机等这些种类。反观日本和欧美国家，日本的飞机才刚刚起步，只能用作侦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用途。

而由于一战的爆发，英发俄奥等国的飞机发展速度得到加快，现在协约国方面一共有飞机800多架，而德奥等同盟国有飞机600多架，不过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直到最近，他们的飞机才具备空战的能力，但是他们的飞机上安装的只是“偏转片系统”，即在螺旋桨叶片上加装钢板，将打到上面的弹头偏转出去——从而使得在机身上安装固定同轴机枪成为可能，大大简化了飞行员的瞄准和操纵，从而使这种飞机够资格成为真正的战斗机。

发明这种“偏转片系统”的法国飞行员加罗斯和他的飞机却被德国人俘虏了，德国人在研究了协约国这种飞机的偏转片系统之后，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缺点，加装偏转片后螺旋桨性能下降，同时偏转的弹头也有可能反弹回来击伤发动机。

到现在为止，由于双方阵营都还没有发明“机枪射击协调器”，因此飞机在天空的战斗还无法真正实行空战，也就是说双方阵营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空战的战斗机，生产的飞机由于航速、航程和载重等问题而只能从事装载一些小号的炮弹进行轰炸任务，或者侦查任务，至于用作运输机、鱼雷机则基本上还是没影的事情。

而日本人本身就只有几架用于侦查的飞机。这还是从之前从美国购买的，本身并没有飞机和飞机制造厂。因此对于华国的飞机来轰炸和扫射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抵挡。

横须贺港内的停泊设施、修船能力、油料和弹药贮存设备及兵员休整设施等方面的条件得天独厚，具备了海军基地所需的各种条件。素有东洋第一军港之称。军事禁区占地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另外还包括海军的横须贺镇守府、海军工厂、海军陆战团、人事部、军需部、港务部、舰船部、经理部、军法会议、海兵团、海军通信队、防备战队、警备战队、海军医院、海军刑务所、海军炮术学校、水雷学校等建筑和单位。该基地的前身是1865年日本江户幕府在该地创办的第一家造船厂“横须贺制铁所”，以后在1872年被当时的明治政府划归海军部，1903年改称为“横须贺海军工厂”，有了海军基地的雏形。日俄战争期间，该厂修造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具备了建造巡洋舰、战列舰等当时主力舰船的能力。

基地瞭望塔上，两名日军士兵背着步枪并排站岗，左边一人忍着因为天气炎热而留的汗水从额头上留下。对身边另外一个士兵说道：“下濑君，我听说佐世保军港被支那人的飞机给炸了，听说好惨，飞机群轰炸完了之后整个军港都成立一片废墟，没几个活人了，就连司令官藤井较一和他的副官都被炸弹炸成了碎片！如果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有这么强大的机群就不用害怕支那人了，以前支那人看见我们日本人就吓得尿裤子，现在却

轮到他们耀武扬威了，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空军的原因。哎！”

下濑听了同伴的话之后有些担心，问道：“井上君，你所支那人的飞机会不会来轰炸我们这里？”

“什么？”

“你说支那人的飞机会不会来轰炸横须贺军港？”下濑重复了一遍。

井上扭头看着下濑笑道：“下濑君，我看你连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据我所知，现在也只有支那人的飞机最强最先进，但是他们的飞机也不可能从支那飞到横须贺军港。因为它们飞来之后就飞不回去了，放心放心。支那人的飞机不可能飞到这里来的，除非他们的脑子坏了！”

井上说完看见下濑没有什么反应。看向前方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他问道：“下濑君，你怎么啦？难道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吗？”

下濑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指着前方天空结结巴巴道：“井上君，你，你，你看，那是什么？是不是飞机？”

“什么？你开什么玩笑？”井上说着回头扭头看向前方，顿时他的眼睛也突然睁大了，嘴巴张开了，过了足足几秒钟他才反应过来叫道：“快，用望远镜看一下！”

下濑立即从身边拿过望远镜放在眼睛前，望远镜里一群黑压压的东西越来越清晰，没错那就飞机，大铁鸟！

“是飞机，我敢肯定是飞机！”下濑将望远镜递给井上，井上接过望远镜也看向过去。

很快，从瞭望塔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破锣嗓子的喊声：“支那人的飞机来了，支那人的飞机来了”。

这个瞭望塔本来的作用是用来观察海面舰船情况的，现在却用来观察天空的情况，不过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华国战机群正向横须贺军港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军港，军港内的日军海军官兵和守备部队顿时全部乱了套，原本以为这里很安全，华国的飞机不可能飞到这里来的，可没想到华国的战机竟然可以飞这么远进行轰炸。

乱了，乱了，全乱套了，现在整个海军基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对空防御措施，海军官兵们每个人都吓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有很多人直接向基地外冲去，跑到外面总比呆在这里等死强得多。

不过守备海军基地安全的陆战团很快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组成了几个防空阵地，一排排士兵蹲在地上将枪口对准飞机飞来的方向，还有几个环形的防御工事沙包上架着几挺重机枪，士兵操作机枪蹲在环形工事内，将重机枪的枪口向上，不过由于脚架的问题使得枪口的仰角不大，对飞机的威胁有限。

机群前方，一架战斗机是此次轰炸作战的指挥机，机内飞行员就是指挥官谭耀荣，他已经看到前方横须贺军港了，现在军港码头还停泊着一些老旧战舰以及一些近海巡逻战船，再看码头上，日方好像正在做防御准备，他拿起望远镜一看，码头上黑压压的一片是士兵，这些士兵都排成整齐的队形蹲在地上，枪口向这边对准，他们要用步枪打飞机？

谭耀荣向僚机其他几个分队队长打了几个手势，命令由战斗机负责地面防御人员由轰炸机负责轰炸地面军事设施，由鱼雷机向港内停泊的战舰投放鱼雷。

但命令传达到每一家飞机飞行员后，机群已经抵达横须贺军港，各架飞机开始按照自己的任务执行。

战斗机编队按照谭耀荣的指挥一分为二，一部分向地面防御部队俯冲设计，另一部分向码头行到处乱窜的日本军人扫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轰，轰，轰”

“呜呜呜”。

炮弹的尖啸声、战斗机机枪的开火声、航弹落地后的爆炸声一起袭来，很快交织在一起，码头上很快便陷入一片火海，随着战斗机的俯冲扫射，地面防御的日军士兵便向割麦子两边倒下，顿时血肉横飞，硝烟升腾，残肢断臂到处乱飞。

日军组织的防御力量在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扫射和轰炸下，根本不堪一击，战斗机编队只用来一个来回的攻击扫射之后，地面防御的日军就死伤过大半，剩下的日军士兵顿时胆寒，稀稀拉拉的只剩下很少的人，而且在刚才的几轮射击中连一架飞机也没有打下来。这些人看见华国机群又开始准备转向扫射，顿时丢下枪支逃散，就连军官连续开枪打死了几个士兵都没有镇压住。

在轰炸机群的轰炸下，港口内的军事设施一一被点名炸毁，最先被炸毁的是军事设施，但军事设施被炸毁之后，造船厂、修理厂等先后遭到轰炸机群的光复，再然后是医院和学校全部被炸，整个港口都处于炮火之中，唯一没有被炸的是在船坞正在建造的“山城号”战列舰，山城号战列舰已经快要建造完成，就在机群到来之前船厂内的工人还在紧张的建造这艘战舰，但是机群到来之后很快炸毁了船厂，工人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工人和技师丢下还没有完工的战舰就四散逃逸了，而因为有命令，机群中没有任何一架飞机向船坞丢炸弹，这艘即将完工的战舰因此被保留了下来。

鱼雷机群正在海面上肆虐，停靠在码头上的一艘艘日本海防战舰被当靶子一样，天上的鱼雷机群一架架俯冲过来向这些军舰投放下一枚枚鱼雷，在被鱼雷命中之后，这些军舰一艘艘开始爆炸，有的直接炸成两截，有的被炸得翘起，有的侧弦被炸得露出大窟窿，战舰被海水涌入很快倾斜，码头上、海面上到处都是熊熊大火和浓烟，在近半个小时的轰炸当中，整个横须贺军港毁于一旦。

第440章轰炸东京（3）

由于联合舰队的覆灭，再加上佐世保海军基地、吴港海军军事基地在前天和昨天先后被炸毁，日本国内国民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陷入了一片恐慌，前几天还是非常自信的日本国民，现在看上去好像一个个都弯了腰，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原本想要封锁消息，但是这种消息实在传播得太快了，根本无法禁止消息的传播。

大隈重信看到这种情况，就想向大正天皇引咎辞职，想以此脱身，否则如果他这个内阁首相继续当下去，一旦日本战败，他肯定要承担战败的最大责任，这纯粹是背黑锅的节奏，他当然不愿意替别人背黑锅。

但是事与愿违，脑子还算清醒的大正天皇在九大元老的暗示下没有接受大隈重信的辞呈，反而勉慰他一番，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要继续挑起内阁这副重担。大隈重信本来就是九大元老推到前台为“西门子事件”顶扛的棋子，现在这个棋子想撂挑子不干了，这怎么行？元老们火冒三丈，在大隈重信从皇宫出来之后又派人将他找去狠狠警告了他一番，受到警告的大隈重信欲哭无泪，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内阁继续坐在首相的位置上忍受煎熬。

忍受煎熬的滋味可不好受，这几天每天都有好几个坏消息传过来，前天是佐世保军港被华国机群轰炸，毁于一旦，昨天又是吴港海军基地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除了船坞内快要完工的扶桑号战列舰保存还算完好之外，其他厂房设施都被炸得差不多了。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当他接到报告时，他就感觉不妙了。如果华国机群每天都这么炸下去，要不了多久整个日本都会被炸成一片废墟。

就在大隈重信整个人都精神紧张、有些恍惚的事后，他的秘书扒开门匆忙进来惊慌地报告：“首相大人，大事不好了，刚刚接到电报，横须贺海军基地遭到华国飞机群轰炸，电报上说轰炸从9点开始，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基地内所有建筑、港内所有舰船全部被炸毁。人员伤亡极为惨重，而且在刚才机群你去之后，海面上又出现了华国海军舰队主力，支那舰队正在对海军医院、学校、船厂等进行炮击”。

“什、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大隈重信听得脸色大变，从办公椅上站起来厉声询问。

秘书看见他这副模样，有些害怕，连忙道：“是，是的，首相大人。这是横须贺镇守府发来电报！”说着将手上的电报恭恭敬敬递过去。

大隈重信一把抢过点吧匆匆看了一遍，脸色顿时变得极为惨白，拿着电报的手都在不断地颤抖着。佐世保、吴港、横须贺三大海军基地都先后被炸毁了，日本海军算是彻底完了。而且就连京都府北部的舞鹤港也没有能幸免，如此，整个日本就剩下东京港和室兰港两个比较大的港口还幸存着。可现在华国连横须贺港都可以进行轰炸，那么东京港和室兰港只怕也保不住多久了。

大隈重信突然想到了什么。身体竟然比手都还抖得厉害，他喃喃自语：“横须贺北邻横滨。扼东京湾口，为东京的门户，距离东京并没有多

远，华国人既然可以轰炸横须贺，那么必然有能力轰炸东京”。

一番自言自语后，大隈重信突然双眼鼓出，指着秘书大吼：“快，通知所有内阁成员一个小时后赶来召开会议，另外给我准备车，我要马上去见天皇陛下和元老们！”

“是！首相大人”。

东京街头上行人形色匆匆，每个人看上起神情都很紧张，以前可不这样，是最近一个星期才这样的，都是因为日本海军舰队主力覆没，几大军事基地和港口被炸毁才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东京街头的粮油和食品点门口挤满了人群，几乎都将大街拥堵了，商人们和平民百姓们的自觉是很敏锐的，在舰队覆没和几大军事基地、港口被炸毁之后，已经开始有精明的商人意识到日本可能要乱了，华国人恐怕迟早要打到日本来，因此商人们开始囤积粮油等生活物资，这几天日本全国各地的粮油等生活物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日本平民百姓们得知消息之后担心以后粮油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因此一窝蜂似得出门购买，以免日后日元成为废纸。

在一家粮油店门口，正在排队等待购买粮油的日本平民们焦急地伸长了脖子看着前面的售卖点，每个人都希望前面的人快点轮到自己购买，因为这几天粮油等生活物资每天都上涨几个价钱。

这时这家粮油店里的老板出来了，这个矮墩的家伙提着一块牌子将门口挂着的一块牌子取下来，又将手上的排子挂上去，然后转身道：“各位，今日米价上涨一日元、面粉价格上涨一日元”。

“啊，怎么能这样？这让不让我们活了？”一个日本大妈哭丧着脸尖叫起来。

其他人见状顿时纷纷起哄，“是啊，这米价涨得也太快了，老板，你的心太黑了！”

那粮油店老板脸色一变，哼哼道：“怎么嫌贵？嫌贵你们可以不买啊，我可告诉你们，我们日本的粮食本来就不够自己吃的，华国由于与我国开战，已经开始与日本断绝商贸往来，美国是华国的盟国，也开始对我们实行物资禁运，因此我们日本现在只能从那些中立国家进口粮食，可是现在佐世保、吴港、舞鹤等几大港口全部给炸了，也就是说即便是可以从中立国购买到粮食也运不进来了，只能吃我们自产的粮食，以后粮价只会越老越高，你们现在不买，等明天试试看？”说完也不顾外面这些日本平民的脸色，自顾转身进了店内。

“我买，给我来五十斤。快点快点！”

“我也买，给我来一百斤！”

“给我也来一百斤！”

粮油店老板顿时脸色一变。按照市民们这种数量的采购，店内的存量只怕管不了一个上午就会卖空。这可不行，他还想赚更多钱呢，于是他又转身叫道：“实在对不起，诸位，每人限购两斤！”

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隆隆之声，大街上的行人们和购买商品的人们都忍不住抬头向天上看去，只见远方天空飞来一群黑压压的大铁鸟。

“飞机、飞机啊，那是华国人的飞机！”有人意识到了什么，顿时惊慌的大叫起来。

普通的日本市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大铁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们都呆呆地看着头顶上飞过的飞机，一个个目瞪口呆。

就在这时，有的飞机下打开一口洞口，从洞口立面落下一个个“鸟蛋”，这些鸟蛋下落的速度越来越来，很快发出一种极为刺耳的声响，街上的许多日本民众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轰”、“轰”、“轰”

一枚枚鸟蛋落下后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但爆炸过后，被炸毁的地方燃气熊熊大火。而且这些大火越烧越旺，风一吹竟然开始向四周蔓延，街上的人们都亲眼看到，一座九层高的大楼被炸弹炸得面目全非。很快垮塌。

一架战斗机压低开始向街道这边飞过来，它从街道上空掠过，就见机头部位喷射出两道恐怖无比的火舌。大街上形成一道黑色洪流正向前方逃跑的日本人顿时血肉横飞，纷纷被这两道金属风暴撕成碎片。飞机从这街道这头飞到街道另一头，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但它消失不见之后，大街上就像是被大铁犁耕过一般，街上躺着无数具尸体，每一具尸体都残缺不全，鲜血很快将这条街都染红了。

但机群到来并开始轰炸和扫射之后，整个东京都乱成了一锅粥，市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脑子还算清醒的市民急忙向家中跑去寻找自己的亲人。

这个时候，任何国家都还没有防空概念，在城市周边没有部署放空阵地，城市里也没有修建地下防空洞，在机群开始轰炸之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只有躲在房子里面才会安全，而且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在有人跑进街边店铺里躲藏之后，其他人也依葫芦画瓢跟着跑进街边的店铺内，殊不知这样只能让他们死得更快。

一枚枚燃烧弹从天空落下，大量的尖啸声传遍四方，紧接着是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随后大火在爆炸地点开始燃烧，并迅速开始蔓延，燃烧弹这玩意用在这个时代还有很多房屋是木制的东京，带来的杀伤力几乎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倍，因为木质房屋极容易起火，而燃烧弹在爆炸之后就把这些木质房屋给点着了，街边房屋的间距太小，火势很容易蔓延，在很短的时间内，整条街两侧的房屋全部都烧了起来。

大火中顿时响起无数个惨叫声，就见很多全身着火的日本人从燃烧的房屋内跑出来，在大街上跌跌撞撞跑着很快就扑倒在地上被烧死，可尸体上的火却没有熄灭。

再此之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正在皇宫拜见大正天皇和元老们，他将横须贺被华国机群炸毁的消息向天皇和元老们通报了一遍，天皇听了之后陷入了恐惧之中，而元老们则是人人面色凝重，这个情况太严重了，毕竟东京距离横须贺并没有多远，既然华国机群可以轰炸横须贺，就完全可以轰炸东京，想到华国机群可以轰炸东京，元老们顿时一个个都坐不住了。

“必须想办法遏制华国机群的轰炸行为，否则再任由他们轰炸下去，大日本帝国迟早要完蛋！”西园寺公望脸色凝重地说道。

大正天皇道："诸卿有没有什么办法？"

黑田清隆道："这几天我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对付华国的机群，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用飞机对付飞机，第二，就是用地面武器对空射击！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能够用于天空作战的飞机，只有几架从美国购买的侦察机，地面对空武器，我们的军械研究部门正在研制，但短期内恐怕难有结果！"

其他人都知道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日本还没有飞机工业，连飞机研究人员都没有，就更说自己造飞机对抗华国机群了，而对空武器的研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研究出来之后，也想要时间生产，更别说研究部门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其他人都想不到好的办法来应对华国的机群轰炸，于是众人都拿眼睛看向山县有朋，山县有朋是自伊藤博文死去之后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刚才山县有朋一直没有说话，眼帘一直垂着。

感觉到目光都投向自己，山县有朋睁开眼帘用他那苍老的声音缓缓道："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暂时承受支那人机群的轰炸，向我们的盟友德国方面求援，希望他们向我们提供战斗飞机的射击图纸和制造飞机的技师。我们一面承受着华国的进攻，一边暗地里生产制造飞机，但在我们的飞机行成规模之前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很可能我们还没有支撑飞机群制造出来就被华国击败了。第二，向华国求和。诸位可以商议一下，如何进行选择！"

众人听了山县有朋的话都想了想，认为现在确实也只有这两个选择可以选，日本如果不想向德国求援，很难抵挡华国方面的轰炸，海军全灭了，陆军再厉害有什么用？飞机天天在你头上丢炸弹，谁撑得住？过不了多久，但大城市全部被炸一遍之后经济绝对会崩溃，到时候日本不用华国打进来就自己灭亡了。

就在众人正在权衡的时候，轰鸣声和爆炸声从远方传来，地面时不时地开始抖动，众人一惊，怎么回事？正要派人出去询问情况，这时一个官员拉开门进来焦急道："陛下，各位大人，不好了，华国人的飞机群来轰炸东京了！"

什么？大正天皇吓得双眼一翻就倒了下去，引得众元老一阵手忙脚乱。

第441章轰炸东京（4）

山县有朋等日本元老们刚刚将大正天皇扶起来，还没有来得及派人找医生，就听见四周传来一阵尖啸声，几秒钟之后，旁边宫殿就传来巨大爆炸声，一股热浪扑过来掀起一片烟尘，山县有朋等人吓得肝胆俱裂，大隈重信对旁边服侍天皇的侍者大叫：“宫里有没有底下密室之内的地方？快说！”

“有有有！”那侍者吓得面无人色。

大隈重信大叫道：“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炸弹会不会落在我们的身边，快将陛下背到底下密室里藏起来，在支那人的机群轰炸结束之前绝不能让陛下出来！”

“是，是，首相大人！”那侍者答应一声就将大正天皇背起来快步走了出去。

山县有朋立即对其他人说道：“为了大日本帝国的未来，诸位，我们也跟着陛下一起藏起来，等轰炸结束之后再出来，大隈重信，外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尽快稳定外面的情况！”

“是，大人！”大隈重信行礼答应。

“轰！”在山县有朋等元老刚刚离开，这间宫殿就被一枚航弹命中，爆炸将这间宫殿掀翻了一大半，里面几个来不及离开的侍者被埋在了里面。

山县有朋等人藏在一间地下密室里，密室在地下十几米，一般的航弹炸不了这么深，除非是钻地弹头，但是这个时代显然没有这种航弹。

“陛下只是受了一些惊吓，相信休息一下就会醒过来，会没事的。诸位大人放心吧！”一个医生替大正天皇检查一番后对山县有朋等元老说道。

“谢谢您，医生！”一个侍者向医生道了一句谢。山县有朋摆摆手示意医生可以走了，但是医生只能退到一边。而不能离开这密室。

这时桂太郎心中愤愤不平道：“嘿，想当年我们打得支那人何等凄惨？不但夺取了朝鲜，还占据了辽东，歼灭了北洋舰队，最后还强逼着清国割让了湾岛，赔款上亿两白银，那时候我们联合舰队的实力比北洋舰队还不如呢，怎么到了现在，我们却反而被支那人打得躲进了这地下密室。犹如见不得光的老鼠一般？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众人一想，心中无不感慨，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啦？清国灭亡距离现在也才不过短短三四年的时间，支那怎么就变化这么大？竟然有能力对日本发起进攻了？

山县有朋心中苦闷，说道：“想当年我们是何等的风光，清国官员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普通百姓见了我们谁敢不鞠躬行个礼？我们外交公使在清国京城，清国人谁敢给他脸色看？没想到现在我们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哎！”

山县有朋说完之后脸色垮了下来，整个人就像瞬间苍老的十岁以上，他本来就已经很老了，现在看上去就像到风烛残年一般。

境遇、角色转变太快了。快得让这些曾经威风一世的日本元老们都很

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现在的局面。

此时外面华国的战机还在不停的轰炸，皇宫和周围建筑都快被炸成了废墟。到处是传来震动，山县有朋等人躲在密室里都看见密室的顶部不停地落下灰尘和碎屑。看样子这里也不能呆太久。

整个上午，飞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一直到下午两点才停止轰炸，华国机群每架轰炸机至少在这里投下了一吨的炸弹，而且大部分是燃烧弹，燃烧面积可达3000平方米，火势蔓延开来之后，东京上空出现了火灾旋风，在这长达数个小时的时间里，华国机群一共大约投下来1000吨的燃烧弹，近20平方千米的地方被焚毁，主要是皇居以东的地区，东京约有四分之一被夷为平地，其中20%是工业区，60%是商业区，其余是住宅区。计划中的20个工业目标全部摧毁，21万5千多幢建筑付之一炬，上百万人无家可归，8万余人被烧死，10万被烧伤或呛伤。空袭中没有一架飞机损失，5架轰炸机出现故障和其余轰炸机都安全返回了舰队并安全降落。

此时在横须贺港口外海海面，华国海军舰队主力正停泊在这里，舰队刚刚又对早已经被炸成废墟的横须贺军事基地进行几轮炮击，让那些试图救火的残存的日本海军官兵遭到了惨重的损失，经过这轮炮击之后，还没有死的日本海军官兵再也没有胆子进入废墟港口救火了，任由那大火越烧越大，最后将整个横须贺军事基地烧成一片白地。

随后华国海军舰队留下一艘巡洋舰在港口附近海面监视，其他舰船全部向东京湾深处而去，他们还要晚上天黑之前赶到东京港。

下午五点，舰队抵达东京港附近海域，庞大的华国舰队逼近让东京港口内的日本人吓得屁股尿流，整个港口区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沈寿堃站在船舷上扶着栏杆感慨道：“以前只看到日本军舰和列强军舰在黄埔江上来回横冲直撞，日本人的军舰在吴淞口只要随便开一炮，整个上海滩都吓得抖三抖，我们何曾想过今天能够有幸开着军舰来到东京湾耀武扬威？如果不是大总统，我们可能还在忍受着列强的欺辱，何来今天的扬眉吐气？就像大总统所说的，国内某些人气量格局太小，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广大和精彩，只想在那一亩三分地上争勇斗狠，如果不是内耗太厉害，当年我们怎么会败落到那种地步？甲午惨败，实乃非战之罪，乃是朝廷那些大佬不顾国家至高利益争斗所致、乃将领贪生怕死所致！”

旁边的程璧光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沈寿堃的肩膀，说道：“争斗是无所不在的，不可避免，我们只能将争斗的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能再重蹈当年覆辙，能跟着大总统，是我们这一辈军人最大的幸运，在我看来，那个位置只有大总统坐得，其他人如果想坐，我是第一个不服的！而想要把全国之力量拧成一股绳，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总统所说，要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很多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谈，但不代表纵容和毫无原则的妥协，今天我们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的格局和成功，就是因为大总统做到了这一点，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完全的反对者，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国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做到任何人都想到的程度”。

沈寿堃点点头，想了想笑道："一时间有感而发罢了，扯远了，咱们还是说说接下来怎么做吧，白天我们只轰炸了下町地区，主要摧毁了下町地区的商业区，还有一部分工业区和住宅区被摧毁，接下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想法？现在我们航弹的数量已经不多了，不到六百吨，而且没有燃烧弹了，舰炮炮弹倒是还只是用了很少的一部分！"

程璧光想了想说道："既然今天轰炸了下町地区，那明天上午继续轰炸上町地区，怎么着也得让东京那些贵族老爷们吃点苦头吧？还有工业区要重要照顾，明天争取将工业区全部摧毁。押送俘虏和船队的分舰队快要回到国内的吧？让他们来的时候携带弹药过来，免得我们还要再跑回去补给"。

沈寿堃点头道："我看行！"说完拿起望远镜看向远处的东京港口区，连忙道："老程你看，有军队进入港口区布防了！"

"哦？"程璧光连忙拿起望远镜向港口区看过去，果然发现大批的日本军队进入港口区开始进行布防，可能是日本方面认为华国舰队有可能登陆，因此派军队在港口码头去布防，防止华国海军舰队的陆战队登陆。

程璧光一边观察着一边说道："派两架侦察机起飞去那边侦查一下，顺便连东京周围也侦查一下，看看有哪些军事设施，是否有军队赶过来！"

沈寿堃扭头对身后侧的一个参谋道："去吧！"

"是，长官！"

侦察机在天黑之前完成了侦查，获得了详细的情况，飞行员在侦察机上用相机将侦察到的情况拍了下来。

晚餐过后，航拍的相片冲洗出来了，程璧光和沈寿堃两人经过一番商量，决定连夜对东京港口区和周围的军事设施、军队营地进行炮击，在舰炮射程之内的就炮击，舰炮打不到的，明天上午再拍轰炸机去轰炸。

炮击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港口区和周边的不少军事设施都笼罩在火光之下，港口区是不是冒出一团火焰，那是炮弹爆炸发出的，今天下午派来的那些在港口区布防的日军部队几乎被全灭，在大口径舰炮的轰击下，日本人临时布置的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击。

到了第二天上午，机群再次起飞进行轰炸，这次轰炸的是上町地区和工业区，白天视线好，容易发现目标，整整一个上午，东京再次陷入了一片火海，上町地区很多高级建筑被摧毁，很多富人和日本高官死在炮击之下，在这种程度的轰炸下，身份的高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区别，炮弹可不会区分身份。

第442章俘虏游街

八月十二日上午的轰炸在东京上町地区和工业区一共投下了六百吨炸弹，造成了水上几艘飞机母舰上的弹药库库存告竭，除了战斗机之外，轰炸机已经不具备作战能力了，只能被收进机库内。

而经过两次轰炸，东京已经完好的建筑已经不多了，整个东京成了一片瓦砾和废墟，后来日本当局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才将东京废墟内的尸体清理完毕。

在这两次轰炸过程中，东京皇宫一部分宫殿被炸毁，明治神宫被大火焚毁。在华国轰炸机进行轰炸的过程中许多东京市民逃离出城，华国飞行员在轰炸的过程中还投下警告宣传单，通知华国飞机下一步的轰炸目标，让日本民众更加的恐惧，东京城有上百万人从城市逃亡到周边农村地区，而经过这两次轰炸之后，工厂工人的出勤率已经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东京的经济陷入了瘫痪。

在东隅田河两岸，轰炸机将炸弹全部扔在了居民密集区，大片大片的木质房屋起火，5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的一切都彻底烧了个精光，有美国客轮从两百多里的太平洋海面上都可以仍然可以看到东京上空的冲天火光，在这一片地区，大火燃烧了四天方才熄灭。三万多人日本人因为燃烧耗尽氧气而窒息而死，尤其是低洼区最为惨重，全身着火、缺氧着争相跳入河水中救生，结果隅田河漂满如木炭一样黑的尸体。人们争相躲入坚固的明治座剧院，院内窒息而死的尸体互叠有2米之高。

华国总统府。

萧震雷在办公的时候，萨镇冰求见。很快被请到办公室，萨镇冰立正敬礼道：“大总统。这是一个小时前程璧光发来的电报，已经与昨天和今天对横须贺和东京进行大规模轰炸和炮击。现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和东京大部分城区都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萧震雷想起一件事情，问道：“他们没有把横须贺造船厂那艘差不多快要完工的山城号战列舰给炸掉吧？”

“没有，没有，事前我已经专门发去电报说这件事情！”萨镇冰连忙说道。

“好！”萧震雷脸上露出笑意，说道：“吴港造船厂有一艘扶桑号，再加上这艘山城号，这两艘战列舰都差不多快要完工了，我们可以说是相当于白捡了这两艘船，等过段时间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吴港和横须贺。用拖船偷偷将这两艘战舰拖回来，然后让我们的船厂进行改装，相信明年我们的海军又可以增添两艘战列舰了！”

萨镇冰闻言顿时兴奋地不停地搓着手，连忙笑道：“好好，太好了！还是抢别人的东西过瘾啊！”

两人高兴了一阵，萧震雷问道：“下一步你们的轰炸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萨镇冰道：“现在日本的海军基地都被我们炸了，可以说日本已经没有了海军，下一步我们就准备轰炸日本各地的兵工厂、军营，在佐世保、

吴港、横须贺和东京的兵工厂在这几次的轰炸中也没炸了。不过日本在其他城市还有不少兵工厂，例如在名古屋、大阪地区等都是有兵工厂的！”

“嗯，好，那就按照计划执行吧！”萧震雷点了点头。又问：“对了，押送俘虏和舰船的舰队什么时候抵达？”

萨镇冰回答道：“我刚才来之前还收到电报，舰队大约明天上午八点抵达吴淞口基地。舰队官兵还向我反应说向请大总统前往受降呢？不知道大总统？”

萧震雷笑着摆手道：“既然程将军他们已经举行过一次受降，就不必再搞什么受降仪式了。明天主要就是把俘虏送上岸，让民众们看看那些俘虏和拖回来的日本舰船。让各国记者们也看看，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欺骗民众和各国政府。另外，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绝不能出乱子，要保护好现场秩序，可以跟驻沪部队联系一下，让他们出兵配合维持秩序！”

“是，大总统！”

“俘虏上岸之后负责押送的是哪支军队？”

“是第十七师！”

八月十三日，吴淞口。

码头外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大街两侧都站满了人群，可以说是人挤人，市民们昨天就得到了消息，报纸上说今天上午海军舰队会押送日本俘虏和俘获的日本舰船来吴淞口，一是将俘虏送上岸，然后送到秘密地点进行关押，二是将俘获的那些日本舰船拖进船厂进行维修和改装，因此早就得到消息的民众们都准备来看热闹。

俘获的日本海军官兵多达六千多人，另外还有四个师团的日本陆军七万多人，一共近八万日军俘虏，俘虏被送上码头之后由第十七师负责押送去秘密地点关押。

大街上每个两米便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在士兵们身前的大街两侧都有一根拉起的长长的彩带将两侧站着的人群与士兵隔开，防止人群骚动涌上接头搅乱秩序，大街上有一辆卡车开动着，卡车上架着一个大喇叭，喇叭不停地喊话让民众们遵守纪律，不要引发骚乱，待会看到日本俘虏过来时不要有过激的举动。

在码头另一侧的街道和码头上已经站满了士兵，这些士兵是拉押送俘虏的，俘虏们上岸之后就由他们接手。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响起，吴淞口海面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舰船，每一艘都是那么庞大，那些最大的战舰上竟然都是坑坑洼洼的漆黑一片。

不久，舰队在码头靠岸，俘虏在海军陆战队的看押下登上码头，一排排、一队队，日本俘虏们很有秩序和纪律。

最开始从码头内被押送出来是日本海军官兵，军官们都穿着黑色的军服，水兵们都穿着水手服，所有这些人都神情萎靡，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也难怪，打了败仗，还没俘虏了，换了谁都高兴不起来。

“快看快看，真的是日本人啊！”街道两侧人群中看见俘虏们从码头内被押出来之后，立即有人大叫起来，其他人听到后都伸长了脖子去看，街道两侧的市民们顿时一阵骚扰，不过由于前面有士兵站岗，没有人敢冲过

警戒线，反正俘虏是要经过这里的，到时候再仔细看也不迟。

俘虏们都空着手，五个人一排并排向前走着，后面的俘虏距离前面的俘虏有一米的距离，俘虏队伍的两侧都有华国士兵端着步枪看押行走，每隔三米就有一个士兵。再每三百名俘虏之间有一辆卡车，汽车顶上驾着机枪，可以随时应对任何突发状况，只要俘虏们有任何不轨之举动就可以开火扫射。

“哎呀，你看，真是日本小鬼子呢？你看那个日本人，嘴唇中间长着一小撮毛，日本人最喜欢留这样的胡子了，以前租界在的时候我看见过！”一个年轻的姑娘指着经过身边的一个日本军官对身边的同伴说道。

街边除了观看的市民之外，还有很多各国的记者，本国的很多报社的记者也都在场，两侧不时地闪出镁光灯的灯光，闪得很多日本俘虏眼睛都睁不开，而有的日本俘虏感觉很丢面子，抬手遮住自己的面孔。

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财主模样的市民指着一个日本俘虏大笑：“哈，你们看，这个日本兵竟然还怕丑，用袖子挡住自己的脸！”

旁边有人附和道：“是啊，这可真是奇怪了，日本小鬼子有要脸的吗？”

“这你就不对了，只要是人，谁会不要脸面？日本人也是人，他们怎么会不要脸面呢？”

“好了好了，别争了，被当兵的误会把你们抓去军营里关几天，看你们还敢不敢？”

由于要来看日本俘虏，整个上海滩现在都变成了万人空巷的场面，民众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码头这边赶来，但是却很快被前面开路的士兵赶到大街两侧。

八万人的俘虏实在太多了，从最开始的日本海军官兵一直到后面的四个师团的日本陆军，从吴淞口码头一直排到了闸、北的街道都还没有走完，在俘虏们要经过的街道两侧，自始至终都有民众们围观和士兵站岗。

日本俘虏们的表情都很木讷，这是上海滩民众们看到的，有钱人不必跟其他人一样挤在街边，而是找一家街边的茶楼靠窗户的位置，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观看，时不时还与附近的茶友们议论一番。

按照计划，俘虏们要先被送到闸、北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大营地集中起来，然后再分批送往不同的地点关押，像数量如此之多的俘虏当然不可能一起被送走，押送的压力太大，只有分批送走才能减轻压力。

当年各个报社的报纸头版头条通篇报道了日本俘虏游街的事情，还有报社刊登了被俘获的日本军舰的大幅照片，看照片上那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军舰，所有人都知道华国政府并没有撒谎欺骗民众，这是事实，日本打败了，没有了海军舰队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对于战争的结果，已经有人开始预测了。

第443章说情

华国京师，总统府。

今天照样开例会，在会议上杨士琦汇报：“上午总参谋部那边送来一份公文，是对于那八万日本俘虏该如何安置的问题，总参发文过来征求总统的意见”。

“哦？”萧震雷问道：“他们是怎么说的？”

“总参那边说八万俘虏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么多人每天的吃喝拉撒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养着这片俘虏可要花不少钱，总参想请总统同意追加一笔专款用来安置这片俘虏”。

萧震雷乐了：“哈，蒋百里可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为了这八万日军俘虏竟然找我要单独拨款安置，那群日本俘虏难道都是大爷不成？你发给函过去告诉他，要专款没有，如果他不想养着那八万俘虏，可以把他们送给孙文先生，孙先生不是在修铁路，正愁资金不足吗？把这八万俘虏送过去给他，这么多强壮的劳动力可是能节省一大笔开销啊！”

“哈哈哈”众幕僚们闻言顿时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罢，蔡锷有些担忧地说道：“用那些日本俘虏去修铁路，如果此事被传扬到国际上，列强会不会为此做文章？到时候会不会让内阁外交部那边受到压力？”

唐绍仪摇头道：“以我看，现阶段没有哪个国家吃饱了饭没事干，为这事而跟我国过不去，要知道现在是大战期间，双方都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正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如果是协约国和我们战败了自不必说。，可如果是我方胜利。有谁会追究这种事情？”

众人闻言都点了点头，唐绍仪这番话算是让在场众人安心下来，既然按照那么多日本俘虏的开支太大，那就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好了。萧震雷见状便道：“那就这么定了吧，待会杨先生给蒋百里发文过去，就按照这么办，让他将俘虏送给孙文先生，当然为了防止日本俘虏逃跑而危害社会安全，一定要在干活的现场安排兵力严格看管。如果有谁敢逃跑或者密谋企图不轨，立即格杀勿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杨士琦答应：“好的！”

萧震雷想起一件事情问道：“对了，北方的情况怎么样？”

杨度说道：“现在日本人已经攻占了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和赤塔，正在向伊尔库茨克方向进攻，根据我们的情报得知沙俄在伊尔库茨克的兵力已经不足三千人，我估计沙俄在伊尔库茨克顶不了几天就会失守！”

“现在沙俄方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德国人由于海军实力稍差。因此放着英国不打，地中海又有法国海军扼守，因此也不能进攻北非，现在德国正在全力进攻沙俄。沙俄方面在西线地区的压力很大，已经节节败退，南面已经撤退到了基辅一带。在北边丢了普热米什尔、莱姆堡、伊凡哥罗德、华沙、布列斯特、维尔诺和里加以西大片土地，退到从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一条直线的战线上。受伤、被俘、战死者不计其数，损失兵力170

万。从开战到现在为止，这次是沙俄方面损失兵力最多的一次，这个伤亡数字堪称恐怖了！”

“沙俄方面正在遭到两边夹击，依我看快要顶不住了，如果协约国方面再不想办法的话，我推测很可能会出事，如果沙俄顶不住巨大的压力，单方面向同盟国投降或者和同盟国达成协议，这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到时候沙俄和日本双双出兵南下对付我国，我国将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众人听了杨度的分析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这是从政治和国际大的战略层面来分析，尽管杨度对军事战术方面是个门外汉，但是在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还是很有见地的。

萧震雷听着地图看着，抽着烟，确实如杨度所分析的那样，沙俄现在承受的压力确实太大了，损失了170万兵力，这个数字比一些国家的总人口都要多，而现在的日本总共都没有这么多的兵力，却在东线打得沙俄节节败退，这主要是因为远东地区距离沙俄政治中心太远，运输方面又很不方便，难免有些鞭长莫及。

萧震雷想了想，抽了一口烟后说道：“不能让日本人再这么打下去了，在北方我们必须牵制住日军，让沙俄可以全心全意应对德国的进攻，昨天沙俄住我国公使求到我这里来了，让我们无论如何要牵制住日本人，我们虽然与沙俄不怎么谈得来，而且他们的还占着我们的土地，但不管怎么说大家现在还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告诉总参，一旦日本夺取了伊尔库茨克，我方部署在蒙古、热河和东三省的军队立即向边境方向靠拢，给日本人形成压力，同时第二军和第四军在日本占领伊尔库茨克之后立即进攻辽东半岛的日军！”

杨度答应：“是！”

晚上下班，萧震雷回到家，吃过晚饭没多久正抱着儿子萧毓辰玩，就听侍从室副主任陈训恩前来报告：“大总统，内阁工商部长、国会副议长张謇求见！”

“彦及，今天是你值班？杨永泰呢？”萧震雷问道。

杨永泰是侍从室主任，而陈训恩是副主任，这两人都是历史上日后老蒋的高级幕僚，其中杨永泰还是老蒋的首席幕僚。

陈训恩说道：“杨长官的母亲病了，所以请了假回去看看！”

萧震雷点点头，说道：“你去把张謇带过来吧！”

“好的，大总统！”

陈训恩走后，萧震雷和儿子玩了一会儿就看见陈训恩领着张謇过来了，连忙打招呼：“张先生，稀客啊，还没吃晚饭吧？训恩去准备一点吃食过来”。

“不用，不用，我吃了晚饭过来的，不麻烦陈主任了！”张謇连忙说道。

萧震雷将儿子递给陈训恩，让他去带着玩，自己与张謇说话，“张先生，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吧？”

张謇一听叹道：“哎，这事说来惭愧，我是厚着脸皮来向大总统说个情的！”

萧震雷纳闷道：“张先生这是何意？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也解决不了的？”

“这事还非得找大总统不可，我也是抹不开情面，受人之托啊！上次政府不是部署了清理帮会和社团的行动吗？上海滩的洪帮和青帮被一网打尽了，您也知道，这么大的行动，青帮和洪帮的一些重要的头目是跑不了的，黄精荣、杜月升、张小林、李徵五、张仁魁等人都同时被抓了，由于这些人多多少少都与您有些关系，因此下面办案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些其他小头目、小虾米基本上都是该判的判，该杀的都杀了，就只有这些人还关在牢里，既没判，也没有杀。这几天他们的家属一起来找我，我也是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欠了他们一点人情，实在抹不开情面，只好厚着脸皮求到大总统这里来！”

萧震雷闻言问道：“他们被炸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判？”

“是，难道大总统不知道？”张謇有些纳闷，按理说那次清理帮会和社团的行动是萧震雷亲自决定的，他应该对那些人的处理决定早就有指示才对，否则下面那些人怎么会只关着，既不杀也不判？而从刚才萧震雷的反应来看，他肯定是不知道的，这么说来出现这种局面纯粹是下面那些人猜错了萧震雷的意思，自作主张？

萧震雷没有回答张謇的话，他起身拿起电话道：“小高，你想办法把上次清理帮会和社团的几个主要人员的案卷拿过来我看看！”

“好的，大总统！”

萧震雷放下电话转身对张謇道：“张先生，这件事情我暂时还不能给你答复，一切等我看过案卷再说！”

张謇刚开始看见萧震雷的反应就知道事情出现了变化，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可以控制得了的了，也不是凭他的面子可以让那些人出来的，如果这件事情是萧震雷事先打好招呼，他现在说情肯定是一说一个准，但是事情显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几天以后，萧震雷看到了那些查处那些帮会和社团大佬们的案卷，从卷宗上来看，可以说到现在为止，黄精荣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心狠手辣，做下的事情也不是太过火，就是提替一些大烟贩子提供过掩护，在法捕房但探目期间有些劣迹，而杜月升还算好，没有大的过失，而张小林却不一样，此人这几年崛起，有了实力之后很快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贩卖大烟。至于李徵五和张仁魁两人自是不必说了，这两人在当任帮会老大期间杀人如麻，亲自动手杀的人就不在少数，这还不算他们指使和策划的。

看完调查案卷之后，萧震雷指示对于黄精荣和杜月升两人可以轻判，如再发现有拉帮结派的倾向就从重处理，对于其他几人要重判，不过他还是留了一些情面的，毕竟没有杀他们，不过这次以后，他与这些人的情面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再犯，那肯定不会再讲情面。

第444章要和谈？

在欧洲南部，同盟国对于意大利这棵墙头草极为恼火，在战争开始之前，意大利本来是同盟国成员，却暗地里与协约国暗通款曲，在被英国许诺了大量的好处之后就撇开德国想要跟着英国老大屁股后面混，可没想到战争开始后英法在西线战场被德国打德屁滚尿流，法国人都直接被灭了国，意大利这棵墙头草一看形势不对，立马又投向同盟国的怀抱，出兵打法国，却被法国赶了回来，后面英法等协约国在北非组织兵力用海军舰队护航登陆意大利南部，很快就将意大利打得没有了抵抗之力，意大利于是又嫁给了协约国，经过这几次，同盟国算是彻底看清了意大利的本质。

沙俄损失了170万兵力之后，已经没有了进攻能力，西线处于防守势态。而德国为了解决南面越来越大的威胁，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与奥匈帝国一道对付协约国组织的六十万人马。

“在欧洲南部战场，协约国大约55人，加上意大利军三十万，一共八十五万，而德国、奥匈帝国一共有一百万人，在兵力同盟国略占优势，现在双方在阿尔卑斯山脉上打得热火朝天！”

“另外，根据铁血调查局在欧洲分部得到的情报显示，塞尔维亚已经战败了，军队被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四**队击溃，塞尔维亚当局流亡北非，正在向伦敦方向转移，估计他们会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

“在大西洋、北海海面上，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和德国公海舰队已经小战了几场。双方互有胜负，都损失不大。德国海军方面还是太过保守，可能是被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数百年的威风给镇住了。放不开，在德国海军官兵的心理上就有一种障碍。根据可靠情报，德国人已经开始在大西洋各条航线上部署大规模的潜艇部队，有情报显示，德国为了遏制外部给英国输送血液，很有可能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杨度汇报着欧洲方面的情报。

有人问道：“什么是‘无限制潜艇战’”。

杨度解释道：“这是德国海军方面提出来的一个战术术语，所谓无限制潜艇战，就是德国潜艇在通往英国海域的航线上遇到的所有船只，包括商船和客轮在内。只要不是己方或盟友船只，可以不事先警告一律展开攻击，目的在于对英国进行封锁。”

蔡锷闻言眉头一皱，说道：“如此一来，英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我们都知道英国本土地盘小，而且周围全是大海，如果将通向英国的航线封锁了，英国就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这仗还怎么打？”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英国的皇家海军舰队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可在海军方面有一样他们不如德国人，那就潜艇部队，在潜艇方面的研究。德国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和其他国家。

潜艇部队也属于海军序列，但是潜艇部队和水面舰艇的作战空间不同，潜艇可以在水下进行攻击。而水面舰艇则不能，直到现在为止。只要潜艇不露出水面时间过长，水面舰艇对潜艇还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深水炸弹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舰队都没有装备用于反潜的深水炸弹，舰船上也没有装备对付潜艇的机关炮。

而在经济效能上，建造一艘巡洋舰的造价要比建造一艘潜艇的造价高得多，有的建造费用差距在十倍以上。也就是说建造一艘巡洋舰的经费可以建造很多艘潜艇，一艘潜艇只需要几十人就可以操作，而一艘巡洋舰则需要数百人，而且潜艇发射一枚鱼雷如果命中巡洋舰，有很大的机率会对巡洋舰造成致命的伤害。

想想在这样的比对情况下，德国人本身就资源不足，因此选择了大规模建设潜艇部队，因为他们知道在海军方面他们要超过英国太难太难，军备竞赛其实也把他们拖得很惨，潜艇这种很经济、又适用的水下偷袭舰船自然是德国人的首选。

杨度又道：“根据铁血调查局在德军总部发展的内线那里得到的消息，德国人除了准备派出潜艇分布在各条通向英国的航线上狩猎之外，他们还准备在通向英国的各条航线上布下大量的水雷，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准备一共部署十万枚水雷，别说是商船和客轮了，就算是大型军舰触碰水雷也很危险，商船和客轮如果触雷，超过七成以上的机率会沉没！”

“嘶——这招太狠毒了！”众人的心里都这么想。

有人忧心忡忡道：“这么说来，英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如果英国投降，法国人早就亡国了，肯定也会投降，沙俄早就累得快趴下了，难道让我们单独对抗同盟国？这无论如何也打不过啊，德军在东线战场有三百多万，在西线战场有两百万，在南部战场有六十万，奥匈帝国的军队虽然没有得过多，但怎么着也有小二百万人，再加上保加利亚、奥斯曼土耳其、日本，总共怕不有一千万的兵力，我的个天呐，我们现在只有三百万五十万，且不说兵力的多寡，打仗可不仅仅只拼兵力，还拼综合国力啊，如果不是我们现在有了空军，仅仅是开战之前日本的国力就比我们强，德国和奥匈加起来，我们如何打得过？”

这番分析一说出来，幕僚们的脸色都有些动容了，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这时有人说道：“老梁，你这话说得太杞人忧天了，局势并不一定有你想的那样坏，如果德国人真的采取无限制潜艇战，英国人的情报部门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肯定会事先得到消息，如果他们不知道。难道我们不能告诉他们吗？让他们事先做好应对的准备，他们就一定会惨败？”

唐绍仪也笑道：“是啊。梁兄你太悲观了！德国人虽然准备这么干，但咱们可以想办法嘛。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咳咳！”

众人听见这咳嗽声，扭头一看，见是萧震雷发出来的，都不吭声了。萧震雷敲了敲桌子说道：“其实我倒是希望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能够成功，至少在前期对英国的海上运输线起到一定的封锁作用！”

众人听得一愣，心想这不应该啊，英国人损失惨重对我们并没有任何好处，大总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难道大总统天生仇恨英国人，巴不得英国人被德国人整死？

蔡锷不解道：“大总统为什么有这种想法？难道大总统希望通过德国削弱英国？可是如果英国战败。势必会引发连锁反应，英国是协约国的支

柱，这根支柱都倒了，协约国恐怕就会全部投降，到时候只剩我国恐怕独木难支啊！”

萧震雷掏出香烟点燃，美美地吸了两口后说道：“通过德国削弱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是一方面，我一直在这么做，就是因为这几百年来英国人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太强大、太富有了。有它这么强大的国家存在，我国就永远不能出头，不能再让它这么强大和富有下去，必须要对它进行削弱。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英国人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打垮的，好歹也有几百年世界霸主的底蕴。它有着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对付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办法还是有的。他们不会任由德国人封锁他们的运输线！”

“我希望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能够成功，是因为另外的原因。诸位可以想想，如果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除了英国会遭到大量的损失之外，还有哪个国家会遭受损失？”

众人听了这个问题，很快有人反应过来：“美国！对，就是美国！如果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会为此遭到大量的损失！”

萧震雷点点头道：“不错，美国是一个商业出口大国，一大半的收入都来自海外贸易，如果德国人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必然会遭受惨重损失，我们和美国是盟友，但是我们向日本宣战之后，美国却恪守了中立原则，并没有对日本宣战，只是对日本进行的物资商品禁运，可如果美国因为德国的封锁而遭到大量的损失，美国人会甘心？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出兵对付德国！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想打仗，美国那帮资本家也会促使美国政府对德国宣战！”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没想到这事会把美国牵扯出来，如果美国对德宣战的话，那么协约国方面的力量就会大增，这样看上去德国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却是一个昏招了。

见大家都明白了，萧震雷便笑道：“好了，这件事情就先说道这里，以后继续关注就可以了，说说其他事情吧，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

这时唐绍仪说道：“大总统，海军司令部递过来一份公函，说是日本秘密派人与停泊在东京湾的海军舰队接触了，表示希望与我国进行秘密和谈！”

“哦？”萧震雷愣了愣，“秘密和谈？日本人扛不住了吗？”

唐绍仪说道：“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现在日本人的海军舰队没了，又整天被我们轰炸，东京都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了，有传言说大正天皇都躲进了地下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扛不住也是正常的！”

萧震雷闻言摇了摇头道：“不不不，日本人没有这么容易屈服，你们想想，如果换做是你们，这近半个世纪都在亚洲称王称霸，现在遭受了这么一点点挫折就会屈服吗？只要是正常人，都会不服，日本海军虽然没了，可陆军方面却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不仅如此，日本还夺取了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很多土地，日本人会甘心失败吗？”

唐绍仪听了脸色有些凝重，问道：“那大总统的意思是指日本人求和是假，拖延时间是真？”

萧震雷点头道：“我看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他们真的存了这种心

思，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找到对付我们轰炸机群的办法！如果有了对付我们轰炸机群办法，日本人只怕就不会再和谈了！”

幕僚们听了都点了点头，在座这些人不少都去过日本留过学，还有几个是在美国留学的，他们对日本的性格了解还是很深的。

唐绍仪询问：“那大总统的意思是？谈还是不谈？”

萧震雷想了想笑道：“谈，可以谈，谈谈也无妨，但在谈判期间，我们的进攻不会停止！”

有幕僚担心道：“可是如果我们与日本秘密谈判的消息被英法等国得知，协约国方面会不会对我国起猜忌之心？”

萧震雷摆手道：“无妨无妨，如果说我们担心英法得知，那日本肯定也担心被德国知道，在这方面双方都会保密，再说了，即便是被英法得知了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迫使日本投降，英法等国还巴不得呢，毕竟同盟国少了日本以后，整体实力也会下降嘛，沙俄就不用受两面夹击了！”

幕僚们点点头表示认同，唐绍仪又道：“那怎么谈？底线是什么？”

萧震雷想了想看向幕僚们问道：“诸位以为要怎么谈？是我们派人过去谈？还是让日本人派人过来？”

杨士琦抱拳拱手道：“大总统，我以为还是让他们派人过来谈为好，一方面是可以就近监视，日方谈判使者如果与日本本土联系，我们可以进行监听和破译，如果随时可以掌握日本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谈判地点设在在我国国内，我们的谈判代表有着主场的心理优势，谈判时也会从容不迫，第三，我方谈判代表可以就近及时请示，随时可以掌握谈判的进程！”

萧震雷在心里权衡一番，当即拍板道：“那好，就让海军通知日本方面，让他们派人过来，由海军派一艘舰船送过来！我们这边知会内阁外教部门，让他们派得力人员负责谈判事宜，另外要选好谈判地点，要封锁消息”。

“明白！”

第445章进兵沙俄

要谈判，就必然要提出要求，这次谈判，华国方面占据绝对主动权，因为是日本人主动求和的，那么日本方面必定要牺牲一些利益才可能让谈判成功，不管日本人是拖延时间也好，还是真心感觉打不下去了也罢，在谈判之前，首先要确立己方有哪些要求，这些要求在谈判中要谈好什么程度才算合适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萧震雷与幕僚们一番讨论之后最终确定了在这次谈判中，华国方面提出的条件如下：第一，日本要向华国投降，写降书，天皇发出投降诏书，并通告天下。

第二，此后日本不允许有军队，只能允许有自卫队，自卫队的规模、编制和装备由华国认可和允许才能成立，自卫队的训练和指挥由华国派高级顾问进行指导，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能暗自发展军队，如有违反相关规定则受到严厉的惩罚。

第三，允许华国在日本驻军，设立军事基地，分别驻防在横须贺和北海道。鉴于日本的安全已经由华国接管，日本必须每年负担驻日军队和舰队的费用。

第四，日本立即从辽东半岛、湾岛、澎湖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撤军，华国方面收回辽东半岛、湾岛、澎湖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的主权。

第五，日本从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撤军，将所占土地全部交给华国方面接管，不能私自与沙俄方面接触。

第六，日本向华国赔款十亿华元（详细支付期限另行商议）。

第七。日本割让九州岛给华国，此后九州岛主权归属华国。再无争议。

第八，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占据的库页岛本属于华国领土。日本撤军后由华国收回。

以上八条是萧震雷与幕僚团们讨论之后得出的结果，这些谈判条件还需要与内阁方面商议，因此萧震雷派人将宋世杰找来。

宋世杰来了之后看了萧震雷给他的谈判条件后说道："大总统，这些条件是不是太苛刻了？日本人要是答应了，恐怕一百年也翻不了身，日本方面根本不可能答应啊！"

萧震雷摇头道："老宋，看来你在外交方面还是不太擅长，谈判嘛，就是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有的时候要比在菜市场买菜、在服装店买衣服还要斤斤计较才能保证己方的利益。你要知道这种级别的谈判，稍微退让一点点都是损失巨额利益！"

宋世杰想想点头道："好吧，那么我方的具体底线呢？"

萧震雷道："这就是底线！日本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我们就是这样的条件，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我们就打得他们答应，如果他们死撑到底，那就让他们亡国。比法国人还惨！老宋啊，在现如今这个时代，特别是国际事务中千万不能心软，对敌国的心软。就是对我国民众的残

忍，想想当年日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让我们赔款、让我们割地，我们敢说个不字吗？现在轮到我们来主宰日本人的命运了。这就是战胜国的权力，否则只能灭国。谁又胆子宁愿灭国也不愿意答应这些条件呢？”

宋世杰站起来道：“我明白了，那是我们派外交人员过去谈。还是让他们派人过来！”

萧震雷道：“当然是让他们过来，我们又不欠他们的，难道还眼巴巴求着他们？甲午战败后的谈判，李鸿章也是去了日本的，现在轮到日本派人来我们这里了！”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等宋世杰走后，萧震雷心中感叹，宋世杰还是太年轻了一些，对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很少，认识也不足，在国内政务方面的处理上还是稍显稚嫩，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换人的话，对宋世杰是一个打击，而且他对别人也不是特别信任，要知道内阁总理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只能让宋世杰慢慢磨练。

其实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萧震雷倒是可以找出来几个，唐绍仪就比较合适，张謇也是老谋深算，幕僚团中也有几个能够胜任内阁总理的人，但是不论是唐绍仪、张謇，还是幕僚团其他人，都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如果内阁总理跟他唱对台戏，那就乐子大了，暂时还是让宋世杰坐在这个位置上，慢慢学习，好在宋世杰也知道自己的很多不足，因此对政务处理方面的学习很刻苦认真。

两国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北方就出现了新的情况，日本人的先遣部队确实厉害，攻击势头很猛，就在昨天，日军攻陷了伊尔库茨克，沙俄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军队全军覆没，而

消息传来之后，在萧震雷的指示下，总参谋部立即命令部署在蒙古的两个师、热河的两个师和东三声的三个师大部分主力向边境方向靠拢，并越过边境对日军形成军事上的压力，让日本人不再前进了。

实际上此时沙俄在乌尔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军队了，军队都被调往西线防御德国人，由于乌拉尔山脉移动地区没有部署兵力，让沙俄方面极为担心日本继续向西进攻。

这让萧震雷看到了插手西伯利亚的机会，于是他立即让人联系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库明斯齐此时正因为北边的局势恶化而忧心不已，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总统府面见萧震雷。

萧震雷见到库明斯齐后很热情，问道：“公使先生这段时间怎么样？京师的天气好行吧？”

“京师的天气不错，不过就是太热了！”库明斯齐说了一句，又苦笑道：“大总统，您有话就直说吧，现在我国情况极为不妙，您跟我聊天。我真的没那份心情啊！”

呃，这货说话也太直接了一点吧。萧震雷不由有些尴尬，但很快掩饰过去。他笑道：“好吧，今天找你来是有一桩好事！”

“好事，什么好事？”库明斯齐郁闷地问道。

萧震雷道：“是这样的，据我所知，贵国现在不是在乌拉尔山脉以东

地区几乎没有军事力量了吗？如果贵国向我国发出邀请，请求我国派兵进入贵国帮助贵国抵挡日本人，我国倒是可以派兵进入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帮助防守，作为盟国，我国有这个义务！”

“什么？”库明斯齐一听。脸上顿时露出惊喜，连忙道：“大总统阁下，这是真的吗？”

“当然，你以为我有时间跟你开玩笑？”萧震雷故作不悦。

库明斯齐听了萧震雷的话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盟国之间派兵进入对方的境内帮助作战在欧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有派兵进入法国境内作战，美国也是，因此库明斯齐对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其他想法。也没有意识到萧震雷正在打沙俄的主意。

这是西方的军事思想，不过在东方的军事思想当中，这种情况基本上不被允许，就连让友军经过自己的境内都不允许。就更别说让盟国派兵进入自己境内作战，因为担心别人进来就不走了，这种例子在东方的军事历史上并不少见。

库明斯齐高兴了一阵之后。收起兴奋的心情问道：“不知道大总统阁下可以派多少人进入我国境内帮助作战？”

萧震雷抽了一口雪茄反问：“公使先生希望我国可以派多少兵力？”

库明斯齐闻言想了想，小心翼翼试探道：“六十万？”

其实他心里算了算。日本人在西伯利亚已经有十五万人，他认为华国派六十万人应该可以打垮日本人了。毕竟是四比一的比例。

萧震雷听了这个数字，就知道库明斯齐还在拿从前的眼光看待华国，还因为华国现在的军队与清朝军队的战斗力差不多，他也不生气，说道：“公使先生你也知道，我国才见过几年的时间，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都非常有限，地面战争一旦开到，弹药就会像泼水一样拨出去，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是不行！”

库明斯齐听到这里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打仗毕竟不是开玩笑，耍嘴巴皮子，打出去弹药是要兵工厂生产出来的，并非是凭空产生。华国毕竟才建国几年的时间，就算发展得再快，底蕴也是有限的。

萧震雷继续道：“因此，先期我们最多只能派二十万人，但是公使阁下可以放心，如果不够，我们可以继续增加兵力，直到遏制日本人的进攻势头位置！从我**队进入之后，贵国完全可以放行把乌尔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防御交给我国，我可以担保日本打不过乌尔拉尔脉，贵国则可以全力对付西面的德国人，先生，现在是到了拼命的时候了，如果再不拼命，沙俄就会被德国人打得亡国了，你说对吗？”

库明斯齐听了这番话之后深感形势更加严峻，他不得不承认萧震雷的话很有道理，有说服力，是啊，现在是到了拼命的时候了，等到德国人一刀捅到沙俄的心脏上，沙俄就算想拼死反击也做不到了！

脑子里转了几圈之后，库明斯齐对萧震雷道：“大总统阁下，我代表俄罗斯帝国向大总统、向贵国表示感谢，回去之后我会立即电告我国皇帝陛下，我相信我国国内很快就会发来邀请函，请求贵国出兵，而您这边，我希望贵国可以尽最快的速度出兵，否则难以遏制日本人的进攻势头！”

萧震雷笑道：“公使阁下放心，我国十个师的军队，二十六万人已经整装待发，等待就是贵国的一纸邀请函，只要贵国的邀请函一到，我国马上出兵！”

库明斯齐在华国呆的时间也够长了，对华国的一些习惯和传统都有一些了解，他知道除非某国发出请求，华国当局是不会派兵进入他国境内的，就算是盟国也一样，这是一个自认为是正义的政府一向秉持的对外态度。

他连忙道：“好的，好的！”

现在距离俄罗斯那帮革命者起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萧震雷之所以要这封邀请函，就是向在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赖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不走了，等俄国革命者推翻沙俄政府之后，肯定会派兵进军西伯利亚，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命令部队驻防在乌拉尔山脉上，凭借天然的地利优势防御俄国革命军，将乌拉尔山脉以东，一直到白令海峡，从里海北岸一直到北冰洋的广大地区占为己有，到那时候华国的疆域面积即便还比不上历史上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面积，相信也相差不远了。

果然，没过两天，库明斯齐就拿着一封电报来见萧震雷，这封电报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给萧震雷的，大意就是请华国出兵进入沙俄境内帮助沙俄当局进行作战，这只是一封电报，库明斯齐说正式的公函随后会从圣彼得堡派专列送过来，请萧震雷无论如何先出兵再说。

萧震雷收起电报，当即打电话召开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经过商讨之后，第二天上午，第三军八万人从新疆华俄边境向西出发进入沙俄境内，直接向乌拉尔山脉方向前进。第三军是驮马后化部队，士兵上马可以做骑兵，下马可以做步兵，后勤部队也是配备有大量的骡马，行军速度要比纯粹的步兵部队快很多。

与此同时，部署在蒙古境内的两个师向伊尔库茨克和乌兰乌德逼近，部署在热河的两个师穿过边境向赤塔方向逼近、部署在东三省境内的三个师分别穿过黑龙江向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海参崴逼近，在这几个地方的日军得知消息后如临大敌，不敢再继续向西进攻，摆开防守的势态。

华**队进入沙俄境内之后，并没有向日军进攻，而是摆出了监视和防御的势态，这让日本人极为纳闷，华国这是要闹哪样？

第446章目标德属太平洋岛屿

华国出兵沙俄之后，第三军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抵达了乌拉尔山脉附近，并先后接管了乌拉尔山脉附近一些城市如沃尔库塔，谢罗夫，彼尔姆，下塔吉尔，叶卡捷琳堡，乌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奥尔斯克等城市的防御工作，好在现在沙俄的天气很好，如果是冬天的话，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管这么多城市的防御工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沙俄方面却是很是纳闷了，华国不是来帮助防守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吗？怎么连谢罗夫、彼尔姆，叶卡捷琳堡等这些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城市都接管了？沙俄方面很快派人过来表示质疑，让华国驻军退出这些城市，只需接管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防御就行了，不过华国驻军军官并未率部离开，直接以上级命令为由拒绝了，让来人直接与高层交涉。

事情自然又到了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这里，库明斯齐又来找萧震雷，对华**队进入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些城市表示抗议，萧震雷安慰他说这只是军队为了保证退路而不得已为之，目前只接管这些城市的防御，目的就是要保证后路的安全，希望沙俄当局表示理解，大家都是盟国，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而伤感情，库明斯齐想想也是，最后只能无奈同意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天杨度来向萧震雷报告了相关情况，“大总统，根据我们在北方的情报人员的调查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啊！”

萧震雷问道：“怎么个不对？有什么问题吗？”

杨度道：“是的。铁血调查局递过来一份情报，上面说我方在海参崴等情报人员发回来一封电报显示。在海参崴的日军部队好像并不知道日本海军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也不知道我国已经将东京、佐世保、吴港、横须贺轰炸成废墟的消息。这让铁血调查局的情报分析员们极为惊讶，消息传到王亚乔那里之后，他意识到可能有问题，随后发出指令分别调查伊尔库茨克、赤塔、伯力、双城子等这些地方的情况，传回来的消息让他们大吃一惊，在这次些地方的所有日军部队和军官都不知道日本发生的事情”。

萧震雷摸着下巴说道：“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未让那些在外征战的日军得知本土的变化？”

杨度道：“极有可能！”

“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日本本土发生的事情太大了，如果被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日军知道这些消息，那些日军很可能会因此崩溃！”

杨度疑惑道：“可是这种事情也隐瞒不了多久啊。不仅在外征战的日军的后勤供应还需要日本本土运过去，现在日本海军已经覆没了，运送补给的船只也不安全了，难道他们还敢派运输船给那边的日军运送补给和弹药？”

萧震雷想了想，起身走了几步说道：“毕竟这段时间的局势变化太快了，日本当局有些反应不过来，他们可能在想先隐瞒一段时间，这样吧，你去找王亚乔。让他想办法调查一下，看看日本当局有没有给远东地区和

西伯利亚的日军发布让他们自力更生的命令，如果有这个命令，那么事情就正常了！”

“好。我马上去！”

过得两天，很快传来的消息，杨度再次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果然不出你所料，日本当局在十天前给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军发布了让他们自力更生的命令。让他们组织占领区当地的技术工人，在这几个城市建设兵工厂、还让他们组织当地的本地居民组成集体生产社。对当地的田地进行开垦和耕作，另外还组织人员开采矿石、勘探油田等等！”

萧震雷闻言道：“看来他们是打算赖在那里不走了，这架势完全就是准备把远东和西伯利亚当成了自己的家了！”

杨度听了忍不住笑道：“可不是嘛？他们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对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人口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还是很可观的，而且那里地区广大，土地众多，如果开垦出来，就算一年只种植一季，收成还是很不错的，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只要有足够的兵力守住就行了！”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既然日本人想在那里安家，那我们何不成全他们呢？现在我们对他们动手还早了一点，如果我们把那一大片地区占领，沙俄当局肯定会向我们索要，既然如此，索性让日本人呆在哪儿，等我们想要的时候再去夺取，不过我们也不能让日本安心在那儿发展，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削弱，同时还要在当地的居民中发展我们的人，到时候里应外合，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夺取那片土地！另外，我们这边暂时还不能切断日本本土对远东地区日军的补给，也就是说海军舰队暂时不要去日本海，这样，你去让王亚乔和萨镇冰过来一趟”。

“好的，大总统！”杨度答应一声转身而去。

不久，王亚乔和海军实力萨镇冰先后赶了过来。

“大总统，您找我？”王亚乔向萧震雷敬礼道。

萧震雷招招手，两人在沙发上坐下道：“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我们是迟早都要收回来，但是鉴于时机不成熟，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对这些地区的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一步一步削弱他们的实力，让他们无法发展壮大，因此呢，这中间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对峙期，在这期间，情报部门要在这些地区发展我们的力量，接受我们的指挥和控制，在我军对这些地区发动进攻时予以配合！”

王亚乔问道：“可以对他们提供武器支援吗？”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可以，但是数量和种类不能太大，武器的威力也必须要加以限制，对那些人也要能够绝对的控制，否则将来容易出问题”。

王亚乔道：“明白！”

萧震雷又道：“还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情报收集工作。美洲那边的情报系统组建得怎么样了？”

王亚乔道：“已经开始收集情报了，目前正在向南美方面开展业务！”

萧震雷点了点头道：“好，尽快将情报系统铺遍全世界，就连非洲也不能例外！”

“是，大总统！”
在王亚乔走后不久，萨镇冰也到了，萧震雷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凉茶，萨镇冰结果凉茶道：“大总统不必客气了，有什么事情请吩咐吧！”
天气太热了，现在已经是八月底，快九月了，但是天气气温还是很高，尽管有电风扇一直在吹，可吹的都是热风，为了解暑，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熬制一些凉茶，萧震雷当然是最先享受到的。
喝了一口凉茶后，萧震雷道：“这次把你叫来，是准备有一个大动作，需要用到海军舰队主力，这样吧，尽快把海军舰队主力调回来休整、补充补给，在日本周围海域只留下几艘巡洋舰监视日本，不允许物资从外部运进日本境内，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轮，只要发现一律强行扣留，如果牵涉外交纷争，可以推到内阁那边，你们只管做事，不管交涉！”
“明白！”萨镇冰答应，又问：“那这次有什么大动作？”
萧震雷没有继续这个问题，而是说道：“这个等下说，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叮嘱你，海军方面暂时不能封锁日本海，不能切断日本本土对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军的补给线，任由他们补给！”
“这，这是为什么？”萨镇冰十分不解，在他看来，既然已经跟日本开战了，那就要无所不用其极对日本实施制裁，他正要命令海军舰队主力北上日本海切断北海道到海参崴的运输补给线，可没想到他这个命令还没有发下去，萧震雷就告诉他不要这么做，实在难以理解。
萧震雷看着萨镇冰久久没有说话，这让萨镇冰心中极为不安，他知道这是犯了忌讳了，他还是一个军人，军人不能问为什么，命令一旦下来理解要执行，不解理也要执行，而且是无条件的。
“大总统我?”。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过了几分钟才开口，神情严肃道：“萨将军，你知道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吗？军人干政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某些人总是想问为什么！其他人可以问，唯独军人不能问，军人只需要服从，并坚决执行命令！我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指令都是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我需要向你解释吗？”
萨镇冰满头大汗，连忙站起来道：“是，大总统，我坚决服从命令”。
萧震雷神情松懈了下来，语气变得缓和：“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情，命令海军主力舰队立即撤回来休整几天，以最快的速度维护，补充补给之后立即出发，目标——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以及归属在德国名义下的岛屿，其中加罗林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新几内亚岛屿群是最大的岛屿群，要以最快的速度先占领这三个岛屿群，其次再逐一占据其他的德属岛屿，一定要赶在澳大利亚或英法舰队之前占据这些岛屿群！”
萨镇冰闻言精神一震，立即站起来道：“是，大总统，保证完成任务！”

第447章关东风起

旅顺口，关东都督府。

在都督府的院子里，福岛安正穿着白色短袖和服，脚踩木屐，双手握着一柄武士刀不停地劈砍，每劈砍一次，嘴里就发出“哈”的一声。

福岛安正去年在关东都督的任上晋升为陆军大将，他是第一个成为第一个情报领域被授予大将的人。

他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地停了下来，用武士刀支撑在地上喘着粗气，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托着托盘走过去，呈上托盘内的白色毛巾。

这时他的副官穿着一身军服，脚穿军靴，左手扶着腰间指挥刀的刀柄，右手甩开膀子大步走过来立正敬礼道：“将军！”

福岛安正拿过托盘里的白毛巾擦了一把脸又将白毛巾丢在了托盘里，然后向那日本女人挥了挥手，待那日本女人走后，他问道：“说吧！”

副官低头道：“将军，从东京发来了您的调令！”

福岛安正闻言脸色顿时黯然，沉默良久才出声叹道：“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新任都督是谁？”

副官道：“是中村觉将军，他已经到了，现在正在南满那边休息，他派人来说下午过来拜访您”。

中村觉是今年1月份晋升陆军大将的，此人曾先后当任过参谋本部管西局员，步兵第10联队大队长，参谋本部第2局员，第1师团参谋，陆大教官，第5师团参谋，东宫武官。甲午中日战争任大本营侍从武官，侍从武官。步兵第46联队长，东部都督部参谋长。1899年9月8日晋升陆军少将。台湾总督府参谋长，步兵第2旅团长，日俄战争率部编入第3军出征，参加南山战役，旅顺攻略战、教育总监部参谋长，第15师团长，侍从武官长，东京卫戍总督等职。

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带着部队围了旅顺。攻了两次没攻下来，伤亡惨重。这位急了眼了，不顾自己是少将旅团长，亲自率3000名敢死队冲上了前线！并且宣称谁敢后撤就地处决！他自己十分英勇，尽管也受了伤，但却因此而一战成名。本来像他这样非萨长藩出身的军人是很难成为大将的，但他却凭借自己的勇敢而成为了大将。即便如此，在日本也有人却说他只是借了当年敢死队的光，并没什么真本事。可见非萨长藩的人是升迁是非常艰难的。

福岛安正听说接任者是中村觉，脑子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说道：“是中村将军的话，我就放心了。中村觉是一个有过实战经验的将军，我相信在他的率领下，关东州一定会稳如磐石！”

在华国向日本宣战之后。福岛安正就预料到东京方面肯定会派新的都督来接任他的位置，毕竟他只是一个搞情报出身的人。根本没有指挥大规模军团作战的经验，东京方面能够让他当了几年的关东都督。完全是因为他的后台是山县有朋，可是如今华国大军逼近，就算他的后台再硬，东京方面也不可能让他这种没有一丁点指挥战斗经验的将领继续呆在关东都督府都督的位置上。

福岛安正说完后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道："对了，中村觉将军是怎么过来的？我国海军已经完了，在海上已经是华国海军的天下，他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副官道："将军，说起来这将事情也很奇怪，自从我们海军舰队主力被击败之后，华国先后炸毁我们的几大军事港口，我国海军几乎是全完了，可直到现在为止，华国方面仍然没有任何一点要封锁朝鲜海峡迹象，华**舰一般都不到朝鲜海峡去，这真是令人费解啊！"

福岛安正闻言眼睛瞳孔一缩，冷冷道："支那人不可能这么好心，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支那人一向狡猾，其中不乏聪明人，他们不可能想不到派军舰切断我们这边与本土的联系，再说，在沙俄征战的我军人数已经达到了十五六万人，这么多军队的消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切断了海上补给线，很快就会让我军北征军团弹尽粮绝，支那人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呢？"

副官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想不出来。

福岛安正也没有为难他的副官，他知道这种机密肯定是华国方面的最高机密，情报部门想要获悉这种程度的机密基本上不可能。他问起了另外一件事情，"进入沙俄境内的几股支那军队的情况如何？他们是否我们北征军团发起攻击？"

副官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支那军队并没有对我们北征军团展开进攻，看上去只是就近监视，但是从他们的部署来看，随时都可以发起进攻，因此我北征军队也不敢大意，时刻都在小心防范。两天前，我军在赤塔有一个大队向支那军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可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而且还有去无回，全军覆没了！"

福岛安正眼神一凝，问道："知道当时支那军的情况吗？他们有多少人，什么装备？"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正在查，不过支那人已经在北方加强了反谍报的工作，我们这段时间，特工人员损失很大！"

福岛安正又问道："我军那一个大队覆灭之后，支那军队有什么后续动作？"

副官摇头道："没有，他们没有任何动作，还在原地监视赤塔"。

华国方面这一些动作让福岛安正搞不明白真正的意图，这让他伤透了脑筋，他只好让副官去帮他收拾行李，既然信任都督已经到了，他就必须马上做好与新任都督交接的工作。

下午，福岛安正得知中村觉已经到了都督府门口，连忙走到门口迎接，跟随中村觉一起来的还有南满铁路总裁中村雄次郎和川岛速浪。

中村雄次郎以中将军衔出任南满洲铁道总裁，他还是男爵，他的资历很老，缺点是也没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不过他这个南满洲铁道总裁手下的军队可不少，有六个独立守备营，驻扎在南满铁路线附属地。他与福岛安正的年龄相当，都有63岁了。

中村觉年轻两岁，今年也有61岁，而川岛速浪是后来那个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今年五十岁，他在这几个人当中是最年轻的。

川岛速浪这个人其实在日本政府或军界中并没有任何官职和军职，他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他以“满**立”、分裂华国为个人政治目标。他经常鼓吹这些论调，因此获得日本一些政治家的支持，在日本有政治家支持他，他才有的玩，没有人支持支持他，他就玩不转，因为他在中国的活动是需要经费的。

福岛安正与中村觉和中村雄次郎分别敬礼和握手，却也没有把川岛速浪完全丢在一边，福岛安正对川岛速浪还是很欣赏的，毕竟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却能够在华国这边混得风生水起，本身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几人被福岛安正迎进了客厅，上茶之后，几人就聊了起来，福岛安正对中村觉说道：“中村君，您能够前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你也知道我在战争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经验，现在支那人大军压境，我的压力很大啊，如果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中村觉起身向福岛安正躬身行了一个礼，说道：“这几年辛苦福岛君了，东京方面对您这几年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现在东京方面要调您回去，趁着现在华国方面还没有封锁朝鲜海峡，您越早走越好，一旦华国封锁朝鲜海峡，到时候您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只能留在这里，其实我倒是很希望您能留下，毕竟您在这里几年时间，对这里很熟悉，有您的指点，我想会很快熟悉军政事务！”

真是人走茶凉啊，福岛安正也不由有些凄凉的感觉，日本人内部其实也并非都是铁板一块的，明争暗斗依然不少，只不过日本人在争斗时是有底线的，任何形式的争斗都不会以牺牲日本的利益。

福岛安正说道：“调令已经下来了，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中村君方便的话，我们下午就可以交接，晚上启程去朝鲜，从那边坐船应该安全一些！”

“那好吧，我就不留福岛君了！”

福岛安正点点头又问中村雄次郎：“中村君，南满铁路防线都部署得怎么样了？支那军队要进攻辽东半岛，你们南满铁路线是首当其冲啊！”

中村雄次郎道：“将军放心，我的六个独立守备营已经全到位，只要我还没死，南满铁路防线就不会被支那人突破，这是还请中村将军保证我们的弹药供应才是！”

中村觉问福岛安正道：“将军，关东都督府库存的弹药能够支撑多久？”

“中村君放心，旅顺口是被我们当做要塞来经营的，不仅防御工事坚不可摧，而且弹药库存足可以支撑一年以上，可如果要供应其他军队，到底能够支撑多久，那就要看战斗的激烈程度了！”

第448章日本人的应对

中村觉对于福岛安正这几年在这里经营的情况表示很满意，弹药可以支持一年以上的消耗，在他看来，仅凭旅顺口这座要塞就可以让华**队磕掉几个大牙。≥≥点≥小≥说，想当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人可是在旅顺口扛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想象这座要塞的坚固程度。

中村觉突然想到南满铁路对面华**队的情况，问道："现在南满铁路对面支那军队是什么情况？他们是什么番号，有多少兵力？具体编制和武器装备如何？"

福岛安正对自己的副官摆了摆脑袋，示意他向这几位将军汇报一下情况，副官点了点头，说道："支那军对编制和具体的武器配备防备的很严，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是模糊的知道一点点，在南满铁路对面的支那军是第二军和第四军，第二军的军长叫黄英杰，第四军军长叫姚启年，这两支军队都是跟着华国总统萧震雷的起家部队，实力极为强悍，一个军下辖三个步兵师，每个师整编满员两万五千六百人，军部还有一个重炮旅，至于这个重炮旅是什么口径的火炮，我们暂时还没有调查清楚，一个师有一个榴弹炮团，一个步兵团有一个山炮营。他们的部队编制是三三编制，即一个师下辖三个步兵团，其他辅助兵种另算，一个步兵团下辖三个步兵营，以此类推。据我所知，师一级除了下辖三个步兵团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团。

另外。华国士兵基本上每人都配备一支名叫振华1910的步枪，这种步枪我们没见过。华国从来没有对外出售，根据消息得知。这种步枪为单发步枪，但是上膛开枪之后不用再拉枪机上膛，也就是说它可以持续单发，比我军的三八式步枪都要先进，而且节省时间，开抢速度要快很多！另外他们每个士兵还配备五个手榴弹，这种玩意，我军虽然也有，但是只有几支部队装备。现在在这里的第十九师团没有装备手榴弹。连级和连级以上军官每人配备一支振华1909式手枪，听说是全自动的，我们没有见到过。至于其他的武器配备情况，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中村觉问道："机枪数量呢？装备到哪一级部队了？"

副官道："连级作战单位应该是有的，至于具体有多少挺就不得而知了！"

中村觉听得直感觉恼火，忍不住道："八嘎，你们情报部门是干什么吃的，这些敌人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这仗怎么打？"

副官微微扭头看了一眼福岛安正。连忙立正道："嗨！"

这时福岛安正道："中村君，不是情报部门不得力，而是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清国对情报根本不重视。我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在清国境内任意的活动，想要知道什么情报就可以搞到，现在现在不一样的。支那新政府成立之后对情报收集和反谍报工作极为重视，刚开始我们大意了。因此而吃了大亏，损失了很多情报人员。这么多年部署在华国的情报人员几乎损失殆尽，而这几年我们经过努力安插了一些，但是华国的情报部门对我们

的打击不遗余力，这段时间我们为了搞清楚南满铁路对面支那军队的情况，已经损失了三个情报员，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只能知道这么多！”

中村觉见福岛安正说话，也不好为此事再发火，毕竟福岛安正都是要走的人了，现在跟他闹别扭没有任何的必要，他摆摆手道：“算了，我也就是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既然不能知道再多的消息，那我们只能从战争中得知了，从刚才这些情况看来，支那军队的装备应该是不差的，至少不会比我军差，如果他们士兵的军事素养也不输于我军士兵，那么这场仗就难打了，南满铁路那边部署的兵力只有六个独立守备营，再加上宪兵，一共有多少人？”

中村雄次郎回答道：“每个营八百人，加上宪兵部队，一共有五千人！”

“装备情况呢？”

“都装备有三八式步枪，每个营一挺大正三年（1914年）7.7毫米口径重机枪，另外两门七十五毫米野炮”。

中村觉闻言皱眉道：“相比支那人的军队，我军的火力似乎要差了一些，而且在兵力上支那人有十六万人，而你六个独立守备营都只有五千人，兵力相差悬殊太大了，这根本不是可以考武器和武勇可以弥补的！”

说到这里，中村觉问道：“第十九师团是否可以抽到一些人加入南满铁路线的防御？”

福岛安正道：“这件事情恐怕要问一些立花小一郎将军，不过据我所知，从第十九师团抽调两个大队应该是可行的！”

立花小一郎是现在的第十九师团师团，按照规定，驻防关东州的军队从日本本土抽调任意一个师团，驻防期限为两年，两年驻防期到了之后，再从日本本土抽到另外一个师团过来换防。

立花小一郎于1881年2月入陆士旧6期，1883年12月授予陆军少尉军衔。1889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5期，成绩优等。历任陆士教官，参谋本部第一局员，甲午中日战争任第1军参谋。赴奥匈帝国留学，清国驻屯军参谋，参谋本部附，担任过袁世凯军事顾问，陆军省人事局恩赏课长，补任课长，日俄战争任第4军参谋副长，大本营参谋。朴茨茅斯讲和会议全权随员，美国大使馆附武官，陆军省高级副官，1909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先后出任步兵第22旅团长，步兵第30旅团长，近卫步兵第1旅团长，朝鲜驻扎军参谋长，朝鲜驻扎宪兵队司令官兼朝鲜总督府警务总长。

第十九师团前几个月才编练而成的，虽然是新编练而成的师团，但是这个师团的战斗力却不比之前的常设甲种师团差，因为这个师团的士兵都是退役老兵，这么多年虽然没打仗了，但这些老兵的战术素养却不比常设师团差多少。

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常设师团有士兵大约18000人左右，师团司令部下辖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重机枪中队、一个骑兵联队、一个野炮联队、一个野战重炮兵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辎重大队。

其中，一个步兵旅团下辖两个步兵联队，一个步兵联队下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辖四个步兵中队。重机枪中队有16挺重机枪，全

师团也就是这16挺重机枪，等到要打仗的时候分派到各战斗单位（由此可见，即使到了这个时期，各国对重机枪的火力依然不是太重视）。骑兵联队下辖两个骑兵中队。野炮联队下辖三个野炮大队，一个野炮大队下辖三个野炮中队，一个野炮有六门野炮（一百毫米一下口径）。野战重炮兵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6门120毫米口径重炮。工兵大队下辖两个工兵中队。共计步兵12个大队、骑兵2个中队、野炮54门、重炮18门。

除了甲种师团之外，此时日本还有乙种师团，它的战时编成是计12个步兵大队、骑兵两个中队、野炮48门、重炮6门。与甲种师团相比，乙种师团在步兵和骑兵人数上相当，而少了12门野炮和12门重炮。

还有丙种师团，它的战时编成是12个步兵大队、骑兵2个中队、山炮54门。

后备混成旅团，它的战时编成是3个后备步兵联队、每个联队下辖两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下辖三个步兵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大队，下辖3个炮兵中队。

立花小一郎还有过来，中村觉也就没有提起从十九师团调兵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现在他是关东都督府的都督，是辽东半岛上最大的官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人。

中村觉又皱着眉头道："我军兵力还是有点少啊！"

这时川岛速浪眼珠子转了几转，起身向中村觉鞠躬行礼道："将军阁下，我倒是可以想办法筹集一点人马帮助我们皇军作战"。

"哦？川岛君哪里来的兵力？"中村觉疑惑地问道。

川岛速浪连忙道："将军阁下，这两年我和前清的肃亲王善耆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个宗社党，主要成员有原肃亲王善耆、原恭亲王溥伟、原陕甘总督升允、原蒙古贵族巴布扎布、富升阿，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和我在内约30余人，我们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网络土匪，将土匪伪装成劳工，集中于大连，建立了"满洲特殊部队"勤王军，约有三千余人，分编为三个团，屯扎在大连寺儿沟、小寺油坊等地进行训练，任用日俄战争时期参加过"特别任务班"的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为骨干，同时又笼络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所部3000余人，现在我们一共有六千余人，只是在武器装备上略有不足，如果可以给他们补充完毕的话，马上就可以形成战斗力！"

中村觉闻言大喜，立即道："哟西，你马上召集这六千人，关东都督府负责给他们装备，这些人由你指挥参加南满铁路线防御！"

川岛速浪向是打了鸡血一样站起来大声道："嗨！

第449章战前军情分析

奉天，第一路军司令部。◎，

陈继祖召开师长级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他被任命为第一路军司令官，主要负责进攻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日军，司令部下辖第二军和第四军，必要的时候可以与空军司令部协调调用空军支援，但是在国内，萧震雷已经明确指示，不允许空军在国内进行轰炸，而辽东半岛就是是在国内。

陈继祖看了看左右两侧坐着的军长和师长们，说道：“诸位，总参谋部的命令下来了，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择机进攻。但是在进攻之间，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辽东半岛上日本人的军队部署情况，为此，军情部门给了我们必要的帮助，现在杨中校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没有掌声，这位杨中校并没有等掌声响起，而是在陈继祖点到他的名字之后直接站出来走到大地图下拿起指挥鞭说道：“诸位将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日军在南满铁路线的普兰店一带部署了第一道防线，南满铁路沿线原来有六个独立守备营，加上宪兵部队一共大约与有五千人，他们的士兵装备基本上都是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配发两百发子弹，没有手榴弹，也没有掷弹筒、迫击炮，每个守备营分别有一挺大正三年式重机枪和两门75毫米野炮，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火力。他们将这六个守备营加上宪兵队部署在普兰店和貔子窝一线。除此之外，日本人操纵的宗社党组织了土匪、蒙古马队共六千人在日本人武装下也加入了这一带的防守。另外，日军的第十九师团部署在金州、大连、旅顺口。其中金州有一个旅团，另外一个旅团部署在大连和旅顺口！”

“诸位将军都知道。日军第十九师团的师团长是立花小一郎，这个师团是才组建不久的。不过它的战斗力不比日军常设师团差多少，在兵力上也相差不大，之所以是乙种师团，是因为它的火炮没有甲种师团多！士兵的武器装备与日军甲种师团一样，都配备三八式步枪，子弹两百发，军官没有手枪，配指挥刀”。

“最难打的要属旅顺口，当年满清花了十年时间将它打造成一座要塞。虽然到完工时远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可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非常的坚固了，它甚至一度被称为‘亚洲第一要塞’、‘世界著名军港之一’，在先后在沙俄和日本的经营下，这座要塞的防御变得更加完善”。

“旅顺口要塞市面环山，地形险要、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俄军和日军先后在这里经营，构筑了相当完好的防御工事，建有各种堡垒46座，大小炮台72座。根据我们的了解，日本人在那里储备了炮弹40万发，日军再各堡垒部署了大量的重机枪，并在地形开阔处有大量的带电铁丝网！”

杨中校说完之后就向在座的将军们点点头。然后退到了一边，这时陈继祖又拍了拍手，几个参谋人员提着另外一副大地图挂在另外一面墙壁上。

陈继祖说道：“南满铁路那些守备营和宗社党组织的土匪、马队一共一万一千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且不去讨论它，这只是日本人临时部署的一

道防线。尽管人数有加起来有一万一千人，实际上这里的防御最为薄弱。主要我们把炮兵对那条防线轰几个小时，那条防线基本上就废了，我们主要说说金州、大连和旅顺口！”

“相比旅顺口，大连和金州方面的防御要相对简单一些，我方进攻也要容易一些，但是由于半岛三面临海，想要如在陆地上一样随心所欲的进攻却是不能，想当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第二集团军以极其惨重的代价才拿下金州，就连乃木西希典的三儿子也在进攻金州的战斗中被俄军打死。乃木希典不但没有悲伤，反而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他还同时激励二儿子以此为榜样，为天皇尽忠！”

“除了陆地上的防御之外，在旅顺口的港口内，还有日军一些小型舰艇、巡逻艇、炮艇、另外还有一艘老式巡洋舰，由于日本海军主力被我军摧毁，因此这些老式的巡洋舰也不敢再出去，唯恐遇到我海军舰队。从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况来分析，当年乃木希典的指挥是有错误的，一味的强攻并不可取，在防御工事如此完备，火力如此强大的要塞堡垒面前，强攻只能付出惨重的伤亡，尽管当年日本人以极其惨重的代价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讨了什么好处，旅顺口之战也表明，濒海要塞只有在守备部队同陆、海军密切协同的条件下，才可能长期固守”。

“再说说旅顺口，最难打的应该是203高地，当年俄军在旅顺口部署了50500人，其中有8000是水兵，646门火炮，其中350门要塞炮，62挺机枪。而日本人第一次投入了48000人，火炮400门，其中有198门是攻城炮，机枪72挺，相当于三个师团的兵力。日军由海军舰队护送，从大连湾登陆，并很快开始进攻，战略了外围老横山等战略要地，但日军占领了凤凰山之后，俄军被压缩在了要塞堡垒地域内”。

“日军将俄军压缩在要塞堡垒地域内之后，很快对要塞发起强攻，日本人采用的几乎是人海战术，所以漫山遍野都是狂呼乱叫的日本兵，但是这一批批日本兵却前赴后继地成为俄军堡垒内重机枪的枪下亡魂，而且俄军炮火猛烈，又占据高地，俄军的炮火可以打到日本兵，而山下日本人的火炮却因为仰角的问题打不到山上的俄国人，再者，在港口内的俄军舰船上的舰炮向地面进攻的日军开炮，炮火极为猛烈，经过五天的激战，日本人的正面进攻被击退，伤亡16000人，而俄军伤亡5000人！”

“输红了眼的乃木希典下令实施血腥残酷的肉弹攻击战，所谓肉弹攻击战就是利用日军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对俄军实施连续不断的人海冲锋，以这种恐怖的战法迫使俄军战斗意志崩溃并最终投降，让官兵用尸体去取得最高的胜利，于是大批日军以密集队形向俄军阵地实施肉弹攻击战，一波又一波的日军士兵被俄军重机枪喷射的火舌和火炮无情的吞没，但后边的日军士兵又继续冲锋，整个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战场变成了屠宰场，而侥幸冲到俄军阵地前的日军士兵又被带高压电的铁丝网给活活电死！”

“从日俄攻防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人海战术在这种防守严密并且火力强大的坚固堡垒面前简直是让士兵去送死，所以这种进攻战术，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取的，日本人之所以用这种战术，也是因为他们的进

攻火力不足，但是我们不同，我们进攻火力要比日本和沙俄强大很多倍，即便是德国和英**队的火力也比不上我们！”

说到这里，陈继祖停了下来，看了看师长和军长们，问道：“诸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我们减轻伤亡？”

第二军军长黄英杰说道：“如果可以借调空军轰炸机群的话，我相信，旅顺口要塞根本不堪一击，毕竟到现在为止，我们使用空军轰炸才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旅顺口这边得到消息估计要晚一些，他们来不及对要塞进行防空加固，几轮轰炸下来，这要塞肯定会被炸废掉！”

陈继祖闻言摇头道：“不行，大总统早已经有言在先，不准在国内用空军轰炸，这是原则问题，再想想其他办法！”

第四军军长姚启年皱眉道：“日军堡垒内的机枪什么的都不可怕，我们可以用狙击手对付重机枪射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各山顶堡垒内的火炮，由于火炮射击仰角问题，我们的火炮打不到山上去，而山上日本的火炮却可以轻易地对我们进行炮击，给我们的进攻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即便是迫击炮也打不到那么高，特别是203高地，以迫击炮的曲射性能也打不了那么高，最多只能打到半山腰，而只要我们暴露了火炮阵地的位置，很快就会遭到日军山顶炮群的报复！”

“还有，港口内日军舰船上的舰炮也对我们的进攻部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尽管它们的口径不大，可架不住数量多，而我们的海军舰队要炮击港口内的日军舰船，首先要被港口岸防炮台照顾，而且我听说海军主力舰队另有任务去了，即便能够调来军舰，估计吨位也不大，舰炮的威力有限，能不能打得过那些岸防炮台还两说！”

这时第五师师长马玉琛站起来道：“卑职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实施，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倒是可以为我们的进攻减少很多麻烦和伤亡！”

陈继祖伸手道：“说！”

“是，长官！”马玉琛点点头，说道：“如果旅顺口内有我军的情报人员的话，我建议派人混进旅顺口想办法将日本人的弹药库给炸了，必须派特别强悍的特工人员，由我军在旅顺口内的情报人员负责接应，如果成功的话，这仗就可以不用打了，没有了弹药，日本人还怎么打？”

众将军听得眼睛一亮，陈继祖一拍桌子笑道：“好，这个办法好，妈了个巴子的，我马上去联系情报部门，看看他们是否在旅顺口内有情报员，这个时候我军还没有展开进攻，日本人防备应该不是很严，我想这个办法得手的机率还是很高的！”

第450章开战

时间转眼之间就到了九月中旬，距离中日开战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日本已经被华国轰炸机群轰炸了三十多次，几乎每天一次的频繁轰炸，已经让日本大部分大城市特别是工业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被炸成废墟，日本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维持下去，日本当局不得不下令全国进行战时军事管制，所有粮食、药品等生活用品都集中分配使用。 £ ∝ ，

在欧洲，西线战争暂时还算平静，协约国暂时还没有打算从法国西海岸登陆的打算，两方阵营在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上打得热火朝天，但暂时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东线战场上，沙俄虽然在这近半年来的大战中损失了170万兵力，但随着不断后撤，使得德国人的补给线越来越长，总算让德国人的进攻步伐缓慢了下来，沙俄也开始重新布置防御。

在西伯利亚，由于华国的出兵，日军在西伯利亚的进攻停止下来，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都被华**队接管了防务，日军面对兵力占了绝对优势的华**队进行了试探性的几次进攻，在伤亡了两万余人之后，日本人变得老实了，因为日本也不傻，他们看出来华国现在不想在西伯利亚狠揍他们，以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拿华国没办法，又不想将刚刚抢到手的地盘拿出来，因此只能老实在西伯利亚住下。

这近一个多月以来，欧洲战场相对平静，双方都在舔伤口。不过在东方，华国高层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兵了。毕竟现在已经是九月中旬，再过两个多月就要进入冬季期。由于气候的寒冷，在冬季发动进攻是极为不便的，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可萧震雷也不想让战事拖到冬季。

为此，萧震雷准备专门过问了前线的情况，他将蒋百里找来问道：“辽东半岛情况怎么样？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打？”

蒋百里道：“我已经以总参的名义给陈继祖下达了作战命令，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动起来吧！”

萧震雷皱眉道：“效率太慢了，现在已经是9月16号，必须在阳历新年之前夺回辽东半岛、结束战事。为明年进攻朝鲜的日军做准备！”

蒋百里说道：“明白！另外，前线方面发来电报，说旅顺口要塞的各山顶炮台有70多座，威力太大，对我军的进攻部队威胁太大，而且日本人在要塞内储备了四五十万发炮弹，这么庞大数量的炮弹可以支撑战事很长时间，他们希望可以请求空军能够出动轰炸机群定点清除掉这些炮台”。

萧震雷摆手道：“不行，我早已经说过了。不能在国内动用空军进行轰炸，这是原则问题，而且旅顺口要塞内并非全部是日本人，除了日本人之外。绝大多数还是我们的民众，如果派机群去轰炸，只炸掉了日本炮台还好。炸弹炸到了我们自己的民众怎么办？百姓是无辜的啊，当年清廷无能丢了旅顺口。那里的民众这么多年忍受着日本的欺辱和盘剥，而现在我们的炸弹如果炸到了他们。他们是何其不幸？”

蒋百里沉默了几秒钟说道：“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让情报部门派出身手强悍的特工人员在当地情报人员的配合下找机会炸掉日军在旅顺口要塞内的弹药库，只要炸掉那个弹药库，旅顺口的日本人就完了！”

萧震雷思索一番同意道：“可以，就这么办，让他们联系内务调查局和铁血调查局，尽快拿出方案并实施，另外，告诉陈继祖，不要一直盯着旅顺口，柿子先捡软的捏吧，先把辽东半岛其他地方打下来再说，旅顺口这块硬骨头可以留在最后去啃，他这金州和大连都还没动就想着去动旅顺口，他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吗？他的心也太大了！你告诉他，如果进入冬季之前他还没有打下辽东半岛，就让他不用来见我了，直接回家种地去”。

蒋百里敬礼道：“是！”

奉天。

接到总参以萧震雷的名义发过来的电报后，陈继祖知道萧震雷对他在战事上的拖拖拉拉已经很不满意，他也着急了，一方面令军情部门密切与内务调查局和铁血调查进行合作，争取早点炸毁旅顺口要塞内的弹药库，另外一方面，他命令第二军向前线开进，日军如临大敌，部署在普兰店、貔子窝的日军和宗社党组织的土匪、蒙古马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1915年9月18日凌晨，第二军第四师野战炮团、各团山炮营向普兰店鞍子河北岸的日军防御阵地发起猛烈炮击。于此同时，第五师野战跑团、各团山炮营向貔子窝一带日军防御阵地发起猛烈炮击。

两地的炮击都采取了火炮的大规模集中使用方式，在进行试射校准炮击诸元之后，所有火炮在炮兵指挥官的命令下进行了齐射，对日军的阵地进行地毯式炮击，这种集中火炮大规模使用并开始射击所造成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整个日军阵地在几轮齐射之后，阵地壕沟就几乎被夷为平地，很多日军士兵在炮击过程中被埋在了壕沟内，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就连日军设在前沿阵地上的地下指挥所在如此猛烈的炮击下都被填平，指挥所内的所有日本军官都被掩埋在里面。

在开始炮击不到五分钟内，宗社党组织的土匪们和蒙古马队们就被如此猛烈的炮击吓得军心涣散，很快便崩溃了，土匪们和马队骑兵们纷纷当即丢下枪支弹药转身就跑，可是这些土匪和蒙古马队骑兵根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老老实实躲起来，还想着逃跑，在转身向后逃跑的途中绝大部门被密集如雨的炮火给淹没了。

堑壕里还剩下少部分土匪和蒙古马队骑兵没有转身逃跑，这些此时脑子全部都懵了，没有人想到政府军的炮火竟然如此猛烈，这些躲在简陋的防炮洞内瑟瑟发抖，任何人都不敢在这个时候跑出去，刚才跑出去的那些土匪们和马队骑兵的下场然让他们都吓破了胆。

不仅仅是这些土匪们和马队骑兵们都吓破了胆，就连日军部队也没有想到华**队的炮火竟然会如此猛烈，日军高层也直到现在才知道华国国防军的火炮配备竟然如此强大。

在日军后方指挥部里的司令官中村雄次郎是正在熟睡中被这猛烈的炮击给惊醒的，他翻身而起批了军服就来到指挥部内大声询问：“怎么回

事？是支那人进行炮击吗？这么会有如此猛烈的炮火？”
一个参谋走过来立正敬礼道：“是的，将军，支那人在五分钟之前开始进行炮击，他们刚开始进行两轮试射之后就开始大规模齐射，现在已经是第四轮了！刚才貔子窝那边也发来电报，支那人在那边也发动了炮击，规模与我们这边差不多”。
中村雄次郎点了点头说道：“我今夜就在这里指挥，等炮击结束后立即派人去前沿阵地查看损失情况，让前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等到炮击结束，只怕支那人就要进攻了！”
那参谋立正低头道：“嗨！”
这时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一连惨白地跑进来，看见中村雄次郎立即道：“将军，将军，完了，全完了！”
中村雄次郎眉头一皱，喝道：“国泽君，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这副狼狈的模样，还不快给我说清楚，什么全完了？”
国泽新兵卫如丧考妣道：“将军，我们的堑壕只挖了一米二深，以我军士兵的平均身高，挖这个深度刚刚好让士兵很舒适的在堑壕内作战，但是这个深度基本上无法承受如此强烈的炮火打击啊，再像这样猛烈的炮击几轮，我们的堑壕就会被全部填平，到时候堑壕内的士兵就全部被活埋在里面了！”
中村雄次郎尽管军衔很高、资历也很老，但是此人并没有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对前线这些常识性的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他对在这种猛烈炮火打击下，堑壕被摧毁，士兵的伤亡估计严重不足，也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他平静地皱眉道：“国泽君，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我们的堑壕内不是修了不少防炮洞吗？士兵们难道不会躲进防炮洞内？”
国泽新兵卫听了中村雄次郎的话，恨不得抽出指挥刀一刀捅了这个白痴，心里狂骂东京方面怎么会愚蠢地让眼前这老鬼蠢货当上满铁总裁的职务，他心里虽然骂得凶，但不好当初表现出来，毕竟现在不是闹内部矛盾的时候，他耐着性子解释道：“将军，我们修建的防炮洞只能挡住75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炮弹的爆炸，如果超过这个口径，防炮弹顶上的木料就会承受不住垮掉，一旦防炮洞被炸毁，躲在里面的人将全部被活埋，另外还有堑壕，一米二深根本顶不住这么大规模的炮击，几轮炮弹砸下去，很快就被被填平，堑壕内的我军士兵也没救了，现在就看谁的命大了，完了完了，我们满铁六个独立守备营，五千人啊！”
中村雄次郎虽然没有实际临阵指挥经验，也没有相关的常识军事常识，但是他并不傻，从国泽新兵卫的解释和描述下，他终于明白这场大规模的炮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这五千人彻底完了，他所指挥的防线将很快被华**队突破，想到这里，他脸色一阵惨白，身体摇摇晃晃倒在了地上。

第451章极高的战术素养

铺天盖地的炮群齐射打了近一个小时，无数炮弹在空中飞过拖出常常的白色尾翼，就想快速飞行的流星雨一般，这些发着光的炮弹将战场照亮后落地爆炸，光亮又熄灭。∮∮点∮小∮说，炮弹在天空飞行与空气摩擦所发出的光亮有的是白色，有的是彩色，各种五光十色的光亮在空中不停地闪耀，让这天空变得十分美丽，但是没有谁去欣赏这些美妙的夜景，因为在这种美丽出现的下一秒就是大地的颤抖、血肉横飞、生命的逝去！

在第四师进攻阵地的最前沿指挥所里，师长陈宇站在立式阵地望远镜前观察着对面日军阵地的情况，这种立式阵地望远镜的两个镜筒伸出外面，观察员却不用将头部露在外面，就如同潜艇的潜望镜一样，这种望远镜与潜艇潜望镜的原理是一样的，敌人看不到观察员的身体的任何部位，观察员的身体在观察口以下通过这种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对面敌军阵地的情况。

旁边的参谋长刘立文问道：“怎么样，师座？可以停止炮击出动步兵了吗？”

陈宇身体太高，他需要弯腰才能将眼睛凑到望远镜的观察镜口，见参谋长刘立文问起，他直起身体想了想举手道：“不急，这样，让他们向日军阵地上空打几发照明弹，等看清楚对面阵地的情况再说！”

“好！”刘立文答应一声，连忙转身对后面的参谋人员吩咐道：“听见师座的话了吗？快去让他们打照明弹！”

“是，参谋长！”一个参谋答应一声就走到一部电话机前拿起电话下达命令。

两分钟过后，一发照明弹打到了日军阵地的上空将日军阵地照得通亮。过了几秒钟又一发照明弹在旁边的阵地上空发光，通过照明弹发出的强光。陈宇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日军阵地已经满目苍夷，到处燃起熊熊大火。堑壕前面的沙包、土堆都几乎被夷平，很多地方的土壤都被炮弹爆炸带来的高温烧焦，许许多多日军和土匪们、马队骑兵们的尸体残破地分布在阵地周围。

观察了两分钟，陈宇终于直起身体下达了命令：“传令，先派出工兵以班为单位，携带工具过去剪断每个地段的铁丝网，派出机枪小组对他们提供火力支援，命令024团的步兵做好准备，让他们以班为作战单位。待工兵剪断铁丝网之后，立即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然后对日军阵地纵深穿插突击！”

说到这里，陈宇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说道：“现在是两点过五分，我希望凌晨三点半可以赶到鞍子河北岸见到日军收集在河边的船只！”

“是，师座！”

命令下达之后，炮击并未停止，一个个以班为单位的工兵班顶着盾牌、冒着腰快速地向日军阵地前一百米出的铁丝网墙跑动。在黑暗中。日军阵地上顶着炮火的观察哨发现了正在跑动的工兵们的身影，立即招呼：“支那人冲过来了！”

残存的日军士兵听到招呼之后从防炮洞里爬出来向那些工兵们开火，不过由于是晚上，光线不是太好。因此命中率很低。

看见日军阵地上出现日军士兵开说，负责提供火力掩护的机枪小组立即向那些枪焰闪烁处开火扫射。

接连很多日军出现在阵地上，却被对面的机枪扫射而死。这种强度的火力打击，让日军士兵心惊胆寒。有些胆子小的日军士兵根本不敢将身体暴露出堑壕外面。

在开火的过程中，工兵们虽然有伤亡。但伤亡不大，而且工兵们的动作很利索，显然早就针对过这种情况进行过训练，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处的工兵们就将一段段铁丝网墙给剪出一个个大洞，而且还截断了铁丝网上的电流。

看见工兵们已经剪开铁丝网，早已经准备妥当的步兵开始以班为单位呈散兵阵型快速向日军阵地进攻，他们的速度非常，就是想趁着黑夜的掩护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进日军的战壕内。

“趴，趴、趴?”正在快速进攻的华军步兵们突然日军阵地上响起一阵响枪，班长大喝一声：“趴下！”

士兵们纷纷趴在地上，又听见班长喊道：“机枪手，火力压制！”

班用机枪手在后面一侧架起轻机枪开随对前方日军阵地上不断闪现火光的地方开火三连射进行点射，很快这一段阵地上的日军火力变小了，班长再次端起步枪喊：“冲！”

其他班组战士纷纷端起步枪爬起来继续向对面日军阵地冲过去，冲在前面的士兵跑了十几米停下来蹲姿向日军阵地上开说射击，而后面的人在他们射击之后快速越过他们向前继续冲，不久这些战士也停下来蹲姿射击。

就在战士们纷纷向日军架设的铁丝网快速进攻时，突然从日军阵地上出现了一串火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几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反应不及被子弹扫中，随着一声“卧倒”，战士们又纷纷趴下，一个个用步枪还击，一时间又枪声大作，对面的日军阵地这时候也缓过劲来，枪声的密集程度也在增加，看来越来越多的残存日军从防炮洞或者从刚才炮击中清醒过来并加入战斗。

“呼叫炮火支援！”

命令很快传达下去，迫击炮班组很快在进攻阵地后方向日军阵地开炮，“嗵、嗵、嗵”一枚枚迫击炮炮弹从炮口飞出，随着尖啸声在天空中想起，日军阵地很快出现大面积的爆炸和火光。

在堑壕阵地战中，迫击炮的威力确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的曲射性能能够让炮弹落在堑壕内或障碍体后方发生爆炸摧毁敌军火力，这是自瞄火炮都不具备的功能。

趁着日军阵地此时被迫击炮一阵猛烈炮轰，阵地上日军被炸得抱头鼠窜、伤亡惨重，且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之前，进攻的步兵们再次端起步枪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想前冲。很快就有士兵穿过了铁丝网，向前进一百米处的日军阵地冲去。

此时日军阵地已经被迫击炮轰击地一片狼藉，迫击炮这种武器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被首次发明并使用，但是那时候的迫击炮是极为简陋的，而且威力也有限，根本无法与华国国防军使用的这种有着成熟技术的迫击炮相比，威力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机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日军士兵也没有打过战，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单兵火炮，更不知道它有着曲射的能力，当炮弹在天空中穿透空气音障发出的尖啸声被日军听到时，日军士兵还感觉有些好奇，可随时而来的结果就不是那么好玩了，它一枚枚准确地落在堑壕内或者堑壕附近，几乎将一段防线内日军全部消灭。

但进攻步兵冲锋到距离日军阵地不足五十米时，在班长或排长的带领下，集体发出呼喊声："冲啊，杀啊！"

当这个声音传到后面迫击炮阵地上时，指挥迫击炮阵地的军官知道己方步兵已经距离日军阵地不远了，当即竖起手掌大喊："停止炮击！"

这是历次步炮协同训练早就形成的默契，如果是白天，也许从迫击炮阵地可以清晰地看见进攻的情况，炮兵指挥官可以凭借肉眼判断己方步兵是否已经冲到敌军阵地，然后从容的下令停止炮击，但是在晚上则不行，夜晚受光线的影响，炮兵指挥官无法用肉眼判断，只能用己方步兵发起冲锋时的呼喊声来判断，一旦冲锋呼喊声响起，炮兵指挥官听到这个声音就下令停止炮击。

当最后一轮炮弹落进敌军阵地堑壕内或周围并产生了爆炸之后，几秒之内进攻的步兵刚好冲进了日军堑壕内，战士们一个个端着步枪、挺着步枪，看见附近有日军士兵立即一个健步冲上去挺枪便刺，"噗嗤"刺刀突刺进身体的声音响起，这声音让人内心升寒。

看见远处有日军士兵时，战士们便用步枪开枪，但冲到拐角处，发现另一边有日军士兵时，战士们便从腰间掏出手榴弹，拉掉保险栓后延迟几秒向拐角旁边扔过去。

"轰"的一声响，但爆炸过火，战士们迅速从拐角处冲出来用步枪指着前方，直到没有看见活着的敌人才继续前进。

不到半个小时，很长一段日军阵地就被战士们清理干净，堑壕内日军士兵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还有更多的残肢断臂，在向上面进行汇报之后，上面很快下达了新的命令，继续向敌军阵地纵深攻击，进行穿插突击。

随后，进攻部队重新整装出发，从交通壕向纵深方向的日军阵地穿插突击，当在交通壕遇到对面有日军阻击时，一枚手榴弹扔过去便解决了问题，但遇到不少日军端着步枪阻挡在堑壕内时，轻机枪手便出动一梭子子弹喷过去就解决了问题。

第452章攻破日军防线

凌晨三点二十分，日军设在鞍子河北岸的阵地全线被第四师夺取，而己方伤亡很少，日军大部分被歼灭，少数被俘，负责在貔子窝进攻的第五师的情况也差不多，在这两处防线日军只有不足两三百人逃向金州方向，而在鞍子河北岸防线的日军连一个都没有跑掉，就连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也在鞍子河岸边被第四师官兵抓住。

接到部队已经前进到鞍子河北岸边的消息之后，第四师师长陈宇和参谋长刘立文等人立即坐着越野吉普车来到了河边。

战士们在军官们的组织下正在将河边的船只收拢做渡河的准备工作，河对面还有日军部署的防线呢，尽管日军兵力不多，但想要安然渡河过去也是不行的，必须要发起渡河作战，而且是最好在天亮之前渡河成功，否则天亮之后目标太大，渡过作战肯定会造成己方伤亡过大。

024团团长吴学兵满脸硝烟地走过来向陈宇和刘立文敬礼后说道：“师座、参座，弟兄们正在收拢日本人留下的船只，我刚才派人数了一下，大约六七十艘，这是日本人为自己准备的退路，却没想到没用上，反而便宜了我们！”

陈宇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现在三点半了，尽快让士兵们快点做好准备将船只都收拢过来，四点要准时发起渡过作战。吴团长，你的部队就地休整，参谋长，给026团传令，让他们加快行军速度，四点整必须要发起攻击。天亮之前我军必须登陆鞍子河对岸，另外催促炮兵团和各山炮营，让他们尽快赶到预设阵地向对岸开炮！”

“明白，师座！”刘立文答应一声后转身向身边的待命参谋人员点点头，参谋人员马上离去传达命令。

陈宇又道：“对了。吴学兵，你不是派人说抓住了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吗？他人呢？”

吴学兵闻言向旁边的团参谋处道：“派人把那老鬼子押过来！”

很快，中村雄次郎被几个士兵五花大绑推搡着走过来，“报告，中村雄次郎带来了！”

陈宇大量着中村雄次郎，却见这家伙哼了一声。将脑袋扭到了一边，看也不看他一眼，陈宇顿时来了兴趣，问道：“就是中村雄次郎？满铁总裁？怎么，你被我俘虏了。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63岁的中村雄次郎看着别处哼哼道：“身为帝*人，战死疆场是为荣耀，想让我投降是不可能的，用你们支那人的话说，叫‘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哟呵”团长吴学兵怒目而视，“你这个老鬼子还挺有几分骨气啊，你今年多少岁了？我们师座今年多少岁？你这老家伙败在我们师座手里，你还有脸横是不是？信不信老子揍得你满地找牙？”说罢便撸起袖子就要狠揍中村雄次郎一顿。

中村雄次郎也许是真的想求死。吴学兵都要动手了，他反而伸长了脖子好像马上要受死一般，陈宇叫住了吴学兵。“行了，吴学兵你先忙你的

去吧！”

“是，师座！”

陈宇看着中村雄次郎道：“中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但是我现在不想杀你。你们日本人霸占了我国满洲铁路这么多年。还设立铁路附属区，在附属区作威作福。任意欺压、屠杀我国民众，你们这些刽子手双手沾满了我国民众的鲜血。一个个罪行累累，除此之外，你们还利用铁路赚钱巨额利益，这些都是从我国民众身上榨取的血汗，你中村雄次郎在当任满铁总裁期间也是无恶不作，我要把你交上去，让我们人民对你们这些侵略者、刽子手进行最严厉的审判，来人，给我带下去关起来，好吃好喝地供着，这老家伙现在还不能死，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是，师座！”

待将中村压下去之后，陈宇问道：“老刘，对岸防线还有多少日本人？”

刘立文道：“根据情报显示，对面只有不足一千人，大约一个大队的规模，不过这些日军毕竟只是满铁守备营，火力方面要比日本常设师团和新编师团差一些，不过师座，现在虽然是在晚上，但渡河作战的伤亡是很高的，而且日本人将火炮都摆在普兰店，到时候日本人的火炮肯定会对我们渡河作战的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何必急在一时呢？第五师已经攻破了貔子窝的日军防线，只要明天上午第五师分兵侧击一下，普兰店的日本人就会崩溃，你又何必跟马玉琛争这一口气呢？大家都是自己人，谁先谁后还不是一样？你这样大晚上强行渡河，如果造成巨大伤亡又没有攻上对岸的话，军座那边就不好交代了！”

陈宇闻言摇头道：“老刘你也太小看我陈宇了，我是那种喜欢跟别人较劲的人吗？你以为牺牲了这么多弟兄，我心里就不难过了？这仗既然打起来了，就不能给日本人反应的时间，在金州和旅顺口的日本人也许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在这里防线会这么不堪一击，等到明天上午我们夺取了普兰店，再继续快速向金州挺进，日本人就会乱了方寸，我就是要让日本人不能从容部署防御，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拿下金州！”

刘立文想了想，说道：“好吧，既然你是这么考虑的，那我支持你！”

此时在奉天，陈继祖已经在计划安排运兵船，用海军海防舰队护航，准备将第二军第六师运到大连湾登陆。他已经与萨镇冰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萨镇冰的支持，威海卫一支海防舰队将担任这次护航任务，运兵船将由天津港口征调，很快就可以抵达营口，第六师官兵和武器装备都将在营口登船。

鞍子河并不宽，白天渡河的风险太大，因为白天视线清晰，对岸日军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进攻部队的声音，河面上的船只距离日军阵地就更近了。

凌晨四点整，024团留在北岸提供火力支援，026团在后方等待命令进行渡河作战，师野战炮团、各团山炮营数百门大小口径的火炮从四点开始向河对岸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如果之前一样，这样猛烈的炮火给对岸日军阵地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一千多日军士兵在这一个小时

的炮击中伤亡了近三分之二，完全没有受伤的日军士兵已经不足四百人，而此时各连排迫击炮还没有出手，他们的人物是定点清除日军的火力点。

到了凌晨五点，陈宇下达了渡河作战的命令，026团立即登船向对岸划去，日军观察哨很快发现对面的华*队有动静，毕竟一个团的兵力在登船，弄出来的动静可不小，日军观察哨立即报告了上级，在北岸驻防日军指挥官是国泽新兵卫，他得到消息之后立即向命令部署在普兰店城内的炮兵阵地向河面上的渡河船只进行炮击。

这种情况是早就预料到了的，事先陈宇已经命令渡河作战时的船只之间的距离要保证足够远，稀疏的船只距离让渡河作战部队安全稀疏提高了很多。

幸亏满铁部队的火炮数量不多，如果日本有华军这么多的火炮，恐怕会给河面上的渡河船只造成很大的伤亡。

看着炮弹不断在河面上爆炸，水柱冲天而起，有些船只被爆炸的气浪掀翻，还有倒霉的船只直接被炮弹命中，陈宇皱眉问道：“参谋长，我们的炮兵团可以打到对方的炮兵阵地吗？”

刘立文闻言摇头道：“师座，我看你是太心急了，如果是白天倒是没问题，炮兵可以升起热气球观测对方炮兵阵地的位置，可这大晚上的，如何观察到对方的具体位置呢？胡乱开炮不是盲人瞎马吗？而且要对日军炮兵阵地炮击，我军炮兵阵地就要向前移动，弄不好还会把我方炮兵阵地的位置暴露给日本人知道，到时候我们没有摧毁日本人的炮兵阵地，反而被他们摧毁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就惨了！”

“哎，也许我真的是太着急了！”陈宇叹了一句。

其实不需要他下命令，渡河作战的战士们都用出了全身力气划船，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河对岸。

看到河对岸开始有日军用重机枪扫射河面上正在渡河的船只，陈宇立即道：“命令个各连排迫击炮将日军火力点进行定点清除！”

“是，师座！”

毫无疑问，火力强大的一方在战斗中肯定是占据绝对的优势，就好比现在，日军之前隐藏的火力点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暴露出来，很快就被第四师的炮火给清除了，而且猛烈的炮火压制得河岸阵地上的日军几乎抬不起头来，只能死死地躲在防炮洞里，很多防炮洞无法防御大口径火炮的炮击而垮塌，躲在防炮洞内的日军士兵全部被活埋。

在付出了一些伤亡之后，026团的渡河作战部队终于成功抵达河对岸，端着轻机枪的士兵首先冲了上去，一边冲一边用机枪开路，后面的士兵紧跟其上，还挺有士兵向日军战壕里扔手榴弹。

陈宇从望远镜观察这一情况后，终于露出了笑容，“成功了！”(未完待续)

第453章萧震雷的谋划

总统府。√L，

萧震雷早上刚来上班，秘书小高就进入办公室向他汇报今天的工作安排，“大总统，上午九点要听取总参对辽东半岛战况的汇报；听取海军司令部汇报海军舰队夺取太平洋岛屿的进展情况，并召开幕僚团讨论会议；上午十点半要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普林斯特，就如今世界局势交换看法，并就两国商贸往来进行进一步合作展开会谈；下午两点照常召开幕僚团例会；三点会见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下午四点听取内阁农林部长对近几个月来农林工作进展报告，下午四点半前往军事指挥院校视察高级将领学习班学习情况！”

萧震雷抬头看了看挂钟，已经八点半了，对小高说道：“你去准备一下吧，时间到了叫我一声！”

“是，大总统！”

小高退出办公室后，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思索着接下来对日问题，日本海军舰队覆灭之后，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战争潜力，尽管日本在朝鲜和沙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加起来还有二十多万兵力，但如果他派海军舰队扼守朝鲜海峡，这二十多万日本兵就成了无根之萍，没有本土的支援，这么多兵力翻不起多大的浪来。日本失去了海军舰队，就等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日本只是岛屿国家，资源严重不足，在与外界失去接触和联系之后，就算只围不打都可以让日本越来越落后，但萧震雷不会只围不打。

与日本人的谈判还没有任何进展，条件已经开出来了。可日本人认为自己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萧震雷提出的那么多条件。他们一条也不答应，因为德国此时的气势正是如日中天。日本人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德奥身上了，如果德奥在欧洲能够击败协约国，那么日本就有希望，在日本人看来，德奥同盟在欧洲取胜的机会很大，毕竟现在德国在形势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是在战略形势上呢？德奥同盟依然没有突破协约国的封锁。在东线，沙俄尽管损失很大一部分病例，但依然在顽强的抵抗，就算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土耳其等从西面和南面同时进攻。也没能彻底打垮沙俄，不得不说沙俄在战争潜力方面是绝大，而且沙俄处于北半球，气候寒冷，国内各民族性格彪悍、顽强，加上长期的封建农奴制让沙俄民众有着很强的奴性，高层对底层的同时还是很牢固的，这也是沙俄革命者活动了几十年都一直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在南线，协约国方面已经组织了六十万兵力正在与德奥联军在阿尔卑斯山脉上打得热火朝天。双方谁都奈何不了谁，而在西线，英法协约国与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对峙，总体上来说。同盟国依然还是一直处在协约国的包围之中。

不过同盟国方面也不是没有收获，在这近一年来的战争中，德国人不仅占据了比利时。也占领了法国全境，还占领了沙俄大部分土地。占领这

些地方之后，德国立即对这些地方进行大肆收刮。并且加强了对这些占领区的矿产资源的开采以满足它战争的庞大消耗，同时德国还从北欧国家购买矿石原料，德国心在缺的倒不是矿石，用于制造武器弹药的矿石在占领区就有很多，燃煤也有，它一点也不缺，它缺的是油料和人口。德国的总人口本来就不多，而且它的征兵率已经非常高了，总兵力达到了六百多万。

在一战开始前的1913年，德国总人口为6500万，英国本土总人口为4560万，法国总人口为4140万，从这几个数字看上去，德国的人口数量比英法两国加起来少两千多万，而且英法两国在海外还有大量的殖民地，英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英联邦成员国，这些国家人口还没有计算在内，仅仅从人口上来说，协约国方面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而德国的征兵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十，也就是说十个德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征召入伍参战，如此之高的征兵率实在是骇人听闻，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不过在法国全境被德国占领之后，协约国在人口总数上已经不占有任何优势了，当然这没有把华国计算在内。前段时间，受到某个神秘势力的指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好像开窍了一般，他命令德国当局在法国境内扶持了傀儡政府，如此一来，在英国的法国流亡政府成了不合法的反叛者，而被德国人扶持起来的傀儡政府才是“正统”。

德国还命令法国傀儡政府组织军队，是为自由军，并派军官进入法国自由军内任职，还派专门的德军宪兵队进驻监督法国自由军，之前被德国人打散了、打得崩溃的原法国溃兵们很快被法国傀儡政府重新组织起来，总兵力竟然有一百三十万人，为了区别在英国、意大利和北非的原法**队，法国傀儡政府给这些自由军们重新统一了服装，并分发装备，德国还派军官对这些法国自由军进行训练，以期待他们在战场上能够有好的表现。

除此之外，德国还在其他占领区扶持傀儡政府，例如法国、比利时、乌克兰、波兰地区，利用傀儡政府控制当地的民众，将当地的人口和战略资源收为己用，为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服务。

根据铁血调查局传来的情报显示，在夺取了法国、比利时、波兰和乌克兰地区，并且扶持了傀儡政府之后，德国命令各傀儡政府将因为战争而遭到破坏的工厂修缮一番，将因为战争而躲在家不去工厂上班的工人都召回去上班，让工厂都重新开工，生产制造出德军需要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

如此一来，德国不仅解决了因为人口不足而带来的兵员不足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大量的军费问题，这些一系列的举措能够让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协约国战争持续得更加长久一些，也达到了萧震雷想要削弱德国的目的。

德国的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协约国方面极为震惊和担忧，特别是德国在占领区扶持傀儡政府的举措让协约国方面很是恐慌，在英法看来，尽管这些地区被德国占领了，但德国毕竟是外来者，想要统治这些占领区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想要完全获取占领区的资源也没那么容易，毕竟当地的民众肯定是不愿意配合的，但是有了傀儡政府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傀儡政府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的，德国人通过控制傀儡政府而控制占领区，将占领区的人口和资源完全占为己有，这才是让英法方面感到恐惧的原因，因为谁都知道如果德国掌握的人口和资源越多，就能将这场战争持续时间更长。

萧震雷认为即便这样，德国最终还是会败亡，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只要美国参战，德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萧震雷的算盘是不仅要利用德奥等国削弱英法两国，还想利用德国削弱美国，美国人想躲在后面大发战争财，这让萧震雷极为不爽，老子都不好过，你还想闷声发大财，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萧震雷就是这种心里，老子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老子就喜欢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

想要削弱美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毕竟孤悬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周围只有墨西哥、古巴等小国，而加拿大又是英联邦成员国。想要利用德国削弱美国难道不是一般的大，毕竟德国与美国的距离太远，还必须要加强德国的军事实力才行，特别是远程打击能力。

为了给美国人找麻烦，萧震雷认为不仅要给德国加强实力，而且还有在美国的周边国家上下工夫，例如墨西哥、古巴和加拿大，还可以从美国内部想办法，扶持在野反对者，要知道美国的民族是很多的，矛盾长期存在，而且很难调和，可以从这些方面下工夫想办法。

思索了许久，萧震雷心里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雏形，不过这个雏形还需要完善，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具体执行者当然是情报系统，这件计划如果能够全部实施完毕，那么当这个计划全部实现的时候，华国就已经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已经是第二支烟了，这时秘书小高敲门进来说道：“大总统，时间到了，蒋总参谋长和幕僚团成员都在会议室等您！”

萧震雷收回思绪，掐灭烟头道：“好！”

来到会议室的时候，蒋百里正和幕僚团成员们说笑，萧震雷走进来问道：“百里兄，辽东战况如何？”

萧震雷来了之后，大家都停了下来，没有再议论。蒋百里见状开始汇报战况，“到目前为止我军进展还算顺利，昨天凌晨时分，第二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在普兰店和貔子窝一线分别发动了进攻，今天天亮，第四师攻占普兰店，并在凌晨的战斗中俘虏了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而第五师也于凌晨时分攻占了貔子窝并连夜进军于今天早上渡过沙河，目前正在向金城方向前进！”

第454章只管抢

“在普兰店和金州这段距离上并没有大城，都是一些小镇，日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守极为薄弱，毕竟日军在整个辽东半岛只有一个师团的兵力，要防守这么一大片地区有点力不从心，因此只能放弃小镇，而重点防守金州、大连和旅顺口！”

蒋百里说到这里停下，萧震雷问道：“这场战役，我军伤亡如何？日本人呢？”

蒋百里说道：“战损结果已经下来了，我军总共伤亡一千余人，其中直接战死302人，重伤178人，轻伤677人！日军满铁守备队伤亡三千四百余人，一千多人被我军俘虏，另外还有五百多人逃往金州方向，缴获的武器弹药不少，可以武装一个团，根据统计，日军伤亡有大部分是由我军猛烈炮火造成的，可见日本人对我军火力估计严重不足”。￥f，

萧震雷听了之后想了想说道：“这些情况，日本人迟早会搞清楚的，日本人清楚之后，德国人也就清楚了，而德国人知道了，英法很快就会知道，瞒不住多久。对了，这些缴获的日军装备给我留着，不准任何人动它的歪主意！”

蒋百里说道：“大总统，前段时间英**方还在与我们进行沟通，希望我国能够出售一些枪械弹药给他们，毕竟在法国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损失太大，再加上时间仓促，他们的兵工厂来不及生产，所以才有了向我们购买枪械弹药的意向！”

萧震雷闻言笑道：“这个简单，我早就料到英法在法国战场肯定会被德国打得大败，不仅会损失大量兵员。而且会丢失所有武器弹药，我早就让总后勤部门准备了一批枪械弹药。既然英国人想买，那你跟英**方联系一下。把我们囤积的这片武器卖给他们，都是他们的制式武器李?恩菲尔德步枪和配套的弹药，总数有一百万支，弹药不多，他们自己应该有弹药，我们将这一百万支步枪卖给他们，那些弹药给卖给他们，虽然不多，但好歹可以用一段时间！”

蒋百里和幕僚团的幕僚们都没想到萧震雷早就想到这一点。竟然事先安排好了，同时他们心里也极为震惊萧震雷的判断分析能力，这得有多恐怖啊，要生产储备一百万支步枪和一些大药可不是段时间之内可以办成的，这个时间绝对不短，也许在两年前萧震雷就已经让几个兵工厂在生产了。

蒋百里吞了吞嘴里的唾液，他真是无语，萧震雷竟然在几年前就分析预测到了今天的结果，他定了定神。说道：“好的，只是不知道这批枪械弹药卖给英国人的价钱怎么算？”

萧震雷道：“连弹药一起，每支枪算他们四十英镑，不过要让他们用华元支付！”

蒋百里和众幕僚们听了萧震雷的话都是一愣。蒋百里和蔡锷等几个军人惊讶的原因是这个价钱卖给英国人有点高，而其他幕僚团的幕僚们不清楚国际上枪械的价格，他们惊讶的是萧震雷为什么要求英国人用华元支

付。

蒋百里不解道："大总统。这个价钱是不是有点高了？那英国人能同意吗？再说为什么要让他们用华元支付呢？这么多枪械卖给英国人，总金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英国人手上有这么多我国的钞票吗？"

萧震雷见幕僚们都看着自己，就知道他们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他说道："大战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了，现在战事吃紧，军火贸易是现在最赚钱的行当，因此在国际上武器弹药的价格也是直线上升，我们卖武器弹药给英国人当然也要按照国际价格卖给他们，而且每支枪加上弹药只收他们四十英镑已经是友情价了，还有，运输的事情他们他们自己找船运回去，我们不负责运送，跟他们谈判的时候要注意分寸，如果你们自认为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我可以叫外交部门派几个谈判专家给你们"。

"至于说为什么要让英国人以华元支付，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不论是对同盟国来说，还是对协约国来说，在经济上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法国和比利时直接被灭了国，这个就不必说了，法郎已经成了废纸，英国的经济也出现严重下滑，英镑贬值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国刚发行新货币的时候，英镑与华元的汇率是1:5.35，而现在的汇率估计连1:5都不到了，如果让他们用英镑支付，等到我们拿到钱，英镑贬值得更厉害了，我们不是很吃亏吗？这是第一"。

"第二，让他们用华元支付，可以帮助我国将我国货币在英属势力范围内流通，英国人手中肯定是没有这么多华元现钞，他们想要筹集到如此之多的华元，就必须要允许我国货币在英属势力范围内流通，如此他们才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这么多华元，而且还要在原材料上加大对我国的出口，这些都是我们一直想要却没能实现的！如果我国华元在英属势力范围内自由流通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了，这会让我国货币的购买力大增，货币购买力更加坚挺"。

蒋百里、蔡锷和幕僚团成员们听了萧震雷的解释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太短缺了，并且暗想回去之后一定要多看这方面的书籍。

萧震雷叹道："看来我的幕僚团还缺乏好的经济专家啊，诸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给我，谢谢！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面说说海军舰队目前的情况吧，小高，萨将军来了吗？"

小高连忙道："已经到了，正在隔壁等着！"

"那请他进来吧！"

"是！"

萨镇冰很快就来到了会议室，他向萧震雷敬了一个军礼，萧震雷指向旁边的座位："萨将军，你坐这里，我们直接开始吧，待会我还要与美国总统特使普林斯特见面，时间不多！"

"好的，大总统！"萨镇冰答应一声就坐下，然后开始汇报海军舰队在太平洋的进展情况。

"两个星期之前，我海军舰队出了东海之后进入太平洋，直接向北马里亚纳群岛进发，那里是距离我国最近的德属太平洋岛屿群，其中塞班岛、提尼安岛和罗塔岛是最大的三个岛屿，群岛的最南端的西那帕罗岛与

美国占据的关岛相距不远。十天前，我国海军舰队对北马里亚那群岛的行政中心塞班岛进攻，解除了岛上的德国人的武装，并很快全面占领了该岛，夺取塞班岛之后，海军舰队留下两艘巡洋舰继续夺取北马里亚那群岛的其他岛屿，主力舰队一分为二，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组成左路舰队向加罗林群岛进发，第四舰队向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进军。七天前，塞班岛发来电报，北马里亚纳群岛全部被我军占领，我军已经在各个岛屿上留守守备兵力和补给，升起我国国旗，树碑宣示主权。

四天前，左路舰队占领雅蒲岛，随后继续向南前进，留下的两艘巡洋舰很快又占领了波那佩岛、特鲁克群岛的主岛韦恩岛，帕劳群岛的主岛等。

三天前，第四舰队占领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主岛，现在正在向马绍尔群岛、瑙鲁前进。

昨天上午，左路舰队留守在加罗林群岛的两艘巡洋舰发来电报，他们已经占领所有的加罗林群岛岛屿，并在每个道上部署了士兵，升起国旗并树碑宣示主权。

就在我来之前，左路舰队发来电报，他们已经抵达了俾斯麦海，并派一个营在新不列颠岛上进行了登陆，德国人在那里有一个连的兵力，拿下它应该没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萧震雷思索了一会儿起身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拿着指挥鞭指在地图上说道：“这里是俾斯麦海，这四周之前都是德国人的属地，我们的的舰队要赶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反应过来之前占领这周围所有原属于德国的岛屿，你们看，这里有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新几内亚岛等等这些俾斯麦海周围的岛屿都是原属德国的属地，这里地盘可不小，资源很丰富，另外还有所罗门群岛中的两个岛屿也是德国人的，分别是布卡岛和布干维尔岛，不能留给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萨镇冰看了看，说道：“大总统，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布卡岛和布干维尔岛等这些岛屿都应该可以拿下，只是新几内亚岛有一半是荷兰人的殖民地，我们就如果也抢过来，会不会引起外交争端？”

萧震雷冷笑道：“现在世界都乱套了，荷兰一个小国家，我们就算抢了整个东印度它还能怎么滴？敢怎滴？只抢它位于新几内亚岛的部分已经是很客气了，没关系，尽管抢，如果它敢倒向同盟国，那咱们更是求之不得，直接把荷属东印度（印尼）全抢了！”

众幕僚们听了萧震雷的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第455章登陆新几内亚岛

9月22日早上，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新几内亚岛首府莫尔斯比港附近海域，这支舰队每一艘战舰上都悬挂着华国国旗，这片海域往南就是澳大利亚。【【点【小【说，

旗舰嬴政号上，程璧光走出船舱来到甲板上做着扩胸运动，见到他的海军官兵都立正向他敬礼，他不停地还礼。来到船舷处沿着船舷跑了几圈，出了一身汗之后换上干净衣服吃过早餐之后来到了指挥舱，沈寿堃已经在这里了。

“老沈，怎么这么早？吃过早餐没有？”

沈寿堃笑道：“吃过了，我很早就起来了，马上就要到莫尔斯比港了，我担心出现意外情况，睡不着，早早就起来了！”

程璧光闻言道：“老沈你担心什么？德国人在这里已经没有舰队了，这附近最大的势力是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盟友，怎么会出事呢？”

沈寿堃摇头道：“老程你太实诚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是盟友，但我们也不能不防着他，澳大利亚的舰队虽然称不上规模，但好歹也有几艘舰船，实力还是不错的，你看看，这是刚刚从国内发来的电报，是大总统亲自发来的，他叮嘱我们要小心澳大利亚，不能完全信任，毕竟我们现在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是来他们嘴边抢食的，我们要将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全部都抢了，澳大利亚能不恼火吗？要知道这可是他们家门口啊！”

程璧光接过沈寿堃递过来的电报，看了一下。果然是萧震雷发来的电报，大意与沈寿堃所说的差不多。他琢磨了一下点头道：“不错，是我大意了。看来咱们还真的防着点澳大利亚，对了，侦察机派出去了没有？”

“已经派出去了，噢，差不多一刻钟了！”沈寿堃说着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

这时前面一台机器上开始闪烁绿灯，一个坐在机器前面戴着耳机的军官立即扭动着机器旋钮，扭了两圈便停下，说道：“这里是旗舰，这里是旗舰。请讲！”

过了几秒钟，军官取下耳机放下，起身后走过来向沈寿堃敬礼道：“将军，三号侦察机请求通话！”

经过对日本海军舰队的军事行动后，程璧光和沈寿堃等人都感觉即时联系很不方面，回国休整期间，在得知军工科技研究所已经发明并生产出无线电通话器的情况下，立即在一些主要战舰上和侦察机上最先装备了一批无线电通话器，不过由于这种无线通话器的体积和重量还比较大。目前只能装在舰船上和侦查飞机上，装上这种无线通话器之后，侦察机都不能再装备武器系统了，而且拆除了很多内部大零件。尽量简化了侦察机的结构和减轻了重量，否则侦察机的航程就会变小很多，而且由于无线通话器功率的问题。侦察机与战舰之前的距离最多只能相距一百五十海里，也就是说它的侦查半径只有一百五十海里。但这对于目前的海军舰队已经足够

了。

“哦，难道有情况？”沈寿堃丢下烟头立即走过去拿起耳机戴上。对着话筒道：“我是沈寿堃，三号，有什么情况？”

“嗤嗤嗤嗤长官，在莫尔比斯港港口海域发现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鱼雷舰组成的舰队正在对莫尔比斯港进行炮击，看对方悬挂的旗帜应该是澳大利亚的海军”。

“什么？澳大利亚海军舰队？他们对莫尔比斯港动手了？”沈寿堃说着看了看程璧光，然后对话筒道：“三号侦察机，把澳大利亚舰队的规模报上来！”

“两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四艘鱼雷舰，还有四艘近海巡逻炮艇，一艘补给船！”

沈寿堃又道：“他们舰队没有运兵船？”

“没有，长官！”

沈寿堃闻言说道：“好，你继续监视并在周围附近海域侦查一遍，两个小时后四号侦察机会去接替你！”

“明白！”

放下耳机和通话器之后，沈寿堃转过身来道：“老程，你怎么看？”

程璧光掏出一包烟点燃一支抽了几口思索了一会说道：“新几内亚岛上因其多山崎岖地形，国内陆路交通很不方便，海路也很不方便，因此居民基本上聚集在城市周围，澳大利亚人也知道从其他地方登陆，还不如直接攻打莫尔比斯港，而且现在德国人在这里已经没有了舰队，那么澳大利亚舰队就可以任意对莫尔比斯港进行炮击，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以我看，澳大利亚既然要打就让他们，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向海岸线靠拢，并开始进行登陆，德国人在这里应该没有多少兵力，我们先进行登陆，把陆军和装备都运上去，德国人的注意力已经被澳大利亚舰队吸引了，估计等到他们发现我军的时候，我军地面部队都已经全部上岸了！等我们地面部队上岸之后，我们再与澳大利亚舰队联系，免得两家起什么误会，你看呢？”

沈寿堃权衡了一下，点头道：“这里距离莫尔比斯港已经没多远了，好，就这么办吧！”

其实澳大利亚何尝不想派陆军对新几内亚岛进行登陆作战？只不过国内八成以上的军队都被抽调到英国和北非去了，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内的军队已经不到从前的两成，新兵又在训练当中，因此没有多余的军队对新几内亚岛进行登陆，准备等新兵练成之后再说，可没想到华国也派出了舰队大老远的跑过来跟它抢地盘来了，这些周围的岛屿都是德国人的，现在大家都在与德国为敌，当然是谁先抢到就归谁，这是国际惯例。

“传令舰队向海岸线靠拢，让运兵船做好登陆作战准备，士兵先登陆，装备随后！”

两个小时，舰队在莫尔比斯港东南部十几里处的海边进行了登陆，尽管登陆的海滩线很短，但是还是能够登陆，一个团的兵力在两个小时内登陆完毕，随后火炮等重型装备也被运到了岸上。在登陆的过程中，没有遭

遇到任何意外的情况，看来德军在这里的兵力也是极为有限。

步兵登陆完毕之后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根据侦察机传来的消息显示，澳大利亚舰队还停泊在莫尔比斯港海面上，但炮击已经停止了，却没有离开。

程璧光见地面部队登陆完毕后让人向澳大利亚舰队发去明码电报，告诉他们华国舰队来了，步兵已经登陆成功，正在向莫尔比斯港方向进军。

澳大利亚舰队收到程璧光派人发出的明码电报之后，舰队高层看到电报的内容极为惊讶，并且有些担忧，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华国舰队竟然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打德国人，可他们又说不出来什么，总不能不让华国人打德国人吧？现在德国人是大家的共同敌人，而且英国本土那边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得罪华国人的，在明面上，他们还必须对华国舰队的到来表示欢迎。

让澳大利亚心忧的是华国舰队已经派步兵进行了登陆，步兵还开始向莫尔比斯港进军了，而他们这次来的只有海军舰队，并没有运兵过来，总不能让水兵进行登陆去堵德国人的机枪口吧？如果华国人先占据了莫尔比斯港，他们该如何自处？是登陆呢？还是不登陆？要登陆的话，还要从本土运兵过来，这个时间可不短，估计等把步兵运过来，华国人早就完成了对新几内亚岛的全面占领，到时候华国人不让他们登陆怎么办？

澳大利亚舰队高层在旗舰上商量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就听见军官报告身后海面上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众澳军军官走到甲板上观望，但看到舰队的规模时，所有澳大利亚舰队高层军官的心里都是哇凉哇凉的。

有些军官在心里嘀咕，打新几内亚这种没有多少敌军的岛屿，你用得着开这么一大支舰队过来干什么？你这不是用大炮打蚊子吗？难道说你还有别的用意不成？

但华国舰队整个舰队都出现时，所有澳大利亚海军高层军官都无语了，战列舰都开了，而且还是两艘，后面那是什么战舰？甲板上没有舰炮，竟然停放着飞机？我擦，不怕飞机滑落进海里啊？

所有澳大利亚海军高层军官都知道，看来这抢新几内亚岛是没有希望了，华国人把国内最强大的舰队都开来了，澳大利亚只有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抢是抢不过的，如果运兵过来的话，说不定华国舰队玩阴的，派军舰在半途把运兵船给打沉了就完蛋了。

下午，两方海军高层将领在嬴政号上见了面，双方就攻击新几内亚岛上的德军问题交换了看法，程璧光认为，澳大利亚舰队没有步兵，进攻的事情就不劳烦他们了，在外围海域做一下警戒工作就好，攻击德军部队的人物就交给华**队。澳军高层虽然很想反对，但奈何人家说的是事实，他们确实没有步兵，澳军高层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程璧光的意见，他们在海面上打酱油，华国步兵进行夺岛战役。

第456章川岛速浪被抓

9月24日，辽东半岛传来战报，第二军第四师和第五师推进到金州外围，并准备向金州的日军发起进攻。↗，日军第十九师团在金州部署了一个旅团，并将整个师团一半的火炮部署在金州城内，而另一半的火炮部署在大连。

9月24日下午，第四师步兵027团从大黑山左侧向金州外围的日军阵地发起进攻，第五师步兵029团从大黑山右侧向金州外围日军阵地发起进攻，火炮铺天盖地的向日军阵地进行炮击，在强大的炮火面前，日军修筑的堑壕不堪一击，这也是因为日本人身高不高的原因，堑壕挖得太深，以日本人的身高对于作战很不利，而挖得太浅，修筑的不太牢固又无法抵挡炮火的轰击。连续几次战斗已经证明了，炮火猛烈程度和炮弹的威力大小对于敌军造成的伤亡是成正比的，火力越猛、炮弹爆炸威力越大，给敌军造成的伤亡就越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不过现在华国陆军装备的最大口径的野战炮也只有150毫米，不是华国不能生产出口径更大的陆军野战炮，而是因为火炮的口径越大，它的重量就越大，以华国现在的交通状况和牵引动力而言，超过120毫米口径的火炮很难被移动，除非交通得到很大的改善，并且汽车普及到一定的程度。

满铁日军守备营与第十九师团战斗力无法相比，日军第十九师团毕竟是正规部队，而且士兵都是由以前的退役老兵组成。无能是战场心理素质还是战术素养都要比满铁守备营的士兵强得多，这一点在开始进攻后。华国士兵们都感觉出来了。

之前在进攻普兰店和貔子窝一线的日军防线时，日军满铁守备营的士兵在华军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是根本不敢冒着炮火从防炮洞内出来阻击的。但是这些第十九师团的日军士兵却敢顶着炮火出来，他们不怕炮火打击，因为一些有经验的老兵都能够从炮弹穿透空气发出的尖啸声判断出炮弹落地的时间，有的老兵甚至能够从声音判断这是什么炮打出的炮弹，而新兵就不行。

不过日本人也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即便是这些重新被征召入伍的日军士兵也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比新兵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经验丰富一些。

这次战斗的伤亡情况明显比攻打普兰店和貔子窝时要增大了一些，主要是日军十九师团的都是老兵，他们的枪法比日军新兵要好。日军三八式步枪尽管精准度比较高，穿透性能强，但是杀伤效果却比较小，因此很多中弹的华国士兵在被及时处理了伤口之后都暂时没有性命之忧，被战场救护队送到了后方的医院治疗，而医院方面的压力在这场战斗开打之后也明显增大了。

经过一天的战斗，日军的伤亡比较大，为了集中兵力不得不收缩防线，在这天夜里。日军放弃了外围的阵地，全部撤到了金州城墙外的第二道防线。

9月25日，华军没有向金州的日军进攻，第四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向西南方向发起猛攻。日军部署在这里的一个中队被消灭，至此，华军将金州与大连和旅顺口的日军的联系切断了。金州的日军成了孤军，弹药再也运不进来。

还有更不利的消息传来。旅顺口的日军军火库在这里夜里被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小分队给袭击了，并且被炸毁。由于日军将整个辽东半岛的所有弹药都存放在这里，爆炸时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日军弹药库产生了殉爆，整个弹药库被毁于一旦，现在不论是金州，还是大连，又或者是旅顺口的日军都只有手上一个基数的弹药可以用，再也无法补充弹药了。

日军关东都督府都督中村觉和第十九师团长立花小一郎此时正在旅顺口的司令部里研究着战情，但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且伴随着强烈的地面震动时，两人脸色同时一变，冲出司令部来到院子里看到弹药库方向火光冲天而起，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这让两人心里产生不好的预感。

立花小一郎立即对他的副官道：“你快去看看情况，到底是什么地方发生的爆炸，爆炸程度如何，搞清楚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嗨！”副官答应一声快速离去。

两人回到指挥室里，立花小一郎忧心忡忡地对中村觉说道：“都督阁下，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很可能是弹药库发生了爆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就可以进入倒计时了！”

中村觉脸色很不好，他叹道：“希望不是弹药库！”

其实两人心里都很清楚，那爆炸的地方肯定是弹药库无疑，这附近除了弹药库爆炸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动静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地方了，但是两人心里还存在着一些侥幸。

立花小一郎见中村觉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好，便安慰道：“都督阁下请放心，就算是弹药库发生了爆炸，我也会率所有帝**人死战到底，为天皇陛下尽忠！宁可全体玉碎，也绝不向下等的支那人投降”。

中村觉听立花小一郎这么说，心情好了一些，实际上辽东半岛的军权大部分都掌握在立花小一郎手里，之前还有满铁守备营和宪兵队可以制衡他，但是前几天的战斗过后，满铁守备营已经只剩下几百残兵了，那些土匪和蒙古八队也损失大半，剩下的全部被打散，再向集中起来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日军方面现在剩下的兵力基本上全部都在立花小一郎的手上，如果他不听从命令的话，中村觉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这时一个日军士兵进来报告：“将军，川岛速浪先生在门外求见！”

中村觉摆摆手：“请他进来！”

“嗨！”

不久川岛速浪被士兵带了进来，中村觉问道：“川岛先生这次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川岛速浪鞠躬行礼后问道：“两位将军。刚才我听到了一声巨响，像是爆炸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花小一郎也不避讳，直接道：“我已经派人去查看情况了。很有可能是弹药库发生了爆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处境会非常危险，旅顺

口恐怕守不了多久了，川岛君，回去做准备吧，如果真是弹药库发生了爆炸，带着你的随从和家人与我们一起与支那人战斗到底，就算全体玉碎也要向天皇陛下尽忠！”

川岛速浪闻言脸色一变。他眼神中流露出极为阴霾的眼神，低头道：“嗨！等确认了消息之后，我就回去做准备！”

被派去查看消息的副官很快回来了，他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喘着粗气道：“报告将军，果然是弹药库发生了爆炸”。

立花小一郎立即问：“损失情况如何？”

“弹药库已经被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所有弹药无一幸存！”

中村觉和立花小一郎听了这个句话，两人仿佛老了十岁一般，中村觉更是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活像死了爹娘一般。

川岛速浪看见这两位的模样。他眼神中精光一闪，脑子转开了，很快他便鞠躬道：“两位将军，我还是回去做准备吧。把剩下的人手都召集起来，对抗支那人的进攻也是一份力量！”

中村觉摆摆手，也不说话。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回到在旅顺口的家的川岛速浪知道日军在辽东半岛守不了多久了，没有了弹药还怎么收下去？他很清楚自己这些年在华国做的事情对于华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呆在这里只能是等死，华国人肯定不会放过他。如果被抓住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还不想死，他的抱负还没有实现，因此他决定逃走。

怎么逃走已经成了现在摆在川岛速浪面前最为困难的事情，走海路不行，海面上风险太大，而且华国海军舰船已经封锁了港口，任何船只都无法离开。只能走陆路，但是东面华军正在攻打金州，能不能从那边逃走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很清楚他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出来，华国情报部门已经找他很久了，他已经成了华国情报部门的必杀名单上的一名日本人，所以他决定隐瞒身份，他打发手下的一些日本浪人和家丁离开，然后分散潜伏在旅顺口，等华军打进来之后继续潜伏下去，等待他的召唤，随后他经过一番化装之后也离开了。

一天后，在日军与华军交战的金州左侧华军封锁区有一条通道，华军夺取了这里切断了金州日军与大连日军的联系，但是在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由于大连和旅顺口马上要打仗，因此这些百姓都是准备离开这里避难，所以这些百姓在聚集在这里等待华军打开通道。

哨卡前，老百姓们拖家带口地背着大包小包排成了几条长长的队伍，几个华军军官站在哨卡处检查这些百姓的居民证，证件没问题的都会被放行，允许离开。

这时一个老农模样的老汉背着一个破烂行囊来到了哨卡门口，军官伸手道：“老人家，你的户籍薄呢？”

“哦，在这里！”老汉哆哆嗦嗦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本户籍薄双手递给军官，军官接户籍薄时看见老汉的手，顿时眼神一凝，这根本不是一个干粗活的老汉的手，军官接过户籍薄看了看，再次看了看老汉，说

道："老人家，我们有些事情想向您打听一下，请您跟我去那边检查站，来，咱们别站在这里挡住别人了！"

这老汉被军官带到检查站关了两天，当房门再次被打开时，一个穿着整齐军官服的军人盯着这老汉看了看，说道："川岛速浪先生，我们找得你好苦啊，您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呢，是不是太不礼貌了？走吧，上头有人请您吃大餐！"

川岛速浪被抓了，这个一生都在致力于策划蒙满独立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落到了华国情报部门的手里，很快，他就被判处死刑，一个子弹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死后，有关他的罪行被披露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而他的拜把子兄弟——前清肃亲王善耆也在不久旅顺口被华军攻破后被抓，宗社党各主要骨干成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都落网，他们的家产被充公，妻妾发放一些基本的生活费之后全部被遣散。自此，宗社党消失在历史之中。

第457章自杀式的武士道

“轰”，“轰”，“轰”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点∮小∮说，

城外战斗还在进行，战斗的情况越来越惨烈，日本人尽管所剩弹药不多，但是依然坚守在城外的第二道防线上，负责进攻的第四师027团进攻的一天依然没有攻破日军防线，不过日军在这一天的伤亡极为惨重，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有完整的，也有不完整的，到处充斥着血腥味、恶臭味和硝烟味。

城内的日军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都消耗在了城外的第二道防线上，此前日军还想着在城市里与华军打巷战，但是华军在普兰店与金州之间的一些小镇上的战斗让日军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华军的进攻全部都是以班组为战斗，火力配备极为强大，在城市进行巷战的话，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优势，日本之前也在那些小镇上与华军进行过巷战，但是日本人在火力上和战术素养上与华军相差太远，巷战根本就行不通，因此日军只能把华军挡在城外的第二道防线上，即使是一直不停地补充兵力也一样。

眼看着城外的第二道防线也守不住了，而金州城内的日军只剩下一千余人，一个旅团近六七千人的规模打了两天就损失了五千多人，这个战损比例实在太大了。

旅团司令部里，旅团长青木二郎和参谋长柴五郎脸色灰白地站在地图前，青木二郎的哥哥叫青木宣纯，这个人是第一代华国通日本军人。前清时期他就在京城创办了青木机关，这是一个情报机关。培训了大批特工人员，成了对华国进行谍报活动的鼻祖人物。他的徒弟坂西利八郎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成为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的第二代巨头。在北洋政府时期历经七代政府更迭而他始终在幕后操纵，故被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日本陆军中的所谓第三代华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其门下。

这时一个参谋人员快步走过来立正敬礼道：“旅团长阁下，成为第二道防线东侧守军矶谷大佐打来电话！”

青木二郎立即走过去拿起电话道：“喂，矶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还能守多久？”

电话里传来矶谷的哭声：“旅团长阁下，守不住了，我手下的帝**人只剩下不到四百人，三千人的联队啊，打了一天就只剩下四百人了。不是我怕死，实在是支那人的炮火太猛烈了，到现在为止，我的阵地上所有的堑壕和防炮洞全部被摧毁，而支那人太狡猾，每次他们都只派很少的人进攻，消耗我们的弹药，我们已经没有弹药了，旅团长阁下。我需要支援，支援！”

青木二郎心烦气躁，他对着话筒吼道：“没有援兵，没有！你给我顶住。就算全体玉碎也绝不能后退一步，否则你就等着切腹自尽吧！”

放下电话之后，青木二郎喘了一口气问道：“参谋长。我们还与多少弹药？”

柴五郎脸色很不好，他摇头道：“不多了。平均下来，每个士兵不到五发子弹了炮弹也没有了。火炮都成了废铁！”

青木二郎闻言久久不语，直到几分钟之后才道：“柴君，看来我们只能全体玉碎在这里为天皇陛下尽忠了，下令让城内所有士兵都集中起来吧，打光了所有子弹之后，我们全体冲出去与支那人进行白刃战！”

“这青木君”柴五郎欲言又止。

青木二郎眼睛一瞪，握手腰间刀柄盯着柴五郎道：“怎么，柴君，你不想为天皇陛下尽忠？”

看见青木二郎的要吃人的眼神，柴五郎心中吓得一颤，连忙低头道：“嗨！我马上去传令”。

城外阵地上，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但是由于夏天还没有过去，白天时间长，现在天色还是大亮，气温还很高。第五师师长马玉琛和师部参谋人员站在一处高地上观察着战场的情况。

参谋处张启明放下望远镜说道：“师座，听枪声，再看战场上的情况，日本人只怕没有弹药了！”

马玉琛也放下望远镜笑道：“呵呵，就算旅顺口的弹药库没被我们的情报人员炸掉，这金州与大连和旅顺口的联系也被我们切断，再经过我们这么密集的攻击力度，日本能有多少弹药消耗？他们能坚持到现在就很不错了！”

参谋长张启明狠狠道：“这些日本人也真是属耗子的，我们这么强大的炮火打击，他们竟然还没有死光，还从地里爬出跟我们打”。

“咦？那是什么？”马玉琛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看向前方近千米处的日军阵地上出现了新情况，他立即拿起望远镜再次看起来。

张启明也拿起望远镜看过去，只见日军阵地上出现了数百人个日本士兵和军官，这些日本军官和士兵额头上全部绑着白布条，手上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走出已经很浅的堑壕出现在阵地前方，他们向正在阵地前方的进攻华军压上去。

“哈，日本人疯了吗？他们竟然想要跟我军进行白刃战？”马玉琛大笑了两声，立即道：“给前方负责进攻的战斗单位传令，不用理会那些愚蠢的日本人，给老子用机枪扫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律用机枪招呼日本人！”

一个参谋立正敬礼道：“是，师座！”

实际上不用马玉琛下令，前线负责指挥战斗的连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让士兵们停止进攻，将重机枪排调上来，连同各排各排的轻机枪也一同向那些打了鸡血的日本兵们开火。

“帝国的勇士们，我们没有子弹，用你么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支那人，用你们的武勇向天皇陛下表示效忠，杀**！”

“杀**！”

“板载！天皇陛下万岁！”不管是真的有勇气直面面对这一切，还是被裹胁，这数百日本兵都已经端着刺刀向对面的华军冲过去。

事实证明，再怎么打鸡血，再这么嗷嗷叫，在绝对的火力面前，一切

都如同纸老虎，数百人的日军队伍端着刺刀冲出掌握，企图用惨烈的白刃战吓退华军，但是华军没有像日本人想象的那样也端着刺刀冲上来，而是退到一边，后面的重机枪排数挺重机枪和十几挺轻机枪一起开火，短短的一分钟之内，这数百日军士兵全部倒在冲锋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还站在，包括一个日军大佐和两个日军中佐在内。

不仅在这里，在大黑山西侧的阵地上，日本兵也发动了这样自杀式的冲锋，按照马玉琛的命令，现在华军指挥官组织机枪将这些发起冲锋的日本兵全部打死，一个也不留下，像这样的思想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严重侵蚀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只有彻底消灭他们才行。

天还没黑，日军在金州外围区域的防线就全面被占领，在这条防线上，日本军队没有了弹药，只能发起自杀式冲锋，反而被华**队集中火力全部解决，天黑之前，防线整个落入华军手中。

晚上，华军没有发动攻击，不仅已经逼近城市的边缘，进入城市之后连夜攻击对己方并不利，华军在这一夜睡了一个踏实的觉，而日本人却在这一夜忍受着煎熬。

第二天上午，华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各一个营的士兵，以班组为作战单位开始分别向金州城内沿着每一条街道进行渗透，隐藏在城市内的日本兵逐一被清理出来并消灭，日军的生存空间开始被压缩，日军士兵不得不向旅团司令部方向收缩防线。

在旅团长青木二郎的命令下，没有了子弹的日本兵以小队为单位从各个隐藏的建筑里出现大街上或者巷子里向正在进行清理任务的华军作战班组发起冲锋。

“准备，射击！”

或用步枪、或用手枪又或者用机枪扫射，即便是同时冲过来一个小队，一个班的华军也可以从容应对，毕竟每一个华军士兵手枪的步枪都不需要拉枪栓就可以一直射击，直到将子弹打光，而且在日本兵冲到一定的距离时，他们还可以用手榴弹招呼日本兵，像这样冲锋的日本兵基本上冲不到华军士兵前面就会被全部干掉，用随军记者的话说，日本兵这完全叫送死。

于此同时，第二军第六师被运兵船运到大连湾进行了登陆作战，登陆很成功，日军并没有在码头和海滩部署多少兵力，第六师很轻松地登陆成功并随后就对大连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在抵挡了第六师一天的进攻之后，布防在大连的日军知道在这里挡不住华**队的进攻，在遭到了一些损失之后，日军剩下的人全部撤往了旅顺口，一时间旅顺口的兵力达到了五千之众。五千人防卫一个城市或许远远不足，但是旅顺口是一个要塞，将五千人分布在这个要塞内，兵力显得非常雄厚，可惜的是日本人并没有多少弹药，逃到旅顺口的日本并也只是延缓了死亡时间而已。

第458章前线视察

9月28日，第二军近八万大军全部抵达旅顺口外围，第四军已经接到命令向华朝边境开进，一时间鸭绿江两侧局势开始变得紧张，日本人如临大敌，日本驻朝军队紧急动员起来。≧，

而第二军此时已经向旅顺口要塞内的日军发动了进攻，9月30日，华军占领了旅顺口外围的老横山等战略要地，当年日本人打俄国人时也是先清除了旅顺口外围的据点，逐步向要塞推进的。

又经过两天的战斗，华军夺取了凤凰山，华军将大炮架在凤凰山上俯视日军堡垒，日本兵不敢再从堡垒内出来，在旅顺口的日军全部被压缩在要塞内。

由于对旅顺口要塞的坚固程度早就有估计，华军没有贸然发动进攻，堡垒都是依山而建，有的修建在山上，更大部分就是直接将山体挖空，将堡垒将在山体中。

如果是依山而建的堡垒，这样的堡垒好打，只要自瞄火炮的口径够大，威力够强，一炮下去就能摧毁，而实际上华军也是这么做的，先是调来大口径火炮，但是陆军方面并没有超过150毫米口径的火炮，不得不向海军方面请求援助，海军接到求助后从威海卫调来一艘巡洋舰，用203毫米口径的舰炮对那些依山而建的日军堡垒进行定点清除。

这些堡垒都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增加修建的，都是使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十分的牢固，一般的小口径火炮根本拿它没办法。打在它上面只能留下一个印子，而这些堡垒依山而建。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舰炮对付这样的堡垒没有射界盲点的问题。而日本人当初修建这些堡垒的时候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被舰炮攻击的问题，因为日本人认为华国的海军根本不可能威胁到这些堡垒，可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陆军军官用无线电报告坐标的情况下，海军舰炮开始逐一清楚这些依山而建的日军堡垒，但是对于那些在山顶建造堡垒和直接挖空山体而形成的堡垒，舰炮却没有办法。

最难打的要属203高地，日军在这里部署了极强的防御，共分为山脚、半山腰和山顶三层防御。在另一侧比较开阔地，日本人部署了数上千枚地雷，以防止华军从这一面进攻。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东面的二龙山、松树山、望台、东鸡冠山等地部署了大量的炮台，在海面的港口临近海边的地方还部署了黄金山、电岩、西鸡冠山等几个堡垒炮台等七十多座炮台将整个要塞围起来，从外部当然有道路进入旅顺口内部，不过想要打进要塞内部，就必须要解决这些外围炮台，否则进攻方在进攻通往要塞道路的时候。后背和侧翼就会遭到这些炮台的轰击。

第四军负责从西面向东，进攻203高地，第五军负责从东向西进攻必须要解决东鸡冠山堡垒，这一地区有山拦路。必须要解决东鸡冠山的日军堡垒才能前进，而北面由第六军向南进攻，必须要解决二龙山堡垒和松树山堡垒。

在203高地与松树山之间还有两座堡垒。这两座堡垒卡在松树山和203高地之间，这三座山完全挡住了进攻方的进军路线。想要从中间穿过，必然会遭到阻击。在遭到阻击之后，两侧炮台肯定会将铺天盖地的炮弹打过来，这是任何进攻方都无法承受的火力打击，所以想要进入旅顺口，就必须先解决这些山顶炮台，但是要拿下这些炮台谈何容易？

尽管华军的装备算得上这个时代极为精良了，尽管华军的军事素质已经走在了这个世界的前列，但是要那些这些堡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进攻了两天之后，三路进攻方都没有什么战果，不过损失也不大，各个方向上的堡垒也被华军摧毁了一些炮台，而日军方面也损失了不少炮弹，这对于炮弹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日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如果没有炮弹，这些堡垒也就失去了作用，仅仅凭借步枪一些少量的机枪是无法挡住华军进攻的。

9月2日，这天华军没有进攻，日军上午在紧张中度过，发现华军没有进攻就知道下午也不会进攻了，因此各堡垒内的日军也难得休整一下。

华军之所以没有进攻，是因为今天大总统萧震雷亲自来前线视察了，这个消息只有极少几个高层将领知道，萧震雷是乘坐运输机过来的，在金州已经修建了简易的机场可以供运输机降落。

亲自来前线视察是萧震雷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他想了解一下前线的战况情况，另一方面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让士兵和低沉军官们知道他们在前线打仗，国家并不是拿他们当工具使用，也并不是没有关注他们。

上午，进攻阵地上，士兵们都靠在堑壕内的胸墙和背墙上休息，有的开着玩笑说着笑话，有的聊着家乡的事情，有的聊着自己心里喜欢的姑娘。

第五师士兵来自天南海北，既然粤省人、也有西北人、还有东北人、更有江浙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组成了这支军队，聊天时各种口音和方言都有。

“那个，小广东，听说你们那的婆娘又黑又瘦，是不是真的？你们粤省人呐，真可怜呐，整天对着一个又黑又瘦的婆娘，啧啧啧”。

旁边叫麻脸的士兵笑道：“宝哥，你怎么知道粤省的姑娘又黑又瘦？你又没有睡过！”

小广东脸色涨得通红驳斥道：“放屁，我们粤省的美女都靓得很，哪像你们川省女人一个个泼辣得打男人，这还得了？都是你们这些川省男人太窝囊，丢我们男人的脸，你们给全天下的男人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

叫宝哥的士兵抽了一口烟道：“你懂个锤子？你个哈儿，这不叫窝囊，这叫疼婆娘，晓不晓得？”

宝哥是这个班的班长，他是川省人，带兵还是有一套的，尽管平时与战士们打打闹闹，但打起仗来绝对不含糊，是一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士，参加过保路运动、独立战争、北伐战争，还立过不少功劳，按照他的功劳都可以升连长了，可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就是不愿意当官。

宝哥又调侃班里另外一个战士，“喂，九头鸟，你跟你的童养媳搞过那事没有？”

九头鸟自然指的是湖北佬，有一句话叫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意思就是湖北人太聪明又狡猾、心眼多，会来事，不像山东、河北、河南人那样实诚。

九头鸟翻了翻白眼：“废话，肯定搞过，自己的老婆哪能放在那闲着？”

“我擦！”宝哥坐起来叫道：“你个瓜娃，你们两个还没成亲就搞那事，你们不怕浸猪笼？”

九头鸟打了一个哈欠：“天知地知，我知她知，只要我们两个不说，其他人怎么会知道？宝哥，你操心太多了，你看你的头发又白了几根！”

“啊，你个龟儿子滴，你啷个看到滴？老子今年才二十一岁，就长白头发啦？”宝哥吓得不轻。

这时排长胡大志大步走过来大喊：“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都别躺尸了！”

宝哥懒洋洋道：“排座，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弟兄们好不容易休息一哈，你这就又看不过眼过来赶我们，你想让弟兄们死啊！”

胡大志大骂：“我擦，老子想让你们死？每次上面有好处下来，老子哪次不是先想着你们？别他妈废话了，都起来立正站好，上面来了大人物，待会都别给老子乱说话，听见雷吗？”

宝哥指着胡大志笑道：“排座，你他娘的又想捂盖子？”

“放屁，老子行得端坐得正，捂什么盖子，老子是怕你们这些烂泥一个个口无遮拦，触怒了上面来的大人物，到时候出事情，老子可救不了你们！”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声爆喝：“大总统到——总参谋长到——司令官到——全体立正，敬礼”。

这里距离日军堡垒有两公里，报号的人也不担心被日本人听到声音，而且堑壕挖得很深，有两米深，几乎所有人站在堑壕内都无法看到外面的情况，外面也看不到堑壕内的情况，只有观察哨才能看到外面。

宝哥等人听到这个声音顿时所有人都傻了，机器一般地立正站好，士兵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高高在上、无法触及的大总统今天竟然会来到这个极为危险的地方，这里可是最前线啊，站在作战土墩上还可以看到对面山顶上日本人走动的影子，有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飞过来一颗炮弹能炸死好几个人呢。

萧震雷穿着一件普通的作战服，戴着钢盔、踩着军靴，腰间系着武装带，肩膀上没有佩戴军衔，堑壕左右两侧所有军官和士兵都看着走在最前面的萧震雷，这个相貌他们太熟悉了，上面发下来军饷钞票上可是有他的投降，很多士兵的家里堂屋墙壁上都挂着他的画像。

萧震雷听到刚才那军官报号，又见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敬礼，连忙摆手笑道：“不要敬礼，你们一敬礼，山上的日本人看见了就知道来了大人物，弄不好日本人一颗炮弹打过来，我就报销在这里了，哈哈！”

军官和士兵们闻言都笑了，但也都放下了敬礼的手臂，感觉萧震雷一点也不可怕，还很亲和，感觉就想是自己家的大哥一般。

第459章硬骨头——203高地

“士兵，你叫什么名字？当兵多久了？”萧震雷对距离他最近的一个战士问道。Σ，

被问到的人是小广东，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大总统会问他的名字，非常激动地说：“报告大总统，我叫何家林，入伍当兵三年！”

萧震雷听出了他的口音，“你是粤省人？”

“是的，大总统你好厉害，竟然听出我说的是粤省话！”

萧震雷笑着点头又问：“南方被和北方的气温相差较大，你在这边还习惯吗？”

“还好啦，现在还是夏天，这个时候我们家乡和这里的气温相差不大，而且弟兄们对我也很照顾！”

萧震雷点点头，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说道：“辛苦了！”

小广东听了这话差点没有流下眼泪，要知道即便是推翻了满清王朝，人们骨子里那股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消除的，一个等同于皇帝身份的大总统竟然对一个小兵说“辛苦了”，这是何等的震撼？这让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的。

萧震雷又走到下一个士兵面前，他一看这士兵的肩膀上扛着中士的军衔，笑道：“中士，你是这个班的班长？你好！”

宝哥有些不知所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这时萧震雷伸过手，显然是想同他握手，宝哥惊得连忙将脏兮兮的手在军裤上接连擦了几下，才小心地握着萧震雷伸过手，挺直了身板大声道：“是。是的，卑、卑职周四宝。是川人，大总统万岁！”

萧震雷笑道：“我听出来了。正宗的川话。不要叫万岁，哪里有什么万岁哦，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岁就是高寿了，老百姓才是万岁，人民才是万岁，皇帝会死，我这个大总统也迟早会死，只有人民才是万岁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遭受了战乱、贫困，大规模的灾荒和疾病，这一切都是列强势力和封建王朝造成的，老百姓们能不能安然活到八十岁，都需要你们这些军人来保家卫国，捍卫他们的尊严和生命，你们是最伟大的人！今天你们在这里打击日本侵略者，抛头颅洒热血，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谢谢你们！”

言罢，萧震雷抬手向堑壕两侧所有军官和战士们敬了一个军礼，由于事先萧震雷有交代，所以没有一个人还礼。所有人的情绪都很激动，眼神无比的热切。

“咔嚓！”一个闪光出现，随军记者将萧震雷向士兵们敬礼的画面拍了下来。

萧震雷等人去了下一个班排的堑壕之后。小广东还傻傻地激动地喃喃自语：“大总统拍了我的肩膀，还很我说辛苦了？我这不是做梦吧？”

“啪！”宝哥一个巴掌扇过去。拍了他的脑袋一下，骂道：“你个瓜娃。没出息的瓜娃，大总统还跟我握手呢，跟我说谢谢呢！你算个屁！”

小广东被打了一下，恼怒道：“放屁，大总统是跟我们所有人说谢

谢，你？算个毛！你难道不知道大总统刚才同你握手的时候，你那模样有多丑吗?要多丑就多丑！”

“你敢说老子丑，信不信老子弄死你？”宝哥作势就要打。

九头鸟懒洋洋道：“好了，大总统才走没多大一会儿，你们就掐起来了，如果让上面看到会怎么样？”

小广东闻言哼哼地瞪了宝哥一眼转过身去，宝哥笑嘻嘻凑上去：“诶，小广东，别那么小气嘛，开个玩笑而已，老子又不是真的要打你！”

小广东连忙推开他道：“死开，靓仔不喜欢男人！”

众人大乐：“哈哈哈”。

萧震雷在第五师进攻阵地上呆了两个小时，将所有的进攻堑壕走了一个遍，几乎跟所有的前线作战官兵都见了一面，然后又去第五师的野战医院看望了一下伤员，由于日本人的火力不是很猛，三八式步枪的威力也不是很大，因此在战场上直接被子弹打死的人不是很多，但受伤的却是不少，不过只要这些伤员没有造成终身残疾的，只要伤好出院之后就会成为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

上午十点左右，萧震雷等一行人又前往负责北面进攻的第六师，第六师的进攻任务是最重的，不仅要负责进攻松树山、龙引泉、二龙山的日军堡垒，还要负责进攻椅子山、太阳沟等堡垒上的炮台。

从上午十点左右一直到中午这段时间，萧震雷都在第六师的进攻阵地上视察，第六师的进攻阵地距离松树山、龙引泉和二龙山的日军堡垒比较远，不能靠得太近，因为由第四师负责进攻的203高地距离这里并不远，如果靠得太近，就容易遭到203高地上的日军炮台和堡垒火力的攻击，因此第六师如果要打松树山这些堡垒和炮台，就必须要等第四师拿下203高地之后才能动手。

203高地是旅顺口要塞的前沿阵地之一，要塞的前沿阵地除了203高地之外，还有凤凰山和小孤山，其中凤凰山和小孤山已经先后被第六师和第五师拿下，只有203高地还被日军牢牢掌控在手中，看来要突破要塞，首先要拿下203高地，这已经成为了第二军所有高层的一致看法。

下午，萧震雷等一些人前往第四师进攻阵地，在视察了进攻之后，又进入野战医院看望和慰问了一下伤员，第四师的伤员人数明显要比第五师和第六师多一些，很明显，日军在203高低部署的火力和兵力要比其他堡垒强大得多。

下午三点左右，萧震雷召集第二军师级长官和以上将领开一个会，听取他们对攻打旅顺口的意见和看法，以及在战斗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人员都到齐之后，萧震雷说道：“今天把诸位都召集过来，就是想听听诸位的看法，这旅顺口要塞到底要怎么打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又小的伤亡拿下它，如果向像十年前日本人攻打俄国人驻守的旅顺口那样耗时五个多月，战死者无数，那我们就真是会闹笑话了，我们现在的士兵战术素养和武器装备都要比十年前的日军强很多倍，而日本人的陆军在这十年间的变

化却不大，如果我们再用五个月才能拿下旅顺口，诸位认为面子上好看吗？所以说，打仗并非全权凭借武勇，打仗是要靠脑子的，蛮干只能徒增伤亡，士兵们的生命不是一个个数字，我们军官和将军要为他们负责，国家把他们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军人不容易，花费巨大，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地丢弃在战场上，要尽量减少伤亡！好，我也不多废话了，现在请诸位畅所欲言”。

第五师师长左右看了看，见没人说话，他站起来敬礼后说道：“大总统、总参谋长、司令官阁下、军长，我认为现在203已经成为了我们进攻旅顺口要塞的最大障碍之一，成了一块硬骨头，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港口内的日军舰船，港口内有几艘日本人的老式巡洋舰，虽然航速和装甲不行了，但是它们的舰炮威力可不小，又203高地和港口内的舰炮相互配合，这些火力对我们进攻日军堡垒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也给我们的士兵造成了很大伤亡，如果能够拿下203高地，或者先解决港口内的日军舰船，对我们进攻要塞堡垒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我们的伤亡会减少很多！”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问道：“还有其他的意见和想法吗？”

第四师师长陈宇站起来敬礼后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可以先集中火力和兵力拿下203高地，不过这需要付出一些伤亡，另外需要一些装备支持，拿下203高地之后，我们可以用它上面的大口径火炮轰击港口内日军舰船，解决了港口内的日军舰船之后，相信日军的火力支援就小了一大半，这对于我们进攻要塞各堡垒是有很大帮助的！”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港口内的日军舰船是个什么情况？有多少舰船？”

一个中校走过来汇报道：“老式装甲舰5艘，老式巡洋舰5艘，其中3艘已经有三十年了，雷击舰24艘，炮舰4艘，布雷舰2艘！”

第二军军长黄英杰说道：“我们也曾经想过联系海军在外海对这些日军舰船进行炮击，将他们打沉，不过日本人在港口东侧的黄金山、电岩以及西侧的老虎尾上部署的炮台十分的厉害，海军说了，不是干不过那些岸防炮台，而是就算干掉了炮台，以后我们自己还得修起来，花费的代价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

萧震雷听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想派空军将港口内的那些日军舰船全部炸沉，毕竟那些日军舰船都已经很老了，即便是俘获后的作用也不大，只能送进船厂拆掉将废铁重新回炉，值不了几个钱，还不如把它们全部击沉，以后再把沉船都打捞起来。

不过他又想起自己曾经说过，不能再国内用机群轰炸，这里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国土上，无论是否会伤害到平民，都不允许这样做，何况如果把日本人逼急了，日本人做出屠杀城内平民的事情就事与愿违了。

第460章难以攻破的堡垒

又听取了一些将军的意见和看法之后，萧震雷说道：“那就先拿下203高地，陈宇，你先介绍一下203高地的具体情况！”

“是，大总统！”陈宇站了起来，他走到墙壁一侧，指着地图说道：“这就是203高地的平面示意图，大总统，诸位长官请看，在山脚下，日本人挖一条近三十米宽的壕沟，这条壕沟深5米，围绕着203高地的东北面、北面和西北面三个方向，在壕沟的前方，日本人还架设了通电铁丝网，也就是说我军想要进攻，就必须要先突破通电的铁丝网，之后再下到5米深的壕沟”。

“而在壕沟内靠近山体边上，日本人每距离五十米便修建了一个堡垒，每一个堡垒有三个射击孔，可以对前方、左前方和右前方进行火力覆盖。这些壕沟内的堡垒没有壕沟高，也就是说，壕沟中堡垒内的日军士兵看不到我军士兵正在翻阅铁丝网，这也不是他们关心的，只要我军士兵越过铁丝网下到壕沟内，堡垒内的日军就会开火！而在堡垒对面一侧，就是我军士兵下去壕沟的这一侧，日军把这一侧也挖空了，并且在墙壁上掏出了一些射击孔，如果不注意就发现不了，但我军士兵下到壕沟向壕沟内的碉堡进攻时，他们后背就会响起日军的枪声，如此一来，只要我军士兵下到壕沟去进攻碉堡，必然会遭到两面夹击！”

“壕沟的后方是山体，山体的表面有各种步兵掩体，在各个步兵掩体与壕沟内的堡垒之间有地下通道互相连接，步兵掩体内的日军步兵可以向正在地面上铁丝网前面的我军士兵开火。也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赶往壕沟内的堡垒内支援！”

“在靠近山顶的位置有一道胸墙，厚实得很，一般的火炮都拿它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坑道作业，埋设大量的炸药将它炸塌！”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在山腰的南面有日军士兵的兵营，日军士兵就在那里休息和睡觉，如果发生战斗，他们可以随时赶到胸墙后面向我军士兵开火，或者通过地下通道进入步兵掩体内！”

“在靠近港口的一侧，那里有堡垒内的伙房和医疗处。而在山顶上则有十几门日军的280毫米口径的火炮。不过在我们这两天的进攻当中，这些大口径火炮没有开火，估计是弹药不足，仅剩的弹药要留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吧！”

“另外，在我军正对面的山顶。也就是东北面、北面和西北面，有一个日军的重机枪阵地，这个重机枪阵地居高临下，既可以对铁丝网外面的我军进攻士兵开火，即便是翻过了铁丝网，只要还没有下去壕沟，就依然在机枪阵地的打击范围之内！目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在203高地的日军大约有一千人。一个日军大队的规模，这么多防守一个203高地，是绰绰有余的。按照日本人的话说，如果他们弹药和粮食充足，就凭这一个大队就可以挡住我们十个师的进攻，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陈宇介绍完情况之后，特别当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时，第二军军长黄英杰气极而笑。武人毕竟是武人，向来是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种想

法，他道：“哈。这日本人真狂妄，就凭他这一千人也想挡住我们十个师的进攻？就算这个203高地全部都是用钢铁浇灌而成的也不可能挡住我们十个师，真是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萧震雷闻言摇了摇头，说道：“黄军长，你认为这203高地的山体与钢铁浇筑而成的有区别吗？我们火炮破不了钢铁的防御，同样也拿这座高地的岩石没办法，炮弹打在上面顶多掉下来一些石头碎屑，那些步兵掩体内的日本人还是一样活蹦乱跳的，日本人是利用了这座高地天然的防御优势，并且将它发挥到了最大的程度，实际上日本人并没有说得夸张，只要日本人的粮食和弹药充足，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年日军进攻俄军防守的旅顺口要塞，一共打了五个多月，日本人前后共伤亡近五万余人，俄军投降的时候还有32500人，这还是因为当初俄军并没有完善整个要塞的全部炮台的火炮，按照俄国人的计划，整个旅顺口要部署552门火炮，但是直到日俄战争开始，却只有116门准备就绪，其中沿海战线108门，陆上战线8门，也就是说用于进行陆地炮火打击的只有八门火炮，你们想想，如果把这552门火炮全部部署齐全，那么日本要死多少人才能攻占旅顺口要塞？俄军指挥官孔德拉坚科和他的重要驻守一起战死之后，赞同投降的福克被任命为陆防司令，他召开军事会议之前，203高地、东鸡冠山堡垒、松树山堡垒和望台炮台都相机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在会议上，依然有绝大部分的俄军军官表示坚守到底，不过他还是选择了签署了投降命令，但是俄军的弹药还是很充足的，是俄军指挥官没有了继续坚守下去的勇气，如果俄国人继续坚守，日本人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

萧震雷掏出一个支烟含在嘴里，旁边立即有一个军官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燃，他吸了几口烟继续道：“像这种情况，绝对不能用大规模的兵力强攻，如果强攻，肯定是去多少人死多少人，我们要想办法，任何堡垒都不可能是无坚不摧的，任何堡垒都会存在着弱点，你们这些指挥员就是要找到这些弱点，然后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它！”

这时蒋百里说道：“大总统，如果按照您这个思路的话，我认为组建一个战斗力强悍的小分队进行渗透性攻击最为合适，您看，从山脚外壕沟的堡垒是有通道一直通道山顶的机枪堡垒的，如果我们组建一支小分队，先渗透到外壕沟的其中一个堡垒，，然后沿着通道一直通往山顶，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不会这么容易，但只要到达山顶夺取了机枪堡垒和炮台，日本人就该该着急了，小分队夺取山顶机枪堡垒和炮台之后，炸塌通往山顶的通道，日本人只能从山体表面的步兵掩体里向山上进攻，这样一来，小分队在山顶固守，而我们则用机枪和炮火打击进攻的日军，对山顶的小分队进行支援！”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将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脑子里在思索蒋百里的话，过了两分钟，他说道：“也许这是能最大限度减少我方伤亡的办法，既然如此，就派雪狼部队出击吧，以雪狼部队一个小队为前导，另外从第四师抽调两百名精锐战士组成一个尖兵加强连，雪狼小队和这个精尖兵连联合组成小分队，以雪狼小队队长为指挥官，全权负责渗透性攻击计划的

实施，具体的行动方案由雪狼部队来做，尖刀连负责配合，他们需要什么武器装备就提供给他们什么武器装备，一切以最快拿下203高地为最高目标！以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马上给雪狼部队下达命令，让他们立即整装出发，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看着办需要什么装备就带什么装备过来，派运输机直接将他们送到金州机场”。

　　说实话，这个203高地的情况让萧震雷想起了另一个时空多年以后的二次大战中的松山战役，日军将整个松山都挖空了，建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松山堡垒的情况与这个203高地的情况差不多，日军都是在山体内部挖掘了防御工事和交通通道，从山下一直连通到山顶。

　　蒋百里点头道：“好！”

　　萧震雷对陈继祖道：“耀光，我和蒋总参谋长不能在这里久呆，趁着现在天色还早必须赶回去，估计能在天黑之前赶回京城，这边的战事就由你全权负责了，一定要打出我们华*人的威风，让全世界看看我们再也不是以前的孱弱的大清朝，我们不仅仅只是空军厉害，陆军也是最强大的，对日本人的战争，要以摧枯拉朽般的攻击势态打垮他们！这次我就让雪狼部队给你们做一个战例示范，实际上用雪狼部队执行这种任务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了。相信经过这次战斗之后，你们野战部队也有了一定的尖刀部队的经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自己组织这样的尖刀部队执行这种特殊的任务！另外，打朝鲜的事情不用急，如果能在10月中旬之前拿下旅顺口，可以对朝日军展开进攻，如果不能，就专心先打旅顺口的日军，一步步来，我们尽量避免两线作战”。

　　陈继祖站起来立正敬礼道：“是，请大总统、总参谋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整任务！”

　　萧震雷和蒋百里乘坐运输机走了，陈继祖直接将司令部从奉天搬到了大连，决定先拿下旅顺口，再着手解决朝鲜的日军。(未完待续)

第461章纸币换黄金

京师、总统府。

秘书小高走进萧震雷的办公室报告：“大总统，海军实力萨将军求见！”

“请他进来！”萧震雷用拿着钢笔的手抬了抬后说道。

“是，大总统！”

不久，萨镇冰在秘书小高的引路下走进了萧震雷的办公室，他立正向萧震雷敬礼道：“大总统，萨镇冰有军务向大总统汇报！”

萧震雷挥手让小高出去后指着办公桌前面的椅子：“萨将军请坐，是海军舰队的事情吧，他们发来了电报？”

萨镇冰取下军帽坐下道：“是的，大总统，今天上午程璧光发来电报说我海军舰队已经将德国所属太平洋岛屿尽数夺取，并在所有岛屿上都插上了我国国旗，树碑为证宣布主权归属，还在每一个岛屿上部署了一定的兵力布防，多则一个团、少者一个班，当然这主要是陆军方面的事情，我们海军只是用舰船起到辅佐作用，现在海军舰队的任务已经算是完成了，是否命令舰队返航？”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分别留下一艘巡洋舰和两艘艘驱逐舰、两艘雷击舰、三艘海防巡逻炮艇维护这些岛屿群的安全，同时为各岛屿上的驻军定时输送必要的生活补给，特别是有些岛屿上没有淡水的，一定要及时送过去，别人驻军给渴死和饿死了！”

萨镇冰答应：“是，大总统！”

萧震雷沉吟片刻又道：“让海军舰队主力回航吧，让他们休整和维护一段时间。过两个月又会需要他们！”

“是！”萨镇冰答应一声，想起一件事情，说道：“大总统，我们在造船厂建造的两艘排水量28000吨的航空母舰已经快要建造完成了，而且在日本吴港和横须贺的扶桑号、山城号已经被我们用拖船拖了回来。您要不要去看一看？”

萧震雷想了想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安排，说道：“等那两艘航空母舰完全建造完成的时候再告诉我吧，这近一两个月的工作安排都排满了，抽不出时间。对了，拖船的时候日本人有什么反应？”

萨镇冰摇头笑道：“我们一直有军舰在吴港和横须贺海面上，日本人连船厂都不敢靠近。唯恐我们开炮，我们派拖船过去拖的时候，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现在这两艘战列舰已经被拖进江南造船厂进行改装和最后的建造工作，预计在两个月之内可以完工下水试航！”

萨镇冰得到指示之后就告辞离开了，萧震雷起身点燃一支烟抽起来。思索了良久，在一支烟抽完的时候，他掐灭烟头拿起电话道：“通知最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明天上午九点到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议！”

“是，大总统，刚才外交部门打电话过来，说英国公使朱尔典希望与您面谈！”秘书小高在电话中说道。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今天还有空闲的时间吗？”

小高在电话中说道：“下午下班之前有一个小时没有工作安排！”

“那你安排一下，下午下班之前我与朱尔典谈谈！另外给我接通蒋总参谋长的电话”。

“好的。大总统！”

在等待接电话的过程中，萧震雷又重新点燃上一直香烟，刚刚吸了几口电话就接通了。电话中传来蒋百里的声音：“我是蒋方震！”

萧震雷问道：“百里兄，上次你们总裁与英*方谈的那批枪械弹药的谈判谈得如何了？”

蒋百里在电话中说道：“在价格上，他们表示没问题，不过对于我们要求使用华元支付表示不理解，他们说如果我们一定要求他们用华元支付的话，这笔款子必须要等到明年才能支付给我们。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商谈之中”。

萧震雷闻言皱起了眉头，他问道：“你们没有向他们提议允许让华元在英镑区只有流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筹集到足够的华元”。

蒋百里道：“我方的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中提了这个‘建议’，但是英*方代表显然意识到了不妥。当时他们建议暂停了谈判，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就拒绝了这以提议，并且要求我们延长支付期限！”

萧震雷听了之后没有说话，脑子里在思索着，手指不停地在桌子上有节奏的敲着，直到蒋百里在电话那头等了许久听不到他说话，才出声提醒：“大总统？”

萧震雷回过神来冷笑道：“英国人还真以为现在他们还是世界老大？都被德国人打得找不着北了，还在想要竭力保持着世界老大的尊严和脸面，他们想要得到我们的枪械弹药，却又不想付出一些代价，行了，今天下午我要与英国公使进行面谈，这件事情我来解决，你们那边暂停与英*方代表接触，先让他们凉快凉快，这帮可恶的所谓绅士，别惯着他们那一身臭脾气！”

“那好吧！”

中午，萧震雷上午的工作都忙完了，按照他自己的安排，下午下班之前要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谈，是朱尔典通过外交部门想要见他，朱尔典此次与他面谈的目的是什么，他暂时不得而知，不过他今天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必须迫使英国人答应允许华元在英镑区自由流通，迫使英国允许华元与英镑进行自由兑换。

所谓英镑区，就是有英国势力的地方都是属于英镑区，这个时期的英镑几乎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如果英国人能够允许华元在英镑区自由流通，那么华元距离成为世界货币也不是很遥远了。

而自从华元问世以来，它因为不是以黄金储备量作为准备金，也不与黄金挂钩，因此虽然在国内拥有良好的信誉。民众们都很买账，但是在国际上只有美国这个盟友承认它的价值，允许它与美元进行自由汇率进行兑换，而在其他国家还不是太承认它在国家上的购买力。

这件事情是华元问世以来，萧震雷极为关心的问题。如果华元不能在国际上进行自由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那么对华国的出口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对华国在国际上的贸易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华国出口商品到其他国家，换来很多国家的货币，但是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却只能支付白银和黄金。华元在其他国家没有购买力，另外其他国家出口商品到华国，也只收白银和黄金，他们不要华元，这让萧震雷极为气恼。

很明显。随着战争的持续时间延长，参战国的货币购买力会越来越下降，如果华国继续收其他参战国的货币，华国将会越来越吃亏，原本一英镑可以购买一袋面粉，因为货币贬值的因素，到现在以英镑却只能买到三分之二袋面粉了，而华国手上又握有大量的英镑。这不是吃亏是什么？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想办法将这些损失转嫁出去！

下午两点，开往幕僚团例会之后，萧震雷挤出一点时间。打电话将国家银行行长陈晖祖和内阁总理宋世杰叫了过来，与宋世杰见面是事先安排好的工作。

下午两点四十分，宋世杰和陈晖祖两人一起来到了萧震雷的办公室，三人就坐后，萧震雷问道："光浦，今天华元与英镑的汇率是多少？"

陈晖祖道："4.93：1"

萧震雷皱眉道："英镑贬值得越来越厉害了。这都是由于协约国在战场上的到处呈现溃败的颓势造成的，法国法郎成了一张张废纸。用来擦屁股都感觉膈应，现在我们手里却握着大量的英镑和其他一些中立国的货币。美元倒是没关系，美元非但没有贬值，反而升值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要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世杰，今天叫你来，主要是商量一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只会越来越吃亏，英镑贬值的后果就会让我们这些手中有英镑的国家来买单，给英国人买单？老子还那么傻，光浦，你们俩有没有好办法？"

宋世杰道："经济方面的事情，光浦是行家，光浦，你说说你的意见"。

陈晖祖思索了几分钟之后眼睛一亮，连忙道："大总统、总理，现在各国货币制度基本上都是金本位，也就是本国货币与若干重量的黄金等值，在每个国家的银行可以用纸币自由兑换等值的黄金，例如英国铸币条例规定一盎司黄金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我们现在可以趁着各国还没有颁布禁止黄金自由流通的规定，将手上所有其他国家的纸币全部去相应的国家兑换黄金，又或者用英镑去那些英镑在当地还没有贬值的地区购买原材料，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英镑的购买力就没有怎么贬值，我也暂时还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估计应该是加拿大和澳洲的市场反应慢了一些，如果我们不想吃亏的话，现在就必须马上行动，将手上其他国家的所有纸币全部换黄金回来，等换完之后，政府方面要马上下令，再出口商品到国外，只用黄金结算，其他纸币一概不收！"

萧震雷看向宋世杰，问道："老宋，你怎么看？"

宋世杰点头道："光浦说得不过，必须抓紧时间立即行动，否则的

话，我们很可能为英国人的英镑贬值买单！”

萧震雷当场拍板：“那好，就这么办！光浦，马上派人携带纸币出国，把所有的纸币都换回来黄金，等换完之后，内阁政府这边立即宣布此后战争期间不再收其他国家的纸币，其他国家从我国购买商品，一律用黄金结算！”

“明白！”(未完待续)

第462章发飙

下午四点半，这一天的工作安排已经全部完成了，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萧震雷拿起电话问道：“小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了吗？”

“是的，大总统，与朱尔典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莫理循，这个人也想拜访您，您要见他吗？”小高在电话中说道。

“莫理循？”萧震雷听了这个名字后想起来了，这个叫莫里循的人是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曾在辛亥革命后受雇于袁世凯成为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此人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从1897年开始，他受聘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当时华国正处于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华国的莫理循”。

自从他当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之后，在京城有一条街道还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叫“莫里循大街”，莫里循是外国人在华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人政治顾问，此后，袁世凯的外国政治顾问又加入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法国人白里索等人。

萧震雷思索了一下问道：“这个莫里循现在在干什么？袁世凯倒了之后，他就继续当他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大总统，他没有担任记者了，您想一个曾经给一国总统担任过政治顾问的人还会回去继续当记者吗？”

萧震雷沉吟片刻说道：“你先让朱尔典进来，等我跟朱尔典谈完了再让他进来吧！”

“这??????大总统。时间上够吗？这会耽误您的下班时间！”

“我尽量将与朱尔典的面谈缩短时间，就这样吧！”

“好的，大总统！”

没过两分钟，朱尔典就在小高的带领下来到了外宾接待厅，尽管天气还很炎热。但是在这种正式外交场合，朱尔典还是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燕尾服，头戴高筒礼帽，萧震雷已经在这里等着了，见他走过来便同他握手：“欢迎您，朱尔典先生！”

朱尔典摘下帽子微微鞠躬同萧震雷握着手说道：“大总统阁下。冒昧打扰您，真是很抱歉，希望您理解我迫切想见到您的心情！”

“我理解！”萧震雷说着将伸向旁边的沙发：“请坐！”

“谢谢大总统阁下！”

两人坐下后，工作人员便送来了两杯茶，朱尔典靠在沙发背上。双腿并排，双手放在副手上，显得很有修养。

萧震雷请朱尔典喝茶，朱尔典表示感觉，两人各自喝了几口茶之后，萧震雷问道：“朱尔典先生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情呢？”

朱尔典放下茶杯说道：“大总统阁下，据我所知贵*队已经拿下了金州和大连，现在正在猛攻旅顺口。我相信在贵*队的猛烈进攻下，旅顺口很快就会被贵国收回，那么大总统阁下。现在欧洲正处于德国人的肆虐之

中，我受我国政府、法国流亡伦敦政府的委托，向大总统阁下表达我们协约国方面的意愿，希望贵国能够出兵欧洲，参加对德国的战争，同时。贵国在中俄的远东边境部署了几十万军队，协约国方面希望贵国能够向在沙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发起进攻！”

萧震雷闻言笑道：“原来公使先生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公使先生，我本人和我国政府并不排斥派兵去欧洲参加对德作战的建议。但是您也知道，我国直到现在仍然有大片的土地被日本侵略者无耻地占据着，比如旅顺口、琉球群岛和湾岛以及附属岛屿，还有朝鲜半岛等等，而沙俄方面也占据着我国很多的土地，不把这些土地收回来，我国如何能够派兵前去欧洲参加对德作战呢？还请公使阁下转告协约国高层，待我国收回这些土地必然会派兵赶赴欧洲对德参战的”。

对于派兵去欧洲参战，这是萧震雷早就考虑好了的，因为想要让国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能够左右某些地区政治局势，就必须要派军队走出国门，让军队对欧洲形成威慑力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否则欧美国家永远只会认为华国是落后和野愚昧无知的，自古以来，在国际政治上，拳头硬才是硬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人们都认为武力强大就是文明先进的象征。就好比宋朝，再有钱又怎样？经济再发达又怎么样？军事力量不行，一切都是白搭，辽国、金国、蒙古想吃这块肥肉，就咬一口，到最后，直接把养猪场给占了。

朱尔典也知道这两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华国本身就还有大量土地被日本占据，不收回这些土地，民众肯定不会允许政府向欧洲出兵，看来这两件事情还要再等一等。

朱尔典只好退而求其次，说道：“好吧，大总统阁下，我预祝贵国尽早收回这些土地，对于沙俄方面占据的贵国的土地，我想我们英法等国可以从中斡旋一二，说服沙俄方面将以前占据的贵国的那些土地归还，但关于这点，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做到，只能尽力而为！”

萧震雷点点头道：“那些多谢公使先生和贵国政府了，如果协约国方面能够促成沙俄方面归还我们的土地，我国将对公使阁下有重谢！”

朱尔典喝了几口茶之后又道：“大总统阁下，今天我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那批武器弹药的事情，一百万支李?恩菲尔德以及那些弹药的谈判问题，由于我国在法国战场上损失惨重，大批军队和武器都落在了德国人手里，而国内的兵工厂又来不及制造，因此造成了现在我国急缺武器弹药，所以对这片武器迫切的需要，我希望大总统能够看在大家是盟友的份上，尽快与我们完成交易”。

萧震雷装作诧异道：“公使先生，据我所知，贵*方在谈判中好像对这批武器的加强并未表示异议，相信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并完成交易啊！”

朱尔典闻言皱起眉头，为难道：“大总统，事情的确如您所说的没错，开始贵*方要求我方使用华元支付，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您也知道我国并未储备足够的华元，所以??????”。

萧震雷闻言不悦道：“公使先生，这就是你们英国人不对了，据我所

知，因为协约*队在战场上的接连失利造成了协约国一些国家的货币严重贬值，而且这种贬值的速度还在加快当中，请你们英国人不要以为我们不懂经济好吗？如果我们同意你们继续可以用英镑支付的话，那我国岂不是要为英镑贬值买单吗？请你不要把所有人都当做傻子好吗？”

朱尔典被萧震雷说得脸色瞬间涨得通红，这小算盘被拆穿之后的正常反应，他极力辩解道：“大总统阁下，请原谅，我国政府无意冒犯贵国，您也知道这种事情不是我国政府单方面可以制止的，货币贬值是因为战争引起的，而战争是德国人开启的，我国也是受害者啊！”

萧震雷闻言脸色变得难看，他忍着怒气道：“公使先生，你们协约国和同盟国发生战争造成了通货膨胀，造成了货币贬值，难道要让我们这些国家为你们双方买单不成？我们不会这么大方，也不会任由你们这批盘剥，如果你们协约国还想继续与我国保持盟友关系，就必须允许华元在英镑区自由流通，允许华元与英镑以及英镑区的其他货币可以进行自由汇率的兑汇，至于汇率是多少，一切由市场来决定！”

萧震雷越说越生气，敲着茶几又道：“公使阁下，我严重怀疑你们协约国方面与我国结盟的诚意和用心，不要以为现在的华国还是以前的清国，我们不会再任由任何国家对我们进行盘剥，要么你们允许华元在英镑区自由流通，与英镑和其他国际的货币进行自由汇率的兑汇，要么这片生意告吹了，以后你们协约国方面再也别想从我国购买到任何商品、武器弹药、装备和原材料，既然你们不承认华元的购买力，那我们也完全不承认英镑！”

萧震雷气呼呼的，喝了一口茶之后又道：“别以为我国只能与协约国结盟，以我国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与同盟国之间和谈，日本人现在肯定是求之不得，只要日本人答应归还抢走的我国土地，我国完全可以与日本握手言和，哼，没有了我国的牵制，你以为沙俄可以挡得住日本人的进攻吗？沙俄两面被夹击，你以为沙俄可以顶多久？把老子惹急了，我国再加入同盟国，联合日本以最快的速度打垮沙俄，逼迫沙俄投降，然后华德日奥俄连成一线，你们协约国还有什么希望？以为英吉利海峡就可以确保英国本土的安全吗？现在已经不完全是海军的天下了！”

朱尔典一看萧震雷发飙了，连忙赔笑道：“大总统，别这样，别这样，什么事情搞都可以谈嘛！”(未完待续)

第463章强硬

“谈？谈什么谈？”萧震雷发飙道：“你们英国人一点诚意都没有，只想着占我们的便宜，老子又不傻，凭什么让你们占便宜？我告诉你，朱尔典，现在的英国已经不是世界老大了，德国人把你们英国的裙子都给扒了，你们还想着用世界老大的威严迫使我国屈服，让你们白白占便宜？做梦！华元必须要在英镑区自由流通，必须要允许华元与英镑的汇率由市场自由浮动，不行也得行，否则，你们自己去玩，我华国不陪你们玩了，明白吗？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的话一字不漏地向你们英国国王、首相和外交大臣报告，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必须要妥协”。 :: :: 点 :: 小 :: 说，

法国已经被德国打得亡国了，法国的工厂、船厂等等所有的工业都落到了德国人都手里，在制造业上，德国已经超过了英国，可以说协约国方面完全是在靠英国一国支撑。

朱尔典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变幻了好久才说道：“好吧，大总统阁下，我会向我国国王、首相和外交大臣汇报此事的，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时间！另外，我这次来见您，还有一件事情与您交涉，我国政府希望可以购买到贵国的飞机制造技术，现在德国陆军太过强大，我们只有海军方面还占据着上风，在欧洲，飞机还不能完全用于作战，至少在航速和航程上对作战起到的帮助不大，而且在飞机上安装武器的技术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贵国却在这些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我国希望可以引进贵国的飞机制造技术！”

萧震雷闻言脑子里高速运转起来。飞机最主要的就是发动机和机体材料的研究技术，再就是飞机机型设计。这个时期。欧洲的飞机航速只有一百二三十公里每小时，这个飞行速度太慢了。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在致力于研究飞机技术，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到了一战末期的时候，欧洲的飞机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公里左右，而这种飞行速度只相当于华国第一代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即便是华国不卖飞机制造技术，欧洲也会因为战争的原因发展起来。

萧震雷想了想，与其让英国人和德国人自己研究出来。还不如现在将一批已经淘汰的第一代战斗机卖给他们，而且机枪射击协调器很快就会被德国人发明出来，如果到那个时候再卖，英德肯定都不稀罕了，现在卖可以卖出一大笔钱。

技术不能卖，但可以卖飞机，现在能够用于在天空作战的战斗机是德国和英国都想得到的，如果不是因为华国已经与协约国结盟了，德国人早就找上门来要求购买战斗机了。而且德国人和英国人在私底下可没有少派间谍过来窃取机密技术资料，只不过由于华国反谍报部门太过厉害，英德两股的情报人员都没有得手。

想清楚这一点之后，萧震雷摇头说道：“公使阁下。飞机制造技术目前是我国最高核心科技，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不会卖的！”

朱尔典却没想到萧震雷给出的答复居然如此的干脆，在来之前他就得到伦敦方面的指令。要想办法让华国方面向英国方面出售飞机制造技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向华国方面提出购买一批战斗机，价钱方面可以进行商量。只要华国方面肯卖，英国就算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可以的。

朱尔典有些不死心，他追问道：“大总统阁下，真的不行吗？有什么条件您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商量商量，您也知道，现在我们协约国方面和贵国是盟友，如果我们战败，同盟国下一个就会来对付贵国了！”

萧震雷心里想着，第一代战斗机技术可以卖，但不能卖给英国人，以英国人的制造能力，很快就会造出成千上万架战斗机，要卖也要卖给德国人，让德国人造出大量的战斗机去打英国人，把英国人往死里整，以后如果美国参战了，也可以借德国人的收削弱美国的实力。德国人越强大，对英美国家的削弱就越严重，这是萧震雷希望看到的，他不希望协约国胜利得那么容易，不希望美国人可以置身事外，要让德国人把战火烧到美国身上。

对于朱尔典的话，萧震雷直接摇头表示：“对不起，公使先生，飞机制造技术不能卖，这个不能谈，在其他科技领域，相比贵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而言，我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国只有在飞机制造领域的技术领先世界，我们不希望再次被奴役和侵略！”

其实以这个时期的飞机制造技术来说，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因为再过一两年，英德等国的飞机制造技术就可以达到现在华国第一代战斗机的水平，如果这个时候将战斗机卖给英国人，英国用自己本身就很雄厚的技术实力来研究华国的第一代战斗机，相信在半年内就可以攻克一些技术难关，从而掌握第一代战斗机制造技术。

半年的时间，对于德国来说足够了，萧震雷准备立即启动计划，派情报人员秘密与德国方面接触，将第一代战斗机的相关制造技术资料以高价卖给德国，德国现在本身的飞机制造技术就很不错，如果有了详细的第一代战斗机的制造技术资料，相信马上就可以进行投入生产，在半年时间内生产出足够让英国人恐惧的空中力量。

将飞机制造技术卖给德国以后，可能会在以后的对德战斗中给己方军队带来一些麻烦，但是这些麻烦相当于借德国的手来削弱英法美等国的实力来说算不上什么，如果协约国方面很轻松地就打败了德国，那么战后这些国家还有很强的实力，他们肯定还会把目标对准备华国，还想继续对华国实施殖民政策，想要继续干涉华国的内政，这是萧震雷绝对不允许的。

朱尔典见萧震雷态度坚定，只能退而求其次，连忙道：“既然贵国不能出售技术，那么是否可以卖一批战斗机给我国呢？这一点还请大总统阁下无论如何答应，没有先进的飞机，我们就无法在空中对德国进行压制，价钱方面绝对不会让贵国吃亏！”

吃亏？你让我吃亏，我也不会卖给你啊！萧震雷心里嘀咕了一句，思索片刻道：“卖给贵国一批战斗机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是有条件的，价钱方面交给我国外交部门和军方联合与贵国进行商谈，我在这里提出我两点要求，允许我国华元在英镑区自由流通，允许华元与英镑进行自由浮动汇率兑换。第二，贵国采购的飞机数量必须在三百架以上！”

朱尔典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在来之前已经想到过萧

震雷说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条件需要国内的答复，现在他无法做主，而第二个条件，他认为这是必然的，华国方面总不可能只卖一架战斗机给英国，既然这笔买卖提到了桌面上，华国方面也打算卖战斗机，就必然要在这笔生意中大赚一笔，而英国想要得到华国战机并且从中破解制造技术，就必须要忍着疼痛挨上一刀。

朱尔典权衡片刻道：“大总统阁下，您的第一个条件与之前的军火买卖是同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我做不了主，不过我相信我将您的条件报告到国内之后，伦敦方面肯定会很快有答复的，您的第二个条件，数目有点太多了，能不能少点？”

想少？萧震雷暗中撇了撇嘴，他刚才还想卖一千架呢，但他也知道英国人肯定不会自愿但这么大一个冤大头，卖给三百架的话，估计他们勉强可以接受，而现在华国国内的第一代战斗机恰好有三百架左右，留下几架做训练机和纪念机，其他的都可以卖掉，反正这第一代战斗机相当于华国现在的第三代战斗机而言已经过时了，飞行员们进行训练的战斗机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一代留在机库内还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保养和维护，拆掉又可惜了，实在不划算，因此全部卖掉是最好的办法。

萧震雷摇头道：“不能再少了，如果贵国一家无法吞下这些飞机的话，可以拉着法国流亡政府或者其他协约国一起买下，至于你们怎么分配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三百架飞机，朱尔典有这个权限拍板，再说了，如果这些飞机被运回伦敦的话，只要完成组装就可以立即进行战斗，在空中对德国人进行压制，英国人已经被德国人的飞艇轰炸得非常烦恼了。

朱尔典在心里斟酌了好几分钟才下定决心，他说道：“好吧，那么价钱方面呢？贵国需要多长时间完成交易呢？”

萧震雷耸耸肩说道：“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方面由我国外交部门和军方联合与贵国进行谈判和协商，具体的细节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进行过问！”

朱尔典也耸耸肩，摊开双手道：“那好吧，不过我希望尽快展开谈判！”

“那也要等到贵国答应我提出的条件再说！”

第464章莫理循

送走了朱尔典之后，萧震雷抬头了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10分，距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见小高送走朱尔典回来便问道：“那个什么莫里循走了吗？”

小高道：“还没有，大总统，他坚持要见您一面！”

萧震雷掏出一只烟点上，吸了几口后说道：“那就带他来见我，我倒想听听这个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英国记者想对我说什么”。》，

“是，大总统！”

萧震雷对莫里循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在此人当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期间，在京城的地位急剧上升，凡是从外地前来京城的外国人，在坐黄包车和马车的时候，车夫问都不问就直接把那些洋人拉到莫公馆，因为车夫以为所有的洋人来客都是来拜访莫理循的。可见当时莫里循在京城的影响力有多大。

不久萧震雷在外宾接待厅见到了莫里循，莫里循穿得很正式，看得出来，他在来之前，身上的服饰、发型、甚至皮鞋都是经过精细打理的。

当莫里循在小高的引领下走过来时，他一直从远到近这一过程中打量着萧震雷，观察萧震雷的一一举一动，而萧震雷背着手臂在接待厅里走来走去，神情似乎是沉浸在思考当中，这副形象一瞬间就征服了莫里循，莫里循来华国已经十几年了，也袁世凯也做过一年多的政治顾问，他在华国从来没有在任何政治人物身上看到过这副思考的表情，这是如此的专注。他在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吗？也许此时的萧震雷正在思考着又一件重大的政治决策。

“大总统阁下。见到您很高兴！”莫里循来到萧震雷面前手按在腹部微微弯腰鞠躬道。

萧震雷仿佛被这个声音惊醒了，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打量了一下莫里循。伸出手温和的问道：“莫里循先生？”

“是的，大总统阁下！”莫里循连忙答应，同萧震雷握手后又道：“希望我的到来没有打扰到您”。

萧震雷笑道：“没有，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很早以前就听说过莫里循先生，你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人政治顾问，我也很希望同您谈谈！”

“非常荣幸，大总统阁下！”莫里循显得很有礼貌。

萧震雷伸手指向前面的沙发座椅，两人便一起走过去。萧震雷一边走一边问道：“莫里循先生是喝茶还是喝咖啡？”

莫里循道：“喝茶吧，我好想已经习惯了！”

萧震雷对小高打了一个手势，小高便退了出去准备茶水了，他从旁边茶几上拿出一个雪茄盒子打开递过去：“抽烟！”

“噢，谢谢！”莫里循实在受宠若惊，他一直在打量萧震雷，发现萧震雷没有丝毫对他拉拢或者讨好的意思，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不像是一个大总统对待一个已经没有职业和身份的外国人的样子。而像两个年龄相仿

和身份平等的人如平常聊天一样。

两人都点燃了雪茄，不一会工夫，小高就端着两杯茶走过来了，放下茶之后又退了出去。整个接待厅里就剩下萧震雷和莫里循两人。

喝了几口茶之后，萧震雷将雪茄放在嘴里抽了几口，问道："莫里循先生。您今天来见我是有什么事情？"

莫里循放下茶杯道："大总统阁下，我准备回国了。临走之前就想来看看您，跟您聊聊。想知道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个已经腐朽到骨子里的国家从深渊泥潭里拉回来，并且让它重新焕发蓬勃向上的生机，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个奇迹就发生在我的面前，我亲眼看着您一手缔造了这个政权，让这里那些原本极度自卑、怯弱、愚昧的人们改头换面，变得自信、热情、开放，我曾经很长时间里认为我一直生活在梦境里，但这却是事实！"

"我一度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带领这个国家走出泥潭的人，把他看做是华国的未来，我曾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袁世凯的智慧。在当任他的政治顾问那段时间里，我极力辅助袁世凯，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呐喊助威，甚至我还回国在各种媒体报纸上为他鼓吹，让伦敦的政客们支持他，希望他能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权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讽刺的是，我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从封建泥堆里爬出来的袁世凯变得干净，变得学会民主。我对新生的共和，对民主，对袁世凯，乃至对当时的整个华国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这就注定我在华国只能以悲剧作为收场！"

"大总统阁下，今天见到您，我才知道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您才是这个国度的希望，尽管这些有故意奉承之嫌，但我再也没有其他合适的语言来形容您，您用您的智慧和能力挽救了这个国家，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希望，我希望我这个曾经生活了多年的第二故乡变得民主而强大，尽管您的政府不是那么民主，不过在现阶段的情况下，也许这种政体是最合适这个国家的！"

萧震雷听了之后笑了笑，问道："莫里循先生，你知道你在我眼中是怎么样的吗？"

莫里循连忙坐直身体正色道："愿闻其详！"

萧震雷抽了一口雪茄道："在某些事件中，你作为一个记者是很公正的，就比如在义和团事件中，你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记者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华国人的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华国的舆论迷雾，在这一点上，你做到了一个记者该做的，这十分符合您的身份"。

"另外，你在当任袁世凯政治顾问期间，极力地为他塑造正面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你竟然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你在伦敦游说期间还赞美华国当时的投资环境，认为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可当时华国的事实与你的描述、演说相距甚远。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在英国媒体上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呢？为什么要把当时混

乱的华国描绘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为你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华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华国的未来’。你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华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

“但是，你的内心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你作为一个英国帝国主义殖民者，在很多事情上你会本能地站在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当时北洋当局政府雇员，你努力想帮助北洋当局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你有时候很痛苦，如果你全心全意为北洋政府为袁世凯服务，那与你来华国的目的不符，你们是来殖民、是来华国夺取利益的，而不是帮助华国摆脱英国控制的。如果你只为英国的利益考虑，而你又受雇于袁世凯，这就等于你拿了雇主的钱，却反而做出损害雇主利益的事情，这与你的职业道德相违背，因此你非常地痛苦、内心极为矛盾，莫里循先生，我说得对吗？”

莫里循听完这番话之后眼睛你放光，激动地说道：“是的，大总统阁下，事实上就是这样，您是唯一一个了解我真实内心想法的人，噢，感谢上帝，用华国的话说，这叫知己，是的，大总统阁下，您是我的知己！”

萧震雷笑了笑，抽了一口烟说道：“我很荣幸！”

莫里循喝了一口茶之后又道：“大总统阁下，我认为华国现在应该趁着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条件成熟或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派兵进入欧洲参战，只有这样，华国才能在未来的国际上大幅度提升影响力，并且取得更多的利益”。

两人又就欧洲战事谈了半个小时，眼看着快要到六点了，莫里循才结束话题说道：“大总统阁下，我马上就要回国了，在京城我有一个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华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这些文献我带不走，我也不能带走，因为它是属于华国的，是亚洲的，如果贵国政府有意，我可以把它卖给贵国政府，价钱上好商量”。

萧震雷连忙道：“当然，我会派人与您接洽。另外我建议您暂时不要回国，谁也无法保证德国会不会打上英国本土，我认为你留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如果你需要一份工作的话，我可以推荐给您一份工作！”

“噢，是吗？那真是太谢谢了！”

第465章准备湾岛之战

9月4日上午，萧震雷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琉球群岛、收复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事宜。

会议开始后，萧震雷说道：“诸位，辽东半岛大部分已经被我军收复，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旅顺口还在日本人手里，收复它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要商讨一下收复琉球群岛、收复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事宜，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我国的领土，其中琉球群岛以前的琉球王国是我国的藩属国，日本人控制了琉球王国的内政之后，为了消除我国和琉球之间的宗藩关系，强行令琉球王国停止向清廷朝贡，随后在琉球设置司法机构，将琉球王国置于其统治之下，再之后，日本兼并琉球，废除琉球藩，编入鹿儿岛县，同年，以琉球之地设置冲绳县，判决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琉球王国便覆亡了，这才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日本人是抹不掉这段历史的！”

“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更不用说了，在甲午战争之后，无能的清廷将它们割让给了日本，现在我们要把它们收复回来，以前它们是被日本人以武力夺走的，现在我们也要用武力把它们拿回来，它们是属于华国的，就永远属于华国，谁也拿不走！对于收复这些地方，诸位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萧震雷说完之后看着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其中蔡锷道：“大总统，我有一件事情很不明白，在我们消灭了日本海军舰队之后。完全有能力直接登录日本本土，打得日本人投降。完全没有必要先收复辽东，再收复琉球、湾岛、朝鲜等这些地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军事委员会几个主要成员中还有人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萧震雷笑道：“其实这个原因在以前的会议中我已经或明或暗地提到过，主要是政治原因，为了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现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被日本人占据着，如果我们现在直接进攻日本本土，以我们的军队战斗力和军事装备，日本人抵挡不不了多久，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将接管日本人占领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我们和沙俄现在算是盟友，如果沙俄要求我们撤军，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地区还给沙俄呢？实际上这些土地很久以前都是我国的，只不过是被沙俄以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夺走，但是我们如果不撤军，那么势必现在就要与沙俄方面起冲突，这对于联合对抗同盟国的大局是十分不利的，所以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都被我军驻防了，即便是日本人出现什么问题，沙俄方面也是鞭长莫及，我们可以慢慢来。直到沙俄内部出现问题，时机成熟之后就是我们彻底收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时候，那时候再打得日本人投降不迟”。

“还有另外一个政治原因。诸位都知道不管是辽东半岛，还是琉球、湾岛机器附属岛屿都是从近代被日本人用武力抢去的。这近一百年来，列强不断地用武力打击我们、用经济拖垮我们、用文化侵蚀我们。让我们的国民在这段时间里逐渐地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丧失了民族自豪感、甚至丧

失了血性，现在我们治理国家，不仅要收回被列强夺走的一切，同时也要帮助国民恢复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刺激国民们的血性，如果不这样，即便靠我们这一代人勉强争取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那我们的下一代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们要怎么失去的，就要怎么拿回来，唯有如此，才能一步步帮助国民建立新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让每一个人都以身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为荣，让每一个人都为了这个国家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诸位是军人，军人不能过问政治，但是不能不懂政治，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军事会议，商讨收服琉球、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事宜，也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蔡国栋说道：“我们总后勤部门没有问题，全力配合，以我国现在的武器装备、弹药、军事战略物资的储备，可以支持海陆空三军一百万人作战一年的时间，如果战事拖延的话，后勤供应上就会出现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业建设的时间太短、基础薄弱、人才储备和技术工人太少的原因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无法与欧美列强相比的！”

萧震雷点头道：“国栋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以我国现在的情况，打不起大规模战役，打不起太持久的战争，不过收复国土的战争、打得日本人投降的战争，这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能力的，短时间之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之后就是派兵去欧洲参战的事情，如果去欧洲参战，那么在弹药方面，我们可以让协约国方面来负责，让他们的工厂为我们生产弹药，包括各种子弹、手榴弹、炮弹等等，我们只负责出人出枪，如此一来，我们在后勤上的压力就会大幅度减轻！”

蔡国栋点点头，又道：“如果要收服琉球、湾岛及其附属岛屿，那么就必然要进行渡海登陆作战，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经验，只有第二军第6师有登陆大连湾的经验，不过他们现在正在参加进攻旅顺口的战役，即便是等战事结束之后将他们调到南方，也耗时很久，部队也会很疲劳。所以我建议，从现在就开始要确定参加收复琉球、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登陆作战的具体部队番号，并立即命令他们南下完成集结之后进行相关方面的一些训练，我们后勤方面在得到具体参战兵力和部队番号之后也好做相关的准备！”

众人听了蔡国栋的话都点了点头，萧震雷也说道：“是啊，的确要早做准备，相关方面的训练也要做一些，例如北方人很多有晕船的问题，人在陆地上一个个生龙活虎，可到了船上就成了怂货了，一个个吐得成了病秧子，还怎么登陆作战？另外，士兵们还要进行登陆作战的训练，不能登陆艇一到岸就一窝蜂的跳下船往岸上冲，要有章法，这个事情要特别注意，该有的训练一项不能少”。

“另外，战前训练官由谁来当任？收复之战的指挥官由谁来当任？诸位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萧震雷的话音刚落下，蔡国栋就站起来道：“大总统、诸位，我毛遂自荐当任收复之战的指挥官，往大总统和诸位准允！”

蔡锷说道：“国栋当任指挥官？是不是太有点杀猪用牛刀了？大炮打蚊子啊，我们又不是没有能打仗的将军了，用得着国栋出马吗？”

蔡国泰摇头笑道："其实诸位也都知道，我们之中，包括下面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有过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一个都没有，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这个，也算是有点心得吧，想将自己的研究出来的战略战术用于实践检验一番，这里除了汉龙之外，其他都比我年纪大，作战经验也比我丰富，我即便不幸败了，不是也还有诸位救场嘛"。

众人听蔡国栋这么说，都知道他这是在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毕竟就如同他所说，下面那些高级将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这次渡海作战可不比登陆大连湾，情况大不相同，这没法比。旅顺口是已经被围困死了，而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则不然，日军有充足的时间和兵力在各个可以登陆的海岸线部署海滩防御阵地，到时候在登陆时遭遇到的抵抗可不是如大连湾那样日军的防御不堪一击。

萧震雷看了看其他人，问道："国栋自告奋勇要当这个收复之战的指挥官，诸位以为如何？"

徐绍桢说道："说起来，国栋在新式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比我们这些老家伙都要强，我们毕竟是从前清过来的人，熟悉的都是旧式军队的战术战法，对武器的熟悉也都只是熟悉以前的那些武器，而现在国防军的武器完全大变样，我都辨认不全，有不少武器，我都不知道它的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如果我做指挥官，我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国栋不同，现在部队的大部分训练计划，很多新式武器装备，他都很熟悉，不少还是全程监制，再说，他不是正好在研究抢滩登陆作战的战略战术吗，正好可以实战检验一番，如果他都不行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就更加不幸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役，交给下面的将军们又不太放心，我同意由他出任指挥官！"

"我也同意！"蔡锷说道。

萨镇冰和马汉龙说道："我们也同意！"

萧震雷说道："好，既然诸位都同意了，那就由蔡国栋当任收复之战的最高指挥官，海军方面要对登陆的陆军部队进行护航，在必要的时候给登陆陆军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在抢滩登陆的时候，可能需要空军方面的配合轰炸，摧毁日军防线上的重兵防御线。另外，关战前训练官的事情，就从战略战术研究部门找一个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将军当任！"

第466章雪狼抵达

辽东半岛，金州机场。

一家大型运输机缓缓在简易的机场降落，热浪铺面而来，大量的会场向四周卷去，待灰尘消散，热浪消失过后，运输机在跑道上停了下来，很快运输机后舱门打开，一个个穿着迷彩作战服、全副武装并且带着墨镜的雪狼部队士兵们在韩征的率领下从运输机上走下来。

此时一个少校带着一些普通士兵和一些吉普车、军车已经等在这里了，但韩征和手下雪狼部队的士兵们从运输机下来后，韩征与少校两人同时向对方敬礼后问道：“刘少校？”

刘少校放下手说道：“是的，你是韩征少校吧？我是第二军参谋部作战参谋，军部任命由我来负责接待你们，而且在以后的行动中，也由我全权负责协调你与第二军，如果你有任何要求可以跟我提，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快的效率办到你的要求！”

韩征抬手看了看手腕上黑色的腕表，说道：“时间不早了，麻烦刘少校派人上飞机把我们的装备都搬到卡车上，我们这就前往作战前线吧！”

“好的！”刘少校答应一声，向身后一挥手，那些普通士兵便排成两列跑步上了飞机，很快一箱箱装备和弹药都从飞机上搬下来。

装备和弹药很快搬上了开车，由这些普通的士兵押送，而雪狼部队的成员全部都坐上了四辆吉普车，刘少校跟韩征坐在一辆军用吉普车内，在车上韩征问道：“刘少校。我们的驻地、两百名精锐战士组成的尖刀连都集结待命了吗？默契度配合训练有没有进行？”

刘少校连忙道：“你们的驻地和尖刀连都已经准备好了，根据你们的要求。你们都驻地安排在我们的前线营地之内，我已经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套我们士兵的作训服和钢盔。如果你们换上，我相信别人看不出你们与我们的士兵有什么区别，另外默契度配合训练这个我没有接到命令啊！”

韩征点点头道：“哦，这个是我临时想起来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了之后肯定要对敌军防守的203高地内部结构进行侦查，这可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会安排人对他们进行默契度的配合训练！”

“那就好！”刘少校松了一口气，说道：“韩少校还有什么要求吗？”

韩征想了想说道：“对了。你能不能找人把你们知道的203高地内部的情况用图纸画出来？图纸不需要太大，但是要清晰，对于不清楚的地方就不要画出来，能够确定的地方就明确的画出来，我们侦查人员在侦查的身后要进行对照和矫正。还有，那两百名尖刀连的士兵武器装备要按照我的要求来配备，每七个士兵当中要有一人持轻机枪，配备的弹药要比一般战时配备的多两倍，手雷也是一样。另外日军在堡垒上有机枪，我们可以占据之后为己用，但是他们的弹药肯定不够用，而且弹药的口径跟我们使用的也不一样。你要准备大量的重机枪子弹，要与日军机枪口径相同的，用在日军重机枪上要能够打得响的。每个士兵在出发前都要携带一些数量的重机枪子弹和轻机枪子弹，以防止弹药不足。我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如果有需要，我会再告诉你！”

刘少校答应：“好的。我就是这支尖刀连的连长，如果你们行动的话，由我带队配合你们”。

韩征伸出手笑道：“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刘少校握住他的手，点头：“合作愉快！”

不久车队抵达第四师前线营地，直接开进了一个大帐篷内，刘少校和韩征等所有人从车上下来，刘少校连忙招呼士兵们拿来一些普通士兵作训服，韩征让手下雪狼部队的士兵们都换上，等换上这些普通士兵的作训服之后，他们就与这里的军队士兵没什么两样了。

刘少校跟韩征打了一声招呼后就出去准备203高地的详细资料了，留下一些士兵在这里将弹药和装备从卡车上搬下来，随后韩征等人又在一个士兵的带领下来到属于他们的帐篷，韩征便和手下雪狼部队的成员们安顿下来。

“梁子、白条过来！”韩征将身上的装备放下，待两人走过来后问道：“你们需不需要休息？”

梁子和白条两人都回答：“头儿，我们都精神得很，不需要休息！”

韩征点点头道：“那好，你们俩去周边转转，把周边的情况摸一摸，特别是203高地周边的情况，注意不要被人发现了，最迟傍晚时间汇报复命！”

“明白，头儿！”

韩征一行人在营地的生活方面都与其他普通士兵无异，在吃饭的时候有刘少校派来的士兵带他们去进餐。

到了下午的时候，刘少校拿着一些资料回来了，韩征首先看了这些资料，还有一张比较模糊的203高地的内部结构示意图和一张表面平面火力点示意图，他先对这些资料和地图进行了一番研究。

到了傍晚时分，梁子和白条两人都从外面回来了，吃过晚饭之后，韩征将成员们都召集起来，拿出刘少校拿来的地图、资料与大家进行了一番研究，又听取了梁子和白条两人对周围情况的侦查报告，两人侦查到情况与那张203高地外部表面日军火力点差不多，出入不大。

研究完了之后，韩征对两人道：“梁子，白条，你们两个休息一下，凌晨两点我叫醒你们，你们两个还要摸进203高地日军坑道内部去摸清楚情况，一定要搞清楚通往山顶的通道路线，但是这必须以你们两个的安全为前提，如果实在不行就退回来，只要猜到大致的行进方向就行，没有必要搞得一清二楚，我相信他们内部肯定是没有什么陷阱的，你们两个的侦查主要以安全为前提，如果你们出了事，那么我们准备渗透进日军坑道内部的计划就没用了，日军肯定会加强防备，我们剩下的人会在这里等你们一趟，明天晚上十点之前如果你们还没有回来，那我们就会放弃这次计划，让大部队强攻，明白吗？”

“明白，头儿，混进日本人内部这种活儿，我们也不是一次两次干了，轻车路熟！”梁子答应一声。

韩征又让人拿来两套日军军服、军靴和装备，一个套是日军准尉衔军官服，另一套是日军普通士兵军服，让梁子化装成润准尉，而白条则化装

成他手下的日军士兵。

凌晨两点，两人船上日军军服，携带好日军装备之后悄悄离开了，就连军营内己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

第二天，韩征派人继续对尖刀连两百精锐士兵记性默契度配合训练，而他自己则一直呆在营地里考虑着在行动中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值得安心的是日军当兵火力与他手下和雪狼部队以及尖刀连完全不能相比，就算在山体内的坑道内遭遇，凭借雪狼部队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也可以强行冲到山顶，除非日本人在无奈之下将通道炸塌，但是仓促之前去哪里找炸药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能够冲到山顶夺取了机枪阵地和炮台，那么凭雪狼部队十四人和尖刀连两百人，是完全可以守得住一千多日军对山顶进攻的，要知道在山顶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又没有火炮能够打得那么高，而像迫击炮这种曲射炮的威力又太小，拿山顶堡垒根本就没有办法，更何况日军现在根本就没有配备迫击炮，甚至连手雷都没有，在欧洲战场，德国人倒是比协约国先使用了手雷，这也是为什么要一定要夺取山顶堡垒的原因，在日军进攻俄军防守的这个203高地时，可是真正阵亡了整整8000余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才拿下这座高地。

晚上八点干刚过去，梁子和白条两人就悄声无息的回来了，这让韩征很很高兴，他拍着两人的肩膀笑道："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小子没问题的，来还没吃饭吧，先吃点东西再说！"

"头儿，我们吃过了，不过小鬼子被堵在这山中伙食确实不怎么样，我再吃点填填肚子！"

"我也再来点！"白条也接过韩征递过来的食物说了一句吃起来。

两人很快吃完，吃完后梁子从怀里拿出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他和白条走的时候带过去的地图，不过带回来之后就不同了，他们在进入日军坑道内部一边侦查一边对原来的地图进行修正，凡是用红笔画过的地方都是有误的。

韩征立即让手下最擅长作图的代号叫花蛇的队员根据修正过的地图再重新绘制一份地图。这个工作很快就被花蛇完成了，一张全新并且准确无误的日军坑道内地图诞生了。

研究了一番之后，韩征问道："梁子，你们在侦查的过程中，日本人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或者可疑的地方？"

"没有，日本那边一切正常，根本没有料到有人能够潜入进去，那些日本兵情绪还算稳定，好像丝毫没有因为被四面围困而恐慌或者精神状态不佳！"

"这就对了！通知刘少校，明晚准备行动"。

"是！"

第467章渗透203高地

9月6日晚，天阴、无月。这给雪狼部队和尖刀连的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隐蔽作用。不过在203高地的山顶机枪阵地两上，有着两盏大功率探照灯，这两盏大功率探照灯不停地来回探照，巨大的光束在铁丝网前面地面上来回扫射。

距离离得比较远，尽管有着两盏大功率探照灯巡视，但是长距离对人的视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此时在铁丝网前面的开阔地草丛里密密麻麻藏着两百多人，这些人正快速在草丛中匍匐前进。

尽管这些人都有着超强的体力，但是在地面上匍匐前进长达近乎两公里却也让他们这些人累得够呛，十几个雪狼战士摸到铁丝网下面之后从背包里拿出大钳子，趁着探照灯的光柱转移到别处时迅速开始剪断铁丝网上的带电铁丝。

而后面的尖刀连战士在刘少校的指挥下停在原地开始略作休息，剪断铁丝上毕竟需要一些时间，要剪出一个能够让人穿过却又不会被电到的大洞，这需要一些时间。

几分钟以后，在这一长条铁丝网上接近地面都有着十几个可以供人爬行的洞，只要在超越铁丝网的时候不触碰到上面的铁丝就不会触电。

在所有雪狼队员都完成剪出一个可供人爬行的洞之后，队员们都向附近的队员打手势表示已经完成，消息汇总到韩振这里，韩征随后打了一个手势，雪狼队员们穿过铁丝洞，后面的尖刀连的队员们也结束休息。都向着这些铁丝洞爬行。

日本人挖掘的外壕距离铁丝网的距离并不远是很远，只有十几米的距离。而在这十几米距离的地下却还有着不少洞穴，这些地下洞穴里还藏着不少的日军。一旦动静过大，就会惊动这些日军，惊动了日军之后，任务的难度就会直线上升。

其实要对付这些隐藏在铁丝网与外壕之间十几米的地下的日军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用重炮或重型迫击炮对这一地带进行炮击，这些地下洞穴很快就会垮塌，这一地带毕竟不是山体，地面泥土的结实程度有限，难易挡住重炮的炮击。日本人还以为他们在这一带挖掘了地下洞穴可以很好的隐藏兵力。但实际上华军方面早就知道了日本的部署，所以还没有摧毁这一带，就是不想惊动日本人，以免打草惊蛇。

终于爬到了外壕边上，韩征对队伍中两个狙击手打了一个手势，又对其他人队员打了一个手势，随后两个狙击手便用步枪瞄准了山顶上的两盏大功率探照灯，装上了消音器的两杆狙击步枪极为准确地打灭了两盏探照灯，这让山顶机枪阵地上的日军士兵开始骂骂咧咧。以为是灯泡由于高温炸了。

没有了探照灯，黑夜中、阴沉的天空下的光线极为昏暗，雪狼队员们每人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烟雾弹，拉掉拉环之后扔进了外壕之中。而后面的尖刀连的战士们在刘少校的指挥下全部带上了防毒面具。雪狼队员们在向外壕内扔了烟雾弹之后也迅速带上防毒面具。

十几枚烟雾弹被但在一段长达百十来米的外壕内之后开始迅速冒烟，由于探照灯也熄灭了，光线实在太昏暗。加上烟雾弹释放的烟雾，外壕内开始冒起阵阵滚滚浓烟。外壕内的碉堡内许多日军士兵闻到烟雾弹中的刺激性气味开始捂着鼻子大声咳嗽，很多士兵都从碉堡内跑出来在外壕内到处乱窜。

看到外壕内的碉堡中的许多日军士兵都冲出来咳嗽。韩征将手一挥，雪狼队员们立即用手上的装了消音器的自动步枪开始开火，以极快的速度清理掉这段外壕内的日军士兵，两分钟后，雪狼队员们停止了射击，换上新弹夹之后跳下了外壕内，尖刀连的士兵在刘少校的指挥下也迅速跟上，紧跟着一个个跳进外壕内。

雪狼部队在前面开路，后面尖刀连的战士们跟着，大家钻进了一个碉堡，在碉堡内的后墙壁上打开一道门，门口是条三米高、三米宽的甬道，甬道内每个十几米头顶上便有一盏电灯，大家鱼贯而入钻进了甬道之中。

进入甬道之后，韩征让梁子和白条在前面带路，他落在后面等着刘少校，见刘少校过来边向前走边说：“烟雾弹的烟雾很快就会消散，而且山顶的日军很快就会给探照灯换上新的灯泡，如果我猜测不错，现在日本人肯定已经开始警惕了，说不定这里的日军指挥官已经下令加强戒备的命令，毕竟两盏探照灯同时熄灭，而外壕内又出现了大量的烟雾，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事情不可能这么巧合，等到外壕的烟雾消散之后，日本人发现了尸体就知道绝对出了问题，因此甬道内的戒备肯定会进一步加强，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抢时间，让你的弟兄们脚上加快点，跟上我们的速度”。

“明白！”刘少校答应一声，退到一边向后面尖刀连一个个士兵说道：“兄弟们加快速度跟上前面的兄弟，我们必须跟日本人抢时间，等到日本人发现了外面的尸体，我们就会陷入前后堵截的境地，快快快！”

队伍一直快速通过了三条甬道，转了两道弯，这一路上都很顺利，没有遇到日军士兵，其中两条有二十多米长，另外一条有五十多米长，天知道日本人在这里挖走了多少土方才将甬道挖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

队伍行走在第四条甬道时，迎面走来了一队五个日军士兵，这些日军士兵看到甬道内突然出现这么多穿着华军军服的军人，立即意识到出了问题，纷纷将步枪从背上取下来准备设计，但是走在队员最前面的梁子和白条没有给他们开枪的机会，两支带消音器的自动步枪一起开火，这五个日军士兵三秒钟之后全部倒下，梁子和白条又迅速上前检查了这五个日军士兵的尸体，发现他们都死了才起身，梁子迅速快速地跑到甬道的尽头靠着墙壁伸出脑袋观察下一条甬道内的情况，然后举起了拳头。

后面的队伍停了下来，大家都意识到前面肯定有日军拦路，否则梁子不会举起拳头示意队伍停下，梁子缩回脑袋向韩征连续打了几个手势，原来在下一条甬道的尽头有一个环形防御工事，里面有一挺重机枪，四个日军士兵防守。

看到梁子打的收拾之后，韩征的脑子飞速转动起来，他眼睛看到了躺在地上的五个日军士兵的尸体，心里马上有了主意，他向其他雪狼队员打

了几个收拾，立即有五个队员过来将身上的军服脱下，将五个日军士兵的军服换上，尽管这些日军军服上面都已经有好几个子弹孔，而且还有血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顾得这么多了，甬道内尽管有电灯，但毕竟间隔距离比较远，光线还是比价昏暗，希望那些防守的日军士兵不会注意道。

换上日军军服的五个雪狼队员很快准备好，由白条带队，他是有丰富的侦查经验，除了梁子之外，他的脑子反应比其他人都要灵活得多，因此由他带队最为合适，在韩征的示意下，白条带着四个队员排成一队向前走去，转过弯之后就看见了前面甬道尽头的环形工事，这条通道大约有六十多米长，而且甬道是斜坡，尽管坡度不是很陡，但也有十几度的样子。

随着越走越近，走在最前面的白条已经看得清前面环形防御工事内的日军的人数，而工事内的日军士兵们也显然对这支巡逻队感觉很意外，因为巡逻队刚刚过去没多久，怎么这么快就转回来了？

但白条等人走到距离环形工事大约三十米的时候，工事内的日军士兵问道："喂，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三十米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前面的白条将手伸在背后迅速打了几个手势，后面四个队员立即从队列中闪身出来，或靠墙、或半蹲、或立姿、或匍匐在地上，用已经打开了保险的自动步枪向环形工事内的日军士兵开始开火，日军士兵们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对面的一梭梭的子弹就扫过来，四个日军士兵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乱枪打死，这也只能怪这些日军士兵警惕心太低

解决之后，白条端着自动步枪快步跑向环形工事，蹲在工事外面向拐角的下一条甬道观察，这条甬道内没有发现日军士兵，他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后面甬道尽头出现了韩征等人，队伍在确定前面没有危险之后继续前进，而白条等人装成日军巡逻队排成整齐的队伍继续在前面探路。

毫无意外，甬道内很快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看来日本人已经发现外壕内的大量尸体内，日军指挥官已经判断出有华军入侵了这里，因此让人拉响了警报，警报一响，日军很可能立即启动了防御机制，说不定接下来回遭遇到很多危险。

第468章抢占山顶

果然，事情正如韩征猜测的那样，日军已经启动了新的防御机制，又穿过一条甬道之后，在接下来的这条甬道上，在前面化装成日军巡逻队的白条等五人遇到了另外一队日军巡逻队，那一队日军巡逻队看见白条等人之后，立即摆开架势端起步枪瞄准了白条等人。

“前面的，口令！”那队日军巡逻队队长端着步枪瞄准白条大喝，看那样子显然是如临大敌。

“见鬼！”白条心里暗骂一声，他脑子里飞速转动起来。

“口令，快说，否则杀**！”那日军巡逻队队长脸色狞峥，催促着大叫起来。

白条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动手显然已经迟了，对面那队日本兵已经摆开架势，随时可以开说，估计他这边还没把枪拿出来，对面的子弹就打过来了。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叮”的一声，就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圆菠萝形状的东西飞向那队日本兵在日本兵中间落下，原来是身后一个雪狼队员将一枚手雷扔过去了，几个日本兵低头看了看那玩意，“轰”的一声巨响，那手雷爆炸了，这队日本人全部被掀翻在地上，还有两个被炸得撞在甬道壁上，至于是否都被炸死了，还不得而知。

“杀！”白条当机立断，操起步枪就冲上去向已经被炸得倒地的其中一个士兵连续两个点射，其他人几个队员也是一样，每人向其中一个日本兵连开两枪。

“警戒！”白条吩咐两个队员道，那两个队员马上端着突击步枪向前冲到甬道尽头拐角处。一左一右，一蹲一立用枪瞄准下一条甬道的尽头。

后面的韩征带着剩下雪狼队员很快赶过来了。见状便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白条将情况说了一遍，韩征听说日军巡逻队居然开始盘查口令。便知道此地日军指挥官已经启动了防御机制，设置了通行口令，这显然是早就布置好的，只是以前没用，现在遇到紧急情况就立即启动了这种防御机制，说不定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遇到更多的关卡，没有口令就必须要强行闯关。

韩征想了想，认为现在再想办法去搞日军的口令在时间上已经不允许了，而且日军随时可以更换口令。他相信这里通讯肯定十分通畅，否则日本人不可能反应这么快，如此一来就只能强攻了。

他立即将雪狼队员们召集起来道：“现在化装成日军巡逻队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束手束脚，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强攻，现在我命令，换回我军军服和装备，呈战斗突击队形前进！”

队员们马上开始行动。很快就完成了换装，在前面打头阵依然是梁子和白条两人，他们两个既是侦查员也是突击手，他们两个后面跟着四个火力支援手。剩下的由韩征带着居中，后面剩下的是重火力手和狙击手。

韩征想了想向后面的刘少校打了几个手势，意思是让他将尖刀连分成

两队。分别沿着左右两侧的墙壁前进，不要走甬道的中间位置。这样可以在战斗时利用墙壁保护自己，刘少校在看到韩征打来的手势之后马上指挥尖刀连一分为二沿着墙壁前进。

梁子和白条两人分别交替向前。一个人开路时另外一个人蹲在地上掩护，但开路的人掩护时，后面的一个就跟上来继续开路。

又走了两条二十多米长的甬道，在第二条甬道的尽头，前面开路的梁子前进到拐角处刚刚伸出脑袋便缩了回来，紧接着就听机枪的扫射声，子弹嗖嗖嗖地打在这条甬道尽头右侧墙壁上，顿时碎石乱飞。

梁子立即向身后的白条等人打手势，原来下面一条通道的中间位置是一个“丁字形”的路口，日军在这个丁字形路口靠墙的位置布置了一个半环形防御工事，这个环形防御工事有一挺重机枪，七个日军士兵，守住这里可以守住三个方向，只要把机枪枪口调转方向可以封锁任意一个方向。

六个队员很快上前来，梁子顶着被日军重机枪子弹打得乱飞的碎石向白条等人打了一连串的手势，队员们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纷纷拉下防毒面罩。

这时日军的机枪也停止了射击，日军的弹药本身就不多，不可能一直浪费，在没有看到敌人情况下当然不可能一直胡乱开火。

一个队员掏出一枚大号电池模样的物品，这是闪光弹，上面有拉环，他看着梁子点了点头，梁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表示在数数，过两秒收回一根手指，又过两秒再收回一根手指，再过两秒收回仅剩的一根手指，这时这队员立即将闪光弹拉掉了拉环扔向旁边的甬道，队员们纷纷侧过身体，将头扭到一边。

几秒钟之后，旁边甬道内爆发出一道强光，这道光亮一闪而过，队员们纷纷冲出去，其中一个队员将一枚拉掉拉环的手雷扔向日军的环形工事。

“哒哒哒哒哒哒”。

“啪啪啪，啪啪啪！”

“轰——”mp5冲锋枪、ak47突击步枪、轻机枪等一起开火，又有一枚手雷落在半环形工事内。

防御工事的日军士兵只看见一个东西被扔出来，在地上滚了两天就突然爆发出一阵无比刺眼的光亮，紧接着所有人的眼睛都短暂性的失明了，眼睛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他们就听到了枪声，感觉身体被无数子弹击中，还有一个猛烈的爆炸将他们炸飞。

队员们纷纷冲上来用枪口对准半环形工事内的日军士兵们的尸体，几个队员翻身进入工事内检查尸体的情况，看看是否气绝，韩征端着ak47突击步枪走过来了，他扫了工事内的日军尸体一眼，又看了看其他物品，发现工事内的重机枪还没有被炸坏，应该可以用，而且还有好几箱机枪子弹，他便对后面跟上来的刘少校道：“找几个人把机枪和弹药都搬走，也许我们用得着！”

刘少校也没有二话，当即指派了几个士兵过来负责搬运机枪和子弹箱。接下来队伍继续前进，在接下来走过的甬道中，韩征这些人又遇到了

好几个日军巡逻队和好几个关卡，但他们都凭借自己的强悍战斗力解决了。

越走甬道的坡度就越大，幸亏这些人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精兵，一般的士兵只怕早就气喘吁吁了，而韩征这些人还面色如常。

再次收拾掉一个拦路的防御工事内的日军士兵之后，韩征等人发现了不对劲，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向前走，前面连续不断地有日军士兵冲出来，韩征立即让队员们火力全开，所有雪狼队员都出动占据有利位置，就连后面的重火力手都用重机枪对准甬道的尽头持续不断地开火，不断有日军士兵冲出来被打死。

很快对面拐角处的日军士兵尸体就有三十多具，一个士兵向对面拐角处扔了一枚手雷，手雷爆炸后，听到对面拐角处的旁边有倒地的声音，看来有日本兵躲在拐角处却被炸死了。

韩征对梁子和白条两人打了两个手势，左边的梁子便端着步枪向斜对面连续跑几步蹲下用步枪对准拐角处，而在他蹲下警戒之后，白条也向斜对面冲去，直到冲到梁子的斜对面七八米才停下来，两人不断的交叉交替前进和掩护。

在前进到距离拐角处十米处的时候，梁子刚刚蹲下就向对面开火，连续几个点射之后就打死了两个日本兵，这时白条掏出一枚手雷拔了保险之后扔向对面甬道的墙壁上，手雷是斜向扔过去的，因此手雷砸到墙壁之后马上反弹到另一侧，“轰”的一声巨响，梁子立即端着步枪冲到拐角处扣动扳机连续不断地扫射，直到一个弹夹打完才停下。

但白条赶到的时候，拐过拐角就看见地面上躺着十几个日军士兵，其中还有一个日军少佐，这里的尸体加起来一共有差不多五十具。走过拐角，这里已经不是甬道了，而是一个碉堡的内部。

韩征很快赶过来，他指挥梁子立即带着雪狼队员们继续清剿这里的日军士兵，随后刘少校也带着两百尖刀连士兵赶了过来。

看来这里已经到了山顶，这个碉堡内部有好几间，其中一间是指挥室，一间是军官的休息室，另外几间都是防御点。接下来韩征等人又听到了碉堡外面传来连续不断的枪声，有突击步枪和冲锋枪的枪声，也有三八式步枪的枪声。

韩征立即开始布置，他对刘少校说：“老刘，你安排一个班在后面通道的拐角处布置一个防御工事，部署两挺重机枪，另外在周围墙壁上挖洞塞进去炸药，一旦通道守不住了，人员马上后撤，用炸药炸毁通道，要将通道彻底堵死，另外马上给你们军部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夺取了山顶机枪阵地和炮台！”

“明白！”

刘少校去忙碌之后不久，梁子提着突击步枪走进碉堡报告：“头儿，山顶全部清理完毕，一共打死日军士兵四十八人，日军炮兵六十多人，机枪阵地和炮台都被我们夺取，没有损坏，我方没有人员伤亡，只有小刚子左胳膊被子弹咬了一下，我们已经给他清理的伤口取出了子弹，应该没有大碍！”

“很好！”韩征道：“我猜日本人接下来可能要发疯了，马上开始布防！”

“是！”

第469章夺取203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山顶上机枪阵地、炮台内的日军士兵很快被抬走，在韩征和刘少校的指挥下开始布防，日本人布置的防御只针对北方、东北和西北三个方向，但韩征等人却要在山顶的四面八方都要布防，日本人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向山顶发起反攻。

花了一个多小时，韩征等人终于布防完成，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没有动静，他们也需要研究夺回山顶的战术和调集兵力。

士兵们或坐或站或躺在防御工事里休息，在各个防御点安排了观察哨之后，韩征和刘少校两人回到山顶的指挥室里坐下，韩征掏出一盒雪茄抽出两支，一支给刘少校，自己将另外一支含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了。

抽了几口烟之后，韩征说道："老刘，接下来的防御主要靠你们了，我这边十几个人在这方面没有你们专业，也帮不上忙！"

刘少校夹着雪茄笑道："我懂，来之前上面已经跟我下过命令了，抢夺山顶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你们什么都不用管，直到我们全权夺取203高地!"

韩征点头道："这就好，上面也不允许我们参加防御，我们这里面只要损失一个，我就得回家种地！"

刘少校有些惊讶，他道："看来你的压力挺大的！"

"谁说不是呢！"

到了凌晨左右，日本人发动了反击，日军士兵们掀开山坡上保护步兵掩体的树枝或草堆。露出一个个洞口，洞内爬出来一个个日军士兵。很快这些日军士兵就遍布漫山遍野，密密麻麻。

"小东洋摸上来了！"一个观察哨看到情况后大声叫唤示警。

刘少校听到声音从指挥室里冲出来大喊："准别战斗！"

各个防御点的尖刀连士兵听了命令纷纷拉动枪机将子弹上膛。又将手榴弹放随后可以拿得到的地方，他们要两百人的兵力抵挡五倍以上兵力的进攻，而且这个进攻还是围攻，日军可以从任何一面发起进攻，但是很显然，日本人不会傻到从正面进攻山顶，因为华军的炮火可以在他们进攻的时候进行炮火增援，日本人是从南面进攻的，南面面向港口。半山腰有日军的军营，军营有通道通到山坡上各个步兵掩体防御点。

看着黑暗中的一个个黑影快速向山顶这边挪动，距离山顶只有五十六米左右，刘少校当即命令："开火！"

"砰、砰、砰"。

"哒哒哒哒哒哒"。

"轰、轰、轰"。

一时间短枪、长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雷的爆炸声响个不停，光亮到处闪现，两方来往的子弹穿梭像流星雨一般，手雷的爆炸不时地在山坡上炸出耀眼的火光，火光将正在进攻的日军士兵们的身影照得很清楚，这给防守的尖刀连士兵们射击时提供了方便。

韩征倚在一个射击孔旁边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他在山顶找了找，找

到了好几桶汽油，又让梁子等人找来几根木料，让他们讲木料抬到山顶边缘。用汽油将这些木料淋透，然后将淋了汽油的木料点燃，烧起来的木料顿时升起熊熊大火。

“推下去！”韩征吩咐道。

梁子找来一根棍子将燃烧的木料推下山坡。圆木滚下山坡之后一直不停，直到地势稍微平坦处才停下。刚开始正在往山顶爬的日军士兵们还吓了一条，过后才发现燃烧的圆木其实并没有什么威胁。

梁子等人有些诧异。问道：“头儿，现在又不是古代了，再说这山坡也不平整，到处怪石嶙峋，这着火的圆木滚下去很快就被石头挡住了，没有什么杀伤力啊！”

韩征说道：“我有说用它们杀敌吗？按照我的话去做，把这里几根圆木都淋上汽油后点燃了滚下山去！”

“那好吧！”梁子等人只得照做。

当好几根着火的圆木滚下山坡去，一根根都被石头挡住在距离山顶五六十米的地方时，它们的作用就出现了，每一根木料的燃烧都照亮了周围十几二十米范围内的区域，周围的日军士兵身影被山顶的尖刀连士兵们看得清清楚楚。

“原来是这样，哈哈哈，老韩，你太聪明了，这下就不用担心日本人的夜袭了，哈哈哈，弟兄们，给老子往死里打！”

子弹向下雨一般射向山坡上的日军士兵，这下日军士兵纷纷中弹倒地不起，仅仅几分钟内，日军士兵们就损失惨重，一方面是刚开始尖刀连士兵们的弹药很充足，火力很强大，另一方面日军士兵们没有察觉到那些燃烧的木料的作用，让他们的身体彻底暴露在山顶守军的视线之下，才会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日军就打不下去了，伤亡实在太大了，主要是山顶尖刀连的机枪数量太多了，而且还有手雷，在火力上，日军几乎完全不能与华军相比，华军每个班就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排就有一挺重机枪，每个连还有一个重机枪排，另外还有迫击炮排。这这种火力可以说在这个时代是世界第一都不为过，就连德国人的装备都没有这么好，就更别说日本人了，现在的日军军官连制式手枪都没有，士兵全部是三八式步枪，一个师团都只有十八挺重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在日军当中都是还没影的事儿。

日军丢下两百具左右的尸体撤回了坑道当中，刘少校当即让士兵们分批休息，在用电台向军部报告刚才的战斗情况之后又重新检查了一遍防御情况，再去看望了一下战死和手上的士兵。

天亮后，刘少校接到了军部发来的一封电令，他拿着电令当做一些军官们说道：“上峰命令我们用山顶的炮台向港口内的日军舰船开炮，这个任务就交给柳子俊了，柳子俊！”

“到！”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大声答应。

刘少校看着他命令道：“你带着你的人去操作火炮，给老子打准一点，日本人留给我们的炮弹不多，争取每一枚炮弹都要命中目标，明白

吗？”

“是，长官！保证完成任务！”柳子俊敬礼答应。

港口内的日军舰船最大的都只有几千吨的舰船，而且还是装甲薄弱、火力不大的老式巡洋舰，其他的更是一些小吨位的舰船，而山顶炮台内的几门火炮都是280毫米口径的大家伙，这种口径的炮弹即便是打在巡洋舰上，巡洋款被命中几炮之后也会受到重创。

在炮兵队长柳子俊的指挥下，一箱箱炮弹从山顶碉堡内搬出来，搬到了炮台处，炮衣被掀开了，露出超长身管的280毫米口径的几门大炮。

忙碌了二十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就绪，柳子俊等人站在炮台旁看着山下港口内停泊的日军舰船等待着刘少校的命令。

在等待命令的过程中，柳子俊让炮兵们瞄准港口内的日本舰船，等命令一到，他便下令几门大炮一起开火进行齐射。

“轰轰轰”。

炮兵们根据炮弹着弹点调整射击诸元，连续打了两轮齐射之后，炮击诸元校正完毕，即系开炮，第三轮齐射就有很明显的效果，两艘老式巡洋舰各自被命中一枚炮弹，炮弹落在甲板上爆炸，其中一枚摧毁了一艘老式巡洋舰的一座炮塔，另一枚将另一艘巡洋舰甲板炸出一个大洞。

遭到炮击的日军舰船上日军士兵们顿时开始慌乱起来，水兵们开始救火，其他人还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有炮弹打到港口内？这里是日本海军最后的一些舰船的其中一半了，另外一半在海参崴，不过都是一些战斗力不强的老式巡洋舰或炮艇，多数是鱼雷舰和布雷舰。

遭到炮击的日军舰船在指挥官的命令开始生火，因为日本人已经发现炮弹是从山顶打过来的，也就是港口内已经不安全了，日军舰船指挥官们准备指挥舰船强行冲出港口，冲破华国海军的封锁。

山顶的炮击进行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港口内的日军舰船已经有一半被击沉，都是一些小吨位的舰船，如果经得起280毫米口径的大炮炮击？剩下的日军舰队受命向港口外突围，但是日军舰船刚刚冲出港口就有好几艘舰船触碰了华郭海军部署在这一带的水雷，随后华国海防舰队出现，开始炮击剩下的日本舰船，双方展开一场小规模的海战。

打到最后，日本海军舰船只剩下几艘小炮艇，这几艘日军军炮艇最后还是选择了树白旗投降了。

刘少校等人在山顶守了两天，日军在这两天时间里发动了十几次进攻都被打退，而且损失兵力达六百多人，原来一个大队的兵力只剩下不到一半，日军的防线也因为兵力减少而出现了漏洞，华国第二军第四师揪准机会发动了攻击，先是用重炮将铁丝网后面的底下暗堡全部轰塌，将躲在里面的日军士兵全部活埋了，然后用步兵开始进攻，这次华军首次采用了迫击炮平射技术，用迫击炮平射技术将炮弹直接从日军外壕内的堡垒射击孔射进去，一枚炮弹就能摧毁一座堡垒，很快，日军部署在外壕内的所有堡垒被摧毁，随后华军组织兵力进入山体内的坑道清剿躲藏在里面的日军，经过两天时间的清剿，203高地的日军全部清剿完毕，9月10日，华军正式夺取了203高地，付出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弹药却是消耗不

少。

第470章收复旅顺要塞

203高地既已攻占，旅顺口牢不可破的外围防御便已宣告结束，而没有了203高地的日军对于华军进攻部队的威胁就小了很多，不到两天工夫，与203高地最近的椅子山炮台和鞍子山炮台先后被华军攻占，又过了两日，到了9月15日，东鸡冠山北炮台和侧防暗堡被华军夺取。▵，

10月16日，第六师攻占二龙山炮台，当天下午，第五师又攻占了东鸡冠山左侧的望台炮台，到了10月17日，松树堡炮台被第六师拿下。

至此，日军在旅顺口的防御已经支离破碎，全面崩溃，没有了这些堡垒和炮台的保护，旅顺口内的日军部队和日本人也不在安全了，旅顺口被攻破也就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

对于是死战到底还是率残部投降的问题，关东都督府都督中村觉和日军第十九师团长立花小一郎两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军队都在立花小一郎的手里掌握着，实际上中村觉并没有兵权，毕竟他才刚刚上任都督不久，而且这里与国内的联系也已经中断，他得不到来自本土的支持，不过让他感到安慰的是福岛安正还支持他。

原本福岛安正早就应该离开了旅顺口回国内去了，但是他却没有走成，因为他走陆路返回前往朝鲜的途中恰好在貔子窝一带被战争阻拦了下来，因此他又不得不返回了旅顺口。

中村觉和福岛安正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抵挡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只不过是徒增伤亡罢了，他们已经尽了力。现在投降的话，东京方面也说不出什么。而且现在本土、包括东京在内都是一团糟，日本本土根本就没有心思管这边的事情，他们已经被日本本土给遗忘了。

而十九师团长立花小一郎则认为军人已经死战到底为天皇效忠，他极力声称要率部与华军战斗到最后一人，直到他战死为止。

中村觉和福岛安正都是非常理智的人，他们很清楚，如果按照立花小一郎的意思去做，他们敢肯定到最后旅顺口恐怕不会剩下一个日本人，包括殖民到这里的日本平民都会无法幸免。立花小一郎恐怕会将这里所有的日本平民都武装起来与华军决战，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两人商量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要夺取立花小一郎手上的兵权，10月17日，这天距离华军进攻辽东半岛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中村觉派人请立花小一郎去都督府商议军事布防的事宜，立花小一郎不疑有他，很快带着两个卫兵赶到了都督府，当他赶到的时候发现福岛安正也在。

在商量的过程各种，中村觉和立花小一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房间里传来一声枪响，立花小一郎胸口中弹，不可置信地倒在了地上死去。

随后，中村觉向旅顺口剩下的所有日军据点宣布立花小一郎已经战死。由他全权负责指挥，他又召集各防御据点的日军军官赶到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向军官们征求意见。到底是顽抗到底还是选择投降？

大多数日军军官对继续坚守下去已经失去信心，很多人都明白在前面

那些堡垒和炮台失守后已经守不住了。继续顽抗到底只能是死路一条，日军军官们不少都知道了国内的情况。知道现在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了意义，因此大多数日军军官支持投降，至少少数顽固份子支持决战到底。

中村觉用武力镇压了反对投降的日军军官们，在连续杀掉两个反对投降的日军中佐之后，其他反对者顿时选择了沉默。

10月17日下午，中村觉派人联系第二军军部，表示愿意投降，但要求有公正的俘虏待遇，当年俄国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向日本人投降的，现在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向华国投降也不觉得丢人。

10月18日，中村觉率旅顺口残余日军七千余人向华军投降，第二军军长黄英杰率军部其他高级将领接受了中村觉的投降，至此，辽东半岛所有土地全部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消息很快传到京城，官方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收复辽东半岛，旅顺口的日军残部七千余人投降，包括关东都督府都督中村觉在了一些日军高级将领也被俘虏，各大媒体得到消息后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

很多报社记者赶赴辽东报道进行实地采访，全国民众得知辽东半岛被收复之后，自信心再次上升，对于当局对日战争再次纷纷表示支持，很多人家还把自己家的子弟送去当兵，当政府的威信一时间再次得到提升。

收复湾岛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接到命令的各部队正赶往南方预定地点进行集结，进攻朝鲜也由陈继祖正在部署，后勤部门正在紧张地调配各种物资。

与日本人的谈判也还在进行，日本人不甘心啊，明治维新这么多年的努力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就被华国打回了原型，这让日本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日本人现在是死撑这个面子，不想承认自己已经战败，华国方面也不着急，谈判可以慢慢谈，但萧震雷绝不会因为谈判而停止对日作战的脚步。

这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好不容易崛起了一回，好不容易在清廷的嘴里夺取了朝鲜半岛、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琉球群岛和辽东半岛，好不容易逼得清廷赔偿巨额战争赔款，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他们怎么会甘心把这些地盘还给华国呢？即便是丢掉任何一块地盘也如同在他们身上割肉。

日本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了，日元大幅度贬值，在国际上基本上没有了购买力，在日本国内需要一大麻袋日元才能购买到一袋米或半袋面粉，而且还是掺了沙子的。

粮食和一些生活物资都被日本政府接管了，要统一分配，但是日本这么多人，能够吃饱的也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下面的日本平民百姓根本就吃不饱，日本的面积只有那么大，耕地面积就更少了，人口又多，以前在粮食上的缺口都是从国外进口，但是现在华国方面对日本进行了封锁，任何船只都进不了日本，这让日本与世界完全隔绝了，经济不崩溃才怪。

日本本土已经混乱了，已经无力对朝鲜半岛、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琉球群岛、沙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的日军进行统一的管理，萧震雷的真正意图就是如此，打得日本投降不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只会让日本人全国上

下一心、同仇敌忾。

他要一步步收回所有失去的土地，慢慢收回被日本人夺走的一切，在气势上对日本进行碾压，从经济上对日本进行封锁，禁止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接触，将他们与世隔绝，让他们的经济崩溃，经济崩溃的后果就是社会动乱，日本社会发生动乱之后，各方势力就会崛起，从而引发日本内乱，内乱才是最可怕的。

对待日本，萧震雷的目的是允许日本有一个大势力和其他若干小势力存在，或明或暗对他们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让日本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内乱不断的局面，让这些军阀常年征战不休，或者扶持一个傀儡政府完全服从华国，如果不服从，则扶持另外的人取而代之，同时将日本当做听话的打手，让他们打谁就打谁。

另外，萧震雷指示谈判人员对于那些向日本提出的谈判条件绝对不能让步，日本人答应也就罢了，不答应也逼着他们答应，其实他提起的条件前面几条日本人都能够接受，就是归还朝鲜、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琉球、库页岛等等，将侵占沙俄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交给华国接管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日本方面对于要割让九州岛、赔款十亿华元、允许华国在日本驻军、负责驻军军费、取消天皇封号等这些条件太过抵触，因此谈判迟迟得不到进展。

萧震雷对于谈判的进展程度并不关心，这个谈判谈得成当然好，谈不成就算了，战争继续打，到最后这些条件不需要日本人答应，华国自己去取就行了。

旅顺口收复之后，官方很快派官员接管了行政工作，情报部门也对在辽东半岛的日本人进行仔细的甄别，从事特务工作的人抓起来，凡是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部带去开矿或修路，有生育能力的年轻日本妇女被送到偏远山区给那些找不到老婆的男人做婆娘，以缓解很多男性由于各种条件无法结婚的社会问题。另外那些日本小孩子和老人，不管男女一律装船送回日本本土，让他们自生自灭，日本当局本身就焦头烂额了，哪里还有精力管这些被送回来的老弱的死活？这些老弱能不能在日本本土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隐藏在日本平民当中的福岛安正在甄别的过程中被揪了出来，这个日本情报之父被华国情报部门带走进行了关押，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第471章布局开始

总统府。

王亚乔站在办公桌前，萧震雷坐在办公桌后面椅子上看着一叠报告。良久，萧震雷放下报告抬头看着王亚乔说道："铁血调查局在北美方面的工作进展得不错，不过在火候方面还差了一点，要挑起美墨之间在边境上的纷争和紧张局势，另外还要在美国制造南北两方面的矛盾，这种矛盾以前不是没有过，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南方奴隶主和北方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才发生的，现在美国没有奴隶主了，但是却还是有资本家，如果美国南北资本家之间再产生利益上的冲突，那么这种矛盾是可以被放大的！"

喝了一口茶之后，萧震雷继续道："美国不仅仅存在着资本家之间的巨大利益冲突，还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冲突，这不仅仅只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在白人与其他人种之间也存在着种族歧视和冲突，你们铁血调查局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矛盾扩大化和激烈化呢？难道你们就不能在美国的有色人种之间发展或者扶持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组成一个或多个组织，让他们向美国各个社会阶层进行渗透，特别是向美*队内部渗透，你们要知道，在美*队当中白人并不是占绝大多数。总而言之，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美国不能置身事外地闷声发大财，他们现在给协约国方面大量出售军火和其他战略物资，仅仅这一年多的时间就赚了数不清的钱财，美国人闷声发大财，而我们却在跟日本人打生打死的。以后说不定还要跟德国人打，我是一个小气的人，我就看不得美国人好！"

"这次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这个世界老大的头衔就得摘掉了，如果再让美国人这么闷声发大财。到最后美国人就会崛起，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莫测啊，我们不仅仅要努力让自身得到发展，让自己的实力尽可能地、在不伤及自身根基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同时还要想办法抑制其他国家发展状态，其中美国就是我们未来的头号敌人。这次世界大战就是一次将世界秩序重新洗牌的机会，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必须拿到最大的那副牌，还要尽可能地让别人拿到小牌"。

王亚乔听了萧震雷的这番话，他算是彻底明白了萧震雷的目的。也明白了萧震雷的谋划之庞大得超乎可他的想象。在他看来，这才是一国元首的气魄，与世界争雄，而不是拘泥于国内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国内的事务也不能说鸡毛蒜皮的小事，国内的政治格局已经趋于稳定，社会彻底安定下来，接下来就是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能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这方面有萧震雷把握大方向，而内阁方面做具体的工作。

王亚乔说道："我明白大总统的意思了，我会加大美国国内和墨西哥方面的工作力度。那加拿大方面呢？"

"加拿大？"萧震雷闻言思索了一会儿，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道："加拿大就算了，等这次大战结束之后你们再着手布置加拿大方面的工作。现在加拿大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兵员和战略物资供应地之一，如果这个时候让加拿大造英国人的反，又让他们跟美国人闹矛盾。我估计英国人

如果失去这个兵员和重要战略物资供应地，英国人很可能会挡不住德国的进攻。不过你们现在可以向加拿大方面安排人手了，免得以后再安排的话会有麻烦。现在安排等大战结束也有好几年，在时间上来看是经得住查的，以后会省去不少麻烦”。

“好的！”王亚乔答应道。

萧震雷起身说道：“今天叫你过来，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铁血调查局去办！”

王亚乔立正道：“请大总统吩咐！”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之后说道：“你认为欧洲的局势如何？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话，同盟国和协约国方面谁会最后胜出？”

王亚乔问道：“也不包括我国吗？”

“对！”

王亚乔思索两分钟后说道：“我认为没有其他外力介入的话，我认为战事可能会继续拖延下去，但最终德国还是会战败！”

萧震雷转过身来，抽了一口烟为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王亚乔说出了自己的分析：“东面由于我国的插手，日本人对沙俄方面已经没有了威胁，沙俄可以全心全意应对德国的进攻了，我相信即使沙俄现在没有了反击的能力，但还是能够拖住不少德军力量的。而同盟国方面的奥匈、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都只是打酱油的角色，主要力量还是德国，虽然现在看上去德国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欧洲绝大部分土地，但德国想要将这些侵占的土地上的资源利用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并不能完全扭转德国在战略资源上不足的短板，而且在兵员上，德国现在的兵力已经有七百万人，已经接近极限了，如果再征召兵力，德国的经济就会崩溃，生产都跟不上了，还有什么能力打仗呢？但英国就不同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很牢固，它在海外的殖民地只要不被彻底切断海上航线，英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输血！又由于英国海军的强大，它完全将德国海军堵在了北海一带，德国公海舰队想要出去就必须要过英国皇家海军这一关，我不认为德国海军舰队打得过英国海军，一旦德国海军战败，那么德国就彻底失去了获胜的机会！”

萧震雷抽着烟，吐出烟雾，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景致说道：“是啊，你分析得不错，即使没有外力介入，德国也最终会战败，只是时间拖得久一些，如果有外力帮助协约国，同盟国会败得更快，可是如果有外力帮助德国呢？”

王亚乔听得一愣：“大总统的意思是???????？”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我问你，我们参加这次大战的目的是什么？”

“拿回我们曾经失去的东西，通过这次大战获取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为我们在国际上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

萧震雷点点头：“不错，德国是迟早要败亡的，而协约国最终要取胜，协约国获胜所付出的代价与战争的时间长短有关，时间拖得越长，协约国的损失越大，你我都明白，即便是现在，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国家，这个世界秩序要变一变了，不能再让英国人称王称霸，尽管我们与协约国已经结盟，可我并不想让协约国轻易打败同盟国，如果英国轻易就打败了德国，那么战后英国依然是世界老大，可能还会变得更强，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不是，绝对不是，既然德国注定要败，那我们何不让它败得更晚一些呢？用德国这把刀来削弱英法等列强，我会很高兴！”

王亚乔立即明白了，他问道：“大总统交给我的任务与这件事情有关？”

萧震雷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下点头道：“对，我决定给德国加强力量，德国在陆军方面已经很强大了，我们给不了更强大的力量，而在海军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优势，帮不了德国，我们唯一有优势的就是空军，所以我决定把第一代战机的制造技术卖给德国，最迟再过一两年，第一代战机的制造技术就已经不值钱了，到时候欧美国家的飞机都会达到那种水平，与其让技术过时，还不如趁现在欧美国家的技术暂时没到那一步将它卖给德国，一方面帮助德国加强空中力量，以对抗英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笔巨额款项用于研发更强大的战机，德国人不是一直在企图弄到我们的飞机制造技术吗？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呢？这个事情我已经与空军方面打过招呼了，你去拿技术资料和图纸，具体怎么做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让德国人乃至其他任何人认为这是我们官方的主动行为！”

王亚乔立正道：“大总统，我明白了，我会找一个最可靠的情报人员作出反叛的假象，叛逃前盗走了技术资料和图纸，然后暗中联络隐藏在我国的德国情报人员，我相信德国人一旦得到这个消息，肯定会问道了鱼腥味的猫一样扑过来！有一个问题，大总统，现在我国和德国是敌对国，这个交易的款项要如何支付？用华元肯定不可能，如果要求用华元支付的话，德国人很可能产生怀疑，用德国马克的话，我们当然不能要这种已经大幅度贬值的货币，要求用英镑的话，德国人现在有这么多英镑吗？再说英镑也贬值得厉害啊，谁知道会不会再贬值下去？”

萧震雷想了想，抽了几口烟后说道：“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这样吧，既不用华元，也不用英镑和德国马克，要求德国人用美元进行支付，至少到现在为止，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也还良好，拿了这笔钱还是可以花出去的！”(未完待续)

第472章做戏

就在萧震雷与王亚乔谈话后的第三天，第一飞机制造公司发生了泄密事件，一名研究人员反叛，逃走之前盗走了华*方视为珍宝的第一代战机制造技术资料和相关图纸，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铁血调查局受命进行追捕，该名研究人员在逃跑的过程中被铁血调查局的特工追捕过程中开枪击毙，第一代战机制造技术资料和相关图纸也被找到，但是事情很快就出现了惊天逆转，在资料和图纸被送回的途中，一名外号叫笔杆特工竟然杀死了另外两名同伴带着资料和图纸逃走了，铁血调查局局长王亚乔得知此事之后雷霆震怒，立即派出最得力的刺客杀手追杀，并要求将资料和图纸带回。

第一飞机制造厂和铁血调查局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泄密和反叛行为的消息是瞒不住的，情报界就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这些消息还是有人故意泄露出来的，如此一来，外国各情报机构在华国的情报人员很快都知道了消息。

在京师王亚乔的办公室，秘书向王亚乔报道：“局座，消息已经从多方传播出去了，相信各国在华的情报人员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消息！”

“很好！”王亚乔抽了一口烟说道，又指示道：“密切关注各国在华情报人员的动向，这些人虽然讨厌，但是没有了他们之后我们也不方便”。

“是，局座！”秘书答应，又疑惑道：“不过局座，这样做是不是带来很大的风险，局面会不会失去控制？”

王亚乔思索了一会儿说道：“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两年各国在华情报人员活动的有些过于频繁了，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这样吧，你去联系内务调查部，与他们合作。找一队人专门盯着那些人，一旦他们有破坏我们计划的企图，立即进行诛杀，我们的目的是吸引德国情报人员，而不是让那些人得逞”。

“好的，局座！”

??????

上海滩。

尽管这里已经彻底没有了租界。但是这里依然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交易地，大量的外国人口使得很多外国情报人员可以隐藏其中，这里不但没有因为收回租界而衰败下去，反而让这里的商贸和船运业越来越发达，这里是华国与国际接触的最大的窗口之一。因此各国情报系统在这里都有安插一些情报人员，内务调查局对这些外国情报人员是掌握了一定的情况的，尽管如此，内务调查局却没有对这些外国情报人员进行抓捕，他们在华国情报机构的眼中是有作用的，不能让他们窃取走重要的国家机密，也不能让他们盗走重要的商业机密，还必须让他们发挥出情报传递的作用。华国情报系统将那些想让外国势力得知的情报通过他们的手传到国外去，他们的作用仅此而已，如果他们想干一些超出华国情报系统无法容忍的事情。那对不起，只能对他们进行诛杀。

礼查饭店，它已经不是上海滩最高的楼房之一了，不过因为它的西洋

风情还是吸引了不少西方人和喜欢西方文化的华国人来这里消费。

下午三点，一个戴着白色礼帽、穿着花斑点短袖衬衣和白色裤子的高个子洋人走进了礼查饭店的咖啡厅里，这个高个子洋人脸型有些消瘦。下巴上的胡渣很浓密，看上前很有型。

这个人叫谢尔顿。是德国国防部的军事情报人员，当初华国收回德在华租界时。很多德国人都回国了，他没有回国，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了这里，他有一份稳定的洋行工作，却不是德国洋行，而是美国背景的洋行。

他来礼查饭店是因为他收到了消息，而且那位杀死了同伴夺走了飞机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的代号叫笔杆的特工上午联系了他，说手上有飞机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如果他想要的话，下午就来礼查饭店咖啡厅等着，但他看到笔杆留给他的信息时，他欣喜若狂，他知道这绝对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够买到技术资料和图纸，德国凭借自己的工业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这些技术资料和图纸制造出大量的战机，从而在天空对英国人进行绝对的压制，所以他来了。

站在门口的侍者上前问道："先生您几位？"

"暂时一位，我等人，噢，我要那边靠窗的位置，可以吗？"谢尔顿张望了咖啡厅里的情况一下指着一张靠窗户的桌子问道。

"好的，先生，请您跟我来！"侍者说着将手一伸，就走在前面带路，谢尔顿跟在他身后。

在这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之后，谢尔顿要了一杯咖啡，看了看怀表，距离接头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戴上一副圆框墨镜，拿出一张报纸看了起来。尽管他在看报纸，但是他的注意力却一直放在咖啡厅里，时不时地还观察一下外面街上的情况。

当他将整张报纸都看完的时候已经故去了32分钟，也就是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超过了两分钟，而那位约他见面的笔杆却还没有出现，这让他心里有些烦躁，要知道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他需要这功劳，如果能够促成这笔交易，即便是多花一些钱，在他看来也是值得的，而且在不久前，德国最高统帅部也明确表示过，如果能够搞来华国战机的制造技术，德*方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钱当然不是问题。不少国家的情报人员都试图去盗取技术资料，但是很可惜，没有任何机会，不少不怕死的情报人员冒险行动却再也没有回来。情报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

"你就是谢尔顿先生吧？"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从谢尔顿的身后传进了他的耳朵，声音很小，这周围也只有他能听得见。

谢尔顿心中一惊，心里暗骂自己太大意了，被笔杆摸到了身后都不知道，如果对方又敌意的话，那自己岂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想到这里，他额头上顿时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他感觉嘴唇有些干燥，端起咖啡杯子喝了一小口后回答："是，阁下是笔杆先生？"

身后传来声音："笔杆临时有事没有来，他让我来代替他与你接触，他有一些话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这份技术资料和图纸，就准备好六千万美金，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他希望你记住，你不是他唯一的交易对象。他知道你准备这些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一个月之后的今天再联系你，希

望那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六千万美金！我的作用到此为此，告辞”。

谢尔顿没有阻拦，他知道拦下这个人也没有用处，既然笔杆让这个人过来传话，显然是已经做好的完全的准备，他想要拿到资料和图纸，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而且对方还考虑到了他不可能段时间之内筹集到这笔钱，因此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

诱饵已经撒下去了，接下来就看鱼儿是否会上钩了。为了让这笔交易得意完成，萧震雷还让军方故意拖延与英国方面的军购谈判，只有等这笔情报交易完成之后，军方才会与英国方面达成出售三百架第一代战机的军售协议。

随后内务调查局对谢尔顿进行了秘密监视，趁他外出之际，在他的办公室和卧房里安装了监听装置，进行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

这天王亚乔又就这件事情来到总统府向萧震雷汇报此事的进展情况，“大总统，现在我们已经对目标对象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此人叫谢尔顿，根据我们观察，他应该还没有发现我们对他使用了手段，毕竟无线电监听技术也只在我国情报部门刚刚使用，他不可能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后问道：“那情况如何呢？这个叫谢尔顿的德国情报人员是否将事情上报了，德国统帅部又是什么态度？”

王亚乔回答：“根据从德国传回来的消息和我们监控谢尔顿的情况来看，他已经将消息上报，德国统帅部也已经收到了消息，不过目前德国统帅部对于此事还没有明确的打算，我们的侦讯部门正在破解谢尔顿与德国国内联系的密电码，已经有了一些进展！”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了良久，说道：“尽快搞清楚德国人的真实打算，他们是否真打算用钱买？又或者准备黑吃黑？如果他们打算用钱买，要盯紧了，钱有没有送过来，是以何种途径送过来的，要确保交易顺利进行，要防止德国人搞鬼。如果他们不打算买，而准备黑吃黑，要想办法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很愚蠢，要想办法迫使他们不得不用钱买，我们都知道德国人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了，他们在这些地区收获可不小，并不缺钱！”

王亚乔想了想点头道：“不错，不过即使德国人想黑吃黑，他们总不可能傻到想空手套白狼吧？我们没有看到真金白银是不可能让他们查验资料和图纸的真实性的，德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萧震雷仔细一想认为王亚乔说得有道理，但是还是叮嘱道：“一切还是小心为上，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出任何岔子，既然要让德国认得到资料和图纸，不能落到其他国家手中，又要安全地拿回那六千万美金！”

王亚乔立正道：“明白！”(未完待续)

第473章日本人的觉悟

10月下旬，东北，华朝边境，第四军已经磨刀霍霍，日本人在江对面部署的防线在华军高层看来简直如纸糊的一般，可能由于华国向日本宣战得太过突然，从华日开战以来，到现在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而日本人也没想到华国方面这么快就会对朝鲜动手，因此日本在朝鲜的防御太过薄弱，而在另一面，华国也开始准备对湾岛动手，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可避免地让日本方面获悉消息，这些消息都让日本方面感觉末日来临了，一旦湾岛和朝鲜被华国夺回，那么日本在没有海军舰队保护的情况下，整个日本就如同脱得光秃秃的少女一样，实际上现在的日本已经和光溜溜的少女没有什么区别了，华国只是不想这么快就打上日本本土，因为华国方面的眼光始终盯着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关于这一点，日本方面最近有人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在得知华国方面的这个意图之后就知道日本还有不被亡国的希望，他很清楚华国现在是日本的命运的主宰，华国想让日本灭亡，日本就铁定会灭亡，华国不想灭亡日本，日本就还有救，只是这个代价却不是一般的大。

想清楚这一点之后，山县有朋立即禀告日本大正天皇，并召集元老们和内阁首相大隈重信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日本的未来。

大正天皇打着哈欠盘坐在主位上，山县有朋和其他元老以及大隈重信坐在左右两侧，大正天皇有些感觉没有睡好的样子。眯着双眼问道山县有朋：“老大人，您召集大家来想说什么呢？”

山县有朋平静地说：“陛下。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情。我们这些老家伙和您一起成为阶下囚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大正天皇听了这话顿时惊慌起来，脑子又开始发神经质，“老大人，别吓朕好吗？朕胆子小，身子骨也不行，可不想去华国养猪啊！”

元老们搞不明白大正天皇怎么会提起毫无关联的养猪的事情，这跟养猪有关系吗？难道这天皇的脑子真的是没救了吗？

大隈重信连忙安慰道：“陛下放心，臣等即便是死也不会让陛下去养猪的！”

总算是将有些狂躁的大正天皇安抚下来，山县有朋这才开口说正事：“陛下、诸位。难道诸位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华国的真实目的吗？诸位都很清楚，华国现在完全有能力渡海登陆我国本土作战，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反而先打辽东半岛，又准备打朝鲜和湾岛呢？如果他们的军队登陆我国本土作战，他们根本就用不着打这些地方，只要在本土击败了我**队，部署在朝鲜和湾岛的我军部队还需要去打吗？”

垂垂老矣的松方正义用那苍老的声音对山县有朋的话表示认同：“山县君所言不错，只是老头子我想不出支那人的目的到底何在？”

大山岩也点头道：“是啊。也许是我的年纪太大了，脑子有些不灵光了，实在想不到支那人想干什么？难道仅仅只是想从折磨我们的过程中寻找一些快感？先打辽东半岛、再打朝鲜和湾岛，支那人这是一步步在割我

们的肉啊！”
西园寺公望摇了摇头冷笑道：“如果只是割肉也就罢了。大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们再次了紧裤腰带挺过这道难关，就怕支那人割了我们的肉，却到最后还捅我们一刀将我们彻底给捅死啊！”
山县有朋听了这些脸上更是悲苦。他看了看面前和身边的这些元老，九大元老到现在只剩下他、松方正义、大山岩、西园寺公望了。其他五个都死了，其中井上馨还是一个多月之前死掉的。
他的脸上更加悲苦了。没想到到了老来还有受这种苦楚，到了这种年纪，他们这些老家伙原本应该安享晚年的，可没想到还要为日本的未来用尽最后的一点心力。
“华国人到底有没有没有灭亡我国的心思，老夫我暂时还猜不出来，但老夫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大隈重信连忙问道：“老大人，支那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山县有朋看了看大正天皇和在场几人郑重地说道：“支那人想要染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几个人听了山县有朋的话，都愣住了，这时大正天皇的脑子好像又变得清醒了，他疑惑地问道：“老大人，即便是我们战败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也应该被沙俄收回吧，支那人想要染指，那沙俄方面也不会答应吧？而且协约国其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还有美国他们等答应吗？”
西园寺公望脸色凝重地点头道：“是啊，且不说英国和法国，毕竟他们的主要势力不在远东地区，就只说美国，如果支那人得到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那就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强大的国家，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人只怕不会同意，再说了，沙俄会甘愿丢失四分之三的地盘？据我所知，华国的军队现在正部署在乌拉尔山脉上，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都被支那军接管布防了，如果山县大人的推断是正确的，那支那人的胃口也太大了吧，吞掉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就等于割去了沙俄帝国四分之三的土地的啊，如此一来，支那人将成为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这这这，这几乎不可能”。
“绝对有可能！”山县有朋斩钉截铁地说道。
“诸位想想，支那人明明可以直接登录我国本土快速打垮我国，可萧震雷却不这么做，反而舍本逐末，他这是在拖延时间！一方面华国方面刚立国不过几年，底蕴还不够深厚，他需要时间蓄积力量，另一反面，他不想这么快打垮我国，如果我国现在就投降，那么沙俄方面势必就要派兵收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不是萧震雷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在等待机会，我听说俄国方面的革命党最近闹得很欢实，如果俄国的革命党推翻了沙俄，他就完全有理由霸占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不给，或者他是在等待德国将沙俄给灭了，如果沙俄都灭了，他就更加可以霸占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了，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在座的几人听了山县有朋的分析后都不由倒抽一口凉气，松方正义忍不住感叹道：“老了老了，现在的年轻人太过厉害，想那萧震雷年纪还不到三十，竟然有如此高深的谋略，难怪我们这些老家伙竟然被他玩得团团

转！”

山县有朋摇了摇头，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显然是在思考，西园寺公望看了看，见状忍不住问道：“山县大人？您摇头是什么意思？难道您还有什么看法？”

山县有朋没有说话，而是在苦思冥想，众人见他这个样子都屏住呼吸没有再去打扰他，而且都默不出声，足足过了五分钟，山县有朋才睁开眼睛，一拍手掌道：“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大正天皇连忙问道：“山县大人，你又想到了什么？”

山县有朋正色道：“刚才我说萧震雷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个看法，不过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我先前只是推测出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我刚刚才想出来！”

“哦，那他的另一半目的是什么？”松方正义将身体前倾问道。

山县有朋道：“他另一半的目的是想用攻打辽东半岛、湾岛和朝鲜半岛这些战役来一步步提升支那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诸位想想，近一百年来，支那人都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压，清末的时候支那人还有自信心可言吗？每个人看见外国人都害怕的不行，这样的民族哪里有什么希望？如果不让国民恢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即便是这次支那人是获胜方，他们的这种胜利的姿态也长久不了，唯有全面恢复和提升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才能让这个国家长盛不衰！而且我还怀疑，萧震雷在这次大战中的谋划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人，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租界，现在只有我国还占着湾岛和朝鲜半岛，他这是故意让我们占的，这个人的心机之深沉世所罕见，我怀疑他肯定还在谋划着什么别的，如果我们能够得知他的所有真实意图，我相信我们绝对会大吃一惊！”

喝了一口茶之后，山县有朋悲哀的叹道：“可是我们明明已经知道了萧震雷想吞掉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打算，却不得不跟他配合，配合他演这出戏，而且还必须按照他的意图来！”

第474章山县有朋的打算

“为什么？难道我们就不能联系沙俄，将萧震雷的打算告诉他们，让沙俄去对付他？”大隈重信有些不甘地反问道。

山县有朋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大隈重信，拍着面前的案几怒道：“你这个猪，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境况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如果我们将这些透露给沙俄方面知道，支那人恼羞成怒之下会干什么？到那时我们就会彻底亡国，当沙俄人得知萧震雷的真实意图，肯定不会再同意支那军守西伯利亚，如果华国的意图没有实现，为了弥补损失，他肯定把怒火发泄在我日本的身上，如果只是我们和支那人的战争，支那人还不敢让我们亡国，列强也不会允许，但是你们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世界大战！英法美德等国没有精力来管其他国家的闲事，支那人把我们灭亡就灭了，我们上哪说理去？指望英法美德吗？你们认为他们有闲心管这闲事，现在是世界大乱啊，先生们！”

包括大正天皇在内，这大殿内的所有人听了山县有朋的话都感觉到遍体生寒，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笼罩在心头。

大正天皇浑身都打着摆子一样不断的颤抖着，他显然是被山县有朋的这番分析吓住了，他哆嗦着问：“山县、山县大人，只要我们不泄露这些给沙俄人知道，支、支那人就不会灭我们的国，对吗？”

西园寺公望皱眉道：“山县大人，既然我们都能推测出来，难道沙俄就不知道华国的意图吗？英法美等国呢？难道他们也想不到？”

山县有朋摇头道：“不。沙俄是当局者迷，之前他们被我军打得很惨。这么快速度就丢失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因此给予阻止我军西进才让向支那人求援。而英法方面现在自身难保，德国人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哪有闲心思去分析我们这边的情况，美国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之所以想到这一点因为支那人的军事部署与我们东方的军事思想不相符！”

大正天皇又开始发癫了，由于过度惊恐而开始全身抽搐并且口吐白沫，这可吓坏了旁边的侍者们，而且让这几个元老极为忧心，他们担心大正天皇出什么事情。当然死一个人算不了什么，但关键事这个人是天皇不同了，而且是大正这种没有脑子，还极为容易发神经质的天皇，这种天皇正是山县有朋这些元老喜欢的，如果下一个天皇是一个极为睿智而又聪明的人，他们这些老家伙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因此这些元老都不希望大正天皇现在就嗝屁。

看着大正天皇被侍从们抬走之后，大隈重信问山县有朋：“老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不能任人宰割啊！”

山县有朋平静地看了大隈重信，问道：“那你想怎么做？我们现在能怎么做？跟支那人死拼到底？我们拿什么拼？从外部获取战争资源的渠道已经被华国人封死了，我们都没有钢铁造枪炮，没有船厂造舰船了。我们拿什么去跟华国人打仗？如果我们不想亡国，唯一的办法就是配合支那人，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祈求他们能够不让我们亡国，即便我们

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诸位，我们大和民族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是忍！忍常人之不能忍。只有忍到最后，我们才有重新崛起的机会，支那人不是要求我们归还库页岛、湾岛、朝鲜半岛吗？答应他们，当然他们现在要通过战争夺回这些，那我们就配合他们，给朝鲜和湾岛、琉球的驻军发电报，让他们假装抵挡一番，随后就投降，这样既让华国达成了他们的战略意图，又让我们自身保存了有生力量，华国自古以来就以仁义自居，我想他们不会杀俘吧？他们不是提出要我们割让九州岛、要在我国驻军、要在我国修建海军港口、要让我们赔款十亿华元吗？答应他们，全都答应，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九州岛被割让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再夺回来，主权没有了，以后我们会收回来，而如果我们不答应支那人的条件，不配合华国人让他们事先他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就彻底完了，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诸位都明白吗？”

大殿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这几个元老原本都十分的气馁，气色都很灰白，就连大隈重信都感觉一副世界末日来临的模样，但是这些人在听了山县有朋的这番之后，一个个都重新有了信心，都在心里想着，不就是忍吗?不就是在华国人面前装孙子吗？忍了，即便是要把自己心爱的小孙女送给萧震雷去玩弄也要咬牙送过去，即便是让自己这些人从萧震雷的裤裆里钻过去也忍了，只要能保证日本不会亡国就什么都值了。

大隈重信对山县有朋道：“老大人，那我这就给在华国谈判的本多熊太郎发电报，让他答应华国人的所有条件？”

“好！”山县有朋答应，但他很快又感觉不妥，急忙道：“不，等等！我想想?嗯，我看我这个老家伙还是亲自去一趟华国，西园寺，你跟我一起去，我们两个亲自去秘密拜会华国大总统萧震雷，如此才能显示出我国的诚意，只要萧震雷答应能让我大日本帝国的国祚得以延续下去，就算让老夫给他舔大便，老夫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在这几个元老当中，西园寺公望的资历是最浅的，但他的年纪也是最轻的，精力和体力比其他的几个元老都要好，因此山县有朋点了他。西园寺公望站起来向山县有朋鞠躬答应：“嗨！”

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大山岩听了山县有朋的话之后匍匐在地上道：“老大人高义，老大人受到的委屈，日后必将为我大日本帝国换回一片生存的天空，必将永载史册！我大日本帝国所有子民必将铭记大人今日所做的一切牺牲！”

山县有朋对大隈重信道：“大隈，你留在东京主持大局，一定要尽快将东京被炸毁的区域都清理出来，将那些尸体尽快全部销毁，以免出现瘟疫，同时要尽量维持社会稳定，对于那些不听话、想着要闹事、造反的刁民绝对不能妥协，要杀一儆百，把粮食等生活物资全部集中起来定量分配，现在也只有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才能让我们渡过饥荒和所有的难关了！”

大隈重信立即再次匍匐在地上：“嗨！”

“另外，联系华国方面，就说我和西园寺君想要去华国方面拜会萧大

总统，请他们无论如何要安排一下！”

“嗨！”

华国、总统府。

外交总长陆征祥坐在萧震雷的办公桌面前的椅子上汇报：“大总统，上午接到日本方面发来的照会，日本元老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代表大正天皇希望能来华亲自拜会您！”

萧震雷闻言道：“哦？他们以么理由？”

“两国未来的关系！”

萧震雷听了之后点燃一支抽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陆征祥也跟在站起来。萧震雷抽着烟，脑子里思索着，说道：“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这两个老鬼也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了，日本正是有这些老鬼的努力才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一举成为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强国之一，想当年，他们也是一个个大佬啊！”

陆征祥说道：“大总统，他们现在依然是日本的真正话事人，大正天皇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大隈重信也是被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

萧震雷思索了几秒钟问道：“你认为我们要同意让他们来华进行秘密会谈吗？他们此举有何目的呢？”

陆征祥说道：“大总统，一般在这种局势下，我们是不应该与日本人进行单独私下接触的，如果要接触，也应该知会协约国方面，不过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这么做，说不定英法等国早就和德国人秘密接触，我认为从我国的利益出发，我们私下里接触一下日本人也是可行的，终于日本人到底有何目的，我想应该是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原因吧？当然也可能与我国正在准备对朝鲜和湾岛用兵有关，日本人可能害怕了！”

萧震雷想了想摇头道：“不，如果只是这些原因，日本人大不了答应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就是了，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这两个老鬼子没必要亲自跑过来，我推测，日本人可能已经猜到了我的真实意图，我的一系列动作，只要有聪明人认真分析，还是可以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山县有朋他们很有可能猜到了我的用意，但是他们又不敢声张，为了保住日本，他们才要亲自出马，因为只有这样才显示出日本的诚意！”

陆征祥闻言点点头，“有道理，大总统，那他们要求来华拜会您的事情，我们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萧震雷挥手笑道：“我也想见见这两个曾经在东亚叱咤风云的老家伙，让他们过来吧，这件事情你亲自安排，要注意保密，不能让外界得知！”

“明白！”

第475章故意冷落

10月26日，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乘坐华国海军安排的舰船秘密抵达天津港，在华国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他们抵达华国没有任何消息泄露，两人从军舰上下船后，直接乘坐华国方面安排的专列前往京城。

“先生们，用餐时间到了，我们长官请你们前去餐厅用餐！”一个服务员敲门进来后对列车上房间内的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和他们的随从人员说道。

“好的，代我谢谢你们的长官！”山县有朋点点头，说完拄着拐杖起身对其他人说：“走吧，我们去餐厅用餐！”

“请诸位跟我来！”列车服务人员说完在前面带路，山县有朋等一行人跟在后面。

来到餐厅后，餐车厢里宽敞很多，窗户的窗帘都是拉开的，显得餐厅里很亮堂。坐下后，山县有朋对坐在对面的西园寺公望道：“当年甲午战争期间，我出任第一军司令，有幸跨过鸭绿江，到了华国的土地上，但也只是到了辽东地区，当时辽东非常的荒凉。你看外面，外面的田地整治得井然有序，水渠可以通到每一片田地，还有大型水车进行灌溉，一片片金黄色，从远处看就知道那些稻穗颗粒饱满，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华国今年要大丰收了，看来华国当局在农业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啊”。

“华国人口众多，不在农业上下大工夫养不活那么多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西园寺公望说到这里，转移话题道：“山县大人。这次您有多大把握让萧震雷答应保留我国国祚？”

山县有朋闻言叹道：“说实话，我的把握不大。最多只有五成，尽管这两年一直在研究萧震雷这个人。但是没有看到他本人，我还不能说我了解此人，只有见到这个人之后才能知道，噢，上菜了”。

只见几个列车服务员端着菜盘子排成一列走了过来将一盘盘菜肴放在桌子上，这些菜肴在列车上算是非常不错了，味道也很好，这是几个随从人员的想法，但是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显然没有什么心情来品尝这些霉味佳肴。

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咀嚼着，随从们的桌子上的菜肴都因为太美味被吃光了，而他们两人桌子上的菜肴却几乎没动过多少，两人只是喝了两杯酒，各自吃了一小碗米饭就没再吃。

吃完午饭，列车就到了京师火车站，下了列车之后，他们被安排走贵宾通道离开了出站口，坐上了早已经等候在外面的几辆汽车。

汽车在大街上快速行驶着。山县有朋依然能够从看到车窗外大街上的景象，街道很宽阔，很干净整洁，车辆的数量很多很多。但一切都井然有序，华国是汽车大国，生产的汽车除了出口到国外之外。当然也要供应国内的需求，而在华国买车是很便宜的。因为不用缴纳出口税和关税，价格自然就低。不过汽车如果出口到国外，价格一般都要翻几倍。

不禁街道宽敞和整洁，街道两边的建筑有很多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最高的已经建到十几层了，除了这些新建的大楼之外，还有不少保存得非

常完好的前清建筑，不过很多危房和破旧房屋已经拆除，那些临街的破旧老房子被拆除之后都兴建了高楼大厦。

山县有朋等人被送到了迎宾馆下榻，由于要保密，华国方面就没有搞出大阵势，连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都没有派过来迎接，而山县有朋等人也不敢表示丝毫的不满。

下午两点，内阁总理宋世杰代表总统和内阁方面来到迎宾官看望了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等人，宋世杰与山县有朋等人的会面也只是走一个过场，这还是萧震雷专门指示的，之所以当时不去迎接，而是等他们安顿好之后再让宋世杰去看望就是不想让外界得知消息，让宋世杰去看望也是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尽管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是日本元老级人物，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了正式的日本政府官员的身份，能够让宋世杰去看望，萧震雷认为华国也已经足够表示尊重了。

宋世杰在迎宾馆待了一个多小时便走了，他来到了总统府向萧震雷汇报与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见面的情况。

“与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见面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萧震雷问道。

宋世杰坐在萧震雷对面说道：“这个两个老家伙的姿态放得很低，从我们见面开始到走进迎宾馆大堂这段时间，他们就向我鞠躬行礼了三次，而且是九十度鞠躬，在会谈过程中，他们始终都保持着一副恭敬的样子，这与我脑子里想象的情况完全不同，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也曾经是跺跺脚整个亚洲就要抖三抖的人物，怎么今天见我就像奴才见到了主人一般？”

萧震雷笑了笑，他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其实他早就预料到会是这种情况，日本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华国摇尾乞怜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是在以前，华日之间发生战争，即便是日本战败了，华国也不能把日本怎么样，顶多要日本各地赔款，绝对不能让日本亡国、甚至是吞并日本，因为列强绝对不会允许，但是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现在是世界大战期间，整个世界都乱成一团，列强无暇来管东方的闲事，华国想怎么对待日本就怎么对待，屠杀、吞并都是可以的，没有人敢多管闲事。

抽了几口烟之后说道：“你要知道，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当年的日本了，经相对于清国来说都很强大的日本现在我们面前显得弱小不堪，我们想怎么整它就怎么整它，以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则完全相反，我为刀俎，它为鱼肉！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姿态放得相当低，甚至还有一点阿谀献媚、溜须拍马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没错，没错！”宋世杰道：“就是这样，你准备什么与他们见面？”

萧震雷笑着抽了一口烟说：“不急，先晾他们几天时间！”

此后一连三天，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等人被晾在迎宾馆无人问津，而他们先要出去又受到迎宾馆的工作人员的阻拦，这让他们随行的侍从人员极为恼怒，但是在山县有朋的压制下来还是忍了下来，不过这些侍从的

内心是极为愤怒的，尽管表面上是平静下来了，可在他们的内心当中可谓是憋着一团火一样，就连西园寺公望都整天铁青着脸，显然也是气得不轻。

山县有朋将这些都看在眼里，他担心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和侍从们作出什么时期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将这些人召集起来说道："诸君，请记住我们这次是来干什么的！想要发火、想要一走了之，很容易，但是你们都应该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忍，忍受着任何常人都不能忍受的屈辱，只要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所受的一切屈辱都是值得的！"

"嗨！"

随行人员的情绪被山县有朋的这简简单单一番话给平息下来了，由此可见山县有朋的能力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就连西园寺公望的心里都平静下来。

直到第五天，10月31日早上，萧震雷才派人来迎宾馆通知山县有朋等人上午9点见面会谈，这让山县有朋等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们一直在担心萧震雷就这么一直晾着他们不管，直到接到通知他们才知道事情终于有与转机。

八点五十五分，几辆汽车停在了总统府门口，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和两名随行工作人员兼翻译在经过一番检查之后被允许进入，他们在华国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外宾接待厅，萧震雷喘着一身很正式的中华装站在大厅的中间等待，但山县有朋等人被引进来的时候，他没有上前迎接，而是就地等待着山县有朋等人走过来。

山县有朋看上去非常苍老了，脸有些瘦，颧骨高耸，短发、眉毛、短须全都是白色，拄着拐杖却精神很好，看上去还很硬朗，不愧是军人出身的日本元老。

而西园寺公望的年纪要比山县有朋小11岁，他是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在伊藤博文死后，这一系的政治势力就靠西园寺公望与山县有朋打擂台了，不过以现在的局势，两人就是想斗也斗不起来。

"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拜见尊敬的大总统阁下！"两人来到萧震雷面前并排站着鞠躬行礼，他们身后的两个工作人员兼翻译也不得不跟随鞠躬行礼。

萧震雷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他还是决定给山县有朋等人一些安心，让他们心甘情愿的配合，如果日本方面捣乱的话，他的战略意图肯定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还是先把日本人忽悠好了再说，他等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鞠躬九十度之后，伸出手将他们扶起笑道："两位客气了，请起！"

第476章原来无耻可以到这种程度

“两位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这些天我国事务繁多，让两位先生久等了，这几天两位在迎宾馆还住都舒心吧？”萧震雷满含笑意地问道。

尽管这两个老家伙是日本最有权势的人，但他们毕竟在日本政府中没有正式的职位，萧震雷用先生称呼他们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对此还有些心存感激，但也只是那么一点点，感激对于他们这种政治老油条而言实在是太奢侈了，指望他们心存感激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他们当面感激，背后却将刀子捅了过来。

“多谢大总统阁下的关怀，我们在迎宾馆住得很好，那里的工作服务人员对我们很关照，我想这一定都是大总统阁下特意交代的，本人代表此行的日本所有工作人员对大总统和贵国政府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山县有朋说着有鞠躬，西园寺公望和另外两个随行工作人员也连忙鞠躬。

萧震雷一副很欣慰的样子笑道：“好，好啊，你们在那里住得好，我就放心了，我国才建国只有几年的事情，生活条件方面还不是很好，比你们日本差远了，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两位先生多多海涵啊！”

“不不不，贵国对我们的招呼已经很好了，非常好，生活和环境都非常好，我们日本远远是比不上的！”山县有朋极为惶恐地说道，说完又带着西园寺公望等人连续鞠躬不停。

如果是别的地方，萧震雷还担心别人会说他欺负老人家。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这两个老家伙鞠躬再多也是应该的。想当年山县有朋带领的日军第一军在辽东半岛杀了多少无辜的华国平民？做下多大的罪孽？他没有追究山县有朋的罪责就已经是很仁慈了。

萧震雷点点头，突然话题一转问道：“不知两位先生这次过来是以什么身份与我举行会谈？”

萧震雷的意思是很明显。意思是说虽然你们两个是日本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你们现在毕竟没有了官方身份，就凭你们那个日本贵族的身份是不值得我亲自接见的，日本贵族在日本可能还有些地位，但是在这里，恕我不接待。

西园寺公望连忙又鞠躬道：“大总统阁下请放心，在我们启程之前，大正天皇陛下已经任命了我和山县有朋大人为天皇陛下的全权特使！”说完转身从身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诏书恭恭敬敬地双手递过去。

萧震雷接过诏书展开看了看，点头道：“如此便好。来，两位先生请这边就坐！”

“多谢大总统阁下，多谢！”两人受宠若惊地点头哈腰一番后跟在萧震雷身后走向旁边的沙发小心翼翼坐下。

几人在沙发上坐下，各自的秘书坐在他们的身后，上茶之后，萧震雷请他们喝茶，他们又是一番感谢，这番做派实在是太假了，假得让萧震雷看了都感觉自己要吐。

日本人就是这样。在形势处于不利的情况下，都会装孙子、装可怜，让你麻痹大意，让你失去警惕之心。而在他们处于优势，他们倒是将华国

的先礼后兵学得十分精通，先是对你表示足够的礼节和尊重。一旦你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刀枪相向，想死想活任你挑选。行事之狠毒和狠辣，世界上所有民族无出其右者！

萧震雷不停地请他们喝茶，尽说一些与此次会谈无关的话题，三山五岳的乱说一通，还差点将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都绕得晕头转向，好在这两个老家伙见面不少世面，定力不是一般的强悍。

眼看着时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萧震雷还没有将话题说到正题上，西园寺公望唯恐萧震雷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的拖下去，他可以拖得起，但是日本拖不起，于是他忍不住说道："大总统阁下，我们知道大总统给下的战略意图，因此这次专门和山县大人一起过来，就是与大总统阁下商谈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可以尽全力配合大总统阁下完成您的战略构想，只是还请大总统能够大发慈悲放日本一条生路，我们日本上至天皇陛下，下至普通国民都将感激大总统的仁德，拜托了！"说完起身来一个九十度鞠躬。

山县有朋听西园寺公望说出这番话就知道要遭了，现在双方才刚刚接触，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将此次前来的意图完全暴露出来，这不是把自己的短处送到别人手里捏着吗？在合盘拖出己方的意图之前，至少要试探对方的真实想法吧，这么直接的说出来，人家会怎么想？山县有朋此时真是感觉有些后悔，早知道这样就不带西园寺公望过来了，当时转念一想，西园寺公望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关心则乱造成的。

果然，萧震雷原本满脸的笑意在听了西园寺公望这番话之后不见了，喝了一口水之后他的眼神中带着寒意，问道："阁下知道我的战略意图？那么就请阁下说说看，我到底有什么战略意图？"

山县有朋根本来不及阻止，就听西园寺公望说道："难道大总统阁下不是想得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吗？这些地方都在我们日本的军队手中，我们完全可以配合大总统，先由我军占据，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大总统在派兵进入，大总统既然要打朝鲜报道和湾岛，我们日本可以配合得很好，既让战斗打得很激烈，又不让我们双方伤亡太大"。

萧震雷闻言笑了起来，随后变成了冷笑，"我想西园寺先生是发了癔症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这是想挑拨我国和沙俄之间的关系，难道你不知道这种挑拨的手段很低级吗？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山县有朋看见萧震雷眼中杀意大盛，顿时心中骇然，他知道如果萧震雷让人杀了他们，他们几个就真的算是白死了，要知道他们这次可是秘密前来的，外界根本就不清楚，即便是事后日本方面公布出来，但是那也只日本单方面的说辞，只要华国方面不承认，外界即便是怀疑也没有办法。

山县有朋很清楚，明知道萧震雷真实战略意图就是这样，但是却不能这样说出来，如果就这样说出来让外界知道，那理亏的一方就是华国，沙俄方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华国方面绝对不会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不愿意落人话柄，这话不能这么说，必须换另外一种方式让华国有理由占据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在同沙俄打口水仗的时候不落下风。

怎么说呢？山县有朋脑子里转动得很快，他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连

忙道：“大总统阁下，西园寺君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其实是这样的，据我所知，贵国在蒙古帝国的时候疆域是极其广大，沙俄现在绝大部分国土都是属于蒙古帝国所有，虽然蒙古帝国灭亡了，但是贵国的传承却没有灭亡，就算蒙古帝国不代表贵国，但是元朝确实是贵国历史上期中一个朝代已经确认无疑，这一点连我这个日本人都知道，我想其他人不会不清楚，要知道即便是元朝的疆域是也非常广大的，据我所知，元朝的疆域包括整个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现在的蒙古以及沙俄东南部（哈萨克斯坦东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这些都是在贵国元朝的疆域范围内，元朝灭亡多年后，沙俄方面崛起开始向东扩张，逐渐占据了原本属于贵国的大部分土地，现在我**队从沙俄手中夺取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们知道这些土地原本是属于贵国的，因此我们愿意将这些土地归还给贵国以换取贵国的友谊，这就是我和西园寺君此次受天皇陛下所托前来华国的目的，如果大总统阁下能够收回这些丢失了数百年的土地，我想您作为这届华国总统的功绩将远超贵国历史上所有的帝王”。

萧震雷没有出声，他盯着山县有朋，不得不承认，山县有朋这个说法实在太有才了，脸皮实在是太厚了，无耻啊，原来无耻可以到这种程度，几百年前的历史都可以拿出来说事，尽管很鄙视这个老家伙的脸皮之厚，但是萧震雷不得不承认山县有朋的这个说法很有搞头，有了这个理由，华国完全可以从日本人的手里接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还可以霸占着南俄罗斯草原，任由沙俄方面说破了天去也不给，即便是日后的苏俄方面讨要这些土地，华国方面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回敬苏俄，这些土地几百年前就是我国的，现在我们只是收回来而已！

“哈哈哈”萧震雷突然大笑起来，这让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一阵心惊肉跳。

笑罢，萧震雷脸上带着笑意道：“噢，原来山县先生也是懂我国历史的，本人很佩服，如果不是山县先生提醒的话，我差点忘了，原来这些土地原本就是属于我国的，那么我国现在将它们收回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喽？”

第477章恢复朝贡体系

山县有朋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当然，贵国收回这些土地绝对是理所当然，到时候我国完全可以发布一个声明，将这些土地归还给贵国，沙俄方面即便是要找麻烦也只能找我国，而与贵国无关！"

萧震雷心中感慨，山县有朋，果然不愧是曾经在日本可以与伊藤博文处于同一地位的军政大家，这家伙的政治头脑着实了得，这种政治手段都可以想得出来，如此一来，华国占据南俄草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完全没有任何麻烦，等到沙俄被苏俄推翻之后，到时候将乌拉尔山脉以东、西伯利亚以西地区留给沙俄，让沙俄去对抗苏俄，这绝对是一招妙棋！

萧震雷称赞道："山县先生不愧是曾经能够与伊藤博文争雄的人物，这种借口也只有山县先生能够想得出来！"

说到这里，萧震雷语气和话题一转："那么日本方面有什么要求呢？"

山县有朋一听知道有戏，当即对萧震雷更加的恭敬，斟酌一番后小心道："大总统阁下，我国可以接受之前贵国提出的谈判条件之中除了第二条和第三条之外的另外六条，我国将全面配合大总统完整战略构想，在我国投降之后，我国希望大总统能够释放我国所有战俘！"

山县有朋说完之后小心翼翼地看着萧震雷，对于他这种来说，华国方面提出的八个条件之中，除了第二和第三条，其他条件都算什么。就连割让九州岛和赔款十亿华元都是小事，他都可以不在乎。唯独第二条和第三条他真的不甘心，第二条是不允许日本有军队、只能允许有自卫队。自卫队的规模、编制、装备和指挥由华国派高级顾问进行指导，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能暗自发展军队，如有违反相关规定则受到严厉的惩罚。第三条是允许华国在日本驻军，设立军事基地，分别驻防在横须贺和北海道。鉴于日本的安全防务已经由华国接管，日本必须每年负担驻日军队和舰队的费用。

山县有朋很清楚，日本如果答应第二条和第三条，那么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真正的武装，就连华国允许日本成立的自卫队也会在华国的监管之下。而且在日本的华国驻军也需要日本出钱来养，这简直是把日本当冤大头。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任人宰割，这让山县有朋如何受得了？

萧震雷听了之后看着山县有朋过了一分钟才说话："日本为什么不能同意第二条和第三条呢？难道日本想再次发展军队对周边地区发动战争？山县先生，你要知道，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日本本身的资源就不足，你们还想发动战争？为什么你们日本朝野总是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呢？"

山县有朋见萧震雷这样说，连忙解释："不不不。大总统阁下，日本绝对不会再次对周边地区发动战争，绝对不会，经过这次之后。日本在百年之内是没有能力对周边国家产生威胁的，这一点请大总统放心！"

萧震雷摇了摇头道："说到底，山县先生。你们日本最终还是想着要翻盘，没有军队你们就翻不了盘。对吧？你们为什么就要想着发展军队进攻周边国家呢？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放弃发展军队，将地区安全交给我们

华国。而你们日本则专心一意的发展经济吗？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不好吗？没有庞大的军队需要养，你们政府就可以将原本用来发展军队的军费来发展经济，我相信只要你们日本肯努力，很快就可以摆脱战争的创伤，将国内的经济发展起来，摆脱现在的经济危机，没有了军队，你们的国民的生活肯定是一片宁静的，这不好吗？”

西园寺公望着急道：“可是”。

萧震雷摆手打断道：“够了，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这些条款每一条其实对你们日本都是一种保护吗？我国提出的条件是不会改变的，这些条件，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答应，这事没有谈判的余地，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那八个条件之外，日本还必须奉华国为宗主国，日本成为华国朝贡体系中的一员，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和皇室，以后天皇的人选先由上一任天皇指定后要经过华国政府的同意和任命才算合法，否则视为叛逆，天皇不能再插手日本的军政事务，只作为日本元首的象征而存在，你们日本不是立宪的吗？既然是立宪，那就彻底一点的好，山县先生，你们认为呢？”

“”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的脸色非常难看，他们两人张了张嘴，却不敢反驳，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萧震雷看了看这两人的反应，便笑道：“两位先生既然作为大正天皇的特使可以不必着急答应或拒绝，这样吧，你们先回迎宾馆，可以先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们感觉做不了主，可以向大正天皇请示请示，这件事情不急！”

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确实没有考虑好，他们之前想的是答应华国方面提出的条件，除了第二条和第三条之外，可没想到萧震雷寸步不让，不仅一步不让，而且还加了一条，要让日本加入华国的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清朝中期的时候，日本都还是清朝朝贡体系当中的一员，之后德川幕府建立，日本才停止了向华国朝贡，现在萧震雷又提出要日本再次加入华国的朝贡体系，这让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心里非常抵触。

抵触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日本置于华国朝贡体系等级制度之下，如果日本加入华国的东亚朝贡体系，那日本以后就成为华国的藩属国，年年朝贡都只是小事，最为关键的是丧失了独立外交权。

见萧震雷要送客，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也不好再呆下去，只能起身告辞，表示回迎宾馆之后会好好考虑。

送走两人，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一起来，他确实是想恢复朝贡体系，尽管在清朝的时候，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国在东亚的朝贡体系已然全面崩溃，但这并不代表朝贡体系制度要比其他主要国际关系模式落后。

在这个时期，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主要有几种，一是朝贡体系，二是条约体系、三是殖民体系。先说朝贡体系，汉朝时期就有朝贡体系了，而到了明太祖时期，朱元璋就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华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

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华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原政权的外藩。

萧震雷要恢复朝贡体系，但是对于“厚往薄来”的原则却嗤之以鼻，凭什么那些小国家送过来一点点土特产，我华国就得大批的金银珠宝大堆大堆的往外送？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有这些钱，我还不如改善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呢！萧震雷对于以前的中原皇帝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的行径极为鄙视，要知道你送出去的钱不是你自己的，是老百姓缴纳的血汗赋税，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啊，十足的败家子玩意。

朝贡体系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体系之下整个东亚都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儒家、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日本江户时代就有所谓华夷变态之论，李氏朝鲜则甚以“中华”自居，视清朝为蛮夷。越南阮朝也自视为“华”，别人为“夷”。

条约体系就是国与国之间靠通过签订一些条约维持国际关系，既然是条约体系，那么签订的这些条约就有平等条约和不平等条约之说，谁的拳头大，条约就对谁有利，这个时期的欧洲主要国际关系就是条约体系。

而殖民体系就更容易理解了，它是欧洲强国与其他弱小民族交往的主导体系，例如法国与越南，英国与印度、缅甸、马来，荷兰与印尼等这些国家的关系都是殖民体系关系。

以前的朝贡体系实际上对体系内的成员国没有多大的约束力，那些藩属国都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和外交权，朝贡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手段，朝贡之后可以不被中原王朝视为敌人，什么时候不想朝贡就可以不朝贡，这种约束力太弱，这不是萧震雷想要的，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国可以享有一定的商贸外交谈判权，但是没有政治外交权，华国将在朝贡体系内的所有成员国内驻军、成员国不能有军队，其国民必须为华国服兵役，

第478章日本人屈服

回到迎宾馆的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两人神情极为疲惫，在萧震雷的面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不得不打起十二万的精神应对。尽管两人精神萎靡，但是依然不得不打击精神对萧震雷的提出的要求进行讨论。

西园寺公望喝了一口茶后问道：“山县大人，对于萧震雷提出的要求我国不能拥有军队和允许华国在我国驻军，且我国要支付军费，另外还要让我国加入华国的东亚朝贡体系，您怎么看？”

山县有朋阴沉着脸，拍着桌子沉声道：“你当我愿意接受这种极端无理的条款吗？在多年钱我国就已经断绝了与清国的朝贡关系，由平等关系发展成条约关系，甚至我国的地位还在清国之上，到现在又让我国成为他们的朝贡体系中的一员，我当然不愿意，可是不愿意又有什么办法呢？至少我现在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答应华国提出的条款而又可以不让华国恼羞成怒！”

西园寺听了沉吟片刻问道：“那是否可以用过联姻来化解这场危机呢？比如说我们向天皇陛下请求，找一个皇室公主嫁给萧震雷，以此来缓和华日关系，让萧震雷在这件事情上主动让步？”

山县有朋眼睛里光芒闪烁了几次之后摇头道：“且不说天皇陛下没有已经成年的公主，即便是有，就算我国主动提出联姻，那萧震雷是否同意还得两说，即便他同意，难道他就会在这件事情上让步吗？毕竟现在的华国是共和制而非帝制了。联姻起到的作用不大，这条路不通！”

西园寺公望眼珠子一转。顿时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山县大人。如果我国现在主动公开投降呢？华国是否还敢那么对我们，毕竟我国主动公开投降之后，协约国方面就知道了，如果这个时候华国再对我们动手，协约国方面是可以干涉的！”

山县有朋想了想还是摇头道：“不行，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即便是我们主动投降、甚至是无条件投降，但是却还是要看华国方面的态度，他们是否接受我国的投降？就算我国无条件投降。并且他们也接受了，但我国的命运还是操持在华国的手中，到时候他们的军队进驻我国本土，我们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生死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即便是不灭亡我国，也完全可以扶持一些傀儡统治日本，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我们这么做只会更加激怒华国。这个后果不是我们可以承担的！”

西园寺公望不由地有些颓废道：“难道我们就只能答应他们这种苛刻到极点的条款吗？”

山县有朋深吸一口气，说道：“西园寺君认为这些条款苛刻吗？实际上我并不感觉到意外。如果当年甲午战争期间我国有实力吞并清国，我绝对会尽全力促成这件事情，可惜的是我国当年没有那个实力。现在风水轮流转，华国得天庇佑，他们占了上风。自然是有权处置我们了，国与国之前。没有道理可以讲，没有谁的条件更苛刻之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吞并对方，西园寺君，你知道如果我国不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你猜得出来吗？”

西园寺公望闻言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他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难道萧震雷还真的想要灭亡我日本？”

山县有朋道：“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会派兵进入日本本土将所有日本人杀个精光，日本的人口相比华国少太多，日本地域太小，如果让我们发展下去，我们迟早还得向陆地进军，留着日本只能是留一个祸患，而且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是热兵器时代了，一挺机枪一天可以干掉多少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日本想要生存下去，唯有在华国面前装可怜，让华国不再认为我们是威胁，让华国认为我们可以控制，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西园寺公望听了山县有朋的分析之后脸上的神色不断的变幻，直到几分钟之后，他才用那不确定的声音问道：“那么山县大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答应华国人提出的条件喽？您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旦传扬开去，你我二人就会成为日本的千古罪人啊，在以后日本的史书上，我们两个肯定是被人骂得体无完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是轻啊！”

山县有朋有些苍老的脸连续不停地抽搐抖动着，很显然他的内心极不平静，良久，他叹道：“这个责任你我二人还真的承担不起，这件事情还必须得到天皇陛下的首肯。也许世人不会理解我们今天的苦衷，看不到我们日本现在的处境，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人会理解我们不得不这么做的初衷！就像当年的李鸿章一样，如果他不去日本议和，不在条约上签字，他所忠心维护的满清王朝还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么？清朝还能够平静地发展十几年么？以当时的情况，如果我们日本继续和清国打下去，其他列强肯定也会扑上分一杯羹，到时候偌大的清国就会被列强瓜分的一干二净！”

西园寺公望闻言犹如死了爹娘一般，他看向山县有朋的眼神顿时又带上了一股强烈的怨愤，如果这次不是山县有朋把他拉过来，他根本不用和山县有朋一起承担这个责任，说话的语气不由带上了一些怨气：“老大人，您说的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这个世间又有几个是明白人呢？国民们只会看到日后我国日本被华国欺负，仅仅只是十亿华元的赔款和割让九州岛这两条就足以让我们身败名裂了，一旦在某个条约上签上我们的大名，我们两个就注定要被钉在耻辱架上，就更别说要允许华国在我国驻军，还不许我们有军队，更可恶的是要我们日本成为华国的小弟，如此一来，我们两个真正就会万劫不复啊！”

山县有朋淡淡道：“所以我才说要获得天皇陛下的首肯才行，有了天皇陛下的首肯，陛下可以为我们分担一些火力，仅仅只靠我们两个老家伙是背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的。要不然你想怎么样？不答应吗？那好吧，现在我们两个就回日本，让全日本所有人拿着菜刀、锄头与华国人决一死战，到时候日本所有人被灭，所有尸体被华国人一烧，日本列岛也被华国霸占，之后世界各国顶多就是强烈谴责华国一番，然后就没事了，大家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一样，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这番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它的威力可不小，西园寺公望听了这番话之后不寒而栗，他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灰白，他顺着山县有朋的这番话在脑子里想象了一遍华国入侵日本的场景，遍地残垣断壁、遍地尸骨、血液

侵染了大地，无边无际！整个日本看不到一个日本活人，都死了，全都死了，这种场景太可怕了。

足足五六分钟之后，西园寺公望仿佛老了二十岁的模样，他一脸的死灰，抬眼看向山县有朋，却发现山县有朋一脸的平静和淡然，忍不住问道："山县大人，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够表现得如此平静，如果我们答应萧震雷的条件，我们日本从此就会被华国奴役，难道你一点也不悲伤、愤怒和难过吗？"

山县有朋平静道："因为我早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了，被奴役总比被灭亡好得多，华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三国演义》中的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华国不可能一直强大，我们不可能永世被华国奴役，再说了，我们只是没有了军队、没有了政治外交权，我们还是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贸往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如萧震雷所说的一样，我们将防务交给华国，出点钱让他们帮我们看家，而我们日本则专心发展经济，还可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天塌下来有华国顶着，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用管，多好！西园寺君，我们已经老了，而我们的下一代还年轻，我们不能意气用事，我们现在强硬了对我们日本有什么好处？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忍、忍、忍，十年不行，我们就忍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忍一百年，一百年不行就忍一千年，从有文明开始，我们不是一直在忍吗？华国从前始终都比我们强大，而到了近代我们却超过了他们，尽管现在我们败了，但是这也证明我们是有机会打败华国的，忍到最后就是我们的胜利"。

西园寺公望沉默良久叹道："好吧，既然如此，那就给天皇陛下发电报，向陛下汇报此事，相信陛下一定有一个正确的决定！"

山县有朋点点头，喊道："来人！"

第479章痛宰英国佬

日本人最终还是含泪同意了萧震雷提出的条件，不答应都不行。￡∝，萧震雷让宋世杰派陆征祥为代表与山县有朋签订了密约，是为《乙卯密约》。

密约签订之后，双方现在都必须保密，毕竟华国的战略意图还没有实现，所以日本还得配合华国完成战略意图，华军照样还得打朝鲜和湾岛，只不过这两场战役都只是做个样子，纯粹是演戏，当然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由于注定要割让九州岛，而且琉球也要归还给华国，因此日本方面开始有意识地将琉球和九州岛的日本人向四国岛和本州岛迁移，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

同时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攻打朝鲜和湾岛等地的破绽，华国方面是真打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而日本方面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命令朝鲜和湾岛各地把防御工事都修建得极为坚固，防止士兵被华国方面大规模的炮击时要了性命，日本方面还给朝鲜和湾岛两地的驻军下达密令，要求他们边打边撤，一切以安全至上为原则，守不住了就立即撤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可以投降。

华国和日本这边都在做着准备，华军高层准备等明年开春之后再同时对朝鲜和湾岛的日军发动进攻，现在快要进入冬季了，对于作战不利，因此让军队进行修正和训练期，同时也给后勤部门腾出时间调配物资。

总统府。

王亚乔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第一代战机的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已经与德国情报人员完成了交易，在这段时间内。虽然经过了许多曲折，但交易最终还是完成了。而且德国方面也已经将资料和图纸安全带了回去，相信不久他们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了！"

萧震雷问道："那钱呢？"

"钱已经送到飞机研究中心了！"

萧震雷点点头。叹了一口气。王亚乔见状问道："大总统，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之后说道："我们现在该做的都做了，德国人能不能给英法造成更大的破坏就全看天意了，如果威廉二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我一点都不担心，可偏偏他不是一个正常人，由于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这位爷脑子里的想法时常与众不同，另外他太过于依赖手下的元帅和将军。我担心那位爷最后被架空啊！"

萧震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后期，德**队确实都被掌握在兴登堡等几个元帅的手上，威廉二世几乎被架空了，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王亚乔想了想，试问："那要不要让我们的内线对威廉二世施加一定的影响？"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摆手道："这种事情不能经常做，内线活动得太过

平凡很容易引起有心人的注意，而且即便他不会被怀疑。但是却会遭来报复，你以为兴登堡那些元帅大将们都是吃干饭的蠢货吗？他们会任由某些人在威廉二世面前说他们的坏话？”

王亚乔皱眉道：“那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

萧震雷夹着香烟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次，停下来道：“算了，一切顺其自然。说不定我们做得越多，到最后局势越是难以控制，现在德国人并非出于下风。相反还稳稳占据着上风，现在德国人又得到了我们的第一代飞机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相信他们只要不是蠢材就知道怎么利用好这些，实际上德国人并不愚蠢。相反他们在聪明之下还有着非常良好的品质！”

“是！”

王亚走后不久，秘书打电话进来告诉萧震雷说蒋百里求见，他让秘书带蒋百里进来，两分钟之后，小高带着蒋百里走进了办公室。

萧震雷放下钢笔起身道：“百里兄今天来有何贵干？”

蒋百里摇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道：“还不是那批战机的事情，一百万支枪械和弹药的事情已经谈妥了，双方都没有异议，在那三百架第一代战机的问题上，我们在其他方面都已经达成协议，英国方面同意允许我国华元在英镑区自由流通，可以与英镑进行自由汇率的兑汇，也同意款项用华元支付，当战机全部交割完毕之时，英国方面就会支付全部款项，但是在价格问题上，我们和英国人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英国人认为我们将价格提得太高，而我方认为价格已经很低了，因为英国人把这些战机买回去最多三个月就可以进行仿造，他们不仅买回了一大批战机，而且还相当于买回了技术！”

萧震雷抽着烟皱眉道：“也就是说现在双方在价格的问题上已经僵持不下喽？”

“对！”

萧震雷问道：“你们到底将一家飞机卖多少钱？”

蒋百里道：“战斗机一架一百万华元，轰炸机一架一百三十万，鱼雷机一架一百一十万，侦察机一架九十万！”

萧震雷听得倒抽一口凉气，他以为自己已经够黑的了，哪知道这帮人比他还要黑得多，一架第一代战斗机就要一百万华元，要知道这种第一代战斗机的造价换算成华元只不过一万多华元，就算造价最高的轰炸机造价也不到两万华元，而且还是用了好几年的旧货。

萧震雷哭笑不得，指着蒋百里说道：“难怪人家英国人始终不肯答应，你们这是要把人往死里宰啊！一架造价一万多的战斗机，你们用了好几年却一转手买一百万，啧啧啧，这算盘打得够精！”

蒋百里无奈道：“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反正这是一锤子买卖，英国人肯定是不知道我们的具体造价的，还不是我们说多少就是多少？英国人虽然不信，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反驳啊，而且他们讲这些战机买回去之后只需要三个月就可以进行仿造了，以后肯定不会再当冤大头，那我们现在何不狠狠宰他们一笔呢？只是现在谈判又僵持下来了，我担心这笔买卖要黄，

所以过来向你讨个主意，你看？”
　　萧震雷一边思考一边抽着烟，过了两分钟之后说道：“没关系，你们接着跟他们谈，我相信他们在近期之内肯定会让步的，如果他们让步的话，我们这边也适当的让步，别把关系搞得太僵，每架飞机让步几万块还是可以的接受，不管怎么说，我们和对方还是盟友嘛，就看在盟友的面子上，每架飞机给他们便宜几万块！”
　　蒋百里闻言忍不住笑道：“每架飞机便宜几万块？呵呵，我看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好，我知道了，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萧震雷连忙叫住他：“等等，如果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在交货的时间问题上，尽可能的延长一下交货的时间！”
　　蒋百里虽然在军事上很有研究，但是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门外汉了，他一时间没有弄明白，疑惑道：“这，什么意思？”
　　萧震雷吐出一口烟雾说道：“尽量拖延他们仿照飞机的时间！”
　　这一下蒋百里明白了，他以为他全明白了，实际上他只是明白了一部分，萧震雷并没有将自己的全盘计划告诉蒋百里，蒋百里也并不知道萧震雷想利用德国削弱英国，估计他也不想知道萧震雷是怎么想的，毕竟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知道这些政治上的阴谋并不是一件好事。
　　过得几天，英国人在得到德国人获取了华国战机的制造技术和图纸之后心里着急了，他们没有想到过这是华国故意卖给德国人的，现在德国有了华国的飞机制造技术和图纸，以德国的制造能力，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造出成百上千架战机，这让英国人感到了恐惧，要知道日本的海军舰队就是被华国空军给灭掉的啊！
　　英国人坐不住了，伦敦方面要求在京城与华**方进行谈判的代表尽快完成交易，伦敦当局已经等不了了，再拖延下去，等到德国人造出大量的战机，英国就完了。
　　这天朱尔典通过外交渠道向华国方面抗议，指责华国当局在技术方面的保密措施太儿戏，以至于让德国获取了这种要命的技术，同时要求见萧震雷。萧震雷在得到消息后决定见一见朱尔典。
　　萧震雷对于朱尔典的来意已经猜出了几分，在见面之后，朱尔典果然以华国当局因为泄密问题从而间接地帮助了德国加强实力为由要求华国将飞机制造技术无条件交给英国当局。
　　萧震雷当然不会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并且严词进行了拒绝，要知道现在的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清廷了，再也不会受任何国家的胁迫和欺压。
　　随后朱尔典又要求华国方面在这片出售的飞机的价格上进行让步，萧震雷以他不管这事为由推脱了，让朱尔典去找双方的谈判代表，由谈判进行解决。朱尔典无奈，只能失败而归，在这批三百架战机的价格问题上，英国方面最终还是做出了退让，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而华国方面最终也同意每架飞机可以便宜四万华元，双方遂达成协议。

第480章沙俄不妙

11月16日，王亚乔来到萧震雷的办公室汇报来自欧洲的重要情报，“大总统，欧洲方面传来重要消息！”

“哦？有什么消息？”萧震雷放下文件起身指向旁边的沙发道：“来，坐着说！”

“是，大总统！”

两人来到沙发边坐下，萧震雷倒了两杯凉开水，王亚乔说道：“主要有四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消息。 + ，第一，德国自从得到我们的飞机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之后，带回国内就开始进行了生产，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分析，现在德国可以日产飞机五架，两个月之后，德国可以日产飞机十架，只要资源跟得上，生产效率只会越老越高！”

萧震雷听了后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沉吟片刻后说：“按照这种生产效率，三个月的德国就有一代战机六百架，而三个月后，我们卖给英国的三百架飞机才全部交货完成，也就是说德国的战机是英国的两倍，如果这样德国都还打不赢，那我只能替威廉二世惋惜了！”

王亚乔闻言道：“大总统，我认为德国方面应该没问题，说起飞机，虽然英国比德国要发展得早一些，但是德国在买到我们的图纸之前，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技术方面都要比英国强一些，我认为德国应该没问题，在战前，法国人的飞机技术都要比英国人，就更别说德国人，现在法国被灭了，法国的一些研究技术也被德国得到，再加上从我们这里买过去的制造技术。我相信在飞机领域，德国是要比英国要走在前面了”。

要说在其他方面。德国人可能不如英国人，但是在军事科技领域。德国人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而且在这个时期很包容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因此这时期在德国的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非常之多，德国对这些外国不仅不排斥，而且还很照顾，发明飞机机载机枪射击协调器的西班牙籍科学家此时就在为德国服务，还有许多其他外国科学在德国从事学习、科研等工作。

萧震雷点点头，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问道：“第二个消息呢？”

王亚乔道：“第二个消息对德国方面非常不利。据我们在伦敦的情报人员获取的消息得知，在去年的八月份，德国人派出一艘轻巡洋舰‘梅格德布格’号前去袭击俄国海岸。可是，那天海雾非常浓，‘梅格德布格’号巡洋舰在浓重的海雾中偷偷地驶进攻击目标时不幸搁浅，因此这次袭击行动暴露了。当雾开始散去的时候，可怕的情况出现。‘梅格德布格’号巡洋舰的舰长看见许多俄国战舰正在驶出芬兰湾，以战斗队形列队向自己的‘梅格德布格’扑来！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急情况下，舰长首先想到了密码的安全。他立即命令一名军官取出海军秘密本。绑上铅块放在一只小船上，想让这位军官带着小船驶离搁浅的军舰，驶向深海区，以便把密码本仍进深海中。可是就在这时。俄国人向德**舰开炮了。‘梅格德布格’中弹。在俄国人的进攻中，德军的舰上一片混乱。那个负责密码本的军官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军舰，就在俄国人的进攻中丧生。被炮火掀进了海水。俄国人俘获了‘梅格德布格’号巡洋舰”。

“俄国人在打扫战场时，找到了德军的密码本！俄国海军当时和英国皇家海军在情报交流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知道英国海军在破译密码方面有着很雄厚的技术力量，就把缴获的密码本交给了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处。”

“英国海军情报处立即组织破译人员昼夜工作。根据我们最近获取的消息得知，英国人在去年就将德国海军的密码全部成功破译。而且，英国人通过这次破译过程，知道了到德军密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打开德军密码组合系统的钥匙。在此之后，不管德军的密码如何变换其组合，英军破译人员都能很快将其破译。德国多次派遣战舰去英国海域企图袭击英国舰船或港口，但每次都被英国人提前获得了消息，不仅没有给英国造成破坏，反而自身损失不小”。

萧震雷听了王亚乔说的这个消息之后，叹道：“难怪德国海军方面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英国皇家海军压着打，原来英国人早就破获了德军的密电码编排的规律，这样下去，德国人不败才怪呢！”

说到这里，萧震雷手指间夹着烟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王亚乔也不得不站起来，两分钟后，萧震雷停下指示道：“在情报领域，德国人倒是能够吃得住法国，但是英国人面前，德国人的情报系统就太差了，你想办法让德国人知道这一情况。”

王亚乔立正道：“是，大总统！”

“说第三个消息吧！”

“根据可靠消息得知，协约国方面正在制定一个‘宙斯计划’的登陆计划，由英国人做主导，法国和其他协约国家协助，目前这个计划正在伦敦制定，从获得的零星消息进行推测，协约国准备在法国西南部进行登陆，具体地点尚不明确，总兵力大约两百万，大小舰船一千三百余艘！”

萧震雷眉头一皱，问道：“德国方面知道吗？”

王亚乔摇头道：“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萧震雷想了想将这个消息放到了一边，决定即便是德国人不知道，他也不会让王亚乔通知德国人，他想了想说道：“这件事情不管了，说第四个消息吧！”

王亚乔道：“第四个消息就是同盟国和协约国在乌拉尔山脉的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主要原因是同盟国方面这次是以奥匈帝国的军队为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为辅，兵力数量少一些，因此战斗力也就有限了，而协约国方面在南边的兵力也不多，现在武器弹药全靠英国供给，因此后勤上也有些跟不上，于是同盟国在伤亡六万人、协约国在伤亡十万人之后都打不动了，双方都不得不停下来休整，意大利人倒是想在协约国方面表现一二，可惜英法对它的戒心太重，没让它上阵献丑”。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眯着眼睛问道：“有没有沙俄方面的消息？沙俄国内的革命党情况如何？”

王亚乔道：“沙俄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尽管沙俄军队在前线已经顶住了德国人的进攻，但是国内的经济情况却每况愈下，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沙俄在机器工业领域的产能有所增长，这也是战争带来的，但生产的

产品也大多为战争消耗了，平均军工生产每年增长13倍多，而民用生产只增长40%。到现在为止，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得知，沙俄的农业机器产品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机车、车厢的生产明显减少，机车减少16%，车厢减少14%。机器、车床严重不足，又影响矿石、煤炭、石油开采量的下降。由于缺乏燃料、原料，高炉停火，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战前靠进口棉花生产的纺织厂停产。彼得格勒有20%的织机不能开工。在前线，武器、弹药的供应已经有些不足了。每月需要6万支步枪，而去年8～12月只造出13万4千支步枪。每月需要机枪800支，而去年下半年总共才制造机枪860支。”

“交通、运输严重阻塞。铁路承担不了急剧增长的运输任务。这几个月来，沙俄铁路为军队运送的粮食只能满足需要量的70%。我估计到年底或明年开春，沙俄粮食运输量又会下降，有的伤兵几天领不到食物和纱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粮食匮缺，但在乌拉尔、里海、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却有大量粮食、肉、鱼烂掉。几月前，由于天气炎热，而运输情况又跟不上，沙俄储存变质的粮食达15万车厢。海运也不妙。波罗的海、黑海早被德国、奥匈所封锁。”

“这还只是工业和运输方面的问题，沙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由于战场将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应征入伍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达1500万，主要来自农村。根据我们散布在沙俄的情报人员的调查，在欧俄50个省份内，农村男劳动力减少47.4%。耕地面积减少1千万俄亩，耕畜减少了四分之一，粮食收获量减少四分之一。运输的困难又使城乡联系实际中断。在市场上，粮食、肉、糖和其他农产品日见短缺。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14%。地主、富农和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食往往从商店消失，却又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彼得格勒粮食价格比战前提高1.5～3倍，肉和糖尤其昂贵。沙俄的绝大部分老百姓饥饿难耐，仅仅今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就多达六百多起，但全部都被沙俄当局镇压了！”

第481章布局沙俄（1）

“至于俄国革命党，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现在沙俄方面对革命党的镇压极为残酷，沙俄方面意识到每次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背后都有那些革命党的影子，因此对镇压革命党尤为狠辣，俄国革命党的首脑人物弗拉基米等人至今都躲在国外不敢回去！”

萧震雷抽着烟问道：“铁血调查局跟俄国革命党的底下组织有过接触和合作吧？”

“是的！”

思索了一番之后，萧震雷指示道：“继续跟俄国革命党合作，可以在资金上对他们进行资助，还可以在军事上与他们展开合作，想办法让他们答应推翻沙俄之后将南俄草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归还’给我国，并签订相关条约或协议”。『『点『小『说，

王亚乔听了愣住了：“归还？”

萧震雷笑道：“这只是给他们的首脑人物一个借口或台阶，毕竟说割让太不好听了，要给他们留点面子嘛，而且说归还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元朝的时候，南俄草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都是我国的领土，现在我们要收回这些土地，难道不应该？”

王亚乔心领神会，脸上露出笑意：“好，我回去后就开始进行布置！”

11月下旬，瑞士，苏黎世。

在此时的欧洲大陆上，瑞士是为数不多处于和平状态下的国家，它没有被战争波及，不论是同盟国又或是协约国，都没有将它视为可侵略之地。因此，这里成了许多富豪、流亡政治人物的避风港。弗拉基米就是在这里避难的其中一员，他是沙俄革命党的首脑人物。

天气转凉了。窗户外面的树木上落下一片片发黄的树叶掉落在街道上，一股冷风吹来，正在伏案疾书的弗拉基米不由打了寒颤，感觉到寒气逼人，他不得不起身加了一件外套，又将壁炉里的柴火拨弄几下，使它燃烧得更旺一些。

昨晚这些，弗拉基米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心里嘀咕着。时间快到了，怎么还不来？他刚想走去门口询问他的追随者，客人是否来了，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是不是太心急了一些？想到这里他又停下，正想转身回去继续工作，这时房门被敲响了，随后被推开，一个中年人推开门看见弗拉基米就站在门口。顿时有些发愣，但很快反应过来，他急忙道：“弗拉基米同志，您等的客人到了！”

弗拉基米闻言大喜。连忙道：“是吗？在哪儿？”

“就在楼下！”

弗拉基米刚想走出房间，马上又停下，问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刚才我们看过来了。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这就好，快。带我去见见我们的朋友！”

“好的，弗拉基米同志！”

两人从楼梯上下来。就看见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打理得很

整洁的中年东方男子，该男子左手手臂上搭着一件风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这正是他的老朋友。

弗拉基米快步走过来，张开双臂高兴道：“噢，我亲爱的杨，我们终于又见面了，看样子你过得很不错！”

杨裕德将风衣和帽子交给身后的助手，也撞开双臂迎上去与弗拉基米拥抱在一起，笑道：“谢谢你的关系，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您还好吗？”

两人从拥抱状态分开，弗拉基米笑道：“噢，用你们东方人的话说，托您的福，我过得还不错！来吧，杨，我们去楼上谈？”

杨裕德点点头：“客随主便，请！”

两人随即一前一后上了楼梯，助手和其他人都留在了楼下。

进了房间之后，弗拉基本将房门关上，他请杨裕德坐下，又去冲了两杯咖啡端过来将其中一杯递给杨裕德，略微尴尬地说道：“噢，实在对不起，杨，你看我这里条件有限，今天只能请你喝这种味道一般的咖啡了，希望你别介意”。

“喝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杨裕德说着接过弗拉基米递过来的咖啡，平常了一口点头道：“嗯，这味道不错嘛！”

弗拉基米闻言无奈了笑着摇了摇头，想要去拿桌子上的烟斗，杨裕德连忙道：“弗拉基米，我给你带来一点礼物，希望你能喜欢！”

“哦？是什么？”

杨裕德说着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条包装精美的香烟递过去：“这是我去年从国内带来的，一直没有舍得抽，知道你喜欢这个，这次过来看你就给你带来了！”

“噢！竟然是大华牌香烟？”弗拉基米眼睛一亮，脸上流露出惊喜，连忙接过来。

杨裕德笑道：“这可是特供型的，且不说在欧洲，就算是在我们国内的市面上也是买不到的！”

“是吗？那真是太谢谢了！”

杨裕德见弗拉基米这个样子便叹道：“弗拉基米，看来你们的情况很糟糕”。

弗拉基米闻言将香烟放到一边，正色道：“好吧，杨，说说你这次来的目的吧，你别告诉我你这次只是为了给我送一条特供型的香烟！”

杨裕德掏出一包烟，抽出两支后丢一支给弗拉基米，自己将另外一支含在嘴里，两人用火柴点燃抽了记起来，杨裕德吐出大量的烟雾问道：“弗拉基米，你们这样下去是不行，如果没有活动经费，你们的工作是很难开展起来的，而且就算能够将工作开展起来，一旦你们国内有事，你们也掌握不了政权，因为你们没钱，军队的武器弹药需要钱购买原料造出来，士兵需要钱养家，官员需要发放薪水，没有钱谁会用心干活？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看我国当初推翻清王朝的时候，革命党的孙先生等人的威望是最高的，斗争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他们的付出最多，他们的组织

规模也是最大的，但是推翻清王朝之后，他们却没能掌握政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钱，你主义再好，说得再动听，士兵们如果填不饱堵住谁愿意听你的？你不会想着就凭一张嘴夺取沙俄的政权吧？”

弗拉基米摇头道：“我当然知道仅凭一张嘴是无法推翻沙皇的统治的，想要夺取政权就必须要掌握军队，这一点毋庸置疑！”

杨裕德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寻求外部帮助？比如从外部获取资金方面的支援，至少也要筹集一些资金用于你们在国外展开工作，能够控制国内的革命力量，随时掌握国内的情况吧？”

弗拉基米闻言不由苦笑，“我们当然考虑过这一点，一直以来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英法德等国对我们组织极为排斥和警惕，别说从资金上提供支持，不少国家甚至不允许我们在他们国家进行活动！”

说到这里，弗拉基米听了下来，好像想到了什么，看着杨裕德道：“杨，你这次来？”

杨裕德心说西方国家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会任由你的组织到处传播可以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灭亡的思想。他抽了一口烟说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考虑对你的组织进行支持，资金、物资、武器，我们甚至还可以派出军事人员为你们训练武装军队，至于我们对你们组织支持的力度有多大，就看你们的诚意了！”

弗拉基米与杨裕德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他很了解，当然知道杨裕德是什么人，他抽着烟问道：“这仅仅只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们国内高层的意思？”

杨裕德道：“你说呢？如果没有上面的点头，我敢说出这种话？”

弗拉基米闻言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显然他正在对杨裕德的话进行权衡和考虑，革命到现在，他已经不奢望能够从外部获取支持了，但是这次杨裕德的到来却让他的心思又活络起来，毫无疑问，如果能够从外部获取支持，特别是全力支持那种，那么对他和组织的事业帮助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他很明白，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想获得杨裕德背后的组织的全力支持，付出的代价肯定不小。那么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要不要答应呢？

弗拉基米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直到好几分钟之后才停下，他回到杨裕德对面坐下问道：“杨，说吧，你们想要什么？或者说我们要付出什么？”

杨裕德也看着弗拉基米，抽了一口烟说道：“我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叫元朝，你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对于这一点应该是知道的，在元朝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都是我国的国土，关于这一点，你不会反对吧？”

弗拉基米闻言反应过来，脸色剧变：“什么？你们想要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不不不，弗拉基米，你说错了，不是我们想要，在你们的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你们要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归还给我国！”

第482章布局沙俄（2）

看着弗拉基米的脸色连续变幻不定，杨裕德也不催促，抽着烟看着弗拉基米的脸色，揣测着他内心的想法。

杨裕德知道，弗拉基米的组织在国外的活动是非常受到限制的，他们不敢公开发表演说，如果公开发表演说，势必要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还是最文明的，有些激进的欧洲国家甚至将他们逮捕入狱，因此弗拉基米这些人只能在暗地里活动，但也不敢随便在国外发展人员，而且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很多时候在生活上都是极为拮据的，断顿饿肚子都是经常的事情。他们急需大笔的活动经费，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如果回国组织起义和暴动就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同时他们也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不怕弗拉基米不答应。

过了良久，弗拉基米的脸色依旧极为难看，他冷冷道："杨，你们的胃口也太大了，西伯利亚加上远东地区几乎占去了整个俄国二分之一的面积！"

实际上西伯利亚是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在突厥语中，它是"宁静的土地"的意思，。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迄太平洋，北临北冰洋，西南抵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与华国、蒙古和朝鲜等国为邻，面积1276万平方公里，全在沙俄境内，它所占的面积占了全沙俄的一半。

杨裕德抽了一口烟说道："弗拉基米，你要知道不是我们的胃口大，西伯利亚本来就是我国的土地，现在我国要回来有什么错呢？"

"哼"弗拉基米哼了一声。有些怒气道："可是据我所知，沙俄与清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规定了贵国与沙俄划分的疆界并没有包括所有西伯利亚。而是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为界，再沿外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河东岭南归清国。河西岭北归沙俄！"

杨裕德点点头道："沙俄和清廷签订的条约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但是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我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条约的合法性，而且我国政府早在一年前就明确什么要废除与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像这种不平等条约当然也在废除之内！"

"另外，弗拉基米，我想说的是，即便你的组织不答应将西伯利亚归还给我国，我国政府也会从沙俄政府的手上拿回来。我国收回西伯利亚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现在我国政府已经在与沙俄当局对西伯利亚的最后归属问题展开了谈判，现在沙俄在西线被德军打得很惨，俄军顶不了多久，沙俄急需从我国获取大量的粮食物资、武器弹药，我国也是沙俄从外界获取支援的唯一渠道，而且西伯利亚本身就是我国的土地，再加上这片土地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没有什么产出。我国政府相信沙俄当局为了欧洲部分的土地安全，肯定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以换取我国大量的物资援助，利用这些物资缓解国内的压力！"

弗拉基米听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冷静下来道："杨，你们不能这么做，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富含侵略性，你们如果与沙俄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沙俄政权对人民毫无贡献。它只会从人民的身上榨取油水，

我相信人民迟早会推翻沙俄的，而我们的组织是人民的组织，是代表人民的力量，如果你们要收回西伯利亚必须要经过我们的组织的同意”。

弗拉基米这番话倒是没说错，仅仅今年，沙俄内的起义就多如牛毛，5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伊凡诺沃-沃慈涅先斯克工人罢工，要求降低物价、提高工资。接着，科斯特罗马工人罢工。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抗捐、反对征调粮食和马匹的运动遍及各地。士兵也受到革命的影响。今年沙俄还爆发了波罗的海“汉古特”号主力舰水兵的起义，种种迹象显示，沙俄政权对国内的统治根基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如果不是有外敌，军队都被抽调到前线了，革命者无法鼓动军队反叛的情况下，估计沙俄现在早就被推翻了。

杨裕德听了弗拉基米的话之后，他听出来了玄机，弗拉基米没有把话说死，说明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谈的，那就要看弗拉基米的组织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了，估计弗拉基米的条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问道：“弗拉基米，我们两个也不打哑谜了，你可以提出等你条件，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才能同意让我们收回西伯利亚？”

弗拉基米见香烟烧没了，拿起杨裕德面前的香烟盒子又从里面抽出一支点燃，抽了几口之后说道：“杨，你不要欺负我不知道，你们元朝时期的疆土并没有包括所有西伯利亚在内，我们只能同意将叶尼塞河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归还，叶尼塞河以西、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西西伯利亚则是我国的土地，贵国历史上的元朝疆域并没有包括这一片地区！”

杨裕德的脑子里高速运转，他看着弗拉基米说道：“真要说起来，贵国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我国所有，蒙古帝国时期，它的疆域已经包括了现在沙俄的全部版图，而现在我国并没有要求你们全部归还，只要求你们归还西伯利亚而已！弗拉基米，说吧，你们需要多少资金，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我相信任何事物都是有价钱的”。

弗拉基米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头：“第一，三亿华元的资金支持；第二，据我所知现在西伯利亚地区处于贵**队的布防之下，我希望贵国可以在西伯利亚划出一块地盘供我们的组织训练军队。第三，贵国派出足够多的军官帮助我国训练一百万军队，而且要负担这些军队的武器装备、弹药和全部后勤补给！”

杨裕德听了这三个条件差点气乐了，他摇了摇头道：“弗拉基米，请恕我直言，虽然说谈判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这也太没有诚意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做这个冤大头，你的第一个条件，要价太高，第二个条件倒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划出一块地盘给你们训练军队，也可以派出军官帮助你们。第三条基本上不可能，我国可以没有义务帮你们养军队，你们急要钱又让我们帮助你们养军队，你认为这可能吗？当这样吧，看来我们今天是谈不拢了，你可以召集你们组织的高层进行一下详细的磋商，商量出切合实际的条件，而我呢也向国内进行一下汇报，我们一个星期之后再进行会晤，你看怎么样？”

弗拉基米想了想也决定自己确实是狮子大开口，任谁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除非对方真是傻子，他见杨裕德这样说也知道今天是没法谈了，

只能等下一次，他对于获得外部的支持是极为期待的，因此同意道："好，我同意，我们一个星期之后再谈！"

华国京城，总统府。

王亚乔提着公文包站在萧震雷面前汇报道："大总统，欧洲那边的分布传来了与沙俄革命党组织接触的消息！"

萧震雷从椅子靠背上坐直身体，问道："哦？具体什么情况？"

王亚乔道："欧洲分布的副部长杨裕德亲自与沙俄革命党组织首脑弗拉基米进行了会谈，他们之前就是老朋友了，因此这次上见面没有什么障碍，而且他们的会谈也进入了实质层面，弗拉基米说出了他个人的条件，第一，他们需要三亿华元的资金支持；第二，他希望我国可以在西伯利亚划出一块地盘供他们的组织训练军队。第三，他需要我国派出足够多的军官帮助他的组织训练一百万军队，而且要负担这些军队的武器装备、弹药和全部后勤补给。而且他提出只能将叶尼塞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归还！"

"呵——"萧震雷听完笑了起来，抽着烟说道："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与那帮沙俄的革命者谈判，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以后在领土的事情上给其他国家干涉的借口，我的本意也不一定非要获取叶尼塞河以西、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西西伯利亚平原，在我的计划里，要将这片地区划给沙俄，在我看来，沙俄被推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沙俄政权退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叶尼塞河以西的大片平原上，以乌拉尔山脉作为天然防御屏障，防止俄国革命者建立的政权继续向东渗透，我却没想到这个弗拉基米竟然狮子大开口到这种程度！"

王亚乔迟疑了一下，问道："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与他们谈？"

想了想，萧震雷指示道："继续谈，看看他们能出到什么条件，如果能够搞定他们，以后在领土问题上就不会出现争端了，即便是以后他们反悔，我们可以拿着条约跟他们打仗，如此还可以获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西方国家肯定不会希望这个组织建立的国家太过强大，毕竟价值观完全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西方国家一定支持我们！"

"那我们的谈判条件底线呢？"

"给他们的资金支持最高为两千万华元，可以帮助他们训练一个师的军队，在土地上我方可以适当的退让，但最多只能以鄂毕河下游、额尔齐斯河为界，以东地区的所有西伯利亚都归我国所有，以西地区属于俄国！"

"明白了！"

第483章研制坦克和战车

12月上旬，协约国准备在法国西南海岸登陆的情报被德国所获取，德国遂加大了在法国西南部的兵力部署，对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沿海地带更是加强了防御，这让协约国方面准备登陆法国的计划破产，协约国方面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登陆计划，但是集结的兵力、船只、武器装备却没有解散，而是准备酝酿新的计划。

12月6日，这天萧震雷正在办公室办公，王亚乔过来汇报与俄国革命党谈判的结果，“大总统，我们已经与俄国革命党组织达成了协定，他们同意将鄂毕河下游、额尔齐斯河下游、托博尔河一直向南到伊朗的萨拉赫斯，以东地区划归我国所有，我国则一次性向他们提供一千八百万华元的资金支持，并在秋明划出一块地，派出一百名军官替他们训练一个师的军队！”

萧震雷对铁血调查局圆满地完成此次任务很高兴，他赞扬道：“很好，这次杨裕德的功劳不小，应当予以嘉奖，在这件任务上有功劳的人也要适当嘉奖，你们铁血调查局要如何嘉奖他自己看着办！”

付出一千万八百万、派出一些教官就能够获得一千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笔买**一本万利还要划算啊，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利润最大的买卖，没有之一。

“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道：“对了协议签订了没有？”

“已经签了，其中叶尼塞河以东地区的西伯利亚地区是归还给我国的，另外的鄂毕河下游、额尔齐斯河下游、托博尔河一直向南到伊朗的萨拉赫斯以东。叶尼塞河以西地区算是卖给我们的，价钱就是一千八百万华元！”

萧震雷点头道：“好。很好，如此分得这么清晰和详细。以后就不会闹领土纠纷了，这件事情做的很好，派出教官团的事情由你去与那边的第三军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

“咚咚咚！”萧震雷刚说完，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进来！”

门被推开后，秘书小高走了进来说道：“大总统，车队已经等在外面，该出发了！”

萧震雷点头挥挥手：“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准备！”

“是，大总统！”

王亚乔见萧震雷马上另有工作安排，当即告辞道：“既然大总统还有其他工作，那我就先告辞了！”

“行，那你先回去，有事再报告！”

“是！”

王亚乔走后，萧震雷来到休息间，秘书小高和一些工作人员已经等在这里了，一个化妆师提着化妆箱过来给萧震雷进行化装。十几分钟后化装完毕，又有工作人员给萧震雷换上一身中华装，外面再套上一件米色风

衣，戴上一顶米色的帽子。这就是此次出行的行头了。

车队来到军用机场直接开进战机停机坪上，此时蔡国栋已经等在机场停机坪了，车队停下来后。蔡国栋带着几个将军走过来向萧震雷敬礼。

萧震雷问道：“来了很久了吧？”

“赶到两分钟，不算早！”蔡国栋说着。问旁边一个上校：“时间到了吗？”

上校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时间刚刚好！”

蔡国栋便对萧震雷道：“大总统，那咱们就登机？”

萧震雷挥挥手：“登机吧。早去早回！”

众人便先后走向停在一旁的一架大型运输机，萧震雷走在最前面，蔡国栋跟着，其他人在后面排队依次上了运输机。

上了飞机后，将军和军官们都各自忙着各的，萧震雷向蔡国栋招了招手，两人在一个比较安静的位置面对面坐下，又让机上服务人员送来两杯红酒，一边品酒一边说话。

萧震雷端着酒杯喝了一小口，问道：“南边准备进攻湾岛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虽然说这次只是跟日本人合伙做一场戏，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我们演戏也要演得真一点，你要知道中将级别以下的将军和军官以及普通士兵们可都不知情，一旦打起来，他们可就是真的打，你们知情的指挥官一定要控制好伤亡，如果让别人知道演戏都能演死很多人，这不是就闹出了笑话吗？”

蔡国栋点点头道：“老大放心，这个我知道，我已经召集几个军长开过会，而且不是一两次了，每次都强调了这个问题，尽量控制并减少我军的伤亡人数，如果进攻遇到阻碍，不能强行进攻，他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现在将士们正在海边进行游泳、抗晕船的训练，南方那边的气温要比北方高得多，下水虽然有些冷，但只要时间不长是没问题的，现在整个训练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训练！”

“我知道这次虽然是演戏，但我们这边可是会按照真正的抢滩登陆战开打的，一切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该用舰炮、轰炸机、战斗机的时候绝对不会含糊，这也是为以后进行真正的抢滩登陆作战积累经验！”

萧震雷喝了一口酒，点点头：“好，你有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对了，等到明年开春之后，渡海抢滩登陆作战就会打响，你肯定是要赶往沿海地带坐镇指挥的，装备部的工作你准备交给谁暂时负责？”

蔡国栋端着酒杯摇了摇，权衡一下后说道：“副部长廖成武能力比较突出，意志坚定、长期经受考验，而且是最早跟随我们的人员之一，我认为他可以暂时代替我主持装备部的工作，老大你看呢？”

萧震雷沉吟了一下点头都：“好，那就他吧！嗯，这酒不错”。

蔡国栋喝了一口酒扭头打量了一下这运输机内部，这架运输机内部是经过改装和装修的，看上去布置得很有家的感觉。他问道：“老大，你有没有想过放开飞机使用范围？比如向民间开放，成立民用航空公司，将运输机改装成客机或让飞机制造公司专门设计制造民用客机？”

萧震雷闻言摇了摇头："让飞机为民用服务不是不行，只是现在时机还没有到，首先飞机的制造技术在现阶段来说很容易泄密，毕竟我们的技术也不是很先进，让那些洋人看一眼就可能会明白其中的关窍，其次，飞机性能的稳定性方面还无法全面保证，即便是我们现在军机的故障率都很高，如果用于民用，频繁发生飞行事故怎么办？所以说现在暂时还不行，至少也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发展民航事业！"

蔡国栋点点头："这倒是！"

萧震雷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上，这是华国一家私营钟表厂生产的腕表，怀表也被称为袋表，就是装在口袋里的钟表，而腕表则用表带戴在手腕上，以前全世界都使用怀表，但是一战爆发之后，多个国家的军官们在作战时都发现怀表在作战中极为不方便，已经不能适用战争的需要，都在想着如何研制适合作战的手表，制作一根戴在手腕上的表带并不难，难的是钟表本身戴在手上既要防雨也要防水，也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世界上不乏聪明人，在上海滩有一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学生发明了一种完全防水的手表表壳，并在各国注册了专利，随后一家手表厂就在上海滩被开了起来，萧震雷手上戴的这块手表就是这家手表厂生产的，毕竟是国货，而且质量非常不错，萧震雷成为了这家手表厂最尊贵的客人，有了这个噱头，这家钟表厂的名声如日中天，订单从此源源不断。

"现在时间还早，国栋你给说说坦克的大概情况吧！"萧震雷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到奉天还有一个小时就说道。

蔡国栋放下酒杯，说道："那行！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我们暂时只生产了一款坦克和一款装甲车，这款坦克我们定名为'龙战一型'坦克，重量26吨，装甲厚度8毫米，装备有一门75毫米炮，一挺机枪，可载5人（车长、炮长、装填手、驾驶员、机枪手），车长7.9米，车高3.1米、车宽4.1米！最大时速39公里，最大行程150公里，可越1.5米壕，可过半米高障碍物"。

"另外一款装甲车，在性能上比较接近装甲运兵车，重量16吨，车长7.5米，车宽2.9米，车高2.3米，乘员2人，可载人13，如果上算副驾驶位置，刚好可以运载一个步兵班。装载两挺重机枪，最大爬坡45度，最大侧行坡度25度，最大时速45公里，最远行程160公里，现在只制造了轮式战车！"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据情报部门的消息，说英国人已经研究出了马克一型坦克，我们这款龙战一型坦克与马克一型相比性能如何？"

蔡国栋道："当然是我们的坦克性能要好一些，马克一型重量28吨，重量要比我们重一些，不过它有两门57毫米炮，还有四挺机枪，火力上确实比我们的龙战一型要强一些，但是我们龙战一型坦克使用的是75毫米炮，可以配备穿甲弹，对堡垒和敌军坦克的杀伤力要大得多！"

萧震雷又到："战车要生产履带型的，在战场可以运兵越过壕沟突入敌军防御阵地当中！"

"嗯，这确实是一招杀手锏！"

第484章性能测试

飞机在奉天军用机场降落，早有十几辆汽车等在这里了，其中有七八辆汽蒙皮卡车装着士兵，士兵们全副武装，除了步枪，还配备有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和迫击炮等武器，这是一个连的士兵，专门从附近驻军抽调过来当任此次的护卫任务。

车队很快到了奉天机械制造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机械制造公司，属于军事装备生产单位，但这家机械制造公司的实力却是不容小觑，它不仅有着东北地区最大的机械制造能力，而且还有着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技术研发能力，龙战一型坦克和猎豹一型装甲车都是这家公司研发和制造的。

萧震雷等人的到来尽管引起了公司内不少人的注意，但是由于这里是属于军事化管理，每个工作人员和工人都非常自觉的没有过来围观，各自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这也是萧震雷事先要求的，不能影响生产。

机械制造公司的几个主管人员在办公楼下面站得笔直，在萧震雷和蔡国栋下来之后，几个主管人员一一上前见礼，萧震雷和蔡国栋等人分别于他们握手。

寒暄完毕之后，公司主要负责人万经理就问道：“大总统、蔡将军，坦克和战车都已经在试验场准备好了，现在是否要过去？”

蔡国栋看向萧震雷，萧震雷摆手道：“现在就去，带路吧！”

“是，大总统！”万经理答应一声就钻井一辆小汽车内，萧震雷等人也纷纷上车。毕竟这家制造公司的占地面积可不小，从这里到试验场都有两公里远。靠走路走过去可要花不少时间，只有坐车过去才能节省时间。

在前往试验场的路上。从车窗向外看，道路辆车到处停放着一辆辆摆放整齐、崭新的型号不一的拖拉机、收割机、军用卡车、吉普车等车辆，直到车队到了试验场门口才看不见那些车辆。

车队直接开进了试验场停了下来，在试验场一侧有看台，萧震雷等人走到看台上坐下，看台的正对面试验场空地上停放着三辆坦克和三辆装甲运兵车。

前面一长排桌子上每个座位前摆放着一个瓷杯，有一个年轻人提着开水瓶给每一个瓷杯里倒满开水，参加这次性能测试的不仅有萧震雷这些人，还有研制这两款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科研团队的专家、教授和研究生。

尽管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但上午的太阳正对着这边照射，制造公司的主管人员还是考虑得很周到的，也许是早就安排好的，每个座位前除了瓷杯之外，还有一副墨镜，萧震雷拿起墨镜看了看，架在鼻梁上，感觉太阳光不刺眼了，很不错。他还对蔡国栋夸奖了一句。

公司万经理走过来弯腰询问：“大总统、蔡将军，所有人员都到齐了，那边试验场地也全部准备完毕，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萧震雷摆摆手：“如果没有其他人要来的话。那就开始吧！”

“是，大总统！”

一声哨响之后，试验场的最右侧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步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三辆装甲运兵车跑去。并井然有序又快速的钻进了三辆装甲运兵车内，随后三辆装甲兵车车尾的门被被内部拉上关好。

已经满载步兵的三辆装甲车开始启动。一阵黑烟从一侧喷出来，大型柴油发动机启动了。三辆装甲运兵车开始加速向试验场左侧冲过去，在三辆装甲运兵车的车顶，分别都有两个士兵各自操持着一挺机枪，一前一后，机枪上有护盾可以保护射手的安全，而机枪都是可以全方位三百六十度调转枪口的，前面的机枪枪口向前方，而和面的机枪枪口向上，显然这后面的机枪是防空的，属于高射机枪。

每小时45公里的最大时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快速度的陆地交通工具了，这就是这款猎豹一型装甲运兵车的最大时速，而这个时期英国人造出来的马克一型坦克的最大时速才32公里，装甲也只有6毫米，这款猎豹一型装甲运兵车的装甲就有6毫米，由于它是装甲运兵车，因此在火力和防御方面自然是不能跟坦克相比的，它没有火炮只有机枪，但是它的速度和内部空间却要比坦克大得多，毕竟它的主要任务是运兵。

萧震雷问道：“装甲车后面那挺机枪是高射机枪吧？”

蔡国栋道：“对！”

“什么时候搞出来的？”

“三个月前！”

萧震雷又问：“具体参数呢？”

“这款装在装甲运兵车上，是单管的，12.7毫米口径，理论射速每分钟550发左右，实际战斗射速大约在每分钟80发，可用来射击1千米高度以内的低空飞机和超低空飞行的飞机。另外我们还研制了一款双管和一款四联装的，双管的主要装在机车上组成高射机枪阵地，便于移动。而四联装的高射机枪，我们正准备向海军舰船上装载，现在海军舰队的各战舰都在进行小规模的改装，除了加装大量的四联装的高射机枪用于防空之外，每条战舰还加装一到两门高射炮，我们已经研制出几款不同口径的高射炮，目前这个工作正在准备当中，相信海军方面很快就会向你递交申请为海军战舰加装高射机枪和高射炮的报告！”

萧震雷闻言点头道：“不错，你们能考虑到前面去，这个很好，现在各国都开始重视发展空军力量，飞机的性能会越来越好，我们除了要努力研制更加先进、性能更强的战机之外，在防空方面也要走在世界的前面，造矛的同时也要把防御它的盾造好，以免将来咱们吃亏！”

此时三辆装甲运兵车驶过看台继续向试验场左侧冲过去。不久，装甲车上的机枪纷纷开火，布置在前方两侧的穿着军服的假人纷纷被子弹撂倒，几辆被蒙着铁皮的卡车被疯狂的机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很快，装甲运兵车冲过一道一米多宽的壕沟，在越过这道壕沟之后，向前前进了几十米又有一片高于平地半米高的陡坎拦在前面，而那三辆装甲运兵车毫无阻碍地爬上了半米高的平地。

其实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就曾经有军官在汽车上蒙上铁皮，再架上机枪，制成了最原始最简单的装甲车用于作战，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

装甲车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没有人想过继续研究下去。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直到一战末期，英国人才制造出履带式和轮式装甲输送车。车上有轻型装甲和一挺机枪，可运载20名士兵。虽然车上的装甲可使车内士兵免受枪弹的伤害，但习惯于徒步作战的步兵仍把首批装甲输送车称为“沙丁鱼罐头”和“带轮的棺材”。但是在这个时空里，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装甲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那三辆装甲运兵车爬上半米高的陡坎平地之后继续向前前进，速度依然不减。很快前面又出现障碍了，三道斜坡出现在前面，那三辆装甲车没有任何减速的意思，装甲车尾部喷出黑烟，冲上了斜坡，那斜坡的坡地大概有四五十度的样子，装甲车在爬坡的时候速度减慢了一些，但没有任何爬不上去的迹象。

那三辆装甲车爬上胁迫之后，转弯，向另外的斜坡冲过去。萧震雷问道：“刚才那斜坡多少坡度？”

站在身后的万经理立即道：“禀大总统，那是四十五度的坡度！”

萧震雷又问：“那现在呢？他们要在斜坡上横着前进，翻车的可能性有多大？”

“大总统，这是三十度的斜坡，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干扰，装甲车几乎不可能翻车！因为尽管装甲车车身有两米多高，但是它的重型却是在底盘，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翻车”。

三辆装甲车在斜坡上横着前进了一段距离之后就进入平地，前面有一片模拟的敌军阵地，阵地上有战壕，三辆装甲运兵车一边前进一边开火，车顶的机枪不停地向两侧的假人开火，假人纷纷被打倒。

冲进敌军阵地之后，那三辆运兵车一个横向漂移停了下来，车尾处的铁门被放下，铁门在车身与地面之前形成斜坡踏板，士兵们端着步枪纷纷从战车内冲出来，最先两个冲出来的士兵一左一右蹲在地上不停地向视线之内的假人开火，车厢内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冲出来跳进一条交通壕，战斗正式开始，战士们开始从交通壕内出发向敌军各战壕内进行渗透进行进攻，整个战术配合非常娴熟。

试验进行到这里，蔡国栋问道：“大总统，你觉得这款装甲运兵车的性能如何？在快速突击敌军阵地的战术是否能够发挥很强的作用？”

萧震雷点头道：“不错，这装甲车不错，刚才的战术也用得不错，不过战士们在战斗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依然它去对敌军阵地进行突破，毕竟战车和坦克也不是无敌的，如果敌军在阵地前方挖掘反坦克壕的话，依靠战车和坦克突击的战术就会失效！”

第485章高射机枪和高炮

坦克的演练与装甲车差不多，但要多出一些检验的项目，比如坦克要在行径中进行炮击，停止时当做固定炮台向前、向左、向右等方向进行炮击，还要对碉堡进行炮击以测试火炮的破坏能力。

坦克还在演练中，蔡国栋转头问道："大总统，这款坦克怎么样？"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着，在烟灰缸中弹了弹烟灰，说道："总体上来说，性能还不错，坦克的前装甲多厚？

蔡国栋回答道："与侧身装甲一样！"

萧震雷摇头道："前装甲几乎要正面面对敌军炮火打击和大口径重机枪扫射，装甲太薄弱了不行，至少也少30毫米以上，坦克的外形设计倒是不错！可以考虑组建一个坦克师，但坦克的数量不可能生产很多，最多只能生产装备一个师的数量，毕竟现在无论是在机械技术还是制造技术上都不太成熟，在技术上还要加强研究，例如防护能力、行进速度和最大行进范围，这些都要在发动机技术上下功夫，尽量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减少耗油、降低噪音，可以将无线电通话器装上去，另外我刚才看了一下，这坦克的掌舵系统好像有些呆板，要提高它的掌舵系统的性能，还有，能不能给炮塔加装瞄准器？我刚才看了炮击的命中率可不咋样啊，先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再进行生产吧，图纸和制造技术定型之后再进行生产，先生产一个师的数量"。

蔡国栋听了萧震雷这番话才知道这款坦克的问题还不少，因此还需要改进。最明显的就是掌舵系统和炮塔瞄准器的问题。他答应道："那行，解决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定型的坦克命名为龙战a型吧？"

萧震雷点头同意："好！"

从奉天机械制造公司离开之后。萧震雷等人又乘坐运输机前往南京，飞机在军用机场停下后他们乘坐车队前往一家武器生产公司。这同样是一家国家武器生产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有三年了，不仅生产枪械子弹炮弹，还生产火炮。

这家公司同样有研发团队，除了巨大的生产车间之外，还有武器性能测试场，车队在武器性能测试场停下来，这个武器性能测试场很大，它被三座山丘围在中间。这三座山丘都在武器性能测试场的范围内。

武器制造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一行人已经在测试场等了很久，但车队停下来他们便迎上来，一番见礼后，大家都来到了看台上准备观看高射机枪和高射炮的射击效果。

"开始吧！"萧震雷对武器制造公司的负责人说道。

负责人立即立正答应："是，大总统！"

命令下达之后，几辆卡车各自拖着一门双联装高射机枪进入了测试场，这些双联装高射机枪都装在有两个轮子的机车上，每辆卡车的车厢内有六个士兵，这些士兵都是操炮的炮手。

卡车停下后。士兵们纷纷从卡车上跳下来卡车将卡车上的弹药箱都搬下来码好，然后一起动手用工具将装载高射机枪的机车与卡车分离开来，

这些卡车随后开到一边等待，士兵们用工具将装载高射机器的机车与地面连接固定。机枪阵地就这样架设完成了。

两个弹药箱被搬过来，一左一右分别装好，将子弹上膛。一枪手负责高低和方向，二枪手负责航路、速度、距离和撤去时的起枪放列时的落枪。也就是诸元定装手，三、四枪手是左右装弹手。五枪手是压弹手，还有班长，一个机枪班有6个人。

在班长的指挥下，高射机枪班的士兵一个个纷纷行使自己的职责，高射机枪的枪口在士兵的操作下不断变换方向和高低。

“开火！”

“哒哒哒”。

高射机枪的射速是非常快的，开火之后，两根枪管不停得喷出火舌，而高射机枪的抛壳口不停地抛出弹壳，弹壳落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机枪开火时那种连贯起来的声音极为像织布机发出的声音。

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实际上高射机枪能够击中战机的机率相当低，而高射机枪起到的威慑作用比杀伤力要大得多，在高速射击的同时在天空形成弹幕，就看哪个倒霉鬼刚好撞到弹幕上了。

一个弹药箱内装有一百五十发高射机枪子弹，左右各一个，很快就打光了，子弹打光之后，班长立即喊道：“换弹药！”

三、四枪手立即从后面各自扛着一个弹药箱跑过来，将高射机枪上的空弹药箱取下来，再将弹药箱装上去，机枪继续开火，子弹射向高空在远方落下。

从射击的高度、射速以及转向灵活度方面来看，这款双联装高射机枪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萧震雷想了想问负责人：“可以进行平射吗？”

萧震雷还以为他们不会，谁知道负责人答应：“可以，大总统，我现在就命令他们进行平射！”

命令很快下达，接到命令的枪手们开始将枪口压低对准远处光秃秃的山丘的一面开火，只见对面山丘山壁被打得碎石乱飞，很多大块的岩石都被打得从山壁上落下来。

这次有几个随行的将军和军官看到高射机枪平射竟然可以有如此大的破坏力，顿时十分震惊，一个少将参谋处长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处山壁上一个个坑洞，随后忍不住道：“我的个天，这玩意平射竟敢有这么大的威力？这要是打在人身上，还不把人打成两截？”

萧震雷摇头道：“这双联装的还只是12.7毫米口径的，如果换成四联装14.5毫米口径的，坦克都防不住它的扫射，英国佬的坦克装甲厚度才6毫米。哪里挡得住它的扫射？”

武器制造公司负责人点头附和：“是的，大总统。我们研制的14.5毫米四联装高射机枪的子弹是可以用来反坦克的，打飞机更加没有问题。这种子弹硕大无比，它的特点是发射装药量非常大，弹壳长114毫米，容积是42.5毫升，全弹质量在200克以上，弹头重60克，我们还研制了一种穿甲燃烧弹，垂直命中时可以在500米内穿透32毫米装甲，英国佬坦克装甲才6毫米。在这种子弹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萧震雷摆摆手道：“那还等等什么，把四联装高射机枪拖出来试试威力！”

负责人听了这话好像也有些兴奋，当即下了命令，一辆卡车拖着一辆四轮机车过来了，四轮机车上就固定着一挺四联装高射机枪，卡车停下来，从卡车上跳下来的机枪手门开始工作了。

而这时一辆履带式厚实的坦克也开了进来，看这辆坦克，就知道这是之前在奉天看到的龙战一型坦克。它的装甲厚度有8毫米，肯定是无法经得住14.5毫米高射机枪平射的。那辆龙战一型坦克开到山丘山壁下之后就停了下来，坦克顶上的盖子被打开，乘员们一个个从里面爬出来在坦克前列队。然后一起跑步离开了坦克。

这种四联装高射机枪是一款非常重的武器，需要汽车牵引。整个机枪的回转部分装在一个四轮枪车上，射击时放下四个千斤顶式的座盘四点着地支撑整个枪车。四个车轮被顶起后悬空，这挺机枪的四个座盘着地后将机车顶起。成了作战状态。

车轮和枪车之间有水平螺旋弹簧的缓冲装置，避免在不平路面牵引行军时整个机枪剧烈振动。弹链箱在枪身左右两侧。每侧两个，随枪身一起俯仰回转。

一枪手坐在枪身后方的座椅上，左手转动方向机转轮，右手转动高低机转轮，控制枪身的俯仰和回转。由于高射机枪是射击空中运动目标为主的武器，所以射击瞄准具要比步兵用轻重机枪复杂，不但要装定距离，还要装定目标飞行航向和飞行速度。

装弹手首先将压弹机固定在工具箱或共他平面上，先向第一节弹链上插入4、5发枪弹，放进压弹机的槽内，再按照4—5发普通弹中穿插1发曳光弹的比例插入弹链环节中，压满150发后装入供弹箱内。架枪首先打开左右枪脚，1、4号枪手分别把住牵引杆和固定架，2、3号枪手分别打开前、后车体的制动开关，听到班长的“落枪”口令后，1、4枪手同时用力向内推压牵引杆和固定架，使机枪落地，2、3号枪手关闭移动开关。概略水平后，4名枪手分别到前车体，右枪脚、左枪脚、后车体一起转动千斤顶的转把，使车轮离地(约10cm)，班长打开托架的水准器护盖，指挥各枪手转动千斤顶，直到水准器的气泡居中。

装弹时机枪射角必须在30°左右，其操作一般由3、4号枪手同时进行，向外扳开导弹机卡簧，打开锥形体和导弹机盖；压下托座的卡笋将供弹箱向外抽出三分之一，打开箱盖，取出弹链的一端，然后将供弹箱推回原位，将后方供弹箱内的枪弹装进下方枪身的受弹机内，并使拨弹齿和阻弹齿卡住第一发枪弹；盖上锥形体，再将前方供弹箱的枪弹装进上方枪身的受弹机内，双手同时分别拉上、下方枪身的拉机柄向后，使枪机被阻铁挡住，送回拉机柄，向上抬击发杆，放回枪机，即呈取弹状态。再拉一次拉机柄，使枪机被阻铁挡住，此时机枪呈待发状态。

“开火！”班长一声令下。

四联装的高射机枪平射喷射的子弹就是一道道金属风暴，顿时远处的那辆坦克侧面瞬间被打成了筛子，8毫米厚的装甲防御力在这种高射机枪

面前比抹布强不了多少。

第486章海军舰船加装防空武器

关于高射炮，武器公司负责人告诉萧震雷等人，公司一共研制了两款口径的高射炮，一种小口径37毫米，另外一种中口径77毫米口径，37毫米口径的高射炮采用了40倍口径的身管，而77毫米高炮采用了45倍口径的身管。至于超过100毫米的大口径高炮，华国方面还没有研制。

其实在华国研制出这两款高射炮之前，英国和德国都已经有了成熟的高射炮技术。1906年，德国爱哈尔特军火公司（莱茵军火公司的前身）根据飞艇的特点，改进了原来的气球炮装置，制成专门用来射击飞机和飞艇的火炮。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门真正意义上的高射炮，当时这门高射炮是50毫米口径，炮管长约1.5米，发射榴弹的初速可达每秒572米，最大射高为4200米。1908年的时候，德国人又研制出一门性能更加优越的高射炮，这门炮的口径为65毫米，炮管长约2.3米，为口径的35倍。发射榴弹时初速提高到每秒620米，最大射程可达5200米，而且高低射界和方向射界也都相应扩大了。这门炮已开始使用门式炮架并利用控制手轮调整高低射界。采用这些改进措施后，火炮的机动性能有了较大提高。

在去年的时候，德国又研制出一款77毫米口径的高射炮，而今年俄国也研制出一种76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它是一种防空加农炮。也可用来射击地面或水面上的目标。在此之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高射炮是德国的77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其突出特点是在四轮炮架上装有简单炮盘。这种炮盘在行军时可以折叠起来，用马或车辆牵引；作战时。打开炮盘，支起炮身即可对空射击。炮盘的使用既便于火炮转移阵地，又缩短了由行军转到作战状态的时间。由于它采用控制手轮调整身管进行瞄准，而且首次采用炮盘，因而射击命中率较高。

武器公司负责人向萧震雷等人汇报时说，他们研制的这两款高射炮不仅采用了德国人研制的77毫米高炮的技术和特点，而且还增加了炮瞄装置。

负责人介绍道：“面对空中威胁，现在欧洲各国都在大力研制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特别是高射炮。但是他们好像只注重了高射炮的重量、行军速度、阵地转移的方便程度、炮弹的初速、射高等这些性能，而完全忽视了炮击命中率。只有德国在命中率方面有些关注。现在我们研制的这两款高射炮增加了炮瞄装置，炮瞄装置包括光学测距机、听音机和大功率夜间探照灯等等装置。”

萧震雷问道：“那么这两款高炮的命中率怎么样？有没有经过专门的检测和统计？”

“有的，大总统！”武器公司负责人连忙道：“现在欧洲各国，主要是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等国家，经过统计，用高射炮射落一架飞机平均耗弹量为11585发，而我们研制的这两款高射炮击落一架飞机的平均耗弹量为5000发左右，相比欧洲各国的命中率高出一倍有余！”

萧震雷对此表示了肯定和赞许：“嗯。不错，我在这里要对你们提出表扬，我们的高射炮性能已经领先世界水平。不过这还不够，你们还要继

续努力研发新型的、性能要更加优良的高射炮。刚才我们也听你说了，高射炮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性能指标，炮弹初速、射高、命中率、射速、自动化程度等等！”

喝了一口水之后。萧震雷继续道：“首先，那么是不是可以采用更长的炮管借以提高初速和射高呢？其次。能不能配备更加先进的射击瞄准装置，提高了高射炮的命中率？再次。能不能在小口径高射炮上配备装填和复进等装置，而大、中口径高射炮则采用机械输弹设备，用以提高了高射炮的射速呢？最后，能不能研制更加先进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火控系统用以全面提升高射炮的作战能力呢？”

武器公司负责人连忙拿笔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下来，唯恐自己忘了，等日后萧震雷问起来，他却没有按照这个指示去做，那时候就惨了。

接下来，几门高射炮被卡车拖了出来，停下来后卡车上的炮兵们跳下车开始操作高射炮，两种口径的高射炮分别有四门，这种37毫米的小口径高射炮还是双联装的机关炮，也就说它可以连发，向自动步枪一样，只是射速方面要比几十年以后的机关炮要低一些，尽管如此，这门双联装37毫米机关高射炮在这个年代几乎也是最先进的高射炮了，它的炮弹配用的是触发引信。

而另一门77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有45倍身管，也就是说炮管的长度是口径的45倍，它的炮弹配用的是近炸引信和时间引信。如果是相同材质的炮管，而且使用同一种炮弹，一般来讲，炮管越长，炮弹的初速和射程就越远，但这也不是绝对无限制的，因为炮管越长，就越难以保证在开炮时它不会出现弯曲、断裂等情况，而且还有一个运输的问题，炮管越长，越难以运输，因为它的重心会前移，难以维持平衡。

在后世，高射炮已经逐渐被地对空导弹所取代，但是即便是在一百年以后，地对空导弹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完全代替高射炮，它在低空存在射击死区，因此这些低空射击死区就必须要靠高射炮群来防御，所以一百年后高射炮仍然得到了发展和生存的空间。很多国家都采用了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合一的防空武器，这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萧震雷指示让炮兵们操作几门高射炮进行炮击试射，试射的效果很不错，他对此很满意，认为这两款高炮可以大规模生产，77毫米的高射炮可以组建高射炮团，而海军方面对于37毫米口径的双联装高射炮和四联装14.5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需求方面比较，给海军战舰的增加防空武器系统已经势在必行了。

回到京城总统府后的第二天，海军实司令萨镇冰果然拿着申请报告来找萧震雷，他翻看着申请报告，报告上申请了四万挺12.7毫米口径双联装高射机枪、两万挺14.5毫米四联装高射机枪、一万门37毫米口径双联装高射炮。

萧震雷看着这些数字倒抽一口凉气，抬头看着萨镇冰问道：“萨将军，你确定海军要用这么多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吗？你们海军想用一百年不成？一百年的时间，用不上的都在仓库里生锈了，你这不是在浪费国家的钱吗？我给你算算，四万挺12.7毫米双联装高射机枪，安装在舰船上就是

两万座，两万挺14.5毫米四联装高射机枪，装在舰船上就是五千座，一万门37毫米双联装高射炮安装在舰船上就是五千座，就算一艘战舰能够装在60座双联装37毫米高射炮，五千座也可以装在830艘战列舰上，这还是体积最大的战列舰，你有那么多战列舰吗？不说战列舰，我国现在连那些长江里的小舢板加起来一共也没有那么多舰船，即便你有那么多战舰，国家也养不起！”

萨镇冰被萧震雷批得脸色涨得通红，他也是想为海军多要些装备，可没想到随便想了一个数字填在报告上面却闹成了笑话。

萧震雷合上申请报告说道：“萨将军，你老实跟我说实话，我们自行研制的两艘黄河级战列舰，每艘最多可搭载多少座高射机枪和高射炮？”

萨镇冰小心看了一眼萧震雷，说道：“舰船设计研究所方面已经给出了最佳的配置方案，每艘黄河级战列舰配备45座37毫米双联装高射炮、8座四联装14.5毫米高射机枪和4座12.7毫米双联装高射机枪！设计专家们还指出，如果能够研制出20毫米或者2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的话，在射速上无疑还可以提高。”

萧震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又问道：“那么长江级航空母舰呢？那两艘航母每艘可以装载多少高炮和高射机枪？”

萨镇冰说道：“可以装备60座37毫米双联装高炮，另外还可以装备12座四联装和4座双联装高射机枪。实际上我们已经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和测试，高射机枪对于飞行速度越来越快，灵活度越来越高的战机的杀伤力不大，与其装备高射机枪，还不如多装备一些高射炮，高射炮的炮弹采用时间引信和近炸引信对战机的杀伤力要大得多！”

萧震雷闻言敲了敲桌子道：“那你这报告手上怎么要这么多高射机枪？”

“我这不是担心高射炮的造价太高了你舍不得给，所以就转而多要高射机枪，尽管它的对战机的杀伤力不大，但如果数量够多的话应该能够弥补杀伤力不足的问题吧？”

“糊涂！”萧震雷脸色难看地说了一句，将申请报告往他身上一丢：“拿回去重新写，根据实际需要数量申请！”

第487章图谋东南亚

为海军舰船加装防空武器的计划正在逐步进行，各战舰都正在陆续开火船厂进行改装，而对于一些老旧的舰船也将进行淘汰。

俘获的日本舰船经过这近四五个月的修理和改装已经加入海军舰队序列，有了这批生力军的加入，华国海军的规模一下子从籍籍无名直接跳跃到世界第四的规模，取代了日本的位置，比起沙俄、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舰队规模都要大，排在前面是英国、德国和美国。

12月10日，萧震雷前往特斯拉的研究所进行了参观，特斯拉对于萧震雷的到来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依然带着他的大批学生从事着研究工作，对正在研究所里参观的萧震雷不管也不问。

不过萧震雷临走之前向他问起能不能进一步将无线通讯装置的体积减小，特斯拉瞟了他一眼，从自己的办公室保险柜里拿出一份资料丢给他就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了。萧震雷拿着这份资料翻了翻，他是看不懂的，不过有人能看懂，他将资料递给跟在身边的小高，吩咐小高联系装备部门的人，根据这份研究技术资料再进行研究，争取早一点进一步把更小型的无线通讯器弄出来。

实际上现在无线通讯器已经在海军舰船上全部装备了，舰船与舰船之间的联系再也不需要全部靠打旗语或者用电报联系，不过虽然每艘舰船上都有了无线通话装置，不过依然没有取消旗语和电报机，无线通话装置受到功率和天气原因的影响很大。而且距离也不能太远，因此海军方面依然保留了旗语和电报联系的方式。在天气情况不好，影响无线通话的情况下。用旗语联系是最好的，长距离联系用电报。

另外空军方面，每一架战机都在进行改装，主要是将无线通话器装在战机上，加装了无线通话器的战机联络起来会方便很多，以前没有加装无线通话器的战机在空中根本不能与基地进行联系，只有侦察机可以联系，侦察机上有两个人，一个驾驶。另一个收发电报，而战机就算是近在咫尺的僚机也只能用过打手势联系，但是加装了无线通话器之后，战机与战机、战机与基地之间就可以自由地进行即时联络了，而且由于战机身在天空，电波信号不会受到地面建筑和地形的阻扰，与地面基地和空中友军联系的距离可以更长。

12月中旬，欧洲那边的战局出现了一些变化，协约国方面在意大利暗中组织了二十万兵力从意法边境突入进法国境内打了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战役中，英军充当了此次作战的主力。

尽管此时英国人已经发明了马克一型坦克，但是却没有把它用在战场上，第一是因为它太重。从英国运到意大利很不便，第二是因为它的才研制几辆，数量上不够。而且这几辆还在性能测试当中，这几辆马克一型坦克还是丘吉尔挪用了海军专款而制造的。英**方都很不看好它的前途。

协约军队二十万人从意法边境打入法国境内之后，刚开始德军被打了一个搓手不及。但是德军很快调整过来，调集兵力进行反扑，面对德国强悍的陆军，以英军为主的协约军很快被打丢盔弃甲，不仅将之前抢回来的

一小片法国地盘给丢了，而且还让德军从意法边境打进了意大利境内，如此一来，意大利人开始慌乱了，面对德军的进攻，意大利有钱人开始准备外逃，意大利的物价开始疯狂上涨。

德军的进攻速度太快了，快得协约军队还没有组织好防御就被德军冲垮，大批的协约军队纷纷向意大利南方转移，协约国高层不得不组织海军舰队和大量的运输船只在地中海沿岸一带接接应。

协约国高层知道，战局到了这个地步，协约国必须放弃意大利，将军队撤回北非以保存有生力量，因此更多的船只被派往意大利南方沿海接应那些溃逃的散兵游勇。

在12月15日的总统办公室例会上，蔡锷、杨度、杨士琦等人对此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萧震雷在暗中给予德国的帮助太多了，这很有可能造成以后无法控制局势，毕竟德国不是一个小国，不是华国可以随便就能控制的，而且很多事情不是靠想当然就能让局势按照己方的想法进行。

坐在主位上的萧震雷对他们的担忧表示了理解，他思索几分钟后说道："诸位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现在表面上的情况来看，同盟国方面无疑是占据了绝对上风，法国方面除了当初撤往伦敦的十几万人，就只有北非方面还有几万人，它的力量太小，如果法国流亡政府不能回到法国国内，不能重掌政权，它的作用也仅仅只能摇旗呐喊"。

"现在协约国方面主要与德国对抗的是英国和沙俄，在陆军方面，沙俄几乎牵制住了德国大部分兵力，英国人如果不是靠一个英吉利海峡和皇家海军舰队，只怕早就被德国人给灭了！"

"不过诸位也不要忽略了英国的战争潜力，英国是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军队的，也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的，除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在非洲，英国还有大量的殖民地。就算德国人在空军方面也占据着上风，英国人也不会在一时半会内被打败！"

"我对诸位的担忧深表理解，诸位担心德国的实力庞大到让我们对局势失去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暗中帮助德国人，让协约国和同盟国两方面自行厮杀，至于他们能斗到什么程度，我们暂时不管，我们这边一方面发展经济、发展科研技术、努力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收回湾岛、琉球和朝鲜等地，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们再出兵欧洲"。

杨士琦问道："大总统，您说时机成熟是指什么时候呢？"

"沙俄！"萧震雷道："我们必须要等到沙俄方面出现问题，只有沙俄方面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出手，否则无法凸显我国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沙俄出现问题，协约国方面的实力就会失去一半，到了那个时候英国人必须过来求我们！"

这时杨度说道："大总统，您提出过要重新恢复朝贡体系，并且要对朝贡体系进行修改，不再让朝贡体系变成一个松散的体系，而是要让我国对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国有着一定的约束，对此我们深为赞同，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却只有朝鲜是我国的藩属国，算上日本的话，也只有两个，以前的琉球王室好像已经没有后人存在了，要重新搞一个琉球国出来

只怕不行，如果只有两个藩属国，这个朝贡体系搞起来的意义不是很大啊！”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道：“皙子说的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如果只有日本和朝鲜这两个藩属国肯定是不行的，之前我们占据的德属太平洋上的那些岛屿，现在由我们管理，等以后如果他们要求自治，而我国又迫于国际形势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的时候再同意让他们自治，但是必须要成为我国的藩属国”。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向东南亚方面想想办法，就好比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以及美属菲律宾等地，我们难道就不能在这些地方想想办法？”

幕僚团中的狂生辜鸿铭当即鼓掌赞成：“大总统此言甚善，我以为可行，可以先派遣情报部门的优秀特工过去进行活动，考察当地的反抗实力的情况，如果认为有扶持的可能，又可以控制得住，就可以进行扶持，支持他们发展武装力量反对英法美等国，同时我们军方也可以派遣教官过去支援他们训练军队，向他们的军队传播我们天朝上国的思想和理念，等到时机成熟，可以支持他们推翻英法美等国的统治，再让他们加入我国的朝贡体系”。

辜鸿铭这个人是一个皇权保守派式的人物，他一生主张皇权，因此对于萧震雷提出的恢复朝贡体系，并且对朝贡体系进行改良的主张极为赞同并推崇备至，他认为通过改良的朝贡体系可以让华国对朝贡体系内的成员的控制更加深入一些，如此一来，华国就可以在亚洲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道家和佛家为基础信仰的东方文化圈。

今年他在京城出版的一本名叫《春秋大义》的书，主在向西方宣传华国的传统文化，这本书已经出版很快就被德国学者翻译成德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萧震雷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我们恢复朝贡体系，并且想办法让周边国家加入这个体系当中，并非为了扩张，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给我国在外围设置保护圈，如果我国其他大国发生了战争，这些外围的势力可以为我们抵挡一段时间的入侵，让我们有时间来布置应对措施，第二个目的，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是壮大我们的力量，历来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在国际政治舞台，必须要拉帮结派以为互相支援，如果我们能够让朝贡体系恢复到明朝的鼎盛时期，那么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果诸位没有其他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此事就这么定了，这件事情交给皙子负责，我会让王亚乔从铁血调查局抽调一些特工交给你指挥，尽快把这个工作提上日程！”

杨士琦拱手道：“定然不让大总统失望！”

第488章传播汉学文化

萧震雷的幕僚团中有不少保皇派、立宪派人士，例如杨度、杨士琦、辜鸿铭等人，这些人尽管都主张立宪、主张保留皇权，属于旧派人物，但是他们的才智却是十分难人可贵的，萧震雷当初征辟他们做幕僚团成员时还是遭到了国内一些人的诟病的，但是这近两年来，萧震雷只是用他们的才智，却没有受他们思想主张的影响，这才让很多人放心下来。

这些人尽管在思想上有些守旧，但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而且他们的很多想法，外人也不能说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对，就比如辜鸿铭，他曾经对北大的学生们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华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华之文明"。

慈禧有次过生日，辜鸿铭曾经写下："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诗句。可见他忠于的并非是一个王朝或一个皇帝，而是忠于这个民族、这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辜鸿铭对别人向来是狂傲的，可唯独对萧震雷却恭敬有加，也许在他看来，萧震雷就如同是一个皇帝一样，在他的心里，他已经将萧震雷看成了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这天下班后，萧震雷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秘书小高跟在身后，走到楼下大堂，刚好看见辜鸿铭也准备下班回家，萧震雷便叫住他："辜先生，准备回家？"

辜鸿铭连忙拱手鞠躬行礼："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笑道："去我家坐坐怎么办？晚上我让人多加两个菜！"

聪明如斯的辜鸿铭立即明白萧震雷请他过去肯定不仅仅只是请他吃饭那么简单，连忙答应："多谢大总统相邀。鸿铭深感荣幸！"

"那请上车吧，小高。替辜先生提一下包！"萧震雷笑着指着小高说道。

小高立即走过去帮辜鸿铭提包，两个侍卫上前将车门拉开，让萧震雷和辜鸿铭分别上车。

到家之后，萧震雷请辜鸿铭到客厅就坐，两人便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一边喝茶一边等晚饭，喝茶时，萧震雷便开始与辜鸿铭说起了这次请他来的目的。

"辜先生现在还在北大代课吗？"

辜鸿铭双手捧着茶杯说道："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问道："你认为现在的北大等学校学生在文化思想上相比之前如何？"

辜鸿铭见萧震雷问起这个。便来了兴趣，"清室覆灭之前，学生们十分渴望外来之文化，毕竟当时清室衰弱，老师们和学子们当中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从国外学到先进的文化，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洋人们的国力之所以比我国强盛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先进，当时大总统却告诉了所有人，没有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也一样可以提升国力。一样赶超列强！"

“现在学生们都安心学习了，虽然还有不少人依然叫嚷着引进外国文化，但毕竟没有之前那么叫嚣得厉害了！”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笑道：“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我们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有人主张会要学习外来文化，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闭关锁国了数百年，国民的思想一直在受到禁锢。清朝被推翻之后，很多在思想上受到禁锢的人渴望获得自由。而那些走出国门在国外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或多或少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

“据了解，外来文化的侵蚀已经日益严重。我们可以接受外国先进的东西将它们吸纳为己用，融合成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但是绝不允许我们的文化和思想被侵蚀，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辜鸿铭听到了这里隐隐猜测到了萧震雷叫他过来的目的，但这还很模糊，他还得往下继续听萧震雷说。

萧震雷继续道：“现在外国文化和思想，不管是先进的还是糟粕的，都一股脑地往我国涌过来，特别是那些从西洋回来的人，以为自己在西洋多喝了几瓶墨水就自以为了不起了，自以为学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认为外国的东西总是比国内的东西好，这种情况不能让它继续蔓延下去，但是政府方面又不能进行行政干预”。

辜鸿铭立即道：“那大总统的意思是？”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说：“我和内阁宋总理商量过了，准备在内阁成立一个汉学文化传播委员会，这个汉学委员会直属内阁教育部门，主要职能是：第一，就是支持各外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播；第二，制定、完善和在外国推广汉语教师标准、汉语能力标准、汉语教学的通用课程大纲；第三，选派和培训出国汉语教师；第四，开发和实施汉语水平考试；第五，支持外国各级教育机构开展华国文化的研究；第六，在各国建立儒家学院，招收华人和各国人民入学学习，以达到宣传我国文化的目的；第七，与教育其他部门进行密切联系，关注国内学生对古文学习的程度，多在学校举办一些有关诗词歌赋与古文相关的各种活动，提高学生们学习文言文、诗词歌赋等国学的学习兴趣！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多宣传！”

辜鸿铭激动莫名，连忙连连点头道：“好好好，成立这个汉学委员会好啊！”

萧震雷笑了笑，抽着烟说道：“辜先生学贯中西，是有大学问的人，内阁宋总理昨天向我提交了这个汉学委员会秘书长的职位三个人选，辜先生排在第一位，另外两位人选我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要么思想太过保守，只对汉学精通，却不了解西学，要么受外国文化影响太深，只有辜先生既精通西学又对我国传统精粹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你是深爱中华文化的，也对我们国家的文化推崇备至，否则你也不会写出那本《春秋大义》，对于辜先生的爱国情怀，我深信不疑，所以我想任命辜先生出任汉学文化传播委员会的秘书长一职，还请辜先生不要推辞才好！”

辜鸿铭听到这里，立即放下茶杯深吸一口气，起身拱手作揖道：“鸿铭干实业不行，搞科研更不行，可也一心想为国出力，奈何鸿铭手无缚鸡

之力，肩不能挑，不能扛，只是多看了一些书，对我国和西方文化比其他人了解的多一些，勉强在教育界能站住脚，大总统却将传播我华夏文化如此之大事尽数托付于我，大总统如此信任，鸿铭受宠若惊，必竭尽心力尽忠职守将我华夏文化传播四海，至死不渝！”

萧震雷连忙将他扶着坐下，笑道：“辜先生不怪我事先没有与你沟通就擅自做主对你进行了任命就好，以辜先生的能力和才学，我相信辜先生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职位，我对辜先生寄予厚望啊！”

“请大总统放心！”

两人又聊了一些成立汉学文化传播委员会的一些事宜和细节。不久，程碧瑶过来喊两人吃晚饭，两人便起身一起去用餐。

辜鸿铭在上任汉学文化传播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之后立即展开了工作，此时的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辜鸿铭与蔡元培的关系又是极好的，因此蔡元培对辜鸿铭的工作极为支持。

辜鸿铭在上任后就与蔡元培进行商量，要求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范围内的所有学校班级增加学习文言文、诗词歌赋的文化课程，并且规定期中和期末要进行考试，升学考试时它也是必考科目，科目分数与其他科目相同。

蔡元培当即召集教育部门高层官员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结果就是先派人去各地的学校和教育部门的直属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并向社会上各社会阶层和团体征求意见。

在调查研究期间，辜鸿铭主持的汉学文化传播委员会开始宣布每年举办全国青少年毛笔字大赛、全国诗词大赛、成语大赛、汉字听写大赛等等，优胜者都将有丰厚的奖励，获得名次的学生可以在升学考试时加分，如果是社会成年人士将获得教育部门颁发的荣誉证书。

在进行国内的工作的同时，辜鸿铭还向社会各界进行募捐，将募捐来的款项大部分用于在国外各国建立儒学孔孟学院，派遣老师去那些儒学孔孟学院任教，另一部分款项用作奖学金，奖学金用来奖励国外那些喜欢汉学又成绩优秀和家庭经济平困的外国学生。

在国外建立的儒学孔孟学院不仅招收当地的外国学生，还招收当地的华人华侨的孩子，并且对他们格外的照顾。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辜鸿铭任职的汉学文化传播委员会就在社会上募捐了三千万华元的巨额款项，从这可以看出辜鸿铭的名气还是很大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华国现在还是有很多有钱的传统文人的，他们对外来文化极为排斥，因此当辜鸿铭以在外国建立儒学孔孟学院的为由进行募捐的时候，一大批的有钱传统文人们都慷慨解囊，在汉学向世界传播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489章北美情报工作进展

转眼之间1915年过去了，时间进入了1916年，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总体上来说，同盟国占据了绝对上风，在战术上，同盟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同盟国依然没有冲出协约国在天然上的战略包围。

同盟国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时间进入1916年之后，同盟国方面决定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那就是彻底打垮英国，因为德国知道，在协约国方面，英国起到了决定作用，如果能够打垮英国，那么战争基本上就结束了。

德军把这次军事行动成为“飞虎”行动，德国之所以决定发动这次战役是有底气的，因为德国自从从华国那边买到了飞机的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之后，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吃透了华国第一代战机的技术，德国方面很快就安排了生产，直到1916年1月15日为止，德国已经生产出了80架战斗机和120架轰炸机，在买来的那些资料和图纸中只有这两种战机的资料和图纸，却没有鱼雷机的资料，因此德国只生产了战斗机和轰炸机。

1916年1月18日，王亚乔来到萧震雷的办公室，萧震雷看见后放下手上的工作问道：“久光，有事吗？”

“是的，大总统！”王亚乔走过来立正敬礼，然后拿出一份文件递过去说道：“欧洲分布传来消息，我们安插德军统帅部的内线得到的绝密情报，德军正在酝酿一次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名称被命名为‘飞虎’，根据内线掌握的消息。这个行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应该是德军准备动用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对英国沿海港口或海军舰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另一个部分是无限制潜艇战，根据我们情报分析部门的分析，这份情报的真实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挑，接过那份文件看了看，然后拿起桌子上的电话道：“小高，你过来一下！”

“好的，大总统！”

小高很快敲门后走了进来，萧震雷将手上的文件递给他说道：“把这个送给幕僚团战局分析处，让他们马上进行分析。通知总统办公室幕僚团所有成员一个小时后到三号会议室开会！”

“是，大总统！”小高接过文件夹在腋下转身离去。

在小高走后，萧震雷算了算，说道：“德国人买走我们的飞机制造技术资料和图纸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吧？

王亚乔回答：“是的，大总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德国人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过两百架的战机，其中以轰炸机居多！”

萧震雷点了点头问道：“我们卖给英国人的战机什么时候全部运到？”

“据说船队已经抵达了伦敦，我估计要形成战斗力的话。至少还需要三个月以上，因为零部件的组装要比拆卸麻烦得多，而且英国的飞行员熟练驾驶我们的第一代战机还需要适应的时间”。

萧震雷摸了摸下巴说道：“你说如果德国人在这段时间内对英国发动

的话，英国能够顶得住吗？”

王亚乔摇头道：“难说！”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想起美国那边的事情，于是问道：“北美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王亚乔连忙道：“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已经将四条枪炮弹药生产线卖给了墨西哥。为了让墨西哥摆脱经济上的问题，我们用两千万从墨西哥买回来的一些原材料。相信有了这些钱之后，墨西哥当局可以将这些钱解决一部分困难。另外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成功在美墨边境上制造了一些事端，加深了美墨之间的矛盾和边境冲突，如果按照中形势发展下去，美墨之间的边境冲突会越来越严重！”

萧震雷点点头，又道：“那么美国国内呢？”

王亚乔说道：“我们的情报人员在那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支持了一个叫马杜的美国白人，这个马杜的信仰与俄国革命者弗拉基米一样，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马杜口才极好，在演说和鼓动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在我们情报人员提供的资金支持和特别训练的情况下，马杜成立了一个叫‘美国红会’的组织，他是这个组织的首脑，这个组织成立之后迅速开始发展壮大，特别是在普通工人和社会底层之间发展得特别快，到现在为止，‘美国红会’已经有六万人的正式成员，他们主张平分社会财产，让底层的民众做国家的主人！”

萧震雷抽着烟问道：“那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我们的情报人员化身美国的富豪，并打入他们内部，成功地挑起了美国南北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在利益的争夺中再次加深了矛盾。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一直都存在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北方为了发展本国工业，抵制外国商品输入，主张保护关税；南方为输入廉价工业品，反对保护关税；第二是北方需要大批便宜的“自由”劳动者和工业原料，主张解放奴隶；南方奴隶制种植园却占用了大批劳动力；第三是南方奴隶主还要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西部，而北方资产阶级坚决反对，双方谈不拢，因此只有打。尽管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们的矛盾是一直都存在的，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结束。我们的人打入他们内部之后，稍加挑拨就成功地再次激发了他们的矛盾！”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

王亚乔说道：“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情报人员在美国扶持了一个叫菲尔特的美国黑人，这个菲尔特在美国黑人当中是很有学识和威信的，而且他是也是一个一直在为美国黑人争取权利和自由的人，他的思想很极端，我们认为这个人值得扶持，因此为他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并派了三个有军事技能的特工人员给他培训党羽，现在他的组织有骨干成员三千多人，另外有一支五千人的秘密军队，分散在西部大部分地区！”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吐出大量的烟雾，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几个来回，指示道：“先稳住这些人，让他们秘密发展势力，暂时不要发动，等到德国人投降之后再发动！”

“明白了！”

王亚乔的汇报给了萧震雷很大的动力很信心，他太清楚美国的地理优势了，美国孤悬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北边是加拿大，没有军队，防务都由美国负责，而南边墨西哥的实力又太小太小，国力太差，根本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就算大力扶持起到的作用也不大，顶多只能给美国找点小麻烦，而要跨海进攻美国并战胜的可能性太低太低，除非华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几倍，否则根本就拿美国没办法，不说别的，只说超长的运输补给线就可以把华国拖垮，唯一能打败美国的就是从他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让他们自己乱起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另外还有大量的非洲黑人和大量的亚洲人，尽管白人占了多数，可是白人也是有民族区别的，另外还可以利用他们的信仰不同挑起事端，总而言之，想要给美国人制造麻烦有很多办法，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情报组织，华国的特工在美国来去自如，在情报工作上几乎没有对手。

萧震雷又问道：“我国在南美方面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王亚乔道：“我们已经在南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情报站，大一点的国家，如巴西，就建立了三个情报站，小一点国家一般都有一个情报站，情报站有大有小，大的情报站有数十人，小的情报站只有六个！”

“情报站的主要人员都是我们从总部派过去的，但是他们还在当地吸收一些当地人充当外围成员，只让这些人打听消息、解决一些小麻烦，但是如果是要死人的事情，则由专门的行动人员负责！”

萧震雷抽着烟说道：“那么经费方面怎么解决了？总统办公室每年拨给铁血调查局的经费也是有限的，将情报系统铺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这笔花费可不是小数目，以现在的拨款只怕周转不开吧？”

王亚乔老实回答道：“是的，大总统，总统办公室的拨款只能解决我们百分之七十的经费，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经费需要我们自己解决，好在我们的情报人员当中有很多在各方面有不错的才能，他们在执行任务当中或开店做生意，或开公司成为商人股东，公司由组织控股，他们只负责经营，当然他们除了拿工资之外还有执行任务的津贴，另外还在明面上的身份的薪水，例如一个情报员是一个店铺的老板，这个店铺赚的钱他也是有分成的，剩下的就是组织的收入，这就为我们解决了经费的缺口！”

萧震雷点点头：“很好，这个办法不错，但是一定要做好财务监督，特工在外面执行任务多拿点钱，或者任务需要，要做一些或偷或抢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是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决不允许这样干！”

“明白，组织在这方面是有规定的，比如一个特工在执行刺杀任务时如果发现目标有大量的现金，在不暴露身份情况下可以带走现金，这些现金将由特工个人和组织之间进行分配，组织得四成，特工得六成！”

第490章蔡松坡的病

王亚乔走了之后，萧震雷又工作了半个小时，与幕僚们开会的时间到了，秘书小高过来通知萧震雷，萧震雷收拾了一下之后就来到了会议室。

人员已经到齐了，萧震雷走到主位上坐下后看了看两侧的幕僚团成员们说道：“铁血调查局送来的情报想必诸位都清楚了吧？战局分析处的先生们，你们有什么结论呢？”

蔡锷站起来刚要说话，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咳，咳咳，咳咳”，咳嗽了一阵之后，蔡锷掏出手帕擦了擦嘴和鼻子。

坐在旁边的杨度说道：“蔡将军，还是要注意身体啊，马上要开春了，这受了风寒可不得了啊！”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皱，他这才想起在另一个时空历史上蔡锷就是在今年11月去世的，很多记载都是记录的蔡锷是患喉疾去世的，但具体是什么病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有的说是喉癌，也有的说是喉结核，有的说是蔡锷本身患有肺结核，但因长期工作耽误治疗让病菌感染到了咽喉，去日本之后终究治疗的太晚而救治无效而死。

蔡锷的喉病自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了，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他在1915年11月22日呈给袁世凯的文中这样写道：“自今年入秋，复觉脾胃不舒，饮食减少，时作咳嗽，也不成眠，近复感秋燥，虚火上炎，以致喉痛失音，发热盗汗，诸症并作”。

当时袁世凯身边有人说蔡锷这是在迷惑袁世凯使其批准其休假三个月到日本就医的计谋。其实蔡锷是真的病了。他在1916年6月28日给梁启超的电文中这样写道：“锷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无疗治之余裕。念已成顽疾，非就专门医院速为调治似难奏效”。

他在1916年4月29日写给妻子潘蕙英的信函中这样写道：“此病起自去冬。因国事奔驰，迁延未治，遂至缠绵，其来也渐，则医治亦难急切奏效也”。

蒋方震写的《蔡公行状略》中这样写道：“一日深秋，早起渡南海，欲疾风而喉痛剧，遂病”。这里说的南海是京师中某地的南海，而非南中国海。这段话的真伪无法考证。但依蒋方震近代军神的名声和他与蔡锷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段话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咳嗽、失音、饮食减少、肿痛、痰多，发病一年即死，当时的一般记录都是喉疾之死，但具体的死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以及信息所限，也有可能是喉癌所致。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所是传染病，也就是喉结核。1916年11月蔡锷死后，陪同在蔡锷身边的石陶钧致函张孝准。电文上这样说：“松坡系传染病，火车船运载均有不便，且有损国体，请运动政府用兵舰来接。如何？”

石陶钧与蔡锷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他们是同时被恩师江建霞先生录取进入校经学院，后来又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拜入梁启超门下。在日本留学时。他们虽然不是同科，但也是先后毕业。关系是极好的，因此他的话可

信度极高。但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政府派船来接的托词。

根据当时日本的医疗水平来看。也不见得能查得出蔡锷的具体病因，但到底是喉结核还是喉癌呢？这两个病的症状却是差不多，可惜找不到当时日本福冈医院的病历记录。

还有人猜测当时蔡锷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只是日本当局不愿意将蔡锷治好，因此指使日本医生耽误了蔡锷的病情，因为当时蔡锷发动了护国战争，在国内的声望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蔡锷的病治好回到国内，后来的军阀割据混战会不会发生都难说，而日本需要的则是一个混乱的华国，蔡锷的存在触动了日本的在华利益。

这时蔡锷咳嗽了一阵感觉好了一些，他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后说道："大总统，诸位，我们战局分析处拿到这份情报之后进行了讨论分析，英国人能否顶住得住德国这次的行动，就看德国这次行动中的第二部分具体争对英国哪方面了，如果是争对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那么德国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旦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主力遭到轰炸，以现在英国海军舰队的防空能力，英国海军舰队主力十有**会遭到惨败，那么英国一直以来对德国的封锁僵局就会被打破，德国海军将可以自由出入大西洋，但是如此一来，英国方面必然会警惕德国的空中力量，一方面尽快将从我国买回去的战机派上用场，另一方面会在全国范围内，着重在沿海城市部署大量的防空武器"。

"与此同时，由于飞虎行动中的无限制潜艇战，必然会惹怒美国人，美国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因此他们很可能对德国宣战，一旦美国对德国宣战，那么战争势态势必会发生改变，至少有了美国的加入，协约国即便是再不济也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在美国参战之前，英国人就扛不住德国人的轰炸而投降了，不过以英国人的高傲和实力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着，他没想到德国人这么快就准备对英国人发起决定性战役，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是这似乎又是必然的，毕竟德国人迟早会意识到英国人才是他称霸欧洲的最大障碍，直接对英国人动手是迟早的事情。

散会之后，萧震雷想起蔡锷的病，便将他留下叫道办公室里问道："松坡，你没事吧？"

"什么？"蔡锷十分诧异。

萧震雷又道："我听你在会上咳嗽得厉害"。

蔡锷连忙道："哦，多谢大总统关系，受了一点风寒而已，不碍事！"

萧震雷摆手道："别把小病不当回事，小病拖久了也会变成大病，我看你还是找医生看看，详细检查一下，工作上的事情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自己的身体更重要，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干好工作呢？你说对吧？这样，我给你找个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

蔡锷没想到萧震雷对他的病如此重视，连忙推辞："大总统，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就是受了一点风寒，找医生开两副药吃了就没事了！"

"行了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的，这件事情就这

么定了，明天上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等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说，别说了，这是军令”。

“是！”蔡锷见萧震雷抬出军令，只好答应。

送走蔡锷之后，萧震雷将小高找来吩咐道：“你跟医院打声招呼，明天蔡松坡去做完检查之后让他们尽快确诊结果，一旦结果出来了，先拿给我看，暂时先不要告诉蔡松坡，让他们派一个高明的医生带着检查结果过来！”

小高答应：“好的，大总统！”

过了两天，小高来报告说医院派医生带着检查结果来了，萧震雷立即让小高带医生迎来。

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青年，看上去很精神，小高介绍道：“大总统，这就是医院派来的何新明医生，曾在英国留学，在国内的西医细菌学研究方面算得上是最权威的！”

何新明连忙鞠躬道：“大总统好！”

萧震雷起身抬手道：“好，何医生来这边坐！”

“多谢大总统！”何新明多少有些紧张。

两人坐下后，秘书小高很快让人送来两杯茶，萧震雷伸手道：“何医生，请喝茶！”

“谢谢大总统！”何新明说了一句，想起自己来这里的任务，连忙道：“大总统，您工作忙，我还是给您介绍一下蔡将军的病情吧？”

萧震雷点头道：“也好，你说吧！”

何新明从自己带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检查报告和一张病历说道：“大总统，根据我们对蔡将军的身体检查，我们发现蔡将军咳嗽、失音、饮食减少、肿痛、痰多，我们从蔡将军的痰中发现了血丝，他身体的病变部位在咽喉，我们对他的咽喉部位进行了检查，发现了红肿现象，刚开始我们怀疑是咽喉炎症，但是我们对蔡将军的痰进行了检查，在显微镜下，我们发现痰中有一种大量的特殊病菌，我们发现这种病菌与肺痨患者痰中的病菌相同，也就是肺结核，后来又从蔡将军的咽喉患处提取了少量细胞组织进行显微镜分析检查，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同种病菌，由此可以肯定蔡将军不是中医上说的感染了风寒，而是喉结核，对于结核病，现在全世界医生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没有药物可以杀死这种病菌，只能用药物延缓病情，因此我们医院方面建议，最好是让蔡将军立即住院进行保守治疗！”

萧震雷脸色凝重，尽管这位何医生的话已经排除了癌症的可能，但是结核病在这个时代依然是绝症，得了结核病就等于是判了死刑。

第491章内阁工作报告

他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何新明坐在椅子上等待着萧震雷的指示，这根烟抽了十来分钟，萧震雷才掐灭烟头起身走到办公桌后面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半板胶囊，这是蔡国栋给他的消炎药，从二十一世纪带来的，只有一板，一共十二粒特效消炎药，与青霉素是同一个系列的抗生素，这里只有半板，另外一半在蔡国栋那里，蔡国栋分给萧震雷一半，也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要知道在这个时代病毒性感冒的死亡率是非常之高的。

萧震雷抠破保护铝片从里面拿出一粒胶囊，然后将剩下的放回抽屉里，走到沙发前坐下将胶囊放在一个空雪茄盒子里推到何新明面前道："何医生，这种药物可以杀死你所说的肺痨病菌，全世界也只有我这里有这种药物，但是我这里不多，数量不足以将蔡将军的病治好，所以我希望你把这颗药带回去进行研究，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相同成分的药物治好蔡将军的病，而且如果你能够成功，那么将宣告结核病不再是绝症，这在医学上也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何新明拿起雪茄盒看着里面那颗滚动的胶囊，皱眉问道："大总统，您确定这东西能杀死结核病菌吗？"

萧震雷将脸一板，严肃道："何医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

何新明感觉到周围气势一变，听了萧震雷的话才意识到自己太放肆了，眼前可是大总统啊，大总统能跟自己开玩笑吗？这显然不可能。他吓得浑身直冒冷汗，连忙道："不不不。大总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世界上竟然有治疗结核病菌的特效药物，这个实在是太震撼了，呃，大总统，我能不能问一下，这种药物您是从哪儿得来的？为什么只有您这里才有？看这药物的行状，很明显是工业产品"。

"何医生！"萧震雷大声喝道。

何新明吓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答应："是，大总统！"

萧震雷盯着他道："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这东西是哪儿来的，你没有权利知道，你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现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所有可能的条件研制出与它相同成分的药物，想办法找到可以对它进行工业化量产的生产工艺，并且要对任何人进行保密，你需要什么，我会让卫生部门和医院方面尽全力配合你，记住，要保密。是对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就连医院方面的院长等负责人也不能说，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你就是最大的罪人，听懂了吗？"

何新明早已经吓得满头大汗，大气不敢出。现在萧震雷把话说完了，他反应过来。立即答应："是，大总统。我明白，对任何人也不会说，我会尽一切可能尽早研制出这种药物！"

事实上，此时国外的医疗条件也并不一定比国内好，毕竟西医真正发展起来也只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这此后的二三十年间，西医发展也没有太大的进步，高速发展期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青霉素被被发明出来并且进行工业化量产，

是二战期间美**方推动的结果，而如果在这个时代如果以一国之力全力支持，萧震雷相信最快可以在一两年就能够进行实质性的突破。

如果能够发明青霉素系列的抗生素，那么将可以终结这个时代很多种绝症，毕竟青霉素系列的抗生素对绝大多数的病菌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何新明走后，萧震雷给内阁卫生部总长陶华涛亲自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亲自负责何新明这个研发项目，如果有任何进展要及时报告。

眼看就到了华国的农历年底，到了年关过年的气氛就出来了，商界商人们忙着与生意伙伴结清余款，忙着给员工伙计们结算工钱好让伙计们回家过个好年。百姓们忙着置办年货，工厂忙着完成最后一笔订单，政府部门忙着整理今年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忙着制定明年的工作规划，忙着做年终政府工作总结，就连中枢政府也不例外。

经过这两年的工作经历，宋世杰在内阁总理这个位置上也开始干得游刃有余了，萧震雷也放心把更多的重要交给他，由宋世杰自行拍板处理，不必事事都向他请示和报告。

1月22日，距离农历新年只有不到十天了，这天宋世杰带着秘书提着公文包来见萧震雷，向萧震雷汇报今年内阁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是要在铁血党中枢委员会、社会各界代表大会和政治联盟协商大会上公布的，在此之前，宋世杰还必须先拿给萧震雷过目。

萧震雷花了一刻钟将报告看完，然后说道：“宋先生这两年的进步很大，已经完全能够胜任内阁总理这个位置了，以后有关政府方面的很多事情如果宋先生能够拿主意就不必事事向我请示了！”

宋世杰知道萧震雷叫他一声先生是表示尊重，这是礼节，他当然不会真的认为萧震雷把他当先生供着，他连忙起身躬身道：“都是大总统栽培才有世杰之今日，今后无论如何，世杰都唯大总统马首是瞻！政府内阁方面的诸多工作，很多还需要大总统的指导才能让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还有党内的工作都需要大总统的思想做指导”。

萧震雷指着宋世杰笑了笑，摇了摇头道：“好了，今年内阁的工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对于明年的政府工作规划，你们内阁有具体的计划吗？明年政府工作的财政预算报告有没有做出来？”

“有的”宋世杰立即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明年的内阁工作规划，另一份是财政预算报告。

萧震雷接过两份文件，先拿起明年的工作规划报告看了起来，宋世杰在他看的时候介绍：“大总统，鉴于明年我国会对外战争，因此政府方面会增加发行国债，同时由于战争对于物资的需求加大，因此不可避免的会让物价上涨，内阁会出台相应的措施限制物价涨幅过大，并加大对那些大肆囤积物资、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的打击力度！”

萧震雷一边看一边点头道：“嗯，政府在这方面确实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毕竟我国新政府才成立几年的时间，生产力还不足以满足国内民众的普遍需求，为了维持民众稳定的生活，政府暂时进行一定的计划经济调控是必须的，等到我国生产力能够满足国民们的生活需求了，再放开市场限制，让市场自行运转，政府只在宏观上进行调控即可！”

宋世杰道："大总统所言极是，我国的市场还不够成熟，如果不进行一定的计划经济调控，是不能让我国所有民众都吃饱饭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国的粮食产量足够让民众们都吃饱饭，但是粮食大多控制在地主的手上，造成了绝大多数百姓吃不饱，但是现在经过我们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向地主交租用钱币支付，而农民可以自己控制粮食的买卖，价格高就留下自己的吃卖掉余粮，如果价格低就可以选择将粮食留下来，等待价格涨高时再卖掉，另外政府还规定了商人对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除此之外，政府也收购粮食用于充作军粮，粮商如果想要买到粮食就必须出价要比政府高！"

萧震雷看到报告上一项，点头道："嗯，不错，明年加大对农业水利设施的建设力度，看来今年对一些省份的水利设施建设很有成效的？"

宋世杰点头道："是的，去年我们在北方一些雨水量较少的省份进行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建设，最近我们发现凡是进行了水利灌溉设施建设的省份的粮食平均产量都比往年高出两层成，这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例，所以明年加大水利灌溉设施建设是必须的！"

"另外，大总统，我们建国已经几年了，但是政府部门很大一部分还是使用的以前的前清官吏，这些官吏思想方面比较守旧，而且官僚思想还极其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内有很多吃闲饭的人，这些人不干活却拿着薪水，平时还人五人六欺负百姓，更重要的是政府内超出编制的官员太多，举着例子，按照内阁的规定，只有府君（相当于市长）级别及以上级别的官员才能配备专职秘书，但是这个规定却形同虚设，很多县长、甚至是县级下属单位的主官都配备了专职秘书，很多政府部门明明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干的工作却有四到五个官员，我认为趁着现在这个情况还不是太严重尽早的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解决才是，以免日后时间拖长了再想解决的话会动摇我们的统治根基！"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点头道："嗯，精简政府机构，缩减财政开支是好的，你这样吧，你拿个具体的方案出来，这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一下子搞得太狠了会造成我们的官员储备不够，我准备搞一个官员退休制度，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要退居二线，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人老了，思想也僵化，总不能老霸占着那个位置不作为，却又不给年轻人机会，这对国家不利"。

宋世杰连忙答应："是，大总统！"

第492章政盟会议

月26日，政盟举行座谈会，孙文主持会议，萧震雷和宋世杰也由参加，与会的都是当今华国各政党首脑级人物，有铁血党、民党、立宪党、民主共进党、保守党等大小十几个政治团体的首脑。

孙文在座谈会上首先说道："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今年一年，政府在总体上的工作还是很得力的，在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上，宋总理向各界代表汇报了今年全国工农业的总体情况，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了两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尽管我不是执政党中的一员，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届内阁政府的功绩"。

其他政治团体的首脑们听了孙文的这番话都不由点点头表示赞同，不管在野党对执政党有多么深的成见，不管双方之间的政治理念有多么大的不同和分歧，但是这界内阁政府的成绩是真真切实的摆在所有人的面前，谁也无法否则，这个内阁政府是合格的内阁政府，它解决了很多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政治团体的首脑们不禁扪心自问，如果是他们的政党执政，他们能够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吗？很多人都心里底气不足，现场不少政治团体的首脑都不知道政府的工作具体要做什么。

萧震雷抽着烟笑道："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换做自己当权，自己也可以胜任这个位置，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当权者只要让国家政治稳定、没有外患和内忧就算合格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还是封建王朝。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进入共和时代。再有这种想法就是大大的错误，国家进入共和了。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民众们不仅仅对思想自由的渴望，不仅仅需要精神上的享受，而且他们还会对物质方面追求，他们渴望好的生活、他们希望吃饱穿暖、希望有工作有钱赚，一年下来家里有很多存款，而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这些可不仅仅是一个只会玩弄权术的当权者可以让他们的这些愿望能够得到满足的！"

"你会玩弄权术又有什么用？玩弄权术可以让国家摆脱贫穷吗？可以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吗？你玩弄权术可以让军队强大吗？可以让国家不被列强欺辱吗？不能够。今后国家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官员的知识水平也要越来越高，不但要懂政治，而且要懂经济，要能够适应潮流，甚至要能够引领历史潮流！"

说到这里，萧震雷停顿了一下，抽了一口烟后继续道："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届内阁政府做到了前任政府、甚至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做到的一点。那就是解决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我不是自夸，这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即便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没有解决全国绝大多数百姓的温饱问题，而那些史学家们依然对他歌颂功德，我们这届内阁不需要别人歌颂功德。我们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如果干得好，即使是我们不想干了。老百姓也会请我们回来继续干下去，如果干

得不好，就算我们想赖在这个位置上，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尽管内阁政府在这两年的施政举措当中损失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却让绝大多数人收益，受到损失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从另外的方面获得了国家的补偿和扶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受到损失，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实只要有信心、有决心，政府可以让各阶层的人民都实现共赢的局面，而不是损失一部分的利益成全另外一部分人”。

在萧震雷说完之后，有人叹道：“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我们如果推翻了清廷就可以让国家强盛，却不知道治理国家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好比袁世凯，他以为他可以治理好国家，却没想到反而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我开始也以为我们既然有能力推翻清廷就可以让国家强盛，让人民有好日子过，现在我认为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确实可以拼着性命流血牺牲，提着脑袋出来干革命，但是却没有那个本事把国家治理好，没有能力让国家强盛，对这届内阁，对于大总统和宋总理的能力我是真心佩服的”。

萧震雷弹了弹烟灰转移话题问道：“孙先生，铁路的修筑工作进展得怎么样呢？”

孙文见萧震雷问起铁路的事情，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当即说道：“前年我们用简易的机器和少量的人工修筑了全长900公里的铁路，平均每天修三公里，去年我们增添了一些机器设备和招募了数千工人修筑了1600公里，平均每天修6公里，今年我们增添许多重型机械设备，并且有数万日本战俘帮忙修路，我们今年修建了3100公里，平均每天修建10公里以上。到明年，我相信我们可以修建更多更长的铁路，只要政府的资金及时到位，我们的工期就不会耽搁，即便是下雨，只要对施工影响不大，我们依然可以冒雨施工！”

孙文看上去精神很好，神采飞扬，也许这是他最为得意的地方，修筑铁路也是他希望做的工作。

萧震雷笑道：“孙先生放心，铁路是要修到底的，我们要将铁路运输线修筑到全国大多数府县，让铁路线经过的这些府县都受益，不仅如此，我们在修建铁路的同时还会修筑公路，公路分乡村公路、县级公路、府级公路、省级公路、国道和高速公路，在三十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完成完整的铁路运输线和公路交通网络，要让百姓们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很轻松地到全国各地去工作、观光、旅游、走亲访友等等！”

孙文闻言眼睛顿时发亮，连忙道：“要修公路吗？这事我可以做，我可以修铁路就可以修公路，在修路方面我很有经验！”

旁边有人笑道：“孙先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修铁路和修公路是两码事，这是完全不同的！”

又有人说：“是啊，孙先生，你不能把事都干了，让我们这些人都闲着吧？”

众人大笑：“哈哈哈”。

这时宋世杰说道：“公路的修筑不可能全部靠政府拨款，由于明年军队要对外征战，军费开支肯定会很庞大，所以政府要收拢财政资金，把钱

用在刀刃上，但是公路又不能不修，大总统说过‘想要富，先修路’，所以为了让百姓们都富裕起来，让资源能够从交通不便的地方流向需求量大的地方，必须要修建公路改善交通状况！”

“由于资金不足，中枢政府只拨款修建国道，省级公路、府级公路、县级公路和乡村公路所需资金全部公路所在行政单位自行筹措资金，但不允许向民众摊派，也不允许违反相关规定，更不许违法！”

这时孙文道：“我们民党有一项提议，我们发现各级官府部门存在着很多只拿薪水不办事的官员，一个县需要五六个副县长吗？一个局需要四五个副局长吗？规定县长及其以下官员不允许有专职秘书，这个规定好像起到的作用不大，还有很多官府部门真正干事的人少，拿钱混日子的人多如牛毛，我们希望内阁能够在这方面所有作为！”

萧震雷接口道：“孙先生提的这个意见很好，对我们内阁的工作是一个鞭策，同时也指出了政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前几天宋总理还向我提交了一份精简政府机构和清理不合格公务人员的报告”。

“各级衙门里存在着孙先生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由于我们接管政权的才仓促，为了社会的稳定，当时绝大部分北洋和清廷的官员都留任了，为了获取他们支持，也让他们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出力，即便是安排不下，也给他们安排了一些副职的职位，这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也是在所难免的，现在我们政权稳定了，也是时候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了！诸位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张謇道：“我认为可以在五年内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部门施行政绩考核，有政绩有能力的官员留下，对没能力又做不起政绩的官员进行辞退，对于其他的公务人员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竞争制度！”

有人提议：“对公务人员的施行竞争制度，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年龄、对于某些岗位必须要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太年轻不行，年纪太大也不行；第二、文化水平，同一个职位，文化水平高者留任的机率要大，第三，品德，是否有为民众服务的意愿，是否热爱祖国、是否孝顺父母，是否尊敬长官；第四，领导能力；第五，交往能力等等，用这些指标进行对比。

第493章登陆湾岛作战

1916年2月下旬，天气开始回暖，华国当局决定发动夺回湾岛的战役，此次战役由蔡国栋任指挥官，指挥两个军的兵力十六万人，加上海军和空军，一共近十八万人。

而此时日本在湾岛的军队只有一个守备队，人数约6400人，即便是加上军警，也只不过两万人。

湾岛总督府成立于1895年，总督只限于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全权管理民政、军政和军令，也就是说，日本驻湾岛总督既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民政长官。从日本全面侵占湾岛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基本方针是镇压湾岛人民的反抗，采取同化政策，把日本的习俗和法制渗透到湾岛居民中间去，另一方面，使湾岛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使之成为一个制糖中心并保证供给日本的大米、樟脑、木材等。

在湾岛的地方行政中，以警察为中心。除了一般治安维护业务外，举凡政治思想、结婚生子、户口管理，还有大烟管理、公共卫生、征收税金、物资分配、地政调查等等，统统都是警察的业务。

如今日本驻湾岛总督府总督是安东贞美，安东贞美是日本陆军大将，是他今年五月份上任的，那时候华国还没有向日本宣战，直到宣战后，安东贞美也没有机会离开湾岛了，不仅是他，在湾岛的所有日本人，都没有机会离开，而日本本土也无法向湾岛增派兵力，毕竟海军没有了。日本当局也没有胆子再派兵走海路。

安东贞美曾当任步兵第6联队长，湾岛守备混成第2旅团长。步兵第19旅团长。日俄战争时期率第19旅团出征，后改任第10师团长。1907年封男爵。当任第12师团长。朝鲜驻屯军司令官。1915年1月晋升陆军大将，5月1日任第6任湾岛总督。

湾岛守备队只有6400人，这支守备队还分别部署在两地，第一守备队部署在岛北，第二守备队部署在岛南，这两个守备队分别有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山炮中队，另外在基隆和马公各设了一个要塞重炮队。

国内外很多人都对此次进攻湾岛日本心存疑虑，毕竟用十八万人去攻打只有6400人的正规日军的湾岛，怎么看都有些用牛刀杀鸡、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也有一种浪费兵力、浪费军费的感觉。

只有萧震雷、蔡国栋、蔡锷、徐绍桢等军方高层知道，这绝对不是用牛刀杀鸡，也不是大炮打蚊子，要知道国防军自从改编完成以来，除了攻打辽东半岛之外，就再也没有对外动过武力，一直是训练、训练、再训练，将军都知道，一味的训练而不打仗是不行的。以后还有对欧洲作战，必须要让军队提前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氛，因此这次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再加上空军和海军的配合。完全是当做大仗来打，将士兵们都近距离接触真实的战争场面。

湾岛日军总督府得知华军要登陆湾岛作战的消息之后，立即进行了动员。实际上在两个月之前，湾岛总督府就进行了动员。因为谁都明白，既然华日之间开战。华国不可能不对湾岛的日军采取军事行动。

湾岛总督府总督安东贞美不仅让湾岛南北两支守备队6400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而且还将湾岛各地的军警组织起来，给他们配发枪支弹药，除此之外，他还下令将退役后留在湾岛的日本老兵，以及湾岛当地人曾经当过兵后来退役的人也重新征召入伍，连同南北两支守备队一共编成了六支守备队共20000余人，这20000余人当中，有三千多人是湾岛本地人，其他都是日本人，而且所有的军官都是由日本人当任。

3月1日，华军正式对湾岛守备日军发起抢滩登陆战，登陆战一共分为三个部分，一部从湾岛北部进行抢滩登陆，由海军舰队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巡洋舰、三艘巡洋舰、数艘驱逐舰、一艘航空母舰护航、数百艘运兵船运载陆军第37师在湾岛北部基隆附近海滩抢滩登陆。

第三部分，由两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水上飞机母舰进行护航，数百艘运兵船运载陆军第39师在马公进行抢滩登陆。

除此之外，由第40师、41师和42师组成的第14军在海峡对面的三处地点待命，一旦第13军的三个师登陆成功的话，第14军的三个师就立即坐船前往进行增援，总之，蔡国栋不会让这两个军十六万陆军步兵闲着，就算是进攻也会让各部队轮流进行，不会让某支部队打酱油，这不符合他的目的。

懂的抢滩登陆战的人都明白，抢滩登陆战与地面进攻是不同的，地面进攻不利还可以从原路退回去，但是抢滩登陆战不行，一旦开始登陆，就算登陆的作战单位全军覆没也不可能撤退，要么冲上敌军阵地，要么被打死在登陆的过程中，想撤退？且不说敌人会不会允许，只说己方后面还有登陆船只不停地赶来，有船只撤退必然会挡住赶来船只的航道，到时候乱成一锅粥，这正好给了敌军炮群炮击的机会，因此抢滩登陆战只能进攻，不能撤退，如果有人胆敢撤退，堵住进攻航道和道路，后面的人肯定得到了命令，格杀勿论。

在进行登陆战之前的一个小时，三个部分的护航海军舰队开始用舰炮对岸边日军岸防阵地进行大规模炮击，特别是在基隆和马公这两个要塞港口，炮击最为猛烈，日军准备赖以坚守的坚固要塞在大口径舰炮的轰击下很快被轰塌，日军部署在基隆和马公的两个重炮中队对华国海军舰队进行炮击，却没想到华国舰队有航空母舰，航空母舰上起飞了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首相将基隆和马公的两个重炮中队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随后对日本的岸防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

日军岸防阵地在华国海军舰炮和天空轰炸机的双重轰炸下根本就没有顶多久，在轰炸结束后，日军部署在岸防阵地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左右，而阵地早就被炸得面目全非，已经没有阵地战壕的模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轰炸结束、华军步兵进行抢滩登陆时，日本守军只是勉强行地做了抵抗就选择了撤退，华军步兵随即进行尾随追击。

进攻基隆的第37师在登陆两小时后占领了港口，随后海军舰船和大量的运兵船在港口靠岸，大量的陆军重装备被运上岸，山炮、野战炮、大口径榴弹炮、另外还有一个坦克团也在港口登陆。

在彰化进行登陆的第38师也进展很顺利，日军的兵力有限，且华军可以进行登陆的地点太多，日军防不胜防，部署在彰化海岸的日军甚至没有看到华军在哪儿登陆，等到发现时，华军38师已经全部登陆完毕，兵力悬殊太大，日军即便是勉强抵挡，也依然伤亡惨重，彰化和台中在一天之内全部被华军攻占，随后第38师一部向北边的新竹进击，一部向南边的嘉义进军，另一部留下接手行政工作。

在抢滩登陆马公的过程中，华军陆海空三军同样配合得很好，先是一通轰炸机进行轰炸，随后大口径舰炮炮击，在炮击的过程中39师进行抢滩登陆，此时日军早就被轰炸和炮击打得伤亡惨重，炮击刚刚结束，39

师一个团就乘坐一百多艘小艇登上了海滩，日军还没有在轰炸和炮击中回过神来就被华军冲上了岸防阵地，进行一番阵地较量，小股残余日军向马公城内撤退，华军部队随后追进城内，日军残兵很快在军官的带领下举起白旗投降了。

在湾岛总督府的安东贞美接到各地相继失守和大量的兵力伤亡报告后心里骂开了，这只是演戏给洋人们看的呀，你们华军怎么往死里整？尽管满肚子的不满和怨恨，但安东贞美却只能硬生生忍了，谁让日本高层已经与华国在暗地里达成了秘密协议呢？

3月2日，华军全面占领基隆、台中、彰化、马公等城市，安东贞美明明知道这是演戏，当然不会认真的去部署，越是认真，日军的伤亡越大，他也不傻，他给驻守在湾岛各地的日军指挥官下令，如果华军进攻，只勉强抵挡一阵就投降，日军下层军官不清楚两国高层之间的秘密协议，但是日军下层军官和士兵还是很严格的遵守了军令，尽管心里极为不服气，不过日军都清楚，打了两天后，华军的步兵战斗力要比他们高出很多很多。

第37师在占领基隆之后休整了一天，与3月4日继续向湾岛首府进军，安东贞美也知道总督府不能呆了，他带着总督府官员和卫队撤往桃园。

第494章决定湾岛设省

总统府。

蒋方震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前线蔡国栋发来电报，抢滩登陆作战顺利，各部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登陆成功，在三处抢滩登陆过程中，海陆空三军配合默契，进攻井然有序，我军伤亡微乎其微。现在37师攻占基隆、38师攻占彰化和台中，39师攻占了马公，目前37师正在基隆休整，38师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守彰化，一部分南下进攻嘉义，另一部分北上进攻新竹。日军驻守在马公的指挥官已经率部投降，我39师正在收拢俘虏和接收驻防工作！"

萧震雷抽着烟听完蒋方震的报告后，说道："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就算演戏也是有伤亡的，他们为了减少伤亡肯定会选择提前投降，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两个军十几万大军，而日军才数千人，我军以雷霆之势拿下湾岛也是很正常的嘛，我想洋人们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既然如此，那就给蔡国栋下令，让他就按照这个进度打下去，什么时候在湾岛的日本人都投降了，那就继续拿下琉球群岛"。

"好，我这就去给蔡国栋下令，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走了！"蒋方震说完敬了个军礼。

萧震雷点头道："那行，你去吧！"

等蒋百里走后，萧震雷想了想拿起电话说道："小高，通知党内最高层常务委员们，明天九点上午召开会议！"

小高在电话中提醒道："大总统，明天上午的工作已经排满了！"

萧震雷道："那就往后推一推吧，明天的会议很重要！"

"好的。大总统！"

3月4日上午九点，铁血党召开最高层常务委员会议。萧震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长方形的桌子上摆着一圈白色的瓷杯，杯子里都蓄满开水。萧震雷等人有说有笑地走进会议室按照自己的座位坐下。

萧震雷坐在主位上等所有人都坐好之后开口道："好，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湾岛建省的问题，蔡国栋指挥的第十三军和第十四军已经在马公、基隆和彰化分别登陆成功，拿下湾岛全境也就是这一个月内的事情了，拿下湾岛之后，总不能一直进行军事管制，还是需要派政务人员前往主持行政工作。所以这次的会议。我们主要就是议一议这个问题，如果要将湾岛建省，那么要如何建？诸位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我相信诸位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咳咳！"宋世杰首先说道："秘书长，各位，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湾岛的面积不大，如果省下面设府，也设不了几个府，我看不如不设县。所有县全部提升为府，在湾岛不再设县，如果是面积比较大或者经济比较发达的府，可以在府下面设区。区下面设镇，镇以下就是乡村，而如果是面积较小或经济不发达的府。下面直接设镇和乡村！"

众人闻言都点点头，表示这种行政设置还可以。范之庸问道："如果

这样设置的话，那么区这一级政府要如何确定它的行政级别？相当于县级？”

宋世杰点头道：“对。就是相当于县级，区的设置一般只在府城才有，经济比较发达，城市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人口不稠密的府城不设区！”

萧震雷看着其他人述说着自己的意见，他掏出一支烟点上，抽了几口后见大家都停下来了，便摇头说道：“不能这么分，如果这么分就显示不出优劣，一个穷县和一个富裕县怎么能一样呢？我是这么考虑的，湾岛不设府，只设市和县，以后我们内地也要取消府而改设市，市又分两种，一种是县级市，另外一种是府级市，除了设县市之外，还要设区”。

林志强问道：“秘书长，这府级市和县级市有什么区别？而区在这中间又是什么行政级别？”

萧震雷弹了弹烟灰说道：“县，是以农业为主体经济，财政收入中农业收入占了多数则为先，如果一个县的工业经济超过农业经济占据主体经济结构，则可以申请建市，称之为县级市，县级市与县是同一级别，唯一不同是县级市的主体经济是工业经济，而县的主体经济是农业，从农业向工业转化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它们在行政级别上是相同的，但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区主要设在府级市一级城区，如果该市的城区较大、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的标准，可以将城区划分开来，设置区一级政府机构，府级市下辖区、县级市、县等，区的行政级别与县级市和县相同，它与县级市和县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农业经济，全部是工业和商业！”

又有人问：“秘书长，那湾岛建省后，其内到底是全部将县提升为市呢，还是全部将府降为县？又或者是县级市？”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了一下说道：“实际上湾岛的面积也不算小，而且它位于大海中间，可以大力发展航运业务，大力种植樟脑、蔗糖和水稻，如果我们中枢政府对它进行大力扶持，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起来，我以为可以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域进行划分，将琉球也划入它的治下，将琉球设置为一个市，其他按照经济类型和规模、人口数量和地域大小划分县、县级市和府级市等等！如此一来，对那些平困县、经济总量偏低的县可以起到一个鞭策作用”。

“我同意！”

“同意！”

“我也同意！”

大佬们纷纷表态支持，连最初建议取消县，只设府的宋世杰也承认萧震雷的建议是最好的建议，也表示放弃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萧震雷的建议。

萧震雷看了看其他人，见大家都同意这么安排，于是就说道：“那好，那就这样定了，另外湾岛除了汉人之外，还有湾岛少数民族，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我的意见是将他们与国内少数民族同等对待，地位与汉族相同，在某些方面政府还可以适当的进行政策性倾斜，充分尊重他们

的民族生活习俗！”

“除此之外，在湾岛和琉球还是很多日本人，对于这些日本人，诸位以为要如何处理？是让他们留下来呢？还是将他们全部遣送会日本？”

这时陈晖祖开口道：“秘书长，我认为不能让日本人留下，湾岛和琉球原本是没有日本人的，现在有那么多日本人是因为日本当局殖民的结果，现在我国要收回湾岛和琉球，当然不能让那些被殖民过来的日本人留下，而且留下那些日本人容易引起民族纠纷，我的意见是将那些日本人全部遣返回日本，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金银等贵重物品！”

有人皱眉反对：“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很多日本人已经在湾岛生活了两代了，而且不少日本人都是在湾岛出生，说起来那些在湾岛出生的日本人也算是湾岛人啊！”

宋世杰立即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就算是在湾岛出生的日本人也是日本人，也是日本当局殖民的产物，日本人殖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完全占领湾岛和琉球，他们就是要让日本人在湾岛出生，成为湾岛本地人，我认为应该把所有日本人都遣送回日本本土！”

范之庸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我认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现在毕竟是父系社会，在湾岛出生的日本人，如果他的父亲是日本人，就必须遣送回日本，如果他的母亲是日本人，而父亲是湾岛人，则可以留下跟着父亲，她的母亲也可以留下，你总不能拆散别人的家庭吧？如果是从日本来的女人，而又是单身，在湾岛无亲人，也可以选择留下，但如果有亲人则必须跟着亲人一起遣送回日本！”

“是啊，是啊，这个提议不错！”

“我同意！”

“我也同意！”

萧震雷想了想最后拍板：“好，既然如此，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另外呢，我认为可以将那些日本青壮年男子留下，特别是日本士兵，现在我国正是生产大建设时期，需要修铁路、修公路、开山，这些都需要壮劳力，不如就将那些日本青壮年留下，等我们全国的交通网络修建完成之后再把它们送回去？”

这事听上去有点狠了一点，但是这些身居高位的大佬们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见萧震雷这样说，又能节省很多建设资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都表示赞同。

“还有一件事情，这湾岛好打，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的，而且它被日本人夺取的时间不长，可那琉球就不是那么好打了，日本人只怕不是那么愿意把它还给我们，毕竟琉球从前只是我国的藩属国，而且被日本吞并的时间太长，那些岛屿上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了，原来的琉球本地居民已经很少，诸位认为要怎么做？如果我们登陆琉球，那些日本居民强烈反对，我军又应当做何应对？”

有人立即道：“这事简单啊，从湾岛投降的日军当中招募一批听话的，又心狠手辣的日军士兵，给他们发薪水和枪械弹药，让他们去琉球打头阵，而我军则在后面督阵，这日本人打日本人，日本人屠杀日本人，国

际上总不能把责任归于我们头顶上吧？”

“高明！”萧震雷心里为这说话的人点了个赞，其他人都表示赞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第495章组建日本伪军（1）

清晨，一艘巡洋舰抵达基隆港，巡洋舰在码头停靠，蔡国栋带着参谋团成员们从舰上下来，后面跟着一些士兵抬着大量的通讯、气象、电力电路等仪器设备。

刚走下巡洋舰，码头上一声大喝：“长官到——立正，敬礼！”

在码头上迎接的37师师长张作霖等人就立即上前立正敬礼：“报告总指挥、军座，基隆已经被我军全部控制，欢迎两位将军来到基隆！”

蔡国栋和贺水寒互相看了一眼，贺水寒是第十三军军长，张作霖的第37师正是在他的下辖，他问道：“张作霖，稍息！基隆城内所有日军顽固分子、敌视我军的不法分子以及那些在日本统治期间投靠了日本人的卖国求荣之辈都清理干净了吗？另外，总指挥和我的指挥部和下榻处准备好了吗？”

张作霖在袁世凯统治的北洋时期是27师师长，后来选择了归顺新政府，归顺新政府之后被送到军校指挥系高级将领进修班学习了一年时间，一年的训练和学习倒是把他那一身的匪气给炼没了，不仅如此还让他学习到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才能，从军校结业之后他被任命为37师师长。

张作霖立即大声道：“是的，军座！基隆城内所有投降的日军、日本人都被我们关押起来，敌视我军的顽固分子也全部被我们抓住枪毙，那些在日本人统治期间投靠了日本人的卖国求荣之辈都被我们抓了起来，他们的财产都已经充公，另外总指挥和军座的指挥部”。

“等一下！”蔡国栋打断了张作霖的话。他说道：“在基隆就必须设指挥部了，太麻烦。随便找一个住处对付两天，等拿下台北之后将指挥部设在那里。免得搬来搬去，贺军长，你说呢？”

贺水寒连忙道：“既然总指挥这么说，那，张作霖！”

“到！”张作霖立即立正答应。

“给总指挥和我临时安排一个住处，要安全、安静、宽敞一些！”

“是，军座！”

这时从军舰上跑下来一个上校，这是蔡国栋的副官，他提着一个箱子。另外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快步走到蔡国栋身边放下箱子立正道：“报告将军，统帅部发来绝密电令，需将军亲自过目！”

“哦？”蔡国栋接过副官递过来的文件夹打开一看，两秒后他脸色平静地合上文件夹还给副官并吩咐道：“把它烧掉！”

“是，将军！”副官迟疑了一下答应了。因为按照规定，上峰发来的任何电令都必须要存档，以便日后查验，烧掉上峰发来的电令是违规行为，因此副官才迟疑了一下。不过他也知道很多事情不能摆到明面上，特别是上峰的有些指令不能被大众知道，否则会影响上峰在民众们眼中的高大光辉形象，这样的电令必须要在看完之后立即销毁。

看着被烧成灰烬的电报纸被海风吹散之后。蔡国栋思索了片刻对副官道：“通知曾闯过来见我！”

“是，将军！”

蔡国栋又对贺水寒道：“贺军长，咱们走吧？”
“好。总指挥请！”
众人纷纷上车，一连连越野吉普、小汽车、卡车相继启动向外面开去。后面的汽车迅速更上。
张作霖给蔡国栋和贺水寒安排的临时住处就在日军设在基隆的守备队指挥部院子里，这里位置很好。很利于防守，安排好警戒力量之后，外面的人很难潜入进来。
“不错，不错，这里很好！”蔡国栋看了一眼自己的住房说道，又想起萧震雷发来的那份电报，转身对张作霖说道：“张师长，你军休整得如何了？”
张作霖立正道：“报告将军，我们师已经休整得很好了，随时可以出击！”
蔡国栋思索一番对贺水寒道：“贺军长，让37师明日向台北方向进攻，你看如何？”
贺水寒点头道：“日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南北两端和马公，在台北一带反而兵力不多，我看可以，张作霖，命令你部明日向台北进攻，尽快拿下台北！”
“是！”张作霖答应一声，又道：“两位将军，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去做准备了！”
“等等！”蔡国栋出身叫住了刚要转身离开的张作霖。
张作霖道：“总指挥还有什么指示？”
蔡国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贺水寒和张作霖见他在思考，都没有出身打扰，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
过了一会，蔡国栋才说道：“贺军长，给其他各部传令，将所有俘虏的日军全部送到这里来，由张师长派兵看押！张师长，从现在起，在湾岛所有俘虏的日军都交给你看管，我会派人跟你接洽，到时候他要干什么你不要过问，只需要配合就行了，这是最高军事机密，如果多嘴一句，则军法从事！”
贺水寒和张作霖两人闻言心头一凛，很快联想到在码头上烧掉的那封电报，连忙立正抬手敬礼：“是，总指挥！”
3月5日，37师在张作霖的率领下紧逼到台北东部外围，并开始以小股部队进行分散进攻，日军守备部队和军警边打边撤，眼看着无法逃脱的日军则选择了投降。
3月7日，37师一团攻入台北城内，日军数百人向西撤退，两千军警投降，随后37师主力进驻台北，而在基隆的蔡国栋和贺水寒等人立即带着指挥部、参谋团成员从基隆赶到了台北，将指挥部设在了总督府内。
3月8日下午，蔡国栋在办公室里处理军务，敲门声响起，他喊道：“进来！”
门被推开，副官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中校走了进来，副官立正说道：“将军，曾闯中校到了！”
曾闯上前一步，皮靴在地板上“啪”的一声响，立正敬礼道：“将军，

曾闯前来报道，请将军训示！”

蔡国栋放下手上的笔，对副官做着退出的手势，副官敬礼后转身离去并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来，曾闯，过来坐！”蔡国栋招呼曾闯来到沙发前坐下，对他说：“这次叫你过来，是有一项任务交给你去做！”

“是，请将军下令，保证完成任务！”

曾闯答应着，他是军事情报调查局的中校调查官，是蔡国栋专门从军调局要过来负责为他处理特殊隐秘事务的人。

蔡国栋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吐出长长的烟雾说道：“现在各部作战都比较顺利，在湾岛的日军被我们消灭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了，这里倒是好打，毕竟日军对这里的归属感还不深，可是打琉球的时候就难说了，日本彻底占领琉球已经半个多世纪，他们已经把那里当成他们自己的地盘，我们想要去抢回来，他们肯定会拼死顽抗，对于日军，我们倒是不用担心，该怎么打还得怎么打，上面和我担心的是住在琉球的那些日本平民，如果他们被日军鼓动或者征召加入军队，或者那里的日本平民对我军怀有极大的敌意，我军又不能对平民开火，这会有损我军在国际上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如果组建一支投降的日军部队去琉球打头阵，而我军在后面督阵就不一样了，即便是这支服务于我军的日军部队在琉球上大开杀戒，我们也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次把你找来，就是希望由你去组建这样一支由日军俘虏组成的军队，我把它称为日本安**，为了避免给你带来麻烦和不利的影响，日本安**的指挥官由投降的日本军官当任，你给他做顾问，在暗中遥控指挥，这个指挥官的人选也由你来筛选，然后报给我知晓，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希望这支安**所过之处，所有的日本人都再不敢反对我们！”

曾闯立即道：“是，将军！那么这支安**的规模要组建多大？武器装备呢？”

蔡国栋道：“暂时编练一个团、三千人的规模，装备用缴获的日式装备，但凡日军常设师团有的装备，安**都有，如果以后需要进行扩编的话，再另行安排，你看如何？”

曾闯想了想又问了一个问题：“那安**有没有军饷和作战津贴？后勤方面怎么保障？”

蔡国栋考虑了一下，答应道：“可以给他们发军饷，按照日军常设师团的待遇，但是没有作战津贴，至于后勤方面嘛，我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后勤部门负责安**的后勤，将所有缴获到的日军装备都集中起来管理。军需物资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必须要听话，你的作用很重要，要绝对能够控制住他们，控制他们要注意方法，将这一支部队牢牢掌握在手里！”

曾闯点点头，又道：“将军，我总不能光杆司令一个吧？如果我手下没兵，那些日本俘虏临时反叛怎么样？你得给我一支部队做后院监督他们才行！”

“早给你准备好了！”蔡国栋闻言笑了笑，拿起电话说道：“把人带来吧！”

电话中传来声音：“是，将军！”

第496章组建日本伪军（2）

蔡国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锦盒和一本证书走过来对曾闯说道：“这次给你做后援并直接听令于你的是一个中校团长和他所率的部队，而你现在也还真是一个中校，鉴于你以往的表现和功劳，以及解决指挥权的问题，我特向大总统和军事委员会进行了申请，给你晋升一级军衔，曾闯，我代表大总统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晋升你为上校军衔，希望你能够不负大总统和我的厚望，圆满的完成任务！”

“是，谢谢大总统和将军，卑职必定不负大总统和将军！”曾闯严肃地立正敬礼。

蔡国栋给他换上上校军衔的肩章，又将一个蓝色的小本本递给他：“这是你的新的职务！”

曾闯接过打开一看，只见证件上职务一栏写着：“日本安**高级军事顾问”，他知道他不能以之前的身份当任安**的军职，必须要以一个新的身份进入安**并控制那支军队。

没过一分钟，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蔡国栋喊道：“进来！”

副官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校走了进来，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将军，李团长到了！”

“好，你出去吧！”

副官退出去之后，这位年轻的李团长走过去向蔡国栋立正敬礼大声道：“报告蔡将军，卑职第十三军第37师三团团长李宗仁奉命前来报道，请指示！”

蔡国栋还礼后对曾闯介绍道：“这就是配合你任务的李宗仁李团长，从现在开始他和他的团直接听命于你！”说完喊道：“李宗仁！”

“到！”

“这位曾闯上校，他将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将配合并直接听命于他，直到接到上峰新的命令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

李宗仁立即道：“是，将军！”

他又向曾闯敬礼：“报告长官，李宗仁前来报道，请长官指示！”

曾闯还礼后说道：“李团长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这次任务能不能完成就看我们两个之间的配合了，完成任务后我们都将受到上峰的嘉奖，如果完不成任务，那咱们两个可能就惨了。希望我们能毫无保留的密切合作！”

李宗仁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话，他马上道：“李某是一个粗人，一切唯长官马首是瞻！”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安东贞美指挥的湾岛守备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安东贞美的司令部也不得不再次撤退，南边是新竹，但是新竹现在正在被38师进攻，不能退往新竹了，他的司令部只能向东部的宜兰撤退。

3月10日。台北、新北、桃园、苗栗、新竹、嘉义先后被拿下，日本兵倒是没有损失多少，一旦华军打过来，他们勉强抵挡一阵之后少部分人

选择撤退。大部分人丢下武器投降了，华军基本上没有费力就占领了以上地区。

在台北的东南郊外竖起了一座军营，在军营的旁边有一处俘虏营。俘虏营方方正正，大门和四个角上都修建起高高大大的木质瞭望塔。上面有士兵驾着机枪，在俘虏营地内非常整齐的竖立着一排排简易的帐篷。这里分为数个区域，这些区域都被带刺的高高的铁丝网隔开，每个区域的俘虏都只能在固定的区域活动。

在俘虏营旁边的军营内，李宗仁左手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了曾闯的办公室，“长官，这几天又陆续送来了一千六百多人，现在俘虏的人数达到了两千七百人，这是士兵名单和伍长以上军官的名单，请长官过目！”

曾闯从李宗仁递过来的一个记录本翻看起来，他直接略过普通俘虏的名单，对军官名单看起来，最先看的当然是高级军官的名单。

翻看了一遍之后，曾闯对李宗仁道：“李团长，你去总督府走一趟，看看总督府没有这些日军军官的资料档案，如果有的话，给我拿过来！”

“好的，长官！”

李宗仁答应后就带了两个士兵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赶到了总统府，递上证件后被允许到档案室查阅文件。

档案室不小，日军撤退时来不及销毁这里的档案，全部被华军缴获，这里不仅有守备军的人事档案，而且还有总督府下辖关于湾岛的所有资料记录。

在管理员的带领下，李宗仁很容易就找到了守备军军官的档案存放位置，他拿着名单一一对照，将名单上所有投降的大尉以上军衔的日军军官档案都取了出来，不过当他要求带走这些资料的时候，管理员要求他拿蔡国栋的批条，李宗仁之后又去找蔡国栋拿了批条才获准将那些档案带走，但是三天之内要送回。

“长官，档案带回来了，不过档案管理室要求三天之内送回去！”李宗仁带着两个士兵，每人都抱着一大摞档案袋走进曾闯的办公室说道。

“来，放在这边！”曾闯起身招呼着，又对李宗仁说：“这两天你经常去俘虏营转转，别让俘虏们闹出什么事情出来！”

李宗仁放下档案袋说道：“长官放心，我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这帮日本人翻不起大浪来！”

两人天后，曾闯从桌上堆积如山的档案中抬起头来，仰面靠在椅背上，皱着眉头伸手揉了揉脖子和肩膀，休息片刻后，他开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档案重新放回档案中，经过整理，他将所有的档案分成了两个部分堆起来，左边是一小部分，右边是一大部分。

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完成，曾闯坐回椅子上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后说道：“李团长，到我这里来一趟，对，马上！”

放下电话，曾闯掏出香烟点燃了抽起来，他桌面上左边这一小堆档案中的日军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什么背景，这些人都是依靠自己的本事爬起来的，而右边那一堆多一些的档案中记录的都是贵族家庭出身的日军军官，这些日军军官家里或多或少有些背景，升迁相对比平民出身的日军军

官容易一些，而有些日军军官的直系亲属甚至是少将或中将，在日军军界相当有地位。
　　没过多久，李宗仁就大步来到办公室门口喊报告，曾闯对他招了招手：“进来！”
　　“长官，李宗仁前来报道！”李宗仁走进来立正敬礼。
　　“行了，李团长，把这几个日军俘虏分别带过来见我！”曾闯从左边一堆档案袋上拿出三份递给李宗仁吩咐道。
　　李宗仁接过三份档案袋看见最上面一份姓名栏写着一个名字，不由自主地念出来：“熊本太郎？”
　　曾闯介绍道：“这个熊本太郎是这批投降的日军军官中平民出身的军官之一，也是这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是中佐，可见他还是有些本事的，而且的家庭成员、环境都符合我的要求，不过我还要亲自与这个人见面谈一谈！”
　　李宗仁闻言有些疑惑，他已经知道他和曾闯的任务是要收编这些俘虏，并掌握好这支军队，现在曾闯就是要从这些头像的日军军官中找出一个可以听话、有能力、又能被控制的人当任指挥官，但是他依然不解道：“长官，我有些不明白，你为什么只找平民出身的人，难道贵族出身的人就不行吗？”
　　曾闯摇了摇头：“贵族出身的不行，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骄傲，贵族有着他们的荣耀，不会轻易死心塌地为我们效力，而且他们有家庭在日本本土，顾忌太多，而平民出身的军官就不同了，你要知道在日本军界，不是摩萨番出身的将军很少有能晋升大将的，而贵族出身的军人得到晋升的机会要比平民出身的军人多得多，平民出身的军人没有背景，完全靠自己的本事，这些人成了俘虏，可以说他们的前途已经全完了，没死就已经不错，如果回到日本，根本就别指望晋升，说不定还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如果他们想要有一条好的出路，投靠我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信任他们！”
　　“原来是这样！”李宗仁嘀咕了一句，说道：“那行，我这就去把他们带来！”
　　“等等，是一个一个带过来，不是一起带过来，在没有搞清楚他们是否符合要求之前，我不希望这几个人在我这里碰面！”
　　“明白！”李宗仁答应一声转身走了。
　　从曾闯的办公室里出来后，李宗仁把警卫连连长叫来，吩咐道：“带几个人去俘虏营把一个叫熊本太郎的日军中佐带过来，曾长官要见他，去吧！”
　　“是，团座！”
　　不久，一辆吉普车和满载着一个班的士兵的大卡车开到了俘虏营门口，警卫连长跳下吉普车对看守的士兵亮出通行证和提取俘虏的文件，俘虏营的大门随即被打开，一个班的士兵全副武装进入了营内。
　　“熊本太郎中佐，出来！”

第497章成立

当熊本太郎听到外面华军军官叫他的名字的时候脸色一片死灰，他一度怀疑自己的大限时间到了，他是这俘虏当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对于他这样的军官，华军很有可能为了震慑其他俘虏们而杀了他这样的高级军官。

熊本太郎认为自己完了，成为了俘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即便是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日本，也会变成社会最底层的小蚂蚁，身份一下子又会被打回原形，而他的妻儿也将跟他再度受苦。

如果能够不死，熊本太郎当然不愿意死，他其实是非常怕死的，但是他又有着一股拼劲和狠劲，因为他知道他这样社会底层出身的军人如果不拼根本就没有机会往上爬，而现在他又被打回原形，能不能活命都难说，如果被华军处决，他很难想象自己的妻儿会如何生存下去，现在，他的妻儿就在台北，而他撤退的时候却没有来得及将他们带出来，希望华军攻进台北之后不会伤害他们吧！

熊本太郎内心十分忐忑的被带进了华军军营内一间房子里，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他，不久房间的房门被打开了，一个军官进来与他进行谈话，这场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谈话过场看上去像闲聊，不久他被带进了另外一间房关了起来。

一天后，房间的门从外面被打开了，被关在里面的熊本太郎被带进了一间装饰比较豪华的房间，房间里的桌子上摆满了酒菜，都是比较精致的华国菜。

曾闯从椅子上起身。对熊本太郎道："熊本太郎中佐？"

"嗨！"熊本太郎见对方竟然是一个上校，相比身份和职位都不低。连忙立正低头答应："熊本太郎见过上校阁下！"

"请坐！"

"嗨！"熊本小心翼翼坐下，看见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尽管肚子里早就咕咕叫，但他也知道这顿饭只怕不好吃，说不定就是华国人所说的断头饭，如果不是断头饭，那这顿饭就别有用意了。

曾闯看着熊本太郎的样子笑道："熊本中佐，看样子如果我不说出今天请你过来的用意，你只怕是没有心情吃这顿饭的了！"

"是的，上校阁下还请说出您的目的吧！"

曾闯点点头，说道："熊本太郎。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投靠我们华军，我们将组建一支由日本人组建的军队，名字叫安**，主要由那些俘虏编成，如果你愿意投效我们，你将会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你的军衔和待遇都会得到提升！"

熊本太郎闻言眼睛一亮。问道："那我们这支军队要做什么？"

"帮助我们对日本作战！"

熊本大吃一惊："什么？帮助你们进攻日本？这，这，这不行"。

曾闯笑道："没什么不行的，就算你不愿意。我想总会有人愿意接受这个差事，你要知道，这世上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只有成王败寇，你现

在被俘虏了。难道你以为你死扛到底就会有人感激你？日本会有人感念你的忠诚？没有，绝对没有。你只是一个中佐，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果你死了，甚至没有人知道你的坟墓在哪里！”

熊本听了这番话脸色一白，随即小心问道：“那第二个选择呢？”

“第二个选择，高高兴兴地吃完这顿饭，然后从容赴死，但是此后再也没有人会记得你，你以前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尽管这么多年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了中佐的职位，但是现在你却成为了阶下囚，如果你死去，就如同一缕青烟消散不见，历史上没有人会再记得你，没有人！据我们调查所知，你的妻儿在你从台北撤退之后被几个日本浪人冲进家里抢夺财物的过程中杀死了，实在抱歉，尽管这件事情很残酷，但是我认为你还是应该知道”。

曾闯说到这里就停下了，而熊本整个人都像是傻了一样，曾闯知道自己准备的这桌丰盛的酒席算是浪费了，然后对熊本道：“看来你需要静一静，如果你有了决定请告诉看守，他们会转告我的！来人，带熊本先生回去！”

与熊本太郎被一同考察的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是水原健吾和木村容古，这三个人在被考察之后，曾闯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分析，认为熊本太郎和水原健吾这两个人在军事才能上要比木村荣古强一些，但是这两个人不容易真心为华军效力，只有木村容古这个人不仅极为怕死，而且没有任何良心和底线，这个人非常的自私，除了爱财之外，还特别好女色，与爱财和女色相比，他更怕死，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样的人，曾闯很喜欢，他被选中了。

木村容古是一个身处矮小、头发掉了大半的秃顶日本男人，这个人的长相很猥琐，他的军事才能比不上另外两个，但是他却会阿谀奉承，他就是靠阿谀奉承才晋升到中佐军衔。

“上校阁下，木村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木村容古在曾闯面前狗搂着腰、一副点头哈腰的奴才模样，这种形象曾闯曾经在国内看到过不少，但是看到一个日本人有这副形象还是第一次。

曾闯笑道：“木村，你是一个聪明人，这次叫你过来，想必你已经知道结果了！”

“嗨！”木村连忙道：“阁下，如果您让我当任安**的司令，我一定对您效忠，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曾闯笑问：“如果我让你杀日本人呢？大批大批的杀！”

木村连忙道：“阁下，日本的贱民很多，死一些人没没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是阁下、是华国给了我活命的机会，我就要向阁下、向华国效忠！”

曾闯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任命书递给他：“这是任命书，任命你为安**的司令官，安**的规模暂时为一个团，相当于你们一个联队，另外晋升你为大佐军衔，你放心，我敢担保这个军衔在日本也是被承认的，以后日本投降了，你认为我们任命的人，日本当局敢不承认吗？只要你干的好，少将、中将、甚至大将军衔都不是不可能，你滴明白？”

"嗨！明白，明白！"

木村尽管是靠献媚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但是他还有一定的眼力的，他很清楚从现在的战争势态来看，日本战败是迟早的事情，海军都没有了，华国想怎么蹂躏日本就怎么蹂躏，整个日本都得看华国人的脸色过日子，以后华国任命的这个安**司令在日本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这一刻，木村的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明白只要紧紧地抱着眼前这位的大腿，以后在日本还不是横着走？

曾闯又道："很好，安**当中只有你一个军官是不行的，我还给你找来了一些低级军官，我想你能用得上他们，让他们帮助你管理好军队，看着那些士兵，要让他们好好听话，另外，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高级军事顾问，在外人面前，我是你的助手，但是我的任何指令你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等待你的就不是风光无限而无尽的地狱，只要你好好听话，你的前途将会是一片光明，日后你在日本的权势将无可匹敌，什么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这些老家伙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你将取代他们执掌日本朝野！"

木村瞪大了眼睛，咽了咽口水，好一阵才从幻想中回过神来，在曾闯的逼视中立正弯腰点头："嗨！"

得到曾闯的授权之后，木村立即将自己从前的手下一些军官和士兵从俘虏营里捞了出来，给他们每人发放一套做了改动的日本军服，并且给他们配发枪支弹药，然后又将曾闯给他找的那些日本军官带上，让他们一起去俘虏营里对俘虏们进行整天，对于那些反对加入安**的士兵和军官一律枪毙。

日军士兵们没有什么主见，军官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基本上没有士兵敢反对军官，但凡反对者都是一些军官，这些军官很快被木村下令拖出去枪毙，一些没有来得及表态的军官不由暗自庆幸。

木村在军官们的辅助下花了三天时间对所有俘虏打散了原来的编制进行重新整编，并给所有俘虏都发放新的军服和装备，在整编过程中，他还向这些俘虏承诺每个月有军饷发放，待遇与日本常设师团一样。

而这些军官和士兵们知道是他们不是听命于华国，不是为华国效力，而是反对现在的日本政府，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木村的指挥下推翻现在的日本政府，让日本人民获得自由，然后成立一个新的日本政府，这让这些日本安**的军官和士兵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有军饷可以拿，要做的事情又是如此的有意义，哪有不乐意的呢？于是安**就这样成立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伪军。

第498章借口

3月13日，台南和高雄相继被华军攻陷，日军少部分被击毙，大部分投降，撤退到宜兰的安东贞美率残部面对华军的压境，不得不再次撤退到台东。安东贞美本想丢下残部坐小船逃离湾岛，奈何湾岛周边海域到处是华国海军舰船，此时整个湾岛已经被全部封锁，就连渔船也不准出海，安东贞美的出逃计划不得不搁置。

3月16日，华军兵围台东，走投无路之下的安东贞美率残部投降，湾岛在被日本人统治了二十年后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总督府。

副官敲响了蔡国栋办公室的门，在听到“请进”的声音后推门走进去向正在办公的蔡国栋敬礼道：“将军，总统来电！”

“哦，上面怎么说？”蔡国栋放下了手中的文件问道。

副官拿起文件夹，打开说道：“大总统在电文中说从即日起，湾岛实行三个月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军管会成立之后需尽力维持湾岛市面稳定和社会安定，安抚湾岛民众之心，严厉打击扰乱治安之不法分子、打击肆意囤积物资、哄抬物价之不法商贩。在此期间，从原有的警务系统之中筛选出没有不良劣迹之警务人员，以这些人为骨干，面向湾岛社会各界招募新的警务人员，对这些人进行训练，从前日治时期的但凡有劣迹之警务人员全部清退，如有民怨极大者，需追究刑事责任给湾岛民众一个交代，这期间会陆续有新的政务人员从内地派过来逐渐接管政务。此外。大总统还指示从现在起，将军可以着手进行夺取琉球群岛的战备工作了”。

副官念完上前几步将文件夹递过去。蔡国栋接过文件夹看了看电文，用钢笔在电文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将文件夹还给副官。“给曾闯打电话，让他三天后到我这里来一趟，另外给第十四军军长蓝天蔚、40师师长柏文蔚、41师师长张绍曾、42师师长刘存厚发电，让他们马上启程来台北司令部开会”。

“好的，将军！”

副官走后，蔡国栋捏了捏眉心，这第十四军的各级主管都是一些刺头，如果换做其他人当任主帅，这些人不一定会完全服从命令。不过蔡国栋不同，他是萧震雷的嫡系，资历够高，这些人在清廷时期的军中就有很高的位置了，特别是张绍曾，此人在清末还当任过新军第二十镇统制，蓝天蔚当任过第二混成协协统，而刘存厚则在蔡锷手下混过，担任过蔡锷的第一部参谋长。柏文蔚更是在清军中活动频繁，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不是蔡国栋，一般人来当任总指挥都镇不住这些人。

3月18日。蓝天蔚、柏文蔚、张绍曾、刘存厚等人一起乘坐军舰抵达基隆，随后坐车于当天下午赶到台北总督府，在总督府安排的招待所住下后。晚饭前接到通知，晚上八点赶到总督府召开军事会议。

这些人都是军人出身。在袁世凯统治那一年半时间里，柏文蔚还赶走了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自己坐上了安徽都督的宝座，只不过他没坐多久，屁股还没有坐热乎，二次革命北伐之战就开始了，新政府成立后他被

调入军界，不再署理民事，都督的宝座不但没了，他还从都督的职位降到了师长，这三年来别人都是升官发财，他却还在原地踏步。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他是民党中人，而且还因为他这个人太活跃。

张绍曾曾经任清廷新军第二十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他与吴禄贞等人举兵反清，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被调任长江宣抚大臣，为南北议和奔走。袁世凯被打倒后，张绍曾等一批人选择了投靠，因此他被调入军校高级指挥办深造一年，毕业后被任命为41师长。

刘存厚参加过援川滇军，参加过保路运动、参加过川省独立、二次革命北伐战争，资历一点也不比柏文蔚等人差，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时期就已经是师长了。

晚上八点，四人赶到了总督府，蓝天蔚作为第十四军军长先被请去了蔡国栋的办公室，其他三人被蔡国栋的副官带到了会议室就坐。除了他们四个，还有第十三军第37师师长张作霖等人。

张作霖和蓝天蔚、张绍曾等几人矛盾破深，这矛盾在清末那几年就存在了，当时蓝天蔚在第二混成协任协统，他和张绍曾准备在关内关外互相响应，但当时张作霖作为奉天巡防营统领率先发动，使得蓝天蔚准备起义声援武昌起义的行动失败，蓝天蔚本人也不得不逃亡，而且这也让张绍曾在关内的举事孤掌难鸣，不得不放弃，从此蓝天蔚、张绍曾与张作霖之间就有了矛盾。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张绍曾就是被张作霖派人暗杀而死的。

因此，这几人在会议室见面之后都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各自哼哼也不说话，一个个都像大烟囱一样不停的抽烟，整个会议室里乌烟瘴气，空气十分不好。

不久，蔡国栋到了，军中规矩森严，上下等级分明，他人还没到门口，会议室门口站岗的士兵就高声喊道：“蔡将军到——全体起立！”

听到卫兵唱喏，会议室里的军官们立即掐灭烟头直挺挺立正站起来，蔡国栋走在前面，第十三军军长贺水寒和第十四军军长蓝天蔚跟在身后，后面还跟着几个高级参谋人员。

人刚走到门口，蔡国栋就皱着眉头停下了，说道：“嗬，怎么着，这会议室变成了大烟馆了？你们是在烧窑啊还是在烧炭啊？”

听他这语气，众人就知道不好，这是很明显的斥责，尽管蔡国栋不是他们的直属上级，可师长级将官的任免、升迁和军衔晋升都需要通过最高军事委员会，而蔡国栋恰恰是最高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他一不需要说话，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让这里任何一个人的前途从此完蛋，一个师长，甚至是军长，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面前，级别相差太远。

站在蔡国栋身后之一的蓝天蔚也看到了会议室里的大量烟雾，在这里抽烟，而且都抽，还真以为是在自己的师部？简直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他站在蔡国栋身后厉声道：“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谁让你们抽烟的？混账，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要抽烟不会出去抽吗？你们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这会还怎么开？柏文蔚、张绍曾、刘存厚，这次会议开完之后回去给我写检查，必须要写满三千字，写得不深刻就重写，直到我满

意为止，听明白了没有？”

刚才只顾着斗气，却没有意识自己等人在这里太放肆了，柏文蔚等人吓得战战兢兢，慌忙答应。他们知道现在可不比从前了，从前军权在手可以鸟都不鸟中枢政府，但是现在试试看？敢不服从上级军令，敢与中枢政府对抗，首先下面军官就会反了你，而且一个师并非师长一个人说了算，副师长、参谋长和政委分走了师长的很多权力，师长只有在战时拥有绝对对敌作战指挥权，可如果师长要指挥部队对抗上级和中枢政府，那只能是自寻死路。

这里可不是他们的师部，而是总指挥部，以蔡国栋的军衔和职位下来指挥两个军作战其实是杀鸡用牛刀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等于是直降身份。

贺水寒对蔡国栋道：“总指挥，要不换一间会议室？”

蔡国栋摆手道：“不用，就在这里开，都进去吧！”

众人鱼贯而入，纷纷找自己的位置，蔡国栋坐在了主位上看见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后才开口道：“抽烟好吗？不好，因为它对身体有害！”

众人将官见蔡国栋再次提起抽烟的话题就知道遭了，这次这关只怕很难过去。果然，就听蔡国栋继续道：“尽管抽烟对身体有害，但是它能缓解人的情绪，有助于人思考，这是它的好处，很多人都抽烟，在军中抽烟的人不再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后勤部门会给军官和士兵们配发香烟的原因，我也抽烟，但我不会不分场合，我至少知道如果我要去参加总统召开的会议，我绝对不会在总统会议室里抽烟！你们这些人都在正规军事院校里呆过，后来还进修过，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吗？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你们都给我再去进修，什么时候能够严于律己了，什么时候能够分得清场合了再回来，还有，如果这次的对琉球群岛作战打得不好，让我不满意，你们都给我回家种地去！”

“这次军事会议也不用开了，直接分派任务，第十三军进入休整状态、负责湾岛防务和治安，如果出了问题，贺水寒，我唯你是问！夺取琉球群岛的作战任务由第十四军负责，其中第40师负责拿下先岛诸岛，第42师负责拿下三山岛（冲绳），第41师负责拿下奄美诸岛、大隅诸岛和吐噶喇列岛！”

第499章进攻琉球

军事会议草草结束了，蓝天蔚、柏文蔚、张绍曾、刘存厚等人满脸的苦笑和无奈，其实这次的军事行动任务并不是很重，一个军八万人的庞大兵力规模难道还拿不下一个琉球群岛？简直是太容易了，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无意中得罪了蔡国栋。

就连他们自己想想自己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要赌气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好？偏偏在这里，换位想想，如果他们是蔡国栋，估计他们比蔡国栋还生气，这明显是极为不尊重上峰，不拿上峰的权威当回事，如果他们的权威被下属挑衅了，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这么算了。这这下好了，仗好打，可要打得让蔡国栋满意可就不容易了，你能知道他怎么才会满意？不知道，蔡国栋满意不满意全在他自己。

在这些人当中，其实最冤枉的是刘存厚，他完全是被殃及池鱼了，他与任何人都没有矛盾，但蔡国栋理所当然地认为人藐视了自己的权威，刘存厚还没地说理去，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蔡国栋这么做也是有用意的，萧震雷等高层早就想对一些自由散漫、不能严于律己的一些军方将领、特别是一些从北洋时代投靠过来的将领进行整顿一番，以前想将他们调到闲职部门闲置起来，但是没有好的借口，这次正好撞到了蔡国栋的枪口上。

其实萧震雷对于手下将领是不是自己的嫡系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听不听话，地位和姿态能不能摆正。就算不是嫡系，只要能摆正自己姿态、能够绝对服从命令。他依然一视同仁，这一点在很多不是嫡系的军方将领上都得到了证明。可有些人总是喜欢以小人度君子之腹，认为自己不是萧震雷的嫡系就不会被重视，因此在忠诚的问题上自然也所有保留，有不少之前是北洋或民党的将官依然丢不了军阀的思想，摆脱不了军阀那一套做法，这一点是萧震雷最为深恶痛绝的，现在国家进入统一了，各行各业都进入高速发展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环境良好。政治局势稳定，绝对不允许在出现军阀割据的情况，不管任何人，只要有这种想法和苗头，萧震雷都决定坚决打击，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绝不留情，也不会给任何人讲情面的机会。

3月19日，接到通知的曾闯来到了总督府。蔡国栋的副官带着他来到办公室门口敲门，得到允许后推门进去，“将军，曾上校到了！”

曾闯上前两步立正敬礼道：“安**高级军事顾问曾闯前来报道。请将军训示！”

“好了，小梁你出去吧！”蔡国栋向副官摆了摆手。

“是，将军！”

“过来坐！”蔡国栋起身指着沙发对曾闯说。

“谢将军！”

两人坐下后。蔡国栋问道：“安**现在有多少人？训练和思想情况如何？”

曾闯挺直了腰板道：“将军，现在安**有3246人。我让木村容古把他

们编成了一个团，按照日本人的军事编制。差不多一个联队的规模，刚刚进行训练一周，由于这次整编把原来的编制给打散了，所以现在正处于磨合期！”

蔡国栋闻言思索片刻后问道：“你觉得，他们需要多久才能形成战斗力？”

曾闯道：“将军，我不是正规军出身，在军事方面是我的短板，不过我把李宗仁带来了，他每天都会观看安**的训练情况，我想他应该清楚这一点，要不要把他叫进来？”

“那行，就让他进来吧！”

“是！”曾闯借用了蔡国栋办公桌上的电话通知副官把李宗仁叫进来。

两分钟后，李宗仁在梁副官的带领下来到了办公室，“报告，李宗仁前来报道！”

“进来！”

曾闯对李宗仁道：“李团长，你对安**的情况比较熟悉，你来告诉将军和我，安**需要多久才能形成战斗力？”

李宗仁道：“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需要两周的磨合！”

待李宗仁说完，曾闯对蔡国栋道：“将军，我以为可以加强对这些降兵组成的安**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并进行全方位的宣传，让他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危害，我们华军是去帮助他们的，如此他们才不会对我们产生敌意！”

蔡国栋闻言深以为然，对曾闯的建议表示肯定：“嗯，你这个建议不错，这样吧，我给政治部发一封电文，让他们立即派政工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过来辅助你！”

曾闯高兴道：“谢谢将军！”

蔡国栋想了想又对曾闯道：“对安**要格外用心，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措施之外，你们还有对他们加强监控，特别是对那些基层军官，可以在士兵或军官当中发展一些内线，时刻掌握安**内部的情况和他们思想上的变化，绝对不能出幺蛾子。在进攻琉球群岛，或者日后进攻日本本土的时候，很多我军不方便做的事情都交给这些安**去做，你只要个给军官们下令就行了，不要与普通士兵接触，以免加深矛盾！”

曾闯哪里不明白蔡国栋说这番话的意思？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让那些安**做恶人，华军做好人。

蔡国栋继续道：“对于那些反对华军、仇视华国的日本人或日本民间组织要进行坚决的打击和铲除，这项工作以我们华军为主，再拉拢一些怕死、想又向博取富贵的日本人，由他们充当向导，另外让安**辅助，而对于一般的日本平民，我们尽量不要做恶人，如果实在要动手，就让安**去动手，如此一来，我们既能做好人，又能让安**没有回头路，只能跟着我们一条道走到黑！”

曾闯和李宗仁听得频频点头，曾闯道：“将军高明，还是只有日本人最了解日本人，用日本人对付日本人是最好不过的！”

蔡国栋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说道：“这次叫你们过来，除了问安**

的情况之外，主要是通知你们，你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攻打琉球群岛，到时候主攻由第十四军负责，待拿下琉球群岛之后，安**负责在三山岛维持治安、打击反对华国统治的反、华力量，到时候由曾闯你们负责反谍报工作，成立反谍情报科，除了打击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特工人员之外，还要打击敌视我们的任何日本人”。

曾闯和李宗仁两人立正敬礼：“是，将军！”

4月6日，第十四军进攻琉球群岛，日本人在琉球群岛部署的兵力很少，加起来连两千人都不到，而且这些兵力主要集中在三山岛那霸一带。第40师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先岛诸岛，第42师也同样很快就占领了奄美诸岛、大隅诸岛和吐噶喇列岛。只有41师攻占三山岛花费的时间长了一些。

进攻三山岛时，第42师并未直接在那霸登陆，要知道那霸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港口，日本人在那霸修建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当然华国现在的军事力量直接在那霸登陆也很容易，只需要大规模的用舰炮炮击，另外再用轰炸机进行轰炸，日本在那霸是怎么也守不住的。

刘存厚却没有选择在那霸登陆，而是选择在三山岛的南北两端进行登陆，四支部队分别从南北两端的左右两侧，分别沿着海岸线相向推进，面对这种进攻方式，防守的日军不得不从那霸抽调兵力阻挡华军，如此一来，在那霸严防死守的日军就被从那霸调了出来，这正中刘存厚的计谋。

华军的这种进攻方式让日军感觉到了严重的兵力不足，因此日军立即从当地日本平民当中挑选身强体壮者加入军队，也不仅训练就给这些日本壮丁发放武器，组织他们抵挡华军的进攻。

对于这种情况，蔡国栋早就料到了，于是曾闯组织的安**派上了用场，在曾闯的命令下，木村容古率领安**三千余人登陆了三山岛对那些由日本壮丁组成的军队发动进攻。

让蔡国栋、曾闯等人惊异的是，木村容古率领的安**对这并不抗拒，不仅不抗拒，而且还超常发挥出战斗力将那些由日本壮丁组成的乌合之众杀得落花流水，安**从上到下都急于在华军面前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希望得到华军高层方面的肯定，因此他们才会这么玩命。

“杀**！”木村容古拔出指挥刀指向前方命令手下安**向前面由日本壮丁们组成的破烂军队发起了决死冲锋，安**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从上到下都展现出极为强悍的一面，他们好像悍不畏死，而那些日本壮丁们则吓都屁股尿流。

负责指挥壮丁的日军军官看见冲过来的竟然是日军，不由破口大骂：“八嘎，八嘎雅鹿，他们怎么敢为华国效力，帮助华国攻打我们？”

第500章凶残日本人

萧震雷对于攻取琉球群岛的战役很关心，这两天时常问起，军方也每天一次向他报告战役进展情况。他在给蔡国栋的电报中指出，在攻打琉球群岛的战役中或以后进攻日本本土的战役中，都不需要太过顾忌日本平民的伤亡，如果是攻打其他国家，他不会做出这样的指示，但是对于日本，他的方针是放开手脚，不要被某些思想束缚，要毫无顾忌地打，但是在战役中，又不能让士兵故意屠杀，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摧毁日军和日本平民的抵抗意志，却不能让士兵去屠杀，因为士兵也是人，他们不是机器，让士兵直接面对被屠杀的平民，这会给他们造成无法愈合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

萧震雷之所以做出这种不必太过顾忌日本平民的伤亡的指示是有原因的。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这个民族是群体性欺软怕硬的民族，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多或少存在着有压迫就有反抗的一些特性，每个民族中都有那么一些不甘而起来反抗的人，但是日本不是，打得它越狠，它越是服气，越是害怕。

在二战中，杀日本人杀得最多的不是中国、也不是苏俄、更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军在轰炸日本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日本人死亡，每天都有数千间房屋被烧毁，轰炸东京时，一天内就炸死数万人，数十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当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整个日本人已经没有几个还保存完好的城市了。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全然崩溃，在整个轰炸过程中。包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炸死炸死的人有超过数百万人死亡。

日本人被杀了这么多人，不但没有对美国产生丝毫的仇恨。反而还对美国人恭敬、老实得像孙子一样，对待美国就像儿子对待父亲、又爱又敬又怕。所以萧震雷认为，对待日本，绝对不能给它什么好脸色，整得它越狠，它越老实。

接到萧震雷指示的蔡国栋随即调集海军舰队和空军轰炸机群对那霸等海滨城市内日本人居住人口密集区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和轰炸，以瓦解当地日本人的反抗意志。

这么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日本人也不傻，日本平民们发现刚开始华军并未对平民区域动武。而当平民被征召加入反抗华军之后，华军就再也没有顾忌。

在连续一个星期的大规模轰炸和炮击之后，三山岛上人口密集的日本人居住区域基本上被摧毁得差不多了，整个岛上数十万日本人只剩下一半，另外全部因为轰炸和炮击而死去，这剩下的一半当中还有不少人受伤或得病。

在战争环境下，人很容易得病，特别是颠沛流离的日子会让身体的抵抗力直线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琉球的日本人一天天的减少，每天都有人死去，因而安**又有了任务，他们又接到了清理尸体的任务。

大规模的死亡让冲绳的日本人没有了丝毫的抵抗意志。冲绳岛上所有日本人都彻底老实了，他们现在兴不起丝毫的反抗意识，而是认命的等待

着华军的判决。或生或死全凭华军。
在攻打冲绳岛的过程中，木村容古指挥的安**越战越勇。他们杀起了凶性，他们将被俘的士兵集中起来。将愿意归顺的士兵收编，将那些不愿意加入的日军俘虏一个个捆绑在木柱上，然后一排排安**士兵端着刺刀大踏步向前用刺刀将那些被捆绑的俘虏一刀刀刺死，将俘虏们的身躯捅成筛子，直到那些被捆绑的俘虏鲜血流尽、肚破肠穿才罢手。
安**将被刺刀捅死的日军俘虏尸体被集中起来，挖大坑集中掩埋，甚至有的时候木村容古嫌麻烦，直接命人将尸体堆积起来，然后淋上汽油付之一炬将所有尸体烧个干净。
南城，李宗仁团部。
李宗仁正在团部外面查看刚刚运过来的弹药物资，一边查看一边吩咐后勤主管官员要仔细清点，妥善保管。
交代完毕，李宗仁正刚刚转身准备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这时身后传来汽车的鸣笛声，他不由停下回头一看，只见车上跳下来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军官，待看清那年轻军官的面容时，他不由露出笑容举手打招呼高兴道：“健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白崇禧走过来，两人极为激动地握了握手，白崇禧随后说道：“我刚刚被派42师一团任参谋长，我听刘存厚师长说你在这里，正好今天没什么事情，所以就抽空过来看看你！”
“哈哈哈，好，走，跟我进去，咱俩好好聊聊，今天不醉不归！”李宗仁说着就把白崇禧往团部拉。
白崇禧看见旁边有一片树林，笑道：“德邻，咱们去那边树林走走，空气好，阴凉一些！”
“行！”
两人一边走一边互相讲述着近两年来各自的情况，李宗仁掏出一包烟，递给白崇禧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白崇禧抽着烟问道：“德邻，我听说那帮安**最近很是凶残，经常随意杀人，你这个团不是负责监视他们的吗？是不是这样？”
李宗仁抽了一口烟点头道：“不错，那帮日本人也不知道脑子里怎么想的，竟然能想出将日军俘虏捆绑在柱子上，然后用刺刀挑死的歹毒法子，真是够狠啊！有些刚刚加入的俘虏胆子小，安**的木村容古就命令他们端着刺刀去将那些不愿意加入的俘虏一一刺死，经过几次杀戮之后，那些才加入不久的安**士兵也跟着变得凶残了！”
“前些天，一个安**小队去附近一个村落清查反抗分子，那个村落的人不愿意将反抗分子交出，还将那几个反抗分子藏匿起来，安**的小队长就下令将全村落的日本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将最强壮的男人拉出来一个一个砍死，后来又将两个孕妇拉出来用刺刀挑破孕妇的肚子让还未出生的婴儿落在地上，那两个孕妇还没死，眼睁睁看着的肚子里被剖开，疼得大出血慢慢死去，啧啧，杀到这份上，那个村的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当即就将藏匿的几个反抗分子供了出来，那几个反抗分子被抓出来之后当场就被挖心挖肺，尸体吊在村子口，这下全村的日本人都老实了，再也没有人敢

收留反抗分子！”

“这种事情，安**经常干，凡是用这种方式处理过的日本人村落，就再也没有反抗者，还有的村落日本人到城里举报反抗分子的情况！这些天我也发现了，对待日本人是越狠他们就越老实，你不能对他们客气，对他们越客气，他们就会认为你软弱可欺”。

白崇禧闻言大为惊讶，“还有这种事？真是天下奇闻啊！”

李宗仁笑道：“可不是嘛！”

两人聊了近一个多小时，眼看着就要了中午，李宗仁看了看怀表说道：“到了饭点了，咱们去城里找间饭馆好好喝两杯！”

白崇禧疑惑道：“这个鬼地方难道还有什么好馆子不成？”

李宗仁笑道：“好馆子谈不上，不过很有一些特色就是了，特别是一些琉球原居民开的饭馆，里面的海鲜不错，走走走！”

“那行！”

说着两人走出树林，各自招呼警卫员开着两辆吉普车向城内开去，驻军就在南城城外，相隔不到两三里路，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南城城内的人口不多，加上之前空军和海军大规模的轰炸以及炮击，人口损失不少，而还留在城内的除了少数顺服的日本人之外大多是琉球原居民，这些原居住没有多少近代化气息，好过着很原始的生活，看上去很淳朴，华军的进攻并没有对原居民造成什么伤害，轰炸也只是针对日本军民，因此这些琉球原居民对华军都很友好，还有很多老人都还记得琉球国是华夏的藩属国，毕竟日本在琉球设立政权还不到半个世纪，很多老人还有记忆是很正常的，因此对华军都极为热情。

这些琉球原住民认为华军是天兵，现在天兵来拯救他们了，其实他们也早就不想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但奈何日本人的统治太过严厉，对反对者也极为凶狠，原居民又没有武装力量，根本干不过日本统治者，只能顺从，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中华天兵打过来了，很快就可以赶走日本统治者，很多年轻的琉球小伙子还要求加入华军，不少的年轻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军营门口，希望能碰上一个能够看上她们的华军军官。

别说，这些琉球原居民的姑娘们穿着自己民族的服饰还是别有一番姿色的，还真有不少华军军官和士兵被吸引了，军队也不禁止军官和士兵与这些琉球姑娘们谈情说爱，倒是让一些军官和士兵解决了个人终身大事。

第501章够狠

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坐吉普车在城内一个酒馆门口停下，两人下车走进酒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这间酒馆装饰确实不怎么样，甚至有些破旧，可南城城内也只有几家这样的酒馆。

除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之外，酒馆内还有几桌客人，其中一桌是几个低级军官，看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进来之后，这几个低级军官都起身敬礼，李宗仁和白崇禧还礼后对他们摆摆手，示意不必拘束，既然是来吃饭的，就各自随意。

另外还有两桌是日本人，这些人穿着和服，看来是南城有钱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见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高级军官，都站起来鞠躬，显得极为恭敬和惶恐，只不过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没有理他们。

除此之外还有两桌是琉球本地居民，这从服饰和头饰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琉球人显得比较随意，对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比较客气。

酒馆的掌柜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琉球人，他堆着笑脸走过来用琉球语询问李宗仁和白崇禧要吃点什么，李宗仁和白崇禧对酒馆老板比划了半天，酒馆老板也没有弄明白他俩的意思，李宗仁只好让警卫员跟着老板去后厨点菜，这样才解决点菜的问题。

酒馆内，各桌客人一边吃着酒，一边低声说着话，毕竟这里有军人，特别有高级军官，不敢是日本人还是琉球本地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李宗仁和白崇禧也用小声说话，白崇禧说道：“德邻，这次战争结束后。你恐怕得要升师长了吧？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当中，只有你是升得最快的！”

李宗仁点燃一支烟抽起来。闻言笑道：“你不必羡慕我，你升得也不慢了。团参谋长，其实在职权上，参谋长不一定比团长小。至于升职的事情，我是不想了，我劝你也不要想，至少最近两年内都不要想！”

李宗仁这话就让白崇禧颇为不解了，忙问道：“德邻，你是不是收到了什么消息？”

李宗仁摇头道：“没有，是我自己想的。你不觉得我们这批人升得太快了一些吗？现在不比从前了，现在也不是封建帝王时代，帝王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成为大将，现在却不行，你想想，现在全**队三百万多万，大多数都是士兵和低级军官，而高级军官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支部队的主官数量也是有限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高级军官和将领可不是大白菜，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最近我听蔡将军无意中说起。以后团级官员的任命都必须要经过最高军事委员会，由此可见，上面对于军官的升迁管得更严了。连升三级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就算提一级。没有卓越的战功和一定的资历，想提升一级都很困难。特别是校级军官提升到将官，这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恐怕绝大部分上校想要提升到少将到死都不会如愿！”

白崇禧抽了几口烟，听李宗仁说完，点点头道：“听你这么说的话，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两人说话的时候，菜肴陆续被端上了桌，李宗仁抓起一坛酒打开泥封给两人各倒了一杯，一起走了一杯之后两人就一边吃菜喝酒一边继续闲聊。

这时门口传来一声大喝，一声惨叫。

“八嘎！”

“啊——”。

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正说着话，被这两个声音打断了，心中颇为不悦，扭头往外面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和一个安**的班长撞到了一起，被撞到的安**班长极为不爽，抬起一记窝心脚就踹在那年轻日本人的胸口，年轻日本人被这脚踹得不轻，倒地之前发出一声惨叫，他身边一个年轻日本女子慌忙扶住他，连声询问他感觉如何，有没有受伤之内的关切话语，从言语之间可以看出这两个是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妻。

那年轻日本人被他妻子扶起来之后，脸色铁青，抬手指着安**班长怒喝道：“八嘎，混蛋，你这个无耻的叛徒，你欺负自己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去打华军啊，你这种废物只会卖国求荣，只会欺负自己的同胞，你这种人一定会得到惩罚的，等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打过来，你们一定会得到惩罚的！”

“八嘎！”那安**班长骂了一句，大声讥笑道：“小子，蠢货，别做梦了，日本帝国完蛋了，还想着军队打过来？哈哈哈，日本海军都没有了，军队怎么过来？游水过来吗？别都淹死在海里了，哈哈哈”。

那日本年轻人气得大叫，“八嘎八嘎，你们这些帝国的叛徒，我要杀了你们?”。

“啪——”年轻人刚刚扑上去就被那安**班长一巴掌扇得原地打转，转了几圈后，又被抓住衣领，就听那班长说：“你才是蠢货，你们这些人一直都是被内阁那帮人愚弄的蠢货，天皇陛下被内阁、被那些权势元老欺骗了，所有的日本民众都被他们愚弄了、被欺骗了，日本根本不应该与华国打仗，根本就不应该进攻沙俄，是那些元老和内阁那些无耻的政客以及那些好战份子将日本推向了深渊，我们安**一定会将元老和内阁那帮无耻的混蛋推翻，重新建立新的政府，从此让日本远离战争！你们这些小青年从小就被那帮无耻的军国主义者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整天就想着打仗，正是因为日本有太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日本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你们是罪人，你们死后都将下地狱！”

那年轻人听到这些话，开始惊慌起来，他脸色剧变，大叫：“不不不，你混蛋，你胡说，难道为大日本帝国效忠也是错误的吗？难道为天皇陛下效忠也是错误的吗？”

“我没有说为天皇陛下效忠，为日本效忠是错误的，但是你们这样是为日本效忠吗？日本国小力微，根本不能打仗，打仗只会让日本灭亡，你们从开始一直都是错误的！”

日本青年大叫：“你这个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说效忠天皇？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顽固分子，听你的口气就知道你是反抗分子，你被愚弄得太

深了，你去死吧！”那安**班长抡起拳头砸向年轻人的脑袋，年轻人顿时被砸倒在地上，几个安**士兵立即冲上去对其大打出手。

“给我闪开！”班长将几个士兵扒开，将背在背上的步枪取下来用刺刀对准倒在地上的那年轻人，正要一刀刺过去，那日本年轻人的妻子扑上来哭叫着求他不要伤害自己的丈夫。

“八嘎，滚开！”将那女人推开倒在地上，挺起刺刀刺向那日本年轻人。

“噗嗤”一声响，在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转过脸去不敢看这一幕，那个声音很明显就是肚子被刺穿的声音，众人转过身来一看，果然看见刺刀刺在那日本青年的肚子上，鲜血直往外冒。

“啊——”日本青年开始惨叫不止，刺刀被班长抽出来之后再往下连续刺了几道，有一刀刺中了胸口，那日本青年便躺在地上不动了。

日本青年的妻子看见丈夫死了，顿时整个人都傻了，安**班长看家那女子还颇有几分姿色，嘴角顿时露出淫?笑，对身边两个士兵吩咐道：“你们两个把这花姑娘带回去，给我看好了，等我喝酒完了再回去慢慢享受！”

“嗨！”

外面的吵闹声早就闹得李宗仁等人不耐烦了，两人起身走到外面，李宗仁大声喝道：“怎么回事？”

那日本女人显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如果被这两个安**士兵带回去，下场一定会很惨，她将一个英武的华军军官从酒馆走出来立即用尽全身力气挣脱两个士兵向这边跑过来扑倒在李宗仁脚下苦求：“华国的将军救救我，他们是坏人，求求您救救我！”

李宗仁看向那安**的班长喝问：“你滴，过来，说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公然在大街上杀人？”

那班长看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军衔吓了一跳，连忙躬身走过来点头哈腰道：“报告将军阁下，这个男人公然在大街上说天兵的坏话，他是一个死硬的反抗分子，还死不悔改，这个花姑娘是他的妻子，定然也是同党！”

李宗仁点点头道：“如果是反抗分子，杀了就杀了，但是以后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杀人，如果有反抗分子，先抓回去细心审问，找出他们的同党再将他们一网打尽，还有，把这个女人带走，问问她是否还有同党在城内，如果查出来，全部抓起来交给你们司令官处理！”

那班长大喜，连忙立正弯腰道：“嗨！”

日本女人在撕心裂肺中被带走，男的尸体也一起被拖走，街面上很快又平静下来了，琉球本地居民们不管这种事情，华军没有动他们，只动日本人，他们也乐得看热闹，现在没热闹看，自然就散了。

第502章英德大海战

湾岛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萧震雷有了前往湾岛看一看的想法，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时候他这个大总统去湾岛，一方面可以显示国家对收回湾岛的重视，另一方面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后大陆民众与湾岛民众之间就可以正常往来。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具体前往湾岛的日期和行程安排这需要多个部门协商和配合，毕竟大总统出行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尽管不能与从前的皇帝出行相比，可总统出行也不能等闲视之。

在3月22日的总统办公室例会上，这件事情被确定下来，总统前往湾岛的具体日期和行程安排属于绝密，知道的人极少，但总统要前去湾岛的事情却已经天下皆知了。

“好，前往湾岛视察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具体的行程安排由杨永泰全权负责！”萧震雷拍了板，随后正准备说话，就见秘书小高进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两句，萧震雷道：“让他进来！”

小高转身出去，王亚乔走了进来走到他身边低声道：“德国人动手了！”

萧震雷点点头对与会所有人员道：“刚刚收到消息，德国人发动了飞虎军事行动，下面请王局长给诸位说说具体的情况！”

“是，大总统！”王亚乔答应一声来到大地图前，拿起指挥鞭在地图上点了点说道：“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显示，昨天凌晨两点二十分左右，欧洲那边大约上午九点多。德军出动了三百架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了混合轰炸编队，分成三个梯队对航行在日德兰上面上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贝蒂率领的战列巡洋舰分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很显然，德军事先知道了贝蒂舰队在海面上的具体地点。我们的内线冒着极大的风险得知有一艘德国潜艇正好在日德拉海面上发现了贝蒂舰队，德国统帅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即决定派出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混合轰炸机编队对贝蒂舰队进行大规模轰炸，我们的情报分析处推测，这有极大的可能是德国方面实现放出了消息将贝蒂舰队吸引过来的，而英国人还不清楚他们得知德国海军密电码的事情已经被德国人获悉，德国人正好利用了这一点，放出假消息将贝蒂舰队吸引了过来！”

萧震雷抽着烟，吐出大量的烟雾问道：“贝蒂战列巡洋舰分队的具体规模，有多少艘舰船。这次德国人的轰炸结果怎样？”

王亚乔介绍道：“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分队包括第一战列巡洋舰分舰队，第二战列巡洋舰分舰队，第五战列舰分舰队和第一，第二，第三巡洋舰分舰队，第一，第九，第十，第十三驱逐舰分舰队。贝蒂的舰队共有主力战舰十艘。分别是六艘战列舰巡洋和四艘新型超级战列舰！轰炸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贝蒂舰队损失惨重，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两艘战列舰全部被炸沉，另外四艘战列巡洋舰和两艘战列舰也是伤痕累累。除此之外，贝蒂率领的其他舰船有三分之二失去了战斗力，一半以上直接失去动力瘫痪在海面上。如果德国人有鱼雷机的话，我们估计贝蒂舰队很有可能会全军覆

没。受到轰炸的贝蒂舰队知道中了埋伏，当即掉头就跑。但舰船怎么跑得过战机？轰炸结束后，德军机群返回，德国海军少将希佩尔率领由5艘战列巡洋舰40多艘驱逐舰组成的侦查分舰队对贝蒂的残余舰队进行了追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在海面上追逐，两个小时之前消息显示，贝蒂舰队只有一艘战列巡洋舰和六艘巡洋舰以及六艘驱逐舰和六艘鱼雷舰逃走，其他全部被俘虏或击沉，而且这残余的舰船都失去作战能力。随后不久，由杰里科率领的英国皇家本土主力舰队已经跟上来了，而由舍尔率领的德国公海主力舰队也随后跟上了希佩尔的舰队，根据我们分别安插在英国和德**方的内线传来的消息分析，目前双方主力舰队在北海海域一带进行厮杀，具体战况还不甚明朗”。

“这其中德国海军中将舍尔率领的德国公海舰队包括16艘无畏战舰和6艘老式战列舰，总计59艘战斗舰船；英国海军上将杰利科率领的包括24艘无畏战舰的舰队，总数达99艘战斗舰艇。在开战之前，很明显英国海军舰队在实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在贝蒂舰队被轰炸以及被追杀之后，双方实力差距明显减少，英国舰队比德国海军舰队强不了多少了！”

“据我们所知，在希佩尔舰队追杀贝蒂舰队的过程中，希佩尔命令大量鱼雷舰快速追击，并利用近战贴身对在逃跑过程中的贝蒂舰队的战列舰进行鱼雷攻击，战列舰本身就速度不快，加上之前被炸得伤痕累累，因此航速更加缓慢，在追击过程中被德国鱼雷舰释放鱼雷击沉了两艘，还重创了贝蒂的旗舰雄狮号战列巡洋舰，我们得知的情况就是这样”。

王亚乔说完后，萧震雷对他道：“好，久光你回去盯着，一有消息马上过来汇报！”

“是，大总统！”王亚乔敬礼之后转身离去。

萧震雷对幕僚团成员们说道：“诸位刚才也听到了王久光说的消息，英德双方在北海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海战，双方都出动了全部的主力舰队，可谓是倾巢出动，之前英国人中计了，吃了一些亏，不过直到现在为止，英国在实力上还是占据着上风，但优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而由于贝蒂舰队的疯狂逃跑，目前双方纠缠的海域距离陆地已经相当远，以一代战机的航程来看，只怕对交战海域鞭长莫及，因此德国轰炸机群怕是帮不上忙了，现在就看双方混战的结果，不知道诸位对这次海战结果有什么样的预测？海战结束后，对整个战争势态有何影响？”

萧震雷说完后就掏出烟盒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抽着，幕僚团成员们开始低声议论起来，主要对英德双方现在的海战情况进行分析。

“皙子，你认为海战结果会怎么样？”

“我觉得德国人胜算较大，毕竟德国人亲自导演了这出戏，而且之前英国分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就实力而言，英国人的优势不明显，在气势上德国气势如虹，这在兵法上来说是大胜的征兆！”

“我觉得英国人的胜算机率大一些，不管怎么说，英国人的海军实力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尽管现在战况对于英国人不利，可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的海军底蕴深厚，即便是现在处于不利状态，但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调整过来，而且德国空军已经帮不上忙了！”

幕僚们各自说着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半个小时过后，幕僚们统一了意见，由杨士琦做代表向萧震雷对这次英德海军舰队的大海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推断和预测。

“大总统，我们认为这次大海战的最终结果，有极大的肯能是两败俱伤！”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道：“哦？为什么这么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人尽管损失了一部分舰船，但主力还在，在整体实力上比德国主力舰队还要强那么一点点，而且英国海军底蕴深厚，我们认为它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

“同时，德国方面这次的目的就是要一战而胜英国，彻底解决被英国封锁的境况，所以德国人肯定是不达目的不会罢手，德国人肯定会拼死追杀，英国人即便不想进行决战也不行，从开战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个小时了，他们依然还在北海海面上厮杀就可以看出来，这场海战持续的时间不会短，最少今天之内不会有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他们双方的实力上来分析，最后两败俱伤的可能性超过六成以上！”

事实上，此时英德两队正如杨士琦分析的那样，还在海面上厮杀不休，尽管英国海军舰队中计了，但英国舰队的实力本身就比德国舰队强太多，即便是中了埋伏损失了一小部分实力，剩下的舰队也不是德国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德国人的心太大了，想将英国海军舰队一口吃掉，可惜它的胃没有那么大，直到现在为止，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与英国舰队进入了缠斗，之前英国舰队想快点撤离好回去休整，毕竟这次损失太大了，但德国人却不死缠不休，这让英国舰队主帅杰里科不得不调转航向与德国舰队进行决战，这一打起来再想中途撤退就不容易了，这个时候谁先胆怯，谁就有可能是惨败。

这场海战打到现在，双方的损失越来越大，每一个小时都有几艘战舰沉没，不论是英国舰队还是德国舰队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双方只能咬牙坚持下去，现在就看谁能够坚持到底了。

第503章轰炸伦敦（1）

3月23日，铁血调查局收到确切消息，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本土舰队主力与德国公海舰队主力在北海海域发生的大海战结束，双方均伤亡惨重，最后以德国舰队主动放弃厮杀而结束，英国舰队也无力再打下去，双方才各自撤退。

经过此战，英德两国的海军实力都大幅度下降，都损失了大批的舰船，其中英国损失的舰船要比德国多得多，尽管如此，英国海军在实力上依然占据的绝对优势。

“根据我们的统计报告显示，英国在这次海战开战之前的海军舰船总吨位是2714000吨，1914年是2346000吨，两年间增加了350000吨，而这次海战当中，被打沉了590000吨，损失了数十艘大型战舰，而且还有大批的战舰严重受损，即便是拖回去也无法修复，十几艘受损严重的战舰被英国人转移舰员之后自己凿沉了，不但将那两年发展的舰船全部损失掉，而且还比之前的舰船吨位更少了，根据我们目前的统计，算上那些修复后能够继续作战的舰船，英国海军的总吨位还有1918000吨！”

“在这次海战开战之前，德国海军的总吨位是1305000吨，英国海军舰船总吨位比它的两倍还多，经过这次海战之后，德国损失了182000吨，除去无法修复了舰船，德国目前海军总吨位还有1206000吨。从总吨位上来看，德国海军舰队与英国海军舰队还有七十万吨的差距，这个吨位差距比我国目前海军总吨位的差距小十万吨左右。”

“从以上数据上来看。英国在海军实力方面还是占据绝对上风，德国人虽然策划了这次埋伏和偷袭行动。尽管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但还是没有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毕竟两倍以上的实力差距不是三百架混合编队的轰炸机群可以弥补的，不过英国人之所以没有遭到更大的损失，主要还是因为英国人跑得快，如果距离德国本土更近，那么德国空军在返航之后可以重装弹药继续进行第二次轰炸。如此一来，英国人恐怕会遭到更大的损失，他们现在的优势也将荡然无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英德双方在战前和战争中建造的新式无畏舰在这次大海战中都损失极为惨重，据我们所知。英国在战前有34艘无畏舰，现在只有13艘，也就是说在这次海战中损失了21艘，而德国在战前有14艘无畏舰，经过这次大战，德国目前还有8艘，损失了6艘”。

继马小双对英德两国目前的海军实力进行对比之后，杨士琦对萧震雷说道：“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英德两国海军实力差距减少了一大半。不过英国方面还是稳稳占据上风，德国只不过在战术上胜利了，但在战略上还是处于下风，我们推测德国的动作绝对不止如此。他们肯定不会甘心，之后肯定还会有行动针对英国，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对付英国。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进行了推：第一。德国会暗中在法国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沿海地带城市修建大量的机场，然后对英国伦敦及其其他沿海城市港口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第二，首先派轰炸机群摧毁英国人正在修建的机场、我方卖给英国的三百架一代战机，如果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保

密措施做得不够好而被德国人知道了那些战机零配件的存放地点，我估计英国人就惨了，没有这片战机首先顶住德国人的轰炸，恐怕英国会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丧失制空权，大总统应该知道，制空权对于现代战争的重要性，一旦英国丧失制空权，恐怕英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翻身！”

杨士琦的话让萧震雷明白，德国人很有可能这么做，毕竟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制空权的重要性，英国如果丧失了制空权，德国又在法国西海岸线附近城市修建大量的机场，那么德国轰炸机可以对英国本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到时候港口、城市、工厂、道路交通、重要的军事设施，特别是英国人飞机制造厂、兵工厂、造船厂都将会遭到德国空军的轰炸！

“我知道了，你们继续保持此次英德大战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德国下一步对英国的军事行动，而英国方面的反应又如何，一旦有消息立即报告！”萧震雷吩咐道。

马小双和杨士琦立正答应：“是，大总统！”

3月29日清晨，由3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德军轰炸机群在法国西海岸二十几个秘密紧急修建的简易机场完成转场，分三个批次飞越英吉利海峡。这其中有一百架战斗机和两百架轰炸机。

上午9点15分，第一波德国一百架轰炸机机群越过英吉利海峡，战斗机40架、轰炸机60架，这一百架战机直扑伦敦西南郊外。

伦敦西南郊外，这里有一个机场，这是英国最大的机场，从华国运来的300架飞机零部件组装而成的战机全部停放在这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60架战机完成了组装，只剩下40架还没有组装完成。

在英吉利海峡英国领空附近，有两架从华国买来的战机在这一带空域进行训练，空军中尉莱特姆是驾驶着一架战斗机，在他的战机身边的是他的僚机，僚机由少尉克里德驾驶。

“嘿，伙计，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这从华国买来的战机还行吗？”莱特姆向僚机克里德打着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

克里德打着手势回应：“莱特姆，华国的飞机真的很不错，至少我们自己生产的那些飞机强太多了，这种飞机上的机枪可以直接开火而不用担心子弹打中螺旋机反弹回来，你知道吗？我的表弟马克就是驾驶我们自己生产的飞机开火时被打中螺旋桨反弹回来的子弹击穿了脑袋而死的，当时飞机从天空中掉下来，他和飞机都摔得粉碎，噢，上帝啊，真是太可怕了！”

莱特姆打着手势安慰道：“嘿，伙计，你不用担心我们驾驶的飞机会发生这种事情，只需要从对面敌机射过来的子弹就行，我听说德国人生产了一种飞机，性能与我们驾驶的这种战机差不多，噢——上帝啊，那是什么？”

僚机克里德显然注意到了莱特姆惊恐的表情，扭头向前方看去，顿时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哦，上帝啊，那是全都是战机，是德国人的战机！”

克里德大叫着，但是莱特姆却听不到他的话，莱特姆已经因为吓呆了而对飞机失去了控制，他的飞机开始摇晃，机身开始抖动，好不容易回过

神来的莱特姆立即对飞机进行控制，好在他已经从事飞机驾驶好几年了，经验和驾驶功力很深厚，很快就将飞机控制住。

将飞机控制住的莱特姆此时才发现对面飞过来的大批德军战机距离他和克里德已经很近了，此时两人再想驾驶飞机返回去给机场报信拉响防空警报已经不可能，德国机群必然会尾随而至，恐怕他们刚刚在机场降落，德军的机群就到了，伦敦方面肯定来不及准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留下一架战机缠住德军机群，另一家以最快的飞行速度返回机场报信。

想到这里，莱特姆立即对僚机克里德打手势，示意克里德立即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去报信，而他自己则留下来阻挡这些德国战机，克里德尽管不放心莱特姆，但他也知道现在必须要有一架飞机尽快飞回去报信，因此他也没有废话，直接掉头返回。

莱特姆太想当然了，他只有一架飞机，而德国机群有一百架，绝对不是他一架飞机可以挡得住的，只见对面飞过来的德国机群从最前面立即飞出五架战斗机向他扑过来而其他的战机则依然向预定的方向飞去，这让莱特姆大急，他想驾驶飞机飞过去阻止，但是向他扑过来的五架德军战机已经加快速度向他围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并且有两架德军战机向他开火了，他立即驾驶飞机躲避，五架德军战机立即对他进行围追堵截，将他死死地围在一定的空域无法突出围困，而且还不停地用机枪射击。

莱特姆一边驾驶飞机躲避射来的子弹，实际上躲避子弹是不可能的，他只是驾驶飞机不停地改变飞行方向，不停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让德军战机无法捕捉到他驾驶战绩的飞行轨迹。

德军剩下的所有机群全部向克里德驾驶的飞机身后飞去了，这让莱特姆极为忧心，他心中大急，想摆脱这些德军战机又暂时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与这些德军战机进行空中格斗他又没有把握，毕竟他驾驶这种飞机的时间不长，而且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太大。

就在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战机突然传来一阵震动，他立即扭头往后面一看，只见后面机尾飞出滚滚浓烟，战机被德军击中了起火了，这时飞机又开始剧烈的震动，对旁边射过来的一连串子弹打中他的机身。

“轰！”的一声，莱特姆驾驶的飞机爆炸了。

第504章轰炸伦敦（2）

克里德驾驶着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向机场方向飞去，他只得莱特姆此时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他唯一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摆脱身后的德军机群尽快在机场降落将消息通报机场方面，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飞机以最大速度进行飞机却依然无法摆脱跟在身后追击的几架德军战机。

尽管德军获得了华国的第一代战机的制造技术资料和生产图纸，但是当初华国方面却在飞机发动机技术方面和材料方面留了一手，而这两样却是一家飞机性能最重要的部分，德国人拿到技术资料和图纸之后只能用自己生产改良的发动机，不过德国人生产出来的战机在性能上已经与华国第一代战机很接近了，而英国人现在使用的华国战机则是二手货，在性能上肯定无法与新出厂的相比，因此克里德始终无法摆脱德军战机。

德军战机追得不耐烦了，纷纷开始对克里德的战机开火，克里德不得不驾驶飞机左右摆动、上下起伏，以此来躲避身后德军战机射出的子弹，他可不是电影里的主角，上帝也没有保佑他，在逃了一阵之后，就快抵达机场的前几分钟，他的战机被子弹击中了发动机，飞机顿时没有了动力，一头向下方栽去，不过克里德机灵，在飞机失去动力下落的过程中，他立即跳伞了，但是德军战机并不打算放过他，几架德军战机来回向正在下降中他开火，他的运气不太好，在下降途中被子弹打中了胸腹部位。

由于空中战斗才刚刚开始。英国人在防空上并没有太过重视，因此既没有在附近高山顶上设置防空观察哨。也没有在本土各地设置防空炮阵地，想在英国国内根本连几门防空跑都很困难。

这让德军第一拨轰炸机群毫无阻碍的飞到了伦敦西南飞机场上空。此时这个飞机场上停放着数百架战机，停放在草坪和跑道两侧的都是从前英国人生产的se.5战机，这些战机现在都安装了机枪协调器，使得机枪开火时不再会打中螺旋桨，可更换机枪协调器却要向华国方面支付专利使用费，这又让英国当局损失了一大笔钱。

除了这些停放在草坪上和飞机跑道两侧的se.5战机之外，在机场跑道周边的机库内还停放着已经组装完成了两百多架华国飞鹰一代战机，现在机库的大门被一扇扇打开，地勤人员们在检查一架架战机。给它们加满油和弹药，因为飞行员们马上就要驾驶它们进行飞行和作战训练。

然而就在这时，机场上空传来凄厉的、惊心动魄的警报声，这警报声让机场内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警报声才向了不到几秒钟，飞行员们和地勤人员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附近就传来猛烈爆炸声。

“轰——”

“轰——”

“呜呜呜——哒哒哒哒哒”。

德军第一波机群抵达了这座机场上空，并且迅速展开了攻击，他们的攻击非常有序。分工极为明确，显然是事先就对这座机场内情况进行过研究如何轰炸。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停放在机场周围排排机库内的大量华国飞鹰第一代

战机，一枚枚航空炸弹落在从轰炸机机腹下方落下，从机库顶部穿入内部发生猛烈的爆炸。机库内被炸毁的飞机当场燃起大火，很快燃油也发生了爆炸，机库内周围战机也被波及到。如此就仿佛多米若骨牌一样，机库内的战机爆发出一连串的爆炸。一架架飞机接二连三爆炸个不停。

其他的轰炸机开始对飞机跑道两侧和停放在草坪上的战机进行轰炸，战斗机对跑道上到处奔跑的飞行员、地形人员和飞机场防卫武装人员进行疯狂的扫射。机场内的英军如同被割了的麦秆一样纷纷向两边倒下，飞机跑道也被机枪子弹像耕田一样翻了个遍。

英国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尽管有不少英国飞行员已经爬进了飞机内，但是却无法起飞，因为大量的跑道已经被德军战斗机机枪打废了，而且停放在外面的se.5战机都是双人座的，一人驾驶、一人观察和射击，少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行，而华国飞鹰第一代战机却是单人战机，驾驶员既驾驶飞机，又进行观察、射击，可是这些飞机都停放在机库内，刚才不大两三分钟的时间全部被德军轰炸机给炸得报销了。

很多已经启动的英国战机，刚刚加速准备起飞，但是却被德军战斗机盯上了，一连串的机枪子弹射过来，正准备起飞的英军飞机顿时被打得爆炸。

机场上到处是乱窜的英国人，到处是英国飞行员、地勤人员和英军士兵的尸体，到处都是发生爆炸，整个机场都升起了滚滚浓烟。

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停地在机场上空来回穿梭，子弹和航弹不停地倾泻在机场上，不停地有飞机被打得起火爆炸，不停的有英国人被打死。

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惨叫声、惊叫声混乱交织在一起，整座机场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这座机场停放的飞机太过密集了，及时有英国飞行员爬上了飞机，也因为拥挤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起飞就被德军战机摧毁。

整整半个小时，德军战机都在毫无停歇地蹂躏着这座机场，但德军机群开始返航的时候，整个机场上已经没有一架完后的飞机了，机场上到处是尸体、飞机的残骸、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木质飞机材料、橡胶和人类尸体烧焦的混合味道充斥着整个机场周围。

英国高层很快就得知位于伦敦西南的机场遭到了毁灭性的轰炸，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他的内阁成员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心痛惋惜不已，消息第一时间也传到了英王乔治五世那里，乔治五世立即指示阿斯奎斯立即进行善后工作福，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德国人再次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然而连英王乔治五世和首相阿斯奎斯以及他的内阁成员们都没有想到这次轰炸仅仅只是德军的第一波轰炸，第二波轰炸很快就到来了，这次第二波轰炸机群的目标是位于伦敦以及周边地区的港口、造船厂和军营以及铁路交通线。

再次出现的大量的轰鸣声让伦敦市民们更加惶恐不安，人们纷纷从房子来和办公场所里跑出来观察实际情况。

德国间谍显然已经对位于伦敦和周边地区的军事重地、铁路干线、地

铁、造船厂、码头以及一些重要的桥梁和交通枢纽了如指掌，在德军轰炸机群抵达之前，德国间谍还专门在这些重要的位置上做了极为显眼的标识，这让德军轰炸机飞行员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这些重要的位置，轰炸机群自然一炸一个准。

但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被炸断之后，整个伦敦都陷入了停顿状态，特别是在一些桥梁被炸断之后，大量的人群、马车、汽车都被堵住了，交通彻底瘫痪。

军营和海军基地港口这些地方也是德军轰炸机群重点照顾的地方，其中伦敦港就遭到了毁灭性的轰炸，停泊在那里的大批英国战舰被炸成废铁，伦敦周围的军营也遭了殃，损失极为惨重。

但英国人还没有从惨痛之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德军的第三波攻击机群也到了，这次第三波轰炸机群不但对那些还没有彻底被炸毁的军事港口上面停泊的英国战舰继续进行轰炸，而且还对伦敦市区一些建筑和交通路口进行的轰炸，这让伦敦市民们更加混乱。

位于伦敦市区的英**方陆军部和海军部建筑都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很多伦敦当局的办公场所也没有能够幸免，但意外的是唐宁街10号这个首相官邸和英国王室居住的白金汉宫却安然无恙。

所有的德军战机飞行员都接到命令，不准对这两个地方的建筑进行攻击，所有的德军飞行员们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就连伦敦很多高官议员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不攻击首相官邸和白金汉宫，只有英王乔治五世和首相阿斯奎斯和一些精明的政客们猜到了德国人的用意，德国人想留有余地，以便日后让英国高层投降，如果把英王和首相都炸死了，谁带着英国民众投降呢？由此可见德国人直到现在还都是很理智的，至少威廉二世是理智的，尽管他有些狂妄，他一直希望能与英国和谈，但约翰牛显然不愿意放弃尊严和架子与德国人媾和，威廉二世的算盘算是打错了，其实威廉二世的心还是太软了，他对于英国进行和谈抱有太大的希望，可惜约翰牛既不领情也不买账。

如果威廉二世下狠心，让机群轰炸白金汉宫和唐宁街10号炸死首相和国王，至少短期内绝对会让英国陷入一片混乱当中，要知道连国王都死了，英国人想要迅速推出两个新的领导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英国陷入混乱，德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重创英国。

在历史上的二战期间，希特勒下令空军轰炸伦敦时，也没有让德国空军轰炸白金汉宫和首相官邸，美军在轰炸东京时同样没有轰炸日本皇宫，他们都是希望留着对方的领袖，以便日后谈判，只不过德国后来输了，而美国赢了。

第505章伦敦完了

“大总统，伦敦完了！”这是王亚乔见到萧震雷说的第一句话。

萧震雷其实已经猜测到德国很有可能立即对英国本土动手，但是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其实在空军实力上，英国人并不是输于德国，奈何英国缺乏性能强大的战机，从华国买回去的300架战机因为萧震雷指示参谋部故意拖延了装船的时间而让英国空军迟迟没有将这300架战机的发挥出战斗力。

以现在欧洲的局势来看，德国人可以对英国本土进行任何形式的大规模轰炸，而英国却不能对德国本土进行大轰炸，不论是现在英国人自己生产制造的飞机，还是从华国买回去的那300架战机，都无法完成从伦敦起飞到德国本土进行轰炸这么远的航程。

但是德国却可以从法国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沿海地带起飞战机对英国本土进行轰炸，而英国轰炸在法国的德军又没有任何作用，这就使得在空军作战中的，德军占据了绝对上风，德国依然先天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协约国方面能够夺回法国大片土地，将战争前线推进到靠近德国边界，否则就只能被动防御和挨打！

萧震雷立即问道：“具体什么情况？”

王亚乔汇报道：“德国昨天对英国动手了，德军花了四天时间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法国西海岸线上修建了二十四座建议的军用机场，一夜之间完成了三百架战机的转场，然后利用这二十四座机场为进攻桥头堡于昨天上午对伦敦实施了三个批次的轮番轰炸。他们首先轰炸了位于伦敦西南方向的机场，那里存放着英国超过六成的飞机。仅仅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全部给他报销了个干净，第二波轰炸机群炸毁了英国各地通往伦敦的交通要道、重要桥梁、铁路干线、军营、港口、海军基地等重要军民用设施。大批的第三波轰炸机群对伦敦市区的一些建筑、包括一些伦敦当局的建筑进行了轰炸，兵工厂、两个防空炮阵地也被炸成了废墟！大批的伦敦市民想要逃出市区，却因为道路交通断绝而无法成行，只能被滞留在城内。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显示，今天早上，伦敦股市所有股票跌到了谷底，股市不得不被迫关闭，伦敦市面上生活物资价格猛涨十倍以上，特别是粮食和肉类价格涨得更高！而且今天德国方面也依然还在对伦敦进行轰炸。并没有停止的迹象，我们推车，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军都会继续对英国进行轰炸，可能会轰炸其他城市”。

萧震雷听完后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两口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脑子里思索着，两分钟后停下问道：“英王和首相阿斯奎斯等内阁成员都撤离了吗？”

王亚乔摇头道：“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德国方面这次的空袭十分突然。我们也是事后才得到消息，相信英国方面在事前也是不知情的，第一波轰炸和第二波轰炸相差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但伦敦与外界的交通都被炸断之后。即便是英国高层想要快速撤离伦敦也是做不到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显示分析，他们应该还留在伦敦没走”。

铁血调查局的情报分析处分析得不错。在遭到轰炸之后，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第一时间想到要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王室其他成员立即撤出伦敦地区。但是却没有成功，一方面是情况不允许。交通破坏太严重，车马难以通行，而且街面上市民太过混乱，仓促撤离无法保证英王和王室成员的安全，另一方面是英王乔治五世不肯离开白金汉宫，乔治五世认为他留在伦敦可以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一旦他因为担心自身安全问题而撤离伦敦，那么英国民众的民心将会无法继续支持战争，此时他和其他王室成员正躲在白金汉宫的地下室里休息，实际上德国人根本就没有想要炸掉白金汉宫。

王亚乔忍不住道："大总统，我们会不会做错了？我担心英国人从此一阕不振，到时候协约国将一败涂地，而德国人打败协约国之后就会调过头来对付我们"。

萧震雷闻言笑了起来，"哈哈哈放心，放心，英国没那么脆弱不堪，好歹也是数百年的世界霸主，不会因为这么一点打击就会承受不住，英国人只是在战术上暂时处于劣势，它的本身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德国人的这种强势也支持不了多久，你想想，六七百万兵力的后勤不是德国那么一巴掌大的地方可以长时间支撑得了的，我相信在一年内，德国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后勤上也相继会出现问题，只要英国人能够保证海上航道的通常，保证海军方面的优势，英国就不会败！"

王亚乔皱眉道："可是德国只怕不会让英国继续保持海军优势，现在英国从我国购买到300架战机还没有派上用场就全部被炸毁，连同被炸毁的还有英国本身超过六成的战机，现在英国空军的实力根本不是德国人的对手，德国可以一边继续消耗英国空军的实力，一边用空军轰炸英国海军！"

萧震雷想了想摇头道："以我们第一代战机的作战半径而言，德国人是参照我们的技术资料和图纸进行生产的，我相信他们战机的作战半径不会比我们第一代战机的作战半径大，因此德国空军能够轰炸的范围也仅仅只在英格兰地区，英国在苏格兰等地还有大量的兵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成、海军港口等等，英国人还有实力，英国海军舰队可以撤退到苏格兰周边的军事港口维修和休整，德国轰炸机飞不了那么远"。

王亚乔说道："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既然德国轰炸机可以对英格兰地区进行覆盖式轰炸，那么英国海军舰队就不敢出现在这周边的海域，没有英国海军舰队的威胁，德国是可以进行登陆英国本土作战的，只要让德国陆军登陆英格兰，并且保证支援不会断绝，以英国陆军的战斗力而言，想要挡住德军的进攻，我不抱太大的希望！"

萧震雷听完王亚乔这番话，脸色顿时凝重起来，王亚乔说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而是极有可能发生，德国敢不敢对英国本土实施登陆作战，这就要看英国人能不能让空军顶住德国空军的攻击了，如果英国还没有完全丧失制空权，德国是绝对不会也不敢实施登陆的，因为陆军到了海上的风险太大，稍有不慎就会是全军覆没的下场，毕竟运兵船可没有什么防御力量。

想到这里，萧震雷神情顿时松弛下来，想要让英国完全丧失制空权是不可能的，以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这次损失掉的战机补充回来，除非德国空军已经强大到二战时期那种程度，可实际上此时的德国空军才刚刚发展起步，开战前比英国都不如，想要安全夺取制空权基本上不可能。

“放心吧，德国人在没有完全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是不敢实施登陆英国本土作战的！就算英国被打败了，协约国投降了，德国人想要对付我们也没那么容易，毕竟德国与我国之前还隔着十万八千里，有沙俄挡在中间，我们有足够的战略空间与德国人周旋，到最后，德国也打不动了，只能与我们握手言和”。

萧震雷推断很快英国方面就会派人过来向华国求助，或者说要求华国出兵欧洲对抗德国，毕竟现在英国承担的压力太大了，沙俄方面指望不上，现在沙俄只能被动防御，想要让沙俄主动出击进攻德军基本上不可能，协约国盟友当中也只有华国现在还留有余力可以派兵到欧洲对德作战。

对于这一点，萧震雷很清楚，但是他却不想这么痛快的答应，他想以此为条件要求英法两国的势力从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英属孟加拉和英属马来西亚等地撤出，由华国接手这些地方的管理。

萧震雷认为这个要求条件并不是过分，要知道现在英法等协约国承担的压力非常大，德国都可以对英国本土进行轰炸了，法国早就被打得亡国，此时华国要求英法势力从以上地区撤离让华国接手，这完全是可行的，大家都是盟友，虽然是互相帮助，但总要分润一些利益吧，华国总不能白帮你们英法打仗吧？这些地方就是其中以小部分酬劳，如果能够打败德国，英法等国还能够夺回被德国抢走的利益，但是如果失败了，丢失的可就不仅仅只是东南亚那些地方了！

这是萧震雷单方面这么想的，至于英法两国会不会答应，他暂时不会像这个问题，因为前往湾岛视察的日子到了，他必须要做好南下的准备，这次南下不仅仅只是视察湾岛，他准备坐火车南下沿途视察各地。

第506章又卖500架

萧震雷南下了，随行的有一些幕僚团成员、内阁几个部长、最高法院、监察院等部门的一些官员，当然还有军方、军情、对内对外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等等。

这次萧震雷乘坐的是京汉铁路南下，沿着河北、河南、湖北向南方前进，每到一个省，他总是要在该省几个县市停留视察几天，看看当地的民众生活情况、生活水平。

让萧震雷欣慰的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各地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末时经常看到的路边有饿死冻死骨的情况，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在野外很少能看到荒地，因为政府有规定，如果让田地荒芜，超过一年就会被政府收回所有权。

除了看不到荒地之外，萧震雷在沿途还看到了大片的保留完好的植被绿化山地、树林，现在正是三、四月间，到处都是一片春意黯然。

在火车上，萧震雷对随行的官员指着外面的景致说道："看看，我们这里一片安宁，山青水绿，碧绿葱葱，此时在欧洲能看得到吗？此时的欧洲到处都是硝烟和残垣断壁，这就是将战争拒之国门之外的好处，打仗我们不怕，但是要打就在国门之外打，绝不能将战争爆发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要让我们的国土之上永远保持现在这种安宁！"

"是啊，大总统所有极是！"随行官员们一个个纷纷赞同附和，逢迎拍马之辈有之、阿谀之辈也不缺少，萧震雷对此既不排斥也不欢喜。

当局除了下令不允许农民、地主荒废土地之外，还下令将全国所有矿山能源收归国有。私人不能占有埋藏着矿产、能源的土地，如果发现底下埋藏有矿产或能源的土地和山林。政府会收回并补偿给所有人一些补偿，并且对埋藏地进行保护。不允许任何私人开采。

毕竟矿产、能源等资源是有限的，开采得越多，以后能够使用就越来越少，为了过早地开采以及过度的开采，当局下令所需资源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国内开采一小部分，但是对于国内资源的储量，当局却一直在派人进行勘探，只要勘探到矿产或石油等能源。马上进行标记并保护起来，以便日后从国外买不到矿产和能源的时候再进行开采，反正这些矿产和能源埋在地底下也不会跑掉。

按照萧震雷的想法，就是先用其他国家的，如果实在不能从其他国家买到资源了，再用自己国内的，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自己始终有资源可以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毕竟开采矿产和能源是不可能不破坏环境的。

不过在开采技术方面。华国并没有放松，一直在研究更加先进的开采技术和研发先进的设备，这些研发出来的设备自己国家暂时不在国内使用，可以卖给其他国家使用。华国只是保持开采技术上的优势，等到万一有一天，国内要自己开采矿产和能源了。不会因为开采技术不成熟和设备不行而束手无策。

现在华国绝大部分铁矿或其他矿石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以澳大利

亚、南北和非洲居多。萧震雷利用自己的记忆派人在南北和澳洲购买了大量的蕴藏丰富矿产的土地，派人进行开采。开采之后给当地政府贡献一些关税或运回国内。

原油方面是一部分从美国进攻，另一部分是从英国等地购买。萧震雷本想去中东地区买一些地开采石油，但此时中东地区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属于同盟国阵营，尽管同盟国不知道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石油，但是萧震雷此时也不会将中东地区底下埋藏有全世界储量最大的石油资源的消息弄得人尽皆知。

这次如果能够与英法两国达成协议接管东南亚地区，萧震雷就将派远征军去欧洲对付同盟国，首先对付的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先打垮奥斯曼帝国，瓦解这个帝国，让它分裂成后世那些中东国家，然后华国再派兵在中东各国驻防，建立军事基地、机场、海军基地等，扶持当地伊斯兰势力掌权，与当地进行合作，从而掌握这里绝大部分石油资源。

萧震雷自认为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不过想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还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特别是在协约国方面的合作中不能对英国人妥协，英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在很多谈判中都要占据上风才肯罢休，不过萧震雷不吃英国人这一套，如果英国人再以世界老大的身份自居，大不了大家一拍两散，到时候各家各凭本事。

这天南下的火车进入江西地界，秘书小高前来报告：“大总统，京城办公室留守人员来电，说英国驻华全权特使朱尔典要求紧急见您！”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想必是英国人感觉快要撑不住了吧？”

站在旁边的王亚乔说道：“大总统，我们的情报人员最近发现英国驻美国的外交人员正在积极接触美国高层，种种迹象显示英国人正在尽最大努力争取美国加入对德国作战！”

这个消息让萧震雷并不感觉意外，如果英国人不派人积极接触美国高层就不正常了，“哦？那么英国人的努力有没有进展呢？”

王亚乔摇头：“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消息显示美国人有加入的迹象”。

萧震雷拉开车窗帘看向外面不断倒退的山峦和田野，过了两分钟，他对小高道：“让留守人员指派一个人带朱尔典过来，中间不得停留，去厦门见我！”

按照行程安排，萧震雷会在南昌和福州分别停留一天，在厦门会停留两天，如果朱尔典马上从京城坐火车南下，应该可以在萧震雷前往湾岛之前与之见面。

“是，大总统！”

4月3日，萧震雷在厦门岛内外视察了一天，当天下午，朱尔典坐火车赶到了厦门，于当天晚上见到了萧震雷，同时来到内拜会萧震雷的还有各国驻鼓浪屿使馆外交人员。

在此之前，在鼓浪屿建立领事馆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国，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也没有要求各国强行撤走这些使馆，不过在开战之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领事馆被关闭，德国和日本的外交人员也相继撤离，其他几个国家的领事馆还保持正常。

萧震雷晚上举办了一场酒会招待各国驻鼓浪屿领事，实际上就是大家一起喝喝酒、跳跳舞，在这里的各国领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到萧震雷，因此对这次酒会也是很有兴趣。

在酒宴上，朱尔典没有找到机会与萧震雷单独交谈，直到酒会结束之后，他才被人领到了萧震雷在这里的临时书房，此时已经是深夜十点了。

“朱尔典先生，请喝茶！”萧震雷做了一个手势。

朱尔典摘下高筒礼帽欠身表示：“多谢大总统阁下！”

见朱尔典喝了几口茶，萧震雷问道：“听说朱尔典先生有急事要见我？不知所谓何事？”

朱尔典连忙放下茶杯道：“大总统知道德国已经开始大规模轰炸我国城市的消息了吗？”

萧震雷脸色平静地点头道：“听说了一些，但对具体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如果朱尔典先生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为我讲述一下英国被轰炸的情况？”

“当然，我十分荣幸！”朱尔典答应，当即跟萧震雷详细讲述了这些天来德国空军对英国本土的轰炸情况。

根据朱尔典所说，这些天德军对于英国英格兰地区的轰炸非常频繁，不过英国方面也没有任由德国空军在英国本土上空肆虐，而是组织了一些飞机与德国战机进行了多场空中格斗，在这些交锋当中，双方各有胜负，英国人在空中交锋中并没有吃太大的亏，主要是因为英国战机尽管性能不如德军战机，但是却是在本土作战，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飞行，随时可以降落加油和补充弹药，而德国战机就不行了。

经过这些天的空中争雄，英国人也知道了己方战机性能不足的短板，因此正在全力对剩下的几架华国飞鹰战机进行仿制，目前虽然只生产制造了十几架，但是却是已经掌握了制造技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英国人迟早会造出更多的战机。

按照朱尔典的所说，英国虽然顶住了德国的轰炸，但自身目前战机的损失也非常严重，生产速度已经快要跟不上损毁速度，希望能从华国再购买一批战机，这次是五百架，价钱上还跟以前一样，只不过这次不能拆卸用船运了，飞机制造完成之后直接从华国机场起飞飞往英国，英国方面可以在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等地区分别修建机场以便让飞机在飞行途中转场、加油和补给。

有生意做、有钱赚，萧震雷当然愿意，五百架战机按照之前的价钱可是一大笔钱，看来英国人真有钱，不过萧震雷要求用黄金支付或华元支付，朱尔典对此表示无异议。

第507章英国人下血本

敲定了500架一代战机的合同，萧震雷相信朱尔典此时前来的目的绝对不止如此。果然，他还没有开口询问，朱尔典又继续道：“大总统，其实我这次来除了替我国再买五百架战机之外，还代表我国国王乔治五世陛下和首先阿斯奎斯阁下向大总统以及贵国政府，请求你们立即组织一批远征军登陆欧洲战场对同盟国作战，以此来缓解西线我军的压力，当然我们可以为贵国远征军提供弹药补给、燃油等军需物资，我国还可以从印度、伊朗等地组织一批当地的军队与贵国远征军一同作战，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北非地区组织数十万兵力与贵国协同作战，有关作战指挥权的问题，双方可以进行协商解决！”

萧震雷抽着烟说道：“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贵国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我们虽然是同盟，但是要让我国出兵欧洲帮助贵国对抗同盟国，以贵国为首的协约国如果不拿出一点好处出来，我只怕无法说服国会、内阁和我国国民！”

朱尔典也知道这是必然的，他似乎早就知道萧震雷会这么说，因此也没有惊讶和恼怒，问道：“那么不知道大总统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呢？”

萧震雷看着朱尔典摇了摇头道：“我这个条件如果提出来，只怕朱尔典先生以及贵国、法国都不会答应，我看我还是不说吧！”

朱尔典这次过来见萧震雷是受了伦敦方面的特别指示的，必须要让华国在三个月之内组织超过五十万兵力登陆欧洲对同盟国作战，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英国人已经确实顶不住了，连伦敦都炸成了一片废墟。这是英国数百年以来第一次遭受这么大的劫难，如果这一道难关挺不过去。那么英国很可能就此像法国一样丢掉本土，这绝对是英国高层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朱尔典当即说道：“大总统，不如您说说您的条件，您不说出来，怎么知道我们协约国方面不会答应呢？好吧，即使您的条件很苛刻，难道就没有谈判协商的余地吗？”

萧震雷闻言看了朱尔典一样，抽了几口烟后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说了。除非英法势力退出印度和印度以东所有东南亚地区，由我国接管！”

朱尔典听了萧震雷的条件后脸色果然变得极为难看，现在的印度可不是后世的印度，这个时期的印度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而且孟加拉（东巴基斯坦）、缅甸和马来西亚也是属于英国势力范围，不仅如此，英王乔治五世还是印度皇帝，让英国人退出印度，这基本上不可能。

“大总统阁下开出的条件果然苛刻。难道大总统就不能给我国留点脸面吗？要知道我国国王乔治五世陛下还是印度皇帝呢？您让一个皇帝把他的属地交出来，这就不仅仅只是条件了，而是对我国尊严的侮辱！作为盟友，大总统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贵国和我国还是盟友吗？”

朱尔典此时额头上青筋暴起。气喘吁吁，显然气得不轻，但是在萧震雷面前又不好发作。毕竟萧震雷是华国总统，现在的华国也不是以前的清

廷了。他还不敢在萧震雷面前放肆。

萧震雷笑了笑，抽着烟说：“朱尔典先生不要这么生气嘛。你刚才不是还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谈的吗？难道先生不想谈了？”

朱尔典听了这话也意识到自己太过情绪化了，不过他心里却把萧震雷恨得要死，他认定这都是萧震雷给逼的。

朱尔典深深呼吸了几口气，缓解了心中压抑的情绪后问道：“大总统的条件我明白了，这个条件无法做主，我需要向伦敦方面请示，不知道大总统在这里还会呆多久？”

萧震雷起身道：“具体行程不能告诉你，如果你这边得到谈判的授权，可以与我国外交部门联系，他们会告知我的，到时候我们再谈，你看如何？”

“好吧，我相信我很快又会与大总统见面的！”朱尔典见萧震雷起身了，就知道他有送客的意思，也知道这次只能谈到这里，具体的谈判还需要等与伦敦方面联系获得谈判授权之后再进行。

第二天，萧震雷视察了岛内的船运码头，下午去海边晒了晒太阳、吹海风。而此时伦敦唐宁街10号、白金汉宫和英国议会已经吵翻了天。

英国人对于萧震雷提出的条件极为恼火，特别是那些上议院议员们都一个个大骂萧震雷趁火打劫的无耻行径，大骂他以此要挟日不落帝国，在已经伤痕累累的日不落帝国身上撒盐。

得知议会正在讨论的消息之后，国王乔治五世和首相相继赶到了议会听取议员们的意见。但他们赶到的时候，有议员正在讲台上发表演说，提议对华国的条件大可不必理睬。

“我认为，我们不必去求华国，难道答应了华国的条件，华**队就能够真正起到牵制或者说打垮同盟国的作用吗？我不这么认为，华国毕竟才建国几年的时间，工业能力有限，但我不相信他们的军队战斗力可以和德军相提并论！”

下面立即有人举手大声道：“但事实是华国轻而易举的灭掉了庞大的日本海军舰队、轻而易举地夺回了旅顺口和湾岛、琉球群岛，我认为华**队的战斗力即使比不上德军，但也应该相差不远，只要能够保证他们足够的武器和弹药！”

这两个人经过一番辩论之后，下面的议员们顿时议论纷纷，各自与身边的议员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在这时，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两位爵士说得都很有道理，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华国的关键！”

众议员们听到这个声音都知道谁来了，乔治五世！扭头一看，可不是他吗？噢，后面还跟着阿斯奎斯首相，于是议员们纷纷起身向乔治五世问好，乔治五世和阿斯奎斯从大门口走进来，一边走一边想两侧的议员们点头或举手打招呼，由此可以看出乔治五世在英国上层还是很有威信的。

刚才站在演讲台上那位议员连忙走下来向乔治五世和阿斯奎斯行礼，乔治五世跟他打过招呼之后就走上了讲台，他面向台下所有议员说道：“那么我们需要华国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人口！”

下面的议员们听了都感觉摸不着头脑，乔治五世继续道：“是的，先生们，你们没有听错，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优势是什么？人口众多，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有四亿五千万人口，我们英国有多少？三千多万！华国人口是我国的十倍以上，华国可以死三百万人，我国能够死掉三百万人青壮年吗？先生可以想想如果我国死掉三百万青壮年的后果是什么？若十几二十年后当老年人全部死去，我国就只剩下二三十岁以下的孩子了，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的姑娘们都得从外国借种，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以后由这些姑娘们与外国男子生的孩子们主宰英国，英国还是英国吗？”

议员们听了乔治五世的话，脸色全部都变了，他们很清楚，如果没有外力干预进来，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德国迟早要登陆英国本土，到时候想要不亡国，英国就必须全力以赴，组织英国所有青壮年男子拿起武器与德国人决一死战，而众所周知，英国陆军的战斗力并不怎么样，而且在去年的法国战争中，英国派往法国的精锐已经损失大半，只要少数逃回了英国士兵，尽管还有不少人被俘虏，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时候能放回来？

英国在本土的陆军部队不少，除去英国自己的一百多万军队，还有法军二十多万人、加拿大军队三十多万、澳大利亚军二十多万，而这些军队在最近德军对英国的轰炸当中就损失了七八万人，凭借一百七十万陆军能够挡得住德军吗？要知道德军在法国就部署了超过两百万人啊。

乔治五世继续道：“华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他们即便是死掉一千万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华国众多的兵力在欧洲大陆牵制德军的陆军兵力，而德军为了保证欧洲大陆的安全，就必须要调集足够多的兵力对抗华军，只要不让德军入侵我国本土，我们就可以继续与德国人周旋，为此我们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现在华国人想要印度和印度以东我国所控制的所有势力范围，他们这个条件确实太苛刻了，我认为了除了印度之外，印度以东地区都可以交给华国接管！”

这时阿斯奎斯接口道：“最近内阁得到消息，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很多大小民族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反对我们对当地的统治，他们聚集起来形成武装力量，拥有众多种类的武器，很多人都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实际上我国在东南亚的统治地位已经不稳了，以现在我国的情况，丢掉那些属地是迟早的事情，因此我赞同国王陛下的建议！”

第508章巡视湾岛

湾岛，台北。

林家是湾岛在日本统治时期极少数没有参与残害同胞的大家族之一，当初清廷将湾岛割让给日本，湾岛人为了生存下去无奈之下只能接受日本人的统治，这其中就有林家，林家做着远洋贸易生意，在日本统治时期与外界接触比较多，对大陆的情况也比湾岛其他人了解得多。

在林家的大堂里，林老爷舒心地坐在太师椅上喝着茶，一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少女从外面走进来，只留下一道香风。

“父亲，您回来了？叫女儿过来有事吗？”少女向林老爷道了个万福问道。

林小姐是林老爷的小妾所生的女儿，也是林老爷最小的孩子，长相和身段都是绝品，从小就被林老爷所喜爱，林老爷早就决定，凭他女儿的姿色、身段和才艺，一定要嫁一个好人家，可是从前是日本人统治湾岛，总不能把女儿送给日本人糟蹋吧？可把女儿嫁给湾岛其他家族的男丁又让林老爷不甘心，他认为自己的女儿一定要嫁大人物，湾岛其他家族的男子怎么能配得上他的女儿呢？此前湾岛其他大家族都派人过来求情，但都被他给婉言推辞，因此女儿的婚事一直成了林老爷的一块心病。不过现在好了，湾岛被大陆收回，以后大陆和湾岛就是一体，大陆肯定会派官员来湾岛上任，到时候还怕给女儿找不到一个可以配得上她的丈夫吗？今天却有一件事情让林老爷心思活络起来。

“心语啊，快来这边坐！”林老爷连忙招呼。

“多谢父亲！”林心语向林老爷道了一声谢坐在了茶几对面。

林老爷放下茶盏压抑兴奋道：“儿女，你知道父亲今天干什么去了吗？”

“女儿不知！”

“上午父亲被湾岛总督蔡将军请去了！”林老爷露出笑意对女儿说道。显然他这句话中的“请”是为了给自己提提面子，实际上他是被蔡国栋派人通知去了。并非是“请”。

林心语好奇道：“哦，林将军请父亲去做什么？”

林老爷语出惊人道：“蔡将军告诉为父说大总统要来湾岛视察了。就在这几天，让我们湾岛这些大家族做好迎接的准备，大总统来的那天，总督府会通知我们去迎接的！”

林心语闻言笑道：“难怪我怎么觉得父亲今天这么高兴呢？原来是大总统要来湾岛了，不过大总统来湾岛这件事情确实值得高兴，这说明当局对湾岛还是很重视的，否则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大总统也不必千山万水、漂洋过海来湾岛视察！”

岂知林老爷摆手道：“为父高兴却不是因为当局重视湾岛！”

“哦？那父亲是为什么而高兴？”林心语有些纳闷了。

林老爷见女儿问起，当即克制不住情绪，兴奋道：“女儿你不知道。大总统今年还没到而立之年，乃是当今世上最为年轻的元首，年纪轻轻能

够达到如今这番成就，而且是白手起家，古往今来从未有之，用人中龙凤都不足以形容他的杰出和伟大啊，为父听闻大总统到现在为止只有两房妻室，按照新政府的法律，男子最多是可以有三房妻室的。女儿你貌美如花、美色乃我湾岛第一人，如果能够被大总统看上，岂不是一桩美事？如此女儿可算是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我们林家也可以借此飞黄腾达了。两全其美，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所以为父高兴啊！”

林心语闻言哭笑不得，当下指出：“父亲。我看您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吧？这事也只是您一个人琢磨，人家大总统都不知道有我林心语这么一个人。也从未看见我，就算看见过我。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啊，我看您还是看清现实，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了！”

林老爷连忙摆手道：“女儿，你这就不对了，没有机会我们可以创造机会嘛，如果给你单独与大总统接触的机会，只要你表现得好，你怎么就知道大总统会看不上你呢？你看，大总统来的那天父亲我要去迎接，到时候父亲带你一起去，你那天好好打扮一番，一定要给大总统留下一个好印象，听说大总统要在湾岛视察好几天，在这期间你可以单独去面见大总统，给你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我相信凭女儿你的姿色，大总统只要不是瞎子就绝对会动心，毕竟自从英雄爱美人，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父亲”。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刚开始我还觉得蔡将军不错，他年纪与大总统大不多，现在又是湾岛总督，而且还是中枢最高层之一，准备把你许给蔡将军，可大总统要来的消息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希望，蔡将军虽然不错，但与大总统相比就略有不如了，此事就这么定了，女儿你这几天保持好心情，到时候跟为父去一起迎接大总统！”

没过两天，林老爷果然接到了总督府派人送过来的通知，要求他带着女儿一起去码头迎接萧震雷，这让林老爷喜出望外，他还想着怎么找个借口把林小姐一起带过去呢，却没想到总督府那边居然主动要求他带女儿去。

4月5日下午，萧震雷等一行人乘坐海军战舰在基隆上岸，湾岛各界进步人士在码头热烈欢迎。

从舰桥上走下来时，萧震雷与程碧瑶并行，两人都挥手向码头上正在大声欢呼的湾岛各界人表示致意。

当在人群中的林老爷看见走在最前面的萧震雷身边竟然跟着一个漂亮女人时极为纳闷，他连忙询问身边负责组织他们的总督府官员：“长官，大总统来湾岛怎么身边带着女人呢？”

这总督府的官员解释道：“那是总统第二夫人，每当出访或出席重大国事活动，大总统都会携家眷前往，有时在大总统身边的是第一夫人，有时是第二夫人，林先生不必大惊小怪，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各种工作，也有女性在政府部门任职，在国外还有女人是国王的，在某些场合大总统与她们接洽多有不便，因此携带家眷就不至于尴尬！”

“原来如此！”旁边有人听到官员这般解释后说了一句。

这官员的解释却让林老头如同在冬天里头顶被浇了一盆冰水一般，他

满心欢喜地带着女儿过来就是希望能够创造机会让萧震雷看上他的女儿，却没想到萧震雷会把老婆带过来，这还怎么让他实施他的计划？如果被那位第二夫人发现他心里的小算盘，只要那第二夫人一个眼神，只怕他林家就会万劫不复啊！此时他才想起总督府通知他带女儿一起来的目的，那是因为总统带夫人来了，夫人需要有女性人员陪同说话和闲聊，这才是他女儿林心语的用处！

萧震雷等人走下船之后，蔡国栋就带着总督府高级将领和官员们上前拜见，随后蔡国栋给萧震雷等人介绍此次来迎接的湾岛社会各界名流、进步人士，当介绍到林氏父女时，第二夫人程碧瑶看着林小姐惊异道："呀，想不到湾岛还有林小姐这般漂亮美丽的女子呢？林小姐可许了夫家？"

林小姐听了这话羞得脸色通红，林老爷连忙作答："禀夫人，未曾！"

程碧瑶笑道："林小姐这么美丽动人，看样子也是到了嫁人的年纪了，肯定是要嫁一个好人家的！"说完扭头对萧震雷道："大总统，你看看是否有你欣赏的青年俊杰还未成婚的，不如给林小姐保个媒如何？"

萧震雷看了看林小姐，笑道："成人美事当然是好事，我当然是乐意的，就是不知道林小姐是否看得上人家了，林小姐，不如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先试着交往，如果你们郎情妾意合得来就最好不过了！"

林老额心里只叫唤，这、这、这完全不是按照预想的套路来的啊！他想撮合自己的女儿和总统，却没想到总统却要给他的女儿说媒，哎！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只能替女儿答应，毕竟人家是大总统，给你说媒是看得起你，是给林家天大的面子了，换做是别人家，能让大总统说媒吗？

"这敢情好，如此就多谢大总统和夫人了，如此事能成，也是我们林家的福气！"

站在旁边的湾岛社会各界名流和进步人士们见状都羡慕不已，要知道让大总统给说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在古代相当于皇帝赐婚呢，是无上的荣耀。

过后，萧震雷等人在湾岛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视察，从台北一直到台南，再从台南到台东，最后绕一圈回到基隆，从基隆坐船返回厦门，从厦门乘专机回到京师。在萧震雷返回不久，湾岛撤销军管，由新成立的湾岛省府接管行政权，省府就设在从前的总督府，军方在湾岛部署一个师的部队驻防各地，同时在湾岛修建两座大型军用机场建立湾岛空军基地，又将基隆和高雄港分别升级，成为大型战舰可以停靠的大型军港。

第508章军事人才

英国人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是否将印度以东地区英属势力范围交给华国来管理，回到京城的萧震雷没有等到朱尔典求见的消息，这天他心血来潮带着秘书小高和几个卫士换装来到军事指挥学院看学生们上课。

在高级指挥班门口，萧震雷等人停了下来，教师里有一个教官给在这里进修的将军们上课。趁着教官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萧震雷立即钻进去找个空位子坐了下来，这让学员们大为吃惊，这些都是高级将军，不认识萧震雷的几乎没有，看到萧震雷钻进来，将军们都坐不住了，萧震雷连忙打手势示意他们稍安勿躁。

教官在黑板上写完字转过身来讲道："刚才我们讲了在步兵防御战斗基本原则的第一条，正确选择主要防御方向和防御要点，现在我们讲步兵防御战斗基本原则第二条，正确的部署兵力，在这里我们以连为单位进行讲述，诸位都是高级将领，指挥的当然不止一个连，但是对于连级作战单位的防御要点你们也不能不了解，我希望诸位能够认真听！"

教官显然已经注意到教室里多了几个人，但他却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道："第二条：正确的部署兵力，应该将主要兵力使用于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要点沿正面向纵深作疏散而隐蔽的配置。一个连通常编成两个梯队，将2个步兵排作为第一梯队，以1个步兵排作为第二梯队。在次要方向担任宽大正面防御时，也可成一个梯队的兵力部署。这个防御原则也可以用于师团级规模的兵力防御"。

"第三条原则。是要组织完善的阵地防御体系，如何组织呢？阵地应该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条件而定。连级防御单位的阵地通常主要包括第一梯队排阵地、第二梯队排阵地、迫击炮排的发射阵地、轻机枪射击点、两侧机枪侧射点。现在战争中出现了空中力量和装甲坦克部队，因此要部署对空射击阵地、反坦克堑壕和反坦克阵地以及连级观察所等等！"

这时一个学员举手道："这个堑壕我们都懂。只是您说的这个反坦克堑壕，我怎么没听过呢？据我所知，英国人的坦克都可以越过1米2的堑壕了，一般的堑壕都对它没用，这个反坦克堑壕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怎么挖掘？"

教官闻言点点头道："很好，这位学员提出的问题很好，说明他认真听了，也在思考，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反坦克堑壕。既然是堑壕，那么它就是壕沟，但是它跟我们挖掘的步兵防御堑壕不同，它面向敌人的一侧必须是斜坡，对着防御士兵的一侧则要垂直，深度要足够深，否则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

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形之后，教官继续道："大家请看。敌军坦克开过来遇到了我方挖掘的反坦克堑壕，它顺着堑壕的斜坡向前开，一直开到了堑壕底部，但是对面的堑壕壁是垂直而不是斜坡。如此，堑壕垂直壁就挡住了它的去路，它不是挖掘机。不可能将前面挡住它的土方推开，它想要活动就只能倒车。这就给了我方反坦克武器的摧毁它的机会！"

"原来如此，一个反坦克堑壕如此简单就挡住了坦克的进攻！"众学员

们纷纷大声叫好。鼓掌起来。

萧震雷也跟着鼓掌，自从来到这个时代，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讲挖掘反坦克堑壕和防空阵地的建立，要知道现在也只有英国人和华国发明了坦克，但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过，这个教官就已经研究出对付坦克和飞机的战术了，真是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心下感叹，我中华还是大有能人的。

这时萧震雷说道："教官，我认为可以在反坦克堑壕的底部埋设地雷！"

"呃？"教官听了萧震雷的话顿时一愣，但是很快反应过来，他马上想到了在反坦克堑壕底部埋设地雷的好处，连忙大声赞道："好，好，这位学员的建议非常好，如果在反坦克堑壕底部埋设地雷，那么坦克将没有机会从堑壕底部倒车了！"

整个一战期间，由于坦克的性能不佳，越壕能力有限，各国都没有反坦克武器，步兵只能期望坦克自己因机械故障而停止，但那时的坦克越壕能力有限，只能越过普通的战壕，所以士兵只要将战壕挖深挖宽一点，就足以牵制住坦克部队的前进，只是当时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直到战争后期，才有人想到要将堑壕挖宽挖深来阻止敌军坦克，但是当坦克的越壕性能得到大幅度低声，就算两米多宽的堑壕也不一定能够阻止坦克前进时，就唯有挖掘反坦克堑壕才能阻挡坦克前进了，真正的反坦克堑壕是在二战期间才被人想出来的，在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中，反坦克堑壕被苏德双方使用，摧毁了双方大量的坦克，可怜当时的中**队却因为没有反坦克武器拿日本人的豆战车无可奈何，只能用士兵捆绑手榴弹冒着被机枪打死的危险冲上去炸坦克，如果挖掘反坦克堑壕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阻挡日军冲锋的。

那教官继续道："现在我们说第四点，要严密地组织火力配系。组织火力配系，应根据敌情、任务、火器性能、地形特点及敌人可能的行动，贯彻火器分散、火力集中、重点配置、便于机动的原则，集中主要火力于敌人主要进攻方向上，组成以打坦克为主，结合打步兵、打低空飞机的火力配系，如果敌军没有坦克和低空飞机，我方火力当然是以打敌军步兵为主，在敌军进攻时，火力要逐渐使用，不可最开始就一次性全部暴露出来，这容易给敌军用炮火清楚的机会。敌军进攻时肯定会进行试探性进攻和火力侦察，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隐藏好重要火力，一旦重要火力点暴露。则要迅速转移位置，防止被敌军炮火点名清除"。

说到这里，教官举出了一个例子，在黑板上画出一个简易的地形图，让学员们尝试组织火力配系，并叫了一个学员走到讲台上在黑板上画出火力配系图。这些本来只是连长排长需要学习的，但是来这里进修的高级将领有很多都不是基层军官出身，就算是基层出身，以前没有学习过如此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知识。现在学一些对他们以后也有好处。

"由于重机枪的出现，各**队进行战术都开始摒弃以前传统的排成方阵踩着鼓点声音进攻战术，这种战术在重机枪面前完全是屠杀，成片成片的屠杀，因此现在各国都放弃了排成方阵进攻，而是分散进攻，但是各国

的进攻战术都没有我国的进攻战术先进，我们的进攻战术已经形成了步兵三三制原则，进攻时部队单兵之间拉得很开。即便如此。如果防御方在防御阵地两侧架设机枪也可以对我军造成不小的伤亡。诸位请看，如果敌军呈散兵阵型进攻，在敌人进攻的我方防御主阵地两侧架设重机枪，可以形成恐怖的侧射火力。我们从正面看敌军进攻战术的队形，感觉敌人很分散，但是如果从侧面看。就会发现敌人排列要比正面密集得多，如此一来。在阵地侧面架设重机枪扫射，将会对进攻的敌人造成很大的伤亡！”

“防御第五点原则。构筑工事，设置障碍，搞好伪装！进入防御之后，部队应迅速构筑工事，力求在敌人进攻之前完成。设置障碍物应按先前沿后纵深，先主要方向后次方向，先防坦克障碍物后防步兵障碍物的顺序进行。为防敌地面、空中侦察，连（排）应根据地形、植被及季节、气象特点，充分利用制式器材和就便器材，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伪装。伪装要符合战斗要求，自然逼真！”

教官喝了一口水继续道：“在我看来，以我**队现在的军事装备，已经完全可以放弃堑壕战了，也就是说，在我**队面前，堑壕战已经不起作用了！”

一个学员马上问道：“教官，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军进攻德军防守的阵地，德军阵地防御工事齐备、武器装备先进，尽管比我军差一些，但打阵地战却是足够了！”

教官笑了笑说道：“好吧，今天我就把我研究的如何突破漫长堑壕阵地的战术告诉大家！我把这种战术称之为突击战术，也叫渗透战术。以小型作战单位为突击单位，例如班排连为作战单位，寻找敌军堑壕阵地的防御力量薄弱点进行突破，这种战术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暂时还难以实现，德军倒是勉强可以，不过仍然不足，但是我军却可以，就是使用小规模的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通过攻击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来深入敌人后方，并在敌军阵地上来回穿插攻击，这需要给进行这种进攻战术的小股部队配备我军制式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如果有单兵可以抗得动重机枪更好，还要给他们配备大量的手雷、喷火装置、即时通讯器，这些我军都有。这种战术的特点就是在漫长战线上以一点为主，实施多点正面突破”。

“另外诸兵种配合作战，包含步兵、炮兵、装甲部队以及空中打击和支援，这些兵种协同配合作战足以让堑壕战过时！躲在堑壕里以为炮弹打不到、子弹打不到吗？我们有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战机，可以在空中实施攻击，先夺取制空权、摧毁敌军的防空火力，再对敌军堑壕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和扫射，配合地面部队发起进攻，没有任何军队抗得住这种打击！”

还没有下课，当教官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萧震雷起身离开了教室，一边走一边都身后的秘书小高说：“把这个教官的全部资料给我找来！”

小高知道这个教官要走运了，大总统看上了他的军事才华，连忙答应：“是，大总统！”

第510章染指东南半岛

4月11日，秘书小高拿着一个档案袋敲门走进萧震雷的办公室汇报道：“大总统，这昨天在军事指挥学院那个教官的全部资料！”

正站在窗前抽烟的萧震雷闻言转过身来：“哦？快拿给我看看！”

从秘书小高的手里接过档案袋迫不及待地打开，然后走到办公桌后坐下，认真看起来，萧震雷看完那位教官的档案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

姓杨，名杰，字耿光，公元1889年生人，历史上民国时期战略军事家，在旧中国的外国人眼中，他是仅排名在蒋方震之后的军事家。

现在杨耿光才是上校军衔，在历史上的现在，他已经是少将，护**第一纵队司令，要知道他此时才26岁啊。

看完档案，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起来，档案上显示，杨耿光参加过沪军，还当任过团长，当时沪军是杂牌军，大部分主要由青帮和巡防营官兵整编而成，一共五个师，其中三个师都是有青帮和巡防营编成，两个师是振华公司护卫队编成，而杨耿光就在李英石的手下当团长，团长的职位太低，萧震雷也没有怎么关注，因此错过了这个人才。后来蒋方震受命建立军事指挥学院急需既有军事理论知识有有实际指挥作战经验的军官，蔡锷得知后向其推荐了杨耿光。

思索一番，萧震雷对小高指示：“给军校下个通知，让杨耿光明天过来一趟！”

“是，大总统！”

一个小时后。小高又进来报告：“大总统，英国首相全权特使朱尔典求见！”

为了及时能够与华国高层进行沟通和协商。英国方面已经将原本只是全权特命公使的朱尔典升格为首相全权特使，这级别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某种程度上身为首相全权特使的朱尔典可以代表阿斯奎斯做任何决定。

终于等来了朱尔典，看来伦敦方面已经有了决定，萧震雷心里笑了。实际上伦敦方面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一方面命朱尔典与华国进行协商，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华国方面组建华国远征军出兵欧洲对抗同盟国，另一方面积极联系沙俄方面，以巨大利益做筹码换取沙俄调集重兵在东线组织夏季攻势。

“请他去接待厅吧！”萧震雷摆摆手。

“是，大总统！”

萧震雷在办公室沉思良久，将等会与朱尔典进行会谈的策略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打了一下腹稿，然后掐灭烟头走出了办公室。

来到接待厅，萧震雷看到朱尔典正坐在沙发上喝茶，走过去笑道：“欢迎你啊，朱尔典先生！”

朱尔典在心里诽腹，你欢迎我是因为我这次来是给你送好处的吧？如果我不是来送好处，而是来找麻烦的，只怕你就不会欢迎我了！

尽管心里对萧震雷极为讨厌，但脸上还是表露出高兴。“谢谢您，我尊敬的总统阁下，我非常荣幸！”

萧震雷将手一摆：“请坐！”

“谢谢！”朱尔典欠了欠身顺势坐下。

萧震雷问道：“朱尔典先生，不知你有没有英国方面的消息。德军最近有什么动作？还是一如既往地对英国本土进行轰炸吗？”

朱尔典点点头：“是的，总统阁下。这段时间德军一直在派战机轰炸、骚扰、袭击我大英帝国本土的城市，给我们大英帝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德军也损失不小，尽管德军的战机性能很不错。但是我们大英帝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们都很勇敢、很棒，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大英帝国的领空。给德军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击落了56架德军战机，还俘虏了十几名德军飞行员。现在我国正在英格兰意外的地区大量生产制造战机，等到贵国卖给我们的飞机一到，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的战机数量就会超过德军，此后制空权肯定可以被我方夺回！”

萧震雷听朱尔典说完笑了笑，他知道朱尔典的这些话有很大的水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朱尔典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给自己增添一些筹码。实际上萧震雷已经得到消息，这段时间德国空军给英国本土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伤亡，英国人被搞得焦头烂额，加上德国海军已经在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了，因此通往英国本土的很多航道都被德国潜艇截断，这就造成了英国人从外界获取资源的通道被堵，随着时间的延长，英国人肯定会顶不住。

不过有一点朱尔典没有说错，那就是英国人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丧失制空权，双方在制空权的争夺上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另外还有消息显示，德军正在大规模地向法国西海岸集结，种种迹象显示德军有登陆英国本土作战的意图，这对英国人来说实在太危险了，萧震雷相信现在英国人肯定是心急如焚。

萧震雷正色道：“朱尔典先生，那上次我们谈的事情，不知道你们伦敦当局有没有答复？”

朱尔典慢里斯条地喝了一口茶说道：“是的，总统阁下，伦敦方面已经授权给我了，委托我全权代表大英帝国与总统阁下进行谈判，我们大英帝国同意退出缅甸地区，另外法国政府也同意将法属印度支那交给贵国管理，我国政府在缅甸的军队、殖民当局和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军队以及殖民政府都将退出，由贵国政府接手，而我们的条件是在两个月之内，贵国政府必须组织三十万远征军赶赴欧洲参战，半年之内组织第二批三十万人开赴欧洲，一年之内组织第三批五十万人开赴欧洲同盟国作战，如果一年之内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贵国在明年一年内再次组织一百万军队开赴欧洲，后年再派一百万，直到同盟国战败为止”。

吗的，这口气真不小，第一年就要派过去一百一十万兵力，以为士兵都是大白菜吗？想派多少就派多少？

萧震雷听了朱尔典的话心里有点窝火，这英国人的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吗的，人命不值钱啊？

眉头一挑，萧震雷脸色有些不好看：“朱尔典先生，兵员，我们华国多得是，即便想要拉出来两三千万兵力都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兵力太多

的话，我们的财政无法支撑，如果只是派三十万人的远征军赶赴欧洲参战，那么我国政府自己可以解决军费、解决弹药补给，这些都不是问题，可如果要再派更多的兵力，我国政府的财政就无法支撑了，如果协约国方面能够解决我远征军的军费问题，我一次性就可以派出一百万大军。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贵国和法国如果只是将缅甸和印度支那让出来的话，诚意好像显得不够！”

朱尔典听了这番话顿时脸色显得有点黑，他忍住生气，问道：“那么总统阁下的意思是什么？让出缅甸和印度支那难道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这样吧，我方退让一步，除去东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以东地区都归我方，你看如何？”

朱尔典摇了摇头：“总统阁下，贵国的胃口太大了，印度是我大英帝国最为重要的支援获取地，我国国王乔治五世还是印度的皇帝，您要让我方让出印度，难道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萧震雷笑道：“那阁下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只是让出缅甸和印度支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朱尔典想了想说道：“将缅甸、印度支那和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交给贵国，这是我方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不不不！”萧震雷问道：“难道贵国现在还对孟加拉以及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地拥有掌控权吗？据我所知，现在那些地方都在闹民族独立，恐怕贵国很快就会失去对那些地方的控制权，现在贵国应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同盟国上，不要再想着东南亚的问题了，不如这样，我方再退让一步，这是最后的退让，将马来西亚、孟家拉以及孟家拉以东的印度地区、缅甸和印度支那让给我方，条件是我方出兵五十万赶赴欧洲参战，自己负责解决军费，但是弹药油料等均需物资必须要由贵方解决，毕竟我国距离欧洲太远，补给太过困难。如果贵方要求我方派出更多的军队，贵方就必须负担我方超过五十军队那部分的军费！”

萧震雷提出的这个条件恰好是伦敦当局的底线，朱尔典想要为己方挽回一些损失，连忙道：“孟加拉和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缅甸、印度支那可以归贵国，但是马来西亚不能给”。

萧震雷摇摇头：“朱尔典先生，您不要欺我不知道欧洲的局势，据我所知，英国本土的英格兰地区大部分工业都已经被德军战机摧毁，特别是武器工厂、造船厂、军事港口、民用码头、交通枢纽等铁路和公路干线这些重要的设施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尽管贵国的空军也给德军造成了一些伤亡，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德国空军依然牢牢占据了上风，另外根据可靠情报显示，德军正在向法国西海岸大规模集结兵力，大量输送战略物资，种种迹象显示德国有登陆英国本土作战的意图，英国，已经等不起了，先生，还需要我说更多吗？”

第511章大中华联邦

这番话直接将朱尔典自认为拥有的筹码都打碎了，朱尔典听了脸色变得惨白，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妥协了：“好吧，总统阁下，你赢了，马来西亚、孟加拉、孟家拉以东的印度地区、缅甸和印度支那都归贵国，条件是贵国必须在两个月内将五十万兵力输送到欧洲战场，所需军费由贵国自行负担，我国负责弹药、油料等军需物资的供应，弹药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由印度地区和北非运送，油料由阿富汗和伊朗等地输送，如果我方要求贵国增派远征军，增派的远征军的军费以及一切补给都由我方负担，总统阁下，你看可行？”

萧震雷点头道：“同意，有一点我要提醒朱尔典先生和贵国政府，如果我国远征军要抵达欧洲，就必须要先在波斯湾登陆，以最快的速度打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通这条线路之后，我远征军就可以直接穿过君士坦丁堡进入欧洲攻击奥匈帝国，如果德国不想自己的盟友被灭国，只能从西线抽调兵力来防御东线，如果我远征军不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必须从北非登陆，这等于要绕一大圈，从伊朗、阿富汗和印度的补给还要走海上，耗时太长，补给也太长，要知道阿拉伯现在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

朱尔典听萧震雷这么一说，认为萧震雷说得有道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是是横在中间的一块拦路石，如果能够将这块拦路石搬开，不论是对补给还是对进攻同盟国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吧。我代表大英帝国同意贵国的方案，贵国远征军在波斯湾登陆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最快的速度打垮奥斯曼土耳其，待奥斯曼土耳其投降之后。贵国远征军可以从东向西攻打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而沙俄方面又可以将布防在高加索的兵力调去东线对付德国！”

萧震雷伸出手笑道：“那我们就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之后的一个月之内，贵国和法国势力陆续撤出东南亚地区，由我国派兵进驻接管”。

“成交！”

萧震雷很高兴，建议道：“朱尔典先生，为了我们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我提议一起喝一杯庆祝一番！”

朱尔典也很高兴，他圆满地完成了英国当局指派给他的任务，尽管没有挽回一些损失。但至少成功说动了华国派远征军参战，而且是在伦敦当局圈定的底线之内达成的协议！

4月12日，英国和法国流亡政府公开向外界发表声明，宣布将印度支那、不丹、尼泊尔、缅甸、马来西亚、孟加拉和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全部交给华国管理，在一个月之内，英法势力将以上地区陆续撤离，由华国接手，届时华国将派军队进入以上地区与英法军队交接驻防。

英法当局这一声明让国际上各国纷纷猜测，只要是脑子还没有锈坏的人都猜到英法两国肯定与华国打成了某种协议。而华国国内则是一片欢天喜地。民众们载歌载舞大肆庆祝，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直线飙升。军方则开始忙碌起来，紧急抽调了六个师陆军部队向东南亚地区开进，进入当地

与英法殖民军队进行交接。待交接完成之后，就接管驻防。

杨士琦受命前往东南亚地区，与这些地区的当地一些政治势力进行接触。他抵达越南地区的河内，河内以前叫西贡。从1902年改名叫河内。杨士琦遵循萧震雷的指示与越南阮朝王室接触。

实际上此时越南阮朝的王室已经名存实亡了，根本没有任何权利。现任的阮朝国王是阮朝的第十二任国王阮福昶，今年才刚刚登基，年号启定，今年三十一岁。按照萧震雷的意思，就是要让阮朝继续存在下去，但不能让阮朝王室执政，采用君主立宪制度，国王只作为越南象征性元首，具体执政由华国扶持越南当地的政治势力组成内阁负责，谁听话就扶持谁，谁不听话就将谁拉下马，另外还对扶持一些越南军人统领越南当地的军队，给他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发给他们一些过时的火器，华国在越南驻军一个师的陆军，另外在金兰湾设立海军基地，实际上此前法国佬已经把金兰湾当成海军基地修建得非常好了，这倒是让华国捡了一个大便宜，华国只需要将金兰湾海军基地的码头停泊台加长加固就可以停靠大型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基地周围修建陆军军营、防空基地和陆军空军机场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海陆空三军基地。

杨士琦与阮朝国王阮福昶的接触非常融洽，对于法国人能够撤离，阮福昶无疑非常激动、兴奋、甚至是泪流满面地大声痛哭，这些年以来，实在是法国殖民者对当地的盘剥太厉害太凶残了，尽管现在越南还是在华国的统治下，但这比法国殖民者在这里作威作福要好得多。

阮福昶从小接受的是华国方面的文化教育，对华国的认同感比较深，在他和他父亲的手上，阮朝失去了权力，几乎对越南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但是法国人的撤离和华国人的进驻让阮福昶看到了希望，在他小的时候，大清还是越南的宗主国，如果由华国来决定越南的未来，他相信华国应该不会亏待越南。

杨士琦向阮福昶表达了总统萧震雷和华国最高领导层的意愿，表示华国希望越南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越南成为大中华联邦成员国，作为华国的藩属国而存在，华国对越南拥有宗主权，华国总统是大中华联邦所有成员国之最高元首，恢复之前由华国册封属国国王的朝贡制度，每隔五年，越南国王必须向华国朝贡一次，越南政府将由多党轮流执政，执政党组成内阁治理国家，允许华国在越南驻军，越南只需要保留维持治安的武装警察部队和地方警察就可以了，防务由华国方面负责，驻军费用由越南方面负担，在外交方面，越南必须与华国保持一致，在紧急状态下，为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华国可以向越南征兵参加作战。

对于杨士琦提出的这些要求，阮福昶虽然觉得越南失去了独立主权，但是却要比由法国人统治完全是殖民地好得多，至少华国允许越南自治，而且财政税收不用上交给华国，只需要每年向华国缴纳驻军防务费用，除此之外，每隔五年向华国朝贡一次。超过的贡品和财物多少不限，但也不能太少，以此来证明华国对越南拥有宗主权，至少朝贡的贡品价值不能低于华国方面的接待费用的十倍，而且越南必须与华国在外交上保持一致，让阮福昶最为高兴的是他以后都不用再受到约束了。

阮福昶在召集王室成员们商议之后答应了杨士琦提出的这些要求，他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快点与杨士琦签订相关协议，唯恐事情出现变数。

当得知华国总统特使杨士琦出现在河内与阮朝国王和王室商谈重建越南王国的消息之后，柬埔寨地区金边王朝的国王西索瓦、老挝地区琅勃拉邦国王西萨旺?冯、不丹国王乌颜?旺楚克、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纷纷从各自所在地赶来河内拜见杨士琦，毕竟从此以后，华国就是他们这些国家的主宰者，这些国王和王室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权力，他们可不希望从此变成平民，只有紧抱着华国这根粗腿才能保持荣耀和辉煌。甚至已经57岁的前缅甸贡榜王朝的末代国王锡袍也在得到消息之后从印度的勒德纳吉里赶来河内拜见杨士琦，希望华国能让贡榜王朝国祚延续下去，他和他的王妃们以及子女们已经被英国殖民当局解除了软禁和监视，因此才得以前来河内，现在缅甸已经被华军进驻接管了政权，他这个贡榜王朝的过期末代国王如果得不到华国当局的支持，是不可能重返王位的。

杨士琦是来着不拒，他向这些国王们提出了与越南阮朝同样的要求，这些国王纷纷表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越南阮朝能够接受，他们也可以接受，而起在他们看来，华国提出的这些要求还大大的省去了他们很多事情，不必为有外来入侵而烦劳，而且还可以自治，只需要在外交上与华国保持一致，只要每年缴纳一些驻军费用就可以了，这简直是全方位的服务，太周到了，天塌下来有华国这个大个子顶着，他们这些人则安心地在国内当自己的舒服国王就行了，而且还不用处理政事，又有国家税收供给的钱花，没有比这更爽的了。

在与杨士琦签订了相关条约和文件之后，这些国王们很快就得到通知，要亲自前往华国京城接受总统的册封，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大中华联邦成员国之一，而华国大总统作为大中华联邦的最高元首必须对他们进行册封，他们的身份才合法和有效，没有册封则算无效。

第512章清理琉球

总统府。

“大总统，杨杰上校到了！”秘书小高敲门走进萧震雷的办公室里汇报。

“请他进来！”

“是！”

不久，一阵很富有节奏感的脚步声响起，二十六岁的杨杰摆着双臂迈着相同距离的步伐走进办公室在萧震雷办公桌面前站定立正敬礼道：“报告大总统，军事指挥学院上校教员杨杰前来报道，请大总统指示，呃，是?”。

萧震雷笑道：“对，就是我！”

萧震雷看杨杰这副惊愕的表情就明白了，很显然，这位杨上校并不是一个喜欢在官场上钻营的人，否则的话杨杰不可能连大总统都不认识，这只能说杨杰对军事方面的研究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去关注他这个总统，以至于杨杰直达现在才认出萧震雷。

“对不起，大总统，我没想到那天是您！”杨杰连忙解释。

萧震雷摆摆手笑道：“杨耿光，我今天把你找来可不是来让你道歉的，你那天的讲课我从头到尾都听了，很不错，听说你去当教员是蔡锷推荐的？”

“是的，大总统！”杨杰连忙承认，这种事情想瞒都瞒不住，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蒋志清结识，后来又在蒋志清的沪军第五师下当任团长，自陶成璋被杀案发后，蒋志清逃走了，他担心受到牵连就返回了云南，后来参加了云南蔡锷的部队，蔡锷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军事才华的年轻人就把他推荐给蒋百里，在军校当了一名战略战术教官。

萧震雷道：“说起来。我得感觉蔡锷，如果不是他把你推荐给蒋方震。我还不知道有你这号年轻俊杰，你在军校三年多了吧？”

“是的。大总统！”

“抽烟！”萧震雷将烟盒递过去。

尽管是抽烟的，但杨杰现在却不能抽，也不敢在大总统面前抽，他连忙推辞：“谢谢，大总统您自己的抽！”

萧震雷也不勉强，点燃烟抽了几口问道：“听说你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战略战术方面的理论，不知道有哪些成果没有？”

杨杰被萧震雷这般问起，感觉有些不好意思，连忙从随身带来的皮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子递过去道：“都是一些浅显的见解。还请大总统看了之后别笑话我！”

萧震雷开玩笑道：“啊，我可不敢笑话你，谁笑话你的都是傻子！”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萧震雷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稿子，全然忘记了杨杰还站在两米外等待，尽管站军姿对于杨杰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站一个小时还是有些腿酸。

终于将杨杰的手稿全部看完，叹道：“写得好啊，好一个‘生即是

战”。

杨杰在他的军事理论中提出“生即是战”的理论。它的依据是从《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他认为，天地万物要生存。就必须作战。所谓健者，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不已，假使天道一时懈怠。则万物失时，世界则要毁灭。故曰：“求生存就要战争。战争就是自强，但是战争并不完全是枪弹的世界。而是求知识，求技能，求身体健康都包括在内。他认为：”我们军人，在穿上军装的时候，这生命就属于国家，不复知有身家性命，这就是军人的人格。有了这种精神还要发挥出来，才是善。发挥的很好，才是美。

萧震雷又道：“我看你这写的还很乱，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抽时间把它整理出来，我有一个要求，暂时不要外传，等整理出来之后刊印成书，我会让参谋部下发团级以上军官手中，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可以吗？”

杨杰忍住激动和兴奋，立正道：“是，大总统！”

“好，回去准备一下！”萧震雷站起来将稿子还给他道：“在我眼里，只要是人才，都没有派别之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只要你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我都会让你有足够的舞台。第十六军缺一个参谋长，我想你去出任军参谋长应该没问题，过几天军事委员会就会下发任命书，鉴于你在军事指挥学校任教三年，为军队培养了不少中高级军官，特晋升你为少将军衔，到时候授衔和任命将会一起进行”。

杨杰立正敬礼道：“是，定不辜负大总统和国家的期望！”

杨杰刚走不久，秘书小高进来报告：“大总统，蔡国栋将军到了！”

“请他进来吧！”

“是，大总统！”

湾岛战事和夺取琉球群岛的战事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蔡国栋在湾岛的总督身份也算是告一段落，因此已经回来好几天。

蔡国栋进来之后关上门叫道：“老大！”

萧震雷诧异道：“不是给你几天假期吗？”

蔡国栋摘下军帽抓了抓头皮道：“在家呆不住啊，对了，湾岛和琉球那边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这是在湾岛和琉球各地还有不少日本人，对于这些日本人要怎么处理？湾岛的日本人不多，倒是琉球的日本人多一些，尽管在战争中死了一大批，但还是有不少，如果让这些日本人继续留下，我恐怕日后多少会滋生一些事端！”

萧震雷从雪茄盒子里抓出两支雪茄丢给蔡国栋一支，两人分别用打火机点燃抽了起来，过了半响，萧震雷吐出一嘴的烟雾，说道：“继续让那些日本人留在湾岛和琉球确实很麻烦，这样吧，从他们中间挑选出青壮年运到内地来帮助修路，铁路、公路、地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想要短时间之内改善全国的交通状况，就必须大量使用劳动力，而政府方面又不能拿出太多钱花在请民工身上，用日本俘虏和青壮年最好了。把那些老弱妇孺用船运回日本，如果有反抗的。一律处理干净，不要被人落下口实！”

蔡国栋点点头。又道：“我听说准备要向欧洲出兵了？这次能不能让我继续领兵？”

萧震雷闻言笑道：“我就知道你这次来肯定不止一件事情，敢情等在这里。我计划第一批先送三十万人过去，大概就是一个集团军的规模，以你的身份和资历就不要跟下面那些人抢了，三十万人肯定是不够的，这样吧，等第二批过去之后，你再过去统帅全局，做欧洲方面军统帅。全权负责我军在欧洲的战事！”

蔡国栋闻言露出笑意，连忙道：“行，你可不能反悔啊！”

“不反悔！”

琉球，那霸。

大街上人来人往，但大部分都是琉球本土人，有极少数刚刚从大陆过来寻找商机的商人，一个穿着和服、一手拿着一瓶酒，一手拿着一柄武士刀的中年日本人醉醺醺地在大街上趔趔趄趄，迎面走过来的人看见都捂住鼻子干净走到一边。

“没了。都没了”中年日本人醉醺醺的嘟噜着，他突然停下，将手上的酒瓶往嘴里灌，酒水从他的嘴角流下。当酒瓶里的酒都倒光时，他猛将将酒瓶砸在地上。

“啪！”一声闷响，酒瓶被砸碎在街面的青石地上。

中年日本醉鬼盯着迎面走来的每一个人大骂：“八嘎、八嘎。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冲绳岛，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你，你们。每一个都人滚出去，滚出去——啊——”。

日本醉鬼大叫着抽出武士刀扔掉刀鞘，双手握着刀柄扑向迎面走来的一个琉球人，嘴里大叫：“杀鸡——”。

迎面走到的那琉球人吓得脸色一白，慌忙逃开了去，日本醉鬼见对方逃了，顿时哈哈大笑，又举着武士刀扑向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人跳着一旦瓜果，看见日本醉鬼发疯了，吓得当即丢了担子转身就跑。

“呀——”日本醉鬼见连续两次都扑空，顿时大吼大叫，也加快了速度。

一个琉球姑娘吓得腿软了，跌倒在地上被日本醉鬼逮住，一刀砍下，顿时将那琉球姑娘砍死，日本醉鬼还不罢休，疯了一样继续连续砍杀，由于他速度太快，好几个行人都来不及躲避都被他砍死。

但这日本醉鬼又砍死一个人时，一个老人拿着一根扁担从后面敲了他的后脑勺一下，日本醉鬼停下，木然地转身看向老人，这时从旁边肉铺里冲出来一个壮汉，壮汉手持一柄杀猪刀，只见那刀光一闪，日恩醉鬼持刀的双手齐手腕被整齐砍下。

“啊——”日本醉鬼发出一声惨叫，那屠夫砍断日本醉鬼的双手还不罢休，继续往他身上砍，日本醉鬼不停地惨叫，屠夫不停地砍，那醉鬼一直被屠夫用杀猪刀剁成了肉酱，杀猪刀的刀刃都砍卷了。

这时从街道的尽头传来整齐的脚步声，一大队华国士兵背着步枪跑步过来。很快，街头和街尾都被华军士兵设立了哨卡，华军士兵们开始在大街上抓捕日本人，只要是日本人，全部被抓走。

大街上顿时一阵鸡飞狗跳，抓捕日本人的行动结束之后，一个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其中还有宣传队开着汽车在大街上用大喇叭喊话：“所有人都听着，凡是藏匿日本人的，属于窝藏罪，一经发现立即抓来坐牢，如果有发现日本人踪迹的，向政府报告有奖金可拿！”

三天后，整个琉球的数十万日本人全部被抓起来，开始分批分批装船，青壮年送到华国修路，老弱病残幼装船送往日本，任他们自生自灭，在这中间有不少人反抗，但凡是反抗者要么集体被机枪扫射而死，要么集体被推下大海喂了海鱼。

整个湾岛和琉球群岛就这样被清理了一遍，再也没有一个日本人，湾岛、琉球群岛开始与大陆接触，并且进行文化和经济上的来往，华国政府也派官员在琉球群岛设立政府机构，将琉球归属在湾岛省治下，出来派官员治理琉球之外，华国还从琉球当地提拔进步人士从事行政工作，帮助政府治理琉球。

第513章筹备组建远征军

4月12日，萧震雷召开军事会议，向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征求远征军第一批部队的指挥官和将要出征的各级部队，按照萧震雷与英国方面的协商计划，第一批远征军有一个集团军，共约三十万人。除去步兵之外，还有空军和海军协助作战。

第一批远征军一旦集结完毕，将由海军舰队护航分批次运往波斯湾登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下辖的伊拉克、科威特。此时中东地区基本上都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辖下，就连埃及都有一部分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因此远征军想要抵达欧洲，就必须打垮奥斯陆土耳其这个拦路虎，只有打垮它，才能让舰队通过红海和地中海，否则就只能过非洲，萧震雷可没有那个耐心。

会议开始之后，萧震雷道：“诸位，我们已经拿到了东南亚诸国的管理权，现在部队已经全面进入东南亚地区，并且接管当地驻防和政权，除了暹罗国、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之外。条件就是我们必须组建远征军部队远征欧洲帮助英法对抗同盟国。经过我们和英国人的协商，英国将在伊朗与伊拉克交界边境地区修建一些大型机场和军事基地供我远征军将士作为前沿休整、补给的基地，我国第一批远征军要组建一个集团军，三十万人！军费由我们自行负担，但军需和弹药、油料等其他物资由英国人从印度、阿富汗和伊朗运送，如果需要继续增派部队，以后派去的部队的军费开支全数由英法等国全然负担。我们只出人出武器就行了，诸位有什么想法？”

徐绍桢道：“大总统。照我说，既然是我们帮他们打仗。那么所有的军费开支都应该由他们支付，现在我们自己竟然要负担五十万人的军费，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不能让英国人占便宜啊，他们又不是没钱！”

萧震雷笑道：“徐老将军这个想法很好，我也不想出钱。英国人是有钱，不过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已经把东南亚交给我们了，再想让他们掏钱出来。这双方的关系就得搞僵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还是盟友嘛，对抗同盟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呢，也应该出把力气，把英国人逼急了不好。我估计按照现在的局势，五十万人的远征军只怕是不够的，最少也需要一百万。德国人已经进行全国总动员，总兵力达到了八百万，我真不敢想象，一个国家能够进行全国总动员。政府得需要多大的威望和民族凝聚力，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前清那会是绝对不可能实行全国总动员的。就算是动员，老百姓也不会响应。因为清朝它没有那个凝聚力，我这两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政府有这个凝聚力吗？如果我们进行全国总动员，老百姓会响应我们的号召吗？”

“这取决于我们这个政府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如果我们把老百姓当做奴隶使唤、当做牲畜圈养、放牧，想宰杀就宰杀，养肥了再杀？只怕我们离灭亡也不远了！如果我们把老百姓当做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我想他们应该会响应我们，而且我们根本就应该这么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

姓，如果我们将我们自己和老百姓强分彼此，有意识地拉开距离、有意识的造成等级差距，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迈向灭亡的开始！”

“哦，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对于第一批远征部队，诸位有什么想法？在指挥官和军队组成方面，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蔡国栋咳嗽两声说道：“大总统，诸位，我认为既然是对外作战，而且是远征他国，我认为可以将我们的一些新式武器拿到战场上去检验一下实战性能，特别是坦克、高射机枪、高射炮，迫击炮可以大规模的运用，新研制的手雷、照明弹和火焰喷射器，另外第三代战机、舰载机和航空母舰也都需要进一步大规模的检验实战性能！”

“新研制的龙战二型坦克已经定型生产了三百辆，我以为可以组成一个装甲师，一边在战场上检验坦克和装甲车的实战性能，一边锻炼指挥官对坦克这种移动堡垒和快速突击武器的运用，看看是否能够总结出一套坦克的战术理论！”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点头道：“嗯，这个想法不错，对于高射机枪和高射炮这些武器也需要进行实战检验，各团要组建高射机枪连，军师级作战单位也要组建高炮团或者高炮旅。这次远征军部队，我是准备把它进行机械化改造的，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不行，我们的运输能力有限，从国内将大量的吉普、卡车运到中东地区不太现实，但是如果全是步兵却又不行，中东地区大部分都是沙漠，而我们的士兵很少有在这样环境下有作战经验的，我们的武器火力是足够了，但是机动能力却不足，为此，我认为即便不能机械化，也必须要实行全驮马化！”

蒋方震问道：“大总统，如果要实行全驮马化，这需要的马匹和骡马的数量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英国人答应在军需物资和后勤补给上由他们负担，但是用马匹和骡马可不再军需物资之列，他们能答应吗？”

萧震雷摆手道：“在伊朗和阿富汗，甚至是印度都有大量的马匹、骆驼和骡马，这个不需要你们操心，我来跟英国人协商，总之我会把足够数量的马匹和骡马交给远征军部队后勤部门，另外远征军部队出征，在敌对国家可以缴获敌国的武器、弹药、战略物资、钱财以及一切具有价值的物品，除了缴获敌方作战军官和士兵身上的钱财和物品归士兵个人所有之外，缴获的其他任何钱财和值钱的物品都必须上交，然后集中起来卖掉，所得钱财充作远征军军费开支，也就是我们在军事上常说的以战养战！缴获只能针对敌国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集体财产，但是不能针对没有武器没有恶意的平民！远征军士兵的作战对象也只能是敌国的军人和携带武器的任何，对待没有武器没有恶意的平民不能开火，这是对远征军的两点要求”。

既然做出了决定，这些决定都要执行下去的，因此蒋方震将这些要求用笔记下来，等远征军第一批将士集结完毕就要将这些要求传达下去。另外要组建装甲师、在远征军各级作战单位组建防空部队的决定要执行，毕竟在欧洲打仗可不比在东方，在欧洲现在可是有大量的战机整天在天空盘旋，如果没有防空部队，很容易遭到敌军战机的轰炸和扫射，尽管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现在在部队中都没有组建防空部队，但是现在既然想

到了这个问题，远征军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免到时候遭到重大损失后追悔莫及。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要实现远征军全部的驮马化，就必须要找会养马、驾马车的人，可以从军队中找，也可以从民间找，总之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到时候如果马匹和骡马有了，却没有足够的养马和驾车的人就闹笑话了。还有，英国人可能不会那么大方，我猜他们不会把我们需要的马匹和骡马全部给我们，顶多给一半，剩下就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怎么解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保加利亚、奥匈帝国的马匹有很多，下面的话就不需要我说了吧？”

众人在笔记本上沙沙沙地记录下来，蒋方震又问道：“大总统，那么第一批远征军部队由哪些部队编成？现在时间紧迫，总不能随便拉几个军组成吧？”

萧震雷问道：“那你有什么建议？”

蒋方震抽着烟说道：“远征军先期作战主要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这也是第一批远征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中东地区大部分都是沙漠，包括伊朗在内都是沙漠，如果抽调从未在有过沙漠生活经验的军队去作战，我恐怕到时候远征军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认为从西北地区抽调部队编成第一批远征军最为合适，毕竟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沙漠生活经验！”

萧震雷想了想点头道：“可以，我同意，那么你们认为三十万人可以拿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吗？如果不够，那么就必须从现在抽调部队去西北地区驻防和生活，让他们有足够沙漠生活经验！”

蒋百里说道：“凭我军士兵的战术素质、军事装备，还有沙漠生活作战的经验，更有海军和空军辅助，三十万大军足够横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好吧，总参要全力协调和配合远征军的组建事宜，空军方面暂且抽调三百架战机飞赴中东地区参加作战，现在英国人正在组织人手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朗那边修建机场，等他们的机场修好了，给他们送战机过去的时候，我远征军的空军部队也一起跟着去”。

第514章出征

军事会议结束后，军方立即行动起来，位于西北地区的第18、25、29、**相继接到调令，各军之中很快组建起防空部队，另外一个师的装甲师部队也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起来，相应的后勤维修部队也紧急跟上。但是大军出发的具体的行程安排还没有确定下来，萧震雷随后又与蒋百里和蔡锷等人进行了多次商议，又与英国和沙俄方面进行协商，决定将第一批远征军从西北地区直接向西运动进入沙俄的哈萨克斯坦地区，然后动从哈萨克斯坦沿西南方向而下，沿途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地区，现在这些地区尽管都还有由沙俄方面执政，但是俄国革命者已经暗中把这些地区都秘密卖给了华国，不过为不在协约国内部引起矛盾而影响对同盟国作战，华国方面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要控制这些地区，反正沙俄在这些地区也没有部署多少兵力，等以后沙俄被俄国革命者推翻了，华国方面在占据这些地方。

朱尔典被萧震雷派人打电话过去之后很快就赶过来了，“大总统，听说您有一些关于远征军方面的事情要跟我说？”

“是的，请坐！”萧震雷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谢谢大总统！”朱尔典也没有客气，顺势坐下。

萧震雷示意朱尔典抽烟，朱尔典拿起一只雪茄，萧震雷同样拿过一只雪茄，两人点燃了吞云吐雾。

“朱尔典先生，我们的第一批远征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出发，但是关于是走海路还是走陆路的事情上。我们还不能最最后的决定！”

朱尔典配合地问道：“哦？为什么呢？”

萧震雷吐出一口烟雾：“如果走海陆，在时间上确实要快很多。你想想，第一批远征军最先要解决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这个国家很多地区都是沙漠，所以我远征军第一批部队三十万人必须是有沙漠生活经验的军队，这个倒是不难，我们在西部地区有几个军刚好生活在沙漠周围，不过现在我们在西部地区的铁路还没有修通，部队从西北地区南下到沿海地带集结都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而且三十万人的运送。至少需要数千艘超过三千吨的货轮，我国的航运业不如贵国，短时间之内是无法解决这么多船只的，所以我们想不能不走陆路？经过我们的研究，走陆路确实是可行的！”

“你看！”萧震雷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上上说道：“从我国的西北地区，我远征军可以出边关进入沙俄境内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在这里向西南方向而下，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地区。最后进入伊朗，军队步行的速度肯定会很慢，但是如果用马匹和骡马拉着马车运送就会快很多，而且我们这些西北地区的士兵很多都会骑马。但是我国一时间凑不出这么多马匹和骡马，也没有那么多马车，我们只能调集一小部分。剩下的大部分我希望贵国和沙俄方面能够帮我们解决，据我们所知。沙俄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地有大量的牲畜，贵国是不是跟

沙俄方面协商一些。让他们给我们调集二十万匹马匹？骆驼也可以，另外我们自己准备一千两卡车用来运输粮食和生活等后勤物资，但是沿途必须要让沙俄准备好油料，另外弹药方面，你们也必须尽快从印度运往伊朗，如果贵国能够与沙俄方面协调好，并且解决这些事情，我相信以我军的素质，最多一个月就可以抵达伊朗与奥斯曼土耳其交界的边境地带，休息一个星期就可以对奥斯曼土耳其发起进攻！”

萧震雷的话让朱尔典动心了，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催促华国方面尽快出兵，以最快的速度让华国远征军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引起德国人注意力，使得德国将西线兵力抽调到东线，现在萧震雷提出这个方案，这个方案看似又需要英国花费一笔钱购买大量的马匹，但是如果能够用这笔钱让华国以最快的速度进攻奥斯曼的话，这完全是值得的，而且看地图发现，从华国的西北地区到中东地区的距离好像并不是很远，至少要比走海路近得多。

朱尔典思索一番之后答应道：“好，贵军需要的这批马匹和马具，我们答应帝国答应了，这个由我们去与沙俄方面交涉，他们也是协约国成员，如果是对战局有利的事情，他们也应该尽一份力，买马和马具的钱由我们大英帝国和沙俄两方面来出，如果我们能够筹集到二十万匹马，外我们会与沙俄方面记**涉，在沿途做好标记，在多处地点储备好油料和草料，以方便贵军补给，那么贵国远征军多长时间可以抵达中东地区？”

萧震雷伸出一根手指头：“大军每天休息七个小时，两个小时解决生理问题，十五个小时行军，一个月之内抵达！”

这个行军强度已经非常大了，士兵们几乎没有一点点私人的时间，朱尔典立即伸出手：“那么，成交！”

“成交！”

萧震雷知道，也许这种行军强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军队而言几乎是折磨，但是对于华国的军队而言就是家常便饭，现在华国的军队从早上五点重起床开始训练，一直到晚上十点之前熄灯都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当然中间三餐可以适当休息，而这种训练强度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无法承受的。

萧震雷又问道：“那么朱尔典先生，你需要多长时间将我们远征军在沿途所需要的马匹、草料和油料准备好？如果你能解决粮食问题的话，那么我军行军途中就不需要携带太多的粮草，这样行军速度更快！”

朱尔典闻言一亮，心想，对啊，连马匹、草料和油料都可以准备，何不也准备一些粮食沿途的补给点？他当即道：“可以，但是你们自己也要携带一部分，以免出现状况而你们的军队不能及时补充粮食，到时候出了问题就麻烦了。另外，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沙俄方面在沿途做好准备，从现在起，你们的远征军就可以出发了，等贵国远征军进入沙俄之后就可以陆续获得马匹、草料和油料以及粮食！”

萧震雷警告道：“先生，我可要提醒你，这第一批就有三十万大军，是三十万人，而不是三十个人，如果不能在沿途及时得到补给，兵马在没有物资补充的情况下，会干出什么事情，那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到时候只怕我这大总统的命令都没有用！”

萧震雷的话让朱尔典听了之后想象一下，在得不到及时补给的情况下，只怕那三十万大军所过之处就会生灵涂炭，人在饿极了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就算是军纪再严密的军队也一样，没吃的，管你娘的什么军纪不军纪，先抢了再说。

想到那种血流成河，到处都是沙俄尸体、满目苍夷的场景，朱尔典不由打了一个哆嗦，他连忙保证；“大总统放心，我们一定会解决后勤问题，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拖累大军的行军速度！”

萧震雷点点头道：“你能明白就好，那我可就要给总参谋部下令让他们给军队下达出征的命令了，如果出了事情，你可要负全责！”

朱尔典严肃道：“明白！”

最先接到出发命令的是刚刚组建的第一装甲师，后面的大军陆续跟进，先由装甲师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来，有了路之后，后面的大军就很好行军了。

这次远征军部队三十万人被编成一个集团军，有四个军，分别是第18、25、29、**，司令官是伍世友，除了之外，将还有空军三百架战机进行空中打击和配合协统作战，另外还有海军两艘真正的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两艘战列巡洋舰、四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十艘鱼雷舰、两艘油船和三艘补给船配合作战。

远征军第一集团在国内的行军比较顺利，毕竟是在自己国内，对道路、山川、河流比较熟悉，不需要走弯路就可以抵达目标地，但是在走出国境线之后就出现问题了，先是装甲师的故障率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开始增加，则让装甲师的后勤部队不得不加快维修速度，再就是由于对道路的不熟悉而走了很多弯路。

在整个大军穿过国境线三天之后，伍世友命令大军停下来休息一天，他立即派人与沙俄方面进行联系，让当地政府派出向导给大军带路，并且在沿途做好标识好让大军辨认方向。

在这方面，双方都欠考虑，不过这个问题还不大，沙俄方面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电报一路拍下去，沿途的各级沙俄政府倒是解决了道路方向的问题，而在行军过程中，华国远征军部队也陆续在各个补给点收到了大量的马匹、马具、草料和油料，这让远征军的行军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第515章册封

4月24日，华国远征军第一路军陆军依然在沙俄哈萨克斯坦境内行军，英国在印度、阿富汗、伊朗境内等各地紧急修建机场以方便华国将卖给他们的飞机开回英国，同时华国准备参加欧战的三百架战机也正在做远征欧洲的准备，也准备借用这些机场开往波斯湾地区，海军部队参加欧战的特混舰队已经在沈寿坤的率领下向波斯湾开进。

上午，已经于昨日回到京城的杨士琦来到总统府面见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我回来了！”

萧震雷闻言抬头露出笑容起身道：“杨先生回来了，快，请这边坐！”

杨士琦连忙道：“当不起大总统如此，大总统先坐！”

“好好，你也来！”

两人坐下后，萧震雷问道：“杨先生，东南亚的情况如何？虽然你在电报中大致说了一下，但是我想听详细的情况”。

“好的，大总统！”杨士琦答应，当即说道：“越南的阮朝国王阮福昶、老挝的老挝地区琅勃拉邦国王西萨旺?冯，不丹国王乌颜?旺楚克、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柬埔寨地区金边王朝的国王西索瓦，另外还有前缅甸贡榜王朝的末代国王锡袍等对于加入我们大中华联邦都很拥护，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预见的，毕竟在英法殖民时期，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丁点权力了，如果能够加入我大中华联邦，尽管他们还是不能执政，但是却能够享受到国王应有的待遇。不过对于前缅甸国王锡袍，我只是暂时稳住了他。并没有答应、也没有与他签署相关条约”。

萧震雷道：“哦？这是为什么？”

杨士琦解释道：“大总统，是这样的。据我了解，现在缅甸全境对于这个贡榜王朝和他这个末代国王已经没有多少归属感了，毕竟他和他的王室在这几十年间一直被英国人软禁在印度，缅甸人对他和他的王室已经没有很多印象，而且贡榜王朝期间对民众也没有什么贡献，缅甸境内民众不记得他们，对他们没有多少拥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没有马上答应跟他签署条约，这次这次国王都已经岁我来到了京城。现在他们被外交部门安置在迎宾馆住下，就看大总统什么时候有时间接见他们了！”

“另外，就是孟加拉、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马来西亚等三个地区，我还没有接触当地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这三处地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政治势力，即便是有，也是刚刚自行组织起来，想在我们面前谋求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在英法统治时期。这些地区政治势力早就被铲除殆尽了！”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起来，思索着是否要在这些地区扶持当地政治势力，过了几分钟，他问道：“情报部门是否已经对这些地区的情况有所掌握？”

“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摆手道：“既然这些地区以前没有了政治势力，那么现在也不必有，以后也不能有。下令让情报部门配合，令驻军出动将这些刚刚冒出来的政治势力全部一网打尽。给他们网罗一些罪名，做得好看

一些。不要激起当地民众的反抗！”

“明白！”杨士琦心中颇为欣喜地答应，又道：“大总统，那前缅甸国王锡袍和他的家人怎么办？”

萧震雷道：“既然他们一家子都来了，那就让他们一家子在京城住下去，给他们家找一处风景优美的房子，别让他们接触外界，也不要让外人接触他们！政府会马上派出官员去以上地区接管政权，尽早将这些地区纳入我华国版图，我拟定将马来西亚分为两个省，暹罗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为西天南省，婆罗洲北部的那一部分为东天南省，将孟加拉地区定为西孟加拉省，将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定为东孟加拉省”。

杨士琦笑道：“如此一来，越南、柬埔寨、老挝、不丹、暹罗等国成为包围在我国之中的国中之国了！”

萧震雷也笑道：“是了，他们这种被我国包围的国中之国如果稍有不臣之心，等待他们的就是万劫不复！这样吧，那些国王们既然来了京城，那就让他们多住些日子，也让我们好布置一番，但我们在那些地区都布置好了，再给他们册封放他们回去，有了我们事先的布置，就算他们不臣之心也翻不起大浪来”。

杨士琦心领神会，拱手道：“大总统英明，属下定然会安排妥当！”

在东南亚那些过气的国王当中，也只有前缅甸国王锡袍最倒霉，他很年轻就被英国人连同家属一起抓到印度囚禁起来了，才被放出来，一家子又要被幽禁在京城，而南华国海就真正成了华国的内湖。

华国如果占据马来亚半岛，扼守马六甲海峡，在战略地位上来讲，占据马来半岛的优势是相当大的，而华国又占据了原德属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又处在了华国的战略包围之中，华国随时可以策动菲律宾当地人反抗美帝的殖民统治，迟早都可以将美帝的势力从亚洲驱除出去。

过了一个星期，萧震雷安排人员将东南半岛各国国王带到总统府接见他们，东南半岛各国国王们在京城刚开始两天还感觉挺新鲜的，可是随着时间越长，他们心里越慌张，毕竟现在他们的心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册封的事情，只有在册封之后，他们才能名正言顺，才能够回去自己的国家，如果不册封，他们就一天不能离开京城，当然，即便是册封了，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离开京城，可是如果受到册封就代表华国高层已经认可了他们。

几个国王在总统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接待厅，这些国王各自穿着自己民族的特色服饰，被引到各自的位置上坐下，有工作人员给他们端茶倒水，但是这些几个国王却丝毫不敢随意放肆，一个个都老实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在这些国王们实在忍不住煎熬的时候，萧震雷终于出现了，国王们心里那个激动啊，一个个都按照清朝的规矩给萧震雷下跪磕头高呼万岁，这可把萧震雷弄得哭笑不得。

让工作人员将这些人扶起来之后，萧震雷笑道：“诸位国王，现在不是前清时期了，我们现在不流行跪礼，诸位请坐！”

尽管萧震雷这样说，但这些国王却不敢放肆，都只用半边屁股坐在沙

发上，一副恭敬有加的样子做出洗耳恭听状。

萧震雷问道：“诸位国王，这几天在京城过得怎么样？还习惯嘛？”

“不习惯，京城的风沙好大！”柬埔寨金边王朝的国王西索瓦想也不想就说道。

其他国王听得脸色一变，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连忙道：“大总统，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京城的生活很不错，京城建设得非常好，那么多高楼大厦，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希望永远住在京城！”

其他几个聪明的国王也纷纷连忙道：“是啊，特里布文国王说得对，京城是最好的地方，能够经常见到大总统，随时聆听大总统的教诲是我等荣幸！”

柬埔寨金边王朝国王西索瓦这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说的那些话不是摆明了想让萧震雷赶紧册封了，放他们立即回去么？萧震雷听了那话能高兴得起来？册封不册封，放不放他们回去，全看萧震雷的高兴不高兴了，让他不高兴，他们这些人就一辈子别想回去。

萧震雷将这几个国王的表演都看着眼里，他虽然想将这些国王都留在京城，想将东南半岛全部都吞并，但是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且不说这些国王在国内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威望，尽管他们没有什么权利了，可民众并没有忘记他们，将他们留在京城并不难，难得是要将整个东南半岛消化掉，没有上百年的时间基本上不可能，可萧震雷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上百年的时间消化东南半岛，不需要太长时间，全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就会崛起，到时候全世界殖民地都闹独立，与其到时候手忙搅乱的处理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崛起浪潮，还不如现在确立朝贡体系，以当地人治理当地人，华国当局只需要遥控就行，如此一来，华国随时可以支持当地任何政治势力，谁听话就支持谁，将这些地区始终掌控在手中。

萧震雷笑道：“诸位的心思我都了解，册封你们的事情正在筹备当中，这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还请你们多多耐心等待，不要心浮气躁，另外，今天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跟你们谈谈心，在以后，你们虽然不能执政了，但还是你们所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你们是当地人民心中的信仰，希望你们能够时刻与我国保持一致，为大中华联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要听信外国邪恶势力的蛊惑，不要脑子发热，如果到时候出了事情，可别怪我救不了你们！”

各国国王连忙纷纷表示：“大总统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受外国任何势力的蛊惑，我们始终与华国保持一致，始终团结在大中华周围，始终是大中华联邦的一员！”

尽管这些国王都一个个表示忠心，但是萧震雷还是早一个多月之后才对他们进行册封，受到册封的这些国王才得以返回自己的国家，但那时华国方面已经在他们的国家布置妥当，他们只能选择安心地当一个立宪的国王，管不了事。

第516章图谋暹罗

华军已经全面接管东南半岛，原本在孟加拉、孟加拉以东的印度地区、马来西亚、缅甸的英军已经全部撤走，而位于印度支那的法军也全部撤到了马达加斯加，华军接管东南半岛各地之后，立即在马六甲、新加坡加强了防务，原本这两处地方就已经被英军修建成坚固的要塞，现在倒是便宜了华军，金兰湾海军基地也正在紧张的扩建当中，位于印尼婆罗洲的东天南省也很快被华郭海军运送陆军部队上岸接管了驻防，华军的到来让印尼的荷兰人老实了很多，欺压剥削华人的事情也少了很多。

其实萧震雷非常佩服英法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将这里的东南亚各族人都治理得老老实实的，很少有当地人出来造反，印度更是风平浪静。

对于英法两国统治东南亚的殖民手段，萧震雷还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残酷镇压反抗者，一方面对殖民地进行经济侵略，大量廉价的商品往东南亚倾销，摧毁当地的民族工业，而后有强迫当地人种植橡胶、水稻、大烟等等作物，在印度，英国人强迫印度人种植棉花、大麻、黄麻、蓝靛和提供羊毛。仅在1849～1858年间,印度出口的原棉总值就从177.5万英镑增为430.2万英镑,成了英国的原料附庸。英国为了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开始了资本输出,1850年达2亿英镑，1870年增加到14亿英镑。另一方面。英法又对这些殖民地区进行文化侵略，强迫当地人学习英语和法语。用基督和天主教来消融当地人的反抗意识和仇恨。同时又对当地土著们进行文化知识方面的封锁，不让当地人接触到外面的先进知识和思想。对当地进行愚民政策，如此多管齐下才将这些殖民地牢牢控制在手上。

萧震雷很清楚英法等国这种殖民手段很有效，但是肯定抵挡不了日后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与反抗，另一个时空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不过这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英法等殖民势力的力量必须在得到大幅度的削弱，世界秩序重新洗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即便是各地民族主义觉醒。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英法等国的强力统治。

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觉醒、力量的崛起都是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实力被大福利削弱，而且他们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度被日本人夺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东南亚当地的民族势力被日本人扶持起来了，当日本人投降之后，这些当地的民族力量开始反抗英法等国的统治，大战刚刚结束。急于恢复经济和国家实力的英法等国实在在这里耗不起，只能将军队撤走，让这里自治。

萧震雷决定采取的统治手段与英法等国截然不同，除了东天南省、西天南省、东孟加拉、西孟加拉和缅甸这些地区由华国直接置省级行政机关管理之外。在其他东南各国都扶持当地势力进行间接管理，在当地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扶持一部分成为人上人。让这些人帮助当地政权管理底层民众，即便是有矛盾。矛盾也只会在当地人之间发生，华国和华国人可以

置身事外。不是爆发矛盾的直接一方，如此一来，就算有大规模的暴动事件，或者出现反抗军，华国方面也可以派兵进行干预，扶持听话的势力，打击不听话的势力，如此，华国则可以永远掌控这里。对于那些传播邪恶思想和恐怖主义危害民众和社会秩序安全的个人、组织、邪教，进行坚决、彻底的铲除，一旦发现苗头，立即下手，绝不留情。

东南半岛已经被英法两国整治得很服帖了，华国接管统治权很顺利，当地人根本就不敢闹什么花样，连把他们整治得很惨的英法两国都被华国逼走了，他们哪里敢跟华国对抗？不但不敢反抗，而且比以前变得更加的老实。

华国在东南亚很好的基础，尽管东南半岛被英法等西方国家夺去了多年，也实行了多年的殖民统治，但是华国文化在这里的影响还是相当的深厚，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此前都一直将华语当作官方语言，当地人以认识汉字、会读写汉语为荣，这一般只有贵族才有这种才学，越南的官方文件甚至都用汉语书写。

除此之外，华国在东南亚拥有大量的侨民，但得知东南半岛从此成为华国的势力范围，得知华军已经进驻东南亚各地之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华侨们都争相转告，人人都极为振奋和高兴，有些地方的华人团体还组织了大型的集体活动进行庆祝，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华人在当地从地位相当底下的下等人变成了上等人。

在东南亚各国中地位最为尴尬的要属暹罗国（后世的泰国），暹罗国在此前并非是英国的殖民地，也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英法两国为了避免在东南亚殖民地上爆发冲突，因此在1896年，英、法签订条约，规定暹罗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国，从而使暹罗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

现在英法势力已经从东南亚撤走，原本属于英法势力的东南亚各地区都成了华国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得暹罗国地位变得很尴尬了，不仅仅只是尴尬的问题，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已经处于华国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当然成为国中之国的不只是暹罗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不丹等国都是国中之国，但暹罗国与这些国家又不同，这些国家都加入了大中华联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与华国是自家人，而暹罗国与华国却不是，如果华国对暹罗国事实全面封锁，不同出兵攻打，暹罗国就会陷入极度恐慌，甚至是内乱之中。

暹罗国现在所处的危机让现任国王拉玛六世（中文名郑宝）极为惊恐，一个国家在地理上处于另一个大国的领地四面包围之中，如果这个大国没有恶意还好，一旦有恶意，那么暹罗国就将遭受灭顶之灾。

拉玛六世是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的儿子，朱拉隆功一共有77个子女，拉玛六世排行第29位。朱拉隆功大帝被认为是泰国历史上最有权力和伟大的君主、现代泰国的缔造者，后世尊称朱拉隆功大帝。实际上朱拉隆功之所有这样的名声和地位，也并不是全部因为他的能力，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英法两国为了避免各自的损失，才签订协议让暹罗国成为两方势力的缓冲国，这也使得暹罗国没有成为殖民地，朱拉隆功也正是因为他在

位期间保住了暹罗国的主权才有后世那般的显赫声名，尽管他在位期间采取西方的模式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首先废除奴隶制度，改革司法和财政，创立指派的立法会议，并革除老旧的行政官僚陋习。为了避免已经坠入殖民统治的几个邻国的厄运，他必须向那些殖民大国表明暹罗是个文明国家。即使如此，暹罗也未曾平安无事。1893暹罗年失去了老挝，1907年不得不放弃它在老挝和柬埔寨西部的权利，1909年暹罗将马来半岛四个邦割让英国。这几次割地使得泰国几乎失去了三分之一领地，只是靠着英法缓冲才没有遭受更大的厄运。

拉玛六世是得到朱拉隆功的遗诏而继位的，他也是曼谷王朝历史上首位被遗诏合法任命的国王。他今年25岁，他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曾在西方留学的暹罗国国王。13岁的时候，他前往英国伦敦克里斯彻学院学习英语、法语及法律。1895年，他被封为王储。1897年，朱拉隆功访问欧洲时，他就作为王储跟随访问。从克里斯彻学院毕业后，他先后在英国的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和牛津大学攻读军事和法律。在英国读书9年期间，曾在英国陆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

拉玛六世回国时坐船穿过大西洋拜访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拉斯维尔德，向他请教了许多西方政治问题，还参观了著名的西点军校。在日本，他拜会了日本天皇，在那里了解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归国后，被国王任命为国王卫队长，他工作很勤奋，先后任警察总监等职，登基前他已是上将军衔。1907年，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二次访欧时，他更是以王储身份代理朝政。拉玛六世立志改革暹罗军队，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正规部队。他对国家军队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把暹罗皇家海军从国防部分离出来，成立皇家海军部，由其弟布里帕亲王担任海军大臣。1911年5月1日，他在曼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准军事组织，赐名“野虎队”。这是效仿英国的国防军而组建的，它以英军的模式，分为团和旅。不同的是，它是由拉玛六世亲自指挥的直辖部队。后来，他又组建了野虎队御林军，吸收宫廷官员参加，每天举行军事训练。

总总迹象表明拉玛六世瓦差拉冗是一位有志向、且雄心勃勃的国王，他不同于东南半岛其他国家的国王，他受过正规的西方文化和军事教育，明白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志于把暹罗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是萧震雷不愿意看到的，拉玛六世注定是一个悲剧。

第517章威逼

4月26日，华国驻暹罗国曼谷领事馆特命全权公使叶泰松来到暹罗王宫求见拉玛六世国王，王宫官员得到消息后立即进宫面见拉玛六世禀告消息。

拉玛六世在得到官员的禀报后，心下有些忐忑不安，他问道：“阿玛德，你说这个华国公使叶泰松这个时候来见我有什么目的？”

阿玛德是外交大臣，他当然对当前暹罗国的危机局势非常清楚，而造成危机的源头就是华国，华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将暹罗国四面包围了，华国接管东南半岛英法两国的势力地盘之后，就立即派遣军队接管了所有防务，海军舰队更是日夜在暹罗湾、缅甸湾、孟加拉湾随处游弋，这让暹罗国那点可怜的海军小吨位舰船根本不敢开出码头，唯恐被华国舰队一炮给报销了。

阿玛德想了想摇头道：“国王陛下，现在臣还猜不出叶泰松到底是什么意图，以现在我国的危机情况，陛下不见他是不行的，唯有见了他才知道他和华国方面的意图，如此我们才能想到对策应对！”

拉玛六世想了想同意道：“好吧，你去带他进王宫来见我！”

“遵命，我的陛下！”

外交官阿玛德来到王宫门口，见到叶泰松正站在旁边门廊边欣赏着上面的壁画，门口停着一辆豪华的华国汽车，他想那应该是叶泰松的专车座驾。

“叶公使您好！”阿玛德上前打招呼。

叶泰松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以前曾是前清时期的外交官，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尽管能力不是很突出，但是一般来说强国的外交官都是很好当。而华国现在也是强国了，当然这是相对于暹罗这种小国来说。

“哦。是阿玛德外交大臣阁下啊，想必你已经带来了贵国国王陛下的旨意？”叶泰松转过身来看了看阿玛德说道。

阿玛德对叶泰松欠了欠身：“是的，叶公使阁下，我国国王陛下有请，请跟我来！”

“请带路！”

这就是弱小国家的悲哀了，阿玛德是暹罗国的外交大臣，而叶泰松只是华国驻曼谷特命全权公使，两人在级别上差了好几级，可阿玛德却担心得罪叶泰松而给自己的国家遭来不幸。不得不对叶泰松低声下去，这也让叶泰松感觉到了国家强大在外交方面的威势。

走进大皇宫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茵的大片草地和姿态各异的古树，草坪周围栽有一些菩提树和其它热带树木。大皇宫的佛塔式的尖顶直插云宵，鱼鳞状的玻璃瓦在阳光照射下，灿烂辉煌。走进第二道门，一座雄伟而瑰丽的三层建筑物展眼前，这是大皇宫里规模最大的主殿－－节基宫。它是拉玛五世王在1876年开始建造的。“节基”含有“神盘”、“帝王”的意思，也是拉玛王朝的正称。节基宫的特点就是它的基本结构属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艺术。而上边三个方形尖顶的殿顶，却是泰国式屋顶。

节基宫的西面是律实宫。这是大皇宫内最先建造的皇殿，而且是一座泰国传统建筑。律实宫里有拉玛一世王时代制造的御座和御床，被列为拉玛王朝第一流的艺术品。律实宫主要作为国王、王后、太后等皇室人物举行丧礼的地方。

节基宫的东面是阿玛林宫。它由三个主要建筑物组成，即：阿玛灵达谒见厅，宫廷的昭见仪式通常在这里举行；拍沙厅。君王的加冕礼在这里举行，里面有加冕坐的椅子；卡拉玛地彼曼殿。该建筑物曾是拉玛一、二、三世王的住宅，以后成为君主们加冕后的官方住宅。

阿玛灵达谒见厅。拉玛六世坐在国王宝座上，他穿着一身野虎队御林军白色的军服，肩膀上挂着元帅军衔，胸前悬挂绶带，一手握着指挥刀刀柄，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走进来的叶泰松。

叶泰松穿着一身周正而又笔挺的中华装，一手抚在腹部，另一只手背在背后向拉玛六世稍稍弯腰行礼："华国驻暹罗王国特命全权公使叶泰松见过暹罗国国王陛下！"

拉玛六世紧了紧握着指挥刀刀柄的手，尽管他心里有些忐忑和紧张，但是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抬起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着旁边的椅子道："叶公使请坐！"

"多谢国王陛下！"叶泰松客气了一下转身坐下。

拉马六世问道："叶公使阁下，不知你今天来见我有何事呢？"

叶泰松对拉马六世欠了欠身道："陛下，现在我国大总统阁下和最高权力机构正在推行打造大中华联邦，恢复从前的朝贡体系制度，旨在为我亚洲和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组建一个大的势力团体，以此来保护亚洲各国的利益，暹罗国此前虽然不是在我国朝贡体系之内，但也是深受我中华文化的影响，我此次来是受我国政府的指派，前来请陛下同意让暹罗国加入我大中华联邦朝贡体系，成为我大中华联邦成员国！"

拉玛六世和阿玛德以及其他暹罗国官员闻言顿时人人色变，阿玛灵达谒见厅里顿时叽叽喳喳热闹起来了。

外交大臣阿玛德起身斥责道："放肆，据我所知，但凡加入你们大中华联邦的国家都没有了自己的军队，国王和王室也成为了摆设，政权由你们扶持的内阁执政，完完全全就是你们的傀儡政府，你们还在当地驻军，军费也有他们政府支付，这还有什么主权可言？而我们暹罗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我国国王陛下和王室对整个暹罗国有绝对的统治权，我国为什么要自废武功加入什么大中华联邦从而丧失主权？简直是笑话！"

叶泰松听得一愣，随即摇头笑道："阿玛德大人您的见解太极端了，对于加入我大中华联邦的国家，我国政府都将其列入保护国，在战略上大家共同进退，如果有任何国家敢于侵犯大中华联邦成员国，都视为与整个大中华联邦为敌，我国政府必定会联络其他联邦成员国一起为受害国讨回公道，就算是出兵发生大战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成员还需要军队干什么？这不是浪费国家财税吗？各国只需要给我国缴纳很少的军费就可以获得我国驻军的保护，这多省事对不对？"

"再者说，联邦成员国的内政是各国自主负责的，我国政府是决计不

会干涉的，我国既不在各成员国内征收重税，也不向各国民众摊派，各国所有的财政税收都是由各国政府自行支配，这总比英法等国在这些国家大肆收刮强得多吧？按照阿玛德您这种说法，难道愿意让英法两国继续收刮、压榨这些国家不成？我国出台新的朝贡体系是经过很长实践和全方位的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各国的主权都还在他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在这些国家和暹罗国要求治外法权，也不会在这些国家和暹罗国设立领事法庭。关税自主权也都归于各国，难道这还不是保留有主权吗？”

这番话一说出来，接待厅里的暹罗国官员们顿时都不淡定了，尽管现在的暹罗国没有沦为英法的殖民地，拥有完整的独立主权，但是暹罗国在此前跟英法等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这些条约是在拉玛四世时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各国可以在暹罗国设立领事法院、暹罗国没有关税自主权。

很多暹罗国官员甚至想，如果能够收回这些主权，即便是让暹罗国加入大中华联邦也是可以考虑的，有官员就问道：“这位叶大人，我们暹罗国是与英法签订了那些条约的，如果加入大中华联邦，那些条约却依然存在，无法改变我们失去那些主权的结果！”

叶泰松当即道：“这位大人说得好，不过陛下和诸位可以放心，如果暹罗国加入大中华联邦，我国政府自然会出面帮助贵国解决这个问题，让其他国家与贵国解除条约，恢复失去的主权！”

而外交大臣阿玛德却道：“可是贵国的朝贡体系要求国王和王室交出权力，成立内阁执政，这是我国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我国也不可能答应让贵国的军队进驻我国境内，不可能上缴军费开始”。

叶泰松闻言脸色有些难看，他看向拉玛六世，问道：“国王陛下的意思呢？”

拉玛六世思索片刻道：“这件事情我还没想好，除非贵国能够答应恢复从前的清朝朝贡体系，如此我国才会考虑！”

从前清朝的朝贡体系对各国的约束力太小太小，华国当然不可能答应，叶泰松脸色一变，冷冷道：“国王陛下，还请您考虑清楚，我国纯粹是一番好意，陛下最好不要自误，也许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哼，告辞！”

说完后，叶泰松转身离去。留下几十个暹罗国官员吵成一团，很多官员认为加入大中华联邦是可行的，唯一的不好就是国王和王室将要失去权力，那么这权力就会分散到下面的官员手中，因此渴望权力的一部分官员赞同加入大中华联邦，而还有一部分官员则是国王和王室的死忠，不愿意国王和王室失去权力。

第518章朝鲜人的异动

总统府。

萧震雷对于东南亚的局势非常关心，特别是暹罗国，这个国家不是英法殖民地，因此当初与英法协商的时候，英法也无权做主将暹罗国划入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现在华国已经接管东南半岛，而暹罗国却恰恰被包围其中，这也是华国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越早解决就越好，等到战后再去解决，其他国家就可能腾出手来干涉。

“大总统，暹罗国国王拉玛六世拒绝了！”杨士琦向萧震雷报告。

萧震雷看着手上的报告，听了杨士琦的报告后道：“以拉马六世的经历和受教育情况来看，他拒绝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我们可没时间跟他耗下去，既然暹罗国不识趣，那就让他们尝尝厉害，给东南半岛我方各地驻军传达命令，通知外交部门照会东南各国，关闭边境关卡，加强边境巡逻队的巡逻次数，禁止任何人进出暹罗国，严厉打击走私行为，命令海军舰队加强巡逻，凡是偷渡进出暹罗国的船只，一律击沉！”

杨士琦得到这样的命令大为振奋，如此一来，暹罗国肯定会支撑不住，他当即道：“是，大总统！”

交代完东南半岛的事情之后，萧震雷认为是时候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了，日本人现在还朝下半岛呆得好好的，不过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已经被华国打得残废而造成的，朝鲜一些政治势力看见日本不行了。因此开始蠢蠢欲动，但是现在朝鲜这些势力在实力上又明显不足。就算日本现在被华国打残废了，可日本在朝鲜的驻军还有数万人之多。这也不是这些朝鲜当地反抗实力能够抗衡的。

如今朝鲜已经早在1910年被日本合并，但是大韩帝国第二代皇帝李坧还在，就连他的父亲高宗皇帝李熙也还在世，李坧是朝鲜李氏王朝第26代国王、大韩帝国第一代皇帝高宗李熙与明成皇后的独子。

1907年，大韩帝国第一代皇帝李熙被日本人骄横蛮横搞得焦头烂额，加上年纪已达，精力大不如以前，自认为没有精力和能力与日本人周旋，在伊藤博文等人逼迫下不肯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于是把皇位传给了儿子李坧，条约由亲日派内阁大臣李完用和朴齐纯等人签订，但是李坧在当了三年皇帝后就被日本人给废了，日本强迫李坧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进行了合并，他父子俩也被日本人幽禁，大韩帝国遂灭亡。

这一年多年，被幽禁的韩国高宗李熙得到日本被华国打残的消息后莫名振奋，时刻想着派人与华国高层联系，以争取华国高层的支持。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之后。李熙就对清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也不再指望清朝能够为朝鲜主持公道，但现在的情况又让李熙看到了希望，如果能够获得华国的支持。韩国必然可以摆脱日本人的控制，这次李熙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他与自己的亲信李相卨、李玮钟秘密见了面。交代两人秘密离开，前往华国想办法见到华国高层将他的愿望向华国高层转告。最好是能够见到华国大总统萧震雷，两人答应后悄然离开朝鲜并带走了李熙撕下衣服布料用鲜血书写的国书。李相卨、李玮钟两人是李熙手下政治势力皇国协会的主要

首脑。

与此同时，同样也抱着反抗日本人统治的还有朝鲜另外一股势力也开始派人试图与华国高层接触，这股势力叫独立协会，独立协会与亲日派多有瓜葛和牵连，它与皇国协会势不两立，多次意图推翻李熙的统治。

独立协会的代表人物有尹致昊、徐載弼、李承龙（后改名李承晚，韩国第一任总统）等人，此次被派来华国联系华国高层的就是李承龙，与他同来华国的有他在夏威夷发展韩侨手下林炳稷、尹致映、许政、李元淳等人。

这天外交总长陆征祥下班后，由保卫人员保护回家，三辆汽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从旁边冲出来几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拦住了车队的去路，最前面的汽车紧急刹车，后面的汽车也不得不停车，保卫人员们意识到出了事情，迅速掏出武器纷纷推开车门用手枪对准拦路的几个青年人。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是大韩帝国的进步人士，我叫李承龙，是大韩人国民会（韩国独立协会在美国夏威夷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求见陆大人！”

保卫人员的队长举着手枪打量了李承龙等几人，随即对身边几个保卫人员摆了摆头，四个保卫人员得到指令后举着手枪迅速上前将李承龙等人的身上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武器，负责检查的保卫人员对队长摆了摆头，表示没有搜到武器。

保卫队长这才低下头对陆征祥道：“总长，他们身上没有武器！”

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对各国的一些情况都有些了解，对这个大韩人国民会也是有所耳闻的，他想了想对保卫队长道：“让那个领头的李承龙过来！”

“是，总长！”

李承龙很快被带到了汽车旁边，“大韩人国民会副会长李承龙拜见陆大人！”

陆征祥打量了李承龙一会，问道：“李先生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呢？”

“陆打人，我们大韩帝国的人民都处在日本人的血腥统治之下备受欺辱，猪狗不如，我们时刻想着反抗日本人的统治，将日本人赶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弱小，此次我们来到华国，希望能获得华国的支持，华国和韩国自古一衣带水，华国也曾是我们大韩的宗主国，我们希望华国能够为我们大韩人民主持公道！”

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在即，时任美国总统亦是李承晚的老校长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宣称要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使包括李承晚在内的韩人燃起了外交独立的希望。同年12月1日，大韩人国民会决议派遣李承晚、郑翰景、闵瓒镐三人作为韩人代表，试图出席巴黎和会。李承晚、郑翰景和闵瓒镐在接受任命之后，曾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愿书，还在请愿书中自称“您顺从的仆人”，安昌浩领导的大韩人国民会也一直在与美国交涉三人的签证问题。但是，美国顾及其亚洲战略及对日关系，以朝鲜隶属日本为由拒绝给李承晚等人发放签证，使李承晚等人赴诉巴黎之举化为泡影。李承晚原以为与他交情不错的恩师威尔逊

总统会给他面子，但在利益瓜分面前，威尔逊并不买账。

鉴于去巴黎已无望，李承晚、郑翰景等人商议修改向美国的请愿书，决定在其中加入“委任统治”的内容。在请示了大韩人国民会领导人安昌浩并获得批准以后，郑翰景于1919年2月25日将落款为“大韩人国民会中央总会临时委员会李承晚、郑翰景”的信函和请愿书内容寄送给威尔逊，请愿的内容有三条：“列强将朝鲜从日本的苛政中解救出来；列强保证朝鲜将来完全独立；将朝鲜置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之下”。但请愿书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复。李承晚又想出公开请愿书向美国政府施压的办法。1919年3月16日，他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了要求委任统治朝鲜的请愿书，《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给予了报道。

然而事与愿违，公布请愿书不但丝毫没有触动美国政府，还在海外韩人社会中引发轩然大波，导致了对李承晚及其委任统治方案的一片声讨挞伐。尽管李承晚于1919年3月28日应安昌浩要求收回委任统治方案，只提完全独立，但已是覆水难收，委任统治案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污点和把柄。

陆征祥听了李承晚的话之后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现在住在哪里？”

李承晚一时间没弄明白陆征祥的意思，回答道：“住在皇粮胡同”。

陆征祥道：“你们先回去，我会派人去找你们再找时间详谈！”

李承晚闻言顿时精神大振，在他看来，只要陆征祥肯与他进行详谈，此时就有成功的希望，他当即答应：“好的好的，我等在皇粮胡同恭候大人的使者！”

第二天上午，陆征祥刚刚上班没多久，就听见秘书进来报告：“总长，刚才门卫处来电话说有两个分别叫李相卨、李玮钟的人自称是大韩帝国皇帝李熙的使者，他们想要求见总长”。

“大韩帝国？皇帝？哈，真是可笑！”陆征祥闻言大怒：“一个小小的朝鲜也敢在我国面前自称大韩帝国，敢称皇帝，他们改国号，称皇帝经过我国同意吗？去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敢这么自称！”

秘书连忙答应：“是，总长！”

第519章无节操者也有用处

不久，李相卨、李玮钟被门卫两个卫兵带了过来，见到陆征祥之后，两人连忙行礼，并高呼：“大韩帝国太皇帝陛下密使李相卨、李玮钟见过陆大人！”

陆征祥闻言拍着办公桌大怒：“大胆，谁允许你们自称大韩帝国的，谁允许李熙自称皇帝的，啊？”

李相卨、李玮钟闻言吓了一大跳，顿时想到从前朝鲜可是清朝的藩属国，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以及李熙自称皇帝确实没有经过当时清朝的允许，不过当时的清朝政府也没有追究，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得罪日本人，那时候朝鲜已经是日本的保护国了，可现在陆征祥却旧事重提，全然不说清朝当时根本没理会这件事情。⊥，

两人一时间额头上、背心瞬间冒出大量的汗珠，还是李相卨脑子转得快，连忙道：“大人息怒啊，改国号以及当年我国陛下称皇帝都是当时日本人给逼的啊，其目的就是在让我朝鲜完全摆脱天朝的影响，当时我国陛下也是出于自保和无奈才被迫答应的，还请大人明察！”

李玮钟听了也急忙附和：“是啊是啊，大人，我主当时也是不想也不敢这么做的，只是当时日本人伊藤博文太过狠毒，他用小国主的安全威胁我主，我主为了延续国祚和小国主的安全才被迫更改了国号和称号！”

听了两人的解释，陆征祥当然是不相信的，他对这件事情相当清楚，当年高宗李熙纯粹就是一个傀儡。受到妻子闵妃和大院君的摆布，“乙未事变”之后。闵妃、大院君和日本人的势力在朝鲜相继消亡，摆脱了傀儡身份的李熙自信心爆满。获得了实权，他不满“大君主”的称号，随即采用“皇帝”之尊号，与中日两国分庭抗礼。建阳二年（1897年）8月16日，高宗下诏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衮冕，在庆运宫之圜丘坛祭天，并即皇帝位，册封王后闵氏为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高宗遂成为朝鲜半岛历史第一个正式称帝的君主（高丽初年虽然采用帝制，但并未正式加皇帝尊号）。所以说李熙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且自称皇帝纯粹是他个人的举动，想以此来获得与中日皇帝平等地位。

陆征祥听了两人的辩解也不着恼，他只是借题发挥，故意敲打敲打这两个人，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罢了。不过他却不能放过此事。反问道：“这么说，你们朝鲜以后就永远是大韩帝国，李熙就永远是太皇帝，李坧永远就是皇帝喽？”

李相卨、李玮钟听了这话才明白过来。李相卨急忙道：“不不不，我们朝鲜永远尊天朝为宗主国，这大韩帝国的国号。皇帝的称号是一定要改回去的，请大人放心！”

陆征祥也不再揪着这事不放。以后督促就是了，于是问道：“好了。那么告诉我，你们的来意！”

两人对视一眼，李相卨就说道：“大人，我们是受我国太上王陛下前

来华国，向贵国寻求庇护的，请天朝一定要助我国赶走日本人并复国”。
陆征祥闻言眉头一皱，他很清楚李熙和李坧现在的处境，那两位的日子只怕不是很好过，日本人只怕不会允许他们自由活动，李熙又是怎么见到这连个人的？为了防止有人冒充，他开始盘问：“你说你们是朝鲜前国王李熙的密使李相卨、李玮钟，有何凭证？我如何详细你们？”
李玮钟急忙从自己的**里拿出李熙交给他们的血书和一枚印鉴，双手呈上去道：“大人，太上王和王上目前处境很堪忧，行动不便，我们也是躲在掏粪工的粪便箱内才混进去庆运宫见到太上王陛下的，这是我们离开时太上王让我们带出来，说是等我们见到天朝的上官拿出来做个凭证”。
陆征祥接过血书看了看，又拿起印鉴打量一番，他不是专业人士，自然无法分辨这两样东西的真假，不过他分辨不出，不代表没有人分辨得出来，于是他说道：“这两样东西留下，我要带着它们去面见大总统，你现在住在哪儿？”
李玮钟道：“大人，我们刚到京城就直接来这里了，还没有找地方落脚”。
陆征祥想了想，按响桌子上的铃铛，将秘书叫进来，让秘书带着这两人去迎宾馆住下，他自己则打电话找人检验血书和印鉴的真伪，以前朝鲜还是清朝藩属国的时候，两国有官文和国书往来，而这些东西都是有专人负责的，要检验这两样东西的真伪并不是很难。
陆征祥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两样东西确实是真的，而且这两个人来华国的目的就是代表李熙来面见华国高层，想要获取华国的支持，帮助他们赶走日本人，并帮助他们复国。同时他还派人将驻留在华国的朝鲜外交人员找来辨认，确定了他们是真实的。
第二天上午，陆征祥带着李熙的血书和印鉴去见萧震雷，见到萧震雷后将情况大致说了一遍，萧震雷听完皱着眉头道：“你是说现在朝鲜有两拨人想寻求我国的帮助，一拨是前朝鲜国王李熙的密使皇国协会的李氏，另一拨是朝鲜在野团体独立协会的李承晚等人？”
陆征祥道：“是的，这两拨人好像都不知道对方也开始有了动作，现在李熙的人被我安排住在迎宾馆，而李承晚等人住在皇粮胡同，我已经找人盯着他们了！”
萧震雷思索片刻后眉头恢复了正常，他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后问道：“你认为对于朝鲜，我们直接设省级政府机构管理呢，还是就让它如以前一样成为我国藩属国？如果直接设省，那么李熙那些人怎么处理？如果让它成为我国藩属国，这李熙和李承晚分别怎么样？谁能够更听话，更加能够为我所用？”
陆征祥行礼道：“大总统，我认为直接设省管理不符合实际情况，李氏王朝在朝鲜还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现在朝鲜的独立运动闹得很厉害，不仅有人在朝鲜国内闹，日本人应付得很吃力，就连在国外，也有很多朝鲜人在闹，李承晚就是那些人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将朝鲜直接设成一个省，很可能得不偿失，不如让它成为我国藩属国，只要他们两方谁能够答应我国的条件，我国就扶持谁！”

“现在朝鲜没有军队，如果我们扶持李熙，他想获取权力就必须得到我们的支持，我想李熙同意让朝鲜加入我国藩属国的机率很大，李承晚这些人的美国背景很深，我担心如果我国支持他们，以后他们如果受到美国方面的唆使和收买，事情可能会很麻烦！而且这些人为了所谓的独立，为了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节操，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萧震雷闻言抽了一口烟吐出烟圈笑道：“这对于我们而言岂不是更好？现在我为刀俎，他为鱼肉，只要他们听我们的话，服从我们的意志，我们就可以扶持他们，如果他们太正直，我们反而不好办，我喜欢正直的人，但也同样喜欢无节操者，这两种人，各有各的用处！”

陆征祥连忙道：“大总统英明！”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了良久，最后拍板道：“我看不如这样，如果他们都同意我们的条件，愿意加入大中华联邦，就让李熙继续让他的太上王，让李坧继续当朝鲜国王，扶持两个和两个以上的政党，内阁的选举不能进行普选，由各政党各提名三人交由我国审核，由我国从中推荐三个候选人，再由他们的国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如此一来，我国就可以在内阁总理的人选上进行控制，而且国民代表大会那些人都是贵族，选谁不选谁都要看我国的脸色，我国想让谁被选上，他们就必须选谁，除非他们敢冒着得罪我国的风险，当然表面功夫当然要做得好看点，糊弄一下朝鲜人还是很有必要的，这种体制必须要在联邦内所有成员国当中实行，现在东南亚那边各国刚刚开始组建政府吧？”

“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当即指示：“马上给在那边各国的我国外交人员发电，传达新的方案！”

陆征祥立正道：“明白！”

陆征祥很清楚，萧震雷相出来的这种控制藩属国的方式是很好的，由华国控制藩属国内阁总理的选举，那么那些藩属国的内阁总理必然要心向华国，否则不可能被选上，而且如果藩属国现任内阁如果闹出了很大的民怨，为了平息藩属国的民怨，华国可以立即更换内阁，普通人是不清楚这一切都是华国在掌控的，只有熟悉内情的人才明白，因此华国又可以在整个事件中置身事外，就如同后世的日本一样，日本首相的选举并不是民选，而是由各政党推举再由国会议员们选举，美国则控制着日本的国会，实际上控制着国会最大的自民党，自民党的选举首相候选人就等于是日本首相。

第520章条约签订

朝鲜的问题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萧震雷将王亚乔找来询问日军在朝鲜的情况，原本王亚乔早前就跟萧震雷介绍过朝鲜的情况，但萧震雷事务繁多，哪里记得住那么多事情。

“久光，这次找你来，主要让你说一下朝鲜的情况！”

“好的，大总统！”王亚乔当即答应，他在来之前已经得到了通知，因此有所准备。

“大总统，现在朝鲜各地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经被日本消灭得差不多了，此前朝鲜有人组织武装闹过独立，但被日本人进行几次血腥的镇压之后就没有人敢再进行武装活动，其实是大部分都被消灭干净，少数人担心看不到希望就放弃了”。

“此前朝鲜的本地军队已经被日本人解散，所以现在朝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军队，日本倒是把那些解散的朝鲜军收编了相当一部分精壮由听话的朝鲜军人统帅，大约有三万余人，分为三个师，日本在朝鲜驻扎原本有两个师团，第十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上次十九师团被调入辽东半岛后被我军消灭，现在朝鲜只有一个第二十师团，日本驻朝鲜总督名叫秋山好古，同时也是日本驻朝军司令官，两个月前晋升陆军大将衔，此人的专长是骑兵战术，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专门学习和研究了骑兵战术，真正让他成名的还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日俄战争中他作为骑兵第一旅长(第二军)出征，力主骑兵应集合起来机动大战，而不应分散搞侦查。而且为了避免骑兵的攻击力的贫弱，力主带上重机枪。后来的甚至带上了火炮。因此奉天之战中打破了三倍于己的，号称世界最强的哥萨克骑兵的突击。特别是沙河会战后的黑沟台会战。以8千人的兵力顶住了11万俄军进攻达三天，用机关枪骑兵再次打败俄军，赢得了战役转折点，迫使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丢官。他还派骑兵深入敌后，焚烧粮草，截断交通！后来他还当任过骑兵监，海牙和平会议代表，第13师团长，近卫师团长”。

“另外。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秋山真之，与哥哥秋山好古事从陆军不同，秋山真之事从海军，自费留学美国，就读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导师是著名的海权论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秋山真之是日本海军中最早提出将战略和战术区分开来的人，他同时引入“战务”的概念。对日本海军现代化和制度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日俄战争前夕，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任命东乡平八郎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同时，也把秋山真之找去当联合舰队的第一参谋，负责具体的战术制定和实施。东乡对他的评价是智如泉涌！总而言之。他们兄弟俩在日本都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除了日军第二十师团和日本人整编的三万朝鲜军之外，日本人还在朝鲜招募了一万多名巡警负责配合日军和朝鲜军维持治安，现在我军屯兵在边境。日军第二十师团和三万朝鲜军基本上都被抽调布防在朝鲜北部防备我军了，南方只有巡警维持地方秩序！”

萧震雷抽着烟。吐了一口烟雾，“看来这朝鲜不在于好不好打。而在

于我们想不想打，日本人也知道防不住，配合一下将所有兵力都抽调到了朝鲜北部，我们只需要随便找几条船运些人马过去就可以再朝鲜沿海任何地点登陆！”

王亚乔点头道：“是的，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显示，这近大半年来，日本人在朝鲜北部根本就没有修建任何防御工事，恐怕是他们知道修了也没用，反正只是做戏，做个样子就行了，没必要再花钱去找罪受”。

在离去之后，萧震雷给负责朝鲜作战的陈继祖发了一份电报，让其立即乘专机返回京城述职，他要当面交代一些事情，朝鲜之战到现在为止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可以开打了。

在陈继祖正赶回京城述职的过程中，陆征祥又过来总统府见了萧震雷，他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这两天我亲自与李熙的密使李相卨、李玮钟谈了，也与李承晚为代表的朝鲜在野团体势力谈了，他们双方都同意朝鲜恢复王国称号，李熙和李坧恢复国王的称号，并且同意让朝鲜加入大中华联邦受华国的保护，我将大总统的想法与他们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很好，并且表示无条件遵从大总统和我国的意志，李承晚希望大总统和我国能够支持他当上朝鲜内阁总理，他将对大总统和我国言听计从，李相卨、李玮钟也表示，只要能够赶走日本人，让朝鲜脱离日本人的统治，他们代表李熙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国王和王室享受国家供奉，不在理会政事！”

萧震雷吐出烟圈，问道：“加入大中华联邦的条件，他们都同意了吗？你给他们看过协议内容没有？”

陆征祥道：“都分别给他们看过了，他们均表示没有异议！”

萧震雷闻言立即指示：“这样就好，你尽快找时间跟他们签署条约和协议！”

“明白！”陆征祥答应，又想起东南半岛那边的事情，说道：“大总统，我已经将大总统的新方案向东南半岛那边的我国外交人员发过去了，根据我国外交人员在各国传回来的反馈信心看来，问题不大，那些国家的各政党虽然有些不愿意和闹情绪，但是没人敢公然抵触，现在东南半岛各国的新内阁和各级政府都组建得很顺利，各国国王也都比较老实，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动”。

萧震雷想起暹罗，问道：“暹罗那边的情况如何？”

陆征祥摇头道：“大总统，这事是杨士琦负责的，我不太清楚！”

“那行，你先回去吧！”

“是，大总统，我告辞了！”

随后萧震雷找来杨士琦，询问了一下暹罗过被全方位封锁之后的情况，根据杨士琦的报告，暹罗现在的情况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只等暹罗自己先撑不住了。

陈继祖回来了，回来的当天在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来到总统府面见了萧震雷，萧震雷对他这一年来在辽东地区的作为表示了肯定。

“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马上要攻打朝鲜了，前线部队的情况如何？”

陈继祖身体坐得笔直，回答道：“这近半年来，战士们时刻都在准备

着向朝鲜方向的日军发起攻击，未曾有一刻懈怠，每天战士们的训练都如常进行，武器装备都会例行进行检查和保养，我们也在这段时间加强了对战士们的思想教育，想出种种办法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现在部队精神旺盛，随时可以作战，请大总统和军事委员会下令吧！”

萧震雷点点头，摆手笑道：“不急，坐下坐下，日军在朝鲜的情况，大概你已经了解了吧？”

“是的，大总统！”

“那你准备怎么打？”

陈继祖说道：“如果要求最小的伤亡，我建议还是采取登陆的作战战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日军已经把所有能够调动的部队都调到了朝鲜北部边境地带防备我军渡过江面，而在朝鲜其他沿海却没有什么兵力，我以为最快、伤亡最小的办法就是命令几支部队从多个地点进行登陆，只要我们能够做到封锁消息，就可以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布防在朝鲜北部的日军和朝鲜军被我方两面夹击，肯定会崩溃，而朝鲜其他地方只有一些巡警，这些人欺负老百姓还行，但在军队面前就是渣了，我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接管朝鲜可以并俘虏日军！”

萧震雷思索了片刻，抽着烟起身道：“好，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最迟五月中旬发起攻击，夏季来临之前结束朝鲜战事！”

陈继祖立正道：“是，大总统！”

陈继祖走后不久，陆征祥又来见萧震雷，这次他带来了分别与李相卨、李玮钟和李承晚等人签订的条约和协议，萧震雷拿过条约文本分别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后对陆征祥道：“带回去好好保存，另外暂时不要让这些人离开，我军已经确定最迟在五月中旬对朝鲜发起攻击，到时候你安排他们跟着一起去，不过这件事情暂时别告诉他们，以免他们泄露军事机密，这段时间给他们安排好，给他们好吃好喝！”

陆征祥答应：“知道了，大总统！”

萧震雷又想起一事，“哦，对了，对于这些人不能不防备，必须要让他们时刻在我们的情报部门的监控之下，你去找王亚乔，让他想办法分别在他们内部发展内线，特别要防着他们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接触，连同东南半岛那些国家在内，也要如此，这件事情千万不能马虎大意！”

陆征祥也知道事情的轻重，非常郑重地点头答应：“放心吧，大总统，我亲自跟王局长见面谈！”

第521章暹罗内乱

经过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封锁，暹罗国国内终于挺不住了，暹罗国官方和民众不仅无法与外界交流，而且物资无论运进暹罗国内，暹罗国内的商品也无法卖出去，给给暹罗带来的极为沉重的打击。

萧震雷之所以要对暹罗下狠手，除了全面贯彻大中华联邦的政策之外，还因为拉马六世这个人，如果拉马六世只是一个普通的暹罗人或者不是暹罗王，萧震雷都不会用这种手段逼迫暹罗就范，就因为他是暹罗王，萧震雷才不得不这么做。

据萧震雷所知，在另一个时空从拉马六世登基为王开始，到1944年披汶.颂堪军人政权的垮台,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泰国统治阶级掀起了泰中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排华浪潮。可以说拉玛六世最先拉开了排华运动的序幕,创建君主立宪制的民党政府则将排华丑剧推上了舞台,而披汶.颂堪政府则把这出丑剧表演得淋漓尽致。纵观这期间的排华政策,几乎都是以‘限制华人政治权利、打压华人经济、阻止中华文化传播‘为主线,但在具体措施上略有异同。这就是萧震雷要对付拉马六世的原因，他可以放过暹罗国，但是拉马六世必须退位，暹罗王必须由华国才册封，暹罗国必须加入大中华联邦，否则暹罗国就等着亡国好了。

萧震雷这么做也是经过充分的考虑的，以暹罗国为例，一个国家内部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一直是铁板一块的，尽管拉马六世在上台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颁布了一些列的利民举措，但是这些改革和新政令也得罪了许多老贵族。而且暹罗国内除了泰人之外，还有诸多其他民族。他们与泰人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只要稍加挑唆，就可以升级为战争。

暹罗国在遭到华国全方位的封锁之后，暹罗国内的经济遭到了惨重的打击，而这其中损失为最严重的是那些暹罗国内的大贵族地主和雄踞一方的将军，这些人的损失越严重，他们对拉马六世的不满就越严重，他们认为他们的损失都是由于拉马六世的顽固不化而造成的，如果拉马六世答应加入大中华联邦。华国就不会对暹罗国进行封锁，同时这些人也对华国极为愤恨，他们认为华国让暹罗国加入大中华联邦的条件太过苛刻，不仅让国王失去权力，同时他们手上的兵权也会失去，因此他们既对拉马六世不满，又对华国怨恨，可是如果不答应华国的条件，华国就不会解除对暹罗国的封锁。他们的损失也就会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连军队都养不起。

这些大贵族和雄踞一方的地方将军以拉马六世的弟弟帕恰迪波为首，帕恰迪波也就是后来的拉玛七世，这些人聚集在帕恰迪波的府邸。大家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由帕恰迪波派人去请华国驻暹罗公使叶泰松前来王府商谈。

拉马六世的弟弟帕恰迪波早就对王位窥视已久，只是拉马六世是朱拉隆功的遗诏任命的最为正统的国王。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他根本无法反对哥哥的统治。不过对于帕恰迪波现在来说，他的机会来了。因为拉马六世不仅让华国不满，而且也引起了国内很多贵族原来和将军的不满，此时正是推翻拉玛六世的时候，在这方面，他认为可以与华国方面合作。

在帕恰迪波看来，暹罗国加入大中华联邦已经避无可避了，除非曼谷王朝想要灭亡，否则只能加入大中华联邦，即便是现在暹罗国想要找西方各国调停，西方各国也没有那个精力来管暹罗国的闲事。

接到帕恰迪波邀请的叶泰松当即来到了他的府邸，叶泰松对暹罗国国内的局势很一清二楚，他知道帕恰迪波这些人只怕要另起炉灶了，这正是他和华国所希望看到的，如果暹罗国内是铁板一块反而不好办，既然暹罗国内有反对派，此事就容易得多。

双方见面之后，帕恰迪波身边立即有暹罗贵族说：“叶大人，我们也知道国王不同意加入大中华联邦与贵国的政令相违背，但是贵国如此全方位的对我国进行封锁，特别是连国人都不许进出边境，这也太严重了，我们这些人并无意对抗贵国，贵国总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吧？”

叶泰松闻言笑道：“这位大人，我们华国并非要与所有暹罗人为敌，是贵国国内有那么一小撮人给你们所有人带来了麻烦，罪魁祸首是那一小撮人，你们的敌人不是我们，如果你们支持暹罗国加入大中华联邦，只要答应加入大中华联邦的所有条件，我们华国可以保证让你们依然享有现在的权力，甚至比现在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收益！”

帕恰迪波此时问道：“叶大人此言当真？”

“亲王殿下，商人交易可以不讲诚信，但是政客交易一定要讲诚信，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否则就无法在官场上混下去，我想关于这一点，亲王殿下应该很清楚！”

帕恰迪波闻言点点头，他看了看其他暹罗贵族和将军，说道：“我们撇开我哥哥单独行事是不可能的，而且叶大人也不会允许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哥哥从王位的宝座上下来去庙里吃斋念佛，我想这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归宿，由我们这些人接手署理国事，再由华国方面进行强力支持，我想如此双光齐下，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即便是有人反对，兴兵作乱，只要华国方面进行军事方面的支持，叛乱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叶大人，不知道贵国是否能够在这方面予以支持呢？”

叶泰松立即道：“当然，只要亲王殿下和诸位有任何需要，我们华国都可以帮你们解决，如此一来。只要亲王登基之后邀请我国出兵平乱，我**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暹罗。诸位都看到了现在邻近其他国家，都已经完成了新政府转型。他们的国家依然很好，而且比从前更好了，加入大中华联邦之后，诸位只要解散军队，防务由我国接管，诸位同样享有权利，比现在好大的权力！”

双方经过一番商议，终于帕恰迪波等人决定发动政变推翻拉玛六世的统治，然后宣布暹罗加入大中华联邦。

而此时在王宫之中。拉马六世和他的亲信大臣们也正在紧急商量对策，华国对暹罗国的全方位封锁已经让拉玛六世和大臣们焦头烂额了，商人们因为损失惨重而怨声载道，民众因为物价直线上涨快要发生暴动，这种情况是暹罗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外交大臣阿玛德向拉玛六世提了一个极为可行的建议，他说道：“国王陛下，现在我们唯一可以用的办法就是让西方人介入，迫使华国方面解

除对我国的封锁！”
拉玛六世忧心忡忡地问道：“请西方人介入可以，但是西方人愿意为了我们而去与华国交涉吗？或者说他们愿意为了我们而得罪华国？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在东南半岛这边的英法势力可都是被华国赶走的呀！”
阿玛德说道：“陛下，说英法势力是被华国赶走的，这不正确，只能说是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英法把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权让给了华国，并不是英法怕了华国，我们完全可以让英法介入进行干涉。要知道我们可是与英法等国签订了条约的，英法等国在我国是有利益存在的。关于这一点请陛下完全不用担心，只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拉玛六世连忙问道：“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阿玛德说道：“向全世界通电。宣布加入协约国，分别对德国、对奥匈帝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保加利亚、对日本宣战！”
拉玛六世：“啊这?”。
众大臣：“”。
阿玛德解释道：“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之后，我国就是协约国一员，如此一来，英法两国才有借口进行干涉，也不得不进行干涉和条件，因为协约国需要更多的国家加入对抗同盟国！”
听完阿玛德的解释之后，拉玛六世和众大臣眼睛一亮，拉玛六世想了想，认为这个办法极为可行，当即便道：“好，就这么办！”
华国，总统府。
外交总长陆征祥得到消息之后立即面见萧震雷将消息进行汇报：“大总统，大事不好，暹罗国为了对抗我们，不加入大中华联邦，也为了对抗我们的封锁，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前宣布加入协约国，并对同盟国宣战，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都相继通电表示了欢迎，而且英法驻我国使馆都发来照会，鉴于暹罗国已经成为协约国成员，要求我国立即撤销对暹罗的封锁。
萧震雷闻言皱眉道：“没想到拉玛六世等人竟然想出这么一个办法，如此一来我们对暹罗国的封锁就不得不解除了，除非我们想跟英法的关系闹僵！”
这时电话响起，萧震雷走过去接起来，听了之后很快露出了笑容道：“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之后，萧震雷对陆征祥笑道：“这下好了，驻暹罗使馆的叶泰松刚才发电过来了，本来是向你报告的，你的秘书知道你来了我这里，就把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叶泰松报告说帕恰迪波等人决定发动政变推翻拉玛六世，然后宣布加入我大中华联邦，如此一来，暹罗的变故就与我国无关了！”
5月上旬，暹罗贵族们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拉玛六世的统治，但是拉玛六世掌握着新军野虎队禁卫军的军权，贵族们一时间没有得手，暹罗国顿时陷入了内乱当中，由于暹罗国此时已经是协约国成员，华国也不好明目张胆地派兵介入，只能暗中对暹罗贵族们的军队进行支持武器弹药，并

派人对他们的军队进行训练，以便让他们能够打赢拉玛六世的野虎队禁卫军。

第522章中东战略

暹罗国的内乱爆发之后，很快席卷全国，尽管有华国方面的大力支持，但是贵族派的军队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打败国王拉马六世的军队，双方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大规模发展军队，扩充军备，而在这一方面，拉玛六世就不如以他的弟弟到帕恰迪波为首的贵族派，由于华国在经济上的大力封锁，拉玛六世存在着军费上的严重不足，尽管华国已经撤销了军事封锁，可这近一个月来给暹罗国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大，不是短时间可以恢复过来的，受到华国的指使，东南半岛各国在边境关卡和海关方面大幅度提升关税，这无疑又对暹罗国的经济几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受到华国支持的暹罗国贵族派却有钱又有武器，还有华国派来的军官帮助训练军队，拉玛六世很快处于不利的境地，现在也只是勉强在支撑罢了，败亡是迟早的事情。

总统府。

总参谋长蒋方震过来向萧震雷汇报："大总统，刚刚收到伍世友发来电报，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前锋部队201装甲师已经抵达恺加王朝（伊朗）的边境城市伊拉姆并且在那里进行休整，英国方面已经组织人手在伊拉姆为我军建立了大片营地和修建了大型军用机场，后续部队正在陆续向伊拉姆前进，预计未来一个星期之内可以陆续抵达！"

正抽着烟的萧震雷闻言问道："英国方面答应的后勤补给第一批军用物资运送到齐了吗？"

蒋方震回答道："已经运到了，在这方面英国人还是不敢给我们打马虎眼的，毕竟这关系到英国本土方面的安全。他们不敢拖延！"

萧震雷走到军用地图前看了看，思索片刻问道："继狄戎的201装甲师之后将会是谁的部队最先抵达？"

"是第18军54师。师长冯玉详！"

"奥斯曼土耳其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

蒋方震道："我们和协约国方面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同盟国方面肯定有所察觉了。根据我们军事情报部门传来的消息，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在与恺加王朝接壤的边境增加了六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巴士拉、库特伊马拉、杰鲁拉、苏莱曼尼亚、拉尼耶等地。不过在观察到我军正在向伊拉姆前进的消息之后，南北两端的军队正在向库特伊马拉和杰鲁拉两地集结，这两地之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沙漠后方就是巴格达，乃是奥斯曼土耳其在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伍世友没有将具体作战方案报上来？"

"暂时还没有，因为前锋部队刚刚抵达伊拉姆，因此部队正在休整当中。而伍世友的司令部目前正在前往伊拉姆的路上！"

萧震雷观察了一下地图后说道："我认为对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战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埃及、阿拉伯和中东地区的统治根基相对薄弱，在小亚细亚半岛的统治根基相对深厚一些，从东部地形、城市和人口分布来看，是以巴格达为中心，分别向东南、西北、西三个方

向分布的，我军如果以闪电般的速度夺取巴格达，然后以巴格达为基地迅速向西突进攻入叙利亚、黎巴嫩、占领耶路撒冷，将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地区拦腰斩为两段。在南方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将不能及时得到北方军队的支援，我军可以迅速以巴格达为基地，分别向东南和西南方向前进，先期主要以清扫南方奥斯曼的军队。再加上阿拉伯民族多有不服奥斯曼的统治，在这些民族的帮助下，我远征军是有可能以最快速度解决奥斯曼在南方阿拉伯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在解决了奥斯曼南方的军队之后，我远征军就与北非的协约**队取得了联系。又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补给。

第二阶段，我军分为三路大军全力北上。第一路沿黎巴嫩、叙利亚靠近地中海东海沿岸向北挺进，沿途贡献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城市；第二路，沿幼发拉底河两岸向西北方向进攻；第三路，沿着底格里斯河向西北方向，这第二路和第三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流域！

为了不受其他外来的骚扰，还必须给协约国方面发出照会，让法国人派遣地中海舰队以及一部分兵力攻占塞浦路斯，以免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骚扰我军侧翼！

第三阶段，三路大军齐攻小亚细亚半岛，让装甲部队做开路先锋，用陆军步兵配合坦克，装甲运兵车运载步兵，以闪电突击战突破敌军还来不及部署的防线，杀奥斯曼土耳其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一切都必须要让后勤及时跟上！”

蒋方震闻言思索一阵后点点头道：“不错，看来我们的后勤不能完全靠从印度运过来，从印度方面运过来也比较远，是不是可以从北非想办法？让协约国方面组织船只横穿地中海，这样速度要快一些！”

“我看可以！海军舰队到了哪里？”

蒋方震道：“昨天上午已经抵达波斯湾，下午沈寿堃发来电报说，运送的29师已经在科威特进行登陆，今天上午九时许，29师全面占领了科威特城，奥斯曼帝国部署在科威特湾的几艘舰船已经被我方舰队击沉，目前在波斯湾地区暂时没有发现同盟国舰船”。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了一会说道：“既然波斯湾地区没有同盟国的舰船和战机，就让沈寿堃率舰队迅速赶往地中海为伍世友的第一路军北上做接应，29师的后勤运送交给运输船，先这么打吧，给伍世友发电，在战略上必须服从统帅部的指挥，在战术上，统帅部不做干涉！”

“明白！”

恺加王朝，通往伊拉姆的路上，一望无际延伸到天际的漫长道路上升腾着漫天的烟尘，越野吉普车、大卡车、马车等行驶在这条由坦克碾出来的道路上，这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没有一个士兵走路，大部分都在骑马，少数坐在马车或卡车上，马车和卡车上拉着粮食、武器弹药、油料以及其他的军用物资。

伍世友戴着一顶沙漠色钢盔坐在越野吉普车的后座上假寐，思索着抵达伊拉姆之后的作战方略，这时另一辆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司机向这边的副驾驶打了一个手势，从车窗递过来一张电报纸。

副官看见后接过来看了看，扭头对坐在后座上的伍世友道：“司令，

最高统帅部来电，以大总统的名义签署的”。

“哦？拿来我看！”伍世友闻言睁开眼睛。

接过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后他心里有底了，说实话他此前从未来过中东，对这里极为陌生，对这里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地图，因此对于接下来的作战方略，他曾经想过好几个方案，但最后都被自己给否决了，这份以萧震雷的名义签署的电报上面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战略作战方案，但没有具体的战术安排，也就是说让他按照这个战略方案执行，至于采用什么的战术，统帅部是不管的，只要完成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就行了，这就让伍世友的压力减轻了很多。

“以巴格达为中心，首先向西直插地中海沿岸，从东到西将奥斯曼拦腰斩为南北两段，奥斯曼在阿拉伯地区的兵力部署不多，以在科威特登陆的29师横扫阿拉伯地区，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分三路大军，第一路”。

伍世友研究着电文，脑子里思索着，如果首先出其不意攻破巴格达，将奥斯曼部署在东部边境的十几万人歼灭！

一路上颠颠簸簸，伍世友终于带着他的司令部赶到了伊拉姆，他下令让54师冯玉详部迅速休整两天，两天后随同狄戎的201装甲师一起行动。

装甲师从国内一直来到这里，这一路上因为各种机械故障或环境原因损失了两个营的坦克和装甲车，有些得以修好并跟了上来，有些是在修不好了，只能拆卸掉关键性的零部件后炸掉。

这天伍世友召集已经抵达的201装甲师师长狄戎和54师师长冯玉详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他对两人说：“要攻破奥斯曼土耳其的防线不难，难得是如何快速解决奥斯曼部署在这里的十几万军队，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会对我们早晨多大的威胁，我们还有几十万后续部队正在陆续抵达，而且边境上还有恺加王朝的军队防备他们，我拟定让你们两个师进行配合，冯玉详的54师一部分士兵乘坐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在前面开路，剩下的骑马跟在后面，后勤辎重部队后续跟进，我们不走寻常路，直接从伊拉姆穿过边境之后横穿沙漠，直接出现在巴格达城外，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巴格达，敌人以为茫茫沙漠可以阻挡我们，实际上我们这支部队已经是机械化，靠人力当然很难走出沙漠，但是机械化部队想要横穿沙漠却不是问题，占领巴格达之后，装甲师略作休整之后立即向西快速突击，打乱敌军部署，54师派一个团跟上去，留下一部分驻防巴格达，剩下的迅速沿东南而下，与在科威特登陆的29师夹击位于东南边境的奥斯曼军队！”

第523章装甲师闪电突击

5月9日，一支庞大的东方军队从恺加王朝穿过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部边境深入了数百公里的无人沙漠区，向这边沙漠的西部边缘地带的巴格达挺进，坦克和装甲车行驶过后卷起漫天的黄沙。

四两坦克并排，一长条队伍，前面是装甲运兵车，后面是坦克，装甲车和坦克的顶部都坐满了士兵，尽管只有五月，但是沙漠的天气白天是非常炎热的，为了遮挡毒辣太阳光的爆晒，士兵们在装甲车和坦克的顶部撑起了帐篷挡住阳光，而由由于坦克和装甲车的快速行驶给坐在上面的士兵们带来一丝丝凉风，很是凉爽。

54师的士兵们大部分骑着马跟在装甲师的后面，少数军官坐着越野吉普车，运送辎重的卡车和驮马队跟在后面，为了保障这支军队的不会在沙漠中缺水，数十辆大卡车上都用大水箱装着干净的淡水。

5月12日，201装甲师和54步兵师穿过了茫茫沙漠抵达了巴格达东北萨德尔城郊外，一条小河由北至南挡住了装甲师的去路，装甲师的工兵部队和54师的工兵部队接到紧急搭建桥梁的命令之后立即开始了动作。

清晨，前来小河边洗衣服的当地妇女们和打水的男子们看到如此多的庞大大怪物出现在河边顿时一个个吓坏了，河边的男人和女人们吓得一哄而散，衣服、水桶和水袋丢得河滩上一地都是。

河面并不宽，只有几十米，这条小河下游连接着底格里斯河。尽管小河不宽，但它的流域却很广。

位于巴格达的奥斯曼守军尽管很快得到了消息。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却遭到了装甲师坦克炮的迎头炮击。当场被打懵了，军队随即向巴格达方向溃散，就在巴格达守军撤走之后不久，浮桥搭建完毕，由于装甲车和坦克太重，这种浮桥只能过人和牲畜，火炮也能过，因此装甲师滞留在小河的东面，54师大部队迅速通过浮桥向巴格达方向发起进攻。

下午三点。54是各山炮营和重炮团向巴格达守军在城外临时阵地开炮，3点30分，54师步兵发起进攻，原本有几个被炮击造成了很大伤亡的奥斯曼军队顶不住攻击向巴格达城内撤退，54师一部随即尾随攻入城内。

从当天下午开始，一直到13日上午十点左右，双方在城内发生大战，在此期间，54师将队伍分散。以班排为单位分散突击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军哪里是训练有素而武器装备又精良的54师的对手，一夜之间失去了大半个巴格达城区，残余守军一千多人在13日上午十点左右向北面的塔吉方向撤退。54师派遣一个连向追击并监视。

巴格达跨底格里斯河两岸，距幼发拉底河仅30多公里，它是伊斯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伊拉克人基本上都沿着这两条河流两岸居住。

54师在巴格达休整一天后。留下一个团又一个营在巴格达驻防，师长冯玉详带着大部分人马沿着底格里斯河向东南方向开进。与29师夹击东南部边境的奥斯曼军队。

5月17日，经过五天的抢修。两个师的工兵部队从巴格达城区借用了

大量材料才分别在两条大河和一小河上各修建一座桥梁，勉强可以供坦克和装甲车通过。

201装甲师与54师一团在通过两条大河并携带足够的补给和弹药之后迅速向西突进，留下一个营驻防巴格达，而54师大部分在冯玉详的率领向东南方向快速攻击。

奥斯曼土耳其在南方的军队还没有反应过来，库特伊马拉的两个奥斯曼骑兵师就被击溃了，在骑兵战术方面，奥斯曼军队要比华军强大得多，但是华军却拥有大量的机枪，在近现代战争中，重机枪和轻机枪恰好是大规模骑兵的克星。

54师虽然也是骑兵，但是冯玉详却不愿意以骑兵战术对决奥斯曼军，他以大量重机枪和轻机枪部署在部队前方，当奥斯曼军队冲上来时进行全方位的覆盖扫射，大批大批的骑兵栽落下马，54师阵地前方的空地上，躺着无数的尸体，血液染红了大片的沙地。

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冲锋，奥斯曼军两个骑兵师共八千余人，在这次冲锋中阵亡了六千人，剩下两千余骑兵全部溃散，在钢铁风暴面前，昔日的陆战王牌——骑兵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京城，总统府。

“大总统，总参谋部送来远征军第一集团军战报！”秘书向萧震雷报告。

“念！”萧震雷扬了扬左手，右手拿着笔一刻不停地在文件上写着什么。

“是！”秘书打开文件夹念道：“我军201装甲师与54骑兵师于五日前闯过大沙漠攻克巴格达，54师留下一个团和一个营之后，师长冯玉详率大部南下攻击库特伊马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两个骑兵师，消灭六千余人，该二师残部两千余人溃散，日前54师正继续沿着东南方向南下，29师一个团日前已攻占纳西里耶，两支部队有望在两日之内会师，29师大部已经南下进入阿拉伯半岛”。

“昨日上午9时，我军工兵部队已经分别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完成了桥梁修建工作，下午13时，201装甲师和54师一团已经从巴格达向西出发，预计明天上午可以抵达鲁特拜！”

“我军其余各部已尽数抵达伊拉姆，今日上午10时，我19军57师、25军75师、29军87师、**114师已经分别对杰鲁拉、梅赫兰、阿马拉、曼代利等边地的奥斯曼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奥斯曼部署在边境地带的军队在后背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面对我军的猛烈进攻无法抵挡，在遭受惨重损失后前线撤退，除去追击的部队，其他部队目前正全速向巴格达前进，第18军55骑兵师已经抵达巴格达，休整一日之后将跟上201装甲师的步伐，对201装甲师进行支援，完毕”。

萧震雷听完后停下来，他放下笔点燃一支烟，思索了几分钟后说道：“给总参谋部去电，命令伍世友，让后续部队全速前进，等赶到巴格达再作休整，现在必须要对201装甲师进行最大最快的支援，让他给55骑兵师下死命令，与201装甲师的距离不能超过一日路程！”

“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想到海军舰队，如果陆军因为无法跟上装甲师的步伐而无法及时支援，那么就必须依靠海军航空兵了，于是问道：“沈寿堃率领的海军舰队到了什么地方？”

秘书小高翻了翻文件夹，抬头道：“两个小时前总参那边送来的战情通报显示沈将军率领的海军舰队已经抵达红海苏丹段！”

萧震雷皱眉道：“按照装甲师的行军速度，两天之内就可以进入约旦地区，到时候奥斯曼土耳其部署在以色列防备协约国在北非的军事力量的二十万大军就会得到消息，那时如果他们不想腹背受敌，必然要分兵对201装甲师进行攻击并且消灭它，而201装甲师只有一个步兵团保护，兵力太少，马上给沈寿堃下令，命他的舰队加快速度，三天之内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空母舰海军航空兵准备随时支援201装甲师！”

“是，大总统！”

伊拉克西部。

天色暗了下来，正在全速向西运动的201装甲师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打算，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在这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天气比之前炎热的得多，白天有七八个小时温度超过40度，最高温度达到50度，而坦克和装甲车的发动机又是造热机器，装甲师根本无法在白天行军，只能在早晚几个小时和夜晚行军。

“连长，你说这鬼地方真是邪门了，白天温度高得快要把人烤成人干，而到了晚上又冷得要命，我擦，这鬼地方真他吗的不是人呆的地方！”坦克驾驶员李小北一边驾驶着坦克一边对坐在旁边的连长抱怨道。

连长包大头笑道：“你说这是鬼地方，可这里的人为了这鬼地方打了几千年的仗，土地啊，从来不会有人会嫌弃它贫瘠还是富饶，我们第一次来，不熟悉道路，多亏找了一些向导，否则想要在这茫茫大沙漠中准确的找到绿洲和沙漠中的城市基本上不可能！”

这时坦克停了下来，通过瞭望孔看到坦克前面灯光下站在着一个排级军官，旁边停着一辆越野吉普车，连长看见后连忙起身打开塔克顶盖探出脑袋问道：“雷排长，什么情况？”

那雷排长道：“连长，向导说再走十公里左右就进入约旦地区了，我军是否要继续前进？”

这个决定包大头可做不了主，他立即道：“保持现在的行军速度，派人前出十里侦查情况，等候命令！”

“明白！”

包大头立即通过坦克内的无线通话器向上面报告情况，装甲师师部很快传达来命令全速前进，让侦查部队携带无线通讯器材前出十公里侦查，有情况迅速报告。

第524章被围和空中支援

约旦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曾属于阿拉伯帝国版图，后来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马士革省的一部分，此时却没有约旦一说。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总是慢了那么一拍，当201装甲师和54师骑兵师一团出现在出现安曼时，奥斯曼帝国部署在以色列地区的军队才完成调度，五个师的部队从南方靠近埃及的地方被调过来围堵201装甲师。

在安曼的扎尔卡以东的沙漠上，201装甲师首先遭遇了奥斯曼尼科亚骑兵师，数千名骑兵在对201装甲师发起进攻时被201装甲师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这些钢铁怪物吓坏了，冲锋发起了一半，尼科亚骑兵师就被吓得停止了冲锋，并且开始掉头逃跑。

201装甲师哪里能够放他们逃跑？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开始向正在企图逃跑的尼科亚骑兵师的骑兵们开火并追击，在沙漠中，骑兵就算比较行动比较灵活，可也无法逃避坦克和装甲车的追杀。

此时201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的车速最高可以四十公里每小时，战马驮着士兵在开始时跑得比较快，但是时间长了根本无法摆脱坦克和装甲车的追杀。

经过两个小时的追击，尼科亚骑兵师被歼灭，全军覆没，而此时201装甲师主力也进入了安曼城外围。随后师长狄戎下令各部在安曼城汇合并进行休整。

实际上201装甲师到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油料储备了必须要停下来等待后勤部门把油料运输过来，而且长时间的长途奔袭，不仅是跟随的54师一个团的士兵很劳累。装甲师的军官和士兵们也需要好好休息。

刚刚下令在安曼城汇合，狄戎很快就收到了从西北、西方、西南和南方等四个方向分别有一支军队向安曼城围过来。

得到消息的狄戎心急如焚。一方面在刚刚攻占的安曼城布置防线，另一方面询问各方面的情况。

装甲师的职责是负责突击、突击、再突击。但此时201装甲师已经没有多少油料了，即便是想离开也走不了多远，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安曼城城内的建筑、坦克和装甲车进行防御，一方面等待支援，另一方面等待后勤送过来而在这段时间还必须想办法保持与后勤部队联系畅通。

“向司令部报告，我军已经攻占安曼城，但是由于油料耗尽，只能驻留在这里等待后勤补给，而且根据最新消息显示。已经有四个奥斯曼帝国的骑兵师正在向我师围困过来，我军只能依托安曼城防御，请上峰想办法予以支援！”

“是！”

狄戎又问道：“辎重部队距离我们这里还有多远？”

参谋长道：“大约半天路程！”

狄戎皱起了眉头，因为按照奥斯曼四个骑兵师的行军速度计算，他们会在装甲师辎重部队赶来之前对安曼城进行合围，如此一来，辎重部队就会被奥斯曼军队挡在城进不了城，而且奥斯曼军队还可能集中兵力攻击辎

重部队，要知道辎重部队虽然也有武器。但是在装备上却是无法与装甲师或其他步兵师相比，只能防御，想要进攻却是不可能。

想了想，狄戎道：“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油料？能不能支撑一个装甲营行进一百公里？”

“应该没问题！”

“好！”狄戎精神一震。当即对参谋长道：“你马上去组织一下，将所有油料集中起来让一个装甲车营沿原路返回去接应辎重部队，接到辎重部队之后加满油料迅速返回。如果那时安曼城已经被奥斯曼军队包围，就保护辎重部队冲破敌军封锁突进城内。只要我们装甲师有了油料和弹药就不怕他们了！”

参谋长听了狄戎这个办法也感觉不错，连忙道：“好！”

“还有！”狄戎又道：“我们现在不知道援军什么时候可以到达。防守显然不是我们的强项，而且配合我们的骑兵只有一个团，但是我们又不能让他们撤到外围，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步兵保护，否则一旦让敌军靠近坦克和装甲车用炸药对付我们，我们就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突围的道路畅通，要知道我们装甲部队并不是可以翻山越岭的，敌军肯定会想办法把我们滞留子这里！”

这下轮到参谋长为难了，“师座，这个主动权可掌握在敌军手中，如果敌军在城外挖掘堑壕的话，我们装甲车和坦克就会被堵在城内！”

狄戎闻言皱眉道：“咱们的兵力太少，54骑兵师一团也只有一千多人，武器弹药有限，而且骑兵在防守方面要比步兵师差得太远，看来我们想要完全靠自己防住敌军的进攻有些异想天开，向上峰发报，请求战术指导吧！”

参谋长点头道：“好！”

在巴格达的伍世友很快接到了装甲师发来的求救电报和战情通报，根据综合分析，很显然，奥斯曼军队要比装甲师辎重部队和后面的骑兵55师早赶到安曼城，如果在这段时间装甲师无法抵挡奥斯曼军队的进攻，那么装甲师就完了，所以现在必须想办法给装甲师找支援部队，可距离装甲师最近的部队骑兵55师距离安曼城也有一日路程。而且骑兵55师只有一个师，三千余人，而奥斯曼军队有四个骑兵师，接近两万人，我方支援的部队兵力太少。

思索了良久，伍世友想到了海军舰队，现在也只有海军舰队的海军航空兵部队能够及时给与支援，如果操作得当，还能够对奥斯曼那四个骑兵师造成很大的伤亡。

“来人，给海军舰队发电，联系他们，就说我201装甲师目前因缺乏燃料和补给被困在安曼城内。已经有四个奥斯曼骑兵师快速向安曼城快速挺进，能不能请海军舰队航空兵部队在201装甲师遭到攻击时予以空中支援。等待我方援兵抵达！”

“是，将军！”

伍世友站起来对参谋长道：“老杨。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海军舰队的指挥权要过来，否则如果需要海军舰队的时候，每次都需要与他们协商！”

参谋长闻言摇头笑道：“你的胃口挺大的嘛，我看这事你跟上面提都不要提，上面是不会答应的！”

伍世友诧异道：“为何？”

“我问你，你什么军衔？”

“呃，中将！”

“沈寿堃什么军衔？”

“也是中将！”

“那他凭什么听你的？再说了，像你我这样的陆军中将在国防军中多了去了，可海军中将却没几个。他沈寿堃怎么说也是海军当中有数的几个大佬之一，你让他听你的？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会答应，为了军中团结，上峰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上峰早酒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归属在我们远征军第一路军之下了，不会等到现在。你以为上峰不知道将指挥权统一的好处吗？上峰肯定知道，但是却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我们需要海军协助的时候就与沈寿堃进行协商，沈寿堃也不会不给面子，毕竟如果出了问题，他沈寿堃也脱不了干系。当然上面也不会将我们这支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在沈寿堃的辖下。毕竟他不懂陆战，所以啊，你还是别自找没趣了！”

伍世友抓了抓头皮。有些无奈道：“吗勒个巴子的，这里面怎么这么多弯弯道道？老子只想打仗而已。为什么就不能痛痛快快的打一场？”

参谋长摇头道：“以我们这个级别还是别想了，现在有资格和能力能够同时指挥海陆空三军的人在全军之中屈指可数。不过我相信上面肯定也会意识到以后的战争肯定会向全天候全方位协同作战发展，海军不敢说，空军以后是绝对要下放到军、师一级，否则无法体现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斗力！”

安曼城，奥斯曼帝国四个骑兵师终于抵达了安曼城外，并且很快对安曼城实施了合围，那些溃散的奥斯曼骑兵将装甲师的战斗力和恐怖散播出去了，但是奥斯曼人也不是傻瓜，他们很快意思到装甲师也不能无敌的，装甲师之所以躲进了安曼城肯定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者燃料了，否则以装甲师的恐怖突击能力和防护能力，根本不用躲在城内。

在城外的奥斯曼帝国四个骑兵师很快组织了第一次进攻，大量的骑兵冲向装甲师布防的城区各入口，但是却很快遭到了装甲师凶猛的火力打击，在冲锋的道路上铺满了奥斯曼骑兵的尸体。

在损失了上千人之后，奥斯曼军队已经意识到面对强大坦克和装甲车机枪火力，骑兵强攻只能是自己找死，为了打开突破口，奥斯曼军队找来了火炮开始对躲在城内的装甲师进行炮击，好在事先装甲师已经为坦克和装甲车都找好了掩体，在第二轮进攻中，装甲师虽然有一些损失，但不大，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很快，奥斯曼军队可能收到了消息，担心装甲部队得到补给和支援，于是奥斯曼军队开始在城外挖掘堑壕，防止装甲师得到补给之后实施突围，奥斯曼军队认为如果暂时无法消灭装甲师，不如讲它围困在这里，防止它突围出去。

但是很快奥斯曼军队就为此尝到了苦果，几十架从地中海上的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群对安曼城外的奥斯曼军队营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和扫射，轰炸和扫射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但第一波机群离去之后，第二波机群又来了，再次对奥斯曼军队进行了肆虐，连续两次轰炸几乎将奥斯曼四个骑兵师打残，在轰炸过后，残余的奥斯曼军队自知无法再对装甲师进行围困了，选择了撤退，不久，装甲师的辎重部队到了。

第525章奥斯曼帝国的应对

5月23日，恢复战斗力的201装甲师向耶路撒冷发起猛攻，此时安曼城已经聚集了华军两个骑兵师和两个步兵师的兵力，这次201装甲师和四个师一起行动，在步兵的配合下，201装甲师横冲直撞，奥斯曼帝国守军根本无法抵挡，201装甲师的攻击太过迅猛，超强的机动能力、超强的防御能力、超强的打击能力让201装甲师成为了中东地区当之无愧的战争之王，奥斯曼帝**队根本拿它没有任何办法，唯独就只能祈祷它的燃料耗尽。

5月24日，六个步兵师十万人防守的耶路撒冷被201装甲师攻破，201装甲师强大的突击能力让奥斯曼军队闻风丧胆，十万守军被歼灭四万多人，剩余五万余人向北方大马士革省狼狈撤退。

为了歼灭奥斯曼帝国的有生力量，伍世友在得知驻防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四个师被击溃且残兵向北方撤退之后，他立即给狄戎等人下令，留下第56步兵师驻防耶路撒冷并对周边地区的奥斯曼小股军队进行扫荡，第55、57骑兵师负责追杀向北方撤退的奥斯曼帝国四个师的残部5万余人，201装甲师和第76步兵师向南方以色列地区的奥斯曼帝**队三万多人发起攻击，彻底清除奥斯曼帝国在南方的军事力量。

此时第29师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扫荡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军事力量，其中驻防军队最多的阿曼地区、也门和麦加等地的奥斯曼军队被29师彻底歼灭，阿拉伯半岛此时被华军彻底控制。

5月26日。北逃的奥斯曼帝国四个师的残部3万余人被第55和57骑兵师围在特拉维夫，在逃亡的路上。奥斯曼帝**残部被追杀致死或被俘者达两万人。

特拉维夫城就在地中海海岸边上，为了抵挡华军的进攻。奥斯曼帝**在特拉维夫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并从北方地区抽调了两万余人加入布防，一共5万人，而55和57骑兵师加起来也才8000余人。

用骑兵攻城可不是一个好主意，第55、57师只能围住特拉维夫不让城内的人逃跑，并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在巴格达的司令部，伍世友接到了电报之后，权衡了一二，当即命令已经赶到耶路撒冷的77步兵师立即赶往特拉维夫负责主要进攻。

在华国国防军编制中。步兵师的常备兵力一般是两万六千人到两万七千人之前，在兵力和火力上是相当强大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师级编制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师级编制都要大，即使是德国陆军也不如，用一个整编满员并且火力强大的步兵师两万六千多人去攻打由五万余残兵败将防守的城市，伍世友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自信心爆满，更何况还有两个骑兵掠阵，用这么多兵力进攻那些人是看得起他们。

5月28日，77步兵师抵达了特拉维夫。略作休整边开始对特拉维夫进攻，奥斯曼军队在城外修建了大量的堑壕，并建立了三道防线，奥斯曼军队一共有五万余人。防守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在兵力上已经绰绰有余，尽管如此。奥斯曼军队依然没有把握能够抵挡华军的进攻，因为此前201装

甲师的战斗力让奥斯曼军队恐惧异常。他们担心华军这次再派装甲师进攻特拉维夫，他们却不知道此事201装甲师正在横扫南部的以色列地区的奥斯曼军队。

利用堑壕防御阻挡敌军的进攻也许对于此事的其他国家军队都很有效。但是对华军已经失去了作用，在士兵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堑壕战已经失去了优势，而华军目前已经普遍采用了这种突击战术。

当天下午三天，华军77步兵师当即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在大量火炮的炮火协助下向奥斯曼军队防守的力量薄弱阵地发起了渗透性突击进攻，面对华军这种短小精悍部队的突击战术，奥斯曼军队根本无能为力，一支支以班排为单位的作战部队深入了奥斯曼帝**规防守的阵地堑壕内，并且不断左右前后来回穿插突击，将奥斯曼军队阵地的防御力量彻底打乱。

仅一个小时，奥斯曼军队就失去了城外的第一道方向，但前沿阵地上的华军77步兵师师长接到我军已经攻占敌军第一道防线后，支援部队立即摸过去接替第一波攻击部队继续向敌军阵地纵深防线发起突击，以这种连绵不断的渗透性突击方式对敌军进攻，让敌军没有时间进行重新部署防御，而第一波进攻部队则在刚刚占领的第一道防线休整，随后第二波支援部队又赶来了，他们在第二道防线内见到了第一波支援部队，并接替他们继续向敌军第三道防线发起进攻。

这一连串的进攻让奥斯曼军队根本应对不及，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奥斯曼军队在城外挖掘了三天才完成的三道防线在三个小时之内就全部被攻占了，这让城内的残余四万余人奥斯曼军队赶到了巨大的恐惧。

为了自保，特拉维夫城内的残余奥斯曼军队不得不向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方总部发出求援电报。此时掌握奥斯曼帝**政大权的是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是恩维尔帕夏、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阿赫迈德?杰马勒帕夏这三个人，称为）“三雄”寡头政权。

1889年5月，伊斯坦布尔军医学院的4名学生，即阿尔巴尼亚人易卜拉欣?泰莫、土耳其人伊斯哈克?絮屈蒂、库尔德人阿卜杜拉?杰夫代特、切尔克斯人穆罕默德?赖希德，发起建立秘密组织奥斯曼统一协会。参加首次正式会议的共12人。不久，奥斯曼帝国各地相继建立了秘密小组。1894年联合成立统一进步协会。协会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小官吏和军官，最初领导人是艾哈迈德?里扎。

1908年7月3日，统一进步协会雷斯内组织的负责人尼亚齐贝伊少校率部150人首先起义。几天后，恩维尔帕夏亦宣布起义。起义迅速席卷驻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和第二军团，不久统一进步协会就掌握了整个马其顿地区。7月23日起义军开进萨洛尼卡，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并通电苏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感到大势已去，被迫于24日宣布恢复宪法，重开国会。

半年后，效忠于苏丹的首都第一军团的部分士兵发动叛乱，要求驱逐议长，取缔统一进步协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立即满足叛乱者的要求，撤换首相，并责令各省总督保护教法。萨洛尼卡的统一进步协会立即

组成由马赫穆德?塞夫凯特帕夏统率的“行动军”，于4月23日抵达伊斯坦布尔，26日控制了全城，叛乱失败。4月27日，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议会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为苏丹，是为穆罕默德五世。

青年土耳其党在掌握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之后，开始推行大奥斯曼主义，镇压民族独立运动，对外奉行亲德政策。

奥斯曼帝国“三雄”寡头政权在接到求援电报之后，立即进行了紧急商议，随后电令集结在伊兹密尔港口内的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向特拉维夫开进，对特拉维夫进行支援。同时又在小亚细亚半岛各地调集三十万大军准备陆续前往大马士革省防御华国远征军的进攻，又给特拉维夫的残余守军四万余人下达死命令，让他们在特拉维夫城内坚守，理由城内的建筑与华国远征军打巷战，坚决抵挡华军的进攻。除此之外，“三雄”寡头政权还派了一百多架战机从安卡拉起飞前往大马士革，准备对华军实施空中打击。

说起奥斯曼帝国的空军，它在1909年6月就成立了，是世界上首个飞行组织，在1912年七月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成立了空军学院，着手培训飞行员，并训练空军军官。空军学院的成立加快了空军壮大的进程，使更多的人员充实其中。1913年，奥斯曼帝国空军学院进行专门侦察训练计划，并成立侦察部门。1914年6月，一个新的海军航空学院在奥斯曼帝国成立。由此可见，奥斯曼帝国的空军其实发展比不欧洲国家差多少，可见奥斯曼帝国对于空军的未来是非常看好的，尽管奥斯曼帝国很重视空军，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的空军发展还是比较缓慢，比英法德美相差很远，与华国相比就更远了。奥斯曼帝国从安卡拉调来的一百架战机是从德国弄来的，相当于华国的第一代战机，与华国现在使用的第三代战机在性能上相差太远。

而在海军方面，由于之前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认为海军既耗财力又耗精力，而且对俄土战争没有一点帮助，因此下令停止继续建设海军，而且还将海军舰队封锁在金角湾一带。

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掌政权之后开始重视海军，先后从英国和巴西购买的两艘无畏舰都因为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而被英国扣押，现在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老旧舰船。

第526章远征舰队的首战

地中海东部海域，华国海军远征舰队。

黄河号战列舰上，海军远征军舰队司令官沈寿堃与参谋长方大同进行着交谈。

此次远征舰队由华国自行建造的两艘战列舰黄河号、长江号，航空母舰高祖号和太祖号、战列巡洋舰刘彻号和刘秀号等舰船组成主力舰队。

“长官，据说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虽然没有什么新式战舰，但是数量和规模还是不小的，根据我们海军情报部门的调查，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吨位大约在十万吨左右，有五艘老式战列舰，都在一万多吨的排水量，我们要不要先前往伊兹密尔把这支舰队消灭？以免他们从背后偷袭我们！”

沈寿堃听了参谋长方大同话后思索了一会，最后摇了摇头道：“奥斯曼帝国海军那些老旧舰船的战斗力不怎么样，我们犯不着专门去搞定它，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陆军作战，及时为陆军提供空中打击、支援和舰炮火力，而且从这里前往伊兹密尔需要好几天的航行，来回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如果在这期间陆军需要我们提供支援，而我们又没有在这附近，出了事到时候谁都不要交代，本来伍世友就对不能拥有海军远征舰队的指挥权而不满了，如果被他抓到把柄，嘿，咱们海军的脸面可就丢大了，不管怎么说，虽然有陆海空兵种的分别，但是大家都是国防军嘛，还是要注意团结，上峰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一直严防兵种的矛盾向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那样发展！”

方大同闻言点了点头同意道：“那咱们就这么着吧，让舰队始终与陆军部队保持在最近的距离上。争取及时提供有力支援，同时每天的侦察机侦查巡逻次数要增加。以免被奥斯曼帝国海军和空军插入了空档对我军不利！”

“嗯，就这么办！”

就在这时，通讯参谋进来立正敬礼道：“报告长官，我方四号侦察机在西北方向80海里处发现了一支悬挂奥斯曼帝国国旗的舰队，这支舰队由五艘老式战列舰为主力舰，其他还有二十多艘大小舰船，超过两千吨以上的舰船都比较老旧，现在这支舰队目前正以14节航速向我方舰队而来！”

沈寿堃和方大同两人同时对视一样，“奥斯曼帝国海军倾巢出动了！”

“想不到我们不去找他们。他们去主动找上门来了，这帮家伙脑子有病吗？以他们那些老旧舰船也想攻击我方舰队？我看他们是找死！”

“通知下去，一级战备！”

“是！”

实际上，沈寿堃和方大同并不知道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并不是冲着他们这支舰队来的，而是准备前往特拉维夫去支援被围在城内的四万奥斯曼军队的，而沈寿堃和方大同将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当成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八十海里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以华国远征舰队的平均航速，只需要两

个多小时就可以与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遭遇，还不需要出动舰队前往接战。只需要出动海军航空兵就可以灭了对方，不过反正距离不远，把舰队开过去也不影响支援陆军。

随着准备作战的命令下达，舰队每一艘舰船上的海军官兵都开始忙碌起来。沈寿堃没忘记让通讯参谋叫人给位于巴格达的远征军司令部发一封电报，通报一下接下来很可能发生的海战。

通讯参谋随后不久又来报告："长官，卑职已经将消息电告巴格达的远征军司令部。不过远征军司令部又发回来一封电报，向我方通报说有情报显示奥斯曼帝国方面已经从小亚细亚半岛调来了一百架战机。目前正在大马士革，具体在大马士革什么地方。我方暂时还不清楚，我方情报人员正在极力查找对方的机场，找到对方机场之前，让我们舰队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被对方机群空袭！"

沈寿堃闻言脸色变的严肃，他挥挥手道："给航空兵巡逻部队传令，每两个小时一次的巡航改为每小时一次，有任何可疑情况一定要立即报告，特别是发现战机或机群！"

参谋立正道："是，长官！"

通讯参谋走后，沈寿堃对方大同说道："老方，看来这次咱们与奥斯曼海军舰队的海战不能尽全力了，至少两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机不能全部出动，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必须留下防备对方空军可能的空袭，你看呢？"

方大同答应："我同意，其实我倒是希望他们的空军早些出现，以我们舰载机的性能可以甩出他们的战机几条街，早点灭了他们的空军，制空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到时候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们？"

沈寿堃闻言笑道："奥斯曼人也不是傻瓜，怎么会按照我们想的去做？算了，我们还是先解决了他们的海军再说吧！"

收到作战命令的高祖号航空母舰上面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开始紧张忙碌起来，航空母舰上的甲板上露出一个大洞，一架架战机从航母内部被升降机送上甲板，而在高祖号航空母舰内部，地勤人员正在给一架架战机进行检测、加满燃料和弹药，因甲板上的空间有限，舰载机起飞也也需要一定的空间，所以在航母内部的大部分战机不能在一时间全部输送到甲板上，经过检测并且加满燃料和弹药的舰载机都有很大一部分停放在内部，当甲板上有足够的空间再往上输送。

飞行员们一个个提着头盔、身穿飞行服站在战机面前等待着地勤人员的忙碌，他们戴着墨镜，腰脚上踩着皮靴，腰间别着自卫手枪，有的战机已经检测完毕，并且加满了弹药和燃料，飞行员们便于地勤人员们打个招呼后上了自己的战机，有些战机是需要双人驾驶的，例如轰炸机和鱼雷机，需要一个飞行员驾驶，另一个观察和投弹。

"所有飞行员请注意，升空作战任务五分钟后开始，还没有做好准备的飞行员尽快做好准备！"

已经做好准备的飞行员开始纷纷爬上战机检查一下驾驶舱内的情况，看看是否有地勤人员遗漏的地方。

随着甲板上传来指令，机库内的战机开始一架架被运送上甲板上，此时甲板上原本的二十多架战机已经差不多全部升空，被升降机送到甲板上的战机调了一个头向前行驶十几米后被甲板地勤人员挂上弹射器，随着前方地勤人员打手势可以起飞，飞行员则加大油门，加上弹射器的巨大推力让战机在瞬间获得了一个极大的速度，冲出数十多米的战机抬头冲上了蓝天，早已经升空的战机则一直在周围盘旋和负责警戒任务，带着后面的战机全部升空之后再一起向目标航行，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平均三十秒之内便有一架战机起飞，这个平均起飞时间间隔已经是非常短了，后世美国尼米兹航母的平均起飞间隔时间也只有十八秒。

“长官，侦察机报告，敌军舰队距离我军舰队已经不足四十海里！”通讯参谋报告。

沈寿堃拿起通话器问作战参谋：“高祖号舰载机已经起飞了多少架？”

“报告长官，还有三架就全部起飞完毕！”

沈寿堃又道：“太祖号上的舰载机都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长官，已经全部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起飞升空！”

“各舰船防空武器系统是否已经全部完毕？”

“准备完毕！”

“各舰炮炮台是否准备完毕？”

“已准备完毕！”

“传令，所有战舰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开火！”

“遵命！”

高祖号航母上由十五架战斗机、二十五架轰炸、二十架鱼雷机组成的舰载轰炸机群全部升空之后迅速向前方四十海里处的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飞去。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舰载机群对付敌军舰队了，早在去年就用舰载机群对付过日本海军舰队，但是海军舰载机群是配合陆基空军对日本海军舰队主力进行的轰炸，一次空袭就摧毁了日本海军舰队主力，而这一次的轰炸目标也是奥斯曼帝国海军主力舰队，这支舰队的估摸是无法与日本海军舰队相提并论的，而不需要出动太多的战机去对付它。

四十海里对于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三百多公里接近四百公里的轰炸机群来说，只是十分钟的事情，机群很快飞到了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上空。

机群分工明确，战斗机负责对付敌方战舰上的炮塔炮兵和其他人员，而轰炸机负责对些炮塔和攻击性武器投弹轰炸，鱼雷机投掷鱼雷攻击对方舰船，整个过程井然有序，这是经过无数次训练的，一切按照进攻步骤和程序，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观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上顿时全部乱了套，突然而来的数量极多的敌军战斗机让他们根本无法反击，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舰船被炸，看着自己的战友被炸死。

第527章完虐

且不说奥斯曼帝国，就算是如今的英国和德国的海军舰队的任何一艘战舰上都暂时还没有完善的防空系统，也没有制式的防空武器，现如今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在极力研发专门对空的防空武器，包括高速机枪和高速炮。

由于华国已经研发出了成型的两款高射机枪和两款高射炮，而且都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测试，防空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因此英国方面在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就派人与华**方接触，要求采购大量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一方面用于地面防空，另一方面的用于舰船防空，对于英国来说，既然华国已经有成型的防空武器，与其己方耗费大量的资金和大量时间研发，还不如直接从华国引进，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资金，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只要在时间上比德国人快，就能够占据优势，不得不说，英国人确实很聪明，知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对于华国来说，卖给英国人高射机枪和高射炮等防空武器不是不可以，不仅可以卖给英国人，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只要对方出得起价钱，但是对方的采购数量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如果只采购几百挺或者几十，那么华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卖的，在这一点上萧震雷给军方下达了明确的指示，每个国家的需要的高射机枪的采购量必须在四千门以上，高射炮必须在两千门以上，对外的说法是如果达不到这个采购量。华国连研发资金都收不回来，那又何必卖呢？

英国人倒是很光棍。二话不说直接丢了五千门高射机枪和三千门高射炮的订金，法国人虽然本土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但是它在北非还有殖民地，海军舰队还在，也需要防空武器，订购了四千门高射机枪和两千门高射炮，沙俄方面就更需要了，沙俄方面这一段时间以来被德军轰炸得够惨，地面部队只要看到德军的战机都吓尿了，因此也订购了四千门高射机枪和两前门高射炮。

有了这些国家带头，其他协约国国家都先后订购了一批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就连美国也一样，美国不但订购了五千门高射机枪、两千门高射炮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船，还订购了三百架战机准备大力发展空军。法国人看美国人都订购了战机，尽管法国的国土被德国人霸占了，但法国在北非还有殖民地，考虑可以购买一些战机护卫殖民地领空的安全，而且还可以帮助英国空军作战，再说，法国战前就培养了不少飞行员。现在那些飞行员都闲得蛋疼，不如给他们找点事做，于是也向华国订购了三百架战机，沙俄方面也不甘其后。同样向华国订购了三百架，如此一来，华国的军火生意做了红红火火。国内兵工厂和飞机厂全天二十四小时开工不停歇，很是赚了一大笔。

海面上。轰炸还在进行。有过一次实战的轰炸经验以及无数次的轰炸训练，每一架战斗机的飞行员们都表现得从容不迫。很多飞行员将这次作战当做一次训练，心态极为放松，但是精神上又都是极为亢奋的。

“真主啊，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到底遭遇到了什么？”一艘奥斯曼

帝国海军战舰上的一名军官整个人都傻了。

身边的军官和士兵们都到处乱窜，天空中华国的战机来回穿梭，一枚枚炸弹如同母鸡下蛋一般从天空落下，有的落在海水中爆炸，炸得水柱冲天，有的落在舰船上，爆炸周围所有人都被掀翻在地，甲板上到处都是爆炸过后的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尸体和碎尸，血腥味飘荡在空中，还夹杂着咸湿味和硝烟味。

已经有八艘战机被炸成重伤，目前正在缓缓沉没当中，还有多艘重伤的舰船已经没有了反抗能力。面对这种情况，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司令官想到这次舰队只怕凶多吉少，幸运的是一半舰船的动力系统还没有遭到破坏，还可以逃，只不过如果天空一直有敌军战机轰炸，只怕跑都跑不掉。

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司令官想到了被调到大马士革的陆基空军，在那里有一百架战斗机，如果那些战机能够立即赶过来支援，也许海军舰队还有救，而且这片海域距离大马士革并不是太远，于是一段电波从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旗舰上发送出去。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帝国空军司令接到电报后不敢怠慢，立即下令所有战机起飞向奥斯曼海军舰队所在海域飞过来支援。

此时，华国远征舰队已经距离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不远，在肉眼距离上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舰队身影，沈寿堃当即下令所有舰炮准备开炮。

轰炸进行一个多小时后，轰炸机群基本上都投掷完毕弹药了，开始返航，在所有战机返航之后，沈寿堃当即下令所有舰炮开炮，而此时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残余舰船也发现了华国海军远征舰队。

由于华国海军远征舰队所有舰船都是新式战舰，在舰炮的威力和射程上都要超过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那些老式舰炮一大截，华国远征舰队这边进行了两轮齐射校正炮击诸元之后，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才有几艘舰船开炮，而且火力小得可怜，都是因为之前的轰炸将对方大部分炮塔都炸毁了。

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残余舰船一看不行，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抗，当即逃跑，华国舰队这边立即展开追击，高祖号航母上的舰载机群陆续返航降落重新加油和装弹，而另一艘航母太祖号上的舰载机群得到命令开始陆续升空准备继续对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继续进行轰炸。

此前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全部都已经遭到了重创，即便还又受伤很轻的，但此时在动力上也不能从之前比了，在航速上，老旧战舰本身就无法与新式战舰相比，加上受伤之后航速更慢了。

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很快被追上，华国远征舰队一艘艘舰船上的舰炮又开始齐射，一轮接一轮，很快有奥斯曼帝国舰船被命中，被命中的舰船上冒出一阵火光，随后是浓烟升起，本身就浓烟滚滚的奥斯曼帝国舰船受损更加严重了，几轮齐射下来，又有好几艘舰船被打得下沉，原本有三十多艘舰船的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现在只有十艘步履蹒跚的舰船还顽强的在海面上航行。

眼看着己方舰船损失越来越多，而华国舰队方面毫发无损，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说不定等不到己方空军之前就会全军覆没，于是奥斯曼

帝国海军舰队司令下令挂白旗投降，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己方陆基空军前来支援。

“长官，对方挂白旗了！”作战参谋向沈寿堃和方大同报告。

沈寿堃放下望远镜征求方大同的意见：“老方，你怎么看？”

方大同道：“既然人家都挂白旗投降了，我们总不能装作没看见继续攻击，如果被人传到国际上，那我们的屠杀罪名就会传开，还是接受投降吧，为了防止他们耍诈，接收舰船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

“嗯！”沈寿堃点点头，对通讯参谋道：“命令对方将所有舰船锅炉熄火，将所炮塔内的炮弹和鱼雷归入弹药库，在全体在甲板上集合等待我方接收！”

“是，长官！”

华军舰队开始向奥斯曼帝国海军残余舰队靠近，十公里的距离也不短，即便是最大航速也需要一段时间。

舰队航行了二十分钟后，已经十分接近对方舰队，太祖号上的所有战机都在天空盘旋，华军舰队准备开始要接收舰船了，这时通讯参谋紧急报告：“长官，3号侦察机报告说东北方向五十公里空域发现大量不明身份战机，数量达到了一百架！”

沈寿堃和方大同闻言脸色大变，两人对视一眼后，沈寿堃立即命令道：“传令，命令舰队所有大小舰炮一起开火给老子将对方舰船全部打沉，一艘不留！命令所有舰船防空系统全部做好准备，随时对来犯敌军战机开火，命令太祖号轰炸机、鱼雷机马上回航入库，让所有太祖号、高祖号所有战斗机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敌军轰炸机群！”

“是，长官！”

沈寿堃和方大同两人早先已经有了这方面的预料，因此心理上也有所准备。虽然两艘航母上的战斗机数量不多，但加起来也有四十架，一般每艘航母这起飞十五架战斗机，留五架备用，现在情况紧急唯有命令全部战斗机全部升空迎敌作战才有把握，他很清楚，对方的机群不可能全部都是战斗机，这不符合空军作战原则，毕竟战斗机的作用只能用于空战，而对地面作战的作用要比轰炸机小得多，奥斯曼空军最多有四十架战斗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其他应该都是轰炸机，但是在空战中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太小，根本不可能是战斗机的对手。

第528章空战（1）

在沈寿堃的命令下，华国海军远征舰队所有战舰上的舰炮都开始向奥斯曼帝国海军残余舰队开火，由于开始奥斯曼海军舰队已经按照沈寿堃的要求熄火关闭了剩余战舰的锅炉，现在那些剩余战舰全部停止在海面上，这等于让华国海军舰炮打固定靶，第一轮齐射就让剩下的十来艘奥斯曼帝国战舰全部中弹，有两艘小吨位战舰的舰艏被打中，爆炸让那两艘战舰倒立起来，很快栽进海面下。

连续几轮齐射，还停泊在海面上的奥斯曼帝国海军舰船只剩下几艘了，但全部燃起大火、冒起浓烟，每一艘都伤痕累累，但华国海军舰队并未因此而停止攻击，又是两轮齐射，再加上几艘鱼雷舰靠近投放鱼雷，几分钟之内，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所剩舰船全部完蛋了，那些战舰开始缓缓下沉，又的已经沉没三分之二，有的还有舰艏露在水面上，有的断成了两截。

两艘航母上的四十架战斗机已经全部去迎敌了，剩下的轰炸机和鱼雷机也有一大大部分已经升空，尽管轰炸机和鱼雷机的空战能力完全不能与战斗机相比，但是沈寿堃和方大同经过紧急商议，决定不能让这些轰炸机和鱼雷机停在航母上挨炸，即便不能让这些轰炸机和鱼雷机去对付敌方的战斗机，但用轰炸机和鱼雷机对付轰炸机总可以吧，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上都是装有一挺机枪的，在杀伤力比不上战斗机上的机炮，却可以用来应急。为了减少重量增加机动性能，这些轰炸机和鱼雷机都卸掉了航空炸弹和鱼雷。只装备有一挺机枪。

按照沈寿堃和方大同的战术安排，用己方的战斗机缠住对方的战斗机。再用己方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对付敌军的轰炸机，对方既然派轰炸机过来，肯定也是准备轰炸华军远征舰队的，轰炸机上必定满载弹药，而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却没有航弹和鱼雷，机动性和灵活性肯定要比敌军轰炸机好得多。

“长官，轰炸机和鱼雷机群已经全部起飞，前方战斗机群来电，说已经遭遇了奥斯曼帝国空军轰炸机群。对方一共三十架战斗机和七十架轰炸机，范上校已经命令每一架战斗机分别缠住敌军一架战斗机并实施攻击，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对方，然后再去帮助同伴，另外十架战斗机去对付敌军的轰炸机群了，敌军战斗机开始与我军战斗机缠斗，而敌军的轰炸机继续向我军舰队方向飞过来，准备对我军舰队实施轰炸！”

沈寿堃立即道：“马上命令轰炸机和鱼雷机群去迎敌，尽最大可能截住他们。别让敌军轰炸机群靠近我方舰队！”

“是，长官！”作战参谋立正敬礼后转身离去。

沈寿堃抽了一口烟后对方大同说道：“尽管我军舰队无论是战舰还是舰载机等一些列的武器装备上都领先其他各国，但是战斗力这个东西可不仅仅只用武器的先进程度来衡量，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是使用它们的人更加重要，武器是人来操作的，再先进的武器如果让一个蠢货来操作。那么它也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我们曾经对日本海军舰队进行大规模轰炸。

刚才又对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进行了轰炸，开创了用陆基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历史先河。并且取得完美的大胜，可是与敌军进行大规模空战，这还是第一次，尽管我们在这方面经过长期的训练，但是进行实战，这也是第一次，我有些不放心啊！”

方大同听了他的话有安慰道：“老沈，放心，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一切都交给范上校，我相信有他在前面指挥，应该不会出问题！”

沈寿堃摇头道：“我倒不是担心失败，而是担心损失过大，你想想，奥斯曼帝国的战机是从德国引进的，德国人现在最先进的战机只相当于我们的第一代，而我军已经使用第三代了，中间整整相差了两代，如果我们这次损失过大，你我的脸上都会不好看啊！”

方大同摇头道：“面子不面子的，对我不重要，只要小伙子们都能平安回来，我就谢天谢地了，我也能跟他们的父母亲人所有交代！”

两人在这里说着话，前方双方机群已经开始了火热的战斗，奥斯曼帝国空军虽然发展很早，但是却限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没有多少进步，华国空军是发展最快的，不仅在装备上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已经有了完善的编制，并且经过系统的训练，还有过大量的轰炸实战经验。

此时的奥斯曼空军连基本的飞行编队都没有，只是让飞行员驾驶战机作战而已，而华国空军却有着完整的编制，采用双机编组，通常分为长机和僚机，长机和撩机是空战中的战术队形。长机作战经验要比撩机丰富些，长机对敌机进攻时，撩机负责观察、警戒和掩护。但当撩机所处位置更为有利时，由撩机负责攻击，而长机负责观察、警戒和掩护。一般情况下，僚机负责诱敌，而长机负责攻击。

此时华国空军，战斗机一般是二十架一个中队，由十个双机小编组组成一个中队，三个双机小编组组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中队长自己驾驶一架战斗机，带一个僚机，一共二十架战斗机。轰炸机的驾驶和操作人员相比战斗机要多，由三架轰炸机变成一个小编组，两个小编组组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因此也就是说加上中队长和他的两架僚机，21架轰炸机组成一个中队。

轰炸机编组采用三机编组是有好处的，在轰炸密集度上要完爆双机编组，另外轰炸机只带的自卫机枪在三机编组时可以组成密集的交叉火力网。

但是战斗机的编组如果使用三机编组，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攻击时火力网密集，两架僚机可以很有效的保护长机，三架战机互相配合无论是在防御上还是在攻击上都很强大，不过三机编组也有坏处，三机编组一般都编成楔形阵型编队，这样的编队方式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在遭到突袭时，战机紧急转弯闪避，很容易和自己人撞上。

目前，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等同盟国国家或协约国国家，在空军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编组和编队，更加没有战术，也没有战机机动动作可言，双方进行空战或轰炸机时都是一窝蜂的上，但是华国空军却不同，不仅有明确的编组和编队方式，而且还有完善的编制，更加有作战战略战术，而

且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还有实战经验。

华国空军的战斗机编队才有双机编组，一架长机和一架僚机，在战斗巡航中两架飞机前后间隔约200码，僚机在后，这样长机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搜索而不用顾虑其后面的视觉盲区，在战斗中，僚机在长机攻击时负责掩护其身后。而每两个双机编队又可以组成一个相互掩护相互支持的四机编队。事实上，后来这种以两机为基础的编队方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并迅速的为其他国家所效法。

华国空军，一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一个鱼雷机中队、一个运输机中队编成一个飞行大队，三个飞行大队编成一个飞行团，三个飞行团编成一个空军师，有时候为了执行某些人任务可以特意增加某种战机数量，例如进行空战拦截，轰炸机和鱼雷机的作用就不大，不需要作战，由战斗机执行空战拦截任务，如果敌军战机数量较多，就必须要增加战斗机，又例如要执行地面目标轰炸机任务，可以由少量的战斗机护航，用数量众多的轰炸机负责只要轰炸任务。

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也基本相同，但是海军航空兵中的战斗机要比轰炸机和鱼雷机稍少一些，毕竟战斗环境和作战目标不同，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敌军战舰，其次才是敌军地面目标和战机，因此在战斗机的数量上要少一些，而且一艘航母上最多也只能装下一个飞行大队，而且还不能带运输机和重型轰炸机。

海军航空兵部队没有团级单位，最大只有飞行大队，而且独立于空军之外，直接由海军舰队指挥。

由于有事先预警，华军舰载机编队战斗机机群在前往迎敌的时候在高空进行了埋伏，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以为自己的行动很机密，殊不知他们那么庞大的机群早已经被隐藏在高空云层之上的侦察机发现。

侦察机和战斗机群之所以能够飞到更高的高空云层之上进行侦查和埋伏，主要得益于华军装备的是第三代战机，在各方面的性能都要比奥斯曼帝国的轰炸机群都要好得多，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第529章空战（2）

战斗机群从高空云层突然俯冲下来让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的飞行员吓了一条，当看到华军战斗机群的数量时，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的飞行员们又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被埋伏的恐惧感却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

在指挥官的手势下，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中的战斗机开始与这些俯冲下来的华军战斗机进行战斗，后面的轰炸机群分别从左右两侧绕道继续向华军舰队飞行，看来是想要给华军舰队一个深刻的教训。

可惜的是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的指挥官没有考虑到华军战斗机群既然能够埋伏在这里，就说明华军已经得知对方的轰炸行动，并且有了完全的准备，不过这对于奥斯曼帝国轰炸机指挥官来说都不是事，他认为己方机群已经距离对方舰队这么近了，即便是对方有了防备，但是肯定是准备不足。

战机处于高空埋伏也是一种偷袭战术，偷袭战术在空战中可以利用的有很多，比如可以利用云层隐蔽，而华国战斗机群就是利用了云层隐藏了自身而避免事先被发现，这还不止，华军战斗机群还利用了太阳光线。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太阳已经偏西，而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是从东北方向飞过来的，华军战斗机群从云层俯冲下来，恰好是背靠太阳光线，奥斯曼帝国轰炸机飞行员看向华军战机群时都被迎面照射过来的太阳光线照花了眼睛，太阳光想让大多数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的飞行员都看不清华军战斗机。

对于华军来说，利用云层和太阳光线都是常用的战术。只要有机会都要利用太阳，背靠太阳攻击。逃跑时面向太阳和钻入云层都是不错常用战术。

“攻击，开火！”领队长机范上校对着耳麦下达了命令。这就是装备先进的好处，可以随时任意的下达任何命令，而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就不行了，在战机和战舰上装备无线电即时通话设备的只有华国，也只有华国发明这东西，这目前属于顶尖科技玩意，根本不可能外售，华国对于技术方面的保密也是非常严密，并且口风方面很紧。其他国家连听都没有听过。

四十架最先进的战斗机从云层俯冲下来，并且同时开火，在第一时间就给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仅仅一眨眼的工夫，最前面的十二架战斗机就被击中，有八架直接凌空爆炸，四架冒起了滚滚浓烟。

当两方靠近时，华军战斗机又给对方造成了好几架的伤亡，奥斯曼空军师水平飞行。华军战斗机群都不在他们的机载机枪的射击射界之内，他们想要攻击就必须要抬高机头，但是双方飞行速度都很快，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还没有来得及集体抬头迎敌开火。华国战斗机群就已经从他们中间穿插而过向后下方飞去。

两方战机分开之后，华国机群得到命令快速掉头转向，而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却没有即时联系工具。指挥极为不便，在指挥官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完毕时。华军战斗机群已经完成了转向，并且从奥斯曼帝国轰炸机机群的下方六点钟方向向上攻击上方的奥斯曼帝国轰炸机群。

从六点钟方向由下而上进行攻击这是利用了敌军战机飞行员的视线死角。这个角度是飞行员视线的死角，如果从这个方向进入，敌人很难提前发现。在攻击轰炸机的时候，这个位置也是很多轰炸机自卫火力的死角（基本上所有的俯冲轰炸机都是。但注意，四发战略轰炸机编队的弱点不在这里）最经典的攻击方式是：从太阳方向，以较高高度接近，然后垂直俯冲到敌机6点钟下方，然后迅速拉起攻击。这次华军战斗机群就是采用的这种战斗方式。

集体、大规模的行动所造成的伤害当然要比个体和单独行动的杀伤力要大得多，但华军战斗机群从六点钟方向向奥斯曼帝国机群再次发起攻击，并且杀了一个对穿后，奥斯曼机群又再次损失了十四架战机，仅仅两个攻击战术就让奥斯曼机群一共损失了二十六家战机。

如此大的伤亡让奥斯曼帝国那些菜鸟飞行员们根本无法承受，他们完全不顾事先长官交代的命令和警告，所有奥斯曼帝国机群战机迅速溃散了，再也无法保持阵型。这对于华军战斗机群还有什么好说的，各自追杀吧，范上校下达了这样了命令。

奥斯曼帝国机群指挥官此时根本无法指挥机群了，只有三架战机还跟在他的战机身边，但是他们却遭到了范上校等人的重点照顾，没有任何时间将溃散的机群重新集结起来。

此时华军后面轰炸机和鱼雷机群也敢过来了，分别拦截奥斯曼帝国的轰炸机，并对他们进行攻击，没有航弹和鱼雷的轰炸机以及鱼雷机当然要灵活得多，而且舰载机型的轰炸机和鱼雷机都不是重型，只是轻型或中型，在机动力和灵活性要比陆基重型轰炸机强得多，所有的奥斯曼帝国轰炸机都被拦下来了，奥斯曼帝国的飞行员菜鸟们这也是第一次进行空战，此前也没有几个人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的表示要比华军飞行员们差得多。菜鸟们纷纷溃逃。

在指挥官的命令下，华军飞行员们纷纷驾驶战机在后面追击，满载弹药的奥斯曼帝国轰炸机如何逃得脱？为了逃得更快，奥斯曼帝国飞行员们纷纷将航弹丢下去，然后全速逃跑，数千枚航弹落入大海中爆炸，炸死了大片的海鱼。

此时华军战斗机群的飞行员们正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斗机进行空战，在两轮偷袭战术实施成功之后，就只能进行正规空战了。

正规空战也是有战术机动动作的，急转是所有空战动作中最基本的。当敌机准备对华军战机射击时，一架华军战斗机迅速的增加离轴角，这是个高g动作。以利用最大的瞬间转弯速度转向攻击者。当这架战机完成一个急转弯，它应该马上作出其他的动作。因为维持一个急转弯将使它成为敌军战机一个再好不过的靶子，当急转弯完成后，这架华军与敌机在空间上应该相差不多。

一般而言盘旋急转对于进攻一方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在跟随盘旋中，由于双方战机盘旋性能差异、本机位置操控不当不好或速度过大，反而超越目标、飞过头，白白把自己的后半球亮出来，那么势态就变了，刚才的防守方现在要开始反击了……

对于尾随盘旋急转的进攻方，可以采用“直接追击”、“后滞追击”和“前置追击”3种方法。现在华军所有的战斗机追击奥斯曼帝国战斗机都是采用这几种追击方法。

“直接”追击很简单，在攻方瞄准镜里，只要一直盯死守方尾随即是，只要有机会或把握，就立即开火。

“后滞追击”就是攻方为了始终维持在守方后半球，不超越，同向跟随盘旋，始终比守方慢，在尾随中寻找进攻机会开火，此为后滞追击。

“前置追击”，就是切向上的截击，预先估计守方可能的飞行方路径，然后飞向路径上某一点，抄近道，寻找进攻机会。在较远距离上有一定优势，减少攻方无谓的转向。

在追击的过程中，有时候奥斯曼帝国的战机被追得烦了会掉头过来进攻攻击，这时华军战斗机就又会采取新的战术。

例如，盘旋俯冲攻击，这种攻击战术又包括高悠悠、高强势回旋、低悠悠和低强势回旋攻击。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滚筒机动动作，这个名字是从战机行进路线而来的，桶滚不仅是飞行特技，也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机动动作。滚筒机动动作又包括进攻式滚筒和防御性滚筒等机动动作。还有一个飞行机动动作，就是剪式飞行。剪式飞行是一系列当战机转向对方时的反向旋转，目的在于抢占尾后攻击位置。在空战中如果攻击者发觉即将飞越目标，而防御者在发现这一情况后又过早转向攻击者，那么双方就进入剪式飞行。如果你是攻击者，剪式飞行应是你所想到的最后一着，而作为防御者，剪式飞行意味着你将面临危险，同时也说明攻击者犯了一个错误。

当被敌机咬住时，华军战斗机飞行员们又通过多种熟悉的飞行机动动作进行防御和扭转势态，例如翻筋斗、半滚倒转、垂直转向灯机动动作。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追杀，奥斯曼帝国机群损失了一大半战机，一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机群，逃回去的时候只有三十多架，而且被华军一架高空侦察机给尾随了，并且摸清了奥斯曼帝国机群在大马士革的机场范围和坐标。

侦察机将侦查到的奥斯曼机群所在的机场方位报告了舰队，远征舰队鉴于自己这边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航空兵飞行员们都很疲惫，因此将消息通报给远征军司令部，伍世友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位于巴格达的陆基空军部队对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帝国空军机场进行了偷袭，一番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对方机场和机场上所有的战机被摧毁，机场人员生还者所剩无几。

第530章朝鲜之事

华国远征军在中东地区月奥斯曼帝国打得热火如荼的时候，也在朝鲜发起了战事，华国在华朝边境吸引了朝鲜的日军几乎所有兵力，然而华军却从海上对朝鲜仁川进行了登陆作战。

仁川位于朝鲜中部西海岸，华军用海军护航，运送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山地师，共五万人的兵力在仁川港登陆，而日本人在仁川只有一些警察，自然无法阻挡华军的登陆，华军很轻松的占领了仁川。

当地朝鲜人得知前来的是华国天朝的军队时，都从家中走出来夹道欢迎天朝大军，对于朝鲜人来说，天朝大军的到来实在是久违了，朝鲜被日本人侵略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尽管真正被日本人统治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但这些年里，朝鲜人被日本人压榨、屠杀、坑害得实在够惨，在这期间，日本人对朝鲜人生杀予夺，日本浪人可以随时砍杀朝鲜人而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朝鲜人心里苦啊，现在天朝大军终于来，很快就要赶走那些天杀的日本人，因此朝鲜人几乎可以说是全程出动在进城的道路上和城内大街上举着华国的国旗欢迎天朝大军的到来，每个朝鲜妇女都提着装着食物的篮子，但天朝的军队到来，她们都提着篮子上前将里面的食物递给经过的士兵，但却没有一个人伸手拿食物。

在仁川登陆的两个师根本没有做任何停留，只有下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驻防，为运输船队运输物资做接收工作。并防守这座港口城市，这里将作为物资囤积点。

攻占了汉城之后。步兵师受命南下清扫朝鲜南方各地的日军，而山地师受命北上进攻与华军在边境对峙的日军驻朝第二十师团和朝鲜军。

被日本人幽禁在德寿宫内前朝鲜太上王李熙和朝鲜国王李坧都被华军放了出来。父子俩人也恢复了自由，德寿宫以前的名字叫庆云宫，自从李熙掌握实权之后才把这里当做正式宫殿使用，并改名为德寿宫。

德寿宫最繁华的街道上，其以富有韵味的石墙路而闻名。在首尔的宫殿中唯有德寿宫与西式建筑并肩而立，构成别样的景致。它原来是李朝成宗的哥哥月山大君的住宅。光海君即位后将其改称为景云宫，从而使之具有了王宫的面貌。内有保存韩国最早的西洋式建筑风格的石造殿、古色古香的宽敞庭院别有一番情调。

杨士琦这次随大军而来了朝鲜，他此次来朝鲜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朝鲜事务，让朝鲜加入大中华联邦。主持朝鲜内阁的组建等事宜，同时也要解决前朝鲜国王李熙父子俩的问题。

守卫德寿宫的一些日本兵被华军缴械抓起来之后，李相卨、李玮钟这两个从华国跟随杨士琦一起前来的李熙的亲信立即提着袍子跑进了德寿宫，跑到李熙居住的宫殿之后，两人连滚带爬地匍匐在李熙的脚下大哭，此时李坧也在这里，看来此前父子俩也已经得到了消息。

“太上王、陛下啊，臣等来迟了，让陛下受委屈了。呜呜呜?”李相卨、李玮钟分别抱着李熙和李坧的大腿大声哭泣。

看到此种情形，李熙父子俩也知道朝鲜有救了，顿时父子、君臣四人

相拥而泣。良久，四人才分开。各自擦着眼泪。

李熙安慰道："两位卿家快快请起，这次还多亏了你们二人请来了天朝大军，否则我们父子二人还不知道会遭到日本人软禁多久。只怕我们君臣之间也是遥遥无期啊！"

李相卨、李玮钟两人连忙道："太王言重了，都是太王和王上洪福齐天啊。否则我们就凭我们二人如何能请过来天朝大军？"

李熙听了二人的话很是高兴，脸上喜色更加增添不少。反倒是李坧对他们二人的称呼颇为不满，"二位卿家，八年之前太皇帝就称皇帝了，我国也改称大韩帝国，你二人为何记不住呢？"

李相卨、李玮钟两人闻言顿时大惊，要知道杨士琦还站在外面呢！如果李坧这番话被他听去了岂不是要大祸临头？李相卨连忙道："王上慎言、慎言啊！万万不可再以皇帝自称，我国也不能再称大韩帝国了，要知道这事当年可时没有经过天朝允许的，此次我等二人前往京师搬救兵，天朝的外交总长陆大人就对此雷霆震怒，声言太王此举完全是不把天朝放在眼里，还好我们当时将责任推到了日本人身上，说是日本人逼迫的，陆大人才平息怒火！"

李熙和李坧父子俩听了也是吓得脸色发白，李熙忙抬手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连声道："是极是极，都是日本人给逼的，寡人从未自作主张要改称皇帝、要改国号，都是那些天杀的日本人造孽啊！"

李相卨又道："太王，此次臣等是跟随天朝大军一起回来的，同来的还有天朝大总统的特使杨士琦大人，此事杨大人前来要面见太王和王上，与太王和王上商量并主持为我国复国之事宜，现在杨大人就在宫外等候，太王和王上还是赶紧派人请特使杨大人进来吧，让杨大人久等了可不好，现在外面很热！"

"哎呀，两位卿家怎么不早说，白白让杨大人在宫外等那么久？来人，快请杨大人进宫！"李坧连忙吩咐起来，但马上又道："不不不，还是寡人亲自去请杨大人！"

"坧，还是为父跟你一起去请杨大人吧，哎，还是天朝的大人有礼数啊，如果是日本人，他们可不会在宫外等候寡人派人去请，他们会直接闯进来，耀武扬威地对寡人指手画脚！"

说话间，李熙父子君臣四人领着几个宫内的侍女走出了德寿宫，看见一个穿着穿着中华装的五十多岁中年人站在宫门外，后面还站在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几个华**人腰间别着手枪站在一旁。

李熙连忙拱手鞠躬行礼大声道："寡人迎接来迟，让杨大人久等了，恕罪恕罪啊！"

杨士琦露出笑意拱手回礼道："太王太客气了，与王上亲自出迎，让杨某人实在当不起，当不起啊！"

李熙连忙道："杨大人当得起，当得起，天朝发天兵将我朝鲜从残暴的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我全朝鲜都都感激不尽，杨大人作为天朝大总统的特使，绝对当得起！杨大人，外面天热，我们还是去宫内去谈，请请请！"

“如此，就打扰太王陛下了！”杨士琦这次没有客气，跟着李熙一起走进了德寿宫。

进了德寿宫，双方分宾主坐下，李相卨、李玮钟两人在一旁作陪，杨士琦喝着茶与李熙和李坧聊着这几年朝鲜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的情形。

一直过了半个小时，杨士琦才进入正题，对李熙和李坧道：“太王陛下、王上，外臣这次来是受了我国大总统的全权委托主持朝鲜复国一事，我代表我国大总统和我国政府宣布，朝鲜从前是我国属国、现在也是，今后依然是，我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朝鲜永世受我国保护和庇佑，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改变的，任何国家想要吞并朝鲜，都必须要问我天朝大军答应不答应！鉴于朝鲜以前就是我国的属国，因此在朝鲜加入我大中华联邦、恢复朝贡体系一事上就应该不会存在多少问题，加入大中华联邦只不过对从前的朝贡制度略作了一些细小的修改，有关这一点，想必李相卨、李玮钟两位大人已经跟太王和王上禀报了吧？”

刚才君臣几人自顾着叙旧，李相卨、李玮钟两人根本就将这件事情给忘了，李熙闻言顿时看向李相卨、李玮钟两人，李相卨连忙道：“杨大人，刚才我们君臣多日不见，顾着叙旧，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件事情禀报太王和王上”。

杨士琦也没有恼怒，直接从身侧秘书手里接过李相卨、李玮钟两人签署的加入大中华联邦的文件拿过来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在这里就对太王和王上重新说一次，其实加入大中华联邦与从前的朝贡体系差别不大，就是修改了相关方面的规定和条款，第一个修改的就是太王和王上以后不能直接过问政事，接下来的日子，外臣会主持成立内阁的事宜，内阁成立之后，朝鲜政事由内阁执政，不过事先会由各进步人士成立各个政党，朝鲜贵族们和民间各名流、商人们组成国会，各政党分别推举两名候选人呈送给我国大总统阁下，我国大总统阁下再从每个政党推举的两人中挑选出一人参加贵国国会选举，票数最多者当任内阁总理一职，并由王上签署任命书及加盖玉玺。

既然内阁执政，那么就必须要有监督，今后将由王室监督内阁的执政情况，王上负责管辖最高检察院，直接任命最高检察官；国会负责立法、审议通过内阁各种重大议案，执法由最高法院掌握，最高法院**官我国大总统任命朝鲜精通法律并且公正严明、铁面无私之人当任。

我国不过问贵国任何政事以及施政方针，朝鲜不能有军队，除了警察之外，武装力量只能也有武装警察部队，朝鲜的防务由我国国防军负责，驻军军费方面由朝鲜每年支付一次！在外交方面，朝鲜必须与我国保持一致！这些就是修改过的条款，两位大人已经签了字，加盖了太王的印鉴，相比太王和王上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吧，否则的话太王也不会写下血书并附带让他们带上您的印鉴了！”

第531章朝见

朝鲜加入大中华联邦的事情，李熙和李坧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是恢复之前的朝贡体系，李熙倒是可以接受，毕竟从前的朝贡体系中，华国对藩属国的约束力很小，藩属国的自治权利非常高，可是听了杨士琦说的大中华联邦对成员国的约束太大，国王不但不能执政，而且不能有军队，驻防由华国负责，还要负担驻防军费，另外在政治上，华国对成员国的制约要比从前大得多，这就让李熙有些难以接受了。

李熙脸色有些难看的看向李相卨、李玮钟两人，眼睛中似乎有怒火喷射而出，李相卨、李玮钟两人感觉到了李熙的怒火，连忙对杨士琦道："杨大人，能不能让我们与太王和王上单独谈谈？"

杨士琦根本无所谓，李熙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如果李熙不容易，华国方面完全可以撇开李熙父子，除了可以另立国王之外，还可以直接废除君主制，让朝鲜进入民主制，这两种办法对于目前的朝鲜来说都是可以行的，朝鲜既有君主立宪的基础，又有民主制度的基础，怎么样都行。

杨士琦起身道："当然可以，我去隔壁喝茶，诸位可以慢慢谈！"

杨士琦去隔壁喝茶之后，这边父子君臣四人热闹起来了，李熙对李相卨、李玮钟两人怒斥道："你、你们怎么可以出卖主权，你们太让寡人失望了，当初寡人让你们去华国，是让你们去搬救兵的，不是让你们去卖国的。完了，完了。刚从狼窝里被救出来，又入了虎口啊"。

匍匐在地上的两人面面相觑。互相看了一眼，李相卨就道："太王陛下，您说我们卖国，请恕臣等不敢苟同，我国从始至终就没有主权，从前一直就是中原的藩属国，被日本人占领之后更是被合并了，一点权力都没有，现在我们请来了天朝的大军赶走了日本人。已经是很不错了，当今世界，除了天朝之外，谁会管我们朝鲜的死活？加入大中华联邦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朝鲜至少还可以自治，失去这些东西也是对天朝帮助我们的回报，要知道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没有好处，谁愿意帮忙？太王陛下不能再用从前的眼光看待天朝了。天朝也没有义务免费帮别人"。

李熙父子听了之后顿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李熙知道这两个心腹说的都是实情，在清朝和清朝以前，朝鲜本身就一直是没有主权可言的。宗主权一直都在中原王朝的手上，卖国一说确实说的有些过重，只是他们俩这次为了把华国的军队请过来让朝鲜失去的权力太多了一些。至少国王和王室的权力被大幅度的削弱，除了一个检察内阁政府的权力。就再也没有其他。

李相卨又道："太王、王上，请恕臣无状。太王和王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紧紧抱住天朝的大腿啊，万万不可有不满、不愤之心，要知道天朝并不一定要继续册封王上为朝鲜国王，英亲王和义亲王都是很好的人选，而且天朝还可以直接废黜王室让朝鲜进入总统制，据说李承晚那些人已经与天朝方面有过接触了，而且他们得到天朝的允许成立政党，李承晚更是将成为内阁执政党的重要候选人之一，如果这个时候太王和王上想要反悔加入大中华联邦，届时惹怒的天朝，恐怕不仅王室将失去一切权利，有可

能连太王和王上都有性命之忧啊！”

李熙父子俩听了这番话吓得面无人色，在日本人统治的这些年里，他们父子俩过的日子已经够惨了，实在不想再过回之前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李坧连忙道：“对对对，卿家所言极是，既然两位卿家已经同天朝签署了条约，那是要算数的，惹怒了天朝不好，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李熙看了儿子李坧一眼，暗自叹了一口气，这个儿子比他更加软弱，当初之所以让李坧登基，是因为李坧是他与明成皇后所生的唯一儿子，当然李坧继任国王也有日本人从中作梗的原因，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事情已经成为定局，朝鲜加入大中华联邦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李熙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杨士琦得到通知后又来到了李熙的宫殿，李熙道：“杨大人，朝鲜能够加入大中华联邦是我们朝鲜的荣幸，今后杨大人在京城如果听到什么与朝鲜有关的消息，还请及时知会寡人，寡人和朝鲜上下必将感激不尽，必有重谢，来人！”

几个王宫侍者抬着一个红布盖着的木盒走过来放在杨士琦面前，杨士琦道：“太王陛下，这?”。

李熙道：“杨大人远道而来，寡人没有亲自去码头迎接已经是礼数不周了，这些年朝鲜被日本人统治，日本人在朝鲜极尽搜刮之能事，就连寡人的王宫都被日本人搜刮得一贫如洗，寡人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大人，这是寡人一点小小心意，还请大人千万不要嫌弃”。

杨士琦揭开红布，打开木盒，只见木盒里码着整整十根大黄鱼，看来李熙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还是藏了不少好东西的，杨士琦盖上木盒笑道：“既然太王陛下如此盛情，杨某就却之不恭了！对了，太王、王上，事关朝鲜复国之事，杨某以为太王和王上二人还须亲自前往京城拜谒我国大总统为好，而且大总统之前也总是提起想要与太王和王上见一面，另外有关册封之事宜，王上也是要亲自去京城的，此前东南各国的国王也都前往京城拜谒了大总统得到了册封，如果太王和王上没有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还请尽快启程为好，最好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别让大总统久等，如果太王和王上定好了日期，请提前知会杨某，杨某会为二位安排船只前往京城！”

既然答应了加入大中华联邦，去一趟华国京城对于李熙来说也不算什么了，只是李熙有些感叹自己的命运多舛，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漂洋过海，不过他还是连忙道：“应该的，如此就多谢杨大人了！”

“太王客气了！”

5月17日，华军基本占领了朝鲜南部，日本在朝鲜南部各城市部署的一些小股日军部队几乎都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到了5月19日，华军在朝鲜的两个师主力已经进入朝鲜北部地区，日本部署在华朝边境的第二十师团见识不妙，打都没有打就丢下阵地向东撤退了，而且撤退得非常迅速，在华国方面反应过来时，日军正在向朝俄边境前进想要进入沙俄远东地区，华军当即派重兵进行拦截将那支驻朝日军第二十师团围困在朝鲜东北部，而在华朝边境上的三个朝鲜师选择了投

降。

华国并没有遣散这三个朝鲜师，而是将他们留了下来，又继续在朝鲜征召了五万人，一共十万大军，重新编成两个军、六个师，因为英法等国鉴于沙俄那边要对德国发起夏季攻势，但苦于兵力向有些不足，因此需要华国再派三十万人去沙俄西线战场支援。

这次华国索性大方一回，答应出兵一百万人，分别从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东南天省、西天南省、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各征召十万人，从尼泊尔、不丹分别征召五万，华国再出兵十万，一共一百万，以上这些地区原本有些军队，这些军队都是以前英法统治的时候征召的，华国接管之后并没有立即解散他们，现在这些兵力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些兵力被征召起来并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送到沙俄西线战场之后，由华国派遣高级将领负责指挥，华俄两方将成立联合指挥部，全权指挥此次沙俄西线战场的夏季攻势，负责这次指挥的华军将领的人选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萧震雷目前还在斟酌当中。

5月20日，朝鲜前太王李熙和国王李坧乘坐华国安排的军舰抵达了天津港，当天下午就坐专列抵达京城。

晚上，萧震雷抽时间接见了李熙和李坧父子俩，两人见了萧震雷诚惶诚恐，按照以前的礼节给萧震雷行跪拜之礼。

这次见面，萧震雷并没有跟李熙父子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萧震雷却给李熙父子吃了一个定心丸，朝鲜复国之后，由王室掌握检察系统，国王任命最高检察官，萧震雷允诺，允许检察官单独办案，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调动地方警察局的警察协助，检察官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内阁总理进行立案调查。

萧震雷的允诺让李熙父子大喜过望，如此一来，由于王室掌握了检查系统这个强力权势部门，在朝鲜的影响力就会大大提高，这将与其他君主立宪国家的国王和王室没有任何权利不同。

在高兴之余，李熙竟然要把自己现存的唯一女儿四岁的德惠翁主许配给萧震雷的儿子，萧震雷闻言摇摇头婉言拒绝了，认为今后将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儿女们的婚姻应当由他们自己做主，父母不应该过多干涉。

第532章第二批远征军来自藩属国

6月1日，朝鲜所遗留的日军和日本人全部被俘并集中关押起来，包括之前被围困在朝鲜东北部的驻朝日军第二十师团在内，人数大约有三万七千多人。朝鲜战事也平息下来，杨士琦在朝鲜主持朝鲜复国以及组建内阁事宜，朝鲜各地日渐趋于平静，各地百姓开始平静的生活。

“大总统，蒋总参谋长来了！”秘书小高向萧震雷报告。

“请他进来吧!”萧震雷说着就放下钢笔起身来到茶几旁边倒茶，蒋百里进来的时候，萧震雷也把茶倒好了。

“大总统！”蒋百里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萧震雷抬头招手：“百里啊，请坐！”

“谢大总统！”

“来，喝茶！”

蒋百里连忙道：“大总统，不用客气了，我这次来是来向您汇报一下组建远征军第二路军的进展情况的！”

“哦？那你说说吧，现在进展到什么情况呢？”萧震雷说着放下茶杯看着蒋百里。

蒋百里当即开始汇报道：“目前，我们在东南亚各国和朝鲜等地征召第二批远征军士兵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中在朝鲜征召的时间最短，不过到目前为止，在朝鲜正在的兵力数量不比其他东南各国征召的少，截止到昨天为止，我们在越南已经征召了八万人、在柬埔寨征召到六万、在老挝征召了七万，在不丹征召了三万、在尼泊尔征召了三万五千、在东孟加拉征召了七万、在西孟加拉征召了七万、在缅甸征召了七万、在东南天省征召了四万，在西天南省征召了三万，我们已经安排车辆和船只将这些已经被征召的兵员陆续送到了北方。他们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别集训，原本想对他们训练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在时间上来不及，沙俄方面决定发动的夏季攻势最迟也要在七月之前开始。因此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他皱眉道：“其他的地方兵员征召情况还算可以，只是这东天南省（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部分）和西天南省（马来半岛）的兵员征召怎么这么差？连一半都不到？”

蒋百里有些无奈道：“那两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马来人和印尼人，对我们的征兵比较反感，当地反对的意见比较多！”

萧震雷抽着烟摆手道：“哼，那地方的人自古就是懒惰成性，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老老实实的，就算对他们屠杀。他们也不敢吭声？怎么到了我们手里，他们就敢站出来反对了？难道是他们认为我们好欺负？以我看，是我们不够狠，给老子下命令，既然征兵不行，那就从即日开始强拉壮丁，如果有抵抗，一律坚决镇压，不给他们一点狠地看看。他们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蒋百里迟疑道：“这样是不是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如果被国内那些老夫子们知道了，免不了又要口诛笔伐！”

萧震雷摆手道：“没关系，他们要批就让他们批。我们自己又不是没

有喉舌，让我们的喉舌去跟他们打口水仗，你去问问英国佬和法国佬。西方哪个国家殖民的时候没有大规模屠杀过？难道就许他们杀，不许我们杀？老子还就杀了。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这种事情只要我们自己不要太认真计较，人家最多也只是嘴上过过干瘾。叫嚣几天就平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我们自己的新闻媒体也不是吃干饭的，往脸上涂粉的事情也不是干不了，英国人和法国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而且还不会比他们差，此时就这么决定了，6月10日之前，东南亚各地所有规定的兵员指标必须要完成，谁完不成，我就找谁的麻烦！”

　　蒋百里见状知道这事已经成定局，当下也不含糊，答应：“是！另外，我们在朝鲜俘虏了大约四万九千多人，其中第二十师团有一万八千多人，另外还有两万多人的壮丁，我看是不是也把他们送到欧洲战场去，留在朝鲜的话，我们还要供应粮食，送到欧洲去的话就由英国人和沙俄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了！”

　　按照当初萧震雷与英国方面的协议规定，华国出兵五十万进入欧洲战场，这些兵力所需要的军费开支由华军自行负担，但是如果协约国需要华国方面再出兵的话，另外的军队除了武器之外所需的一切军费开支都有协约国方面负担。

　　萧震雷听了当初同意：“我看可以，日军第二十师团的编制不动，就按照之前的编制，将剩下的一万八千壮丁编成一个师团，名称嘛，他们当中哪个地方人多就命名为该地师团，例如大阪师团或九州师团等等！两个师团是不是太少了一点？能不能从各地修路队伍中抽调几万日本俘虏？”

　　蒋百里连忙掏出小本子记下这件事情，听了萧震雷后面的话之后说道：“大总统，我提一个建议，那些日本俘虏既然被抓去修路了，那不如让他们继续修路，我们想要再俘虏日军部队可以另外想办法，我认为一百万兵力想要运到沙俄西线战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如我们趁着这段时间攻取海参崴以及周边地区，将那里的日军部队全部俘虏，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日军在海参崴以及周边地区有大约四个师团，另外还有大约十万俄军俘虏，我们只要对周边地区进行一定时间的封锁，日本人如果不想饿死就只能投降！”

　　萧震雷听了这个建议后抽起烟，思索了两分钟后才开口：“好吧，这个海参崴的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它是要塞，如果让日本人在里面储备足够的物资，我们想要拿下它就要牺牲更多的士兵、花费更多的时间，从现在起对它进行封锁的话，以后可以节约一些时间，就这么办！另外，这一百万从东南半岛各地和朝鲜征召的兵员，你们打算如何解决他们的武器问题？”

　　对于这件事情，蒋百里显然早就考虑好了，他道：“东南半岛各地的军队，他们此前一直都使用的是英法两国的武器，我们接手的时候，那些武器也被我们接手了，当时英法撤走得比较匆忙，还有很多武器来不及运走，被我们捡了便宜，从各地汇报上来的数量来看，应该可以满足需要，如果以后在战斗中有损耗的话，就找英法俄等国去解决，至于朝鲜和日本兵，我想了一下，就统一用沙俄的武器，沙俄在步枪方面完全可以满足我

们的需要，这个由我们总参谋部去和沙俄方面协商，另外现在我们接管了西西伯利亚，可以利用当地一些工厂和技术人员生产沙俄武器和弹药供我方使用，应该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那好，就这么定了！”

“大总统，关于这第二批远征军的编制以及各级指挥官人选上，您有什么指示？”

汇报结束后，蒋百里就从萧震雷的办公室里出来了，来到一楼大厅，就见张孝准从一个沙发上起身走过来，“百里，情况怎么样？”

蒋方震指着大厅的沙发说道：“走，我们先坐下说！”

两人来到沙发边坐下，蒋方震就道：“我刚才探听了大总统的口风，不过没有收获，大总统对这第二批远征军的各级指挥官人选闭口不谈，不知道是还没有想好，还是不想现在就说出来。韵农，其实依我看，你大可不必为此如此上心，其实你我都知道，这第二批远征军兵员都是从东南半岛各地和朝鲜征召的，还有一些日本俘虏，军纪都差得很，而且这些人的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尽管兵员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不行也是白搭，我看你还是打消了这个心思吧，以免把自己的的名声给毁了！”

张孝准闻言不由苦笑：“百里，你认为我现在有什么名声？我也只是在北伐中打过几场仗而已，我不在意这批远征军的战斗力和兵员素质，如果我能出任一个集团军司令，只要他们能够完全执行我的命令，我相信凭我的才能是不会输给那些西方将军的。这次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担心错过这次机会，我此生就再也没有上战场的机会了，这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和步行啊！”

蒋百里听了张孝准这番话，沉默了，良久才叹道：“韵农，其实我辈军人最大的幸福便是期盼没有战争，期盼国家永远也用不着我们，只有这样，才说明百姓是幸福的，国家是安宁的，一旦国家需要我们，就说明战争要爆发了，百姓安宁是生活要被搅乱了！”

张孝准摇头道：“百里，我跟你的想法不同，战争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战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不能害怕战争，我们军人、国家和国人都始终要保持警钟长鸣，要居安思危，如果不这样，一旦战争来临，我们就会措手不及！”

第533章争相请战

张孝准坐在了萧震雷的办公室里，对于张孝准的到来，萧震雷还是感觉很意外的，毕竟张孝准从来没有来过他的办公室，而且按照一般情况而言，如果萧震雷不主动叫他来，他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反常。

萧震雷大致也猜到了张孝准来他这里的原因，如果张孝准自己不说，他也不便主动问，两人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喝了一会茶，聊了一些军事上的事情。现在张孝准并不在下面当任军队主官，而是在国防部和军事会委员各当任一个职务，现在华国国防军最高编制是军，只有在战时才会组建集团军，由挂在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当任集团军司令，而能够在军事委员会当任委员的，总共也才二十四个人，常务委员加上萧震雷才七个。

两人说了一会话之后，张孝准就等不及了，他也知道不能等萧震雷来他，只能他自己说出来，于是他放下茶杯道："大总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请战的！"

"哦？请什么战？"萧震雷明知故问。

张孝准道："我听说要第二批远征军已经开始做短暂的集训了，之后就会运往沙俄了，我想走出国门为国征战，还请大总统给我这个机会！"

萧震雷听了张孝准的话之后，证实了他心里的猜测，张孝准的来意果然是这样，他没有急着答应，问道："你知道这第二批远征军的情况吗？他们都是从东南各国和朝鲜征召的，另外还有一批日本降兵，如果说日本降兵的战斗力还算过得去的话。那么从东南亚那些地方征召的兵员的战斗力就根本不够看了，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他们就是被送过去当炮灰的，不仅只有一个月的训练时间。而且武器装备和支援方面都是无法与国防军相比的，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军队拉过去能够取得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当然，我也希望这第二批远征军不是炮灰，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打出威风"。

张孝准立即道："因此更应该给他们找一个好的指挥官，我想我会是那个人，大总统，让我去吧，我可以只要求一个集团军的番号！"

萧震雷闻言不由苦笑。"一百多万人，你竟然只要一个集团军的番号，我还没听说过一个集团军达到一百万人规模的！你能来请战，我是很高兴的，只是这件事情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决定，这样吧，如果你出任第二批远征军指挥官，说说你的想法！"

张孝准说道："这要大总统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我才好做部署"。

萧震雷点点头。对张孝准没有贸然作答表示了任何，这说明张孝准不仅仅只是懂得军事，在政治上还有一些领悟的，知道战争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乱打一通。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第二批远征军运到沙俄西线战场之后，首先要确保现在的防线不能有失，毕竟我们是盟友关系。我们是去帮忙的，而不是去拖后腿。如果沙俄方面抵挡不住德国人的进攻，我们必须尽全力

帮沙俄扛住德国人的进攻。这是基础原则，在这个基础原则之上，再想办法对付德国人，如果有余力可以对德军发起攻击，当然如果需要对德军阵地发起攻击，必须要知会沙俄方面，否则你这边一动，沙俄却不知道，很容易造成他们的被动，这次第二批远征军过去之后很快就会有沙俄牵头发起对德国人的夏季攻势，要尽可能的夺回被德国人占领的地盘！”

张孝准闻言道：“大总统，如果是这样，那我方岂不是一直是被动的？一百多万人的大军，没有作战自主权，事事都要知会沙俄，如果沙俄方面不同意的话，我们就只能放弃，那这样我们能起到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

萧震雷摇头道：“你要动，当然可以动，在你的防线上进行集团军作战单位及其以下的军事行动都可以，但如果牵涉到整个沙俄的西线战场当然要知会沙俄方面，在作战方面要进行全局方面的考虑，不能只顾着自己这一番，也许你的作战计划成功之后会让你这一方取得战术上的有事，但是却造成了整个沙俄西线战场的战略势态的不利局面，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张孝准也明白这一点，他点了点头：“大总统，我明白，我是这样考虑的”。

接下来，张孝准将他在沙俄西线战场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说得很详细，萧震雷也听得很仔细，不过他和张孝准都明白，这只是在战略战术理论上的计划和设想，现场的实际情况肯定与张孝准说的有差别和出入，那就需要指挥官根据实际情况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了。

张孝准以地图作为参考，一直说了一个多小时才说完，萧震雷也一边抽着烟，一边仔细听着他的想法。

萧震雷待张孝准说完后静静思考了好几分钟，最后才说道：“你的想法不错，不过我还需要斟酌一下，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

张孝准也知道萧震雷不可能当场就拿出决定，他也只能回去先等消息，于是起身告辞了。

在张孝准走后不久，萧震雷又迎来了另外一个访客，当萧震雷听到秘书小高说蔡锷来了，他就知道蔡锷来的目的只怕也与张孝准一样。

人都来了，总不能不见，不过萧震雷对于蔡锷现在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忧，尽管蔡锷经过医院医生们的治疗之后，病情得到了稳定，但是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以蔡锷现在这种身体状况，萧震雷不认为他能够胜任那个职位。

“咳咳，大总统，我是来请战的，咳咳，咳咳”蔡锷被萧震雷请坐下后就立刻道出了来意。

萧震雷给他倒了一杯凉开水，他现在正在吃中药治疗，而喝茶对中药的药效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因此不能喝茶。

“多谢大总统，咳咳！”蔡锷说着连忙接过萧震雷递过来的水杯喝了两口，感觉好了一些。

萧震雷坐在蔡锷的对面叹道：“松坡啊，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我

不担心你没有能力指挥好第二批远征军，我是担心你的身体，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呆在南方可能还要好一些，南方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正好适合你养病，在北方天气寒冷，空气干燥，对你的病很不利，而且沙俄西线战场正处北方寒冷之地，我担心你的身体撑不住啊！”

蔡锷连忙道：“大总统放心，咳咳，我对自己的身体很清楚，我没有大碍，只是有些咳嗽罢了，保持暖和就没问题，你让我去吧，我怕我这次不去，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指挥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了！”

萧震雷闻言叹道：“松坡，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哪个军人不希望能够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呢？其实我都想去，只是我不能，你当然可以去，但是你的身体情况让我放心不下，仅仅只是我，我想蒋百里他们也会放心不下！”

“其实松坡你大可不必着急，现在我们的医疗机构正在研制一种对你的病有特效作用的药物，据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如果紧张得快的话，最迟**月份就能够研制成功，到时候等你的病治好，再去指挥部队作战不迟，我答应你，只要你的病好了，我绝对让去上战场，就算你不想去，我也会赶你去！”

蔡锷有些不信：“大总统，你不是说这些话安慰我吧？我这病怎么会有特效药呢？”

“我有必要说谎骗你吗？你要相信我，这是真的，药物其实已经在前几天研制出来了，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要检验它的药性和副作用，如果快的话，两个月之内就能进行对你治疗了！”

“可是就算我的病好了，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到那时候还有需要我们出兵的地方吗？”

“有，绝对有，绝对有你上场的时候，你放心！”

萧震雷好不容易将蔡锷送走，还没有坐几分钟，小高又来报告说徐绍桢来了，这可让萧震雷伤透了脑筋，看来这次因为第二批远征军的事情，一些军方高级将领们都坐不住了，想要走出国门领兵作战，主要是因为这次兵力达到了一百万，这可是从未有过之事，指挥百万大军，这在以前只有皇帝才有这种资格，现在高级将领都可以指挥，主要是全国兵员多了，达到了数百万，一个将军一生能够指挥一次百万兵力级别的战役就足慰平生了，这才是这些将军们接二连三找上门来的原因。

接下来的几天，又有不少军中宿将前来请战，萧震雷也都一一接待并与他们进行谈话，搞清他们的想法。

第534章出战将领名单

6月3日，萧震雷召开全军高级将军会议，主要就此次不少军中将领请战事宜作出回应，这次参加会议的主要都是中将级及以上将领，能够晋升到中将都是军中翘楚人物，都是在军事上有一定才华的人，现在大部分军长级别的将领都只是少将而已。

萧震雷穿着套笔挺的军装带来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们都集体起立立正敬礼，萧震雷、蒋百里、徐绍桢、蔡国栋、马汉龙、范之庸等人一一走进了会场，蔡锷目前正在治疗当中，无法参加。

还礼之后，值班将领大声喊：“坐下！”

全体将领们整齐地坐下，萧震雷等人将军帽放在桌子上也都坐下，值班将领走过来低声道：“大总统，除了蔡锷将军，其他人都到齐了！”

萧震雷点点头，对台下所有将领道：“这次会议，是我们这几年来，将军们到得最齐全的一次，能一起聚在这里也不容易，蔡锷将军因为病情的原因不能赶来，他向我请了假，并让我代他向诸位将军表达问候。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马上要派出第二批远征军赶赴欧洲战场了，有很多将军来向我请战，这让我很欣慰，很高兴，岳武穆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文官不爱财只怕不容易做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古今中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出现过所有文官都不爱财的现象，而这些天来。让我证实了一点，我们这里的武将是不怕死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将军来向我请战，要知道此次第二批远征军人数虽众。却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看似百万大军，实则能不能挡得住我国防军十万人进攻都是个问题，因此这次去领兵的胜算概率极低，即便是如此，还是有很多将军来向我请战，原因是什么？我想诸位都清楚，因为你们愿意为这个国家的伟大复兴和崛起而付出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和荣耀。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将军们想要奔赴战场指挥战斗，想要实现自己指挥大兵团、大军团、大规模集团作战的梦想，这是任何一个将军都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个我们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也很支持，此次世界大战，是军人实现自我价值、自我肯定的千古机缘，我想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将军都会积极参与其中的。

来向我请战的将军们。我想他们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这第二批远征军的战斗力很差，唯有靠人数弥补战斗力不足。指挥这样的军队作战，且不说能不能打胜仗升官发财，就算性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这些将军们。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钦佩，不计较个人荣辱。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没有高尚情操和品德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喝了一口茶之后。萧震雷继续说道：“好，现在咱们来说一下此次第二批远征军的具体安排和部署，因为这批部队是从东南半岛各国以及朝鲜征召的，还有一部分日军降兵，因此战斗力不强，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和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我军必须派出军官到这支军队的连营一级，还

要安排政训人员到连一级做士兵和基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派出的军官从哪里来呢？大部分从各军抽调，少部分从这两年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中征召，对于东南半岛和朝鲜那些地区的军队当中有能力的军官，可以让他们留任，这样可以让他们帮我们管理军队，这对我们掌控这支军队是要好处的，对于那些有战功的东南亚士兵和朝鲜士兵，可以给他们晋升军衔和军职，让他们帮助我们管理基层作战单位。如果原部队是成建制的，暂时不要打乱编制，如果有军官带队的，我方只派出参谋长和政训人员，如果对方的军队是成建制，但是没有指挥官，我们就派出指挥官接管指挥权，从民间征召的壮丁，由我方派出所有军官建成编制，然后经过一定的训练后送上战场，对于这支军队，武器方面可能不如我们国防军，但是在弹药和补给方面一定要充分保障，以免军心动摇！”

“关于编制方面的称呼，在这里我想做一下小小的修改，不论是第二批远征军还是第一批，都修改一下，军和军以下作战单位的称呼不变，要改称呼的是军以上作战单位，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现在西方欧美国家，军级以上作战单位都是集团军，由若干个军组成，包括步兵、炮兵和骑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空军和海军不在其列，在集团军以上的编制，各国的叫法又不一样了，英法德等国称呼为‘某方集团军群’，例如北方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等等，德军还有一个中央集团军群，集团军群是由若干个集团军编成的军队一级组织。隶属于统帅部或战区。设有领导指挥机关。为诸军种、兵种合成的战略战役军团。通常在战时组建，其编成主要视作战方向的战略地位、战场容量、敌方可能投入的兵力和己方兵力情况及作战企图等因素而定。而沙俄在集团军以上的作战单位称为‘方面军’，它的级别与英法德的集团军群是一样的！”

“而我们的编制称呼要与他们有所区别，在军以上的作战编制，他们称为集团军，我们则改称‘军团’，军团编制的作战单位下面包括若干个军（每个军包括步兵师、骑兵师、重炮旅、辎重兵、通讯兵、工兵等等）、若干装甲师、若干空军师、直属后勤军需处！”

“西方国家在集团军以上的编制成为集团军群或方面军，而我们则把军团之上的作战编制单位称为‘战区’，例如我们把正在中东地区作战的整个地域最高指挥单位称为中东战区，把沙俄西线战场称为东欧战区，又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等这一带称为东南欧战区，负责这些地区作战的最高长官称为‘某某战区最高长官’，军团在战区之下，服从战区的指挥，战区直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现在经过我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讨论，决定将第一批远征军伍世友部改成第一军团，将第二批远征军成为第二军团，以后随着战事的延后，可能还需要组建第三、第四，甚至是第五、第六军团、第七军团都有可能，所以诸位将军不需要担心没有仗打！另外鉴于”

“好！”将军们都兴奋地用力鼓掌，整个会场里响成一片。

“第二军团的军团长和各军、师长的人选已经有了结果！”

萧震雷这句话一说出来，整个会场里鸦雀无声，将军们无一不紧张地看着台上的萧震雷，多么希望从他嘴里说出的名字当中有自己的名字，有

些人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当第二军团的军团长，但是当个军长或师长还是有资格的，不过还是有人不愿意当师长，至少要当个军长，毕竟第二军团都是垃圾兵，在这样的军队里当个师长根本无法与在国防军中当师长相比。

萧震雷打开文件夹念道：“第二军团，各级将领、军官名单如下：军团长——张孝准，副军团长——吴佩孚，军团参谋长——杨杰，由于第二军团人数较多，因此在军团和军之间增加一级作战单位，是为‘某某军团’。例如由朝鲜人组成的军团，称为朝鲜军团，由缅甸人组成的军团称为缅甸军团等等，指挥官称为司令。朝鲜军团司令——徐树铮，日本、不丹及尼泊尔军团司令——王占元，越南军团司令——陈树藩，老挝军官司令——李政杰，柬埔寨军团司令——刘长荣，缅甸军团司令——陈玉刚，东孟加拉军团司令温采华，西孟加拉军团司令柏文蔚、东马来亚军团司令蓝天蔚、西马来亚军团司令——李烈钧”。

萧震雷一直将名单念到师一级军官，团级以及团一下军官由各师分别上报给上级，最后报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国防部做备案。

被念到名字的一脸的喜色，没有念到名字的都苦着脸，让人看上去好像谁都欠了他几百华元似的。

念完名单后，萧震雷又道：“没有念到名字的，不是说以你们的才能不能胜任，而是位置就只有这么多，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塞进去，以后我们还会组建更多的军官参战，到那时你们有的是机会，而且那个时候就不是从东南半岛各国征兵，而是出动国防军了，所以没有被念到名字的人也不会灰心，更不好丧失斗志！

念到名字的人等会留下来，我们会将任命书交给你们，并且会向你们交代一些事情，要注意听，我只说一遍”。

第535章围歼三十万

按照原来的计划，沙俄方面是要在5月份就做好准备，最迟六月份就向同盟国东线发去进攻，突破同盟**队的防线，希望以此来掌握主动权。

当时俄军在东线的部队分布从北至南，依次为北方面军，西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俄军总参谋部指定的计划是由西方面军和华国第二军团一起担任主攻，由西南方面军担任助攻，北方面军仅做佯动。

但由于华国第二军团迟迟不能到位，而且天气也越来越热，沙俄方面也等不及了，因此与华国商量之后决定由华国第二军团当任预备队，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东欧战场。

在一战前，由于受日俄战争的影响，各**队一般都采取侧翼迂回的战术。开战后，由于双方的防线都长达几百公里，因此部队迂回极难实现。所以又开始采用正面强行突破的战术，德军在1915年的几次战役中使用此战术，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后来交战双方都加大了空中侦察力度，使得防守一方很容易判断出敌军主攻方向，并及时投入预备队和炮兵。以至正面突破的战术也难以奏效了。

担任主攻的俄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罗夫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违背常理，采取了变态的打法。他召集下辖各集团军司令开会，要每个集团军，甚至军，自行选择突破地段。最后在整个战线上，选择了30多个突破点。布鲁西罗夫承认，这样会分散兵力。但可以使敌军无法判断主攻方向，因而无法机动兵力。全线吃紧，有利于达成进攻的突然性。

俄西南方面军兵力配置从北至南依次为。第8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7集团军，第9集团军。共有步兵57万，骑兵6万，火炮1938门。第8集团军担任主攻，具体任务是想克路次方向进攻，占领斯特尔河一线。

西南方面军当面的奥匈帝**队共有步兵45万，骑兵3万。火炮1846门。但重炮就占三分之一。而俄军重炮仅占总数十分之一。由于当时奥军重点在意大利，在东线采取防御方针。因此大力构筑防御攻势。整个防线由3到阵地组成。阵地间隔5公里，第1道阵地最强，纵深约1.5公里。

由于当任主攻任务的西方面军4次推迟进攻时间，使得最后主攻由西南方面军担任，西方面军成了助攻。计划的战役目的是突破敌军防线，并给敌人以巨大杀伤。战役计划没有规定突破纵深，也没有明确的突破方向。

6月4日凌晨4点，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开始炮火准备。第8集团军在29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后投入进攻。炮火准备摧毁了铁丝网和第一道战壕。打开了通道。3天内。第8集团军突破奥匈军队防线正面约70公里，纵深30公里。6月7日占领克路次。到6月15日，推进纵深达到75公里。

担任助攻的其他各集团军也都突破了奥军防线，当有些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第9集团军推进了60公里。第11集团军推进了40公里，第7集团军只推进了15公里。

按原计划，西南方面军进攻后。西方面军应该在6月11日投入进攻。但是总参谋部将行动推迟到17日。这样西南方面军成了孤军作战，一时

间陷于困境。布鲁西罗夫遂下令停止进攻。不过计划中突破奥匈军队防线的目的已经达成。

就东线的危局，德军总参谋部立即做出了反应和部署。为了保证奥匈帝国这个最忠实的同盟和打手，德国不得不从本土抽调一个集团军来到奥匈东北部帮助防守。

要说沙俄可真够惨的，以沙俄的综合国力来算，它也就是一个二流国家，可战争爆发之后，它先与日本开战，后来又在西线边境上与德国、奥匈帝国开战，还在南方高加索一带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可以说四面皆敌人，战争到现在已经打了两年了，直到现在它还在竭力支撑，可以说它牵制了同盟国陆军大部分兵力，同时也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它对协约国的功劳绝对不小。

现在华军终于派出远征军了，在东欧战场的压力顿时小了很多，由于华国远征第一军团在中东对奥斯曼帝国的进攻，让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和军队调往南方，这也让沙俄在高加索一带的压力锐减。

6月5日，华国远征第一军团在攻破特拉维夫之后，俘虏了奥斯曼军四万人，随后第二军团兵分三路向北推进，西路第18军以锐利的兵锋在四天之内一路攻破了坦内亚、哪哈里亚、赛达，随后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大马士革，驻防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奥斯曼步兵师在抵抗了一天之后选择了投降。

此时奥斯曼帝国南下增援的三十万大军，西路十万人已经抵达阿勒颇，中路十万已经抵幼发拉底河沿岸城市阿奈，东路十万人摩苏尔，其中中路十万大军最靠前，是为整个三十万大军的突出部。

此次奥斯曼帝国三十万大军的总指挥官是凯末尔，此人今年三十五岁，乃是日后土耳其国父，他有这正规军事院校的出身，参见过前后两次巴尔干战争，去年更是指挥了加里波利之战。

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凯末尔是一个绝对了不起的人物，凯末尔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土耳其民族通过他的努力，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仅凭这一点，“现代土耳其之父”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凯末尔虽然使得土耳其人从君主制封建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但是也走向了其个人强权与独裁的另一个极端。他试图摆脱了阿拉伯与波斯文化的影响，却一味地向欧美文化靠拢。

由于凯末尔的独裁指导思想，导致了土耳其政坛至今仍存在独裁政府与军方的长期干政。在其后历史上，土耳其军队数次发动军事政变或以威胁、强迫民选政府下台。所有法律必须经过由军方控制的“宪法法庭”审查才能生效，“民主”两个字，变成了土耳其军人把持国家命运的美丽外衣。凯末尔对于土耳其的影响可谓巨大，至今在土耳其，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要宣称自己是凯末尔的继承者，否则就无法获得支持。纵观近现代中东地区的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能与其比肩的人物。

尽管凯末尔的军事才能堪称卓越，但是在强大的华军面前，奥斯曼帝**队还是不敌。

华国第一军团军团长伍世友命令25军主力沿着幼发拉底河一路向西北方向进攻，在阿奈城外与凯末尔麾下的中路军进行对峙，双方战斗几场，华军主要采取守势而没有进攻。

第18军受命继续沿着地中海东岸沿线向被进击，在夺取了大马士革之后，第18军又相继攻占了贝鲁特、巴勒贝克、的黎波里，与奥斯曼帝国大军西路军在霍姆斯以南五十里遭遇，双方当即发生大战，应该说是奥斯曼帝**队的行军路线被华军侦察机观察到，第18军在奥斯曼西路军行军的路上进行了埋伏，先头部队全军覆没，损失两万人，西路军主力立即吓得不敢在往南走。

随后第18军主动发起进攻，奥斯曼西路军不敌，退往霍姆斯城准备挖掘堑壕与华军进行阵地战，但华军根本就没有与奥斯曼军队打阵地战的打算，第18军一个师向西迂回，先派小股兵力占领了霍姆斯城西北部的塔尔图斯，又攻占了北部的哈马城。如此一来，位于霍姆斯城的奥斯曼军队三面被围，只剩下东面还有出路，为了避免全军被围，奥斯曼西路军七万余人迅速向东突围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在阿奈的中路军靠拢，逃跑的过程中，奥斯曼西路军又被第18军消灭2万余人，与中路军汇合之后只剩下五万人了。

华军第**受命沿着底格里斯河东面的铁路沿线向上游方向进军，利用铁路之便，第**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先后攻占了巴古拜、图兹胡尔马图、基尔库克等地，并与伊朗和英国殖民军联合起来将奥斯曼帝国部署在边境的三个师吃掉。

奥斯曼帝国东路军得知消息之后迅速南下，在基尔库克与华军第**发生大战，华军战斗力强悍，武装装备又先进，在交战当中将步兵、骑兵、炮兵以及空军结合起来形成多兵种协同作战，奥斯曼东路军迅速被打败，损失三万人之后立即向西面撤退，他们不敢向北撤退，因为他们必须要保证中路军的退路，但是他们撤退得太过匆忙，没有来得及炸毁铁路线，使得华军可以用列车将一个师的兵力运到摩苏尔，之后**接到命令迅速攻占了摩苏尔、辛贾尔和代尔祖尔一带，截断了中路军向北方撤退的路线。

在伍世友的命令下，第29军迅速北上接替**从东向西运动，向位于阿奈的奥斯曼中路军和西路军逼近，而第18军也接到了命令，主力部队由西向东逼近阿奈。

6月12日，华国第一军团对凯末尔指挥的奥斯曼帝国大军完成了合围，此时凯末尔手下能指挥的不到二十万人了，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奥斯曼就战死、受伤、被俘达十二万，他只剩下十八万人，却面临四面被围的境地。

第536章两国海军联合作战

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十八万虽然装备齐全，但中路军这段时间与华国第一军团第25军在阿奈对峙打阵地战消耗了不少弹药，西路军和东路军在撤退的过程中都损失了大量的弹药，兵力上也不占优势，战斗力更是无法与华军第一军团相比。

在大军被合围的情况下，凯末尔心急如焚，他试图率部向北突围，但被华国第一军团的第**死死挡在了达尔祖尔无法寸进。想要向东北方向突围，也被挡在了苏瓦尔，华军第18军又从西面向达尔祖尔逼近，南面的华军第25军在得到命令向阿奈的中路军发起了猛攻，奥斯曼中路军在勉强抵挡了三天，伤亡三万余人之后撤往迈亚丁，华军第25军继续向北逼近，而**也向西移动，四面合围的包围圈在急剧缩小当中，凯末尔大军只能在达尔祖尔和迈亚丁两地之间活动了。

6月16日，凯末尔率领的奥斯曼大军15万人在进行了好几次强行突围被堵回来之后不得不面临弹尽粮绝的处境，地面四面被围，空中每天都遭到十几次的轰炸，不仅丢失了绝大部分的弹药和粮草，在人员伤亡也极其惨重。

6月18日，凯末尔大军中的骑兵战马被宰杀吃掉一空，再也没有粮草可以供大军进食，在面临极度饥饿并处于死亡线上的奥斯曼帝国大军在凯末尔的率领下向华军投降，华国第一军团选择接受凯末尔大军的投降，并紧急运送了一批粮食过去。保住那支面临崩溃边缘的奥斯曼军队。

自从华军进攻奥斯曼帝国一来，历时一个半月。华军一共俘虏了近三十万奥斯曼帝**队，消灭十五万左右。自身伤亡一万两千人。

奥斯曼帝国被围歼三十万大军的消息震惊了世界，自从开战以来，还从未有哪支军队有如此战绩，也从未发生过被围歼如此数量军队的事情，华国给他们好好的上了一课，论打仗，西方国家还差得远呢。

此次战役结束之后，华军第一军团第29军受命北上，由于凯末尔大军惨败和投降太快。奥斯曼帝国根本无法反应过来，没有足够的时间调集兵力阻挡29军的进攻，被29军以极快的速度攻入了小亚细亚半岛的迪亚巴克尔。

6月25日，休整完毕的第18军、25军、**留下小部分兵力在中东地区，主力相继向奥斯曼帝国腹地——小亚细亚半岛进军。

奥斯曼帝国苏丹（政教合一的皇帝）默罕默德五世和三雄寡头们都意识到这次华军来势凶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挡华军继续深入小亚细亚半岛，否则奥斯曼帝国很可能会为此灭亡。

于是奥斯曼帝国用尽所有办法调集兵力，但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还是没有能够阻挡的华军强大的攻势。华军每到一地击败奥斯曼军队之后就搜集当地奥斯曼帝国官方的粮草、马匹、布料等一切战略物资，除了弹药和武器之外，只要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资都被华军搜集起来备用，如此一来。在没有完整交通网络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华军用大量的马匹和马车保障了漫长的后勤线。

6月25日，华国海军与法国海军联合行动。陆战队一举攻占了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塞浦路斯原本被奥斯曼帝国租给了英国人。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消灭了塞浦路斯的小股英军。并驱逐了岛上的英国人收回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被华国远征海军舰队与法国海军舰队的陆战队攻占之后，华军以需要塞浦路斯作为地中海上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前进基地，因此与英法方面进行了协商，征用了塞浦路斯，在这里修建机场、建造军用，在港口修建物资囤积仓库储备物资，此举得到了英法两方的同意。

华国第一军团除了兵分三路向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小亚细亚半岛进军之外，还将第18军的56步兵师抽调出来，准备由海军远征舰队护航，再从北非协约国方面抽调了大量的运兵船只将56步兵师运到伊兹密尔进行登陆，不过此举有些冒险，因为法国海军和华国海军远征舰队还没有完全取得海上绝对控制权，奥匈帝国的海军在爱琴海和地中海北部一带还在活动，如果在运兵的过程中被奥匈帝国海军撞到，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为了保证此次抢滩登陆的成功，必须事先将奥匈帝国的海军歼灭，即便不能歼灭，也必须要将奥匈帝国的海军打得不敢出港为止，如此才能保证此次登陆的顺利进行。

为此，华国远征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伍世友通过电报与海军远征舰队司令沈寿堃进行了商谈，将自己的想法与沈寿堃进行沟通，随后派出专员携带计划书坐专机飞到海军舰队航母上，沈寿堃卡看了伍世友的计划书之后感觉并无不妥，海军远征舰队就是来打仗的，与法国海军舰队进行联合作战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需要两国海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权。

伍世友得知沈寿堃的想法后表示愿意就此事与法国方面进行沟通，于是伍世友与法**方高层进行联系将自己的计划与法军高层进行协商，同时派参谋长方大同亲自飞到埃及与法军高层会面，法军总参谋长福煦看到伍世友的计划后表示很愿意与华国海军远征舰队联合作战，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已经被歼灭了，在地中海一带唯一能够对法国海军造成威胁的就只有奥匈帝国的海军，福煦也知道华国海军远征舰队的战斗力，如果法国海军和华国海军远征舰队联合作战解决奥匈帝国的海军舰队，那么法国海军舰队以后在地中海没有任何威胁了。

不过福煦在得知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要归华国海军远征舰队时当初表示了自己的愤怒，他对方大同说出了自己愤怒的理由：第一，这里是欧洲，是地中海，法国海军对这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华国海军是客军，对敌军舰队不了解、对地中海的洋流情况也不甚明了；第二，法国海军舰队的总吨位要比华国海军远征舰队大得多，舰船数量也多得多；第三，无论怎么说，法国海军舰队也是这里的主人，华国海军难道不应该尊重主人？华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客随主便吗？

方大同听了福煦的理由或摇头表示：第一，法军对这里的了解不会比华军多，华军既然敢来到了这里，肯定是对这里的情况做过详细的调查，战争开始已经两年了，如果法国海军舰队有实力、有办法对付奥匈帝国海军舰队的话，也不会任由奥匈帝国海军舰队猖狂到现在；第二，尽管法国

海军舰队现在的总吨位看上去是要比华国海军远征舰队要多得多，但是法国海军舰队能够用于与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作战的舰船不会很多，华军方面还真的不敢太过相信法国海军舰队的战斗力；第三，华国海军远征舰队的战绩摆在这里，刚来地中海就解决了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和空军，这可是实打实的战绩，法国海军舰队在这两年当中都干了什么，除了与当初的意大利海军舰队火拼了一场之外，什么都没干，而且当时还损失极为惨重，主力舰队损失超过三分之一以上。

福煦听了方大同的以上这些理由之后被驳斥得没有反驳的理由了，当时法国人脸上那点可怜的尊严让福煦无论如何都不肯将指挥权交给华国海军，这时英国人出来打圆场说华军过来是帮忙的，总要给人家一点面子，好说歹说，福煦有了台阶之后总算是勉强答应将海军舰队指挥权交出来。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迅速行动起来，毕竟兵贵神速，法国海军舰队主力与华国海军远征舰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进行了汇合，而后三天中，两支舰队在这里休整、补给和保养，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在北非沿岸各港口征集了大量的运输船只。

6月29日，两支舰队携带大量弹药前往爱琴海以及希腊周边海域一带搜索奥匈帝国海军舰队，希腊原本是协约国，开战没几个月就被奥匈帝国联合保加利亚给打废了，希腊当局高层逃亡国外组成了流亡政府，现在希腊被奥匈帝**队占据。

铁血调查局的欧洲情报分部的情报人员早已经得知了奥匈帝国海军舰队平日大致沉没的海域范围，根据铁血调查局提供的情报，沈寿堃率两国海军舰队深入亚德里亚海巡弋在平日里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主力出没的海域。

经过两天的巡弋，终于在7月3日，沈寿堃所率领的两国海军舰队与奥匈帝国海军舰队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附近海域遭遇了，双方当即发生大战，实际上奥匈帝国海军舰队还没有发现华国海军舰队和法国舰队就事先被华国海军侦察机发现。

奥匈帝国原本只是一个内陆国家，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国土被法国和奥匈帝国瓜分，威尼斯、伊斯特拉半岛和达尔马提亚（今克罗地亚沿海一带）归属奥地利，原属威尼斯共和国的海上力量与设施都随之归属了奥地利，并成为此后奥地利与奥匈帝国海军的基础。

让华国海军和法国海军没有想到的是，在华国海军侦察机发现奥匈帝国海军舰队时，奥匈舰队部署在前方六十海里处的两艘潜艇也发现了两国海军舰队。

第537章潜艇来袭

7月3日，京城。

总统幕僚团每天的例会取消了，改为每星期一早上八点举行，如果平日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或特别的消息，又或是发生事关战局的大事才临时召开，毕竟如果每天都举行例会，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会耽误工作。

在总统办公室，总参谋长将方正向萧震雷汇报这几天的战事进展情况，“目前我中东战区第一军团第29军已经攻入小亚细亚半岛的东南部，由于补给线过于漫长，为了避免补给跟不上进攻速度而造成前线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伍世友已经下令29军在迪亚巴克尔停止了攻击势头，并且清扫周边城市的奥斯曼帝**队，18军、25军和28军在留下小股部队维持中东地区的秩序和安全之外，主力已经全部北上支援29军并且巩固目前的战果”。

“鉴于补给线过于漫长而造成前方进攻部队无法放开手脚的问题，伍世友做了一个计划，他与海军远征舰队进行了协商，海军远征舰队已经同意并答应他的要求与法国地中海舰队合作，联合起来对奥匈帝国海军海军舰队进行清剿，前天下午，伍世友发来战报说两国联合舰队已经向亚得里亚海方向出发，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回！”

萧震雷并不想过多的干涉前线将领的指挥，毕竟没有在前线，不了解实际的情况就贸然指手画脚，不但容易造成指挥系统陷入混乱，而且还会留下不良隐患。越级指挥是战争大忌，在另一个时空的民国时期。老蒋就经常干这种事情。

尽管萧震雷限制自己不干涉前线将领的指挥，也警告自己不要越级指挥。但是不代表他不能对前先在战事的高度关注，每天他都要知道前线有什么战报传来，俘获敌军多少、己方伤亡和损失情况。

听了蒋方震的话之后，萧震雷有些气恼道：“英法等国那些高层难道都是吃屎长大的吗？奥匈帝国的海军舰队规模也就是比几年前的我们强一点点，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这战争都打了两年多了，他们还没有解决奥匈帝国的海军舰队，还让它在地中海里游得好好的，英法又不是没有实力解决掉奥匈帝国海军舰队。怎么就能当做没看见一样？”

蒋方震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研究，也想到萧震雷可能会就此事发牢骚，说道：“大总统，我当时也极为恼火，不过我在对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以及地中海海域做了详细的了解之后才发现英法不是不想灭掉奥匈帝国海军舰队，而是想要灭掉奥匈海军舰队不是那么容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奥匈帝国海军舰队的实力本身不弱，尽管它的舰队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但它的舰船都是大吨位战舰，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它有几艘主力舰都是无畏舰，它们分别是‘联合力量’号、‘特格特霍夫’号、‘欧根亲王’号、‘伊什特万’号、‘哈普斯堡’号，这几艘无畏舰建造和下水的时间英法德等国建造的首批无畏舰要晚一些。但是在设计和装备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比如安装了马可尼无线电设备和防空武器，并且是世界上首批在舰首

安装鱼雷发射具的无畏舰。战斗力要比英法德等国的首批无畏舰只强不弱，除此之外。奥匈帝国还有不少重巡和轻巡，都是新式战舰”。

“第二。英国海军本土舰队要对付德国海军舰队，既要防卫本土，又要对德国海军进行全方位的封锁，没有再多余的力量派到地中海，英国在马耳他岛只有少量战舰，而且吨位都不大，此前意大利站在同盟国一边，法国海军与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火拼一场，法国海军将意大利海军拼光了，自身也损失了一半的战斗力，现在法国海军虽然在规模和战斗力上要比奥匈海军实力强大，但协约国想要单凭法国就解决掉奥匈海军战舰不太可能，法国本身连国土就全部被德国人占据了，让他们拿出全部的海军实力与奥匈火拼？他们自身也不肯！”

“第三，奥匈帝国的海军基地都在亚德里亚海北岸，而亚德里亚海在地形上属于狭长海域，奥匈帝国海军在奥特朗托海峡铺设了大量的水雷，其他海军舰队要想进入亚得里亚海，就必须要经过奥特朗托海峡，而没有水雷分布图，舰队基本上不可能进得去，奥匈海军就自己把自己关在亚得里亚海里称王称霸，他们想出来的时候就出来，打不过了就躲进亚得里亚海，英法舰队没有水雷分布图又进不去，等英法舰队走了，奥匈海军舰队又出来攻击协约股的舰船，情况就是这样！”

萧震雷听了蒋方震的介绍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奥匈海军舰队能够活跃到现在还真不能全怪英法两国，不过他又想起了这其中的一个问题，立即问道：“既然英法两国的舰队就进不去亚得里亚海，那么我们远征舰队和法国舰队又怎么能够进如亚得里亚海呢？”

蒋方震闻言笑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情报人员从奥匈帝国搞到了奥特朗托海峡的水雷分布图！”

萧震雷听了后笑道：“原来如此，那密切关注远征舰队与法国舰队这次与奥匈帝国海军舰队的海战，有结果之后迅速把战报送过来！”

“明白！”

萧震雷又问道：“第二军团有多少人到了沙俄战场？”

“朝鲜军团以及由日本战俘、不丹、尼泊尔士兵组成的三**团已经到了，目前正在休整训练当中！”

萧震雷点点头道：“这样也好，先送过去，一边进行训练，熟悉适应环境，一边等装备和弹药，这样很好，要尽快把更多的人送过去！”

“明白！”

亚德里亚海，都拉斯西面附近海域。

华法两国联合舰队利用华国情报人员获得的奥特朗托海峡水雷分布图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奥特朗托海峡进入了亚德里亚海，舰队在以很低的航速航行了一天之后来到了阿尔及尼亚的都拉斯西面附近海域。

唐力是金鲳号巡洋舰上的被动声呐监听员，他今年二十二岁，他从小就与别的小孩与众不同，因为他的耳朵听觉特别灵敏，可以听见几十米外一丁点细小的声音，可以分辨出很多细小声音的不同之处，他原本没什么文化，自从前年被招入海军之后在海军夜校学习，这两年进步不小，可以认识很多字，还能看报纸了。

做声呐监听员是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的工作。声呐分为主动声呐和被动声呐，这两个装置在华国战舰上都有装备。

主动声呐又叫回声定位仪，它是主动发射水声信号并从水中目标反射回波中获取目标参数的各种声呐的总称。被动声呐也叫噪声声呐，它是通过接受和处理水中目标发出的辐射噪声或声呐信号，从而获取目标参数的各种声呐的统称。

一般海军水面战舰或潜艇在巡航或航行的时候不能发出主动声呐，而是开启被动声呐装置进行监听。主动声纳和被动声纳的接收原理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主动声纳是探测方主动发出声波然后靠回波探测。而被动声纳就只接收声波。主动声纳的好处是探测距离远，发现目标能力强，但是容易被发现，一旦发出主动声呐就会暴露自己舰船的位置。被动声纳的好处是寂静，不会因使用而暴露自身位置。但是性能就差很多，尤其是被测目标的噪音如果接近甚至是少于海洋背景噪音，那是基本上是瞎的了。

声呐装置在1906年就被英国海军军官刘易斯发明了，他发明的是一种被动式聆听装置，当时主要作用是用来侦测水下冰山，在前不久被英国皇家海军装备在几艘巡洋舰上侦测潜藏在海面下的水下潜艇，不过华国方面早就在两年前将声呐系统装备到了每一艘舰船并对敌军水下潜艇，不仅有被动声呐，还有主动声呐系统，仪器的先进程度要比英国人的被动声呐聆听装置要先进得多，在当前，也只有华国海军舰队和英国几艘巡洋舰装备了声呐系统，其他国家还不清楚有这项技术，暂时还没有装备。

尽管现在只有英国和华国的战舰上装备了声呐系统，但是华国海军司令部还是要求每一艘战舰在平常巡航时期不能开启主动声呐，这容易将自己的位置暴露给隐藏在水面下的敌方潜艇，只能开启被动声呐装置对周围海域进行监听。

唐力闭着眼睛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带着耳机一动不动的，他在分析着从耳机中传来的各种不同的遭遇，这些噪音有些是海面以下洋流引起的，有些是海中的大鱼发出的，这些噪音都属于海洋背景噪音。

这时唐力突然坐直了身体，他没有睁开眼睛，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听力上，他仔细地分辨着每一个噪音，他的耳朵听觉系统有这个能力区分海洋背景噪音与敌方潜艇发出的噪音的不同之处。

终于，他取下耳机大叫：“长官，有情况，发现异常噪音，疑似敌军潜艇，距离在应该在6海里以上！”

第528章反潜（1）

如今的声呐系统技术还很原始，只能靠人力监听分辨，没有后世那般用计算机进行分析的先进，能不能监听到敌方潜艇发出的噪音，完全靠被动声呐监听员的听力，这个不确定行的因素很大，如果声呐监听员病了或者死了，那么这艘舰船对水下潜艇的监听能力就完全消失，当然一艘舰船上不可能只有一个声呐监听员，在这方面华国舰队要比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要做得好很多。

声呐系统侦测室主任高齐听到唐力的叫声后心中一惊，身体像装了弹簧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大步走到唐力的身后问道：“小唐，你能确定吗？”

唐力用力点头道：“八成把握！”

毕竟这是舰队自从两年前全部装备声呐装置系统之后第一次侦测到敌军水下潜艇，因此唐力也不敢说十成把握。以前跟日本海军对决的时候，日本海军只有两艘潜艇，却被华国轰炸机炸毁在横须贺港口内了，唐力也没有机会侦测到其他国家的潜艇。

八成？八成的把握已经很大了！高齐接过耳机戴在自己的耳朵上听了十几秒钟，然后取下耳机还给唐力，扭头大声道：“主动声呐做好准备，通讯员，马上向上面报告情况，小子们，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次可不同以往，现在在距离我们6海里以上的前方周围海面下隐藏着一艘敌方潜艇，潜艇在水面下对水面舰船有着绝大的威胁，它只要一枚鱼雷如果命中目标。目标就会受到重创，我们一定要在它靠近我们舰船并且对我们战队发射鱼雷之前找到它的确切位置！”

声呐探测室的所有海军军官都站起来大声道：“是。长官！”

消息很快报到沈寿堃这里，沈寿堃接到作战参谋的报告之后当即指示：“给声呐探测室下命令。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敌方潜艇的大致位置；让四架反潜侦察机全部进入待命状态，命令各巡洋舰和驱逐舰全力戒备，等待命令准备随时围剿敌方潜艇！”

作战参谋立正敬礼道：“是，将军！”

随着沈寿堃一声令下，整个舰队都行动起来，在旗舰上作为双方联络员的法国海军少将邓斯特听到舰队的预警声，急忙从甲板上跑到指挥舱，看见沈寿堃立即问道：“沈，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贵方舰队如此如临大敌？”

沈寿堃见是邓斯特。淡然道：“让邓斯特将军受惊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我方发现一艘敌方潜艇隐藏在附近海域，目前正在积极寻找这艘敌军潜艇，找到它的具体位置之后想办法炸沉它，还请将军稍安勿躁”。

“什么，潜艇？”邓斯特闻言大惊失色，他可是知道潜艇这玩意的威慑力，当它隐藏在水面下静止不动时。很难发现它的存在，最近一段时间德国人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了，在通往英国本土的很多航道上都有德国的潜艇隐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八十多艘大型商船被潜艇击沉。但是他知道现在英国人已经在几艘舰船上安装了一种叫声呐聆听装置的设备，这

玩意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内侦测到隐藏在水面的敌军潜艇，可他没想到华军装备竟然也装备了这种装置。肯定是装备这种装置或者说与英国人装备的那种声呐聆听装置有着类似功能的设备。

邓斯特不能不大惊失色，因为法国海军舰队就距离此次不远。两支舰队是并排航行的，相距不过五六海里的距离。如果真有奥匈帝国的潜艇，潜艇既然能对华国海军远征舰队造成威胁，也同样能够对法国海军舰队造成威胁，最为让人头疼是，法国海军舰队没有任何一艘舰船上装备了能够侦测到敌军潜艇的设备，如果奥匈帝国的潜艇突然对法国舰队发起攻击，那么法国海军舰队必然会有舰船遭殃。

邓斯特急忙道：“沈将军，贵军舰队舰船上是不是装备如同英国战舰上那样的能够探测水下潜艇的设备？是不是？”

沈寿堃面无表情道：“邓斯特将军，凡是与我国有关的军事机密，我都无可奉告，见谅！”

“噢，不不不，沈将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探听贵方舰队的军事机密，我只是想告诉你，贵方舰队能够发现敌方隐藏在水下的潜艇，但是我们法国舰队不行，现在我们两方的舰队相距在五海里以上，如果敌军潜艇攻击我国舰船，我们根本发现不了对方，只能被动挨打啊，而且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贵军舰队想救援在时间上也来不及，请沈将军快想办法如果保障我国舰队的舰船安全，帮帮忙！”

邓斯特不能不着急，要知道这次法国人的舰队可谓是主力尽出，这是法国人最后的海军力量了，哪怕是损失一艘也无法承受的，而且现在被发现的敌军潜艇只有一艘，要知道奥匈帝国的潜艇绝对不止一艘，至少也有二十多艘，如果这些潜艇全部围过来对法国舰队下手，邓斯特不敢相信会发生什么后果。

巡洋舰、驱逐舰等这些舰船之所以能成为水下潜艇的克星，最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吨位小、舰体小、航速高，即便被潜艇发射鱼雷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进行躲避或者直接用机枪、机关炮扫射进行拦截；第二，这些小吨位舰船上都安全有反潜探测设备，例如声呐系统，被动声呐和主动声呐相配合，只要技术过硬，还是很容易找到潜艇的大概位置的，后世很多舰船都配备反潜直升机配合探测潜艇的具体位置；第三，这些轻型舰船上有能够对潜艇造成极大伤害的武器，如深水炸膛、速射炮等等，深水炸弹可以攻击隐藏在水下的敌军潜艇，机关炮和速射炮可以对浮出水面的潜艇造成伤害，潜艇对于炸弹和炮弹的防御力极低，很容易被炸沉。

邓斯特着急的原因是因为法国舰队没有装备反潜设备，英国人在几个月以前发明了深水炸弹，可他们却没有把这种技术出售给法国人，因此法国人的舰船上至今没有对付潜艇的有效武器，这说明法国舰队如果被敌军潜艇围攻只能被动挨打。

英国人发明的深水炸弹外表像装拉圾的金属罐，里面装满了炸药，安有水压引信和触发引信，深水炸弹由水面舰艇投入水中，一旦触及潜艇或到达预定深度就会爆炸，最深可达200米。爆炸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在爆

炸中心10米内的潜艇都会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邓斯特的请求，沈寿堃本来想不理睬的，但是转念一想这样不好，如果让法国舰队遭到重大损失，法国人肯定会向上峰交涉，这会引起两国关系的不和，现在是联盟时期，大家都一致对同盟国作战，不能搞得太见外和生份。

想了想，沈寿堃建议道："邓斯特将军，既然这样，我建议你向贵方舰队司令阿尔弗德雷将军报告情况并向他建议命令贵国舰队向我方舰队靠拢！"

邓斯特思索片刻便同意了，然后立即转身走出指挥舱向法国舰队旗舰去发电报。

现在的声呐技术还不是很先进，想要找到敌方潜艇的位置并不是很容易，只能找到一个大概位置，然后派遣轻型舰船和反潜水上飞机去探测它的具体位置。

想要找到敌军潜艇的大概区域位置，还必须要用主动声呐与被动声纳相结合，这也是声呐探测室主任高齐要让主动声呐做好准备的原因。

高齐喊道："主动声纳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完毕！"负责主动声呐装置的军官马上回应，而负责主动声呐探测监听的军官叫王平，他立即带上耳机做好准备。

高齐立即道："好，马上打开主动声呐系统，发射声呐！"

主动声呐不能轻易开启，它是用来探测敌军潜艇大概位置的装置，一旦开启就意味着己方的位置已经暴露，当然这是在对方潜艇有声呐系统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没有声呐系统，当然不用担心己方暴露。

过了一会，王平叫道："听到回声了，目标位置在五海里以上，方位在西北，十点与十点钟方向！"

声呐向不同的方向发射，而战舰在移动，通过监听不同方向，可以确定该方向是否有回声，一旦有回声就说明有问题。

高齐闻言立即喊道："通讯员，向上峰报告！"

"是，长官！"

当得知前方发现敌军潜艇，所有舰船的声呐探测室都在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一个个探测结果都向上面报告，结果上报之后，舰队作战参谋室的参谋们立即对这些结果进行计算和分析，找到在最符合情况的结果，然后计算敌军潜艇的大致位置。

"将军，经过各舰的声呐探测，又经过参谋处的计算分析，现在可以确定敌军潜艇大概在这片海域，而且对方潜艇还在移动当中！"

沈寿堃闻言立即道："留下保护战列舰、战巡、航空母舰、补给船和油船等必须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之外，其他他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全部派出去，全速前进围住那片海域全力探测寻找，命令水上反潜侦查战机马上起飞配合进行低空搜寻"。

在白天的海面上，如果潜艇下潜的深度不是很深，从空中用肉眼可以看到水下一个巨大的黑影，而水上反潜侦查战机就是这么来搜寻敌军潜艇的，当然如果潜艇下潜的深度很深，水上反潜侦查战机就搜寻不到了。

第539章反潜（2）

事实上，除了奥匈帝国在奥特朗托海峡铺设了大量的水雷防止协约国主力进入亚得里亚海攻击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之外，协约国方面也在奥特朗托海峡设置了防潜封锁线，从意大利的“靴子跟”到海峡东侧的科孚岛（属希腊，希腊作为协约国参战）。这条封锁线主要由拖网渔船构成，只是渔船拖的不再是渔网，而是防潜网，并且渔船都经过了改装，英国人在船上安装了发射6磅炮弹的炮并携带深水炸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条防潜封锁线，却并没有能对同盟国的潜艇实现有效的封锁，德国和奥匈的潜艇，依然上百次的出入亚得里亚海攻击协约国在地中海的船只，而只有两艘被封锁线捕获或者摧毁，于是这条封锁线被戏称为“筛子”。

曾经有一艘名为u-15的奥匈潜艇多次出入反潜封锁线，并且多次击沉协约国船只，这艘名为u-15的奥匈潜艇在战争爆发的这两年时间你一共击沉了十三艘协约国船只，其中被击沉的协约国战舰就有四艘，两艘轻巡、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运兵船，当时运兵船上有900名意大利士兵，而此时这艘u-15就隐藏在前方海域准备守株待兔，华国远征舰队和法国舰队遇到的就是这艘u-15潜艇。

此时，u-15潜艇正在以潜望镜深度缓慢地向华国舰队和法国舰队方向航行，没办法，没有装备声呐系统。想要侦查前方海面情况唯有将潜望镜伸出水面侦查，所谓潜望镜深度就是刚好将潜望镜伸出水面能过观察到前方海面情况。但是潜艇却在水面以下，如果敌军舰船距离比较近。且舰船上的敌军比较警惕，则很容易发现伸出水面的潜望镜，去年12月，奥匈驱逐舰batalon号就发现了法国潜艇monge号的潜望镜，随即用舰船上的速射炮向对方开炮，并且在对方受到重创之后撞沉了法国潜艇monge号。

u-15潜艇艇长特拉普骑士正目不转睛的盯着潜望镜镜头里的两个朦胧的巨大船影，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了结论，那是两艘排水量达到两千吨的驱逐舰，他不禁骂了一句：“该死。怎么是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轻巡？快给后方舰队发报，让他们快点跟上来，我宁愿去对付一艘战列舰也不愿意跟一艘驱逐舰过招！”

潜艇遇到了驱逐舰，如果不关闭发动机让潜艇处于静止状态，很容易被驱逐舰上的声呐系统侦测到，当然，这不是特拉普不想跟驱逐舰过招的原因，毕竟他不知道前方两艘驱逐舰上面装备了声呐系统，原因是驱逐舰的航速很高。而且吨位小，吨位小就意味着体积小，长度短，在高航速状态下。它非常灵活，除非两舰相距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否则潜艇发射的鱼雷很难命中目标。毕竟潜艇从上升到能够发射鱼雷的水面并且对敌舰发射鱼雷和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时间过程中被敌军驱逐舰发现的机率非常非常高。要知道这个时期的鱼雷可没有追踪装置。

“是，少校！”负责通讯的少尉答应。然后就开始发报。

“舵手，下潜二十米！”与前面的两艘战舰还有好几海里，特拉普也不着急，他对舵手吩咐了一句，以免在长时间的观察后被敌舰发现端倪，及

时下潜是必要的，不过等会再要观察敌舰的话，就必须要再次让潜艇上升，这也没有办法，这个时期的潜艇潜望镜不能伸缩，只能通过调节潜艇的沉浮来观察。

特拉普骑士用潜望镜观察的视野有限，他只观察到了正前方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轻巡，却没有观察到左右两侧分别有一艘轻巡和一艘驱逐舰围过来，而这些舰船的航行方向正是他的潜艇所在方圆一海里海域。

休息了几分钟，喝了几口水之后，特拉普在两侧鱼雷发射管处巡视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才又转回指挥舱，此时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左右。

回到指挥舱的特拉普走到潜望镜处喊道："上升至潜望镜深度！"

"是，长官！"

u-15潜艇缓缓上升，在潜望镜深度停了下来，但还在缓慢前进，特拉普立即用潜望镜进行观察，镜头内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出钱距离潜艇不足两海里的先前发现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之外，他还发现在这两艘舰船后面有着大量的战舰，这些战舰每一艘都庞大无比，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五六十艘，看战舰的模样和悬挂的旗帜，他发现分别是华国舰队和法国舰队，这是华国远征舰队和法国主力舰队，它们是怎么通过水雷区域的？

"嘶——"特拉普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这两支庞大的舰队是怎么通过水雷封锁区域的，他现在想的是立即将这个消息通报给后面的己方舰队，以免己方舰队被这两支敌军舰队撞个正着，就在他正要对通讯官下令将消息通报给身后的舰队时，水面上突然发生一声剧烈的爆炸，潜艇突然一阵剧烈的摇晃。

"啊——"潜艇内的奥匈海军官兵都不由自主的惊叫起来，原来是华国远征舰队的一艘巡洋舰发现了潜艇露在外面的潜望镜并立即向这边海域开了一炮，炮弹在潜艇附近海面爆炸，潜艇受到了一些波及，但幸运的是没有受伤。

尽管受到了攻击，但是特拉普骑士非常镇定，他扭头潜望镜又观察了一下，镜头内的情况让他大惊失色，于是他又将潜望镜转到反方向，镜头又出现了三艘轻型战舰，他不由又倒抽一口凉气，他意识到潜艇被对方发现了，而且正处于包围状态，他搞不懂对方距离那么远是怎么发现他的潜艇的，他的潜艇只是刚刚升起来啊。

来不及细想。他立即大吼："快下潜，下潜！"

"骑士。下潜多少？"舵手问道。

"该死的，能潜多深就潜多深！"特拉普气急败坏的大叫。

u-15这次也幸运。在下潜的过程中，华国远征战舰又开了几炮，炮弹都在潜艇周围爆炸，尽管声势很大，但是潜艇还是没有受到伤害，有惊无险的下潜到最低深度。

"快，掉头，我们回去！"在特拉普的大声命令下，u-15潜艇在缓慢掉头后开始向己方舰队的方向逃跑。特拉普也在刚才的下潜过程中忘记了给己方舰队发报通知。

实际上，华国远征舰队的侦察机已经发现了奥匈帝国的主力舰队，由

四艘无畏舰和一些巡洋舰、驱逐舰组成，正向这边赶来，侦察机还与奥匈帝国的水上侦察机进行交火，并将对方的侦察机击落。

黄河号战列舰上，一身笔挺海军作训服的沈寿堃正抽着烟，用望远镜观察着前方海面情况，他看见己方几艘驱逐舰打了几发炮弹。炮弹不停地在一片海域内爆炸。

这时通讯参谋官拿着文件夹走进来立正敬礼道："报告将军，我方声呐系统已经将敌军潜艇确定在房源一公里范围内，刚才我方金鲳鱼号巡洋舰还发现了对方的潜望镜，并进行了炮击。为其他围追舰船指明了方向，目前该敌军潜艇已经潜入海面下最大深度并且正在掉头向对方水面舰队主力方向逃去！"

沈寿堃摆摆手："知道了。"

通讯参谋官走后，作战参谋官腋下夹着文件夹走进来报告："启禀将军。我方两艘航空母舰所有舰载机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起飞对奥匈帝国舰队进行轰炸！"

沈寿堃想了想道："向法国人通报战情。并告诉他们，我方已经锁定了敌军潜艇大概区域。目前正在围剿当中！命令：第一，令法国舰队同我方舰队保持五海里以上距离一起以最大航速向奥匈帝国舰队方向航行，并做好作战准备，对奥匈海军舰队实施包抄；第二，命令全舰队所有防空武器全部进入战斗状态，第三，命令航空母舰舰载机分两个批次起飞对奥匈帝国舰队进行轰炸，就这样吧"。

"是，将军！"作战参谋官用笔唰唰唰记下来后立正敬礼后转身离去。

鲳鱼号巡洋舰上，声呐探测室的通讯员拿着电话向指挥舱报告："报告舰长，我舰已经抵达敌军潜艇上方！"

舰长孟廷瑞听后拿下电话立即道："马上投放深水炸弹，速度！"

命令下达后，五秒钟后一枚深水炸弹被投放进入海中，等待了两分钟后，受到海水压力的影响，深水炸弹爆炸了，大量的海水从海面下冒出来。

站在战舰船舷处的观察员观察一阵后对站在指挥舱门口的军官摇了摇头，没有成功，被敌军潜艇躲过了。

此时海面下u-15潜艇内已经天翻地覆，刚才那枚深水炸弹虽然没有直接摧毁u-15，但爆炸产生的震荡差点将潜艇掀翻，潜艇内所有人都一阵晕头转向。

艇长特拉普骑士大骂："该死的，这艘巡洋舰简直像一条狗一样，它的鼻子为什么那么灵敏，为什么它总是能准确找到我们的位置？该死的，为什么会这样？！"

"艇长，我听说英国佬最近在舰船上装备了一种能够探测水下潜艇的设备，是不是华国舰船也装备了这种设备？"

听到这个提示后，特拉普恍然大悟，他立即大声道："快，关闭发动机，快关闭发动机！"

潜艇的发动机关闭了，它悬浮在海中，特拉普却不知道华国舰船上还有一种叫做主动声呐的设备，主要将这玩意打开，就算水下潜艇关闭发动

机，对方也能够准确找到它的位置。

十分钟，鲳鱼号巡洋舰再次找到了潜艇的位置，并且航行到它上方投放了一枚深水炸弹。

一声猛烈的爆炸过后，不久，大量的气泡从海面下升起，随后一些漂浮物顺着气泡升了上来，特拉普和他的艇员们连同潜艇全部葬身海底了。

“成功了！”巡洋舰上所有华国海军官兵发出一阵欢呼。

第540章空袭奥匈舰队

湛蓝的大海天空，万里无云，一群战机正向西北方向飞去，这就是华国远征舰队第一波舰载机群，一共六十架战机，战斗机18架、轰炸22架、鱼雷机20架，这是一个大队的飞行战斗编制，共三个中队。

突然，在飞行编队最前面领航的飞行员的声音在大队长孙长河和所有飞行员的耳机中响起：“大队长，发现敌机五架，怀疑是奥匈帝国海军航空兵战机，疑似与我国一代战机类似。”

今年年初，奥匈帝国海军就成立了海军航空兵部队，抽调海军军官接受飞行训练，配备了包括福克aiii、福克eiii、汉莎-勃兰登堡b.i、汉莎-勃兰登堡d.i、福克d.vii等德国产的飞机，也有少量奥匈国产的飞机，如lohnerl型。最近两个月又从德国引进了二十多架战机，这种战机与华国的一代战机相似，战斗力比其他类型战机都要强一些，也就是刚才华军领航飞行员发行的这种战机。

大队长孙长河闻言略作思索立即道：“战斗机中队第一小队加速上前迎上去，将他们赶开并解决他们，其他人随我继续前进！”

“遵命，长官！”战斗机中队第一小队队长李汉良答应。

“弟兄们，跟我上！”李汉良说完操作战机加速向前迎上去，僚机和其他两个小编组战机也迅速跟上来。

弟兄们，这个词很好，很有感情。只有把手下士兵都真正当成兄弟的军官才用这个词称呼手下的士兵们，他不是把士兵们当成手下。而是当成了兄弟。

第一小队加快飞行速度脱离了大队迎向了对面飞过来的五架奥匈帝国战机，那五架奥匈战机也是想看清楚华国战机群的规模和机型才迎面飞来。当他们看清楚了华国战机群的规模之后，却发现有六架战机迎上来向他们开火，他们当即在领队战机的带领下急转弯向旁边飞过去。

“追上去，各自负责一架敌机并互相配合”李汉良对着耳机下达了追击和战术命令。

第三代战机与第一代战机相比，无论是在航速、航程还是在灵活性上都要强太多太多，两者中间还隔着一个第二代战机。

奥匈战机队长马奥特驾驶着战机看见从后面射来的子弹不断地从自己战机的两侧飞过，无论他怎么驾驶战机躲闪和翻滚摆脱，身后的战机都始终能追上并跟紧他，他不禁骂道：“该死。这是什么鬼飞机？怎么会飞得这么快又这么灵活？该死，我被盯上了，像牛皮糖一样的被黏上了！”

马奥特知道，如果不想办法的话，他很快就会被对方干掉，对方只要有机会向他的战机开火，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他的运气迟早会耗光，但运气耗光的时候。就是他被击落的时候。

“拼了！”由于通讯的原因，马奥特无法与其他队员取得联系，他只能自己采取措施，他用力猛拉操纵杆。战机立即抬头向高空方向飞去，身后追击华国战机飞行员一看，当即也一拉操纵杆。让战机抬头并让战机开始翻滚，像螺旋一样以一定的飞行轨迹缠绕。以超高的速度紧紧盯着马奥特

的战机，就在马奥特的战机要改变方向的时候。身后的华国战机仿佛已经预料到了它的下一步动作。

“哒哒哒”追击的华国战机开火了。

“轰——”马奥特的战机被机载机关炮打得凌空爆炸了，领队的死亡让奥匈剩下的四家战机心神大乱，他们原本还有着与华国战机颤抖的想法，但是领队的死让他们再也没有了这种想法，战机的落后让他们这种本身飞机技术就不怎么娴熟的奥匈飞行员也再没有勇气与华国战机进行空中搏斗。

剩下的四架奥匈战机已经没有战斗的勇气，他们想跑，但是他们忘了他们的战机飞行速度在华国战机面前就如同一个姗姗学步的小孩子，华国战机始终吊在他们的身后将他们一一击落。可见在战斗中丧失了战斗意志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最后一架奥匈战机被击落之后，李汉良对着耳机喊道：“长官，五架敌机全部被我们击落，我方无一伤亡，请指示！”

此时飞行大队刚好抵达奥匈海军舰队上空，孙长河听了李汉良的话后说道：“大队已经抵达奥匈海军舰队上空，正准备对敌舰攻击，你们迅速赶上来！”

“是，长官！”

孙长河说完之后，又对耳机道：“所有人注意，马上要进行攻击了，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根据情报显示，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中的一些大吨位战舰基本上都装备了防空武器，尽管数量不是很多，布局也不是很合理，但是那些防空武器还是能够对我们产生足够危险的，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在对一艘敌舰攻击时，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防空武器，要第一时间干掉它，都明白吗？”

“第一中队收到！”

“第二中队收到！”

“第三中队收到！”

“那好，听我命令，进攻！”

一架架战机压下机头向海面上的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俯冲下去，飞行员王小刚盯上了一艘大吨位战舰，看到这艘战舰的外形，王小刚就想起出发前在作战会议室里大队长跟他们介绍的敌舰情况，他发现这艘战机与大队长孙长河介绍的那艘奥匈帝国海军舰队的“联合力量”号战列舰极为相似。

联合力量号战列舰是联合力量级战列舰的首舰，这个级别的战列舰一共有四艘，它们分别是联合力量号、特格特霍夫号、欧根亲王号、伊什特万号。

其实在1910年的时候，奥匈海军在未获得奥匈帝国议会的批准拨款的情况下擅自先自筹经费开工两艘无畏舰，在建造中途险遭废弃。1911年奥匈帝国议会终于通过建造4艘无畏舰的预算，由皇储佛兰茨?斐迪南大公监制。

联合力量级战列舰采用平甲板船型，整体布局紧凑，舰体短小。主要在地中海海域近海活动所以对适航性能要求不高。联合力量级战列舰装备

12门305毫米口径主炮，采用4座三联装主炮塔，沿舰体中线艏艉对称呈背负式各布置两座，这样的布局主炮拥有良好的水平射角，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舰身长度。因为主炮炮塔弹药提升通道的原因，弹药供给速度受到限制，不能充分发挥其主炮配置的优势。该级舰在较短小的舰体上安装4座三联装主炮塔导致其重心升高。舰体水线下防御结构陈旧，水下防雷性能不佳。

“联合力量”号1910开工，1912年12月服役；“特格霍夫”号1910开工，1913年7月服役；“欧根亲王”号1912年开工，1915年11月服役；“圣?伊斯特万”号1912年开工，1914年7月服役。

联合力量级战列舰的标准排水量是19698吨，满载排水量是21730吨；舰长为152.2米，宽为27.3米，吃水深8.3米。动力为12座锅炉、2台蒸汽轮机，主机输出功率27000马力、4轴，最高航速：20节；续航力：4200海里/10节，武备：12门三联装305毫米口径主炮，12门150毫米口径副炮，70毫米口径炮18门，533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4座，装甲：水线装甲280毫米，炮塔装甲200-305毫米，甲板装甲48毫米，指挥塔280-356毫米，舰员：1087人。

尽管这四艘无畏舰看上去都很威武，在性能上比英法德等首批建造的无畏舰要强那么一点点，但是现在英法德的超级无畏舰都已经被建造出了多艘。例如英国的猎户座级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德国的巴伐利亚级战列舰、美国的内华达级战列舰、日本的扶桑级战列舰，及其后续舰都可以视为典型的超级无畏舰。超级无畏舰服役让仅仅才建造出来几年的无畏舰又过时了。

王小刚见是联合力量号，当即兴奋起来，他压下机头扑向联合力量号，战机俯冲下来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声，联合力量号上突然响起了一阵连续不断的枪声，舰船上的防空机枪不断地向扑过来的王小刚驾驶的轰炸机喷射出子弹，但是由于轰炸机的俯冲速度过快，而且轰炸机是横向飞行的，子弹像甩出一条长长的弯曲长鞭始终被轰炸机甩在身后。

但机枪响起的时候，王小刚立即发现了从联合力量号上发出了两个光团，那正式两挺防空机枪正在喷射火焰，轰炸机略过联合力量号之前王小刚投掷了几个航弹将一座305毫米三联装主炮炮塔炸毁。

略过战舰之后，王小刚立即拉升机头，随后控制战机掉头，此时联合力量号上的两挺防空机枪已经转移射击目标，这对于王小刚来说最好不过了，他马上控制轰炸机再次向联合力量号飞去，换了一个方向之后再次进行俯冲，当他丢下几枚炸弹的时候，战机上两挺防空机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炸成了废铁，操作防空机枪的人员也损失殆尽。

解决了防空机枪的王小刚心情大好，这意味着联合力量战舰已经再没有能够威胁到他的武器，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联合力量号上丢炸弹。

第541章挥兵基辅

黄河号战列舰。

“将军，法国海军舰队的整体航速相较我军舰队慢得多，现在他们已经落后我们三十海里了，而我军舰队现在距离奥斯曼海军舰队只有二十海里了”作战参谋向沈寿堃报告道。

沈寿堃闻言沉默了几秒钟笑了，他道：“这样岂不是更好？免得他们发现我们海军航空兵强大的战斗力！舰载机群什么时候结束战斗？”

作战参谋答道：“还有两分钟舰载机群机就会返回！目前奥匈海军舰队四艘战列舰已经有两艘沉没，另外两艘也已经受到重创，沉没也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内的事情，直到现在为止，奥匈舰队还没有沉没的战舰只有六艘，包括两艘战列舰在内”。

沈寿堃掐灭烟头后下达了命令：“让各舰所有舰炮做好开火准备，鱼雷艇也做好准备海军陆战队将小艇准备好，一旦奥匈残存舰队进入我方舰队有效射程之内，立即开火，鱼雷艇前出进行鱼雷攻击，给我把所有奥匈舰船全部打沉，一艘不留，打沉所有奥匈舰船之后，海军陆战队上小艇在海面上搜索奥匈海军人员，发现一个击毙一个，一个不留，不能让我们海军航空兵的强大战斗力暴露出去！”

作战参谋严肃道：“是，将军！”

上面已经来了最新指示，让沈寿堃尽量不要动用航母舰载机的力量对敌，如果要动用航母舰载机群进行攻击和轰炸，就不能让秘密泄露出去，现在欧洲列强们已经见识到了陆基空军的强大。绝不能让他们发现航母这种超级移动作战武器的超远距离的强大打击能力。当然这迟早会被列强们发觉，但是上面、特别是萧震雷等人不希望是现在。至少也要也要将这个秘密保守到二十年以后。

两分钟后，舰载机群返航。很快着舰入库维修和保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

又过了几分钟，奥匈帝国残余的几艘战舰正漂浮在海面上，基本上都有一截在水中了，即便是华国舰队不再攻击，它们也迟早会沉没，只不过沈寿堃不想让这个时间太延迟，当进入舰炮有效射程之后，他下令了开火命令。同时又命令鱼雷艇迅速出击，进行近距离投放鱼雷，将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沉没的奥匈战机彻底击沉。

舰炮的开火固然可以加速那几艘奥匈战机的沉没速度，但是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迷惑法国人的，要让法国人看见华国海军舰队是用舰炮将奥匈舰队全部打沉的，至于那个被安排在黄河号上的法国舰队联络人法国人少将已经被人灌醉了像死尸一样躺在给他安排的卧室里呼呼大睡，他什么都不知道。

鱼雷艇快速出击了，而没过多久，全体海军陆战队都乘坐小艇出发。一百多小艇分别向奥匈帝国舰队沉没的海域围过去，凡是发现有奥匈海军官兵都一律开火击毙。

战场打扫得很顺利，但法国舰队赶到的时候，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海

面上还有一些战舰上的漂浮物以及大量的尸体，两艘战列舰还有三分之一的船体露在海面上，但是上面已经没有活物了。

随后不久。法国舰队发来电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沈寿堃看了电报之后笑了笑。对通讯参谋官吩咐一句：“告诉他们，是在太遗憾了。他们来晚了，错过了一场歼灭奥匈帝国海军舰队的好戏！”

京城，总统府。

萧震雷听着总参谋部派来的蒋作宾向他汇报欧洲战场的战情通报，当听完沈寿堃的舰队已经将奥匈舰队全部歼灭的时候露出满意的笑容，他道：“好，解决了奥匈帝国海军舰队之后，同盟国在地中海就没有海军力量了，通知伍世友，可以执行他的登陆作战计划了！”

“是，大总统！”蒋作宾答应道。蒋作宾与蒋百里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应城人，也曾经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留学，同盟会会员，与孙文和黄兴的关系都很不错，他曾在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任职，职位还相当高，尽管他有同盟会的背景，萧震雷对他还是很看重的。

萧震雷又问道：“东欧战场的情况如何了？我东欧战区第二军团是否已经介入战争？”

蒋作宾点头道：“是的，大总统！目前沙俄方面的西南方面军已经越过了南布格河准备向科托夫斯克进军，但是沙俄西方面军和北方面军虽然也向西推进不少，但是进展缓慢，这就造成了沙俄西南方面军成了突出部位，据情报显示德国已经从本土调来了第十一集团军正在向基辅方向前进，如此一来，沙俄西南方面军作为突出部位就显得很危险了，如果德国十一集团军进攻顺利的话，很有可能威胁沙俄西南方面军的侧翼。

根据前线传来的战报显示，沙俄总参谋部已经与第二军军团长张孝准将军商议，想请我第二军团已经抵达的三十万兵力支援基辅，沙俄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罗夫与张孝准将军进行了会谈，据闻张将军已经答应，最近两天就准备出兵！”

远征军第二军团的朝鲜军团、越南军团以及由日本俘虏、不丹和尼泊尔等军队组成的三**团一共三十万人目前已经抵达了沙俄的波尔塔瓦。

两百年前，俄国和瑞典在波尔塔瓦这里发生了一场大决战，当时俄军的胜利阻止了瑞典成为欧洲列强。

此时已经抵达波尔塔瓦的第二军团三十万人马正乘坐火车赶往基辅，第二军团还有七八十万人马目前或已经上了远东铁路正在向波尔塔瓦赶来，或还在国内训练。

让张孝准等人感觉轻松的是从波尔塔瓦有直接去基辅的火车，这可以让士兵们节省很多体力和时间。

在火车上的一节车厢内，这里是张孝准等人的休息用餐的地方。张孝准、吴佩孚、杨杰、朝鲜军团司令徐树铮，日本、不丹及尼泊尔等三**团司令王占元。越南军团司令陈树藩等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开会，实际上他们都是中将军衔。只不过职务不同而已。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杨杰只有27岁，年纪最大的王占元已经55岁。

王占元、吴佩孚、徐树铮、陈树藩他们都是北洋旧将，在北洋时代，

王占元的资历是最老的，当时也是他的职务最高，第二师师长，后来在武昌率残部投降了，其他几人都是后来投诚的，这些人也没有参与到复辟当中。

张孝准坐在上首。他说道："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我也不多做客套，咱们这次出来为国征战，尽管带这些兵都是藩国士兵，战斗力拿不上台面，但我们要尽一切可能赢得胜利，否则诸位也不会来这里，不知我可说得对？"

众人都闻言点了点头，王占元叹道："老子今年已经55岁了。可能也没几年可活了，这次能够带队指挥十万人的大战，不管输赢，都已经是人生一大乐事。错过这个村，很可能就没那个店喽，老子这次能够来这里。还是大总统看得起老子，老子也不能让大总统失望。这把老骨头就算丢在这里也值了！"

张孝准闻言笑道："王老将军不要太悲观，尽管我军兵员素质不行。但是我军兵力加上在基辅的沙俄一共有四十万人，而德军11集团军有三十万人，两厢对比一下，这次我们也不一定会输，等我军后续兵力赶来，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与德军周旋，我已经与沙俄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罗夫协商好，现在驻防基辅的沙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将归我军指挥，我们会在基辅西面阻击德军第11集团军，如果守不住，我们将退守基辅市与德军打巷战，前天我向布鲁西罗夫提出要求一千挺马克沁重机枪和五百万发弹药，另外还有五十万枚手榴弹，这么多弹药再加上俄军之前提供的步枪、手枪弹药，足够我们再基辅打很长一段时间了！"

张孝准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我有几个要求，希望将军们一定要答应！"

王占元立即道："张将军你说，你是最高指挥官，你的话就是命令，我们一定执行！"

张孝准点点头道："好，第一，此次我们是客军作战，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很熟悉，一定要与沙俄的军官搞好关系，要与当地的沙俄人搞好关系，如果发生什么矛盾，一定克制，上报到我这里，由我来与沙俄方面交涉，总之不会让你们受委屈，你们身边最好是带一两个当地的向导，一方面很容易熟悉这里的情况，另一方面要注意遵守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有些人有些风俗习惯很古怪，最好不要与当地平民闹矛盾。

第二，我们是远征作战，而我们士兵都是从藩属国征召而来的，尽管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但无论怎么说现在大家都是穿一条裤子，我希望诸位能够约束好下面的军官，不要让士兵们受到委屈，不要欺负他们，因为我们还要靠他们打仗，这方面政训人员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和沟通工作。

第三，军饷一定要发放到位，我不希望看到克扣军饷的情况发生，如果因为军饷的问题而闹出事情，我绝不会看谁的面子，现在这年月，出来打仗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饭吃的，如果再被军官克扣军饷，士兵们心里怎么想，还怎么保证战斗力？

第四，不能在生活上苛刻对待士兵们，粮食、军用生活物资又不用咱

们出钱，咱们何不乐得做人情让士兵们吃饱喝好穿暖呢？

第五，一旦开战，伤亡肯定在所难免，下面那些士兵的军纪较差，到时候肯定出现逃跑行为，我希望诸位一定要控制好部队，决不能出现大规模溃逃时间，一旦发现战场溃逃，要予以坚决镇压，在这方面绝不留情！”

第542章铁桶阵

要运输三十万部队从波尔塔瓦到基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条铁路运输线一直没有停歇，列车一趟接一趟运送，四天才运送完毕。

张孝准等人抵达基辅后就立即开始了工作。目前德军与俄军对峙的最前线在日托米尔以东三十公里的地方，如果德军11集团军到来，那么俄军在日托米尔肯定是守不住的，俄军只能退守基辅，张孝准就决定在基辅以西十几公里部署防线。

基辅的西北面大部分是山，这一带比较容易防守，只需要部署少量兵力就可以防住大片防线，而在西南方向的维斯涅韦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基本上无险可守，因此这一带才是防守的重点。

张孝准在军事会议上这样部署："我准备把这次防御战斗设置为三道防线，第一道就是在基辅城以西的维斯涅韦、伊尔平、布查这三处地方建立防线，其中伊尔平和布查这两地多山，从西北方向过来的交通道理只有这么几条，地势很险要，要容易防守得多，而维斯涅韦则地势平坦，要布防在难度上大一些。第二道防线就是第聂伯河以西的基辅城区以及城外，先在城外挖掘大量的堑壕，建成城外外围防御，如果外围防御顶不住，所有军队则退守城内，而如果连第聂伯河以西的城区都守不住了，那就退守第聂伯河以东的基辅城区，以这条第聂伯河就是最好的天然防线，按照这三道防线的重要性和防守难以程度，第一道防线投入十万人。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分别为五万人，另外十万人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然状况或及时增援，诸位。谁愿意接手第一道防线？"

张孝准刚刚说完，王占元就站起来道："军团长，让我的三**团来吧，在这里我年纪最大，诸位都不要跟我抢，让着我老人家一下！"

徐树铮不满道："王老将军，你这就不对了，总是倚老卖老有意思么？你什么都要跟我们抢，我们让你一次两次。看你是长者的份上也就罢了，可你总是这样，你自己也觉得好意思？我不管，这次我不让你了，军团长，这第一道防线交给我的朝鲜军团吧，我的朝鲜军团至少有四五万人是经过日本人正规训练的，王老将军和陈将军的两个军团的战斗力要强得多！"

这让立即引起了王占元和陈树藩两人的不满，两人纷纷反驳。这让张孝准很头疼。他立即阻止："好了好了，仗有得打，到时候即便是你们不愿意去，我这里也会下达军令。由不得不你们不愿意，我看这样吧，第一道防线还是交给王老将军的三**团。让尼泊尔军和不丹军分别驻防伊尔平和布查这两处山区，他们人数较少。但是他们本身都出身与山区，对于山区作战比较熟悉。让日本降兵布防维斯涅韦！朝鲜军团驻防第聂伯河以西的基辅城区，越南军团布防第聂伯河以东的基辅城区"。

王占元闻言大喜，而徐树铮和陈树藩两人闻言也只能叹了一口气，默默接受了张孝准的安排。

张孝准问道："王老将军，你的三**团中，尼泊尔人一共有多少人？廓尔喀人有多少？"

“尼泊尔人一共一万五千人，实在招不到了人，这已经是尼泊尔境内所有的兵力了！另外廓尔喀人有三千，以前都是给英国人当过雇佣兵的，英国人的势力从东南亚地区撤走之后，按照我们之间的协议，这些廓尔喀兵也归了我方”。

张孝准想了想说道：“这样吧，王将军，将这三千人的廓尔喀人单独编成一个团，对外称廓尔喀兵团，从前他们给英国人打仗是什么待遇，我们给他们提高一半，这些尼泊尔人可不一般，他们是山地部队最好的兵员，是雇佣兵最好的兵员！”

王占元不明白张孝准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还是答应：“好的，军团长！”

在另一个时空，廓尔喀佣兵团是最著名的世界三大佣兵团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西班牙外籍兵团和哥萨克雇佣军。外国人要加入西班牙外籍兵团需要向向西班牙驻外使馆申请。参军后，申请者将接受非常严酷的训练，甚至有报道称，该军团在训练时使用真枪实弹，西班牙青年以加入军团为荣。自苏联解体以来，生活在顿河、中亚和远东的哥萨克人再度成为独联体乃至全世界炙手可热的雇佣兵源，哥萨克人随时愿为雇主效劳，他们最突出的优点是对武器的热爱及对使命的忠诚。曾经在车臣剿匪的90名哥萨克伞兵与2500名叛军激战三天。最后以仅6人生还的代价，歼敌400人。

廓尔喀佣兵完全不同，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初，英国人入侵尼泊尔时发现廓尔喀人忠诚善战，便招募这些山民成立一支殖民武装。他们个子不高，但非常凶狠，据说其狗腿弯刀一旦出鞘必见血。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佣兵，大部分人世代以当兵为职业，他们为了保住饭碗，一般逆来顺受，盲目服从。据说没有命令绝不行动，甚至一连几天不吃饭。他们平时沉默寡言，但一旦发起脾气，如同火山爆发，不顾死活地拼命。廓尔喀人是反应迟钝、感情冷漠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他们成为杰出的士兵，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仍能泰然处之，极为冷静，他们随身佩戴的湾刀成为他们标志性的装备。

一连一个星期，华国远征军第二军团在基辅和基辅以西布置了三道方向，周围的地形、城市的建筑和河流、湖泊等都被张孝准等人利用上了。

王占元指挥日本降兵七万余人在维斯涅韦挖掘了大量的堑壕，这些日本降兵为了在华国人面前表现自己，非常配合。王占元按照张孝准的指示，每顿饭都让他们吃饱喝足，并且将沙俄和英国人运来的装备和物资全部给他们发放到位，这让这些日本降兵非常感动，他们认为如果不效死不足以报答华国的诚心。

在伊尔平和布查两地，尼泊尔兵团和不丹兵团经过十来天的时间，在王占元等将军的指挥下将附近很多山头都挖空了，他们将这些山头内部挖掘的坑道全部连同起来，在德军进攻的时候可以互相进行支援，同时他们还想把发将大量的火炮拉上山顶修建隐蔽的炮兵阵地。在需要开火的时候就将火炮从坑道里拖出来，如果不需要开火则将火炮拖进坑道内，敌军火炮和飞机轰炸都没有办法，只有用步兵强行攻上山头才能消灭这些火炮阵

地。

除此之外，在华军军官们的指挥下，尼泊尔兵团和不丹兵团将正面要面对德军的防线正面都进行了清理，将那些容易给德军藏身的掩体都清理干净，在山下防线、半山腰防线和山顶防线都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阵地前方的情景，而即将要进攻的德军却难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在基辅城区内，徐树铮的朝鲜军团和陈树藩的越南军团分别负责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在徐树铮的指挥下，朝鲜军官和士兵们将整个基辅西城区的大街小巷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利用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将每一个区域都联系起来，甚至将很多房屋进行打通，对每条街道和每一条小巷都进行监视，并在关键点和险要处部署防御火力点。

原本在基辅周边地区负责布防的沙俄军队指挥员们对华军这种作为极为不解，当华军解释说这是为了打巷战而准备的时候，沙俄军队的指挥员们才恍然大悟，并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和钦佩，在他们看来能想出利用城市各个房屋建筑和地下排水系统进行城市防御作战这种办法，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军事发现。

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华军第二军团就利用现有的地形、河流、湖泊、高山、城市各种建筑、设施以及大量的军事物资将整个基辅打造成了一座坚固的防御堡垒，而起这个堡垒还不是那种被攻入内部就会瓦解的堡垒，即便是被攻入了内部，这个堡垒既然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它能像一个吞噬兽一样，吞噬掉大量的人命。

张孝准等人专门研究过巷战中如何防守，对于巷战的残酷性早就有所预料，他让后勤部门给那些身材高大的士兵每人专门配备一柄砍刀，在进行白刃战的时候，这种砍刀用得上，让身材矮小的士兵在进行白刃战的时候用刺刀。

为了一视同仁，张孝准也没有让沙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闲着，他命令沙俄骑兵师向西南方向运动，在西南方面军能够控制边缘地域一带活动，伺机穿插到即将到来的德军11集团军的背后，破坏他们的补给线，销毁他们的补给。同时张孝准还命令沙俄两个步兵军作为王占元的预备部队，一旦王占元的人马顶不住了，就换上沙俄部队去顶，总之尽最大的可能阻止德军第11集团军进入基辅城内。

第543章德军的火力侦察

基辅，华国远征军第二军团司令部。

“报告，德军第11集团军已经抵达日托米尔，于昨天上午开始向日托米尔、科罗斯特维夫等一线展开猛烈进攻，此次德军准备了三千门大小口径的火炮，对两地的俄军阵地连续不间断炮击了一天，根据统计，俄军阵亡达到两万多人，另外”。

这就是拥有大量火炮的好处，可以随意对敌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炮击，关键是现在沙俄和华军第二军团在这里都没有空军作战部队，沙俄方面把仅有的一些战机都部署在西方面军和北方面军了，而西南方面军这里几乎没有一架战机，相反，德军则在附近有几个简易机场，有各种战机一百多架。

德军第11集团军司令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出生于1849年12月6日，马肯森并非出生在一个军事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1869年10月1日进入陆军服役，被分配到精锐骷髅轻骑兵团参加了普法战争（1870—71）。1880年被调入总参谋部，1901年升任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一战爆发时在东线的第8集团军（司令普里特维茨上将）第17军任军长，后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领导下在东普鲁士战役中大胜俄军，立下了赫赫战功。9月在波兰参加了围攻华沙和进攻罗兹的战役，随后升任第9集团军司令。1915年4月调任第11集团军司令，因对戈尔利采的突破大败俄军而晋升元帅。在任德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转战巴尔干半岛。在两个月内横扫塞尔维亚，此后回国休整了几个月。这次连同11集团军一起调来进攻基辅。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是极为著名的机动作战专家，是机动战大师级人物。张孝准对此非常清楚，跟马肯森打机动战？以这些从东南亚各国征召的烂兵跟马肯森指挥的精锐德军11集团军打野战纯粹是找死，活得不耐烦了！因此张孝准决定在基辅跟马肯森打打防御战。

华国的军事思想历来以防御著称，在军事历史上，华国大多时期都是处在防御时期，因此诞生了许多经典的防御战和防御战思想，但事实上，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张孝准决定在防守过程中展开进攻。与德军进行城市巷战争夺战。

张孝准听完司令部作战参谋的汇报之后拿起军帽戴上，说道：“看来接下来的日子，咱们的日子要不好过了，把这个消息传给各部，让他们做好与德军死磕的准备吧！”

7月16日，俄军从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两地撤退，日托米尔的三个俄军步兵师残部撤往安德鲁绍夫卡，但是在途中被德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安排的三个骑兵师击溃，只有两千余人逃脱。阵亡一万三千人，被俘两万两千人。

从这个战役上就可以看出奥古斯特.冯.马肯森极其善于使用机动性极高的军队，特别是骑兵部队，利用它的高速性能迂回到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

科罗斯特维夫其实很利于防守。它处在两座高山之间，卡住了通往基辅的一条主要道路，从科罗斯特维夫到基辅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了，即便是中间还有几个小镇。但是这不足抵挡德军的兵锋。科罗斯特维夫的失守，意味着在基辅的前面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德军的进攻了。

在这几天里。第二军团的反谍报部门抓获了好几个在基辅活动的德军间谍，而且这些间谍都是在华军第二军团的第一道防线阵地上被抓获的，在基辅的防御被华军第二军团接管后，防御工事的修建基本上没有让俄军参与，因此在修筑防御阵地时，阵地上很少有西方人出现，有西方人出现在阵地上，往往意味着这个很可能是德军间谍。

德军马上要进攻基辅了，派间谍过来刺探华军第二军团的军情，获取防御阵地的布防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在抓获了几个德军间谍之后，张孝准认为不仅要在前线阵地上严查间谍，而且要在基辅城内严查。

随着德军越来越毕竟，张孝准下令将基辅城内的当地平民全部转移到东城区甚至其他城市去，这些平民留在这里不仅帮不上忙，而且会被德军攻击造成无谓的伤亡。平民们都被转移走之后，德军间谍也无法藏身了，不少德军间谍在华军的严格排查下被发现抓起来。

7月20日，德军11集团军先头部队两个步兵师抵达王占元的三**团防守的第一道防线前，德军抵达后开始扎营并且挖掘进攻堑壕阵地。在这个时代，即便是德国人也无法摆脱阵地战的桎梏，在自动火器、坦克等装备还没有普及开来的情况下，机动性作战是发展不起来的。

德军抵达前线的消息传到第二军团司令部之后，张孝准非常想趁德军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出兵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张孝准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手上没有拿得出手的野战部队，三**团、越南军团和朝鲜军队的战斗力连日本人、沙俄人、英国人都比不上，就更别说去打德国人了，还是老老实实打阵地战吧。

从前方逃回来的俄军有两万余人，但这些残兵败将已经被德军吓破了苦胆，张孝准也不指望这些已经丧失了胆气的俄军们再有什么作为，他派人将这些溃兵全部转移到第聂伯河东面的城区去休整，并派军官将他们重新进行整编，给他们发放新的装备，等这帮烂泥们恢复士气之后再将他们送上战场当炮火。

7月22日，德军11集团军司令官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元帅和他的司令部已经抵达日托米尔，他听取了前线几个师长的报告之后感觉一阵头疼，根据谍报人员传来的有限的情报显示华国人已经把基辅打造成一个铁桶一般，他们背靠第聂伯河，并且依靠周围的山丘、高地河流和湖泊在各个方向上挖掘大量的堑壕，将所有的防御阵地练成一线，但各个阵地又是单独而存在的，情报部门的人员损失很惨重，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搞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情况，这个很关键，搞不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就无法知道对方的防御重点和薄弱点，进攻当然要找对方的防御力量薄弱点进行，而不是啃硬骨头。

这天张孝准也带着吴佩孚和杨杰等司令部人员来到王占元的防御阵地上进行视察，一行人在防线阵地上视察了近两个小时，参谋长杨杰发现由

不丹和尼泊尔兵团驻防的山区阵地前方视野十分宽阔，而且己方人员的阵地都在高处，如果德军从这里进攻，我方则可以居高临下，这在作战上是十分有利的，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尼泊尔兵团和不丹兵团在人数上较少，尼泊尔兵团被抽调走三千廓尔喀精锐之后只剩下一万两千人，而不丹国小地少，这次只招到一万人，而且这些士兵大都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他们在来之前只学会了打枪，这让第二军团不少高级将领非常忧心。

在视察时，军团参谋长杨杰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这个办法可以对防守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当即对张孝准和吴佩孚道："两位军团长，你们看前方地势开阔，而我军防守阵地基本上都位于高处，如果我们在前方这片大的开阔地上划分区域，用白油漆画出一个个方格子，用这些画出来的方格子将这一整片开阔地分成若干个区域，每个排或者每个连负责防守一个区域，只要德军进入某一个区域，负责这片区域的连或排就立即开火，各自负责各自的区域，如果有人员伤亡，必须要立即补充进去以保持火力不减弱，这样做的好处是各司其职，各自负责各自的区域，我方不会轻易暴露所有的火力点，德军就算进行火力侦察也没有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进行区域划分之后，实际上等于将德军的行动进行了固定，负责该区域的连队就像打固定靶一样，而且还可以避免无谓的弹药浪费"。

张孝准和吴佩孚一听，两人眼睛同时一亮，吴佩孚对张孝准道："军团长，我看这个战术可行，要不试试看？"

张孝准思索一下当即道："好，那就试一下看看防守战术的效果！"

于是命令很快下达到王占元的手里，王占元接到命令后立即给手下的将领下令，按照杨杰的指点将阵地前方数百米区域内划分出一个个方格子，用白漆画出线条，经过一天的忙碌，终于将阵地前方所有的区域都用白线区分开来，然后给防守的各部队分配任务，让每个连负责一个区域。只要有敌军进入这个区域就开火。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坐着等局势发生变化的人，尽管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他依然精力充沛，他喜欢将局势掌握在手里而不是被局势牵着鼻子走，于是他下令部队对华国第二军团的第一道防线发起试探性进攻，以此来对三**团的防线进行火力侦察。

7月23日上午，德军11集团军8个步兵师分别抽出部分兵力对王占元军团防守的第一道防线发起试探性进攻，以此对王占元的防线进行火力侦察，想要摸清王占元防线的防御薄弱之处

第544章德军果然强悍

从西面去基辅有三条路，一条在布查，第二条在伊尔平，第三条在维斯涅韦，前两条路都在山与山之前穿过，地势比较险要，目前华国第二军团已经将这两条堵死，并且把这两条路两侧和附近的山头全部挖空，布置了大量的防御暗堡和居高临下的防御阵地，因此通过这两条路要困难得多。

而第三条路就是通过维斯涅韦的这条路，维斯涅韦东西两侧都是平原，但是北面是伊尔平的山峦，南面也一座一直蜿蜒到第聂伯河边的山，地势险峻，山上还被王占元部署了不少的兵力防守，一方面防止德军从这里穿过防御线，另一方面在山头上架设了火炮阵地和机枪阵地，北面的伊尔平的山头也架设了火炮阵地和机枪阵地，在这两个制高点可以对射程范围之内的敌军进行攻击。

7月23日上午，德军发起攻击，对华国第二军团日本兵团防御的维斯涅韦阵地进行火力侦察，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就以德军退却而结束了，这次德军进行火力侦察所使用的兵力过少，而王占元又是一个人老成精的家伙，自然不会一下子就将己方所有的火力点暴露出来，德军此时的火力侦察可以说是失败的。

让王占元比较欣慰的是虽然这些日本兵是降兵，但是在打仗上真是不含糊，日本兵当中的军官为了在王占元面前表现好一些，希望引起王占元的重视和亲睐，在战斗时都非常拼命，他们想要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

日本人的战术素养还是不错的。这些虽然是降兵，但是都是经过长时间正规训练的士兵。他们在德国人进行炮火支援和掩护的时候会听声音躲避，在枪法上。这些日本兵的枪法也不俗，德国人在这次进攻中损失不小。

在日托米尔的司令部里，德国老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听了手下军官汇报这次试探性进攻的情况之后皱了皱眉头，说道：“这个华国指挥官有点本事，我们竟然试探不出他的火力部署情况，对了，这个华国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汇报的德军军官立即道：“噢，您是指华国第二军团指挥官还是这道防线的指挥官！”

马肯森道：“第二军团的军团长是张孝准，他是华国总参谋蒋方震的同学。当初我在柏林的时候还见过他们两个，我问的是这第一道防线的指挥官是谁！”

“这个指挥官叫王占元，以前是袁世凯的北洋旧将，在一次战争中投降了现在华国的军队，他率领的是日本投降的降兵，还有从尼泊尔和不丹征召的军队，据我们了解，除了日本人军事素质还可以之外，那些不丹和尼泊尔人只经过短短一个月的训练就被送来战场了！”

马肯森听得太混乱了。他对华国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对北洋和袁世凯也不知道是谁，于是摆手道：“算了，不管这个王占元是谁。这次我们没有试探出对方的深浅，想必对方已经识破了我们的想法，既然试探没有

用。那么我们就正面强攻，传我的命令。明天上午对维斯涅韦的华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

“是，元帅！”

其实马肯森非常无奈。他的强项是机动作战，像华国第二军团这样把整个基辅搞得像个刺猬一样，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现在要去用自己最不擅长的方式去进攻一个满身是刺的坚固堡垒，这无疑有点太难为他了。

7月24日上午，德军继续发动进攻，这次德军是来真的，进攻之前，大规模的炮击肆虐着维斯涅韦的华军阵地，日本兵在军官的指挥下都躲入防炮洞内，阵地上只留下一些观察哨，日本人虽然可恨，但指挥他们的华军军官还需要他们防守阵地，可不想他们全部报销在德军的炮火之下。

铺天盖地的炮火落在阵地上，溅起漫天的尘土和砂石，泥土社砂石中掺杂着血液、碎肉和碎骨，或者还有大腿和胳膊，甚至还有头颅。

这是华军军官们第一次领略到欧洲战场的强大火炮轰击，也是日本人第一次尝到德军强大炮火的威力，这次德军动用了大小口径的火炮一千多门，对日本降兵防御的维斯涅韦的阵地进行地毯式的炮击，这些火炮的口径从75毫米山炮到150毫米重型野战榴弹炮应有尽有，尽管日本人在防炮洞里藏得很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防炮洞都修建得很结实，还是有一些防炮洞被威力强大的炮弹炸塌，整个防炮洞内的日本士兵全部被活埋在里面。

炮弹不停地从天空中落下，站在远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炮弹的飞行轨迹，炮弹落在地上之后炮弹就爆炸，地面被炸出一个个大坑，坑中冒着青烟，泥土和碎石被炸飞，有的直冲天际。

“德国人摸过来了！”阵地观察员探出脑袋看见阵地前方烟雾散去一部分之后若隐若现地看见一个个人影正端着步枪分散着向这边冲过来，立即大叫起来，此时德国人的炮火并未停止，不过已经开始又向后方阵地延伸的迹象。

夏谷是这里的中队长，他带的这个日本中队负责这一段两百米长的防线，这个日本人中队本身有一个中队长，不过由于投降了华军，华军为了加强控制力，都会派下来一个军官当任中队长，原来的日军中队长则沦为副中队长，在华军军官和日本中队长之间有一个翻译官，如果日军军官懂华语，则没有翻译官，那样对于更利于沟通，当然华军不可能只派一个军官过来，军官还带了一个排的正规华军，一方面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充作宪兵。有这一个排的正规华军在后面盯着，这些日本兵就不敢逃跑或反叛。

夏谷从带着副中队长小林三郎从防炮洞里爬出来探出脑袋观察着对面正冲过来的德军士兵们，他不得不承认德军的步炮协同战术非常娴熟，此时最前面的德军距离这防线已经占有一百米距离了，而德军炮火刚刚开始向后方阵地移动。

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让士兵们进入阵地展开防御，他转头对小林三郎道：“小林君，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开火，先到先开火！”

“嗨！”小林三郎答应一声就大声嚷嚷起来，听到命令的日军士兵们纷

纷端着步枪从防炮洞里冲出来回到知道防御阵地位置上用步枪瞄准正冲过来的德军士兵开火。

满脸硝烟的夏谷提着手枪趴在堑壕壁上盯着前方正冲过来的德军，他大声喊道："机枪，机枪准备好了吗？给我开火，快开火！"

德军已经从得太近了，如果不是前方阵地上不是很平整，德军只会冲得更快，即便是前方地面不是很平整，但是德军依然冲得很快。

随着日军士兵进入阵地后，阵地上开始响起了枪声，而且在夏谷喊完之后，重机枪也发声了，两挺机枪一起开好形成两道强大而火力网，冲在最前面的德军士兵们已经距离防御阵地只有五十米了，一些德军士兵中弹后纷纷倒下，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德军士兵依然不要命地冲过来，随着机枪的扫射，更多的德军士兵中弹倒地。

"砰"

"砰"

两声枪响之后，日军防守的阵地上的两挺机枪哑火了，机枪手被打死，这让夏谷的心顿时像跌入冰窖一般，他急中生智立即大吼："小林君，立即命令所有人手榴弹准备，你来下达命令！"

小林三郎也知道此时不时客气的时候，马上大吼："所有人听令，手榴弹准备，拉线，投掷！"

"轰轰轰"

大量的手榴弹从堑壕里被投掷出去，刚好投掷在正在冲锋的德军士兵中间，尽管德军分散比较开，但是在大量手榴弹爆炸的情况下，几乎是地毯式爆炸，这次冲锋的德军士兵伤亡惨重，即便是没有被炸到的德军士兵也在反应过来后以最快的速度爬在了地上，以免被手榴弹炸到。

"开火，开火！"夏谷一边用手枪向刚刚爬起来的德军士兵开枪，一边大喊，小林三郎马上传达了命令，日军士兵们纷纷再次开火，那些刚刚爬起来的德军士兵还有些头昏脑涨，动作迟缓了很多，而且硝烟还没有散尽，分不清方向，他们纷纷中弹，带队的德军军官发现己方伤亡太过惨重，攻入敌军阵地已经无望不得不带领剩下少数的士兵撤回去了，但日军士兵们却没有停止射击，不过那些德军士兵在撤退时也不是一味的将后背留给日本人，他们互相掩护着撤退，日本人的射击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战果不大。

德军撤退后，夏谷将小林三郎叫过来吩咐道："小林君，重新安排机枪手，告诉机枪手，开火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转移位置，德军当中有神枪手，如果我们没有机枪提供火力支援，我们就会非常被动，防御火力会大大减弱，另外，让机枪手将机枪架设在阵地的两翼，如果德军进攻就对德军的侧面进行射击，再找几个枪法准的士兵，装备对付德军的神枪手，一旦发现德军中有神枪手要在第一时间击毙，明白吗？"

"嗨！"

第545章与德军拼刺刀

日托米尔，德军11集团军司令部。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元帅坐在一张椅子上看着挂在墙壁上的地图，他研究地图已经好几天了，此次他需要完成的战略目标可不仅仅只是拿下基辅，他还必须从率领11集团军和或许的德奥第3集团军包抄沙俄西南方面军的后路，将沙俄西南方面军彻底包围起来，然后一举而歼灭之，而夺取基辅只是达成这一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如果不夺取基辅，这个计划将无法完成，要知道三十万人呆在基辅，而且后续还有七十万以上的兵力陆续被运过来，这么庞大的兵力足可以让任何不利局势翻盘。

老老实实打阵地战实施强攻可不是马肯森的作风，他已经让手下的第32军和第43军负责对基辅正面的进攻，另外剩下第49军作为预备队，剩下两个骑兵师组成的51骑兵军正在待命中。

这副地图他已经研究了几天，根据他的观察，想要从正面突破华国第二军团的防守肯定费时费力，他决定分两步同时进行，一方面以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正面吸引华国第二军团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寻求从其他方面进行突破，要想在尽量减少自身伤亡的情况下快速拿下基辅，觉不能只从正面一味的强攻，而基辅现在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在第聂伯河以东的城区，但是这条第聂伯河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他的脚步，在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河段，只有三处地方可以供大军渡河。它们分别是卡尼伏、切尔卡瑟和克列门丘格，而三处地方都在基辅的下游段。其他地方当然也有可供渡河的地方，只不过那些地方不是有重兵驻防。就是距离太远，少量兵力过去很容易被沙俄方面发现并被包围。

距离基辅最近的卡尼伏是最好的渡河地点，而且周围没有什么城镇，大军渡河之后不容易被发现，只要骑兵行动迅速，并且做好保密工作，完全可以在华国第二军团反应过来之前攻入基辅东面城区。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马肯森决定让骑兵军突袭卡尼伏，不过这中间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日托米尔到卡尼伏中间隔了两座城市，分别是别尔基切夫和白采尔科维，如果想要不被沙俄方面发现，就必须让大军绕过城镇，而且还必须昼伏夜行，关键是要找好向导，不过这不需要马肯森去操心，一个命令下达之后，自然有下面的人去解决。

自从德军正面强攻开始已经三天了。尽管德军还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却给了防守的日军极大的伤亡，在这三天时间内，夏谷暗自做过统计。德军和他手下这个日军中队的伤亡人数比例在1:2左右，想来其他阵地上的情况也应该差不多。

夏谷也在德军没有进攻的时候休息时做过相关的分析，刚开始第一天德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绝对在1:3以上。这主要是他对德军的进攻战术和德军士兵的军事素质还不太了解，经过他对手下这个日军中队的防御战术进行调整之后。伤亡比例才下降到1:2。

日军伤亡比较大的原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日军武器相对于德军较差。我方没有炮火支援，而德军的炮火却几乎没有停止过，可以想象在

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能够让这支装备一般的日军部队与德军打成这种伤亡比例已经非常不错了，夏谷认为想要守住阵地，绝对不能没有炮火支援，他马上向上面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向上面报告需要炮火支援的可不止夏谷，几乎所有的华军军官都火急火燎的向上面报告，赶紧解决炮火支援的问题，否则这仗没法打了。

还有让夏谷和很多华**官都感觉颇为蹊跷的是，德军中竟然也安排有神枪手专门对付重机枪手，他们还以为只有华国国防军才有这种兵种配置，却没想到德军中也有，其实这还是当年萧震雷在德国留下的杰作。

对于下面基层军官强烈要求炮火支援的事情，第二军团军团长这几天也是发了好几通脾气，主要原因是运输问题造成了，沙俄方面能够把他们这三十万人运到基辅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三十万人所需要的粮食等大量的军用物资要运过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火炮这类东西又大又笨重，自然不太好运。

在张孝准连续与沙俄方面交涉多次之后，沙俄方面才专门安排了一趟列车将第二军团所需要的火炮全部运过来，当然包括一批炮弹。

开战第四天，华国第二军团日军已经伤亡了一万两千人，而德军方面也不轻松，至少伤亡了六千人以上，尽管日军的武器不怎么样，但是弹药还是管够，在这方面，华国没有掺杂一点水分。

夏谷指挥的小林三郎中队几乎伤亡了三分之二，不得不被撤下去，不过他和他带来的一个排的华国正规国防军却没有撤走，小林三郎的中队撤下去休整之后，换上来是酒井中队。

酒井是一个中年日本人，他在夏谷面前显得有些唯唯若若，夏谷虽然不喜欢他这副模样，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人指挥起来很顺手，他先将前几天发生的战事简单地与酒井进行了描述，对战斗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跟酒井做了交代，酒井都一一记下并且按照夏谷的吩咐安排手下的日本兵布置防御。

开战之后的第四天晚上，夏谷被通知去团部开会，回来的时候他很兴奋，因为上面终于把火炮调拨下来了，从今以后前线阵地就可以随时呼叫炮火增援了，不仅有山炮和榴弹炮以及大口径重炮，还有迫击炮这种可以用于对付堑壕战的曲射炮，除此之外。上面还给每个中队多配备了四挺重机枪加强打击火力，这让夏谷信心大增。其实日本兵的素质是不差的，只要有足够的火力输出。再加上合理的布局防御，德军不一定能讨得了好。

开战第五天，德军依然展开进攻，华国第二军团调拨了大量的火炮帮助防御，为前线阵地提供炮火增援，这天由于华军的火炮支援让德军在进攻中损失惨重，不过在第六天德军方面也没闲着，在马肯森元帅的命令下，三十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群对华国第二军团的前线阵地和炮兵阵地进行了轰炸。华国第二军团前线阵地被炸得很惨，大量的堑壕被填平，火炮也有了一些损失，不过由于华军在火炮阵地周围部署了大量的防空武器，包括高射机枪和高射炮，这让轰炸的德军轰炸机群损失了五架战机，俘虏了三个德国飞行员，经过这次损失之后，德军尽管还时常派机群过来轰炸。但由于华军方面有大量防空武器，德国空军也颇为顾忌，

不敢随心所欲的进行轰炸。

鉴于德国空军时常对华国第二军团阵地进行轰炸，沙俄方面也将一部分刚刚从华国购买过来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装备的防空部队派过来帮助防空。同时也调拨了几十架战机过来对付德国空军，同时还要求华国也从国内派空军部队过来对德国空军进行压制，争取夺回制空权。

开战第六天。尽管德军在进攻时由于华军有了强大的炮火增援而蒙受了很多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是德军不得不承受的。这天德军既然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而且攻势还相当猛烈。

紧紧一个上午。德军进攻部队就连续两次突击到了前方阵地二十米处，这是迄今为止德军进攻到距离防线最近的距离，原因是德军的进攻频率和进攻力度加大了很多，日军有些顶不住了。

下午三天，尽管天气很炎热，很容易让是入睡，但是夏谷可不敢睡觉，他这段防线的指挥官，如果他都睡觉，一旦德军摸上来，阵地失守就遭了，他已经预感到下午德军肯定会发动前所未有的进攻力度。

果然如夏谷所料，德军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连续换了三批部队对防线发动毫不停止的进攻。下午四点二十分，德军再次退去，夏谷清点了一下人数，伤亡太大了，如果德军再发动刚才这样一次进攻，阵地肯定是守不住了，他这段防线是整个防线最为突出的部位，受到的攻击要比其他地段大得多，他将酒精找过来交代，如果实在顶不住了就立即上刺刀冲出去与德军进行白刃战，这是夏谷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毕竟他只得这些日军在拼刺刀方面的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过了一刻钟，德军果然再次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力度比今天开火以来所有的进攻力度都要大得多，战斗进行半个小时，夏谷等人顶不住了，德军一鼓作气突破到了阵地前方二十米左右，在这个距离上不能不做其他部署了，迟则会让德军冲进堑壕内。

“酒井君，是时候进行刺刀战了！”夏谷见情况危急当即对酒井道。

“嗨！”酒井答应一声，抽出指挥刀向前一指：“杀**！”

剩下的日军士兵全部端着刺刀冲出了堑壕，进攻的德军完全没有想到日军竟然会端着刺刀冲出来，德军士兵也有配备刺刀，但是一般情况下基本不用，只有在确定要白刃战的时候才会用，而由于德军强大的火力，因此基本上没有必要采用白刃战战术，在这方面训练得也很少，日军端着刺刀冲出去之后，由于距离实在太近，长枪已经不起作用了，只有几个德军军官拔出手枪开了几枪，之后双方短兵相接。

不要以为德军士兵战术素养很高，可在白刃战方面却实在不敢恭维，这是由于德军火力强大的原因造成的，德军从上到下基本上都没有指望过靠进行白刃战打赢战争，因此在这方面的训练基本上没有，这让日军士兵占了大便宜，端着刺刀进行刺杀，几乎刀刀见红，德军顶不住了，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被捅死了大半，剩下一小半狼狈逃了回去。

战斗结束，夏谷命令将受伤的日军士兵带回去医治，回到堑壕后对酒井道：“哟西，酒井君，看来你们日本人的拼刺刀战术确实很不错，只付出了十一个士兵的伤亡就干掉了五十多个德军，在拼刺刀战术之下，德军

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很好，非常好，我会向上峰提出建议向你们进行表彰！”

酒井连忙道：“嗨，多谢长官阁下夸奖！”

第546章空中支援

对于日本人，只要将他打服帖了，他会是一个很忠实的打手，事实上日本人很具有做打手的潜质，这一点，张孝准在这些天里算是看出来了，因此他对手下这些日本打手们毫不吝啬，只要是向沙俄和英国人那边搞来的军用物资、武器弹药和军费都一点不留地全部下发，那些日本打手们心里那个感动啊，无以言表。

自从德军进攻基辅开始，战斗已经打响了十天，这十天来德军每天都发动数次，有时候甚至发动十几次进攻，不仅德军自身伤亡惨重，就连在维斯涅韦防御的日军部队也损失惨重。

在伤亡上，张孝准已经派人进行过统计，在总体上来说，德军与这些日本打手的伤亡比例基本上维持在1:2左右，而这些日本打手还是这第二军团战斗力最强的，如果换做其他藩属国的军队，只怕这个伤亡比例会成倍增加，又或者直接顶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而溃败。

张孝准可以不在乎兵员的素质，反正数量摆在这里，实在打不赢就拿人命去堆，他也可以不在乎士兵的单兵武器落后于德军，实际上日军的三八式步枪与此时德军使用的毛瑟步枪也不差多少，他也可以忍受己方的火炮数量和威力不及德军，但是他不能容忍制空权被德军控制，制空权被敌军夺走的后果太严重了，自从德国人派空军时常过来轰炸开始，第二军团的炮兵部队就每天都要受到轰炸，尽管防空部队也有一些战果。但德国空军对于这么一点点的损失根本不在乎，对于张孝准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夺回制空权，必须要与国内联系。让国内派空军部队过来压制德军的空军，否则这战没法打，沙俄方面虽然也有一些空军，但是沙俄连自己的制空权都无法保证，哪里来多余战机为第二军团守卫制空权？

华国，京城。

天气很炎热了，这天晚饭后萧震雷抱着儿子在院子里漫步，程碧瑶跟在他身边说着一些琐事，又时不时地抱怨天太热了。儿子身上都长痱子什么的，萧震雷想了想说：“既然这样，你跟亚男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就带着孩子们去承德避避暑吧，现在国内国外事情一大堆，我忙得也没有时间顾着你们，你们去那边避暑就当散散心，我这边也可以一心一意处理一些事情！”

程碧瑶闻言道：“我倒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亚男姐姐想不想去。这样吧，等回去我问问她！”

“嗯！”

夫妻俩人沿着河边漫步走着，前后左右数十米处有保卫人员的身影若影若现。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响起：“大总统。是我！”

萧震雷抱着孩子停下，转身看向来人，原来是总统侍从室副主任陈训恩快步走了过来。于是问道：“是彦及啊！有事吗？”

陈训恩站定道：“是的，大总统。蒋总参谋长求见，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程碧瑶见状连忙道：“那我们回去吧。别让蒋总参谋长等久了”。

萧震雷叹道：“哎，散散心的时间都没有，行吧，往回走！”

几人回来的时候，蒋方震正与王亚男说着话，见萧震雷等人回来，立即站起来道：“大总统！”

萧震雷将孩子递给程碧瑶，对蒋方震示意一下，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书房，坐下后，萧震雷丢过去一支烟，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

蒋方震道：“第二军团的事情”。

“哦，详细说说”。

蒋方震沉吟一下便说：“自从第二军团与德军接战开始，我军还算打得不错，在张孝准的指挥下，我第二军团重点布防基辅，德军第11集团军于十天前开始进攻第一道防线的维斯涅韦，王占元的日本兵团负责那里的防御，直到现在为止，第一道防线还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只不过日本兵团的损失颇大，根据前线的统计，德军与日本兵团的伤亡比例大约在1:2左右”。

萧震雷闻言皱眉道：“德军是进攻方，而我军处于防守状态，伤亡比例竟然还有1：2，德军的战斗力果然不可小觑啊！”

“是啊！”蒋方震点了点头，又道：“一方面是德军单兵素质强悍和战术娴熟以及使用得当，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军的炮火太过猛烈，而尽管我军后来将大量火炮调过去，加强了炮火支援，但是德军又调来了空军对我炮兵阵地时常进行轰炸，我军炮兵损失比较大，现在我军在东欧基本上没有制空权，而沙俄方面的空军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当然不可能兼顾我军，这不刚才张孝准发来电报说如果再不调空军过去遏制德军的高空轰炸，这战就没法打了，德国空军给我第二军团造成的伤亡太大，如果是我国防军还没什么，但是防守的是日本兵团，这给那些日本士兵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过来请示一下大总统，是不是调派空军过去支援一下？”

萧震雷沉思片刻后问道：“空军方面有准备吗？要知道刚刚才抽调三百架战机去中东地区，现在如果要再抽调空军去东欧，国内对东南亚、西伯利亚、朝鲜的空中防御能不能兼顾得过来，对日本的压制有没有问题？”

蒋方震显然早有准备，“在来之前，我已经与空军司令马汉龙做过沟通了，他表示可以最多抽调两千架战机出去没有任何压力，国内留一千架战机防御领空以及应对突然状况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由于我们需要完成各国下达两千架第一代战机的订单，因此一年之内不能添加新的战机”。

萧震雷思索着调拨战机去东欧是否有必要，如果抽调战机过去，数量够多的话，张孝准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而且己方伤亡会少很多，如果指挥得当，不仅防御绰绰有余，而且还可以反攻，如果不抽调战机过去，第二军团的日子只怕是会很难过。以后德军会一直压着第二军团打，毕竟制空权在德军手中，德军想打就打，想撤就撤，几乎是来去自由。

看来不调拨战机过去不行，还是要调拨战机过去，不过在调拨战机的数量上还要仔细斟酌一下，如果调拨数量足够多，虽然可以帮第二军团很大的忙，但是如此一来就会把德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如果让德军感觉到东线战场存在巨大的威胁，那么德军很有可能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东线战

场，而放过现在正在处于喘息阶段的英国，这不是萧震雷想看到的，萧震雷要让英国承担德军大部分压力，而目前英国也正是承担了德国几乎大部分攻击，特别是空军和海军，如果华国现在调拨大批的战机去东欧战场，那么必然会将德国的空军力量吸引过来。所以抽调的空军战机数量不能对德军现如今在东欧战场的空军数量，在整体战斗力上也不能完全压制德军，要显得稍弱，可以牵制德国在东欧的空军力量，不能让它们完全肆无忌惮地对第二军团进行轰炸。

在这样的原则下，萧震雷说道："我同意调拨战机过去，但是调拨的战机不能是我们现在空军使用的第三代战机，要调拨第一代战机过去，调拨过去的战机整体战斗力不能比德军现在东欧的空军力量强大，以免将德军的目光从英国人身上吸引到我们自己身上，这可不划算，你认为需要调拨多少架战机过去？"

蒋方震诧异道："调拨第一代战机过去？我们自己现在都不用第一代战机了啊，早先剩下的三百架第一代战机都全部卖给了英国人，现在各大飞机制造厂虽然都在生产第一代战机，但是这都是给各国生产，我们需要完成各国的订单，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当然可以先使用这些战机，但是如果到了期限我们不能按时交货，那么我们要支付巨额赔偿啊！"

"这样啊？"萧震雷拍了拍脑袋，他把这事给忘了，权衡一番后他又道："那如果调拨第二代战机过去呢？多少架合适？"

蒋方震闻言道："根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传来的情报显示，德军现在在基辅附近的空军力量大约有一百架一代战机，主要用于对付我第二军团，如果我们调拨第二代战机过去，我详细六十架应该差不多了，当然德军不可能一直只有这么多战机，他们肯定会逐渐增加，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要逐渐增加，以保证用足够的空军力量牵制德军，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我们再调拨大量的空军过去一举摧毁德军空军力量取得制空权！"

萧震雷听了蒋百里的分析，当即拍板："那好，就按照你说的办，先调拨六十架二代机过去，后勤方面要予以保障，机场的防空设施和预警设施一定要修建完善，战后如果要撤离的话，一些关键性的东西要拆掉，以免资敌！"

蒋方震立正道："明白！"

第547章洞悉

国内回复的电报已经到了，通讯处的人早上将电报送到了张孝准的手上，张孝准看着电报上的内容松了一口气，但是也为国内的做出只调拨60架第二代战机过来的决定感到很无奈，刚开始他还不明白国内既然同意调拨战机，为什么只调拨六十架第二代战机，后来他想明白了，国内不想将德军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吸引到东线战场，派六十架战机过来，只是为了牵制德国空军，不让德国空军这么肆无忌惮地对第二军团进行轰炸。

明白国内的意图之后，张孝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也不是对国内高层的抱有怨言，他身为有着一定政治嗅觉的军人，也明白在全盘大局战略面前，小地域的战役必须要为大局让路，现在他只能服从上峰的决定。

张孝准很快便忙碌起来，他立即找来吴佩孚和杨杰商议修建机场的事情。以第二代战机的性能，机场必须要修在靠近前线的地方，第二代战机在性能上要比第一代战机强一半，仅仅以航速举例，第一代战机的航速是每小时220公里，而第二代战机的航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320公里，第三代战机的航速又比第二代战机高得多，最高达到了每小时440公里。

要将机场修建距离前线较近的位置，主要是因为航程和作战半径的问题，此时德国自行生产的福克e.3单翼战斗机的最大航程才200公里，英国的“骆驼”和美国的curtissjn-4也强不到哪儿去，所以基本上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战斗机作战半径也就局限于100公里以内。而华国第一代战机的性能要比欧洲国家的战机高出一倍左右，作战半径也就在200公里以内。这还是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因为轰炸机不需要进攻空中战斗。只需要丢下炸弹就可以返回，因此最大作战半径在200公里以内，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就要短得多，战斗机需要进行空中战斗，因此在保证足够作战的油料时不能飞得太远，以免战斗过后飞不回来，华国的第二代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在500公里左右，第二代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在200公里至300公里之间，这主要看在空中战斗的时间而定。第三代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在300公里至400公里之间。而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在1000公里左右，正是因为达到了这个航程，华国轰炸机群才能对日本大部分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此时德国在基辅附近的空军机场就前移到了日托米尔。

经过商议，张孝准等人决定将机场修建在基辅东城区郊区附近，修建两个机场，每个机场都要有四条跑道，分别停放三十架战机，这时期战机对机场的要求不高，这时战机都比较粗糙。材料也比较便宜，关键是航速不高，因此危险性比后来高航速战机要低得多，也没有后世战机那么金贵和娇生惯养。机场只要修建得平整，下雨时不会打滑就行，先由士兵将跑道路面整理出来。然后再铺上水泥沙石，抹平晒干就可以用了。

这几天德国人继续在进攻基辅西面第一道防线。不过进攻力度小了一些，德国人估计也是打累了。需要休息休息，因此才减弱了攻势，在维斯涅韦没有讨到什么便宜，日本人没别的，就是有一股子狠劲，尽管在武器装备上比不上德国人，战斗力也大大不如，但日本人有着东方人在军事上颇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死战不退。

这天张孝准听了军情处的报告，得知德国海军大西洋各条航线上部署了大量的水雷和潜艇，通往英国的许多货轮都触碰水雷或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而沉默，仅仅两个月，在大西洋上碰触水雷和遭到德国潜艇鱼雷攻击而沉默的货轮就达到了两百多艘，总吨位达到了一百一十万吨以上，英国人为此大为焦急，英国从外界获取的养分大大减少了，不够德国人这样做虽然大大的打击了英国，但是也让美国颇为不满了，美国人为此找德国人交涉，双方开始扯皮、骂架。

还有一个消息，第一军团经过休整之后再次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华国远征舰队前日偷袭了奥斯曼军港伊兹密尔，并大获全胜，一个师的步兵师在伊兹密尔登陆了，随后第一军团又让海军运过来一个步兵师在伊兹密尔登陆，如此，华国第一军团就从东西两面夹击小亚细亚半岛，奥斯曼帝国从上到下，从苏丹到平民都一片恐慌，奥斯曼帝国的平民倒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华军没有对那些空手的平民开火，这让奥斯曼平民们对华军有一定的好感。

第一军团对奥斯曼发动大举进攻让德国也坐不住了，德国不指望奥斯曼帝国能帮上什么忙，但也不希望奥斯曼帝国扯后腿，更加不希望奥斯曼帝国被打得投降，如果奥斯曼帝国投降的话，德国就会少了一个盟友而多一个敌人，同盟国的势力就会减弱，协约国的势力就会加强，尽管对奥斯曼帝**队的战斗力嗤之以鼻，但是德国人还是不得不咬牙帮助奥斯曼帝国，经过紧急沟通，奥匈帝国第3集团军被调往色雷斯地区，尽快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半岛帮助奥斯曼帝国抵挡华国第一集团的进攻，不过一个集团军的调动可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完成的，也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

张孝准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又听军情处的人汇报说德军第11集团军的三个骑兵师不见了，而且还有情报显示，沙俄部署在基辅南面几个小城附近的哨所士兵都被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这几个消息让张孝准警惕起来，他立即走到地图前琢磨起来，德军三个骑兵师失去踪迹，如果是其他人统兵，张孝准还不会这么紧张，正因为德军这次统兵的是马肯森元帅，这位老人家素来以机动作战而闻名于天下。

在地图上看了一下，张孝准立即问道：“失踪士兵的哨所都在哪些城镇的郊外？”

“分别在别尔基切夫和白采尔科维这两个城市，其中别尔基切夫有三处哨所，白采尔科维有四个哨所！”

张孝准立即道：“马上去搞清楚，这些失踪了士兵的哨所都在具体什么位置，另外这两个这附近一共有多少个哨所，分别在什么具体的位置，尽快搞清楚，弄清楚之后马上来报告！”

“是，军团长！”

恰好吴佩孚和杨杰走了进来，待军情处的人走后，吴佩孚问道：“军团长，什么情况？”

“哦，是老吴和小杨啊！”张孝准打了一声招呼后将情况说了一遍，吴

佩孚和杨杰两人听了之后也开始紧张起来。

吴佩孚皱眉道："据闻这位马肯森老帅最擅长机动作战，难不成他是想派那三个骑兵师偷袭我军薄弱之处？"

张孝准点点头道："以这位老人家的风格，难保他不会这么做！"

这时杨杰说道："如果德军第11集团军只是针对我军，那么我军目前防御最薄弱之处莫过于第聂伯和东岸的基辅东城区，而且我们的两座机场正在修建当中，越南兵团还没有完全修建好防御工事，而且东城区拥有大量的基辅居民，极为混乱，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马肯森的三个骑兵师偷袭东城区，那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下午两点，军情处的人再次来到了张孝准的办公室报告了调查的情况，出事的沙俄哨所的具体位置已经找到了，在地图上标识出来之后，张孝准、吴佩孚和杨杰等人发现，这些出事哨所的具体位置可以连成一条线，这条线最终指向的方向在卡尼伏！

"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了，失踪的三个德军骑兵师正在向卡尼伏方向偷偷前进，目的就是夺取卡尼伏，然后利用卡尼伏的桥梁过河，过河之后再挥师北上偷袭我基辅东城区！"杨杰说着敲了敲卡尼伏在地图上的位置。

张孝准闻言想了想扭头问军情处的人："这三个德军骑兵师一共有多少人马？"

"大约一万八千骑！"

张孝准等人闻言顿时有些惊骇，"一万八千骑？怎么会这么多？"

这不能怪张孝准等人惊骇，实在是这三个德军骑兵师的规模太大了，此时欧洲一个骑兵师最多三四千人，四千骑已经第顶天了，可德军这三个骑兵师竟然有一万八千骑，这说明每个骑兵师平均有六千骑兵，几乎时一般欧洲骑兵师的两倍。

这时吴佩孚神情严肃道："暂时别管这个问题了，我担心的波尔塔瓦距离卡尼伏对岸并不远，如果德军这三个骑兵师过河之后不挥师北上，而是挥师向西南方向的波尔塔瓦前进并发动猛攻，那我们刚刚运送到波尔塔瓦的柬埔寨兵团、老挝兵团和缅甸兵团一共三十万人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他们虽然有武器，但是波尔塔瓦并没有弹药，没有弹药的武器不是烧火棍吗？如果抵挡近两万骑兵的冲杀？"

张孝准和杨杰闻言顿时浑身如掉入冰窖一般，张孝准立即凑到地图前用尺子量了一下，他道："必须在德军这三个骑兵师夺取卡尼伏之前派出一支部队赶到卡尼伏对岸的别列赞小镇，在别列赞小镇截住他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这里设伏干掉他们，让他们有来无回！"

第548章小镇设伏

听了张孝准的话之后，杨杰建议道：“我看不如这样，从越南兵团中抽调曾经当过兵的人组织成一支军队，据我所知当初越南有两万左右的殖民军，而这两万人也被编入了越南兵团当中，这些人多少都有过一些军事训练，将这些人编成两个师，由于人数太多，而且是步兵，行军速度会大大落后于德军骑兵，我建议将基辅所有的马车和马匹都征集起来，然后用马车将这两万人日夜兼程运往别列赞小镇，另外还可以带上廓尔喀兵团三千人！”

吴佩孚感觉到这样可行，立即道：“我看可以，军团长，你和杨参谋长留在基辅坐镇，由我带着这两万越南兵和三千廓尔喀兵去伏击那德军三个骑兵师，你看如何？”

张孝准看了看吴佩孚，犹豫道：“吴将军，你好歹也是军团级长官，却去指挥这种伏击战，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要不换别人吧？”

吴佩孚连忙道：“不不不，这绝对不是大材小用，说实话，这事交给别人我还真不放心，而你和杨参谋长又不能离开这里，只能我去，军团长，就让我去吧？”

张孝准权衡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好吧，既然如此，就由你带队去执行这个任务，马上去做准备，我只能给你一天时间做准备，征集马匹、马车，抽调兵力都要在一天之内完成！”

“明白！”吴佩孚当即答应。

吴佩孚从参谋部抽调了一些人手，又从警卫师中抽调了一个团的兵力，指派这个警卫团立即去外面征集马匹和马车。再派人将越南兵团中一些军官找来开会，开会时间很短。主要内容就是将从前在法国人手下当过兵的士兵全部抽调出来，他并没有打乱编制重新整编。而是命令按照从前在法国人手下的编制组队，然后再讲这些小编制编成两个师，再加上廓尔喀兵团三千人，一共得到两万三千人，抽调出来的警卫团中分出一个营作为他的司令部警卫力量，剩下警卫团的人充作宪兵部队和督战队，负责监督这两万越南兵。

当天晚上八点一切准备完毕，吴佩孚这次为了激励士气相当的大方，他将所有军官和士兵都集中在一处空地上。然后让警卫员提来几个巨大的箱子，将这些箱子都打开，箱子里面码着整整齐齐的华元钞票，越南士兵们看着那些箱子里的钞票都暗自吞了吞口水，廓尔喀兵还算好一些。

吴佩孚当众发表了一个演讲，说了一下大致的情况，然后表示这些钱都是分给这两万三千人的，先发下去一半，只要成功完成此次任务。再发下另一半，士兵可以跟自己的班长做出交代，如果想把钱汇回家，可以将钱转交给班长。班长做好登记，然互将钱统一收上来由各师专门成立的邮政处将这些分别寄给士兵们的家人，这个举措得到了所有越南士兵的拥护。

经过一夜的统计和安排，第二天清晨六点左右终于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吴佩孚一声令下，两万越南士兵和三千廓尔喀士兵纷纷爬上为他们准

备好的四千辆马车。其中三千辆马车载人，一千辆马车装载粮草和弹药，六点十五分，庞大的马车车队出发了，在土路上拖出十几里路的长队。

8月9日，吴佩孚率领的两万越南兵和三千廓尔喀兵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终于抵达了第聂伯河河畔的别列赞小镇，只要德军那三个骑兵师攻击卡尼伏，并且打算过河，就必须要经过别列赞小镇。

庞大的马车车队在别列赞小镇镇口停下，军官们纷纷下令让士兵们跳下马车列队，吴佩孚站在马车上看着眼前的小镇。这时一个上校跑不过来立正敬礼："将军，军团司令部来电，情报显示那三个德军骑兵师正在河对岸四十里处，他们什么时候会进攻河对岸的卡尼伏还不清楚"。

吴佩孚思索片刻便道："传令，派一队人进去与镇子里的人商量，让他们不要惊慌，平时怎么过日子，现在依然怎么过日子，德国人过来之后让他们躲在家里就行了，这场战结束之后，除了武器弹药之外，缴获的德国战马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归这个镇子里的人，由他们自己分配！另外，让士兵们马上休息，同时派人去控制桥头的俄军士兵，别让他们走漏消息，我不希望德国人发现丝毫的端倪！"

"是，将军！"

一队士兵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很快进入镇子里，这个镇子里的俄国人本来不同意配合这支军队，不过在军官说出缴获的东西除了武器弹药之外全部归这个镇子的人所有之后，镇子里的俄国人立即同意了，表示一定会配合好。

在镇子这边的守卫桥头的一个俄军士兵班被控制了，吴佩孚大军到来的消息没有传到对岸卡尼伏的俄军耳中。

在征得镇子居民的同意之后，吴佩孚立即命人将镇子和镇子周围的军事地形图绘制出来，这个过程只花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之后，吴佩孚设在镇子北面五里的司令部就挂上了这个镇子以及周边的军事地形图，这个镇子不大，南北东西各一条主道将整个镇子分为四个方块，镇行政中心在两条主道交叉的十字路口，这间房子有三层楼高，用坚固结实的岩石砌成。

吴佩孚对地图研究了半个小时立即下令，"越南第1师1团埋伏在镇子东北和西北各个居民家中，2团埋伏在西南和东南各居民家中，我要每家每户都有我们的人，每一间大一点的房屋最少也要一个班，镇子中心那栋三层楼从行政中心布置四挺重机枪。3团埋伏在镇子西南面，防止敌军前往波尔塔瓦，2师1团埋伏在西北方向，堵住敌军前往基辅的道路，第2师2团负责埋伏在镇子南面，一旦俄军全部过河之后，马上封死桥头堡防止他们退回河流西岸，2师三团作为预备队跟在司令部周围随时准备支援！"

"是，将军！"

这次为了对付德国的三个骑兵师，吴佩孚带来了大量的重机枪，而他带来的警卫部队还有大量的迫击炮，廓尔喀兵团配备了大量的轻机枪，如果一旦哪个地方顶不住德国骑兵的冲锋，警卫团和廓尔喀兵团就会冲出去不漏，防止德军骑兵逃窜。

下午12点十五分，小镇对岸的卡尼伏方向响起了枪声，枪声稀稀拉拉，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吴佩孚知道，德军骑兵已经控制了卡尼伏，卡尼伏的守军不过只有一个连，一个连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如何抵挡三个骑兵师的进攻？卡尼伏被德军偷袭得手再正常不过。

不久，一小队骑兵快速通过了卡尼伏桥进入了别列赞小镇，桥对面居然没有沙俄军守卫，这让侦查的德军骑兵小队队长杰奎斯有些疑惑，但是他也没有多想，让带着骑兵小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小镇，并向镇方向而去，镇上的居民看见德军骑兵过来，都吓得惊慌失措，一个个逃回家将门关上。

杰奎斯带着骑兵小队飞奔来到小镇行政中心，并冲进去控制了里面的沙俄镇长和几个办事人员，并且砸毁了里面的电台防止镇长向沙俄人报信，做完这一切之后，杰奎斯又分别将骑兵们派出去侦查整个小镇和小镇周围的情况，他们还敲门好镇子里的居民打听消息，在镇子居民的配合下，杰奎斯的骑兵小队得到的他们想要的情况，这个小镇很安全！

杰奎斯又派人回去对岸的德军骑兵大部队报信，很亏，德军大部队通过卡尼伏桥向小镇方向而来，一万八千骑兵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没有奔驰，但是如此数量的骑兵即便不策马奔驰，在进入小镇的时候，小镇居民们纷纷吓得不敢出来。

德军骑兵133师师长马库斯骑在马背上走在部队最前面，他打量着街道上两侧的房屋，对身边的骑兵158师师长说道：“费兰德，我怎么感觉我们正在被无数人窥视呢？这种感觉让人毛骨悚然，非常不好！”

费兰德笑道：“马库斯，你的神经太敏感了，是不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的缘故？你看赫尔曼师长带着部队都走出了小镇向基辅方向去了也没有出什么事情！”

“但愿是我太敏感了！”马库斯叹了一口气，撤马加快速度向前行去。

就在两人骑着马刚刚走出镇子就听见了镇子西面桥头处传来枪声，马库斯大惊，急忙喊道：“怎么回事？后面怎么回事？”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枪声很快席卷到镇内几条主道，步枪的砰砰声，机枪的嘶吼声，死亡前的惨叫声充斥着整个小镇以及小镇周围。

埋伏在小镇南边的越南第2师2团首先发动了攻击，他们在截断德军骑兵退路的时候被德军后队发现了，双方随即开始交火，战斗很快蔓延到整个小镇，就连已经走出小镇的最前面一个德军骑兵师也遭到了埋伏在道路树林两侧密林内的袭击。

第549章将计就计

小镇的居民这次可谓是发了大财，人人都狠狠的发了一笔，除了武器弹药之外，三个德军骑兵师的战马等一些列装备全部转换为钱财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吴佩孚不可能将这些装备都给小镇居民，而是折算成钱财支付给小镇上的每家每户，他不需要钱财，需要战功，在小镇居民们的配合之下，他拿到了战功，而小镇居民们需要钱财，双方各取所取，这次合作得很好。

三个德军骑兵师的师长赫尔曼、马库斯和费兰德三人垂着手，耷拉着脑袋在士兵们的看护下向俘虏集中地走去，此时刚好经过吴佩孚身边，吴佩孚看见后喊道：“停下！”

俘虏们停下来了，看押的士兵也停下，吴佩孚走到赫尔曼等三个师长面前问道：“三位将军，马肯森元帅派你们来干什么的？”

赫尔曼抬头看向天用德语咕噜道：“我们虽然是你的俘虏，但我们却不会告诉你任何关于我军的事情，将军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听完翻译用汉语翻译出来之后，吴佩孚笑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说不说还有关系吗？既然我能够在这里率军包围伏击你们，就说明我们已经洞悉了马肯森元帅的计划，我现在问你们只是想求证一下而已！既然你们不愿意说，那就算了，我也不勉强，来人，带走”。

将俘虏都收拢集中起来看押，又派人打扫战争，再将缴获的物资折算成钱财支付给小镇村民们之后。吴佩孚立即命人给基辅的张孝准和杨杰发去了一份电报，将这里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随后他又派人去调查。看看是否有德军从刚才的混乱中突出包围圈逃走了，调查的结果显示算上被打死的德军士兵。三个德军骑兵师的所有士兵和军官都在这里，竟无一人逃走，这也就说明在日托米尔的马肯森还不知道他这三个骑兵师已经被俘虏了。

吴佩孚很快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认为既然现在消息还没有泄露，那么何不来给德国人来一个将计就计呢？于是他一面把这个想法用电报电告张孝准和杨杰，另一方面将三个德军师长的副官和通讯人员单独隔离开来，想办法收买了对方的发报人员，给马肯森发去一封主旨为一切顺利的电报。

张孝准的电报很快回复过来，他和杨杰同意了吴佩孚的计划。并且保证会与沙俄方面联系，让沙俄方面进行密切的配合。

很快，沙俄方面派人来接管了德军俘虏，而吴佩孚立即率部通过卡尼伏桥沿着德军三个骑兵师来时的方向原路返回去，与此同时沙俄方面接到了张孝准的照会，对吴佩孚的部队一律放行和配合。

日托米尔，德军第11集团军司令部。

副官走进马肯森的办公室立正喊道：“报告元帅，158骑兵师师长费兰德发来电报，目前他们已经通过了卡尼伏桥。请元帅下达下一步的命令！”

马肯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即便是他已经在心里中早已有了计划，

却也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完全表述过，因此三个骑兵师的师长都不清楚最终的攻击目标。只是按照马肯森的指示一步步来，每实现一个目标，马肯森才会下达下一个任务。吴佩孚也是用过收买了费兰德等三人的副官才得知这一情况。

到底是命令费兰德北上直接配合正面进攻部队攻击华国第二军团在基辅的守军的后背呢？还是命令他们沿着西南方向而去攻击华国最近运到波尔塔瓦的三十万部队？马肯森有些犹豫拿不定注意

权衡片刻之后，马肯森有了主意。他认为攻击波尔塔瓦更加可行，毕竟刚刚运过来的华国三十万人立足不足。说不定此时那边一片混乱，谁又能想到他手下的三个骑兵师已经悄悄渡过了第聂伯河呢？对方肯定没有防备，他立即对副官道：“给他下达命令，让他们火速沿西南方向而下攻击在波尔塔瓦的华军部队，争取一战而击溃那里新到的三十万人！”

“是，将军！”副官答应一声，立正敬礼后退了出去。

“等等！”马肯森叫住副官，又问道：“今天的进攻有进展吗？”

副官摇头道：“元帅，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到目前为止，我军已经阵亡超过了一万两千人，受伤三万四千人，差不多一个军的四分之三部队失去了战斗力，部队士气有些低落，不过华军方面伤亡更加惨重，根据他们公布的伤亡报告显示，他们阵亡了一万三千人，受伤三万两千人，我相信他们公布的这个伤亡报告肯定存在着水分，他们阵亡人数绝对超过了两万，受伤人数也绝对不止三万两千人！”

确实如这位德军副官所猜测的一样，截止今天为止，驻防在维斯涅韦的日本兵团几乎被打残了，阵亡人数超过了两万两千人，剩下的四万多人几乎人人带伤，即便是这样，在华军军官的带领下，剩下四万多受伤的日本兵们也没有溃败。不过此时，维斯涅韦的守军已经完成了换防，被打残的日本兵团四万多伤病被撤回了基辅城内休整和养伤，负责接防的是沙俄新整编的两个军，67军和88军，一共十万人。

不过德军还不清楚维斯涅韦已经换防了，马肯森当然也不知道，连续进攻了半个多月没有丝毫的进展，这他让有些忧虑，他叹道：“对面的只是日本降兵，总共还不到七万人，却在华国人的指挥下整整挡住了我们半个月的三十万人的轮番进攻，如果对面是华国的国防军呢？情况会怎么样？”

副官没敢答话，他很清楚，如果对面的是华国国防军，恐怕就要攻守互换了，论装备，华国国防军比德军要好，士兵战斗素养不会比德军低，尽管双方还没有正式交锋过，但副官有这个意识。

抽了几口烟后，马肯森捏着烟斗下达了命令：“正面进攻暂停一下，命令部队从伊尔平和布查方向发起进攻，难道那些尼泊尔和不丹的土著战斗力能够强过日本人吗？这次以最大的攻击力度发起进攻，火炮和坦克全方位配合，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伊尔平和布查，我就不信攻不破对方的防线！”

副官立即立正：“是，元帅！”

尼泊尔和不丹兵一共只有两万五千人，兵力虽然不多的，但是他们防

御的地点是天然屏障，而且经过事前精心的部署，王占元相信，想要攻破这两处地方任何一处地方不死几万人是不可能的。

8月10日，德军分别从布查和伊尔平发动强大的攻势，几乎可以说是全面进攻，两个步兵团，一个步兵团进攻布查，另一个步兵团进攻伊尔平。

所有的阵地前方都画出的方格子依然保存着，这些虽然有下一两场雨，但这油漆画出来的白线却没有被冲走。

进攻开始了，第一波进攻就派出了一个步兵团，这个步兵团分布在超过一公里的进攻线上，在伊尔平也是一样，同样一个步兵团发起了进攻。

德军军团和士兵们对于对方在阵地前方画出这样的方格子很是疑惑，但是现在已经发起进攻，也没有人去思考这些方格子究竟有什么作用。

德军距离山脚阵地四百米的时候，守军尼泊尔士兵们开火了，他们在华军军官的指挥下，按照打靶的要求瞄准之后再开枪，尽管这些尼泊尔士兵以前受到的训练很少，但是至少现在已经学会了打枪。

在德军士兵进攻时，德军强大的炮火开始向尼泊尔士兵防守的阵地上开火，一个一个山头的正面都遭到了德军炮火的猛烈炮击，不过这些炮火对尼泊尔士兵造成的伤亡极为有限，这主要得益于地势的原因，尼泊尔士兵们把堑壕都挖进了山体之中，整个身体都躲在山体内，按照华军军官的指挥，只有看见出现在自己连队负责的方格子之内的德军才能开火，这种防御方式无疑增加了火力打击的效果，而且火力也没有被浪费掉。

尽管尼泊尔士兵们的枪法不怎么样，但是在那么狭小的方格子内，被一个连队的人射击，总有被射中的时候，而且这种战术只要继续进行下去，相信要不了多久，这些尼泊尔士兵的枪法就会得到大幅度提高。

德军进攻到山脚阵地前方一百米的时候就再也前进不了了，此时守军的重机枪开火了，恐怖的侧射机枪火力给德军带来的极为惨重的伤亡，而且山上还有火炮对正在进攻的德军进行炮火打击，整个山脚阵地前方四百米的范围内到处躺着德军的尸体，这次布查和伊尔平两地的进攻，德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两百多人，这些都是那些方格子带来的功劳。

德军将领们在得知己方这次进攻竟然有如此大的伤亡，当即命令炮兵部队对守军阵地和山坡上进行无差别炮击，同时在日托米尔的德军机场也起飞了几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布查和伊尔平的守军进行狂轰乱炸，但是由于尼泊尔和不丹士兵都躲进了坑道内，德军的炮击和轰炸收效甚微。

第550章绞肉磨盘

彭树森是负责防守189高地的营长，他这个营有八百尼泊尔士兵，经过上午的战斗之后，下面报上来的情况显示德军中的神枪手对己方的重机枪手的威胁比较大，要对付德军中这些神枪手，唯一的办法就是以神枪手对付神枪手，但是让这些尼泊尔士兵按照打方格子的办法打仗还行，可他们中却没有神枪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将自己带来的一个警卫排分派下去，给每个步兵排分配两到三个士兵，这些华军士兵都是正规国防军士兵，他们的枪法要比一般国家部队的士兵枪法都要准得多，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在下午的防守战斗中，果然被德军神枪手打死的机枪手就少了很多，他安排下去的那些华军士兵在战斗中几乎每个人都打死了一到两个德军神枪书，一方面是因为德军根本没有料到守军会用这一招对付他们，另一方面德军神枪手太多，因此质量上就有所不如，因此在这一次进攻当中损失了不少。

8月11日的进攻当中，德军军中的神枪手们再也没有出现，估计是昨天损失太大了，这天的进攻当中，德军的攻势依然猛烈，但是却同样损失惨重，接连四天，德军的损失都极为惨重，但德军并没有因此停止进攻，德军士兵们每天晚上收敛尸体都是非常劳累的事情。

现在天气太热，尸体不能在外面爆晒太久，因此每天傍晚时分战斗结束后。德军会派出一队没带武器的士兵打着白旗过来收敛尸体，华军军官也默许了这种行为。但是却不准他们带走那些遗落在阵地前方的武器和弹药，当德军收敛尸体离开之后。华军军官再派人过去将枪支弹药捡回来。

经过这几天的适应和将德军当做靶子打，尼泊尔士兵和不丹士兵们的枪法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不少人都能够十枪命中九枪，大部分人十发子弹能够命中六发到七发了，只要很少人的命中率还很低，但整体而言，他们的枪法都提高了一大截。

8月13日，这次德军发动了近一个月以来最大的进攻力度，两个师的步兵分别在布查和伊尔平发动了轮番进攻。几乎是一个团一个团的交换进攻。

这次进攻从上午八点开始，战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枪声和炮声也没有停止过，德军大量的火炮炮弹倾泻在山坡阵地上，德军战机一整天都在对伊尔平和布查进行轰炸。

中午停止战斗休息的时候，守军山坡上面对德军的一面已经完全变成光秃秃的了，以前是碧绿葱葱，山坡上站着很多高大树木、荆棘和其他植物，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整个山头面对德军的一面变成了光秃秃的岩石，这些岩石都被炸弹的硝烟熏黑，一些烧成光杆的高大树木此时差不多成了黑漆漆的木柱依然树立在原来的地方，山脚阵地前方数百米的宽阔地面上到处躺着尸体。有些尸体还堆积成一米多高。

下午三点，气温稍稍下降了一些，德军又开始进攻了。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冲锋在进攻的路上，这次进攻同样凶猛。德军士兵完全不畏惧死

亡，前赴后继地倒在冲锋的途中。看到德军进攻如此猛烈，位于山顶和山腰的火炮阵地和迫击炮阵地开始发威了，铺天盖地的炮弹落在冲锋的德军人群之中，爆炸将一个个德军士兵的身体炸成碎片，无数鲜血从天空洒落而下，夹杂着漫天的泥土和硝烟，除了火炮和迫击炮的打击之外，守军步兵们也没有闲着，步枪机枪一起开火，现在所有的火力都使用出来了，只为阻挡德军的进攻，在布查和伊尔平两处防线上，数百挺重机枪一起开火，还有华军警卫部队的轻机枪，如此强大的火力连德军都自愧不如，德军伤亡惨重，战斗还没进行到下午五点就结束了，德军没有再发动新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德军依然派出收尸部队来到阵地前方收尸，德军士兵们默默的将一具具尸体抬上马车，将那些残肢断臂也捡起来丢进马车内一起运走。

晚上，伤亡报告递到了日托米尔的马肯森元帅的办公室里，马肯森看了手上的报告后，手不断的颤抖，他大怒道："怎么会这样？防守布查和伊尔平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会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他们不是华国刚刚从尼泊尔和不丹征召的山民吗？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不能怪马肯森会暴跳如雷，换做任何一个将领看到手上这份伤亡报告之后都会如此，仅仅今天一天，两地的阵亡人数就超过了一万三千人，自从在这里发起进攻之后，前后共有一个星期，加起来阵亡人数达到了五万人，受伤超过八万，这么大的伤亡，让德军后方的战地医院都撑爆了。

副官苦笑道："元帅，我们分析华军很可能将那些山头和高地内部都挖空了，而且他们挖掘了大量的暗堡和坑道，他们可以随时在任何射击口支援，而我们的火炮炮击和轰炸对那些山体内部的暗堡无可奈何，必须要让地面部队攻入坑道内部进行清剿才有可能击垮他们！"

"还有，元帅，以现在这种伤亡速度下去，我恐怕我军再过几天就没有进攻能力，要换成华军来进攻我们了！"

马肯森叼着烟斗，脸色很是难看，他思索良久，拿下烟斗说道："通知德奥第4集团军过来接替第11集团对敌军阵地发起攻击！"

副官立即道："是，将军！"

德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也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他们研究发现华军指挥的尼泊尔兵团和不丹兵团拥有大量的自动火力，而且在枪法上，那些尼泊尔士兵和不丹士兵的枪法越来越准，这也是造成德军伤亡人数呈直线上升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们也发现守军的火力打击非常有层次感，在火力打击密度上与进攻部队的兵力和进攻强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德军进攻人数增多并且进攻力度增大，守军的火力就会明显增加，相反德军进攻人数减少，进攻力度减小，那么守军的火力也会相应减少。

这个发现让德军参谋们极为惊叹，这需要指挥官对部队的指挥达到多么精细的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啊，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方格子的原因，有了那些方格子的存在，每个连队都有各自的任务，防守的火力自然就会随着德军的进攻兵力和强度的增减而增减。

德奥第4集团军属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合组建的部队，这个集团军有二十万人，德国和奥匈帝国各占一半，当初这个集团军就在马肯森的指挥下扫平了罗马尼亚，占领了罗马尼亚全境，因此由始至终，这个集团军都是在马肯森的指挥之下，那么这意味着马肯森能够指挥的部队不是三十万，而是五十万大军，在德国能够直接指挥五十万大军的元帅和将军屈指可数。

德奥第4集团军接到命令很快从后方赶来，最先到的是两个师，这两个师抵达之后就立即接手了进攻任务。

8月14日，刚刚接手进攻任务的德奥第4集团军第一天进攻就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直接阵亡一万五千人，伤三千人，伊尔平和部查每天都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很快就被世人皆知，名声传遍世界。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在沙俄的伊尔平和布查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磨盘，一天吞掉一个师的兵力，饱嗝都不带打一下的，而防守这里的张孝准和王占元也很快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名将，那些防守伊尔平和布查的尼泊尔士兵和不丹士兵也成为了世上最强的军队之一，以两万五千人顶住了十倍兵力的德军轮番进攻，这不是任何军队都有这种傲人战绩的。

马肯森，这个在另一个时空德意志第二帝国最后的老将现在终于愤怒了，他的荣耀不允许他承受着失败的痛苦，他咆哮着命令手下的将军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8月15日，在马肯森的命令下，德军对基辅的第一道防线发动全面进攻，由沙俄军队防守的维斯涅韦顶了三天就全线崩溃，被打死一万两千多人，六万余人被俘，两万多人溃逃至基辅城内，基辅的第一道防线就此告破，驻防在伊尔平和布查的守军目前已经前后被围困，幸运的是守军事前储存了坚持三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在华军军官的率领下并没有任何投降的迹象，张孝准也命令驻防在伊尔平和布查的尼泊尔士兵和不丹士兵坚守到底。

对于俄军十万人竟然只坚持了三天就全线溃败，张孝准大为恼怒，他找来俄军司令官彼得洛夫，对其大肆挖苦讽刺，让这位俄罗斯将军羞愧得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这位沙俄将领也是有尊严的人，他在张孝准面前丢了这么大的脸之后想死的心都有，于是要求率领手下残部两万多人驻防在基辅城外的城墙外围防线，并声言说他就算是死也要死在阵地上，他还要求张孝准派督战队在后面督战，一旦发现有俄军放弃阵地逃跑，督战队可以立即开枪射杀，张孝准求之不得，当即同意的他的请求，并派出督战队督战。

第551章新计划

伊尔平，189高地。▲∴▲∴点▲∴小▲∴说，

彭树森已经一天没有喝一口水了，他的嘴唇已经干渴得裂开，嗓子里就像要冒烟一般，这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感觉有些头晕目眩，有时肌肉痉挛，还有些心悸，感觉非常的疲惫，这是身体缺水的症状，而且已经非常严重了。

作为189高地的指挥官，彭树森有着比其他人优先享有食物和饮水的权利，但是他把自己的那份分给了几个尼泊尔士兵，连他都快撑不住了，就更别说其他军官和士兵。

在他看来，这些尼泊尔士兵真的是很不错，在189高地，武器、弹药、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都暂时还不缺，唯独缺水，已经十天半个月没有下雨了，这山头上又没有水源，俄国人防守的维斯涅韦的防线被德军攻破之后，伊尔平和布查就被德军包围了，下山取水的途径也被德军截断。

彭树森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如果一天之内不能补充水分，不仅是他，就是这伊尔平和布查所有的守军都会渴死，他强打起精神让发报员向上峰发报，报告这里的情况，请上峰想办法帮忙解决饮水问题。

境况非常糟糕，如果是欧洲军队，到了这个地步基本上都会选择投降，因为在这种情况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只能等死，这种情况在欧洲国家军队中是允许投降的，但是在东方却不行，投降会被视为反叛。

不止是彭树森这里的情况是如此，其他一些山头的守军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撑不下去了，已经开始出现因为缺水而休克的情况。如果再过一天或者半天得不到饮水，就会有人渴死。

情况很快汇报道王占元这里。这位老将现在是心急如焚，在日军部队与沙俄军队换防的时候，他的指挥部也随同一起撤回了基辅城内。他接到伊尔平和布查连续发来的好几封电报之后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让发报员回复过去，让伊尔平和布查的守军撑住，上面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饮水的问题，在想不到办法的情况下，他只能去找张孝准。

在第二军团的司令部里，张孝准听取了王占元的报告之后立即派人将杨杰找来商量。最后决定派运输机对伊尔平和布查的守军阵地进行空投饮水，只有这样才能将水送过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办法，幸亏这两天机场已经修建完毕，华军战机已经陆续抵达，同时到来的还有几架运输机，恰好可以用这几架运输机空投饮水。

当天傍晚时分，战斗结束，德奥联军退却之后。几架运输机飞过来空投了一些箱子，降落伞在天空飘荡了几下之后或落在阵地上，或落在半山腰，或落在山顶。这些水被送来及时解决了守军身体缺水的问题。这些水也只能用于饮用，如果要洗漱和洗澡则是不够的，按照守军现在的人数。每天必须进攻空投一次，为了防止德军发现空投的规律从而派战机归来拦截运输机。因此空投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

暂时解决了伊尔平和布查守军的饮水问题，这让张孝准、杨杰和王占

元等人放心下来。现在就是主要顶住德军对基辅城外的外围阵地的进攻。不过由于伊尔平和布查的守军的存在，德军不能将所有力量用于对基辅的进攻，还必须一方面继续加强对伊尔平和布查的进攻或者分出一部分兵力防备伊尔平和布查方向的守军，以免这些守军从背后杀出来威胁进攻基辅的德军后背。

在第二军团军事会议上，张孝准说道："俄军司令彼得洛夫已经向我请战，要求带剩下的俄军残兵两万余人守城外外围防线，我担心他们还是顶不住两天就会溃败，到时候如果他们溃败，我们决不能放溃兵进城，督战队在后面堵住进城的通道，凡是想要进城的俄军一律射杀。吴佩孚将军在两个小时之前来电，他部还需要三天才能抵达日托米尔附近，现在日托米尔是德国老帅马肯森的司令部所在地，更是德军第11集团军、德奥第4集团军的后勤物资囤积地，还有野战医院、弹药库都在日托米尔，如果我们拿下日托米尔并控制，然后出兵科罗斯特维夫，以最快的速度占据这里，那么德军第11集团军和德奥第4集团军大部分兵力就会被我们夹在中间，我们只要以迅猛的攻势迅速发起猛攻，德军在后路被截断的情况下定然军心溃散，就算他们不想失败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还必须拖延两天时间，我就担心这两天，守卫西城区的朝鲜军队战斗力太差，连沙俄军队都顶不住几天，我担心他们不能完成我们的战术部署！"

这时杨杰说道："军团长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伊尔平和布查之所以能够稳如磐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从未用过的防御战术，将阵地前方空地划分为许多方格子区域，让守军像打靶一样射击进入方格子区域的敌军，这种情况是不能复制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地形才能实施这种防御战术，另一方面是因为尼泊尔和不丹士兵们长期生活在山区，性格坚韧、忠诚，而朝鲜兵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想要依靠他们守住基辅西城区，连我都不抱有太大的信心，我有一个简易，如果俄军在外围顶不住了，我们就将朝鲜兵群补转入城市地下，反正西城区已经被我们清空了，已经没有平民，留一座空城给德军，如果德军起疑心，只派少量的部队进城，那我们就发动攻击，将进城的小股德军抽调，一方面训练朝鲜兵，让他适应战争，练一练他们与德军交锋的胆量，另一方面消灭小股德军也可以迷惑德军高层，如果德军派大部队进城，那对我们而言岂不是更好？我们给他们来一个瓮中捉鳖，我们对城内地形熟悉，而德军不熟悉地形，只要德军大部队进城，我们就关门打狗，到时候德军与我军混战在一起，德军的炮火优势和空中优势都将不复存在，除非他们敌我不分进行无差别攻击，我想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张孝准听了杨杰的建议后思索着可行性，其他人将领也思索起来，徐树铮说道："军团长，朝鲜军归我指挥，我想我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我认为杨参谋长的建议很不错，虽然我是朝鲜军的指挥官，但我还是说句实话，朝鲜军的战斗力确实不行，别说比日本人，就算与越南兵相比也略有不如，让他们正面与德军作战，只怕很快就会崩溃，但如果让他们像杨参谋长那样说的一样打打偷袭战，利用城市房屋、建筑和下水道与德军捉迷藏、搞偷袭，我想他们还是能够胜任的，我同意杨参谋长的建

议”。

张孝准问王占元、徐树铮、陈树藩：“你们怎么看？”

“我认为杨参谋长的建议可行！”

“我也同意！”

“同意！”

见几人都同意，张孝准其实也在心里认可了杨杰的意见，当即就道：“那好，就按照杨参谋长的建议执行，徐将军，具体的战术指挥，你一定要亲力亲为，各处都要盯紧了，如果让德军发现了一处下水道入口，他们可能用烟熏，到时候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通道堵死，以免烟雾蔓延到整个下水道系统，又或者他们派兵进入下水道清剿我们，在关键的通道交叉口一定要安排重兵防守，总之到时候德军肯定会想各种办法对付我们，你们一定要事先设想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作出适当的应对方案，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徐树铮点点头：“明白，军团长！”

8月16日，德军第11集团军对俄军两万余人防守的基辅城外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上千门火炮对三道阵地进行了耕田式炮击，而德军空军五十架战机飞抵俄军防御征地上空进行轰炸，不过随后华军三十架战机从后方起飞赶来与德军战机进行了空战，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各有损失，德军损失了十一架战机，华军损失了五架，伤亡比例在2:1左右，鉴于华军战机是第二代，这种伤亡比例在正常范围内。

空战过后，双方战机都耗尽弹药和油料，各自飞回了机场，但地面战斗却没有停止，德军依然对俄军防守的阵地发动连续不断的猛攻，尽管华军部署在城内的火炮阵地不时地对俄军进行火力支援，但是德军的炮弹也没有停歇地倾泻在俄军阵地上。

下午五点，天还没有黑，在德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打击下，俄军守军损失超过七千人，德军也损失达到两千多人，俄军在如此惨重的伤亡下终于顶不住了，许多士兵丢下武器就向后方逃跑，很快出现了连锁反应，俄军司令官彼得洛夫气得命令警卫队开火打死了数十米逃兵都没有能够阻止俄军溃散。

俄军司令官彼得洛夫阵地上饮弹自杀了，所有还活着的俄军也都被俘虏，向后方逃跑的俄军士兵没有一个能够逃跑的，他们在进城的时候遭到了朝鲜军的疯狂阻击，大量的机枪部署在入城入口处，大批大批的逃兵死在那里，后来的逃兵见无法进城，只能返回阵地向德军投降。

第552章扶持阿拉伯国家

京城，总统府。

萧震雷拿着毛巾擦了一把汗，又走到电风扇处吹了几分钟，总算感觉身上凉爽了一些，这才回到办公桌处继续工作。

这时秘书小高敲门走进来说道：“大总统，这是总参谋部送过来的战情和作战报告，有些是需要您马上批阅的！”

“噢，好，你放在这里，我马上看！”萧震雷用笔指了指桌子旁边。

“好的！”小高将文件放在办公桌的左边空位子，然后退了出去。

萧震雷处理完手头上几份文件，拿起小高刚刚送来的一个文件夹，打开看了一遍，这是张孝准汇报过来的，他们计划让吴佩孚带两万越南兵和三千廓尔喀兵以及一个团的华军部队去偷袭位于日托米尔的德军11集团军的司令部。

萧震雷仔细将作战计划看了一遍，略作思索之后用朱笔在开头处写下“同意”两个字。按理说这种作战计划是不需要汇报给萧震雷批阅，以张孝准的权限完全可以临机决断，但是由于第二军团所处的位置很关键，它的任何一步主动作战计划都可能影响整个战略大局，张孝准也是因为担心吴佩孚的军事行动会让整个战局向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才向国内发来了作战计划，如果国内不允许，那么这个军事行动就要停止，吴佩孚部所做的一切就是无用功，尽管这是一个摧毁德军第11集团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在整个战略大局面前，这一点点胜利是微不足道的。

萧震雷之所以同意这个作战计划。是因为就算他们在这里取得一些胜利，但对于俄军这次夏季攻势所取得的战果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德国在陆军上相对于协约国国家来说强大太多，损失一个集团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足以引起德军统帅部的高度关注，德军目前的主要精力还是盯在英国人身上，在东线暂时的失利对于德国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如果华国在东线战场派驻大量的战机和空军部队，完全压制德国空军，甚至控制制空权，那么德军绝对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制空权事关整个区域性作战的主动权，显然德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战场的主动权，有了制空权在手。德军可退可进，这也是萧震雷只同意派六十架战机来东欧的原因，他可不想把德军的主要注意力从英国人身上吸引到东线过来，英国还需要被德军进一步削弱。

萧震雷拿出第二份文件，这是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第一军团军团长伍世友发来的一份作战计划报告，现在华军第一军团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小亚细亚半岛，只剩下西北角一小部分还在奥斯曼帝国手中，而奥匈帝国支援的第3集团军被阻挡在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早已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但西方国家仍然成为君士坦丁堡）无法通过海峡。华国海军远征舰队和法国舰队封锁了土耳其海峡，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默德五世很想投降，以免国家继续遭到战争的摧残，但是他自己身在君士坦丁堡被青年土耳其党和奥匈帝国大军控制。无法做到这一点。

伍世友在作战计划报告中提出要用海军远征舰队护航，运送远征军第

一军团士兵登陆巴尔干半岛作战攻击奥匈军队，这个计划是好的。中东战争已经结束，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统治已经宣告终结。而中东现在被华国第一军团控制，小亚细亚半岛也有大部分被华军攻占。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第一军团这两个月以来的作战非常频繁，萧震雷认为第一军团也应该进入休整期，另外军队需要补充给养，后勤运输线需要得到加强，后勤运输能力也要进一步加大，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华军登陆巴尔干半岛，奥匈军队当然是不堪一击的，但很快会引来强大的德国陆军部队，在这个时期，萧震雷还不想把德国陆军所有力量都吸引到东南方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萧震雷认为现在还不是登陆巴尔干半岛的时机，他用朱笔在伍世友的作战计划书上写下“不同意，攻占小亚细亚半岛后部队休整、等命”这句话后将文件放到了一边。

接下来，萧震雷又以很快的速度将小高送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毕，看了看时间，他放下钢笔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

不久，秘书小高进来道：“大总统，会见阿拉伯半岛的内志地区的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也称总督、首领、头人等）伊本?沙特、阿曼王国赛义德王朝泰木尔国王、也门伊斯兰领袖伊焉姆，还有特鲁西尔阿曼（后世的阿联酋）各地方埃米尔的时间到了，刚才外面打来电话，车队已经到了总统府门口”。

萧震雷睁开眼睛起身道：“好，走吧！”

在另一个时空，内志地区的埃米尔伊本?沙特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首任国王，四十年前，沙特家族就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瓦哈比派王朝。这个王朝于1818年被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摧垮，瓦哈比派受到沉重打击。其后，沙特家族逃往科威特。1901年，伊本?沙特率众自科威特攻入内志。1902年攻克利雅得，接着平定了由土耳其人煽动的多次部落叛乱，确立了在内志的统治地位。不过直到三十年代之前，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的地位也只是相当于部落首领的地位。

现在华军赶走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队和官员，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因此阿拉伯半岛的话语权被华国掌握了，而伊本?沙特和阿拉伯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国王以及埃米尔想要在阿拉伯半岛建立自己的国家，就必须要寻求华国的支持，所以这次伊本?沙特等人求见萧震雷，希望能够得到华国的支持。

刚刚来到外宾接待厅，萧震雷就看到一些身穿阿拉伯国家白袍服饰的阿拉伯人走了进来，这些人都还很年轻，这几个阿拉伯人一一走过来同萧震雷握手，表情和动作之间格外恭敬。

萧震雷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表示欢迎，见面之后，萧震雷请他们坐下，并开始与他们交谈。

在这几个人当中，伊本?沙特控制的领地是最大的，也就是后世沙特阿拉伯王国，而阿曼王国之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也门现在分为南也门和北也门，南也门之前被英国人控制，北也门被奥斯曼帝国控制，阿曼王国

赛义德王朝也被英国控制，特鲁西尔阿曼（阿联酋）同样被英国人控制，不过这次大战爆发之后，奥斯曼帝**队攻打这些地区，赶走了当地的英国人，一举夺取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现在奥斯曼帝国被打败，华**队控制了这些地区。

也门伊斯兰领袖伊焉姆手上并没有军队，他只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个阿拉伯人，他在北也门有些影响力，手下有些一大批信徒，他希望获得华国支持的愿望是最强烈的。

萧震雷请他们喝茶，并说道："诸位的来意呢，我已经清楚了，我可以支持诸位复国、甚至在你们现在的土地上建立国家，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国也无意侵占诸位现在的土地，不会像英法等国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地，不过我有几个条件还希望诸位应允：第一，我国希望能够与贵国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结成攻守同盟，在外交上能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希望各位能够代表你们的国家租借一块土地用于我国驻军，但是诸位放心，我国不会干涉贵国的内政，我们驻军的目的只是用于保障我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保护贵国不受其他股价的侵害；第二，我国希望拥有在贵国开发、开采矿产、石油等能源的优先权，如果可以，我国希望与贵国政府联合成立能源公司，由贵方出土地、一般工人，我方出技术、设备、技术和管理人员，管理上由我国派人负责，贵方派原作为副手协助，双方各占一半的股份，基层员工录用贵国国内公民，这样可以解决贵国一些人的工作岗位问题。如果达成以上两条，无论任何情况下，我国政府都将永远支持各位在贵国的统治地位，任何时候诸位都可以寻求我国的帮助！"

相比英国，萧震雷提出的两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可以说华国没有占这些国家的任何便宜，也不存在任何的不平等，相反，如果这些人跟华国打成这两个协议，不仅会得到华国的保护，而且还能更好的发展。另外一条，双方联合成立能源公司，各占一半的股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划算的，要知道现在的阿拉伯半岛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技术，想要考自身将土地之下的能源开采出去，就算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可如果有华国的技术就不同了。

这些人纷纷答应，恨不得立即签署协议，在萧震雷的安排下，华国与这些人分别签署了几个条约，第一个就是结成战略同盟关系，成立一个组织，称为"共约"组织，这个组织内的任何国家受到组织之外的国家侵略，组织内的其他组织都有义务出兵帮助。随后这些人又与华国签署了双方联合成立能源公司的永久性协议，并且签署了租借土地给华国用于驻军的条约。

第553章托管中东

连萧震雷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与这些阿拉伯半岛上的土着埃米尔（头人、首领）们商谈得如此顺利，条约和协议也签署得非常顺利，尽管在萧震雷自己看来，这些条约和协议的签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是稍稍有些不利的，毕竟租借土地用作军事基地以及联合成立能源公司由华国管理，尽管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但开采出来的能源，华国拥有优先采购权和优惠权，而且由于在管理上由华国方面负责，因此定价权和出口权都由华国方面掌握，也是等于在阿拉伯半岛上开采的石油以后基本上由华国控制了，要知道石油这玩意可是工业血液，控制了它，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工业，在国际政治上将有用极大的话语权。

不过对于那些阿拉伯半岛的埃米尔们来说，签订这些条约和协议比与英国人签署的条约要平等得多，英国人完全就是殖民控制，在两者之前，他们当然是要选择与华国签订条约和协议。

阿拉伯半岛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协议和一系列条约签订之后，萧震雷设宴宴请这些埃米尔们，宴会结束后，萧震雷又一一与他们进行交谈。

在与伊本?沙特接下来的交谈中，萧震雷明确表示支持伊本?沙特在自己的国土上建国，并且支持他成为新国家的国王，伊本?沙特很高兴，他表示如果建国成功，他将铭记萧大总统和华国的恩德，并且发誓在先知默罕默德的见证下。永远遵守协议和条约的规定，视华国为新沙特阿拉伯王国永远的盟友并建立永恒的友谊。萧震雷表示很期待。

在与也门伊斯兰领袖伊焉姆交谈中，萧震雷代表华国当局表示愿意将南也门和北也门进行合并。并且支持伊焉姆建立也门王国，伊焉姆听了极为兴奋，他原本以为能够在北也门建立王国就很不错了，却没想到华国这么大方，竟然愿意将南也门和北也门进行合并，既然华国这么大方，他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当即表示愿意将亚丁城租借华国，无期限。亚丁港是从印度洋进入红海的必经之地。乃是咽喉要道之地，这里一座大型港口城市，经济极为发达，控制了亚丁港，几乎可以等于说控制了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萧震雷很高兴地接受了伊焉姆的表示，两人商议决定两国除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外，还永世成为友好国家。

接下来萧震雷又与阿曼赛义德王朝的国王泰木尔进行了会谈，萧震雷表示以后将支持赛义德王朝对阿曼王国的绝对统治，此前泰木尔只不过是英国人在阿曼王国的傀儡。尽管他是从他父亲的手里接任国王宝座，实际上有英国人在阿曼，他什么都干不了，这次华国愿意支持他。并且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国家，这让他非常感动，他表示会愿意与华国成为永远的盟友和友好国家。在外交上与华国形成一致，严格按照条约和协议执行。

最后。萧震雷又与特鲁西尔阿曼各地的埃米尔们进行了会谈，他建议大家坐下来谈判。停止无谓的战争，建议这些埃米尔们一起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家，按照每五年或者每四年的时间轮流执政，他表示华国在这方面

可以充当仲裁，极力维护特鲁西尔阿曼的公平和公证，维护新成立国家的秩序和政治稳定。

在萧震雷的建议下，这些特鲁西尔阿曼的各地埃米尔们也认为一直打下去也对他们自己非常不利，还不如听从萧震雷的建议大家坐下商议联合成立一个新国家，埃米尔们轮流执政，是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解决了阿拉伯半岛的事情，萧震雷松了一口气，现在就剩下中东地区了，中东地区目前在华军的控制之下，但目前还不具备扶持当地势力建国的条件，第一是因为各地还没有出现比较有威望的人和势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地区民族众多，又各有信仰，很多民族和部族为了自己的信仰经常与别的部族打仗，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当地各民族害怕奥斯曼帝国的血腥镇压，因此不敢妄动，但是现在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结束了，因此很多民族又蠢蠢欲动。

例如各地很多犹太人纷纷向耶路撒冷赶来，很多犹太人又建国的渴望，但是当地的情况太过复杂，有信仰基督教的，有信仰犹太教，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互相谁都不服谁，而且很多教派内部又分为几个派别，各有争执，这些宗教信仰者都非常极端，搞不好就采取极端的手段行事。

有鉴于此，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萧震雷决定由将中东地区托管给华国政府，由华国政府在中东各地分别成立军政府，再由军政府招募当地人进行具体的地方管理，招募一部分当地人维持当地的治安，为以后扶持当地人成立新政府做准备。

萧震雷很清楚，想要把中东地区吞下去是不可能的，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在这里统治数百年是因为距离近，还有血腥的镇压，而华国距离这里太远，鞭长莫及，想要彻底的统治绝对不可能。

之所以决定以后要扶持当地的势力在这里建立国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底下的石油，如果以后发现中东地区底下有大量的石油，而这又只是一块托管地，那么其他国家很快就会如同问道了血腥味的狼群一扑过来，但是如果以后在当地扶持当地势力建立国家，当么这些土地就有了主人，再加上华国的保护和支持，其他国家就不敢打这些土地的主意，而华国又可以从中得到大量的好处，控制着中东地区的石油贸易，再加上阿拉伯半岛的石油，那么华国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石油贸易，谁敢与之作对？

有了这个决定之后，萧震雷将英法俄等协约国在华国的特使、公使都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华国方面的决定，毕竟中东地区也不能一直由华**队负责维持治安，所以华国政府决定在中东地区设立数个军政府，招募当地有文化有威望的人进行行政管理，在招募一些壮丁训练一段时间，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负责当地的治安。

华国的决定，让英法俄等国说不出话来，毕竟中东地区此前一直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是华**队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统治，现在华**队占领中东地区，华国当然有绝对的决定权，向他们说明只是表示一下尊重，并不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英法俄等国也很识趣，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找茬，不过即使他们找茬，萧震雷也不会

让步。

按照萧震雷的想法，还是将中东地区按照另一个时空的政治格局进行划分，因为不管如果划分领土疆界，这块地面上始终都不会平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信仰太多，种族太多，特别是耶路撒冷以及周边地区，各个信仰的人都说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此都要抢夺耶路撒冷，而华国要做的就是在中东地区充当调解员，充当中东警察，谁不听话就干谁，谁听话就给谁大枣，而华国需要的只是这些地方的石油，其他一钱不值。

萧震雷将自己这些想法与铁血党其他高层和内阁方面的主要官员们进行了沟通，经过商议之后，大家达成了统一的想法，即支持萧震雷的决定，将中东地区划分为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分别在这些地区建立总督府，并派军队协助总督府统治。

按照萧震雷和铁血党高层以及内阁高层的指示，被任命为总督的这些人将带去一些官员分别在军队的协助下在中东各地建立总督府，并由总督府直接指挥一支军队，一个总督府直接指挥的部队不超过一个师，治安方面由总督府招募当地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给这些人发放武器，由华**官当任警察总长管理治安部队，同时将从中东各地招募一些文化，并且对华国有好感的当地人进入总督府辖下的政府机构工作，在行政方面，总督府可以给这些当地人放权，由当地人治理当地人是最好的，总督府只要给予支持就行了，当然这些做行政工作的当地人要绝对服从总督府，不能与总督府搞对立，更不能外外国势力接触起异心，否则总督府就进行打压。

另一方面，治安部队不仅要负责维持当地的治安，而且要负责清除对华国和当地总督府有敌意的势力，对于这样的势力，要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特别是当地一些部落贵族，这些手上有一些力量，想要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土地，甚至有当地贵族想要成立武装赶走华国人的，总督府都要对这些势力进行坚决的打击，抓住一个杀一个，明正典刑，当然这种事情只要由治安部队和当地人进行，华国驻军负责配合，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

第554章背后一刀

8月17日，日托米尔，德军11集团军司令部。

副官敲门之后快步走进马肯森的办公室，马肯森身后站定立正敬礼道："元帅，今天的情况有些诡异！"

马肯森正站在地图前拿着烟斗思索着，听了副官的声音后也没有转过身来，只是问道："哦？出现了什么情况吗？"

"是的，元帅！"副官回答，立即道："半个小时前，前方部队对基辅城内发起攻击，但奇怪的是基辅城内没有任何反应，在这种请来下，前方部队派了几支小股侦查部队突进城内，侦查部队进城之后很快将西城区都搜索了一遍，却什么都没有发现，现在整个基辅西城区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听到这番话，马肯森淡定不了了，他猛的转过身来，立即道："你说什么？西城区连一个人都没有？难道他们在一夜之间全部渡河去东城区？这可能吗？"

副官耸耸肩膀道："事实上就是如此，元帅，多支侦查部队在西城区搜索了两个小时，只发现了很多老鼠，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没有发现其他生物了！鉴于这种情况，前方将军们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暂时留在城外，并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就是这样，将军们希望元帅您做出决定，是否下令军队进城？"

马肯森陷入了沉思，他叼着烟斗，不停得吧唧吧唧抽着烟，又转头看向地图，这基辅所处的位置太特别了，南北都有高山。西北方也有高山，只有西面一马平川。第聂伯河穿过城中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不好打。不好打啊。

他想起了自己派出去的三个骑兵师，于是问道："费兰德他们目前在什么位置了？"

副官立即道："他们偷袭了波尔塔瓦，击溃了华军在那里的三十万没有弹药的军队之后就挥师北上了，由于人员众多，而且已经暴露行迹，因此行动迟缓了许多，而且华军和沙俄方面在获悉情况之后已经截断了波尔塔瓦通向基辅的铁路，他们只能骑马前往基辅，现在进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马肯森闻言皱起了眉头。从嘴里拿下烟斗，说道："命令他们加快速度，同时命令正面部队进城，一个小小的西城区，有什么好害怕的，难道它还能吞噬掉我十几万大军不成？"

副官答应："是，元帅！"

在命令下达之后，德军第11集团军各部队开始进入基辅西城区，西城区几乎已经被华军搬空了。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已经全部被转移到河对面的东城区去了，不过停留在东城区的居民已经很少，都知道这里打仗，谁也不知道炮弹什么时候会落在身边。性命都得不到保障，所以大部分人都离开东城区前往其他地方讨生活去了，只有很少局面留在动城区。

陈树藩已经部署妥当。大批的越南兵部署在河对面阵地上，枪口都对

准西城区河边。防止德军渡河，而且华军还在桥头布防了大量的兵力。同时在桥墩下安放了大量的炸药，一旦桥头堡守不住就炸掉桥梁，并且陈树藩还让越南兵将西城区河边的船只全部划到东城区这边的上游地带看管，不让德军有任何渡河的工具，除非德军士兵们都游水过来或者从其他地方过河，否则难以打过来。

德军很安全的进城了，除了看见大街上经常出现老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马肯森的司令部没有动，他继续留在日托米尔，德军11集团军除了近八万伤病留在日托米尔之外，其他剩下十万人全部都进了西城区，并且很快找房子住下来。

前线汇报到日托米尔的情况让马肯森的心情糟透了，他没想到华军不禁撤退得这么快，而且还把船只全部弄走了，德军想要打过河对面去，暂时是没有办法的，只能等他期望的三个骑兵师攻击东城区的后背，可马肯森不知道，他的三个骑兵师早就完蛋了，这段时间一直是吴佩孚假冒德军骑兵师长的身份给马肯森的司令部发电欺骗马肯森和德军11集团军司令部。

8月18日凌晨时分，早已经抵达日托米尔附近不远的吴佩孚部队对日托米尔发起了猛烈攻击，日托米尔是德军在这一带的后方，虽然是司令部所在地，周围有一些部队布防，但是德军从来没有想到过华军会突然从南边杀出来攻击日托米尔。

一个旅的守备部队很快被吴佩孚率领的越南军在大量炮火的配合炮击下击溃，从凌晨两点开始，战斗一直打到早上七点，日托米尔全部被吴佩孚率领的越南兵控制住，德国老帅马肯森在睡梦中被副官和几个士兵拉起来送上战马保护他向西方逃走了，司令部许多人都被俘，在日托米尔的德军机场、德军弹药库、后勤物资仓库和野战医院全部被占领，野战医院有近八万人的伤兵，这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天亮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已经成了华国的俘虏了。

攻占日托米尔之后，吴佩孚立即命令五千人前去攻击科罗斯特维夫，当天下午，越南兵在华**官的指挥下攻打科罗斯特维夫，并且占领了该关口，如此一来，正在基辅西城内的十万德军和围攻布查以及伊尔平的德奥第4集团军就被夹在中间了。

当消息传到位于基辅东城区内的第二军团司令部时，张孝准和杨杰等人大喜，张孝准立即电令吴佩孚，让他牢牢守住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配合基辅城内的战斗，张孝准又电令正窝在西城区下水道内的徐树铮于晚上率领朝鲜军堵住进城和出城的通道，并且开始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基辅西城区的下水道系统空间内竟然躲藏了十万朝鲜军，他们已经躲在下水道空间里已经两天，这个滋味可不好受，不仅热得要命，而且臭气熏天，也难怪德军在大街上到处都看得见老鼠，敢情是徐树铮的朝鲜军将躲在下水道内的老鼠都赶出来了。

进入基辅西城区的德军只是比张孝准这边晚半天的时间得知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已经被华军偷袭得手，当这个消失传到德军下层士兵和军

官耳中时，城内十万德军和围攻布查以及伊尔平两地的德奥第4集团军士兵们顿时军心动摇，士气一路跌到了谷底，后路被断的情况下，没有谁还有心思打仗，更关键的是粮食和弹药都被华军掌握，前线的粮食和弹药只能顶两天，如果两天后得不到补给，所有人都要的肚子。

正是德奥第4集团人心惶惶的时候，德奥第4集团军高层当即下令停止进攻，保留弹药在关键时刻使用，而且所有人的食物都减半，希望能撑更多时间，同时德奥第4集团军高层开始商量准备反攻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

在城内的德军第11集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城内根本就没有任何粮食和弹药，他们也只有两天的粮食和弹药储备，也面临着饿肚子的境地。

当天晚上，德军第11集团军前线部队的几个军长、师长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而就在这时，隐藏在城市下水道的徐树铮率领朝鲜军开始攻击了，他先派一个团三千人从下水道里钻出来，携带大量重机枪以最快的速度封死了进出城内的通道口，而后徐树铮开始指挥朝鲜军们从各个下水道入口钻出来偷袭已经入睡的德军，朝鲜兵在很多房屋和楼房的一层都挖了地道口，这些朝鲜兵从地道口钻出来，看见德军士兵很多人在一间房里睡觉就连续几个手榴弹丢进去一阵乱炸，但爆炸结束后再冲进去，看见还没死的就开枪射击。

这种半夜里突然从地道口钻出来偷袭的情况让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德军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德军本身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了，再经过这么突然偷袭，德军顿时损失惨重。

偷袭战都一直进行到8月19日上午，原本还有十万人的德军损失了两万多人，剩下七万多人被分割在西城区各个区域，只要暴露就有可能被击中的机率。

在得知城内的德军遭到偷袭之后，在城外围攻的德奥第4集团军立即调集兵力前来营救，但是却被越南兵一个团用强大的火力挡在城外，随后华军又派出战机对这些进攻的德奥联军进行轰炸和扫射，致使德奥联军死伤惨重，因此而退去。

此后两天，城内的德军经过了两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在这两天时间里，城内德军又损失了一万多人，剩下六万多人已经饿了两天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困在城内的德军高层经过商量之后选择了投降。

8月20日上午，德军三个军长联合发布命令宣布投降，此后半天之内，被困在城内的德军军官和士兵丢下武器举起手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投降。

第555章换防

德军第11集团军投降之后，加上在日托米尔俘虏的8万德军伤兵，一共近二十万德军投降和被俘，这是开战以来德军首次且如此大规模的投降，消息传出，世界震惊，协约国顿时士气大振，德国举国哗然，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等同盟国等国高层都感觉形势在悄悄发生变化。⊙，

这对于德国来说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加危急的事情还在后面，那就是德奥联军第4集团军目前被围在基辅和日托米尔之间，这两地都是华**队，而南北两地又是沙俄西南方面军和西方面的防区，现在德奥联军第4集团军近十六万人被围在这中间缺衣少食，弹药见底，在这种情况下，德奥联军第4集团军如果不想办法突围，肯定支撑不了多久的。

北方都是一片山区，沙俄西方面军有重兵布防，难以突破，南方是沙俄西南方面军的防区，更是有重兵防守，向从南面突围几乎不可能，而向东就更加不行了，此前德军第11集团军就在基辅投降，那里有华军重兵防守，西面的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被华军占据，德奥第4集团军高层将领们都知道华军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袭了日托米尔，而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科罗斯特维夫，因此断了他们的后路，既然是偷袭，而且能够做得如此绝密，那么偷袭的部队兵力肯定不是很多，否则难以保守秘密，想到这一点的德奥第四集团军司令埃里希大将决定挥兵对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发动猛攻。

现在德奥第4集团军是困兽，想要逃出升天唯有拼死突围。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又粮食耗尽。只有孤注一掷猛攻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才有机会。

8月21日，德奥第4集团军在埃里希的命令下分作两部分。分别对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维夫发起猛攻，吴佩孚当即组织兵力竭力防守，死死地堵住德军和奥匈军队逃跑的通道。

得到消息后的张孝准知道现在就是与德奥军队抢时间的时候，他立即命徐树铮率朝鲜军六万余人从基辅西城区出来向德奥第4集团军背后发起攻击，同时又联系沙俄西南方面军，说动沙俄西南方面军一个军的兵力向北移动，给德奥第4集团造成压迫之势。

德奥第4集团军在进攻一天无果之后军心涣散，本身已经弹尽粮绝，再加上前方受到阻击。后方又被攻击，南北两个方向的沙俄军队又压迫过来让他们的活动空间更为狭小。

在这种情况下，埃里希大将不得不率部剩下的十五万人投降，至此，这场战役算是结束了，德军11集团军和德奥第4集团军一共五十万人，战死者达到十八万人，其中大部分伤亡是被尼泊尔和不丹兵团所造成，被俘者近三十万。两万余人失踪。

华国第二军团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是本身也伤亡极为惨重，其中日本兵团战死达五万余人，其他两万余人全部受伤。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七十，受伤率百分之百，而尼泊尔和不丹兵团伤亡率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战役结束后，尼泊尔和不丹兵团活着的不过半数。

在基辅西城区的瓮中捉鳖、关门打狗的战斗中。打死打伤德军三万人，剩下七万德军投降。而朝鲜军自身伤亡超过了六万，战胜者的伤亡人数比失败者的人数还多，如果说要胜利，这完全就是一场惨胜。

吴佩孚率领的两万越南兵、三千廓尔喀兵和一个团的华国国防军在突袭战、阻击战等这几场战斗中伤亡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两场突袭战的损失倒是不大，主要是在两地的阻击战中，德奥第4集团军不要命的冲锋让吴佩孚所部损失惨重，最后如果不是他带来的一个团的国防军顶上去，估计就被德奥第4集团军冲出包围圈了。

总计起来，华国第二军团这边阵亡达到十二万人，受伤超过八万人。另外，在这次战役中，沙俄方面损失了两个军的兵力，战死者三万余人，受伤两万余人，在战斗中剩下的全部被德军俘虏，不过后来吴佩孚率部突袭日托米尔将那些沙俄军俘虏全部解救出来了。

在东欧战场，俄军发起的夏季攻势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进展，而华国第二军团取得的战绩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在这场战役打响之前，不论是沙俄高层还是华国高层，基本上都认为只要能够守住基辅不被德军占领就算是完成了任务，但让两国高层都没有想到的是张孝准等人不仅守住了基辅，而且还取得了以三十万兵力的乌合之众击败了德军精锐的第11集团军和德奥第4集团军共五十大军的优秀战绩。

俄军策划的夏季攻势虽然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来，但是这场夏季攻势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超额完成了预期的战略任务，现在德军已经意识到东线战场的危机，开始从西线调集兵力过来，不过暂时没有得到德军准备重开东线战役的情报，看来德军目前的重点目标还是放在英国人身上，而沙俄方面打到现在这个地步也已经是极限了，不仅调动的兵力太过庞大，而且消耗了太多的物资，再想打也打不下去了。华国第二军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是后来者参与进来的，但是这近两个月超负荷作战也让第二，军团的军官和士兵们太过劳累，再加上伤亡太大，大量伤兵需要养伤，其他士兵也需要休整，兵员和作战物资也都需要补充。

8月28日，张孝准正式下令，日本、尼泊尔和不丹组成的三**、朝鲜军和越南军进入休整状态，已经抵达波尔塔瓦的老挝军、柬埔寨军和缅甸军共三十万人携带武器装备、弹药和作战军用物资乘专用列车前往基辅接管防务。

现在这些兵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训练，会打枪而已，开到前线之后要一边驻防一边进行训练，两不误才能被派上用场。这次基辅之战之所以伤亡要比德军少，主要是因为这是防御战，利用了大量的堑壕、山体内部暗堡等防御设施和一些列从未使用过的防御战术，德军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防御手段，才损失这么惨重。

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攻守势态就会逐渐发生转变，以前同门过是攻方，而协约国是守方，现在却会慢慢转变为协约国变成攻方而同盟国变成守方，所有以后第二军团要进行的战斗基本上都是进攻了，再需要防守的战役已经很少，而进攻战斗在伤亡上则会成倍增加。

因此，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那些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的东南

亚士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张孝准对这个工作非常重视，在召开第二军团的师级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上专门、着重的提出来，至少要花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对这些东南亚士兵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在完成训练之后才能让他们上战场。

8月29日，从华国国内向第二军团司令部发来一封绝密电报，张孝准看了电报之后将吴佩孚、杨杰、徐树铮、王占元、陈树藩等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会。

“诸位，这是刚刚从国内发来的电令，上峰命令我们在一个月之内与沙俄西南方面军完成换防工作！”

众将领听了不知其意，徐树铮诧异道：“军团长，这，上峰这是啥意思？换防？”

“对，就是换防，也就是说让我们第二军团去沙俄西南方面军的防区，而沙俄西南方面军到我们这边的防区，就这么简单，但是又不简单，这么大规模的换防，可不是一天两天之内能够完成的，而且如果闹出的动静太大，可能会引起德奥军的注意，如果被他们揪住机会来一下子，后果就不好说了，换上的事情，上峰已经与沙俄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沙俄方面，只需要与对方协商如何换防就可以了”。

这时杨杰说道：“我推测上峰的意思是想将我们第二军团和南方的第一军团连成一线，毕竟现在第一军团已经攻入小亚细亚半岛，很快就会占领奥斯曼帝国全境，如果我们能攻入罗马尼亚，而第一军团能攻入巴尔干半岛，到时候我们两个军团在罗马尼亚会师，那么在战略上就是一次胜利，就算沙俄方面顶不住德军攻击，连累到我们第二军团，我们第二军团也可以从容撤往第一军团的防区！”

众将领闻言都点点头，认为杨杰的推测应该是正确的，实际上萧震雷的意图并不仅仅只是这样，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图，但都是为了保护第二军团的。

8月31日，应各国政要和国内的要求，第二军团司令部对外事务科在基辅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各国媒体公布了此次战役中第二军团的伤亡情况、武器弹药物资损失情况，又通报了俘虏德军、缴获等多个消息，张孝准、吴佩孚和杨杰等人第二军团高级将领也都一一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当中露面并发表了演讲，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没过两天，张孝准几人立即被全世界所熟知，成了举世瞩目的世界级名将，声威震天下。

第556章攻占小亚细亚半岛

东欧战场逐渐平息下来，但是小亚细亚半岛的战争却正打得如火如荼，德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此时正率奥斯曼帝国第1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8集团军、奥斯曼帝国伊拉克集团军与华军第一军团在安卡拉周围展开殊死搏斗。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呆在奥斯曼帝国，初期为奥斯曼帝国训练陆军，后来当任德国驻奥斯曼帝**事顾问团上校团长，其后历任师长，军长，工程兵总监察官等职。1909年-1912年出任驻奥斯曼帝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11年被擢升为陆军元帅。1914年8月调任德军驻比利时军事总督。同年12月，出任德军驻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军事顾问（同时任土军第1集团军司令）。

奥斯曼帝国第1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8集团军、奥斯曼帝国伊拉克集团军这几个集团军已经是土耳其最后的军事力量了，其中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亲自当任第1集团军司令，第8集团军司令由德国中将科莱森斯坦因当任，第六集团军和伊拉克集团军都曾经被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指挥过并且担任过司令，因此尽管此时这两个集团军的司令官是土耳其人，但都是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的嫡系和忠实追随者。

男爵的身体很差，他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向德军统帅部请求回国养病。但是德国统帅部现在却找不到可以接替男爵的人，因为只有男爵对土耳其最熟悉。也只有他才能统帅土耳其军队与华军第一军团作战。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他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前就病死的。但是因为华军在波斯湾登陆，让男爵硬生生又挺了几个月没死。

现在的安卡拉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城，人口不过几万人，远远不是后世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土耳其国都。不过在安卡拉却有铁路通往土耳其海峡，这条铁路是德国修建的，已经建成二十年了，从土耳其海峡一直修到科尼亚，德国原本打算将铁路一直修到科威特进入波斯湾地区，铁路沿途经过安卡拉、尼科亚和巴格达。因此这条铁路被称为巴格达铁路，但是由于当初英法等国的强烈反对，铁路只从土耳其海峡修到科尼亚就停止了。

从安卡拉去土耳其海峡的最快方式就是坐火车，而为了防止华国第一军团打到土耳其海峡，.戈尔茨男爵率领四个土耳其集团军近一百万人在安卡拉以及周边地区布防。

在装备上，奥斯曼帝**队当然不能与德军相比，更无法与华军相比，华军尽管只有三十万人，在兵力上只有不到奥斯曼帝国的三分之一不到。但是依然可以对奥斯曼帝**队防守的阵地发起进攻。

9月2日，.戈尔茨男爵在安卡拉病死了，德军指挥系统陷入了混乱，得到消息的华国第一军团当即趁机发起攻击。经过一天的战斗，华军攻陷了位于安卡拉东面的克勒克卡莱，9月4日。华军又攻陷了卡亚迪比，安卡拉东面便再也没有拱卫它的城市。华军兵锋直接威胁安卡拉的安全，位于安卡拉的奥斯曼军队顿时变成一片混乱状态。很多将军和军官都带着士兵向西撤退。

9月5日，华军第一军团第25军向安卡拉发起进攻，科莱森斯坦统帅的奥斯曼帝国第8集团负责阻挡第25军的进攻，在两个装甲师和大量战机的掩护和配合下，第25军一举突破了奥斯曼帝国第8集团军的防线，超过八万人被俘，剩下的奥斯曼军队向西面狼狈逃窜，就连科莱森斯坦也差点被俘虏。

于此同时，第一军团第18军接到命令由巴纳兹向埃伦科伊逼近，在埃伦科伊一代驻防的奥斯曼帝国第6集团军不得不加紧备战，但是东面安卡拉的失守让埃伦科伊的侧面受到严重的威胁，第6集团军已经无心恋战。

9月7日，驻防在科尼亚的奥斯曼帝国伊拉克集团军被华军第一军团第29军发动猛烈进攻，守军伤亡惨重，北方安卡拉已经失守，西面又是华军第18军，东面又有华军第**，可以说伊拉克集团军已经陷入重围。

在如此局势下，科尼亚的奥斯曼帝国伊拉克集团军在抵挡了华军三天的进攻，损失了三万多人之后，于9月10日上午向华军投降。

小亚细亚半岛，开塞利，第一军团司令部。

伍世友抽着烟盯着地图已经看了十几分钟了，小亚细亚半岛的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局势已经十分明朗，就算德国和奥匈帝国抽调再多的军队过来都于事无补，因此德国和奥匈帝国也只是将军队部署在土耳其海峡以西的色雷斯地区。

不过在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岸边，奥斯曼帝国部署了大量的岸防炮，为了防止小亚细亚半岛的奥斯曼帝**队逃往色雷斯地区，伍世友认为有必要截断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细亚半岛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摧毁土耳其海峡两侧的岸防炮台，然后联系海军远征舰队和法国舰队前往封锁海峡。

伍世友当即下令陆基空军远征第一师对土耳其海峡两侧炮台执行轰炸任务，任务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些炮台，直到这些炮塔的火炮全部打不响为止。

9月12日，远征空军第一师从开塞利机场起飞了一百架轰炸机对土耳其海峡两侧的岸防炮台进行大规模轰炸。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在海峡两侧修建大量的岸防炮台，是想防止俄国黑海舰队、罗马尼亚舰队从黑海南下进入地中海攻击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因此修建了大量的炮台，从而将俄国黑海舰队和罗马尼亚舰队彻底关闭在黑海出不来，这两支舰队也就废了。

炮台毕竟是不是堡垒，不可能全方位都修建得很坚固结实，修建得很结实的炮台可以抵挡正面舰炮轰击，但是却顶不住空中轰炸，半个小时的轰炸让土耳其海峡两侧所有的炮台全部被摧毁，那些炮台中本身有大量的炮弹，在炮台被轰炸时，存放在炮台里的炮弹也都发生殉爆，在双重爆炸下，炮台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被撕成碎片。

轰炸结束之后，轰炸机群返航离去，接到通知的华国远征舰队派出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鱼雷机组成的小舰队与法国一支分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开往土耳其海峡，并对土耳其海峡进行封锁。

分舰队由远征舰队参谋长方大同带队指挥，他率舰队同法国分舰队于9月12日下午三点抵达了土耳其海峡，当舰队抵达土耳其海峡时，他们发现海峡两侧竟然有大量的土耳其人正在搭建浮桥，这些人将大量的船只横在海峡正中，并将一块块长木板铺设在船上，以此来搭建浮桥。

很明显，奥斯曼帝国方面就是想迅速搭建浮桥，然后让被困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奥斯曼帝**队通过浮桥转移到色雷斯地区，却恰好被刚好赶来的方大同率领的小舰队和法国分舰队撞见。

方大同当即下令舰队进行攻击，铺天盖地的舰炮炮弹砸向海峡两岸的忙碌的土耳其人群当中，大量的爆炸炸死了大批人，随后土耳其人撒开双腿拼命的逃窜，舰炮则不停地延伸炮击，两岸地面上爆炸不断响起，不停有土耳其人被炸死，尸体被炸得飞上天，舰船上有些机关炮也向已经搭建了三分之一的浮桥开火射击，一艘艘用于铺设浮桥的小渔船被打得木屑乱飞，很快解体漂浮在水面上被海水冲走。

奥斯曼帝国想要搭建浮桥转移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军队的想法破灭了，那些被困在小亚细亚半岛的数十万军队再也没有突围的机会，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境地。

两个月前在叙利亚率部投降的凯末尔被送到了华国京城，萧震雷抽空接见了他，萧震雷一直认为凯末尔是一个人物，至少在近现代伊斯兰世界中，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成就。

萧震雷与凯末尔一共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萧震雷说华国当局可以支持凯末尔土耳其建立独立国家，凯末尔可以在土耳其随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而华国当局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两点，第一，租借塞浦路斯99年，第二，两国建立大使级关系，华国享有土耳其的最惠国待遇。

此前奥斯曼帝国就已经把塞浦路斯租借给了英国佬，不过现在奥斯曼帝国已经快要到灭亡的边缘，如果由凯末尔成立新的土耳其政府，完全可以答应华国的要求，因此凯末尔在权衡一番之后答应了华国的要求，双方当即签署条约。

随后凯末尔被送回小亚细亚半岛，并进入奥斯曼帝**队防区，没过几天，凯末尔利用自己在奥斯曼帝**队中的强大影响力说降了被困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奥斯曼帝**队六十万人，小亚细亚半岛遂落入华军手中。

第557章准备进攻日本本土

奥斯曼帝国投降与不投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奥斯曼帝国之剩下土耳其海峡以西的色雷斯地区，兵力几乎全无，苏丹默罕默德五世成了光杆司令，保加利亚虽然想吞掉色雷斯地区，但碍于大家都是同盟国成员，在此时也不好落井下石，德国和奥匈方面此时在巴尔干半岛部署了重兵以防止华军渡海作战，而华军却在夺取了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这让已经有些应付不暇的德奥两国不由松了一口气。

在德国看来，只要能够迫使英国人投降，彻底解决西线问题，那么就可以迅速从西线抽调大量兵力来东线搞定沙俄，因此现在德国的主要力量还是集中在西线。华国远征军第一和第二军团也因此可以借此机会休整和整训，东线战场开始进入对峙期，但在防线上，双方时常爆发小规模冲突。

同盟国中的日本，现在是度日如年，华国又不许他们现在就投降，盟国中的德国和奥匈又对他帮不上忙，再华国三天两头地派战机去日本本土轰炸，经常性的炸死炸伤成百上千人，现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只要听见飞机的声音就处于风声鹤唳的状况。

鉴于东欧战场和中东、小亚细亚半岛的战事已经结束，华国方面开始考虑彻底解决日本的问题，日本在国内还有陆军一百余万人，而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总有六十余万兵力，要如果真要打，需要动用的兵力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需要动用的资源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这场仗却不得不打。

尽管日本本土还有一百余万兵力。另外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也有六十余万人，但是日本的军工体系和工业基础已经被华国这近一年来的轰炸给摧毁了。因此，日军的弹药和武器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日本的战争潜力基本上没有了。

在9月6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萧震雷与高级将领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另外与铁血党和内阁官员们召开的会议上也着重说了关于彻底解决日本的问题，军官和内阁方面都一致同意接下来彻底解决日本，派兵登陆日本本土进行作战。

既然要打日本本土，那么必然要组建一支渡海作战部队，按照日本本土的兵力规模和战争能力。萧震雷和军方高级将领们商议后认为，为了以防万一，要组建一个集团军的规模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当然，这个集团军并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运到日本本土，而是分批次登陆，一边打一边投入兵力。

对于这次针对日本作战的指挥官人选，萧震雷经过了仔细的考虑，既然是针对日本作战。那么就是既然对日本本土作战，又要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日军作战。

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作战的指挥官人员已经有了，就是陈继祖，陈继祖指挥了收回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战役。这次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作战，依然由陈继祖指挥，至于具体的兵力部署暂时还没有决定。

而对日本本土作战事宜。这个人选让萧震雷难以决定，能够指挥对日本本土作战的人选很多。但是让萧震雷能够看中的却很少。

9月7日上午，萧震雷让秘书小高给徐绍桢打电话。请他过来说话。

徐绍桢到来之后，萧震雷请他坐下，两人便开始交谈，萧震雷说："徐老将军，自从召开决定解决日本的会议结束之后，很多将军都过来毛遂自荐，说实话，能够指挥对日本本土作战的将军很多，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不知道徐老将军有什么建议？"

徐绍桢闻言摸了摸头上的花白短发，笑道："大总统这可是难为我了，您让我说，这不是让我得罪人吗？"

萧震雷沉吟片刻道："那好吧，我就不为难徐老将军了，其实我心里有一个人选，那就是徐老将军你，不过我知道以徐老将军你的资历和能力以及现在在军中的地位，只是指挥一支总兵力只有一个集团军规模的军队，让老将军有些大材小用了，这次把老将军请过来，就是想亲自和老将军谈一谈，希望老将军能够以国事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这一个集团军的兵力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却能够指挥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不知老将军意下如何？"

刚开始徐绍桢还以为萧震雷找他来是询问他关于出征指挥官人选，可没想到萧震雷直接点了他的将，其实他早就想要像其他人一样毛遂自荐，只不过碍于面子没敢来。现在萧震雷意在由他指挥，他心里着实狂喜，但是却不能表露出来，还是装作一本正经的站起来立正敬礼道："大总统有令，徐某莫敢不从，请大总统放心，徐某一定顺利完成这次征伐日本本土的作战任务！"

萧震雷见徐绍桢答应，心下也很高兴，这次组建攻伐日本本土的远征作战部队与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不同，日本孤悬在海外，要进攻日本本土，必须要动用海陆空三军，而且海陆空三军还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也只有徐绍桢这种老资格并且有能力的老将才能镇得住下面那些骄兵悍将们，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将局部战役中海陆空三军的指挥权统一在一人之下的例子。

萧震雷让徐绍桢坐下，问道："好，老将军有这个觉悟，我很高兴，那么我现在就任命老将军为对日本本土作战司令长官，老将军对于作战部队的组建有什么意见和想法，现在可以提出来，我能答应的会尽量答应！"

面对这个问题，徐绍桢没有贸然回答，他沉思几分钟后才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大总统，日本本土地形是岛屿地形，能够用到骑兵的战事应该不多，而且我军每个步兵师都配备有骑兵营，足够应付了，所以必须专门配备骑兵师，至于具体的部队组建，我认为可以抽调第7军、第22军、第27军和第32军，这几个军都分布在华东、华中地区，调动比较方面和容易，总兵力刚好在三十万左右，另外海军方面，我希望专门抽调一支特别舰队直接听命于我的司令部，空军方面抽调一个空军师归于我的司令部下辖指挥，等对日本本土作战结束之后，这些临时抽调的部队再回归原建制，我的意见就这么多"。

萧震雷沉吟片刻，点头道："好，我同意了，就按照老将军的意见来组建对日本本土作战部队，老将军回去之后把手上的工作暂时交给副手们，马上接手组建渡海作战部队，今天是9月7日，我希望两个月之内能够打响对日本作战战事"。

徐绍桢起身立正敬礼道："是，大总统！"

徐绍桢回去立即开始着手组建对日本本土作战部队，他拿着最高军事委员会发下的调令以对日本本土作战司令长官的名义抽调陆军第7、22、27、32军，命这四个军做好出征动员准备，又分别从总参谋部、总政训部、总后勤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抽调军官组成他的司令部，还与空军、海军协商抽调空军一个师和海军大小舰船三十余艘组成特混舰队。

既然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部队已经开始组建，那么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日军作战的部队也要开始组建了，萧震雷让人给陈继祖发去电令，令他返回京城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鉴于日本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共有六十万兵力，而陈继祖手下只有两个军，十五万人，萧震雷认为有必要给陈继祖增加兵力，具体增加多少，还要看陈继祖自己的要求。

9月9日，陈继祖从平壤乘专机返回京城，当晚就面见了萧震雷。

两人谈话时，萧震雷说："这次和我其他长官的意思都认为还是由你指挥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日军作战最为合适，不知你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作战任务？"

陈继祖起身立正道："是的，大总统，坚决服从大总统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议！"

萧震雷点点，问道："那么你有什么要求？在兵力上，可以增加到三十万人，再多就没有了！"

陈继祖想了想说道："既然如此，大总统，我要求增加一个军和三个骑兵师，北方大部分地区用骑兵作战比较有利，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周边地区，另外在冬季来临之后，骑兵在寒冷天下拥有作战优势"。

"可以！"萧震雷没怎么思考就同意了这个要求。

陈继祖又道："另外，我能不能调动空军力量？"

萧震雷想了想问："你需要多少空军力量？"

"一个空军师的规模"。

萧震雷听了陈继祖的要求后考虑到现在空军方面的战机越来越多，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也越来越多，但是能够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却是不多大部分都是整天整月训练，而实战对于战斗力的提升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他权衡了一会就答应了，"好吧，给你一个空军师，不要你要记住，对于这些空军战机和飞行员，要让他们轮番上阵，让他们都体会一下实战的氛围"。

"我明白了，大总统！"

第558章麻烦上门

萧震雷刚刚安排好对日作战事宜，就被人找麻烦找上门来了，此人便是英国驻华特命全权特使朱尔典。

萧震雷对于朱尔典的到来时分惊讶，但人家既然来了，不见也不好，只能让人安排在接待厅会面。

萧震雷喝着茶问道：“特使先生此次来见我想必是有要事了，不知是什么事情呢？”

朱尔典道：“总统阁下，我知道这次贵军第一军团在小亚细亚半岛、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半岛的战役打得很好，第二军团以乌合之众竟然歼灭德军两个集团军，实在是让我等大开眼界，想不到华国的军事指挥艺术竟然有如此威力！”

萧震雷笑道：“多谢夸奖！”

他刚说完，却没想到朱尔典话题和语气一转，“可是总统阁下，既然贵军在欧洲和亚洲西部战场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机，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理应乘胜追击才是，为什么却要停下来呢？这不是给了同盟**队喘息的机会吗？为了我们联盟的利益，还请大总统下令，命令贵军远征军第一军团部队乘同盟**队还没有在巴尔干半岛部署重兵的时候一举打进巴尔干半岛，然后攻入欧洲腹地，以配合我大英帝国与德军在西线战场的新一轮战役”。

萧震雷闻言一愣，随后笑了笑说：“贵国高层和特使阁下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国当然也希望早点打入欧洲腹地，牵制住同盟国大部分力量，但是也请贵国高层和特使阁下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处。

近几个月来。我国远征军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官都承担着极为高强度的作战任务，特别是第一军团。他们从我国西北出发，穿过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又南下伊朗。穿过大片沙漠地区，战斗五个月有余，几乎没有则么休整，而且这近五个月来，我们在武器弹药和作战战略物资上损耗严重，贵国从印度和北非运过去的弹药和作战物资总是迟到，这让我第一军团在战斗中吃过大亏，如果不是贵国拖延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供给，我军还可以更快更迅猛的击败奥斯曼帝国！”

萧震雷这番话把朱尔典说得极为尴尬。华国远征军作战历时五个月没有停止休整，朱尔典是清楚的，但是英国在弹药和作战物资上的拖延供给这些事情他其实是不知道的。

在朱尔典转动脑筋思考自己该说点什么挽回自己的气势的时候，萧震雷又道：“我的军官和士兵都不是铁打的，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休息，朱尔典先生，你不是军人，你不知道长时间的战争对于一个军人的精神和身体有多大的摧残。所以我国远征军这段时间需要休整，暂时无法对同盟国发起进攻，另外我军利用这段休整的时间，也可以等贵国答应的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补给送到。并且储存足够才会发动下一次攻击，否则以后打着打着又没有弹药了，到时候怎么办？如果再出现弹药不能及时供给的情况。朱尔典先生，那就请你们英法自己去打吧。请恕我国不奉陪了，我

国远征军可不是去当炮灰的！”

朱尔典听了心惊肉跳。连忙道：“大总统阁下，千万别这样，再怎么说我们现在是盟友，有什么事情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谈，我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刚才大总统所说的我方经常拖延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供给，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大总统请放心，我会与我国国王陛下和首相阁下汇报此事，请国王陛下和首相阁下亲自出面过问并协调解决弹药和作战物资供给的问题，绝对不会再让贵军不能及时得到弹药和作战物资的情况发生！”

萧震雷听了朱尔典这番话，脸色也好了一些，他刚才说这番狠话也只是吓吓英国佬，另外出一口心中的恶气，英国人办事总是喜欢拖拖拉拉，而且一个个高傲得很，看来英国人还没有被德国人打够，还得让德国人将他们狠狠揍一顿，揍得他们满地找呀，将他们一身的傲气全部揍个干净才行。

萧震雷又道：“这样最好了，朱尔典先生，我军部队并不是拥有作战能力却故意拖着不打，第一军团的情况你也知道了，第二军团都是什么人组成的，难道你不清楚吗？都是由东南亚那些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的壮丁组成的，让他们打打防御战，在我军高级将领的高超战争指挥艺术的指挥下他们还可以打一下胜仗，但是进攻战与防御战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让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去进攻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德军都可以打胜仗的话，那这个世界还需要军队干什么？直接用农民去打仗好了，第二军团这次之所以能够取胜，一方面在于我军指挥官张孝准、吴佩孚和杨杰等人的超高指挥艺术，另一方面是德军老将马肯森元帅的大意，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会取得这么大的战果，你说是吧？所以这种打胜仗是不可复制的！”

“从东欧战场的现在局势上来说，俄军方面已经打不动了，他们既然已经达成了战略目标，在兵力、弹药和物资跟不上的情况下肯定要停下来，而我第二军团又与俄军在同一战区，如果我军有所动作，那么势必牵动整个东欧战区，俄军方面会怎么想？”

萧震雷说着起身示意朱尔典跟他走，朱尔典立即起身跟上去，两人一间墙壁上挂有地图的房间。

萧震雷指着地图道：“你看这里，我方已经与沙俄方面商议妥当了，我第二军团将与俄军西南方面军进行换防，如果再开战，我第二军团就会攻下被德奥占领的沙俄西南部分，然后一举攻入罗马尼亚境内，同时，我第一军团会登陆巴尔干半岛，攻占保加利亚之后，我两个军团在这里会师，到那个时候，我军单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再也不会不会破坏俄军的部署，只会给俄军减轻负担，我这么说，先生能够明白吗？”

朱尔典并不懂军事，但他直觉告诉他，萧震雷说的是对的，点点头道：“是的，大总统，我虽然不懂军事，但是我感觉如果贵军完成这一步，那么必然对同盟国方面一定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萧震雷脸上露出笑意道：“所以，我军现在一方面要给第二军团的士兵加强训练，让第一军团休整好，蓄积作战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在双方对峙战线上经常制造摩擦和小规模的战斗，以此制造紧张气氛，牵制吸引德

军更多力量，这样会给贵国减轻压力，贵国现在需要喘息，需要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方面获取养分，而我方会在让军队休息的时候尽量吸引德军力量，给贵国腾出时间！”

朱尔典被萧震雷一番忽悠，终于不再在继续作战的问题纠缠了，两人回到接待室继续谈话，朱尔典又抛出另外一件事情。

“大总统，您应该知道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阿曼王国和特鲁西尔阿曼等地都是我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可贵国却在不经过我国同意，也不与我国协商的情况下就擅自扶持当地势力建立国家，并且他们签署条约和协议，这用你们华国的话来说，是不是太不厚道了？贵国将我大英帝国置于何地呢？好歹我们还是盟友吧，贵国就就是这么在盟友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吗？还有，塞浦路斯以前是奥斯曼帝国租借给我国的租借地，之前贵国远征军说要征用它作为进攻奥斯曼帝国的中转基地，我国从大局出发答应贵方的要求，现在贵国却扶持一个不知所谓的人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还从他手里租借了塞浦路斯，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噢，不不不！”萧震雷摇摇头，又摆摆手道：“朱尔典先生，我国事前可不知道您说的这些地方是贵国的势力范围，不过此事确实是我国做得不对，我再次表示歉意，但是你也看到了，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国也与那些势力签订了条约和协议，你总不能让我国去毁约吧，这可不是明智之举，你看这么行不行，我国在其他方面对贵国做出一些补偿，你看如何？”

“什么补偿？”朱尔典立即问道，他也知道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既然被华国吞下去了，想让华国吐出来基本上不可能了，英国现在并没有这个实力，既然华国愿意做出补偿，那就赶紧答应下来算了，能够捞回来一点是一点。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我国有的，贵国基本上都有，这样吧，我国免费送贵国五十架战机，就是之前贵国购买的那种战机，你看怎么样？”

朱尔典闻言摇头道：“五十架太少了，大总统，你要知道贵国将整个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难道这庞大的地盘只值五十架战机吗？我的意思是五百架！”

萧震雷沉默了一下道：“一百架，这已经是极限了！”

“四百架！”

随后两人以三百架战机达成协议，华国方面因为擅自将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纳入势力范围而对英国方面做出补偿，无偿免费送给英国三百架一代战机作出补偿，英国方面同意将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的管理权转让给华国，双方各取所需。

战后，华国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发现大量石油油田，英国佬听说之后连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不该将这么便宜转让阿拉伯半岛了。

第559章卖坦克装甲车（1）

对于华国第一军团的装甲师部队在冲锋陷阵中的一往无前、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般强悍表现，英法俄美等国都极为眼馋，虽然英国人也发明了马克一型坦克，但是马克一型坦克相比华国装甲师部队中的坦克在性能上相差有些远。

华国装甲师部队中的坦克和装甲车在战争中已经经受了实战的检验，尽管华国的坦克和装甲车的武器系统的威力还有待提高，且故障率也偏高，但是它的爬坡、越壕、涉水、翻山等越野性能着实让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都大开眼界，除去这些之外，坦克这种移动堡垒不仅拥有超强的攻坚打击能力，而且还有强悍的防御能力，这是冲锋陷阵的最佳武器，另外还有装甲车这种武器，它的防御能力和打击能力均不如坦克，但是它的越野性能、车速、灵活性均超过坦克，故障率也要比坦克低得多，另外它还能运输士兵穿越火线攻入敌军阵地内部，这种家伙就如同一柄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看到坦克和装甲车这两种武器的威力后，英法俄美意等国都先后找过华国有关方面，希望能够购入这两种武器，但是华国方面这几个月来一直没有松口。

这次朱尔典过来见萧震雷，除了谈阿拉伯半岛的事情之外，另外一个目的就想从萧震雷这里找到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突破口，虽然英国人已经发明了马克一型坦克，不过英国人现在才几十辆马克一型，性能方面差得太远。还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华国的装甲部队面世之后。英国人就想从华国坦克身上找到给马克一型坦克改进的办法，提升制造技术和坦克的作战性能。

另一方面。由于最近几个月德国对英国本土的频繁大规模轰炸以及无限制潜艇战，让英国本土的工业体系遭到了极为残酷的损失，很多兵工厂和机械工厂都遭到炸毁，还有战争物资不能及时运到英国本土，让英国本土在军工生产上的能力大为减弱。所以英国人想要向华国采购一些坦克和装甲车以加强军事力量。

朱尔典和萧震雷在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又说道：“总统阁下，据闻贵国第一军团的101装甲师部队在中东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表示相当不俗，我**方想要采购一些坦克和装甲车，不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价钱？”

萧震雷闻言笑道：“朱尔典先生。此前贵国的军方人员就此事已经与我**方进行过接触，不是我国不想卖给贵国，是因为一方面这两种武器的造价都很高，我国能够造出装备这两种武器的一个装甲师已经是耗尽国库的存款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种武器目前还处在测试检验阶段，性能并非十分稳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生产制造技术上，这两种武器目前还处在技术保密阶段。研发这两款武器，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资金，我国不可能无偿的将技术拿出来让其他国家分享，一旦售卖这两款武器就等于技术将要外泄。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朱尔典先生能够体谅我国的难处！”

朱尔典心中冷笑，世界上任何物品。包括哪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是有价钱的，只要出得起价钱。任何都东西都可以买到！大英帝国辉煌数百年，殖民全世界。别的东西没有，就是钱多黄金多。

心中的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朱尔典十分大气的摆手：“我们大英帝国以商立国，奉行买卖公道，总统阁下，开价吧，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不能出卖的商品，问题在于买东西的人是否能够出到一个让卖家心动的价钱！”

萧震雷笑了笑，心想英国佬果然财大气粗，如果不是身怀巨万，说话哪里会有这种底气？看来战争打到这个份上，英国佬身上的肥膘还是很厚实的，还得在英国佬这头肥猪上狠狠地割下几块肥肉下来才甘心呐！

摇摇头，萧震雷道：“朱尔典先生，这两款武器真的不能卖！”

朱尔典眉头一皱，好像想到了什么，沉吟片刻便竖起三根手指头道：“据我所知，贵国第一军团的装甲师有大约坦克二百辆、装甲车一百辆，这样吧，我国购买一个装甲师规模的坦克和装甲车，这个数量不少了吧？全部用黄金支付”。

萧震雷闻言没有立即拒绝，但是也没有答应，他的神情被朱尔典看在眼里，就知道萧震雷还是嫌这个数目太少，看来研发那两款武器，华国方面确实耗费巨大，要不然萧震雷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松口，看来还得增加数量才行啊。

朱尔典又道：“那好吧，我加到三百辆坦克，一百五十辆装甲车，这总可以吧？”

萧震雷没有出声，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再次看向朱尔典说道：“最少三个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另外你们还需要采购三个装甲师的摩托车、卡车，这些都是装甲师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摩托车和卡车，装甲师根本就发挥不出战斗力，我给你算算，一个装甲师需要摩托车1500辆，卡车520辆，这是最少的了，如果要组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你们可能还需要配备大量的马车！”

朱尔典听了之后脸都绿了，萧震雷这纯粹是宰人啊，按照萧震雷的这种装甲师的编制，要组建一个装甲师得需要多少钱啊？他苦着脸道：“总统阁下，我国组建装甲师不需要这么多摩托车和卡车，我们想要马车代替一部分，您看我们每个装甲师配备500辆摩托车和一百辆卡车，其他用马车代替，你给算算价钱吧！”

萧震雷很清楚，以现在全世界的交通道路状况以及欧洲的地形而言，一个装甲师如果不配备足够的边三轮和卡车，即便是装备了足够的坦克和装甲车，它的连续突击作战能力也是不能持续较长时间的，二战中德国人之所能够以装甲集团发动闪电战，摧枯拉朽般的横扫法国和波兰，就是因为德国的装甲师配备了足够多的摩托和卡车，能够紧紧跟在坦克和装甲车后面提供后勤保障。

不过，既然人家不愿意购买那么多边三轮和卡车，萧震雷也不能勉强，这两样东西的价格不高，价格也差不多是透明的，在这方面赚不了多少钱，只要英国人能够买到三个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萧震雷就心满意足了。

“好吧，那就六百辆坦克和三百辆装甲车，我跟你算算，一辆坦克的造价大约85万华元，六百辆坦克就是五亿一千万，一辆装甲车的造价大概在78万华元，300辆装甲车的价钱是两亿三千四百万，一共就是七亿四千四百万！”

朱尔典连忙道：“大总统，你，你这价格也太高了，一辆坦克就要85万华元，换算成英镑都都二十多万英镑了，这个价钱完全可以造一艘巡洋舰了！”

萧震雷闻言摇头道：“朱尔典先生，二十多万英镑造一艘巡洋舰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例如1898年我国向德国订购的三艘巡洋舰海容、海筹、海琛回国，当时每艘造价为16万3千英镑，您认为现在这个价钱还可能造成一艘巡洋舰吗？现在的巡洋舰在作战能力和性能上与从前的老式巡洋舰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二十年前的二十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英镑的购买力，这一点，你不反对吧，再加上最近两年发生世界大战，原材料价格节节升高，造价自然也高，坦克是一种新式武器，技术含量很高，所以它的造价也高，而且我国研发这两款武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总要收回成本吧，所以这个价钱中有一个技术价值，这笔钱你们是一定要出的！”

朱尔典连连点头，“我知道，我知道，可你的这个价格也还是太高了，我认为坦克每辆40万华元、装甲车每辆30万华元，这个价钱比较公道，如果以这个价钱成交，我方没吃亏，而贵方也赚了钱”。

萧震雷当即反对道：“朱尔典，你杀价也太狠了，哪有你这样杀价了，一开口就砍了一大半，你到底想不想谈成这笔生意？这样吧，我方吃点亏，退让一步，坦克80万华元一辆，装甲车70万一辆，不能再少！”

两人讨价还价，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终于达成协议，坦克价钱为每辆70万华元一辆，六百辆就是4亿2千万，装甲车60万华元一辆，300辆就是1亿8千万，另外英国还购买一千五百两边三轮和一千辆卡车，边三轮300华元一辆，45万华元，军用卡车2500华元一辆，250万华元，一共6亿295万。

朱尔典想让萧震雷把零头去掉，但是萧震雷死活不肯，真是开玩笑，如果去掉零头，一千五百辆边三轮和一千辆卡车不等于是白送了吗？

第560章卖坦克装甲车（2）

现在也只有英国愿意被华国狠宰，英国也是没办法，本土的工业被德国空军摧毁了很多，急需要补充军队战斗力，不过这三个装甲师的兵力要投入战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至少也要在半年以后才能形成战斗力，毕竟训练坦克兵可不比训练步兵那么简单。

法国人也想从华国购买一批坦克训练一支装甲师出来，可惜法国人现在没钱了，国土全部被德国人占据，法国流亡政府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他们想被华国人狠宰一顿都不能够，不过萧震雷这次显得很大方。

当法国公使华尔德找来，提出购买一个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而且颇为不好意思的提出是否能够将钱款先欠着，等打败了德国人之后再逐年归还的时候，萧震雷笑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价格上不能给以优惠，卖给英国是什么价钱，卖给贵国就是什么价钱，而且还必须算利息，毕竟是拖欠，利息按照我国国家银行出台的利率计算。当然，如果贵国能够付现款的话，在价格上我可以做主比卖给英国人的价钱少五个点！"

五个点看上去有点少，但是一个装甲师的装备也有两亿多，五个点就是一千多万呢，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法国公使华尔德虽然很想用现款支付，但是他知道法国流亡政府现在真的没钱。

不过萧震雷替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萧震雷对华尔德说道："华尔德先生，你也知道我国现在急需用钱。打仗、国内的发展都需要钱，所以有现钱是最好的。我当然希望贵国能够付现款，鉴于贵国流亡政府的情况。似乎支付现款又不太可能，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既可以让贵国政府支付现款，又可以让公使先生从中赚一笔，不知道华尔德先生愿不愿听听我这个建议？"

听到萧震雷这些话，华尔德本能地有了警惕，但是萧震雷既然说出这话，他又不能不接，只得小心道："哦。不知道总统阁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放心，放心，我不会让贵国再出让什么殖民地的管理权了，也不要贵国的土地，我只要现款！"

华尔德闻言心中松了一口气，萧震雷看见他的表情后笑了笑，继续道："是这样的，据我所知，贵国全国虽然被德军占据了。但是在德军占领贵国国土之前，贵国有大量的富豪商人们从法国携带财富逃出来了，华尔德先生，我认为你可以从中牵线。联系这些爱国富豪商人们，让他们联合出资支付这笔武器装备的款项将装备买下来，而法国政府则在战后在规定的年限内向那些商人富豪们偿还这笔款项和利息。如此一来，富豪商人们既赚到了钱。也不用担心将钱放在银行整天担心贬值，他们又可以借此与贵国政府高层拉近关心。这对于他们以后的生意是有莫大好处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而华尔德先生你既可以从中抽取一定的好处，又得到了名望，你的办事能力一定会在贵国高层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贵国政府、军方在得到那批装备之后，军队战斗力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我国方面得到了现钱可以用于对德作战和发展国内经济，这可以说是

一举四得的好事啊！我管不了贵国政府和那些富豪商人们，但是如果华尔德先生能够以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促成这件事情，那我和我国政府将会感激您的！”

萧震雷这番话直接把华尔德给忽悠得晕了，他看到了巨大的声望和巨额的好处费，他在内心想着，如果我促成这笔买卖，那我在另外三方那里几乎都能得到好处，既可以收获佣金，又可以得到名声，这对于以后的政治生涯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只要促成这笔买卖，我的政治前途将是一片光明啊！

想到这里，华尔德忍不住有些激动，他故作沉思，而后对萧震雷说：“既然大总统如此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至于能不能成功，那我就不能保证了，如果不行的话，还请大总统也一定将装备以欠款的方式卖给我国，等战后我国政府再逐一偿还，你看行吗？”

萧震雷点头笑道：“当然可以，不过我相信华尔德先生的能力！但是请华尔德先生注意一点，我国只要收黄金”。

法国公使华尔德走了，他走的时候是极为兴奋，而且是斗志高昂的，他笑着目送华尔德离开。其实萧震雷之所以给华尔德出这个主意，是因为他知道现钱有用得多，拿了现钱可以做很多事情，而如果是欠款，他虽然不担心法国人欠钱不还，但是等以后法国人还钱的时候，那些的能起到的作用没有现在拿到现钱那么大。

华尔德离开的第二天，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齐也找上门来了，没别的，他也是得到英国人已经从萧震雷这里买到装甲师装备的消息后转告了国内，冬宫方面收到他的电报后马上回复过来，让他立即面前萧震雷，向华国方面购买一个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尼古拉二世的想法很独特，他不指望靠一个装甲师就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的想法是既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了，那么沙俄也不能没有，至少购买一批回来可以供兵工厂进行研究，在技术上不能落入人后，这就是尼古拉二世的想法，不得不说他的这种想法非常超前并且实在。

“总统阁下，实话说了吧，我这次来找您是为买坦克和装甲车的，贵国既然能卖给英国人和法国人，那么肯定能卖给我国！”

萧震雷也不废话，卖给谁都是卖，如果德国人拿钱过来，他都会买，只要有钱，他可不认为现在跟德国人打仗就不能跟德国人做生意了，跟德国人打仗的是英国和法国人，华国只是凑个热闹而已，不会真的跟德国人死磕到底。

“最少一个装甲师的装备，价钱与卖给英国人的一样，摩托车和卡车也包括在内！”萧震雷直接说道。

库明斯齐闻言笑道：“不不不，大总统阁下，据我所知，您卖给法国人的价钱要比英国人低那么一一点点，我国同样是协约国成员，我我国不要求价钱比法国还低，只要与贵国卖给法国的价钱相同就行了，当然了，我国也不会白占便宜，我国需要三个装甲师的装备，这个数量够可以了吧？但是贵国要派军官团帮助我国培训坦克兵！”

萧震雷极为意外，沙俄居然要购买三个装甲师，比英国人的口气都还

大得多，他本来以为沙俄能够买一个装甲师的装备就不错了，却没想到这沙俄人真舍得花钱，不过萧震雷有些担心沙俄政府的支付能力，要知道沙俄已经顶住德国的疯狂进攻两年了，这两年直到现在为止沙俄已经损失的兵力绝对不少于三百万人，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字，耗费的钱财和物资无法估算，沙俄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装备款项吗？

萧震雷迟疑道："库明斯齐先生，请原谅我不是不相信贵国政府的诚信，贵国现在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吗？要知道贵国这两年的军费开支可不小，损失更是惨重，三个装甲师的装备总价加起来在6亿华元左右啊！"

库明斯齐笑道："总统阁下请放行，我国完全有能力支付这笔装备款项！"

看着库明斯齐的脸上的自信，萧震雷突然想起来了，沙俄政府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是尼古拉二世和沙俄皇室绝对能拿得出来，在另一个时空，一战还没有结束时由于俄国革命党的暴动，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当时沙俄国库内有尼古拉二世的一千六百吨黄金。有传言说忠于尼古拉二世的高尔察克将军将这批黄金运往远东，它们分别被装在28列武装押运列车车厢中，但谁也没想到，队伍刚刚出发不久，气温就从出发时的零下30c陡然降到零下60c。途中，由于列车燃料耗尽，高尔察克迫不得已下令改用雪橇拉着装黄金的车厢在西伯利亚的雪地和冰面上前进。押运人马在极度严寒中纷纷死去，并最终在行进到贝加尔湖上时全军覆没。这批巨额宝藏也就成了"无主物"被遗弃在冰封的湖面上，随着湖水的解冻，和车厢一起最终沉入了贝加尔湖湖底！还有人说，是高尔察克主动将黄金沉入贝加尔湖湖底的。不过后世俄国曾在贝加尔湖进行勘探，但是没有找到这批宝藏。

将装备卖给沙俄方面让萧震雷很高兴，为何？因为尼古拉二世有钱啊，这么多黄金实在是太诱人了。

随后不久，美国人又来了，也是来买坦克的，美国买的不多，在数量上让萧震雷很不满意，萧震雷提出可以在价钱上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数量上必须要达到一个师规模，美国人最后想想还是同意了。

第561章青霉素面世

美国人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念想没有英法俄那么强烈，其实美国人买一些回去很有可能是想要自己研究制造自己的坦克，如果不卖给他们，或者出价过高，人家不买了，却去找英国人或法国人买几辆做样本，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如此一来，就是华国太不划算了，因此萧震雷在出售的价格上进行了让步，但却要求对方购买的规模达到一个师的规模，美国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有考虑多久就答应。▵，

萧震雷想来，也许是最近德国人搞得太狠，让美国在商业上也遭受了不少损失，美国人感觉到迟早可能也要与德国进行一战才同意购买一个师的坦克和装甲车吧。

不管怎么说，做成了这几笔大生意，狠狠的赚了一笔，萧震雷的心情倍好，不久，意大利人和南美洲一些小国家也纷纷找上门来，他们买不起很多，各自买了几十辆，虽然不能增添很强大的战斗力，但他们的目的不在此，而在于不落后与其他国家。

这天晚上，萧震雷正坐在客厅里听音乐，侍从室主任杨永泰走来俯身低声道：“大总统，蔡锷将军的家属打来电话说蔡将军的情况非常不好，今天又吐了很多血，目前人已经昏迷过去了！”

“什么？”萧震雷闻言吃了一惊，立即起身关了留声机，一边向楼上走去，一边对杨永泰道：“马上去备车！”

“是，大总统！”杨永泰答应，赶紧出去安排车辆。

一刻钟后。萧震雷的总统车队来到蔡锷的府邸，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有花园有鱼塘，周围居住的都是军方高级将领。也只有到了蔡锷这等级别的人才有资格居住在这里。

听说萧震雷来了，蔡锷的家属都出来迎接，双方在门口寒暄几句，萧震雷就问道：“夫人，松坡兄的情况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蔡夫人的神情很忧虑，刚才明显是哭过，蔡锷的其他两个家属也脸色也很悲伤。蔡夫人请萧震雷进屋，一边走一边说：“松坡这一个月来情况愈发严重了，一天基本上说不了几句话。经常性的咳嗽，脸色很差，而且咳嗽时常常咳血，尽管如此，他每天依然坚持工作，我常常劝他多休息，可他就是不听我们的，大总统来了就好了，希望大总统能劝劝他！另外医生说有关松坡的病情是大总统亲自过问的。没有您的允许不能向其他人透漏大总统，松坡这到底是什么病？如果只是简单的感染风寒，不至于这么严重，可又不像是肺痨。我们都是松坡最亲的人，大总统，麻烦您告诉我们行吗？”

萧震雷走进屋内。正要向蔡锷的房间走去，侍从室主任杨永泰连忙拦住低声道：“大总统。医生交代蔡将军的病具有很大的传染性，您还是别进去了吧？”

萧震雷抬手道：“放心。我心里有数！”说着迈步走进蔡锷的房间。

房间里有几个护士专门照看蔡锷，一个护士正在给他量血压，他的胳膊上正吊着一瓶点滴，由于蔡锷咽喉疼痛厉害，而且时常咳嗽，从口中进

食已经很少了，只能用过点滴给他输送营养。

房间的几个护士看见萧震雷进来，连忙鞠躬行礼，萧震雷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向她们表示感觉，几人非常惊喜，见萧震雷似乎有话对蔡锷说，就都站到了一边。

“松坡兄！”萧震雷走过去喊了一声。

昏迷中的蔡锷似乎有所察觉，慢慢睁开眼睛，看见是萧震雷，当即想挣扎着坐起来，萧震雷急忙按住他，杨永泰连忙端过来一张椅子放在萧震雷身后，萧震雷顺势坐下道：“别说话，别说话，你现在要少说话，以免病情恶化。松坡兄啊，你的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的病我清楚，医生们不告诉你，是我吩咐的，你的咽喉里有一种被称为结核杆菌的病菌，这种病菌与肺痨是同一种致病病菌，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在半年以前就组织了专门的医药科研小组，正在研制杀死这种结核杆菌的特效药物，目前已经有了显著性突破，药物已经研制出来了，只是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阶段，等搞清楚它的药效性和毒副作用之后才能用于对你的治疗，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我们的伟大事业还没有完成，国家还需要你，这些年来，我们为了推翻清廷付出了多少代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我们要将这个国家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永远不再受列强欺负的国家，要让我们的人民不再备受欺凌，要让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进行伟大复兴，这都需要我们付出十倍百倍的精力和努力，这个工作当中不能没有你蔡松坡，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

蔡锷此时虽然不能说话，但听见萧震雷的话后眼睛开始发亮，越来越有神，他慢慢伸出干瘦的右手，萧震雷连忙握着，感觉到他手上在用力，而且十分的坚定，萧震雷脸上露出了笑意。

“畅卿，松坡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打电话给负责青霉素系列消炎药研制的医药科研小组负责人何新明教授，让他马上来一趟，不，你派人开车去接他过来，马上！”萧震雷对杨永泰指示道。

杨永泰连忙道：“是，大总统，我马上安排！”

从病房里出来后，杨永泰立即安排了两辆车去医药研究机构接何新明，之后他又来到电话机旁打电话过去，电话接通后他立即道：“是何新明教授吗？我是大总统侍从室主任杨永泰，大总统刚才已经来蔡锷将军府上了，说蔡将军的病不能再拖了，指示我派人去接你过来，想必大总统对蔡将军的病情要咨询你，车已经派出去了，很快就会赶到，你马上准备一下！”

“好的，好的！”

不久，何新明被接了过来，他走进病房看见满屋子的高官，心情顿时有些紧张，走过去道：“大总统！”说着又向其他官员点头表示致意。

萧震雷回头招招手：“何教授，你来了？青霉素的临床试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是否可以正式用于治疗结核病？”

何新明回答道：“大总统，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找了五百位志愿者进

行青霉素的试验，临床试验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不过在进行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也存在着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萧震雷挥挥手道：“具体说说看！”

“是！”何新明说着从助手手中接过一个文件夹打开看了看后说道：“最显著的不良反应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在进行临床试验的五百志愿者当中，我们发现有过敏性休克也就是1型变态反应的发生率为0.004%～0.015%，2型变态反应为溶血性贫血、药疹、接触性皮炎、间质性肾炎、哮喘发作等，3型变态反应即血清病型反应亦较常见，发生率为1%～7%。过敏性休克不及时抢救者，病死率高。

除了过敏性反应之外，它还有毒副作用，不过比较少见，肌注区可发生周围神经炎。鞘内注射超过2万单位或静脉滴注大剂量青霉素可引起肌肉阵挛、抽搐、昏迷等反应（青霉素脑病），多见于婴儿、老年人和肾功能减退的病人。青霉素偶可致精神病发作个别病人可出现焦虑、发热、呼吸急促、高血压、心率快、幻觉、抽搐、昏迷等。其他副作用暂时还没有发现，但由于时间较短，我们还没有发现出来，但一定是存在的！”

萧震雷摆手道：“用它治疗结核病的成功率有多少？”

何新明道：“超过九成以上，还有少数出现二重感染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那你认为以现在的进展和松坡的病情来看，是否合适现在对他使用青霉素进行治疗？”

“这”何新明为难道：“大总统，临床试验还没有完成，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毒副作用，虽然成功率比较高，但鉴于蔡将军的身份，万一治疗时发生我们在临床中没有发现毒副作用，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的话，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你认为松坡的病情能够拖到你们的临床试验完成吗？”萧震雷说着扭头对蔡锷道：“松坡，你自己是什么意思？这个药物有超过九成以上的成功率，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未曾发现的副作用，有低于一成的机率可能发生不可以预知的情况！”

蔡锷闻言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道：“九成机率已经很高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保证百分之百有效，就算是然给我碰到那低于一层的机率，也算我自己倒霉，与医生们无关，我想好了，给我用这个药吧！”

萧震雷看了看蔡锷的家属们，家属们都点点头，萧震雷答应，对何新明道：“何教授，松坡的病拖不起了，给他用药吧，我来担保，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与你们无关！”

“是，大总统！”何新明答应，当即在助手的帮助下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支注射剂和几支药剂准备，给蔡锷注射完药剂之后，众人都来开病房让其休息。

两个小时后，蔡夫人从病房出来对萧震雷等欣喜道：“大总统，诸位，松坡感觉好了很多，脸色也变好了一些！”

第562章价比黄金大发洋财

过了三天，经过治疗的蔡锷的病情大好，整个人精神好了很多，气色与三天前完全打不通，他已经能够说话，咳嗽的情况大为减轻，还能在夫人的搀扶下下床走动。

一个星期过后，蔡锷的已经不咳嗽了，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他咽喉部位的肿胀已经消失，又从他的唾液以及咽喉部位提出组织细胞进行检验，在高倍显微镜下没有发现结核病病菌，这说明他的病完全好了，只不过由于他患病时间比较长，以至于造成身体比较虚弱，所以需要调养，医生建议让他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能工作操劳，等将身体养好，恢复身体抵抗力之后再工作，蔡锷的家属们自然是欣喜万分。

这天傍晚，萧震雷一家人吃过晚饭后正在聊天，萧震雷逗弄着两个孩子，这时陈布雷过来报告说蔡锷过来了，人已经到了门口，萧震雷连忙让程碧瑶和王亚男看着两个孩子，他起身向门口走去。

“哎，松坡，你的身体还没有好利索，怎么就过来了！”萧震雷连忙上前说道，蔡夫人在另一边挽着蔡锷的胳膊，萧震雷也跟她打了一个招呼。蔡夫人道：“松坡一定要过来走走，我熬不过他，只能和他一起来了，打搅大总统了，实在不好意思！”

蔡锷笑道：“这几个月整天闷在家里，人都快闷坏了，今天心情不错，所以过来串串门。大总统不会不欢迎吧？”

“看你们说的什么话，里面请！”萧震雷说着将手一伸。

几人进屋后，自然有程碧瑶和王亚男抱着孩子过来与蔡夫人说话。萧震雷和蔡锷两人在另外一边坐下说话，杨永泰安排人送来茶水后就退了出去。

“松坡兄，这些天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一些？药物方面有什么副作用没有？”萧震雷关心地问道。

蔡锷露出笑意，捏着拳头比划了一下笑道：“你看我现在很壮，很有力，精神也很好，我完全好了！”

“这就好。如果有什么副作用一定要告诉何教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听说何教授他们现在已经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测试患者是否对药物过敏”。

“这可就太好了，有了这种办法就不用担心病人是否对药物过敏了！”蔡锷说道这里话题一转，又道：“大总统，其实我这次来是要求工作的。你看我已经完全好了，我已经可以工作了，请大总统安排工作任务吧？”

萧震雷闻言沉吟片刻后道：“松坡，你的病才刚刚好，身体还很虚弱，何教授也说了，建议让你多休息一段时间再进行工作”。

蔡锷急忙道：“大总统，你看我已经完全好了，身体很健壮！”

“不不不！”萧震雷摆手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体看上去很正常，但你生病了这么久。身体对外界病菌的免疫力还很低下，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调养，我当然希望你能早日工作给我减轻一些负担，你看这样行不

行，你再在家调养两个月，两个月后我给压一副重担。你看怎么样？”

蔡锷问道：“什么重担？大总统，我不需要休息这么久啊！”

“年底或者明年初。我们要配合英法方面发动巴尔干半岛的战事，以牵制德奥在东南欧的军事力量，我估计第一军团在兵力上不足以对德奥军队发动进攻，所以要再调一个军团过去，这个军团暂时命令为第五军团，指挥官的人选暂时还没定下来，到时候东南欧战区会有我们的两个军团，另外还有英法在北非的部队，我会尽量要求将英法在北非的作战部队与我们两个军团进行统一指挥，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东南欧战区长官司令部以达到统一指挥的目的，我的想法是让你去坐镇，当任东南欧战区长官司令部最高司令长官，你也知道那边是地中海气候，你又没有在那边长时间呆过，如果不让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你如何顶得住呢？”

蔡锷听到这里，立即着急问道：“当真？”

萧震雷摊摊手：“我什么时候开过这种玩笑，军国大事岂能儿戏呢？”

“那，我就休息两个月，一定要好好休息，哈哈啊！”蔡锷兴奋起来，不过他很快又担忧道：“大总统，英法方面会同意将他们在北非的部队划归在我军东南欧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之下吗？”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后说道：“这个就由不得他们了，尽管他们在北非的兵力比我们要多一些，但是这两年来他们在北非什么都没有干，反而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被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打得很惨，谁能指挥谁不能指挥，这是要看战绩说话的，我军只用一个军团就横扫了阿拉伯半岛、中东地区和小亚细亚半岛，英法两方还有什么话说？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会搞定指挥权的事情，你现现在只需要安心养好身体就行了！”

“行，我听你的！”

10月中旬，华国某医药机构向全世界宣布研制出一种对败血症、肺炎、脑膜炎、扁桃体炎、中耳炎、猩红热、丹毒、产褥热、心内膜炎、白喉、炭疽等病有特效的药物，这种药物主要对革兰氏阳性菌、结核杆菌、螺旋体、梭状芽孢杆菌、放线菌以及部分拟杆菌有抗菌作用有效，能够用于外伤消炎，消炎效果良好。另外，淋病奈瑟菌、牛型放线菌、念珠状链杆菌、李斯特菌、钩端螺旋体和梅毒螺旋体对该品敏感。

消息传出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纷纷表示关注，而英法美俄等国分别派出医学专家来华考察这种药物的药效性。要知道在这个时期，只要是患上了肺结核就等于会被宣判死刑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疾病、伤口感染等都是不可治愈的病症，但是青霉素的发明立刻改变了这种局面，有了它，就能够将多种绝症治愈，以前的一些绝症也不再是绝症。

萧震雷私下将何新明找过来询问关于青霉素的工业化量产情况，是否研制出了工业化量产的制造技术，何新明表示经过上百位医学专家的大量努力，已经研究出来一种工业化量产的生产技术。

一种药物是否能够进行工业化量产标志着它能不能进行大规模普及，这非常关键，虽然知道这重要目前可以治愈多种绝症，但是工业化量产技术和实验室提取研制技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了工业化量产技术，就可以进行大规模普及，再换上那些绝症的病人就有很大的治愈希望，因为那

些绝症而死的病人会大大减少，这对于人类的发展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现在有了工业化量产的技术，对萧震雷而言，又可以进行大肆狠宰欧美国家了，欧美国家派来的代表来到华国后在医院里进行了考察和参观，发现这种药物确实可以治疗多种绝症，对很多病菌都有杀灭和克制作用，于是纷纷向国内传回消息，各国国内接到消息后立即回电要求他们与华国医疗机构商谈购买专利或该药物生产权的事宜！

当各国医疗人员找到何新明的医药研究机构的时候，何新明表示他对此事无权处置，因为这家医药机构是国家设立的，所有专利和研究成果都归国家所有。

于是各国医疗人员代表又找到内阁卫生部门，卫生部的官员对这些各国医疗人员代表进行了安抚，然后在请示上面，萧震雷做出批示，专利和生产权二十年内不卖，二十年之内只向各国出售该药物成品，二十年后再考虑向各国授权生产。

卫生部门的官员当即遵照萧震雷的批示对各国医疗人员宣布这个消息，消息传出后，各国政府对此大为不满，纷纷认为这种药物是上天赐予全人类的，全人类都应该有权免费使用的权力，因此各国政府都照会驻华使馆官员，让驻华外交官找华国当局交涉。

华国外交部门对各国外交官员提出的要求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华国政府在研制这种药物的期间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动用了无数人力物力，当然不可能无偿给其他国家的人使用，华国还宣布对外出售这种药物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华国目前的生产规模还跟不上，所以只能限量收买，而且由于生产这种药物的原材料非常昂贵，所以出口售价也比较高，华国当局还宣布出售这种药物只收黄金或华元，不收其他货币，这又让各国一阵阵哀嚎，但各国国内巨大的需求让各国政府不得不忍痛向华国购买盘尼西林。

由于限量出售，所以造成了在黑市上，这种药物的黑市价格比正常价格高出数倍，华国当局为了控制药物的流向，防止有人利用该药物谋取暴利，宣布该药物在国内只在国立医院使用，而且必须要有主治医生开出的处方才能使用，不过在国内的价格要比出口价低得多，如果在民间发现私下有人贩卖这种药物，要进行坚决严厉的打击，这也是为了防止走私的情况出现。（未完待续。。。）

第563章国葬之礼

盘尼西林的限量出口让这种药物在国外价格暴涨，它本身的出口价就已经堪比黄金了，到了国外之后，它的价格被炒成了天价，短时间内这种药物在国外还只能在被用贵族阶层，当然如果有绝症病人，愿意倾家荡产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买到这种药物。当然，这种药物在国内的价格不高，即便是穷人，只要是得了绝症的情况都可以得知该药的医治。

萧震雷很清楚，这种药物的研制配方不可能保密很久，工业化量产的生产技术也不可能永远保密，这种药物面世之后，很多国家已经得到进口，各国的医药研究机构都开始研究这种药物，它的配方成分被国外科研结构破解是迟早的事情，再上现如今这种药物的价格被炒成了天价，在巨额利益的诱使下，国外某些财团或势力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专利法，他们会想尽办法规避法律的约束，例如将药品生产出来之后换个名字面世，就算华国方面发现它的成分与青霉素相同，想维护自身权益也不容易。

所以，限量出口情况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扩大生产规模，最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建造更多的药物生产线，以生产更多的药品满足市场需求，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市场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青霉素系列的药物并非只有青霉素一种，它本身的性质极不稳定。它的结构容易被破坏而失去药性，而且它的广谱性是很窄的，但是却可以通过它研制出很多种衍生药物。这些青霉素的衍生类药物的广谱性却很广泛，能医治很多种疾病。

想要在利用这种药物从国外谋取更大更多的利益，就必须要尽快抢占全球市场，抢占市场之后将青霉素进行大规模普及，因为它的配方在精通医药研究的专家面前保密不了多久，所以尽可能的生产更多的青霉素将它普及，同时将它的价格降下来。在圈钱的同时打击各国医药企业，在各国将研究出工业化量产的生产技术并且将药物上市之前将青霉素的衍生类药物研究出来。并且进行大量生产上市。

10月下午，萧震雷指示卫生部门，让下面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将更多的药物卖到国外去。同时也将这种药物在国内进行普及，让国内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种药物。

几家国有医药企业在接到上面的批示之后马上进行安排，扩建生产线，扩大生产车间并培训更多的制药工人和药检、药剂师，国外的医药企业哪里知道华国方面竟然有着霸占全球医药市场的年头，在各国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华国的医药企业已经开始了大动作，他们开始在各国国内寻找加盟商或者直接在一些国家成立医药分公司，并且将药店开到国外去。

此外。萧震雷还认为国家现在稳定了、经济发展快了，中医也需要进行改变，也要发展。不能总是吃祖先的老本，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情况，以后西医还是会超过中医，中医的发展还是会被西医打压，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对中医进行改变，当然这需要中医界的共同努力。萧震雷对此做了

专门的批示，组织全国著名的中医大师们进行研究讨论。要如何让中医更科学化，要如何让它更能适应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发展。

中医大师们对此当然是非常愿意的，有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在少了很多阻力的情况下，国家中医科学院成立了，这个科学院专门从事对中医教育、中医治疗手段、科学理论等的研究，让中医有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

10月31日这天，萧震雷与全国的著名中医大师们做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他刚回到家不久，陈布雷就走过报告："大总统，克强先生病逝了！"

"什么？病逝了？"萧震雷神情一变，当即问道："克强先生住院的事情我知道，他只是胃出血，这个病还要不了命吧？怎么突然就病逝了！"

陈布雷道："具体情况卑职也不是很清楚，刚刚是政盟那边打来的电报，孙先生已经赶过上海了，他说要亲自主持治丧事宜！"

萧震雷沉吟几秒便指示道："通知宋总，让内阁以政府的名义成立克强先生治丧委员会，既然孙先生要亲自主持，那就让他当任克强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政府这边也要派足够份量的官员过去协助，所需经费由政府承担，这样吧，通知范之庸，让他代表我、代表内阁和监察院去协助孙先生，让他向孙先生和克强先生的家属转达一下我的想法，如果克强先生生前没有特别交代或遗嘱，我的意思是对克强先生以国葬之礼将灵柩运回乡安葬之，当然家属方面如果有别的想法，我和内阁方面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治丧会员会成立之后如果确定了追悼会的日期，要及时向我汇报，到时候我要去吊唁，另外准备好花圈"。

陈布雷立即道："是，大总统！那花圈上的祭文是否？？"

"先让办公厅的秘书处拿出几篇出来，到时候我来遴选"。

"好的"。

在萧震雷和内阁方面的介入下，治丧委员会很快成立了，主任为孙文，副主任为范之庸，其他委员有几个是民党当面的头面人物，还有几个是克强先生生前好友。

治丧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了运作，设立灵堂、制定追悼会流程、安排治丧期间的后勤服务事宜、用报纸、电台、广播等媒体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讣告，公布追悼会的具体时间和追悼会的流程安排。

讣告由孙文亲自执笔撰写，除了公布追悼会的时间和流程安排之外，还着重叙述了克强先生的生前事迹，高度赞扬了克强先生生前为民主革命不怕牺牲、不为艰险、越挫越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赞扬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他的逝世是华国的重大损失。

追悼会那天，萧震雷与内阁总理宋世杰双双乘坐专机飞往上海，在机场又乘坐专车前往追悼会现场，追悼会现场已经到来了很多人，外面更好聚集了许多百姓和记者。

克强先生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华国逝世的最高级别的政要人物，他在国内和国外的名望只有数人可以与之比肩，而且他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好友，因此这次有不少人都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

“大总统和总理来了！”

消息传到追悼会现场后，孙文和很多有份量的人物都迎出来。

萧震雷和宋世杰走过去与孙文和其他人等一一握手问好，旁边有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分别给萧震雷和宋世杰以及其他随行官员们拿来黑色袖套，萧震雷接过黑色袖套套在胳膊上。

一些人向灵堂走去，萧震雷边走边问：“孙先生，前段时间我还与克强先生交谈过，当时他的身体还很健朗啊，前段时间进医院不是因为胃出血么？怎么就突然”。

“哎！”孙文叹了一声，说道：“是因为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应该是肝门静脉高压所致，他走之前多次大量吐血，肝脏肿大，应该是肝硬化常见的并发症，这也是长期劳累所致啊！”

孙文在没有从事革命工作之前就是医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还一直从事医生的工作，因此他在这方面比较熟悉。

走进灵堂后，立即有司仪喊“有客到”，按照传统的礼节，萧震雷先上了三炷香，然后对灵位鞠躬三次，家属答谢后走过去慰问。

待宋世杰等人都完成吊唁仪式后，在孙文的安排下，众人在旁边的房间坐下，一些主要人物都在场，萧震雷问道：“孙先生，你们对克强先生的葬礼是怎么安排的？”

孙文道：“范监察长向我们转达过大总统的意见，当时克强走得很匆忙，并未来得及对后事做过安排，既然大总统提议以国葬之礼将灵柩运回乡安葬，我代表克强及其家属们对大总统和国家表示感谢，只是灵柩的运送有些麻烦，如果排场过大，耗费甚多，则有劳民伤财之嫌，我相信这不是克强愿意看到的，家属们也不赞成，而用一般的交通工具，以现在的交通情况，则会耗时太长”。

萧震雷闻言想了想，说道：“以克强先生对我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功劳和贡献，就算花再多的钱为其治丧也是应该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在这方面表示异议，既然先生和家属们都担心因为路途遥远、颠簸、舟车劳顿而造成运送灵柩的时间太长，那么就不走陆路和水路，直接空运，从军方调一架a15大型运输机运送克强先生遗体，同时家属们和克强先生的好友们也可以一同前往送克强先生最后一程，另外再调四架战机护航，不知道先生和家属们以为如何？”

萧震雷和政府方面的诚意十足，孙文和家属们对此没有异议，事情这么定下来了。（未完待续。。。）

第564章变故

11月2日，对日作战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对日本本土作战指挥官徐绍桢在前天还向萧震雷汇报了作战部队组建和训练磨合的情况。可是没想到在11月4日情况发生了变化。

外交总长陆征祥提着公文包从汽车上下来快步走上到总统府门前的检查岗，验明身份之后才走进总统府。

萧震雷对陆征祥的到来十分意外，因为他这次来得非常突然，见他走进办公室，便问道："陆总长，今天怎么过来了？"

陆征祥站定道："大总统，日本那边有了变故！"

萧震雷闻言皱眉道："什么变故？"

"昨天凌晨四点，以东乡平八郎、浅田信兴、神尾光臣、明石元二郎、大井成元等为首几个日本军方大将胁迫西园寺公望发动了政变，软禁了元老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并且解散了现在的日本内阁，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这些人支持了寺内正毅成立新内阁，而且他们单方面否认了我们与日本签署的秘密协议！"

单方面毁约？这意味着什么？萧震雷闻言眼神中寒光一闪，冷笑道："这么说日本人是想与我们死战到底喽？"

陆征祥点头道："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恐怕是这样的，现在日本军人集团控制了内阁政权，软禁两个元老，大正天皇因为害怕，不得不默认了他们的政变。根据情报部门传回来的消息显示，这些日本军方大将接管政权之后，立即控制了日本全国各地的军政。并宣布粮食等生活物资将对军方进行倾斜，也就是说先要满足军方的需求。在九州岛和日本其他沿海地带，现在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特别是一些地势险要之处，开始修建防御工事，看情况是想与我军死战到底，而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日军部队也开始行动起来，而且日本人好像要派人与沙俄方面进行接触，有可能会将我们的意图暴露给沙俄人知道"。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笑道："既然日本人自己不想过了，那我们也不用客气，行了。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是！"

陆征祥走后，萧震雷脸上出现一些忧色，他不怕日本人反水，日本本土的军工企业基本上都被轰炸得差不多了，没有了军工企业支持的日本陆军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他担心的是日本将他的意图透漏给沙俄方面知道，如果沙俄方面知道他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那么沙俄方面必然不会让华军继续呆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

如果沙俄方面相信了日本人的话，那么沙俄方面肯定会立即派人来见他。并且要求华军撤离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沙俄军队随后会接管该地区，不过沙俄方面也不一定会相信日本人的话，毕竟双方是敌对状态。而且还有很大的仇恨，难道沙俄方面会不怀疑这是日本人的离间计？这也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他想到。这件事情的关键是那份密约，想要取信沙俄方面。日本方面

必须将密约的真本拿给沙俄，日本方面会派人拿着密约去见俄国人。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将日本人将那份密约拿给沙俄之前夺回密约。

思考许久，萧震雷拿起电话了秘书的电话，让他通知铁血调查局王亚乔过来一趟。

不久王亚乔来到萧震雷的办公室，两人当即坐下谈话，萧震雷道："日本人反水的事情是你们报上来的吧？"

"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道："我担心日本人会在我们与沙俄之间进行离间，而且他们手上有一份当初我们与他们签订的密约，这份密约的内容如果被沙俄人看见，将对于我们十分不利，所以我要你们铁血调查局想尽一切办法拿回那份密约，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王亚乔对密约的事情并不知情，而且以他的级别还没有知道密约存在的资格，此时萧震雷对他说起这件事情，说明这份密约极为重要，他立即道："是，大总统！"

日本人要与沙俄方面接触，肯定必须是高层的，但是在如今这种敌对的局面下，日本方面的人一开始就要见到沙俄高层人物基本上不可能，如果不是战时，日本人可以随意拜访沙俄高层人物，但是现在沙俄与日本是敌对状态，双方高层不可能直接见面，必须要先由下面的人接触才行，这样才能取得信任感。

铁血调查局的情报网络非常强大，它在世界各国都有情报人员，而且在某些国家高层身边都有密谍，这些国家就报告沙俄和日本。

日本派出谍报人员联系沙俄方面的情报人员，主要目的就是向沙俄方面传达华国有意谋夺西伯利亚的阴谋，这事很快被铁血调查局察觉到了，内线得到指令后立即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沙俄方面的情报人员将得到的日本方面传来的信息向上面传达，沙俄高层得到消息后刚开始有些不敢相信，但是随后日本方面又列举了一些列的华国方面的举动，这让沙俄方面也开始警惕起来，于是派人调查华国方面到底是否有这种打算。

随后日本情报人员透漏出他们手上有一份他们与华国方面签署的密约，密约的内容之一就是日本方面要配合华国夺取沙俄手中的西伯利亚，为什么要配合？因为西伯利亚现在被日本人占据着，华国方面有实力攻占西伯利亚，但是西伯利亚本身是沙俄的，沙俄和华国又是盟友，对盟友下手这种事情如果被外界得知，这可是天大的丑闻，所有华国想要得到西伯利亚就必须要有日本人的配合才行。

日本方面负责这件事情是明石元二郎，此人在沙俄有着深厚的情报基础，他十多年前多次在沙俄策动俄国革命党发起暴动，从另一方面来说，日俄战争中，明石元二郎所做的谍报工作在战争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石元二郎向沙俄方面透漏，他可以携带密约真本前往沙俄，让沙俄看看密约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密约是真本，那么华国的野心也就是确认无疑，沙俄方面将信将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同意明石元二郎

的提议，明石元二郎收到沙俄方面同意见面的消息后，当即偷渡到海参崴，由海参崴坐火车前往伊尔库茨克，再走其他渠道前往圣彼得堡，这是因为伊尔库茨克以西、乌拉尔山以东现在被华军驻防，想要光明正大的穿过华军防区和哨卡，明石元二郎自认为自己还活够。

明石元二郎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决定徒步横穿西伯利亚、化装成旅人欺骗各哨所的华军士兵。徒步穿越整个沙俄也不是没有人干过，明石元二郎的老师福岛安正就成功从圣彼得堡徒步一直向东穿过整个沙俄，而今天他也决定重走一遍当年他老师福岛安正曾经走过的路，只不过他的老师福岛安正目前正在华国的监狱里颐养天年。

鉴于华军一个集团军控制着乌拉尔山脉以东、伊尔库茨克以西地区，沙俄情报部门决定派出得力干将前往西西伯利亚地区接应明石元二郎，当然这不是沙俄为了向日本表示友好的举动，只是想要保证这次接头的训练，以此来确定日本方面是不是离间计。

俄国情报部门派出的得力干将是巴德米耶夫，这个人手眼通天，从事情报工作二十余年，谍报工作非常吩咐，巴德米耶夫出发时还带了一个助手，他的名字叫西德尼?赖利，这位超级间谍几年前被萧震雷安排的人出卖之后在德国混不下去了，英国情报部门只好把他安排去俄国搜集情报，西德尼?赖利早就与巴德米耶夫相识，而且他还为巴德米耶夫收集过很多重要情报，因此他到了沙俄之后简直如鱼得水。

接头的地点是在秋明，只要接头成功，到时候巴德米耶夫就会利用他的身份安排明石元二郎前往圣彼得堡，有他和西德尼的掩护，明石元二郎在途中就会安全很多，而且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严密监视明石元二郎，看看日本方面到底是真有密约还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巴德米耶夫不知道是西德尼其实早就为明石元二郎工作过，两人算是老朋友了，西德尼这人只要给钱，他可不管为谁工作。

明石元二郎在一路化装到了秋明，在一家旅馆里与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顺利的接头了，然而他们不知道此事他们已经进入华国特工的视线内，西德尼有一个女搭档明面上隶属于英**情五局，受命与西德尼搭档，但实际上却是铁血调查局的人，这次西德尼跟着巴德米耶夫来秋明，他的女搭档也一起跟过来了，这几人的接头全部落入了女搭档的眼中。

一个营的华军士兵将他们接头的这间旅馆所在的一片区域进行了包围，然后街头和街尾以及旅馆后面全部被封锁，一个侦察连城卡车在旅馆门口紧急停下，大批士兵涌入旅馆内，明石元二郎感觉自己上当了，以为是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带带人来抓他的，当即掏枪向两人射击，西德尼等人也有察觉，及时躲避过去，双方立即展开枪战，随着华军士兵的涌入也加入枪战，三人立即跳窗逃跑，但是此地已经被包围，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部被抓获。

第565章解决

秋明，沙俄西西伯利亚城市，在乌拉尔山以东，其名称来源于蒙古语，意为“万人之城”，因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在此驻军万人而得名，是沙俄在西伯利亚重要的商业和运输中心。

在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但是此时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下蕴藏绝大财富，这座城市的人口并不多，此时只有二三十万人，俄罗斯人占了大多数，但还有少数鞑靼人、乌克兰人。

在这座城市的监狱里，鹰隼穿着厚实的毛呢大衣走在牢房的走廊上，后面跟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华国士兵，他们来到一间牢房门口。

透过牢门上的小孔，鹰隼看见里面正在进行着严酷的刑讯，他对在门口站着的其中一个士兵道：“让周明出来一下！”

“是，长官！”士兵敬礼后转身打开牢门走了进去。

过了一分钟，一个年轻人穿着背心满头大汗的走出来，看见是鹰隼后立即立正道：“头儿！”

鹰隼问道：“周明，情况怎么样，东西找到没有？”

周明说道：“昨天我们抓住这三个家伙的时候，明石元二郎和两个洋鬼子身上都没有那东西，后来我们拿着明石元的照片去找入城哨卡处找执勤的军官辨认，有一个军官认出了明石元二郎，因为这里大多是老毛子，少数是鞑靼人、乌克兰人，有从东面过来的东方人几乎少得可怜，所以当值的军官就记住他了，当值的军官说当时与明石元二郎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我们听说之后认为那可能是明石元二郎的助手，于是派出人手在城里调查那两个人的下落。很快被我们找到，他们躲在一个老毛子家里。等我们冲进去抓住他们两个的时候，那一家老毛子都被他们杀死了，东西被我们在他们的包包里找到！”

鹰隼立即道：“东西在哪儿？”

“跟我来！”周明摆了摆脑袋，转身向监狱外面走去。

几分钟之后，鹰隼接过周明递过来的东西，这是一个用绸布包裹的盒子，他将盒子放在桌子上，解开绸布，露出一个木盒。打开木盒后之间里面躺着一本硬壳文本，他将文本取出来，封面上写着华日密约几个字样，他将文本翻开来迅速扫了一眼，翻了几页，文本的页数并不多，总共才不到十页，前后用华日两种文字书写着密约的详细内容，翻到最后他又非常仔细地看了看下面的签名和印章。

应该是真本。鹰隼心里松了一口气，他将文本原封不动放回盒子里再用绸布包好，对周明道：“这东西我马上要带回国内，记住保密条例。这次的行动以及涉及到这东西的任何消息都不能向外泄露一个字，否则没有谁能够承担得了责任，明白吗？”

“明白！”周明郑重地答应。又问道：“那几个人要怎么处理？”

鹰隼沉吟着，他想到自己毕竟不是签署条约的官员。还不能完全确认这东西的真假，因此要将它带回国去确认。只有确认它的真假才能放心，所在真正确认真假之前，明石元二郎和他的两个助手都不能出事，但是这

与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俩个必须死掉，否则西德尼就会怀疑他的女搭档，因为明石元二郎和他的助手不可能暴露自己，巴德米耶夫也没有必要出卖明石元二郎，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就是西德尼自己，但是西德尼当任不可能这么做，知道他们在这里接头的只有西德尼的女搭档，所以如果西德尼不死，他必然会怀疑他的女搭档，不是怀疑，而是可以肯定出她出卖了他们，所以为了保住那位女士，西德尼和巴德米耶夫必须要死掉，而且要死得干净利落，无声无息。

有了决定之后，鹰隼交代道："处决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动作利索一点，待会就在牢里动手，别拉到外面以免出什么意外，解决之后把尸体处理干净，别让沙俄方面找到线索，明石元二郎和他的两个助手暂时留着，等我确认东西的真假后会发电报过来告诉你怎么处置！"

周明点头道："明白！"

不久，从两间牢房里分别传出来几声枪响，很快，几个士兵就分别从那两间牢房里各抬出一个装着尸体的麻袋，从麻袋上还不时的滴下血滴。

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两人就这样默默无声的死在了这座监狱里，特别是西德尼?赖利，这位近现代最为闻名的超级间谍，他在西方世界的情报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滔天巨浪，他长期活跃在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华国和日本活动，这个人不忠于任何组织和国家，他只忠于钱，他至少为四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华国、总统府。

王亚乔提着公文包在小高的带领下走进萧震雷的办公室，小高待王亚乔走进去之后退了出去并带上了门。

"大总统！"王亚乔立正敬了一个礼。

萧震雷抬头一看，遂放下笔起身笑道："久光啊，情况怎么样？"说着向休息区伸手指了指，两人走到休息坐下。

王亚乔说道："东西已经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了，并且送给了外交总长陆总长查验过，陆总长确认是真本无疑！"

当时签署条约的时候就是陆征祥与山县有朋签署的，因此对于那记载条约的文本的真假，陆征祥是最清楚不过的，他说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

萧震雷听王亚乔说完也松一口气，悬着的心算是放下来了，随口一问："对于沙俄和日本方面的谍报人员是怎么处置的？"

王亚乔没想其他，回答道："沙俄方面派出的两个情报人员分别叫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赖利，而日本方面派出的情报人员是明石元二郎中将和他的两个助手，这些都是先今情报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个叫西德尼的四个多面间谍，目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他至少同时为四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赖利已经在牢房里被处决了，由于要鉴定条约文本的真假，所以还留着明石元二郎和他的两个助手"。

嗬，双方都派出的重量级人物啊，萧震雷心里嘀咕了一句，起身道："既然东西已经确定为真的，那么他们也没必要留着了。你去忙吧，我就不送了！"

王亚乔连忙道：“好的，大总统留步，卑职告辞！”

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赖利就这样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失踪让沙俄情报部门有些纳闷，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并不知道此事，这件事情还只是被沙俄情报部门最高层得知，在没有确认真假的情况下，沙俄情报部门也不好将事情捅到尼古拉二世那里，毕竟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万一此事是日本人故意离间，到时候惹怒了华国，这个后果可不是一个情报头子可以承受得起的，在巴德米耶夫和西德尼?赖利神秘失踪之后，沙俄情报部门并没有放手这件事情，而是派人调查他们两人的行踪，但沙俄高层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情。

日本军人政府在与明石元二郎和他的两个助手失去联系之后，一直焦急的等待消息，但是始终没有回音，时间长了，西园寺公望和东乡平八郎等人也就不做指望，惋惜倒是难免的，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心思惋惜明石元二郎了，因为华国已经对日本磨刀霍霍。

现如今日本经济萧条，经济活动只在日本本土境内进行，而且规模都很小，华国海军封锁了日本本土周围海域之后，日本早已经与其他国家断绝经济往来，日本国内民众苦不堪言，但即便是如此，日本那些军方元帅和大将们依然不甘心失败。

一年多的不间断的空中轰炸让日本本土早已经是满目苍夷、遍地焦土，到处是残垣断壁，日本大地上的浓烟和火光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从未熄灭过。

军工企业、造船厂、机械工厂等这些稍微与武器沾点边的工厂几乎在日本看不到了，即便是有，也是日本当局偷偷在地下搞的地下工厂，因为只有在地下搞才能不被轰炸，但是由于原材料的缺乏，几所地下兵工厂的产量也极为有限，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根本无法满足日本陆军的需求。

从9月份开始，华国海军就彻底封锁了朝鲜海峡和日本海，日本本土与其他国家的航道早在开战之时就被华国海军封锁，现在在西伯利亚的日军部队也得不到日本本土的支援了。

日本人是准备孤注一掷了，不仅日本本土的军队开始建造防御工事、挖掘大量堑壕，在西伯利亚的日军也正在搜集所有的弹药和武器，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部署防御，他们绝不承认失败。

第566章登陆日本本土

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对西伯利亚日军的进攻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对于日本人的特性，华**方军事研究部门的参谋们早已研究透彻，参谋人员们认为日本人在防守方面很有一套，例如在收复旅顺的战役中，日本人就在土木工程方面极为擅长，他们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将一些具有天然防御作用的山头挖空，在山体内部挖掘大量的坑道，并在防御的正面挖掘地下暗堡，在地下暗堡内部署机枪等重火力。

现在日本人处于守势，而且条件极为有限，因此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天然的地利优势和屏障，让这些天然屏障在防御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这些，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日本本土和西伯利亚发现了日军的这些举动。

为了对付日本人的这种钻地鼠的特性，华**工企业专门研制出来击中对付这种防御措施的武器，第一就是火焰喷射器，这种火焰喷射器可以喷射出十几米长的火焰，温度超高，一旦被喷中，目标瞬间就会全身着火，这种火焰喷射器主要用于杀伤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破坏暴露或隐蔽的敌军工事和器材，喷火器喷射出的燃烧火柱能沿着战壕和坑道内部拐弯、侵流、飞溅、粘附燃烧，达到普通弹药难以达到的地方，因此特别适合山地、岛屿、坑道、洞穴和战壕作战，由于喷火器具有其他直射武器所没有的燃烧、纵火、跳跃、泼溅以及精神震慑作用，因而在地面战场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其实此时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已经使用了喷火器作战，法国和意大利在1914年就装备了轻型喷火器。德军在1915年也使用喷火器作战，效果非常良好。因此各国纷纷争相效仿研制自己的喷火器。

第二种，钻地炸弹。采用延迟引信，弹头战斗部采用特殊材质，尾翼有一个燃烧推进器，穿透性能比一般的炮弹要强，作为航空炸弹从轰炸机上投掷下来。由于重力作用，炸弹在下落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空气摩擦尾翼后引爆内部的推进器燃料，使得炸弹具有更快的速度，落入之后钻入地下。但停止在地底时，炸弹到时间才会爆炸。

第三种，凝固汽油燃烧弹，这玩意简直事从地狱出来的魔鬼，它的杀伤力太大了，爆炸时能产生高温火焰，内装用汽油和其他化学品制成的胶状物，爆炸时向四周溅射，发出一千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并能粘在其他物体上长时间燃烧。凝固汽油弹爆炸后飞溅到人身上的凝固汽油就像猪油膏一样,粘稠耐烧.如果人用手去拍打越拍火越大,如果在地上滚动灭火会弄得全身是火，这种燃烧弹中还加入助燃剂——白磷，在人体表皮燃烧后会残留大量剧毒的化学物质,通过烧伤创面的开放性创口进入血液,造成伤员血液中毒。

11月12日，华国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上午10点。海军特混舰队运送两个步兵师分别在日本九州岛的北部的福冈和南部的宫崎登陆，日本守军没想到华国方面会同时在两处登陆，如此一来。日军在九州岛的布防就要重新调整，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华军两个师分别在福冈和宫崎登陆之

后立即发起了进攻，进攻的力度非常大。不仅有海军舰炮提供大威力炮火支援，而且天空中有大量战机进行空中轰炸。

在海陆空三军的配合下，步兵抢滩登陆几乎没有遇到多少顽强的抵抗，这可不是以前假打，而是真打，日本可不会放水。尽管如此，日本人的战斗意志在华军大量舰炮和空中轰炸下还是崩溃了，在两地驻防的日军部队死伤惨重，双方步兵还没有接触，日军防守部队就被舰炮和战机群报销了一大半，日军布防在宫琦和福冈各有一个师团，华军步兵抢滩登陆时，日军防御阵地上已经是尸横遍野，残存的日军士兵们躲在堑壕里颤颤发抖。

鉴于日本是个岛国，而且地形上不适合坦克大集团作战，因此这次登陆日本作战，徐绍桢只要了装甲车部队，在福冈的抢滩登陆战中，运输船将装甲运兵车运到岸边后，士兵们纷纷钻进装甲车内，装甲车开进齐膝盖的海水中冲上沙滩上，一些步兵端着武器跟在一辆辆装甲车后面躲避着海岸防线上日军射来的子弹。

还没死的日军士兵们趴在战壕内看见从船上冲下来一辆辆墨绿色混杂的移动怪物冲过来，很多日本兵都吓得哇哇大叫，不少日本兵丢下武器转身跳出战壕就跑，日军军官们气得大叫，连连开枪打死一些逃跑的日本兵才稳住局面。此时很多日本人还是非常迷信的，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会移动的钢铁大怪物，怎能不怕呢？在中东战场时，德军和奥斯曼军队都吓得屁股尿流，更何况日本人。

被镇住的日本兵们不得不压住惊恐，在军官们的指挥下用三八式步枪向对面冲过来的钢铁怪物开枪，一阵阵枪响，子弹打在钢铁大怪物身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弹头全部被弹开了，连一个印痕都没有留下。

日本兵们一个个看的目瞪口呆，随后不停地有人倒抽着凉气，这是什么怪物，竟然连子弹都大步进去？日本兵们更加害怕了，一旦害怕就会慌张，慌张之后就会手忙脚乱，从前射击技能都很不错的士兵此时射击都大失水准。

那些装甲车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功夫就冲到了日军第一道防线战壕前面二十米处，还没等装甲车停下，从装甲车后面扔出一些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纷纷非常准确地落在日军战壕内，一片乱炸之后，从装甲车后面冲出来大量的华军士兵，他们端着步枪冲进日军战壕内，此时爆炸刚刚结束，战壕内还没有被炸死的日军士兵此时都一个个晕头转向的，华军士兵们跳进战壕内将一柄柄雪亮锋利的枪刺刺刀捅进还没有死的日军士兵身体内，距离稍远的一点就开枪射杀。

“快快，把前面的堑壕填起来一段让装甲车过去！”装甲车上操作机枪的士兵大声喊道。

装甲车内听到喊声的工兵们一个个背着步枪拿着工兵锹从车尾跑出来用工兵锹将堑壕上的泥土铲进堑壕内，不到五分钟的事情，一小段可供装甲车通过的堑壕就被填平了，此时第一道防线内的日军士兵差不多被步兵们清理干净。

“走了走了，别玩了，还没弄死的赶紧弄死，跟上跟上！”班长看见装

甲车们通过了堑壕，挥手大叫着，此时工兵们已经提着工兵锹再次钻进了装甲车内，步兵们解决了第一道战壕内的日军士兵后都跟了上来，班长组织他们跟在装甲车后面，以免被第二道防线内日军射来的子弹击中。

班长看见一个士兵端着步枪跟在装甲车后面，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立即上前一巴掌打在那士兵的后脑勺上骂道：“顾八，你他吗不抽烟会死啊，现在打仗你也抽，抽你大爷的，赶紧扔了！”

顾八被打了毫不生气，脚下不停，却扭头过来赔笑道：“班长，别啊，我老顾就好这一口，饭可以不吃，媳妇可以不娶，但这烟不能不抽，它就是我的命啊，你不让我抽烟，这不是等于要我的命吗？”

班长闻言摇了摇头，骂道：“你呀，迟早你得死在这烟上面，我拿你没办法，等打完这仗以后，你自己申请退役吧，别让老子去上面反映，老子不想做恶人”。

“别别别！”顾八立马哭丧着脸，“班长，你知道我家里有八十老母要养，你让我退役，我拿什么养我老母啊！”

班长板着脸道：“你要想继续干下去，就必须给老子把烟戒了，别人抽烟还有节制，可你他吗日夜不停地抽，就是铁人也受不了啊，行了行了，就这么说定了，看着前面，别没被烟呛死反而被小鬼子的子弹给打死了！”

军官们和士兵们虽然在战场上打闹着，看似没把打仗当回事，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十分的警惕，战术动作做得一丝不苟，毕竟谁也不想吃枪子，都还没活够呢。只是有海军和空军协同作战，步兵们就要轻松很多，像这种抢滩登陆战，首先海军就用舰炮对日军岸防阵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大规模炮击，之后又要空军轰炸机群对日军阵地进行狂轰乱炸，在步兵们登陆时，日剧阵地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在失去海空优势的情况下，日军完全是被压着打，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和余地。

在装甲车队的掩护下，步兵们打得很顺利和轻松，虽然还是有人被子弹击中倒下，但是伤病很快得到救护和医治，直接战死的情况也不少，但是没办法，打仗总有死人的时候。

第567章步兵进攻（1）

抢滩登陆战对于日本这种完全没有空军力量、失去制空权、没有防空武器和海军力量的国家来说实在太难打了，日军部署在福冈和宫崎海岸线的防线根本经不住华国海军舰炮和空军轰炸机群的炮击和轰炸，仅仅一个上午，分别从福冈和宫崎登陆的两个华军步兵师就突破了日军部署的海岸防线。

下午3点，45师前锋部队抵达福冈城外围，日军在福冈布防的是第22师团，另外还有上午从海岸防线上撤退下来的第21师团残部两千余人，加起来的总兵力大约两万人，而华军第45师有两万五千人，除去重炮部队、其他辅助兵种以及非战斗人员之外，45师能够用于作战的兵力其实并不比日军多多少。

在前往福冈城区的路上不断有华军部队经过，有的乘坐卡车，不少装甲车上挤满了士兵，还有的边三轮上竟然“堆”着五六个。

45师师部与警卫营随行，师长朱培德坐在一辆越野吉普车上想着事情，道路的崎岖让吉普车不断摇晃，后面一辆吉普车追上来，副驾驶座上一个军官向这边挥了挥手，司机看见后将汽车靠边，两辆吉普车便在路边停下了。

从后面吉普车上下来一个拿着文件夹的军官，军官走到前面吉普车旁向车内的朱培德立正敬礼道：“师座，三团团长刘华斌来电，三团和装甲车第一营已经抵达福冈外围，据侦查发现，日军在福冈外围部署了三道防线。据我方情报人员从福冈城内传出的消息说日军在那里布防的是第22师团，另外还有从海岸防线上逃回去的两千人。他们在福冈的总兵力也就是在两万人左右！”

朱培德听了报告后抬手看了看手表，略作思索便道：“给刘华斌下达命令。三团和装甲第一营略作休息便展开攻击，我希望天黑之前攻破日军外围防线，将日本人赶回城内去！”

这时是下午三点，而现在已经进入深秋季节，傍晚六点半左右就会天黑，也就是说朱培德给三团和装甲车第一营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在三个小时内拿下日军部署在福冈城外的三道防线。

“是，师座！”军官敬礼后转身离开，吉普车重新启动向福冈方向开去。只不过速度就不用提了。

福冈城外。

45师三团团长刘华斌将团指挥部直接搬到了日军前沿防守阵地五公里处，在这里距离上，如果日军在城内有大口径重炮，炮弹都能够打到这里，三团大部分兵力都分散在左右两侧与日军阵地相同距离的位置上。

按照一般情况而言，进攻部队即使时间再紧迫、条件再艰苦和简陋，也必须要挖掘进攻战壕，这方便进攻，躲避防守方的炮火打击和空中轰炸。如果敌军发起反击，进攻部队可以利用进攻战壕防守，如果进攻没有挖掘进攻战壕，待敌军发起防守反击时。很有可能直接被击溃。

不过45师三团没有挖掘任何进攻战壕，因为不需要，以华军和现在

日军的军事装备、重火力、海空力量来对比。日军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日军没有任何机会发起反攻，日本人也没有空中力量对进攻的华军部队进行轰炸。

尽管没有了海空力量。但日本人还是有炮兵部队的，就在福冈城内，日军的22师团就有一个重炮旅团，但是这个重炮旅团根本不敢随意开炮，因为它一旦开炮，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暴露了位置就容易遭到华国空军的轰炸，这个重炮旅团只能在最为关键的时候使用。

各连队人员抵达之后，团部下达命令各连安排好警戒部队之后休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准备时间，一个小时之后展开攻击，天黑之前攻破日军城外三道防线，各连营长赶到团部开会，获取侦查连侦查的敌情通报，各连副连长组织下面各班、排长开会，部署战斗任务。

二十分钟后，去团部开会的各连营长都回来了，带回来了各连营的作战任务和敌军布防情况，连长们回到连部之后，副连长正在组织班排长们，对他们进行动员，连长们随即向班排长们传达了上级下发的作战任务命令，并且向他们通报了敌军布防的情况，然后将总体任务分给各班排。

领到战斗任务的班排长们很快回到自己的部队，徐志松回到自己的班休息所在地将已经休息了大半个小时的士兵们召集起来：“过来过来，战斗任务发下来了，都过来！”

此时，团部的山炮营，各营重迫击炮连已经开始向对面日军阵地进行炮击，各种口径的炮弹穿透空气的摩擦声音不尽相同，爆炸声也大小不一，由远及近，只见对面日军阵地上泥土冲天而起，硝烟滚滚，不时有人类的肢体被炸飞又落下，日军阵地上一些树木被炮弹炸到之后着火燃烧起来。随着炮声越来越密集，日军阵地上的烟雾越来越多，由于这里靠近海边，有些海风吹过来，硝烟很快散尽，几分钟后的日军阵地与先前已经大不相同了，战壕前的土堆、沙袋已经被炸平了很多，阵地上有很多被爆炸高温烧焦的泥土。

战士们听见班长的叫声后对炮声也都没有什么反应，一个个都起身提着步枪走到徐志松对面蹲下，徐志松蹲在地上看着战士们用手在地上画着简单的地形说道：“在前方布防的是日军第22师团，他们的总兵力大约两万人，当然他们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都部署在第一道防线，对面那五十米宽的日军阵地有日军一个步兵小队驻守，我们排的作战目标就是前面日军五十米宽的日军防线，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到对面日军阵地上，我们要穿过两公里，这中间大都是开阔地，我们最先要经过一大片稻田、现在进是深秋，稻田里已经干了，没水，可以通过；一个六米宽的水渠，水渠上有木桥，不过一次只能过两个人，侦查部队没有在桥对岸发现日军，毕竟只有几米宽，安排部队防守也没用，不过要注意是否有敌人影藏在暗处，所以过桥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过了小木桥之后前面是一片水塘，中间一条四米宽的土路，两侧是水塘，很宽，但不长，通过水塘之后就是一片旱田，纵深长约四百米，四百米尽头就是日军第一道防线的阵地，日军阵地上没有碉堡等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有堑壕”。

“而排长将我们班安排在左翼，首先要说明，在冲击过程中，最先是没有装甲车在前面开路的，因为有数米宽的水渠，装甲车过不去，必须要等工兵部队在水渠上搭建一些坚固厚实可供装甲车通过的桥让装甲车通过之后，我们才可能得到装甲车的支援，上面的命令是不能等装甲车，各部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起攻击夺取日军阵地，在进攻过程中一定要找到日军阵地的防御薄弱点，然后以班组为战斗单位，进行以点破面、多点同时攻击的进攻战术突破日军防线！”

“我们班的冲击进攻、运动路线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条路线，在我们排的左翼，二班在中间，一班在右翼，我们与二排的间隔距离不能超过十米，不能运动到一排的进攻路线上去，我们与一排部队的间隔也不能超过十米，与友邻班排要互相配合，前后距离不能超过二十米！”

“在冲击进攻时，排机枪班、迫击炮班会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所以我们与友邻班排的间隔距离不能靠得太近，以免阻挡机枪火力的射界”。

“在通过木桥和水塘中间的通道时，不能一窝蜂地向前冲，要两个人一组，一前一后，两人间隔距离必须达到五米以上，先通过的一组立即在左右两侧警戒，其后一组一组依次通过”。

“最后说一点，如果我阵亡了，没有上面下达的撤退命令，冲击进攻不能停止，战斗由副班长指挥，如果副班长也阵亡了，战斗由军衔最高的人指挥，如果军衔都一样，由年龄最大的人指挥，我要说的就这么多，都听明白吗？”

战士们起身答应：“明白！”

“好了，炮击可能还有一会才能停止，现在大家做好准备，检查一下装备，别关键时候掉链子！”

距离炮击结束还有几分钟结束，按照步炮协同的作战战术，在时间到了之后，上面下达了冲击进攻命令，此时战士们刚好检查完装备，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班长徐志松端起步枪将子弹上膛，吼道：“所有人都注意，前后距离十米，成一（二）路跟我来！”吼完便端着步枪向前走去。

这里距离日军阵地有两公里，没必要现在就撒开腿向前冲，这会很耗费体力。一（二）路队形通常在距敌较远，地形较隐蔽，敌火力威胁不大或通过狭窄地段时采用。班长在前，其他各小组按照班长规定的距离依次前进。

第568章步兵进攻（2）

走了一段距离，前面就是大片的稻田了，稻田里金黄色的水稻随着微风随风摆动，稻田里没有谁，土地很干涸，这是因为要收割了，农民们会把田里的水放干，然后晒田，这样产量会大一些，颗粒也会饱满一些，还方便收割。

徐志松在前面站定举起了右手拳头然后蹲下，后面的士兵们也纷纷蹲下将枪口对准前面的稻田。

观察了一下之后，徐志松喊道："所有人注意，前方道路两侧稻田，以第三组为中心，成一字队形左右散开，各间隔五米以上！"

稻田里稻谷虽然不是很深，但是也是可以藏人的，为了保险起见，也为了给后续部队营造一个安全的通道，对稻田里进行搜索式前进是很有必要的。

听到徐志松的命令后，第三组的两个士兵跟在他后面，其他各组分别向左右两侧散开，士兵们端着步枪相隔五六米的样子走下稻田慢慢前进。

水田的地势一般比较低，而且水稻稻草的高度有限，而且长得很密集，如果人藏在里面很容易被发现，只要看看哪片稻谷倒了就可能引起怀疑，所以日本人没那么傻会埋伏在稻田里。

徐志松一边走一边观察前方左右两侧的情况，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叫了一个士兵去后面喊来两个工兵跟在后面，以防止日本人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埋设地雷，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毕竟地雷的制作并不复杂，简易的地雷更是容易制造。这毕竟是战争，任何小心都是不为过的。

还好。走了一公里左右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此时距离日军阵地只有不足一千米了。前面地势开火，没有任何建筑和高大树木、植物、农作物挡住视线，己方的炮击仍在继续。

前面就是一个五六米宽的水渠，水渠上有下木桥，此时正有其他班排战时正在通过，这条横着的水渠在很长一段距离上就只有这么一个木桥，为不拥挤在一起，其他班排很多都直接下水趟过水渠，徐志松也让战士们不走小木桥。毕竟太窄了，一次只能过两个人，还不如下水走过去，反正水只有齐腰深。

趟过水渠之后就是一大片水塘，水塘里长满了绿色的浮漂，水中还有几只野鸭子在找食，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是这些水面上的水鸭子却丝毫不受影响。

其他排从从水塘的旁边绕过去了，毕竟水塘的正面不是他们的进攻方向。这个进攻方向是徐志松他们这个排的，徐志松带着通过水塘中间的土路向前方前进，此地距离日军第一道防线阵地只有数百米，日军的子弹随时都可以打过来。因此通过这条通路的时候，整个排的士兵们都间隔距离很远，而且每个人都是提着不轻弯着要快速奔跑。以期尽快通过然后在水塘对面的旱田边上匍匐下来躲避着日军的子弹。

有惊无险的通过水塘中间的土路后，整个排的士兵都匍匐在水塘前面的旱田边上。这是大片旱田，田地种着豆子。豆子类的作物长不高，只起

膝盖，但是趴在地上还是能够遮住身体。

略作休息了两分钟，排长一声大吼：“冲击进攻——”。

命令下达后，各个班迅速爬起来，在班长的带领下向前方日军阵地发起冲击进攻了，这里地形太开阔了，能够选择的进攻队形很少，徐志松喊道：“目标前方二百米，以第四组为准，全班成一字队形左右散开，突击——”。

战士们纷纷端着步枪猫着腰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方冲过去，在冲击进攻发起后，日军防线阵地上却没有任何动静，要知道这里距离日军阵地只有四百米了，在这个距离上守军完全可以开火了，可是日军阵地上没有子弹射过来，华军军官们很快想到了日军这么做的原因，由于长时间的受到轰炸，日本的军工企业几乎全部被炸毁，因此日本人的弹药不多，阵地上的日军想要放华军士兵近了再打。

在冲击了一百米的距离之后，徐志松带着士兵们匍匐下来了，现在这里距离日军阵地只有两百米，日军阵地上已经开始向这边射击。战士们纷纷压着脑袋，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还有很多子弹打在前面的泥土里发出沉闷的声响。

这时机枪班的两挺重机枪分别架在全排进攻阵线左右两侧的各一个小土堆上向前方日军阵地上开火了。

“哒哒哒”连续不停的射击，打量的子弹打在日军阵地前方的泥土上，溅起一阵阵灰尘，强大的火力压制得日军士兵们抬不起头，唯恐抬头就有被击中头部的危险。

徐志松见状立即喊道：“前两组，以第二组为基准，向前方一百米处前进，从左向右分组跃进，第一组开始??第二组，轻机枪跟上”。

徐志松一一指挥各组分别向前方跃进，这种进攻队形主要在开阔地带，且敌军火力严密，需要交替掩护前进时使用，之所以分组，是为了规避敌军的机枪扫射，如果全部集体冲锋，一旦敌军的重机枪开火，伤亡无疑会大得多，但是分组跃进就将伤亡减少到了最低。

十几秒后，前两组六个士兵已经抵达前方一百米处并匍匐下来，迅速占领射击位置向日军阵地开火，而轻击枪手和弹药收也跟在侧翼匍匐下来迅速向日军阵地对日军进行火力压制，看到这个情况，徐志松立即带领剩下两个三人小组向前方冲过去，有前面的六个士兵和轻机枪组进行火力压制，徐志松和后面的两个小组在冲击中比较训练，不过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被击中倒地了。

“压制，火力压制！医务兵，快去看看狗蛋！”徐志松喊了一句。此时后方炮火已经停下来，毕竟前方进攻部队距离日军阵地太近了。

炮火停下来之后，这时，日军阵地上突然出现两道火舌，这是两挺日军重机枪，这两挺重机枪一响，正在冲锋的其他两个班顿时有几个士兵被打倒，排长带着通讯员正在中间二班后方，看到日军的火力强大，立即喊道：“通知迫击炮班和机枪班进行火力压制，给老子狠狠的打！”

“是，排长！”通讯员答应一声，用背在背上的步话机通知后方的迫击炮班和重机枪班。

迫击炮炮火开始响起，一枚枚炮弹落在日军堑壕中，很快，日军两挺重机枪哑火了。徐志松见状或抹了把脸上的汗珠，对机枪手喊道：“轻机枪火力压制，医务兵照看伤员，其他人上刺刀跟我冲杀啊——”。

“杀——”士兵装上刺刀之后爬起来端着步枪跟着班长向前冲过去。

顿时喊杀声震天，天空还不断有迫击炮炮弹落在日军堑壕内，日军士兵纷纷被炸死，但在士兵们发起冲锋后，两翼的重机枪已经停止射击，因为士兵的冲锋逐渐挡住了重机枪的射界。

步兵在战斗时要充分利用地形，利用地形的目的主要在于隐蔽身体，发扬火力。利用地形时，就做到“三便于、三不要、一避开”。“三便于”：即便于观察和射击，便于隐蔽身体，便于接近、利用和变换位置；“三不要”：即不要妨碍班（组）长的指挥、邻兵火器的射击，不要几个人拥护在一起，以免接连大伤亡，不要在一地停留过久；“一避开”：即昼避开独立、明显、易燃、易倒塌的物体和难以通行的地段。

利用地形时，应根据敌情和遮蔽物的高低取适当姿势，迅速隐蔽地接近，由下而上地占领，周密细致地观察。利用地形时可以利用坎、土堆、坑、壕沟、树木、高苗地、丛林地、墙壁、墙角、门窗等等。

在敌人火力下前进、运动时要特别注意，要按照班长或组长的命令，利用我火力掩护或敌火减弱、中断、转移的瞬间，迅速隐蔽地前进。有时，也可采取欺骗、迷惑敌人的方法突然前进。

单兵在运动前应选择好运动路线和暂停位置；运动中应不断观察敌情、地形、班（组）长的指挥和友邻的行动，保持前进方向；发现目标后，应按班（组）长的口令或自行射击。

在前进和运动中，对姿势要特别注意，有几种主要的前进姿势和方法，分别为第一是直身前进，主要是距离敌军非常远，危险非常小时使用；第二是屈身前进，通常是在遮蔽物略低于人体时采用。一般是右手持枪，上体前倾，两腿弯曲，屈身程度视遮蔽物高低而定，目视前方，以大步或快步前进。第三是跃进，是在敌火下迅速通过开阔地时经常采用的运动方法。其要领是：跃进前，可左、右移动（滚动）以迷惑敌人，迅速收枪，屈左脚于右腿下，右手提枪，以左手、左膝、左脚的力量将身体撑起，迈出右脚，突然跃起前进。跃进的距离不能太长。还有匍匐前进和滚进，在敌军火力特别密集时采用。

第569章步兵进攻（3）

徐志松这个班冲得非常快，几个呼吸的时间，全班就冲到了距离日军阵地五十米的地方，本以为这次可以一次性冲到日军战壕里与日军作战，但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

尽管迫击炮班不停地在向日军战壕发射炮弹，炮弹不停地在日军战壕内爆炸，但是日军发现徐志松这个班从得太近了，这非常危险，因此在日军小队长的大声呵斥下，躲在战壕的其他日军还是冒着炮火起身一起向徐志松等人开火。

一阵枪响之后，徐志松感觉身后两人倒下，他立即大喊：“趴下”刚喊完整个人也倒在地上。

剧烈的喘着粗气，子弹不停地从头顶飞过，他有的子弹钻进在他头部前面的泥土中，他趁着这个机会扭头看向后面，发现他手下又倒下两个，那两个小子趴在地上生死不知。

在他们冲到六七十米的时候，掩护的轻机枪早就停了，没办法，他们的冲锋挡住了射击视线，这个时候徐志松大喊：“机枪火力压制，给老子打！”

趴在右后方的机枪手其实在他刚喊的时候就开火了，这不不需要他指挥，机枪手也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对前方日军进行火力压制，因此率先开枪。

受到我方机枪的压制，日军堑壕内有几个来不及躲避的日军士兵被打死，其他日军士兵纷纷压低脑袋，以免被子弹射中。

班长趁着这个机会喊道：“所有人匍匐前进！”

匍匐前进有四种姿势，分别为低姿匍匐前进、高姿匍匐前进、侧身匍匐前进和高姿侧身匍匐前进，现在他们所在位置是一片旱田。旱田里种着齐膝盖高的豆类作物，这个高度刚好可以进行低姿匍匐前进。

由于后面有己方轻机枪和重机枪对日军进行火力压制。因此匍匐前进的徐志松等人也不用开火，一心一意地匍匐前进。而且在做这种战术动作时，也不好开枪。

爬了十多米，徐志松感觉应该差不多了，如果再向前，日军有可能会冲出来拼刺刀，华军虽然不怕拼刺刀，但这无异于是以自己的短板对付日军的长处，应该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他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士兵们看见后纷纷从腰间摸出手榴弹。

“准备——。一二三，投——”随着徐志松的声音落下，十数枚手榴弹飞进前方三十多米的日军战壕内。

“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想起。

“准备，一二三，投——”第二次手榴弹投掷完毕。日军堑壕内再次爆发出一系列的爆炸，天空中串起窜起漫天的泥土和硝烟，还夹杂着血肉和残肢。

“杀——”徐志松怒吼一声抓起步枪冲了出去。

“杀——”战士们也抓取步枪纷纷爬起来然后端着步枪冲向日军战壕

内。

短短的三十多米，只不过几秒钟，两三个呼吸的时间而已。刚才战壕内的日军早已经被炸得晕头转向，还没有被炸死或者已经受伤的日军士兵此时头还是晕的，很多都被震晕了，当华军士兵们冲上来看见战壕内有日军已经爬起来。他们便立即开枪射击将其打死，如果距离很近开枪反而不方便，他们便挺枪便刺。将日军士兵刺死。

在开战之前，士兵们早就得到了指令。战场上不留活口，除非对方主动丢下武器投降。否则一律射杀或刺死，上面下达这样的命令也是为了保护士兵们的安全，因为在打旅顺口、湾岛、朝鲜的时候，不少受伤的日军当时没有被杀死，被俘后很快反击，华军在这方面吃过大亏，因此上峰这次打下了这样的命令。

一阵乱枪响过，喊杀声伴随，仅仅过了两分钟，这段日军战壕便被徐志松这个班占领，而左右其他日军战壕也相继被其他班占领，其实在他们冲进来之前，这段堑壕内日军已经所剩无几了。

徐志松喘了一口气，提着步枪吩咐道："一组守住交通壕入口，二组在战壕内搜索左翼战壕，三组搜索右翼战壕，看看左右两翼战壕是否已经被我军占领，四组和机枪组在战壕外掩护，注意观察敌军第二道防线内的情况，以免被第二道防线的日军冲过来，好了，行动！"

班长徐志松是一个老兵了，他的战术素养非常高、单兵作战能力强悍，是非常合格的班长，在全团班排战术大比中，他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刚才这一系列的命令体现了他的能力极为突出。

在攻入敌军战壕内之后，肃清战壕内的敌军是为第一要务，在徐志松的指挥下，各小组士兵们又对战壕内进行了检查，将一个装死的日军伤兵干掉，肃清了战壕内的日军士兵。

当肃清自己班组负责的战壕的敌军之后就要帮助还未肃清敌人的友军。

"头，左侧一排还未全部占领日本人的战壕！"负责搜索左侧战壕的二组其中一个战士喊道。

徐志松爬出战壕观察了一下，然后喊道："都跟我来，我们从侧后穿插过去，抄他们的后路"。

在徐志松带队下，战士们提着枪爬出战壕，然后弯腰要低姿势快步向左侧日军阵地的侧后方抄过去，此时那边日军的注意力全部被正面华军士兵吸引，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一队华军士兵已经穿插到他们的侧后方。

摸到那段日军战壕的侧后方之后，徐志松等人将战壕内的日军士兵们看得一清二楚，还活着的日军士兵全部暴露在他们的视线之下。

徐志松打了几个手势，分配了一下任务，待所有人都明白知道的任务之后，徐志松瞄准一名日军机枪手开火了，"砰"，正在向前方开火的日军机枪手应声倒毙，其他华军士兵纷纷开火，侧后方遭到攻击的日军士兵们一时间被打懵了，再加上正面正遭到攻击，两方夹击之下，很快被消灭干净。

正面攻击的友军一个排此时也冲进了战壕内，一个排长对手下班长们

下达了几个命令后向徐志松这边走过来。

“多谢弟兄们了，徐班长，多谢你了，干得不错，我会向你们排长和连座汇报你们的表现”一排长走过去向徐志松伸出了手。

徐志松立正敬礼后同一排长握手，笑道：“长官太客气了，都是兄弟！”

一排长拍了拍徐志松的肩膀大笑：“好，这人情我记住了，等打完这仗，我请你们喝酒，徐班长你们赶紧回去吧，上面让我们继续向日军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说不定老唐正找你们呢！”

“哈哈，那就多谢长官请客了，我们就先走了一步！”徐志松说着向手下士兵们挥挥手：“弟兄们，走喽！”

刚刚回到了自己占领的一段战壕，忽然之间天空中就传来尖啸声，从福冈城内的天空中飞过来无数亮点，徐志松脸色一变，立即大吼：“七五山炮，快找防炮洞躲起来！”

炮弹从城内飞过来有一段时间，战士们纷纷钻进防炮洞，有的防炮洞早已经被己方炮弹炸榻，士兵们只能趴在战壕内，但还这日本人挖的战壕太浅，只适合日本使用，华军士兵一个个高大，躲在这种已经被己方炮弹炮击过的阵地战壕，躲避炮弹的机率小很多。

幸亏有徐志松这种战斗经验吩咐、战术素养又极高的班长带队，换做是其他人不一定能发现得这么早，在炮弹飞过的时候，战士们已经找好掩体躲藏。

铺天盖地的炮弹不停的落在阵地上，徐志松靠在堑壕背墙上，旁边炮弹落地不停的爆炸，他一边掏出一包烟和打火机，一边喊道：“都他妈给老子躲好了，要是让老子发现谁他妈乱跑，老子整死他！”骂完后自己点燃一支烟枚枚的抽起来，能利用敌军开炮的时间抽烟，徐志松这个班长也算是一朵奇葩了。

其他班排有的也反应很快，也有反应慢的，在日本的炮弹打过来的时候有一些损失，但华军士兵们一个个训练有素，对炮弹和机枪的躲避都进行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尽管这次日本人的炮击有些突然，但是华军士兵们的反应迅速，损失不大。

天空中的炮弹还在不停的落下，华军士兵们都躲得好好的，这时从华军后方天空中飞过来一家侦察机，侦察机以极快是速度向福冈城内飞过去，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拿起通话器喊道：“发现日军城内炮兵阵地，有山炮十八门，不像是日军重炮旅团，坐标是?”。

在飞行侦察营将自己侦查的情况报告回去之后，过了五分钟飞过来五架舰载机，两架战斗机和三架轰炸机，当时日军发现天空盘旋的华军侦察机时就知道炮兵阵地被暴露了，因此现在日军炮兵们正在将火炮转移，但他们的速度显然慢了一些，天空五架战机发现他们将火炮拉进两栋建筑内，当即对那两栋建筑进行轰炸和扫射。

很快，那两栋建筑传出两声巨大的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浓烟滚滚，轰炸机投掷的炸弹爆炸后引起了火炮炮弹的殉爆，将两栋建筑内的所有火炮炸毁，两栋建筑也被夷为平地。

第570章步兵进攻（4）

早在日本人转移炮兵阵地时，对华军占领的第一道防线就已经停止了炮击。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徐志松捏着烟头骂骂咧咧的起身，责怪日本人**把他的军服都搞脏了。

战士们也纷纷从躲藏处爬出来，一个个拍打着身上的泥土，有的还摘下钢盔让脑袋透透气。

“砰！”这时突然一声枪声。

战士们迅速反应全部趴在了战壕背墙上，对面日军第二道防线没有人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徐志松喊道：“怎么回事？谁打枪？”

一个士兵叫道：“班长，日本人从交通壕摸过来了！”说着又向对面开了一枪。

徐志松立即喊道：“一组二组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带着几个士兵来到交通壕入口处，徐志松果然看见一些日本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正快步向这边冲过来，当即骂道：“我擦，日本人胆子够肥的，竟然敢向我们发起反扑，还等什么，弟兄们，给我打，机枪组过来，把机枪架在入口处给老子扫，扫死他们！”

机枪手立即扛着轻机枪过来趴在地上将机枪架起，对准从过来的大群日军士兵们就开火：“哒哒哒”。

此时其他各条战壕的也纷纷传出枪响，显然其他班排发现了这边的情况后也对自己所在的交通壕进行了检查，果然发现有日军冲过来，因此开枪射击。

一个弹夹打光之后，冲进交通壕的一个小队的日军士兵全部被打死了在交通壕内，日军显然没有想到华军班排中竟然有机枪。交通壕有很长一段是直线挖掘的，这一小队日军士兵刚好全部冲进这条直线交通壕内。而且交通壕并不是很宽敞，只能允许两个人通过。一挺机枪架在入口，一颗子弹可以杀死好几个日军士兵，这简直是屠杀。

当交通壕内所有日军士兵都倒下之后，徐志松对一组两个士兵打了一个手势，两人立即端着步枪弓着身子摸过去，其中一个沿着交通壕内前进，另一个在壕外策应，第二组三个士兵爬出战壕在后方掩护。

一组两个士兵将交通壕内的日军士兵尸体都检查了一遍，全都死了。两人很快将向这边打手势，徐志松想了想又对他们打了几个手势，让他们摸到交通壕拐弯处去侦查一下，两人竖起大拇指答应之后继续向前。

这个时候其他位置的交通壕内的战斗也基本上结束了，日本人想利用这次机会进行偷袭的阴谋正式宣告破产。

“班长，日本人冲过来了！”第二组一个士兵叫道。

这次日本人是从第二道防线正式从正面向这边进行反扑，徐志松观察了一下，发现日军这次动用的兵力规模不小，就他们防守的这段堑壕。日本人动用的兵力就有一个小队，是他们三倍的兵力。

“哈，偷袭不成就开始正面反扑，好好好。日本人果然强悍，弟兄们，布防！”徐志松大声吼道。士兵们立即在堑壕内找到自己的射击位

置，机枪手组两人将机枪架在侧翼。这样可以对日军进行机枪侧射，即便日本人再分散。在面对机枪侧射时也要承受惨重的伤亡。

“开火！”但日军反扑部队前进到两百多米的距离时，徐志松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砰”

“砰砰砰”。

“哒哒哒”一时间阵地上响起了一阵阵枪声，正冲过来的日军士兵们中不断有人倒下。

“嗵嗵嗵”

“轰轰轰”这个时候重机枪班、迫击炮排开始向前方开炮，日军大片大片的倒下，不停有三五个日军士兵被炮弹炸飞。

日军冲击的势头被压制下来了，日军士兵不得不趴在地上躲避子弹和炮弹，然后这个时候营部直属的重型炮击连和团部的山炮营又开始向那些发起攻击的日军进行炮击，炮火太过猛烈和密集了，就算是趴在地上也多半不能幸免。

在大规模的炮击进行半个小时过后，日本人终于胆寒了，有一些日军士兵吓破了胆，爬起来转身就跑。既没有海空优势，又没有炮火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竟然发起反扑，徐志松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勇气。

此时那些残余的日军转身逃向三百米外的日军第二道防线。华军这边炮火还没有停止，这时排长过来喊道：“徐志松，上头有令，趁着这个机会我军打个防守反击，待会如果日军转身逃跑，我军就趁势尾随，攻入日军第二道防线了，等敌人逃跑时我军炮火开始延伸，各班做好冲击进攻准备，你们班的目标还是对面四十米的日军阵地，清楚了吗？”

“明白！”

两分钟后，日本人果然开始逃跑，我军炮火也开始延伸，徐志松当即喊道：“弟兄们，冲击进攻！”

在徐志松的组织下，一组战术从交通壕出击，其他人跟他在正面进攻，由于前面有日军逃兵挡着第二道防线内的日军视线，他们在后面尾随追击，根本不虞会被子弹。

日本人还是反应过来了，在第二道战壕内有日军军官对正逃回去的日军士兵大吼，让他们从两翼跑，但是此时炮火连天，机枪响个不停，打量的爆炸声、枪声掩盖了日军军官的声音。

眼见华军越追越近，日军指挥官担心华军随着那些日本溃兵冲入第二道战壕内，于是狠心下令进行无差别攻击，命令下达后日军开始对正在逃跑过来的日军溃兵开火扫射。

日军溃兵遭到前后夹击，纷纷倒毙，而这时华军的炮火延伸已经进入日军第二道防线，大量的炮弹落入日军阵地上，在不进行躲避炮弹的情况下，日军伤亡极为惨重，但日本女人死战不退，他们顶着极大的伤亡、冒着猛烈的炮火顶住华军攻击，华军进攻部队一度受阻。

这时，对日军城内炮兵阵地进行轰炸的五架战机返回，看见这边正打得如火如荼，当即加入战团。日军的战壕挖得非常笔直，此时各国对战壕

战的研究并不深，不知道战壕挖得太直也是一种灾难，两架战斗机压下机头开始沿着日军笔直的战壕进行低空扫射，大量的日军士兵被机炮打死在战壕内，随后三架轰炸机将一枚枚炸弹丢在日军阵地上，炸弹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

在战机、炮兵的大量火力支援下，日本守军伤亡惨重，整个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残肢断臂，日军部署在第二道防线上的两个大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伤亡超过了一千五百人，损失了一大半。

在战机离去之后，华军步兵重新发起了攻击，这次日本守军的火力大大的减弱，华军一句攻入了日军第二道防线内，接着肃清战壕内日军的战斗继续进行。

下午五点，日军第二道战壕被华军全面占领，日军没有一个人逃入身后的第三道防线，最后剩下的日军死战不退，直到最后一个日军士兵战死为止，没有一个人主动投降，日本人这种顽抗的精神深深震动了华军全军上下，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45师第三团第一营在进攻前两道防线时伤亡颇大，而且弹药也要急需补充，因此接下来进攻日军城外第三道防线的任务交给了第二营，第一营接到的任务是收敛战死官兵的遗体，然后撤到后方进入休整，同时补充弹药，伤员送到后方野战医院医治，第二道防线交给第三营接管并进行巩固。

巩固阵地的任务也并非十分轻松，以班为单位的战斗建制要在班长的指挥下，迅速做出反应，班长要迅速派出警戒、观察，及时明确任务，调整部署，组织火力，帮助救护伤员，领发弹药，构筑或加修工事，设置障碍，进行伪装，防敌火力报复，做好抗敌冲击的准备。

徐志松的这个班此时剩下的人当中包括他在内只有十二个了，其中六个受伤，直接战死三人，也就是说伤亡达到六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负责进攻的整个第一营的伤亡也超过了六成，步兵营的总兵力有九百多人，大约相当于此时日军的一个大队了，不过日军在前两道防线上部署的兵力达到一个步兵联队，华军以一个营进攻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并且全歼之，尽管有大量火炮和战机支援，这种战绩即便是德国人打不出来，那么第一营伤亡超过六成的情况就不奇怪了。

第一营撤到后方之后，前方的进攻并未停下来，第三营接管了第二道防线的巩固阵地任务，而第二营负责向日军第三道防线发起进攻，日军败得太快，这让城内的日军师团高级将领们大惊失色，按照华军这种战斗力，只怕福冈根本受不了几天就会被华军攻陷，城内的日本人开始慌乱起来，到处都是向后方逃难的日本人，每家每户拖家大口的推着独轮车，有的赶着驴车和马车载着家当逃向东北方向的四国岛。

571章控制进度

华国，总统府。

杨度在总统办公室向萧震雷汇报着对日作战的进展情况，“目前我军已经顺利登陆，45师前锋部队已经抵达福冈，正在对日军在福冈外围的防线进攻，而在宫琦，46师已经打进宫崎城内，正在肃清宫崎城内的残余日军！总体情况来看，进展还是很快的”。

萧震雷起身走了几步，停下问道："你认为这个进度是过快还是过慢？"

杨度明白萧震雷的想法，他道："按照大总统的战略部署，只有等沙俄方面全面内乱，我们才能真正对日本人下死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距离沙俄政权崩溃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对日本的进攻不能太快，如果日本人顶不住投降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麻烦，因为沙俄方面会要求派兵收回西伯利亚，那时候我们是不好反对的，如果俄军要求，我军也不能继续呆在沙俄境内，就现在我军对日进攻的进展而言还是在正常状况下，毕竟这战才刚刚开始打，如果对徐将军要求放慢进攻进度，那么下面的基层军官和士兵们不知情，可能会引起士气低落！"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扭头道："你的意思是先让徐绍桢就按照这个进度打？"

"卑职不敢随便乱说，一切需大总统裁决！"杨度连忙说道，"还有一件事情，据前方传来的战况以及我军与日军伤亡对比情况来看，日本人的抵抗非常坚决和顽抗，从我军进行登陆作战开始。日军士兵逃跑的极少，投降的几乎没有。被俘的也没有，基本上都是全部战死。日本人如果打得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即便是被枪顶住脑门了，日军士兵也会反抗，这种情况对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我军士兵们以为可以俘虏那些日本兵，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都错了，许多人就是认为这样可以俘虏日军士兵，因此反遭到日军士兵反击而丢命。针对这种情况，各级指挥官都先后召集军官们开会讨论要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件事情很快摆在徐绍桢将军的面前，但是徐将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

萧震雷闻言点点头，但他没有对此事做出批示，只是对杨度道："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对于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可能会遭遇到这种情况，萧震雷早就有预料，虽然日本的文化源自华国。但是日本人却做过相应的改变，而且日本本身是一个岛国，岛国人的思想和视野狭隘行决定了它必然会走向极端。

华军士兵受本国文化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不可能做出泯灭人性的事情出来，即便是身为士兵的他们。他们也都认为做事要留一线，因此许多士兵都有这种想法，能够俘虏就俘虏日军。向已经没有了弹药的日军开枪，士兵中有很多人做不出这种事情。于是他们用枪指着那些没有了弹药的日军士兵，让他们投降。有些日本人当场反抗从而被打死，但是有日军士兵极为狡猾，当时选择了屈服，却趁着华军士兵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反击，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这时萧震雷心想，杨度将这件事情向我的报告是什么意思？他难道是希望我做出批示？

萧震雷当然不可能对这种事情做出批示，无论做何种批示，对他都是不利的，要知道他是一国总统，如果批示不留俘虏，就等于是下令屠杀，一旦做出这种批示，如果被人翻出来，或者被后来人翻出来，极有可能被理解成是屠杀，是他下令屠杀的，这个黑锅他可不愿意背起来。

对于这次对日本本土作战的进度问题，萧震雷觉得有必要与徐绍桢进行一次谈话，实际上他当然希望对日作战的进展越快越好，以最快的速度结束在日本的战事，可以节省很多军费开支，这对于华国这个新兴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庞大的战争军费开支将给内阁政府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也拖延了国家的发展速度。

但是从战略、政治和后勤补给上来说，他又不希望对日作战进展太快，第一个原因就如之前杨度所说的那样，如果对日作战进展太快，会影响他谋夺西伯利亚的战略部署，第二原因就是前方战事进展太快会造成后方后勤上的巨大压力，要知道现在华国的军事行动可不仅仅只是有对日本本土作战，还有在欧洲两大军团对同盟国作战，北方很快又要对西伯利亚的日军作战，如此一来，就等于是三线同时作战了，这在军事上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对于萧震雷来说，一切都要悠着点，如果造成后勤上脱节，那么对于华军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思索了良久，萧震雷决定前往上海一行，一方面看看上海滩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对徐绍桢的司令部进行一番视察，与徐绍桢谈谈战事的进展情况，现在徐绍桢的司令部设在上海滩，可能过段时间就要搬去九州岛，在司令部搬去九州岛之前，对他们表示一下慰问是应该的，另外萧震雷还向参观一下上海滩的几大造船厂。

11月4日，萧震雷乘坐专机飞抵上海滩，徐绍桢和当地官员在机场迎接，萧震雷首先就前往徐绍桢的司令部，官员们返回继续工作，徐绍桢陪同萧震雷前往对日本本土作战司令部。

在司令部的周围，不仅只有司令部下面的直属机关，还有隶属于司令部下辖的一些军队，目前只有两个步兵师登上了日本本土，其他部队有点在上海滩进行战前动员、训练与友军进行磨合，还有一些部队正在向这边赶来。

这一整天，萧震雷都在对这些准备参加对日本本土作战的官兵们进行慰问，还亲自下到连队与官兵进行交谈。询问他们想法和思想情况，关系他们的生活和婚姻问题等等。

晚上。吃过晚餐之后，萧震雷在下榻处派人通知徐绍桢过来一趟。徐绍桢对于萧震雷在晚上叫他过去有些纳闷，什么事情在白天不好说，一定要晚上呢？其实他不知道萧震雷此时来也并非全是为了他，白天萧震雷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大总统，徐将军过来了！”杨永泰进门对萧震雷说道。

萧震雷闻言起身道：“哦，那快请他进来！”

“是！”杨永泰答应后转身出去，没过一会儿就领着徐绍桢进来了。

“大总统，徐绍桢前来报道，请指示！”徐绍桢立正抬手敬了一个军礼。

萧震雷指着旁边的椅子：“来。徐老将军，我们坐下谈！”

两人坐下后，萧震雷问了一下前线的情况，徐绍桢将这两天的作战情况向萧震雷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他在报告中说得很详细。

萧震雷听完后问道：“在作战中，有什么困难吗？”

徐绍桢道：“多谢大总统关心，暂时还没有！”

萧震雷沉吟片刻问道：“徐老将军，依你看，以现在我军的进攻速度。多长时间可以拿下整个九州岛？”

“以我军的实力和日军的状况而言，我有信心在一个月之内拿下整个九州岛，并肃清九州岛内的所有日军残部！”

徐绍桢虽然是北洋时代的军人，但是他却不是一个迂腐和墨守成规的人。想当年清朝举行的秋操大比中，徐绍桢率领的南洋第九镇在大比中大放异彩，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可见他是这个年代军人中的佼佼者。军事才能绝对不输于其他人的，他有这种信心和底气说出这番话来。

萧震雷对徐绍桢的话并无异议。也不认为他是在夸海口，沉吟片刻后。萧震雷道：“好，徐老将军有此信心，我就放心了！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谈谈，这也是我今天请老将军来这里的原因。我对西伯利亚的战略，想必老将军是知道的？”

徐绍桢闻言神情变得严肃，点头道：“是的，大总统有这等宏伟战略，我等身为军人是绝对支持的，只是这件事情难道与我此次对日作战有关？”

“对，如果我国想要名正言顺的占据西伯利亚，就必须要等到沙俄内乱，否则我国就是师出无名，名正言不顺，毕竟现在我们和沙俄还是盟友，只有在沙俄当局灭亡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谋夺西伯利亚，如果沙俄不灭亡或者它不同意将西伯利亚转让给我国，那么它随时都有追究我国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到沙俄内乱，但沙俄当局被它的革命党推翻之时，那时候就是我们对西伯利亚下手的时候，而且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西伯利亚的日军，而对日本本土的战争将直接关系到攻占西伯利亚的时间，我需要将时间控制得极为精准，当沙俄政府被它的革命党推翻的时候，就是日本投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军以最快速度占领全部西伯利亚并收拢日军战俘，即便新的俄国政府不承认我国对西伯利亚的统治权，那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拿出当年他们的首脑与我们签署的转让条约，一方面积极进行备战，如此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占据西伯利亚，也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毕竟我们并非是强夺！我的这些想法，老将军明白吗？”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要对战争的进展进行控制，不能太快？”徐绍桢说着又道：“可是我如何知道沙俄会内乱呢？”

萧震雷笑道：“这点将军不必担心，到时候我会及时派人与你联系，拿下九州岛之后，我希望将军能放慢脚步，另外我们现在在后勤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您要知道我军现在是在三线作战！”

徐绍桢起身立正道：“大总统良苦用心，老夫必定全力配合”。

第572章巷战失利

45师拿下福冈外围防御之后在城外休整了两天，而城内的日军部队也利用这两天的时间部署了防务。

城内日军第22师团师团长是大庭二郎，这家伙之前给山县有朋担任过元帅副官，日俄战争期间任第3军参谋副长，指挥旅顺攻略战。后备第2师团参谋长，近卫步兵第2联队长，陆军户山学校校长。1910年晋升陆军少将。后来在陆军步兵学校当任校长，还担任过步兵第11旅团长，参谋本部附，第3师团长、军事参议官，朝鲜军司令官等职务。

尽管在福冈城外的外围防线战斗中日军很快被华军突破防线，但是大庭二郎并没有表现出担忧的神色，他现在手上加上从海岸防线上逃出来的两千多人一共还有一万五千人，他将这一万五千人其中一大半部署在城内，另外一少部分安排在东北方向的城外，守住这条退路。

大庭二郎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将整个福冈城内都部署了兵力，大街小巷都有日军兵力防守，有的日军躲在居民房子里，有的日军躲在街边店铺里，有的日军躲在高处控制制高点，还有人躲在下水道内忍受着臭气，除此之外，日军还在城内各交通路口设立了防御工事以阻挡华军的前进。

11月5日，45师对福冈城内发动进攻，上午战斗一开打，日军部队就完全放弃了城防，他们退守城内建筑准备与华军打巷战，华军随即跟在后面打进城内。

45师第二团第一营接到了进攻城内的任务，华军此前从未打过巷战。也没有进行过相关方面的训练，当然日本人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双方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巷战菜鸟。

上午九点，45师第二团第一营各部突入城内。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士兵们端着步枪跟在装甲车后面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街边和前方的情况。

除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士兵们的脚步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那些日本居民可能躲在房子内，也可能已经全家拖家带口离开了，总之这城内看上去极为萧索，已经进入深秋的福冈城内大街上到处是枯黄的落叶，就连平时随处可见的野狗在这个时候都看不到一只。

前面路口有两个日军防御工事，工事内各有一挺重机枪和一些士兵。看见大队华军开过来之后，两个防御工事内的日军立即开火了，两挺重机枪喷射出恐怖的火舌，无数子弹打在装甲车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但却无法阻止华军的前进，这是路口两个三层楼的建筑上也开火了，一些日军居高令下向装甲车和装甲车后面的华军士兵们开火，华军士兵们受惊后纷纷躲在街边店屋檐下并开始还击。

华军装甲车上的机枪立即开火了，路口两个日军工事的火力立即被压住。沙袋堆积起来的简易防御工事在装甲车上恐怖的机枪火力打击下很快承受不住解体了，一时间砂石和泥土乱飞，躲在装甲车后面的几个华军士兵向那边丢过去几个手榴弹。

“轰轰轰轰”连续四声爆炸将两个防御工事摧毁了，一些日军士兵被爆炸掀翻出来。有的日军士兵则被炸死后尸体趴在沙袋上。

“轰”“轰”路口两栋三层楼的建筑上连续发生两声爆炸，躲在上面射击的一些日军全部被炸死，原来是华军后方有人用迫击炮向那两栋三层楼的建筑发射了几枚炮弹。

然而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从街道两侧店铺的窗户口突然伸出来许多枪管。有一支枪响了，紧接着许多枪管都喷射出火光。

“砰”

“砰”“砰”“砰”

一时间街道两侧传出大量的枪声。注意力都在前方的华军士兵们毫无防备，被突然袭击之下伤亡惨重，因为是左右两侧都受到攻击，因此很多华军士兵们都没有地方躲避，躲避了从左边射来的子弹，而躲不掉从右边射来的子弹。

在枪声大作的同时，还夹杂着大量的华军士兵的惨叫，一个连长凄厉地大叫：“所有人小心，他们躲在两侧店铺内，前方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士兵们全部背靠背给我反击，反击，机枪压制对方火力”。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华军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华军不愧是训练有素，很快阻止起来，大量华军士兵背靠背聚集在街道中间，互相掩护射击，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伤亡，即便是找掩体躲避也无法避免被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子弹，唯有背靠背向对面街边店铺射击才能压制敌军火力。

华军毕竟火力强大，不仅有重机枪还有轻机枪和装甲车，在大量的机枪火力扫射下，躲在街边店铺内的日军火力被压制住，这给华军军官指挥调度的时间。

就在刚刚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华军在这条街道上就伤亡了八十多人，华军在用强大的火力、冷静的头脑、强悍的军事素质挽回了败局。

“装甲车机枪火力扫射，给我压制！”一个连长拿着躲在一连装甲车后面对着即时通讯步话机大声喊道。

装甲车上的机枪是可以随意调转枪口的，而且前后都有防弹挡板，这无疑是对日军进行火力压制的最佳武器。

“哒哒哒哒?”。

数辆装甲车机枪手调转枪口向街道两侧的店铺大门和窗户进行疯狂的扫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从街道两侧店铺内传出大量的惨叫声，在此时日本的城市内大部分房子都是木质结构，少部分是砖木结构，这种房子的墙壁如何能够挡得车载机枪的疯狂扫射？大量躲在店铺内的日军士兵被机枪扫射而死。

压制住日军火力之后，华军连长立即发布命令，各排各班以小组为作战单位，对街边店铺一间间进行搜索和清理，一个班可以分成四个作战小组，一个火力支援小组，而班长负责指挥协调，每个小组三个人，在战斗时互相掩护配合作战。

“碰”的一声响，一个华军士兵踹开一间店铺的大门，这时从店铺内突然传出一声枪响，“砰”，踹门的士兵中弹倒下，躲在两侧的两个同伴额头上满是汗珠，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打了一个眼神后立即将枪伸进店铺内开

枪，另外一个士兵迅速将被击中的士兵拖到墙壁边。

店铺内的光线太暗，从外面根本无法第一时间看清店铺内的情况，也无从发现日军士兵躲藏的位置，更不知道里面有几个日军士兵。

给中枪的士兵处理了一下伤口之后，两个士兵们又各自向店铺内开了两枪，这都是在没有暴露身体的情况下，如果暴露身体，被击中的机率会很大，因为说不定躲在店铺的日军士兵正在瞄准。

左边的士兵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掏出一个手榴弹向对面的同伴示意，同伴点点头表示明白，然后左边的士兵拉了引线，手榴弹开始冒烟，很快被丢进店铺内，“轰”的一声巨响，大量的木屑、灰尘和泥土从店铺大门内被炸出来，过了两秒，右边的士兵立即端着步枪冲进店铺了。

“砰！”冲进去之后，士兵看见三个日军士兵躺在地上，还有一个日军士兵正坐在地上晃了晃脑袋，他当即向对方开枪打死了对方。

这时投手榴弹的士兵也冲了进来，看见通报警戒之后他立即用刺刀分别在躺在地上的三个日军士兵分别各赏了一刀，其中两个还没死透，在被刺刀刺中之后才死去。

解决掉这四个日本兵，两人又开始在店铺了搜索，这间店铺不小，说不好还有没有日军士兵躲藏在其他地方，两人互相掩护很快将店铺内搜索了一遍。

这两个士兵用手榴弹清理店铺内的日军士兵的战术很快被班长发现，班长当即将这种战术传给另外几个小组，然后这种战术又被排长传到其他班，后来又传播到整个连队和其他连队，整个营都很快学会了这种战术。

除了这个连在这条街道受到了日军的袭击之外，另外两个步兵连也在另外两条街道受到了日军的埋伏和袭击，都分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毕竟没有人想到日军士兵竟然利用居民的店铺和民居做据点埋伏，华军营长为此事极为自责，认为自己还是太善良了，把日本人想得太好，实际上在战争中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只要能获取胜利。

尽管进城的45师第二团第一营首战就遭到了日军在城内的埋伏，吃了大亏，但是华军还是用自己极高的战术素养和强大的火力稳住了阵脚并对埋伏区的日军进行反击，而后将三条街道两侧所有店铺和民居都进行了清理，将这片区域的所有日军进行肃清，而这个时间却整整花了一天时间，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躲藏在这片区域的日军才全部被肃清完毕，而华军也完全占领了这片区域。

随后上面传下命令，对占领街区进行巩固，防止日军夜晚趁机反扑，于是二团第一营在这片区域的外围路口设立防御工事，并控制周围制高点，用机枪守住，还派出巡逻队对占领区各街道小巷进行巡逻。

第573章重整旗鼓

11月5日夜，城外福冈城外华军军营中正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坐在主位上的就是45师师长朱培德，此时这间帐篷里的气氛很肃穆，没有人说话，只有朱培德一个人抽着烟，会议桌两侧的坐着的几排军官都挺直着腰杆坐在凳子上目不斜视。

抽完一支烟后，朱培德掐灭烟头开口道："说吧，为什么除出现如此大的伤亡，今天的伤亡比前几天三团一营进攻外围前两道防线都还要大，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武器，而我们又用的是什么武器？两方实力根本没有可比性，竟然出现如此大的伤亡，说说具体的原因吧！"

二团团长李百强咬牙站起来道："师座，这次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伤亡是我的错，我事先没有部署妥当！"

二团一营营长江斌起立道："师座，此事与我们团座无关，进城作战是我指挥的，我把日本人想得太仁慈了，没有考虑到他们会利用民居和店铺这些老百姓的房子作为攻击据点和掩体，这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在这里我要把我们营这次遭遇到的情况向师座和各位长官汇报一下！"

一个营长在一个师长面前官职太小了，营长想要见到师长一级的将领都很难，但是别小看了一个华军正规军营长，这是直接统兵的中层军官，一个营兵力在其他兵种的协同下却能够将四个大队的日军全歼，尽管伤亡过半，但是这种战斗力是令其他国家军队都胆寒的。

"我们营在今天的战斗中确实伤亡过半了。但是这次的战斗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的士兵和军官也从未进行过这种街道式战场的作战训练。我姑且把这种战斗模式称为巷战。我发现巷战和野战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场被无数按照一定规律排列的建筑分割。任何战术单位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狭窄的场景之中，这给本方观察、火力的运用都带来了限制。同时，对于我们的敌人而言，这个问题也是同样存在，只不过他们对于场景的构造更这熟悉，并且处于守势，我们的作战单位在陌生的环境下与躲在暗处并且熟悉环境的敌军作战，在地利上我军处于绝对下风，我们许多士兵甚至都不清楚方向。有时候一个班都会迷路，这一切都更加使得巷战术成为最复杂的步兵战术，街道两侧的墙壁阻碍着敌人视线，也保护着本方战术单位免于火力的直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巷战战术就是围绕墙壁而展开的战术，而这些直接体现在对各种拐角的运用，无论是观察还是攻守，都是通过拐角来实现的"。

朱培德听江斌的这番话之后眼睛一亮。说道："有点意思，你这些想法是在经历了这次战斗之后才有的还是从前就有了？"

"当然是今天打过这一战之后才有的"江斌立即说道、

朱培德点点头，伸出手指："你继续说！"

"是！"江斌咽了一口唾沫，继续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对于这种城市巷战。它是一种近距离战斗，武器装备的优势对于双方而言都大大减弱，不是说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不能起到作用。而是说它的优势被复杂的街

道地形和建筑结构以及奇形怪状的拐角给减弱了，除非我们不想要这座城市。直接放火将它烧成白地，否则我们只能与敌军进行一间间房屋、建筑和一条条街道的争夺！”

“所以。在进攻城市的时候，一定要将任何情况都考虑进去，敌人有可能躲在任何我们想象不到的暗处对我们的士兵开火，我认为在进攻一座有敌军防守城市时，首先要对它的内部进行侦查，可以事先派出情报人员侦查城内的情况，最好是搞到守军的兵力布防图，如果搞不到，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敌人是否决定在城内死守”。

“就比如这次，日本人将每一栋房屋都当做了战场，这让我军吃了大亏，接下来我军要战领这座城市就需要与日军展开争夺，这需要周密的计划部署和及时的火力支援，每个战斗单位之间都要随时进行协同作战和保持通讯畅通，如果要进攻其中一个区域，首先我们找到这个区域的制高点，争取将它占领并部署强大的火力，占据该区域的制高点可以对该区域任何地方进行火力支援，同时也可以对增援的敌军进行火力封锁！如果在此之前制高点上有敌军驻防，我们要想办法摧毁他们的火力，然后再想办法占领它”。

“占领了制高点之后，就可以对目标区域进行清理了，我认为可以以班为战斗单位，给每个连排划分作战任务区域，对目标区域内的任何一栋建筑进行逐一清理，绝不能遗漏，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间房子里会有敌军，在目标区域进行战斗时，各部队要随时观察敌军的密集程度，一般来说，越接近敌军指挥中枢，敌人越密集，火力越强大，如果发现了敌军指挥中枢或者怀疑是敌人指挥中枢的地点，我建议派出空中力量进行定点轰炸，一旦摧毁了敌军的指挥中枢，那么敌军就会因为失去指挥而乱了阵脚，这对于我军作战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但只要发现敌军指挥部，就要想任何办法攻占它、消灭它！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敌军士兵必然会军心涣散从而丧失抵抗力！”

在江斌讲述以上这些的时候，朱培德又将另外一只烟抽了一半，他静静地听完江斌的讲述后沉思起来，江斌的这番话让他看到江斌在这场战斗中的成长，尽管今天白天的这场战斗让江斌的这个营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一半的战斗力，但是他发现江斌通过这次战斗琢磨出了很多东西，至少巷战这个词他是第一次听过，以前的军事历史上可能发生过，但是从来没有人对巷战进行过具体详细的研究，而江斌通过今天白天的这场战斗就琢磨出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难人可贵了。

朱培德在心里权衡一番之后问道：“江营长，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有胆量跟日本进行巷战吗？”

江斌立即挺直身体大声道：“有，长官！”

朱培德盯着江斌看了十几秒钟后扭头对二团团长李百强道：“李团长，从你的团其他营抽调两个步兵连暂时交给江营长指挥！”

李百强马上答应：“是，师座！”

朱培德又对江斌道：“江营长，俗话说知耻而后勇，这次我再给你一

个机会，不是因为我特别对你关照，是因为你有过在巷战中失败的经验，也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你刚才的这番见解证明你是一个可造之材，所以我才给你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你自己的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江斌想了想说道：“我需要两天时间做准备，我必须要让我麾下的军官和士兵们学到我琢磨的具体巷战战术，另外，每个以班为战斗的单位都要补充一支轻机枪加强火力，同时每个排需要增加两个基数的手榴弹，装甲车队也必须要配合我们的步兵战斗单位作战，我暂时只想到这些，如果有其他的需要，我会向师座和团座申请！”

“好！”朱培德拍着桌子站起来披上扯了扯披风说道：“就这么定了，李团长，你全力配合他！”

“是，师座！”

11月6日上午，李百强将连个连的步兵交到江斌手上，加上江斌这个营剩下的力量，他手下现在能够作战的部队已经超过一个营了，他将所有连、排、班等手下军官都召集起来开会，一方面做战前动员，另一方面做新的战斗部署，而且还为手下军官们讲解他琢磨出来的巷战战术。

军官们都到齐之后，江斌站在讲台上说道：“弟兄们，昨天的战斗让我军损失惨重，这是我的错误，是我的责任，原本我应该被处分，不过上面再给了我一次机会，等打完这一战，我在去领取处分，说说话这次损失这么大，我是不服的，尽管心里不服，但是这是事实，无从改变，我们的很多战友和兄弟都在昨天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不能白死，我们一定要让那些日本人付出代价，诸位有没有信心？”

“有！”军官们一起大声吼道。

“好，有信心就好！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座城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隐藏着敌人，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在这里我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就算你遇到一个日本孩子，你也不能大意，也许他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把枪要了你的命或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摸出一把刀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城市巷战中不要相信你看到的任何敌方人员，包括对方的平民，即便是老弱妇孺也是一样，不能接受任何对方任何物品，不要吃对方食物和水，如果遇到平民，就算是儿童，也要确认他身上是否有武器，直到检查完毕确认没有能够威胁你生命的东西为止，但是这些人有可能是敌军安排的眼线，所以只要发现有平民，不论男女老幼，要立即派人将他们集中起来看管，我会派人专门设立一个场所将所有战斗单位送来的平民看管起来，等到这场战打完了再放了他们?”。

第574章传授巷战战术

在江斌说完这个注意事项之后，一个班长举手道：“长官，我有一个问题，这次我们在战斗中发现不少日本人对我们有敌意，而且很多日本孩子好像被日本政府灌输了一些仇视我国的思想，如果在战斗中，我们遇到了仇视我们的日本平民，而且他们使用不是枪支的武器攻击我们，我们要如何应对和处理，如果我们遇到了攻击我们的日本孩子，我们又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显然是很多基层军官想问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很多军官和士兵都遇到过的，对那些妇女和孩子开枪吧，感觉有些太残忍了，如果不开枪，她们有可能对己方造成伤害，这让不少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见所有军官都看向自己，想让自己给个明确的指令，江斌沉思片刻便道：“只要对方手上有武器就是敌人，这一点上面已经下达过相关的命令，即便对方手上没有武器，只要对方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有可能对我们的士兵造成伤害，士兵们都可以开枪射杀对方，这个对象不管对方是男是女，还是老弱，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执行，诸位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众军官纷纷点头。坐在后面旁听的朱培德和李百强等人听了江斌的话之后脸色都变了变，特别是有几个政训处的军官还低声议论起来，这毕竟不是小事，对平民和小孩下手有可能引发舆论谴责有损政府和军队形象。

“好，我们继续！”江斌说着继续道：“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每一个作战单位在进入作战区域之前首先要观察作战目标区域的制高点所在的位置，观察那里是否有敌军的火力点。事先可以进行火力侦察，如果发现有敌军火力点。要想尽一切办法摧毁它，因为它的存在将处处压制我军的行动。在摧毁它的火力点之后，要观察是否能够夺取并且占领它，在它上面设立我军的火力点，如果可以，那就占领它！”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在巷战中战士们如何运动以及可以运用的战术，首先说在两处地方的运动，在小巷子和宽阔的大街上。在狭长的小巷子中的作战单位和士兵该如何运动呢？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要集体背靠墙面横向移动，这样整个小队能在第一时间压制住对面窗户内敌人的火力，而自己又处于上方窗户敌人的射击盲角之中。因为上方窗户的敌人如果想要对你射击就必须将身体探出窗外。但是，在宽阔的大街上，这种移动方式就是找死的行为，在宽阔的街道上，敌人的火力点要比小巷多得多。所以，在大街上移动，应采取交替掩护移动，如果是四个人一个小组，那么就要两个人进行掩护。另外两个人向已经选择好的下一个移动点运动！首先可以将一个班分为两组，在分组中小队长应与机枪手分开。一组先向前移动，由另一组负责掩护。一组到达一处掩体后，立即进行警戒。掩护另一组移动。这时，先到达的一组的队员应专心警戒，绝对不能回头观察队友是否就位。另一组就位后。应轻拍前一组队员的肩膀，表示‘我已就位。你可以移动’，以此反复。同样。在撤退时，也应该逐个撤退，绝对不能

一哄而散，将整个班组的背后暴露给敌人火力。在街道中移动应尽量在阴影处进行，如屋檐下，必须要注意的是，在移动过程中，枪的指向必须与视线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眼睛看到哪里，枪就必须指到哪里。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对敌人进行打击，端着枪左右张望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说完这里，江斌停了一下，下面的军官们纷纷用笔在笔记本上沙沙沙的做着记录，就连在后面旁听的朱培德等高级军官也不例外。

江斌喝了一口水之后继续说道：“刚才说的是作战单位如何在狭长的小巷子和宽阔的大街行运动，现在我们具体说说这一过程中如果通过门、窗、拐角、墙头、开阔地、建筑物内部运动！”

“首先，过墙，在侦查过墙体那边的情况之后，士兵要快速滚过枪头，保持身体尽可能的低姿势，速度和低姿势可以避免敌人的火力打击”。

“第二，穿越拐角，在穿越拐角的之前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在拐角处不要将武器从拐角处露出，暴露自己的位置，探头观察时要低于敌人认为会出现的高度，那种站在拐角处伸出脑袋观察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敌军正好有这个枪口对准那个位置，你就死定了，正确的姿势是取下头盔趴在地上探出头，为什么要取下头盔？在步枪弹的打击下，如果头部被击中，戴不戴头盔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如果拐角另一边有敌人如何攻击呢？在以4人小分队为单位的战斗模式中，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小队长以蹲姿紧贴墙壁，机枪长手持机枪面向墙壁站在拐角处，要尽量保证不提前暴露。这样做的好处是，机枪手只需向外跨一步便能进入交火，将腿收回便能退回墙内。小队长身后的一名队员做好救援的准备（如小队长或机枪手中弹受伤，需将其拉回墙角并顶替其位置继续射击），离墙角最远的一名队员则警戒整个小队身后。交火时，小队长率先探头射击，尽量杀死或杀伤敌人。机枪手向外跨一步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而小队长则继续‘点杀’敌人”。

“但是如果敌人的数量超过三个或三个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队长的拐角位置应让位给机枪手，机枪手将机枪三角架打开，以卧姿向敌人射击，力求压制住敌人火力。而小队长则在机枪手身后蹲姿向敌人射击，必要时可让另一名队员进入交火”。

“当敌人躲要掩体后射击时，可考虑让所有队员冲出墙角，站成一排火力全开压制敌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队员冲出墙角的行动必须迅速，而且必须是火力全开，要将敌人打得连将枪举过头顶盲射的勇气都没有！”

江斌等了一下，过了一分钟后有继续说道：“第三，通过窗户，士兵要弯腰躬身低于窗户前进，确保自己的头部和侧面轮廓不会暴露，要靠着建筑物的边缘运动，如果此时房间的敌人要射击就必须把自己暴露在掩护火力之下。还有一种地下窗，一定要及时发现地下窗，要从上面跨过去或者跳过去！”

“第四，过门，门口通常不能作为入口和出口，因为敌人的火力肯定

已经封锁住它了，如果必须要从门口出来，那就尽快冲出，到达下一个隐蔽地点，使得暴露自己的时间尽量短，要强调的是预先要观察位置、速度和低姿势和掩护火力”。

“第五，穿越开阔地，宽阔的广场、公园的开阔地尽量避免穿越，那是敌人多人操作火气的天然歼敌区，如果一定要穿越，一定要有计划进行，通过点燃一些发烟的物品将它点燃之后抛出去，利用烟雾为所有人提供掩护，在建筑物之间运动要走最短的路线，在向下一个位置运动之前，要目视观察，选择一个最好的隐蔽位置，同时选择适当的运动路线！”

“士兵在移动之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遮挡住自己的掩护火力，一旦到达新的隐蔽点要立即做好准备掩护其他士兵，士兵在射击时不要从掩体的顶部射击，这样容易把自己的身体暴露给敌军，成为敌人的靶子，要从掩体的侧面边缘射击！”

在巷战的室外移动需要注意并且采取的战术已经说完了，江斌又道：“好，现在我们说一下室内的运动和作战，首先，要进入之前要观察门窗，看看敌人是否在门窗处设置诡雷，如果有，要做好标记，上报并绕行。

在进入每一个房间之前，第一名士兵要向室内投掷手榴弹，对于薄弱的墙壁要格外小心，以免弹片穿透墙体误伤自己人。如果看见敌人从室内投出手榴弹，一定要出身警告，喊‘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之后的瞬间，第二个和第三个士兵立即冲进房间内向左右两侧射杀房间内的目标，然后全面搜索目标，剩下的人留在室外警戒。

在进入建筑物之时，士兵要注意尽量少暴露，运动前要选好进入点，避开门窗，可以使用烟雾遮蔽自己的运动，使用炸药、装甲车、坦克、炸开新的入口，进入前先投弹，爆炸后立即进入，同时要有同伴掩护”。

“在清扫一栋建筑内的敌人时，我们可以从建筑的高层向底层清扫，先利用绳索、铁钩等物品攀爬到建筑物的顶部，然后从上往下对敌军进行清除，这样有居高临下的地利优势”。

第575章大庭二郎的计划

福冈城内，西南城区。

大庭二郎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按照他之间的部署，他的指挥部之前在靠近东南城区的，那里可以随时向东北方向撤退，一路可以撤到本州岛，但是昨天华军一部分兵力绕过城区向东北方向攻击，切断了他撤往本州岛的退路，也就是说他和他的部队只能被困在九州岛了，因此他不得不把指挥部搬到西南城区。在这里，他的士兵还占据着退往佐世保和熊本的通道，这条通道也是他和他的军队唯一的生路，尽管很多人已经存了必死之心，但是能够活命，谁愿意去死呢？

这是一间寺庙，大庭二郎的指挥部就在这间寺庙内，以华国现在的空军轰炸能力，在日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能够顶得住华国空军的轰炸，而在福冈这座靠近海滨的城市，也没有一间大的地下室，因为靠近海岸，地下室容易浸水和潮湿。

大庭二郎对华国的文化有一些研究，对于佛教中的寺庙，不论是华国还是日本人都是比较尊重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大庭二郎相信华国的空军不会轰炸寺庙之类的宗教建筑物，毕竟这间寺庙已经有些年头了，算得上是一个古建筑，有点历史文化价值。

在这寺庙的一座大殿里，大庭二郎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的气氛有些凝重，到会的基本上都是大队长以上级别的高级军官，这其中就有在日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本庄繁、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人，除了这几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军官，但在日后都不如他们臭名昭著。此时本庄繁是联队长。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人都是大队长职务。

杉山元就是福冈本地人，这次大庭二郎在福冈城内布置防御。兵力部署就是在杉山元协助完成的，因为他是本地人，对城内的建筑结构、交通状况、地形都很熟悉，因此在他的协助下，大庭二郎才会这么块将防御措施部署完成。

从开会开始之后的一刻钟时间里，这大殿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庭二郎的脸色非常不好，这都是因为战局糜烂所致。倒不是因为华军攻入了城内，而是因为华军截断了他退往本州岛的退路，而昨天在城内对华军的伤亡倒是让他高兴了很久，毕竟华军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即便是在那种伤亡极为惨重，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华军竟然能够稳住阵脚并发起反击，最后还是占领了那三条街区，尽管伤亡很大。在从整个战争势态上来看，华军还是处于有利势态的。

终于，大庭二郎开口了，“诸位。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东北方向通往本州岛的道路已经被华军截断，我们想要重新打开这条通道基本上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即便要撤退，也只能往西南方向的撤退。向佐世保和熊本撤退。但是，一个小时之前。大本营来电，让我们死守到底，没有撤退的命令，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后撤一步！”

大庭二郎在这番话中用了“华军”这个词来称呼华国国防军，这在以前的日本军人嘴里是绝对听不到的，在以前，只要是称呼华国人，日军军官

一律称呼为支那人，这是一种蔑称，带有严重的蔑视、轻视、瞧不起的极具侮辱性的称呼，但是现在日本人都用“华军、华国人”来称呼，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华国已经强大了，强大到日本人在内心都开始承认这一点。

大庭二郎的话说完之后，坐在左右两侧的军官们纷纷议论起来，其中松井石根站起来大声道：“司令官阁下，既然是大本营的命令，我松井石根就决不后退一步，我要为天皇陛下尽忠，如果我和我的士兵后撤一步，请司令官阁下砍下我的头颅！”

“我也是！”本庄繁也站起来说道。

“誓死不退！寸土必争！为天皇陛下尽忠！”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其他军官也一同站起来大吼。

听了军官们这番话，大庭二郎的面部肌肉不停地抖动，此时他已经的心里却骂开了。日本高层一直以来都是忽悠基层军官、士兵和民众为天皇尽忠、杀身成仁、发扬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用这些人的死忠来维持他们的统治，但是日本高层官员和将领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只不过是忽悠低层军官、士兵和民众的把戏，如果轮到要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却是不想死的，从二战中日本投降后就可以看出来，只要是少将级别以上的日军将领，基本上没有切腹自杀成仁的，只有那些低级军官和士兵才会干这种傻事，他们已经被彻底洗脑了。

大庭二郎虽然在心里骂得狠，但是脸上却不得不露出一副欣慰的表情，他点点头装作满意道：“嗯，哟西，诸位对大日本帝国、对天皇陛下的忠诚，本司令官是十分欣慰的，既然大本营来了命令，我们就要死战到底，昨天的战斗，我们失去了三条街区，部署在那里的一千名英勇的勇士也全部玉碎，本司令官颇为心痛，但是他们死得其所，他们的死不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至少拼掉了华军半个营的兵力，诸位，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前的防御部署是正确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不能被动防御，在城内我们占据绝对的利益优势，我们熟悉地形、熟悉这里的任何建筑，但是华军却不熟悉，我们不能等着华军来将我们一一清除干净，所以我们必须跟华军打对攻！”

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二战期间的台儿庄战役中双方都打得极为惨烈，尽管这场战役中，双方伤亡的兵力与其他欧洲战场的巷战伤亡的兵力不能相比，但是台儿庄战役却是最为惨烈的巷战之一，原因在于交战双方均奉行攻势战术，一步不让、寸土必争。台儿庄城内高层建筑很少，街巷密布，有的相互连通，有的则为死胡同，控制了主要街道也不能很快决定战局走向。而且，台儿庄没有欧洲大城市那样发达的地铁和供排水管网系统，战斗时也难以仓促间挖掘地道。双方发生巷战的主要区域，呈不规则的倒凸字形，南北长不过600米，东西宽约350米，最窄处只有100多米，战区面积仅1.2平方公里。在如此狭小地带，中日两军经常一墙之隔。为了争一间房子，双方要伤亡几十人，为了占领一条小巷，就可能拿一两个连，甚至一两个营死拼。31师师长池峰城曾这样描述台儿庄巷战：“争夺战起，敌用全力进攻，我以全力抵抗。处处包围，节节切断，大包围中有小包围，横截断中有竖截断，白刃肉搏壮烈牺牲”，由此可见战况之惨烈程

度可见一斑。

本庄繁问道："司令官阁下，我们如何跟华军打对攻？"

"华军在进攻、清理我们部署在各个城区的兵力时，我们的士兵不能坐以待毙，除了如果他们将我们部署在一个街区的兵力肃清兵占领，我们也要抢回来一个街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有足够的战斗空间，如果我们被华军不不压缩生存空间，那么形势将会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只有保证足够的控制城区才能与华军进行周旋，福冈城并不大，现在我们手上还有一万四千人，我决定将一半的兵力用作机动反击作战力量，其他兵力部署在各自的防守区域，诸位以为如何呢？"

"嗨！"所有人都站起来大声应命。

而这个时候松井石根出声道："司令官给下，您十分赞同您的战术，不过如果要实现您这个战术，必须要准备大量的武器弹药，但是我们储备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连布置防御的弹药都不足，又哪里来多余的弹药去与华军打对攻呢？"

大庭二郎闻言脸色闪过一丝怒容，这个松井石根桀骜不驯，屡次在军事会议上质疑他的命令，这让他十分恼怒，他盯着松井石根看几秒钟冷冷道："城市内部争夺战不是野战，双方士兵的交战距离最多不超过五十米的范围，超过这个距离就会被建筑物挡住视线，五十米的距离，如果冲刺得快只需要六七秒钟，在这个距离上还有路灯、屋檐、石柱等各种掩体可以供藏身，而六七秒的时间，算上退弹壳、重新上膛和秒钟的时间，一个士兵最多只能开三枪，而打高速移动的目标，一个士兵的命中率超过三成就已经很高了，在这三枪中，很多士兵都打不中一枪，也就是说，向五十米外的华军冲刺，被当场命中的机率是很小的，我军士兵完全可以冲过去与华军展开白刃战，给所有士兵都配发一柄刺刀，战斗时装在步枪上，如果杀死了华军，就抢夺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为我所用，都听明白了吗？"

第576章抢夺水塔

11月8日上午，华军重新向福冈城内发起进攻，从之前占领的三条街区开始，这次江斌没有让整个营全部投入战斗，他让第一连清扫三条小街区，他两个步兵连在后方压阵，同时他又将营山炮连、各连重迫击炮排分别化整为零分配到各步兵排，每个步兵连分配一门三炮，当然操作火炮的士兵也一起分下去，每个步兵排分配一挺重机枪、一门重迫击炮，这些都是火力组为每个步兵战斗班提供火力。

在即将要清理的东北城区角上有一个水塔，一班左右的日军控制了水塔并在水塔上布防，上面有两挺重机枪可以对这整个东北城区进行火力支援，按照营长江斌传授的巷战战术原则，在进攻一个城区的时候首先要找到这里的制高点，如果能够有办法占领它，那就占领它，如果不能占领，就要想办法摧毁它。

通过观察和估计，连长吴大熊认为可以占领那个水塔，但必须要调一辆装甲车过来，并抽调一个步兵班携带机枪和大量手榴弹。

经过协调，从装甲连调来了一辆装甲车，一个步兵班的士兵额外携带了一挺重机枪和一筐手榴弹，并对每个士兵增加了一个基数的弹药。

当一切准备完毕之后，这辆装甲车载着一个步兵班向水塔方向快速开过去，装甲车的轰鸣声传出几条街都听得将，不少日军士兵和军官从躲藏的房屋里伸出脑袋查看情况。

当装甲车行驶过一条街之后，日军很快做出了反应，一些日军士兵被军官命令从躲藏的房屋里出来向装甲车开枪。装甲车上的华军机枪手对于身后和身侧的日军不管不顾，只对从前方蹦出来的日军士兵开火。

“哒哒哒”机枪的开火声传扬开来。不少从街道两侧冲出来企图挡住装甲车日军士兵被机枪喷射而出的子弹打死，有的还被扫成两截。而尸体倒下之后又被装甲车的履带碾过去，被粘衬了肉饼，整条街面上留下一地血水也肉泥。

“轰轰轰轰”连续四声炮响，随后四声爆炸在装甲车前面一百米出的街口响起，日军部署在街口的两个防御工事被华军炮兵摧毁，日军士兵的尸体和尸块横七竖八的躺在街口处，这是后方炮兵为装甲车清除前方障碍，随后装甲车以极快的速度冲开街口的挡住去路的沙袋，一路绝尘地向水塔方向继续前进。

由于装甲车的速度太快。日军也没有想到华军会派出一辆装甲车在非占领区横冲直撞，日军根本没有时间布置兵力阻拦，驻防在这里的日军大队长寺内寿一想不明白华军为什么只派一辆装甲车冲进去他的防区。

等驻防在这个区域的日军大队长寺内寿一研究了装甲车行进的整条路线的时候，他立即明白了，华军装甲车这是要向水塔方向开去，华军的目标是水塔！但是为时已晚，华军装甲车已经冲到了水塔下方不远处。

装甲车上的机枪手操持着机枪抬高枪口不停地向水塔上的日军士兵射击，这种机枪在射击时就是当做两用的，既可以对地面敌人进行扫射。又可以用于防空对付天空的敌机。

装甲车一边向前开，上面的机枪手一边向水塔上开火，大量的子弹飞向水塔，不水塔上不停的又日军士兵中弹后惨叫着从水塔掉下来。而装甲车上的机枪手由于有挡板保护，可以毫无顾忌地对敌人开火而不用担心自己被打中，毕竟有机枪挡板防御。机枪手被击中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接近水塔的时候，装甲车一边行驶。机枪手不停地开火，车后门打开了。士兵们纷纷从车内跳出来然后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滚到街边的掩体后面也开始向水塔上的日军士兵射击。水塔上的日军士兵接应不暇，不仅要面对装甲车上的机枪手射击还有被从车上跳出来的华军士兵们从几个方向的射击，而且华军士兵的枪法奇准，命中率非常高。

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日军的兵力都部署在水塔上，而水塔下方却没有人防守，这也是寺内寿一没有想到华军会抢占这个制高点，如果他想到这一点，就绝对不会让水塔下方空着，如果在水塔下方再布置一个班，华军想抢夺水塔就很不容易了。

占领水塔之后，装甲车被留了下来，如果再从原路返回，那么装甲车被击毁的机率会非常大，毕竟日本人不全是傻子，可一不可再，同样的错误日本人当然不会犯第二次。

刚刚抢占水塔，六个士兵被派到水塔上去驻防，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后面的日军就追上来了，大约三十多个日军士兵，从两个方向集中向水塔冲过来，大约两个步兵班的样子，他们显然是接到了日军军官要夺回水塔的命令，出现之后立即对立足未稳的华军发起了攻击，已经抵达水塔上方的六个华军士兵立即操作两挺重机枪向进攻的日军开火，而下方的八个华军士兵在班长的带领下躲在装甲车后面向日军开火，装甲车上机枪手也没闲着，华军火力太多强大，日军士兵在冲击的时候纷纷中弹倒闭，不一会儿工夫，冲过来的三十多个日军士兵就全部死在了冲锋的路上。

战斗暂时结束，接下来时布置防御工事，装甲车被留在水塔下方作为移动机枪堡垒，它随时移动，以免被日军炮火击中，除此之外，在步兵班班长郝劲松的指挥下，八个人被留在了水塔下方以极快速度构筑两个圆形防御工事。

这周围两面靠城垣，城墙年代久远，已经倒塌很多，有不少城墙砖散落在地上，士兵们将砖头搬过来围成两个防御工事，每个工事内分别有四名士兵防守，左边工事内有一挺轻机枪，右边工事内没有，但是装甲车却在右边，它是移动的，随时可以提供火力支援，班长郝劲松则在装甲车内负责指挥，另外六个士兵在水塔上方布防，一共两层，分别有三个人，各有一挺重机枪，己方带来一挺重机枪，原本日军在水塔上有两挺，但是刚才战斗过程中被打坏了一挺，还有一挺可以用，弹药勉强还能打两仗。

坐镇在这个区域的日军大队长指挥官寺内寿一是现在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寺内正毅还只是一个小少佐，这爷俩都是典型的日本男人体型：头重脚轻、五短身材，长得也极为相似。寺内寿一虽然是名门之后，但同样接受了一整套严格的军事教育。曾就读于东高师附属中学校、东京成城学校。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步兵科，参加过日俄战争，后入陆大21期学习，华族子弟中能像他这样考上陆军大学

校的可不多，一年前晋升中佐。

以寺内寿一的出身被派到这最前线指挥作战，作为司令官的大庭二郎原本想将他的大队调到司令部附近，以免他在占中出什么意外，要知道这个机率是非常高的，如果寺内寿一真的在战争中出了什么事，大庭二郎也不好向寺内寿一的老爹寺内正毅交代，毕竟寺内寿一现在可是内阁首相。

但是寺内寿一是个倔脾气，而且还常年累月的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中毒很深，非要坚持带队驻防在距离华军最近的城区，对这种倔驴，大庭二郎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他驻防在东北城区。

寺内寿一得知派过去抢夺水塔的两个步兵班全部死了之后顿时怒了，他立即组织兵力对华军占领的水塔发动攻击，这次他组织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决心一举夺下水塔这制高点。

水塔下的防御工事弄好之后，各留一个人观察警戒，其他都躺下休息养神，而班长郝劲松从装甲车内扛出来一门迫击炮和底座等零件，他将这门迫击炮架在装甲车后面，很快便装好了，又从装甲车内扛出来一箱炮弹，然后将木箱打开把里面所有炮弹的引信都接上，他相信日本人肯定会意识到水塔这个制高点的重要性，一定会派出重兵过来抢夺，如果有大批日军过来抢夺，他就可以用这门迫击炮炮击进攻的日军部队。

过了一刻钟日本人果然来了，水塔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正方形面积的空地，正北是城墙角，它的西南面三十米和东南面三十米外都是房屋的墙壁，两堵墙壁之间只有十几米的距离这个缺口出去就是两条形成拐角的街道。只有这个缺口可以供日军通过并向水塔进攻，除非日军破坏西南和东南方向的房屋墙壁，否则日军就只能从这两堵墙壁之间缺口向水塔进攻。

大量的脚步声从街道上传过来，已经架设好迫击炮的班长郝劲松听见后喊道：“都注意，日本人来了，都打起精神来准备开火！”

第577章水塔争夺战（1）

日本人果然来了，两队日本兵分别从东南和西南房屋的墙角处闪身出来，郝劲松从装甲车背后伸出脑袋看见后当即大喊："开火——"。

"砰，砰，砰"。

"哒哒哒"。

水塔下左右两侧防御工事内的士兵开火了，从外面冲进来的日本兵们也没闲着，他们一边向里面冲一边向防御工事内的华军士兵开火，但很快都中弹倒在地上。

日军士兵们冲得很快，但死得更快，这些日军士兵事从街边房屋屋檐下跑过来的，他们不敢在大街上跑，因为水塔的上的两挺重机枪可以封锁整个区域内的大街小巷。

从两个墙角冲出来的日本兵们没有任何掩体可以遮挡自己的身体，他们只要冲进水塔所在地就遭到华军子弹的射杀，冲进来一个死一个，冲进来两个死两个，来得越多死得越多，这里的地势非常有趣，其实只有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就可以封锁整个缺口，这完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在短短的两分钟时间内，日本兵冲进来二十多个，但每一个都死了，没有一个人能转身逃出去，枪声停了下来，因为已经没有日军士兵再冲进来，但是郝劲松知道那两个墙角的另一边一定还有大量的日军士兵躲在屋檐下，日本人知道再冲进来也只是白白送死，所以不再盲目攻击。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味，其中还夹杂着血腥气味，那是日本人的血腥气。郝劲松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种混杂着血腥气的硝烟味，他贪婪的呼吸着这种气味。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这年头谁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秒。能够活着真好，能够呼吸真好！

时间渐渐过去，这边已经静下来了，但是这片城区的另外一边已经开打，友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那边枪声大作，炮弹爆炸点巨响传过来，在各个街口分别传来大量的爆炸声，那是华军炮兵在清除日军在各条街口设立的艰苦防御工事。

因为制高点已经被华军所控制，大街上已经没有日本兵敢随便乱跑。即便是有，他们也是躲在背对着水塔的街边屋檐下悄悄的移动，这就是制高点的威力，现在华军正在进攻这片城区的前面几条街区，而由于制高点被华军控制，日本人不敢随便派兵过去增援，因为这样很容易暴露在制高点机枪的火力之下。

远处的枪声越来越密集，但是这个东北角的城垣处，静悄悄的。在那两栋房子之间十米左右的开阔处躺着二十多具日军士兵的尸体，没有日军再从外面冲进来，非常的安静，这种安静让郝劲松感觉很不妙。如果日军进攻的话，郝劲松的心里还不会担心，但是日本没动静了反而让他心中不安起来。他怀疑日本人肯定有什么阴谋。

日本人现在也确实如郝劲松推测的一样，他们正在想办法如何突破进去。因为这个攻击入口处实在太危险，冲进去之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

身。唯一的结果只会被对面防御工事内或水塔上的华军士兵开枪打死。

如何才能夺回水塔呢？日军中队长鬼冢急得握着指挥刀在街边房屋屋檐下来回走个不停，一边走嘴里一边骂着八嘎，他的额头上已经急得满头大汗，只要水塔这个制高点被华军控制，在这片城区的日军就会一直被死死地压制，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了这种压制，寺内寿一给鬼冢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必须拿下水塔，夺回水塔控制权，否则就军法制裁，其实鬼冢也知道，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回水塔控制权，那么他即便不用被军法制裁，也会被打过来的华军打死。

这边屋檐下靠着墙壁站满了士兵，这些士兵灭个人都端着步枪，斜对面那条街街边屋檐下也站满了士兵，他们都在等待着鬼冢的命令。

鬼冢忽然看见对面街边房屋的屋顶，他眼神一凝，屋顶？对，屋顶啊，他一拍脑袋立即对几个士兵大喊："你们滴，快去找几个木梯过来，快去！"

"嗨！"几个士兵答应，将步枪放在一边就去挨家挨户找木梯。

这边鬼冢又将几个小队长找过来发布命令，几个小队长很快明白鬼冢的战术意图，转身离去后立即按照鬼冢的要求开始部署。很快，四架木梯被几个日本兵扛过来了，两具木梯架在西南街边房屋屋檐上，另外两具架在东南街边房屋屋檐下，在鬼冢的指挥下，一个个日军士兵顺着木梯爬上两侧房顶，危险已经悄悄声响水塔山下的华军士兵。

郝劲松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他的心头和眼皮直跳，还没等他想明白，日军又开始进攻了，大量的日军士兵从对面的缺口处踩着同伴的尸体冲进来，郝劲松当即大喊："开火！"

枪声再次响起，这次由于日军一下子涌进来太多，装甲车上的机枪也不得不加入开火的行列，话说装甲车上12.7毫米大口径两用重机枪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它一开火，冲进来的日军士兵不是缺胳膊断腿，就是整个身体被子弹拦腰扫成两段，日军士兵身体纷纷喷洒出血雾，这些血雾将对面的墙壁都喷红了。

车载机枪的威力太大了，它仅仅只开火了不到十秒钟，冲进来的三十多个日军士兵全部被撂倒，连对面的墙体也被它打出一个大窟窿，由于墙体上的子弹孔太过密集，砖石垮塌下来，露出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但看不见房屋内的情况。

正在开枪的郝劲松看到那面墙壁竟然被机枪打穿了，这让他产生了一股非常不好的念头，心想如果日本人利用那个窟窿，那么形势将对己方极为不利。

尽管日本人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日本人的攻击并未停止，攻击反而更加猛烈了，日本人也想了一些办法，他们将一些容易发烟的棉被和布料点燃了抛过来，在那些燃烧的东西释放出大量烟雾时，他们接着大量的烟雾从缺口处冲进来，郝劲松等人的视线被浓烟遮住了大半，为了防止日军冲到近处，就连水塔上的六名士兵也不得不加入开火的行列，两挺机枪疯狂地怒吼起来将这片空地大面积封死。

原本水塔上的两挺机枪是不加入对下面日军攻击的，他们的主要任务

是对整个东北城区进行封锁，防止日军前往增援正在被华军攻击的区域，但是现在他们也不得不加入进来。

“砰！”

“啊呀！”水塔山的胡老三正操作重机枪向下方开火，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疼痛让他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机枪也挺了下来，负责警戒的舒大水突然看见斜对面的房顶上一点火光一闪，扭头看过去，立即发现那边屋脊上露出好几个日本人的脑袋，立即大喊：“日本人在左边的屋脊上！”喊完便用步枪向那边开枪。

舒大水的枪法很准，他一枪就打死了一个日本兵，那士兵被爆头了，头部飞溅出一道血花，尸体滚下去砸翻了好几个日军士兵。

“砰”

“铛”的一声，这次一发子弹打在左边铁护栏杆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舒大水立即扭头，他又看见右边房顶屋脊上露出几个脑袋，那边几个日本兵正在向这边开火，立即喊道：“右边房顶上也有日本人！”

胡老三也顾不得流血的胳膊了，他咬着牙摆动机枪将枪口移动对着右边房屋开火，“哒哒哒哒”。

一连串的子弹扫过去，右边整个屋顶都被扫了一遍，屋顶的瓦片全部对打碎，趴在房顶的几个日军士兵也被打死，房顶那些瓦片和搭建屋顶的木板如何能挡得住重机枪的子弹？子弹打穿了瓦片和木板，将那屋顶上的几个日军士兵打死了。

尽管两侧房顶的日军士兵都被打死了，但是他们也成功的吸引了火力，日军士兵源源不断地爬上房顶开枪射击，胡老三的供弹手小卢运气很不好，他中弹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他捂着胸口趴在了护栏上渐渐失去声息。

“小卢，小卢！”胡老三见子弹打完便要让小卢装弹，但扭头一看时，小卢已经趴在护栏上不动了，一滴滴鲜红的血液从他的身体上流出来掉落下去。

“吗的，吗的，小卢，我擦！”胡老三虽然嘴里骂着，但心里极为悲伤，他扭头对舒大水喊道：“老舒，快过来帮老子装弹！”

这是又有日本兵爬上屋顶向这边开枪，子弹打在护栏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舒大水看见小卢死了顿时脸色一变，但是他很快快步过来给胡老三装弹，胡老三趁着这个时候对下一层的机枪手毛大友喊道：“大友，你对付右边房顶的，老子对付左边的！”

“收到！”下面的机枪手毛大友大声答应，调转枪口向右边房顶扫射过去，刚刚露头的几个日本兵顿时被打得血花乱飞。

第578章水塔争夺战（2）

水塔下方班长郝劲松听到两侧房顶上传来大量的瓦砾破碎的声响，立刻明白他刚才为什么心头不安了，原来日本人从两侧房顶上开火，他抬头看了看，发现水塔上的两挺机枪火力都被两侧房顶吸引了，而对面视线又被浓烟遮挡，他脑筋一转，立即跑到装甲车前面对开车的士兵喊道：“绕过浓烟开到入口处，只要看见活人，车载机枪给我狠狠地打！”

“明白！”装甲车司机与机枪手打了一声招呼，便开着装甲车向入口处冲过去。

装甲车开过去之后，几名士兵从防御工事里面端着步枪跳出来跟在装甲车后面而去，装甲车绕过中间燃烧的棉被和布料火堆，就看见前面的情况，入口处一个人都没有，刚才他们这一通乱射全部打在墙壁上，将墙壁打出无数个弹孔，子弹全部浪费了，几个华军士兵一个个不由暗骂日本人果然狡猾。

装甲车开到入口处，躲藏在西南街边屋檐下大量日军士兵就暴露在机枪手的视线之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机枪手立即扣动扳机，枪口喷出恐怖的火舌，无数子弹从近处向这条屋檐长廊下所有的日军士兵全部覆盖。

躲藏在西南街边屋檐下的日军士兵们怎么也没想到华军会把装甲车开出来，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因此当车载机枪开火，无数子弹扫过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来不及躲避，疯狂的子弹就像一把死神的镰刀将靠墙壁站在屋檐下的全部日军士兵全部割成两段，尸体扑倒了一地。大量的血水瞬间浸湿了屋檐下的走廊。

这个情况被躲在东南街边屋檐下的鬼冢和大量的日军士兵看见后顿时只感觉肝胆俱裂，鬼冢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大叫：“快躲到房屋里去，快！”

听到鬼冢喊声的日军士兵们纷纷撞开街边房屋的门躲进去。此时装甲车将西南屋檐下的日军全部解决后，又向前开了七八米，机枪手调转枪口九十度，刚好看见东南街边屋檐下，大部分日军士兵已经躲进一间间房屋内，但是还是有少部分日军士兵来不及躲进去，机枪手立即开火，那些还来不及逃进房屋内的日军士兵们就全部被一波弹雨吞没。机枪手看见这临街的房屋窗台以上都是木制结构，只有窗台以下是砖石结构。当即扣动扳机对准窗台以上的墙壁扫射。

“嗵嗵嗵”车载机枪这种发出这种独特的恐怖声响，机枪子弹顺着枪口的移动像一个火焰切割机，从头到尾，这排临街房屋窗台以上的部分全部被来回扫射了一遍，在机枪怒吼的同时，一间间房屋内传出连续不断的大量的惨叫声，还有一些血水飞溅在破碎的玻璃上。

鬼冢脸色及其惨白地趴在房间的地板上，看着身边士兵一个个被子弹撕成碎片，顿时吓得身体不停得颤抖。他刚才趴在地上完全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如果他没有趴在地上，也如同其他士兵和军官一样靠在墙边和门后，他肯定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得惨不忍睹。

但一切安静下来之后。屋内已经一片狼藉，地上到处是尸体和残肢断

臂，装甲车车载机枪的威力太过凶猛。它的子弹能将一个人的身体撕成碎片，鬼冢的身体从蜷缩中舒展开来。他看着满体的尸体和尸块以及大量的血液，顿时吓得颤抖不已。他的嘴唇不停地打着哆嗦，上下牙齿不停的打着架，他已经顾不得什么了，哆嗦着爬起来走到窗户边用恐惧的眼神观察了几眼，发现放在旁边拐角处的铁壳大怪物不见了，他鼓起勇气拉开已经被打成筛子的破房门跑了出去，他一边跑一边喊："撤退，撤退"，此时能够与他一起撤退的日军士兵已经不足三十人了。

水塔下的燃烧的棉被和布料已经被郝劲松组织们扑灭，这里是水塔，多的是谁，胡老三在水塔上发现装水的容器正下方有一根的细铁管子，在铁管子下连接着一根塑料管，而在铁管和水塔下方与铁管连接的地方有阀门，这跟铁管应该是排污管，因为在水塔塔身周围还有好些根粗大的水管。

排污管的阀门很容易扭开，将阀门扭开之后，一股高压水柱直往下冲，胡老三立即将塑料软管拿起用将水冲向那燃烧的棉被和布料，火势和浓烟很快被扑灭。

将已经烧了一半的破棉被处理之后，郝劲松派了两个士兵去街面拐角处放哨警戒，防止日军摸过来而一无所知，又留一个人在水塔上警戒，再将其他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小会。

"弟兄们，我不知道日本人还会不会向我们发起攻击，但如果他们再来，那么他们的攻势必定会更加猛烈，刚才的战斗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尽管我们控制着制高点，但是还是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例如街边屋檐下，或者他们直接穿墙而来，我们都发现不了，我们只呆在这里视野太小，我是这样想的，两挺重机枪还是留在水塔上控制制高点，随时对暴露的日军部队进行火力打击，另外对我们正在进攻城区的部队进行火力增援，除了留在水塔上的五个人之外，我们还剩下九个人以及一辆装甲车，我决定将装甲车移动到外面的街角，在那个地方装甲车上的机枪可以同时封锁两条街道，另外为了防止日军穿墙而来，分别各派两个人进入这两边的房屋警戒，一旦感觉有动静，立即开枪示警，剩下四个人和我作为机动支援力量，只有这样，我们视野才会扩大到最大，日本人想要跟我们玩偷袭都不可能，除非他们挖地道或者直接空降，但是这城内并没有排水系统，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挖通一道地道根本不可能，空降他们就更加不可能了，不知道弟兄们以为如何？"

战士们听了郝劲松的重新部署和安排之后都觉得可行，但是装甲车地上的机枪手小莫却欲言又止，郝劲松看到后问道："小莫，怎么啦，你认为我样部署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认为不妥可以提出来，没关系，这种时候不是客气的时候，只要你说得对，我想我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小莫闻言摇头道："不是，郝班长你的部署很好，只是我们装甲车上子弹只有一个弹箱了，如果日本人再连续发动攻击，以机枪的发射速度，一个弹药箱根本顶不了多久"。

郝劲松闻言有些吃惊："只有一个弹药箱了吗？怎么用这么快？"

小莫苦笑道："老大，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路杀过来的，机枪在路上

根本就没有歇过火，到了这里之后又连续打了两场狠的，你去看看我们经过的街道和这两侧屋檐下的日本人都尸体就知道了！”

从装甲车载着他们开始向这水塔这边冲过来，一直到刚才的战斗结束，他们至少干掉了两百个日军士兵，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装甲车车载机枪打死的，就连那日军中队长鬼冢被吓跑都是因为装甲车的车载机枪。

“这样啊？”郝劲松摸了摸脑袋，心想子弹不够了，这倒是个麻烦，他又想不是还有机枪机枪吗？于是问道：“能不能用我们的机枪代替？”

小莫道：“可以倒是可以，只不过将你们的机枪放进挡板内之后枪口移动范围就会变得很小，只能封锁一条街道，另外一条街道却无法兼顾！”

郝劲松立即道：“只要能架在装甲车上使用就行了，这样吧，水塔上只留一挺重机枪，另外一挺拿下来，另外我们还有一挺轻机枪，等你的车载机枪子弹打完了再将我们的机枪架上去，另一挺重机枪封锁另外一条街道，只不过还要在这里再围一个防御工事！”

小莫道：“那行！”

接下来再郝劲松的鼓劲和动员下，士兵们又从水塔下的搬来城墙砖在街角处堆一个防御工事，将装甲车挡在旁边，如此这个防御工事就只会被正面前方的敌人攻击。

在留下警戒的人，其他人全部加入搬砖的行列，短短十分钟之内，又一个用城墙砖堆起来的防御工事又被构筑起来了，胡老三将一挺轻击枪架在上面，另外两个士兵护在他的左右两侧。

水塔上由毛大友带着两个士兵驻防，他们有一挺重机枪和两杆步枪，子弹足够。两侧民房各自暗藏着两个士兵进行警戒，如果日本人想穿墙而来，必定会被他们发现。除了街角防御工事内的胡老三三个人和班长郝劲松之外，还有三个士兵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准备支援。而装甲车内的司机、机枪手和供弹手都在装甲车内。

郝劲松又在摆弄着他的迫击炮，他将迫击炮转移到装甲车的后面，刚才的战斗中，他是正准备向房屋顶上开炮的，不过机枪和装甲车已经解除了危机。

第579章水塔争夺战（3）

东北城区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寺内寿一正死死地盯着鬼冢，鬼冢此时浑身大汗淋漓，他站在寺内寿一面前，身体不停地像抖筛子一样抖个不停。

鬼冢吓得结结巴巴道：“大队长阁下，我、我、我，属下作战不力，一个中队的兵力带过去不但没有夺回水塔，而且还被华军打得败退回来，只剩下三十余人，实在、实在有辱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面，请大队长阁下杀了我吧！”

此时日军的作战武器极为单调，士兵除了步枪和刺刀之外，连手榴弹都很少配备，至于什么掷弹筒和迫击炮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日军全面装备掷弹筒和迫击炮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这些东西连影子都没有，而华军装备却几乎相当于二战期间美军的前期装备了，此时的日军装备与华军根本没有可比性，日军城内倒是有火炮，但是日本人不敢拖出来开炮，担心被华军空军轰炸。

寺内寿一听了鬼冢的话冷哼一声：“哼，你想让我的刀杀你？你还是一个武士吗？自己犯了错误，自己就要勇于承担责任，你自己身上的武士刀是用来干什么的？”

鬼冢闻言顿时脸色更加惨白，身体抖动得更加厉害了，过了一会儿，他向寺内寿一鞠躬行礼道：“嗨，鬼冢决意剖腹自裁以谢天皇陛下，还请大队长阁下做我的介错人！”

寺内寿一盯着鬼冢看了几秒钟，说道：“哟西，那你现在就开始吧。就在这里，我做你的介错人。送你最后一程，你需要以此证明你对天皇陛下的忠诚！”

“嗨！”鬼冢虽然内心极为恐惧。但是在寺内寿一的咄咄逼人下不得不咬牙答应，他也没想到寺内寿一现在就要他死。

现在是战时，剖腹自裁的仪式只需简单就行，鬼冢脱了军服铺在地上，然后脱下白色衬衣撕下一条白色布条绑在额头上，光着上身跪在军服上，他举起短刀拔出后扔到刀鞘，他的手不停地颤抖，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抖动。眼神中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色。

寺内寿一站在鬼冢面前，看着他一直双手举着武士刀犹豫不决，根本没有勇气刺下去，便大吼：“动手啊，你是不是怕死？你对天皇陛下的忠诚是假的吗？你的这个懦夫！懦夫！”

鬼冢被刺激了，寺内寿一极具侮辱性话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缭绕，他实在忍不住了，面目狞峥着，表情极为恐怖。他大叫一声双手握着短刀刺向自己的腹部。

就在这时，寺内寿一突然拔刀将鬼冢手上的短刀挑走，鬼冢呆呆地看着空着的双手，抬头看向面前的寺内寿一。“大队长阁下？”

寺内寿一一边讲指挥刀插进刀鞘内，一边说道：“你虽然有些懦弱，但是现在你已经是勇敢的了。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天皇陛下的忠诚，证明了你是一个不惧生死的勇士了。起来吧，帝国现在正是用人之

际。你还是留着有用之身为天皇陛下效忠吧！”

鬼冢死里逃生，对寺内寿一感恩戴德，连忙道：“是，多谢大队长阁下，我将是您永远忠诚的属下，那水塔那边怎么办？”

寺内寿一闻言，冷冷道：“水塔这个制高点控制着整个东北城区，而华军死死的占据着那里，这会对我们一直形成压制，一定要夺回它！”

“嗨！”鬼冢立正低头，又迟疑道：“大队长阁下，我们已经在那儿损失惨重，如果再派人去会不会要付出更大的伤亡？这值得吗？我看如不用火炮将它轰倒算了！”

“八嘎，你懂什么？”寺内寿一大怒，喝道：“这个水塔为我们这片城区供应饮水，如果轰塌它，我们坚持不了三天就不得不退走，因为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是不可以三天不喝水，华军不用担心饮水的问题，他们可以从城外获救水源，但是我们不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这边城区失守，那么华军将可以从这城区向东面迂回包抄攻击东南城区，华军已经控制了东面退往本州岛的通道，两厢夹击之下，东南城区很快就会陷落，你考虑这个后果吗？”

鬼冢听了浑身冷汗直流，连忙立正低头道：“嗨，属下知错！”

这时一个参谋走进来立正道：“大队长阁下，联队长派人传来命令！”

“让他进来！”

除了华**方之外，此时其他各国无线发报机的体积都还很大，即便是日本的军队中，也只有联队级别的指挥部才配备了无线电发报机，而在大队和大队一下的指挥部门传达命令都只能派传令兵口头传达！

一个少尉军官走进来立正向寺内寿一敬礼道：“寺内大队长阁下，联队长阁下命我来传达命令，接到司令官阁下的命令，闻水塔制高点已被华军控制，你部为夺回水塔伤亡甚大，如实在夺不回来，可伺机用火炮摧毁之，摧毁之前必先储备足够饮水！”

“明白了，你回去转告联队长阁下，寺内寿一还想试一次，如果实在不行就用火炮摧毁水塔！”寺内寿一对那少尉军官说道。

“嗨！”日军少尉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这时寺内寿一转身过来对鬼冢道：“鬼冢君，你现在还有胆量与华军作战吗？”

看着寺内寿一那杀机隐匿的眼神，鬼冢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立即低头立正道：“嗨！”

寺内寿一慢慢道：“那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的中队现在一共还有多少人？”

“战斗人员还有四十二人，非战斗人员有二十多人！”

寺内寿一道：“我再给你两个小队的兵力，带上你剩下的所有人一起向占领水塔的华军进攻一次，这次不成功便成仁，你也不用回来见我了，明白吗？”

“嗨！”鬼冢立正低头答应后转身离去做准备。

等鬼冢离开后，寺内寿一想了想对门外喊道：“来人！”

一个少尉军官走进来立正低头道：“嗨，大队长阁下有何吩咐？”

寺内寿一抬手道："马上传本大队长的命令，隐藏在每家每户的士兵立即打开所在房屋内的水管，用所有容器接水，能接多少就接多少！"

"嗨！"那日军少尉答应一声就转身离去。

此时正在水塔上休息的毛大友感觉有点口渴，于是让两个同伴警戒，他爬到水塔顶部去找水喝，原本他水壶里是有水的，不过水壶里的水都在先前打仗的时候浇了机枪，机枪开火时间长之后容易卡壳，必须要用冷水不停地降温。

毛大友趴在水塔顶端，伸出手捧起水准备喝，却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水塔内壁上的有一截湿水线，这水塔里无风无浪，怎么会有一截湿水线？唯一的解释就是水少了，这水塔建在这里肯定是给周围的居民供水的，但是现在打仗，居民早就跑光了，能用水的是谁？答案呼之欲出，只有日本兵！

毛大友当即转身对下面喊道："班长，班长！"

班长郝劲松从街角跑进来抬头道："怎么啦？"

毛大友对下面的郝劲松喊："水塔里的水变少了，日本人正在用水管放水，而且少得很快！"

郝劲松闻言顿时脑子灵光一闪，一拍脑袋心中暗骂自己怎么这么蠢，竟然想不到将水塔的阀门给关了，他立即吼道："快，快把阀门给关了，关阀门！"

"好，马上关！"毛大友答应一声爬下阀门处将所有水管的阀门都关了。

过了两分钟，郝劲松又带着两个士兵各提着几个水桶跑过来接水，毛大友十分奇怪问道："班长，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用得着接水吗？水塔这么近，什么时候想用就能用啊！"

郝劲松闻言摇头道："我的感觉很不好，这水塔的水为什么少得那么快？我怀疑这是日本人在蓄水，他们担心咱们关闭水塔的阀门，或者他们认为无法夺回水塔的控制权，因此只能想办法摧毁它，但是在摧毁它之前必须为他们的士兵储备足够的饮水。我们现在关了阀门，日本人就没水用了，他们撑不了几天，但是他们肯定也不想让我们有水喝，因此也要想办法摧毁它，如果日本人有火炮的话，想要摧毁它并不困难！"

毛大友摘下头盔抓了抓头皮道："可是如果日本人用火炮摧毁它的话，我们接水也没有用了啊，水塔既然被摧毁，我们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

郝劲松道："那你认为我们还能轻松地从原路返回吗？日本人会甘心任由我们离开，我猜在回去的街道上肯定到处都是障碍和重兵围堵，如果回不去的话，上面可能会命令我们再次坚守或者配合外面的友军在敌人内部搞一些动作，到时候里应外合，所以我们必须先储备足够的饮水！"

"明白了！"毛大友点点头，但又想起来，"哎呀，如果日本人真要是摧毁水塔，我们在上面岂不是很危险吗？"

郝劲松摆手笑道："放心啦，日本人只能用火炮，你以为火炮在远距离能打那么高吗？除非他们将火炮推近了用自瞄方式进行炮击，但是你们

在上面可以在他们出现的第一时间发现他们，然后用机枪干死他们！”

“哈，我怎么把这给忘了，这下我放心了”。

第580章水塔争夺战（4）

郝劲松安排士兵从水塔水管那接了满满几水缸水，用盖子盖好，这下总算不用担心这几天没水喝了，洗澡不可能，安全上不允许，但是饮水还是足够了。

郝劲松心想把刚才把水塔的各条水管的阀门给关了，日本人肯定很快会做出反应。果然，刚歇了两分钟就听见水塔上毛大友大喊：“班长，东南方向八百米外的大街上有大批日军分作两个部分从左右两边向我们这边围过来了，一共大约两百人”。

郝劲松一听，顿时心中一寒，对方又来两百人，而他这边只有十五个人，是他这边十几倍的兵力，尽管处于防守状态，可是兵力悬殊太大，一次两次还可以用充足的弹药和恐怖的火力将日本人打退，但是弹药并不是无线的，就之前的几次战斗，已经将弹药消耗了不少，再这样打下去，估计手上的弹药撑不了多久就会告竭。

不过此时不是犹豫的时候，日本人来得很快，尽管隔着这么远，但郝劲松已经感觉到地下的脚步声接近了，他立即抬头喊道：“你的机枪对付左边一路人，我来对付右边，让你小肖给报告我的炮击效果！”

“好！”毛大友答应一声后让身边的战士小肖给郝劲松当炮击效果观测员，然后他自己操作机枪将枪口对准左前方八百米外街道上行军而来的大队日军士兵。

这重机枪的最大射程超过一千三百米以上，不过有效射程只有**百米，而此时日军部队到这里的距离差不多刚刚进入重机枪的射程范围内。

“哒哒哒哒”毛大友操作的机枪开始不断地喷射出火舌。由于距离太远，即便是一百多人在大街上集体快速前进。在毛大友的视线内差不多这只是一个大黑点而已，因此他扣着扳机不放。子弹像一阵阵弹雨泼过去。

正在大街上行军的日军士兵哪里想到距离这么远水塔的华军机枪手就开火了，这一阵弹雨泼来，短短几秒的时间日本士兵们顿时被打倒十几个人，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后立即一哄而散，全部躲道街边两侧屋檐下去了。

“八嘎，八嘎！”鬼冢捂着歪歪斜斜的军帽躲在屋檐下的廊柱后面看着街面上被打死了十几个士兵的尸体，又看看躲在街边屋檐下慌乱的士兵们顿时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

水塔上的机枪停了一会儿，这时又响起来，鬼冢对面屋檐下那一面还是暴漏在水塔机枪手的视线之内。一连串的子弹打在墙壁上，像一道快速移动的刀锋，躲在那边屋檐下的日军士兵顿时一个个被撂倒在地，鬼冢看的双眼欲裂，立即跳脚大叫：“八嘎，快跑过来，快过来！”

后方还没有被子弹扫到的日军士兵听了他的话立即反应过来，提着步枪快步穿过街道向这边屋檐下跑过来藏好，等枪声停下。再不见子弹射来，对面屋檐下又有二十多个日军士兵被打死打伤，这次比刚才造成的伤亡还大一倍，直接被打死的就有十八个。剩下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了。

“八嘎，八嘎！”鬼冢气得抽出指挥刀发疯似的向屋檐下的廊柱砍去，一连砍了几十刀刀才解气。真是出师不利啊。

然而这时从天空中传来一声尖啸声，鬼冢听得脸色一变。在华军对城外第三道防线发起攻击的时候，他是去做过支援的。后来上面见事不可为，才下令让最后仅剩的一百多人全部撤回了城内，而他就是那一百多人当中的一个，他是亲眼见过华军发射出那种能在天空发出这种声音的炮弹的，这种炮竟然能够打到障碍的背后。

“轰！”在鬼冢的脸色一连数变的时候，炮弹落地爆炸了，不过不是他这里爆炸，而是在另一队士兵穿过的街道上爆炸了，爆炸之后从那边街道传来一声声惊叫和惊恐的喊声。

这第一发炮弹只是试射而已，郝劲松也不知道试射的效果怎么样，爆炸之后转身抬头喊道：“效果怎么样？”

负责给他做观察的小肖在水塔上喊道：“班长，向右偏三十米，向前移四十米！”

小肖不是专业炮兵观测员，不懂专业术语，只能用这种方式向郝劲松通报炮击情况，但郝劲松却专门学习过，他听了小肖的话之后知道该如何调整炮击诸元。

“轰！”

“轰！”

“轰！”

郝劲松对自己的发射技术还是很自信的，这次他连续发射了三发炮弹，每一发炮弹都落在了日军士兵们中间，就这三发炮弹，最少带走了十五条人命，其他被弹片炸伤的还有十几个。

这一队日本兵尽管受了不小的损失，但是在鬼冢的副手的严厉命令下还是继续向前前进只不过这次他们没有再在街面上行走了，而是都躲到街边屋檐下。鬼冢的这次带的兵其实是机动部队，如果是其他分散在各房屋内的日军士兵不会这么整齐的一起行军，他们会从各个房屋点聚集在制定的位置。

看不到敌人了，郝劲松也不想浪费炮弹胡乱开炮，而水塔上机枪手毛大友也停止了射击，尽管水塔是这片城区的制高点，但是在这里也并非可以观察到这片城区的任何角落，还是有着许多视线盲点的。

几分钟以后，日本人分别抵达了左右两侧街道口，在军官的指挥下开始分别向这边进攻，日军士兵们端着步枪刚刚出现就被装甲车上的机枪手小莫和防御工事内的机枪手胡老三分别发现。

“日本人来了，给我打！”

“哒哒哒”这是胡老三的机枪声音。

“砰”“砰”“砰”这些是防御工事内另外两个士兵的步枪开枪声，还有一个是装甲车内一个士兵用步枪从射击孔向左边街道口出现的日军士兵开火声。

“嗵嗵嗵”装甲车车载机枪手小莫也开火了，这种独特的机枪声音实在是动人心魄。日本人前几次吃亏上当了不少，这次总算学乖了，不再一窝蜂地冲过来，而是每次出来五六个士兵，他们出现在两侧街道上之后就迅速找掩体一边射击一边向前继续找掩体后继续射击。

面对日军士兵这种情况，小莫和胡老三两人也立即转变开火方式，他们开始用点射模式开火，这样可以节省子弹，也可以提高命中率。

“嗵嗵嗵！”又是一连串子弹打过去之后，一根屋檐廊柱被这种大威力子弹打断了，屋檐上的瓦片太重，将一片屋檐压得倒下来，三个躲在那里的日军士兵被埋在了里面。

这一仗打起来之后一直打了两个小时，这其中日本人死伤不少，但是鬼冢显然不想回去被寺内寿一干死，他咬着牙顶着巨大的伤亡不断的命令士兵发起攻击，这两条街道的房屋已经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好多间房屋都倒塌。

中午日本人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两点又继续开始进攻，战斗到下午三点，郝劲松这边的胡老三和环形工事内的另外两个士兵都受了伤，但是伤不是很重，经过包扎之后还可以继续战斗，郝劲松将他们换下，让他们去两侧房屋内警戒，防止日本人穿墙而来，之前在房屋内警戒的四个士兵们被换来在工事内阻击日本人。

鬼冢是真没办法了，下午三点半，他不得不派人向寺内寿一请求战术指导，寺内寿一考虑之后派了一门七五山炮和几个炮兵过来帮他。

也不知道日本人是如何将这门山炮拉过来的，总之水塔上的毛大友等人就没有发现，当日本人将这门炮拖出来将炮口对准装甲车的时候，小莫惊出一声冷汗，立即将枪口对准那门山炮开火。

“当当当”子弹全部打在了山炮的防弹挡板上，却对后面的炮兵没有丝毫的伤害。

小莫急了立即喊道：“快退，快退”。

装甲车发动得很及时，刚刚退到房屋侧面，旁边防御工事内的郝劲松等五人也刚好撤出防御工事，一发炮弹从对面房屋屋檐下走廊里的日军山炮炮火发射出来。

“轰”的一声巨响，装甲车刚好退走，没有被击中，而被它挡着的防御工事却正好被击中，一时间砖石四分五裂，那枚炮弹不仅摧毁了防御工事，还一往无前将前面房屋的墙壁炸出来一个大窟窿。

“躲起来，躲起来防御！”郝劲松大喊着，然后将步枪背在背后，跑到迫击炮后面调整了一下炮击诸元，很快调试完成，他拿起一枚炮弹放进炮口，“嗵”的一声，炮口冒出一阵青烟。

紧接着就听到“轰”的一声爆炸，一个士兵向屋檐下伸出脑袋，发现屋檐尽头的日军山炮已经被炸翻，日军炮兵被炸得全部倒在地上，他立即喊道：“打中了，打中了！”

郝劲松一边继续放炮弹，一边喊，“装甲车开出去继续开火，其他人躲在装甲车后面向对面的街道口的日本人开火！”

防御工事刚才已经被日本人山炮摧毁了，现在只能用装甲车做掩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第581章撤离

原本日本人因为拖来一门山炮将装甲车吓跑，炮弹又摧毁了华军士兵的防御工事，这让鬼冢精神大振，他立即让士兵们从街边发起攻击，留着屋檐下这条通道给山炮，只要华军的装甲车敢出来，山炮就开炮。

大批日军士兵从街道上向这边冲过来，但是随后一声炮响，从房屋和面飞过来一枚炮弹在日军山炮旁边发生爆炸，炮弹巨大的威力直接将山炮掀翻，几个炮兵也糟了毒手趴在地上已经死去。

“八嘎，八嘎！该死的华国人！”鬼冢气得又要发狂了，好不容易上面派来这门山炮支援，眼看着就可以凭借它夺回水塔，可没想到华军竟然又发射这种曲射炮炮弹，鬼冢不是气别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有这种曲射炮，自己竟然忘记提醒炮兵们及时转移火炮。

这时鬼冢看着已经从街面上冲过去的大批自己的手下士兵，顿时脸色一白，立即从墙体后面冲出来大喊：“回来，快回来，快回来！”

日军士兵们听见后纷纷驻足，但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全部扭头看向鬼冢，这时装甲车从屋檐尽头的墙角出现了，小莫看见大批的日军端着步枪站在大街上，当即就扣动扳机开火了，这还有什么犹豫的？立即开火。

车载机枪瞬间发出恐怖的怒吼声，大量的弹壳从退壳口落下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但是这些响声全部被机枪的怒吼声和日军士兵们的惨叫声淹没。

站在后面看着前方街面上的士兵们不停的倒下，鬼冢的心里不停的颤抖，直叫完了、完了。这次彻底完了，五六十个日军士兵被一波狂暴的子弹全部撂倒在大街上。装甲车继续前进几米，小莫看见了街道口的戴着白手套抓着指挥刀的鬼冢。

“嗵嗵嗵”鬼冢感觉被撕碎了。身体被巨大的力量撕得四分五裂。

鬼冢死后，日本人如潮水般退走了，但却留下一百三十多具尸体，两百人来的，只回去六十多人。

此时天色不早了，郝劲松估计日本人也打累了，他不知道日本人在晚上会不会发动进攻，但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晚上是突袭的最佳时机。清点了弹药后，郝劲松发现每个人都差不多只有半个半个基数的弹药了，手榴弹倒是和迫击炮炮弹倒还不少，就是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不多了。

为此，郝劲松不得不安排两个人警戒，带着其他人一些人去扒日本人的尸体，尽管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枪威力不怎么样，但好在这些日本人尸体上还有一些弹药，如果他们自己的武器打得没子弹了。可以用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枪继续作战。

快要天黑的时候，郝劲松等人终于将两条街上所有日本人尸体上的弹药全部收集起来，另外各自挑了一杆比较新的三八式步枪背在背上。

天黑了，由于战争。这片街区也早就停电，水塔周围一片黑漆漆的，郝劲松在两条街道的街道口各自安排了一个士兵在暗处警戒。防止日本人摸过来，水塔上留下毛大友和另外一个士兵警戒。其他人躲在旁边一间房里吃东西、喝水。

这间屋里被点燃了一堆火，火堆上架着一个三脚架。一个铁壶被掉在三脚架上烧着水，郝劲松等人围在火堆边坐着，五个人手上各自拿着一根长长的铁棍，铁棍上各穿着一条咸鱼正烤着，这五条咸鱼是从这两条街到两边房屋内找到的，也许是房子的日本主人在离开之前忘记带走了，也许是东西太多，这些带不走，所以留下了。

五条咸鱼在火上烤着，郝劲松从这间屋里的厨房内找来一个油罐子，在每条咸鱼上都淋上一些食油，食油被烤热之后在咸鱼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很快烤鱼的香味散发出来，郝劲松和士兵们都没有吃过日本人的这种咸鱼，闻着这香味感觉很好吃的样子，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郝劲松看见众人这模样，忍不住笑骂：“瞧你们这熊样，从来没有吃过鱼吗？我擦！”

胡老三撇撇嘴道：“鱼肯定是吃过的，不过没吃过这种海里的鱼，而且是腌制过的，想不到烤了之后有这种香味！”

士兵们说说笑笑，过了十来分钟，几条鱼就烤好了，这每条鱼都有两三斤多，足够所有人吃了，郝劲松将所有烤好的咸鱼用刺刀切成一块一块分成十几分，每个人都有一份。

小肖刚想伸手去拿，胡老三一把打掉他的手怒斥：“干什么？等一下会死啊？这么急着吃，吃了赶着去投胎吗？先敬小卢！”

小卢是胡老三的供弹手，在水塔上给胡老三供弹时被左侧面房屋上日军士兵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他也是这个步兵班目前唯一阵亡的士兵，其他人虽说有好几个都受了伤，但毕竟命还在，而小卢却死了，按照华国的传统，死者为大，不论干什么，都要先敬死者，更何况小卢还是他们的战友。

郝劲松用一个小碟装了几块鱼放在桌子上，双手合十对桌子上小卢的士兵铭牌说道：“小卢啊，现在打仗，条件艰苦，只有这点咸鱼，你就将就着吃，等打完了仗，哥几个再好好敬你，不过得说好，你得保佑我们多杀敌人，子弹和炮弹躲着我们走！”说完之后又立正敬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军礼。

等了几分钟之后，郝劲松才让大家开始进食，咸鱼就着面糊，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呼啦呼啦的，一个个胃口都很好，尽管小卢的牺牲让郝劲松等人的心情极为沉重，但是这里每个人都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整好心情，必须尽量进食补充食物，谁也不知道晚上日本人会不会发动进攻。

吃完之后，郝劲松安排两个士兵去替换在两个街道口暗处警戒的士兵过来吃晚饭，又对胡老三道：“老胡，你个小肖两个去水塔上替换毛大友他们下来吃饭！其他人赶紧休息，谁他吗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起进攻，大家能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

“是！”

郝劲松对其他城区的情况不了解，但他相信己方这边今天的进攻应该要比两天前顺利很多，因为他在白天听到己方士兵的枪声距离这边越来越近，不过他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晚上十点左右，郝劲松睡醒了起来撒了一泡尿，提起裤子后前往两个街道口巡视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两个躲在街道口暗处的士兵也报告说没有发现异常。

从其中一个街道口返回的时候，他在街道上日军尸体中间走过，这时一条街道的远处悄悄地出现了好几门炮，而且都是大口径火炮，天黑漆漆的，水塔上的胡老三两人也没有发现这几门火炮。

这几门火炮被推到刚好可以进行自瞄炮击的距离上，一枚枚炮弹很快被推进炮膛内，一个日军军官将手往下一挥，四个炮口冒出一阵火光，四枚炮弹弹头射了出去，炮弹尾部拖出光曳。

“轰”“轰”“轰”“轰”连续四声炮响，郝劲松只感觉一阵晃动，抬头一看，水塔塔身声发出一道火光，另外三处在远方发出，有一枚炮弹击中了水塔塔身，他顿时明白过来，立即喊道：“敌袭，敌袭！胡老三，快下来快下来！”

刚开始是试射，第二轮炮击没那么快打过来，胡老三等两人完全有时间从水塔上下来，郝劲松喊完之后，又想士兵们睡觉的房屋喊道：“都从屋里出来，都出来，别躲在房屋里！”

这个时候躲在房屋里的危险性绝对要比在大街上大多得多，一旦炮弹落在房屋顶上爆炸，造成的破坏力可以席卷整间房屋，房屋也有可能被炸榻，到时候人没被炸死，而被活埋在地面就惨了。

毛大友等人纷纷端着枪从房屋里跑出来，郝劲松立即道：“快都躲在墙角处！装甲车开走，快开走，你的位置早就被日本人知道了，快找地方躲起来！”

这时日本人的第二轮炮击开始了，这次精准了许多，有两枚炮弹打在塔身上，水塔开始摇晃，大量的碎石从空中落下，郝劲松感觉水塔快要被打穿，也有可能会倒塌，到时候大量的水会从空中泼下来，没有水在这周围被大量水冲击下平安无事，现在必须转移，否则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当即大吼：“胡老三，胡老三，你他娘的死了没有？”

“来了来了”胡老三和小肖终于从水塔上下来了，不过他们俩现在极为狼狈，两人都扛着枪，胡老三身上缠着几圈弹链，两人身上都是灰尘，头顶上都有几个被碎石落下来打得肿起来几个包。

“快把在那边放哨的小梁叫上，大家一起转移到这边街口与小耿汇合，守住路口，周围的房屋，毛大友，你过来跟老子扛炮弹箱子！”郝劲松立即下达了命令，大家听到后马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

第582章准备汇合

只短短两分钟，众人都转移到了右边的街口，这里距离己方已经控制的区域更近一些，不久郝劲松和毛大友分别扛着迫击炮和弹药箱子跑了过来，不过在他们刚转移过来，水塔就倒塌了，大量的水从天而降，不过日本人的炮火还在肆虐，水塔周围被连续几轮炮击炸成了废墟，而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成了废墟的边缘地带，幸亏撤得够远，否则他们都会全部遭殃。

胡老三对郝劲松说道：“刚才我们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人炮兵阵地所在地，只是那时我们已经在下塔了，来不及给他们来两下子”。

“那他们在什么位置？”郝劲松急忙问道。

“那边六百米左右的街道口！”

“哦，在那里？”郝劲松闻言眼睛一亮，马上招呼道：“快，给我架炮，能不能干掉他们就看运气了，我们只打五发，不试射，打完后立马闪人！”

迫击炮很快架好，郝劲松调试了射击诸元后将五枚炮弹依次放进炮口射出去，之后马上招呼士兵们转移，六百里之外的街口传来五声爆炸，顿时火光冲天而起，应该是命中了，否则爆炸声不会这么响，火光也不会这么大，应该是那边日本人的炮弹发生了殉爆才会造成这种现象。

已经离开原地的郝劲松等人在街口另一边一排街边房子前停下，装甲车停在街边枪口对准面前的一排房子，郝劲松指挥士兵们将这一排房子进行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日军的踪迹。他们决定今晚就在这里过夜。

郝劲松和战士们将小卢的遗体安置在一间比较通风的房子里，等这仗打完之后就将遗体带回去送到师部后勤专门的遗体管理处。他们在条街道的两端各设置了一道警戒线。将警戒线处各安装了一枚手榴弹，只要有敌人悄悄摸过来必然会触动警戒线。同时会让手榴弹爆炸，这就是设置的诡雷，两端的警戒线不远处各安排两名士兵在暗中轮流值守，一个守上半夜，另一个守下半夜，一旦发现敌军闯过警戒线，两人要立即开火阻挡，其他人迅速过来增援。安排好警戒之后，没有值守任务的人立即开始休息。

此事班长郝劲松却没有入睡。他将装甲车的司机小吴叫过来，让他用装甲车上的无线通话器与上面进行联系，现在水塔已经被日本人用火炮轰塌了，他们控制水塔制高点的任务也结束了，下一步要怎么做，他们必须取得上面的命令。

通讯很快接通，那边说话的是装甲车营营长，郝劲松在说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要求与营长江斌取得联系，装甲营营长说让他等着。马上派人去叫江斌。

五分钟之后，通话器里传来江斌的声音：“我是江斌，请回话！”

郝劲松立即道：“营座，我是突击班班长郝劲松。水塔制高点已经被日本人用火炮自瞄的办法轰塌了，现在我们该怎们办？请长官下达新的命令！”

“不久前听到你们那边传来的声音，猜到了。你们班现在的情况如何？还有作战能力吗？日军伤亡情况如何？”

郝劲松道：“供弹手小卢阵亡了，另外还有四个人受伤。不过都还可以继续战斗，但是我们的弹药消耗严重。目前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都只有不到半个基数，手榴弹和迫击炮炮弹倒是还充足，另外我们收集了一些日军的子弹和枪械，应该可以支撑明天一天的时间！今天日军连续不断的向我们发起多次进攻，到目前为止，今天一天，日军应该最少损失三百五十人以上”。

通话器那头江斌沉默了几秒后又问：“今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在距离水塔西南方向的街区大约两百米左右！”

“好，今晚你们做好警戒，就呆在原地休息一晚，明天上午八点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一边前进一边清理沿途街道两侧房屋内隐藏的日军，我们的其他部队其实离你们不远了，明天上午距离你们最近的友军会向你们所在的方向移动，希望你们尽早的成功会师！沿途与日军作战时一定要注意我教你们的巷战战术和战斗注意事项，另外安排后断后人员，以免被日本人偷袭你们的后背”。

“明白，营座！”

通话结束后，郝劲松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松懈下来，这时却感到一股极度的疲倦，今天一天实在太累了，他太需要休息了。

一夜无事，郝劲松等人这一夜休息得很好，在水塔倒塌的地方，由于那里已经变成过了一片汪洋泽国，到处都是水，日本人也没敢确定郝劲松等人是死是活，晚上又是黑灯瞎火，因此日本人也晚上也没敢派人过来搜索。

第二天早上，郝劲松等等早早起来了，弟兄们分批吃完了早餐，战时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一些行军干粮和罐头，用旁边房屋里的厨房烧了一些热水，水是从装甲车装水的水桶里取的水，这是昨天从水塔里接的，当时想到日本人可能会对水塔下手，因此将这几桶水放在了装甲车准备随时撤离，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在面对水塔方向的街口处连续布置了三个诡雷之后，郝劲松等人才离开，前面一截路在昨天已经探明，两边的房屋也都做过相应的搜索，前面街口处还有两个战士在警戒，因此这一截路大家走得比较放心。

到了街口，郝劲松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现在距离八点还有半个小时，他将战士们聚拢在一起进行分组，为接下来对前方街区清理日军做准备。

“都过来了吗？”

胡老三说道：“只有小耿还在那边警戒，其他人都在这里了！”

郝劲松扫了一眼，确实只有小耿不在，其他人都在这里，他也不废话，直接说道：“好了，现在距离八点钟还有一点时间，出发之前我们进行一下具体的分组，分为三个组，装甲车一组为火力支援组，小梁和舒大水跟在装甲车后面，舒大水你的枪法准、视力好，你作为狙击手，负责寻

找和清理前方高处、远处可能存在的敌人。小梁，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断后！小莫，你的车载机枪负责为另外两组提供火力支援，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三人同时回答。

郝劲松继续道：“胡老三，你选五个人跟你一起，是为第一组，负责清理街道左边的房屋，一间间清理干净，任何一间也别放过，轻机枪归你们，另外五个人跟着我，是为第二组，我们清理街道右边的房屋，毛大友，你跟着我，你力气大，端着重机枪给我们提供火力支援。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位置稍微靠前十米左右，这两组的位置基本上保持在一条线上，任何一组都不要太突出向前，装甲车火力支援组稍微落后我们十米左右，一旦我们发现前面有敌人，你们马上提供火力支援。另外我再提醒一下，在作战时一定要按照我们昨天出发之前我传授给你们的战术和要点进行。还有，在投手榴弹之前一定要提醒同伴，以免误伤战友，在对一间房屋清理完毕，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之后要向同伴示意安全，说话和打手势都可以，具体的安排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众人闻言都摇摇头表示没有，班长的安排已经够仔细了。

郝劲松见大家都没有补充的，掏出怀表看了看，又收起怀表说道：“好，大家做一下准备，该喝水的喝水，要撒尿的去撒尿，要拉屎的赶紧去解决，待会打起来可不胡有时间给你拉屎撒尿，还有二十分钟时间！”

大家闻言一哄而散，有的直接跑到街边树下揭开裤子就浇水，还有人跑去旁边的房子里拉粑粑。

二十分钟后，西南方面已经传来枪声和爆炸声，看来友军部队已经开始向这边清理了，郝劲松集合队伍，喊道：“检查装备！”

战士们纷纷检查自己的武器弹药、刺刀和背包等物品，都没有发现问题，随后郝劲松将手一挥：“出发！”

队伍抵达街口转弯之后，立即分为三个部分了，胡老三带着五个人组成一组向街道左边而去，班长郝劲松带着另外五个人组成第二组向街道右边而去，装甲车转个弯向前移动，舒大水和小梁两人不幸跟在装甲车的后面，舒大水由于担任着狙击手的任务，所以他要时刻对前方两侧房屋顶上和其他高处进行观察。

郝劲松带着第二组战事来到街道右边第一间房子屋檐下背靠着墙，他对战士们道：“小耿和我，我们两个做侦查员和突击手，小林和小肖做第二梯队，负责掩护、接应和支援我们，毛大友在外面及时提供火力支援，小光，你负责断后和保护机枪手，都明白自己的岗位和任务了吗？”

众人点点头表示明白，郝劲松郑重地将手一挥：“开始行动！”

第583章巷战开始

行动开始之后，郝劲松和小耿两人最前面，其他人在和面背靠着墙壁慢慢移动，在经过窗户时，大家在郝劲松的示范下都慢慢低下脑袋从窗户底下穿过，前面就是一间房屋临街的大门了，大门紧闭着，郝劲松以极快的速度闪身过去背靠着墙站好，对对面的小耿打了一个手势。

小耿点点头，将半截身体向前凑了凑，观察门锁上的情况，门是锁着的，看来里面应该没有人，小耿对郝劲松摇了摇头，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对后面的队员打手势，检查一下后面的窗户，他自己又往前面走几步检查前面的窗户，两散窗户都是完好的，从里面栓上了，大门又上锁，说明里面没有人。郝劲松想了想向战士们打了一个手势，他还是决定进这间房搜查一遍。

小耿一脚大力踹开了大门，郝劲松立即从左边门口冲进左边门内，这个位置可以被小耿看见，即便里面有日军士兵并向他开枪打中了他，外面的小耿也可以通过他的中弹来判断日军士兵的位置。

郝劲松半蹲着以最快的速度将视线随着枪口扫了一眼屋内的情况，这是一间裁缝铺，墙壁边到处都挂着衣服，紧接着小耿端着步枪也冲了进来守在门口，郝劲松在他进来之后马上向旁边一间房门口冲过去，小耿又将枪口对准另外一侧的房屋门口，外面的小林和小肖这时冲了进来，两人端着步枪分别冲向两个房间门口，郝劲松对小肖点点头。小肖一脚将房门踹开，郝劲松立即端着步枪冲了进去。但他很快出声道：“安全！”

小肖松了一口气，另外一边小耿也出声道：“清理完毕。安全！”

一连清理了十几间房屋，郝劲松等人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踪迹，对面的胡老三那一组也差不多，不过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接下来的清理要转换方向，刚才这条街是向东南方向的，他们要向西南方向前进，所以接下来要转弯继续向西南。

开始转弯了，这是一条小巷子，小耿摘下头盔趴在地上将头探出去。但很快又缩了回来，郝劲松在墙脚将步枪放在地上，一只膝盖放在地上，另一只脚蹲着，准备随时将他拖回来，机枪手毛大友端着机枪站在旁边，他一只脚踏出去就可以向巷子里开火，也可以随时退回来。

小耿虽然只看了一眼，但还是观察到了巷子里的情况。他对郝劲松道：“这条巷子很深，看不到头，但是在一百米外是一条大街，十字路路口有一个日军防御工事。露出四个脑袋，应该有四个人，有一挺机枪！”

郝劲松听了之后扭头看了一眼胡老三那一组。第一组此时也已经将街对面的房屋清理完毕，正躲在装甲车后面看着他这边。他想了想对小肖道：“消息，你去跟装甲车说。开过来掉头后直接对十字路口的日军工事开火，枪法比较准的跟舒大水一起跟在装甲车后面解决掉防御工事内的几个日军士兵！”

“好！”小肖答应一声提着步枪向装甲车跑去。

装甲车很快开过来在巷子口转弯面向巷子里面，机枪开始向十字路口的日军防御工事开火，舒大水等人几个枪法好的从装甲车后面不时钻出来

开枪，不到一分钟，那十字路口的日军防御工事被解决了，不仅里面四个日军士兵被打死，就连防御工事也被子弹摧残得惨不忍睹。

郝劲松看着这条巷子却没有马上带人通过，这条巷子两侧都是围墙，围墙都有两米多高，如果全部通过，万一从两侧围墙上冒出无数日本人向他们开火怎么办？郝劲松安排舒大水和小梁两人分别爬上左右两侧的房顶侦查围墙内的情况，一方面可以抢占制高点，另一方面侦查两侧围墙内是否埋伏有日军。

两人爬上去进行一番侦查之后没有发现可疑情况，郝劲松马上安排装甲车在前面开路，他带着第二组跟在装甲车后面先行通过，胡老三带着第一组等在原地，等他的第一组和装甲车抵达十字路口之后，胡来三才带着剩下的人通过。

两组人马正准备穿过十字路口继续向对面巷子而去，不过这时一个响声从右边大街斜对面五十米外的传过来，一个房屋的一扇窗户动了，郝劲松立即决定将这条街清理干净，以免在经过之后背后被日本人偷袭。

还是分成两组，各负责一侧街边房屋，这次郝劲松这一组负责左边，也即是刚才发出声响的那个房屋那一边。

小梁和舒大水两人跑进路口的防御工事内，将几个沙袋重新码好，又检查了一下机枪，发现是完好的，两人当即将机枪对着郝劲松他们相反的方向，给他们断后，如果日本人从背后冲过来，他们可以用机枪阻击。

清理第三个房屋的时候，郝劲松发现了不对劲，这间房屋的门没有锁，门还是半虚掩着的，他抬头看了看门栓处，没有发现异常，抬头看向门上方，发现门上方竟然放着一个木桶，

此时对面的胡老三那一组已经传来枪声，显然是遇到了敌人，第二组所有人心中一紧，郝劲松定了定神，他对对面的小耿打个手势，然后用步枪枪管将门上方的木桶捅了一下，哐当一声，木桶掉在了屋内地上，但是门却没有动，之间一阵灰尘从门缝中传出来，闻着感觉有些像草木灰的气味，就听见屋内传来连续几声咳嗽声，果然藏有日本人！

郝劲松掏出一枚手榴弹将引线一拉，对面小耿当即一大脚将门踹开后迅速退回去，郝劲松立即将手榴弹丢了进去，众人马上紧靠着墙壁。

“轰”的一声巨响，爆炸刚过，郝劲松就端着步枪冲了进去，地面上躺着四个日军士兵，他感觉旁边房内闪出一人，他想也不想当即开枪将那人撂倒，并闪身到房间门口半蹲着用枪对着里面，小耿很快也冲了进来将枪口对准另外一边的房门口，小肖和小林从外面冲了进来。

此时屋内灰尘弥漫，视线有些看不清，都是那草木灰闹的，不过左右两侧的房间内却没有灰尘，郝劲松和小耿很快先后出声表示安全，四人又回过头来检查被手榴弹撂倒的四个日军士兵，其中两个当场被炸死，另外两个重伤被炸得重伤昏迷。

“小肖，解决他们！”郝劲松丢下一句话后端着步枪走了出去。小肖答应一声，从腰间抽出刺刀给躺地上的两个重伤日本兵每人一刀解决了他们。

“看来这一条街每栋房屋存在日军士兵的可能性很高，接下来清理时

别管什么情况，一律先往房屋内丢手榴弹，然后再冲进去，我们的手榴弹储备很充足，不用担心手榴弹不足，小光，跟第一组打个招呼，别节省手榴弹！”郝劲松吩咐道。

“明白！”小光答应一声，吹了一声口哨，引起那边的注意，然后打手势转达郝劲松的意思。

来到下一栋房子，郝劲松刚走进屋檐就发现这栋房子有一个地下窗临街，这时从地下窗伸出一根黑黝黝的枪管，显然这跟枪管的目标是对准对面第一组胡老三的人。

我擦！郝劲松立即双腿用力一蹬，整个身体扑过去，倒地时迅速用抓住那枪管向上一抬，关键时刻终于将枪口抬上一些，让这一枪打高了。

“吗的，你给出来！”郝劲松抓住枪管使劲往外拉，这一拉让窗内的日军士兵不由自主被拉出来一截，不过日军士兵抓住枪托好用力，而郝劲松不好用力，只拿出一截就被拉回去了，郝劲松立即打了个滚滚到对面。

“手榴弹！”郝劲松喘了一口气端着步枪转身对房屋的大门侦查去了，后面留给小耿，小耿听见后掏出一个手榴弹拉了引线后扔进了地下窗户内。

“轰！”一股气浪从地下窗户内冲出来，接着小耿等人纷纷越过地下窗跳过来。

在大门被郝劲松踹开之后，小耿又扔了一枚手榴弹进去，房屋大堂内传出猛烈的爆炸，郝劲松和小耿先后又冲了进去，紧接着小肖和小林。

“砰！”堂屋内两个日本兵躺在地上，但冲进来的郝劲松发现对面一间房门口露出一个脑袋，立即开了一枪，但是那日本兵及时缩回了脑袋，郝劲松一直用枪口对准房门口对方可能露头的位置，华军的步枪都不需要手动上膛，可以连续单发，躲在房内的日军士兵可能没有想到，因此在郝劲松开枪之后立即闪身出来准备开枪，郝劲松立即扣动扳机，在对方开枪之前打死了对方。

这时小耿也对另外一间房内的日军士兵连续互相对射了几枪，双方都没有奈何谁，毛大友冲进去对着那间房的墙壁打了一梭子子弹后就听见人体倒地的声音，小耿冲进去一看，里面果然躺着一个日军士兵。

第584章要重用

在日本的战事打得热火朝天，国内没有战事，但是国内也热火朝天，到处都是一副大生产的景象。此次世界大战打了将近两年了，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在开战之前储备的作战物资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耗尽了，因此各国对各种物资的需求特别巨大。

举个例子，现在已经是十一月，欧洲北方的气温开始下降了，冬季很快就要来临，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军队对过冬的衣物的需求非常急迫，特别是军队，需求量最大，老百姓家里基本上可能还有去年或者前年穿过的旧冬衣，但是军队没有，一切都必须采购新的，军队不仅对冬衣的需求，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毛毯、厚实的棉袜、毛皮帽子、暖和的皮靴以及保暖的**，这些都是各**队所急需的。

华国这两年利用此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发展民族工业，利用此次世界大战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亚洲和东方，华国当局组织商人们开办了许许多多的工厂和公司，特别是纺织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造纸业、船舶制造业、烟草、茶叶等。

尤其是轻工业方面发展最为迅猛，在清末时期，华国的纺织业受到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曾经大幅度萎缩，就连日本的纺织业也入侵过来，给华国的纺织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因为这次战争，在当局的扶持下，纺织业等轻工业将外国资本一举赶出了国内市场，很快将市场拓展到海外。例如很多企业还将茶叶、烟草等大量销往海外市场，在不少国家培养了不少烟民和茶叶忠实消费者。其中茶叶大有一举夺取咖啡在海外为主要饮品的势头。

不过萧震雷认为这还不够，国内的轻工业企业数量和规模还不够大。还必须大量发展，这两年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和精耕细作的原因。农产品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因此农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目前华国是不缺农产品原材料的，在保证国内需求和一切必要的储备之外，很多还出口远销海外。

萧震雷在一次工农业工作会议上说："经过调查和研究，我认为我们放弃了农业产品的很多再开发利用价值，仅仅靠出口农产品原材料赚不了多少钱，而利润都让外国人赚走了，甚至外国从我们这里买走原材料之后制造成其他的商品反过来赚我们的钱！"

农业总长问道："大总统。这怎么说？"

"很简单，举个例子，现在大米的市场零售价大约在两毛六分钱，如果大批量采购估计只有一毛**分的样子，但是我如果把大米加工成米粉、米线、河粉等，每斤的价格就可以卖到四毛钱的钱样子，开加工厂采购原材料肯定是大批量采购的，那么原材料采购价一斤在一毛八，米粉四毛。这中间差价是多少？两毛二，这是毛利润，如果除去人工、机器磨损、杂七杂八的开支，纯利润在一毛五左右。这个钱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赚，为什么要让给外国去赚呢？说不定人家从我们这里买回去大米，然后加工成米粉、米线、河粉、锅盔、再将这些东西卖给我们的百姓。从我们这里赚

钱。这还只是大米，还有其他的原材料。同样可以加工成包装袋食品，例如面粉。我们为什么不能加工成干面条、烤馒头、饼干，在这些食品中加入其他味道，让它们更加美味呢？只要味道好，好吃又方面，就不怕没有人买！”

萧震雷的这番话，让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专家和学者们听了之后立刻茅塞顿开，如同在他们的心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些官员、专家和学者们都是聪明之人，都能够举一反三。

看到这些人的反应，萧震雷也知道这次工作会议没有白开，实际上华国人并不是不聪明，并不是比外国蠢，而是很长时间的思想禁锢让华国人无法在短时间内打开思路和开阔视野，但是只要有人解开这道思想禁锢，就如同初始宇宙发生大爆炸一样，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次会议带来的效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华国又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许许多多的大小加工厂，各种各种各样的加工厂都有，不仅有食品内加工厂，还有其他轻工业产品加工厂，产品多得数都数不清。

会议结束之后，萧震雷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杨度过来报告：“大总统，总参谋部送来战情通报，还有一份特别报告”。

“哦，说说看！”萧震雷说着放下钢笔靠在了椅背上。

“好的！”杨度答应一声，打开文件夹说道：“我军在日本九州岛的战事进展基本顺利，南方第46师已经拿下宫崎，第52师已经在宫崎登陆，并向西北方向前进，46师略作休整之后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动。北方朱培德的45师在福冈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被阻挡在了福冈，目前正在与日军第22师团争夺福冈的控制前，不过从昨天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军已经找到了突破福冈的战术”。

萧震雷闻言道：“日军第22师团师团长是谁？”

“是大庭二郎，此人在福冈城内部署了重兵，并利用他们熟悉该城市的地形与我军捉迷藏，刚开始一天，我们没料到大庭二郎会给我军来这一招，因此朱培德的部队吃了一点亏，不过这几天他们找到了办法对付日本人，昨天的进展就很不错”。

“哦？”萧震雷有些意外，对于大庭二郎，他不熟悉，甚至以前和前世都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大名，他起身道：“朱培德的45师到底遭遇到了什么麻烦？难不成大庭二郎在福冈城内与45师打巷战？”

这次轮到杨度吃惊了，他没想到萧震雷整天坐在办公室内，竟然知道巷战这个军事术语，要知道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还是手上这份报告上看到的，他惊讶道：“大总统如何得知？还知道巷战这个词？”

萧震雷笑道：“这有什么？巷战又不是现代战争才有，古代就有巷战了！好了，说说具体情况吧！朱培尔他们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应对？”

“大庭二郎将福冈城划分为若干区域，并在这些地方分别部署兵力，那些日本兵藏在每一间房屋内，只要有我军士兵经过，他们就在暗处向我军士兵开枪射击，刚开始我军一个营在进福冈城内的时候就集体遭到了埋伏，日本人从街道两侧的各间房屋内伸出枪管向我军士兵开枪射击，虽然我军训练有素，在伤亡极大的情况下稳住了阵脚，最后成功歼灭了该城区

的日军部队，并且占领了该城区，但是在清点损失的时候发现伤亡过半，这个伤亡数字是以前没有过的，即便是攻打福冈城外三道防线，总共也没有这么大的伤亡！”

“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朱培德命令部队停止继续向其他城区前进，并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受到伏击的那个营长江斌在经过这次失败之后研究出了一套打巷战的战术，朱培德听了他的战术后力排众议再次将进攻福冈城区的任务交给他，并重新调拨兵力给他指挥，战斗从昨天上午重新打响，这两天紧张不错，这是江营长的巷战战术，他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专门写了下来，总参也给大总统送来过来一份”。

萧震雷立即道：“拿给我看看！”

杨度递上来，萧震雷接过翻看起来，他一边看一边说好，花了几分钟看完，这一过程中他连续过了三个好，江斌在这份报告的最后说巷战战术的运用也应该与其他战术一样，存乎一心，要根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而不能生搬硬套，他还说对于日本的城市城区的争夺，如果日本人要打巷战，我军完全可以不跟他们打，因为日本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制结构，很容易着火，我军进城之后只需要在上风口放几把火，在风力的作用下，城区内房子很快就会烧起来，日军士兵如果不想被烧死必然会从躲藏处跑出来，日本人想要打巷战的企图就会破灭，或者我军直接派空军轰炸机对日本人想要打巷战的城市丢下几个燃烧弹，日军的企图也同样会破产。

看完这份报告之后，萧震雷觉得这个江斌是个人才，尽管他在第一次率部进城时遭到了日军的埋伏损失很大，但是他却在这次失败中想到这一套巷战战术，实在了不起，而且他建议不要与日本人打巷战，直接放火的建议也很重要，因为没有那个必要，放火要比与日本人打巷战争夺城市简单得多。

“这江斌是个人才啊！”萧震雷叹道，将报告还给杨度后说道：“以我的名义向总参提议，对这个江斌要好好使用。人才是国家一切的基础，没有人才，国家就发展不起来，我们要培养人才、要珍惜人才、要善待人才，要给他们足够发挥的舞台，让他们展现自己的才华，实际自己的人生价值！”

杨度鞠躬道：“大总统胸襟宽阔如浩瀚星空宇宙，杨某佩服之至！”

第585章进攻受阻

萧震雷又道："这份关于巷战进攻战术的运用的报告，我认为可以让相关参谋人员进行润色之后下发到各级军官，让他们都学习学习，以后我们要与敌人打巷战的时候很多，可不仅仅只是打日本人，让军官和士兵们多学点有好处，把我意见向总参谋部提一提！另外，让总参派个人过去告诉江斌，如果我军是城市防守方，敌军对我军防守的城市发动进攻，我军防守的城市内大部分都是砖木建构，甚至是全是石制、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完全可以与敌人打巷战，问他是否对巷战防守战术有过研究，我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研究出一整套城市巷战防守战术！"

杨度答应道："是，大总统！"

福冈。

-≌，▼anshub▲a.大庭二郎想要与华军打巷战，虽然刚开始第一天让华军有一些损失，但是华军很快发现了日军在巷战中的弱点，第一，日军弹药不足，这是最致命的；第二，房屋结构不利于防守方打巷战；第三，日军对巷战也没有什么研究，大庭二郎也是临时起意，因此没有足够的准备，日本人想要在城中找一些建筑结构结实的大楼作为碉堡都找不到，只有福冈政府大楼修建得还算结实，是用砖石结构修建而成，日本人在这栋楼房内部署了一个中队的兵力防守，这位置扼守着通往日军司令部的通道，只有拿下它才能向日军司令部前进。而且它对周围好几条街区都可以起到威慑作用，现在这栋四层的大楼成了阻挡华军向日军司令部前进的障碍。

在城外的华军指挥部，朱培德正在陪着徐绍桢说话。徐绍桢和他的司令部是今天上午抵达这里的。

徐绍桢对朱培德说道："你手下那个叫江斌的营长写的那份关于城市巷战进攻战术的报告我也看了，我还送给总参谋部以及大总统看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巷战进攻战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多方面都考虑到了。江斌在最后说他不建议与日本人打城市巷战，因为在这里没有必要，只需放几把火，或派轰炸机投几颗燃烧弹就完事了，我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很是省事，而你为什么坚持要与大庭二郎打这场巷战呢？"

徐绍桢是老将，军中资历太深，朱培德显得极为恭敬。他欠身道："长官，我当然也是看过江斌写的那些战术归纳的，而且还是最先看的，他的建议我也知道，而我依然坚持要与大庭二郎打这场巷战，原因有几个：第一，我军还没有打巷战的经验，而日本人的城市房屋不利于他们打巷战，这对于我们要容易得多。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训练我军巷战战术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在这场巷战中试试将我们现有的武器如何使用搭配才能在巷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经过这两天的巷战，我们通过总结得住一些结论。轻机枪、手榴弹和装甲车在巷战中配合使用作用很大，如果可以把装甲车换成坦克的话，我认为这个组合在城市巷战中的攻坚能力更大。

第二。我认为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对我们的士兵在城市巷战中的基本战斗技巧进行训练，以班组为基本作战单位中的每一个士兵之间的互相配合

极为重要。配合娴熟的班组在战斗中伤亡率较小，杀敌较多。反之则伤亡较大，杀敌较少。而且我们还发现，如果能够给每个班的战士配备两支特种部队使用的那种自动步枪和山地部队的火焰喷射器，我相信班组作战单位在巷战中的作战能力将大幅度提升，不过上面肯定不会同意给普通军队配备那么先进的武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如果每个班组中有一两名神枪手，对敌人的杀伤力和威慑力要大得多，他可以在远距离对敌军进行杀伤，可以击杀敌人的指挥官，可以击毙对方的炮手和机枪手，消灭敌人的重火力，如果对方也有神枪手，还可以对敌人的神枪手进行压制！所以这场巷战对我们师的意义很重大，希望长官能够支持我们师！”

徐绍桢听了朱培德的话后沉吟片刻便道：“好吧，你们师就暂时留在这里与大庭二郎打巷战，88师明天就可以抵达，到时候88师直接绕过福冈向佐世保进军，你们师必须派出兵力对福冈城内的日军进行包围，防止大庭二郎派出一部分兵力袭击88的后背！”

朱培德大喜，起身立正道：“是，多谢长官支持！”

城区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昨天开始，日本人已经在夜里向华军白天的占领区发动反击，不过华军早就又准备，一旦占领某个区域就会立即布防，以防止日军出动大规模兵力强行抢回，因此每次日军发动反击，但是每次都被打回去，半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华军的优势是武器要比日军先进，单位时间内的火力输出大，虽然每次进攻的人数只有一个班，但是每个班基本上都有一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迫击炮，有的还有两个掷弹筒，另外每个士兵还配备五个手雷，这种装备比二战时期的美军都要阔气得多。

在距离日军占据的福冈县大楼不到两百米的地方一间房子里，排长王大海召集手下班长们开会，徐志松也赫然在列。徐志松的班在攻打城外日军防线中损失了三个，还有几个受伤，重伤员已经被送回国内医治和疗养，两个轻伤员的伤基本没有什么大碍，上面又给他的班补充满员了。

排长王大海说道：“前面一百四十米处的福冈县大楼，有四层高，差不多是这城里最坚固的建筑，采用砖石结构，用水泥做粘合剂，非常坚固，二排三排之前已经对它发起过进攻，但是都失败了，而且损失都不小，75山炮基本上拿它没办法，而且日本人在一楼还部署了两门山炮，炮口压得很低，可以对近几百米内的目标自瞄炮击，诸位可以看到，面对那大楼的大街上一辆损毁的装甲车就是被日本人的75山炮击毁的，所以想用装甲车做为移动掩体基本上不可能了！”

“在它的前面是一个长宽超过一百米的广场，在它的楼下，日本人挖了一条战壕，上面堆了沙袋和泥土做掩体，具体的人数大约有一个小队，它的左右两侧是两条大街，无论从那边进攻，都会在它的火力打击之下，大楼前面战壕内的日军如果抵挡不住，他们可以退往后面的大楼一楼内继续抵抗，而我军就算占领了战壕，也不能将它当做战壕使用，因为它很浅，背墙只有不到五十公分，跳入后身体完全暴露在一楼日军的火力打击之下，而且楼上的日军还可以对我们射击！”

“在它的二楼、三楼和四楼，各分别有两挺重机枪，火力堪称强大，

而且在它的大楼内还有几个枪法很好的日本兵，已经将我们九个士兵爆头了，具体数目应该不少于三个，暂时还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位置”。

“广场的中间有一条马路将广场一分为二，这条马路还将这两条将县大楼夹在中间的马路分开，以北的城区已经被我军占领，以南的城区还被日军控制，两侧到底还有多少日军，我们还不太清楚！在二排三排先后败下阵来之后，连长将拿下它的人物交给了我们排，现在说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拿下它？”

几个班长听了排长王大海的话之后都开动脑筋起来，其中一班班长捏着下巴道：“从正面进攻确实危险性极大，这个广场长度超过一百米，这百米的距离没有任何着掩体可以借用藏身，而且对方至少有六挺重机枪，所以从正面进攻几乎就是找死的行为！”

二班班长说道：“如果要从两侧进攻，就先要清除掉这条马路以南街区的日军，就算展开行动，也必须要从这两条马路上进行，我军还是会暴露在对方正面的侧射火力之下，日本这就向一个三角形的防御体系，主要防御力量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也就是这栋县大楼，两侧是副防御，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掩护，如果我们进攻任何一方，我们都要遭到三方火力打击！”

排长点头道：“是啊，这就是日本人的厉害之处！”

这时徐志松说道：“我认为日本人这次的布防最厉害不是这个，而是对面县大楼一楼那两门火炮，如果能够办法把它们敲掉，我们就可以借用装甲车这个移动堡垒进攻了！另外我觉得我们和日本人都忽略了一点，进攻战斗并非只能在室外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一班长翻了翻白眼道：“老徐，你说话也不嫌腰疼，我们当然知道那两门火炮力量，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摧毁它们呢？日本人把它藏在一楼，前面还有士兵守在战壕里，二排和三排都已经打过一次了，难道他们没想过要搞掉那两门炮吗？肯定是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还有，你说我们和日本人都忽略了一点，战斗并非只能在室外进行，是什么意思？”（未完待续。。。）

第586章做炸药包

排长王大海也说道：“嗯，徐班长，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如果有就说出来，只要能攻下这栋楼，我保证给你请功，难道你还担心我隐瞒你的功劳不报？”

徐志松闻言笑着摆手道：“排座你多心了，我绝队没这个意思！”

“行了，你他吗少给我来这一套，别叫什么排座，听着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营长级别以上还可以叫什么座，听着威风，我他吗这一个芝麻小官，你也叫什么座，你这不是恶心老子吗？赶紧的，有主意就拿出来！”

徐志松见王大海有点炸毛的趋势，颇为尴尬得摸了摸脑袋，连忙道：“是这样的，倒是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敲掉日本人的两门炮，不过这个办法要晚上才能进行，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妨碍我们白天的进攻。我先说说如何敲掉这两门炮，既然日本人可以在一楼藏两门炮，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晚上偷偷地拖两门炮在这里藏起来？今天晚上就动手，明天天一亮，等我们能够看见敌人的火炮的时候就以炮对跑，在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之前用两门炮分别敲掉他们，而且必须一炮就命中，不过这自瞄火炮，只要瞄的准，基本上也不需要发射第二枚炮弹！这是第二步，今天晚上进行，在此之前，我们先进行第一步！”

王大海和一班二班班长互相看了一眼，三人都眼睛一亮，认为这个办法确实可以，白天肯定不行，白天会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看见后肯定会用火炮招呼，因为要将火炮拖过来必须要走两侧的大街。两侧大街都在日本人的视线之内。

王大海肯定道：“不错，这个办法好。这是第二部，那么第一步呢？你说可以先进行第一步，如何进行？”

“向两侧进攻！”徐志松点了点地图上广场的两侧，“一排二排他们进攻是沿着这侧面两条大街进行的，这都处于日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我们为什么要沿着侧面这两条街道进攻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两个位置穿墙而过呢？如果在这两个位置穿墙，我军就只要面对这一面的日军，不会暴露在另外两面日军火力之下，我们在这两个点进攻。这两面临街，有窗户和门脸，我们可以先以火力压制，然后攻进去，占领这两个街角房屋！占领之后我们不能走到这两条街道上，而是直接穿墙，占领一间房屋就穿墙进攻下一间房屋，战斗始终在房屋内进行。一直往前，直到我们攻占了县大楼两侧的房屋。那么形势就完全发生了变化，轮到我们三面向日本人进攻了，如果我们敲掉了日本人那两门炮，这仗就好打了！”

“穿墙。穿墙！”排长王大海连续念了两声，突然一拍大腿，叫道：“妙。妙啊，这个办法好！我他吗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说徐志松。你他娘的竟然有这么好的办法却不早点说出来，害得我们差点想破了脑袋！”

徐志松苦笑：“我也是刚刚想出来的。排长你这也怪我？”

“算了！”王大海一排徐志松的肩膀笑道：“不管怎么说这个点子是你想出来的，如果真能拿下县大楼，这个功劳绝对少不了你的！好了，办法

既然有了，那么我们就来分配任务，一班，上次攻打城外防线时你们班伤亡较大，现在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新补充的，实战经验不足，你们守在这里，等今晚拖来火炮敲掉日本人的两门火炮，明天早上再配合装甲车从正面发起进攻！”

“这”一班长想要开口争取，但看到排长王大海那副模样，顿时熄了争取的想法，命令既然已经下达了，想要再改回去基本上不可能。他只能答应：“是！”

王大海又道：“二班进攻左侧日军占领的房屋，三班进攻右侧日军占领的房屋，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一个小时后之后准时发起攻击，有没有问题？”

“排长等等！”徐志松连忙举手说道：“穿墙必须要将墙体炸穿，日本人的房屋主体墙还是砖木结构的，我们穿透的是侧面墙，肯定是砖头砌成，穿透它必须要用炸药，手榴弹炸人还可以，炸墙的话，威力就小了些，所以要必须要搞来足够数量的炸药包，而且要针对这种墙体调配出适量的炸药量，能保证一炸一个大洞，但又不会把墙体炸榻把我们自己给埋了”。

排长王大海闻言皱了皱眉头，说道：“这么多说来还要花时间准备炸药包？行吧，我去找上面想办法，你们全部原地待命！”

“是！”

王大海还是有点本事的，不到一个小时就弄来了炸药和装药量，他组织几个士兵用独轮车推了两车火药回来，同时还有做炸药包的原材料。

东西弄过来之后，他将全排所有人召集起来，说道：“好，现在给大家一个任务，做炸药包，两个人称重量，其他人负责用材料将炸药包起来，然后用绳索捆好。注意，引线一定要够长，炸药包要做得密封，这很重要，如果不密封，那炸药的威力就会打折扣，这是我请来的爆破专家，王兄弟，他会教你们做炸药包，并把关检查你们做的炸药包，他说合格了才算数！”

站在旁边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点头微笑道：“大家好，我叫王思齐，请多多指教！”

王大海哈哈一笑：“兄弟太客气了，你不用跟他们这些老粗客气！”

王大海这话让几个班长颇为不服气，都在心里想，说我们是老粗，就好像你不是老粗一样？

在王思齐的指点下，全排四十多人在一个小时内做成了一百个炸药包，经过王思齐的检查后只有几个不合格，但很快返工达到了要求。

当一切都做好准备后，王大海对所有人说道：“好了，马上要出发了，我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在开始行动之前，王兄弟还有一些要向你们交代的话说，大家欢迎！”

掌声过后，王思齐说道：“只要炸药包做的合格，按照这个装药量的话，刚好可以炸出一个供人通过的椭圆形窟窿，它是定向爆破的，如果墙体后面距离五米之内有人，在爆炸时都会被受到很严重的爆炸冲击，受伤都是轻的，严重的会直接被炸死，在你们这一侧，所以你们在引爆的时

候，其他人一定要躲好，尽管它是对另一侧定向爆破的，但你们也不能站在它的正面，以免被爆炸的余波冲击到，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王大海在旁边吼道：“都记住了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弄不好把自己给炸死了，那真叫倒霉了！”

所有人大声回答：“记住了！”

“出发！”王大海大手一挥，二班三班两个班分别在各自班长的带领下出去了。

徐志松很快带着队伍来到了右侧进攻地点旁的西侧房屋内，这间房屋在街角，两边都临街，因此它的两面都有门面和窗户，现在徐志松等人就蹲在面对马路对面日本人占据的房屋窗户下，这间房屋原本是有一个友军班驻防的，看到徐志松带人来了，驻防在这里的班长程科上前跟徐志松打了一个招呼：“徐兄弟，我是程科，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

徐志松连忙道：“那就多谢了，等会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对日本人进行火力压制！”

“没问题！”程科答应。

这个原本在这里驻防的步兵班，因为要防止这里又被日本人反扑夺回去，所以配备的火力很强大，有两挺机枪，手榴弹也特别多，徐志松请他们帮忙提供火力压制，绝对是明智之举。

现在对面的日本人为了防御华军进攻，早就将那面对这边的店铺门和窗户全部关闭了，而且还用木板进行了加固封死，徐志松估计在店铺内日本人肯定用柜子或货架之内的重东西堵在后面，防止华军从侧面冲进去，但是它的二楼却有玻璃窗户，而且还架了机枪，可以对这边进行射击，如果贸然通过马路，一旦被对面二楼的日军机枪手发现，通过马路的人肯定会被机枪扫射而死，所以在通过马路之前，必须要用强大的火力对对方进行火力压制。

实际上中间这条马路并不是很宽，马路两侧的房子距离只有不到三十米，冲过去只需要几秒钟，站在二楼的窗户边都可以看见对方机枪的枪管，却看不到对方的机枪手，因为对方的窗户是从下往上撑起来的百叶窗，而不是向两边开的，对方可以很清楚看见下面的马路上的情景，只有将窗户完全向上撑起才能看到这边的情况，但也会暴露对方自己。

“我们曾经向那扇窗户打过一梭子子弹，但传来的是叮叮当当的响声，我们怀疑日本人肯定是在百叶窗内侧加装了钢板，就算再怎么开枪，子弹也穿不透钢板打中对方的机枪手，我估计另一侧也是一样”程科如实说道。

第587章穿墙进攻战术

徐志松想了想找来一个战士吩咐道：“你去跟排长说，可以利用烟雾做为掩护通过马路，我想排长肯定会明白我的意思，他转告二班长的！”

“是，班长！”

不久，去报信的战士回来了，并带来了排长的口信，让他的三班和二排在二十分钟后一起发起攻击。

上午十点，进攻的时间到了，徐志松先让人找来几根长竹竿，在竹竿的一端绑上铁钩，然后众人一起将几根竹竿伸过马路将马路中间一长排钉死在路上的拒马拉倒，这是日本人设置的防止华军冲过马路的拒马，想要翻过拒马，必然会受到对面二楼机枪手的火力打击。

为了防止他们拉倒拒马的期间，日本人从面对广场那一侧的门口出来对他们开火，徐志松拜托了程科带着其手下士兵们替他们进行掩护。

门窗悄悄地被打开了，徐志松打了一个手势，战士们三个一组伸出一根竹竿过去将铁钩钩在齐人高的拒马上，当几根竹竿伸过去的时候，对面二楼的日军机枪手看到了，当即叽里呱啦大叫起来。

听声音，日本人显然有些慌乱，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华军会想这种办法去拉倒拒马，如果挡在路中间的拒马被拉开，那么华军想要冲过去就会少一道障碍。

日本人的反应很快，当徐志松等人正在伸出竹竿拉拒马的时候，几个日本兵从面对广场的一侧冲出来并准备向暴露在窗户边和门边的徐志松等人开枪，但是徐志松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程科的班两挺机枪早就对准了拐角处。当几个日本兵一现身，两挺机枪瞬间就开火了。

“哒哒哒”

“哒哒哒”

两个机枪手的点射技术非常到位。连续几个点射，刚刚冒出拐角的三个日本兵就被打死了。尸体躺在拐角处。

尽管干掉了三个日本兵，可徐志松等人正在干的活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十几个人用几根竹竿拉了好几分钟都没有将路中间的拒马拉动。

程科在徐志松旁边说道：“日本人应该是将拒马钉死在了马路上，这样拉是拉不动的，除非派人过去把钉子拔掉！”

徐志松摸着下巴思索了片刻，立即道：“没关系，咱们直接用放烟，先遮住日本人的眼睛，然后我们再派人过去挪开拒马。那个谁，你去找一些发烟的东西和几把钳子过来！”

一床破棉被被翻出来了，徐志松用刺刀将它割成多片，分别用打火机点燃了丢到对面墙脚下，棉被这东西很容易着火，因为它里面有棉花，但是由于它长期在室内，如果不经常晒会容易上潮，特别是包裹棉花的被单。点燃之后被单因为有些潮湿而烧不起了，却能够产生大量的烟雾。

那些被分割成很多块的棉被在点燃之后被丢在对面墙脚下很快冒起滚滚浓烟，这让二楼的日军机枪手又哇哇大叫起来，很快就听见对面传来另外一个人发出的吼声：“八嘎”。

后面的话。徐志松等人听不懂，但紧接着他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因为对面二楼的日军机枪手开火了。原来那人是命令日军机枪手开枪。

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冲出去，冲出去就会被乱枪打死。徐志松出声道：“都给我稳住，任何人都不要动。等候命令！”

从对面窗户口射出来的子弹将马路地面打得很多弹孔以及很多小坑坑洼洼，无数碎石碎屑乱飞，此时冲过去就算命大没有被子弹击中，也会被那些乱飞的碎石碎屑击中而受伤。

日军机枪手不可能一直开枪不停，估计已经打完了一条弹链，枪声停止了！徐志松当即将手一挥，几个战士拿着钳子跑到马路中间蹲下，迅速将钉子取出，这个过程只有不到半分钟，拒马被挪开了，但是烟雾很快弥漫过来，一个士兵举着一根竹竿向对面冲过去，竹竿的顶端绑了两颗手榴弹，快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停下，一个士兵将竹竿顶端手榴弹的引线拉掉，手榴弹立即冒出嗤嗤的声音，那战士立即凭借记忆将竹竿举着伸进二楼窗户内。

“轰隆”一声巨响，竹竿顶端的手榴弹在二楼窗户口爆炸了，就连弥漫在二楼的烟雾也一时间被被炸散，爆炸过后，二楼的日军机枪被摧毁，机枪手估计也被炸得尸骨无存，这时二楼里面还传来惨叫声，看来另外还有日本兵被炸伤，另外还有一楼日本人的大声呼喝声。

“上！”徐志松当即端着步枪冲过去，战士们纷纷端着枪越过门窗冲向马路对面的墙壁下，几个战死将正在冒烟的破棉被捡起来丢得远远的，此时已经不需要烟雾了。

烟雾很快消散，一个战士将一个炸药包固定在门板上，在徐志松的点头示意下拉掉了引线，引信很快燃烧起来，众战士们纷纷蹲在墙壁下。

“轰”引信烧尽之后，炸药包爆炸了，不愧是定向爆炸，巨大的爆破力量将门板炸出一个齐人高的椭圆形窟窿，无数木屑碎片被炸得在室内到处乱飞，店铺内传来好几个人的惨叫声，看来是被木屑碎片飞溅伤到了。

外面两个战士在爆炸刚刚过后，各自掏出一枚手榴弹拉燃引线之后迅速跑到椭圆形洞口分别将手榴弹扔向洞内的左右两侧。

“轰”

“轰”

连续两声巨大爆炸力量再次将店铺内一切都肆虐了一遍，徐志松喊道：“上！”

两个战士端着步枪在爆炸刚刚结束就一前一后冲了进去，室内很快传来了两声枪响，一个日军士兵从二楼楼梯处滚了下来，但徐志松端着步枪进入店铺内的时候，店铺一楼躺着六具日军尸体，其中一具是从二楼下来时刚好被冲进来的战士看见后开枪打死。

六具尸体已经检查过了，看军衔，其中有一个是日军班长，其他是战士，如果这里有一个日军班驻守，算上外面三具尸体，这里一共有九具尸体，现在一个日军班人数有14人，也就是说二楼应该还有五个，不过还活着的应该没有五个了，毕竟那两颗伸入二楼窗口爆炸的手榴弹没有白白浪费，肯定有人在爆炸中炸死。

徐志松连续打了几个手势，四个士兵守住面对广场的店铺门，防止隔壁的日军从正面打进来，其他人都分散在店铺各个角落，两个士兵其中一个蹲着不轻半蹲在楼梯下向上秒钟，另一个叫葛川的战士在楼梯口端着步枪瞄准楼梯上方倒退着上楼，这样随时可以向现身的日本兵开枪。

楼梯是木制的，这一点在这个时候体现出非常不好，它被踩之后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也提示楼上的日本兵，下面有华军士兵上来了！

战士葛川一边盯着楼梯上面，一边退上楼梯，他额头上隐隐冒出汗珠，下面另外一个士兵也跟在上来了。葛川退到楼梯转外处停了下来，在他的掩护下，下面另外一个士兵立即冲到楼梯拐弯处的另一侧对准楼梯上面。

这时葛川掏出一枚手榴弹向旁边的同伴示意，在对方明白意思后，葛川拉燃了引线等了几秒后将将手榴弹扔到了二楼。

“轰！”整间店铺在这次爆炸下颤抖不止，楼上掉下来大量的灰尘，二楼木质地板都被炸出来一个大窟窿，幸亏一楼战士们都躲在各个角落里，没有被炸伤。

在爆炸过后，另外一个战士迅速冲上楼，冲上去之后立即在地板上打了一个滚，这个滚让他的身体滚进了二楼房间内，“砰，砰”他向两个躺在地上还在挪动的日军士兵连续来了两枪。

葛川也已经端着步枪冲了上来，他用枪口对准地上的日军尸体，然后开始检查，另外那名战士替他掩护，很快葛川检查完毕，对楼下喊道：“清理完毕，楼上五具尸体！”

听到这个声音，楼下的徐志松等人暗暗松了一个口气，总算出师比较顺利，徐志松将手下每个人都检查了一遍，没有人手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换四个人去门口警戒，都躲好了，别他吗躲在门板后面，那破木板子可顶不住日本人的机枪扫射！”徐志松看见有人站在门板后面立即骂了起来，并组织换人警戒。

在巷战当中，为了尽量不让士兵们产生作战疲劳感和厌倦感，班长或组长一定要每隔一定时间将士兵们的职司调换一下，以维持新鲜和刺激感，举个例子，如果同一个士兵长时间当任前锋突击手，神经在高度紧张之下很容易产生麻木感，甚至反应迟钝，这对于作战是非常不利的，而长时间在后面警戒的士兵的神经会容易松懈，指挥官要经常给战士们调换职司，以维持作战单位的最佳作战状态。

在士兵们休息的这几分钟时间里，徐志松一直在研究这侧面墙，这面墙将这间店铺与隔壁店铺隔离开来，他贴在耳朵上听着隔壁的动静。

这时一个在门边警戒的士兵突然向店铺门板开火了，“砰、砰”的一声响，门板上出现两个弹孔，从弹孔外照射来两个影子，那两个影子应声而倒。

徐志松扭头看见后对那战士竖起一个大拇指，那战士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第588章连伤三人

干掉了准备从外面突袭的两个日本兵，徐志松和其他战士心里都大呼好险，看来还是要警惕、再警惕啊，千万不能大意，否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自己死了倒没什么，可连累了战友就不好了。

徐志松定了定神，看向其他战士，向他们发出是否准备好的眼神，但所有人都点头时，他向小贺竖起大拇指表示可以开始了，小贺点点头，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炸药包放在齐腰高的墙壁上，将它固定好。

小贺是专门负责装炸药的战士，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大学生，这个时候的大学生在这个时代可金贵着呢，徐志松基本上不让小贺冲在最前面，他看上去有些文静、腼腆和羞涩，这种小伙子在这个时代的女人当中很有市场，基本上是老少通杀。

炸药包安装好了，小贺回头向徐志松竖起了大拇指，徐志松看见后立即向其他战士挥手示意他们都藏好，，战士们纷纷躲起来，有的将桌子反倒后趴在后面，有的躲在柜台后面，有的藏在楼梯下。待战士们都藏好了，徐志松才向小贺竖起大拇指表示一切准备妥当，小贺点点头后拉响了引线，引线燃烧发出嗤嗤的细小声响，那个声音真是动人心魄，小贺立即转身跑到徐志松身边躲起来。

“轰！”爆炸产生巨大的力量将墙壁炸出了一个窟窿，墙壁那边的两声巨大的人体落地声音，对方还没有来得及惨叫就被推得撞到了另一侧的墙壁上。

两个战士迅速跑到窟窿边上掏出手榴弹拉了引线后将手榴弹分别扔了进去，“轰轰”又是两声连续的爆炸。爆炸刚刚过去，那两名战士立即端着步枪冲了进去。紧接着其他战士也先后冲进去。

“砰，砰。砰，砰”从那边传来连续四声枪响，两个枪声不同，是三八式步枪的枪声，徐志松冲进去的时候，正看见斜对面楼梯上有一个日本兵向楼下开了一枪又迅速退了回去，此时这件店铺内躺着三个日本兵，其中两个被炸得面目全非，另外一个是刚才被枪打死的。伤口在胸口，己方有一个战士肩膀上被击中了，正血流如注。

徐志松一只膝盖放在地上，另一条腿蹲着，他端着枪瞄准楼梯，待那日军士兵现身开枪时他立即开枪，但是没有打中对方，一个战士这时掏出一枚手榴弹拉响了引线，等待两秒钟将手榴弹向楼梯的墙壁上砸去。手榴弹砸到墙壁上向旁边反弹过去。

“轰”的一声，躲在另一侧的日本兵被炸了个正着。

“砰”“砰”“砰”就在这时连续三声枪响从楼上传来。

“啊——”一个战士发出一声惨叫，徐志松听见声音一看，只见一个战士的大腿正在流血。显然是中弹了。

“楼上在向下面开枪！”一个战士喊道，众人抬头一看，果然看见天花板上面有三个弹孔。隐约可以看见光亮。

“躲起来！”徐志松大叫，然后迅速向天花板上开枪。其他战士躲起来之后看见徐志松向天花板上开枪，他们也都纷纷向上面开枪。

“哒哒哒”端着轻机枪的小袁向楼上不停地开火。弹壳不停地往下掉，落在地板上叮咚作响，子弹将天花板打出一个由弹孔组成的圆圈，只听见轰隆一声响，一块圆形的天花板落下来了，还有一张桌子，原来是桌子压在这块圆形木质楼板掉下来的，二楼都是木制地板，根本不禁不住机枪这种火器扫射。

在这块圆形天花板落下的同时，楼上还传来一声倒地声，楼上肯定有人被打中了。徐志松向其他人打手势，大家都停止了射击，他掏出一枚手榴弹拉掉引线之后从那天花板窟窿扔上了二楼。

“轰！”手榴弹爆炸了，两个战士端着步枪迅速从楼梯上冲上了二楼。

过了半分钟，楼上传来一个战士的声音：“班长，连楼梯上的一共三个，都死了！”

徐志松松了一口气，立即放下步枪说道：“快，给伤员止血、包扎伤口！”

医务兵从后面走过来，拿出止血药粉洒在其中一个受伤战士的伤口上，那战士咬着牙没喊疼，只是额头上青筋暴起，显然感觉不是很好。

很快，一个肩膀受伤和另外一个大腿受伤的战士的伤口都包扎妥当，徐志松走过来问道：“怎么样，还能继续吗？”

两个受伤战士笑了，其中一个说道：“还行，虽然不是很利索了，但绝对能跟上你们！”

徐志松点点头，此时他的脸上有些忧色，这才占领了两间店铺，就有两个战士连续受伤，他这个班连他一起才十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医务兵，算上爆破的小贺也才十六个，而从这里要打到县大楼旁边的几间店铺，还有接近二十间店铺，仅仅靠一个班的兵力能成功吗？徐志松不知道，但是现在既然战斗已经开始了，就不能后退，即便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也要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神经和肌肉都高度紧张，，注意力也特别集中，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为了节省和尽快恢复体力，徐志松让战士们休息一刻钟再继续。打这种仗，任何人多知道不可能一下子就打过去占领全部地盘，日本人并非稻草人，他们是凶狠的，有很高战斗力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装备与华军相差几个档次，日本人的伤亡不可能这么大，华军也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伤亡。

按照战争常规来看，想要进攻的话，进攻方的兵力最少要比防守方多出一倍以上，但是华军却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出牌，虽然说华军一个步兵师有大约两万六千人，此时日军已经不足一万三千人，在兵力上是日军的两倍，但是华军根本就没有拿这么多兵力参加进攻，一般都是以营为主体进攻作战单位，真正基本作战单位是以班组为基础的小股部队，这都是因为华军的装备已经达到不需要集中兵力增加进攻力量的程度了。

当第二根烟快抽完的时候，徐志松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他掐灭烟头起身道：“时间到了，大家做好准备，小贺！”

“明白！”小贺答应一声转身走到墙壁边开始在墙壁上装炸药包，其他人再次检查一遍装备，将子弹上膛之后都躲了起来。

“轰！”炸药包爆炸了，同样将墙壁炸出了一个洞，两个士兵迅速上前向洞内丢手榴弹，“轰轰”又是两声爆炸，两个战士立即向洞内冲进去。

“砰”先冲进去战士刚刚跨过墙壁就应声而倒，后面一个战士心中大惊，迅速硬生生止住了脚步继续躲在墙壁边。

“小钟，小钟，小钟！吗的，小日本狗日的！”躲在墙壁边的小易连续焦急地喊了两声，趴在洞口立面的小钟没有动弹。

小易看见小钟的背部右边肩胛骨和左边后腰被子弹打穿了，血液正往外冒出来，浸湿了作战服。他从小钟的伤口判断出了对方的位置，窟窿那边分别有两个日军士兵躲在斜对面，应该是躲在掩体后面。

小易向徐志松连续打了几个手势将敌人的位置告诉了他，徐志松点点头，然后端着步枪悄悄摸到了窟窿的另一边，掏出一枚手榴弹，小易此时也再次掏出一枚手榴弹。

先前小易和小钟虽然都扔了一颗手榴弹，但是都没有扔对位置，那边的日本兵显然早就有准备，因此找掩体躲起来了，在炸穿墙体和手榴弹爆炸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受伤。

“一，二，三！”两人同时将已经拉了引线的手榴弹向窟窿那边两个日本兵藏身的位置扔过去。

“轰，轰”连续两声爆炸想过，爆炸刚刚过后，徐志松就当先冲了进去，小易紧随其后，两人冲进去之后刚好各自看见两个日本兵从掩体后面抬起头来，他们立即开枪射击，刚才两枚手榴弹虽然没有伤到两个日本兵，但是却在他们躲藏的掩体面前爆炸，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正当他们抬头时就遭到了射杀，而正是那两枚手榴弹让他们躲避了几秒钟，徐志松和小易就是用这几秒钟冲进去打死了他们。

打死这两个躲在掩体后面的日本兵之后，徐志松和小易并没有放松，他们略扫了一眼，一楼已经干净了，但是二楼还没有清理，两人立即冲到楼梯口，在小易的掩护下，徐志松端着步枪倒退着慢慢走上楼梯。

“砰！”一个日军士兵从上面闪身出来向徐志松开了一样，不过徐志松躲避得快，同时也向上面开了一枪，同样也没有打中对方。

机枪手田大傻端着轻机枪凭着自己的判断向楼梯上方连续打了五六发子弹，枪声停下来之后，一个日本兵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连同他的三八式步枪一起，尸体滚在了徐志松脚下。

第589章日本人打对攻

徐志松用枪口对准尸体，然后用脚踢了踢尸体，没反应，死了！他又用枪指着楼梯上方，小易这时冲上来靠着墙壁在徐志松的掩护下慢慢向二楼走去。

走到刚好能够看见二楼的位置迅速看了一眼又迅速缩回头，“砰”就在他刚缩回头，二楼传来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小易的头盔顶部打在了墙壁上，小易浑身惊出一声冷汗。

小易定了定神，从腰间掏出一个手榴弹，但这时突然从二楼滚下来一个手榴弹手榴弹从小易脚下滚过向下滚去，它正发出嗤嗤的声音，小易吓得几乎魂飞魄散，大吼：“手榴弹，卧倒”。

那枚二楼日军士兵扔下来的手榴弹正好滚在徐志松的脚下，徐志松本能地想滚下楼梯，但是他生生止住了这个本能，立即弯腰将手榴弹捡起来扔向二楼，手榴弹刚刚飞进二楼就爆炸了。

“轰！”

“冲上去！”刚刚爆炸的一瞬间徐志松就吼道，小易打了个机灵迅速冲上了二楼，随后二楼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徐志松也冲了上去。

小易蹲在地上检查了一下那名日军士兵的尸体，尸体被炸得浑身是血，手榴弹爆炸后当场并没有死，是小易冲上来得很及时地给了他一枪，将他结果了。

这间店铺内楼上楼下就四个日本鬼子，现在都解决了，但是没有人放松下来，刚才的战斗已经说明日本人已经注意到或者说已经熟悉了华军的进攻方式，而且他们也开始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就在躲起来。这让徐志松已经知道他必须要改变战斗方式了，否则再这么下去打不下几间店铺他手下的兵就得死光。

不过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小钟被击中了两枪，现在医务兵正在提他处理伤口。幸运的是日本人打的两枪都不是致命伤，而且三八式步枪子弹的穿透性枪，子弹没有留在体内。

徐志松提着步枪从楼上下来，他走到后面的一间店铺，小钟已经被医务兵和两个战士抬到后面的这间店铺内放在一张桌子上。

“小钟的情况怎么样？”

医务兵小段一边给小钟止血，一边说道：“尽管不是致命伤，但是伤口的位置太危险了，他因为失血过多已经陷入昏迷，只怕不能参加战斗了。而且必须要马上把他送去师部野战医院，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徐志松沉吟片刻便点头道：“好，我来安排！”

他决定让两个已经受伤的士兵抬着小钟去师部野战医院抢救，顺便也让他们接受医治，于是他向那两个伤兵喊了两声，两个伤兵听到后向这边走来。

大腿受伤的士兵提着步枪从楼梯后向墙壁窟窿那边走去，刚刚走到店铺中间，就听见一声巨响，紧接着他感觉自己被一股巨力冲撞。身体瞬间被撞飞落在了左边墙壁窟窿下。

“敌袭！”机枪手田大傻大吼一声。日本人从墙壁的另一边向这边实施了爆破，爆炸将大腿受伤战士掀翻出去，除此之外没有伤到其他人，这还是因为日本人使用的爆炸工具是三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换成炸药包，估计这间店铺内的战士没有几个能够完好无损的。

田大傻反应过来后立即掏出手榴弹拉响引线后扔进了那个小窟窿里，“轰”的一声巨响。小窟窿被炸得变大了一点点，窟窿内有两个惨叫声传来。其他战士迅速找掩体躲避。另外有两个战士此时也反应过来，各自掏出一枚手榴弹扔向窟窿内。又是连续三声爆炸，“轰轰轰”，多出来的一枚手榴弹是一个日本兵刚刚拔了引线却没有来得及扔出去就被炸死了之后爆炸的。

刚刚扔掉手榴弹的两名战士端着步枪冲进了旁边的店铺内，“砰、砰、砰、砰”，两人各自开了两枪，这间店铺内一楼躺着四个日本兵，他们已经死了，其中一个还是少尉军衔。日本人没有想到华军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并且在反应过来之后迅速进行了反击。

两个士兵很快清理了二楼，二楼没有人，看来这间店铺只有四个日本人，其中一个过来向徐志松报告说那间店铺已经清理完毕。

徐志松神情十分严肃，他将所有士兵都叫道伤员们所在的这间店铺里，留下两个小易和另外一个士兵躲在刚才出事的这间店铺盯着刚刚占领的那间店铺，那间店铺没有留人看守，徐志松担心日本人会再次爆破，间隔一间店铺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而且他们两个躲在窟窿两边随时可以对爆破后冲进来的日本人射击。

将人手都召集齐全之后，徐志松正要说话，医务兵小段过来说道：“班长，潘大头没呼吸了，日本人实施的爆破震碎了他的胸骨和胸前几根肋骨，一根肋骨刺穿了他的心脏！”

潘大头就是之前大腿手上，刚才又被日本人实施的爆炸掀翻的战士。徐志松听了医务兵小段的话之后转身走到一张桌子边，桌子上躺着已经死了的潘大头，潘大头的脸上满是硝烟，一个战士从旁边递过来一块毛巾，他接过毛巾将潘大头的脸擦干净，又将潘大头的军服进行了整理。

徐志松压制悲伤来到战士们面前语气沉重道：“弟兄们，日本人的聪明和狡猾出乎我们的想象，刚才连续发生的两次突发状况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都怪我，是我没有考虑这些，是我忽略了这些，是我轻视了日本人，日本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愚蠢和战斗力低下，相反他们很聪明，很凶狠！

刚才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日本人已经猜到我们正在实施炸穿墙体进行突破攻击，也猜到了我们在炸穿墙体之后必然要先扔手榴弹，因此他们早就事先躲起来了，让我们的手榴弹没有起到效果，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就对我们开枪，这两间店铺的日本兵身上有手榴弹，他们开始向我们反击，他们想跟我们打对攻，也许前面的店铺内的日军都有手榴弹，也可能有炸药，我们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看看，看看吧，日本人多聪明啊，他们向我们学得多快啊，我们只不过占领了三间店铺，他们就推测出我们的作战方式和手段了，弟兄们，不

要小瞧任何敌人，否则死的就是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的行动将会变得更加的艰难，我们的伤亡会更大，也许我们都将死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能不完成任务，这是使命！大总统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捍卫国家的尊严不受任何侵犯，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列强欺负了很久了，以前是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来他们的土地上打他们了，我们不能再被人欺负，我们可以死，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再回到过去！我们要在日本人的土地上打出我们的尊严和荣耀，今天我们在这里打，日后我们还要去欧洲打、去美洲打，用我们手中的枪和身上的鲜血告诉列强，我们不会再被欺负，想要欺负我们的人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有两个兄弟已经不能继续作战了，他们一个已经阵亡，另一个的伤势很重，情况非常危险，必须尽快送去师部野战医院救治，我已经决定让两个人送小钟回去，小卓，你的肩膀受伤了，这次你送小钟回去抢救，顺便你自己也处理一下伤口，之后就在医院养伤，就不要过来了。小贺，你跟小卓一起送小钟回去！”

　　小卓：“班长”

　　小贺急道：“班长，我是爆破的，如果我走了谁来爆破？让我留下吧”。

　　徐志松举起手阻止他们继续说话，他道：“日本人已经开始跟我们打对攻了，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残酷和惨烈，带着伤员会影响我们的整体作战能力，小卓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伤，等你养好伤了再回来，我绝对不会不要你。小贺，你是大学生，大学生在我们这儿太金贵了，你不能死，我们可以死，但你不能死，你懂得知识多，你的作用更大，你得回去好好活着！”

　　“可是”。

　　徐志松喝道：“这是命令！”

　　小卓和小贺两人噙着眼泪用战士们做出来的简易担架将小钟抬走了，潘大头的遗体被留在了这里，现在战事正紧，徐志松抽不出人手将他的遗体送回去，只能等这仗打完之后再来寻回遗体。

　　不仅徐志松这里遭遇到了麻烦，广场对面的二班也遭遇了与徐志松这里差不多的情况，那边的日本人也发现了二班的攻击手段和节奏，已经开始做出了相应的部署，接下来的战斗将更加惨烈。因为日本人不再拘泥于简单的严防死守，而是已经开始主动出击，这对于徐志松等人是不利的，但是仗还得打下去。

第590章反击凶猛

小卓和小贺抬着小钟离开了，潘大头的遗体就暂时放在旁边店铺内，班长徐志松将他身上的弹药收集起来备用，又清点了一下还剩下的人数，除了他之外，还有十一个人，他们分别是战士小易、葛川、麻花、土豆、小寇、肥佬；掷弹筒手欧阳，迫击炮手小艾，机枪手田大傻和小高、医务兵小段。

徐志松想起肥佬说过他家里以前收留过一个日本浪人，他跟那日本浪人学会了日语，能听得懂日语，便在这店铺内找到一个笔筒，用刺刀凿穿了，并叫来肥佬问道："你上次说你听得懂日语？"

"勉强听得懂"肥佬摸了摸大腿外侧的裤子说道。

"这个给你！"徐志松说道："从现在起，你就负责听墙根，在我们行动之前将这玩意贴在墙上听另一边日本人在说什么，你放心，我们会掩护你的，明白么？"

肥佬接过笔筒点头道："明白！"

徐志松又将其他人召集起来分派任务："小艾和欧阳，你们两个寿山的迫击炮和掷弹筒暂时用不上，你们两个专门负责警戒正面门外，如果发现敌军，立即开火！"

"是！"两人同时答应，虽然他们是摆弄迫击炮和掷弹筒的，但是他们本身也有步枪和子弹，现在迫击炮和掷弹筒也用不上，只能背在身上。

"葛川、麻花，接下来你们两个当任第一二突击手，小易和土豆一组，你们做第二组跟在葛川和麻花后面。负责楼上清理工作，我和小寇作为第三组断后。准备随时支援你们，田大傻和小高跟在第二组后面随时提供火力支援。小段跟我们这一组一起，肥佬负责监听墙壁后面日本人的动静，每次行动都必须要搞清楚日本人在做什么再动手，不能再盲目炸墙了，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都明白！"所有人都说道。

"那么就开始吧，肥佬，该你上场了！其他人留在这间，等待我的命令"。

葛川和麻花端着步枪蹲在墙壁窟窿的两侧，用枪对准旁边店铺的那面墙壁。徐志松和肥佬两人提着步枪慢慢走进这最新占领的一间店铺内，作为徐志松的搭档，小寇也端着步枪跟了进去，徐志松和小寇分别躲在一张柜台和一张桌子后面用枪对准还完好的墙壁为肥佬提供掩护，肥佬一只手提着步枪，一直手拿着笔筒贴在墙壁上，然后将耳朵贴上去听。

敌我双方仅仅只是一墙之隔，破开这面墙就会兵戎相见、生死相搏，躲在柜台后面的徐志松不禁有些感慨万分。但他丝毫不敢大意，让肥佬用听墙这个办法来推测墙的另一边日本人在干什么，这个办法虽然慢了一点，但是胜在安全一点。

大约听了四五分钟。肥佬收回笔筒后蹑手蹑脚来到徐志松身边蹲下后低声道："根据他们说话的内容判断，他们应该找掩体躲好了！"

"这么说的话，我们用炸药炸开墙。然后扔手榴弹的优势不大了！"徐

志松皱着眉头说了一句，不过他很快有了决断。“既然一楼不行，那我们就上二楼实施爆破。从二楼破墙而入！”

徐志松说完立即对旁边店铺内的葛川和麻花连续打了一连串的手势，他让葛川、麻花先上二楼，机枪手小高端着机枪一起上去，然后他跟在后面，，留下小寇、小易、土豆和其他人在这里警戒，以防止日本人突然从那边破墙而入抄他们的后路。

徐志松来到二楼的时候，葛川、麻花、小高已经各自找位置躲了起来，他轻轻来到墙壁边学者小贺装炸药包的样子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炸药包装在墙壁上，他没有干过这种细致活，因此这个过程花了他五分钟，唯一的优点就是没有弄出一点声响。

弄好之后，徐志松回头看了葛川三人一样，见三人都点头后立即拉响了引线，然后他迅速跑到小高身边躲起来。

“轰！”墙壁被炸穿了，刚刚爆炸结束，葛川和麻花就各自起身拿着一个手榴弹拉响引线丢进了对面墙壁窟窿里面，然后迅速跑到窟窿两边靠墙站好，只听见里面传来两声惊恐的叫声，紧接着两枚手榴弹就爆炸了，“轰轰！”

里面的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徐志松等人会从二楼爆破进攻，因此完全没有准备，葛川和麻花两人迅速冲进去，徐志松紧随其后，小高最后，不过二楼的两个日本兵已经被炸死了，这时从楼下传来枪声，“砰砰砰”。

二楼地板被连续打穿了几个弹孔洞，徐志松等人立即躲了墙角，接下来不断有子弹穿透天花板从楼下向二楼射上来。徐志松向小高打了一个手势，小高点头答应，用将封锁楼梯口，防止日本人冲上来。

此时二楼地板上有两个小窟窿，通过这两个小窟窿，从二楼已经可以看见一楼的情况，它们是刚才被两枚手榴弹炸出来的，徐志松和葛川各掏出一枚手榴弹拉响引线后从小窟窿里将手榴弹扔进了一楼。

“轰轰”两枚手榴弹在一楼两处地点爆炸了，躲在楼下的两个日本兵没能幸免，等小高端着机枪冲下一楼的时候，那两个日本兵已经被炸得奄奄一息，小高连续两个点射结果了他们。

“小川和麻花警戒，小高，你去通知他们过来”徐志松见打扫完战场后立即对葛川和麻花两人吩咐，这个时候隔壁的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起反攻，他自己则警戒店铺正门。

被通知到的其他人先后从二楼过来，徐志松没有回头，他全神贯注地警戒着外面，突然一道土黄色的身影从门缝里进入他的视线，警戒着是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

日！日本人从外面摸过来了，他立即向后面打手势，让葛川和麻花注意，同时通知其他人该怎么做，小易、土豆、田大傻转身从二楼回去刚才隔壁的店铺，从后面包抄，他又让其他人分别躲好，店铺这正门都是木板，根本挡不住子弹。

接着他向小高招了招手，小高过来后，他对小高打了一个手势，小高便将机枪架在一张桌子上对着门外开始扫射，“哒哒哒”。

随着机枪开火之后，门外传来一声闷哼声，紧接着有人倒地，枪械落

在地地上发出清脆的枪声，门板上出现一排横着笔直的弹孔，但看不到人影，其他日本兵可能躲在墙壁后面了，随着店铺面对广场这一边基本上都是木制结构，但是还有一点墙体砖石结构的，估计几个日本人就躲在砖墙后面。

徐志松等人还没有动，外面的日本兵忍不住了，他们先后将枪管伸出来向店铺内开枪，不管是否看见了华军士兵，也不管是否打中，店铺内的徐志松等人开始与他们对射，本店铺的门板已经被子弹打得破破烂烂了，中间一大块都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大洞，葛川摸出来一个手榴弹拉响了引线后将手榴弹扔了出去。

外面传来一声惊叫，紧接着一声爆炸响起，“轰”店铺的门彻底被炸榻，倒向里面，这时又从旁边想起了枪声，原来是小易、土豆和田大傻他们三个摸到了日本人后面开火了，三个已经被炸伤的日本兵一起被田大傻用机枪扫射而死。

就在这时，突然一连串的子弹从外面斜上方射过来，徐志松立即大吼：“都躲起来，快躲起来，前往别暴露身体！”

正站在旁边店铺门口的小易、土豆和田大傻等人吓得脸色一变，立即退回了店铺并在地上连续打滚才堪堪躲过了疯狂射来的子弹，那些子弹是从斜对面县大楼的窗户口射来的，是一挺重机枪发射的子弹，估计是那边的日军机枪手看见这边几个日本人在外面被打死，而小易等人又暴露在外面，日军机枪手立即开了火。

疯狂的子弹不停地肆虐着紧紧相连的两间店铺墙壁，子弹将两间店铺内打得尘土飞扬，木屑和转头的碎石到处乱飞，徐志松等人被压制在躲藏的掩体后面不能动弹丝毫。重机枪的子弹威力非常大，它打在墙壁上造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弹孔，日本人这种砖木结构的墙壁如果长时间被重机枪扫射，很有可能被打穿。

田大傻端着机枪跑到二楼靠近前面的窗户边观察着斜对面日军机枪手的位置，他很快发现了日军机枪手的所在，立即将机枪枪管伸到窗口外，瞄准那正打得爽的日军机枪手连续几个点射，那机枪顿时哑火了，田大傻在楼上喊道：“我已经干掉他了！”

楼下的徐志松等人闻言立即起身脱离斜对面日军所有机枪手的射击范围，田大傻端着机枪刚刚离开，他所站立的窗户边的玻璃立即被斜对面其他日军机枪射来的子弹打碎，墙壁也被打得碎石乱飞，田大傻回头一看，额头上顿时惊出一声冷汗。

第591章炮打日军神枪手

但斜对面县大楼的日军机枪手对这边开火之后，县大楼对面的华军也开始进行了火力压制，一些机枪手从房顶向日军机枪手进行火力压制，双方这次打起来之后都互不相让，不仅双方的机枪投入战斗，其他士兵也都用步枪互相对射，华军还用掷弹筒和迫击炮对日军进行压制，不久华军的山炮和大口径榴弹炮也开始发威，一枚枚炮弹向县大楼和楼下的日军阵地落下，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在县大楼楼顶、外墙墙壁和楼下周围响起。

几轮炮击过后，县大楼楼下的日军阵地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废墟，战壕内的日军士兵大部分被华军迫击炮炮弹和掷弹筒投掷弹炸死，虽然日军在一楼藏了两门山炮，但是日本人主要用它来对付华军的装甲车，因此它的射角被调得很小，只能进行平射，它打不到华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士兵，而由于它躲在一楼，因此华军的炮弹也打不到它。

半个小时的炮击过后，县大楼整个外墙墙面已经面目全非，特别是楼顶，有几处地方已经被炮弹炸塌，但是整个外墙墙体的损伤程度不大，尽管有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上面，但问题不大，它的墙体还是相当坚固的。

这次双方大规模开火以华军占据上风结束，日本人是防守方，而且武器方面处于绝对劣势，想跟华军叫板根本就是自取其辱，日本人最后本着节约弹药的想法熄火了，任由华军开炮。

其实日本人还有一个重炮旅团没有动用，日本人也知道这个重炮旅团轻易不能动用。一旦动用它，就是它覆灭之时。因为华军很快会发现它的所在位置，华国空军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战机将它炸成一批废铁。

日本人虽然一直没有动用这个重炮旅团。但是华军却一直在寻找它的踪迹，侦察机整天都在福冈上空盘旋侦查，不过一直到现在为止，华国方面还没有发现日军这个重炮旅团的位置所在。

外面的枪声和炮声都停止了，这让徐志松等人松了一口气，刚才双方互相大打出手其实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而造成的，但是这也怪不了他们，谁让日本人从外面摸过来呢？

众人在徐志松的招呼下来到了最新占领的这间店铺二楼，楼下的店铺门板已经倒了。整间店铺内的情况都落入斜对面日军士兵的视线内，只有这里还算安全一点，他们准备在这里对墙壁实施爆破，隔壁估计已经没有日军了，从外面包抄的四个日军士兵都被打死，按照日军在这几间店铺内的部署，一般每间店铺内都只有四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隔壁应该已经没有人了。又不能走外面和楼下。因此只能在二楼爆破。

爆破得很顺利，战士们对接下来的这间店铺的占领也很顺利，一楼只有一扇小门被打开，店铺内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暴露在斜对面日军的视线之下。先到楼下的小寇上前准备将那扇门关上，但在这时，小寇的头部突然喷出一道血液。紧接着枪声从斜对面县大楼传来。

在小寇后面的徐志松大惊失色立即靠在墙壁边大喊：“不要下来，都不要下来了。退回二楼！”

正在楼梯上的小易惊叫道：“是日本人的狙击手？”

徐志松喘着粗气道：“叫他们神枪手太抬举他们了，顶多枪法好一点的神枪手罢了。吗的，老子竟然把排长说过的话给忘了，日本人在县大楼里最少有三个神枪手，告诉兄弟们都注意点，先躲起来，前往别站在窗户边和门后！”

其他人都退到了二楼，留下小易在楼梯口掩护徐志松，徐志松慢慢蹲下，将步枪放在地上然后跪在地上将手伸过去抓住小寇的脚，将他的尸体拖过来。

血已经流了一地，徐志松将小寇的尸体翻过来，然后将他扛在肩膀上提着步枪转身走上了二楼，战士们一个个都噙着眼泪看着徐志松将小寇的尸体放在二楼的床铺上，并为小寇整理了遗容。

战士们站在二楼默默了看着小寇的遗容脱下了头盔，徐志松沉声道：“敬礼！”

战士们一起抬手敬礼，三分钟后，徐志松再次出身：“礼毕！”

走到床铺前，徐志松伸手将小寇脖子上的士兵铭牌扯下来握着手心里，铭牌上还残留着小寇残余的体温，他转过身来将士兵铭牌塞进自己腰间一个专门的牛皮袋子里，然后看着战士们说道：“日本人的神枪手的存在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如果不灭了他们，我们接下来回处处受制，一不小心就会遭到射杀，所以我决定接下来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日本人的神枪手，然后干掉他们，麻花和土豆，你们两个的枪法是我们这里最准的，对付日本人的神枪手的主要任务就靠你们了，我们会从旁协助，你们看怎么样？”

“是，班长！”土豆和麻花两人立正回答道。

在徐志松的安排和部署下，留下两个人在这间店铺内警戒，防止隔壁的日本人打过来，其他人都分散在后面的店铺内，并开始偷偷接近门窗隐蔽处寻找斜对面县大楼的日军神枪手的踪迹。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战士们一直躲在暗处寻找日军神枪手，时间慢慢过去，已经到中午，战士们各自拿出行军干粮垫肚子。

下午一点，徐志松分别在各处询问战士们寻找的结果，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而焦虑的，不过徐志松等人花了这几个小时也没有白费，战士们先后找到了两个暗藏日军神枪手的位置，这两个日军神枪手其中一个在县大楼正面面三楼最中间的窗户边，可以看到对方的头部，另一个在面对这边的四楼最右边一个窗户边，应该就是他打死了小寇。

徐志松决定先解决掉这两个日军神枪手，他召开土豆和麻花，给他们分别安排了任务，各自解决一个，他认为两人必须同时开枪，否则打死其中一个，必然会惊动另外一个，只有两人同时开枪才保险，不过麻花和土豆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同时开枪的话，时间上不好把握，而且这会给他们造成心理压力，最后徐志松还是同意让他们各自自由发挥。

两人分别在两间店铺的二楼，土豆先开枪了，他的目标是县大楼正面三楼正中间窗户内的日军神枪手，这一枪打得非常好，一枪毙命。麻花后开枪，他也非常顺利的击毙了那名打死小寇的日军神枪手。

然而就在这时，县大楼的四楼楼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麻花射杀那名日军神枪手之后暴露自己的位置，他来不及缩回身体，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头部。

“麻花，麻花！班长，麻花死了！”小易大叫着将麻花的尸体拖离窗户边。

“砰！”“砰”

土豆此时也发现了那名藏身在县大楼四楼楼顶的日军神枪手，立即开了枪，但是由于仓促之间开枪，没有打中，那日军神枪手立即还击，也是仓促之间开枪，打在了土豆藏身的窗户旁边，两人就这样互相对射，竟然谁都没有想过换位置。

匆匆看完麻花尸体的徐志松铁青着脸对土豆喊道：“土豆，拖住他！”

这时迫击炮手小艾走过来对徐志松说道：“班长，我看到那日本人的位置了，我有办法干掉他！”

“什么，你有办法？什么办法？”徐志松立即问道。

“用我背上的迫击炮！”小艾拍了拍背后的迫击炮炮管说道，“我们可以在二楼楼顶打开一个天窗，将迫击炮架设在二楼，拆除屋顶的瓦片和木板露出一个天窗之后，炮弹就可以飞出去了，以我的经验，我相信一炮就能够干死他！”

徐志松略作思索之后立即做了决定，“好，就按照你的意思办，我们来帮忙拆掉屋顶的瓦片和木板，你架设炮击炮，以最快的速度搞定，以免那日本人转移位置！”

“明白！”

在徐志松的组织下，几个战士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拿出之前用过的钳子将屋顶上钉在木板上的铁钉取下来，将一截截木板拿掉，又拿走瓦片，屋顶很快露出一个硕大的天窗窟窿。

此时小艾已经架设好了迫击炮，并按照记忆中那日本神枪手所在的位置调试好了炮击诸元，他已经给三枚炮弹接上了引信。

但一切准备就绪，小易跑过来说道：“我刚才看了，那日本人还在那里与土豆对射！”

“好！小艾，马上动手，把三枚炮弹全部打掉，争取一炮成功！”徐志松立即说道。

小艾点点头，他拿起一枚迫击炮炮弹放进炮口，突然松手，炮弹下落，嗵的一声射了出去，他连续又将另外两枚炮弹打了出去，三声尖啸声响过之后，紧接着传来三声爆炸“轰轰轰”。

“怎么样，怎样？效果怎么样，那日本人被炸死没有？”徐志松立即问道。

负责观察的葛川回头喊道：“那日本人藏身的四楼楼顶墙被炸榻了，他的尸体掉在了楼下！”

“好，太好了！”徐志松大为兴奋，他抱着小艾狠狠地亲了一口，其他人也相继对小艾进行了一番蹂躏。

第592章郊外

解决了日军的神枪手之后，徐志松等人又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这条街右边的店铺全部占领，但是徐志松这个班的伤亡也很大，下午五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县大楼右边全部的店铺，而他们已经损了四个人，加上徐志松自己，他们只剩下八个人了。

日本人也知道自身现在的处境两侧店铺都快被华军占领，如此一来，日军所在的县大楼都面临被华军三面围攻，即便日军火力再强大，也绝对顶不住华军的三面围攻。

天黑之间，日本人发动了一次反击，这次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小队的兵力向三十米街道对面店铺内的徐志松等人发起攻击，三十米的距离非常短，几秒钟的冲锋就可以冲过去，日本人冲锋了，但是却死伤惨重，剩下没死的人全部不敢再冲。

尽管徐志松等人只有八个人，但是他们却有两挺轻机枪，还有大量的手榴弹，日本人还没有开始发动冲锋，徐志松等人就将手榴弹扔过去将对面县大楼一楼内的日军士兵炸死炸伤一大片，后来日本人发疯了，盯着手榴弹爆炸向街道对面冲锋，看他们没想到徐志松等人手上有两挺机枪，这两挺机枪简直如同死神的镰刀无情地大片收割着日本人的生命。

徐志松等人由于人数太少，为了集中火力，他们全部守第一间靠近县大楼的店铺内，如此一来，日本人发动攻击时的冲锋面积就小很多，如果日本人从广场绕过来进攻。就会面对对面华军主力的火力打击，因此日军能够用于进攻的宽度只有不到二十米左右。当然日本人也可以从旁边绕过来，日本人也这么做了。但是徐志松等人拥有大量的手榴弹，他们不停地往门外扔手榴弹，但凡是从旁边绕过来躲在门外的日军士兵无一不被炸死。

在日本人发动进攻的时候，县大楼前面广场对面的华军也在向进攻的日军开火，日军进攻时侧面遭到华军火力打击损失也很惨重，这也是日军不能尽全力对徐志松等人发起进攻的原因。

天黑的时候，援兵到了，日本人也退了，徐志松等人一个个瘫软在地上。这里由援兵接管，徐志松等人拿起武器撤到了后方，临走将阵亡战友的遗体一起带走了。

11月11日，华军占领了福冈县大楼，日军残余兵力五千多人被压缩在西南城区内，但是日军弹药已经严重不足，在此之前，日本新首先寺内正毅的儿子寺内寿一在战斗中被俘，步兵大队长松井石根和杉山元以及好几个日军高级军官都被华军击毙。日军22师团师团长大庭二郎、本庄繁等人率残部还在苟延残喘。

11月13日，日军弹尽粮绝，而且缺水，大庭二郎有意投降。但是本庄繁和另外一个联队长极力反对，要求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大庭二郎想活命，他不想死。他在当天晚上派人将军官召集开会，当场杀死了本庄繁和另外一个死硬分子。与其他愿意投降的日军军官一起率部投降了，福冈之战结束。

华国。总统官邸。

萧震雷难得休息，这天准备陪夫人和孩子们出去野外散散心，为此他还让人准别了烧烤的工具、食物和一些列作料，另外还准备一根鱼竿和鱼饵。今天一起同去的还有蔡锷、蔡国栋、范之庸、宋世杰等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和孩子们，可以说这次野游是华国高层一次家庭聚会。

萧震雷穿着一身出行的便服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已经准备好了，而夫人们还在打扮收拾，女人们出去总是要收拾打扮一番的，这在女人们的一生的时间里占有很大的比例。

报纸上最近的广告越来越多了，尽管萧震雷不喜欢看广告，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华国的工厂、企业正在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经济发展速度也比以前更快了。

“我们好了，走吧！”王亚男和程碧瑶两人各抱着一个孩子从房间里走出来，现在两个孩子还小，只能让妈妈抱着，尽管大儿子已经学会走路，还还是经常要妈妈抱。

萧震雷抬头看见后掐灭烟头，放下报纸起身道：“那好，走吧！”

一家人刚走到门口正准备上车，侍从室主任杨永泰走过来道：“大总统，英国首相特使朱尔典说有要事求见，现在就在大门外！”

萧震雷闻言皱眉道：“今天我好不容易休息，这朱尔典怎么这么不识趣？竟然还找到我家里来了？不见不见，你去跟他说，让他明天去总统府找我！”

“是！”杨永泰答应一声，刚要离去，就被王亚男叫住。

“等一年！”王亚男叫住杨永泰，对萧震雷说道：“朱尔典先生怎么说也是英国绅士，他怎么会不明白打扰你休息是极其失礼的行为呢？他明知道这么做是失礼的行为却还是来了，这说明事情肯定很重要，还是见一见吧。要不这样，我们带着孩子们先去，你见过朱尔典之后再去找我们”。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既然这样，还不如让朱尔典一起去，蔡锷将军、国栋将军还有宋总理他们都先去了，如果我去得太晚总归不好，让朱尔典一起去，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程碧瑶却认为这是自己家人去野外游玩，不是谈国事处理过时的时候，让一个外人去算什么？到时候肯定又说起工作上的事情，那这次去游玩的性质就变了味，因此她道：“那随便你，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只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谈工作，否则这次去游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萧震雷只好妥协：“好好好，就半个小时！”说完对杨永泰点点头，杨永泰点头表示明白。

在所有人都上车之后杨永泰才上车，车队经过门口时，杨永泰乘坐的汽车停在旁边，他从车上下来走到朱尔典的汽车旁边俯身对车内的朱尔典道：“特使阁下，您可真会挑时间，您知道今天我们大总统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您却来打扰他，这让我们非常难做”。

朱尔典连忙道：“噢，实在抱歉，侍卫长阁下，我受我国国王陛下和首相阁下的委托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想要面见贵国大总统，真不是有意的”。

杨永泰看着朱尔典几秒钟后摆了摆脑袋：“你的运气很好，我们大总统同意见你了，但不是在这里，跟上我的车，可别跟丢了”。

朱尔典闻言大喜，立即道：“谢谢，谢谢，放心吧，侍卫长阁下，我不会跟丢的”。

一个小时后，车队来到了目的地，这里是一片河滩草地，草地中间有一条小河，两侧都是红树林，此时已经是11月，深秋季节了，快要进入冬季，地上的青草都枯黄了，红树林内到处飞舞着落叶。

萧震雷等人抵达时，蔡锷、蔡国栋、宋世杰和范之庸等人和他们的家眷们都到了，见萧震雷一行人下车后，他们的家属们都过来打招呼，而男人们则在烤食物。

萧震雷让程碧瑶和王亚男抱着孩子们先过去，他在原地点燃一支烟抽起来，不一会朱尔典的汽车也跟了过来，车子停下后他下车连忙走过去同萧震雷握手说道：“噢，大总统阁下，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们一家人今天开派对，实在抱歉，打扰你们了！”

萧震雷笑道：“既然已经打扰了，那就一起吧，如果我这时候赶你走，你肯定会说我太不礼貌了，不过我得先声明，无论你有多么重要的事情，都要等这野餐进行到最后阶段才能与我谈，如果我们开始就聊工作的事情，我恐怕今天我们会没东西吃，因为那些女人们可都不是好惹的角色！”

“噢，大总统，如您所愿，我也不想被华国这些能够影响整个国家命运的女人们嫉恨，那样实在太糟糕了！”

萧震雷闻言笑着点点头，将手一伸：“请吧，如果你想烧烤的话，那边有烤箱，不过我建议你跟我们一起去钓鱼！”

“当然，当然，实际上我自认为我的钓鱼技术还算不错，我想待会我们可以将钓到的鱼烤了吃！但我没有带渔具啊”朱尔典连忙说道，其实不是他不想去烧烤，而是他现在穿着一身非常正式的服装，去做烧开实在太不雅了，还是钓鱼稍微高雅一点，要知道英国人的傲慢和讲究是深入到骨髓里的。

“没关系，我这里有多的钓竿可以给你用！”

朱尔典欣喜道：“噢，那真是太感谢了！”

两人来到河边，蔡锷、蔡国栋、宋世杰和范之庸等人早已经坐在小板凳上钓上了，见萧震雷和朱尔典到来，都扭头与他们打招呼。

萧震雷对几人说道：“各位，各位，这么多人，我看不如举行一个小小的钓鱼友谊赛，看谁钓得多，如何？朱尔典特使也一起参加”。

“同意！”

“好！”

众人都微笑着答应，谁也没有提奖惩的事情。宋世杰问道：“那要怎么比呢？是比数量还是比重量？”

蔡锷笑道：“比重量吧，这样可以让钓得数量少的人有翻盘的机会！”

“同意！”

于是众人各自重新上鱼饵一起将鱼钩丢入小河里。

第593章提议首脑会面

在野外钓鱼非常讲究寻找鱼窝，特别是在小河里钓鱼，如果下鱼饵的地方鱼多，钓鱼技术又过关的话，收获会很大，但是如果下鱼饵的位置没有鱼群，再怎么钓鱼都钓不到。

钓鱼的时候是很沉闷的，说话声太大会吓得鱼儿不会咬钩，但萧震雷几人还是一边钓鱼一边小声说着话，女人们和孩子们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都在草地上玩耍，有人在烤吃的。

小河对面的红树林里不断有人影闪动，那是保卫人员的声音，这周围附近一公里以内在他们到来之前早就被保卫人员们检查清理了一遍，并禁止外人进入这片区域。

钓鱼是一个放松身心的活动，也是一个放空思绪的活动，享受着暖和的太阳，累了可以躺在躺椅上，潺潺流水声让这里充满了宁静。

一条七两重左右的鲫鱼被萧震雷拉了上来，“哈哈哈，我这一条可以顶你们几条了啊！”

蔡国栋等人看见不由都露出羡慕的眼神，在开始钓鱼之后，各人都先后有所斩获，钓得多的已经钓了三条，最少的也有一条，唯独萧震雷连一条都没有钓到，这一条钓上来的重量就比他们钓得最多的还重。

在这些人当中，范之庸钓得最多，他的性子稳，这种性子钓鱼最拿手，而朱尔典钓得最少，他的心里藏着事，这次他来见萧震雷事接到了英国国内的指令，事情还没办，哪里有心思钓鱼？因此他钓得最少。

在钓到鱼之后。几个大孩子都跑过来观看大人们钓鱼，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哪里见过什么钓鱼，看见大人们从水里钓起一条条鱼都感觉非常惊奇。如果有哪个大人钓起来一条大鱼，顿时大呼小叫。

钓起来的鱼都放在各自的桶里面，里面盛有水，鱼儿游来游去，孩子们都趴在水桶边，有的还用手去捉，看着鱼儿不停地游动，一个个都欢声笑语。

转眼临近中午，萧震雷让工作人员把鱼估算了重量。获得最终胜利的是范之庸，朱尔典成了倒数第一，他让工作人员把鱼拿去处理之后烧烤，大人们继续钓鱼，小孩们有的自己玩耍，有的站在大人身后看钓鱼，女人们将还不能走路的孩子放在铺在地上的毛毯上交给工作人抱着看管后开始动手亲自做烧烤。

此时的鱼都是野生的，哪里有什么人工养殖的，那个味道极其鲜美。不需要放任何调料，煮出来的鱼汤都能让人喝的人回味无穷。

此时众人一边钓鱼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和孩子们，完全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像这种时候是非常少的。毕竟这些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一起不可能不聊工作上的事情。

女人们都是贤内助，一桌子烤的煮的很快被端上桌子，这些桌椅都是用卡车拉来的。此时在野外阳光下摆上桌椅再上一桌子菜，坐在这样的环境下。心情舒爽得无法形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食物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大人们也不钓鱼了，收了渔具过来入座就餐，所有人都坐一桌，能够自己吃饭的小孩子也有一个座位，只有那些不会自己吃饭的小孩子由工作人员喂饭。

“来吧，大家一起干一杯，孩子们也一起来！”萧震雷端起盛满香槟的玻璃杯说道。

小孩子们喝牛奶，大人们喝香槟，大家一起举杯，小孩子们一个个兴奋地举着装牛奶的杯子大喊干杯。众人一边就餐一边说话，这顿野餐吃得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吃完野餐之后，小孩子们自己去玩耍，大人们坐在地毯上聊天消食。后来大家又组织一起与小孩子们踢足球，与小孩子们一起互动踢球，这让小孩子们的兴致很高。

一直玩到下午三点多，萧震雷让其他人自己完，他才对朱尔典道：“朱尔典先生，咱们一边走一边聊吧！”

朱尔典知道萧震雷要与自己谈正事了，连忙道：“好的！”

两人走了一截，萧震雷道：“好了。朱尔典先生，你可以说说你今天来见我有什么事情了”。

朱尔典道：“我受我国国王陛下和首相先生的委托向转达他们想近期与您进行会谈的意愿，当然时间上是越快越好！”。

萧震雷闻言颇有些惊讶：“哦，乔治五世陛下和阿斯奎斯首相阁下想要与我进行会谈？他们能够抽得出时间吗？”

实际上英国内阁早在去年分成了两派，即为东线派和西线派，英国东线派内阁成员认为东线战场是决定协约国与同盟国决胜的关键，他们支持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东线战场，而西线派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西线战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政治上从来没有对和错，只是政治观点不同而已，政客一旦认定了某一个政治观点，绝对不会轻易的改变初衷，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内阁会分成东线派和西线派的原因。

首相阿斯奎斯是西线派的主要人物，而东线派的主要人物是劳合?乔治，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1906年进入内阁当任贸易部长，后来又当任财政大臣。1909年，劳合?乔治提出一项财政预算案，用巨额军费发展海军，同时用低金额的费用作为失业、疾病及残废保险金。为解决经费的来源，他提出增收财产附加税，规定对每年收入在3000镑以上的有产者，税收从原先交1先令提高到1先令2便士；每年收入在5000镑以上的，其超过3000镑的部分，课以一笔超额所得税。此外，还要增加遗产税、酒贩执照税、并开征烟酒税，以后又提出征收土地税。

这个财政改革可谓是劫富济贫，因此遭到了英国地主资产阶层的强烈反对，经过激烈的舌战后，预算案在下院还是通过了。但提交上院讨论时，因自由党和保守党争吵不休而被搁置起来。其他一般法案，上院只能否决两次，若下院连续三次通过，并经英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这样，劳合?乔治便获得了胜利。

劳合?乔治在当任财政大臣期间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一些改革，如取消企业主强迫工会赔偿“罢工损失”的权

利；矿工8小时工作制；规定70岁以上的老工人可以领取“养老金”；建议成立全国劳工所和行业委员会，作为调解劳资关系的机构等。特别是在1911年颁布“国民保险法”，规定“保险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工人的疾病和残疾，一部分用于工人的失业“补贴”。法案规定“保险金”按不同比例由国家、雇主和职工分担。此外，劳合?乔治还解决了爱尔兰自治的问题。

大战爆发之后，劳合?乔治先后出任了军需部长和陆军大臣，今年年初，他建议从西线（本土）至少抽调100万军队加强东线。虽然战争形势的发展证明东线派的主张并不切实可行，他仍坚持而不改变。

随着协约国战局不利，特别是联军在法国大败，大批军队成为德军的俘虏，还有大批军队在战争中被消耗掉，法国连本土也丢了，英国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依靠志愿兵制远远不能补充战争中的损失。他在1915年秋主张实行征兵制,最初遭到自由党人的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论,1916年5月内阁终于通过了普遍兵役法,使大战的人员得到充分的供应。

协约国成员国罗马尼亚被德奥联军所败之后，其国土也被占领，实际上罗马尼亚已经退出了战争，这让劳合?乔治非常恼火，他认为这都是内阁西线派的责任，只以首相阿斯奎斯为首的内阁西线派指挥不当的责任。最近，他又向阿斯奎斯提议指派由四人组成战时内阁，其中，首相并不包括在内，但他提议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与阿斯奎斯的关系日益恶劣。

英国内阁争吵不休，矛盾日益加大，萧震雷是知道的，因此他才会那样问朱尔典。

朱尔典说道：“总统阁下，我国国王陛下和首相先生很忙，但是事关重大，他们还是想抽出一些时间与总统阁下就下一阶段对同盟国的战争交换一下看法，甚至达成一些重大协议，因为有些事情是我身为特使也无法代替的，所有双方元首的见面会谈势在必行”。

“沙俄方面不参加吗？”

朱尔典摇头道：“中间隔着奥匈帝国和德国，沙皇的出行不太方面，而且据说现在沙俄内部革命党闹得很严重，沙皇要留在国内坐镇，只怕不能参加各国元首会面”。

萧震雷沉吟片刻后问道：“那么贵国国王和首相想要在什么地方举行会面呢？”

朱尔典问道：“您看在埃及开罗行吗？”

萧震雷没有表示同意，只是问道：“那么时间呢？”

“两个月后，具体的时间我们可以再行商定”。

萧震雷道：“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复，但我会尽快告诉你我的决定，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会谈地点和具体的时间”。

“好的，总统阁下！”

第594章必要

萧震雷已经感觉到英国人此时的压力非常之大了，否则英国乔治五世和首相阿斯奎斯也不会要求与他当面进行会谈，一般这种情况，双方最高元首进行会谈的目的是要明确整体战略的大体方向、获胜战后的利益分配等等。

例如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二战期间，英美中等国在开罗举行元首会谈，后来英美苏又在德黑兰举行三国元首会谈，罗斯福在两次会议上都明确提出先欧洲后亚洲的战略进攻方向，这个战略主张并非说放着日本不打，而只先打德国，真正意思是盟军主要进攻方向放在欧洲，将亚洲放在次要位置上，无论作战力量还是作战物资都先要向欧洲方面倾斜，对于日本只是用少量兵力做暂时的牵制，等欧洲战局稳定了在着重解决日本。

在这个战略的基础上，各国元首再谋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例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亚洲问题上就明确提出要先打缅甸的日军，以保证英国在缅甸的利益，而弃中国利益不顾，丘吉尔还提出打欧洲时要先打巴尔干半岛，以保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因此，罗斯福和老蒋都对丘吉尔的提议非常恼火。

除了明确战略进攻方面之外，元首们还要就战后利益进行分配的问题进行商讨，这是一个争取和妥协的过程，分配的结果当然是最后谁︽的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谁出力最多，获得利益就最大。不过也并非完全如此，例如苏俄在二战中就出力不少。可以说苏俄无论在战争中期还是后勤牵制住的德军兵力都是最多的，伤亡也是最为惨重的。但是在战后它却没有收获多少，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盟国其他国家都联手抵制它。

针对英国人要求进行元首级会谈的问题，萧震雷也感觉是时候举行元首会谈了，如果等美国人加入进来，美国人又要分一杯羹走，美国人最善于摘桃子和捡便宜，这可不是萧震雷希望看到的。

德国的战争资源有限，它不可能长期支撑军队打下去，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德军的战斗力已经是极限了。从现在开始，德军就会走下坡路，毕竟五六百万军队的消耗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不是德国那个小地盘可以长久支撑的，以华国、英国、法国以及沙俄的军事力量，是完全可以打败德国的。

不过有一点，不能太依赖沙俄，一旦沙俄被革命党推翻，俄国很可能如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一样还不等战争结束就退出战争。如此一来德军在东线的兵力就会得到解放，可以将所有兵力都抽调到西线战场，所以在俄国退出战争之前，华军必须只要在东线战场站稳脚跟并能够打通后勤补给线。否则一旦俄国关闭通道，那对在东欧的华军将是一场灾难。

再说法国，法国本土尽管被德军占领了。但是法国还有不少海外殖民地，这些海外殖民政府都还听从流亡政府的政令。就例如在非洲，法国就有不少殖民地。而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早就开战之初就被英法联合起来占领了，依靠这些海外殖民地，法国流亡政府才能支撑到现在。

英国尽管现在被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封锁得很厉害，但英国也不是没

有防治措施，英国的海军已经有了很好的反潜手段和排除水雷的手段，英国人现在不仅发明了深水炸弹，而且还发明了声呐侦测技术，派专门派出舰船对商船船队护航，这些手段都对德国的潜艇战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英国人还组织成巡洋舰编队用拖渔网的方式排雷，这让德国投放在英国海域的很多水雷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还被英国人所得。

等朱尔典走了之后，萧震雷见蔡锷等人还在小河边钓鱼，便走过去也给鱼钩上鱼饵开始钓鱼，扭头看了看，发现女人们和小孩子们都在草地上玩耍，周围没有人靠近，萧震雷便对宋世杰等人说道：“刚才朱尔典跟我说了一间事情，英国首相阿斯奎斯想要与我进行元首级会谈，看来英国方面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了，英国人的意思有可能是想让我们出全力。不知道诸位怎么看？”

蔡锷等人听了都颇有些意外，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事情，英国人现在几乎是完全一国顶住了德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法国人基本上帮不上什么忙，沙俄方面还好，还能在冬天牵制一部分德军兵力。

宋世杰闻言道：“这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英国人如果顶不住了自然要找我们帮忙，可是据我所知，英国内阁好像并不怎么和睦，阿斯奎斯能不能把这届内阁维持下去都是一个大问题，他还有心思走出英国本土？”

蔡国栋听了宋世杰的话之后笑道：“我看这也很正常嘛，阿斯奎斯既然搞不定内阁的反对派，自然要从外部找帮手，据说英国人就一直没有放弃过争取美国人加入协约国，除了美国之外，阿斯奎斯也只能找我们了！”

蔡锷问道：“那你认为如果英国人再要求我们出力的话，会是哪方面的？”

蔡国栋抽了一口烟说道：“他们不会要求我们在东线加强兵力了，因为东线战场已经是我们的事情和任务，如果我军在东线需要增加兵力，会自行决定，英国人算盘精着呢，他们不会这么做。我看还是西线问题，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存在，让德国人不可能轻易登上英国本土作战，毕竟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可不是吃素的，它比德国海军强大不止一倍，其实英国本土现在并不缺兵力，各国集结在英国的兵力超过了三百万人，这些兵力在英国人吃马嚼的，不打仗却又消耗物资，但是因为制空权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英国空军只能自保，却无法进攻，这让英法等国想组织兵力登陆欧洲西线作战又成了大问题，想要开辟西线战场，就必须要在西线获得制空权，否则在空军在支援下，德军随时可以将登陆的联军赶下海，我看这次英国人会向我们要求向英国派驻大规模的空军力量，以弥补英国空军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才能配合英法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对德军作战”。

萧震雷躺在躺椅上抽着烟听着其他几人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知道蔡国栋说对这一点，这次英国人肯定会要求华国方面支持西线战事，主要的就是加强协约国空军力量，以此来压制德国空军，为英法渡海登陆作战做准备，对于这个要求，萧震雷不可能拒绝，毕竟这关系到整体利益。

不过这些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元首级别会晤的主题绝对不止这么一

点点，也绝对不可能是这么小的格局，否则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举行元首会晤会议，双方只需要各自派出代表谈判就可以了。

英国人是认为华国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之内解决日本，但是华国却始终出工不出力慢慢跟日本人耗，这一点从华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收回了辽东半岛、湾岛、琉球群岛和朝鲜半岛就可以看出来，英国人认为华国的战争潜力巨大，希望华国能尽快解决日本，然后在调转枪口权力对付德国，在对付同盟国的问题上，英国已经尽到最大能力了，想要打败德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华国身上，但是想要让华国尽全力，就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就涉及到战后利益分配问题，这可不是小事，任何特使在谈判中都无法代替国家元首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在针对同盟国战争的主要战略方向和战后利益分配问题上，必须要举行元首级别会议才行。

萧震雷抽着烟思索着，宋世杰问道：“大总统，现在英国人发出了邀请，那您是个什么意思？去还是不去？如果要去，会晤地点选在什么地点，时间上如何安排，去往会晤地点采用什么方式呢？”

萧震雷躺在躺椅上吐出一口的烟雾，盯着水面说道：“元首级会晤在这个阶段也是必须要进行了，现在协约国方面基本上没有战略重点，各国力量很分散，想要打败同盟国只有集中军事力量，明确一个主要战略进攻方向，再根据这个方向制定作战方略。阿斯奎斯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准备从引进外部力量。英国人内部就分为两派，东线派认为东线战场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一派以劳合?乔治为首，西线派认为西线战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一派以阿斯奎斯为首，想要打赢同盟国，首先要统一内部思想，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统一内部思想，因此只能借助与外力，也就是我国，另外英国也在争取美国参战，如果能够与我国达成一致的战略进攻方向，那么英国内部的矛盾就不是问题了，这就是阿斯奎斯的高明之处，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因为英国内阁的分歧已经非常严重了，而想要召开元首会晤会议，没有两三个月的准备是行不通的，我担心阿斯奎斯的内阁政府撑不过这几个月就会垮台。不过没关系，不论是英国下一任首相是谁，只要他想要保住英国本土、想要战胜同盟国，就必须要借助我国的军事力量，必须要与我国商讨确定战略大方向的问题！”

第595章烈火焚城

在福冈战役中，日军阻挡了华军的进攻长达半个月之久，尽管最后大庭二郎带着残部投降了，但是这让日本新内阁看到了抵抗华军进攻的希望，此前大庭二郎已经将准备在福冈与华军打巷战的计划报告了大本营，并且附有详细的防御计划，日本大本营决定接下来的战斗都围绕城市进攻，在城市里与华军打巷战，想以此阻挡华军的迅猛攻势，让华军每得到一个城市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日本人的算盘打的很好，他们想在各个城市布置防御措施与华军打巷战，这对于华军来说，日本人只不过是异想天开，日本的城市建筑结构对于打巷战的防守方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没有什么坚固的建筑可以供日军建立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且华军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破解日军想要打巷战的企图。

华军加大了侦查力度和敌后情报工作，进攻一个日本城市之前都要对该城市的日军防御情况做详细的侦查和情报收集，只要发现日军有在该城市打巷战的计划，华军立即出动轰炸机群向该城市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将躲在城中各房屋内的日军烧成白骨，也将该城池烧成白地，不给日军打巷战的机会。

另一方面，华军加强了敌后情报工作，动用铁血调查局的力量，派出大量的谍报人员或收买本地日本人对日本各地大小城市的地形、建筑、布防兵力情况等进行侦查，一边向华军报告，一边留下暗记，如果华军对日本城市的街道地形不熟悉，这对作战是非常不利的，谍报人员在侦查的时候还会在各城市各条街道留下暗记，标识哪条街道没有日军布防、哪条巷子是死胡同、哪条道路有大量日军驻守等等，而华军攻进城市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些标识迅速攻占各城市。

华军用这种事前对日本各大小城市进行情报收集的手段在日后逐一攻占日本各地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全面占领日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并减少了很多的伤亡。

11月15日。根据侦查得到的情报得知，日本人分别在佐世保、长崎和熊本这三座城市都准备与华军进行大规模巷战。在佐世保，日军部署了师团和24师团，一共近四万人。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准备就地利用城市房屋、建筑和街道与华军打巷战。在长崎，日军部署的是25师团和26师团，在熊本，日军部署的是27师团。

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这三座城市与华军死战到底，日军绑架了当地的日本居民。要求当地居民配合军队一起抵抗华军的进攻，日军在这三个城市的每一间房屋、每一条小巷、每一条街道都布置了防御工事，他们还要求当地的平民随同一起作战，并给平民发放冷兵器。

对日本本土左扎司令官徐绍桢得到情报部门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对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在会议上，徐绍桢让副官将情报向与会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一番通报之后说道：“前几天45师在福冈与日军22师团打了一场巷战，一共历时12

天，尽管最后那些日军残部投降了，但是日军大本营发现在城市打巷战可以拖延我们进攻的步伐。认为可以消耗我军的兵力和物资，所以他们决定以后就与我们打巷战，在任何大小城市与我们寸土必争，如果真按照他们这种打法的话，我们就算再动用一倍的兵力也讨不了好，日本人虽然不多，但也有好几千万，如果他们绑架了所有的日本平民百姓与我们对抗的话，我们是要吃亏的，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诸位都说说看。我们要如何应对日本人这个阴谋？”

46师师长华毓宝说道：“司令，我认为可以对日本人进行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将日本政府和日本普通平民区别开来，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宣传。宣传日本政府的邪恶本性，呼吁日本普通民众不要听信日本政府的蛊惑和洗脑，坚决与日本政府划清界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破解日军准备全面打巷战的计划。日本的城市建筑基本上都是砖木建构，而且木质材料占大部分，这种房屋很容易着火，既然日本人喜欢躲在房内，那我们根本不用跟他们打，直接调动轰炸机群投放燃烧弹，一旦城市内的房屋大规模烧起来，躲藏的日军必然藏不住了，他们要么被烧死，要么乖乖撤出城市与我们打野战投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47师师长迟川石点头道：“这个两个注意不错，我提醒一下，要防止日本人躲在地下，一般来说，城市地下是有排水排污下水道的！”

另外一个师长摇头道：“我认为这个倒是不用担心，且不说日本的城市发达程度还没有发到欧洲那样拥有完善的地下排水排污系统和地铁线路的程度，就算有，那些沟渠也不会太深，内部的空间也不会太大。再说了，一旦我们投下大量燃烧弹让大量房屋燃烧起来，会消耗掉大量的氧气，城市周围的氧气都会被抽掉一空，躲在地下的日本人没有氧气如何活命？他们唯一的结果就是全部窒息而死！”

将领们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但几乎都认为投放燃烧弹是一个最快、最好，也是最省事的办法，还可以减少士兵伤亡以及弹药，等城市烧成白地之后，再派军队进城搜索，解决漏网之鱼。

徐绍桢听了将领们的意见之后说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见都差不多，那就动用空军轰炸机群对熊本、佐世保和长崎投放燃烧弹，你们各自做好准备，一旦投放燃烧弹，城市内大规模房屋燃烧起来之后，如果日军部队打算逃跑，你们要第一时间挡住他们，他们投降也就罢了，如果不投降就全部歼灭，这三座称烧光之后，要先派小股部队进行一边侦查，一边搜索，防止有人躲过火灾”。

“是，司令！”

11月16日，华军出动一些飞机分别向各城市投下大量的宣传单，宣传日本政府的险恶用心，奉劝日本民众与日本邪恶政府划清界限，要求各地日本民众走出城市，必要为日军陪葬。

在宣传单投下之后，许多日本人捡到传单后收起来，而日军则疯狂的收缴这些传单，不上交的日本人很快遭到杀害，这激起了不少日本平民的愤怒，很多看到宣传单的日本民众收拾行李离开城市向本州岛出发，决定去本州岛躲避战火。

11月18日，华军出动一百多架轰炸机，分作三批，分别对熊本、长崎和佐世保城区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燃烧弹一经投下，附近的房屋便如同被泼了汽油一样着了火，那些火烧得很旺，很快周围的房屋都燃烧起来，房屋内躲藏的日军士兵全部全身着火跑出来在地上打滚，但是不打滚还好，越打滚火势越大，用水泼都泼不灭，日军士兵们被烧得临时的惨叫声在整个城市蔓延，到处都是惨叫声，到处都是大火，没有被烧着的日军士兵和日本平民纷纷惊恐地逃向没有着火的城区，但是城区内的房屋太过密集，火势又大，火势开始蔓延，在风力的作用下，火势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城区。

长崎、佐世保和熊本城内大量的日军士兵和日本平民逃出城市，面对这种泼天大火，日军军官也约束不了士兵了，大量的士兵开始溃逃，华军开始在各城市城外围堵这些逃跑的日军士兵。

11月20日，长崎、佐世保和熊本这三座九州岛最大的城市相继被烧成了白地，日军被烧死数万人，余者在被困两日后投降，平民被烧死的更多，这都是跟着随日军的结果。这将事情传出后，立即就给了日本人极大的震慑，许多担心华军再在城市投放燃烧弹的日本平民不敢再呆在城市内，选择与日本人华清界限。

经过这次投放燃烧弹之后，日军大本营也被华军的狠辣吓住了，有些人想要撤销与华军打巷战的计划，但是不与华军打巷战又无法拖延华军的进攻步伐，这让日军大本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由于担心华军再次向城市投下燃烧弹，在九州岛的一些小城市日本守军也不敢再全部呆在城市里，他们选择在野外选择一些险要之地打阻击，但是日本基本上没有什么险要之地，也没有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很多小城市很快就被华军占领，九州大片土地落入华军手中，日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华军一见日军溃败，立即迅猛追击，根本不给日军喘息的机会，也不给日军重新布防的机会，打得日军没有勇气和心思想其他的，只顾着一心逃命，而日军兵力就在这一过程中迅速被消耗掉。(未完待续。)

第596章绝密电令

11月26日，华军全面占领九州岛，在九州岛的日军部队除了一小半逃向本州岛之外，其他不是被歼灭就是选择了投降，华军一共只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全面占领了九州岛，这个进攻速度堪称恐怖。

刚开始日本高层还以为凭借日军的武勇、武士道精神以及在本土作战的地利优势，可以占据很多方面的优势，只要打得好，完全可以将进攻的华军留在日本，原本还很有精神的日军部队在经过这不到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日军部队都变成了霜打的茄子，逃到本州岛的日军部队将恐惧和绝望传染给了其他日军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在全日本传扬开来。

如此一来，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日本高层们的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内阁和军方也逐渐分成了两个派系，一派是主战派，以内阁首相寺内正毅为首，骨干有东乡平八郎、浅田信兴、神尾光臣、大井成元等人，而另一派则是主和派，以西园寺公望为首，骨干有大迫尚敏、川村景明、鲛岛重雄、上田有泽等老一辈退休军中大将。

不过之前西园寺公望被寺内正毅等人胁迫，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主和派没有了兵权，尽管反对主战派，但是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日军在九州岛的惨败让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主和派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暗中大肆联系军中将领，以期望取得兵权，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一些头脑清醒，而且看得清形势，并且不想为寺内正毅等那些顽固派陪葬的日军将领接受了西园寺公望等人伸过来的橄榄枝，与他们暗中结盟，他们开始挖顽固主战派的墙角，主战派的军队在前方吃紧，他们则在后方紧吃。

华军占领九州岛之后战事就暂时停止了下来。部队伤亡的兵力需要补充，作战物资和弹药也需要补充，战士们同样需要休整，最主要是徐绍桢需要等萧震雷的指令。只有萧震雷发出指令，他才能发动第二阶段的进攻。

地面进攻进攻虽然停止了，但是徐绍桢却没有闲下来，让一边让部队休整，每日里时常视察部队的休整情况。一边指挥军情部门与铁血调查局进行合作，在日本本州岛、四国岛各地进行侦查和勘测，大量的华国特工和情报人员混在逃难的日本平民当中进入本州岛和四国岛进行地形勘察、守军兵力部署情报的收集，特别是对各城市和险要之地的地形侦查。

铁血调查局在日本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极为发达，尽管对日本的战事才进行一年多的时间，铁血调查局也在战前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对日本本土的地形进行细致的勘探和侦查，但是在开战这一年多来却将情报系统发展得很完善了，现在在日本各城市，甚至乡村都有铁血调查局的情报人员，但得知军队下一阶段马上要对本州岛和四国岛发动进攻了。于是隐藏在那边的情报人员立即开始频繁活动收集日军的情报，一时间大量与日军有关的情报纷纷传到徐绍桢的办公桌上。

徐绍桢命人将每天送过来的情报都整理存档，以便日后对本州岛和四

国岛发动进攻时用得上，而且有些情报还必须实时更新才能保证情报不会过时。

11月28，徐绍桢接到从京城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绝密，电报纸送到他手上的时候还是一连串的数字，而并没有破译成具体内容，这不是电讯人员偷懒，而是因为这份电报只能由他亲自破译。

他从自己贴身之处拿出一个密码本。然后对照密码本将电报纸上的一连串的数字破译出来，经过八个小时的破译，整封电报才完成，他看了看新纸写的电报内容之后脸色连续变了几变。随后又恢复了正常，他很快拿出打火机将原文和破译文两张纸都烧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让他命令军队将九州岛上的日本人全部赶走，向本州岛赶，九州岛上除了日军俘虏之外不留其他日本平民。这个任务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要知道整个九州岛的日本平民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逃往了本州岛和四国岛，但是还有一部分留在这里。留下的日本人不说五六百万，两三百万是绝对有的，要将如此之多的日本平民赶往九州岛，必要动用武力，谁都知道故土难离，不动用武力，那些日本平民怎么会乖乖地离开这里前往本州岛？

可一旦动用武力强行驱逐，那么势必会有日本人反抗，如果只是一两个人反抗还没有，就怕引起日本人大规模的反抗，到时候要怎么应对？开枪杀人？一旦开枪，死亡人数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强行驱赶数百万人进行迁徙，绝对不是一个小事，这事太大了，大到他都看到那封电报时都有些颤栗，烧完电报之后，他坐在办公室椅子上默默地抽着烟。

这个命令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发过来，而是密令，既然是密令，那么发电报的人肯定是不会负责任的，但他是军人，不能不执行这个命令，如果不执行命令，后果他也承担不起，任何军人违抗军令都是对自身荣耀的玷污。

这天夜里，他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当副官来替他打扫办公室时发现他在这坐了一夜，当即大惊：“司令，您，您怎么在这里过了一夜？”

“别大惊小怪的！”徐绍桢转过身来摆摆手，说道：“这里暂时不用打扫了，你去给将军们传话，让他们下午三点之前赶过来开会！”

副官愣了愣，但还是答应：“好的，司令！”

上午，徐绍桢照常工作，中午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两个小时，等他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半，副官刚好过来报告：“司令，将军们都到齐了，就等您过去！”

“好！”徐绍桢穿了衣服匆匆洗漱一番，在副官的帮助下穿上军服之后就向会议室走去，副官担心他感染风寒，紧跟在后面将一间军用披风披在他的肩膀上。

来到会议室后，军长和师长们都站起来，徐绍桢走到主位上压了压手，待所有人都坐下后他也不废话，直接严肃道：“今天把诸位叫过来，主要下达一个军令，三天后每个师将驻扎地区的日本人全部集中起来向本

州岛驱赶，不管他是男女老少，还是老弱妇孺，又或是老弱病残幼，全部向本州岛驱赶，三天后下达向九州岛各地各城的日本人下达通知，让他们准备好行囊、食物，给他们两天的时间做准备，五天后让他们出发，如果不配合，军队则强行驱赶！”

“什么？”话音刚落下，会议室里的军长、师长们就惊呼起来，这个命令太离谱了，将军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将军们都很清楚，尽管在前段时间打仗时，九州岛已经有许许多多日本人向本州岛逃难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走不了的就留了下来，这些留下的日本人少说也有数百万人。

就算这数百万人全部都配合，要组织他们迁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那些日本人肯定会不配合，在数百万人不配合的情况下要将他们全部迁徙到本州岛，这个工程量太浩大了。

一个师长吃惊道：“司令，这，这，怎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来自上面吧？这是谁下的命令？我们是军人，可军人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又一个师长大叫：“司令，您说是谁下达的这样的命令？这是哪个混蛋，昏了头啊！”

徐绍桢闻言脸色一变，抡起拳头一锤桌子厉声道：“放肆，每一个命令的下达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们不要乱猜了，这个命令就是我下达了，这是军令，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再妄自非议上峰决策，按违抗军令论处！”

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背着违抗军令的罪名，背负这样第一个罪名可不仅仅只是撤职查处的问题，更关乎自身军人荣誉的问题。

良久，一个师长叹道：“司令，此事的后果您想过吗？如果那些日本人配合的话倒还好一些，大家相安无事，把他们迁徙走就完事了，可您认为那些日本人会老老实实配合我们吗？肯定会有人拒绝配合，不仅拒绝配合，他们还会反抗，而且是大规模的暴动，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妥协是不可能的，唯有武力镇压才能解决问题，战场厮杀杀死敌人没有人会非议，但是杀俘就会引起广泛声讨，就更别说对普通民众动武了，一旦这个命令得到执行，那我们军方很可能会遭到极大的非议，背负屠杀无辜平民的罪名，且不说外国政府如何反应，仅仅国内的那些顽固守旧的道德卫士们就会对我们大肆口诛笔伐，此事对我们影响倒是不大，因为我们只是奉命的执行者，司令您是最高指挥官，您担的干系可就大了，到时候您很可能会为此背黑锅啊！”

徐绍桢伸出颤抖的手摸出香烟，连续打了几次火才将香烟点燃，他抽着烟，烟雾不断升起缭绕，众人都看着他，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

良久，他掐灭烟头起身严肃道：“这个命令是我下达的，我是对日作战最高指挥官，在这里，我有权下达任何命令，你们只需要执行命令就行，有什么后果，全部由我一人承担，如果有人胆敢违抗军令，后果自负！散会”。(未完待续。)h211

第597章护短（1）

12月1日华国九州岛驻屯军司令部向九州岛所有日本人下达通知，两天时间收拾好一切东西，两天后启程离开九州岛前往本州岛，只有两天时间准备，如不配合，将采取强制措施。

这一通知下达之后，九州岛的所有日本人都哭天喊地，整个九州岛的天空都如同笼罩着一片阴云，胆小的日本人家庭在大声痛哭一番之后开始行礼、准备干粮，而胆大的、并且不愿意迁移到本州岛日本人开始互相串联，联合在一起准备向华军抗议，想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日本人也不想想，这条通知一旦下达，华军怎么可能会轻易收回？如果日本人不配合，华军必然要采取强制措施。

12月3日，华军开始派兵将所有九州岛各地方的日本人集中起来，将那些愿意向本州岛迁移的日本人组织起来向本州岛方向前进，这些人占了大部分，毕竟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想被华军采取强制措施。

除了这大部分日本人愿意配合之外，还有少部分日本人不愿意配合，他们想要以武力对抗华军的强制措施，许多日本人躲起来逃避华军的搜查，甚至对抗华军的强制措施，针对这些日本人，华军采取的措施就是强制抓人，采取暴力反抗的，一律当场击毙。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在九州岛的华军都在从事着这件事情，到处抓捕日本人。只要看见日本人就抓，对于那些极度仇视华军的日本人，华军当中有人认为既然已经将这些人抓起来了。就不能放他们离开，因为以这些人对华军的仇视程度，如果放了他们，他们很可能以后会更加敌视，甚至武力对抗，因此对于这些人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直接消灭，不给他们武力对抗华军的机会。在这件事情上。军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直接处决这些人。

两天后。华军秘密处决第一批抓到的日本暴力反抗分子，这次处决的第一批日本暴力反抗分子有一万两千人，都是青壮年，也只有这种年纪的日本人有胆量反抗。这一天就处决了一万两千人。所有被处决的日本人在之前被押到刑场，逼着他们自己挖坑，挖大坑，挖玩坑之后将挖掘工具收走，并不允许他们从坑里上来，最后华军士兵们开始用工具向坑内填土将他们活埋。

此后每天将抓到的日本人都进行这样的处理，而且一天比一天活埋的人数多，到后来有一天被活埋的日本人达到二十万人，整个过程一共持续了一个月。到了1917年的1月3日，在九州岛还没有离开的日本人都抓完了，也都全部处理干净。一个日本人都没有留下。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尽管进行得很秘密，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结束之后没过几天就传到了国内，刚开始只是一些风言风语，没过几天就传得越来越厉害。甚至有报纸开始报道，但只是猜测。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因此关注的人很少，基本上没有人理会，也没有人相信。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有一家报纸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上中有的照片显示许许多多的日本人的尸体被丢进大坑里，

还有照片显示华军正在组织大量日本挖掘大坑，而华军在附近警戒，照片拍摄非常模糊，而且拍摄人的位置很隐蔽，显然这是偷拍的。

这些照片一经被在国内的报纸上披露出来，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有评论家迅速撰文指出国防军在日本搞大规模屠杀，而且矛头直指指挥官徐兆祯，紧接着各家报纸先后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徐兆祯一时间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1917年1月6日，总统官邸。

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报纸，萧震雷突然停了下来，报纸上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迅速放下手中的筷子将这篇报道看完，脸色立时变得铁青，一拍桌子大怒："混账，混账！"

萧震雷的突然发火将家人吓了一跳，更是将两个孩子吓的哇哇大叫，王亚男一边安抚着孩子一边娇嗔道："你怎么回事，大清早的你吃着东西怎么就突然发火了？谁招惹你了？就算不好吃，你也不能这么大的反应啊！"

萧震雷此时也知道自己反应过激了，他连忙道歉，之后早餐也不吃了，立即拿着报纸打电话将杨永泰叫过来，将报纸丢给他怒气冲冲道："吗的，吗的，这帮人吃饱了撑的还是没事想找事？为什么报纸上会有这种消息报道出来？军队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却在他们背后捅刀子，让前方将士们怎么想？新闻管制局那些人是干什么吃的，他们怎么会允许有这样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啊？"

杨永泰捡起报纸迅速扫了一眼，随即很快脸色剧变，难怪萧震雷发这么大的火，这也是他发现萧震雷第一次开口骂人，而且是吗得最直接的那种，看着萧震雷怒气冲冲，脸色阴沉得怕人，他顿时额头上和后背心里直冒冷汗。

杨永泰的脑筋转得很快，立即道："大总统，我马上打电话给新闻管制局，让他们立即对这家报纸进行查封！"

"回来！"萧震雷立即叫住杨永泰，"糊涂，你以为查封这家报社就完事了吗？查封这家报社只能是欲盖弥彰，让人们往更恶劣的方向去想！你以为别人都是没脑子的人吗？人们会自己去想的，人们想什么，你阻止得了吗？"

杨永泰转身过来问道："那么，让新闻管制局立即勒令各家报社停止刊登与此事有关的报道？然后派人调查照片的来源以及对那些写这些报道的文人采取措施？"

萧震雷摆摆手："对那些笔杆子采取措施就不必了，他们今天刚刚写了与此事有关的文章，明天就出事了，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他们是因为写了那些稿子出事的，不要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情，查查他们有没有受什么人指示，不管什么结果，都暂时不要动他们，如果真是有人指使他们，查出幕后人物！"

杨永泰立即道："是，我马山去！"

接下来的两天，这件事情越演愈烈，尽管新闻管制局对各家报社下达了勒令停止刊登报道相关报道的文章，很多报社也停止了对此事的报道，

但是一些没有牌照的小报却依然顶风进行大肆报道。

新闻管制局的官员们顿时怒了，之前他们因为监管不严而导致让这样诋毁国防军的报道刊登在报纸上发表出来，此事已经引起总统的震怒，他们哪里还敢玩忽职守，立即勒令报界各家报社不准再刊登相关报道，可没想到那些没有牌照的小报又忽然冒出来进行大肆刊登，而且刊登的照片与之前刊登的又不相同，但报纸上的照片还是显示国防军与大量的日本尸体在一起，同样还是大坑，大坑内躺着大量的日本人尸体。

这次新闻管制局的官员们真的怒了，他们立即联合警察局、工商、文化等部门对这些无牌照的小报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查处，将那些小报社的老板和主事人逮捕入狱，理由是无牌照私自经营新闻报业，而且还诋毁国家军队，前面一项罪名还没什么，最多拘留半个月和罚点款项，而且报社是开不成了，后面一项罪名却是大了，诋毁、，抹黑军队，这项罪名最多可以判十几年。为什么说是诋毁和抹黑呢？因为那些报纸上的照片画面尽管有国防军的身影，也有大量日本人的尸体，但是却不能够以此认定国防军对日本平民进行了屠杀，毕竟没有直接的画面正视这一点。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杨永泰拿到调查报告后立即向萧震雷进行报告，原来这些相片是被一个在九州岛的美国记者柏朗斯偷拍后从日本带过来的，由华国对日本进行战争，封锁了日本海域，柏朗斯无法直接从九州岛回美国，只能乘船来华国之后再乘船回美国，可柏朗斯来到上海滩之后当晚去歌舞厅喝酒喝醉了，无意中泄露了他手上有大量华军屠杀日本人的相片的情况，当时他的酒后真言被一个有心人听到后就将他带走了，等到柏朗斯醒过来，他的底片都不见了，柏朗斯也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

拿走底片的人已经被抓到，但是已经成了死人，凡是参与此事相关人员都被灭了口，不过种种迹象显示是某个反对派组织策划了此事，但由于相关直接参与人已经被灭口，调查人员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是那个反对派策划的，因此不能擅自抓人。

萧震雷看完调查报告之后问道：“这么说相关人员都被灭了口，此时就只能不了了之喽？”

杨永泰道：“是的，尽管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对方的身份不允许执法部门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逮捕”。

萧震雷又问道：“那么那些无牌小报的老板和主编呢？他们也不知道吗？”

“已经严加审讯过来了，他们只是收到了相片和钱，另外还有威胁信，在前和威胁下，他们才将那些照片和报道刊登出来的”。(未完待续)

第598章护短（2）

报纸上虽然不在报道屠杀事件，但是此事引起的风波却没有平息下来，社会各界的讨论之声还是一如既往的激烈，有些文人相继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军方高层要成立调查组前往九州岛进行实地调查，如果调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最好，如果调查出来确实有此类事件，决不能姑息，要追究下达命令的将领的责任，理由是战争与平民无关，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能屠杀平民，即便是外国平民也是如此。

社会舆论也并非一边倒的趋势，也有许多拥有官方背景的报纸对此事进行反击，认为始作俑者是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前报纸上披露出来的那些相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既然是战争，哪有什么无辜者，在战争中有平民伤亡也是很正常的，那些照片只能说明士兵们正在掩埋尸体，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再说根据前线传来的消息称，国防军在与日军发生战斗的时候，有许多日本平民手拿武器攻击国防军，既然拥有武器，就不在是平民身份，被打死也是正常情况。

一时间双方在报纸上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一副好不热闹的景象。对于这样的事情，就算萧震雷也不好出面干预，毕竟现在不是封建帝国了，是共和时代，言论在一定上是自由的，难道你还不准别人说话，不准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禁止各报社刊登那些与国防军有关的报道。理由是因为那些报道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擅自给国防军的行为进行定性，而且新闻管制局这段时间也因为在新闻刊登管制上出现问题遭到了大换血，官场大地震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新闻管制局官员敢玩忽职守，对于各报社要刊登的任何新闻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决不允许再出现以前那种情况。

对于这件事情，萧震雷一直处在关注当中，杨永泰每天都要向他汇报此事的后续发展情况。

“大总统，调查人员直到现在为止还找不到对方的参与此事的证据。这件事情是否还要继续跟进？”杨永泰问道。

萧震雷弹了弹烟灰，带着思索的神情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景致说道：“按照这见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我怀疑对方手上肯定有真正对军方不利的照片，这一点从对方一步一步按照计划将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就可以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新闻管制局封锁了对方在报纸上刊登的途径。又封掉了那些小报，打断了对方的计划实施过程，我相信对方肯定还会再想办法出手，一旦他手上真正对军方不利的照片面世，那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他们再次出手之前，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拿回来，另外与这件事情相关联的直接关系人，都必须让他们闭嘴”。

“是。另外那个美国记者柏朗斯怎么处理？他可是美国人，在使馆挂了号的”杨永泰提醒道。

萧震雷转身看着他反问：“你说呢？”

看着萧震雷那眼神，杨永泰心中一寒。连忙道：“是，卑职明白了！”

对于萧震雷来说，别说是一个美国记者，就算是美国总统，为了政治

需要，都可以杀掉。让萧震雷颇为无奈的是。虽然建立新政府的时间不短了，国家国力也蒸蒸日上。民众民族自信心也在逐渐开始恢复，对外已经可以说不了，但还是有不少人在骨子里依然对洋人有些敬畏，平时看见洋人都是毕恭毕敬的，杀洋人，这种事情想都不敢想。

1917年1月8日。

上午，萧震雷在总统府办公，秘书小高敲门后急冲冲走过来说道："大总统，出事了。刚刚接到消息，有人向国会右议院提出了要责令最高军事委员会组织调查组对九州岛事件进行调查的议案！"

萧震雷闻言脸色一变，一拍桌子怒道："什么？我看他们简直是疯了，想插手军方事务，他们的手也伸得太长了一些，严密关注这件事情，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搞出什么幺蛾子出来！"

"是！"

萧震雷又道："知不知道是谁提出的议案？"

小高道："好像是民党的汪兆民和陈英士等人"。

萧震雷的脸色又是一变："哼，这些人总是唯恐天下不乱！"

接下来的几天，王兆民、陈英士等人在国会右议院提出要责令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调查组对九州岛屠杀事件进行立案调查的事情就传扬开来，这次民党方面好像动用了很多人脉关系，竟然取得了多数议员的支持，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在右议院获得通过之后，立即提交左议员审核。当天晚上，左议院议长梁启超就打电话过来了，左议院前任议长是张謇，干了两年，梁启超是现任左议院议长，他也是总统幕僚团副团长。

梁启超在电话中说："大总统，民党那帮人最近在右议院提出了一个议案，该议题提出要责令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调查组调查九州岛屠杀事件，他们在听证会上提供了不少不利于军方的照片，因此获得了不少议员的支持，议案已经获得了通过，并提交到了左议院，不知道大总统知道这件事情吗？"

原来如此，民党那帮人竟然在右议院上将不利于军方的照片拿了出来，萧震雷当即道："听说了！不论是内阁、各级政府还是军方，有人监督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有不同的意见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提出，我们都虚心接受并会努力加以改正，但我反对不按规矩来，最高军事委员会是我这个大总统下辖的军事机构，按照规定，国会是无权与最高军事委员会产生关联的，就算他们提出的证据是真实的，就算国会左右两院的提案同时通过，最高军事委员会也不会理睬，这就是我的态度，我先你跟打个招呼，别到时候弄得国会下不来台、颜面受损可就不好了！"

萧震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就算军方在九州岛真干了什么事情出来，其他人对此有异议的话，也只能走正常程序，即向最高军事委员会辖下的宪兵司令部举报和投诉，宪兵司令部受理之后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属实，可以向最高军事法庭提起诉讼，由最高军事法庭进行审理宣判。

军方是萧震雷的禁脔，其他派别的人根本插不上手，民党那些人当然

知道走正常程序的话，此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调查与否，就是萧震雷一句话的事情，因此只能剑走偏锋，走国会这条路，想以国会各派的力量逼迫萧震雷让步，从而将手伸进军方内部，但萧震雷怎么可能轻易妥协？

梁启超听了萧震雷的话后说道：“好的，明白了！”

次日，国会左议院以该提案属军方管辖权限范围内，本议院无权审核该提案为由拒绝了右议院提交的议案，议案被退回给了右议院。左议院的反应让王兆民和陈英士等人都极为恼火，他们认为国会两院应该是一体的，这件事情如果做成的话，不仅对右议院有好处，而且对左议院也是很大好处的，从此以后，国会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插手军方事务，结束总统一人对军方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局面。可他们没想到左议院竟然完全不配合，为什么左议院在如此利益面前都不动心呢？

左议院为什么不配合呢？只有梁启超最清楚，想从萧震雷手上抢夺军队控制权，这基本上是想从老虎的嘴里抢食的节奏，现在萧震雷还算讲规矩，因为规矩是他定的，大家都在这个规定的制度里博弈，可如果有人想要无视规矩进行博弈，那就会逼得萧震雷也会不讲规矩，到时候他们这些都没得玩了。

梁启超知道，国家发展很快，已经在赶超列强，这个时候如果再拖后腿那就真的会被千夫所指，没有民众支持，任何党派都无法存活。因此他果断地拒绝了民党那帮人，那帮人只知道败事有余，成事不足，与这样的人为伍，他不屑为止。

在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民党那帮人想要直接与萧震雷交锋，面对面将军方在九州岛干的事情的照片拿出来，以此逼迫萧震雷让步，他们断定萧震雷不敢睁眼说瞎话，在看到真实的相片之后完全当没事一样。

这天，王兆民提着公文包来总统府找萧震雷，作为国会立法局的官员之一，他是有这资格的。萧震雷抽时间接见了他，两人坐下后，萧震雷问道：“兆民找我有事吗？”

王兆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叠相片递过去说道：“大总统，您看看这些照片，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军队是保家卫国之利器，不是屠夫，军方在九州岛的作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我要求立即对下达屠杀命令的将领进行查处！”（未完待续。。。）

第599章护短（3）

萧震雷面色平静地看了看这些照片，看完后大怒，拍着沙发扶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这是谁下令这么干的？如果这些照片上的情况都是真的，一定要彻查到底！”说完后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说道：“找几个相片鉴定技术专家过来！”

打完电话后萧震雷回到沙发前坐下问道：“兆民啊，我已经打电话去叫鉴定专家来了，等专家们鉴定完毕，如果相片是真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彻查到底，不管是谁下的命令，都难逃干系！对了，你这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此时汪兆民心中冷笑不止，演吧，演吧，继续演，等专家们看过这些相片之后，我看你到底是真派人去调查，还是跟我妥协。

“大总统，这是一个美国记者在九州岛无意中发现后拍摄的！”

萧震雷皱眉道：“美国记者？兆民啊，现在各国特务在我国活动猖獗，目的各不相同，有的只是窃取我国机密情报，但有的却想颠覆我国政权，用心极其险恶，你可不要被人利用了当了那些特务的帮凶才好啊，如果你成了某些国家派来我国的特务的帮凶，就算我也救不了你！”

汪兆民心中冷哼一声，嘴上却道：“多谢大总统关心，兆民省得，再不济也不会干出这种出卖祖宗之事！”

“哼，这可不一定！前世的时候，你就干过这种事情”萧震雷心里哼一声。

不久，三个照片鉴定专家被秘书小高带了进来，各自向萧震雷行礼：“大总统好！”

“好，你们也好！”萧震雷起身指着茶几上的相片道：“这次叫你们过来，是想让你们将这些照片鉴定一下，看看它们是真是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关系到军队的荣誉，马虎不得，如果你们的鉴定出了错误，是要负责任的”。

“好的。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得出结果！”其中一个专家说道。

“那就开始吧，我们等着！”萧震雷摆摆手。

三个专家闻言都拿出白色手套戴上，又各自拿出一个放大镜，分别拿起一张照片进行鉴定。萧震雷拿起一支烟点燃了走到窗户前抽了起来，而汪兆民则站着不动，看着三个专家进行鉴定。

五分钟之后，三个专家鉴定完毕，“大总统。我们已经鉴定完了！”

萧震雷夹着烟转身走过来，“哦？结果如何？”

中间一个鉴定专家说道：“大总统，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萧震雷还没有说话，汪兆民就叫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些相片是我亲自洗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萧震雷眉头一挑，呵斥道：“稍安勿躁，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听听三位专家的解释再发表你的意见不迟！三位专家。说说你们为什么认定这些相片是假的？”

还是中间那位专家道：“大总统，您可以仔细看看，这些相片都是拼

接而成的，就拿这张来说，这张照片上的万人坑以及下面的尸体与周围我国士兵的所在位置是拼接起来的，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来，您看这里，这几个士兵手中的步枪从中间错位了，这种就是拼接不仔细造成的！”

萧震雷接过放大镜和一张照片仔细看了看，果然看见几杆步枪从中间错位。又拿起另外几张照片观察了一下，发现每张照片都是这种情况，他将照片和放大镜递给汪兆民：“你自己看看吧！”

汪兆民气哼哼地接过放大镜和照片观察起来，这一看顿时让他大吃一惊。心中有些恐慌了，叫道：“这，这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啊，这些照片都是我亲自洗的，怎么会变成这样？”

说完，他还不相信自己看到的。又拿起其他的照片进行查看，但所有的照片都是一个结果，全部都是拼接而成。

这时萧震雷又问三个专家：“现在相片的伪造技术都这么厉害了吗？竟然还有人伪造相片？这如何做到的？”

中间那位技术专家道：“是的，大总统，有人可以将几张胶片需要的部分剪下来，然后再将这些剪下来的胶片用特殊的药水粘合得难以看出衔接处，再将粘合好的胶片冲洗成照片，现在大多数假照片就是这样伪造的！”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面向汪兆民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汪兆民喃喃自语：“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亲自冲洗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说道这里，他突然抬头睁大眼睛道：“一定是有人将这些照片调了包，有人想要陷害我，一定是这样！没关系，大总统，我还有底片，底片不可能作假吧，只要底片是真的，那就可以再进行冲洗！”

萧震雷道：“那底片呢？现在三位专家都在这里，拿出来让他们鉴定一下！”

马上拿，就在我的公文包里！”汪兆民立即扑过去将放在沙发另一头的公文包拿起来打开开始翻找。

可是汪兆民找了好几分钟，将真公文包都翻过来了也没有找到底片，他大汗淋漓，一边找一边像发了神经病一样嘴里念个不停：“不可能，不可能，底片去哪儿了？我明明放在公文包里的，怎么不见了。

萧震雷铁青着脸看着已经处于发疯边缘的汪兆民冷声喝道：“够了，我没空陪你在这儿瞎胡闹，你伪造照片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抹黑、诋毁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为国征战的英雄，是谁给你的胆子？到底是你自己的个人行为，还是有人背后指使你？又或是你已经被外国特务组织策反了，已经干出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事情？”

汪兆民闻言顿时脸色惨白，浑身如筛糠一样抖个不停，连忙辩解：“不不不，大总统，这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我确实是有底片的啊，照片是我亲自洗出来的，肯定是在我来之前被人调了包！我没有陷害他们，也没有人指使我，我更没有出卖国家和民族”。

“哼！”萧震雷道：“有没有人陷害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拿着一沓伪造的照片来我这里抹黑国防军、诋毁捍卫国家安全和尊严的英雄们，

如果我不对此事作出处理，如何向前线将士们交代？来人！”

几个保卫人员闻声从外面推门进来将汪兆民架住等待萧震雷的指令，萧震雷道：“将他交给监察院立案调查，查查他在此事中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又或者已经被外国特务组织策反了，如果牵涉到外国特务组织，让内务调查局参与调查！”

“是，大总统！”几个保卫人员立即将汪兆民架了出去，他还在走廊里大叫“我是被人陷害的，我是被人陷害的！”

看着被拖出去的汪兆民，萧震雷面露冷笑，“哼，跟我斗？你们还差了一点水平！”

这件事情，如果换成是袁世凯来处理，估计袁世凯会直接下令将汪兆民抓起来，然后调动军队强行解散国会，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面对民党的步步紧逼，袁世凯就是这么干的。不过萧震雷认为很多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动用军队，除非有人举兵造反，政治上的事情，还是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要动用军队解决，那么必然会留下隐患，造成军人干政的后果。

汪兆民被监察院立案侦查之后，在这件事情上与他有关系的陈英士等人先后被抓，这些人被抓后，在社会舆论上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各大报纸都对这些人被抓的事情进行高度关注，每天都要进行相关的报道。

经过调查和审讯，调查人员得知这些人在当任之前的职务期间收受巨额贿赂、以自身权利通过向相关人员打招呼的手段，为家人、亲朋好友谋取暴利，这些人不仅在京城，而且在南京和上海滩都有数座公馆，购置这些产业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消息被各大报社披露出来之后，这些人立即被广大民众唾骂不止，并拍手称快，认为当局查得好，对于这些官员，当局查出来越多越好，社会各界纷纷对当局的行动表示支持，军方诸多高级将领共同发文对萧震雷的决定表示支持，坚决支持总统清查各机关蛀虫。

这件事情还没有平息下来，萧震雷就接到了孙文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向萧震雷求情希望能够对王兆民、陈英士等人从轻处理。萧震雷对此只能表示遗憾，他说这次的事情不是小事，涉及到军方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他将此事淡化处理，军方那边闹起来怎么办？别人在外面出生入死，后方却有人在背后捅刀子，如果不严肃处理，万一闹出兵变，谁来担责任？而且汪兆民等人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涉嫌抹黑、诋毁国防军，还牵涉贪污、接受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谋取暴利等罪名，这其中每一项罪名都不轻，他向孙文表示，只能按照程序来处理，该怎么判自有法律来决定，孙文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挂断了电话。（未完待续。。。）

第600章沙俄动荡

去年沙俄对德奥军队发起的夏季攻势夺回了不少之前被德奥联军占领的土地，也取得了战术上的相对胜利，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当时沙俄总参谋部的军事首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没有想到总司令勃鲁西洛夫会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进攻抱有信心，也没有准备为他提供后备军或物资。当他们的进攻在6月底势头稍低时，疲乏的俄军已经俘获了二十万以上的俘虏，他们的前进部队已经望见喀尔巴阡山的山口。

到去年八月中旬左右，奥德联军已把战线稳定下来，对俄国的薄弱据点的反复反攻已夺回了许多小块土地，尤其在卢茨克周围。尽管缺乏充分的后备军和军火，勃鲁西洛夫不但固守从奥军手中夺来的六十英里土地的大部分，而且反复进攻。战斗直到9月的第二周才结束，那时奥军和德军的死伤已逾二十五万人，被俘者人数相仿。俄国人则付出了一百万人的惊人代价。俄国农民总是没有武器或弹药的。有时他用刺刀缚在一根棍棒上冲锋，并且缺乏最普通的工具，甚至不得不赤br＞沙皇的军事政策不是屠杀便是停滞不进。去年冬天，由于前线极度缺乏物资，开小差的沙俄士兵在一百万人以上。士气十分低落，开小差的士兵公然住在家里，不受当局的干涉。**和低效率沾染到社会的各个部分。军队的承包商收了钱却只供应补给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质量差的。

德国已经看到了沙俄的虚弱，尽管沙俄前线还有数百万兵力，但是真正有作战能力的不足一百万，其他数百万人都就算打酱油都嫌累赘。

于是自从华国远征军第二军团与俄军西南方面军换防之后，德奥联军就已经做好了大规模反击的准备，并且正式对外宣称进行无限制潜艇战。

1917年1月5日德奥联军240万人向沙俄防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华国第二军团驻防的沙俄西南防线也在被德奥联军的进攻之中。

俄国总司令部总是给勃鲁西洛夫送去为时过迟的支援，但这些支援是用马拉货车在满布车辙的泥路上费力地慢慢运来的，而德国人则沿着高效率的铁路向东疾驰。

开战不到三日。沙俄防线就被德国人打得节节败退，从最前线的卢茨克一直退到了日托米尔，眼看着身后就是基辅了，俄国人才勉强稳住了阵脚。

华国第二军团此前的前线阵地在雅西一带。但第二军团兵员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多少训练而且武器弹药缺乏的东南亚士兵，在张孝准等人的指挥下勉强抵挡了四天，之后担心沙俄败得太快而被德军从北边南下抄了后路，不得不率部撤退到勒布尼察。

这一仗只打了不到半个月就停止了，德军占领了沙俄的大片土地。俄军战死三十万人，被俘五十万人，失踪六千人。华国第二军团也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十二万人，德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损失也不小。

1月20日，萧震雷召开总统幕僚团战情分析会，总参谋长蒋方震也在会议之列。在会议上杨士琦首先通报了军事上的情报分析结果以及欧洲局

势分析结果，他说：“根据我们在沙俄的情报系统发回来的消息分析得知，目前沙俄各地都在爆发大小规模的暴动和起义，沙俄国家杜马议长罗德江科甚至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警告。叛乱正在席卷这个国家时，尼古拉二世写信给皇后亚历山德拉说‘这个大腹便便的罗德江科，又给我写了一篇胡话，我甚至不愿回答’。而杜马议会中最保守的党派都也同意必须除掉沙皇。温和的社会党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提倡‘必要时用恐怖分子的手段’来一个反沙皇的政变，参谋总长阿历克谢夫也正在着手策划逮捕皇后，迫使沙皇进行改革。目前彼得格勒正在爆发大规模罢工，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派去了军队镇压，但是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显示，被派去的军队与起义者、罢工者们亲如兄弟”。

大家都被最后那个“亲如兄弟”的词给逗笑了，萧震雷闻言笑了笑说道：“好吧。我承认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很好，那么你的意思是德国人之所以停止进攻是因为俄国正在爆发的内乱引起的，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的目的何在？”

“是的！”杨士琦点头道：“我们在德国的情报人员最近发回了一些情报显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鲁登道夫上将与俄国革命者弗拉基米进行了秘密会面，他们可能达成了某些协议。半个月前。鲁登道夫安排弗拉基米和一批革命家经德国从瑞士到波罗的海小口岸城市扎斯尼茨，再从那里赴瑞典的马尔默，又继续从马尔默前往俄国，我们怀疑，德国正在支持俄国革命党对抗沙俄当局，因为现在沙俄国内的暴动和起义浪潮已经十分凶猛了。德国需要他们回到俄国主持反抗沙俄的斗争。我们推测，德国此举的目的是想谋求同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集中所有军队。因为只有支持俄国革命者推翻沙俄当局建立新的俄国政府，德国的目的才能达成！”

蒋方震说道：“这么说来，德国此时停止进攻就说得通了！只是如果沙俄内部出现问题，那么我们东欧战区的第二军团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一旦沙俄政府垮台后建立的新政府是否还会站在协约国这一边，如果他们与德国单方面媾和，并对我第二军团动手的话，我第二军团就会处于四面被围的境地，到时候补给断绝，后援断绝，只能是死路一条！”

众人听了蒋方震的分析之后，立即都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后果，以前他们都在期盼沙俄政府早点垮台，如果沙俄当局垮台的话，华国就可以立即着手进行吞并西伯利亚的计划，但是现在将第二军团置于危险的境地了。

有幕僚团成员提议道：“那么，要不马上下令将第二军团撤回来？或者撤退到哈萨克斯坦大草原附近，在那一带南北都有我军驻防，就算未来的俄国新政府翻脸，第二军团也可以与驻防在当地的我军一起对抗他们！”

蔡锷摇头道：“这根本行不通，别说现在沙俄当局没有被推翻，就算沙俄被推翻了，建立了新的俄国政府，第二军团也不能退，只要俄国还没有与同盟国进行媾和，第二军团就不能退，否则我们无法向英法等协约国交代！”

蒋方震说道：“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管第二军团的死活，现在第二军团

还有八十万兵力，尽管装备不好，但是弹药还算充足，虽然在这一段时间的训练被德国人的进攻打断，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训练，我相信只要让他们完成训练，他们的战斗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是与第一军团互相配合向巴尔干半岛方向进攻，并在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汇合，还是让他们原地驻防坚守，而我们通过船队穿过土耳其海峡从黑海给他们运输物资在，增加他们的弹药和物资储备，以防止俄国翻脸之后截断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线？”

这时众人都看着萧震雷，这毕竟涉及到第二军团八十万人的生死，没有人敢越过萧震雷决定他们的命运。

萧震雷抽着烟，吐出的烟雾在他面前升起，更显得他此时的沉着和冷静，他缓缓道：“事情没有你们想想得那么糟糕，就算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了，你们就认为俄国革命者能在第一时间夺取政权吗？没那么简单，除了代表社会底层无产者的俄国革命者之外，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沙皇被推翻，我认为最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接管政权的并非弗拉基本那些人，而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暂时也只有他们能够接手俄国那个烂摊子！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也无法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他们最多只能撑个一年半载，因为俄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饭和停止战争的问题，而粮食和生活物资全部都被地主资产阶级掌握，他们当然不可能舍弃自己的利益，因此矛盾会再次爆发，俄国还会再乱一次，到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谨慎对待的。一年之内，我们不需要担心第二军团的处境，一切等我去开罗参加协约国元首会议之后再做安排！对了，我去开罗的准备工作安排的如何了？”

杨度连忙道：“我们已经与英法方面进行反复磋商，具体的时间定在2月12日，前往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乘坐专机，由于英国从我国购买了三百架战机，而我国又送了三百架战机，英国担心船运速度太慢，就在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北非等多地分别修建了三座大型机场以方便我们每生产出来一架战机就可以起飞飞回英国作战，而且我军也在河内、金边、新加坡、巴格达、耶路撒冷也分别修建了空军基地，走这条空中航线的话，大总统就算在3月11日启程也不晚；第二就是乘坐海军战舰，三月份我们正好有一批补充兵员要运往小亚细亚半岛和中东地区，到时候会有海军分舰队护航，大总统正好可以同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线，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安排”。（未完待续。。。）

第601章见南洋华侨

侍从室主任杨永泰立即说道：“我是大总统侍从室主任，对于大总统的行程安排，我认为应当谨慎从事，距离元首会晤日期还有足足二十天的时间，为了大总统的安全考虑，乘坐海军战舰前往开罗最为稳妥，毕竟飞机失事的概率太高，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不能把大总统的安全交给老天爷去决定！”

萧震雷沉吟片刻便道：“好，具体的行程安排交给总统侍从室来负责，距离元首会晤日期只有二十天的时间了，要尽快安排启程，其他各部门须尽全力配合，不得推诿，今天的例会就开到这里”。

从华国到非洲埃及的路程并不算近，如果乘坐海军战舰，二十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因此要必须要尽快安排启程，而且还不能出现差错，否则谁也无法承担责任。

1月23日，萧震雷正式启程前往埃及开罗参加协约国元首会议，随行人员有第一夫人王亚男、以及总统目幕僚团成员杨士琦、左议院议长梁启超及总统办公厅直属各机关相关负责人或副负责人、军方高级将领代表蔡锷等三十多人，这一行人先是乘坐专机前往广州，飞机在广州中转加油，经河内，在马来亚半岛的新加坡下飞机。

萧震雷等人在新加坡机场走下飞机时，受到了当地华人华侨们的热烈欢迎，机场内外到处悬挂着欢迎总统前来新加坡。当天。萧震雷等一行人在西马来亚首府新加坡总督府下榻。

车队从机场开往总督府的路上，华侨民众们在街道两侧夹道欢迎，每个人都举着小国旗大声呼喊。很多华侨老人一边要着国旗一边流着眼泪。

看着车窗外不断挥舞国旗的华人民众，萧震雷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西马来省总督关天雄说道：“这场面搞得太大了，有些铺张，以后再不可兴师动众”。

西马来亚省由于是刚刚设省，其内民族成分复杂，又有英国人的残余势力，为了保证这里的稳定。中枢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总督府，总督府同时掌管军政大权。这里的军政大权中的军队只是指维持当地治安稳定的治安武装，不包括正规国防军、海军基地的军队，而且总督任期只有四年时间，只能任一届。不能连任，任期到了之后，中枢政府会再派新的总督来接任。

关天雄连忙转过头来道：“大总统，这其实都是民众自发组织的，我们总督府只是举办招待酒宴，并邀请了当地一些华商代表和德高望重之参加。民众们自发组织起来迎接大总统，我们总督府又不能阻止民众对大总统爱戴之心，担心因为迎接的民众太多，所以才派兵一些军营维持秩序！”

萧震雷点点头。问道：“今晚参加宴会的有多少人？”

关天雄道：“有六十二人，都是我们西马来亚省的华人代表人物！”

“好，酒菜可以搞得丰盛一点。但安全保障工作上一定要做到位，别闹出什么乱子来！”

“请大总统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

当天晚上，萧震雷等一行人参加了新加坡总督府举办的欢迎酒会，被邀请的还有西马来亚省的政界、商界重要人物以及当地驻军高级将领。

酒会开始后，总督关天雄请萧震雷发表演讲。萧震雷端着酒杯道：“我今天白天对各界代表组织民众迎接的事情表示感谢，西马来亚省的繁荣和稳定与诸位是分不开的。希望以后诸位能够为西马来亚省的发展继续做出努力，西马来亚省社会治安稳定了，经济发展起来了，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诸位可以受益、国家可以受益，民众也可以受益，这叫三赢！来，让我们共同举杯，预祝西马来亚的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快，我们干杯！”

下面的华人华商代表、当地土著富商、军政要员们纷纷举杯喊道：“干杯，干杯！”

“好，下面请大家随意，随意！”总督关天雄说了一句，然后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萧震雷和王亚男各自端着酒杯在关天雄的介绍下向各桌的客人们敬酒，这让就席上的客人们一个个受宠若惊，每当萧震雷等人端着酒杯走过来，客人们都纷纷先站起来。

此时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不少人在国外都有些一些产业，但是真正成为富翁的却没有几个，即便是在美国的司徒美堂等人的财产也不是很丰厚。因此此次前来的华商代表们基本上都只有一两个小厂，有的只是一个店主，称得上富豪的基本上没有，有钱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英国人和西方人，再就是当地土著头领，华人因为在之前收到歧视以及处处的排斥，在商业上的发展也受到诸多的刁难和限制，想赚大钱都不容易，即便是成了富豪，也被殖民者策动当地土著进行打压，排华时间在东南亚一带时有发生，很多华人富豪都被当地土著抢夺财产，有的还没杀害全家。

众人来到其中一桌时，关天雄向萧震雷夫妇介绍：“大总统，这是新加坡华商总会协理陈甲庚！”

萧震雷看了看面前这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原来是他！在萧震雷前世的时候，这位陈先生可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在家乡创办了诸多学校，在教育界的名声可谓是如雷贯耳。

“大总统，您好您好，您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陈甲庚连忙道，神情极为激动。

萧震雷同他握手，笑道：“陈先生在南洋华人当中的名声如雷贯耳，连国内民众也多有耳闻，据闻先生在家乡和新加坡两地都创办了不少学校，这对我们的教育事业贡献不小，陈先生造福乡里的桑梓之情令人钦佩啊！”

“不敢当大总统夸奖，我只是略尽绵力而已！”陈甲庚连忙谦虚道。

关天雄在旁边介绍道：“当年陈先生接手父亲的生意时已经家道中落，陈老先生生前留下了一大笔债务，而且欠的还是洋人的债务，债主也已经了无音讯，陈先生经营四年终于获利不少，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

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到1907年为止，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此事成为一大佳话！”

当然，当时也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

陈甲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甲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甲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甲庚是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的首批种植者，当时他就花了两千元购买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十多年间，他就拥有了超过1.5万英亩的橡胶种植园，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鼎盛时期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

随着陈甲庚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萧震雷笑道：“了不起，了不起啊！陈先生能在外国人当道的南洋创下偌大的家业，着实不简单啊，有没有想过去内地发展啊？”

陈甲庚道：“听闻内地现在商机遍地都是，我早已经有这个打算，等忙过这一阵子先回内地看看，考察一下再做决定！”

关天雄在旁边解释道：“最近陈先生正在忙着筹建南洋华侨中学，他的胞弟进贤先生已经回国去创办集美中学和师范学校了！”

“好，陈先生去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一声，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离开陈甲庚这一桌之后，萧震雷对关天雄道：“办学校的事情，你们总督府也不能总是指望民间商人出资筹办，政府的职责是干什么？办学办教育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做的，总督府应该尽快将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学校办成之后，不仅要吸纳华人子弟上学，还要允许当地民族的子弟上学，主要教授中文和其他的科学知识，只有传播文化、传播思想才能彻底稳定统治！”

关天雄闻言立即道：“明白，过后我会把这件事情但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一行人在新加坡各界代表的热情欢送下登上了军舰，整个码头都站满了人，大多都是华人。萧震雷乘坐的是一艘五千多吨的巡洋舰，此次前往埃及由一个小型舰队护航，有三艘巡洋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和一艘补给船、一艘油船。此时在印度洋上已经没有同盟国的海军力量，可以说用这些战舰护航足够保证萧震雷的安全了。（未完待续。。。）

第602章与各国元首会晤

此时英国的首相已经换成了劳合?乔治。去年12月1日，还是陆军大臣的劳合?乔治向当时的首相阿斯奎斯提议指派由四人组成战时内阁，其中首相并不包括在内。在遭到阿斯奎斯的拒绝后，他提出辞呈。保守党的内阁成员一致认为“政府照原样是拖不下去了”。于是联合起来迫使阿斯奎斯辞职。12月5日，阿斯奎斯无奈之下辞职。英王乔治五世于是任命劳合-乔治组阁。12月6日，劳合?乔治就任首相。

此时劳合?乔治的政治生涯正处于巅峰地位，但自由党的内阁成员绝大多数与阿斯奎斯同时辞职，只有保守党人愿意与他合作。于是他首先建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战时内阁”，目的是要摆脱各部的领导以便全力指导作战，并把过去各部对内阁负责制改为对首相负责制，以加强首相的职权。

即便劳合?乔治当上了首相，他在军事上仍然一意孤行，坚持东线主张，他的主张与此时担任总司令的道格拉斯?黑格元帅和帝国参谋总长威廉?罗伯特?罗伯逊元帅意见相左。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越过了总司令和参谋总长而单独指挥。

今年初，由于俄国国内发生动乱，俄军在东线战场的军事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军队战斗下降到了极点，这让德军能够从东线抽调大量比例前往西线准备对英国本土进行登陆作战。劳合-乔治却不顾西线危急，仍要抽调五个师的兵力增援意大利，使其免遭奥军击败。

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危机，劳合?乔治决定采取两个措施：第一，主张联军统一指挥；第二，利用这次协约国元首会晤说服华国总统萧震雷立即对欧洲战场增派兵力。

此时萧震雷已经在前往埃及开罗的军舰上了，而由于伦敦距离埃及近得多，劳合?乔治还在伦敦没有启程，其他协约国的元首也还未启程。

时间进入1917年的2月份，萧震雷还在军舰上向埃及前进。俄国方面传来消息，罢工的情况越演愈烈了，萧震雷一行人接到一连串的消息，讨论之后。认为沙俄当局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热门

2月10日，萧震雷等人一行人乘坐军舰抵达埃及，舰队直接在苏伊士运河靠岸，随后华国远征军第一军团的警卫部队和车队早已等候多时，萧震雷等人下船之后立即坐车前往埃及开罗。

2月11日上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先后赶到了开罗，协约国其他国家，例如沙俄、圣马力诺共和国、罗马尼亚流亡政府、希腊王国流亡政府、黑山王国流亡政府、葡萄牙共和国、意大利王国也都分别派出了政府高层代表先行抵达了开罗。

在协约国成员国当中，也只有英国、法国、沙俄、意大利这四个国家还有战斗力，葡萄牙共和国被西班牙挡在后面，虽然没有遭到德国的进攻，但是本身的兵力本身就少，保护自己都嫌少，根本没有多余的部队派出去参战，葡萄牙也是最近才向德奥宣战的。大概是看出来德奥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才对德奥宣战的。

其他协约国成员基本上都被同盟国占领，在被德奥占领之前，这些国

家的王室或领导人都出逃到了国外组成流亡政府，华英法等国对这些流亡政府也算是多有照顾，尽管这些流亡政府已经没有了军事力量，但花英法等国也需要这些流亡政府摇旗呐喊。

埃及此时还在英军手中控制，在地中海南岸一带，聚集了英法大量的兵力，随时可以度过地中海向德奥发起进攻。

2月11日下午，萧震雷等人一行人的车队在第一军团的警卫部队的保护下抵达了开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其他协约国成员的政府高级代表们在与会地点门前迎接。以华国现在在协约国阵营的地位，以及战争对华国的需要而言，萧震雷完全当得起这些人迎接。

54岁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76岁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两人都戴着高筒黑色圆礼帽。穿着裁剪得体的燕尾服，手拿着手杖，完全是一副欧洲上流社会贵族的模样，其他与会的代表们也都穿着西式服装。

车队在与会大楼门口停下，此时周围已经是戒备森严，车队所有的车门打开。萧震雷和随行人员都纷纷下车，萧震雷穿着一身合身的唐装，他绕过汽车将另外一边的车门打开，王亚男从汽车内出来挽着他的胳膊，两人率众向劳合?乔治等人走去。

王亚男穿着一身名贵旗袍，脖子上带着一串闪耀生辉的珍珠项链，两只手腕上戴着碧绿的翡翠手镯，看那对手镯的成色，就知道它们极为名贵，她的肩膀上披着一件貂皮斗篷，整个人看上去雍容华贵，在她和萧震雷下车之后，周围的记者们立即不停地拍照，相机快门声响个不停，镁光灯一直闪着光。

劳合?乔治决定要说服萧震雷加派兵力增援欧洲战场，因此在迎接萧震雷的这件事情上一直很主动，现在他看见萧震雷等人下车连忙对身边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等人道：“先生们，客人到了，我想我们应该走下台阶去迎接一下，而不是站在高高在上的台阶上等人，这会显得很不礼貌！”说完率先迈步走下台阶。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心里忍不住一肚子不满，你年纪轻当然不在乎多走几步路，可怜我老家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走下这么高的台阶去迎接一个年轻人，这不是让我受罪又丢脸吗？尽管心里极不情愿，可乔治?克列孟梭还是不得不跟着一起走下台阶去迎接，其他人看见后也纷纷跟着下去。

“欢迎您，萧先生！”隔着老远，劳合?乔治就伸出自己的手微笑着说道。

萧震雷同劳合?乔治握手，笑着说道：“感谢您的热情，乔治先生，这是我的夫人王亚男！”

“噢，萧夫人，您真漂亮，欢迎您来到开罗！”劳合?乔治连忙伸手。

握手后，王亚男笑道：“谢谢您，乔治先生，您是英国绅士的典型代表！”

“非常感谢您的夸奖！”劳合?乔治也不谦虚，说完向两人介绍其他

人，首先介绍法国总理，“这是法国总理乔治?列克蒙梭先生”。

萧震雷看了看头发花白，一副老态龙钟的列克蒙梭，同他握手道：“先生，简直难以想象，您这么大的年纪了竟然还需要出来工作，在我们那儿，像您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已经在家颐养天年了，我很佩服您为了法国不顾身体健康的精神，希望您一定要多多注意，祝您身体健康！”

萧震雷这番话可以理解成多种意思，既可以理解成钦佩和真心的祝福，又可以理解为太老了就不要挡着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免得挡了年轻人的路。不过这位列克蒙梭老人家显然只是听出了其中一个意思，他高兴地说：“噢，谢谢！为了法国的自由，就是再苦再累，我这把老骨头也愿意！”

接下来，萧震雷又分别与沙俄代表、葡萄牙政府高级代表和其他一些协约国成员派出的政府高级代表进行了认识，大家混个脸熟。

在大家都认识之后，一起进入会场闲聊，现在还不是会议时间，明天才是正式会议时间，因此现在大家只是进一步认识，主持这次元首级会议的负责人向各与会人员介绍了这几天会议期间的会议安排和一些主要行程安排，元首们如果有异议可以当场提出来，负责人可以进行调整。

闲聊了两个小时后，元首们和各国代表们纷纷离去，各自回去休息，准备参加明天的正式会议，萧震雷等人也来到了大会主办方为他们准备的一栋别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列克蒙梭都住在附近的这种别墅内，大家还是邻居，在这周围有军队驻防，以保护这片会议区的安全。

抵达下榻处之后，收拾住处、检查住处安全的工作由随行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去做，萧震雷将随行人员的骨干们召集起来布置明天要参加会议之前需要准备的工作。

萧震雷先安排杨士琦为他准备明天开会时的发言稿，这很重要，这份发言稿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包括今后对同盟国战争的主要进攻方向和战后对同盟国各国的惩罚等。除此之外，他还安排人员搞清楚其他各国代表来此的目的。蔡锷等军方人员负责与其他国家的军方代表接触。

安排完任务后，杨永泰走进来萧震雷的办公室报告：“大总统，英国首相乔治先生派人送来请柬，他今晚准备了欢迎各国元首和政府高级代表的酒宴，请您今晚七点前去赴宴！”

“哦？”萧震雷抬手看了看手表，现在才五点不到，时间还很充足，于是点头道：“知道了，你准备一下，另外去通知夫人，时间快到的时候来叫我”。

“好的，大总统！”（未完待续。。。）

第603章各国目的

距离晚上七点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萧震雷抓紧将这几天堆积的需要批示的电文赶紧批示然后让小高拿出去，这些电文都是从国内发过来的，都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有些国内留守的宋世杰等人拿不定主意，又或者无法做主的都以电文的形式发过来交给萧震雷批示。

刚批阅到一半，杨士琦敲门走进来：“大总统！”

萧震雷抬头道：“杨先生有事？”

“是的，您刚才不是让我起草一份大会发言稿吗？发言稿的前一部分要写您主张的下一阶段对同盟国的主要进攻方向，对于这一点，我尚不完全清楚您的意图，另外我认为发言稿上最好不要写战后对同盟国的处置意见，毕竟现在距离打败德国还早，如果现在就提出对同盟国的惩罚意见，这是不是显得有些急切了？”

萧震雷听了杨士琦的话沉思起来，两分钟后他点点头道：“你得也不无道理，对于战后如何惩罚同盟国的意见，这样吧，你就不写这些，我们暂时观察观察其他国家的意图再说，至于下一阶段对同盟国的主要进攻方向，我的意见是先欧洲后亚洲，先西线后东线！”

萧震雷这个主张让杨士琦颇为不解，“大总统，为什么要先欧洲后亚洲？日本人距离我国近在咫尺，如果先解决日本人，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对付德国和奥匈等国了，您的主张不是舍近求远吗？而且解决了日本人。也可以让我国国内内松一口气。另外你主张在欧洲先西线后东线，这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主张完全相反啊，乔治能答应吗？”

萧震雷闻言摇头笑道：“日本人根本不足为虑。现在日本已经被我国完全封锁，它向蹦跶起来根本不可能，解决日本人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随时可以打得它投降，我之所以要提出先欧洲后亚洲的战略，也不仅仅只是这个原因，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两个原因：第二。沙俄当局现在还没有倒下，我们如果打得日本人投降了，那么沙俄当局要我们退出西伯利亚。我们的战略意图岂不是无法实现了吗？俄国革命党掌权的那一天，就日本人投降的日子。第三，从目前的战略势态和战局来分析，从将主攻方向放在欧洲西线战场无疑是最正确的。也是对德国攻击性最大的。这近一年多来，德国在西线的陆军基本上都没有发生战事，虽然英国人牵制了一大部分德军在西线，但是这些德军都一直处在休整当中，如果此时对西线发起登陆作战，可以把德军大部分兵力吸引到西线，东线给我军和沙俄的压力就减少了很多，也方便了俄国内乱激烈程度加大。让俄国革命者可以放心推翻沙俄当局，同时由英法发动西线登陆大战。让他们双方进行死磕，可以持续削弱英法两国！至于劳合?乔治主张东线进攻，呵呵，难道他主张什么，我就要附和他？华国可不是英国的小弟，华国也不是前清政府了，我们可以对任何国家说不，特别是在这种重大战略问题上，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原则，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让其他国家牵着鼻子走！”

杨士琦略沉吟便道：“我明白了，大总统，那我先出去了！”

六点半，萧震雷被杨永泰通知要准备去参加劳合?乔治设的招待酒宴了，于是他简单的洗漱了一下，换上了王亚男为他准备好的一套干净的中华服。

萧震雷和王亚男乘车赶到劳合?乔治的下榻的别墅时，法国总理列克蒙梭和其他各国政府高级代表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

两人下车后，萧震雷看见劳合?乔治走出来迎接，连忙伸出手：“乔治先生，我们没有没有迟到吧？”

乔治同他握手笑道：“没有，事实上时间刚刚好，马上就要开席了！”说完又对王亚男道：“噢，谢谢您能来，尊敬的夫人！”

王亚男笑道：“首相先生的宴请，我一定要来的，希望不会给您添麻烦！”

“噢，不会不会，我荣幸之至。两位请！”

三人一起走进一楼宴会厅，此时里面已经摆着三张长方形的餐桌，每一张长桌都有十米长，桌子上摆满了西式菜肴、水果、甜点和酒水，一些国家的政要人士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小声说着话，宴会厅的一角，一个乐队正在演奏着一支轻快的曲子，这酒宴并非是一般的自助餐式的鸡尾酒会，而是非常正式的酒宴，因此搞得非常正式。

随着萧震雷夫人的到来，各国政要都先后向他们举手打招呼，萧震雷一边走一边举手点头，蔡锷等军方代表和几个内阁重要官员跟在后面，他们也是被邀请的人员之一，每个国家受到邀请的人员不一，最多五六个，最少一个。

在乔治的引路下，众人来到墙边休息区坐下，乔治道：“诸位请稍坐片刻，酒宴很快就要开始了，我还有事情要安排一下，就不陪各位了！”

萧震雷点头道：“首相先生请自便！”

大家坐下来开始闲聊，萧震雷问道：“松坡兄，你认为就目前欧洲的战略势态来看，协约国方面正确的主攻方向，到底是放在西线还是东线？”

蔡锷道：“就单纯以军事战略方面来看，主攻方向当然是放在西线战场为好！”

梁启超问道：“松坡，为什么这么说？”

梁启超以前是蔡锷的老师，蔡锷对他一直是十分尊敬的，他回答道：“除了战争开始的一年时间，德国在西线战场出动了大规模的兵力，并且以非常迅速的进攻横扫了法国之外，德国陆军在西线基本上是无战事的，英国人在西线起到了唯一作用就是牵制，这一年多年来，德国的主要进攻重心都放在了南方和东线战场，目前东线战场也处于对峙状态，真正还在开火只有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现在沙俄方面处于内乱状态，要在东线战场对同盟国发起攻势已经不可能了，而我国第二军团目前的战斗力和弹药储备情况来看，单独向德奥发起进攻也不可能，只能处于守势，如果我国第二军团和第一军团联合行动，倒是可以向同盟国发起进攻，但是如此一来就会将同盟国的军事力量全部吸引到我们身上，我军将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重要的是我军是远征，在补给上远要比欧洲国家困难得多，补

给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战局，但如果将主攻方向放在西线战场，那么英国国内滞留的三百万士兵就有了用武之地，德国必然要在西线驻防重兵，如此一来协约国就可以对同盟国进行两面夹击，英法在西线当任主攻任务，我军在东线辅助进攻的任务，特别是德军，在遭到两面夹击的情况，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在战略势态上将处于更加不利状态，就算德军的补给不会出现问题，德军也不可能承受得起两面夹击！”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就听见劳合?乔治高声道：“女士们、先生们，酒宴正式开始，请诸位入座！”

餐点很丰盛，各国政要一边吃着食物一边轻声谈话，时不时出现一片笑声。在酒宴结束之后，餐桌椅子什么的都撤下去，大厅里又演奏起五千音乐，大家都开始与女伴翩翩起舞。

第二天上午，元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在开罗市区移动最大的建筑内举行，会议现场是一个圆形的空间，与会代表们围着中间坐着，各国元首、代表都先后走上中间的发言台提出此次来参加会议的目的、对大会的要求和建议。

其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成立华英法三**队联合指挥部，对参战的华英法军队进行统一指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甚至提出可以由华国或者法国方面派出高级将领当任联军统帅，英国将放弃联军统帅的职务。第二，他希望华国方面最少再派一百万国防军来欧洲战场参战，加大东线战场的攻势。为此，他表示可以增派十个师的英军部队前来小亚细亚半岛交给华军指挥。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在战胜同盟国之后，要对德国进行制裁，首先就是要限制德国的军队规模，其次是赔款，再次希望获得德国在东非等地的殖民地。

法国总理乔治?列克蒙梭则提出，他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希望可以从英国和华国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用来装备法**队；第二，希望在法国西海岸开辟新的战场，从西线进攻德军部队；第三，希望可以获得的德国巨额的战争赔款、在非洲的喀麦隆等地的殖民地、获得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控制德国的海岸线和进出口渠道，这可谓是要把德国往死里整。

华国只提出了要在将协约国的战略进攻重点放在欧洲，先欧洲后亚洲，先西线后东线的战略，并没有提及战后如何对德国进行惩罚，不过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多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以及在战后对德国利益的获取。

第604章被孤立

各国代表在大会上先后提出己方的目的和要求，各国的目的和要求有相同的，也有完全不同的，还有更加奇葩的，例如黑山王国竟然要求战胜同盟国之后得到德国在非洲的一块殖民地，没那个实力，你统治得下去吗？

又例如葡萄牙代表竟然要求华国将澳门再次租界给它，萧震雷听了这个葡萄牙代表的这个要求之后忍不住心下冷笑，当时强行收回澳门的时候葡萄牙还没有加入协约国，他就是趁着葡萄牙还没有加入协约国时强行收回的澳门，现在当然不可能再租界出去，别说现在，以后都不会租借出去。

又例如希腊代表竟然要求华国将塞浦路斯交给希腊管制，希腊现在被同盟国占领了，希腊政府都成了流亡政府，手上没有一兵一卒，萧震雷不知道希腊代表为什么会有底气提出这种要求，到底是神经不正常还是无知无畏。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好不好？

等各国代表将各自的目的和要求都在大会上发言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上午，按照会议进程的安排，下午休会，各国与会元首和代表们可以自行安排，由各国分别派出的一名外交官员组成的会议主办方对各国提出的目的和要求进行统计和归类，会议将在明天，也就是2月13日上午9点再次召开，下次会议将对各国提出目的和要求进行辩论和商讨。

回到别墅下榻处，众人吃完午饭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午睡。下午两点，萧震雷召集幕僚团成员、内阁、军方高级将领代表开会。

客厅里，众幕僚、官员和将领们各自坐在沙发上围成一圈。茶几上放着好几个烟灰缸，萧震雷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雪茄，他脸色凝重地看着众人道：“诸位，今天上午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形式不容乐观，除去英法俄三国。其他各国好像都隐隐结盟在一起，都想从我们嘴里抢食，有人想从阿拉伯半岛抢走一块地。有人想从中东地区抢走一块地，还有人竟然想抢走太平洋上一个岛屿群！英法两国虽然没有直接要从我们手里分走利益，可他们提出的要求已经让我们无利可图，而且还要求战争结束之后让我们退出欧洲地区和小亚细亚半岛以及中东地区。这些都对我们十分不利啊！诸位。我们要怎么样破解现在对我们不利的局面？”

梁启超说道：“大总统，依我看，那些小国联合在一起想要从我们嘴里抢食，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唆使，不太可能是沙俄，沙俄现在内部混乱，自身难保，应付内部的动乱都来不及。不可能有精力来算计我们，这个背后唆使的国家不是英国就是法国。我的估计应该是英国的可能性要比法国大一些，法国现在全境沦陷，克列蒙梭应该没有那个胆气！”

萧震雷抽着雪茄，问道：“梁先生，那么劳合?乔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这个时候算计我们，难道他不怕得罪我们？要知道英国人现在的处境并不是很好，由于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英国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饿肚子了！”

梁启超笑道：“劳合?乔治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想让大总统支持他的主

张！”

萧震雷闻言，眼神中有光芒流转，他点点头：“这个可能行很大，看来这次英国人是有备而来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会那些小国家，他们大部分国土都被同盟国占领了，一没钱，二没军队，就只剩下一张嘴，在没有人主持公道的情况下，仅靠一张嘴是起不了作用的，在国际上靠的是拳头而不是嘴！我现在担心的是英法俄三国联合在一起，而那些小国家又被英国人操控，在如此局面下，我国就会被彻底孤立！”

萧震雷很清楚被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彻底孤立的后果很严重，一旦形成如此局面，那么以后华国的主张和要求都得不到支持和声援，其他国家一致反对的话，华国就难有作为，这不仅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在海外贸易上也会承受很大的打击，除非华国有勇气与协约国决裂。

这时杨士琦说道：“大总统，如果事情真的如梁先生推测的那样是英国人在背后操控，那么我们想要不被孤立，就必须要想办法拉拢法国和沙俄，法国虽然全境沦陷了，但它有不少军队撤出来了，而且海外还有不少殖民军队，有一定的话语权，沙俄方面尽管现在内部很乱，但是它对德国人在东线的牵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也听了法国和沙俄两国的主张以及要求，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可能拉拢这两国的！”

蔡锷说道：“拉拢沙俄的话，我相信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如果不是我们第二军团八十万大军帮助他们挡住西南方向，沙俄方面肯定抵挡不住，这个作用是很大的，沙俄方面不可能看不到，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现在能不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所以如果我们要求的话，沙俄应该会给面子，但是对于拉拢法国，我看希望不是很大，现在法国流亡政府都在伦敦呆着，法国人事事都要看英国人的脸色行事，克列孟梭会冒着得罪英国人的风险站在我们这一边？”

杨士琦摇头道：“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法国人会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这要看我们能够帮助法国人多少，诸位想想，法国人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法国人最想做的？众人很快反应过来，一个内阁官员最先说：“法国人现在最想做的当然是收复故土了！”

“对！”杨士琦拍了一下大腿，“就是收复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土，而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克列孟梭在他的主张中有一条是要在法国西海岸开辟新战场，事实上也只有在法国开辟新的战场，法国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国，他的这一条主张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将主要精力和兵力放在东线战场的主张是相反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涉及到国家的最高利益，我想法国人不会连这个都不顾了而去看英国人的脸色吧？”

众人听了杨士琦这番分析，都不约而同的点点表示认同，除非克列孟梭是一个卖国者，否则他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看英国人的脸色。

萧震雷思索了一下，当即点头道：“好，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按照这个方向来做，等明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再分工进行，明天我们再看看会议的情况再做具体的安排！”

2月13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

由各国外交官员选出来的荷兰外交官阿特姆斯作为会议的主持人走到台上，他讲一叠文件放在桌上，扫了台下一眼所有与会者说道：“先生们，昨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大会工作组在昨天下午和昨天晚上将各国代表的主张、要求进行了整理和归类，现在我想诸位公布一下，各国的主要主张可以归纳为一下几点：第一，加强东线战场的兵力，对同盟国的东线进行大规模进攻，另外组成协约军队最高统帅部，对协约国所有军队进行统一指挥，主张这一观点的有英国、希腊、塞尔维亚、意大利、罗马尼亚、黑山王国。第二，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将主要进攻方向放在西线战场，而让东线我协约**队起到牵制的作用，主张这一观点的有法国、华国、葡萄牙、比利时。第三，彻底打垮奥匈帝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摧毁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所有海军基地和港口，同时加强对东南欧同盟**队的进攻力度，支持这一主张的由黑山王国、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第四，加大对德军潜艇的反潜力度，找到更加有效的反潜措施以及突破德国海军在各条航线上布下的水雷措施。支持这一主张的由英国、葡萄牙、法国、比利时，甚至其他中立国都加以支持，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已经侵害了所有国家的海外贸易利益。第五，加强我协约国整体的空军力量，关于这一点，希望华国方面能够提供更加先进的战机制造技术！这就是各国提出的几点战略主张，接下来让我们一条一条的进行辩驳，请各个代表阐述出自己的理由，现在有请英国代表上台”。

会议主持人阿特姆斯的话音刚落下，就见劳合?乔治从座位上起身向台上走去，阿特姆斯退到一边让出位置。

劳合?乔治咳嗽两声手说道：“先生们，我之所以主张从东线进攻，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东线有着我们好几个协约国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黑山王国，现在这些国家都被德奥军队占领，那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早日将他们解救出来是我们要做的头等大事；第二，在东线加强我协约**事力量，并对德奥进攻，可以缓解西线英法两国的压力。众所周知，英法是对抗同盟国的主要两个大国，缓解我们两国的压力，可以让我们组织更多的兵力、生产出更多的武器装备用于对抗德奥军队；第三，组建联军最高统帅部统一指挥所有协约**队，可以能够更好的击中军事力量?”。

第605章不欢而散

各国代表都先后上台阐述了自己主张的理由，轮到法国时，总理克列孟梭拄着拐杖，拿着一叠稿子老态龙钟的走上台面对台下的所有与会各国代表。

克列孟梭带上老花镜扫了一眼稿子，抬头道：“先生，我听了刚才各国政要代表的主张和理由，我对你们大多数的主张都表示赞同，但是有一点我却不赞同，我不认为将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放在东线战场是明智的，我不懂军事，但是我国的福煦将军告诉我说，只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要讲将我们协约国的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放在西线战场，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最有力的打击，以此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有理由的，英国有强大的海军舰队可以保证英吉利海峡的安全，我们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后背，完全可以登陆法国西海岸对德国发动进攻，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后背，我们进可攻，退可守，德军就算再强大也拿我们没办法，除非他们能游过英吉利海峡，不过还不等他们游过英吉利海峡，我们的海军舰队就将他们消灭干净了！

先生们，现在我们在英国本土还有我法国一百万陆军，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殖民地的军队两百万人，一共是三百万，这三百万大军呆在英国本土却什么都没干，这是浪费粮食啊，军队的存在是干什么？就是为了打仗而准备的。现在有仗打，却让他们窝在英伦三岛享清福，我不知道某些人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法国强烈主张在西线开辟战场对德军作战！”

法国人说完之后，就轮到沙俄代表了，沙俄方面不希望在东线加强进攻了，现在德国人好不容易在东线停止了进攻，如果按照英国人的主张，再次在东线增加兵力，从东线进攻。俄国非垮掉不可，俄国已经无力进攻了，直到现在为止。沙俄方面已经阵亡了三百五十万兵力，现在沙俄的军队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的农奴，战斗力与两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从东线进攻。增加的兵力又需要沙俄提供弹药和物资，沙俄现在根本生产不出再多的弹药和粮食了。不过沙俄表示现在可以对德奥联军进行牵制，但如果进攻，就免了吧，沙俄代表的这些话让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脸色更加难看，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已经让他有些丢脸了，现在沙俄方面再来一家伙，这些五十多岁的小老头顿时呼吸像牛喘一样。

在沙俄代表退下去之后。最后轮到华国，萧震雷没有拿稿子。空着手在所有人的注视中走上台面向所有国家代表。这是西方国家首次在这种最高端的场合听华国元首发表讲话，因此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

“先生们，现在我国还在东方战场与日本人打仗，可以说我国在两线作战，这在战略上其实最不明智的，庞大的后勤压力让我国喘不过气来！日本人很顽强，他们寸土必争，他们的士兵躲在城市里的每一间房子里，我们的军队想要攻占日本的城市，就必须与他们进行每一间房子的争夺，

日军士兵有的藏在大树上、有的藏在窗户边上、有的躲在床底下，有的躲在米缸里，还有的躲在下水道里和房顶上，如果我们的士兵稍微不注意就会被躲在暗处的日军士兵打黑枪，诸位可以想一想，在面对面的阵地上，双方正大光明的打仗，子弹射过来射过去很正常，但是像这种在背后打黑枪的战术对于我们的士兵来说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走上战场的士兵没有怕死的，但是如果要时刻防备随时可能从其他黑暗之处射来的子弹，这不是一般的士兵能够承受的压力，尽管伤亡很大，尽管我们的士兵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承受这种恐惧，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战略进攻主张，那就是先欧洲、后亚洲，先西线，后东线的张战略进攻方向。

也许我的这一战略进攻方向的主张让某些人不爽，很不高兴，但是我却要坚持这一点，为什么要坚持？因为只有这个战略进攻方向是对的，诸位可以问问各自的军方将领，无论哪个国家的高级军方将领，他们都会告诉你们，西线战场是打垮德军的最佳战场，除非他敢摸着胸脯向你们的上帝发誓当众说谎！德国是同盟国的中坚力量，打垮了德国，就等于打垮了同盟国，日本人只是秋后的蚂蚱，它蹦跶不了多久，而德国无疑是最强大的，我们先集中兵力打败了德国，其他同盟国小国家根本不用打，他们就会投降，如果我们先打那些同门过小国家再去打德国，我们得要多损失多少小伙子和物资？要多浪费多少的钱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我想诸位不会不懂得计算吧？诸位很多都是商人出身，按理说你们都应该很会做生意，应该知道如何取舍才能赚得更多啊，为什么到了这里，你们商人的精明就不见呢？

我知道劳合?乔治先生为什么要主张将主要进攻方向在东线战场，因为英国在巴尔干半岛有自己的利益，乔治先生担心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受损，想早一点收回，关于这一点，我表示理解，但是英国不能牺牲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的利益来成全自己啊，我们华国在欧洲没有利益，无论乔治先生是主张东线为主，还是主张西线为主，都没问题，我国可以向欧洲继续增兵，增兵五十万、一百万都没问题，但问题是如果增加如此多的兵力，我们的后勤根本跟不上，如果英国能够保证直接在欧洲提供所有的补给，就算再增兵两百万，我国也可以承受，问题是英国连自己的补给都难以维持了，拿什么来维持我国远征部队的补给呢？总不能所有补给都要我国承担吧，要知道我军是远征军啊，让我国自身提供全部补给别说不可能，就算我国有能力提供，也没有足够的运输船运过来！

至于关于成立联军最高统帅部的事情，我不太赞同，英法两国可以成立联合指挥部，但如果要将我国远征部队也归入联军指挥部辖下，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英法军队主力都在西线，现在东线只有我国远征军部队和沙俄军队，两条不同的战线，如何能够纳入统一指挥下呢？如果统帅部设在西线，对东线的战况根本就不了解，如何指挥东线的作战？这是对士兵的生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脸色已经跟猪肝色一样了，他霍然起身，盯着台上的萧震雷狠狠瞪了一眼，“哼！”然后一甩手臂，拄着拐杖转身走了，会场内所有人都愕然地看着转身而走的乔治，他的拐杖在地板上敲着

咚咚作响的声音让整个会场都清晰可闻。

随后，黑山王国、罗马尼亚、希腊、塞尔维亚等国的代表们都纷纷起身甩袖而去，顿时整个会场就空下了一大半，剩下法国、沙俄、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代表们面面相觑，萧震雷耸耸肩膀走下台对手下官员们挥挥手，大家一起走了出去，会议进行到这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剩下的各国代表们只好都起身离去，今天这场会议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下榻的别墅，萧震雷躺在了沙发上，将摘下来放在茶几上，其他各随行官员们也纷纷坐下，梁启超刚坐下就叹道："哎，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脾气也太大了，有话好好说嘛，稍微不如他的意，他就甩袖子走人，这算什么事嘛，还日不落帝国的首相呢，一点气量都没有，不行，回头我得写篇文章骂骂他，不然心里始终不舒服！"

外交总长陆征祥有些担忧道："刚才大总统那番发言完全是在跟劳合?乔治唱反调，这老家伙该不会一气之下也不开会了，直接掉头会伦敦了吧？"

杨士琦指着陆征祥笑道："陆总长你还是太小心翼翼了，怎么说我国现在也是大国了，也是列强之一了，我们不用再处处看洋人们的脸色行事。这次元首会晤是英国人首先发起的，如果他们都撂挑子走人，这仗也不用打了，我们直接单独与德国媾和，让德国去整死英国佬！放心放心，英国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们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你以为英国人傻啊？他们一方面要作为协约国对抗同盟国的主力与德国人周旋，另一方面要维系协约国这个松散的组织，沙俄眼看着不行了，如果我国再退出，协约国还有胜算吗？英国人不会走掉的，这两天的事情，都只是英国人搞出来的谈判策略，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妥协，为他们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第606章英国首相晕倒

萧震雷对杨士琦说的这番话是十分认可的，英国人现在确实没有胆子敢撂挑子走人，除非英国人愿意投降或者与德国进行和谈，但是如此一来，在战后德国在欧洲肯定是一家独大，英国绝对会被德国压制得死死的，而就算英国人与德国人和谈了，对华国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毕竟在地缘政治上，德国与华国还是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利益冲突。

因此，萧震雷非同认同杨士琦的分析，劳合?乔治这次不顾会议礼仪在会议还没有结束之前就中途甩袖离场绝对是一种策略，想以此来对华国、法国和沙俄方面施加压力。萧震雷在第一时间就有这种感觉，现在杨士琦也说出了与他相同的推断，他就更加确信了。

这时杨永泰走进来站定对萧震雷躬身道：“大总统，大会工作组主任阿特姆斯先生来了，在外面求见！”

萧震雷闻言对官员们说：“我估计阿特姆斯来说明天会议安排的，毕竟刚才出了这种事情，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正常召开都成问题，英国人那边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必然会想其他的办法，看来我们还得小心应对啊！”

说到这里，他停下对杨永泰道：“去请他进来吧！”

“是！”杨永泰转身离去。

没过两分钟，杨永泰就带着阿特姆斯走进了大厅，萧震雷笑问：“阿特姆斯先生这次来是通知我们明天的会议照常进行吗？”

阿特姆斯站定，双手叠在腹部鞠躬道：“尊敬的大总统阁下，我不得不非常遗憾的告诉您。刚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先生晕倒了，英国人已经将开罗最好的医生请了过去。目前情况还不清楚，明天的会议是否能够正常召开还取决于乔治先生的病情。我这次就是告诉大总统一声，等清楚乔治先生的身体状况才能确定明天的会议是否继续，到时候我会再派人来通知贵方的！”

众人听了阿特姆斯的话之后都吃惊不小，劳合?乔治病倒了？不少人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如果这老家伙的病情不允许大会继续召开，那么他们岂不是还要在这里滞留很长一段时间？要知道别人可以等人，但一国总统却不能一直滞留在这里。

还有人心想，劳合?乔治那老家伙该不是被大总统那发言给气得病倒的吧？实际上这些人还真的猜对了。劳合?乔治还真是被萧震雷气得晕倒的。萧震雷在台上当中揭穿了乔治向想控制巴尔干半岛，将那块巨大的蛋糕抢倒手上。本来这种政治意图则大家在私下里说说也还无妨，可绝对不能拿到台面上去讲，如果拿到台面上去说，绝对是想要撕破脸的节奏，萧震雷这种做法绝不仅仅只是打脸那么简单，而是拆台，在政客的眼里，拆台是比打脸更严重的事情。政客们的脸皮一般都够厚，脸打了也就打了，可拆台等于不想让他唱戏了，这怎么行？政客们没有了舞台还怎么唱戏？

萧震雷那番发言。不仅拆了劳合?乔治的台，而且还拆了黑山、罗马尼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四国代表的台，本来英国和他们四国暗地里勾结。

英国支持他们复国，从他们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而那四国也需要英国的支持在打垮同盟国之后重建国家，在双方这个关系中。其实就是一种内幕交易，那四国为了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援助，肯定是出卖了自己利益的，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双方你情我愿，可一旦捅到明面上来，事情就不简单了，如果消息传出去，那四国代表绝对会被各自国内民众骂成卖国贼，因此那四国代表也早早离了场。

其实萧震雷早就知道，这次元首会议，乃至战后的利益分配，各国的目的都完全不同，想要完全达成各自的目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只能便宜了德国，让德国不能得到大幅度的削弱。

萧震雷听了阿特姆斯的话之后颇为吃惊道：“什么？你说乔治首相晕倒了？怎么会这样，在会场上他离去的时候走得特别快，我看他精气神十足啊，怎么就突然晕倒了呢？不行，我得去看看他才行，要不然别人就该说我们没礼貌了！”

阿特姆斯听了萧震雷这番话顿时嘴巴张得大大的，目瞪口呆！他实在没想到萧震雷竟然不要脸到这种地步，他心向人家乔治首相就是被你起得晕倒的好不好？你现在竟然还说这种风凉话，人不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啊！同时他心里又在感叹，难怪年纪轻轻就能当上总统，就这种脸皮绝对是世间少有！

这时杨士琦连忙道：“大总统，您当然要去看看乔治首相，不过我觉得不是现在，应该等到他清醒了之后才能去，您这个时候去看他，不是关心他，而是会打扰医生的诊治和他恢复，不如派个人去探探乔治首相的病情，等乔治首相清醒了立刻来通知我们，我们再去看望他”。

萧震雷一拍手掌：“杨先生说得太对了，那个，阿特姆斯先生，您现在是要去乔治先生的下榻处吗？我方派一个人跟您一起过去？”

“好的，总统阁下，我可以等！”

萧震雷马上指派了外交总长陆征祥随同阿特姆斯一起前往劳合?乔治的下榻别墅去探病。

蔡锷等人对萧震雷和杨士琦的做法极为不解，问道：“杨先生，刚才您说大总统现在去看乔治首相会打扰他的诊治和恢复，可难道让陆总长去就不打扰他的恢复了吗？这有点前后矛盾啊！”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其实萧震雷和文官们都明白了杨士琦刚才的用意，毕竟文官们在政治嗅觉上要敏感得多，而军人们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蔡锷没有明白也是正常的。

杨士琦解释道：“其实大总统此时去看望乔治并非担心打扰诊治和他的病情恢复，毕竟乔治是被大总统气得晕倒的，如果大总统这个时候过去看望，在乔治还没有清醒之前，很容易加深双方之间的矛盾，毕竟英国人会不会怀疑我们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呢？所以即便大总统要去看望乔治首相，我也建议要等他清醒之后再去，乔治首相是一国元首，其实英国官员可以不理智，但是他不能不理智，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让华英两国之间产生矛盾。

另外，乔治首相晕倒的事情是阿特姆斯告诉我们的，我们这方毕竟没

有一个人亲眼见到，如果乔治是故意装晕倒的呢？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寻常了，要么是乔治在迷惑我们或者说在麻痹我们，其实他正在暗地里进行着别的动作以达到他的目的，要么是他在给大总统施加压力，毕竟他是大总统给气得晕倒的，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乔治昏迷的时间越长越对大总统的名声不利。如果大总统不想在国际上留下不好的名声，就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得到乔治的原谅才行，毕竟无论谁都不愿意?”。

杨士琦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来了，他瞟了萧震雷一眼，恰好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其实后面的内容是“不愿意与一个随时可能破坏政治潜规则的人打交道”，这种话他可不敢说。

萧震雷看了杨士琦一眼，没有追着问，他抽了几口雪茄后说道：“乔治到底是不是装晕，我想这就要取决于陆总长是否足够精明了，如果英国人做得天衣无缝，陆总长被瞒过了，事情就我们来说就有些不利了，不过诸位放心，事情还没有脱离我们的掌控。但是如果乔治一意孤行死咬着要将主战场放在东线，那就是想将我们的士兵当做炮灰，毕竟俄国人已经没有进攻之力了，想要在东线战场发动攻击，只有靠我军的力量，可我们又不是傻子，白白被英国人当枪使的事情我可不干，如此一来，我们只能与德国人单独媾和，出卖英法利益，以换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群。

不过如果乔治愿意妥协的话，我们还是得站在协约国这一边，毕竟德国人的气数已经开始减弱和下降了，完蛋是迟早的事情。现在我们必须要所有动作，不管乔治是真晕还是装晕，我们都必须要开始行动了！正好，来了埃及不去参观一下埃及的金字塔却是遗憾。畅卿，去帮我约法国老头克列孟梭，就说我请他去胡夫金字塔游玩，如果他不承认自己老了走不动的话！”

“好的！”

当杨永泰来到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下榻的别墅见到这个老人后将萧震雷的邀请说出来之后，精明上的法国老头立即明白萧震雷请他一起胡夫金字塔游玩绝对不止是游玩那么简单，肯定要跟他商谈某些重要的事情，他当即答应，并且让杨永泰回去转告萧震雷，两个小时后出发。

第607章拉拢法国

胡夫金字塔位于埃及开罗的西南方向的吉萨高地上，因此又被称为吉萨大金字塔，是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主要作为其陵墓，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埃及式金字塔。约建于前2580年，完工于前2560年。位于吉萨金字塔群的中央一座，也是最为高大的，被喻为“世界古代八大奇迹”之一。

萧震雷和克列孟梭的车队一直开了近两个小时才开到胡夫金字塔附近，还好附近有旅馆，在他们抵达之前，军队已经控制了这里，并将附近考古者和游客赶走。对于克列孟梭来说，才行真的是受罪，不过为了能与萧震雷进行密谈，他也顾不得这把老骨头了。

抵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现在天还早，萧震雷邀约老家伙一起去金字塔下走走，参观这世界第一高大金字塔的宏伟壮观景象。克列孟梭换了一身打猎装，但还是拿着一根拐杖，看来他这一辈子都离不开拐杖了。

埃及方面派了一个向导为他们一路讲解金字塔的来历、历史文化，两人在金字塔下走着，向金字塔内部走去。

萧震雷穿着一身华军作战服，腰间别着手枪、挂着带刀鞘的开山刀，头上带戴着大檐帽，身披一件军用防风沙风衣，而克列孟梭穿着打猎装，头上也带着帽子。王亚男也穿着野外活动的一身便装。

几人一边走着，向导一边向他们介绍这座金字塔的情况：“胡夫金字塔包含了许多数学上的原理，它的四个斜面正对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误差不超过1度，底角不是60°。而是51°51，每壁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其高度的平方。另外。塔高与塔基周长的比就是地球半径与周长之比，因而，用塔高来除底边的2倍，即可求得圆周率，塔高乘以10亿就等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地球的子午线正好从金字塔的中心通过。两极轴心每隔25827年它们正好转一圈，金字塔的两条对角线的和，就是公分。这绝对不是偶然和巧合的，这至少证明了我们古埃及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还知道地球半径与周长之比！”

从出发地一直到胡夫金字塔内部都有士兵站岗，华军士兵负责外部警戒，而法军负责内部警戒，即便是金字塔内部上坡通道、下坡隧道、大走廊、通风道、国王墓室和王后墓室每隔五米就有一名士兵站岗，保证任何地方都不出现保卫死角。

一行人一边走一边观看着金字塔内部的构造，仅仅从外面看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进入金字塔内部之后，沿途看到的景象让两人不停的惊叹古埃及人的伟大建筑技术智慧。

萧震雷对向导说道：“我想看看法老的遗体，可以吗？”

向导连忙道：“噢。尊敬的总统阁下，您可能对我们的这座胡夫金字塔不是很熟悉，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胡夫法老的木乃伊。您想看他的木乃伊的愿望只怕要成空了！”

“还没有找到胡夫法老的木乃伊吗？这真是令人遗憾！”萧震雷一脸的

失望，在前世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消息不是很关注，前世他也曾经因为任务来过埃及。但是每次都只是匆匆而过，要么只待了几天。根本不知道胡夫金字塔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找到法老的木乃伊，这是一个非常的谜团。

向导见萧震雷有些失望。又道："总统阁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法老和王后的墓室看看"。

萧震雷扭头看向克列孟梭："总理阁下，您还能走吗？"

克列孟梭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还行，反正都进来了，不去墓室看看岂不是很可惜吗？走吧！"

向导一边走一边问："好的，那是向去王后墓室呢？还是先去国王墓室？"

萧震雷诧异道："难道不在一起吗？"

"是的，总统阁下，王后墓室在法老墓室的下方，如果先去王后墓室的话，前面就要转弯了"。

"那就先去王后墓室吧！"

王后墓室入口很小，里面空荡荡的，按照向导的解释，这个王后墓室在当时修建的时候应该没有完工，否则也不会是空荡荡的，之所以说这里是王后墓室，是因为法老的石棺太大，而这王后墓室入口太过狭小，石棺根本进不去。

在法老墓室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棺，人们也许认为这巨大石棺内躺着胡夫法老的木乃伊，但其实它是一个空棺，根本就没有法老木乃伊，在金字塔的底部还有一个墓室。

萧震雷和克列孟梭在金字塔内逛了两个小时，等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五点多了，克列孟梭的年纪太大，之前来的路上就颠簸了两个小时，刚才又在金字塔内部逛了两个小时，精神有些补给，等走出金字塔的时候萧震雷问道："克列孟梭先生，我看你也累的不轻，我们先回旅馆，等您休息好了，我们再谈如何？"

克列孟梭刚要答应，这时一个越野汽车开过来来了一个急停，杨永泰从车上跳下快步走过来报告："大总统，刚刚得到阿特姆斯的派人送来的消息，英国首相乔治先生醒过来了，不过医生说他的气色很差，需要休息，因此大会工作组决定明天休会，至于后天如何安排，还要看乔治先生明天的恢复程度！"

萧震雷闻言道："这下可麻烦了，如果乔治首相身体一直好不了，我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等他恢复，你去转告阿特姆斯，就说我们最多只能等三天，如果三天后乔治首相还不能正常参加会议，那这次开罗会议就只能取消了，至于以后的战争怎么打，协约国各国就各自量力而为"。

杨永泰立正道："是，大总统！"

两人继续踩着黄沙向汽车走去，克列孟梭不懂话语，但是他身后有翻译人员，他听了翻译之后就感觉这件事情不妙，如果这次会议不能达成某些一致，那么法国复国岂不是无望？英国人真是太卑鄙了，乔治竟然用装晕这种手段来逼迫其他国家妥协，他知道现在必须稳住萧震雷，让这次会

议进行下去，至于英国人，乔治只是耍手段而已，不敢真的让会议进行不下去，对待英国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但是一定要坚持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则，对于华国，一定要与华国站在一边，因为华国的主张与法国的主张是一致的，另外，还要拉拢沙俄。

克列孟梭这时笑道："萧先生，反正明天没有会议，看来我们不需要现在就谈，我们各自回旅馆休息三个小时，晚上九点的时候我们再谈，你看怎么样？"

萧震雷连忙道："当然，当然，您的年纪大了，如果您认为三个小时不够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安排在明天上午"。

"不不不，就安排在晚上九点，实际上我更加喜欢在晚上工作！"

"哦？据说有些人喜欢在晚上工作，因为思维更加活跃，我向您可能就是这种人"。

回到旅馆后，萧震雷接王亚男洗漱了一番后，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晚餐，吃完晚餐，两人在旅馆的房间里聊了两个小时，萧震雷估计克列孟梭那个老头今天肯定累得不轻，也不知道那老家伙此事睡醒了没有了。

到了九点，萧震雷带着杨永泰和两个保卫人员来到克列孟梭的房间，门口其中一个守卫进去通报，很快就出来请萧震雷进去。

"噢，总理先生，你休息好了吗？"萧震雷走进房间问道。

此此时克列孟梭正坐在桌子边，桌子上还有一些西餐菜肴，他起身笑道："已经休息了好了，刚刚吃过晚餐，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比你们年轻人，瞌睡不多，睡两三个小时足够了，对了，您吃晚餐了吗？"

"是的，如果您可以的话，那我们现在开始？"

克列孟梭一边向旁边的工作人员挥手让他们收拾一下出去，一边招呼萧震雷："当然，总统先生请坐，这里条件简陋，让您与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商谈国事，实在是太失礼了！"

"没关系！"

工作人员端了两杯咖啡，萧震雷喝了一口咖啡问道："总理先生，我们双方在今后的战略主攻方向是一致的，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认同吗？"

"当然，这一点毫无疑问，其实我还非常佩服总统阁下，不先解决距离最近的日本，反而要先在欧洲打败德国，从这一点上来看，您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您的决定是从协约国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难得，至少比英国人强多了，他们在战争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就想着去抢地盘了，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死活，对此我表示强烈愤慨！在今后的战略主攻方向的主张上，我们法国坚决站在华国这一边，而且我认为沙俄也应该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想我们应该争取沙俄"。

第608章暗地结盟

“不止沙俄，除了沙俄之外，我们还可以争取葡萄牙和比利时，因为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比利时现在与法国的处境是一样的，全境沦陷，而葡萄牙虽然有西班牙这个中立国挡在前面，但实际上它也是不安全的，谁知道德国不会进军西班牙？而且据我所知，德国的潜艇已经在葡萄牙附近海域活动了，葡萄牙为此付出不小代价，每天都有货轮被德国潜艇击沉因此，我认为要争取比利时和葡萄牙应该是不难的”。

萧震雷说到这里，看了克列孟梭一眼，又道：“只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也不知道英国人许给了比利时和葡萄牙什么好处，这两个国和其他国家竟然联系起来想要从我国手里抢食，实际上对于这些国家代表们的无礼要求，我国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但是大家毕竟是同一阵营，如果我们之间发生矛盾，这只会让同盟国看笑话，我国倒是不怕什么，大不了我们退出协约国单独与德国媾和，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我国对德国并没有什么威胁，德国想打到华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国为什么要加入协约国对抗德国？这些国家难道不明白吗？他们不但帮不上忙还在扯后腿，有一句话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在前方打仗，这些国家竟然在后面扯后腿，这算什么呢？难道非要我国与德国媾和，让他们复国遥遥无期，他们才甘心，我就明白他们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短视。为了英国人给的那么点点蝇头小利就忘记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难道他们就不怕被自己国民的唾骂吗？”

“总统先生息怒、息怒！”克列孟梭见萧震雷说得气愤不已。唯恐他这小青年脾气不好头脑发热之下宣布华国退出协约国，然后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样的话，协约国就惨了，不要说取胜，能不被德奥打得亡国就不错了，因此他极力安抚萧震雷。

“对于这些国家的的卑劣行径，我向来是深恶痛绝的！”克列孟梭立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又道：“他们不仅短视，而且无能！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请过来。他们能干什么？除了整天像乌鸦一样聒燥一样，什么都干不了！我认为这次元首会谈，完全不需要他们参与，他们也决定不了什么，就我们法英华俄四国进行具体会谈就可以，现在也只有我们四国有力量对抗同盟国，其他国家不是彻底亡国就是没有实力出兵，他们根本就没资格参与元首会议！”

萧震雷闻言笑道：“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与其那么多人整天争吵。吵了几天还没吵出头绪，还不如由我们四国在私底下商议之后再在大会上决定，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英国人就玩不起什么花样了。主张东线为主战场的只有英国一家，我们三家都是主张将主要战场设在西线战场，将主要进攻方向放在西线。三对一，我们完胜！”

克列孟梭这个法国老头听了萧震雷的话后露出了笑容。他道：“是的，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尽快促成这件事情。因为形势不容乐观，沙俄内乱已起，德国可以借此机会腾出手来干很多的事情，我们越早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就越对我们有利，等到西线打起来，德国的兵力大部必然要被牵制

在西线，到时候贵国在东线配合发动攻击，我认为这对于德奥将士致命的打击！”

法国老头当然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考虑的，因此他希望马上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早点将德国人赶出法国国土，不过萧震雷知道，就算法国老头是这样想的，但他的想法也是与整体战略的方向一致，与萧震雷的主张并不冲突，双方的想法和主张一致。

萧震雷点头道：“是的，只有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进攻，而且以西线战场为主，东线战场为辅，必然可以让德奥联军疲于奔命，如果意大利方面可以继续增加一些兵力的话，我想德奥联军的处境将会更加危险！”

“是啊，这么好的战略，能够给予德奥最大打击的战略进攻方略，为什么英国人就看不到呢？他还一意孤行的要将主攻方向放在东线，真是不明白了！”克列孟梭一脸的无奈说着，还流露着一些可惜。

接下来，两人在几个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萧震雷同意帮助法国向英国讨要更多的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同时在战略进攻方向上，两人决定保持一致，还要将沙俄、比利时和葡萄牙拉进来，另外最好是让四个大国私下达成协议，不需要其他小国家参与，对其他国家的要求也暂时不予理会，先打垮德国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克列孟梭谈起了战后利益分配问题，他问道：“总统先生，对战后利益分配有什么看法？或者说华国有什么要求？”

萧震雷想了想很快有了决定，他说：“总理先生，我认为现在就谈战后利益分配还为时过早，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打败同盟国，但是现在毕竟还是德国人势大，如果现在就谈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肯定会引起我们当中很多成员国的不满，毕竟每个人的要求和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国家的要求，现在谈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容易造成我们内部不和，会让目的没有达成的国家与我们离心离德，所以我建议将战后利益分配问题留到战争结束之后再去协商，到了那个时候，即便是有几个小国家不满，也不会影响大局！总理先生，您看呢？”

克列孟梭事先还真没有考虑现在就进行战后利益分配所带来的影响问题，现在听萧震雷说出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其实协约国成员国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是与整体利益相关的，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利益，首先必须要打败同盟国才行，如果不能打败同盟国，自己的利益肯定无法保证，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很多人又克制不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那就是贪婪，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小国家才会被英国人许下的蝇头小利给忽悠和收买了。

克列孟梭既然想明白了，他当然同意萧震雷的建议，所以他说：“不错，总统先生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十分赞同”。

这次会谈的结果让萧震雷和克列孟梭两人都非常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在利益上没有冲突，现在华军控制的阿拉伯半岛、中东地区和小亚细亚半岛都不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而且萧震雷也早已强调，华军无意于欧洲，那么华国对巴尔干半岛也就没有染指之心，这与法国也不冲突，法国

本来就在巴尔干半岛没有多少利益，如果华国不参与的话，法国还可以与英国和俄国争取一下，能捞到一块是一块。

第二天，也就是2月14日清早，两人的车队就一起离开了金字塔附近的旅馆向开罗方向开去。

回到在开罗的别墅下榻处之后，萧震雷和克列孟梭两人分别找沙俄外交部长进行了谈话，沙俄对于华国和法国的拉拢是求之不得，因为沙俄此时也是希望能够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会把德军主要注意力吸引过去，那么沙俄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特别是沙俄现在发生内乱，特别希望防线上不要出现什么问题，现在法国和华国已经决定联合起来对抗英国，沙俄人自然不傻，这个时候当然是站在法国和华国这一边。

随后萧震雷携夫人与克列孟梭又一起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下榻的别墅去探望他的病情，几人赶到的时候，劳合?乔治已经起床了，正在别墅的花园里坐在躺椅上晒太阳，萧震雷和克列孟梭心想估计是昨天傍晚那番想要散伙的话起了作用，乔治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如果惹得萧震雷在会议还没有开完就转而回国就不好了，这种事情过犹不及，特别是在政治上，并非是一味的强硬就能达成自己的目的，有的时候必须要进行一定的妥协，乔治是深得此道的。

“噢，首相阁下，您的病好些了吗？怎么坐在花园里来了？”萧震雷上前俯身与乔治拥抱了一下拍着他的背部说道。

乔治听了又不由一阵气急，心说你都要撂挑子回国了，我还能床上躺得下去？这家伙也太狠了，竟然以回国为威胁，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其实乔治昨天是真的非常生气，他没想到萧震雷但是那么不给面子当场戳穿了他的意图，那种事情怎么能在台面上说呢？这会让他的脸丢大了，说他不恨萧震雷是不可能的。

尽管恨不得掐死萧震雷，乔治还不得不露出笑脸道：“我根本就没病，只是昨天走快了一些，造成了大脑有些缺氧，毕竟年纪大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医生说休息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事！”

第609章三巨头会议（1）

几人在花园里坐着聊天打屁了好一会儿，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突然道：“乔治，以你的现在的身体状况，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继续会议？要知道这里聚集了我们协约国主要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高级代表，我们这些人可都不是很清闲的人啊，时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宝贵的！”

英国首相乔治听了说道：“我没什么问题，休息一下就好了，我看明天就将会议继续下去吧？”

萧震雷在旁边拿着大雪茄晃了晃说：“乔治首相，你认为如果我们再像前两天那样一直争吵不休的话，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这个会议什么时候能开完？除了我们华英法四国之外，其他国家派来的都只是政府官员代表，有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做不了主的，他们既做不了主却又喜欢争吵，我认为这些人来开罗根本就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吵架的，他们只会添乱又帮不上忙，我不认为这些人参加会议对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帮助，既然这次来的人当中只有我们三个有最终拍板权，那不如所有事情都由我们三个私下商议决定，这样简单得多，至于其他人，就让他们在这里旅游好了！”

英国首相乔治闻言脸色一变，看着萧震雷说：“那就是说要把他们撇开在一边，我们三国单独商议？这会不会引起诸国不满？”

萧震雷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对视一样，呵呵一笑道：“这有关系吗？他们要不满就让他们不满好了，我不认为他们能干出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出来。您要知道那些国家都已经被德奥占领了，他们都成了流亡政府。而德奥又在他们的国内扶持了傀儡政府，他们这些流亡政府想要翻身就必须要依赖我们打败同盟国。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流亡政府”。

萧震雷这番话说得虽然露骨，但却是事实，法国老头克列孟梭听了有点不舒服，毕竟他的政府也是流亡政府，只不过他手上还有一百五十万大军和一些海军部队，另外在非洲也有一支空军，这要比其他实际上已经亡国的流亡政府强多了，因此他对萧震雷说这番话也没有什么反感，算是默认了。

克列孟梭点头道：“是的。乔治首相，我认为萧总统的话很有道理！”

萧震雷道：“如果乔治首相坚持让要那些人参加会议，我看我们这个会议也没必要进行下去了，因为我实在没信心有他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商量出一个结果，我们都是大忙人，没有很多时间耗在这里！”

在萧震雷和克列孟梭的轮流轰炸之下，英国首相乔治终于明白这两人今天是有备而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乔治金瓜极不情愿。但他也知道必须要进行妥协，否则这次会议就进行不下去了，他只好说道：“好吧，既然二位都很忙。那我们就进行最简单的流程，会议只由我们三国首脑参加，其他国家代表一律排除在外。我们商量出结果之后再通知他们！”

萧震雷和克列孟梭闻言相视一笑，成了！

经过商量。三巨头正式会议定在明天上午九点，最多两天必须要达成协议。因为没有人能够丢下国事长时间滞留在这里，因此两天之内，无论

如何都必须有人要妥协，否则这个会议就白开了。

2月15日上午，三巨头会议在克列孟梭的下榻别墅举行，这是萧震雷和乔治为了尊重而决定的，毕竟他在三人中的年纪最大，而且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已经是一条腿都伸进了坟墓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去见他们的上帝。

三巨头会议的场所并没有设在非常严肃的场所，而是就设在克列孟梭别墅的后花园内，三人围着一张石桌各自坐在一张藤椅上，石桌上放着三个烟灰缸、三杯红酒和几盘水果，三个秘书分别坐在他们的身后侧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准备做记录，三人身边各坐着一名军方将领可以为他们提供军事战略方面的咨询，周围离着老远有守卫不停地来回走动巡逻，没有人打扰他们，就这么简单。

会议由英国首相乔治主持，待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三人分别坐在藤椅上，乔治说道："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这次会议我们要进行两个议题：第一就是我们协约国今后战略主攻方向，上次我听萧总统提议先欧洲后亚洲的战略，我表示非常欣慰，萧总统看到欧洲的危局要比日本在亚洲对华国的威胁严重得多；第二，就是战后利益的分配问题，现在只有我们三家在场，我说话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诸位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摆在台面上，有不同的商量我们可以商量！"

"咳咳！"萧震雷咳嗽两声，乔治和克列孟梭听了都知道他有话要说，因此为看着他。萧震雷拿起一个雪茄，一边把玩一边说道："首相先生，我想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是不是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专门召开一个会议来进行这件事情？二位，我们这次会议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我们商量战略上问题，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也确实帮不上忙，但是涉及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仅仅由我们三国私下商议，而且是现在而不是战后，我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毕竟现在距离战争结束还太早，任何一点失利都有可能导致战败，如果在利益分配上没有达到某些国家的预想目标，他们在此后的战争中捣鬼、给我们拖后退怎么办？这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引起重视，我可不想我们本里可以赢得战争却因为我们现在的举措最后导致我们失败！"

乔治刚开始听了萧震雷的话心里有些不爽，这萧震雷已经三番两次地反对他的主张，不过萧震雷后面列举出来的理由却又让他恨萧震雷恨不起来了，因为萧震雷说的是对的，毕竟乔治还没有老到脑子不好使了的地步。

乔治确实没有考虑到现在商讨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萧震雷的描绘的可能造成的后果让他认为非常有可能发生，如果不想那些不好的后果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次不谈战后利益分配问题，等战争结束之后在组织一个专门的会议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乔治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答应，他转头看向法国总理，问道："克列孟梭先生，你认为怎么样？"

克列孟梭夹着大雪茄抽着，吐出一圈烟雾，那长满了白胡子的嘴张了张："萧总统阁下说得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最好商量决定这件事情，等

战后再召开一个会议，一是商议利益分配，另外还要商议对同盟国的惩罚和限制问题，绝对不能再让德国有重新崛起并发动对其他国家战争的机会！”

乔治见克列孟梭也支持这个提议，于是说道：“好吧，这次会议我们就不专门进行战后利益分配的讨论，等战争结束之后再专门抽个时间召开一次会议对同盟国进行惩罚、限制，以及进行战后利益的分配讨论。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进行第一个议题，也就是我们今后战略主攻方向，我的主张是将主要攻击重点放在东线战场！”

克列孟梭说道：“乔治先生，说说您的理由吧？因为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将进攻主要方向和重点放在东线斌并非明智之举，我想您的将军应该告诉过您正确的选择”。

萧震雷心想，你们大哥不要说二哥，一个喜欢越级指挥，另一个跟自己的陆军总司令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就说劳合?乔治，这老家伙经常越过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指挥下面的军队作战，这让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极为恼火，因为令出不同，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海军方面也时常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听从首相的还是听从海军司令部的。

乔治?克列孟梭这更老的法国老头历来独断专行，在他当上法国总理以及再度执政之后更显突出，实际上是在保留议会的情况下实行了个人独裁。此时法国全境被德国侵占已经快两年时间了，在英国、北非以及其他海外殖民地的法军部队的士气都极为低落，毕竟国土全境沦陷，谁的心情都好不起来。

为了激励军队士气，克列孟梭曾经在流亡政府的议会演讲上说：“我的对内政策是：我要作战。我的对外政策是：我要作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作战……而且我将不断作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杀伐果断，威重令行。他多次亲赴军队一线，重振士气，对内强力镇压反战力量，并对他们一概斥之为“失败主义分子”。他还以此为借口，大肆镇压反对者。前内政部长马尔维和前总理卡约等亦以企图秘密议和罪名遭到逮捕。

克利孟梭与陆军司令亨利?菲利浦?贝当的矛盾一直都存在。近乎狂热克利孟梭与沉静的贝当性格矛盾越来越突出，克利孟梭常常火冒三丈地指责他的陆军总司令不向他详细及时地汇报战况，而越是在这种场合，贝当越是一言不发，这令他几乎无法掌握战局。

第610章三巨头会议（2）

萧震雷准备看劳合?乔治的笑话，因为他知道乔治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英国无非是想掌握巴尔干半岛的利益，从纯军事角度上来说，将进攻重点放在东线，特别是东南欧是一种错误，这是明显的舍近求远，吃力不讨好，可让萧震雷没有想到的是乔治还真给出了一个可以站住脚的理由。@@，

乔治说道：“我之所以主张将进攻重点和主要方向放在东线，是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减轻西线压力，两位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们大英帝国都承担了协约国对抗同盟国的主要压力，这种压力让我国喘不过气来，我们需要解压，以便我们蓄积更多的战争力量。而作为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一员，华国又干了什么呢？你们收回辽东半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收回湾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收回朝鲜半岛同样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些战役上来，华军的战斗能力是非常强悍的，否则也不会如此迅速的收回三地，现在贵军已经打下了日本九州岛，却又停下来脚步，依我看，贵国一直在藏拙，隐藏力量！我希望华国能够拿出全部的实力出来，毕竟这次大战的胜利不仅关系我们也关系到贵国的利益，如果我们失败，大家都完蛋，不是吗？”

萧震雷听了乔治这番话之后脸上很平静，其实他心里很恼火，乔治的理由只可以说是牵强，却话题一转把战火烧到他的身上，成功的转移了话题和重点。

点燃雪茄吸了几口后，萧震雷说道：“乔治先生。首先我要驳斥您刚才的言论，你说我国隐藏实力。这是对我和我国的污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建国数百年了，这数百年时间里英国在全世界各殖民地收刮了多少财富？国家综合战争潜力是何等强大？而我国呢？我国近一百年来都受到你们这些西方列强的欺压和压榨，早已腐朽不堪，我们新政府才建国几年的时间，在战争潜力上如何跟你们这些老牌帝国相比？您作为一国首相，应该明白战争并非是拼的是人和武器，而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上，我国相差英国十万八千里。比法国也是远远不如，就连沙俄也比我国强得多，我**队在保证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情况下战斗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您要知道以我国现在的国力而言，根本支撑不起长时间的大战，每次战役都将我们生产的弹药和武器消耗一空，我军又不得不停下来休整以等待弹药补给，这就是现实情况！”

“另外，乔治先生您刚才说您之所以主张将主攻方向放在东线是为了减轻西线压力。是为了让英国喘一口气，这根本不是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在我看来无论将主攻方向放在西线还在放在东线，对英国的战争物资生产影响都不大。因为一旦在西线开战，我们是进攻方，而不是防守方。不存在防守压力的问题，也不存在进攻压力这一说法！相反。在西线开辟战场还可以对德军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会使得他们两面应付不暇。兵力的分散会造成他们的力量的不足！”

坐在萧震雷身边的蔡锷这时说道：“是的，以目前的战略势态来看，

想要给予德奥军队最大程度的打击，最好是向他们的两面开战，如果意大利方面能偶再次加强攻势是最好以在东西南三面对德奥军队发动攻击，从全局上来看，德奥联军处在我们三面夹击之下，只要完成西线战场的布局，那么这个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军事战略局面就会形成，只要他们有一处失利，那么其他地方就会受到牵连，这就好比是多米洛骨牌效应一样，德奥联军将被会我们打得节节败退！”

克列孟梭听了翻译之后点头道：“蔡将军对战略势态的分析很好，我非常赞同，贝当将军，你认为呢？”

坐在他旁边的法国陆军总司令亨利?菲利浦?贝当尽管与他有着很深的矛盾，但现在是为了法国利益争取的时候，贝当当然不能拖后腿，他笑着说道：“是的，我很赞同蔡将军对战略势态的分析，这个三面夹击德奥两国大军的设想是非常好的，只要德奥一面抵挡不住，他们的失败就会发生连锁反应！”

乔治眉头一皱，他道：“可是现在就进行登陆法国西海岸作战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还不成熟，罗伯逊元帅，麻烦您告诉他们吧！”

尽管英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对乔治经常越级指挥极为恼火，但这个时候显然不是搞内部矛盾的时候，尽管他也认为乔治的主张是错误的，但却不能当场反对乔治的主张，即便是这个主张是错误的，他此时也必须支持。

罗伯逊说道：“首相先生之所以说现在从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西海岸作战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还不成熟，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制空权还牢牢掌握在德国人手上，德国在法国西海岸个城镇修建了大量的机场，他们随时可以起飞数百架战机对我们的渡海作战部队和船只进行大规模轰炸，我恐怕我们的士兵们还没有登上法国的西海岸海滩就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死在海里了！”

罗伯逊说完这番话之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贝当元帅都没话说了，毕竟这是事实，用制空权的德军太强大了，再加上强悍的德国陆军，两人不认为强制登陆作战会有什么效果，这只能徒增人命罢了。

萧震雷这时问道：“难道这就是首相先生一直不肯发动渡海作战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如果有的话可以说出来”。

乔治闻言对罗伯逊摆了摆脑袋，示意他来说。罗伯逊得到指示后说道：“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据我们所知，现在德国在法国部署的兵力大约有两百万还多，而我们在英国本土的军队加上法**队一共也只有三百万人，兵力也仅仅只是比部署法国的德军多出一百万人，如果我们发动渡海作战，德国人为了防止丢失法国，肯定会抽调更多的兵力过来，到时候我们的兵力就不占优势了，而且我们的士兵战斗力本身就不如德军，如果兵力上都不占优势的话，还能打胜仗吗？”

萧震雷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看着罗伯逊说着话，等他说完后，扭头对蔡锷低声问道：“我军要在东南欧部署多少兵力才能牵制德军一百五十万人？”

蔡锷道：“现在我国在东南欧有第二军团八十万人、第一军团三十万人，这些兵力可以对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发动进攻，但如果想要牵制德军

一百五十万人，最少还需要六十万正规国防军，也就是两个军团的兵力！”

萧震雷点点头，转头对乔治和克列孟梭说道：“诸位，据我们所知，德国一共有陆军六百四十万人。德国在法国一共部署了两百二十万兵力；在奥匈帝国的南方与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联军对峙的有德军三个集团军，一共一百万人，奥匈军队三十万人；在东南欧有德军两个集团军六十万人，另外有奥匈军队五十万人；在与沙俄对峙的防线上，德军有四个集团军一百二十万人，奥匈帝国三十万人，德军在国内和其他占领地有一百二十万人布防，也就是说德国的机动兵力已经不足二十万人，整个德军中由于这几年的战争，德军精锐部队也损失不下于两百万人，其他因此找过三分之一的德军都是后来征召的，这些都只是会打枪，并没有多少战斗力！”

“刚才罗伯逊元帅说英国之所以提出将主要进攻方向放在东线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发动西线进攻的时机不成熟，因为没有制空权，这一点我已经想好办法替你们解决，如果你们同意发动西线进攻，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那么我军将派出三个空军师共一千两百架战机参与西线作战，帮助英国空军打败德国空军夺取制空权。至于第二个问题，你们担心德军对西线战场进行增援，我可以在这里向你们保证，德国不会有一兵一卒增援西线战场，因为我们会再派一百万国防军在东南欧配合你们发动进攻，牵制住德军最后的作战力量！乔治首相，你认为呢？难道你还要坚持将主要进攻方向设在东线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将主要进攻方向设在东线是不可能了，因为沙俄由于内乱已经无力发起进攻，而我国由于还要看着日本人，最多只能再抽调出一百万人，否则我国国内就会空虚！”

让一个首相级别的政客放弃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这个难度不亚于将一个死人救活，一直以来，政客都是最顽固的人，这与信仰和意志力无关，政客的政治主张就是他们的命，他们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吸引支持者和追随者，如果一个政客随意改变政治主张，那么他只会让自己的支持者成为他的反对者，并且让他的追随者叛变。

乔治沉默了，他想了想，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时间不早了，我看我们还是下午继续吧？”

其他几人互相看了一眼，只能同意。

第611章再次不欢而散

实际上在萧震雷说出解决乔治和罗伯逊所说的两点顾虑的时候，乔治和罗伯逊已经动心了，如果华国能够派出一千架以上的战机前往英国于英国空军一起对德国空军作战，是完全有可能将制空权抢过来的，只要抢过制空权，就可以进行渡海登陆作战，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罗伯逊有信心可以成功抢滩登陆并在法国西海岸站稳脚跟，而如果华国真的能够牵制住德军多余的兵力，英国人就有信心以三百万兵力打败德国部署在法国的两百万人，其实这两百万人当中有一半是新兵，老兵都被抽调到南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补充损失了。

乔治何尝不知道萧震雷其实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了，他的坚持已经有些松动了，按照萧震雷所说，将往西线调派一千架战机帮助英国空军作战，在东线增加一百万兵力辅助进攻东南欧的德奥联军，再加上原来的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一百一十万人，增加兵力之后，华国在东南欧的总兵力就已经达到了两百一十万，这个数字对于才建国几年的华国已经是极限，两百万多万人的补给从远东运过来绝对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

但是这样一来，对于英国人来说，问题又来了，如果战后华国霸占着巴尔干半岛和奥匈帝国的地盘不走，怎么办？要知道巴尔干半岛一直以来是英国人的后花园，乔治为了这点利益坚持了这么多年，他哪里甘心将巴尔干半岛拱手让给华国？而且刚才萧震雷还提议将战后利益分配问题留待战后再解决。这让乔治误认为华国有意巴尔干半岛。说到底，乔治从头到尾都舍不得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回来之后。总参谋长罗伯逊的脸色非常不好，他忍不住对乔治抱怨道：“首相阁下。我真不明白您到底想怎么样？刚才您也听到了，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做出重大让步了，难道您真的想要闹得大家一拍两散才甘心吗？或者您认为将华国排除在外，仅凭我们英国就可以独自打败德国？”

乔治听了罗伯逊的抱怨之后颇为不悦，扭头道：“你懂什么？结合之前萧震雷提出将战后利益分配的问题在战后再解决，我怀疑华国想吞并巴尔干半岛，你要知道巴尔干半岛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所在地，战后对奥匈帝国也要进行惩罚，华国很可能借此机会赖在欧洲不走了。到时候欧洲又有华国的势力存在，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不稳定性太大了！”

罗伯逊听了撇撇嘴道：“什么欧洲有华国势力存在会变得更加复杂？我看你就是担心华国霸占着巴尔干半岛，我说首相大人，现在我们本土都快要不保了，好吗？麻烦您认清楚现实，如果我们本土都要被德国人打过来了，您认为我们还能抢回巴尔干半岛吗？只有在保住本土不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考虑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为什么您总是喜欢好高骛远呢？您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按照您的顾虑。那么就不能让华国呆在小亚细亚半岛和中东地区了，就算让他们呆在那儿，也不能让他们进攻巴尔干半岛，否则只要他们进攻巴尔干半岛。那地方就有可能被华军霸占，可如果不让华军

去进攻巴尔干半岛，难道您还想从我们本土派兵过去打吗？我们有那么多兵马？如果不让华军出力。那么让华国加入协约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发现您的想法非常矛盾，难道您想让萧震雷亲自签署协议保证在攻入东南欧之后不会占据那里的地盘。等待战争结束华军就退出欧洲？”

乔治很严肃地回答：“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罗伯逊愣了愣。捂着脑袋大叫起来：“噢，上帝，噢，上帝啊，我到底跟了一个什么样的首相？您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

乔治闻言脸色极为难看，怒斥道：“罗伯逊，注意你的言辞，我是你的首相，你怎么能用这种语气、用这样的词句跟我说话？”

“那你要我怎么说？你居然想让华国总统签署不占据巴尔干半岛、并且战后退出欧洲的协议才能同意更改战略主张，我的上帝啊！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会有人把别人的帮助当做理所当然？首相先生，你要搞清楚，现在是华国在帮我们打仗，你还跟别人提着提那样的条件，还卡着本应给别人的物资，既然您信不过华国，那当初您就不要让他们派兵过来啊，您现在担心华国来占便宜，您这算什么？”

乔治敲着桌子怒道：“罗伯特，我请你注意，他们不是来帮我们打仗的，是我们请他们来打仗的，代价是东南亚的殖民地，马来亚、缅甸、孟加拉和印度东部，这些殖民地现在都归了华国，你明白吗？既然我们是雇主，那我们当然提出条件的资格！”

罗伯逊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是一时半会把这茬给忘了，现在乔治提醒他，他也想起来，于是举手道：“好吧好吧，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既然您想让萧震雷签署战后华军不许滞留在欧洲，所有军队要撤出欧洲的协议，那您就直接说出来啊，您不说别人怎么知道您的想法和意图呢？”

乔治冷冷道：“我当然会说出来，但不是刚才和现在，这是谈判技巧，你不懂就不要干扰我，到底你是首相还是我是首相？”

“呃？好吧，听你的，希望萧震雷会答应你签署协议！”

乔治现在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他必须要借助华国的军事力量攻击德奥在东南欧的军事力量，但是又担心华军打进来之后占据巴尔干半岛，这就好比一个有钱人出钱请了一个打手帮自己去讨债，但是他却又对打手不信任，担心打手讨回债之后见财起意私自将那笔债款吞掉，因为那笔债款见不得光，即便被打手吞掉了，他也找不到人主持公道。

这个打手就是华国，话说乔治对萧震雷不信任是因为萧震雷有前科，例如阿拉伯半岛的东部和南部，也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王国、也门等之前都是英国的地盘，后来被奥斯曼帝国抢走了，华国人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之后就占据了那里，而且还扶持当地势力进行统治，完全将英国人撇在一边。乔治担心华军攻入巴尔干半岛之后故技重施，所以他对此颇为顾忌。

下午两点半，三巨头首脑会议继续。

大家都坐好之后，不等乔治说话，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老头就问道：“乔治首相，上午萧总统已经提出了两个方案解决了你们的两点顾虑，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没有其他的顾忌，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同意

发起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西海岸作战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了？”

乔治闻言看了看克列孟梭，又看了看萧震雷，摇头道：“尽管如此，但我还是不同意”。

“什么？”克列孟梭发毛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怒气冲冲的站起来指着乔治道：“乔治，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弃你那点可怜的坚持？你难道要拖着大家一起死吗？”

乔治摇头道：“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取得胜利，否则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兵力为的是什么？”

说到这里，乔治转头看向萧震雷，继续道：“我只是担心华军打进巴尔干半岛之后就赖在欧洲不走了，这不是我要当面揭短，而是华军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前科，我不能不有所顾虑，除非萧总统能够跟我们签署一份协议，保证战后华军立即退出欧洲，这样我才会同意将主攻方向放在西线，开辟西线战场！”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闻言脸色一变，怒道：“乔治，你太过分了，上午开会之前我们不是事先有过约定吗？战后利益分配等到战后再专门召开会议解决，你现在要求萧总统签署这样一份协议算什么？”

此时萧震雷的脸色已经铁青了，蔡锷的脸色也极为难看，虽然之前萧震雷指示第一军团第29师占据了阿拉伯半岛并且扶持了当地势力完全将英国人撇开是事实，他也不在乎乔治当面揭短，可乔治竟然要他签署这样一份协议，这对于他这个一国总统来说简直是极大的侮辱。

此时萧震雷刚好端着一杯葡萄酒，酒还没喝，他冷着脸看了乔治一眼，将手腕一甩，酒杯砸在地上，“啪”的一声，酒杯破碎，将周围其他人吓了一跳。

“简直是欺人太甚！哼，这会老子不开了，我们走！”萧震雷言罢便拔腿便走，蔡锷和秘书小高也立即起身跟在后面离去，克列孟梭拦都拦不住。

克列孟梭转过身来看着乔治，叹道：“乔治，你为什么要这样？发起此次会议的是你们英国，你却要把局面闹成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好了，华国人退出了，这仗还怎么打？”

第612章英国妥协

一行人气冲冲从克列孟梭的别墅里出来，上车后车门关闭，萧震雷原本紧绷着、阴沉得快要滴水的瞬间变得阳光灿烂，他一脸的笑意，对秘书小高吩咐道：“小高，回去之后通知大家收拾收拾，准备明天启程回去！”

小高听了，顿时一愣：“呃，大总统，这会咱真不开了？”

萧震雷摆摆手：“你按我的话去做就行了，别问那么多！”

“是，大总统！”小高连忙答应。

却说在克列孟梭的别墅里，克列孟梭听见门口汽车启动的声音响起并渐渐远去，一张老脸顿时垮了下来，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对克列孟梭说道：“总理先生，华国总统的车队已经离开了，没有丝毫停留的迹象！”

克列孟梭听了之后脸色更加难看，对还在发愣的英国首相乔治怒道：“好啦，乔治，这下遂你的愿了，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让萧总统签署什么狗屁的协议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谁能受得了这种侮辱？这次完了，我们不仅白来开罗，弄不好那萧震雷回去之后一气之下就派人秘密与德国人接触，然后单独与德国媾和，如果华国仅仅只是退出战争还好，如果华国加入同盟国，你认为后果会怎么样？难道你真的认为英伦三岛处在大海之中，有了华国加入的同盟国就没有办法对付你们了？算了算了，这次我这老头子都要被你害死了，请回吧，我要休息了！”

这时乔治回过神来。听了克列孟梭的话之后，他笑道：“克列孟梭先生。别担心，事情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您不用担心萧震雷离去之后直接走人，这件事情我会负全责，我先告辞了！”

回到别墅之后，乔治立即派人去盯着华国代表们下榻的别墅，让盯梢的人随时报告情况。他不知道萧震雷到底是真的气恼了准备散伙，还是在诈他，当时他知道现在不能着急，不能乱了方寸。

参谋总长罗伯逊走进乔治的房间兴师问罪：“首相先生，您到底要干什么？有你这样做事的吗？你把华国总统气跑了。难道让我们英国一家去对付德国人？噢，上帝啊，我看你是疯了！”

乔治颇为不悦道：“你才疯了，请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好吗？我毕竟是你的首相！你应该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有损大英帝国利益的事情。我们再等等，如果下午两点之前他们还没走的话，那说明萧震雷是在使诈，他想逼我就范！”

罗伯逊一副瞧不起的眼神看着乔治道：“那如果他们下午真的就走了呢？”

乔治反问：“难道我们就不能把他追回来？罗伯逊。你是一个军人，你不懂政治谈判，其实政治谈判和商业谈判是差不多的，就是要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地耍手段试探对方的心理价位底线！”

罗伯逊闻言耸耸肩膀：“好吧。你总是能说出一大堆理由，活的都可以被你说死，死的都能被你说活。我希望你最好能把握这次机会，就像克列孟梭总理说的一样。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导致华国单方面与德国媾和，所有的后果将是你无法承担的。尽管你是首相！”

萧震雷等人回到下榻的别墅之后，秘书小高按照他的吩咐立即通知其他随行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收拾文件、行礼等物品准备离开开罗前往护航舰队停泊的亚历山大港口。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会不是还没有开完？还没有达成一致协议怎么就要离开，出了什么事情？”穿着一身花布旗袍的王亚男踩着高跟鞋走过来问道。

萧震雷坐下摆手道：“没事，乔治那老家伙想逼我签署战后华军无条件退出欧洲的协议，我们本来就没有在战后赖在欧洲不走的打算，可乔治那老家伙不相信我，硬要逼着我签署这什么狗屁协议，如果我签署了这份什么协议，被人传出去了，那我华国的脸面往哪儿搁？这不仅仅侮辱我，更重要是侮辱我国家的尊严，他越是要这样，战后我还偏偏要命令军队赖着不走了，他们欧洲列强总是插手我们远东事务，难道我华国就不能插手欧洲事务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们只有把手伸到欧洲来，这些欧洲列强才没有精力插手远东事务！”

王亚男听了秀美一皱，又道：“难道我们真的要离开，那这次会议不是黄了吗？以后我们还怎么跟英法相处？这仗到底还打不打？怎么打？如果协约国一盘散沙，不能拧成一股绳，想要打败同盟国是很困难的！”

萧震雷拿起茶几上烟灰缸上放着的半截雪茄，用打火机点燃了抽了起来，王亚男见状就知道丈夫正在思考权衡这件事情，她走到旁边沙发上坐下等着。

一阵烟雾缭绕，萧震雷才说道：“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英国人一意孤行，想用我们的士兵当炮灰，却又不相信我们，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回去之后立即派人与德国人秘密联系，单方面与德国达成协议，我们只要保住现在的既得利益就好，而且我们还必须要赶在美国人插手参战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德国打垮英国，只要英法投降，美国即便想插手，仅凭它一家休想取胜，尽管它的地位位置特殊，但如果我们和德国分别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夹击，美国也必败无疑。美国人现在奉行孤立主义，他们如果看不到希望不会轻易下决心参战的！

如果英国人识趣也就罢了，我们还与英国人谈下去，只要英国人让步，一切都好说，我也不想像意大利人这棵墙头草一样风吹两边倒。不管怎么说，这种名声总归不好。我们这些人要带头给国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诚信、坚韧、忍让、谦虚、谨慎一直是我们文化的传统。破坏这些优良传统容易遭人诟病，对人民拾回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不利的！

现在我们和英国人就是在比谁先承受不了这个心理压力，如果英国人不妥协，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那我们只好帮助德国人去对付英国人了，法国人和其他协约国成员就成了陪葬，至于日本，它只是炮灰而已，德国人为了胜利。只能牺牲它”。

王亚男听着点了点头，“照你这么说，今后到底如何，还充满着变数喽？”

“当然，不过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就会在今天和明天之内被决定，这

一切都处决于英国人如何选择，如果乔治选择妥协，那么我们还是站在协约国这一方，如果英国人不妥协。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英国人自取灭亡，我们也没有办法！”

王亚男有点不相信，“听你这么说。这场战争的胜负只在你一念之间，我们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德国在法国部署了超过两百多万的兵力都打不过英吉利海峡，难道我们加入同盟国就能打过英吉利海峡。打得英国人投降吗？再说了，英国本土还有三百万兵力。在意大利还有英法意两百万人，在东线沙俄还有两百五十万的兵力。总兵力加起来还有七百五十万呢，如果我们加入同盟国，德国有六百四十万人，奥匈两百万人，我们三百五十万，能调到欧洲来的最多只能有两百万，一共算一千一百万，比英法俄意等协约国也多不了多少，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打得协约国投降，只怕没有这个可能吧？”

萧震雷摇头道：“战争的实力和胜负机率对比不是你这么算的，现在看似协约国的总兵力大约还有七百五十多万，但实际上法国和沙俄是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我敢断言，沙俄在最近一个月之内就会改天换地，沙俄的兵力就形同摆设，去掉两百五十万人，意大利军队纯粹是打酱油的角色，他们打打顺风仗还可以，让他们主动攻击德奥联军，基本上没有取胜过，而且阿尔卑斯山脉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英法意联军想要打到奥匈帝国境内难如登天，不过德奥联军想要再打进意大利也不是那么容易。

法国国土被德国全部占领，尽管它在英国和海外其他殖民地还有一些军队，但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协约国主要靠英国支撑，而英吉利海峡则是德军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因为德国的海军没有英国强大，空军力量尽管压制英国空军，但却不能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对于渡海作战帮助不大，但是如果有我国加入就完全不同了，我国可以提供超过三千架战机帮助德国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就算英国海军舰队再强大一倍也没用，只要让德军登陆英国本土，英国必败无疑，而且必须投降，它一个小岛，就算它在海外有殖民地，英国国王、王室、官员们能逃得掉机群的追击轰炸吗？如果他们不想死就只能投降！只要搞定英国，至于法国流亡政府、意大利等其他协约国基本上都不是问题！”

行礼等物品早已经全部搬上车了，就等萧震雷等人吃过午餐就可以启程。下午一点，吃过午餐的萧震雷等人纷纷上车，车队沿着街道向城外开去。出城不久，得到消息的英国首相乔治慌了手脚，他立即亲自乘车去追，直到三个小时之后才追上萧震雷的车队。

乔治妥协了，他很明白，协约国不能失去华国，否则将万劫不复。随后，华英法三国达成协议，将主要进攻方向放在西线，华国派一千架战机帮助英国夺回制空权，而后从英吉利海峡向法国西海岸发起登陆抢滩作战，为了牵制德军兵力，华国答应再从国内抽调一百万人来到欧洲，这些兵力将分批运来，逐次参加作战。

第613章沙皇被迫退位

3月9日，萧震雷一行人乘坐的海军舰队已经抵达南海海域。这天晚上，杨士琦拿着一份电报快步向正在甲板上吹海风的萧震雷走来。

一把大太阳伞下，萧震雷躺在躺椅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条毛毯，王亚男坐在他的身边就着灯光在看书，王亚男见杨士琦急匆匆走来，起身竖起手指示意杨士琦小声。

两人走到一边，王亚男问道：“杨先生，怎么啦？看您这副样子，是不是有什么要事？”

杨士琦道：“是的！”

“很重要吗？”

“嗯，怎么说呢，不是国内的事情，而是沙俄那边的事情，刚才铁血调查局发来一封电报说彼得格勒发生了大规模罢工运动，参与的人数超过历次罢工人数！”

王亚男听了不以为意，笑道：“沙俄发生罢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不不！”杨士琦摇头头：“夫人，这次电报上说这次罢工与以往不同，这次罢工明显是有俄国革命党策划、组织和领导的，而以前是工人们自发组织，两者情况完全不同！根据情报显示，被沙皇调去镇压的士兵很多都被俄国革命党说服，他们拒绝向工人开枪并且加入了工人的行列，他们还帮助罢工工人们解除军警的武装，并驱散他们”。

王亚男跟了萧震雷这么些年，在政治嗅觉上也提升了很多，她反应过来，“你是说这次有俄国革命党策划、组织和领导。罢工有可能发展成武装起义？”

杨士琦点头道：“这是很有可能的，直到现在为止。罢工人数超过了9万人！”

杨士琦离去之后，王亚男回到萧震雷身边坐下继续看书。快到十点钟的时候，王亚男见夜深了，气温和空气中的湿气加重，担心萧震雷受风寒，就叫醒他，“醒醒，去舱房里睡吧，已经很晚了！”

“哦！”萧震雷有些迷糊坐起来，问道：“我睡了多久？”

“三个小时！”王亚男放下手中的书。将桌子上的电报纸拿过来递给萧震雷说道：“这是杨先生拿来的电报，说是沙俄那边的形势有了重大变化”。

萧震雷一只手揉了揉脸，另一只手接过电报看了起来，他站起来道：“不能再耽搁了，必须马上回京城去，来人，去叫杨永泰来见我！”

杨永泰在萧震雷和王亚男回舱房休息的途中见到了他们，“大总统，您找我？”

萧震雷点头道：“嗯。通知下去，加快速度赶往海南，我们在那里下船，让空军基地准备飞机。我们抵达之后直接坐飞机回京城，要他们对飞机进行严格的检修，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杨永泰立即道：“是。我亲自去联系安排！”

3月11日下午，萧震雷一行人总算回到了京城。屁股还没有坐热，铁血调查局局长王亚乔就来见萧震雷。向他汇报了沙俄罢工的最新进展情况。

“大总统，圣彼得堡传来消息，昨天圣彼得堡罢工转为了总罢工。各种企业、商店、餐厅、咖啡馆都停止工作。在市中心挤满了人群。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寥夫，他接到圣彼得堡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关于首都局势的报告后，下令对彼得格勒罢工运动实行恐怖手段。昨晚，他签署了给哈巴洛夫的电报，电报说“着令于明日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于是沙皇军队连夜逮捕了俄国革命党圣彼得堡委员会委员5人，在彼得格勒市中心和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军警，在屋顶和角楼里架起了机关枪向罢工和游行的工人开枪射击。

但是罢工工人并没有害怕，也没有散去，根绝俄国革命党高层的决议，由维堡委员会代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职权，继续领导罢工工人。今天是星期天，上午圣彼得堡工人仍涌向街道、广场。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显示禁卫军巴甫洛夫后备营第四连士兵已经起义，这次起义标志着沙俄士兵已经开始转到罢工工人方面。俄国革命党认为此时的形势对他们十分有利，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并计划与士兵联欢，夺取武器库。我推测俄国罗曼洛夫王朝距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萧震雷闻言起身道：“是吗？看来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了！”

王亚乔道：“大总统，我们要不要有所行动？”

“不！”萧震雷举手，“一切顺其自然，如果我们贸然插手，形势就有可能向着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一切静观其变，有什么重要消息立即向我汇报！”

“是！”

鉴于沙俄国内动乱的局势，这已经让协约国英法方面感到万分的恐惧，因为对于英法两国来说，一旦沙俄当局被俄国革命党推翻，那么俄国很有可能会退出战争，毕竟德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估计德国已经与俄国革命党达成了某些协议都说不定，如果德军部署在东线的两百万军队得以抽身，那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要知道这近一年多年，都是沙俄在跟德国打仗，德国部署在东线的军队基本上都是精锐之师，这样的军队如果抽调到西线，对英法两国的压力绝不止是倍增那么简单。

于是英国人紧急行动起来，英国首相乔治亲自发来电报催促萧震雷尽快将答应的一千架战机调过去帮助英国空军夺取制空权，而英国方面也已经在着手准备渡海作战，各种大船只开始向英吉利海峡集结，海军一半的主力舰队封锁了英吉利海峡的两端以防止德国海军舰队和潜艇过来破坏渡海作战。另外，在英国的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军队开始向英吉利海峡分批前进。

萧震雷接到电报后打电话询问了一下蒋百里关于抽调一千架战机前往英国帮助英国空军夺取制空权的工作进行得如何了，蒋百里告诉他还有十天就可以完成准备工作，目前总参谋部正在与英**方联系，让他们在北非

靠近地中海沿岸以及葡萄牙修建两到三个用于飞机加油转场。

得知具体进展后，萧震雷让人给英国首相乔治回电表示华国空军一千架战机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只要英国方面在北非和葡萄牙修建分别修建一两个机场用于战机加油转场，几天之内这一千架战机就可以抵达英国帮助作战。

鉴于这次派过去的战机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战机，在技术方面要比英德等国使用的第一代战机先进得多，为了保护战机技术机密，萧震雷又责令总参谋部给第一军团下令，从伍世友手下调一支部队去英国保卫华军机场和战机。

于此同时，华国答应的将陆续增调一百万国防军前往欧洲对东南欧作战以牵制德军东线兵力的工作已经开始，第一批十万人已经装船起运，武器弹药随船运往中东。

3月12日，俄国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向市中心行进。由于俄国革命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军队中的大批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早晨6点左右，沃伦禁卫教导队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队长，然后上街，开往附近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和立托夫斯基两支部队，把这两支部队的士兵联合起来。整理好队伍后，起义军开往维堡，同工人会合。驻在维堡区的莫斯科禁卫教导队进行反抗，阻止士兵参加起义。起义士兵和工人冲进营房，击毙教导队长，夺取了武器，武装了工人。工人和起义士兵夺取了兵工总厂和炮兵总部，缴获4万支步枪、3万支手枪和大量子弹。

俄国革命党又带领群众向监狱冲击，释放了政治犯，获得释放的俄国革命党立即奔向工人区，参加战斗。军队参加起义越来越多。据统计，军队参加起义的在3月11日晚还只有600人，12日早晨增加到10200人，中午增加到25700人，晚上达66700人。

3月12日晚，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大臣们在玛丽亚宫开了最后一次会，但是他和大臣们很快就被逮捕了。尼古此前拉二世企图从前线调回军队来彼得格勒镇压起义。但是，彼得格勒附近的军队已经起义。沙皇的讨伐队被阻拦在半路，整个圣彼得堡掌握在起义工人手中。

革命在圣彼得堡取得成功之后，迅速在俄国各地展开，13日早晨，莫斯科开始总罢工。游行队伍向红场、市杜马行进。武装的工人把警卫撵走，解除他们的武装。在市杜马对面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革命党号召工人走进营房，同士兵联欢。士兵很快转到革命方面。3月1日，工人和起义士兵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兵工厂、火车站、市政府、警察局、电报局等，从监狱里放出政治犯。

3月15日，俄国武装起义执行委员会撇开革命党左翼势力，单独同国家杜马达成协议，支持由资产阶级组建临时政府，在全体大会上以多数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于是，俄国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

3月15日深夜，沙皇被迫签署了退位宣言。至此，罗曼洛夫王朝覆灭。

第614章对俄政策

俄国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而俄国革命党则领导工人和士兵们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代表会议。资产阶级在代表会议中没有任何权力。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手中。代表会议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那就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此当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后，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会议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在代表会议中，社会革命党的成员占了大多数，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代表会议领导人的支持上。因此这种现象也叫双重政权，弗拉基米领导的多数派只是占了很少一部分，而且他本人目前还没有回国。

3月20日，王亚乔向萧震雷汇报俄国国内的消息，“大总统，现在俄国国内的局势非常混乱，由于斯托雷平的**私有化改革给俄国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曾经拥护自由主义自由经济的十月党、进步党等组织在此次俄国革命的浪潮下明显失势。而自由主义左派党制宪民主党由于在革命前领导宪政民主运动，成为唯一一支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相比之下，在此时俄国拥有较高支持率的分别是两大左派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随着是战和问题的升温。各势力迅速分化组合。社会民主党逐渐分裂为少数派和多数派。社会革命党也相应分裂为主流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少数派达成一致，要求继续战争直到胜利；而少数左派社会革命党则和多数派达成一致。要求尽快停战签订和约。总而言之，现在俄国特别混乱。这个党、那个党，这个名字都把我给搞晕了。

另外还有一间事情非常严重，随着圣彼得堡的革命成功，沙皇宣布退位之后，俄国各地城市的革命都随之展开，包括我军驻扎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城市都被卷了进来，一些俄国革命党煽动工人和农民冲击当地沙俄政府所在地，而且他们还要求我军撤出沙俄，甚至有人还偷袭我军士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毕竟现在俄国临时政府的对待战争的态度还不明朗，所以我军官兵在俄国临时政府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敢开枪”。

萧震雷听了之后挥挥手，王亚乔便退了出去。

很明显，现在俄国国内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些革命党不仅在抢夺各地的政权，而且还向将驻扎在当地的华军赶出俄国境内，萧震雷好不容易设局让沙俄当局同意让华军防御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怎么能轻易就把军队撤回来？他的目标可是吞并整个西伯利亚。

抽完一支烟后，萧震雷拿起电话对秘书小高说道：“召集总统幕僚团和总参谋部总长蒋方震开会。另外也通知蔡锷将军、蔡国栋将军过来，会

议定在一个小时以后召开！”

“是，大总统！”

一个小时以后，萧震雷来到三号会议室。幕僚团成员、蒋方震、蔡国栋和蔡锷都已经到了。

萧震雷来了之后，大家都站了起来，他走到主位上坐下向下压了压手。示意大家都坐下。这时蒋方震递过来一份文件说道：“大总统，这是驻防俄国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我军部队报上来的最新情况。由于俄国革命党推翻了沙皇政权，现在俄国各地的革命党都在夺取当地政权。我军驻防的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也包括在内，那些俄国革命党不仅抢夺沙俄政权机构，而且还袭击我国驻军，如果任由这种情况下去，形势将对我军十分不利，那般各地的驻军将领都发来电报请示我军对待那些俄国革命党要采取何种态度！”

萧震雷接过文件看了看，这与王亚乔汇报的情况差不多，看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萧震雷抬头对大家说道：“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的目的，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俄国国内革命的问题，我们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还有，如何保证我第二军团在俄国西南防线的安全，如果俄国临时政府或者其他俄国革命组织截断了远东铁路，那第二军团就会得不到补给，很可能因此而崩溃，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请诸位都各抒己见吧！”

梁启超首先开口道：“大总统，我认为现在俄国临时政府的对待德奥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要等他们公布是否继续与德奥日作战之后，再作出决定？”

岂知杨度摇头道：“大总统，我认为如果按照梁先生所说，真正等到俄国临时政府作出表态就晚了，俄国国内现在的情况是存在着两个政权组织，实权都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代表会议手中，而临时政府靠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的头头们支持才得以维持，因此真正说话算数的其实并非是临时政府高层，而是那些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的头头们，这些人正是此次俄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也是他们组织俄国百姓偷袭我国驻军，要求我国驻军撤出俄国境内，根据铁血调查局的报告显示，我们驻扎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好几个驻军营地都被俄国革命党组织的百姓包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驻军营地迟早要粮食吃尽、水源断绝！就算俄国临时政府宣布继续对同盟国作战，我推测它下面掌握实权的工人和士兵组成的代表会议也不一定会买账。

而且据我所知，这些个俄国革命党传播的思想太过危险，所有西方国家都视为洪水猛兽，我认为对于这种情况，我国在当地的驻军应该坚决予以镇压，绝不能让他们继续围着军营，必须将他们驱散，抓捕他们的组织和领导者，对这些人要处以极刑，同时可以放长线钓大鱼，将我军控制内的乌拉尔山脉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所有俄国革命党一网打尽，在我军控制的范围内不允许有俄国革命党活动，抓到一个杀一个，绝不能姑息！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在以后反对我们吞掉西伯利亚”。

唐绍仪这时说道：“这不能吧，当初可是俄国革命党的首领弗拉基米

亲自签署文件将西伯利亚归还给我国，又将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卖给我国的，难道他们还敢违背他们首领的意志？”

杨度闻言冷冷道：“很，唐先生，请您搞清楚，弗拉基米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主张多数派的首领，现在可不是他掌权，而且他人还在国外没有回去，再说了，以后他能不能掌权都不确定，想要依靠那一纸空文就想挟制俄国，我看悬得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遵守约定上，还不如由我们自己实际控制西伯利亚，对于那些俄国革命党一律抓起来杀掉，让当地的沙俄政府官员归顺我国，如果不归顺的，也一律杀掉，扶持愿意归顺我国的官员主政，鉴于目前的形势，让他们暂时不要挂我国国旗，但也不能再听从俄国临时政府的命令，只能听从我当地驻军将领的命令，我建议内阁可以派员过去对当地官员进行指导，但暂时还不能安排官职身份，等以后局势明朗了再说”。

萧震雷对于杨度的建议还是比较认可的，他看向其他人，问道：“诸位还有其他意见吗？”

让萧震雷颇感意外的是，大家竟然都同意杨度的意见，于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萧震雷责成总参谋部给驻俄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所有驻军将领下令，对组织当地民众闹事的俄国革命党进行清剿、逮捕，并命令王亚乔的铁血调查局派情报官员和特工人员进行配合，总之一句话，就是在乌拉尔山脉以及以东地区不允许有俄国革命党活动，发现一个抓一个，抓住一个杀一个，并对当地居民进行约束，不允许当地居民包庇俄国革命党，凡是包庇俄国革命党或者窝藏那些俄国革命党的人，一经抓住牵连全家。

除了这个决定之外，为了防止俄国革命党破坏远东铁路阶段第二军团的补给线，总参谋部还下令，从沿途各地驻军抽调兵力保护铁路运输线，同时第二军团也抽调一部分兵力保护从俄国西南防线一直到车里雅宾斯克的公路运输线，毕竟破坏铁路运输线线路太容易了，一个人一把扳手就可以拆掉一段铁轨。

第615章血腥镇压

随着华**方命令下达，驻扎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各地城市的华军接到命令之后，在铁血调查局情报人员的配合下立即对想要抢夺政权俄国革命党进行抓捕，对围困兵营的俄国人开枪扫射，将兵营外的俄国人全部打死，尸体倒在兵营外面到处都是，俄国人也没有想到华军会直接用机枪扫射，不少地方的俄国人都死得一个都不剩，这大大震慑了俄国人，再也没有人敢贸然围困兵营了。

在俄国人还在为华军的态度突然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华军已经成队成队的开上街头，卡车、吉普车上架着机枪对大街上游行的俄国人开枪扫射，罢工、暴动和游行的俄国人顿时打乱，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罢工者到处躲藏，但怎么快得过机枪的子弹？

军队走过之后，一座座城市的大街上到处躺着尸体，尸体铺满了一条条街道，而那些控制政府大楼的俄国革命党在铁血调查局情报官员带着的特别行动队的围捕下，绝大部分都被抓获。

除此之外，原本属于沙俄政府的各地军警、政府官员也被华军缴械和控制，只要敢于反抗，一律格杀勿论。

叶卡捷琳堡。

这座城市始建于17年，以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名字命名。坐落于乌拉尔山脉东麓，伊赛特河畔，处于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上。

在叶卡捷琳堡以及西面乌拉尔山脉周围驻扎着华军第7师，师长唐骏，这个师是一支老牌师。是当初华东四省时期萧震雷的起家部队之一。

从3月16日唐骏接到国内的命令开始，一直到3月20日。这短短的5天时间，唐骏已经命令部队血洗了叶卡捷琳堡三次。每次都在城内各条大街上留下整街整街的尸体。

俄国的革命是从城市开始的，最先发起罢工和暴动的是士兵、军警和工人，这其中工人占了绝大多数，俄国革命党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城市起义时可以说服、策反沙俄士兵，但是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却全部由华军驻防，沙俄方面在各城市只有军警，而没有军队，华军也不会被俄国革命党策反，因此俄国革命党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各城市发起的罢工、起义和暴动却被华军无情的彻底镇压了。

俄国革命党派往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各城市的成员基本上都被铁血调查局情报人员配合军队给抓住了。特别是领导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镇压了俄国革命党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之后，铁血调查局将那些被抓的俄国革命党进行残酷的审讯，从他们的嘴里挖出更大的鱼，将俄国革命党布置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各城市的组织连根拔起。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所有被抓住经过审讯后确定没有了价值的俄国革命党被集中起来秘密处决，尸体被推下挖好的深坑掩埋。

而被掩埋的更多的是那些被俄国革命党蛊惑、挑唆、煽动而上街罢工、起义和暴动的工人和军警，他们在街上举行罢工、游行时早遭到了华军部队的围捕和机枪扫射，这其中叶卡捷琳堡、秋明和车里雅宾斯克等几

座大城市死亡的人数最多。

短短几天时间。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的俄国各大小城市就全部改朝换代，沙皇的统治彻底被推翻，主要由于沙皇的统治太不得人心，而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北由华军驻防的各城市和地区却没有一处被俄国革命党暴动成功的。所有的起义和暴动全部被华军残酷无情的镇压，而俄国革命党还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副官走进唐骏的办公室立正敬礼汇报道："师座，这几天在我们防区镇压的俄国人数统计出来了。其中俄国革命党领头的有9个，骨干48个。普通成员388人，根据军情部门和铁血调查局情报人员的逐个进行残酷审讯。已经确认没有漏网之鱼，现在这些人已经全部被集体集中处决，另外这五天一来被镇压的罢工、起义和暴动的工人，一共867人，这些尸体被分别埋在12个大坑中，目前城区已经被清理干净，街道上的血迹也被冲刷干净！原沙俄方面的官员和大部分军警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官员和军警分别被看押在两处，对于这些人要怎么处理？"

唐骏接过副官递过来的统计数据表看了一眼，然后将它还给副官，吩咐道："听着，现在我命令你把此次事件所有相关的文字记载案卷全部销毁，这种东西一张纸、一个数字也不能留下，如果被捅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遗漏一个字或一张纸，我唯你是问，这个责任不是你我能够承担得起的，明白吗？"。

"是，卑职明白！"副官严肃地回答。

唐骏又道："现在沙皇政府已经垮台，又经过这么一番清洗俄国革命党，现在乌拉尔山脉以及以东地区已经完全落在我们的手里，上面已经来了密令，从今以后我们要统治这片土地，要统治这片土地可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还任用原来的沙俄官员，但是在体制上要进行改变，对于顺从我们的原沙俄官员，我们就继续留用，不愿意顺从我们的原沙俄官员，那就让他们下台，如果这些人下台后有图谋不轨的举动，那就坚决镇压，总之对待这样的人，绝不姑息！对于那些愿意归顺我们，愿意为我们效力的原沙俄官员，就让他们继续做官，按照我国的政治体制来执政，大总统和内阁已经任命我为叶卡捷琳堡的最高军政长官，全权处理防区的军政事务，让我尽快完成政府改组工作、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时间很紧，你那边还有督促情报部门不能松懈，要严查漏网之鱼，还有严密关注俄国临时政府的情况，要防止他们再派俄国革命党过来搞破坏！你去准备一下，下午我要去见见那些俄国官员，混乱已经平息下来了，政府不能不行事职权，我要与他们开个会，看看有哪些人愿意为我们效力，哪些人又不愿意，去准备吧"。

副官立正道："是，师座！"

下午两点，唐骏带着一个警卫排来到关押叶卡捷琳堡的原沙俄官员的地点，这是一座教堂，位于郊外，地方很偏僻，这几天这些原沙俄官员的生活所需食物都是华军士兵送来。

这些原沙俄官员们对于华军将他们从俄国革命党和工人士兵代表会议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却被华军关在这座教堂里极为惶恐不安，他们不知道

华军为何突然向俄国革命党动手，他们原本以为他们会被解救释放，可没想到华军将他们解救出来之后却没有放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华军将如何对待他们，因此每个人的心里都极为惊恐。

看到教堂的大门被推开，一队华军士兵端着步枪冲了进来站在了左右两侧墙壁边上将教堂内所有人都包围起来后，教堂内原本东倒西歪的原沙俄官员们都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

在原沙俄官员们的注视下，唐骏握着佩剑剑柄穿过一排排座椅中间的过道来到了耶稣雕像下转身面对所有人。他腰间的佩剑是只有团级和团级以上指挥官才能佩戴的佩剑，除了佩剑之外，腰间还配一支手枪，而团级以下军团只能配手枪，只有连长以上才能配手枪，排长是没有的。

唐骏看着所有原沙俄官员道：“诸位，这几天将你们关在这里实在非我所愿，外面的那些革命党闹得太凶了，如果让你们出去，我担心你们会遭到不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处理他们，再来谈诸位的事情！”

一个身材很高，很清瘦的原沙俄官员举手高声问道：“将军阁下，现在是否可以让我们走了，要知道城市经过这场动乱需要快速回复秩序，我想我们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希望将军能马上让我们回去”。

唐骏点头笑道：“当然可以，只不过在这之前，我有几件事情需要同诸位商量一下！诸位想必也知道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退位，罗曼洛夫王朝已经灭亡了，也就是说诸位已经不是俄国罗曼洛夫王朝的官员了。

按照历史记载，乌拉尔山脉以及乌拉尔山脉以东所有西伯利亚地区的大片土地都曾经是我们华国的土地。一年以前，也就是现在俄国的临时政府首脑已经签署了文件答应将这片土地归还给我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帝也同意过的，否则也不会让我军在这里驻防，所以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在我国的统治之下，诸位如果愿意留下来帮助我们管理好这座城市和周边地区，我们非常表示衷心的欢迎，并且我可以承诺诸位的待遇比从前只好不坏，如果有人不愿意留下帮助我们管理这座城市，我们也不勉强，各位想留下继续在这里生活或者离开去俄国临时政府辖区内的城市都可以，不过据我所知，现在俄国临时政府下的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正在各地抓捕你们这种原沙俄官员，按照他们的想法瓜分你们的财产、土地和牲畜，甚至还瓜分你们的妻女，现在诸位可以做出选择，愿意继续留下做官帮助我们的人，请站着不动，不愿意继续做官帮助我们管理这座城市的人可以迈开脚步，留下居住或者离开，任由你选择，我们不会阻拦，但是离开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

第616章驱逐沙俄官员

唐骏的话音落下，整个教堂里鸦雀无声，但很快就哄闹如菜市场一般，原沙俄官员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些官员基本上都知道尼古拉二世退位的事情，但却不知道现任临时政府首脑曾经与华国方面签署过这样一份归还西伯利亚的协议，更不知道尼古拉二世也答应并承认了这份协议。但真正的事实是，尼古拉二世自己都不清楚是否承认过那份协议，这只是唐骏随后忽悠这些官员而已。

这时一个官员举手道：“将军阁下，你说的这些实在太突然了，你现在就让我们做出选择，时间上太短了，这毕竟事关我们的个人前途，难道将军阁下不应该多给我们一些时间考虑吗？”

唐骏看了看这个举手发言的人，问道：“你是谁？”

“我是原来的市长马特列耶夫！”那人说道。

唐骏点点头，“哦，原来是马特列耶夫市长，唔，您说得有些道理，是我太急躁了，思虑不周，好吧，我再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现在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我会一一为你们做出解答！”

原沙俄官员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着唐骏的话，有一个官员举手问道：“将军阁下，如果我们选择离开，是否真如您所说的那样会任由我们离开，不会为难我们，也允许我们留下来继续居住在这座城市？”

唐骏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我们华国说话一向讲究一诺千金，说出来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为我们效力。可以选择辞职，或留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也可以携带财产、妻女离开这里，刚才我也提醒过你们，现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俄国其他地区全部被临时政府接管，他们正在清查所有前沙俄官员，如果你们去那边，很有可能被抓住清查，不但你们的财产会被没收，就连妻女也会被瓜分，说不定你们自己也会被清算以前的烂事。所以你们离开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

官员们又议论纷纷起来，有的担心离开这里去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的地盘就会像唐骏所说的那样被抓起来，然后被清算，有的官员则担心唐骏说话不算话，这是在诈他们，等他们选择离去的时候，华军会突然对他们下杀手。还有一些官员对给华国当官心存犹豫和疑虑，毕竟俄国人和华国人在意识形态和习俗上有着天壤之别，能相处得来么？

这时又有官员举手道：“将军阁下。如果选择为贵国效力的话，那是否会官复原职呢？又或者是降级使用，还是提拔使用？”

唐骏笑道：“这位先生问的问题很好，如果诸位选择留下为我们效力。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你们也是华国人，而且是华国的俄罗斯族人。是自己人就会按照自己的人的规矩和要求来办，本将军已经接到上峰授权。准备将叶卡捷琳堡的原政府机构进行改组，具体的方案按照华国的地方政府的体制进行。改组后的政府机构由我的司令部直接监管，而你们将在新的政府机构中当任什么职务，将会视诸位的能力和以后的表现来任命，你们当中有人可能会被降职使用，也可能有人会被提拔使用，还有可

能当任与原来职务相同级别的职务，总之，你们接下来的职位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表现和能力，我们首先看的是态度，真心把自己当成华国人的，真心为华国服务、为这片土地服务的人，我们会优先考虑。其次，我们要看诸位的表现，工作积极、表现良好认真的人，我们会格外欣赏，这样的人得到提拔和晋升的机会要比混吃等死的官员多得多。最后，我们看中的才是能力，能力强的人，我们会酌情给他更重要岗位、更高的职位！”

这番话说出来，这些官员中有不少人眼睛一亮，心思活络起来，特别是那些原来只是一个芝麻小官的官员们，毕竟按照唐骏的说法，任命官员职位，首先看的是态度，真心实意把自己当成华国人，加入华国国籍，那么是不是可以被优先考虑呢？

这一部分人在动脑筋的时候，还有一些官员却对唐骏的话产生深深的质疑，而且这些人对俄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不会被唐骏三两句话就说得脱离俄国加入华国，其中就有官员举手质疑道：“将军阁下，我现在认为你们这是在侵略我国的土地，您刚才说根据史料记载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曾经是华国的国土，关于这一点我不认同，西伯利亚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俄国的领土，我从买有在任何史料看到过关于这片土地是贵国的国土的记载，而且我高度怀疑您所说的现在俄国临时政府首脑曾经跟你们签署过一份归还西伯利亚的协议的真实性，我想没有人有这个胆量这么做！将军阁下，你们这么做是不对了，我请您带着您的军队立即离开这里回华国去，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如果你们继续呆在这里，我想我国现在的临时政府一定会向贵国提出抗议，你们这是在破坏协约国联盟的组织！”

“对，我也不相信临时政府首脑会签署那份什么归还西伯利亚的协议，你一定是在欺骗我们，我要求你们马上释放我们，并且带着你们的军队滚出叶卡捷琳堡回你们的华国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在这两个官员表示了质疑和反对之后，接下来有不少官员也纷纷表示质疑，这种情况说明他们这些人肯定不会选择为华国效力。

唐骏举起了戴着白手套的手臂，原沙俄官员们看见都停止了说话，一个个都看着他。唐骏放下手臂用那冷峻的眼神扫视着这些原沙俄官员们，冷冷道：“对我刚才所说的话产生质疑的人站到左边来，其他人站在右边！”

哗啦，原沙俄官员们纷纷动了起来，至少有一半的官员走到了左边，站在右边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还在犹疑。

唐骏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问道：“你们都承认你们是沙俄的官员吧？”

“当然！”所有人一致大声说道。

“很好，如此说来，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质疑我的话，因为现在沙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被推翻了，尼古拉二世也退位了，你们再也不是沙俄的官员，这片土地现在在我军的控制之下，你们只是一群失去国家的人，我给你们事做，是怜悯你们，是恩德！你们不要以为离开了你们，

这个地球就不会转了，现在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质疑、反对我们的站在左边，其他人站在右边！”

没有人挪动，唐骏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再动之后说道：“好，你们这些人，即便是你们想留在这里，我们也不会允许，你们将会被强制押送出境，以后这里允许去西边，不允许从西面再过来，来人，将他们带走！”

一些官员们立即开始大叫：“你不能这么做，你无权这么做！”

唐骏冷哼一声，“这里被我军控制，我们就有权这么做，带走！”

士兵们压着这些官员强行将他们押到外面去了。很快，教堂里就只剩下少部分沙俄官员，这些人刚才一直是站在右边的，这些人以前的官职普遍比较小，而且还有几个是鞑靼人和乌克兰人，但是也有高官，例如先前说话的市长马特列耶夫就在这其中。

唐骏看着这些人说道：“他们那些人会被我们送到西边去，出了我军的防区，我们就不会管他们了，他们再想过来这边也不可能，我们不会再收留他们，如果他们要偷越防区线，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情的子弹的射杀，现在我们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毕竟我们华国有一句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对于你们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留下为我们工作，你们也可以选择离开，但是我警告你们，如果被我发现你们当中是俄国人的间谍，我们会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对付他！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是留在这里做官员做人上人，还是选择去西边在混乱中苟且求生，选择权都在于你们，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再来！”

第二天唐骏来的时候，这一小部分当中又有几个人选择离开，对于选择留下来的人，唐骏让反谍报部门的人员对他们进行甄别以及考察他们的政治倾向，清查他们的祖上三代。对于没有问题的人马上任命职务开始工作，对于存在疑虑的立即礼送出境，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多余的精力再进行详细的核查，只能送走。

这种情况在华军控制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同样发生着，短短十几天段时间里，华军不仅在军事上对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整个西伯利亚地区，除去现在还被日本人占领的部分其他城市和地区进行着牢固的控制，在地方行政机构上也进行快速改组，完全按照华国地方行政机构的体制进行的。

第617章扯皮

除了西伯利亚之外，华军也同时对哈萨克大草原进行了行政上的控制，把那些还一心效忠沙皇的官员全部驱逐到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加大力度清查俄国革命党，同时严厉禁止俄国革命党的思想在这些地区传播，只要发现风吹草动，立即进行抓捕。

除此之外，对各地的军警人员中的顽固分子进行镇压，将他们缴械，并在那些人当中招募愿意向华国政府效力的人员，将招募到的人员重新整编，进行一番思想教育之外之后给他们发放警棍、骑兵刀、佩剑之内的武器，让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并协助华军和情报人员清查抓捕俄国革命党。

现在全俄各地绝大多数人都饿着肚子，为了填饱肚子，很多俄国人什么都愿意干，华军在招收治安人员的时候，很多原来的军警和农民、工人都选择加入，更有一些混混为了威风选择加入，华军对于这些人来着不拒，只要这些人听话，就一律收下。

时间进入四月中旬的时候，华军控制的乌拉尔山脉以及以东地区的西伯利亚地区和哈萨克大草原上已经完全完成了当地政府机构改组，治安和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毕竟失去了俄国革命党的组织，那些工人想罢工想闹事也没有人领导了，而且华军在各城市的血腥镇压，也确实震慑了所有人，没有人会想要死。

想要统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大草原，仅仅靠镇压是不行的，必须要让当地人都填饱肚子。能够有衣服穿，萧震雷在这方面考虑颇多。他指示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各地城市行政当局要尽快想办法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将那些无业的闲散人员组织起来干活。将他们组成农垦军团开垦那些无主的土地，现在已经是冬季，春耕工作要展开了，而且此时粮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当地行政当局要出台行政命令，抑制粮食价格，让各地的工厂尽快开工，田间也要尽快耕作。

华国内阁同时派出了大量的年轻官员前往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各地城市、农村去指导行政工作，又派了不少经济专家去帮助尽快恢复经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各地已经逐渐趋于稳定。

而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的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俄国地区此时正处于特别混乱状态。它之所以混乱是正常的，毕竟有两个政权机构同时存在，怎么可能不混乱呢？不过在混乱之余，俄国临时资产阶级政府一面向外界宣布继续站在协约国一边对德奥宣战，一面派外交官员与华国交涉，并提出严重抗议。

库明斯齐一直是俄国住华国公使，沙俄政府被推翻之后，俄国临时政府又任命他继续担任俄国驻华国公使，这次库明斯齐接到了国内的电报。要求他立即与华国高层接触，并针对华国驱赶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和哈萨克地区的俄国官员提出抗议，要求华国翻开防区警戒线，允许俄国临时政府的官员过来接管各地政权。

萧震雷当然不可能答应。他在库明斯去来之前就收到了消息，找机会躲了起来，总之就是不与库明斯齐见面。将所有的事情交给外交部门去跟

库明斯去扯皮。可无论萧震雷怎么躲，库明斯去还是想办法找到了他。

4月3日晚上。库明斯去拉着英国特使朱尔典和法国特使一起来到了萧震雷的官邸，萧震雷是前脚刚回来。他们就后脚跟了过来，通过门卫通报后，萧震雷本来想随便找个理由不见，但是想着英国人朱尔典和法国特使也都在这里，一直躲着不见也不好，这事情迟早是要面对的，因此让陈布雷将他们领了进来。

“见过总统阁下！”朱尔典、库明斯齐等三人向萧震雷行礼。

萧震雷同他们一一握手后请他们坐下，服务人员很快送来茶水。萧震雷问道：“几位晚上来这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呢？如果有事，白天去总统府去找我不好吗？”

库明斯齐听了冷笑道：“大总统，我已经找了您很多次了，可每次您的秘书都说您的工作安排已经排满了，让我明天再来，我第二来去的时候，你的秘书又让我明天再来，我不知道这个明天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萧震雷笑道：“这段时间，我的工作确实比较多，目前英法两国准备要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要调派大量的战机过去帮助夺取制空权，现在这些战机已经差不多都飞过去了，但是我们这边还要调派大量的兵力去欧洲牵制东南欧的德奥联军，防止德奥联军从东线战场抽调兵力去支援西线，琐事非常之多，很多事情都需要我这个总统亲自协调，所以没空见你也是正常的，我想关于这一点，朱尔典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

朱尔典有些尴尬，不管怎么说，英国现在是在求着华国，他不能拆华国的台，但是又不能不买俄国的面子，毕竟俄国宣布继续德奥作战可以牵制住德奥联军在东线很多兵力，这个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两边都是朋友，这还真让他有些为难，不过库明斯齐在他刚感觉为难的时候说话了。

“是吗？我相信大总统很忙，但还不至于抽不出一点点时间见我吧？到底是大总统不想见我呢？还是见了我之后觉得很尴尬？”

萧震雷放下茶杯笑道：“库明斯齐先生，其实很多事情你并不一定要见我才能解决，我国外交部门就是负责外交事务的，你完全可以去外交部门找陆征祥部长商谈，没有必要一定要见我才行的！”

库明斯齐冷哼道：“我当然知道外交部门是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但是有很多事情，即便是陆总长也做不了主，他们那些人总是跟我打太极或者跟我扯皮！今天见到大总统，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为什么要在我国境内大肆屠杀，还有为什么要驱逐我国官员，贵军现在对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已经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占领，据我所知，你们还在各地改组了政府机构，完全一副要统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架势，总统阁下，难道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盟友的吗？”

这时朱尔典也不能不开口说句公道话了，他道：“是啊，总统阁下，贵军这么多好像不太好吧？沙俄当局刚刚结束统治，你们就迫不及待地霸占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这可不是盟友应该做的，我认为贵军应该立即允许俄国当局派官员进入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接管政权，如果说贵国之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俄国临时政府没有表态是否继续作战的话，那么

现在俄国临时政府已经宣布继续站在协约国这一边与德奥联军作战了，贵国也应该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的政权还给俄国了！”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说道：“我们当然会允许他们派官员过来接管政权，不过不是现在！”

库明斯齐立即追问：“那是什么时候？”

“等待俄国临时政府成为正式的政府之后！”萧震雷说了这一句，看向三人，又道：“你们知道现在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的西边成什么样子了吗？一片混乱，比战争区域都要混乱得多，至少我军控制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要稳定得多，当地人也有工作，有饱饭吃，但是在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的地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当初我们之所以要镇压那些暴动的工人和军警，是因为他们被俄国革命党组织起来在城市里到处展开暴动，他们沿街打、砸、抢、烧、杀，什么事情都干，很多店铺被抢劫一空，很多妇女遭到侮辱，很多老实的平民百姓遭到杀害，他们已经疯了，如果我们不镇压他们，他们还会伤害更多的人，烧掉更多的房子。杀那些暴动的人，是为了挽救更多善良之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你们的家在那里，如果你们的亲人也遭到了他们的伤害，我想你们肯定会更加赞同我军这么做的！”

库明斯齐沉默了，他当然知道组织那些工人和军警暴动的是什么人，其实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也很反感俄国国内某些组织的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不想再与萧震雷争辩了，却揪住另外一点不放：“那你们为什么要驱逐我们的官员？为什么要改组我们当地的行政机构？”

萧震雷说道：“因为那些被驱逐的官员基本上都与俄国革命党有关联，俄国革命党那一套太恐怖了，我们不能让那些人呆在那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对他们进行一一甄别，因此只能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没有逮捕他们，将他们就地正法已经是够仁慈的了！”

库明斯齐道：“不管怎样，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是我国的领土，贵军必须将当地政权归还给我国，在战后要迅速将军队撤离，听说你们还造谣说我国临时政府首脑和沙皇已经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归还给贵国了，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们这绝对是信口开河！”

萧震雷笑道：“你没听说过并不代表这就不是事实，你可以回去问问他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吧！”

第618章美国参战

俄国公使库明斯齐和英国特使朱尔典以及法国公使等三人与萧震雷磨了几个小时的牙，萧震雷也没有马上同意立即允许俄国临时政府派官员进入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接管政权。

萧震雷只答应等俄国国内的局势和社会治安稳定之后，允许被国社会承认的合法俄国政府派官员进入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接管政权，现在却是不行的，这关系到乌拉尔山脉远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的上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库明斯齐等人回去了，他们也知道华国人既然这么做了，那就不会轻易放手，再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华国方面，毕竟是俄国革命党先组织当地民众抢夺政权、围攻兵营，冲击岗哨，而且华军也是在暴动已经发展到当地沙俄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才出手镇压的。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解决的，库明斯齐已经做好了长期争取的准备。

此时北美洲的美国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这项重大外交国策的转变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挑战。此前美国一直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孤立主义并不是仅仅保持中立，它是特指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不适用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同时又特指政治、军事，而不包括经济与文化。

这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说美国只是不卷入欧洲的军政纷争，它不一定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保持中立，特别是在美洲。第二个意思是说孤立主义只是在军事和政治上不介入。但子啊经济和文化上却要求必须是机会均等，那就是说你们欧洲国家大驾我管不着。划分势力范围我也不管，但是不能影响到我的利益。也就是说孤立主义是有条件和底线的。

总而言之，对于美国来说。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各国的出发点都相同。一张爆发之后，交战双方海量的、高级军需订单塞满了华国和美国商人的口袋。1914年8月，法国在德国占领法国全境之前将大量的黄金运到美国摩根公司，换来1亿美元的贷款。1915年10月，摩根公司又贷给了英法两国5亿美元的贷款，而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英法俄三国用于向华国购买大量战机和海量的军需品所花费的钱财更多。多达数十亿华元，俄国向美国和华国购买的军需也有6亿华元。

刚开战的时候，华国还没有加入协约国，华国与美国对于德国等同盟国的贸易也是来者不拒，不过英国的海上力量太过强大，封锁了华国和美国的对德贸易，侵害了两国的贸易，这让萧震雷和威尔逊对此大为不满，萧震雷那时还常常声称“我的忍耐到了尽头”。

英国的海上优势让美国和华国的中立贸易快速演变了事实上的向协约国输送血液的通道。于是英美和华英海上贸易成为了德国人的眼中钉。于是华国、美国与德国的矛盾加剧。

华国由于日本加入同盟国而对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华国因此加入协约国，率先对日本动手，而美国只是却由于还与德国有贸易往来。暂时忍了德国的潜艇战对美国商船和人员的伤害。

但是当德国的潜艇战扩大到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人就没法做生意了。去年，美国的贸易顺差从4.5亿上升到21亿。增加了近4倍，华国的贸易顺差也从3.3亿华元上升到14亿华元。上升的比例也直追美国，巨大的战争财富使美国和华国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军工企业发展极快，这一点华国尤为明显。

美国在金融上也赢得了主动权，华国和美国都从债务国一跃变为债权国。美国与协约国在经济上捆绑得更紧一些，从美国输出到德国的资本仅占美国总输出资本的百分之二，如果协约国战败的话，那么美国的巨额投资将全部打水漂，这显然不是美国人愿意看到的。

在今天德国正式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之后，美国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今年2月底美国总统威尔逊收到了驻英大使佩奇的一份密电，密电内附有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绝密电报，齐默尔曼在电报中说："我们拟于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于此同时，我们将激励使美国保持中立，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则拟同墨西哥在下列基础上建立联盟：协同作战、缔结合约、慷慨的财政援助，我方默认墨西哥收复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失地，细节由你们安排，我们料想会同美国开战，阁下应立即秘密转告墨西哥总统，无限制潜艇战将迫使英国在数月内媾和！"

这封电文不仅承认了德国要与美国作战，还将黑手伸到了美国的后花园墨西哥，它的威力无意是爆炸性的，英国当局想办法让它登上了《泰晤士报》的头条新闻，当美国人还在犹疑这封电报的真实性的时候，齐默尔曼却公开的承认了这封电报就是他发的，而且说这是如果美国参战之后德国的预防性措施，因此，美国人被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了。

4月4日至6日，美国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对德国宣战的决议，威尔逊签字生效，几分钟后，这条消息通过电报传遍了全世界。

在美国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国作战之后，一些助拳国家争先恐后的涌现出来，包括巴西、古巴、利比里亚以及一些中南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参加协约国作战。

萧震雷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办公。秘书小高敲门后推门让陈布雷走进来，陈布雷拿着电报纸走到办公桌前汇报道："大总统，美国人宣布参战了！这是电报！"

萧震雷放下钢笔脸色平静地接过电报纸看一眼后放下，"意料之中的事情，通知幕僚团和总统办公厅下属各部门头头和蒋总参谋长开会吧！"

"是！"

萧震雷又道："对了，蔡国栋将军和蔡锷将军现在在京城吗？"

陈布雷说道："大总统，您忘了，两位将军已经随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开赴欧洲了，今天清早乘坐飞机离开的！"

"原来已经走了，我还想着如果他们现在没有走的话让他们一起参加会议，行了，既然走了就算了，你出去布置会议的事情吧！"萧震雷说着摆摆手。

"是，大总统！"陈布雷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为了在东南欧和东线战场牵制德奥大量兵力，华国继续向欧洲增兵，按照与英法的约定，华国在近一年内，必须要向欧洲增兵一百万，先期增兵五十万，总参谋部将这五十万人编成第五和第六军团，蔡锷携第五军团前往俄国西南防线与第二军团汇合，组建东欧战区长官部并出任东欧战区司令长官，第五军团军团长为周传东。

周传东先后在陆军、海军工作，后来又调到空军任副司令，资历还是很深的，鉴空军司令马汉龙与副司令周传东曾经是结拜兄弟，为了防止出现拉帮结派以及避嫌，这次萧震雷就将周传东从空军抽调出来任命为第五军团司令。

蔡国栋携第六军团前往意大利，他被任命为东南欧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一军团和第六军团，将与在意大利的英法意等**队联合作战，第六军团军团长是黄英杰，黄英杰的资历尚浅，不过确实有才，萧震雷也是力排众议才任命了他出任第六军团长之职。

一个小时后，会议召开，萧震雷让陈布雷向与会人员通报了美国宣布参战的消息，这个消息让在座不少幕僚都吃了一惊，只有有限几个人仿佛早已经预料到了一样。

其中杨士琦在陈布雷宣布消息之后说道：“美国人参战是迟早的事情，德国外交大臣那封电报给了美国人一个参战的借口，此前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基本上是截断了美国人的赚钱之路，而那封电报又把美国人逼到了墙角，美国人就算再不想打也不行了！”

萧震雷看着众人各抒己见，他掏出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等大家说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悄悄桌子道：“既然美国人已经参战，那我们现在就不用管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交给有关部门去分析，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分析美国参战对协约国的帮助有多大，对我国的战略是否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我们要如何应对？诸位都说说！”

美国参战对协约国的帮助肯定是巨大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清楚，毕竟美国现在已经是一流强国，所有人都已经预料到这场战争的结局随着美国人的加入已经被固定了，这一点相信没有任何意外。问题是，美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能够登上欧洲的土地，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萧震雷现在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萧震雷也相信，协约国其他国家领导人肯定也都最为关心这个问题。

第619章影响

杨度站起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总统、诸位，我认为美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战争可以在两年内结束，如果美国可以尽快参战，那么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兵力将会得到加强，如此一来，我们在东线的压力将会减轻很多很多！"

两年内结束战事？萧震雷听了这话，心里认为这事只怕很悬，要知道这次世界大战可与他前世那个世界发生的一战大不相同了，前世那个世界发生的一战德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横扫法国，而是与英法军队在法国进行长达几年的对垒，堑壕战都打得双方精疲力竭，死亡人数远超历史上任何以往一场战争，战争持续的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它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强国都拖得伤痕累累，经济凋敝。

可在这个时空不一样，在这个时空，由于萧震雷指示情报部门的干涉，使得德国少吃了很多亏，直到现在为止，德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削弱多少，它在第一时间就横扫了法国，获取了法国的资源。

而英法俄三国却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法国，不仅绝大部分军队被德军俘虏，而且战争资源也被德国夺取。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的本土东南部都几乎被炸成一片焦土，在法国作战时，英军兵力损失也不小，而俄国是协约国兵力损失最为严重的，直到现在为止，俄国在战争中直接战死超过三百五十万人，现在在防线上的俄军基本上都是好几个人才有一支步枪使用，士兵身上经常只有几发子弹。尽管如此，俄国临时政府依然要对德奥继续发动帝国主义战争。

不过杨度说美国人参战后。协约国在西线的兵力得到加强，那么东西我军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萧震雷对这一点是认同的。

蒋百里站起来说道："大总统、诸位，我不懂政治和经济，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即便是美国参战了，以美国国内现在的情况来分析，美国陆军想要登陆欧洲大陆参加作战，能够起到作用，最少也需要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美国人也只能摇旗呐喊而已。即便是美国陆军登陆欧洲，我认为最少需要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打败德国"。

其他人不懂，梁启超问道："百里，这是为何？"

众人都对蒋方震的话非常不解，毕竟这里这些不是每个人都懂军事。蒋百里说道："因为美国陆军的数量太少太少！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之前，美国陆军的规模还不到可怜的三万人，考虑到美国的陆地面积，这点兵力实在少的可怜。等到1900年的时候。美国陆军已经发展到十万人，其中本土驻防三万人，驻防古巴一万人，在菲律宾有六万人作战。美西战争结束一直到现在，这十几年来，美国陆军兵力并没有增加。这十万人要驻防本土、菲律宾和古巴，本身兵力都不足。这也是因为美国地处北美大陆。东西两侧是大西洋和太平洋，除了南面的墨西哥和北面的加拿大之外。它的本土基本上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如果不是地理位置太好，就凭这十万人想要保证国土的安全，简直是痴人说梦！

而这些年，不仅美国陆军，就连海军都没有打过仗，再说这点数量拉到欧洲战场连炮都不会冒一个，根本起不来多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参战之后需要重新征召兵员，这些兵员还必须要经过长期时间的训练才能拉到战场上，想要在欧洲大陆起到作用，没有上百万的兵力根本就不行，诸位想想，上百万人的训练、装备、军需物资筹备、兵力集结、登船等等事宜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五十万人的新兵训练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想训练出一百万兵力，把现在美国陆军所有的军官拉去当教官都不够，美国还需要向英法借调军官，当然也可能向我国借调军团帮助训练士兵，这又需要协商，又要花时间。美国想要在一年内将军队拉上欧洲大陆，还只能一边训练一边打仗，否则只能花更多的时间，毕竟军队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各**队建设从少到多，从无到有，都花了多少年？美国难道还能够在一年内将军队从十万人变成一百万，战斗力不会下降？这根本不可能，即便把那些士兵送上战场，也只是炮灰，所以至少在一年半内，美国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

在萧震雷前世那个世界的一战中，美国参战的时候，英法和德国双方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了，不仅英法陆军损失严重，德国的陆军精锐也损失颇多，一些老兵都死在了前期，后期被送上战场的都是一些新兵，美国在那个时候参战，可以说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美国大兵也没有遭遇德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

但是在这个时空却不同，德国根本没有在法国损失多少兵力，大部分精锐部队都还存在，德军此时的军事作战力量还异常强大，这也是英国人迟迟不敢登陆法国西海岸作战的原因，因为一旦没有足够的把握就登陆作战，有极大的可能会被德军精锐部队赶下海淹死。

不过此时德国也非常憋屈，空有一身力气却用不出来，德国由于期望沙俄被推翻之后，俄国的新政府能够退出战争，双方签订停止协定，可没有想到，俄国临时政府被资产阶级掌握，还宣布要继续与德奥作战，这让德国非常恼火。

再说其他方面，由于海军方面的弱势，再加上空军方面没有掌握绝对的制空权，德国一直不敢发动登陆英国本土的作战计划，让驻防在法国的两百多万德军部队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而在欧洲南部，由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阻挡，让英法意等**队利用阿尔卑斯山脉的天然防御屏障死死地将德奥联军挡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无法寸进。

在东南欧，华军攻占了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德国本来想出动优势兵力夺回小亚细亚半岛和中东地区，尽管德奥联军兵力占优，但是由于地中海和土耳其海峡、黑海的存在，同盟国的海军力量又荡然无存，再加上华国远征空军力量强大，德奥联军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华军阻挡在土耳其海峡对岸无法渡过海峡，这让德国的强大攻击力量始终发挥不出来。

因此德国是非常憋屈的，它在整体战略上一直处于被协约国包围的境地，这就让它即便是拥有强大的陆军作战力量也无法得到发挥，海军和空军方面的短板让它吃了大亏。

在俄国临时政府宣布继续对德奥作战之后，德国非常恼火，想要趁着俄国混乱之际组织一次对俄军防线的进攻，但是最近又有消息显示英国人准备发动渡海作战登陆法国西海岸，这让德国不得不放弃组织向俄国的进攻，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西线上。

等蒋百里说完，萧震雷说道：“百里分析得很有道理，这就是美国陆军的现状，美国要向组织一支能够在欧洲战场起到作用的军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否则即使将人拉过去也只是给德国送菜。

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让它的本土基本上不会受到其他强国的攻击，因此一旦打起来，它的本土根本不会受到任何的骚扰和袭击，可以安心的生产，经济不但不会受到影响，反而还会因为战争而越发繁荣。

美国的战争潜力非常之大。1783年的时候，美国只有三百万人，到了1860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增加到了3200万人，增幅超过十倍。到1890年，二十年间又翻了一倍，达到6300万人。现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是9800万人。

开战之前，美国的国民收入是137亿美元，而英国仅仅才10美元，美国是英国的13倍还多，人均收入377美元也远远高于英国的244美元，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国民收入总和才与美国旗鼓相当，由此可以看得出，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多强！

另外，美国海军的实力也不可小觑，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基本上与我国相当，仅次于英国和德国。美国的造船工业已经赶超了英国，只要它愿意，随时可以生产更多的舰船，而我们与美国相比，在经济上还差一截，在造船工业上只有美国的一半，陆军和空军比美国人强。

美国参战对我国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当然是有的，就好比分蛋糕，蛋糕只有这么大，多一个人分，其他人就会少分，而且美国陆军本来是渣渣，但是经过这一战的话，美国陆军就会强大起来，从此美国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全球第一，在军事力量上也成为当世一流强国。这两样加起来会是什么结果？美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就连英法也无法与其争锋！”

第620章空战计划

杨度在听了萧震雷的话之后问道：“大总统，这么说来，我们就只能眼看着美国人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迟早要与美国敌对，毕竟日本人已经残废，太平洋上再也没有将我们和美国隔开的地方，太平洋虽然宽阔，但对于两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来说不算什么啊”。

萧震雷闻言笑道：“那你们想怎么样？难道要想办法在美国人背后捅一刀子？既然如此，那诸位就开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华国不是一直以来内斗内行吗？诸位把你们内斗内行的本事发挥出来，现在我们和美国都是协约国成员，在协约国这个整体内，我们与美国内斗一番，削弱美国人的实力，怎么样诸位，有没有信心？”

萧震雷这番让幕僚团这些成员们都非常尴尬，幕僚团成员中有人意识到萧震雷这是要把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让大家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这是转移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之一，因此不少人都赞叹萧震雷的高超政治手腕。

杨士琦首先说道：“大总统，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直接对付美国，但我们可以借用其他的力量，例如扶持墨西哥、在美国内部扶持反对势力、扶持美国内部的有色人种力量，发动他们对抗白人，还可以制造美国南方财团和北方财团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敌对打起来！”

萧震雷拍着手掌笑道：“好，杨先生果然是鬼才，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想到这么多好的办法。看来我们得为这件事情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我准备让诸位当中一些加入其中负责筹划和指挥”。

接下来萧震雷直接点名。让几个喜欢内斗的幕僚及官员加入其中，新成立的这个部门叫北美事务统战署。两个喜欢内斗的官员都加入了这个部门内，为了给美国拖后腿和找麻烦，这些人还只能放弃成见，一起合作。

意大利、米兰。

蔡国栋的东南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蔡国栋之所以将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这里，主要为了方便与英法意等军队高层联系。

第六军团先头部队31师和46师已经陆续抵达意大利，黄英杰指挥的第六军团被调到这里主要为了加强英法意军队在意大利与奥匈边境防区的军事力量，如果局势允许，还可以对德奥联军的防线发动攻击。军队的补给全部由英法意三国提供。毕竟华国距离这里太远。

蔡国栋作为东南战区司令长官，他能指挥的部队不仅仅只有伍世友的第一军团和黄英杰的第六军团，还有沈寿堃的海军远征舰队，以及此次支援英国空军作战的三个华军空军师共一千多架战机。

在办公室，蔡国栋正站在巨大的地图前研究着目前的占据，这是一副巨大的欧洲地图，地图包括了整个欧洲、小亚细亚半岛、俄国大部分、中东、地中海和北非。同盟国所占领区全部用蓝色标注，协约国驻防地都是红色标识。

副官拿着文件夹走进来道：“将军，刚才黄军团长打电话说31师和46

已经进入防线后方休整区。意大利要求我们立即进入防区与意大利人换防，黄军团长与意大利军方交涉说军队刚刚抵达需要休息恢复士气，可意大利方面根本不讲理，一再要求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进入防区与他们的四个师换防！”

蔡国栋闻言当即冷笑：“嘿。这意大利人也真是太可笑了，真当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好欺负？我们的部队刚刚达到，士兵都很疲倦。当然需要休息，怎么能马上进入防线布防？而且意大利竟然要将四个师的防区交给我们两个师来布防。这些家伙脑子有问题吗？告诉黄英杰，有什么问题让意大利人来找我。行了。你去告诉黄英杰，不用理会意大利人的要求，也不用顾忌意大利人，在这里给老子把胆子放大一点，听说意大利的姑娘们非常热情，一个个风情万种什么的，告诉他可以考虑适当放松军纪，战争结束后，老子希望士兵们每个人都带一个老婆回去！通知政训部门，这件事情要当成一个政治人物来抓，要鼓励士兵们追求这里的姑娘，咱们国内男多女少啊，有上千万的男人打光棍，难道这些光棍汉一辈子都不能结婚吗？既然国内不能解决，那就从国外想办法”。

副官忍住笑，立正道：“是，将军，我马上去联系黄军团长和政训官！”

“等等！”蔡国栋将副官叫住，问道：“现在空军三个师都在什么地方？”

副官道：“目前有一百架抵达了葡萄牙波尔图，两百架在意大利罗马，一百架在埃及开罗，一百架在北非突尼斯，剩下的全部还在巴格达！”

蔡国栋想了想对副官道：“马上传我的命令，命令在葡萄牙波尔图和意大利罗马的战机全部停止飞向英国，在突尼斯、开罗和巴格达的战机尽快分别赶往波尔图和罗马！”

副官诧异道：“将军，这英国方面催促得很急了，我们现在不让战机飞过去作战，英国人很可能为此责难啊！”

蔡国栋摆摆手：“我知道，我只有安排，你马上去办吧！如果英国人找过来，就马上通知我”。

“明白！”

按照与英国方面商议的结果，在4月10之前，华国支援英国空军作战的三个空军师，至少要有一个空军师抵达英国，但是到了4月12日，华军还没有一架战机抵达英国，这让英军总参谋长罗伯逊非常恼火，他立即向蔡国栋的司令部发电质问。

蔡国栋接到罗伯逊的电报之后让电讯部门给罗伯逊回电，他告诉罗伯逊，他有一个作战计划，空军是主要作战力量，目前正在实施当中，不过这需要英国方面的配合，如果英国感兴趣的话，可以派一个空军负责人过来商讨。

蔡国栋的回电让傲慢的英国人气急败坏，但为了大局，罗伯逊还是忍了，他派英国皇家飞行队司令特伦查德前往意大利米兰与蔡国栋商讨作战方案。英国此时还没有让空军单独成军，皇家飞行队就包括了英国所有战

机和飞行员，皇家飞行队的编制也挂靠在陆军辖下。

特伦查德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就是英国皇家空军之父，此人是一个实干家和组织者，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够单独成军，都是此人一直努力的结果，在一战中也是他一直在指挥英国空军对德国作战。战后他训练过的飞行员很多都成为了英国皇家空军的高官。

特伦查德接到罗伯逊的命令之后决定亲自驾驶战机冒着危险穿过德国空军控制的部分法国空域绕道葡萄牙，然后再从葡萄牙飞往意大利米兰。

此时在意大利的米兰华军欧洲东南战区长官司令部，蔡国栋正与远征空军司令罗泽林谈话。

蔡国栋问道：“小罗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下令让你们停下来吗？”

罗泽林道：“长官，其实我们在葡萄牙波尔图的一百架战机早就检修和加油完毕，完全可以飞赴英国，但我没有让他们起飞去英国，即便是长官没有给我下令，我也准备就在这两天赶来见长官的！”

蔡国栋诧异道：“哦？这是我为什么？难道你有什么想法？”

罗泽林笑道：“我猜长官肯定是有什么想法，所以我接到长官的命令之后就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即赶过来了！”

蔡国栋丢了一支烟给罗泽林，说道：“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吧！”

“是！”罗泽林接过烟，略作思索便说：“长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战机如果要往英国，只能从葡萄牙转场加油和检修之后再绕过法国西南领空部分飞去英国，但是葡萄牙的机场承载能力太小，能容纳我们一百架战机加油、检修已经是极限了，如果只从葡萄牙转场的话，我估计得一个月的时间，三个空军师才能飞到英国，但时间拖得太长了，而从意大利起飞又必须经过法国领空，如果绕道，那距离就太远了，如果中途没有遭遇敌机，以我们第二代战机的航程倒是可以飞到英国，但是如果遭遇敌军战机，除去空中作战的时间，是铁定飞不到英国的，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所以我想是不是不用直接飞去英国作战，我们直接组织一次空袭，摧毁德国在法国境内部署的空军主力，空袭结束之后机群不返回来，而是直接飞去英国！而机群起飞的基地就设在意大利，现在机场不够，起飞的跑道也不够，不过这难不倒我们，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组织人力物力修建足够的机场和跑道，不过这需要陆军方面的配合！”

蔡国栋听了罗泽林的话之后笑起来了，他拍了拍罗泽林的肩膀道：“好小子，居然跟我想到一块去了，不错，这样吧，你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出来，我马上让31师和46师帮忙修建机场和跑道！哎，这又要与意大利政府方面打交道！”

第621章找麻烦（1）

蔡国栋和罗泽林正商量着对德国在法国的空军机场进行轰炸的事宜，两人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罗泽林正要告辞离开，这时蔡国栋的副官走进来立正报告：“将军，英国飞行队司令特伦查德准将到了！”

“哦？他人现在何处？”蔡国栋问道。

副官道：“就在接待室，要不要请他过来？”

蔡国栋指示道：“去请他过来吧！”

“是！”副官转身离去。

罗泽林这时说道：“长官，要不我先去做计划？”

蔡国栋按住他的肩膀道：“先等一下，你跟我一起见一见这个英国空军准将，他可是目前英国空军的最高军衔和最高指挥官员，而且我们此次的轰炸计划还需要英国方面的配合，我希望你能够获得这位英国空军准将的友谊！”

罗泽林想想也觉得应该与这位英国空军准将认识一番，交流一下，大家熟悉了才能很好的合作，于是答应道：“那行！”

不久，副官就带着一个身材高瘦的四十多岁，近五十岁的英国男人走了进来。蔡国栋和罗泽林见客人到了鄂，都站起来身来。

副官向特伦查德介绍道：“这位就是我国东南欧战区司令长官蔡国栋上将，这位是远征空军司令罗泽林少将！”

他带的翻译在旁边进行了翻译，特伦查德立正，向蔡国栋和罗泽林敬礼到：“两位将军，英国皇家空军飞行队准将特伦查德受命前来报道！”

两人互相敬礼，蔡国栋同特伦查德握手笑道：“特伦查德准将。你来得正好，我和罗将军正在商量对德国空军的作战计划。听到你来了，我正想邀请你一起参加讨论。因为此次对德国空军作战，还需要你们英国皇家飞行队的大力支持才行”。

特伦查德听了心中一喜，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心说华国人的工作效率果然高，这飞机还没有飞到英国，就已经在计划对德国空军作战了，看来跟这些人合作，以后的日子会好过很多，他连忙道：“噢。是吗？我非常荣幸！不知道两位将军是如何计划的？”

蔡国栋拍了拍特伦查德的肩膀笑道：“不急，我们坐下再说！”

三分各自找位置坐下，副官很快送来茶水，蔡国栋请特伦查德喝茶，问道：“特伦查德，你这次是怎么过来的？难道是直接从英国沿着直线穿过法国领空飞过来的吗？”

特伦查德喝了一口茶水放下茶杯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次我们只飞来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根本不敢直接穿过法国领空，德国人的飞机整天都在天空飞行。如果沿着直线飞行肯定会遭遇德国的战机，而且我们现在战机的航程还不足以从英国飞到意大利，我们是先飞到葡萄牙，再从葡萄牙转场飞来米兰的！”

蔡国栋想了想对特伦查德说：“我方目前正在计划一个对德国驻法国的空军进行一次大的行动。但这个计划还真是一个想法，我已经让罗将军

负责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你们英国皇家飞行队和法国空军的配合。现在就请罗将军为你说说大概的设想，如果可行的话。我希望由你们共同制定这个计划！”

特伦查德点头道：“当然，我十分愿意听罗将军说说这个计划！”

蔡国栋向罗泽林点了点头。罗泽林便对特伦查德说道：“目前我军飞机想要飞抵英国，只能从葡萄牙转场，但葡萄牙的机场太小，检修和加油能力不足，我们一千架飞机如果全部要飞抵英国的话，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我们战机的航程却可以从米兰飞到英国，但是不能遭到拦截，一旦遭到拦截，必然要进行战斗，如果耽误时间，我们的战机就无法飞往英国而不得不中途迫降，但是那一带都是被德国控制，所以直接穿过法国去英国是非常危险的。

我这样想的，既然这样，我们何不直接从意大利起飞对德国在法国的空军机场进行轰炸呢？轰炸的时间不需要很长，只要出其不意、找准目标，扔完炸弹就走，直接飞往英国，耽误几分钟不会有什么影响，在轰炸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摧毁德国在法国的空军主力，炸毁大部分战机，而且这个轰炸时间是让德国人想不到的，在德国人最没有防备的时候进行，而且我认为在轰炸之前还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给我们的轰炸创造条件！”

特伦查德听了翻译人员对罗泽林的大致计划进行翻译之后思索起来，而蔡国栋和罗泽林则靠在椅背上抽着烟等着他。

过了几分钟，特伦查德说道：“两位将军，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你们真的确定贵国的战机可以从意大利飞到英国吗？即便是花几分钟对德国在法国的空军机场进行轰炸也不会受到影响？另外，据我所知，在米兰并没有足够可以供贵国战机转场、加油和检修的机场。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要不被德国发现，除非贵国机群能够在夜间作战，而且到底要用什么办法事先吸引德国人的注意呢？”

几人正说着话的时候，副官再次走进来对蔡国栋道：“将军，意大利军方的萨尔德将军来了，他想见您！”

罗泽林听了之后对蔡国栋说：“长官，既然您有可能，那我和特伦查德另外找地方商议！”

罗泽林说完后扭头对特伦查德道：“准将，你的意思呢？”

特伦查德笑道：“当然，我乐意之至，您看现在快吃晚饭了，我请您吃一顿意大利餐，如何？”

罗泽林也笑道：“您是客人，还是我请你吧，请！”

两人走了。蔡国栋的办公室里又迎来了意大利军方萨尔德将军，萨尔德六十多岁。踩着长筒军靴，身上的军装倒是笔挺。戴着大圆筒军帽，两鬓已经斑白，他还拄着一根拐杖。

“欢迎您，萨尔德将军！”蔡国栋迎出去同萨尔德握手。

萨尔德戴着白手套，脸色很不好看，也不与蔡国栋握手，他挤开蔡国栋走进办公室大大咧咧在蔡国栋的办公桌后面坐下，然后掏出一支雪茄含在嘴里，他的副官用打火机给他点燃。

抽了几口烟。萨尔德吐出一大团烟雾，吹了吹烟雾后又将双脚抬到办公桌上翘起来，不停地抖动。

蔡国栋看了笑了笑，走进去在沙发上坐下问道："萨尔德将军，您今天过来不是来找我摆谱的吧？如果是这样，您已经摆够了，可以走了！"

萨尔德听了这话放下双脚，脸色变得怒气冲冲道："蔡将军，你们来这里之后。我们意大利人对你们够好吧？既给你们找营地，又为你们准备弹药和物资，现在你们的人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履行布防义务呢？我找你手下的黄英杰将军商量。他却不理睬我，要知道他只是中将，而我是上将。他见我不但不敬礼，而且还不理睬我的抗议。真是太可恶了！"

蔡国栋一边听着一边掏出香烟点燃抽着，等萨尔德说完后问道："将军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

萨尔德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叫："当然。你们的人实在是太无礼了，你们应该很清楚，这里是意大利，而不是华国，我代表意大利王国希望你们必须要尊重我们，而且我还听说你们把士兵们全都放出军营，那些士兵现在在大街上到处勾搭我们的妇女，真是太可恶了，谁允许你们这么干的？我希望你立即下令让他们回营，不要再骚扰我们的女人，明白吗？"

蔡国栋闻言耸耸肩膀道："将军，这可不是我下令让他们去找你们的女人的，您应该知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男人喜欢女人很正常，去与女人谈情说爱也很正常，如果我们强行干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不是吗？再说，我们的士兵经过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帮助你们打仗，难道还不许他们放下休息几天？

还有，我要提醒将军阁下，那些弹药、装备和物资并非全部是由贵国提供的，据我所知，大部分弹药、物资和装备都是有英国人从印度和澳大利亚运来的，你们意大利只是出了很好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的士兵刚刚抵达，他们需要恢复体力和士气，我们不能现在就命令他们去上战场，还有，我们现在只到了两个师的兵力，你却要将四个师的防线交给我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要我想你们的国王陛下反应这个情况？

萨尔德，我告诉你，我非常看不起你们意大利人，男人只知道围着女人转，什么事都干不了，而女人却总是喜欢找情人，找到新的情人就把旧情人抛弃，丈夫被妻子戴的绿帽子换了又换。特别是你们意大利军队，我最瞧不起，有本事你们单独打一场胜仗让我们华军看看？从开战开始，你们意大利总是像墙头草一样风吹两边倒，刚开始跟着协约国，被德国人打得哭爹喊娘，后来看协约国顶不住了，又背叛协约国加入同盟国，再后来协约国又打过来了，你们担心亡国，又厚着脸皮重新加入了协约国，难道你们不觉得羞耻吗？如果你们有本事，你们打一场胜仗给我看看，哪怕只有小规模的战斗，就算只有一千人的小规模的战斗，只要你们胜利了，我二话不说立即命令部队去接管防线，你敢不敢？"

这时萨尔德的副官惊叫道："将军，将军，你怎么啦？"

得，萨尔德被蔡国栋这一番话骂得直接晕死过去了，蔡国栋无奈地摇了摇头，拿起电话拨通电话通知医院派人来。

第622章找麻烦（2）

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建完成十个大型机场，蔡国栋直接下令军队征用了米兰周边很多农田，同时从城里的水泥厂强征了许多水泥，这些都是没有给钱的，被征地的意大利农民和水泥厂老板找上门来，蔡国栋就让他们去找意大利军方索要，但是被征的田地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水泥和砂石也堆成了小山，任何人都不准靠近。

罗泽林和特伦查德在制定轰炸计划，这边蔡国栋则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人力修建机场，先到来的两个师率先投入修建机场的工程当中，一片片农田被整理成平地，扑上砂石打底，整平之后再铺上水泥和砂石混合的混凝土，没过今天，又到了两个师的部队，紧接着这两个师的部队也投入了修建机场的工程当中，四个师的部队，近十万余人，又从意大利建造工程公司征调的机器，在原材料充足的情况下，仅仅一个星期，十座机场就修建完成了，而此时罗泽林和特伦查德也已经将轰炸德军在法国的空军机场的计划制定完成。

一个星期之内，蔡国栋指挥华军部队在米兰修建了十个大型机场，其中每个机场都有十条跑道，这个速度不可谓不快速。

经过一个星期的策划和准备，华国三个空军师除在葡萄牙的一百架战机之外，其他所有战机全部飞抵意大利米兰，驻扎在巴格达的远征空军地勤服务人员和设备也全部运抵米兰。

蔡国栋之所以选择在米兰修建十座大型机场是有考虑的，华军第二代战机从米兰起飞，以它们的航程和作战半径来计算。法国全境、德国南部和奥匈帝国大部分地区都在机群的攻击之下，当然这必须得是在春夏秋三季。如果是冬季，飞机只怕无法穿过寒冷的阿尔卑斯山脉高空。

机场刚刚修建完毕。三个师的空军部队又刚好飞抵，地勤部队和设备也都运来了，蔡国栋正准备与罗泽林和特伦查德商量轰炸计划，没想到上次被他气得住进医院的意大利将军萨尔德又来了。

这次萨尔德又气势汹汹地冲到蔡国栋面前叫道：“蔡，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军方接到无数市民的投诉，还有很多人拿着各种欠条找到我们的办公室向我们索要钱财，他们说是你们征调了他们的物资和田地，是你们让他们拿着你们开具的欠条去找我们要钱的，对不对？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做？我要向你们的国家高层反应情况。你、你们实在太野蛮了！”

蔡国栋拍了拍脑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清单递过去，萨尔德纳闷地接过问道：“这是什么？”

“我们士兵的工钱！”蔡国栋说道，“机场修建在你们这里，等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机场肯定会归于你们意大利军方的名下，所以说这些机场实际上是为了你们意大利军方修建的！你看我们华军多么友好，刚刚过来就加班加点，而且晚上还不休息地为你们修建机场。尽管是欠账，但你们意大利军方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你们什么都没有，只需要付钱就行了。这么好的事情去哪儿找去？记得别拖欠征地款和材料款，要及时支付给人家，另外麻烦你把我们是士兵的工钱也给支付了吧。我们一共投入了四个

师，十万人不眠不休工作了一个星期。每个士兵至少要支付三十元，请给我三百万！别叫穷啊。这还是友情价，如果是别人，不给一千万的工钱是绝对不行的”。

萨尔德听了差点又吐血，他指着蔡国栋道：“你噢，上帝啊，为什么要让我遇到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你总是给我找麻烦？你修建这么多机场干什么？它们有什么用？你修在这里也只是浪费，我们意大利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飞机用得上这么多机场啊！”

萨尔德简直要哭了，“修建这么多机场干什么？烧着吃吗？还欠了那么多征地款和材料款，你这这家伙竟然还索要工钱？我上哪给你找三百万去？”

蔡国栋双手一摊：“以后肯定会有足够的飞机！我不管你去哪找三百万，总之你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给我送三百万过来，如果一个星期之内不送过来，那我就让我的士兵去你们军营搬运物资或者去市内拿来文物，能搬来多少算多少，用意充抵你们欠下的三百万工钱债务！”

萨尔德闻言哀求道：“先生，先生，你们有什么计划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难道我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只要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可行，我想我还是会配合你们的，但是你们这样既不跟我们商量，也不通知我们就擅自征地修建机场，你让我非常的被动，你知道吗？那些闹事的市民已经开始游行了，他们向米兰市政府申诉是我们军方干的，米兰市政府正在向国王陛下告状，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蔡国栋笑着拍了拍萨尔德肩膀道：“没事，萨尔德将军，我相信你能够顶得住，你是一个将军，而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人拥有最大的权力，只要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一切事情都不是问题，不是吗？拿出你勇气来，如果谁找你的麻烦，我想你应该表现的强硬一点！我给你算算，十座机场如果由那些建筑商承建，最少要花掉两千万，但是我只花了不到一千万就给你建好了，节省了一倍的钱哪，你赚大发了！”

萨尔德冷冷地看着蔡国栋，良久才叹道：“好吧，你赢了，这事我来搞定，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蔡国栋想了想，拉着萨尔德来到墙壁边拉开布帘，墙壁上一副巨大的地图展现在眼前，他拿着木棒指着地图上道：“萨尔德将军，你看这里是米兰，以我军战机现在的航程，可以对德国南部、奥匈帝国大步和法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进行轰炸，就算是维也纳，我们的轰炸机群也可以跑一个来回，如果我们在奥匈帝国的皇宫上空扔几个炸弹，你认为效果会如何？”

听了蔡国栋这番话之后，萨尔德的眼睛顿时睁得如牛眼一般大小，他指着地图上的维也纳结结巴巴道：“蔡，你、你们的飞机真的可以飞往维也纳飞一个来回，还可以在维也纳的奥匈皇帝的皇宫上扔几个炸弹？你没骗我吧？”

蔡国栋严肃道：“你认为我骗你就不会被拆穿吗？这种事情你迟早是要知道的，我现在骗你有什么好处？”

意大利人对奥匈帝国是有仇恨的，这么多年来，意大利人一直被奥匈

帝国欺负，就说开战以来，意大利军队从来没有在奥匈帝国的手上讨得了便宜，每次进攻都是死伤惨重，而且很多次还没奥匈帝国打了反击，不仅丢失了大批的军事物资和武器弹药，而且人员伤亡更加严重，如果能够用飞机飞到维也纳去炸奥匈帝国的皇宫，萨尔德是一万个愿意的。

他激动地抓着蔡国栋的手道：“蔡，我们意大利需要这种战机，卖给我们一百架？不，三百架，不不，五百架，我们要买五百架！”

天知道意大利人被奥匈帝国虐待得有多惨，以至于萨尔德这个老家伙竟然一口气要买下五百架二代战机，为了就是要用飞机飞到奥匈帝国的皇宫去丢炸弹，炸死奥匈皇帝那个老不死的，如此方能以解心中那口恶气。

蔡国栋不由有些好笑，“萨尔德将军，这种战机可不便宜啊，而且你找我谈买战机的事情也找错了人，你应该先去找我们外交部门，通过外交渠道约见我们的军方高层人物，像这种数量的军火买卖，一般人都没有权限决定！”

岂知意大利人财大气粗，萨尔德一摆手道：“蔡，钱不是问题，你给我指条明路，最快能决定这件事情的是谁？”

蔡国栋想了想说道：“那只能请你们的国王陛下亲自给我国总统发电了！”

蔡国栋知道华国现在在全国有二十六家飞机制造厂，以现在的生产能力，可以年产战机超过两万六千架，区区五百架战机，如果二十六家飞机制造厂同时全力生产，还不需要一个月就能建造完成。不过一般外售版的战机都是经过拆除了某些功能的。例如，完全可以将第一代战机当做第二代战机卖。这可以通过缩减载弹量而增大油箱，从而增加航程来实现。意大利人只需要航程达到就行了，而对战机的其他性能方面却不会有什么要求，毕竟意大利人连几架飞机都没有，哪里会去关注飞机的其他性能指标？这就是蔡国栋的打算，他本来就是装备部部长，这种事情他一清二楚，他准备发电报回国，如果意大利人要买五百架飞机的话，就将第一代战机进行改装，减少载弹量、增大油箱容量，从而增加一倍的航程，但是战机的其他性能却没有丝毫的提升，另外可以换个外形，欺骗一下外行还是可以的。

萨尔德一想也是，恐怕也只有直接找上华国总统才能最快办好这件事情，他说道：“那好吧，我就去请国王陛下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第623章大规模轰炸

4月20日凌晨三点，一架架战机从意大利米兰周边十座机场近百条跑道上起飞，每隔十五秒之内就有一架战机飞上夜空，不到三分钟，九百架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庞大飞行机群就全部升空。

以此同时，从葡萄牙波尔图也陆续起飞了一百架战机，这一百架战机并非向英国方向飞去，而是飞向东北方向的西班牙境内。

蔡国栋、罗泽林和特伦查德的计划选择在夜里对德国在法国境内的空军机场进行轰炸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以这个时代的技术，战机在夜间作战危险性系数要比白天高出几倍，而且现在可没有导航系统，夜间无法辨别方向，想要辨别方向唯一的办法只能用肉眼，而且要熟悉地形才行。

为了减少机群迷失方向的机率，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罗泽林不断在夜间派出侦察机冒着危险对法国境内的地形进行高空侦查，侦察机在飞行侦查的途中用相机拍下大量的照片用于对地形分析和参考，这是为了让准备进行轰炸的机群飞行员们有一个参照物。

德军占领法国后，这几年来陆续在法国境内修建了一些机场，特别是在西海岸各城市修建的机场最多，再加上法国人原本拥有的小机场被德国扩建，现在德国在法国境内有大小机场十几个。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和波尔多就分别有一个机场，在法国东部的里昂也有一个机场，在中部的里摩日、克莱蒙费朗分别有一个机场。在法国西南的南特和雷恩也分别有一个机场，在巴黎、凡尔赛也分别有一个机场。此外在法国西海岸的十几个城镇都分别有一个机场，另外在比利时境内。德军也有三个机场，全部都紧靠英吉利海峡。

此次轰炸的目标，蔡国栋和罗泽林制定的计划就是要摧毁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所有机场，并将德国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大部分战机都摧毁。毕竟在晚上，以现在战机技术和飞行技术，除了华国之外，还没有国家的飞行员敢在夜间飞行作战，德国方面只怕也不会想到华国战机会在夜间起飞对他们在法国境内的空军机场进行大规模定点轰炸。

此次轰炸计划，蔡国栋定义为战略轰炸。即以进行战略方面的轰炸而改变整个战争局势，如果此次轰炸能够成功摧毁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所有空军机场，炸毁绝大部分德军战机，那么形势将完全发生改变，制空权将会被协约国牢牢控制在手上，这就是战略轰炸的作用。

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战略轰炸这个概念的就是特伦查德，这次被蔡国栋抢先提了出来，实际上华国在对日本的战争中早就进行过战略轰炸了。例如轰炸日本联合舰队、轰炸东京、轰炸日本三大军港，将日本海军和日本的指挥系统完全摧毁，使得日本整个全部乱了套，一举就将日本打得瘸了两条腿。只能等死，这就是战略轰炸的作用和威力。

战略轰炸，不仅仅是袭击军事目标。即军队、军事基地、军事设施等，而且对后方的生产设施、交通机关。甚至包括一般居民区，也都进行彻底的攻击。其目的是为了全部摧毁对方国家进行战争的能力，使敌国政

府和国民丧失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志。因此，战略轰炸必然是“狂轰滥炸”，通常情况下，非战斗人员必然遭受极其严重的伤害。

在二战当中，发生的战略轰炸有1943年7至8月，美、英空军对德国的汉堡进行了狂轰滥炸。汉堡是一个拥有一百七十六万人口的城市，在7月间，遭受三次大规模的空袭，投下了大批高性能炸弹和镁制燃烧弹，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六十遭到破坏，有三十五万人受害，大约有十万市民死亡。

1945年3月之后，美军也对日本进行了有计划的战略轰炸，第一次就是东京大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在这个时空，华军也对东京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投下了无数的燃烧弹，将整个东京几乎是烧成了一片废墟。

而相对而言是战术轰炸，是对敌军军队和某个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例如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轰炸就是战术轰炸。这次华国空军和英国空军联合行动实施大规模轰炸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有机场和战机，如果成功，则能改变整个西线的战争势态，这无疑是一次战略性的轰炸。

此前经过十几天的夜空侦查，领航的华军侦察机飞行员已经对法国地形很熟悉了，首先遭到轰炸的是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实施轰炸的是从葡萄牙起飞的二十架战轰炸机，另外还有五架战斗机护航，这是第一轰炸中队。

德国人在图卢兹机场部署了六十架战机，这些战机时飞过防区对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上的协约**队进行侦查和轰炸，由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空军力量实在太弱，因此经常遭到德军的轰炸而无能为力。

尽管这次轰炸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但是德国情报人员在事前还是得到了一些零星的华国和英国有可能组织对德军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是却没有人想到华军和英军会在夜间进行大规模轰炸，在德国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没有飞行员敢在夜空飞行作战，毕竟迷失方向的可能性是在太大太大。

为了迷惑德国人，在昨天白天，英国皇家飞行队在司令特伦查德率领下起飞了大量的战机前往法国西海岸准备挑衅德国战机，德军早就在英国安插了大量的间谍，英国飞机刚起飞没多久，德军方面就收到了消息，随后德军也起飞了大量的战机迎战英国空军机群，由于这次只是做迷惑任务，因此英军起飞的都是战斗机，在遭遇到德军机群时没有吃多少亏，随后双方机群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进行了长时间的缠斗，双方机群的战机数量越来越多，最后形成大规模的空中作战，战机如果没油或没弹药了就飞回去补充弹药和油料，补给完了之后再飞回去继续作战，如此这样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才天黑之前才各自罢战回营。

英国人的挑衅行为让德国人颇为不解，德国人因此下令在英国的间谍打探英国人的目的何在，但是之前蔡国栋早就警告过特伦查德，让他要保守轰炸计划的绝对机密，轰炸计划的人少得可怜，而且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德国间谍也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毕竟时间太短了。

当天晚上，由于白天的大量飞行战斗让德军飞行员们极为疲劳，因此几乎所有的德军飞行员们早早就入睡了，没有人想到华军此时会从意大利

趁夜间飞过去突袭。

当第一飞行中队飞抵图卢兹机场上空时，机场中所有的德军飞行员都处在睡梦之中，包括地勤人员也是一样，也只有机场护卫队在巡逻。机场跑道两侧的明亮灯光为轰炸机群指明了轰炸了地点，一架架轰炸机开始俯冲，大量的炸弹从天而降，跑道上和机库内的德军战机瞬间被爆炸起火，一架架战机呼啸而下，俯冲轰炸可以准确的对目标进行轰炸，而高空轰炸由于飞机航弹带有飞行惯性，在下落之后无法准备轰炸，但是俯冲轰炸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整个机场都被大火笼罩其中，机场内所有的机库、跑道上的德军战机都被大火点燃，有的直接被炸成碎片。

轰炸只进行了五分钟就结束了，德国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就被炸死烧死在睡梦中，整个机场一片火海，到处是飞机燃油在燃烧，第一轰炸中队离去之后，只留下冲天的大火和滚滚浓烟。

紧接着被轰炸的是波尔多和里昂，机场的德国人甚至都来不及把消息报告出去就被炸死烧死，仅仅三个机场被炸毁就让德国人损失了两百架战机。

随后被轰炸的是里摩日、克莱蒙费朗，这个两个城市的德军机场战机不多，机场也不大，分别都只有三十架，轰炸机编队很轻松就解决了它们。

轰炸完图卢兹、波尔多、里摩日、克莱蒙费朗这四个城市的德军机场的华军轰炸机编队完成任务之后就直接飞往意大利米兰了，它们的弹药已经耗尽，再前往英国也无法在中途对沿途的德军机场进行轰炸，还可能被德军发现，因此在计划中他们完成轰炸任务之后就飞往米兰。

其他轰炸编队一路向西飞去，每个飞行编队都有自己的轰炸任务，一旦完成轰炸任务就直接飞往英国，绝不停留，轰炸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十分钟，十分钟之后不管是否已经摧毁德军机场所有战机和跑道，都必须离开。

整整三个小时，当天空出现一丝曙光时，大量的机群开始分批飞越海峡向英国本土飞去，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所有空军机场都被华军机群轰炸摧毁，从此，西线战场制空权完全落在了协约国手中。

第624章西线开战

随着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空军机场尽数被华国空军摧毁，战机也损失殆尽，西线战场的局势完全逆转，制空权完全被协约国掌握。

接下来的几天，协约国战机经常飞越英吉利海峡对法国西海岸的德军海滩防御工事进行轰炸，特别是一个军营和显著性的军事设施都一一遭到协约国战机进行轰炸。

华国空军将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所有空军基地和战机全部炸毁之后成功扭转了占据，这让华国战机的名声比从前更加响亮，一时间协约国成员国以及其他中立国家都派代表赶往华国商谈购买战机的事宜，这让蔡国栋和萧震雷又看到了大笔订单正在飞来。

蔡国栋给萧震雷去电，电文上说可以将第一代战机进行一些改装，将载弹量减少，腾出来的空间增加油箱的体积，可以让第一代战机拥有更大的航程。

萧震雷接到蔡国栋的电报之后，刚好听到外交部门来报说各国外交人员要求向华国购买那种能够进行长距离轰炸的战机，萧震雷听了之后很是高兴，立即指示外交部门的人安排好接待工作，并且指示军方装备部门与各国代表进行接洽。

经过几天的谈判之后，各国代表满意而归，而华国方面又拿到了超过两千架战机的订单，这可是一大笔钱。就连美国方面派出代表再次向华国订购了五百架战机，毕竟美国也加入协约国参战了，美国高层认为迟早要与德军对上。而且除了海军稍微能够拿得出手之外，陆军和空军简直就是渣渣。现在只能通过购买战机，并且尽快培训飞行员的方法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组建一支拿得出手的空军部队。

消灭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和战机之后。英法开始准备渡海作战了，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一个好天气的日子进行登陆作战。

4月28日，英法联军渡海登陆作战的战役正式打响，登陆地点选在诺曼底，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进行登陆的好地方，不仅英法两**方认为这是一个好地方，就连德国人也知道，因此在这附近海岸线上部署的大量的兵力。

正式登陆之前。英法海军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海面上对海滩上的德军防御阵地进行的大规模的炮击，炮击从凌晨五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就开始了，一直到早上八点整，真正三个小时的炮击将整个海岸线上的德军防御阵地几乎翻了好几遍。

但是经过空军侦察机侦查，发现海岸线上的德军堑壕依然还模样清晰，可见德军修建的防御堑壕何等的坚固。这一点也很正常，想德军向来以陆军闻名于世，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修建防御战壕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要完成到最好才能避免士兵出现大的伤亡。

“总司令。侦查机报告说炮击的效果不是太理想，德军在海岸线上的防御堑壕还很完整，没有出现大的损毁情况，如果现在就下令抢滩登陆作

战的话。我军可能会出现极大的伤亡！”法国陆军司令贝当元帅走到福煦身后说道。

福煦此前一直是法军总参谋长，上次开罗会议时，华英法三国首脑进行会商之时就谈到了联合指挥作战的问题。最后萧震雷不同意将东线和西线联合起来，提议西线英法组成统一指挥部。东线由俄军自行指挥，华军在东南欧负责牵制德奥联军增援西线的兵力。配合西线英法的进攻作战，这个提议最后英法两国接受。

后来英法两国首脑单独商量成立西线统一指挥部的问题，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认为将来的战斗要在法国本土进行，联合指挥部总司令应该由法国元帅当任，英国首相乔治本来就与他的总参谋长罗伯逊和陆军总司令黑格的关系极为不好，因此不希望这两个人出风头，所以同意了法国人的要求，两国联合任命了福煦为联合指挥部总司令，全权负责西线战场对德军作战事宜，拥有最高指挥权。

叼着烟斗的福煦闻言看着地图上的双方兵力部署标识，他转过身来对贝当元帅道：“一定要想办法摧毁德军的防御堑壕，否则的话就这样进攻损失太大了，我们现在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万人，损失了就难以补充。这样吧，联系联军空军司令罗泽林，请他派出轰炸机群对海岸线上的德军防御堑壕阵地进行分批轮番轰炸两个小时，一定要摧毁大部分德军防御堑壕！”

华国空军飞抵英国之后，鉴于华国空军的作战经验最为丰富，军官的指挥经验也最丰富，而且战机数量占了很大一部分，因此罗泽林被任命为联军空军司令，负责指挥空军配合地面进攻。

“好！”贝当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不久，第一批六十架战机飞过英吉利海峡对德军海岸线上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战斗机在为轰炸机护航的同时也加入对堑壕内德军的扫射。

尽管的德军在阵地上部署鄂不少防空机枪和高射炮，但是这些防空机枪和高射炮阵地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第一时间就被摧毁。防空阵地被摧毁之后，轰炸机群就对德军阵地进行轰炸和扫射。

第一波机群刚刚整队掉头，第二拨轰炸机群就到了，又是近半个小时的轰炸和扫射，德军阵地上的大量机枪堡垒、防空洞、暗堡等被炸榻。

连续六波轰炸机群对德军部署在爱诺曼底的海岸线防御堑壕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前后耗时两个多小时。

“元帅，侦察机报告德军阵地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阵地上留下大量的尸体，一半以上的堑壕被夷为平地”参谋向福煦报告。

“好！”福煦兴奋地握了握拳头，立即对参谋指示道：“传令，立即命令第一梯队发动抢滩登陆作战，海军舰炮提供炮火掩护！告诉空军，在我军没有完全在海滩上站稳脚跟之前不要停止轰炸”

“是，元帅！”参谋答应一声敬礼后转身离去传达命令了。

“轰轰轰”停泊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大量海军战舰的舰炮再次爆发出怒吼之声，大量的登陆艇开始快速向海岸边冲过来。

最先冲上滩头的是英国人制造的数十辆马克一型坦克以及从华国购买

的龙战一型坦克，龙战一型坦克要比马克一型坦克的性能稍微强一些，但是比华国现在自用的龙战二型坦克又差了一大截。

这种大怪物对于在东线战场的德军来说并不陌生，毕竟在进攻中东地区和小亚细亚半岛的时候，华国就用过龙战二型坦克进行闪电式突击进攻，当时在中东和小亚细亚半岛得到德军时常被打得抱头鼠窜，当时这些西线战场的德军却没有见过，有少数人只是听说过，尽管看见这些打铁疙瘩，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想起来。

但英法联军的坦克冲上海滩的时候，最前面的德军士兵们很多都吓坏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铁怪物的德军士兵们以为是神灵派下来帮助英法联军作战的。

第一道防线的德军只抵挡了不到十几分钟就崩溃了，尽管德军战士个个都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但是这种颠覆战争观念的战争武器出现在许多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怪物的德军面前，德军士兵们受到的惊吓是无法想象的，这就好比一个人真正看到了鬼怪的情景一样。

“好，我们的士兵攻上去了，德军第一道防线崩溃了，我们占领了第一道防线，马上命令部队继续进攻，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指挥法军登陆作战的法军名将夏尔将军立即对部队下达了命令。

从第一道防线溃逃到第二道防线的德军很快被军官收拢了，他们被安置在第二道防线的后方，这时德军前线指挥的中层军官们也看到了联军一字排开的坦克群，一道道命令很快下达，一些德军士兵从战壕里推出来一些小口径长身管火炮，这种小口径长身管37毫米火炮一般被安装在舰船上面，德军在中东战场和小亚细亚半岛吃过华军坦克的亏，因此想出了用这种武器对付坦克，尽管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没有发明其他能够克制坦克的武器之前，这种火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轰轰轰”德军防线上一门门被推出来的小口径火炮开火了，最前面的一些马克一型坦克和龙战一型坦克被击中，超过一半被击中的马克一型坦克被摧毁，被击中的龙战一型坦克有三分之一被摧毁，从这一点上来看，龙战一型的防御性能要强于马克一型很多。

受到攻击并被摧毁了不少坦克的英法联军坦克群顿时都被阵打击给逼停下来了，这也是英法联军初次将坦克用于战场而没有经验，如果是华军坦克指挥官，这个时候肯定会命令坦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军阵地冲过去，这个时候停下来只能被德军阻击火炮当成活靶子。

第625章登陆成功

被逼停下来英法联军剩下的数十辆坦克开始掉头，毕竟是第一次用于实战，坦克驾驶员和指挥官都担心损失过大，这个时期英法又没有无线电指挥，各坦克班长门发现德军推出来的那些小口径火炮竟然给己方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因此一个个都吓住了，很多坦克班长开始指挥自己的坦克掉头撤退。

坦克群这一撤退不要紧，可就给后面和两侧的步兵带来了灭顶之灾，步兵们正指望着坦克能帮着挡子弹和炮弹，可谁也没想到坦克兵们竟然驾驶坦克掉头，而且很多步兵悴不及防，被坦克掉头的给撞倒，坦克与坦克之间的步兵又多，人挤人，一下子很多英法步兵被撞倒继而被碾死。

原本士气高涨的英法军队顿时在这里士气一泄，许多士兵立即转身就跑，就连基层的排长和班长们都纷纷指挥部队撤退。原本按照这种情况，特别是抢滩登陆战，进攻部队在冲上滩头之后是绝对不允许撤退的，就算是死光了也不能撤退，不过现在的情况略有不同，进攻部队已经占领了第一条防线，现在进攻受挫，进攻部队可以退到已经占领的第一道防线布防，等待后援和进一步的命令。

“混蛋，混蛋，该死的，英国人那些坦克兵真是添乱，当初我就说不要搞那些古怪的东西，现在好了，不但没有打垮德国人，还把我们自己的人撞死、碾死那么多！”法国元帅贝当接到登陆战的具体情况后大骂不止。

总司令福煦安抚道：“好了好了，英国人毕竟是好心，他们肯定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毕竟是第一次用于实战，他们也是没有经验。不管怎么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攻占第一道防线。也是因为有那些坦克，它们可是挡住了很多德军子弹和炮弹！虽然这次这些坦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们也看到了它们的作用，我相信多经过一些实战，那些坦克的威力就会凸显出来了。对了，你去找英国，让他们配合一下，中午十二点之前继续发动一次进攻，我们这边步兵要跟紧点”。

贝当立正敬礼：“好的。总司令！”

接到命令的英军坦克部队在损失了一部分坦克之后，继续从第一道防线发起进攻，法国步兵负责配合，于此同时空军方面也继续派出战机对德军第二道防线进行轰炸。

上午11点，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波进攻，由于德军已经丧失制空权，德军在阵地上部署的炮兵阵地很快被协约国空军摧毁，因此德军的炮火支援火力全无。但尽管如此，德军依然顽强的坚守在第二道方向。

直到这天下午天黑的时候。英法联军在这一天里连续发动了五次进攻也依然没有攻破德军第二道防线。

一连三天，德国人几乎打光了每一个子弹，扔光了每一颗手榴弹，也依然没有让英法联军前进一步。往往是白天英法联军将德军第二道方向攻下，等到晚上德军发动夜袭又将第二道防线夺回去了，这是因为在夜晚联军的舰炮和空军轰炸都将失去作用。联军的火力优势荡然无存，而在单兵

战斗力和战术素养都占绝对优势的德军当然不可能是英法联军能够抵挡得住的。

白天英法联军又凭借着火力优势和步兵的猛攻。再次将防线攻下，夜晚德军再夺回去。如此反复好几天，直到弹药耗尽德军才不得不向后方撤退。

5月2日，英法联军三万人首先占领了奥马哈海滩，在这里英法联军损失了五万人，而德军也伤亡五万余人，双方可谓都伤亡惨重，沙滩上、海水中、被摧毁的堑壕里到处躺着尸体，简直是尸横遍野。

这还是英法占据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英法联军拥有绝对的炮火支援，因为制空权的丧失，德军在所有炮兵阵地被协约国空军摧毁的情况下死战不退，给协约**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协约**队尽管在滩头站稳了脚跟，但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简直是用人命在堆。

接下来的两天，“犹他”、“朱诺”、“宝剑”、“黄金”4个登陆点的英法联军也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滩头阵地，并在海空军的支持下向纵深发展。

海岸线的失守，让德军意识到丧失了制空权的可怕之处，德军很快反应过来，他们无法在海军方面超越协约国，但是在空军方面却也不怵协约国，以德国现在的机械装备制造能力，很快就可以将这次被华军摧毁的一千多架战机补充回来。

远离海岸线的情况下，协约**队就无法获得海军大口径舰炮的强大炮火支援，只要能够在天空牵制住协约国空军，德军有信心能将英法联军的进攻步伐阻挡下来。

随后的几天，协约国西线战场总司令福煦指挥英法联军在正面80公里、纵深13公里～19公里的区域内，建立了一个连成一片的登陆场所，联军100万人、5万台卡车、13万辆马车、200万吨作战物资运送上岸，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不断有军队从英国在这路登陆上岸。

在联军不断将兵力输送过来的这段时间内，德军也没闲着，陆军方面一方面修建防御工事和抽调部队加强防御力量，另一方面还运来大量的弹药，补充了火炮的数量，还特意增加了对付坦克的小口径加长身管的37毫米火炮。

除此之外，德军还抽调部队，秘密在法国北方境内又修炼了十个机场，这些机场全部在塞纳河以北，一方面是从保密方面考虑，另一方面是担心华国空军战机对其进行轰炸，设在塞纳河以北的法国境内被轰炸的危险性要小得多，毕竟无论是从英国还是从意大利起飞的距离都不近，如果华国空军起飞，德军遍布在法国东南方和西北方的情报人员就可以及时报告消息，从而让德军机场方面有所准备。德军还从德国本土抽调出来一千多架战机准备对抗协约国空军，这个消息极为保密，协约国方面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可见这次德军方面加强了消息封锁。

5月12日，德军两万余人退往瑟堡，瑟堡位于科汤坦半岛北部，是法国北部最大港口。德军筑有混凝土野战工事，还利用河流和水渠设置反坦克障碍，在城郊部署有20个设在暗堡里的炮连，其中15个是口径150mm重炮，这些火炮既可向海上目标射击，又可控制内陆道路。而且由于德军

兵力充足，德军将领坚信可以在这里坚守一年半载，再加上德军早已经在港口水域布置了大量的水雷，还在航道上沉船赌塞航道。

为了保存瑟堡港口的设施，联军总司令福煦以明码电报和广播敦促驻防瑟堡的德军将领率部投降，但遭到了德军拒绝，于是福煦不得不下令部队强攻瑟堡。

5月15日，协约国空军进行了攻击瑟堡之前的火力准备，从英国起飞了400架战机对瑟堡实施密集轰炸，投弹1000吨。随后美英军3个师从南面发起猛攻，德军殊死抵抗。

此时德军在塞纳河以北地区修建的十个秘密机场已经修建完毕，连战机也全部飞到了秘密机场，但是由于航程太远，因此德国空军还无法参战对协约国空军的作战，只能眼睁睁看着协约国空军逞威。

为尽快攻下瑟堡，英军迫切需要海军提供舰炮火力支援，可恶劣天气使得舰炮火力，直到5月18日，海军派出4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组成舰炮支援编队支援地面部队，英军第8集团军司令马斯特中将为避免舰炮误伤己方部队，要求军舰除提供召唤射击外，只能对射击军舰的德军炮火还击，取消了其他一切远距离舰炮射击。海军军舰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舰炮射击，极其有效压制了德军炮兵火力。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依然进行殊死的抵抗，英德双方进行了半个月的惨烈巷战，在强大的海空军火力支援下，英军第8集团军于5月30日黄昏冲入了瑟堡市区，却损失了2.5万人，而德军总共才2万人，到最后瑟堡的德军投降时还有4千人。

即便是拥有绝对的海空力量和绝对的优势兵力，英军拿下瑟堡依然损失超过了德军防守人数，从这方面来看，德军的单兵作战素质和整体战术素养绝对要超过英法军队一大截。

负责布防的德军大将亚历山大.海因里希.鲁道夫.冯.克卢克向德军统帅部建议将部队部队撤往阿夫尔河东岸，以河流来阻挡英法联军的凶猛攻势，而且撤退到阿夫尔河以东地区，德军在法国北部的空军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可以牵制协约国空军，德军就可以发挥炮火优势，但是德军统帅部却没用同意他的建议，并命令他寸土必争。

第626章东线危局

就在协约国盟军在西线发动大规模登陆抢滩作战时，东线战场也发生了突然而来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俄国临时政府内部的争斗而引起的。

在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照会协约国盟国各政府，承诺将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胜利结束之后，4月20日和21人，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活动，示威者要求解除米留科夫和陆军部长古奇科夫的职务，并要求临时政府宣布退出战争、瓜分地主土地、由政府下令限制粮食等物价，让人们吃饱饭。

圣彼得堡军事司令科尔尼洛夫向临时政府表示希望武力镇压这次的反战示威游行活动，但是政府总理利沃夫王公拒绝使用暴力。临时政府最终接受了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和陆军部长古奇科夫辞职的条件，并邀请圣彼得堡的士兵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组成联合政府。

经过十多天的示威游行和谈判，双方达成一致，但由于这次联合政府吸收了多位俄国革命党成员，因此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中的多数派代表在政府中内阁中迅速抬头，这让下面一些工人和士兵代表闹得越来越厉害。

士兵和工人们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衣物，还是打华国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补给物资的主意，从俄国西南铁路的中间站尼古拉耶夫将补给物资运到俄国西南防线前线，全程有五六百公里，在这段距离上。华军的物资运输都是采取的骡马化运输与卡车车队相结合的办法。以前沙皇政府时期还好一点，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功能完整的政府。俄国人虽然很多饿着肚子，但毕竟多少还有一点东西吃。而现在俄国临时政府最先是两个政权并存，现在又组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联合政府，经常呈现两面性，无法制定决定性的政策，政府机构人员都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因此政府机构根本就无所作为，俄国人比从前生活得更惨了，以前还多少有点点吃的，现在一点都没有了。因此俄国西南区域的许多农民和工人把主意打到了华军东欧战区的补给物资上。

一些俄国工人和士兵组成一些小的团体经常摸到华军的补给线上截留补给物资，没收车辆并扣留或杀害运输人员，当这种事情发生多次之后，华军东欧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引起重视。

抵达东欧战区不久的蔡锷立即主持了各部队长官会议商讨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参加会议的有第二军团长张孝准、副军团长吴佩孚、参谋长杨杰、第五军团长姚启年、副军团长刘子玉、参谋长谢晋才。

会议上，蔡锷首先将情况介绍了一遍，随后说道：“情况就是就这样，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如果长期让这种事情继续发生。过不了多久，我们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都将弹药和粮食短缺，诸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第二军团副军团长吴佩孚道：“蔡长官，现在我们只能派重兵保护运输通道。对于那些截留我们补给物资的俄国人，抓住一个杀一个，要杀一儆百才行。我想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除非我军调转枪

口将俄国这西南区的俄军和地方政府全部干掉，由我们自己统治。不过这样好像不太现实！”

会议室里烟雾弥漫，不断有人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还有人咳嗽。第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子玉道：“难道我们不能照会俄国政府，让他们当地政府出动警察和军队抓捕那些截留我们补给物资的俄国人吗？”

第二军团参谋长杨杰摇头道：“这恐怕不行，如果俄国当地的军队和警察管用，不用我们吩咐，他们早就动手了，现在俄国各地是一片混乱，大部分地区有政府等于是无政府，政府机构根本不管事！”

张孝准皱着眉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只能坐看着我们的补给物资在路上被俄国人劫走不成？”

第五军团长姚启年抽了一口烟说道：“我看啊，咱们给国内打报告，这破地方，咱们不守了，让俄国人自己去伤脑筋，咱们想办法与第一军团汇合。诸位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位置，俄国现在处于内乱之中，我们的补给通道已经收到严重的威胁，这等于一个人夜晚站在荒郊野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随时可能被狼群围攻，我军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且不说有没有狼群攻击，就算没有，我们迟早也要断粮，这难道不危险吗？”

蔡锷敲了敲桌子道：“好了，其实我过来之前，国内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已经做出了相信的调整和部署，只是时机还为成熟，暂时不便采取行动，现在我们先要想办法解决运输通道被俄国人袭扰的问题，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只能派出一些兵力沿途保护运输通道，诸位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第五军团参谋长谢晋才说道：“蔡长官，铁路运输线上的安全我们可以不必担心，每次走铁路运输过来的物资都有押运部队随车押送，关键是从尼古拉耶夫到我们防区这一段六百公里的公路运输线，我认为可以在这条运输线上的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立一个兵站，物资每送到其中一个兵站，押送的部队撤回原来的兵站，由这个兵站继续负责押送，如此像接力赛一样接过补给物资这个接力棒，最后将补给物资送到这里！”

众人一听，感觉这个办法可行，虽然动用的部队稍微多一些，但与庞大的补给物资数量相比，动用这点兵力根本不算什么。蔡锷当即问道：“谢参谋长，那你认为距离多远设一个兵站，每个兵站要多少人呢？”

谢晋才道：“我认为每隔二十公里设一个兵站为最佳，如此，就算运输车队走得再慢，押送部队也可以在三个小之内返回，除非遭遇敌军。同时给兵站和押送部队要配备电台，一旦运输车队遭到拦截，押送部队可以一边抵抗一边向最近的兵站发电请求增援。每个兵站部署一个连的兵力绰绰有余，以我国防军的装备和战斗力，就算德军要打垮我们一个连的兵力也得需要一个营！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这段运输线的中间建立一个小型机场，部署三五架战机，接到求援电报之后，随时起飞战机进行空中增援”。

蔡锷算了算，六百公里的距离上，每个二十公里设立一个兵站，大约需要二十八个兵站，也就是二十八个机步连，总兵力相当于一个机械化师步兵师的兵力，当然不算其他辅助兵种和炮兵。

只用一个机械化师就可以保证这条运输线的安全，这怎么看都很合算，蔡锷当即同意道：“好，如果诸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那就采用谢参谋长这个办法，谢参谋长，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就由你全权执行，从第五军团抽调一个师出来负责建设运输线沿途兵站和押送补给物资，该师的炮兵部队就不要去了和一些辅助兵种就不要去了”。

谢晋才起身道：“是，长官！”

随后蔡锷让通讯部门给国内发了一封电报，将俄国人在运输线上截留我军补给物资的事情进行了汇报，并将他们采取沿途建立兵站保护运输线路安全的办法也进行了上报。

电报经总参谋部送到了萧震雷的手上，萧震雷看过电报之后召集蒋方震等军方高级将领和总统幕僚团成员们开会，针对俄国人在运输线上截留我军补给物资的事情进行商讨。

将东欧战区的困境说了一番之后，萧震雷说道：“现在我们输送给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物资已经多次被运输线上的俄国人截留，蔡锷他们的处境现在很危险。限于我们与英法等国的协议，我军又不能擅自将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撤离俄国西南防线，在补给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在运输线上设立兵站沿途护送补给物资的办法，但这绝不是长期之际，以俄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局势到底会如何走向尚不明朗，一旦俄国宣布退出战争，那蔡锷他们就危险了，针对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到底要如何决策？既不违背我们与英法的协议，又可以确保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安全呢？”

杨度说道：“大总统，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让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坐以待毙，不能将他们的命运去赌俄国的政局向我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在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防区内，不是有一段黑海的海岸线吗？要让他们确保那段海岸线的安全，而我们这边要准备足够的船只开往黑海，随时准备将他们接到小亚细亚半岛”。

其他人听了还没有反应，萧震雷首先就摇头道：“这个办法可行是可行，但是需要动用船只太多太多，你别忘了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加起来一共有一百一十万人，这么庞大数量的军队想要漂洋过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耗时也太长！”

第627章配合作战

见萧震雷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杨度并不感觉意外，他想到这个方案的时候也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他一时间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又见其他人不说话，只能自己带个头。

这时蒋方震说道：“大总统，我看我们在东南欧发动第二军团、第五军团和第一军团的会师之战是不是可以打响了？毕竟让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长期处在随时可能的四面楚歌的境地是在太危险了，而且现在西线战场已经打响，英法军队已经在西线海岸站稳了脚跟，目前后续大部队正在陆续登陆，德军方面也在加紧时间调兵遣将，而我们在东线的任务是牵制德奥联军的兵力，牵制不等于只能防守，还是可以在尽量减少大量伤亡的情况酌情进攻的，趁着德军大量部队调往西线，我们这个时候乘机发动进攻，让原本已经在途中的德军不得不又调回来，一方面消耗了德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还起到牵制作用，同时只要我们打得好、打得快，我们想我们完全可以拿下巴尔干半岛，让第一军团、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在罗马尼亚会师，只要这三个军团连成一线，德奥联军就算再增加两百万人也拿我们没办法，除非威廉二世孤注一掷将所有筹码都压在我们这一边！”

其实这个计划是萧震雷早就计划好的，只是知道的只有几个人而已。蒋百里说完后，萧震雷抽着烟权衡着利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会师之战的好处无疑要比坏处大得多。德军的注意力已经被英法吸引到西线战场，德军已经从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和东线战场秘密抽调了不少兵力前往西线。德军自以为做得够隐秘，但是却没有瞒过协约国的眼线的刺探。原本德军部署在巴尔干半岛的大约有五十万人，但是由于西线战场爆发大战，德军为了补充西线兵力已经从巴尔干半岛抽调了二十万人，只剩下三十万人，而且还分散在各地，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色雷斯地区，德军以为华军如果要进攻有很大的可能会从土耳其海峡开始。除此了德军的三十万人之外，巴尔干半岛还有四十万奥匈军队、保加利亚、土耳其军队，这两**队比意大利军队稍强一点点。但是与英法军队相比就差远了，与华军的战斗力根本比都不能比，差了好几个档次。

用拥有强大战斗力和机动作战能力的第一军团三十万人进攻拥有七十万德奥保土三**队防守的巴尔干半岛在蒋方震看来绝对有胜算，这不是自负，而是有着绝对的自信心，这是对国防军强大武力的自信。

萧震雷抽着烟，沉思了几分钟才开口：“如果丢掉俄国境内的运输线，那么我们在海面上的运输压力就不止增加一倍这么简单了，现在我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中东、阿拉伯半岛、地中海和意大利一共有两个军团。共约六十万人，为这六十万人的补给，我们在南边的运输能力还能勉强维持，如果加上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一百一十万人。我们在欧洲的兵力就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人，这多兵力只有一条补给线，压力实在太大了啊！”

杨士琦诧异道：“大总统。按照我们与英法的协议，不是说我军在欧洲如果查过五十万人。多余军队的补给全都由英法负责解决吗？”

蒋百里说：“协议是这么说，但英法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多。协议规定

是粮食和生活物资以及一部分弹药由他们解决，但其他军需物质和另外一部分弹药需要我们自己解决，而且英法在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先欠账，还需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垫付！”

杨度闻言不由苦笑：“嘿，这算什么事情？英法两国竟然还搞起欠账来了？哪能这样呢？”

两年的战争已经要将英国这个老大帝国的底裤都要拔下来抵押了，英国人现在是穷的叮当响，所有从英法政府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包括武器弹药在内都是赊欠，这其中华国和美国是英法最大的债权国，而英国人却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黄金不放手。

萧震雷不停地抽着烟，最后还是下决心道：“现在也只有发动会师之战才能彻底解决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现在的困境。既然如此，那就动手吧，补给的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我想是不是可以就地解决？进攻部队攻占了同盟国的城市，首先占领当地政府的官库，再将民间商人的物资强征起来，只要是我军能够用得上的，都强行征集，另外缴获敌军的物资，如果我军可以用就留下，我军用不上的就卖掉，咱们不能只进不出啊，这样就捞点外快贴补家用！

另外弹药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占领地的敌军兵工厂利用起来，这样可以就地解决一部分，另外英法给我们解决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由国内运过去，暂时先满足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再说，其他的等有能力了再补充，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的后勤压力，诸位以为如何？”

梁启超点头道：“按照大总统这个方案，确实可以解决远征部队最基本的吃饭和弹药问题，以战养战的办法确实可行，只是如果我们对占领地那些商人动手，会不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敌视，这样会不会对我们接下来的作战不利？”

萧震雷摆手笑道：“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以战养战只是针对占领的政府和商人，不对平民下手，只是打土豪而已，那些社会底层的居民只怕还巴不得我们整死那些土豪呢，毕竟谁都有仇富心理不是？”

众人一想也只有这个办法能够解决庞大的后勤压力了，于是纷纷表示赞同，萧震雷便让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的名义给东欧战区和东南欧战区下达作战命令，于一个月之内正式打响会师之战，初步拟定让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第五军团会师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交界的多瑙河下游。

如果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交界的多瑙河下游段会师，那么第一军团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就要比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多得多。

看似第一军团的任务要重得多，但是只有第一军团长伍世友才知道，其实如果要打巴尔干半岛，他的任务是最轻松的，别看他只有三十万人马，而德奥保土四**队有七十万人，但七十万要分别驻防各地，因此每地驻防的同盟**队并不所，而且巴尔干半岛各地还有许多游击队以及被打散的协约**队，例如黑山、塞尔维亚和希腊残军，这些人一般都躲在深山老林里坚持与同盟**队作战，只要第一军团登陆巴尔干半岛，并且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的消息传出去，那些游击队和协约国残军肯定会从隐藏地

冲出来帮忙。

最高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命令发到了蔡国栋和蔡锷的手上，东南欧的作战部署很快开始进行，战争这部机器也随之运转起来。

5月15日，华国远征军东南欧战区第一军团两个军分别在希腊的雅典和罗马尼亚的布尔加斯进行登陆，另外留下两个师分别在中东和小亚细亚半岛帮助扶持起来的土耳其和中东各国稳定秩序，其他部队分别随后也在雅典和布尔加斯登陆，伍世友准别在巴尔干半岛南北两路并进，让同盟**队顾此失彼。

强大的海空优势让华国第一军团分别在雅典和布尔加斯的登陆非常顺利，同盟**队丝毫没有想到华军会突然在东南欧动手，而且还选择在雅典以及布尔加斯这两个地方。

得知华军正在东南欧进行等你作战，同盟国高层特别是德军极为震惊，为了保住巴尔干半岛，德奥联军准备动与俄国对峙的防线上抽调部队南下抵挡华军的进攻，但是却没想到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又在俄国西南防线上发起剧烈的猛攻。

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一共近一百一十万人，如此庞大的兵力对德奥联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防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罗马米亚，同盟**队只要防御力量以奥匈军队围住，德军只有少数，另外还有一部分罗马尼亚伪军。

就在德奥军队正在抵挡华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猛烈进攻时，罗马尼亚的伪军从背后突袭德奥联军防线的后背，这让德奥联军腹背受敌，一时间防线完全崩溃，蔡锷当即指挥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并对德奥梁军的溃兵进行追击，其主要目的旨在消灭德奥联军的有生力量。

而华军在希腊进行登陆作战之后，消息很快传到希腊当地的游击队和希腊残军耳中，希腊各地的游击队和残军立即从各地冒出来攻击驻防在希腊各地的同盟**队，这让同盟**队顾此失彼，由于后方受到袭扰，在正面基本上无法抵挡华军的攻势。

第628章以战养战

第一军团第26师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占领了雅典，驻防在这里的德奥军队大部分被歼灭，只有少数向希腊北方撤退。

5月16日，24师在希腊阿尔戈利斯湾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24师在这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驻防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德奥军队也根本没有想到华军会在阿尔戈利斯湾登陆，被华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登陆成功之后，24师一个营的兵力迅速向北方的科林斯进军，打下科林斯就截断了德奥联军向北撤退的可能性，因为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连接希腊北方的咽喉要道。随后24师又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向南方的斯巴达和卡拉马达进军，一部分向西北方向的帕特雷进军。

原本只用一个营进攻科林斯，在兵力上有点不够，不过在雅典登陆的26师已经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向南进发，24师这个营只是在背后配合进攻科林斯，因此兵力不需要很多。

德奥联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共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其中一个是德军师，另外两个分别是奥匈师和希腊伪军师。这三个师分散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兵力有些分散，这给了24师各个击破的机会，而且24师之外，39师已经在阿尔戈利斯湾登陆了，随时可以增援。

比较难打的是德军，奥匈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华军轻而易举地将奥匈军队驻防的城镇收复，而且还一路上俘虏了不少人。奥匈军队战斗力上不去的原因有不少。除了军事素质之外，只要的愿意在于奥匈军队中的民族成分太过复杂。很多时候军官下达命令都要用好几种语言，这给命令的传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在民族混杂的军队中，矛盾无处不在，而且奥匈军队又没有做思想工作的专业军官，因此军队内部士兵与士兵之间、军官之间的互相敌视、歧视，战斗力自然无法提高。

24师和39师在一个星期之内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德奥军队全部清除干净，打死一小部分，俘虏了大部分，希腊伪军师在战斗中倒戈投降了华军，而且在华军的组织下。这个希腊伪军师加入了华军阵营，那些士兵和军官纷纷要求与德奥联军作战，华军当然求之不得，这种免费的炮灰不用白不用。

华军攻下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经过调查发现这里有两家兵工厂，只是因为德奥联军占领已经荒废了两年，这两家兵工厂的机器都要快要生锈了，不过经过维护和保养之后还可以使用，于是华军立即派人将这两家兵工厂接管过来。并要求两个兵工厂原来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回去上班。

有工资发的话，那些兵工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们当然愿意，没过几天的时间，这两家的兵工厂就重新开动起来。大量的子弹和炮弹被生产出来运到华军前线部队。

于此同时，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华军派人希腊流亡政府合作。对德奥军队占领期间那些与德奥军队合作过的商人们进行清算，经过调查之后将凡是与德奥军队有过勾结和生意往来的商人全部抓起来。没收他们的财产，希腊流亡政府正愁没钱。于是欣然同意了华军提议的合作，大量的希

腊商人被抓起来，他们的物资和财产被没收，这些抄家所得来的财产，华军和希腊流亡政府对半分。

华军另外还有战利品，将缴获的一些用不上的战利品卖掉所得的钱财与抄家所分得的钱财一起向希腊民间购买粮食、布匹等物质为军队补给。

伯罗奔尼撒半岛被攻下来之后，华军就开始安心向希腊北方进攻，配合进攻的还有一个希腊师和大量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希腊游击师。

26师占领雅典已经十来天了，此前罗文兵一直和他的班清扫和搜索隐藏在城内的德奥残兵，今天这才有空带着他的步兵班在雅典城内到处逛逛，利用这难得的休息时间将希腊这座古城好好游览一番，只不过现在是在打仗，游览名胜的时机有些不对。

将步枪抗在肩膀上的黑字一边打量着帕特农神庙一边赞叹：“班长，你说这外国人咋能用石头把房子建得这么好呢？这庙只怕有很长时间了吧？”

罗文兵点头道：“嗯，我听人说这叫帕特农神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你们看庙顶已坍塌，雕像荡然无存，浮雕剥蚀严重，但从巍然屹立的柱廊中，还是可以看出神庙当年的丰姿！”

“两、两千多年？我滴个亲娘诶！这么长时间，它还没有完全倒塌？这洋人们建房子也真是厉害”其中一个战士说道。

站在这里，罗文兵看到了希腊当年文明的辉煌，这栋残破的建筑让他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和厚重，他叹道：“西方人的建筑艺术与我们华国不同，我们华国惯用砖木结构，稍大型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园林式，比较高的建筑也只有塔楼，而且还是一些庙宇才有。西方建筑艺术中的大型建筑主要材料一般都用石头，石头尽管也会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产生风化，但保存的时间要相对我们砖木结构的建筑长得多，现如今我国保存时间最长的大型建筑简直就是万里长城，但在建造年代上却要比这神庙迟了几百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西方的建筑艺术都是有独到之处的”。

黑子问道：“班长，照你这么说，西方的房子就一定比我们的房子好，保存的时间长一些喽？”

罗文兵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的亭台阁楼以及园林式建筑，从居住舒适度上来说要比西方这些完全用石头建的房子舒适得多，建房子时一般都要看风水，建好之后居住很舒适，冬暖夏凉，既通风又采光，缺点是要经常维护，不容易长时间保存，容易毁于战火。而完全用石头做的房子，优点是容易长时间保存，缺点是夏天热很热，冬天又很冷，你没发现西方的石头房子每家每户都壁炉吗？那就是冬天生火烤火用的！”

“原来是这样啊！”

几人正在神庙遗址周围观光，一个士兵背着步枪从远处跑来，一边跑一边喊：“罗班长，排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让你们赶紧回去！”

罗文兵听见了，他对手下士兵们道：“看来我们得回去了，要看的地方也看得差不多了，走吧！”

回到驻地，留下士兵们自由活动，罗文兵前去找排长，不久罗文兵回

来了，排长告诉他，上面来了新的战斗任务，明天大部队要向北方的马拉松方向进攻。由于希腊境内四分之三均为山地，沿海有低地平原，主要交通道路都靠近海边，机械化部队这里根本无法展开，由于地形的限制，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的作用有限，因此部队只能让步兵和骡马先行，炮兵和装甲部队跟在后面。

幸亏收编了希腊的伪军组成了希腊当地部队，另外还整编了一个游击师，有了这两个师，又有了向导，战斗就好打得多，在侦查方面，由华军亲自负责，侦查时带上当地的向导，对凡是有可能有埋伏的山地进行侦查。

德奥联军想埋伏都没有办法，而且西方军事思想中根本就没有埋伏这种作战战术，沿途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埋伏，想来是德奥军队根本不屑用埋伏这种手段，就算想到这种埋伏突袭战术，估计也不精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所以没有使用。

穿过马拉松之后，就是基菲夏，这一路上没有看到一个德奥士兵，估计德奥联军知道这一带一马平川守不住，才向北方撤退了。

下午，部队前锋侦查部队抵达基菲夏外围，罗文兵的班就是负责在最前方侦查的战斗单位，班里的士兵一个个都穿着步枪呈梯型战斗队形沿着道路搜索前进，两侧士兵还不时用步枪上的刺刀拨开道路边上的杂草搜索。

右侧山坡上的荆棘和灌木、植物非常密集，敌人不可能藏身其中埋伏，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谈何藏身？

这时前方一道光线射来，罗文兵立即蹲下举起了拳头，然后向身后的士兵打了手势，士兵们看见后马上闪身躲在道路两侧的掩体后面。

罗文兵拿起胸前望远镜向前方看去，道路在前方两里处拐弯，拐弯处有一座山头，山坡上有德军身影在活动，看来德军在前面的山头山挖掘了防御阻击工事。

“大家注意，前面山头山有德军驻防，兵力人数暂时还不清楚，我们靠近点侦查，大家都沿着两侧山坡慢慢前进，最好不要被德军发现了！小黑和刀疤，你们两个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在后面，都给老子小心点！好，走！”

大家听了罗文兵的命令后，开始全部靠在路边沿着山坡边上的杂草前进，身体尽量靠近山坡，减少被发现的机率，也减少被子弹击中的风险。

第629章侦查

当罗文兵带着兄弟们前进到距离德军防守山头不足六百米的时候已经不能再前进了，因为前面就算是靠着山坡也是光秃秃一片，看来是被德军专门清理过的，道路的左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田地里种着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光秃秃的一片，根本无法藏身。

罗文兵蹲在地上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大家都跟着蹲了下来，后面的士兵端着步枪对周围进行警戒。

罗文兵用望远镜对对面的山头观察了几分钟，在视野范围内，能够看到德军在山坡上挖掘了三道防线，山脚处、山腰和山顶，堑壕并非一条直线，有的靠前，有的靠后，堑壕与堑壕之间互相支援和掩护。按照堑壕的长度和数量，在视野范围内，可以估算道对面大约一个营的兵力，但是这只是视线之内能观察到，而在前面道路的转弯处，旁边这座山挡住了，看不到旁边这座后面的情况，必须要想办法弄清楚还有多少德军部队防守。

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轰鸣声，大家抬头向天上看去，只见从北方飞来十几架战机，北方现在还被德奥联军占据，从那边飞过来的飞机不用看标志也是同盟国战机。

罗文兵脸色大变，立即对身后的战士蝰蛇道："快，步话机！"

蝰蛇立即转过身，罗文兵拿起蝰蛇背上步话机的话筒按下一个按钮，很快接通了，他立即道："我是前方侦查办罗文兵，前方飞来十五架敌军战机。立即通知部队做好隐蔽和防空！"

"收到！"

放下话筒的罗文兵松了一口气，从这里到后面的前锋部队大约有十几里路。既然那边得到了消息，只要处理得及时。还是可以做好隐蔽和防空的，就看指挥官的部署和反应能力了。

暂且不去管敌军战机，现在的任务是侦查前方敌情，罗文兵扭头看了看周围，除了右侧的这座长满密集荆棘、灌木和植物的荒山之外，基本上无处藏身，看来想要侦查到对面拐角后面的情况，还得从这旁边的荒山翻过去才行。

罗文兵向后面的士兵们打了几个手势，见大家点点头。他从腰间抽出一柄开山刀劈砍山坡上的荆棘和植物，清理出一条路出来。这种开山刀只有雪狼特种部队和最精锐的侦查部队才有配备。

靠着锋利无比的开山刀，罗文兵硬生生从这长满密集的荆棘、灌木和植物的山坡上开辟出一条小路通向山脊。

花了近半个小时，众人才抵达山脊，让人意外的是尽管山坡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但是山脊上几乎没有荆棘等植物，只有树木，而且很稀疏，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这里穿行。

这时天空中再次传来轰鸣声。罗文兵等人抬头看去，是飞机，是半个小时之前飞过去的机群，它们这时从华军那边返航的。看数量，比之前少了一半，少的那一半应该是被击落了。要知道华军部队是装备了大量防空武器的，这些返回的敌军战机还有两架屁股后面正冒着黑烟。

黑子发现敌机数量少了一半。而且剩下这些还有两家冒着黑烟，说道："看来我们前锋部队反应很快。对方损失不小，也不知道我军损失情况如何！"

罗文兵将开山刀插进皮质刀鞘道："现在不是理会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人物是侦查到前面的德军情况，接下来大家都小心点，这山梁上可能有德军，但也可能德军都只是以为这座上长满了荆棘，无法驻防。不管怎么样，小心无大错，黑子，你在前面开路，走吧！"

刚才上山，罗文兵一直在最前面开路，劈开一条小路出来消耗了不少体力，他需要恢复一下，因此让黑子在前面开路。

"是！"黑子答应一声后端着步枪走在最前面。

"其他人跟上！"

走了大约四百米的样子，前面的黑子就停了下来，大家全部蹲在地上，躲在树木后面隐藏起来。

罗卫兵慢慢摸到黑子的身边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太过密集的荆棘又挡住了去路，罗文兵扭头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看上方，他拿下望远镜递给黑子道："我估摸着这里距离道理拐弯处不远了，你爬到树上去，看看能不能观察到拐弯处对面的情况！"

"很好！"黑子答应，接过望远镜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将步枪背在背上，攀爬着身边的一根比较高大的树木，像猿猴一样非常灵活的爬了上去。

当黑子爬到最顶上的一个树杈时停了下来，他向前方看了过去，很快低头想下面的罗文兵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可以看到对面的情况。

黑子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拐弯处对面的情况，然后另一只手从作战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和铅笔，观察一会儿后将看到的情况在小本子上画出来，五六分钟之后，他才从树上溜下来，将小本子递给罗文兵道："在树上看到得非常清楚，我都画在上面了！"

罗文兵接过小本子看了看，小本子上画得很清楚，拐弯处对面的山头上到处是秘密麻麻的德军防御工事，而且拐弯之后有一各三角形的开阔地，三角形的顶端被两座山头夹着，一条道路从中间穿过，而在两侧山头上到处可以看到德军挖掘的防御堑壕和工事。

"嘶——"罗卫兵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发现除了他们这些人所在的山头之外，周围四座山上都有德军，想要扫清这里的德军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罗文兵又发现他们所在的这个山头前方两百米的区域内一片空白，于是问道："黑子，我们这面这两百米的区域内全部都是荆棘，没有发现德军阵地吗？"

黑子摇头道："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看不到，这个数虽然高，但想要看到前面两百米背面山坡上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除非我们再砍出来一条路前去查看个清楚！"

罗文兵闻言将小本子收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将步枪丢给黑子，他亲自爬上树再次观察，他亲自观察的情况与黑子看到的差不多，小本子上画

出来的德军布防情况与他看到的一模一样，黑子的观察还是很仔细的！

罗文兵从树上溜下来，想了想对其他人道：“我还是想砍出一条路去前面看个明白，要不然我不放心，如果前面两百米外的背面山坡上没有德军也就罢了，如果有德军，那我们的人马很可能会吃大亏！”

黑子道：“那就去吧，我就去就行了，你们在这里休息等我！”

罗文兵抽出开山刀道：“我们两个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和掩护，其他人原地警戒，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其他士兵都点点头，各自按照战斗原则找地方躲起来警戒，罗文兵拿着开山刀在前面劈砍荆棘开路，而黑子在后面端着步枪为他掩护。

这种密集的荆棘实在是太难清理了，足足过了半个小时，罗文兵和黑子两人才前进了一百米，按照罗文兵的估计，再走一百米就是背面的山坡了，如果这个时候再用开山刀砍荆棘，有可能被北面山坡上可能存在的德军听到声音，于是罗文兵将战术手套拿出来戴在手上，用开山刀去荆棘拨到两侧，将它们压弯后清理出一条通道，这样才不会弄出声响。他平时是不戴战术手套的，现在气味升高，戴上战术手套会感觉很热，也只有这种情况下他才戴手套，防止被荆棘刮伤手背。

两人轻轻地又在荆棘丛里前进了五十米左右，这个距离又花去了他们半个小时，既要保护自己不被荆棘刺伤，又要不能弄出声响，只能慢慢前进，再慢。

距离山坡背面大约只有五十米左右的时候，罗文兵听到了说话声，他立即蹲了下来，后面的黑字见状也跟着蹲下。

思索了一下，罗文兵向黑子打了几个手势，意思是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他让黑子留在原地，他自己再向前面前进一段距离，看看是否能看到山坡上的情况。

黑子也知道现在两个人一起前进，弄出声响的机率会很大，容易被德军发现，于是他点头答应，又打手势表示自己会在这里等罗文兵回来。

罗文兵继续前进，他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小心，不断地用开山刀将密集的荆棘拨开，然后找干树枝将它们固定，如此留出一条通道，这可以方面他返回而不会弄出声响。

又前进了二十几米，他恻耳仔细聆听了几分钟，他知道不能再前进了，再前进绝对会被前面的德军察觉，于是他左右看了看，发现旁边恰好有一棵树，他当即将开山刀插进刀鞘，整个人慢慢爬到树杈上。

距离近的效果果然不一样，此时他距离前面山坡顶端只不过二十几米，爬到树杈上刚好可以看到前方山坡上的情况。

这片山坡上果然有德国人布防，而且德国并没有大规模清理这片长满了荆棘的山坡，而是分为了三个梯次，分别在山脚处、山腰处和他钱看三十米的山顶上横向各自清理一条壕沟，德军就躲在清理出来的三条横向壕沟内，他们身后的植物伸出来挡住了上方，如果不是他距离得近，就算派侦察机不停在这一带也不一定能够看出这里面的玄机。

第630章夹击温泉关

罗文兵立即仔细观察，然后掏出小本子和铅笔将看到的情况全部画出来，这山坡上山脚、山腰和山顶最少也隐藏了一千人，肯定超过了一个步兵营的规模。除了看到了德军士兵之外，他还发现了前方三十米处有一个迫击炮阵地，大约有十八门迫击炮。

罗文兵估计，也许是德军在这里部署的非常匆忙，要不然前面山坡上的德军不会不在身后安排防御设施，也许德军认为这座山的山顶也同样是大片的荆棘丛，而人类想要在这种荆棘丛中穿过极其困难，大部队想要爬上山顶，必须要大规模清理荆棘，如果华军这么做，德军肯定会发现，因此德军并没有在身后设置岗哨。

在这里看到德军有迫击炮，罗文兵并不觉得奇怪。据他所知，迫击炮在十几年的日俄战争中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还很原始罢了，这次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对英法军队首先使用了多种新式武器，这其中几包括大量的重机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毒气弹等等。

十几门迫击炮的威力是不可小觑的，他立即将这个迫击炮阵地也记录下来，将德军的布防情况、兵力数量和武器情况都一一做了记录，完全记录完毕之后他才慢慢从树上溜下来，然后再顺着原路返回。

黑子看到罗文兵返回，心里松了一口气，两人一前一后当即向回走，返回的速度要快一些，毕竟来的时候已经清理出一条道路。

战士们见两人回来了。都从隐藏处走出来一起蹲在地上，三个战士负责外围警戒，其他人围成一圈。罗文兵对大家说道："幸亏我坚持去看了。背面山坡上果然有德军埋伏，如果不是我钻到近处观察，就算侦察机在空中都发现不了！"

一个战士问道："班长，德国人在山背面隐藏了多少人？"

"最少一千人！"罗文兵说了一句，扭头看了看，问道："向导呢？"

"在后面！"一个士兵说着弯腰转身过去将向导带过来。

"问问他，这里几座上分别叫什么名字"侦查敌情。肯定要搞清楚当地地名，这个时候也没有条件去测量这几座山的高度，只能记住名字。

经过当地向导的介绍。罗文兵很快搞清楚了这几座山的名字，他将这些名字分别记在小本子上。

随后罗文兵带着战士们退后几百米，完全退出荆棘丛两百米范围，吃了点东西填饱肚子后。罗文兵说道："情况已经搞清楚了。我想马上回去将侦查到的情况向上面报告，你们留下继续观察德军的动静，黑子带队，一定要小心，不要搞出动静惊动德军！"

"明白！"

罗文兵在一个小时之后于大部队汇合，他将侦查到的情况向上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部队指挥官得到前面的情况之后，认为像这种地形和德军的防御部署。只能用轰炸机群将德军布防的几个山头进行一番轰炸，干掉德军的火炮阵地和迫击炮阵地以及重机枪等火力点才能发动进攻。否则就这样盲目的进攻会给己方造成很大的伤亡情况。

于是申请机群轰炸的报告很快送到了第一军团司令伍世友的办公桌上，伍世友看过电报之后马上进行了批复，同意派出轰炸机群对该地区的德军阵地进行轰炸。

两个小时过后，二十架轰炸机在十架战斗机的保护下从土耳其伊兹密尔起飞，机群穿过爱琴海直飞希腊，根据进攻部队报告的坐标，机群飞行员们找到了德军防御战地所在的几个山头。

当德军听到天空的机群轰鸣声，发现机群从东面飞过来，东边可是大海啊，德军军官和士兵们正纳闷怎么会有机群从大海那边飞过来时，华军机群已经飞抵德军所在的几个山头阵地上空。

这次华军动用的是远程重型战略轰炸机，这种轰炸机不能进行俯冲轰炸，只能在一定的高度投放炸弹，大量的炸弹从这些重型轰炸机的机腹像下雨一般落下。

“轰轰轰”炸弹落地之后瞬间爆炸，爆炸产生大量的火焰，这些火焰四处飞溅，所到之处便燃起一片大火。

这是汽油凝固弹，华军空军轰炸一般很少用到这种凝固汽油弹，只有在敌人据山而守以及轰炸大型城市时才用到，一般正面阵地攻防战基本上不会使用，树木密集的山坡上使用这种凝固汽油弹，威力无疑要大很多，这种燃烧弹爆炸之后会将树木全部烧起来，就算人躲在山体坑道内也会因为氧气被烧尽而窒息死去。

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落下后爆炸，附近几座山头全部被在轰炸之列，转眼之间，所有的山头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尽管现在是五月份，树木潮湿，不易燃烧，但是这一切都在凝固汽油弹爆炸时改变了常规了，碧绿葱葱的荆棘丛、灌木丛、大量的树木全部烧起来。

火势蔓延很快，德军阵地上的士兵和军官根本来不及逃走就被吞没在火海之中。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一天一夜才熄灭，在这过程中大火中不断有爆炸发生，那是德军炮弹被烧之后产生的爆炸。按照罗文兵的侦查的情况，德军在这里最少部署了六千人的兵力，这六千人在这一天之内全部葬身于火海，没有一个人逃出来。

当第二天火势变小之后，罗文兵带着他的侦察班穿过山头之间的道路时还能闻到烧焦的肉香味，这个味道让士兵们一个个都忍不住恶心，罗文兵等人没有这里停留，他们的任务是继续向北方侦查。

侦查部队走后，接下来希腊师和希腊游击师来到了这里，华军指挥官给他们的命令是打扫战场，希腊兵自从这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从师长到小兵都欣喜若狂，他们打扫战场的机会可不多啊，打扫战场是可以发财的活计，因此他们这次赶来的速度非常之快，唯恐来迟了被别人抢先把阵地上值钱的物品拿走。

当希腊兵们赶到现场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德国部署的阵地全部被烧成了白地，除了留下漫山遍野的被烧焦尸体和白骨之外，战场上什么都没留下。

满心的欢喜突然之间变成深深的失望，这让希腊兵们很是难受，再加上战场上浓郁得令人作呕的糊焦味使得几乎所有的希腊兵和军官们都忍不

住大吐特吐不止，现场本来就臭，现在又多了无数堆呕吐物就更加臭了。

这让后来赶来的华军指挥官极为恼怒，希腊师的两个师长被华军指挥官叫过去进行了一番极为严厉的训斥，两个希腊师长被教训之后只能把气撒在手下士兵和军官身上，于是命令下达，两个小子之内将战场打扫干净，否则军法从事，希腊兵们不得不忍受着冲天的臭气搬运那些被烧焦的尸体和白骨，并将他们丢弃在挖好的大坑里一起掩埋。

此后三天，华军26师都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5月19日，侦查部队来到了举世闻名的温泉关。温泉关可是希腊历史上大大有名的关隘。它位于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利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一边是大海，另外一边是陡峭的山壁。这个村庄附近有热涌泉，因而得到温泉关这个名字。

温泉关背山靠海，地势极为险要，公元前480年，著名的温泉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当年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率海陆军侵入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军扼守温泉关抵抗。因内奸出卖，波斯人从山间小路包围袭击，列奥尼达遣散了守军中的7000伯罗奔尼撒人，仅留下斯巴达三百勇士，全部战死，杀伤数千波斯人。与斯巴达300人一同战死的还有请求留下来的400底比斯人和700特斯比亚人。

德奥联军得知华军登陆希腊，便立即从希腊北方地区抽调了三个师的部队五万人在温泉关周边地区部署防御，这三个师有一个师部署在温泉关和卡利兹罗蒙山上，一个师部署在卡利兹罗蒙山西南的小路两侧山上，当年波斯帝国的军队就是被由希腊叛徒带路从这里通过穿插到温泉关背后的。另外还有一个师作为预备队随时增援。

温泉关并没有关口和城楼，只是一条狭长的通道而已，而德奥梁军就是在这条通道中用花了几天的时间用混凝土修建了不少碉堡，尽管匆忙了一些，碉堡的质量不怎么过关，但好歹是防御性设施，又在旁边的悬崖山顶上部署了大量的步兵居高临下支援下方的碉堡守军。

德奥联军本来想在这里挖掘战壕防守，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这根本行不通，这里紧邻大海，挖掘战壕很快会大量积水，士兵根本无法长时间呆在积水的战壕里，所以只能放弃挖掘战壕的想法，而改为修建碉堡。

德奥联军准备在这里死死地阻挡华军，但是华军并没按照德奥联军的设想在这里强攻，而是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战术，华军又将46师在温泉关的背后马利亚科斯湾进行登陆，以极快的速度攻占了拉米亚，从而截断了驻防在温泉关德奥联军的退路，这就让温泉关的德奥联军受到前后夹击的境地，德奥联军顿时军心大乱，准备留下一个师驻防温泉关，另外两个师向拉米亚方向突围，华军46师根本没有阻挡的打算，而是向正准备突围的德奥两个师发起进攻，这让准备突围的德奥军立刻懵了，德奥军反而被打得大败，一部分被俘，残部不得不退回温泉关。

三天后，温泉关的德奥军举白旗投降。

第631章没钱了

温泉关的失守和驻防的德军投降，让德奥两国高层意识到希腊只怕守不住了，希腊有很漫长的海岸线，而德奥联军不可能在每一片海滩都布防，华国远征舰队可以将陆军部队运到任何地点进行登陆，岛屿又多，华军随时可以在德军后方登陆，切断驻防德军的后路。

德奥两国高层进攻紧急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希腊，退守保加利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军队后撤到以上地区之后，华军就算在任何地方登陆也无法抄德奥联军的退路了。

然而另一支华军第18师和19师从黑海在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登陆，这让保加利亚当局大为惊恐，北方的德奥联军都北上去防御华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了，南方的德奥联军又要防御从希腊进攻的华军，周边地区根本没有德奥联军驻防，保加利亚只能凭着自己的实力来抵挡。

但华军18师和19师一共有五万余人，以华军的战斗力，又有海空军提供火力支援，这绝对不是现在的保加利亚可以抵挡的，当布尔加斯被华军占领之后，保加利亚方面一方面准备了步兵师向布尔加斯扑过来，另一方面向德奥两国高层发出照会，请求他们立即派兵增援，德奥两国立即稳住保加利亚，让保加利亚权力派兵阻击进犯的华军18是和19师，又想办法从各地抽调部队，但抽调部队进行增援岂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即便调派了增援部队，也需要时间赶来。

得知保加利亚派了三个步兵师扑了过来。华军18师受命前去阻击，19师立即向南扑向土耳其色雷斯地区的埃迪尔内。

于此同时。在土耳其海峡的东侧，华军第22师和23师也对海峡西侧的伊斯坦布尔发起了渡海作战进攻。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不过这对于华军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反正不是自己的地方，打烂了也就打烂了，用不着操心。

大量的炮弹落在海峡德奥联军的防线阵地上，海边的海防城墙一时间被华军的炮火轰倒了很长一段，在城墙上的德奥联军许多被葬身在城墙下。

华国，总统府。

萧震雷等人坐在作战综合指挥厅内听着战况汇报，蒋作宾站在前面拿着一根指挥棒点在地图上，不停地解说着目前的战局情况。“目前，我军22师和23师已经攻入伊斯坦布尔城内，德奥联军残部目前正在向西撤退，而我军19师堵住了埃迪尔内，德奥联军想要逃避我军追击，要么猛攻我18师，要么向西南方向撤退穿过罗多彼山脉回到保加利亚境内，但是目前我军已经占领了全部的希腊，德奥联军三个师必然要经过我军在希腊的防区！”

萧震雷摸了摸下巴道：“那就给伍世友下令。堵住了他们向西撤退到必经之路，能够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就消灭掉，不要让他们有机会逃回去！”

“是！”蒋作宾点头，旁边一个军官立即用笔记下来。
萧震雷问道：“蔡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第二军团的西马来军已经进攻到罗马尼亚的巴克乌。东马来军前进到瓦斯卢伊，孟加拉军前进到克乌谢尼，目前德奥联军面对我两个军团的强大攻势已经全面退往东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但是他们却占据了东喀尔巴阡山脉各个山口，我军必须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夺取那些山口。鉴于目前的形势，蔡将军认为第一要务是要与第一军团进行会师。只要两个战区练成一线，那么我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危局就会解除，到时候再集中兵力进攻东喀尔巴阡山脉各山口，将部队向西推进”。
萧震雷闻言皱起了眉头，推进的速度太慢了，他知道蔡锷是想保存国防军的实力，让第二军团东南亚那些猴子去打前锋，反正那些人死得再多也不心疼。蔡锷的战略思想是对的，将德奥军队赶到东喀尔巴阡山脉以西，主力迅速南下打通与第一军团汇合的通道，顺手将东喀尔巴阡山脉以东地区的德奥残军全部扫除。但是蔡锷太心疼了第五军团了，担心用第五军团打前锋损失过大，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现在的关键是抢时间，在俄国发生重大变故之前抢先让第二军团、第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完成会师，如此既牵制了德奥军队，又化解了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危机。
抽着几口烟之后，萧震雷指示道：“推进的速度过慢，马上给蔡锷发电，不要担心第五军团损失过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让第五军团打前锋，以最快的速度扫平南下的障碍，能逼得德奥军队投降最好，如不能逼得他们投降，就全部消灭，时间不等人，现在我们在西伯利亚的运输补给压力越来越大了，再耽搁下去，他们就会断粮断弹药，命令他们在南下的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收集粮草，如果发现有兵工厂什么的，一定要迅速组织原工人生产，我们现在只能想这样的办法解决补给问题！”
“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问：“西线战场的情况如何了？”
“推进速度一般，德军已经从国内抽调了两千多架，并且又在法国修建了十几个秘密机场，协约国方面完全控制制空权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双方空军力量相差不大，彼此互相牵制，没有一边倒的情况，总体上来说，还是英法占据了上风。
目前，英军已经推进到埃夫勒、勒芒、南特一线，德军方面虽然有些颓势，但是损失不大，依我看，等英法联军这次攻击势头过去之后，德国人估计要发动反击！”
看来要靠英法两国在短时间之内打垮法国境内的德军基本上很难实现，两年之内都未必能够让德国人屈服，这就必须要做好长久打算，而想要做好长久打算，首先就是要保障充足的后勤运输能力和充足的后勤物资。
萧震雷决定亲自坐镇，督促国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宋世杰目前正在忙着政务上的事情，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军队后勤上的事情，因此他只能自己来管。
这天他将国家银行行长陈晖祖和财政部长马继涛找了过来，又将军队

后勤部副部长包玉臻找来询问情况。
萧震雷问道：“包副部长，军队的后勤还跟得上吗？”
包玉臻摇头道：“大总统，现在已经非常吃力了，这还是因为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处在休整状态，对弹药方面的需求不大，只供应欧洲部分的第一、二、五、六四个军团的弹药刚刚好，如果我们第三、四军团也同时开战，弹药仅能维持三个月就会告竭！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由于俄国境内的运输线出现问题，我们以后只能用船走海路，目前我国的海运能力相比欧美国家还相差很多，同时供应两百多万人的作战物资和弹药供给还相当困难！”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是用海运的预算不足，还是本来就没钱？又或者是我国现在船运行业没有那么大的运输能力？”
包玉臻两手一摊：“既没钱，又没有那么的运输能力，也就是说既缺钱又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萧震雷一摆手：“那就先解决钱的问题，马部长，财政部还能拿出多少钱来？”
马继涛闻言不由苦笑道：“大总统，钱还有一些，但都是今年剩下几个月的财政预算，国家这么多官员、公务员要养，伤残军人要抚恤，还有教育经费这些都是万万不能动的，预留之外的一些预留经费也花了个精光！”
萧震雷皱起了眉头，看向陈晖祖，问道：“国家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
陈晖祖道：“钱是有，但都是老百姓的！大总统，按理说这两年虽然我们也在打仗，但是还是利用战争赚了不少钱的，国家应该不是很缺钱猜对”。
马继涛说道：“陈行长以前也是干过财政的，应该知道现在我国不仅要对外打仗，而且还要进行国内的建设，不说别的，仅仅修路，这几年花费的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钱啊！如果不是这几年卖军火赚了一点钱，内阁早就撑不下去了！”
萧震雷知道马继涛说的是对的，这几年国内的步子迈得有点大，尽管从国外赚了不少钱，但是依然无法根本上解决国家平穷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好多了，至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建设，国内交通状况和用电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就说水电站，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三家水电站的二期工程，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等大部分身份都解决了用电的问题，只不过供电量还有待提高，这就需要进行水电站的第三期、第四期工程，另外还有数十家火力发电站建设完毕，工业用电大部分得到满足。

第632章解决办法

萧震雷知道钱都花在哪里去了，因此摆手道：“这事我知道，这里了就不说了，既然没钱，那就想办法搞钱，你们有没有办法搞到钱呢？”

后勤副部长包玉臻不是搞经济的，他只是管理型官员，指望他是不行的，马继涛懂经济，可他只是管钱的，让他赚钱好像也不大可能，萧震雷把目光转向了陈晖祖。

陈晖祖苦笑道：“大总统，如果您指望我去赚钱，那我办不到，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暂时筹到一笔钱，但这钱以后也要还”。

“什么办法？”萧震雷问道。

“就是发行国债！”

萧震雷当然知道发行国债，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考虑过向百姓借钱，现在国家财政遇到了困难，而陈晖祖也提了出来，他觉得有必要进行考虑，发行国债并不是什么丑事，很多国家都发行过国债，就连美国政府也不例外，老百姓购买国债是可以得到利息的。

国债是一种政府债券，是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由于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

发行国债有多种目的，有的是筹措军费、平衡财政收入、筹集建设资金等等，按照还款期限又分为定期和不定期国债，按照还债期长短又可分为短期国债、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短期国债是指一年以内还款，中期国债是指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还款。长期国债是指十年以上还款。不定期国债是指国家发行的不规定还本付息期限的国债。这类国债的持有人可按期获得利息，但没有要求清偿债务的权利。如英国曾发行的永久性国债即属此类。

萧震雷问道：“光浦。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国债？”

陈晖祖想了想说道：“当然是战争国债，发行国家外债的话。能够发行的数目应该不是很大，毕竟现在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外国公民基本上不可能购买我国的国债，当然除了华侨之外，我认为主要发行国家内债，少量发行国家外债，而且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最好是发行中期国债，也就是在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还款的那种。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的军费开支将大大降低，那么政府就有盈余用于还款了，这是最好的办法！”

萧震雷抽着烟思考了陈晖祖的建议，想了几分钟，点头道：“嗯，发行中期战争国债不错，也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就主要发生国家内债。少量发生国家外债！那么如何发行呢？”

陈晖祖显然对此很有研究，他不慌不忙道：“现在各国发行的国债在发行价格上有三种，一种是平价发行，也就是说发行价格等于票面金额。债券到期时，国家应该按照这个价格偿还本息；第二种是折价发行，即发行价格低于债券票面金额。债券到期时国家需按票面价格还本付息；发行价格第三种是溢价发行，即发行价格高于债券票面金额。债券到期时。国家只按债券票面价格还本付息，我的意见是平价发行。这样一来，本来既

可以获取不菲的利息，而国家也不会承担太大的偿还压力！”

萧震雷点点头，抽了一口烟后对陈晖祖道：“嗯，继续说！”

“是！”陈晖祖喝了一口茶之后继续道：“至于发行的方式，有五种方法，第一种是公募法，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第二种是承受法，既由金融机构承购全部国债，然后转向社会销售，未能售出的部分由金融机构自身承担。第三种是出售法，就是政府委托推销机构利用金融市场直接出售国债。第四种是支付发行法，即政府对应支付现金的支出改为以国债代付。例如给政府本应给公务员发工资用先进，而采用这种方法的话，就是将现金工资改为发国家债券，以债券充当工资现金。第五种是强制摊派法，就是利用政治权利强迫国民购买。我建议采用公开在金融市场上已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

萧震雷问道：“为什么采用这种发行方式？第二种和第三种发行方式不好吗？”

陈晖祖解释道：“以我国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的公信力是非常高的，没有必要采用第四种和第五种发行方式，而第二种又会给银行方面带来很大的压力，毕竟我们现在的国内的银行大多含有私人股份，如果采用第二种，那些银行家恐怕不会乐意，如果采用第三种，又让中介推销机构赚去不少钱！”

萧震雷考虑一下，认为陈晖祖的想法太过于倾向国外的经验了，外国基本上采用第一种方法，其中有荷兰式的单一价格招标和美国式的多种价格招标，但是华国的国情与外国又不同，招标的话，国家经济和金融容易被财团控制，毕竟有能力在金融市场上参与招标的肯定都是有钱的财团，私人怎么能有本钱参与这种大数额国债的招标？美国政府不久是被财团控制的吗？所以萧震雷本能地拒绝采用第一种方式。

他摇头道：“第一种方式不行，如果采用第一种方式，国家经济和金融容易被民间财团控制，我们不能像美国一样，政权不能被资本家遥控！采用第三种方法吧，委托推销机构利用金融市场直接出售国债，不要在乎这点中介费用，别人既然拿了钱，就会卖力地替政府推销，这样债券才会卖出去更多，因为只有债券卖得越多，他们能够拿到的中介费用就越高！”

陈晖祖想了想，若有所思道：“这么说倒也不错！”

萧震雷说道：“那就采用这种方式吧？购买方式呢？”

陈晖祖道：“有无记名式、凭证式、记账式这三种方式，我认为这三种方式都可以放开，就看百姓如何选择了”。

“那好吧，就由百姓自由选择！”

萧震雷抽着烟又道：“如何偿还呢？有哪些方式？”

“有五种，第一是分期逐步偿还法，就是对一种国债规定几个还本期，直到国债到期时，本金全部偿清。第二种是抽签轮次偿还法，就是通过定期按国债号码抽签对号以确定偿还一定比例国债，直到偿还期结束，全部国债皆中签偿清时为止。第三是到期一次偿还法，就是实行在国债到期日按票面额一次全部偿清。第四是市场购销偿还法，就是从证券市场上

买回国债，以至期满时，该种国债已全部被政府所持有。第五是以新替旧偿还法，就是通过发行新国债来兑换到期的旧国债。我建议是采用第四种，市场购销偿还法，采用这种偿还方式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百姓而言都是比较灵活和方便的，政府有钱的就回购，每年回购一部分，而百姓需要用钱了，就可以将债权放到金融市场上卖掉，直到偿还期限结束，政府已经将所有的债权都购回了”。

萧震雷认同了陈晖祖的建议，采用第四种偿还方式是最好的，他点头道：“好吧，就采用第四种。马部长，发行国债的事情，回头你写个详细的报告和方案呈交上来，先给宋总理看看，然后拿给我批阅，这件事情尽快进入执行阶段，筹到钱之后立即向各大船厂加订货轮，增加我们的航运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打赢这场战场，我们所花掉的钱就会全部赚回来，打不赢这场战争，我们不仅赚不回来，而且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有可能被同盟国瓜分，总之一切以打赢这场仗为前提”。

马继涛站起来道：“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对包玉臻道：“你们后勤部门马上向各大船厂，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都可以向他们下订单，让他们扩大生产尽快开工，与此同时将这些还没有开始建造的船只卖给民间想要从事航运贸易的商人们，钱从政府的手里出去到船厂，而我们又从商人手里收回更多的钱，商人们有了船之后就可以赚钱，三方都赚了钱，这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陈晖祖商人点头道：“不错，商人有了钱就可以投资其他的生意，可以给更多的百姓创造就业岗位，让更多的百姓有钱赚！”

萧震雷又对包玉臻道：“另外，我们的兵工厂的数量还是太少了，比起美国，我们的产量还不到他们的一半，还必须扩大兵工厂的规模，特别是子弹生产线，枪炮都不是太着急，消耗最大的是弹药，对吧？”

包玉臻点头道：“是的，大总统，等有资金之后，我立即开始增建几家兵工厂，专门以生产弹药为主，我想如果兵工厂专业生产弹药，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以做到精益求精！”

萧震雷赞扬道：“不错，你这个想法不错！”

第633章发行国债

在萧震雷的指示下，财政总长马继涛和国家银行行长陈晖祖联合主持发行中期战争国债的事宜，此次发行国债是新政府第一次发行国债，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经验，因此萧震雷指示一定要准备就绪之后才开始发行，以免中间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6月1日，内阁正式宣布于7月1日正式发行战争债券，此次发行国债在价格上采用评价发行，发行的方式采用指定银行和金融证券机构以推销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售卖，老百姓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各银行和金融证券机构网点以不记名的购买方式购买这次战争国债，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一年开始，政府将每年会从金融市场上购回一定数量的果国债券，在债券到期之后，老百姓手上的战争债券将被全部购回。

实际上此次政府到底能够卖出多少战争债券，一方面取决于制定的售卖机构的推销力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是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百姓对购买国家战争债券的多少是对此次战争的支持程度。

而一直以来，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将百姓的重要性放在首位的政权，因此百姓对于新政府的支持简直是不遗余力，再加上政府方面大量的宣传，让全国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现在国家跟外国打仗，缺钱了。即便是三岁小儿都知道打仗就是烧钱的行为，所以很多百姓在债券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发行就开始翘首以盼。

华晨晚报的首版就用巨大的黑体这样写着："你准备买战争国债了吗？购买战争国债表明你对这个国家和政府的热爱。在几年以后还可以获得不菲的受益！"

都市报宣传道："把钱藏在家里不是等着发霉吗？物价是会上涨的呀！时间长了，你的钱就等于是贬值了。现在购买战争国债，在几年以后获得超过银行的利息！"

还有报纸说得更露骨："购买战争国债就是爱国"，言下之意，不购买战争国债就不爱国。

7月1日，战争债券正式发行，一时间各银行网点、金融证券等机构门口人山人海，这些人都是来购买战争债券的。人人都有一个攀比的心，百姓聊家常时说起自己购买了多少国债券，说起那个数字时别提多得意。感觉自己多了不起，其他人听了不心里极不舒服，回去之后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跟自己家婆娘一商量，拿出大半存款去购买国债券。

这种情况不止这一例，要知道这个时期的人都是特讲礼数、特爱面子的，即便是再穷的人，也是要脸的，各地都出现了争相购买债券的情况。从个人之间攀比，到村与村之间攀比，又到镇与镇之间攀比，公司与公司之间攀比。

内阁宣布发行的二十亿债券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被抢购一空。这让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购买的人只能出高价从别人手里购买，这就造成了债券的

市场价逐渐比债券面值高，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价格几乎达到了算上利息之后的最高价。

这种情况出现后，民间还出现呼声。要求内阁发行更多债券，但是政府暂时只需要这么多钱。如果发行更多的债券，到时候就需要偿还更多的利息，这无疑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

7月7日，财政总长马继涛分别向宋世杰和萧震雷报告债券发行情况，他在向萧震雷报告时说："大总统，仅仅七天的时间，二十亿战争债券已经全部被百姓购买一空，而且还有很多没有买到债券的人要求政府再发行二十亿，而且这个呼声很高，您看是不是？"

萧震雷转过身来反问："你认为内阁应该再发行二十亿，以满足百姓的购买需求？"

马继涛摇头道："以目前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二十亿已经足满足政府现在的财政缺口，如果继续增发，那么以后政府需要担负的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二十亿已经相当于我国现在大半年的国民收入，可是民众的呼声，我们又不能不引起重视"。

萧震雷摆手道："你呀，既然二十亿已经够用了，那再发行不是给政府增加还款负担吗？老百姓的意见，我们应该认真听取，但是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要采纳，对他们有利、对政府有利的意见，我们要采纳！对他们有利，而对政府不利的意见，我们要看情况而定，对政府有利，而又不利于百姓的，我们也不能采纳！作为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话做事都要有全局的眼光，不能只看到眼前，明白吗？"

马继涛连忙道："是！"

萧震雷又道："既然这笔钱是为了给军队筹集的战争费用，那就拨给后勤部门吧，不能一次性全部拨付过去，要分批拨付，同时财政部要派人监督这些的使用情况，你们的人要把好关，不能出什么篓子，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监督的人真发现了什么，要及时报告"。

马继涛道："明白了，大总统"。

后勤副部长包玉臻拿到一部分经费之后立即向各大船厂下达大量的订单，全部造一万吨以上的货轮，然后又派人以军队后勤部的名义将这批订购的、且还没有生产出来的货轮向有从事航运意向的商人们出售。

这年头谁都知道海运贸易行业能赚大钱，而且赚得盆满钵满，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很多，但是现在是战争年代，更重要的是，军方在订购船只方面比其他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人都有优先权，因此现在想要从国内船厂订购到船只几乎不可能，现在军方愿意出售一批货轮，商人们当然趋之若鹜，军方甚至还与相关部门谈妥，允许一些私人经营造船业，许审批方面会放宽一些条件，但是会加强监管力度，这对于以前非常想要从事造船业，却又不能达到政府一些要求的私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能放宽一些条件，就算加强监管，他们也不在乎，毕竟他们本身就没想着要从事不法的勾当。

于是沿海地区又出现了一些拥有货轮的民间商人，这些民间商人有的有好几条船，而且是大吨位，有的只有一条船，有同行就有竞争，财力雄

厚的商人开始出高于原来价格的价钱从其他拥有货轮的私人船主手里收购货轮，但是现在谁都知道有船就等于可以源源不断地接到航运生意，这可比买船赚得多，有船就相当于有了一只能下金蛋的鸡，因此没有人傻到去卖船。

有的船厂建造快，两三个月就有一艘船下水，而且吨位还不小，这主要是因为造货轮的技术水平要比造军舰低得多，建造速度当然要比造军舰快上好几倍。

一时间，华国沿海地带到处都是货轮船主跑船，大大小小的船只一波一波向欧洲地区航行，又有一**货轮向华国这边返回，这些船只前往欧洲的时候带去了大量的战争物资，返航的时候是带回来的大笔大笔的金钱。

相比亚洲和其他地区，此时的欧洲是最为混乱和残酷的地方，亚洲受到战争的波及程度要比欧洲轻得多，由于大战，欧洲的农业这几年基本上都废了，欧洲人所吃的粮食，这几年都是从亚洲和美洲运过去的，而粮食的价格是涨了又涨。

从华国运过去的那些经过深加工的食品受到了欧洲人普遍的欢迎和喜欢，不仅味道好，而且还方便实用，有多重经过深加工的食品都可以当中军粮，这因此有让欧洲各**方向华国的一些食品工厂下达了大量的订单。

随着一批批资金投入进去，一艘艘货轮源源不断地从各个船厂下水，这两年来，由于海运量加大，大批大批的货轮下水，这就造成了水手和船员短缺，于是水手和船员这种工作又成了香饽饽，尽管长期呆在海面上有些枯燥无味，但架不住这两个职业的薪水高，而且其他方面的待遇也好，因此不仅沿海地带很多人想要从事船员和水手这两个职业，就连内地很多人在得知水手和船员的薪水很高之后都想要去当水手和船员赚大钱。

大批大批的资金砸下去之后不久，效果终于出现了，由于大量连续不断地货轮下水参与海运，这让在欧洲战场奋勇杀敌的战士们的后勤终于能跟得上来了，后勤部门的运输压力大为减轻。

如果按照这种势头下去，完全没有后勤运输压力也就在今年年底之前的事情了，当萧震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高兴，毕竟以现在的战争情况来看，同盟国的势力还很强，协约国想要取胜绝不是这最近一年能够办到的，最少还需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足够让这些有船的华国商人赚更多的钱，也间接的为华国当局增加了财政税收。

第634章歧视

运输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生活物资的补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便从国内筹集不到足够的生活物资，也可以在战争爆发区域以战养战的方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解决弹药补给的问题。

要彻底解决弹药补给的问题，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只能再建设几个或多个军工厂，而且还要在其他兵工厂增添生产线，毕竟要解决两三百万大军所需要的弹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争之所以都打了好几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敌对双方阵营都有弹药生产供应并不能完全满足部队需求的原因，有时候打着打着后勤补给就不足了，因此不得不停下来，想要进攻就必须要储备足够的弹药，毕竟进攻方所需要的弹药和兵力都要比防守方多得多。

包玉臻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目前我们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已经进行了商讨，决定再增加建设四家兵工厂，另外再将其他的兵工厂各增加一条或两条生产线，如果这些都能够完成，经过我们的计算，应该是可以满足目前出兵兵力的需求的！"

萧震雷闻言皱了皱眉头，问道："那么要将这四家兵工厂建成，并且在其他现有的兵工厂增加生产线，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投入生产呢？"

"工人需要重新培训，生产设备也需要从厂家订购，厂房也需要找地方建设，所以我们估计最少也需要四个月到五个月之间才能让这些新建的兵工厂和生产线投入生产！"

萧震雷听了之后对包玉臻的这套方案并不认同。摇头道："时间太长了，而且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战争结束后，兵工厂的数量和规模很多都会显得太多太大。到时候括我们国防军在内，对弹药的需求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些兵工厂和生产线如果让它们一直全力开工生产，生产的弹药要卖到哪儿去？我们国防军的需求是有限的，战争结束后，国外对武器弹药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如此一来，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就会积压，这样会占用军费资金。产品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资金周转不灵，意味着亏损，那些积压的弹药总不能让军方全部卖单吧？到时候又要裁撤多余的兵工厂和生产线，更关键是要裁撤许多余的工人，那些能够造出武器弹药的工人流落在社会上，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包玉臻听了萧震雷的话顿时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小心问道："可是我们目前只能想到增加兵工厂的办法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将来，这个办法确实并不是解决弹药不足的最佳办法。不知道大总统的意思是？"

萧震雷抽着烟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几个来回，停下转身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改进生产线？让生产线更加流水化、自动化作业？要想办法让每一条生产线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弹药，同时也可以在将工人分班，每个班八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全天二十四小时开工，人歇生产线不歇，而且每个班次的员工只上班八个小时。可以让他们在上班时间内有充足的精

力，出错的机率会少很多很多。回去之后让机械制造工程师、军工专家们想办法解决提高生产线更加自动化、流水化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一个模板一次能造出一百个弹头，那能不能造出能生产一千个弹头的模板呢？能不能将加快流水线的速度，将生产工序增加或减少，采用精密度更高的机器以解决残次品的问题呢？这些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呀，不要让兵工厂的工程师们闲着，要让他们时刻想着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包玉臻立正道：“我明白大总统的意思了，我这就回去督促这件事情！”

英国伦敦。

随着西线战争开辟，德军在法国西海岸的空军机场被尽数摧毁之后，协约国又将前线作战总指挥部搬到了伦敦，空军基地也被搬到了伦敦，英国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伦敦和周边的城市修建了大量的简易空军机场以便协约国战机降落、加油和检修。

伦敦三号机场，随着一架华军战机缓缓停下，拥有“血腥杀手”称号的飞行员李彬从驾驶舱内爬出来从梯子回到地面，他取下头盔后就听见旁边战机上下来的僚机飞行员常平喊道：“李哥，这都连续一个星期作战，没有休息过一天，好不容易有两天休息时间，不如一起街上转转？中午和晚上顺便在外面吃个饭再回来？”

“我也去！”又从旁边走过来一个飞行员，叶尘笑道：“听说伦敦这边的酒吧不错，我们晚上可以去酒吧喝两杯，说不定可以在那里遇到漂亮英国女人，听说希望人很开放的，只要对上眼，马上就可以带去旅馆！”

常平不解，眨了眨眼睛问道：“叶哥，带女人去旅馆干什么？”

李彬和叶尘闻言互相看了一眼，顿时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常平莫名其妙，又感觉被两人嘲笑，肯定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急道：“笑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啊？”

叶尘忍住笑，说道：“带女人去旅馆当然是去开房，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里能干什么？你想不到吗？”

常平听了顿时脸色涨得通红，羞得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指着叶尘怒道：“叶哥，你怎么这么坏？”

叶尘笑道：“小常，我想你还没有碰过女人吧？你也不想想，现在这什么时候？打仗啊，而且我们还是在天空打仗，随时都有可能阵亡了，你想想，如果连女人都没有碰过就死了，岂不是亏得很？怎么说要死也要碰了女人再死，这样才不枉做一回男人！”

叶尘这话糙，但是理不糙，李彬比较认同，对常平道：“小常，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不小了，想女人也很正常。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每天都会战友阵亡，尸骨无存，有的幸运一点，能够找到尸体，但也不是全尸，所以说趁着现在还活着，把想办的事情给办了，免得死后留下遗憾不是？，今天我原本是不准备出去的，毕竟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不过刚才小叶的话提醒了我，今天我就带你去见识见识女人是怎么回事，走吧！”

常平听了叶尘和李彬的话之后也放开了，正如他们所说，现在这战争

年代，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说不定明天就挂了，还不如现在趁着有时间把以前一直想办却没有办的事情给办了。

于是三人一起出发，后来叶尘的僚机飞行员陈大牛也跟着一起来了，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四人开了一辆越野吉普车出了空军基地。

按照华国空军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够做到飞行员人手一台吉普车，而且这次又是远征欧洲，因此只能四个飞行员共用一台越野吉普车。之所以要给飞行员配备吉普车，是因为飞行员的宿舍距离停在机库或跑道上的战机比较远，如果有飞行任务或者遇到敌机群前来偷袭，飞行员可以以最快得到速度赶到战机处上飞机作战。

李彬开着车，其他三人分别坐在副驾驶和后座上，坐在副驾驶上的常平好奇地看着伦敦街头两侧的房屋，忍不住道：“这外国人的房子也真是做得好奇怪！”

陈大牛附和道：“不止房子做得奇怪，外国人都长得很奇怪，你们看那些洋婆子的眼珠子都发绿”。

叶尘忍不住笑道：“你们说外国人长得奇怪，人家外国人还说我们华国人长得奇怪呢？你看洋女人举着丑，人家外国男人还觉得我国华国就没有好看的女人！”

开车的李彬道：“这就是审美观的不同，你是第一次看见外国女人，当然感觉不好看，等你看得多了，适应了就会感觉不同，同样的道理，也有外国男人认为我们华国女人好看！”

四人一边在街上开着车兜风，一边说着笑着，陈大牛又道：“这伦敦不是英吉利人的京城吗？怎么是这副残破的模样？诶，你看那边那么多人在干什么？”

其他三人闻言扭头看过去，李彬道：“伦敦以前是很繁华的，只是这近一年来一直被德国人的飞机轰炸，很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因此才变成这样的。那边好像是在伦敦当局给市民发放救济粮！”

叶尘奇怪道：“伦敦政府还真是会收买人心，你看每个人就领了两片面包，这够吃吗？如果家里有小孩，小孩子多几个的话，只怕每个人只能吃到两口！”

李彬道：“听说英国已经被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封锁了一年多了，伦敦政府能够搞这种收买人心的事情也算不错了！”

这时常平看到一个东方女人抱着一个孩子正领了两片面包从救济点走出来，却被一个英国人拦住，那英国壮汉一把将她手里的面包抢过来，还一边动手打人一边大骂：“你这该死的华国女人，这是英国政府给我们英国人的救济粮食，你们华国人没资格吃，滚开，再不滚信不信我揍死你？”

常平看得额头青筋臌胀，大叫：“李哥，停车！”

第635章兵营抢人

“吱——”越野吉普车被刹住，在街上拖出两条长长的轮胎摩擦地面的黑色轮胎印迹，车子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常平就已经跳下车子向那边冲去。

常平人还没有冲到，身体就一个跳跃腾空而起，飞起一脚将那抢劫华裔女人面包的英国壮汉踢翻在地上。

常平狠狠地瞪了一眼被他踢翻在地上的英国壮汉，捡起地上用纸包裹的两片面包走到华裔女人面前：“给！”

背着孩子的华裔女人连忙接过面包又是鞠躬又是道谢：“谢谢，谢谢你，大兄弟”。

常平开始在车上只是看见英国壮汉抢劫这个长相颇为东方化的女人的面包，而且这女人还背着孩子，就看不起下去，这时听这女人说话明显是粤语，忍不住问道：“你是广东人？”

“啊——是的，是的，大兄弟，你也是华国人？”背着孩子的女人颇为吃惊，同时心中大喜，连忙道：“刚才多谢你啊，靓仔!”

常平闻言咧嘴一笑：“不用客气，再说都是同胞，就算没有这事，遇到了也是应该互相帮忙的！”

“对的，对的！”

被踹倒的英国壮汉在经过最初的晕头转向之后回过神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大吼一声冲过来一拳捣向常平，常平被背对着他，一时间被没有反应过来，被英国壮汉一拳打得向前扑过去，连续几个趔趄，常平才站稳脚跟。回过身来立即大怒：“好小子，老子今天不整死你这个洋鬼子就不姓常，那啥。这位大姐你让开！”

女人连忙焦急道：“大兄弟，还是别打了，我们这是在异国他乡，还是别惹麻烦，不如就把这两片面包给他得了！”

“不行，凭什么他们英国人就可以随意欺负我们？今天我一定要让他好看！”常平说着就冲过去与那英国壮汉打了起来。

此时那边李彬三人已经走到了街边，叶尘看见那英国壮汉竟然在背后偷袭常平。立即就要冲过去，却被李彬一把拉住，叶尘扭头怒道：“你拉我干什么？你就看着常平被那英国佬欺负？”

陈大牛也道：“是啊。李哥，老子们来这里帮他们打仗，他们英国人却他吗的欺负我们，老子今天保证不干死他！”

李彬道：“你不觉得这对于常平是一个机会吗？你们再看看那女人。我觉得那女人跟小常挺般配的！这件事情刚好给他们双方一个机会”。

“我擦！”叶尘一副鄙视的眼神看了看李彬。“李哥，你什么眼神啊？你没看见那女人背着孩子吗？你竟然觉得她跟小常般配？她可是有孩子的女人，你想拆散人家的家庭后给小常找一个有孩子的女人？就算小常愿意，那女人的丈夫能答应吗？我看你这是乱保媒！”

“那女人没有丈夫！或者说她丈夫已经死了！”李彬肯定道。

叶尘和陈大牛同时道：“你怎么知道？”

“你看看那边领救济粮的人，有哪个是带着孩子出来的？再说现在这么乱，我们华国男人会让自己的女人出来找吃的吗？你们会吗？”

叶尘和陈大牛不得不承认李彬分析得有道理，但叶尘还是道：“就算你说得有道理，但咱们也不能让小常一个人对付那英国壮汉啊！”

“别急。小常是受过训练的，格斗技能不差。那英国壮汉不一定能奈何得了他，我们等等再看！”

经过一番搏斗，那英国壮汉终于不敌受过训练的常平，被常平压在地上一顿胖揍打得鼻青脸肿。

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另外一边维持发放救济粮秩序的英国兵跑了过来用枪瞄准了常平，一个英国中士提着手枪对准常平的脑袋将他拉起来。

看见这种情况，背着孩子的华裔女人吓得大叫起来，那些领救济粮的英国人也都好奇地扭头看过来。

“吗的，敢动我们的人，老子保证不干死你们！”陈大牛脾气火爆，立即掏出腰间的自卫手枪上膛就要冲过去，叶尘反应也不满，立即掏出了手枪，李彬一把抓住他们，对陈大牛道：“大牛，你回基地去报告长官，带长官带人过去处理，我和叶尘过去帮忙，快去！”

李彬之所以让陈大牛去报信而没有让叶尘去，是因为陈大牛性格火爆，不容易控制情绪，唯恐他在接下来的对峙中擦枪走火。

陈大牛一咬牙接过李彬手上的车钥匙转身离去，李彬和叶尘听到身后响起发动机的声音后对视一样，然后都拔出手枪冲过去。

常平身上的手枪被英国中士搜了出来，正要询问，却听到身后传来声音：“都他吗别动，谁动老子打死谁？中士，我劝你收了枪放了我的同伴，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英军中士转身看见两个华人正举着枪，其中一支手枪还对准了他，眉头一皱：“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都配有手枪？”

李彬道：“我们是华国空军部队的人，中士，放了我的同伴，放下你的枪，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同伴的身边安全，我有权随时可以击毙你！”

英军中士闻言立即怒道：“这里是英国，不是你们华国！而且你的人刚才在这发放救济粮的地点破坏秩序，殴打我们英国人，作为这里的最高指挥官，我有权对他进行惩罚，就算你们是华国空军的人，也不能在破坏我国的法律，在这里破坏伦敦的治安！来人，给我把他带走”。

“你敢！”李彬大怒，“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放人，马上放人！”

英军中士面无表情道：“对不起，恕我不能从命！你开枪试试看？”

李彬也不甘示弱：“你带走他试试看！”

英军中士盯着李彬看了很久，咬牙吼道：“来人，带走！我就不信他敢开枪！”

“是！”其他一些英军士兵轰然答应，两个士兵就上前去控制常平。

李彬立即将枪口下压，迅速扣动了扳机，周围之人只听见“砰”的一声

枪响，就看见英军中士发出一声惨叫，他的右侧大腿被子弹击中，鲜血流了出来，他本人也一个站立不稳受伤的腿跪在了地上。

“啊——”这时英军中士才感觉到疼痛并发出了一声惨叫。

其他英军士兵看见李彬开枪打伤了他们的头儿，立即举着步枪围过来将李彬和叶尘两人包围在中间。

一个英军士兵跑过去将英军中士扶起来喊道：“中士，你没事吧？”

英军中士疼得直打哆嗦，扭头看着被围在中间的李彬，怒道：“给我下了他们的枪！带走，我一定要好好泡制泡制他们”。

英军士兵听到命令一起冲上去强行将李彬和叶尘的手枪夺走，李彬被扭着胳膊，叫道：“中士，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后悔的，你给你们英国高层带来外交上的麻烦，你会为今天的冲动后悔的！”

英军中士听了之后心里咯噔一下，但大腿上直抽痛的感觉又让他怒火中烧，一摆手：“带走！”

此时那背着孩子的女人不知道躲道哪里去了，积分之后，几辆汽车在街边停下，大批华军士兵从卡车上跳下来，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陈大牛，此时陈大牛看见李彬等人全不见了，顿时心中大急，不停地扭头寻找着李彬等人的踪影。

一个穿着少校军服的华军少校走过来问道：“陈中尉，人呢？”

陈大牛急道：“不知道啊，刚才还在这里的，我就去了几分钟而已，他们肯定是被人英国兵抓走了！”

这时那背孩子的华裔女人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对陈大牛道：“这位大哥，你们是在找刚才那三个人？”

陈大牛看见背孩子的女人，眼睛一亮，指着她立即道：“你就是常平为你打架的女人，刚才你在这里肯定看见他们去了哪里吧？”

女人脸上焦急道：“他们三个人被英国兵抓到那边的兵营里去了，你们快点去救他们，迟了我担心那些英国兵对他们动手！”

华军少校闻言立即道：“全体都有，跟我去救人！”

在女人带路下，一群士兵背着枪来到了一座英军兵营门口，华军少校掏出手枪上膛道：“都听好了，跟我老子进去抢人，英国人要是敢不给，给老子往死里打，如果英国人敢开枪，咱们也别客气，干死他娘的，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怂包，回去之后老子一定整死他，都听到了没有？”

“是！”

军营门口的两个站岗的英军士兵看见一批华军士兵冲过来，顿时慌了，两人立即端着步枪冲到门口拦住：“嘿嘿，你们是什么人？都站住，这是英军军营，请你们立即站住！”

“下了他们的枪！”

几个华军士兵立即冲上去将两个英军士兵的枪抢走，华军少侠走过去连续两脚将他们分别踹倒在地：“滚开吧，再挡路老子弄死你们！弟兄们，走，跟老子冲进去救人！”

军营内的英军士兵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就全部被冲进来的华军士兵控制住了，被抓进来的李彬等三人也被找到，幸运的是三人被没有被

打。

第636章闹大了

英军兵营内，数百名英军官兵被华军士兵用枪逼着排长整齐的队伍蹲在操场上，华军士兵还不准他们交投耳机说话，只要英军官兵在交头接耳中被发现后立即就会遭到华军士兵的殴打，有的英军官兵在说话时被华军士兵用枪托砸，头上被砸出血来才老实下来。

实际上此次来的华军士兵只不过数十人，而英军兵营内有英军一个营的兵力，这一个营的英军竟然被只有不到两个排的华军俘虏，一方面只要在于华军是突然而至，英军军纪松懈，根本毫无防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华军的战斗力要比英军强上不止一筹。

一个华军士兵从英军人群中找到一个英军少校，并用枪顶着他将他带来了前面。英军少校被捆绑着，他扭动着身躯，活像一个马上要被人爆菊的家伙愤怒地扭头对带队的华军少校大声道：“该死的，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这里是大英帝国的伦敦，这里是英军军营，你们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侵犯”。

华军少校用手枪戳了戳英军少校：“侵犯？哈，如果只是侵犯的话，你认为你和你的士兵现在还能够喘气吗？”

“你”英军少校怒极，但却说不出反驳的理由。

华军少校继续道：“我们为什么要闯进这里来？是因为你们英军将我们的人抓到了这里，你们有什么权力抓我们的人？就算我们的人有什么错误，你们在抓人之前也应该先知会我们、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才能动手，老子也不跟你们废话了。这几个被你们抓进来的人，我们要带走。如果你们不服，可以随时来找我。单挑也好，群殴也罢，老子都接着。也可以找我们华军高层投诉，老子随时奉陪跟你们讲道理，告辞！弟兄们，我们走!”

李彬等三人最先被保护送了出去，华军随后缓缓撤出英军军营，等华军走了之后，英军军营内才热闹起来。英军士兵们群情激奋，一个个都叫嚷着要刚才那些华军好看，完全忘了刚才他们一副鹌鹑看见了狸猫后颤颤发抖的样子。

有人一边撸袖子，一边骂骂咧咧：“真是该死，那些黄皮猴子竟然敢闯进我们的军营，他们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完全没有把我们英军放在眼里，他们这是在藐视我们！”

还有人纷纷不平：“华军这是喧宾夺主，他们这些客人竟然欺负我们这个主人。真是太可恶了，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才能让他们老实下来，才能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

更有英军士兵直接跑进营房内取出枪支弹药，一伙人举着枪叫嚷着走向营门准备要找华军的麻烦。这些人军服都没有穿整齐，有不少人不是缺一只鞋子，就是光着膀子。还有人更是没穿裤子，这样的人想从华军那里找回场子？

英军少校对此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他立即跑过去拦住那些英军士兵，“嘿。都给我停下，你们想干什么？都想去找回面子嘛？哈，真是可

笑，如果你们感觉到羞耻，那么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动手，而是等他们走了之后才想着要去找回你们那点可怜的脸面呢？看看，看看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衣衫不整，就凭你们这副尊荣，想去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华军那里找回尊严？哈哈哈，真是太可笑了！”

这些准备去找回场子的英军士兵们刚才还义愤填膺，可被英军少校这么一说，顿时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服气，其中一个上尉道：“少校，我无法反驳你，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华国人这么猖狂！”

“够了！”英军少校怒叫，指着这些人道：“还嫌不够丢人吗？现在我命令，都给我回去，集合训练！”

原本底气就不足的英军士兵们闻言士气又下降了一大截，在军官们的组织下转身回去集合整队开始训练。不过这件事情肯定没完，英军少校受到了这么大的侮辱，哪里甘心？于是他立即向英军高层控告，将华军士兵在接头扰乱治安，并且抗拒英军士兵执法。被抓之后，华军大队人马又擅闯英军军营将人强行抢走的事情报告上去。

如果闹事的是英军士兵，英军高层早已经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但是这次惹事的是华军士兵，而且是在英国人的地盘上，英军高层就不爽了，当天就有一个英军少将参谋马泽尔找到华军空军基地，向空军司令罗泽林交涉，但是罗泽林不在，不但罗泽林不在，他的参谋长也不在，由空军一师师长余锦江负责接待了马泽尔。

“马泽尔将军请坐，请问你这次来有什么事情吗？”余锦江客气地问道。

马泽尔夹着大雪茄，气势汹汹道：“余将军，我对贵军的行为非常失望？”

余锦江装作一副吃惊的样子：“噢？马泽尔将军何出此言呢？”

马泽尔当即道：“贵国士兵在伦敦接头与人斗殴，将我们一个市民打成重伤，随后我们在附近难民救济点维持秩序的士兵以他妨害治安罪将他逮捕，但他不但不束手就擒，反而与我军士兵对抗，最后他的两个同伴还把枪与我军士兵对峙，最后被我军士兵缴械带回了军营，但是你们的人随后赶来了我军军营，强用使用武力将他们抢走，你说说，你们华军士兵是不是太野蛮了，怎么说我们现在都是盟友，是朋友，你们的士兵怎么能这么干呢？今天，你们华军驻英空军司令部必须要给我们英国一个交代，否则我们直接向你们国内军方高层反应！”

在叙述整个过程中，马泽尔为了顾及己方的脸面，没有将华军只用了几十个士兵就闯进军营了俘虏了一个营的英军官兵，而且他还歪曲了不少事实。

余锦江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此时听马泽尔一说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只是下层军官和士兵之间的一点小矛盾，但这毕竟影响很不好，而且华军还有闯进英军军营内的事实，但是他也知道不能听信马泽尔的一面之词，于是说道：“马泽尔将军，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会派人下去核实情况，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做出处理的，如果您没有其他的事情

的话，就请先回去，有了消息我们会派人通知贵方”。
马泽尔当即道：“不，我就等在这里，直到你们能给我方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才会离开，否则我是不会离开的!”
余锦江没想到这马泽尔这么轴，竟然当场就要说法，他劝道：“马泽尔将军，你说的我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不能完全相信你说的话，我们总需要调查才能搞清楚事情的全部情况，在我们没有搞清楚全部情况之前，是不能给你们什么说法的，请你先回去吧，我们调查清楚之后自然会通知贵方处理结果！”
“不行，直到你们有了结果，我才会离开，否则我是不会离开的！”马泽尔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抽着雪茄，大大咧咧的坐在椅子上一副现在不解决他就不走的样子。
余锦江被马泽尔搞火了，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高傲的英国佬，于是冷冷道：“好吧，既然你现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吧，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不奉陪了！”
余锦江说完就拿着飞行头盔走出了办公室，外面小间的副官连忙拿着文件夹跟了出去，副官一边走一边问道：“长官，办公室里那英国佬要怎么办？”
余锦江一边走一边道：“你先把他请到会客室呆着，我的办公室里有不少机密文件，不能让他一直呆在那儿。然后你不用管他了，到下班时间你就下班，不用给他水喝，也不给他饭吃，就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呆着，我看他能够挺多久！”
副官闻言眼睛一亮，伸出大拇指奉承道：“师座，您这一招真是高啊，没吃没喝的，也没有人跟他说话，我看他很快就撑不住离开的”。
“嗯！”余锦江点点头，又想起马泽尔说的这件事情，人家既然都找上门来了，说明这件事情肯定是有的，至于到底是谁是谁非就不清楚了，这事还得去查查，万一捅到上面去就不好了，他于是道：“对了，刚才马泽尔说的这件事情，你也听到了吧，你马上派人去查查清楚，我需要详细的情况，这两天司令和参谋长都不在，明天他们就会回来，如果他们问起这件事情，我却不清楚情况，岂不是很不称职？”
“是，师座！我马上就给内务部门的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查查！”副官马上答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下午余锦江从战机上下来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副官就将调查的报告送到了他的手上，这个时候马泽尔早就耐不住寂寞和**回去了。

第637章严重护短

余锦江将调查报告详细看完后就冷笑道：“原来是这样，这帮英国人竟然反咬一口，他们有错在先，我方士兵冲进对方军营抢人也是情有可原的，谁让他们先帮亲不帮理的？如果马泽尔再来的话，就马上告诉我，我来对付他！”

副官立即兴奋道：“明白，长官！”

余锦江纳闷：“我说小子，我看你怎么好像很兴奋的样子，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嫌我们麻烦太少了！”

“呃，不是，绝对不是啊，长官！”

“不是，不是的话，你怎么那么兴奋？”

副官连忙道：“长官，我是想看英国人吃瘪的样子啊！”

余锦江倒是很满意副官的这句回答，也就没有再紧抓着这事不放。

第二天，马泽尔果然又来了，这次他没有找余锦江，而是直接去了司令官罗泽林的办公室，他很幸运，罗泽林和参谋长汪江平都在。

罗泽林和汪江平听了马泽尔的话之后，电话很快打到了余锦江的办公室，副官接的电话，听到罗泽林的声音后，副官让他稍等，并立即通知余锦江。

余锦江早就知道马泽尔又来的消息，因此当这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肯定是罗泽林打过来的，他不敢怠慢，立即接了电话：“司令，是我！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

余锦江拿着调查报告走出去的时候，副官追出来道：“师座，情况严重吗？”

“没事。司令就算不帮我，难道还会帮着外人不成？你回去吧。没事！”

余锦江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却是没底。毕竟他与司令罗泽林并不是很熟悉，也不是很了解罗泽林的为人，罗泽林是最早接触战机的空军元老级人物，担任过飞行教官、战机试飞员、参与过空军训练教程的编写工作，而且空军司令部刚组建没有多久，就被调去司令部任职，职位很高，而余锦江则一直在下面飞行部队任职，也是因为这次参加远征才由飞行团团长升到师长。

在罗泽林的副官带领下来到罗泽林的办公室。余锦江在门口喊了报告，听到里面传来“进来”的声音之后推门走进去。

“报告长官，远征军空一师师长余锦江前来报到，请长官训示！”

远征空军参谋长汪江平招手道：“余师长，这是英军少将参谋马泽尔将军，想必你们已经认识了，马泽尔将军说前天我们空军中有人在伦敦街边上与人斗殴违反了当地的治安，英军士兵前去阻止时反而被打，被抓之后。我方这边又有人带着士兵冲进英军军营强行将人抢走，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当事人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

余锦江知道这件事情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住的，他必须要将事情说清楚。而且还要维护那几个飞行员，毕竟这件事情的主要错误不在华军飞行

员，而在于英军士兵处事不公。

于是他道：“司令、参谋长。前天确实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的真相和详细经过并非是如马泽尔将军所说的那样！当事人是我手下飞行一团、二大队三中队的李彬等人”。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远征空军司令罗泽林问道：“噢。你说事情并非是马泽尔将军所说的那样，那么你将你知道情况说说吧！”

“是！”余锦江听了罗泽林这番话之后。他立即信心大增，实际上他手下的战机有数百架之多，几个飞行员的生死对他这种级别的将领而言并无多大的关系，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爱兵的人，手下的数百个飞行员，他几乎能够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而且李彬这几个人的飞行战斗技术和战斗战果在整个远征空一师都是排在前面的，因此他就更想保住他们了。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李彬他们几个休息，司令您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空军的作战任务很紧很多，休息的时间很少很少，他们有这个机会当然想放松放松，于是就开车到外面去了，在经过一个救济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英国壮汉将我们一个华裔女人刚领到的食物抢走，这个女人还背着孩子，那英国壮汉不仅抢了她们母子的食物，而且对她们拳脚相加，一边动手还一边跟说些难听的话，说什么这里是我们英国人地方，这些粮食也是英国政府发放给我们英国市民的，你们华国人根本不配吃这些食物。李彬等人看见这个情况之后立即停车下来阻止那英国壮汉继续打人，双方就动了手，旁边救济点维持秩序的英军士兵们这才赶过来”。

“等等！”罗泽林打断道：“那英国壮汉殴打华裔母亲的时候，旁边的英军士兵们没有过来阻止吗？”

这句话问完之后，罗泽林还扭头看了一眼马泽尔，马泽尔被这一瞟看得心惊肉跳。

余锦江被罗泽林一问，哪里还不知道罗泽林是什么意思，连忙道：“没有，当然没有，根据我们调查，但是在救济站领粮食的有很多伦敦市民，那些英军士兵们不但没有上前阻止那个英国壮汉抢走华裔母子的食物，而且对英国壮汉殴打华裔母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罗泽林听到这里脸色冷了下来，扭头看向马泽尔冷冷道：“马泽尔将军，现在你告诉我，我们华**人来英国帮你们打仗，在这里出生入死，你们英国人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华国人的吗？我们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在这里领点食物吃了怎么啦？”

马泽尔被罗泽林这么一问，顿时额头上直冒冷汗，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罗泽林见马泽尔沉默不语，也没有看他，指着余锦江道：“你继续说！”

“是，司令!”余锦江答应，继续说道：“英军士兵们赶过来之后，立即用枪瞄准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飞行员当然也不甘束手就擒，于是拔出自卫手枪自卫，双方于是对峙，对方中士下令要将我方三个飞行员带走，但我方三人不配合，英军中士还用言语相激，说我方飞行员不敢开枪，下令英军士兵将他们强行缴械，我方飞行员李彬为了自保不得不开枪示警，打

中对方中士大腿，但很快因为寡不敌众全部被抓走，另外我方还有一个司机，看见我方三人被抓走之后立即回飞行基地报信，随后飞行基地守备部队派出两个排过来要人，在要人的过程中手段稍微激烈一些，但绝不是马泽尔将军所说强行闯进军营抢人，难道英军军营的守备力量形同虚设吗？难道军营内的英军士兵都是死人吗？有一个营的兵力的军营竟然被我方两个排闯进去把人抢走？这说出去不怕被人笑死？所以马泽尔将军的说法绝对是不对的！是英军自己觉得理亏把人放了出来。”

马泽尔听了简直要吐血，心里直骂余锦江睁眼说瞎话，但是他又不能反驳，如果反驳，就等于直接承认英军士兵一个营的兵力竟然没有挡住两个华军步兵排，被人家闯入军营内把人抢走，而且全营官兵还全部被俘虏，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绝对会被全世界嘲笑，英国这个老大帝国丢不起这个人！

“你”马泽尔怒气冲冲却无处发火，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

罗泽林摆摆手道：“好了！余锦江，你说的这些可有真凭实据？我警告你，千万不要随便泼脏水，我们与英国是盟友、是朋友，我们现在正对德奥等同盟国作战，不要做出什么破坏双方团结的事情出来！”

余锦江立即道：“明白，司令，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这里是内务部门的调查报告，您知道我们与内务部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他们没有根本不用买我的账，因此这份调查报告绝对是真的！”

罗泽林接过余锦江递过来的调查报告翻开看了起来，几分钟之后合上报告抬头看向马泽尔道：“马泽尔将军，我相信这份调查报告是真是的，我国内务调查局直属总统，与我们军方不是一个系统的，他们不会给我们面子，只会对总统负责，所以我也相信这份调查报告是真的，你可以拿过去看看！”

将调查报告递给马泽尔后，罗泽林又继续说道：“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贵方有错在先，如果不是贵方的士兵没有主持公道，帮着你们英国人欺负我们华人，这件事情就不可能闹到我方士兵前去对方军营要人的地步，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责任全部在贵方，我要求贵方给我方一个交代，三天之内我要看到结果，否则我会亲自与贵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元帅交涉！”

马泽尔翻了翻报告，看完后很生气，又连忙对罗泽林道：“罗将军，实在对不住，我没想到我方下面的军官会捏造事实，也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您放心，我回去之后就会向上级报告真实的情况，一定会给贵方一个交代的！”

马泽尔说完就灰溜溜的走了，罗泽林等人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

第638章胜利会师

7月上旬，华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沿着黑西岸南下，先后拿下福克沙尼、加拉茨、布泽乌、布勒伊拉、图尔恰。

7月7日，第五军团向西南方向挺进，在三天之内连续攻下了普洛耶什蒂和皮特什蒂，从北方和西北两个方向向布加勒斯特逼近，罗马尼亚伪政府官员们惊恐万分，大量官员和心向同盟国的富人们向南方撤退，德军在这一带的少数兵力也开始向西撤退，此时南方已经被华国第一军团打过来，再留下只能成为华军的夹心饼干。在这一连串的进攻中，华军俘虏了德奥联军超过十二万人。

而华军第二军团则继续沿着黑海西岸南下，7月8日，第二军团东孟加拉军八万人猛攻不足五千人防守的哈索瓦，奥匈军队坚守两天后，剩余三千余人投降，东孟加拉军阵亡一千二百人。

7月9日，东马来亚军七万人进攻两万奥匈军队驻防的斯洛博齐亚，并将其围困，这是一座小城，居民不过三万余人，但是这里地理位置特殊，它在雅洛米察河畔，距离西面的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只有90公里，如果这里被攻陷，那么罗马尼亚的首府布加勒斯特就会三面受敌，以华军现在南北共一百五十万人的兵力，德奥军队在这一带的兵力根本就不是对手，失守是迟早的事情。

奥匈军队两万人在斯洛博齐亚守了四天就不得不全部投降。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弹药储备不足，第二是奥匈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被华军一路南下打过来摧垮了。这些两万余人并非是一直驻扎这里的，而是败退到这里后接到命令要守住这里，很可惜，这两万奥匈军队在战斗十天后就弹尽粮绝，战斗意志早就垮掉的奥匈军队在损失了六千人之后在指挥官的带领下投降了，华军在这一战中只抓住了一万三千多需要吃饭的俘虏和数万支打空了弹药的枪支。

7月11日，日本、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军共十八万人抵达黑海西岸的康斯坦察北方三十里处。12日。五*队受命对康斯坦察发动进攻。

康斯坦察是由德军第四十一军驻防的城市，这里非常重要。它是德军防备华军从黑海进攻的重要城市之一，驻防在这一带的德军41军共有六万人，共五个师，两个骑兵师和三个步兵师。

一个部署在康斯坦察西面的穆法特拉。作为侧翼，两个骑兵师部署在南边的琨伯纳，剩下两个步兵师部署在康斯坦察。

华军将老挝军五万人分出来西进，以牵制和监视穆法特拉的一个德军师，其余军队猛攻康斯坦察的两个德军师。德军采取严防死守的打法，另一方面由将部署在琨伯纳的两个德军师抽调出来，想以此为一支偏师从西面绕过穆法特拉。

但第二军团军团长张孝准早就想到德国人可能会动用那两个骑兵师绕道迂回过来奇袭，因此他特意安排了缅甸军和西马来亚军共三万人部署在穆法特拉西北方向的梅吉迪亚，又命令从牵制穆法特拉的德军的老挝军中秘密抽调两万人向西北方向后撤。以配合梅吉迪亚的缅甸军和西马来亚军

队前来奇袭的德军两个骑兵师进行合围。

德军两个骑兵师不知前方已经有陷阱，一头撞进了华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之中，德军两个骑兵师在发现撞进包围圈中之后立即组织了突围。而且选择的突围方向还是华军包围圈中的薄弱之处。

华军指挥官也知道己方包围圈的薄弱之处肯定会是德军突围的主要突破点，因此在这些薄弱之处部署了大量的机枪交叉火力。德军不知包围圈兵力薄弱之处已经部署了大量的机枪交叉火力，却一直组织兵力向这些缺口冲锋。

德军用大量的尸体向华军证明了自己的勇猛和无惧，两个小时之内，两个德军骑兵师一共七千余骑兵就阵亡了四千人，剩下的三千余骑兵见实在突围无望。不得不由德军骑兵指挥官奥福尔达带队投降。

两个骑兵师被全歼之后，在康斯坦察的两个德军步兵师已经得知消息。德军41军军长雷奥沃克已经有了撤军的念头，但是这个时候想要撤军却已经不容易了，华军已经完成了对康斯坦察的合围。

激战五天，德军弹药耗尽，几次试图突围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雷奥沃克于是在7月16日率残部两万三千人向华军第二军团张孝准部投降。

在康斯坦察北攻克之后，德军已经在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尼亚地区没有了兵力，华军随后又攻克了曼加利亚以及位于多瑙河上的锡利斯特拉。

在张孝准的指挥之下，华军又向西和向南挺进，没过几天，多瑙河上的军事重镇和经济重镇鲁塞很快又被华军攻克，如此一来，在布加勒斯特的德奥联军三十万人面临被围困的境地。

为了避免被陷入重围的困境的，德军统帅部下令布加勒斯特的三十万德奥联军向西撤退，准备翻过位于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喀尔巴阡山脉南段向铁门峡谷方向撤退。

铁门峡谷将喀尔巴阡山脉和巴尔干山脉切成两段，此地地势险峻、峡谷长而窄，易守难攻，是军事战略要地。

华军进攻力量还未深入到塞尔维亚境内，只能眼睁睁看着三十万德奥联军溜之大吉，但华军并不甘心，张孝准联系位于土耳其境内的空军想要用空军轰炸机群进行追击轰炸，机群轰炸了一次就不得不停止轰炸，主要原因在于德奥联军撤退得太快，而华军空军的基地又在小亚细亚半岛，航程不够，无法进行轰炸。

随后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攻占了布加勒斯特，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就将喀尔巴阡山脉东部的罗马尼亚境内部分全部攻占，被德军扶持的罗马尼亚伪政府的官员们全部被俘。

华军正愁消耗太大而不能及时补充，于是将缴获的罗马尼亚伪政府的粮食和财产全部没收，又将一大部分曾经与德军勾结的罗马尼亚富商们关起来，没收他们的财产。

罗马尼亚有几家规模不大的兵工厂，在战前勉强能够维持国内的军队需求，德国人占领这里之后看不上这些机器，因此也没有怎么在意，这几家兵工厂的机器就保留了下来，华军在接管了这几家兵工厂之后立即将工人重新召集起来，让他们为华军生产弹药，同时将民间多余的粮食采购以

弥补军队两室的短缺。

7月18日，华军远征第一军团攻克保加利亚首府索菲亚，被困在保加利亚境内各地的二十万德奥联军惊慌了，德奥联军开始集结，准备在普洛夫迪夫集结之后集中兵力向西撤退。

第一军团指挥官伍世友指挥军队将德奥联军各个击破，阻止他们完成集结。截止7月21日，位于保加利亚境内的德奥联军二十万人只剩下八万人，都被华军合围在普洛夫迪夫，这八万德奥军随后变成了俘虏。

7月25日，第一军与第二、第五军团在多瑙河岸边的鲁塞完成了会师，在战略上练成了一片，如此第一军团和第二、第五军团就可以互相支援，有了足够的战略迂回空间和纵深。

在鲁塞城内，东欧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蔡锷、第二军团长张孝准、第五军团长周传东等人与第一军团长伍世友进行了会面。

“松坡将军，好久不见，您的身体终于康健了，实在是可喜可贺，现在又披挂上阵，一战而横扫德奥梁军数十万人，果然厉害，卑职佩服！”伍世友见到蔡锷之后立正敬礼，感慨地说出了这番话。

这边几人还礼，蔡锷便笑道：“还劳你记挂，真是过意不去，多谢多谢！我这边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可跟你比起来还差得远啊，你一个军团三十万人就横少了阿拉伯半岛、中东。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这在历史上可是不多见的，你伍世友已经是天下间拍得上号的名将喽！”

伍世友连忙道：“哪里、哪里，外人不清楚，松坡将军应该是清楚的，我这个第一军团是全国防军中最精锐的部分，无论是单兵素质，还是武器装备，又或是基层军官都是名列前茅的，能有这样的战绩才正常，但是蔡将军的东欧战区的两个军团就不一样了，第五军团是后来的，就这一战已经体现出了战斗力，第二军团是由东南亚土著混编而成，战斗力不值一提，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在松坡将军和韵农将军的指挥下，依然能够取得这些战绩，这些战绩与其说是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战绩，还不如说是靠几位将军高超的指挥艺术而获得的！”

蔡锷笑道：“我来的时间不长，前期主要是韵农在指挥，后来姚启年的第五军团又加入进来，东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战役基本上都是韵农指挥的，姚启年的第五军团战斗力强悍，如果不是第五军团的战斗力强悍，我们的推进速度不可能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进攻太快，才让德军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防御，我只是居中协调而已”。（未完待续。。。）

第639章俘虏问题伤脑筋

说到这里，蔡锷才想起来这些人都还在外面站着，外面太阳大，天气热，大家都流出了一身热汗，于是招呼大家：“走，咱们先进去，一边喝茶一边坐下谈！”

“是！”众将立正敬礼后跟随蔡锷走进了鲁塞这座城市的一座教堂内。

选择这里坐做指挥部的原因是这里比较凉快，这座教堂内的空间比较大，很空旷，四周墙壁上都有窗户，窗户上装着玻璃，整个教堂的又长又宽，不仅宽敞、而且明亮，更重要的是太阳光不能直射进来，显得很阴凉。

一张长桌摆在一侧，长桌周围放着一些椅子，这些都是就地取材的木器，蔡锷等人在长桌边坐下，勤务兵很快端来了切好的西瓜和茶水。

将军们一边不顾形象的吃着西瓜，一边说着现在的局势。

蔡锷问道：“伍将军，国栋将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伍世友道：“松坡将军，国栋将军目前在米兰组织部队准备对德奥联军部署在阿尔卑斯山脉上的防线发起一些攻击，目的在于牵制德奥军队，不让他们抽调军队增援东线和西线！”

“那你知道西线的情况吗？英法方面的紧张如何？”

伍世友道：“从总体上来说，德军处于下风，由于我们在东线的大规模发动战事，德军原本抽调出来准备去增援西线的军队不得不停止前线，目前这些德奥联军正在向各处险要之地进发，意图控制军事险地以阻挡我军继续前进。

目前英法联军正组织兵力进攻图尔。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显示，英法准备调集一百二十万人对图尔一线发起进攻。但是德军好像也得到了消息，因此准备了一百万兵力部署在图尔周边地区。而且德军在卢瓦尔河东岸挖掘了大量的战壕，修建了大量的堡垒，意图在图尔顶住英法联军的攻势。

据说为了这次进攻，英法联军决定调动空军五百架战机参战，德国方面经过上次的空军损失之后，现在已经完全补充完整，双方的战机数量相差不大，兵力也相差不多，到底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而在北方。德国人还牢牢控制着塞纳河以北地区，英法联军的兵力太过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法国西南部，目前还不能对德国人控制的塞纳河以北地区造成威胁，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蔡锷笑道：“我来之前，大总统召集我们开过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大战，至少两年内是不会结束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西线英法联军一直是这样的推进速度，而且以德国目前的战争能力，大总统的推测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协约国想要在两年内打垮同盟国很困难！”

大家聊了一会目前的情况。周传东说起另外一件事情：“松坡将军，这次我们虽然达成了战略目标，让我们三个军团完成了会师。并且攻占了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但是此次我们的消耗也非常大。以我的第五军团为例，每个士兵平均下来已经不足三百发子弹的储备。如

果再打一仗的话，我的第五军团士兵们手里的家伙就都会变成没用的烧火棍，现在必须要解决弹药补给问题，另外我军对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也极为需要，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我们无法打仗！”

听到周传东说起补给的问题，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负责后勤问题的第二军团参谋长杨杰说道：“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人手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境内六个兵工厂都重新开了起来，不过想要造出弹药，最少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旦这些兵工厂造出弹药，就先补充第五军团，毕竟第五军团的战斗力要强悍得多，补充第五军团之后再补充第二军团。至于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的话，我们正在想办法收购，粮食我们已经收购了一部分，相信再过几天就可以给各部队补充，对于其他生活物资的补给，我们已经向当地很多工厂老板下了订单，这次我们缴获了不少德奥联军的财产和富商的财产，有了这些财产就可以解决一部分军费，等过一段时间，国内的补给也就到了，我相信补给上的问题应该不大，而且我们现阶段的作战任务暂时还不多，能大量使用弹药和军需的战役不会太多了！”

蔡锷想了想问道：“目前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当然是弹药，而且是炮弹，储备的子弹暂时还可以使用一次大型战役，在炮弹的储备上已经严重不足，目前当务之急就是炮弹的补充！”

思索良久，蔡锷道：“杨参谋长，那就先解决弹药的问题，国内不是采用了一种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吗？将工人分为三班，每个班次上班八个小时，人歇机器不歇，据说这样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粮食的问题，可以找那些大地主，以前咱们国内有的地主有数万亩良田，其实国外的情况也差不多，有的农场主拥有的田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可以养数个县市的百姓，我看那些大地主家里肯定有粮食，派人去找找看!还缺什么？”

杨杰道：“好的，司令长官！目前缺少的生活类物资除了粮食之外就是军服和鞋帽了，经过这次大战，我军士兵大部分士兵和军官的军服以及鞋帽都已经被战争摧残得破破烂烂了，急需要更换新的军服和鞋帽，但是这些从国内运过来还需要很长时间！司令，是不是可以考虑就地向当地的服装工厂订购？”

蔡锷考虑了一下摇头道：“不行，我军军服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无论是款式还是布料的采用都是有规定的，不能轻易更改，就更别说在这里向当地订购了。这事情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被有心人利用并以此为借口大肆攻击我们。那么事情就麻烦了，我宁可让士兵们穿得破烂一些。这事还得向国内军需部门催催，让他们尽快把补给运过来！”

杨杰不解道：“司令，这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事急从权嘛！”

吴佩孚听了摇头道：“不不不，这事可不是能够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搪塞过去的，更不能说是事急从权，只不过是军服破旧了一些。还没有到无米下锅的地步，更没有到危及整个东欧战区军队的地步，我们的军服采用的布料和染料都有特殊的配方，当地的服装厂肯定做不出那种模样和效果出来，一旦我们在这里订购军服消息传到国内某些人的耳中，

那些人以我们想另立山头的罪名给我们找麻烦，这可不是谁都能够承担得起的！”

杨杰道：“那就只能让士兵们召集想办法将破烂军服缝缝补补将就再穿一段时间。对了现在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大麻烦了！”

众人齐声问道：“什么麻烦？”

杨杰道：“这场战役，我们前后一共俘虏五十五万德奥军队的俘虏。这些俘虏每天最少要吃掉我们五十万斤粮食，这还是配给供给，如果敞开了让俘虏们吃，我估计每天得消耗掉一百万斤粮食。现在我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却还要养着这五十万俘虏，我的个天。我实在不是干后勤的料，司令官。您还是另请贤能干这个后勤工作吧！”

蔡锷道：“你也知道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才，你还上继续兼任吧。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自然会减轻你的负担，诸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吴佩孚脑子一转，说道：“司令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批俘虏卖给英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是正需要俘虏吗？我们将这些俘虏卖给他们，一方面我们不用继续浪费粮食养着这些俘虏，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获得一些资金作为军费！”

第五军团长周传东立即道：“不行，绝对不行！”

第一军团长伍世友也摇头道：“绝对不能这么做！”

张孝准和吴佩孚同时问道：“为何？”

伍世友对周传东道：“老周，你说吧”。

周传东点点头，对其他人道：“现在我们由于形势的原因不得不自行筹集军费解决补给问题，这是国内同意的，毕竟国内不能眼看着我们因为补给不能及时到位而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自从军队国家化开始以后，所有军队的补给都由总后勤部门统管，现在国内允许我们自行筹集军费解决补给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他的例如没收伪政府的财产、没收富商们的财产，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将俘虏贩卖而换取钱财，这就是政治上的问题了，俘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可以作为日后与德奥谈判的筹码的，而且这个筹码还不是一般的大筹码，如果就这样卖给英法，天知道国内某些人会怎么污蔑我们？为了向国内表示我们并无拥兵自重的心思，我们还必须将每次缴获、没收的任何财富，哪怕一毛钱都得上报给国内，以表明心迹，诸位知道一旦军队能够自行筹措军费，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要么国内会猜忌我们，要么我们这里有人居心不良想要拥兵自重、图谋造反！我是一个军人，为国征战，即使战死沙场也无怨无悔，但我不想背负一个可以避免却因为大意而背负的反叛罪名，反叛，这是一个对军人最大讽刺的罪名啊，我不想死不瞑目！”

众将闻言都浑身打了一个激灵，每个人都一阵后怕，背心里都流下冷汗，周传东不说，他们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被周传东说破了，顿时感觉现在像在走钢丝一般，随时可能掉落万丈悬崖。

蔡锷一拍桌子道：“既然如此，那就让那些俘虏去干活，让他们自己

养活自己，我们不养闲人。另外传东刚才说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杨参谋长马上把我们这次战役中所有的缴获全部上报，一定要详细再详细！”

杨杰郑重道：“明白！”（未完待续。。。）

第640章自损30万

华军攻占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部，将北方第二军团、第五军团与南方第一军团连成一线，并且胜利会师的消息传扬开来之后，协约**队顿时士气大振，而同盟国士气大跌。

对于同盟国而言，士气的低落带来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损失的兵力对于整个同盟国而言也不大，对同盟国最不利是东西两线同时遭到攻击，在战略上已经处于天然的不利，而德奥联军却疲于应付，不仅在兵力上频繁调动消耗了战斗力，对于作战物资上的损耗也是极为严重，真正是左右无法兼顾。

由于此次战役俘虏的德奥俘虏太多，且这些俘虏每日消耗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太大，华军方面现在无法承担，只能将情况上报，向国内请求允许组织俘虏进行生产劳作赚取生活费用。

国内。

萧震雷在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时，秘书小高将蔡锷发来的电报送了过来，会议快结束时，萧震雷将小高送过来的电文看了一遍。

这份电文很长，这份电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对此次东线战役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汇报和总结，其次是详细的缴获、查抄财产数目、俘虏敌军兵力人数、自身损失，第三，是将缴获来的财产换成经费准备生产弹药、购买粮食和生活类其他物质，但尽管如此，整个部队的补给上还存在很大的缺口；最后就是关于俘虏如何处理的报告，蔡锷等人请求国内允许他们将这些俘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让俘虏们自身创造财富养活他们自己。因为远征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目前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养这么多无用的俘虏。

会议将最后一个议题进行完毕后，萧震雷拿着蔡锷发过来的电文说道："诸位。这是蔡锷将军发过来的关于此次东线战役的详细情况，他首先将这次战役的详细过程进行汇报。我刚才看了，整个战役过程，我军在指挥上是绝对正确的，否则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会师的战略目标，同时也给予了德奥联军很大的打击。

电文的第二部分，蔡锷详细汇报了这次战役过程中和最近一段时间缴获、查抄德奥联军或与德奥联军进攻勾结的当地不法商人的财产，其中在战斗中缴获枪械八十三万支，火炮一千三百门，弹药两千万发。其他军事作战物资包括粮食在内约两百六十万吨。查抄了当地伪政府不少财物，由于财物的种类太多，他们那儿也没有专门的会计师，暂时还无法进行计算，不过他将每一种财物的数量都进行了汇报，目前他们正准备用这些财物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类物资！"

这时有人提出建议："大总统，但凡与大额资金和财物有关的，都很容易出问题，我建议让审计部门派出得力人员前往。协助他们清点财物，一方面对于这类工作，审计部门是最拿手的；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贪腐事件的发生，毕竟有审计部门的人在。有些有这种心思的人也会心有顾忌，另外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是对这类人是一种震慑！"

这个建议被提出来之后。会议室内也有其他几个人表示赞同，萧震雷思索权衡良久摇了摇头头。但又没有否决这个建议，他道："派人过去帮助他们进行清点那些财物和缴获也不是不行。只是派审计部门的人过去是不行的，审计是政府部门，与军方毕竟是两个系统，军方的事情还是在军方内部解决，让政府部门介入就等于是违背了军政分离、互不干涉的原则，那这样吧，让总后勤派员过去协助！"

副部长包玉臻站起来立正敬礼答应："是，大总统！"

萧震雷压了压手，继续说道："电文中，蔡锷他们汇报了这次战役过程中一共俘虏了超过五十五万的俘虏，这批俘虏的数目太大，他们本身的补给都成问题，就更别说要养这五十五万俘虏了，但是又不能把这么多俘虏全部杀了，为了解决这些俘虏的生计问题，他们请求允许将这些俘虏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作，让这些俘虏养活自己，诸位怎么看？"

空军司令马汉龙说道："大总统，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以就地解决这些俘虏的生计问题肯定是最好的，要知道五十五万俘虏如果运回国内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运回国内也是一个大麻烦，万一在运输过程中或者运到国内之后发生俘虏逃跑危害我国居民，事情就难以控制了！"

总参谋长蒋百里皱着眉头道："这个办法好是好，但是当地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吗？五十五万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蒋总参谋长，我认为应该没问题！"包玉臻笑着说道，"可以组织那些俘虏去开矿，现在各国对矿石的需求都是很大的，而且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矿产储量丰富，有足够的矿场，那些矿场在战前都是开工的，只不过后来打仗，很多矿场都关闭了，现在让他们重新开矿，问题应该不大。另外，我们还可以组织那些俘虏屯田，由于战乱，巴尔干半岛很多土地都荒废了，无人耕作，如果让哪些俘虏去种地，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生活问题，还可以为我们军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蒋百里闻言点头笑道："这两个办法都不错，我认为可行！"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见其他大部分人都认为可行，思索了一下后同意道："那行，怎么处理这么多俘虏的问题，现在也只能采用这个办法，就让他们组织俘虏开矿、种地！再说说最后一件事情吧，经过这次战役，虽然我军完成了战略上的既定目标，消灭了近三十万德奥联军，俘虏了五十五万，占领了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部，但是我军的损失也是大的，根据蔡锷等人的报告显示，此次战役中，第五军团战死6364人，伤38654人，第二军团损失比较大，当场战死96473人，经医治无效死亡54374人，受伤123647人，从这些数据上来看，诸位都看出什么来了吗？"

空军司令马汉龙叹道："这一战，第二军团八十万人又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怎么看都像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

包玉臻道："德奥联军也不是吃素的，虽然被歼灭三十万，可也让我们第二军团损失了二十多万人，如果不是我军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弹药储备得充足，又是主动进攻，并且是南北夹击，我相信我们想要取胜很困难！"

蒋方震的看法完全不同，他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他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是一同南下进攻的，而且他们进攻方向是平行的，唯一不同是，第二军团的进攻位置在黑海沿岸地带，而第五军团的进攻线路是在罗马尼亚的中部沿着喀尔巴阡山山脉东部向南，相比较之下，德奥联军在黑海沿岸部署的兵力略多一些，但也不会多出多少，而从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的伤亡情况来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有着系统的军事训练与没有经过系统军事训练的军队在战场上面对同一个敌人的伤亡率是完全不同的，第五军团总共伤亡才四万五千人，这其中战死和受伤比例为1:6，而第五军团总共伤亡却达到了二十七万多人，战死和受伤比例达到了5:4，从这几个比例来看，我国防军经过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战场上的生存机率无疑要比没有经过训练的第二军团高出很多倍！”

经过蒋方震这么分析，众人才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受过严格、系统军事训练的华国国防军在战场上能够有效的减少自己被子弹射中的机会，能够利用各种动作规避前方射来的子弹，即便是被子弹射中，也可以尽量让受伤的部位不是致命部位，因此第五军团的战死和受伤比例才是1:6。

萧震雷将其他人恍然大悟的样子，于是说道：“看来蒋总的分析，诸位都明白了这其中的意思，这些数字也告诉了我们，军队的训练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军纪也一刻不能放松，以后对军队的训练和军纪还有进一步加强，要努力提高军队士兵和军官的文化水平，例如炮兵、飞行员、海军水兵、地勤人员等这些特殊兵种对文化素质的要求很高，今后我们的军队肯定是要向科技化、高学历化方向发展的！

最后说一下抚恤问题吧，国防军的抚恤按照规定的办理，这个没有什么说的，第二军团的抚恤要按照什么标准？如果按照国防军的标准，政府能够负担得起吗？”

包玉臻摇头道：“大总统，这肯定不行的，第二军团阵亡的人数太多，如果全部按照国防军的抚恤办理，内阁非得全部辞职不干不可！”

萧震雷想了想拍板道：“既然这样，就照会东南各国以及朝鲜，给这些阵亡的士兵家属见面赋税、增加他们家属的福利！”

大家听了萧震雷这个办法，都觉得不错。

第641章偷鸡不成蚀把米

西线、法国战场。

为了配合即将发动图尔战役，英法两国决定在法国西南部再进行一次登录作战，以吸引德军的注意力和兵力。

这次英法军方高层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在法国西南部进行登陆，随后进攻德国人占领的波尔多。

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的城市，是巴黎，里昂，马赛之后的法国第四大城市。是阿基坦大区的首府，同时也是吉伦特省的首府。这里有不少保存非常完好的中世纪城堡，它盛产葡萄酒和鹅肝，是葡萄酒之乡。波尔多每一个葡萄酒庄园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葡萄酒绝大多数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庄园里生产的，庄园里有葡萄园，有酒窖。

英法联军在滨海苏克拉进行登陆，登陆并非遭到德军抵抗和反击，协约**队进展异常顺利，但是当协约**队推进到波尔多西北外围之后，德军立即有了动作，这次德军没有采取就地防御的措施抵挡联军进攻，反而是向刚刚抵达波尔多西北外围的协约**队发起了反击。

刚刚赶来的英法联军立足未稳，连战壕都没有来得及挖掘就被德军冲到了眼前，这次德军使用了一种新装备，a7v坦克！

英法联军在几个月以前于诺曼底进行登陆作战时使用坦克对德**方的震动非常大，于是德国总参谋部提出了德国坦克的技术要求，并委托第七交通处制定坦克的设计方案，并由此定名为a7v坦克。

由于时间紧急，英法联军的进攻势态很猛。为了遏制英法联军的坦克开路的进攻势头，德军不得不借取了英国和华国坦克的设计思路。以最快的速度将a7v坦克设计出来了。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德国工厂日夜加班加点的生产。终于生产出一百辆a7v坦克，并立即决定让它们投入实战，而这次波尔多的德军就分到了三十辆a7v坦克，德国进攻时一次性将它们全部派上了冲锋的战场。

a7v坦克的战斗全重为30吨，它的最大特点是世界上乘员最多的坦克，一般的乘员人数为18人，乘员当中还有信号员和信鸽员。这在一战中，信鸽通信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英法坦克中也有信鸽员专门负责用信鸽传递命令和消息。毕竟无线电通讯还没有在欧美国家的军事装备中普及，现在也只有华国的龙战二型和三型坦克装备了无线电通讯系统。

a7v坦克为典型的箱型结构,拿现代的观点看,它更像一辆装甲输送车。不过,它有枪有炮,靠枪炮来发扬火力,能突破前沿阵地,从这些方面看,说它是坦克还是够格的。只不过是世界上的早期坦克而已。

a7v坦克的武器系统为“一炮六枪”。1门57毫米低速火炮,6挺“马克沁”7.92毫米重机枪,火力相当强大。其综合火力要优于英国的i型坦克和4型坦克。

其动力装置为两台直列4缸、水冷、民用汽油机,最大功率为2x100马力。选用两台现成的民用汽油机,反映出设计过程仓促、带有临时凑合的意味。行动装置的特点是,已经有了螺旋弹簧式悬挂装置,这一点比起英国

的i型坦克要强得多。a7v坦克的最大速度达到了10千米/小时,略高于i型坦克的最大速度。

整个车体为铆接结构,最大装甲厚度达30毫米。从火力、机动、防护这三大性能看,a7v坦克都要优于英国的i型坦克。德国人能在坦克诞生的“第一时间”内造出这样水平的坦克,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但是,a7v坦克的毛病也不少,车体高大笨重;车底距地高只有200毫米,容易托底;可靠性较差。

当三十辆a7v坦克从波尔多德军防御阵地冲出去，后面跟着大量的德军士兵，而德军后方炮兵阵地又爆发出一阵阵怒吼，铺天盖地的炮弹落在刚刚抵达的英法联军的阵地上，英法联军士兵们顿时一个个抱头鼠窜，更多的英法士兵们则死死地趴在还没有挖掘完成的战壕内。

“我草，德国人竟然向我们冲过来了！该死的，前面顶不住了。给我呼叫空中支援，呼叫空中支援！”负责指挥作战的法国将军大叫。

参谋报告：“将军，联军空军基地距离这里太远，无法提供空中火力支援！”

法国将军懊恼：“该死的。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为什么空军方面就不能在亚塞修建机场？为什么不能雷恩和勒芒修建空军机场？如果有空军支援，我们也不会这么狼狈啊！给我传令，让前方部队顶住。绝不能后退一步，违令者杀！”

“是。将军！”

法国人很清楚，后方根本就没有可以供防御的阵地和掩体。如果这时候选择撤退，只能被冲过来的德军赶下海，因此他不得不下死命令让前面顶住，只要前方部队顶住德国人的第一波攻击，等待战壕挖掘完善就不怕了，后方重炮也会在那个时候运过来，可以对德军进攻部队进行炮火压制。

然而法国人高估了己方军队的战斗和作战勇气，但三十辆德国a7v坦克一字排开冒着浓浓的黑烟向英法联军阵地冲过来，而且那些庞然大物上不断喷射出大量的火舌时，躲在浅浅的战壕内的早已经吓得屁滚尿流的英法联军立即崩溃，大量的英法联军士兵丢下了枪支弹药转身就向反方向跑，而德军则顺利攻占了英法联军还未挖好的战壕，并且俘虏了大批来不及逃跑的英法士兵，倒霉是那些在这一过程中被打死的英法士兵们，这些人死得够冤，毕竟他们本可以不死的。

德军攻占了英法联军还未挖掘完成的战壕之后立即组织兵力对撤退的英法联军进行追击，而且很快就追上了英法联军的后退，毕竟刚才英法联军是溃败，溃兵们将后方正在赶来的英法军队冲击得七零八落，很多英法士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裹挟着撤退，法国指挥官也在被裹挟之中逃走。

德军追在溃兵们身后，坦克上的机枪和火炮不停地向正在前方逃跑的英法联军士兵们的后背开火，大片大片的英法士兵被打死后倒在逃跑的路上。

一些机灵的英法士兵们则脱离大队向野外当地的村庄逃散，这些英法

溃兵逃到当地的村子里躲起来，村子里的法国人见他们是英法士兵就将他们藏起来，让追击的德国兵找不到，当时这些法国村民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德军将许多村子里的法国农民抓住并即将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老实交代出那些英法士兵的藏匿地点，法国村民们不愿意出卖那些被他们藏起来的英法士兵，但很快他们就被德军冠以通敌罪名，并且遭到了枪杀，而且是集体遭到了机枪的扫射。

德国人屠杀法国村庄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这一狠招立即震慑住了其他的法国村庄，那些村子再也不敢收留溃逃的英法联军士兵，并将他们赶出去，毕竟谁都不是不怕死的人。

逃散的英法士兵们无处藏身，很快都一一被德军抓住，德军一直从波尔多追到了滨海苏拉克，十几万英法士兵被德军逼到了海边，此时德军又派出十几架战机过来对十几万被逼在海边的英法军队进行轰炸和扫射，英法军队来不及从海上撤退，在遭到了大量轰炸，损失惨重之后，法国指挥官不得不选择了投降。

这一战，德军使用坦克采取趁英法联军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发起进攻，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坦克的应用在这一战当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前英法军队跟在坦克后面进攻德军，可从来没有想过德军这么快就生产出坦克反过来用坦克对付他们。

这一战英法联军动用了二十万人，但是还没有打到波尔多就被击败了，二十万联军只有三万人从海面上撤走，剩下十七万人当中有七万人被打死，十万人最后被德军俘虏，这是英法联军开辟西线战场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败，并且损失了十七万人，也是德军在两年以后再次俘虏了超过十万人的英法俘虏。

英法军方高层原本想用这次军事行动来牵制德国在法国西南部和南部的一部分兵力，另一方面吸引德国的注意力，好为图尔之战制造最佳的进攻机会，但没有想到这次是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

不但没有完成牵制德军西南和南部的兵力，而且将进攻的二十万兵力都搭进去了，也没有冒个泡。

不过这次英法方面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从这一战之中得到了德国已经拥有了坦克这种战争利器，而且从这次战斗中德军出动的坦克数量来看，德军已经生产的坦克数量还不少，应该引起协约国高层指挥官的高度重视。不过英法高层向来高傲惯了，人一旦高傲，就会大意，大意之中必然会让对手获得机会，尽管已经得知了德军已经有了坦克的消息，但协约国高层却没有当回事，认为德国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而他们也因此吃了大亏。

第642章强行发动

英法联军在法国波尔多西北海岸登陆失败之后，不得不强行发动图尔战役，毕竟英法联军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即便是在波尔多惨遭失败，损失了近二十万兵力，但这图尔战役却不能再推迟了，再推迟下去，德军就会准备得更加充分。

英法联军高层还以为德军并不清楚他们将要发动图尔战役，但实际上德国人早就知道了，并且还制定了完全的防御措施，有可能德军会发起反攻也说不定。

西元1917年7月20日，英法联军对德军占据的图尔发动大规模进攻，英军先攻克了图尔东北方向的诺特尔多当埃和北边的梅特赖，法军攻克了西北方向的沙朗蒂利和圣罗克。

图尔是法国中西部城市，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和其第二大支流谢尔河流经市区。公元一世纪开始筑城，中世纪时成为军事要塞，文艺复兴前期则成为了法兰西的首都。这个时期，法国人在图尔所在的卢瓦尔河谷修建了大量的城堡，图尔也因此被称为法兰西花园。

卢瓦尔河将图尔市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让这片土地的原主人在这里建立了城市。在英法联军贡献了图尔北面和西北面的外围小镇之后，图尔城就暴露在英法联军的兵锋之下。

实际上德国人并未为此惊慌失措，他们胸有成竹，驻防在图尔城内的德军部队还如往常一样。只是守备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德军不仅在图尔城外构筑了三道防线，而且还在卢瓦尔河以南的市区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在卢瓦尔河的南边，德军也部署了大量的兵力。修筑了许多堡垒以阻止英法军队进攻。

在卢瓦尔南边，还有一条河流，卢瓦尔河的第二大支流——谢尔河，这条河流将图尔南部城区分为两个部分，德国人决定如果卢瓦尔河以北的城区守不住就退守卢瓦尔河以南，如果再被英法联军打过来，德军就退守谢尔河南岸，三道城外防线再加两条河流河岸防线，德军有信心让英法联军在这里沉沙折戟。

这次指挥英法联军作战的是指挥作战经验极其丰富的英国陆军上将汉密尔顿将军。此人参加过1878年—1880年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参加过1881年的第一次英布战争，参加过1883年-1898年的马赫迪战争，参加过1885年的第三次缅甸战争，参加过1897年的蒂拉赫之战，参加过1899年的第二次英布战争，一战开始之后他曾率部进入法国对德军作战。在从军资历上，他比现任英军本土势力黑格还要老。

64岁的汉密尔顿将军还老当益壮，他精神十足。经常与士兵们一起谈论。

这次进攻图尔，英法联军抽调了一百五十万大军，准备一举突破图尔防线，图尔的军事地位位置十分重要。以目前德军和英法联军各自占据的地盘格局来看，如果英法联军突破了图尔防线，那么上游的奥尔良和卢瓦尔下游的一些列城市的德军就不得不后撤。否则就会被英法联军抄了屁

股。

德军间谍早就获悉了英法联军的这次进攻计划，德军在图尔以及卢瓦尔河沿线附近大小城市部署了六十万兵力防御英法联军的进攻。实际上德军可以调动更多的军队，但德军却不能这么做。德军需要驻防的城市和地方太多了，这里毕竟不是德国，而是法国，相对于法国人来说，德军是侵略者，一旦有机会，法国人肯定会反抗，因此德军必须在各地部署一些军队震慑当地法国人，能够抽调六十万布防图尔一线，已经是极限了。

联军司令官英国人汉密尔顿将军首先命令三个师进攻图尔西南方向的圣让乌，这里的河流中间有小岛可供英法军队作为跳板进攻河流南岸的德军，但是这种对于防守方非常危险的河段，德军指挥官显然也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德军在小岛上部署了兵力防守，不让英法联军那么轻易地占据河流中间的小岛。

英军花了四天的时间，损失了一万六千余人才攻占小岛，英军在这里就遭到了顽强的阻击，并且损失惨重，但战斗已经开始打响，这个时候想要停下来根本不可能，否则前面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等于前功尽弃，英法联军唯有硬着头皮继续发动进攻。

7月24日，残余德军从河流中间小岛撤往南岸，小岛遂被英法联军占领，但是英法联军却在这里再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原因是德军撤离之前河流中间的小岛上埋设了大量的炸药。但大量英法联军登陆这个小岛准备对河流南岸的德军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时，隐藏在小岛上的德军军官引爆了埋在地底的炸药，数万英法联军士兵被炸死炸伤九千余人。

当炸药爆炸时惊天动地，整个河流中间的小岛都发生了剧烈的抖动，小岛中间的地面掀起冲天的烟尘和泥土，近万英法士兵藏身于此。

剩下的英法士兵们吓坏了，争先恐后地撤回北岸，联军统帅汉密尔顿将军不得不下令暂停进攻，派出扫雷队伍对小岛进行清理排除地雷和炸弹。

在这里的进攻受挫之后，汉密尔顿将军又命令法国第五集团军向向图尔正面发起进攻，这次英国人准备了一百辆坦克在法军前面开路，想以坦克的皮糙肉厚来防御对面德军射来的弹药，并且破开德军的外围防线。

德军指挥官蒂姆林元帅命令坦克团出击，德军将刚刚运过来的七十辆坦克全部投入战斗，并且对进攻的英军坦克展开了对攻，大量的德军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前方的英军开枪。

这是迄今为止，协约国和同盟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各自出动了一百辆辆马克一型坦克和七十辆a7v型坦克，坦克之间互相对射，士兵们则躲在坦克后方开火。

这场坦克之战打得极为混乱，双方对坦克战术的研究基本上都等于零，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术可言，坦克与坦克、坦克与友军士兵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术配合，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当一辆德军坦克开炮击毁了一辆英军坦克之后很快就被另外一辆英军坦克击毁，战斗打起来之后，步兵们自动退开了，步兵们下意识认为坦克之间的战斗，步兵根本插不上手，而且很可能殃及池鱼，因此步兵们都躲

得远远的。

但实际上坦克也需要步兵的保护，没有步兵保护的坦克，一旦被敌人近身，很容易就被步兵摧毁。德军就对坦克的弱点和优点进行过研究，不过此时的坦克却不存在被敌人步兵近身的顾虑，为何？盖因此时的坦克除了装备一门火炮之外，还装备好几挺机枪，就比如德军的a7v坦克就装备六挺机枪，英国的马克一型坦克中的雄性坦克装备两门57毫米火炮和4挺机枪，而雌性坦克也装备了五挺机枪，试想一下，敌军步兵怎么可能近身到装备了如此之多机枪的坦克身边？后来的坦克在性能上提升了很多，但是在连续火力上却大大减弱，一般坦克都只装备一挺机枪，这就给敌军步兵近身的机会。

混乱的坦克之战造成了这场战斗没有赢家，双方都损失惨重，相比较而言，德军的a7v坦克在性能上要比马克一型坦克好上一些，因此损失也小一些，但英军坦克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数量上的优势足够弥补性能上的落后。

战斗从上午九点一直打到中午十一点，两个小时过后，德军损失了三十辆坦克，而英军损失了四十一辆，总体上而言，双方的现存实力相差不大，但此时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因为双方的坦克都没油了，只能各自开回去，留下一些被击毁且真冒着滚滚浓烟的坦克残骸。

坦克之战结束之后，英法联军指挥官汉密尔顿将军并没有下令停止攻击，他命令法国第五集团军继续向德军阵地发起进攻，只不过这次没有坦克开路了，而德军方面也坦克出来阻挡。

铺天盖地的炮弹落在德军阵地上，德军士兵们对此习以为常，他们都躲在防炮洞里聊天和抽烟，很多人聊女人聊得特别起劲。

但是当英法联军的炮击结束之后，德国人迅速从防炮洞内冲出来找到自己的射击位置对正在冲过来的法军士兵射击。德军机枪手在阵地两侧疯狂对法军士兵开火，机枪子弹形成的恐怖的侧射火力让一片片法军士兵倒在阵地前方，此时的英法军队战术中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应付机枪射击，只能用炮火进行压制。

在近距离火力打击方面，德军无疑要比英法方面的选择多得多一些，德军最先对英法使用手榴弹、迫击炮等这些武器，而且在迫击炮方面，德军的技术要成熟得多，德军的这些迫击炮和德军士兵配备的手榴弹给进攻的法军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

第643章德军巷战

7月25日，英法联军继续发动攻击，在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的命令下，英法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由北向南向德军驻防的图尔北城区发动全面进攻。

尽管德军拥有大量的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但是英法联军却在炮火方面有着绝对优势，利用优势并和强大的炮火压制，英法联军在全面战线上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德军顾此失彼，在没有大量自动火器的情况下，拥有优势兵力的英法联军在三天的猛攻下终于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的德军见实在守不住了，只能退往第二道防线继续防守，德军在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上拥有更加完备的碉堡和战壕，战壕和防炮洞、交通壕都修筑得非常坚固结实耐用，英法联军的炮火一时间难以对这些防御工事进行摧毁。

在进攻第二道防线的第三天，英法联军进攻阵地后方的指挥部内，司令官汉密尔顿对着几个英法将军大发雷霆："都三天了，德军依然还牢牢据守在第二道防线内，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进攻进度这么缓慢？打光了那么多弹药，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一点点成绩都没有？"

几个英法将军被骂得狗血淋头，站在旁边的法国将军贝当说道："司令官，我怀疑德国人已经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进攻计划和兵力部署，否则德国人不可能有这么完全的准备，你看看，这正面到处都是德国人修建的碉堡。还有暗堡，他们拥有完整的堑壕防御工事。另外我们从几处发动了进攻，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我们还损失惨重，好几次都被德国人打了反击，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德国人已经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站在两侧的将军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面露惊骇，但之后这些将军们一个个都如释重负，尽管对于被德国人知道了作战计划很是愤怒，但此时他们却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是德国人事先了知道了他们的计划。那么他们就不用背负作战失利的责任，这是非战之罪。

"嘭！"汉密尔顿一拳打在桌子上，发出一声巨响，他看着周围的将军们怒道："贝当将军的话不无道理，如果不是德国人事先知道了我们的作战计划，他们不可能准备得这么完备，我军的进攻也不会处处受挫！可恶，太可恶了，马上将这件事情通报给协约国各国反谍报部门。给我详细调查情报泄露的事情，给我把那个该死的间谍揪出来，我要把他送上火刑柱烧死他！"

将军们都感觉到了汉密尔顿的愤怒，实际上他们也是极为愤怒的。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忍受得了，他们这些人经过几个月的部署，调动的兵力达到一百五十万。调动的物资和弹药储备达到数百万吨，却因为个别内鬼的出卖而功亏一篑。

贝当元帅道："司令官。间谍当然要揪出来，只是我们现在是继续进攻还是停止进攻？"

汉密尔顿一摆手。断然道："进攻不能停止，但可以减小攻击力度，而且我想我们需要一份新的进攻计划！"

贝当点头道：“当然，我马上让参谋部重新制定一份新的进攻计划，这次已经要对新计划进行最高级别的保密！”

进攻继续，只是力度小了很多，德国人不知英法联军是何用意，因此不敢丝毫懈怠，而英法联军一方面继续进攻，一方面秘密制定新的进攻计划，现在兵力和物资、弹药已经全部到位，只需要重新制定进攻计划就可以，不需要再抽调兵力和战争物资，因此在时间上来说要节省很多。

新的作战计划只花了三天就制定完成了，英法联军当即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这次英法对新作战计划保护得很严密，德军间谍没有得到相关消息，而且这份新计划是在前线制定的，根本就没有经过协约**方高层和联合司令部。

这次英法联军展开进攻之后，德军果然没有防备，英法联军动用重兵集中进攻图尔北城区外围西北一段防线，并且用重炮进行炮击，再配以坦克出击，德军尽管竭力防御抵抗，但是毕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英法重兵的攻击下，德军第二道防线各段相继失守，第二道防线内的德军见顶不住了，在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后撤到了第三道防线，而英法联军也损失了大量的兵力才能够完全占领第二道方向。

作为防御方的德军，在兵力上和火力上是肯定大大不如英法联军的，因此只能防守，如果德军在这里的兵力和火力强于英法联军，双方的攻守势态必然发生转变。现在德军只能防守，依靠之前修筑的大量碉堡、堑壕和暗堡来抵挡英法联军的进攻。

德军指挥官蒂姆林元帅深知依靠图尔北方的三道防线肯定无法抵挡英法联军的进攻，图尔北城区肯定也会被德军攻占，毕竟他在北城区部署的兵力不是很多，他的重点防御都在卢瓦尔河南岸。

蒂姆林在召集德军军官会议上指出，尽量在图尔北城区抵挡英法连军进攻，想尽一切办法，将北城区内能够用上的武器和建筑地形都用上，如果实在不能抵挡联军进攻，那么就将残余部队撤到卢瓦尔河南岸，然后将船只全部留在南岸，依托河流岸防工事将英法联军阻挡在卢瓦尔河以北。

蒂姆林的设想是非常好的，毕竟河流和山川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如果没有船只和桥梁，英法联军想要打过卢瓦尔河简直是痴人说梦，除非他们能用尸体将卢瓦尔河填平，但事实上人类并没有如此大的牺牲勇气。

7月29日，猛攻了4天之后，英法联军用失去三万人的代价夺取了德军在图尔北城区以北外围的第三道防线，德军损失两万人，即便是拥有强于英法军队的战斗力，德军在火力不及英法的情况下，依然损失极大，但相对于英法来说，又少得多。

图尔城就在眼前了，英法联军略作休整，两天之后，英法联军司令汉密尔顿指挥部队继续向图尔北城区发动进攻，但在进攻的第一天，英法联军就如同撞到了一块铁板上。

德军在图尔北城区的每一条街道口、每一栋高楼以及许多普通的民房内都部署了阻击阵地，德军利用城内的地形和各种坚固的建筑，将整个图尔被城区部署成一个坚固的巨大堡垒。

进入城区内的英法士兵遭到了各个方向射来的子弹的射杀，很多英法

士兵死得不明不白，德军藏在各种建筑中，不时地放冷枪，有的英法军队整个排整个班被从四面八方出现的德军包围并消灭。

7月31日晚上，汉密尔顿的指挥部内，汉密尔顿阴沉着脸看着地图，地图是图尔城的城区地图，联军限于情报能力暂时还没有获得德军在图尔的城防图，但今天英法军队进入城内，尽管牺牲很大，但还是获得了一些德军防御点的情况，地图上都标识出来了，但这仅仅只是图尔北城区德军防御点的冰山一角。

一个英军少将向汉密尔顿汇报："司令官阁下，今天一战，我们就损失了六千人！"

汉密尔顿拿着大烟斗抽了几口，转身过来道："六千人？相比前几天一天就死了两万多人差得太远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让我吃惊的是图尔北城区的面积并不大，街道和房屋也并不多，为什么我们会损失六千人？再说，德军并非是本地人，他们是怎么让我们一天之内损失六千人的？"

站在旁边的贝当说道："司令官阁下，今天的战斗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汉密尔顿看向贝当："什么？"

贝当抽着烟斗道："去年华军进攻日本九州岛之后曾经向我们协约国成员国发过一份战况分析通报，华军在分析通报中说，他们在进攻九州岛的福冈市时曾遭遇日军顽强的抵抗，日本人在福冈城内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房屋都变成战场，华军与他们在福冈城内争夺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栋房屋，夺下一间房屋，都会死掉几个人，城市内一共有多少房屋，噢，上帝啊，我无法想象这种战斗的残酷性，如果德国人也是这样部署兵力，我们想要攻下图尔，只怕要付出数十万人的代价，这个代价谁都无法承受得起！"

汉密尔顿的眉头深深皱起来，他问道："那么华国人夺取福冈城用多长时间，死了多少人？"

"死了一千多精锐，受伤四千多人！一个步兵师几乎成了半残废！他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当时在福冈城内的日军一共有近两万人"。

汉密尔顿颇为吃惊："伤亡这么少？他们不是说伤亡很大吗？"

贝当无奈道："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阵亡超过一千人以上的战斗！"

汉密尔顿又问道："那么他们是怎么攻下福冈城的"。

"用轰炸机群向福冈城内投下了大量的炸弹，藏身其中的日军被炸死、压死和烧死者不计其数，日本人藏不住了，只能投降！"

第644章巷战专家

汉密尔顿听了贝当的话，眉头皱得更深了。目前协约国空军在法国已经光复的地盘上并没有空军基地，协约国空军倒是可以从伦敦飞到图尔，但是却无法作战，因为战机的作战半径太小，根本到不了图尔，想要动用战机，必须要等勒芒的空军机场修建完毕之后才行，目前这个在勒芒修建空军机场的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开工，这只有天知道，汉密尔顿深知各个部门的大老爷们的办事速度，现在根本不能指望空军能帮忙上。

汉密尔顿摇头道：“我们用空军轰炸机群轰炸图尔城内德军的计划是暂时行不通的，只能想其他的办法！贝当将军，你麻烦你去与华军方面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请他们派一个城市战专家过来指导我军进行城市攻坚作战？”

贝当点头道：“没问题，我马上亲自给蔡国栋将军发报！”

一连三天，英法军队都没有动作，毕竟英法军队对于巷战并不熟悉，与其无畏的伤亡，还不如等待华国巷战专家过来制定了可行并且详细的进攻计划之后再开始军事行动。

8月3日，一名华军上校抵达了汉密尔顿的司令部，法国元帅贝当亲自接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随后华军上校用一天的时间了解德军在图尔城内的布防情况。

8月5日上午，汉密尔顿见到了巷战专家华军上校江斌。随后就召开了军事会议。

在将星云集的军事会议上，与会人员中赵家河的军衔是最低的，但是他却是此次军事会议的主角之一。

会议开始之后。汉密尔顿、贝当走进了会场，而江斌则跟在他们的身后走进会场，汉密尔顿压压手让将军们都坐下，然后介绍道：“我的将军们，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请来的华*方城市巷战专家江斌上校！”

江斌立正向这些欧洲将军们敬了一个军礼，但并未说话。这些欧洲的将军们都鼓掌表示欢迎。

待所有人都坐下后。汉密尔顿说道：“目前我军被德军阻挡在城市面前不能寸进，以前制定的进攻计划也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要有新的作战计划，那就是对图尔的巷战计划！江上校，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吗？”

英法将军们都将目光投向江斌，这些目光中有希望、蔑视、不屑等等诸多的意思。江斌在众多的目光中站起来。从身后一个勤务兵手上接过一个公文包，从公文包内拿出一张折叠的地图打开，然后让会议室几个低级军官帮忙挂在墙壁上。

江斌走到墙壁边指地图道：“将军们请看，这是我这两天收集到的图尔的情况，这些标注了三角形符号地方都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以德军指挥官的军事指挥才能，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高地的战略价值，我相信北城区内这几个地方肯定有德军重兵驻防，德军据守这几个制高点。可以轻松对

我们进行火力打击和压制，我知道你们才进攻了一天，而且取得的进展很小。因此德军没有动用这些制高点的火力。如果我们要进攻德军占据的北城区，就必须要摧毁这些地方的重火力或火炮，动用炮兵炮击或者派小分队进行突击抢占都可行！”

“另外我还与一些参加进攻的士兵聊过，我发现德军采用的防御办法几乎与日本人在福冈城内与我们华军打巷战的办法相同，不同是的是德军并没有在每一栋房屋都部署兵力，而是在一些坚固的房屋和高大建筑内、街道口进行了布防。尽管如此，德军的防御依然可以说非常完善。想要以最小的代价攻占图尔，就必须要采用特殊的进攻战术！”

贝当元帅问道：“江上校，不知道要采用什么样的特殊进攻战术？”

江斌道：“既然德军并非是采用在所有房屋内都部署兵力防守，而是只在坚固的房屋和高大建筑以及重要的交通节点布防，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集中火力对德军各防御点进行定点清除，一方面向德军防御纵深推进，一方面吸引德军注意力，另外再派出一些战斗力强悍的小分队突袭德军指挥部、重要的交通节点和制高点、弹药库等等，我们只要控制一些交通节点，就可以切断德军指挥部与各个部分的德军之间的联系，失去指挥的德军必然无法应对我们的新攻势，无法互相配合，就会陷入混乱，这对于我们拿下图尔是有好处的”。

汉密尔顿听了江斌的话感觉有点意思，问道：“江上校能具体说说要如何进行这两个步骤吗？”

江斌道：“我现在还没有详细的计划，我就先把我设想的大致说一下，两个步骤同时进行，首先是组织进攻部队，这分两个部分，第一是要组织集中火力对德军各防御点进行定点清除的正面部队，第二部分是组织几支战斗力强悍的小分队，以便突袭德军指挥部、交通节点、制高点和弹药库等等，关于这些，我想你们的情报部门应该可以帮上忙，你们不要告诉我，你们还没有获得德军在城内的兵力布防情况！

如何选择和组织对德军各防御点进行定点清除的正面部队，这些部队的规模以多大的编制为最佳呢？我认为以排为单位最好，每个排最好配备两门迫击炮，要配备一到两挺机枪，另外每个士兵最好都要配备几个手榴弹，子弹要管够。

这些正面部队组织好之后，马上让他们以排为单位对每条街道上的德军火力点进行定点清除，清除之后还要清理一遍，以防有漏网之鱼突然杀出来，确定安全之后再在该区域标注安全标识，特别是对那些德军防御力量强大的街区，要派重兵围剿，如果德军火力点是暴露在室外，或者不是太坚固的防御工事，可以用迫击炮进行定点清除，如果德军火力点藏在比较坚固，又处在对进攻方极为不利的位置，我们还要组织火炮支援小分队随时对那些坚固的德军堡垒进行摧毁，一般一个炮火支援小分队最少要有一门山炮，如果德军的堡垒非常坚固，可以考虑使用大口径榴弹炮或者攻城炮，用火炮进行直瞄炮击，一般的防护工事都是可以被摧毁的。

在进攻的过程中，要采取逐一推进的方式，不能跳过某个街区或者居民区，必须要确保进攻部队的后方和侧面是安全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要

特别注意是否有德军的暗堡以及地下通道入口，士兵在搜索清理时要仔细，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以免遗漏了某个地下入口让德军从背后冒出来突袭我们进攻部队的后背。

再说组织突击小分队的事情，各突击小分队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能够遵守命令的战士，即使指挥官的命令是错误的，他也能够无条件服从命令。第二是每个战士的单兵战斗素质都要强于其他普通的战士！”

汉密尔顿扭头看向贝当问道：“贝当将军，你认为江上校的建议怎么样？”

贝当点点头道：“很不错，从他刚才说的建议上来看，他是一位巷战经验很丰富的指挥官，我认为他的建议可行，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这场仗怎么打，而在此之前，我们全都像傻瓜一样指挥部队往德军的枪口去撞，不是吗？”

叼着烟斗的汉密尔顿闻言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江斌道：“江上校，你的建议很好，我想请你帮我们制定一份作战计划，你认为怎么样？”

江斌连忙推辞：“噢，不，实在对不起，司令官阁下，我来之前，我的长官告诉我，我可以给你们提出建议，可以为你们提供任何关于城市巷战的咨询，但不能负责具体的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作战。所以，实在抱歉！”

汉密尔顿见江斌推辞，他也不好强行勉强，只好道：“那好吧，就请江上校暂时留在这里，如果我们有什么对于巷战不懂的可以随时请教，你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任意出入我的司令部来找我，我会让副官给你发一张特别通行证的！”

江斌点头答应：“好的，我愿意随时为您效劳，您如果要找我的话，打个电话或派人来叫我都行”。

受到江斌指点的英法联军当即开始了巷战的准备工作，大量的手榴弹被运过来，大量的机器被单独分离出来，英法联军中一些精锐老兵被挑选出来组成一支支小分队，这些小分队都装备尽量，每个成员都是从个部队抽调的会各种战术技能的精锐士兵。而在正面推进的部队中，一些以排为战斗单位的部队领到了手榴弹、机枪和迫击炮，另外还有一些火炮支援小组被组织起来，他们将随时为进攻部队提供炮火支援，对德军加固防御工事进行清除。(未完待续)

第645章惨烈对攻

8月6日，经过几天的准备，英法联军开始对德军占据的图尔北城区再次发起进攻，在江斌的指导下，英法联军以排为作战单位从北向南沿着每一条街道、小巷前进，并对沿途经过的所有房屋和其他建筑进行清理和搜查。

随着英法联军的逐步向南推进，战斗很快打响，躲藏在城内民居和其他建筑内的德军开始向英法士兵开火，德军自知在英法联军这种逐步推进的进攻战术下，根本无法躲藏多久，而不能将英法军队包围歼灭，在一些隐秘的下水道入口被封锁之后，德军就知道有硬仗要打了。

于是乎，德军和英法联军开始为每一栋房屋拼死争夺，往往为了占领一栋房屋，联军士兵要死上好几个士兵，而处于防守方的德军自然占据优势，他们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对这里的地形和房屋建筑结构都比较熟悉，英法士兵却相反。再加上德军已经将这里的法国居民已经全部赶走，英法士兵没有法国居民的帮助，在这里的优势荡然无存，德军至少占领这里的时间超过两年，算得上半个主人了，在地利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图尔北城区内到处响着枪声，“哒哒哒”的机枪开火声不时地响起，步枪和手枪也响个不停。步入城市之后，英法联军的炮火优势已经不起作用，只能组成一些炮火支援小分队对进攻部队进行炮火支援。帮助进攻部队清理一些德军的坚固堡垒。

进攻一天之后，英法联军取得了一些进展，从北向南。英法军队夺取了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以北两百米的地区，在夺取这两百米地区的过程中，英法军队损失了三千多人，相比前几天毫无章法和目的的进攻已经减少了一半的伤亡，这个成绩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极为高兴，英法联军司令汉密尔顿将军还亲自打电话给江斌，请他一起吃晚餐。第二天还给英国伦敦发去电报，向江斌申请嘉奖。英国王室为此上了心，英王乔治六世决定给江斌授予一枚勋章以示表彰。

英法联军采用这种战术进攻了两天之后，德军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北城区迟早会被英法联军攻占。因此德军山下开始想办法如果应对英法联军这种逐步推进、定点清除的进攻战术。

很快，德军想到了应对的办法，那就是在晚上对英法军队占领的城区进行反攻，晚上光线暗淡，一般是不利于进攻的，但是德军对这里的熟悉程度要比英法军队强一些，而英法军队却又不适应夜战。

8月7日夜，德军第一次趁夜组织兵力发动了一次反击，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单兵战斗素养高、近战装备好，特别是士兵都装备了手榴弹，以及一些军官和士兵装备了盒子炮。他们还有迫击炮，这些武器对于近战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白天已经进攻了一天的英法士兵们非常劳累，很多士兵早早就睡了，根本就没有想到德军会在夜里发动夜袭，在德军的突袭下，英法军队很快全部乱套了。在黑夜中他们又不敢点灯，唯恐光线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而在黑暗中却又难以区分敌我，因此很多英法士兵和军官死在自己人手里。

相反，德军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夜袭，他们的进攻井然有序，误伤自己人的机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军既然敢发动夜袭，肯定早就想到了区分敌我的办法。

英法军队陷入了混乱之后，士兵与士兵之间不能及时互相掩护配合，军官对士兵的指挥作用大大减弱，高层将领的命令很难传达到底层士兵，因此英法士兵只能各自为战，这就是给德军机会。

德军将陷入混乱中的英法士兵们进行分割包围，并逐一歼灭，在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士兵之后，英法军队将领们意识到了不对劲，立即下令让被德军突袭的城区的英法军队撤离，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陷入混乱之中的英法军队根本无法接受到命令。

经过半夜的战斗，德军夺回了白天失去了街区，而且还俘虏了数百英法士兵，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特别是手榴弹和机枪以及子弹，这些对于德军来说都是好东西，尽管德军此时并不缺少，但如果增加机枪的数量，就等于增加了火力输出。

英法联军司令汉密尔顿对此打发雷霆，他责令下面的将军们想办法要给德军一个好看，要制定新计划攻占更多的图尔城区，以此来回应德军的夜袭。

这次德军夜袭让英军一整天的进攻白费了，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弹药，而且损失了不少兵力，英法军队对此非常愤怒，第二天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德军在第二天白天又丢失了一大片街区，但是第二天晚上，德军又再次发动夜袭将白天丢失的街区夺了回来。

就这样，英法军队在白天发动进攻，而德军在晚上进行反扑将白天丢失的街区夺回去，双方陷入了对于某一街区的反复争夺。

战斗一直进行到8月16日，不但进攻的英法军队损失惨重，就连防守方的德军也大感吃不消，这种为争夺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街道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的巷战实在太残酷了，英法军队与德军都是寸土必争，白天英军夺过去之后，到了晚上德军又夺回来的战斗，双方在图尔北城区都付出了五六万人的代价，这个代价太大了，整个图尔北城区都被打烂了，被打成了一片废墟，而双方军队依然在这片废墟上继续拼死搏杀。

英法联军顶不住了，这种消耗实在太大，汉密尔顿不得不再次找江斌询问解决目前这种僵局的办法，江斌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是华军的话，华军可以动用战略轰炸机群进行大规模轰炸，然后再派步兵清扫，但是现在英法不具备这种条件，因为英法的轰炸机群的作战半径不够，目前英法又没有在夺回的法国西南地区修建空军机场，因而伦敦的协约国机群无法前来图尔作战，再说华国支援的三个空军师使用的都是第一代战机，也没有这么大的作战半径。

江斌只能建议汉密尔顿下令英法军队在攻占德军占领的街区之后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构筑好防御措施，另外再派部队接替白天战斗的部队进行防御，反正现在协约国在图尔北方的兵力够多。

在想不到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汉密尔顿也只能采用江斌的这个建议，于是英法士兵们接到了新的命令，在天黑之前要对抢夺过来的街区进行布

防，构筑防御工事，并等待新的部队前来换防。

在采用了这个办法之后，对德军在夜间的反扑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德军趁夜发动夜间反扑的效果不是那么好了，很多次德军的反扑都宣告失败，而且好几次德军都丢下许多尸体撤退了。

如此这样，这场战役一直打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英法联军采用逐步推进、定点清除的战术渐渐将图尔北城区占领，德军指挥官蒂姆林元帅见北城区已经无法守住了，于是下令将有生力量全部撤到卢瓦尔河南岸，并且在北城区内不少地方埋设了炸药。

汉密尔顿和贝当对德军突然撤走非常不解，按理说德军占据的北城区还有一小片地盘，按照目前的抵抗力度，德军在北城区还可以支撑一个星期，可德军却突然撤走了，这不能不令人疑惑。

但是很快有人给出了德军撤离的理由：德军指挥官蒂姆林自知北城区守不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讲有限的兵力撤到卢瓦尔河南岸，以免被消耗在北城区这个注定要失去的地方。

汉密尔顿和贝当也接受了这个解释，因此让部队占领了德军撤走后留下的城区，现在对于汉密尔顿和贝当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接下来如何指挥部队打过卢瓦尔河，攻破德军在卢瓦尔河南岸的防御阵地。

经过现场勘查，汉密尔顿和贝当两人心都凉了半截，卢瓦尔河北岸连一片小舢板都没有，协约*队如何度过卢瓦尔河去进攻德军防守的南岸？现在这条河流就如同一道天堑阻挡了协约*队的进攻步伐。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完全不同，东方人在做事或思考时如果遇到了阻力，而且这个阻力非常之大的时候会想其他办法进行迂回，绕过障碍去解决事情，但是西方人会在克服障碍的技术上想办法。

例如现在，汉密尔顿和贝当想的是如何让军队渡过河面向对面的德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是一个技术行的问题。

江斌对此很无语，他向汉密尔顿建议，可以派部队在其他河段渡过河流，攻击德军的侧翼，德军不可能在所有的河岸上部署防御的兵力。

汉密尔顿接受了江斌的建议，不是他没想到要从其他河段渡河，而是西方人思维习惯和方式让他没有想到要这样做。他接受江斌的建议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但是他却搞砸了，他派去渡河的部队太多了，动静太大惊动了德军，德军虽然没有在其他一些不需要部署兵力的河段部署兵力防守，但还是派兵巡逻的，巡逻的德军发现了英法军队的动静，德军指挥官判断出了英法军队的企图，因此立即调动军队阻挡联军渡河，联军的渡河企图也宣告失败了。(未完待续)

第646章视察军工

就在西线战场英法联军与德军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俄国临时政府资产阶级计划对东线的德军防线进行攻击，7月1日，俄军对德军东部防线发动攻击，出动总兵力数十万人，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临时政府对德军发动的进攻失利让俄国底层士兵和民众对临时政府深恶痛绝，7月16日，彼得格勒再次爆发工人、士兵的示威游行，并有转入武装起义的趋势。多数派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经极力劝阻无效，决定参加示威，使自发的运动带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7月17日，示威运动越演越烈，逐渐又转入武器起义的趋势，俄国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当心被推翻，立即调动能够调动的军队进行镇压，屠杀示威民众，死伤达400多人，同时大肆逮捕和杀害多数派成员，临时政府的军队还封闭多数派创办的报纸，并解除那些工人的武装。于是多数派的各首脑人物遭到通缉，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7月21日，7月21日,克伦斯基代替李沃夫任临时政府总理。8月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尽管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给底层的工人和士兵什么好处，工人和士兵仍然处在贫困生死挣扎线上。

从一战开始，截止目前为止。俄国有一千多万人被拉去当兵，伤亡数百万人。前线很多士兵没有鞋子，甚至几个人共用一枝枪。国内大片耕地荒芜。工厂倒闭，物价飞涨，食物极度短缺，首都彼得格勒有一天甚至连一个面包都买不到。俄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在战争拖延日久的情况下，经济濒临崩溃，这就造成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俄国每天都有无数人饿死，这也是俄国底层民众反对继续向德国开战的原因。因为打仗就得用人命去填，就要消耗大量的物资，特别是各种物资都要向军队倾斜，优先供给军队。老百姓自己都没有吃的，哪里还有力气去生产粮食等物资？由此可见俄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到底有多激烈。

尽管俄国临时政府发动的这次东线战事只是进行了十几天，而且还是以惨败而告终，但依然牵制住了德国在东线的所有兵力，而且德国还把准备派往西线的军队派到了东线，以加强东线防御，这也是德军不能全力在西线与英法对战的原因。

却说英法军队攻下图尔北城区之后就被卢瓦尔河挡住了南下的去路，德军在卢瓦尔河南岸部署了大量的兵力，修筑了完备的战壕、碉堡等防御工事。英法军队想从附近其他河段渡河的企图也被德军发现并破坏掉。

英法联军司令官汉密尔顿下令军队收集船只，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英法军队收集渔船数千只。8月13日。英法联军组织兵力渡河作战，准备打过卢瓦尔河。

但南岸德军利用坚固的碉堡和完整的战壕等防御工事以及大量的重机枪和火炮对渡河作战的英法军队进行了强大的火力打击，进攻的英法军队乘坐的渔船没有一艘能够前进到岸边就全部被击沉。

这一战打了三天三夜，英法联军收集的数千艘船只全部被击沉，漂浮

的木质渔船被激流冲走，数万英法士兵的尸体飘满了整个河面。随着河水流向下游，河水都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惨痛的失败让英法联军士气跌落谷底。司令官汉密尔顿不得不下令部队停止进攻，但后方炮火却没有停止过，在此后的每一天都向南岸的德军防御阵地发生炮弹。德军也不甘示弱，后方炮兵阵地也对英法联军占据的北城区阵地进行炮击，大量的炮弹倾泻在英法联军的阵地上，英法联军顿时被炸得抱头鼠窜。

由于中间有卢瓦尔河阻挡，英法联军暂时没有什么渡河的好办法，只能停止前进，双方互相用火炮向对方的阵地炮击，每天都有上百吨的炮弹落在双方的阵地，卢瓦尔河两岸的图尔南北城区都被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

等待了几天之后，英法联军依然没有找到打过卢瓦尔河的机会，汉密尔顿只能下令军队进行对峙期，又派人向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寻找更好的渡河地点，占据一时间陷入了焦灼状态。

华国，南京。

萧震雷和几个总统幕僚团成员以及总统办公厅下属一些机构的主要官员们在这里视察，这次萧震雷来南京主要是视察军工产业的规模和生产情况以及军工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

此时

萧震雷等人在一家兵工厂弹药生产车间进行参观和调研，这个生产车间有三条生产线，其中两条正在紧张的生产，另外一条生产线处于停产状态，几个工人拿着维修工具正在忙碌着。

萧震雷看见后指着那边问身边的兵工厂厂长：“黄厂，这条生产线怎么停了，那些工人在干什么？”

黄厂长连忙解释道：“大总统，这条7.92毫米子弹生产线目前正在进行流水线生产工艺和工序的技术升级及改进！”

萧震雷闻言顿时来了兴趣，问道：“哦？那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和改造之后，产量相比之前有多大的提升？”

黄厂长道：“需要三天时间左右，完成升级和改造之后，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六十，目前由于军工后勤部门的大量需求，我们又不能将全部的生产线停下来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因此只能一条条生产线进行，这样既能保持绝大多数生产线不停产，又可以有序的对各条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

萧震雷听了黄厂长的解释后当场赞扬道：“嗯，好，这个办法好，你们制作这个技术升级和改造的方案用了多长时间？技术的研发又用了多少时间？”

“经过我们的技术工程师的努力，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技术的研发，这都是工程师们努力的结果，以前我们就一直在进行技术方面的储备，因此这次才能这么快拿下技术难关！”

“好，看来你们这些人对待工作还是用了心思的！”萧震雷满意的表示了肯定，问道：“在技术升级和生产线改造完成之后，这条生产线每天有

多大的产量？”
黄厂长道：“如果采用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生产线不出故障的话，每天可以生产子弹两万两千发！”
这个产量不低了，至少比目前美*工企业的产量不会低，可能还要高。
萧震雷向那些正在做技术升级和改造的工人们走去，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拿着小本子和钢笔，准备随时将萧震雷说过的话记录下来。
“这几位师傅，还要多久才能完成技术升级和改造？”萧震雷走到几个技术工程师的身后问道。
此时一个工程师正拿着笔和笔记本计算着什么，思路一下子被萧震雷的问话打断，顿时有些恼火，头也不回地大怒道：“别吵，没看我们在忙着吗？”
萧震雷倒是面色如常，其他官员顿时一个个面面相觑，黄厂长的脸色立即变成了猪肝色，他对那技术工程师怒道：“黄小刚，你脾气见长啊，给老子站起来！”
被吼的工程师听见自己父亲的声音连忙转过身来，脸色颇为尴尬道：“爹！我不知道是你”。
黄厂长慌忙对萧震雷道：“大总统，都怪我管教不严，让这小子一点休养和礼貌都没有，这是儿子黄小刚，他是无心之举，请大总统原谅他年幼无知??????”。
萧震雷摆手阻止黄厂长继续说下去，黄小刚听见自己老爹居然喊这人大总统，再一看，这人不就是长得跟钱币上一摸一样么？他吓了一跳，想起自己刚才可是吼了大总统啊，那放以前可是杀头的大罪，连忙结结巴巴道：“大、大总统！”
萧震雷笑道：“小伙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哦，哦！”黄小刚连忙道：“大总统，以目前我们的进度来看，最少还需要八个小时”。
萧震雷闻言点头道：“好，好好干，既要保持工作效率，又要保证改造后的生产线不能出问题，前线的将士们可都还指望着你们生产的弹药尽快运过去呢！”
“是，请大总统放心！”黄小刚立即立正挺直了腰杆。
黄厂长这时趁机道：“大总统，有一条生产线的工人们快要下班了，要不我派人把他们都交过来，请大总统与工人们一起合影，让工人们都认识一下大总统？”
萧震雷闻言沉吟片刻就答应：“那好，你派人去准备了，在一刻钟之内准备好，我还要去别的地方，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
“是是，我马上派人去准备，一定在一刻钟之内准备好！”黄厂长答应一声后马上派了一个副厂长亲自去组织工人们。(未完待续)

第647章对被服厂的建议

萧震雷等一行人在南京视察了几家兵工厂之后就转道乘火车去了河南，在这里有八家军用被服厂和军鞋以及军用皮带厂。

萧震雷等人最先视察一家军用被服厂，这家被服厂的周厂长在前面带路，一边带路一边向萧震雷等人介绍被服厂的情况。

在前往生产车间的路上，周厂长介绍道：“大总统、包副部长，目前我们被服厂一共有男女工人3236人，其中女工占了绝大数，有3008人，其他都是男工人。男工人主要负责干一些重活，例如工厂的保卫工作、机器、电力的维护和维修、原料、成品、机器设备的搬运、后勤等等，女工就负责生产被服。

我们工厂目前采用三班倒的工作、生产制度，每班八个小时，采用流水线生产作业，我们目前一共有十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一百多人，一个车间内有两条生产线，一共有五个生产车间，一共有一千台缝纫机，我们有自己的食堂、宿舍、澡堂、医务室，还有夜校教室！”

走进一间生产车间，这车间厂房很大，而且由于工人众多显得很热闹，到处都是缝纫机工作的声音，声音不大，女工们都坐在一台缝纫机面前紧张的工作，一块块布料被他们缝制起来，经过流水线的工序传到下一个生产环节，最后一套套军服被生产出来。

周厂长介绍道：“大总统。这个车间有两条生产线，其中一条生产军服的上衣，另一条生产线生产军服的裤子。最后按照配套的尺码组成配套的一套套军服，这个工作有专人完成！”

萧震雷等人沿着生产线的各个生产环节走下去，看着女工们细心地用缝纫机缝制着每一块布料，萧震雷来到了最后包装的环节，他拿起一套军大衣展开看了看，又摸了摸布料，再看看缝制部位的针线缝制密度。点头道：“不错，不错！这是军官大衣还是士兵大衣？”

周厂长介绍道：“大总统。这是军官大衣，布料是用羊毛中加入亚麻，使用特殊针织方法纺织而成，结实耐磨、既保暖又散汗！”

萧震雷问道：“为什么军官有大衣穿而士兵没有？这不是搞等级歧视吗？”

后勤副部长包玉臻在旁边解释道：“大总统。我们后勤部门原本是准备也定制士兵大衣的，但是考虑到在冬天士兵穿着大衣造成行动不便，也会影响作战能力，因此取消了士兵大衣的制作，不过站岗和巡逻士兵是有军大衣的，士兵的冬衣都是短装棉衣和棉裤，既保暖又方便作战”。

“原来是这样！”萧震雷闻言点点头，但还是道：“咱们也不差这点钱，除了手枪这些武器和其他待遇之外。军官有的，士兵也应该有，有句话怎么说的？叫‘不患寡。患不均’，除了冬装短棉衣之外，另外再给士兵发一套军大衣，作战时，让士兵们穿短装棉衣，不作战不训练时可以让他们穿军大衣。谁不喜欢穿得好看一点，而且士兵们都是一个个年轻小伙子。都是正处在求偶的年纪，哪个不希望外面被漂亮女孩多看上几眼呢？这个军大衣要设计得穿在身上让人感觉英武帅气才行！”

包玉臻连忙立正道："是，大总统，我回去之后就安排人处理这件事情"。

接下来萧震雷又观看了军裤的生产线各个环节，这个被服厂的生产管理做得井然有序，没有丝毫混乱的样子，每个人都在做事，没有闲人。

萧震雷一边观察一边走，又问周厂长："周厂长，被服厂除了能够生产军用被服和军服之外，还能够生产其他的衣服吗？"

周厂长摇头道："大总统，我们这是军用被服厂，除了生产军用被服之外，也没有多余的产能生产其他的服装，虽然我们的工人都是裁缝方面的熟练技术工人，但是我们没有服装设计师、没有其他服装的款式和版型，就无法生产其他服装！"

萧震雷问道："周厂长，战争结束之后，军队对于军用被服的需求量肯定是大大降低，既然需求量下降，被服厂的产能就得下降，毕竟你生产再多，军方需要的也有限，你想过产能过剩的问题怎么解决吗？"

"这??????"周厂长闻言，一时间说不出话来，随后问道："大总统，战争没这么快结束吧？"

萧震雷笑道："不管是快是慢，它迟早是要结束的，等到战争结束时再去考虑怎么办就晚了，我建议你们这些军工企业要现在就开始考虑产生过剩的问题，国家不可能解决所有产能过剩的国有工厂的工人吃饭问题，我希望你们这些工厂的头头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存问题，我举着例子，虽然你们不需要这么多产能生产军需品了，但是你们现在可以考虑如何利用过剩的产能生产民用商品，然后想办法将这些产品推向市场赚取财富维持工厂工人的生计，又能够获得工厂技术研发的研发资金，除了上缴国家利税之外，多余部门你们可以增添设备、更新设备、增加工人工资、新建生产车间，这些都是可行的。但又不能将生产军需品的生产线废弃不用，一但国家再需要你们全力需要你们生产军需品，你们又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最大产能为国家生产军需用品！"

周厂长闻言眼睛一亮，连忙道："我明白大总统的意思了，我们工厂这就招募一些服装设计师，对服饰进行研究设计，待国家对军需品的需求下降之后，我们工厂就可以将一部分过剩的产能用来生产普通民用服饰，我们还可以为其他工厂生产员工服饰、政府单位公务员服饰等等！"

萧震雷很满意周厂长的反应如此之快，拍拍他的肩膀道："很好，你能这快就想到这么多可行的办法，可见能力是很强的，不错不错！"

接下来萧震雷等一行人又参观视察了另外几家军用被服厂和军鞋皮带厂，军工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都是没话说，毕竟考虑到使用者的特殊性，军方后勤部门对于军需品的质量和耐用性要求都是极高的，品检方面也特别严格。

基于军工产品的耐用性和超级质量，不仅军方对它们青睐有加，而且这些非战斗装备还特别受到劳保市场的喜爱，大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喜欢军用作训服、鞋子、袜子，它们可以使用很长时间，而且耐磨性很好。但是由于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些军需品生产工厂没有多余的产能为民间市场提供货源，估计等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需品生产工厂才能为民间市场提

供货源，向民间劳保市场和军用品爱好者提供货源也可以给这些工厂带来一部分收入来源，解决一点点产能过剩的问题。

军鞋生产厂，这几家工厂生产三种军鞋，第一种是普通军鞋，主要由帆布和胶底制作而成，优点是耐磨、成本低廉，缺点是缺乏对小腿的保护，在野外作训容易被蚊虫钻入，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引起脚臭。第二种是军用皮鞋，这是军人正装皮鞋，军官和士兵都有。第三种，是战斗靴，面料用牛皮制作而成，鞋底采用厚实耐磨塑料橡胶鞋底，高帮，能够保护小腿部位，利于格斗，适应野外长时间作战而不会让脚部感觉劳累。

这三种军鞋中，普通军鞋的需求最大，主要是配发对象是士兵，由于士兵经常需要训练，这种军鞋的损耗也很大，每个士兵每年配发两双。军用皮靴，每个士兵和军官三年配发一双，休假、探亲和参加重要场合时穿。战斗靴只配发给特种部队和国防军各军侦查部队精锐士兵。

这民间市场对三种军鞋的需求也是相当大的，但是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出现这种产品，允许生产这些军需品的工厂都没有剩余的产能向民间市场提供货源，其他厂家没有资质，不允许生产军需品，而且没有相当应的生产技术，质量也不过关，即便生产出来，货物的质量也无法与真正的军需品质量相比。

有几家军鞋工厂的产能倒是过剩，但是没有得到军需后勤部门的授权，不允许向民间市场提供货源，军方后勤部门一些将领认为军需品自然是由军队使用的，让民间使用军需品算怎么回事？如果有老百姓穿戴军需品假装军人招摇撞骗怎么办？因此这也是市面上没有出现军需品的原因。

萧震雷参观完这些工厂之后表示，上级部门会根据现实情况酌情考虑逐渐放开对于一般非战斗类军需品、非高技术军需品的管制，逐步允许这些军需品生产工厂向民间市场提供货源。一方面是让这些军需品生产工厂多一些收入来源、增加员工福利、让这些军工企业多一些资金提高生产技术、增添生产设备。另一方面是让这些军需品工厂多一些市场竞争力，允许它们在市场上赚取利润，解决国家暂时无法解决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未完待续)

第648章军粮罐头

8月18日，萧震雷等人来到一家军供卷烟公司进行视察参观。军队对于香烟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战争时期，抽烟可以缓解战斗前的紧张情绪，让士兵和军官的情绪稳定下来，能够保持活跃的思维和冷静的头脑。

后勤副部长包玉臻在车上就对萧震雷介绍道：“大总统，这家军供卷烟公司目前承担了全军六分之一的香烟供应，由我们后勤军需部门全资控股，公司总经理田友荣是正师级！目前军队的香烟都是同一个牌子，军官和士兵都抽同一种，以示平等”。

来到卷烟公司后，公司总经理田有荣小跑着上前敬礼，萧震雷的时间紧，也不休息，直接让田有荣带着大家一起去生产车间参观，香烟的生产有众多的工序，它的原料和生产工艺对香烟的味道有着决定性，用上好的烟叶和考究的烘烤工艺生产出来的香烟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

参观完一条生产线之后，萧震雷对卷烟厂总经理田有荣道：“田总经理，能不能拿一些刚刚生产出来的香烟过来让我们尝尝味道？”

“当然，当然可以！”田有荣连忙答应，立即吩咐几个人去拿了几十支还没有包装的过滤嘴香烟过来。

萧震雷指着其他官员道：“抽烟的人都试一试，不抽烟的人就不要抽了！”

那些随行的官员们一些人都笑着从一个工作人员端来的托盘内拿起一支香烟。萧震雷也拿过来一支香烟用打火机点燃后抽起来。

“味道怎么样？”萧震雷抽了几口后问道。

一个官员道：“这个味道不错，就是辛辣了一些！”

一个军方将领笑道：“你是文职官员，军队中人喜欢味道重一些的香烟”。

萧震雷一边抽着一边指着一个工作人员。让他去将香烟的包装拿过来看一看，被指着的工作人员马上跑过去拿来一个烟盒。

萧震雷接过烟盒一看，烟盒是软纸盒，没有防水塑料纸，盒面上还有一个品牌标志，摇了摇头对田有荣道：“田总经理，这个烟盒没有防水密封。里面的香烟很容易上潮发霉，保质期太短。如果香烟囤积过多，很容易报废损耗，我建议你们要想办法在这烟盒上加一层防水防潮保护层”。

田有荣听了萧震雷的话，一拍大腿说道：“大总统说得太对了。这个香烟如何能够长时间保质的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很久很久，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卷烟公司的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刚才听您这么一说，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萧震雷闻言来了兴趣，笑着问道：“哦？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田有荣道：“大总统，我想是不是可以想办法生产一种超薄的透明塑料薄膜包在香烟盒子上，待烟民们要抽烟时买来一盒就可以拆掉塑料薄膜了”。

萧震雷点头拍了怕田有荣的肩膀笑道：“这个想法不错，值得去研究

一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人智短，多人智长。如果公司的领导层想不出来办法，可以发动下面的员工们一起想办法，你们可以对那些想到办法的人给予奖励。提高他们开动脑筋的积极性”。

“对对对，大总统的建议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深受启发，接下来我们按照大总统的指示进行以后的工作”田有荣兴奋地说道。

抽完烟之后，萧震雷等人又在其他几个生产车间进行视察和参观，又与一些工人和卷烟厂的领导层进行合影才离开。

8月19日。萧震雷等人来到一家军用罐头厂，这家罐头厂位于海边。主要是方便海产品的运输、储存。

在进入这家罐头厂视察参观之前，包玉臻向萧震雷介绍道：“大总统，目前为军方供应军用罐头的一共有十六家工厂，其中一半是用牛猪羊肉作为原材料，另一半用河鲜和海鱼作为主要原材料，我们这次要视察和参观的工厂就是以海鱼作为主要生产原材料的！”

进入罐头厂之后，在萧震雷的要求下，罐头厂的殷厂长马上带着众人前往车间生产线进行参观和视察。

走到半路，萧震雷停下来，他临时改主意道：“殷厂长，咱们先去原材料储存仓库去看看，稍后再去生产车间”。

由于这次是突然而来的，事先也没有通知这边，所以这边罐头厂内是没有机会弄虚作假的，萧震雷就是想看看罐头厂的原材料储存情况，毕竟要用海鱼做主要原材料，如果原料储备时，质量出现问题，对食用的士兵们的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

来到原材料储存仓库，在殷厂长的指示下，两个管理原料储存仓库的打开了两扇大门，当大门打开的那一刻，一副鱼腥味和一股冷气铺面而来。

殷厂长道：“大总统，里面请，原料储存仓库里面是用大型冷冻设备对原材料进行冷冻保鲜的！”

众人随着萧震雷鱼贯而入，殷厂长一边走一边介绍道：“目前我们这个冷冻仓库的储存量为五万吨，一般我们会在半个月之内将前这储存的五万吨原料用完，冷冻温度一般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如果是原料是刚刚运来，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马上就要用的，我们一般存放在保鲜仓库，保鲜仓库也这里，一般保持在零度到四摄氏度之间，最多三天之内用完，超过时间的原料就会被当做损耗处理”。

萧震雷一边听着殷厂长的介绍，一边走进冷冻仓库。殷厂长介绍道：“大总统，这就是保鲜库，由于只是保鲜，所以这些海鱼不会结冰，我们都放在这些大的原料存放池内，池内下面有污水排水处理系统，每隔三天就会进行一次清洗，用来冲刷掉鱼腥味和其他异味，以便让新运进来的原料保持新鲜而不会变质！”

在保鲜冷冻仓库内，一排排放着一些装备鲜鱼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没有盖，它的底部与地面有二十公分，下面有水池排放污水，铁笼子各个面都与空气接触，以保证鲜鱼最大程度的不会因为没有接触空气而变质。

萧震雷走到一个铁笼子前，这铁笼子有一米高，鲜鱼刚好堆满，工人

随时就可以拿到，看了看鲜鱼的新鲜程度，萧震雷问道：“这些鱼是什么时候运来的？”

“大总统，这是昨天运来的，明天就会被用掉”殷厂长介绍道。

旁边不断有随行的记者拍照，闪光灯一直闪个不停，一条条大海鱼对方在一个个铁笼子里显得很丰收的样子，格外喜气。

萧震雷等人在保鲜仓库走了一圈，萧震雷一边走一边问道：“殷厂长，你们厂每个月的产量有多大？”

殷厂长道：“目前我们厂每月产量达到三十五万吨”。

一行人从保鲜仓库出来都感觉有些冷，这大热天的，每个人都穿着短袖，在几乎是零度的保鲜仓库呆了十几分钟哪里会不冷？因此这些人出来后一个个都打着哆嗦。

工厂工人们拿来一些棉衣过来，冻得直哆嗦的随行人员每人都拿了一件棉衣船上，这才感觉暖和一些。

大家在室外让身上暖和一些后，众人才再跟着萧震雷来到冷冻仓库，冷冻仓库的海鱼都用纸皮包装好，放在冷冻库内的冷冻冰柜内，要用就用拖车拖出来，然后运到生产车间，冷冻仓库的异味没有保险仓库的味道重。

这里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众人即便是穿着棉衣进来也感觉冷，非常冷，这个冷冻仓库占地面积很大，冷冻冰柜很多，但这些冷冻冰柜都摆放得很整齐，一切竟然有序。打开一个冷柜，可以看到其中已经去掉内脏和鱼鳞的海鱼。

冷冻仓库内的情况让萧震雷等人很满意，没有脏乱差的情况，卫生做得很不错，管理上很有序。

来到生产车间，首先便是一个食品加工车间，解冻的海鱼被斩成一块块丢进一个机器内进行脱水，然后是加工成熟食的过程，加工成熟食之后是进行冷却，然后是灌装过程，封口后进行包装。

车间内很干净整洁，车间内的员工都穿着白大褂，手上都带着塑料手套。车间内没有工人闲聊，偶尔有人说话也是因为工作，除此之外就是极其的轰鸣声。

萧震雷走在传送带旁边，看着传送带上那些还没有封口的罐头，扭头问道：“殷厂长，可以试试味道吗？”

“当然，大总统请！”殷厂长连忙道。

萧震雷从传送带上拿起一盒还没有封口的罐头，这时秘书小高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个叉子，萧震雷接过叉子从罐头内叉出一块鱼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嗯，别真别说，可能我这时第一次吃，这味道还真不错！”萧震雷吃完后对其他人说道，又将罐头和叉子递给包玉臻：“大家都尝尝，试试这个味道”。

将罐头递过去之后，萧震雷又问殷厂长：“这罐头里面放了防腐剂了吗？”

殷厂长道：“大总统，这个是必须要放一些的，否则这罐头就无法保

存长久，全世界所有的罐头厂基本上都在罐头内加入了防腐剂，只是多少的问题”。

萧震雷点点头，但还是说道：“防腐剂终归是对身体不好的，要从包装上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进行真空储存，如果能够解决真空包装的话，这技术就值钱了”。

殷厂长连忙道：“明白，明白！”(未完待续)

第849章德军新动作

英法联军因为在图尔的战斗陷入僵局而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与德军对峙的局面不得不停下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攻击受阻，暂时没有好的办法突破德军在卢瓦尔河南岸的防线，另一方面也是英法联军需要补充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再者，连续一个多月的惨烈战斗让部队损失颇大，仅仅伤兵就达到了十几万人，因此部队急需休整恢复士气和进攻能力。

当然这只是内部因素，还有外部因素，德军在西线的防线兵力和火力得到了加强，联军司令汉密尔顿见暂时没有办法突破德军防线，因此不得不停止进攻，德军也在蓄积力量，在西线暂时没有动作。

前段时间俄国临时组织兵力在东线打了一战将德军吓得不轻，俄军的进攻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也给德军提了个醒，别看现在俄国国内混乱不堪，但俄军还是有进攻能力的，因此德军也不能减弱在东线的防御力量。

对于德军来说，现在对它威胁最大的是西线与东南防线，在西线方面英法联军的第一阶段的进攻力量已经耗尽，暂时没有什么威胁，但德军想要打回去也没有那么容易，想要对西线的英法军队发动反攻还必须蓄积力量，让德军忌惮是东南防线的华军。

现在华军已经攻占了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以东所有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这让德军非常忌惮，现在是与华军距离最近的是奥匈帝国的防区，德军高层深知以奥匈帝*队的战斗力只怕挡不住华军的兵锋。现在华军没有动作是因为华军前段时间的进攻耗尽了进攻力量，一旦等华军缓过劲来，只怕华军就要向西和西北方向推进了，因此德军为了遏制华军西进的速度，决定组织兵力向华军占据的巴尔干半岛防区发动一次进攻，重新攻占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以及其中的山口、河谷和峡谷等地势险要之军事防御重地，只要攻占了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以及这些地势险要的军事防御重地。德军就可以依托喀尔巴阡山和各山口峡谷将华军死死地挡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以东地区，然后再集中兵力在西线战场打垮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赶下大西洋。

德军高层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德军总参谋部就立即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而且开始从各地抽调兵力向东南方向前进，各种战争物资也用大量的火车皮向东南方向运过来。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德军如此大的动作怎么能瞒得过华国情报部门的耳目？萧震雷很快被铁血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得知，并汇报了到了京城。

华国京城，总统府。

收到多封电报，并且让情报分析专家进行了分析之后，铁血调查局局长王亚乔拿着分析结果来到了萧震雷的办公室。

“大总统，铁血调查局王局长有紧急情况汇报！”秘书小高敲门进来后立即向萧震雷报告。

萧震雷闻言放下钢笔背靠在椅子靠背上道：“请他进来吧！”

“是，大总统！”

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打开，王亚乔提着公文包走过来在办公

桌面前立正敬礼道："大总统。王亚乔前来汇报工作！"
萧震雷起身指了指旁边的休息区，两人来到休息区沙发上坐下，萧震雷便问道："久光。有什么新情况吗？"
王亚乔一边打开公文包一边说道："大总统，从今天早上五点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铁血调查局总部一共先后收到了从欧洲各分布发来的五份电报，每一封电报都与德军的动作有关，我让局里的情报分析专家进行了紧急分析，得出结论。种种迹象显示德军准备对我们在欧洲的巴尔干防线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且根据情报来看。德军这次的目前是我军占据的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以及各段的山口、峡谷和河谷等险峻军事布防重地！"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挑，问道："还有其他更加详细的情报吗？"
"有一些！"王亚乔说完将手上的情报分析结果递给萧震雷，说道："我们的情报员调查了德军的军事物资运输情况，根据德军和奥匈军动用的火车皮数量来看，德军此次动用的兵力大约在九十万兵力左右，估计有三个集团军，其中德军两个集团军，奥匈军一个集团军！"
萧震雷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后抽了起来，香烟抽了一半之后，他对王亚乔道："你马上回去督促欧洲各分布的情报人员全力收集德奥此次军事行动的情报，以最大的努力搞清楚德军的攻击目标有哪些，搞清楚这些可能受到攻击的目标之后，我军也好做相应部署！"
"明白！如果大总统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嗯，你去吧！"
王亚乔走后，萧震雷起身来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小高，立即通知最高军事委员会在京的其他成员和总统幕僚团军事方面的成员开会！"
"是，大总统"。
一个小时后，萧震雷来到会议室，身后跟着秘书小高。被通知到的人已经都到齐了，此时大家都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侧，萧震雷来到首位上坐下，看了看大家，见人都到齐之后便说道："通知大家来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铁血调查局和军事情报局刚刚都收到了欧洲发来的几封紧急电报，两个情报部门的情报分析专家们经过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一致认为德军很可能对我们的巴尔干半岛防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情报显示，德军此时是冲着我们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以及它各段的山口、峡谷和河谷等险要军事防御重地而去的，情报部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德奥军队具体要进攻哪一段或哪一个山口、峡谷和河谷，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此次德军出动的是第十五和第十六集团军，奥匈帝国出动的是第七集团军，德奥军队的总兵力大约是九十万人到一百万人之间，情况大致就是如此，请诸位分析一下，德军此次的目的何在？他们想要达成何种战略目标？我军又该如何应对？"
萧震雷说完，向秘书摆摆手，小高便将手上的情报资料给每个与会的将军和幕僚各发了一份。
将军们和幕僚们拿着情报资料都认真看了起来，从情报上显示，德奥军队确实有向华军的尔干半岛防线采取军事行动的迹象，而且非常明显，

这个情况就让在座的幕僚和将军们不明白了，按理说现在华军在东南防线基本上处于休整期，没有去招惹德奥军队，反而是英法联军在西线对德军频繁进攻，德奥军队不去对付英法联军，却舍本逐末要来打华军的巴尔干防线，这德奥军到底唱的哪一出呢？

萧震雷见大家看了情报资料之后都皱着眉头沉默不语，就亲自点名问道：“杏城，你对德军研究的比较多，这次德军的军事行动肯定是以德军为主导的，奥匈帝国还没有这么打的魄力，你认为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德国真是吃多了不成？西边英法联军连连攻城略地，德国人不派重兵去对付英法，反而像发了神经一样把枪口对准我们，我们这两个月可没有招惹他们啊！”

杨士琦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他沉吟片刻摇头道：“大总统，请恕我才疏学浅，这次真是被德国人搞晕了，我看不出德国的目的所在”。

萧震雷颇有些失望，看向杨度：“皙子，你的看法呢？”

杨度并不擅长国际事务，对军事方面也不擅长，这次德国的举动实在是反常了，他也摇头道：“对不起，大总统，杨某无能，没有看出德国的意图”。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看向右边的军方将领们，蒋方震首先被问道：“蒋总，你看德国到底有何企图？”

蒋方震此时正在沉思当中，被萧震雷点了名之后沉吟片刻后站起来，他走到旁边地图旁扯开帘布露出墙壁上的地图，指着地图上说道：“大总统，诸位请看，以德奥方面出动的兵力人数来看，我认为德奥方面不会跟我们大打，情报上也显示德奥军队目标有很大的可能是喀尔巴阡山脉上的防线以及山脉各段的山口、峡谷和河谷等我军布防的险要之地，我认为德奥的真正目的并非是向我巴尔干防线展开全面进攻，如果是全面进攻，不到一百万的兵力根本无法做到，而德奥军只出动了三个集团军，我认为德奥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喀尔巴阡山脉上的我军防线和我军占据的各山口、峡谷和河谷等这些战略要地，因为谁都知道，只要占据了这些战略要地，就占据了战争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上次德奥军队败得太快，被我军趁势一举夺下了这些战略要地，德军不想处在被动防御过程中，他们想夺回这些战略要地，从而为在西线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攻做准备，如果德军这次的军事行动成功了，他们占据了这些战略要地，我军想要再夺回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军因此可以扼守这些战略要地，然后集中兵力对西线的英法联军展开大规模反攻！”(未完待续)

第650章战区合并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总果然厉害！”幕僚们和军方将领们听了蒋方震对德军此次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分析之后都纷纷恍然大悟。

敢情德国人此次发动对巴尔干半岛防线的战事还是为在西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做准备，这一点是在场其他人都没有考虑到的。虽然还没有办法证实蒋方震的分析是否正确，但他分析的结果与情报显示都基本上是吻合的。

蒋方震回到桌位上坐下后，萧震雷吐出一口烟说道：“从目前的情报显示来看，蒋总的分析是与情报最相符合的，我们暂且就以蒋总的分析来对待德军的此时军事行动，对了，蒋总，我军在喀尔巴阡山脉上有几处战略要地？都有哪些地方容易受到攻击？”

蒋方震道：“大总统，我军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一共对十三处战略要地进行了布防，这些战略要地以前被德奥军队占领，前次会师之战中，我军进攻势态很猛，德奥军队败退太快，我军就趁势夺取了这些战略要地之后进行了加固防御，然后再转成休整状态的，这十三处战略要地中有五处是地势较低的山脊，有三处是地势险峻、通道狭长的峡谷，有两处是通道短，口子窄的山口，有三处是地势低、防线宽的河谷，从这些战略要地所处的位置和周围的地势情况来看，五处地势较低的山脊和三处河谷容易被突破一些。因此蔡锷他们在这八处战略要地部署了重兵，喀尔巴阡山脉的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是地势险峻，大部队无法穿行的山川！”

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部分是呈一个向右倒地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在东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的西北部分呈西北-东南走向，东南部分呈西南-东北走向，它们分别是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而在罗马尼亚的西北部还有一条山脉阿普塞尼山，阿普塞尼山呈南北走向成为这个三角形的底边。

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部分与阿普塞尼山中间包裹的部分是罗马尼亚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原，这个高原波状起伏。海拔一般300—800米，地势自东向西倾斜。浑圆的丘陵和宽广的河谷相间，大部属穆列什河和索梅什河流域。

目前特兰瓦尼亚高原被德奥军占领，德军想要发动进攻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向这些华军占据的战略要地进攻。占据它们才有可能向华军占领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攻，第二就是从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进攻，但是从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进攻很不现实，德奥军队虽然在这三个地区部署了重兵，但是这三个地区当地军民的反抗依然很激烈，德军在这三个地区与华军进行大规模战争容易被当地游击队骚扰后勤运输，因此德军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向华军占领的位于喀尔巴阡山山脉上东南部分的十三处战略要地进攻。

萧震雷又问道：“目前我军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修建军用机场吗？”

蒋方震道：“这两个月来，我军组织当地军民在罗马尼亚的克拉奥

华、布加勒斯特和福克沙尼三个城市分别各修建了一个大型机场，其中布加勒斯特的机场可以停放三百架战机。克拉奥华和福克沙尼分别可以停靠两百架战机，现在这三个机场已经可以投入使用，只是目前战机还没有调过去！”

萧震雷闻言立即道：“命令蔡国栋。马上给这三地调拨一个空军师过去，这个空军师的指挥权交给蔡锷将军指挥！咱们不能将制空权拱手让给德奥军，即便我们的空军不能占有绝对上风，但一定要对德奥空军形成一定的压制”。

蒋百里连忙答应：“明白！”答应说立即用笔记下来。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思索起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华军东欧战区已经与东南欧战区连成一线。在军事上出现了防区重叠的情况，为了防止出现。在指挥上也因为不能统一而容易出现防务漏洞。

萧震雷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众人听了之后也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撤掉东南欧战区和东欧战区，形成统一的巴尔干半岛战区，只是这个巴尔干半岛战区最高司令长官的人选问题就不好选择了。

就目前来看，有资格并且能够胜任巴尔干战区最高司令长官的将军不超过一个巴掌的数目，而且其中两个目前还是东欧战区司令长官和东南欧战区司令长官，因此新成立的巴尔干半岛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人选只能从蔡锷和蔡国栋这两个人当中选择，否则如果让其他人当这个司令长官，他们两个首先就会不服。实际上现在也找不到能够比他们两个更加合适的人选。

萧震雷见大家都建议将两个战区进行合并，合并成巴尔干战区，便同意道：“那好，那就将东南欧战区和东欧战区合并成为巴尔干战区，将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六四个军官全部置于巴尔干战区辖下，除了陆军之外，还有远征空军和远征海军舰队也全部置于巴尔干战区长官司令部辖下，各军团的后勤运输和供给进行统一的安排，这样在指挥上和后勤统筹安排上也可以形成统一的调度，诸位以为如何？”

蒋方震首先同意道：“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如果设置巴尔干战区，而远征海军和空军又不受指挥，后勤上也不统一调度，这个司令部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也同意！”空军司令马汉龙和海军司令萨镇冰也先后表示同意。

总政训部长范之庸也举手赞同：“我没意见！”

萧震雷见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几个主要成员都表示赞同，这件事情就算是通过了，又道：“那么巴尔干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指挥官人选如何决定？由谁来当任最高司令长官？”

萧震雷这个问题可难倒了在座所有人，从资历上来说，蔡锷和蔡国栋的资料都差不都，而且蔡国栋还是萧震雷的兄弟，可谓是嫡系中的嫡系，两人在作战指挥和战略大局观上也不相上下，年纪相差也不大。

如果推选蔡国栋，这明显有拍萧震雷马屁的嫌疑，而且萧震雷和蔡国栋还不一定领情，如果推选蔡锷，这又是明显是不把蔡国栋放在眼里，这两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谁也不好得罪啊！这事还真难办，在座这些人谁

都不愿意得罪那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会议室一时间沉寂下来，只听见这些人一个个不停地吧唧吧唧抽烟的声音。萧震雷观察着大家的反应，刚准备说话，蒋方震就见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先开口了："大总统，诸位，我建议任命蔡国栋将军为巴尔干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任命蔡锷将军为副司令长官！蔡国栋将军主要负责对外作战，蔡锷将军主要负责协助，并主持后勤事务，为远征军的后勤物资供应保驾护航，我相信以他们两人的能力和军中的威望，没人敢阳奉阴违"。

萧震雷吐出一口的烟雾，笑道："蒋总，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命反过来呢？任命蔡锷将军为最高司令长官，主要负责指挥对德奥作战，任命蔡国栋为副司令长官，协助蔡锷并主持远征军的后勤事务不好吗？要知道蔡国栋本身之前就一直在主持装备部门的工作，对后勤事务的工作也并不陌生！"

蒋方震："??????"。

蒋方震刚才的建议其实也是为了打破尴尬，在他这方面看来，萧震雷肯定是不好直接任命蔡国栋为巴尔干战区司令长官，为了不让萧震雷感觉尴尬，由他提出来是最好的，而且他与蔡锷关系莫逆，从关系和身份上来说也是最适合提出这个建议的，另外他这样建议也可以为自己和蔡锷避嫌，但是他没想到萧震雷好像看穿了他的想法，因此才有了刚才那番反问。

萧震雷见蒋方震不说话了，思索一番之后说道："这样吧，小高，以我的名义分别给他们两个各自发去一封电报，询问他们自己对此时的态度和看法，让他们两个小时之内回电。另外将情报向蔡锷进行通报，让他们立即做好迎战准别，特别是那十三处战略要地的防御绝对不能松懈，另外还有准备好机动作战部队以便随时能够及时增援"。

会议室里的众人听了这话顿时心中一凛，看来这事只怕不简单，于是都乖乖地闭紧嘴巴不说话。

小高则答应道："好的，大总统！"

电报很快发了过去，远在欧洲的蔡锷和蔡国栋都收到了电报，作为华国人，蔡锷和蔡国栋都很谦虚的推辞了最高司令长官的位置，自愿当任副手，回电电文很快被送到了萧震雷手上，萧震雷看完后并没有觉得意外。

既然两人都没有主动毛遂自荐，萧震雷暂时也难以决定任命谁为巴尔干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暂时压下，待解决了这次德奥军队的进攻之后再做定夺。(未完待续)

第651章铁门峡谷之战

蔡锷和蔡国栋被外人成为华**方的“两蔡”，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两个人，他们都姓蔡，但他们又不是亲戚，一点儿亲戚关系都没有，就是这两个人，在华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来在这次的任命事件中，他们，两个如果谁被任命为巴尔干半岛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那么谁就会被认为是除萧震雷之外的第二个实权人物，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萧震雷没有当初任命，而是将此事押后了，就算他们认为蔡国栋的机会要大一些的想法也因此站不住脚。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当场确定谁是未来巴尔干半岛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但是萧震雷还是让人将情报向蔡锷进行通报，然蔡锷等人根据德奥军队的实际情况立即做出相信的防御调整，以免被德军打个措手不及。

巴尔干半岛上的蔡锷等人接到国内的通报之后立即进行部署不提。当天晚上，萧震雷派人将蒋方震、范之庸、宋世杰、马汉龙和萨镇冰等人请到自己的家里闲谈。

吃过饭碗之后，萧震雷等人在小花园里纳凉，众人围着坐了一圈，萧震雷说道：“诸位，白天的时候人多，我就没有继续让大家说下去，现在这里没有外人，诸位是不是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在蔡国栋和蔡锷两人之间，到底谁更合适主持巴尔干半岛战区的事务？老宋，你先说说”。

宋世杰见萧震雷第一个就点了自己的名字。心里顿时不由一阵苦笑，他道：“大总统，从能力和资历上来看。两位蔡将军都适合做这个巴尔干战区最高长官，但是国内的任命却又不能随便任命其中的一个，总得有让人信服的理由才行。从经历上来看，蔡国栋将军有过从事后勤和装备的管理工作经验，这一点无疑要比蔡锷将军强一些，而蔡锷将军却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两蔡又都有指挥大型战役的经验。都适合担任统帅，而国内又不能因为蔡国栋将军有过后勤工作经验就任命他支持远征军的后勤工作，毕竟巴尔干战区最高长官的地位无疑要比副长官高一些。这对于蔡国栋将军又是不公平的，可又不能让没有后勤工作经验的松坡将军去做副手辅助蔡国栋将军，这件事情真是难办，大总统。我真的不知道谁为主。谁为副”。

萧震雷听了宋世杰的话，一阵无语，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虽然你说了大堆，看似说得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你说了等于没说！老范，你说说你的想法”。

范之庸摇头道：“大总统，我真不知道认为谁最合适，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从他们当中选一个出来当任巴尔干半岛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对于另外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其他的将军要么资历和能力不足，要么不合适，你总不能让萨将军和马将军去当任这个职位吧，所以啊，我看您还是自己亲自当任这个职位最好，这样他们两个也心服口服，其他人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萧震雷听了指着范之庸道：“你比宋世杰更狡猾，明知道我不可能亲自当任这个职位还这么说”。

另外人都笑了起来，气氛顿时缓合不少。

萧震雷一时间不能马上下定决心，确实有避嫌的顾虑在里面，在蔡国栋和蔡锷两人当中，他与蔡国栋的关系无疑要比其他人好得多，但他与蔡锷的关系也不差，如果他直接任命蔡国栋为巴尔干战区司令长官，这就有任人唯亲的嫌疑，当然蔡锷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架不住其他人没有这种想法，如果他的任命人选是蔡锷，那么对于蔡国栋无疑又是不公平的，难道就因为他与萧震雷的关系好，就理应主动谦让一些？因此这件事情对于萧震雷来说也是非常难以下定决定的。

这边萧震雷还没有下定决心决定到底由谁来当任巴尔干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德奥军队在欧洲就已经对华军占领的十三处战略要地展开攻击的迹象，各种情报也纷纷而来，现在终于可以确定德奥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了。

德军的进攻主要分为南北两路，北路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分别以布拉索夫、米耶尔库和格奥尔基尼为前进基地，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在布拉索夫，德军第十六集团军在米耶尔库和格奥尔基尼；而在南路，奥匈第七集团军正向罗马尼亚西南重镇奥尔绍瓦前进，这里是从匈牙利向东前进的最近的一条通道，著名的铁门峡谷就在奥尔绍瓦，不过现在华军在铁门峡谷两侧的崇山峻岭之间部署了重重防御，想要夺取这个战略要地显然也不是一间容易的事情，但是奥匈军第七集团军已经在赶往铁门峡谷的路上了。

铁门峡谷乃是喀尔巴阡山脉与巴尔干山脉分界，也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一段分界河段，长约三公里，宽约162公尺，这段河流两侧悬崖峭壁陡立，两侧悬崖之上有栈道可以通行，从匈牙利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走这里是最近的路程。十四世纪时，十字军一次东征过程中，十字军花了八天时间才渡过铁门峡谷，使用了浮桥和舟船。

在布拉索夫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有三个进攻目标，第一是布兰，第二是锡钠亚，第三是凯亚。在米耶尔库和格奥尔基尼的德军第十六集团军可以进攻的目标有莫伊内什蒂和比卡兹，这五处战略要地的地势都极为险峻，但德军又不能不从这几个地方进行进攻，毕竟只有这些地方才能展开兵力，其他地方即便是好打，也发挥不出火力优势。

在喀尔巴阡山脉南段以西的罗马尼亚领土现在被德奥军队占领，因此奥匈军队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奥尔绍瓦，奥匈第七集团军在铁门峡谷前方被华军设置的阻击阵地拦住了去路，想要通过铁门峡谷就必须要解决守卫在铁门峡谷的华军，在这段河岸两侧，华军部署了一个步兵师，而奥匈军队的第七集团军有近三十万人，怎么看双方的兵力对比都超过了10：1，看上去奥匈军队占有绝对优势，而华军处于劣势，但实际上因为地理条件的原因，奥匈第七集团军的优势兵力在这里根本摆不开，每次进攻就只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再多就会被拥挤掉下悬崖或滚落山下。

华军虽然只有一个步兵师，但兵力大多部署在关键位置上，多处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极为险峻之地，在这些位置，一个机枪小组就可以封死整条通道，更何况还有铁门峡谷这个河流上的桥梁，为了方便防守前后增援，华军并没有拆毁河流上的桥梁，奥匈军队如果想要通过这些

桥梁，只怕要同尸体将下面的河流填满才行。

8月25日，奥匈第七集团军首先向驻守在铁门峡谷的华军第37步兵师阵地发起了攻击，由于华军的防御阵地都在山上，奥匈军队的炮火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便是用重炮也打不到山上去，只有一些零星的迫击炮可以打到华军阵地上，华军虽然没有办法将大炮运到山上，但是迫击炮还是有足够多，而且从装备的数量上来看，华军部队中的迫击炮远比德军和奥匈军队要多得多，因此在第一轮的炮火对射中，奥匈军队就吃了大亏，不仅一些可怜的迫击炮被摧毁，而且后方的山炮和重炮炮兵阵地也被摧毁，这一下进攻的一个奥匈步兵师的炮兵团就这样完了。

奥匈指挥官见不能对山上的华军进行火力压制，于是只好下令停止攻击，毕竟没有炮火压制，就这样盲目进攻的伤亡太大，刚刚只一个冲锋就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奥匈指挥官发电联系德奥空军，让空军派出战机对华军防守的铁门峡谷山上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

德奥联军的空军轰炸机群很快赶来了，抵达之后直接对华军驻防的铁门峡谷各山头开始进行投弹轰炸，战机也开始俯冲扫射。

华军发现德奥空军轰炸机群来了之后立即躲进了防空洞中，幸亏这两个月的时间将防御工事修筑完善了，要不然这第一波轰炸就受不了，而且华军还没有重型装备，都是迫击炮和重机枪，迫击炮阵地和重机枪阵地比较容易转移，被轰炸之后遭受的损失不大，但也有一些，一些士兵来不及躲进防空洞中被炸死。

华军指挥官立即打电话将铁门峡谷防御阵地被德奥联军空军轰炸机群进行轰炸的情况进行上报，蔡锷等人接到电报之后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以目前的预警技术来看，暂时还不能做到对德奥空军进行及时拦截，就算铁门峡谷的华军很早就发现了德奥空军前来轰炸的敌情，华军远在索菲亚的空军机场的战机也来不及起飞，等到华军战机赶过去时，德奥空军轰炸机群早就投弹完毕离去了，除非能够事先得知德奥空军的轰炸计划，而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第652章互相轰炸

德奥空军对华军驻防的铁门峡谷防线的轰炸仅仅只有五分钟，造成的破坏依然不小。华军毕竟才占领这里不久，防守工事也才刚刚修筑完毕，还来不及部署放空阵地，大量的防空装备也还没有运过来，因此这次德奥空军飞过来进行轰炸时，华军只能躲起来，而不能进行反击。

在一天的时间内，奥匈军队一共发动了五次进攻，这种进攻力度是非常强的，至少比以前奥匈军队对其他协约军队的进攻强度要大得多，由此可以看出德奥方面对于夺回铁门峡谷这些险峻的战略要地是多么的迫切。

奥匈陆军在一天之内发动了五次进攻，而德奥空军也配合进行了五次轰炸，虽然每次给华军的伤亡有限，但架不住轰炸的次数多，这一天下来，华军被奥匈士兵射杀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被德奥空军轰炸致死数百人。

8月25日晚，37步兵师师部。

参谋长柴逸一脸愁容的将伤亡和损失报告递给师长沈荣臣，“师座，这是我军今天的伤亡和损失报告，情况不容乐观啊，我们这些阵亡和受伤的战士被敌军用枪炮打死的不到六十人，可被敌人的机群轰炸而阵亡和受伤总人数达到四百二十八人，其中阵亡两百二十二人，几乎是伤亡总数的一半！”

沈荣臣接过报告看了看，年纪轻轻的额头上皱起了一个川字，狠狠地抽了一口烟之后说道：“把伤亡报告向上面报告吧，向上面请求尽快提供空中支援。没有空中支援的话，我们的伤亡太大了！”

柴逸点头道：“好吧。不过我想空中支援肯定不会很快，听说战机是调过来了三百架。但是能够用于作战只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尽量吧！”沈荣臣心情烦躁地摆摆手，“这里交给你了，我去各处阵地看看！”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华国远征军东欧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蔡锷背着双手在地图前来回走动，视线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地图。

杨杰拿着文件夹走过来向蔡锷敬礼道：“将军，德奥联军动手了！”

“哦？”蔡锷停下转过头来，问道：“在哪里？”

杨杰打开文件夹道：“第37师发来电报。昨日半夜，奥匈第七集团军第22军抵达了奥尔绍瓦，今天上午8时，奥匈22军对我37师驻防的铁门峡谷防线发动了全面进攻，今天一天奥匈22军共发动了五次进攻，每次都有德奥空军轰炸机群配合轰炸，目前我军伤亡接近五百人，其中敌军轰炸机群轰炸造成的伤亡占了九成！37师师长沈荣臣请求战区尽快派空军战机进行空中支援”。

蔡锷看了看铁门峡谷的位置，说道：“北边的德军还没有动手。反而是奥匈先动手了。克拉奥华的机场可以起飞战机对铁门峡谷防线进行空中支援吗？”

杨杰摇头道：“长官，暂时还不行，机场虽然修好了，战机大部分也到了。但是地勤人员和很多设备还没有到，想要让克拉奥华的空军机场投

入使用，最少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蔡锷皱起了眉头。还需要一个星期？让铁门峡谷防线的37师再挨炸一个星期？这个损失可不小，他想了想问道：“除了克拉奥华之外。距离铁门峡谷最近的我军机场在什么位置？”

“保加利亚的索菲亚，那里的空军机场已经在一个星期之前投入使用了！”杨杰说着用手指在地图上找到了索菲亚的位置。

蔡锷当即道：“那就给索菲亚的空军机场下达命令。让他们与37师联系，以便随时起飞战机进行空中支援！”

杨杰闻言一愣，提醒道：“将军，这只怕不妥，索菲亚空军基地隶属于东南欧战区，并不在我们东欧战区管辖之下，如果我们直接越过蔡国栋将军和罗泽林将军给索菲亚空军基地下令，别说索菲亚空军基地会不会服从命令，我们这么做本身就违反了规定，到时候落人口实就不好了，弄不好会被人告上军事法庭！”

蔡锷听了一拍额头，颇为苦恼道：“看我把这事都给忘了，你马上去给国栋将军发一封电报，请求他的帮助！”

杨杰敬礼道：“是！”

蔡国栋收到电报之后很快指示罗泽林下令索菲亚空军基地出动战机配合37师对铁门峡谷进行空中支援。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分别在布拉索夫、米耶尔库和格奥尔基尼三地分别对华军驻防的布兰、锡钠亚、凯亚、莫伊内什蒂和比卡兹等战略要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奥匈第七集团军除了对铁门峡谷进攻之外，还对铁门峡谷周围的华军防区进行了进攻，如梅哈迪亚、库拉内、托普莱茨等地，这些防线都遭到了攻击，相对奥尔绍瓦来说，这些防区的重要性不是很大，即便奥匈军队突破了这些防线，最后还是要攻打铁门峡谷，只有拿下铁门峡谷，奥匈军队才能进入华军防区。

德军第十五集团军除了攻击布兰、锡钠亚和凯亚之外，还以很快速度攻占了凯亚前方防线瑟切莱、普雷代亚尔、布什泰尼等地。这些防区基本上无线可守，德军兵力占据绝对优势，蔡锷认为这些防区对于华军来说可有可无，既然守不住，那就将部队撤回来，守住一些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就可以了。

尽管有索菲亚空军基地的战机对铁门峡谷防区进行空中支援，但是华军空军毕竟莫不清楚德奥空军的空袭时间，因此多次错过，等华军空军赶到时，德奥空军已经轰炸完毕掉头走了。不过有了索菲亚空军基地的战机支援，铁门峡谷防线上的华军伤亡少了很多。

战斗一个星期之后，德奥军队始终未能突破华军驻防的一些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德奥军队也因此没能夺取这些战略要地，没有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不能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德军就无法全心全力发动西线大规模反攻。

蔡锷早就看清楚了德奥方面的意图，因此他下令将整个防线上一些不重要的城镇和关卡都放弃，让华军全部都撤至十三个关键性的战略要地进

行防守，他下令，在这十三个战略要地前方的布防地点都可以放弃，但这十三个关键性的战略要地绝对不能放弃，一旦被德奥军队占领这十三处战略要地的任何一处，这就不仅仅只是德军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西线反攻的战事，而是德军从此就掌握了东南防线的主动权，华军则失去战略主动权，只能被动防御。

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德奥军队在华军的主动放弃下占领了一些不重要的城镇和关口，但德奥军队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

华军在罗马尼亚新建的克拉奥华、布加勒斯特和福克沙尼等三个空军基地已经投入使用，一共七百架战机活跃在罗马尼亚的上空，至此德奥空军在这里独霸一方的局面结束了。

由于没有预警和雷达系统，敌我双方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对方并且能够派出战机迎战的机会很少很少，一般都是德奥空军先对华军防线进行轰炸之后，华军战机才赶到，华军找不到德奥空军，只能对正在发动进攻的德奥地面进攻部队进行轰炸和扫射，于是德奥军队也遭到了华军大规模轰炸。

两相比较之下，华军由于处于防守地位，有大量的堑壕、防炮洞和防空洞，士兵们可以躲避，而德奥军队处在进攻位置，尽管有进攻阵地，但这对于来自天空的威胁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德奥军队被暴露在华军战机的轰炸之下，付出了比华军多出几倍的惨重代价。

进攻阵地上，德奥军队太密集了，且没有掩体和防空火力，华军一次轰炸就给德奥军队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有时进攻的德奥军队被轰炸得惨了，直接被轰炸得溃散，军官不能约束士兵，士兵担心被炸死而到处乱窜，还有掉头逃跑的。

针对德奥空军对华军造成的伤亡，蔡锷一直对此事头疼不已，鉴于目前的技术，想要找德奥在东南防线的空军进行决战都没有办法，蔡锷将两个军团的指挥官们召集起来开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众将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最后将所有的建议和办法进行综合总结，得出结论，这个结论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找到德奥的空军基地，派出战略轰炸机群对德奥方面在东南防线的空军机场摧毁，干掉这一地区所有的德奥空军战机。

这个办法得到了所有将领的认同和支持，蔡锷于是让军情部门行动起来，同时也向国内发报，请求铁血调查局在欧洲的情报分布的配合，尽快找到德奥在东南欧的空军机场位置。

铁血调查局局长王亚乔接到电报之后马上指示欧洲分部立即派出精干情报人员调查德奥空军在东南欧的机场分部情况。

第653章东线无战事

经过军情部门和铁血调查局的情报人员进行调查，一个星期之后，德奥空军在东南防线上的几处机场的位置都被找了出来，其中最大的两处分别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布尔格莱德和奥匈帝国的城市布达佩斯，另外还有四处机场分别位于马其顿和罗马尼亚的特兰瓦西尼亚高原。

找到这些机场的位置之后，华军决定对这些德奥空军机场进行轰炸，但是德奥方面的情报组织也不是吃素的，华军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空军战机的调动情况被德奥情报人员探查到，德奥情报部门立即对获得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德军很快得出结论，华国空军要对他们动手了，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德奥在东南防线的几个空军机场。

经过法国二十几个机场被华军全部摧毁的教训之后，德军显然提高了警惕性，他们不但在其他机场部署了大量的防空武器，而且还每天加强了领空巡逻，另外还在周围的山上布置了观察警报人员，一旦发现协约国战机就立即通知空军机场做好防空准备。

尽管如此，防守始终不如进攻具有主动性，华军可以在夜间实施轰炸，不过华国情报人员也到了德奥方面已经有了准备，消息很快传到了蔡锷的办公室，蔡锷看到电报之后就知道消息泄露了，这次想要一劳永逸的将德奥方面在东南防线的空军机场摧毁的行动算是破绽了，就算强行进行轰炸，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划算，蔡锷不得不下令取消轰炸计划。

现在唯一能遏制德奥空军对华军布防的十三处战略要地轰炸的办法就是每天不定时派出战机飞赴各处战略要地对守军进行空中支援。同时也派出轰炸机群对德军进行大规模轰炸。

在蔡锷看来，现在双方并非单纯的进攻和防守。德奥军队在这个战役过程中不一定始终都是进攻方，华军也可以是进攻方，不仅制空权还没有完全被德奥掌握，华军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空军力量并不输于德奥在东南防线上的空军力量，既然德奥空军可以对华军防御阵地进行轰炸，那么华军战机也可以对德军营地和补给线进行轰炸，除非其中一方完全掌握制空权，这种局面才会发生改变。

在挨炸方面，华军的挨炸能力显然要强一些。毕竟华军有大量的防御工事，战壕、防炮洞和防空洞，另外还有大量的防空阵地，而德奥军目前是进攻方，挨炸的能力就差了很多，华军每天都有大量的航空炸弹落在德奥军队的营地上，而且德奥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也常常遭到华军战机的轰炸，使得很多德奥部队不能及时得到补给，进攻不得不停下来。

德奥军队就这样打了一个多月。除了先期占领了华军主动放弃的一些防线之外，德奥军队始终再难有寸进，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兵力也损耗不少。如果再要发动进攻，就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力，并且筹集更多的战争物资。但这样一来就会挪用用于西线战场的兵力和物资，德军高层并不想这么做。

在威廉二世看来。德奥军队能够占领现在东南防线上的一些要地，只

要部署得当。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防住华军的，而且华军陷入补给困难的原因，短时间之内也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德军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调集更多的兵力和物资用西线战场，对英法联军发动发规模反攻，等到将英法联军赶下大西洋之后再掉过头来一心一意对付华军。

德皇威廉二世的这个想法很好，只不过有些过于一厢情愿了，德军并没有这么强大的攻击能力，英法联军也并非全都是纸糊的，要知道这两年在英国的英法联军的训练一刻都没有停下来，其战斗力并不输于德军多少，如果德军在将英法联军赶下大西洋之前，华军在东南防线上恢复了进攻实力，那么德军就又将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

被两线夹击，这在军事战略上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只能被动防守，如果有能力发动反击，也不会被两线夹击了，就算德军有能力在两线同时反击，以目前协约国的战略纵深，协约**队大不了向后方撤退，将德奥军队的后勤补给线拉长，一旦德奥军队的补给线拉长，那么它的进攻能力将大大减弱，补给线的长短与进攻能力是成反比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其实德军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德军目前的战斗力已经不如从前，但是威廉二世却看不到，他被德军在先期的无往不胜而冲昏了头脑，另外自从兴登堡当任总参谋长之后，再加上现任德国首相也是兴登堡的人，他们两人联手掌握了军政大权，一起欺上瞒下，就连德皇威廉二世的诏令到他们两人这里就传达不下去了。

德军是最早开始参谋制度的军队，它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参谋制度，因此它之前制作的很多作战计划都得到了实现，达成了战略目的。不过计划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体现，德军中有不少将军高估了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也高估了自己的指挥才能，战争打到现在，德军中许多精锐也被消耗掉，德军的攻击能力再也不复战争初期，再加上长年征战使得德国国内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很多士兵也有了厌战的情绪。厌战情绪的产生，让德军的战斗力开始下滑。

因此，德军准备稳住东南防线，以少量兵力守住华军西进的必经之路，然后全力准备西线战场的反扑，将德军赶下大西洋，再回过头来击退华军的战略设想基本上是在赌博。在德国，也只有威廉二世和兴登堡这样的狂人才有这样的胆量。

德军停止进攻之后，蔡锷这边也松了一口气，此前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部队战斗力还没有恢复，德军这一进攻，蔡锷能够动用的兵力就很少，经过这一个月的战斗，总算挡住了德奥军的进攻，这一段时间华军可以趁机让士兵休整，后勤方面也需要加快补给。

华国京城，总统府。

总统办公室，桌上的一部红色的电话响了，正在办公的萧震雷放下钢笔接起电话道：“喂？”

电话中传来内务调查局局长吴局长的声音：“大总统，刚刚得到消息，徐绍桢将军生病了，根据了解，徐将军的病情很严重，不是短时间能够好的，但医生也说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要继续工作，最近一段时间

只怕不可能了”。

“知道了！”萧震雷听了之后放下电话。

王亚乔报告的这个消息透漏的消息很明确，徐绍桢只怕不能继续主持对日作战了，现在对日作战一共有两个军团，即徐绍桢统帅的第三军团和陈继祖统帅的第四军团，如果徐绍桢不能继续主持对日本本土作战，第三军团的主帅必须要换人。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着思考起来，第三军团该由谁来接手呢？只怕下面那些将军们的心思又都活跃起来了吧？

在决定由谁接手第三军团的问题上，萧震雷思索了半个小时，这时桌上的黑色秘书电话响了起来，萧震雷接起来问道：“小高，什么事？”

电话中传来秘书小高的声音：“大总统，有蒋总参谋长的电话，是否要接进来？”

蒋方震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只怕是与徐绍桢和第三军团有关，萧震雷脑子里转了一圈，对话筒道：“接进来吧！”

“好的，请大总统稍等！”

蒋方震的电话很快接进来，萧震雷问道：“百里，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的蒋方震道：“大总统，刚才第三军团参谋部发来电报，徐绍桢将军患脑疾晕过去了，现在神志陷入昏迷，医生诊断说徐将军在短时间之内只怕不能继续主持第三军团的工作了！”

情报部门的消息还是要比正规渠道的消息快得多，萧震雷在接到蒋百里的电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决定，现在听了蒋百里的话便说道：“我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野战医院的条件毕竟不能和国内医院的医疗条件好，下令让第三军团司令部派人将他送回国内治疗吧！”

“?这样也好，那第三军团的工作由谁负责？”蒋百里迟疑了一下问道。

萧震雷沉吟片刻便说：“暂时让参谋长何良晨负责第三军团的工作！”

蒋百里听得一愣，随即就明白了萧震雷的意思，“好的，我这就安排！”

萧震雷的意思很明白，关于第三军团的新主帅，他已经有了人选，现在暂时让何良晨负责主持第三军团的工作，却没有对何良辰进行新的职务任命，就连代理的头衔都没有，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即便是任命了代理职务，也是可以随时改任其他人的，除非正式任命，否则可以随时更改。

第654章人事变动

9月19日，一封电报发到了布加勒斯特华军司令部，通讯处一个参谋拿着一封电报来到了第二军团副军团长吴佩孚的办公室。

“报告！”

“进来！”

参谋走进来办公室来到吴佩孚身后立正敬礼道：“吴将军，最高军事委员会来电！”

“念！”吴佩孚拿着放大镜转身道。

参谋打开文件夹念道：“令第二军团副军团长吴佩孚自接到电报起，最晚于第二日返回最高军事委员会述职，不得有误！最高军事委员会，萧震雷，公元1917年9月19日”。

吴佩孚听得脸色一变，立即接过电报自己看起4来，电报后面有着蔡锷的签字，显然这封电报是先发到了蔡锷的长官司令部之后再转过来的，吴佩孚看完后暗自叹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抽出钢笔在电报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将电报还给参谋后摆摆手：“行了，你去吧！”

参谋合上文件夹向吴佩孚敬礼后离去。

吴佩孚想了想，拿起办公桌上的军帽戴上，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后，来到了军团长张孝准的办公室，谁知张孝准不在，问了张孝准的副官才知道张孝准去了蔡锷那里，他又让副官开车来到蔡锷的长官司令部。

“报告司令长官，吴佩孚将军来了！”副官向蔡锷报告。

“请他进来吧！”蔡锷摆摆手。

吴佩孚很快来到蔡锷的办公室。看见蔡锷和张孝准都在，马上立正敬礼：“司令长官、军团长！”

蔡锷笑着招手道：“哦，是吴将军啊。快过来坐！”

吴佩孚便来到两人对面坐下，蔡锷便道：“吴将军是为回京述职的事情来的吧？”

吴佩孚点头道：“是的，司令官，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是让我最晚明天启程回国，所以先去军团长那里辞行，去了之后才知道军团长来了这里，因此我就过来了。正好两位将军都在，我这里就向二位辞行了。工作上的事情要如何交接，还请两位将军示下！”

吴佩孚是张孝准的副手，他的工作与张孝准分开的，各自分工不同。因此这次离开要将工作移交给蔡锷，毕竟蔡锷才是他和张孝准的顶头上司。

蔡锷想了想开口道：“上面还没有将接替你的工作的人派过来，而且你又急着回京，这样吧，韵农，吴将军的工作暂时由杨参谋长兼任一下，等上面派人过来之后再移交，吴将军，既然上面催得急。你就马上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乘坐专机回国”。

“是！”吴佩孚和张孝准同时答应。

就在两人站起来时，门被敲响了。蔡锷的副官走进来敬礼道：“司令，最高军事委员会来电！”

“说什么？”蔡锷起身问道。

“从即日起，撤销蔡锷之东欧站起司令长官之职，并立刻回京述职！东欧战区长官司令部暂由蔡国栋主持工作！等蔡国栋抵达布加勒斯特之后，马上移交工作，并立刻回京述职！最高军事委员会。萧震雷，公元1917年9月19日！”

蔡锷闻言脸色一变。张孝准和吴佩孚两人也是面露惊容，两人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上面让吴佩孚回去述职可能只是汇报工作，但撤销蔡锷的东欧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就已经是很不妙的征兆了，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变故吗？要知道蔡锷出任东欧战区司令长官之职不到半年时间，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指挥了一次大的战役，几乎是大获全胜，超额完成了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目前东南防线需要维持防线的稳定，部队需要恢复战斗力，这些都离不开蔡锷，上面现在撤掉蔡锷的职务是怎么回事？这让人看不懂啊！

只有蔡锷本人才清楚，他知道上面肯定是有了决定，前几天上面发来电报询问关于组建巴尔干战区并就战区司令长官人选询问他的意见，他当时回电就同意了，并且推荐了蔡国栋，现在上面发来的这封电报就说明已经有了决定，可是也不能将他调回国啊，怎么说巴尔干半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应该给他啊！

吴佩孚皱眉道：“这不对啊，上面叫我回去述职也就罢了，最多将我留在京城，再另外派人接手我的工作，可是将司令官的职务撤掉这就有问题了，司令官这近半年来非但吴国，反而在指挥作战上有大功，上面没有理由撤掉司令官的职务啊！”

张孝准疑惑道：“是不是国内出了什么问题？”

蔡锷举手阻止他们继续猜疑下去，说道：“没有什么问题，前几天国内发过一封电报说准备要将东欧战区和东南欧战区进行合并，合并之后称为巴尔干战区，自从我们和第一军团会师之后，诸位都已经看到了弊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合并，进行统一指挥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上面将我调回去是很正常的，接下来两个战区都由国栋将军主持工作，并且进行战区合并，到时候一些人的职务可能也会有所调整！”

副官还是疑惑道：“可是上面为什么要把将军调回去，而不是将国栋将军调回去？再说，将军对这里肯定要比国栋将军熟悉得多吧？于情于理上，都应该是将军主持两个战区的合并工作啊！”

蔡锷摆手道：“好了，不要乱猜疑了，上面自然有上面的考虑，不是你一个小小的副官可以擅自怀疑的。通知一下，让第五军团长周传东等人赶过来开一个会，我走之前必须要将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完，等国栋将军一到，我就可以轻松移交工作了”。

“是！”

现在徐绍桢生病无法主持第三军团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边来。蔡锷等人也不知道国内将他调回去的真正用意，不过即使他们知道了徐绍桢生病的消息，只怕也猜不到萧震雷的意图。

吴佩孚于9月20日乘专机先行回国了。9月日，蔡国栋带着东南欧战

区司令部成员班子赶到了布加勒斯特。

专机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停稳之后，蔡国栋等人走下飞机，蔡锷带着张孝准、周传东、杨杰等人早已经在机场等候。

蔡国栋等人下来后，蔡锷迎上去，双方互相敬礼，蔡锷伸出手握住笑道：“总算等到国栋将军了。一路上还顺利吧？”

蔡国栋同蔡锷握手，笑道：“很顺利。劳烦松坡将军久侯了，真是过意不去！”

蔡锷道：“我们并没有来多久，你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等做完交接工作。我就可以放心回国了，国栋将军，你们一路上飞了这么长时间也劳累了，不如我们先去住处？”

“好，那就麻烦松坡将军了！”

交接的工作很顺利，也很快，交接工作完成后，蔡国栋就正式主持两个战区的工作，并主持将两个战区进行合并。而蔡锷则于9月24日乘专机返回国内。

京城，总统府。

9月26日，吴佩孚来到了总统府。他已经回国一个星期了，昨天才接到通知让他于今天赶来总统府向总统述职。

来到总统府，吴佩孚没想到在这里也看到了蔡锷，“松坡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蔡锷扭头看见是吴佩孚，露出笑脸道：“昨天下午，吴将军也是来述职的？”

“是的。昨天晚上接到的通知”吴佩孚说着让自己的副官出去。

两人在休息室里等了十几分钟，就见总统侍从室副主任陈布雷走过来道：“两位将军。大总统有请，请两位跟我来！”

“劳陈主任带路！”

两人跟着陈布雷来到了总统办公室门口，陈布雷将两人交给总统秘书小高之后就离开了，由小高将两人带进了总统办公室。

蔡锷和吴佩孚两人走进总统办公室，来到萧震雷的办公桌面前立正敬礼道：“大总统，蔡锷（吴佩孚）奉命回国述职，请大总统训示！”

萧震雷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办公桌上说道：“那就请两位将军分别将上任到现在这段时间内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汇报一下吧，蔡将军，你先来！”

“是！”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蔡锷和吴佩孚两人分别将前往欧洲赴任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内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萧震雷坐在椅子上一直没有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看着听着两人的汇报，眼睛一刻也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移开过。

直到一个小时过后，两人都汇报完毕，萧震雷才起身道：“很好，咱们坐下说，来，到休息区谈！”说着拿起秘书电话道：“小高，送三杯茶过来！”

小高很快将茶送来了，萧震雷坐在两人对面道：“你们前一段时间的

工作，我是看得到的，全军、所有人民都是看得到的，你们你们做得很好，这次将你们召回并非是因为你们犯了错误，而是有新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做，有更加重要的重担需要你们去承担！”

蔡锷和吴佩孚互相对视一样，同时站起来立正道：“是，请大总统下令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坐坐坐！”萧震雷压了压手，待两人坐下后继续道：“有一个情况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徐绍桢将军生病了，目前正在京城的医院里接受治疗，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情况暂时不能继续主持第三军团的工作了！我思来想去，决定让吴将军去主持第三军团的工作，目前俄国局势可能会发生巨变，我们的机会来了，吴将军到任之后，马上着手准备进攻日本本州岛和四国岛，为我军夺取西伯利亚做好准备。松坡将军，目前除了第三军团在进攻日本本土之外，我们还有第四军团一直在与西伯利亚的日军对峙，我想我们与日本作战的两个军团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设立一个东方战场长官司令部，可以大大减少我这个总统的压力，现在我任命蔡锷为东方战场战区司令长官，全权负责对日作战事务，节制第三、第四军团”。

蔡锷和吴佩孚两人立即站起来敬礼：“是，大总统！”(未完待续)

第655章战区重组

9月27日，萧震雷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确定了将远征军以作战地域的不同正式划分为两个部分的决议，分别为东方战区和西方战区，其中东方战区由蔡锷为战区司令长官，主持东方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工作，统筹、协调和指挥东方战区的远征军部队；西方战区由蔡国栋为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将东欧战区和东南欧战区合并为西方战区，组建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统筹和协调西方战区所有大小事务，对西方战区所有远征军部队拥有最高指挥权。

由于西方战区需要补充大量作战物资，军队刚刚经历过大战，急需休整，所以西方战场现在战事不具备大规模向德奥进攻的能力，只能维持目前的势态，萧震雷给蔡国栋的命令是停止全面进攻，有机会或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发起局部小规模战斗，但在没有主动发起全面进攻的能力之前，不宜扩大战争势态，目前西方战区的任务是让大部队休整和加强巡逻，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西方战区长官司令官的组建，并使之尽快运作起来，减少防区的力量薄弱之处和盲点。

萧震雷给蔡国栋下达这个命令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自身有时间恢复力量，不论是不对的进攻能力还是后勤补给，都需要时间；二是让德奥高层放心地将主要力量去对付英法，这样最大程度的让德奥与英法血拼。消耗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帝国的国力。

将西方两个战区济宁合并，这无疑有助于统一指挥，能够有效的节省后勤运输力量、能够让更加将力量集中。在统一指挥下，各军团之间的配合会更加密切，而英法等协约国对华国的这种重新调整指挥系统的情况也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

蔡国栋在召集各军团主要军事长官开会时说："大总统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已经下来了，目前我们当务之急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组建起来，尽快让这个战区长官司令部投入运作，接管整个战区的指挥、军令发布执行、后勤运输补给等工作。在战区长官司令部组建完成之后，我们的任务暂时是做好防御工作。把后勤运输搞起来，在必要或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但最好控制战斗的规模，在没有能力发动全面进攻之前，不能扩大势态。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组建，我拟定在司令部辖下成立指挥作战厅、司令部办公处、通讯处、军令执行处、督察处、军情处、军官管理处、保卫处、接待处、对外联络处、宪兵司令部、后勤运输管理部等部门。其中指挥作战厅辖下陆军指挥作战局、海军指挥作战局、空军指挥作战局和防空部队指挥作战局等等。关于司令部这些下属机关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我们必须尽量用最少的人手把工作接手过来，有时候人手越少，工作效率反而越高，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人手越多，可能工作效率反而不行，之所以要尽量减少司令部辖下机关的工作人员，除了提高工作效率之外。在出了问题时也可以直接问责，谁的工作出了问题，就找谁。一目了然。

司令部下属直辖负责人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主要从之前的东欧战区和东南欧战区两个司令部内抽调，新的战区长官司令部组建起来之后，之前的东欧战区司令部和东南欧战区司令部就正式撤销，没有被安排到新的长官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军官一律下派到各军团，由各军官再安排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由军官管理处负责！至于新成立的长官司令部辖下各机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人选问题。两天之内会有结果，到时候会有通知下达。接到通知的人要赶过来开会，开会完毕之后接到任命的将领和军官回去之后负责把你们各自负责的部门的架子搭起来，人手方面和办公地点、用品分别找军官管理处和司令部办公处解决，诸位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与会人员听了蔡国栋的话之后都没有出声，有些人是没什么主意，另外一些人则是抱着上面怎么安排，他们就怎么执行的态度，再说关于这件事情，最高层已经下达了命令，即便有人反对也没有用。

无论怎么说，战区合并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在这一过程中，肯定要精简机构和工作人员，能力不足和多余的军官、将领的职位都会动一动，大部分会直接下派到部队，如果职位不够，可能还会降级使用，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直到蔡国栋第二次出声询问与会人员是否还有其他问题时，才有人站起来问道：“报告长官，我想问一下，对于海军和空军方面的军官调动、武器弹药装备物资运输和调配是否也归属在战区长官司令部辖下？”

蔡国栋道：“这是当然，既然是统一指挥，我们西方战区当然包括了远征西方的空军和海军，他们的军官调动、武器装备和弹药物资都由司令部辖下的军官管理处和后勤运输管理部负责，远征军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的指挥也分别归属在司令部辖下的指挥作战厅下属的海军指挥作战局和空军指挥作战局”。

此时，在朝鲜汉城，蔡锷也在主持着同样的会议，与蔡国栋那边不同的是，蔡锷这边即将成立的东方战区长官司令部下面只有两个军团，即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第三军团新上任的军团长是吴佩孚、副军团长朱熙，参谋长是何良辰；第四军团长是陈继祖，副军团长是罗山，参谋长是刘之洁。

相比蔡国栋的西方战区，蔡锷的东方战区的长官司令部的组建就简单一些，毕竟总兵力少了一大半，西方战区目前有160万人，而蔡锷这边的东方战区的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一共只有六十万人。

兵力少，对统帅的统帅能力要求也低，六十万军队对于蔡锷来说还是很轻松就能指挥若定的，东方战区的司令部组建只话了蔡锷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组建起来了，他分别将第三军团的副军团长何良辰和第四军团的副军团长罗山抽调过来分别协助他指挥和联络第三、四军团，又从海军和空军分别抽调了两个将军专门负责指挥和联络海军和空军，在后勤管理和运输上，东方战区比邻国内，运输方面要比西方战区简单快捷得多，国内许多不能跑远洋的船只却可以跑日本，也能去海参崴，因此东方战区成立起来之后，它的司令部后勤部门就将不少物资运输交给这些可以跑日本的船只运输。在运输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东方战区后勤部门甚至还将一些兵员和

伤病的运送任务交给这些民间小货轮做，这大大减轻了后勤部门的运输压力。

在东方战区，华国海军早已经封锁了日本海峡，将切断了海参崴的日军与日本本土之间的联系，此前俄国的工业基本都集中在欧洲部分，在西伯利亚并没有什么工业，因此在西伯利亚的日军无法补充武器弹药，特别是子弹非常的匮乏。

限于与华国的盟约，美国只能将武器弹药卖给欧洲人，却不能卖给日本人，因此在西伯利亚的日军为了节省子弹和炮弹，基本上都是不进行射击训练的，这近一年多来只是进行拼刺等白刃战的训练。

而为了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在西伯利亚的日军只能将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强行组织起来，让他们去挖挖矿，从矿石中提炼出硫磺和硝酸盐，用来制造一些爆炸药，而且这些爆炸药的威力还很小，毕竟华国封锁了日本海之后，日本本土也无法派军工专家前往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更没有设备提炼出纯度更高的制作爆炸药的成分。

自从日本占领西伯利亚之后，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就几乎惨遭了日军的毒手，由于华国海军封锁了日本海，使得进入西伯利亚的日军几乎断绝了后勤，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和弹药问题，日军将西伯利亚所有的俄罗斯人全部强行组织起来，让他们开荒种田、开矿挖矿，且又不给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吃好，如由不从者，一律被杀害。

自从西伯利亚的日军强迫俄罗斯人开荒种地、开矿挖矿之后，每天都有大量的俄罗斯人累死和饿死，病死者也不在少数。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又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谁也受不了，这两年多来，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数千人以上，直到现在为止，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已经少了一大半，很多广大的区域千里无人烟，而且还有不少城市死得只有很少的俄罗斯人，更有一座座空城。(未完待续)

第656章时机到了

实际上日军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虽然对俄罗斯人造成了难以原谅的残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等于是帮了华军的大忙了，西伯利亚剩下的沙俄人对日军可以说恨之入骨，可以说不共戴天，这对于以后华军进攻西伯利亚的日军是有很大好处的，在华军攻占了全部西伯利亚之后，对西伯利亚的统治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基本上一些俄罗斯人当中的刺头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没死的俄罗斯人都是逆来顺受的那种人，以后华军攻占西伯利亚之后，这些剩下的俄罗斯人肯定对解救他们的华军感恩戴德，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统治就简单得多。

为了对日作战，华军不仅在进攻攻占的九州岛修建了空军机场，而且在朝鲜釜山也修建了一座大型军用机场，这两座机场是这两年先后修建起来的，华军准备在这两处地方常设军事基地，修起来之后以后也可以使用。

另外第四军团也在库伦、**等靠近西伯利亚的边境城市修建了四座军用机场，方面空军部署战机对陆军进行空中支援以及对西伯利亚的日军进行空中轰炸。

就在华国正在等待俄国国内再次发动巨变的时候，俄国国内再次暗流涌动起来。

随着俄国临时政府组织的对德作战失利之后，临时政府的执政党制宪民主党军事基础崩塌，只剩下首都的警察和军校士官生可供派遣。它一方面受到因二月革命瓦解的十月党、进步党残部和保皇军官团等亲沙皇势力攻击。另一方面则受到二月革命参与者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士兵委员会攻击，威信尽失，陷入颓势。

9月份。俄国临时政府为了挽回败局，任命俄军总司令、保皇军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率先发难，指挥一支哥萨克军队进攻彼得格勒，以消灭叛国者，保卫俄罗斯和沙皇为由，讨伐参与二月革命的制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制宪民主党无兵可派，遂求救于工人武装队。经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党员协调。工人武装队和同情革命的士兵击败了科尔尼洛夫的军队。

当科尔尼洛夫的军队的瓦解之后，与工人武装联系紧密的俄国革命党多数派则回到了前台。于是制宪民主党号令失效。为挽回颓势，制宪民主党计划使用临时政府尚存的力量，对彼得格勒的多数派领导层实施逮捕，再与基层谈判。弗拉基米两次召开会议决定起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工人和士兵们占领顿巴斯地区和基辅。

11月6日夜间，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凌晨1时起义部队占领了邮政总局。2时攻占了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接着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电话局切断了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6时左右，工人武装队员、士兵和水兵已经占领了皇宫大桥。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

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10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但临时政府仍负隅顽抗，2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继续盘踞着冬宫。1917年11月7日下午5～6时，2万多名革命士兵和武装工人队员、9辆军车包围了冬宫。

当时冬宫的守卫只有一个妇女营和一个士官生营。在人群的冲击之下很快就投降了。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自己打开了冬宫大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

11月8日凌晨，临时政府的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全部被捉拿，冬宫终于被攻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并于次日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同时为体现工兵特质，在新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取缔了制宪民主党。并将选区划分为后方区和前线区。

11月9日清晨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它宣告了苏俄政府成立。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向全世界通电。并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但是没有国家理睬，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必须要有国家为此次大战买单，即便是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也不例外。

当天中午，华国总统府就收到了消息，萧震雷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的气氛异常严肃，这些与会人员已经听到了消息，在萧震雷还没有来之前都在低声议论纷纷，有人直言不讳，对西伯利亚的日军发起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毕竟华国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两年多。

萧震雷脸色严肃地走进了会议室，所有与会的官员们都站了起来，萧震雷坐在首位上压了压手，在所有人都坐下后说道："想必诸位已经听说了，俄国革命党在三天前的深夜发动了起义，并与昨天凌晨时分攻破了冬宫，抓住了几乎全部的俄国临时政府高层成员，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会议，俄国有一个新的政权成立了，称之为苏俄！

就在两个小时前，苏俄当局向全世界通电声明它的成立，并且它建议所有交战国停止战争，然后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合约。我相信没有交战国会同意停战，除了新成立的苏俄当局。

为什么？战争打到如今这个份上，想要和平解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方倒下，毕竟这么长时间的战争，动用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和物资，全世界死伤数亿人口，没有一个结果就这么结束？这不可能，就算我们同意，英法和德奥他们都不会同意，必须打出一个胜负，必须要有国家为此次战争买单！

因此停战的事情就不要谈了，现在我们来具体说说目前的情况，目前苏俄刚刚成立，还还只是控制了彼得格勒等几个城市，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命令乌拉尔山脉以及它以东的西伯利亚我军控制区的军队立即加强与俄军控制区的防御力量，从现在起，任何俄军和俄国官员想要进入我军的防区，都禁止通行，情报部门也要紧急行动起来，防止苏俄的特务进入

我军布防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策反和破坏活动，要发动西伯利亚当地的居民进行协防，一旦发现苏俄人员的行踪，马上行动予以抓捕！

第二，西方战区暂时停止针对德奥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不要将德奥的注意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西方战区在北方要严加防范俄*队，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俄国临时政权掌权了，而是是苏俄，在西南防线上的俄军态度不明，我们不能不防备他们，马上给蔡国栋下令，让他们严密监视俄军动向，只要俄军有攻击我军占领区的迹象和意图，马上先下手为强！”

实际上苏俄当局对华军发动战争的机率很小很小，几乎不可能存在，毕竟沙俄就是被这次战争给拖垮的，如果不是这次战争让俄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激发出来，苏俄当局那些首脑人物可能没有机会。因此，苏俄当局高层们都明白，现在首要的是要结束战争，夺取各地临时政府政权，争取前线士兵们和军官们的支持，只有稳定国内的政权才算坐稳现在的位置。

萧震雷虽然也看得出苏俄现在对外部发动战争机率几乎不存在，但是也不能不防，不敬弗拉基本是亲自签署了归还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文件的，他不会不清楚这份文件的威力有多大，因此弗拉基米有可能会掩盖自己的劣迹而悍然发动战争想要抢回那些土地，如果要发动战争，也有很大的可能是在等华国占领了西伯利亚之后再动手，但是弗拉基米也有可能不会发动战争，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道：“第三，东方战区马上准备实施对日全面进攻，对日本本州岛、四国岛和西伯利亚的日军同时开战，在开战之前，先派人对日本人进行诱降，如果日本人愿意投降最好，当然是无条件的投降，如果不愿意投降，那咱们也不必客气了，直接开打，这次火力全开，不受任何限制，直到打得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为止！”

蒋方震问道：“大总统，这个劝降和最后通牒期限是多少？”

萧震雷想了想指示道：“时间当然是越少越好，毕竟我们留下的时间越长，苏俄方面夺取俄国临时政府政权的时间就会越充分，苏俄对俄国的控制越牢固，对我们事先夺取西伯利亚的战略的威胁就越大，我最希望能够在苏俄全面掌握乌拉尔山脉以西控制区之前就打垮日本，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就可以接收西伯利亚，如此我们就要更多的时间来应对苏俄当局可能的翻脸！”(未完待续)

第657章进攻四国岛

会议结束之后，萧震雷的一些列命令很快被执行下去，远在欧洲的蔡国栋接到电令之后，立即抽调部队加强了北方与俄军防区交界处的防御力量，此前华军是没有在与俄军交界的防区部署兵力的，但是自从萧震雷的电令到了之后，华军立即开始了动作，四个师被调到沙俄的西南防线对面监视俄军动向。

在乌拉尔山脉和以东地区的华军开始在控制区域内严查流动人口情况，在第一时间关闭了与俄军防区交界的关口和通道，但凡想要进入华军防区的俄国官员、军官和士兵都被挡在关卡和通道的西面不准进入华军防区，允许进入的生意人、行商等职业的人也会受到严格盘查，并且会受到情报人员的监视。另外情报部门在华军防区内对苏俄特务和情报人员的清查更为严格，不仅情报部门清查，而且华军防区内的当地华国官员还发动当地俄罗斯人进行联防，一旦发现有行为异常的人，不论是当地人或者是外地人，都可以报告，只要确认被怀疑的人是苏俄人员，马上就给予奖励，不仅奖励钱财、物资，还会减免来年的税收。

实际上苏俄当局现在也没有精力来与华军作对，苏俄当局目前一方面正在忙着权力夺取临时政府的各地政权，另一方面忙着与德国和谈，毕竟目前俄国在边境囤积大量的兵力对自身的后勤和经济压力太大了，再说这些军队很多都没有武器弹药，即便是留在防区内起到的作用也不大，而且苏俄目前急需停止一切战争维持国内稳定。

实际上苏俄的成立遭到了俄国国内很多人的反对，弗拉基米在苏俄成立之后，表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民主选举。同时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宪政民主党。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优势击败弗拉基米的政党而胜出。结果弗拉基米又表示“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的立宪会议。并逮捕了反对的议员，重新建立由他的党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并用军队镇压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示威者，随后称“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宪政民主党等党派的激烈反对。

从俄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苏俄还真没有什么实力同华军开战，甚至弗拉基米想都没有想过反悔当初同华国签署了密约，不过萧震雷不能不防范于未然。

在针对苏俄有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作出一番部署的同时，华军东方战区也开始对日本再次开战。11月16日。在九州岛的第三军团和部署在蒙古、东北边境的第三军团在同一时间分别向本州岛的日军防线和西伯利亚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在此之前，华国曾分别派人向日本本土和西伯利亚的日军劝降，让人失望的是无论是日本本土的日本军人政府还是驻西伯利亚的日军都没有在规定的最后期限内选择投降，因此华军只能发起进攻。

日军以为华军第三军团会首先从北面进攻本州岛，因此在本州岛的西部和北部沿海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可没想到华军第三军团并没有先进攻本

州岛，而是选择了在四国岛的伊予市的海岸进行了登陆。

在伊予市海岸，华军第三军团46师根本就没有受到像样的抵抗，日军也没有想到华军先在这里登陆，伊予市只有一个日军大队的兵力。而且还是分布在伊予市各地，等待日本人反应过来，华军第46师和47师已经在伊予市登陆，伊予市的一个日军大队很快被打得溃散，华军毫不费力的夺取了伊予市。

在47师和46师登陆之后，其他各部队也源源不断地在伊予市登陆，不过三天的时间就有六个师在伊予市登陆，而在这中间，第46师和47师已经开始分别沿着西南和东方进攻。

日本人的抵抗很惨烈，日本这两年来不停遭到华国空军轰炸。地面上基本上看不到日本人的工厂，整个日本都成了一片废墟，尽管有一些工厂的机器被日本人转入到底下，但是这些军工生产出的弹药也比较有限。完全无法供应日军需求，因此日军参战的士兵大多提着武士刀和空着弹仓的步枪发起决死冲锋。

日军在各地险要之处都挖掘了大量的防御阵地，而且在得知华军在四国岛伊予市海岸登陆之后，立即在通往大洲和松山、爱媛县的路上埋设了大量的土制地雷，日本的工业已经完全被摧毁，没有能力制造足够的子弹和枪械。只能利用各火山脚下的硫磺和从各地挖出来的硝石制造出最简单、爆炸威力最小的黑火药，将黑火药制作成大量的最简易的地雷，日本人将这些地雷埋设在华军必经之路上，以此延缓华军的进攻脚步，也有日军将领想要以地雷阵打伏击战，在华军遭到地雷爆炸之后再从埋伏处杀出来。

“轰！”

“轰！”

“轰！”

连续三声爆炸，在前面侦查的士兵们纷纷卧倒在地上，只见道路上出现了三个土坑，四个士兵倒在地上，其中两个士兵已经被炸死，另外两个士兵被炸成了重伤，侦查班的班长立即打手势让其中一部分人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又让卫生兵过来给重伤的两个士兵处理伤口。

待两个伤兵的伤口处理完毕，并且被抬到后面之后，蹲在道路旁边草丛里的班长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发现这里极易设伏，两侧山坡上树木杂草丛生，尽管现在已经进入东京，但是粗大的树木后面和地上枯叶中是很容易躲藏的。

在班长的示意下，几个士兵开始向两侧的山坡上开枪，一枪一枪打着，打了十几枪都没有听到什么动静，班长感觉这里有埋伏的可能性极高，而且他的直觉向来很准很准，不甘心的班长让机枪手向左侧山坡上进行扫射，又让背着掷弹筒的士兵用掷弹筒开了几次火，终于将躲藏在两侧山坡上的日军逼得露出了马脚。

两侧山坡上连续数次惨叫宣告了日本人的埋伏企图破产，日本人在一个高声命令下集体向中间道路上冲下来，班长立即命令大家边打边撤，尽管他们手上的武器很好，但毕竟人数太少太少，而且地势对他们极为不

利，只能边打边撤，并向后方主力部队报告。

班用机枪在撤退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凡是冲在最前面的日军都受到了重点照顾，当几乎所有重火力弹药都打光了之后，侦查班终于脱离了日军，日军也没有再追击。

日军指挥官这次非常恼火，在战斗过程中，埋设在道路上的地雷全部爆炸了，问题是华军并没有进入地雷埋设区域内，被炸死的两个华军士兵和受伤的两个士兵都只是进入了地雷埋设区的外围就踩雷爆炸了，因此只有最开始爆炸的三个地雷炸死了两个、炸伤两个，其他地雷都炸空了。

“八嘎，用华国人的话说，这次真是亏大了！”日军指挥官大怒。

旁边一个穿得脏兮兮的日军少佐问道：“联队长阁下，现在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还能怎么办？现在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你以为他们还会上当吗？下令撤退吧！”日军指挥官说完转身走了。

47师师长迟川石乘坐的吉普车在士兵们中间慢慢开动着，前方传来三声爆炸之后，司机立即将吉普车开到了道路旁边停下，迟川石从车上跳下来喊道：“副官，副官！”

副官骑着战马从后面跑过来，“师座，我在这里！”

迟川石立即道：“刚才前方发生了爆炸而且有大量的枪声，我担心有情况，马上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并进入警戒防御状态！另外派人去前面询问情况！”

“是，我马上去！”副官大声一声，策马向前奔去。

不久副官策马回来向迟川石报告：“师座，命令已经传达下去了，刚才我已经派人去问过了，最前面的侦查部队有人踩了日本人埋设的地雷，而且道路两侧山坡上有日本人的埋伏，侦查部队使用火力侦查将埋伏的日本人逼了出来，随后进行了撤退，日本人冲了一段付出了一些伤亡之后没有再追击，已经撤走了，根据侦查部队报告说，日本人前面道路上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刚才虽然爆炸了一段，但难保前面道路上还有地雷，因此请求派工兵去前方排雷，他们负责保护工兵！”

迟川石略作思考便同意：“好，传我的命令，命令工兵营派出人手到前面去排雷，排雷的速度要加快，今天天黑之前要赶到大洲市外围！另外将刚才负责侦查的部队军官”

副官敬礼道：“是，师座！”

经过询问细节之后，日本人已经能够制造简易地雷的事情让迟川石开始警惕起来，这件事情必须要上报，让上面引起重视，说不定日本人在背地里还搞出了什么武器。(未完待续。)

第658章轻松拿下四国岛

近两年来的封锁和轰炸让日本的工业濒临灭绝，日本极度缺乏铁和钢材，因此日本人用来制作土地雷的材料几乎没有铁和钢材，用来盛装火药的容器都是使用陶罐和瓷罐，除了火药之外，里面还填充一些玻璃碎片等一些坚硬的尖刺、锋利之物，华军工兵使用地雷探测器根本无法探测到这样的土制地雷，在华军工兵使用地雷探测器进行探测时根本没有作用，反而还引爆了三颗土制地雷，炸死1人，炸伤3人。

工兵使用地雷探测器无法探测到土制地雷的情况很快汇报道迟川石这里，迟川石闻言极为惊讶："什么？你说地雷探测器无法探测到日本人埋设的地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地雷探测器是目前最先进的装备，不可能探测不到地雷啊！"

工兵营长解释道："师座，您说得没错，我们的地雷探测器是目前最先进的探测装备，西方国家生产的地雷基本上都可以被我们的探测器探测到，但是日本人制作的地雷是个例外，因为他们制作的土地雷根本就没有使用一丁点铁料或钢材，而我们的地雷探测器探测的对象必须要有钢材才能被探测到，所以"。

"明白了！"迟川石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排雷吗？"。

工兵营长想了想说道："师座，我们从地下挖出来一枚日本人埋设的地雷，我们经过研究发现，日本人制作的这种地雷虽然没有使用钢铁。且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黑火药，但是它的引爆装置却是触发式的。也就是只要踩到上面，再松开。它就会马上爆炸，这样的地雷，日本人可以埋设在我们要经过的任何道路上。我们倒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收集一些牲畜在前面开路，只要有一枚地雷被引爆，其他埋设在周围的地雷肯定也会被爆炸掀起来！"

迟川石听了工兵营长说的办法之后皱眉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要收集大量的牲畜才行？要不然只要爆炸一次，其他的牲畜都被吓跑了，我们有要去把它们找回来。这有些费时费力啊！"

工兵营长笑道："师座放心，我们在附近日本人的村落里发现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石碾子，只需要用两头牲畜各自拖着一个石碾子在前面探路就可以了，石碾子是石头做的，一般不会被炸毁，可以连续使用"。

迟川石不知道工兵营长说的办法是否可行，但目前也只能试试看，如果可行就用下去，如果不行就再想办法。他便摆手："好吧，那就按照你的办法去做！"

事实上工兵营长的办法还是可行的，这个办法试试之后，沿途一路上不少被日本人埋设的土制地雷都被引爆。由于石碾子是被牲畜拖在身后，在石碾子压到地雷上将地雷引爆，牲畜受到了惊吓。便拖着石碾子疯狂地向前方奔跑，如此不停地引爆沿途的地雷。直到牲畜跑得精疲力竭虚脱倒地位置。

日本人发现在沿途埋设地雷的办法被华军使用这个办法破解之后就知

道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如果再用就等于是浪费地雷。日本现在战争物资奇缺，这些地雷都是使用对日本人来说非常珍贵的材料才制成的，这样浪费太不划算，因此日本人也就放弃了在沿途埋设地雷拖延华军进攻步伐的办法。

没有了日本人埋设土制地雷拖延进军速度之后，华军的行军速度提高了很多，进攻速度也大大提高。

只短短的一个星期的时间，华军就从东、西南两方分别进攻，以迅猛的攻势将四国岛内的所有日军全部歼灭，而四国岛也全部落在了华军手中。

这次进攻这么顺利让吴佩孚非常惊讶，难道日本人的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吗？从各方面送来的报告经过系统的分析之后，吴佩孚才知道，日本人现在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与华军打仗，每次打仗，日军部队基本上都是打一阵之后集体冲出来进行白刃战，但华军弹药充足、训练有素、战术娴熟，哪里会放弃自身的长处而用短处与日本人战斗？因此日军采用白刃战的办法根本就行不通，被消灭的日军部队九成以上都是死于华军射击之下，华军根本不与日军进行白刃战，但日军集体端着刺刀冲上来的时候，华军立即用机枪扫射，再配合以步枪、手榴弹、迫击炮，日军根本就没有机会冲到华军面前进行白刃战就已经死光了。

日军在四国岛驻防的最高司令官是浅田信兴，此人是如今日本的主战派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浅田信兴是川越藩士浅田顺信的养子，从陆军兵学寮（陆士前身）毕业后就成为一名少尉，历任步兵5番大队附，西南战争随第4旅团出征，后担任陆士教官，熊本镇台参谋，步兵第2联队大队长，教导团步兵大队长，参谋本部陆军部第2局第2课长，参谋本部第2局员，步兵第21联队大队长，第3师团参谋，步兵第2联队长，屯田兵参谋长，临时第7师团参谋长，第7师团参谋长，东部都督部参谋长。1897年9月28日晋升陆军少将。步兵第20旅团长，步兵第5旅团长，近卫步兵第1旅团长。日俄战争率部出征。后改任近卫师团长。1906年4月1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翌年9月21日封男爵。第12师团长，第4师团长，教育总监。1912年8月10日晋升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兼东京卫戍总督。

浅田信兴是军国主义的死忠分子，他伙同寺内正毅、东乡平八郎等人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除了前任内阁，成立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

四国岛被攻陷之后，浅田信兴准备逃回本州岛，当时他都已经上了一艘渔船，身边只有几个日军士兵保护，在渔船前往本州岛的海面上被华军巡逻舰船发现并拦截，浅田信兴等人没有勇气跳海寻死，只能乖乖举手投降了。

浅田信兴被俘虏之后与五万多被俘的日军士兵一同被关押在宿毛市华军专门为俘虏修建的集中营，这个俘虏集中营每天只供应一顿饭，既饿不死那些日军俘虏，又让日军俘虏们没有力气反抗。

日军俘虏们并不是一直被关在这里，上面已经决定将这些日军俘虏关一两个月，磨掉这些日军俘虏的暴戾之气，将他们饿老实之后再将他们运到华国或西伯利亚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冰天雪地、崇山峻岭之间修

筑铁路、国道和高速公路的修筑工作就交给这些日军俘虏去做，以后抓到的日军俘虏也照此办法办理。

根据内阁的计划，在十年之内要将铁路修建到每一个府市，也就是说十年以后，每一个地级市内都有铁路，有火车通行。在二十年之内，在全国、包括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等地要将公路修建到乡村，实现村村通公路。

内阁还有一个计划，在二十年之内，将长江和黄河进行淤泥清理，河堤两岸采用石料加固，防止河水暴涨冲垮河堤造成洪涝灾害，危及百姓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无论是修路计划，还是改造长江和黄河河堤的计划，无疑都是极为浩大的工程，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数额，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即便是在这近二十年内机械化程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但也无法摆脱对大量劳动力的依赖，而且有大量免费劳动力使用，只需要管饭就行了，不用白不用。

从日本俘虏的这些日军就是用来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俘虏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华军还在日本各地抓壮丁，只要超过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丁都会被带走进行运到西伯利亚去修路。

被俘的浅田信兴当然不会被送去修路，他和被俘的军官们一同被关押在一起，而且是单独关押，与被俘的士兵们分开，被俘的日军将领和军官会被进行审判，然后按照罪行进行处置，有的会坐牢，有的可能会被终身监禁，还有的会被处以极刑。

四国岛比九州岛还要小，实际上，四国岛上此时什么工业都没有了，被战争摧残成了一片废墟，日本此时已经退回了原始社会，钱已经不管用了，日本人日常交易都是以物易物，这就是日本人为此次战争付出的代价。

吴佩孚一直认为日本人可能会非常仇视华军，但当他登上四国岛的时候才发现并非如此，日本百姓甚至对华军非常欢迎，至少在华军的统治下，华军并不禁止日本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粮食，而在日本现任政府的统治下，日本人是不被允许有私人财产的，一切都要服从日本当局的分配，现任日本军人内阁已经极为不得民心。

第659章日本投降

九州岛在一个月之内被华军攻占了，四国岛也在一个月之内被华军占领，这让日本军人内阁成员们大为惊骇，四国岛的失守让日本当局中的主和派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日本绝对会亡国，寺内正毅那些人是抱着与日本共存亡的想法的，而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主和派则是希望挽救日本。

西园寺公望等人很清楚，如果再和华国这样打下去，日本会死得更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华国投降，真正的投降，无条件接受华国的所有条款，只要能够延续日本的国乍。而现在日本掌权的是以寺内正毅为首的主战派，想要向华国投降，就必须先扳倒寺内正毅这些人才行。

在四国岛被华军全面占领后，得到消息的西园寺公望立即联系主和派中的大迫尚敏、川村景明、鲛岛重雄、上田有泽等老一辈退休军中大将，秘密商讨扳倒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

大迫尚敏、川村景明、鲛岛重雄、上田有泽等老一辈退休军中大将尽管已经退休了，年纪也大了，但这些人在日本军队中的威望和根基还是很深的，他们的门人子弟有不少都在军中服役，这些人有些还是中高级军官，他们手中或多或少控制一些兵力，这其中在东京驻防的就有好几个。

经过商讨之后，西园寺公望一致认为现在必须要进行军事政变，将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成员们控制起来。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

虽然日军接连失利，先后丢失了九州岛和四国岛，但这并不是如今日本军人内阁的错误。毕竟自从华日开战，日本的海军舰队被全面、日本全国遭到华军无差别轰炸之后，华日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发动军事政变必须要有一个理由，要有一个让军方所有人都信服的理由，同时也让所有日本人都信服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还不能是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丢失了九州岛和四国岛。

西园寺公望等人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在没有天皇诏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了上届内阁，而且还将大正天皇软禁。这对于将日本天皇当做崇拜对象的日本国民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清君侧，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于是西园寺公望等主和派立即分头行动，他们在策划好军事政变的所有详细细节之后。纷纷去秘密联络他们在军中的门生故吏，将他们的门生故吏组织起来，约定好一个时间准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日本军人内阁。

12月12日，西园寺公望等军政高官和将领以清君侧为名联合发动军事政变，东京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权力更替，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尽数被逮捕，军人内阁至此结束。

西园寺公望等人发动的这次军事政变行动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的原因在于华军在外部吸引了寺内正毅等人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四国岛的丢失让寺内正毅等人意识到他们此前部署的一切防御措施都不足以抵挡华军的进攻。既然四国岛的防御工事挡不住华军的进攻，那么本州岛的防御工事只怕也挡不住华军。

寺内正毅等人将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应对接下来华军对本州岛和西伯利亚日军的进攻了，因此忽略了内部。疏忽了对西园寺公望等人的防范，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寺内正毅等人被抓之后，西园寺公望等人立即接管了政权，首先就将被软禁的大正天皇放了出来，同时派出代表与华国联系，表示要投降。

12月13日。华国京城，总统府。

“大总统。外交总长陆征祥有电话打来，是否要接进来！”电话中传来秘书小高的声音。

萧震雷捏着电话道：“接进来吧！”

“是，请您稍等！”

电话很快接过来了，传来陆征祥有些急迫的声音：“大总统，刚刚收到消息，东京发生了政变，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一批日本军政要人暗中联络了一部分东京驻军于今天凌晨时分发动了军事政变，以寺内正毅为首的这届军人内阁成员们全部被捕，大正天皇在第一时间被放了出来，就在刚才，我们收到了西园寺公望派人发来的照会，他们希望向我国投降！”

“哦？”萧震雷站了起来，他略作思索之后说道：“知道了，我马上召开会议，你们等候指示！”

陆征祥马上答应：“好的，大总统！”

挂了电话之后，萧震雷马上拨通了秘书的电话，他让小高通知其他人立即赶来开会。

宋世杰、范之庸等人接到通知之后来得很快，一刻钟后会议就开始了，萧震雷坐在主位上看着与会众人道：“刚才接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消息，日本东京在今天凌晨发生了军事政变，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日本军政要人暗中联络了东京驻军逮捕了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所有成员，就在刚才，西园寺公望派人联络了外交部门，表示愿意向我国投降，并请我们下令军队停止进攻!”

萧震雷的话音落下之后，会议室就热闹起来了，宋世杰道：“这是好事啊，日本现在投降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投入大量作战物资，可以节省很多军费开支”。

蒋方震也说道：“如果日本投降，我们在东方战区的战役就可以结束了，只需要派兵接收就可以，目前我军第四军团对西伯利亚的进攻已经开始，伤亡情况要比在日本的战事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原因造成的，寒冷的气候对于我军进攻十分不利，现在日本投降，我军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但是西伯利亚的日军会不会服从日本本土的指令，这还不好说”。

范之庸说道：“日本的投降在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太及时了，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西方战区和应对苏俄方面的反应上了！”

萧震雷听完之后摸了摸脑袋，他对这些人发表的看法并不满意，他们都只是说了日本人的投降对目前华国方面的好处，并没有说华国现在是否要接受日本的投降，而且要对日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思索一番后，萧震雷说道：“日本发生的政变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有

利的，日本现在向我国投降，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也是有利的，我们应该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我们要让日本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首先，我认为日本的投降形式必须要在我们的要求下进行，为了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接收西伯利亚，日本大正天皇必须亲自书写无条件投降诏书，诏令日本本土和西伯利亚各地的日军向我军投降，而且也只能向我军投降。

其次，等日本签署降书之后，我们再决定对日本的惩罚，且日本必须无条件接受，并且认真执行！

至于日军具体的投降和我军受降的细节，就由外交部门和军方与日本人商量，诸位认为我说这些如何？如果谁认为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并没有人反对，此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外交总长陆征祥接到通知后很快与日本人联系，表示华军将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要求日本大正天皇亲自书写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向华国投降，并要求日军只能向华军投降！至于具体的投降和受降仪式，双方派要员再进行具体的协商。

日本方面为了尽快结束战事，让华军解除封锁，很快按照华国方面的要求进行，12月16日，日本大正天皇通过广播和电台面向全世界宣告表示向华国投降，并发下诏令，命令所有日军准备好武器和弹药，等待华军接管防务。

华军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很快分别开进本州岛和西伯利亚，华军首先接管了海参崴这座远东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海参崴有近十万名日军投降，华军将这些日军关进了集中营，并从中挑选一些作战勇敢、且战斗经验丰富、战术素养较高的士兵单独编成一军，在食物上并不苛待，此后在其他地方接受的日军降兵也会按照这种情况处理。

接下来，华军先后接管了伊尔库茨克、赤塔、伯力等西伯利亚几个最大的城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华军就将整个西伯利亚接收完毕，投降的日军在被筛选掉精英之后也被集中在这几个城市等待处理。

而在日本本土，华军也以极快的速度将整个本州岛投降的日军接收完毕，整个日本都被华军占领。

日本虽然在战争一开始就被华军压着打，但是由于日本的存在牵制了华军相当一部分兵力，现在日本投降了，这对于德奥等同盟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在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投降之后，日本成为了第三个投降的同盟国国家，德奥两国高层在心理上无疑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未完待续)

第660章如何处理日本

总统府。

外交总长陆征祥来到了萧震雷的办公室，“大总统！”

萧震雷起身示意陆征祥：“来，我们这边谈！”

两人在休息间坐下，萧震雷便问：“日本的情况如何了？”

陆征祥被指定为全权处理日本投降事宜，这次接受日本投降的事情都是由他安排和主持的，他说道：“日本在12月20日与我们举行了投降仪式，并在降书上签字，截止现在，我们已经全面接管了西伯利亚和日本本土，所有日军都按照我们的要求进入了集中营等待处理，西园寺公望等那些人目前按照我们的要求在维持着日本的局面，鉴于日本糟糕的治安情况，我们没有将日本的治安力量解散，而是继续让他们在西园寺公望等人的领导下维持着日本各地的治安，为了加强他们的力量，军方还给他们配备了一定的武器和弹药，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现在日本人还是非常配合的，没有发现什么**的情况，只是”。

萧震雷点点头，问道：“只是什么？有什么话只管说”。

“好的，大总统！”陆征祥继续说道：“只是西园寺公望向我们提出要求，他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放开对日本的封锁，允许日本与外界交流、通商，而且他还希望我们能够援助他们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粮食、衣物以及发展经济”。

以日本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想要恢复一定的经济，就必须要与国际交流，再被封锁下去就会真的变成原始社会，这也是西园寺公望在日本向华国投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日本目前需要大量的食物、需要大量的外界援助，毕竟日本已经被华国封锁的时间太长了。

萧震雷听了陆征祥的汇报之后沉吟片刻道：“这件事情，我需要考虑考虑，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消息。这事不急，等我考虑好了会通知你，对于日本方面的事情，你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让日本普通民众闹事，也不能对日本那些政要太好，不能他们要求什么，我们就必须要答应，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看其他协约国的态度。

另外呢，我们必须要对某些日本人进行惩罚，特别是这几十年来一直对我国怀有敌意，在甲午战争中、在日俄战争中以及在此次战争对我国民众放下战争罪行的战犯进行审判，我们要组织法庭，要挑选好的法官，也允许其他协约国国家派法官过来加入，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犯进行审判。特别是那些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刽子手进行审判！这件事情你先着手进行准备”。

陆征祥答应：“明白！”

萧震雷接下来召集官员、幕僚们开会，会议开始后，萧震雷首先说了第一个议题：“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日本要求解除封锁的问题，诸位对这件事情如何看？”

梁启超最先说道：“大总统，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对日本解除封锁，我

军毕竟才刚刚接管日本的防务，很多方面还没有准备完善，我们对日本的控制，特别是对日本军政两届的控制力还很弱，我认为只有等我们找到能够听话的日本政界人物接手日本的政务之后才能够解除封锁。现在贸然解除封锁，很容易让日本人与其他国家搭上线，到时候其他国家介入对我国就会形成制约”。

萧震雷思考着梁启超的话，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事实，这是从大局和未来出发而考虑的！

不过有官员则表示应该马上解除封锁，这些官员的理由是对日本的封锁时间越长，日本民众的损失就越大，毕竟现在在日本，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饿死和冻死。长期的封锁造成了日本的饥荒持续爆发，这个季节不仅是饥荒，而且是气候寒冷，在食物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又遭遇严寒，这对日本的打击更大，每天死亡的日本人都堆成了山。

萧震雷对于这种观点表示很不感冒，又听取了其他一些官员的建议之后，他还是决定暂时不放开对日本的封锁，就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从长远利益出发，暂时不放开对日本的封锁是必要的。

“好了，对于日本要求我们解除封锁的要求，我们暂时不能答应，至于什么时候解除对日本的封锁，这要视我们对日本的空持程度而定，这件事情就商议道这里为止，下面我们说第二个议题，日本向我们请求贷款，因为他们急需大量的粮食和衣物，以维持这个冬季的生存，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大量的资金用意战后重建工作和恢复经济，诸位对此事怎么看？”

宋世杰说道：“我认为是可行的，只要我们对日本的控制始终有效，那么收回贷款和利息是迟早的事情，毕竟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灭绝日本人，只要日本人老实听话，肯做我们手上的一把刀，我们帮助他们进行重建又有何妨呢？”

马上有官员反对道：“我认为不妥，我们好不容易打得日本人投降了，现在又要帮助日本人进行战后重建，这不是吃饱了撑着的吗？我不同意，相反，我认为对于日本人这些狼子野心的国家，如果不能灭绝它，就要将它四分五裂，让它不能形成一股力量，只有分裂的日本，才能永远不会对我国造成威胁”。

这种观点获得了不少官员的支持，毕竟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竟然成为了亚洲第一，不仅打败了清朝，获得了大量的赔款和土地，而且还打败了沙俄，这种发展速度简直骇人听闻，成为列强的日本竟然想染指朝鲜和华国大陆，这绝对是一头喂不熟的狼，不能再让它安心发展了，必须要将它分割成数个国家。

又有一个官员赞同这种观点他，他说：“如果要将日本分割成数个小国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废黜日本的天皇，毕竟天皇是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只要这个精神信仰还在，日本就有统一的可能性，只有铲除这个精神信仰，日本人再完成统一就难了，而这么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萧震雷笑了笑说道：“这已经讨论到第三个议题了，我们的第二个议

题还没有结论，看来想要在第二个议题上做出决定，要先讨论出第三个议题的结果，既然现在会议自动进入第三个议题的阶段，那我们就说一说吧，那就战斗如何对待日本，是让日本保持现在的统一的状态，还是扶持地方势力让日本分割成数个国家？”

宋世杰当即说道：“大总统，当然是一个被分割的日本符合我国的利益，如果日本一直处于统一的状态，就算我们再怎么压制，它也会有崛起的一天，日本人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重重阻碍重新崛起，但是一个被分割成数个小国的日本却不会！”

范之庸点头道：“我同意这个观点，只是如果我们让日本分割成数个国家，其他国家会不会阻扰？”

萧震雷说道：“这就要从日本所处的位置来说了，就目前而言，日本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威胁了，特别是对列强来说，日本是否强大对他们都构不成威胁，唯独只有美国可能会受到威胁，而被分割的日本不但不能对我国产生威胁，对美国也不会产生威胁，更加可以作为我国和美国之间的缓冲，如果日本被我国扶持起来，美国就会感受到威胁，因此我相信美国也是愿意看到日本被分割成数个国家的！”

萧震雷的观点获得了所有官员的认同，因此此次会议决定将日本分割成数个小国，经过讨论，日本将会被分割成六个国家，其中九州岛是为一国、四国岛为一国，本州岛分为三个小国，北海道为一小国。

第三个议题有了结果之后，第二个议题关于是否要给日本贷款的问题就没有了，既然要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小国，那么短时间之内就没有必要给它们贷款，必须要等到这六国局面彻底形成之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接下来萧震雷说了此次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他说道：“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对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包括当年甲午战争中对我**民造成伤害的日军将领和军官。还有，对日本天皇是否也要进行清算，这需要我们来讨论，下面诸位都来说一说吧”。

对战犯的审判问题，这是与会官员们早就知道的，这个事情即使萧震雷不主动提出来，其他官员也会出来建议，这毕竟是大事。这件事情在国际关系和政治上有着非凡的意义，它可以提升协约**队的士气，也可以打击同盟国的士气，更会让同盟国高层心生忌惮。(未完待续。)

第661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萧震雷说道：“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呢？一方面是对他们狂妄的发动战争的惩罚，另一方面是为被日本人杀害的军民报仇，是的，就是报仇，那些无辜的军民不能白死了，日本人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特别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日本高级将领和官员，他们必须为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负责！诸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宋世杰第一个赞同道：“大总统，我认为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建议从我国司法界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审判法庭，对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成员和其他当年对我国和其他国家军民造成伤害的日军将领以及官员进行审判”。

范之庸道：“如果只是从我国抽调司法人员和法官，那么日本人只怕不服，而且现在我国是协约国成员，我认为有必要邀请其他协约国成员派出法官参加审判法庭！”

“不错，这个建议不错，我同意！”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众官员纷纷对范之庸的建议表示同意。萧震雷见大家都赞同邀请其他协约国成员国派法官参加n审判法庭，于是说道：“好，既然大家都一致同意邀请其他协约国成员国派来法官参加这次的审判法庭，那么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萧震雷刚确定了结果，就有官员问道：“那么这个法庭总得有个名字吧，而且这个名字还必须有气势才行”。

萧震雷闻言一摆手，当即说道：“就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地点就设在东京，就东京审判！”

会议结束之后。接到会议指示精神的陆征祥就开始按照会议的决定开始了工作，他首先以目前华国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帮助日本脱离目前的状态为由拒绝了西园寺公望向华国贷款的请求！再以目前日本的局势不稳、社会治安存在着严重的隐患为由拒绝了西园寺公望要求华军解除对日本的封锁的要求。

而且由于战争和长期的饥荒使得日本国内到处疾病横行。这些疾病当中还有好几种是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如果现在解除对日本的封锁，那么那些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就很容易传染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危害到其他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些理由非常充分，西园寺公望只能往而兴叹，他和其他日本高层有一种与虎谋皮的感觉，他已经从华国方面的态度感觉到了，华国方面只怕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日本，但不管怎么说。最坏的结果也总比死扛到底，直至亡国灭种要好得多。

这天，华军突然将西园寺公望、大迫尚敏、川村景明、鲛岛重雄、上田有泽等为首的目前日本话事人全部抓了起来，与他们有关的一些日本军政官员也全部被捕。

接下来，华军掌握了日本各地治安队伍的指挥权，并且重新任命了治安队伍的官员，这些日本各地治安队伍的官员都是对华军惟命是从的日本人，用日本人治理日本人，这样不会直接造成华军与日本人的矛盾。

西园寺公望、大迫尚敏、川村景明、鲛岛重雄、上田有泽等人被捕之后。其他重要的战犯一个没有跑掉，全部被送进了监狱。

而此时在华国国内，数十名享有盛名的著名法官和数百名司法工作者被抽调出来赶赴日本东京，秦联魁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高官。由他带领这些法官和数百名司法工作者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架子搭起来，一个团的兵力听从远东军事法庭的调遣。

秦联魁带着这些法官和司法工作者赶赴东京之后立即在东京市区选取了一栋房子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和工作地，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法庭的架子搭起来。然后开始派人与各国政府取得联系，邀请协约国各国政府派出法官赶到东京加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审判团的一名法官。原则上是每个国家可以派出一名法官和四名助手。

消息传出之后，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各个纷纷回电答应，表示会马上派出法官和助理赶赴东京，这毕竟是露脸的事情，也是向世人展示存在的时机，因此各国政府非常积极，各国的一些法官和司法工作者都希望自己能够被指派去东京参加审判，能参加国际上如此重大的司法审判，这对于每一个法官和司法人员都是一个无比期待的事情。

除此之外，各国一些自由法律工作者，包括一些自由的著名律师都赶赴东京，希望能作为其中一方的律师在法庭上参与起诉或辩护，这些人在东京到处活动，有的律师想要作为起诉方律师在法庭上露脸，有的律师想为战犯辩护，当然各有各的想法，也不能说这些律师没有正义感，实际上是否正义、是否有罪，很多时候都是凭律师一张嘴的。

东京审判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除了各国很多法律工作者赶赴东京寻找机会之后，还有大量的记者向东京涌来，日本本来是被华国封锁的，这些法律工作者和记者要前往东京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进入。

记者们进入日本之后都被日本的情况惊呆了，现在的日本几乎是成了一片废墟，在日本很难找到一栋很完整的大楼，但凡在闹市区比较显眼的建筑都被轰炸摧毁了，而记者们进入东京之后，看到的几乎是一望无际的瓦砾，东京被轰炸的情况比其他地方都要严重得多。

为了防止这些外国记者报道对华军不利的消息，华军对记者们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记者们基本上只允许在东京城区活动，不能走出警戒区，华军的理由是外面正在爆发疫情，为了记者们不被不知名的病菌感染，因此要对记者们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记者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东京看到的情况向国内报道。

有了各国法官和助手的加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本上成型，于是这个法庭开始了工作，许多司法工作者被派往朝鲜、辽东半岛、西伯利亚、青岛、威海、湾岛、琉球等地收集证据、寻找人证物证，毕竟只有搜集道足够的证据才能将那些战犯定罪。

除了从以上这些地方寻找人证物证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和司法工作者还前往日本各地寻找证据，日本军方秘密档案管理局受到了这些法官和司法工作者的光顾，他们在秘密档案管理局找到了大量的日军残害朝鲜人、华国人、琉球人和西伯利亚的俄国人的罪证。

法官们还找到了许多随军的日本女人，这些日本女人在战时随军队出发，她们的作用就是为日军士兵解决某些方面的需要，很多这样的日本女人死在了外面，能够活着回来都是命大、身体极好的。这些女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和司法工作者找到之后都表示愿意出庭作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罪行。

在日军残害的人当中，只有湾岛和辽东半岛的最惨，这两处地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因此日本人对这两处地方残害次数最多，日本残害最惨的要属朝鲜，毕竟日本在朝鲜统治了十几年的时间，日本曾经在朝鲜大规模残杀反抗的朝鲜军民，还经常搞大屠杀，朝鲜至今都有很多空无一人的村落，村落里只有累累白骨，而没有一个活人，这些都是日本人的罪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当年遭到日军屠杀、残害的幸存者，邀请这些幸存者前往东京指正日本战犯的罪行，这些幸存者本来以为没有机会报仇了，本来以为冤屈就此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却没有想到日本人终于遭到了报应，因此这些各地的幸存者纷纷表示愿意前往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日本人做下的恶事毕竟时间不是很长，存在的痕迹还很多，还有大量的幸存者和罪证都保存了下来，法官们和司法工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这些证据找出来。

日本那些战犯，特别是东乡平八郎等这些刽子手在被捕之后听说他们将要被审判时都吓坏了，他们立即要求与家人见面，这是被允许的，毕竟犯人有要求见家属的权力，这些战犯、刽子手指示家人聘请名律师为他们打官司，如此一来，那些在东京活动的各国自由著名律师们终于有生意上门了。

这些战犯都可以请律师，当然华国当局、朝鲜王国、西伯利亚俄罗斯人代表都请了很多很著名的律师作为起诉方律师与辩护方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辩驳，日本那些战犯们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逃脱惩罚。

而在日本的战犯当中，对于是否要将日本大正天皇当做战犯进行审判的问题引起各国法官团的巨大争议。

第662章朱尔典与天皇密谈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会议室内，各国法官正在进行大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就是是否要将日本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就在前几天，作为受害国之一的朝鲜王国的代表李玮钟提出要将日本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审判，他的理由是大正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对发动战争拥有最终决定权，如果不是他同意，日本军人就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也不会有日本的战败，更不会有这次的东京审判，所以大正天皇理应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应当被审判。

这个理由非常充分，不能因为他是日本天皇就让他逍遥法外，逃脱法庭的审判。然而当李玮钟提出这个提议之后，立即遭到了英国法官乔纳森的强烈，乔纳森反对的理由是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日本天皇只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天皇并无实权，发动战争的权力掌握在日本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手中，天皇即便想反对也不起作用，日本对周边国家造成的伤害与大正天皇无关，因此不能将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也不能进行对他进行审判。

英国人反对的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谁都知道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与英国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天皇如果有才能，是可以获得很大的权力的，特别在军权上，日本天皇有最终任命权。

其实与会的多数国家的法官都很清楚英国法官乔纳森反对的真正原因，原因就是英国也是君主立宪制，英国也有国王和王室，如果这次对日本天皇进行了审判，那么下次说不定就会对英国国王进行审判，兔死狐悲啊！

如今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体制是共和制度是潮流，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向共和制发展，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开始不怎么吃香了，而英国法官乔纳森又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保皇派贵族，他提出反对意见不并奇怪。

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互相争执不下，整个会议开了一个上午，双方就吵了一个上午。谁都无法说对手，最高**官秦联魁看了看时间，敲了敲桌子道："诸位，诸位，请安静！会议开到这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朝鲜李玮钟大人提出了要将日本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对他进行审判，而英国法官乔纳森大人认为真正发动战争的不是大正天皇，因此大正天皇不应该承担这种罪责，双方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目前的情况来看，难分高下，现在午餐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就餐吧，下午各位继续自己的工作。我们明天上午继续这个问题的讨论，好了，散会！"

各国法官们各自散去，秦联魁吃完午餐之后来到了东京一栋比较完好的大楼，这里是处理日本事务全权特使陆征祥的办公地点，距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不远。

凡是与日本事务有关的事情就需要经过陆征祥的批准和决定，除了驻军之外，日本的大小事务都归他管辖。实际上，陆征祥就相当于日本总督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调遣驻日本的华军。包括海陆空三军。

“总长，秦**官来了！”秘书带着秦联魁走了进来对陆征祥说道。

陆征祥抬头一看，笑道：“是秦**官啊，快请快请。我还正想去找你问一下你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取证进行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开庭呢！”

“总长客气，您太客气了！”秦联魁连忙恭谦一番，然后坐在了陆征祥的斜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的调差取证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正式开庭审理，至于不足的证据、证人和相关材料。我们可以一边审理，一边进行寻找！今天我过来是有一件事情要向总长说一下，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

“哦？”陆征祥听了之后开始重视起来，在他看来，能够让秦联魁专程过来汇报，这件事情肯定小不了。

实际上，秦联魁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高**官，与陆征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秦联魁也并非是陆征祥的下级，就级别而论，秦联魁的级别也不比陆征祥低，秦联魁之所以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主要是因为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这段时间离不开作为全权处理日本事务陆征祥的支持，很多需要都需要他帮忙才能搞定。

“到底是什么事情竟然让秦**官亲自跑一趟呢！”

秦联魁于是当即将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托出：“朝鲜王国的代表李玮钟在前天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将日本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当时这个提议被提出来之后，会场就冷场了，因为之前所有人都在潜意识回避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被李玮钟提出来之后，各国代表们就不得不面对这问题了，英国法国乔纳森明确表示了反对，他们双方连续在会议上争论了两天，其他国家的代表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僵持不下，都有一定的支持者！”

当秦联魁说到这里，陆征祥就道：“明白了，那你的意思呢？你来找我是？”

秦联魁摇头道：“总长，不是我的意思，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现在的问题是在对待日本天皇和皇室的问题上，上头已经下达了秘密指令，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确，要废黜日本天皇和皇室，从今以后，日本再无天皇和皇室！既然如此，那我们何不以这件事情为契机呢？”

陆征祥听得眉头一挑：“你的意思是在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暗中站在支持派这一边？然后将这件事情扩大化牵连到整个日本皇室？”

秦联魁点点头，“在接到上面的秘密指令之后，原本我是要采取一定的动作的，但是我还没有开始动作，谁知道朝鲜的李玮钟竟然先提出来了，这也省去了我一番动作，我想来想去，我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高**官并不适合干这种事情，一旦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这不是给国家抹黑吗？所以我想来想起，接下来的事情只能由总长您派人秘密去干，请您无论如何帮这个忙”。

陆征祥闻言想了想，答应道：“好，既然是上头的意思，那我就责无

旁贷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

秦联魁连忙同陆征祥握手道：“那就多谢总长了！”

陆征祥笑道：“都是为国家做事，何必客气？”

等秦联魁走后，陆征祥想了想，走到桌子边拿起电话说道：“小曹，通知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尼泊尔、不丹等国驻日本使节今晚十点秘密前来见我，另外通知美国使馆，我要约见美国公使，再通知铁血调查局日本分布主要负责人，让他马上过来一趟！”

“好的，总长，我马上去办！”

不到一刻钟，铁血调查局驻日本分部主要负责人丁强就来了，秘书小曹带着丁强来见陆征祥，介绍道：“总长，这就是铁血调查局日本分部主要负责人丁强少将”。

丁强敬了一个军礼道：“陆总长，之前我已经接到了上面的电报，总长如果有什么用得上我的，请尽管吩咐，我们铁血调查局驻日本分部一定全力配合”。

陆征祥很满意丁强的态度，让秘书离开后，他对丁强道：“好，那就多谢丁将军了！这件事情还必须要用到你们情报系统的力量，要让你们干这件事情，我想必须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全部，但是这件事情只能到你为止！”

丁强连忙道：“请总长放心，保密条例我还是知道的！”

“那就好，事情是这样的”。

陆征祥详细跟丁强说了一遍，丁强听后立即就明白了陆征祥的意思，他问道：“总长的意思是让我们铁血调查局派人监视各国在日本的使馆以及各国派来加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

“对，还有他们的助手们，总而言之，凡是与此事有关的事情都必须在第一事件报到我这里来!”

丁强站起来道：“明白了，请总长放心！”

陆征祥也站起来道：“好，你先去忙吧，如果有了消息，马上报过来！”

“那我就告辞了！”

两天后，陆征祥接到了丁强打来的电话，丁强在电话中说：“总长，刚刚收到消息，日本驻我国全权特使朱尔典去日本皇宫拜会了大正天皇，由于有规定，我们的人不能进入皇宫内部，所以无法得知朱尔典与大正天皇谈些什么！”

陆征祥听得一愣：“朱尔典？这个老家伙怎么跑到皇宫去了？难道这老鬼又要兴风作浪了吗？如果他们之间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这对我国是十分不利的，现在我授权给你，允许你的人进入皇宫，你们要想办法搞清楚他们的谈话内容，明白吗？”

“明白！”(未完待续。)

第663章密谈（2）

日本投降之后，华军迅速占领了日本各地，包括皇宫这等重要之地，全部由华军驻守，日本皇宫门外有华军士兵站岗，平时还有华军士兵在皇宫内巡逻。一般人是无法进入日本皇宫的，只有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可以进入。

此时在日本皇宫内，大正天皇与朱尔典进行秘密会谈，朱尔典作为英国驻华国全权特使，他想要办一张进入有华军站岗的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还是很容易的，华国方面也没有理由阻止他去拜访日本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看着坐旁边的朱尔典问道："先生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

朱尔典笑道："无他，我是来救陛下的！"

大正天皇虽然有些神经质，但并非是真正的神经病，他听得脸色一变，沉声道："先生何出此言？朕的身体好得很，这皇宫之中也很安全，外面有华军精锐士兵驻守，有谁敢对朕不利？"

朱尔典摇了摇头道："陛下这就是自欺欺人了，陛下不会天真的认为外面那些华军士兵的职责真的是保护陛下的吗？他们只怕是监视、软禁陛下的吧？陛下又知不知道前几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会议上，朝鲜王国的代表李玮钟提出了要将陛下当做战犯处理，要对陛下进行审判，李玮钟是朝鲜国王李熙的死忠，您想想前些年日本军队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李熙作为朝鲜国王。而日本军队却杀了他最心爱的皇后，您认为他会放过您吗？还有，日军在西伯利亚、辽东半岛、湾岛等地杀了那么多人。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差点被灭绝，那些幸存者恨不得吃了您的肉、喝您的血，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您一手造成的，毕竟您是日本天皇，没有您的首肯，日军是不敢这么干的！更重要的是，目前华国方面对这件事情还没有表态。但我认为他们可能比较倾向于赞成李玮钟的提议！"

听了朱尔典的话之后，大正天皇那胆小、懦弱的性格发挥了作用。他吓得脸色惨白，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滴，连忙扑过去抓住朱尔典的手："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先生救我，救我！"

见到大正天皇这副模样，朱尔典在心里会心一笑，鱼儿终于上钩了，这下就好办了。他于是安慰大正天皇："陛下放心，放心，只要陛下愿意与我们大英帝国合作，我保证不会让陛下受到伤害，而且还会竭力推动让日本保留有独立自主的权力！"

大正天皇听了眼睛发亮："什么？先生说的是真的？您真的能让我国保持独立自主吗？"

朱尔典笑道："当然。一个不受华国控制，而且能够保持独立自主的日本是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的，如果日本被华国控制。这不仅对我们大英帝国不利，而且对其他欧洲国家也是极为不利的，对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利，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华国在远东一家独大而没有牵制，而要让日本保持独立自主，没有我们大英帝国牵头站出来支持是办不到的。所以陛下必须要相信我，只有与我们大英帝国合作才有出路"。

大正天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问道："先生要我们日本如何与贵国

合作？”

朱尔典笑道：“第一，我们可以为日本的战后重建提供贷款，当然这个利息可能会高一点，但陛下放心，利息一定会在日本承受的范围之内，第二，我国力主联合其他欧洲国家保证日本的独立自主而不被瓜分和吞并。作为交换，我国希望陛下能够同意将鹿儿岛租给我国作为在远东的军事基地，租借期九十九年！”

大正天皇：“这”。

并不是大正天皇不愿意，而是朱尔典的条件太优厚了，只需要付出一个鹿儿岛99年的租借期就可以让日本保持独立自主，而且还能得到大笔的战后重建贷款，这种好事去哪儿找？这些条件优厚得让大正天皇有些不知所措，让他有些不敢相信是真的，因此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而且他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

朱尔典观察大正天皇的神色，还以为大正天皇感觉为难，毕竟要让出鹿儿岛作为租借地，这在西方而言就是丧权辱国了，因此他自认为很理解大正天皇的感受，于是笑道：“陛下不必现在就做出决定，我可以等，两天够吗？我两天后我再来听陛下的决定，如果陛下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告辞了！”

大正天皇无意识地应付：“哦，哦，哦！”

朱尔典走后不久，铁血调查局日本分部的主要负责人丁强也带着人马赶到了皇宫，守卫日本皇宫的大门的华军班长看见丁强等人腰间鼓鼓的，显然是携带有武器，以为他们有不良企图，当即大喝：“什么人？皇宫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擅闯皇宫者，格杀勿论”。

随着班长的一声大喝，他身后的华军士兵们立即拉动枪栓将子弹上膛，枪口对准了丁强等人。

丁强虽然生气的，但也没有办法，大家是不同的系统，互不统属，而且他很清楚，特工、情报人员只适合活动在黑白两个世界的边缘，想要跟正规军面对面对着干，纯粹是找死的行为。

“别冲动，别冲动，前面的弟兄，前往别误会！”丁强连忙举手双手说道，“我有特别授权！”

守卫皇宫大门的班长疑惑地接过一个特工递过来的授权书和丁强的证件，详细检查了授权书和证件之后，班长将证件还给丁强，并立正敬礼道：“对不住，长官，职责所在，还请长官见谅！不知道长官前来皇宫有什么事情？”

丁强摇头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知道的，你确定你想知道？”

班长脸色一变，沉吟片刻，便挥了挥手，身后的士兵看见都收了枪退到了一边，丁强对班长道：“我要见你们这里的最高负责人！”

班长对身后的士兵交代了一句，然后对丁强摆了摆脑袋：“跟我来！”

丁强很快见到了这里的最高负责人，一个李连长。李连长的态度与那站岗的班长截然不同，他对丁强等人特别热情，表示非常愿意配合丁强的工作，这让丁强不得不感叹“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个道理的正确性。

“李连长，刚才英国特使朱尔典是不是来过？”

李连长诧异道："是啊，丁长官难道是为了他而来的？难道朱尔典从事间谍活动，需要您这尊大神亲自出马？"

"虽然不是这样，但亦相差不远了！"丁强摸了摸脑壳，又问道："刚才朱尔典与大正天皇谈了多久？除了他们两个，都有谁在场？"

"多久？"李连长摸了摸鼻子，想了想说："大概不到三十分钟吧，他们两个应该是单独谈话的，不过门口有两个内侍！"

丁强眼睛一亮，思索一会说道："李连长，我想派两个人常驻这里，不过你放心，他们不会干扰你们的日常事务，你们就当他们不存在就好了，而且他们也不会做出让你们为难的事情，你看？"

李连长闻言笑道："我当是什么大事呢，就这事啊？行啊，我答应了！不过有一点，他们既然常驻这里，就不能随便外出，想要与外面联系，只能用电话联系，直到你下令让他们撤离为止"。

"这没问题，绝对不会让你为难！"丁强当即表示愿意配合工作，又道："李连长，我想见一见那两个刚才守在门外的内侍，我想知道朱尔典与大正天皇具体谈了什么，我怀疑大正天皇可能会与朱尔典暗中达成什么协议，如果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这无疑是对我国不利的，等一会可能会对他们用点手段，所以?"。

李连长一听，连忙道："明白，我明白，丁长官尽管放手施为，我就当没看见，对了，我给你找一间偏僻幽静的房间"。

"多谢，多谢！"

那两个在门外伺候的内侍很快被带了过来，经过丁强的审问，两人先后将自己听到的内容说了出来，两人说出来的情况基本相同，但也有细微的差别，这很正常，这种细微的差别不影响丁强的判断，只需要弄明白几个关键的问题就足够了。

丁强得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之后，立即从皇宫出来给陆征祥打了一个电话，将他调查得到的朱尔典和大正天皇之间的谈话内容向陆征祥进行汇报。

陆征祥虽然得知了朱尔典与大正天皇的谈话内容，却没有应对的办法，毕竟一个完整的日本是可以对华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的，这一点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明白，因此这些国家肯定都会一力支持英国提出的让日本保持独立自主的建议，当然这是将战争赔偿排除在外的，毕竟日本是战败国，理应承担战败条款。

(推荐我的新书，希望书友们多多支持！./book（未完待续。。。）

第664章分割日本

“你先过来吧！”6征祥听了丁强在电话中的汇报之后说了一句。

丁强很快赶来见6征祥，两人见面后，6征祥问他：“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

丁强想了想，说道：“我们现在能做的好像只能阻止朱尔典下一次与大正天皇会面”。

“不让他们见面？”6征祥听得一愣，随即摇了摇头道：“这恐怕不行，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各国使臣去见大正天皇，毕竟人家好歹也是一国之主，即便是囚犯也有被亲朋探视的权力”。

丁强皱起了眉头，又道：“那么阻止朱尔典联合其他国家的使臣？”

6征祥闻言不由苦笑，还是摇头道：“你认为这可能吗？你又不能把他们全部都关起来，怎么阻止他们会面？在你来之前，我已经想过了，想来想起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朱尔典与大正天皇达成协议，我们有什么有段不让他们达成协议呢？”

丁强也想不出好的办法，他开动脑筋，却始终无所得。

良久，6征祥叹道：“这样吧，我先跟朱尔典接触一下，毕竟英国人背着我国擅自与大正天皇谈条件，这等于也是一个把柄，我倒要看看朱尔典怎么跟我交代！”

丁强点点头：“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了？”

“好，你先回去吧，给我盯死了，如果有人再去见天皇，一定要派人在现场，不能让他们单独谈话！”

“明白！”

丁强回去之后想了很久，想要不让英国人与大正天皇达成协议，目前只能尽量减少外人面见大正天皇的机会和时间，而且还必须派人在现场，防止外人单独与天皇交谈，另外所有进出和探视的人都必须要进行严格检查，不能带任何东西进去，也不能带任何东西出来。除此之外，还必须对皇室其他成员和一些天皇的亲信进行严密的监控，防止他们代替天皇与英国人交易。

这天6征祥来见朱尔典，朱尔典对6征祥来找他很是惊奇。他请6征祥坐下后问道：“6总长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日本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可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

6征祥盯着朱尔典一直不说话，这让朱尔典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忍不住问道：“6总长。你是怎么啦？有什么话就直说，你这样让我很不习惯”。

6征祥道：“听说特使先生昨天去拜会大正天皇了？”

朱尔典当然知道这种事情肯定瞒不住6征祥，当即点头道：“不错，怎么？难道我不能拜会大正天皇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很愤怒！”6征祥脸色不善，他接着道：“你昨天去拜会了大正天皇，可是据我所知，你跟大正天皇谈话的内容违背了协约国的盟约，盟约中有一条，任何协约国成员不得单独与同盟国媾和。对此，

朱尔典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尔典听得脸色一变，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立即道：“6总长，用你们的话说，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说话是要负责人的，你说我与大正天皇单独媾和。请问你有什么证据？”
6征祥平静道：“正是因为我没有证据，所以我才会坐在这里跟你谈话，否则的话我早就拿着证据回去面见我国大总统了，如果我国大总统手上有你单独与大正天皇媾和的证据。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朱尔典马上换上一句笑脸：“6总长，我想你听到的肯定是谣传，这肯定是有人在恶意调拨，我们大英帝国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
6征祥盯着朱尔典看了一会，才说道：“如果没有，那时最好。我也希望是谣传，最好别让我现你们英国人企图与日本人单独媾和，这个后果是你无法承受的，告辞！”
从朱尔典的下榻处出来，6征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相信经过这次面对面的交锋，朱尔典想要单独与日本人媾和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朱尔典既然知道了华国方面现了他的企图，除非他疯了，否则他不敢再与大正天皇谈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完，英国人的目的不在于从日本得到什么好处，英国人只是想要在远东地区扶持一个势力牵制华国，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扶持日本，不让日本在这次战败中被削弱得永远不能翻身，而且还要想办法帮助日本重新崛起。
英国伦敦方面最初给朱尔典的指示是如果能够从日本得到一些好处最好，如果不能，则退而求其次，不让日本被华国削弱和控制，要让日本始终处于**的状态，达成这样一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6征祥相信接下来朱尔典肯定会上蹿下跳联络各国使臣，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联络尽可能多的国家，暗中联合在一起，抵制以英国为的西方国家。
这天晚上，6征祥再次将能够请来的外国使臣都请了过来，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公使洛克，还有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沙特、阿曼、也门以及几个南美国家的使臣。
在这次聚会上，6征祥阐述了将日本分裂成六个小国的必须要，在这些小国家之中，亚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华国阵营，而其他几个南美国家则是以美国为，只要能说服美国，其他南美国家就不成问题。
美国公使洛克问道：“6总长，听您说了这么多，我没有看出将日本分裂成六个小国到底有多么重要，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其他几个南美国家的使臣听了这话也都看着6征祥，都想看看他怎么说。
6征祥道：“好吧，那么我们先来说说不把日本分裂成六个小国的情况，为了不让日本重新崛起之后继续起战争，我国一定要全面控制日本，让它随时处于我国的控制之下，我国才会安心，为了我国的安全，我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它，而如果是这样，洛克先生，难道你们美国就会感觉到安全吗？还有诸位你们这些国家呢？要知道太平洋虽然宽广，但并非不

可以逾越，如果日本被我国全面控制，那么我国与美国以及诸位之间就再也没有缓冲地了，到时候太平洋上就会出现大洋彼岸双方势力的角逐，这难道是美国政府和诸位的政府愿意看到的吗？

但是一个分裂成六个小国的日本列岛就不同了，分裂成六个小国的日本列岛会成为我们双方之间的缓冲地带，这难道不好吗？毕竟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共赢，而不需要兵戎相见”。

6征祥的话说完之后，洛克就和其他南美国家的使臣低声讨论起来，而6征祥并不说话，他慢慢地喝着茶等待洛克等人消化他的这番话。

几分钟以后，洛克对6征祥说道：“6总长的话很有前瞻性，我对此表示赞赏，得不得说，你说服了我，我个人对您的这番见解非常赞同，但是我必须向国内汇报，我对您的话赞同并不代表我国国内也赞同您的提议”。

6征祥点头道：“当然，您有这个权利，我相信贵国国内高层都是有识之士，他们的眼光能看到将来，而不是眼前！”

两天后，美国国内给洛克来的电报，同意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小国的提议，美国国内高层现在基本上都在奉行孤立主义原则，因此他们对于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小国的提议很赞同，这样有助于在战后不会与华国在太平洋上产生地盘争端。

洛克带来的消息让6征祥心里有了底，在各国使臣会议上，6征祥当场提出了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小国的提议，而英国特使朱尔典则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将日本分割是违背日本民众意愿的，他代表大英帝国坚决捍卫日本民众的意愿。

6征祥对于朱尔典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挖苦朱尔典，与其操心日本民众的意愿，还不如多关心关心英国人的生活状态，现在德国人的封锁已经很严重了，英国本土很多民众都在忍受着饥饿。

6征祥的话让朱尔典羞得满脸通红，但朱尔典还是坚决不同意将日本分割，除了日本民众的意愿之外，他认为日本本身是一个整体，有统一的民族，强行将日本分割并不妥。

双方争执不下，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某个国家的使臣提议采取表决法决定是否要将日本分割，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于是双方都同意通过举手表决。

表决的结果让朱尔典极为颓废，他没想到6征祥竟然说服了美国和南美其他几个国家，这样一来，同意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国家的票数明显要比不同意将日本分割的票数多几票。

朱尔典输了，英国人想要保住日本牵制华国的企图破灭了，朱尔典只能狼狈地回到华国京城继续做他的外交公使。

(推荐我的新书《级漂流瓶》，希望书友们多多支持！./波ok/) (未完待续。)

第665章东京审判（1）

各国使臣会议决定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小国之后，华国方面就开始行动起来，陆征祥接到来自国内的命令，分别在日本各地物色可以扶持的人选，这些人要会听话，不能违背华国的指示。

陆征祥忙着在寻找六国代理人的时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边对是否要将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的讨论已经进入了尾声。

这天在秦联魁召集的各国法官代表会议上说道："相信诸位都已经得到了消息，关于是否要将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的讨论，我认为就没有必要了吧？会后我会直接发下拘押令将大正天皇逮捕入狱"。

英国法官乔纳森站起来大声反对："我不同意，各国的联合决定对是否要将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并没有影响，两者之间也没有关系！"

秦联魁笑道："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如果要完成各国的联合决定，就必须要废除天皇，因为天皇是日本人的精神信仰，只有终结这种精神信仰，才能将各国的联合决定彻底执行下去，而我们正好将借这个契机将大正天皇当过战犯处理，如此一来，废除天皇和王室就没有阻力了！"

各国法官代表顿时议论纷纷，绝大多数的法官代表们都表示同意将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毕竟大多数法官代表都无法顶住压力违背国内的指示，他们这些最终还是要回国讨生活的。

英国法官乔纳森孤掌难鸣，他气得脸色涨成了猪肝色，气急之下拂袖而去。秦联魁当即宣布遵照所有人的一致意见，将大正天皇当做战犯处理。并立即发下拘押令将大正逮捕入狱，其余所有王室成员也都受到监视。并对他们的财产进行冻结。

1918连1月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对日本战犯进行开庭审理，首先被送上法庭的就是寺内正毅。

经过一些列的前奏之后，法官让检控官进行控诉，检控官在法庭上列举了寺内正毅的种种罪行，寺内正毅在甲午战争期和日俄战争间当任日军军官，在甲午战争期间率部登陆朝鲜与清军和朝鲜军作战，在朝鲜期间大肆杀戮当地的朝鲜平民，在攻入辽东之后。又大肆杀戮辽东的平民，在日俄战争期间，也杀死大量的东北民众。除此之外，寺内正毅在当任朝鲜总督期间曾下令屠杀大量无辜朝鲜平民。

远东国际法庭的检控官很明智的没有列举寺内正毅杀死朝鲜和清朝军人的例子，毕竟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军人之间的厮杀很正常，这不能成为罪行。

这次庭审的法官是法国人，程序进入辩论阶段后。法官待检控官陈述完寺内正毅的罪行之后，便问被告寺内正毅："被告，对于检控官列举你的罪行，你是否认罪？"

辩护律师站起来道："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不认罪，我的当事人确实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率部登上朝鲜半岛和华国东北，并且与朝鲜军和清军进行作战。但杀的都是朝鲜和清朝军人，并没有伤害平民百姓。

即便是有平民百姓在战斗中伤亡，也是误伤。即便是他的士兵曾经杀死过朝鲜人和华国人，那也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奉命行事！”

检控官立即站起来道：“被告，不要以奉命行事推脱掉责任和罪行，你的上级是否对于下达过屠杀平民百姓的命令，我们已经掌握了详细的情况。

法官大人，诸位陪审员，文明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队的军规条令之后都有相关的不准做出对平民做出不利的举动的规定，我想这个平民不只是本国民众，还包括他国平民，军队屠杀平民无疑是违反军规的、是反人类的，我们有证据证明被告寺内寿一在甲午战争期间、日俄战争期间以及日本统治朝鲜期间，被告下令屠杀了大量的平民，其中1895年1月5日，被告下令部下士兵在平壤城郊杀害村民479人；1895年2月1日，被告下令在华国丹东杀害平民382人，1895年2月11日，被告下令在旅顺口杀害平民517人。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被告下令杀了华国东北平民1065人。在被告担任朝鲜总督期间，被告下令屠杀的朝鲜平民多达8649人，这些都是有确凿证据的，而且是屠杀人数比较多的一些例子，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无辜的平民被被告下令杀死，只是我们找不到证据了！”

被告律师站起来冷笑：“证据？我的当事人不相信这些证据是真实的，事情都过去十几二十年了，谁能保证你们搜集到的证据是真实的？”

检控官对法官道：“法官大人，二十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别说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期间，被日军屠杀的平民还是有很多幸存者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不少幸存者，我肯请求法官大人允许我们请出一位甲午战争期间的朝鲜平民幸存者出庭作证！”

进入举证阶段，法官开口道：“允许！”

一个四十多岁、满脸沧桑、瘸了一条腿的男子被法警带来进来，看这个男人的服饰，应该是朝鲜人，他被法警带到了证人席。

在法官的询问和引导下，这个朝鲜男子在法庭上宣誓表示自己所说话都是真实的，绝不撒谎，如果作伪证，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法官示意检控官可以起身问话，检控官站起来问道：“证人，请说出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那瘸腿男人用朝鲜语说道：“我叫李昌镐，今年42岁，以打鱼为生”。

“你的家在哪里？”

“釜山海边的日出小渔村”

检控官指着寺内正毅问道：“你认识这个人吗？”

证人李昌镐扭头看了看寺内正毅，顿时眼睛睁得大大，眼神中似乎要喷出怒火，他指着寺内寿一愤怒的大叫：“认识，我认识他，就算他化为灰烬，我也认识他！”

“你为什么认识他？”

“二十四年前，就是这个人带着一队日本兵坐船来到了我们的渔村，他们将我们全村3个村民集中起来，然后用火枪将这些村民尽数打死，当时我也在人群之中，一阵枪响之后，所有人都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土地，

除了四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死了，我就是这四个幸存者其中的一个，我当时也被打中两枪倒在尸体中，一颗子弹打穿了左臂，另外一粒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膝盖，我中枪之后昏迷了，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将我当成尸体与其他的尸体丢弃在村子旁边挖掘的大坑里，夜里我们四个幸存者醒过来，然后互相帮助逃了出来！”

检控官对法官说道：“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年日军登陆朝鲜时，第一个攻占的就是这位李昌镐所在的日出小渔村！”

法官点了点头，看向被告方，问道：“被告律师有话要问证人吗？”

“是的，法官大人！”被告律师占了起来。

“证人，你怎么知道被告就是当年带队屠杀你们村子的日军军官，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人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时间模糊的，你怎么确定被告就是你说的那个日军军官呢？”

证人李昌镐顿时大急，他愤怒道：“我当然记得，他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他，如果你们的父母妻儿被人杀了，而你在场亲眼看见了，难道你不会记得你的仇人的长相吗？”

被告律师摇头道：“你的话不足为信，时间太长了，二十多年前，我当事人还很年轻，一个人相隔二十年，在长相上是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我不认为这位李昌镐先生所说的日军军官就是我的当事人！”

这时检控官拿出一份文件道：“法官大人，我们有证据证明寺内正毅就是当年带队进攻日出小渔村的日军官员，这是我们在日本军部秘密档案室找到了相关记载，这上面记载了当年的登陆釜山作战计划，而负责占领日出小渔村的日军中队就是寺内正毅带队的，请法官大人和各位陪审员过目！”

资料被呈上去之后，法官和其他陪审员都很快看完，证据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份日军内部记载的档案足以证明当年就是寺内正毅率部杀死了日出小渔村229人，其中四人幸存下来。

证据被法官交给证据整理员收起来之后，法官对被告律师道：“被告，你还有什么话询问证人吗？”

被告律师又问了证人李昌镐几个问题，最后对法官说道：“法官大人，事情很明显，我的当事人当时的军事行动是奉命行事，他接到了来自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攻占这个小渔村，因此杀死那些村民并不算是他的罪行！”

“反对！”检控官起身大声怒斥，“法官大人，被告的上司被他的命令只是占领那个小渔村，并没有让他下令杀死那些渔民，而且根据证人所说和我们掌握的情况，那些渔民是被被告带着日军士兵强行抓来之后集中起来，最后用枪集体射杀的，这就是屠杀，如果这不是屠杀，什么才是屠杀？渔民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被杀死！”

第666章东京审判（2）

对寺内正毅的第一次庭审很快结束了，庭审的整个过程并不会在短时间之内结束，而要被送上法庭的战犯多达上百人，看来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年的时间。

针对这次庭审，外界都议论开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所有的日本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在东京的一家街头小酒吧里，酒客们络绎不绝。现在的日本，物质贫乏，能在街头找到一家小酒馆实属不易，据闻这家小酒吧的老板背后的关系非同一般，也只有背后有着非凡的关系，才能在这个时候的东京街头开酒馆，毕竟酒食不是凭空变出来，有关系才能搞来酒食。

这家酒馆酒水和食物的价格要比正常情况下高出一截，但这也是属于正常，毕竟这样的酒馆在东京独一份。

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司法工作者、自由律师、以及一些华军的中级军官都经常来这里喝酒，甚至还能看到各国外交使臣和他们的助手的身影。除此之外，一些家里有钱的原日军中低级军官也经常关顾这里，这些人每次都是喝得醉醺醺的离开，看来战败投降的打击让这些日军中低级军官们无法接受现实，只能终日里借酒消愁。

在熙熙攘攘的酒吧内，角落的留声机播放着飘忽、轻松的音乐，让进入酒吧内的客人们的感觉非常的放松，来这里消费的不止有男人，还有女人，这些女人基本上都是随同自己的丈夫来日本工作的女人，她们并没有工作，当丈夫在工作的时候，她们有时候就来酒吧喝一杯，这些女人基本上都是西洋女人，也只有西洋女人中才有这么胆大的，酒吧内做服务的是一些日本女人，每一个都很年轻和漂亮。在这个时候，一份在酒吧的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工作又轻松又赚钱，因此这里的日本女服务员一个个都非常的年轻和漂亮。她们是被挑选而来的，有了这些年轻的日本女服务生，酒吧的生意想不好都难。

“喂，你们对今天的庭审怎么看？”在一个角落里，三个法国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一人低声问道。

其中一个法国人说：“按照今天这个情况，如果下几次庭审还是这样的话，我想寺内正毅被判有罪是板上钉钉了，只是判罚轻重的问题！”

第三个法国人问道：“你们说，寺内正毅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吗？”

“极有可能！毕竟他是军人内阁的首相，是发动政变组建军人内阁的头号人物，法庭对于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采取最高判罚标准！”

酒吧内，几乎每一桌的顾客们都在谈论着今天的庭审的情况，最近几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发生的任何消息都成为了所有日本人和来自外国的人士的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这时酒吧的门帘再次被人从外面掀开了，两个穿着毛呢大衣的华国人走了进来，酒吧内的人们头只是习惯性地扭头看了一眼，但是这些人很快发现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竟然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高**官秦联魁，他们想不到秦联魁也会到这种街头酒吧里来喝酒。

在秦联魁和另外一个人向酒吧吧台这边走来的时候，不断有人向秦联

魁打招呼，秦联魁对这些人都点头微笑。

两人来到吧台便向酒保要了两杯酒，一边喝着一边聊着，秦联魁问道："你这次来东京干什么？"

友人喝了一口酒笑道："公务在身啊，你还好一些。动动嘴皮子就行了，我还得到处跑！"

秦联魁见友人闭口不谈他此行的目的，就知道友人这次来东京肯定有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是极为重要的并且保密程度很高的。

正准备转移话题的时候。友人却又自己说了出来了："其实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你也知道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被轰炸之后，有一半的战舰沉入了土佐湾，另外在佐世保和横须贺港口内还有大量的日本战舰沉入海底，我这次来就是想办法尽量把这些沉船打捞起来。能打捞多少就打捞多少"。

秦联魁根本不相信友人所说的，他虽然不是海军人员，也不是船员出身，更不是从事打捞的这个职业，但他知道以目前的打捞技术，想要将这些沉船从数百米深的海底打捞起来，简直痴人说梦。

秦联魁笑了笑，没有说话。友人转移话题："对了，听说你们今天对寺内正毅进行了庭审？情况怎么样？"

秦联魁道："比较顺利吧，对于我们这种做法官的人来说，我们要操心的是如何保证庭审顺利进行、不要出乱子和公平公正，只有对检控方和被告方而言，庭审的情况才有好坏之分！"

"什么时候对天皇进行庭审？"

"对天皇的庭审可能要留在最后，毕竟他才是重头戏！"秦联魁说到这里，诧异道："你怎么知道要对天皇进行审判？你不是今天刚来吗？"

友人笑道："你以为国内的消息很闭塞吗？这个消息当天就传回了国内，国内各大报纸这几天都对这消息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三岁小孩都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第二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继续，这次被送上法庭的是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是日本海军将领，要说他作为一名海军将领，是不应该被起诉的，因为他除了带领日本战舰与清朝战舰和俄国战机作战之外，没有机会在作战过程中对受害国的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不过检控方对他的起诉并不是屠杀平民，而是起诉他在战争中屠杀俘虏。

检控方对东乡平八郎的指控是，在甲午战争期间，东乡平八郎曾经下令将落水的清朝水兵救起，但很快就下令将这些清朝水兵俘虏全部集体枪杀，被杀的清朝水兵俘虏多大638人。

在国与国的战争中，杀俘是不被允许的，没有人追究还没事，但是如果追究起来，这个罪名可不轻，当然执行的士兵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下令屠杀的人！

东乡平八郎实际上早就退休了，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但是在寺内正毅发动的政变事件中，东乡平八郎出力甚多，他是寺内正毅的左膀右臂。

老态龙钟的东乡平八郎被送上了被告席，谁能想象得到这个步履蹒跚

的老人当年竟然下令屠杀了638个清朝的水兵战俘呢？

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检控方向法官提出请证人上庭指证，法官答应了，于是一个证人被带来过来，这个证人是个四十多岁中年人，斯斯文文的样子，戴着一副厚实的近视眼镜。

当东乡平八郎看到这个中年人之后半天没有想起来是谁，不过很快检控官对证人的询问就解开了他的疑惑，并让他脸色大变。

检控官问道："证人，请你向法官、各位陪审员和在场所有的人说出你的身份！"

证人道："尊敬的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还有在场观众们，你们好，我叫川崎花树，今年48岁，甲午战争期间，我曾经是东乡平八郎的随行副官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船上负责他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

川崎花树说出自己的身份之后，顿时在法庭上引起了轰动，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东乡平八郎曾经的随身副官竟然出庭指证他，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也让很多人不得不怀疑东乡平八郎的人品是否有问题，否则一个贴身服侍的副官怎么可能出庭指证他呢？

检控官问道："请问证人，在甲午海战期间，被告人是否下令屠杀了638人的清朝水兵战俘？"

传奇花树道："他下令屠杀清朝的水兵战俘，是我亲耳听到和看到的，他确实下达过这样的一个命令，当时我就在他的身边，至于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我从船舱里出来，看见每一艘战舰上都有士兵押着一队队的清朝水兵俘虏，士兵们让他们跪在船舷边上，然后随着一声令下，所有士兵都同时开枪，清朝水兵战俘们全部被打死倒下，有的尸体直接掉进海水中，最后士兵们只需要弯腰就将那些清朝水兵战俘的尸体很轻松的推入海水中，舰队走过之后，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清朝水兵战俘的尸体"。

随着川崎花树的陈述，法庭上的气氛极为压抑，这个川崎花树的声音和说话节奏感将这件事情陈述出来，在声音语调上控制得非常好。

检控官又问道："请问证人，你跟被告有过节吗？"

川崎花树摇头道："我跟他没有私人过节，甚至他还是我的恩主，如果不是他的提拔，我的军衔不会提升到少将军衔！"

"那你这样站出来作证指控他，岂不是有点忘恩负义？"

川崎花树义正言辞道："他对我是有恩是真的，我很感激他，但是他不该伙同寺内正毅发动政变，让军人内阁进行独裁统治，据我所知，华**队在收复了湾岛、和朝鲜半岛之后并没有继续进攻日本本土的意图，当时大隈内阁已经在商议向协约国投降的事宜，是东乡平八郎这些人不知死活的发动了政变，成立军人内阁妄图与华国死战到底，而他们的所作为所将整个日本和所有的日本民众全部拉入了战争的泥潭，就是因为他们几个人的错误，却将整个日本都拖下了无底深渊，难道他们不该死吗？难道他们不该被送上绞刑架吗？"

检控官："法官大人，我问完了！"(未完待续。)

第667章日本黄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还在继续，此时一个华国人来到了横须贺港，他就是在东京街头酒馆里与秦联魁一起喝酒的友人，他叫马博阳。

马博阳来日本表面上的任务是主持华国打捞船队打捞沉没在横须贺和佐世保港口内的日本战舰，实际上他的真正任务是寻找一批黄金，这批黄金的数量极大，据说重量达到三百吨，它是日本现存所有的黄金了，当日本本土遭到华军轰炸和登陆攻击之后，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人内阁下令将全日本各地所有黄金收缴，包括私人拥有的黄金和黄金类首饰。日本全国被收刮一边之后，总共收集到一百多吨黄金，另外日本各大银行和国库存有两百吨黄金，这六百吨黄金有不少是当年日军从朝鲜和华国东北抢来的，据闻日本当年占领朝鲜之后，将朝鲜的国库都搬空了。

马博阳只是到横须贺转了一圈，打捞的事情自然有专业打捞队去作业，在港口内打捞沉船比较容易，这不需要他操心，他必须完成自己这次来日本的真正任务，寻找到那批黄金就是他的任务。

悄悄回到东京的马博阳发出了联络的信号，然后就在上次他与秦联魁一起喝酒的酒吧等着，没过多久，一个人来到他身边低声道："马先生吗？你要找的人现在脱不开身，他吩咐我过来找您，带您去见他，请跟我走"。

马博阳喝完杯子里的酒就跟着来人走了，半个小时后，他见到了铁血调查局驻日本分部主要负责人丁强。

"实在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段时间各国间谍在日本活动猖獗，忙得我都晕头转向了，没有亲自去与您会面，实在抱歉！"丁强一脸的疲惫对马博阳道歉。

握了之后，马博阳笑道："没关系。看得出来你确实很忙，只是我这次来可能要麻烦你啊！"

丁强连忙道："消息是我们这里报上去的，我们理应负责到底，长官如果用得上我。请尽管开口！"

"那就多谢了！"马博阳点头，又道："人手方面嘛，我可以从驻军那边调来一些人马，至于你这边，我可能要仰仗你们的情报收集能力。你们除了报上去的消息之外，还有其他与此相关的消息吗？"

丁强想了想说道："目前来说，还没有更多的消息传回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批黄金目前还在东京，至于具体在东京什么地方，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推测知道这批黄金具体下落的知情人应该有两个人，除了寺内正毅之外，大正天皇应该也是知道的！其他知情者都被杀了，而我们的人就是从最后被杀的日军军官嘴里得知了零星的消息。这个人是埋藏那批黄金的主要执行军官，但是他在说出那批黄金的下落之前就断气了"。

马博阳诧异道："大正天皇？他也知道黄金的下落？之前寺内正毅的军人内阁不是将他软禁起来了吗？他怎么会知道？"

丁强解释道："寺内正毅这些人在东京的耳目非常之多，他在虽然在政变中被捕了，但是我们发现事后他的秘书曾经去探视过他，他的秘书在

探视他之后就立即去了皇宫见了大正天皇。现在已经进入庭审阶段了，寺内寿一难道不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知道那批黄金下落的人只有他了，难道他不怕自己死后，那批黄金的下落成为永远的谜团？寺内正毅这个人虽然狂妄，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尊敬的，在软禁大正天皇期间。天皇的饮食起居一切如常，他宁可自己的吃得差一点，也要让天皇吃好，寺内正毅是个聪明人。他肯定知道自己这次绝对会在劫难逃，他肯定会把黄金的下落告诉天皇！”

马博阳摸了摸下巴，“你这个推断未免有些武断了，寺内正毅为什么就一定会把黄金的下落告诉告诉大正天皇呢？难道他不会告示他的儿子吗？”

“长官，他的儿子寺内寿一在福冈战役中被打死了！就算他把黄金的下落告诉他的后代，难道他不知道这批黄金会让人万劫不复吗？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地位的人想要保住这么大一批黄金何等困难？他如果告诉他的后代。只会害了他们，寺内正毅是个聪明人，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马博阳点点头：“嗯，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你是怎么知道寺内正毅将黄金的下落告诉了大正天皇，难道就因为寺内正毅的原秘书曾经探视过他，又去见了天皇？”

丁强摇头道：“这只是一个方面，寺内正毅的秘书见完大正天皇之后就被人杀了，我们的人赶到的时候，他还有一口气，这人只来得及说出‘黄金’两个字就死掉，我有理由怀疑，这个人来见天皇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黄金的下落告诉大正天皇，当他的任务完成之后就被杀死在皇宫附近，我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检查，致命伤是背后一刀，这一刀的伤口从右边肩膀斜向下到左胯，几乎将他劈成两截，这是日本忍者用武士刀劈砍造成的伤口！”

马博阳闻言皱起了眉头，缓缓道：“除了去找他们两个，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找到这批黄金了吗？”

丁强建议道：“长官，想要从寺内正毅这个人的嘴里得知黄金的下落只怕比登天还难，我认为长官不妨从大正天皇身上下手，大正天皇这个人很怕死，而且特胆小，他有时候还发神经质，从他身上打开缺口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大正天皇是否真的知道那批黄金的下落，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去探望一下大正天皇了！”

马博阳再次出现在秦联魁的面前了，秦联魁惊讶道：“你不是去横须贺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马博阳笑道：“是啊，我回来办点事情，这次找来找你，是想请你帮点忙的？”

“什么忙？违反规定的事情，我可不干！”

“我想见见大正天皇，但是监牢那边说大正天皇是特殊犯人，不能探视，你给我开一张特别通行证！”

“什么？”这下秦联魁更加吃惊了，“你要见大正天皇干什么？”

马博阳掏出一张纸抖开正色严肃道：“国家机密！看看这是什么？这

是最高当局给我的授权文件，我可以出入日本任何地方，见任何人，调动任何资源，包括军队在内。所有人等都必须无条件配合，不得过问缘由！否则就等着保密局派人来请去喝茶”。

文件是真的，秦联魁绝对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出问题，他无奈道：“大哥，要不要这么严肃啊？你这是拿着一把尚方宝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啊！行行行，我给你开特别通行证，也不过问你想干什么，行了吧？”

马博阳拿着秦联魁开具的特别通行证再次来到战犯监狱，这次监狱长看到马博阳出具了特别通行证非常配合，问道：“长官要探视谁？”

“大正天皇！”

“好吧，请跟我来！”

在监狱长的亲自陪同下，马博阳来到了关押大正天皇的牢房门口，作为天皇，尽管现在成为了犯人，大正天皇在牢房内的环境还是要比其他战犯好得多，牢房很宽敞，里面完全不像牢房，倒像是一个酒店的总统套房。

打开牢门上的窗口，马博阳发现里面的人正侧身躺在床上睡觉，监狱长刚要开口将大正天皇喊起来，马博阳连忙竖起手掌阻止了他，然后示意他往回走。

两人一边往外走，马博阳一边询问典狱长关于大正天皇的一些情况：“典狱长，大正天皇被送进来之后表现如何？”

典狱长道：“刚送过来的前三四天时间，大正天皇吓得不轻，都生病了，而且还时常发神经质，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饭也不吃，估计受到的惊吓过度了，不过这几天情况好了一些”。

马博阳又问：“你知道其他皇室成员的情况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们应该也被限制了自由，只是没有被送到这里来而已！”

马博阳点了点头，又道：“这里的伙食怎么样？我是说给大正天皇的伙食！”

“他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每餐菜式基本上是两荤一素吧，份量不多，有一小碗米饭，现在物资运输困难，为了避免浪费，战犯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吃个半饱”。

马博阳想了想又问：“他喝酒吗？”

典狱长道：“本身应该是喝的，但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一直没有给他酒喝！”

思索了一会，马博阳从口袋了掏出一些钱递给典狱长，典狱长诧异道：“这是？”

马博阳笑道：“放心，不是贿赂你的，明天中午我请大正天皇吃顿饭，你给安排一些，菜式搞得丰盛一点，要有酒，地点不要安排在牢房里了，我看你的办公室不错，就安排在那里吧！怎么样，行吗？”

典狱长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头道：“好吧，本来按规定是不行的，但是您不一样，我会安排好的！”

马博阳同典狱长握手：“那就多谢你了！”

“您客气了！”(未完待续。)

第668章黄金换命

马博阳表面上的工作是负责打捞横须贺和佐世保两个港口的沉船，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打捞船队正在横须贺港口海面上进行作业，为了掩人耳目，马博阳还在东京搞了一个指挥协调部，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去上过班。

打捞沉船也是有价值的，尽管沉没在港口内的战舰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说比较值钱的就是那些炮弹，但那些沉没的战舰上有些比较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的制造技术是目前华国都没有掌握的，日本人是从英国人订购了战舰，再通过研究战舰上的零部件得到的技术，而英国却对华国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技术封锁，因此华国想了很多办法就没有得到一些零部件的制造技术，如果能够把沉没在港口内的日本战舰打捞起来，再通过研究相关的零部件，就能够得到相关的制造技术。

从沉没的战舰上研究出相关的技术只是打捞沉船的其中一个目的，沉船打捞起来之后既可以送入军事博物馆内展览，又可以进行修复改装之后再次投入使用，当然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毕竟日本以前制造的战舰相对于华国现在的海军战舰来说都有些过时，不过可以当做运输船使用。

尽管打捞沉船有些前途，但与马博阳真正的工作相比又不是那么急切了，寻找三百吨黄金的下落▿这对于马博阳来说，是他愿意和喜欢从事的工作。

第二天，马博阳再次前往战犯监狱，典狱长到监狱门口将他迎了进去。一边向办公室走一边说：“长官，您昨天吩咐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酒席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酒菜随时都可以上桌，是否需要找人作陪呢？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找几个能喝的过来”。

马博阳哭笑不得，连连摆手：“不需要！对了，你没有将我要请大正天皇喝酒的事情告诉别人吧？”

典狱长连忙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您的允许，我哪敢将这种事情随便说出去？”

“这就好！”

来到典狱长的办公室。马博阳见里面已经收拾出来，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他对典狱长道：“不错，现在可以上菜了，另外你亲自去将大正天皇请过来，要注意一点态度，人家虽然现在沦落成战犯了，但毕竟曾经是一国之主，别做得太过分！”

“明白。明白，您就是不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您就放心吧！”典狱长拍着胸脯做了保证之后离开了。

得到典狱长吩咐的几个狱警很快将酒菜摆满了一大桌子。实际上就马博阳和大正天皇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菜，不过对于华国人来说。请客吃饭如果不做得丰盛一些担心拾人牙慧。

马博阳坐在桌边椅子上抽完一根烟之后，典狱长终于领着大正天皇过来了。大正天皇的脸色有些苍白，也许是近一年多来一直被软禁。很少晒太阳的缘故吧！

“马长官，人，我给您带过来了！”典狱长道。

马博阳点点头：“谢谢典狱长，麻烦您安排一下，外面的人全部离开至二十步之外，不要让任何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明白！”典狱长答应一声后走到外面招呼站岗的狱警们退到二十步之外。

马博阳关上办公室的门，然后对大正天皇拱手恭恭敬敬作揖：“华国大总统特使马博阳见过日本国天皇陛下！”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大正天皇本来已经沦落为战犯阶下囚，现在见华国的总统特使还对他行次大礼，连忙道：“马特使太客气了，不必如此！”

马博阳笑道：“天皇陛下，我们坐下边吃边谈，请请！”

大正天皇其实并不适合做一个天皇，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政治敏感性也是极差的，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总统特使来见他意味着什么。

坐到酒席上之后，大正天皇还谨守着礼仪，但马博阳请他动筷子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大快朵颐起来。马博阳对于大正天皇能有这样的举动很理解，毕竟自从开战以来，前前后后日本被封锁的时间长达三年之多，又时常遭到大规模轰炸，经济直接崩溃，日本列岛内物质贫乏，有钱都买不到，随着时间的延长，钱在日本列岛内已经没有作用了，全都成了废纸，就连大正天皇这个一国之主都经常饿肚子，即便有吃的，也只是一些粗茶淡饭，肉倒是有吃的，但那是死人肉，但大正天皇不敢吃，现在看见这么一大桌子美味佳肴，自然抵挡不住美食的魅力。

大正天皇开始动筷子之后，哪里有空说话？马博阳只好陪着一起吃，他吃得很慢，酒也喝得慢。

大正天皇一口气干掉了四碗米饭，满桌子的菜被吃掉了一半，最后他实在吃不下去了，才恋恋不舍的放下了筷子，但不停地打着饱嗝。

“哎呦，哎呦”大正天皇抱着圆滚滚的肚子大叫起来。

马博阳吓了一跳，该不是撑得太厉害了吧？他连忙起身跑过去：“天皇陛下，天皇陛下，您没事吧！”

大正天皇只是痛苦的喊叫，马博阳立即跑出办公室通知典狱长快请医生过来，医生得到通知很快赶了过来，医生经过检查之后说大正天皇没事，只是吃得太多了，让大正天皇躺下休息，又打给他打了点滴，这才完事。

看着大正天皇被重新送回了监牢，马博阳点燃一支烟抽起来，此时他突然有一种感觉，莫不是被大正天皇给玩了吧？可是看大正天皇那样子，不像是很有心计的样子啊！

过了两天，马博阳得知大正天皇没事了，再次来到了战犯监狱面见天皇，这次他也不请吃饭什么的了，直接来到牢房与天皇谈话。

“看样子，天皇陛下是没事了，真是可喜可贺啊！”马博阳笑着打招呼。

大正天皇连忙道：“还好，还好，那天都是朕吃相太难看了，才吃得撑住了，倒是让马特使见笑了！”

“没关系，我可以理解！”马博阳笑着摆摆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问道：“天皇陛下知道外面的情况吗？正好我这来带来了一份今天的报纸，这上面有与您相关的报道，您可以看看！”

“哦？”大正天皇眼睛一亮，连忙接过报纸看起来，战犯被关在监狱里是不能看报纸的，一切外界的消息都被隔绝，现在能够看到外面的报纸，而且是与自己有关的报道，大正天皇根本就忍不住。

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评论家对大正天皇被送上法庭进行审判之后可能会被判为死刑进行了推测，文章中列举了诸多理由，每一条都对大正天皇非常不利，只要看完这篇报道的人几乎都会认为大正天皇被判死刑是板上钉钉了。

大正天皇看得浑身直颤抖，脸色惨白得怕人，看完报纸的大正天皇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仿佛丢了魂一样。

马博阳看见大正天皇这个样子，就知道时机到了，当即说道：“天皇陛下，以目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量刑力度而言，您被判处死刑的机率几乎超过百分之八十！”

听到马博阳的身影，大正天皇眼珠子转了转，回过神来了，他平时有时候会发神经质，脑筋也不太清醒，但此时却非常清醒，他立即抓住马博阳的胳膊：“说吧，朕要怎么样才会被无罪释放？你有什么要求？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否则你这个总统特使来这里干什么？”

马博阳看了大正天皇一会儿，然后从旁边找来两张椅子面对面放着，两人坐下后，马博阳才说道：“据我所知，寺内正毅下令将日本全国的黄金都集中起来了，并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点，而知道这个秘密埋藏地点的人只有他一人，但是前不久他派他的秘书来见了您，之后他的秘书就被人杀死了，我相信他的秘书是来将黄金的埋藏地点告诉陛下的，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

“明白了，你的目的是要那批黄金，对不对？”大正天皇恍然大悟道。

马博阳笑道：“陛下真是聪明人，陛下将这片黄金交给我们，我们则保证陛下和其他所有王室成员的安全！”

大正天皇略一思索摇头道：“不是朕不相信特使阁下，阁下有何凭证呢？”

马博阳掏出了总统授权令递给大正天皇，大正天皇接过去看了看，然后还给马博阳，说道：“这虽然证明了阁下的身份，朕也不会怀疑华国大总统的诚信，但是如果朕将所有的黄金都交给了贵国，朕这一大家人以后吃什么喝什么？这报纸可是写得清清楚楚，各国联合决定要将朕送上法庭审判，要废除天皇尊位，要废除王室，这么一来，以后朕和朕的家人都只是普通人了，再也没有国家供养，要如何讨生活呢？”

马博阳低头想了想，然后抬头说道：“我可以做主将贵国三菱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三井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秘密划到陛下的名下，为了防止这件事情被外人得知，这个持有股份是秘密的，不能向外面公布，陛下只能享有分红权，当然如果以后陛下想要卖掉股份，陛下也可以联系我，由我来处理，如果陛下驾崩，秘密股份自动转入第一继承人名下，您

看如何？”

大正天皇思索良久，终于答应了：“好，朕同意了！”

第669章沙皇黄金

大正天皇胆小、怕死，为了保命，为了平安无事，他最终还是答应将那批黄金的埋藏地点说出来，而马博阳作为华国总统特使则答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运作，保证在宣判的时候法官会宣布对他进行无罪释放，但是会剥夺他天皇的身份，以后也不再有天皇，不再有皇室，但他也警告大正天皇，两人秘密交易的事情不能有任何文字记录以及只言片语传到外界，否则他将难保大正天皇的安全，大正天皇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活命的机会，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

两人当场成交，为了以示诚信，马博阳打电话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高**官秦联魁叫来战犯监狱。

秦联魁得到通知之后很开赶到监狱见到了马博阳和大正天皇，“老马，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马博阳严肃道：“秦**官，我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拥有总统特别授权，要求你在对天皇陛下宣判的时候宣判他无罪释放，其他结果不变，现在你当着天皇陛下的面，对陛下说，能不能做到？”

秦联魁听了这话就明白了，马博阳的这个要求，肯定是萧震雷授意的，否则这么大的事情，马博阳根本没有这个胆子擅自做主。

他转过身看向大正天皇郑重道：“请陛下放心，无论庭审的过程如何，在宣判的时候，您都将会被无罪释放！”

其实在萧震雷的眼里，大正天皇是死是活并不重要，而且大正天皇在位期间是真正的没有任何权利。才即位没几年就开始打仗，发动战争根本不由他做主。他只是一个摆设而已，而且他的身体又有病。放他一马又如何？

大正天皇听到秦联魁的保证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垮了下来。

送走了秦联魁之后，马博阳转回来对大正天皇道：“陛下，该我做的，我都做了，现在您是不是应该将黄金的埋藏地点说出来了？”

这次大正天皇没有犹豫，很痛快的将埋藏黄金的地点说了出来，原来这批黄金的埋藏地点一共有五处地点。每一处都在东京不同的方位。

从战犯监狱出来之后，马博阳立即找到驻军司令部出示了总统特别授权文件，从驻军抽调了一个营的兵力，然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分别藏在五处地方的黄金秘密的取出来装船运回国内。

这件事情完成之后，马博阳就要启程回国了，至于打捞沉船的事情交给别人去主持，他还要回国向萧震雷复命。

临走前，马博阳向秦联魁辞行，秦联魁吃惊道：“你不是要主持打捞沉船事宜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马博阳笑道：“国内来了新的命令。我要回去复命，打捞沉船的事情就只能交给别人做了，对了，你在这边还有多长时间？”

秦联魁道：“这可说不准。可能还需要一年半载才能将所有战犯审判完毕，慢慢熬吧！如果再来日本，一定要找我啊！”

“一定会的！”

马博阳于2月3日回到了京城。略作休息之后就赶到了总统府，准备面见萧震雷将此行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汇报。

总统侍从室主任杨永泰却告诉他：“大总统正在召开会议。请马监察官在旁边接待室休息一下，等大总统开完会。我会第一时间进去跟你通报的！”

马博阳连忙道：“那就麻烦杨主任了！”

大会议室。

萧震雷看着左右两侧的军方将领和总统办公室幕僚们说道：“半个月前德国已经对西线英法联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海陆空三军同时行动，在海军方面，德国又出动了一片潜艇加强了对前往英国的商船的打击力度，英法美等国已经组织大批巡洋舰编队对商船船队进行护航，也组织了舰队专门对付德军的潜艇，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形势一点点开始向协约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段时间德国的潜艇损失严重。

空军方面，由于德军补充了大量的战机前往西线战场支援，协约国空军一度受到了压制，制空权不断在双方之间易手，就连我国派驻在西线的空军战机都有大量的损失，目前我们已经再次抽调了两个空军师前往西线增援，不利的局面正在慢慢好转。

但是陆军方面，英法联军就有点惨了，德军一个集团军从奥尔良向西南而下攻击了汉密尔顿统帅的英法联军的左翼，德军来势凶猛，汉密尔顿抵挡不住，只得率部大幅度后撤，沿途损兵折将，一百二十万的兵力，损失了四十万人，退到勒芒的时候之后八十万了。目前汉密尔顿正在组织兵力构筑防线希望此次来抵挡德军的疯狂反扑，依我看啊，汉密尔顿这次只怕要丢官罢职了。

还有一个消息，美国的第一批部队已经抵达了法国西海岸，目前正在下船集结，这支部队的番号是美国第一集团军，兵力二十八万人，军队的战斗力嘛，暂时还不得而知，只有打过才知道，想来也高不到哪儿去，以美国目前的情况，也只能一边训练一边打仗了，英法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死乞白赖地让美国把这支刚刚训练完毕的第一集团军要过来，对于英法来说，炮火嘛，总之是越多越好，人多胆子肥，英法目前也只能跟德国拼人多，我军目前的任务仍然是休整、蓄积力量，对了后勤运输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后勤副部长包玉臻站起来道：“大总统，目前我们的运输能力提升了1.5倍，供应能力提升了1.9倍，西线战区目前储存的武器弹药物资可以支持一年有余！”

萧震雷点点头，扭头看向王亚乔：“王局长，你那边还有什么消息吗？”

王亚乔站起来道：“大总统、诸位，我局目前从苏俄和德国同时得到了一个消息，再通过其他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德国正在与苏俄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员、会谈的地点，这些我们正在正在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过来，我们推测这次俄国与苏俄进行秘

密会谈的目的很有可能是苏俄方面想要结束与德国的敌对局面，一旦他们双方签署停战协议，那么苏俄就会腾出手来整顿内部，甚至有可能对答应过我们的承诺和签署过的协议进行反悔，我认为我军不得不防！”

萧震雷指示道：“密切监视，一旦发现苏俄军队有向东调动迹象，马上汇报！”

“是！”

“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诸位回去之后就按照刚才会议上决定的去办吧，散会！”

散会后，萧震雷和秘书小高走到办公室门口刚要进去，杨永泰就从后面追上来报告：“大总统，马博阳监察官回来了，现在正在接待室等着见您，是否要见他？”

“哦，马博阳回来了吗？正好，让他过来吧！”萧震雷吩咐了一声便走进了办公室。

“好的，大总统！”

正喝着茶的时候，杨永泰带着马博阳过来了，马博阳立正道：“大总统，我回来复命了！”

萧震雷放下茶杯向马博阳招招手，两人来到休息区坐下，萧震雷说道：“博阳啊，你这次去日本干得不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这批黄金找到，并且取出运了回来，你的功劳不小啊！”

马博阳连忙道：“都是大总统栽培！”

萧震雷闻言笑道：“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以后不准在这样！嗯，这样吧，你们监察部门是清水衙门，你的职位暂时不能提升，先把功劳记下，另外就奖励三十万元改善一下生活环境和条件，你看怎么样啊？”

马博阳吓了一跳，问道：“三十万元？大总统，这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不多，相比你找回来的三百吨黄金而言，这三十万元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么说定了！”

“是，既然是国家奖励，那我就收下了！”

萧震雷又道：“既然已经回来了，我这里正好又有一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做，这次的任务跟你上次的任务差不多，也是找黄金！”

马博阳一听，顿时哭笑不得，“又找黄金？大总统，你不会是又让我去哪个国家搬来人家的国库吧？”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笑道：“虽然不是搬人家的国库，但其实也跟搬国库差不多。据情报部门得到的消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退位之前曾命令他手下的将军高尔察克将俄国国库内的所有黄金都运出来了，这批黄金的数量有两种说法，一说可能是六百吨，还有一个说法是一千五百吨，情报部门得到的消息并不十分准确，所以这个需要你亲自去求证，你的任务是找到高尔察克将军，从他那里把黄金运回来！”

“沙皇的黄金？这倒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萧震雷道：“给你三天的时间休息，三天之后启程，你东升之后，会有人给你送来相关的东西方便你行事”。

马博阳起身立正道：“明白！”

第670章分工行动

马博阳于2月10日抵达了俄国城市乌法，目前乌法一带由忠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高尔察克将军控制，高尔察克手下有二十万俄**队，但这二十万军队装备奇差、武器弹药极其缺乏，尽管高尔察克手上有沙俄国库的黄金，但是他不敢用这批黄金，再说即便是有钱，他也买不到武器弹药。

:: :: 点 :: 小 :: 说，

马博阳在乌法的一间皮毛店铺内见到了负责追查俄国国库黄金下落的铁血调查局情报人员鹰隼。

“你好，鹰隼兄弟，我是马博阳！”

鹰隼向马博阳拱手道：“原来是特使，叫我鹰隼就行了，我们到里屋说话！”

“好！”

2月的乌法还是非常冷的，屋里烧着一盆火，木材在火盆里烧得噼啪作响。鹰隼从火盆上方的架子上拿起水壶给马博阳倒了一缸子热水，马博阳接过缸子喝了几口热水后感觉全身都暖和了。

身体暖和之后，马博阳便说：“鹰隼兄弟，说说你掌握的情况吧，这批黄金的下落查到了吗？具体的数量到底是六百吨还是一千五百吨？”

鹰隼点燃一支烟，慢慢抽了起来，介绍道：“根据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分析得知，这批黄金还在圣彼得堡沙俄国库的时候有一千五千吨，那时候沙皇尼古拉二世还没有退位，前年沙俄发动的夏季攻势，沙俄没有钱了，为了发动那次夏季攻势而用掉了两百吨，此后一年的时间内又陆续花掉了七百吨，还剩下六百吨。沙皇发布诏书退位之前命令高尔察克率部将这批黄金从国库运了出来，所以说现在这片黄金还剩下六百吨！

这段时间我们派了很多人手进行调查。并且对可疑的地方进行侦查和排除，最后发现剩下三处地方是我们还没有调查的。这三处地方也是最有可能藏着这批黄金的地方！”

马博阳放下水杯，连忙问道：“哪三处地方？”

鹰隼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纸摊开之后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这是一张手画的地图，他用手指指着地、图上说道：“你看，这三处地方分别在这里、这里和这里，这第一处地方是高尔察克的司令部和住处，这里是一个城中的城堡，在半山腰上，有重兵守卫。黄金藏在这里的可能性也最大，第二处是弹药库，武器弹药目前可是高尔察克的命根子，所以他对弹药库的防御非常重视，布防的兵力并不比他的司令部少，这里地方足够大，也非常安全，黄金藏在这里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第三处地方是火车站，自从我军放弃这条俄国境内的运输线。我国守军从这个车站撤离之后，火车站就被高尔察克派兵占据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高尔察克已经被苏俄方面的军队从北方和西方逼近。高尔察克如果不敌苏俄军队，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向南或向东撤退，南面俄军的态度不明确。如果苏俄方面说服了南面俄军，那么高尔察克唯一可以撤退的就只能向东。向东是乌拉尔山脉我军的防区，而从乌法火车站坐火车是快速从乌法撤退的最好办法。而且据我们

所知，乌法火车站目前有三列火车，都被高尔察克手下军队控制，而且驻防乌法火车站的是高尔察克的亲信警卫团，这个警卫团将乌法火车站布防得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任何人都不知道火车站内部的情况，这火车站也有可能是高尔察克藏匿黄金的地方！”

马博阳也掏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燃抽起来，他研究着地图上三处位置，研究了一会儿抬头问道：“你认为高尔察克的司令部，这个半山腰的城堡藏有黄金的可能性最大？”

鹰隼点头道：“对，高尔察克这个人生性多疑、而且为人极为谨慎，你想啊，这么大一批黄金，他哪有不放在身边亲自看着的道理？”

马博阳想了想摇头道：“你说得虽然很有道理，但我不认为这个城堡是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

鹰隼闻言颇有些意外，疑惑道：“为何？”

马博阳分析道：“你看啊，这个城堡在半山腰，就算从山底有道路通到城堡内部，想要将六百吨黄金运到城堡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金的搬运极为困难，如果中途出现意外让黄金散落出来，消息就有可能走漏，高尔察克尽管生性多疑，但做事极为谨慎，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鹰隼听了马博阳的分析，一拍脑袋：“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那么按照你的分析，这批黄金不是藏在弹药库就是藏在火车站喽？”

马博阳抽了一口烟后用手指点了点弹药库，“弹药库看似安全，但实际上最为危险，一旦弹药库发生爆炸，不仅所有的弹药保不住，连藏在其中的黄金也会被炸得到处乱飞，而且由于爆炸会产生高温，黄金遇到高温会熔化掉，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依我看，火车站藏黄金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我是高尔察克，我就会命人把黄金直接搬上火车，到时候如果要撤退，直接让人开着火车就跑，根本不需要准备，多么方便？”

鹰隼眼睛一亮，脸上露出笑容，“听你这么一分析，这个火车站的火车上藏黄金的可能性还真是最大的，那我们马上展开行动派人去摸摸情况？”

“慢！”马博阳举手，又道：“这只是我的个人分析，黄金到底是不是藏在这里，我们还不知道，我认为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其他两个地方的侦查，这三处地方都要进行一番调查之后才能知道到底哪儿才是藏黄金地方”。

鹰隼皱眉道：“我们已经收买了一个在弹药库驻防的俄军连长，有了这个连长的配合，我们的人接近弹药库应该不是很困难，至于火车站，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混进去，我手底下有俄国人，装扮成俄**人应该可以混进去调查，反倒是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办法能够混进去调查！”

马博阳笑道：“这个不难，我这次来除了要找黄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面见高尔察克，他是忠于沙皇的人，国内高层认为可以扶持他对抗苏俄！”

鹰隼诧异道：“扶持他对抗苏俄？可他手下才二十万人马啊，现在我军控制的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差不多都被苏俄军队占领了，他这

二十万人马如何抵挡得住苏俄军队的进攻？”

马博阳摇了摇头：“只要有钱有地盘，军队是可以招募的嘛，再说了，你只知道高尔察克是反对苏俄的，实际上还有其他地方的俄军将领有好些是反对的，就说白俄和乌克兰那边就有好几支军队反对苏俄，另外在我军控制的乌拉尔山脉以东还有一支被我军控制和监视起来的三十万人的俄军，另外在西伯利亚，我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俄军俘虏也有近三十万人，这么多俄军总数量也有近百万了，如果给他们配备精良的武器，供给充足的弹药，这场仗还是有得打的！实在不行，等我们打败同盟国之后，我国和西方国家可以派兵干涉嘛！高尔察克是尼古拉二世的亲信将领，如果我们扶持了他，他就可以以他的身份将其他反对苏俄的俄军联合起来”。

鹰隼抽着烟惊讶道：“听你这么一说，这高尔察克确实值得扶持”。

两人当即对接下来的行动进行商议，决定进行分工，鹰隼负责派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分别对弹药库和火车站进行侦查，而马博阳则去见高尔察克，一方面与高尔察克商谈扶持他对抗苏俄的事情，一方面侦查高尔察克的城堡，看看黄金是否藏在城堡内。

第二天，马博阳带着两个随从悄悄溜出城外，然后走正规渠道来到高尔察克军队设置的哨卡前亮出自己总统特使的身份向哨卡俄军军官说明要求见高尔察克。

哨卡俄军军官听说马博阳是华国总统特使，而且要求面见高尔察克商谈重要事情，当下不敢怠慢，检查完马博阳的证件和随身授权文件之后，马上打电话向上面通报。

消息很快传到高尔察克这里，高尔察克听说是华国总统特使，暗自心惊不已，他想了很久也没想出华国总统为什么会派特使来见他，仔细想了想，还是决定见一见马博阳，于是打电话让下面的军官将马博阳和他的两个随从带到城堡。

华国总统特使来到，高尔察克认为以自己目前的处境实在不敢托大，于是亲自到城堡门口迎接。

“欢迎特使阁下前来乌法！我就是高尔察克！”

马博阳同高尔察克握了手，笑道：“能见到将军真是不容易啊，这一路上路过了许多苏俄的关卡才来到这里”。

高尔察克奇怪道：“特使阁下既然要来这里，一路上大可以光明正大，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我相信以您的身份，即便是苏俄军队也不敢为难您吧？”

马博阳道：“我当然不能让苏俄知道我来见您了，否则他们就会猜到我来找将军的真正目的了，将军，难道您猜不到吗？”

高尔察克恍然大悟：“我明白了，特使阁下果然是贵客，快跟我进城堡休息！”

第671章游说高尔察克

高尔察克原本是海军将领，一战爆发之后，他在沙俄波罗的海舰队当任作战部长，沙俄的许多将领表现平庸，但高尔察克极具指挥才能，他在里加城下给德国海军陆战队以迎头痛击，因而不久后被擢升为海军少将。高尔察克擅长布雷，他的舰只往往深入到敌方水域很远处布雷，曾炸沉数十艘德军舰艇。1916年，高尔察克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出任黑海舰队司令。他在黑海也是战功卓著，在君士坦丁堡击沉了多艘德**舰并将黑海的制海权牢牢地掌握在俄军的手上。

沙俄被推翻之后，他本来希望新政府能够在国内建立起秩序。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他大失所望，临时政府发出的第一个命令竟是允许士兵不服从长官。去年六月，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兵、士兵和工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解除高尔察克黑海舰队司令的职务，派他到美国去进行军事考察。高尔察克在美国待了两个月，途经华国时获悉了十月革命的爆发。

回到俄国之后，他便在乌法成立了内阁执政，即俄国临时政府，黑海舰队、乌克兰地区以及乌法周围一些地区的俄军归附在他的之下，到目前为止，高尔察克手下已经有二十万大军，还有其他地方的俄**队表示愿意支持他，一些从前线退下来的俄军为了生计也来找高尔察克。

高尔察克和他手下军队目前的处境并不是很好，首先就是粮食问题，其次是御寒问题。不过冬季已经快要过去，衣服的问题变得不太重要。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武器弹药缺乏的问题。

尽管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高尔察克还是竭尽全力置办了一桌看上去比较丰盛的招待酒宴。为了保密，马博阳没有让高尔察克宴请其他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越少人知道他到来越好，高尔察克尊重了马博阳的要求。

为了保密，酒席上就高尔察克和马博阳两个人，两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闲聊，聊的无非都是一些风土人情。高尔察克对华国近些年来的变化比较感兴趣。

酒宴过后，高尔察克拿出极为珍贵的咖啡冲了两杯，两人一人端着一杯咖啡面对面坐着开始正式交谈。

“特使阁下，请您道出您的来意吧，我洗耳恭听！”高尔察克伸手做出一副请的样子。

马博阳说道：“据说将军正在收集各方兵力准备对抗苏俄军队的进攻，苏俄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这是要颠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意识形态，我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对此反对的，就我国目前来说。我们愿意支持将军阁下！”

“哦？”高尔察克虽然在之前已经隐隐猜测出来，但是现在亲耳听马博阳说出来，还是感觉很惊讶，不过他转念一想。这天下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

于是他问道：“首先我非常感谢贵国信任我，并愿意支持我，不过我想问一下。贵国对我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马博阳道：“将军，对抗苏俄不是一国之事。我们愿意联络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我们集中这些国家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苏俄。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和力度！”

高尔察克想了想，直入主题：“那么我方要付出什么呢？您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免费的，那样我会怀疑我是活在梦境之中！”

“西伯利亚，我们要你承认将整个西伯利亚归还给我国！”马博阳一本正经地说道。

高尔察克愣了愣，随即爆发出一身大笑：“哈哈哈哈”。

马博阳皱了皱眉头，“将军，这很好笑吗？”

“这难道不好笑吗？”高尔察克反问，冷笑道：“你刚才用到了‘归还’这个词，难道西伯利亚本身就是贵国的？我怎么没听说过？”

马博阳道：“蒙古帝国时代，西伯利亚就是我国的领土了，那个时候你们斯拉夫人还只是波罗的海边上的一群野蛮人！”

高尔察克闻言大怒：“特使阁下，你要这么说的话，两千年前，贵国的势力范围还只在长城以南，甚至更久以前，贵国还只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小部落，而你们逐渐将控制范围扩大，这是侵略！”

马博阳摆摆手道：“将军，话不能这么说，难道你们俄国能有如今这么大的疆域就没有侵略过吗？我们之所以说西伯利亚是我国的土地，那是有历史记载的，现在我国有能力将从前丢失的土地拿回来，当然要不遗余力了，不是吗？实不相瞒，之前苏俄方面的高层已经在多年前就同我国签署了将西伯利亚归还给我国的协议，现在苏俄当权执政了，就已经坐实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苏俄与我们一级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我们绝对不会支持将军！”

高尔察克怒气冲冲：“我当然知道谈判肯定要有适当的妥协，但是你们的胃口太大了，整个西伯利亚，你们开这个口也不怕闪了舌头！你们难道认为我是一个卖国求荣的人吗？让我承认你们拥有西伯利亚的主权，哈，真是可笑，我效忠的并非是沙皇一个人，而是这个国家，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的无理要求的，我宁愿被苏俄杀死，也绝不承认你们对西伯利亚拥有主权！”

马博阳连忙道：“将军先别动怒，也先别急着一口拒绝，我知道您不怕死，您是一个英雄，怎么会怕死呢？但是您想过您拒绝我们的后果吗？现在您的敌人是苏俄，据我们所知，南方奥伦堡的俄军和地方势力已经被苏俄说服并宣布服从苏俄方面的指挥，西北方苏俄军队已经逼近到切尔尼，西方左翼由伏龙芝率领的苏俄军队已经逼近到萨马拉。您和您的军队以及您治下所有的人民已经被苏俄军队方面三面合围，如果我国驻防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军队向西逼近。那您和您的军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您当然不怕死。但您手下的士兵和子民呢？这样吧，您仔细想想，为了您手下的军队和子民好好想想，我会现在城中住下，等待和您再次会谈！”

马博阳走了，实际上他刚才说的形势并非全是正确的，至少有一点他没有会说。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北高加索地区，前俄国临时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邓尼金和科尔尼诺夫组织了一支由

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这支军队的数量还不少。

“等等。等等！”高尔察克连忙叫住马博阳，“特使阁下，你现在出去很可能被苏俄方面的特工人员发现身份，如果被发现，你来到这里的秘密就保不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暂时住在我的城堡，怎么样？”

马博阳求之不得，但还是道：“这样是不是太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

马博阳就这样在高尔察克的城堡里住了下来了。

这天晚上，马博阳睡不着，准备去找高尔察克聊几句，看能不能说服高尔察克。没想到还没有走到，就看见高尔察克和一个军官向后花园走了过来，马博阳心中一动。连忙止步躲在一根廊柱后面。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沙皇陛下一家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

这是高尔察克的声音。马博阳马上竖起了耳朵。

高尔察克身边的军官说道：“已经查出来了，陛下一家目前被关在彼尔姆的一家修道院内。但是那里防备森严，我们没有办法救出陛下一家，而且彼尔姆距离我们的势力范围太远，就算有办法能够救出陛下一家，也没有办法将陛下和他的家人安全护送回来，除非走叶卡捷琳堡，但是叶卡捷琳堡在华军的控制下，我们目前和华军的关系算不上好，华军不一定能帮忙”。

高尔察克吃了一惊，“彼尔姆吗？那里距离华军控制的叶卡捷琳堡确实很近，苏俄方面的胆子也确实够大的，竟然将陛下一家关在与华军势力交界的彼尔姆，难道他们就不怕华军出动攻击彼尔姆吗？又或是被华军知道了消息，秘密派人将陛下一家劫走，苏俄岂不是亏大了？”

军官想了想说道：“将军，不如我们请华军帮忙？”

“请华军帮忙？不不不，不能让华军知道这个消息”高尔察克马上想到了马博阳，但是他随即否定了这个办法，与华军合作无疑是与虎谋皮，而且华军的胃口也太大了，他不想成为罪人，如果那样，即便是将沙皇一家救出来，沙皇也会愤怒地杀了他。

军官不解道：“为什么？目前而言，我们除了找华军帮忙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高尔察克没有再说话，他没有告诉身边的军官为什么不能请华君帮忙，因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华军的目的是得到西伯利亚，从名义上来说，沙皇是西伯利亚的主人，华军当然不会把这个主人救出来，一旦沙皇一家获得自由，沙皇就不会同意将西伯利亚让给华国，华国方面宁可沙皇死在苏俄手里，那样对于华国而言就有了借口说西伯利亚的主人已经死了，西伯利亚已经成为了无主之地，华国当然有权占据。

未完待续（土豪们、大佬们、书友们、兄弟们，我的新书《超级漂流瓶》上传了，在此向诸位推荐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推荐票的给点推荐票，另外再点击收藏一下，给我一些动力，谢谢。）

第672章有了眉目

在原来的历史上，沙皇一家先是被苏俄关押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后来临时政府曾准备把他们送到英国避难，但因遭到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拒绝，而没有得逞。∈♀，以后，尼古拉二世全家被苏俄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后来又被转移到叶卡捷琳堡，关押在商人伊帕季耶夫的寓所，但这个时空里西伯利亚被华军占领，苏俄当然不能再将沙皇一家关押在西伯利亚，而是秘密关押在彼尔姆。

马博阳躲在暗处将高尔察克和军官的对话从头到尾都听到了，原来沙皇一家竟然被转移到了彼尔姆，据说铁血调查局一直在调查沙皇一家下落，但始终没有查到任何线索，马博阳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听到这个消息。

并非铁血调查局的情报收集能力不如高尔察克手下一个情报军官，而是因为苏俄军队基本上都是由沙俄军队转变过去的，高尔察克手下的情报官员本身就是俄军中高级将领，他与各地俄军将领和军官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俄**界的关系网异常复杂，想要打听出沙皇一家的下落，虽然费点工夫，但并不是做不到。

第二天，高尔察克来找马博阳，马博阳请他坐下，问道：“将军想通了吗？是否同意我方的条件，只要将军在协约上签字，我国就会联络其他国家全力支持将军”。

高尔察克坐下道：“特使阁下，这件事情我无法做主，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将军。虽然我手下就几十万人，可我们只是一股军事力量。并没有权力同意将西伯利亚归还给贵国。不过，虽然我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力！”

马博阳听得心中一动：“是谁？”

“我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

马博阳装作吃惊的样子：“什么？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和他的家人还活着？他们在哪儿？”

高尔察克道：“目前陛下一家被苏俄关在彼尔姆，如果贵国答应从叶卡捷琳堡出兵攻击彼尔姆并将陛下和他的家人从彼尔姆救出来，并且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愿意出面去游说陛下同意将西伯利亚规划给贵国”。

马博阳一愣，他对高尔察克的态度在一夜之间竟然完全发生转变感到吃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高尔察克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难道是他听说了沙皇一家的下落而发生转变的吗？

略作思索之后，马博阳问道：“将军此言当真？”

高尔察克马上道：“当然，我愿意对我说过的话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我不保证能够成功，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不能成功，贵国可以自行尝试派人去游说皇帝陛下，但是不管能不能成功，贵国对我方的支持不能停止，您看如何？”

“这”这件事情超出了马博阳的预料，也出乎国内高层的预料，马博阳考虑了一下说道：“将军，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权限范围，我想我必须要

跟国内方面联系”。
高尔察克连忙道：“当然可以。您需要用电台吗？我这里就有，您可以随便使用”。
马博阳摇头道：“我恐怕要去一趟叶卡捷琳堡，我在那边给国内发电请示，一边联系那边的驻军。如果国内同意的话，我就与那边的驻军进行军事行动的部署，等一切部署妥当了。我再过来面见将军，到时候希望将军派人与我一同前往叶卡捷琳堡。没有您的人带路，我们找不到关押沙皇陛下一家的地点！”
高尔察克思索了几秒便同意了：“好的。希望我们这次能够合作成功，特使阁下准备什么时候启程？我想为特是阁下准备一个欢送酒宴”。
“这样吧，趁着现在天色还早，我收拾一下就立即启程！”
马博阳拒绝了高尔察克的挽留，实际上高尔察克也希望早点能够得到华国高层的回复，如果华国决策层能够同意，那么他的目的就实现了。
马博阳带着两个随从被高尔察克派亲信卫兵送出了乌法城，但是不久马博阳又带着两个随从秘密潜回了乌法城内并与鹰隼取得联系后重新见面。
见面后，马博阳问鹰隼：“怎嘛用，鹰隼兄弟，你那边调查进行得怎么样？”
鹰隼道：“我这边几乎同时派人混入了弹药库区域和火车站进行调查，但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弹药库内部以及火车站的三列火车上，就我们情报人员目前获得的情况来看，黄金藏在弹药库内的可能性远不如藏在火车站的其中一列火车上大，现在我们的情报员还在这两处地方侦查，正在想办法进入弹药库内部和火车上，如果能够进入弹药库和上火车，就可以得知黄金是否藏在这两处地方。对了，你那边查得怎么样？”
马博阳摇头道：“我倒是很顺利地进入了高尔察克的城堡内部，就我的观察，黄金应该不在城堡内，如果黄金是藏在城堡内，我一定能够查到蛛丝马迹”。
鹰隼闻言说道：“这么说来，黄金不是藏在弹药库内就是藏在火车站的其中一辆货车上了，看来我这边要下点工夫才行，对了，特使，你与高尔察克谈得怎么样？”
马博阳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而是问道：“我来这里除了找黄金之外，还另外有任务，这个任务必须尽量少让人知道，你还是别知道的好，也别问。我要与国内联系，能不能用你这里的电台？”
鹰隼一愣，马上道：“当然可以，跟我来！”
鹰隼找出来一台发报机交给马博阳就走了，马博阳马上让两个随行助手向国内发报，将这次与高尔察克见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又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寻找沙皇黄金的进展情况。
乌法火车站。
一个俄军班长带着一队士兵在一列火车旁边的站台边进行巡逻，连续走了几节车厢之后，俄军班长站住捂住小腹做痛苦状。
“哎呦，不行了，早上吃坏了肚子，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好地方解决

一下，副班长，你们继续巡逻，我待会会赶上你们”。
“好的，班长！”副班长答应一声，然后对身后的士兵一挥手：“我们走！”
一个班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了，班长捂着肚子从车厢后面伸出脑袋看了一眼，然后迅速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立即窜进了一节车厢内。
车厢内堆得满满的，一层油布盖在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货物上面，班长掀开油布的一角，露出几个木箱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螺丝刀将最上面的一个木箱子盖子撬开，只见木箱子内发出一阵金光，箱子里码着一块块金砖，整整齐齐的，十分的耀眼。
班长被金光照花了眼睛，伸手揉了揉，然后才眯着眼睛，脸上流露出贪婪的神色，回过神来的他，立即伸手进木箱内连续抓出几块金砖塞进自己的军衣口袋内。
一连抓出来五块金砖后，班长才恋恋不舍的重新将木箱盖上，整理好军衣之后，他刚转身就被一支手枪顶住了额头。
班长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他看清了来人，是负责这片区域的营长，营长冷着脸道：“你好大的胆子！来人，下了他的枪，把他抓起来”。
后面两个士兵冲上来讲班长控制住，营长在班长惊恐是眼神中伸手进他的口袋里，一连搜出来三块金砖，“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竟敢监守自盗，很好！”
班长被两个士兵押出了火车厢，而营长则拿着三块金砖走在后面，走出了站台区域后，一个脑袋从一面墙壁后面伸出来看到了这一幕以及营长手上的三块金砖。
晚上，鹰隼带着马博阳带来了乌法城内一间民房内，一个俄国人正等着他们俩，鹰隼给马博阳介绍了这个俄国人：“这是谢德罗夫，是我手下最得力的情报人员，就是他混入了火车站侦查火车站内的情况，今天上午他在火车站内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哦？是什么情况？”
鹰隼对谢德罗夫道：“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好的！”谢德罗夫答应一声，当即说道：“今天上午我在火车站内看到了一幕，一个俄军班长被几个士兵从站台那边押了出来，那个班长应该是在站台附近巡逻队的班长，一个俄军营长手上拿着三块金砖，我推测应该是那名巡逻队的俄军班长监守自盗，却没想到被当场抓住，偷的金砖也被搜了出来，现在我可以肯定黄金就藏在火车站3站台的火车上，之后我一直跟着那名俄军营长，下午的时候那名俄军营长带着几个士兵把偷盗金砖的班长押到郊区一处坟场执行枪决，在执行枪决之前，俄军营长支开执行的士兵单独与那名班长呆了一会，他用碎步将班长的嘴堵住，又蒙上了眼睛，从那名班长的身上又搜出了两块金砖塞进自己的口袋，事后我一直跟着他，发现他并没有把那两块金砖交给放回原处，这个俄军营长私自窝藏了两块金砖！”
听完谢德罗夫叙述的鹰隼和马博阳两人对视一眼，眼睛里同时闪现出

兴奋的光芒。

未完待续（土豪们、大佬们、书友们、兄弟们，我的新书《超级漂流瓶》上传了，在此向诸位推荐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推荐票的给点推荐票，另外再点击收藏一下，给我一些动力，谢谢。）

第673章目标火车站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黄金就藏在火车站的3站台那列火车上，马博阳和鹰隼都非常兴奋，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既然确定了黄金的具体位置，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把这批黄金偷偷运走。

可是如何偷偷运走呢？要知道火车站有重兵驻防，想要派人潜入其中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要把六百吨重的黄金偷偷运走了，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个人都闷着头抽烟，谁都没有说话，都在开动脑筋想着办法，直到足足过了一刻钟，鹰隼才抬头道：“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马博阳吐出一口烟雾，“都到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吧，我们大家一起参详”。

“好！”鹰隼抽了一口烟点头，说道：“我是这么想的，既然黄金放在火车上，那我们就想办法找个时间偷偷给火车生火，趁守军不注意直接把火车开走，等到守军发现时，我们已经开车火车出了乌法！”

马博阳皱眉道：“可是火车道沿途还有很长一段是高尔察克的军队控制的地盘，火车想要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离开他们控制的地盘几乎不可能啊！如果他们在前方的站台将铁轨改道，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鹰隼笑道：“不，我们只要不让他们的无线电报发布出去，让前方铁路站台的俄军收不到电报就可以了，前方站台的俄军收不到电报就不会擅自将铁轨改道，也不敢随意拦截火车，我么应该可以将火车开出高尔察克军队控制的范围！”

马博阳愕然：“不让他们的无线电报发出去？这可能吗？”

“当然可以做到，据我所知，无论我们铁血调查局，还是军情局，都有一种无线电干扰装置，只要这个装置的功率够大。一旦启动它，它方圆五公里之内的任何电台都发不出电报，也收不到从别处发来的电报！”

马博阳闻言眼睛一亮，立即追问：“还有这种装置？如果真有这种装置。这个计划如果经过详细的计划，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只是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火车是向东开去的，一旦进入我军控制的范围。那么高尔察克必然会知道是我方动的手脚，这对接下来我们与高尔察克的合作不利啊！”

鹰隼吃惊道：“什么？我方要与高尔察克合作？这是怎么回事？”

马博阳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暗自责怪自己不小心说漏了嘴，现在鹰隼已经知道了，他想了想也觉得没有必要隐瞒，将这件事情说出来，有鹰隼的全力相助说不定能够将这个计划做得更加完善。

马博阳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我来这里除了要找到这批黄金并想办法带回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与高尔察克取得联系，并与他达成协议。支持他对抗苏俄！你知道这些就行了，具体的我不能多说”。

鹰隼点头：“了解！你说的这个情况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想这问题不大，我方与高尔察克将军控制的地区交界处在阿沙一带，我们只要将

火车开至乌尔曼至阿沙之间停下，事先在这个中间准备好大量的运输工具和人手，据我所知，在这一带高尔察克将军部署的兵力并不说，双方势力交界处有很长的地区没有兵力部署，我们快速装卸货箱。只要行动得快，应该可以在俄军发现之前通过交界处，知道进入我军控制范围就安全了，如此一来。火车没有开进我们的势力控制范围，就算高尔察克怀疑黄金进入我军势力范围，也没有办法”。

马博阳一想，这么处理倒是一个好办法，“不错，这么做倒是可以。看来我还得离开一趟前往车里亚宾斯克见见守军将领，从那儿搬一些兵来。不过想要把火车开出乌法却是不太容易，我们连混进去都不太容易，又如何能够将火车开出来呢？”

鹰隼笑着抬起手指指着谢德罗夫道：“这就要落在谢德罗夫身上！”

“我？”

“他？”

谢德罗夫和马博阳同时出声，鹰隼点头道：“不错，就是谢德罗夫，你刚才不是说你一直跟着那个俄军营长，这个人从那个班长的衣服里摸出了两块金砖却没有还回去，而是私吞了吗？我们潜入火车站并且将火车开走的任务就落在此人身上了？”

谢德罗夫和马博阳听了鹰隼的话，两人同时明白了鹰隼的想法，就是要威胁那个营长，让对方配合他们的行动，如果那俄军营长不听话，就将此人私吞金砖的事情捅到对方的上级那里。

谢德罗夫急忙道：“这个办法可行，对方是一个营长，以他的职务和现在的工作出入火车站应该非常容易，如果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有了他的配合，我们想要将火车开走，并不困难，我这就去将这个人的情况再进行一番调查！”

鹰隼道：“好，你快去快回！”

等谢德罗夫走后，鹰隼问道：“特使，如果对方不答应怎么办？”

马博阳笑道：“这个不用担心，既然他是一个贪财的人，而且被我们抓住了把柄，我们只要略施手段就可以让他乖乖就范，不过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为了让此人心甘情愿地配合我们呢，我认为有必要对他许下一些利益，例如将火车开出去之后，可以分给他一些金砖，另外再看看谢德罗夫能不能查到这个人在其他方面的有用的情况！”

鹰隼听马博阳这么一说，对此事成功的信心更加大了。

马博阳又道：“这样吧，等我们搞定了那个俄军营长之后，我再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做准备，然后带着人马穿过边界抵达乌尔曼和阿沙之间的麦斯基村庄，这里就交给你负责，临行之前我们再具体商量一下接应的细节”。

鹰隼答应：“好，就这样！”

只过了一天，谢德罗夫就将那个俄军营长的底细查出来了，谢德罗夫赶回来向鹰隼报告：“那个俄军营长叫格拉洛夫，今年四十二岁，是基辅人，他家里有一个老父和两个儿子，他是高尔察克警卫团第三营营长，他的营直接负责火车站站台区的防卫，也就是说三列火车所在的区域都是他

的防区，如果我们能够混进火车站，只要再搞定他，就能接触到火车了！”

鹰隼闻言看向马博阳，“特使，你怎么看？”

马博阳抽着烟，思索片刻后说：“花点时间搞清楚这个格拉洛夫的活动规律，然后想办法将他带过来，如何说服他配合我们的事情，还是由你来负责吧，我是外行，你是行家，你来做，我放心！”

鹰隼当仁不让，当即答应：“好，此事交给我！谢德罗夫，摸清楚他的活动规律，然后报告给我！”

“是，长官！”

这天下午，俄军营长格拉洛夫从火车站出来了，他在乌法城中有一处住房，这处住房被他强行征用了，他私吞的两块金砖就藏在这里，他不敢带在身上，金砖太重了，带在身上上不方便，而且容易被人发现，如果被人发现他私藏了金砖，他绝对会没命，对此他非常清楚。

在私吞那两块金砖之前，他觉得一块金砖就已经很多了，但是他私吞那两块金砖之后就发现两块实在太少，他想要更多。以前他不敢从火车上的木箱里拿金砖，因为他害怕被发现，但是自从他在把班长手里私藏了两块金砖之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私吞两块也是私吞，私吞一箱还是私吞，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于是他又开始行动，今天他再次利用一次巡逻的机会从火车上的木箱内带出来两块金砖，而他这次出来就是要把这两块金砖藏在这件房子里。

谢德罗夫跟踪格拉洛夫来到这间房子，看见格拉洛夫进了房子之后立即派人去通知鹰隼，鹰隼得到消息马上赶了过来。

汇合后，鹰隼问道：“情况怎么样？”

“人在里面，进去半个小时了，里面除了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鹰隼看了看身边几个人，加上他一共五个，如果里面只有一男一女，凭他们这些人应该足够控制格拉洛夫和那个女人了，他当即掏出手枪向谢德罗夫摆了摆脑袋：“上！”

谢德罗夫等四人也迅速掏出手枪分散开来并向防止靠近，房子内的格拉洛夫并没有任何警觉，当鹰隼等人从窗户潜入进去用枪对准他时，他知道自己遇到麻烦了。

格拉洛夫被控制之后，鹰隼吩咐两个特工兄弟将格拉洛夫和那个女人都绑起来，并用抹布塞进那女人的嘴里，防止她出声喊叫引起外面行人的注意。

当格拉洛夫和那个女人完全被控制之后，鹰隼才松了一口气，并吩咐两个特工兄弟去外面警戒，又将女人单独关在另外一个房间，还让其中一个特工兄弟看守，他和谢德罗夫两人与格拉洛夫呆在一个房间里。

（土豪们、大佬们、书友们、兄弟们，我的新书《超级漂流瓶》上传了，在此向诸位推荐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推荐票的给点推荐票，另外再点击收藏一下，给我一些动力，谢谢，链接）（未完待续。。。）

第674章合作

格拉洛夫被控制之后，非常镇定，他看着鹰隼和谢德罗夫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吗？我劝你们赶紧把我放了，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

鹰隼道：“高尔察克将军手下警卫团第三营营长格拉洛夫，今年四十二岁，你是乌克兰人，你的家在基辅，家里有一个老父亲和两个儿子，儿子们年纪都还小，现在你的营负责火车站站台区的驻防，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鹰隼的话让格拉洛夫感觉到一丝恐惧，对方既然将他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显然是有备而来，绝非无的放矢，看来对方肯定有所图谋。

“你们、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哈拉洛夫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鹰隼忽然一笑，对站在旁边的谢德罗夫道：“给营长先生解开绳索，再拿张椅子过来，这么站着太累，不好说话”。

谢德罗夫给格拉洛夫解开绳子，然后走到旁边提来一张椅子放在格拉洛夫身后，格拉洛夫活动了一下手脚，顺势坐下，鹰隼丢过去一支烟，格拉洛夫接住，又有一盒火柴丢过来，他用火柴点燃了香烟。

鹰隼抽着烟提着一张椅子坐在格拉洛夫的对面，翘着二郎腿说：“中校，你应该知道，其实我们并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一个忙而已！”

“哦？”格拉洛夫抽了一口烟，看着鹰隼道：“我看得出来，你是华国人，难道说你们是华国某个组织？你们想干什么呢？我又帮得上什么忙？”

鹰隼道：“简单的说吧，我们想跟中校合作，联手将火车站内三站台的那列火车开走，仅此而已！”

格拉洛夫闻言脸上顿时露出惊骇之色，结结巴巴道：“你、你们都知道了？”

鹰隼笑道：“当然，否则我们也不会找到中校先生，如果中校答应跟我们合作的话。我愿意支付一笔钱给您，这笔钱足够您和您的家人一生衣食无忧，另外我可以给您和您的家人在华国安排一个合法的身份，即便将来事情泄露。也没有人能在华国境内伤害你和你的家人！中校，您想想现在俄国的局势，太混乱了，这种混乱的情况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才能平息，你是一个中级军官。对局势也应该有一些了解，现在苏俄军队已经逼近，而高尔察克将军又向组织军队与苏俄军队对抗，大战肯定在所难免，你也有可能死在战场上，这是无谓的牺牲，不是吗？现在如果我们进行合作，联手将那装着黄金的火车开走，您可以得到一大笔钱，您和您的一家下辈子衣食无忧。而我们得到那批黄金，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呢？这叫做双赢，不是吗？”

格拉洛夫听了鹰隼这番游说之词颇有些意动，但他暂时下不了决定，他咽了一口唾沫道：“在我做出决定之前，阁下是不是应该说明一下自己

的身份？”

鹰隼道：“我是华国铁血调查局驻俄国分部行动科科长，你可以叫我鹰！”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

鹰隼道：“我无法证明，我们相当于外勤人员，是不可能将证件随身携带的。这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不过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个人，我想你应该可以信任他！”

“他是谁？”

马博阳来了，他赶到的时候。鹰隼等人正在等他，等他到了之后，鹰隼就对格拉洛夫道：“这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马博阳将证件递给格拉洛夫：“这是我的证件，我直接听命于内阁，他答应的事情，我可以保证将会兑现！”

格拉洛夫尽管不认识华文。但是他已经相信了这些人的身份，但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毕竟这可不是小事，从重重大军中开走装满黄金的火车，这简直太难以想象了！

“这件事情太大了，我需要时间考虑！”

说服格拉洛夫的事情由鹰隼负责，马博阳没有再说话，而是退到了一边，鹰隼对格拉洛夫冷冷道：“中校，我想你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俄国各地的情况都非常复杂，各地都充满着危险，乌克兰更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你的家人被战火波及，我想你应该马上就做出决定，而且我们不敢保证你两次私自窝藏黄金，每次两块金砖的事情还能保密多久，要知道天下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这件事情被高尔察克将军知道了，您认为您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你，你、你怎么知道??????”格拉洛夫吓得肝胆俱裂。

鹰隼并没有直接威胁，只是用这种平常的语气将他知道格拉洛夫私吞黄金事情说了出来，这就已经将格拉洛夫吓得半死了，格拉洛夫并非是傻瓜，他怎么会不明白鹰隼的意思？虽然没有直接威胁，但这与威胁有区别吗？甚至这比威胁还具有杀伤力。

鹰隼笑道：“虽然你做得很隐蔽，但是我们还是知道了这一切，中校先生，我不认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就算你现在回去向高尔察克将军合盘托出我们的计划，你也活不了，因为你始终私吞了黄金，高尔察克绝对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活着，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我们，跟我们合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格拉洛夫颓然地落在椅子上，神情十分的沮丧，鹰隼的话将所有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合作一条之外。

格拉洛夫一直沉默不语，鹰隼和马博阳都抱着胳膊抽烟，也不说话，他们也不着急，现在格拉洛夫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就这样等着，相信格拉洛夫肯定会心甘情愿的同意！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格拉洛夫抬起头道：“二位，要我跟你们合作可以，但是你们必须首先拿出一些诚意！”

“你想要怎么样？”

“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将我的老父和两个儿子带过来，我要看见他们安全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必须将他们带在身边才放心”。

马博阳和鹰隼对视一样，然后点了点头，鹰隼便道：“好，我答应你！如果我们将你的家人带来给你，而你却跟我们耍花样，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格拉洛夫道：“你们放心，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跟你们合作！”

“那就成交！”鹰隼伸出了手。

格拉洛夫也伸手，两只手握住，“成交！”

鹰隼给在基辅的铁血调查局情报人员发出电报，请那边派人将格拉洛夫的家人带过来。五天以后，格拉洛夫的家人被带到了格拉洛夫面前，而此时马博阳早已经前往了车里雅宾斯克搬兵去了，他与鹰隼通过电波联系。

在马博阳离开之前，他与鹰隼将整个行动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推演，将所有的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格拉洛夫的家人送过来之后，动手的时机就到了，格拉洛夫用了三天时间做准备，这天格拉洛夫通知鹰隼，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你们想什么时候动手？”格拉洛夫问道。

鹰隼想了想说道：“明天深夜！明天下午五点之前，你想办法将我们带进去”。

“没问题，所有的岗哨都已经安排了我的人，只要能将你们带进火车站就没有问题”。

第二天下午，在混入火车站的过程中虽然有些惊险，但是总算是安然混了火车站内，一共有八个人混进来，除了鹰隼之外，其他七个全是俄国人，鹰隼自己也化装成了一个俄国鞑靼士兵混在这些人当中，八个人装成一队巡逻兵，有格拉洛夫这个营长带领，岗哨们虽然检查比较严，但也没有为难。

到了夜间，离深夜时分越来越近，格拉洛夫却突然下令让所有士兵都集合起来，这让鹰隼等人非常警惕，这个情况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鹰隼暗中藏着枪，用枪口对准格拉洛夫，问他：“你把这数百人集合起来干什么？”

格拉洛夫反问：“你不会认为就凭我们这几个人就可以把火车安全开出去吧？我已经跟我手下的士兵都沟通好了，他们愿意跟着我一起将这列火车开走，到了地方之后，你们只需要给他们每个人发放回家的路费，他们就会自动解散！”

鹰隼眯着眼睛盯着格拉洛夫看了一会，同意道：“好，不过你最好不要耍花样！”

格拉洛夫道：“放心，现在我们同坐一条船！”

时间到了，几个士兵用铁锹不停地往火车头的锅炉下方燃烧室送煤，锅炉升起火来之后，蒸汽开始弥漫。

此时在火车站外，一个铁血调查局的情报员在一栋房子里开启了电波干扰器，干扰器开始后，五公里之内的所有电台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

是发不出电报，从外面发来的电报也收不到。

“好了吗？火车能不能开起来了？”鹰隼来到火车头看见格拉洛夫正指挥几个士兵不停地添煤，一个少尉军官正在操作驾驶室里的按钮。

“应该可以了！”操作按钮的少尉军官扭头对格拉洛夫说道。

格拉洛夫马上对旁边一个士兵道：“马上去传令，让还没有上车的所有人上车！”

“是！”（未完待续。。。）

第677章西线危机

华国、总统府。

萧震雷在办公室内皱着眉头看着一份份西线战场的战报，目前由于德军的疯狂反扑，英法联军以及新加入的美军部队被打得节节败退。

坐在旁边的蒋方震摇头道："在法国西海岸登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还没有对德军发起进攻，刚刚抵达前线就被德军击溃，嘿，这也是美国人没有经验，总归是从将军到士兵，整个军队从上到下都是新手，没有任何经验，如何跟德国人打？如果让德军继续这么打下去，我担心英法美等国的军队会被赶下大西洋喂鱼，想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目前最好的办法是由我军从东南防线发起攻击，将德军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边，让英法美的军队有时间站稳脚跟，重新建立防线！"

萧震雷将一份份战报看完，眉头紧锁，他揉了揉太阳穴点燃一支烟抽着起来，思索靠了几秒钟后说道："欧洲战区目前有我军队多少军队？德奥在东南防线有多少人？"

蒋方震道："欧洲战区有一百七十万左右，这其中有七十万是第二军团的东南亚各国军队，战斗力当然不能与我们国防军相比，而德奥军队在东南防线目前有两百万"。

萧震雷抽着在办公室里走了几个来回，摇头道："用一百七十万去进攻两百万，兵力上没有优势，而且德军随时可以从东线俄国边境抽调军队，据我所知，那边有超过两百万大军吧？现在德国正在与苏俄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弄不好他们会达成协议，如果我们现在在东南防线发起进攻，一旦他们在这段时间内达成全面停战协议，那么德国就可以把在东线战场的两百万军队最少可以抽调一百万加入东南战线，到时候就不是我们进攻德奥联军了，而是他们要对我们进行疯狂反扑了！"

蒋方震走到地图前说道："大总统，其实我们能够动用的兵力不止一百七十万。这只是我们的兵力，没有将当地军队算进去，根据我们统计，目前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马其顿、希腊等国家有军队超过二百五十万人。而我们最少可以抽调一百五十万加入作战，我相信这些国家会予以配合。

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不趁着德国和苏俄方面还没有达成停战协议之前吃掉德奥在东南战线的大部分有生力量的话，一旦他们达成停战协议。德军就可以从东线抽调大量兵力对我们东南防线发起猛攻，现在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啊。

德军目前无暇顾及我们，我们就要趁这个机会吃掉德奥在东南战线的有生力量，只有消灭德奥大量的有生力量，我们的军队才能向西和向西北方面推进，而且这样做一方面缓解了西线英法美三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减轻了压力！"

听了蒋方震的话，萧震雷来到地图下注视着欧洲东南部，他扭头看向蒋方震："你说东南欧各国和土耳其目前可以动用的军队有一百五十万？"

"对，绝对有。而且只多不少！"蒋方震斩钉截铁的说道。

萧震雷不停地抽着烟，眼睛一直盯着地图上，足足半个小时之后才说道：“你认为如果要发起攻击，从哪里打开局面最好？”

蒋百里拿起指挥杆在地图上点了点：“我已经想了很久，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德国和苏俄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拿下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西部高原，德奥联军在这两个地方驻扎有重兵，总计大约有超过一百二十万人马，如果我们能够吃掉这一百二十万人马，那就算德国把东线战场的两百万大军全部调过来，我们不用害怕！”

萧震雷看着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西部。这两处地方都是高原地形，而且地势的走向是东高西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华军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喀尔巴阡山山脉的高处地势。只要将军队投入上去，然后以居高临下之势向西进行快速推进，这是完全可行的，特别是罗马尼亚西部三面是高山，只要速度够快，德奥军队跑都不容易跑掉。关键是速度要快、要将重型武器运山上去，使用重火力摧毁一些关键防区的德军据点！

萧震雷眯着眼睛盯着罗马尼亚西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就是这里，只要吃掉德奥部署在这里的七十万大军，而后就可以依托喀尔巴阡山山脉的天然地利优势部署重兵抵挡德军从北方东线战场南下。

萧震雷狠狠抽了一口烟说道：“那好，命令蔡国栋出动第一、第五、第六军团一共一百万人，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合围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上的七十万德奥军队，之后在喀尔巴阡山脉中段各处险要之地部署防御工事抵挡可能来自北方德军南下的进攻。于此同时，从东南欧各国抽调一百五十万军队进攻塞尔维亚，以这一百五十军队为主力，以我第二军团为辅，吃掉塞维尔亚的德奥五十军队！”

如此部署，在兵力上有着极大的悬殊，北方德奥有七十万人，萧震雷用了三个国防军主力，都是精锐，共一百万，而在塞尔维亚只有德奥军队五十万人，萧震雷却要用两百万二十万。

蒋百里对此很理解，毕竟东南欧国家刚刚从德奥的控制下复国，尽管军队数量已经不少，但是战斗力方面实在不敢恭维，想要吃掉塞尔维亚的五十万德奥军队，必须要用绝对优势兵力。

蒋百里答应道：“好，我这就回去以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达命令，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就交给他们自己去做，你看呢？”

“嗯，可以，我们国内这边只决定战略方向，具体的战术由他们自己部署和实施，我们不要干涉，不是有一句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吗？就这样定了！”

蒋百里点点头：“明白！“

这是秘书小高敲门走进来报告：“大总统，马监察官回来，他现在就在外面”。

萧震雷连忙道：“噢？那快叫他进来！”

“是！”

蒋百里听见又有人来见萧震雷，于是说道：“大总统，那我就走了！”

“好，慢走！”

秘书小高领着马博阳走了进来后就离去，马博阳走过来向萧震雷报

告：“大总统，我回来了！”

萧震雷很高兴的招呼马博阳坐下问道：“现在那批黄金已经运入了国库内，你这次做的很好，连续两次给我们弄来了九百吨黄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劳！你们这次行动的大致情况我已经看过电报了，但我还是想听你详细说一说”。

“好的，大总统！”

自从马博阳等人在乌尔曼以东五十公里左右接应到了装有黄金的火车之后，在食物中下毒毒死了数百名俄国士兵，一举解决了最后的不稳定因素。

尽管已经解决掉了不稳定的因素，那时马博阳和鹰隼还是丝毫不敢放松，毕竟当时他们所在的位置还是在俄军控制的范围内，为了掩盖黄金消失的线索，马博阳等人将那些被毒死的数百名俄军尸体进行了掩埋，然后将所有装有黄金的木箱从火车上装卸到雪橇上，在俄军追击的骑兵团赶上来之前离开了接应地。

马博阳从车里雅宾斯克带来运输队只用了七天时间，但是运输黄金回去的时候却用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在路上运输队有很多民夫和士兵累死冻死，回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时候，整个运输队伍减员了五分之一，可以算是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送走了马博阳之后，萧震雷又迎来了另外一个客人，国家银行的行长陈晖祖，陈晖祖见到萧震雷就兴奋道：“大总统，这九百吨黄金的作用很大啊，有了这九百吨黄金做准备金，我们就可以再次发行货币，缓解经济上带来的压力！”

萧震雷问道：“以这个数量来发行货币的话，可以撑多长时间？”

陈晖祖信心满满道：“我算过了，最少可以支持两年的时间！”

“两年？”萧震雷点点头，“两年时间足够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年的时间足够打败德国了！”

在大战初期，华国的黄金储备很少很少，但是现在华国的黄金储备量已经是除了美国之外的最大的储量了，大战爆发不久，各国的金本位制度相继崩溃，无论哪个国家多不允许自己国家的黄金流向国外，而各国却又大量发行货币，因此造成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其中以英镑、法郎和马克贬值最多最严重。

但是英法德等国想要从其他国家购买原料和武器弹药，也必须要使用黄金支付，当然也同时采用借贷的办法，不过这需要有国家愿意才行，美国和华国在这场战争中贷款给英法方面的数量极大。

华国方面从英法两国获得了大量的黄金，这主要是抗生素的销售带来的巨额利润，抗生素的发明让战场伤亡率大幅度降低，英法美等国为了减少伤亡，不得不下狠心用真金白银从华国购买抗生素，这也让华国从各国获得了大量的黄金，真是有了这些黄金做准备金，华国的经济情况才一直很好，华元不但没有贬值，还有些升值的情况。

（土豪们、大佬们、书友们、兄弟们，我的新书《超级漂流瓶》上传了，在此向诸位推荐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推荐票的给点推荐票，

另外再点击收藏一下，给我一些动力，谢谢！链接）（未完待续。。。）

第678章狡辩

在华军准备向特兰瓦西尼亚高原发起进攻的时候，在日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庭审进入第二阶段之后，战犯们明显感觉到危机，他们很清楚，如果在接下来的庭审过程中还是像以前那样被动，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最坏的。因此，在很多战犯的家属都动用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为这些日本战犯聘请好律师为他们辩护。

2月24日，寺内正毅第二次接受庭审，这次他换了律师。

目前庭审的程序还在举证阶段，寺内正毅在朝鲜和华国东北犯下的罪行数不胜数，检控方在朝鲜和华国东北、甚至在湾岛和琉球都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寺内正毅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检控方要做的就是将寺内正毅这些战犯犯下的每次一次罪恶都揭露出来。

“现在庭审继续，检控方可以接着上次庭审进度进行！”完成一些列的过程之后，法国对检控官问道。

检控官站起来道：“是的，法官大人！寺内正毅除了在当年进攻朝鲜半岛时屠杀了日军登陆第一站日出小渔村的大部分村民之外，1895年1月5日，被告下令部下士兵在平壤城郊杀害村民479人，法官大人，我可以询问被告吗？”

法官点头：“可以！”

检控官走到寺内正毅的面前问道：“被告，189年1月5日，你在平壤城郊下令部队屠杀了溪水村村民479人，你承认吗？”

寺内正毅闻言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向他点点头，这件事情根本无法抵赖，尽管过去了二十年，但是当年参与屠杀的日军士兵当中还有不少人在世，这些人都在四十多数到五十多岁之间，由于年纪的原因，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在这次大战中没有参加战争。他们活了下来，如果这些人上法庭作证，寺内正毅也根本就抵赖不了，还不如索性大方的承认。

寺内正毅见辩护律师点头。他便用苍老的声音道：“是的，尽管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些人村民是我下令杀死的！”

检控官问道：“你为什么下令杀他们？他们是平民，他们手上没有任何攻击性武器。对你们根本构不成威胁，你无缘无故的杀死他们，只能说明你生性残暴！”

寺内正毅道：“当时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哼，奉命行事？说得好听，你以为将责任推卸掉就没事了吗？你既然说你是奉命行事，那么是谁下令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对士兵们下令屠杀那些村民的？”

“我、我、我??????”寺内正毅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法官大人！”寺内正毅的辩护律师站起来大声道：“检控方这是强词夺理，军令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书面传达，另一种是口头传达。我们都知道在前线的军令一般都是通过电话和口头传达两种，根据我们调查，检控方所说的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当年日军推进的位置，也就是那时

候日军前线所在地，那个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前线军令的传达只能通过传令兵口头传达，这种军令是没有记录的，不过我们找到了当年传达军令的传令兵，以此证明我的当事人只是奉命行事！”

法官道：“允许。传被告方证人！”

一个四十几岁的猥琐中年人被法警带了进来，辩护律师问道：“证人小泉吾一，1895年，你是在朝鲜战场给铃木三郎中佐做传令兵吗？”

小泉吾一道：“是的。先生！”

“那么1月5日，铃木三郎是否命令你给被告寺内正毅传达过军令？如果有，你还记得军令的内容吗？”

小泉吾一想了想说道：“时间太长了，而且我做传令兵每天都要传达很多军令，因此记得不太清楚，不过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铃木三郎中佐确实让我给寺内正毅传达军令，因为那次军令很特别，因为军令的内容是让寺内正毅下令杀了溪水村的村民，据我所知，溪水村的村民已经全部加入了反抗我军的行列，当时他们为朝鲜军和清朝运送补给，还窝藏清军和朝鲜军的伤员！另外他们手上还有大刀、长矛、弓箭等武器”。

辩护律师马上道：“法官大人，根据证人所说，当时溪水村的村民帮助清军和朝鲜军，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就已经证明他们加入了清军和朝鲜军的行列，如果一来，他们就是日军的敌军，日军杀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属于屠杀平民的罪名，法官大人，我的话完了！”

法官问检控官：“检控方有问题问证人吗？”

检控官站起来走到小泉吾一身边问道：“你叫小泉吾一？”

“是的，先生！”

“铃木三郎手下的军队当时隶属于哪知部队？”

“第五师团第二旅团井上联队！”

检控官道：“正如你自己所说，你每天都要传达很多军令，对那次给寺内正毅下达军令怎么就记得那么清楚？真的如你所说，当时溪水村的村民都帮助清军和朝鲜军了吗？我看你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我要提醒你，在法庭行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小泉吾一咬牙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检控官对法官道：“大人，我们找到了当年溪水村的幸存村民之一郑浩一，请允许郑浩一出庭作证”。

“可以！”

证人郑浩一被带进来走进了证人席，检控官问道：“证人，1895连1月的时候，你们村子的村民是否接纳过清军和朝鲜军的伤员？你们是否为清军和朝鲜军运送补给？你们手上是否有大刀、长矛和弓箭等武器？”

证人郑浩一道：“当时我们村是来了十几个清军和三十多个朝鲜军伤兵，他们都住在李村长的家里，是李村长接纳了他们，并给他们处理了伤口，还给了他们一些食物，不久他们就离开了，然后日本兵就追到了我们的村子里，日本人将我们集中村口让我们交出那些清军伤兵，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清军进入了我们村子，直到村长说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给清军送过什么补给，我们也没有

大刀长矛之类的武器，弓箭倒是几幅，但那时打猎用的，不是军队的弓箭”。

检控官又问：“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可以详细说一说吗？”

“好的，当时这个人拿着武士刀问我们把清军伤兵藏在哪儿了，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就下令把一个年轻人抓出来，那个年轻叫朴永浩，朴永浩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不出来，这个人当时就用武士刀砍死了朴永浩，朴永浩被砍成了两段！后来他又连续杀了三个人，李村长才站出来说是他收留了清军伤兵，不过清军已经北上了，他说这件事情是他一个人做的，与村里其他人无关，这个魔鬼听了之后又拔刀把李村长砍死了，他还亲手砍死了村长的老婆、儿子和儿戏以及孙子，但是村民们都吓坏了，场面大乱，但这个魔鬼很快又下令将所有村民都杀了！村民们到处逃命，但他们根本就跑不掉，日本追上去用火枪打、用刺刀捅，整个村子里到处都是村民的尸体！”

检控官点点头，对法官道：“大人，我的问题问完了！”

法官看向辩护律师：“辩护律师有问题要问证人吗？”

辩护律师站起来问证人：“郑浩一，你今天多大？”

“三十岁！”

辩护律师道：“那么也就是说当年你只有七岁，事情发生的事情你在哪儿？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就在现场，那个魔鬼下令大屠杀之后，场面就大乱了，我的妈妈拉着我拼命的跑，后来我妈妈发现整个村子都被日本兵包围了，根本跑不出去，后来我妈妈拉着我趴在地上装死，她将我保护在剩下，又从地上摸了很多血液抹在我们的身上希望骗过日本兵，但是又来日本人打扫战场时在我妈妈的背上刺了一刀，我妈妈为了保护我临死都没有哼一声，尽管当时我只有七岁，但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刚才看见这个恶魔，我就知道是他，随着年纪变大，相貌可能会变化，当时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是他！”

这时寺内正毅大怒：“你诬陷，你这是诬陷，我只是杀了三个人，其他村民的死都不是我下令杀的，当时我杀了三个人之后，场面就大乱了，当时的形势就不受我控制了，那些村民是自找的，如果他们不乱跑，他们根本就不会死！”

证人郑浩一额头上青筋暴起，歇斯底里大骂：“放屁，你放屁，寺内正毅，就是你下令杀了我们村里479人，只剩下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你这个魔鬼，我擦你姥姥，擦你姥姥！”

法庭哄闹起来，法官不得不击锤：“肃静，肃静，辩护律师，继续！”

（土豪们、大佬们、书友们、兄弟们，我的新书《超级漂流瓶》上传了，在此向诸位推荐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推荐票的给点推荐票，另外再点击收藏一下，给我一些动力，谢谢！链接）（未完待续。。。）

第679章判处死刑

第二次的庭审对检控方非常不利，被告寺内正毅和辩护律师不仅找来了好几个证人证明寺内正毅下令屠杀是奉命行事，而且他们还否认屠杀无辜的平民，他们找出一些证据指证那些平民其实已经不是平民，而是有武器的反抗军，如此一来，寺内正毅屠杀平民的罪名就不能成立了。

但是检控方也很快让新的证人上庭作证，指证寺内正毅是屠杀，不管他是不是奉命行事，他的所做所谓已经是具有屠杀的事实。双方你来我往，见招拆招，法庭上十分热闹。

这次庭审进行了整整三天，双方几乎使出了所有的手段和底牌，检控方将寺内正毅所有的罪名都进行了一一的指证并让所有的证人出庭作证，能够拿得出来的证据全部拿了出来。

而寺内正毅这边抵死不承认自己犯罪，认为一切都是上级的指令，他只是一个军人，只是奉命行事，罪名不应当由他来承担，而且他的辩护律师还让找来不少的证人证明这一点。

第二次庭审完毕之后，接下来就到了宣判阶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一次性审完、宣判一个战犯，因此接下来就是要对寺内正毅进行宣判。

在对寺内正毅进行宣判的前几天，外界舆论闹得沸沸扬扬，根据第二次庭审的结果来看，有些人认为寺内正毅被判屠杀平民罪的罪名很难成立，毕竟时隔多年了，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双方找的证人几乎都是受害方和与被告有关系的证人，而没有第三方证人，但是如果检控方指控寺内正毅有侵略罪的罪名几乎是十拿九稳，不过检控方或法庭方面会不会允许指控侵略罪还能难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室。

秦联魁看着两侧各国法官道：“明天就要对寺内正毅进行宣判了，现在各位面前的是前两次庭审的详细过程记录。有些法官还亲自参加过庭审，现在我们就要对寺内正毅进行定罪，各位都看看庭审记录吧，到底该如何定罪。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各国法官放开面前的庭审记录看了起来，秦联魁也认真的看着关于寺内正毅的庭审记录过程，会议室里只有沙沙沙的纸张翻动声。

半个小时后，所有法官都看完了庭审记录，秦联魁看着大家道：“诸位。相信大家都看完了，现在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吧！”

朝鲜法官代表李玮钟首先站起来道：“大法官、各位法官，我认为寺内正毅犯有发动战争罪名、反人类罪名、侵略罪都成立，应该判处他死刑！”

华国法官代表张汝敖说道：“大法官、各位法官，从庭审的记录上和寺内正毅在庭审期间态度没有丝毫悔改，还极力企图逃避制裁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检控方对他所有的指控罪名都是成立，而且鉴于他受审时的态度，应该从重判决，以儆效尤！”

见华国法官代表表态了。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法官代表们纷纷站起啦发表的自己看法，意见基本上都与华国法官代表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

相去不远。
不过很快英国法官代表乔纳森就站起来说：“大法官、各位法官，我认为从这两次的庭审过程中的情况来看，检控方指控寺内正毅犯有发动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这几项罪名的证据稍显不足，从监控方找到的证人和提供的证据，还不足证明寺内正毅犯有这些罪名，证人都是受害方。他们说的证词在法律效力上有问题，除非监控方能找到第三方证人！”
听了英国法官乔纳森的话之后，华国法官代表张汝敖冷冷道：“乔纳森法官，我看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强词夺理。你到底是法官还是辩护律师？你所说的第三方证人是指的是什么人呢？”
乔纳森道：“第三方证人就是除了受害方和被告方之外的人，例如西方人，除了华国和朝鲜人之外的其他在朝鲜和华国的外国人！”
张汝敖气极而笑：“哈，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什么叫屠杀吗？意思就是说受害方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而遭到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别说第三方证人。就是人数众多的受害者能够幸存下来的机率也是极为渺茫，即便是当时有第三方在场，你认为他们有多大的机率活下来呢？”
乔纳森道：“先生，我们是法官，是以法律为准绳的，不能感情用事，用受害方的证人作证，就好比让受害者的家属或亲属上庭作证是一样的，你认为这样的证词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法官判决要依据证据和法律条文！”
乔纳森说完之后，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官代表纷纷表示看法，立场与乔纳森全都保持一致，这让乔纳森获得了几乎一半的支持，在人数上还隐隐占据优势，这让华国法官代表张汝敖和朝鲜代表李玮钟等人暗暗着急。
这法官当中隐隐也分出了两个阵营，一方以华国法官代表张汝敖为首、另一方以英国法官代表乔纳森为首，双方的心思，秦联魁都很清楚，张汝敖、李玮钟等人是想致寺内正毅这些战犯于死地，而乔纳森等人则根本就是斗气，唱反调，说什么维护法律的公正，根本就是胡扯。
见双方争吵个不休，秦联魁抬手压了压，各国法官见他要说话，立即都停止了争吵。秦联魁说道：“诸位，根据大家各自说的观点来看，差不多分为两个观点，一种是认为寺内正毅有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证据不足，如果有第三方证人就可以定罪。我在这里要提醒诸位，既然他们是被定为战犯，那么他们显然就是有罪的，否则的话，诸位也不会来到这里，这是各国政府都一致认同的，所以我希望诸位不要在是不是证据不足的问题上争吵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讨论他们的罪名大小、应该如何判决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会议需要讨论的，好了，开始吧！”
法官代表们互相看了看，谁都没有想到秦联魁会在这个问题上一锤定音，特别是英国法官乔纳森，他显然对此是极为不服气的，他认为秦联魁是华国人，因此偏袒了华国法官代表张汝敖，不过现在秦联魁在这件事情定了调子，而且秦联魁将各国政府抬出来，乔纳森也不敢再在这个问题上再做过多的纠缠，不过心里却极为不满。

还是李玮钟最先跳出来道：“大法官和各位法官，寺内正毅在我国、华国造成了太多的杀孽，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他指挥军队杀死了多少清军和朝鲜军，而是他的军队杀了太多的无辜平民，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法律无法容忍和无奈的地步，我认为应该判处他死刑！”

“我不同意！”乔纳森立即反对，他道：“寺内正毅是有罪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反对，毕竟因为他的原因造成了很多无辜平民的死亡，但是我不同意判处他死刑，我认为一个人有罪，但不一定要判处他死刑，死刑对于一个曾经的国家首相，处罚过重！而且寺内正毅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以他的年纪和身体状态而言，已经没有多少年可活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让他在监狱里忏悔曾经犯下的罪孽不好吗？不管怎么说，寺内正毅也曾经声名满天下，也曾经是一个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人！”

乔纳森这番话一说话，几乎得到了所有西方国家法官代表的赞同，还包括英国的小弟印度自治领法官代表，而且亚洲国家的其他几个佛教国家的法官代表都表示对寺内正毅判处死刑太重，应该减轻处罚，可以判无期或者二十年徒刑。

说看上去没有多甚至连大中华联邦成员国的几个代表都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尼泊尔和不丹、暹罗国等三国代表，他们的言语之中都表现出死刑太重。

秦联魁看向张汝敖，张汝敖站起来道：“大法官阁下、诸位法官，确实如乔纳森法官所言，对于寺内正毅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甚至是二十年有期徒刑来少区别了，因为他能不能再活二十年都难说。但是，这对于寺内正毅没有区别，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对于受害国人民而言是有区别，对于那些没有遭到伤害的国家的人民也是有区别的。

判处寺内正毅死刑，说明我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机构对妄自发动战争而侵害其他国家利益、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战犯的惩戒力度和公正度，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犯了故意杀人罪会被判死刑，更何况是一个造成了无数人丧失生命的大恶魔呢？而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放下重大罪行的罪犯都是判处死刑的，难道就因为寺内正毅是贵族、是在日本有着崇高地位的前内阁首相，我们就可以无视他曾经放下的罪行吗？这对于那些受害者们是何等的不公平？”（未完待续。。。）

第680章竭力游说

“诸位，我想要提醒各位，我们是法官，是正义和公平的守护者，如果我们不能维护正义和公平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呢？接受审判的对象，无论他们从前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无论他们从前有着何等的声威，现在他们已经是战犯了，他们从前的一切身份和声威都不复存在，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放下重大罪行的罪犯，我们不需要顾忌他们从前的身份，我们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我们只要坚守我们心中的正义，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我的老师要求我们伸手按照法典上宣誓不带任何私心的维护法律方公平和公正。

我不知道乔纳森法官和其他一些法官为什么会如此忌讳给寺内正毅判处死刑，难道就因为日本造成的伤害只发生在朝鲜和华国吗？如果日本的军队曾经踏上你们的国土，日军在你们的国土上大肆屠杀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你们还会保留现在的意见吗？

我相信我们协约国肯定会取得对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到时候肯定要成立军事法庭对德国和奥匈一些战犯进行审判，那个时候你们还会是今天这副心态吗？诸位，我认为我们判处寺内正毅死刑的目的并非是一定要致他于死地，而是通过这次的审判警示后来人，让他们在有发动战争的想法时，并且发动战争之后能够保持理智。不要杀害无辜的平民，据我所知，德军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好。他们几乎没有发生或故意杀害过占领地平民的情况，即使造成了一些伤亡，也是被流弹误伤或误炸造成的，为什么德国的军人能够做到，而日本人却做不到呢？法律制定出来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惩罚吗？错了，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出一个规范，要让后来人能够引以为戒。所以我们判罚才要公正，*官。各位，我说完了”。

各国法官听了张汝敖的这一席话之后都沉默不语，他们都在思考着张汝敖的话，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坚持是否正确。

秦联魁看了看众人。敲敲桌子道：“其他人还有其他意见吗？”

没有人说话。

秦联魁沉吟片刻，思索一番后说道：“好吧，既然没有人有其他的意见，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明天在宣判之前我们再进行投票决定到底是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散会！”

晚上，华国法官张汝敖带着朝鲜法官李玮钟来到秦联魁的下榻处，秦联魁打开门一看，诧异道：“你们怎么来了？”

张汝敖笑道：“秦兄。不请我们进去坐坐吗？”

人家都这样说了，秦联魁也不好意思不让两人进来，于是让开门口向两人摆了摆脑袋：“请进！”

进屋后。秦联魁请两人坐下，给两人各倒了一杯咖啡，自己也端着一杯酒坐下问道：“张兄，你们二位这么晚过来找我，不知所谓何事？”

张汝敖喝了一口酒说道：“秦兄，看今天开会的情况。不赞同对寺内正毅判处死刑的法官代表占了多数啊，他们这种态度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官应有的公正态度！”

秦联魁笑道："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受害国只是朝鲜和华国，日本人没有对他们的国家造成过伤害，对寺内正毅是否判处死刑，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不过呢，西方国家又基本上信奉天主教，还有几个东南亚国家的都是佛教国家，他们不赞成死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那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法官代表住处走走，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另外你们还可以去法国、比利时等几个国家的法官代表处走走！"

朝鲜法官李玮钟不解道："大人，去东南亚几个代表处我可以理解，可是去法国和比利时等几国代表处，我就不能理解了，他们也是西方国家，他们都看英国人的脸色，怎么会被我们说服？"

秦联魁闻言笑了笑，喝了一口红酒之后才说道："你们想想，在西线战场上，德军造成伤害最大的是那几个国家？将来打败了德奥两国，肯定是要对他们的战犯进行审判的，到时候受伤害最大的几个国家代表不会求到你们的头上吗？"

张汝敖和李玮钟两人对视一样，两人同时明白了，交换支持！现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及东南欧几个国家的代表如果支持华国这边，到时候审判德国和奥匈战犯的时候，这边就可以支持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的代表，只要那几国法官代表不傻，他们就会同意这种交换。

两人大喜，立即放下酒杯起身对秦联魁道："秦兄，还真是多谢你提醒，否则我们根本想不到这个办法，我们这就去！告辞告辞"。

秦联魁送至门口说："明天早上开会投票时，我会选择不记名投票方式，到时候我亲自唱票，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慢走！"

张汝敖和李玮钟两人首先来到法国法官代表费恩的住处，费恩对于张汝敖和李玮钟的到来颇为吃惊，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将两人请进了房间。

"两位这么晚了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呢？"费恩在请两人坐下后直接询问。

张汝敖直接开门见山道："明天早上各国法官开会就要对寺内正毅是否判死刑进行投标，到时候我希望费恩先生能够选择支持判处寺内正毅死刑！"

费恩闻言一愣，但随即摇头道："不不不，张先生，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之间的意见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不认为判处寺内正毅有必要，何不判处他无期徒刑呢？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坚持"。

张汝敖看着费恩道："先生，德国距离战败不远了，对德国和奥匈的战犯的审判肯定为期不远，据我所知，德国对西方国家造成伤害最重的是法国，现在法国大部分国土都还在德国人手里，这几年战死的法国士兵超过两百万，还有几十万军队成了德军的俘虏，到时候对德国和奥匈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先生还是会支持不对德国和奥匈的战犯判处死刑吗？我相信如果先生您那时候持现在这种观点，我敢保证您在法国绝对活不下去，愤怒的法国公民绝对会将您撕成碎片，而您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您认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英国人绝对不希望对德国削弱太多，因为他们会担心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因此他们肯定不会支持对德国战犯判处死刑，那时候您认为你的支持者有多少？我们需要您，您也需要我们，我们都是

战争的受害者，不是吗？我们这些受害国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被英国人分化瓦解，如果我们的意见不能保持一致，我们都会被英国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不是吗？”

“噢、噢、噢，张先生，我被您这番话说得脑子都乱了，对不起，对不起，您得让我好好想想，我得好好理顺一下！”费恩捂着脑袋情绪有些焦躁。

张汝敖连忙道：“当然，当然，你好好想想，我们绝对不打扰您！”

说罢，张汝敖看向李玮钟，两人同时会心一笑，都知道费恩被说动了，毕竟与自己国家的利益切身相关，而且与自己的人身安全相关的话，费恩肯定会有其他的想法，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费恩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是一个法官，同时他也是一个贵族，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森严的等级的，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一个贵族，自然要为贵族说话，要维护贵族的利益，在他看来，寺内正毅尽管是日本人，但也是贵族，这场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上流社会发起的战争，对手既然失败了，胜利的一方就没有必要做得太绝，给对方留一条活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不过现在的情况对于费恩来说已经完全不同了，就如同张汝敖所说，法国是西线战场承受最大灾难的国家，到时候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法国人肯定要求对德国战犯判处死刑，而他必须要服从民意，否则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他不想被撕成碎片，而且他必须维护法国的利益，所以他必须提出并极力要求对德国战犯判处死刑，那个时候他需要盟友的支持，而盟友除了欧洲其他几个同样受到伤害很大的国家代表之外，如果能够争取华国这边一些国家的代表的支持就有绝对获胜的把握了。

费恩权衡了足足一个刻钟才下定决定答应张汝敖，在明天进行投票的时候同意支持对寺内正毅判处死刑。

接下来，张汝敖和李玮钟又拜访比利时、希腊、黑山等几个国家的代表，也同样的办法说服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秦联魁召集法官代表们进行投票，为了尊重代表们的意愿，秦联魁宣布进行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在唱票之前，张汝敖对秦联魁暗中打了眼色，秦联魁就知道昨晚张汝敖成功说服法国代表和其他几国代表，如此一来，他也不需要在唱票过程中耍手段了。

唱票很快结束，接过出乎了英国法官代表乔纳森的意外，他开始还怀疑唱票有问题，但是当秦联魁将所有投票的正面都翻过来之后，他就知道肯定是他这边有人在中途改变的主意，可事情已经成了定局，无法改变了。

秦联魁于是宣布结果，对寺内正毅判处死刑。（未完待续。。。）

第681章巡视朝鲜

在寺内正毅被判处死刑之后，东乡平八郎等几个主要的日本战犯相继被判处死刑，而其他战犯都被判处了无期或二十年有期徒刑。

日本的报纸登出来之后，消息在全世界各地传开，这天萧震雷也看到了报纸，从头到尾看完后满意的放下了报纸，将这些战犯置于死地是他一直以来的想法，这些人必须要受到惩罚，他们对东亚地区的人民危害太大，对日本平民影响太深，从名誉上对这些人进行诋毁，对他们进行躯体毁灭才是最好的办法。

三月桃花开，萧震雷背着双手在花园里漫步，陈布雷走过来立正道："大总统，有三件事情要向您汇报：第一，蔡锷将军从朝鲜回来了，目前正在家休息，今天还来电话说要将他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跟您汇报！"

萧震雷听了之后想了想说道："过几天我要去朝鲜视察，到时候安排蔡锷将军随行吧！"

"是，大总统！"陈布雷答应一声，又道："第二件事情，蔡国栋将军发来了电报，我军西方战区第一、五军团已经对德奥防线发动全面进攻，第一军团从喀尔巴阡山脉南段的布兰峡谷、锡钠亚山口、凯亚山脊攻入特兰瓦西尼亚高原，24师、26师、29师以极快的速度向北直插，占领了德奥军队向西撤退的三个战略要地，只要我们后续支援跟上，德军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七十万德军就会陷入我军包围。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德军犹如瓮中之鳖被困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三角形地带，目前各个通道都被我军占领，除非德军能够攻破这些向西撤退的通道。否则他们被围歼只是迟早的事情"。

萧震雷摆手；"不，被围歼只是迟早的事情，这种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不合适，要知道在北面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等地还有超过两百万的德军精锐，如果德国和苏俄签订停战协议的话，德军就有极大的可能将这两百万精锐抽调南下对付我军，所以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跟德国人抢时间。抢在他们与苏俄潜艇停战协议之前拿下特兰瓦西尼亚高原，歼灭那里的七十万德军！给蔡国栋发电。命他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3月18号之前解决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七十万德军！"

陈布雷吃惊道："18号？今天已经是3号了，也就是说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半个月，这个期限是不是太短了？"

萧震雷摇头："不短。蔡国栋看了电报之后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给他发这封电报，应该明白我给的期限为什么这么短！"

陈布雷立正道："好的，大总统！另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袁世凯今天凌晨去世了！"

"袁世凯去世了？"萧震雷惊讶之后沉默了。

这几年，袁世凯一直被软禁着，萧震雷也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原本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袁世凯早就应该在两年前死了，不过在这个世界由于萧震雷提前将北洋推翻。袁世凯被软禁之后一直修身养性，养养花、种种

草什么的，还多活了两年。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萧震雷指示道："怎么说他也曾经是一代枭雄，他的后事交给他的家属去办吧，等会我写一副挽联，你给送过去！"

"是，大总统！"

袁世凯虽然淡出政坛好几年，这几年来一直了无音讯。外界对他的消息了解也是少之又少，现在他去世之后。消息传出来，报界对此进行了报道，不过毕竟他的身份不是一般人，因此各大报纸也仅仅只是用了很小的篇幅，并没有大肆的宣言造势。

3月5日，萧震雷前往朝鲜视察军事基地建设情况，慰问那里的华国官兵，另外还要对朝鲜现在的情况进行调研了解。

上午10点，专机在朝鲜平壤机场降落，华军在朝鲜一共有三处机场，其中一处就在平壤，另外两处分别在汉城和釜山。

萧震雷的到来对于整个朝鲜来说绝对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情，现在在朝鲜，几乎每一个朝鲜人都知道朝鲜早已经重新成为华国的属国，萧震雷来朝鲜视察，这在从前来说就等于是皇帝东巡，朝鲜王国上上下下都必须认真对待，要做好一切迎接准备工作。

机场周围被全部戒严，守备森严，负责守卫机场的是华军部队，没有让任何朝鲜军队加入，朝鲜军队只负责外围警戒。

朝鲜国王李坧、太上王李熙已经朝鲜王室上上下下，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前来机场迎接，唯恐担心礼数不周而惹得华国方面不高兴。

专机停稳后，舱门打开，在机场上所有王室成员和华国驻军将领、军官以及朝鲜将官们的热烈的掌声中，萧震雷出现在舱门口，他见机场上所有人正在鼓掌，便一边走下飞机，一边微笑着挥手致意。

在萧震雷走下飞机之后，蔡锷、梁启超、杨士琦等十数人依次走出舱门，他们跟在萧震雷身后走下飞机。

萧震雷刚下飞机，朝鲜王国太上王李熙和国王李坧立即小碎步快步上前在萧震雷面前站定低头弯腰齐声道："朝鲜王国李熙、李坧欢迎大中华联邦元首、华国大总统抵达朝鲜！"

萧震雷现在的职务不仅是华国总统，而且还是大中华联邦元首，而外界在称呼萧震雷的时候一般都要先称呼大中华联邦元首，接下来才称呼华国大总统。

萧震雷笑着伸手同李熙和李坧握手道："两位国王辛苦了，谢谢你们为我此次前来朝鲜所作出的一切！"

李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而他的儿子李坧比他加不堪，在李熙当政的那几年他找回了一些自信，至少现在他比儿子李坧要强得多。

李熙连忙鞠躬："应该的、应该的！"

李熙和李坧对待萧震雷而表现出来的这种谦卑、甚至是卑躬屈膝在朝鲜上下来看根本没有什么，朝鲜上下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好几百年了，朝鲜上下与华国的关系一直就是这样，虽然这中间有几次变故，但是华国始终对朝鲜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从飞机到机场门口铺着长长的红地毯，而朝鲜王室成员们以及华朝两国将官代表们都按照顺序站在红毯的右侧，萧震雷踩着红地毯向前慢走着，一边慢慢走着，一边同左侧的朝鲜王室成员和华朝将官代表们握手。

朝鲜王室的小孩子们没有来，来的都是王室里已经成年的男女，萧震雷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这让朝鲜王室成员们一个个激动得不得了，不少朝鲜王室成员甚至还激动得留下了眼泪。

走完红地毯后，萧震雷单独分别与李熙和李坧进行了合影，然后他又与朝鲜王室成员们进行了一次合影，接下来又与朝鲜大小官员、驻朝将官和朝鲜将官代表们合影，做完这些才在驻军将领的安排下乘坐汽车出了机场，朝鲜太上王李熙和李坧陪在身边做向导。

敞篷车行驶在前往平壤城内的道路上，距离城门不远处的时候，道路的两侧站满了朝鲜的民众，这些朝鲜人看见车队开过来之后全部一起趴在地上跪了下来，并用朝鲜语大喊："元首万岁、大总统万岁?"。

萧震雷看见后皱起了眉头，他让司机放慢车速，然后对李熙道："让百姓们都起来吧，在华国我们已经废除了跪拜礼，保留了作揖和鞠躬这两种以示尊重的礼节，派人通知一下，让老百姓们都起来，行鞠躬礼就行了！"

李熙连忙答应，招来朝鲜王国首相李相卨，让他去传达萧震雷的指示，指示很快传达下去，朝鲜百姓们听说萧震雷让他们起来，只行鞠躬礼就行了，这让他们更加激动，连续高呼"万岁"。

按照原本的安排，李熙要把他现在居住的德寿宫腾出来给萧震雷下榻，但是萧震雷拒绝了，即便是萧震雷住进德寿宫在朝鲜人看来也很正常，毕竟身份摆在那儿，难不成让他去住旅馆？

不过萧震雷认为应该给李熙父子留点面子和一些尊重，他只是在德寿宫与李熙父子以及其他朝鲜王室的成员们进行谈话，萧震雷向李熙父子询问了朝鲜国现在的工农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教育方面的情况。

李熙和李坧都一一做了回答，自从朝鲜加入大中华联邦之后，华国贷款给朝鲜进行经济发展，这两年朝鲜的经济有所改善。

萧震雷又问朝鲜王室的其他成员们："诸位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李熙连忙说："元首，目前他们都没有工作，毕竟是王室成员，所以要避嫌！"

萧震雷笑道："既然有规定王室成员不能从政，那可以从商嘛，据我所知，王室成员当中还是有不少人才的，总不能让他们的才能被埋没，不能让他们一直由国家养着，可以尝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除了从政和从军之外，可以让他们从事任何其他正当的行业，王室成员从商、从事艺术、教育等其他行业并不丢人，西方国家的王室成员们早就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未完待续。。。）

第682张遇刺

李熙听了萧震雷的一番话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其他的王室成员们，又对萧震雷道："元首的话有道理，可是让他们去从事这些行业，只怕他们不愿意啊，再说他们去做这些行业，不是和其他人抢饭吃吗？这要是传出

去，民间又得编排我们王室的不是了！”

萧震雷抽着烟笑道：“你没问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愿意呢？其实让他们去做其他的行业，不但不会引起民间的反对，反而会让百姓们认为王室成员们有亲和力，也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高不可及，这样还会加深王室在民间的影响力，再说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进步嘛！”

李熙看向其他的王室成员询问：“刚才元首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如果现在我决定放松对你们的限制，除了从政和从军之外，你们愿意自力更生从事其他行业维持生计吗？”

朝鲜王室的开支用度是由朝鲜王国的财政供给的，以朝鲜现在的经济状况，这些朝鲜王室成员们的日常用度只怕也不是太宽裕，因此早就有不少王室成员想要从事其他的行业增加收入，只是限于王室规定而只能想想，现在有这个机会，他们当然愿意，于是王室成员们纷纷表示愿意从事其他行业维持生计，也不再需要国家供养。

这些朝鲜王室成员们并非不想要铁杆庄稼，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他们手上掌握的资源要远远超过朝鲜国内其他世家和贵族，如果他们使用这些资源。就有着天然的优势比其他人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愿意放弃王室供养，投入其他行业。自食其力、维持生计！”

“我也愿意！”

“我早就这么想了！”

王室成员们纷纷表态，李熙见大多数王室成员都有这种想法。只有极少数没有表态，于是他宣布取下对王室成员的一些限制，除了从政和从军之外，允许王室成员们从事其他的正当行业，自己养活自己。

在经济方面，萧震雷对李熙支招，可以对朝鲜本地的特产进行加大投入，例如朝鲜最有名的特产是人参，人参这种东西在中药里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它也是补品，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对高丽参的需求是非常大，如果对人参进行人工种植，加大人参的出口量，必将有大量的外汇进账，李熙对萧震雷的话表示会认真考虑。

会谈完毕之后，李熙代表王室设宴招待萧震雷等一行人，在宴席上，王室还安排了歌舞表演。美貌的朝鲜宫女们身着白色的齐胸长裙在宴会大厅中间翩翩起舞，众人一边饮酒一边欣赏。

宴会之后，萧震雷在城内一栋园林式别墅下榻，而没有住进德寿宫。临行前李熙送给他三支百年老山参，百年老山参这种东西比较少见，还是很珍贵的。萧震雷没有推辞，让随行工作人员收下了。

从德寿宫出来的时候。萧震雷正要走下阶梯，就听见一声枪响。只见身侧一个工作人员脑浆飞溅出来，人也很快倒在地上。

“有刺客，有刺客！”一人大喝。

场面立刻乱了起来，特别是站在宫门外的朝鲜王宫侍从，倒是华国这边的人员镇定很多，七八个卫士用身体将萧震雷保护在中间，安全保卫负责军官立即带着十几个保卫人员掏出手枪向枪声传来的地方开火，并分出一部分向刺客藏身的房子围过去。

遭遇到刺杀之后，尽管没有受伤，刺客只是打中了身侧的保卫人员，

萧震雷依然怒不可遏，他阴沉着脸看着卫士们向刺客藏身的房子围过去，然后看向朝鲜太上王李熙和朝鲜国王李坧等一干朝鲜王室成员们，这些人此时吓得一个个都抱头趴在地上。

萧震雷没好气道："好啦，卫士们已经去抓刺客了，都起来吧，现在没有危险了！"

李熙和李坧等一干王室成员们从地上爬起来，李熙一脸狼狈地弯腰走到萧震雷身边鞠躬道："元首，都是小王的罪过，没想到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胆敢行刺杀之事"

萧震雷问道："李熙，你认为这刺客会是什么人？"

"这"李熙为难道："元首，小王不敢妄自猜测，一切等抓住刺客，经过审讯之后就清楚了！"

"哼！"萧震雷冷哼一声，"我在华国没有遭到刺杀，可为什么一来朝鲜就遭到了刺杀？朝鲜人当中到底是谁看我不顺眼，想致我于死地呢？刺客为什么不杀你，独独只向我开枪？"

"啊？"李熙吓了一大跳，当即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李坧和其他朝鲜王室成员也吓得全部跪了下来。

"元首，此事与小王和我王室绝对无关啊，小王怎敢行如此悖逆之事？元首，我朝鲜尽管已经赶走了日本人，恢复了安宁，但是国内还是有反对小王和我李氏王朝的叛逆，这些人甚至反对元首大人，今天的刺杀，小王相信肯定与这些人不无关系！请元首大人明鉴啊！"

萧震雷冷着脸看着李熙等这些人，出身道："刺客到底是什么人，背后的主使者到底是谁，等抓到刺客就清楚了，今天我还真就不走了，来人，返回王宫，我就在这儿等着，抓到了刺客，我再离开，抓不到刺客，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是！"

萧震雷等人返回王宫内喝茶等着，王宫外面不时地传来零星的枪声，没过多久枪声完全停止下来，一个卫士进来报告："大总统，刺客抓到了！"

萧震雷问道："有多少人？"

"一共有三个，一个负责开枪，另一个掩护，还有一个望风，他们三个身上都有枪，目前望风的已经被我们击毙，剩下两个受伤被擒，正押过来！"

萧震雷站起来道："不用押过来了，找最好的医生给他们治伤，在治伤的同时开始审讯，看看他们组织的这次刺杀是自行其是，还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如果有人指使，指使者是谁！我给你们放宽一些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我要知道结果！"

"是，大总统！"

萧震雷随后去视察了华军驻平壤的军事基地，基地就在机场附近，是和机场连接一体的，一方面便于保护机场，另一方面可以方便物资的运输。

萧震雷一行人在基地内走着，查看着沿途的情况，基地内营房一排一

排的，排列得非常整齐，操场上和路上、营房门口都有着士兵们在训练，有队列训练，也有战术训练的。

萧震雷边走边问：“这个基地目前驻扎多少兵力？”

蔡锷道：“驻扎着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在朝鲜目前一共也就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一个步兵团就在这里，另外两个步兵团分别在汉城和釜山，还有跑团在仁川、骑兵团在汉城附近，另外其他的辅助兵种跟随师部驻扎在汉城！”

萧震雷随口道：“驻军的数量差不多够了，但是安全部门在朝鲜的力量太差，对于这些刺客和反叛分子，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胡为山呢？”

胡为山是内务调查局局长，此时他正跟在人群后面，听见萧震雷叫他的名字后立即小跑着过去，“大总统，您叫我？”

萧震雷指着他道：“今天的刺杀事件，你这个内务调查局局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内务调查局在朝鲜的战斗力量太差，如果你们多花些心思在这里，今天就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刺杀事件发生之前，你们有没有收到过相关方面的消息？”

“没，没有，属下等无能！”胡为山一脸惭愧地低着头回答，内务调查局确实没有收到丝毫的相关消息，他不敢在萧震雷面前撒谎，撒谎是不行的，这种事情在萧震雷面前撒谎等于是自毁前程，坦然的承认错误还有可能获得原谅。

萧震雷看着胡为山良久，叹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审讯刺客、找出幕后主使者的工作交给你的内务调查局，七天之内查不出来，你就收拾东西走人，回家去种地！”

胡为山当即立正道：“是，属下一定在规定时间内把背后指使者揪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萧震雷向朝鲜南方前进，沿途视察了朝鲜的交通情况、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情况，在萧震雷看来，朝鲜现在的情况刚刚恢复全面的农业生产，毕竟在日本统治期间，朝鲜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方面都完全停歇下来，就比如农业方面。

而在工业方面，朝鲜与从前的清朝基本相同，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甚至连基础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些作坊。

随后萧震雷又视察了驻扎在汉城和釜山的驻军情况，这两地的驻军情况在驻防任务比较轻松，目前朝鲜已经没有敌对势力，只有驻扎日本的驻军的驻防任务要重得多，日本社会目前还很混乱，社会治安情况也不是很好，经常有一些支持军国主义的顽固日本人聚众闹事，这增加了驻军的驻防任务，针对这种情况，萧震雷的下达的指示是加派情报机构的力量和打击力量，对于这种人绝不手软。

第683章指使者

萧震雷抵达朝鲜的第三天视察了华军驻釜山军事基地，釜山军事基地驻扎了一个步兵团、一个空军飞行团和一个海军基地，海军基地常年驻扎巡洋舰、驱逐舰、雷击舰、潜艇等二十余艘舰船，主要负责日本海附近的巡航任务，不过由于总参谋部有意向将海军巡航重心向北和向东退役，可能下一步要在海参崴和日本北海道建立海军基地，如此一来，釜山海军基地的地位就不那么重要了，可能要减少驻防的舰船和官兵数量。

抵达釜山军事基地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萧震雷等一行人直接在基地招待所住下，对于萧震雷等人的到来，基地内大部分官兵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基地司令、、副司令、参谋长、政训委员等人知道。

吃完晚饭后，萧震雷将自己这几天视察后看到的情况记在笔记本上，又进行了一番整理、统计和分析。

做完的时候才八点，看着时间还早，萧震雷将蔡锷和基地司令、参谋长、副司令、政训委员等人找过来开会。

人都到齐之后，萧震雷道："把你们叫过来呢，是我想看看基地官兵的精神面貌、作战技能的训练情况，现在是战时，尽管东方战区已经撤销，这一带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要警钟长鸣！因此，你们准备一下，明天搞一个简单的阅兵式，后天组织一次海陆空三军联合的对抗演习，怎么样？有没有困难？"

将军们还没有说话，与会的幕僚团成员中的杨度道："大总统，这样在时间上是不是太紧张了，我担心这么短时间内要组织阅兵式。又要组织对抗演习，可能会考虑不周，容易出问题啊！"

萧震雷看向基地司令李英石问道："李司令。你们有困难吗？"

李英石站起来道："报告大总统，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杨先生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可以把阅兵和对抗演习的规模搞小一些，不需要太大，就我们这些人观看，又没有外人！演习的规模控制在两个营之间，空军参加演习，海军有巡航任务，就不要参加了"。

"是。大总统！"

第二天上午九点，阅兵式在陆军军营操场上正式开始，李英石乘车在前面引路，萧震雷站在敞篷车上跟在后面检阅部队。

首先是海军方阵，官兵们敬礼。

"将士们好——"萧震雷挥了挥手喊道。

官兵们齐声大喊："大总统好！"

"将士们威武——"

"为国征战、至死无悔！"

口号声喊得震天响，这声势、气势确实不凡，萧震雷对官兵们这种精气神还是很满意的，基地海陆空三军都有方阵参加阅兵。

参加检阅的陆军部队除了方阵之外，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在检阅中亮相，陆军有新式火炮、新式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另外还有坦克和装甲车

等装备参加了检阅。运输工具有卡车、摩托车的数量也不少。
回到观礼台后，受阅部队开始进行分列式经过观礼台，先是海军方阵、然后是空军方阵。最后是陆军各部队的方阵，最后是各装备方阵，空军战机也排成队列在天空中经过军营上方接受了检阅。
阅兵的时间并不长，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萧震雷在检阅部队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可能是突然袭击，李英石等人准备的时间不足，因此整个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队列不太整齐。在分列式进行时，一些方阵的队列不整齐。步伐不一致，不过在精神面貌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
过了一天进行对抗演习。两个步兵营之间进行对抗，允许双方同时拥有二十架战机参战，任何时候都可以调用，除非被战机确定被摧毁。
这两个营之间的对抗采用的都是机动作战，毕竟以华军现在的军事装备和受训练程度而言，已经完全没有比较进行堑壕阵地战，不过如果陷入被动，被迫防守的话也只能挖掘战壕打阵地上。
对抗演习从上午九点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三天才结束，双方在对抗演习中都采用分兵、几路并进、集中兵力、强行突击、穿插迂回、迂回包抄、战术撤退、强攻、被迫防守等多种战术。双方指挥官在战术的运用上让观战的将军们看得眼花缭乱。
萧震雷问坐在身边的蔡锷道：“松坡，你看怎么样？”
蔡锷道：“在战术上，双方运用得都不错，充分发挥了武器的作用，红方指挥官在战术运用上比较稳重和正规，有正面对敌的勇气和胆略，蓝方指挥官在指挥上喜欢兵行险招，其实这也不是缺点，如果能够有充足的情报支持，这样反而容易打胜仗！”
萧震雷点点头：“嗯，在指挥艺术上，各有各的风格，这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其实啊，就如同孙子兵法所说，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个知己知彼说的可不仅仅只是对敌方的军队兵力、士气、装备、战斗力要有着充分的了解，而且还有对敌军指挥官的性格进行研究和揣摩，找到对方性格的弱点和行事风格，只有这样才能百战百胜！”
将军们听了萧震雷的话，都不由心生佩服。
在离开的前一点晚上，萧震雷正在工作，杨永泰拿着一封电报进来报告：“大总统，内务调查局的胡局长来电，电文说经过审讯之后，两个刺客都交代了，幕后指使者是以李承晚等人为首的朝鲜激进派人士，目前他已经派人对李承晚等高层人物进行了监控，随时可以动手抓人，胡局长请示大总统，请大总统下达指示！”
萧震雷闻言想了想对杨永泰说：“把杨先生他们找来吧，我想听听幕僚团的意见！”
“是，大总统！”
受到萧震雷的相招，杨度、杨士琦、梁启超和唐绍仪等人很快穿戴整齐赶了过来。
“诸位都来了？坐吧！“萧震雷一边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一边招呼唐绍仪等人。

“谢大总统！”众人道了一声谢，各自找位置坐下，这里条件有限，都只能找一个凳子坐着。

工作人员很快端来了茶水，大家一边喝茶一边等着。

萧震雷很快完成了手上的工作，将椅子转过来面对大家道：“刚才内务调查局胡局长发来电报，刺客已经招了，幕后主使者是以朝鲜内阁大臣李承晚等人为首的激进派官员主使的，目前胡局长已经派人将这些激进派高层人员监控起来，对待这些人要怎么处理呢？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啊——”这个消息从萧震雷的嘴里说话，还是让幕僚团的成员们吃了一惊，按理说李承晚那些人在朝鲜也算是有些势力的，当初华国答应给他们的好处一点不少，这些朝鲜的激进派人士在朝鲜内阁的人数并不少，几乎与保王派相当，可没想到这些人仍然不满足，竟然想要刺杀萧震雷。

杨度听了后皱眉道：“李承晚那些人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么做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昏招吗？触怒了我国，肯定会将此事追查到底的，就算他们得逞了，大总统被刺，他们也讨不了好，整个朝鲜都会遭到灭顶之灾，他们自然也无法幸免，他们这是害人害己啊！我真是想不明白！不过事情已经发生，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既然胆敢做出这种事情就必须要承担后果，对待这些人，抓住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这些人，越是对他们客气，他们越是蹬鼻子上脸，所以对待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放过，抓取来全部杀了”。

梁启超对杨度的话表示了反对，他道：“我不赞成全部都杀了，这些人毕竟都是朝鲜内阁高官，就算反对我们的华国，那也是正常的，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杀人就不必了吧，他们只是跟我们的理念不一样而已！”

杨士琦立即对于梁启超的话予以了驳斥：“梁先生的话，我不敢苟同，如果他们对我们的反对没有动用暗杀的手段，我不反对只抓不杀，但是他们现在采用了最为极端、卑鄙的手段，这是无法容忍的，我相信恐怕也只有梁先生你这样的人才会不在乎，但是我想请问一句，如果被刺杀的对象是你，你还会不会保持这个观点，我的话完了！”

杨士琦这番话说得不可谓不重，确实梁启超不是被刺杀的当事人，被刺杀的是萧震雷，而这番话也刺激到了萧震雷。

这时唐绍仪说道：“对方既然干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我认为杀肯定是要杀的，否则别人会认为我们软弱，以后这样的行为还会经常发生。只不过要如何杀，这里面就有文章了！”

唐绍仪这席话引起了萧震雷的兴趣，“哦？不知道唐先生有何高见？”（未完待续。。。）

第684章总统奖

唐绍仪起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转身道：“大总统，杀人如果想要不被人诟病，就必须要占据大义的名分，这些人的行为已经触动了道德底线，但仅仅只是触动道德底线还不够，毕竟人家也有嘴，他们也可以说出自己有一大堆理由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律的范围内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合法了，而对方则是罪犯，对罪犯执行是死刑，我想只怕没有人能够说出闲话来吧？”

其他人面面相觑，对此都说不出话来。其实这样是正常的，毕竟在封建时代，一旦刺客被抓住，根本不需要审判，就直接执行死刑，不论被刺杀的对象是谁，基本上刺客都是这种下场，审判根本就没有必要，如果被刺杀的是皇帝或大臣，那就更不用说了，不需要经过审判，刺客就会被车裂或者下油锅之类的极刑处罚。

而这样做有坏处，会有人不服，特别是刺客的亲朋，有可能会发生劫法场之类的事件，杨度等人没想到唐绍仪的这番话说得审判竟然还有这样的效果，看来法律这个武器确实可以值得一用。

萧震雷最先反应过来，他鼓掌道：“高，高！唐先生果然不凡，竟然想到这个高明的办法！”

唐绍仪笑着谦虚道：“大总统过奖了！”

萧震雷沉吟片刻便道：“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吧，杨永泰，给胡为山发电报，让他开始行动，另外通知朝鲜国王李熙、李坧、首相李相卨，向他们通报一声，让他们密切配合，既然这些人不想过日子了，那就送他们上断头台！审判方面的事情交给朝鲜方面进行，我们就不要插手了。但是一定要想他们表明我们的态度。还有，在抓住李承晚这些人之后，对待他们的党羽、门生和所有组织成员进行抓捕、通缉、一个也不能放过，对于他们这样的人。要动手就要谋定而动，一网打尽，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之后春风吹又生”。

杨永泰当即立正道：“是，大总统！”

3月8日，萧震雷一行人从釜山返回华国京城。这天就从西方传来消息。华军三个集团军已经完成了对罗马尼亚西部的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彻底包围，并歼灭了南部的二十万德军，自身损失微乎其微。

德军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危局让德军统帅部忧心忡忡，在经过谨慎的思考之后，兴登堡只能一方面通知谈判代表给苏俄方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将调往西线战场从后续部队调往东南方面，防止东南防线糜烂之后能够有足够的兵力抵挡华军。

萧震雷听了汇报之后没有做其他的指示，只是让蒋百里给蔡国栋发电报，催他命令部队加快攻击力度，争取在3月18日之前解决特兰瓦西尼亚的德军。否则等德国和苏俄方面签订停战协定，那麻烦就大了。

秘书小高走进总统办公室对萧震雷道：“大总统，您今天上午要去给总统科技奖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证书，已经已经不多了，只有不到一刻钟就要开始了！”

“哦？”萧震雷闻言看了看手表，当即道：“那就走吧，你先去通知备车，我马上来！”

“好的，大总统！”秘书小高答应一声转身离开。

萧震雷收拾了一下，穿了一件外套走出了办公室。

总统科技奖是萧震雷用个人的资金设立的奖项。奖金不是很多，关键是它的名声太大，这几乎是华国的至高荣誉，凡是从事科研工作和研发的科学界人士都渴望得到它。

除了科技奖之外。萧震雷还设立了文学奖、化学奖、物理奖、数学奖、医学奖等等一系列奖项，获奖者除了获得一笔为数不是很多的奖金之外，还会获得一座奖杯和一个证书，这些奖项有专门的单位进行对获奖候选人进行考核，最后通过详细的讨论和论证才能颁发。

在萧震雷看来，西方有诺贝尔奖。东方也必须有一个能与之匹敌的奖项，要不然所有的荣誉都被西方得去了，东方人在这些领域的荣誉岂不是太少太少？

因为这次是第一届总统科技奖的颁发，所以萧震雷决定亲自出席会场，一方面向全社会表示自己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直接向所有人证明这个奖项的权威性，他也是给这个总统奖项颁发机构撑腰去的。

赶到奖项颁发的地点，时间上刚刚好。早已经得到消息的奖项颁发机构的秘书长和一些参加今天颁奖仪式的嘉宾们都出来迎接。

萧震雷下车后，门口想起了一阵阵掌声，萧震雷笑着与机构秘书长等人握手。“欢迎大总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颁奖仪式啊！”

萧震雷道：“我就是来凑个热闹，今天主要还是看你们的，这段时间你们为了把这件事情搞起来，辛苦了！”

“应该的，应该的，说实话，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心里非常高兴！”机构秘书中连忙说着。

萧震雷点点头，又与其他人握手打招呼，一阵寒暄之后，萧震雷被簇拥着走进了颁奖现场。

“大总统！大总统来了，大家欢迎！”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之后，颁奖现场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整个会场足有数千人之多，掌声如潮水一般经久不息。

萧震雷被安排在贵宾席上坐下，在旁边陪坐的有几个老科学家，萧震雷跟他们聊了一下现如今科学技术的前沿阵地情况，这些老科学家都一一作答。

颁奖典礼很快开始了，主持人上台道：“诸位，现在第一届总统科技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经过总统科技奖评审委员会的一致决定，有三位科学家今年获得了总统科技奖，他们分别是杨克武先生、董泗洪先生、刘金城先生！现在有请这三位先生上台，大家欢迎”。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中年人和两个年轻人走上了讲台，三人有些拘谨地面向观众们站好。

主持人介绍道：“这三位先生之所以被评为今年的总统科技奖获得者，是因为他们三人各自的发明对我们的社会影响甚深，其中杨克武先生

研究一种新的稻种，命名为‘高产一号’，根据多次的试验，用这种稻种播种，再进攻精耕细作之后，早稻可以亩产超过六百斤，晚稻亩产可达八百斤，在南方地区如果种三季，每亩年产量可达两千两百斤，在华中、华东一带种两季，每亩年产量可达一千四百斤，这是最少的，如果只种中稻，每亩产量可以达到一千斤！大家都知道，我国人口众多，往年几乎是每年粮食都不够吃，现在这种稻种被研发出来，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彻底解决温饱问题了！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

台下所有人都震撼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掌声，亩产达到一千斤，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这如何不让人震惊呢？

掌声平息之后，主持人又继续介绍：“董泗洪先生发明了耕田机，以前我们的农民就算用牛耕田，一天也最多只能耕两亩地，用人力拉犁生产效率更低，而董泗洪先生发明的耕田机每天可以耕田十几亩，这是什么概念？这个生产效率提升了将近十倍，如果用耕田机耕田，农民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从事其他副业增加收入！”

“好！”

“果然是一个很好的发明啊！”

又是一阵潮水般的掌声响起。

主持人接着道：“刘金城先生发明了化肥，化肥这东西撒入田地中之后，庄稼的产量明显要比没有使用化肥的田地多得多，颗粒也更加饱满！”

“三位先生都是从事农业技术研发的，他们的研究对我们农业的发展起到作用不可估量啊！现在请大总统为他们颁奖”。

萧震雷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到台，分别同他们三人握手，“杨先生、董先生、刘先生，感谢你们的啊，你们做出贡献太大了，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你们！”

萧震雷分别给三人颁奖，将奖金、奖杯和证书送到他们的手上，他们拿着东西在观众们面前展示了一下，然后退到了一边。

萧震雷对观众们说道：“这个总统科技奖是我个人设立的，除了科技奖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奖项，每一个奖项的获奖人每年的数量都不是固定的，但最多不超过三个，如果当年没有人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宁可不颁发该奖项。

听说西方有诺贝尔奖，我们东方也要有相应的奖项，让那些从事各个领域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有展现荣耀的领奖台，通过这个领奖台来激励更多的人重视和从事科学研究，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科学是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为了保护科研工作者的研发热情，我们要成立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在取得研究成果之后能够通过变卖这些专利使用权获得资金维持生存和继续从事更深层次的研究??????”。(未完待续。)

第685章扶持国术（1）

车队刚刚在总统府院内停下，萧震雷等一行人就走了出来，秘书小高从身后侧小跑着上前拉开总统专车后门，萧震雷低头钻进了车内，其他人也纷纷上车，车队缓慢离开了总统府。

今天萧震雷穿了一套立领中山装，十分的精神，他靠在后背上，车队刚刚离开总府，他就闭着眼睛问道：“小高，西方战区今天有战报传来吗？”

斜对面靠着车门坐着的秘书小高闻言连忙道：“有的，我刚刚准备向您汇报，蔡国栋将军发来电报说昨天下午五点，我远征军第五集团军围歼德军12集团军42军和奥匈第六集团军48师和51师，一共歼灭五万六千人，俘虏三万两千人，我军攻击线向前推进五十公里，截止今天为止，我军西方战区四个集团军一共围歼了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德奥军队四十万人，我军损失六万，伤两万，目前德军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还剩下三十万兵力，这三十万德军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下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在两天时间内就紧急完成了整编，有情报显示，德军统帅部命令这个新的十七集团军不惜一切代价钉死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以牵制我军继续西进，根据目前的情况来个新十七集团军的库存弹药还是很充足的，如果能够守得住，坚持两个月都不会缺少弹药。另外还有情报显示，北方东线的德军已经完成了随时南下的准备，只是德国还没有与苏俄方面签订停战协议，所以东线的德军暂时还没有，估计德军是担心发生变故，因此不敢贸然动用东线的德军，但是情报分析，一旦德国与苏俄完成了停战协议的签订，那么在东线的德军有可能大举南下，西方站起的战情通报就这些！”

萧震雷听了之后点点头。蔡国栋的动作尽管不是很迅速，但是以目前的交通状况和部队在巴尔干半岛的机动能力而言，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主要是因为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地形多高山峻岭，道路崎岖，地势起起伏伏，险要之地很多。蔡国栋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就目前的情况来震雷知道德军现在只能让新的十七集团军死死地坚守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最后防线。只要这一部分德军坚守在那里，蔡国栋就不敢率军继续向西进攻，毕竟那三十万德军钉死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对华军有着很大的牵制作用，如果华军贸然西进，攻入奥匈帝国境内，一旦这一部分德军突然发力切断华军的补给线就会给华军造成极大的麻烦，再说现在这三十万德军已经被华军用优势兵力围困，煮熟的鸭子自然是要先吃掉再说，如果将围困的兵力抽调一些进攻奥匈帝国。那会造成围困德军的兵力薄弱，弄不好这煮熟的鸭子都会飞走。

萧震雷思索了片刻后说道：“这三十万德军是被整编成一个新的十七集团军，它的各部在之前肯定都是各个部队的，相互之前都不是那么熟悉，甚至士兵与士兵之间很多人都不认识，如此一来，这个新整编的十七集团军在战术配合上绝对缺乏默契。能有多少战斗力都难说，就算再高明的指挥官想要将这新十七集团军的战斗力全部发挥出来也是不可能的，我

们正好可以趁着他们现在才刚刚完成整编，各部之间士兵之间士兵与军官之间彼此都不是很熟悉，缺乏默契的配合之际打垮他们！你记一下，待会回去之后马上给蔡国栋发电报。命他发动最迅猛的攻势，不惜一切代价解决这个德军新编十七集团军！”

“是，大总统！”

几分钟以后，总统车队抵达了议事堂。议事堂是新建的一栋方方正正的建筑，中式格局，但又采用了很多西方建筑的元素特点。占地面积很大，内部有一个可以容纳三千人的阶梯型大会堂。一些大型会议都在这里召开，除此之外，在这个阶梯型大会堂周围还有八个小一些的会议厅，都只有一个名字，例如兰花厅牡丹厅桂花厅等等。

萧震雷这次召开的会议就在兰花厅举行，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都是全国各地武术界各门各派的掌门人各种拳法流派的宗师级人物。

萧震雷下车之后，侍从室副主任陈布雷迎出来，萧震雷问道：“都来了吗？”

陈布雷汇报道：“大总统相邀，他们怎么可能不来？人都到齐了，一共七十二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们在昨天下午之前全部赶到的，按照您的指示，我派人将他们全部安置在六国饭店住下，今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统一安排车辆将他们接过来的，在礼数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这就好！”萧震雷点点头对陈布雷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将手向前一伸：“走，我们进去吧！”说完迈步走进了大会堂。

陈布雷跟上去问道：“大总统，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再开始？”

萧震雷一边走一边摇头：“这才刚刚开始上班就要休息？那今天还要不要做其他事情了？不用休息，直接去会场吧，安排在哪个厅？”

“兰花厅！”

一行人很快到了兰花厅，里面七十二个大江南北各地各门各派的掌门人和各种拳法流派的宗师级人物们都已经在里面坐好了，一排八个座位，一共九排，这些人坐着与旁边的人小声说着话，前面桌子上放着茶杯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

这些各门各派的掌门人分别有少林派的方丈武当派的掌门崆峒派峨眉派华山派天山派泰山派衡山派等大小门派三十六个掌门人，另外还有各种拳法，例如陈氏太极拳形意拳八极拳铁臂拳咏春拳霍家拳蔡李佛等三十六种拳法宗师级高手三十六人参加，这些人可以说当今华国武术界的泰山北斗，他们可以代表整个武术界。这些人当中有白发苍苍白须飘飘的百岁高龄的老人，也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谓老少齐集一堂。

随着萧震雷的到来，这些掌门人和前辈们都站起老向萧震雷鞠躬行礼，然后高声道：“大总统好！”

萧震雷抱拳行礼，笑着道：“好好，诸位先生好！欢迎诸位先生能受邀前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接下来，在陈布雷的介绍

下，萧震雷与这些掌门人和前辈们都一一握手认识，七十二个人，这一番下来就花了半个小时。

经过认识后，萧震雷就请大家都坐下，然后正式开会，萧震雷下七十二位掌门人和武术界的宗师级人物说道：“今天把诸位请过来，就是要和诸位商量一下，如何保护日益没落的武术文化如何让武术文化越发的发展繁荣如何对现在混乱的武术界进行有效的管理，诸位可能对此有些疑问，若有疑问，尽可提出，我必将一一为诸位解答”。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站起来道：“大总统，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如何保护日益没落的武术文化，如何让武术文化发展繁荣，还有对武术界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究竟有什么说道呢？”

“好，接下来我就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萧震雷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说道：“武术的历史起源，我相信诸位都必要我清楚，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在冷兵器时代，武术文化曾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巅峰时代，我曾听人传闻说古代有将军纵横沙场，百人斩千人敌万人敌，当然这个万人敌仅仅只是个人武力，而不是靠智谋，这仅仅只是一个传说，但我相信任何事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即便没有万人敌这么强悍的武技，相信也有百人斩这种武将，可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以及武术界各派对自家武技的保密，不愿意公之于众，很多武技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诸位应该都知道，历史越久远，名将和猛将就越多，例如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甚至隋唐时代的名将和勇将都是很多的，可是随着历史距离我们的时间越近，名将和勇将就越来越少，宋朝的名将和勇将屈指可数元朝历史太短，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明朝和清朝的名将和勇将有点名声的屈指可数，这些人虽然是军人，可是在冷兵器时代，军人的战斗力就代表了这个时代武术界的兴衰程度。

现在是枪炮时代，随着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战争已经是枪炮为王，个人的武力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就算你武功再高，也挡不住一颗子弹，被击中要害，同样会毙命，因此随着枪炮的出现，武术界越来越没落。

武术发源于我国，在我国是一种传统文化，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要复兴华夏文明，武术这种文化也在其中。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那么武术这种文化消失在历史中恐怕不远了，如何不让武术文化继续没落下去，甚至让它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呢？诸位都是武术这种文化的最高承载者，你们想过要让武术停止继续没落下去，甚至想过要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吗？”(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686章扶持国术（2）

萧震雷的这番话让台下这七十二个掌门人和宗师们集体沉默了好久好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何尝不想将自己的门派发扬光大？要知道将门派、将武技发扬光大可是任何一个门派的首要宗旨啊！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是这样，就如萧震雷所说的一样，枪炮时代来临了，个人的武力翻不起大浪来，他们这些人尽管都一直想要将武术界发展繁荣，可是却没有办法。◎，

直到好几分钟之后，才有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家站起来道："启禀大总统，我们这些人自从进入宗门的第一天起，师长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学成了武艺一定要想着将门派发扬光大，让门派的声名远播，我们都一直在想办法，可是现实与想法总是有着差距，看着武术界越来越没落，我们只能干着急却没有任何的办法，一方面是以前朝廷的打压，另一方面是枪炮的出现让武技变得毫无作用，一个苦练数十年的高手同样可以被一枪杀死，这根本就不合算，在很多人看来，与其练一辈子武，还不如练枪，如果有天赋，只要勤加练习，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变成神枪手，一个练武数十年的高手却被一个只练了几天枪法的人杀死，这难道不悲哀吗？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悲哀！"

又有一个老头站起来道："是啊，枪炮的出现可以说是代表了武术的没落，不过我们这些人还会继续努力下去！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刚才大总统说这次召集我等前来是为了如何不让武术继续没落下去。如何让武术重新焕发生机，我们这些人努力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难道大总统已经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吗？"

萧震雷笑着摇头道："我又不是武术界人士，对武术界的事情也知之甚少。我怎么会有什么好办法？不过我相信你们肯定能想到好办法，你们之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是因为你们以前都是一个人在想，我相信一人智短、多人智长，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你们又不是臭皮匠，都是活了几十年、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的老江湖了，如果你们这些人能够抛弃成见、摒弃门户之见、不要藏私，一定能够想到好办法。

不过我知道。想要让武术重新焕发生机，首先必须对武术界进行统一的管理，否则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国家如果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必然是民不聊生、山河破碎、满目苍夷；一个家庭如果夫妻不和睦，必然是也不得安宁，什么事情也干不了。而对于武术界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古代的武术界同样是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因为是冷兵器时代。朝廷一方面限制各门各派的发展，但同样又有扶持，所以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术的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变迁、枪炮的出现，因此武术文化开始没落。所以我们现在要将混乱的武术界重新变得有秩序，有了秩序。武术文化才能安心的发展，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再让各门各派有竞争，有了竞争才有发展。

我把武术称为国术。因为这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特色，这个称呼，它当

之无愧！尽管现在是枪炮时代，但是国术依然有发展的空间，它也是有着枪炮都无法替代的作用：首先，国术可以强身健体、练武之人的精神更加饱满，体魄比没有练武之人更加强健，练武之人少生病、寿命长，例如这位老先生已经一百一十岁了，依然精神焕发，身手矫健，这就是练武到处。其次，练武可以磨练意志，让人的心智坚定。第三，国术有着枪炮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是枪法很精准的战士，但练过武的战士的战斗力绝对不是没有练过的战士能比的，因为子弹、炮弹总有打光的时候，练武的战士在反应力、灵敏性明显要比没有练武之人要强，他们有些人甚至可以躲避子弹的射杀。所以说国术是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以前的朝廷一般对各门各派进行打压、甚至镇压，但是现在政府不但不打压，而且还要大力扶持，但是有一点，任何练武之人，不论身份高低，都得遵守法律，在这方面，练武之人与平常人是一样的，违反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涉及到国术界的法律，我们可以指制定法律规定：第一，国术界人士之间如果有纠纷、甚至有仇恨无法化解，可以按照国术界的规矩进行决斗。

决斗分两种，生死决斗和非生死决斗，双方有且只能进行一次，失败的一方或者他的后代不能再向对方发起决斗，这只能在国术界内部进行，国术界人士不能向普通人发起决斗邀请，普通人也不能让国术界人士发起决斗。

第二，任何修炼国术之人，在修炼国术之前都必须要向即将新成立的国术协会登记身份。在国术协会成立之后，以前修炼过国术的国术界人士一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国术协会登记身份，如果不进行登记就修炼国术，一经发现，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且还要追究传授他国术的师傅的责任。

第三，国术界人士想要收徒传授武技，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水平，要有国术协会颁发的资格证书，如果你本身功夫就不行，却去传授给别人，岂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要收徒传授武技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修为程度，要有国术协会颁发的资格证书

另外，对于即将成立的国术协会，我想由在座的诸位共同主持，诸位都是国术协会的成员，国术协会的主官由内阁派人当任，该官员主要代表政府，起到代表政府和国术界沟通和联系的作用，但不具体管理国术协会的事务，国术协会的具体事务由一个常务副会长和两个副会长处理，常务副会长负全责，两个副会长协助，这三人由诸位集体选举产生，每隔五年重新选举一次，其他成员另外还选择一个七人小组组成常务理事会协助三位副会长

对于国术协会的机构下属机构，分别有省级、市级、县级等三个分支机构，各级协会的主官都有当地政府机构委派，下一级受上一级管辖，必须执行上一级协会下发的决定和组织的活动，但各级国术协会的官员们由当地国术协会会员选举产生，不由上一级机构委派”。

对于萧震雷所说的这些，各掌门人和宗师们经过几天的商议和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并且在内阁下派的官员的帮助和协助下在京城成立了国家

国术协会，萧震雷的还有其他的许多工作要做，因此，国家国术协会成立之后开始行使职能。

随后，在国家国术协会的组织下，每个省也开始成立省国术协会，接着继续向下延伸，在全国各市、县分别成立国术协会。

掌门人和宗师们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和研究发现，想要让国术重新焕发生机，必须要与时俱进，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再有门户之见，哥各门各派，各个拳法流派的人必须经常进行交流切磋，而且切磋交流的人必须要在同一级别，否则两人的实力相差太大，也没有什么作用。

为此，国术协会决定将国术修炼者进行分级，任何一个修炼国术的人都要进行等级测试和等级，低等级国术修炼者见到高等级国术修炼者必须先行抱拳礼，然后高等级国术修炼者才向低等级国术修炼者还礼。

如何将国术修炼者进行分级呢，首先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业余修炼者，第二类是职业修炼者，业余修炼者的只是将国术修炼当做业余爱好，并非是以此为生。而职业国术修炼者是以修炼国术为生，那么如何以修炼国术为生呢？就是将它进行职业化，每一级国术协会在当地都要举行职业擂台联赛，分为单人擂台赛、双人擂台上和三人擂台赛，参赛单位以当地的各武馆、拳馆、门派为主，县一级赛事的第一名参加市一级的擂台赛，市一级的第一名参加省一级的擂台赛，而省一级的第一名参加全国擂台赛。每一场比赛都允许观众观看，并且收取门票，允许商家在擂台赛场地打广告，允许商家赞助参赛者、允许电台现场转播赛况。这样的擂台赛，每年都举行一次，当然，擂台赛只能点到为止，将对方打倒或没有还手之力，不能置人于死地，否则将有刑事责任。

国术修炼者的具体等级划分：业余级分为三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三级业余修炼者、二级业余修炼者、一级业余修炼者。职业职业修炼者分为九级，从低到高，分别为，从一级到第九级，第一级最低，第九级最高。而参加职业擂台联赛的参赛者一般不能超过四十岁，最小不能小于十六岁，参赛者没有等级限制，就算一级职业修炼者也可以与九级修炼者同台对决。

第687章支持传统文化

在这个时期，华国国术界可是有着很多很多在后世都非常闻名遐迩的宗师级人物，例如孙禄堂等人，这些人在国术方面的造诣可谓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在这些人的主持下，国术协会这个组织很快便发展到全国各地，不仅让国术职业化，而且还能与时俱进，让国术对决能够更加具有观赏性和激烈性，让它创造利润，让它市场化和经济化，甚至让它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以达到全民强身健体的目的。

以前国术界个门派敝帚自珍、有门户之见，都将压箱底的功夫藏着掖着，就连师傅传授给徒弟都要留一手，这主要是生存压力造成的，而现在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武人这种身份也不再被歧视。

萧震雷除了大力扶持国术文化，而且还扶持其他的传统文化，在召开国术家会议之后的第二天，他又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者会议，很多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著名画家、著名的棋道高手们都受到邀请前来参加，另外还有文化部门的官员们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而文化部门的官员主要以蔡元培、严复等任为首，蔡元培现在是文化总长，严复是副部长。

会议开始之后，萧震雷问道："蔡总长、严副总长，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小学生的主要课程都有哪些？能说一下吗？"

蔡元培看了一下严复，对他道："严先生，你来回答大总统的问题吧！"

"好的！"

严复答应一声，然后站起来道："大总统，目前我们小学生的主要课程是国学、数学，副课有思想和绘画，中学生的主要课程有国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

萧震雷又问："中学生每天有几堂课？"

"上午四堂，下午三堂！另外可能大部分学校还有早晚自习！"

萧震雷闻言摇头道："小学生还好，不过中学生的课程安排得太多了，一点课外的活动都没有。这怎么行？"

"可是如果不安排这么多课程，很多学校的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率就会下降啊，您也知道，现在很多农村和家庭困难的学生就是靠读书这一条路出路。只有考上大学才算鲤鱼跃龙门！如果让他们把主课的课时减少，那么能考入大学的学生就更少了！"

萧震雷却道："可是据我所知，各大学在各个省份或地区的录取人数比例是不相同的，在京城的各大学对京城高中生的录取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和地区，还有其他各地的大学。几乎都是这种做法，这好像不怎么公平吧？我倒是想知道，这些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能告诉我原因吗？"

"这"。

萧震雷道："你们这是歧视，其他偏远地区学生的分数明明比京城学生要高，这些学校宁愿录取低分数的当地学生，也不愿意录取其他偏远地区的学生，这不是歧视是什么？既然是全国统一考试，就应该在录取分数

线上一视同仁嘛，怎么能搞区别对待呢？如果能够按照统一的分数线录取，那么就应该可以减少学生的主课课时。增加副课课时，按照你们那种搞法，很多读书出来的都是书呆子，以后参加工作有什么用？工作能力能有多强？应该给学生们安排一些动手的课程，例如劳动课、实验课等等，还要安排一些陶冶情操的课程，例如琴棋书画、诗词等等，各级教育机构可以举办一些比赛，例如学生象棋、围棋赛、诗词大赛、书法大赛、作画大赛、汉字听写比赛、成语听写比赛等等，以促进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如果中学生在这些比赛的省级赛事上获得名次，甚至要报保送去大学，不需要经过高考”。

一些文化部门的官员们听了都面面相觑，而下面的受邀的一些诗人、作家、书法家、著名画家、著名的棋道高手们听了萧震雷的话则都拍手鼓掌。

根据萧震雷的讲话精神。很多学者们甚至脑洞打开，一些书法家商量决定一起成立书法协会、一些著名的画家则商量着成立国画协会、西洋画协会，一些棋道高手们则商量着成立象棋协会和围棋协会。

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听了萧震雷的话，再仔细想想，很多都发现萧震雷这个做法是要大力扶持文化事业，他做出的这些指示都是与文化方面有关。

萧震雷接着又道：“我们一方面要大力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另一方方面也不能放弃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不仅不能放弃，还有大力的支持，另外我们保护文化工作者的利益，而且要立法，一个诗人、作家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要坚决拒绝盗版，政府还会大力打击盗版，不经过版权所有人同意，擅自盗用他人作品的人，要受到重罚！

不仅在文学作品方面要坚决打击盗版，而且在其他文化产业方面，例如歌剧、音乐剧、歌曲、无声电影等方面，也要大力打击盗版，总而言之，我们要尽力保护创作人的利益，要让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创作人付出了努力，创作了好的作品，市场认可就能获得收益，这些收益既能够支持他们继续在这个行业里贡献出更好的作品，又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问题，如果因为盗版，他们的生活都成问题，让他们没有资金来创作更好的作品，这个行业就会走向歧途，而有关部门就是要为这些行业的正常发展保驾护航！”

“好，好！”萧震雷说完之后，会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了。

刚才萧震雷所说的这些有很多正好说中了有些人的无奈，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著名的诗人、作家都通过在报纸和书刊上发表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来获取稿酬，而因为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没有得到授权的一些报社和书刊杂志也盗版刊登一些作家的作品，让这些文学工作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失。

尽管这几年一直在打仗，但是战争并没有在国内爆发，而正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让华国的经济越来越好，相比前些年，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要比从前好过了很多，日子好过了，生活好了，百姓们就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例如各地的戏剧，花鼓戏、越剧、黄梅戏、京剧等等这些能够

丰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的娱乐行业开始爆发了，唱戏的以前是戏子，尽管受观众瞩目，但名声怎么也不好听，可是现在不同了，唱戏的也不再受到歧视，一些名著名的角儿反而受到很多的人追捧。

萧震雷认为，社会发展不仅要发展物质文明，同样要发展精神文明，只有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人类才不会迷失方向，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不能放任自流，不能让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的文学作品、文娱作品风靡天下，因此要有相关的法律对这方面加以制约。

在政府大力扶持这些文化、文学、文娱产业同时，也开始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这些行业进行规范，以免时间长了之后再想制定法律，受到的制约和阻力就会大到难以想象，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会跳出来阻碍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除了这些文化、文学、文娱方面的产业得到大力扶持之外，萧震雷还指示对目前正在兴起的古玩行业进行相关方面的法律制定，在国内，除了博物馆内属于国家的文物之外，民间的古董可以自由买卖和交易，允许私人进行收藏，但不允许带出国境线，只有工艺品才能带出国境线，而文物则不能。

其实对各行各业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这些行业商业行为，一方面可以打击不法商业行为，另一方面可以让这些行业更加有秩序，保证商户们的利益，让这行业有着更加良好和长远的发展。

这段时间，萧震雷的一些列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激烈的讨论，许多家外国媒体要求采访他，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一直都对他关注，视线始终都不曾离开过，在很多外国媒体记者和外国政府要员们看来，萧震雷的这些举动必将让华国进入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他的这些举措，也必将让华国的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美国时代周刊就已经连续好几期期刊都以萧震雷为封面人物，萧震雷在美国的名声甚至都赶得上在华国的名声，萧震雷之所以在美国有着如此之高的知名度，是因为他这个人在美国人的眼里实在是太具有传奇色彩了，不让人好奇都不行。

为了让其他国家和西方世界能够更加充分的了解华国，萧震雷接受了国外好几家媒体记者的采访，将华国这些年的变化通过外国媒体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甚至华国如果有重大的举措，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外媒体参加。（未完待续。。。）

第688章施压苏俄

萧震雷一方面对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大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非常关注外部局势，西方战区的战况和德苏之间的谈判是他最为关注的两个重点。

3月14日上午，铁血调查局局长王亚乔急冲冲赶来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情况有些不妙，我们得到消息，德国已经与苏俄方面就停战协议的条款大体上秘密达成一致，只是还有几个小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分析，这些小问题并不能成为苏俄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的阻碍，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之间的停战协定很可能就在这几天内签订！”

萧震雷皱起了眉头，实际上他已经给蔡国栋连续发去了好几封电报，都是督促蔡国栋迅速解决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顽抗德军，但他自己都知道想要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掉那些德军实属不易，他总不能把蔡国栋逼死，就算逼死蔡国栋也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局势开始转向对华军不利，在华军还没有彻底解决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德军之前，如果德国与苏俄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那么华军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在外部，来自北方的德军会对华军产生巨大的威胁，那个时候如果被围的德军突然发力，华军将首尾不能兼顾。

萧震雷想了想，现在可以做的就是一方面加大对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德军的进攻，另一方面想办法拖延德国与苏俄方面签订协议的签订时间，而想要从德国那边想办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从苏俄这边想办法。

思索良久，萧震雷拿起电话拨了杨永泰的号码：“联系苏俄公使博斯坦科夫，就说我有事想跟他谈，让他尽快来一趟！”

“好的，大总统！”

下午两点半，苏俄公使博斯坦科夫来到了总统府，杨永泰很快安排他与萧震雷见了面。

两人见面后一阵寒暄。博斯坦科夫问道：“总统阁下，不知道您这次找我来有什么事情？”

萧震雷沉吟一下就说：“博斯坦科夫先生，听说最近贵国正在秘密与德国方面谈判，想要与德国停战？”

博斯坦科夫一副吃惊的模样：“不可能。总统阁下，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您是如何得知的？”

萧震雷道：“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据我们所知，贵国与德国方面就停战协议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达成了一致。签订停战协议就在这天了！对此，我非常遗憾，您知道一旦德俄两国签订停战协议，那么对我国在巴尔干的远征军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吗？没有贵队的牵制，德军部署在东线战场的两百万军队就长驱南下，而现在我军正在进攻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三十万德军，如此一来，被困的德军必然士气大振，很可能会集中兵力反攻我军，那时我军将腹背受敌。所以我对贵国现在的举动非常愤怒，不管怎么说，俄国也是协约国成员，在不经过其他协约国的同意下就私自与德军媾和，贵国这是想要干什么？难道想要背叛协约国加入同盟国

吗？”

博斯坦科夫连忙道：“不不不，总统阁下，一定是贵国的获得的情报有误，我国怎么可能会这么做？”

萧震雷摆手：“博斯坦科夫先生，情报不会有误的，我国也不会无理取闹。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只能说明贵国政府没有打算告诉你。我希望你给贵国国内发电报回去，告诉弗拉基米，我希望他能慎重行事。一旦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那就是与协约国为敌，苏俄可以从此不再对德军发动进攻，可以永远就地防守，但是唯独不能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我们需要苏俄在东线牵制德军！”

博斯坦科夫沉思片刻后答应：“好的。总统阁下，我回到使馆之后就会向国内发报，向弗拉基米转述您的意见，如果国内回复，我会很快再来将国内的消息向您通报！”

“多谢！”

送走博斯坦科夫之后，萧震雷思考了很久还是觉得不能完全指望苏俄，毕竟他从将整个西伯利亚从俄国分割开来，尽管这是当初的一个交易，但是他相信已经作为一国领袖的弗拉基米肯定心里是非常后悔的，也是非常不甘心的，这也是弗拉基米一生的污点，此人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夺回西伯利亚，只怕华国与苏俄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恶战要打。

萧震雷在办公室里连续抽了两根烟，将整个事情经过深思熟虑，他拿起电话对秘书小高说道：“小高，以我的名义给蔡国栋发报，告诉他，国内正在想办法向苏俄方面施压，希望能够拖延苏俄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的时间，但是不一定有作用，我们也不能完全把希望放在苏俄方面，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解决特兰瓦西尼亚高原上的德军！”

“好的，大总统！”

再次接到国内电报的蔡国栋更加焦虑了，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危机，何尝不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尽快解决被围困的三十万德军，但是这三十万德军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形防守，华军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想要解决这三十万拥有充足粮食和弹药的德军非常困难。

看完电报后，蔡国栋召开了军事会议，三个集团军司令、副司令都悉数赶来开会，蔡国栋首先向他们通报了现在情况，危机的局势让伍世友、张孝准、黄英杰、周传东等人都感觉心头压上了一块巨石。

此前蔡国栋并没有将德国正在与苏俄方面进行秘密停战谈判的事情告诉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危机感，但是现在他们知道德国部署在东线的两百万德军在德国与苏俄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很有可能会南下进攻罗马尼亚地区，于是危机感上来了。

蔡国栋告诉他们，国内已经在向苏俄方面施压，希望能够破坏德国与苏俄的停战协定的签订，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最终要解决这场危机，最后只能靠自己的！

经过一天的讨论和商议，最后蔡国栋决定，除了后勤部队之外，将华军在巴尔干半岛各地的防区都交给当地军队，所有部队全部北上，命令张

孝准的第二集团军八十万人从乌克兰西南部向西北方向挺进，一旦苏俄一意孤行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那么张孝准就率部沿着喀尔巴阡山北麓向西北防线前进，沿途战略喀尔巴阡山脉北麓沿线各地战略要地，在喀尔巴阡山山脉北麓建立起一道防线，配合驻防在喀尔巴阡山脉山上的华军防御德军的进攻，如果实在抵挡不住就向南边撤退，直到退入喀尔巴阡山山上的各防御要地为止。

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是有东南亚各国部队组成，最开始时一共有一百一十万人，从几年前一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接近三年了，在这三年时间里，第二集团军一共打了三场大型战役，减员近三十万人，在俄国和乌克兰的气候比较寒冷，完全不能跟东南亚相比，这几年中因为水土不服、气候寒冷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三万人被冻死，还有一万多人因为水土不服患病死去，另外还有二十多万人战死，只剩下八十万人，不过这八十万人经过这几年的战斗和不停的训练已经变成了一支精锐之师。

蔡国栋除了命令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布防之外，还下令集中所有空军战机全部装备大量的凝固汽油弹和大威力航空炸弹对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德军占领的几个战略要地进行大规模轰炸，再配合对面部队发起最猛烈和最频繁的进攻，并向德军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让德军指挥官在3月17日之前率部投降，否则将毁灭剩下所有的德军。

从14日晚上一直到16日下午，华军一共向德军防守的战略要地投下了数万吨凝固汽油弹和航空炸弹，德军驻防的几处阵地几乎被烧成了白地，三天时间，就有超过六万德军被烧死烧伤，如此惨烈的伤亡，让剩下的二十多万德军士气跌落到了固定。

德军指挥官的参谋人员们估计，按照华军这种投弹量，用不了几天，他们那些剩下的德军就会伤亡过半，是在太惨了，这比直接被子弹打死更惨。

尽管如此，德军指挥官依然在咬牙坚持，由于部队伤亡太大，很多防区和防线上的守军力量开始出现空白，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不至于被华军攻破防线，德军指挥官不得不下令收缩防线，但是德军收缩防线的举措又让己方增加了被华军轰炸的密集度，华军对德军的包围圈开始缩小，而外围很多战略要地也被华军占领，失去了不少防御战略要地之后，德军在防御上的天然优势开始渐渐失去，情况对德军而言更加糟糕，大量粮食和弹药的丢失、被炸毁、被烧毁，开始让德军在食物上和弹药上出现短缺。

（未完待续。。。）

第689章苏德停战

被围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德军现在就是在与进攻的华军比谁先撑得久，谁先撑不住，谁就会失败，被围的德军已经接到命令，就算伤亡再大也要守住，等待北方的德军南下救援。

直到3月17日夜，经过四天的高强度进攻和轰炸，尽管将被围德军的包围圈大大缩小，但是想要逼得剩下的德军投降还不太现实，蔡国栋也算看明白了，想要让剩下那些被围德军绝望，就必须要断绝他们的希望，于是他命令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八十万人主动向乌克兰西部、白俄的东线德军主动发起进攻，尽量占领多的地盘，尽量占领一些东线德军南下的主要通道，特别是铁路、公路、桥梁。

蔡国栋这一招确实出乎德国人的预料，德军高层、包括德皇威廉二世和兴登堡都不得不佩服蔡国栋的大胆，以现在华军的情况来说，东线的德军没有主动南下发起攻击就算很不错了，可没想到华军竟然反而先向北面德军进攻了，此时德国已经顾不得还没有与苏俄方面签订协议，就立即陆续抽调一百万人南下。

3月18日上午，秘书小高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苏俄公使博斯坦科夫先生求见！"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请他到接待厅休息吧，我马上就过来！"

"好的，大总统！"

萧震雷知道博斯坦科夫如果要来早就来了，不会等了足足四天才来见他，他估计苏俄方面已经是铁了心的要与德国停战，其实萧震雷也很清楚，苏俄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俄国国内所有农民、工人、士兵都不想再跟德国打仗。这是民意。弗拉基米不能违背所有支持他上位的这些人的意愿，否则他的这个元首的位置只怕也坐不长久，因此只能冒着得罪协约国的危险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另外，他这样做也是想报复华国夺走西伯利亚之仇。

萧震雷来到接待厅见到了博斯坦科夫。这俄国人见到萧震雷到来起身见礼："见过总统阁下！"

萧震雷点点头，指了指椅子："请坐！"

"谢谢总统阁下！"

萧震雷问答："先生今天来见我，想必贵国政府对我上次所说之事有了详细的解释了吧？"

博斯坦科夫黯然道："不是，我国政府没有任何解释，我国元首弗拉基米让我向总统阁下转述他的话，目前我国国内所有人民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都遭受了战争之苦，因此现在他们不希望在同德国发生战争，我国政府不能违背所有人民的意愿再度与德国开战。因此我国政府只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国政府已经德国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希望总统阁下能够体谅我国政府的苦衷，我国虽然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却不会加入同盟国与协约国敌对，这一点还请总统阁下和贵国政府放心！"

萧震雷听了博斯坦科夫的话之后脸色变了几变，最后叹息一声道："真是太让人遗憾了，贵国弗拉基米元首只靠了俄国的利益，却是不考虑所有协约国的利益。贵国这样做给协约国所有成员国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东线两百万德军得以抽身，它既可以全数南下攻击我远征军部队。又可以尽数调往西线给予英法美三国大军带去毁灭性打击，这笔账，我们会记下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先生认为我们之间还有外交可言吗？"

"这"博斯坦科夫无话可说。

萧震雷端起茶杯送客："博斯坦科夫先生，你们公使馆有三天时间撤离，我国政府也会通知我国驻贵国圣彼得堡的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在三天之内撤离！以后我国是不会承认贵国现任政府的合法性的，我相信其他各国也不会承认，我们会联合起来对贵国进行全方位的封锁。就算是民间，也禁止与贵国相互往来！先生请回去吧"

在历史上。一战结束之后，欧美各国联合起来对付苏俄。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之外，只怕还有苏俄在战争还没有结束就单独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造成了东线德军大部向西线调去，给西线的英法美等国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件事情估计也是让英法美等欧美国家对苏俄恨之入骨，对苏俄发动战争的原因。背信弃义在国家之间也是一种挑起争端的借口，只要有机会，英法美等国当然会落井下石，甚至踩上几脚。

苏俄之所以能够粉碎英法美等国所有行动，最根本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统一了全国上下所有人的思想，团结了所有力量。二是苏俄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丰富的战争资源。

但是现在却不一样，现在华军占领并彻底控制了乌拉尔山及其以东所有西伯利亚地区，苏俄的版图也失去了大部分，版图上失去了大部分，战略资源上当然也失去了大部分，再者战争结束后，各国对苏俄动手，苏俄将面临东西两面夹击，就算苏俄能够让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想要不失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送走了博斯坦科夫之后，萧震雷叫来秘书小高，让他通知内阁方面，将驻圣彼得堡的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撤回来，同时让他向蔡国栋发报，将苏俄已经与德国方面签订停战协定的事情告之。

接着萧震雷又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马汉龙，询问从国内还可以抽调多少架战机前往欧洲支援。现在要抽调陆军去支援西方战场是不可能的，这花费的时间太长，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抽调足够多的空军战机前去支援，以大量的空军对德军进行轰炸，帮助第二军团顶住东线德军南下的进攻。

马汉龙告诉萧震雷，东方战区解散后，已经腾出来六个空军师，但肯定不能全部调走，最多可以抽调五个空军师，一共一千五百架战机。

萧震雷估算了一下，应该够了，他命令马汉龙立即下令让这五个空军师马上飞往西方战场听从远征军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同时有给蔡国栋发去电报，告之已经再次从国内抽调了五个空军师前往支援，让他做好接收工作。

远征军原本在西方战区的空军就有三个空军师，大约一千架战机，另

外在大西洋法国西海岸一线还有支援英法美等国的空军三个师，也有一千架战机，也就是以前就有两千架，现在又调去一千五百架，战机的总数超过了三千五百架。

两千五百架战机在东南欧几乎可以横行天空无敌手，只用了两天的时间，这一千五百架战机抵达罗马尼亚之后就完全将德国的空军压制了，制空权一夜之间掌握在华军手中。

一时间华国空军每天都与德国空军在罗马尼亚上空进行着空战，有时候是双方十几架战机小规模搏斗，有时候则是双方都有上百架战机进行大规模空战。

苏俄单方面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当天就被曝光出来，这引起了协约国方面的极大愤慨，各国纷纷指责苏俄破坏大局、背后捅刀子，本来就不受待见的苏俄更加遭到各国的忌惮。

3月24日，德国空军与华国空军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战，双方总共投入的战机数量超过了一千架，华国空军凭借着数量优势和性能优势在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德国空军不得不增派飞机参战，华国也是不停得加派飞机赶到交战空域进行交战。

这场空战打了整整一天，从上午九点零五分一直打到下午五点三十三分才结束，战机没油了、每弹药了就飞回机场加油加弹药，然后重新起飞再赶回交战空域继续参加战斗。很多飞行员开着飞机来回跑了好几趟。

这场空战结束之后，交战空域下方摔毁了四百多架战机，这其中有一百多架是华军的，剩下三百多架是德军的，这片地区在华军控制之下，很多跳伞的德军都被华军士兵俘虏。

东线德军接到命令南下进攻华军驻防的喀尔巴阡山山脉北麓的华军第二集团军，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兵力人数与德军南下的一百万人相差二十万人，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不过在装备上，第二集团军的装备要比德军差一些，不过第二集团军事防守方，利用地形和防守可以抵消装备和人数上的差距。

3月25日，德军向乌克兰西南部和白俄罗斯南部的华军第二集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第二集团军在张孝准的指挥下进行顽强的抵抗，死死地守住德军南下的通道，由于一些关键的桥梁被华军炸毁，一些关键的战略要地被华军占领，德军向南的速度大大降低。

3月28日，南下的一百万德军完全被挡在了喀尔巴阡山山脉北麓不能寸进、德军指挥官不得不下令加大进攻力度，不过这个时候华军派了大量的战机提供空中打击支援，德军多次的进攻都被华国空军破坏，不仅让德军进攻的华军阵地的行动失败，而且还给德军进攻部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未完待续。。。）

第690章想尽办法

南下的德军进攻不顺，对华军第二集团军据守的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地区的防线迟迟不能突破，这让德军统帅部非常恼火，威廉二世甚至在自己的皇宫里大发雷霆，兴登堡元帅不得不冒险下令从东线抽调再次抽调五十万兵力南下，这在德军高层中很多将领看来绝对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尽管与苏俄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在这个时候也不能让整个东线全部都处于空虚状态吧？

停战协定是签订了，可苏俄方面部署在防线上的三百万大军还没有撤退啊，一旦苏俄方面翻脸了，后果非常严重，从东线再次抽调五十万大军南下之后，德军在东线就只有五十万兵力了，这五十万兵力不仅要驻防乌克兰西部，而且要驻防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等等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加起来的面积可不小，从驻防兵力上来说，可以说严重不足，一旦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得知德军兵力空虚，然后大肆出来活动，在这片地区，德军将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镇压，局势很可能会糜烂。【【点【小【说，不过德军统帅部在抽调兵力的同时，还是严密封锁了消息，但是德军只能封锁那些游击队得到情报的渠道，却无法阻止各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个消息。

德军一开始在东线有两百万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次南下进攻华军，先抽抽调了一百万人，没过多久又抽调了五十万，只剩下五十万人。小学生都会算这个数学题。

德军后方空虚，这是德军的事情。而此时德军一百五十万大军正在猛烈进攻华军驻防的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特鲁斯卡韦茨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一线，华军正在拼死抵抗。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之前的进攻当中，华国空军占据了制空权，对德军的进攻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给德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德军为了抵消华国空军的优势，放弃了在白天的进攻计划，将进攻放在了晚上，而白天则让士兵们休息。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非常好。以现在的飞行技术和战机的性能，能在夜晚进行飞行的飞行员还真的不多，之前华军曾在夜晚轰炸过德军在法国西海岸的多处机场，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因为轰炸的是固定目标，而且还有协约国大量的情报人员的配合才得以成功，而这次不同。

德军采用白天休息，夜晚进攻的办法非常好，华军被打了一个搓手不及。连续三天接连丢失三道防线，华军不得不大规模后撤，德军乘机占领华军阵地。

前线战局不利的消息让蔡国栋忧心忡忡，他下令给张孝准。如果守不住特鲁斯卡韦茨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一线，就全军退往穆卡切沃、科罗亚、切尔诺夫策一线。

张孝准率部在特鲁斯卡韦茨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一线坚守了一个星期，损失超过二十万人。才局势极为不利的情况才不得不率部撤到穆卡切沃、科罗亚、切尔诺夫策一线，依托喀尔巴阡山脉的天然地利防御优势抵

挡德军继续南下。

德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成绩，占领了一些土地。但是也付出了极为惨重代价，伤亡的人数并不比华军少，华军在张孝准的指挥下，撤退得非常从容不迫，伤员和后勤物资尽数被转移，德军除了得到一片焦土，什么都没有留下。

西方战区的战局不利的消息也让远在华国的萧震雷坐立不安，如今的形势是被围困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三十万德军还没有投降，而来自北方的一百五十德军又在全力进攻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此前用于进攻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三个集团军共九十万人，在战斗中损失六万余人，还有十几万人丧失战斗力，还剩下七十万人了，现在这七十万人全部用于围困那三十万德军，无法脱身，因此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北上帮助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抵挡来自北方的德军进攻。

萧震雷听到蒋方震的报告之后说道："局势对我们不利啊，现在的情况就是看谁先挺不住，如果第一、第五、第六这三个集团军在来自北方的德军打垮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之前解决掉那被围困的三十万德军，那么这场战役我方就胜利了，但是如果在那三十万德军还没有被解决之前，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就先被来自北方的一百五十万德军击败，那么这场战役我们就失败了！"

蒋百里点头道："是的，实际上蔡国栋只用七十万人围困三十万精锐德军已经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了，要知道那三十万精锐德军并非软柿子，只用两点五倍的兵力围困，太过冒险！要知道困兽犹斗啊"。

萧震雷抽着烟想了想，首先肯定了蒋百里的看法，他说："你说的有道理，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只用两点五倍的兵力围困敌军，这确实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不过我认为蔡国栋这么做是有底气的，特兰瓦西尼亚高原尽管是高原，可地形却与盆地差不多，我军想要打进去是不太容易，可是德军想要突围也并非易事，毕竟地形的限制让双方的兵力无法展开，只能在进出这个高原的各个通道口进行搏杀！"

蒋百里担忧道："我担心张孝准所部无法撑到第一、第五、第六这三个集团军解决被围的三十万德军，毕竟他们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武器装备也要差很多，而且目前德军放弃了白天进攻，而在夜晚进攻，这让我们的空军优势荡然无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弹药的补给太困难，毕竟他们是挡在最前面的，我们要运输弹药过去，还得沿着喀尔巴阡山脉的外围运过去，路程太远、交通也不方便！"

萧震雷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给予了肯定："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看这样吧，之前的运输路线不能中断，要继续尽最大可能将弹药运过去，另外抽调大型运输机过去实施大规模空中运输，现在天气转暖，飞机向北方飞行的条件好了很多，用空中运输应该是可行的，不过要加强制空权的掌控，不能让德国空军偷袭了运输机编队！"

蒋百里闻言答应："好，我回去之后马上安排！"

"另外还有"萧震雷说到这里沉思片刻后说道："我觉得可以想办法在德军后方闹出一点动静，让德军不能全力向我军进攻！"

蒋百里不解，问道：“大总统的意思是？？”

萧震雷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鞭在地图上将乌克兰西部、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画了一圈后说道：“德军整个东线有两百万人，这是你我都知道的，现在德军刚刚与苏俄签订了停战协议就迫不及待地抽调了一百五十万人，而这片广大的地区驻防的德军只有五十万人，在靠近苏俄边境的防线上，德军怎么着也要部署三十万人吧？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只有二十万德军，我不相信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会无动于衷！”

蒋百里听了萧震雷的解说，顿时恍然大悟，大喜道：“对啊，我们现在必须想办法与那些地区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将目前的形势转告他们，并且对他们进行扶持，想办法给他们补充一些武器弹药，让他们在牛魔王的肚子里闹上一闹！”

萧震雷笑着点头道：“不错，兴登堡这个险冒得也太大了，他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了傻子吗？如果他在那些地区留足一百万人，我想都不会这么去想，可是他胆子大得没边了，竟然只留下五十万人驻防那么大一片土地，如果我们不做出点事情出来，都对不起他的慷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你去督促后勤部门和空军方面，尽快把运输机调过去，补给方面一定要跟上，给张孝准下死命令，一定要给我顶住德军进攻，就算把第二集团军全部拼光了也在所不惜！”

“明白！”蒋方震敬礼后告辞离去。

在蒋方震离去之后，萧震雷马上给铁血调查局王亚乔局长打了电话，将他招过来面授机宜，王亚乔在得到萧震雷的指示之后马上开始了部署，很显然他在这方面非常擅长，特别是刺杀和颠覆行动绝对是他的拿手好戏。

没过几天，在德国占领的俄国东部地区，到处都在传言德军大部分都被抽调拿下进攻华军了，在各地的德军部队少得可怜，这些消息很快传播到一些各地山区游击队的队员的耳中。

刚开始，游击队对这些消息并不怎么相信，他们以为这是德军耍的把戏，毕竟从前德军为了消灭他们曾经使用过各种办法。但是这一次他们想错了，但一些华国的情报人员找到他们，并且表示愿意支援他们一些武器弹药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各地区的德军真的不多了。

第691章三十万德军投降

实际上这次苏俄与德军方面签订停战协议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远远要比真实历史上付出的代价多得多，真实历史上德国对苏俄的要求并没有如此的苛刻，而在这个世界，苏俄不仅要将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全部割让给德国，而且要赔款6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这刚开始引起了苏俄内部严重的分歧。

在德国与苏俄谈判的初期，德国提出条件之后，苏俄内部的意见都不统一，一部分人主张答应德国的条件，尽管德国的条件看上去有些苛刻，但此时新生的苏俄政权实在是岌岌可危，毕竟外有德国数百万大军威胁，内有大量的原沙俄势力、原资产阶级力量企图颠覆新生的苏俄政权，答应德国的条件之后，新生的苏俄政权可以获得喘息之机。赞成这个意见的只有六人。

另外一部分人主张坚决不答应德国的条件，继续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在六十人出席的苏俄最高层会议上，有32人赞成这个提议。

最后一部分人主张停战，但不与德国签订合约，即不战不和。

这次谈判的过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为了尽快促成苏俄方面签订停战协议，德国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最后苏俄还是签订了停战协议，德国提出的条件不但比原来多得多，而且还更加苛刻，可是苏俄方面为了尽快消除外部巨大的压力，还是不得不答应了德国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议。

尽管这次签署的停战协议对于苏俄来说是损失巨大的，可是协议已经签署了，苏俄方面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架不住华国方面派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在俄国丢失的土地上大肆宣扬，激起各地游击队纷纷跑出来给德国人捣乱，德国高层不得不开始担心苏俄方面对于签订的停战协议反悔。毕竟协议对于苏俄方面太不公平。

波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各地的游击队纷纷出来攻击德军各个据点之后，德军就有些吃不小了。各个后勤补给点遭到游击队的攻击，南下进攻华军的一百五十万德军的补给就开始出现问题。

不仅是德军的各个补给站被游击队攻击，一些驻军地点也遭到游击队的攻击，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德军在北方的占领区就出现了糜烂的趋势，局部糜烂的形势对于德军来说还不算什么，关键是南下的一百五十万德军的补给出现了问题，这让这些德军部队的进攻能力很快降下来。

后勤上出现的问题。不能让南下的德军在弹药上出现了严重不足，而且在食物上开始大量短缺，弹药不足还可以拼刺刀，可是没有粮食吃，哪里有力气打仗？德军的攻势在几天之内就完全停止了，这让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获得了喘息之机，华军趁此机会运用大量的运输机给前线空投了大量的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补给。

一百多万人的大军断粮是何等的严重问题，德军统帅部在得知南下的一百多万军队面临断粮的危险之后，威廉二世对于兴登堡大加斥责，命令他立即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解除他的总参谋长之职。

兴登堡在这个时候除了从前线抽调部队返回并沿途保护补给线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毕竟现在北方的占领地只有五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分散在各地，每天都在承受着游击队的偷袭，本身就兵力不足，不可能在专门抽调出来保护运输补给线的安全。

于是三十万大军从南下的前线抽调回去，这让南下的德军数量只剩下不到一百万人了，在兵力上尽管还要比华军第二集团军多三十万，但兵力的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给华军造成的压力也不是很明显了。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军南下想要彻底击溃华军第二集团军的时间已经变得遥遥无期。再加上华军正源源不断的对第二集团军进行补给，被围困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三十万德军指挥官们在得知这些消息之后。原本就已经支撑不住的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被围困如此之久后。三十万德军已经人人都饿得皮包骨头了，很多人很多天都没有吃过一粒粮食，在缺衣少食、缺枪少炮的情况下，三十万德军不顾德军统帅部的严厉警告而选择了向华军投降。

三十万德军投降，这是蔡国栋第一次遇到，而且是向他投降，这由不得他不兴奋，德军这种大规模的投降在此前的战役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以前倒是发生过协约国的军队大规模向德军投降，这其中法国、英国和俄国都有出现过。

京城，总统府。

萧震雷接到了蒋百里打来的电话，蒋百里在电话中向他报告：“大总统，被围困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三十万德军已经向我军投降了，就在今天上午！蔡国栋将军代表我军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表示会按照国际法优待德军俘虏！”

萧震雷闻言顿时大喜，差点就失态，“好好好，这个消息是在太重要了，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消息，马上给蔡国栋和西方战区所有远征军官兵发去贺电，告诉他们，我为他们骄傲，人民为他们骄傲！”

“是！”

这场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之前蔡国栋的作战计划向萧震雷进行汇报的时候，国内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的，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蔡国栋只用三个集团军九十万人就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七十万精锐德军，是萧震雷力排众议，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决支持了蔡国栋作战计划，才会有如今的这场大胜。

这三十万德军投降之后，南下的一百多万德军的目的就不存在了，德军再往死里打也就没有了意义，而且华军三个集团军目前还有七十万人，再加上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六十多万人，一共还有近一百四十万人，在总兵力上比南下的德军总兵力还要多，现在不是德军南下，而是华军是否要北上的问题，攻守之势将完全逆转。

萧震雷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对电话那头的蒋百里道：“蔡国栋那边可能会送过来立功受奖和阵亡将士们的名单，你们那边一定要尽快督促相关部门拿出嘉奖和抚恤方案出来！”

“明白，明白！”

结束和蒋百里的通话之后，萧震雷立即让秘书小高通知总统幕僚团成员们和总统府下属一些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开会商讨远征军在下一阶段的作战方略。

会议开始后，萧震雷说道：“尽管这次的战役中我军有着不小的伤亡，比以前历次战役的伤亡比例都要大得多，但是不得不说，我们这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逼得三十万精锐德军无条件投降，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德奥联军在这一带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除了塞尔维亚还有一部分奥匈军队没有消灭，其他德奥军队已经全部解决，现在巴尔干半岛各*队正在向奥匈军队进攻，在北方我们第二集团军张孝准部正与德军一百人对峙，德军已经无力向我军发起进攻，攻守之势完全逆转，那么接下来，我军要如何进行呢？是大军北上进攻从东线南下的德军，还是大军西进进攻奥匈帝国？不知道诸位有何意见？”

这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华国就将特兰瓦西尼亚高原被围的三十万德军投降的消息进行了大肆宣传，弄得人尽皆知。现在德军如此大规模向华国投降，协约国其他成员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大为振奋，奔走相告，前线协约国各国士兵和军团都士气大振。

国内国外报纸、电台都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俘虏三十万德军，这在人们固有的思维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然而现在却真实的发生了，这让各国政府高层都不得不正视华军的真实战斗力。

很快，华军只用了三个集团军共九十万人就围困了七十万德军，并歼灭了四十万，自身损失了只有几万人，只有十几万人丧失战斗力的事实就被各国得知，在这次战役以及此前华军与德军、奥斯曼、保加利亚、奥匈等国发生战斗的战例纷纷被各国情报部门翻出来。

看到了华军自开战以来的一系列战役都是一少胜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的这些战例让各国政府高层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而又真实的问题，华军已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很可能这个“之一”都要去掉。

至此，华国在协约国当中说法的份量越来越重了，外交人员的外交工作也越来越好做，在外国的华人们也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毕竟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个已经崛起的强大国家，这个国家的强大让各国不得不正视，不得不面对。(未完待续)

第692章下一步战略目标

这次战役歼灭了德军近一百多万人的有生力量，让德军实力大损，而且还牵制了德军在北方近两百万兵力，由此可见，华军在打击德军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在苏俄方面退出战争之后，华军完全了接替了苏俄牵制德军的作用。

解决了德军在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德军力量之后，德奥军队在东南欧的势力完全被打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德奥军队不得不大幅度撤退，为了收缩防线，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地盘，而华国方面开始督促巴尔干各**队向塞尔维亚等地进攻。

而华军的下一步动作却也成了华国高层急需要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在萧震雷召开的幕僚团会议上，他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幕僚们纷纷发表意见和看法。

蔡锷首先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大总统、诸位，从纯军事的角度上来说，我认为目前我远征军部队应该向被进攻，以解决来自北方德军的强大压力，解决了被围困在特兰瓦西尼亚高原的三十万德军之后，我们第一、第五、第六这三个军团已经腾出手来，完全可以北上会同第二集团军六十万人向北方德军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完全解决来自北方德军的压力，如此一来，我们将和英法美三国分别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奥联军，德奥联军方面将首尾不能兼顾，且疲于奔命！从军事战略上来说，如果我们解决了北方的德军，大军北上，不仅可以对德国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还可以对新生的苏俄方面造成巨大的压力，只要苏俄方面不老实，我们随时可以完全封锁苏俄”。

萧震雷听了蔡锷的战略分析之后，点了点表示了认同，“不错。这个战略确实能够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各位还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吗？”

杨度站起来道：“大总统，我有不同的看法！”

“哦？”萧震雷看向杨度，伸手道：“杨先生有何高见？”

、杨度道：“大总统、诸位。刚才蔡锷将军从军事战略角度分析了我军在接下来可以北上攻击德军，以我们的总兵力，只要保持后勤补给及时、运输线通畅，再加上北方各地游击队的配合，我们打败北方的德军是迟早的事情。既可以对德国本土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又能够威慑苏俄，这是没错的！

但是，我认为战争的源头是利益，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截止目前为止，同盟国只剩下德国和奥匈帝国，如果我远征军部队西进，一举打垮奥匈帝国，使得奥匈投降，那么德国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再也没有其他国家支援德国，德国也再也找不到小弟当炮灰，它将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世界，我不认为德国有机会可以成功，一旦奥匈帝国被我军打败且投降，我相信这对德国高层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是将是我国、甚至是协约国在政治上的绝对胜利”。

杨度的话说完之后，幕僚团成员们纷纷议论起来，很显然杨度的看法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先集中力量彻底打败奥匈帝国等于斩断德国的臂膀。

让德国处于孤立状态，德国本身在地利上就被协约国方面包围，而如果奥匈帝国被打得投降，那么德国将被彻底包围。而且在也不再有战略纵深可以让它有喘息之机。

萧震雷听了杨度的话也颇为动容，他略微思索便问道："先集中力量一举打败奥匈帝国确实是一招妙棋，奥匈帝国如果投降，这对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高层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杨先生这番见解果然不凡，听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杨度再次站起来谦虚道："度惭愧，不敢当大总统如此称赞！"

萧震雷点点头，看向蔡锷，问道："松坡将军，如果从军事战略角度上来看，你认为杨先生的想法有实现的可能吗？"

蔡锷见萧震雷问话，站起来道："大总统，如果我远征军向西进军，先集中力量打垮奥匈帝国，这个战略计划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双方的兵力对比，张孝准的第二集团军六十多万人在北方挡住东线德军，不可轻动！我远征军还剩下近八十万兵力，另外加上巴尔干半岛各国的一百五十万军队，不过这一百五十人的战斗力还上不了台面，他们也只能抵得上我军三十万人，这么算下来我们可以动用的兵力也就是一百一十万，而奥匈帝国现在全国的总兵力只有两百万，在阿尔卑斯山脉上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对峙的大约有八十万人，他们要驻防本土各地最少也需要三十万，能够调到东线抵挡我军进攻的也只有不到九十万人，奥匈帝**队的战斗力也就意大利强那么一点点，他们想凭借不到九十万人抵挡我一百一十万大军，基本是痴人说梦！所以从兵力对比上来说，我军西进打垮奥匈帝国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我们不得不防德国派兵增援。其次，即便我们有巴尔干半岛各**队加入，我军在指挥上有绝对的指挥权，巴尔干各**队不敢不听命行事，而反观奥匈帝国的军队，其实内部矛盾重重，奥匈帝国内部民族太多，各民族之间其实并不和睦，奥匈帝**队内部就连语言都不统一，军官下令军令甚至都要连续用几种语言，这样的军队有战斗力可言吗？所以杨先生建议我军向西集中兵力攻打奥匈帝国是可行的"。

萧震雷当即拍板："既然杨先生的建议在政治上可以取得重大胜利，又能够在军事上能够得以实现，那么就按照这么做吧！"

这时杨士琦站起来道："大总统，我认为我远征军目前暂时不宜轻动！"

杨士琦这句话让其他幕僚们再次议论纷纷起来，萧震雷刚刚拍了板，杨士琦却跳出来反对，要反对怎么不早点站起来？这分明是给萧震雷难堪嘛！

萧震雷脸色果然变得不好看，语气有些不善，"那么杨先生有何高见？"

杨士琦道："皙子的意见是可行的，但我认为不宜当下实行，目前英法美等国大军已经在西线站稳脚跟，当然这也主要是因为我军在东南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的，德军在前一阵子在西线的军事行动因为我军大规模进攻东南欧德军而不得不停止，将精力转移到我们这边，英法美等三国

的军队才得以喘息，现在英法美三国的军队既然已经站稳脚跟，那么他们的后续兵力肯定会陆续抵达，我们何不等英法美三国的军队再次在西线发起进攻之后再对奥匈帝国动手？这样话，我军既可以休整恢复士气，后勤方面又有充足的时间补充，何乐而不为？”

杨士琦的话音落下之后，幕僚团的其他成员们再次议论纷纷起来，这其中谭延闿就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士琦先生所言不错，既然英法美已经站稳了脚跟，那我们就等他们再次向德军发起进攻之后再向奥匈帝国动手，免得我们对奥匈帝国动手的时候，德军派兵过来增援，如果德军大部分被西线的英法美等军队牵制，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现在正是我军休整、恢复士气的大好时机，德军方面也需要喘息之机，暂时应该不会将所有兵力都用在我们身上！”

“我赞同杨士琦先生的意见！”

“我也同意！”

“同意！”

尽管很尴尬，但萧震雷也不得不承认杨士琦的意见最符合华国的利益，他也没有在刚才杨士琦扫了他的面子这件事情上计较，反而承认了杨士琦的意见很好，是目前最符合国家利益，于是予以采纳。

散会后，萧震雷命人给蔡国栋发去电报，命令他暂时按兵不动，休养生息，后勤部门会尽快给他补充足够的军需寄养，另外军政服务部门会尽快安排不能继续作战的伤兵回国，新兵部门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补充士兵！

三十万德军投降之后，德军高层觉得让北方德军南下大规模进攻也已经没有必要了，且不说能不能击败张孝准的六十多万华军，只怕还没有击败张孝准，南方的华军会全部北上，兴登堡认为目前北方德军补给线出了问题，军队的给养都无法满足，还哪有能力继续进攻，且不如先解决掉北方的游击队，安定内部谈其他的。

于是北方的德军开始停止进攻，全面转入防御状态，一部分德军被调回去镇压那些游击队，剩下的德军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与华军对峙。兴登堡此举目的有二：其一，先解决游击队，防止游击队继续给他们捣乱、破坏补给线；其二，让部队停止进攻可以等待物资补给，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也不虞担心天气寒冷，只要能解决粮食问题，军队就不会垮。(未完待续。)

第693章沙皇一家被秘密处决

相比英法美等国都需要给数百万大军供给给养问题，华国目前只有西方战区不到一百五十万人需要供应后勤，东方战事已经结束，驻防在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的军队只需要供给粮食就可以了，对弹药的需求不大，因此后勤的压力骤降，军费开支也减少了近一半。以目前华国的财政状况，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西方战区的华国远征军正处于休整状态，萧震雷将西方战区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又开始关注苏俄方面的情况。

苏俄与西方国家不同，苏俄是一个新生的国家，而且与华国毗邻，且都是疆土面积广大，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两国必然会产生一些摩擦，甚至可能为了领土而产生争端，从而爆发战争，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西方国家尽管也非常警惕已经崛起的华国，但毕竟没有疆域接壤，且华国的实力已经比不它们差，就算西方国家想要对华国发动战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八国联军侵华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发生，所以现在就布局苏俄已经成为萧震雷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对苏俄布局的工作，萧震雷一直是交给马博阳在主持，这天他将马博阳找来询问对付苏俄方面的布局做得如何了。

在回答萧震雷的询问时，马博阳说："大总统，之前我们将高尔察克的六百吨黄金弄来了，使得他失去了本钱，尽管他怀疑是我们做的，但是毕竟没有证据，现在他必须要依附我们才有资格与苏俄对抗，派往乌法与高尔察克谈判的代表昨天已经发来了电报，谈判的进展虽然遇到了一些波折，但从总体情况上来看还算顺利！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向您汇报，自从俄国革命开始。一直到苏俄政权建立，这期间不断有很多俄国人向西伯利亚、哈萨克等我军防区移民，现在这股大规模移民潮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这些人主要为士兵和军官、哥萨克、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国政府的官员和各种反对苏俄的官员。这些人统称为'白俄'，直到现在为止，已经差不多有两百万白俄移民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而且苏俄国内还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向我军防区移动，希望脱离苏俄的统治。据我军与苏俄防线接壤的不少关卡处汇报，在双方防区的缓冲区域，有很多白俄正滞留在那一带，对待这些人，我作为您指定的全权负责苏俄事务的官员，不能不过问，对待这些人和已经移民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白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还请您下达一个指示！"

萧震雷一边听着马博阳的汇报，一边抽着烟。马博阳说完后，他思考了两分钟说："对于已经移民进入我国境内的白俄，我们现在想要赶他们走，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那些滞留在缓冲区域的白俄，我们想要扛住他们，不让他们进入我国只怕也不容易，现在他们还有吃的，等到他们的粮食吃完，恐怕就会强行越过边境进入我国境内。那时候边防士兵是开枪还是不开枪呢？让他们进入我国境内倒是没什么，我国也只是多了

数百万人口，也许这些人当中还有很多人才，你们现在担心的是如果将那些滞留在缓冲区域的白俄放进来以及承认已经进入我国境内的白俄的公民身份的话。他们当中会混入苏俄方面的间谍，这些苏俄间谍会对我们统治区域造成破坏，是不是？”

马博阳点头道：“是的，大总统！据情报部门报上来的情况显示，苏俄的间谍十分的可怕，我们不特别慎重对待”。

萧震雷很清楚苏俄间谍的危害性。他点点头道：“你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不能因为几个间谍就将数百万人拒之门外，现在是春天还好，如果到了秋天和冬天，他们在野外就会全部被冻死和饿死，这种大规模的死亡和**无异。我们是一个大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难道我们就因为几个苏俄间谍将数百万人拒之国门之外吗？这如果让别人听说了，岂不是会嘲笑我们无能？区区几个间谍就让我们束手无策？这件事情，我看可以允许他们进入我国境内，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情报部门一定要做好甄别工作，即便是这些白俄进入我国境内之后，情报部门也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放松对他们的监控！对于那些知识分子、科学家，有军事才能的军官，我们都可以酌情考虑给予重用，人才是第一位的，我们要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即便是外国人，只要他们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就可以用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把自己当做华国公民，我们就承认他们是华国人，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美国都可以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不仅要可以，而且还要做得比他们更好”。

马博阳当即立正道：“是，大总统英明，我明白了！”

几天以后，谈判代表与乌法的高尔察克达成协议，萧震雷接到电报之后，回电给高尔察克对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表示祝贺，并邀请他来华访问。

高尔察克正式担心他的势力得不到外界的承认，现在华国第一个承认并与他签订了支持他对抗苏俄的协议，萧震雷又邀请他前往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立即回电表示安排好内部事务之后就立即启程前往华国京城。

在高尔察克抵达京城的前一天，马博阳前来面见萧震雷，萧震雷对他这个时候过来还是很感觉奇怪的，问他：“你这个时候不忙着准备接待高尔察克，来我这里做什么？”

马博阳汇报道：“大总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于昨日深夜被苏俄方面处决了！”

“什么？”萧震雷闻讯面露惊容站起来，严肃道：“我不是再三交代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一家弄出来吗？怎么让他们被苏俄方面处决了？”

马博阳低着头道：“我们的人已经在行动了，只不过刚开始时苏俄方面防备甚严，我们的营救人员一时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谁知苏俄方面好像知道了我们要营救沙皇一家的消息，于是先下了手，他们是被处死在软禁他们的那套防止的地下室，我方情报部门怀疑是高尔察克身边有人走漏了消息，否则苏俄方面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动！”

萧震雷听了马博阳的话久久没有说话，直到一根烟熄灭了烫到了手指，他才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很多打算和计划就得推翻了重新

布局了！”

马博阳见萧震雷的情绪还算稳定，就大着胆子说道：“大总统，其实以卑职看来，沙皇一家的死对于我们而言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将他们一家完整的救出来，说不定还是给我们自己找了麻烦！”

萧震雷闻言眉头一皱，马博阳这不是明着说他不该指示救沙皇一家？于是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马博阳小心的解释道：“大总统您向，如果把沙皇一家救出来，多年以后，他或者他的后代会不会提起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事情，毕竟我们是从沙皇的手里夺来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另外还有那六百吨黄金的事情，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若干年后，他们的后代会不会找到证据后让我们吐出那六百吨黄金？就算其他人有证据都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拒不认账，可是如果是沙皇的后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可是苦主啊，现在沙皇一家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没有了苦主，谁还敢找我们要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苏俄本身就是签署了协议的，就算他们想反悔，我们也可以拒不交还，因为我们是从沙皇手中夺得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不是从苏俄手里夺的，而且他们还拿了我们的钱，如果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可以拿出当年他们签署的那份密约，羞死他们！”

萧震雷想了想，点头道：“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人都死了，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意义，不过我不介意把沙皇一家被苏俄方面残忍杀害的事情大肆炒作一番，能给苏俄方面找点麻烦也不错，不能让他们消停！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公布出去的消息一定要详实”。

“是，大总统，我知道怎么做！”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苏俄方面秘密处决在软禁之地的地下室的消息被华国报纸首先披露出来之后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波浪，很多外国媒体都发文纷纷指着苏俄当局的残忍，杀尼古拉二世一个人倒不会引起各国媒体的反感，可苏俄方面连他的子女都不放过，残忍的杀死了他们，还进行毁尸灭迹这种事情，这种做法就有点过分了。(未完待续。)

第694章黄金谣言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苏俄秘密处决一事在全世界房内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替沙皇一家鸣不平，这其中就有英国人、西班牙人、葡萄人、荷兰人，甚至就连德国人也对此非常愤慨。

当然愤怒的都是一些贵族和皇室中人，除去他们之中不少人与沙皇一家是亲戚关系之外，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次大战是他们这些贵族和皇室玩的游戏，即便是有错，沙皇一家也应当由他们来处置，而不能被苏俄那一群贱民秘密处决，这简直就是触怒了他们的底线，苏俄存在和所作所为威胁到了欧洲所有国家的上流社会，因此欧洲一些皇室成员、贵族们秘密联合起来，准备待这次大战结束之后再找苏俄算账。

不过，有人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那就是英国人，据说英国方面已经派人秘密前往华国，准备游说华国共同对付苏俄，目前英国首相特使已经在前往华国的路上。

这天萧震雷在总统府接见了前来华国访问的俄国高尔察克将军，两人就目前的欧洲局势交换了看法，并对俄国现在的状况交换了意见。

萧震雷对高尔察克说，苏俄新政府单方面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等于自绝于协约国，这是典型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备齐盟友，这样的政权势必会被所有协约国一致痛恨和敌视。德国的失败已经可以预见，在打败德国之后，协约国必然要找苏俄当局算账。

高尔察克说，他对苏俄当局秘密处决沙皇一家非常愤怒，而且苏俄当局与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背离，它敌视除了农民和工人之外的所有阶层，他将带领不屈服的俄国人民反抗到底。

萧震雷对高尔察克的说法表示了肯定，他认为高尔察克必定是带来俄国人民反抗苏俄当局的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俄国人民在他的带领下必然可以打败苏俄当局，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会谈中，高尔察克希望华国和其他有先见之明的国家元首们能够看到苏俄当局对世界大局的危害。能够对他所建立的反抗苏俄当局的政权和军队进行支持，而且是毫无保留的支持，毕竟苏俄当局的存在危害的不止是俄国，而是全世界。他希望华国能够首先向他提供一定的粮食和武器弹药方面的援助。其次是衣物、布匹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资方面的援助，而他则代表在乌法成立的俄国内阁承诺华国对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占领属于合法行为，承认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属于华国。

听了高尔察克的请求和愿意承认西伯利亚、哈萨克归属华国之后，萧震雷笑着当场表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当场许诺首批可以向高尔察克提供三十万支步枪、两万支手枪、子弹五百万发、各式火炮五百门、炮弹十万发、手榴弹五十万枚、粮食一百万吨、布料一百万匹、鞋子一百万双、袜子两百万双、毛巾一百万条的援助。而随着高尔察克的政权与苏俄当局的战争继续进行。后续援助将陆续运抵。

高尔察克闻言顿时大喜，立即表示感谢。随后，萧震雷又派人陪同高尔察克参观游玩了京城几处名胜古迹。

在外人看来，华国下这么大的本钱支持高尔察克，却是没有什么收获，半点好处都捞不到，这在内阁内部不少官员们都是有着这种想法的。

可实际上呢？只有萧震雷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华国现在不能两面作战，不是华国现在打不起，而是没有那个必要。既然有打手可以驱使，何不用点蝇头小利去驱使高尔察克这个小弟对付苏俄呢？毕竟华国目前要压制苏俄，这是必须要做的，如果让苏俄完成内部统一，以后会更加的麻烦，能够在俄国内部扶持代言人、给苏俄当局找几个对手又何乐而不为呢？

压制苏俄，不让苏俄完成内部统一，让俄国内部混乱，这是符合华国利益的，甚至灭亡苏俄都是各国乐见其成的。各国都会大力支持，在这一点上，萧震雷相信各国肯定不会小气，事实上不久之后到来的英国首相特使就表示要大力扶持高尔察克。为了覆灭苏俄当局，英国表示可以从伊朗、阿富汗等地将援助补给运入俄国境内，如果实在不行，英国还可以联合法国、美国等国家联合派兵进入俄国境内进行武力干涉。

高尔察克是带着满意回乌法的，只是在他回去之后不久，欧洲上流社会就曝出俄国沙皇有国库六百吨黄金不翼而飞的消息传出。

这六百吨黄金不翼而飞的消息传出之后。更是在各国舆论掀起了滔天巨浪，毕竟六百吨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般的国家都拿不出这么多黄金，而现在这些黄金竟然不见了，这让很多人开始追根索源。

很快，有人认为是高尔察克将军将这六百吨黄金从圣彼得堡带出来的，毕竟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前见过的级别最高、且拥有实际兵权的亲信大将，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六百吨黄金交给他保管是很符合情理的。

于是当这个猜测公之于众之后，高尔察克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全世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乌法，英法美等欧美国家纷纷向乌法派出特使，甚至一些各国民间很多冒险者都不顾战争的危险赶往乌法，想要浑水摸鱼，如果能够摸到一两块金砖就一辈子不用发愁了。

那些民间的冒险者赶往乌法的目的不言而喻，那是去浑水摸鱼去的，而欧美大国们派出特使去乌法的目的也可以猜得出来，无非就是想要跟高尔察克做生意，毕竟高尔察克手上有黄金，而欧美国家手上有高尔察克缺乏的武器弹药、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物资，用高尔察克稀缺的东西去换他手上的黄金，这是正常的生意，既支持了高尔察克对抗苏俄，又能够赚回大量的黄金，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去哪儿找？

但是各国特使和那些民间冒险者们都纷纷失望了，高尔察克很快站出来用电台采用明码电报的形式向全世界辟谣，他首先承认了这片黄金此前确实一直在他的手上，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他从圣彼得堡的国库内运出来的，但是这批黄金在不久之前被他手下的一个警卫营长带领手下一个营的士兵从乌法火车站偷运走了，他们开着装满黄金的火车冲出了火车站向东方而去，最后火车在乌法东面的阿沙附近被发现，但是这一个营的士兵和那一火车的黄金全部都神秘的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列空荡荡的火车，目前那列火车还停在原地没动过。

高尔察克公布这个消息后，很多人刚开始根本不相信，想想看乌法是

高尔察克的大本营，他手下此时聚集了数十万大军，别说此前知道他手中掌握着六百吨黄金的人几乎少得可怜，就算有人知道，即便有人打黄金的主意，想要把六百吨黄金从戒备森严、有着重重关卡的乌法运走几乎难入登天。

不过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推测，如果内部有人配合，把黄金运出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更何况黄金本身就是装在火车上的，按照高尔察克的说法，反叛的士兵有一个警卫营，这些人控制了装满黄金的火车，然后趁着其他守军不注意将火车开出无法的可能性非常大。

于是很多纷纷赶往那些火车现在停下的地点，不少人经过勘察现场之后发现火车停下的地点距离华军防区并不是很远，于是人们纷纷怀疑那一个营的俄军士兵是不是带着黄金进入了华军的防区。

对于这种谣言，华国方面立即派人出来辟谣，华国西伯利亚司令部派出一位少将出来发言说与高尔察克将军防区接壤的华军防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支俄军，而且截止目前为止，华军也没有与高尔察克将军的部下或苏俄方面的军队发生过正面摩擦和冲突。

华军发言人的话尽管没有明说那六百吨黄金不在华国境内，但意思已经很明确，那就是说让外界不要认为那批黄金在华国境内，不要肆意妄加揣测，那一个营的俄军士兵到底去了哪儿，黄金去了哪儿？华国方面不清楚，那一个营的俄军士兵和六百吨黄金是消失在俄军防区境内，与华国无关，而且华军发言人警告那些想要进入华军防区一探究竟的冒险者们，一旦闯入军事禁区，就会遭到华军巡逻队无情的射杀，希望无关人等不要乱闯警戒线。

在华军发言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久，那些冒险者担心华军真的会在他们闯入华军防区的时候向他们开枪，因此冒险者们纷纷止步于边境线上不敢踏入华军防区内。

就在各国舆论因为沙俄六百吨黄金的去向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英国首相特使阿姆特兰来到华国京城。（未完待续。。。）

第695章骂昏英使

英国首相特使阿姆特兰的到来是秘密的，外界报界记者们根本不知道，不过各国在华公使馆还是收到了相关消息，各国公使们纷纷猜测阿姆特兰此次来华的真实目的。

萧震雷在总统府接见了阿姆特兰，由于阿姆特兰是秘密前来的，因此华国方面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准备欢迎仪式，总统府的工作人员将他接入总统府安排他与萧震雷见了面。

两人见面之后随即展开了会谈，萧震雷问道：“特使先生这次来华有何见教？”

阿姆特兰说道：“总统阁下，我此次受我国首相的委派来华与总统阁下就两个方面的问题要与总统阁下交换看法，如果双方意见一致，我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

萧震雷伸手道：“请明言！”

“好，用你们华国的话说，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阿姆特兰点点头，略一沉思便说：“首先说第一个方面，当然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对同盟国的战事！前不久贵军在巴尔干半岛大败德军，大振我协约国各国大军的士气，在此我代表我国国王陛下和首相向总统阁下和贵国以及贵军表示祝贺！”

萧震雷知道阿姆特兰只是说了一个引子，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他笑着点点头：“谢谢！”

阿姆特兰继续道：“但是我国首相和我方黑格元帅、罗伯逊元帅等人认为如果这个时候贵军能够乘胜追击，全军大举北上，以贵军在东南欧的一百五十万大军再加上巴尔干半岛各国共一百五十万大军，总共三百万大军绝对可以一举击败德军在乌克兰、白俄、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的军队，可是我们非常不解，如此大好的势头。为什么华军会白白放弃？我国认为总统阁下有必要将蔡国栋将军撤换下来，换上一个精明的将军去指挥作战！”

萧震雷听了阿姆特兰的话之后脸色当场就不好看了，如果不是顾忌对方是首相特使。现在双方还是盟友，他还真想拂袖而去。不过他已经不是一个热血往头顶一涌就不管不顾的愣头青了。

他用委婉、但委婉之中却带着坚定的语气说道：“特使先生。任用蔡国栋将军指挥我国远征军部队是我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并非是一时兴起，事实已经证明，蔡国栋将军在上任之后指挥我国远征军取得了一次自开战一来对德军的最大胜利，歼灭德奥联军一百二十万，围困三十万精锐德军，逼得他们全体投降，现在整个巴尔干半岛除了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手上。其他地区已经尽数被我军攻下，这种战绩在协约国任何一个国家当中都没有出现过，我想特使阁下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吧？”

阿姆特兰一时间哑口无言：“”。

萧震雷没有让阿姆特兰继续尴尬下去，而是将话题转移到华军为什么

不继续向北方德军进攻，“经过这次大战，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我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十几万人丧失战斗力，弹药几乎消耗一空，根本无力再战。目前我军最主要的是休整，是补充弹药，而不是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向德军发起进攻！”

阿姆特兰不太相信萧震雷说辞。他怀疑道：“总统阁下，恐怕您的说法不太属实，据我所知，贵军在巴尔干地区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万人，以贵国目前的后勤补给能力，决不至于让一百五十万人还打不起两个月的仗吧？”

萧震雷反问：“特使阁下只看到了我国的补给能力，难道没有用尺子在地图上丈量过从我国到巴尔干地区的距离吗？从贵国到法国的西线战场有多远？而从我国到巴尔干地区又有多远？这还不算，我国除了在巴尔干地区有一百五十万大军需要补给之外，在日本、朝鲜和西伯利亚、哈萨克一共还有一百万军队需要补给。这些都远离我国国土，并且交通状况非常糟糕。要及时对驻军进行补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特使先生既然质问我国，我倒是也要质问特使阁下。俄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之后，德国和奥匈帝国一共在东线和东南欧还有三百五十万大军都需要我军去对抗，现在我军歼灭了一百二十万，德奥还有两百三十万大军被我军牵制，但是他们却丝毫不敢动弹，因为我国远征军的存在让德奥方面极为忌惮，反倒是贵国、法国和美国，你们三国近四百万大军却在法国被德军赶得到处跑，你现在却还有脸还质问我，我倒是要问问你，你们三国大军所有将军、军官和士兵们都是吃屎长大的吗？德国人在西线才只有两百万人啊，你们四百万人却被德国两百万人打得狼狈逃窜，你们也不嫌丢人？”

萧震雷这一番狂喷将阿姆特兰骂得是狗血淋头，阿姆特兰脸色一阵煞白，今天这次与萧震雷进行会谈，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羞辱，他丢不起这个脸，此时他恨不得当场撞死在这大厅内。

作为一个大英帝国高贵的贵族和绅士，阿姆特兰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这次羞辱让他终身难忘，直到他在死前都念念不忘，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多次提到，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会感到羞愤欲死。

萧震雷并不打算放过阿姆特兰，继续补刀：“特使先生，我希望你和英国当局能够明白，在打击同盟国的问题上，我国是不遗余力的，你们扪心自问，我国政府才成立几年的时间，而贵国、法国和美国等国都是有着数百年底蕴的强国，在国力上，我国根本无法与贵国相比，但是我们依然出动了超过三百万以上的军队和你们一道对抗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你们损失一些不算什么，因为你们损失得起，而我们则是拿命在拼，为了打败同盟国，我国老百姓现在都在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而你们却还要指责我国没有出力，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爱你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什么我国仅仅靠一百五十万不到的军队可以打败德奥军队三百多万，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为什么英法美四百万大军却被德军两百万大军打得狼狈逃窜？你告诉我为什么？”

“哦，上帝啊，总统阁下，我求您别说了”阿姆特兰捂着脑袋脸色煞白

地瘫在靠椅上说了这么一句就昏死过去。

萧震雷完全没有想到啊，阿姆特兰会这么娇贵，竟然被骂得昏死过去，他的秘书和助手大惊失色，连忙起身过来查看他的情况。

萧震雷也是吓了一跳，如果这家伙在这里出什么事情，那乐子可就大了，他急忙叫人去找医生。

总统府有专门的医生和医护人员，不到两分钟就提着医疗箱赶了过来，经过一阵紧张的检查之后，医生告诉萧震雷，阿姆特兰只是气血攻心，暂时昏过去罢了，如果不经过救治，可能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会醒来，不过鉴于阿姆特兰的心脏功能不是太好，而且目前处于昏迷状态，暂时不能进行移动，只能让他躺在总统府内休息，并且不能再对他进行刺激，否则后果很难预料，再受到刺激的话，导致心脏病发造成猝死都是有可能的。

医生给阿姆特兰进行点穴和针灸，将他弄醒之后，又给他打了点滴才离开，留下医护人员在一旁照看。

萧震雷对已经清醒的阿姆特兰道：“特使先生，我看你太过激动了，不如等你身体康复之后我们再接着谈，你就暂时住在总统府内，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招呼医护人员，我还有事情要忙，就不留你了！”

阿姆特兰也知道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是谈事的时候，再说他现在极为疲惫，也没有精力，而且他此时有些不敢面对萧震雷，毕竟萧震雷刚才那些话就如同一柄柄尖刀扎在他的心口，实在是太厉害了，他有些害怕。

一连五天，阿姆特兰都住在总统府内，五天之后，他完全好了，但是又得不找萧震雷继续进行会谈，萧震雷并没有拒绝，两人又开始进行会谈。

会谈再次开始之后，阿姆特兰首先向萧震雷进行了道歉：“总统阁下，实在对不起，上次会谈我不该质问您、质问贵军，这段时间我经过反思已经认识到贵国和贵军在对抗同盟国的问题是上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的，我很理解贵军现在需要休整和补充补给，不知道贵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发起进攻？”

萧震雷道：“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月，不过在我军重新发起进攻之前，英法美三国大军是不是应该做出点成绩出来？你们不能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我国身上，现在我国远征军官兵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他们认为凭什么打硬仗和苦战都是我们来干，而你们英法美的军队却只会丢盔弃甲？先生，难道英法美三国大军就不能打出一点点战绩出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吗？在英法美三国大军已经站稳了脚跟，德军也没有再乘胜追击，我希望在我队对德军发起进攻之前，英法美三国大军在西线对德军发起进攻，吸引德军的注意力，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一举打败德军在北方的近两百万大军！”（未完待续。。。）

第696章交换看法

在萧震雷的强烈要求和努力下，英国首相特使阿姆特兰不得不答应说服英法美三国高层争取在三个月之内组织军队向西线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以吸引德军主要注意力，为华军进攻北方德军做准备，而阿姆特兰在做出此承诺之后也要求萧震雷答应在英法美三国大军对西线德军发起大规模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向北方德军发起进攻。

萧震雷当场表示，只要英法美三国大军在西线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华军必然在之后一个月内发起进攻，以形成对德奥两面夹击之势，让德奥两国大军东西不能兼顾。

接着萧震雷又向阿姆特兰询问了英法美三国大军在西线的情况，阿姆特兰说："目前我们协约国大军已经稳住阵脚，在卡昂、阿弗朗什、雷恩、瓦呐一线布置了坚固防御阵地。按照三国协商计划，我国第一、二、三个集团军将部署在卡昂和阿弗朗什一线，第一集团军已经到位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和阵地，第二、三集团军正在英吉利海峡集结准备登船；美军第一、二、三集团军部署将在雷恩和阿弗朗什一线，美军第一集团军以前损失的兵力已经得到补充，第二、三集团军已经在美国西海岸集结待命，正在装船起运；法国第一、二集团军将部署在雷恩和瓦呐，目前已经全部到位"。

萧震雷对于大西洋上的局势很关心，这近一年来，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被英法美等国破坏得比较厉害，德国海军方面损失了大量的潜艇，但是这对于德国来说是很划算的，从1915年年底德国开始秘密实行潜艇战开始，英法等国每年损失的货轮就达到五、六百万吨，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给英国输送兵力、物资的航道几乎被德军阻断，而德军的损失微乎其微，英国这两年被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搞得是元气大伤。国内的经济濒临崩溃，伦敦股市早就停盘，直到美国宣布参战，英国才联合美国和法国专门成立大西洋巡洋舰编队为商船船队护航。

为了给商船船队护航。英法美三国海军想了很多办法打击德国的潜艇，首先英法美三国的巡洋舰编队用大量的渔网做成两艘战舰之间的拖网，用这种办法扫除德国潜艇布置在航道上的大量水雷，刚开始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扫除了数十万枚德军水雷。

其次，英国人又在舰船上装载了被动声呐系统用来监测水下德军潜艇。还在巡洋舰、护卫舰、甚至是战列舰上都装备深水炸弹和小口径速射炮以对付德军潜艇。

至此以后，德国海军和潜艇在大西洋上的活动大大受到了限制，德国损失的潜艇越来越多，总体上来说，德国以损失一些潜艇为代价给英法美等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战术上，德国是取得了胜利的，但是在战略上，德国又是失败的，毕竟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正在向失败的方向发展。德国最终也没有在大西洋上截断协约国的运输航道，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得到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海军实力要比英国相差太大太大，在舰船制造方面，德国的制造速度和水平也无法与英国相比，双方的巨大实力差

距，根本不是一些潜艇靠偷袭可以抹平的！

萧震雷问道："目前在大西洋上的局势如何？德军还是一如既往地神出鬼没的偷袭运输船队吗？"

阿姆特兰点点头："是的，德国人也只有这种伎俩了，我们英法美三国正在逐渐加大对德国潜艇的打击力度，以争取保护航道的畅通无阻。仅仅上个月，我们的巡洋舰护航编队就击沉了德军潜艇六艘，德国海军大小舰船都被我们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舰队压制在北海和波罗的海！"

萧震雷对大西洋上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阿姆特兰所说的情况基本上属实。他也就没有再问，而是把话题继续转移到西线战场。

"特使先生，我对英法美三国大军的战斗力和纪律性是在心存担忧，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英法美三国大军的这几年的战斗情况，我发现你们之所以屡次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军队士兵的战斗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指挥官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是军纪方面的问题。

我先说你们士兵的战斗力问题，首先你们的士兵缺乏一种上了战场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你们的士兵没有这种必死的决心，另外你们士兵的单兵作战素质和战术配合不行，其实你们的武器方面并不并德军差，这一点我想特使先生应该很清楚吧？

再说指挥官的问题，你们军队指挥官的战术指挥太过死板，脑筋根本不会转弯，例如前面有一座山挡路，你们的指挥官就下令将山铲平了让大军通过，难道你们不会让军队绕过这座山吗？

最后说军纪的问题，你们的士兵太怕死，一支部队死亡率超过三成就会崩溃，在发起进攻的时候，损失超过三成，不但士兵会拒绝再进攻，就连指挥官也会主动放弃进攻，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按照你们的这种打发，难怪西线战事一直是一滩烂泥！

在此，我提议由我国派遣高级将领赶赴西线战场当任英法美三国大军最高统帅，全权指挥西线战事！"

阿姆特兰听得脸色巨变，当即断然拒绝道："总统阁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且不说法国和美国，我**队就不会让贵国将领来指挥，您这个提议是对我国所有将军的侮辱，我代表我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萧震雷对阿姆特兰的抗议保持无视的态度，他笑道："特使先生，贵国将军们的脸面早就被他们自己丢光了，他们早就自己侮辱了自己，还用得着我们来侮辱吗？我刚才这些话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罢了，目的就是刺激一下他们麻木的神经！"

"你??????"阿姆特兰又差点儿气得昏倒。

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他又道："好吧，总统阁下，就算我们愿意交出指挥官，但是您认为您派去的将军真的能够指挥得动我们的军队吗？到时候将帅不和，局面会闹得更加难堪！好吧好吧，我承诺我会说服三国元首，让他们同意下令在各**队中成立督战队，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的过程中，没有上级军官的命令就擅自撤退或逃跑的军官和士兵一律处决，督战队在军队后方督战，只要发现后撤的士兵和军团，全部开枪打死，以震慑军心！"

萧震雷听到这一番承诺才心满意足，在他看来只有给英法美三国大军的军官和士兵们增加压力，逼着他们和德国死拼，西线战场才能打出一个样子出来，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他们永远也打不赢德军，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失败，习惯了被德国打得溃逃，一旦这种习惯形成的时间过长，他们就永远成为德军的手下败将。

解决了这个问题，萧震雷说道："特使先生，你先前不是说此次过来要解决两个问题吗？现在你可以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了！"

"好的！"阿姆特兰点点头，继续道："在来的途中，我听说总统阁下已经接见过俄国的高尔察克将军了，不知道总统阁下与高尔察克将军会谈得如何了？"

萧震雷笑道："高尔察克将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你要说的这件事情与高尔察克将军有关吗？"

阿姆特兰说："是的，在说这件事情之前，我想请问大总统对苏俄的看法"。

"苏俄？"萧震雷听了这话就知道阿姆特兰要说什么了，他心里瞬间转了很多个年头，说道："苏俄是一个新生的政府，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我们不太一样，不过我认为他们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阿姆特兰听了萧震雷这一席话算是真正知道萧震雷的厉害之处，他说："我认为苏俄的存在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巨大的危害，我们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对付苏俄，打垮它，在它发展壮大之前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

萧震雷一副好奇的样子："哦？那么特使先生或者英国准备怎么做呢？"

阿姆特兰笑道："其实总统阁下和贵国已经开始做了，那就是在俄国国内扶持其他势力对抗苏俄，在扶持的力度上不遗余力，一国之力有限，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么多国家一起支持高尔察克将军的话，解决苏俄应该不是问题"。

萧震雷问道："那么特使阁下或者英国当局准备怎么做呢？"

"在武器弹药、装备、生活物资、资金上提供足够的支持，另外我们还可以派出教官团帮助高尔察克训练军队，甚至还可以派出参谋团帮助高尔察克将军出谋划策！在武器弹药、装备、物资方面的支援，我认为可以从华军控制区和我国控制的伊朗、阿富汗一带运入，毕竟高尔察克的地盘和军队主要在南方，从以上地区运入会很方便"。(未完待续。)

第697章增建四个军团

在支持高尔察克对抗苏俄的事情上，萧震雷与阿姆特兰相互交换了看法并且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之后，萧震雷又安排己方外交官员与阿姆特兰以及美国、法国等驻华公使进行多国会谈。

就目前的情况，协约国方面对支持高尔察克对抗苏俄的事情进行公使级别的会谈在级别上稍低，不过如果这次能够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对以后各国高层会谈是有好处的。

在各国公使进行会谈时，华国代表和英国首相特使阿姆特兰都表示在各国还没有最终一致之前，两国会先对高尔察克进行支援，特别是武器弹药、装备和生活物资，华国和英国表示，凡是先对高尔察克进行支持的国家都将先在俄国获得相应的利益。

这个宣告让法国和美国公使坐不住了，甚至其他国家，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使者都坐不住了，谁不知道俄国是一块大蛋糕？谁不想多分一杯羹？

这些国家的公使纷纷给国内发电报将情况上报，各国政府接到驻华公使的电报之后迅速做出反应，召开高层会议商讨是否要支持高尔察克对抗苏俄当局，各国高层会议经过多日磋商，基本上都认为苏俄的威胁太大了，必须要在它政权还不稳的时候将它打垮，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于是各国政府纷纷授权给驻华公使，让他们全权代表各自的政府与华英两国的代表进行协商。

各国代表秘密在华国京城汇聚一堂商讨联合对抗苏俄，经过连日的讨论，所有国家的代表一致决定要对付苏俄，将它消灭，重新在俄国扶持新的政权。对付苏俄的方案有两个，第一，在武器装备、弹药和生活物资上对高尔察克进行大规模支持，帮助他训练军队；第二，直接派兵参战。不过这一点暂时还不能实现，毕竟同盟国还没有被打败，现在协约国方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败德奥同盟，另外在武器弹药、装备和生活物质上对高尔察克进行支援。等待打败德奥同盟之后再视情况而定。如果有必要就联合成立干涉军，直接派兵进入俄国对苏俄作战。

这两个方案获得了所有国家的代表们的一致同意，现阶段暂时实施第一个方案，各国纷纷筹措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运往华国，再由华国运往乌法。毕竟目前华国的铁路运输线已经十分发达，还有公路运输线可以使用，在通往乌法的交通上非常方便。

代表们在忙着商讨支持高尔察克的事情，萧震雷这边正在与蒋百里谈话。

“大总统，蔡国栋将军和张孝准将军发回电报说前一段时间第二军团减员非常严重，现在第二军团只剩下五十万人了，相比三年前开赴欧洲战场的一百一十万人已经减员差不多六成，尽管剩下这五十万人已经成为精锐，但是常年征战在外，无论是精神还是身心方面都非常疲惫。战斗力大打折扣，第一军团也是一样，第一军军团减员没有那么严重，但他们是最先派往欧洲战场的，将士们都有些想家了，蔡国栋将军、伍世友将军、张

孝准将军联合打来申请报告，请允许将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调回国内休整！”

听了蒋百里的报告，萧震雷的神情有些恍惚，是啊，这场仗都打了四年了。华军派远征军加入欧洲战场都已经三年了，第一、二军团已经在欧洲战场呆了三年，无非战死或者重伤无法再参加战斗，其他人都没有一个人回来过。哪怕士兵和军官的家中发生生离死别的大事都没有人回过家，而英法等国的士兵因为距离近，一般每年都会一两个月的回家探亲假期，稍微受伤都会被送回国内，但是华国远征军却不行，将士们都没有这种待遇。主要原因是路途太过遥远，一来一回就要大半年的时间，高层根本不可能给士兵和军官们放探亲假期。

萧震雷想想，也是时候让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回国了，可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将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抽调回国，那么在欧洲战区华国远征军就只有两个军团六十万人了，而奥匈帝国在东线有一百万，德军在北方还有两百万，用六十万对付三百万的风险太大。

萧震雷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现在如果调回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我远征军在防线上的力量将大为减弱，德军一旦得到消息只怕会不顾一切的大规模反扑啊！”

萧震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德国和奥匈此前被华军打得够惨，如果华军在巴尔干的兵力突然空虚，德奥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蒋百里闻言想了想建议道：“那不如立即抽调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开赴欧洲？”

萧震雷诧异道：“日本投降之后，第三、四军团的建制不是已经撤销了吗？”

蒋百里点头道：“建制是撤销了，但是原来的各军、师却没有打乱，只是分散在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等地，如果”。

蒋百里的话还没有说完，萧震雷就摆摆手：“不不不，且不说建制已经撤销了，就说他们分散在各地，想要将他们集结完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说了，如果把他们抽调走了，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这些地方的驻防怎么办？又从国内调兵过去？这太麻烦了，还不如再组建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国内各地驻军师一级一下的编制都是现成的，如果组织得快，应该可以很快完成两个军团的组建工作，就这么办吧，在三个月之内将第一、第二军团从欧洲调回来休整，同时在三个月之内将第七和第八军团分别调去欧洲接管第一、第二军团的防区。运过去一个师，就调回来一个师，不能在防线和兵力上出现漏洞！”

蒋百里想了想说道：“这样倒是可行，只是四个集团军的兵力一百二十万人，相对于德奥三百万大军还是兵力单薄了一些啊！”

蒋百里不提醒的话，萧震雷还没有想起第二军团是东南亚军团，总人数还有五十万人，加上伤员只怕还有六十多万人，而华国国防军的一个军团只有三十万人，如果只派两个国防军军官过去，兵力上就会减少近四十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权衡了一番之后，萧震雷拍板道：“那就从东南亚、日本、朝鲜再次

征兵五十万，组建成第九军团。这样一来，远征军的兵力规模就达到了一百七十万，应该可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事了！”

萧震雷的想法不是不可行，但是蒋百里还是有些担心地说：“再从东南亚征兵？这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各国的不满？会不会让我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萧震雷摇头道：“你只要考虑军事上的事情就行了，政治上的事情，我和内阁方面来协调解决，我们把第二军团调回来休整，顺便解散他们，让士兵和军官们都回家，无论是还活着的士兵，还是战死的士兵，他们都获得了荣誉和金钱，除此之外还练就了一身本事，东南亚各国还有什么好说的？又不是让他们所有人一去不回，再说，这次只征兵五十万，人数上比三年前少了一多半，而东南亚各国本身的人口就不少，就算突然之间少了数百万人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你回去之后准备一下组建第七、第八军团的事情，另外还要为东南亚的第九军团准备好足够的将领和军官！”

蒋百里答应：“好的，那么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征兵的问题上，各征兵多少？”

萧震雷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日本现在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只需要将那些降兵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放武器弹药，就能够作战，而且日军的军纪严明，我们只需要在各部队派驻宪兵、督战队、主要军官和一些翻译人员，就算征调一百万都不是问题”。

萧震雷权衡了一下蒋百里的建议，很快便有了决定，他道：“这样吧，从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和已经加入我国的省份各征兵三万人，一共组建三十万人，组成第十军团，任命姚成年为军团长，再从日本降兵中抽调五十万精锐组成一个超编制的第九军团，任命蔡威为军团长”。

任命姚成年为第十军团长，蒋百里倒是没有意见，毕竟姚成年统兵多面，参加过两次北伐战争，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不输于伍世友、黄英杰、张孝准等人，可是让蔡威当任第九军团统帅五十万日军精锐，蒋百里有些不放心，尽管蔡威是一开始就跟随萧震雷的，但是只参加过一次北伐战争，之后一直在地方上统兵，而且在军校学习期间经常不守规矩，战略战术指挥课程常常不及格，此人在性格上有些狠戾，在军中就常常喜欢独断专行。

萧震雷注意蒋百里的表情，知道他不放心蔡威出任第九军团的军团长，于是笑道：“是不是担心蔡威无法胜任？知道我为什么用他吗？以日本人的性格，一般的军事将领根本镇不住他们，蔡威凶悍、喜欢独断专行的性格恰恰能压制他们，而且蔡威的指挥风格常常不墨守成规，我就是看中他这一点，在欧洲战场同德国人打仗，就是要不按常理出牌，你想想，以德国的参谋制度，只要我军有什么动作，德国参谋们马上就会分析出来我军意图，但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指挥官，他们就摸不准我军的脉络了！”

蒋百里一想萧震雷的话，也感觉颇有道理，最终还是同意让蔡威出任

第九军团军团长。（未完待续。。。）

第698章敲打

既然第九军团和第十军团有了指挥官，那么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呢？蒋百里将这个问题向萧震雷提了出来。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任命柳成龙为第七军团军团长、任命杨杰为第八军团军团长！"

"好的！"

1918年4月12日，华国远征军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接到了来自国内大本营的命令，电令将远征军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抽调回国休整，自接到命令即日起，在三个月之内，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各部要陆续撤离回国，各部撤离之前必须要等到新的部队前来接管防务。

接到陆续撤离的电令之后，第一军团指挥官伍世友和第二军团指挥官张孝准等人都有些失落，他们在这里浴血奋战了三年，这一朝就要奉调回国了，还真有些舍不得，不仅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所有官兵都要回国，连他们这几个军官主官也要奉命回国述职，新的第七、八、九、十军团会陆续过来接替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他们走之前必须将防区和所有武器弹药、各重型武器全部交给新的部队，他们能够带回国的只有战友的遗骸、自己的荣耀和满身的伤痛。

按照国内大本营的计划，为了节省时间和方便运输部队，大本营命令新组建的第七、八、九、十等四个军团的所有士兵都只需要携带一套换洗的军服，无须携带任何武器装备，在集结地登船，等赶到目的地之后接受将要撤离的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武器装备完成换防任务。

这样安排无疑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减轻了士兵和军官们的负担，又给后勤运输部门减轻了运输压力，只不过在将部队运往欧洲的过程中必须要派遣护航舰队随行护航，否则所有前往欧洲的部队都没有武器，一旦在途中遭遇不测，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七和第八军团的组建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国内本身就还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从各地抽调一些部队组成两个军团没有任何压力，只需要一纸命令发下去，半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登船。

全部由日本降兵组成的第九军团也没有问题，现在这些日本降兵正关在在西伯利亚和日本各地的集中营当中。也只需要一纸命令就能够在半个月之内完成集结。现在这些日本降兵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华国方面要求他们前往欧洲参战，承诺战争结束之后放他们回国，而且每个士兵和军官都能够得到一笔不菲的佣金。

稍微麻烦一点的是再次从东南亚各国征兵三十万，包括朝鲜在内。每个小国家都要再次征兵三万，这就有些让这些小国家不满了。

实际上就算再从这些小国家征兵十几万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东南亚国家的男人们很多在家都是好吃懒做，只有女人在外面干活，男人们又懒又蠢。

为了解决从这些国家征兵的问题，萧震雷不得不亲自召集这些小国家在华国的使臣开会，将他们敲打敲打。

4月14日上午，朝鲜和东南亚各国驻华使臣们纷纷来到总统府等待萧震雷的接见，萧震雷在上午十一点钟接见了他们。

萧震雷看着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使臣们说道："这次召集诸位过来，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原因。那就是再次征兵三十万，从你们每个国家再征兵三万，三万而已，我想这次征兵的压力应该不大！第二军团在欧洲战场的表现相当不俗，尽管从最开始的一百一十万减员道五十多万，但目前这五十多万人都已经成了精锐士兵，他们从只知道种田的农民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变成了精锐的战士，在这三年中，他们还活着的每一个战士都经历过多次战斗，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少的战利品。我相信这些战利品的价值是他们呆在家里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军方已经下达命令，在未来三个月之内，他们会陆续奉调回国休整。然后解散回家！这次征兵三十万就是要填补他们奉调回国之后留下的防区空白，我想各国应该不会不支持吧？"

各国使臣原本十分不愿意，不仅这去欧洲打仗又不是为他们自己打仗，而是为了华国打仗，但是听萧震雷的话，便知道那剩下的五十多万士兵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菲的战利品。如果那些价值不菲的战利品能够带回国内，无疑可以刺激一下他们国内的经济。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如果各国不答应在征兵三十万，那么第二军团只怕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没有机会回国了。

各国使臣们都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他们再怎么不愿意，在华国强大的压力下，他们国内根本顶不住压力，不敢违背华国的意愿而不配合，再次征兵三十万已经成为定局，不容更改，也免去不了！

杨士琦在旁边说道："诸位，现在各国都是大中华联邦成员国，我们是一个整体，在欧洲，我国的出兵人数比各国加起来都要多得多，这打仗并非是为了我一国打仗，让各国派兵参加也为了提升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各**队在欧洲打出了威风，列强都高看各国一眼，如果各国不愿意派兵参加，不在列强面前露露脸，谁会看得起你们?想要让别人尊重，就必须要有让人尊重的本钱，如果你们既不出钱，又不出人，谁会把你们放在眼里？希望各位想清楚！"

暹罗国使臣站起来道："元首大人，征兵三万对我国的压力太大啊??????"。

萧震雷当即道："那就不征兵，直接从暹罗军队抽调三万人！"

暹罗国使臣傻了眼："啊??????元首大人，这??????不行啊！"

萧震雷眼睛一瞪："怎么？不行？那就让暹罗国王亲自率部赶赴欧洲参战！你以为我想用你们那些废物吗？男人们一个个窝在家里好吃懒做，家庭吃穿用度全靠女人从外面挣回来，把你们那些废物征兵调走上战场那是为你们好，是给你们减轻负担，别不识好歹！还有问题吗？"

暹罗使臣吓得脖子一缩，连忙道："没有，没有，我国会马上组织征兵，争取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萧震雷看向其他各国使臣："其他各国还有异议吗？有异议现在就提出来，如果没有，回去之后立即向国内通报，我国驻各国公使也会向各国政府下发征兵命令，各位要督促政府尽快完成征兵，到时候我国会派军官

前去接收！”
　　各国使臣见萧震雷发火，一个个吓得都不敢表示不满，当即纷纷表示没有问题，等他们回到使馆之后马上给国内发电报通报此事，并督促国内尽快完成三万人的征兵事宜。
　　送走朝鲜和东南各国使臣之后，萧震雷对杨士琦道：“对待这些人，咱们不能一味的安抚，不能总是跟他们和颜悦色，有的时候还必须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让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该发威的时候就要发威，让他们知道厉害，他们才会害怕，才会老老实实！”
　　杨士琦拱手道：“大总统英明，士琦受教！”
　　萧震雷指示道：“这件事情你亲自监督，尽量在两个月之内让那三十万人完成登船，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国家，该敲打还得狠狠的敲打，不能助长他们的娇气，不能惯着他们，让他们认为可以讨价还价！”
　　杨士琦连忙道：“是，大总统，我明白了！”
　　从日本降兵中抽调五十万人组建第九军团的事情，蒋百里交给了驻日本总督陆征祥，日本与朝鲜和东南各国不同，它原本是敌对国，尽管已经投降了，但不能不防，现在华国在日本还有大量的驻军，而日本各地的集中营关押着投降的各地日军，在很多事情上需要有一个全面负责的人物，因此就有了驻日本总督这个职位，现在的驻日本总督是陆征祥，他既负责将日本分割成六个小国，分别扶持六个小国家的政权成立，又对驻军有统辖权。
　　在东京的陆征祥接到国内发来的电报之后认为想要让那些降兵心甘情愿的去欧洲打仗，还得先说服那些投降的日本军官们，只要投降的那些日本军官们愿意，下面的士兵们都好安抚，而那些日本军官们一般都没有被定为战犯，一般大队长、联队长级别的军官都还不够资格被定为战犯，这些人可以拉拢。
　　陆征祥叫来自己的秘书吩咐道：“去联系一下驻军司令吴佩孚，就说晚上我请他吃饭！”
　　秘书答应：“好的！”
　　晚上，吴佩孚赴约而来，看着满桌子的菜肴，吴佩孚笑道：“陆总督今天怎么这么客气？您请客的时候可不多见！”
　　陆征祥招呼道：“来来来，吴将军，你也知道老夫请客的时候不多，今天无论如何得多喝点多吃点”。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半个小时后，吴佩孚酒足饭饱，问道：“陆总督，你是有什么事情吧？要不要怎么舍得这顿酒菜？”
　　陆征祥哈哈一笑，说道：“吴将军果然厉害，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不错，今天国内给我发来的电报，让我从日本降兵中抽调五十万人组建成第九军团开赴欧洲作战，国内的军官团和宪兵部队很快就会抵达，我想这件事情还得请吴将军鼎力相助才行！”
　　吴佩孚听了当即道：“这是应该的，陆总督放心，这事你就放心，你想让我怎么配合你？”

陆征祥想了享受说道：“我想召集那些联队长和大队长们开个会，先动员一下他们！”

“行，没问题！”(未完待续。)

第699章第九军团

日本投降后，俘虏有近一百二十万人，其中被关押子在西伯利亚的就有四十万，关押在朝鲜的有近十万人，剩下的七十万全部关押在日本各地。

在吴佩孚的命令下，这些俘虏中的大队长以上、联队长一下的日军俘虏中层军官全部被带出集中营，分别在西伯利亚、朝鲜、日本各地受到了当地华军高级将领的接见。而在日本，这些日军中层军官全部被集中在东京，人数竟然有数百人。

在东京西面郊区的一座集中营里，这数百名日军中层军官们被带到四周围着铁丝网的操场上，他们按照华军看守军团的命令整整齐齐地站好队列，然后盘腿坐在草地上。

远处几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保护着两辆小汽车开过来进入了集中营内，陆征祥和吴佩孚两人分别从汽车上下来，集中营华军军官小跑着过来向两人立正敬礼并报告：“长官，按照您的要求，各地关押的日军俘虏中的大队长级别以上和联队长级别以下的军官已经全部在这里集中，此刻就在在操场上等待长官等人的到来，请长官训示！”

吴佩孚看向陆征祥问道：“陆总督，你看？”

陆征祥摆手道：“走，直接去那边！”

集中营军官立即在前面带路，吴佩孚和陆征祥跟在后面，其他警卫人员随身保护。

来到四面围着铁丝网的操场上，值班军官大喝一声：“长官到——全体起立！”

“唰——”的一声，所有日军军官们整齐划一的站起来，个个都长得笔直，目不斜视。这种情况却是在集中营期间，看守的华军军官们仍然用对待军人的态度对待日军俘虏，要求他们每天出早操，看见长官要敬礼，说话之前要喊报告，允许说话才能说话。白天干活，晚上睡觉之前向值班军官们汇报当日的思想动态，华军军官们经常向日军俘虏们宣讲日本侵略朝鲜、华国和西伯利亚所造成的伤害。

这种情况如果只是段时间也就罢了，可时间长了之后。日军当中大部分都被洗了脑，只有很少很少的极其顽固分子受到的影响不大。

在陆征祥和吴佩孚两人走到俘虏们的面前，值班军官便大声介绍：“这是我国驻日本总督陆征祥大人，全权负责处理华国与日本事务，这位是我军驻日本司令官吴佩孚中将。今天陆大人和吴司令前来看望大家，另外还有事情跟大家讲，大家欢迎！”

日军军官们纷纷鼓掌，看得出他们对于陆征祥和吴佩孚有些好奇，陆征祥是文官，却署理华国与日本全权事务，权位不可谓不高，而吴佩孚确实华军驻日本驻军司令，日本投降后，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华军大部分陆续撤回国内，只有大约一个军的精锐兵力维持日本的秩序和安全，而这些人马都在吴佩孚的辖下。除此之外，华军在日本各地还扶持了一些维持地方治安的治安队伍，不过这些治安队伍不在吴佩孚的辖下，只对陆征祥负

责。
　　陆征祥和吴佩孚挨个与这些日军军官握手表示慰问，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这些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渡海的日军中层军官们再也没有当初那份桀骜、不可一世的劲儿了，面对华军军官和士兵，他们有的只是敬畏。在华军军官和士兵们面前，这些日军军官们一个个都服服帖帖的。
　　陆征祥和吴佩孚表现出来对这些日军军官们的尊重让这些人都非常感动，在他们看来，这是军人高素质和高品德的体现。毕竟任何时候尊重对手，都是尊重自己，同时也认可对方的不凡。
　　与所有人认识一番之后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回到众人前面，陆征祥对吴佩孚道："吴将军，你是军人。军人之间总归好说话，还是你来吧！"
　　吴佩孚也不推辞，点头道："那行！"
　　拿眼睛扫了数百日军军官一眼，吴佩孚高声道："诸位不少人都是从日本各地来的，不知道你们自己发现没有，你们当中以前全部都是校级军官，将你们送来这里并且集中在一起是为了方便与你们沟通。
　　以前，你们都是日军当中的中层军官，都是日军中的精英，你们在战场的武勇，我们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将你们召集起来，我们的目的是想请你们继续战斗！是的，你们没有听错，请你们继续战斗，这次的战场是在欧洲，你们的作战对象是德国人，我知道日本的陆军基本上是学习的德国，可以说日本陆军是德国陆军的学生，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学生是否已经超过了老师或者你们基本上只是学到了皮毛，如果我们给你们与德军相同的装备，让你们上战场与德国人面对面的干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
　　我们将要在日军俘虏中挑选出五十万人组建我国第九军团开赴欧洲战场与德军一决雌雄，第九军团除了一些高级将领和宪兵部队、警卫部队、参谋人员、翻译之外，将全部由日军俘虏组成，今天我和陆总督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请你们加入第九军团，第九军团也可以称之为'日本军团'。
　　我之前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在升任第三军团长之前是第二军团副军团长，第二军团由日本降兵、朝鲜军以及东南亚各**队组成，除了日军降兵和朝鲜军之外，东南亚各**队在赶赴欧洲之前都是农民，当时加入第二军团的日本降兵有八万人，他们在欧洲战场上的表现令我们华军都佩服，我记得基辅战役的时候，由八万日军降兵驻防的正面三道防线挡住了德军三十万人连续一个月的进攻，进攻的德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日军降兵尽管也伤亡很大，但是他们死战不退，他们赢得了包括敌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尊敬！
　　现在第二军团还剩下五十八万人，而当初的日军降兵还剩下三万三千人，在未来三个月，他们将带着自由、荣耀和丰厚的战利品陆续荣归故里！
　　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第九军团，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从前官职和军衔的基础上官升一级！具体职位等你们加入之后会得到任命，你们不

需要现在就做出选择，你们将有三天的时间考虑，如果你们选择加入，可以向我身侧的这位军官报名，报名之后你们将不会继续被关在这里，而是有新的住处，接到命令之后赶到你们任职的部队或单位上任，从你们报名的那天起，你们每个人的军饷都开始计算，发给你们的军饷，你们可以选择自己保存，也可以选择委托军团后勤军政处寄回家中，如果你们在战场上指挥军队打败德军，胜利属于我们，荣耀属于你们！在战争期间，长枪和其他武器弹药除外，一切战利品都属于你们，军团指挥官和各华军将领不会过问！战争结束之后，你们将带着自由、荣誉和属于你们自己的战利品回到家乡，你们再也不是俘虏，而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你们将获得包括我们华军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你们有权选择以后的生活！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是否加入第九军团，选择权在于你们，即便就算你们选择不加入，你们以后也不会受到任何区别对待！”

在吴佩孚说完之后，这数百日军军官顿时议论纷纷起来，值班军官这时高声道：“考虑清楚了之后可以找我报名，现在解散！”

两人回到车上，陆征祥问：“吴司令，你认为会有多少人选择参加？”

吴佩孚摇头道：“这可说不准，不过我相信选择加入的人应该不会少于三分之二，毕竟这是一个走出集中营的途径，而且那些日本军人虽然以前受过军国主义的思想毒害，但是他们每个人是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骨子里都是不服输的，现在有机会上欧洲战场与德军一决高下，我相信没有人会放弃这个机会”。

陆征祥叹道：“但愿加入的人有你说的那么多吧！”

之所以要让这些日本军官自己选择，主要是因为这毕竟是战争，如果这些日本军人们不愿意，即便是强迫他们上了战场，估计他们也会出工不出力，只有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踏上欧洲战场，他们才会出全力。

三天后，陆征祥和吴佩孚再次来到了这座集中营，当天的值班军团告诉他们，这三天来陆陆续续有人找他报名，总数加起来竟然超过了九成，看来那些日本军官都希望通过靠这个途径获得自由和荣誉，用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他们自身的实力。

随后那些已经报名加入第九军团的日军军团们被组织起来离开了集中营，他们很快收到了第九军团指挥官蔡威签发的任命书，他们带着任命书在华军军官的陪同下赶到所在集中营组织部队并上任。(未完待续。)

第700章美军危险

新组建的四个军团，第七、第八军团没有最先完成集结，反倒是由日军降兵组成的第九军团最先完成组建工作，也是第九军团最先完成登船运往欧洲。

要将五十万人运往欧洲，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以前有过将第二军团的一百万一十万人送往欧洲，但那是走的陆路，而走海陆的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都有三十万人，而且还不是同是起运的。

为了尽快完成换防，尽快将第九军团送完欧洲替换第二军团，华军后勤部门动用了数百条排水量超过万吨的大货轮作为运兵船，随行还派了补给船只、油船和一支小型舰队护航。

配备补给船只和油船的目的就是可以随时在海上完成补给，不需要靠岸停泊，在海面上不需要停留，直接从日本装船将五十万日军运往欧洲战场。这对于华军的后勤运输能力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华军将五十万日军运往欧洲战场的途中，英法美终于在西线战场向德军发起了进攻，英法美在法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三百二十万人马，用于此次进攻的就达到两百多万，尽管德军在法国也有两百万人，但是直接用于防守协约国进攻的军队却连六十万都不到，剩下的兵力要布防在法国各地。

如此一来，协约国的军队在兵力上要比防守的德军雄厚得多，协约国的进攻兵力至少是防守德军兵力的三倍以上，在这种兵力对比上，协约国的军队还是占了很大的优势的，不过协约国内部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英国人拿美国人当炮灰，法国人也不想让自己的士兵去堵德国人的机枪眼，因此法国人和英国人合伙来拿美国人当炮火。美国人为了证明自己在对抗德国人的战争有点作用，也急于证明自己，于是心甘情愿的当了炮灰。

美*队的历史并不长。在一年以前，偌大的美国本土的陆军总兵力才不过十万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两百万，任何人只要用脑子一想就可以想象美国这两百万士兵能够有多少战术素养，能有多少战斗力！这两百万美国士兵，起码有一百五十万士兵经受的训练总时间都不到两个月，毕竟美军的教官实在是太有限了，就算英法等国派去支援的教官有数千人，但这数千教官相对于两百万美军还是太少太少。

美国这两百万军队基本上只是完成了队列、体能和射击训练，战术训练基本上没有。一些战术甚至连教官都不会，教官们又谈何去训练美军大兵呢？即便是体能训练，美军也只是粗略地训练了一下，并没有下大力气，全世界都知道美军的军纪是何等的松散，有的美军士兵在战斗时甚至可以不听从长官的命令。

4月18日，美军首先从雷恩和博斯一线向东推进。两天后，美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和第二军进攻威特雷和埃尔内，遗憾的是美军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不仅没有前进一步。而且还损失了三万多人，平均每天的伤亡超过四千以上，这种程度的伤亡让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美军士兵

们胆寒不已。一时间美军士气大跌，美军指挥官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

在美军的进攻停下来以后，英国人开始在卡昂和阿弗朗什一线向德军发起进攻，这次德军冒着伤亡顶住了英国人的惨烈进攻，没有河流阻挡，没有高山高地可以依仗，双方就在平原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对攻战，双方不断在几道防线阵地之间来回争夺。

不得不说，英国人同德国人打了这么久的战。士兵的勇气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升，也许在英国人的意识里。从来就没有拼命这种概念，英国人只会打顺风战。一旦进攻遭遇到挫折，士气就会直线下降，必须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恢复士气。

法国人紧跟着英国人在瓦呐一带向盘踞在勒东的德军发起了进攻，美军和英军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德军，而在西南部，德军并没有多少兵力，因此在防御力量上要比西北方向薄弱很多。

法军在4月26日向勒东一带推进，却没想到德国人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反而向正在向勒东方向逼近的法军发动攻击。

德军这一招反而其道而行之让法军完全不知所措，在行军途中的法军在遭到全方位的进攻之后阵脚大乱，原本就对德军为之如虎的法军顿时一个个顿时只恨爹娘只给了两条腿，纷纷溃逃，军官们企图使用武力都无法弹压士兵们的溃败。

这次溃败的法军是幸运的，因为进攻的德军很少，兵力不足，大部分法军都逃回了瓦呐至雷恩一线，只有少数法军被德军打死或俘虏。法军于是以进攻部队溃散，目前正在收拢溃兵为由不再对德军进攻。

4月底，美军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抵达法国，并很快下船赶往雷恩一线加入对德军的进攻，在美军第二和第三集团军抵达之后，美军在雷恩一线的总兵力就达到了一百万人，前期美军损失了二十万人，因此美军在美国本土还有八十万。

双方的兵力太过悬殊，在威特雷和埃尔内的德军在勉强抵挡了三天以后不得不退往拉瓦勒和马耶纳一线，但是很快又再次向东撤退，一直撤到了勒芒西北方向几十里外的乌特雷，并在乌特雷和圣皮埃尔一线部署了防线阵地，当美军逼近时却发现德军已经在乌特雷和圣皮埃尔一线修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

华国，总统府。

萧震雷站在地图前听取着军事情报官的报告：“昨天下午，三十万德军从巴黎向西而去，开进方向应该是利雪，今天我们收到消息，正在进攻利雪和欧比尼一线的英军已经得到消息，大为惊恐，胆气已经失去，进攻已经停止，并且开始紧急挖掘堑壕、修建防御工事，一旦那三十万德军抵达利雪一线，那么德军在利雪和欧比尼一线的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万人，而英军尽管有一百万人，但是能够挡在德军进攻正面的兵力绝对不超过五十万，超过兵力上一比一的比例，我们认为德军肯定会再次发起反攻，到时候英国人能不能顶得住就难说了！”

萧震雷听了之后抽了一口烟，问道：“美军和法军的动静如何？”

“美军对面的德军已经退到勒芒西面的乌特雷和圣皮埃尔一线，并在

那里利用一些天然的地利条件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德军从法国各地抽调了十万人前去勒芒增援，现在美军面对的德军总兵力大约三十万左右！而在西南方向，法军自从前几天的进攻被德军打了一个反攻溃散之后就当起了缩头乌龟，目前正在瓦呐和雷恩一线继续修建防御工事，堑壕倒是修得很好，估计就算德军打过去，他们也可以守住，但是想要让他们向德军继续发起进攻，恐怕短时间内不行”。

萧震雷摇了摇头：“英军在那一带有一百万人，但是挡在德军正面的不会超过五十万，其他的分散在各地，想要集中起来也不可能，就算可以将所有英军都集中起来，英国人也不敢这样做，毕竟其他地方也需要防守。但是德军却没有这样的顾虑，有法国傀儡政府的伪军为他们维持后方治安和运输线，德军可以集中所有兵力向英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五十万英军可以挡得住六十万德军的进攻吗？我看悬得很！”

过了四天，从巴黎出发的三十万德军抵达利雪一线，果然如萧震雷推测的那样，德军用全部的兵力向英军防线发起了全面反攻，英军在上次大规模被德军打了反攻之后，再次被德军打反攻。

战斗三天，英军抵挡不住，在损失了大量的兵力之下不得不再次退回卡昂和阿弗朗什一线固守，企图以大量的堑壕和一些坚固的防御工事抵挡德军进攻。

5月8日，军情部门官员向萧震雷报告：“英军对面的德军一部突然南下攻占了迪塞！”

听了报告之后，萧震雷起身来到地图前找到了迪塞的位置，当看清楚迪塞所处的位置时大吃一惊，回头问军情官员：“你确定是迪塞？”

军情官员很肯定的回答：“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失声道：“遭了，那一百万美军危险了！赶快给我搞清楚攻占迪塞的德军有多少兵力，还在英军正面的德军又有多少兵力！如果我猜得不错，德国人肯定是跟英国人摆了一个*阵，留在英军正面的德军绝对不会超过二十万人，剩下的四十万德军肯定尽数南下了，一旦德军攻占了迪塞至雷恩一线，那么美军第一、二、三集团军的后路就被四十万德军截断，以美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我估计这一百万美军能够活着逃回去的不会超过三十万人！”

“是，大总统，我马上去办！”(未完待续)

第701章大意

为了这次军事行动，德国在保密方面下了极大的工夫，铁血调查局和军事情报调查局在全力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之后连续几天都没有获得任何消息，看来德军封锁消息极为严密。

没有获得任何消息就已经说明了有问题，就能够证明萧震雷的推测不是胡乱猜想，实际上蒋百里的总参谋部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5月11日上午，蒋百里匆匆赶来见萧震雷，刚一见面便说：“大总统，情况不妙啊，我们推测在英军对面的德军很有可能大部分已经南下去截断雷恩和迪塞一线的后路了，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那么在法国的一百万美军就全完了”

萧震雷诧异道：“你们也看出来了？我已经让铁血调查局和军情局权力调查英军对面的德军的动向了，但三天过去了，欧洲那边依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别看没有消息，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问题，如果德军没有动，那么我们的情报人员多多少少都会传回来一些零星的线索，但是现在却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这说明什么？说明德军加强了保密工作，什么情况下才会加强保密工作？肯定是有重大军事行动，如果你我推断没错的话，现在只怕德军已经向雷恩方向快速进攻了，根据我们情报部门得到的消息，美军在作为后方的雷恩和迪塞一线只有不到十万人，在面对西北方向的一侧，美军并没有修建什么防御工事，甚至连堑壕都没有，毕竟当时迪塞至雷恩方向是美军防线，自己人怎么可能防备自己人？所以雷恩向迪塞的方向上全然没有防御工事，在雷恩的十万美军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伤兵，凭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四十德军，德军只要打得快，不让美军反应过来，我相信只要一个回合。一百万美军的后路就会被切断对了，美军远征军总司令是谁？”

蒋百里道：“是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

萧震雷皱起了眉头：“是他？按理说以他的能力，他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

蒋方震摇头道：“任谁手中掌握着百万雄兵都会狂妄自大吧？潘兴这个人，崛起太快。据说他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毕业后去了军骑兵部队任职。1890年他在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参加了征剿印第安人的战斗，因此升为中尉，1897年他在西点军校任战术教官。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参加古巴战场作战。1899 - 1903年。他在驻吕宋美军中服役，参加了镇压吕宋民众的起义，1904年任驻日武官兼日俄战争军事观察员，并升为上尉军衔，此前他的晋升速度都一般，但是在1906年他却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青睐，从上尉直接跨越了校官晋升为准将，这在美国是绝无仅有的，别说是美国了，就算是其他国家。几乎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前年和去年他率部15万人入侵了墨西哥镇压墨西哥游击队，取得了一些战绩，不过墨西哥游击队损失也不大，美国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之后，他就被任命为美国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在法国前线组织指挥美军的训练和作战，这个人极为刻板，他的部下私底下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恐

怖的杰克，因为他对军容风纪的要求几乎严格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任何场合之下，他都是以一个正规军人的姿态腰板笔直。服装挺刮，马靴锃亮，军人礼仪规范，举止一丝不苟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严于律己，但并不宽以待人，他要求他的部下也得和他一个样。当时，潘兴这个人却从来不搞花架子，他特别重视部队的训练，如果不是英法等国的强烈要求。他甚至都不会现在就把部队派到欧洲战场，在他看来，部队的训练还没有结束，美军必须要接受全方位的战术训练才能拉上战场与德军作战，不过时不我待，美国高层方面为了急于显示美国的力量，强令他率部增援欧洲战场，潘兴到了欧洲战场之后就要求部队打破英法军队困守堑壕战线的防御思想，加强火力与突破的战术训练，在这一点上，潘兴要比黑格和贝当强得多”

萧震雷听了蒋百里对潘兴的介绍之后抽了一口烟说道：“一朝骤然获得高位就得意忘形，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尽管我并不是希望美**队强大起来，但现在大家毕竟是盟友，而且西线局势至关重要，如果让这一百万美军被德军包了饺子，西线战事恐怕会糜烂到无法想象的地步，百里兄，你跟潘兴将军联系一下，提醒他德军可能去抄他的后路了”

“好的”蒋百里答应而去。

伦敦，唐宁街10号。

英国新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以及一些英法将军与美国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潘兴正在举行军事会议。

英法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非常不喜欢潘兴，他们认为潘兴这个人极为不好打交道，英法两国高层原来的打算是准备将美军当做加强力量当做炮灰使用，不给其**的指挥权，只让美军扮演配角，但是潘兴却也不是简单货色，他已经识破了英法的政治意图，这次军事会议上，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要求美军听从英法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时，潘兴非常恼火，他当着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的面义正言辞道：“首相阁下总理阁下，我作为美军驻欧洲的总司令，我在这里申明一点，美军必须要有**的作战方向，我本人必须**的指挥美军作战，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美军才能对德军展开作战否则，一切免谈，诸位应该知道，我们美军并不缺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我们自己有**的后勤供应，连英法军队在后勤上也多有依赖我们美军，诸位想要将我的部下当做炮灰使用，我是绝对不答应的”。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以及其他英法将军们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想到潘兴竟然在样的场合说话这么冲，他这番话将谈判的余地完全堵死了，如果英法方面不做出让步，除非美国总统撤销潘兴的美国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的职位，否则潘兴只怕不会买他们的账。

在座的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以及英法将军们一阵头疼，英国本土总司令黑格将军还想做一些努力，他道：“潘兴将军，您应该知道，我们协约国是一个联盟，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联合作战本身的战斗力就会被分散，只有统一指挥才能发

发挥我们的最大战斗力我希望将军以大局为重”

潘兴叼着烟斗吸了一口道：“知道我为什么要求美军有**的作战方向，为什么我会要求我本人对美军有**指挥作战权吗？因为我根本不认同你们这种固守堑壕战线的消极防御战术，想要打败德军，只有主动发起进攻，只有加大火力与突破的战术训练如果你们想让我们美军加入英法统一指挥，那就让我来做联军总司令，否则一切免谈”

黑格气得脸色发青，指着潘兴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蹦出一句：“你要**指挥权就随你吧，随便你，我永远也不会和你打交道了，哼”说罢便拂袖而去。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劝道：“潘兴将军，现在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希望你能够抛弃个人的成见，这件事情你再想想，行吗？我会与贵国总统先生进行沟通，希望能有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劳合乔治的话还没有说完，潘兴的副官就急急走进来在潘兴的耳边低声细语道：“将军，华国总参谋长蒋方震将军给你发来电报”

潘兴此时正怒气冲冲，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劳合乔治身上，他随口问道：“蒋将军在点报上说什么？”

“蒋将军在电报中说德军既然占领了迪塞，很有可能会大举南下向雷恩方向发起猛攻，他提醒您，如果德军真的大举南下，以目前美军在迪塞和雷恩一线的兵力恐怕很难抵挡德军的凶猛攻势，如果雷恩和迪塞一线被德军占领，那么在前线的九十万美军将非常危险”

潘兴听了这话，也没有仔细思考，只感觉蒋百里发这封电报过来实在是操心太多了，也太可笑了，英军对面的德军大局南下？这可能吗？要知道英军对面的德军只有六十万人，而英军就有一百多万，本身的兵力就不足，德军还能分兵南下？这难道不可笑吗？

潘兴满不在乎地对副官道：“你去给蒋将军回电，就说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相信德军不可能这么做，除非他们对面的英军都是死人”

“是，将军阁下”副官答应一声转身离去。未完待续。

第702章美军损失七十万

潘兴没有将蒋百里的提醒当回事，他认为如果德军有丝毫动静，必然瞒不过他们对面的英军，但实际上他估算错了，英法军队在西线战场的战术一直是以固守堑壕的消极战术的为主，作为防守方，英法方面在战术上一直是非常被动的，而进攻方是德国，德军想打就打，想撤就撤，想转移就转移，随时可以改变战术。

这次德军就想趁着英军被打得龟缩在卡昂一线不敢露头，将主力四十万人悄悄抽调出来，悄悄南下穿过美军和英军的防御空白区，而迪塞就是英美军队防区的空白区上唯一一座小城，现在这个小城已经被德军攻占，尽管德军动用的兵力只不过是一个团，但是谁知道德军的大部队是不是跟在后面？

潘兴在刚才的会议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与英法两国领导人争夺指挥权的问题上去了，根本没有仔细分析蒋百里在电报中的提醒，因此错过了这一次将美军救出泥潭的机会。

战局果然向萧震雷和蒋方震预料的那样发展了。5月12日，欧洲传来消息，四十万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迪塞向南发动突袭，沿途只用两天时间就打到了雷恩外围。萧震雷和蒋百里听了汇报之后都深深的叹息一声。

蒋方震一脸深深的惋惜道：“大总统，潘兴将军手下三个集团军、一百万美军完了！如果德军指挥官再狠一点，命令南特和翁热的德军向西北方向移动，切断美军向西南方向撤退与法军汇合的退路。我恐怕这一百万美军只怕会全军覆没！不过如果英法军队能够及时出兵增援，在西面和西南方向打开两道缺口。美军尽管有些损失，但是只要能够保存一部分实力”。

萧震雷闻言摇头道：“指望英法两国出兵救援？这只怕不可能。以潘兴的性格，他只怕早就将英法两国高层得罪到底了，那一百万美军”。

“报告大总统，欧洲方面传来消息，南特和翁热的三十万德军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大有将美军与法军汇合的最后通道堵死的意图！”

萧震雷看向蒋百里道：“那一百万美军彻底完了！”

“哎——”蒋百里叹息一声，不再言语。

萧震雷大口大口的抽着烟，脑子里却在高速转动着。良久，香烟烧到了尽头。萧震雷将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对蒋百里道：“看来这个烂摊子只能我们来收拾了！百里，马上给柳成龙和杨杰下令，命令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以最快的速度登船赶往欧洲，命令已经登陆欧洲的第九军团加快行军速度，全速赶往第一军团防区驻地，一旦第九军团赶到，迅速与第一军团完成交接工作，然后全力向西进攻，给蔡威下死命令。必须在五月二十日之前向奥匈帝国发起攻击！”

蒋方震站起来立正敬礼道：“是！”

在雷恩的数万美军并没有能够抵挡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军的进攻，只勉强抵挡了两天就全面溃败，大部分被歼灭，只有数千人逃亡西海岸。

德军占领雷恩之后留下少量兵力驻防雷恩和迪塞一线，大部分兵力向美军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后背毕竟，在前线的美军九十万人得知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后退之路也断绝，顿时军心大乱。

此时潘兴又不在前线。他在伦敦得到消息之后大惊失色，想起当初蒋百里还专门发来电报提醒他德军有可能会抄他的后路。他却没有当回事，此时想起来，已经悔之晚矣！

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潘兴无奈之下只能下令让美军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图让美军与西南方向的法军汇合，但是德军指挥官好像早就想到了美军会向西南方向撤退，南特和翁热的三十万大军以极快的速度堵死了美军最后的撤退通道。

当潘兴得知西南通道又被堵死的消息之后，脸色变得一片惨白，他知道一百万美军完了，即便是想办法能够打通通道，能够逃出来的美军也不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逃出一部分也是好的，于是他给前线的三个集团军司令下令，让他们集中兵力进行突围。

美军的阵脚早已经大乱，他们那些包括将军和军官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新兵蛋子，哪里经历过那种近百万人被合围的危急场面？就连三个集团军司令此时都已经六神无主了。

试想看看，潘兴在出任美军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之前还只是一个准将，最多只带过1.5万人作战，他的手下几个集团军司令以前的职位的就更低了，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一个只统领过数千人的将领突然去统帅数十万人，而且在面临四面被围的情况下，潘兴手下的三个集团军司令能够稳住局面才是怪事！

美军彻底乱了，潘兴手下三个集团军司令统帅能力不足以在现在这种危机的局面下稳住阵脚，四面被围的消息在美军中散播开来之后，美军各部就不成建制了，纷纷各自以师、团等建制向外突围，近百万大军就此彻底散了架。

当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彻底傻了，他的副官劝他向英法方面求援，请英法派兵增援，给被围的美军打开一条通道。

潘兴听了副官的话之后，心头升起了一丝希望，他开始频繁求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但是这两人恨透了潘兴，潘兴在上次的军事会议上半点不给他们留面子的事情让他们颜面扫地，现在美军出了事，有可能全军覆没，他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怎么可能答应出兵替美军解围？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两人都非常有默契，并没有立刻答应潘兴，只是说要与将军们商量商量。

这商量到底会商量多久，没有时间限定，不过由于大家都是协约国成员，为了维护联盟之间的关系，面子上的工夫还是要做一做的，英法方面在商量了几天之后给潘兴答复，他们将派兵增援。

可是潘兴又等了几天，德军的包围圈又缩小了很多，可英法军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这就让潘兴不得不着急了，潘兴知道现在想要尽量救出更多的美军，就必须放弃独立指挥权，让美军听从英法的统一指挥，否则英法可能真的会看着那一百万美军全军覆没。

于是潘兴不得不再次求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开口便说："首相阁下和总理阁下，好吧，我放弃坚持拥有独立指挥权，放弃美军拥有独立的进攻方向！但是你们必须立刻给前线的英军和法军下令，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增援美军，从西部和西南部分别打开一条通道让被围的美军撤退！"

乔治和克列孟梭听了潘兴的话之后，互相看了一眼，劳合?乔治看着潘兴笑道："早知道如此，将军又何必当初呢？好吧，既然潘兴将军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当然要出兵救援贵军，毕竟我们还是盟友嘛！"

乔治和克列孟梭当即向前线英军和法军下令，让他们迅速出兵救援，打通西面和西南面的通道，让被围在包围圈的美军得以逃生。

尽管英法两国已经分别出兵，英军从西北方向而来，法军从西南方向而来，但是时间上拖得太久了，德军对美军的合围已经早已经彻底完成，并且包围圈大大缩小。

近二十天的断粮让被围的近百万美军全部饥肠辘辘，一些分散突围的美军师、团不是被堵回来就是全部被德军歼灭或俘虏，在这近二十天时间内，原本有九十万美军，现在只剩下六十万人，其他近三十万人，一部分被歼灭，另一部分被俘虏。

英法军队花费了极大的代价终于还是分别从西南和西北方向各自打开了一条通道，有近三十万的美军从两个缺口逃生，但是缺口很快又被德军堵上，还剩下不到三十万美军彻底被围困，无法逃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英法军队也没有办法，只能护着那些逃出来的美军撤退，剩下还被围困的二十八万美军在坚持了三天之后选择了向德军投降。

至此，由英法美首先在西线发起的进攻以美军损失了七十万大军、英国损失二十万、法国损失十五万人、德军损失三十万大军为代价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德军大胜，英法美三国大军打败而回。

此时此刻，西线战场战局糜烂，英法美三国已经被德军打得彻底胆寒，想要再次发起进攻只怕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做到的。

德军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不仅歼灭了美军四十万人、英军二十万人、法军十五万人，还俘虏了美军近三十万人，自身只是损失了三十万，德军这次试用的迂回大包抄战术非常成功，这是德军在华军面前连续遭遇好几次重大挫折之后获得的最大的、战果最为丰厚的胜利。

第703章救市

协约国英法美三国大军在西线战场大败的消息通过电波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各国舆论顿时一片哗然，各国许多人士认为德奥只怕有翻盘的可能，毕竟在这个时候协约国损失一百万人，在西线战场上的兵力与德军相比并不占有优势了，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协约国大军如何是德军的对手？

完了、完了！很多人已经可以预见英法美三国大军只怕要再次在法国沉沙折戟，在如今这种局面下，一旦英法美三国大军无法在法国立足，首先法国就会彻底被打败，因为法国的军队这次已经全部回到法国，在外海的殖民地的军队已经全部抽调回来，英国本土的军队也已经差不多全部被送来了法国，英国本土的兵力已经很少了，如果这次英法美三国大军实力大损，那么他们将再也没有能力登陆法国，唯一能与德国抗衡的就只有华国了。≥≥点≥小≥说，

在英法美三国大军大败的消息传到美国纽约和华国上海滩之后，纽约股市和上海股市相继大跌，凡是在这两个股市上市的英法美企业的股票唰唰唰不停地下跌，短短的三天之内，大部分英法美企业的股票就变成了废纸，人们甚至用来擦屁股都嫌太硬。

这次损失最大的就是美军，整整七十万人的损失，其中四十万战死，三十万被俘，逃出去的三十万中还有一小半在逃亡过程中受伤生病，纽约股市一片狼藉，纽约的街头上到处都是成为废纸的股票。许多人从楼顶将成为废纸的股票撒下，然后从高楼掉下自杀。

受到这次战役失败的影响。纽约股市如同遭受到了一场十二级台风的肆虐，整个美国的经济大幅度下滑。银行不得不缩紧银根，许多厂矿、企业由于资金周转不灵而被迫关闭，更多的工厂接不到订单而倒闭，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市面上一片萧条。

刚开始，上海滩的股市受到的影响要轻得多，毕竟欧美企业在华国上市的不多，协约国在西线失利这是英法美三国的事情，华国驻欧洲远征军却没有失利。华国本地企业的股市行情还比较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华国本土企业的股市旱情也开始受到影响，接着如同连锁反应一般，欧美企业股票大跌很快席卷了整个股市。

整个股市被波及，这是事关国民经济的大事，商业部门和证监会等部门迅速收集完整的信息上报到内阁和总统府。

内阁总理宋世杰亲自拿着报告面见了萧震雷，萧震雷听完宋世杰的汇报之后问道："你们内阁方面有什么想法，准备怎么做？"

宋世杰道："这次股灾是有西线战事失礼引发的。本身与我国关系不大，但是我国毕竟是协约国成员国，而且在欧洲不少国家在我国上海股交所有不少的企业上市，这些欧美企业的股票大跌之后。连带也影响了我国本地的上市股票，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席卷了整个股市，这种情况是自从我们新政府建立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目前我们相关部门正在做积极的救市准备，我想听听大总统的意见。不知道大总统有什么指示？"。

萧震雷抽着烟沉思了几分钟指示道：“我们建国已经五年了，这五年以来。我们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挣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座座大山，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在对外战争中，我们的军队打败了一个个强敌！如此大好的局面不能让它失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现在的经济成果，马上让政府方面介入，一方面实施行政干预，另一方面调出大量资金准备救市。在行政干预上，证监会要马上出台政策加强对股市的监管力度，例如制定每天股市每支股票的股价波动必须要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当天股票的上涨到一定的程度要有一个涨停板，如果下跌，下跌到一定程度要有一个跌停板，不能让任何一支股票的股价在一天之内跌成废纸，也不能让任何一支股票的股价在一天之内涨到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毕竟不用，欧美国家的股票市场建立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已经有了处理各种股价波动的应对办法，而且欧美国家的经济底子雄厚，我们的经济底子薄弱，欧洲国家现在就不需要进行行政干预，让市场自动调节，但是我国不行，我国的经济市场还没有这么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方面要做宏观调控，不能让市场长时间处于动荡状态，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必须要马上救市，内阁方面应该早就储备了一定的资金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市场波动吧？现在不必犹豫了，马上行动，如果资金不够，可以向财政部门和国家银行方面求援，先把国家控股的一些上游企业的股价拉起来，只要把股市上一些上游企业的股价拉起来，中下游上市企业的股价就会随之上涨，你回去之后马上部署，尽快让政府方面介入，我就不留你了！”

宋世杰当即站起来道：“是，我就回去通知各部门互相配合立即介入！”

当天下午，华国内阁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政府正式介入救市，内阁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了足够的资金，完全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股市回暖，同时证监会也宣布，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暴跌，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支证券当天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特出台涨跌停板制度，该制度规定股票在一个交易日内的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涨幅度不得超过10%，超过涨幅限价的委托为无效委托，是为涨停板。而股票在一个交易日内的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跌幅度不得超过10%，超过跌幅限价的委托为无效委托，是为跌停板。

此制度一经出台，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一支股票一天之内跌成废纸的现象，如此一来，政府救市的资金也大大减少，股市上除了少数是大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小股散户，政府花费资金救市，将一些上游企业的股市稍稍太高，，股民们就发现了，纷纷开始跟进。

涨跌停板制度的出台既有好处，也有不利的弊端，证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不仅解释了该政策出台的作用，它有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交易所、会员单位及客户的日常风险控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涨跌停板锁定了客户及会员单位每一交易日可能新增的最大浮动盈亏和平仓盈亏，这就为

交易所及会员单位设置初始保证金水平和维持保证金水平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依据。从而使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匿得以有效地实施。

第二，该制度可以有效地减缓和抑制突发事件和过度投机行为对期货价格的冲击，给市场一定的时间来充分化解这些因素对市场所造成的影响，防止价格的狂涨暴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三，该制度能使期货价格在更为理性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使期货市场更好地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

第四，在出现过度投机和操纵市场等异常现象时，调整涨跌停板幅度往往成为交易所控制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该制度在出台之后也出现了不少的弊端：第一，它扭曲股价的走势；第二，它给股民的操作设立了障碍；第三，为庄家操纵股价体供便利。涨跌停板制度给股民操作增加难度的同时，为大资金操纵股价倒提供了方便。利用其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和跑道优势大肆做盘做图形，诱骗股民上当，或被深套，或廉价割肉。

股民们很快发现了涨跌停板的好处，也发现了它带来的弊端，但总体上来说，好处还是要大于弊端的，这就让股民们在日后的投资的时候更加谨慎。

华国的证券市场行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市场开始慢慢回暖，一些已经快要倒闭的工厂又接到了订单，已经在家休息了半个月的工人们纷纷接到通知回去上班。

华国方面的经济情况得到控制，但是美国却没有那么容易，美国如今的市场极为萧条，美国没有政府介入股市的先例，而且美国的股市已经有了基本上很完善的制度，政府即便想介入也不可能，只能任由市场自由调节，但是这半年里，美国在欧洲战场前后加起来损失了超过了一百万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此惨重的伤亡让许多美国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美国人纷纷要求政府撤回军队，与德国停止战争，他们的理由是欧洲大陆的事情是欧洲人的事情，与美国人无关，美国没必须参与到欧洲事务当中。但是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哪里是那么容易想撤回来就撤回来的？既然已经参战，就要打到底，好在美国在北美洲大陆一家独大，德国人就算想打到北美洲也掂量一二。

第704章国籍

已经连续半个月了，纽约股市还是一片惨淡和萧条，大面积、大范围的经济下滑让无数美国人失去工作，失业人士每天都以十万人增加，连白人们的工作机会都大大减少，就更别说其他人种的工作机会了。

黄志刚来美国已经三十年了，当年他是和父母一起被卖猪仔来到美国的，那时候他才七岁，没过两年，他的父母由于劳累过度，双双先后病逝，只有九岁的他不得不到处乞讨度日，在过了一年之后，他被一个好心的华人神父收留，住进了一间教堂，从此他便在华人神父的教导下成长，他学习很认真，很刻苦，华人神父见他的天资很不错，就出资送他去学校学习，他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纽约最好的大学，毕业之后进了一家非常有名的科研机构，还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他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但是最近受到美军战败的消息影响，股市大跌，经济情况不好，科研所从外部获得研究资金也枯竭，他也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问题。

失业之后，空闲下来，黄志刚突然想起小时后的家乡了，尽管他和父母被卖猪仔来美国的时候只有七岁，但是他对家乡的记忆非常清楚，这都三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

黄志刚越想心…，︽里回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有一天晚上妻子莫妮卡见他魂不守舍，以为他是因为最近失业又找不到工作造成的，于是劝慰道："亲爱的。找工作的事情不能太着急，既然这家不用你。那你就去找下家，我相信总会有人欣赏你的才华的"。

黄志刚看着妻子道："莫妮卡。我想回家了！"

"什么？"莫妮卡有些莫名其妙，"想回家？这里难道不是你的家吗？"

黄志刚道："我指的是华国的老家，我来美国的时候虽然只有七岁，但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的家乡的样子，我的老家还有我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堂妹，还有一些其他的亲人，我想回去看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了。而且我听说现在华国的经济状况很好，这次经济危机虽然影响到了华国。但是华国政府很快介入稳定了股市，工作的机会很多，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家乡去工作，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莫妮卡摸了摸丈夫的额头："没发烧啊！"

黄志刚拿下妻子的手，"莫妮卡，我是说真的，没有开玩笑，这几年孩子们长大了一些。我一直想带他们回去看看，我希望他们能去看一看他们的爸爸小时候出身和生活过的地方！"

莫妮卡久久没有说话，直到几分钟以后才说："亲爱的，你知道你这个决定将完全打乱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吗？你已经来到美国三十年了。已经成了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现在你突然要回去。你会适应那里的生活吗？我听说华国狠贫穷落后的，没有电灯、没有汽车、没有电车、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

黄志刚连忙道："噢。亲爱的，你说的都是以前的老黄历了。华国现在发展很快，经济情况也很好，我在报纸上看到华国现在全国都在大建

设”。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华国现在是什么样子，总之我是不会同意去华国的！”

今天晚上夫妻俩人的谈话闹得不欢而散。

此后的几天，黄志刚如同丢了魂一样，他的样子将莫妮卡吓坏了，莫妮卡知道如果不让他回华国，他会一直不开心，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会持续很久，于是她将丈夫的事情告诉了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告诉她，如果你爱他，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莫妮卡从妈妈家回来后就想通了，她对黄志刚说道：“好吧，亲爱的，我知道如果我不让你回去，你会一直很痛苦，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家人就回华国吧！”

黄志刚听了妻子的话顿时整个人都恢复了精气神，完全不同了，他欣喜的抱着妻子问道：“亲爱的，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过我们现在是美国公民，如果只是去华国工作或公干，到是可以停留一段时间，但如果长期居住，恐怕会很麻烦，最少签证的事情就很难解决！”莫妮卡无奈的说道。

黄志刚连忙道：“不不不，亲爱的你不知道情况，我打听过，华国政府在几年前就宣布过，只要是具有华人二分之一血统或纯华裔血统的海外华裔都自动获得华国国籍，我只要去华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办理一些手续，就自动获得华国国籍，而你作为我的妻子也将获得华国的国籍，我们的孩子们当然也是！”

莫妮卡高兴道：“那我们还等什么，明天我们就去华国驻洛杉矶领事馆！”

“好，明天就去！”

第二天，黄志刚把孩子们送去上学之后就和妻子莫妮卡来到了华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领事馆门口有警卫站岗，两个警卫站得笔直，身体笔挺，目不斜视，十分威严。

黄志刚不敢乱闯，走到左边哨兵身边问道：“这位先生”

岂知哨兵转过身来向黄志刚敬礼后问道：“请问这位先生太太，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黄志刚连忙道：“是这样的，三十年前我随我的父母被卖到美国来，一直没有回国，已经在这里娶妻生子，早就是美国公民了，但是现在我想回国，我听说只要是具有华人血统或者二分之一血统就自动获得华国国籍，我想来办理这方面的手续，为回国做准备”。

哨兵平静地听完黄志刚的话之后指着大门后的领事馆办公楼道：“这位先生，您的问题在领事馆的一楼大厅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接待，您可以去哪里咨询，如果您带的证件和资料齐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办完所有的流程手续！”

“好的好的，谢谢啊！”

“先生，不用客气！”

黄志刚和莫妮卡来到领事馆办公楼的一楼，立即有工作人员走过来接

待他们，待黄志刚将情况说了一遍，工作人员问道：“这位先生，您贵姓？”

黄志刚连忙道：“我姓黄，黄志刚，这是我的妻子莫妮卡”。

工作人员道：“黄先生、黄太太，你们好！你们的情况符合自动获得我国国籍的情况，请问你们带来相关的证件、证明文件或资料吗？”

“有的有的，我把我们一家人的证件、我和我妻子的学习、工作经历情况的一些资料都带来了！”

“好的，两位请跟我来！”

不久三人来到一间办公室，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里面工作，工作人员敲门后说道：“秦主任，这两位是黄先生和黄太太，黄先生在三十年前随父母来到美国，他现在想办理我国国籍，为回国做准备”。

中年人秦主任非常热情的接待了黄志刚夫妇，从与哨兵接触一直到这位秦主任，都颠覆了黄志刚的三十年前的印象，他脑海里三十年的记忆中，当时清朝的官员可是一个个都盛气凌人，从来不拿正眼看平民百姓的，而这些领事馆的官员却非常的平易近人，完全不像当官的样子。

中年人秦主任一边翻看着黄志刚带来的证件和资料，一边问道：“黄先生的父母去世多久了？”

黄志刚道：“我们被卖来美国第三年就去世了！”

“黄先生是被一个神父收养，还是一个华人神父，并且得到他的资助上完了大学，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学完研究生课程，毕业后一直在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黄先生是高端人才，如果黄先生愿意回国，我们不仅会缩短审查时间和流程，还可以为黄先生以后的工作推荐合适您的单位，像您从事的这种工作，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家，目前都急需像您这样的人才，您可以只有选择任何一家，薪水和待遇方面绝对不会比您在美国差！”

黄志刚没想到领事馆会这么热情，既然对方能够为他推荐合适的工作单位，还可以供他选择，他哪里不愿意？连忙道：“当然，我很荣幸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秦主任笑着点头道：“好，您一家人的资料比较齐全，我们需要三天时间进行核实，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请您三天后来一趟，我们会给您一家人办理好护照！拿到护照之后，如果您准备回国了，也请知会我们一声，我们会为您开具工作推荐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三天后，黄志刚拿到了自己一家人的护照，当他从领事馆出来，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文件袋里拿出自己的护照，红色的本本上印着一个大大的国徽，护照内页登记着他的身份信息，翻过来，却见背面写着几个大字：“今天，你以祖国为荣。明天，祖国以你为荣！无论是何时何地，祖国都是你永远的靠山！”

这一刻，黄志刚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第705章德军新动向

“由于受到英法美在西线战局不利的影响，欧美国家的证券市场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经济方面直线下滑，国外很多公司、工厂倒闭，大量职工和工人失业，目前也有一大批华人华侨正在陆续回国，这倒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吸纳各方面人才的机会！”内阁总理宋世杰在总统府向萧震雷这样报告。

萧震雷听了宋世杰的汇报后指示：“大清朝的时候，为了生存，很多人想办法外出寻求生存的机会，现在那些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在外国学习到了先进的知识回来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住，让他们安心在家乡居住和工作，有些人认为我对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太好，会将他们惯得一个个自我感觉多了不起。其实不是，我只是尊重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我尊重的是学识、是才能！对于那些没有才华、没有学识，却自以为自己是从国外回来的就多了不起的人，我是不屑的！这一点，你们要注意，我们用的是他们的才华，越是有才华，越要重用，给他们待遇就要越好！”

宋世杰点头附和：“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道：“这次由于英法美三国在西线战场不利而造成的协约国经济动荡，由于你们内阁方面介入及时、处理得当，让我们减少了很多损失，这个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以后对于这种情况，你们内阁相关部门要制定一定应急的措施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股市动荡从而引发的经济危机！现在我国的经济才刚刚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绝对不是经济发展的顶点，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想尽办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宋世杰听得频频点头。

这时小高敲门走进来将一封电报放在萧震雷的办公桌上说道：“大总统，蔡国栋将军来电，第九军团（日本军团）已经与第一军团完成换防，第一军团将陆续启程回国休整，他请示，是否命令第九军团在一个星期内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

萧震雷闻言皱起眉头道，“在一个星期内发起进攻？这个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给蔡国栋发报。令他视情况而定，如果第九军团的军官和士兵当中没有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可以发起进攻，但是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发现有大量士兵和军官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让他延迟发起进攻的时间，另外这个日本的第九军团毕竟有五十万人，而且主要战斗力量几乎全部由战俘组成，我还是不放心啊，给蔡国栋下令。从第五军团抽调一部分兵力在后面跟着监视！”

“是！”

萧震雷又问：“第七、第八军团全部装船起运了吗？”

“是的，大总统！其中第七军团的两个师已经于昨日在希腊登陆巴尔干半岛！”

“西线战场的情况如何?德军是否乘胜追击？”

秘书小高道：“早上收到消息，美军逃走的近三十万人，其中一部分

逃向西北方向，想必是想与英军汇合，而另一部分美军向西南方向溃逃，目的应该是想与法军汇合，如此一来，英法美三国大军形成的一整条防线本应该由美军防守的中段就变成了空虚，德军在吃掉美军七十万人之后。除留下一部分继续牵制西南方面的法军之外，大部分兵力已经挥师北上，目前他们的前锋部队正在追击着逃向英军方向的一部分美军！”

萧震雷想了想对宋世杰说：“你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好的！”宋世杰起身离去。

萧震雷对小高吩咐道：“去请蒋总参谋长过来一趟！”

“是，我马上打电话！”

不久，蒋方震从总统府对面的总参谋部赶了过来，“大总统，您找我？”

萧震雷正站在大型沙盘前看着目前的占据分布形势，听见蒋方震的声音后边招呼他过来，问道：“百里。德军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法国西南方向的法军，而将大部分主力挥师北上，前锋部队追击着一部分美军，看他们的目的好像是要对付西北方向的英军。你对德国人这一招怎么看？”

蒋方震早就得知西线战场目前的动态，他道：“我认为德军这么做不是最佳的方案”。

萧震雷听了蒋方震的话之后颇感意外，扭头看向他问道：“哦？那你认为什么是最佳方案？”

蒋方震拿着指挥鞭在沙盘上指着德军控制区的主力部队道：“我认为如果少部分德军北上增援英军对面的德军，将大部分主力沿西南方向南下攻击法军为最佳方案，德军目前控制着法国绝大部分地区，法军控制的地区根本就没有多少军工产业。法军的一切补给都来自英国和美国，因此在补给上非常困难，至少比英军和美军差得很远，毕竟他们得找英国和美国要才有，这就隔了一层，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如果中间环节出了什么问题，多少会耽误一些时间，所以我认为德军先解决掉法军最合适，俗话说柿子找软得捏，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以法军的战斗力而言，德军要解决法军并不是很困难，再说，在法国西南海岸线上，并没有几个码头，法军想要从海上撤离都非常困难，如果解决了法军，协约国在法国就只有英军和一部分美军残军了，德国再集中兵力对付他们，以目前德军在法国的兵力，这是很容易的，如此一来，法国大陆将再次落入德军之手！”

萧震雷听了蒋方震的分析，思索了一会后还是摇头道：“你这种假设是建立在西北方向的德军能够挡得住英军的情况下的，如果按照你的假设，英军绝对不会坐视德军解决法军，毕竟唇亡齿寒的道理英国人不会不懂，你要知道在现在英军对面只有二十万德军，即便德军抽调少部分兵力北上增援，能够防御英军的德军最多不过四十万，而英军加上逃过去的美军总共还有一百三十万，三倍多的兵力，我不相信英军会没有胆子发起进攻，而且那一带靠近海岸线，从伦敦和亚塞港方向的协约国战机可以全力进行空中打击和支援，如果在西南方向的德军在没有解决法军之前，英美军队就击溃了德军防线，那么西南方向的德军主力就不得不后撤了，否则

他们就会遭到两面夹击！”

蒋方震听了萧震雷的话，看着沙盘思索了一会儿点头：“大总统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不过德军目前采用这种反迂回的战术，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吧，英军加上逃过去的美军总兵力在一百三十万人左右，德军留下牵制西南方向法军的兵力大约三十万人，目前北上的主力七十万人，加上英军正面驻防的二十万，总兵力也不过九十万，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想要打垮英军只怕不那么容易！”

萧震雷摇头，指着沙盘一条线说道：“不不不，德军不需要发起猛攻，只需要迂回切断从亚塞港到英军防区的补给通道，一百多万英美联军就会军心大乱，战斗力将大为减弱，那时候德军再进行猛攻，我恐怕到时候大部分英美联军都会被赶下海！”

蒋方震看得瞳孔一缩，顿时愣住倒抽一口凉气：“嘶——如果德国人用这一招，那就真是太狠了，一百三十万大军的补给不是一个小数目，德军只要切断从亚塞到英军防区的补给通道哪怕只一天的时间，英美联军都无法承受！不好，那一百三十万英美联军危险了！”

萧震雷点点头，对蒋方震说道：“马上提醒英美方面军方高层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保护好补给通道，如果实在来不及了，就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在背后的海岸线上准备大量的船只，为大军撤离做准备”。

“是，我马上去！”

英美远征军高层接到蒋百里的电报之后立即引起高度重视，他们不得不重视，此前蒋百里就曾经提醒过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正是因为潘兴没有引起重视，所以才造成了美军损失了七十万美军覆灭，让美国七十万个家庭的父母们忍受着丧子之痛。

其实英法美的军中还是有人看出来了德军的意图，但是这些人的职位太低，说的话根本传不到上层的耳朵当中，英法美军中占据高位的又都是一些酒囊饭袋，这些人玩政治还可以，让他们打仗真的不行，但是蒋方震发电报过去就不一样了，他们不能不重视。

蒋方震的这封电报发得非常及时，等英美军方高层发现德军意图时，德军的前锋部队已经逼近了补给线的附近五十公里，英美高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当即紧急抽调了两个师加强了补给线通道的防御，此后又陆续一些部队被抽调过去，才勉强挡住德军的疯狂进攻，总算将补给线通道给保住了。（未完待续。。。）

第706章西进计划

德军既然选择了向西北方向迂回包抄就不可能再南下，现在迂回包抄攻击英美补给线的战术受到了阻力，就只能停止了攻击势头，毕竟连续进行两场大规模的进攻不进耗费了德军大量的作战物资，而且士兵们的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也下降得很快，急需要休整，因此停止了进攻，转入了防御。

在这一次的战役中，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军，英军和法军的损失不大，英军只损失了三十万，而法军损失更少，只损失十五万人。

在还有大量战斗力的情况下，法军却不敢向德军进攻，不过英军此时也知道德军已经疲劳至极，因此开始向德军发起攻击，正面的德军开始退却，不再进行堑壕式的防守战术，而是一直撤退到河流的对面，英军追击了一阵追不到，感觉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十分的难受，但却又奈何不了德军，从目前的情况来，德军越打越精了，德军军队高层指挥官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英军又不敢将战线拉得太长，唯恐被德军钻了空子遭到偷袭，因此追击一阵之后不得不停下来，西线战事至此暂时告一个段落。

保加利亚，索菲亚。

蔡国栋的战区长官司令部已经迁移到这里，就安排在索菲亚大教堂内，这座大教堂之前被德军占据，里面的神父和神职人员全部被德国人驱逐了，索菲亚被华军攻下来之后，这座大教堂就被华军接管了，后来就被蔡国栋征用做了司令部。

“将军，蔡威将军到了！”副官向蔡国栋报告。

正抱着胳膊看着沙盘的蔡国栋挥挥手：“请他进来！”

“是！”

不一会儿，身后响起声音：“报告将军，蔡威前来报道，请将军指示！”

蔡国栋闻言转过身来看见蔡威笑道：“好，我正要派人去问你到了没有，来，咱们去那边谈！”

“将军先请！”蔡威连忙道。

两人一边走。蔡国栋一边笑道：“咱们这军中姓蔡的真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军就是蔡家军，还以为咱们和蔡锷将军都是亲戚！”

蔡国栋说这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最近一段时间。外界确实传扬华军高层中姓蔡的确实太多了，军中主力干将中就出了蔡锷和蔡国栋，这两人都是军方位高权重之人，现在又出来一个蔡威，尽管他统辖的只是全部由日军战俘编成的第九军团。但好歹也是一方大将，一些不明白内情的人甚至认为这三人是不是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他们三个虽然都姓蔡，可却没有丝毫的关系，甚至都不是一个宗祠。

蔡威也听闻过这种谣言，此时听蔡国栋当笑话说出来，顿时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些人都是一些愚人，愚人说的话，将军又何必在意？”

蔡国栋摆摆手笑道：“算了，不说这些与战局无关的话题了。咱们说正事，你的第九军团情况如何？有没有发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士气恢复得

如何了？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发动进攻？”

说起正事后，蔡威马上挺直了腰杆，正色道：“报告将军，我第九军团倒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士兵和军团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人数不多，截止目前为止，一共发现了3862人，为了防止传染病的发生，现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将这些人全部进行了隔离。并专门成立了一个野战医院对他们进行医治，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士气方面恢复得有些慢，毕竟长达一个月的海上航行。上岸之后又进行急行军，再好的身体也撑不住，不过日本人的忍耐性非常强悍，在行军途中愣是没有人抱怨。我估计想要恢复全盛士气，还得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蔡国栋思索片刻说道：“既然这样，那就再推迟一个星期看看情况再说！现在第九军团已经到位。第一军团已经开始陆续回国休整，我们国防军在这边的兵力就显得薄弱了以西，上头还是对第九军团不是太放心，这也是正常的，毕竟你的第九军团可是足足有五十万人，属于国防军序列不到两万人，对那些日本兵的掌控力弱了一些，尽管还有第五和第六军团，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防区，如果出了事情，这两个军团可能也会救援不急，因此我已经从第五军团抽调了28军跟在第九军团后面以防万一，在这一点上，我想你应该是理解的，我相信你有这个觉悟，但是那些日军将领、军官和士兵们都不好说了，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你一定要控制好部队，绝对不能出乱子，在控制第九军团的问题上，不能一味的施威，有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安抚，如果打得好，该表扬的要表扬，该奖赏的要奖赏，在这方面的手段，不需要我教你吧？”

蔡威站起来立正道：“将军，卑职明白怎么做！”

蔡国栋又道：“大总统之所以选你在第九军团为将，主要是看中你的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按常理出牌，第二是因为你的性格，日本人这个民族是越打越副，越纵容他们就越放肆，所以对待他们也不能太过软弱，主要以威压为主，恩抚为辅。在军纪方面一定要苛严，绝对不能放松，一旦释放出他们的凶残本性，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将军！”

“跟我来！”蔡国栋站起来走向沙盘。

两人来到沙盘前，蔡国栋指着沙盘上说道：“目前你的第九军团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以北、诺维萨德和兹雷尼亚宁以南地区，对吧？”

蔡威看了看，点头道：“是的！”

“好，我准备三线齐头并进，首先南线由巴尔干半岛各国一百五十万大军从波黑地区向西北方向推进，沿途攻击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中线由你的第九军团从诺维萨德和兹雷尼亚宁一线向西北方向的奥西耶克和奥匈帝国境内塞格德一线推进，你的任务是有多快就打多快，一直打到布达佩斯为止，之后再等待新的命令，如果这途中遭遇阻碍，可以想办法迂回，不要一根筋，总而言之我就要你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布达佩斯，这里是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的首都，奥匈帝国在匈牙利王国的首都也在布达佩斯，如果能拿下它，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战略意义都是非常大的，一旦布达佩斯被我军夺取，奥匈帝国上下绝对会闻风丧胆，阵脚大乱，我要的就

是这种效果，如此一来，匈帝帝国高层对军队的指挥力就会大大减弱，从而为我军其他战线的进攻赢得良好的战机，所以你的第九军团任务很重，也极为关键，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蔡威道：“明白，请将军放心，卑职誓死也要完成将军交代的任务？”

蔡国栋思索了几秒之后又问道：“你准备怎么打？”

蔡威早就有所准备，他道：“将军，我想发挥日军白刃战的特长，在进攻战术上先用大量火炮对敌军阵地进行清扫，如果空军能够提供支援，我就先敲掉敌军的炮兵阵地，而后利用大小炮火为步兵冲击提供掩护，将步兵送到敌军防御阵地上，让步兵与敌军进行白刃战，以日军士兵进行白刃战时的悍勇以及他们身材矮小适合近身战斗的特性，我相信战斗力相对薄弱的奥匈军队肯定抵挡不住，我正要将这一招战术发挥极致，奥匈军队就会撑不住而败逃，我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追击，让敌方来不及部署新的防线，如果可以就一鼓作气冲到布达佩斯”。

蔡国栋思考了片刻对他战术进行了肯定：“你这个战术是可行的，不过我要提醒你，奥匈军队中有些部队装备了不少机枪，轻重机枪都有，有这些自动火器的存在，它们对步兵冲击造成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一定要注意！”

蔡威连忙答应：“好的，将军，我记住了！”

蔡国栋又道：“既然是三线同时发动进攻，那我就将北线第五和第六军团的进攻路线告诉你，你们可以进行战局上的配合，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及时沟通。目前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部署在罗马尼亚的西部，他们将从萨图马雷和阿拉德一线发起进攻，第五军团的进攻方向是向匈牙利王国境内的久洛和索尔诺克一线，而第六军团的进攻方向是布德勒森和埃格尔一线！咱们先不说南线的巴尔干半岛各国联军，只说第五、第六和你的第九军团，总兵力就有一百一十万兵力，以奥匈帝国目前在东线的兵力，是绝对挡不住的，我方占有绝对兵力优势，士兵战斗力也绝对不是奥匈军队可以比的，所以你们在打的时候不要畏首畏尾，放开了胆子去打，但不能大意，要把任何一个对手都当做最强悍、最凶残的敌人对待！”

蔡威立正敬礼道：“将军的教诲，卑职铭记于心，请将军放心，一个月之内卑职必定兵临布达佩斯城下，否则提头来见！”

蔡国栋摆手笑道：“我要你的头颅有什么用？我给你一个半月的时间拿下布达佩斯！”

“是，将军！”（未完待续。。。）

第707章指挥权问题（一）

第九军团一共有五十万人，这五十万人不可能一次性全部派上战场，蔡威将这五十万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事主战部队，一共三十万人，整编为十五个师团，每个师团一万八千人，这十五个师团又被整编为五个军，分别是第九军团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五军；第二部分是预备役部队，共二十万人，也叫补充部队，只要前线有兵员损失，就从这二十万人当中进行补充。

5月26日上午，第九军团分为三个部分向奥匈控制区逼近，第一路，第一军从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沿着多瑙河北岸向西挺进，紧接着第二军跟上，沿着多瑙河南岸向西进发，两个军相距两个小时的路程，分别沿着多瑙河南北两岸向西前进。

第二路，第九军团第三军和第四军从兹雷尼亚宁出发，沿着多瑙河的支流蒂萨河向西北方向前进。

第三路，第九军团第五军在第一路和第二路的后面，蔡威的司令部就随着第五军前进，第五军的作用是既保护司令部的安全，又能够随时支援另外两路大军。

26日夜，第二军前锋部队沿着多瑙河南岸快速前进攻占了河边小镇伊洛克，第二天清晨抵达武科瓦尔市外围并立即对据守在该市的奥匈一个师发起攻击，尽管奥匈军队在城外挖掘了一些战壕，另外部署了一些防御工事，但是日军第二军的第四师团来得太快。奥匈军队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懵了，由于前锋部队要求行进速度快，因此没有携带重装备。第二军第四师团采用了大量的迫击炮和掷弹筒为步兵冲锋进行掩护，这要得益于第一军团留下大量的好装备，此前日军只有过迫击炮和掷弹筒，只是装备不多，士兵当中也有人会用，在来到这里之后又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熟悉装备和训练，因此日军炮兵虽然对食用迫击炮和掷弹筒不是很熟练。但好歹还是会开炮，只是准头上差了一些而已。

大量的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日军步兵在付出一些伤亡后冲进了奥匈军队布置的防御阵地。双方当即召开白刃战，日军在这方面的训练几乎超出此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日军士兵娴熟的拼刺刀技巧，杀得奥匈士兵胆寒。防御阵地上的奥匈军队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程度的白刃战。很快崩溃了，第二军第四师团士兵们立即乘胜追击，一条防线上的溃败很快影响到整条防线，短短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所有防线奥匈军队全部溃散，日军士兵们在后面追击，奥匈军队死伤无数，一个师的奥匈军一大半被打死。少半被俘虏，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第四师团就攻陷了武科瓦尔市。

28日上午，第二军第五师团赶到接过第四师团的接力棒继续沿着多瑙河向西北方向挺进，而此时第一军已经攻占被多瑙河北方城市奥扎齐。

29日上午，第五师团抵达奥西耶克并随时发起进攻，奥西耶克北面是多瑙河支流德劳河，奥匈在这里有一个师的兵力，并且有晚上的防御体系，第五师团没有贸然展开进行，而是等重装备到了之后再发起进攻。

重炮的威力绝对不是迫击炮和掷弹筒可以比的，一个炮兵旅团所带来

的炮火打击将整个奥西耶克市都覆盖在炮火之中。

在阵地战当中，日军如潮水一般的冲过来，一浪接一浪，仿佛永远也不停歇，奥军根本不适应日军这种自杀式的刺刀冲锋，第五师团只用了两波冲锋，奥军就顶不住溃散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场景实在是太可怕，这也怪不得奥军窝囊，就算英法美等国的军队在日军这种刺刀冲击下也不一定顶得住。

一旦杀起性质来，日军凶残的性格就暴露出来了，指挥官很多时候收都收不住，毕竟第九军团不是国防军，蔡威在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打胜仗，才战斗过后放松一下军纪，蔡威就只当没看见，但是如果进攻不利，蔡威的狠劲就上来了，对于那些指挥不利或不当的日军指挥官，他是该杀的一点也不手软，打了胜仗之后，一些要嘉奖的部队和指挥官，他也不吝嘉奖和赏赐，很多日军指挥官被他这一套搞得服服帖帖，在进攻时完全不惜任何伤亡，只要能够完成战斗任务，反正兵员损失再多，后方也有足够的兵力进行补充。

第五师团攻入奥西耶克，在城内进行了大肆的杀戮，不管是逃入城内的奥军士兵还是奥匈平民，数千人遭到了屠杀，事后日军担心此事被华军军官们发现，因此将所有的尸体进行了秘密的掩埋，日军士兵甚至还为抢战利品进行了大规模的械斗，但此时后来被日军高层镇压平息下来了。

每个日军师团、旅馆、联队、甚至大队中都有华军的军官和宪兵部队，日军屠杀平民并且进行秘密掩埋的事情还是瞒不过华军军官和宪兵部队，不过这种事情还真完全杜绝不了，华军督察官以及宪兵部队只能监督日军努力作战，不准出现逃兵事件，对于这种事情，上面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还真管不了。

第二路的第三军和第四军同样兵分两路，第三军先攻占了扎巴利，随后又占领贝切伊，然后挥师西进进攻图里亚和弗尔巴斯、库拉，在攻占了库拉之后，再次兵分两路，一路向茨尔文卡前进，一路北上巴齐。

第四军快速开进直插基金达，击败基金达的三万奥军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的措卡和奥尔卡利一带前进。

6月6日，第九军团第三军攻下塞尔维亚最北方的最大城市苏博蒂察，奥军残部数千人全部向被逃窜。至此，奥军全数撤离了塞尔维亚，整个塞尔维亚全境得以光复。

6月8日，塞尔维亚新政府向华国总统府发来感谢电文，电文上说，塞尔维亚政府感谢华国政府在打击同盟国和恢复塞尔维亚领土的过程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塞尔维亚政府决定在政府事宜走上正轨之后就在贝尔格莱德修建一座纪念华军阵亡将士的纪念碑。

于此同时，在南线的巴尔干各国联盟大军一百五十万人的进攻却进展不大，这就让第九军团的位置太过突出，一旦南面的奥军大举北上，极有可能会切断第九军团的补给线和退路。

蔡国栋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巴尔干联军的进展缓慢极为愤慨，为此，他向国内发电，希望当局立即与巴尔干各国政府协商，要求将那一百五十万大军的指挥权归于他的司令部之下，否则按照巴尔干联军的这种进

度，只能给华军拖后腿，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萧震雷接到蔡国栋的电报之后将蒋方震和幕僚团成员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将蔡国栋发来的电报念了一遍之后，萧震雷问道：“诸位，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

蒋百里首先说道：“大总统，从军事角度上来说，统一指挥绝对是对战局有利的，现在那些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军队各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总是互相推诿，唯恐自己的军队损失过多，又担心自己的作战物资消耗太多，这种互相推诿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一百五十万大军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蔡国栋将军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有将那一百五十万大军的指挥权收到蔡国栋将军的手中，我们才能在东线很好的打击德奥军队，现在那一百五十万巴尔干联军不但没有起到作用，而且还消耗了大量的作战物资，消耗一些作战物资也就罢了，关键是他们给我们拖了后腿啊！”

杨士琦道：“是的，大总统，蒋总参谋长说得不错，抛开这些不谈，西线方面英法美等国的军队已经组成联军，有统一的指挥，这利于集中兵力发挥最大作战能力，在东线也必须要这样，其实在东线，我国的军队加上巴尔干联军的兵力总数并不是英法美三国的军队数量少，如果我们能接管那一百五十万联军的指挥官，那我们动用的兵力就达到三百多万，很多战略意图都可以实现”。

萧震雷点点头说道：“不错，以目前的势态来看，如果巴尔干联军把一百五十万大军不有所作为的话，第九军团的位置就太突出了，这非常危险，必须要将那一百五十大军的兵权接过来，只是要将那一百五十万大军的兵权接过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这边需要派去一个得力的能言善辩之士才行，不知道哪位先生愿意走这一趟？”

杨士琦站起来道：“大总统，如大总统不嫌弃余能力低微，卑职愿意前往说服巴尔干各国政府同意交出兵权！”

萧震雷大喜，当即道：“好，相信有杨先生出来，必然马到功成！我任命先生为总统特使，此次去欧洲专门负责此事，我会电告蔡国栋将军，让他权力配合你！”

“是，士琦必然不负大总统所托！”

第708章指挥权问题（一）

6月10日，杨士琦作为总统特使乘坐专机从华国京师起飞，沿途经过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中东、小亚细亚半岛最后飞抵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

在杨士琦飞抵索菲亚之前，巴尔干半岛各国政府都收到了华国官方发来的公函，说明华国已经派出总统特使前来与各国商谈国事，要求各国派出同等级别的官员前往索菲亚与杨士琦进行会谈，因此在杨士琦抵达索菲亚的时候，他在机场受到了巴尔干半岛各国政要的隆重热烈欢迎，甚至连英法美三国派驻在巴尔干半岛的使节代表们都来了。

当杨士琦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一身戎装的蔡国栋带着几个将军走上迎接，“杨先生，欢迎你来到欧洲、来到索菲亚，这是第七军团柳成龙和第八军团长杨杰，他们也是刚刚率部抵达欧洲，今天正好来我这里报道！”

柳成龙和杨杰分别向杨士琦敬了一个军礼，杨士琦连忙拱手还礼，笑道：“还有劳诸位将军这大热天站在太阳下等候杨某，实在过意不去！”

“不碍的，不碍的！”蔡国栋说着与杨士琦并排走着指着巴尔干各国政府代表们说道：“杨先生，这些都是巴尔干各国政府派来的代表们，他们今天都是在迎接您的，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杨士琦点头道：“那就有劳蔡将军了！”

在蔡锷的引荐下，杨士琦分别与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其顿、阿尔及利亚等小国的政府代表们一一认识。还与英法美在巴尔干地区的使节们见了面。

当天晚上，蔡国栋举行招待酒宴欢迎杨士琦的到来，并邀请了各国政府代表以及英法美等协约国使节参加。

宴会结束后。杨士琦与蔡国栋进行了谈话，他说：“蔡将军，此次大总统派我来就是专门解决巴尔干各国联军的那一百五十万军队的指挥权问题，根据蔡将军在电报中的描述，大总统和国内高层们已经知道统一指挥权已经刻不容缓，不过我已经可以预料得到，想要将那一百五十大军的指挥权接过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中间恐怕需要蔡将军多多配合才行！”

蔡国栋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立即道：“当然。杨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开口！”

“好的，这我就放心了！”

杨士琦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抽了一口烟。问道：“不知道蔡将军能不能将此次我军作战的方略跟我说一遍？”

蔡国栋点头道：“当然。如果是别人，这等绝密之事，我是一句也不能透漏的，但是杨先生不同，杨先生请跟我来！”

两人来到沙盘前，蔡国栋为杨士琦讲解此次进攻计划：“此次我军西进的方略分为三路同时进行，第一路就是巴尔干联军负责从波黑地区向西北方向进攻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第二路就是第九军团

从塞尔维亚境内沿西北方向向匈牙利王国挺进。而第三路由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的各一部分从罗马尼亚西部开始向匈牙利王国境内发起进攻，杨先生请看。目前我军第九军团已经将奥军全部赶出了塞尔维亚，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各一部已经突入匈牙利王国境内的久洛和尼尔巴托尔一线，匈牙利全境几乎都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我军只要进入匈牙利平原，就可以以绝对优势兵力横扫匈牙利，但是如此一来，第九军团的位置就太过靠前，一旦南方的奥军放弃抵挡巴尔干联军，并且挥兵北上，极有可能切断第九军团的补给线和退路！”

“明白了！”杨士琦点点头，思索一番之后，他说道：“能不能请蔡将军给第九军团和第五、第六军团下令，暂时放慢进军的速度？”

蔡国栋闻言眉头皱起来了，他道：“放慢进军速度？按照大总统和大本营的战略方针，要我们在两个月之内解决奥匈帝国的战事，如果放慢进军速度，这个战略意图恐怕无法实现啊，而且如果我们放慢进攻的速度，这会给德军调兵南下增援奥匈帝国的机会，如果德国从本土调来军队，我们要完成大本营制定的战略计划只怕没那么容易啊！”

杨士琦笑道：“蔡将军放心，我不是真的要你放慢进攻速度，只是让你做出一个姿态让协约国其他国家和巴尔干各国看看，现在英法美在西线的日子不好过，他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东线闹出一点动静将德奥高层的视线吸引过来，如果我军不动了，恐怕英法美三国就坐不住了，他们肯定会来交涉，到时候我们就把矛盾引向巴尔干各国，英法美为了让我们动起来吸引德奥的注意力，方便他们喘息，肯定会向巴尔干各国政府施压，而我们这一方也同时向巴尔干各国施压，如果由我们单独向巴尔干各国施压，效果恐怕不大，巴尔干各国很有可能会联合起来抵制我国，不将兵权交出来，但是再加上英法美三国就不同了！”

蔡国栋闻言双眼一亮，竖起大拇指道：“杨先生真是高人，三言两语就解决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过按照杨先生的计划，我看不如直接吓一吓他们”。

“怎么做?”

“直接下令军队后撤！”

杨士琦闻言抚掌笑道：“将军这个办法简直拍案叫绝，就这么办！”

“我想按照杨先生的办法，各国肯定是撑不住的，很快就会交出指挥权了！”

杨士琦摆手道：“我只是这么计划的，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我想约那些人明天开个会，你帮我派人过去通知他们一声，如果可以的话，连英法美三国使节也通知到，至于他们来不来管不了了！”

“好，我去安排！”

6月11日上午，杨士琦与巴尔干各国政府代表以及英法美等协约成员国使节在索菲亚一个清真寺召开会议。

会议开始后，杨士琦说道：“诸位，此时我受我国总统阁下的指派和委托来到索菲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决目前在波黑地区巴尔干联军的指挥权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百五十万人的存在不但没有起到

任何打击德奥两国的作用，还消耗了大量的作战物资，仅仅只是这样也就算了，他们还给我华军拖了后腿！所以各国交出指挥权，让我军统一指挥”

其中希腊政府代表站起来表示了不满：“特使阁下，您这话说得好像有点过分了吧？要知道现在并非只有贵国的军队在抗击同盟国，难道我们的军队就没有半点作为吗？那么联军是怎么抵达波黑地区的？尽管它进攻到波黑地区的时间长了一点，但它总算是在作战吧？您这么说实在太让我们巴尔干半岛各国政府太伤心了！”

在希腊政府代表站起来之后，其他巴尔干半岛各国代表也都纷纷站起来表示了不满。都不同意交出军队的指挥权。

杨士琦冷哼一声道：“你们那些军队也叫打仗？看看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如果不是我军在北方进攻顺利，在南方的奥军担心我军绕道南下抄了他们的后退，他们才主动退却，你们以为你们的军队能够进行得这么顺利吗？你们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与奥军接触过，奥军撤退，你们的军队就前进，他们停下，你们的就停下，像这样的军队，要了有什么用？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这个指挥权，你们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否则的话，我军只能马上停止继续进攻，因为我军第九军团的位置太靠前了，如果南方的奥军迅速北上，极有可能会切断我第九军团的补给线和退路，为了保证我军第九军团的安全，进攻会马上停止，直到你们各国将军队指挥权交到我欧洲战区长官司令部为止！”

各国政府代表顿时非常气愤，一个个争相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强迫我们交出指挥权？”

这时蔡国栋在几个高级军官拱卫下走进了会场，他来到台上看着各国政府代表说道：“诸位，刚才我已经下令我第五、第六、第九军团全部后撤一百公里待命，三天之内，如果各国拒不交出指挥权，我军将再撤一百公里，直到各国交出军队指挥权为止，十天之内，如果各国还是不交出军队指挥权，我已经接到我国总统电令，华军将全面撤出欧洲战场，单独与德奥两国谈判，和平解决此次大战之中的所有分歧问题！”

说完，蔡国栋便带着人走了，杨士琦也起身拍了拍袖子走出了会场。

会场内顿时如同菜市场一般热闹起来，最忧心的倒不是巴尔干各国政府代表们，而是英法美三国使节，如果华军全面撤出欧洲战场，那么英法美三国在法国的军队将遭到灭顶之灾，德军在东线没有了华军的牵制，将会毫无顾忌的大举西进，以德军的兵力和战斗力，他们已经可以预见英法美三国将被德奥逼得投降，战争打到这个份上，英法已经精疲力竭，而美国又才损失了近一百万兵力，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时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又糟糕到了极点，如果连美国都支撑不下去了，协约国肯定是惨败无疑。

第709章胁迫（1）

蔡国栋和杨士琦等人走了之后，会议室里立刻吵翻了天，对于巴尔干各国来说，杨士琦和蔡国栋刚才这番作为就是真正的胁迫、毫不做任何掩饰的胁迫。↖↖点↖小↖说，

巴尔干各国政府代表们对于蔡国栋和杨士琦的做法一个个义愤填膺，几乎每一个代表都先后站起来表达了对华军的不满，但吵归吵、不满归不满，可是蔡国栋和杨士琦却已经走了，没有人听他们的不满。

英法美三国使节却知道事情大条了，他们看得出来这次蔡国栋和杨士琦绝对不只是做做样子。关于巴尔干半岛各**队的指挥权问题，以前华军就有提过，要求各国将指挥权交出来进行统一指挥，但是各国那些军队都是好不容易才凑出来的，怎么可能轻易交出指挥权？那些军队是他们这些新成立的政府维持统治的保障，如果指挥权交到华军手里，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在各国都先后拒绝之后，华军也就没有再坚持，这也是华军不想将关系搞僵才放弃了。

当时现在的情况不同，巴尔干各国联军的存在给华军拖了后腿，而且非常严重，这会给华军带来很严重的危机，所以蔡国栋才一定要将那一百五十万联军的指挥权要过来，否则这仗没法打了。

蔡国栋威胁说如果巴尔干各国不交出联军指挥权，华军将撤出欧洲战场，这可吓坏了英法美三国使节，现在华军已经成为打击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如果华军撤出欧洲战场。可想而知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东线这边仅靠那一百五十万的巴尔干联军的乌合之众能够抵挡德奥军队的疯狂反扑吗？恐怕只要华军刚刚撤出欧洲，那一百五十万巴尔干联军就会德奥军队打得溃散。到时候东线战场一片糜烂，而德奥大军在收拾完东线战场之后再挥师西进。以目前英法美三国的残余兵力根本无法抵挡强大德奥军队的进攻，这场一直打了四年的战争的结局只有一个，协约国将一败涂地！

意识到这一点的英法美三国使节一方面将这次发生的情况向各自国内高层汇报，一方面联名求见杨士琦和蔡国栋，希望能够说服两人收回成命。

这天下午，英法美三国使节一起来到了蔡国栋的司令部——圣索菲亚大教堂，杨士琦也在这里下榻，蔡国栋命人给他收拾了几间房子作为他和随行官员的住处。

对于英法美三国使节的求见，杨士琦没有拒绝。他的目的就是要拉着英法美三国一起向巴尔干各国施加压力，当然不会拒绝见他们。

双方见面后，杨士琦请他们坐下问道：“不知道三位公使先生来见鄙人有何要事？”

英法美三国使节心里忍不住诽腹，只要不是傻子，肯定就能猜到他们这次来这里的原因，而杨士琦却故意装作不知，这在他们看来就有点做作了，但是没办法，他们这次来是来说服杨士琦。让杨士琦给国内去电，说

服国内高层转变态度。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美国公使道：“特使阁下，战争打到现在这种程度。中途退出却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表现，在我看来，贵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种任性的表现。身为一个国家的高层决策人员，做事不能这么任性。我们希望特使阁下能够说服国内，马上收回成命！”
　　杨士琦抽着烟听美国公使说完后摇头道：“我国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草率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巴尔干联军的存在没有妨碍我军的战略部署，我们绝对不会管他们，关键是现在那一百五十万人不仅妨碍了我军的战略部署，而且给我们拖了后腿，让我军处以极为危险的境地，要知道我国在巴尔干地区还有一百多万大军，后面还有近六十万大人陆续登陆欧洲，我们不能把左翼的安全交给一些根本不知道如何打仗的饭桶和废物们，如果是你们，你们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吗？
　　当然，三位公使阁下，我不是针对你们三国，而是针对巴尔干各国政府，他们也不想想，是谁帮他们从德国人手上抢回了他们的国土？如果没有我军，他们的国家和土地现在在德奥大军的铁蹄下遭受践踏！我们要他们军队的指挥权怎么啦？不可以吗？难道我们要指挥权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还不是为了他们？就凭他们那些饭桶一般的将军和军官们根本就不会打仗，他们只知道捞钱、只知道保存实力，看见德国人和奥匈人就吓得屁滚尿流，指望他们去打奥匈帝国和德国？我看比让母猪上树还要困难！让那些废物和饭桶们去指挥一百五十万大军，太浪费了、太糟蹋了，明白吗？三位？你们不要试图或尝试说服我，你们应该想办法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同意交出指挥权，否则这场仗，我军就只能打到这里为止了！”
　　英法美三国公使只得告辞离开，这可让他们犯难了，英法美三国对待华国的态度其实是很微妙的，他们不希望华国在欧洲有太大的影响力，希望巴尔干半岛各国联合起来抵制华国，但又希望借助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打垮德奥两国，更不希望与华国闹翻，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与华国闹翻，对他们是最不利的，直接受害者就是英法两国，美国还好一点，毕竟与德国还离得远，但是美国也不希望与华国闹翻，因为目前美国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依赖华国。
　　此时巴尔干各国政府都先后收到了代表们发回的电报，各国政府高层们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来华国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于是各国高层纷纷召开紧急会议。
　　第二天，华军各部分果然后退一百公里停下，这个情况很快被巴尔干各国政府和英法美得知，巴尔干各国政府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首先是英法美三国公使撑不住了，英法美三国国内高层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公使们立即对巴尔干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让各国交出指挥权，否则战后一定会跟他们算账。
　　不论是华国施加的外交压力还是英法美等其他国家施加的外交压力，在巴尔干各国政府高层看来，这些都是虚的，只要他们的军队不打过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华军全面后撤一百公里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就让各国政府心惊胆寒了。

特别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目前在东线战场，只有这两个国家最接近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兵力防御区，当华军后撤一百公里之后，奥匈军队和部分德军得到消息，立即占领了华军主动放弃的地区，这些被华军丢弃的地区就有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土地，如果华军再退一百公里，这两个国家就会再次丢失一百公里的土地，塞尔维亚的国土面积本来就不大，如果再失去一百公里，奥匈军队就会逼近首都贝尔格莱德，而罗马尼亚的西部盆地也将再次被德奥军队占领，这绝对不是塞尔维亚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愿意看到的。

就在塞尔维亚政府高层和罗马尼亚政府高层犹豫之中的时候，华军在第三天又后撤了一百公里，这可吓坏了两位高层，直到此时，塞尔维亚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终于撑不住了，立即宣布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华军驻欧洲战区长官司令部，任何军事行动都由华军全权负责指挥。

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交出军队指挥权之后，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等国还心存侥幸，毕竟有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挡在前面，只要华军不全面撤出欧洲，德奥军队就打不到他们的国土上。

针对这种情况，杨士琦没有其他的办法，不得不来找蔡国栋商讨对策，蔡国栋这两天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办法，只是容易被人诟病，因此他也一直没有实施，现在杨士琦来找他，他便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杨先生，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再跟他们妥协了，以前我们一直跟他们和和气气的，让他们蹬鼻子上脸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对他们太好了，他们越发翘尾巴，看来咱们这次得来硬的！"

蔡国栋说完后，变得杀气腾腾，这让杨士琦心惊肉跳，连忙道："蔡将军，你想怎么做？"

蔡国栋冷冷道："巴尔干半岛是我军打下来的，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现任政府也是我们扶持起来的，现在这些政府竟然不听话了，既然他们不听话了，那还留着他们干什么？"

杨士琦吓了一条："蔡将军，你的意思是？"

"废了这些现任政府的高官们，再在各国扶持愿意听话的人！我就不相信各国就没有反对他们的人，只要有人愿意听话，我们就扶持谁，谁不听话，我们就让谁下台！"

杨士琦迟疑道："蔡将军，这不好吧？将这么多国家的现任政府赶下台，恐怕会让在国际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啊！"

蔡国栋抽了一口烟说道："至少英法美等协约国成员们是绝对不会反对的，除非他们想战败！"

"这"

第710章胁迫（2）

杨士琦最终还是同意了蔡国栋的提议，不过他建议先将各国政府代表们召集起来开个会议，向他们下达通牒，并发出警告，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交出指挥权，那就将巴尔干各国现任政府全部赶下台，找新的政客组阁行事政府职能。

6月13日，接到通知的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们赶到会场开会。

会议开始之后，杨士琦说道：“诸位，现在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已经交出军队指挥权，就剩下你们这些国家了，各位的政府还是不愿意交出军队指挥权吗？”

希腊政府代表站起来充当先锋，他为难道：“特使阁下，不是我们不想交出军队指挥权，实在是不能交啊，贵国现在在欧洲有一百七八十万军队，以贵军的战斗力已经足够德奥军队应付的了，贵国又何必打我们这些小国家的军队的主意呢？”

保加利亚政府代表也附和道：“是啊，特使阁下，我们国家就这么一点军队，如果打光了就没有了，以我国现在的财政状况，再也养不起招募不起另外一支军队，而且如果这支军队被消耗在战场上，那么我国的国防安全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还请特使阁下体谅我国的难处”。

这两个国家的代表站出来再次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之后，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们也一一站起来极为委婉的再次拒绝交出指挥权。

到了这个时候，杨士琦也知道不给这些国家一些颜色看看的话，这些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交出指挥权的，既然他们不肯交出军队指挥权，那就换人，让能够同意交指挥权的高官当政。

杨士琦铁青着脸道：“让各国交出指挥权的道理，我已经在前天的会议上说过了，现在我不想再说了，以后也不会说。我要提醒各位和各位的政府，你们各国现任的政府都是我们华国扶持起来的。我们既然有能力将你们现任政府扶持起来，就有能力将你们显然政府再赶下台去，既然你们不愿意交出军队指挥权，那我们只好让愿意交出军队指挥权的人上台主政！我给各位的政府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不交出军队指挥权，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各位回去吧！”

各国代表们听了杨士琦的话一个个气得不轻，在他们看来。这是要图穷匕见啊！不行，干净将这个消息向国内通报，让国内早做准备，制定应对措施。

开完会议之后，杨士琦立即找到蔡国栋，问道：“蔡将军，现在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在什么位置？”

蔡国栋道：“第七军团已经有二十万人在希腊登陆，前锋已经抵达保加利亚境内，第八军团还在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前锋船队已经进入地中海。杨先生是准备动手了吗？以我军目前在欧洲的分布来看，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些顽固不化的巴尔干现任政府下台，他们的军队主力目前都在波黑地区，就算他们下令给那些军队返回，也来不及，只要杨先

生同意，我马上就可以下令”。

杨士琦犹豫了一下说道：“蔡将军，不着急，我给他们三天时间，这是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三天之内不交出指挥权，那我们就动手，将他们现任政府解散，然后扶持新的政府上台！”

蔡国栋将杨士琦已经定下了方案。就没有再说，只是点点头。

最后通牒发出去之后，土耳其首先撑不住了，土耳其是最先被华国扶持起来的，目前华军在土耳其境内还有至少一个师的军队，大部分都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少部分在安卡拉和沿海重要港口，而此时土耳其境内的绝大部分军队都被抽调到波黑地区，以土耳其境内的武装力量根本无力对抗华军，就算土耳其境内还留有大量军队，显然土耳其政府也没有那个胆子敢跟华国翻脸，在最后通牒下，土耳其当局最先交出了指挥权。

紧接着是保加利亚，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蔡国栋就下令在保加利亚的华军动起来，这吓坏了保加利亚政府，不是还有三天时间吗？怎么现在就要动手了，保加利亚当局高官们一个个吓得屁股尿流，马上联系杨士琦，表示要交出指挥权，华军这才停止了动作。

而已经登陆希腊的第七军团在接到蔡国栋的命令之后，马上向雅典等一些希腊的重要城市进军，沿途一些希腊的军营遭到捣毁，一些希腊小股军队遭到缴械并解散，负隅顽抗的希腊军官被当场打死。

6月14日，希腊政府代表竟然气势汹汹地冲进蔡国栋的司令部找杨士琦，向他提出严正的抗议。

“特使阁下，贵国刚刚从我国沿海登陆的军队在我国境内烧杀抢掠，给我国居民和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产损失，给我们两国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代表我国政府向贵国提出严正抗议，我国有如下要求：第一，立即将带队指挥的军官抓起来并交由我国政府处理；第二，对造成我国居民、军官和士兵死亡、受伤的贵军士兵也要抓起来，并且交由我国审判；第三，赔偿我国居民、军官和士兵生命、财产损失，共计三亿华元；第四，华军立即撤出我国境内，不得我国允许，不得再进入我国，也不许途经我国境内进入其他国家。第五，马上用电台发表声明向我国政府进行公开道歉。以上就是我国政府的要求，希望贵国立即给予答复！”

杨士琦听了希腊政府代表的话之后冷笑道：“我不知道你和你们政府那些人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你们完全没有明白你们现任政府的处境，只要我现在在这里一声令下，我国第七军团就会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将你们希腊各地的守军剿灭，将你们现任政府各高官全部抓起来，想关起来就关起来，想杀就杀，你们的生死都操于我手，我看你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底气！来人——”。

“到——”两个卫兵背着步枪走进来。

杨士琦指着希腊政府代表：“把他抓起来，先关进牢房，饿他几天，等哪天我心情不好了，就拉出去枪毙！”

希腊政府代表吓呆了，两个卫兵过来将他控制起来后他才反应过来，大叫：“你，你，你不能这样，我是希腊政府代表，你无权扣押我！你们这是强盗、土匪行径！”

杨士琦冷哼道："枪杆子在我手里，我就是大爷，对你们这些不听话的西方小国，我想灭掉就灭掉，想留着就留着，想换人就换人，你们这些没有搞清楚状况的家伙，活该倒霉，从今以后，谁敢不给我们华国政府面子，就要准备承受我国的怒火，磨蹭什么，带走"。

杨士琦在巴尔干的一番动作很快通过电文的形式传到了萧震雷的手上，紧接着还没有等他做出安排，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马其顿、阿尔及利亚等国就越过了杨士琦，直接向华国外交部门发报提出严重抗议，列举杨士琦在巴尔干半岛的种种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违规行为，甚至英法美三国都提出了外交交涉，对华国此举表示不满。

萧震雷拿着外交部门送过来的各国抗议电报，不由苦笑："这个杨士琦，尽给我惹麻烦！小高，通知内阁宋总理、幕僚团成员们两个小时后过来开会！"

"好的，大总统！"

两个小时过后，萧震雷来到会议椅举着各国发来的抗议电报说道："这是西方各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现任政府们发来的抗议电报，巴尔干半岛各国现任政府发来的电报，我们倒是可以不予理会，但是西方欧美各国发来的电报，我们就不能不理睬了，诸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宋世杰首先说道："大总统，我认为我们既然铁定要拿到那一百五十军队的指挥权，就不能对欧美各国妥协，现在欧美各国看着我国崛起强大了，就处处压制我们，甚至还联合起来抵制我们，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示弱和妥协，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要改变策略，对欧美各国采取分化瓦解，他们也并非铁板一块，都是有着各自的算盘和利益的，至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现任政府，他们纯粹是找死，他们是我们扶持起来的，却想要脱离我们的掌控，对于这些不听话的小国，当然不能让他们得寸进尺，要坚决打击！"

杨度也说道："是的，我认为宋总理的话很有道理，对于欧洲那些小国，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妥协，既然杨士琦已经动手，那我们国内就应该全力支持，毕竟他是代表大总统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代表大总统的意图，至于欧美列强，我们大可以随便找什么理由搪塞一番，我们可以先解决美国，美国与我国有巨大经济利益瓜葛，在这方面做文章，我相信美国应该会支持我们，而英法两国是受到德国攻击最为严重的两国，我相信只要我们表现态度强硬一些，英法也无可奈何，除非他们不想取得胜利"。

萧震雷思索一番，当即道："那就这么办吧，给英法美各国发出照会，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

在华国的强硬态度下，英法两国不得不妥协，美国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为了与华国继续保持经济往来，不得不支持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所作所为，巴尔干半岛各国摄于华国的威势，先后交出了军队指挥权，这其中希腊现任政府直接被华军赶下台，新的希腊政府被扶持上去，并交出了军队指挥权，至此巴尔干半岛联军一百五十万人的指挥权全部归属在蔡国栋的指挥之下。(未完待续。)

第711章老将出马

蔡国栋拿到了巴尔干半岛联军一百五十万人的指挥权，但是问题又来了，他手下没有能够派去指挥那一百五十万人的将领，他自己又不能亲自去指挥，只能向国内发报，请大本营派来一个能够胜任的指挥官。

他这封电报却也让国内大本营为难了，萧震雷接到电报之后思考了很久，还将将军们的名册找来想要找出一个能够指挥一百五十万大军，而且是外国大军的将军，翻遍了将军名册，却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

国内只有蔡锷和徐绍桢的资历和能力能够胜任，但是徐绍桢的身体不太好，自从上次病了之后，精神就大不如前，目前正在修养当中，而如果让蔡锷指挥那一百五十万大军，那么势必要让蔡锷屈居于蔡国栋之下，就算蔡锷自己愿意，考虑到团结的问题，萧震雷也不能这么做，可是如果不让蔡锷去，那由让谁去呢？

萧震雷思索很久后不得不让幕僚团成员们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们过来开会，蒋百里、蔡锷、徐绍桢、马汉龙、萨镇冰等人都接到通知。

萧震雷拿着电报对与会人员们说：“蔡国栋又给我们出难题了，那一百五十万人的指挥权已经到手，问题是他手下没有能够指挥那一百五十万人的将官，他给我发来的电报，请求国内派去一个指挥官，他这下把我也给难住了，我都不知道要派谁去为好，诸位认为应该派谁去指挥那一百五十万人？”

会议室里顿时议论纷纷，梁启超对杨度低声道：“我们目前的将军们都太年轻，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将领太少，能够胜任的就更少了！”

“是啊是啊!”

唐绍仪对尹昌衡低声道：“别说指挥一百五十外外**队，就算指挥一百五十万国防军，除了有限的几个人有这个统帅能力，其他将军都不足以胜任，倒是还有几个能够胜任的人，但那都是民党那边的人。只怕大总统不会放心”。

萧震雷见大家议论，却无人站起来说话，便道：“怎么？诸位难道都无话可说，难道我偌大的华国却找不到一个能够统帅一百五十万大军的将才吗？”

这时蔡锷站起来道：“如大总统不嫌我能力低微。锷自荐当任巴尔干联军指挥官！”

会议室里又一轮起来了，不过很快所有人都看向萧震雷，萧震雷看向蔡锷：“你？松坡你不行！可能我的意思表达错误，我的意思是，不是你的能力不够。而是你不能去，为了统一指挥，这个指挥官的位置必定要置于蔡国栋之下，所以??????”。

蔡锷当即道：“大总统，锷并不在乎这些虚名，只要能打仗，就算将我降成一个小兵，我也绝无怨言！”

萧震雷听了蔡锷的话思索了好几分钟，他很想答应蔡锷，但是他最后还是摇头否决了。“松坡，你虽然不在乎，但是别人会怎么看?”

“大总统，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蔡锷立即说道。

萧震雷摆摆手："我知道你并不在乎这些，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华国只有一个蔡国栋能够担当大任，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在欧洲战场只呆了不到半年，在东方战区也只呆了不到三个月就打得日本投降了，我知道你并不满足。但是你放心，仗还有得打，离你出征的时间不远了，我希望你能够在出征之前做好准备！"

蔡锷惊喜道："大总统的意思是？"

"现在说还为时尚早！"萧震雷说了这一句就转移了话题。"好了，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到底要派谁去指挥巴尔干联军那一百五十万人？诸位，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这时蒋百里站起来道："大总统，现在第七、第八军团已经抵达欧洲了，第十军团也开始装船。不日就可以启程，第二军团已经可以撤回国内休整，不如让张孝准接手那一百五十万人？"

萧震雷抽着烟思考着蒋百里的推荐，张孝准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让他指挥那一百五十万确实没问题，但是张孝准已经在欧洲呆了三年时间，这几年从来没有回来过，而且欧洲那边传来消息说张孝准健康状况不太好，估计是常年征战在外，太过疲劳而引起的。

萧震雷摇头道："张孝准在外征战的时间太长了，听说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还是让他回来休息休息吧！诸位，还有其他人可以举荐的吗？"

这时杨度站起来道："大总统，度举荐一人，此人应该可以胜任，就是不知道大总统敢不敢用？"。

"说吧，只要是人才，只要他心系这个国家，就算他与我等政见不同又有何妨？"

"好！"杨度道："大总统，度举荐的是王士珍！"

王士珍？这不是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吗？会议室里顿时又一轮纷纷起来。王士珍目前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当任高级军事顾问之职，并没有当任实质性的工作。

问题是王士珍以前是北洋方面的重要人物，是袁世凯的嫡系人马，不过当年推翻满清王朝的战争中，王士珍却并没有参加作战，对于袁世凯的力邀也拒绝了，就连北伐开始之后，王士珍也同样拒绝了袁世凯邀请去指挥军队与萧震雷的军队作战。以王士珍的能力，是绝对能够胜任的，关键是萧震雷会不会放心让他去。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说："请王将军来一趟，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吧，散会！"

众人都一阵愕然，很多人都在想，难道萧震雷真的放心让王士珍去指挥那一百五十万大军？

王士珍这个老将确实有这个能力统帅大军，相比曹锟和段祺瑞两人而言，王士珍更擅长的是军事，而非政治，曹锟和段祺瑞两人在政治钻研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在军事上多得多，在当初国内混乱之际，王士珍以患病为由选择了退隐，袁世凯多次邀请他重新出山，他都未曾答应，而萧震雷成立新政府之后聘任他做了高级军事顾问，却没有实质性的工作，这也是王士珍乐见其成的。

接到通知的王士珍很快赶到了总统府，已经白发苍苍的王士珍穿着一身中将军服，脚踏军靴，行走之间依然健步如飞。

总统秘书看见王士珍到来，连忙站起来笑道："王将军您来了，大总统已经等候您多时，请跟我来吧"。

"多谢高秘书！"

小高带着王士珍来到总统办公室，"大总统，王士珍将军到了！"

萧震雷抬头一看，就见王士珍走过来立正敬礼道："报告大总统，王士珍前来报道，请大总统训示！"

"王将军，请这边坐！"

"多谢大总统！"

两人坐下后，萧震雷问道："将军想必很疑惑，我请将军过来，是想请将军上战场的！现在我们在巴尔干半岛有一百五十万大军的外**队无人指挥，虽然我们军队当中能征善战的将军不少，但是有能力统帅一百五十万大军的将军还真不多，杨度杨皙子向我推荐了将军，不知道将军是否愿意受命前往欧洲？"

王士珍站起来道："如果是从前，我肯定不会领命，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对外战争，大总统有命，我王某人身为军人自然要服从！"

萧震雷闻言脸上露出笑意，"很好，王将军有这种觉悟，我很高兴！王将军这次领军与以往不同，与别人也不同，别人手下都使我们自己的兵，而你要指挥和统帅的是外国兵，张孝准的情况跟你差不多，但又有不同，他指挥的第二军团毕竟都是亚洲人，而你要指挥的都是西洋人，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趁着现在你还在国内，我能够帮你解决的就给你解决"。

王士珍道："大总统，总不能是我一个光杆司令过去指挥一百五十万西洋鬼子吧？我就算再有能力也玩不转啊！"

萧震雷想了想点头道："确实如此，这样吧，允许你从我军现役军队、以及那一百五十万军队中抽调军官、参谋组成你的司令部，另外从第七军团中抽调两个军共十万人做你的督战队，如果巴尔干各国联军中有任何人在战斗中逃跑、不服从你的命令、违反军规和军令，你都可以格杀勿论，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出了事情我给你担着！"

王士珍沉声道："有大总统这番话，我心里就有底了，王某绝不辜负大总统的希望！"

萧震雷起身同王士珍握了握手，"王将军这两天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三天后启程飞往欧洲，到时候会有专机送你过去！"

"是，大总统！"

三天后，王士珍乘坐国防部准备的专机从京城飞往东南欧地区，他这次是带着萧震雷的上方宝剑来的，在巴尔干半岛，除了蔡国栋之外，他不需要听从任何人的命令。(未完待续。)

第712章杀鸡骇猴

.

6月18日，王士珍乘坐的专机飞抵保加利亚索菲亚，飞机在机场停下之后，蔡国栋的副官将他接到了长官司令部。

“将军，王士珍将军已经到了！”

蔡国栋转过身来看见副官带着一个老将走了过来，当即迎了上前，王士珍上前立正敬礼道：“报告蔡将军，王士珍奉命前来报道！”

蔡国栋还了一礼，同王士珍握了手后笑道：“王将军，我已经接到大总统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欢迎你的到来啊！来，请这边坐！”

“好的！”

两人坐下后进行了一番攀谈，蔡国栋将目前巴尔干半岛的局势跟王士珍详细讲述了一遍。

过后，王士珍说道：“将军，我已经大致了解了。鉴于沟通上的问题，我想请将军派几个翻译官给我，要精通巴尔干地区各国语言！”

蔡国栋笑道：“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他们现在就在隔壁等着，一共六个人！王将军还有什么要求，现在一并说出来”。

王士珍想了想，问道：“将军，我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那一百五十万人的补给由谁负担？”

蔡国栋道：“当然是他们各自的国家负责！”

王士珍｀｀皱眉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是会受到很大的掣肘？万一他们那些国家在关键时刻扣住补给物资不发，我这一百五十万人岂不是会有很大的麻烦？当然，那些兵使他们国家的。他们扣住补给物资不发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但是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我想请将军下令。命令他们各国将所有的补给弹药和物资定期运送到我们设立的接收站，超过期限没有运送过去就追究他们的责任。我可不希望我带着军队在前面打仗，后面却有人扣押我们的弹药和物资”。

蔡国栋想了想点头道：“好吧，这件事情我来帮你解决！你什么时候可以前往波黑地区赴任？”

“将军，我需要在索菲亚将我的司令部组建完成再走，我从国内挑选了一些参谋和翻译人员过来，但是我还需要一些巴尔干各国的军官，将他们编入我的司令部内，以便与各**队进行沟通和下达军令”。

“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我！”

王士珍很快在索菲亚大教堂附近找了一栋房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司令部，他这次从国内带来了两百多个不同军衔的军官作为他的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萧震雷答应将第七军团的33军和63军共十万人给他作为督战队。他从33军中抽调了44师作为他的警卫师，负责司令部的警卫工作，现在那十万人已经在索菲亚附近集结待命。

王士珍留下44师作为警卫师，并命令33军其他几个师和63军所有部队全部波黑地区开进，而他留在索菲亚组建司令部。

“副官，给我把巴尔干各国的军队中所有旅长级别以上的将官资料全

部找来，我要看看！”

“是，将军！”副官答应。

半天之后，副官带着两个士兵各自抱着一大堆资料走过来。“将军，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巴尔干联军一百五十万军队中，旅长级别上的将官一共有537人??????”。

王士珍让翻译官们将这些资料全部念给他听。这个过程花了他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时地让人将一些名字记录下来。

吃晚饭的之后。他让副官拿着那张白纸去给上面的每个人发去调令，让他们立即赶到索菲亚。

他从每个国家的军队中挑选了三个将官。这三个人在各自的军队中都是比较有份量的，一个负责向自己所在国家的军队传达他的军令。与自己国家的军队进行沟通和联系，及时收集战场情况反馈给他，第二个负责根据他的意图制订作战计划。第三个负责己方军队的后勤、军官、伤兵、阵亡士兵和军官的安置、战场缴获等一系列工作。

各**队中接到命令的军官很快赶了过来，王士珍将他们召集起来开会，尽管大家语言不通，不过好在有翻译，翻译官将王士珍说的话翻译成各国语言，让这些军官能够听懂。

会议结束后，各**官都留下了加入了王士珍的司令部，经过两天的时间准备，王士珍的司令部终于组建完成，王士珍随即下令司令部迁移到波黑地区，正式开始工作，前期的磨合在路上进行。

6月25日，王士珍以及他的司令部赶到了萨拉热窝并在那里选址安顿下来，此时33军和63军早已经抵达，司令部安顿下来之后立即进入运转，他随后召开33军和63军主官会议，下令将各部队分别派往各**队当中执行督战队的任务，44师留下护卫司令部的安全。

在最短的时间内，王士珍完成了对巴尔干联军的控制，尽管在指挥上还有些不便，但已经那些国家的军官已经没有人敢不服从他这个司令官的命令。

6月30日，王士珍接到了蔡国栋发来的电报，他辖下的一百五十万巴尔干联军被命名为巴尔干军团，蔡国栋在电报中命令他的巴尔干军团三日之内开始向西和西北方向推进，在占领波黑地区全境之后继续向克罗地亚进攻。

7月2日，王士珍命令土耳其军三十万人沿着海岸线向西推进，命令罗马尼亚军三十万人从萨拉热窝出发向向推进；命令希腊军三十万人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东部向西推进。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和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的军队在后面跟进。

7月4日，王士珍站在地图前研究着地图，问道：“希腊军在什么位置？”

一个希腊军官站出来犹豫着吞吞吐吐道：“将军，他们这两天一共走了三十里??????”。

王士珍闻言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继续问道：“土耳其军在什么位置？”

一个土耳其军官站出来也是吞吞吐吐道："他们??????只走了四十五里??????"。

"罗马尼亚军呢？"

"???????他们只走了四十里??????"

王士珍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转过身来道："给各军指挥官下令，让他们过来开会！"

"是，将军！"

7月5日，巴尔干各国的军队指挥官陆续赶回萨拉热窝开会，王士珍阴沉着脸走进了会议室，各国指挥官见他到来，都不紧不慢地站起来鼓掌欢迎。

王士珍坐下后压了压手，待所有人都坐下，他说道："两天前我给诸位下达了作战命令，但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三支接到作战指令的军队两天之内分别只前进了三十、四十、四十五里，可是据所知，在这段距离内，并没有德奥军队布防，为什么你们的部队在两天时间里只走了这么短的路程，我想就是乌龟也会爬得你们快，你们都在干什么？想要试探我的底线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成功了！来人，把这三个人拖出去就低处决！"

几个大兵冲进来将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希腊的三个指挥官抓了起来并向会议室外面拖出去。

希腊军参谋长站起来大叫："王将军，你不能这么做，你也无权这么做！"

"砰！"王士珍当即站起来掏出手枪将希腊军参谋长击毙，尸体倒在了椅子上。

其他各国将官们都吓得噤若寒蝉，这时外面又连续传来三声枪响，不多时，就见三个士兵分别提着三个人头走进来并将人头分别放在会议桌上并排摆好。

王士珍收起收起沉声道："各国已经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我国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现在我是巴尔干军团的最高指挥官，我的任何命令都相当于皇帝的旨意，不服从者就是这样的下场，阳奉阴违者也是这样的下场，以后任何人不服从军令、对我的司令部的军令故意拖延、阳奉阴违，任何作战不力者一律都是这样的下场，除非你们有胆量叛国，但是如果你们失败，我敢担保你们的下场比死还难受！鉴于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三国的指挥官已经因为不服从军令、故意拖延执行军令而被处决，现在我任命这三国的军队副指挥官升任指挥官一职，诸位回去之后一定严格执行军令，否则等待你们的将是违抗军令的下场！"

经过这番杀鸡骇猴之后，巴尔干军团中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官敢于违抗军令和故意拖延行军速度。

这次王士珍直接被每个支军队的指挥官下达的军令都是限定时间内要完成什么任务，土耳其军接到的军令是十五天之内推进到克罗地亚海边的边境线，罗马尼亚军接到的命令也是如此，而希腊军接到的命令是推进到匈牙利南部边境线上。

三国新任的指挥官在接到军令之后不敢怠慢，立即尽起大军向西方推进，遇到德奥军队防守的城镇就发起猛攻，毕竟王士珍给他们的时间有限，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战任务，到时候等待他们的下场只怕比先前被处决的前任还惨。

第713章高尔察克的临时政府

巴尔干军团在王士珍的命令下发动进攻，但是在向西推进的进军路线上却遭到了德奥军队的顽强抵抗，德奥两国在波黑地区的西部大约有三十万的兵力，巴尔干军团的总兵力是德奥大军的五倍，在常规情况下，这种比例的兵力对比，巴尔干军团应该很容易就将德奥两国的三十万大军打垮，但实际情况却是完全相反。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巴尔干军团的进展很缓慢，由于王士珍在军令上的时间限制，各国指挥官不得不逼着部队不顾伤亡的发动强攻，因此在进攻的过程中还损失了大量的兵力。

三路大军的缓慢紧张让王士珍极为恼火，他不得不再次撤销了刚刚上任只有一个星期的三国大军指挥官，重新任命新的指挥官指挥军队，同时让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三国大军停止前进，再命令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四国大军加速前进，接过先头部队的进攻任务。

这四国大军的兵力只有六十万，但打出来的气势却不是另外三国的军队能比的，他们的推进速度要快得多，具体的原因除了王士珍的杀气威慑了他们之外，这四队都是本土作战，不仅对地形熟悉，在心理上也是其他三国大军不同的。

王士珍在杀掉了好些个各国将领、撤掉了好几轮指挥官之后，巴尔干军团的士气和战斗力终于有了明显的改观，尽管比规定的时间晚了几天，但是巴尔干军团好歹总算是攻占了波黑地区全境，这从整体战役层面上来讲，很好地配合了中路第九军团和北路的第五和第六军团。

第七军团大部和第八军团已经抵达喀尔巴阡山脉北麓，接管了第二军团的防区，第二军团得以解脱出来，在接到国内的命令之后开始南下准备登船回国。

保加利亚，索菲亚，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

“将军。第九军团已经与昨日下午四时和今天上午九时攻陷了匈牙利境内的奥西耶克和赛格德，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也攻陷了索尔洛克和埃格尔”。

蔡国栋问道：“巴尔干军团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否能够让南方德奥军队不能北上？”

副官道：“目前巴尔干军团在王士珍将军的指挥下已经挺进克罗地亚地区，在克罗地亚地区和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德奥军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北上。否则他们就会被王士珍将军的巴尔干军团追击得溃散！”

蔡国栋点点头，又问：“巴尔干军团的伤亡情况如何？”

副官道：“很惨重，王士珍连续杀了、撤换了好几个指挥官之后，巴尔干军团那帮人都怕了，没有人不怕死。现在那些新上任的指挥官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命，不得不亲自在前线指挥督战，很多逃兵和违反军纪的士兵、军官都被我们的督战队执行了战场纪律，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是从来没有过的，都被杀怕了，没有人敢不再卖命”。

蔡国栋闻言笑道：“看来上面把王士珍将军派过来真是派对了，也只有王士珍将军这样的老将才敢毫无顾忌地整治巴尔干军团，也只有他这样的老将才能下狠心杀人立威”。

“是啊！”副官附和了一声，又从文件夹中拿出一份电报递给蔡国栋，“将军。这是刚刚从国内总统府发来的绝密电文！”

“哦？”蔡国栋接过电文，视线很快速的扫了一遍，又再次仔细看了一遍之后拿出打火机将它点燃烧掉。

“第七军团柳成龙和第八军团杨杰走了吗？”

“还没有吧，按照规定，他们北上之前应该过来向将军辞行的”。

蔡国栋想了想指示道：“通知他们过来一趟！”

“现在吗？”

“嗯，就现在！”

柳成龙和杨杰接到通知之后很快赶了过来，柳成龙此前一直在国内领军，没有来过欧洲，但杨杰不同，杨杰一直是第二军团的参谋长。在指挥大规模战役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来，过来坐！”蔡国栋看见柳成龙和杨杰过来之后招呼他们。

三人坐下，蔡国栋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北上？”

柳成龙道：“将军，我们在这里该办的事情基本上都办完了。正准备过来向您辞行。没想到您先派人通知我们过来，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嘱咐我们？”

蔡国栋道：“你们早点北上控制部队也好，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都是首次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可能会遇到气候和水土不服的情况，你们早点赶回去可以及时的处理。这次叫你们过来。主要是国内发来了一封电报，让我转告你们，这也是一份绝密电令。你们知道高尔察克吗？”

柳成龙对高尔察克不是太清楚，但是杨杰却认识此人，他问道：“我曾经听说苏俄成立之后，原沙俄将领高尔察克率部五十余万人在俄国南方的乌法地区成立了抵抗政府，各地很多原沙俄军队、将领、高级军官和政客都纷纷前往，据说现在高尔察克手下的兵力已经接近百万了，难道将军说得就是这个高尔察克？”

蔡国栋点头道：“没错，就是他！为了维护我国的利益，高层认为扶持高尔察克对抗苏俄当局是符合我国利益的，因此援助了高尔察克不少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还提供了数量不少的粮食等物资，现在不仅我国不太喜欢苏俄，西方国家更加视苏俄为洪水猛兽，他们都一直赞同联合起来支持高尔察克反抗苏俄。但是以目前高尔察克将军手下军队的战斗力而言，只怕难以抵挡苏俄方面的进攻，因此国内指示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要给予高尔察克一些帮助。柳将军，你的第七军团与高尔察克控制区的西部接壤，如果苏俄军队从高尔察克的左翼发动进攻，你部要酌情给予支援，不能让高尔察克被打垮，最不济一定要保证可以让高尔察克撤退到你部的防区！”

柳成龙思考了两秒问道：“将军，如果我军和苏俄军队擦枪走火，我方要如何应对？是打还是不打？”

蔡国栋道：“现在我国与苏俄方面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外交方面的往来，就算打起来双方关系也坏不到哪里去，不过你一定要明白你部的主要任务是防备德军，而不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苏俄身上，你部要与高尔察克的控制区连成一线，绝不能被苏俄军队从中间切断了联系。万一高尔察克在左翼抵挡不住，你部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要予以一定的支援”。

柳成龙点头：“我明白将军的意思了”。

蔡国栋摇头道：“这可不是我的意思，是大本营的密令”。

“明白！”

此时此刻，华国正通过远东铁路源源不断的将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和其他生活物资运到俄国南部，支持高尔察克对抗苏俄当局，高尔察克在接收第一批物资之后，开始将武器武装给部队，一时间高尔察克的军队士气高昂，有了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和足够的粮食，早就饿了多天的白俄军队士气大振。

在华国方面运过去第一批援助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之后，英法等其他国家援助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经过中东地区、土耳其向南高加索地区，或经过英国控制的伊朗地区、华国控制的哈萨克地区向高尔察克控制的南俄地区运送过去。

得到强力武装的高尔察克军队一时间战斗力急剧上升，苏俄军队的进攻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多处地方进攻不利而不得不停下。

此时苏俄方面对国内的控制还很松散，苏俄内部对于协约国和同盟国以及高尔察克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苏俄军队对高尔察克的白俄军的进攻力度并不大，毕竟他们内部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在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主张对高尔察克发动进攻的兵力并不是很多，战斗力方面也是极其有限的。

高尔察克现在也没有想着要第一时间就灭掉苏俄，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暂时没有这个实力，现在他真忙着在乌法建设政权，把俄国临时政府的架子先搭起来，让政府行使职能，有了稳定的后方，他才能抽出时间整编和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高尔察克在乌法的政权终于建立起来，他自称为俄国临时政府最高执政和最高军事统帅。他控制的区域包括乌克兰东部、俄国南部，乌拉尔山脉以西广大地区，尽管这些地区比苏俄方面实际控制区要小很多，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支援也是不少的，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高尔察克还向华国方面发出请求，向华国请求派出教官团前往帮助他训练军队，华国方面对此非常乐意，派出了数百人教官团前往无法帮助高尔察克训练军队。（未完待续。。。）

第714章拼命

巴尔干军团在克罗地亚的推进速度不是很快，但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缓慢，而中路的第九军团的推进速度奇快，日军强悍的作战风格吓坏了奥匈帝*队，日本沿途烧杀掳掠，不仅在攻占奥匈阵地之后屠杀俘虏，还大肆杀戮当地居民，这吓坏了奥匈帝国的军民。

与此同时，第五和第六军团的推进速度也不慢，但是与第九军团不同，这是华国国防军，沿途只进攻奥匈帝国的军事设施、打击奥匈军队，不伤害当地居民。

华军进入匈牙利王国境内之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匈牙利平原，匈牙利王国贵族们吓坏了，纷纷向西逃窜和迁移，匈牙利平原本身就无险可守，被华军打进来之后，奥匈军队就一路向西撤退。

7月16日，第九军团攻陷匈牙利王国首都布达佩斯，第五、第六军团横扫了喀尔巴阡山脉西段以南所有匈牙利地区，匈牙利王国贵族们在前往维也纳的道路上仓惶出逃，布达佩斯的陷落让奥匈帝国上上下下大为惊恐。

面对现在的局势，奥匈帝国国内官员们有不少人起了其他的心思，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同盟国要完蛋了，这是迟早的事情，很多人开始想着与协约国联系，希望在奥匈帝国垮台之前搭上协约国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直接占领者华国方面的关系。

面对华军的迅猛攻势，奥匈帝国自知已经无力抵挡，只能向德国方面发出求援，希望德国派兵南下抵挡华军的进攻。

在奥匈帝国发出求援之后，德国方面已经意识到华军对奥匈帝国发动全面进攻的危险，如果奥匈帝国被华军打得投降。那么德国就丧失了所有的盟友，以一国之力能够对抗整个世界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意识到接下来的危机之后，德国迅速做了反应。德国总参谋部立即下令从驻防东线北方的一百五十万大军中抽调七十万军队再次南下进攻华军第七和第八军团驻防的喀尔巴阡山脉东部北麓地区，同时从德国本土抽调五十万大军向奥匈帝国方向而来。帮助奥匈军队抵挡华军的进攻。

在北方发动进攻，德军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北方给华军造成压力，从而迫使华军从西进部队抽调军队回防，减轻奥匈帝国的压力，不过德军此举显然打错了算盘。

从东线北方南下的德军在兵力上与华军的第七和第八军团相比并不占优势，想要迫使华军从西进大军中抽调兵力回防的企图只怕无法实现，以华军国防军的战斗力，七十万德军想要打败五十万华军。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德军在调兵遣将的同时，英法美等国也做出了反应，英法美三国公使接到国内的指令就华军没有挥军北上，而是挥师西进的问题一起求见萧震雷，并就此事提出质疑和抗议。

“三位，今天来见有什么事情吗？”

英国公使朱尔典道：“总统阁下，几个月之前，记得您和我会面时曾经承诺过在三个月后重新向德奥发起进攻，这一点贵军做到了。可当时我们约定的是贵军需向北部发起进攻，而不是向西，对此您做何解释？”

萧震雷反问：“这有什么区别吗？”

朱尔典道：“当然有区别！总统阁下。如果贵军向北方进攻，能够动用的兵力将会更多，只需要少量兵力牵制奥匈就可以，可是贵国现在动用了两个军团驻防北线，而用大部分兵力向西推进，浪费了大量的战斗力，如此对德奥军队的打击力度就大为减少了”。

萧震雷摇摇头都：“三位公使，我方的看法恰恰与你们相反，我们认为向西进军第德奥两国的打击更大。现在我军正全力快速进攻奥匈帝国，一方面可以吸引德军的注意力。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击败奥匈帝国，如果能够击败奥匈帝国。那么就等于斩断了德国最后臂膀，德国从此就是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世界，这无疑是不明智的，此次我方的军事行动在政治上将取得巨大胜利！三位公使，以为如何？”

朱尔典却道：“可是如果贵军北上击败北方的德军，从而与我们西线从东线两面一起夹击德奥两国，使德奥两国两面不能兼顾，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吗？而现在贵军却从南面挥师西进，如果德军从北方大举南下，以贵军不足两个军团的兵力，只怕不足以抵挡，尽管这次南下的只有七十万德军，但是在北方可是整整有着一百五十万德军，而且在德国本土还有近一百万德军，一旦贵国在北方的两个军团抵挡不住德军，贵军只怕会有灭顶之灾啊！”

萧震雷很清楚，英法美三国公使今天来找他只怕不是为华军着想，而是因为华军西进攻取了奥匈帝国大片土地，这让英法两国非常紧张，美国人只是被他们忽悠而来的，华军在欧洲攻占的土地越多就越让英法紧张，在英法两国看来，欧洲是他们的后花园，华军向西推进太多已经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可是如果华军不向西推进，英法美在西线的压力就会更大，这对英法美来说是极为矛盾的，英法既想用华军的兵力给予德军重创，但又不想让华军攻取太多的欧洲之地。

萧震雷笑道：“三位公使先生，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到底想不想击败德奥两国？”

三国公使同时道：“当然想！”

萧震雷一拍手掌：“这不就结了吗？既然你们想击败德奥两国，为何阻止我国进攻奥匈？你们应该很明白，先击败奥匈要容易得多，击败了奥匈就等于铲除了德国的羽翼，奥匈被击败之后，德国将独木难支，你们都是聪明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三位先生，不要以为我不明白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们无非是看到我军向西推进太多，你们认为我军这是侵犯了你们的利益，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还以为你们世界老大吗？你们还以为你们可以主宰整个世界的秩序吗？同盟国就是出来打乱你们曾经的世界秩序的，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秩序要重新洗牌了，不要以为我们还要听从你们的，现在早已经不是当年了，除非你们想向德奥两国俯首称臣，否则你们就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大国地位！我还没找

你们呢？你们倒先来质问我，我问你们，为什么西线战事会糜烂到如此地步，为何你们三国近四百万大军却打不过德军两百万？西线的战事一败涂地，你们还有脸来质问我国？我还没嫌弃你们都是一群只知道吃干饭的饭桶呢！哼”。

三国公使被萧震雷一通臭骂，一个个顿时羞愧地掩面而逃，萧震雷看着他们狼狈离开时的背影哈哈哈大笑不止。

第二日，萧震雷指示蒋百里，给英法美三*方高层发出照会，希望英法美三国尽起全国大军开赴法国战场与德军决一死战。

法国的军队已经全部在法国西南部了，也就不足一百万，而英国在国内还有一百万左右，美国在国内也还有大约一百万，如果英美两国将所有军队调到法国战场，在兵力上是可以对德军形成押到性优势的，但英美却不敢把所有的宝都押上，这太冒险了。

华国这发出的照会把英法美三国逼到了绝境上，不过此时英法美在法国大陆的兵力相对于德军来说已经处于劣势，如果等德军休整过来，弹药物资得到补充，那个时候恐怕英法美三国的军队就会被德军攻击，英法美三国在法国的力量就会德军击败。

要拼命了，必须要拼命了，英法美三国高层都意识到这一点，再不拼命就会被德国干掉，于是在英法美三国高层的一致决定下，美国从国内还剩下的一百万大军中抽调九十万万人全部运往法国，英国也将国内剩下的一百多万军队全部运到法国大陆。

一时间英吉利海峡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艘大型运兵船抵达法国西海岸，一船一船的英美军队被送到法国准备参加与德军作战。

截止到八月上旬，英法美在法国的兵力又重新达到了四百万之多，而且后面陆续还有不少英法运兵船抵达。

英法美方面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之后立即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德国看英法美那架势绝对是要拼命了，于是德国也不再保存实力，除了在本土留下五十万大军作为预备队之外，其余的五十万军队全部运往西线加入抵挡英法美军队的进攻。

在法国西部，从南到北，协约国大军一字排开向东推进，德军在防线上当然不可能将所有兵力都部署，抵挡英法美军队进攻的德军只是少部分，英法美也真正是拼命了，所有能够拿得出手的火炮和战机全部出动，德军的防线开始出现漏洞，英法美大军利用德军防线漏洞扩大战果，德军防线在一个星期之后全线崩溃，德军大部分不得不向东撤退。（未完待续。。。）

第715章大选来临

华国，总统府。

总统秘书小高拿着一封电报走进萧震雷的办公室报告："大总统，法国那边传来消息，英法美三国已经全面向德军发起进攻，从南到北，英法美三国总共出动了超过三百万大军，另外还有一百万作为总预备队，从美国和英国到法国西海岸的海面上还有大量的运兵船正驶向法国，估计后续兵力还有近五十万人，这已经是英美目前所有的兵力了！"

萧震雷放下笔说："英法美三国准备孤注一掷拼老命了，看来我们还是要争，只有争，我们才能争取我们的利益、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不争就会被英法美当枪使、牵着鼻子走，以前我们总是谦虚、谨慎，在国际事务问题上，谦虚谨慎就是傻的表现，只有尽一切可能去争取，才能获得我们应得的利益。对了，目前战况如何？"

小高："由于北方接近德国本土，所以德军在北方部署的兵力较多，防守力量强大，而法国南方距离德国本土较远，德军部署的兵力相对薄弱，目前英法美三国已经改变了进攻方向，他们正在调整进攻兵力部署，进攻的重心正在向南方转移，而德军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已经收缩了防御圈和防御兵力，德军已经放弃了南方一些地方，防线大幅度向北收缩。各地战斗都打得很惨烈，作为防守方的德军因为全部的防线都受到了攻击，在兵力上损失颇大，从战役开始之后的这三天之内，德军各地损失的兵力总和达到十三万人，而作为进攻方的英法美三国大军损失更大，损失兵力达到三十万，双方在战斗区域进行了殊死搏斗，德军大部分的防线都部署在河流和山川一带，他们利用自然条件给进攻的英法美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河流上到处都漂浮着英法美三国士兵的尸体。很多河流都被战士尸体的鲜血染红，战斗打得很惨！"

萧震雷抽着烟眯着眼睛思考着。良久，他对小高指示道："给蔡国栋下达密令，放慢我方的进攻速度和强度。或者直接以士气低落为由让大军停止进攻，让德军能够安心应对英法美的进攻"。

"是，大总统！"

接到密令的蔡国栋当即下令各路大军放缓进攻力度，截止目前为止，巴尔干军团已经攻入克罗地亚地区。第九军团、第五和第六军团已经占领匈牙利王国全境，奥匈帝国目前剩下的国土还有克罗地亚地区一部分、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地区，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都在喀尔巴阡山脉西部以北地区，中间隔着喀尔巴阡山脉，华军没能翻过山脉打过去。

华军放缓进攻力度之后，奥匈帝国的压力就减小了很多，自认为华军的进攻强度已经到达极限，在这以后攻击力必定还会继续下降，奥匈帝国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应该可以抵挡华军的进攻，等待时机成熟之后还可以发动反击将华军赶走。殊不知这是华军故意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让英法美与德军在西线拼个你是我活。

于是奥匈帝国知会德国，不必派兵过来，奥匈皇帝甚至亲自给德皇威

廉二世发报，说华军攻势已经减弱，攻击力急速下降，看来攻击势头已经到了极限，奥匈帝国有能力抵挡住华军，也有能力将华军赶走。

德皇威廉二世接到奥匈帝国皇帝的电报之后考虑到两国的关系，不便太过抢夺奥匈帝国的主动权。因此回电答应了奥匈帝国皇帝的要求，不派兵进入奥匈帝国一起抵抗华军。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英法美三国大军和德军在法国进行惨烈的殊死打仗，双方伤亡越来越大。只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双方每天的伤亡人数都多大万余人，英法美三国一共损失了近六十万人，而德军也损失了近三十万，这个伤亡数字是在太恐怖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随着双方的伤亡数字不断急速上涨。双方已经打出了很深的仇恨，从上到下都对对方充满着仇恨，只要照面就是你死我活，双方虐杀、残杀俘虏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过此时，华国方面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放在欧洲战场，而是放在了国内，甚至全世界很多人都将视线转移到华国，因为华国的换届选举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这是华国新政府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换届选举，换届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新政府是1913年12月成立的，距离整五年还有不到五个月，在这五个月内要将换届选举的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并完成选举。

这天总统秘书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换届选举的工作已经正式启动，梁启超先生已经在左议院主持会议”。

萧震雷放下笔说：“我知道了，你去通知一下，明天召开铁血党高层常务会议，时间就定在上午九点！”

“是，大总统！”

不久，幕僚团首席幕僚杨度敲门进来，“大总统！”

萧震雷抬头一看，笑道：“是杨先生，您有事吗？”

杨度走过来道：“大总统，以度之见，何必进行什么选举呢？如今正是关键时期，一旦选举中出现什么意外，那我们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大好局面就会分崩离析，现在大总统完全可以以非常时期、特事特办为由取消这次选举，或者直接废除总统选举制度，大总统出任终身总统，我想这是全国所有民众都愿意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大总统之外，其他任何人出任总统之职都不会被民众们接受！”

萧震雷笑着站起来将杨度引到旁边坐下，笑道：“皙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理解。但是你要明白，制度一旦建立了，就不能轻言废弃或者以任何借口跳过去，除非制度已经被证明不适应时代，但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制度还是要遵守执行的，只要人民愿意，我想我可以一生都为人民效忠，一生都带领他们奔向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但是总统选举的制度不能废除，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跳过去，这不但会给其他党找到反对的借口，而且还会让我们自身放松警惕，底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了底线，再想收住这个口子就难了，你和其他先生们都可以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参加下一任总统竞选，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坚决不会谦让的，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我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胜利、能够让我连任！”

杨度虽然没有达成这次来的目的，但见萧震雷的态度还是放心了一些，于是道：“既然大总统如此有信心，那我等必定全力支持大总统，为大总统获得连任扫清一切障碍”。

在杨度刚要转身离开，萧震雷叫住他：“等等，杨先生，我有一个要求，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选举结束，不论我是否能够连任，我们都不能进行暗箱操作、不能做违规之举、更不能使用极端手段，这是原则，也是底线！这个口子不能开，至少不能在我这里打开，我不想做历史的罪人，我们国家太需要一个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了，只有安定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才能够得到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你应该明白，社会的混乱其实就是从上层开始，只要上层不乱，下层就不会烂，只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制度都得到彻底维护和贯彻执行，就算上层出了问题，下层也不会乱。当然，我们既然不搞暗箱操纵、不采取极端手段对待政敌，也不允许其他党突破底线，必要的防备工作还是要做的，这方面我向让杨先生来主持，我会让内务调查局配合您的工作，您看怎么样？”

杨度立即躬身道：“多谢大总统的信任，度必不负大总统所托！”

华国国会一共由十几个党组成，其中占有多少议员的三个党就是铁血党、民党和立宪党，而铁血党又是在国会中占有议员人数最多的党。因此有资格参加总统选举的也只有这三个党，根据可靠消息，民党的孙文和立宪党的黎元洪都已经确定要参加此次总统竞选。

实际上，很多人都明白，总统竞选其实就是走一个过场的形势，这两年铁血党在国会中的议员席位占了总席位的六成以上，就算其他所有党都联合起来，也无法扭转局势。很多国家大事，铁血党都与其他党在政盟中进行过协商。

不过每一个党在国会中的议员席位数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地方还是中枢，每两年都要进行一次议员选举，所以每隔两年，无论是哪个党在国会中的议员席位数量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旦铁血党在国会中的议员席位数量低于百分之五十，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因为其他党可以联合起来，选举其中一个党的党魁成为总统，然后组建联合政府。(未完待续。)

第716章决心

“号外、号外，立宪党黎元洪、民党孙文先生都已经明确表示会参加此次总统竞选！”小报亭举着背着装着大捆报纸的布包，手里举着一份报纸在大街上大声叫卖着。

一大早，黎元洪穿着一身黑色马褂从寓所里走出来，两个家丁跟在后面，一辆汽车停在门外，他正准备上车，这时从外面大街上涌过来一大群记者。

一个男记者大声问道：“黎先生，听说你有意代表立宪党参加此次选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又有一个女记者快速问道：“黎先生，据我所知，如今贵党在国会中占有的席位数量并不具备任何优势，您参加竞选成功当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您为什么还要参加这次选举呢？”

其他记者还要再问，这时黎元洪举手示意，记者们顿时都闭嘴了等着他说话，黎元洪笑道：“刚才这位记者先生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不错，我已经决定代表立宪党参加此次竞选，而我们立宪党的所有同仁也一致表态都支持我。而这位女先生也说了，我们立宪党在国会议员的席位数量不多，我们成功当选的可能性确实微乎其微，不仅我是这样，就连民党的孙文先生都是如此，民党在国会议员席位中也不占优势，他当选的可能性也不大，明知道如此，可我和孙文先生依然会参加竞选，我们的目的在于参与，让总统选举制度每隔五年都顺利的进行，即使我们知道以萧总统的能力和威望可能会终身连任，但是我们依然会每一界都会参加竞选！”

众所周知，华国一直以来是以儒家思想治国，官本位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而萧震雷和铁血党在华国的威望已经深入人心。只要铁血党内部不出什么问题，只要萧震雷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错误，估计他连任终身总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其他人想要取代他的位置很困难，除非有人破坏制度。强行夺权。

其实立宪党和民党参加选举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在各地的议员数量越来越少，就连党员数量也越来越少，他们必须通过竞选来宣传他们自己，让民众得知他们的党的存在。

随着国家政治环境越来越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民生活情况也越来越好，铁血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各省各地铁血党议员越来越多，其他党的议员席位和名额都被铁血党占据了，可这也没有办法，各地的议员是用过民众选举的，其他党虽然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和手段拉票，但是资源却极其有限，铁血党议员不仅占据着大部分资源，而且声望也深入人心，其他党的议员竞选都竞争不过铁血党议员。

随着时间的退役，人民知道铁血党。却不很少有人知道有民党和立宪党了，这让黎元洪和孙文这些人都非常着急，他们此次出来参加竞选也是有着通过竞宣传他们的党的想法。以便吸纳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党。

上午九点，铁血党高层常务会议在铁血党总部举行。

萧震雷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到了，他坐下笑道：“都来

了吧，那咱们就开始吧，这次召集诸位过来开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这次的换届选举，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意见？”

马汉龙当即道：“大总统，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当然是支持大总统参加竞选的。以我们党在国会的议员席位数量，大总统连任总统是板上钉钉的。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事情，以我看来。还不如直接修改宪法，以后不再进行总统选举，直接由大总统进行终身连任”。

范之庸摇头说道：“马司令说得虽然有些道理，不过想要修改宪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成确定总统职位每个五年进行一次选举，一方面是为了体现我党的民主，另一方面也是稳住立宪党和民党，对其他党一个妥协。而修改宪法则需要国会有议员进行提议，九成以上的议员赞同才能修改宪法，而我党现在在国会的议员席位只有六成多，还打不到修改宪法的地步”。

范之庸一直在监察院任职，他对目前全国民众对铁血党的支持率还是很熟悉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每年民众对铁血党的支持率都在逐步升高，他继续说道：“要修改宪法也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条件不允许、也不成熟。1914年的时候，全国民众对我当的支持率只有32.5%，到了1915年，全国民众对我当的支持率就上升到了39.2%，而到了1916年，全国人民对我党的支持率上升到46.8%，1917年，全国民众对我党的支持率上升到57.9%，而今年我党的支持率就到了66.3%，从这些数字上来看，我党在全国民众的支持率一直在稳步增长。如果，我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上涨率来看，再过三年，全国民众对我党的支持率就能超过百分之九十，到那个时候我党在国会的议员席位就会超过九层，那时再修改宪法就水到渠成了！对于换届选举之事，我当然是支持大总统”。

宋世杰这时说道：“既然宪法暂时不能修改，在无法避免换届选举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只能参加竞选，这一点我想我们全党所有人都是支持大总统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竞选工作，欧洲战场的事情交给军方，我们这边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竞选的事情上来，尽管大总统连任的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谁都知道阴沟里都有翻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要全力以赴！要防止其他两方参加竞选的人使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取选票，我认为除了国会方面自己有一个监督执行部门之外，我们这边也应该有一个监督机构，专门防止另外两方采用不光彩的手段，一经发现，就立即对他们的不光彩的行为进行曝光！”

萧震雷抽着烟听其他人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等所有人都说完，他才说道：“既然大家都支持我进行下一任总统的竞选，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在参加总统选举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怕别人说闲话、不能为了体现所谓的谦虚谨慎就放弃竞选，这是不明智和不理智的行为，我们的目的是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生活，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在这个执政理念下，我们绝不承认我们会比其他党做得差，我们要有这种信心，在争取执政权的问题上，我们全党都不能谦让，要尽所有能力把执政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我们不相信别

人做得比我们好！”

“哗哗哗”会议室里响起了激烈的掌声，宋世杰等人带着激动的神色不停地鼓掌点头。

“大总统说得对，我们就是不相信别人比我们做得好，我们自己有这个信心和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绝不能放弃执政权，一定要牢牢将它掌握在手中！”

萧震雷待掌声停下来，继续道：“选举一定要进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进行总统选举，就算日后我们党在国会的席位占了九成，到达可以修改宪法的程度，总统选举都不能废除，每个五年一届，这必须雷打不动，即便没有其他党跟我们争，我们自己内部也是可以争的，只有能力足够、威望足够，都可以参加总统竞选。我虽然可以连任三届、四届，甚至五届或六届总统，但我不能一直连任下去，我不能终身都当任总统，这会给后来人留下不好的借鉴例子，只要国家和我们党有需要，我随时都可以站出来奉献我的一切。这不是我大公无私，不是我没有私心，任何人都有私心，但是拿自己的私心和整个国家的未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就因为个人的私心就要给整个国家的未来留下隐患吗？我们的国家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够苦的了，我们不能再乱下去，而保持政治稳定、让每一届政府和下一届政府都能够顺利过渡才是最重要的，只有保持政治局势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才能安心生活。而一个人掌权太久了，容易被权力腐化，年纪太大了，思维受到年龄的影响会变慢，脑筋不太好使，思想也会僵化，这些都事实，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会给执政带来影响，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要退休，我已经决定了，到六十岁就退休，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宋世杰奉承道：“大总统高瞻远瞩，胸怀宽广，我等不及也！既然如此，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安排大总统参加竞选的事情，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与我党在国会当中的议员们记性一下沟通，这可能需要大总统出席会议，另外在与议员们会面之后再安排大总统进行全国巡回演讲，宣扬大总统和我党的下一届执政方针和工作方向，以获取广大人民对我党的支持”。（未完待续。。。）

第717章国会演讲

铁血党在国会的议员们都没有在内阁、中枢或地方政府当任任何职位，这些人也没拿政府部门的薪水，只有一些津贴，以维持日常开支，但实际上这些人都并不缺钱，他们都是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之人，也都有着自己的产业，有的是文化名人，有的是科学家的巨擘，还有的商业巨子、有老师、工人、企业领导，甚至还有不少农民。

作为铁血党成员，这些人无疑都是不遗余力的支持萧震雷继续连任总统职位，毕竟萧震雷不仅是铁血党党魁，而且与他们是利益共同体，而且华国正是在萧震雷的带领下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摆脱了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和封锁而崛起的，这已经充分证明了萧震雷的执政能力，这几年的总统生涯让萧震雷在全国民众心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而他们则是代表所有铁血党成员，同时也代表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召开国会议员铁血党成员的会议时，萧震雷在会议上说：“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人民信任和支持你们，你们信任和支持我，我带领政府为全国人民谋福祉，这是一个良性的信任和支持循环体系，我们是一个整体，如果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国家就会生病，国家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人的身体生病了就会衰弱，就会四肢无力，像列强那些强盗们窥视我们的财富和资源，就会欺负我们家里来，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真正能看明白，并且为这个国家有着责任心的人却很少很少，而你们恰恰是这些人当中的代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的任何决定。将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不得不慎之又慎。

这次席卷全世界的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进行了整整四年了，战争打到这个份上，交战双方国家都已经筋疲力尽。英法两国已经是到处残垣断壁、民生凋敝，而我们则是利用这次战争从列强夹缝中崛起，我们再也不会夹在列强当中苟延残喘，我们再也不用看列强的眼色做人，我们再也不允许任何列强把我们的国土当做围猎场。

我们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利用这次战争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让已经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死而复生，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近代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有到发展壮大，直到现在已经跻身世界发达工业国家之林，我们的很多项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已经领先全世界几十年，我们在农业方面也取得了足以改变历史的成就，我们的科学家发明培育了良种。让亩产从两三百斤上升到一千多斤，这些举世瞩目的奇迹就是我们科学家、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这说明我们华夏民族并不比任何民族差，我们并不比列强蠢笨，西方列强能够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并且做得更好，我们做到的，他们还不一定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智慧！

如果我能够在下一届连任。我们政府将继续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从乡野农民到城市工人，从村民委员会到内阁。办任何事情都是需要钱、需要资金，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就是要让老百姓有钱，让全国老百姓都富裕起来，只有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国家才富

裕，国家有钱才有让军队的装备更好。才能造成威力更强大的武器、造出坚船利炮，训练出更强大的军队，而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由此可见，国家贫穷就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无法保护国家的疆土和国民的安全，国家贫穷老百姓就得受冻挨饿，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老百姓就会受冻挨饿，老百姓们吃不饱、穿不暖就会造反，这是老百姓的错吗？如果让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那是我们**，是我们的责任！只有无能的执政者才会骂闹事、造反的民众是刁民！只有无能的执政者才会推卸责任！

　　这场战打不了多久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德奥同盟最多只能再支撑一年就会失败，战争结束之后，战争带来的影响并不会结束，而是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在这几年建立的大量与军工有关的产业都将受到冲击，为什么？战争结束之后，各国政府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就会大为减少，我们那么多与军工有关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产品积压在仓库造成流动资金缺乏，没有流动资金，工厂如何维持运转呢？各国对粮食的需求也会大大的减少，到那时粮食价格就会暴跌，农民的粮食堆积在粮仓里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价贱卖，这会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很可能一年到头的成本都收不回来，这要如何应对？不仅仅是军工产业和粮食，还有其他物资，例如纺织业、矿产等各行各业的从原材料到深加工企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都是我们政府需要作出正确引导的，避免让各行各业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尽量将损失减少到最少！在这方面，我已经有了完整的应对措施，如果按照我的计划执行下去，我相信我们不会受到战争结束的影响，反而会因此让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

　　萧震雷的讲话得到了如潮水一般的巨大掌声的回应，所有铁血党议员都站起来大声鼓掌，即使没有萧震雷今天的这番讲话，他们也依然相信萧震雷能够继续领带领他们前进，而有了这番讲话之后，他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回到总统府之后，总统秘书小高向萧震雷报告：“大总统，按照我们竞选委员会的安排，您这个星期六就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巡回演讲了，第一站是东四省”。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思考良久之后，他摇头道对小高道：“现在欧洲战场的战局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情况，而且北方苏俄方面也并不老实，以高尔察克的本事不一定能够挡得住苏俄方面的进攻，这个时候我如果为了竞选的事情而离开，只怕不妥。这个巡回演讲其实作用不大，我们的制度跟美国又不相同，普通民众并无直接投票权，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从简吧，你去告诉竞选委员会，就说取消全国巡回演讲！我这段时间要忙着处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的时期”。

　　“是，大总统！”

　　萧震雷在国会议员会议上的讲话被几家官方报纸进行了报道，随后其他各省市地区的报纸又进行了转载，报道的内容有些是经过删改的，毕竟上面牵涉到了协约国国家，如果直接登出来会影响协约国之间的团结，在国际关系中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这篇报道刊登出来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精明的商人们发现了萧震雷讲话中的玄机，他们意识到战争结束之后，很多行业会遭到冲击，特别是与军工有关的产业遭到了冲击会更大，萧震雷的这次演讲也实际上在给国内很多企业敲警钟，提醒他们要让企业和工厂及时转型，要调整生产产品和经营的方向，不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转型就晚了。

很多眼光长远的人都认识到萧震雷在国会这番讲话的巨大作用和可预见性，都深深认识到恐怕也只有萧震雷才会看得这么长远，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一时间铁血党的支持率更高了，萧震雷的支持率也随之上涨。

杨度急匆匆走进总统办公室对萧震雷道："哎呀，大总统，您在国会进行演讲之前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您的那番讲话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起到在多用是巨大的，如果只是在我们内部讲讲还可以，可是现在却传到了外面，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对手指明下一届政府的执政方向，如果对方看破这一点，他们很有可能会制定相应的施政方针，也对我们大大不利啊！"

萧震雷笑道："杨先生对此大可以放心，他们那两帮人的眼光很有局限性，他们是站在现在这个时代看问题的，我是用若干年后的眼光看现在的问题，他们即便是知道了问题所在，也不一定拿得出可行的办法，现在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我们这一边，就算他们有切实可行的施政方案也是没用的，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不是做无用功，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让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如何选择"。

杨度沉默了一下，躬身说道："大总统说得有道理，看来是度多虑了，既然大总统如此有信心，那度就不再说什么了，度先告辞了！"(未完待续。)

第718章北疆与西疆

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的军事管制在时间上已经到了结束期，马上就要结束军管时间，所以在西伯利亚以及哈萨克地区建立地方行政政府机构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这天萧震雷召开了内阁监察院最高法院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的联合会议，目的就在于商讨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建立地方行政机构法院监察部门和军事驻防单位。

会议室里装修得庄严肃穆非常大气，并且富丽堂皇，这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室，在这里，很多重大并且影响深远的决策都在这里产生并且形成决议。

而此时这里烟雾缭绕，所有人手上都夹着烟，面前的桌上都放着烟灰缸水杯和一个笔记本一支笔。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说道：“今天召集诸位过来，主要是为一件事情，在时间上来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地区的军事管制时间已经快要到了，而且从目前这两个地区各地的情况来看，社会秩序已经稳定下来，当地的各族民众也都重新开始了经济活动和生产，所以在这两个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已经刻不容缓，除了地方行政机构之外，监察部门法院和地方军区也要在这两地建立办事机构，诸位认为怎么样？”

宋世杰首先说道：“既然条件已经成熟，那么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事情就必须要进行了，我们政府方面就先开始，不过在地方治安部门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各地方的秩序还需要驻军维持，等我们政府部门的治安部门建立起来之后，驻军才能结束军事管制时间”。

范之庸说道：“在政府方面接管政权之后，我们监察部门也随之进入，有行政机构的地方必定要有我们监察部门”。

最高**官沈秉真说道：“我们法院将派遣法官和法务工作人员随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进入”。

萧震雷抽着烟皱着眉头，问道：“诸位想过如何在这两个地区的各地建立政府各级机构吗？行政部门的主官官员和工作人员如何配备？全部从中枢调过去？这几乎不可能吧？就算你们有足够的官员和公务员，到了地方之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语言，不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他们要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打开局面？又如何树立政府的威信呢？”

宋世杰想了想说道：“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毕竟与我们国内的情况不同，以前我们在国内是在旧有的官僚体系上建立的政权。在我们稳固了政权之后在逐步将旧有的官僚进行替换，这样既不会造成地方上的秩序混乱，但政权平稳过渡，又能够安抚住那些袁世凯和清朝旧臣，不至于使他们生乱。而现在我们要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建立政权，情况大为不同，不仅民族风俗不容，语言也不通，我认为不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执法人员，都不能全部从中枢调派，中枢只能派去主要负责的官员和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再由主要负责官员在当地挑选我党中在当地的党员当任官员和工作人员，而其中一部分基层官员和中层官员可以让当地驻军一些军官退役后

当任，驻军军官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既熟悉当地风俗又熟悉地形和居民分布，由他们当任基层官员和中层官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再从当地居民当中挑选一些属于我党的成员加入一些执法部门当任官员和工作人员，有了这些人的加入，从中枢派下去的主要负责官员就不会抓瞎”。

范之庸对宋世杰的意见比较赞同，他说道：“老宋的办法不错，这样比较稳妥，从中枢派去的官员毕竟不熟悉那边的情况，他们只能掌握大方向，保持地方与中枢一直。在关键时刻维护中枢权威，而基层和中层官员还必须要在当地找，以目前我们党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发展速度，我们党在当地的群众基层还是不错的。应该有足够的党员当任基层官员和做基层工作”。

萧震雷考虑了一下就拍板：“好，那中枢就只派主要负责官员和一定数量的中层官员，其他所有官员从当地驻军退役的军官当地党员和当地与我党保持密切关系的各民族居民中挑选，另外也可以向当地的一些名人发出邀请，这个工作由中枢派去的主要负责官员去做，诸位还有其他意见需要补充吗？”

众人都摇了摇头。都表示没有其他的意见需要补充的。

萧震雷见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便道：“那么就按照这个办法来执行。现在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问题，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都太大，从乌拉尔山脉南端一直到里海，伊朗和阿富汗以北里海以东地区都是在我军控制之下，现在这片庞大的土地都已经属于我们，不能将这么大一块土地全部划为一个行政区，这是不现实的，即使可以，我们也不能这么做，所以必须要将它们划分为若干个行政区，要如何划分，又要划分为多少个行政区呢？诸位都有什么意见？”

萧震雷说完之后让工作人员将一副巨大的世界地图悬挂在墙壁上，地图上属于中亚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全部用绿色标注出来。

“现在大家看到的地图上绿色部分就是我军控制的中亚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地区，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将省级行政区划分出来，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地广人稀，所以在每个省的面积上可以适当大一些，现在诸位都想想，要如何划分行政区？”

最高**官沈秉真说道：“不如将西伯利亚划分为三个省，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而将中亚地区分为哈萨克省吉尔吉斯省土库曼省塔吉克斯省乌兹别克省，再在这些省份之下设若干市市下再设若干县，跟我国其他省份一样”。

宋世杰摇头道：“不妥不妥，这些名称总感觉没有了我华国的味道，名字上就太西化，不好西伯利亚在我国古代的地图上叫罗荒野，蒙古语叫西波尔，不如各取一个字，叫罗西，分别是西罗西省中罗西省东罗西省，而中亚地区的省份取名也不能太长太西化，我认为可以叫哈省吉尔省土库省塔吉省乌兹省等”。

其他人听了沈秉真和宋世杰两人取的名字不由感觉一阵好笑，他们两人取的名字都不像华国地名，也不像西方名字，反而有些不伦不类。

萧震雷摇了摇头道：“能不能取几个好听点的名字，你们取的这些名

字听了怎么感觉特别别扭？嗯我看不如这样吧，将整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脉统称为北疆地区，将我军目前控制的中亚地区统称为西疆地区，北疆地区只是将整个西伯利亚换了一个称呼，不另外设置行政区，将北疆地区一分为四，在蒙古帝国时期，最西面的汗国称为钦察汗国，因此，将乌拉尔山脉以东，叶尼塞河以西地区称为钦察；将叶尼塞河以东，勒拿河以西地区称为漠北省；将勒拿河以东黑龙江西段和外兴安岭以北白令海峡以西地区称为漠东省，将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称为远东省，这是北疆地区的省级行政区划分，西疆地区的省级行政区划分分别是安西省西辽省大宛省康居省月氏省，这五个名称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可以找到记载的，安西省就是哈萨克地区，大宛省就是乌兹别克地区，康居省就是塔吉克地区，西辽省就是吉尔吉斯地区，月氏省就是土库曼地区，诸位对这样划分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众人听了萧震雷对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名称和行政地区划分都纷纷点头，这样划分是最好的，不仅兼顾了人口和民族的问题，还兼顾了面积大小的问题，有的省份人口少，因此面积要大一些，而有些地方人口多，面积就要少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西伯利亚被分割成四个省，钦察省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叶尼塞河。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部为西西伯利亚平原，东南为阿尔泰萨莱尔和库兹涅茨克山脉。从北到南依次为苔原带森林苔原带森林带森林草原带和草原带。

漠北省西起叶尼塞河谷，东至勒那拿河谷，北抵北西伯利亚低地，南邻东萨彦岭，面积大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漠东省西起勒拿河，东到太平洋沿岸分水岭山脉和白令海峡。

而远东省的面积相对其他三个省的面积要小得多，但是这里人口相对较多，经济相对要发达，而且与东四省和朝鲜半岛相连，又与美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海运行业和海洋资源相对发达和丰富。未完待续

第719章总统新闻发布会（1）

当欧洲战场西线英法美与德国打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的时候，华国这边却一片欢腾。;

7月28日，萧震雷亲自在京城大议事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不仅邀请了国内几十家新闻报社记者参加，就连各国一些著名的报社和杂志记者也受到了邀请，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总人数达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有的胸前挂着相机，有的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坐在大议事堂的新闻发布会大厅的椅子上。

一排一排的椅子拜访得整整齐齐，犹如戏剧院的座椅那样整齐有序，中间留着几条过道可以供人走动，但凡架设相机的记者都被安排在后面，既不挡着前面记者的视线，也方便拍照。

在大厅的正面是一个演讲台，地面铺着红毯，台上靠前正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叠稿子，背后的墙壁上写着“总统办公厅新闻发布会”的字样，这一切都布置得极为大气、庄严和肃穆。

九点整，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总统侍从室主任杨永泰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华立领服走上来新闻发布台旁边的主持人席上对着话筒说道：“欢迎各位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来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在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请我国大总统萧震雷先生宣布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萧震雷穿着一身经过特别设计的中华服从容大步走到台上。在讲台正中间的桌子后面站定，桌子上早已经放好了稿子。他看低头看了一眼，然后面向台下数百人的新闻记者们道：“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的到来，这是我第二次正式面对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宣布重大的消息。

首先，我代表华国政府宣布从即日起，正式将乌拉尔山脉以及乌拉尔山脉以东、白令海峡和太平洋以西、蒙古以北、北冰洋以南包括北冰洋上诸多大小岛屿在内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以北、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确定为我国领土！”

“哗——”萧震雷的话音刚刚落下。台下新闻界的数百记者们顿时一片哗然。这时有人就站起来准备提问。

所有与会记者们都意识到出大事了，绝对要出大事了，这次华国总统办公厅发布的新闻只怕会震惊全世界，这绝对是一个惊天大新闻，作为一个新闻界的记者，都以报道拥有这种影响力的新闻为荣，所有记者们内心都非常激动。

新闻发布会主持人杨永泰立即道：“肃静、肃静，各位记者们朋友们请肃静，稍安勿躁。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记者提问环节，总统阁下还有消息要宣布，待总统阁下宣布完所有消息之后，我按照流程宣布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发布会会场渐渐安静下来了。记者们都打起十二万分精神，竖起耳朵、擦亮眼睛看着台上的萧震雷，唯恐听错哪怕一个字。

待会场声音彻底安静下来，萧震雷继续说道：“其次，我国政府将西

伯利亚地区正式更名为北疆地区，将中亚地区更名为西疆地区。再次，将北疆地区划分为四个省份：其一。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山脉以东、叶尼塞河以西地区定为钦察省；其二，叶尼塞河以东、勒拿河以西、蒙古地区以北定为漠北省；其三，将勒拿河以东、外兴安岭以北、白令海峡以西、北冰洋上诸岛以及以南地区定为漠东省；其四，将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定为远东省。最后，将西疆地区划分为五个省份：哈萨克地区定为安西省；乌兹别克地区定为大宛省，吉尔吉斯地区定为西辽省，土库曼地区定为月氏省，塔吉克地区定为康居省！在接下来的未来三个月之内，我国内阁政府、监察院、最高法院、军方的中枢机构都将陆续派遣官员和行政工作人员进入以上地区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和办事机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萧震雷说完就转身走下了发布台，杨永泰马上道：“好了，诸位记者朋友们，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都宣布完毕了，马上就要进入记者提问环节，我先公布一下提问的规则，每个人只允许提一个问题，提问的内容只允许与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有关的，无关的问题请不要提出来，否则我们不会回答，如果前面有人提过的问题，后面的人请不要提类似的问题，以免耽搁时间，我点到举手的记者才能站起来提问，现在请诸位稍等片刻，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重新布置一下”。

此时记者们在台下议论纷纷起来，工作人员们将台上中间的那张小桌子撤下去，又抬出三张长桌摆成一排面对台下记者放好，每张桌子后面都放着一张椅子，中间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水晶烟灰缸、打火机和一包已经拆开的香烟。

一刻钟之后，杨度和梁启超两人从发布台的左右两侧走上台，然后在两张靠边的桌子后面坐下，留下中间的位置。

过了两分钟，萧震雷再次走上了发布台，在中间位置上坐下，对身边的杨度道：“开始吧！”

杨度对杨永泰点了点头，杨永泰便大声道：“现在进入记者提问环节！好，中间那位穿灰色格子西装的男记者！”

一个三十多岁的西方记者放下举起的手站起来道：“尊敬的总统阁下，我是澳大利亚广播报的记者汉斯，请问总统阁下，刚才阁下宣布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确定为贵国国土，可是据我所知，这两个地区都是俄国的领地范围，这难道不是侵略吗？而且贵国政府还如此大张旗鼓的向全世界公布，就算其他国家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现在的苏俄当局肯定不会视若无睹的，不知道总统阁下对此如何解释？”

“这个问题由我的幕僚团团长杨度先生来回答！”萧震雷说着对杨度点了点头，然后自己拿起桌子上的烟盒和打火机点燃香烟抽起烟。

杨度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文本打开面向台下的记者们说道：“诸位请看，这是1915年8月16日，当时的俄国革命党首领、苏俄当局现任的元首弗拉基米先生与我国签订的关于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归还和转让协议，协议的内容有这么两条，其中一条说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是我国固有领土，这是经过我们双方都达成共识的，另外一条是弗拉基米元

首阁下代表他们党和全俄国人民同意将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归还给我国，将西伯利亚和中亚少部分地区以一千八百万华元出售给我国，所以现在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的全部主权归属我国，这是合法和合理的，这不仅只是一个声明的协议，而且是一个交易，我想全世界人民，不管他的身份有多高或者多低贱，都必须要遵守契约精神！”

杨度回答完问题之后就将文版收起来，重新装回盒子里，台下记者们立即全部举起了手。

杨永泰指着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二十多岁外国记者道：“这位记者，请你提问”。

那外国年轻记者站起来对萧震雷道：“尊敬的总统阁下，我是华盛顿邮报记者福尔特，请问大总统阁下，在我看来，苏俄当局的弗拉基米先生签署的这份协议并不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份协议是1915连签署的，当时俄国还是沙皇俄国，由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掌权，而弗拉基米先生在当时只是俄国革命党的魁首，对于沙皇俄国来说，他只是一个叛乱之人，是绝对没有权力签署这样的协议的！而有权利签署这份协议的人必须是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首肯的沙皇大臣，对此，不知道总统阁下有何解释？”

萧震雷闻言说道：“这个问题由我的幕僚和国会左议院议长梁启超先生为这位记者解释！”

梁启超点点头道：“好的，记者先生们！关于这个问题，这位记者先生说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其实不然，如果现在是1915年，或者在沙皇一家被害之前、苏俄当局掌权之前，这份协议都是没有法律效力或没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可现在是1918年的7月了，如果现在不是苏俄掌权，这份协议都没有法律效力，可现在是苏俄当局在俄国掌权，那么这份协议就有法律效益了，除非苏俄当局宣布它不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另外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帝一家都已经被苏俄当局杀死，也就是说除了苏俄，俄国再也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够名正言顺的对俄国领土的主权享有继承权，如果按照这位记者先生的逻辑，沙皇一家死后，俄国所有领土就变成了无主之地，既然是这样，我国占领这块无主之地就更加名正言顺了，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对于无主之地，哪国先占领就对其享有主权，我的解释完了！”(未完待续。(。))

第720章总统新闻发布会（2）

又一个记者被点名允许站起来提问，“尊敬的总统阁下，我是英国记者劳尔，据我所知，目前贵**队除了控制了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之外，还控制了东南亚、阿拉伯半岛、中东地区、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以目前贵国政府的行事风格，是不是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贵国政府也会将以上这些地区划入贵国的版图？”

这个问题太犀利了，而且是完全不留余地的质问！台下数百名记者顿时一个个都闭紧了嘴巴，发布会现在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这位记者朋友太多虑了，这也是不是你该操心的！不过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刚才说的东南亚、阿拉伯半岛、中东地区、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现在都有合法的政府。我首先说说东南亚地区，以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可都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吕宋地区是美国的殖民地，战争爆发之后，英法两国为了获取我国的支持和出兵，将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马来亚等地的主权转让给我国了，而我国并没有因此而奴役当地的民族，而是允许他们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是自愿加入我们大中华联邦，除了外交和驻军，他们享有高度自治权。

再说阿拉伯半岛，以前那里被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侵占，英法等国的势力被赶走。是我们华军打跑了奥斯曼军队，让当地人得以重新恢复自由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现在那一地区正在趋于稳定当中，我**队逐步缓慢撤离，只保留少量军队驻扎在租借的军事基地。

以前一直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我军打跑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现在当地人建立了数个国家，包括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这些国家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立宪制！

奥斯曼帝国被推翻之后，现在土耳其共和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接过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力，而巴尔干半岛的数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我们绝无将那些地区纳入版图的野心！不但如此，我们更喜欢与以上地区的国家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外交关系！”

萧震雷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台下记者们又全部举起手，又一个外国记者被杨永泰允许站起来提问。

这竟然是一个黑人记者，他三十多岁。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尊敬的记者，我是纽约时报记者莱特曼，请问总统阁下。据我所知，朝鲜和越南等地在历史上曾经都是贵国的领土，贵国的几代王朝都在这两地建立过地方行政机构，为什么贵国允许这两地保持国家状态，允许他们自治，而对于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这两地，贵国政府却要派遣官员去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由贵国政府直接统治呢？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萧震雷道：“这位记者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我来给诸位做一个解答。在我们从英法日三国手上接管越南、朝鲜、老挝和柬埔寨的时候，这几个地区都还有以前的政权存在，尽管这些政权在英法日统治时期已经没有任何实权，只是傀儡政府，但它们确实存在，我们不能抹掉或者无视他们存

在，我们一贯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我们也认为由这些政权继续在当地执政足够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就完全不同了，漠北省、漠东省和远东省绝大部分地区之前都被日本侵略军战略，当地以前的沙俄政权已经全部被摧毁，而在钦察省和西疆地区，根据我们的调查，绝大部分民众都不愿意被沙俄或苏俄统治，他们希望在我国的政权统治之下，这些都是经过我国政府派人做过民意调查而得出的结论，再加上苏俄当局将北疆和西疆大部分地区归还，将少部分地区出售给我国，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直接管辖，而且当地的沙俄政权早就瓦解，已经无法建立政府机构了！所以这两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终于有一个华国记者被杨永泰允许站起来提问，这是个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留着短发的年轻人，他道：“尊敬的大总统，我是庶民报记者梁夏，据我所知。不论是给人取名还是给地方取名，都不是随便乱取的，请问大总统，政府将北疆和西疆分别划分为四个和五个特别有华夏韵味的名字，这其中有什么含义或者来历吗？”

萧震雷点点头：“这些名字当然都是有来历的，首先说钦察省，在蒙古帝国时期，我国元朝的疆域是有史以来最广大的，它最西面的汗国就是钦察汗国，在叶尼塞河以西，最西北地方甚至到了波罗的海，为了方便和顺口，也为了与华夏地名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取名为钦察省。再说漠北和漠东省，以前我们把长城以北地区统称为漠北，只是那时候的古人很少有到达更北面的地方，因为越往北天气就越寒冷，他们根本不知道蒙古以北还有广大的土地，现在蒙古是我国的领土，为了将蒙古与以北的地方区别开来，我们将叶尼塞河以东、勒拿河以西、蒙古以北称为漠北，将勒拿河以东地区称为漠东，将外兴安岭以南地区称为远东省，这些名称都比较好记和顺口，也有一些历史渊源。

再说西疆地区，在大唐王朝时期，中亚大部分地方都是我国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管辖之下，当时的朝廷后来又在安西都护府之下相继设立了北庭都护府、大宛都督府、西辽都督府、康居都督府、月氏都督府和条支都督府，北庭都护府就在如今的哈萨克北部地区，大宛都督府就在乌兹别克地区、西辽就在吉尔吉斯地区，康居都督府就在乌兹别克东部地区，月氏都督府就在土库曼东部地区，条支都督府就在如今阿富汗中部地区”。

其实萧震雷所说这些地利位置有多处不可考究，甚至有史料记载，不可深究的，一旦深究，就能证明萧震雷所说的多处错误，但是这个时候谁会在乎这些，而且外国人对华国历史有很深研究的人几乎没有，国内那些史学家当然不会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去揭穿他，那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现在全国民众都巴不得开疆拓土，这个时候跳出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安西都护府下并没有西辽都督府，西辽是宋朝之后的事情，辽国被金国所灭，残部撤往西部，随后又被蒙古赶得到处跑，因此有

有了西辽，在葱岭以南，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

又有一个西方记者被杨永泰允许站起来提问，“尊敬的总统阁下，我是法国记者雷克萨瓦，既然贵国已经在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设立行政机构

行驶政权，是不是意味着贵国将在以上两个地区大规模撤军？另外，据我所知，目前贵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在大力支持俄国的高尔察克将军，这好像与贵国的利益不符，因为一旦高尔察克将军获取俄国政权，那么苏俄与贵国签订的协议将失去效力，这难道与贵国的所作所为不相矛盾吗？难道说连高尔察克将军所建立的俄国临时政府也承认了贵国对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的实质性占领的合法性？”

萧震雷喝了一口水道：“这位先生，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你的用词，我们对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不是实质性的占领，这个用词是错误的，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大部分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在这一点上，不论是现在的苏俄当局，还是高尔察克将军的俄国临时政府都是表示认同的，我国政府和他们双方之间就此事早在很久以前就达成了共识，至于另外少部分地区是苏俄当局卖给我国的，货物当然不可能卖两家，我们也不可能从不同的人手上购买同一块土地，既然苏俄当局已经拿了钱，那么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就是我国的领土，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我**队在我国的领土上，这难道是占领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在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的军队数量本身就不多，至于具体的兵力数量，这属于军事机密，我在这里不便透漏，既然兵力本身就不多，那就谈不上撤军不撤军的问题！”

又有一个记者被允许站起来提问，“尊敬的总统阁下，据我所知，贵国在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并没有政权基础，不知道这次贵国派遣官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前往两地建立行政机构，那么政府各部门机构都将由贵国中枢派遣吗？这批官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萧震雷道：“当然不可能全部由中枢派遣，中枢只派遣各省级官员和部分高级行政人员，其他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一部分从当地驻军的退伍军官和军人中挑选，另外一部分从当地开明的绅士和名人中招募，执法机构的人员其中一部分由中枢派遣，另一分部由当地驻军中挑选，还有一部分从当地人中招募！”(未完待续。(。))

第721章舆论引导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几个小时之内，萧震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消息就通过电报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注意到此时的华国无论是在国土面积上，还是人口总数上都已经屈居全世界第一。

拥有世界第一的国土面积，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拥有不输于其他国家、甚至很多科技水平都远超其他国家的华国再也不是从前的落后华国。

最大的国土面积意味着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就算敌国打进来，华国当局一时不敌也可以选择战略性撤退，拉长敌军补给线，给敌军造成后勤补给上的苦难，以空间换取时间。

最多的人口数量意味着华国有着充足的兵员、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只要经济水平不输于其他国家，那么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远超其他国家。

最先进的科技可以给这个国家提供源源不断地生产动力，科技就是生产力，这句话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先进的科技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可以制造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争物资，可以造出更强大的战舰和战机，装备更强大的军队。

结合以上这些，各国分析人士已经有人预料到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崛起，而各国政府现如今除了眼睁睁看着它崛起之外，却也别无他法。

除了华国之外，各国有识之士还注意到，美国这个之前一直不引人注意的北美国家此时也正在悄然发展起来，经过有关人士的统计，美国在这几年的战争中出售武器弹药和战略物资赚的钱足够它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列强。

华国和美国的崛起，意味着这个两个国家将抢夺其他国家的生存资源，这是肯定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秩序将重新洗牌，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老牌帝国的没落，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发展趋势无可避免。尽管英法等欧洲列强国家早就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正在想办法扭转不利于他们的局面，但是这种努力在历史的车轮下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华国又增添了九个省份、国土面积已经屈居世界第一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之后，各地民众都欢腾一片。没有什么比这种消息更加鼓舞人心、更加让民众安心生活、安心生产的了，各地的广播、报纸一连半个月进行了相关的报道，甚至是茶馆的说书先生们都在在歌颂着功德，半个月之后，全国民众已经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个消息各地民众们的民族自信心升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在大街上，人们走路的时候一个个都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到处都充满着生机，生机这种东西可以从人们的神色看得出来。老人们都知道，现在人们脸上的神色在满清时期和袁世凯时期是绝对看不到的，那个时期的人们的脸上都一片木然，眼神都是失去灵动的，与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

下午没有工作，吃完午餐之后，萧震雷坐着汽车从总统府返回郊区的

家。他们一家人在周末的时候都住在郊区的家，平时则住在总统府。

在出城的街道上，坐在车里的萧震雷看到街边很多穿着黑色学生装的学生们举着小国旗排着整齐的队伍沿街喊着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爱国口号、都是积极向上的宣传标语，有的是学校组织的，有的是学生自发组织的。

萧震雷不由有些感叹：“年轻真好！”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小高闻言扭头道：“大总统，您也不老啊，按照您的年纪，也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如果站在他们中间。别人还以为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萧震雷笑了笑，摇摇头！这几年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很累很累，需要好好休息。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国家正是大发展的时期，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把关，否则很容易走上岔道。

午睡过后，萧震雷与两个儿子玩耍了一会。后来两位夫人过来带着他们去别人家串门去了，家里只剩下萧震雷一个人。

萧震雷端着一杯凉茶在屋后的林荫小道上漫步，侍从室副主任陈布雷跟在他身后侧，几个保卫人员远远的跟在后面。

萧震雷走着走着问道：“彦及，这些天外界的舆论情况如何？”

陈布雷恭敬道：“大总统，这些天全国民众们都很兴奋，各地民众都自发举行了各种庆祝互动，有的舞龙舞狮，有的请戏班子接连唱了好几天的戏，有的放烟花爆竹庆祝，不少有钱人还摆上几天的流水席任人想用，有记者对那些摆流水席的富豪们进行采访，问他们为什么会摆流水席，他们家又没办喜事，那些富豪们说国家开疆拓土了，这是全国民众大喜的日子，这是盛世到来、万邦来朝的吉兆，国家强大了，他们就能更安心的做生意，能赚更多的钱，摆几桌流水席算什么？他们说他们就是高兴！”

萧震雷闻言不由感叹道：“是啊，老百姓不论是富豪或普通的平民，他们无非就是图个高兴，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让他们高兴，他们高兴了，我们的工作才做到位了，如果他们不高兴了，就说明我们是不称职的！

有的时候，社会舆论也需要我们进行正确的引导，要将好的事情在经过舆论的引导之后变得更好，要将不利于的舆论在经过引导之后控制事态继续恶化，防止事态继续恶化下去造成对社会不利的影响！”

陈布雷连忙点头称是：“大总统所言甚是！”

萧震雷看了陈布雷一眼，暗自摇了摇头，这他的威望日盛，下面的人很多都不敢说话了，这也是作为一个强势总统的悲哀，不过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而此时的华国却不能没有一个强势的总统统合全国的力量，让全国上下的力气往一处使，只有这样才能在如今这个强敌环饲的国际环境中让华国获得长足的发展壮大，而此时没有一个强势的铁腕人物根本就镇不住场面，所以他只能把这个

强势人物做下去，然后慢慢完善各种制度和法律，等到条件和时机成熟之后让国家逐渐进入法治时代。

任何人都有私心，萧震雷也不例外，他有时候也想着是不是等他死后让自己的儿子接自己班，但是他想了很久还是否则了这个想法，父死子承这种事情在国家权力交替上绝对不可取，想想后世的朝鲜就清楚了，担心自己的权力旁落而不敢让国家开放，又担心开放国家之后遭到外国势力的腐蚀和分化，这只能让国家一直贫穷下去，朝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如今的大好局面，他不想让它败在自己的子孙手上，如果儿孙自己有能力有本事，他们凭借高出别人一大截的起点，应该可以做一番事业，如果没有他的扶持，他们自己就能接掌这个国家，那是他们有本事，可如果他们不成器，就算他再怎么扶持，那只会变成了一个扶不起的另外一个阿斗。

不过对于萧震雷来说，现在还不是考虑继承人的问题的时候，至少这最近三十年内他不会考虑。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战争结束之后让国家经济更上一层楼，防止或者尽量减少因为战争结束而带来的经济冲击。

萧震雷想了一会有了一些头绪，但又很模糊，可一时间也想不太清楚，索性不想了，他问道：“彦及，说说这两天个方面的情况吧！”

陈布雷连忙道：“好的！目前西线战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德军在法国北方、西北和中部地区部署的兵力很多，德军在西北方向上的防线扔在塞纳河入海口到勒芒一线没有动过，英法美军队一时间在以上地区打不开局面，而德军在法国西南和南部部署的兵力相对少一些，防御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因此，英法美军队从西南方向发动了进攻。前天上午，法军动用了三十万大军登陆了波尔多附近海岸线，德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目前，法军已经逼近了波尔多，据我们情报部门得到的消息，德军在波尔多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肯定是守不住波尔多的。我们部队各路大军进攻速度已经放慢了很多，但各部仍有小股部队与奥军发生交火情况”。

萧震雷听了点点头，又问道：“民党和立宪党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陈布雷道：“听说黎元洪和孙文两人目前都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各地的反响还不错，我真是不明白，他们这么做有用吗？做全国巡回演讲对他们的选票又没有丝毫的帮助”。

萧震雷摇头道：“对这一届的竞选作用不大，但是对下一届各地议员选举是有很大好处，间接地对下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未完待续。)

第722章契卡

对于华国宣布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划入华国版图的事情，苏俄官方并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或者抗议的意见，毕竟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双方签署的协议是做不得假的，苏俄方面也无可抵赖。

但此时苏俄内部的分歧因为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了，苏俄内部很多人开始对弗拉基米擅自出卖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给华国大为不满，这让他在苏俄内部失去了不少拥护者和支持者，但弗拉基米在苏俄当中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很多人对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换取华国的支持表示了理解，毕竟当时俄国革命党的处境非常艰难，如果不是弗拉基米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换回来近两千万华元，俄国革命党能不能取得现在的政权都很难说。

弗拉基米在苏俄内部高层会议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他当时这么做的理由，他的演讲才能很出色，获得了不少高层的支持。随后他又开始在俄国各地进行演讲，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弗拉基米成功了，尽管他这件事情的做法欠妥，有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俄国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只知道是弗拉基米带领他们推翻了沙皇和临时政府而建立了苏俄，苏俄让底层农民和工人有了饭吃，有了衣服穿，这才是底层平民们最希望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弗拉基米给他们带来的，他们感激他，他们拥护他，而他的地位也因此在苏俄牢不可破。

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弗拉基米意识到自己在苏俄内部的反对者太多了，而且这些反对他的人都是位高权重，而这些人一旦联合起来反对他。那么他的地位将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弗拉基米就因为反对者太多而想到要成立一个情报组织监控内部反对他的人，他将的老部下弗利克斯招来。让弗利克斯成立了一个名称为契卡的情报组织，弗利克斯给契卡的任务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实际上，契卡的主要职能还包括逮捕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

弗拉基米以这样的理由让弗利克斯成立契卡组织，让苏俄内部的高层们根本无法反对，毕竟现在俄国内部极为混乱，社会各阶层成分很复杂，成立这样的理由对稳定社会秩序是有很大好处的。而苏俄内部高层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组织的成立将会给苏俄带来怎么样的灾难。

契卡成立之后很快就运转起来了，在弗拉基米的指示下，一些苏俄高层的得力手下们先后被契卡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这让反对弗拉基米的苏俄高层们失去了忠心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也失去了他们得力的臂膀，在后来的历次高层会议上，即便他们反对弗拉基米，也没有人支持他们了。

在解决了反对者的得力手下之后，弗拉基米又指示弗利克斯将契卡这头猛兽的爪牙伸向了他的直接反对者们，苏俄高层们一个个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并经过残酷的审讯。然后他们一个个被拉到无人处进行秘密处决。

经过一连串的动作，弗拉基米终于肃清了苏俄高层反对他的人，从此苏俄最高权力决策层就唯他一人独尊了。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治理俄国。

而契卡的建立，并且发展壮大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铁血调查局的视线之内，这是契卡的快速发展速度让铁血调查局的官员们赶到吃惊，等他们发现契卡在苏俄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动荡之时，已经为时已晚。

华国京城，铁血调查局总部。

“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王亚乔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句：“进来！”

秘书代雨农拿着文件夹走进来立正道：“局座，苏俄分部传来消息，这几天契卡在莫斯科大肆清晰苏俄高层人员。很多苏俄高层都遭到了逮捕，根据可靠情报显示。已经有好几个苏俄高层失踪了，我们的情报人员判断。他们很可能被契卡秘密处决了，这是电文！”

王亚乔放下笔，接过电报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他起身拿起桌子上香烟抽出一支点燃，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

代雨农见他神情有异，忍不住出声道：“局座，苏俄内部自相残杀，这对我们而言是好事啊，只要契卡不针对我国，我们大可放任不管，他们在国内杀得越多，肯定对我们而言是越好的”。

王亚乔举着夹着香烟的手摇了摇，“你不懂，你不懂啊！看似他们自相残杀对我们有利，实际上却是不然，如果他们双方是势均力敌倒也还好，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一边倒的局面，如果让弗拉基米成为苏俄说一不二的人，那么情况就糟糕透顶了”。

说完王亚乔继续抽着烟，他抽到一半的时候转身对代雨农道：“马上给我准备车，我要去见大总统！”

“是！”代雨农连忙答应，然后退出了办公室。

待代雨农走后，王亚乔又走到身后靠墙壁的文件柜面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这段时间以来从苏俄分部传回来的所有被契卡逮捕或秘密处决的高层人员的资料，他抽出来看了看，然后重新塞回文件袋内，将文件袋装进公文包里向外走去。

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代雨农正站在汽车旁边，当王亚乔走过来的时候他立即拉开车门，王亚乔正要上车，想了想之后对代雨农道：“你留下来，如果有关于苏俄方面的新情况传来，马上打电话到总统府通知我！”

“是，卑职明白！”

十五分钟之后，王亚乔来到了总统府，他在总统侍从室主任办公室要求紧急求见萧震雷，杨永泰联系了总统秘书后确认总统现在没有接见其他人，便让小高去通报。

小高来到总统办公室汇报：“大总统，铁血调查局王亚乔局长有紧急事情求见”。

萧震雷抬头道：“请他进来！”

“好的！”

几分钟之后，王亚乔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王亚乔见他进来，便放下手里的事情，问道："久光，有什么事情吗？"

"是的，大总统！"王亚乔点点头，又道："去年12月的时候，苏俄方面在弗拉基米的指示下成立了一个叫契卡的组织，它在明面上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这在当时几乎得到了苏俄所有高层的一致同意，却没想到弗拉基米成立它的目的就是对付那些反对他的高层，几个月前，苏俄高层们手下有很多人都遭到了秘密逮捕，这让那些高层们孤立无援，弗拉基米这一招等于斩断了他们的臂膀，而最近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开始直接对苏俄高层们下手，不少高层都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狱，这其中有几个威望极高的人都没能幸免，而且还有三个人已经失踪了，根据我们情报人员的侦查，他们推测这几个人很可能已经被契卡秘密处决??????"。

萧震雷此时语气严肃道："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早报告？"

王亚乔被训得低头道："是卑职失职！我没想到弗拉基米的动作那么快，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西线战场和英法美等国的情报，疏忽了对苏俄方面的关注"。

萧震雷拿起烟盒掏出一支烟点燃，抽起来烟来，抽了几口就说道："算了，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人总有疏忽的时候，而且苏俄方面已经加大了对各国间谍的打击力度，加上他们有民众们帮忙，我们的人能够在那里获取相关情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大肆活动很容易暴露。

只是现在情况有些棘手了，一旦让弗拉基米独自掌握苏俄大权，他就能将苏俄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要的就是尽量保住其他的苏俄高层，并让他们和他对抗，让他们双方的力量能够互相牵制，而不能让他们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王亚乔道："可是，这种事情我们情报部门很难起到作用啊！"

萧震雷反问："难道让政府出面吗?你也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苏俄内部又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我们现在只能支持高尔察克对抗苏俄，但是又不能让苏俄内部形成高度统一的局面，不能让它的权力太过集中，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它！现在只能是你们情报部门暗中出手，先保住苏俄其他高层，防止他们被秘密处决，只要他们还没死，他们就有机会翻盘，我认为原沙俄方面有很多情报人员是可以利用的，现在也是时候给弗拉基米一些颜色看看了"。

王亚乔很快明白了萧震雷的意思，"是，我明白怎么做了！"(未完待续)

第723章英法美惨胜

铁血调查局开始介入苏俄事务，几个被契卡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的苏俄高层在遭到秘密处决时被铁血调查局派遣的特勤人员救出，在这些营救过程中，铁血调查局的特勤人员与契卡特工进行了数次交锋，铁血调查局的介入也因此被契卡获悉。

几个苏俄高层被救出来之后，他们立即找到自己从前的部下，获得军队的庇护，弗拉基米的意图也被他们公诸于众，这让苏俄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几乎达到了自相残杀的地步。

由于苏俄高层的混乱，军队方面的指挥也陷入了混乱当中，前线对高尔察克的攻势也随之缓解，此时华国方面派出的教官团也正式抵达乌法开始对高尔察克的军队进行训练。

然而此时西线战场打得更加热火朝天了，英法美三国大军在法国西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在法国西南兵力相对薄弱的德军竭力抵挡，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之后，少部分幸存者向北方撤退。

8月6日，法军攻陷了波尔多之后继续向东挺进，并与沿途的德军守军展开大规模战斗，美军十万人随后赶来助阵，本身兵力就少的德军这时更加抵达不住了，八万德军撤往图卢兹，图卢兹本身有十万德军，向后撤退的德军撤离到图卢兹之后，德军就有十八万人。

十八万德军与三十万法军和十万美军相比，在数量上少了一半以上，而且协约军队还在后方源源不断的赶来，为了守住法国最重要的城市图卢兹，德军不得不抽调三万人撤到北方的盖拉克和阿尔比，守住这条撤往北方的道路，以免被英法美的三国大军切断北返的通道。

8月12日，法美两队在付出了三万人的代价之后夺取了图卢兹西北方向的重镇蒙托邦，德军有些庆幸，幸亏抽调了三万人去了盖拉克和阿尔比，否则法美两国大军只需要抽调一个军就能夺取盖拉克和阿尔比。切断图卢兹德军的北返之路。而有了这三万德军，法军和美军想要再德军增援部队赶来之前拿下盖拉克和阿尔比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镇守图卢兹的德国将领认为守住图卢兹的价值已经不大了，用十八万守在这里只能是白白浪费兵力，还不如将部队后撤。集中兵力驻防险要之地，阻挡法军和美军北上，但这位德国将军的建议却没有被德国最高统帅部采纳，来自德国柏林的命令是让他继续率部守住图卢兹，柏林给出的理由是图卢兹的战略价值不大。但是它的名声太大，一旦德军失去图卢兹，就有可能让很多人认为德军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柏林方面不想让民众有这种想法，因此发来了这样一封命令。

图卢兹德军守将马克斯接到柏林的电报之后心痛万分，他不相信德军统帅部没有人意识到图卢兹此时已经没有防守的必要了，而柏林方面依然发来这样一封电报，这等于是把十八万德军往火坑里推。

马克斯作为一个军人，不可能违反上面的命令，他不得不下令德军尽全力防守。他认为只要守住盖拉克和阿尔比，在图卢兹的德军就还有生还的希望，因此他再次调两万德军前往盖拉克和阿尔比。

然而此时法军和美军已经开始了行动，在这两万德军进入盖拉克和阿尔比之后，法军和美军联合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埋伏在图卢兹通往盖拉克的道路上，他们切断了盖拉克和图卢兹之间的地面联系，并且切断了所有的电话线，让盖拉克的德军不能及时与图卢兹的德军联系，等到图卢兹的马克斯发现异常之后，已经太晚了。二十万法军包围了盖拉克和阿尔比，马克斯想要派兵北上解除盖拉克之围，但是此时剩下十万法军和十万美军已经向图卢兹逼近，使得马克斯派兵北上解除盖拉克之围的想法难以实现。

十万法军和十万美军毕竟图卢兹西北方向外围之后并没有马上进攻。而是开始了围城的准备，因为法军将领和美军将领都清楚，凭借二十万人就想将图卢兹的十三万德军吃掉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城外盯着德军，一边挖掘进攻工事，一边等待后续兵力抵达。

德军将领马克斯在开战之前是第12军军长。战争爆发之后被任命为第3集团军的司令，原本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中他因为担心自己的右翼被英法联军包抄下令撤退而被撤职的，不过这个时空马恩河战役以英法联军失败而结束，马克斯也因此没有被撤职，而是继续担任第3集团军司令，但他手下的军队此时分散在法国南部各地，想要在短时间之内集结起来根本是不可能的。

而为了加强图卢兹的兵力，马克斯不得不将图卢兹以南的法国地区的所有德军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向图卢兹方向撤离。

8月22日，南方的德军全部撤到图卢兹周围，图卢兹周围的德军兵力一时间达到了十八万，再加上盖拉克和阿尔比的五万，总兵力达到了二十三万。

8月24日，协约国后续兵力抵达，十万英军和十万法军，英法美的总兵力达到六十万，在兵力上，英法美三国大军的兵力几乎是德军的三倍。

然而此时图卢兹的马克斯已经得知二十万法军和美军已经进攻盖拉克和阿尔比一个星期了，原来驻防在那里的五万德军已经损失了两万，伤亡超过了四成。

通过电报联系，马克斯得知在盖拉克和阿尔比的剩下的三万德军士气有些低落，但是此时图卢兹通往盖拉克的道路已经被协约国大军切断，他即便想亲自去盖拉克和阿尔比鼓舞士气也无法前往，他只能给盖拉克和阿尔比的德军将领发电报，命令他们坚守，如果实在守不住可必须要发电报联系他，向他请示下一步行动。

27日，驻防在盖拉克和阿尔比的德军再次损失一万人，德军守将不得不给马克斯发电报，大军的弹药和粮食已经不多了，如果再不撤退，他们就会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斯不得不下令那剩下的两万德军撤退，一直向北撤到瓦朗斯，瓦朗斯在法国东南部，向北就是里昂。

为了不让图卢兹被英法美大军团团围困，马克斯命令一部守住图卢兹南方十几公里之外的米雷，又令一部守住图卢兹东北方向的蒙拉贝，马克斯已经计划好了，如果实在守不住图卢兹，他绝对不会被困死在图卢兹，

他决定无法抵挡协约国的进攻时就率部撤往图卢兹东南方向的卡尔卡松，然后撤往靠近地中海的法国东南部城市罗德兹。

此时的图卢兹已经被英法美大军进攻五天了，由于有马克斯亲自督战，德军异常英勇，英法美三国大军付出了大量的伤亡也仅仅只是取得了一点点进展。

8月28日，在进攻了一个星期之后，英法美大军在图卢兹外围损失了八万大军，德军伤亡五万，而英法美三国大军的进攻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驻防在图卢兹的德军也依然没有接到来自上面的撤退命令。

图卢兹城下已经是尸体堆积如山、尸臭熏天，双方都打出了火气，无论是进攻的协约国士兵还是防守的德军士兵，每个人都变得麻木，都是机械地开枪、上膛，再开枪、再上膛。

8月31日，英法美三国大军前后加起来损失了二十万人，这多出的十二万人就是在这四天之内死掉的，平均每天死掉三万，德军前后加起来也损失了十万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整个图卢兹城都被打成了废墟。

马克斯撑不住了，他手里只剩下六万人可以动用，而且粮食和弹药已经接近枯竭，他不得不考虑撤退的问题，幸运的是现在他的退路还保持通畅。

9月1日，马克斯率残部六万和伤兵两万人向东南方向撤退，丢下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图卢兹给英法美联军。

协约国大军没有追击，只是派小股部队尾随在后面，实际上协约国大军也追不动了，这一个月的战事也让协约国大军筋疲力尽，全部六十万的三国大军，打下图卢兹整整战死了二十万人，还有数万人的伤兵，伤亡率超过了三分之一，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而现在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也从根本上说明了英法美三国在遭到了萧震雷的强烈讽刺之后下了极大的决心，就算承受再大的伤亡也要打一个漂亮的仗给华国上下看看，他们可不想被华国人看扁了，看来萧震雷的激将法还真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协约国为这次的胜利极为高兴，不仅各地前线士气大振，而且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国内都一片欢腾，就算是法国境内已经被法军夺回的土地上的法国人也感到希望到来，当天全世界各地的报纸销量大增，就算是华国国内的很多报纸用大量的篇幅报告此次英法美军队的大胜。（未完待续。。。）

第724章领先三十年

京城，总统府。

萧震雷刚刚放下电话，秘书小高就敲门走了进来报告：“大总统，从京城到伊犁的铁路已经全部完工，铁路部门询问您有没有时间参加通车仪式！”

从京城到伊犁的铁路线长达四千多公里，修筑这条铁路线，政府动用了十几万日本降兵、大量的重型机械，耗时两年才得以完成，用去资金数千万华元。

这条铁路沿途经过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渭南、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哈密、迪化，最后到伊犁。

这条铁路修建完工进行通车之后，中枢政府对于西疆地区的控制就会得到加强，就算西疆地区出现什么变故，国防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及时赶过去。

除了这条铁路之外，这两年政府还修建了几条工程量巨大的铁路工程，其中包括从京城到东北，从京城到蒙古库伦，现在从库伦又到北海（伊尔库茨克）的铁路开始动工，而南方各省的铁路在1916年之前就各修了一条铁路，让各省之间往来更加方便和迅捷。

萧震雷问道：“他们已经定好时间了吗？”

“还没有，说是如果您可以参加的话，他们就根据您的时间安排来定”。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这样吧，让他们等两天，这两天海军那边有四艘航空母舰下水试航，我得赶过去参加下水仪式”。

小高答应道：“好的，大总统，我这就通知他们！”

“另外你准备一下，明天上午九点我要启程去2号海军基地！”

“好的！”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启程前往2号大型军事基地，萨镇冰等海军将领一行人随同前往，专机在2号军事基地机场降落，基地负责人正副主要降落数人和数十个高级军官在机场迎接，机场内也是戒备森严。

萨镇冰是海军司令。他显然对这里极为熟悉，经常前来视察，萧震雷没有要休息，直接让将官们前往基地造船厂。

来到船厂之后。就看见一大片干船坞林立在海边，走进最左边的一间干船坞，萨镇冰介绍道：“大总统，这是基地最大的一间干船坞，最大可以建造排水量超过五万吨、低于六万吨的战舰！您看这艘战舰已经全部完工。就等着下水了，官兵们已经等待多时”。

干船坞内空间巨大，顶棚有数十米高，长度都超过四百米，宽度超过五十米，人站在里面显得非常渺小，如果船坞不在工作状态，这里会显得非常空旷，但此时船坞台两侧站满了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

萧震雷一边走一边道：“先介绍一下这艘航空母舰的情况吧！”

一次性下水四艘航空母舰，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次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和花费了很多的经费。

“是！”萨镇冰答应一声就开始介绍道：“这艘航空母舰，我们命名为京城号，标准排水量达到两万两千吨，满载排水量两万八千吨，全舰长246米、飞行甲板宽33.8米，满载排水时水线长3米，水线宽25.8米，吃水9.6米，9台锅炉、四台大型蒸汽轮机，四轴驱动。主机输出功率可达到12万马力，最高航速可达到32.5节，续航力达到15000海里，配备八座120毫米速射炮。4座四联装25毫米机关炮、另外配备24挺12.7毫米高射机枪，可搭载舰载机92架！全舰满员2218人。

我们在这四艘航母上都装备了最新研制成功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系统和主动、被动探测声呐系统，与以前我们制造的航母不同，这四艘航母我们没有装备鱼雷，在这四艘航母上，我们采用了多项最新技术。可以这样，只要我们的技术不外泄，就算再过三十年，这四艘战舰也依然不会过时！”

萧震雷点了点头道：“不错，这艘航母恐怕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吧？在技术上一定要注意保密，如果被外国间谍将我们的技术盗走，我们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吧，暂时将这四艘航母变成一支舰队，再配备以相应的巡洋舰和以及其他的舰船作为它们的护卫舰和补给舰，这支舰队暂时不能显露在公众视野之内，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进行拍照，在各种相关的性能参数上也要进行保密，特别是在进行训练时，航速一定要与现在的舰船保持一致，如果让人知道它有32.5节的恐怖航速，这会吓坏西方人的！”

萨镇冰连忙答应：“明白！”

在萨镇冰的介绍下，萧震雷也得知了另外三艘航母的情况，它们分别是“上海号”、“南京号”、“重庆号”，这三艘航母与京城号是同一级航母，总体性能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它们在内部和外部的设计上略有差别。

截止目前为止，如果算上这四艘正准备下水的航母，华国海军一共有十六艘航母，有新式战列舰十八艘，各种大小巡洋舰六十八艘，有驱逐舰八十六艘，这还不算俘获的日本海军战舰，至于其他各种小型辅助舰船有数百艘，除了英国皇家海军之外，华国海军的总吨位已经排在世界第二！

在萧震雷看来，华国现在的经济也许可能还赶不上美国，但也差不多了，而一个国家想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首先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够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安心发展经济，才能安心搞好国民经济，这也是他这些年不遗余力的支持军备发展和军队建设的初衷。

花了一天的时间，萧震雷亲自主持了四艘装备了最尖端技术的航空母舰秘密下水试航仪式，这次四艘航母下水，又有大约一万多名海军官兵服役，为了给这四艘航母保驾护航，海军部早就从其他船厂订购了八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以及各种鱼雷舰、潜艇和补给舰，现在这些舰船已经全部完成试航，全部等待在基地外的海面上等待下水的四艘航母组成舰队。

主持完四艘航母的下水仪式之后，萨镇冰对萧震雷道：“大总统，不知道我上次给您打的那份报告，您看了没有？”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就是那份请求将珍整个海军舰队重新编队的报告吗？”

萨镇冰道：“是的，尽管我们海军舰队目前的指挥系统很畅通，管理也还跟得上，但是目前我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有很多海域的巡航和防卫情况都出现了重叠的象限，而又有很多海域根本就没有舰队和战舰去巡航，所以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重新编队的时候”。

萧震雷听了萨镇冰的话沉思起来，萨镇冰考虑的只是巡航和驻防以及宣扬国威的情况，而他要考虑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些，如果要将整个海军舰队重新编队，那么海军中很多将领就得挪一挪位置，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到官位和利益的事情重来都不是一件小事，闹不好容易出事。

不过让萧震雷放心的是这几年他一直在有意识的消除海军当中山头现象，消除因为将领籍贯的原因一直存在的抱团现象，经过这几年潜移默化的动作，现在海军中已经不存在这些现象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仔细思考之后，萧震雷便道：“那好，通知下去，后面到海军司令部召开中将军衔以上军事会议，到时候我会亲自主持，你这边先拿出一个初步的整编方案出来给我看看！”

萨镇冰连忙道：“好，我回去之后马上准备”。

萧震雷在基地呆了一天，根据四艘航空母舰先后发回来的电报显示，这四艘航母下水的试航情况很不错，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在这四艘航母驶出基地港口之后，从基地机场陆续起飞了368架舰载机，而每一架战机在航母上降落的情况都比较良好，这批舰载机飞行员都是抽调的老牌飞行员，有的还是从欧洲战场上调回来的。

368架舰载机全部安全地在四艘航母上降落，舰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先是让各舰载机入库，然后又让地勤人员给舰载机加油、装弹，再让各舰载机从机库升到甲板，完成从甲板起飞，再逐一降落，这整个过程完成下来，升降机在这个过程中出了一点鼓掌，经过舰上维修工人的维修之后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9月4日清早，天还没亮，萧震雷就起来了，他先是把杨永泰叫来，让他去通知萨镇冰，让萨镇冰过来汇报昨天下午和昨天一夜这段时间内，四艘航母的试航情况。

洗漱完毕后，萨镇冰刚好赶到，他向萧震雷汇报了试航的具体的情况，“这四艘航母虽然在昨天的试航当中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都不是大问题，经过维修和调试，现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根据我们的计划，舰队要前往几内亚岛，然后再从绕道马绍尔群岛返回，全程有一万多海里，路程虽然有些长，但这正好可以看看那四艘航母的情况，如果是设计上有问题，只要问题不大，我们还可以进行小范围调整，如果只是新船还没有经过磨合而出现的一些机械性故障，我们相信凭借舰队本身的维修技术应该可以解决，只要不是整个船体出现大问题，都可以在航行途中进行进一步调试”。

萧震雷听到这里也就放心了，他道：“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向我报告！”

“是！”未完待续。

第725章海军新编计划（1)

9月4日当天，萧震雷返回京城之后就参加了从京城到伊犁的铁路通车仪式，这段铁路是华国迄今为止一次性修造完工的最长铁路，它的通车将带动铁路沿线各省市地区的经济，也将加强中枢政府对西疆地区的控制，也有利于西北地区各民族与内地的各种经济和文化交流。

在通车仪式结束后，萧震雷又召开铁路部门和交通部门的工作会议，这两个部门其实就是一个部门，铁路部门也隶属于交通部门，只不过是当初不让权力太过集中，而且修筑铁路的利益太过巨大，因此将铁路从交通中单独**出来，形成另外一个**的部门罢了。

开会的人不多，但都是铁路和交通部门的大小头头们，这其中就以孙文的社会地位最高，但他的官职却不是这里除了萧震雷之外的最高的，从当时的华东总府开始，他负责主持了第一条铁路的修建，之后他又连续不断的主持了多条铁路修建，他这个铁路工程总办的职位一直还在，当时全国各地同时开工修建的铁路太多了，他一个人根本分身乏术，以他的精力，也只能在一段时间修建一条铁路，而其他各地正在修建的铁路却是要另外的人负责主持。

“现在我们正在修建的铁路工程一共有几处？”萧震雷在会议上问道。

铁道负责人道：“大总统，我们现在正在动工铁路工程有四处，分别是从成都到昆明从贵阳到长沙从太原到包头从奉天到哈尔滨”。

萧震雷点头道：“好，铁路的修建不仅不能停下，还要继续加大投入，相邻省份之间的省会城市之间一定要将铁路修通，但是又不能重复修多条，这需要你们把好关，重复修建不仅没有好处，还浪费了资金，修铁路的时候尽量可能的兼顾沿途的县市。举个例子。从京城到太原，最短的距离当然是直线距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修，我们要让铁路经过沿途的县市城区。这对沿途的经济发展很有帮助

现在我们增加了北疆和西疆地区的九个省份，你们也要开始考虑把铁路修到这些省份的省会城市去，把铁路修通之后，不仅能发展当地的经济，方面内地与以上地区的交流。同时也方面中枢政府对这些省份地区的控制，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了铁路之后，这些省份和地区的资源就有了出路，不仅可以让当地民众得到实惠赚到钱，且能够让这些地区的资源进入内地和沿海，路通了，这盘棋就活了，路不通，那就是一盘死棋。

另外。交通部门也要继续加大对公路的修建，以前我就说过，要在二十年之内将公路修到乡村，要实现村村通公路。当然，在一些山区，村子都散落在山里各处，想要把公路修进去的难道不是一般的大，我们要想办法将散落在山区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形成新的村落，既方便政府管理。也有利于交通建设，诸位想想，现在我们又增加了九个省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何止千里万里？想要从东走到西需要花多长时间？想要将北方的牛羊肉牛皮和羊皮羊毛各种矿产资源运到内地需要花多长时间？道路就像是人体的血脉经络，只有打通它们，人才会身体康健精神旺盛活力十足，可

要是它们不通，人就会生病，就会变得衰弱。所以。铁路公路一定要修，就算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修路，不修不行”。

萧震雷太清楚交通通畅四通八达的巨大作用了，二战之前希特勒在德国主持大规模修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线，待这些铁路和高速公路修建完工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让德国的经济走出一战的阴影，并赶超英法等欧洲其他强国，当然德国之所以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元气，除了发达的交通以及希特勒的集权之外，还有一战结束后英国为了遏制法国而减轻了对德国的制裁所致的原因。

萧震雷在发展经济的做法上，一向是先修路再进行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把路修通了，发展经济才有基础和前提，把道路修通之后，再进行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方便很多，速度也快很多，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能够让各地的经济得到发展。

下午，萨镇冰前来求见，并递交了重新整编海军舰队的建议计划，萧震雷对此很是惊奇，接过文件后问道：“你们这么快就做好了计划？”

萨镇冰道：“大总统，其实我们早就有了一些粗略的计划，只是前段时间您一直没有批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没有停下来，昨天您批复之后，我们连夜将整编计划进行了一番完善，这是我们的初步方案，您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好”萧震雷点点头看了起来。

快速将这份初步方案看了一遍，这初步整编方案中将整个海军舰队的防区分为两个大防区，第一是太平洋防区，第二就是印度洋防区，而将海军整编为七个舰队，其中太平洋地区有四支舰队，印度洋地区有三支舰队。第一舰队部署在北太平洋地区，以海参崴和横须贺为海军基地；第二舰队部署在南太平洋地区，马绍尔群岛为基地；第三舰队部署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以新几内亚为基地；第四舰队部署在南中国海，以金兰湾为基地，另外在太平洋各区域有多处港口可以供海军舰队停靠补给和维修。

第五舰队部署在波斯湾，以迪拜为基地；第六舰队部署在印度洋中部，以马尔代夫为基地，第七舰队部署在也门。这份初步方案上还对每支舰队的战舰人员配备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萧震雷放下这份方案对萨镇冰说道：“这份初步方案考虑的还是有些欠妥，最起码很多地方都没有考虑进去，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增加了北疆和西疆地区，那么北冰洋地区是不是也要部署我们的舰队？西边的里海是不是也应该部署一支小型舰队？还有，目前我们在塞浦路斯也是有海军基地的，我们在中东小亚细亚半岛也是有利益存在的，我们在那里是不是也应该部署一支舰队保护我国的利益？你们这份初步方案上将防御圈内的力量部署得太多了一些，而将防御圈上外围的力量部署得薄弱一些，这与我军一向的宗旨不符”

萨镇冰闻言，顿时马上也意

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当即道：“是卑职等思虑不周，待我们再重新计划之后再将方案呈给大总统过目”。

萧震雷将方案稿子还给萨镇冰，“去吧，此时不着急，明天召开军事

会议之后再详细计划也不迟”。

“是”

9月5日上午，海军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萧震雷这次亲自主持了会议，与会都是司令部各部门主官和高级将领。

将军们身穿海军将官服挂着绶带佩戴指挥军刀，都挺直了腰杆坐在会议桌两侧目不斜视。

“大总统到全体起立”

“唰”将军们都整齐站起来。

萧震雷穿着一身短袖军装走了进来走到主位上坐下，然后压了压手，“都坐下吧”

将军们一起坐下，萧震雷左右看了看，问萨镇冰：“都来齐了吗？”

“是的，都来了”

“好，现在咱们开始”

萧震雷看了看左右两侧的将军们，说道：“想必诸位将军们都已经清楚了，今天叫诸位过来开会是为了海军舰队重新整编的事情，根据目前的局势来看，海军舰队也是到了要重新整编的时候了，我们海军目前的编制已经不适应我们偌大的海疆防卫和对外政策，如果再不进行改变，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这不需要我来说了吧？人生病了就要及时看医生，就要及时治病，身体才会安康，这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要做出改变，就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就会让人不舒服不痛快，但俗话说得好，长痛不如短痛，现在我们发现了问题，及时做出改变，忍受的痛苦就少一些，拖得时间越长，越难以做出改变，因为那样做就会触动更多人的利益。诸位对这次海军舰队整编有什么建议吗？”

坐在右手边第一位的程壁光思索片刻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大总统，我同意进行改编，只不过现在还是战争时期，战局的发展到底如何，谁也说不清楚，现在就做出整编是不是太早了一点，而且改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延续的时间很长，这肯定会影响作战”。

萧震雷点头道：“程将军说得不无道理，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只是讨论要不要进行对海军进行整编，以及如何整编的问题，至于具体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当然是要等战争结束之后再进行，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对整编做出计划，现在大家都说说，要如何进行整编？”未完待续。

第726章海军新编计划（2）

在上午的会议上，海军将军们都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总结来说一共有三套粗略的整编方案，这三套整编方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是符合情况的，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还符合国际局势就不得而知，所以现在这三套方案只能用作备用。

上午的会议结束之后，午饭时间，萧震雷一边吃饭一边问萨镇冰，“你认为哪套方案比较合适战后的国际局势？”

萨镇冰闻言有些犹豫道：“大总统，如果让我指挥打仗倒是没问题，海军这次整编这需要针对战后国际局势来进行整编，在分析战后国际局势上，我并不擅长，所以”。

萧震雷也知道问这样的问题也是为难萨镇冰了，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整编，肯定难不倒萨镇冰，可是这份整编计划却不同，这是要针对几年以后的国际局势进行整编，不仅萨镇冰没办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只怕大部分军事将领，甚至是军事专家都没办法预测。

萧震雷其实已经可以预见到，等到战争结束，华国在东方的崛起势必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甚至他们会联合起来对抗华国，而这其中起关键作用就是美国，如果美国太平洋方向扩张，那么华国就得面临美国和欧洲方面的同时夹击，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发生，必须要给美国找对手，就在北美洲扶持墨西哥、古巴等国对抗美国，同时在美国内部制造内乱，以达到削弱美国的目的。

实际上，这件事情，萧震雷早已经指示铁血调查局在几年以前就开始了工作，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铁血调查局已经在美国、摩西哥和古巴取得了很好效果，在华国暗中的扶持下，墨西哥、古巴等国在军队方面的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已经隐隐开始威胁美国南部边境的安全，而美国内部也出现了不稳的迹象。美国国内矛盾急剧升级，社会秩序变得开始混乱。

除了在北美洲扶持对抗美国的势力之外，萧震雷认为还应该在太平洋上部署强大海军力量遏制美国向太平洋西部扩张，目前美国大部分海军力量都部署在大西洋防备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极其有限。

按照萨镇冰等人的计划，将海军舰队主要力量都部署在各个海域进行防御，这不符合目前华国的国际政策主张。萧震雷则认为，将太多的力量部署在各个防区。这会限制自身实力的展现，也会限制海军向国际炫耀武力。

这两天，萧震雷也一直在思考要如何将海军舰队进行重新编组，经过这两天的思考，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致模糊的构图，他认为不能将海军舰队的主要力量限制在各个海域防区内，必须让海军主力舰队能够自由来往于各个海域。

首先将海军所有力量划分为主力舰队和海防警卫队两个部分，主力舰队负责对外征战和对外宣扬国威、炫耀武力、保护国家利益，而海防警卫队则负责各处海岸线、国内海军基地、国外海军基地以及势力范围内的海

防巡逻任务，防御外地入侵、配合海事部门打击走私等任务。

目前华国国内一共有七处海军基地。新加坡一处、东马来亚省的仙那一处、在金兰湾一处、在那霸一处、在东南沿海一处、在渤海湾一处，在海参崴一处。但这些还不足，还必须在北太平洋建立两处海军基地。北疆地区一杯的喀拉海建立一处，再在漠东海建立一处海军基地，如此就可以守卫整个华国的海疆。

而华国在海外的海军基地也有不少，例如朝鲜釜山一处、日本横须贺一处、佐世保一处、在北马里亚纳群岛一处，在马绍尔群岛一处、在加罗林群岛一处，在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一处，在所罗门群岛一处、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一处，在马尔代夫一处、在波斯湾的迪拜一处、在索科特拉岛一处，在也门的穆卡拉一处。在地中海的塞浦路斯一处。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华国在多个国家还有陆地军事基地和空军基地。只是相对于以上这些基地来说规模要小一些。

萧震雷认为这些还不够，距离华国越近的基地对于外国威慑的作用越小。只有距离外国越近的军事基地对外国的威慑越大，因此他认为必须要将海军势力范围向外延伸。

首先在可以与美洲的墨西哥、古巴、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几个主权国家进行友好合作，支援他们对抗英法等欧洲殖民国家，想办法在这些国家租借一个靠海的地方作为军事基地，逐渐将海军势力向外扩张。

再扶持非洲各地土著反抗欧洲殖民者的统治，支持他们脱离欧洲殖民国家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如此一来，欧美国家将自顾不暇，无力与华国争雄，而且欧美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是存在着矛盾和嫌隙的，只要有心，总能想到办法分化瓦解他们。

萧震雷决定将海军舰队的主力向防御圈外推进，首先将以前的布局打破，他决定将整个海军舰队的海防警卫队分为七支小编队，第一编队部署在以马绍尔群岛为基地的南太平洋海域，第二编队部署在日本北海道、海参崴等基地，活跃在北太平洋海域，第三编队部署在白令海、漠东海和喀拉海一带，第四编队部署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第五编队部署在西马来亚、缅甸和孟加拉一带，第六编队部署在南华国海和湾岛以南一带，第七编队部署在爱东海、黄海和渤海一带，距离华国越近，基本上都是防御圈内部，受到的威胁很小，因此部署的海防警卫队的力量相对要小一些，越往防御圈外，力量越强大。

将海军舰队的主力舰队编为七支舰队，在太平洋部署第一、第二、第三。这些舰队的司令部分别设在日本的横须贺、塞班岛、莫尔斯比。在喀拉海部署第四舰队，司令部在迪克森。在印度洋部署第五舰队和第六舰队，司令部分别在马六甲和阿曼的马斯科特，在地中海部署第七舰队，司令部设在塞浦路斯拉纳卡。

在他的计划里，每支海防警卫队配备一艘巡洋舰、两艘不超过一千吨的驱逐舰、三艘炮艇、两艘鱼雷艇、一艘补给舰。主力舰队每支分舰队，分别配备三艘或四艘战列舰、两艘或三艘航空母舰、十二艘轻重巡洋舰、二十四艘驱逐舰、二十四艘鱼雷舰、十二艘补给舰、十二艘潜艇。

但是萧震雷也知道，就目前而言，海军方面还依然是战列舰称王的天下，因此每支分舰队配备三到四艘战列舰是符合常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机性能大大提升，航空母舰将会完全取代战列舰，所以即便是这七支舰队整编装备完成，以后每隔几年也会逐步将那些已经老旧的战列舰退役，直到完全将所有的战列舰都退出海军序列，海军也从现在开始不再建造战列舰。

按照萧震雷设想的这种编制，即便是完全整编装备完成，在总吨位也赶不上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但是绝对要比美国海军强大得多，而且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海军舰船和吨位的多少也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力量的标准，打击能力才能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力量的标准。

直到现在为止，欧美国家也依然没有发现将战机用在航母上的巨大打击能力，毕竟目前欧美国家的战机技术也仅仅只是摆脱了原始技术，尽管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却还不足将它用在航母上，也就是无法让战机在航母上起降，但是华国不同，华国已经早在开战之时就已经将舰载机技术用于航空母舰，并逐步训练出一直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海军舰队。

华国海军中的战列舰的战斗力也低不容小觑的，它们的作战能力至少不会比如今各国最先进的战列舰差，但是它们在华国海军中的真正作用只是为航空母舰做掩饰而已。

就目前华国海军的实力而言，已经完全可以完成战后对舰队的整编，不需要再继续建造新的战舰增加海军吨位，不过军队武器装备总是要实时更新的，现在是战时没有办法，造一艘就投入战斗，但是战斗结束之后，每年都要淘汰一些老旧的战舰，装备一些新式战舰，这是保持或者增加海军战斗力必须要做的，除非别的国家都不在研制建造新的战舰。

其实目前华国海军大部分力量都处以闲置状态，只有少部分在地中海当任作战任务，其实说大部分海军力量处于闲置状态是说他们没有参加作战，但是他们却没有闲着，每天在进行着各种训练，毕竟华国海军建立起来的时间太短，而且发展太迅速造成了很多海军将领和官兵们都没有多少经验，对海洋也不是很熟悉。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艰苦努力学习和训练，华国海军再也不是菜鸟了。(未完待续)

第727章远征第二舰队

9月8日，黄山，总统别墅。

萧震雷漫步在山间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烦闷的心情一下子消散了很多。从山顶看向山下，半山腰缭绕着云雾，犹如人间仙境。王亚男和程碧瑶两女带着孩子们在前面嬉戏，玩得好不快活。

在山上逛了一圈，一家人都是满头大汗地回到了别墅，萧震雷还没有来得及洗澡，就见穿着一身军装的王亚乔走了过来，“大总统，刚刚从莫斯科传来消息，弗拉基米被刺杀了！”

“什么？”萧震雷脸色一变，“是你派人干的？”

王亚乔摇头道：“不是，我们安排的前俄国特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件事情透着蹊跷，苏俄方面认定的凶手是社会革命党的人，但是根据我们调查和推测，当时这个刺客并不在现场，弗拉基米被刺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次演讲，正准备上车，那时有一个女工人上前与他说话，就在他转身的时候连续响起三声枪响，其中一枪打中了与他谈话的女人，而他自己中了两枪，根据可靠消息，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以现在苏俄的外科医术水平还不能将子弹拿出来”。

萧震雷前一段时间确实暗中隐晦的指示王亚乔派人冒充那些反对弗拉基米的苏俄内部高层的手下对弗拉基米行刺，警告他一番，让他不要做得太过分，但这也只是警告，并不会真的要杀他。实际上萧震雷也是一直反对用刺杀这种方法达到政治目的，这一次也是见弗拉基米做都太过分了才让王亚乔警告他一下。

有人先动手倒是让萧震雷确实很吃惊，其实在另一个时空，弗拉基米也是同样受到过刺杀的，刺杀的情况虽然与这次略有不同，但是也相差不多。

萧震雷思考几秒钟问道：“这个弗拉基米现在还能处理政事吗？”

“苏俄方面防备甚严，我方情报人员还无法得知他的情况，但从各种情况分析来看，他的伤势应该还不是太严重。否则苏俄方面的政令不会这么通畅！”

萧震雷点点头，然后指示道：“密切关注苏俄方面的情况，一有消息马上汇报！”

“是，卑职先下去了！”

萧震雷洗澡出来后没多久。陈布雷走过来报告：“大总统，刚才蒋总参谋长打电话过来说，英法美三国海军司令部联合发来电报，希望我方派人去参加协约国海军高层会议！”

萧震雷道：“哦？派人去参加海军高层会议？你说英法美这是有什么意图？”

陈布雷略一思索就道：“以卑职的想法，英法美三国很可能是想从海面上彻底解决德国海军。以保持海面航线上的安全！”

萧震雷走了几步停下道：“想要彻底解决德国海军只怕不容易，据说德国方面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很多海域都部署了大量的水雷，如果不清楚这

些水雷不防图，想要逼近德军海军基地与之决战几乎不可能，而且那一带接近德国本土，德军的空军也不是吃素的，英法美的意图只怕不容易实现，不过如果是协约国海军联合行动，我们还是派人去参加一下，你这样回复蒋百里。让程璧光去一趟，他去过欧洲，对那边也比其他人熟悉一些”。

陈布雷弯腰道：“是！”

为了照顾华国方面，英法美等国决定将海军高层会议的地点定在意大利的罗马召开，程璧光接到总参谋部的电话之后，很快收拾行李就乘坐专机飞往欧洲。

协约国各国海军高层在意大利罗马召开联合会议，经过三天的商讨，会议决定五国海军分别出动若干舰船组成协约国联合舰队前往北海与德国海军进行决战，期望一举解决德国海军主力，然后将德军彻底封锁在陆地上。

英法美的想法是很好的。如果解决了德国海军，那么协约国的战就好打了，协约军队就可以在任何海岸线进行登陆，海军方面还可以从北方进行登陆。不过这只是一个想法，想要彻底解决德国海军可不是那么容易。

几天后，程璧光从意大利回国，立即赶到黄山面见萧震雷，向萧震雷汇报了此次去意大利罗马参加协约国海军军事会议的全部详细过程以及会议的决议。

萧震雷听了程璧光的汇报后问道：“舰队要什么时候抵达亚塞港？”

程璧光说道：“最迟10月12日之前要抵达亚塞港！”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你认为该派谁统领舰队参加联合舰队？舰队的组成情况如何安排？这些问题，你在回来的路上想过吗？”

程璧光说道：“是的。大总统！按照此次会议的决议，我方应该最少派出三十万吨的舰队规模，在回来的路上我想过了，也征求过萨镇冰司令的意见，我们认为此次出征的舰队应该由四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八艘重巡洋舰、十二艘轻巡洋舰、二十四艘驱逐舰、鱼雷艇三十六艘、补给舰十二艘、潜艇二十四艘。至于舰队的主将，卑职想毛遂自荐”。

萧震雷看向程璧光，“哦？你想当任出征舰队主将？”

“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想了想，点点头道：“你对欧洲的事务熟悉，在欧美各**方也都有些关系，以你的指挥才能，你做主将确实是最合适的，好吧，我同意了，此次就让你统帅舰队出征大西洋。

另外，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说，你也是知道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我们东方的价值观不同，在西方虽然也有人情关系，但是却是利益至上，你在跟西方各**界打交道的时候一定前往要注意，既然他们不讲人情，只讲利益，那你也只讲利益，但凡涉及到我国利益的事情，一定要拼死捍卫我国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就算你跟别人的关系再好，也不值一提！”

程璧光答应：“是，卑职明白！”

“还有，你认为把航空母舰派过去好吗？如此，岂不是让西洋各国得知了我国航空母舰的秘密，此后西洋各国不是会争相效仿，那我国海军怎

么还会有优势可言？”

程璧光却笑道：“大总统过滤了，以前我一直很纳闷，航空母舰这么强大战舰，大总统为什么不让我们拿出来对敌作战，而只是一直秘密研发，并且努力训练，却没想到大总统是担心航母的秘密被西洋各国发现，其实大总统大可不必担心，您智慧如海，应该知道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而且像航空母舰这种庞然大物，再加上它的强大作战能力，就算我们的保密措施在严密，总会有一天会被西洋各国注意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到时候各国也会效仿，而我们只要始终保持航空母舰的技术远超其他国家，我们就始终能够保持战斗力的优势，就例如现在，我们的航空母舰已经装备了对空和对海探测雷达，还装备主动和被动探测声呐系统，有远超其他国家战机性能的舰载机和对空防御系统！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望尘莫及”。

萧震雷一拍脑袋，摇摇头苦笑道：“看来是我太在意了，是我受儒家的影响太深了，就像一个低调的武林高手，总想着隐藏自己的本事，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厉害，担心别人来偷学，实际上是我想多了，有好东西当然要拿出来亮一亮，锦衣当然不能夜行，要不然穿着这锦衣有什么用处呢？你说得对，武器造出来就是用的，战舰造出来就是用来防卫海疆、杀敌立功的，不过咱们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了，这次派四艘最先造出来的航空母舰加入舰队！”

程璧光问道：“就是那四艘水上飞机母舰吗？那四艘水上飞机母舰每艘都只能搭载三十多架战机，而且配备的都还是第二代战机，舰船和舰载机都没有装备对空和对海雷达，只有主动和被动声呐探测系统，就算将四艘一起行动，也不过一百二十架战机，如果德军派出大量的陆基战机来进行轰炸，我们不一定能挡得住啊！”

这时萧震雷却笑道：“又不是只有我们一支舰队，不是还有英法美意的舰队吗？难道他们舰船上的防空武器都是摆设？再说，舰队能不能逼近德国海岸还不一定呢。你要记住，我们不能表现得太抢眼了，一旦超出英法美的承受范围，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孤立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力还不足，经济水平还不足以支撑我们称霸世界，所以这个时候该藏拙的时候还是要藏拙，等到我们的国力足以支撑我们称霸世界，到那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必担心”。

程璧光起身道：“是，大总统，卑职明白了！”

萧震雷摆手道：“嗯，我就不留你了，你马上赶回京城准备出征事宜，舰队还需要维护保养、集结、官兵们也需要给几天假期，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这个主将去处理，尽快把舰队组建完成，然后开拔启程吧”。

“是，卑职告辞！”(未完待续。)

第728章一言而决

出征大西洋的舰队被命名为远征第二舰队，而沈寿堃率领的则是远征第一舰队，目前活跃在地中海，支援远征军的作战，基地驻扎在塞浦路斯。程璧光被任命为远征舰队总司令，兼任远征第二舰队司令，沈寿堃率领的远征第一舰队受到程璧光的节制，但程璧光的整个远征舰队却又要受到西方战区最高指挥官蔡国栋的节制。

9月19日，远征第二舰队在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集结完毕之后立即启程向法国西南部的亚塞港而去。这支舰队是一支特混舰队，既有战列舰，又有轻型航空母舰，这支舰队极为庞大，仅凭它的组成规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海军整体实力都没有它强大。

远征第二舰队由四艘战列舰、四艘轻型航空母舰、八艘重巡洋舰、十二艘轻型巡洋舰和二十四艘驱逐舰、二十四艘鱼雷舰、二十四艘潜艇和十二艘补给船组成，规模堪称庞大无比，这几乎是目前华国海军四分之一的作战力量了。

这支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引起两岸民众的疯狂围观，这么规模庞大的舰队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整个舰队几乎将马六甲海峡塞得满满的，极为壮观。

京城，总统府。

萧震雷想起远征第二舰队，放下手中的钢笔，按响了电铃，不一会儿，秘书小高走了进来，“大总统！”

萧震雷道：“远征第二舰队到了什么地方？”

“大总统，今天早上舰队发电报过来，说已经过了马六甲海峡”。

萧震雷想了想，摆摆手：“算了，你出去吧！”

小高却没有马上出去，说道：“大总统，刚才陆征祥从日本东京发来电报，说日本的战犯已经全部审判完毕，他不日就会携带所有判决结果回国呈送大总统阅览”。

萧震雷点头道：“好，他回来之后。让他立即过来见我！”

“是，大总统！”

9月21日，陆征祥就从东京乘专机飞回京城，下飞机之后刚回到家就接到了总统府打来的电话。通知他马上去总统府。

陆征祥知道萧震雷肯定要他去汇报对战犯的审判情况，他连口水都没有来得及喝就带着判决结果来到了总统府。

“来来来，老陆，过来坐！”萧震雷坐在办公室内的休息区沙发向刚刚走进来的陆征祥打招呼。

“是！”陆征祥答应一声来到萧震雷下手边坐下。

萧震雷沏茶两杯，给陆征祥递过去一杯：“来。喝茶！”

“多谢大总统！”陆征祥小心翼翼接过茶杯道谢。

两个喝了几口，品尝了这种茶的味道，陆征祥便放下茶杯，一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一边说道：“大总统，这是日本所有战犯的审判结果，请您过目！”

萧震雷点点头，接过文件看了起来，第一张纸上就写着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寺内正毅的宣判结果，寺内正毅被判处死刑。又翻过一页，这一页上面写着对东乡平八郎宣判，东乡平八郎也被判处死刑，接着是鲛岛重雄、神尾光臣、秋山好古等十几名日军大将都被判处死刑，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多名日本海陆军中将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另外还有十几名少将被判处无期徒刑。

看完所有的宣判结果之后，萧震雷问道："对于这些战犯，既然已经宣布了宣判结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什么时候对他们执行？另外。对于那些要执行死刑的战犯，你们准备用什么方法执行死刑？"

陆征祥回答道："大总统，具体什么时候执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没有定下来。这些战犯有的审判完半年了，有的才刚刚宣判结果。我来之前，秦连魁让我回来之后征询一下大总统的意见。另外对于采用什么方法执行死刑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各国法官们的意见都不相同，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有人认为直接枪决。理由：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死刑方法。第二种，有人认为应该采用绞刑，理由是这样能够保持尸体的完整，对于死者是一种尊重。第三种，有人认为应该砍头，理由是这样比较保险，没有人能够在头被砍掉之后还能活命。第四种，给他们每人一杯毒酒，理由是这样最简单，毒药的花费也不高。这四种方法，每一种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正是因为意见不统一，所以目前还没有决定下来！"

萧震雷听着陆征祥说着话，点燃一支烟抽着，烟火忽明忽暗，陆征祥说完之后，他过了一分钟才说道："老陆，你认为我们要对那些战犯进行审判的目的是什么？仅仅只是惩罚吗？"

陆征祥听得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他说道："我想除了对他们的所做作为进行惩罚之外，还有警示后来人的目的吧？"

萧震雷吐出一团烟雾点头道："不错，杀人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要杀一个人何等的简单？现在欧洲战场每天都要死上数万人，那些士兵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他们就理应被当做炮灰？而那些曾经是日本高官和高级将领的家伙们，他们曾经是何等的身份显赫？难道说他们的生命就要比那些士兵的生命高贵？有的人可能认为某种执行死刑的方法比较残忍，我们要尊重生命，所以即使对死刑犯也要保持尊重，尽量让他们的尸体完整，可我不这么认为。是不是残忍，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在作怪，难道我们每天宰杀那么多牛羊就不残忍吗？难道他们的国家每天都在派遣数万还没有完成训练的新兵上战场送死就不残忍？为什么要将这些人判处死刑、执行死刑就残忍了？要我说，他们这是装比，这是既想当那什么，又想立牌坊，十足的虚伪！给秦连魁传达我的意思，既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部的意见不同意，那么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定，谁如果有意见，让他来找我！

执行死刑的时间就定在10月1日上午9

点，在东京找一片地方够大的空地搭建刑场和断头台，执行死刑的方法采用第三种，全部砍头，刽子手和断头刀从我们国内找，清朝才灭亡几

年的时间，我相信能够从各地找到足够的刽子手和断头刀，死刑执行完毕之后，给我把那些战犯的头颅全部堆成京观塔，用水泥混凝土固定起来，不准任何人破坏，无头尸体全部焚烧！就这么办吧！你可以让秦连魁告诉各国法官们和各国媒体记者，就说这是我的决定，如果他们不满，让他们来质问我，媒体可以把我的决定向全世界宣布，以后就算出了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负全责！这个世界上，任何成年人做错事都得负责任，那些日本战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难道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惩罚？如果我们不替那些冤死的无辜平民主持公道，那么他们就白死了！砍那些战犯的头，是为了警告其他人，平民是无辜的，战争应该远离他们，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对其他国家开战，但是不要把战争的残忍强加给平民，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纳税，他们就应该享受平安，就这么简单”。

陆征祥站起来道：“是，卑职明白了！”

陆征祥将萧震雷的意见用电报发给秦连魁，秦连魁接到电报之后立即派人返回国内寻找刽子手，此时距离满清被推翻才不过七年的时间，想要找到几十个刽子手还是很容易的，只几天的时间就找到了足够数量的刽子手，这些刽子手接到邀请和足够的路费之后很快就赶到了上海汇合，然后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统一乘坐轮船前往日本东京。

老丁是从东北来的刽子手，他长着一身的横肉，别人只要看他那长相和身板就害怕跟他呆在一起，实际上所有的刽子手都是他这副德行，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杀气镇得住刑场上那些冤魂。

老丁背着一个布包，穿着布鞋，身上还穿着一件很旧无袖对襟短衫，一条裤子都快齐膝盖了，头皮光得发亮。他这副形象看上去非常老土，但是没有人笑话他，也没有人敢笑话他，因为坐在这甲板上的曾经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刑场刽子手。

“我叫陈大壮，是安徽来的！”一个身材矮壮的汉子对老丁说道。

老丁摸了摸光亮的头皮憨厚说道：“叫我老丁好了，我是东北来的！”

陈大壮说道：“老丁大哥，你怎么会愿意去日本？”

老丁道：“怎么不愿意？我太愿意了，就算不给钱，只管饭，我也愿意跑一趟，当年那些该死的东洋小矮子们在我们那旮瘩杀了太多人，这么多年了，这个仇一直没法报，想不到这次有机会去砍那些东洋小矮子大官的脑袋，不砍白不砍，这次能报仇了，咱心里高兴啊！对了，你怎么愿意去东洋啊？那么远！”

陈大壮傻笑道：“为了钱呗，要不是为了那几百块，我才不跑那么远，还要漂洋过海，遭罪啊！”

老丁听了陈大壮的理由忍不住摇了摇头。(未完待续。)

第729章斩首战犯

剑子手们一路漂洋过海来到东京，这一路上不少人都晕船，上吐下泻，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出过远门，有的人甚至都没有离开过县城，就更别说这次是漂洋过海出国了。

抵达东京之后，刽子手们被安排在一间房子住下，这里是军队的驻地，直到几天之后，他们才恢复元气，又变得一个个杀气腾腾。

要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在10月1日那一天统一执行斩立决的消息早就在一个多星期之前传扬开了，最先得知消息的是华国的新闻报业，这些新闻媒体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派出记者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消息很快传到国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全世界各地都得知了这个消息，世界各地很多人都乘船赶往东京准备观看对那些日本战犯的行刑。

日本人发动战争对俄国、朝鲜和华国很多人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很多人因此家破人亡、无家可归，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兄弟姐妹的人对日本战犯们恨之入骨，他们听说10月1日要对那些日本战犯进行斩立决的时候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当地有关部门办理出国手续，准备前往日本东京观看行刑。

当办理相关出国手续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询问那些人出国理由时，得知他们都是准备前往东京观看行刑的时候非常惊讶，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华国、朝鲜此次前往日本观看行刑的民众多达八万多人。

这个数量太大庞大了，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内阁总理宋世杰还专门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好这些民众在东京的安全、食宿工作，特别是一定要保护好行刑现场的安全，防止发生骚乱事件。

今天已经是九月三十号了，明天就是对日本战犯们行刑的日子，刽子手们正排成几排在军营的训练场上练习着挥舞着断头刀，负责训练他们的就是老丁。

老丁虽然老了，但他从前在刽子手这个行当里可是赫赫有名的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别看老丁长得五大三粗、一身横肉。但他绝不止是一个砍犯人脑袋的简单刽子手。满清十大酷刑，他样样精通，其他各种酷刑也是了如指掌，他对砍脑袋的活计娴熟得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据说当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被送上刑场时，他就是其中一个刽子手，当年那事结束之后，据传有人想替六君子报仇。把老丁也列为了报仇的对象，老丁担心遭到报复才携家带口回到东北老家躲灾。

刽子手行刑的时候一定要眼快手快刀快，一刀就斩下犯人的头颅，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也绝不能有第二刀，不让犯人有丝毫的痛苦，如果在行刑的时候断头刀被卡在颈骨中，事情就大条了，据说这样会让刽子手日后倒大霉。犯人在遭受莫大的痛苦死去后会变成恶灵整日里缠着刽子手，让他不得安宁，因此刽子手绝对是一个高技术工作，需要刽子手对人体颈骨有着充分的了解，需要刽子手每一次都能砍在准确的位置，而要达成这种程度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它需要刽子手每日不停的挥刀练习劈砍，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练成快准狠的绝技。

刽子手们的待遇也是不错的，这既然是一个高技术含量，又是一个高危行业。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因此只有那些天生体魄健壮、体内阳气充足之人才能从事这个行当，而且每一个刽子手的收入都是不菲的。

以前衙门里给刽子手们的薪水绝对是高薪待遇，衙门要养着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不仅如此，那些即将要被送上刑场斩首的犯人的家属为了不让家人在刑场上受罪，都会在行刑前一天或前几天给负责行刑的刽子手送些好处，央求刽子手在行刑的时候一定要干净利落，不要让他们的亲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一”

“哈”

“二”

“哈”

“三”

“哈”

老丁背着手在众刽子手们面前不停地喊着号子，刽子手们就一个个挥舞着断头刀不停的劈砍。练习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老丁终于停止了喊号子。

“好了，行刑之前的练习就到此为止了，我知道你们肯定浑身腰酸背痛，这也难怪，我们国内废除斩立决这种刑罚已经多年了，你们也是多年没有挥舞过断头刀，现在再捡起来也难怪会腰酸背痛，不过经过这么多天的恢复练习，相信你们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刑场上行刑之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不用我多说，你们应该都明白，明日行刑之时千万别出意外，一刀解决，绝不能出现补刀的情况，否则就会出大笑话，咱们这次可是出国了，让洋人笑话咱技艺不精，咱可丢不起这人。当然了，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行刑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发生意外，有的人骨头长得与别人不同，也有可能在行刑时你们当中有人状态不佳而造成一刀没有解决的情况，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真发生这种事情，你们也不要慌张，一定要迅速斩下第二刀，都明白了吗？”

所有刽子手们一起大声回答：“明白！”

老丁刚要喊散了，这时负责带他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孟主任开着一辆小吉普车过来，汽车停下来，孟主任从车上下来对老丁打招呼：“老丁！”

老丁连忙小炮两步过去讨好道：“孟主任，您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指示？”

孟主任摆手笑道：“指示没有，就是有几句话事情要交代你们一下，另外给你们带来几坛从国内运来的烧刀子，明天就要行刑了，听说你们在行刑之前要喝酒吃肉壮胆，所以我就找人从国内买来这些烧刀子，另外还有些卤料肉食，全部都是给你们的，都给我吃好喝好，养足力气和精神，明天把你们的拿手好活好戏都使出来！”

老丁拍着胸脯打包票，又是鞠躬又是点头哈腰，“孟主任您就放心吧，我们绝对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

孟主任满意的点头："好好，对于你们这些人，我和曹**官还是很放心的，明天就看你们的了，老丁啊，让他们把酒肉都卸下来吧！"

"是，孟主任！"老丁答应一声，立即招呼其他刽子手们从吉普车上将酒肉都搬下来。

当天晚上，老丁和刽子手们一个个都吃饱喝足后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10月1日上午，行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刑场就设在东京郊外一片开阔的平地上，为了维持秩序，在刑场的周围围着一圈铁栅栏，刑场内又分为若干区域，全部单独隔离，而从入口处进入刑场内部，又要经过九曲回肠之道，尽管进场和出场都很繁琐，但此举却可以让会场秩序变得稳定，而且也有利于保卫人员甄别心怀不轨之人。

天还没亮，刑场周围就聚集了数万人，这些人不仅有从华国来的，还有从朝鲜来的，更有从西方各国来到，但更多的是当地的日本人，日本人当中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平民，少数是日本各界人士，还有即将被斩首的日本战犯的家属们。

为了防止发生骚扰现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请华国驻军派遣了一个团的兵力维持秩序，这次来的围观之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兵力维持秩序，现场秩序一片井然有序，尽管有人不停地说话、议论和哭泣，但是却没有发生拥挤、吵闹和踩踏等情况，人群当中还不停地有一队队士兵巡逻。

东方天际渐渐发白了，太阳跳出了地平线，人们纷纷拿出带来的食物做早餐，解决肚子饿的问题。

幸亏现在是中秋之际，天气还不是很冷，多数人都带了外套，挨过清早时一段时间的低温，太阳升起后，气温开始回暖。

到了早上八点，人数越来越多，刑场之门被守卫士兵们打开，在士兵们的指挥下，民众们按照秩序进入刑场之内，进去之后又有人引导他们进去相应的位置坐好。

而此时从远方东京城方向的道路上升起滚滚烟尘，一连二十几辆卡车正向刑场开来，这些卡车上大半都是战犯，少数卡车上是沿途看押的士兵。

押运战犯的车队从另一侧直接开进了形成内，车队停下之后，押运士兵们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将战犯们押送到断头上上，此时全场数万人全部站了起来，战犯亲属们那边甚至出现了混乱，很多战犯亲属们想要强行越过栏杆，却被警戒的士兵们拦下，经过一番警告之后，有些混乱的局面开始安静下来。

秦连魁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高**官、也是此次的监斩官，他早已经坐在了主位上，两侧坐着其他各国法官们，没有规定各国法官们一定要来看行刑，但是这些外国法官们还是一个都来了！

"法官大人，时辰已经到了！"

秦连魁掏出怀表一看，当即道："时间到，开始行刑！"

数万围观民众此时再次全部站了起来，现场又开始混乱了，现场很多人都是受到过日军残害的幸存之人，他们一个都举着手臂歇斯底里地大喊：“杀，杀！”

剑子手们抽掉凡人们背后的插标扔在地上，每人端起海碗喝了一大口酒，一半咽下，一半喷在断头刀上，然后所有剑子手举起断头刀。

“斩——”

一片刀光闪过，人头滚滚落地，几十个人头同时落地，那场面是在太壮观了，大多数民众都大声呼喊：“好！”(未完待续。)

第730章法治建设

“大总统，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已经于一个星期前全部送上断头台执行了死刑，另外其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战犯全部被押送来京城关押在监牢内！我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也到此结束了，已经解散，我今天是来向大总统述职的！”

听了秦连魁的汇报，萧震雷肯定了秦连魁和其他前往日本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和法务工作人员的成绩，“秦法官，这次你们做得不错，既代表我国主持了国际正义，又宣扬了我国国威，这经历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履历。待欧洲战事结束之后，协约国方面肯定会组建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奥战犯进行审判，你们有了这次难得的经历，却也是很好的优势，到时候我会推荐你们加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工作的！”

秦连魁很高兴，连忙起身道：“多谢大总统栽培，我们定不会忘了大总统大力栽培之恩！”

萧震雷摆手道：“不是我栽培你们，是人民需要你们，所以国家才会栽培你们！你们得到了国家的栽培，理应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效忠，懂吗？”

秦连魁立即立正弯腰道：“是，卑职明白！”

萧震雷又道：“这几年政法部门的工作逐渐有了起色，但是还不够，你们要执法，首先得让民众有法律意识，民众自身有了法律意识才会遵纪守法，现在很多人还是法盲，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都有什么内容，他们只知道王法，他们判断是否犯了王法的标准是以道德为标准的，而并非是以法律为标准，这说明你们的工作还不到位，要想让民众遵纪守法，就得让他们懂法。那么如何让他们懂法呢？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了，要多想，多做，想好了。就得去做，要大力的宣传！”

秦连魁连忙答应：“是，卑职明白！”

“新政府建立已经五六年了，这些年我们各地很大程度上执法还是按照满清那时候的做法执行，各地肯定存在着不少的冤假错案。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我敢肯定绝对不少，地方上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指望他们去将已经审判过了案子重新再审，只怕不太现实，但是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既然存在冤假错案的情况，就要想办法、下大力气去为那些冤假错案平反，有关部门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要认真，必须从中枢开始。只有上层认真了，下面才会认真，如果我们中枢都不认真对待，那么下面地方上就会得过且过，中枢必须拿鞭子赶着他们去认真对待任何与民生疾苦相关的工作！”

“正好这次你回来了，我在想政法部门是不是要成立一些巡视小组，分别派往全国各地巡查各地这些年的案件，凡是证据不足、存在着疑点的案件，一律要督促各地法院重新查找线索、重新审理。另外还要成立一些巡回法庭，对于那些但凡是民告官的情况。一律受理，而且这种情况还要形成常态，不能今天做了，明天就不做了。这不行！”

“好的！”秦连魁答应，却又道：“只是组织巡回法庭是不是有些多此一举？老百姓要控告当官的，不是没有办法，各地民众可以到更高一级的法庭控告当地官员！再说这样也不符合程序啊”。

萧震雷摇头道：“看来你是没有去过地方上任过职务，你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啊，老百姓根本不懂官场那一套。他们也不懂民告官的程序，而且更高一级的法庭都在大城市，你让一个农民去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去告官，不是让他们抓瞎吗？组织巡回法庭并不违背相关的制度和程序，只是相关制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并不代表不能这么做，你们做工作的时候不能被制度绑住手脚，只要对工作有力且利国利民，就应该不循规蹈矩，在不违反制度和程序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手段！”

秦连魁又立正道：“是，卑职明白了！”

“任何好的政策都是需要人去执行的，如果执行的人不得力、不明白上面的本意、初衷，就算再好的政策也不仅对百姓没有好处，还会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所以，你们在挑选人员去执行的时候，一定要选对人”。

“是！”

萧震雷其实一直都想在法治方面下点工夫，因为他知道，如今各级官员和各地方各部门官员们以及工作人员、执法人员有不少都是从满清和前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也是当初没办法的事情，当初官员和执法人员都严重不足，因此不得不留用很多满清和袁世凯时期的官员、执法人员。

而留用那些没有经过思想教育的官员，肯定是会存在很多隐患，实际上萧震雷也知道，即便是受过思想教育的官员和执法人员，谁也不敢保证他们就能一心为国而没有任何私心，谁也不敢保证他们不会向邪路上走。

萧震雷认为现在也时候把手上那一根绳子紧一紧了，否则时间长了之后就更难处理，他之所以想这么做也是被现实的情况逼的，就在前两天，就有人在总统府门口告御状，哪里不能告状？为什么要来京城告御状？既然能来告御状，肯定是有天大的冤情，否则谁也不想遭这份罪。

还不止前两天，这几年来，时常有人来总统府门前告御状，每一次都查出来了大问题，而且今年来告御状的情况特别频繁，这也让萧震雷意识到吏治问题有点严重了，必须要出重拳了。

第二天，萧震雷前往最高法院参加会议，最高**官沈秉真以及法官团成员们全体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萧震雷亲自参加这次会议，已经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沈秉真、秦连魁以及法官团成员们谁都不敢大意。

沈秉真说道：“这次召集大家开这个会议，主要是商量如何加大对民众法律意识的宣传工作，如何加大打击从上到下的各部门违规违制的情况！这次大总统亲自来参加，就是为了我们指明工作方向的，大家欢迎”。

一阵激烈的掌声响起，萧震雷板着脸压了压双手，待掌声停下来之后说道：“我只能指出一个大方向，具体的工作还需要你们去做。自从新政府建立到现在已经是有五六年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注重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而在法治上的精力少一些，我们新政府建立的时候留用了不少

满清和袁世凯时期的官员和执法人员，现在这些人正在慢慢腐蚀我们的同志们、腐蚀我们历经万难才建立起来的政权，现在我们政治稳定、经济和军事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也是时候将这些人当中具有阻碍国家发展的官员和执法人员撤换下去了，不仅要撤换掉他们，还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给其他人有歪心思却还没有走上那条路的官员和执法人员们一个警告，我们要始终保持我们队伍中的纯洁，为国家向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而且从今以后，我们都要始终保持这种力度！”

“当然，那些人当中也不少没有为民请命的好官和执法人员，对于这些人呢，我们不但要继续留用他们，还要重用，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人心归附，我们的事业才会有前途可言！首先要拿下来的，就是那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之人！等办完这个阶段，再拿下那些尸位素餐之辈，现在咱们并不缺乏官员，所以对于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也要逐步拿掉，现在很多部门都是明明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做的事情，却安排两个或好几个，为什么要养那么多闲人呢？我们吃的穿的都是来自百姓们纳税，都是他们的血汗钱啊，却养着那么多闲人，我们要把那些没有能力、只知道混日子的人全部清理出去，只留下真心为民做主、肯干事、努力干事的人，当然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吃糠咽菜，我们既然有着崇高的理想，在为人民的同时，也要兼顾家庭和亲人，提高我们同志的待遇，这些就是我指定的大方向！”

沈秉真接着道：“既然大总统为我们指明了大方向，那我们就围绕这个大方向展开工作！现在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秦连魁举手道：“那我先说一下，我认为可以先从历年来已经审判结案，但在证据上和情理上存在疑点，或者证据不足的案子着手，将这些案子重新审理，我相信既然证据不足或者存在疑点的案子，背后肯定有着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些案子的经手人不管他本身有没有问题，至少他的工作不合格、不严谨，拿下这样的人不可惜，但如果能查出问题，那就是大收获，另外在办案上，一定要严格执行程序，对于越过相关程序而进行审判的案子，也要重要审查，我们要成立专门督察小组，派往各地方督促地方相关部门重新审理这些案子，我的意见暂时就这么多！”(未完待续。)

第731章惨烈凡尔赛

官场大换血的行动悄然无声的展开了，中枢政府既没有大张旗鼓的展开大量的宣传攻势，也没有跟地方政府通气，按照萧震雷的要求和指示，先从整治积年旧案开始，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长期作战的过程，以不动摇政治局势为原则，因此它注定是不会掀起太大的波浪，但在水面之下却也不会太平静。

其实萧震雷也知道，以现在的情况根本不适合整顿吏治，因为现在是大战时期，国家的重心都放在对外作战之上，而在这个时候整顿吏治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国家力量，有影响团结的嫌疑，但是萧震雷也知道，不整顿不行了，满前时期遗留的腐朽气息已经开始腐蚀新生的政权，越早整顿越好，时间拖得越长对日后的影响越大。

在全国所有省份和地区中，除去新增加的北疆和西疆地区以及东南亚几个省之外，只有南方各省的吏治情况好一些，南方各省是在萧震雷当任华东总督时期就开始接手的，当时他就对官场进行过一次换血行动，一些满清时期的遗留官员和执法人员被撤换掉，但是推翻袁世凯之后，由于接手的地方太大，所需要的官员和执法人员太多，新政府一时间没有足够的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官员和执法人员，因此为了接管政权而不得不留用了很多满清和袁世凯时期的官员和执法人员，特别是在袁世凯统治北洋政府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几乎是将官员和执法人员全盘接手，所以旧官僚的数量之庞大很是让人惊心。

根据萧震雷的指示，最高法院和监察院等两个部门决定这个长期的任务计划主要先从情况比较轻的南方各省份和地区开始，这样不会引起太大的动静，也不会引起官场恐慌，同时也在北方地区先办一些大案和要案，打掉那些比较大的毒瘤，铲除掉那些大的保护伞，等将南方的情况解决得差不多之后。再集中精力整治北方，没有了一些大的保护伞的庇佑，铲除下面那些小于小虾米就要简单得多。

为了不引起各方的注意力，不闹出大动静。萧震雷并没有专门对最高法院和监察院的工作做过多的过问，只是偶尔跟最高**官沈秉真和监察院院长范之庸进行通话，了解他们的最新进展情况。

欧洲西线战场最近发生的情况吸引了萧震雷的全部注意力，由于法国南部的德军全线向北方撤退，使得协约国尽管是以极大的代价夺回了法国南部部分地区。但仍然大振联军士气。

截止9月中旬，德军在法国南部已经全线退往罗纳河以东、迪朗斯河以北地区，将法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全部放弃，就连马赛港也被德军放弃了，德国人显然和清楚，以目前他们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兵力根本无法守住，因此还不如放弃这些守不住的地区，保存有限的兵力向北方撤退。

到了9月下旬，协约国方面后续增援兵力抵达法国南部地区，大量的作战物资也被运用各种交通工具运抵法国南部。甚至英法美三国船队还将作战物资运抵马赛港，从而为前线军队运来的足够的弹药。

9月27日，以英法美三国大军为首的协约**队再次从法国南部向北方

德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德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马克斯抵挡数日后不得不放弃大部分土地，全线向北撤退，一直撤退到里昂南面的瓦朗斯和格勒布诺尔。

但此时马克斯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事情已经捅到了柏林，德军统帅部的高层们极为恼怒，不久就从柏林传来命令，马克斯被解除了职位，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职位被艾内姆接替。

为了挽回法国南部的颓势。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符腾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元帅全面负责法国东部和南部所有战事。

阿尔布雷希特元帅接手之后立即命令第三集团军防守瓦朗斯和格勒布诺尔一线，命令第八集团军布防勒皮和布里尤德一线，又命令第十一集团军布防在里摩日和布夫拉一线。

法国东南部多山、地形又复杂，阿尔布雷希特元帅手上有三个集团军。总兵力大约在一百万左右，以一百兵力布防法国东南部，符腾公爵感觉非常轻松。

10月初，英法美三国大军在法国东南部发动进攻，但是却遭到了惨败，复杂多变的地形对于进攻有着极大的阻碍。英法美在损失了大约二十万人之后再也无法承受，不得不停止了在东南部的军事行动。德军在法国东南部的补给不足，也暂时无法发动反击，法国东南部的战事也因此停了下来。

英法美在法国东南部的进攻遭到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三国高层经过商议之后又下令从西部地区向德军发动攻势。

10月8日，英法美三国聚集两百万六十万大军，一百零九个步兵师和三十二个骑兵师在西部地区发起全线猛攻，德军一百二十万人拼死抵挡，双方战斗十来天，均损失惨重，联军首先在埃夫勒突破了德军防线。

德军防线在埃夫勒被突破之后，当即如决堤一般，势不可挡，在连锁反应之下，德军防线全面崩溃，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德军立即向凡尔赛和巴黎一带撤退。

英法美三国大军当即乘胜追击，此次进攻英法美三国大军损失三十多万人，而德军撤退到凡尔赛和巴黎一线时还剩下八十万人，损失了四十万，这是自开战一来，德军损失兵力比英法损失多的唯一一次。

德军撤退到凡尔赛和巴黎一线之后又开始重新部署防御，这次德军统帅部名利第2集团军司令卡尔.冯.贝洛元帅为凡尔赛战场总指挥，统辖第1、2、4集团军，加上巴黎和凡尔赛周围一些部队，卡尔元帅手中有九十万大军可以调动。

10月15日，英法美三国大军推进到凡尔赛和巴黎前线，此时德军已经在卡尔元帅的指挥下利用周边的山区和河流在凡尔赛和巴黎一线部署了重重防御工事。

10月18日，英法美三国大军从西南和南面两个方向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却遭到了德军的顽强阻击，激战三天，英法美三国大军损失惨重，德军也没讨得了好，仅仅三天时间内，协约国方面就损失了二十六万人，而德军也损失了十二万。这种程度的损失是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战斗并没有因为损失过大而停止下来，此时的凡尔赛和巴黎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每时每刻都有成百上千人战死在这里，每一秒都都有上百颗炮弹和数万发子弹被消耗掉，整个凡尔赛和巴黎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枪声，硝烟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凡尔赛和巴黎的上空。

战斗进行了十天时间，英法美就战死了六十万人，而德军也损失了四十万，尸体几乎堆成了山，整个凡尔赛都被打烂了，德军在伤亡过半、防线过长、工事几乎被摧毁殆尽的情况不得不放弃凡尔赛，全线撤往巴黎，将已经变成一堆废墟的凡尔赛丢给英法美联军。

这场仗打到这个份上，德军统帅部也知道想要守住巴黎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为部队向塞纳河北方撤退争取时间，尽量守住巴黎更长的时间，让大部队安全撤离道马恩河以北地区，然后在马恩河以北部署防线，以马恩河为天然防线防止协约国联军继续北上。

在兵力打量损失之下，德军不得不收缩防线，聚集兵力，周边地区的德军兵力全部被集中在巴黎周围，并开始渡过塞纳河。

华国京城，总统府。

10月29日，蒋百里拿着西线战场最新战报快步来到了萧震雷的办公室，“大总统，最近情况，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爆发了，几年前的马恩河战役是德军从北向南对英法联军发动进攻，而这一次马恩河战役是英法美三国联军从北向南对德军发起进攻！”

“哦？”萧震雷就猜到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已经不久就会发生，却没有想到英法美三国这么快就开始了，看来英法美是真的拼命了，否则这次也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发起进攻。

他问道：“哦？双方兵力对比如何？”

蒋百里介绍道：“德军将周边兵力全部集中在了马恩河北岸，第一、二、四、五集团军残部加起来五十万人，还有第六集团军，一共大约八十万人，第七集团军部署在法国西北部无法脱身，英法美三国大军大约有一百八十万人，这已经是英法美在法国西部地区全部的兵力了，除了南部还有八十万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支援，目前英国和美国国内基本上都是空虚的”。

萧震雷心里算了算，说道：“这段时间，英法美的兵力损失不小啊！”

蒋百里点头道：“对，我已经算过了，自从英法美从八月开始发动进攻一直到现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损失了大约两百万兵力，是他们三国总兵力的大约百分之四十六左右，可以算得上是伤亡过半了！”

萧震雷站起来道：“英法美三国这次是元气大伤了，仅仅损失这么多兵力的抚恤问题就会拖垮英法美三国的财政！这确实值得我们高兴”。(未完待续。)

第732章精疲力尽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的惨烈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德军以马恩河为天然防线，又在马恩河以南地区几个关键位置部署了十万兵力阻挡英法美联军的进军。

英法美一连数天寸步未进，却损失数万人马，这让英法美高层极为恼火，这段时间以来，联军虽然损失极大，但却是屡战屡胜，他们哪里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当即发布命令，联军部队立即发动强攻，空军方面对德军在马恩河南部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进行狂轰乱炸，在连续轰炸好几天之后，再次发动步兵进攻，这才一举摧毁德军抵抗意志，残余德军六万余人随即向马恩河北岸撤退。

为了给予地面部队进行支援，德军再次从国内调来一千五百架战机参与作战，一时间双方空军力量达到平衡，德国国内的空军力量也被抽调一空。

在德军前部撤退到马恩河以北地区之后，英法美联军随即推进到马恩河南岸，并开始在南岸构筑工事，双方在马恩河两岸构筑的防御工事有一人多高。

在双方努力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都在不停地使用各种交通工具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运到马恩河两岸沿线，在双方的战线后方，大量的作战物资都堆成了山，为接下来的大战提供充足的补给。

11月8日，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正式爆发，双方均出动大量战机企图向对方的阵地发动大规模轰炸，以摧毁对方的防护工事和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但是双方的机群在马恩河上空遭遇，随即爆发大规模空战。

从8日开始，每天都有几十架战机从马恩河沿线上空被击落，幸运的飞行员在跳伞之后落在己方的阵地后方，而不幸的飞行员在落在对方的后方被抓住之后就会受到虐待，可能还会逼问情报之后遭到枪杀。

在空战过后，德国空军和联军空军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向对方的防线上投下大量的炸弹双方的防护工事很多都遭到摧毁，这又让双方不得不组织兵力连夜抢修工事。也许刚刚修好的工事，在天亮之后又会被摧毁。

此次联军兵力是德军兵力两倍以上，联军动用了63个师、坦克500辆，汽车2643辆、火炮7672门、飞机2700架。而德军共48个师。6353门火炮、约2400架飞机、.坦克400辆！

11月13日，联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马恩河的特里波里河段发动渡河进攻，岂知德军早就有准备，在联军发动渡河进攻作战开始之后就起飞了五百架战机前来支援，参加渡河作战的英法美联军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轰炸。一时间马恩河面上所有的渡船都遭到了惨烈的轰炸，大量渡河作战的船只被掀翻，无数联军士兵和军官被掀翻落水，此时已经进入11月，天气变冷，落水的士兵们很快就失去热量而肢体僵硬沉入水底，被河水冲走。

就连联军后方正在做炮火准备的炮群也遭到了德军空军战绩的大量轰炸，此时联军的空军机群也赶了过来，双方又在马恩河上空展开一场大规模空战。

河对岸的德军阵地上德军士兵们射出无数子弹，联军的此次进攻遭到了顽强的阻击。在进攻了一天之后，联军不得不停止进攻，宣告此时渡河作战失败，此次用作渡河作战的船只全部被德军摧毁，想要渡河，除了用船和在河面上搭建桥梁之外，别无他法，可是德军可不会乖乖的让联军轻松渡河和搭建桥梁。

随后半个月之内，英法美三国联军又连续不停地发动数次渡河作战，但每次都被德军挫败。经过连续数个月的征战，不仅德军疲劳至极，就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英法美联军也是疲惫不堪。

从8月份开始的这场英法美联军反攻之战打了四个月，总兵力数量从四百三十万锐减到两百二十万。尽管有胜利作为动力，可联军士兵们依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和厌战心里，谁也不想死，这种阵亡率实在太高了，高到了超出士兵们的心里承受能力。

军队中严重的惧战和厌战情绪和后勤方面的后继无力，让英法美联军高层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与德军在马恩河沿岸隔江对峙。

华国京城、总统府。

蒋百里买着急促的脚步走进萧震雷的办公室汇报："大总统，西线战事停歇了，打到现在为止，双方都打不动了，英法美联军是因为损失过大，军队士兵的厌战和惧战情绪大量爆发，再加上后勤不力的原因已经失去了继续进攻能力，而德军在此前太过高估自己，他们兵器和兵力上的弱势已经让他们失去了以前的强大攻击力量。这次马恩河战役，双方依然损失惨重，德军处于防守方，损失兵力18.7万人，而英法美联军是进攻方，尽管空军和火炮方面占有优势，但依然损失了32.8万人！"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问道："百里，你觉得威廉二世皇帝这个人怎么样？你如何评价他？"

蒋百里不明白萧震雷的思维跳跃怎么会这么远，刚才他在说西线战事，而萧震雷却跳跃性地问他关于威廉二世这个人的个人评价，他又不能不做回答，思索片刻之后他说道："在我看来，威廉二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战争狂人，毫无疑问，他富于幻想，好大喜功。他的想法经会受到环境和时局的影响而摇摆不定，同时他的想法都很激进德国到现在这个地步，威廉二世应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萧震雷摇头道："说他富于幻想、好大喜功，在想法上经常摇摆不定、激进等等，这些我都是赞同的，但我不认为这些性格不好。什么人没有过幻想？哪个皇帝不好大喜功？不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吧，我也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功的事情，我也很在乎自己在任时所做的一切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功劳，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也是人，当然也无法摒弃人性。他的情绪容易激动，很多想法经常会受到各种影响而摇摆不定，这种性格确实不应该出现在一个皇帝身上。至于把德国目前的情况全部归罪于威廉二世，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历史角色其实不太重要，甚至完全没有影响，如果德皇不是威廉二世，而是另外一个人，难道你认为就不会爆发这次大战吗？德国的地利位置决定了如果它想向外扩张就必定要侵犯到英法的利益，战争迟早要

爆发，有么有他威廉二世都是一样”。

蒋百里想了想点头道：“这倒是！”

萧震雷抽着烟沉吟片刻后说：“既然英法美和德国都打不动了，那么就轮到我们出场了，传令给蔡国栋，我军在东线开始发起攻击，不能让德国人停下，不能给德军**之机，前几年德军在欧洲各地掠夺了大量的财物和战略物资，等他们缓过劲来，再想收拾他们就会变得困难得多！”

蒋百里答应：“好，我这就去给蔡国栋发电报”。

此时的德国已经开始失控了，其实威廉二世从两年前就开始逐渐失去直接干预军政事务的权力，德国也变成了一个军事**政权，由兴登堡与鲁登道夫操控。战争期间，受到挫败感与胜利的幻想影响，威廉的策略摇摆不定。虽然如此，这位德国皇帝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象征。他依然能监督军事生产、颁发奖章与发表演说鼓励士兵。

作为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和最终决策者，威廉二世所承受的负担是在太过沉重了，他确实想让德国变得强大，但他从未想过要通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来到达自己的目的，其实在这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前，他都想劝谕奥匈帝国和平解决事件。然而，在奥国政府还未得知德皇的意见时，政府内的部长与将军已经说服了八十四岁高龄的奥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威廉二世也在开战之前向英国方面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争端，但是英国方面已经无法承受大规模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只能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作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威廉二世可以在某些方面影响战争的局面，却无法决定战争的发生与否。

当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展德国向俄国宣战期间，德皇明白大战即将爆发，于是竭力争取和平。威廉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4年7月29日沟通，尝试避免战争。他乐观地解读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认为奥军只会将战争限于该地。然而，威廉的努力为时已晚。在部下的劝谕之下，他不得不下令总动员并开始进行施里芬计划。他在签署总动员命令时还跟部下们说“你们会后悔的”。不过宣战之后，他就开始坚定的支持部下们，这也是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做的。(未完待续。)

第733章进军奥匈腹部

时间进入1918年11月中旬，按照另一个时空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应该已经进入尾声了，但是在这一个时空，德国还有着相当的实力，不仅军队兵力损失没有另外一个时空多，而且前期在欧洲各地掠夺的大量财富和战略资源为德国补充了大量的血液，这让德国并没有元气大伤。

11月15日，在接到内的命令之后，蔡国栋召开了各军团主要指挥官的军事会议，很快确定了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结束之后，他发布了进攻命令。

首先得到进攻命令的是王士珍的巴尔干军团，现在巴尔干军团还有一百二十万人，在前一段时间的进攻中损失三十万，这个伤亡数字差点让巴尔干军团崩溃，不过在王士珍下狠心杀了好几个各国高级将领之后，部队也得到了约束。

其实巴尔干军团并不是没有战斗力，这支巴尔干军团是巴尔干半岛各**队主力组成，军队中绝大部分士兵在战前都受到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德奥军队打过来太快，在各种因素下，他们战败得也快，东南欧被德奥军队占领后，所有人不是成了伪军就是逃回家乡藏了起来，在华军打过来之后，巴尔干各国新政府又重新将他们组织起来，之前在德奥军队手下战败让这些士兵们心存畏惧，而且这支军队在组建起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指望靠他们去与德奥军队硬碰硬，因此在军纪方面极为松散。

在王士珍接任巴尔干军团指挥官之后，他很快发现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并非没有战斗力，他们的战斗力让他们松散的军纪给拖烂了，想要让这支军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首先就是要严明军纪。

为了严明军纪，王士珍发下命令，采取战时连坐法：在战斗时没有撤退命令，士兵擅自撤退者，杀班长！班长擅自撤退者。杀全班！排长没有连长的命令，擅自下令撤退者，杀全排。往上以此类推！

战时连坐法一经发布之后，刚开始还有很多人不在乎。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出现进攻不利的情况下有不少士兵和基层军官擅自撤退，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立即遭到华军督战队的镇压，向后撤退的巴尔干军团士兵们遭到了华军督战队的疯狂扫射，一些擅自带队撤退的基层军官们遭到了逮捕。并很快当众被处决，在处决之前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这一下子就震慑住了那些军纪散漫的巴尔干军团士兵们。

在如此苛严的军纪下，身后又有华军督战队的机枪虎视眈眈，没有人再敢擅自下令撤退，也没有士兵敢掉头就跑，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快被后方的督战队镇压。

整肃军纪之后，王士珍立即下令展开全线进攻，巴尔干军团从斯卢尼到波热加一线向西北方向推进。两天之内向西北方向推进了3至6公里，这个速度不快，但也不慢了，前进这么一段距离也让巴尔干军团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损失兵力3.8万人，奥军方面损失2.2万人。

东南方向再次遭到大规模进攻让奥匈帝国大为恐慌，以奥匈帝国现在的情况，东线被华军第五和第六军团牵制了六十万人，中部又被第九军团牵制了三十万人，南线的兵力只有三十万，要抵挡巴尔干军团一百二十万大军实在是太过困难。而此时奥匈帝国已经丢失了匈牙利王国（包括斯洛伐克一部分），在奥地利和捷克地区已经只有三十万守备军了，如果再将这三十万守备军抽调南下，那么国内就会空虚。奥国方面还想用这三十大军镇压国内日益活跃的革命者，根本不敢将国内的兵力抽调一空。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奥国一方面向德军求援，另一方面拆东墙补西墙，奥国秘密下令从北线抽调了三十万人南下，尽管奥国方面做得很隐秘。但是对面的奥军突然少了一半，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瞒不住华军军情部门的情报人员的，华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很快就察觉到了奥军的兵力空虚，第五军团指挥官周传东和第六军团指挥官黄英杰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并同时给蔡国栋发去了一份请战电报。

周传东和黄英杰拟定：第六军团从普雷绍夫向挺进，直扑斯洛伐克最西部的日利纳，而第五军团从欧滋德和瓦茨一线向西推进，分南北两路进攻兹沃伦和尼特拉。

一旦尼特拉被攻下，华军距离奥国都城维也纳也不远了，而第六军团可以继续向西，而后再迂回向南，从而完成对维亚纳的包围。

周传东和黄英杰的计划很快就获得了蔡国栋的批准，命令下达之后，进攻随之展开，此时在第五军团和第军团对面只有奥国三十万兵力，而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则是整整六十万精锐国防军，拥有坦克一千二百辆、大小口径火炮一万六千门、战机六百架、卡车6400辆、摩托车9000辆，骡马三万匹，这两个军团拥有强大无比的攻击力量和迅疾如风的速度。尽管此时的欧洲交通远不如二十年后那么良好，但欧洲大多数都是大平原，适合机械化大兵团作战，特别是坦克、卡车这些交通工具，只要天气良好，拥有这些交通工具的军队在行动是非常迅速的。

11月19日，第六军团率先发起攻击，一百六十架华军战机轮番出动对长达数十公里的奥军阵地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大规模轰炸，尽管奥军的防空工事修筑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此强度的轰炸之下，奥军依然损失惨重。

上午十点整，华军进攻阵地后方炮火准备开始，铺天盖地的炮弹对奥军再次进行炮击，本身就被之前数个小时的机群轰炸得损失惨重的奥军造次被炮火蹂躏，损失程度加大，半个小时过后，炮火弹幕徐徐向前推进，华军士兵端着步枪在弹幕的掩护下越出战壕向奥军阵地发起攻击。

很明显，拥有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的华军在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在数个小时的轰炸和长达半个小时的炮击之后，奥军阵地上已经是满目苍夷，尸横遍野，强大的炮火优势和空中优势绝对不是人数的差距可以弥补的，更何况奥军在兵力还处于绝对劣势。

在华军第一波的攻击下，奥军就崩溃了，已经跟华军打过多场战役的奥军已经对华军有了很深的了解，想要扛住华军的第一波攻击，必然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防御工事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起不到多少作用了，炮

火刚刚向后方移动，华军的步兵就一边设计，一边快速冲了过来。

华军的进攻力度绝对不是欧洲国家的军队可比的，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在进攻时很少一边冲锋一边开枪射击，因为在高速冲锋时的射击根本谈不上精准度，但是华军打破了这个常识，华军士兵一边冲锋一边射击，而且精准度相当之高，这种射击命中率让奥军胆寒不已。

进攻两天，华军推进十公里，奥军尽管竭力抵挡，但无法阻止华军前进，在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之后，奥军不得不向西撤退，华军当即大举追击。

向日利纳的路途并不十分好走，交通并不十分通畅，而且沿途两侧多是崇山峻岭，二十多万奥军拥挤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上，让行军速度极为缓慢，而华军用大量的卡车和摩托车，在这种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下，撤退的奥军很快就被追上，奥军顿时大乱，二十多万奥军在短短数个小时之内溃散殆尽，华军只放了几枪便开始抓俘虏，成群结队的奥军在华军的枪口下丢弃武器装备举起了双手。

第六军团留下部分兵力抓俘虏，另外一部分兵力继续向西快速运动，并且以极快的速度突入到杰克地区布尔诺，留下一部向北推进，剩下一部分从布尔诺沿着西南快速方向，奥匈帝国西北方向地区接近德国，本身就没有多少兵力，当第六军团打进来之后便势如破竹。

此时，第五军团已经攻破尼特拉，两个师的兵力正向布拉迪斯拉发进军，这座城市距离维也纳并不远，它是维也纳的东面门户，如果它被华军占领，华军便可以渡过多瑙河直逼维也纳，奥国都城就会被华军兵临城下。

在这种局面下，德军最高统帅部也是大惊失色，参谋总长鲁登道夫为了保住奥国，下令从德国本土抽调二十万大军南下准备帮助奥军对抗华军，却想不到刚刚进入捷克地区就被华军第六军团拦下。

从德国到维也纳，最快的办法就是从西北方向进入布拉格，然后从布拉格到布尔诺，德军乘坐的火车不得不停下，华军截断了从布尔诺南下的铁路，兵力利用事先修筑的大量工事将德军死死挡在布尔诺西北方向寸步不能前进。(未完待续。)

第734章奥匈求和（1）

布拉迪斯拉发是战略要地，北方是崇山峻岭延绵数百里，南面是多瑙河，拿下布拉迪斯拉发，不需要强渡多瑙河就可以直接沿着多瑙河北岸向维亚纳进军。

当华军兵临布拉迪斯拉发城下时，整个维亚纳都已经是人心惶惶，因为布拉迪斯拉发距离维也纳实在太近了，以华军机械化行军速度，如果拿下布拉迪斯拉发，只要一天，华军前锋部队一天就可以推进到维也纳。

向塞尔维亚宣战的那位奥匈帝国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两年前去世了，这位老皇帝在位68年，在位时间之长实属罕见。正是在他执政期间，维也纳变成了世界一流名城。他下令拆掉城墙，建起豪华气派的环城大道，并请来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建起辉煌的建筑。更幸运的是，他身边有一位聪慧美丽的皇后伊丽莎白，全力辅佐他稳定帝国的局势，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她为“希茜”，电影《希茜公主》就是讲的她，而电影中那位俊多情的年轻皇帝就是弗朗茨?约瑟夫。

晚年的弗朗茨?约瑟夫老皇帝屡遭不幸，他唯一的儿子、皇储鲁道夫和情人私奔后双双自杀；承受丧子之痛的皇后伊丽莎白也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旅行生活，最后被刺杀死在异国街头；而他的弟弟路德维希大公在墨西哥也没逃脱被暗杀的厄运；而他新指定的皇储、侄子斐迪南又在萨拉热窝被刺杀。

战争爆发后，奥匈帝国在军事上屡遭惨败，这位年老的老皇帝从此躲进了夏宫，形影相吊。1916年，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皇帝与世长辞，将风雨飘摇中的庞大帝国丢给了他指定的另外一个侄子卡尔，卡尔即位后便是卡尔一世。

卡尔一世即位时，奥匈帝国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为了扭转颓势，他亲自担任帝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据称还曾下令使用过毒气。

今年1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讲时曾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十四点”表面上标榜“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实际上是美国企图利用战争中增长的实力，削弱竞争对手英、法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与萧震雷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想利用战争增长自身实力，削弱英法等欧洲强国，华国为此也支持美国这个提议。

而正是因为威尔逊提出的这十四点原则让奥匈帝国雪上加霜，十四点原则中的第十条内容是允许奥匈帝国内各民族自治。奥匈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矛盾不断升级，而在威尔逊提出这十四点原则之后，奥匈帝国国内的各个地区和各民族的心思就开始活络起来，这牵制了奥匈帝国大部分精力。

去年的时候，卡尔一世还曾经向秘密向协约国中的法国求和，但是事情很快泄露，卡尔一世为了不激怒德国，不得不终止求和的意图。

而今，华军竟然打到了布拉迪斯拉发，距离维也纳只有咫尺之遥了。而维也纳连城墙在多年前就被拆毁改建成为美丽而又宽阔的环城大道，根

本无险可守，可以说，一旦华军攻破布拉迪斯拉发，那么奥匈帝国就面临灭亡了危险了。

维也纳，霍夫堡皇宫。

霍夫堡皇宫是奥匈帝国皇帝的冬宫，每年冬天的时候，奥匈帝国皇帝都要在这里过冬。从十三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近七百年的历史，霍夫堡皇宫曾是哈布斯堡王朝历朝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霍夫堡皇宫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这座宫殿由18个翼、19个庭院和2900个房间构成，。皇宫依地势而建，分上宅、下宅两部分。上下两宅各有一个花园。上宅是帝王办公、迎宾和举行盛大活动的地方，下宅作为起居接借宿用。

卡尔一世既是奥地利皇帝。也是匈牙利国王，同时也是波希米亚国王，作为奥地利皇帝，他称卡尔一世，作为匈牙利国王，他称卡洛伊四世。作为波希米亚国王，他称卡莱尔五世。

尽管维也纳各处一片混乱，但是在霍夫堡皇宫内却一片风声鹤唳，卡尔一世在一个小时前还下令处决了三个想要盗窃皇宫财务准备逃离的宫人，这让其他宫人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触怒卡尔一世，唯恐被愤怒至极的卡尔一世杀鸡骇猴。

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战争的局势变化之外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卡尔一世本想依靠本国的军事实力抵挡华军一年半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华军就打到了布拉迪斯拉发，而前线各地的奥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如今这种局势下，似乎已经可以预见帝国战败的结局了。

他想到了宣布退位，将这个烂摊子交给别人去收拾，但是他的皇后齐塔劝告他，作为一个皇帝应该有担当，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就要正视目前处境，要想办法为帝国免去灾难。齐塔皇后是意大利王国帕尔马公国的公主，他对她十分的尊敬，夫妻二人非常恩爱。

去年卡尔一世在秘密向法国求和的时候就是派她的弟弟、帕尔马王子西克斯图斯与法国人联络的，但是消息被意大利王国得知，意大利便威胁卡尔一世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领地割让给意大利，否则意大利就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卡尔一世不愿意将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领地割让给意大利，因此断绝了与法国秘密接触。

想起前段时间日本超过八成的高级官员和将领被当做战犯送上了断头台，卡尔一世就感觉到浑身冰凉，因此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独断专行一回，他再也不顾德国的感受，准备向华国秘密求和了。

经过去年与法国秘密求和的消息泄密的事件之后，卡尔一世再也不敢将与协约国求和的事情交给内弟西克斯图斯去做，这次他准备将此事交给了他的妻子齐塔皇后去做。

“陛下，皇后来了！”内侍向正在宫殿内来回走动的卡尔一世报告。

话音刚落，披着皮袭斗篷的美貌无比的齐塔皇后走进了殿内，两个跟在身后的宫女立即将她的斗篷取下来，露出她一声白色的宫装。

“陛下！”齐塔皇后行了一个礼。

还没等齐塔行礼完成，卡尔一世就将她扶起，然后挥手让宫女和内侍们全部退了出去。

“齐塔，我已经决定了，准备秘密向华国求和，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向华国求和，就算向英国、法国或美国都不行，华国才是主宰我们命运的国家！”

齐塔沉默了片刻抬头看着卡尔一世道：“陛下，你想好了吗？从华国的态度来看，华国也是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原则的，如果按照威尔逊的这十四点原则，我们奥匈帝国只怕会四分五裂，能保住奥地利和匈牙利就算不错了！”

卡尔一世摇了摇头道：“我的皇后，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了，如果按照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我们让各民族自治并组成联合政府，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样做可能会成功，但是在我们国家绝对行不通，我们国内各族矛盾积怨甚深，现在帝国中枢还在，还能约束各个王国，但是一旦宣布允许各族自治，只怕我不仅保不住帝国皇帝的位置，就连奥地利和匈牙利也会失去，到最后恐怕会与尼古拉二世有着同样的结局！”

齐塔皇后骇然道：“不、不会吧？事情会这么严重吗？”

卡尔一世点点头道：“情况只会比我想像的更加严重，但是如果我们秘密与华国方面达成一致，只要能够保住奥地利就足够了，至少我们还有奥地利存身，不会沦落到尼古拉二世一家那样的悲惨结局啊！”

齐塔闻言慢慢伸出娇嫩的双手握住卡尔一世那有些苍白的手，安慰道：“陛下不必太过担心，既然陛下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支持你的决定，无论帝国到了何种处境，我们始终都不分离！”

卡尔一世拥着妻子拍了拍她的背，低声道：“齐塔，我的妻子，我实在无法再相信其他人了，我只能相信你，我想让你秘密去布拉迪斯拉发与华军指挥官见面，向华国方面表达我们求和的诉求！

齐塔点点头道：“好！”

卡尔一世忍不住又交代道：“这件事情前往不能告诉任何人，特别不能让西克斯图斯知道”。

齐塔拍拍卡尔一世的背，“陛下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卡尔一世决定接受十四点协议，同意建立由各民族自治政府组成的联邦制国家。随后，各民族自治政府纷纷宣称自己完全**并退出一战，君主制政体也遭到否定。11月11日，卡尔一世被迫退位，从此开始流亡生活。转年4月，奥地利也废黜了他的皇位。流亡中的卡尔一世一直不甘心地进行着复辟的努力。1920年，匈牙利再次成立王国，在一些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下，他两度向该国王位宝座发起冲击，结果失败后被放逐到遥远的葡萄牙殖民地马德拉群岛。1年后，卡尔一世因患肺炎而死，时年34岁。

而齐塔皇后在卡尔一世死后一直生活在瑞士，终身穿黑衣为丈夫守孝。直到1981年，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斡旋下，她才得以重返维也纳。1989年，年近百岁的齐塔在瑞士逝世，她的遗体被运回维也纳，并被安葬在奥匈帝国的皇家墓**里。(未完待续。)

第735章奥匈求和（2）

布拉迪斯拉发，华军外围前沿进攻阵地。

杨老幺靠在战壕胸墙壁上抽着烟，嘴里不停地哼着小调，士兵们也都坐在战壕内，有的几个人凑在一起小声说着话，有的检查着自己的弹药和装备，有的拿着随身携带的照片。

这时观察哨喊道：“班长，快看！对面有两个人打着白旗过来了！”

杨老幺立即翻身而起趴在战壕内，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军官班长，他还没有资格佩戴望远镜，只能手搭凉棚观察对面举着白旗走过来的两个人。

“干，怎么是两个洋婆子？真他吗晦气！”杨老幺看清楚来人是两个女人之后忍不住骂了一句，在他看来，在战场上遇到女人是十分晦气的事情。

“石头，去向排长报告！”

杨老幺的声音刚刚落下，不远处就传来排长的声音：“不用报告了，我已经看见了！对面的洋鬼子他吗的到底唱得哪一出啊，派两个女人过来想干什么？这洋人说话，咱们可听不懂，她们来了，咱们也不知道她们说的啥意思啊！那谁，石头，你去向连长报告，速度快点！”

“是！”

消息经过一层一层往上报告，不得不说，军队的效率就是高，不到半个小时，消息就传到了第五军团司令部司令周传东这里。

司令部副官向周传东：“司令，89师前沿阵地传来消息说他们那儿来了一个奥匈帝国的大人物，对方自称是卡尔一世皇帝的妻子齐塔皇后，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个随身的宫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她要去面见我们这里的最高指挥官！”

“什么？”周传东闻言忍不住站了起来。又立即问道：“对方的身份确认了吗？”

副官摇头道：“那边刚刚打电话过来，还没有来得及核实！”

周传东心想，奥匈帝国皇后亲自前来。而且随行人员除了她之外，只有两个宫女。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对方来是求和的，现在这个时期，除了求和之外，周传东想不出奥匈帝国还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与华国方面接触；第二，对方此行是绝对秘密的，否则也不会只带两名宫女；第三。作为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皇后，齐塔皇后的胆量不可谓不大，身为皇后，她不可能不知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道理，可明知道这样，她依然还是来了，来到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随时都有可能被流弹击中的战场，这个皇后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不过，必要的身份验证还是需要的。

想到这里。周传东立即对副官道：“马上通知军情部门，给我立即查清楚这个齐塔皇后的身份真实性，另外给我准备车辆。要马上赶到前线去见她，在我见到她之前，我一定要听到军情部门对她身份的核查情况！”

副官忍不住道：“司令，您亲自去前线迎接她？这个没必要吧？”

周传东忍不住皱眉道：“怎么没必要？你懂什么？如果她真的是奥匈

帝国的皇后，我亲自去迎接可不算屈尊，人家可是一个帝国的皇后，我只是一个阵前将军，身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呃。是！”

89师指挥部。

数辆汽车停下，一个佩戴少将军衔的华军将领走下汽车来到其中一辆汽车旁边。此时这辆汽车上已经下来三个年轻的外国女人，这三个外国女人当中有一个雍容华贵、仪态不凡。

“皇后殿下。这里是我的指挥部，条件简陋，还请您不要介意，我已经派人将您到来的消息向上面通报了，我们第五军团司令长官周将军已经启程赶来，在周将军到来之前，您和您的随从就请暂时屈尊在这里休息，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卫兵，他们会很乐意为您服务的！”

翻译人员立即将少将的话翻译一遍，齐塔皇后听了笑道：“谢谢您，将军阁下！”

随后，齐塔皇后三人被华军少将带去下榻安顿。沿途经过不少在旁边围观的士兵时，士兵们看见齐塔皇后之后，很多人都忍不住吞口水。

待齐塔皇后一行人远去，一个士兵被人踹倒在地，随后有人破口大骂：“我看你小子想女人想疯了，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性？你咽什么口水？丢不丢人啊？”

“行了行了，你踹他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你刚才看那个皇后的时候，眼神都看得发直了吗？你们都是一路货色，大哥别说二哥！”

“哈哈哈??”士兵们顿时轰然大笑。

从布达佩斯到前线阵地89师指挥部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周传东的司令部车队在公路上开得飞快，不到一天时间就赶到了。

赶到的时候正是第二天早上，为了保持形象，周传东在89师师部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洗漱就在89师师长的带路下去见齐塔皇后。

小院里，两名宫女看见89师师长和一些人走过来之后便打招呼：“将军您好！”

89师师长点头，问道：“两位姑娘你们好，请问皇后殿下起床了吗？”

“是的，将军！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89师师长介绍道：“这是我们第五军团司令长官周传东将军，不知道皇后殿下是否方便，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周将军想与皇后殿下见个面！”

“皇后殿下正在梳妆，请各位稍等，我马上去向皇后通报！”那宫女说着边提着裙摆向院内快去走去。

只过了几分钟，齐塔皇后和宫女就从一间房内走了出来，周传东看见后迈步上前，由于对方不是军人、也不是本国高级官员，所以周传东不用敬礼，只是轻微的弯腰致意道：“尊敬的皇后殿下，我是华国远征军西方战区第五军团军团长周传东，您早上好！”

听了翻译的话之后，齐塔皇后打量了周传东一下，点头微笑道：“早上好，周将军，感谢您不辞辛劳连夜赶来见我，这已经说明了贵方的诚意和对我方的重视，非常感谢！”

“皇后殿下太客气了，尽管我们双方立场不同，此时也处于敌对状态，但是我军是文明之师，尊重对手也就是尊重自己！更何况皇后殿下不顾弹片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危险屈尊前来，这在我国有一句话来形容您，叫做巾帼不让须眉，皇后殿下的胆魄令皱周某钦佩，如果皇后殿下不介意的话，我想请您共进早餐！”

齐塔皇后微笑道：“谢谢，我接受您的邀请，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与一位华国将军共同进餐，我想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谢”。

周传东甩开披风侧身让道，伸手道：“皇后殿下请！”

周传东其实并非是一个很善言辞的人，但为了不让餐桌上的气氛显得沉闷，他不得不将随行一名女医生找来同桌就餐，而且他还一边吃东西，一边没话找话，这让齐塔皇后差点认为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他找来的这名女医生作为陪客的身份非常合格，她与齐塔皇后聊起了流行服饰、香水和如何化妆，这些话题让齐塔皇后的谈兴大增，这顿早餐竟然吃了一个多小时，这段经历让齐塔皇后一声都记忆犹新。

早餐过后，双方来到了89师的会议室内面对面坐下，外面警戒级别做到了最高，周传东首先开口道：“尊敬的皇后殿下，现在已经没有其他不相干的人，我想请问你的来意是什么？如果我可以做主，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谈，如果我无法做主，我会将您的来意向更高级别的人转达！”

“好的！”齐塔皇后开始进入角色，她正色道：“将军阁下，我此次代表我国皇帝陛下和帝国来向贵国请求和谈的，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我方希望能够对方能够保证此次会面是保密的。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无论对于我方还是对于贵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人民目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贵*队也不远万里遥遥前来，身心都有着极大的损害，继续战争下去只能让情况继续恶化！”

果然是这样，周传东说道：“皇后殿下，您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请见谅，这件事情不在我能够决定的权限之内，有权决定是否与贵国进行和谈的恐怕只有我国大总统阁下，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将您的来意向上面汇报，我方会尽快给您一个回复！在此期间，如果您愿意留下来等候消息，我方将尽一切所能让您的随从过得愉快！”

齐塔皇后问道：“不知道贵方需要多久才会给一个回复？”

周传东笑道：“殿下请放心，这不是谈判，也还没有进入谈判期，只是一个回复而已，我们国内是否有意与贵国进行秘密和谈，这决定不会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在两到三天之内就会有消息到来，我可以向殿下承诺，在我国国内回复还没有到来之前，我军绝不会向布拉迪斯拉发发动进攻”。

齐塔松了一口气，微笑道：“好的，既然将军阁下这么说，那我们就留下来等候贵国的回复！”(未完待续)

第736章奥匈求和（3）

华国京城，总统府。

蒋百里来到萧震雷办公室，萧震雷抬头看见打招呼：“百里，今天怎么过来了？”

“大总统，奥匈帝国派人跟我们联系了，他们想要和谈，由于是秘密接触，而且他们也不想此事闹得天下皆知，因此是通过军方渠道跟我们联系的，来的人是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一世的妻子齐塔皇后，目前她正在我方前线89师指挥部，第五军团军团长周传东已经跟她见过面了，现在他也在那儿，蔡国栋发电报过来专门汇报了此事”。

萧震雷听了蒋百里的汇报后点燃了一支烟，思考了一会儿说：“自从美国当局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进行解读之后，对奥匈帝国的打击是很大的，以前威尔逊没有提那十四点原则的时候，奥匈帝国国内各民族势力还不敢妄动，但是自从威尔逊提了十四点原则，奥匈帝国各民族势力的心思就开始活络了，他们开始蠢蠢欲动，到处联络串联，卡尔一世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如果按照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来处置奥匈帝国，那么奥匈帝国将不复存在，他的皇位都将不保，一个没有皇位和权力的皇帝，别人担心他再度掌权，肯定会想方设法致他于死地，他们一家人的下场只怕不会比尼古拉二世好多少。他向我们秘密求和是在情理之中的！”

蒋百里问道：“那我们是否要与奥匈帝国秘密和谈？蔡国栋那边如何回复？”

萧震雷想了想竖起手指道：“这件事情不急，这样吧，今天下午两点你再过来一趟，我召集幕僚团开个会，你和蔡锷过来提供军事上的咨询”。

“好的，如果没事，我留先回去了！”

实际上，是否要按照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来处置奥匈帝国对于华国的影响大不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按照英法的意图来处置奥匈帝国。那么英法肯定会要求奥匈帝国割让领土或大量赔款，从而达到他们在欧洲增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目的，而如果按照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进行，允许奥匈帝国国内各民族自治。那么就让英法从奥匈帝国获取殖民地增加他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企图破灭，尽管华国和美国从这件事情上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却可以让英法的达不到目的，也削弱了英法的实力。

不过如果跟奥匈帝国秘密和谈，那么华国肯定能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和奥匈帝国进行秘密和谈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毕竟威尔逊已经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不论是英法等其他协约国家都明面上同意在这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处理同盟国，就是萧震雷也在前一段时间跟威尔逊通过电报联系过，不反对在这十四点原则上处理同盟国从而维护世界和平，如果华国要跟奥匈帝国秘密私下和谈，一旦消息传出去，肯定会受到各国的谴责，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以后华国在国际关系上会极为被动。

当下午的幕僚团会议上聊到这个问题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没有人敢担保秘密和谈的事情在战争结束前泄露出去，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中就有

这么一条，各国之间不能私自进行秘密谈判，所有事情必须在所有人看得到的明面上进行。

会议室的气氛很沉闷，烟雾缭绕，空气有些不好。幕僚们都知道萧震雷不想放弃从奥匈帝国身上得到一些好处，按照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进行，谁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只能便宜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野心家们。

在沉闷了几分钟之后，杨士琦开口道：“大总统。我认为可以派人去与齐塔皇后会面，大家请别忘记了，齐塔皇后是什么身份，她虽然是卡尔一世的妻子。是奥匈帝国的皇后，但是她却没有在奥匈帝国当任任何公职，所以她不能代表奥匈帝国与任何国家签订条约，即便是被人发现我们与她会面，各国也拿不到什么把柄，只不过如果我们要与奥匈帝国签订条约的话。那就需要奥匈帝国另外派人过来，而如果要保险一点，不就能留有存在纸面上的条约，那我们就只能拿到一些现在就能拿到的实际好处！”

众人一听，恍然大悟，这不是灯下黑嘛，怎么就把齐塔皇后没有当任公职的事情给忘了？

萧震雷听了杨士琦的话也想起来了，齐塔皇后确实没有当任公职，他一拍桌子大笑道：“对啊，对啊！这下各国就拿不住我们的把柄了，那就同意与奥匈帝国和谈，那么我们可以从获得什么利益呢？要现在就能拿到手的实际好处，不要签订什么条约的，条约不能公之于众，我们只能要实际好处！现在大家都商议商议”。

这个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四点多钟才结束，会议结束后萧震雷将杨士琦留下并叫到办公室。

“杨先生，将你留下呢，我的意思是想让你去跟齐塔皇后谈判，你去过欧洲，多少知道一些欧洲的情况，也知道如何与洋人谈判，这件事情，我想拜托先生，不知道先生是否愿往？”

杨士琦拱手鞠躬道：“多谢大总统信任，杨某万死不辞！”

11月21日，杨士琦乘坐专机再次前往巴尔干半岛，抵达索菲亚之后再次乘坐专车赶往布达佩斯。

89师指挥部，周传东带着警卫员来到了齐塔皇后下榻的小院子，很快便见到了齐塔皇后，问道：“皇后殿下，在这两天您还过得愉快吗？”

齐塔皇后笑道：“是的，将军阁下，这里很清静，如果不是炮火硝烟，这里肯定是一片山青水秀的地方！将军今天来是想告诉我贵国政府的回复吗？”

周传东道：“是的，皇后陛下，我国政府同意与贵国进行秘密和谈，现在从过来派来的谈判代表已经赶往欧洲，这里的条件太差了一点，谈判只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谈妥的，我们考虑到皇后殿下在这里的时间长了可能会不习惯，而且这里的条件也有限，如果皇后殿下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将谈判地点定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而且布达佩斯的生活条件要比这里好得多，不知道皇后殿下以为如何？”

齐塔皇后点头道：“一切就听从贵方的安排吧，我没有意见！”

周传东当即道：“那好，今天我就要返回布达佩斯，顺便也护送皇后

殿下过去，一个小时后启程的话，今晚九点左右就可以抵达，您和您的随从还可以在布达佩斯睡个好觉！”

抵达布达佩斯之后，齐塔皇后等三人被安排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贵宾客房下榻，此时杨士琦正在路上，还未赶来，因此齐塔皇后只能等一两天。

齐塔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夜景中的布达佩斯感到深深的伤感，这里从前可是奥匈帝国的东都，也是匈牙利王国的首都，她不仅是奥匈帝国的皇后，同时也是匈牙利王国的王后，她从前就是这座美丽城市的女主人啊，可是现在她失去了这座城市女主人的身份，这座城市现在正在被华军统治者，她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这事情它就真正发生了。

“皇后殿下，收拾好了，您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陪您去逛街！”

“好！”

杨士琦抵达索菲亚之后又乘专车在路上颠簸了两天才赶到布达佩斯，这一路上尽管交通不是很畅通，但是还算安全，掩体都是华军势力范围，奥军残余势力已经被清理干净，在华军强大的威势下，各地一些各民族势力也敢触华军的霉头。

杨士琦与周传东见面之后也住进了布达佩斯大饭店，冬天就拜访了齐塔皇后，算是见面认识一下，不过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他这一路上疲惫不堪，实在劳累得不行，需要休息一下缓缓。

杨士琦也知道谈判必须尽快进行，越早谈妥越好，时间长了容易让消息泄露，可能会引起外来势力的干预，因此与齐塔皇后见面之后两人就经过商议，决定休息一天之后立即进行谈判。

这天周传东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订了一桌酒席宴请齐塔皇后和杨士琦，请两人参加，两人自然是不能不给面子，毕竟现在这布达佩斯可是周传东的地盘。

齐塔皇后在酒宴上吃着食物，脸上露着笑脸，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她原来是这座城市的女主人，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她宴请杨士琦，可是现在她却没有这个资格。不过杨士琦和周传东两人却没有给她难堪，也没有给她任何盛气凌人的感觉，这让她心里舒服了很多，也泼颇为感叹。

宴席上，杨士琦问道：“皇后殿下，明天开始谈判，您这边没问题吧？”

齐塔皇后笑道：“没问题，我这边都准备好了，倒是您才刚刚抵达，要不要休息两天再开始？”

杨士琦笑道：“不用，不用，经过昨天一天的休息，我已经恢复精神了！”(未完待续。)

第737章密谈成功

11月25日，杨士琦和奥匈帝国皇后齐塔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举行秘密谈判。

谈判开始之后，杨士琦就说道："皇后殿下，既然您代表贵国皇帝卡尔一世，那么我首先要声名我方的立场，我方不可能完全不顾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我知道，这十四点原则中的第十条对贵国最为不利，在不违背这条主要宗旨的原则下，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齐塔皇后也知道华国肯定不能公然做出与协约国主要宗旨相违背的事情，在来之前，卡尔一世就明确告诉他，不要指望保留奥匈帝国皇帝的现有所有权利，能够保留奥地利和匈牙利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能够保留很多的土地就尽量保留。

齐塔皇后思考几秒钟后说道："尊敬特使阁下，我方可以同意让治下个各民族自治，他们甚至可以脱离帝国成为主权国家，但是我方希望保留奥地利公国和匈牙利王国的统治权，在此基础上，我方愿意无条件投降！"

杨士琦笑道："那我方为什么要答应贵方呢？"

齐塔皇后知道，对方这是想要好处了，她也不知道华国方面的胃口有多大，因此心里也没底，只能试探道："不知道贵方有何要求，特使阁下大可以提出来，只要能够让我们保留奥地利公国和匈牙利王国的统治权，维护卡尔一世皇帝在上述两个地区的权威，任何问题都可以商量"。

杨士琦笑了笑，从助手手中接过一个文件夹递过去，"皇后殿下，我方的要求都在这里了，您可以看一下！"

齐塔皇后接过文件夹看了看，顿时脸色大变，看完之后她脸色苍白地抬头看着杨士琦道："特使阁下，贵方的要求太过苛刻了，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第二条和第四条倒是可以商量，但是其他条款超出了我国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如果我方答应这些条款，我和我的丈夫都将受到万世唾骂"。

杨士琦笑道："皇后殿下不必着急。既然是谈判，只要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诉求，就能够谈到一起，总会有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的，不是吗？"

这场谈判进行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对于双方的要求和条件，对方都存在着无法退让的情况，因此，谈判只能终止。

11月26日，谈判继续进行，这次双方各自都做出了一些让步，虽然谈得没有第一次那么艰难，但这次也不轻松，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既然在几条主要条款上没有达成协议。

齐塔皇后坚持哈布斯堡王朝要控制奥地利公国和匈牙利王国。可以放弃波希米亚王国（捷克）、达尔马提亚王国（克罗地亚南部狭长沿海地带）、加里西亚-洛多梅里亚王国（乌克兰西部加上波兰东南一小部分）、布科维纳公国（乌克兰西南一小部分）、卡林西亚公国（斯洛文尼

亚南部靠海地区）、卡尼鄂拉公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中部各一部分）、萨尔茨堡公国（奥地利西南一小部分）、西里西亚公国（波兰南部）、施蒂利亚公国（奥地利东南部）、摩拉维亚侯国（斯洛伐克大部分）、蒂罗尔和前阿尔卑斯地区（意大利北部）、滨海省份（克罗地亚西南沿海地带）、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克罗地亚大部）、阜姆自由市（雅斯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波黑地区）等以上领土的控制权。

但是华国方面不能让卡尔一世还控制奥地利和匈牙利，匈牙利的面积过大，它不仅包括后世匈牙利，还包含罗马尼亚西部的特兰瓦西尼亚高原，面积十分广大，此时的罗马尼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杨士琦坚持哈布斯堡王朝最多只能控制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

而杨士琦要求的条款之中有一条要求齐塔皇后将奥匈帝国内大部分正在开采的矿山和矿井都卖给华国商人，齐塔皇后如果答应，那么以后奥匈帝国所有的矿产就会被华国控制，奥匈帝国将面临没有矿石可用的境地。

齐塔皇后当然不可能答应，实际上她没有权力做这个主。要知道奥匈帝国虽然是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是由多个王国和公国组成，这些公国和王国都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利，特别是匈牙利王国和东南沿海的几个公国和王国。矿产和矿井等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都被各个王国和公国的贵族们掌握着，所有权在他们手上。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谁都不肯让步，齐塔皇后不得不发电报回维亚纳征求卡尔一世的意见。

“殿下，皇帝陛下发来的回电！”侍女杰西卡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客房对正站在镜子前梳妆的齐塔皇后说道。

“陛下怎么说？”

侍女杰西卡说道：“陛下在电报中说，受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矿产资源只有卡林西亚公国和萨尔茨堡公国以及奥地利公国境内的矿产资源。另外波黑地区由于是属于帝国直接管辖，所以矿产资源也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其他王国和公国的矿产资源所有权都不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之中，如果对方一定要求购买矿产资源的话，可以将卡林西亚、萨尔茨堡和波黑地区的矿产资源卖给他们，当然这肯定是不能收钱的，只能签署一个所有权转让仪式，另外为了得到华国方面的庇护，我们可以考虑从雅斯特和扎达尔两个城市分别选一处地方作为对方的军事基地，一旦事后我国遭到其他出去国家的攻击，我方可以请华国方面出面干预！陛下指示，形势不允许我们犹豫过多了，西线战事已经对德国极为不利，尽管英法美三国也已经打到筋疲力尽，但是华国方面却拥有强大的攻击能力，目前华国第六军团已经攻占摩拉维亚全部和波西米亚大部，就连南下增援的德军二十万人都被对方打了回去，目前想要请德军支援已经不可能了”。

齐塔皇后没想到短短的几天时间，局势已经变得这么严重，连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都被华军攻占，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奥匈帝国只剩下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萨尔茨堡、施蒂利亚、蒂罗尔还在手中。

齐塔皇后丢下梳子转身抢过电报纸看了起来，看完后她脸色有些苍白，身体晃了晃，侍女杰西卡吓了一跳，急忙上前将她扶住。

齐塔皇后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缓过神来，她低声道：“看来德国也是自身难保了，既然华军都攻占了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那么德国的边境就在华军的眼前了！现在也只能按照陛下的意思来与华国方面谈判了，放弃匈牙利王国和其他公国以及地区，保留卡林西亚、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奥地利”。

这时侍女杰西卡说道：“皇后殿下，其实我觉得就算我们保留匈牙利王国，以后也不一定守得住，匈牙利自己有一套行政系统和议会，很多时候他们都自行其是，完全跟帝国唱反调，留着匈牙利王国，说不定还会拖后腿闹内乱，而保留卡林西亚、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奥地利等地却不同，从地图上看，这几个公国都是连成一片的，而且卡林西亚南部还有海岸线，有出海口，只要有出海口，我国就不会被出去的其他国家四面包围，就可以自行与其他各国进行海外贸易，再说如果允许华国在海边建立军事基地，我们还可以得到对方的庇护”。

齐塔皇后听了侍女杰西卡的分析后叹道：“威尔逊的那十四条原则提出来之后，简直就是逼着我们帝国内各方势力自治啊，这该死的威尔逊，他这么做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杰西卡问道：“殿下，那明天的谈判是否继续？”

齐塔皇后点点头：“继续，你去联系一下华国特使杨先生，就说明天的谈判继续进行，我方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过也请对方适当做出一些让步！”

“是，殿下！”

11月27日，谈判继续。

这次谈判进展很大，齐塔皇后代表卡尔一世做出了重大让步，而杨士琦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双方协议，杨士琦代表华国承诺，在奥匈帝国投降之后，华国会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继续掌控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和蒂罗尔地区；而齐塔皇后代表哈布斯堡王朝同意无条件投降，允许除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和蒂罗尔地区之外的其他各民族自治，并将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和波黑地区的矿产资源都无偿转让给华国！

双方就此达成秘密协议，但在奥匈帝国正式投降之前不会签署任何协议。（未完待续。。。）

第738章奥匈投降

华国京城，总统府。

蒋百里拿着电报亲自来到萧震雷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谈判进展，毕竟这件事情是属于绝密，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大总统，密谈成功了，杨士琦已经和齐塔皇后已经在几条主要条件上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目前正在商讨细节问题，看来距离奥匈帝国正式投降已经没几天时间了！”

萧震雷将电报拿过来抽着烟，一边看一边点头：“好啊，谈判这么顺利，一方面有杨士琦的功劳，另一方面也是军队打得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匈帝国的卡尔一世也是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了，否则齐塔皇后也不会这么快就做出让步??????让杨士琦通知齐塔皇后，卡尔一世必须尽快派人将他亲笔签署了矿产资源转让协议和将雅士特以及扎达尔两地送给我方作为军事基地的协议送过来，之后投降仪式才能进行”。

“明白！”

卡尔一世其实早就有了准备，他在接到齐塔皇后的电报之后立即签署了两份密约交给心腹连夜赶往华军控制区。

12月29日，奥匈帝国公开宣布无条件向华军投降，华国西方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当即用明码电报向全世界发报，表示接受奥匈帝国的投降，要求奥军驻防原地，不得再行攻击协约**队控制区，并宣布在此声明发出之后，其他国家任何军队不得再攻击奥军控制区，否则就是向华国宣战，华军将进入奥军现有控制区内，以维持奥匈帝国各地秩序之稳定，对于如何处理投降之后的奥匈帝国，将按照华国总统萧震雷先生的指示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先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基础上进行，所有谈判协议都会在公众看得见的明面上进行，决不允许私下交易行为的事情发生。

布达佩斯大饭店。

饭点门前已经停了两辆小汽车和几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周传东和杨士琦陪同披着斗篷、头上罩着面纱的齐塔皇后从饭点内走出来。周围站岗的士兵到处都是，任何不相干的人都不允许进入周围区域。

走到台阶下，三人停下，杨士琦对齐塔皇后道：“尊敬的殿下。尽管这次与您的谈判进行得很艰难，但这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您的高贵、典雅和睿智让我深深折服，您的胆气和魄力不输于任何男士，奥地利人应该以拥有您这样一位皇后而骄傲和自豪！”

齐塔皇后很高兴。伸出带着丝质手套手并说：“多谢您的夸奖和恭维，我对此行也非常愉快，除去公事不谈，从私人感情上来说，您算得上是一位值得交往的朋友！”

按照西洋的吻手礼，杨士琦轻轻地吻了齐塔皇后的手背后退到了边。

齐塔皇后对周传东说道：“将军阁下，这些天来感谢您的款待，是您让我认识到华国的将军是这样的，尽管您没有我们西方人眼中的那种绅士感，但您给我的感觉很特别。您是一位懂得尊重别人的将军，尽管我是一个战败国的、一无是处的皇后，您依然对我持有应有的尊重，而不像我们

西方国家的战胜者那样高傲得不可一世，这几天在这里，你们的安全保卫工做做得非常不错，我很感谢您。如果两位前往维也纳，请记得一定要通知我，我和我的丈夫将非常热情的欢迎你们！”

周传东点头道：“听说维也纳是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各地风景优美动人。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前往游览一番，到时候免不了要打扰殿下和您的丈夫卡尔一世皇帝陛下！”

“两位先生，那我就告辞了。祝愿你们愉快！”

“殿下好走！”

看着几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护送齐塔皇后离开后，周传东对杨士琦道：“杨先生，前几天你忙着谈判，没怎么出去溜达，布达佩斯怎么说从前也是奥匈帝国的东都，这里的环境还是不错的。现在谈判也完成了，不如就留在这里多玩几天再回去？”

杨士琦摇头道：“我也想啊，这次我可是秘密前来，如果让有心人发现我在这里就不妙了，而且我还得赶回去国内向大总统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我明天就得动身离开前往索菲亚，还请周将军帮我安排一下，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来吧！”

周传东见杨士琦这样说也就没有再勉强，答应道：“好吧，我会安排车辆和保卫人员护送杨先生前往索菲亚”。

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

首相劳合?乔治将一叠厚厚的文件摔在办公桌大发脾气：“混蛋、混蛋，华国那些土匪、强盗，他们凭什么宣布不允许我国派兵进去奥匈帝国？他们自己的军队又为什么可以进入奥匈帝国？这是无耻的行为！”

英国本土陆军元帅黑格站在一旁说道：“首相大人，奥匈帝国是向华军投降的，因此他们有权发表这样的声明，如果他们不发表这样的声明，让我们各**队自由进入奥匈帝国，那么他们才会颜面尽失，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反驳，也不能表示抗议！”

“废话！”劳合?乔治大怒，“这还用你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萧震雷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一直在和我们大英帝国作对，明面上是帮着我们对抗同盟国，可实际上总是在背后挖我们的根基，孟加拉、缅甸、马来亚让给他们也就算了，可他们依然不满足，还从我们手里抢走了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现在他们又要在欧洲兴风作浪，如果让他们在欧洲站稳脚跟，以后欧洲将不得安宁了！”

劳合?乔治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让站在这里的内阁大臣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喘。

劳合?乔治又道：“马上联系法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咱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一致！”

立即有外交大臣站出来答应：“是，首相大人！”

不久，外交大臣回复：“首先大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表示在此事上与我国保持一致，但是美国人却表示华国在这件事情是尊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原则的，因此他们赞同华国的做法，而不愿意与我们站在同一立场”。

“该死的美国人，威尔逊就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强盗、混蛋！”劳合?乔治又发了一通脾气，又道：“去通知美国公使，让他到我这里来一趟！”

“是，大人！”

奥匈帝国宣布投降之后，军队取消了防御状态，华军开始进入奥军控制区维持当地出秩序，但却没有对奥军缴械，为了维护卡尔一世的权威，华军还专门逮捕了好些不听从卡尔一世命令的奥军将领，卡尔一世得以重新任命信任的将军控制军队。

在奥匈帝国宣布投降的当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发了一通脾气，大骂卡尔一世是个软柿子，这个时候投降岂不是把德国往火坑里推？

想当初最先挑起战争的可是奥匈帝国啊，现在这个最先挑起战争的家伙竟然撂挑子不干了，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他威廉二世，还要让威廉二世替奥匈帝国擦屁股，真是岂有此理。

布置威廉二世，就连此时德国的主要实权掌控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人都在家里摔碎了无数卑职和盘子，大声怒骂卡尔一世背信弃义。

奥匈帝国的投降让德国的情况雪上加霜，没有了奥匈帝国这条有力的手臂，德国在东西南三个方面都将遭到协约国的攻击，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和抵挡的，就目前而言，德国能用的总兵力已经不足三百万人，这其中还有一百万部署在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地区防备华军第七和第八军团，有一百万部署法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另外还有八十万人部署在马恩河以北，二十万人部署在奥匈帝国南部防备意大利，而现在奥匈帝国投降，将这二十万德军置于险境了，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这二十万德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选择向进入奥匈境内的华军投降。

华国随后向各国发电报，拟定在上海召开协约国会议商讨如何处置奥匈帝国的问题，各国接到电报之后虽然不满华国独断专行，可也没有办法，现在华国大军控制着奥匈帝国，他们国家的军队又进不去，华国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甚至怀疑在华军占领奥匈帝国期间，他们两国可能会秘密达成某些协议，而华国事先发表的声明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尽管对华国擅自做主把会议的地点设在上海，但各国还是不得不派人前往上海参加会议，好在各国都有驻华公使在华国，因此参加会议的事情就交给这些驻华公使。

会议定在12月5日进行，而华国的大选日已经只有三天了，等大选日结束之后刚好可以召开会议。(未完待续。)

第739章连任

.m.

11月30日，华国各地到处都是彩旗飘扬，就连新成立的北疆地区和西疆地区的九个省份都是如此，热闹非凡，因为明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了。

华国的总统大选非常简单，国会右议院由各个党组成的五百多号议员通过投票的方式从三位候选人当中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并不是每一届总统选举都有三位候选人，这要视各党在右议院的席位多寡来决定，最多只能有三位候选人，最少有两位。

一般来说，在右议院中，席位数量占据前三位的党才有资格推荐候选人，但是如果席位占据第三位的党的席位占有率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则不具备推荐候选人的资格，这次民党和立宪党都很幸运，它们在右议院的席位占有率刚好都是百分之五。

不过不管是否超过百分之五，这次选举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悬念，因为铁血党在右议院的席位占有率是百分之九十，这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出现萧震雷落选的情况，因此各地民众都提前庆祝萧震雷继任第二届总统之职。

在京城的一条大街上，一个戴着财主帽子、穿着富贵马褂的中年人正举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正噼里啪啦的放着鞭炮，周围之人捂着耳朵，有的人绕道而走，有的人站在原地观看，很多的小孩子在附近泡泡跳跳，玩得不亦乐乎。

待鞭炮饭碗，财主正要收起竹竿回店里，一个年轻人收起刚才拍照的相机跑过来打招呼：“等一下，我是京城日报的记者，请问这位老爷贵姓啊？”

那中年财主看见后笑道：“小姓黄，名世仁。不敢当老爷之称。我黄某人就是有几个小钱而已！”

年轻的记者点点头笑着问道：“敢问黄世仁黄老爷，您为什么在大街上放鞭炮啊！”

黄世仁笑道：“明天不是大选日了吗？我放挂鞭炮提前庆祝一下！”

“哦？”年轻记者很是意外，又问：“那您这是准备给哪位候选人庆祝呢？您认为谁会当选？”

黄世仁白了年轻记者一眼：“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给萧大总统提前庆祝啊。除了他老人家之外，其他人谁他吗当总统。我黄某人第一个就不服！”

记者追问：“可据我所知，立宪党的黎元洪先生和民党的孙文先生都是栋梁之才，如果他们当中任何人一个当选了，您凭什么不服呢？”

黄世仁理直气壮道：“我当然不服，你也不想想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就说那黎元洪吧，当初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军拥戴他做军政府大都督。就如同宋太祖赵匡胤被部下用黄袍加身一样，可他竟然对革命军将领们说‘莫害我、莫害我’，这种人是当总统的料吗？如果他当了大总统，我估摸着国家又会动乱了，还有那孙文，嘴巴倒是挺厉害的，到处忽悠人，嘴

里只会放炮，却听不见响，他要是有能耐。能在海外漂泊十几年到处向海外华人筹款？款倒是筹了不少，可一样事都没干成”。

记者连忙道：“黄老爷您这话就说得有些偏颇了，不管怎么说。孙先生怎么着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对国家的功劳是无法抹杀的，民党在推翻满清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没有民党先期跟满清叫板，也不会有后来大总统带领我们推翻满清建立新朝，不是吗？”

黄世仁眼睛一瞪，袖子一甩：“我跟你这人说不清楚，年轻人，别以为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了。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哼！”

“诶。别走啊，我还没问完呢！”

第二天。12月1日，今天就是大选的日子，上午就可以完成投票，完成之后立即读票，上午12点整由右议院议长宣布竞选结果，下午两点整，新总统将发表就职演说，并宣誓就职。

由于是大选日，但凡是政府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放假了，而没有放假的一些公司和工厂都将员工们聚集在一起听收音机，随时关注竞选的情况和进展。

上午八点不到，整个京城内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很多都赶往国会大楼，准备等在国会大楼外听广播播报会场内的竞选情况。

八点半，总统大选正式开始了，三位候选人分别上台发表竞选演讲，每个人最多十五分钟时间，发表演讲的顺序按照抽签决定，孙文抽到了第一个，黎元洪抽到了第二个，萧震雷抽到了第三个。

相比孙文和黎元洪，萧震雷自认口才比不上这两位，这两位都是能吹能侃的，不过这难不倒他，早就有相关工作人员给他准备好演讲稿，到时候照着稿子念就行了。

竞选演讲的内容肯定要围绕自己上任之后如何执政这个主题，否则在这种场合上说些风牛马不相及的话题岂不是要弄得啼笑皆非？

孙文在发表竞选演讲的时候说，如果他当选，他将在总统任上完成三民主义的实现，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很多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东抄西凑、没有独立的思想和理论依据，而且还与国情不相符，其中第三条中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原则更是让很多人不以为然。

黎元洪在竞选演讲中说他如果当选，要继续加大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要让民族资本彻底将外国资本赶出国内市场，并且还有让民族资本走出国门。战争结束之后，民族资本肯定又会受到冲击，他必将带领人民渡过难关。

此二人都是一番长篇大论，牛皮吹得震天响、口号喊得让人热血沸腾，却实际上空洞乏味、没有半点实际的计划。

最后轮到萧震雷了，他在所有国会议员们注视中走上演讲台，国会外面大街上人山人海的人们都竖起了耳朵，包括全国各地所有聚集在广播和收音机前面的人们都屏住呼吸，唯恐错过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同志们、全国的民众们，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发表演讲。是要就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国家发展方略做出一个长远的规划。目前，欧洲战事已经进入尾声，同盟国支一的奥匈帝国已经于前两天宣布向

我军投降。同盟国已经只剩下德国还依然在苟延残喘，德国的战败已经成为必然！”

“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多一年，此次席卷全世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战将宣告结束。那么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当然不是，战争的结束，必然会面临着世界秩序发生改变，列强势力格局必将重新洗牌，我们将面临新的挑战，世界经济重心也将发生转移。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如何站稳脚跟，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如何应对都将成为下一阶段政府要考虑和应对的问题。

由于此次大战造成了破坏太过巨大，可以称之为人类之浩劫，战后各国必然要商议裁减军队和军备，即使其他国家无动于衷，我们也会向国际社会做出相应的提议，禁止各国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限制各国海军吨位和陆军总兵力规模，建议将一些极端残酷的大面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定为禁止研发和生产的禁用武器。如果各国有生产或存货的，我们将建议集中起来进行销毁！

没有了军备竞赛和大规模战争，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列强国家。国内的军工企业、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和企业可能都会面临着接不到生产订单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早在一年和半年前，我就发表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和调查，全国范围内很多工厂接到的订单数量都在逐渐减少。这说明我的预测不是无的放矢，它终于要被证明。

既然军工方面的订单在减少。那么我们的生产就应该将重心放在民用上来，为了减轻民营企业和工厂的困难。我们政府方面一方面会扩大内需，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将从民众手上征收来的税收用之于民，修建各种有利于民众生活方便的设施，另一方面政府相关的科研部门将会放开一些科学技术，让有实力的公司和企业将这些科学技术用于民用，造福于民，同时我们也鼓励民间自行进行科学讲究和研发，出了成果的，政府不仅又会相关的奖励，还会出台一些措施方面将技术变成实际的产品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扩大出口规模，在出口关税上进行下调，鼓励大量出口。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都大量面临重建的问题，因此对各种物资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有眼光和魄力的商人可以考虑向欧洲出口或者增加出口量！为了增加产品的竞争力，面对同类产品，必须从质量和成本上下功夫，也可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技术含量使得产品具有的竞争力将直线上升。

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将考虑裁减军队，让士兵们都荣归故里与亲人团聚、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国共有陆军三百万五十人，海军五十万人，空军二十万人。我们计划第一年将裁减一百万人陆军，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裁减五十万，直到陆军兵力人数维持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海军兵力维持着三十万人、空军兵力维持在十万人！军队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外国势力的入侵，我们要用科技强军、训练一批高身体素质、高文化水平、战斗力强悍的国防军人”。

萧震雷的竞选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掌声，国会大楼外整个京城内外都是山呼海啸的喊声，甚至很多人喊万岁。

接下来进行投票，五百多为议员逐一将选票投入票箱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投票，投票结束之后，当成进行读票和计算票数。

十二点，结果终于出来了，议长拿着竞选结果当场宣布萧震雷以512票的超高票数获得了第二届总统大选的成功，他将在下午两点在左议院宣誓就职，并且发表就职演说。这个结果尽管已经在所有人的预料当中了，但是当这个结果从广播和收音机中传出来的时候，全国各地民众们都争相载歌载舞。未完待续

第740章会前沟通

萧震雷手指间夹着烟在花园里慢慢走着，脑子里思考着欧洲方面的事情，奥匈帝国虽然已经投降了，但要把奥匈帝国的事情处理干净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目前除了答应将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和蒂罗尔地区之外，奥匈帝国其他王国、公国和地区都已经被华军控制。

在华国方面没有发表相关方面的声明之前，卡尔一世还没有宣布允许国内各民族自治组建联合政府的消息，毕竟如果华国不吭声，一旦卡尔一世做出宣布的话，事情可能就会乱套，到时候奥匈帝国国内各民族自治浪潮就会如野火燎原一般无法控制，奥匈帝国就可能完全解体，卡尔一世这个皇帝也可能会失去一切权利和地位，甚至可能连皇帝的尊号也丢掉，卡尔一世还没有那么傻。

华军进入奥军控制区之后，按照华国方面的要求，卡尔一世保留了一部分保护国土安全的精锐军队，这些军队全部使用精良的武器装备，拥有足够的弹药，但是大部分军队都被解散。

在其他被华军控制的王国、公国和地区，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势力最近一段时间派出代表会见当地的华军将领，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组建临时政府，甚至连奥地利、卡林西亚等公国的一些民族势力也暗中找上门来，不过现在华国国内还没有发出任何指令，华军将领们便没有理会他们，不过他们找上门来的消息却被传到了国内，萧震雷也听到了相关报告。

萧震雷考虑着可以派人与那些奥匈帝国各地区的民族势力进行联系，如果对方愿意听话、愿意付出一些利益，倒是可以支持他们组建自己的政权，反正华军不可能永远驻扎在奥匈那地地区，也不可能将那些地区变成自己国土，那里迟早要有政权建立起来的，与其让别人建立政权。还不如扶持愿意听话和愿意付出一些利益的势力建立政权，以建立和保持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大总统，卑职前来报道，请大总统训示”杨永泰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萧震雷停下脚步。转过头向杨永泰招了招手，一边继续向前走一边对跟上来的杨永泰说道：“过两天就要召开与各国代表商讨如何处置奥匈帝国的会议了，我想让你作为我的代表去跟他们谈，你看怎么样？”

杨永泰知道这是萧震雷在给他机会，心中大喜。脸上却不敢表露出来，马上立正低头道：“多谢大总统提拔，卑职必定不辜负大总统的期望！对于与各国代表商讨如何处理奥匈帝国的事情，不知道大总统有什么要交代的？”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和其他高层商议过了，也与奥匈帝国方面派出的代表达成一些秘密协议，我们这边的意思是在维护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允许卡尔一世继续统治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和蒂罗尔地区，统称为奥地利王国，卡尔一世将奥匈帝国皇帝的称号改成奥地利王国国王。允许其他王国和公国的各民族势力执行组建自治政府，如果他们愿意加入奥

地利王国就让他们加入，如果他们不愿意加入，就可以完全脱离奥地利王国而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杨永泰想了想问道：“扶持卡尔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继续统治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和蒂罗尔地区，这会不是让美国人不满？毕竟威尔逊提出的第十条原则是要允许奥匈帝国国内各民族自治啊??????”。

萧震雷摆摆手：“就许他美国人提出这些原则，难道就不许我们提点意见？如果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来，那我们这些人说话岂不是不管用了？以后是不是都得听美国人的？”

“这??????是卑职失言！卑职一定完成大总统交代的任务！”杨永泰立即表态。

“嗯，跟洋人们会谈的时候不要太过盛气凌人，但也不能堕了我国的气势，该强硬的时候一样要强硬。该据理力争的时候绝不能退缩，涉及到我国的利益的时候要寸步不让！你去吧！”

“是，大总统！”

12月5日，各国使节在上海召开商讨如何处理奥匈帝国的事宜。这件事情虽然没有经过有关方面的大肆宣扬，但是各国使节齐聚于此还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很多报社都得到了消息，纷纷派出记者对参与会议的各国使节代表进行采访，会议还没有召开，在会议召开的地点饭店门口就聚集了大批的记者。

英国公使朱尔典刚刚抵达饭店门口还没有进门就被记者们拦住。有的记者口快迅速问出一些问题，朱尔典被烦得不行，好不容易从饭店内跑出来几个会议安全工作保卫人员将这些记者们隔离开来才让朱尔典顺利进入饭店内，此后保卫人员在门口设立起警戒线，防止记者们影响各国使节代表入场。

各国使节代表们很快一一赶到会场了，距离会议开始有一些时间，杨永泰便将美国公使汤姆请到自己的房间闲谈。

“汤姆先生，听说你前几天便到了这里，不知道在这里过得可还习惯？”

汤姆笑道：“是，这座饭店的服务还不错！杨先生，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说吧？”

杨永泰也笑道：“汤姆先生很聪明，这么快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既然汤姆先生把话说开了，那我就直说了！不知道汤姆先生认为这奥匈帝国的事情该如何处理？”

汤姆马上说道：“当然是要按照我国总统威尔逊先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进行，让奥匈帝国国内各民族进行自治了！”

杨永泰听了汤姆的话之后摇了摇头，汤姆看见后忍不住问道：“怎么？难道贵国政府不同意这么做？”

杨永泰道：“汤姆先生，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该想象得到，一旦让奥匈帝国国内的所有民族势力进行自治，那么奥匈帝国必然会四分五裂，会分割成许多小国家，就连卡尔一世的皇位都不一定能够保得住！”

汤姆耸耸肩："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国和贵国的目的不就是要让他们组建政府，让英法不能得逞吗？"

杨永泰脑子里转得飞快，他马上道："对，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要让奥匈帝国全部解体，你认为英法就没有办法把手伸进这些小国家吗？你想想，战争结束之后，德国肯定会被他们提议大幅度削弱，德国的大部分好处都会被他们得到，毕竟他们距离德国比我们两方都要近得多，没有了德国的牵制，如果连奥匈帝国都被全部解体了，那么在欧洲还有哪个国家还能牵制他们呢？到时候法国或者英国在欧洲一家独大，一手遮天，有整个欧洲做他们的后盾，他们还会将我们双方放在眼里吗？"

汤姆被杨永泰这么一说，顿时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忍不住问："那么杨先生的意思是？或者贵国的意思是？"

杨永泰道："保留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和蒂罗尔地区，让哈布斯堡王朝继续控制以上地区，让卡尔一世宣布在这些地区的基础上建立奥地利王国，而卡尔一世放弃皇帝的称号，成为奥地利王国的国王，除此之外，让卡尔一世允许其他地区各民族自治，这些地区成立政权之后就算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英法在欧洲没有制约！"

汤姆看着杨永泰，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突然问题："杨先生，你们是不是和奥匈方面达成了某些秘密协议？"

杨永泰闻言当即炸了窝一般，突然变脸："汤姆先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没有任何证据就把这种话乱说出来，这会破坏你我两国关系的，你明白吗？"

汤姆吓了一大跳，连忙举手："好吧，好吧，我道歉，我道歉！我不该说这样的话，请您谅解！"

"汤姆，我没别的意思，你应该很清楚我方这个提议的好处，只有在欧洲保留一个实力还算可以，但又不太强大的国家才能牵制英法，我希望贵方能够认真考虑我方的建议。你也应该知道，对于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我方一向是保持支持的，而贵方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和支持我方的提议呢？"

"这个嘛，杨先生，我需要向国内请示，毕竟我只是谈判代表，却没有权力做出决定"。

杨永泰笑道："当然，当然，汤姆先生完全可以向国内请示，趁着距离开会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不过我认为您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难道您不认为我方的提议对我们双方都是很有好处的吗？"

"呃，这个好像是有些道理！"(未完待续。)

第741章丑恶嘴脸

会议时间到了，各国使节代表依次走进会场坐下，当杨永泰看见美国公使汤姆走过来的时候向他看去，汤姆也看向他，并用手指做出一个“v”字型，看到这个手势，杨永泰心里松了一口气。

待所有国家的使臣都入座之后，杨永泰看了看怀表，时间刚刚好，收起怀表便道：“诸位，今天诸位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商讨如何处理奥匈帝国，凡是参加了对同盟国作战并且派出了军队的国家都有权提出自己的要求，现在请各国使节代表分别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在巴尔干半岛上，除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部分之外，剩下就是奥匈帝国的地盘了，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被华军打得投降之后，土耳其在欧洲的部分只剩下东色雷斯地区，也就是埃尔内以东到土耳其海峡之间的一小片地带，剩下的部分组成了两个新的国家，也就是阿尔及尼亚和马其顿。

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奥匈帝国地盘主要要波黑直辖省、达尔马提亚王国、克罗地亚、滨海省份、卡林西亚、雅士特自由市等地区。

意大利使节代表首先站起来道：“我国认为我国在此次大战中付出极多、损失极为惨重，所以我国要求将蒂罗尔地区和卡林西亚公国划归于我国，另外奥匈帝国必须赔款5亿元给我国！”

比利时使节代表也站起来道：“我代表我国认为，我国是最先受到攻击的国家，全国都被德军占领，我国王室和政府高层人员被迫流亡，全国的生产和所有人民的生活简直停止不前，无数人民在战争中死去，我国要求将波西米亚公国全部领土划归我国，奥匈帝国必须赔偿我国7亿元！”

在比利时代表坐下去之后，希腊代表也站起来道：“我国要求将波黑地区交给我国，另外奥匈帝国必须赔偿我国6亿元！”

“不行。波黑地区大部分民众是我们塞尔维亚人，所以波黑地区应该交给我国，另外我们要将克罗地亚也交给我国管理，奥匈帝国必须赔偿我国战争赔款7亿元！”塞尔维亚使节代表站起来对希腊代表怒目而视。

希腊代表也不甘示弱。反驳道：“这次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难道诸位都忘了吗？就是因为你们塞尔维亚人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奥匈帝国才对你们塞尔维亚宣战的，如果别人杀了你妻儿，你会怎么样？奥匈帝国打你们。那是你们活该，谁让你们那么干的？”

塞尔维亚代表和希腊代表为了波黑地区炒成了一团，眼看着会议秩序遭到了破坏，杨永泰不得不站出来维持秩序，他大声道：“够了，先生们，我们现在是在商讨，不是要吵架，这里也不是菜市场，希望诸位能够明白。好吗？如果你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和提议，可以将你的理由说出来，但请别大声吵闹，好吗？既然波黑地区归属有两国存在着争议，那么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我们以后再讨论，那么其他各国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吗？”

法国代表立即道：“我国要求将卡尼鄂拉公国和达尔马提亚王国交给我国，众所周知，达尔马提亚王国以前就是我国统治，现在我国要收回来

很顺理成章的。另外我国还要求奥匈帝国赔偿我国二十亿法郎！”

英国代表朱尔典非常生气，这些国家竟然把好地方全部挑走了，剩下不是穷乡僻壤，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他只恨自己顾着面子没有早点提出来，这时他道：“我国要求将施蒂利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和摩拉维亚交给我国，另外奥匈帝国必须赔款十亿英镑给我国！”

美国人在战争早就赚得盆满钵满，而且美国本土也没有遭到任何同盟国的攻击，只有几艘商船被德国的潜艇击沉，美国人倒也没有好意思找奥匈帝国赔款。汤姆说道：“诸位，我国不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也不提出赔款要求，另外我在这里代表美国政府提醒诸位，两个月前诸位所代表的国家都明确发表声明同意在我国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与同盟国进行谈判以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这十四点原则中的第十条，是允许奥匈帝国各民族进行自治，既然各位所代表的国家都同意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那么就不应该提出让奥匈帝国割让领土的要求，还有一点是我需要提醒诸位的，各位提出这么多的赔款，奥匈帝国拿得出来了吗？再说了，造成这场浩劫的可不只是奥匈帝国一个国家，我劝各位还是实际一点，根据奥匈帝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你们自身的损失情况提出一个合理的赔款数额！”

英国人朱尔典用颇为酸溜溜的语气道：“汤姆先生，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美国人在这次大战中大肆出售武器装备和战争物资赚得腰包鼓鼓的，早就富得流油了，可我们呢？我们大英帝国、法国、比利时、希腊等都是饱受战火，到处是残垣断壁，人民流离失所。这里法国、比利时、塞尔维亚和希腊全都被德国和奥匈帝国全部占领过，所遭受的浩劫前所未有，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吗？”

这时杨永泰开口了：“各位，我说出公道话，这里除了比利时、我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只怕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在坐的各位没有一个是不清楚的，想当初巴尔干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你们希腊和塞尔维亚就没有参与过吗？如果不是你们英国和法国与德国人争夺利益，在背后支持他们双方，这场仗怎么会打起来？谁都脱不了干系，比利时是完全的无辜者，我国屡次被日本欺压，日本人不仅杀我国公民，侵占我国的领土还归还，而美国则是好好的做着生意却被德国人的潜艇攻击了商船，我这么说，诸位应该不会反对吧？你们完全把责任推给同盟国，恐怕也是不对的，双方都有错误，都有责任，割地的事情我看还是不要提了，诸位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吧，既然都同意在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原则上进行谈判，那么在提领土要求恐怕不好吧？另外那个赔款的问题，诸位提出那么大数额的赔款，卡尔一世要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如果诸位一意孤行的话，卡尔一世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这个皇帝了，只怕诸位要求的赔款全都得打水漂，诸位还不如实际一点，提出合理的赔款数额，让卡尔一世有能力支付而又不会让他太过抵触，在这里我代表我国政府郑重声明，我国对奥匈帝国没有任何战争赔款和领土要求，这就是我方的立场，另外我国是支持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

法国人还是不服，站起来道：“其他国家怎么决定我不管，我也管不

着，我只知道达尔马提亚以前是我国的领地，它必须归还给我国！至于战争赔款的事情倒是好商量，我方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个合理的数额”。

杨永泰却道：“公使先生，如果达尔马提亚是奥匈帝国的直辖省份的话，将它归还给贵国，我方却也无法可说，一定会支持，但是阁下别忘记了，达尔马提亚不是没有政权机构的，它可是一个王国，它只是没有军队和外交权，其他该有的政府机构一样不缺，将这样一个王国交给贵国，就算我们同意，达尔马提亚王国当地人只怕不会同意，难道贵国还要出兵让他们屈服吗？先生们，这场战争打得已经够长久、够惨烈了，阁下还是想想如何进行战后重建家园为好，何必再起干戈呢？现在达尔马提亚在我方控制之下，贵国如果想要对达尔马提亚动武，还需问我方答应不答应！”

杨永泰这番话可谓说得是软硬兼施，法国公使听了之后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嘴唇哆嗦个不停，却始终说不出狠话，只能哼哼唧唧坐了下去。

这时杨永泰向汤姆打了一个颜色，汤姆会意，站起来道：“诸位，为了贯彻我国总统威尔逊先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为了防止将来奥匈帝国再度挑起战争，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削弱奥匈帝国，保留哈布斯堡王朝对奥地利公国、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和蒂罗尔地区的统治，允许除以上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允许他们组建的国家拥有独立主权！”

英国公使朱尔典当即叫道：“不行，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处理奥匈帝国，那我们各国的战争赔款由谁来支付？”

“当然是他们全体承担，按照人口和领土面积大小进行分摊！”

杨永泰不得不暗地里对汤姆竖起大拇指，他站起来高声道：“我同意！”(未完待续。)

第742章威廉二世的决定

经过连续几天的商讨，加上华国和美国方面的大力施压，各国使节代表不得不妥协，在请示了各自政府之后，参加会议各国使节代表们都同意允许奥匈帝国保留卡林西亚公国、萨尔茨堡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奥地利公国和蒂雷尔以及前阿尔卑斯山地区，让其他公国和王国的各民族进行自治，并且分别成立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各国要求的战争赔款总额达到十亿英镑，这些战争赔款由全奥匈各民族所有政府承担。

12月9日，得到华国传来的消息的卡尔一世宣布自己放弃奥匈帝国皇位，成为奥地利王国国王，自任为奥地利王国所有国防军最高统帅，奥地利王国由卡林西亚、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奥地利和蒂雷尔以及前阿尔卑斯山地区组成，这些地区将分成若干行省由王国内阁直辖治理，除此之外，允许前奥匈帝国其他王国、公国、地区、自由市、直辖省等各民族自治。

卡尔一世的这些决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协约国各国商讨的结果而颁布的，因此获得了协约国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获得了华国和美国这两个新兴大国的支持。

卡尔一世的声明发表之后，华国代表协约国随后发表声明，同意卡尔一世的决定，并宣布各国对奥匈帝国的决定，除了卡尔一世声明的那些，还要求奥地利王国和其他随后成立的所有新政府共同负担十亿英镑的战争赔款，这其中华国和美国放弃了赔款要求，而英国、法国、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一些协约国国家要求的赔款总额为十亿。

随后除了奥地利王国所属领地之外。前奥匈帝国其他地区各民族势力开始纷纷组织起来成立政党，由于现在这些地区都在华军的控制之下。所有华军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华国方面的同意。当地势力想要掌权基本上不可能。

萧震雷对此专门再次派遣杨士琦乘专机飞往欧洲与那些地区各民族势力的代表们进行秘密会谈，此事暂且不提。

奥匈帝国投降之后，德国就成了孤家寡人了，真正是孤立无援。威廉一世已经预感到德国不行了，他内心的焦虑和惶恐可想而知有多严重，但他同时他还没有绝望，德国还有实力，而且战败的下场对于德国来说实在太过沉重，他不想让德国背负着战败的罪名。此时的德国上下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尽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是很尊敬他，在很多问题上还是按照他的指示，可是威廉二世在很多问题上并不知道如何决定，反而要询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他们的意见下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受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思想控制的。

战争打了四年多，由于在前期的多场战役中。德军打得非常顺利，不仅损失极少，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垮了英法联军的主力，还将英法联军残兵败将们赶去了英国本土。德国占领了法国全国领土还攻占了俄国、巴尔干半岛、比利时等欧洲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德军不仅占领了这些地方，而且在这几年了他们在各地到处掠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无以

数计的战争资源，他们利用抓获的一百八十万英法俘虏进行劳作。为他们日夜不停地生产作战物资，德国利用掠夺的大量战略物资不仅在战争初期促进了德国的经济。而且直到现在也依然阻止着德国的经济下滑。

此时的德国实际上已经变成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组成的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以鲁登道夫为首的军方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严格限制集会，并发动全国社会闲散人员积极从事生产活动，甚至连十几岁的孩子都在从事着各种工作，平日里的大街上甚至看不到任何一个闲逛的人，每一个行走的人们都是疾步匆匆。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是一对绝佳的组合，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兴登堡是总参谋长，而鲁登道夫则是总军需官兼兴登堡在战略指挥层面的副手，此前鲁登道夫一直全面主持东线战事，俄国被打得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就是他的功劳。

12月10日，比利时，德**政首脑会议。

会议的气氛有些沉闷，元帅们、将军们一个个都拿着大烟斗、有的叼着香烟吞云吐雾。

威廉二世捏着拳头捶在桌子上狂暴地大叫道：“卡尔真是个胆小鬼，他怎么能够投降？他怎么能够在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选择投降，他这种行为太不负责任了，该死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家族全部都是一些软蛋！”

兴登堡用平静的语气道：“我的陛下，还请您冷静一下，奥匈帝国是投降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失败，我们还有近三百万大军，我们还有无数的战略物资和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现在西线战场英法美三国已经没有进攻的能力，我们唯一可虑是华军，华军的战斗力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只要能够挡住华军的进攻就可以逼迫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

威廉二世却道：“可是该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在发表的声明中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鲁登道夫霍然站起来，大声道：“美国人凭什么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前一次战役中被我们歼灭九十万人，前前后后加起来，美国人已经损失了一百三十万人，现在整个美国已经不足七十万兵力，在欧洲的最多只有六十万，美国兵的战斗力简直就是渣渣，他们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强大的火力，如果我们有美国人那么多的战争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我军可以对抗全世界！”

在战争之初，鲁登道夫在德军夺取烈日要塞的战斗中表现极为出色，他因此受到了德皇的赏识，但鉴于他的出身中下层，因此不能当然军队主要指挥官，随后不久他被派往东线当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作为兴登堡的副手，他们两人配合默契，在东线打得很好，第一场战役就将俄军赶出了东普鲁士，而且还让俄军被迫放弃了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人员损失超过170万人。由于这一连串的辉煌胜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成为德国民众心中的偶像人物，

去年十月，鲁登道夫指挥奥德联军发动了卡波雷托攻势。奥-德军以

十六个师对意大利卡多纳将军指挥的五十五个师，造成意大利军30万以上的直接人员损失，几乎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同样是在去年的德国和俄国签订的停战协议中，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发挥关键作用，该条约让俄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他被封为贵族，成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自从今年一来，德军在西线战场上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反击采用了包括风暴部队渗透战术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战术，这些战术在之前的三次大型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协约国方面损失惨重，而这三次大型战役和这些新型战术都是以他的决策而部署的。

兴登堡见鲁登道夫又有狂妄的趋势，当即阻止道："鲁登道夫元帅请别激动，激动解决不了问题。以我们德国现在的总体实力想要打赢这场战争已经很困难了，可协约国想要打垮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虽然取胜无望，但是想要保证这盘棋局成为和局还是有希望的！"

会议室内所有人都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威廉二世坐直身体看着兴登堡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兴登堡在其他所有将领们的注视下说道："我的陛下、各位元帅和将军们，我们与华国有利益冲突吗？"。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威廉二世道："我们德国与华国相隔万里，从地缘上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如果说我们之间还有其他什么恩怨的话，那就是当年我们德军加入了八国联军攻打过华国，我们在华国侵占过一块地，但是我们已经还给他们了！"

"不错！"兴登堡站起来道："我们与华国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华国之所以与我们开战是因为与英法联盟的原因不得不出兵，我想我们是时候秘密派出使者联系华国方面了，如果我们能够与华国方面达成秘密协议，只要能让华国保持现有的防线不再西进，我们就能腾出手来权力对付英法美三国！"

鲁登道夫闻言一拍桌子道："说得好，说得好！输给华国，我不觉得丢人，华国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输给英法美三国，我就是不服气，只要华军能保证维持现有的防线不动，我有绝对的把握逼得英法美三国主动和我们进行和谈"。

所有将领和官员们都看向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思索了许久终于答应："好吧，秘密派人联系华国方面！"

第743章拒绝

“将军，到家了”

蒋方震被侍从叫醒了，他睁开眼睛用手搓了搓脸颊，车门已经被侍从打开，他走下车，几个侍从跟着他走进了房子。

在蒋方震住所的马路斜对面停着一辆汽车，汽车后座上坐着一个中年洋人，洋人看见蒋方震的身影走进住所，便从车上下来扔掉烟头迈步向斜对面走去。

“先生，您有什么事情吗？”门口一个站岗的卫兵上前伸出手将中年洋人拦下。

中年洋人很有礼貌，连忙道：“卫兵先生，您好蒋方震将军的一位朋友托我给他带一封信，能不能麻烦您交给他？我就在这里等着，如果蒋将军有什么疑问，我可以为他解答”。

卫兵打量了这个中年洋人几秒钟，点头道：“好的”

“麻烦您了”中年洋人递上信件。

“请您稍等”卫兵拿着信件转身走了。

蒋方震将军帽和大衣交给蒋夫人走到沙发上坐下，佣人送过来一杯茶，“老爷，茶沏好了”

“嗯，你去吧”蒋方震摆摆手，端起茶杯喝了起来。

副官拿着一份信走过来报告：“将军，外面有一个洋人送过来一封信，说是您的朋友托他带给您的，人在外面等着，我们已经检查过了，信应该没有问题”。

“哦？外国朋友？还是托人送过来的？这倒是有点意思了，拿来我看看”蒋方震说着放下了茶杯。

副官将信递过去，蒋方震接了，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将信封打开，抽出信纸摊开一看，他很快看完，一边将信折叠起来，一边思索着，只片刻之间就有了决定，对副官道：“你去门口找那个人。将他带西厅，必要的安全检查工作还是要做的”

“好的，将军”

这时蒋夫人抱着小女儿走过来问道：“百里，现在开饭吗？”

蒋百里道：“如果你们饿了就先吃吧。我要有点事要处理”

蒋夫人问：“要多久？”

“大约半个小时吧”蒋方震想了想说道。

蒋夫人道：“那我们就等你一起吧”。

“好，我先过去了”

来到西厅，那个中年洋人见蒋方震到来，立即站起来鞠躬道：“将军阁下，您好谢谢您抽空接见我。您可以称呼我为格来纳”

蒋方震打量了格来纳几秒钟，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格来纳先生，请坐”

“多谢将军”

两人都坐下之后，蒋方震问道：“格来纳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格来纳欠了欠身，“将军，我是一名商人，我来华国做生意已经二十年了”

蒋方震拿出那封信问道：“这封信是谁托你带给我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让我把这封信带给您的时候说，信中有一个提议。如果贵方有这方面的意思，我就可以通知他赶来见您，而且需要对方在边境上放行”

蒋方震思索两秒就说：“这件事情，我需要考虑考虑，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考虑好了之后就会派人通知你”。

“好的，将军阁下打扰您了，告辞”

第二天上午，蒋方震来见萧震雷。报告道：“大总统，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萧震雷放下手中钢笔，“哦？什么奇怪的事情要让你亲自过来一趟？”

蒋百里道：“昨天我家门口有一个德国人送来一封信，信是我曾经的长官德国的兴登堡元帅亲笔写的。他在信中说德国想跟我们秘密和谈”

萧震雷闻言笑道：“这确实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能不能确定信的真伪？”

蒋百里点头道：“我曾经在兴登堡身边学习过一段时间，对他的字迹算得上比较熟悉，应该可以确定是兴登堡元帅写的，他在信中说，德国的敌人不是华国。而华国的敌人也不应该是德国，德国与华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如果我军能够止步不前，德国完全可以抵挡英法美三国的进攻，华国难道不希望德国能够削弱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实力吗？对于华国来说，欧洲需要德国这样的强国来牵制英法，否则一旦德国战败，实力必然会被大幅度削弱，到时候英法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华国了”。

萧震雷想了想问道：“信带来了吗？我能不能看？”

“当然”蒋百里当即从军装口袋里拿出那封信。

萧震雷接过信看了起来，信不长，他很快就看完了，他将信还给蒋方震，自己抽出一支烟抽起来。

烟抽到一半，萧震雷转身问道：“百里，你怎么看？”

蒋百里摇头笑道；“大总统，您可问错人了，这事关战后国际局势，我只是一个军人，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萧震雷想了想，对蒋百里说：“我考虑一下吧”

“好的，大总统，我先告辞了”蒋方震说完便离开。

下午，萧震雷召开幕僚团会议，会议进行到最后，萧震雷抛出了德国意图秘密求和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上午蒋百里过来见我，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德国总参谋长兴登堡写给他的信，兴登堡在信中说德军想要跟我们秘密和谈，德国和华国不能应该成为敌人，也没有成为敌人的条件，他还说德国目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争取和谈，他表示可以放弃太平洋上被我们占领的岛屿，只要我军止步不前，德军就有足够的兵力在西线逼得英法美和谈，而且兴登堡还抛出了一个信息，他说欧洲需要德国牵制英法，否则一旦德国被削弱得太厉害了，英法就可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我国，诸位怎么看？我们是否要与德国进行秘密媾和？”

谭延闿站起来道："大总统，与德国秘密媾和可是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相违背的啊，如果德国人投降倒好，可是他们却不投降，这种秘密媾和很容易被人捅出来，到时候我国在外交上就会陷入被动啊"。

梁启超和张骞等也先后纷纷站起来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尽管这些人没有明说。但其他人都知道他们不同意与德国秘密谈判。

这时杨度站起来道："大总统，我认为与德国人进行秘密谈判是有必要的"

"哦？说说看"

"是"杨度答应一声，当即说道："我不能只能看到眼前，必须看到战争结束后的局面。如果任由德国战败，德国势必会被英法削弱，尽管我们也能够从德国得到诸多利益，但是没有了德国的牵制，英法会利用数百年的底蕴和积累。以及从德国获得的大量利益快速恢复实力，而且经过这次大战，英法在军事科技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然后掉过头来对付我们，尽管战争在短时间之内不会爆发，但是他们会从其他方面对我们进行遏制，比如说外交和经济方面，在欧洲，仅仅依靠一个被阉割的奥地利还不足以牵制英法等列强"

杨士琦说："大总统。我也认为让德国保留足够的实力牵制英法是有必要的，但是德国必须得到一定的削弱，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必须全部交出来，而且还有支付一笔战争赔款"

大多数人都同意了杨度和杨士琦的意见，有必要跟德国人秘密谈判，萧震雷见状道："跟德国秘密谈判的重要性已经很清楚了，但关键是要如何实现我们的意图，既要让德国人心甘情愿的将海外殖民地交出来，还要支付一笔战争赔款，又要让英法美等国同意。兴登堡要求我军在东线止步不前，如此德国方面有足够的兵力与英法美周旋，战争时间拖得太长对谁都没有好处，德国人认为英法美最后肯定会注定求和。这样德国就会在谈判中取得主动，可以尽量挽回损失"

杨士琦皱眉道："大总统，如果英法美在西线没有进展，而我军在东线又按兵不动，英法美肯定会派人跟我们交涉，让我们在东线进攻。我们就是想拖也拖不了多久啊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承诺在东线止步不前，那么德军只留下少量兵力在东线，抽调绝大部分兵力去西线打败了英法美三国，那么德国就能调过头来再对付我们，我们就将得不偿失了"。

有人立即察觉到杨士琦两次说话前后矛盾，"杨先生，您到底什么意见，是支持秘密谈判呢，还是不支持？"

杨士琦道："我们可以答应在东线止步不前，但是不谈判不签署秘密协议"

所有人都不明白杨士琦说这话的意思，萧震雷也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倒是理解不签署秘密谈判协议是为了不被人抓住把柄，而不理解答应在东线止步不前，却又不谈判到底是什么意思。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对杨士琦道："杨先生，还请你明言"

"我们可以做出在东线止步不动的现象让德国人安心抽调兵力向西线攻打英法美三国，却不与德国人进行谈判，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随时出

兵，在关键时刻向德国人动手，防止英法美一败涂地”。

萧震雷闻言要了摇头：“德国人不是傻子，没有保证，他们如何敢放心将东线的重兵抽调去西线？算了，这件事情我也考虑了很久，跟德国人秘密谈判的风险太大，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让英法在战后受到牵制，因此我们可以在战后力主保持德国不被太大程度的削弱，英法两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肯定都担心对方从德国得到太多利益，特别是英国肯定会担心法国获得利益太多而称霸欧洲大陆，这肯定与英国的利益相违背的，我们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做文章所以，与德国人秘密谈判的事情还是算了，我们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未完待续。

第744章北海之战

德国柏林、皇宫。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起前来求见威廉二世，“陛下！”

威廉二世指着旁边的座椅：“坐吧！”

“谢陛下”两人道谢后分别坐下。

威廉二世问道：“两位元帅，跟华国方面的联系进行得怎么样了？华国方面是什么态度？”

兴登堡欠身道：“陛下，情况不容乐观，我给华国总参谋长蒋方震写了一封信，找人给他送过去，但是华国方面拒绝了秘密谈判”。

威廉二世闻言脸色垮了下来，他的神情有些没落，“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华国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鲁登道夫说道：“是的，现在我们国内所有的兵力都被派到了边境上防备华军，而在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西北部等地我们也被牵制了一百二十万人。如果我们能够从波兰抽调五十万人到西线，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再次对英法美三国发动反击！”

兴登堡安慰威廉二世：“陛下不必太过担心，虽然我们在东西两线受到的压力不小，但是协约国方面的情况也并不是很好，华军在东线确实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着巨大的威胁，但是华军毕竟是远征，后勤运输是他们的软肋，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只要我们严防死守，华军想要攻破我军防线还是很困难的，而且根据军情部门的情报显示，从种种迹象显示，华军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看来华军虽然没有同意和我们进行秘密谈判，但是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现阶段无意在东线发起进攻！”

鲁登道夫立即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东线抽调兵力补充西线，利用华军现阶段不会向我军进攻的情况迅速集中兵力打垮英法美三国？”

兴登堡摇头：“不不不，尽管华军已经做出了暂时不会向我们进攻的行动，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华国，更不能将东线绝大部分兵力都抽调到西线。如果在我们全力向英法美进攻的时候，而华军突然向我军进攻，那我们岂不是全完了？所以，我们已经要在东线保留足够的兵力。现在在我国东部、东南边境有六十万兵力，在北方有一百二十万，如果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挡住华军进攻，最少需要以一百二十万，我们可以从北方抽调六十万前往西线。我们现在在法国马恩河以北有八十万人，在法国东南部有一百万人，如果补充六十万，那么我们在法国就有两百四十万人，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的突出部位太大了，我们的兵力太过分散，我建议将在法国南方的一百万撤到塞纳河以北，这样一来，我们的防线就缩小了，也不必担心可能来自意大利的攻击。以我们在法国的兵力数量并不比现在英法美三国的兵力少，而在战斗力方面我军要超出他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

威廉二世有些犹豫不决，尽管他不懂军事，可也知道华军在东线的威胁太大，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守，一旦让华军攻入德国境内，那对德国的打击就太大了，从北方抽调六十万人，那么北方就只剩下六十万人。不

仅要防备华军两个军团，还有防备苏俄，尽管苏俄已经宣布退出战争，但谁知道苏俄人会不会说话不算话？

思考了几分钟后。威廉二世还是忍不住问道："这么做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兴登堡给威廉二世分析道："陛下不必担心，华国需要我们在战后牵制英法，他们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的，华国人一向精于算计，他们怎么会舍得让我们完蛋了，即便是我们战败了。华国人也会尽量让我们保留实力用以牵制英法！"

威廉二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只考虑到了外部问题，却没有考虑到内部因素，随着战争的时间延长，德国国内说承受的经济负担会越来越大，经济情况也会下降，甚至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德国国内的经济出现大问题，那么国内就无法支撑前线作战了，这可能会发展成与俄国的情况差不多。

几分钟后，威廉二世终于下定决心："好吧，就从波兰抽调六十万前往西线增援，一定要秘密进行！"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人互相对视一样，同时道："是，多谢陛下支持！"

兴登堡又道："陛下，我认为为了迷惑英法美，我们可以在马恩河后方修建一道坚固的防线，修建这道坚固的防线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人力和物力可以在法国当地征集，我们自己不需要花费一分钱，搞出来的动静越大越好，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迷惑英法美，让他们认为我们接下来会转入防御，另一方面，如果我军反攻失败，可以退入修建好的坚固防线进行坚守，依靠这条防线将英法美的军队挡住，阻止他们攻入德国境内，所以这条防线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要真的修建，并且修建得坚固无比，任何防护建筑和设施都要符合防御战的要求！"

威廉二世略作思考后就答应了："好吧，这件事情由你亲自负责，从东线抽调兵力前往西线发动反攻的事情由你们二人负责，一定要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将英法美军队打垮，将他们再次赶出法国！"

"是，陛下！"

于是在兴登堡的主持下，德国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在马恩以北、德军现在的防线后方开始修建一条距离很长的防线，这条防线修建完成之后被德国人和西方国家称之为"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的作用在后世之人看来，就是兴登堡为了防止英法美军队攻入德国而修建的。

这时一个侍从从外面跑进来向威廉二世汇报："陛下，海军方面传来消息，我海军主力舰队与协约国海军联合舰队主力的英国舰队在北海遭遇，目前双方正在发生激战！"

"什么？"威廉二世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威廉二世整个人开始烦躁不安，他在大殿里来回走个不停，走了几个来回，他又停下，立即道："快，给海军司令部下令，马上命令舰队撤回来！"

那侍从就要去下令，兴登堡站起来道："陛下不可，不能这么做，现

在既然遭遇并且打起来了，不是想撤就撤能撤回来的，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相信前方将士们，陛下还要向他们发出电报，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只有这样，我军才有获胜的希望，这个时候让他们撤退，等于是让他们送死啊！另外，双方交战的海域肯定距离我们海岸线不远，我们派出空军战机对英国舰队进行轰炸”。

威廉二世听了兴登堡的提醒，很快意识到自己太着急、太担心了，于是自己道：“对对对，元帅说的对，快去以我的名义向全体海军将士发去电报，就我希望他们为了德国，奋勇作战！另外给空军司令部下令，立即起飞陆基战机对海军舰队进行支援”。

“是，陛下！”

此时在北海海面上，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正与德国海军舰队主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海战，要说英国海军和德国海军还真是宿敌，北海海面那么宽广，德国海军没有碰到华国海军舰队，也没有碰到美国海军舰队，却偏偏碰上了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这只能说是宿命。

原本协约国海军联合舰队是分成三路在北海海面上向德国本土逼近，德国海军舰队只是例行在海面上巡航，可没有想到会遭遇英国皇家海军舰队

双方打得异常激烈，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遭遇，英国人是有备而来，而德国人尽管是没有想到英国人会打上门来，但也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双方在上一次的日德兰海战中打出了火气，各自损失一大半，因此仇深似海，这一次遭遇，谁都没有打算撤退，直到打到最后一艘战舰为止。

一艘艘战舰中弹，中弹、冒烟、进水、倾，沉没，海面上升起一股股浓烟，冲天而起，水面上也漂浮着许多的尸体和漂浮物。

而此时各自早就已经求援，德国从陆地起飞了大量的战机正向交战海域赶来，美国舰队和华国舰队已经接到消息也正在向交战海域赶来。

美国海军舰队和华国海军舰队距离交战海域有些距离，不是短时间可以赶来的，这段时间英国海军舰队必须要独自面对德国海军舰队和德国空军机群，不过此时华国海军舰队的四艘水上飞机母舰已经起飞了六十架战机向交战海域飞过去。

但华国舰载机群赶到交战海域的时候，德国陆基机群正在对英国海军舰队进行大规模轰炸，英国海军舰队已经损失了大半，剩下还完好无损的没剩下几艘，其他都多少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

华国舰载机群赶到之后立即与德国陆基机群展开空中格斗，在数量上德军战机多一倍，但此时德军战斗机却不多，大部分都是轰炸机，只有少部分是战斗力，数量与华军舰载机相差不大，而且德军战机已经作战了一段时间，无论是飞行员的精力、体力还是战机的弹药都损失颇大，这在双方接战之后立即体现出来了，德国机群很快撤退，华军舰载机没有追击，而是对海面上的德军舰队进行扫射，不过由于多是战斗力，对舰船的攻击威胁性不大，德军舰队只有一些战舰受了轻伤。(未完待续。)

第745章小小庆祝

“大总统，欧洲方面传来最新消息，协约国联合舰队在北海遭遇了德国舰队，双方大打出手”蒋百里在电话中向萧震雷报告

“哦？”萧震雷精神一震，立即道：“说说详细情况，结果如何？”

“首先遭遇德国舰队是英国海军舰队，这次联合舰队准备前往德国海域找德国海军舰队决战，可没想到还没有进入德国海域就遭遇了对方的舰队，英国舰队首先跟德国舰队打起来了，而当时美国海军舰队和我国舰队都在一百海里之外，根本无法及时赶过去增援，德国反应很快，第一时间就出动了数量超过两百架的轰炸机群赶去交战海域对英国舰队进行了轰炸，我方舰队随后也派去了六十架战斗机赶去增援，当我方舰队赶到的时候，德国空军正在对英国舰队进行轰炸，英国舰队已经损失大半，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大部分战舰都在沉没当中，我方舰载机群与德国空军进行了空战，对方很快退去，我方没有追击，对海面上的德国舰队进行了扫射，制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对德国舰船造成的伤害较小，但我方战机返航补充弹药之时，德国海军舰队将英国舰队全部击沉，这次英国人可谓是真的伤了元气，损失战舰九十二艘，排水量超过六十万吨！”

萧震雷有些吃惊，“英国的那支舰队全军覆没？有这么惨？”

“对，我方战机再次赶回交战海域的时候，海面上已经看不到英国舰船的身影了，只有无数尸体和残留物，德国海军战舰也已经离开，由于担心德国陆基战机群赶来，因此我方机群也只能返回，在与德国空军战斗时，我方损失了二十多艘战机，那些飞行员估计存活下来的机率会很小。经过这次海战，联合舰队准备完全解决德国海军舰队的想法暂时是执行不了了，英国人需要重新集结海军力量组成新的对德国作战舰队”。

“好的，我知道了！”

萧震雷挂断电话，掏出一支烟点上抽起来，他心里开始盘算，自从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并且派空军对英国本土进行轰炸之后。英国许多造船厂和港口都被德国人轰炸了，英国人的造船工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造船能力大幅度下降，上次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损失的战舰根本就没有得到补充，这次又损失了六十万吨，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已经不足一百六十万吨了，这个总吨位已经比华国海军总吨位多不了多少，而且英国人这一百六十万吨的海军总吨位中还有一半是老旧战舰，四分之一是战前几年间建造的，四分之一是开战之后建造的，而华军不同。华军只有极少数是从北洋时期遗留的老旧战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俘虏的日本战舰，绝大部分是建造的新式战舰。

所以，从装备上来说，华军现在海军的在装备上是绝对要强于英国人，但是战斗力是否要强于英国人，这就不好说。海军和陆军不同，海军是需要底蕴的，最起码英国的海军底蕴就绝对不是华军可以比的，世界上绝大部分现代海军都是以英国海军为蓝本组建的，英国海军是许多国家海军的老师，就例如日本海军就是学习的英国海军。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与英国海军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英国海军就不可能有日不落帝

国这个称号。

而现在，萧震雷可以确定，华国无论是在陆军、海军，又或是空军，都要强于英国。因此在军事上，华国已经赶超英国，这让萧震雷很高兴，中午的时候，他难得叫食堂加了几个菜，并且派人打电话将蒋方震、蔡锷、萨镇冰、马汉龙请过来。

马汉龙是最后一个赶到的，他看见萧震雷、蒋方震、蔡锷和萨镇冰等人正坐在桌子边等着，而桌子上摆放着五六盘精致的小菜，连忙道：“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来晚了！”

萨镇冰笑摇头道：“大总统请客吃饭可是不多见，至少我这是第一次吃到大总统请的客，你还姗姗来迟，真是！”

马汉龙立马都：“确实是我的错，是我的错，那什么，这样，我先自罚三杯！”

说着端起酒杯就要喝，萧震雷连忙道：“慢来慢来，我看你不是要自罚三杯，而是要趁机要多喝几杯？”

马汉龙顿时有些尴尬，心思被萧震雷看穿了，颇为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其他几人看见他那窘迫模样一个个都哈哈大笑起来。

萧震雷笑罢摆手道：“好了好了，咱们呀就别笑话老马了，来来来，一起喝一杯！”

众人端起小酒盅一起碰了一杯，然后各自拿起筷子吃菜，萧震雷一边吃菜一边问道：“北海上的海战诸位都知道了？”

众人点了点头，这种战报肯定是第一时间要传到他们这些军方高层手里的，上午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了战报，自然知道北海海面上的大海战。

“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请你们吃饭吗？这饭菜虽然不是很好，可我萧震雷却是从来没有请人吃过饭，你们是第一个！今天我是高兴啊！”

蔡锷奇道：“大总统，难道今天有什么喜事？”

萧震雷点头笑道：“确实有喜事，诸位难道不认为英国人的那支舰队全军覆没是喜事吗？”

“啊，这”蒋百里等人有点傻眼了。

萧震雷端起酒杯一口干了，放下酒杯便说：“英国人称霸世界已经数百年了，他们凭什么称霸世界？萨将军，你说呢？”

萨镇冰脱口道：“当然是靠他们的无敌舰队！”

“不错！”萧震雷点点头，继续道：“英国人横行数百年了，靠的就是他们的无敌舰队，一个国家想要自保，首先要保卫海疆，而要保卫海疆，首先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战舰，英国人在战前的海军总吨位是两百三十万吨，开战之后就上升到两百七十万吨，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海军吨位的总和，现在他们的总吨位大约是一百六十万吨，而我们，我们的总吨位有一百五十多万，尽管在总吨位上我们还是要少于英国人，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新式战舰，而英军在战前和战争中建造的新式战舰基本上全被德国人摧毁，他们这一百六十万吨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老旧战舰，在性能上跟我们的海军战舰相比是远远不如的，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海军实力绝对超过了英国人，我们终于赶超了英国这个世界霸主了，我们再也不用害怕

谁了，这难道不是大喜事吗？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蒋百里笑道：“这确实值得高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我军的军事实力已经是名列前茅了！”

萨镇冰突然流下来老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众人都很理解他的感受，萨镇冰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军事将领，而且还是海军军事将领，当年清朝时期和袁世凯时期，华国海军基本上已经被除名了，而萨镇冰这一辈海军军人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海军实力不行，国家饱受欺凌，他们那些海军军人的感受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萧震雷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了，而是热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的军事实力并非简单的拼装备和军队战斗力，拼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综合实力，军事其实与政治和经济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的，有清廉的政府，有清明的政治环境和发达的经济环境，就有足够的资金研发更先进的军事装备，就有足够的资金为军队更换更好的装备，而军事实力强大又可以保护国家应有的利益，可以为政治和经济保驾护航！所以啊，单纯的军事强大是不行的，既要军事强大，也要政治清明和经济发达，只有这样，国家的整体实力才会不断上升，这三样同样强大，国家才是真的强大。任何时候，军队都不能乱，军队的训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停下，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有懈怠之心”。

“是，是！”

其他几人都端起酒杯向萧震雷道：“大总统，这确实是喜事，我们敬你一杯！”

“好好，来，一切喝！“萧震雷高兴地喝下一杯酒。

中午这顿饭吃得很高兴，下午还有工作，萧震雷等人也没有多喝，一人喝了二三两酒，每个人都胃口大开，饭菜吃得精光，饭后又喝茶聊天，直到上班前一刻钟才各自回去工作。

萧震雷刚刚回到办公室准备工作，军情局局长马小双就走进来报告：“大总统，德军有了新动作，我们得到消息，德国从波兰秘密抽调了五十万人，看那架势是准备调往西线去！”

萧震雷站起来问道：“情报准确吗？”

马小双道：“我们已经核实过了，没有问题，种种迹象都显示德国人准备在西线大干一场！”欢迎您来)

第746章空军热潮

听到马小双的汇报之后，萧震雷拿起电话给蒋方震拨打了一个电话，“百里吗？德国人从波兰抽调了五十万人前往西线，看来我们这边风平浪静让德国人放心了，既然德国人要跟英法美三国死拼到底，那我们何不成全它呢？马上传令给蔡国栋，让他按兵不动，海军那边要催促英国人尽快组建新舰队加入联合作战彻底解决德国海军”

“好，我马上安排”

第二天上午，萧震雷和杨度在总统府后面的草坪上散步，萧震雷问道：“皙子，德国人从波兰抽调了五十万人前往西线，看样子德国人是想在西线与英法美拼个你死我活了，你认为这次德国和英法美三国谁能够取胜？”

杨度思考几秒后说：“大总统，从现有的兵力对比来看，英美三国在法国的总兵力还有两百二十万，而如果德国抽调五十万去西线的话，德国在西线的兵力反而要比英法美三国多十万人，如果双方集结总兵力对抗，英法美三国肯定打不赢，因为他们是联军，指挥官对军队做不到指挥如一，而德军不同，这是德军的优势。德军的劣势是不能将全部兵力用于作战，因为德军不是本土作战，而是在法国的国土上，德军需要一部分兵力维持占领地的治安和保护补给线，防止遭到法国游击队的袭击，虽然德军有两百三十万人，以德军目前在法国的战略地面积来看，德军至少要派三十万人维持地方治安和保护补给线，因此德军能够动用的兵力最多只能两百万，反而比英法美少了二十万，这个差距不大，以德军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弥补，所以从实力上来说，德军依然还是强于英法美三国的，至于到底他们双方谁能取胜，这中间存在着很多因素。单从实力上来说，德军还是要强于英法美三国的”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分别是双方真实实力指挥官的统帅能力和指挥水平后勤补给自然因素内部凝聚力等等。难道英国的实力真的不如德国吗？这恐怕不见得，从整体水平上来说。英国的整体实力是绝对要强于德国的，可是英国人却一直被德国人打得满地找牙，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其实在指挥问题上，协约国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不足或者说先天性疾病，那就是协约国组成的是联军。在指挥问题上没有达到彻底的统一，而同盟国方面却是以德国为主，而现在其他同盟国家都先后投降，尽管这看上去让德国孤立无援了，可也让德国彻底的摆脱了那些包袱，现在同盟国的军队全部都是德**队，德国指挥官的战略战术意图能让军队完全的实现，不存在任何掣肘和反对，因此效率要比协约国高出很多很多，而协约国方面为了一次战役。在部署方面可以争论几个月，这就是双方的不同。

总的来说，协约国方面占有地利，而德国方面占有人和，至于天时到底会在哪一边，这还不好说，结果到底如何？现在战斗还没有打起来，只有等战斗打起来以后才能看出结果。

这是王亚乔快步走过来，秘书小高在旁边提醒：“大总统，王局长来

了”

萧震雷和杨度听见后停下。转身向王亚乔看去，王亚乔快步走过来立正汇报道：“大总统，刚刚收到消息，德国人竟然在法国北部当地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准备在马恩河以北修建一条横贯法国北部的坚固防线。目前被组织起来的上百万法国民壮已经开始动工了，按照我们的估计，以目前的民力计算，他们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将这条防线修建完成”

萧震雷听了之后眉头一挑：“德国人这是准备搞什么鬼？杨先生，你怎么看？”

杨度笑道：“大总统，我想我大概明白德国人的意图了。德国人修建这条防线，一方面是为了起到一个迷惑的英法美的作用，掩盖他们从波兰抽调兵力而搞出的动静，同时也让英法美三国放松警惕之心，等德国的援兵一到，德军就有足够的兵力对英法美三国大军进行大举反攻。但德国人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将英法美三国在法国的全部军队都消灭掉，而且他们又担心在英法美三国大军遭到重创的时候，我军会在东线对德国本土发起攻击，所有那个时候他们会让少部分兵力推入那条防线固守，同时将大部分兵力抽调到东线来对抗我军”

听了杨度的分析后，萧震雷点点头：“明白了，看来德国人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杨度又道：“大总统，其实目前德国在东线的兵力是很薄弱的，而且防线太长，只要我军选择一个进攻的重点位置作为突破口，集中兵力攻破德军防线，在防线上撕开一条口子，再派出一支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德国，直到打到德国柏林应该不是难事”。

萧震雷摆手道：“没这么简单，你想过我没有，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后勤运输上一直都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我们这边不存在着后勤线被切断的风险，被我军进攻的几个同盟国很快就投降了，但是一旦我军进入德国境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候到处都是我军的敌人，我军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快速推进，而且越往西，我们的补给线就越长，一旦军队补给跟不上，我军就有覆灭的危险，打仗不能着急，德国失败已经成了定局，他们在战略上就已经输了，我们何必又急于一时呢？现在不是需要冒险的时候，也没必要去冒险，再说让德国人去消耗英法美的力量不好吗？”

杨度退后一步立正低头道：“是，大总统思虑周全，度不及万一”。

王亚乔又道：“大总统，还有一个消息，根据我们从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各地的情报人员传回来的消息得知，经过这次北海海战之后，各国都已经发现了战机对海军战舰的巨大威胁，各国的军方的高层人员都已经向他们各自的军事装备研发部门要求研制性能更加强大的战机，同时英国和美国的军方也开始关注我方水上飞机母舰上的舰载机群，都各自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小组对水上飞机母舰在战争中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起来，他道：“看来各国终于注意到航空母舰了在未来战争的巨大威力，不过没关系，他们现在才开始关注我们的水上飞机母舰，而我们的航空母舰已经完成了第二代换装，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停步不前，要在欧美各国将航空母舰发展起来之前在技术上甩开他们几十

年才行”

北海海战，德国轰炸机群竟然将英国舰队九十二艘战舰，总共六十三万吨规模的舰队炸得全军覆没，这让各国都震惊了，日本海军舰队就是让华国轰炸机群给炸没的，这件事情除了华国空军飞行员和海军舰队之外没有别人亲眼看见过，因此各国都不怎么相信空军竟然能够将一支舰队摧毁，而这次可是很多英国海军军官和水兵亲眼看见过的，连美国人也亲眼看见了，这是做不得假的，空军对舰队的威胁已经十分明显，因此各国一方面开始大力研发新型战机，另一方面也开始研发对空武器，特别是高射机枪和高射炮，以前日德兰海战之时，德国空军就曾经对英国舰队进行轰炸过，但是德国轰炸机性能不强，炸弹威力也有限，取得的战果也不多，各国虽然也发现了轰炸机对舰队的威胁，但也没有怎么重视，时隔两年情况又完全不同了，德军性能强大的轰炸机对舰队的威胁太大，如果舰队没有大量装备防空武器，也就只能被动挨打而毫无办法。

要说战机的建造技术，目前也只有华国战机的技术是最先进的，这一点各**方都心知肚明，因此各国都曾想方设法弄到华国的战机建造技术，可是华国在这方面的保密非常严格，始终没有办法弄到手，各国也曾经想通过合作研发等手段获得技术，但华国方面对此不屑一顾。

现在空军轰炸机群的巨大威力再次显现，而空军实际上已经可以单独成为一个主力兵种了，这让各国都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格局又会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德国英国和美国，决定专门成立空军司令部，发展空军部队。

此时的法国北部，上百万民壮肩挑人扛的，干得热火朝天，一条贯穿整个法国北部的坚固防线正在慢慢成型，德国人也动用大量的卡车从山区运来大量的山石修筑防线和各种防御工事。

德国人这一招让英法美三国高层都看得一头雾水，都纳闷了，德国人怎么突然在法国北部修筑防线呢？马恩河两岸的双方军队还在对峙呢，难道德国人认为他们已经守不住马恩河防线了，所以才在后方修建一条横贯法国北部的坚固防线？未完待续

第747章安置

12月15日，第二军团第一批士兵和军官乘坐的运兵船队进入孟加拉湾，这支船队上乘坐的全部是孟加拉省的士兵，这些士兵在欧洲登船回国的那一天就已经全部退役了，从孟加拉省出去的一共是十万人，而现在回来的不足两万人

同一天，还有一支船队抵达缅甸王国的仰光港口，十万缅甸青壮被征召入伍并加入第二军团送到欧洲参战，现在只剩下三万三千人。

缅甸王国和孟加拉省官方都在码头举行了重大的欢迎仪式，这些回国士兵们一个都满载战利品、一张银行存折和一张退伍军人证，有少数士兵还佩戴者荣誉勋章。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东西马来西亚省、越南、老挝、柬埔寨、尼泊尔、不丹等各王国的退役士兵先后回国。

这天萧震雷在办公室内看到了第二军团所有士兵全部退役回国的报告，由于军官都是有华军军官充任，第二军团撤回国内退役之后，这些华军军官也要面临重新安置的问题，这个不需要萧震雷操心，自有军方的相关部门进行安排和处理，让萧震雷不放心的是朝鲜和东南各王国的退役士兵们，第二军团直到退役时还有五十多万人，这些人在这几年的时间内从不懂开枪的热带农民变成了一个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如果不处理好这些退役士兵的安置问题，容易闹出乱子来，因此萧震雷对此事格外上心。

为了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萧震雷吩咐总统办公厅通知朝鲜和东南各王国派驻在京城的使节前来总统府举行座谈会。

萧震雷既是华国总统，同时也是大中华联邦元首，在他走进会场后，朝鲜和东南各国使节们都站起来拜见元首。

萧震雷笑着压了压双手示意各国使节坐下，说道：“想必各位已经得到消息，第二军团所有官兵在最近一个星期内相继回国了，就连最远的朝鲜士兵也在昨天全部在仁川港登岸，当初第二军团被送往欧洲的时候是一百一十万人。直到他们从欧洲登船回国的时候已经只有五十三万人，达到半数的阵亡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伤亡率，这种情况在欧洲各**队中早就崩溃了，但是第二军团却没有崩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越打越精锐。这中间固然有国防军军官的训练和教导的功劳，但无法否认这些士兵们顽强的意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战场上同德军这样强悍的陆军面对面作战，打的胜仗多、败仗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战绩，这说明朝鲜和东南各国的士兵不是不会打仗，也不是他们懦弱，更不是他们贪生怕死，而是他们没有经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好的军事指挥官指挥他们，没有好的装备供他们使用。从今以后。这些从欧洲战场上回来的士兵，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可以昂着头对人们说，我们跟德国人打过仗，而且还打赢了！

第二军团在对德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扛住了同等兵力的精锐德军的猛烈进攻，这是他们的荣耀。也是你们的荣耀，更是朝鲜和东南各国的荣耀，在征召他们入伍的这件事情上，朝鲜王国和东南各国政府都

是出了力的，你们的王国为大中华联邦做了贡献，在我要感谢你们的政府和国王。还请你们向各自的国王转达我的感谢！”

各国使节们都很高兴、很兴奋，他们国家的士兵在欧洲战场上的优秀表现也让他们和他们所在的国家脸上有光，这是一种荣耀，他们获得了华国和萧震雷的承认和赞扬。众人一起鼓掌，用热烈的掌声回应萧震雷的讲话。

萧震雷继续道：“鉴于各国士兵在欧洲战场上的优秀表现，我们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接下来会陆续从各国征召士兵，战后我们大中华联邦的陆军总兵力将保持在一百五十万左右。而这一百五十万人当中，我们决定从各国一共征召三十万人，这些人将会接受最全面的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他们将掌握最新的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不知道各国使节是否同意？”

朝鲜使节立即站起来道：“元首，我们朝鲜王国坚决拥护您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最强壮的小伙子随时等待军方的召唤！”

“我们尼泊尔王国也坚决拥护元首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越南王国也是！”

“老挝王国同意！”

“柬埔寨王国也同意！”

“暹罗王国也同意！”

萧震雷看着这些王国的使节代表们一个个站起来表忠心，脸上露出笑意，点头道：“好好，各国能积极参与到大中华联邦的事务中来，我很高兴”。

话锋一转，萧震雷又道：“现在第二军团的士兵们已经退役了，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农民，有些人从前是从事其他行业的，对于这些退役的士兵，军方会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些年轻、身体强壮、军事技能优秀的人继续为大中华联邦服务，当然这只是以小部分，而且也以自愿为原则，对于其他人，愿意回家务农的就让他们回家务农，对于那些家中没有田地或者以前本身就是城镇户籍的士兵，他们退役之后就面临着需要找工作，他们在欧洲杀人无数，回来之后如果没事做，时间长了容易出乱子，所以各国政府一定要尽量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政府各部门的办事人员当中如果有空缺，可以考虑让他们当任，按照战功和能力表现安排他们做高低不同的职位，别看这些人是大老粗，可是他们是军人出身，纪律性和服从性很强，用得好了是很大的助力，当然我也知道要安置这些退役士兵的工作问题，对于各国政府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在财政上也会有很大的负担，因此华国方面会给予各国某些方面的补偿，例如降低各国货物入境关税，华国也会加大在各国境内的各项目投资力度，诸位认为我的提议如何？”

朝鲜使节又首先站起来道：“元首放心，既然这些人能从残酷的战场上活下来，本身就说明他们的能力很强，对于这些士兵，不需要元首吩咐，我们朝鲜王国也会尽量安排他们从事相应的工作，让他们为国家的建设继续出力，让他们的能力得到发挥，对于这样的人才，他们不但不是我们政府的负担，而且我们还要重用他们”。

萧震雷立即予以表扬："好，朝鲜王国政府官员们的眼光很好，知道那些从欧洲战场上活下来的士兵都是人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国家才有动力发展，凡是总用人才的国家，国力都很强，这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接下来越南、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的使节先后都踊跃表示会按照元首的嘱咐安置好那些退役士兵，尽量为他们安排工作，这次座谈会开得皆大欢喜。

座谈会结束之后，秘书跟着萧震雷走出会场低声道："大总统，军方刚才送过来一封报告，说远征军第一军团第一批部队明天将抵达香港，在维多利亚港停靠登岸！"

萧震雷听了停下叹道："都拖了五个月，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军方打算怎么安置第一军团？"

"听说是让各部队以师为建制返回原驻地！"

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按照计划原本是要在八月份就全部回国的，但是因为运输力量的缺乏，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八十多万人在希腊和中东地区滞留了近五个月的时间才得以返回。

萧震雷想了想对小高道："你去给蒋方震打个电话，让他到我这里来一趟！"

"好的，大总统！"

萧震雷回到办公室不久，蒋百里接到小高的电话就赶了过来，"大总统，您找我有事？"

"百里啊，来，过来坐！"萧震雷起身将蒋百里引到休息区休息。

两人坐下，萧震雷倒了一杯热茶递给蒋方震，问道："裁军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进行了，如果等到战争结束再进行裁军，会对政府方面的压力非常大，不仅是财政方面的压力，在对退役军人的工作安置上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对社会治安的压力会有着严重的考验！"

蒋百里点点头，问道："那么，大总统以为应当从哪方面、哪些人开始裁军？"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说道："首先安排伤残士兵、伤残军官和非作战人员的转业，前两个月从第一军团开始，之后再从国内留守部队开始，等战争结束之后再解决远征部队的裁军问题。留下的都要是最好的，这个可以从平时的表现、思想素质和军事技能考核综合来考评，达不到要求的全部转业，直到留下一百二十万为止，剩下三十万从朝鲜和东南各国征召。对于高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和新式装备一定要让我们自己国家的掌握，朝鲜和东南各国的士兵不能接触到这些武器！"

蒋百里想起北方的事情，提醒道："大总统，现在就裁军是不是太早了点，如果高尔察克挡不住苏俄军队的进攻，到最后可能需要我国出兵啊，一旦打起来，动用的兵力绝对不是小数目"。

萧震雷摆手道："这个你不必担心，裁军不是一两天就能全部完成的，估计等仗打完了，我们的军队裁员还没有结束呢，你总不能一次就裁减两百万人？这对社会的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明白了，我回去之后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安排”。欢迎您来)

第748章打脸

1919年2月，天气开始回暖，西线战事再次爆发并且升级，德国利用在马恩河后方修筑坚固的兴登堡防线为掩护，迷惑了英法美，从而得到从波兰抽调的五十万大军的支援，并动用优势兵力从法国东部向南发起猛烈进攻。

英法美三国被德国人这一招搞懵了，也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德国人明明是在全力修建兴登堡防线啊，怎么突然从法国东部向南发起进攻呢？英法美在法国东南部只有八十万军队，应付原本的一百万德军已经相当吃力了，德军前几个月是士气低落，再加上弹药补给不足，为了收缩兵力、缩短防线，因此才向北方撤退的，而现在德军得到了弹药补给，又有五十万大军的支援，在兵力上德剧有着绝对优势，再加上战斗力本身就高于英法美三国大军，此时不进攻更待何时？

英法美军队在悴不及防之下，连连失地，军队士气一落千丈，溃兵一泻千里，原本对于英法美有利的大好局面被德国人这次突然出手，而且是重拳出击之下，全部失去了，联军在法国东南部的防线全线崩溃，八十万联军最后逃出来出了不足四十万，损失了一半。

联军很快丢失了法国东部和东南部，在兵力绝对的劣势下，联军也明白这个时候与德国人硬碰硬是不明智的，联军只能忍痛一路撤退，直到将法国东南部和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全部放弃，一直退到卢瓦尔河以西地区才重新构筑防线。

联军这么做的目的不仅是保存力量，还能拉长德军补给线，扩大德军需要布防的防线，会给德军的补给增加很大的困难，也分散了德军的兵力。德军要重新占领这些地方就需要派兵驻防，如此一来，很多的兵力不能用来打击联军。浪费了兵力。

英法美英法这个算盘打得很好，只不过又苦了法国的老百姓。而德国人也不是傻子，德国人很快明白了联军的目的，这次德军不再派兵在各占领地驻防了，他们集中兵力占领一城一地，将占领地所有的资源掠夺一空，并且大肆抓捕、杀死法国各地的游击队，法国北方东部和南方的各地游击队一时间遭到了沉重了打击，对德军的破坏再也不值得一提。

为了挡住德军可能在西南方向的大举进攻。联军不得不从法国北方的马恩河战场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增援西南方向的联军。

西线战场上，仅仅从兵力上来说，德军的兵力要比联军兵力略占优势，但是这个优势还不足以让德军将联军赶尽杀绝，法国的面积不小，德军不可能全力放手施为，在异国他乡，没有当地人的支持，德军很担心补给线和后路被切断，因此德军始终要派驻重兵保护补给线和退路。这让德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全力对联军展开进攻，德军的攻击势头也因此慢下来。

英法美在西线再次遭到惨败之后，不得不再次派人联系华国方面。让华军在东线向德军发起进攻，以便给西线的联军缓解压力。

这天蒋方震又再次来到萧震雷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大总统，英法美方面再次联合发来电报，鉴于目前西线战事的不利局面，他们希望我们在

最短的时间内向德军发起进攻，以减轻他们西线的压力”。

萧震雷听了蒋方震的报告，抽着烟笑道：“说他们的军队废材，他们还不服气，现在看看。都到了这种局势了，他们还能被德国人打得全面后撤。再次丢掉了半个法国，真是不服不行啊！他们不是要让我们在东线发起进攻吗？行啊。去告诉蔡国栋，让王士珍的巴尔干军团打头阵，先打三四个月，等巴尔干军团打累了，我们远征军在出手，这样一来，让战斗力极差的巴尔干军团又不会对德军防线造成多大的威胁，同时又堵住了英法美的口，这不会很好吗？”

蒋方震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答应马上去办，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其实他对这种政治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也知道这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存在正义和邪恶、是与非、对与错，因此也没有反感。

远在布达佩斯的蔡国栋很快就接到了来自国内的命令，他将命令转达给王士珍，王士珍当即指挥巴尔干军团向西北方向前进，在俄国与奥地利边境线上发起进攻。

2月16日，巴尔干军团抵达德国边境，于18日开始向德军防线发起进攻，德军防线极为漫长，在兵力上巴尔干军团要比德军多出三倍，不过德军战斗十分顽强和悍勇，巴尔干军团多处进攻地点都无法突破德军防线。

激战半个月，巴尔干军团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还损失了三十万人，而德军只不过损失了五万人，巴尔干军团也因此只剩下九十万人，这让巴尔干军团的士气很低落，王士珍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等待恢复士气之后再打。

3月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找上门来，萧震雷笑问：“公使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朱尔典道：“大总统，我受我国政府委托，请贵国马上出兵攻击德国东线！”

萧震雷“惊讶”道：“朱尔典公使，你这把我弄糊涂了，现在我们不是正在东线发动进攻吗？”

“我说的是让贵国远征军发起进攻，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战斗力的巴尔干军团，他们只会浪费弹药和粮食，对德国人的进攻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还耗费了大量弹药！”

萧震雷抽着烟看着朱尔典，直到两分钟之后才开口：“朱尔典先生，我想请你记住，我国和贵国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协约的关系，是联盟！我们有义务与贵国联合起来对付德国，我们也可以应贵国的请求向德军发起进攻，至于怎么打，派谁领兵、让哪支军队打，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朱尔典无权干涉、贵国也无权干涉。我们已经尽力在对德国人发起进攻了，贵国还想要怎么样呢？任何事情都需要量力而为，我们已经尽力去做了，你刚才说让我们出动远征军，我们不是珍惜我们自己士兵的生命，这个冬天太冷了，我们很多士兵都被冻伤，他们还没有恢复过来，你明白吗？算了，我根本不需要向你解释，你可以走了！”

朱尔典又被忽悠了，他甚至感觉自己有些无理取闹，他确实没有权力要求萧震雷命令远征军去攻打德军防线，他接到英国方面发来的电报时实

在是有些气愤，因此才气势汹汹的去找萧震雷。

朱尔典走了之后，萧震雷很生气，英国人还一直把自己当老大，殊不知现在已经不是英国人称王的时候了，萧震雷抽着烟，心里琢磨着是应该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他按响了电铃。

秘书小高敲门走进来道：“大总统，您有何吩咐？”

萧震雷敲着桌子指示道：“你去跟陆征祥说，让他们外交部门给英国政府发出照会，这个朱尔典实在太狂妄了，我非常不喜欢他，如果英国想要继续跟我国维持邦交，就给我让朱尔典滚回去，如果英国人坚持他们自己的做法不撤回朱尔典，就让陆征祥交代外交部门以后不接待英国驻华使馆的任何人，超过三个月，就让英国撤回使馆！”

小高小心答应：“是，大总统！”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看到了外交大臣递过来的有关华国方面的外交照会，顿时大怒：“他想干什么？他以为他是谁？朱尔典是我们大英帝国任命的外交官，他凭什么要求我们撤回他换上别人？真是太可恶了！”

旁边站着的黑格元帅却道：“首相，难道您还不明白萧震雷的意思吗？他这是对您让朱尔典去找他，让他命令华军发起进攻的反击，您管得太宽了！我早就说过了，华军是否进攻、什么时候进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无权过问，我们只能跟他们协商，如果他们愿意给我们面子，我们得感激，如果他们不理会，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是一个英国贵族，却还没有我了解华国人，请您在跟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要总是以英国贵族自居，这会对英国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

劳合?乔治马上火了：“怎么？你这是在教训我吗？我需要你教训吗？你到底是英国人还是华国人，你到底是帮谁的？你给我出去，出去！”

“哼！”黑格冷哼一声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低声嘀咕：“顽固不化的老东西，大英帝国有你这样的首相真是不幸啊！”

尽管劳合?乔治对萧震雷非常的不满，但为了拉住华国一致对付德国，他只能忍气吞声，让外交大臣给朱尔典发出回国述职的指令，并重新安排新的驻华公使前往华国，接过驻华使馆的主持工作。

而朱尔典接到电报之后只能落寞的收拾行李登上返回伦敦的轮船。(未完待续)

第749章人口问题

英法美联军南方的军队退到卢瓦尔河以西地区之后，德军就没有再进攻，而联军由于兵力处于劣势，战斗力也有限，因此没有能力向德军发起反攻。在马恩河防线上，双方都按兵不动，德军担心战线拉长、补给线拉长之后拖垮军队的进攻能力，因此也没有再发起进攻，整个过程耗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著名的兴登堡防线也修筑完成，这条防线修建得要比另一个时空的兴登堡防线长得多，也坚固得多。

在东线，巴尔干军团停歇了半个月之后又开始发起攻击，这一次进攻力度和强度要小得多，上次德军就能够应对，而这次德军更加轻松了，华军这样做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总参谋长兴登堡和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都感觉到华国是想他们与英法美拼个你死我活，而华国在一旁看热闹，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他们不跟英法美联军拼命，英美法联军还是要打德国，而英法美是可不能跟德国媾和的，除非德国无条件投降，可德国高层们却不想无条件投降，这会对德国不利。

战事上的事情，萧震雷已经不太担心，只要英法美没有跟德国媾和，局势就脱离不了他的掌控，他现在考虑的是战后如何把欧洲战场的那近两百万大军运回来，还有他们掌握的海量的武器装备，这些东西要运回来可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今天早上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名叫章玉函的人类社会学专业学者写的，内容说的是人口问题，章玉函在文章中列举了新政府成立以来每年的人口详细数量和增长比例，上面的数字让萧震雷触目心经，从1913年开始，华国的总人口数字43325万，1914年的人口数量则跳到了44474万，1915年是45598万。1916连是46389万，1917连是47127万，今天更是上升到48076万，在这六年来，华国的人口增长几乎是以每年一千万的数量在增长，这还是在战争期间，大量的壮年小伙子被征召入伍。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每年增长的人口数量只会更多、增加率会更大。

没错。华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可是人口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人口越多消耗就越大。华国一直以来有多子多福的传统，因此一般老百姓的家里都是生一窝，不管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只有女人还能生孩子就不停地生，有的人家一连声了五六个女孩，可为了生一个男孩，还让女人继续生。直到生下一个男孩为止。

萧震雷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就是生存问题，整个社会的资源就这么多，是有数量的，并非无限量，五亿人口和十亿人口同样分一块大蛋糕，每个人能吃到多少是截然不同。除去特权阶层占用的那部分，剩下就是大多数分，五亿人口可以吃饱，十亿人口分，每个人绝对分不到原来的一半，这说明什么？说明绝大多数人都吃不饱、穿不暖。

放下报纸。萧震雷拿起电话给内务调查局的胡为山打了一个电

话，“胡为山吗？今天早上的华民日报上有一个叫章玉函的学者写了‘一篇人口快速增长给生存、土地和经济带来压力问题’的文章，你给我查查这个章玉函的资料，查到之后给我送过来”。

“好的，大总统！”

胡为山只用两个小时就将章玉函的背景查了一个底朝天，下午胡为山将章玉函的资料送到了总统府。

“嗬，章玉函还是京城大学的教授。好！那什么，小高啊，你去联系一下，我想跟章教授谈一谈人口问题！”

“好的，大总统！”

京城大学。

李校长接到总统府打来的电话，立即兴冲冲赶到教师办公室，一边走一边喊：“章教授、章玉函教授”。

教师办公室内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和老师们都转过头来看向李校长，有老师还调侃道：“校长，您今儿吃了什么药，精神这么好？”

李校长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去去去，别捣乱，校长我今儿打了鸡血！”

一个四十多岁、长得特别清瘦、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站起来道：“校长，找我有事吗？”

头发花白的老校长上前拉住章玉函的胳膊道：“小章啊，你小子啊，要出大事了！”

办公室内所有老师们都张大了嘴巴，这老校长到底发了哪门子疯？章玉函怎么就要出大事了，他们对章玉函太熟悉了，这家伙没什么特别的呀，老实巴交的，他怎么就要出大事了？

章玉函也被老校长搞懵了，有些纳闷道：“校长，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明白？”

李校长问道：“你是不是写了一篇人口问题的文章在华民日报上发表了？”

章玉函点头：“对啊，这又怎么啦？难道我发表文章也犯法？”

“不是不是！”李校长摇头如拨浪鼓一般，在老师们期待的眼神中解释道：“你的文章被大总统看上了，总统办公厅刚才打来电话，让你准备一下，明天上午九点之前赶到总统府，大总统要亲自跟你谈话！”

章玉函有点傻眼了，他从来没想到过自己的文章会被总统重视，他只是把自己这几年来的研究所得发表在报纸上而已。

这时李校长又语重心长地说：“小章啊，跟大总统谈话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自己，别的我倒不担心，我就担心你在跟大总统谈话的时候倔脾气发作，一定要克制好自己的情绪，大总统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可千万别说些跟大总统顶雷，明白吗？”

章玉函点头答应：“校长，我知道了！”

“行，那你做准备，明天早上总统府会派人来接你，八点之前一定要准备！”

“是”。

第二天早上，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了学校门口，两个穿着灰色中华服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下来将章玉函接上了汽车。

“大总统，京城大学的章玉函教授到了，您现在要见他吗？”秘书小高走进来向萧震雷报告。

萧震雷头也不抬说道：“带他去接待室，我很快就来！”

“好的！”

一刻钟之后，萧震雷来到了接待室，章玉函立即站起来鞠躬：“拜见大总统！”

萧震雷打量了一下章玉函，问道：“你就是章玉函教授？“

“是的，大总统！”

萧震雷点点头，指着椅子道：“请坐”。

“谢谢大总统！”

两人坐下，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着，问道：“章教授的大作，我已经拜读过了，写得发人深省、震耳欲聋，只是感觉有些意犹未尽，不知道章教授可否为我详细讲一下人口问题对生存、对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好的，大总统！”章玉函连忙答应，又在脑子里组织了一下语言和词句才开始说道：“大总统，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不管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人都需要吃饭、喝水，这一点您不能否认？”

萧震雷点点头，示意章玉函继续说下去。

“现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农业国家，没有农业的国家有，但是很少，农业需要土地，如果自身不能产出粮食，一旦被外国断绝进口粮食的渠道，这个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没有水源的国家一旦被人断绝水源的进口渠道，这个国家也会面临灭顶之灾，就算你科技再发达，没有赖以生存的粮食和水源，科技再高也没有作用，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资源是一切经济发展的源泉，而资源都在土地上，一定面积的土地上的资源能够养活的人口是有限制的。

举个例子，一片土地上产出的粮食和棉花可以养活三十万人，可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吃饱穿暖，无论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就算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但是它始终只能产出养活三十万人的粮食和棉花。但是，如果这片土地上有一百万人，除了三十万人可以吃饱穿暖之外，那么剩下的七十万人怎么办？您可以说他们都有钱，可是粮食和棉花只有这么多，所有人都有钱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粮食和棉花的价格快速飙升，后果是所有人都吃不饱、穿不暖，除非现在的科技力量可以让这片土地产出的粮食和棉花多出几倍，可以养活一百万人。

当然，解决粮食问题可以向国外进口，但是我想说的是，像粮食这种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最好不要被外国控制，否则一旦外国断了我们的货源，国民就会饿肚子，这会对经济现状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人口越多，对生存的压力越大，对政府的压力也越大。

我做过相关的研究，古今中外，每一个王朝到了后期，经济情况和社会现象都会出现问题，这主要是经过盛世之后，国家的人口会大幅度上

升，加上土地兼并的原因，生存资源就这么多，越来越多的人口争夺生存资源，这就造成了社会大动乱，改朝换代所以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和常态，如果可以彻底的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大动乱就不会发生。可是这何其困难？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就成了必然，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随着人口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欢迎您来)

第750章重视

随着章玉函的讲解，萧震雷算是听明白了，也只有他能明白人口数量超过土地资源承受的压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天下大乱，所有人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造成天下大乱，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改朝换代、军阀割据，大自然通过这种形式大幅度删减人口数量。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在不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只能持续不断的提升科学技术，从而提高土地产出效能。但是科学技术的提升却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为科学技术的提升并不是可以人为控制，想要提升多少就可以提升多的，所以最终还是要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

当然，还有另一个办法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那就是向外扩张，抢夺其他国家的土地资源，这就会爆发战争。从古至今，战争都一直存在，战争爆发的原因，从来都是为了利益和生存资源，而大自然也是通过战争来达到消除掉多余人口的目的，减轻自身的压力。

萧震雷听完章玉函的讲解后，抽着烟思索了良久，对他说：“章教授，你的研究很好，我现在对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总量过大对整个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压力、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其他人还不了解，你是一个人类社会学的专家教授，我认为你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你可以举出一些更加简单的例子让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孩子生得太多不仅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很大，对自己、对家庭造成的压力更大，老百姓只关心自己切身的利益，不会关心其他，章教授可以继续在相关报纸上发表你的文章，有关部门也会重视起来，只有让全国、全社会都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将这个问题通过行政或法律的手段解决。章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章玉函连忙道：“明白，明白！大总统。我一定尽最大努力配合有关部门！”

“好，好！”

萧震雷一直想不明白，在后世全世界很多国家一直都没有使用过行政手段控制过人口增长，可那些国家的人口在几十年间都没有增长多少。而且有的国家在不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人口数量反而在下降。

为什么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人口数量压力的问题呢？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甚至在鼓励生育，政府还颁布鼓励生育的相关奖励措施和行政法规，萧震雷还一度怀疑是不是西方人的生育能力要比东方人差一些，要不然怎么从来没有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问题？

这个问题。萧震雷一直想了很久，直到后来他在西方国家呆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西方人当中很多都有没有多子多福的意识，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孩子还是负担，孩子越多，负担越重，养一个孩子和养两个、三个孩子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以及在精力上的付出是截然不同的。

是思想和意识上的问题！萧震雷听了章玉函的讲解之后就觉得想要真正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就必须要从行政手段和思想意识同时进行。

在行政上，必须要尽快将计划生育的问题提到政府工作的日常上来，这个问题不能立法。毕竟计划生育某些规定不能永远进行下去，一旦人口呈大幅度下滑，计划生育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能通过立法解决，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在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再修改相关的规定。

在思想和意识上，首先要让全国民众都明白少生和优生的好处，多生的坏处。当然多生也有多生的好处，但总体上来说多生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多得多，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宣传。

执行计划生育的问题。还需要其他条件配合才能真正执行，例如可以让人们自愿地少生和优生的医疗工具和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因此医疗科技水平也要能够相应的跟得上才行。

这天萧震雷邀杨度、梁启超、谭延闿、张謇等人赏桃花，众人一边在桃花林中散步一边闲谈。

萧震雷话题一转。说起了人口问题的事情："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人口增长过快会造成严重问题的文章，不知道诸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谭延闿笑道："大总统，人越多越好啊，人多力量大嘛，例如一个工程一千人用三个月才能完成，可是如果用一万人。在指挥得当的情况下，速度会八倍、九倍。这不是人越多，好处越多吗？"

杨度摇头道："老谭，你这么算就不对了，你怎么不算算一万人要比一千人吃得东西多十倍？工钱也多得多？"

梁启超却笑道："我看啊，老谭你举的这个例子就有问题，大总统的问题不是用这个例子就能说明的！"

萧震雷也明白了，这些人的大局观、智计都是一等一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常人说无法企及的，但是在这些智囊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人口数量这个词，这是思想和时代局限问题，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每天赚一块华元，十个人每天就可以赚十华元，却没有考虑过人越多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就越多。

过了两天，萧震雷再次派人将章玉函请过来，这次他请章玉函过来给幕僚团成员们、内阁高官们、国会议员们做现场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人口数量增长过快会带来哪些问题，人口数量超过土地承受的极限会带来哪些问题。

章玉函是一个好老师、好教授，他的口才很好，演讲非常成功，讲课完毕之后，所有高官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趁着这些人都在这里，萧震雷在最后走上讲台说道："想必诸位对章教授的讲解都有一些了解，诸位也都是聪明人，现在也应该都明白了人口数量过大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市井小民们不清楚这中间的利害之处，我们这些人难道不明白吗？我们既然明白利害之处就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章教授，你有什么建议吗？"

站在旁边的章玉函立即道："大总统、诸位大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具体的办法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实行人口计划生育，限制每家每户只能生一个或两个孩子；第二

个办法，就是向外扩张，抢夺其他国家的土地，缓解人口压力；第三个办法就是提升科学技术，让土地产出不断提高，以缓解人口增长的带来的生存压力问题！”

萧震雷点点头，说道：“第二个办法，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去年增加了九个省，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压力，第三个办法，我们正在做，很多科学家都在从事研究让土地产出增加的科学技术工作。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们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我们将战争一直进行下去，战争结束后，通过扩张的手段掠夺生存资源就行不通了，科学技术也可能一直提升个没完，它总有止步不前的时候，所以我们只能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口总量，没办法啊，谁让我们国家自古以来都有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呢？就算再穷的人家也都敞开了肚子使劲的生，他们认为生得多，家里的劳动力就多，可殊不知人越多，嘴就越多，张嘴就是要吃饭的呀，没饭吃怎么办？饿肚子！饿极了怎么办？诸位应该想像得到，对于在坐的其他人，我不清楚，我是饿过肚子的，我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是什么样的，饥饿会让人失去理智、丢失尊严，想像一个人如果失去理智、丢弃尊严之后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后果很严重，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人口总量增长过快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必须要将人口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因为人口总量过大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

接下来高官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各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现在就开始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太早了一点，毕竟人们还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有的人则认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紧迫了，按照现在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来看，等战争结束之后，每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更加恐怖，只怕要不了二十年时间，人口总量就会翻一倍，到那时候政府的压力会非常大的。

而有的人则提出，从现在开始必须进行人口数量的预测，为此还必须要设立相关的部门专门处理人口问题，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制定各地的生育政策，不仅如此，相关部门还要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因为这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要将所有人的观念都转变过来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功的，而在二十年以后再根据情况是否要放宽生育政策。(未完待续。)

第751章德国投降

关于人口的问题引起高层重视之后，很快成立了人口计划生育部门，这个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投入了工作当中，不过想要真是执行人口计划生育的问题，可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的，必须要先宣传，先给民众们打打预防针、吹吹风，让民众们的观念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候才是正式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在各地新成立的部门开始调查当地的家庭人口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报纸上也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人口问题引发的严重后果，很多地方报纸上都报道了许多家庭因为孩子太多养不活的问题，因为孩子太多而造成家庭贫困的问题被接二连三的报道出来。

广播、收音机、报纸等这些媒体几乎每天都报道类似的报道，这引起了全民族、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社会上引发了一片大讨论，此事暂且不提。

时间到了1919年5月，德军在西线与英法美三国部队已经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漫长拉锯战，德军不敢将战线和后勤线拉得太长，而英法美三国却是因为兵力处于劣势，也不敢将兵力太过分散，担心被德国人分割吃掉，始终抱团防守，双方都不能使出全力，这就造成了拉锯战的产生，谁都奈何不了谁。

而在东线，华军远征军主力始终都不曾出动，出动的是巴尔干军团，这支军队战斗力有限，武器装备又不强，弹药经常缺乏，进攻力量严重不足，让这支军队去打德国人，只能给德国人挠痒痒。

德国人在东线防守得很轻松，因此有很多的精力将对付西线的英法美三国部队，不过此时德国人疲态已经开始显现了，西线的拉锯战对德国的消耗很大，常年的战争让德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

由于英法美在海面上的封锁。使得德国从外部获取资源的途径完全断绝，只能使用从欧洲国家掠夺过来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也是有限的，它能让德国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由于德国国内很多男丁被征召入伍，给国内的生产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劳动力的大范围缺乏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工厂没有工人开工。很多繁重的工作都只能安排妇女去做。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源，即便是德国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能力还原到战前的水平，可是没有资源，一切都是枉然。枪支、大炮、飞机、弹药、坦克、汽车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资源才能造出来的呀，此时的德国不说不能从外部获得这些资源，就连粮食生产都成了问题。

这一连串的问题就使得德国打不下去了，首先是德国水兵拒绝执行上级军官的命令，并集体起义。而后来德国国内各地开始举行**，很多德国民众举着反战的旗帜走上街头要求德国停战。

德国国内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这让国内的政令无法畅通，威廉二世得知消息之后，他终于意识到德国最终还是打不下去、撑不下去了，经

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不得不放弃继续打下去的心思。开始考虑向协约国投降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行，威廉二世是支持军队投降的，他认为没有后方和国内的支持，军队是无论如何都打不下去了，还不如主动投降，而且他也意识到如今德国的大权已经不在他的掌握之下。在目前这种局面下，他还不如支持军队向协约国投降，如此他还可以取得一些主动权，特别针对那些现如今在德国掌权的阶层而言，他必须支持军队投降，才能在战后获得军队的支持。

威廉二世做了一个决定，他在这个决定上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他公开宣布自己辞去德意志皇帝的职务，并保留普鲁士国王的宝座，不过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却没有让他如愿以偿，他们拒绝承认威廉二世保留普鲁士国王的称号，威廉二世不得不流亡荷兰并在那里居住下来。

华国，总统府。

王亚乔向萧震雷汇报了德国最近一段时间的变故，萧震雷听了之后感叹道："这场仗终于打完了，德国最终还是打不下去了。威廉二世去了荷兰之后，德国现在情况如何？"

王亚乔说道："主要权利还是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手上，不过鲁登道夫不同意向我们投降，他前几天已经辞去了副总参谋长和军需总监的职位，最新消息显示他流亡丹麦了，他以前在德国得罪了不少人，现在他不干了，自然不能再留在德国，否则会遭到某些人的报复，因此也就只有流亡这条道路了，大总统，我们要不要出手做掉鲁登道夫？"。

萧震雷摆摆手："不要总是打打杀杀，德国的情况跟日本不同，再说他又没对我们国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做恶人？人家是在其位、谋其政，现在他不干了，你还要去搞他，这算什么？这样，你派人去跟德国方面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尽快派人过来商谈投降的事情，再撑下去对德国没有好处！"

"是！"王亚乔答应一声，问道："那我们这边派谁去受降？"

萧震雷道："受降的事情当然是军方高级将领去做，这件事情还是让蔡国栋去办，你的人与德国人取得联系后通知蔡国栋，他会安排好双方见面时间和地点的"。

"是！"

过了两天，王亚乔再次来报，德国方面终于已经下定决定投降了，兴登堡派了德国首相前往布达佩斯商谈投降的事情。

萧震雷接到消息之后找来幕僚们进行商议，他看着幕僚们说："德国已经派人前往布达佩斯与蔡国栋商量投降事宜了，诸位认为我们对德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对德国进行制裁呢还是保留德国的实力？战后我们的势力是撤出欧洲呢？还是在欧洲保留部分兵力和影响力？诸位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杨士琦说道："大总统，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撤出欧洲，至少要在欧洲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另外，对待德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德国的实力，让德国能够牵制英法等欧洲列强势力！"

萧震雷问道："为什么要在欧洲保留兵力，这在战后不会引起欧洲国家的一起反对吗？"

"大总统，我认为不会，我们可以采取各个击破和分化的办法对付他们！"

萧震雷想了想，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问道："还有哪位有其他的看法和意见吗？"

杨度站起来道："大总统，我认为我**队应该撤出欧洲，至少要撤出巴尔干半岛！"

一个是杨士琦，一个是杨度，两人都姓杨，却有不同的看法，萧震雷问道："为什么？"

"大总统，如果我们在欧洲留守兵力，对欧洲国家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很容易造成欧洲人联盟起来对抗我们，毕竟我们是东方人，而他们是西方人。在强敌压力下，他们联合起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说了，如果我们不将兵力撤出欧洲，英国和法国等这些列强怎会自己斗起来呢？他们需要空间才能打得起来，我们撤出欧洲就等于给他们留下了互相斗起来的空间，而我们可以在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半岛保留一定的力量，这样既可以对欧洲进行威慑，也可以保护我们在欧洲的利益！"

"哈哈哈好，此言正合我意！"萧震雷大笑着拍板定下了战后如何对待欧洲的决策，欧洲就留给英法德等几个列强去斗好了，华国可以在隔壁观战。

过了两天，从欧洲传来消息，德国代表终于在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正式标志着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在德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几个小时后，整个欧洲都欢呼起来，全欧洲人民都载歌载舞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按照协约国方面的要求，在法国、比利时、波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地区的德军士兵全部放下武器撤回国内并解散回家，德国以后最多只能保持十万陆军维持国土完全，海军和空军也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德军撤离后留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这些东西堆起来堆成了山，这些都是钱啊，华军接到上级命令接管了这些德军留下的武器装备，并派兵进入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地区，在当地没有新政权之前维持当地的治安。

对于如何处理数百万支枪支和无法计数的弹药以及其他军事物资，萧震雷早就有了打算。

他对蒋方震说道："卖掉！将那些德国人留下的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全部卖掉，得了现钱再说！"

蒋方震问道："卖给谁？"

萧震雷笑道："谁需要就卖给谁啊！奥匈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多出来那么多小国，还有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等这些地区以后都要成立新的国家，他们肯定也是需要武器弹药的和军事装备的，不卖给他们卖给谁？

只要他们给钱，给真金白银，就卖给他们！但是，卖给谁都可以，唯独不能卖给苏俄！”

“明白！”欢迎您来)

第752章炮灰的用途

德国投降后，战争留下的一大堆麻烦事还没有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处理德国，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多国协商决定，毕竟德国是同盟国的最主要国家，尽管奥匈帝国是最先挑起战争的，但德国才是这次战争中同盟国中的中间力量。

如何处理德国，这是协约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需要各国首脑亲自商讨，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各国首脑会议商讨处理德国的问题呢？这又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事情。

法国人提出要在法国巴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可其他国家认为巴黎才刚刚从德国人手里接收过来，无论是环境还是安全上都不符合大会的规格要求，因此各国纷纷拒绝。

英国人提出将首脑会议场所设在伦敦，其他国家又反对，都认为伦敦曾遭到德国空军轰炸机的轰炸，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而且伦敦现在的经济情况并不景气，也不符合大会的规格要求。

美国人则提出将首脑会议设在纽约，其他国家也都不同意，认为在会场设在纽约，美国占有主场优势，对会议的进程有着太大的影响。

最后华国方面提出将会议的场所设在瑞士，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瑞士是中立国，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在环境和安全上都不错，应该可以作为首脑会议的地点，各国考虑之后都同意了，并且协商了首脑会议的具体日期。

这天宋世杰来向萧震雷汇报与各国协商的结果：“大总统，经过这段时间的协商，各国一致同意将会议的地点定在瑞士的日内瓦，时间就定在7月10日！”

萧震雷点点头，说：“要不，这次首脑会议你去参加？”

宋世杰不由苦笑道：“大总统，我现在哪有时间啊，走不开啊，战后经济需要保持继续平稳发展、大批的军人回国退役后需要安排工作。还要给他们筹措退役补助费用，北疆和西疆地区还有很多地区的行政人员需要挑选之后再派过去上任”。

萧震雷无奈道：“那好吧，我去开会，你留在国内主持大局！”

“是。大总统！”

宋世杰走后，蒋方震就过来了，萧震雷起身招呼他：“坐吧！”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蒋方震就说道：“大总统，我这次来主要是向你汇报一下欧洲的情况。主要有三个事情：第一，目前我军两个师已经进入柏林和周边地区，德国临时政府正在按照我们的要求留下十万陆军，德国海军方面出人意料的将大部分战舰全部自沉了，剩下没几艘战舰，我们就给他们留下了，空军也给他们留下了一百架战机以及相应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其他军人全部遣散，多余的空军战机已经全部封存！”

萧震雷听了之后马上指示道：“给蔡国栋发电报，在各国元首会议的决定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动德国的一草一木，法国人一直对德国人的鲁尔工业区垂涎三尺，一定要注意法国人的动作，别让他们得逞！”

“明白！”蒋百里答应，急忙用笔在笔记本上记下。
萧震雷抽着烟，待蒋百里记下，问道：“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是，第七军团已经控制了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地区，奥匈帝国解体之后除了现在的奥地利王国之外，其他地区先后成立克罗地亚王国、达尔马提亚王国、波黑王国、波西米亚共和国、西里西亚共和国、摩拉维亚共和国、加利西亚王国等国家。现在战争结束了，是不是要逐渐撤回远征军各部？”
萧震雷抽着烟思考着，几秒后点头道：“是要撤回远征军了，大军常年在外。每年的军费开支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样吧，先把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撤回来，让王士珍的巴尔干军团也各自解散回国吧！留下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
蒋百里问：“那第九军团那四十多万日本人和第十军团的三十万东南各**队呢？”
萧震雷想了想摇头道：“这两个军团就先暂时不要撤回来了，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们，第五和第六军团在外面打仗的时间也够长的了，把他们调回来。留下第七和第八军团就可以了，另外空军留下三百架战机，海军留下远征第二舰队，其他全部陆续侧撤回来！”
蒋百里有些不明白萧震雷的意思，按理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在欧洲只留下一个军团就足够应对任何情况，其他都可以撤回来，可是萧震雷为什么还要把第九和第十军团留下呢？难道？
他问道：“大总统的意思是？”
萧震雷抽着烟，叹道：“欧洲战事虽然结束了，可是俄国却不平静啊，我就担心高尔察克挡不住苏俄军队的进攻，到最后还得咱们去擦屁股啊！”
蒋百里闻言点点头：“不排除这种可能，沙俄的人心散了，高尔察克想要用沙俄这块招牌对付苏俄，恐怕不太容易，要咱们出面替他擦屁股的事情，我们只怕是想不管都不行喽！”
萧震雷抽着烟，问道：“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那四十多万日本军人和三十多万东南各国兵留下吗？”
蒋百里奇怪道：“难道不是为了替高尔察克擦屁股吗？”
萧震雷点头道：“擦屁股是真的，自从苏俄成立以后，铁血调查局已经很多次送过来与苏俄军队有关的情报，经过洗脑的苏俄人打起仗来那是不要命啊，一声乌拉喊出来，所有人都不要命地往前冲，苏俄方面炮灰太多了，我们也不能不找来炮灰挡子弹、挡炮弹，所以这第九军团和第十军团就是我找来的炮灰！”
“原来是这样，不错，我们是要找些炮灰”蒋百里点点头，继续道：“第三件事情，我们从德军那里得到的武器装备、弹药、战争物资等已经全部卖给了欧洲各小国和几个南美国家，我们还将自己淘汰下来的步枪、火炮、老旧战机卖给了这些小国家，再加上一些打废的步枪、手枪、火炮、坦克、战车全部卖给了他们，一共卖了二十八亿华元，现钱有十八亿，还有十亿的赊账！”

萧震雷闻言笑道：“这回那些欧洲小国也算是捡了一回洋落喽！”

蒋方震问道：“这笔钱的用途？”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就划入军事科技研究项目的账户吧，这笔钱要将大部分投入到军事科技方面的研究当中，我们只要保持科技、技术上的优势才能步步领先！”

“好的！”

此时欧洲小国家们正派人不断地从华军军需仓库搬运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这些武器装备和弹药、战争物资全部都是德军撤离后留下的，华军将它们全部卖给了欧洲小国们，不仅有德国货，还有华军自己淘汰下来的旧货以及破烂，全都一股脑地卖给了欧洲小国们，除了欧洲各小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军火商也从华军军需部门拿到了一些供货单，欧洲的武器也因此泛滥起来。

德军投降之后，德国国内还有很多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这些东西一半是德国货，还有一半是以前德军缴获英法美三国的，现在这些东西全部被华军接管了，然后华军又将它们卖给了世界各地的军火商们，而在柏林和布达佩斯、维也纳，都有世界各地的军火商们的身影。

英国人为此颇有微词，以前国际市场上大部分都是英欲火，而华军这么一搞，整个欧洲成了万国牌武器批发和销售市场。

一时间欧洲各小国家的军队都拥有大量的先进装备，他们实力强劲，例如波兰、爱莎尼亚和立陶宛这几个小国家都有数十万军队，他们的军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他们甚至还有从华军那里买来的坦克、装甲车和战机，波兰这个刚刚成立的小国家就有两百架战机。

而在地中海海边的达尔马提亚王国、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这几个国家还有华军从德国缴获的战舰，华军将几艘从德国缴获的战舰卖给了他们。

罗马尼亚和高尔察克的俄国临时政府也从华军手里买到了几艘奥匈帝国的战舰，为了牵制英法在欧洲的势力，华军还卖给了奥地利王国五百架战机，这些战机原本一直在欧洲服役，现在战争结束了，这些实际上已经被华军淘汰的第一代战机卖给欧洲小国后不仅加强了他们的实力，起到牵制英法的作用，而且还让华军顺利处理了这些累赘，这些老旧的第一代战机开回去也是要被开进仓库封存起来生锈的或者直接销毁的，现在卖出去还能卖出一笔资金，而这些资金又可以投入新的研发项目。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华国远征军就只留下必要的物资装备之外，将所有缴获、淘汰品和破烂全部卖掉，一些接到命令的部队开始陆续返回。(未完待续。)

第753章探底

德军回国之后，不仅在东线留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弹药和作战物资，在西线留下的东西更多，这些东西全部被英法美三国的军队拿到，由于所有德军都是空着手回国的，留下的东西可想而知有多少。

英美两国的军队不可能将这些东西带回国，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法国人得到了，法国人也因此大赚了一笔，英美等国也知道法国在这场战争遭受的损失是最大的，不过法国的实力还在，有了德国人留下的这些大量的武器装备、弹药和作战物资，法国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又武装起一百多万的军队，这让英国人升起了忌惮之心。

现在德国已经战败，以后欧洲大陆上，法国就是最强大的国家了，第二是意大利，第三是奥地利，意大利一向是墙头草，哪边实力强，它就倒向那边，也就是说以后欧洲大陆由法国人说了算，这怎么能不让英国人忌惮呢？英国本土毕竟是孤悬欧洲大陆海外，如果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那么英国人说话还管用吗？这是显而易见的，让法国人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这不符合英国人一向的行事原则。

萧震雷将战后欧洲的局势分析得十分透彻，为了不让英国或法国称霸欧洲大陆，只有扶持德国，因此不能大幅度削弱德国的力量。而这个观点上，英国的主张应该是与华国一致的，英国不想法国称霸欧洲大陆，华国不想让英法称霸欧洲大陆，这是双方都应该认同的一点。

英国政府派来的新驻华公使菲尔莫斯已经到京城有一段时间了，萧震雷认为可以先谈谈英国人的口风。

“小高，英国人派来的新驻华公使叫什么来着？”这天萧震雷下班之后问秘书。

小高回答道：“叫菲尔莫斯”

“噢，对。菲尔莫斯！”萧震雷点点头，又对小高道：“他也来了一段时间，我好像还没有跟他见过面吧？你看。既然人家来了，咱们也应该尽尽地主之谊嘛！你这样。你安排一下，过几天我请他吃个饭，不要搞得太简单，但也不要太奢侈”。

小高连忙答应：“好的，大总统！”

过了两天正好是星期六，小高前一天就给英国驻华公使馆打去电话与菲尔莫斯约好了。

星期六这天晚上，菲尔莫斯如约来到西郊总统别墅，秘书小高在门口将菲尔莫斯引进别墅内。萧震雷正在客厅里听音乐，几个小孩子在附近跑来跑去。

“大总统，菲尔莫斯公使先生到了！”小高带着菲尔莫斯过来报告。

菲尔莫斯适时上前弯腰道：“见过总统阁下，我是大英帝国驻华公使菲尔莫斯，一直想来拜会总统阁下，只是公务繁忙，没有空闲，还请总统阁下见谅，今天能接到总统阁下的邀请，我荣幸之至。非常感谢！”

萧震雷起身与菲尔莫斯握手，笑道：“公使先生不用客气，请坐！”

菲尔莫斯道了一声谢谢。然后在萧震雷旁边的沙发上坐下，萧震雷看

了看手表，点了点手表说："时间还早了点，酒席还得半个小时才能准备好，菲尔莫斯先生，你看，要不然咱们先谈谈？"

"好的！"菲尔莫斯很有礼貌，他欠了欠身问道："不知道总统阁下想谈什么呢？"

萧震雷笑道："就谈英国、华国、欧洲、世界？"

菲尔莫斯耸耸肩："愿意与总统阁下探讨！"

萧震雷伸手示意菲尔莫斯喝茶，然后问道："菲尔莫斯先生。你认为英国现在在欧洲的地位如何？"

"英国是一个大国，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不是白叫的。英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

菲尔莫斯这番话说得非常正色，说话的时候也是高昂着头颅。这番话要看怎么理解了。萧震雷既可以把它理解为英国是世界警察，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英国不怕任何挑衅。

萧震雷摇头笑道："菲尔莫斯先生，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是以前的，现在只怕名不副实了，不说别的，就是在欧洲，英国也担不起日不落这个称号，在欧洲，只怕以后英国想要说话算数也很困难了！"

菲尔莫斯听了萧震雷的话后心里有些不高兴，不过他今天是来做客的，他没有将不高兴表现出来，只是皱了皱眉，问道："听总统阁下这话中有话，不知道总统阁下的意思是什么？"

萧震雷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后，说道："除去苏俄不谈，在欧洲大陆，菲尔莫斯先生认为哪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其实不用我说，菲尔莫斯先生也应该知道，是法国，尽管法国在这次战争中遭到了重大的浩劫，但是法国如果这次能够从德国获得足够的利益，我相信它会在几年之内就翻身，并且一跃成为整个欧洲最强大国家！你认为呢？"

菲尔莫斯听了萧震雷的话，不得不承认萧震雷说的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法国是这次战争中遭受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可是法国的工业和农业在战争中却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德国占领法国之后，并没有破坏各地的工业和农业，而是扶持伪政府继续生产为德军提供军事物资。德国人投降之后，法国的工业也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如果法国再从德国获得大量的战争赔款和其他足够的利益，法国绝对能够很快翻身。

但是英国就不同了，因为英国需要偿还大量的借款，以前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后，法*队一大部分撤往英国，少部分撤往非洲，因此法*队一切所需全部由英国人提供，英国人也是为了绑住法国，承诺不需要法国支付费用，而英国政府却向华国和美国借了大量的款项，这些是需要偿还的。

萧震雷喝了一口茶，看着菲尔莫斯的表情，心中一笑，继续道："法国如果从德国获得足够的利益，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是指日可待的，到那时候，贵国想在欧洲大陆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就难了，英国还想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只怕力有未逮吧？"

菲尔莫斯脸色有些难看，他注意到萧震雷的表情始终是微笑的，便问道："总统阁下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不能让法国人从德国那儿获得足够的利益？"

萧震雷双手一摊："我没这么说，这次战争中，法国是损失最大的国家，如果法国人要求从德国获得最多的补偿也是应该的，难道不是吗？法国是不是能很快翻身，是不是会成为欧洲霸主，这跟我国无关，就算法国成为欧洲霸主，也对我们华国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不是吗？我只是随便一说，随便一说，菲尔莫斯先生不用在意！"

岂知菲尔莫斯连连摇头道："不不不，总统阁下，您刚才说得很有道理，如果让法国从德国获得足够的利益，法国肯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国力并且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法国的工业和农业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法国很快就会翻身，而被大幅度削弱和限制的德国也将无法抗衡法国，欧洲大陆不需要一个霸主，这只会让欧洲大陆从此动乱不堪，欧洲需要的是各国实力平衡！总统阁下，我们不能制造出一个欧洲霸主出来，我们不能再让全世界都再经历一次大战，因为我们都承受不起了！"

萧震雷开始装糊涂："这个，菲尔莫斯先生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怎么说我们不能制造一个欧洲霸主出来呢？"

菲尔莫斯解释道："总统阁下，您想啊，如何处理德国，德国应该向每个国家赔偿多少，这都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如果我们大幅度削弱德国，那么按照法国的损失程度来算，法国得到的赔偿是最多的，法国如果获得足够利益就会很快翻身，这难道不是我们亲手制造一个欧洲霸主吗？一个欧洲大陆的霸主一定会打乱欧洲的局势平衡，这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都是不利的！"

萧震雷装作恍然大悟一般，点点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大幅度削弱德国，不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从而让他们成为欧洲霸主，适当地削弱德国，让德国的力量既不能威胁世界和平，又能够在欧洲大陆牵制法国，是这个意思吧？"

菲尔莫斯连忙道："是的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总统阁下的意思如何？"

萧震雷听了连忙摇头道："不不不，菲尔莫斯先生，这是欧洲事务，我们华国在东方，如果我国插手欧洲事务，欧洲其他国家、估计包括贵国国内很多政客都会说我国多管闲事的，再说了，就算法国成为欧洲霸主，这也是欧洲大陆的事情，跟我们华国没什么关系，我先前只是随便一说，你别往心里去啊！"(未完待续)

第754章会议前协议

菲儿莫斯哪能不往心里去？萧震雷刚才一番话正中了英国人的要害，英国人最害怕的就是失去在欧洲大陆的话语权，如果华国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与英国的立场一致，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当即道：“总统阁下，您这话就是妄自菲薄了，您怎么能说欧洲事务与华国无关呢？华国现在也是一个大国，也是协约国成员，对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是有责任的，再说如果法国成为欧洲霸主，难道它就不会威胁到远东地区的安全吗？总统阁下，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了不让法国人威胁到亚洲地区的安全，我认为绝不能让法国人成为欧洲霸主，因此也不能大幅度削弱德国的实力，只有让德国有足够的力量牵制法国，欧洲大陆才会长期和平下去”。

萧震雷装模作样的思索一番，点头道：“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么菲尔莫斯丈夫的意思是不削弱德国，让德国有实力牵制法国？”

“是的！”

萧震雷想了想笑道：“这终究只是菲尔莫斯丈夫你的想法，而不是英国政府的想法，如果英国政府也是这种想法，必须要贵国首相亲自给我发来电报阐述贵国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或者等到各国元首在瑞士日内瓦召开首脑会议时再跟我在这件事情进行商讨”。

菲尔莫斯连忙答应：“好的好的，总统阁下，我一定会尽快让我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七月份。各国首脑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到了7月7日萧震雷才从京城乘专机出发。

日内瓦原本没有机场。不过为了这次各国首脑会议，瑞士政府专门在日内瓦修建了一座机场。还是加班加点修建完成的。

萧震雷的专机一直飞抵日内瓦，他也是唯一一个敢于从京城乘坐飞机飞越千山万水抵达日内瓦的国家元首，这年头飞机的安全性能还不是很高，经常有战机都失事坠毁，飞机要用于民用在技术上还很不成熟，时机上也很不成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人都是乘坐海军战舰和火车前往日内瓦的，除了这几位国家元首之外，还有德国、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等国家的首脑都赶到日内瓦。

这次首脑会议说是处理德国问题，实际上也是处理同盟国的问题。不过对于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等几个国家的处理在之前就处理得差不多了，这此在处理德国时顺带对这些国家的处理进行善后。

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议的事情，协约国方面早就与瑞士政府商议妥当，费用方面全部由协约国负责，这笔费用从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抽出，由瑞士政府挑选场地和维持会议的安全事务，各国政府都不得不派兵进入瑞士。

瑞士政府在主办这次会议时也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的，毕竟这次会议不同于任何以往的会议，这次是各国元首会议。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

想，而且因为瑞士是中立国，各国政治犯、逃犯、犯罪分子都喜欢往瑞士跑。这里也因此成了罪犯、政治犯、流亡政府的安乐窝，出事的机率是非常高的，瑞士政府不得不打起十二万的精神。为了确保首脑会议的安全，瑞士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警察机构打击一切可能威胁到大会安全的行为。

这天日内瓦成了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各国元首齐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都各国最多只派出政府代表或者外交大臣前来这里召开会议，而这次却来的都是各国元首，这个会议的规格是历史上最高的，瑞士政府不得不拿出最大诚意。

大会会场安排在一座豪华酒店内，元首们抵达也之后也被直接送到这里来休息下榻，他们都将住在这里，为了保证会场的安全，整个酒店周围一公里范围内都被戒严，酒店以前居住的客人全部被请走，现在酒店住下的就是各国元首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一共数百人，规模和场面极为庞大。

会议的前两天都没有实质性的商讨，各国元首和工作人员们都在互相熟悉、交朋友，大家联络感情，萧震雷是最后抵达日内瓦的国家元首，尽管如此，瑞士政府主办方还是留给他和随行工作人员最好的酒店客房。

萧震雷等人刚刚安顿好，就见陈布雷走进房间汇报：“大总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求见！”

“哦？乔治首相来了？快请！”萧震雷愣了一下，随即吩咐一声。

“好的，大总统”。

萧震雷刚刚放下手头的事情转过身来，就见一个穿着花格子短袖，前额光秃秃、挺着一个大肚腩、拄着拐杖的老胖子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

“噢，乔治丈夫，见到您太高兴了！”萧震雷笑着走过去伸出双手同劳合?乔治握手。

劳合?乔治笑道：“我也很高兴见到您，萧丈夫，我们有两年没见了吧？”

“是的，有两年没见了，我看您的身体还分硬朗，祝贺您！”

劳合?乔治很高兴的样子，哈哈大笑：“哈哈哈，是吗？这段时间我也觉得我年轻了好几岁了！”

“我们坐下谈吧，乔治丈夫，请！”

“好的！”

两人坐下后，各自谈了一下对瑞士日内瓦的印象，两人都觉得这里的环境不错，相比欧洲其他地方，瑞士确实是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战争，人口不多。环境极其优美，是旅游、度假和家居的好地方。

两人谈了半个小时，各自谈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谈了文化、绘画、音乐等艺术，有谈了各自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看法。

话题逐渐转移到两人都关心的问题上，乔治说道：“萧丈夫，半个月前我收到了驻华公使菲尔莫斯丈夫发回的电报，菲尔莫斯在电报中详细叙述了他对削弱德国的看法，他认为了不让法国成为下一个欧洲霸主，不应将德国削弱太多，我们只要严格限制德国的兵力和装备规模，限制德国对军事武器方面的大力投入，保留德国的工业基础，这样就能让德国牵制法

国，防止法国利用战后的赔偿而一举跃居为欧洲霸主。不知道萧丈夫怎么看？”

萧震雷笑道：“我没有什么看法，是否削弱德国对我国的影响不大，法国是否成为欧洲霸主对我国也没有什么影响，德国战败了，它理应要为它所造成的破坏负责，各个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都可以找德国要赔偿，这一点是必须的，至于赔偿多少，这就需要各国协商了！”

劳合?乔治连忙道：“萧丈夫，为了遏制法国可能成为欧洲霸主，为了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我们大英帝国可以考虑减少向德国索要的赔偿，让德国可以牵制法国，让法国也得不到大批的赔偿，我希望华国也能考虑减少向德国方面的索赔”。

萧震雷反问：“为什么？我国为什么要减少向德国的索赔呢？我国打了这么长时间，死了这么多人，耗费了天文数字一般的钱财，我国为什么要减少向德国的索赔？这么做，我国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损失一大笔，这可是亏本的买卖啊！”

乔治连忙道：“萧丈夫，话不能这么说，账也不能这么算，遏制法国称霸欧洲大陆，不仅对欧洲有利，对远东也是有利的，对维护世界和平也是有利的，既然我国都愿意放弃一些从德国获得的利益，为什么贵国就不愿意呢？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国应该是站在同一立场的”。

萧震雷摇头如拨浪鼓一般：“不不不，我国为什么就要放弃从德国获取的利益呢？你让我做赔本的买卖，这我可不干，乔治丈夫，你们英国人不是一向喜欢做生意的嘛，我国为什么要听贵国的，我早就说过了，在这件事情上，是欧洲内部事务，与我们东方无关”。

乔治心里骂了一句，吗的，这姓萧的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吃不得半点亏啊，看来得出点血才行，想到这里，乔治咬牙道：“既然这样，我国愿意在其他方面对贵国进行补偿，只要贵国愿意在此事上与我国的一间保持一致”。

萧震雷笑了，说道：“那么不知道贵国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予我国一些补偿呢？这个条件得先说好才行，条件谈好之后还得签字画押，这样以后就算与纠纷也可以依照条款来办理嘛！”

乔治心里暗骂，这姓萧的果然不好糊弄，他咬牙道：“英国战后重建所需要的一切从国外进攻的物资和材料都全部从华国进口，这总可以吧？”

萧震雷大笑：“哈哈哈，好好好，既然乔治丈夫如此慷慨大方，那我就笑纳了，来人，马上准备好协议内容！”

“是！”马上有工作人员答应。

协议很快拟好，一共两份，萧震雷和乔治各拿一份看完之后觉得没有问题，各自拿起钢笔在协议的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又交换协议签名，再交换文本，协议就算完成了。

第755章首脑聚会

在英国和华国的一力坚持下，首脑会议最终还是没有对德国进行大幅度的削弱，德国保留战前的本土所有土地，允许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地区建国，实际上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就连行政部门和军队都建立起来。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掉，在太平洋上的所有德属岛屿全部归华国接管，华国放弃了对德国进行战争赔款的索赔。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全部成为自由国家，美国本身就赚了不少，也不稀罕那点战争赔款，同样放弃了对德国战争赔款的索赔，只有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小国家向德国索要赔款，法国也没有放弃对德国的索赔。

法国人原本是想获得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一大片土地以及德国的工业区，却没想到英国和华国联合反对将德国分割，法国势单力薄，无法左右会议的决议，最终也没能达成所愿，只是从德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赔款，而德国也因此获了喘息之机，为日后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日内瓦会议结束的当天，各国元首并没有马上离去，应萧震雷的提议，大家接下来继续商讨如何对待苏俄的问题。

经过两天的会谈和商讨，各国首脑一致认为应该坚决遏制苏俄势力的发展，并且要大力围剿苏俄势力，不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都要对苏俄进行围剿，在外交上要对苏俄进行孤立，所有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拒绝与苏俄进行任何形式上的交易，不许任何一件商品流入苏俄境内。

苏俄以前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重视和全力围剿，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允许俄国革命党在其国内活动。自从苏俄成立之后说展现出来的恐怖威力，也让各国心惊胆战，认为必须要帮助高尔察克抵挡苏俄方面的进攻，之前各国代表曾在华国召开相关的会议并达成过一些协议，一方面在武器装备和弹药方面以及作战物资方面对高尔察克进行支援，另一方面输送大量的粮食药品过去。缓解那边的生存压力，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参战，可以考虑由各国组成联合作战部队开赴俄国境内帮助高尔察克的军队作战。

各国达成一致后，决定从德国和奥匈的赔款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陆续运往俄国南部高尔察克的防区，同时各国各派出一支部队，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一共出兵一百二十万人，华军出兵一百三十万。其中法国出兵二十万英国出兵二十万美国出兵二十万意大利出兵五万，比利时出兵五万荷兰出兵五万奥地利出兵五万希腊出兵五万塞尔维亚出兵五万罗马尼亚出兵五万保加利亚出兵五万土耳其出兵十万。波兰出兵五万爱沙尼亚出兵五万立陶宛出兵五万一共一百二十万，而华军由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军团一共一百二十万。

华军的四个军团一百二十万人早就在欧洲了，只需要开拔前往苏俄西线边境线，不需要做其他的准备，倒是欧洲各国还要需要准备部队出征事宜，各国元首商定，在9月1日之前，各队必须要赶到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各地与苏俄交界处。

关于指挥的问题，各国元首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一半的元首不肯交出军队指挥权，倒是华英法美德意等国家元首们知道统一指挥的好处，都知道这么多军队，必须要有一个统一指挥部指挥和协调各队，因此都赞同将所有军队的指挥权集中一处，只是各国又对这个最高指挥官的问题争执不休。

这天晚上，华英法美四国首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私人聚会。地点就在萧震雷休息的总统套房内。

四国元首围成一圈坐在沙发上，各自座位旁边都放着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雪茄盒烟灰缸打火机剪刀一瓶开启的红酒和盛满红酒的酒杯。

萧震雷端着酒杯晃动着，一边晃动一边说：“先生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由谁来指挥这二百四十万大军的问题，而是让其他各国甘心交出指挥权的问题。如果我们连他们都搞不定，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在座的各位都是经历过大战的国家元首，我们很明白联合作战如果不统一指挥权，那么不但不容易取胜，还会因为各自为战让敌军各个击破，所以统一指挥权让各国元首交出指挥权成为我们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考虑由谁来指挥联军的问题！”

这时威尔逊说道：“我国是赞同统一指挥权的！乔治，你的意思呢？”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被威尔逊这样逼问，只好说道：“我当然也是赞同统一指挥权！”

“那么克列孟梭先生，你的意思呢？”萧震雷扭头国总理，脸上永远是那副笑脸。

这副笑脸让其他三位元首心里瘆得慌，他们都知道，别雷的脸上一直露着笑脸，可实际上心里毒着呢，现在谁都不知道这家伙心里打的什么主意，稍不留神就会在他面前吃个大亏。

法国老头克列孟梭喝了一口红酒说道：“我同意统一指挥权只有统一指挥权才能发挥军队的最大作战能力，，这一点我还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同意再由英国人当任最高指挥官，绝对不同意！”

乔治听得脸色一变，马上用拐杖指着克列孟梭大怒：“你这个老东西，你说什么？我们英国人怎么啦？为什么不同意由我们英国人当任最高指挥官？难道由你们法国人当任指挥官吗？你们法国人会打仗吗？”

“好好好！”克列孟梭用拐杖跺在地上，气急道：“是，我们法国是不会打仗，难道你们英国人就会打仗吗？如果不是你们英国元帅瞎指挥，我们法国男孩们怎么可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阵亡四百多万人？”

乔治怒道：“就你们法国死的人多，难道我们英国男孩们就没有伤亡吗？我们英国男孩们也阵亡了两百多万，接近三百万”。

克列孟梭马上反击：“就是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英国人根本就不会指挥打仗，这次我绝对不会同意再由你们英国的将军当任最高指挥官，别到时候害人害己！”。

“你”乔治气得脸色发青。手上端着的红酒杯一直颤抖着不停。

这时威尔逊赶紧出来打圆场：“够了够了，先生们，这里不是菜市场，请保持绅士风度！”

两个老头听威尔逊这么一说，顿时都不吱声了，两个老头虽然谁也不服谁，谁也顺眼。

威尔逊继续道：“我也知道以我国的底蕴。将军们在指挥上的能力肯定不如你们，我这样吧。我们按照战绩来确定由谁当任最高指挥官，在这方面，我认为华国的将军们不仅指挥作战的能力很强，而且指挥作战特别是指挥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特别丰富，我想我这么说，先生们应该不会反对吧？这一点从战绩上都来”。

萧震雷端着酒杯站起来问两个老头：“乔治先生克列孟梭先生，不知道你们对威尔逊总统的意见怎么生们都是一国元首，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士兵们的生命负责任，有一个指挥能力很强的指挥官能让我们的士兵少死很多。先生们，我们在上一次的战争中死得人够多了，不能再死几百万，我们死不起啊！你们是否同意由我国指派将军当任盟军最高统帅？”

两个老头互相，同时叹了一口气，同时点头：“好，我们同意！”

这时威尔逊问道：“萧先生。不知道你打算让贵国哪位将军出任最高统帅？”

萧震雷思索了一阵说道：“要说蔡国栋是最适合出任最高统帅的，但是他在欧洲战场的时间太长了，他也需要回国休整，最高指挥官就由蔡锷将军出任，不知道诸位以为如何？”

威尔逊等三个老头互相对视一样，威尔逊说道：“由蔡锷将军当任最高统帅。我同意！”

另外两个老头道：“我们也同意了！”

“好，多谢先生们！”萧震雷放心了，但是话题一转，继续道：“不过我得提两个要求：第一，在指挥权的问题上，必须是高度统一，由蔡锷将军成立盟军最高统帅部。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之后，各国派出的军队的指挥权就不在各国了，而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也就是说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各国都无权给派出的军队下令，他们也不会也不敢执行各国下达的命令，否则盟军最高统帅部有权对他们进行制裁，我先给各位吹个风，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免得到时候有人掉了脑袋，可不要怪我没有事先提醒诸位，如果真发生这种事情，诸位也别找我打官司，我绝对不会帮你们！”

“第二，在后勤上也必须实行统一，之前我们事先已经商定过了，支持这次战争的军费开支从德国的战争赔款当中支出，各国先各支出百分之二十，如果用完了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后再视情况而确定追加军费，这笔军费不能由各国财政划出来，而必须由盟军最高统帅部在银行专门建立一个账户，再由德国将每笔赔款的百分之二十直接划入这个账户之中，当然德国不可能一次性把所有赔款付清，前期军费可能会很紧张，不够的部分，可以由盟军最高统帅部向世界各大银行贷款，用来支持军费开支，盟军最高统帅部有了军费之后不经过任何国家，直接向各工厂下达订单，后勤方面直接由盟军最高统帅部负责，各国也不能再插手盟军任何事物，盟军最高统帅部每隔一段时间有责任和义务向各国通报战况，各国可以派出战场观摩团前往前线进行军事观察，但这一切都必须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同意！这就是我的两点要求，诸位同意吗？”

威尔逊等人同时点头答应：“好，我们同意！”(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756章重新组建

萧震雷刚刚从欧洲回国，屁股还没有坐热，王亚乔就前来汇报：“大总统，俄国的情况不容乐观，前天苏俄军队在伏尔加河下游大败高尔察克的军队，高尔察克的军队一溃千里，两天时间就丢了五分之一控制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只怕要不了两三个月，高尔察克就会没有立足之地”。

“看来我们要正式介入了”萧震雷听了王亚乔的汇报后说了一句，然后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

思考了一阵，萧震雷让王亚乔离开，拿起电话对秘书小高说道：“小高，通知一下，下午召开幕僚团会议！”

“好的，大总统！”

下午两点半，幕僚们陆续赶到会议厅，萧震雷最后走了进来，他坐下后说道：“诸位，这次去欧洲跟各国元首商量确定了如何处理德国，对德国的制裁只限于经济和战争赔款范围，不牵涉领土方面，除了我国已经占领地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岛屿之外，德国在海外的其他属地全部允许当地人自己建立政权并独立。另外，为了防止苏俄势力继续向周边地区扩张，各国首脑商议后决定将联合出兵干涉俄国内部争端，联合出兵干涉的第一任务就是消灭苏俄，如果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最少也要迫使苏俄方面做出让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让▿t高尔察克的俄国临时政府与苏俄同时存在，双方划分边界。

联合出兵就牵涉到联军的指挥问题，为了发挥联军的最大战斗力，统一指挥权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经过各国首脑们进行商议，决定由我国派出一名将军全权指挥联军所有军队。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我推荐了蔡锷将军出任联军最高指挥官！”

萧震雷说完从秘书小高的手上拿出一张任命书。对蔡锷道：“松坡将军，这是各国首脑共同签署的任命书，任命你为各国盟军最高统帅，由你出面组建盟军最高统帅部，盟军统帅部成立之后，各国派出的军队指挥权就归属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之下，在战争结束之前，各国无权对那些军队下令，你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对他们派出的军队有绝对指挥权。如果谁不服从军令，你都可以依照军法处置！”

幕僚们听见后，都纷纷对蔡锷表示祝贺，蔡锷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不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他站起来接过任命书向萧震雷敬礼：“多谢大总统极力推荐，锷必定竭尽全力不负大总统的厚望”。

萧震雷点点头，压压手示意蔡锷坐下，继续道：“盟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和作战物资不由各国分别提供。而是由盟军统帅部自行采购，这就防止了各国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后勤供应出现问题，那么军费从何而来呢？军费开支由德国向各国的战争赔款中提供，各国分别提供百分之二十。这笔前也不由各国财政拨付，而由德国直接划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账户，所以松坡将军你成立盟军统帅部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在银行开设账户，我已经跟德国方面打过招呼了。最先把第一笔军费划入账户内给你提供组建盟军

统帅部的军费，德国不可能一次性的提供所有的军费。所有你的经费可能出现不足的情况，你可以向世界各大银行进行贷款，以弥补军费不足的问题，等以后德国的赔款划入账户之后再偿还给银行。你一定要注意，在战争中获得战利品要好生处理，如果军费不够用，两百多万人的吃喝拉撒、需要的武器装备、弹药、战争物资全部要找你要，你拿不出来可就麻烦大了！”

蔡锷道：“明白，我明白怎么做，那些战利品和缴获的一切物资，我都会卖掉充作军费！”

萧震雷又道：“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一下，你组建盟军最高统帅部，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苏俄方面的情报人员无孔不入，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另外在后勤军需部门的人员任命上一定要用可靠的人，后勤是你的命脉，一旦后勤出了问题，那可是关系到两百多万人的生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是，我知道了！”

萧震雷抽了一口烟说道：“现在我们在欧洲的军队正在陆续撤离，还剩下第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总兵力有一百二十万人左右，蔡国栋在外征战的时间太长了，他也需要休息。蔡锷是盟军最高统帅，零散的军团对于蔡锷的指挥存在着阻碍作用，所以我们还必须派出一个人统帅这四个军团，方便蔡锷的统一指挥，这个人选，松坡，你认为谁指挥这四个军团最合适？”

蔡锷连忙道：“一切还请大总统决定，锷一定会和此人密切配合”。

萧震雷思索片刻问道：“让张孝准配合你，你看怎么样？”

“好！”

“那就撤销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蔡国栋随第五、第六军团返回国内休整，命令张孝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统领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接到命令之后即刻飞赴欧洲上任”。

这是蔡锷道：“大总统，如果撤销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那张孝准过去之后岂不是又要重新组建远征军司令部？是不是太麻烦了？”

萧震雷摇头道：“这次大战打了近六年时间，不论是一线作战部队，还是各部队的辅助兵种、军官们都很累了，是时候让他们回国休整了，再说也应该给其他人一些得到锻炼的机会，不是吗？不要怕麻烦，而且让张孝准自己组建远征军司令部，也是对他的统帅能力的一次考验，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明白！”

因为要组建盟军最高统帅部，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蔡锷不得不从国内带一批高级参谋人员前往欧洲，张孝准的情况也差不多，蔡国栋的西方战区长官司令部撤销了，他也需要重新组建远征军司令部。

蔡锷抵达欧洲之后将盟军最高统帅部设在了波兰的华沙，这里尽管才刚刚恢复秩序，但这里距离苏俄边境不远，但也不近，在这里基本上不会遭到苏俄方面的攻击，而且这里交通相对发达。

张孝准将华国远征军司令部设在了雅西，雅西属于罗马尼亚，这座城

市不大，这里距离苏俄边界只有几百公里。

到目前为止，除了原本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公国和乌克兰西部之外，乌克兰其他所有地盘全部被苏俄方面控制，其实这也与此前华军向西推进、兵力全部调出了乌克兰有关，苏俄方面趁势派兵进入了乌克兰南部和中部地区，目前还在华军控制下的有乌克兰西部、加利西亚。

其实这次各国首脑会议除了商讨处理德国和对付苏俄之外，还形成了一个决议，那就是成立国联，国联就是国际联盟。它成立的目的和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

这次大战结束之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及影响全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此时，全球反战争浪潮升温，人们将一战形容为“停止所有战争的战争”，有些人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军备竞赛、同盟对立、秘密外交、君主国家的自由和新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识之士希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共同处理纠纷。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是第一个最先提出建立国联的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其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认为可以避免战争，不至于重蹈一战的覆辙。而爱德华?格雷的关于国联的构思亦源于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的最后一点：“成立国际联合组织，各国互相保证彼此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

国际联盟以保障国际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盟约规定通过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措施，以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规定对违背者实行经济制裁。

在首脑会议上，当威尔逊提出来建立国联的时候，萧震雷对此表示了支持，首脑们一致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草拟《国际联盟盟约》，它的另一个作用是用来反对苏俄，这个盟约草拟完成之后，有44个国家签订。

国联成立之后，美国与英法等国在国联争夺领导权失败了，这导致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入国联，华国方面也没有加入国联，如此一来，国联成了以英法为首的国联。

此时的国联也只能解决一些一些小纷争，但对于有些较大的冲突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国联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说话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国联需要大国的支持，现在的国联的背后支持主要来源于英国和法国。有需要时，国联亦会要求大国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未能发挥其应有力作用。

第757章盟军统帅部成立

各国成立国联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对抗苏俄，因为苏俄方面在此之前也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协约国成立的国联在四十多个国家签署盟约之后，它就开始发挥出作用了，盟军的组建就是它的产物之一。

七月底、八月初，各*队开始向波兰东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加利西亚等国边境进发。

已经抵达波兰华沙的蔡锷等人在安顿下来之后，立即开始着手组建盟军统帅部，首先是盟军统帅部的选址，它设在华沙的城西郊外，周围有一个团的兵力负责安全，方圆五公里内外全部戒严，禁止任何不相干的人员靠近。

在选址完成之后，在警卫部队部署防御和警戒的同时，他让手下随行的参谋人员通知各国派出的军队指挥权在三天之内赶到盟军统帅部驻地开会，同时他在联系德国方面，要求对方将第一笔军费打入刚刚建立的盟军账户内，他同时派人联系世界各大银行进行贷款，当然在这方面他首先考虑的是华国银行，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华国各大银行对蔡锷当然是大力支持，给予了长期低息贷款，为了不落人话柄，蔡锷也从英美等几个银行进行了一些贷款，这样就堵住了英美等国的嘴巴。

蔡锷忙得不可开交，成立盟军统帅部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向各*工企业下达订单，两百多万的武器装备、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的消耗绝对是惊人的。

他将自己任命的后勤军需部长李德林找来，对李德林说："现在盟军统帅部的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最多一个月，盟军各国部队就会赶到，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筹备武器装备、弹药和其他的作战物资。武器方面暂时还不着急，各*队来的时候肯定会携带武器装备，但是弹药和其他的作战物资是肯定都不能缺的！"

李德林连忙道："是的。将军，我明白。只是在这方面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蔡锷思索片刻便说："但凡是在我们国内能购买到的东西，就尽量把一半订单给我们国内的军工企业，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免得以后咱们回去被别人说闲话，但是一定要让接到订单的工厂企业负责送货，他们无法送货，可以找民间船运公司，把货送到黑海沿岸的敖萨德港口。我们在敖萨德码头设立转运仓库，周边派驻重兵驻防保护辎重的安全。这样一来，也是对民间船运业的扶持，不过在价钱上不能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一定要讨价还价，把价格压到最低！这是第一点"。

"好的，我记下了！"李德林答应一声，在笔记本上沙沙的记录下来。

蔡锷又道："对于粮食等一些物质，尽量从欧洲地区购买，距离近。容易运到，能照顾一些小国家就照顾一些小国家，这样也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我们其他军需品运来经过他们的地盘时不会被他们捣乱，我们自己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弹药肯定是要从我们国内购买，其他国家需要的武器

弹药就从欧洲国家的军工企业购买，毕竟武器和弹药的口径规格不同，从他们自己国家订购，质量上肯定要好一些，我要强调的是价格，谁给的价格低就买谁的，货运到之后要查验质量。质量合格、数目没问题才能付款，质量有问题。数目不对的，就退回去。不付钱，超过限定的送货期限，也不付钱！”

李德林想了想对蔡锷道：“将军，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看不如这样，为了不让后勤问题给盟军部队拖后腿，就要必须要保证随时都有弹药、装备和其他作战物资可以用，我们不向任何军工企业下订单，而是向全世界各国发出电文，我们分别在几个城市设立军火收购站，如果各国有意出售军火，他们可以自行把军用物资运到我们指定的各城市收购站，只要质量和规格符合我们的要求，不论数量多少，我们都要，有多少要多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进行收购，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免去长途运输的麻烦和风险，又可以随时有足够的后勤物资可以运到前线，这就像我们家乡粮食和棉花公司在城里设立的收购点一样，农民们丰收之后就将多余的粮食和棉花送到城里收购站去卖掉，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蔡锷听了眼睛一亮，一拍桌子笑道：“好好好，这个办法好，我们只管收货，质量合格就给钱，不合格就不给钱，他们送来多少，我们就要多少，只要是用得上的军用物资，我们都要！”

说道这里，蔡锷停顿了一下，沉思两秒之后又道：“但也不是什么人运来的东西我们都要收下，为了保证安全，各*用物资商人必须在我们这里备案，必须要派出固定的销售人员与我们见面，我们要建立这些人的档案，防止有人捣乱，我们盟军统帅部还要建立专门的反谍报部门对付无孔不入的苏俄间谍”。

李德林连忙答应：“好的，我会按照您的指示办理！”

按照蔡锷带来的参谋人员们制定的盟军统帅部的构架，要将蔡锷之下的指挥系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陆军作战指挥厅，第二是空军指挥厅，第三是海军指挥厅，与这三个直接指挥机构并立的还有参谋部、军官管理处、军情部、反谍报部、警卫部、后勤军需供应部、综合部等等部门。

这些部门当然不可能全部由华军军官当任主官和部门办事工作人员，这也是蔡锷通知各*队主要军事将领前来开会的原因，他需要各*队派出副主官前来充实统帅部各个部门，同时也方便联系各*队。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的三天时间内，各个部门都相机成立起来，通讯器材、车辆等各种物资全部到齐，只不过现在这些部门和机构都还只是一个空架子，大部分都缺乏必要的办事工作人员，更缺乏的是主官。

三天之后，各*队将领都先后赶到华沙，蔡锷随即召开军事会议。

蔡锷在军事会议上说道：“诸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成立了，为了方便与各位和各位指挥的军队进行联系并及时下达军令，统帅部需要各位派出你们副手过来统帅部当任一些职位，同时也是保障你们各自的利益，不知道诸位认为如何？”

英国将军黑格说道：“可以，我同意！”

“我也同意！”法国将领贝当也举手喊道。

在英法两国将领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和其他各国将领也都出声表示同意派出他们的副手来盟军统帅部当任一个职位，另外还负责与本国的军队进行联络和沟通。

这时英国将军黑格问道：“元帅，现在我国二十万军队正在赶来，目前已经在德国境内了，不知道我军驻地在哪儿？我军带来的武器装备和少量的弹药以及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如果要与苏俄人打仗，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不知道后勤方面如何解决？”

蔡锷点头说道：“黑格将军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我先说一下后勤补给的问题，后勤补给由盟军统帅部统一供应，由各*队派出军队前往统帅部指定的地点押运回去，北方补给点暂时定在里加、考纳斯，南方的补给地点暂时设在卢布林、利沃夫和敖德萨，现在我来说一下各*队驻防地点，英国二十万人驻防在波兰东部，法国二十万部署在乌克兰西部，美国二十万人驻防在立陶宛东部，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意大利二十五万驻防在拉脱维亚东部，华军四个军团和罗马尼亚五万人驻防在乌克兰西南和南部，另外我们将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波兰各修建两座空军机场用于空军战机停靠、维修和补给。各国海军派出的战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部署在黑海，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部署在巴伦支海，其中华国、罗马尼亚、意大利三国舰队部署在黑海，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舰队部署在巴伦支海，海军的作战任务就是消灭苏俄的海军力量，夺取制海权，盟军空军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灭苏俄的空军，夺取制空权，在夺取制空权之后对地面战争进行积极有效的支援！”

蔡锷继续道：“各位，你们的副手必须在三天之内赶到盟军统帅部上任并积极做好与贵军联系和沟通工作，你们的军队在抵达驻地之后要派出一支军队前往统帅部制定的地点领取弹药和作战物资，这需要凭条，每隔一定的时间，盟军统帅部会给各军发放后勤物资领取凭条，各位的军队就可以拿着凭条去领取作战物资了，在这里我还要提醒诸位，现在盟军统帅部已经成立了，你们的指挥权已经归属在盟军统帅部之下，你们必须要绝对服从盟军统帅部的指挥，如果不服从军令，会有宪兵部队去请你们喝茶，严重者可能不仅仅只是喝茶了，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未完待续)

第758章疲劳战术

8月上旬，烈日炎炎，天上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炉烘烤着大地，地上的一切生物都被烘烤得焉哒哒的提不起精神。

在通往波兰东部的一条公路上，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行军队伍像一条吃饱了的长蛇慢吞吞的挪动那肥硕的身子。

中尉托尼靠在公路边一个大树下，身边还有几个跟他一副德行的兵痞，队伍就在他们身边经过，托尼抽着烟不停地咒骂着：“那些该死的官老爷们，竟然让我们在这大热天的强行军，你身上简直可以抹下一斤盐来！我敢肯定，到了城市之后，我肯定没有力气去找乐子了”。

旁边一个中年大叔说：“干不动也得干，好好享受吧，年轻人，说不定等你上了战场，苏俄人的子弹就送你去见了上帝，到那时候你想找乐子都不成了！”

这话说得气氛有些沉闷，另外一个中尉转移话题：“喂，你们听说了吗？这次跟苏俄人打仗，缴获的战利品都得上交，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我们岂不是少了一笔赚头？”

中年大叔摇头：“你哪儿听说的？上交的战利品只是针对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尸体和俘虏身上的首饰、钱、一些贵重物品不算在内！”

西方国家的军队打仗有这么一条，打仗的时候，是允许军人在击毙或俘虏敌人之后缴获他们的战利品的，这对于士兵和军官来说一笔不小的收入，前提是你能活到战争结束。

“喂，你们几个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回到自己的部队看好你们的人，如果出了乱子，我一定把你们扒光了绑在太阳底下暴晒三天！”一个巨大的吼声从不远处传来。

托尼中尉等人听到了这个声音，顿时吓得脸色剧变，全都一溜烟地跑了个干净。

这个波兰东部的防线不短，英军二十万人要在波兰东部驻防并在一定的时候发起攻击，这个任务的难度也不小，不过现在的形势是盟军向苏俄进攻。而不是苏俄向盟军进攻，所以在防御上英军并不需要做太多的部署，而且苏俄在西线也没有部署多少的兵力，此时苏俄的兵力进攻重心都在西南防线进攻高尔察克的俄国临时政府的军队。

此时的苏俄说控制的面积还不到沙俄时期的五分之一。但依然有三百万军队，这些军队一大部分是沙俄时期的军队转化过来的，少部分是后来征召入伍的，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苏俄的组织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只要它愿意。它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个苏俄弄得全民皆兵，这才是苏俄最可怕的地方，这也是蔡锷对于能够打败苏俄的信心不是十分充足的原因。

实际上苏俄的国力并不强，甚至可以用很弱来形容，加上它没有了偌大的西伯利亚给它源源不断的输血，它能够动用的资源并不是那么丰富，人口基数也大大的减弱，但架不住它经过苏俄当局的组织之后变成了万众一心。

其实在来华沙之前，萧震雷就跟蔡锷单独谈过，告诉他不要对能够消灭苏俄抱有太大的信心。现在的苏俄已经不是以前的沙俄了，现在被苏俄统治的俄国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枪支与敌人作战，就算是只有几岁的孩子也在工厂里、田地里干活，一旦盟军进攻被苏俄当局经过思想转化的地区，盟军将变得寸步难行，因为没有任何的人民基础，沿途经过的所有苏俄地区的人们都会仇视盟军，甚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盟军的敌人，会让盟军的每一个士兵感觉周围到处都是敌人。

萧震雷对蔡锷的要求就是尽最大努力打通与高尔察克控制的南俄地区通道，与高尔察克的控制地区练成一片。同时要逼得苏俄坐下来谈判，双方划分边界线，让高尔察克的俄国临时政府能够合法存在，让它牵制苏俄。

萧震雷很清楚。想要通过战争途径在军事上消灭苏俄基本上很难成功，除非将所有苏俄人杀光，而且盟军也不可能像上次一样再打一次时间长达五六年的战争，这在条件上不允许，盟军的军费有限。

苏俄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大，情报收集能力也很强悍。在得知各国组成盟军正向西面而来的时候，苏俄当局在一个月之内就组织了一百万人开赴西部边界地带进行部分，当然这一百万至少有一半是没有经历过任何训练的新兵。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苏俄的很大一部分兵力都在东南部进攻高尔察克，想要在短时间之内从东南部抽调兵力前往西线根本不可能办到，距离太远，人员太多，更加不可能从东线抽调兵力，东线的兵力要防备乌拉尔山脉上随时可能冲下来的华军。

其实苏俄现在的实力完全就是继承的沙俄时期的实力，军队绝大部分都是沙俄遗留下来的军队，只不过经过思想转化的苏俄军队在战斗力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前的沙俄。

漫长的西部防线只用区区一百万人防守，从兵力上来看，怎么看都显得有些薄弱，但这也没办法，苏俄方面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动用了最大的力量，很多工厂和农村的壮劳力都被抽调一空了，只剩下老弱妇孺了。

与苏俄军队抱着决死之心抵挡盟军进攻的心态不同，英法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们都是抱着抢战利品的心态而来的，他们认为要装备没有装备，要素质没素质的苏俄军队根本不可能是强大的盟军的对手。

为了缓解高尔察克的压力，蔡锷不得不在盟军各部抵达指定地点并拿到补给之后就开始下令对苏俄展开进攻。

手下接到命令的是美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军队，这些军队所在的位置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共大约有七十万人，而不是在这一带的苏俄军队却不足三十万人，在兵力对比上，盟军是苏军的5倍。

接到命令后，美军、意军、比军和荷军等一同向东进攻，越过边境线进入苏俄境内，但很快遇到了苏俄部署的防线的阻击。

进攻两天，盟军在北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弹药消耗了不少，也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这主要是空军轰炸机和火炮大规模炮击造成的伤

亡，但苏军却有何顽强的意志，死战不退，一个阵地上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战斗到最后一人才会盟军占领，这大大延迟了盟军的推进速度。

真正一个星期，盟军在北部才推进了三十公里，蔡锷对此有些心忧，苏军的抵抗意志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前线发来的伤亡报告也让他稍稍放了心，尽管苏军的抵抗意志很强，但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苏军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血肉之躯毕竟扛不住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而苏俄方面的兵力损失大部分都是有飞机大炮造成的。

9月中旬，天气情况发生了变化，苏俄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开始下雨，雨势很大，一连下了多天，丝毫也没有停止的迹象，这给盟军向东推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下雨之后道路泥泞，盟军的重型武器几乎无法前行，就连空军战机也因为天气恶劣无法起飞作战，盟军各部在北部的进攻不得不停了下来。

恶劣的天气阻挡了盟军在北部的继续推进，这也给了苏俄方面增援西北的时间，此前苏俄虽然抵挡得很顽强，但兵力上损失严重，因此不得不从东南部抽调了三十万前往西北方向增援。

盟军统帅部。

发报机、电话声响个不停，自从战争开始之后，同盟统帅部的情况完全变了一个样，这里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异常繁忙，发报机和电话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要弹药补给凭条的，又催促援兵的，有报告前线战斗情况的，有轰炸敌军的轰炸报告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蔡锷叼着一直没有点燃的香烟抱着双臂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自从他喉部患病，在治好之后就再也没有吸过烟，尽管已经治好将近两年了，但他始终都没有再抽烟，只是再考问题的时候喜欢叼一支烟在嘴里。

“将军，张孝准将军到了！”副官在身后不远处报告。

“在哪儿？”蔡锷立即转身焦急问道。

刚问完就看见张孝准大步走了过来立正向他敬礼：“华国远征军司令张孝准向盟军最高统帅报道！”

刚说完，蔡锷和张孝准两人就同时哈哈大笑，并拥抱在一起。

良久，两人分开，蔡锷将张孝准引到旁边坐下说道：“又在一起打仗了，不容易啊！”

“是啊！”张孝准应了一声，继而询问：“我那边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开打？”

蔡锷笑道：“怎么着，这么想跟苏俄人开战？你那边不急，我是准备把你那边作为最后一柄匕首直捅进苏俄心脏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老天爷似乎没有站在我们这边，这连续几天下雨，让我们在北方的攻势不得不停了下来，而苏俄方面也趁此机会调兵遣将，不过这也正式我的目的，苏俄从东南方向抽调兵力之后，高尔察克的压力就减小了很多，你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打通与高尔察克的连接通道，现在苏俄方面在东南方向的兵力还没有调动起来，你那边暂时还不宜轻动”。(未完待续。)

第759章敬重

一个星期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又过三天，盟军在北部继续开始进攻，得到生力军补充的苏军士气大振，抵抗更加顽强。

北线盟军在进攻了一个多星期无果之后便停止了进攻，苏军也得以喘息。

在这时，蔡锷又命令二十万英军在波兰东部开辟第二战场，苏俄方面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在边境上部署了十万兵力，以十万人抵挡英军二十万人进攻，这个兵力差距尽管有一倍，不过苏军是处在防守的位置上。

英军的进攻维持了半个月，推进速度不快，却也向东推进了一百二十公里，苏俄方面在兵力上毕竟处于劣势，空中完全被盟军占领，盟军战机每天都在对苏军阵地进行轰炸，飞机大炮不间断的攻击给苏军7成的攻击是无法想象的。

苏军在中线不利的情况下，又不得不从东南抽调兵力补充到中线，好在苏俄的铁路运输系统还算畅通，又有大量的劳动力，短短十天半个月之内竟然将三十万兵力运到中线，如此一来，苏俄在中线的兵力竟然比英军多出两倍，英军这下可不敢再继续进攻了，这进攻就是找死了，因此英军开始布防。

等苏军援兵刚刚赶到中线，蔡锷又给法军下下令，命令法军从西南方向向苏军防线进攻，刚刚抵达中线的三十万苏军又不得不抽出二十万向西南防线移动，防止西南防线出现问题。

这下苏军高层总算明白蔡锷的作战意图了，苏俄高层已经彻底明白盟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他们，他们的主要敌人不再是高尔察克，而是盟军，于是苏军主要力量大部分向西线转移。

在盟军层层向东推进的同时，苏军大部主力也逐步抵达西线进行部分。在双方兵力对比上，苏俄在西线的总兵力大约在一百八十万，留在东南部的苏军大约六十万牵制高尔察克的军队。在东线留下六十万监视华军。

张孝准的华国远征军终于接到了蔡锷的命令，华军受命从乌克兰南部向苏俄进攻。第七军团一个军第九军团两个军第十军团一个军团，共计二十万人浩浩荡荡向苏军防线发起大规模进攻。

漫天的炮弹如雨点般的落在苏军阵地上，成片成片的尸体碎片从空中落下，大量的血水散落在阵地上，华军开始进攻了。

华军进攻从来没有大规模集团式冲锋的战术，一直就是各处小规模渗透性突破，基本上都是以班排为单位。

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以班排为单位的作战部队渗透进苏军战壕内。然后战士们边沿着战壕向苏军阵地纵深继续进行渗透，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遇到敌人就予以消灭。

陈铭端着步枪靠着战壕左侧小心翼翼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做前锋突击手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每次战斗他都是作为突击手战斗在最前面，在战斗中他总是保持着精神高度集中，从来没有失手。这得益于他

每天都保持着充足的睡眠，他每天都要睡上十二个小时，战斗之前必须要睡觉。睡醒了就开打，打完之后再睡，就算在炮火隆隆的阵地上战壕内。他也能睡着，在充足的睡眠下，他的精神和体力异常充沛。

“砰，砰”陈铭的战术动作已经如身体本能的深入他的骨髓，当战壕前方出现苏俄士兵的身影时，他第一时间下蹲并开火，对方也向他开枪了，只不过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而他的枪口射出的子弹击中了对方的胸口。

看见那苏军士兵倒下后。他迅速起身冲上去用枪口对准对方的身体，然后用脚将对方踢得翻过身来。见对方已经死去，然后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后面的战友们见状便依次过来接替他继续向前方战壕渗透。

穿过几节战壕后，陈铭再次在队伍的最前面了，炮弹不断的在身旁不远处落下，泥土如雨点般，陈铭的脸上布满了硝烟的痕迹。

在一段战壕的拐弯处，陈铭端着步枪将脑袋伸出拐角，却看见一对苏军士兵正向这边跑过来，他立即蹲在地上向后面打了一个手势，两个战友猫着腰快速冲过来之后，他从腰间取下一颗手榴弹，拉掉引线延迟几秒后向拐角对面扔过去。

“轰隆”一声响，手榴弹爆炸之后，两个战友迅速闪身出去，其中一个战友将轻机枪架在地上立即开火扫射。

“哒哒哒”

当陈铭再次扔出一枚手榴弹爆炸之后，那一对苏军士兵已经全部倒在地上。

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过后，阵地上的苏军全部被歼灭，华军也付出了一些伤亡，后面的事情由兄弟部队接手了。

战斗过后，陈铭和战友们坐在一处阵地上休息，大家都抽着烟，陈铭一边抽着烟一边拿出行军干粮啃着。

战士温老三夹着一点燃烧的香烟走过来叫道：“陈铭，我真是搞不明白，你小子的命怎么这么大，咱们班但凡在前面开路要么已经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要么都已经挂过彩了，唯独你小子从入伍到现在从来没有挂过彩，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保命的诀窍？”

“诀窍？有啊”陈铭笑着说了一句。

“什么诀窍？”战友们全部都围过来想要听听到底是什么保命的诀窍。

班长余大牛催促道：“说说，快说，别吊我们的胃口了”。

陈铭抽了一口烟，在战友们期待的眼神中说道：“我入伍的时候，家里给我介绍了一房媳妇，我媳妇那一个叫漂亮啊，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说着从作战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班长余大牛将手一伸便抢过去，其他战士们的脑袋也一起凑过去，几个脑袋撞在一起砰砰作响。

但凡看过照片战士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还有人不停地倒抽凉气“嘶”。

陈铭一脸得意看着战友们脸上的羡慕嫉妒恨的表情，继续说道：“知道不，我他吗连她的手都还没有摸过呢，我不想死啊如果我残了死了，她岂不是会成为别人的媳妇？那我不是亏大了吗？所以我绝不能死，也不能

残废了，我得活得好好的”。

战士们面面相觑，这他吗是什么保命的绝招？“我去”战士们纷纷扬手转身而去。

战士们都各自离去之后，陈铭收起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默默地抽着烟，远处依旧炮声隆隆，机枪开火时哒哒哒的声音不时传来，战场上到处有烟柱升腾而起。

只有陈铭自己知道，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过伤，却杀敌无数，并非是运气好，而是他在战斗的时候始终保持着最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保留着最警惕的心，每一个战术动作都严格要求自己，每一场战斗都绝不有任何分心。

众所周知，从事一个工作的时间长了，无论如何都有分心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这是精神疲劳所致，陈铭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自己非常注意，时刻提醒着自己这是在战场上，随时都有丢小命的时候，想要不丢小命，就得时刻警惕再警惕。

战场上到处是尸体，既有苏军士兵的，也有华军士兵的。陈铭所在的部队很快接到鄂打扫战场收敛尸体和伤员的任务。

陈铭扛着一具战友的尸体准备送到尸体收敛地的时候，经过一个女护士旁边，只见那女护士正趴在战壕壁上呕吐不止。

陈铭停下问道：“喂，新来的吧？”

那女护士一边呕吐，一边用手颤抖地指着旁边一具断成两截的尸体，那尸体从腰部断成了两截，内脏和肠子流了一地，尸体脸部的表情极为恐怖，也难怪这女护士吓得不轻。

陈铭问道：“姑娘，你害怕？”

那女护士用袖子抹了一下小嘴，扭头过来瞪了陈铭一样，怒道：“废话，他那死相谁看了不害怕？”

陈铭闻言叹道：“他不可怕，你也不应该害怕，要害怕也应该是敌人害怕，他是我们的战友，他应该被我们敬重，而不是被我们害怕”

女护士听了这番话之后，心里居然有一股别样的滋味产生，她转过身来打量着陈铭，娇声道：“想不到你这人居然能说出这番话来，我听了之后竟然也不害怕了，也许你说得对，他们应该被我们敬重，而不是害怕”

陈铭疑惑道：“你能这样想就好，对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女护士道：“我刚才给几个伤员的伤口做了临时处理，正赶着回去呢，没想到在这里就看到了”。

“那你现在没事了吧，还能不能走？”

“能”

“那你跟我一起走吧，我送你回野战医院”陈铭扛着尸体转身就走，女护士只能紧紧跟上，这战场上的尸体太多了，她可不敢一个人呆在这里太久。

陈铭将扛着的尸体送到收敛处，就将女护士送回野战医院，刚赶回就被班长通知紧急集合，当全班所有战士全部集合后，班长余大牛传达了上面的命令，要紧急支援前方进攻部队。未完待续

第760章美国内乱

就在华军在乌克兰南部快速向北方和东北方向推进的时候，盟军北方战线却出了大问题。

马小双的军情局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向萧震雷进行了报告。

“大总统，刚刚得到消息，盟军美**团从拉脱维亚全线撤退，现在拉脱维亚防线上已经彻底空虚！”马小双走进来向萧震雷报告。

“什么？你说什么？美国人撤退了？他们怎么敢？”萧震雷站起来大怒，他很快反应过来，立即追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马小双道：“就在两个小时前，是美国国内发来的命令，具体的原因不明”。

“吗的，当初签署协议的时候都是说得明明白白了，那二十万美军的指挥权已经交道了盟军统帅部，美国国美无权指挥了，你将这件事情向蔡锷通报了吗？”

马小双道：“还没有，我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

萧震雷立即指示道：“马上去向蔡锷进行通报，让他迅速做好应对措施，防止苏俄利用美军撤退的空档插进盟军后方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快去”。

“是！”马小双答应一声后急冲冲走了出去。

萧震雷立即直接拨打了王亚乔办公室的电话，电话确实王亚乔的秘书接的，“王亚乔在哪儿？让他立即过来见过我”。

王亚乔的秘书却说：“大总统，王局长已经向总统府赶去了，现在应该在路上”。

萧震雷愣了愣，“知道了”

刚刚放下电话，秘书小高就走进来报告：“大总统，王亚乔求见”。

“让他进来！”

王亚乔很快走总统办公室。萧震雷不等他汇报，就立即问道：“美国那边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拉脱维亚的二十万美军会在没有盟军统帅部的命令下突然撤离？”

王亚乔震惊道：“什么，拉脱维亚的二十万美军突然撤退了？看来美国人真是急了。大总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昨天美国国内突然开始发生大规模内乱，整个美国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方势力对立的局面，不仅如此，墨西哥也在今天早上突然向美国西南部边境发起进攻，意在夺回德克萨斯州！”

听到这里，萧震雷明白了，一战结束后。各**队都开始陆续回国，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各国政府也没有着急让军队快点撤回去，因此在运输上的安排就不怎么尽心尽力，很多英**队和美**队都还滞留在法国，而此时美国国内的军队并不多，要知道美国是一个没怎么限制枪支使用的国家，只要办理合法的手续，成年公民都可以合法持枪，现在美国国内发生大规模内乱。可想而知局面有多么糟糕，现在在美国国内的军队数量总数

只有十万人，这十万人却要维持整个美国的领土安全。平时还没什么事情，可一旦整个美国都发生内乱，这十万美军根本就不够用，萧震雷估计这也是美国当局为什么要下令那二十万美军突然撤离的原因，因为美国国内急需军队维持地方治安！

萧震雷脸色阴沉地看着王亚乔，怒道："美国国内发生这么严重的内乱，难道事先没有一点点在征兆吗？你们铁血调查局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事先报告？还有墨西哥方面为什么会突然对美国动手？你告诉我，为什么？"

王亚乔满头大汗地唯唯诺诺道："大、大总统，此前铁血调查局北美分部出了一点状况。内部出了叛徒，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进行整顿和清理内部。所以情报方面的收集工作就停滞下来，因此发生了这种事情"。

萧震雷指着王亚乔想骂却又觉得多此一举。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你呀你呀，出了叛徒的话，整顿内和内部清理是有必要的，但是绝对不能耽搁情报的收集工作，否则你们铁血调查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铁血调查局是干什么的？是收集情报的，不收集情报，国家为什么要养着你们，啊？"

王亚乔连忙低头弯腰："是，是卑职失职，请大总统予以制裁"。

萧震雷大声咆哮："制裁，对你的制裁是一定的，但不是现在！还有，墨西哥方面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对美国动手？难道我们对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控制吗？"

"不是，我们对墨西哥当权者的控制还有有效的，动手只是靠近美国西南边境的一个小军阀。大总统，要不要对墨西哥方面发出警告，让他们立即将军队撤回来？"

萧震雷陷入了沉思，从桌子上拿起香烟点上，过了几分钟才摆手说："既然美国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内乱，就没有必要从外部入手，墨西哥方面想夺回德克萨斯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不是现在，我们不能忍受一个不受控制的墨西哥存在，必须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警告一下他们，这件事情你立即去办，另外要随时关注美国国内的情况，有情况立即汇报"。

"是，属下告退！"王亚乔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萧震雷是准备等解决完苏俄的问题之后再全心全意对付美国，美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预计，他可以想象得到，随着华国在远东的崛起，必然要在太平洋上与美国产生摩擦，那么也就是说华美之间的蜜月期并不是很长了，两国迟早有为争夺在太平洋的活动范围而产生争端，甚至是冲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想要在日后的争端和冲突中占据上风，那就只能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

而在欧洲有德国和奥地利牵制英国和法国，可以暂时不足为虑，萧震雷却没想到，事情脱出了他的掌控，在刚刚准备解决苏俄的时候，美国那边的情况却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华国来说是好事，因为美国会因此而衰弱下去，华国现在要的就是静观其变，如果美国局势向好的方面发展，那么华国就应该在暗中推波助澜，让美国的局势变得更糟，如果美国

局势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华国就继续静观其变，总而言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美国当局解决问题。

而在这个基础上，却又不能放下对苏俄方面的动作，对待苏俄，还必须如同以前一样，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如果实在解决不掉，也是要时刻警惕它，防止它的渗透和破坏，对它进行一切封锁，阻止它发展强大。

其实美国发生大规模内乱，甚至演变成为割据，这是萧震雷乐意看到了，他也因此而高兴，他刚才之所以对王亚乔发怒，是因为事情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就发生了，这给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这种感觉非常不好，而且他还对王亚乔不顾大局，因为要处理内部问题而造成了铁血调查局的北美分部的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而极为不满和生气。

对于美国，萧震雷始终是怀着极为警惕的心思的，即便以前和现在，华国和美国还处在蜜月期，但是他对美国一直保持着深深的戒心。美国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它得天独厚的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而且周边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对它形成威胁的国家，而且它不是封建王朝制度，是共和制度，即便它的政府再无所作为，它也能够稳步发展。统一的美国是强大的，但是内部发生问题之后，它就开始衰弱。

此前萧震雷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何打败美国，结论是以现在华国的海军力量，战舰等装备的技术条件，几乎不可能从外部入手打败美国，这没有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美国内部入手，让它的内部出现问题，让它内部自相残杀，让它瓦解之后分裂成几个国家，而这几个国家又互相敌视和牵制，如果美国始终统一，它只要安心发展海军就能称霸全球，这在后世已经得到了证明。

美国内乱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萧震雷找来杨度帮他参谋参谋。

“杨先生，现在美国发生了内乱，你认为我国现在是否要做些什么呢？”

杨度沉吟几秒就说：“大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

杨度道：“大总统，很多事情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有外部因素插手，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会脱离您的掌控，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还可以根据事情的进展分析它的后续变化，如果美国的局势有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我们就出手阻止局势变好，如果局势变得更糟，我们就乐见其成！因此，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随时关注它的变化，一旦情况不对，我们就立即出手”。

萧震雷又问：“那么对待那撤离的二十万美军呢？杨先生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杨度道：“大总统，我认为必须要杀鸡骇猴，如果盟军统帅部不做出严厉处理，以后其他各**队岂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萧震雷听了杨度的分析后点点头：“有道理”。(未完待续)

第761章拦截

蔡锷在接到马小双的通报之后，也很快接到了来自拉脱维亚方面的报告，二十万美军的突然撤退让他大为光火，美国人竟然违背协议擅自撤回那二十万美军，这让拉脱维亚方面的防线出现了极大的漏洞。

蔡锷现在想的不是如何制裁那二十万美军，而是如何填补二十万美军撤离后留下的防线空虚，如果这个时候苏军得到消息突然发起攻击，以最快的速度攻占拉脱维亚，那么留在爱沙尼亚的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的二十多万军队就被被苏俄包围，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波罗的海撤离，但是在短时间之内无法筹措到大量船只的情况下，那二十万盟军的下场可想而知。

蔡锷的手上有的是军队，但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二十万美军撤离后留下的防线漏洞给补上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拉脱维亚当地的军队顶上去，拉脱维亚的面积并不大，成立国家也是在一战结束之后的事情，距离现在才几个月的时间，军队也是以前沙俄留下的拉脱维亚军，这支军队总人数有十几万，武器装备都是从华军手里购买的德国货，得到好武器装备并能保证后勤的情况下，战斗力是不弱的。

蔡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紧急与拉脱维亚方面联系，让他们先派军队填补美军留下的空缺，拉脱维亚政府也担心苏俄突然打进来，而且防卫国土也是他们本应当做的，此次在与蔡锷进行沟通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派军队填补了防线空白，当蔡锷得知拉脱维亚军已经接管了防线之后，蔡锷才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制裁那擅自撤走的二十万美军了，目前华军还有两个步兵师在德国柏林附近。第七军团只有一个军被调往了罗马尼亚北部和东北部正在攻打苏俄的西南方向，还有二十多万人分布在波兰、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一带，有一部分正好挡在美军撤回法国西海岸的路上。

蔡锷给第七军团柳成龙下令。让他立即率部拦截正在撤往法国的那二十万美军，将他们全部围困和缴械。并将美军指挥官潘兴逮捕。

柳成龙接到命令先是大惊美国人怎么会突然撤退，不过他很快得到了相关消息，他随后按照蔡锷的命令率部从德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三国三个方向向二十万美军逼近。

蜿蜒的公路上挤满了人群，熙熙攘攘，一眼也望不到头，潘兴坐在一辆行进中的华国产越野吉普车上昏昏欲睡。

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美国骑兵快速向这边飞驰而来，潘兴被吵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过去。只见这几个侦查骑兵跑过来，其中一个中尉气喘吁吁向他报告：“将军，前方五十公里处的德国与波兰交界处有华军两个师挡住我军归路，另外根据可靠情报显示，从南方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分别各有一支军队正向我*快速扑过来，对方兵力暂时还不清楚，根据推断，这三路军队应该都是华国远征军的第七军团的15军、26军、88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二十万人。比我军兵力要多”。

潘兴听了之后脸色一变，立即招呼司机道：“快靠边停下，副官。去派人去通知参谋长和各军、各师师长召开紧急会议”。

“是，将军！”

潘兴在上次法国由于没有在乎华国方面的提醒而导致七十万美军全军覆没之后，职务曾经被一撸到底，还曾经一度被贬为马夫去养马，不过威尔逊却总是很看好他，没过多久就把他重新晋升为中将，而这次参加盟军当任二十万美军的指挥官，也是威尔逊力排众议任命他当任的。

潘兴总是很傲慢，这与他的出身有关。实际上很多出身贵族和大家族、豪门的人天生就很傲慢，这与他们的家境有关。他们天生就比其他普通人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通往成功道路上有着其他人没有的助力和资源，潘兴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潘兴的卫兵很快在路边搭建了一座帐篷，并在周围站岗，而旁边公路上的美国士兵们已经停止前进了，他们全部都坐在公路上或者两侧草地上，却没有搭建营地。

接到通知的军长、师长以及其他一些职务的将军们很快赶到潘兴的临时帐篷里开会。

潘兴拿着燃烧的雪茄神情严肃的说：“先生们，我们的归国之路遇到了大麻烦了，刚刚情报部门送来的情报，有两个师的华军挡在了前面波兰与德国交接处，这两个师原来应该是驻防在柏林附近的。另外，从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米西亚三个方向各有一支军队向我们这边快速而来，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两天之内就可以抵达，根据分析，这三支军队应该是华国远征军的第15军、26军和88军，包括西面的两个师，他们的总兵力在二十三万人左右，而我们现在只有十七万人，还有一万多伤员。我想他们拦住我们去路的原因，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在没有盟军统帅部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撤离了，现在盟军统帅部肯定要对我们进行制裁，在撤离之前，我们就考虑到盟军统帅部很可能会这么做，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强行冲破华军的阻拦，在他们完成合围之前进入法国；第二，跟华军协商谈判，让他们放开一条道路让我们过去，诸位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哪一条？”

参谋长库斯特?李摇头道：“将军，我不认为与华军谈判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华军会同我们谈判，就绝对不会派来二十多万人拦截我们，而是应该先派人与我们接触！”

潘兴皱眉道：“按照你的意思，我们只能选择强行向前方五十公里处的两个华军师发起攻击，冲破他们的阻拦，在南面三个军赶来之前与华军脱离并快速向法国境内前进了？”

一个师长摇头道：“将军，我认为这种做法绝非明智之举，以华军的装备来看，他们的行军速度绝对要高于我军，现在南方的华军与我军相距最多只有两天路程，我们是肯定会被追上的，只要前面华军两个师能够挡住我们一天时间，我们就有会被华军团团围困，到时候我们就会插翅难逃！”

这番话说得包括潘兴在内的所有人的脸上都布满了阴云，华军两个师

何止只能挡住他们一点时间？他们都知道在撤离的时候军队将重武器都丢弃了，现在全军没有多少可以用的火炮，只有一些轻便的山炮和迫击炮可以使用，而以华军的配置，前面华军两个师各有一个重炮团，而且华军还有空军战机提供空中支援，尽管潘兴手上有十七万人可以动用，但华军两个师的兵力有四万人，弹药充足，绝对不是潘兴手上缺乏重武器、且没有后勤补给的美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冲过去的。

另一个军长说道：“将军，我们可以撤向北方，绕过西面阻路的华军两个师，然后绕道德国西北部的汉堡，同时我们通知在法国西海岸的船只和海军舰队，让他们在那儿接应我们”。

潘兴抽着雪茄，脸色并没有转晴，他道：“想法是不错，只是要绕道的距离太远，华军肯定不会任由我们轻松绕过去，据我所知，前面华军两个师都是机械化军队，一天之内可以行军两三百公里，除非我们也有这样的装备，否则我们始终会被他们堵截！”

又一个师长冷冷道：“将军，我们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掉头向东攻击华沙，将盟军统帅部所有人全部抓起来，特别是将最高统帅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挟持最高统帅让他下令沿途所有军队一律放行，我们才能安然撤到法国境内”。

众人大惊失色，潘兴更是大叫：“我的上帝，我看你真是疯了，绝对疯了，攻击盟军最高统帅部，这是要让我们与华国彻底翻脸，让我们与所有国家为敌吗？盟军统帅部是各国捧起来的军事组织，攻击它就是等于向全世界宣战，马上把你这个想法抛弃掉！”

所有人都惊出一声冷汗，他们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退就已经是违反军令了，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严重，顶多是潘兴会遭到一点点惩罚，其他人应该都没事，如果一旦动武，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他们甚至会被定性为叛军，连美国国内为了摆脱干系都有可能会宣布他们为叛军，这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国内现在自身都难保，哪里还有精力管这二十万军队，等待在法国西海岸回国的美*队还有五六十万人，这些人现在回国都成了问题。

参谋长库斯特这时说道：“如果不能与华军交火的话，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丢弃掉一切不必要的包袱，然后迅速向北方转移，抢夺波兰沿海的所有船只，用抢夺的船只回国”。

潘兴眼睛一亮，其他人听了这个办法也都点点头：“这个建议不错，倒是可以试一试”。(未完待续)

第762章狗急跳墙

波西米亚（捷克），布拉格，第七军团司令部。

柳成龙背着双手在地图前来回走动，眼睛却一直盯着地图看着。

这时作战参谋拿着文件夹走过来汇报：“将军，空中侦查的结果出来了，美军潘兴部正在波兹南以西的德波边境以东五十公里处停下来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个小时！”

柳成龙很快地图上找到潘兴部的大概位置，他思考了近一分钟，扭头问道：“小张，你说潘兴接下来会怎么办？”

作战参谋小张道：“将军，如果是潘兴，我有三个选择：第一，原地不动，就地放弃抵抗；第二，前锋部队全速前进，向德波边境的我军两个师发起攻击，在我们其他部队赶到之前突破阻拦离去；第三，率部全军向北快速移动，抵达波罗的海海边，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足够的船只登船离去”。

柳成龙抽着烟摇摇头：“你还漏掉了一种选择，潘兴完全可以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快速向东运动，袭击位于华沙以西的二十里的盟军统帅部，现在那里只有一个团守备，如果美军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完成对盟军统帅部的合围，然后在其他救援部队赶到之前攻破那个团的防御，到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挟持盟军高层，让我们放他们离开！”

作战参谋小张听了柳成龙的话顿时瞪大了眼睛：“不会吧，将军，美国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攻击盟军统帅部？”

柳成龙摇头：“说不好啊，不过有时候人被逼急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也不能不防。88军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小张走过去在地图一处位置点了点：“到了这里，克拉科夫！”

柳成龙立即道：“马上传令，命令第88军派出两个师动用所有的汽车、马匹、坦克和装甲车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运动。挡住美军通向华沙的通道，一定要注意美军的骑兵部队”。

“是！”

柳成龙还真猜对了。原本潘兴是极为反对部下向东运动攻击盟军统帅部，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是与盟军部队彻底翻脸了，这会彻底激怒盟军统帅部，如果攻击得手还好，他们还可以挟持盟军高层离去，可如果没得手，蔡锷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而且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偷袭盟军统帅部成功了，他们也等于是给身后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可是此时从情况以以前不同了，现在美军各部都急于回国，潘兴对军队的掌控力正在下降，他手下的将领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向北运动，以最快的时间赶到波罗的海海岸寻找船只，其中一个卡莱明的军长却率领全军四万多人在离开之后快速向东面的华沙而去。

为了打到突袭的目的，这个卡莱明军长专门派出一个骑兵旅当任前锋部队，作为突袭盟军统帅部的主要攻击力量。

监视美军动向的华军侦察机也没有发现这支骑兵旅。只侦查到有一个

军的美军部队正快速向东面的波兰而去。

这个消息让柳成龙听了作战参谋小张的汇报之后庆幸自己事先做了一些安排，他对小张道：“看来我的推断已经被证实了，马上让空军侦察机不间断侦查。特别是在这支美军部队与华沙之间的这段距离，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另外，立即给盟军统帅部去电，向他们报告这个情况，让他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做好防御工作”。

小张问道：“将军，对于其他向北方转移的美军部队，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不要联系盟军统帅部，让立陶宛的意军向西南方向运动，从北面拦住他们？”

柳成龙思索片刻问道：“你认为意军会服从命令吗？”

小张诧异道：“难道意军敢违抗命令？”

柳成龙抽着烟说：“他们不需要违抗命令。只需要在行军路上拖延几天，这样一来。他们既没有得罪美国，也没有违抗军令！”

小张一想。连忙道：“还真有这种可能！”

“他们有十几万人，队伍庞大，行军速度肯定快不起来，马上给各部传令，让他们派出快速反应部队尾随追击，命令西面拦路的两个师也快速北上，总之，给我盯死了美军部队，不让他们从德国逃走！”

小张又道：“将军，如果追击部队追上了美军尾部，能不能展开攻击？”

柳成龙想了想说：“先给对方发出警告，让他们缴械投降，如果对方反抗，可以开火！”

“明白！”

美军卡莱明部队的行动很迅速，而他的派去当任前锋的骑兵旅行动更加迅速，这支骑兵部队不仅躲过了华军侦察机的侦查，而且在盟军统帅部的警卫团刚刚才做好防御工作就扑到了同盟军统帅部外围，这下盟军统帅部内的高层开始慌乱起来。

“什么？你说什么？外围遭到一支美军骑兵部队的攻击？柳成龙是干什么吃的？”蔡锷脸色大变，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再怪罪柳成龙显然不是时候，而且这两天阴雨绵绵，天气情况不是很好，这种天气让空中侦察机根本无法起飞，也许这才是这支美军骑兵旅能够突然扑到盟军统帅部外围的原因。

蔡锷立即问道：“这支美军骑兵有多少人？”

副官报告：“将军，这支美军骑兵大约一个骑兵旅的规模，这还幸亏是柳成龙发来电报报告了一个军的美军正在向这边扑过来，警卫团才警惕起来，加强了防御工事和侦查工作，否则我们可能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蔡锷松了一口气，一个骑兵旅的规模不是很多，统帅部警卫团的火力强大，如果只是一个骑兵旅，而且在没有被偷袭得手的情况下，对方想要突破警卫团的外围防线还是很困难的，而且这种天气对于进攻也是不利的。

蔡锷马上指示：“给警卫团下令，在支援赶到之前，一定要给我守住外围防线，绝对不能放一个美国人进来。另外给柳成龙下令，告诉他这里

的情况，让他马上派出机动部队赶来支援”。

“是，将军！”

盟军统帅部西面外围，防御阵地前方的平地上躺着大量的马尸和人尸，到处炮弹炸出来的坑坑洼洼、空气中散发着大量的血腥味，尸体的碎块散落得到处都是，还有几匹活着的战马连续不断的嘶鸣，战况之惨烈即便在这次对苏俄战争中也是不多见的。

自从重机枪出现之后，骑兵大集团冲锋的战术就已经过时了，也标志着冷兵器时代彻底终结，骑兵这种曾经在冷兵器时代称王的兵种也宣告即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在机械化部队全面普及之前，骑兵部队还是有市场的，至少它的机动性在机械化部队还没有普及之前是无法取代的，而且在对付那些缺乏机枪和火炮的装备不怎么精良的部队来说，骑兵的威慑力仍不可小觑。

在进攻阵地上，卡莱明握着指挥刀的手不停地颤抖着，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震惊、又或是害怕。

参谋长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劝道：“卡莱明，撤退吧，从刚才的情况来看，华军方面肯定是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们拥有大量的重火力，以我们现在的装备，根本无法突破他们的防线”。

卡莱明咬牙道：“再组织一次进攻！”

“卡莱明，算了吧，我们已经阵亡三百骑兵了，这已经是我们五分之一的兵力，对方的火力还只是拿出来一部分”。

卡莱明扭头瞪着参谋长：“你想违抗命令吗？快去！”

参谋处咬牙道：“好！”

经过一番组织，三百骑兵再次被组织起来，骑兵们零零散散的，没有排成整齐的队形，他们都清楚，只有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华军阵地才能突破华军防线。

一个哨子声响过之后，三百骑兵开始发起冲锋，三百骑兵冲锋时带出来的声势不小，整个大地都在颤抖，这还只是三百骑兵，如果是三千骑兵，带来的声势会更大。

这种声势带来的感官上的冲击太震撼了，如果没有没有大量的重机枪和轻机枪、迫击炮，一般的军队根本顶不住骑兵的集团冲锋。

美军骑兵冲锋队伍进入六百米范围的时候，华军机枪就开始开火了，开火的火力分配层次分明，最前面的美军骑兵最先遭殃，一匹匹战马栽倒在地上，有些骑士更是直接被子弹扫成两截。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三百骑兵没有一个人一匹马还站立着，原本已经铺满了一层尸体的阵地前方再次铺满了一层尸体，空气中除了硝烟气味之外，还散发着大量的血腥味。

望远镜的视线中，没有一个骑兵回来，卡莱明死死地咬着牙，对参谋长道：“转移进攻方向，我就不信华军的阵地防御一点漏洞都没有！”

参谋长差点哭出来，“将军，撤吧，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卡莱明扭头道：“你认为我们能够逃脱吗？这是我们回国的唯一办法啊！”(未完待续)

第763章缴械

在付出了近千骑的伤亡之后，美国将领卡莱明不得不颓废地下令部队撤离，然后此时撤离却太迟了，华军第七军团第88军派出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已经向卡莱明的部队追了上来

卡莱明没想到华军部队来得这么快，卡莱明不得不让部下给他这个军的主力部队发报，让主力部队派一支军队过来增援，然而主力部队却回电告诉他，主力部队此时也被华军两个师死死的咬住了，就像一张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

得知这种情况后，卡莱明不得不下令主力部队不要与阻拦的华军两个师多做纠缠，立即迅速北上，两支部队北方某地汇合。

一个追一个逃，卡莱明带来的是骑兵部队，不过此时却只有五百多骑兵，一个骑兵旅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实力，可这个骑兵部队的行军速度依然比不上后面追击的华军摩托化步兵团，后部很快被追上，双方当即发生战斗，美军损失逐渐增加。

逃了一天之后，卡莱明和剩下的三百多骑兵人困马乏，所有的战马都跑得倒毙在地上，而骑士们也失去了代步的马匹，很快被追上来的华军摩托化步兵团包围，卡莱明和剩下三百骑士全部被俘虏。

在卡莱明等人被俘的不到两天时间内，他的主力部队也被赶过来的88军分割包围，没有卡莱明的指挥下，他这个军很快崩溃，所有军官和士兵都丢下武器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明白反抗是徒劳的，反抗只能是找死。

而此时第七军团的第15军和26军还在继续向被追击，也追上了正在向北方逃跑的潘兴部队，与潘兴部队的后队进行了交火，潘兴部队也因此开始大范围的溃散和投降。一支军队没有后勤补给，而且还被追击，回国的时间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美军部队很多人已经没有信心，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华军部队围剿是因为他们在没有盟军统帅部的命令下就擅自撤离了，盟军统帅部必然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潘兴部队被追上之后带来了连锁反应，美军部队一个团、一个师开始缴械投降，当潘兴带着剩下的十万人抵挡波兰北部的海边寻找船只时。却发现波兰北部并没有大型港口，想要找到足够的大型船只基本上不可能。如果要找能够远渡重洋的大型船只只能计入德国境内抵达德国的港口，潘兴又不得不率部向西移动前往德国，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华军两个师早已经挡在了他们的前面。

加里宁格，这是一座位于波兰北部海边城市，潘兴带着剩下的十万美军部队进驻了这里，当地波兰当局连个屁都没敢放。

美军将领们全部疲惫的聚集在这里，潘兴看着一个个十分狼狈的部下们，“情况越来越糟糕了。通往德国境内的方向有两个华军步兵师，以我军现在的战斗力，想要在后面的华军部队追上来之前突破前方的阻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一个师长毫不客气地说：“怎么做？潘兴将军，到了现在，你还在怎

么回国吗？一开始你就错了，不应该下令从拉脱维亚前线撤离。我们的指挥权已经转移到盟军最高统帅部了，这是总统都签署过的协议，现在国内却又下令让我们撤回，他们这是要害死我们，而你这个最高指挥官却从来没有为我们下面这些军官和士兵们想过，你只知道你是威尔逊提拔起来的。你要效忠他，你要服从他，你知不知道，我们是美国的军队，而不是威尔逊的，你的错误决定已经把我们全部带进了火坑里，你难道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参谋长连忙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怀特。别乱说，现在不是我们内讧的时候，我们只有达成共识才能解决现在的麻烦！”

怀特不顾参谋长的劝阻，站起来大声道：“不是我要内讧，我不想再折腾下去了，这样下去，我们全部都得死在逃跑的路上，我不想死，我还想活着回美国，他的什么狗屁军令，我再也不想听了，也不会执行了，我现在带着我的27师向华军投降！”

“砰”

一声枪响过后，怀特转身看着潘兴，然后直挺挺倒在了地上，而潘兴手上的手枪枪口正冒着青烟。

看着倒在地上怀特，除了参谋长之外，其他所有军长和师长全部站起来对潘兴充满了戒备，还有好几个师长掏出手枪对准了潘兴。

潘兴在美军中的资历和威信就不足，他是被威尔逊拔苗助长起来的，以前是直接越过了校官提拔成准将，后来又被提拔成少将和中将，而且在法国的时候，却因为他的错误而葬送了七十万美军，虽然他被一撸到底，但是很快又被重新提拔起来了，这本身就让军方很多人不满，刚才怀特的死，直接地触怒了这些军长师长们。

参谋长大惊失色，连忙站起来阻止：“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枪对着长官，你们想反叛吗？”

一个叫尼克的师长冷笑道：“反叛？难道我们没有命令就擅自撤退不是反叛吗？现在我们已经被认定是叛军了，就算我们能够进入德国境内、进入法国境内，你以为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美国吗？法国人会让我们顺利的登船回美国？你以为盟军统帅部是吃干饭的吗？法国人敢放我们过去吗？”

潘兴阴沉着脸，手上的手枪这时也不知觉的放了下来，他这个时候也不敢用枪对着这些军长师长们了，一旦再响枪，也许他就会成为下一个倒下的人，他看着这些眼神不善的军长师长们沉声道：“你们想怎么样？”

尼克冷冷道：“我们想怎么样，难道长官不知道吗？现在这种情况，难道我们除了缴械投降之外，还有别的出路吗？除非你想带着我们所有人往死路上走？我可告诉你，我还不想死，如果你想让我死，我就向让你死！”

“对，再逃也逃不掉，不如缴械投降，再也不用拼命逃跑了，华军总不能把我们杀了？到时候肯定会放我们回去的”。

“不错，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缴械投降！”

军长师长们一个个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边

倒，除了参谋长之外，没有任何一下军长和师长支持潘兴。

布拉格，第七军团司令部。

作战参谋小张向柳成龙汇报：“将军，潘兴他们投降了！”

“投降了？都投降了？”柳成龙有些意外。

“对，都投降了！”

柳成龙皱眉道：“这不符合潘兴的性格啊，他怎么会投降呢？”

小张笑道：“将军您不知道，潘兴当然是不会投降，但是他却指挥不动军队了，他手下的将领将他控制起来了，强迫他率部投降的”。

柳成龙闻言笑道：“原来是这样！好，好，马上给蔡将军张将军和蔡将军发电报报捷”。

“是，将军！”小张连忙答应，又道：“前方发来电报询问对于那些投降的美国人如何处理？”

柳成龙想了想对小张道：“暂时将他们集中看管，将军官和士兵们隔离开来，另外向蔡将军发去电报，询问对于潘兴等高级将领该如何处置？”

“是！”

没过多久，小张又来汇报：“将军，盟军统帅部发来电报指示，将潘兴关押起来，将其他将军级别的美军将领押送华沙”。

柳成龙当即叫来自己的副官，让副官亲自去办这件事情。

华国京城，总统府。

萧震雷接到了蒋百里打来的电话，“大总统，蔡锷从华沙发来电报，潘兴的十几万美军已经全部缴械投降了，他发来电报请示对待那十几万美军和潘兴等人如何处理？”

萧震雷听了后问道：“他是什么意见？”

蒋百里在电话中说：“蔡锷建议从剩下的美军高级将领中任命一个人做指挥官，对那十几万美军进行重新整训之后再送上前线，盟军统帅部总不能白养着他们！”

萧震雷思索片刻后问道：“你怎么看？”

蒋百里说：“我认为蔡锷的建议倒是可行，只是要如何让那十几万人心甘情愿的再走上战场倒是一件麻烦事情”。

萧震雷道：“他们不是还有使命没有完成吗？没有完成使命就想着回去，虽然撤离的事情跟士兵和军官们没有关系，是潘兴下的命令，但是如果他们想回去就必须要打完这场仗再走，你跟蔡锷说，让他告诉美军将领们，打完仗，我们就安排船只送他们回美国”。

“明白！”

美军将领们对于蔡锷要求他们将部队重新整训后再带上战场苏俄人打仗的事情极为惊讶，美军将领们心想难道蔡锷就不怕他们再次逃跑？蔡锷却告诉他们，这次将会有一个军的华军驻扎在美军附近，随时监督他们，等这场战争打完了再送他们回美国，美军将领们也知道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答应蔡锷的要求，咬牙上战场跟苏俄人拼命。欢迎您来)

第764章各国贷款

进入10月以后，俄国的天气越来越冷，包括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气温突然下降，这给盟军的进攻带来了不便，不过盟军现在也不用担心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有武器供应上自己送上门来，盟军统帅部只需要验货给钱就行了。

低温天气再机上下雨下雪，盟军的进攻步伐慢了下来，苏俄方面得以喘息。不过苏俄的大部分主力调往西线之后，高尔察克的俄国临时政府的压力也骤降。

随着一战的结束，欧洲各国开始了重建工作，特别是法国、英国、比利时、奥匈帝国解体后的各国以及意大利等国都开始重建城市和家园。

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和德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荷兰是中立国，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没有挡在德国的进攻路线上，因此德国也没有去找它的麻烦，让它得以幸存，比利时原本也是中立国，只是德国需要执行进攻计划就必须要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西北部，因此比利时遭殃了。

德国还没有等协约国大军打进德国本土就投降了，这让德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德国的所有工业设施、铁路和公路的交通以及一些大型国防工业都保存下来。

真正遭受创伤最重的是法国，法国整个国家都遭到了破坏，就连巴黎这种国际名城都被炮火和战机轰炸成一片废墟，法国当局要进行重建工作必定需要大笔的资金，而现在的法国政府穷得叮当响，就连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哪里还有资金进行重建？

这次世界大战打得各国都筋疲力尽、经济疲惫，就连英国和德国都几乎经济崩溃。而美国现在陷入了内乱之中，自顾不暇，也没有多余的钱。倒是华国尽管一直在出兵，可在战争中确实捞了不少。也是唯一能够对其他国家进行贷款的国家，因此欧洲各国计划都找上门来了。

“大总统，匈牙利王国国王的特使求见！”秘书小高向萧震雷汇报。

萧震雷抬头道：“他有说什么事情吗？”

小高摇头道：“没有，不过我估计也应该是找您谈贷款的事情，这已经是第十二个来找您贷款的国家了，另外还有中东、阿拉伯半岛那些小国家都派了特使过来，我估摸着都算下来，没有三十也有二十个国家”。

萧震雷放下钢笔。掏出一支烟点上，慢悠悠抽了三分之一，对小高道：“让他先回去等着，另外去通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幕僚们在小会议开会！”

“是，大总统！”小高答应一声走了出去。

一个小时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幕僚们全部来到小会议室坐下，萧震雷满腹心事的走了进来，幕僚们见他进来都站起来以示恭敬。

萧震雷走到座位上坐下向幕僚们压压手，幕僚们见状纷纷坐下，秘书小高将一盒香烟、一个金属打火机和一个烟灰缸放在旁边，萧震雷拿出一支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抽了几口。说道：“从上个星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十二个国家都派出了特使来见我，目的是希望向我国贷款进行战后重

建。不知道诸位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们是否要对这些股价进行贷款呢？”

杨度第一站起来说道：“大总统，从前欧美列强对满清和对袁世凯进行贷款都要求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回报，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干的，国际关系就是这样，有利益往来就是朋友，有利益冲突就是敌人，我认为既然他们想要向我们贷款，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要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样才符合现在的国际关系！”

尹昌衡站起来却反对道：“皙子先生此言差异。我华国乃是泱泱大国，对待西洋各国怎么能要求利益上的回报呢？这有损我国的形象。西洋各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我国应该以一个大国的胸怀帮助各国重建家园。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认为我国不但不能对欧洲各国要求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还应该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援助，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天朝大国的胸怀！”

尹昌衡的这番言论获得了几个保守派幕僚们的支持，其中康有为就是这种言论的支持着，要说康有为曾经是满清大臣，他还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支持者，也算是经历过清末时代被列强欺凌的日子，萧震雷怎么也想不到康有为这些人竟然还有这种老顽固的思想，不过他作为一个总统，在这种场合也不便明确表态不同意康有为等人的意见。

不过萧震雷还是问道：“尹先生的意思我们要无偿地为欧洲各国提供帮助，要把钱送给他们？而不是贷款给他们？”

尹昌衡点头道：“是的，大总统，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各国重新承认我天朝上国的地位！”

萧震雷听得一阵无语，有几个幕僚则对尹昌衡的言论嗤之以鼻。

杨士琦突然出声道：“尹先生，我家里前段时间遭到小偷光顾了，家里的钱财和值钱的东西被小偷偷了个干净，要不请尹先生给我十万块帮我家渡过难关，我杨某必定感激不尽！”

其他人听可杨士琦的话都不由偷笑起来，而尹昌衡的一张老脸则变成了猪肝色，傻子都知道杨士琦刚才这番话是针对尹昌衡刚才那番言论的讽刺，意思就是说敢情钱不是你的，你给一起来一点也不心疼，如果要你自己家给钱，看你给不给？

每个人都有不少毛病和缺点，但也有优点，尹昌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是有优点的，当初推翻满清的时候，尹昌衡被推举为四川军政府都督，恰逢英国人在西边边界闹事，尹昌衡便亲自带领大军赴藏增援，由此可见尹昌衡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的一个人，萧震雷喜欢这样的人，尽管尹昌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可否认，在大节上，尹昌衡是绝对不含糊的。

萧震雷抽了几口烟，笑道：“看尹先生的样子必然是不肯的，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肯，为什么？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国的钱是政府从人民手中收上来的税收，这钱沾满了我们民众的血汗，而如果我们拿着这样的钱去洋人面前装大方、充大款，我过不了心里那道坎，洋人会感激我们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即便是我们把钱白送给他们，洋人

老百姓也拿不到钱，钱被洋人政府用掉了，西洋政府一届一换，过个几年，谁他吗会记得我们曾经给过他们钱？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知道西洋人会怎么评价我们吗？傻子！对，就是傻子，只有傻子才会干这种傻事，你以为是天朝上国胸怀宽广的举措，在别人眼里就是傻子的行径！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把个人人情、道德修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分清楚，你个人因为人情关系送点钱给朋友花，这很正常，朋友肯定缝人便说你有情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情就不是人情关系、也不是朋友关系可以说得清楚的，国与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对双方都有利，那就是朋友，存在着利益冲突，那就是敌人！我在这里想要告诉诸位，在国际关系上，请不要把孔孟之道搬出来，因为它不适合！

好，我们回到正题，我刚才说了，已经有十几个国家想要向我国贷款进行战后重建工作，诸位对此事怎么看？我们到底要不要贷给他们？”

杨度再次首先开口说：“大总统，是否贷款给他们，这要看我们是否有利可图以及我们能否收回贷款和利息！”

萧震雷点头道：“不错，杨先生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这就好比我们手上拿着人民的钱去其他国家投资，如果能够在收回本钱的情况下再赚到钱，这就是好事，我们当然要做，可如果投资出去，不但赚不到钱，还会亏本，这事就不能干，事情就这么简单，其实很多时候事情都很简单，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复杂了！那我们要对哪些国家贷款，对哪些国家又不能贷款呢？诸位有什么意见？”

梁启超这时候站起来说：“大总统，这段时间以来，鄙人对欧洲各国进行了一些详细的了解和研究，我发现截止目前为止，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政局比较稳定，如果我们要贷款给其他国家，必然要找政局稳定的国家，这样会让我们的贷款容易收回，而对于那些政局不是很稳定，经常发生动乱的国家，我认为贷款给他们不是明智之举！”

杨士琦拍手鼓掌欣然道：“梁先生此言大善，我赞同！”

现在华军已经从阿拉伯半岛陆续撤军，那里几个国家的政局比较稳定，华国正是在那里留下了少量的兵力驻守军事基地，大部队已经撤离回国内，而中东地区虽然成立了一些小国家，但是由于当地民族和信仰过多，现在华军驻扎那里还好一些，社会治安比较稳定，但如果华军撤离，那里必然会发生骚乱。(未完待续)

第765章野望

萧震雷采纳了大多数幕僚的意见，是否给欧洲各国贷款，这样要看对方是否有值得贷款的利益许诺和对方的政局情况

散会之后，萧震雷将国家银行行长陈晖祖和内阁财政总长顾大维留下来。

萧震雷问道：“关于对各国贷款的事情，你们两个是经济方面的权威，你们认为这件事情要怎么进行？”

陈晖祖和顾大维两人对视一眼，作为财政总长的顾大维先说：“大总统，我认为我们先要确定可以贷款给他们的有哪几个国家，然后我们再找他们的代表商讨贷款事宜，而且我认为这次贷款的大部分要折算成实物为主，少部分进行银行划账，因为战争结束后，我国在战争中生产的商品还有一定程度的积压，我认为是不是把这些积压的物资算作贷款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既可以清理掉我国国内的库存，又可以让银行方面将这些资金垫付给国内工厂企业，让他们有足够的现金流进行下一步的生产和研究！”

萧震雷听了顾大维这个意见之后表示相当的赞赏，他高兴道：“好，顾总长这个想法很好，这样做除了你以上说的好处之外，还可以借此机会把我们很多商品输入欧洲各国，在战争结束第一时间抢占欧洲市场，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说完这里，萧震雷又看向陈晖祖，问道：“晖祖，你有什么好提议呢？”

陈晖祖刚才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听了萧震雷的问话之后说道：“大总统，现在有十几个国家要向我国贷款，而且这些国家都是欧洲强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他们在战前都是很强大的，他们几乎主宰者整个世界秩序，而且他们的政局都很稳定，如果我们贷款给这些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的货币从今以后可以直接与这些国家进行交易。也就是说，我国货币成为公认的国际交易结算货币的时间不远，它是可以取代英镑的！”

萧震雷听了这番话后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最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利用这次各国来贷款的机会将华元一举推向全世界，让华元从成为新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让它取代英镑！让它成为后世美元一样的货币，让它称霸全世界。让它成为唯一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让它与黄金直接挂钩。让它可以代替黄金成为与任何国家贸易的结算货币。而在一战开战没多久，英法为了换取华国出兵欧洲的目的，是允许华元在英镑区和法郎区进行自由兑换的，现在华元只需要解决其他一些不在英镑和法郎自由流通的地区就行了。

抽了几口烟后，萧震雷下定决心，对陈晖祖和顾大维道：“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向全世界各国发电，召开各国财政部长会议，商讨战后国际经济、贸易问题！各国向华贷款的问题也将这次会议上一起讨论，这个会议具体定在什么时间。这由你们商量一下再定一个具体的日期，到时候我会出席会议，会议是商讨还是由各国财政部长进行”。

陈晖祖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道："大总统，我有点不明白，大总统要召开这次各国财政部长会议的目的是？"

萧震雷抽了一个口烟说道："让华军取代英镑的地位，并且让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成为唯一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萧震雷这番话一说出来，陈晖祖和顾大维两人的眼睛里顿时冒出精光，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成为唯一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那么华国就成为唯一控制华元数量的国家，华国想让华元贬值就可以让它贬值。想让它升值，它就可以升值，而以全世界的消化能力，就算华国随便印刷几千亿华元，也不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以后再打仗，华国可以随便印刷钞票。用华元去购买其他国家的资源，而该国家就会承担华元贬值的后果。也就是说，华国打仗，其他国家买单！

陈晖祖和顾大维都是精明的人，在萧震雷说着这番话之后，他们哪里还不明白萧震雷这么做的目的，以及这样做能够为华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如果能够在这次会议上达到目的，那么这次会议将会影响今后世界经济很多年。

不过两人又有些担心，陈晖祖问道："大总统，如果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不来怎么办？"

萧震雷敲着桌子道："不来？他们敢不来？以前的华国也许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底气和胆气说这个话，他们要是不来试试看，我们的海军舰队可以抵达任何海域，哪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不来，那就让我们的海军派一支舰队去他们家门口转转，我看他们还敢不来！"

在后世，美国一支航母编队抵达任何一片海域都会对该海域的周边国家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会造成周围的国际局势气氛异常紧张，这就是武力威慑的强大力量！

两人听了萧震雷的话后都极为兴奋，同声道："是，大总统，我们会按照您的指示将这次各国财政部长会议安排好！"

各国派来的找华国贷款的特使们听说贷款的事情要等到召开各国财政部长会议的时候再决定，都有些无奈，但是却又没有办法，他们这些当中本身有些人就是财政部长，他们留下来等待会议召开，而其他一些人不是财政部长，只能回国，让财政部长过来开会。

在发展战后经济的问题上，萧震雷还专门召开了工商业部门官员们的会议，在会议上萧震雷讲起了如何将本国商品输入欧美各国。

"诸位也知道，现在快要进入冬季，欧洲战后重建的工作对于欧洲各国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渡过这个寒冬，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制衣企业在战争中大量遭到破坏，欧洲各国民众急需冬衣过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欧洲各国对各种建筑材料的急需、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急需，这些都是商机啊。

另外，欧洲不仅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建筑材料，还需要大量的奢侈品，尽管经历了长达好几年的战争，欧洲各国都元气大伤，但是有钱人还是有钱人，穷人更穷了。所以别看欧洲各国现在正在进行战后重建，但是欧洲还是需要大量奢侈品的，任何时候奢侈品都不缺乏市场，欧洲那些贵

族们，他们宁原死也要使用奢侈品，将奢侈品销往欧洲将会有大量的市场，而奢侈品是最赚钱的行当之一，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将生产的奢侈品销往欧洲，让欧洲各国上流社会以追逐奢侈品为荣，让奢侈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

还有，在日常用品方面，我们不仅要将平民使用的商品品牌打入欧洲市场，也要将名贵品牌打入欧洲市场，衣食住行是人类必须的东西，服装品牌商家从穿着上入手，将各种款式、品牌的服装卖到欧美国家，要抢占他们的市场，要从价格、质量和时尚元素方面想办法。

而我们华国美食有数万种之多，在吃这方面，我们华国是老祖宗，欧美国家跟我们无法相比，但是欧美国家不知道我们的美食到底有多好吃，因为他们没有吃过，而我们从事美食行业的商家就有必要让欧美国家的人民领略到我们中华美食的美味，将生意做到国外去，要做大做强！

在住的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建筑公司可以到国外，特别是去欧洲参与欧洲各国的重建工作。各国重建家园、重建城市，必然要修建一些大型的建筑，我们的建筑公司和设计公司可以承接一些工程，例如修建大楼、公路和铁路，我们外交部门可以在这方面与各国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看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些业务，房产行业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它甚至可以引导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方面绝对不能忽视。

在行的方面，这就与汽车行业有关了，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国家汽车企业已经将大量的汽车远销欧美各国，但这还不够，我们的汽车企业要扩大海外市场，同时也要扩大国内市场，要增加销量，我认为产品的种类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另外客户的对象也不能只是针对一些有钱人，我们认为可以将客户的对象分为四类，第一种是贵族和王室成员以及各国高官们，对于这些人，我们为什么不卖给他们符合他们身份象征的座驾呢？第二种是一些富人，这些人有钱，他们又拼命想着往贵族圈里挤，我们为什么不卖给他们高档汽车呢？第三种是一些中产阶层呢？这些人的财富比不上富豪们，但他们有着一定的财产基础，我们可以卖给他们中档汽车。第四类人是工薪阶层，他们是一些工厂和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高工资工作人员和一些商店小老板，这些人财力比不上中产阶层，可也比大部分人都有钱，我们可以卖给他们低档汽车，而且低档汽车的销量肯定会比其他三类汽车的销量都要高，因为买得起低档汽车的人数最多！”欢迎您来)

第766章借不借？

自从萧震雷与工商业部门的官员们开会之后，有关部门与西方各国进行了联系和沟通，得知几乎整个欧洲都大量缺乏生活物资，这几年的战争确实将欧洲打得很惨，大片地区的工农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战争刚刚结束，欧洲各地的工农业生产还未恢复，产出也有限，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因此欧洲对于生活物资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得到消息、又得到政府支持的华国民间商人们纷纷筹措物资装船运往欧洲贩卖，大量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在欧洲各地受到欢迎，一些奢侈品也备受贵族和富豪们的青睐。

美国本来可以趁机大赚一笔，但是美国国内的内乱让它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且由于美国国内的内乱，生产上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全国很多地区的工业几乎陷入了停顿状态，工厂和公司企业几乎无人上班作业。现在美国不仅不能向外输送物资，还必须从外面购买物资，而美国在战争中从欧洲各国赚来的钱却又用不上，因为现在欧洲都没有多余的物资卖到美国。

来往于华国和欧洲的船只在海面上川流不息，在欧洲各沿海的港口，到处都是一片片繁忙的景象，大量的粮食、衣物、鞋袜、牙刷、毛巾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从一艘艘巨轮上卸下来运往欧洲各地，华国商人们将这些东西卖出去之后，到手都是真金白银，商人们除了收真金白银之外，只收信用度比较高的纸币，如英镑、法郎、马克等货币。

一时间，华国一战末期生产出来的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全部都玩欧洲塞过去，欧洲也是大量需要这类的商品，这对双方都有利，华国商人们卖掉了囤积的货物得到了现金，而欧洲方面也因为有这些大量的商品进入缓解了生存压力。

各国财政部长会议的地点定在华山。开会的时间定在11月中旬，距离现在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萧震雷正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而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却找上门来了。

外交总长陆征祥向萧震雷汇报：“大总统。美国总统威尔逊派特使莱特来华”。

萧震雷颇为意外：“这个时候威尔逊派人来干什么？美国现在不是内乱了吗？他不操心美国国内的事情，怎么反倒派人过来我们这里？”

陆征祥道：“大总统，我已经跟莱特见过面了，从莱特的言谈之中，我推断他这次来华的目的只怕也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是来贷款的！”

萧震雷听了这话更加不解了：“美国人要向我们借款？不会吧？他们在一战中可是赚了腰包鼓鼓的，怎么会要向我们借款？”

陆征祥解释道：“大总统，美国自从发生内乱开始，大部分地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几乎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因此美国现在不但没有多余的物资出口，而且还必须从国外购买大量的物资渡过难关。另外，美国人在战争是赚了不少钱，可是那些钱都是从欧洲各国赚去的，那些钱也只能在

欧洲使用，而且大部分还是欧洲各国的借款。欧洲各国现在是自顾不暇，哪有钱还给美国人？别说还钱，连一丁点的物资都没有多余的。美国人从欧洲那边要不回欠款，也拿不到抵债的物资，因此只能找其他国家借款购买物资，而现在能够大规模借款，并且有大量物资出口只有我国有这么大的生产能力！”

萧震雷听了陆征祥的解释之后点头道：“不错，不过美国不是紧邻加拿大吗？加拿大的工业虽然不是很发达，但也还算过得去吧，另外还有澳大利亚。他们尽管比不上欧洲国家，可比其他贫穷国家的工业基础要好很多吧，美国人怎么不从这两个国家想办法？”

陆征祥道：“大总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英联邦成员啊。他们当然是先供应英国，哪有多余给美国人？”

萧震雷闻言道：“这话倒是不错。行了，你先下去吧，至于美国总统特使莱特来华的事情，让他先等着，我现在没时间见他。等我过几天我的工作清闲一些再见他”。

陆征祥道：“明白，我先走了！”

等陆征祥走后，萧震雷打电话将宋世杰、杨度、梁启超和杨士琦等人叫过来商讨美国人来华借款的事情。

等宋世杰、杨度、梁启超和杨士琦等人来到总统办公室后，萧震雷招呼他们坐下，又让秘书小高安排工作人员给这几人上茶，并在办公室内升起火炉。

宋世杰见总统办公室内的火炉都没有生火，忍不住道：“大总统，你这也忒吝啬了一点，连个火炉都不生火，难怪一进来就感觉这办公室里冷得厉害，这又花不了几个钱！你这又是何必呢？”

萧震雷一边招呼几人喝茶，一边笑道：“这不是吝啬，是节约，我一个人坐这么大的办公室要生火做什么？太浪费了，再说了，气温冷一点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一点，不会昏昏欲睡，来来来，诸位喝茶，你们难得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坐一坐，我也没什么好茶招待你们，也就是市面上一些平常的茶”。

几人连忙纷纷道谢，心里都有些惭愧，萧震雷作为一个总统都一直在进行着勤俭节约，而他们这些人的办公室里都升起暖和的炉火，喝着顶级的茶叶，吃着满汉全席。

杨度忍不住叹道：“大总统，您又何必这么苛待自己呢？现在又不是我们刚执政那一会儿，物质贫乏，想用也没有，现在咱们有钱了，物资丰富了，没有必要还过苦哈哈的日子啊！”

萧震雷听了杨度的话，默默的喝了一口茶，淡然道：“呵呵，到我们这个位置上，国家已经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吃穿用度全都是国家的，吃的喝得再好只不过是满足了口舌之欲，只要能满足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足够了。再说钱，到了我们这个位置，钱对于我们还有什么作用？我们越有钱，老百姓就越穷，这是必然的！

我也是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对于钱财，我已经无所求，因为我们这些人已经不需要它了，人生在世，无非是名和利而已，我只希望在我卸任

之后能够看到国家强大，外敌不敢窥视，国内百姓生活富足安定，我只希望人民能够给我一句还算不错的评价而已！”

杨士琦急忙道：“大总统的功绩无人可以抹杀，没有大总统，就没有现在的华国，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萧震雷摆摆手笑道：“是非功过，只有后人评说！算了，这是话题有点沉重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萧震雷说着整理了一下思绪，看着几人道：“刚才陆征祥过来了一趟，他向我汇报说美国总统威尔逊派了特使莱特过来，他已经跟莱特谈过了，根据他从莱特的言语之中推断，莱特此行的目的很可能是来向我国贷款的”。

杨度闻言道：“大总统，这个很有可能，美国国内现在一片混乱，生产几乎陷入停顿，唯有向外界求援才能从外部获得足够的物资，从而稳定局面”。

萧震雷点头道：“不错，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借款给他们？如果我们借款给美国，会不会让威尔逊将国内的局势稳定下来？如果他借了我们的钱把美国稳定下来了，那岂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国际战略意图？”

宋世杰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要知道我们为此已经布局了好几年的时间，现在美国国内的矛盾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矛盾，而是各种矛盾汇集才能让美国内乱起来，这些矛盾包括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平民与农场主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还有工人与老板、南方和北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种矛盾一起爆发才形成了一个火药桶，而这个火药桶也绝不是威尔逊想要一些从外面买来的物资可以平息下来的，再说美国国内只不过十万军队，想要稳定美国国内的局势根本不可能，而在一战中开赴法国的美**队直到现在还滞留在西海岸无法回国，如果威尔逊找不到什么好办法让还滞留在法国西海岸的六十万美军回国，那些美军迟早要惹出大祸来！”

萧震雷问道：“这么说，我们可以把钱借给他们？”

宋世杰点头：“是的，我认为可以借！”

“其他人还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吗？”

杨士琦却道：“大总统，我认为不可以借！我们的目的是要整垮美国，如果我们的目的达成，美国当局也垮了，那我们的钱岂不是收不回来了？”

众人面面相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杨士琦又道：“不过我认为我们倒是可以和美国人做一笔生意，这笔生意就看美国人有多缺钱了！”(未完待续。)

第767章特使借款

听了杨士琦的话，萧震雷眼睛一亮，追问道：“这话怎么讲？”

杨士琦笑道：“既然美国人缺钱，而我们手里又有钱，我们大可以跟他们做一笔买卖，现在美国政府还剩下什么？只剩下名义和土地，我们可以向他们购买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夏威夷在太平洋上，美国得到它的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年，阿拉斯加在加拿大的西北角上，与我国的漠东省隔着白令海峡，这两处地方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两块飞地，现在美国人缺钱并且急切想要稳定国内的情况下，我们要买这两块飞地应该不是很困难！而这两块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飞地，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却有着极大的作用，我们有了阿拉斯加就可以把手伸进北美，有夏威夷，就可以控制美洲到亚洲的航线，而且还可以以夏威夷作为跳板，作为战略进攻要地威慑美洲！”

谁也没想到杨士琦的想法竟然是想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买过来，这个想法相当的独特，他们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萧震雷听了杨士琦的话，内心也是极为震惊的，杨士琦的想法非常大胆，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非常有搞头，而且在萧震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萧震雷沉思了片刻后问道：“诸位对于杨先生这个想法怎么看？”

梁启超皱眉道：“夏威夷倒是一处好地方，美洲大陆很多地方的船只前往亚洲都需要在夏威夷补给，那里算是海运业繁盛之地，可阿拉斯加就有些鸡肋了，那里是一块不毛之地啊！”

萧震雷对阿拉斯加的情况还算了解，他摇头道：“梁先生这就不知道了，阿拉斯加却不是一块不毛之地，那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它对于我们的最大作用不是它的自然资源，而在于它处在北美大陆上！”

宋世杰道：“经过大总统和杨先生这么一分析，我认为这笔买卖做得。就看美国人愿意不愿意卖给我们了，如果愿意卖，他们想要多少钱呢？而我们又能够出多少钱呢？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当然是最好了！”

萧震雷又问：“皙子先生认为呢？”

杨度道：“我没有其他意见，这个想法很好，对我们有利，我认为可行。另外我补充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夏威夷。那么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和关岛就没什么作用了，我认为可以趁势要求美国一并卖给我们”。

萧震雷听了杨度这番话。马上又想到了菲律宾，现在整个菲律宾群岛都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美国内乱的消息传到菲律宾，并且被菲律宾本土的土著们知道，只怕美国对菲律宾群岛的控制就会大大下降，甚至有可能会失去了菲律宾的掌控，美国也有可能直接放弃菲律宾，这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饭要一口一口吃。事情也要一件一件做，不能着急，急不来。

萧震雷点点头：“皙子这个补充的想法不错，我差点忘了！好，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这样，我先见见美国总统特使莱特。试探一下他，看看

他是个什么态度”。

这些人离开之后，萧震雷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点燃一支烟站在窗前思考着，华国早在前些天就通知了各国，会在十一月中旬召开各国财政部长会议，商讨战后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问题。各国向华国借款的事情也会在那次会议上解决，可美国却等不及，依然在接到照会之后还派人过来商谈借款的事情，由此可见美国国内的形势非常危急，美国这对这笔借款已经急不可耐了，这对于华国是好事，至少在谈判的时候。萧震雷可以把这一点作为筹码逼迫莱特让步。

思考了一阵之后，萧震雷打电话给陆征祥，让他过两天带莱特来见他。

10月18日上午，王亚乔正在向萧震雷报告美国的详细情况，“美国现在除了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等地区还算安稳之外，其他地区几乎全部处于混乱状态，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产生了十五个大军阀，这十五个大军阀下面又有多个小军阀，其中有四个黑人势力，一个华人势力、一个印第安人势力、一个其他混合势力，其他都是白人势力，现在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只有华盛顿和纽约周边一些地区，军队的防线也缩回到美国东北海岸线一带”。

萧震雷问道：“华人势力控制了那些地区？”

“主要在加州的一部分地区，其中以洛杉矶一带为主，这几天那股华人势力还派人联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支持他们”。

萧震雷颇有兴趣，问道：“这股华人势力主要是什么人做主？”

王亚乔道：“是致公堂！”

“哦？原来是他们！这就难怪了！”萧震雷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在美国的华人当中，也只有致公堂比较有影响力！

萧震雷思考几秒钟问道：“他们想让我们怎么支持他们？”

王亚乔道：“他们缺乏武器和弹药，另外缺乏帮助他们训练军队的军官！”

萧震雷感觉有些意外，说道：“民党不是有不少人在那边吗？他们怎么还缺乏军官？”

“大总统，致公堂方面已经把民党看清了，现在都不怎么搭理民党的人”。

“原来是这样！”萧震雷想了想，指示道：“我看这件事情可行，你安排一下，给他们支援一些武器弹药、另外再找几个退役的军官给他们送过去，不过这件事情要秘密进行，我们政府方面还不能出面！”

王亚乔连忙道：“明白，明白！”

王亚乔还没有离开，陆征祥就带着美国总统特使莱特就来了，萧震雷让王亚乔离开，对进来报告的秘书小高去将陆征祥和莱特请进来。

两人进来之后，莱特向萧震雷鞠躬：“美国总统特使莱特参见总统阁下！”

萧震雷同莱特握手，“莱特先生，欢迎你，请这边坐！”

“谢谢！”

坐下后，萧震雷问道："不知道莱特先生此行来华国所谓何事？"

莱特道："总统阁下，我受我国威尔逊总统阁下的委派，前来华国找贵国政府商量借款事宜，希望能够得到总统阁下的支持"。

萧震雷道："关于借款事宜，我国政府已经向各国政府财政部长发出照会，将在下个月在我国召开的各国财政部长会议上进行商讨和解决，难道贵国政府连一个月也等不了吗？"

萧震雷知道，美国的局势非常严峻，自从内乱发生之后，美国海军舰队各分舰队为了生存和获得给养都投靠了各个军阀，这让美国政府几乎对海军的控制，这也间接造成了美国在法国西海岸的六十万大军无法返回，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当局几乎无法从外部获取物资，因此美国当局的情况非常糟糕，如果想要继续稳稳地掌握十万军队，就必须要想办法获得足够的物资。

莱特的反应果然没有出乎萧震雷的预料，只见莱特道："总统阁下，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国政府一定会派财政部长过来参加会议，只是我国政府实在等不到召开会议之后再拿到借款把我国所需的物资运回去"。

萧震雷抽着烟摇头道："实在对不起，莱特先生，我国政府既然承诺了在各国财政部长会议解决各国借款的问题，就不能单独在此之前借款给贵国，这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我相信莱特先生应该不会让我们为难，毕竟这涉及到一个政府的对其他各国的诚信问题！"

莱特听了萧震雷的话极为着急，他急切道："总统阁下，难道就不能通融一下？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萧震雷抽着烟皱起眉头，装模作样思索了十几秒钟才对莱特说："莱特先生，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现在也无法答复你，等我召开高层会议商量之后再答复你，你看怎么样？"

莱特可以等，但是他的时间有限，因此他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有结果，问道："不知道总统阁下什么时候够可以给我答复？"

萧震雷道："过三天，您看怎么样？"

莱特着急道："时间太长了一些，总统阁下，您能不能现在就召开会议，这笔借款关系到我国当局能否继续支撑下去，如果我国政府如果支撑下去，那么我国与贵国之前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就将失效，贵国在我国的许多利益都将无法得到保障啊！"

萧震雷对这些根本不在乎，对于他来说，在美国损失一些利益不算什么，只要整垮美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就算损失再大的利益，他认为也是值得的。而现在，他的想法就是要在整个美国之前，从美国这个庞然大物身上割下来一大块肥肉。

"现在不行，这样，我后天会给您答复，您先在京城休息两天，陆总长会安排好您的生活起居的！"

莱特无奈，只能起身随着陆征祥离去。欢迎您来)

第768章买下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现在的美国很惨、很乱，已经四分五裂，否则莱特也不会急得差点跳脚，威尔逊的美国政府能控制的只有华盛顿和纽约一带，这一带是政治和经济发达区，也是人口集中区域，但却不是工厂和企业集中区，这一带所有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要从其他地方运输过来，但是现在其他地方都被割据的地方军阀们控制，因此美国政府就没有了生活物资的来源，就连供应军队的武器和弹药都开始短缺，这是威尔逊这么着急派莱特来华借款的原因，从华国借款之后，美国政府可以用这些钱在华国和其他国家购买物资缓解华盛顿和纽约一带的生活压力。

萧震雷没有让莱特等太久，过了两天真的派人去将莱特叫到总统府。

萧震雷看着惶恐不安的莱特，心里颇为好笑，你美国也有今天啊，在后世不是很牛吗？现在落在老子手里，看老子不把你整残！

在莱特忐忑不安的注视下，萧震雷一副很遗憾的表情道：“莱特先生，我不得不非常遗憾的告诉您，我和我国高层官员已经进行过商讨，大部分人认为现在对美国政府借款会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而且就目前美国的形势而言，我国政府有理由相信如果借款给美国，我国政府很可能无法收回借款。所以，很抱歉，我国政府不能借款给贵国！”

“什么？”莱特呆住了，良久才回过神来，急切都：“不不不，总统阁下，我国和贵国政府一直关系友好，请总统阁下看在当初我国帮助过贵国的份上反过来帮我国一次吧”。

萧震雷耸耸肩，将双手一摊：“莱特先生，对于当初贵国政府帮助过我们的事情，我个人非常感激，但是这次借款的事情。我真的无能为力，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从私人关系上来说，我对美国现在的处境非常同情。我也想为美国人民出一点力，但是借款的事情不是私事，所以”。

莱特听了萧震雷的话呆呆的，他的预感最终还是应验了，这让他非常沮丧。莱特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没有歇斯底里，而是颓废的站起来想萧震雷鞠躬后说道：“感谢总统阁下招待我，既然借款的事情无法达成，那我就告辞了！谢谢！”

萧震雷端起茶杯看着莱特的向门口走去，等他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马上喊道：“稍等一下，莱特先生！”

莱特听见声音停下脚步，转身道：“总统阁下，您还有事情吗？”

萧震雷放下茶杯走过去。来带莱特面前道：“莱特先生，如果贵国政府真的着急用钱的话，我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提议，不过这就要看贵国政府是不是愿意了”。

莱特仿佛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拼死挣扎的时候突然抓住了一根稻草一般，他连忙道：“总统阁下有什么好的提议请尽管说”。

萧震雷指着身后的座位道：“我们坐下说？”

“好的好的！”

两人重新坐下，萧震雷正色道：“莱特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急着用

钱，而我国政府又不能在这个时候借款给贵国，那么我国政府唯一能帮助贵国的办法就是”。

莱特着急地追问：“什么办法？”

“我认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可以做一笔交易。这样一来，贵国得到了你们急需的资金，而我们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双方各取所需！”

莱特急得要死。萧震雷总是卖关子，这让他挠耳抓腮，“总统阁下，能不能麻烦您说得明白一些，到底是什么交易？”

“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你看怎么样？”

“什么？”莱特有些发懵。很显然他还是没有明白萧震雷的意思，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不可思议的看着萧震雷道：“总、总统阁下，你的意思是让我国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割让给贵国？”

萧震雷闻言摇头，“莱特先生，我刚才说了这是一笔交易，我们两国又没有爆发战争，怎么能说割让呢？贵国如果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卖给我国，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可观的资金缓解贵国政府目前的困境，而且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都远离美国本土，就目前贵国政府的处境来看，对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根本就没有控制力，贵国政府拥有的只是名义，何不卖掉它们呢？”

莱特：“这总统阁下，您的这个提议实在太突然了，我有些六神无主，真的真的，而且对于您提出的这笔交易，以我的权限真的无法做主，尽管您的这个提议对我甚至对我国带有侮辱性质，但是这也未必不是一个为我国政府筹集到一笔资金的好办法，我想您应该给我、给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一点点时间，以我国政府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萧震雷点头道：“当然，我说过了，这是一笔交易，交易是双方都自愿的，如果威尔逊总统有了决定，莱特先生可以通过陆总长联系我”。

莱特站起来道：“好的！多谢您的款待”。

等莱特走后，萧震雷问秘书：“小高，你说美国人会同意这笔交易吗？”

小高想了想说：“大总统，从美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凑集到足够的资金，如果美国人认同卖掉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这个办法的话，这笔交易能不能达成就要看他们的要价和我们能出得起的最高价”。

萧震雷笑道：“不错！”

莱特回到领事馆之后立即发电报将萧震雷否决向美国借款并且提出想购买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事情向威尔逊进行汇报。

威尔逊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可以不管控制区辖下的普通平民的死活，但是却不能不管他手下的几万军队，这是他掌握权力的保障，军队需要粮食等生活物资和武器装备、弹药，而且他还要扩大军队的规模来实现重新整合美国的目的，这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的。

自从美国发生内乱以来，美元开始贬值，并且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贬值，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张张废纸，世道乱了，纸钞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黄金、枪支、弹药、装备和粮食等生活物资。

莱特在华国京城的驻华公使馆内并没有等多久，只等了两天时间，他就接到了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威尔逊在电报上说同意萧震雷的提议，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卖给华国，以获取大笔资金缓解政府控制区内的压力，并任命莱特为美国政府全权代表在交易协议上签字，在金额的问题上，威尔逊的指示是最少不能低于一亿华元，如果能卖出更多钱当然是更好了。

一亿华元，放在后世就是一个屁！随便一个公司的市值都不止一亿华元，而在这个时期，美国在内乱之前的全年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华军一架战机的造价也不过几万华元，一艘战斗力强大的航母配齐装备和战机，造价也不过数百万华元，一亿华元可以购买几十艘航母了。在后世二战中，宋子文在美国费尽周折、想尽一切办法也才从美国搞来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

阿拉斯加是美国当初从沙俄手上买来的，夏威夷在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的王国，称为夏威夷王国，这个王国还有女王，各岛上有土著居民，美国人利用传教派教士上岛，后来采取种种手段在岛上驻军，发动政变推翻了夏威夷王国的女王，将整个夏威夷纳入美国的版图。

可以说美国获得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根本就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购买阿拉斯加的时候几乎是用买菜的便宜价钱从俄国人手里接手了阿拉斯加，得到夏威夷不但没有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大笔的好处，夏威夷是一个盛产菠萝和甘蔗的地方，还是一个旅游业十分发达的岛屿群。

莱特再次找上门来并不让萧震雷感觉到意外，美国人现在也只有这种办法筹集到资金，也必须找华国才能完成交易，英法德意等其他国家由于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自身难保，也顾不了美国。

“这么说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同意我的提议了？”萧震雷问道。

莱特道：“总统阁下，是的！”

“那么贵国出售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给我国，想要卖多少钱？”

莱特道：“三亿华元，贵国只需要拿出三亿华元就可以得到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萧震雷知道这个价格不高，如果美国没有发生内乱，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价值绝对不止三亿华元，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美国发生了内乱，威尔逊急需要用钱。

萧震雷还是摇头道：“先生，这个价格太高了，高得离谱！如果我们双方只需要完成交易，我国就可以轻松获得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那么三亿华元不算贵，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只有一个名义，美国政府能卖我国的也只是一个名义，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已经不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如果我国买下，我国还要派舰队和陆军过去消灭那两处地方的实际控制者，这看不太好玩”。

莱特也知道萧震雷不可能答应这样的价码，于是问道：“那您出一个价钱？”

“五千万！”(未完待续。)

第769章进军夏威夷

这笔交易最终还是达成了，华国以一亿零五百万华元的价钱同时从美国政府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群岛，实际上这个时候美国出售夏威夷给华国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夏威夷现在已经不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要用钱从华国买到物资之后运回美国，还必须走夏威夷，毕竟这条航线最近。

将夏威夷卖给华国之后，华国政府肯定要出兵获得实际控制，而美国政府就正好可以在华国控制夏威夷之后将买到的大量物资用船走这条航线运回美国，而这也是莱特的要求之一，在交易达成之后，华国立即出兵控制夏威夷。

萧震雷对此的态度是求之不得，刚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在交易达成之后，华国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消息。

消息传出之后，华国民众当然是兴高采烈、载歌载舞，报纸和广播都是整天整版面报道，国际社会对此事表现出高度关注。

自从美国发生内乱之后，包括萧震雷在内的各国元首都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去电报表示慰问和同情，并且希望威尔逊在最短的时间内戡乱反正，这些客气话只要是个人都会说，但真正能付出行动帮助美国的几乎没有，美国国内的局势并不明朗，即便是那些有钱却又没有经受战争摧残的欧美国家也不愿意把钱投进一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混乱北美，这也是美国人四处找人借款却借不到，最后只能来找华国的原因。

现在却曝出美国政府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卖给了华国的超级大新闻，这个消息一时间让所有的西方媒体和政府官员们的眼睛掉了一地，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吧？形势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呢？

在西方国家和媒体看来，美国国内的局势确实很危险。美国政府的处境也确实很艰难，但还没有艰难到要卖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地步吧？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由于美国各地都处于混乱状态。消息不灵通，很多人知道的消息还是半个月以前的消息。而现在美国的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

萧震雷没理会西方媒体的一片哗然，出兵收复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收复而不是夺取？因为这两处地方的主权已经属于华国了，而它们现在却被原美国的两个地方政府控制。

在夏威夷有一支舰队，规模不是很大，美国以前的海军舰队大部分都在东海岸防备德国海军舰队和潜艇，在西海岸的不多，在夏威夷的海军舰船就更少了。而美国内乱发生之后，美国原海军舰队就被各地方势力收买和瓜分，在夏威夷的一直舰队只由两艘老式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以及一些小型舰艇，尽管规模不大，可它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

萧震雷在与莱特签订协议之后很快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军方将领们商讨出兵收复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事宜。

阿拉斯加倒是好说，那里的美*阀势力的实力不强，基本上没有海军，陆军的数量也少得可怜，派出一支护卫舰队护送两个师过去绰绰有余。剿灭阿拉斯加的军阀势力就行了，问题不大。

而夏威夷的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夏威夷并没有多少陆军。它有着一支战斗力不弱的海军舰队和坚固的海军基地港口，要将珍珠港给打下来还得费一番工夫才行。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萧震雷看着在坐的将军们问道："两支舰队、两个师的兵力就这么简单，可能打夏威夷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师的兵力，不过为了准备充足，还是调一个师过去为好，诸位认为该派哪两个师过去，派往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舰队分别需要多大的规模？"

针对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情况，经过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讨论。萧震雷下令派遣太平洋第一舰队护送一个师的兵力前往阿拉斯加，又派太平洋第三舰队攻击夏威夷珍珠港和那里的夏威夷舰队。一个师的陆军随同前往，在攻击珍珠港的同时夺取其他岛屿。

海军中将郑大海受命率太平洋第三舰队攻击夏威夷舰队和珍珠港。陆军第93师负责登岛作战夺。

华军的动作很迅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集结。尽管在欧洲还有上百万大军正在对苏俄进攻，在太平洋上依然可以派出兵力对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展开攻击。

10月29日夜，太平洋第三舰队从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秘密出发，一同出发的还有陆军93师乘坐的数十艘大型运兵轮船。

太平洋第三舰队有正规航空母舰两艘、老式战列舰两艘，新式战列舰两艘、轻重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十二艘、潜艇十二艘、各种辅助舰只数十艘。其中两艘航空母舰都是能够搭载舰载机九十六架，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超过万吨，每艘舰船上的防空火力齐备，既能够进行远程打击，又可以对空双重防御。

11月7日，太平洋舰队抵达中途岛海域。

郑大海站在"青云号"战列舰指挥舱内用望远镜看着前方，海面上出现了一座模糊的岛屿身影，"潘参谋，前面是什么地方？"

作战参谋潘林道："将军，前面是中途岛！"

郑大海观察了一阵，下令道："中途岛距离夏威夷已经不远了，传令，加派两架侦察机贴近海面进行侦查巡逻，有任何情况都要报告，通知其他侦查机飞行员，重点搜寻夏威夷舰队，途中发现任何船只、包括商船，全部暂时进行扣留，直到战斗打响才能允许离开！"

潘林立正敬礼道："是，将军！"

夏威夷方面不是傻子，自从华国宣布从美国购买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之后，夏威夷舰队的巡航重心就开始向西南和西北方向转移，只在夏威夷以东海域部署少部分力量。

到了11月10日，第三舰队已经扣留了二十几艘大型商船，这些商船都是超过万吨的货轮，这些商船当中既有华国商船，也有其他国家的商船，华军舰队也不攻击这些商船，在拦截这些商船的时候只是开炮警告，并让它们停下，然后海军陆战队乘坐快艇商船控制商船上的无线电，禁止任何人用无线电与外界联系，然后让这些商船掉头与舰队同行。

青云号战列舰，郑大海正查看着海图，作战参谋潘林进来报告："将

军，扣留的那些商船和邮轮的船长们联合抗议，他们要求见您！”

这次被扣留的船只除了大部分是货轮之后，还有好几艘万吨邮轮，这些邮轮基本上都是前往华国或者是要在华国港口停靠的，邮轮上有不少达官贵人，其中就有好几位身份显赫。

郑大海听了之后头也不抬地摆手：“不见不见，给我看好他们，不许任何人接触任何船只上的无线电设备，否则格杀勿论！”

潘林道：“我们已经派出海军陆战队将所有船只上的无线电设备控制住。将军您可以不见其他人，不过在那两艘邮轮上有几个身份不同寻常的人，恐怕您还得见一见！”

郑大海闻言转身皱眉道：“到底是什么人？我还得非见不可？”

潘林道：“宋总理的弟弟宋仁杰！”

“谁？”

潘林只能再重复一遍：“宋总理的弟弟宋仁杰！”

郑大海问：“他现在当任什么职务？”

“这宋仁杰不是公务人员”潘林犹豫了一下说道。

郑大海怒道：“我是太平洋第三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他宋仁杰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他想让我见他，我就得去见他吗？海军中将这么不值钱？太平洋第三舰队司令官只是一个闲职吗？”

潘林闻言不由苦笑道：“将军，我明白您的意思，只是这宋仁杰不是一般人啊，他仗着自己是宋总理的亲弟弟，经常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只不过他很少欺负平民百姓，恶心的都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像您这样的，就是他恶心的对象！”

郑大海怒道：“屁、狗屎！他想恶心老子？他奶奶的就是一个神经病，老子才懒得搭理他，你也不想想，我不见他还好，如果见了他，他要求给家里发报，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我如果答应了，泄露了军情怎么办？我如果不答应，以后宋总理问起来，我怎么回答？所以啊，索性全部不见，管他是什么人，现在就是天王老子在那几艘邮轮上，老子也不会去见！告诉下面的人，如果宋仁杰再闹，就给我把他关起来，其他人也是一样，告诉他们，谁要是再闹，把他们全部都关起来！”

潘林看见郑大海铁了心的不见那些人，只好答应：“是，将军！我就说您公务繁忙，无法走开”。

郑大海摆摆手：“去吧去吧！”

郑大海没想到那几艘邮轮上竟然有宋仁杰这种二世祖，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宋世杰的弟弟，经常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不过这家伙虽然纨绔，却也没有惹出什么大祸，他就是一副油皮性格，总是恶心人，别人又惹不起他，只能躲着他，让他越来越猖狂。(未完待续)

第770章炮击珍珠港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宋仁杰这样一个二世祖、混不吝遇到郑大海这样的军人也没有办法，他才不管你是谁，家里有什么背景，先关起来再说。二十多艘被扣留的货轮和邮轮被押着一起向夏威夷群岛驶去。

11月12日，华国太平洋第三舰队依然向夏威夷群岛方向前进。

郑大海走进指挥舱拿起望远镜向远方看去，几分钟以后，他问站再旁边的作战参谋潘林：“距离珍珠港还有多长时间？”

潘林道：“将军，如果按照我们舰队现在的航速，两天后就可以进入珍珠港附近海域，不过如果天气出现变化，那就不好说了！”

郑大海掏出一支烟点燃了抽起来，良久，他说道：“距离夏威夷这么近，这路上可能会遭遇夏威夷舰队，传我的命令，舰队减速，调两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六艘炮舰和六艘鱼雷舰和一艘补给船押着那二十多艘货轮和邮轮在前面八十海里探路，主力舰队吊在后面，侦察机巡逻机增加侦查和巡航的次数！”

“是！”

命令下达之后，整个舰队大幅度减速，所有被扣押的货轮和邮轮被要求加速走在前面，一支分出来的小舰队将这些货轮和邮轮围在中间，如果从远方看，在视线不是特别清晰的情况下，肯定会将这些大部分都是货轮和邮轮的船队误认为是一支舰队，郑大海的目的就要以这支假舰队将夏威夷舰队给引出来，这就要引蛇出洞。

郑大海站在夏威夷舰队指挥官的立场能够想象得到，夏威夷舰队绝对不会等在珍珠港与他的第三舰队决战，如果他是夏威夷舰队指挥官，肯定会带着舰队离开珍珠港，然后躲在一边，等第三舰队攻打珍珠港的时候，再从背后杀出来。

在下达命令之后，假舰队开始在前面探路。主力舰队跟在后面八十海里，就这样航行了一天时间，侦察机还是没有发现夏威夷舰队的身影，在前面探路的假舰队也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将军。没什么动静啊，是不是夏威夷舰队就躲在珍珠港内？”作战参谋潘林问道。

郑大海摇头道：“不可能，军情部门的人已经连续传过来好几封侦查情报，珍珠港内只有几艘炮艇，夏威夷舰队的主力早在几天前就不见了。这也就是说这支舰队就在附近！这片海域周围的岛屿太多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舰队如果藏在岛屿的背后，我们是不容易发现的！”

过了好几分钟，郑大海经过思考之后指示道：“传令，主力舰队再次与前面的诱饵拉开距离，等到两支舰队相距一百五十海里再保持距离跟在后面！”

潘林立正道：“是，将军！”

郑大海的这个部署非常的及时，就在主力舰队与前面的诱饵舰队拉开距离之后，一支舰队从东南方向向这边靠过来，相距四百海里。

这两天海面上风平浪静。碧海蓝天，舰队航行十分顺利和平稳，直到舰队抵达珍珠港海域也没有发现夏威夷舰队。

11月14日上午九点二十分，作战参谋潘林向郑大海报告：“将军，诱饵舰队已经抵达了珍珠港海域！”

郑大海抽着烟，额头上的川字沟壑更深了，他自言自语：“夏威夷舰队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呢？潘参谋，周围海域三百公里都搜索过了吗？”

潘林道：“是的，搜索过了，没有任何发现！”

郑大海摸着下巴在指挥舱里走来走去思考着。这夏威夷舰队到底躲在哪儿去了？这诱饵舰队都在海面上航行两天了，可依然没有将夏威夷舰队引出来，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夏威夷舰队没有发现诱饵；第二，夏威夷舰队发现了华军舰队的意图；第三，夏威夷舰队故意躲着，等到华军舰队攻打珍珠港的时候再突然杀出来。

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夏威夷方面没有那么强大的情报侦查能力，也只有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郑大海看着海图思考了几分钟后转过身来对潘林正色道：“给前方诱饵舰队下令。命令他们逼近港口，攻打珍珠港！”

潘林立正道：“是，将军！”

珍珠港。

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前方海域，由于军舰将所有的货轮和邮轮都围在中间，这让珍珠港的夏威夷守军看不清楚这些船只的形状，只能看到这支舰队的规模非常大，总数量达到四十多艘，这让夏威尔守军误以为这就是华军第三舰队的主力舰队。

一声令下，舰队开始炮击，所有舰船上的主炮一起开火，这是第一轮齐射，铺天盖地的炮弹落在珍珠港港口内和港内海面上，一声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蘑菇云也升腾而起，浓烟滚滚，海面上也被炸出一道道冲天水柱，炮弹在空中飞行而过的呼啸声不绝于耳。

在舰队对珍珠港开始进行炮击之后，珍珠港内顿时慌乱起来，港口内的大部分守军在此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直到舰队开炮、炮弹在港口内爆炸之后才震惊了港口内的大部分守军，很多夏威夷守军才从营房内冲出来。

舰队都进行了三轮炮击，珍珠港内的岸防炮台才开始还击，岸防炮台的火力不弱，炮弹不断落在舰船周围的海面上爆炸。

舰队各艘舰船开始不断转移位置，以防止被岸防炮台射出的炮弹击中，当海面上的舰船移动时，岸防炮台又必须重新调整炮击诸元，这需要时间，而舰船则根据自身移动的距离在很快的时间内调整好参数再次进行炮击，这就是海面舰船比岸防炮台有优势的地方，岸防炮台射程远，但是随着海面舰只的移动会造成岸防炮台的炮击精准度较差，岸防炮台更容易被舰炮击中。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海上的华军舰队舰船不断的移动位置躲避炮弹的射击，而珍珠港内的岸防炮台不断被舰炮命中，炮弹在炮台内产生爆炸，有几个炮台内的还引发了殉爆。

诱饵舰队的火力全开，对珍珠港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炮击，珍珠港内尽管有不小的损失，但还在承受范围内，诱饵舰队这边也与两艘战舰被击伤，两个小时过后，舰队停止炮击并向后撤退。

随后珍珠港内派出小艇炮艇和鱼雷舰尾随侦查，让诱饵舰队始终处于他们的监视和视线之内，除了派出炮艇和鱼雷艇之外，珍珠港内还派出了水上侦查飞机以及陆基侦查飞机监视诱饵舰队。

主力舰队。

作战参谋潘林向郑大海报告："将军，诱饵舰队已经对珍珠港进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炮击，根据观察，珍珠港内有一些损失，但是防御力量还在，现在诱饵舰队已经撤退了十五海里待命，有几艘珍珠港内的炮艇和鱼雷艇尾随监视和侦查，夏威夷方面也派出了两架侦察机进行侦查和监视！"

郑大海问道："有没有夏威夷舰队的消息？"

"还没有！"

郑大海思索片刻拿起通话器喊道："通讯参谋官到指挥舱来一下！"

接到命令的通讯参谋官很快来到指挥舱，"将军，您找我？"

郑大海点点头说道："从现在开始，你们通讯部门要密切监视周边海域的陌生电台信号，如果连续几次发现相同频率的电台信号，一定要进行报告，如果可以破解，要尽量破解！"

通讯参谋立正道："是，将军，我知道了！"

"去吧！"

过了几个小时，通讯参谋官报告了一个情况，有一个频率的陌生电台在二十分钟之内连续发了三次信号，同时还有一个频率的陌生电台也发了三次信号，时间都在三分钟到五分钟之间。

这个情况让郑大海判断，夏威夷舰队可能已经在回珍珠港的路上了，他立即要求侦察机扩大侦查范围和侦查的密集度。

两个小子之后，一架侦察机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在珍珠港东北方向两百二十海里左右发现了一支舰队，由于担心被发现，没敢进行低空侦查，根据舰队的规模，判断应该就是夏威夷舰队，现在这支舰队正在向珍珠港方向开进，看样子应该是冲着诱饵舰队去的。

郑大海得到报告之后，立即下令："主力舰队立即加速，向北方航行，命令侦察机随时监视！"

经过四个小时的航行之后，郑大海又下令舰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如此一来，夏威夷舰队就跑到第三舰队的前方去了，第三舰队远远跟在夏威夷舰队的后方。

在舰队全速前进的情况下，第三舰队很快就追上了夏威夷舰队。

"将军，我方舰队距离夏威夷舰队三十海里！"作战参谋潘林报告。

郑大海闻言下令："命令，全舰队战舰进行战斗准备，命令晨曦号航母起飞航母舰载机分成三个轰炸编队依次对夏威夷舰队进行轰炸，命令水母号航母准备随时增援！"

"是，将军！"潘林答应一声后立即传达郑大海的命令，舰队开始响起

战斗警报的生意，所有海军将士们都开始紧张的忙碌起来。(未完待续。)

第771章夹击

密西西比号战列舰。

斯密特少将站在指挥舱内不断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海面上的情况，等待多日，他终于等到了从珍珠港内发来的电报，华国海军舰队终于来了，并且正在炮击珍珠港。

自从华国宣布从美国手里购买到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以后，他就知道华军舰队很快就会到来，事情果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华国海军舰队来得好快啊，接到电报之后他就迅速带着躲藏在东北方向几个小岛附近的夏威夷舰队向珍珠港方向赶来。

斯密特放下望远镜对参谋长道：“距离珍珠港还有多远？”

参谋长道：“大约150海里！”

斯密特掏出怀表看了一下，现在是上午十点，而华军舰队就在珍珠港北方30海里，也就是说，舰队距离华军舰队还有120海里，全舰队最大的航速18海里，这主要是两艘老式战列舰的航速拖累，这两艘老式战列舰的最大航速只有18海里，他在心里算了一下，如果全舰队全速航行，那么抵达华军舰队处需要六个多小时不到7个小时，也就是说，舰队大约在下午4点到五点之间遭遇华军舰队，而华军舰队是面向珍珠港方向的，舰队在快要接近华军舰队的时候有一个多小时的准备时间，太阳落下海平面以下，天色暗下来之后从背后对华军舰队展开攻击，说不定今天华军舰队还会对珍珠港进攻炮击，如果能够那个时候舰队刚好赶到就太好了，到时候华军舰队背后遭到攻击肯定会大乱。

想到这里，斯密特对参谋长说：“告诉通讯部门，与珍珠港保持密切联系，一旦华军舰队再次攻击珍珠港，要马上报告！”

参谋长点头道：“明白！”

“等等，还有，派出水上飞机对周围五十公里范围进行侦查，通知全舰队全速向珍珠港方向前进！”

“是！”

青云号战列舰。

“报告。将军，我方舰队距离夏威夷舰队一百海里！晨曦号航空母舰舰载机群已经全部准备妥当，随时可以起飞展开进攻！”

郑大海听到报告立即指示：“给刘宏伟下令，派两艘战舰去驱逐监视的夏威夷舰船。再派水上飞机干掉监视的珍珠港方向的侦察机，完成之后率舰队向我方向前进，与主力舰队夹击夏威夷舰队！”

“是！”

让郑大海比较放心的是珍珠港和整个夏威夷没有空军，只有几架陆基和水上侦察机，如果夏威夷方面有大量的空军。他绝对不会部署这样的战术，这场仗也不会这么打。

如果夏威夷方面有空军，他就会带着舰队悄然抵达珍珠港附近，然后派出两艘航母上的舰载机群对珍珠港进行轮番轰炸，首先摧毁珍珠港的空军基地，炸毁夏威夷所有的陆基战机，再轰炸珍珠港内的指挥部、防空高

炮和防空机枪，最后轰炸港口内的岸防炮台和舰船，当然以他能指挥的两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数量，这几个计划可以同时进行。让珍珠港守军没有任何反应和准备的时间，实际上后来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率领下就是这么干的。

中午十二点左右，夏威夷舰队司令斯密特接到了从珍珠港发来的电报，参谋长向他报告："将军，珍珠港来电！"

"有什么消息？"

参谋长道："珍珠港来电说华军舰队派出两艘战舰将港口内派去监视的炮艇和鱼雷艇击沉了，港口基地派去的侦察机也被他们派出的水上飞机击落，现在华军舰队已经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斯密特不可置信的问道。

"是的，将军！"

斯密特疑惑道："华军舰队这是想干什么？"

参谋长分析道："华军派战舰和水上飞机击沉我们的舰船和侦察机，肯定不想他们舰队的行踪被我们得知。他们肯定是有什么阴谋！"

斯密特很快想到了这种可能，他脸色一变，随即叹道："我们可能要提前战斗了！通知全舰队所有战斗人员做好准备！"

起风了，天色开始阴沉下来。海浪有些大，一些吃水线比较高的舰船都被浪花冲上甲板。

下午一点，斯密特接到了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这消息让他的感觉非常不好，参谋长神色紧张地向他汇报："将军，情况有些不妙。我们派出去的两架水上侦查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报告侦查情况，按照时间上计算，这个时候他们的燃油应该已经耗尽，也就是说侦察机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如果他们不是因为意外或者迷失方向没有及时回来，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凶多吉少，他们很可能是已经被华军战机击落了，据我们所知，华军有一种能够搭载战机的大型舰船，这些战机不论是火力还是航程、飞行速度上都要比我们的水上飞机强大很多！他们极有可能是被华军的战机击落了"。

水上飞机的航程是有限的，它的侦查半径要比舰载侦察机和路基侦察机短很多，侦查的面积也小很多，主要是因为它需要从水面上起飞，承载的重量不能太大，这就限制了它携带的燃油得到了限制。

斯密特接着参谋长的话继续说："那么也就是说华军舰队已经距离我们不远了，传令下去，全舰队进入战斗状态，特别是防空机枪和放空炮要准备随时开火！"

"是，将军！"

半个小时之后，前方终于出现了一艘艘战舰的模糊身影，当瞭望塔上的观察员看到这个情况并进行报告后，斯密特终于确定那就是华军舰队，不过此时夏威夷舰队已经全部做好了准备，但让斯密特疑惑的是，华军舰队竟然没有排除战机过来轰炸和扫射。

然后就在他十分疑惑的时候，指挥舱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他立即喝问："怎么回事，外面为了慌乱起来？"

一个参谋跑进来气喘吁吁报告："将军，飞机，飞机！华军的飞机从我们的后方飞过来了，天空中密密麻麻！"

"什么？从后面飞过来的？"斯密特闻言大惊失色，立即拿着望远镜跑出指挥舱来到舰桥上。

轰鸣声刚刚传出过来，天空中华军的机群就飞过来了，不过此时夏威夷舰队每艘舰船上的防空武器已经全部开火，不过夏威夷舰队舰船上的防空火力对于华军机群来说还是太弱了，华军一架架战机很轻易的穿过天空中稀疏的火力网从夏威夷舰队上空略过，有的战机如鸟儿连续拉了几泡屎扬长而去，有的战机连续不停地吐出火舌，下方舰船上便不停的有海军士兵倒下，甲板上也出现以长串的孔洞。

"轰轰轰"每一艘战机上都不停地响起爆炸声，战机飞来，机枪的扫射总能带走许多人命，有的炮塔被炸得变了形状，有的炮塔炮管被炸弯了，炮塔以及周围死尸躺得到处都是，鲜血也流得满地都是，很多短胳膊断腿的水兵趴在甲板上惨叫。

有的战机飞来时丢下一枚鱼雷，鱼雷落入水中便向一艘艘战舰飞速撞去，不停的爆炸声从水面下传来，不时有战舰被鱼雷击中，水线一下被炸出一个个直径超过一米以上的大洞。

几乎所有的夏威夷战舰上都起火冒烟，超过三分之一的战舰都被鱼雷击中，防鱼雷攻击设计不合理的舰船都在被鱼雷击中后大量进水，并且开始慢慢倾斜，在战舰倾斜的过程中，战舰上大量的夏威夷水兵们落入水中。

这才是第一波轰炸，这一波轰炸就将夏威夷舰队报销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战舰每一艘多多少少都受了一点伤，只不过是伤重或伤轻的问题。

"将军，我们后方出现了一支舰队！"就在华军第一波战机刚刚离去，斯密特还没有喘过气来就听到了参谋长的报告。

在刚才的轰炸中，斯密特被爆炸掀翻在地，他的头部受了一点轻伤，此时医务人员正在给他处理伤口。

听了参谋长的报告，斯密特脸色又是一变，跑出指挥舱再一看，完了完了，前后都有华军舰队，夏威夷舰队等于是被夹在中间的汉堡包。

"将军，我们被前后夹击了！如果我猜得不错，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华军监视之中，他们安排了这次的前后夹击，接下来应该还有轰炸，再加来是来自前后的舰炮炮击，我们完了！"

斯密特一屁股坐在了甲板上，脸色苍白得吓人，他整个人都垮了，过了两分钟，他才站起来对参谋长道："我们没机会了，下令投降吧，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无谓的伤亡"。

参谋处沉默了一下，点头道："好，我这就命令通讯部门向华军舰队发送明码投降的电报！"

斯密特提醒道："再给珍珠港发去一封电报，告诉他们，我们投降了！这会给他们多一点准备的时间，至于他们能抵挡多久，这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参谋长答应："好，我这就去准备！"(未完待续。)

第772章登陆阿拉斯加

华国京城，总统府。

走廊上，穿戴整齐、庄重的萨镇冰迈着大步走向总统办公室，皮鞋跟撞击地板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个不停。

坐在秘书办公室的小高看见萨镇冰走过来，起身道：“萨将军，大总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请跟我来！”

萨镇冰点点头：“多谢高秘书！”

“都是为大总统做事，不用谢！”小高笑着转身走进总统办公室向萧震雷报告。

看见萧震雷正在办公，小高走过去立正道：“大总统，萨将军到了！”

“哦，请他进来！”

“是！”

萨镇冰进来后向萧震雷立正敬礼：“大总统！”

萧震雷向萨镇冰招了招手，两人来到沙发上坐下，他说道：“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的情况如何？”

萨镇冰汇报道：“第三舰队已经在三天前击败夏威夷舰队并俘虏了残余舰船和人员，陆军第93师经过两天的战斗，已经在昨天傍晚之前控制全部夏威夷群岛。第一舰队和陆军89师已经进入白令海，大约从明天起就可以登录阿拉斯加！”

萧震雷问道：“对阿拉斯加的情报收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阿拉斯加的地方势力是否有所准备？”

“根据军情部门收集的情报显示，阿拉斯加的地方势力已经知道我们已经从美国政府手里买到了阿拉斯加的主权，不过由于那地方地广人稀，气候寒冷，那里地方势力的军事实力也有限，地方太大了，以他们少量的兵力也无法全面布防。他们处处都是漏洞，只要我方能够保证后勤方面的补给及时供应，消灭那里的地方势力应该不是难事。现在困扰我们的就是气候环境对行军作战的巨大影响，由于现在进入冬季。阿拉斯加的气候环境极为恶劣，因此可以预想到89师的作战将很艰难！”

萧震雷摆手道：“没关系，仗可以慢慢打，既然气候环境不允许快速推进，可以先在那边站稳脚跟，做好一切准备，等到翻过年来进入春季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

说到这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萧震雷起身走过去接起来：“喂？”

“什么？”

“好，我知道了！你们外交部门立即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声明我们收回阿拉斯加主权的决心，嗯，就这样！”

放下电话后，萧震雷回到沙发上坐下对萨镇冰道：“刚才外交总长陆征祥打来电话说阿拉斯加的地方势力通过电台用明码向全世界发报，宣布不承认威尔逊政府将阿拉斯加卖给我国的事实，威尔逊政府也没有权利将阿拉斯加出售，他们说这笔交易不合法，他们不会承认！”

萨镇冰闻言皱眉道：“那这件事情岂不是很麻烦？阿拉斯加地方势力

这么宣布。就等于他们对抗我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以后其他国家也有了借口进行干涉”。

萧震雷摇头笑道：“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如果我国国力弱小，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如果我国国力强大，这就不是麻烦事，任何道理都是人一张嘴说出来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呢？没有更强大的力量主持公道，那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

萨镇冰听了萧震雷这番话，不由点头道：“大总统这番话令人豁然开朗。也道尽了国际关系的最终本质！”

11月16日，华国太平洋第一舰队护送89师抵达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在这里89师在这里登陆了一个团的兵力，随后舰队又调头北上，于11月20日在那可内克登陆了一个团，11月27日，舰队抵达白令海峡，并在诺姆将剩下的一个团和火炮团以及师部其他直属部队全部送上海岸。

阿拉斯加是西半球最大的半岛，北和西北滨北冰洋，西临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南靠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湾，东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壤。南北最长为3520公里；东西最宽2000公里，面积1518800平方公里。

1784年俄国人在三圣湾建立居民点。该地区1799年起属俄国。1867年美国用720万美元从俄国手中购得，1912年设阿拉斯加地区。阿拉斯加土著居民有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另外还有原俄国人、美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自从美国从俄国手里买下阿拉斯加，就有大批的美国人迁徙过来居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这些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安克雷奇地区。在这里居住的人主要以渔业、矿业、林业为生。

这里有一些矿产，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大宗，其次有煤、金、铜等。渔业产业主要以大马哈鱼为主。

阿拉斯加有黄金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当有人在阿拉斯加发现了黄金，这件事情再经过大量的以讹传讹之后，成百上千的淘金者纷纷涌入这个后来以朱诺命名的黄金城。后来在加拿大的klondike河也发现了黄金，于是约10万淘金者又奔向了那里。紧接着，淘金的热点又转向诺姆附近的海滩，一夜之间，这里帐篷林立。截至1900年，2艘船总共运来了将近18,000名淘金者。黄金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阿拉斯加。

而现在阿拉斯加的黄金矿产依然还在出场黄金，当年为淘金者服务的商店、银行、酒吧、戏院、赌场也依然风貌犹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而淘金潮又跟华侨华人的移民史息息相关。

淘金者的生活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浪漫和惬意，他们的工作十分艰苦，而所得又寥寥无几。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孤独，下班后免不了放纵一下，于是小镇上便出现了酒吧、赌场和妓院。同时，为了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餐厅、商店、理发馆、杂货店、洗衣房、剧场等是必不可少的。开餐厅、洗衣房（包括裁缝店）和理发馆的多是华人移民。一方面他们用这三把刀为淘金工人服务，一方面又靠这三把刀赚钱谋生。

美国直到1912年才开始在阿拉斯加建立行政机构，但却没有多少兵力驻防，基本上都是一些警察，这些人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华军89师一团在安克雷奇附近的海岸登陆之后，就开始向安克雷奇进发。现在的安克雷奇只不过是一个港口，也只能算是一个小镇，它在1914连被美国政府确定在都市计划之中，安克雷奇的居民以港口铁路为中心在四周建立商业中心，在这里也同样有着不少华人移民。

梁振武带着侦查班的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海岸向安克雷奇方向靠近，他所在的班是隶属于侦察营，今天他们排接到了从东南方向向安克雷奇的侦查任务。

“班长！”一个战士在身后低声喊了一声。

“嘘”梁振武将食指放在嘴边又压了压手，示意身后的战士们噤声并且全部蹲下来，因为他发现前面有情况。

小心翼翼扒开树丛里的枯树枝和杂草之后，六十米外一个用冰块堆积而成，并且用积雪糊起来的防御工事出现在视线内，防御工事内有四个人和一挺机枪，一个机枪手和一个弹药手，另外两个士兵有步枪。

这个工事正好挡在梁振武等人的必经之路上，根本不可能这个防御工事的眼皮底下穿过，想要继续深入侦查，就必须要干掉这个防御工事内的四个阿拉斯加士兵。

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梁振武有了决定，他对两个战士道：“小王，你们两个去左边弄出一点动静吸引对方的注意，我推断如果你们这边闹出一点动静之后，他们那边两个拿步枪的士兵肯定会从工事里走出来查看，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迎出来。小刘，你们两个从右边绕过去，绕到工事的后面干掉机枪手和供弹手，剩下的人和我都留下，小马，你们两个的匕首投掷比较准，你们两个负责干掉那两个那拿步枪的家伙，不能开枪，也不允许对方有机会开枪！”

“明白！”

“明白！”

小王两人从左边绕过去，小刘和另外两个人从右边绕过去，在防御工事的正前方三十多米有一个向下的斜坡，小王等两人趴在斜坡上分别用树枝在前面划拉者，鼻孔里还发出哼哼声，让人听了之后感觉有野猪在啃食。

听到动静之后，防御工事内的四个阿拉斯加士兵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过去，两个端着步枪的士兵走出防御工事，小心接近斜坡。

就在那两个士兵刚好走到斜坡上方时，小马和另外一个士兵手上的匕首投掷出去了，两柄匕首十分准确的插在那两个士兵的脖子上，而小刘两人这个时候也算好了时间从防御工事背后迅速跳进去用刺刀结果了机枪手和弹药手。

梁振武见搞定了四个阿拉斯加士兵，便向身后剩下的战士们打了一个手势，他当先起身走向防御工事，其他战士也警惕地依次走出来。

左右观察了一下，梁振武从防御工事内的重机枪上取下一个零件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又吩咐士兵们将四具尸体藏起来。(未完待续)

第773章站稳脚跟

安克雷奇三面环海，东面是山林，港口的铁路贯穿南北两个方向，有两艘战舰已经停在了港口航道上，将港口内所有的船只全部堵住。

此时，安克雷奇小镇内的近十二万居民们都开始人心惶惶，这里是阿拉斯加聚集人口最多的小镇，这里也是阿拉斯加地方势力的大本营，不过当华军第一舰队出现在海面上并放下一个团的兵力之后，这个地方势力就开始向北方撤离阿拉斯加，他们很清楚，在安克雷奇根本就挡不住华军的进攻，在舰队舰炮的配合下，就算他们的防御工事修建得再坚固，也挡不住舰炮的炮击，因此他们撤离了，只留下了几百人的军队象征性的驻扎在这里，大约有一个营。

一个营要防御三面环海的安克雷奇，兵力上实在太不足了，这也是梁振武等人端掉的那个防御工事内只有四个士兵的原因。

梁振武很轻易的就突进了阿拉斯加人的防御圈内，在天色暗下来之后，他们继续前进，小心翼翼，借着夜色的掩护，他们摸到了安克雷奇小镇外围，并沿着居民的房子一路前进。

小镇内戒严了，镇内所有人在夜间都不得外出，街面上黑漆漆的，连一只流浪狗都没有。阿拉斯加人用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护北上的铁路沿线，用来在关键时刻向北方撤退，这就使得南面和西面的防御力量过少。

梁振武带着侦察班很小心的避过一个个岗哨和一队队巡逻兵，用大半夜的时间将整个安克雷奇小镇里里外外摸了一遍，除了阿拉斯加人的指挥部和军营之外，其他地方都被摸清楚了。

梁振武将绘制好的简易地图折叠好放进口袋内藏好，再带着战士们又悄悄从安克雷奇离开返回出发地与侦察排其他两个班进行汇合。

与另外两个侦察排汇合之后，三个班长各自汇报着自己班侦查到的情况。梁振武把一班侦查到的小镇所有情况详细汇报了一遍：“西面和南面的防御几乎形同虚设，南面靠近小镇的阵地上不到两个排的兵力，西面的阵地上更少。镇内有两个排的兵力，我估计其他的都在北面的铁轨附近。军营在小镇的南区，不过此时军营内没有几个人，他们的指挥部在小镇的北区，小镇内大部分兵力都集中这里，镇内是巡逻士兵也是指挥部派出的，另外小镇内的格局很有规律，每条街道纵横交错，交通四通八达。几乎没有死胡同，这地方明显不适合防守，因为我们随时可以绕过阻挡的敌军从他们后面捅上一刀！”

接下来二班和三班分别介绍他们在小镇北面和小镇东面侦查到的情况，二班长介绍道：“对方确实将一半的兵力部署在北面保护铁路两侧，恐怕就是担心我们派小股队伍破坏铁路，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向北方撤退了，火车头和四节车厢都在北面，车头和车厢是连接状态，也就是说，只要火车能够生火启动。没有故障的话，他们随时可以撤走”。

三班长介绍道：“小镇东面全部是山林，而且地势险峻。再加上现在是冬季，到处都是大雪覆盖，想从东面进攻或者绕到北面去就不可能，除非有人会飞，因此那里没有一个人防守。

侦查到的情况很快经过汇总之后呈送到团部，团部就在安克雷奇西面的法尔岛上，团长陈中琦看着参谋人员将绘制好的安克雷奇小镇的内外地图，心里却在不停的琢磨着如何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打下这个小镇。

打下小镇并不难，关键是不能让守在这里的阿拉斯加军队跑掉。毕竟阿拉斯加的面积不小，这里又是极寒之地。气候和环境极为恶劣，阿拉斯加人在这里生活习惯了。他们熟悉地形，很容易躲藏，但华军却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既需要时间适应这里的气候，又需要时间适应环境。而现在他们手里掌握着一列火车，又用重兵加以保护，如果想要不闹出大动静的情况下夺取火车，这个困难就不小的，毕竟一旦打起来，对方见势不妙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火车溜掉。

陈中琦看着小镇北面的火车停靠地，问道："这列火车距离海岸线有多远？"

作战参谋道："不会超过两公里！"

陈中琦想了想命令道："给海军方面联系一下，让他们将舰船开近一点，给我用舰炮将那列火车给轰掉！另外，趁着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再让侦查连再派一支侦查部队携带无线电设备过去，用无线电将火车所在的具体位置的坐标向团部报告，团部再将坐标向舰船上通报，让战舰准备几艘登陆艇，运送一个连去北面的马塔努斯卡河上的铁路桥上，给我堵住桥头，防止在火车被炮击炸毁之后对方带着部队撤退"。

作战参谋立正道："是，长官！"

天亮的时候，安克雷奇小镇的北面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这是华军舰船在开炮，炮弹一枚枚落在火车周围，火车车头和车厢很快就中弹，猛烈的爆炸将火车的车头和一节车厢掀翻出铁轨，剩下的几节车厢也差点被拉出铁轨，总而言之，火车是开不走了。

这个情况让守军混乱起来，指挥官坐不住了，阿拉斯加人很清楚，安克雷奇根本就不是可以防守的地方，兵力上太少，武器装备也不如华军，怎么打怎么死，于是指挥官立即下令所有人在小镇北面集结并迅速向北方撤退。

一直监视阿拉斯加人动作的华军侦察兵立即将这个消息向上面报告，陈中琦很快意识到对方要逃走，马上兵力一营从南向北进入小镇内，以最快的速度发动攻击，不给对方在北面集结的时间。

这次为了在阿拉斯加的战争，89师准备了大量的雪橇，这个师是长期驻扎在北方的，士兵们基本上都经受过滑雪橇的训练，即便是在滑雪过程中也可以举枪战斗。

雪橇滑起来肯定要比人在雪地里跑快得多，安克雷奇各处的阿拉斯加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前往小镇北面集结就被华军追上来，一少部分阿拉斯加士兵在反抗时被击毙之后，其他人都选择了投降。

小镇北面的敌军指挥官在等不到镇内士兵前来汇合之后，果断的带着部队步行向北方撤退。

中午时分，撤退的敌军在马塔努斯卡河入海口的桥头遭到了华军一个连的阻击，双方的兵力相差不大，华军在人数上少一点，但是在武器装备

上，华军却又强不少，华军凭借着强大的火力反而对撤到这里的敌军进行攻击，敌军本来就人心惶惶，又在这里遭到阻击，现在华军发动攻击，敌军顿时全部崩溃，士兵们四处逃跑，但很快被追上的华军士兵击毙，超过一半人在见逃不脱之后选择了投降，其他人全部被歼灭。

89师一团就这样只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收复了安克雷奇，紧接着，华军开始以安克雷奇为中心向四周扩大范围，这周围还有其他的小镇或村子，但是却没有阿拉斯加的军队了。

过了几天，89师三团在诺姆海岸登陆，并迅速攻占了这座黄金海岸小镇，这里的人口没有安克雷奇的人口多，但也少不了多少，华军也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控制了这里。

二团也在那可内克登陆成功，并且分两路向南北两个方向前进，一路向北进入阿拉斯加腹地，另一路向南进入阿拉斯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

阿留申群岛主要居住就是阿留申人，数量很少，只有数百人，阿留申人是这个群岛上的土著。

由于气候严寒和环境恶劣的原因，华军接到来自上峰的命令，稳打稳扎，不要急于一时，现在做好准备，等到春天到来之后再收拾参与的阿拉斯加地方势力残余部队。

11月底，蒋百里向萧震雷报告：“89师已经在阿拉斯加站稳了脚跟，限于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暂时没有扩大占领地范围！”

“这就好，只要先站稳脚跟了就行了，既然气候不适应，那就等开春之后天气变暖了之后再动手，这个不用担心”萧震雷点了点头。

蒋百里又想起一件事情，说道：“89说来电说阿拉斯加的土著的长相与亚洲人极为相似，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萧震雷闻言笑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北美大部分土著、包括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都是很久以前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过去北美大陆的”。

蒋百里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瞪大眼睛道：“原来是这样啊！”

萧震雷跳过这事，问起西面的战事：“蔡锷那边的情况如何？”

蒋百里摇头道：“也是天气的原因，战事方面几乎全部停下来了，看来要再发动进攻必须要等到明年开春了！”

萧震雷想了想指示道：“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停下来，这件事情也不能着急，苏俄人也只能靠着天气严寒挡住我军进攻，等到气温回升，他们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到时候我们两线一起发动进攻，我看他们还怎么抵挡！”(未完待续)

第774章冬季攻势

波兰，华沙，盟军统帅部。

到处都在忙碌着，参谋们拿着文件夹连走带跑、各处传出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在蔡锷的办公室里，两个人正说着话。

蔡锷对刚刚赶过来的张孝准说道：“昨天国内来电报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是现在是冬季，气候严寒，对我军进行不利，这会加大我军伤亡，所以电令我军停止进攻，等到气温回暖之后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叫你过来，第一就是通知你，从现在起停止一切对苏俄的战事，但也不能不防备苏俄方面的反扑，高尔察克那边也要多盯着一些，免得那边先顶不住。第二，就是明天有一个会议，需要你一起参加”。

张孝准问道：“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蔡锷笑道：“虽然我军停止了进攻，但是其他各国部队对苏俄的攻击却不能停止，他们已经休息好几个月了，是该让他们给苏俄人找点不痛快，这次军事会议就是拟定冬季进攻计划！”

第二天的军事会议如期召开，蔡锷穿着笔挺的华军将官军服、佩戴上将军衔，身上披着一件厚实的毛呢军大衣，脚上穿着发亮的马靴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各国将官们正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议论。

“蔡将军到”

听到声音，各国将官们转过身看向蔡锷，然后立正敬礼，尽管这里的各国将军们的军衔都跟他一样，都是上将军衔，甚至还有人是元帅，不过蔡锷不仅是盟军最高统帅，他们理应向他敬礼。

蔡锷还礼后说：“各位将军各找位置坐下吧，我们现在开会”。

各国将领们闻言纷纷找位置坐下，会议室是一个圆形的，各国将领们都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中间空着。

待所有人走坐下，蔡锷道：“诸位。今天把诸位召集过来，主要是为了商议冬季攻势的组织，这三个月以来，华军四个军团轮番对苏俄西南部进行了大规模进攻。各部将士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按照盟军统帅部的计划，接下来华军各部要进入休整期，而其他各**队也就要接过接力棒继续对苏俄展开进攻，不能给苏俄喘息之机。所以接下来诸位就会接到相关的命令，诸位和你们的军队最多只有半个月的准备和动员时间了”。

法国元帅霞飞问道：“蔡将军，冬季发动进攻对我方军队有很大的影响，且不说战术执行力度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就说一旦遇到大雪天气，后勤补给就会中断，这对进攻部队几乎是致命的！”

蔡锷扭头向霞飞看过去，淡然一笑说道：“霞飞将军顾虑太多了，春天有雨季，夏天也有连续下一个月大雨的时候。按照霞飞将军的逻辑，因为天气可能会对作战造成影响，就停止战事，那我们索性不打仗了，既然不打仗，那就索性不要军队，我们这些军人都应该解甲归田，各国真要是有纠纷，就让那些政客们各自互相掐架好了，谁打赢了就听说的。这岂不是更好？”

“哈哈哈蔡锷这番话既讽刺和反击了霞飞，又说得极为幽默和俏皮，

其他各国将领们听都大笑起来。

霞飞见状脸色气得通红，蔡锷这是半点面子都没给他。还把他讽刺和挖苦了一番，这怎么能让他不生气，不过现在蔡锷官职高，他也没办法，只能忍着，不忍着怎么办？谁知道蔡锷会不会给他小鞋穿？

蔡锷扫了各国将领一眼。继续道：“诸位的军队已经休整了好几个月了，是该活动活动了，再不跟苏俄过过手，我都怀疑军队中有些人都忘记怎么打仗了！冬季虽然气候严寒，下雪会对我们的进攻带来一些阻碍和影响，但是诸位不要忘了，严寒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同样也会对苏俄守军造成影响，如果我们有人冻死，他们肯定也会有人冻死，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装备绝对要比苏俄军队好，我们给士兵们配发的御寒衣物绝对要比苏俄人厚实，这是毋庸置疑的，有谁怀疑这一点？有没有？如果有谁说我们的御寒衣物比不上苏俄军队，就请站起来！”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有人不停地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

蔡锷等了半分钟，见没有人站起来，才继续说：“看来诸位都认同我刚才军队的装备要比苏俄方面好，苏俄的军队可以在这种严寒的气温下作战，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可以？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太娇贵吗？难道是因为苏俄人的命贱，而我们士兵高贵吗？既然我们士兵的要比苏俄人高贵，那我们还来打什么仗？还当兵做什么？都去做贵族好了！

我们华国有一个词形容军人的最高荣誉，那就是‘马革裹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法国的拿破仑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最后一个士兵应该死在最后一场战役的最后一颗子弹’，两者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战死沙场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最高荣誉，冬季攻势的发动势在必行，谁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脱，就算诸位要死了，也都给我死在战场上去。

这次冬季攻势，最先对苏俄发动攻击是美**队，诸位都知道，美**队在前一段时间出现过没有命令就擅自撤离回国的恶劣表现，几个直接违抗命令的美国将军已经受到了惩罚，但是真正违抗命令的是几个将军而已，其他将军、军官和士兵们都只是奉命行事，他们无罪，所以为了让美**队重新表现自己，盟军统帅部决定让他们率先对苏俄人展开进攻，让他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还是有用的！

斯坦森将军，盟军统帅部决定让美**队率先对苏俄守军发起进攻，你作为新任美军的指挥官有意见吗？”

斯坦森是盟军统帅部新任的十几万美军的指挥官，他听了蔡锷的话之后站起来道：“蔡将军，我没有任何意见，我们十七万美军绝对服从盟军统帅部的指挥！”

“非常好，请坐下！”蔡锷押了压手，继续道：“好，下面请我的参谋长张孝准将军给诸位发布作战命令！”

张孝准既是华国远征军司令官，又是蔡锷的参谋长，这是各国将领都知道的事情，由张孝准发布作战命令也没有出乎他们的意料。

张孝准站起来道：“美军的作战任务是向明斯克方向进攻，攻占明斯

克周边地区，获取控制权，12月底必须完成作战任务！意大利军进攻上奥洛乔克。

将各**队的作战任务进行发布之后，张孝准最后说道："美军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发起进攻，其他各**队在半个月之内向苏俄守军发起进攻，具体的时间不限！"

英国的黑格元帅问道："张将军，这个计划好像并不完整！"

"不错，计划本身是完整的，只是我没有完整的说出来，有很多都隐瞒了，各位将军必须随时汇报作战情况，统帅部会根据战局的变化调整作战计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战局是随时会发生变化的，盟军统帅部随时会调整后续作战计划，另外也是为了防止作战计划泄露，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蔡锷接着道："张将军发布的作战命令，相比各位都清楚了，希望诸位严格按照作战局计划执行，如果中途盟军统帅部给各位发去新的作战指令，请不要惊讶，因为这是战局的需要！"

散会之后，霞飞与黑格凑到了一起，他们俩来到霞飞在酒店的房间，一人一杯咖啡，两人坐在沙发上议论着今天的会议。

霞飞道："黑格将军，今天这次的军事会议，我总感觉蔡锷想要拿我们这些军队当炮灰啊！既然是冬季攻势，为什么华军不参与？就算华军已经作战了三个月，但是他们有一百二十万人，据我所知，华军的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基本上都没有加入过战斗，前段时间与苏俄军队作战是第九军团和第十军团，第九军团是由日本人组成的，第十军团是由朝鲜个东南各国组成的，日本人的战斗力还算可以，与苏俄人打得旗鼓相当，东南各国组成的第十军团纯粹就是炮灰军团，伤亡率比苏俄人高出一倍以上，如果华军有心参加冬季战事，完全可以派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上战场吧？"

霞飞和黑格之所以被派人指挥法国和英**队参加盟军，是因为他们都不受各自的总统喜欢，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非常不喜欢贝当和霞飞，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不喜欢黑格，因为这几个人都非常有个性，常常跟他们的总理和首相对着干，克列孟梭和乔治自然要给他们穿小鞋，在盟军统帅部组成之后，各国参加的军队就不受各自的政府指挥了，因此乔治就派了他不喜欢的黑格来指挥军队，而克列孟梭先是派贝当过来，贝当知道带着部队过来肯定会受气，蔡锷也是一个性格很有特色的人，他来了之后果然跟蔡锷起了冲突，但不服从蔡锷的指挥又不行，最后没办法之下只能装病，克列孟梭没办法只好让贝当回国，又把他不待见的霞飞再派过来。(未完待续。)

775章分析厉害关系

黑格听了霞飞的话之后点点头道："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张孝准没有公布全部的作战计划，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从他已经公布的这一部分作战计划来看，想法还是很中规中矩的，冒险之处很少，而且是稳打稳扎！"

说到这里，黑格又叹道："即便是蔡锷拿我们当炮灰，我们又能怎么样？作战命令已经下达了，我们根本不能反对和违抗，违抗军令的后果，

他们可是会杀人的啊！据说当初那个叫王士珍的华国将领当任巴尔干军团司令官的时候杀了好几十个将军，巴尔干各国的将军们都被他杀怕了，为了保命，他们竟然亲自带着士兵冲锋，奥匈帝国在东南防线的军队就这样被打败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东方的军事思想对军队的战斗力确实有着很大的提高，而我们西方的军队战斗力主要是靠装备和人数，前面有敌军挡路，我们就打过去，直到将对方打垮为止，我们从来不懂得可以从侧面绕过去的道理，从战争的指挥艺术上来说，东方的军事思想高于西方元远远不止一个境界，飞机发明之后，华国人竟然想出在飞机上装载机枪和炸弹，这完全颠覆了所有战争的固有形态和概念！”

霞飞没空听黑格在这里感慨，他之所以跟黑格走得这么近，是因为他和黑格都是不受自己国家元首的待见，大家都是同病相怜啊，互相拥抱在一起取暖罢了。

霞飞听着黑格的感叹，摆手道：“行了行了，黑格将军，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难道我们就这样任由蔡锷指挥我们去做炮灰？”

黑格看了霞飞一眼。冷笑道：“怎么？难道你想违抗命令？也许华国人的断头刀早就磨得锋利无比了，就等着你违抗命令了！”

霞飞闻言道：“我不会拿自己这条老命开玩笑，违抗命令我自然是不会的。但我绝对不会让我们法国小伙子去当炮火！”

黑格讽刺道：“算了吧，我觉得你们法国的小伙子们实在太会谈情说爱了。以至于他们在打仗这方面根本就没有多少激情，要不然在德国进攻法国的时候，你们的法国小伙子们都丢下武器转身就逃跑呢？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狠下心让法国的小伙子们在战场上勇敢一回，这样不仅让他们找回自己的勇气，也让很多其他法国男人们少带一顶绿帽子”。

霞飞怒道：“黑格将军，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好吗？我们连他们的全部计划都不知道。这让我怎么放心命令部队进攻苏俄人？”

黑格站起来道：“事情已经成为定局了，如果你不同意，刚才在开会的时候怎么不提出来，现在在这里跟我说，有用吗？如果你想违抗命令，敬请自便，但不要试图拉我下水，我虽然也很心疼我们英国小伙子的生命，但我更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和我身为一个军人的荣誉。霞飞，记得刚才蔡锷在会议上说的拿破仑说过的那句名言吗？我认为你绝对不是那个在最后一场战役中死于最后一颗子弹的人！好了。谢谢你的咖啡，我还要回去整顿军队准备向苏俄人开战了，再见！”

“去吧去吧。你赶着去送死吧，我告诉你，如果是死了，我绝对不会在你的墓碑前放鲜花！”霞飞骂骂咧咧关上了房门。

此时的盟军统帅部里，蔡锷正和张孝准说着话。

蔡锷喝着茶问道：“韵农，你觉得那些家伙会按照我们的作战部署认真执行吗？会不会有人为了保存实力而故意抗命？”

张孝准笑道：“他们都不是傻子，肯定有人会明白我们的意图，肯定也会有人会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但是绝对没有人敢违抗命令。所有人都清楚违抗军令的后果是什么！

其实松坡你也知道，联合作战就这点不好。各部互相猜忌，都担心自

己被友军给卖了。因此都离心离德，力气不能往一处使，这就造成了力量分散，好在这次的指挥权都在我们手上。

国内指示我们在冬歇期停止进攻，可能是考虑到我们这次已经打了三个月，担心我们损失过大，所以要我们等开春以后再打，不过我们的军费有限，不能让各*队一直歇着，我们这次发动冬季攻势的目的就是要采用疲劳战术打垮苏俄。苏俄已经被我们封锁了，他们从国外得不到资源，而且资源最丰富的乌拉尔山脉周边地区大部分都被我国占有，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活得无穷无尽的资源，而且他们又经过了两年的动乱，以他们目前的工业生产能力而言，他们是打不起大规模战争的。

我们采用的是疲劳战术，而各国将领却不明白我们的意图，他们肯定会认为我们是故意拿他们的军队做炮灰，这就是双方之间的隔阂”。

蔡锷点头道：“不错，各*队与我们之间存在的隔阂是无法消除的，至少短时间是不行。至于会不会有人抗命，这应该是没有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可能会有人故意保存实力、出工不出力，不过这没关系，到时候真有这种情况，我们给点警告，我们在后面拿着鞭子，他们不出力我们就拿着鞭子抽，如果他们不给面子，那就别怪我们狠心断了他们的后勤，到时候我看他们敢不出工不出力！等到熬到明年开春，到时候苏俄方面也被拖得筋疲力尽，而各*队也耗尽，天气晴朗了，我们就可以发挥出我们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让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以狂风扫落叶一般的攻击势态打垮苏俄最后的抵抗”。

12月8日，美军最先开始进攻，在斯坦森的指挥下，美军的速度并不快，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原因，这些美军士兵担心国内的家人的安全，毕竟现在美国国内实在太混乱了。谁都担心自己的家人在战乱中出现意外。

尽管如此，斯坦森目前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尽量安抚军官和士兵们。其实高层们都清楚，如果对苏俄的战事不结束。他们就不可能回去，只有尽快打败苏俄，打得苏俄投降或者主要要求谈判，他们才能解散回国！

12月12日，蔡锷前往美军进攻部队视察，美军的推进速度并不让蔡锷满意，尽管美军炮火猛烈、弹药充足，但苏军的防御工事却修建得不错。将炮火带来的杀伤力大幅度降低，又由于天气的原因，美军取得的进展很少，而苏俄方面却是一直在节节抵抗。

在视察中，蔡锷向斯坦森询问为什么进展不大，斯坦森回答道：“主要是士兵们没有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战斗上，他们担心国内的亲人，他们都希望能尽快回去”。

蔡锷想了想说道：“斯坦森将军，召开团以上的军官召开一次会议吧，我有些话想对他们说话。对战事、对他们都有所帮助”。

斯坦森不知道蔡锷想要干什么，不过还是答应道：“好的，统帅阁下！”

十七万人的军队。团长就有五六十个，再机上团长之上的旅长、师长、军长们，总人数加起来也有近百人。

蔡锷走向讲台看着台下近百位高级军官和高级将领，所有人都站起来立正敬礼，他站在讲台上面向所有人还礼，让所有人都坐下后，他说道："先生们，我知道你们的心里在想什么"。

翻译官用纯正的美式英语将蔡锷说的每一句话翻译出来，台下的美军将领和军官们都聚精会神的听着。

"我知道你们和你们的士兵们根本无心在这里打仗。你们担心自己的家人在美国是否还安全，担心他们在战乱中受到伤害。是的，我很理解你们心情。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会和你们一样。但是我认为你们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现在应该干什么。就算我下令让你们回美国，你们难道会认为现在回国是一件好事吗？美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形成了多达十几个势力，你们现在回去会肯定被卷入国内的战争中，今天不是你杀他，就是明天他杀你，说不定到时候你们这些人当中会有人互相攻击，这不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由你们控制，我相信你们很清楚这一点，说不定你们的上司还会给你们下令，让你们屠杀其他势力的平民，说不定这些平民中就有你们战友的父母亲人，而你的战友可能也会杀你的父母亲人，更加悲惨的是你们接到了命令，要屠杀一批平民，而这批平民中就有你们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是不可能。

所以，你们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不回去，而是安心留在这里，等到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再回去。

再者说，就算我现在放你们回去，你们也没办法回去，因为没有足够的船只，美国政府已经顾不上你们了，你们只能呆在法国西海岸徘徊，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法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你们携带武器装备长时期呆在西海岸，他们肯定会将你们缴械，因为你们既回不去，又在法国逗留，肯定会威胁到法国的安全！

这个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我希望你们安心留下，并且将心思全部放在对付苏俄人身上，只有将苏俄人击败，你们才能回去，我才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安排船只送你们会美国，战争结束之后，你们和你们的士兵们，每一个人都会收到盟军统帅部发出的一张回美国的特殊船票和一笔解散费，特殊船票会在一年内有效，在这一年内，你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它，一年过后，船运公司会拿着特殊船票跟盟军统帅部结账，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尽快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最猛烈的攻击将苏俄人打败！"(未完待续)

第776章战略轰炸

为了更好的打击苏俄，并且削弱苏俄军队的战斗力和苏俄的战争潜力，蔡锷不仅发动了这次冬季攻势，而且还动用了大量的战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对苏俄的大中型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对苏俄城市的轰炸，主要是针对工业设施以及军工产业，而且这种轰炸是有计划的进行，并且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在这方面，蔡锷的轰炸计划得到了铁血调查局俄国分部的支持。

铁血调查局俄国分部将所有收集到的关于苏俄各个城市的军工工厂的情报全部交给蔡锷的盟军统帅部，而蔡锷和张孝准又根据这些情报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轰炸机计划。

这个轰炸计划叫鬣狗计划，鬣狗轰炸计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步是轰炸苏俄几个重要城市的大型军工工厂，这几个重要城市的大型军工工厂目标比较显著，最先被轰炸应该会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目标太大，普通人不知道这几个重要城市的军工工厂，却难不住有心人的调查，先轰炸这几个重要城市的军工工厂不会引起苏俄方面高度警惕，他们只会加强对其他城市的兵工厂的保密措施，防止被外国间谍查出来，实际上苏俄各个城市的兵工厂的详细情况早就被铁血调查局查清楚了，这一步的目的就是要断掉苏俄一大部分武器和弹药的生产来源，没有了这几个重要城市供应武器弹药，苏俄军队的武器和弹药补给就会大幅度缩水。

轰炸计划的第二步是轰炸接近前线的一些城市的兵工厂，如果将这些接近前线的兵工厂炸掉，苏俄在前线的军队基本上就会断绝武器和弹药的补给，至少大后方的补给不能及时运送过来。

第三步是轰炸苏俄剩下的后方各城市的军工产业和全国所有工业设施，如果完成这一步。那么苏俄就彻底丧失了继续对抗盟军的能力，毕竟武器弹药暂时供应不上不会亡国，但是如果连所有的工业设施都被摧毁了。那么苏俄就完全丧失了制造出武器弹药的能力，这将是致命的。

12月16日。鬣狗轰炸计划正式启动执行第一步计划，盟军在爱沙尼亚的塔林拉脱维亚的里加黑海北岸的敖萨德等三处空军机场一共起飞了三百架战机分别飞往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准备对这三个苏俄城市的军工企业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决定在16号这一天进行轰炸是临时决定的，命令是16日早上7点下达，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这样大大减少了轰炸情报泄露的可能性，达到轰炸的突然性。

蔡锷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现在对天气方面的预测技术远远没有后世那么厉害。而且要轰炸的目标都在苏俄境内，盟军气象部门对苏俄境内的天气情况也无法预测。

蔡锷这天早上起得很早，他早早来到指挥作战室，按照他之前的部署，铁血调查局在俄国的情报人员会每天早上6点30分会准时将一天的天气情况预测报告过来，今天的报告结果非常好，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这个三个城市的天气都是晴天，这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于是蔡锷立即给盟军

空军部分下令，两个小时之后。即上午9点准时执行鬣狗轰炸计划的第一步。

蔡锷的命令下达之后，盟军空军在塔林里加和敖萨德的空军基地迅速结束早操吃早餐，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吃完早餐之后，三个基地的作战飞行员们和地勤人员们开始检修战机给战机加油装载弹药等等。

8点45分，三个基地所有飞行员全部上飞机，所有准备参加这次轰炸的战机全部准备完毕，就等待着起飞命令下达了。

8点50分，各战机开始进入跑道，每架战机相距不过十几米在跑道上缓缓前进，这是起飞前的预热，在行驶过程中。飞行员最后一次检查各个开关按钮和安全逃生弹射设备。

8点59分，起飞命令正式下达。接到起飞命令后，最前面的战机刚好开到跑道的起点并开始加速。后面的战机并没有停下，跟着向前前进，当第一战机速度上升到起飞速度并开始爬升之后，第二架战机也开始加速，这中间的时间距离只有十五秒种，战机一架接一架的飞向天空，即便如此，就算每个机场都有两条大跑道，每个机场起飞一百架战机也耗时12分钟，这已经是目前世界上起飞速度最快的了。

9点13分，三座机场的各一百架战机全部完成起飞并组成编队向各自的任务目标方向飞去。

铁血调查局俄国分部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天气预报情况倒是准确与否还不清楚，至少在三个机群大编队飞行了半个小时之后还没有遇到雷雨区，所过之处都是一片天气晴朗。

飞行距离最短的是从爱沙尼亚塔林空军机场起飞前往圣彼得堡这条航线，第一轰炸机群只用了一个小时就飞抵了圣彼得堡上空。

圣彼得堡是一座伟大的城市，这里有着很多有悠久历史的建筑，这些建筑非常有价值，作战命令中并没有轰炸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计划，飞行员们也不会去浪费时间和浪费弹药，而是直接向预定的目标飞过去。

圣彼得堡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军工厂，这里不仅生产枪支和弹药，还生产各种大小口径的火炮，就连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能生产，规模之大远远超过苏俄其他任何一个兵工厂。

由于这次蔡锷在这次轰炸计划上保密措施做得相当严格，不仅苏俄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就连盟军内部绝大多数高层人员都不知道有这个空袭计划。当一百架由战机和轰炸机组成的轰炸编队飞抵圣彼得堡上空时，苏俄人甚至都不知道这是盟军机群。

轰炸计划得到了铁血调查局俄国分部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在三个轰炸机群飞抵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前一刻钟，铁血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就三个城市的兵工厂外展开了行动，他们打死了守卫大门的苏俄士兵，并将**扔进兵工厂内，离开的时候还倒下几桶汽油点燃，现场升起滚滚浓烟。

当三个轰炸机群分别飞到三座城市的上空时，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升起的浓烟，飞行员们便知道那就是兵工厂所在之地，一架架战机向着浓烟升起的地方呼啸而去。

转眼之间，机群就抵达浓烟升起的上空找到了兵工厂的确切位置，大量的航空炸弹从机腹中落下，炸弹在空中落下时发出大量的尖啸声，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地的俄国人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他们对这种声音没有任何感觉，却不知道这是死神来临之前的宣言。

当第一颗炸弹落入兵工厂内发生爆炸，爆发出一身巨大的声响的时候，爆炸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没有停止过。

兵工厂内堆积着刚刚生产出来的很多子弹和炮弹，天上落下来的炸弹爆炸之后数瞬间引起了储存的炮弹和子弹的殉爆，噼里啪啦的，如同放鞭炮一般。

天上的轰炸机没扔几颗炸弹，下方的兵工厂就发生殉爆，整个兵工厂周围方圆一百多米都处在爆炸的范围内，兵工厂内化为一片火海，在工厂内工作的数千工人葬身其中。

兵工厂解决了，整个首要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轰炸机编队开始继续对彼得堡内城内和城外的工厂进行轰炸，一些高大显眼的建筑也没有逃脱被炸塌的命运。

轰炸只进行了一刻钟就结束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和空军机场以及机场上数量不多的战机全部被摧毁，这让苏俄高层们震惊莫名，同时这次轰炸也暴露出了华军战机真正性能。

这次轰炸让苏俄方面的情况雪上加霜，原本苏俄军队的补给供应本身就不足，特别是在武器弹药方面，尽管沙俄留给苏俄的本钱不少，但是原材料的缺乏让苏俄方面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有限，现在又被炸掉了三处大型兵工厂和机场，这就让苏俄军队的弹药补给变得更加困难了，更重要的是唯一的三处飞机制造厂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砾，以后再也难以制造出飞机。

这次轰炸不仅摧毁了苏俄军队很大一部分弹药补给供应能力，让苏军再也得不到战机，同时也摧毁了三个最大城市的工业基础，而且这次轰炸还极大的震慑了苏俄高层，在莫斯科办公的弗拉基米托洛茨基斯大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差点被炸弹炸死，弗拉基米之前就已经遭到过刺杀，身体一直不怎么好，这次惊吓让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工作，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他的病情才稳定下来，才又开始继续工作。

华国空军对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的大规模轰炸让苏俄高层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发出来，在一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和托洛茨基两人直接杠上了，弗拉基米认为现在这个时候要坚决抵挡盟军的进攻，苏俄绝不妥协，但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几个高层却认为苏俄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已经不能再打了，唯一能保全苏俄的办法就是与盟军进行和谈，双方意见完全向左，于是就大吵起来，这次会议也闹得不欢而散。未完待续

第777章威逼霞飞

12月16日这天盟军对苏俄三大城市的战略轰炸起到的效果非常显著，轰炸结束之后，根据各部前线战场的情报显示，苏俄对前线军队的补给大大减少，苏俄前线军队获得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其他作战物资比以前更少了，这让很多老兵想起了从前沙俄时代，现在的情况比沙俄时期更惨，尽管那时候几个人用一支步枪，但前线士兵好歹还有一口饭吃，现在不仅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就连粮食也是一天比一天少。

以前苏俄前线各部队的士兵都是一天吃两顿，主要是为了节省粮食，毕竟苏俄受到各国全方位的封锁，再加上这几年俄国一直在打仗，又再闹革命，不仅工业生产严重受到影响，就连农业生产也几乎陷入停顿，现在很多粮食都是苏俄从地主和贵族手里抄家抄出来的。

可是自从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同时被盟军空军轰炸之后，苏俄前线军队的士兵们的口粮就从每天两顿减为一顿了，也就是一块面包。不仅是粮食上的减少，已经有好几天，苏俄士兵们已经没有得到过弹药补充了。

粮食短缺，再加上弹药缺乏和寒冷的天气，让苏俄士兵们的士气急剧下降，苏俄军队中做思想工作的军官们都磨破了嘴皮子都没有办法让士兵们恢复士气、恢复战斗力，毕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没有粮食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怎么打仗？自古以来，粮草就是军心和士气的保障。就算理想再伟大、再丰满，可没有粮食的现实情况还是让前线的苏俄军队战斗力大减。按照这样下去，苏俄方面坚持不了多久。

轰炸计划第一步执行完毕之后的两天。铁血调查局俄国分部的情报人员陆续将轰炸的效果汇报到盟军统帅部，蔡锷看到报告上写着轰炸的效果非常好，列宁格勒等三个大城市的工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

蔡锷连续接到前线传回来的报告之后心情大好，前线各**队报告，这几天的进攻势头很好，苏俄守军战斗力大减，刚开始进攻没多久，苏俄很多处防线就直接崩溃，许多苏俄士兵直接举起白布投降。他们投降只为一口吃的。

这天上午，在爱沙尼亚的比利时军队又向盟军统帅部发来一封战报，战报上写着昨天气温骤降，造成了楚德湖湖面上大面积结冰，冰层很厚，估计坦克在上面跑都没问题，这个情况让有利的局面向盟军方面开始倾斜了，比利时军队组织了两万人坐在楚德湖的冰面直接插到了苏军的东南方，对苏军布防在芬兰湾和楚德湖之间的防线左后侧方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苏军为了不被前后夹击，再加上缺衣少食、又缺乏武器弹药，不得不向东面的列宁格勒撤退，如此一来。一直坚守在芬兰湾与楚德湖之间长达半年的苏军防线就这样被瓦解了。

蔡锷看了这份报告大笑：“哈哈哈好好好，这回比利时人干得不错，还知道利用湖面结冰的情况把部队送到苏俄人的侧后方！”

这时张孝准刚好走进来笑道：“松坡。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蔡锷笑道：“北方的战事取得了最大突破，昨晚爱沙尼亚那边气温下

降了十几度。这造成了楚德湖湖面大面积结冰，比利时人一看这个情况正好有利。于是就组织了两万人坐在冰面上一直滑到了湖对岸，这两万人出现在苏俄人的左侧后方将苏俄人吓得屁股尿流，这不，苏俄人已经向圣彼得堡撤退了！”

张孝准说道：“是不是应该准备圣彼得堡战役了？”

蔡锷点点头道：“没错，是应该给苏俄人一点点厉害瞧瞧了我们打下圣彼得堡，我看他们还有多少底气！”

刚刚说完，门口就传来一声：“报告！”

“进来！”

一个通讯副官走进来立正报告道：“将军，收到最新情况，在波兰东南部的法国人这两天没有任何动静，一直在与苏俄人进行对峙，原本按照统帅部的命令，他们必须在15号之前对苏俄防线发起进攻的，但是他们只是在15号那天动用了一个师的兵力发动了一个小规模的进攻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动过进攻，现在时间过去了四天了，他们依然还没有任何动静！”

蔡锷听了眉头一皱，对坐在对面的张孝准说道：“看吧，麻烦事来了！”

张孝准问道：“你准备怎么处理？”

蔡锷思考了几分钟，最后喊道：“来人！”

一个作战参谋走过来立正道：“到”

“给法军指挥官霞飞下令，限他在月底之前攻下利沃夫，否则军法从事！”蔡锷下达了这样一个极其严厉的命令。

停顿了一下，蔡锷对张孝准说道：“让第八军团杨杰率部推进到维斯瓦河上游东岸，做出随时准备向法军后背进攻的势态，这法国人想以身试法，我倒要他看有没有这个胆量，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意思！”

张孝准也觉得是要给法国人一点厉害瞧瞧，如果这次不教训一下法国人，以后其他各**队肯定会争相效仿，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他答应道：“明白！”

维斯瓦河呈一个“s”形状从南至北贯穿着整个波兰，它是波兰最长的河流。全长1047公里;流域面积192000平方公里，占波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发源于贝兹基德山脉，流经克拉科夫、华沙、托伦，最后在格但斯克流入波罗的海。

维斯瓦河的上游就在波兰的东南部，这里距离苏俄防线并不是很远，河东岸与苏俄方面之间的面积就是二十万法军的防区。现在华军第八军团杨杰部推进到维斯瓦河东南，一旦华军第八军团向法军背后展开进攻，除非法军向苏俄守军投降，否则二十万法军绝对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法军司令部。

霞飞正叼着烟斗坐在指挥部门口晒着太阳，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前面草地上一队骑士正在进行赛马比赛，两侧站满了士兵和军官们，霞飞坐的位置周围都没有人挡着，他视野刚好可以将整个比赛的过程看得一清二

楚。

就霞飞正看得起劲的时候，一个参谋人员过来汇报：“报告元帅，华军第八军团突然出现在我军后方，现在他们已经度过了维斯瓦河，正在我军后方构筑阵地，与我军尾部相距不过几百米！”

霞飞听了汇报之后没有当一回事，摆摆手：“他们来了就来了吧，别管他们，别挡着我，正是精彩的时候，快让开让开！”

那参谋走到一边，但还是忍不住提醒道：“元帅，如果华军第八军团向我们后方进攻，那我们就会全局覆没的危险啊！”

霞飞听到这里顿时打了激灵，立即站起来追问：“你刚才说什么？华军距离我军后部有多远？”

“只不过几百米！”

霞飞的脸色瞬间巨变，大声咆哮：“他们想干什么？蔡锷想干什么？他想窝里斗吗？”。

他的大声咆哮引起了指挥部和外面正在观看赛马比赛的军官和士兵们的注意，这时又有一个参谋走过来向他报告：“元帅，盟军统帅部来电！”

霞飞喘了一口气，说道：“念！”

“是！”那参谋答应一声就打开文件夹念道：“限令你部于月底之前攻下沃立夫，否则军法从事！”

霞飞听了电报的内容，瞬间明白了第八军团越过维斯瓦河并在他二十万法军背后构筑工事的目的了，这是要用枪顶着他的后背，逼着他跟苏俄人决一死战啊，如果不从，等待他的可能就是逮捕，如果反抗，那么身后华军第八军团就会将二十万法军全部剿灭。

霞飞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他很清楚蔡锷这一招的厉害之处，如果他不能在月底之前拿下利沃夫，那么蔡锷肯定会派人过来将他逮捕，如果他敢反抗，他手下的将领们就会反了他，将他绑起来送去盟军统帅部听候发落，因为他们都不想被华军剿灭，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命，绝对会把他霞飞抓起来送到蔡锷那里！

霞飞知道，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再耍无赖，赖在这里不挪窝，蔡锷肯定会想方设法整死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蔡锷的要求，发动法军对苏俄防线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苏军防线，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利沃夫进军，并且在月底之前拿下利沃夫，这样他才能安然无恙，否则等待他的是什么，他还真不敢想象。

想到这里，霞飞叹了一口气对参谋下令：“去通知全军所有军长、师长们赶来开军事会议，务必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赶到！”

“是，元帅!”

霞飞也是战争经验很丰富的老将了，他知道要打这种规模的战役，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计划，而且要计划得很仔细，将各个方面考虑进去，所以必须要先让参谋们把作战计划做出来，这个工作自然交给参谋人员。

第778章侮辱

在蔡锷的逼迫下，霞飞不得不下令法军向苏俄防线发起进攻。12月19日，法军进攻苏军沃立夫西北防线，苏军在缺弹少粮的情况下坚守三日，并且还在一次法军撤退的时候适时发动了反击。

此次进攻，法军不但没有讨到便宜，反而还被苏军打了一个反击，损兵折将的同时又丢失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草，这让苏军发了一次小财，法军对面的苏军用这些缴获又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了。

得到消息的蔡锷拍着办公桌大怒：“废物、废物、除了找女人，法国人还能干什么？那些法国人被俘虏了、被杀了也就罢了，可惜了丢掉了那么弹药和物资，苏军缴获了那么一大批物资，又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法国人这不是资敌吗？真是混蛋！”

张孝准笑道：“松坡，法国人没有全线崩溃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的苏军可不是以前的俄军，尽管在装备和军事素质上比不上德军，可以也依然不是法军可以撼动的，而在战斗意志方面，苏军却要比德军高一个等级，两厢比较一下，苏军却不会比德军差多少，法国人在苏军面前能讨得了好？”

蔡锷气哼哼道：“这些法国人实在太没用了，没有他们还好，仗照样打，可他们在这儿却是白白浪费粮食，我考虑了一下，倒不如让他们回法国去，这种军队给我也不要！”

张孝准笑道：“我看着倒是不用着急，这不是还有半个月的期限吗？倒不如让法国人打完这一仗，如果他们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攻下利沃夫，那就让他们留下，如果攻不下，那就让他们滚蛋！只不过，就让他们这么回去，倒是便宜他们了”。

蔡锷忙问：“哦？不知道韵农有什么想法？”

张孝准想了想，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于是道：“法国人的战斗力太差了一点。如果让他们滚蛋，那我们在西南方向的兵力就稍显薄弱了一些，我看不如这样，用大功率电台给霞飞发明码电报。提醒他一下，距离拿下利沃夫的规定期限已经不足半个月，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拿不下利沃夫，就让他带着他的破烂军队滚回去发过去，我们这里就不留他的军队浪费粮食了！”

蔡锷听了张孝准的话之后目瞪口呆。“这、这，韵农，你这招太狠了一点吧？如此一来，法国人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拿不下利沃夫，岂不是丢尽了脸面？你这是逼着他们跟法国人死磕啊！这一招一方面可以让法国人自己去逼着自己人跟苏俄人拼命，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其他各**队一个警告，如果他们想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我们就用这一招对付他们，他们如果不想丢进脸面，只能拿出全部的实力对付苏军。不得不说，你这招太狠、太妙，好好好”。

法军指挥部，霞飞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这次进攻苏军防线不仅没有撼动苏军的防线，反而被苏军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法军损失惨重，损失了近两万人，还丢失了大量的军械物

资，这怎能不让霞飞气恼？

“怎么啦？一个个都没精神，难道你们昨晚都去女人的肚子上干活了吗？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倒好，用一个大败仗来回报我！”

霞飞气呼呼大骂一顿，骂到这里还不解气，又道：“距离月底已经不足半个月了。我可提醒诸位，如果我们在月底之前没有攻下利沃夫，盟军统帅部那边肯定不会让我好过，我在不好过之前一定不会让你们好过，都听明白了吗？”

会议室内的各级将领都被霞飞骂得狗血淋头，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默不出声。这种情况让霞飞更加恼怒，刚要继续发火，就看见一个参谋走进来。

“报告元帅，盟军统帅部用明码发来一封电报！”

霞飞闻言皱眉道：“这个蔡锷又想干什么？怎么会用明码？他在电报中说什么？”

参谋道：“蔡将军在电报中说，提醒元帅一声，距离规定的期限只有半个月了，希望元帅不要记错了时间，如果元帅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达成完整战斗任务，他也不会惩罚元帅，只请元帅带着您的废物军队滚回法国去，盟军统帅部不养废物，他还说就算养二十万头猪还能杀了吃肉，养二十万法军废物不但打不了胜仗，还会连累友军，这样的破烂军队不养也罢！”

霞飞听了参谋的话之后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身体摇摇欲坠，嘴里喃喃自语：“混蛋、混蛋啊！他竟然用明码发这样的电报，他竟然这样侮辱我们法军”。

不仅霞飞差点气得吐血，两侧的法军将领们更是群情激奋，一个个拍着桌子站起来大叫，更有人叫嚣着要给蔡锷一个教训，一时间会议室内如同泼妇骂街一般的热闹。

“那个东方猴子竟然骂我们是废物，我明天就带着我的师杀过去，杀到华沙，将他俘虏，我倒要问他到底谁是废物！”

“东方的野蛮人这样侮辱我们，我是忍不了的，优雅的法兰西绅士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我要找他决斗！”

“他竟然暗骂我们比猪都不如，真是太混蛋了！”

将军们一个个大骂着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一个比一个的声音大，霞飞被吵得头晕眼花、胸闷气短。

实在忍不了了，霞飞大叫道：“够了，都够了！”

将军们看见霞飞发怒，都停了下来，一个个看向他。

霞飞喘着粗气道：“瞧瞧你们这副窝囊模样，也难怪蔡锷骂你们一个个都是废物！先生们，尊严是自己挣来的！我们总是失败，我们总是打败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勇敢一回？我们为什么不能打一次胜仗？是我们这些人的统帅能力和指挥能力不行吗？不不不，我并不这么看，我们的将军们的统帅能力和指挥能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们不比任何国家的将领差多少，那我们为什么总是失败呢？是因为我们承受不了损失，是我们的士

兵不够拼命，士兵们怕死，军官们怕死，这才是我们总是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在收复国土之战起家，我们用惨重的代价收复了大片的国土，这说明我们不是没有战斗力，是我们没有把战斗力发挥出来，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对士兵们必须要严格要求，加强军纪的事情必须得到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将这件事情当做头等大事来对待！先生们，想让别人尊重我们，首先我们要做出一些让别人敬佩的事情出来，我们要向华国人证明我们不是废物，我们没有浪费粮食，但凡你们每个人还有一点点血性，就应该带着你们的手下去跟俄国人拼命！而不是在这里跟我说你很愤怒，这没用！把你们的愤怒发泄在苏俄人身上去吧！”

　　蔡锷和张孝准的这一招实在太狠了，比让第八军团盯在法国人后面还狠，就算法国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拿下利沃夫，法国人灰溜溜的滚回法国之后，法国人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这件事情会成为其他各**队的前车之鉴，为了不让自己的军队也和法国人一样被人嘲笑，不想丢尽脸面，各**队都不敢再出工不出力。

　　霞飞不想自己成为各国的笑柄，也不想让他手下的军队成为别人眼中的废物，他知道他必须要拼命，他的军队也必须找苏军拼命，不拼命不行，否则就无颜回法国。

　　1月24日，在霞飞的组织下，法军再次集结三万人对苏俄防线发起进攻，为了避免上次被苏军抓住机会反击的情况再次发生，这次霞飞和法军参谋们制作了严密的作战进攻计划，防止苏军再次打防守反击。

　　在乌克兰西北防线上，法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苏军防线的前沿阵地前方躺着很多法军士兵的尸体，苏军阵地上也有很多苏军士兵的尸体，各段战壕都被法军炮弹炸得满目狼藉。

　　如果是在以前，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法国人早就撤退了，可是现在却不是，法国人在伤亡极其惨重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撤退，苏军知道法国人这次要拼命了，法国人这次连续几天的猛烈进攻将苏军的弹药耗光了，接下来的战斗将变得更加残酷。

　　等待法国人的是什么？是白刃战！但法军再次发起进攻的时候，剩下的苏军全部躲在防炮洞内，进攻前法军开炮了，铺天盖地的炮弹砸在苏军阵地上、战壕内。苏军阵地遭受着炮火的蹂躏，到处都是弹坑。

　　当半个小时的炮击停止后，法军士兵端起步枪冲向苏军阵地，剩下的苏军士兵躲在防炮洞内一动不动，直到法军快要冲到阵地上时，苏军士兵们才端起没有子弹的带刺刀步枪从防炮洞内冲出来迎接着刚好冲上阵地的法军。

　　白刃战就这样展开了，法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战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无惧生死的苏军在人数上要比法军少得多，但是他们硬是用刺刀将冲上阵地的法军全部干掉了，不过剩下的苏军士兵已经没有几个。(未完待续。)

第779章华山体系

华国京城、总统府。

各国财政部长会议已经在华山召开一个月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结果，会议还在进行，华国需要与各国进行商讨，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利益交换，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武力威胁，在必须要的时候要对某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萧震雷在总统府后面湖边散步着，几个保卫人员远远跟在后面，国家银行行长陈晖祖和财政部长顾大维跟随在左右两侧。

萧震雷背着手一边走一边问道：“会议进行到了哪一步了？”

顾大维介绍这次各国财政部长会议进展情况，“到目前为止，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同意华军作为国际货币履行国际贸易之间的结算功能和职责，只有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不同意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这也是目前这次会议的最大障碍！”

萧震雷说道：“你们对这种情况应该早就预料到了，你们想到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吗？”。

陈晖祖说道：“大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对英国人妥协，必须逼着英国人对我们进行妥协，英国人还欠着我们不少钱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一做文章！”

萧震雷听了陈晖祖的话点点头道：“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顾大维说道：“是的，大总统，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外交上对英国进行孤立。在具体的进行方面，我们可以联合已经同意华元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国家。共同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英国人不同意华元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我们就不同意英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我们不仅要在外交上孤立英国，在经济贸易上也要孤立英国，对英国商品进入世界贸易成员国国家要收取高昂的关税，在贸易上也要设立相关的贸易壁垒，对英国的经济进行制裁！”

萧震雷想不到顾大维等人已经都想到了要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了，这种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谁说外国人要比华国人聪明？

顾大维和陈晖祖等人都想到和做到他的前面去了，这让萧震雷很是欣慰，看来以后经济上的事情，他就不必太过操心了，有顾大维和陈晖祖两人把关，足够应付大部分情况。

他对顾大维的话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这就很好嘛，你们能够想出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能够威胁英国人。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两个机构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现在这两个举措起到的作用仅仅只是威胁英国当局，但是以后，这两个机构肯定会发挥巨大啊作用。我们只要牢牢掌握这两个组织，就能够随时为我们解决很多事情。搞定英国人的事情不能再耽搁了，这次会议的时间也开得太长了一点。尽快解决

英国人，首先让华元成立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再说。其他的事情可以等我们达到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再说”。

陈晖祖和顾大维连忙当即答应：“我们明白，大总统！”

萧震雷又问道：“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们是怎么考虑的，这个组织采用怎么样的方式组建，它的组织结构是怎么样的？它具有哪些作用？”

顾大维介绍道：“大总统，我们是想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我们商量决定将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确定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由若干名名执行董事组成，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它的组织机构由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常设职能部门等组成。

该组织的主要作用和只能是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与货币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体系等”。

萧震雷听了顾大维的介绍之后点头表示认可：“不错，还有些细节需要完善。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呢？你们是怎么打算的？这个机构的组织结构如何？它又有那些职能和作用？”

陈晖祖介绍道：“我们把世界贸易组织确定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是众多贸易协定的管理者，是各成员贸易立法的监督者，是就贸易进行谈判和解决争端的场所。负责监督成员经济体之间各种贸易协议得到执行的一个国际组织。

它的组织机构主要由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知识产权理事会、秘书处与总干事。

部长级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由所有成员国主管外经贸的部长、副部长级官员或其全权代表组成，一般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和决定涉及世贸组织职能的所有重要问题，并采取行动。任命世贸组织总干事并制定有关规则；确定总干事的权力、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以及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职责及任职条件；对世贸组织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做出解释；豁免某成员对世贸组织协定和其它多边贸易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审议其成员对世贸组织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提出修改的动议；决定是否接纳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或地区为世贸组织成员；决定世贸组织协定及多边贸易协定生效的日期等。

下设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贸组织日常会议和工作。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有创始成员和新加入成员之分，创始成员必须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新成员必须由其决策机构部长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方可加入。在部长级会议休会期间，其职能由总理事会行使，总理事会也由全体成员组成。总理事会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开会，自行拟订议事规则及议程。同时，总理事会还必须履行其解决贸易争端和审议各成员贸易政策的职责。总理事会下设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知识产权理事会。这些理事会可视情况自行拟订议事规则，经总理事会批准后执行。所有成员均可参加各理事会”。

萧震雷听了陈晖祖的介绍之后表示肯定：“你们的想法很周到，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我会支持你们！”

“多谢大总统！”

在华国联合几十个国家向英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英国担心自己被世界边缘化，不得不忍痛同意了承认华元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机构。

在华山会议的最后几天，华国方面又提议成立世界银行，规定凡是参加世界银行的国家必须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各国纷纷加入。

接下来就是商量给各国贷款的事宜，这次贷款主要以商品充当贷款款项，至少要有70%以上的贷款用华国商品折抵，剩下的才会由华国银行将款项划到各国财政部账户上。

在会议中，英国贷款了五亿华元，法国贷款了十五亿华元，比利时、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都分别贷款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款项。由于各国都急等着用钱，所以这次贷款还不能以世界银行的名义进行，毕竟现在世界银行还没有成立起来，无法行驶职能。

在会议结束之后，各国又纷纷派出代表集中到华国上海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780章二十三国

在华山会议之后，各国先后加入华山体系，华国在经济上开始主导世界经济，再加上美国四分五裂，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萧震雷对全球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最后只剩下南美洲和非洲这两个大洲，华国的势力还没有延伸到这两个大洲。

非洲很早以前就是英法德的自留地，现在德国在非洲的利益全部由英法瓜分，因此英法两国成为非洲的主人，华国想要把手插进非洲那是难上加难，而且华国经过这次大战才翻过身来，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还没有做好一口气将全球全部吞下去的准备。

萧震雷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消化掉这几年来从西方列强手中抢夺的利益，只有把这些利益吃掉并且咽下肚子消化吸收，华国才有足够的养分进行下一步。

现在萧震雷有三件大事要处理，首先就是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只有保证国内经济平稳提高，不会被战争结束而影响，如此华国才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其他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其次，苏俄的问题，苏俄的渗透力太强，只有打败它、灭掉它！如果灭不掉，那就退而求其次，逼迫它签订城下之盟。再次，就是美国的问题，以目前美国的情况来看，华国目前还不宜介入美国事务，美国已经分裂成大小十几个势力范围，现在这些势力正在互相攻伐，但规模都不太大，并威尔逊的美国政府还存在于华盛顿和纽约地区，这些势力担心他们之间打得太狠，最后会被威尔逊得了便宜。

在美国有几十万华人，美国内乱之后，各地华人为了自保，纷纷向西部迁徙，最后都在加州地区落脚，现在加州地区已经成为华人的聚集地，这里除了华人之外还有其他亚裔和西班牙、葡萄牙人以及墨西哥人。不过当地华人成为这里最大的势力，并且控制了加州的局势。

这天萧震雷在办公室里办公，王亚乔前来报告：“大总统，美国方面传来情报。加州地区的致公党和民党准备成立政权和国家！”

这种情况并不出乎萧震雷的预料，前段时间在美国的致公党和民党找到铁血调查局在北美分部负责人，请求提供援助和派出军事教官帮助他们训练军队的时候，他就知道在美国的民党和致公党可能要建立政权了，不过他还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想要直接成立国家。这倒是让他感觉有些意外，不过这并没让他惊奇，如果美国分裂成数个国家，这无疑是对华国有利的。

点燃一支烟抽起来，萧震雷起身走出办公室，王亚乔跟在身后侧随行，来到总统府后面的林间小道。

萧震雷一边走一边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亚乔汇报道：“我是刚刚收到那边的电报，据北美分部的情报，他们是昨天傍晚时分得到的消息，然后连夜派人进行调查。已经一夜的调查，这个消息已经被他们核实了，这个事情是蒋志清在前天的民党和致公党的联合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这个提议经过两党联合会议商讨之后被确定下来了”。

萧震雷没想到蒋志清竟然跑到美国去了，并且还加入了那边的民党，成为了美国民党的高层人员，这个是在他意料之外的，他对王亚乔道："久光，你把美国致公党和民党所有主要高层人员的资料给我送过来，我要看看！"

"好的！"王亚乔答应一声。犹豫了一下后又问道："大总统，对于他们要成立国家的事情，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

萧震雷道："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当然是支持，还要大力支持。不过我们要确保这个即将成立的华人国家必须要对我国友好，最不济也不能敌视我国，否则我们支持他们，到最后岂不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王亚乔点头道："大总统所言极是，不过虽然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对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影响不大，但是人毕竟是人。不是圣人，人总是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从这个方面上来说，如果这个即将成立的华人国家的领导人本身对我国不友好，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啊，我们只支持对我们友好的人，至于对我们抱有敌意和不友好那些人，我们不但不能支持，还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发展，想办法阻止这些对我们不友好的人坐上领导人的位置！"

王亚乔立即立正道："是，我完全明白大总统的意思！我们铁血调查局将全力按照大总统的指示做这件事情"。

北美华人们要成立国家的事情并没有怎么保密，这件事情很快就流传出来了，不过致公堂和北美民党并没有怎么拖拉，只用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就在1920年的2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新华共和国，国土面积包括原美国西部地区的中间地带，大约占有美国西部三分之一的面积。

新华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件事情如同一个导火索一样，顿时全世界都像炸了锅一样，而北美洲更是成了整个风暴的中心地带，受到新华共和国的启发和影响，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也在3月6日成立了印第安联合酋长国，全美所有印第安人都在美国西北部聚集，印第安联合酋长国共有十几个大部落，这十几个大部落在各自酋长的带领下联合起来成立了这个以印第安人为主要民族的国家，按照印第安联合酋长国的规定，每个大部落的酋长轮流做摄政王进行执政，每一届的摄政王执政五年，任何一个摄政王最多只能连任两届。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原美国大地上的国家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在美国南部、中部、北部、东南、东部和东北部先后成立起二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加上西部的新华共和国和印第安联合酋长国，原美国一共分裂成为了二十三个国家，这其中就包括威尔逊的原美国政府，不过各国媒体为了进行区别，将威尔逊的原美国政府称为华盛顿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

接下来，这二十三个国家在北美大地上大打出手，各自互相发动战争，目的自然是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及矿产资源。

新华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称为总统，是司徒，萧震雷在新华共和国成立、司徒被选举为新华国总统的当天就去电向司徒表示了祝贺，他还指示华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代表他向司徒表达祝愿。

对于接下来在美国大地上相继成立的二十二个大小国家，萧震雷都一一去电向这些大小国家的领导人表示祝贺，并且表示愿意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互派公使在对方国家建立大使馆。

在华盛顿的威尔逊政府得知此事之后一场愤怒，华盛顿政府很快做出了反应，向华国方面发出照会，对华国提出严正抗议，并且说美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那就是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现在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国家都不是合法政权，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一概不承认，而华国政府却在威尔逊政府还存在的时候表示与这些不合法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还承认它们的合法性，这是置华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不顾，这是破坏美国国内团结、是插手美国内部事务的恶劣表现，威尔逊甚至还在华盛顿的总统府亲自发表演说，明确要求华国方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收回之前说过的话，在威尔逊政府还没有稳定国内局势、没有统一全美国之前，不能再与其他任何不合法的美国地方政权进行接触！

华国政府对威尔逊的华盛顿政府提出的抗议没有任何的反应，在华国当局表示愿意与原美国各地成立的各大小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之后，大中华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也先后纷纷向那些北美国家伸过去橄榄枝。

北美小国家们正愁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和支持，正想睡觉的时候，华国就送来了枕头，这让这些新成立的北美国家领导人们非常高兴，他们纷纷向华国发电表示非常愿意与华国建立正当的外交关系，这有利于华国与北美大陆的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交流。

这些小国家的领导人们有的人看出来这是华国想要分裂美国的阴谋，但是也有的国家领导人没看出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美国不分裂，他们这些人就不会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元首，即便他们明白这是华国的阴谋，他们也乐得配合，双方各取所需罢了，这叫做双赢。

威尔逊在华国向这些小国家都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也明白了华国人的意图，经过调查，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华国在背后捣鬼的结果，这让威尔逊气得差点嗝屁，但是没办法，事情已经成这样了，美国分裂成二十三个国家已经成为定局。(未完待续。)

第781章大力支持

北美大陆在这几个月的变局让各国媒体都接应不暇，这几个月以来，北美大陆制造出来的新闻让各国媒体们忙都忙不过来。

北美大陆各方势力相继成立国家之后，并没有停止折腾，这些小国家开始因为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土地、矿产资源、人口而互相攻伐。

随着原本滞留在法国西海岸的美**队陆续回国，这种互相攻伐的程度变得增加激烈了，这些回到北美大陆的原美**队并没有全部接受威尔逊政府的指挥，而是加入了各个小国家，正是由于这些原美**队回到北美大陆，这让北美大陆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不堪，各小国之间互相发生战争的情况更加频繁。

这天早上上班之前，萧震雷坐在总统办公室里拿着一份报纸看得津津有味，还别说，那些记者还真是脑洞大开，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和猜测，将已经发生在北美大陆的各种大小事件推测出前因后果，这些推测虽然不准确，却也很精彩，颇有像看武侠小说一样。

这时陆征祥走进来道：“大总统！”

萧震雷闻言放下报告抬头看着陆征祥道：“哦，陆总长，你来有什么事情吗？”。

陆征祥道：“大总统，新华共和国的司徒总统发电报过来，说想跟我国商谈购买海军战舰和战斗机的事情！”

“哦？这是好事啊，他想购买几艘战舰和多少架战机？”萧震雷一边问着，一边起身指着旁边的休息区，示意陆征祥跟他到休息区坐下说话。

两人来到休息区坐下。陆征祥道：“具体的，司徒总统在电报中没有详细说。他说如果我国答应的话，他马上就派人过来跟我们具体谈一下”。

萧震雷想了想指示道：“答应他。既然对方没有明说，那就等那边派人过来了再详谈吧！”

“明白！”陆征祥答应着，犹豫了一下又道：“印第安联合酋长国也跟我们在北美的外交公使联系，说是想从我们这里购买武器弹药，除此之外，还有北美其他几个新成立的国家想要跟我们购买武器，不过他们现在没钱，问我们能不能先向我们借款，您看”。

萧震雷闻言斟酌了一番。摇头道：“款，不能借，你也知道华山会议之后，我们已经向其他国家借出很多款项，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款项可以借出去，而且这些款项并不是一两年可以收回的，所以暂时不能向外借出款项，现在北美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的政权都不怎么稳定，谁知道他们能存在多长时间？如果借出去。我国又能不能收回款项呢？所以啊，不能借款给他们，如果要向我们购买军火，可以答应他们。如果他们没有硬通货，可以考虑让他们用矿产、石油资源换军火！”

陆征祥道：“是，我明白大总统的意思了！”

过了几天。新华共和国派驻在华国的外交大使陈度明接到了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命令，司徒总统全权授权给他。让他代表新华共和国与华国商谈

购买军火、战舰和战机的事宜。

接到电报之后，陈度明知道这件事情肯定要找萧震雷。于是他好好做一番准备，然后联系了陆征祥，将新华共和国需要向华国购买武器的事情详细想陆征祥做了一番介绍，陆征祥听了之后向萧震雷进行汇报，得到萧震雷的允许之后，陆征祥才带着他来到总统府见萧震雷。

萧震雷在总统府的后花园一边走着，一边思考着问题，秘书小高走过来报告：“大总统，陆总长和新华国的陈度明大使过来了！”

“哦？”萧震雷闻言转过身来，陆征祥和陈度明正从几十米外的林间小道走过来。

两人很快走过来，陆征祥就介绍道；“大总统，这就是新华国驻华大使陈度明丈夫”。

陈度明鞠躬道：“大总统您好，到这里已经近一个月了，这段时间一直忙着筹建使馆的事情，没有时间来拜会大总统，实在失礼，还请大总统不要怪罪！”

萧震雷同陈度明握手笑道：“不怪不怪，来，我们走走！”

“好的！”

萧震雷一边走一边问道：“陈丈夫，司徒丈夫还好吗？记得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我去出访美国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年了吧！”

陈度明道：“我替司徒总统多谢大总统的关心，司徒总统身体很好，身体很康健，精神很旺盛，现在新华国草创，司徒总统国事繁重，暂时没空过来拜会大总统，司徒总统在给我的电报中说，让我向大总统致歉，等新华国稳定下来，他希望能来华国拜会大总统并进行国事访问！”

萧震雷点头微笑道：“好啊，麻烦你给向司徒丈夫转达，我真诚的邀请他前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任何时候都可以”。

“多谢大总统”陈度明连忙大说。

萧震雷又向陈度明询问了一下新华国的一些近况，双方聊得很好，很高兴。

聊了一阵之后，萧震雷将话题转入正题：“陈丈夫，我听陆总长说你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购买军火、战舰和战机的事情？”

“是的！”

萧震雷摸着身上口袋里，从里面掏出一包香烟，递给陈度明一支：“陈丈夫，抽烟！”

陈度明连忙婉拒道：“多谢大总统，我不抽烟的，您抽，您抽！”

“不抽烟好啊，抽烟对身体不好！”萧震雷说着用打火机点燃香烟抽了起来，又走了一段之后才问道：“陆总长向我汇报这件事情，也说过你们的需求，不过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跟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陈度明连忙道：“好的，大总统，我们新华国目前计划购买两艘五千吨的巡洋舰和两艘一千吨的驱逐舰

、战机二十架、陆军步枪十万支、短枪两千支、手榴弹三十万枚、重机枪一千挺。迫击炮三百门、山炮两百门、榴弹炮两百门、炮弹十万枚，子弹就不要了。我们有子弹生产线，可以自行生产子弹”。

萧震雷了点头道：“没问题。这些东西不多，除去战舰和战机之外，其他军火都有现货，你们需要的这几艘战舰和战机，半年之内就可以交付！”

陈度明犹豫了一下又道：“大总统，我们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萧震雷笑道：“陈丈夫有什么话就直说”。

“好的，大总统，我们希望贵方能够帮助我们训练这批战舰所需要的海军军官、水兵和飞行员，另外我们也希望贵国能派一些陆军教官前往新华国帮助我国训练士兵”。

萧震雷听了陈度明的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陈丈夫这个要求有些让我为难啊，派出陆军教官帮你们训练陆军的问题不大，这个可以考虑，只不过你们又要求我们帮忙给你们训练海军军官、水兵和飞行员，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了，毕竟这次的生意金额有点少啊！”

陈度明无奈道：“大总统，我们倒是想多购买一些，只是我国草创，国库暂不宽裕。因此无法购买更多的武器，所以不过无论如何还请大总统帮帮忙，如果贵国不帮我们训练海军官兵和飞行员，那我国即便是购买了这些战舰和战机。我们也没人会用，还请大总统看在我们两国是同根同源的份上，帮帮忙”。

陆征祥这时插口道：“大总统”。

刚说了几个字就被萧震雷抬手阻止了。萧震雷思索片刻对陈度明说道：“如果贵国只是购买这些武器，又要我国帮忙训练海军和飞行员。那我国在这笔生意上不但赚不到钱，还得亏本。你别急着反驳。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我国有没有赚钱了，训练一批操作一艘战舰的海军官兵就得需要一艘大型训练舰，你们一共购买了六艘，我国至少得准备三艘训练舰供你们派来的官兵训练使用，这三艘训练舰在半年之内还不能干其他事情，在训练期间舰船的维护和保养都需要钱，这还只是小头，消耗最多大头是油料、舰炮炮弹、防空武器弹药的消耗，你要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

陈度明：“这”。

萧震雷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既然贵国想多买一些武器，却又没钱，我国倒是可以考虑借给贵国一笔贷款，既让你们可以买到更多的武器，还能让你们的官兵得到训练，又可以让我国在这笔生意上不会亏本，你看如何？”

陈度明颇为意外，“大总统，贵国能还借款给我国？不知道能借多少？”

“贵国还需要购买多少武器呢？”

陈度明立即道：“如果能够借到款，我们希望还能购买一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以及四艘炮艇、四艘鱼雷艇，另外战机增加到一百架”。

萧震雷道：“那就借给你们两亿华元，不过这笔钱只能用于购买武器和相关的弹药、武器配件，不能用作其他用途”。

“这是当然，当然！”

等陈度明走后，陆征祥颇为不解问道：“大总统，我不明白，为什么

不借款给其他国家，却能借给新华国？”

萧震雷笑道：“新华国当然跟其他国家有区别，你不觉得华国在世界上太孤独了吗？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一些国家，说到底都是亲戚，欧洲国家之间基本上都是亲戚，他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我们呢？我们华国总是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不仅意识形态完全相反，就连人种相貌特征都完全不同，陆总长，我们也需要亲戚！”

“明白了！”

第782章喷气式战机

自从听说新华国向华国买了一批战舰、战机和大量的军火之后，北美各国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购买武器弹药装备军队。

实际上北美并不缺乏兵工厂，一战之前美国的工业发达程度就已经赶超西方各国了，又经过一战的大规模发展，在一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工业和造船工业都远远超过英法德等国家。

自从美国发生内乱之后，对工厂主有着仇恨心里的工人们纷纷将工厂内的机器砸毁，许多工厂厂房也被烧毁，美国各地的工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萧震雷原本还想趁着美国内乱之际把美国的一些先进的机器买买回来一些加强华国的工业基础。不过他这个想法没有实现，在他准备要付出行动的时候，美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各地工业和造船业都遭到了破坏。

既然没有了工业机械的支持，北美大陆的各个国家要想再生产武器就不可得了，现在又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为了应急，北美各国只能想办法向外界购买武器，而在一战中，华国的武器大放异彩，声名大振，因此各国都找华国购买武器。

可是北美各国都是刚立国不久，哪里有多余的钱财向华国购买大量武器？不过现在的北美大陆并不缺乏资源，很多油田和矿产才被发现，这些都是可以用来换钱的，而且美国的森林也颇多，森林资源丰富，华国目前正是在大生产建设的时候，也需要向国外出口大量的建材，又舍不得破坏环境，只能向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北美大陆的大量森林圆木就成了华国建材商人的首选。

北美大陆上的各国国家见华国连那些没什么作用、只能用来建造木屋的森林圆木都可以卖出好价钱，纷纷砍伐圆木卖给华国、又将石油、各种矿石卖给华国换取华元，然后用华元向华国购买武器武装军队，从而攻伐周边其它国家。

欧洲各国见华国居然把武器装备卖到北美大陆去了。也都开始动脑筋在北美开拓武器销售市场，一时间国际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数百个武器商人，这些商人或以代理人的资格向北美大陆各国国家兜售武器装备，或以武器公司的名义将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卖给北美各个国家。不过华国的武器装备始终占有北美大陆武器销售市场的一半以上，特别是高端武器市场，例如制造工艺精良的步枪、手枪，华国出售的原装货价格都稍高，但是很多北美人都喜欢。并且收藏。而质量稍差、且容易出故障的欧洲各国武器价格偏低，占据了近一般的市场。主要是因为便宜。

在重武器方面，华国和欧洲各国的竞争几乎平分秋色，华国重武器质量好，特别是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山炮、榴弹炮等等，正因为质量好，结实耐用，精确度很高，所以价格上肯定要高一些，而欧洲各国生产的这些重武器。在质量上同样比不上华国原装货，精确度也不如，造作上更会繁琐，不过凡事重武器，售价都比较高，例如一门山炮的价格就要数千华元，而欧洲各国生产的一门山炮在价格上只有华国货的八成，这也是不少

北美国家喜欢欧洲货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武器装备上，华国货和欧洲货各有各的优势。华国货是质量好，价钱高，而欧洲货是质量稍次，价钱却便宜。

而在高端武器方面。华国方面的优势却不是欧洲各国所能比拟的，例如：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这两种武器操起起来绝对不是一两个人都可以的，必须要多人配合，而它们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也要比轻重机枪和火炮要高得多，华国是最先研发和制造高射机枪、高射炮的国家。在欧洲各国开始研发制造这两种武器时，华国已经在这两种武器上更新换代了好几次，因此在技术和工艺上要超过欧洲各国甚多。

除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之外，华国在其它高端武器方面的制造技术也要强于欧洲各国，特别是战机。

在造船业方面，华国不敢说已经达到英法德等国，但是在战机的制造方面，华国的战机屈居世界第一，这是没有任何疑虑的。现在华国已经将第一代战机全部淘汰，空军部队已经全部换装成第二代战机，而华国的战机研制技术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代，第三代的战机研制技术早已经作为储备技术封存起来，等以后各国的战机制造技术达到第二代战机的成熟技术，华国空军就全面换装成第三代战机，总之，在技术上要永远保持领先状态。

现在华国正在着手研制第四代战机，但这是保密的，各国还以为华国的技术就仅仅只在第二代战机为止，实际上华国早就研制出了第三代战机，现在在进行第四代战机的研制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将第四代战机研制成功已经不远了。

却不想这天到来得很快。这天，军方装备部负责人蔡国栋和华国飞行器研究所所长楚河东来到总统府向萧震雷汇报工作。

萧震雷见他们俩到来，请他们就坐，问道："今天两位一起过来，难道有什么要事？"

"大总统，这次我们要汇报的是一件大喜事！"蔡国栋说完后对楚河东道："你跟大总统汇报这件事情吧！"

"好的！"楚河东答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萧震雷道："大总统，我们终于将第四代战机研制成功了！"

"什么？第四代战机研制成功了？"萧震雷坐不住了，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

楚河东肯定道："是的，大总统，成功了，我们研制出了第四代战机，也就是第一代喷气式战机啊！"

萧震雷大喜，连声道："好好好，太好了！楚所长，你们研究所的功劳甚大，对那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们一定要进行重赏，要重赏！"

萧震雷不能不激动，在欧洲国家都还在全部使用第一代战机，而且还没有全面装备的时候，华国已经研制出第一代喷气式战机，在技术上已经高出欧洲各国一个时代。喷气式战机的性能与螺旋桨飞机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螺旋桨战机的速度是有极限的，

经过华国科学家们的长时间研究，在第三代战机研制出来之后，螺旋

桨战机想要再提升飞行速度的可能性不大了，因此转而研发喷气式战机，靠风洞原理推动战机前进，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这在理论上可以让战机的速度突破音障。

喷气式战机的出现在飞行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让飞机的速度大大增加，在灵活性上也大大增加，尽管在有些方面它还不能取代螺旋机飞机，但是在飞行速度上的大幅度增加就无疑增加了飞机的作战性能。

萧震雷说到这里，连忙问道：“你们进行过飞行试验了吗？”

蔡国栋说道：“已经进行过三次飞行试验，都很成功，试飞员在试飞的过程中已经对这款喷气式飞机的性能进行记录，看情况还不错，尽管有些小小的瑕疵，但大的设计方面的问题没有，那些小瑕疵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改进！”

萧震雷平复一下心情，点点头道：“好，只要试飞成功就行了，在设计上没有大问题，其它小问题倒是无关紧要，组织科研人员改进就行了。另外这是我们研制的第一款喷气式飞机，一定多试飞试飞，在研制技术上要达到成熟的程度才行，在试飞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小问题都要随时改进，在这一款飞机上的研制技术达到成熟之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新战机的研制工作！”

楚河东连忙答应：“是，大总统！我们一定会努力改进的！”

萧震雷点点头，心里却想着要去看看喷气式飞机试飞情况，于是问道：“楚所长，我想看看这喷气式战机的试飞情况，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可安排一下？”

总统要看试飞的情况，这是大好事啊，这说明总统极为重视，楚河东当即道：“大总统，只要您有时间，我们随时都可以安排，一切以您的时间为准”。

萧震雷走到办公桌前按了一下电铃，不久秘书小高走进来道：“大总统有何吩咐？”

萧震雷道：“你去跟杨永泰说一下，三天后我要去看战机试飞情况，让他把三天后的工作安排往后挪一挪”。

“好的，大总统！”

等小高走后，萧震雷对楚河东道：“那就定在三天后，到时候你们安排一下，多让几架同时起飞，我想想看看这款战机在空中的作战情况，以及它完成战术动作的情况”。

楚河东答应：“好的，大总统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安排！”

三天后，萧震雷前往东北的一处空军基地观看第一代喷气式战机的试飞情况，飞行器研究所一共安排了六架第一代喷气式战机进行试飞，并且在空中完成各种战术动作，试飞的情况出乎萧震雷的意料的好。(未完待续。)

第783章直升机

萧震雷看着天空中的几架喷气式战机在飞行员的驾驶下进行着各种战术动作，这些战术动作显然是经过训练的，因为这些战术动作不是螺旋桨战机可以做得出来的。

萧震雷一边看一遍点头道：“不错不错，这比螺旋桨飞机快了一倍以上啊！”

在旁边的楚河东介绍道：“这是肯定的，大总统，我们第三代螺旋桨战机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了五百多、接近六百公里的时速了，但是当螺旋桨的转速和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靠加快螺旋桨转速使飞机更快了。因此，在飞行速度上，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速度要明显高于螺旋桨飞机，现在我们这一款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960公里，飞机上装有两门航炮，以它的速度优势，只要飞行员的架势技术和操作技术训练达标，它一架至少可以对付三架我们最先进的第三代螺旋机战斗机”。

楚河东的介绍让萧震雷想起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1942年定型生产的“彗星”喷气式战斗机，该机使用的喷气发动机可产生2000千克推力，飞行最大时速可达953千米，装有2门航炮。“彗星”参战是在1944年的一天，“彗星”便以它独特的高速优势一举击落了3架美国先进的战斗机p-5**1，紧接着又“干掉”了2架b-17轰炸机。一时间，“彗星”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战场上声名大噪。然而，喷气式战斗机毕竟还是一项崭新的技术。“彗星”除在速度上占有优势外。许多方面的性能远不及当时优秀的活塞式战斗机。同盟国在研究了解“彗星”后，很快找到了它的弱点并进行了坚决巧妙的反击。使“彗星”无法发挥作用，成了“短命鬼”。

楚河东接着又介绍道：“我们这款喷气式飞机烧的并非是汽油。而是煤油！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工作原理和活塞式发动机有所不同，它的燃烧过程并不是间断进行的。燃料点燃，以后就可以燃烧到发动机断油。所以，不要求燃料有相当好的蒸发性，烧汽油就显得大材小用了。不但这样，现代喷气式飞机飞得高、而且速度快，于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处在高空飞行的飞机，因为空气相当稀薄，大气压力也小。而且燃料处于低压状态，通常在这种环境下，假如以汽油为燃料，油箱以及油路中的汽油就会马上沸腾，从而产生许多油蒸汽，阻塞油路，造成“气塞”。发动机也会由于得不到燃料而在空中停车，从而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飞行事故。为了防止“气塞”出现，喷气式飞机也只能采用沸点比较高、而且不易蒸发的煤油作燃料了。此外。煤油的润滑性要比汽油好得多，而汽油会使发动机各个机件润滑性能变差，极大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因此这也是喷气式飞机烧煤油的另外一个原因！”

萧震雷一边听着楚河东的介绍。一边观察着飞机的情况，通过观察这几家喷气式战斗机，萧震雷也发现了这款战斗机除了飞行的速度之外。在其他不少方面也不如螺旋机战机，于是说道：“楚所长。这喷气式飞机除了速度和高度上比螺旋桨战机有很大的优势之外，在其他方面好像都不如

螺旋机战机啊！”

楚河东也不避讳。直接说道：“是，原来大总统也看出来了，我们研制的这款喷气式战斗机除了速度和高度之外，在其他方面确实还不如螺旋机战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款飞机还没有最后定型，我们也只生产制造了这六架，主要是要来检测飞行的性能，便于进行改造，我相信经过我们的改进之后，这款战机在其他方面的性能将要远远超过螺旋桨战斗机！”

萧震雷肯定了楚河东的说法，他说：“不错，这些不足都是可以进行改进的，剩下的事情就看你们研究所的了！”

楚河东又道：“大总统，我们研究所还研制出了一种新式螺旋桨战机，这种战机是在蔡部长的指点下进行研制的，我们认为这种螺旋桨战机在低空领域对地面作战有着很大的帮助，根据用途的不同，它还可以进行改进成运输功能”。

萧震雷道：“哦？还研制出一种飞机？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让他们试飞一下看看！”

“好的！”

其实萧震雷听了楚河东的话之后就有一种预感，楚河东他们研制出来的这种飞机是经过蔡国栋指点的，而且是用于低空作战，这款飞机可能就是直升飞机。

在楚河东派人将这架飞机开出来之后，萧震雷一看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这确实是一款直升飞机。

萧震雷指着那家刚分过来的直升飞机道：“这”。

楚河东笑着介绍道：“大总统，这就是我说的新研制的螺旋桨飞机，我们叫它直升飞机！它可以原地起降，突出特点是可以做低空（离地面数米）、低速（从悬停开始）和机头方向不变的机动飞行，特别是可在小面积场地垂直起降。这些特点使其具有广阔的用途及发展前景。在军用方面可以广泛应用于对地攻击、机降登陆、武器运送、后勤支援、战场救护、侦察巡逻、指挥控制、通信联络、反潜扫雷，这是它的优点，它也有缺点，缺点是当前直升机相对飞机而言，振动和噪声较高、维护检修工作量较大、使用成本较高，速度较低，航程较短。而这一款就是武装直升机，您看它机身窄长”。

直升机还可以用于民用方面，短途运输、医疗救护、救灾救生、紧急营救、吊装设备、地质勘探、护林灭火等等。

武装直升机可分为专用型和多用型两大类。专用型机身窄长，作战能力较强；多用型除可用来执行攻击任务外，还可用于运输、机降等任务。

楚河东又介绍道：“武装直升机可用以攻击地面、水面和空中的点状或面状目标，软目标或硬目标。包括坦克、装甲车辆、雷达站、炮兵阵地、通信枢纽、前沿哨所、简易工事、滩头阵地、水面舰船、水下潜艇、地面有生力量以及低空飞行目标等。可以说凡是敌方目标，只要是火力能奏效的都可以攻击。

可在野外未经任何准备的场地起降，能在空中稳定悬停，不受地形、

地物限制，可敏捷地改变航线、飞行高度、速度和姿态，因此可在战区的任一指定地点迅速集中或展开，可选择有利的地点或状态，对敌进行攻击或作机动规避，这是任何其他地面和空中的武器装备无法比拟的。固定翼飞机虽然飞行高度、速度、重量等远远超过直升机，但起降要依赖机场；而机场建设的周期长、费用高!

　　它还有着突然的攻击性，它可以在很低的空中飞行，这不容易被敌军侦查到，这固定翼飞机在高空飞行容易被侦查到。

　　另外，它还可以在需要的时间对关键的目标从各个方向实施反复攻击，武装直升机相对地面各种武器具有时间上的快速性和空间上飞越地面障碍的高度机动性，可以快速集中、机动和在指定地点作战，巧妙地活动于整个战场；可使用不同武器，对前沿和纵深内的各种目标，从各个方向和角度上反复实施攻击。武装直升机充分利用靠近前沿的加油装弹点及时补给，对敌实施持续的空中火力攻击，这样往往可收到良好的作战效果。即使在战斗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利情况时，武装直升机也可随时迅速后撤。

　　同时，它可以与其他地面部队进行协同作战，我们发现它对付敌人的坦克、装甲车、碉堡和地堡时特别有效，虽然没有经过实战，但是我们也进行过相关的试验，装在武装直升机上的航炮和火箭弹可以很轻易的摧毁敌人的装甲目标。

　　而且它还可以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例如没有装备防空武器的水面舰只遇到它肯定得倒霉，它在反潜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

　　其实楚河东说的这些，萧震雷都清楚，只不过现在听着楚河东介绍，他也不便打断，等楚河东介绍完毕之后，萧震雷道：“这款武装直升机研制成功多久了？试飞效果如何？”

　　楚河东介绍道：“已经有一个月了，现在我们已经制造了两架，正在测试各种作战性能，同时也在收集它的不足之处”。

　　萧震雷笑道：“这很好嘛，我看这款武装直升机很不错，如果能够想办法克服它的一些弱点，可以考虑让军方采购一批用装备部队，有机会的话看看是否可以用于实战，让实战来检测他的作战能力！”

　　楚河东连忙道：“明白明白，我了解大总统的意思，我们一定克服种种困难，尽快让这两款战机的制造技术和作战性能达到成熟状态，我们绝不辜负大总统的希望！”（未完待续。。。）

第784章军费没了

喷气式飞机和武装直升机的研制成功过让萧震雷很高兴，毕竟科技力量的提升总是好事，尽管这两种武器才刚刚研制出来，还存在着这种或那样的问题，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全面装备部队的，但这总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萧震雷对飞行器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很满意，指示楚河东等人要集中科技力量和技术人员尽快将这两种武器的缺点和不足都找出来，然后进行全面的改进，争取让它们能够适合战争的需要。

然而此时在东欧战场上，盟军正与苏军进行了生死大战。

自从去年11月份盟军发动冬季攻势开始，蔡锷使用激将法、侮辱法让法国人与苏军进行殊死搏杀开始，盟军在东欧战场上就对苏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一方面蔡锷指挥盟军从地面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又派轰炸机群对苏俄各个城市的兵工厂和各种机械工厂进行轰炸，这不仅让苏俄在武器弹药制造上几乎陷入停顿、甚至全面停产的地步，而且还前面苏军很长时间得不到武器弹药的补给，顽强的苏军士兵们不得不用刺刀与盟军士兵进行白刃战，这让苏军的损失成倍成倍的增加。

整个冬季攻势结束之后，苏军在西线已经损失了一百八十万人，其中超过八十万被俘虏，一百万被歼灭。苏军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伤亡，主要是因为得不到武器弹药的补给，而盟军方面又是武器充足，双方势力悬殊太大太大。尽管苏军士兵和军官们都被思想武装，战斗意志顽强。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就算是铁打的也经不住盟军凶猛炮火的打击。而盟军方面的损失也不小，整个欧美国家的盟军一百二十万在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只剩下六十万了，苏军在西线只剩下三十万。

苏俄方面鉴于在冬季防御时的巨大损失，而部署在东线防御乌拉尔山脉上华军的八十万苏军又不能抽调。进入春季之后担心盟军继续发动进攻，于是又开始从各地动员年轻人参军，甚至连十三四岁的少年都被征召入伍。由于担心盟军再次在西线快速发起攻击，而西线苏军抵挡不住，苏俄方面不得不把新征召、并且还没有完成训练的新兵全部送上战场。苏俄人连十三四谁的小孩子都送上了战场，由此可见苏俄方面到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1920年2月28日。冬季攻势全面结束。

张孝准向蔡锷报告：“松坡，这次冬季攻势，各**队几乎都损失惨重，原本一共二十万人，现在已经不足六十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消耗了六十万人，平均每天消耗六千人，这么大的伤亡如果是我军部队和苏军部队，绝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种程度的伤亡出现在欧美各**队当中，已经让各**队士气跌入了谷底，恐怕在半年之内都无法让他们上战场了”。

蔡锷思索着，沉声道：“看来。接下来就要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了，第七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张孝准道：“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接过接力棒对苏军现在的防线发起攻击”。

蔡锷刚准备说要让第七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对苏军防线进攻。这时副官走过来立正报告：“两位将军，后勤军需部长李德林将军求见！”

蔡锷：“哦？让他进来吧！”

“是。将军！”

李德林很快走进来向蔡锷和张孝准立正敬礼，“蔡将军。张将军！”

两人点点头，蔡锷问道：“李德林，你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李德林脸上有忧色，见蔡锷问起，犹豫了一下汇报道：“将军，我们的军费快要用完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后勤补给最多只能支撑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只能停战”。

蔡锷脸色一变，急切道：“军费怎么会这么快就用完了？我们可以有着德国赔款的百分之二十作为支撑的啊！”

李德林吞了吞口水，解释道：“将军，德国向各国的总赔款也不过三十亿元，百分之二十也只有六亿元，而我们盟军的总兵力可是有两百万五十万人啊，暂且不说这近半年来的武器弹药的消耗以及海军战舰、空军战机开动起来所需要的油料和损耗，就直说这两百五十万人每天的消耗的粮食和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六亿元经不住多久折腾啊！”

“两百五十万人？盟军有这么多数量吗？各**队加起来也只有一百二十多万啊！”蔡锷十分诧异地问道。

张孝准在旁边提醒道：“松坡，我想你大概是没有把我的远征军四个军团算进去，现在是各国联合作战，所用军费是从德国赔款中的抽出百分之二十，所以我们远征军的军费也应该算在这笔钱当中，国内大本营当然不可能给我们另外提供军费”。

蔡锷听了之后愣了愣，然后一拍脑袋，自己埋怨自己：“哎，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接着，蔡锷又对张孝准道：“松坡，两个月之内能打败苏俄吗？”

张孝准想了想摇头道：“两个月的瞬间太短了，而且我们剩下军费有限，两个月之内想要彻底消灭苏俄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不可能的，毕竟现在的苏俄几乎相当于全面皆兵，而对付苏俄最难打的不是阵地战，而是城市巷战，如果苏俄的城市都像日本的城市那样就好打，但是苏俄城市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石头房子，在欧洲这样的地区打巷战，伤亡绝对是一个恐怖数字，就算我们冒着牺牲大量兵员的风险，到最后只怕就算是胜了也胜得悲惨，战争结束后你我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

蔡锷仔细思考着张孝准的话，几分钟他问道：“韵农，你有什么想法？”

张孝准道：“我的想法是先打几场，圣彼得堡已经被我们拿下，就剩下莫斯科和基辅了，现在我方兵力距离莫斯科、基辅并不远，等我们兵逼莫斯科和基辅城下，如果到那时候苏俄方面还没有和谈的意向，我们就主动提出和谈，毕竟苏俄方面也支撑不起了，其实到现在为止，双方都吃不消了，尽管谁都没有先提出和谈，但这只不过是谁都拉不下脸面的罢了，我相信等到我们兵围莫斯科和基辅，苏俄高层就算不想和谈也不行，仗打到这个地步，苏俄的经济、工业、农业、军事都垮了，他们现在只不过是

在咬牙死撑，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接受和谈”。

蔡锷道：“如果他们不接受和谈呢？”

张孝准摇头道：“双方不可能一直这么打下去，苏俄高层也不是傻子，这样打下去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他们毕竟也是一国领导层，行事不可能做意气之争，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到时候不接受和谈，那我们就向国内请示，看能不能从东西两面同时发起进攻，如果有国内的支持，东面乌拉尔山脉地区的国防军也向苏俄进攻，苏俄方面绝对是挡不住的！”

蔡锷考虑一阵，最后还是同意了张孝准的提议，他说道：“好吧，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马上将我们情况和想法向国内报告，看看国内有什么指示和打算”。

张孝准答应：“好，这事我来办”。

电报很快发回国内，蒋百里这边接到了电报之后马上向萧震雷进行报告，萧震雷看了电报后问蒋百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蒋百里说道：“从军事角度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占尽了优势，不过蔡锷和张孝准的电报中又提到他们的军费已经快用完了，最多只能支持两个月的战争，如果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灭苏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东西两面同时夹击，而且进攻的力度要前所未有的加强，不让苏俄方面有喘息之机，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这边又得拿出大量的军费，否则这仗没法打起来！”

萧震雷思索了良久，说道：“对待苏俄这样的政权，一味地用兵不是明智之举，仗打到这个份上就差不多了，以苏俄现在的情况，难道我们还能把全苏俄人全部杀光不成？这是不行的，我看就让蔡锷他们再打一段时间，把莫斯科和基辅给围了再说，到那个时候如果苏俄方面还是不肯妥协，说不得我们就只能下狠手了！”

萧震雷这么做也是有考虑的，一战结束之后，各国都开始恢复生产，进行着战后重建工作，如果华国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苏俄发动战争，在经济上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政治上来说，让苏俄存在，也是对各国的一个牵制，让他们分心去关注苏俄，而不是把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华国、防着华国。

从另一方面来说，留着苏俄也是对华国自己的一个鞭策，留着一个敌人，可以随时把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外部。（未完待续。。。）

第785章围攻莫斯科（1）

三月天，俄国大地上的冰雪已经融化，天气好转，这给华军的进攻带来了便利，华军的机械化部队在东欧平原上纵横驰骋，行动如风，攻势迅猛异常。

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苏军缺少武器弹药的情况，华军谈坦克和装甲车在前方开路，苏军在没有克制武器的情况下，死伤惨重，防线节节崩溃，尽管苏军战斗意志顽强，可血肉之躯毕竟顶不住钢铁洪流的冲击。

3月12日，华军一部推进到莫斯科西面的奥金左?，一部推进到西北面的西姆基，还有一部推进到南面的波多利斯克，这给苏俄方面巨大的军事压力，莫斯科是苏俄的首都，如果莫斯科失陷，对苏俄政权的打击将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苏俄内部本身就不和，不少人都不满弗拉基米坐头把交椅，只不过慑于他势大，但是如果莫斯科在他的手里丢了，那么他的威望将大大降低，甚至他很多部下都不再信任他。

眼看着华军就要兵临城下，弗拉基米不得不召开高层军事会议，目的就是在与统一意见和思想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想要顶住华军的进攻，必须要发动全民的力量，做人全民皆兵才有可能，可是要做到这里一点就必须获得所有苏俄高层一致同意。

在苏俄高层会议上，弗拉基米首先介绍了当前的不利形势，向所有与会的高层人员阐述了如果莫斯科失利的后果，他在会上提出高层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发动人民起来反抗华军，坚决将华军挡在莫斯科城外，就算被华军攻入莫斯科城内，苏俄也必须全力与华军进行周旋，让华军深陷在莫斯科这个战场不能继续前进。

弗拉基米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强烈反对，托洛茨基认为苏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这些年来的战争让俄国已经倒退了几十年，经济崩溃、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几乎陷入停顿。苏俄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急剧下降。现在苏俄当务之急不是要与盟军一争长短，而是要如何保存苏俄政权，只有保存苏俄政权，才有机会将国家发展强大。

托洛茨基提议派人与盟军和谈。即便出让一些利益，在如今的局势下也是值得的，这个提议让弗拉基米否决了，他认为苏俄还没有败，苏俄还有巨大的战争潜力。完全可以发动人民将盟军拖垮拖死，托洛茨基和弗拉基米两人争执不下，其他高层又没有太好的主意，也不知道站在哪一边。

会议进行到最后，有人提议，双方各退一步，那就是苏俄领导层和其他高层以及中枢政府撤离到雅罗斯拉夫尔，其他部队坚守莫斯科，与华军在莫斯科进行决一死战，如果莫斯科失陷。那么弗拉基米就必须要同意派人与盟军和谈，如果华军在莫斯科遭遇滑铁卢，那么苏俄就继续与盟军周旋，直到将盟军赶出苏俄领土范围为止。

弗拉基米和托洛茨基两人都知道僵持下去不是办法，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明确决定，因此两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

于是，苏俄方面抽调莫斯科周围能够抽调的精锐力量进入莫斯科准备与华军在莫斯科城内城外进行殊死搏杀。

华军已经对莫斯科进行三面围困了，唯独留下东面没有派兵堵截，这让很多不想打仗的莫斯科局面能够得以从东面离开莫斯科，尽管苏俄在做思想工作方面的能力特别突出。可也没能让多少莫斯科人留下来与军队一起战斗，大部分城内居民从莫斯科东面离开到乡下躲避战火。

3月14日早上，华军对莫斯科西面的奥金左?发起攻击，为了对付华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苏军也是绞尽了脑汁，他们终于想到了一种办法可以阻挡坦克和装甲车的前进，那就是在防御阵地的前方挖掘一条反坦克战壕。

这种战壕是一条宽几米、深几米的壕沟，壕沟面向华军坦克的一侧是斜坡，而苏军这一侧是垂直的沟壁，坦克和装甲车顺着斜坡进入沟底之后就被垂直的沟壁挡住。再也前进不了，只能倒车退出壕沟，如果不及时倒车退出反坦克战壕，那么藏在反坦克战壕内的苏军士兵就会携带炸药扑上来炸掉坦克和装甲车。

华军刚开始没有注意到反坦克战壕对坦克和装甲车的巨大威胁，数十辆坦克毫无察觉的开进反坦克战壕无法前进时，坦克驾驶员们才意识到这条战壕居然有这样的作用，等坦克驾驶员们想要倒车退出战壕的时候，坦克顶上的机枪手们发现从这条反坦克战壕内窜出许多拿着炸药的苏俄士兵扑向一辆辆坦克。

机枪手们大惊，立即向这些背着炸药包的苏俄士兵开火，一时间苏俄士兵被打死了很多，纷纷倒地，但毕竟双方距离太近，一些机枪手反应不不够快，还是被一些苏俄士兵扑到坦克身前，随着一声声爆炸，一辆辆华军坦克被炸毁，不过跟随在坦克后不远的华军士兵迅速冲过来接管了保护坦克的职责。

埋伏在反坦克战壕的苏军士兵全部被消灭，但是华军坦克也损失不小，有一小半的坦克被炸毁，剩下的坦克和里面的驾驶员、炮手、机枪手、弹药手们都吓得半死，看来以后遇到这种壕沟不能随便乱闯。

这次华军的坦克损失不小，而且又有这条反坦克战壕挡在前面让坦克无法继续前进掩护步兵进攻前面的苏军阵地，指挥官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只能下令让部队暂时撤回。

这个时期的步枪基本上都是单发步枪，就算有弹夹也只能装几发子弹，有的直接装在枪膛内，如果打完就必须重新装弹，远不如自动步枪那样可以用大容量弹夹来得方便，因此拿着单发步枪在冲锋的时候很少开枪，为了就是能够留着子弹在冲进敌人阵地后开火，如果在冲锋的时候打光了枪膛内的子弹，在冲上敌人阵地之后就只能第一时间短距离拼刺刀，在冲锋的时候是没有时间装弹的，除非你能够一边快速冲锋一边装弹，只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鉴于这种情况，一旦在进攻过程中遭遇到超出意料之外的情况，就必须要终止进攻，撤回部队，等再做好详细的进攻计划之后再次发动新的进攻，毕竟没有准备的进攻只能多增加伤亡，这是任何指挥官都不会干的傻事，当然也有不把士兵的生命当一回事的军官，这种人毕竟是少数。

仔细搞清楚苏军挖掘的反坦克战后之后，华军指挥官在参谋们的协助

下也很快调整了战斗计划，既然有反坦克战壕挡在前面让坦克和装甲车无法前进，那就让坦克和装甲车停在反坦克战壕前方作为移动的碉堡为进攻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同时增加炮火打击力度，尽量为步兵的进攻减少反抗力量，同时组织各种突击小组，对苏军防御的薄弱地带进行渗透性进攻，从苏军阵地内部四面开花。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双方各有各的招数，那边苏俄方面想出一种对付华军的办法，这边华军马上换了进攻战术，让苏军在承受巨大损失的同时不得不另想办法克制华军的进攻战术。

在华军的进攻下，苏军的兵力损失十分严重，华军在阵地上抓获了大量的苏俄少年，这些少年根本还没有成年就拿着一根烧火棍在阵地上打仗，烧火棍里面还没有子弹，这些少年人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

这种情况让华军军官和士兵们都十分震惊，并马上将情况汇报上去。

在华沙的蔡锷很快接到了前方战场传来的战报，看到报告上的内容后，蔡锷忍不住摇头道：“看来苏俄的兵力和武器弹药缺乏到已经超出我们的想像了，他们竟然连十三四岁的小孩子都送上战场，这真是造孽啊！”

张孝准淡漠道：“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苏俄方面的顽强和对思想控制方面的可怕，他们现在的情况都到了要让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战场的地步，却依然不投降，而那些小孩子却心甘情愿的上战场送死，你不觉得可怕吗？”

蔡锷点头道：“是啊，这种情况却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十三岁的孩子正是最叛逆的时候，他们竟然能让这些小孩子上战场送死??????”。

张孝准笑道：“无非就是忽悠而已，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苏俄在这方面的厉害之处！对了，前方发来电报询问如何处理这些小孩子，另外对莫斯科的进攻计划是否需要调整？”

蔡锷想了想摇头道：“将他们先集中关起来，管他们吃饱！进攻计划不变，该怎么打还怎么打，攻击不能停下，我们的军费是有限的，耽搁一天就浪费很多钱，另外通知高尔察克，他那边是不是也应该动一动了，我们是来帮他打仗的，他总不能在一旁看热闹吧”。

张孝准点头答应：“明白，我会催促他的！”(未完待续。)

第786章围攻莫斯科（2）

为了守住莫斯科，苏俄高层可谓是下了血本，不仅将周边能够调用的兵力全部调来了，而且还从为数不多的弹药库存中调出一大半给守卫莫斯科的苏军使用，尽管苏军没有坦克、装甲车和战机，甚至连大口径火炮都没有，但这次苏军准备了大量的子弹、手榴弹和炸药，另外还有一些迫击炮、山炮。

为了对付华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苏俄人想尽了办法，在没有专门对付坦克的武器的情况下，苏俄人想到了将山炮进行了简单的改造，让山炮能够平射，这确实是一种对付坦克和装甲车的有效办法。

眼看着莫斯科外围守不住了，苏俄军队在华军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之前，趁夜全部撤如莫斯科城内，并在城内布置了层层防御。

莫斯科城内三四层高的小楼到处都是，这些民居小楼基本上都是用石头砌成，非常结实耐用，用作碉堡也没问题。

鉴于这一点，苏军高层就想到了将莫斯科城内这一栋栋小楼都布置成一个个碉堡，每一栋小楼内布置一个排的兵力防守。

为了增加每一栋小楼的防御力量，苏军给每一栋小楼内都部署一个排的兵力，配备有一门山炮、一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步枪、手枪、子弹、炮弹和手榴弹若干。

苏军为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们将每一栋小楼都部署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将能够平射的山炮部署在地下室的窗口，炮口从地窗面向华军进攻方向，这样可以充分保护火炮，即便房子塌了，火炮和地下室的炮兵也是安全的。

地下室的另一边派一人警戒、观察和联络，在一楼的前面五米左右挖掘战壕，战壕上铺上原木、草皮，战壕内部署若五到七人，并将地下室其他不面向华军的窗户全部堵死。战壕内的士兵可以和楼上的士兵遥相呼应。进攻的华军必将受到上下双重打击。

在第一层，苏军在窗户口部署一挺重机枪，机枪手、弹药手和手持步枪的士兵数名，这里机枪手可以直接对正面进攻的华军进行扫射。其他人可以从其他窗口开枪射击。在相连的房间之间的墙壁上打洞，方便前后几个房间的进行联系和随时支援。

在第二层，部署数量适当的士兵在各个窗口进行射击，士兵们可以从窗口向进攻的华军投掷手榴弹。

在第三层，苏军部署的是枪法比较好的神枪手。人数多少不一定，目的就是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对进攻的华军士兵进行狙击。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用楼梯接通，可以让士兵们随时上下增援。

在阁楼上或者第四层，安排的是一门迫击炮，并将房顶打开一个小窗口，给迫击炮开出一条弹道，这样既可以隐蔽迫击炮的位置，起到保护作用，又能够让迫击炮炮击进攻的华军。

这一栋栋小楼的防御部署，将苏军现有的武器。能用的都用上了，而且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在防御上几乎做到了密不透风、层层掩

护和自由的相互支援。

苏军唯一的缺点就是武器不足，如果在一栋小楼内部署至少两挺机枪，华军的进攻都将变得异常艰难。

华军夺取莫斯科城外全部阵地之后，并没有急于进攻，经过侦查部队的火力试探和侦查，华军发现在日本用过的穿墙战术不能用了，这里不是日本，这里的房子也不是木头砖瓦房子。大部分房子都是石头砌成，要在到处都是石头房子的城市中使用穿墙战术，基本上不可能，日本的房子用炸药很容易炸穿。而这里的石头房子如果要用炸药炸开，必须要使用大量的炸药。

而且这里房子都是小楼，每一栋小楼内可能藏着几十个苏军士兵，以班为单位的小股部队渗透战术面对这种情况，胜算不大。

为了彻底试探出城内苏军的防御力量，华军在3月16日这天发动的小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让华军摸清楚了苏军的防御情况，但也损失不小。仅仅一天就损失了三十多辆坦克，伤亡一千多人。

为了尽快拿下莫斯科，华军不得不想尽办法如何针对苏军的布防制定出一个有效可行的进攻战术。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按照常规的小股部队渗透性进攻，必然会遭到惨重损失，毕竟你不能让一个班的士兵去进攻一个排驻防的一座小楼，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毕竟在单兵武器方面，华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在步枪方面，华军的步枪优势是射速快一些，但这个优势并不能弥补进攻方和防守方的巨大兵力差距，在战斗素养上，华军确实要高出苏军很多，可苏军的作战意志很顽强，用一个班去打一个排，谁都不敢拍着胸脯保证可以打赢，而且城内的房屋是一栋接一栋，相互之间可以互为犄角进行掩护增援，就算特种部队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无法有作为。如果进行大规模进攻，在狭长街道上，兵力无法展开，人越多越是伤亡惨重。

华军经过一天的战斗后总结了一点点经验，发现要对城内苏军防守的一栋栋小楼进攻，首先必须清理掉对方阁楼内的迫击炮，这门迫击炮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不仅可以对华军的步兵进行炮击，而且还能敲掉华军火力增援的机枪和迫击炮。

华军停止进攻后，开始派大量的轰炸机对莫斯科城内进行轰炸，一连三天，白天从早上七点开始，到下午六点天黑之前，轰炸就没有停止过。

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够听到华军轰炸机在天空中呼啸而过的声音，炮弹从天空中落下发出一声声尖啸，特别的刺耳，随之而来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轰炸第一天，呆在莫斯科城内的苏军就感觉世界末日到来一般，从清晨一直到入夜，爆炸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到处都是爆炸，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楼房倒塌声，整个城市里被一片烟尘笼罩其中，又饥又渴的苏军士兵们躲在各个楼房里瑟瑟发抖，只有躲在地下室的苏军士兵感觉安全一点，但是如果整栋楼房都塌了，那么他们将会被活埋，这更加悲惨。

入夜之后，轰炸停止，但华军的火炮又开始发威，这让刚刚准备出来透一口气的苏军士兵们不得不再次缩回去。

一个小时的炮击让莫斯科城内再次倒塌了一些房屋，里面的苏军士兵们被埋在里面，大概只有天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炮击结束之后，华军以班为单位开始向城内渗透，借着夜色的掩护和白天轰炸的效果，华军成功地在城内攻占了一块街区，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鉴于苏军在一栋栋小楼的地下室配属了能够平射的山炮，华军没有人坦克和装甲车在前面开路，这两样东西只能成为苏军火炮的活靶子之外，没有别的用途。

面对苏军以一栋栋小楼为防御碉堡，华军除了与苏军进行争夺之外，暂时也别无他法，不过华军在武器配备方面明显要强于苏军，火力也要强大很多。

一夜的进攻让华军的收获不是很大，不过好歹也在城中站稳了脚跟，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天亮了，天亮之后，轰炸机会继续进行轰炸。

第二天白天的轰炸结束之后，苏军损失更大了，城中有许多苏军的据点都被航弹给炸榻了。不过鉴于第一天晚上丢失了一片街区，苏军在第二天晚上加强了戒备和防守，这次华军取得的战果很少。

华军指挥官得知情况后，决定等三天轰炸结束之后再按照既定的战术进攻，现在还是让轰炸机群尽可能的清除苏军一些据点。

苏军在莫斯科渡过了漫长的三天，这三天犹如深处在地狱之中，原本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在三天的轰炸下变成了一片瓦砾，轰炸结束之后，整个莫斯科城内还完好无损的建筑已经很少了。

华军在第四天发起了进攻，为了这次进攻，盟军总部给进攻的华军部队配备了大量的烟雾弹和防毒气面罩，烟雾弹一经使用，就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华军每一个以班排为单位的进攻小分队在进攻之前先向苏军驻防的小楼投掷烟雾弹，烟雾弹顿时散发出大量的烟雾，这很大程度上的阻挡了双方视线。

在宁静的街道上很快传来大量的脚步声和坦克的轰鸣声，这实际上是华军用留声机播放的录音，而躲藏在小楼内的苏军士兵们却不知道这是华军在搞鬼，他们听见大量的脚步声和坦克的轰鸣声之后，就意味华军进攻开始了，在看不见对方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华军冲过来，他们楼上楼下一起开火，可以平射的山炮、步枪、重机枪和迫击炮全部响了起来，而此时华军那边也传出大量的枪声、炮声，这让小楼内的苏军更加惊恐，开火速度更快了。

烟雾弹一枚接一枚的用掷弹筒投资过去，烟雾一个小时内都没有消散，不过一个小时过后，苏军终于发现了不正常，他们停止了射击，这时他们才发现弹药已经消耗无几了。(未完待续。)

第787章莫斯科巷战（1）

苏军被华军欺骗了，华军利用了烟雾和留声机，播放着大规模进攻的录音，在一片烟雾笼罩中，躲在一栋栋小楼内的苏军士兵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况，为了不让华军打过来，一栋栋小楼内的苏军军官下令士兵们开火。n∈n∈点n∈小n∈说，

不仅士兵们纷纷开枪，就连重机枪、山炮和迫击炮都漫无目标的开火，每条箱子里、街道上都传出大量的枪声和炮声、爆炸声。

华军也不是只放录制的枪战声音，为了做出正在进攻的真实效果，华军也安排了不少士兵向苏军躲藏的一栋栋小楼开枪。

直到一个小时后，所有烟雾散尽，苏军士兵们才发现街面山和箱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甚至连一具尸体都没有，倒是视线所过之处，到处是弹孔、弹坑，大街小巷被子弹和炮弹摧残得满目苍夷。

苏军士兵们都傻了眼，大街小巷里怎么没有一个人影，尸体也不见了？这让所有苏军士兵和军官们都极为震惊，这也让苏军中某些精明的军官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不是是什么好事。

苏军中没有人了解中国的军事历史情况，也没有人知道草船借箭，这让苏军被搞懵了，不明白为什么战斗过后会是这种情况，也许会有苏军军官和士兵自行脑补，猜测可能是华军行动迅速，在烟雾散尽之前将尸体全部带走了。

苏军不知道自己被华军糊弄了，对华军发射烟雾弹极为忌惮。烟雾弹散发出来的烟雾遮挡了他们的视线，这给他们防守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尽管华军在进攻中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烟雾弹毕竟受到华军的控制，华军想什么时候发射烟雾弹、想在哪个方向发射，都有华军控制，苏军只能被动迎战，这就是防守方的悲哀之处了，也是主动权被掌握在别人手上的悲哀之处。

华军发射烟雾弹，并且开始有了动静之后。苏军不可能不理睬，因为苏军不知道华军会在发射烟雾弹之后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唯一能阻止华军靠近堡垒的办法就是开火。将子弹和炮弹密布在华军进行的路线上，如果华军在这个时候进攻，那么华军必然会伤亡惨重，苏军也是这样想的。尽管这样有些消耗弹药。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对烟雾不理不睬，一旦被华军突入到堡垒下，这对苏军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就这样用烟雾弹大量消耗了苏军的弹药之后，华军开始了真正的进攻，首先华军决定敲掉每一栋小楼的苏军迫击炮，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如果不解决掉苏军藏在每一栋小楼阁楼内的迫击炮。华军的重武器都不能挪动，也不能开火。否则就会遭到苏军迫击炮的炮击，只有解决掉了苏军迫击炮，华军的活动才不会受到限制。

在进攻部队中，华军给每一个排配备了两门迫击炮，用来对付苏军的迫击炮和给己方进攻部队提供炮火支援，同时，给每一名战士配备的手榴弹数目也比平常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在巷战中需要大量使用手榴弹。

陈少白是一个排长，他带着他的排作为第一波攻击部队中的一个作战

单位对一条街区进行攻击，在街道的丁字路口有一栋四层高的小楼，经过侦查之后，陈少白可以确定有一个排的苏军就躲藏在那栋小楼内防守。

为了保护小楼的外围安全，苏军在小楼两侧和对面街道上的几间房子里部署了一些士兵驻防，但现在他还不清楚周围到底多少房子是有苏军士兵隐藏，要进攻对面苏军防守的小楼，首先要解决掉躲在小楼周围的苏军士兵。

在进攻信号发出之后，陈少白思索片刻便让迫击炮小组的两个炮手找来吩咐道："进攻之前，你们首先要打掉对面小楼顶上的苏军迫击炮，你们看见没有？那小楼顶上破了一个栋，这苏军有意捅破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迫击炮让开弹道，现在你们两门迫击炮向给敲掉对方的迫击炮，让对方失去炮火打击能力！记住，每门炮以最快的速度连续打三发炮弹，打完之后立即转移，如果你们这三炮没有敲掉对方的迫击炮，等对方发下你们的位置，你们就有可能反而被对方敲掉！"

两个炮手对视一眼，同时对陈少白道："排长，我们知道了！"

炮手回到迫击炮前，马上分别招呼自己的副手和弹药手架设迫击炮，在架设完迫击炮后，又进行了角度调试，两个炮手用眼神确定了同时开炮。

"嗵""嗵"两声特别的声音响过之后，两枚炮弹被发射出去。

炮手并没有立即填装第二发炮弹，第一发炮弹是试射，看看炮击的准确度，然后在根据第一枚炮弹的着地点进行射角校准。

两枚炮弹几乎是同时落地，都落在了苏军驻防的小楼周围，观察到落点之后，炮手迅速进行校准，这个时间很短很短，校准完成之后，两个人立即接过弹药手递过来的炮弹就放在炮口，松手，炮弹下滑，然后再飞射出去，紧接着又是各两枚炮弹被发射出去。

来不及观察炮击效果，两个炮手马上招呼其他人搬起家伙转移阵地，如果对方没有被击中，很快就会反击。

这次炮击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先后打出去的六枚炮弹有一枚命中了，刚好落在楼顶顶上的破洞口，爆炸将整栋小楼的阁楼都炸塌了，躲在阁楼内的苏军迫击炮手和弹药手等人自然无法幸免，迫击炮也被炸坏。这从对方此次没有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对方没事，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内进行反制。

迫击炮的炮击结束之后，李少白发现对面小楼阁楼并没有发射炮弹，由此可见对方的迫击炮已经被摧毁，于是他又找来两个炮手，对他们吩咐："看见小楼前五米处的带棚战壕了吗？那里面肯定有苏军士兵，那战壕上有顶棚，我怀疑铺设了加强防御的木料，防御力应该很不错，不过我相信那顶棚肯定顶不住连续的炮击，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对那带顶棚的战壕进行炮击，轰平它！"

两个炮手答应："好！"

迫击炮很快再次发言，迫击炮的好处就是可以进行近距离曲射，弹道是抛物线形态，不必担心中间有障碍物阻挡弹道，而山炮和榴弹炮则不行，两个炮手将两门迫击炮架设在一栋房子后面，隔着房子对小楼进行炮

击，先前已经打掉了对方阁楼上的迫击炮，现在只需要调整一下射击角度就可以对小楼前的带顶棚战壕进行炮击了。

“嗵嗵嗵！嗵嗵嗵”

两门迫击炮连续不断地射出炮弹，两个炮手也是老炮手了，打得非常准，因为有了之前的参照物，现在第一枚炮弹就命中了目标，两颗炮弹爆炸后将带顶棚战壕上的伪装掀开，草皮被炸飞了，露出光秃秃的一根根原木挡在战壕顶部，苏军士兵们就躲在战壕内，由于顶上有圆木保护，他们暂时还不惧炮击。

不过他们很快就淡定不了了，连续十几枚炮弹落在圆木上，就算是钢铁也会被炸穿，更何况只是木头呢？在连续不断的炮击下，战壕上的防护圆木也被炸飞，躲藏在里面的苏军士兵自然是无法幸免。

轰平小楼前的战壕后，炮手们迅速扛着迫击炮转移位置，这些家伙们很幸运，他们刚刚转移，挡在他们前面的房子就被苏军隐藏在地下室的直瞄山炮给轰出一个大洞，连续几炮下来，房子已经被炮弹打穿，如果他们转移不够及时，估计他们就会被苏军的山炮给轰飞了。

藏在地下室的那门山炮对于坦克和装甲车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用迫击炮却对付不了它，毕竟它藏在地下室里，只露出一个炮口在外面，就算将第一层墙体轰穿，也对它构不成威胁。要对付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摸近了将手榴弹从炮口所在的地窗塞进去，炸死那些苏军炮兵。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进攻了，由于苏军在二楼和三楼都安排了士兵以及重机枪防守，想要接近小楼，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释放烟雾弹，在烟雾中摸到小楼墙角下，再想办法冲进小楼内与苏军进行短兵相接。

随着李少白的命令下达，两个士兵用掷弹筒将两枚烟雾弹抛了出去，掷弹筒打得很准，两枚烟雾弹落在了小楼前几米处，随着哧哧哧的响声，烟雾弹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浓烟，很快将小楼前方空间全部侵占，这又挡住了苏军士兵们的视线。

李少白见状，立即下达了进攻命令，两列士兵端着步枪、机枪沿着街道两边的房屋屋檐下向对面的小楼摸过去。

大量的脚步声想起，同样有坦克发动机的声音，苏军士兵们以为华军又在故弄玄虚，因此军官们没有下令让士兵们开火，毕竟弹药已经不多了。

谁知道这次是真的，等苏军军官和士兵们反应过来之前，华军已经距离小楼只不过几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实在太短了，华军士兵很快冲到了小楼墙角下。

第788章外籍特别行动组

莫斯科西北，西姆基。

一支身着原美军军服的军队在公路上缓慢前进，现在的美国已经分割成十几个国家，这支军队也不知道算作哪一国的军队，他们就是之前一直想撤回美国的那支军队，现在还剩下十二万人，兵员损失近四成。

“嘿，汤姆，你还没死吗？”上尉吉米走到路边向汤姆扔过去一包烟，“接着，这可是华国货，别糟蹋了”。

上士汤姆接过香烟，撕开防水包装凑在鼻子下闻了闻，一脸的陶醉，随即笑道：“吉米，哪弄来的？”

吉米一脸无奈地说：“华国人想让我们去堵苏俄人的枪眼，还能不给一些东西，让我们吃饱了好去送死？”

汤姆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默默地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掏出火柴点燃，连续抽了一口，他很清楚，吉米肯定是又接到了什么作战任务，而且是很危险的那种，这种作战任务的伤亡率相当高，否则华国人不会拿出这么好的作战物资。

吉米见汤姆不说话，只好自己将话接下去：“上面布置了一个作战任务，穿过库图佐夫大街，渡过莫斯科河，进入莫斯科巴斯曼区捣毁苏军一处弹药库，为了这个任务，华军方面派人过来招俄裔组成敢死队，华国人说了，只要真正的勇士，开始行动之前每人有两千华元赏金，完成任务后再给两千，而且他们准备组建外籍兵团，完成任务后幸存的勇士将获得优先录取资格，以后每个月就有固定的薪水，作战时有远远高出薪水的作战津贴，这将是真正的职业佣兵，而且他们还承诺帮助我们将家人移民华国，享有华国正是的公民身份”。

汤姆闻言心动了，但忍不住骂道：“吗的，华国佬这是引-诱我们去送死啊，他们拿出这么好的条件。说明这次作战任务肯定是危险重重，这卖命钱不是那么好拿的啊！”

华国人一直将外国人成叫外国佬，一些外国人弄懂这个意思后也将华国人叫做华国佬，这么称呼只是用地域来称呼别人，并没有藐视和蔑视的意思，仅仅只是一个称谓。

吉米说道：“已经有不少人同意加入了，不过我还需要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人做我的副手！”

汤姆忍不住讥笑：“所以你就看上我了？想让我去陪着你们送死？”

“嘿。汤姆，话可不能这么说！”吉米辩解了一句。又道：“实际上你不能不承认华国人是有诚意的吧？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好的条件？现在北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那儿可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了，难道你想在外漂泊一辈子？拼了这一把，任务成功后就可以把家人接到华国了，以后有稳定的收入，多好？这样吧，我再跟华军那边说说，把你的酬劳提高一倍，你看怎么样？”

汤姆沉默了许久后骂道：“吗的。我迟早要被你害死！”

吉米见汤姆这么说就知道他答应了，露出笑意说：“我敢肯定你会感

激我的！走吧，跟我去领装备，这次你可以随意挑选你喜欢的家伙”。

根据华军情报部门的可靠情报显示，在莫斯科巴斯曼地区有苏军在莫斯科城内最大的一处弹药仓库，如果能够打掉这处仓库，那么苏军在莫斯科城内的防守将会出现没有弹药可用的地步。但问题是华军的情报部门没有搞到这处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而现在攻克莫斯科又迫在眉睫，所以只能派一支敢死队深入巴斯曼地区找到这处弹药库所在，难后搞掉它，鉴于东方人与苏军在外貌特征上的巨大诧异，所以盟军统帅部这次不打算派华军小股部队接手这个任务。而是从原美军中挑选一些作战经验丰富而又战斗力强悍的俄裔士兵组成一支尖兵部队接手这次深入苏军防区内部去炸掉弹药库的任务。

在西姆基的原美军军营里，吉米带着汤姆见到了参加此次作战任务的其他所有队员，一共包括他们两个在内，一共十五个人，刚好大约一个班的兵力。

“好了，伙计们，都过来一下！”吉米拍拍手招呼其他十三个士兵聚拢。

待所有人都聚拢过来。吉米指着汤姆道：“这是汤姆，相比你们当中有人认识他，他虽然取了一个地道的美国名字，可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俄裔，跟你们一样！他将作为我的副手，协助我指挥，完成这次作战任务！”

“嘿，汤姆，欢迎你！”一个俄裔士兵友好的向汤姆打了一声招呼，其他人也纷纷表示

汤姆点点头，与其他人一一握手认识了一番。

吉米说道：“伙计们，由于我们这次是深入敌后，因此，人数不能太多，现在人手已经全部齐全了，都跟我去挑选装备，华国人这次很大方，允诺我们可以进入他们的军火库随意挑选，跟我走！”

十五个人乘坐三辆吉普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西姆基赶到华军在奥金左沃的临时军营，军营内的陈华少校接待了他们。

看着站成一排的这十五个原美军俄裔军人，陈华敬礼了后说道：“首先，我非常感谢诸位能够参加这支特别行动小组，吉米上尉已经将你们所有人的履历都给我看过了，你们的战绩让我钦佩，对于勇士，我们华国人从来都是尊重的，不管他是友军还是敌人，因为尊重敌人，就是尊重自己！想必吉米上尉已经将我们给出的条件跟你们提过了，我在这里以我一个军人的荣誉保证，我们承诺的条件都将会兑现，现在支付第一笔酬劳，每人两千华元，鉴于吉米上尉和汤姆上士是正副指挥官，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和压力，因此他们两人的酬劳增加一倍，剩下的一半将等待任务完成之后再支付，如果有人阵亡了，我们会想办法将你们的酬劳寄给你们的家人，任务结束后，我军将组建外籍兵团，幸存的人有优先录取资格，我们也会想办法将你们的家人接到华国，让他们成为华国正是公民，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所以你们无须担心这一点！”

一个华军上尉拿着一叠钱走过来将钱递给吉米，毕竟吉米是这支临时组成的特别行动队队长，想要让他在其他人当中树立威信，就必须将酬劳

的发放权交给他，再由他将酬劳发给每个人。

首笔酬劳很快发放完毕，陈华见状便道：“好了，先生们，现在你们已经拿到了第一笔酬劳，接下来去领取你们的装备，跟我来！”

众人来到一处士兵把守很严格的仓库，陈华出示了证件之后才被允许带着吉米和汤姆等人进入。

这里几乎是一处战争兵器博物馆，各种各样的武器弹药都有，小到手枪子弹，大到大口径野战榴弹炮都有。

吉米和汤姆等人看见满仓库的好武器，一个个眼睛发光，脸上流露出极为兴奋的表情，一个士兵操起一杆步枪将枪机拉动得哗啦作响，惊喜地叫道：“哈，这是一杆zh1911步枪，枪膛装弹量八发，也可以弹夹装弹，射击精准，子弹威力强大，适合各种作战环境，故障率极少！”

一个大狗熊一样的壮汉提起一挺重机枪道：“这才是我的最爱，六管加特林火神！”

陈华少校忍不住提醒道：“士兵，我想我不能不提醒你一下，这次作战是深入苏军防区内部作战，携带的弹药肯定不会无限制，如果你带着这挺吞金兽，开火几秒钟之后，你就只能拿着它与苏军搏斗了，前提是你能砸到苏军士兵的脑袋！而且它并不好控制，子弹打出去没有什么准确性，如果你防守方，有足够的弹药支撑，倒是可以用上它，这次作战任务，我不建议你带着这家伙”。

壮汉闻言颇为尴尬地摸了摸脑袋，放下加特林火神，扭头问道：“噢，长官，也许您的提醒很有道理，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吗？”

陈华大量了一下壮汉，说道：“看样子你是重机枪手，也喜欢使用这种大家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用这家伙，zhz1914狂风，这是我国研制的第二款制式重机枪，我国武器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适应各种作战环境，即便是在零下五十摄氏度，也很少出现故障，要知道在战场上生死一瞬间，一旦武器出现故障，这将是致命的！这款重机枪的射速是可以调控的，可以单发点射，还可以三连发，更可以连续不停地扫射，它还有两个相比其他型号的重机枪的优势，第一是重量轻，像你这种壮汉扛着它可以急行军一天也不会感觉到累，第二优势是它的后坐力很小，容易控制，在进行火力压制和火力支援的时候，射击精准度很高，杀伤力非常大！”

壮汉很快找到了陈华所说的大家伙，这挺大家伙的造型确实威猛，但提在手上却不感觉到很重，这让壮汉很满意。（未完待续。。。）

第789章潜入

一个俄裔汉子从一个武器架上拿起一杆泛着黑色金属光泽的霰弹枪，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玩意，粗大的枪管、极为舒适的手感、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可以使用弹夹。

陈华少校见状介绍道：“这是我国产zhx1915型霰弹枪，弹夹容量十发，有效射程二十米，每发子弹内有一百多枚细小的钢珠，一旦有人被击中，那将是灾难性的，它的钢珠在喷射出枪口之后呈圆形散射，在二十米距离可以打出一个直径超过两米的圆！”

凡是听到介绍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有的人还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在近距离作战时，这玩意是铁定的开路先锋啊，它最为让人称道的是使用弹容量达到十发的弹夹，可以连续单发，自动抛壳，这家伙在巷战中绝对会发挥出超乎想象的威力。

又有一个士兵拿起一支泛着白色金属光泽的手枪，这手枪的显著特点是枪管极为粗大、整支枪比一般的手枪都要大一号！

陈华少校看见后又介绍道：“这是zhs1916手枪，它有一个外号叫草原之鹰，使用弹夹供弹，每个弹夹七发子弹，口径1.co◎m十米，威力极大，被它打中躯干部位，基本上没救了，打中四肢，肯定是断肢的下场，它的后坐力极大，只有真正的猛男才能使用它！”

那身体壮硕的士兵拿着这支手枪极为喜欢，他喜滋滋把握了一下说道：“它似乎是天生为我准备的！”

陈华少校笑道：“只要你喜欢，现在它就是你的了。希望你不会埋没了它！”

“当然，我一定会用它打掉敌人的脑袋！”

不一会儿工夫。包括吉米和汤姆在内，所有人都选好了武器弹药。那个扛着重机枪的家伙身上还缠着几条超长的帆布弹链，粗大的重机枪子弹闪烁着黄橙橙的光泽，他的背后还背着两个子弹箱，每个人都选了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有的人选了霰弹枪和手枪，手榴弹在身上挂得到处都是，武装带上插着大大小小的弹夹，甚至一个家伙还扛着一门迫击炮，脚下踩着一箱炮弹。

陈华少校见这支特别行动小组的武器配备情况还算合理。待所有人都选好武器之后，他拍了拍手叫道：“诸位，先生们，请都过来一下！”

在陈华叫这些人过来的时候，两个华军士兵抬着一个木制大黑板过来，黑板上画着一副简易地图。

待所有人都聚拢过来，陈华拿起一支粉笔点在黑板上说道：“先生们，这就是莫斯科的大致地图，这副地图绝对是标准的。尽管它很简陋！你们行动的时间是在今晚八点，到时候我们会安排一次程度稍大进攻，进攻是多条战线的，目的是吸引苏军的注意力。掩护你们潜入苏军防区，你们潜入地点在这里，库图佐夫大街入口处。你们除了这些装备之外，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苏军的服装。到时候你们换上苏军的衣服、帽子和鞋子，这样至少可以为你们提供一定的掩护。但是这绝对瞒不过精明的苏军军

官，毕竟你们手上拿的武器绝对不是苏军能够拥有的，所以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别在阴沟里翻了船！

我在这里还要说两点：第一，这次你们的行动是没有兵力支援和友军联合作战的，我们仅仅只能提供炮火和空中增援，不过这也是你们完成任务之后的事情，在你们完成任务之前，没有任何的支援，所以你们在找到苏军弹药库之前，能不开火，尽量不要开火，一旦开火，你们的存在将彻底暴露，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们。一旦你们炸掉了苏军的弹药库，那么你们必须找到一个易于防守的地点躲起来，如果被发现，必须要在藏身地作出明显标志，我们会用炮火增援你们，你们必须坚守到天亮，只要坚守到天亮，你们就得救了，我们会在天亮之后半小时内排出侦察机侦查到你们的位置，战斗机会立即起飞对你们实施空中支援，起飞的运输机会给你们空投下弹药、食物和水，每隔半个小时，都会有一架战机过来支援你们，直到天黑为止，天黑之后，我们会再次派出神秘运输工具将你们从苏军防区中接出来，前提是你们还没有全部死掉！”

汤姆叼着一支烟走到陈华少校面前，面无表情的拿下嘴里燃烧的香烟一把揪住陈华的衣领说道：“希望你说的话都会兑现，如果我们完成任务了，而你们却放任我们在苏军防区内自生自灭，不管我们的死活，只要我还能活下来，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即便是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从地狱逃出来找你算账！”

旁边两个华军士兵立即用步枪对准汤姆，大喊：“大胆，放开陈少校！”

陈华对旁边两个华军士兵摆摆手，待两个士兵收起步枪退到一边之后，说道：“我是一个军人，我不会侮辱了我这一身军服和头上的帽徽。这次行动是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蔡锷将军亲自过问的，我想整个华国远征军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违背他的命令，如果事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不用你从地狱来找我，我也会下地狱去向你赔罪！”

汤姆松开了陈华的衣领，说道：“好吧！”

第七军团司令部。

“报告！”陈华站在门外大声喊道。

“进来！”里面传来第七军团长官柳成龙的声音，陈华当即走进去。

来到柳成龙的背后，陈华立正敬礼道：“长官，少校参谋陈华前来报告特别行动小组的情况！”

柳成龙闻言转过身来，问道：“哦，准备得怎么样了？”

“长官，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就等预定时间到了之后就可以展开行动！”

“我们的人在其中吗？”

“是的，十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是我们的人。其中一个负责配合掩护，另一个随时向司令部发报报告情况！

柳成龙指示道：“那好。按照预定计划执行！只不过，那便携式步话机是我军极为机密的装备，如果落入苏俄人的手里”。

陈华连忙道：“长官放心，我已经交代过他们了，一旦情况不妙，就

立即炸毁它，绝不让它落入苏俄人手里！”

“好！这我就放心了！”

晚上8点半，吉米和汤姆等人在华军配合进攻的掩护下偷偷地越过了苏军防线，渗透到苏军防区内部。此时他们正在库图佐夫大街附近一处小巷子里，可是他们被堵在这条巷子里出不去了，如果不能想办法从前面路口出去，就只能原路返回。

路口处有几个苏军士兵站在路口聊天，可是他们站在路口一直不走，不像是巡逻，也不像是在这里设置哨卡。

躲在屋檐石柱后面观察了一阵的吉米和汤姆两人悄悄退回了屋内，汤姆道：“吉米，那三个家伙站在路中间。距离屋檐太远了，匕首投掷不了那么远，如果不能将他们引过来悄悄干掉，我们根本就过不去。除非我们顺着原路返回，再找其他的路”。

吉米想了想摇头道：“这是一条最容易通过的路，再找其他路。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握。对了，我记得谁带了一只烧鸡的吧！”

汤姆警惕地捂住怀里还散发着热量的烧鸡看着吉米道：“你想干什么？我这一夜和明天白天就靠这只烧鸡撑过去了。如果明天晚上之前，我们还不能返回。我就得饿肚子，这只烧鸡绝对不能给你！”

吉米做着汤姆的思想工作：“嘿，伙计，你看我们现在被阻挡在这里了，我想用你的烧鸡将那三个家伙引过来，烧鸡是香味能传很远，而且我们这边是在上风位置，我相信只要那三个家伙的鼻子没出问题，他们肯定能闻到烧鸡的香味！”

汤姆明白了吉米的意思，他想了想对吉米道：“你能保证不将我的烧鸡弄脏了吗？”

“如果弄脏了，我会把我的食物给你，这总可以吧？”

汤姆犹豫了好久，才恋恋不舍地从怀里拿出用油纸包裹的烧鸡递给吉米，吉米接过烧鸡低声道：“能不能将那三个家伙引过来，就全靠这只烧鸡了，先生们，都出去躲起来，准备好！”

吉米的话音落下，包括汤姆在内，一共六个人掏出了锋利的匕首，其他人全部将子弹上膛，从屋里出来后，在巷子里各处阴暗的角落里找掩体和藏身地。

吉米打开油纸包，露出还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烧鸡，将油纸垫在地上，烧鸡放在油纸上，在夜晚暖风的吹拂下，烧鸡的酱香味很快散发出去。

站在路口处的三个苏军士兵的鼻子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几乎同时闻到了烧鸡的香味，“好香啊，这是什么香味？”其中一个苏军士兵说道。

第二个苏军士兵抽了抽鼻子，说道：“如果我没闻错的话，应该是烧鸡，好久没有吃过烧鸡了，好怀恋！”

第三个士兵说道：“不用怀恋，我们现在就可以吃到，如果我没判断错，香味应该是从那边吹过来的，那边是上风口！”

“对，肯定是那边！难道这一带还有居民没有搬走吗？”

“管他呢，我们过去找找，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在这人的怂恿下，另外两个士兵忍受不了烧鸡的香味，都留着口水背着步枪向小巷子走过来。

当三个苏军士兵进小巷子之后，等待多时的吉米终于下达了动手的指令，他咳嗽一声，三个士兵同时从掩体后面冲出来抹了那三个苏军士兵的脖子，然后极为干净利落的将他们的尸体拖回暗处隐藏起来。

吉米松了一口气，从石柱后面走出来向汤姆等人打了一个手势："继续前进！"（未完待续。。。）

第790章遣散

凌晨四点钟，在第七军团司令部内，包括柳成龙在内，所有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着，眼看着就要天亮了，特别行动小组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

副官对柳成龙道：“将军，我对那些俄裔散兵游勇组成的特别行动组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尽管他们个个都拿着精良的武器，但我还是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和渗透能力，再说他们只是临时凑起来的，彼此之间缺乏默契的配合，这次能不能完成炸毁苏军弹药库的任务，我不看好”。

柳成龙听了没有说话，倒是其中一个参谋道：“没到最后，话还不能说得这么满，现在还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再等等”。

柳成龙看了看表，很快就要天亮了，他心里也有些着急，盟军统帅部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天亮之间还没有消息传来，就必须要采用第二套方案，现在就算想要另想办法也来不及，只能等特别行动小组的消息，万一这次行动失败，只要能摸清楚苏军弹药库的大致位置都可以，有了大致的位置，就可以派出轰炸机群进行地毯式轰炸。

凌晨五点，当指挥部里的钟声响起时，柳成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再有半个小时就会天亮，他正准备下令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这时远方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这绝对不是一颗炮弹或一个炸弹能够造成的动静，这必须是大量的军火堆积在一起发生爆炸产生产生这种爆炸效果。

“成功了？”有人反应过来，忍不住小声说道。

柳成龙一怔，马上道：“快。联系我们在特别行动小组内部的人，询问具体情况。是不是他们炸掉了苏军军火库！”

“是，长官！”

很快联系上了特别行动小组内部的人。经过确认，刚才那大爆炸确实是他们特别行动小组炸掉了苏军军火库弄出来的动静，当确认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指挥部内都欢腾起来，苏军本身的弹药供给就不足，在莫斯科囤积的弹药已经尽了苏俄最大的努力，现在这个弹药库被炸掉，那么整个莫斯科城内的苏军就会缺乏弹药，没有弹药还怎么打仗？

柳成龙马上吩咐。让人通知特别行动小组立即找地方躲起来，并布置好防御措施，一旦被苏军发现并遭到攻击，就马上通知指挥部，指挥部就立即派战机过去进行空中支援，还会有炮火支援。

天刚亮不久，第七军团就向莫斯科城内是苏军防区发动了大规模小股队伍的渗透性进攻，这次华军没有吝惜弹药，炮火和子弹夹杂着血雨漫天飞舞。

在华军逼近莫斯科以来。这是苏军遭到最为猛烈的攻击，苏军各处防线全部告急，伤亡也成倍增加，华军的进攻力度越大。苏军的弹药消耗也就越大。

战斗打到中午，华军停止了进攻，所得甚大。苏军虽然丢了一些地盘，但也松了一口气。各处防线上的苏军纷纷派人要上面送来弹药，否则无法维继。然而苏军的弹药库早就在今天凌晨时分被炸掉了。苏军高层哪

来的弹药给下面的人送过去？

弹药处处告急这也让苏军指挥部乱成了一锅粥，连日来的轰炸将苏军高层指挥部与各处防线上的守军电话线炸断了不少，很多防区的苏军都与指挥部联系不上，这也给华军的进攻带来了便利。

下午一点，华军继续进攻，很多防线上的苏军已经弹药耗尽，联系不上上面，上面又没有传来命令撤退，只能在华军冲过来之时端起刺刀冒死向华军冲锋，华军士兵们当然不会傻到在弹药充足的情况下与苏军拼刺刀，在苏军冲过来时立即开枪射击，苏军很多士兵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死去，剩下一些怕死的全部躲了起来，等华军搜索时被搜了出来。

仅仅一天的时间，华军就从莫斯科城市外围推进到莫斯科河西岸，残余苏军不得不退往莫斯科河东岸，不过华军在天黑之前也在莫斯科东岸占据有一小块地盘。

晚上九点，波兰华沙，盟军统帅部。

蔡锷正站在地图前观察着目前的战局情况，盟军现在的势态已经很有利，华军已经接替其他国家的军队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苏军的进攻任务，其他国家的军队全部在原地休整，但就目前盟军后勤方面而言，局势并不乐观。

其他国家由于前一段时间的进攻，损失颇为惨重，士气低落，短时间之内根本没有办法再向苏军发动进攻，进攻任务只能由华军接手，不过目前盟军的军费开支已经快要用完，如果军费用完了还没有打垮苏俄或者让苏俄投降，那么盟军就只能退兵了，对苏俄的战争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蔡锷现在是想尽办法要如何打得苏俄主动和谈，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结束战事。

“报告！”

“进来！”

“将军，第七军团传来电报，今天凌晨他们采用了第一套方案炸毁了苏军在莫斯科城内的弹药库，今天白天又立即发动了全线进攻，经过一天的战斗，苏军抵挡不住，残余部队退往莫斯科河东岸，我军已经推进到莫斯科河西岸，另外还有一小股部队占领了河东一部分城区，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下去，两天之内，我军就能彻底占领莫斯科”。

这时从外面传来张孝准的笑声：“我的运气不错，刚刚过来就听到了这么好的消息，松坡，看来距离苏俄投降的日子不远了！”

蔡锷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并不乐观，如果苏俄人有和谈的意图，早就派人过来了，何必等到莫斯科都被打成了一片废墟再派人过来和谈呢？他摇头道：“这件事情难说啊！”

话音一转，蔡锷继续道：“韵农，你说如果我们打下莫斯科，苏俄方面还不投降，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啊！”

张孝准闻言脸色严肃起来，他知道如果在短时间之内不能结束战事，盟军的军费就会告竭，到那时麻烦就大了。

想到这里，张孝准略一思索便道：“松坡，莫斯科被打下来之后，苏俄方面就没有什么坚城可以防守的了，而且苏俄在各地的军火工厂已经被

我们轰炸得差不多了，他们在弹药方面必然会奇缺，就算他们死不投降，以后他们的战争潜力也会大大减弱，没有武器弹药，他们拿什么打？

另外了，盟军其他各国的部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士气低落，短时间之内不能再拉上战场，我看还不如遣散大部分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军队，只保留少部分建制完整、战斗力强的军队，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节省大部分军费开支，就连朝鲜和东南各队组成的第十军团也可以让他们回国！”

蔡锷听了张孝准的分析，仔细想了一下，点头道：“你说的未尝没有道理啊，看来我们是要做两手准备了，这样吧，咱们把这件事情再详细琢磨琢磨，搞出一个详细可行的方案出来，再呈给国内，等待国内的指示”。

张孝准答应：“我看行”。

事情的发展果然被蔡锷的担心料中了，苏俄方面在莫斯科被攻下之后，整个高层都震动了，有不少高层都提议立即与盟军和谈，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再不和谈就晚了，苏俄都没了，还谈什么理想？

不过弗拉基米却被莫斯科丢失的事情弄得恼羞成怒，他不甘心失败，好不容易做了苏俄的第一把交椅，却要向盟军俯首、承认失败，这不是他的作风，不过之前他与托洛茨基有过协议，如果丢了莫斯科就派人与盟军和谈，如果守住了莫斯科，就坚持与盟军斗争到底。

眼看着就要派人去与盟军接触和谈了，弗拉基米当即翻脸，他派人将托洛茨基等一些长期与他唱反调的苏俄高层抓起来，并说他们与盟军私底下接触，这是反叛，宣布将他们开除并且对他们处以极刑，这些人就这样被弗拉基米派人秘密处死了，他又下令全苏俄继续与盟军战斗到底，直到将盟军侵略者赶出苏俄为止。

从秘密渠道得知苏俄高层的变故之后，蔡锷和张孝准两人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现在苏俄高层全部由弗拉基米一个人说了算，他们已经高度统一，就算苏俄方面的战争潜力大大减弱，想要打败苏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盟军统帅部里，蔡锷对张孝准感叹道：“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现在我倒是有些庆幸，幸亏我们多做了一手准备，否则我们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张孝准点头道：“是啊，遣散方案已经做出来了，随时可以执行，只要将大部分没用的军队各自遣散回国，我们将缴获的一些物质卖掉，足够剩下的部队再打半年了”。

蔡锷对说道：“既然这样，那就从明天开始执行遣散方案吧，先把欧洲各国的军队遣散回去，那边占了大头，再遣散我们这边的！”

“明白！”

新书《将军烈》上传！

本人历史类新书《将军烈》上传了，请书友们多多支持，点击收藏，如果喜欢，投一下推荐票，谢谢！

链接：book（未完待续。。。）

第791章和谈

3月22日，盟军统帅部下达命令，遣散大部分建制已经不完整的各国盟军部队，只留下建制完整的，但凡接到遣散命令的各国部队，自接到命令开始，就地自行解散回国，回国途中依然由该部指挥官统一指挥。

这一命令发下之后，先后接到遣散命令的各国部队军官和士兵们都兴高采烈，这仗都打了好些年了，从191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6年时间，各队早就大部分早就打得厌烦，此时接到遣散命令，怎么会不高兴？一个个收拾行囊高高兴兴的回国。

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包括接到命令的东南亚各队和朝鲜军队之外，接到命令的各队一百多万人撤了个干干净净，留下来继续作战的只有八十万人。

兵力减少了大部分，这也让盟军统帅部的工作轻松了很多，至少暂时不需要为军费发愁了。

留下来的这八十万基本上都是精兵，其中三十万是各国精锐部队，建制都还保留完整，剩下五十万人中有三十万是华军，二十万是日本人，华军留下的是杨杰指挥的第八军团，其他华军已经全部撤离回国。

盟军统帅部。

张孝准走进作战指挥部内，蔡锷正在地图前研究者战法。听见声音扭头一看，“韵农来了。情况怎么样？”

张孝准摘下军帽一脸疲惫地说道：“哎呀，总算把那帮人给全部打发走了！这下。咱们就清静多了！”

两人在找椅子坐下，蔡锷道：“韵农，现在把那些累赘全部遣散了，是咱们轻装上阵的时候了，我们剩下的军费还够我们用多久？”

张孝准说道：“按照我们现在的兵力，应该可以够我们用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就必须停战，否则后勤就会断绝，粮食等其他军用物资都好说。我们储备了一些，关键是弹药跟不上了，只要打起来，弹药的消耗就是一个无底洞，谁都没有办法做具体的统计”。

蔡锷点点头：“明白了，看来咱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得抓紧了！不过现在气温开始回暖，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苏俄方面想利用天气遏制我军进攻是行不通了！咱们现在还是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打！”

4月18日。盟军从西面向苏俄兵分三路发起进攻，白俄军从东南方向动用了三十万兵力向西北方向推进，此时在华国部署在乌拉尔山脉上的十几万人也从乌拉尔山上下来，从东面发动了进攻。

苏俄方面遭到三面夹击。形势急转直下，到了这个地步，苏俄国内的普通民众开始对苏俄高层失去信心。也不再如从前那样支持苏俄当局，苏俄军队也很快散失了从百姓手中获得补给的途径。在既缺乏弹药、又缺乏粮草，还被三面夹攻的情况下。苏俄军队节节败退。

仅仅半个月，苏俄再次散失了大片土地，鉴于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苏俄方面不得不全线退往北方，白俄军的高尔察克趁势挥军北上，占领苏俄撤走后留下的大片土地。

就在这时，苏俄方面传来了惊人的消息，苏俄高层再次发生了剧变，弗拉基米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史大林控制起来了，弗拉基米一下子失去了全部权利，苏俄高层的权力全部被史大林掌握。

紧接着史大林派人联系华国高层，希望能停止战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为什么不派人联系盟军统帅部，而是要联系华国高层，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盟军实际上就是以华国为主导的，盟军统帅部也得听从华国高层的命令行事。

华国京城，总统府。

杨士琦快步走进总统办公室对正在办公的萧震雷说道："大总统，苏俄方面出了变故！"

萧震雷神情一变："出了什么变故？"

杨士琦道："弗拉基米被史大林控制了，如今苏俄大权全部掌握在史大林手中，史大林派人与我方联系，希望停止战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哦？"萧震雷站了起来，事情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料，史大林竟然胆大包天到控制了弗拉基米？这事确实有点大，他仔细一想，这件事情对于华国来说是有利的。

萧震雷思索片刻，问道："杨先生以为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是同意与史大林谈判呢？还是拒绝？"

杨士琦道："从全局上来说，我认为应该保留苏俄为好，如果灭了苏俄，高尔察克得到苏俄的地盘后将实力大增，他不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再说如果有西方国家支持他，他很可能与我们反目成仇，但是如果留下苏俄，既可以让苏俄牵制欧洲，也可以让苏俄牵制高尔察克，如果一来，高尔察克就不能失去我们的支持，没有我们支持他，他什么都不是"。

萧震雷思索一阵，让秘书通知幕僚团召开会议。

会议上，萧震雷说道："苏俄方面出了问题，史大林控制了弗拉基米，苏俄大权全部被史大林掌握，如今他派人联系我们，希望停战，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我已经想过了，留着苏俄牵制欧洲和高尔察克是全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是这个谈判，我们要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我们的利益和目的"。

有人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将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原俄国版图一分为二，以北纬60度为界，北纬60度以北归苏俄，北纬六十度以南归高尔察克的白俄！"

"我认为此举不妥！"杨度站起来反对，他说道："大总统，诸位！对于我们而言，不论是苏俄还是白俄，都不是值得信任的，高尔察克现在之所以以我们马首是瞻，是因为他需要我们给他支持，但是如果等他的实力强大的一定的程度，我们只怕控制不住他！我不认为过渡削弱苏俄以肥白俄是明智之举，俄国那块蛋糕就那么大，但如果不削弱苏俄，一旦苏俄稳定下来得到长足的发展，对我们的牵制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削弱苏俄，让白俄增加一些实力，但是我们要掌控好这个度，不能让苏俄被过度的削弱，也不能让白俄的实力增加过大，而且白俄即使是增长实力也要在

我们的掌控之下，我认为只有将乌拉尔山以西的原俄国版图从上到下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伏尔加河为界，伏尔加河以东归高尔察克的白俄，以西归苏俄，如此一来，我们等于将白俄夹在我们和苏俄之间，这样可以让苏俄牵制欧洲，我们又可以随时掌控白俄，同时又可以让白俄作为我们和苏俄之间的一个缓冲”。

其他人听了杨度的话都不由纷纷点头，这么分是最好不过了，如此可以让欧洲直接面对苏俄的牵制，又把白俄顶在前面去牵制苏俄，华国在白俄的背后，一旦白俄不老实，华国可以随时向白俄动手。

这时有人问道：“大总统，把苏俄放在西边，苏俄会不会与西方国家冰释前嫌呢？一旦他们之间狼狈为奸，那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啊！”

萧震雷想了想摇头道：“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小，毕竟思想、理念和主张都不同，想要在这些方面全都达成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也不能不防，一方面在情报方面继续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另外，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在欧洲的驻军还暂时不能减少，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和塞浦路斯这两地！”

说到这里，萧震雷停了一下，过了几秒之后又道：“我看诸位都比较认同皙子先生的意见，那就按照这个意见执行吧，这次谈判就由皙子先生负责，尽快与苏俄方面确定谈判的地点、时间和我方的谈判人数！”

杨度站起来道：“是，大总统！”

萧震雷又道：“与苏俄谈判的事情，我们还必须与其他各国达成一致，毕竟盟军是由各国组成的，战争打成这样，也必须要向他们通告战争的进展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对于目前的形势来说，与苏俄谈判也是唯一的办法，苏俄方面也是打不下去了，这就让双方有了谈判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要与苏俄谈判就需要取得各国的支持，这个事情还需要派专人与各国进行沟通。陆总长，与各国进行沟通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外交部门了，尽快与各国达成一致，要取得他们的谅解与支持”。

陆征祥起身道：“我明白，请大总统放心”。

会议结束之后，多个部门开始行动起来，都是为了与苏俄谈判而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杨度忙着从中枢各部门抽调人员参加谈判团，还要忙着与苏俄方面进行沟通，双方协商谈判的地点、时间和谈判人员数量。

而陆征祥则忙着通知各国外交使节开会，商量停战谈判的事宜，这事弄得好就很简单，要是弄不好，只怕这事闹大了就无法收场。（未完待续。。。）

第792章和谈（2）（大结局）

偌大的大厅里，熙熙攘攘的十几个绅士们正在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议论的话题无非就是这次陆征祥召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苏俄方面的变局，这些各国使节们都已经相继得到了消息，他们也想知道华国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而且此时盟军对于苏俄方面的进攻已经停下来了，他们不清楚华国到底有什么打算，也许这次来这里的目的可能与此事有关。

英法等国公使聚在一起，法国公使说道："你们听说了吗？我得到消息，北美那边又打起来了，据说还席卷到了加拿大边境地带！"

葡萄牙公使道："是吗？我怎么没有得到消息？"

"要说这事还是英国方面最有发言权，加拿大本就是英国的自治领，如果加拿大有什么事情，英国应该是最先得到消息的！"

其他公使都看向英国公使，英国公使道："不错，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威尔逊控制不住局势，在心力交瘁之下只能黯然宣布下台，听说这几天华盛顿和纽约地区都乱了套，周边几国见华盛顿政府群龙无首，因此都想将华盛顿和纽约地区夺取，几方势力也因此大打出手"。

"什么？威尔逊下台了？那北美地区岂不是再也没有管制，以后会更加乱了？"

"这可不好说！"

这时从门口传来大笑声："哈哈哈，各位都来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诸位久等了，实在抱歉！"

陆征祥大笑着走进大厅。一边笑着，一边与各国使节打着招呼，寒暄了一圈。与各国使节都打过招呼之后，大家都找到座位各自坐下。

陆征祥说道："诸位。诸位！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有一件事情要与各位商量，盟军统帅部的蔡锷将军前几天发来电报说军费已经告竭了，现在苏俄方面还没有投降，而根据蔡锷将军的报告，以苏俄方面现在的情况，盟军想要彻底消灭苏俄的军队，最少还需要半年以上，但是盟军的军费却维持不了这么长时间。最多只能支持一个半月，所以如果想要继续对苏俄作战，那就必须要追加军费，关于追加军费的问题，德国赔款已经用完了，那么只能由各国共同拨款，将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如果各国不想拨款追加军费，那么就必须要停战，在盟军军费用完之前。必须要对此次战争有一个完美的结束，如何善后就成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是要与苏俄继续打下去。直到将苏俄消灭为止，还是停战与苏俄方面进行和平谈判？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苏俄高层发生了变故，苏俄的大权都被史大林掌握了，有迹象表明，史大林有跟我们和平谈判的想法，是打还是和，决定权在诸位的手中！那么就让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最终决定。我也知道诸位肯定是要听从各国政府的决定，我们今天只是讨论。到底是继续打对我们有利，还是和平谈判对我们有利！"

陆征祥的话音落下后。各国公使们纷纷议论起来。

过了不久，英国公使站起来对陆征祥说道：“陆总长，请恕我直言，刚才您说盟军最高统帅蔡锷将军发来电报说军费用完了，这只是你们一面之词，我们这些国家对军费的使用完全不知情，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真正有多少钱用在了对苏俄作战上，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军费全部用在了对苏俄作战上，并且差不多用完了呢？”

陆征祥笑道：“我就知道诸位当中可能有人会询问军费的开支情况，昨天盟军统帅部蔡锷将军已经派人将军费的详细开支账目空运过来了，诸位可以对账目进行核查或者找专门的人才对账目进行核查，来人，把账目副本给每位公使先生送一份过去”。

“是！”

很快，每个公使都拿到了一份账目副本，公使们并非是专业的会计，哪里看得懂这些繁杂的账目，他们也只是匆匆随便翻了一遍。

这时比利时公使站起来道：“诸位，我暂且假定账目没问题，军费也确实快要枯竭，那么我们到底是选择继续拨款还是停止战争并与苏俄人谈判，我现在的所说的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与我国政府无关，我个人认为，我国在战争时期遭到了德国的全部占领，损失极大，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以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而言，我国是无法再拿出钱来继续支持对苏俄的战争，当然，如果不用我国政府出钱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还是会继续支持对苏俄作战的”。

意大利公使也站起来道：“诸位，我们意大利王国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所以抱歉，我国政府应该不会继续支持对苏俄作战了”。

葡萄牙公使也站起来道：“我国只是一个小国，我个人认为，我国政府肯定是不会继续砸钱进去了！”

陆征祥左看看、右看看，笑道：“这么说，诸位公使先生都认为这场仗打不下去了，那不如现在就开始商议一下如何与苏俄方面谈判的问题吧！”

“等等！”一个声音打破了原来的气氛。

只见英国公使站起来道：“诸位，对苏俄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现在眼看着就要能够消灭苏俄，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消灭苏俄就差最后一步，我们现在放弃不等于是半途而废吗？我希望诸位再仔细想想，先不要妄自做决定”。

“我刚才说的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至于我国政府怎么决定就不是我所能够左右的！”

“我也是，我所说的只代表我个人观点”。

法国公使看向陆征祥，问道：“陆总长，不知道贵国政府对此事是什么态度？”

陆征祥见其他人都看过来，说道：“我国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决定，鉴于我国目前的财政问题，我国已经决定放弃记者拨款支持对苏俄战争”。

英国公使豁然起身道：“陆总长，据我所知这场战争是贵国首先发起的，现在贵国却要率先退出，这好像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吧？难道贵

国就是这样把战争当儿戏吗？”

陆征祥道：“实在对不起，现在已经是三月了，我国政府今天的财政预算报告在去年年底已经提交总统和国会审议并获得了通过，所以今年我国已经拿不出钱来支持战争了！”

英国公使冷笑道：“陆总长，您这话骗骗小孩子还可以，您想骗我们？谁不知道贵国政府在上次世界大战中赚得盘满钵满？贵国政府会没钱？”

陆征祥正色反驳：“公使阁下，您说得没错，上次大战中，我国确实赚了钱，但是我国并非是中立国，我国也是参加了战争的，我国前前后后一共往欧洲派了三百万人，您知道这笔军费的开支是多少吗？就算我国赚的钱再多，也经不起三百万人数年的消耗啊，你们这些老牌帝国本身就家底雄厚，你们可以吃老本，而我国根本就没有家底，赚一个花掉一个，战争结束了，我国将赚的钱也花了一个精光！公使先生，不只是你们英国参战了，不要只记得你们英国出过力，我们华国、法国、比利时等等其他国家也出过力，难不成公使先生要调查我国的财政状况？”

“那为什么上次贵国在乌拉尔山脉的军队会配合盟军进攻苏俄？如果贵国政府没钱了，怎么会做这种无用功？”

陆征祥道：“当时盟军统帅部认为苏俄方面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减弱，如果从三面夹击，应该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消灭苏俄军队，可是盟军统帅部还是错误估计了苏俄军队战斗力，前些天的进攻最后还是没有彻底打垮苏俄，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下，我军是不会再动武了”。

这次碰头会只开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各国公使们急着赶回使馆向各自的政府发报，报告这次会议上的事情。

没过几天时间，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中欧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公使都纷纷回复不再拨款，同意与苏俄方面进行和谈，至于和谈的事宜就全权委托给华国。

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意大利和法国的公使也先后给陆征祥回复说意大利和法国同意结束对苏俄战争，表示愿意同苏俄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事宜也全部交给华国方面进行。

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都先后退出战争，英国也坐不住了，只能同意停战，并且将谈判事宜交给华国方面处理。但是，盟军必须尽快全部解散，盟军统帅部也必须在将所有军队都遣散回国之后自行撤销。

与各国的沟通结束后，华国方面与苏俄也沟通得差不多了，双方正式展开谈判。

经过连续半个多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俄同意将伏尔加河以东地区交给高尔察克的白俄政府，苏俄政府则转移到伏尔加河以西，双方以伏尔加河为界，协约签署之后正式生效，盟军开始解散，在欧洲的华军陆续撤离回国。

亚洲地区的战争算是结束了，但是北美地区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此次，萧震雷的全球战略意图已经实现了三分之二，接下来就是继续削弱英法，鼓励全世界各地被英法奴役的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英法等国的

统治，彻底将之前的世界秩序打乱，重新制定由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此后，萧震雷又连任了十届总统，在他当任总统期间，华国成为世界霸主、超级大国，直到八十三岁去世。他死后，他的儿子接任总统，又连任五届总统到去世，其长孙再接任。

（全书完）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选书网—http://Www.xuanshu.Com